中華大典

教育典

教育思想分典

中華大典

教育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批准的重大文化出版工程

國家文化發展綱要的重點出版工程項目

新聞出版總署列爲「十一五」國家重大工程出版規劃之首

國家出版基金重點支持項目

《中華大典》工作委員會

主　任：柳斌傑

　　金人慶

副主任：李　彥　李東生　于永湛　鄔書林　張少春

　　李衛紅　周和平　陳金泉　李靜海

委　員：張小影　伍　杰　朱新均　吳尚之　孫　明

　　王家新　徐維凡　劉小琴　毛群安　遲　計

　　曹清堯　彭常新　王志勇　潘教峰　姜文明

　　王　正　石立英　安平秋　陳祖武　詹福瑞

　　戴龍基　宋煥起　孫　顒　陳　昕　魏同賢

　　王建輝　朱建綱　高紀言　莫世行　段志洪

　　湯漢清　何學惠　甄樹聲　馮俊科　譚　躍

　　羅小衛　王兆成

《中華大典》編纂委員會

總主編：任繼愈

副主編：席澤宗　程千帆　戴　逸　吳文俊　柯　俊
　　傅熹年

編　委：卞孝萱　任繼愈　李明富　余瀛鰲　林仲湘
　　郁賢皓　馬繼興　袁世碩　席澤宗　陳美東
　　黃永年　章培恒　張永言　張晉藩　葛劍雄
　　董治安　程千帆　傅世垣　曾棗莊　龐　朴
　　趙振鐸　劉家和　潘吉星　錢伯城　戴　逸
　　楊寄林　穆祥桐　吳文俊　金正耀　戴念祖
　　柯　俊　金維諾　白化文　汪子春　周少川
　　孫培青　朱祖延　傅熹年　李　申　郭書春
　　熊月之　柴劍虹　吳子勇　寧　可　江曉原
　　鄭國光　吳征鎰　尹偉倫　魏明孔

《中華大典》 前言

《中華大典》是運用我國歷代漢文古籍編纂的一部大型工具書。其目的是爲學術界及願意瞭解中國古代珍貴文化典籍的人士提供準確詳實、便於檢索的漢文古籍分類資料。

中國是世界文明古國之一，幾千年來纂寫和聚集的文化典籍浩如烟海。我國歷代都有編纂類書的優良傳統，具有代表性的《永樂大典》等大多已佚失，現存《古今圖書集成》編就距今也已數百年。爲了適應今天和以後研究和檢索的需要，一九八八年海内外三百多位專家學者和各古籍出版社同仁倡議，在已有類書的基礎上，用現代科學方法編纂一部新的類書《中華大典》。

國務院在關於編纂《中華大典》問題的批覆中指出，編纂《中華大典》「是我國建國以來最大的一項文化出版工程」。本書所收漢文古籍上起先秦，下迄清末，約三萬種，達七億多字，分爲二十四個典，近百個分典，内容廣博，規模宏大，前所未有。

《中華大典》的編纂工作堅持科學態度和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儘量採用古精校精刻本，優先採用我國建國後文獻學和考古學的優秀成果。對傳統文化中重要的不同學派的資料，兼收并蓄。運用現代圖書分類的方法，對收集到的資料，精選、精編，力求便於檢索、準確可信。

這項工作從開始起就受到中共中央、國務院和有關部門的重視和支持。國家主席江澤民、國務院總理李鵬分別爲《中華大典》題詞。江澤民的題詞是：「同心同德群策群力認真編好中華大典爲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服務」。李鵬的題詞是：「繼承和弘揚民族優秀傳統文化」。全國政協主席李瑞環、國務委員李鐵映也作了重要指示，要求抓緊辦理。一九九零年五月，國務院批准《中華大典》爲國家重點古籍

整理項目。一九九二年九月，正式成立了《中華大典》工作委員會和《中華大典》編纂委員會，召開了《中華大典》工作、編纂會議。自此，《中華大典》的編纂工作由試點轉入正式啓動，逐步鋪開。

編纂《中華大典》，學術性很强，工作量很大，工程十分艱巨，全賴廣大專家學者和全國各有關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圖書館、出版單位的鼎力支持與積極參與。大家本着弘揚中華民族優秀文化的心願，發揚奉獻精神，克服各種困難，團結協作，給這部巨大類書的出版提供了根本保證。在此謹表示誠摯的謝意。

對本書的批評與建議，我們將十分歡迎。

《中華大典》編纂委員會

一九九七年四月

二〇〇六年十一月修訂

《中華大典》編纂通則

一、性質：《中華大典》（以下簡稱《大典》）是對漢文古籍（含已翻譯成漢文的少數民族古籍）進行全面的、系統的、科學的分類整理和匯編總結的新型類書，是在繼承歷代類書優良傳統、考慮漢文古籍固有特點的基礎上，借鑒和參照近代編纂百科全書的經驗和方法編纂而成。編纂《大典》的目的，是爲學術界及願意瞭解中國古代珍貴文化典籍的人士提供各種分門別類的，準確詳細的古代漢文專題資料。

二、規模和體例：《大典》所收古籍的時限，上自先秦，下迄辛亥革命。全書共收各類漢文古籍三萬餘種，七億多字。全書體例，着重汲取清代《古今圖書集成》所採用的經目和緯目相交織這一統一框架結構的模式，同時參照現代科學的學科、目録分類方法，并根據各類學科内容的實際情況，一般將每一大類學科輯爲一典，也有將幾個相關學科共輯爲一典的。對各典名稱，均以現代學科命名，對於所收入的各種古籍資料，亦儘可能納入現代科學分類體系之中。

三、經目：大典共分二十四個典，即哲學典、宗教典、政治典、軍事典、經濟典、法律典、教育體育典、語言文字典、文學典、藝術典、歷史典、歷史地理典、民俗典、數學典、物理化學典、天文典、地學典、生物學典、醫藥衛生典，農業典、林業典、工業典、交通運輸典、文獻目録典。典以下以分典、總部、部、分部分級，分部之下的標目根據各學科特點由各典自行擬定。

四、緯目：共設置九項緯目，用以包容各級經目的具體内容：

① 題解：對有關學科的名稱、概念、涵義、特點等作總體介紹的資料。

② 論説：有關理論部份的資料。

③ 綜述：有關學科或事物的系統性資料，凡有關學科或事物的性狀、制度、範疇、特點及學科地位、發展情況等具體内容均編入此緯目中。

④ 傳記：有關人物的傳記資料。

⑤ 紀事：有關學科或事物的具體活動或事例的資料。

⑥ 著録：重要人物或文獻的有關著作資料，如專集介紹、序跋、藏書題記，以及有關著作的成書經過、版本源流等。

⑦ 藝文：有關屬於文學欣賞性的散文或韵文。

⑧ 雜録：凡未收入以上各緯目，而又有較高參考價值的資料，均入雜録。

⑨ 圖表：根據有關經目的内容需要，圖與表附於相關專題之下，或集中匯總於某級經目之後。

《大典》以内容分類安排各級緯目，各級緯目的正文，一般以原書爲單位，按時代順序排列。每一條資料前標明出處，包括書名或作者名、篇名或卷次，以利讀者核對原書。

五、書目：每分典後附有該分典所收書之書目，書目包括書名、作者、時(年)代、版本等内容。時代以成書時代爲準，成書時代不詳者，以作者主要活動時代爲準，并遵從歷史習慣。

六、版本：《大典》在選用版本時儘量採用古人的精校精刻本，亦採用學術界通用的近、現代整理圈點本及現代學者校點整理本。

七、校點：爲儘可能保存古籍原貌，《大典》祇對底本中明顯的脱、訛、衍、倒進行勘正。古本中的避諱字一般不作改動，祇對缺筆字補足筆畫。後人刻書時避當朝人諱而改動的字，據古本改回。《大典》採用新式標點法。

一九九六年八月

二〇〇六年十一月修訂

《中華大典·教育典》編纂委員會

主　　編：孫培青　李國鈞

副 主 編：吳宣德　杜成憲

編　　委（以姓氏筆畫爲序）：王倫信　杜成憲　李國鈞　吳宣德
胡金平　馬　鏞　孫培青　戚名琇
雷堯珠　蔣純焦　顧宏義

學術顧問：張瑞璠

《中華大典·教育典》序

《中華大典》是運用現代科學分類方法編纂的彙集我國歷代漢文古籍的特大型類書，《教育典》是其組成部分之一。依據《中華大典》總的規劃要求，《教育典》選録上起先秦、下迄清末的有關教育的漢文古籍文獻資料，加以分類彙編，以適應學術界和對教育學科感興趣的讀者研究和檢索的需要。

《中華大典》工委會和編委會領導，對《教育典》十分重視，一九九二年四月在上海召開論證會，邀請十多位專家對編纂方案和樣稿進行審議。會議最終建議《教育典》設置《教育思想分典》和《教育制度分典》。在明確了編纂方針、規模和體例之後，組成《教育典》編委會。參編同志反復討論，製定了《教育典》兩個分典的編纂細目，並向大典辦公室申報。一九九四年秋，經領導審核批准，編纂工作正式啓動。

工作啓動之初，李國鈞先生受聘擔任《教育典》主編。前期組織論證、調動人員、部署分工、主持擬訂方案及細則等等，李國鈞先生做了許多重要的工作。當第一階段工作還在進行之中時，李國鈞先生不幸於二〇〇一年一月因病逝世。痛失主編，《教育典》全體同仁爲之哀悼。爲了紀念李國鈞先生，大家化悲痛爲動力，繼續努力完成《教育典》的編纂任務。

搜集教育類的歷史文獻資料，是編纂工作第一階段的中心任務，對編纂者而言也是一場費時費工、艱巨持久的考驗。由於中國古代長期處在政「教」合一的狀態，教育作爲政治的工具而被利用，是被政治所包涵和控制的部分，人才的培養與民衆的教化，既是教育的基本問題，也是政治的重要問題，往往在社會政治論述中或政府施政的文告中，夾雜着有關教育問題的材料，教育始終没有獨立，所以很少有專篇和專著的文獻材料。中國古代教育與社會多方面存在普遍的聯繫，它從社會政治需要出發，以哲學和心理學爲教育理論基礎，以時代的倫理道德和文化發展的成果爲教育内容，可以説凡是人們學習和傳承的所有古籍都與教育有關。中國古代教育既缺乏專篇、專著，以往也没有大規模集中整理有關教育的文獻材料，所以古代教育的資料極度分散，這種客觀的實際條件，迫使從事《教育典》編纂的人員，只有從多方面的古籍中去發掘採集，努力做一個開拓者。現存最早的漢文古籍是《易》、《書》、《詩》、《禮》、《春秋》等，這些是奴隸制社會的文獻資料。中國古代

奴隸制社會經歷夏、商、周三代，雖有一千多年，保存下來的古籍文獻資料却不多。而中國古代封建社會持續兩千多年，漢文古籍保存較多，所以我們多方面發掘採集的教育文獻資料，絶大多數是出自封建時代的漢文古籍，尤其是唐宋至明清時期的教育文獻材料，有許多是過去從未在教育史研究中利用過的文獻。這些資料的出現，爲《教育思想分典》和《教育制度分典》具有充實而豐富的新内容創造了條件。

古代教育文獻是不同歷史時期教育實踐活動和教育思想認識的記録。春秋戰國時期的教育文獻資料，不限于某一階級、某一學派、某一宗教，具有多元化的内容。秦漢以下，也同樣如此。自漢武帝采取獨尊儒術的文教政策，儒學才發展成爲指導思想，儒學的經典被規定爲教學和考試的内容，産生深遠的社會影響。但歷代的統治者，也利用道教和佛教，道教與佛教也各有自己的教育主張與教育實踐。儒、道、佛三家並存，相互競爭，其地位時有變動起伏。《教育典》客觀反映古代的歷史事實，收録以儒家爲主並兼顧道教、佛教的教育文獻。多元化内容的資料，體現出中國歷代教育的一些重要特徵：如治國以教爲先、教以德育爲重、提倡因材施教、保持尊師傳統、政策制約學校發展、官學教育形成系統、私學教育自由設置、人才培養結合選拔等等，經過歷代傳承而不斷充實新的内容。這些歷史總結，成爲中國古代優良的教育傳統。古代幾千年所積累的教育文獻資料，是中華民族建設新教育學科的重要資源。我們進行教育文獻資料的分類整理以供借鑒和利用，是很有現實意義的。

《教育典》由教育學科專業人員負責編纂。兩個分典具體分工：《教育思想分典》由華東師範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與浙江大學教育系的有關人員參與；《教育制度分典》由華東師範大學教育學系與南京師範大學教育科學學院的有關人員參與。整個編纂工作分爲兩個階段進行。第一階段主要是普查和搜集教育歷史文獻資料，第二階段是十五個總部進行專題性教育歷史文獻資料的編纂。

面對數千年積累下來的浩如煙海的歷代文獻資料，個人很難在有限時間内查閲並網羅，因此必須采取特別的組織措施。經商議，編纂人員達成共識，發揚協作精神，依靠集體力量攻克難關。於是把我國歷史劃分九個時段，由一人或兩人負責一個時段文獻資料的搜集、查閲、選録、整理、分類、排序，然後提供給分典各總部主編進行第二階段專題性的編纂工作。

各時段文獻資料的提供者如下：

先秦，杜成憲；

秦漢，王倫信；

魏晉南北朝，蔣純焦、李軍；

隋唐五代，孫培青；

宋，李國鈞、顧宏義；

遼金元，胡金平；

明，吳宣德；

清前期，馬鏞；

清後期，雷堯珠、戚名琇、王倫信。

各位都以高度的責任心參與《教育典》的工作，千方百計查找文獻，不辭辛勞抄錄史料，爲《教育典》的編纂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教育典》編纂終於完成，要感謝《中華大典》工委會、編委會各位領導的關懷，華東師範大學社科處、圖書館的全力幫助，上海古籍出版社領導和編輯人員的多方支持。由於我們學識水平的局限，肯定存在不少缺漏與錯誤，敬請讀者賜教，以便將來改正。

孫培青

二〇〇八年十月

《中華大典·教育典》凡例

一、《中華大典·教育典》是《中華大典》的組成部分之一。本典依據《中華大典》的編纂宗旨分類彙編上起先秦、下迄清末漢文古籍中有關教育的文獻資料，以適應教育工作者和一般讀者研究和檢索的需要。

二、本典結合教育學科研究對象領域的特點，劃分爲兩個分典，即《教育思想分典》與《教育制度分典》。凡歷代有關教育思想理論及教育批評、論爭的文獻資料，歸由前者彙編；凡歷代有關教育教化的一切實施和教育行政制度的建立與教育機構内部管理的文獻資料，歸由後者彙編。

三、本典之《教育思想分典》下設六個總部：《教育作用總部》、《教育目的總部》、《道德教育總部》、《課程總部》、《教學總部》、《教師總部》。本典之《教育制度分典》下設九個總部：《教育政令總部》、《家庭教育總部》、《中央官學總部》、《地方官學總部》、《私學教育總部》、《書院教育總部》、《留學教育總部》、《社會教育總部》、《選舉考試總部》。各總部之間，文獻資料多少不均，有的總部文獻資料較爲豐富，可於下設部以及分部。

四、根據教育文獻資料内容的性質，本典可分設八個緯目：題解、論説、綜述、傳記、紀事、藝文、雜録、圖表。以上緯目，文獻資料有則設，無則不設。有的緯目文獻資料較多，可進一步分設二級緯目。

五、本典所收録的，僅限於與教育直接有關的歷代文獻資料，因篇幅有限，必需區别情況，有所選擇，有的全録，有的節録。本典引文注意文獻資料文意完整，整句、整段、整節乃至整篇、整卷輯録。

六、本典所録文獻的卷次，均用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〇標出，不用十、百、千、萬。

七、本典所録文獻若有節略，其節略部分以【略】標明。

八、本典所録文獻，經校勘確定，應補的字，寫在〔　〕内，應删的字，寫在（　）中；錯誤的字，寫在（　）中，改正的字，寫在〔　〕内。

中華大典・教育典

教育思想分典

主　編：吳宣德
副主編：馬　鏞　顧宏義

《中華大典·教育典·教育思想分典》編纂説明

教育思想史是教育史的一個重要方面，這一點，構成了《中華大典·教育典·教育思想分典》編纂的直接原因，也同時限定了本分典資料的屬性和資料搜集的基本方向。

本分典主要收錄先秦到清末直接或間接討論教育問題的各類資料。下分《教育作用總部》、《教育目的總部》、《道德教育總部》、《課程總部》、《教學總部》、《教師總部》，按部輯錄相關史料並加以進一步分類整理。由於中國歷史上關於教育的論述非常分散，所以本分典試圖通過對中國歷史上教育思想史資料的系統整理，爲讀者提供一個比較全面的資料合集，爲教育史乃至鄰近學科的研究者提供一些研究上的便利。

《教育作用總部》主要收錄關於教育對人與社會諸方面的影響的相關論述及事蹟、傳記等，《教育目的總部》主要收錄關於教育的目的、宗旨、目標等方面的論述及事蹟、傳記等，《道德教育總部》主要收錄關於道德教育的意義、理論基礎、功能、内容、原則方法等方面的論述及事蹟、傳記等，《課程總部》主要收錄關於課程設置、結構、教材等方面的論述及事蹟、傳記等，《教學總部》主要收錄關於教學的意義、任務、認識論基礎、過程、原則和方法等方面的論述及事蹟、傳記等，《教師總部》主要收錄中國古代論師的相關論述及事蹟、傳記等。各總部的内容相互獨立，自成一體。

在中國歷史上，直接討論教育思想的成篇著作非常少見，多數言論均隱藏在其他資料中，異常瑣碎。職此之故，本分典的編纂於資料取捨頗費周章。各朝代的文獻分佈，情形頗有不同，故資料蒐集之重點亦前後參差。大體而言，先秦、兩漢以經子兩部爲主，魏晉以下並及集部，而宋以下集部利用尤多。近代以降，則傍及於報紙刊物。外此之史部，漢以下諸朝皆所涉及。其資料之摘録整理，並依《中華大典》的編纂體例及《教育典》的經緯目設置和具體編纂細則。

《教育思想分典》之編纂，以專人分段蒐集資料且標點、分類、初編之方式進行，然後由總部主編總其成而編定之，復經

分典主編、典主編抽閱定稿。資料蒐集共分先秦、兩漢、魏晉南北朝、隋唐五代、宋、遼金元、明、清前期、清後期諸段，因材料分佈情形有異，故各時段資料採集數量也不一致，其詳其略，與初編者依據文獻之多寡有關，不可一例求之也。

吳宣德

二〇〇八年十一月

總目

教育作用總部〔第一册〕
教育目的總部
道德教育總部〔第二册〕
課程總部〔第三册〕
教學總部〔第四册〕
教師總部
引用書目

教育作用總部

主編：顧宏義

《教育作用總部》提要

教育作用包括兩方面内容，其一是教育對人的培養的作用，其二是教育對社會發展的作用。這兩方面内容相互聯繫，即教育對社會的作用，從根本上而言，是通過對人的培養來實現的，教育的首要作用在於促進人的發展，通過擴充人的善性、促進人的發展進而達到社會的發展、國家的治理，如孟軻所言：「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燃，泉之始達。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不能充之，不足以事父母。」（《孟子・公孫丑上》）中國古代思想家、教育家，對教育的作用十分關注，論述甚衆，從而形成了較爲完整且系統的教育作用理論。故自孔子以下，歷代從教育與人的發展的關係上闡述教育作用的思想家、教育家比比皆是，相關文字蔚爲大觀，影響深遠。

本總部收録自先秦至清末二千餘年間歷代有關教育作用的重要史料，分題解、論説、傳記、藝文和雜録等五個緯目，並于論説下分通論、分論，而分論下再分「教育與人的發展」、「教育與社會發展」。有關論述人的本質、人性、人的價值等，影響人的發展的諸因素，以及各家學派論述教育與人的發展之關係的資料等，皆歸入「教育與人的發展」中。然有關人才的標準，人才與政治、經濟、文化諸因素的相互關係等史料，參見《教育目的總部》。而「教育與社會發展」的收録範圍包括：教育與經濟的關係，即教育的經濟職能；教育與政治的關係，即教育的政治職能；教育與社會、文化、科技的關係等。至於社會教化以及社會教育、科技教育等相關内容資料，則歸入《教育制度分典》之《社會教育總部》。

目録

題解……七
論説……一一
通論……一一
分論……一三九
教育與人的發展……一三九
教育與社會發展……二九八
傳記……三九一
藝文……三九九
雜録……四〇六

題解

許慎《説文解字・攴部》 教：上所施，下所效也。从攴从孝。凡教之屬皆从教。，古文教。，亦古文教。

許慎《説文解字・言部》 誨，曉教也。从言每聲。

許慎《説文解字・云部》 育，養子使作善也。从云肉聲。《虞書》曰：「教育子。」

《左傳・昭公二十八年》 教誨不倦曰長。杜預注：教誨長人之道。

《禮記・中庸》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

王符《潛夫論・務本》 夫教訓者，所以遂道術而崇德義也。

葛洪《抱朴子・勖學》 低仰之馴，教之功也；鷙擊之禽，習之馴也。與彼凡馬野鷹，本實一類，此以飾貴，彼以質賤。運行潦而勿輟，必混流乎滄海矣；崇一簣而弗休，必鈞高乎峻極矣。大川滔滃，則蚪螭羣游；日就月將，則德立道備。乃可以正夢乎丘、旦，何徒解桎乎困蒙哉！

《全宋文》卷三九二釋曇穎《性辨》 教謂之正覺者也。

《全宋文》卷一〇八九陳襄《禮記講議・中庸》 教，傚也。聖人知人之性感物而遷，因其性之所自有，修而明之，以教天下，使人知所則傚，而復歸於道，夫是之謂教也。然則人之性無以異於聖人之性？聖人之性誠而不動，明而不惑，故情僞莫能遷焉。衆人之性不勝其情，欲動乎内，物交乎外，不能以自反，其道遂亡。此所以異也。夫殺一不辜，人莫不惻然有所不忍，此天下之心同仁也。有是心而爲不仁者，彼有以害之也。行一不義，人莫不憮然有所不爲，此天下之心同義也。有是心而爲不義者，彼有以賊之也。尊君而卑臣，隆父而殺子，此天下之心同禮也。有是心而爲無禮者，彼有以慢之也。是是而非非，好善而惡惡，此天下之心同智也。有是心而爲不智者，彼有以蔽之也。内以欺諸己，外以欺諸人，則怍焉，此天下之心同信也。有是心而爲不信者，彼有以遷之也。故有之者性也，失之者情也。不正其情，無以反其性。如此者必待學而後明，修而後復，自致曲至于能化之謂修道也。修者人之道，故謂之教。

程顥、程頤《二程外書》卷一《朱公掞録拾遺》 學，在知其所有，又養其所有。

呂祖謙《東萊别集》卷一六《答朱侍講所問》 脩道之謂教，自明誠謂之教。兩「教」字同否？其説如何？明道、伊川説脩道自不同，吕、楊、游氏皆附明道説，古注亦然，但下文不相屬，又與明誠處不相貫，不知如何？

脩道之謂教，設教者也。自明誠謂之教，由教以成者也。教字本同，但所從言之異耳。天下皆不失其性，則教不必設，道不必脩。惟自誠明者不能人人而然，故爲此脩道設教，然後人始得由此教故自明而至於誠也。使道之不脩，設教有所偏，則由教者亦必有所差，安能自明而至於誠乎？二程諸家脩道之説，或主乎設教，或主乎爲此而設教，其歸趣則一而已。【略】

脩道之謂教，依吕、楊説甚穩。

楊簡《慈湖遺書》卷一八《樂平縣學講堂訓》 按「學」，古字爲「」，「」即今「孝」字。一字而兩音固多。蓋古所以「」爲「孝」者，又爲「學」音，于以見古始造字意，以謂學者孝而已矣，自孝之外無他道也。時有古今，道無古今。時有古今，性無古今。時有古今，學無古今。於孝之外復求學，是有二道，有二性也，無乃不可乎。夫孝，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推而放諸東海而準，推而放諸西海而準，推而放諸北海而準。以孝事君則忠，以孝事長則順。朋友不信非孝，戰陳無勇非孝，斷一木斬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仁者仁此，義者宜此，禮者履此，信者信此，樂自順而生，刑自反而失，道一而已矣。名雖不同，學則無二。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孝弟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無所不通。斯乃先聖一貫之道也。

葉子奇《草木子》卷二 天命，實理之原也。性，其在物之實體。道，其當然之實用。而教也者，又因性道之實而品節之也。

王直《抑庵文集》卷二《順庵記》 天下之道，大自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以至作止語默、進退周旋之微，莫不有理焉。人之所以爲人而無愧於上下者，順是理也。夫理出於天，具於人心而散諸事物，非若聲色臭味之有以動人，而人必由之而不逆者，蓋爲人之道當如是也。然則人倫日用之間有拂乎理者，則非所以爲人矣。孔子曰：「人之生也直。」蓋謂此也。雖然，人皆有是理，而或不能由者，氣質之蔽、物欲之害也，故聖人有教焉。教也者，裁其過，引其不及，使皆順乎理之正而無悖者也。則夫教者，其任豈細哉！

丘濬《大學衍義補》卷七二 理有善有惡，人有君子有小人。爲人而求爲君子而不爲小人，非學不能也。學也者，所以明善而去惡也。善明而惡去，則不爲

小人而爲君子矣。

邵寶《容春堂前集》卷一一《長興縣儒學重修記》　人才風俗，天下之元氣也，而學也者，實培植之地。故今之學，以孔子爲師，《六經》爲業，漸磨仁義，陶鎔禮樂，流而爲化，成而爲器，莫不益我元氣。實而崇之，是之謂興。文而應之，或并棄之，是之爲廢。而宮廬塗臒之類不與焉。

邵寶《容春堂前集》卷一二《新喻縣孔子廟門記》　學也者，風教之源也。有司者之政，實於是觀。其興有慶，其廢有讓，憲典具在。

邵寶《簡端錄》卷三　以理言理，猶以川流言道。川流，道中之一物也。水以順流，故凝而爲冰，其理亦順。豈惟水哉！火熱而煙生，土埴而甓成，金鑄而器出，莫不皆有理焉，而況其自成者乎？故曰天理。盈天地間，無非理也。非理，無物也。故曰天地以順動。天地且不能無理以動，而況於物乎？夫如是，然後知理之不可須臾離也。道也者，行此者也。教也者，傳此者也。參天地，贊化育，皆由此出。《大學》曰：「致知在格物。」物格則理斯在矣。是故君子貴窮理，窮理而外乎物，非善窮理者也。

湛若水《泉翁大全》卷一《樵語・授受第五》　士德曰：「曷謂學？」曰：「學也者，覺也。人之良知蔽於氣習，故生而蒙。學問思辨，所以發其蒙而覺之也，覺則復其良知之本體矣。如夢有覺之者，非外益之也。伊尹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

湛若水《泉翁大全》卷六《雍語》　甘泉子曰：「聖人之設教也，爲剛柔善惡之異其稟也。教也者，所以約其中，化其偏者也。」

湛若水《泉翁大全》卷一七《瀛風詩序》　夫昆山有玉，至璞不雕，不亦質乎！南山有竹，至挺不操，斯不亦直乎！雕而琢之，乃瑚乃璉，括而鏃之，乃或利用，不亦學乎！夫質者，先地之順，陰之爲也；直者，先天之健，陽之爲也。學也者，盡天地之撰，一陰一陽之爲也。是故質本乎形，報鬼而行地；直發乎氣，施神而乘天。學也者，合天地而一之，故三。是故學則天地位矣，鬼神彰矣。天地鬼神猶然，而況於人乎！黃子行矣，吾有以贈子矣。

湛若水《泉翁大全》卷一九《贈李桂厓先生分教臨江府庠序》　相也者，輔也，輔天子而效於天下者也。教也者，效也，效於人才而致之天子者也。其道一而已矣。

湛若水《泉翁大全》卷三〇《湛子約言下》　教者爲類而設也，猶醫者爲病而設也。教也者，變其二而復諸一，一則無類也。

陸深《儼山集》卷五四《蒲山書屋記》　夫一家者，天下之積也。士修於家以效於天下，故曰：教也者，效也。然則一家之有賢父兄，與天下之有賢師帥，其道一也。

周怡《訥谿奏疏隆慶元年七月日題奏》　富貴壽考，子孫治安之久長者，非徒然可得也，必有德以享之。德非徒然可有也，必有道以脩之。學也者，脩德以享福祿之道也。學非徒然可能也，必有師以啓導之，必有友以輔助之。師友也者，講學以脩德之資也。自古聖帝明王，未有不由斯道以致治安者。誠思法古帝王，敬身修德，親賢勤學，以敬天勤民，則天心可格，人和可協，太平可致，而福祿可保也。

《明文海》卷一〇六毛愷《性説》　夫惟中人者衆也，是故聖人之教立焉。蓋上智不待教，下愚不率教，而中人者，可善可惡者也。教也者，所以去其惡而反之善者也。

柯尚遷《周禮全經釋原》卷二　教者，訓誨振作之謂。立爲常法，司徒主之。安者，上無教則百姓不親，彝倫不叙，而國危矣。故教者，所以安之。官府亦言教者，百官萬務，各有自然之道以處之，故不可無教。擾者，馴習之也，謂振作興起，使復其常性。故治則使之就吾條理，而教則使之向慕喜悦以安吾條理也，治則如天，教則如地。

柯尚遷《周禮全經釋原》卷四　冢宰掌邦治，司徒掌邦教，二官皆天下重任，國之根本也，故以天地名之。而四官則各司一事，猶天地統四時，而四時則各司一氣也。今觀治，則治王宫，正百官，理財用；而教則授民職，考夫屋，教三物，正萬民也。治舉於上，教施於下，真猶天施地生，四時輒運者也。後世政教殊軌，以政令刑罰爲治，以語言誦授爲教，則與古悖矣。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又曰：「道之以德，齊之以禮。」夫政刑固所以治民，而德禮乃所以教民也。然皆曰道曰齊，則治之亦所以爲教也。但古之教者，教之以事而理不外焉。君臣父子，兄弟朋友，非民事乎？稼穡耕耨，徵令貢賦，老幼廢疾，六畜車輦，非民事行於其間乎？舍是而爲教，抑將何教耶？離此而有所謂事，何事耶？故古之教者，惟於日用常行之中引導而整齊之，使之歸於道而合於禮，則精義入神之理，即此而在矣。故古者謂之教，今則謂之治。今之所謂教，古亦謂之事也。一道一齊，用心誠僞之間，王霸之幾判。於此能知古人之所以教，則大司徒之職始

可得而言矣。

柯尚遷《周禮全經釋原》卷五　教也者，不貴於語言而貴以德化。德而無位以處之，則德隱而教不行。故先王爲之位以授德，爲之職以處能。位職各稱其人，則教化自行矣。故自比長以至鄉大夫，其等雖懸，而所以爲教一也。【略】

觀司諫司救之職，可以知教道矣。夫教也者，非糾勸之至而刑罰之加，則教道不行；非任之以政，假之以權，則教道不尊。故先王既立鄉職以司教化之本矣，使無振作飭整之方，則教亦終廢也，故又設司諫，以巡問而觀察之，書其德行，別其人材以風厲之，其糾勸可謂至矣。又使之操考察之柄，詔廢置之權，則道安得而不尊，教安得而不行哉！又設司救之職，專以八刑糾萬民之衺惡過失，犯者三讓而罰，三罰而加明刑，復因其辠之重輕而困辱之，而勞苦之，無不欲其入於善也，則教道安得而不立，人心安得而不服哉！是故吾於朋友之正行强藝，可以見古之庠序亦有羣聚之灋；於辨其可任國事，則知儲才之本，俊秀之升。

王樵《尚書日記》卷一六　教也者，使人效之之謂也。上之所有，故下得而效之。未有上之所無下得而效之者也。故教之本在身。爾身所當先正，爾克正，無敢不正矣。民心不能自中，爾之中，民之所取中也。

馮從吾《少墟集》卷二《疑思錄三・讀論語上》　問：「朱註解學爲效先覺之所爲，漢儒解學爲覺，何如？」曰：「學所以求其覺也。註中『人性皆善而覺有先後，後覺者必效先覺之所爲，乃可以明善而復其初』數語，極精。復其初則覺矣，然必效先覺之所爲而後能覺，覺何容易？後世學者憚於求師求友而樂於自寬自便，輒曰學者覺也，何必效先覺之所爲。不知既不效先覺之所爲，何以能覺，此必無之理也。謂學所以求其覺，學然後覺則可，若直解學爲覺，於學字說不去。」

董應舉《崇相集》卷七《賀連邑方公父瀘川先生暨夫人壽言》　學之爲教，其極至於通性命，一天人。其内以潤身，外可以庭天下。天下之不吾達，則韜焉而自享，傳焉而足樂，此古經術之儒不以富貴易者。

劉宗周《劉子全書》卷二八《論語學案一・學而第一》　學字是孔門第一義，「時習」一章是二十篇第一義。孔子一生精神，開萬古宮墻户牖，實盡於此。

學之爲言效也。漢儒曰覺，非也。學所以求覺也，覺者心之體也，心體本覺，有物焉蔽之，氣質之爲病也，學以復性而已矣。有方焉，仰以觀乎天，俯以察乎地，中以盡乎人，無往而非學也。學則覺矣，時時學則時時覺矣。時習而説，説其所覺也。朋來而樂，樂其與天下同歸於覺也。人不知而不愠，不隔其爲天下之覺也。故學以獨覺爲真，以同覺爲大，以物往而不失其所覺爲至。此君子之學也。説、學、不愠，即是仁體。孔門學以求仁，即於此逗出。

方以智《通雅》卷一《學教覺俱從爻》　學字本於孝聲，生於覺孝，覺始於爻爻，而爻則二乂也。乂，古五字，一畫倍之而交午也。古孝從爻從子，作孝，謂子效父也。效孝通矣。古孝即通爲學。以人子而交古今，孝天地也。加冂，冏之也。臼，左右手奉之也。古孝即通爲敎。加攴也，後作斆。《禮記》引《説命》曰「學學半」，非其通乎？從教發聲，則覺之聲也。小篆乃分別孝從老部耳，可信學也者，覺悟交通，誦習躬效而兼言之者也。心外無物，物外無心，道以法用，法以道用，全用全體，吾人本具者也。悟從吾心，吾從五而口，自問之中。乂加二爲五，此一用二之交格。交貫者也，吾所從來，請從此入。

魏源《古微堂内集》卷三《默觚下・治篇一三》　教以言相感，化以神相感。有教而無化，無以格頑；有化而無教，無以格愚。聖人在上，以《詩》、《書》教民，以禮樂化民；聖人在下，以無體之禮、無聲之樂化民。善氣迎人，人不得而敖之；静氣迎人，人不得而聒之；正氣迎人，人不得而干之；其德盛者化自神，其氣足以動物也。積學未至而暴之遽，積誠未至而教之强，學之通弊矣。故言立不如默成，强人不如積感。《詩》曰：「載色載笑，匪怒伊教。」

吴汝綸《桐城吴先生日記・教育》　八日乙丑。訪大隈伯，其稱學校造就四等：一造就個人，即德育、智育、體育是也；二造就國民，即普通教育，團結社會，齊心愛國是也；三造就公民，即使有政治之學，足以領袖平民是也；四造就世界人，即交通萬國，取長輔短，相與竝立是也。

《康有爲全集》第一集《實理公法全書・教事門》　教之實理有二：一則即其人之智與才力而增長之，且使其能增長愛性及葆守信性也；一則以五洲衆人所發明之精理及有益之制度與其人，使其人享受利益而有以化其惡性，去其習染而得之詐術，然後智與才力不致誤用也。

治教本有自然分爲二事之形，蓋一人不能同時兼任二事，且事體不同，則人性多各有所長。

《康有爲全集》第一集《教學通議・原教第一》　教學不知所自始也。人類之生，其性善辨，其性善思，惟其智也。禽獸顓頊冥愚，不辨不思。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在斯。智人之生，性尤善辨，心尤善思，惟其聖也。民生顓頊頑愚，不辨不思。君子所以異於小人者在斯。惟其善於辨思，人道之始，其必有别矣。

羣居五人，則長者異席，此禮義之造端，朝儀庭訓之椎輪也。人道之始，其必有作矣。冬居橧巢，夏居營窟，此城郭、宫室之發軔也。燔黍捭豚，蕢桴土鼓，此飲食、祭祀、聲樂之權輿也。剡木爲舟，剡木爲楫，此飛輪、大艦之高、曾也。思之愈精，辨之愈精。老者傳之幼者，能者告之不能者，此教之始也。幼者學於長者，不能者學於能者，此學之始也。

鄭觀應《盛世危言》卷二《教養》　太古之世渾渾噩噩，民生其間：穴居野處，飲血茹毛，飢起倦息，安然無爲，不異禽獸。迨世代叠累，而人民滋息，境内之物不足供，則必遷地就食，弋獵爲糧，先從其易者取之；至易者盡，則難取者亦必思設法以致之。由是而智巧出矣。舉凡手足之力所不及，必用法以助之。獸之猛者，用金革以殺之；鳥之飛者，用弓矢以射之；魚之潛者，用網罟以羅之。其金革、弓矢、網罟之器愈制而愈精，愈用而愈密，則少者、愚者必不如老者、智者焉。於是老者、智者必授其精巧之法於少者、愚者，以爲覓食之具矣。此教養之道所由兆基於蓁莽之世也。及其後，生齒日繁，物類漸少，獵食不易，奔馳艱苦，時則有智者出焉：因天地生息之理，而教民以稼穡、畜牧之事。諸事興，則民日取給而有餘，遂無弋獵奔逐之勞，少遷徙流離之苦。始得族聚而羣居，日漸積而成國。由此人事日增，交際日廣，有聖者起爲之開物成務，爲之草創經營，衣食、宫室、人倫、政治日臻美備。此又教養之道所由著於草昧初開之世也。然則教養之端由來尚矣。我中國文明開寰宇之先，唐、虞之時已臻盛治。迄乎三代，文化尤隆：設學校以教士，授井田以養民。其時庶物咸熙，人懷帝德，猗歟盛哉！夫天生民，以教養托之於君，故有國家天下者，其責無過於教養。降及春秋，羣雄競伯，人各自私，生民涂炭，教養之道蕩然無餘。然而去古未遠，遺風尚在，教養雖失於君師，而民間猶能自教自養也。暴秦崛興，焚書坑儒，務愚黔首。明季制藝之科，專圖錮蔽天下之人材。後世因之，則民之自教自養亦有所擾累矣。迨至蚩蚩失教，其不復等於禽獸者幾希。爲之俑者初以天下之多事，皆豪杰爲之也。遂謂天下人可愚不可智，民可使由不可使知，庶我之大業可世守，故凡能開人聰明啓人知識之事，悉欲抑而屏之。此三代以下，人材不世出，民生所以日促也。悲乎！

横覽環球各邦，其國運之隆替，莫不繫乎人材，而人材之盛衰，莫不關乎教化。其教養有道者，勃然以興；教養失道者，忽然以亡。試觀英、德、法、美諸邦崛起近世，深得三代之遺風：庠序學校遍布國中，人無貴賤皆有所教。凡天地萬物之理，人生日用之事，皆列於學校之中。使通國之人童而習之，各就性質之所近而肆力焉。又各設有專師，循循指導，雖理至幽微，事至奥妙，皆能有法以曉喻之，有器以窺測之。其所教由淺而深，自簡及繁，故人之靈明日啓，智慧日積，而人材濟濟，國勢以强也。是故人材衆則百事興，舉凡機器、制造、輪船、火車皆巧奪天工，日新月盛，而農政、商務亦日增新法，日爲推廣。市無游民，廛皆食力，如是則士得教而民有養。甚至疲癃殘疾、貧老孤嬰亦皆有院以周恤之。無一夫不得其所。此教養有道，而英、德、法、美諸邦勃然隆盛也。

又觀印度、安南、緬甸、暹羅諸國，上失教養之方，下無奮興之士，繁法嚴刑，横征暴斂，無異虐秦。賄賂公行，買官鬻爵，奸惡詐僞，上下相蒙，加之河渠不治，田疇日蕪，士無所學，民多好閑，農工廢業，商賈乏資，百姓流離，盜賊遍野。此其教養失道，國勢陵替，而先後淪亡如出一轍也。

諺曰：「前車之覆，後車之戒。」我中國教養之道，自三代以後渺矣無聞，政治民風江河日下。方今時事日非，國勢益促，外有强鄰環視，内有伏莽堪虞。倘仍因循苟且，粉飾欺蒙，而不上下一心，力爲圖治，亟行教養，則他日之事豈忍言哉！夫以上古游獵之時，耕牧之世，猶尚教養，況於今日地球之中已患人滿，弋獵固無以爲糧，而耕牧猶虞不給，教養詎可廢乎？故西人廣求格致，以爲教養之方。蓋世界由弋獵變而爲耕牧，耕牧變而爲格致，此固世運之遷移，而天地自然之理也。顧格致爲何？窮天地之化機，闡萬物之元理，以人事補天工，役天工於人事。能明其理，以一人而養千萬人可，以一人而養億兆人亦無不可。我中國生齒四萬萬，人民甲於五大洲，子此元元，可不亟圖教養之方哉？今日之計，宜廢八股之科，興格致之學，多設學校，廣植人材，開誠布公，與民更始。庶百王之敝可以復起，而三代之盛可以徐復還也。不然，則天生斯民而托以教養之責，不獨不能行，反暴斂以困之，勢利以誘之，而猶欲以空名自躋於三代之隆，則吾誰欺？

論説

通論

《易・頤・彖》《頤》「貞吉」，養正則吉也。「觀頤」，觀其所養也。「自求口實」，觀其自養也。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頤》之時，大矣哉。

《書・盤庚上》盤庚斁于民，由乃在位，以常舊服，正法度。

《詩・周頌・烈文》烈文辟公，錫茲祉福。惠我無疆，子孫保之。無封靡于爾邦，維王其崇之。念茲戎功，繼序其皇之。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不顯維德，百辟其刑之。於乎！前王不忘。

《詩・鄘風・定之方中》定之方中，作于楚宮，揆之以日，作于楚室。樹之榛栗，椅桐梓漆，爰伐琴瑟。升彼虛矣，以望楚矣。望楚與堂，景山與京，降觀于桑。卜云其吉，終然允臧。靈雨既零，命彼倌人，星言夙駕，說于桑田。匪直也人，秉心塞淵，騋牝三千。

《詩・周頌・清廟》於穆清廟，肅雝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對越在天。駿奔走在廟。不顯不承，無射于人斯。

《左傳・昭公十八年》秋，葬曹平公，往者見周原伯魯焉。與之語，不說學。歸以語閔子馬，閔子馬曰：「周其亂乎！夫必多有是說，而後及其大人。大人患失而惑，又曰：『可以無學，無學不害。』不害而不學，則苟而可。於是乎下陵上替，能無亂乎？夫學，殖也，不學將落，原氏其亡乎？」

《論語・子路》子適衛，冉有僕。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呂氏春秋・當染》墨子見染素絲者而嘆曰：「染于蒼則蒼，染于黃則黃，所以入者變，其色亦變，五入而以爲五色矣。」故染不可不慎也。

非獨染絲然也，國亦有染。舜染於許由、伯陽，禹染於皐陶、伯益，湯染於伊尹，仲虺，武王染於太公望、周公旦，此四王者所染當，故王天下，立爲天子，功名蔽天地，舉天下之仁義顯人必稱此四王者。夏桀染於干辛、岐踵戎，殷紂染於崇侯、惡來，周厲王染於虢公長父、榮夷終，幽王染於虢公鼓、祭公敦，此四王者所染不當，故國殘身死，爲天下僇，舉天下之不義辱人必稱此四王者。齊桓公染於管仲、鮑叔，晉文公染於咎犯、郄偃，荊莊王染於孫叔敖、沈尹蒸，吳王闔廬染於伍員、文之儀，越王句踐染於范蠡、大夫種，此五君者所染當，故霸諸侯，功名傳於後世。范吉射染於張柳朔，王生，中行寅染於黃藉秦、高彊，吳王夫差染於王孫雄、太宰嚭，智伯瑤染於智國、張武，中山尚染於魏義、椹長，宋康王染於唐鞅、田不禮，此六君者所染不當，故國皆殘亡，身或死辱，宗廟不血食，絶其後類，君臣離散，民人流亡，舉天下之貪暴可羞人必稱此六君者。凡爲君，非爲君而因榮也，非爲君而因安也，以爲行理也。行理生於當染，故古之善爲君者，勞於論人，而佚於官事，得其經也。不能爲君者，傷形費神，愁心勞耳目，國愈危，身愈辱，不知要故也。不知要故則所染不當，所染不當，理奚由至？六君者是已。六君者，非不重其國，愛其身也，所染不當也。存亡故不獨是也，帝王亦然。

非獨國有染也。孔子學於老聃、孟蘇夔、靖叔。魯惠公使宰讓請郊廟之禮於天子，桓王使史角往，惠公止之，其後在於魯，墨子學焉。此二士者，無爵位以顯人，無賞祿以利人，舉天下之顯榮者必稱此二士也。皆死久矣，從屬彌衆，弟子彌豐，充滿天下，王公大人從而顯之，有愛子弟者隨而學焉，無時乏絶。子貢、子夏、曾子學於孔子，田子方學於子貢，段干木學於子夏，吳起學於曾子。禽滑釐學於墨子，許犯學於禽滑釐，田繫學於許犯。孔、墨之後學，顯榮於天下者衆矣，不可勝數，皆所染者得當也。

《列子・天瑞》子列子曰：天地無全功，聖人無全能，萬物無全用。故天職生覆，地職形載，聖職教化，物職所宜。然則天有所短，地有所長，聖有所否，物有所通。何則？生覆者不能形載，形載者不能教化，教化者不能違所宜，宜定者不出所位。故天地之道，非陰則陽；聖人之教，非仁則義；萬物之宜，非柔則剛：此皆隨所宜而不能出所位者也。故有生者，有生生者；有形者，有形形者；有聲者，有聲聲者；有色者，有色色者；有味者，有味味者。生之所生者死矣，而生生者未嘗終；形之所形者實矣，而形形者未嘗有；聲之所聲者聞矣，而聲聲者未嘗發；色之所色者彰矣，而色色者未嘗顯；味之所味者嘗矣，而味味者未嘗呈：皆無爲之識也。能陰能陽，能柔能剛，能短能長，能圓能方，能生能死，能暑能涼，能浮能沈，能宮能商，能出能没，能玄能黃，能甘能苦，能羶能香。無知也，無能也，而無不知也，而無不能也。

《史記・禮書》 太史公曰：洋洋美德乎！宰制萬物，役使羣衆，豈人力也哉？余至大行禮官，觀三代損益，乃知緣人情而制禮，依人性而作儀，其所由來尚矣。

人道經緯萬端，規矩無所不貫，誘進以仁義，束縛以刑罰，故德厚者位尊，祿重者寵榮，所以總一海内而整齊萬民也。人體安駕乘，爲之金輿錯衡以繁其飾；目好五色，爲之黼黻文章以表其能；耳樂鐘磬，爲之調諧八音以蕩其心；口甘五味，爲之庶羞酸鹹以致其美；情好珍善，爲之琢磨圭璧以通其意。故大路越席，皮弁布裳，朱弦洞越，大羹玄酒，所以防其淫侈，救其彫敝。是以君臣朝廷尊卑貴賤之序，下及黎庶車輿衣服宫室飲食嫁娶喪祭之分，事有宜適，物有節文。仲尼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

《史記・宋微子世家》 武王既克殷，訪問箕子。武王曰：「於乎！維天陰定下民，相和其居，我不知其常倫所序。」

箕子對曰：「在昔鯀陻鴻水，汩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從鴻範九等，常倫所斁。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天乃錫禹鴻範九等，常倫所序。

「初一曰五行；二曰五事；三曰八政；四曰五紀；五曰皇極；六曰三德；七曰稽疑；八曰庶徵；九曰嚮用五福，畏用六極。【略】

「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恭作肅，從作治，明作智，聰作謀，睿作聖。」

賈誼《新書・大政下》 夫民者，諸侯之本也。教者，政之本也；道者，教之本也。有道，然後教也；有教，然後政治也；政治，然後民勸之；民勸之，然後國豐富也。

劉安《淮南子・齊俗訓》 廣厦闊屋，連闥通房，人之所安也，鳥入之而憂。高山險阻，深林叢薄，虎豹之所樂也，人入之而畏。川谷通原，積水重泉，黿鼉之所便也，人入之而死。咸池、承雲、九韶、六英，人之所樂也，鳥獸聞之而驚。深谿峭岸，峻木尋枝，猿狖之所樂也，人上之而慄。形殊性詭，所以爲樂者乃所以爲哀，所以爲安者乃所以爲危也。乃至天地之所覆載，日月之所照燭，使各便其性，安其居，處其宜，爲其能。故愚者有所脩，智者有所不足；柱不可以摘齒，筐不可以持屋；馬不可以服重，牛不可以追速；鉛不可以爲刀，銅不可以爲弩；鐵不可以爲舟，木不可以爲釜。各用之於其所適，施之於其所宜，即萬物一齊，而無由相過。夫明鏡便於照形，其於以函食，不如簞；犧牛粹毛，宜於廟牲，其於以致雨，不若黑螾。由此觀之，物無貴賤。因其所貴而貴之，物無不貴也；因其所賤而賤之，物無不賤也。夫玉璞不厭厚，角觶不厭薄；漆不厭黑，粉不厭白。此四者相反也，所急則均，其用一也。今之裘與蓑，孰急？見雨則裘不用，升堂則蓑不御，此代爲常者也。譬若舟、車、楯、肆、窮廬，故有所宜也。故老子曰「不上賢」者，言不致魚於木，沉鳥於淵。故堯之治天下也，舜爲司徒，契爲司馬，禹爲司空，后稷爲大田師，奚仲爲工。其導萬民也，水處者漁，山處者木，谷處者牧，陸處者農。地宜其事，事宜其械，械宜其用，用宜其人。澤皐織網，陵阪耕田，得以所有易所無，以所工易所拙，是故離叛者寡，而聽從者衆。譬若播棋丸於地，員者走澤，方者處高，各從其所安，夫有何上下焉！若風之遇簫，忽然感之，各以清濁應矣。夫猿狖得茂木，不舍而穴；狙貙得埵防，弗去而緣；物莫避其所利而就其所害。是故鄰國相望，雞狗之音相聞，而足跡不接諸侯之境，車軌不結千里之外者，皆各得其所安。故亂國若盛，治國若虛，亡國若不足，存國若有餘。虛者非無人也，皆守其職也；盛者非多人也，皆徼於末也；有餘者非多財也，欲節事寡也；不足者非無貨也，民躁而費多也。故先王之法籍，非所作也，其所因也。其禁誅，非所爲也，其所守也。

劉安《淮南子・泰族訓》 天地四時，非生萬物也，神明接，陰陽和，而萬物生之。聖人之治天下，非易民性也，拊循其所有而滌蕩之，故因則大，化則細矣。

禹鑿龍門，闢伊闕，決江濬河，東注之海，因水之流也。后稷墾草發菑，糞土樹穀，使五種各得其宜，因地之勢也。湯、武革車三百乘，甲卒三千人，討暴亂，制夏、商，因民之欲也。故能因，則無敵於天下矣。

夫物有以自然，而後人事有治也。故良匠不能斲金，巧冶不能鑠木，金之勢不可斲，而木之性不可鑠也。埏埴而爲器，窬木而爲舟，鑠鐵而爲刃，鑄金而爲鐘，因其可也。駕馬服牛，令雞司夜，令狗守門，因其然也。民有好色之性，故有大婚之禮；有飲食之性，故有大饗之誼；有喜樂之性，故有鐘鼓筦絃之音；有悲哀之性，故有衰絰哭踊之節。故先王之制法也，因民之所好，而爲之節文者也。因其好色而制婚姻之禮，故男女有別；因其喜音而正雅、頌之聲，故風俗不流；因其寧家室、樂妻子，教之以順，故父子有親；因其喜朋友而教之以悌，故長幼有序。然後修朝聘以明貴賤，饗飲習射以明長幼，時搜振旅以習用兵也，入學庠序以修人倫。此皆人之所有於性，而聖人之所匠成也。故無其性，不可教訓；有其性，無其養，不能遵道。繭之性爲絲，然非得工女煮以熱湯而抽其統

紀，則不能成絲。卵之化爲雛，非慈雌嘔煖覆伏，累日積久，則不能爲雛。人之性有仁義之資，非聖人爲之法度而教導之，則不可使鄉方。故先王之教也，因其所喜以勸善，因其所惡以禁姦，故刑罰不用而威行如流，政令約省而化燿如神。故因其性，則天下聽從；拂其性，則法縣而不用。

昔者，五帝三王之蒞政施教，必用參五。何謂參五？仰取象於天，俯取度於地，中取法於人，乃立明堂之朝，行明堂之令，以調陰陽之氣，以和四時之節，以辟疾病之菑。俯視地理，以制度量，察陵陸水澤肥墩高下之宜，立事生財，以除飢寒之患。中考乎人德，以制禮樂，行仁義之道，以治人倫而除暴亂之禍。乃澄列金木水火土之性，故立父子之親而成家；別清濁五音六律相生之數，以立君臣之義而成國；察四時季孟之序，以立長幼之禮而成官；此之謂參。制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婦之辨，長幼之序，朋友之際，此之謂五。乃裂地而州之，分職而治之，築城而居之，割宅而異之，分財而衣食之，立大學而教誨之，夙興夜寐而勞力之。此治之綱紀也。然得其人則舉，失其人則廢。

堯治天下，政教平，德潤洽。在位七十載，乃求所屬天下之統，令四岳揚側陋。四岳舉舜而薦之堯，堯乃妻以二女，以觀其內；任以百官，以觀其外，既入大麓，烈風雷雨而不迷，乃屬以九子，贈以昭華之玉，而傳天下焉。以爲雖有法度，而朱弗能統也。【略】

今日解怨偃兵，家老甘臥，巷無聚人，妖菑不生。非法之應也，精氣之動也。故不言而信，不施而仁，不怒而威，是以天心動化者也；施而仁，言而信，怒而威，是以精誠感之者也；施而不仁，言而不信，怒而不威，是以外貌爲之者也。故有道以統之，法雖少，足以化矣；無道以行之，法雖衆，足以亂矣。治身，太上養神，其次養形；治國，太上養化，其次正法。神清志平，百節皆寧，養性之本也；肥肌膚，充腸腹，供嗜慾，養生之末也。民交讓爭處卑，委利爭受寡，力事爭就勞，日化上遷善而不知其所以然，此治之上也。利賞而勸善，畏刑而不爲非，法令正於上而百姓服於下，此治之末也。上世養本而下世事末，此太平之所以不起也。【略】水之性，淖以清，窮谷之汙，生以青苔，不治其性也。掘其所流而深之，茨其所決而高之，使得循勢而行，乘衰而流，雖有腐骸流漸，弗能汙也。其性非異也，通之與不通也。風俗猶此也。誠決其善志，防其邪心，啓其善道，塞其姦路，與同出一道，則民性可善，風俗可美也。所以貴扁鵲者，非貴其隨病而調藥，貴其摩息脈血，知病之所從生也。所以貴聖人者，非貴隨罪而鑒刑也，貴其知亂之所由起也。若不修其風俗，而縱之淫辟，乃隨之以刑，繩之以法，法雖殘賊天下，弗能禁也。【略】

民無廉恥，不可治也；非修禮義，廉恥不立。民不知禮義，法弗能正也；非崇善廢醜，不向禮義。無法不可以爲治也，不知禮義不可以行法。法能殺不孝者，而不能使人爲孔、曾之行；法能刑竊盜者，而不能使人爲伯夷之廉。孔子弟子七十，養徒三千人，皆入孝出悌，言爲文章，行爲儀表，教之所成也。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還踵，化之所致也。夫刻肌膚，鑊皮革，被創流血，至難也，然越爲之，以求榮也。聖王在上，明好惡以示之，經誹譽以導之，親賢而進之，賤不肖而退之，無被創流血之苦，而有高世尊顯之名，民孰不從？

韓嬰《韓詩外傳》卷五　天設其高，而日月成明；地設其厚，而山陵成名。上設其道，而百事得序。自周衰壞以來，王道廢而不起，禮義絶而不繼。秦之時，非禮義，棄《詩》《書》，略古昔，大滅聖道，專爲苟妄，以貪利爲俗，以告獄爲化，而天下大亂。於是兵作而火起，暴露居外，而民以侵漁遏奪相攘爲服習，離聖王光烈之日久遠，未嘗見仁義之道，被禮義之風。是以囂頑無禮，而肅敬日損，凌遲以威武相攝，妄爲佞人，不避禍患，此其所以難治也。人有六情，目欲視好色，耳欲聽宮商，鼻欲嗅芬香，口欲嗜甘旨，其身體四肢欲安而不作，衣欲被文繡而輕暖。此六者，民之六情也。失之則亂，從之則穆。故聖王之教其民也，必因其情而節之以禮，必從其欲而制之以義。義簡而備，禮易而法，去情不遠，故民之從命也速。孔子知道之易行。《詩》云：「牖民孔易。」非虚辭也。【略】

水淵深廣，則龍魚生之。山林茂盛，則禽獸歸之。禮義脩明，則君子懷之。故禮及身而行脩，禮及國而政明。能以禮扶身，則貴名自揚，天下順焉，令行禁止，而王者之事畢矣。《詩》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夫此之謂也。

桓寬《鹽鐵論・刑德》　大夫曰：「令者所以教民也，法者所以督姦也。令嚴而民慎，法設而姦禁。罔疏則獸失，法疏則罪漏。罪漏則民放佚而輕犯禁。故禁不必，怯夫徼倖；誅誠，蹠、蹻不犯。是以古者作五刑，刻肌膚而民不踰矩。」

文學曰：「道逕衆，人不知所由；法令衆，民不知所辟。故王者之制法，昭乎如日月，故民不迷；曠乎若大路，故民不惑。幽隱遠方，折乎知之，室女童婦，咸知所避。是以法令不犯，而獄犴不用也。昔秦法繁於秋茶，而網密於凝脂。然而上下相遁，姦僞萌生，有司治之，若救爛撲焦，而不能禁；非網疏而罪漏，禮義廢而刑罰任也。方今律令百有餘篇，文章繁，罪名重，郡國用之疑惑，或淺或

深，自吏明習者，不知所處，而況愚民！律令塵蠹於棧閣，吏不能遍覩，而況於愚民乎！此斷獄所以滋衆，而民犯禁滋多也。『宜犴宜獄，握粟出卜，自何能穀？』刺刑法繁也。親服之屬甚衆，上殺下殺，而服不過五。五刑之屬三千，上附下附，而罪不過五。故治民之道，務篤其教而已。」

大夫曰：「文學言王者立法，曠若大路。今馳道不小也，而民公犯之，以其罰罪之輕也。千仞之高，人不輕凌，千鈞之重，人不輕舉。商君刑棄灰於道，而秦民治。故盜馬者死，盜牛者加，所以重本而絶輕疾之資也。武兵名食，所以佐邊而重武備也。盜傷與殺同罪，所以累其心而責其意也。猶魯以楚師伐齊，而春秋惡之。故輕之爲重，淺之爲深，有緣而然。法之微者，固非衆人之所知也。」

文學曰：「《詩》云：『周道如砥，其直如矢。』言其易也。『君子所履，小人所視。』言其明也。故德明而易從，法約而易行。今馳道經營陵陸，紆周天下，是以萬里爲民穿也。爵羅張而縣其谷，辟陷設而當其蹊，矰弋飾而加其上，能勿離乎？聚其所欲，開其所利，仁義陵遲，能勿踰乎？故其末途，至於攻城入邑，損府庫之金，盜宗廟之器，豈特千仞之高，千鈞之重哉！管子曰：『四維不張，雖皋陶不能爲士。』故德教廢而詐僞行，禮義壞而姦邪興，言無仁義也。仁者，愛之效也；義者，事之宜也。故君子愛仁以及物，治近以及遠。傳曰：『凡生之物，莫貴於人；人主之所貴，莫重於人。』故天之生萬物以奉人也，主愛人以順天也。聞以六畜禽獸養人，未聞以所養害人者也。魯廄焚，孔子罷朝，問人不問馬，賤畜而重人也。今盜馬者罪死，盜牛者加。乘騎車馬行馳道中，吏舉苛而不止，以爲盜馬，而罪亦死。今傷人持其刀劍而亡，亦可謂盜武庫兵而殺之乎？人主立法而民犯之，亦可以爲逆而輕主約乎？深之可以死，輕之可以免，非法禁之意也。法者，緣人情而制，非設罪以陷人也。故《春秋》之治獄，論心定罪。志善而違於法者免，志惡而合於法者誅。今傷人未有所害，志不甚惡而合於法者，謂盜而傷人者耶？將執法者過耶？何於人心不厭也！古者，傷人有創者刑，盜有臧者罰，殺人者死。今取人兵刃以傷人，罪與殺人同，得無非其至意與？」

大夫俛仰未應對。

御史曰：「執法者國之轡銜，刑罰者國之維楫也。故轡銜不飭，雖王良不能以致遠；維楫不設，雖良工不能以絶水。韓子疾有國者不能明其法勢，御其臣下，富國强兵，以制敵禦難，惑於愚儒之文詞，以疑賢士之謀，舉浮淫之蠹，加之功實之上，而欲國之治，猶釋階而欲登高，無銜橛而禦捍馬也。今刑法設備，而民猶犯之，況無法乎？其亂必也！」

文學曰：「轡銜者，御之具也，得良工而調。法勢者，治之具也，得賢人而化。執轡非其人，則馬奔馳。執軸非其人，則船覆傷。昔吴使宰嚭持軸而破其船，秦使趙高執轡而覆其車。今廢仁義之術，而任刑名之徒，則復吴、秦之事也。夫爲君者法三王，爲相者法周公，爲術者法孔子，此百世不易之道也。韓非非先王而不遵，舍正令而不從，卒蹈陷穽，身幽囚，客死於秦。夫不通大道而小辯，斯足以害其身而已。」

劉向《説苑・建本》 天之所生，地之所養，莫貴乎人。人之道莫大乎父子之親，君臣之義。父道聖，子道仁；君道義，臣道忠。賢父之於子也，慈惠以生之，教誨以成之。養其義，藏其僞，時其節，慎其施。子年七歲以上，父爲之擇明師，選良友，勿使見惡，少漸之以善，使之早化。故賢子之事親，發言陳辭，應對不悖乎耳；趣走進退，容貌不悖乎目；卑體賤身不悖乎心。君子之事親以積德。子者，親之本也，無所推而不從命。推而不從命者，惟害親者也。故親之所安，子皆供之。賢臣之事君也，受官之日，以主爲父，以國爲家，以士人爲兄弟；故苟有可以安國家、利民人者，不避其難，不憚其勞，以成其義。故其君亦有助之，以遂其德。夫君臣之與百姓，轉相爲本，如循環無端。夫子亦云：「人之行莫大於孝。」孝行成於内，而嘉號布於外。是謂建之於本，而榮華自茂矣。君以臣爲本，臣以君爲本，父以子爲本，子以父爲本，棄其本，榮華槁矣。【略】

周召公年十九，見正而冠，冠則可以爲方伯諸侯矣。人之幼稚童蒙之時，非求師正本，無以立身全性。夫幼者必愚，愚者妄行；愚者妄行，不能保身。孟子曰：「人皆知以食愈飢，莫知以學愈愚。」故善材之幼者，必勤於學問，以修其性。今人誠能砥礪其材，自誠其神明，睹物之應，通道之要，觀始卒之端，覽無外之境，逍遥乎無方之内，彷徉乎塵埃之外，卓然獨立，超然絶世，此上聖之所遊神也。然晚世之人，莫能閒居心思，鼓琴讀書，追觀上古，友賢大夫，學問講辯，日以自虞。疏遠世事，分明利害，籌策得失，以觀禍福。設義立度，以爲法式，窮追本末，窮事之情，死有遺業，生有榮名，此皆人材之所能建也。然莫能爲者，偷慢懈墮，多暇日之故也。是以失本而無名。夫學者，崇名立身之本也。儀狀齊等而飾貌者好，質性同倫而學問者智。是故砥礪琢磨非金也，而可以利金；《詩》、《書》辟立，非我也，而可以厲心。夫問訊之士，日夜興起，厲中益知以分別理，是故處身則全，立身不殆，士苟欲深明博察以垂榮名，而不好問訊之道，則是伐智

本而塞智原也，何以立軀也！騏驥雖疾，不遇伯樂，不致千里；干將雖利，非人力不能自斷焉；烏號之弓雖良，不得排檠，不能自任；人才雖高，不務學問，不能致聖。水積成川，則蛟龍生焉；土積成山，則豫樟生焉；學積成聖，則富貴尊顯至焉。千金之裘，非一狐之皮；臺廟之榱，非一木之枝；先王之法，非一士之智也。故曰，訊問者智之本，思慮者智之道也。《中庸》曰：「好問近乎智，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積小之能大者，其惟仲尼乎？學者所以反情治性盡才者也。親賢學問，所以長德也；論交合友，所以相致也。《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此之謂也。【略】

今人各知辟地殖穀，以養生送死，銳金石雜草藥以攻疾，構室屋以避暑雨，累臺榭以避濕濕。入知親其親，出知尊其君，內有男女之別，外有朋友之際，此聖人之德教。儒者受之傳之，以教誨於後世。今夫晚世之惡人，反非儒者，曰：「何以儒爲？」如此人者，是非本也。譬猶食穀衣絲，而非耕織者也；載於船車，服而安之，而非主匠者也；食於釜甑，須以生活，而非陶冶者也。此言違於情而行矇於心者也。如此人者，骨肉不親也，秀士不友也，此三代之棄民也，人君之所不赦也。故《詩》云：「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此之謂也。

揚雄《法言・學行》 學之爲王者事，其已久矣。堯、舜、禹、湯、文、武汲汲，仲尼皇皇，其已久矣。

揚雄《法言・孝至》 周公以來，未有漢公之懿也，勤勞則過於阿衡。

漢興二百一十載而中天，其庶矣乎！辟廱以本之，校學以教之，禮樂以容之，輿服以表之，服其井、刑，勉人役，唐矣夫！

王充《論衡・非韓》 韓子之術，明法尚功。賢無益於國不加賞，不肖無害於治不施罰。責功重賞，任刑用誅。故其論儒也，謂之不耕而食，比之於一蠹；論有益與無益也，比之於鹿馬。馬之似鹿者千金，天下有千金之馬，無千金之鹿，鹿無益，馬有用也。儒者猶鹿，有用之吏猶馬也。

夫韓子知以鹿馬喻，不知以冠履譬。使韓子不冠，徒履而朝，吾將聽其言也。加冠於首而立於朝，受無益之服，增無益之(仕)〔行〕，言與服相違，行與術相反，吾是以非其言而不用其法也。煩勞人體，無益於人身，莫過跪拜。使韓子逢人不拜，見君父不(謁)〔跪〕，未必有賊於身體也。然須拜(謁)〔跪〕以尊親者，禮義至重，不可失也。故禮義在身，身未必肥；而禮義去身，身未必瘠而化衰。以謂有益，禮義不如飲食。使韓子賜食君父之前，不拜而用，肯爲之乎？夫拜(謁)〔跪〕，禮義之效，非益身之實也，然而韓子終不失者，不廢禮義以苟益也。夫儒生，禮義也；耕戰，飲食也。貴耕戰而賤儒生，是棄禮義求飲食也。使禮義廢，綱紀敗，上下亂而陰陽繆，水旱失時，五穀不登，萬民饑死，農不得耕，士不得戰也。

子貢去告朔之餼羊，孔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子貢惡費羊，孔子重廢禮也。故以舊防爲無益而去之，必有水災；以舊禮爲無補而去之，必有亂患。儒者之在世，禮義之舊防也，有之無益，無之有損。庠序之設，自古有之，重本尊始，故立官置吏。官不可廢，道不可棄。儒生，道官之吏也，以爲無益而廢之，是棄道也。夫道無成效於人，成效者須道而成。然足蹈路而行，所蹈之路，須不蹈者；身須手足而動，待不動者。故事或無益，而益者須之；無效，而效者待之。儒生，耕戰所須待也，棄而不存，如何(也)？

韓子非儒，謂之無益有損，蓋謂俗儒無行操，舉措不重禮，以儒名而俗行，以實學而僞說，貪官尊榮，故不足貴。夫志潔行顯，不徇爵祿，去卿相之位若脫躧者，居位治職，功雖不立，此禮義爲業者也。國之所以存者，禮義也。民無禮義，傾國危主。今儒者之操，重禮愛義，率無禮之士，激無義之人，人民爲善，愛其主上，此亦有益也。聞伯夷風者，貪夫廉，懦夫有立志；聞柳下惠風者，薄夫敦，鄙夫寬。此上化也，非人所見。

段干木闔門不出，魏文敬之，表式其閭，秦軍聞之，卒不攻魏。使魏無干木，秦兵入境，境土危亡。秦，彊國也，兵無不勝。兵加於魏，魏國必破，三軍兵頓，流血千里。今魏文式闔門之士，卻彊秦之兵，全魏國之境，濟三軍之衆，功莫大焉，賞莫先焉。

齊有高節之士，曰狂譎、華士。二人，昆弟也，義不降志，不仕非其主。太公封於齊，以此二子解沮齊衆，開不爲上用之路，同時誅之。韓子善之，以爲二子無益而有損也。

夫狂譎、華士，段干木之類也，太公誅之，無所卻到；魏文侯式之，卻彊秦而全魏，功孰大者？使韓子善干木闔門〔之〕(高節，〔高〕魏文〔之〕式，(之是也)狂譎、華士之操，干木之節也，善太公誅之，非也。使韓子非干木之行，下魏文之式，則干木以此行而有益，魏文用式之道爲有功，是韓子不賞功尊有益也。

論者或曰：「魏文式段干木之閭，秦兵爲之不至，非法度之功。一功特然，

不可常行，雖全國有益，非所貴也。」夫法度之功者，謂何等也？養三軍之士，明賞罰之命，嚴刑峻法，富國彊兵，此法度也。案秦之彊，肯爲此乎？六國之亡，皆滅於秦兵。六國之兵非不銳，士衆之力非不勁也，然而不勝，至於破亡者，彊弱不敵，衆寡不同，雖明法度，其何益哉？使童子變孟賁之意，孟賁怒之，童子操刃，與孟賁戰，童子必不勝，力不如也。孟賁怒，而童子脩禮盡敬，孟賁不忍犯也。秦之與魏，孟賁之與童子也。魏有法度，秦必不畏，猶童子操刃，孟賁不避也。其尊士式賢者之閭，非徒童子脩禮盡敬也。夫力少則脩德，兵彊則奮威。秦以兵彊，威無不勝。卻軍還衆，不犯魏境者，賢干木之操，高魏文之禮也。夫敬賢，弱國之法度，力少之彊助也。謂之非法度之功，如何？

高皇帝議欲廢太子，吕后患之，即召張子房而取策。子房教以敬迎四皓而厚禮之。高祖見之，心消意沮，太子遂安。使韓子爲吕后議，進不過彊諫，退不過勁力，以此自安，取誅之道也，豈徒易哉？夫太子敬厚四皓，以消高帝之議，猶魏文式段干木之閭，卻彊秦之兵也。

治國之道，所養有二：一曰養德，二曰養力。養德者，養名高之人，以示能敬賢；養力者，養氣力之士，以明能用兵。此所謂文武張設，德力具足者也。事或可以德懷，或可以力摧。外以德自立，内以力自備，慕德者不戰而服，犯德者畏兵而卻。徐偃王脩行仁義，陸地朝者三十二國，彊楚聞之，舉兵而滅之。此有德守，無力備者也。夫德不可獨任以治國，力不可直任以御敵也。韓子之術不養德，偃王之操不任力，二者偏駁，各有不足。偃王有無力之禍，知韓子必有無德之患。

凡人稟性也，清濁貪廉，各有操行，猶草木異質，不可復變易也。狂譎、華士不仕於齊，猶段干木不仕於魏矣。性行清廉，不貪富貴，非時疾世，義不苟仕，雖不誅此人，此人行不可隨也。太公誅之，韓子是之，是謂人無性行，草木無質也。太公誅二子，使齊有二子之類，必不爲二子見誅之故，不清其身；使無二子之類，雖養之，終無其化。堯不誅許由，唐民不皆樸處；武王不誅伯夷，周民不皆隱餓；魏文侯式段干木之閭，魏國不皆闔門。由此言之，太公不誅二子，齊國亦不皆不仕。何則？清廉之行，人所不能爲也。夫人所不能爲，養使爲之，不能使勸；人所能爲，誅以禁之，不能使止。然則太公誅二子，無益於化，空殺無辜之民。賞無功，殺無辜，韓子所非也。太公殺無辜，韓子是之，(以)〔是〕韓子之術殺無辜也。

夫執不仕者，未必有正罪也，太公誅之。如出仕未有功，太公肯賞之乎？賞須功而加，罰待罪而施。使太公不賞出仕未有功之人，則其誅不仕未有罪之民，非也，而韓子是之，失誤之言也。且不仕之民，性廉寡欲；好仕之民，性貪多利。利欲不存於心，則視爵禄猶糞土矣。廉則約省無極，貪則奢泰不止。奢泰不止，則其所欲，不避其主。案古纂畔之臣，希清白廉潔之人。貪，故能立功；憍，故能輕生。積功以取大賞，奢泰以貪主位。太公遺此法而去，故齊有陳氏劫殺之患。太公之術，致劫殺之法也。韓子善之，是韓子之術亦危亡也。

周公聞太公誅二子，非而不是，然而身執贄以下白屋之士。白屋之士，二子之類也。周公禮之，太公誅之，二子之操，孰爲是者？宋人有御馬者，不進，拔劍剄而棄之於溝中。又駕一馬，馬又不進，又剄而棄之於溝。若是者三。以此威馬，至矣，然非王良之法也。王良登車，馬無罷駑；堯、舜治世，民無狂悖。王良馴馬之心，堯、舜順民之意。人同性，馬殊類也。王良能調殊類之馬，太公不能率同性之士。然則周公之所下白屋，王良之馴馬也；太公之誅二子，宋人之剄馬也。舉王良之法與宋人之操，使韓子平之，韓子必是王良而非宋人矣。王良全馬，宋人賊馬也。馬之賊，則不若其全。然則，民之死，不若其生。使韓子非王良，自同於宋人，賊善人矣。如非宋人，宋人之術與太公同，非宋人，是太公，韓子好惡無定矣。

治國猶治身也。治一身，省恩德之行，多傷害之操，則交黨疏絶，恥辱至身。推治身以況治國，治國之道，當任德也。韓子任刑，獨以治世，是則治身之人，任傷害也。

韓子豈不知任德之爲善哉？以爲世衰事變，民心靡薄，故作法術，專意於刑也。夫世不乏於德，猶歲不絶於春也。謂世衰難以德治，可謂歲亂不可以春生乎？人君治一國，猶天地生萬物。天地不爲亂歲去春，人君不以衰世屏德。孔子曰：「斯民也，三代所以直道而行也。」周穆王之世，可謂衰矣，任刑治政，亂而無功。甫侯諫之，穆王存德，享國久長，功傳於世。夫穆王之治，初亂終治，非知昏於前，才妙於後也，前任蚩尤之刑，後用甫侯之言也。夫治人不能捨恩，治國不能廢德，治物不能去春，韓子欲獨任刑用誅，如何？

魯繆公問於子思曰：「吾聞魔揵是子不孝。不孝，其行奚如？」子思對曰：「君子尊賢以崇德，舉善以勸民。若夫過行，是細人之所識也，臣不知也。」子思出，子服厲伯見。君問魔揵是子。子服厲伯對以其過，皆君(子)〔之〕所未曾聞。

自是之後，君貴子思而賤子服厲伯。韓子聞之，以非繆公，以爲明君求姦而誅之，子思不以姦聞，而厲伯以姦對，厲伯宜貴，子思宜賤。今繆公貴子思，賤厲伯，失貴賤之宜，故非之也。

夫韓子所尚者，法度也。人爲善，法度賞之；惡，法度罰之。雖不聞善惡於外，善惡有所制矣。夫聞惡不可以行罰，猶聞善不可以行賞也。非人不舉姦者，非韓子之術也。使韓子聞善，必將試之，試之有功，乃肯賞之。夫聞善不輒加賞，虛言未必可信也。若此，聞善與不聞，無以異也。夫聞善不輒賞，則聞惡不輒罰矣。聞善必試之，聞惡必考之，試有功乃加賞，考有驗乃加罰。虛聞空見，實試未立，賞罰未加。賞罰未加，善惡未定。未定之事，須術乃立，則欲耳聞之，非也。

鄭子產晨出，過東匠之宮，聞婦人之哭也，撫其僕之手而聽之。有間，使吏執而問之，手殺其夫者也。翼日，其僕問曰：「夫子何以知之？」子產曰：「其聲不慟。凡人於其所親愛也，知病而憂，臨死而懼，已死而哀。今哭夫已死，不哀而懼，是以知其有姦也。」韓子聞而非之曰：「子產不亦多事乎？姦必待耳目之所及而後知之，則鄭國之得姦寡矣。不任典城之吏，察參伍之正，不明度量，待盡聰明，勞知慮而以知姦，不亦無術乎？」

韓子之非子產，是也；其非繆公，非也。夫婦人之不哀，猶龐撊子不孝也。非子產（持）〔待〕耳目以知姦，獨欲繆公須問以定邪。子產不任典城之吏，而以耳（聞）〔聞〕定實；繆公亦不任吏，而以口問立誠。夫耳聞口問，一實也，俱不任吏，皆不參伍。厲伯之對不可以立實，猶婦人之哭不可以定誠矣。不可（以）〔以〕定誠，使吏執而問之；不可以立實，不使吏考，獨信厲伯口，以罪不考之姦，如何？

韓子曰：「子思不以過聞，繆公貴之；子服厲伯以姦聞，繆公賤之，人情皆喜貴而惡賤，故季氏之亂成而不上聞，此魯君之所以劫也。」夫魯君所以劫者，以不明法度邪？以不早聞姦也？夫法度明，雖不聞姦，姦無由生；法度不明，雖日求姦，決其源，鄣之以掌也。御者無銜，見馬且奔，無以制也。使王良持轡，馬無欲奔之心，御之有數也。今不言魯君無術，而曰不聞姦；不言審法度，而曰不通下情，韓子之非繆公也，與術意而相違矣。

龐撊是子不孝，子思不言，繆公貴之。韓子非之，以爲「明君求善而賞之，求姦而誅之」。夫不孝之人，下愚之才也。下愚無禮，順情從欲，與鳥獸同。謂之惡，可也；謂姦，非也。姦人外善內惡，色厲內荏，作爲操止，像類賢行，以取升進，容媚於上，安肯作不孝，著身爲惡，以取棄殉之咎乎？龐撊是子可謂不孝，不可謂姦。韓子謂之姦，失姦之實矣。

韓子曰：「布帛尋常，庸人不擇；爍金百鎰，盜跖不搏。」以此言之，法明，民不敢犯也。設明法於邦，有盜賊之心，不敢犯矣；不測之者，不敢發矣。姦心藏於胸中，不敢以犯罪法，罪法恐之也。明法恐之，則不須考姦求邪於下矣。使法峻，民無姦者；使法不峻，民多爲姦。而不言明王之嚴刑峻法，而云求姦而誅之。言求姦，是法不峻，民或犯之也。（世）〔世〕不專意於明法，而專心求姦，韓子之言，與法相違。

人之釋溝渠也，知者必溺身；不塞溝渠而繕船楫者，知水之性不可鬬，其勢必溺人也。臣子之性欲姦君父，猶水之性溺人也，不教所以防姦，而非其不聞知，是猶不備水之具，而徒欲早知水之溺人也。溺於水，不責水而咎己者，己失防備也。然則人君劫於臣，己失法也。備溺不鬬水源，防劫不求臣姦，韓子所宜用教己也。水之性勝火，如裹之以釜，水煎而不得勝，必矣。夫君猶火也，臣猶水也，法度釜也，火不求水之姦，君亦不宜求臣之罪也。

荀悅《申鑒・雜言下》 或問性命。曰：生之謂性也，形神是也。所以立生終生者之謂命也，吉凶是也。夫生我之制，性命存焉爾。君子循其性以輔其命，休斯承，否斯守，無務焉，無怨焉。好寵者，乘天命以驕；好惡者，違天命以濫。故驕則奉之不成，濫則守之不終。好以取怠，惡以取甚，務以取福，惡以成禍，斯惑矣。

或問天命人事。曰：有三品焉，上下不移，其中則人事存焉爾。命相近也，事相遠也，則吉凶殊也，故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孟子稱性善，荀卿稱性惡。公孫子曰：「性無善惡。」揚雄曰：「人之性善惡渾。」劉向曰：「性情相應，性不獨善，情不獨惡。」曰：問其理。曰：性善則無四凶。性惡則無三仁人。無善惡，文王之教一也，則無周公管蔡。性善情惡，是桀紂無性而堯舜無情也。性善惡皆渾，是上智懷惠而下愚挾善也。理也，未究也，惟向言爲然。

或曰：仁義性也，好惡情也。仁義常善而好惡或有惡，故有情惡也。曰：不然，好惡者，性之取舍也。實見於外，故謂之情爾，必本乎性矣。仁義者，善之誠者也，何嫌其常善？好惡者，善惡未有所分也，何恠其有惡？凡言神者，莫近於氣，有氣斯有形，有神斯有好惡喜怒之情矣。故人有情，由氣之有形也。善有白黑，神有善惡，形與白黑偕，情與善惡偕。故氣黑非形之咎，情惡非情之

罪也。

或曰：人之於利，見而好之，能以仁義爲節者是性割其情也。性少情多，性不能割其情，則情獨行爲惡矣。曰：不然，是善惡有多少也，非情也。有人如此，嗜酒嗜肉，肉勝則食焉，酒勝則飲焉。此二者相與争，勝者行矣。非情欲得酒，性欲得肉也。有人於此，好利好義，義勝則義取焉，利勝則利取焉。此二者相與争，勝者行矣。非情欲得利，性欲得義也。其可兼者，則兼取之。其不可兼者，則隻取重焉。若苟隻好而已，雖可兼取矣。若二好均平，無分輕重，則一俯一仰，乍進乍退。

或曰：請折於經。曰：《易》稱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是言萬物各有性也。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是言情者，應感而動者也。昆蟲草木，皆有性焉，不盡善也。天地聖人，皆稱情焉，不主惡也。又曰：爻彖以情言亦如之。凡情意心志者，皆性動之别名也。情見乎辭，是稱情也。言不盡意，是稱意也。中心好之，是稱心也，以制其志，是稱志也。惟所宜，各稱其名而已，情何主惡之有？故曰：「必也正名。」

或曰：善惡皆性也，則法教何施？曰：性雖善，待教而成。性雖惡，待法而消。唯上智下愚不移。其次善惡交争，於是教扶其善，法抑其惡。得施之九品，從教者半，畏刑者四分之三，其不移大數，九分之一也，一分之中，又有微移者矣。然則法教之於化民也，幾盡之矣。及法教之失也，其爲亂亦如之。

或曰：法教得則治，法教失則亂。若無得無失，縱民之情，則治亂其中乎？曰：凡陽性升，陰性降，升難而降易。善，陽也；惡，陰也。故善難而惡易。縱民之情，使自由之，則降於下者多矣。曰：中焉在？曰：法教不純，有得有失，則治亂其中矣。純德無慝，其上善也；伏而不動，其次也；動而不行，行而不遠；遠而能復，又其次也；其下者遠而不近也。凡此，皆人性也。制之者則心也，動而抑之，行而止之，與上同性也。行而弗止，遠而弗近，與下同終也。

佚名《太平經》丁部之一六《六罪十治訣第一百三》　「然，人積道無極，不肯教人開矇求生，罪不除也。或身即坐，或流後生。所以然者，斷天生道，與天爲怨。人積德無極，不肯力教人守德養性爲謹，其罪不除也。或身即坐，或流後生。所以然者，迺斷地養德，與地爲怨，大咎人也。或積財億萬，不肯救窮周急，使人飢寒而死，罪不除也。或身即坐，或流後生。所以然者，乃此中和之財物也，天地所以行仁也，以相推通周足，令人不窮。今反聚而斷絶之，使不得遍也，與天地和氣爲仇。或身即坐，或流後生，會不得久聚也，當相推移。天生人，使人有所知，好善而惡惡也。幸有知，知天有道而反賤道，而不肯力學之以自救。或得長生，在其天統先人之體，而反自輕，不學視死。忽然臨死，迺自冤，罪不除也。或身即坐，或流後生，令使生遂無知，與天爲怨。所以然者，迺天自力行道，故常吉，失道則凶死。雖愛人欲樂善，著道於人身，人不肯力爲道，名爲無道之人，天無緣使得有道而壽也。迺使天道斷絶，故與天爲怨也。人生知爲德善，而不肯力學爲德，反賤德惡養，自輕爲非，罪不除也。或身即坐，或流後生。所以然者，與地相反。地者好德而養，此人忽事，不樂好德，自愛先人體，與地爲咎也。【略】」

「行今皇天有道，以行生凡物，擾擾之屬，悉仰命焉。今大溪道人，或默深知之，著其腹中，不肯力以教人也。夫教人以道，比若以火予人矣，少人來取之，亦不傷其本也；無極人來取之，亦不傷其本。今幸可共之，以教天下之人，助天生物，助地養形，助帝王脩正。又使各懷道，求生惡死，令使治助治，人不復犯法，爲邪凶惡。其心善，則助天地帝王養萬二千物，各樂長生；人懷仁心，不復輕賊傷萬物，則天爲其大悦，地爲其大喜，帝王爲其大樂而無憂也，其功增不積大哉？夫一人教導如此百愚人，百人俱歸，各教萬人，萬人俱教，已化億人，億人俱教，教無極矣。此之善，上洽天心，下洞無極，人民莫不樂生爲善。帝王遊無職，又何傷於人，而不力相示敕。今人幸蒙先師敕戒，得深懷至道而閉絶，不以相教示，使人無所歸命，皆令强死冤結，名爲斷天道，人多失道而妄爲。天也不得久生，地也不得久養。夫人不得不知道，小人無道多自輕，共作反逆，犯天文地理，起爲盜賊，相賊傷，犯王法，爲君子重憂，紛紛不可勝理。君王旦夕念之，悒悒自愁苦，使天地失其正，災變怪不絶，爲帝王留負，吾尚未能悉言。夫斷天道，大逆罪過，不可勝記。故財舉其綱紀，示真人是非，重罪當死明耶？死中尚得有餘過，故流後生也。可恢哉！真人其慎之矣。唯真人迺知一恢，可謂已得長吉，遠凶害矣。」「唯唯，不敢離敕。」

「然，子已賢明，知天命矣，必生去死，不復疑也。」「今謹以聞天道之命，願得知地德之敕。」「然，夫地之有大德，專以順天之道，以好養萬物，擾擾之屬，莫不被恩德，養成其中者。是故大溪大德之人，當象此爲行，幸蒙先師功力，得懷藏善道無極之德。夫德以教人，比若臨大水而飲之也。少人往學德，亦不傷其本，無極之人往學德，亦不傷其本也。如力教教之，皆使凡人知守溪抱德，各自愛養

其身。其善者上可助天養且生長之物，下可助地畜養向成之物，悉并力同心，無有惡意，其中大賢明心易開示者，迺可化而上，使爲君之輔，其中賢者可爲長吏師，其下無知者尚可爲民間之師長。凡人莫不俱好德化而爲善者也。爲教如是，迺上有益於天，下有益於地，即大化之本根，助帝王養人民，令不犯惡爲耶，君子垂拱而無憂，其功著大，天地愛之，可移於官也。今則或懷有德廣大，而反詳愚閉，絶道德之路，不助天養其且生，不助地養其且成，不助帝王和諸民人。今使愚人後生，遂暗無知，白黑不分明，互死不移，遂爲小人，不可東西，忽身自輕，相隨爲非，奸軌畜積，上下不能復相教，冥冥憒憒，無有忌諱。上犯天文，下犯地形，其行逆四時，亂五行，爲君子大憂，爲小人起害，爲賊盜，或還以自敗，僇其父母，因而無世。今尚但爲真人舉其綱紀，見其始，使衆人一覺自策之耳，不肯教久德，名爲斷絶地之養道，其罪過如此矣。是之爲無狀乃死，尚有餘罪，故流後生也，真人知之耶？」「可咳哉！可咳哉！」「真人知蚤咳，可謂得且活矣。唯慎之。」「唯唯。謹已受道德之禁，願聞仁者之行。」【略】

「唯唯。謹已敬受道德仁戒，願聞有知不好學真道意。」「善哉，子之言也。夫天生人，幸得有賢知，可以學問而長生。天之有道，樂與人共之；地有德，樂與人同之；中和有財，樂以養人。故人生樂求真道，真人自來。爲之不止，比若與神謀；日歌爲善，善自歸之；力事衆賢，衆賢共示教之，不復遠也。可以全其身，不負先人之統，佗人盡天終，獨得竟其天年；人皆名惡，獨得爲善人。爲衆人師，聞於遠方，内懷真道德仁而有之。助天生物，助地養形，助帝王化民。上師迺可化無極人，盡使愚人守道不爲非，中師可化萬人，小師可化千數百人，致有益於君王，使小人知禁，不犯非匿邪。上感得官，不負祖先，不辱後生，維學若此，寧可不爲乎？故古者聖賢，悉以敕學人爲大憂，助天地生成，助帝王理亂，此天地之間，善人之稱也。或有愚人，生而懷願，有知而不肯力學真道，反好爲浮華，行以欺人，爲子則欺其父母，爲臣則欺其君，爲下則欺其上，名爲欺天，罪過不除也。或有反好俗事争鬥，相隨爲非，睹真人之人，反大笑之，笑之言無以學爲。遂令冥冥，愚無可知，又好勝而不可，苛言天地無數，賢□無知，恣情而行，上犯天文，下犯地理，出入無復節度，歸則不事父母，羣愚相與會聚，遂爲惡子。爲長吏致事，還戮其父母，不能自惟思，因逃亡爲盜賊，行害傷殺人，殊不止。此正天所忌，地所咎，帝王所愁苦，百神所憎，父母所窮也。此害人之大災，絶其先人之統子也。今不力學真道，爲行如此，於真人意，寧當死不？死有餘罪，流其子孫，尚名爲惡人之世，盜賊之後，惡寧流後生不耶？今尚但爲真人舉其端首，其惡不可勝記，難爲財用，真人寧覺知之耶？真人自慎。」「唯唯，吾甚咳哉！」「子知咳，已去惡矣。」「謹已具聞四事，願後聞其次。」「然夫天生人，使其具足乃出之，常樂其爲道與德。仁人幸有知，可以學德，天地以德養萬物，樂人象之。故太古之德人忍辱，象地之養物也。人學爲之，則其心意常悦，不復好傷害也，見事而慎之，日而爲者善，不復欲爲惡也。以類相聚，日益高遠，爲之積久，因成盛德之人，莫不響應，衆人歸向之。聚謹順善不止，因成大洽師，其德迺之助天養欲生之物，助地養欲長之物，又好助明王化民，使爲謹，不復知其凶惡。小爲德，或化千數百人，大爲德，或化萬人以上。因使萬人轉成德師，所化無極。爲德不止，凡人莫不悦喜。天地愛之，增其算，鬼神好之，因而共利祐之。其有功者，迺人君官仕之德，不樂傷害衆人。樂之好之，所求者得居常獨樂，無欲害之者。此本由學順善爲德，迺到于斯，名聞遠方，功著天地，不負祖先，不辱後生。今人或幸有知，心知善惡，而反自輕易，不力學爲善德，反隨俗愚暗之人爲惡。好用氣尚武，辭語常凶，言出而逆，欲以伏人。自言便，復有便於人者；人自言勇力，復有勇力於人者。故凡天下之事，各有所伏窮，故可制也。夫大火當起之時，若將不可拘，得水便死。人爲不善，當怒之時，若將不可制也，得獄便窮。用口若將不拘，得病使降。故夫天地治人，悉自有法尺寸。人乃有知，不肯好學，反自輕爲非，所居爲凶，無愛之者。天地憎之，百神惡之，帝王得愁苦之。此不成善人，自成盜賊，死尚成惡鬼，用力强梁，其死皆不得用。道理人莫不共知之，而自易不爲善，汙先人之統，負於後生之子，遂見字爲凶賊人之類也。人莫肯與其交語，行人不欲與同道，此子何過，承負父母之惡，尚或見謂爲盜賊之子，或遂得死亡焉。真人來，人自易，不好學於明師爲德，反隨小人，過乃如此，寧當死有餘罪不乎？」「可畏哉！天師勿須道，吾念之已苦心痛矣。見人不學，以爲小事，安知迺致此乎？」「人甚愚，與俗人相似，人不深計，死有餘罪。真人既有功於天地，慎之。」「唯唯。」「不可自易也。吾尚但舉其綱，見其始，不學之惡，不但盡於是也。子得吾書，覺悟自深計之。」「唯唯。誠得歸便閒處，精之詳之。」「然是也，學而不精，與夢何異？」「唯唯。謹已受吾事之敕，願聞人生有力不爲之教。」【略】

「吾爲子陳此六事，未能道其萬分之一也。賢深得吾道，宜深思遠慮，勿反苟自易，不恕爲善也。爲力學，想得善爲惡，則反迺降人也。各自爲身計，此中

有六死罪，又有六大善，俱象之爲身，爲其善必得善也，自易爲惡者，日得凶惡子矣。自策自計，莫樂於自恣，慎之思之，惟之念之，賢明之心，必當易開也。道德仁善，付有道德之士，凶惡付不深計之子。此格法，能皆象吾書文以自正，則天下無復惡人也。此乃天上太古洞極之道，可以化人，人一知之俱爲善，亦不復還反其惡也。上士樂生，可學其真道，大深大賢可學其德，好施之人可學其仁，有知之人可學其知，有能之人可學其能，有力之人可學其力，如能并盡用之，思之熟之，身已遠凶惡矣。天地愛之，六方養之，帝王無復事也，迺長游而治，真人亦知之乎？」「大樂至矣，吾甚大喜。」「子可謂樂善知之矣。是故古者賢聖，迺教而不止者，迺睹天禁明，各爲身計也。故賢聖之教，辭語滿天下也。子獨不覺乎？」「善哉善哉！」「是故古者聖賢上士皆悉學，晝夜力學而不止者，亦睹見天地教令明也。故不敢自易爲非也，不敢自輕易而不力學也。故得長吉而無害，此諸賢者異士，本皆無知，但由力學而致也。此中諸凶惡人，悉由不力學，自輕自易所致也。吾之爲道，吉凶之門户也，子亦豈知之耶？」「唯唯。故都舉迺以上及其下也，何謂也哉？」「噫！子意何不覺也！」

佚名《太平經》癸部《通神度世厄法》 上士學道，輔佐帝王，當好生積功乃久長。中士學道，欲度其家。下士學道，纔脱其軀。

佚名《太平經》癸部《七事解迷法》 以德治身何如，及以治萬民致大和之氣何如，善而不達，何能安哉？以仁、義治身何如，及治萬民何如，善而不達，何能安哉？以禮治身何如，及以治萬民何如，善而不達，何能安哉？以文治身何如，及治萬民，善而約束，使不得爲非何如，善而不達，何能安哉？以治身何如，及治萬民何如，善而不達，何能安哉？以滅武兵革治身何如，及以治萬民何如，善而不達，何能安哉？然此七事，亦不可無，亦不可純行。古者神人治身，皆有本也，治民乃有大術也。使萬物生，各得其所，能使六極八方遠近懽喜，萬物不失其所。乃當自然，能安八方四遠，行恩不失氂毛。今未能養其本末，安能得治哉？今此上德、仁、義、禮、文、法、武七事各異治，俱善有不達，而各有可長，亦不可廢，亦不可純行。治身安國致太平，乃當深得其訣，御此者道也。合以守一，分而無極，上帝行之，乃深乎不可測，名爲洞照之式。

《全三國文》卷三九何晏《無爲論》 天地萬物，皆以無爲爲本。無也者，開物成務，無往不成者也。陰陽恃以化生，萬物恃以成形，賢者恃以成德，不肖恃以免身。故無之爲用，無爵而貴矣。

《王弼集・論語釋疑・陽貨》 予欲無言，蓋欲明本。舉本統末，而示物於極者也。夫立言垂教，將以通性，而弊至於湮；寄旨傳辭，將以正邪，而勢至於繁。既求道中，不可勝御，是以修本廢言，則天而行化。以淳而觀，則天地之心見於不言；寒暑代序，則不言之令行乎四時，天豈諄諄者哉。

《全晉文》卷一一六戴邈《上表請立學校》 臣聞天道之所運，莫大于陰陽；帝王之至務，莫重于禮學。是以古之建國，教學爲先，國有明堂辟雍之制，鄉有庠序黌校之儀，皆所以抽導幽滯，啓廣才思。蓋以六四有困蒙之吝，君子大養正之功也。昔仲尼列國之大夫耳，興禮脩學于洙泗之間，四方髦俊，斐然向風，受業身通者七十餘人。自兹以來，千載寂漠。豈天下小于魯國，賢哲乏于曩時，厲與不厲故也。自頃國遭無妄之禍，社稷有綴旒之危，寇羯飲馬于長江，凶狡虎步于萬里，遂使神州蕭條，鞠爲茂草；四海之内，人跡不交；霸王有旰食之憂，黎元懷荼毒之痛，戎首交并于中原，何遽籩豆之事哉？然三年不爲禮，禮必壞；三年不爲樂，樂必崩。況曠載累紀，如此之久邪？今未進後生，目不覩揖讓升降之禮，耳不聞鐘鼓管絃之音；文章散滅胡馬之足，圖讖無復孑遺于世。此蓋聖達之所深悼，有識之所咨嗟也。夫治世尚文，遭亂尚武，文武遞用，長久之道。譬之天地，昏明之迭，自古以來，未有不由之者也。今或以天下未壹，非興禮學之時，此言似是而非。夫儒道深奥，不可倉卒而成。古之俊乂，必三年而通一經，比須寇賊清夷，天下平泰，然後脩之，則功成事定，誰與制禮作樂者哉？又貴游之子，未必有斬將搴旗之才，亦未必有從軍征戍之役，不及盛年講肄道義，使明珠加瑩磨之功，荆隨發采琢之美，不亦良可惜乎！臣愚以世喪道久，民情玩于所習，純風日去，華競日彰，猶火之消膏而莫之覺也。今天地造始，萬物權輿，聖朝以神武之德，值革命之運，蕩近世之流弊，繼千載之絶軌，篤道崇儒，創立大業，明主唱之于上，宰輔督之于下。夫人之所好，下必有過之者焉。是故雙劍之節崇，而飛白之俗成；挾琴之容飾，而赴曲之和作。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實在所以感之而已。臣以闇淺，不能遠識格言，奉誦明令，慷慨下風，謂宜以三時之隙，漸就經始。

葛洪《抱朴子・勖學》 抱朴子曰：夫學者，所以清澄性理，簸揚埃穢，雕鍛鑛璞，鍊鉒屯鈍，啓導聰明，飾染質素，察往知來，博涉勸戒；仰觀俯察，於是乎在，人事王道，於是乎備，進可以爲國，退可以保己。是以聖賢罔莫孜孜而勤之，夙夜以勉之。命盡日中而不釋，飢寒危困而不廢。豈以有求於當世哉？誠

樂之自然也。夫斲削刻畫之薄伎，射御騎乘之易事，猶須慣習，然後能善，況乎人理之曠，道德之遠，陰陽之變，鬼神之情，緬邈玄奥，誠難生知。雖云色白，匪染弗麗；雖云味甘，匪和弗美。故瑶華不琢，則耀夜之景不發；丹青不治，則純鉤之勁不就。火則不鑽不生，不扇不熾；水則不決不流，不積不深。故質雖在我，而成之由彼也。登閬風，捫晨極，然後知井谷之闇隘也，披七經，玩百氏，然後覺面墻之至困也。

夫不學而求知，猶願魚而無網焉，心雖勤而無獲矣。廣博以窮理，猶順風而託焉，體不勞而致遠矣。粉黛至，則西施以加麗，而宿瘤以藏醜；經術深，則高才者洞達，鹵鈍者醒悟。文梓干雲而不可名臺榭者，未加班、輸之結構也；天然爽朗而不可謂之君子者，不識大倫之臧否也。欲超千里於終朝，必假追影之足；欲凌洪波而遐濟，必因艘楫之器；欲見無外而不下堂，必由之乎載籍；欲測淵微而不役神，必得之乎明師。故朱緑所以改素絲，訓誨所以移蒙蔽。披玄雲而揚大明，則萬物無所隱其狀矣。舒竹帛而考古今，則天地無所藏其情矣。況於鬼神乎？而況於人事乎？泥湟可令齊堅乎金玉，曲木可攻之以應繩墨，百獸可教之以戰陳，畜牲可習之以進退，沈鱗可動之以聲音，機石可感之以精誠，又況乎含五常而稟最靈者哉？低仰之駟，教之功也；鷙擊之禽，習之馴也。與彼凡馬野鷹，本實一類。此以飾貴，彼以質賤，運行潦而勿輟，必混流乎滄海矣。崇一簣而弗休，必鈞高乎峻極矣。大川滔瀆則虯蟠羣游；日就月將，則德立道備，乃可以正夢乎丘、旦，何徒解桎乎困蒙哉？昔仲由冠鷄帶豘，霍珥鳴蟬，杖劍而見，拔刃而舞，盛稱南山之勁竹，欲任掘强之自然。尼父善誘，染以德教，遂成升堂之生，而登四科之哲。子張鄙人，而灼聚凶猾，漸漬道訓，成化名儒，乃抗禮於王公，豈直免於庸陋？以是賢人悲寓世之倏忽，疾泯没之無稱，感朝聞之弘訓，悟通微之無類，懼將落之明戒，覺罔念之作狂，不飽食以終日，不棄功於寸陰，鑒逝川之勉志，悼過隙之電速，割遊情之不急，損人間之未務，洗憂貧之心，遺廣願之穢，息畋獵博弈之遊戲，矯晝寢坐睡之懈怠，知徒思之無益，遂振策於聖途，學以聚之，問以辯之，進德修業，温故知新。夫周公上聖，而日讀百篇；仲尼天縱，而韋編三絶。墨翟大賢，載文盈車；仲舒命世，不窺園門。倪寬帶經以耘鉏，路生截蒲以寫書，黄霸抱桎梏以受業，甯子勤夙夜以倍功。故能究覽道奥，窮測微言，觀萬古如同日，知八荒若户庭，考七耀之盈虚，步三五之變化，審盛衰之方來，驗善否於既往，料玄黄於掌握，甄未兆以如成。故能盛德大業冠於當世，清芳令問播于罔極也。

且夫聞商羊而戒浩瀁，訪烏咎而洽東肅，諮萍實而言色味，訊土狗而識墳羊，披靈寶而知山隱，因折俎而説專車，瞻離畢而分陰陽之候，由冬蟲而覺閏餘之錯，何神之有，學而已矣。夫童謡猶助聖人之耳目，豈況《墳》、《索》之弘博哉？才性有優劣，思理有脩短，或有夙知而早成，或有提耳而後喻。夫速悟時習者，驥騄之脚也；遲解晚覺者，鶉鵲之翼也。彼雖尋飛絶景，止而不行，則步武不過焉；此雖咫尺以進，往而不輟，則山澤可越焉。明暗之學，其猶兹乎！蓋少則志一而難忘，長則神放而易失。故修學務早，及其精專，習與性成，不異自然也。若乃絶倫之器，盛年有故，雖失之於暘谷，而收之於虞淵，方知良田之晚播，愈於卒歲之荒蕪也。日燭之喻，斯言當矣。

世道多難，儒教淪喪，文、武之軌，將遂凋墜。或沈溺於聲色之中，或驅馳於競逐之路。孤貧而精六藝者，以游、夏之資而抑頓乎九泉之下；因風而附鳳翼者，以駑庸之質猶迴遑乎霞霄之表。舍本逐末者，謂之勤修庶幾；擁經求己者，謂之陸沈迂闊。於是莫不蒙塵觸雨，戴霜履冰，懷黄握白，提清挈肥，以赴邪徑之近易，規朝種而暮穫矣。若乃下帷高枕，遊神九典，精義賾隱，味道居静，確乎建不拔之操，揚青於歲寒之後，不揆世以投迹，不隨衆以萍漂者，蓋亦鮮矣。汲汲於進趨，悒悒於否滯者，豈能舍至易速達之通塗，而守甚難必窮之塞路乎？此川上所以無人，《子衿》之所爲作，愍俗者所以痛心而長慨，憂道者所以含悲而積思也。夫寒暑代謝，否終則泰，文武迭貴，常然之數也。冀羣寇畢滌，中興在今，七耀遵度，舊邦惟新，振天惠以廣埽，鼓九陽之洪爐，運大鈞乎皇極，開玄模以軌物，陶冶庶類，匠成翹秀，蕩汰積埃，革邪反正，戢干戈，櫜弓矢，興辟雍之庠序，集國子，修文德，發金聲，振玉音。降風雲於潛初，旅束帛乎丘園，令抱翼之鳳，奮翮於清虚，項領之駿，騁迹於千里。使夫含章抑鬱，窮覽洽聞者，申公、伏生之徒，發玄纁，登蒲輪，吐結氣，陳立素，顯其身，行其道，俾聖世迪唐、虞之高軌，馳升平之廣塗，玄流沾於九垓，惠風被乎無外，五刑厝而《頌》聲作，和氣洽而嘉穟生，不亦休哉！昔秦之二世，不重儒術，舍先聖之道，習刑獄之法，民不見德，唯戮是聞，故惑而不知反迷之路，敗而不知自救之方，遂墮墜於雲霄之上，而鑿粉乎不測之下，惟尊及卑，可無鑒乎？

葛洪《抱朴子・崇教》 抱朴子曰：澄視於秋毫者，不見天文之煥炳；肆心於細務者，不覺儒道之弘遠。翫鮑者忘芷蕙，迷大者不能反。夫受繩墨者無

枉剞之木，染道訓者無邪僻之人。飾治之術，莫良乎學，學之廣在於不倦，不倦在於固志。志苟不固，則貧賤者汲汲於營生，富貴者沈淪於逸樂，是以遐覽淵博者，曠代而時有；面墻之徒，比肩而接武也。若使素士，則晝躬耕以糊口，夜薪火以修業，在位則以酣宴之餘暇，時遊觀於勸誡，則世無視內，游、夏不乏矣。亦有飢寒切己，藜藿不給，膚困風霜，口乏糟糠，出無從師之資，家有暮旦之急，釋耒則農事廢，執卷則供養虧者，雖闕學業，可恕者也。所謂千里之足，困於鹽車之下，赤刀之鑛，不經歐冶之門者也。若夫王孫公子，優游貴樂，婆娑綺紈之間，不知稼墻之艱難，目倦於玄黃，耳疲乎《鄭》、《衛》，鼻饜乎蘭麝，口爽於膏粱，冬沓貂狐之縕麗，夏縝紗縠之翩飄，出驅慶封之輕軒，入宴華房之粲蔚，飾朱翠於楹棁，積無已於篋匱，陳妖冶以娛心，湎醪醁以沈醉，行爲會飲之魁，坐爲博奕之帥，省文章既不曉，覩學士如草芥，口筆乏乎典據，牽引錯於事類，劇談則方戰而已屈，臨疑則未老而憔悴，雖菽麥之能辯，亦奚別乎瞽瞶哉？

抱朴子曰：蓋聞帝之元儲，必入太學，承師問道。齒於國子者以知爲臣，然後可以爲君；知爲子，然後可以爲父也。故學立而仕，不以政學，操刀傷割，鄭喬所嘆，觸情縱欲，謂之非人。而貴游子弟，生乎深宮之中，長乎婦人之手，憂懼之勞，未嘗經心。或未免於襁褓之中，而加青紫之官，纓勝衣冠，而居清顯之位，操殺生之威，提黜陟之柄，榮辱決於與奪，利病感於脣吻，愛惡無時暫乏，毀譽括厲於耳，嫌疑象類，似是而非，因機會以生無端，藉素信以設巧言，交構之變，千端萬緒，巧算所不能詳，毫墨所不能究也。無術學則安能見邪正之真僞，具古今之行事，自悟之理，無所感假，能無傾巢覆車之禍乎？先哲居高不敢忘危，愛子欲教之義方，雕琢切磋，弗納於邪僞，選明師以象成之，擇良友以漸染之，督之以博覽，示之以成敗，使之察往以悟來，觀彼以知此。驅之於直道之上，斂之乎檢括之中。懍乎若跟掛於萬仞，慄然有如乘奔以履冰。故能多遠悔吝，保其貞吉也。昔諸竇蒙遺教之福，霍、禹受率意之禍。中山、東平以好古而安，燕剌由面墻而危，前事不忘，今之良鑒也。湯、武染乎伊、吕，其興勃然。辛、癸染乎推崇，其亡忽焉。朋友師傅，尤宜精簡，必取寒素德行之士以清苦自立，以不羣見憚者，其經術如仲舒、桓榮者，强直若龔遂、王吉者，能朝夕講論忠孝之至道，正色證存亡之軌迹，以洗濯垢涅，閑邪矯枉，宜必抑情遵憲法入德訓者矣。漢之末世，吴之晚年，則不然焉。望冠蓋以選用，任朋黨之華譽。有師友之名，無拾遺之實。匪唯無益，乃反爲損。故其所講説非道德也，其所貢進非忠益也。唯在於新聲豔色，輕體妙手。評歌謳之清濁，理管絃之長短；相狗馬之勳駑，議遨遊之處所；比錯塗之好惡，方雕琢之精麤；校彈棋樗蒲之巧拙，計漁獵相掊之勝負；品藻妓妾之妍蚩，指摘衣服之鄙野；爭騎乘之善否，論弓劍之疏密。招奇合異，至於無限。【略】

人間之務，密勿罔極。是以雅正稍遠，遨逸漸篤。其去儒學，緬乎邈矣。能獨見崇替之理，自拔淪溺之中，舍敗德之嶮塗，履長世之大道者，良甚鮮矣！嗟乎！此所以保國安家者至稀，而傾撓泣血者無算也。今聖明在上，稽古濟物，堅隄防以杜決溢，明褒貶以彰勸沮。想宗室公族，及貴門富年，必當競尚儒術，撙節藝文，釋《老》、《莊》之不急，精《六經》之正道也。

《北史・邢邵傳》 永安初，累遷中書侍郎，所作詔文體宏麗。及尒朱榮入洛，京師擾亂，邵與弘農楊愔避地嵩高山。普泰中，兼給事黄門侍郎，尋爲散騎常侍。太昌初，敕令恒直内省，給御史，令覆案尚書門下事，凡除大官，先問其可不，然後施行。除衛將軍、國子祭酒。以親老還鄉，詔所在特給兵力五人，并令歲一入朝，以備顧問。丁母憂，哀毁過禮。後楊愔與魏收及邵請置學，奏曰：

二鬻兩學，盛自虞、殷。所以宗配上帝，以著莫大之嚴；宣布下土，以彰則天之軌。養黄髮以詢哲言，育青衿而敷典教。用能享國長久，風徽萬祀者也。爰暨亡秦，改革其道，阬儒滅學，以蔽黔黎。故九服分崩，祚終二代。炎漢勃興，更修儒術。故西京有六學之義，東都有三本之盛。逮自魏、晉，撥亂相因，兵革之中，學校不絶。仰惟高祖孝文皇帝，稟聖自天，道鏡今古，列教序於鄉黨，敦詩書於郡國。但經始事殷，戎軒屢駕，未遑多就，弓劍弗追。世宗統曆，聿遵先緒，永平之中，大興板築。續以水旱，戎馬生郊，雖逮爲山，還停一簣。而明堂禮樂之本，乃鬱荆棘之林；膠序德義之基，空盈牧豎之跡。城隍嚴固之重，闕甎石之工；墉構顯望之要，少樓榭之飾。加以風雨稍侵，漸致虧墜，非所謂追隆堂構，儀刑萬國者也。伏聞朝議以高祖大造區夏，道侔姬文，擬祀明堂，式配上帝。今若基宇不修，仍同丘畎，即使高皇神享，闕於國陽，宗事之典，有聲無實。此臣子所以匪寧，億兆所以佇望也。

臣又聞官方授能，所以任事，既任事矣，酬之以禄。如此則上無曠官之譏，下絶尸素之謗。今國子雖有學官之名，而無教授之實，何異兔絲燕麥，南箕北斗哉。

昔劉向有言，王者宜興辟雍、陳禮樂以風天下。夫禮樂所以養人，刑法所以

殺人。而有司勤勤，請定刑法，至於禮樂，則曰未敢。是敢於殺人，不敢於養人也。臣以爲當今四海清平，九服寧晏，經國要重，理應先營，脱復稽延，則劉向之言徵矣。但事不兩興，須有進退，以臣愚量，宜罷尚方彫靡之作，頗省永寧土木之功，并減瑶光材瓦之力，兼分石窟鐫琢之勞，及諸事役非世急者，三時農隙，修此數條。使辟雍之禮，蔚爾而復興；諷誦之音，煥然而更作。美樹高墉，嚴壯於外；槐宫棘寺，顯麗於中。更明古今，重遵鄉飲，敦進郡學，精課經業。如此則元、凱可得之於上序，游、夏可致之於下國，豈不休歟。

《柳宗元集》卷一七《種樹郭橐駝傳》 郭橐駝，不知始何名。病瘻，隆然伏行，有類橐駝者，故鄉人號之「駝」。駝聞之曰：「甚善，名我固當。」因舍其名，亦自謂橐駝云。其鄉曰豐樂鄉，在長安西。駝業種樹，凡長安豪富人，爲觀游及賣果者，皆争迎取養。視駝所種樹，或移徙，無不活，且碩茂早實以蕃。他植者雖窺伺仿慕，莫能如也。

有問之，對曰：「橐駝非能使木壽且孳也，能順木之天，以致其性焉爾。凡植木之性，其本欲舒，其培欲平，其土欲故，其築欲密。既然已，勿動勿慮，去不復顧，其蒔也若子，其置也若棄，則其天者全而其性得矣。故吾不害其長而已，非有能碩茂之也；不抑耗其實而已，非有能早而蕃之也。他植者則不然，根拳而土易。其培之也，若不過焉則不及。苟有能反是者，則又愛之太恩，憂之太勤，旦視而暮撫，已去而復顧。甚者爪其膚以驗其生枯，搖其本以觀其疏密，而木之性日以離矣。雖曰愛之，其實害之；雖曰憂之，其實讎之，故不我若也。吾又何能焉哉！」

問者曰：「以子之道，移之官理可乎？」駝曰：「我知種樹而已，理，非吾業也。然吾居鄉，見長人者好煩其令，若甚憐焉，而卒以禍。旦暮吏來而呼曰：『官命促爾耕，勗爾植，督爾穫。早繅而緒，早織而縷，字而幼孩，遂而雞豚。』鳴鼓而聚之，擊木而召之。吾小人輟飧饔以勞吏者，且不得暇，又何以蕃吾生而安吾性耶？故病且怠。若是，則與吾業者其亦有類乎？」

問者曰：「嘻，不亦善夫，吾問養樹，得養人術。」傳其事以爲官戒。

林慎思《伸蒙子》卷上《遷善》 知道先生曰：「吾聞伊尹放太甲於桐宫，有諸？」伸蒙子曰：「于書有之。」曰：「臣放君忠乎？」曰：「太甲始立，不肖，伊尹放之，可也。」曰：「桀、紂不肖，龍逢、比干惡不放歟？」曰：「桀、紂大不肖也，安能放哉？」曰：「吾聞狸能捕鼠，不能捕狗，則伊尹其捕鼠邪？」伸蒙子莞爾而笑曰：「先生聞良馬有害人者乎？良御必能維縶以馴伏其性也。聞猛虎有噉人者乎？武士安能囚拘以馴伏其性邪？太甲不肖，猶良馬也。伊尹則可維縶以遷于善也；桀紂不肖，猶猛虎也，龍逢、比干豈可囚拘以遷于善乎？」知道先生釋然曰：「誠哉！吾子可謂知言矣。」

林慎思《伸蒙子》卷上《明化》 求己先生問：「人之善惡能化而遷乎？」伸蒙子曰：「遷矣。」曰：「性有剛柔，天然也。猶火可遷于水邪？」曰：「善不在柔，惡不在剛也。火能炮燔亦能爲災，水能潤澤亦能爲沴，及其遷也，化災爲炮燔，化沴爲潤澤，豈在化火爲水乎。人之善惡隨化而遷也，必能反善爲惡，反惡爲善矣。孟母正己以化于孟軻，及其遷也，非反惡爲善邪？齊桓大功而化于豎刁，及其遷也，非反善爲惡邪？所謂人善惡隨化而遷，不亦明乎？」

《全唐文》卷八六四張昭《請妙選東宫師傅疏》 臣聞周家創業七百年，漢氏延世四百載，非惟天命，抑亦人謀。臣雖至愚，粗聞其要，叨居諫列，備敢奏陳。古者人君，即位之後，立嫡以爲儲闈，列土而封子弟。既尊之以名品，復教之以訓詞，則驕奢淫逸不萌於心，仁知賢明以習其性。良繇擇正人以爲師傅，聞善事益其聰明，假使中材，亦成良器。凡人善惡之性，多因染習而成，將創無窮，所宜重甚。竊以元良宗子，邦國本根，或陛下未欲封崇，先宜教導。所貴識古今之成敗，知稼穡之艱難，使驕縱不期於心，正道嘗聞於耳。輒條芻管，仰瀆冕旒，事具於後。

帝王之子，生長深宫，爰自幼冲，便居逸樂，目厭雕華之翫，耳煩絲竹之音，所謂不與驕期，而驕自至。倘非天生聰惠，神授賢明，持此驕盈，焉能無惑？苟不預爲教導，何以致之盤維？臣竊見先帝時，皇弟皇子，盡喜俳優，聞無稽玩物之言，則娱心悦耳；告致理經邦之説，則俛目嚬眉。入則務飾姬美，出則思參僕馬。親賓滿座，無非優笑之徒；食客盈門，罕有賢能之士。以此知識，以此宗師，必若託以維城，付之主鬯，無難亡之國，無不破之家。其則非遥，可謂殷鑒。臣請諸皇子各遵古議，置師傅之官，如陛下厚之以渥恩，課之以訓導，令皇子屈身師事，每日講説善道。一日之中，但記一事，一歲之内，所記漸多。每至月終，令師傅具録聞奏。或皇子上謁之時，陛下更令侍臣面問，十中得五，爲益良多，何必讀書，自然博識。既達安危之理，兼知成敗之繇，主鬯維城，何往不可？臣雖識短，事繫遠圖。伏乞陛下詢於公卿，以爲可否。

臣聞古之人君即位，而册太子，封拜諸王。究其所繇，蓋有深旨。一則欲尊

儲闈而作磐石，繫我宗枝；一則欲分嫡庶而辨親疏，各歸名分。使庶不亂嫡，疏不間親，禮秩有常，邪慝不作。臣竊見近代聖后賢君，或有失於此道，以此邦家搆患，釁隙萌生。昔隋祖聰明，煬帝亦傾於楊勇。太宗睿聖，魏王終覆於承乾。臣每讀古書，深悲其事，願於聖代，無此厲階。其於卜貳封崇，在臣不敢輕議，臣請諸皇子於恩澤賜與之間，婚姻省侍之際，依嫡庶而爲禮秩，據親疏而定節文，示以等威，絶其僥倖。保宗之道，莫大於斯。

臣聞上聖之才，不修崇而合道；中人之性，隨染習而無常。是故告以話言，束之名教，猶蹈覆車之轍，不師銘座之言。而況左右全闕正人，染習不聞善事，欲求賢行，其可得乎？伏見近代師傅之官，所設備員而已，未聞調獲太子，訓導諸王，坐食俸錢，誠爲尸祿。臣請皇子中當爲儲位者，雖未封拜，先要切磋。應在朝官寮師傅之官，請每日謁見皇子，或講論時政，或習熟禮容。日增月修，有益無損。在臣愚識，以此爲憂，伏乞陛下付公卿詳議，以爲可否。

伏惟皇帝陛下仁深拜善，道在勵精，行慈儉而愛生靈，正賞罰而激貞濫。内外皆無闕政，左右盡是賢臣，諫者無以措詞，多士惟期自勵。臣豈合遽陳狂瞽，輒犯宸嚴，但以恩未報於君親，事實關於國本，庶裨萬一，聊罄再三。

《全宋文》卷一八六孫何《尊儒》 司馬遷論陰陽、儒、墨、名、法、道爲六家，大指以陰陽、儒、墨、名、法五者互有所蔽，獨謂道家黜聰明，去健羨，與世遷移，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班固病其然也，故詆之曰「先黄老而後六經」。洎已著《藝文志》，則反因《七略》之書增縱横、雜、農三家爲九流，儒雖首之，終不免齊書并列，而又序其下曰：「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順陰陽，明教化者也。」何謂遷既失之，固亦未爲得也。夫儒者即人倫之大宗，而世教之總名耳。六經爲其書，五常爲其行，唐、虞之所以帝，夏、商、周之所以王。故揚雄著《法言》，以周公、孔子爲真儒；又世之知言者，以孟軻之徒爲大儒，豈誣也哉！《語》曰「吾道一以貫之」是也，安有九流乎？蓋周室既亂，諸子乘時競起，著一書，爲一論，以徼當世之利焉。故儒之所謂端拱無爲，化而爲道家；儒之所謂曆象日月，化而爲陰陽家；儒之所謂明啓刑書，化而爲法家；儒之所謂必也正名，化而爲名家；儒之所謂勤己節用，化而爲墨家；儒之所謂專對四方，化而爲縱横家；儒之所謂播殖百穀，化而爲農家；儒之所謂廣記備言，化而爲雜家。源流一翻，爲害千載，亦猶三統之弊，或蠢而愚，或蕩而不静，或利而巧也。固既躬爲史臣，已秉筆削，自宜刮去諸子，以扶正道。設若好奇尚異，志欲畢載其事，亦當獨尊儒術，然後附見八家。今反齊書并列，以爲等夷，不其大謬歟！彼司徒者，生于儒術，六官之一，安可反謂儒家出于司徒之官也？果謂儒家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順陰陽、明教化者也，則司徒之官果可以包六經而括五常乎？周公、孔子建皇極，叙彝倫，垂于無窮，爲百家法，可止比于司徒之職乎？噫！百家之輕儒久矣，秉筆者鳴鼓而攻之猶懼未勝，況可借寇兵而資盜糧乎？若曰後者譁衆驚俗，流宕忘本，不可盡棄經籍，自當劈析是非，品藻工拙，取其合于道，益于世者，黜其離于經，贅于聖者，又安可一貫善惡，以貶損大教耶？則丹、商之不肖，可以累堯、舜乎？管、蔡之爲亂，可以玷文、武乎？是又不然，明矣。敢祛其惑，以警後學。

《全宋文》卷三一二釋智圓《辨荀卿子》 仲尼既没，異端叢起，正道焚如，天下生民不歸楊則歸墨。惟孟軻、荀卿子著書以明乎聖道，周游以説其時君，志在黜霸而躋王也，驅澆而歸淳也。雖道不見用，而空言垂世，俾百代之下知去邪崇正，尊仁義，貴禮樂，有履而行者，則王道可復焉。故世謂大儒者必以荀、孟配而稱之。陸魯望以李斯學于荀卿，入秦爲丞相，佞始皇，乃焚書坑儒，反責荀子不知斯之不仁而傳其道，是昧于觀聽，因謂荀子之不賢，非大儒也。予謂陸言之失也。果以斯之不仁知況之不賢者，唐、虞、周公皆聖人也，而子有丹朱、商均之不肖，弟有管叔、蔡叔之不仁，豈以子弟之不肖不仁而謂勛、華、姬旦非聖耶？果爲聖也，則安可以李之不仁責荀之不賢耶？或曰：唐虞知子之不肖，遂禪位于舜、禹，豈比夫荀子不察斯之不仁而傳道耶？曰：禪位與傳道豈類乎！夫傳道者，教誨之也；禪位者，授其名器也。虞舜之于朱、均也，豈無教誨乎？知不肖而不教者，豈曰聖人乎？倘荀子有位而傳乎斯者，可責之爲不賢也；教誨而責之，無乃不可乎！仲尼曰「與其進也」，孟子曰「來而不距」，此謂教誨之道也。或曰：李斯何人也，受況之教誨，而不仁至是乎？曰：下愚也。雖受其教誨，而以仁義禮樂止爲飾姦之具耳，踐而行之不可也；及其得志于秦，焚書坑儒，又何怪也？仲尼曰「唯上智與下愚不移」，蓋言下愚雖曰聞仁義，不可使之賢也，其李斯之謂歟。魯望誣荀亦已甚矣，因辨之。

《全宋文》卷三五三夏竦《景德五頌・廣文頌》 景德二年夏六月頒勸學詔于天下，秋九月甲寅詔張六科取士，廣文德而勵儒業也。臣聞聖人仰觀乎天，俯察乎地，知文之可以經上下，緯邦國，正禮樂，移風俗，于是乎修經籍爲文之器，立庠序爲文之館。植正化之本，導仁義之源。跬步之間，失之則亂。故先王謹

教勸學，博文訓士，以取輔相，以濟功業。其道充者其文盛，其政怠者其章缺。蓋文者匠天下之器也。四代而降，文物之制，莫茂于漢，莫茂于唐。自昔周道不融，青衿起刺。七雄分競，干戈日尋。道堙楊墨，辭逸談説。斯文中否，而漢氏開之。洎三國鼎峙，六朝南渡，義駁僊釋，辭放輕麗。吾道將微，而唐氏隆之。然則漢乘秦弊，去聖猶近，學欲博而益專，文欲華而自質。其取士也，故有賢良有道孝茂之舉。唐革隋命，去聖踰遠，學欲一而滋蔓，文欲典而更麗。其取士也，故有進士科目明經之選。夫漢之得人莫盛于策問，唐之取材莫精于辭賦。雖文質殊軌，而取捨齊致。公卿之材，忠讜之臣，論議之官，博古之士，考之二史，世不乏人。故制度可遵，曆祚皆永。暨五代宿兵，漢唐之制廢缺垂盡。天啓有宋，拯我儒德，曾不崇朝，文明天下。我皇帝親斡文柄，指麾萬國，變爲政教，發爲號令。景德之間，坐致太平。蠻夷柔服，天下歸心。邊城夜開，五穀被野。由是益重儒術，專用文章。增漢之科，式求典則；勸唐之學，以博文辭。傳曰：「周監于二代，郁郁乎文哉！」雖使漢文武兩帝，唐太明二宗生于今日，覩陛下好文之德，將震駭而不暇，豈敢自量其輕重哉！臣叨預薦紳，竊聞公議，皆願復三朝之禮，定封禪之制，告文德之成功，終薦神之厚意。具瞻聖德，不勝區區，謹昧死上《廣文頌》。其辭云：

星辰日月，麗我天則。山川卉木，賁我坤德。禮樂詩書，經我邦國。三儀同文，羣生茂殖。故我皇帝，道以文麗。吐耀象天，含章法地。典故周旋，朝廷之制。儒雅雍容，卿相之位。既和三靈，既庭四方。乃監虞夏，式規漢唐。高張六科，制詔萬邦。敦勸儒學，親策賢良。景德之盛，斯文有慶。勵我多士，遂及百姓。巷隘褒衣，塗歌雅詠。學館漸海，儒宮越境。天下文明，洋洋頌聲。方策鱗萃，禮樂教興。翰墨如雲，環佩盈庭。濟濟多士，吾皇以寧。多士寧矣，納忠獻議。封禪未行，三雍尚廢。願及盛時，超行古制。帝曰俞哉，寔朕之意。

《全宋文》卷三五三夏竦《焚書坑銘》 秦焚經籍，尚法令，人知其禍而未知其福焉。夫舜死陟方，則禪受之道缺；有夏多罪，則篡弒之風起。蓋受天命、觀人事而作，故君子不謂之暴。而嬴氏以區區之秦，闚覦關東。刮兵剥糧，峻刑刻法。幸六諸侯之弊，盜據神器。累世之禍積于宗廟，兆民之怨盈于城野，炎漢之聖伏于豐沛。是時苟能右詩書，敦禮樂，修人文而黜吏議，禄冠纓之士，行帝王之術，雖累世之禍不得發矣，兆民之怨不得泄矣，炎漢之聖不得章矣。而秦反枕干盾，袒金革，貫刑名而害仁義，官甲冑之夫，馳戰霸之塗，故宗廟之禍得以發矣，城野之怨得以泄矣，豐沛之聖得以章矣。夫是坑也，焚于斯，禍于斯，福于斯。焚書也，禍秦也，福漢也。詩書不亡，無以速秦禍也。未有削平敵國，分爲郡縣，不數世，社稷魚壞而不可救者也。禮樂不墜，無以速漢福也。未有起布衣，提三尺，不數載，大統畢集而不可危者也。蓋文之于國，猶水火哉，無一日之可暫去也。秦失天下也，故禍之易也；漢得天下也，故福之易也。君子曰：國之將亡，文先亡矣。未有守文而不能救亡者也。斯文之道，如天地焉，如日月焉，覆之載之，照之臨之，非可息也。秦之焚書，焚秦也，文道非可焚也。客有經其所，爲碑以銘其事，其辭云：

詩書禮樂，加于焚燎。焰赫地維，煙歊天表。凝爲災星，秦祚以夭。融爲王氣，漢德以兆。政棄秦祀，非棄文德。夭禍秦毒，非禍王國。斯文何損，如日月食。道不可屈，明不可息。神契人合，嬴不血食。□□□□，文乃鼎沸。煙復爲仁，燼復爲義。大儒蜂午，振鐸而起。心揖神遂，口傳天意。皇皇六籍，且經且緯。赫若煙焰，燦如烽燧。斯文之聖，因焚而試。斯文之道，因焚而熾。俾我儒德，後王之畏。不敢侮慢，以速禍戾。□□□□，吾知可貴。秦滅漢王，是名銘誌。

《全宋文》卷三五八趙師民《勸講箴》 若帝之元，于稽古先。將以其道，格于皇天。格天如何，謹徽舊典。惟聖時憲，乃克盡善。在帝宅中，亮章温雅。將以其文，化成天下。化成如何，順考正道。席上之珍，兹惟國寶。天下有帝，體元創制，非先聖之舊章，不足以秉同文而執司契；日中爲市，以聚四方，非先聖之遺法，不足以舉大義而正國常。帝度其身，郁郁乎文。彰禮施樂，以副皇墳。帝出其言，穆穆厥聲。含仁吐義，式諧羣情。自天降祥，我民既康，不觀于經，懼先猷之寖忘；四夷放命，有嚴誓令，不觀于經，慮大功之未定。無以方隅之多事，而謂經籍之宜息，虞舜征苗，誕敷文德。無謂宸居之至尊，而忽右文之爲貴，岐昌造周，天經地緯。無以陳久之可替，乃謂迂闊而難行，先哲之言，「雖無老成」。無譏鄙生之窶陋，而略愚儒之淺昧，先師之談，不以人廢。無以世治之或殊，而謂陳言之可侮，商弼之諫，事不師古。無玩歲月之其除，而謂寸陰之已速，周王之戒，惟日不足。有以見世主之御圖，或萬機紛然，不酌于古道，則風化有時而弗宣。有以見人君之居極，或百度差忒，不斷于古義，則權制有時而弗克。昔令王之經世，必去害而稱利。明主觀其書，可以效財成于萬事。昔賢臣之事君，有謀猷而必陳。明主觀其書，可以示軌度于羣倫。正朝之上，法宫之中，非

贊襄雅奧，不足以興嗜慾于清躬。神麗之游，光明之處，非啓迪深厚，不足以立正事于古語。是故可以上文，可以立武，可以奉天地，可以爲宗主，匪止玩其辭而釋其詁。可以觀道，可以對萬物，可以臨兆人，不止明其舊而知其新。靖恭乙夜，總覽羣書，夫聖人之至德，何以加于；從容晏朝，紬繹微旨，非天下之至精，孰能與此！臣初聞始元之間，儒風寖還，待問之臣，賜以清閒。臣復觀永平之烈，經術未缺，羣儒議前，稱制以決。桑乾之后，來自幽陵，束髮右衽，斯文有承。金陵之君，越于夷裔，雖則講習，其文已敝。李唐之興，賢君挺生。貞觀初治，開元既平。東壁羣山，儒宗墨卿。侍從之臣，官有佳名。在我太祖，神武披攘。親駕辟廱，真儒有光。有赫太宗，文武并運。經臣師師，以承帝問。於穆真皇，講求多藝。以其人文，發爲盛際。陛下即位，纂承天禄。肇開二閣，以延儒服。西臨邏英，北啓延義。瞻仰皇明，彌綸聖智。成天下之務，昔游焉而穆清；陳天下之謨，頃于兹而講肄。帝坐甚明，天章不祕。願以議道，願以求治。下臣執經，敢告中侍。

《全宋文》卷五七八黄垍《反讀墨》　墨以尚同、兼愛、右鬼、非命、尚儉爲本。仲尼賢賢惡惡，褒貶是非，尚同乎哉？仲尼尊君卑臣，坐父伏子，内親外疏，别遠近以歸一本，兼愛乎哉？仲尼不語亂神，又不對弟子問鬼神事，右鬼乎哉？仲尼教人遷善背惡，曰「性相近，習相遠」，又曰「困而不學，民斯爲下」，非命乎哉？仲尼曰「儉則固」，又譏晏子祭先豚肩不掩豆，又曰「禮與其奢也寧儉」，蓋非中制，尚儉乎哉？墨之道與儒者相戾其矣，使其人不爲夷狄禽獸，難矣哉！或曰：韓子云，墨與儒同是堯舜，同非桀紂，治心教人，奚不相合，如是何謂也？對曰：誰不克是堯舜、非桀紂？雖童子婦人，聞堯舜喜、桀紂罵，自然之道也，顧其道何如爾。小堯舜而大異端。又云：以非道治心教人，其能歸於正乎？儒，道之正者也；墨子反是。墨必戾儒，儒必譏墨，不譏不戾，不可謂之儒墨。

《全宋文》卷七六四釋契嵩《上仁宗皇帝萬言書》　年月日，杭州靈隱永安蘭若沙門臣契嵩謹昧死上書皇帝陛下：某聞窮不忘道，學者之賢也；亡不忘義，志士之德也。於此有人，雖非賢德，而未始忘其道義也。今欲究其聖人之法之微，此所謂不忘道也；今憂虧損陛下之政治，是所謂不忘義也。【略】幸陛下發其遠體，使儒者知之；諭其近迹，使僧者通之。夫迹者屬教，而體者屬道，非道則其教無本，非教則其道不顯，故教與道相須也。昔唐德宗欲慕其道，而不奉其教，非知道也。懿宗泥其教而不體其道，非知教也。武宗蔑佛，蓋不知其教道者也。某竊窺陛下讚誦佛乘之文，陛下可謂大明夫佛氏教道者也。而學者乃有不諭陛下聖德如此，何其未之思也！

《全宋文》卷七六九釋契嵩《輔教編》上《原教》　萬物有性情，古今有死生，然而死生性情未始不相因而有之。死固因於生，生固因於性。使萬物而浮沉於生死者，情爲其累也。有聖人者大觀，乃推其因於生之前，示其所以來也；指其成於死之後，教其所以修也。故以其道導天下，排情僞於方今，資必成乎將來。夫生也既有前後，而以今相與，不亦爲三世乎。以將來之善成，由今之所以修，則方今窮通，由其已往之所習，斷可見矣。情也者，發於性皆情也。苟情習有善惡，方其化也，則冥然與其類相感而成其所成。情習有薄者焉，有篤者焉；機器有大者焉，有小者焉。

《全宋文》卷七七〇釋契嵩《輔教編》中《廣原教》　聖人之教存乎道，聖人之道存乎覺。覺則明，不覺則不明，不明則羣靈所以與聖人相問也。覺也者，非漸覺也，極覺也，極覺乃聖人之能事畢矣。覺之之謂佛，況之之謂乘。覺之以成乎聖人之道，乘之以至乎聖人之域。前聖也，後聖也，孰不然乎哉？稽聖人之所覺，在乎羣生之常覺也。衆生日覺而未始覺，覺猶夢，曉而猶昧。是故聖人振而示之，欲其求之；引而趨之，欲其至之。人夫謂佛，何拒而誦之？爲家而投珍，蹈路而捨地，惑亦盛矣。覺也者，以言乎近，則息塵勞，靖神明，正本以修末；以言乎遠，則了大僞，外死生，至寂而常明。閑閑與聖人同德，覺之效也。如此大哉至乎，不可以言盡，不可以智得，神而明之，存乎其人。【略】

聖人之知遠，至遠也；聖人之先覺，至覺也。是故其教推索乎太極之前却，

道乎天地之更始。故其書爲博，爲多，爲不約，浩浩乎不可以一往求，不可以一日盡。治其書之謂學，學其教之謂審，審其道之謂至。天下非至無本，非教無明，非書無知。是故研聖人之道者不可捨其教也，探聖人之教者不可捐其書也。今辨其道而拒其教，校其教而不顧其書，不亦妄乎！儒曰：「雖有嘉肴，弗食，不知其旨也；雖有至道，弗學，不知其善也。」不其然哉？謂其道不足法，推己道以辨之；謂其書不足詳，援己書以較之。夫與鄉人訟而引家人證，當乎？必也不當矣。道也者，天下之本也；書也者，天下之迹也；事也者，天下之異也；理也者，天下之同也。以理而質事，天下之公也；尋迹以驗本，天下之當也。夫委書而辨道，舍理而斷事，天下若此而爲之者，公乎當耶？

《全宋文》卷九〇七李覯《安民策第二》 或曰：欲教化之明且具，則奚由？曰：莫若學校之宜於時也。夫士者，衆之所仰望也。服儒衣，讀儒書，而躬小人之行，是塗民耳目也。士之不德，師非其師也；師之不才，學校不脩之過也。《記》曰：「君子知至學之難易，而知其美惡，然後能博喻。能博喻，然後能爲師。能爲師，然後能爲長。能爲長，然後能爲君。故師也者，所以學爲君也。是故擇師不可不慎也。」然則師者雖非人君之位，必有人君之德也。古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仕焉而已者，歸教於閭里，大夫爲父師，士爲少師。閭里之細，猶以國之老臣爲之師，況其大者乎？師有其人，教有其業。《詩》、《書》、《禮》、《樂》以本之，干戈羽籥以文之。天子於是養老焉，世子於是齒胄焉，黨正於是飲酒焉，鄉大夫於是賓賢能焉。父子、君臣、長幼之道，於是乎觀之；六德、六行、六藝之教，於是乎取之。司馬辯論官材，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禄之。其不帥教者，命國之右鄉移之左，左鄉移之右，不變，移之郊；不變，移之遂；不變，屏之遠方，終身不齒。其教之也備，其選之也至，善者必興，惡者必廢，則其學者皆勸勉媿恥而求爲君子矣。士皆君子，則衆人望之若景嚮焉，奚不善之云乎？故曰：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學乎！古之王者，建國君民，教學爲先也。後王多務古制，未暇家自爲學，人自擇師。學乎學，孰孔孰墨，在我而已矣；師乎師，孰堯孰桀，在我而已矣。故有以無用之文爲學，以不令之人爲師。聽其言，則欲齊名於聖哲；觀其行，則或慚色於閭閻。乘流一遷，汗漫弗復，往者不知其非，來者以爲當然，蚩蚩之氓，何以取法？今者內有國子之館，外有諸侯之學，聖人之意有所在矣。然師以講説爲名，而不掌於教育；士以文辭爲業，而不舉其德行。師不掌教育，則解經之外，人之賢不賢，一不當知也；士不舉德行，則執筆之餘，身之善不善，一不足慮也。是則何補於事哉？誠宜申命學官，以教育爲職，時無賢才，則其咎也。明著學版，以德行爲選，鄉有善譽，則可進也。如此而人材不多，俗化不美，是六經羣言皆欺後世也。

邵雍《皇極經世書》卷五《觀物篇之五十五》 善化天下者，止於盡道而已。善教天下者，止於盡德而已。善勸天下者，止於盡功而已。善率天下者，止於盡力而已。以道德功力爲化者乃謂之皇矣，以道德功力爲教者乃謂之帝矣，以道德功力爲勸者乃謂之王矣，以道德功力爲率者乃謂之伯矣。以化教勸率爲道者乃謂之《易》矣，以化教勸率爲德者乃謂之《書》矣，以化教勸率爲功者乃謂之《詩》矣，以化教勸率爲力者乃謂之《春秋》矣。此四者天地始則始焉，天地終則終焉，始終隨乎天地者也。夫古今者，在天地之間，猶旦暮也。以今觀今，則謂之今矣；以後觀今，則今亦謂之古矣。以今觀古，則謂之古矣；以古自觀，則古亦謂之今矣。是知古亦未必爲古，今亦未必爲今，皆自我而觀之也。安(之)(知)千古之前，萬古之後，其人不自我而觀之也？若然，則皇帝王伯者，聖人之時也；《易》、《詩》、《書》、《春秋》者，聖人之經也。時有消長，經有因革。時有消長，否泰盡之矣；經有因革，損益盡之矣。否泰盡而體用分，損益盡而心迹判，聖人之事業於是乎備矣。

《全宋文》卷二七二司馬光《稷下賦》 齊王樂五帝之遐風，嘉三王之茂烈，致千里之奇士，總百家之偉説。於是築鉅館，臨康衢，盛處士之遊，壯學者之居。美矣哉！高門橫閎，夏屋長檐，鏝墍明潔，几杖清嚴。爾乃雜佩華纓，冷冠素履，端居危坐，規行矩止。相與奮髯橫議，投袂高談，下論孔墨，上述羲炎。樹同拔異，辨是分非。榮譽樵株，爲之蓊蔚；訾毀瑕疵，譬若蘭芷蒿莎布濩於雲夢之洲，鴻鵠鵜鶘鼓舞於渤澥之涯。於是齊王沛然來遊，欣然自喜，謂稷下之富，盡海內之美，慨乎有自得之志矣。祭酒荀卿進而稱曰：「吾王闢仁義之塗，殖詩書之林，安人之慮廣，致治之意深。然而諸侯未服，四鄰交侵，士有行役之怨，民有愁痛之音。意者，臣等道術之淺薄，未足以稱王之用心故也。」王曰：「先生之責寡人深矣，願卒聞之。」對曰：「臣聞之，碔砆亂玉，魚目間珠，泥沙漲者其泉窦，茛莠茂者其穀蕪。網者棄綱而失叙，行者多岐而喪塗。今是非一槩，邪正同區，異端角進，大道羈孤。何以齊蹤於夏商，繼軫於唐虞？誠能撥去浮末，敦明本初，修先王之典禮，踐大聖之規模。德被品物，威加海隅，忠正修列，讒邪放疏。行其言不必飽其腹，用其道不必暖其膚。使臣飯粱齧肥而餐驕君之

禄，不若荷鉏秉耒而爲堯舜之徒。惜夫！美食華衣，高堂閒室，鳳藻鴟義，豹文麋質，誦無用之言，費難得之日。民未治不與其憂，國將危不知其失。臣竊以大王爲徒慕養賢之名，而未覩用賢之實也已。」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一〇《元豐三年十一月壬子》 壬子，直龍圖閣、勾當三班院曾鞏言：「陛下隆至德，昭大道，參天地，本人倫，興學崇化，以風天下。唐虞用心，何以加此。然患今之學校，非先王教養之法；今之科舉，非先王選士之制。聖意卓然，自三代以後，當塗之君，未有能及此者也。臣以謂三代學校勸教之具，漢氏郡國、太常察舉之目，揆今之宜，理可參用。今州郡、京師有學同於三代，而教養選舉非先王之法者，豈不以其遺素厲之實行，課無用之虛文，非陛下隆世教育人材之本意歟？誠令州縣有好文學、勵名節、孝悌謹順、出入無悖者以聞，令佐升諸州學，州謹察其可者上太學，以州大小爲歲及人數之差。太學一歲，謹察其可者上禮部，禮部謹察其可者籍奏。自州學至禮部，皆取課試通一藝以上。今既正三省諸寺監之任，其都事、主事，掌故之屬，舊品不卑，宜清其選，更用士人，以應古義。遂取禮部所選之士中第者以次使試守。滿再歲或三歲，選擇以爲州屬及縣令丞，即有秀才異等，皆以名聞，不拘此制。如此，則爲之特舉，其課試不用糊名謄録之法，使之通一藝以上者，非獨采用漢制而已。《周禮》，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亦以六藝：禮、樂、射、御、書、數也。其舊制科舉，以習者既久，難一日廢之，請且如故事。惟貢舉踈數，以特舉爲準，而入官試守，選用之叙，皆出特舉之下，至教化已洽，風俗既成之後，則一切罷之，其立法彌綸之詳，願詔有司而定議焉。」

《全宋文》卷一二四〇曾鞏《熙寧轉對疏》 臣伏以陛下恭儉慈仁，有能承祖宗之德；聰明睿知，有能任天下之材。即位以來，早朝晏罷，廣問兼聽，有更制變俗、比迹唐虞之志，此非羣臣之所能及也。然而所遇之時，在天則有日食星變之異，在地則有震動陷裂、水泉湧溢之災，在人則有饑饉流亡、訛言相驚之患，三者皆非常之變也。及從而察今之天下，則風俗日以薄惡，紀綱日以弛壞，百司庶務，一切文具而已。内外之任，則不足於人材；公私之計，則不足於食貨。近則不能不以盜賊爲慮，遠則不能不以夷狄爲憂。海内智謀之士，常恐天下之勢不得以久安也。以陛下之明，而所遇之時如此，陛下有更制變俗、比迹唐虞之志，則亦在正其本而已矣。《易》曰：正其本，萬事理。臣以謂正其本者，在陛下得之於心而已。臣觀《洪範》所以和同天人之際，使之無閒，而要其所以爲始者，思也；《大學》所以誠意正心脩身，治其國家天下，而要其所以爲始者，致其知也。故臣以謂正其本者，在得之於心而已。得之於心者，其術非他，學焉而已矣。此致其知所以爲大學之道也。古之聖人，舜禹成湯文武，未有不由學而成，而傅説、周公之輔其君，未嘗不勉之以學。故孟子以謂學焉而後有爲，則湯以王，齊桓公以霸，皆不勞而能也。蓋學所以成人主之功德如此。誠能磨礱長養，至於有以自得，則天下之事在於理者，未有不能盡也。能盡天下之理，則天下之事物接於我者，無以累其内；天下之以言語接於我者，無以蔽其外。夫然則循理而已矣，邪情之所不能入也；從善而已矣，邪説之所不能亂也。如是而用之以持久，資之以不息，則積其小者必至於大，積其微者必至於顯。古之人自可欲之善，而充之至於不可知之神，自十五之學，而積之至於從心之不逾距，豈他道哉？由是而已矣。故曰：「念終始典於學。」又曰：「學然後知不足。」孔子亦曰：「吾學不厭。」蓋如此者，孔子之所不能已也。夫能使事物之接於我者不能累其内，所以治内也；言語之接於我者不能蔽其外，所以應外也。有以治内，此所以成德化也；有以應外，此所以成法度也。德化法度既成，所以發育萬物，而和同天人之際也。自周衰以來，道術不明。爲人君者，莫知學先王之道以明其心；爲人臣者，莫知引其君以及先王之道也。一切苟簡，溺於流俗末世之卑淺，以先王之道爲迂遠而難遵。人主雖有聰明敏達之質，而無磨礱長養之具，至於不能有以自得，則天下之事，在於理者有所不能盡也。不能盡天下之理，則天下之以事物接於我者，足以累其内；天下之以言語接於我者，足以蔽其外。夫然，故欲循理而邪情足以害之，欲從善而邪説足以亂之。如是，而用之以持久，則愈甚無補；行之以不息，則不能見效。其弊則至於邪情勝而正理滅，邪説長而正論消，天下之所以不治而有至於亂者，以是而已矣。此周衰以來，人主之所以可傳於後世者少也。可傳於後世者，若漢之文帝、宣帝，唐之太宗，皆可謂有美質矣。由其學不能遠而所知者陋，故足以賢於近世之庸主矣，若夫議唐虞三代之盛德，則彼烏足以云乎？由其如此，故自周衰以來，千有餘年，天下之言理者，亦皆卑近淺陋，以趨世主之所便，而言先王之道者，皆絀而不省。故以孔子之聖，孟子之賢，而猶不遇也。今去孔孟之時又遠矣，臣之所言，乃周衰以來千有餘年，所謂迂遠而難遵者也。然臣敢獻之於陛下者，臣觀先王之所已試，其言最近而非遠，其用最要而非迂，故不敢不以告者，此臣所以事陛下區區之志也。伏惟陛下有自然之聖質，而漸漬於道義之日又不爲不久，然臣以謂陛下有更制變俗、

比迹唐虞之志，則在得之於心。得之於心，則在學焉而已者。臣愚以謂陛下宜觀《洪範》、《大學》之所陳，知治道之所本不在於他；觀傅説、周公之所戒，知學者非明主之所宜已也。陛下有更制變俗、比迹唐虞之志，則當懇誠惻怛，以講明舊學而推廣之，務當於道德之體要，不取乎口耳之小知，不急乎朝夕之近效，復之熟之，使聖心之所存，從容於自得之地，則萬事之在於理者，未有不能盡也。能盡萬事之理，則内不累於天下之物，外不累於天下之言。然後明先王之道而行之，邪情之所不能入也；合天下之正論而用之，邪説之所不能亂也。如是而用之以持久，資之以不息，則雖細必巨，雖微必顯。以陛下之聰明，而充之以至於不可知之神；以陛下之睿知，而積之以至於從心所欲之不逾距，夫豈遠哉？顧勉强如何耳。夫然，故内成德化，外成法度，以發育萬物，而和同天人之際，甚易也。若夫移風俗之薄惡，振紀綱之弛壞，變百司庶務之文具，厲天下之士使稱其位，理天下之財使贍其用，近者使之親附，遠者使之服從，海内之勢使之常安，則惟陛下之所欲，何求而不得，何爲而不成乎？未有若是而福應不臻，而變異不消者也。如聖心之所存，未及於此，内未能無秋毫之累，外未能無纖芥之蔽，則臣恐欲法先王之政，而智慮有所未審；欲用天下之智謀材謂之士，而議論有所未一，於國家天下愈甚無補，而風俗綱紀愈以衰壞也。非獨如此，自古所以安危治亂之幾，未嘗不出於此。臣幸蒙降問，言天下之細務，而無益於得失之數者，非臣所以事陛下區區之志也。輒不自知其固陋，而敢言國家之大體。惟陛下審察而擇其宜，天下幸甚。

《全宋文》卷一二五〇曾鞏《送丁琰序》 蓋古人之有庠有序，有師友之遊，有有司之論，而賞罰之始於鄉，屬於天下，爲教之詳至此也。士也有聖人之道，則皆得行其教；有可教之質，則皆可爲材且良，故古之賢也多。賢之多，則自公卿大夫，至於牛羊倉廩賤官之選，咸宜焉，獨千里、百里之長哉？其爲道豈不約且明；其爲致天下之材，豈不多哉？其豈有勞於求而不得人，密於法而不勝其弊，若今之患哉？今也庠序、師友、賞罰之法非古也，士也有聖人之道，欲推而教於鄉於天下，則無路焉。人愚也，則愚矣！可教而賢者，卒誰教之哉？故今之賢也少。賢之少，則自公卿大夫，至於牛羊倉廩賤官之選，常不足其人焉，獨守令哉？是以其求之無不至，其法日以愈密，而不足以爲治者，其原皆此之出也已。噫！奚重而不更也。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五七《元豐八年四月》 吕公著上奏曰：【略】其脩身曰：

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夫欲家齊國治而天下化，莫若脩身。脩身之道，以正心誠意爲本。其心正，則小大臣庶，罔敢不正。其意誠，則天地神明，皆可感動。不誠則民不信，不正則令不行。況人君一言一動，史官必書。若身有失德，不惟民受其害，載之史策，將爲萬代譏笑。故當夙興夜寐，以自修爲念。以義制事，以禮制心，雖小善不可不行，雖小惡不可不去。然人君進德修業，實繫乎左右前後。夫習與正人居，不能無正，猶生長於齊，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居，不能無不正，猶生長於楚，不能不楚言也。故曰：「僕臣正，厥后克正；僕臣諛，厥后自聖。」

其講學曰：

王者繼祖宗之業，居億兆之上，禮樂征伐之所自出，四方萬里之所視效。智足以窮天下之理，則讒説不能惑；德足以服天下之心，則政令無不行。自非隆儒親學，何以臻兹？然天子之學，與凡庶不同。夫分文析字，考治章句，此世之儒者以希禄利，取科級耳！非人主之所當學也。人主之所當學者，觀古聖人之所用心，論歷代帝王所以興亡治亂之迹，求立政之要，講愛民利物之術，自然日就月將，德及天下。《書》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又曰：「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覺。」故傅説之告高宗者，修德立事而已。至漢之鼂錯，以爲人主不可不學術數。錯之意，欲人主用機權巧譎，以參制羣下。而景帝用之，數年之間，漢罹七國之禍，而錯受東市之誅。蓋其所主者，不出於誠信而已。由是觀之，擇術不可不謹也。

《全宋文》卷一三〇〇張載《西銘》 乾稱父，坤稱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處。故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長其長；慈孤弱，所以幼其幼。聖其合德，賢其秀也。凡天下之疲癃殘疾、惸獨鰥寡，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也。「於時保之」，子之翼之；「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違曰悖德，害仁曰賊。濟惡者不才，其踐形惟肖者也。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不愧屋漏爲無忝，存心養性爲匪懈。惡旨酒，崇伯子之顧養；育英才，潁封人之錫類。不弛勞而底豫，舜其功也；無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體其受而歸全者，參乎；勇於從而順令者，伯奇也。富貴福澤，將厚吾之生也；貧賤憂戚，庸玉汝於成也。存，吾順事；没，吾寧也。

《全宋文》卷一四〇〇王安石《周公》 甚哉，荀卿之好妄也！載周公之言曰：「吾所執贄而見者十人，還贄而相見者三十人，貌執者百有餘人，欲言而請畢事千有餘人。」是誠周公之所爲，則何周公之小也！夫聖人爲政於天下也，初若無爲於天下，而天下卒以無所不治者，其法誠修也。故三代之制，立庠於黨，立序於遂，立學於國，而盡其道以爲養賢教士之法，是士之賢雖未及用，而固無不見尊養者矣。此則周公待士之道也。

《全宋文》卷一四〇二王安石《禮論》 嗚呼，荀卿之不知禮也！其言曰：「聖人化性而起僞。」吾是以知其不知禮也。知禮者貴乎知禮之意，而荀卿盛稱其法度節奏之美，至於言化，則以爲僞也，亦烏知禮之意哉？故禮始於天而成於人，知天而不知人則野，知人而不知天則僞。聖人惡其野而疾其僞，以是禮興焉。今荀卿以謂聖人之化性爲起僞，則是不知天之過也。然彼亦有見而云爾。凡爲禮者，必詘其放傲之心，逆其嗜欲之性。莫不欲逸，而爲尊者勞；莫不欲得，而爲長者讓，擎跽曲拳以見其恭。夫民之於此，豈皆有樂之之心哉？患上之惡己，而隨之以刑也。故荀卿以爲特劫之法度之威，而爲之於外爾，此亦不思之過也。夫斲木而爲之器，服馬而爲之駕，此非生而能者也。故必削之以斧斤，直之以繩墨，圓之以規，而方之以矩，束聯膠漆之，而後器適於用焉。前之以銜勒之制，後之以鞭策之威，馳驟舒疾，無得自放，而一聽於人，而後馬適於駕焉。由是觀之，莫不劫之於外而服之以力者也。然聖人捨木而不爲器，捨馬而不爲駕者，固亦因其天資之材也。今人生而有嚴父愛母之心，聖人因其性之欲而爲之制焉，故其制雖有以强人，而乃以順其性之欲也。聖人苟不爲之禮，則天下蓋將有慢其父而疾其母者矣，此亦可謂失其性也。得性者以爲僞，則失其性者乃可以爲真乎？此荀卿之所以爲不思也。夫狙猿之形非不若人也，欲繩之以尊卑而節之以揖讓，則彼有趨於深山大麓而走耳，雖畏之以威而馴之以化，其可服邪？以謂天性無是而可以化之使僞耶，則狙猿亦可使爲禮矣。故曰禮始於天而成於人，天則無是而人欲爲之者，舉天下之物，吾蓋未之見也。

王安石《王文公文集》卷二七《老子》 道，有本有末。本者，萬物之所以生也；末者，萬物之所以成也。本者，出之自然，故不假乎人之力而萬物以生也；末者，涉乎形器，故待人力而後萬物以成也。夫其不假人之力而萬物以生，則是聖人可以無言也、無爲也。至乎有待于人力而萬物以成，則是聖人之所以不能無言也、無爲也。

夫道之自然者，又何預乎？唯其涉乎形器，是以必待于人之言也、人之爲也。

《全宋文》卷一五三九陳舜俞《救治論》 世莫不思治，而治未必至者，蓋措非其道，而復怠之也。古之善爲治者，必思有以教之，不教其民而欲治之至，古之時無有也；必思所以富之，不富而欲教之至，古之時無有也。既富而教，行而又勤思力爲，不變其久而遲其成。後之治不然，不測其端，而惟其末之求，或從而忽之，而博其所以治，甚者淫邪酷暴之政，無所不到。此治之世所以常少，而不治之世常多。古之時，富之有原，教之有端。井農之地，使其業不浮；中民之富，使其求易足。無煩橫之費以蠹民之貨，無兼并之俗以奪民之財。與夫山澤百物之稅，無一至於民。故飢不困乎食，寒不困乎衣，然後先之以教之意。親，我所愛也，而恩達乎天下矣；幼，吾所恤也，而惠達乎天下矣。愛吾愛以及人之愛，天下相勉於仁矣；利吾利以及人之利，天下相從於義矣。既又慮其未也，有庠有序，孺而業，師而教，俾其誠意相固，信讓相篤，怡然有文以相接，懽然有禮以相交。而又賓其賢者能者而長之，治其所未至。治之而不帥則屏之，冀其思而遷善也。又其不可則刑之，非私也，天下共之也。故恩之浹於民也周，而被之者廣；教之及於物也洽，而感之者深。然後與之安而居，則和而可保；與之危則守，則確而不怠。此古之時，富之必求所以富之之術，教之必求所以教之之原。如古之無是，則民之不胥而爲盜也蔑矣。古之能舉者，唐虞三代而已，故其民與其昆蟲草木無一不蒙其澤者。《易》曰：「信及豚魚。」《詩》曰：「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牛羊之賤，不忍不仁，豚魚之微，誠足以及之，況其他者乎！此其深根固蔕、長生粹治之極也。三代而下，治之盛者，莫過於漢、唐。漢有天下更二十四君、四百餘年，其治獨言一文帝。唐有天下，傳世二十，而可稱者僅一太宗焉。文帝、太宗有治天下之才，而又有治天下之心，然而不得與三王同者，蓋其禮樂制度不能盡憲三王而爲也。夫以孝文之德，太宗之明，當時之輔佐既賢且能，而又不至，況又不爲孝文、太宗者乎？故漢之亡也，非衰敝而亡，迹孝武而亡也；唐之亂也，非削弱而亂，迹明皇而亂也。是豈不乘强盛之勢，有治天下之資，而亂且亡者，蓋措非其道而怠之也。果二帝能純先王之道，而孝武、明皇復繼之以不怠，則奚所而不至耶？方今天子仁聖，富有四海之廣，萬物之稅皆竭於上，比之三王之資，不爲不富也。賢能佐職，中外之臣舉數千員，而又歲詔四方之較於有司者幾萬，比之三王之士，不爲不多也。然而財不足給於用，能不足充

於官，而治未臻乎極致者，何也？得非民之財雖竭於上，而費之不節；地之力雖盡於下，而民之豪且兼；儲雖運而兵之食或浮，官雖進而使之源不澄。士取或非其術，而濫者進；令下不堅其守，而民之搖。上之操者日益勞，下之供者日益艱。其政日離，其民日危。夫有四海而又有多士之資，復遇天子之仁聖，財不足用於上而民既困，能不足備於官而教且惰，禮義不足道於人而民已驕，制度風俗皆未至於古之治者，將非爲今之計，姑欲其速利，而未嘗志於其民也？爲治而不志其民，烏乎而治也？幸而有志於此，則曰能富之，不求所以富之之術；能教之，不求所以教之之原。舉是而爲治，幾何而不至於弊！然則將有爲之則若何？曰：立其制，限其土，省天下之浮費，而明先王所以富之教之之術而以導之，使忠信孝悌充塞於四方上下，民奚沿而不治哉？《詩》曰「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户」，此其可也。

程顥、程頤《二程遺書》卷一《端伯傳師説》　「生之謂性」，性即氣，氣即性，生之謂也。人生氣稟，理有善惡，然不是性中元有此兩物相對而生也。有自幼而善，有自幼而惡，后稷之克岐克嶷，子越椒始生，人知其必滅若敖氏之類。是氣稟有然也。善固性也，然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蓋「生之謂性」、「人生而静」以上不容説，才説性時，便已不是性也。凡人説性，只是説「繼之者善」也，孟子言「人性善」是也。夫所謂「繼之者善」也者，猶水流而就下也。皆水也，有流而至海，終無所污，此何煩人力之爲也？有流而未遠，固已漸濁；有出而甚遠，方有所濁。有濁之多者，有濁之少者。清濁雖不同，然不可以濁者不爲水也。如此，則人不可以不加澄治之功。故用力敏勇則疾清，用力緩怠則遲清，及其清也，則却只是元初水也。亦不是將清來換却濁，亦不是取出濁來置在一隅也。水之清，則性善之謂也。故不是善與惡在性中爲兩物相對，各自出來。此理，天命也。順而循之，則道也。循此而修之，各得其分，則教也。自天命以至於教，我無加損焉。此舜有天下而不與焉者也。

程顥、程頤《二程遺書》卷二上《二先生語二上》　真知與常知異。常見一田夫，曾被虎傷，有人説虎傷人，衆莫不驚，獨田夫色動異於衆。若虎能傷人，雖三尺童子莫不知之，然未嘗真知。真知須如田夫乃是。故人知不善而猶爲不善，是亦未嘗真知。若真知，決不爲矣。

程顥、程頤《二程遺書》卷一一《明道先生語一》　學在誠知誠養。

程顥、程頤《二程粹言》卷下《心性篇》　子曰：見聞之知，乃物交而知，非德性所知。德性所知，不待於聞見。

人之知識未嘗不全，其蒙者猶寐也，呼而覺之，斯不蒙矣。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四三七《元祐四年正月》　〔梁〕燾嘗奏疏曰：「臣聞自天子至于庶人，皆以脩身爲本，本亂而末治者，未之有也。故曰：『身修而家齊，家齊而國治，國治而天下平。』古之人君能行之者，莫如帝堯。《書》曰：『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克明俊德』者，自明其德，脩身之謂也；『九族既睦』者，家齊之謂也；『百姓昭明』者，國治之謂也；『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者，天下和平之謂也。其始則正心誠意，而不出方寸之間；其終則德業滂洋，而徧滿天下。是聖人之道，所持者約，而所致者廣也。有天下者，能知盡心致力于此，而後可以奉天享國矣。夫明德者，孰先而能焉？必曰學而已矣。《禮》曰：『大學之道，在明明德。』謂人君有清明之德，必由學以發之，然後能光被四表，格于上下。以此知雖天子之尊，而能成聖，必由聖學乎！《説命》曰：『王人求多聞，時維建事，學于古訓乃有獲。』蓋事不稽古，從政則迷，是君人者不可以無學也。又曰：『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允懷于兹，道積于厥躬。』蓋學之在躬，非一日而致，由積善以成之，是學之時不可失也。恭惟皇帝陛下受天明命，早有萬國，日就月將，學以成性，此正其時。願擇吉日，詔開經筵，優接觀講進讀之臣，使從容熟復治亂之事，究先王之蘊，辨歷代之蹟；無惜聖問，再三詢考，使聖心曉然無疑，日新一日，可底大成，願加聖意無忽。臣又願陛下萬機之暇，留思經筵講讀臣僚所論之事，以考政事之從違得失，以裨皇帝陛下之聰明，屏遠聲色，造次不忘古訓，博厚高明，與天地並德。臣不勝拳拳懇切之至！」

又奏疏太皇太后曰：「臣惟陛下以大公至正之心，保護皇帝，周密嚴謹，委曲纖悉，起居寢食之間，無不留神而注意，如天地久于其道，無一日之或怠也。誠有大功于宗社，有大德于天下矣。陛下鍾愛皇帝，如此其至，然特爲愛之小者，非所謂大愛也。若教之以大愛者，在成其聖德爾。成德者，其必由學也。仰惟陛下之聰明，非不知其大愛之以成德，而獨以爲皇帝冲眇，而未暇學乎？今皇帝聖年十五，齒亦已長矣。自古人君，十五而冠。冠者，謂有成人之道。在庶人則爲童子，在天子則爲成人，何也？謂王教之本，不可以童子之道理焉，故必責善而進之以成人，是亦古之學者十五入大學之義，謂七八之數，陰陽備而志明，可以學矣。志已明，則當識其至善，而遠其所不善，故孔子曰：『吾十有五，而志

于學。』皇帝清明在躬，天稟英異，以聖人志學之時稽焉，則不可以不學也；以天子成人之道望焉，則不可以多暇也。伏願陛下當天春布德之元，王正授政之始，面勉聖德，早開經筵，召見儒臣，談經論史，從容賜對，熟復古今；宮中遴選茂俊之人，以誘掖誦說，審擇謹厚之人，以輔視興寢；服勤道義，爲聰明睿智之助，疏遠紛華，爲康寧壽考之資。習之既久，乃如自然。至于誠意喜書，正心樂道，終副海内聖神之望，不貽宸衷逸豫之憂，蒙成静治，爲太平之真主焉。然則陛下他日退託深宮，還辟自處，則保護之慈，有始有卒，佑我大宋萬世無疆之休，而功德於此足矣。誠清衷素所屬念者，臣敢妄論以發之，亦惟陛下亟行而無疑，非獨臣之願，乃天下之願，非獨臣之幸，乃天下之幸。臣不勝惓惓盡節之至！」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四四七《元祐五年八月》 給事中兼侍講范祖禹上《帝學》八篇，且言：「三皇之時，至質略矣，伏羲始開人文，神農以下皆有師。聖人之德，莫大於學，在《易・乾》之六爻，龍德變化，皆聖人也。九二曰『見龍在田』，孔子曰：『龍德而正中也。由學以聚之，問以辨之，故天下文明。』九三曰『君子終日乾乾』，孔子曰：『進德修業，欲及時也。』至于九五『飛龍在天』，則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聖人之德莫盛於此，由學以致之也。九二、九五皆曰『利見大人』，蓋非學則不能爲大人，故堯、舜稽古，垂衣裳而天下治，聖學之效也。揚雄曰：『學之爲王者事，其已久矣。堯、舜、禹、湯、文、武汲汲，仲尼皇皇，其已久矣。』學始於伏羲，至於成王，《易》、《詩》、《書》所稱，聖人所述，爲萬世法。由漢以下，其道不純，故可稱者鮮。自古以來，治日常少，亂日常多，推原其本，由人君不學也。恭惟本朝累聖相承，百三十有三年，四方無虞，中外底寧，動植之類，蒙被涵養，德澤深厚，遠過前世，皆由以道德仁義文治天下，人主無不好學故也。陛下廣覽載籍，歷觀前世，創業之主，守文之君，有如祖宗之皆好學者乎？由三王至于五代，治安長久，有如本朝之百年太平者乎？今人有寶器，且猶愛惜之，恐其傷缺，況祖宗百三十餘年全盛之天下，可不務學以守之乎？臣又聞學則必問，問然後爲學。《中庸》曰：『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皆所以爲天下法也。』堯有衢室之問，舜有總章之訪，動必咨于四嶽。孔子稱舜之大智曰『好問』，仲虺戒湯曰『好問則裕』。學者，聖之先務也；問者，學之大方也。文王詢于八虞而諮于二虢，度於閎夭而謀於南宮，諏於蔡原而訪於辛尹，重之以周、召、畢、榮，所以能成其聖也。武王訪于箕子，成王問於尹佚。四聖維之，衆賢翼之，是以爲太平之天子，能持盈守成，夫豈由他道哉？惟强於學問而已。今臣所録八篇，上起伏羲，下訖神宗，伏望陛下憲道於三皇，稽德於五帝，軌儀於三代，法象於祖宗，集羣聖之所行，體乾健之不息，則四海格于泰和，萬年其永觀矣。」

《全宋文》卷一六〇六吕陶《論略》 聖人之道，布於方策，非高遠而難知，迂闊而難行，汗漫而不可考信。大概以簡易爲宗，以盡天下之理；以仁義爲用，以成天下之務。自微言既絶，章句之學，承流而興，百家異論，衆説殊指。學者各習其師，亡失本統，釋數字之文，有至十數萬言，而是非無所取正，求之以經世範民之用，爲天下治國家之大略，蓋闕如也，豈設教貽訓之深旨哉！人君之立乎民上，雖至誠深智，究達萬事之表，必師式要道，以建皇極。是故《書》稱堯、舜、禹之德，皆以順考古道而行之爲盛，至於傅説之戒高宗，則亦曰：「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説攸聞。」孟軻區區戰國，遊騁諸侯，非二帝三王仁義之説未嘗輒道。由是而言，則爲人君者，安可不知經術哉？舍是則萬化之原無所稽法，而治亂之幾惰於應變矣。人臣之處乎朝廷，雖遠謀至識，欲盡致君之分，必通習經訓，求古知今，然後可以剖決大疑而裁量先務。是以兩漢諸儒若董仲舒、兒寬、公孫弘、夏侯勝、吕季主、雋不疑、伏湛、侯霸、魯恭、鄭興、桓榮之徒，皆以經術博彊，果於適用。其輔導世主，究陳政教，建大議，施遠業，率有考據，足以垂憲千古，若持權衡，按繩墨，以别萬物之輕重曲直，而毫忽莫敢欺也。由是而言，則爲人臣者，安可不通經術哉？舍是則止於薄書刀筆之間，而無以謀王體，斷國論，欲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向道，難矣！永惟聖人垂教之原則既如彼，君臣之際，體道師經，則又宜如此，而學者不窮六經之用，以推治亂之變，規規於章句之習，務爲衍説，而滋破碎之弊，亦足惜焉。臣嘗探索大原，得其至要，以爲《易》之本始，由數而入象，得象以窮理，皆天地萬物自然之蘊，不必旁摭異端，以就其説，故論《易》。政教之迹不同，則風俗代變，聖人著其始終，以貽後王之戒，可以意得，而有不可以文辨，故論《詩》。刑賞失柄，則王道歸於筆削，其文則史，其義則裁之以權制，故論《春秋》。天人精祲之際，莫若修己以奉順，政執其中，則萬端不失於偏陂，故論《洪範》。明天性者長於教，故論孟軻。言而不知其歸，則或叛去禮義，故論荀卿。經所以議道，而不可議以數，故論揚雄。不以天下動其心，則能保天下之治，故論唐虞。垂法創制，其效遠者其流長，故論三代。得天下而無以

守之，則亡必速，故論秦。乘可爲之時，則不當苟簡而治，故論西漢。先幾預慮，則勢不奪於小人，故論東漢。利害之體，必通究而善治，故論魏。禍亂之萌，必有以召而後發，故論晉。治人之道，必以誠爲任，故論隋。天下之勢，陵壞必有漸，故論唐。鑑於近事，則切直而易諭，故論五代。舉其條目而著之篇，故有《論略》。言古驗今，庶乎有補而已也。

《全宋文》卷一六〇九吕陶《學論上》 治天下有大分，大分定則天下不勞而治矣。古之聖人立爲名教者，蓋道德仁義之施設，所以齊一生民，而維持萬世，與天地日月相爲始終而無窮已也。天地之位有高卑，日月之行有明晦，此物理之大別也。是故有貴則有賤，有上則有下，有長則有幼，有大則有小，有内則有外，有近則有遠，有重則有輕，有親則有疏，有貧則有富，有隆則有殺，有衆則有寡，有强則有弱，有本則有末，有先則有後，有恩則有威，有刑則有賞，有善則有惡，有是則有非，有愛則有惡，有剛則有柔，有寬則有猛，有用則有舍，有行則有止，有治則有亂，有興則有廢，有福則有禍，有生則有殺，有與則有取，有屈則有伸，有寵則有辱。凡如此者，蓋天下之理勢，可以俱有而不偏立也。爲父主於義，爲母主於慈；爲兄主於友，爲弟主於恭；爲君主於明，爲臣主於忠。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是亦不可一日忘也。仁也者，以愛而濟此者也；義也者，以宜而裁此者也；禮也者，以體而履此者也；智也者，以明而知此者也；信也者，以誠而任此者也。堯以是首二帝之德，舜以是致無爲之功，禹、湯、文、武以是隆三代之治，皐、夔、稷、契、伊尹、周公以是輔導其主，綏靖其民。揭而爲法度，如日星之明，不可得而差也；施而爲教化，如江海之流，不可得而竭也。是故傳世數十，歷年累百，雖其子孫僅可承而守之，猶足以保天下。何則？大分定故也，名教存故也。《詩》者，咏歌此以美刺於上也；《書》者，謀議此以號令於下也；《春秋》者，嚴其體，使民畏此而不敢犯也；《易》者，神其用，使民由此而不得知也。六合之外，聖人不言；千古之上，聖人不取。其不言不取者，非不知也，爲其不足以明大分、著明教也。甚矣，學者之蔽且惑也！舍乎邇而求諸遠也，違乎明而趣諸幽也，指有以言無也，借虚而論實也。三光五曜，燦然目前，曾莫之見；及其蒙冥邃黑，則熟視四方而欲辨合散之迹，寧非欺吾哉？四通八達，坦然易履，則莫之行；而乃冒險阻，涉危隘，或奔崖谷，或穿林莽，終日踽踽求以適夫大道，蓋亦迂矣。胡不以名教大分爲之宗主邪？彼名教大分者，蓋與天地日月相終始而無窮已也，誰能廢之？名教大分廢，則三才壞滅，生民不爲禽獸者幾希矣。學者之力既不能毀天地日月，又烏能廢名教、絶大分哉？徒見其嘵嘵於天下，而滋聾瞽之惑也。且天下之事，有可以力奪者，有不可奪以力者；有可以勢驅者，有不可驅以勢者；有可以法齊者，有不可齊以法者。凡出於蹟者，上之人可奪以力也，可驅以勢也，可齊以法也；凡藏於心者，雖其力與勢可以死生禍福於人，而不可奪我之有，驅我之從，況能以法齊我哉！是故君子可蹈白刃而不離中庸也，忠臣可趣鼎鑊而不可忘大節也。昔者，道之不幸，無如暴秦，焚燒《詩》、《書》，坑殺學士，挾書抵禁，偶語棄市。其勢與力固足以勝天下矣，其爲法以破毀聖人之道，亦已至矣，道果從而喪乎？及漢之興，六經百氏之書翕然雜出，徧滿天下，老生碩學，接武於朝，文章法度，一日振起，議者謂其與三代同風。然則秦之法固不能繩學者，亦甚明矣。道不可喪，教不可廢故也。由是而言，則天下之學，安可齊之以法，而必使從爾所好哉！

《全宋文》卷一六〇九吕陶《學論下》 天下之學而可齊以法，固無有也，學之興廢，繫乎時之好惡則有焉。昔者《春秋》爲經一，而傳者三，師徒異論，父子異説，世主惑於其間，天下從而取舍。是以武帝好《公羊》，則《穀梁》廢；宣帝置《穀梁》，則《公羊》亦詘；左氏之書乃不爲世用。及劉歆、鄭衆、賈逵、陳元輩辨析是非，折以中道，然後三家之學并行於漢，而傳習至今不絶。方其舍而不用，與其取而立之，特一時之好惡耳，未能破碎大道，敗壞風化也。今則不然，六經之舊説，先儒之所講解，多士之所宗師，朝廷之所崇信，凡立於學官者，一切擯棄，以爲無取，而乃獨伸一己之私見，力毀萬世之公議。一夫倡於前，百夫和於後；百夫倡於前，萬夫隨而和之。雖亦出於世俗之好惡耳，而於大道有破碎，於風化有敗壞，此君子之所深憂也。夫《易》者，生於數，而成於變化，聖人所以盡三才之理也。其吉凶禍福、進退得失之塗，其安危治亂、否泰消長之勢，其隱則造於幾微之先，其顯則立於神用之表，烏可以七八九六之數言哉？是故劉牧以數解，不若輔嗣以用説也。《詩》者，出於性情，因人之善惡而形之言也。日月星辰、風雨雲雷霜露、山川草木、鳥獸蟲魚、衣服器用，或目之所觸，或意之所寓，苟可藉之以爲言而諭人者，莫不備有。方其爲言也，何暇考合於名數制度而後言哉？是故康成以禮求，不若毛公以意得也。然則《易》以數解，《詩》以禮求，猶不能知其旨，而況以字説乎！字之大本，莫過六書，引而伸之，觸類以長，而天下之字，盡在是矣。一字不足以言事物之義，則至於數字；數字不足，則至於百十；又不足，則至於千萬句。字者所以成文，文者所以言義，安有一字而能言事物之

義哉？且字有體也，有用也，今夫以健言《乾》，以順言《坤》，以止言《艮》，以動言《震》，以入言《巽》，以麗言《離》，以險言《坎》，以説言《兑》，則可也，凡可以一字之義測，皆其體也。何從而爲《乾》，何省而爲《坤》，則一卦之用，六位之變，固未之盡，況乎造化之餘蘊，神明之妙用，而欲釋以一字，是猶以尋丈之竿而測滄海也。成功告神謂之「頌」，立政垂法謂之「雅」，繫其國俗謂之「風」，指物明事謂之「比」，取譬申義謂之「興」，兼總辭體之用，丁寧反覆，務盡其情而不厭，一篇之中屢致意焉謂之「賦」。故《桑柔》之作凡十六章，《閟宫》之一章凡三十八句，如此者，安可以一字爲解乎？昔人説《堯典》數字之文至數十萬言，班固以爲癖儒之患，蓋破碎大道，學者深蔽。今乃區區求考於點畫從省之間，則破碎又甚於「曰若稽古」之説也。且上所好惡，風化治亂由乎此出。昔晉之公卿徇其宗尚，終日馳騁於冲寂虚曠之域，若乘輕舟以適江湖，泛泛然自得而忘歸。其於天下國家之實，不一語及焉，其視生民，蓋亦爾我而已。故姦雄伺隙而起，則無術以救，終之覆亡壞滅，流禍數世。迹其由來，蓋王衍、王導輩爲罪之倡。今之解經者，不以莊則以列，不以佛則以老，浩乎其無涯，冥乎其無心。指鬼神之情狀以言乎分義，推有無之體用以及乎政教。三綱五常之所先，君子之所取以守，人倫之所恃以安，一切置而不議。曠日持久，則安危治亂之任，其誰尸之？西晉之風，將復見矣！此君子所以深憂而不能已也。安得循理知變之士，與之言學哉！

《全宋文》卷一七四五王令《招學説寄興叔》 學者曰：吾固愛木之不自已焉，安得吾學而木然也，安得人學而木然也？吾學而然，將有以與之人也；人學而然，將有以取於人也。吾學而然，與之人，友道也；人學而然，取於吾，師道也。友且師，學而不倦者，夫木哉木哉，安得吾學而木然也，安得人學而木然也？今夫木，始於萌蘖，眇於毫髮，計其根萌之徑，相長不過以寸，及其春夏之綿留，雨露之兼仍，積之日長，生之不休，彌抱而不可拱焉。則休者安其陰，息者仰其材，睨而上計之，千百尋而不可逮視。其在牙蘖毫髮時，豈不過甚而得已邪？然而不足猶若也。向使其拱把而止，則朽折若芽茁然，惡在能千百尋哉？今夫木，生於山林而用於廈屋，木非能手舉以招，言列於人，而自謂其材也。而又山林之於夏屋，其遠勝言哉！而人不能遺，斧斤必至焉。故木患不材耳，安有材而遺者也？使其材而或遺，則爲材益大。爲材益大，則世豈能終遺之哉？雖然，木生自爾也，非爲材而後生也，非爲人不以爲材而不生也。故木有似夫君子，吾固曰「學者曰吾固愛木之不自已焉，安得吾學而木然也，安得人學而木然也」。今夫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非謂衣而不毛也，以其聰明視聽然也。視父而知爲親，聽長而知爲順，此人之所以異於禽獸也，然而未善視聽焉。百步之間，荒忽之外，察一芒毛之垂，而孰一蚊蠅之聲者，邾婁、師曠之所以異於衆人也，然而未及大視聽焉。顔子坐而視百世之上，見舜之行焉，聞舜之言焉；坐而視當世，見孔子之行焉，聞孔子之言焉；問而視一身，見過欲萌於未形，非欲倡於無聲，故孑然自持循，且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又曰：「瞻之在前，忽然在後。」惟顔子爲能見也，他人固不之見也。非惟顔子爲然，惟舜亦然。舜樂取於人以爲善。取於人以爲善，是見而取之也；樂取於人以爲善，是聞而取之也。非惟舜亦然，孔子亦然。孔子曰：「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顔子以之自明，舜以之取人，孔子以之改過。夫人能自明，若取人與改過，豈不爲大視聽哉？故邾婁之明，師曠之聰，是天與之也。顔子之聰，顔子之明，學得之也。天與之，故能勝人；學得之，故能勝天。今夫視者聽者，纔天與之也，然而未如學得之也。學得之如何？如顔子而已矣。如之何如顔子？學不倦而已矣。大哉學夫！今夫人，莫不學也。然而未得名好學者，猶范之冠、蟹之筐耳，以其名爲而實非也。人能有惡范冠、蟹筐之心，則知好學矣。夫道固不遠人而人自遠之，苟有求道之心而持之至誠，則何可當耶？苟爲有求道之心而不能持以至誠，亦未如之何也已！《詩》不云乎「伐柯如之何，匪斧不克」者，謂其學道非至誠不得也。人皆曰我智過禽獸，而視之而未有以過之也。故求高不如鳥，求深不如魚。千仞之山，人不勝其高也，而鳥常卑之，更擇高而巢焉，以是而人不得而窺也。千仞之淵，人不勝其深也，然而魚猶薄之，汩其深而穴焉，故人不得而釣也。苟能充魚鳥高深之心而施之學，則人能及之者鮮矣。夫道無遠而人無不能有遠，不能者，謂不爲也。今有人曰吾不能走千里之遠，而能反復百步之間不休，則千里也。夫未喜、子都，天下之大姣者也。人固以未喜、子都爲大姣，而未喜、子都尚自懼未爲姣，更漸朱塗粉，慊慊然唯懼人或美於己而不得美於人。嗚呼，曾謂好聖人者，不及未喜、子都好姣乎！然學者亦捨己而先人，故夫今之人責人一以義，而待己卒以恕。責人以義，則人之就聖人也速；待己以恕，則己之去小人也緩。且不知責人不已，竟何多於己也！苟能以攻人之心而攻己之心，則過失不勝其攻矣。夫觸刑辟而爲非禮義者，小人之肆者也。懼刑辟而不爲非禮義者，小人之拘不得志者也。可以爲非禮義而不爲非禮義，學者之守也。情安禮而行安義，君子

哉！惜乎未及好學者也，吾學而求爲君子者也。嗚呼，不爲小人之拘，不爲小人之肆者，幾希哉！夫人之於人，則患有不知、有不能，間而自爲己，則安不知而學不能。陋夫，欺人哉！今有疽瘍之在身，則求於人而願去，雖撓胸折顙，累百拜而不辭也。有不求而爲之治而愈，則百思謝之。至有過惡之在身而不知求人，或者告之，則不謝，更怒甚。故疾惡之不如疽瘍也，斯人而有恥者鮮矣！人之爲父兄，愛子弟，皆知擇師而教之；至於身，則不知學，惑矣夫！

黄裳《演山集》卷四一《以道觀分而君臣之義明》 視馬於羣者，足馳而口嚙，饑者以芻，渴者以水，嗜欲好惡同矣，而未知其材之所以殊也。及夫伯樂一睨，則或程以千里之功，或不免於伏轅銜於鹽車之下，而用夫鞭策之威矣。木之處山也，長者林林，短者翹翹，交加鉤曼，而良楛混淆。至其般輸掾斤而斷於地，則圓者中規，而方者中矩，曲者中鉤，而直者中繩，棟梁以取乎其大，庳楔以盡乎其細。是非伯樂、般輸之使其馬與木之材性爾殊也，其固有者自然之分，此二人者能明之也。處萬物之中最爲靈者，人也。其始也茫然而相與生，囂然而相與成。陰陽之所至，霜露之所墜，莫不蕃滋，盈溢乎其間。方且坐而嬉，行而遊，孰知其當事，孰知其當使？及其久也，利害日以交，智慮日以萌，物既不能相勝於情，於是相揉而相弊，爭鬬之患起，而求決之者必就夫聰明睿知、能通其情而辨其疑者，以順聽而服從之。有聖人者出，審其道之若是，爲之等上下尊卑之次，使道德燦然出於衆人之上，材足以御其下者，坐之廟堂之中，號令於四海之外，其德之賞可以勸，其罪之罰可以畏，謂之曰君。志慮苟有所明，能以緝事而辨功者，則任之以名，責之以實，相與拱手奔走以待命於下，毋敢自用者，謂之曰臣。故君者至寡也，臣者至衆也。夫坐於廟堂之中與夫拱手奔走以待命於下，貴賤之勢，勞逸之任，亦異矣。以至寡御至衆，力不相抗亦明矣。然而人人未嘗敢以賤望貴，以勞望佚，恃衆以抗衆，天下翕然而不容一人妄肆於其間。聖人尚以爲法之未全，而防之未備也，爲之制冠冕衣服之度，鐘鼓飲食之數，出入起居之節。使上下之際如此其異，君臣之分如此其嚴者，聖人之力也。所謂伯樂之爲馬，般輸之於木者，亦若聖人之於君臣也。非撓其材、屈其性也，其固有者自然之分，吾所謂道者也。由是以觀君臣之間、上下之宜，孰以易此乎？是以後世雖有五尺之君南面而視，使貴、育之儔屈體於其下，莫不震懾唯諾以聽乎上之命，苟不有自然之分，重之以聖人之制，烏能致是哉！

黄裳《演山集》卷五〇《雜説》 國子之合，無政則亂，無教則愚，其正之也，移屏而已。無成均之法，則人性失中，其教之也記誦而已。無道德之師，則人心失性，成均之法，成人之性，均其過與不及者也。蔽于天而不知人，非此所謂有道，蔽于外而不知内，非此所謂有德。

黄裳《演山集》卷五二《雜説》 天命之謂性，人爲之謂習。孟子曰：「天下之言性者，則故而已矣。」故所謂習非所謂性。

性之中含孕萬物之理，率而一之不散，其樸則其體，無乎不在，不流其真，則其用無乎不善。道者無乎不在，無乎不善者也。《易》曰：「繼之者善，成之者性。」所謂率性之謂道，則成之者性之謂也。所謂修道之謂教，則繼之者善之謂也。

道者天也，合而言之也，故率性之謂道。教者仁也，散而言之也，故修道之謂教。率性而爲己，修道以爲天下，不爲天下後世計，則道無事乎修矣。

黄庭堅《山谷集》卷一三《洪州分寧縣藏書閣銘并序》 分寧縣有學所從來遠矣，然邑子諸生賴學以成就者少，挾書以游四方者多，蓋在官常曰：獄訟之不得其情，賦租之不登其時，簿書朱墨之不當其物，寇盜發而不輒得，是吾憂也。若勸學養士，二千石之任也。故廟學闃然，未嘗過而問焉，彼蓋不知養士之源發於縣鄉，爲民父母，豈聽獄求盜之謂哉！今吾宰延平胡君器之之爲縣，左規而右矩，謹名而務實，教之用經，治之用律，其聽民不怠，其牧民不煩，豪吏斂手，困窮得職，然後盡心於學。乃舉其鄉先生與一經之師，位之以師友，而作興可學之民，弟子常溢百員。器之率其僚，潔牲酒豆籩，釋奠春秋，諸生陞降成文，耆老歎息，則合謀曰：羣居講學，常病無書，今令君不鄙我民，使得燕居，以勤己事，其大惠也。惟是公家，力不能者，吾儕其勸成之。於是學有職及諸生之父兄，皆自勸市書，以給諸生之求。且爲出入之不嚴，不可以保存，暴寒之不時，不可以持久，又相勸作書閣并祭器而藏之。閣成謁諸令君，令君乃以元祐八年夏五月丁丑，釋菜於先聖之廟而告成焉。諸生則以告黄庭堅而請銘之。於是有問者曰：郡有學，朝廷爲之擇師，教事備矣。縣不興學，亦病者乎？庭堅曰：是不然。今夫浮屠之舍，非傳先王之道也。而所居如林，其墮壞不守，凡有官之君子，必左右經營，復之而後已。闗市之征，先王以禁利末，其開塞有權，今則徒會其入，百人之聚，有網漏一金之利，必請而張官置吏焉。夫士不可一日而無學，民不可一日而無教，至於興學聚書，則雖萬室之邑，以爲非職之憂者何哉？此可謂有爲民父母之心，知發政之先後之序者乎？諸生曰：信如子之言，請并書以詔後之人，

則序而爲銘曰：

凡治有條，如機於紡，經經緯緯，積寸成兩。管蒯之手，簡功於紉，可席可屨，不能以寒。昔此廟學，終歲蓬艾，聖師所居，風雨無蓋。今誦聖言，皆有夏屋，爰及方册，字以華閣。華閣渠渠，言行之林，聿求古今，自觀德心。咨爾諸生，永懷茲道，勿嬉勿驁，以迪有造。得意自已，書不盡言，如御琴瑟，聽於無絃。幕阜几几，吴咮楚尾，其下脩水，行六百里。山川之靈，或秀于民，世得材用，我培其根。勒銘頌成，式告爾後，無或墮之，永庇俎豆。

秦觀《淮海集》卷二三《以德分人謂之聖論》　古之聖人，其道本於成己，而終於成物。得其始不知其終，則蔽於爲我；見其末而遺其本，則蔽於爲人。爲我之蔽溺於楊，而爲人之蔽流於墨。二者所事不同，要皆不該不徧一曲之所爲，而非道德之正也。聖人則不然，其入不藏，其出不陽。入而不藏，故德先乎身而有以公於物；出而不陽，故道濟天下而有以私於己。夫公於物仁也，私於己智也。公公私私，仁智兩得，聖人之道盡矣。傳曰：「以德分人謂之聖。」其此之謂乎。夫天下之人因其性而觀之，則未嘗不同；因其習而觀之，則未嘗不異，使天下皆知性之無不同也，則其俛仰之際，語默顰笑之間，固足以官陰陽而府萬物矣，又奚聖人之俟哉。夫惟不知，故尊其習者有至於上智，而卑其習者或至於下愚。夫以本同之性，而異於上下相遠之習，此天下所以有俟於聖人，而聖人者，所以不可一日無於天下也。故古之人，當其德未成則修之於己，既成則分之於人。其大也，以其所知覺所未知，以其所覺覺所未覺；其小也，以其所中養所不中，以其所才養所不才，既以與人己愈有，既以爲人己愈多，仁者得仁，智者得智，得其精者，足以治身，得其緒餘，足以治國家天下，豈固有求於外以爲人之所以望吾，而吾之所以與人者，適當然而已矣。且上覆下，大容小，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損之，不足與之，理之當然也。彼聖人以德分人也，豈固有意於是哉？蓋以爲人之所望吾，吾之所以與人者，亦理之適當然而已矣。

謝逸《溪堂集》卷七《送汪信民序》　古人之學也爲道，今人之學也，語言句讀而已。古人所以治心養氣、事父母、畜妻子，推而達之天下國家，無非道也。吾之所學，固如是也。讀《四牡》之詩，得君臣之義。讀《常棣》之詩，得兄弟之義。讀《伐木》之詩，得朋友之義。讀《采薇》之詩，得征伐之義。其有爲也，其有行也，亦若是而已。有問焉，則曰：吾之所學《詩》者，有得於此也。讀《堯典》之書，得舜之所以事堯。讀傅説之書，得傅説之所以事高宗。讀《禹貢》之書，得禹貢之所以治水。讀《洛誥》之書，得周公之所以營洛。其有爲也，其有行也，亦若是而已。有問焉，則曰：吾之所學《書》者，有得於此也。以至《易》也，《春秋》也，《三禮》也，《孝經》也，《論語》也，未嘗不學焉，其有爲有行，亦未嘗不因其所學也。甚哉，今之人不善學也。問其語言句讀，則曰：吾嘗學之。問其所爲所行，則曰：吾不知也。嗚呼，語言句讀果可以爲道乎哉！吾友汪信民可謂善學者矣。身不滿六尺，而勇足以奪三軍之帥，布衣藿食，而享之如萬鍾之禄，不出户庭，而周知四海九州之務。其爲學無所不通，而尤長於經術。自卯與余遊，以至擢進士爲天下第一，未嘗有問言。今得長沙學官，行且有日矣，乞余言爲别，因以古人之學告之，庶幾從其學者慕古人之學，而不溺於今人之學也。

晁補之《雞肋集》卷三〇《近智齋記》　傳曰：計人之所知，不若其所不知。宇宙至廣，萬物至夥，千古至遠，衆理至幽，而欲以七尺之軀，方寸之地，盡攬而悉儲之，譬以芥納山，人知其不可。故神智大矣，德配蓍卦，而昔人猶或以謂智有所困，神有所不通。雖然，聖人蓋常通而不困。夫常通而不困，豈特其生而知之，皆備於我者。能若是，亦必曰好古敏以求之也。而天下之不知者，迺始曰：聖人必其生而知之，故不窮。其曰好古敏以求之者，孔子之所以自貶聖而不居之意也。是不然，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律天時，襲水土，删《詩》定《書》，雅言執禮，至於韋編三絶，曰：「我於《易》則彬彬矣。」是固孔子所以學也，豈曰我生而知之，學皆可已哉？雖然，自其常通而不困語之，神不可知，而智則學者可以俱至。舜稱智，臧武仲亦稱智，而臧武仲去舜遠，雖才異，亦學不造其極也。學造其極，則無不知。故智之爲言，惟好學爲能近。平居無事，反觀而内融，上思千載，若存若亡，中攬四海，若隱若顯，下索將來，若絶若續，譬空中雨，欲數其滴，有不勝知者矣。欲知之奈何，惟學而已矣。學則聖人之智亦無窮。用無窮逐無窮，亦窮，則凡理之不可勝知者，有不能外吾之所察。《易》曰：「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此古人所以事至而辨，物來而名也，可謂不智乎？事物之過吾前，如日月更代而無止，而吾知所以應之，如井泉愈汲而愈不竭，蓋學之効如此，不可謂不智也。頃余術不與時，偶廢官，休其廛八年，而巷之草没屐。或嗟之，輒自語曰：「足固未嘗刖。」而士相與戒而遠之曰：「是其術也不利人，昵且招悔。」而袁君耕道獨往來從余者亦八年，其意不衰。或謝不見，或乍見而不留，卒不懟。或旦莫見，或易與言，如家人，卒不侮。余歎曰：「甚矣，耕道可謂好學也。」抑人所戒遠利近悔，奈何耕道猶笑自如，而余記誦益落，文字益疏，顧無以應耕道求，

又不敢以其不知而作者語之，雖語之而知也無涯，使耕道何自入，故第誦《中庸》語曰「好學近乎智」以勉之。好學云者，非孔子、顔淵不得以私相與，然各從其志，獨顔淵得好學而已哉！「時習」之爲説，譬冰水爲之而寒於水，苟不已則所不知當益知，故求智者莫近。反而言之，則好官爵，好貨財，至塞其心，如蹊間之茅者，皆愚矣。人之所以無知若草木，自愚其心者，耕道可不反戒而遠之，惟恐其似若彼之相與戒而遠我哉，因爲之名其所居齋曰「近智」，耕道勉之。乃棟牖花竹起居之佚，視聽之適，則不足道也。大觀四年七月十四日記。

游酢《游廌山集》卷一《論語雜解・賢賢易色章》 天下之達道五，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先王之時，在上者舍是無以教，在下者舍是無以學，故孟子曰「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今能賢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則其於人倫厚矣。學之爲道何以加此，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仲尼之門，子夏以文學名，而其言如此，則知古之所謂學者在本，而不在末，故《學而》一篇，大抵皆在於務本。

游酢《游廌山集》卷三《師語三》 經所以載道也，器所以適用也。學經而不知道，治器而不適用，奚益哉。

楊時《龜山集》卷八《孟子解・形色天性》 形色即天性也，則踐形斯盡性矣，故惟聖人爲能。與釋氏色空之論一也。吾聖人以爲天下自然之理而以常事言之，故言近而聞者無懼焉。異端之學自以爲精微之論，其徒累千百言不能竟其義，故學者莫知適從，而去道益遠矣。此儒、佛之辨也。

楊時《龜山集》卷一〇《語録一・荆州所聞甲申四月至乙酉十一月》 先生曰：「自堯、舜以前，載籍未具，世所有者獨宓犧所畫八卦耳。當是之時，聖賢如彼其多也。自孔子删定作繫之後，更秦歷漢以迄于今，其書至不可勝記，人之所資以爲學者宜易於古，然其間千數百年求一人如古之聖賢卒不易得，何哉？豈道之所傳固不在於文字之多寡乎？夫堯、舜、禹、皋陶皆稱若稽古，非無待於學也。其學果何以乎？由是觀之，聖賢之所以爲聖賢，其用心必有在矣。學者不可不察之也。」

楊時《龜山集》卷一二《語録三・餘杭所聞》 揚雄云：學所以修性。夫物有變壞，然後可修；性無變壞，豈可修乎！惟不假修，故《中庸》但言率性、尊德性，孟子但言養性，孔子但言盡性。

楊時《龜山集》卷一三《語録四・南都所聞己丑四月自京都回至七月》 形色天性也，有物必有則也。物即是形色，即是天性。唯聖人然後可以踐形踐履也，體性故也。蓋形色必有所以爲形色者，是聖人之所履也。謂形色爲天性，亦猶所謂色即是空。

楊時《龜山集》卷二〇《答胡康侯其二》 某辱示問，皆聖賢大致，某也何足以知，然試嘗語其所聞。孟子曰：「雞鳴而起，孳孳爲善，舜之徒也。孳孳爲利，跖之徒也。」舜、跖之相去遠矣，而其分迺在乎善利之間，故顔淵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不敢失，其學爲舜，亦曰擇善而固執之而已。舜、文之聖，若合符節，則潛心乎文王者，亦豈外是乎！記曰：「當其可之謂時。」孔子聖之時，一當其可之謂也，故曰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速則速，可以久則久。是皆天下之中道，非有甚高難行之事也。故孟子曰：「仲尼不爲已甚者。」非真知之，烏能以是稱孔子乎！然則所願學者，亦求所謂當其可已矣。夫參也魯，疑非通敏之才也。然某竊嘗謂曾子竟以魯得之，若夫便僩激厲，則其去道也遠矣。自孟子没，聖學失傳，荀卿而下，皆未得其門而入者也。七篇之書具在，始終考之，不過道性善而已。知此則天下之理得，而諸子之失其傳，皆可見也。夫學道者，捨先聖之書何求哉？譬之適九達之衢，未知所之，六經能指其攸趣而已，因其所指而之焉，則庶乎其有至也。徒敝精神於章句之間，則未矣。孔子固天縱之將聖也，其學宜不俟十年乃一進。蓋聖人以其身爲天下法，故言之序如此。顔淵未至乎從心，故未達者一間也。夫論伯夷之清則聖人之清也，柳下惠之和則聖人之和也，故孟子曰「皆古聖人也」。未至乎大成，故孔子曰「賢人而已」。伊尹耕於有莘之野，湯三幣聘之，乃幡然而改。伯夷特不事非君爾，聞文作興，則曰：「盍歸乎來？」方伯夷居北海之濱，文王以三幣聘之，伊尹居有莘之野，湯致之不以其道，二人者宜如何哉？此未可論，必進必退也。伊尹利澤及天下，故孟子不言伊尹之風者，則後世又安得有弊乎！孔子之時，去柳下惠亦未遠矣，長沮、桀溺、荷蓧、楚狂之徒皆不進者也，柳下惠所以救其弊者，其效安在？孟子曰：「聞伯夷之風者，貪夫廉，懦夫有立志。聞柳下惠之風者，鄙夫寬，薄夫敦。」第深考此言，則二人之風不爲進退明矣。然其風足以廉貪敦薄，故可爲百世之師。論其學，則必至於隘與不恭矣，此君子所以不由也。田常爲亂終齊，齊君蓋弗勝也。宰予附田常，則誰得而殺之？使其爲齊君而死，則予何罪焉？當是時，有闕止字子我死於田常之亂，是必傳之者誤而爲宰我也。孔子謂「於予與何誅」，豈以予無質而遂棄之乎！則人之有賴乎聖人者鮮矣。謂之不誅，乃所以切責之也。凡孔

子之門人，皆未可以一言斷其終身也。後之所進者多矣，與於四科何足怪哉！管仲爲政於齊，足以合諸侯而正天下，其功足録也。然學當爲王者事，故仲尼之徒無道桓、文者。昔斐奚與王良乘，王良曰：「吾爲之範，我馳驅終日不獲。一爲之詭遇，一朝而獲十。」管仲之功，曾西未必能爲之，然管仲之功，詭遇也，詭遇而得禽獸，雖若丘陵弗爲也。曾西羞比管仲，正類是歟！朋友道喪久矣，切磋之益，吾徒所當勉也。鄙意如此，恐未中理，願以見告。

楊時《龜山集》卷二五《送吴子正序》　《六經》，先聖所以明天道，正人倫，致治之成法也。其文自堯、舜，歷夏、周之季，興衰治亂成敗之跡，捄敝通變因時損益之理，皆煥然可考。網羅天地之大文理，象器幽明之故，死生終始之變，莫不詳諭曲譬，較然如數一二。宜乎後世高明超卓之士，一撫卷而盡得之也。予竊恠唐虞之世，六籍未具，士於斯時，非有誦記操筆綴文，然後爲學也，而其蘊道懷德，優入聖賢之域者何多邪！其達而位乎上，則昌言嘉謨，足以亮天工而成大業。雖困窮在下，而潛德隱行，猶足以經世勵俗。其芳猷美績，又何其章章也！自秦焚《詩》《書》，坑術士，六藝殘缺。漢儒收拾補綴，至建元之間，文辭粲如也。若賈誼、董仲舒、司馬遷、相如、揚雄之徒，繼武而出，雄文大筆，馳騁古今，沛然如決江、漢，浩無津涯。後雖有作者，未有能涉其波流也。然賈誼明申、韓，仲舒陳災異，馬遷之多愛，相如之浮侈，皆未足與議。惟揚雄爲庶幾於道，然尚恨其有未盡者。積至於唐，文籍之備，蓋十百前古。元和之間，韓、柳輩出，咸以古文名天下。然其論著不詭於聖人，蓋寡矣。自漢迄唐千餘歲，而士之名能文者無過是數人。及考其所至，卒未有能倡明道學，窺聖人闡奥，如古人者。然則古之時六籍未具，不害其善學。後世文籍雖多，亡益於得也。孔子曰：「予非多學而識之。予一以貫之。」豈不信矣哉！武陽吴子，正余之畏友也，博文强識，於諸子百氏之書無所不究，循是而進，益求古人所謂卓約者而守之，庶乎其至矣。區區於漢、唐之士，以多文自富，務爲辭章，以驚眩末俗，非善學也。夫贈言爲别，以相規切，蓋古朋友之義也。故於子正之行，輒書以爲贈。

楊時《龜山集》卷二五《謝君咏史詩序》　君子積學積文，稽諸前言往行，參以古今之變，非徒侈聞見而已，將以畜德而廣業也。昔在堯、舜之爲君，禹、稷、皋陶之爲臣，相與都俞廟堂之上，共熙帝載，亦惟稽古耳，况其下者乎！然自漢、魏而來，更五代之季，述史者皆有善善惡惡之意，然而論不詭於聖人者無幾矣。士之欲稽古者，將安取正乎？揚子曰：「好書而不要之仲尼，書肆也。」信哉是言。古之人度在身，操之以驗物，則審矣；鏡在心，故物來而照之，妍媸無逃焉。夫不知明善以誠身，而欲以一言訂古人之是非，未有能者也。

楊時《龜山集》卷二六《題翁士特文編》　翁君士特示余詩文一編，辭義精奥，有古作者風氣，而古風辭氣尤工，皆非常流可到也，三復欽歎。然予嘗考古聖賢爲學之方，竊謂伏羲畫八卦，《書》斷自《堯典》，是時雖《六經》之文未有也，况他書乎？舜在深山，與草木居，鹿豕游，無以異於深山之野人，固非有誦記操筆涉墨爲文詞也，其學果安自乎？夫舜聖人也，生而知之，無事乎學可也。二十有二人相與共成帝業者，豈皆生知耶？然則聖人之所以爲聖，賢人之所以爲賢，其學必有在矣。漢之諸儒，若賈誼、相如、司馬遷輩，用力亦勤矣。自書契以來，簡册所存，下至陰陽星曆、山經地志、蟲魚草木，殊名詭號，該洽無一或遺者。其文宏妙，殆非後儒能造其域。然稽其道學淵源論篤者，終莫之與也。士特性資英邁，絶人遠甚，如欲以文高於世，則文固已足高世矣。然如士特之才，要當以聖賢爲師，入其門，窺其室家之好，内外進矣，然後爲至，此予之所以望士特者，區區漢儒，不足學也。

周行己《浮沚集》卷四《儲端中字序》　人學然後知道，知道然後善學。博于古今而不知道，謂之多聞可也，而不可謂之善學。善于辭章而不知道，謂之能文可也，而不可謂之善學。然則如之何斯可謂之學乎？在于明吾之善以誠吾之身。明然後知道之爲道也，誠然後知道之爲道也。由公之學以達公之明，以達公之誠，其有不至于道者哉！古之聖人皆由乎道，舍是其無適矣。宣和四年九月一日。

張九成《橫浦集》卷一九《智愚説》　子張子曰：「智者少而愚者多，智者見其高，愚者見其下，智者言動，衆愚伺之，以市井之見，聚首而議其非焉。」吁！彼衆愚何不思之甚也。陰受智者之庇，得生養焉，而不知也。使智者與衆愚同，天下國家何賴焉。

朱松《韋齋集》卷九《答莊德粲秀才書》　夫仕而忘學，如農夫快一朝之飽，而釋終身之耕，殍于溝中可立而俟。然則仕而志學，猶飽而念耕，亦不足道也。抑聞之先生長者，《禮記》多魯諸儒之雜説，獨《中庸》出于孔氏家學，《大學》一篇，乃入道之門，其道以爲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在致知格物以正心誠意而已。其説與今世士大夫之學大不相近，蓋此學之廢久矣。自周衰，楊、墨雖得罪于聖人，然乃學仁義，而失之者。至申、韓、儀、秦之説勝，而士始決裂聖人之藩墻，以

阿流俗之所好，至漢文景之盛未衰也，以至于今，蓋嘗有以斯文爲己任者起而倡之。然世方嬰于俗學以自强，屹乎其不可攻也。某方急于禄養，未能往究其所學，是以或聞吾友之言，凛然敬歎，若居夷而聞雅，雖未詳其節奏之工，然卓然于吴歈楚謡之中而不可亂也。書曰：「知之非艱，行之爲艱。」夫問塗而之盲，則知亦豈易哉！以吾友之明，苟以德爲車，而志氣御之，則朝發軔乎仁義之塗，而夕將入《大學》之門，以躡《中庸》之廷也。如某之駑，憂且追後乘而莫及，其何以相吾子，在勉之而已。若舍此而問塗，則今之學士大夫皆知津矣。未即款晤，自愛之望。

胡寅《斐然集》卷二〇《蒙齋記》 沙津鄧君温伯作齋，面山臨泉，以「蒙」名之，求記於衡麓居士胡某。某曰：斯義也，文王、周、孔示之著矣。吾子玩辭觀象，吉其吉，吝其吝，利用其利用，勿用其勿用可也，而復謂吾記之，吾又爲子言之，不亦贅乎？然吾嘗考聖人之作《易》，憂後世之未達也，則屢致意焉，發端起例，厥旨詳複。故重卦者，八卦之未盡者也；名卦者，畫卦之未盡者也。爻繇者，名卦之未盡者也；《彖》者，繇之未盡者也。《文言》者，《彖》之未盡者也；《象》者，《文言》之未盡者也；《説》者，《繫》之未盡者也；《繫》者，《象》之未盡者也；《序》者，《説》之未盡者也；《雜卦》者，《序》之未盡者也。其所以詔後如此，不啻悉矣。而今之老師宿儒編殘簡蠹，尚不能窺《易》之藩，況能超然默會於包犧未畫之前乎？吾徒少也爲俗學所桎梏，名利所攻擊，聽窒而視霧，思蔽而智困，蓋不特童而蒙矣。今子晦者明，塞者通，得户牖於羣經，發覆蔀於衆疑，異端邪説之善惑人者，雲霧卷而塵垢開。何謂而然歟？方其蒙也，達固自若；及其既達，蒙則無在故也。雖然，達有大小、遠邇、深淺，若仲尼則猶天之不可階，學者所得，亦隨其才之所至而已。其未達者不爲少也，言語工則短於德行，文學優則粗於政事。二之中，四之下，則不及充實而光輝；一於清，安於和，則偏夫金聲玉振之無可無不可也。是自聖人以降皆然，已達者固善矣，未達者雖大賢有不免焉。或遂止而不進，或愈進而不息。止而不進者，亦非特童而蒙也。進而不止者，可以入聖域。故箕子以蒙反聖。而仲尼嘗曰：「我學不厭，好古敏以求之。」今温伯及其弟講習於此齋，篤志勇往，不爲小成，其造未可量也。則亦勉之又勉，期於養正之至，時中之亨，他日卓然爲羣蒙之先覺焉，不亦美哉！

劉子翬《屏山集》卷五《蒙齋記》 暇日與二三子爲蒙齋遊，有客仰而言曰：「名齋之義，其旨矣哉！泉涔乎山，虚静而冽，導之至易也。人亦然。童心瑩如，雜慮無寄，發其蒙者，非有所畀付，增益之也。勿振其翮，勿鼓其蕩，順之於正而已。」余聞之悚然，念聞道最晚，童之淳一，既已澆耗，童之愚昧，固自宛然，以因循易輟之功，制扞格難勝之質，凛凛乎其難也。有客曰：「不然，此精義也，小子何足以知之！學者惟見善明爲可，一燎懸室，積暗頓除，況吾崇智皎如日月之光，何遇而不披剥耶！此擊蒙之要訣也。蒙自我蒙，有之則固；見自我見，廓之則神，豈外也耶？」余聞之則大喜過望，因念人之真性，非不了了七情環起而攻之，則紛華利欲物物得而蒙之。顧又不至是卓然自立於羣趨之表，而以學問自娱，苟無見焉，則奇邪浮末術術得而蒙之。三代而下，《易》學廢矣。六國之士爲談説所蒙，兩漢之士爲章句所蒙，晉、魏之士爲虚無所蒙，隋、唐之士爲辭藻所蒙，皆處偏滯而不反。如波滾沙，反以自渾；如谷騰霧，反以自暝，初不知其豁然者常存也。今吾與二三子既知之矣，可不兢兢肅肅以養其聖耶？雖然，吾初讀《易》而有得於「復」也，以名吾東齋。今又以「蒙」名吾西齋。而吾玩《易》未既也，嗣而有得，又將志之。況吾家山窈窕深邃，登臨徙倚，寄吾賞心，固非一方所可盡也。以無盡之賞，寄無盡之義，互相推發，豈不多多而益辦耶！苟爲不足，又將推之於親族交遊之好事者，則吾起居、宴息、出入、往來，無非與《易》俱矣。觀其名，玩其義，默隱於吾心，以求合焉，不亦樂乎！客既出，因筆之爲《蒙齋記》。

陳淵《默堂集》卷一六《答陳了翁右司》 淵於《易》書嘗習，讀其句讀而已。比連辱兩書，皆以所得《易》之精微見教，自量不肖，何足以當此意，反覆玩味，且幸且慚。所論自「賁」至「頤」凡八卦，發一義例，引而同之，使參差不齊者如魚貫柳。又以孔子之教人，曾參之日省，孟子之存養，舜之孜孜爲善，與夫《大學》致知格物之意參錯其間，事理互融，義語俱妙，而始終連絡，曲當人心。乃知古之作書者，非獨措意圓備，其造語立言，亦無不該徧也。此可以傳不朽矣。而以淵之初學，特辱教之，淵安能受之而不慚乎？當更熟讀而精思之，恐日後于此不能有所進也。存其心，養其性，使所居不狹，以達夫大者之大，至於蕪梗廓然，不爲吾礙，進而得所止矣。而又自視欿然，不有其大勞，謙以終之，然後不爲小人之歸。淵既粗聞其概矣。若乃學《易》之道，以維爲要，體之于身，其維安在？生生之謂易，豈續維絶之道乎？又恐諸行無常，事屬生滅。有生有滅，不可以言易矣。夫維絶而復續可也，然而曰固我之維，又曰舍我之舟，何也？舍舟而不易維可乎？所謂物不格，則易而無體。易而無體，則不足以見易。如是則易未嘗無

體也。而孔子曰：「神無方，易無體。」何也？此豈所謂體者無體之體乎？孟子曰「必有事焉，格物而物格」之謂也。以是爲易，信乎其有體矣。而今之爲易者，離人而言易，故常措易于無用之地。是以涉有者滯色，而入無者墮空，而易之道喪矣。然則舜與曾參之所有事者，彼何足以知之？向非左右以高明之學廓古人所未發，其孰能至此？「賁」所謂柔來而文剛者，以剛爲體而柔以文之也。故亨分剛上而文柔者，以柔爲體而剛以文之也。故小利有攸往，皆天文也。其亨者以剛勝，其小利有攸往者以柔勝而已。夫柔不可以偏勝也。舍車而徒，以有趾也。寧徒而弗乘，顧吾之義而已，自强之道也。而「賁」之所以亨者，以剛勝也。故「賁」之趾爲「賁」之初焉。未之能行，惟恐有聞其行者自行也，尚何待乎？至於白賁，則見素抱樸，無所事乎外之文也。故憂患不能入焉。是以無咎而得志。得志，得不在外故也。然既謂之白，而曰無色者，豈以白可以受采而本無色也耶？四教之所以先聖人施教於人也，故宜先易而後難；力行之所後教人以爲己之學也，故宜先外而後内。此其所以不同也。凡此雖不敢不對，而亦不敢以爲然者也。其疑者求解，其是者求證，如斯而已。前書所謂震奮受震，而非能自震者也，抑管中窺豹時見一斑耳，安能聞聞于未聲之前，思修於既聞之後乎？

陳淵《默堂集》卷二二《中庸解義》 天命之謂性，言性莫非天也；率性之謂道，言道莫非性也；脩道之謂教，言教莫非道也。離而爲三，則曰性、曰道、曰教；合而爲一，則亦天而已。以率性爲道，道之在人者也。以脩道爲教，因其在人者還以治之也，循天下固然之理莫之舍焉，又勿助也。夫是之爲率，立之以中，過不及者，有以裁之。夫是之謂脩，率性所以成己也，脩道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故學《中庸》者，其要在於知性，知性則知天矣。率性而脩道所以事天也。終至於贊天地之化育，與天地參，此其本與。

知遠之近必正其本，知風之自必謹其始，知微之顯必慎其小。夫如是，故可與入德。德者，得其在我者而已。

胡宏《五峯集》卷五《學》 子思子曰：君子知風之自。夫學之本一有虧而未純，則其流必有偏而不起之處。君子欲窒其起弊之原，以開示學者，是以歷舉數聖之行，剖析其義，而歸諸中焉。夫孔子，聖之時者也，兼天下之善。伯夷，聖之清者也，兼天下之清。柳下惠，聖之和者也，兼天下之和。使二子者所爲易其行，則必跋前疐後，疑其所之而有所不通矣。乃若孔子則左右周旋，無施不安，此孟子所以舍伯夷、柳下惠而必願爲孔子者也。司馬子歷取孔子之行，以二子之行事參配之，其無不合固宜矣。曾不知各以二子之行反復質諸孔子，則衛南子之見，公山弗擾之召，伯夷必有所甚恥；膰肉之行，女樂之去，展禽必有所不忍矣。而謂二子之行，孔子如之，是棄己之全，爲人之偏也，豈不失孟氏逢源之旨哉？

陳長方《唯室集》卷二《跋黄端冕原學》 吾友黄端冕爲其甥胡君作《原學》，攘除蓁穢，正路坦夷，始學之士，直須家有此書，以爲學問之指南，非特爲胡君而發也。夫學之有宗，猶水之有源，網之有綱，長短之有尺，度輕重之有權衡。四者一失焉，則非其物也。荀卿才高辨勝，爲書十餘萬言，其學非不富，唯其無宗，是以以性爲惡，以禮爲僞，非子思、孟子而無所忌憚，雖曰尊王賤霸，崇尚仁義，偶同于洙泗之旨，然而知道君子不貴也。後世學者讀書，則上自太古，博究旁通；操筆弄文，則綜織組錦，眩人耳目；特立獨行，則堯行孔趨，謂之爲不美不可也，而其病猶荀卿焉。一日立乎人之本朝，事有非耳目之經見，變有非意慮所豫備者，卒然而至前，則五色無主，南北易位矣。此皆學而無宗之致也。然則如之何曰知道？端冕所謂孟子七篇、子思《中庸》、《論語》、《詩》、《易》、《春秋》，道之所在也。必將始乎《孟子》，則萬物皆備于我。盡其心者知其性。知其性，則知天，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果何語耶。由是而進，庶乎其學有宗矣。胡君勉之，端冕之言未易得也。苟不可與言，雖位勢人臣無兩，彼視之若無。吾子其益勵，使端冕與余言皆無所愧怍。他日胡其姓而學有淵源，行爲孔子徒者，必吾子也。余將賀端冕知人之明，亦私自幸焉。

李石《方舟集》卷八《大人論》 聖人以立言爲法，非苟而已也。大者，小之積也。《易》始於三畫，八而八之，三而重之，以成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易》因是以定象立言，聖人因是以制法，取其變化不窮，以推其所積之效，非一日之力，皆習而成之也。傳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此人變化之習也。《繇》之言「大人」者，主一卦之義；爻之言「大人」者，主一爻之義。其爲大人，則均其所以定象立言，因言制法，則有間矣。乾者，卦之首；二五者，爻之尊。以乾統天，則爲天之大人，以二五爲君臣之大人。以此調一天下，亭毒萬物，措諸事業，而關諸百世，皆大人職也。積此以臨涖於有作者，大人之聖也。積此而鼓舞於不測者，大人之神也。凡《易》所謂天之陰陽，人之性命，以探賾索隱，極深研幾者，大人聖神之運，則總之曰易道之變化也。且以文王重《易》而曰以繇立言，明憂患，所自以爲大人者，始於乾之爻。故夫子釋「大人」之辭曰：「天地合德，日

月合明，四時合序，鬼神合吉凶，其極也。」先天後天，天且不能違，則其大之積爲聖爲神，有不能名其大。文王之説，吾夫子之説，唯孟子知之。自可欲之善，有諸己之信，充實之美，至於光輝之大人者，已四其等矣。皆積小成大之序，則聖神者果易道之變化無疑矣。且以文王之處憂患也，皆因卦寓詞，因詞寄意，以爲大者，對小之稱也。大人能容小人，小人必不能包大人，豈止倍蓰千百千萬之間哉？「否」之六二曰：「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否則閉塞不出爲義，此大人容小人，包承含忍，無所不至，以避其患害而已。「革」之五則曰：「大人虎。」變上九則曰：「小人革面。」其始也，大人用其大者以受小人，小人自當悔罪革面，聽命不暇，大人特取其順上，不責以全也。故曰大者，對小之稱也。以訟則鬬，以巽則順，以小受大之術也。其處困也，守正以待時；其處蹇也，無終蹇不振之理。此言大人能養成其大，以受天下，小人之託，亦有時也。其所謂時者，處憂患消息之時，天之時也。若夫萃者，文王受命之符也。假廟用牲，可以有爲之時，於其象曰：「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此爲文王設也。於「升」則曰「勿恤南征」者，文王爲西伯，紂猶在上，太公未歸，曰大人者，以爲紂與太公設。如「乾」之二五不以紂爲獨夫而忽之，文王之以此授武王。武王用十亂之佐，君臣相爲利見，如乾二五也。至釋「離」之象，則昌言之曰：「大人繼明。」照四方以明。武王爲子繼其父，西伯之明，重光奕奕，丕顯丕承。以周代商，《易》之大象，言大人者，異乎爻之詞，唯此而已。然則作《易》者之憂患，乃文王憂患，見於躬行者，如此其審矣。夫子潛心文王，孟子願學夫子，推明次序，所積不可超躐而至，曰聖曰神。文王爻詞繇詞未嘗及之，「觀」之彖曰：「聖人。」觀之彖曰：「神道。」而《繫辭》所稱聖神，猶曰「自晝《易》以來至文、武，相爲授受。」以其聖聖神神，妙易道於天下，所以爲立言制法者，故曰文王之意，夫子知之，夫子之意，孟子知之。

李石《方舟集》卷八《四德論》　道出於天，以乾爲體。德出於道，以仁義禮智爲用。以天而統於道，則一氣陰陽之分爲四時，曰元亨利貞者，統之以乾也。以道而分於德曰仁義禮智者，會之以信以肇。乾道之分，而四德具矣。文王之言曰：「元者，善之長。」一氣之運，自其元者始，猶之春蠢，萬物之發生也。「亨者，嘉之會。」品彙相見，盛大之期，猶之夏假萬物之亨會也。「利者，義之和。」氣之肅斂肅殺，不可以過，猶之秋裁制而收其利也。「貞者，事之幹。」貞者，止於貞，猶之冬終歲而畢其務也。此本文王之詞，孔子再釋之，則知四德之爲四時矣。而統以乾者，會於一元，而人得之者爲五常，曰仁義禮智，而合之於信也。竊嘗槩之曰：天者强名也，又何德之可名？因天爲乾，因四時爲元亨利貞，因陰陽而爲道，因道爲德，因德而爲仁義禮智，此近世劉牧之學也。牧之學，不過以道爲德，取其合於人心，同體異用者爲之名，故以元爲仁，以禮爲亨，以義爲利，以智爲貞，因文王之言，孔子之意，叙而釋之也。或曰：「天以其自然，以合乎人之使然者，故以一道爲德，以四德爲仁義禮智之分，皆彊名其天與人者。」此説非也。天之與人，自然之合也，人豈有外鑠之天哉？孔安國之疏子思之説，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云者，天人自然，氣質無礙，冲融會通，無或間斷，其趣一也。天以陰陽爲道，命人以爲性，性即道之出於天者未遠矣。天以五行分四時，而寓其鼓舞不測之神，因旺乘除，其來無端，其去無迹也。木之神生仁，火之神生禮，金之神生義，水之神生智，故率道爲教。此合四德以統乾，合四端以統信，《易》之「中」與《中庸》之「中」，皆其自然，非勉彊矯揉至也。且六十四卦具四德之卦凡七，若非乾以統天，以合於五行之土，以元亨利貞合之於乾，以仁義禮智合之於信爲五常，以土之「中」合信之「中」以應五行，則六卦之所謂四德者，皆可以抗乾德，而天失其統。然則乾之四德者，誠異乎他卦之德矣！自坤以下論之，其配於乾，具四德，曰「坤，元，亨，利牝馬之貞」而已。其他卦之四德，皆稱其卦之大小以爲之德，一氣有所分而不足於天，一卦有所統而不足於人。自四以降，或三，或二，或一，或無，或有，或先，或後，或吉，或凶，離文以取義，合詞以取意，皆用此例也。嗚呼，在天則爲道，在人則爲神，《易》之所謂自然者大矣哉！

王十朋《梅溪前集》卷一二《君子能爲可用論》　知所以爲己，知所以爲人，又知所謂有天，斯可謂有道君子矣。夫何故？君子之學求於爲己而已，初無心於求用也。學既足乎己，用自藏於中，可以安人，可以安百姓，無所施而不可用者。君子因其可用之資，遇其當可用之時，著其能爲用之效，至若人之不我用也，君子必歸之於天，而有所不顧邮焉。苟以吾學可爲己，用可以爲人，不察時之可否，人之用舍，必欲求試其所用，幸而用則喜，不幸而不用則懟，甚者至於自貶以求用，是徒知爲己爲人而已，而不知有天也，烏可謂誠君子哉！荀卿曰：「君子能爲可用，繼之以不能，使人必用已。」真確論歟！君子之道有三：其未達也，脩其所爲用；其既達也，行其所當用；不幸而不遇，則處其所不用。脩其所爲用，則能盡己。行其所當用，則能盡人。處其所不用，則能盡天。故君子自幼學之初，必修其能用之實，謂將事君也，必先學所以事父；謂將治國也，必先學

所以治家；謂將明德於天下也，必先學夫正心而誠意。在我之學既已盡矣，推其素蘊，可以有爲於當世矣。使不我用則已，用則決不負所學焉。以之効智於一官，則其用優於一官；以之策名於一國，則其用優於一國；以之坐廟堂而權衡天下，則其用優於天下。是由能修其可用於未用之日，故能行其所用於當用之時也如此。至若在我雖可用，奈何人之不用我，君子必將斂其可用之器於一己，而未嘗汲汲以求售於人，韞櫝而藏，待價而沽，居易以俟，姑盡其在天而已，又豈遺佚而怨、阨窮而憫、栖栖焉爲不得志之人哉？故善學君子者，不止學其可用，必學其可用而不得用。學其可用，徒能取利達而已，而人皆可學。學其可用而不得用，斯能處困窮而爲聖人樂天之事也。孔門弟子如賜之達，如由之果，如求之藝，皆能學其可用者，故夫子許之以從政，而不許其爲不可則止之大臣。若夫可以有用，可以處不用，唯顏子一人而已，故許之以用舍行藏之理，又許之以「唯我與爾有是夫」。回也，生不遇時，不獲著其有用之迹，因其不用，亦見其能處不用之賢矣。嗚呼，自生民以來，孰有如孔、孟之能爲可用者乎！又孰有如孔、孟之不得用者乎！又孰有如孔、孟之能處不用者乎！孔子嘗自謂「用我則爲東周」，孟子亦嘗自謂「捨我其誰」。孔、孟之言非自誇以求用也，蓋言其實可用者。至於歷聘天下，卒老于行也，又未嘗不歸之於天。故當陳、蔡之阨，子路有「吾未仁未智」之言以疑夫子，子貢亦有「不容盍少貶」之言以勸夫子，夫子以「良農能稼而不能穡，良工能巧而不能順，君子能脩身而不爲容」之理以喻之。孟子遭臧倉之沮隔，而不得見魯侯，不歸怨於臧倉，而曰「行止非人所能爲也，天也」。若孔、孟者，真可謂能盡天矣。彼屈原者何人哉？一不見用於楚，而《離騷》之怨興矣。原以清死，而後世哀之。使原果見用，亦未必能有爲於楚，蓋其爲器固已小矣。荀卿亦逃讒於楚者也，以宗王之學，至於廢死蘭陵，亦可謂不遇矣。卿不作《離騷》怨懟之辭，而有「不恥不用」之語。嗚呼，卿賢已哉！

林之奇《拙齋文集》卷八《上何憲》　某嘗觀孔子有言曰：「德之不脩，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此雖四言，而實一言也，其大要爲講學而言也。講學而明，則德之必脩矣，聞義之必能徙矣，不善之必能改矣。行一物而三善皆得者，其惟講學乎！

夫學者，聖人之極致。堯、舜、禹、湯、文、武汲汲，仲尼皇皇，無非學也。六聖人之所以汲汲者，以彌綸天下之事業爲學者。仲尼環轍天下，卒老于行，於事業無所施設，則惟以講學爲其事業。《六經》之書，皆講學之所成就也。《論語》之書，皆講學之所見聞也。三千之徒，七十之士，四科之目，其朝夕所以肄習乎洙泗之上，杏壇槐市之間，閭閻秋秋、濟濟翼翼者，捨講學無餘事矣。故講學而盡其道，莫夫子若也。今其言方且以學之不講爲憂，豈夫子於講學之功，而果欿然有所不滿於心乎？非然也。聖人之言，此將以啓發世之學者，使之進進於是，則無所復憂也。夫子之於《禮經》，蓋嘗極論夫講學之功，以曉學者矣。其言曰：「人情者，聖王之田也。脩禮以耕之，陳藝以種之，講學以耨之，本仁以聚之，致樂以安之。」學之必有講，猶耕之必有耨也。耕而不耨，雖有善稼，而荆棘草莽雜然生於其中，求其鬱茂叢密，没世而不可望矣。惟學亦然。禮以耕之，義以種之。良田美種既得而施功於此，不有講焉，此茅之所以塞其心也，此學殖之所以將落也，此鹵莽滅裂之所以報予也。雖欲聚之以仁，安之以樂，亦無因而至矣。故繼以治情田者五，而講學以耨之者，其要也。

古之善學者有弗學，學之而其不能，則必不措也。有弗思，思之而其不得，則必不措也。有弗辨，辨之而其不明，則必不措也。有弗行，行之而其行不篤，則必不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夫既於常人之情，用其千百倍之功，則豈以少有得而措之哉？此雖愚必明，雖柔必强之道也。愚猶可得而明也，況於明而益明乎？柔猶可得而强也，況於强而益强乎？博學審問深思之於其始，力行之於其終，而必其辨之之明於其中，然後見善明而不爲異端邪説之歸。故所以爲誠明之學者五，而講學以明辨之，亦其要也。

然則學之不講，豈非聖人之所宜憂乎？學於聖人者，雖其所得之粹駁，所入之淺深，固自有差等，然究其處心，無非以講學爲其急先務者，如子貢之於《詩》，是其師弟子之間相與講學之尤深切著明者也。子貢問：「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子貢則有悟於《詩》之切磋琢磨之義。夫子許其進於講學之益，而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子夏問：「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何謂也？」子曰：「繪事後素。」子夏則有發於《詩》，而曰：「禮後乎？」夫子亦許其講學之益，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此二者，其爲講學之功深矣，然猶必有所答問辨論，而後能推明道學之益焉。其辭費矣，非其至者也。德有進於是者，則無所事於答問辨論而深造自得之者，曾子是也。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此則於二「唯」之間，心通而默識之，雖一辭不必措也，其爲講學之功抑又深矣。然發於二「唯」之間，以會一貫之理，猶且容聲也。德又有進於此者，

一「唯」之聲亦不可得而聞也，顔子是也。夫子稱之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又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説。」殆不容聲矣，曾何一「唯」之贅乎？此其爲講學之功深之而又深矣。回雖不容言，而夫子猶有循循然善誘者。存德又有進於此者，則兩忘言矣，温伯雪子是也。其見仲尼，初不言也，仲尼亦不言也，相得於目擊之間，而道存焉。如以燈對燈，光光相涵；以鏡對鏡，照照相入。至於是則無講亦無學也。蓋口無擇言，身無擇行，耳順而目擊焉者，此夫子縱心踐形之地，而温伯雪子亦進於斯，此其所以與夫子並立於至聖之域，而無以復加焉者也。雖然，此聖賢之所獨進者，非可以常理期常材到也。惟子夏、子貢之有所答問辨論以推明其理，而輔益其學者，此則中人以下之所能學也。

某之愚不肖，碌碌無以逾人者，而自知書以來，獨嘗刺意於是，雖窺及肩之墻，不得其門而入，然啖甘蔗之境，則已漸知其味矣。頃在三館，所從者多得海内之耆英，而朝夕與之周旋，蓋亦忘寢與食，廣求博取，以究心於講學之益，不知年數之不足也。去國南來，塵俗汩没，世故侵奪甚矣。方且離羣索居，聞見單狹，而掩杜於環堵之室，學之不講，而私以爲孤陋之憂者，蓋十年于兹矣。當此之時，如逃虚空之久，聞人足音，固已跫然以喜，況兄弟親戚之謦欬具側者乎？不自意兹者一見大君子，而受知於顧揖之間，剖心於立談之頃，聲氣之同，臭味之合，有不期然而然者，遂蒙台慈洞照其衷，略去勢位，謙光下濟，特榻延之，高軒過之，開以親炙之期，許以直諒之益，俾得日奉燕申，以商榷此道，退自循省，某之所以一旦遽然得此於左右者，豈非偶信其區區講學之功，而望其或將有以致涓塵之助乎！某之寸心，誠知夫有講而後有學也。苟無講，則無學矣。故凡某之所爲，多識前言往行，以爲蓄德之具者，會歸於講學之一理，而舉無遺者，不可以歷陳而縷數也。姑以其一二尤章章者言之。《論語》之開端，既以「學而時習之」爲可説矣。然必至於朋來自遠而樂之者，蓋講學之樂也。《學記》論士之爲學，必在乎博習而親師，論學而取友，然後謂之大成。親師而必其博習，取友而必其論學者，蓋講學之資也。論師友淵源者，以爲大川三百，必求之師；支川三千，必求之友。師所以教其大，友所以輔其小，皆如川之方至焉者，蓋講學之衆也。前輩論作文，必具「三多」，而有所謂持論多者，講學之持論也。古人謂「共君一夜話，勝讀十年書」者，講學之夜話也。先達云世之君子，凡見前輩者，其淵源自別，雖不及見，而喜商論前輩言論風旨，必與常人不同者，講學之商論也。邵康節之《觀物内外篇》，窮盡天地萬物之理者，講學之觀物也。張横渠之《正蒙書》，發揮内聖外王之業者，講學之正蒙也。夫惟一講學，而有如是之多益焉。某之今日，乃實得是多益於左右，何其幸之多也！某之軍氣其不競也久矣，茅塞此心，學殖將落，且將入於鹵莽滅裂之域，而爲下流之歸者，其塗窮矣。今左右實以鼓噪作之，以介胄先之，某雖不敏，起懦志於棄甲曳兵之後，賈餘勇於任重道遠之塗，請事斯語於此，拳拳服膺於此，欲罷不能於此，殆將推洪毅之寸心，努力於斯道，冀其萬一之有聞者，是某今日區區之志願也。閣下既矜念其愚，而樂與之進，則某方將朝夕求侍博約之誨於函丈，以深究商賜講學之益，庶冷進於默識忘言之地，豈不韙歟！

《蒹葭》之詩曰：「蒹葭蒼蒼，白露爲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遡迴從之，道阻且長。遡游從之，宛在水中央。」某嘗竊謂是詩也，亦講學之詩也。「蒹葭蒼蒼，白露爲霜」云者，此言學者之待先生長者之教誨，以收斂成就之，猶蒹葭之待霜露而蒼蒼然也。所謂「伊人在水一方」云者，先生長者之所在，寔道之所在也。「遡迴從之，道阻且長」者，先生長者而或在王公大人之位，苟願學焉者，方且以勢利之私求之，所以求者非其道，則孺悲之欲見，且將辭以疾，滕更之在門，且將不見答矣。「遡游從之，宛在水中央」者，求之以其道，故王公大人之所樂得而教育也。某之卷卷之愚，所以求於門下者，意實在此，惟閣下念其悾悾之誠如是之不苟合也，而嗣與之進。

韓元吉《南澗甲乙稿》卷一八《王德修摹尹和靖先生畫像見寄因爲之贊》

嗚呼！儒學之要在養其正，施之萬務，動罔不應。

汪應辰《文定集》卷一六《答張定夫》 蒙頒示舊作四篇，至言奥旨，皆自得之，後學之所未聞，幸甚，幸甚。然其間鄙拙之見，猶有不能無疑者，敢試言之，以求教于執事。某聞之聖人之教，有小學，有大學。若《周官》所謂六藝，來書所謂胡安定教人以吏事，知兵與水利、算數等事者，小學也。若《中庸》、《大學》之所謂者，大學也。學無大小之分。小學蓋所以爲大學也。孔子曰：「温故而知新，可以爲師矣。」又曰：「下學上達，知我者其天乎。」使局于一技，而無知新、上達之功，則不免于藝成而下，致遠而泥矣。後世學者高談微妙，而闊略名數，度越繩墨，蕩然無所執守，枵然不適于用。若此者，非特不知小學，亦非所以爲小學也。以刑名法術名其家，以章句訓詁傳其徒，陋而無法，博而寡要。若此者，非特不知大學，亦非所以爲小學也。以此論者，學無大小之分，知其一則萬事畢，否

則兩失之矣。自秦、漢而下，至二程先生始能發明微言，使學者知本末不二，體用一源，而聖人之書始可得而讀，其有功于道甚大。來教以爲荀、揚、王、韓固非其比，此可以爲允論也。而猶謂其道則是也，其教人者非也。竊謂學者學此，教者教此而已，不應于道之外又別有以教人也。沈涵漸漬，渙然冰釋，怡然理順，則雖不責之重，禁之切，而人自歸于善矣。彼其詐僞者非也。以此治經，以此讀書，以此作文，何不可之有！彼其自處于卑陋者亦非也。胡安定之學，晚進不能知其詳，抑其止于此乎？或又有所謂知新、上達之功乎？此則未敢以輕論也。

楊萬里《誠齋集》卷八三《送郭才舉序》　人之聰明有不用，無不達也。不用而不達，咎在不用。用而不達，咎在不精。用而精，精而達，物何堅而不攻、理何幽而不窮哉？今夫日星行於天，漏刻製於人，製者有限而行者無窮也。而精於數者，乃能以吾有限之器而推夫無窮之行。然則天亦不能逃於人乎哉。吾友郭克明之子才舉家書生也，以賣文授徒爲生産作業，今乃得耿中丞、張平子之學，製一器於此而盡天行於彼，使夫二曜、五緯、二十八經崑崙磅礴於三十萬里之間，其行也止也，常也，變也，皆不遁吾盈虚之器，是何從而來哉？曰「古人之法也」。然古人之法常存，而古人之意不傳何也？豈非吾之聰明有用有不用、有精有不精故耶？才舉所謂用其聰明而精者也。然則以吾之聰明而用以求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學，而曰有不達者可乎？然彼之學宜難而易，此之學宜易而難，何也？予於是乎有感。慶元丁巳二月既望誠齋野客楊萬里序。

楊萬里《誠齋集》卷八七《子思論下》　論曰：學者病乎無見，亦病乎有見。學而無見，學之俗也。學而有見，學之妙也。俗則病矣，妙矣而亦曰病乎？妙非病也，妙而不反，斯病矣。人惟無見也，人而有見，則逐於見而不反。蓋世有病於能俯而不能仰者，終身不知有天也，一日而其病愈，仰而見天之高，自以爲未始見也，而喜焉！喜而不足，則終日觀天而不復視地焉，坐亦觀天，行亦觀天，不知逢荆棘，蹈蹊壑也，躓而傷焉。豈天使之躓而傷哉？傷生於喜，喜生於見，見生於不見故也。學者其初患於無見也，而盡銳以求於一見。見矣其患反甚於不見，何也？不見則羨，既見則喜。自夫人之喜心一生也，而道始遠矣。非喜心之害道也。喜其高則必厭其下，喜其遠則必棄其邇，喜其大則必厭其細，不知夫道也者，下不二於高，邇不二於遠，而細不二於大也。而二之，是故崇先覺，卑後學，務遐想，蔑近思，以君臣父子之日用爲淺易，以仁義禮樂之名教爲粗迹。於是探混茫以爲深，極孤絶以爲高，而不知入於空虚無有之學，以治身濟世，此猶取夢中之飲食以濟飢渴也，不已疏乎！古之君子，蓋有窮百家，究六合，極師友，博論辨，而無得也。非無得也，有得而無用也。有得而無用，則是否見之爲病也。從其見而反焉，則有得矣。見不損於今，亦不加於今。見不異於昔，亦不同於昔。此則向之所謂百家、六合、師友、論辨皆非也，而皆是也。百家一人，六合一室，師友一户，論辨一口，孰爲高？孰爲下？孰爲遠？孰爲近？孰爲大？孰爲細耶？道之歸有在矣。《中庸》曰：「道之不行也，道之不明也，賢知過之，愚不肖不及也。」夫愚不肖之不及固離於道矣，而賢知之過，乃《中庸》之所甚憂。而道之不行與不明，乃賢知者之罪，此無他，見而不反之病也。又曰：「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温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是故居上不驕，爲下不倍。」夫學之功至於居上而不驕，爲下而不倍，此真有用之學也。求其所以然者，則本於不以性廢學，不以大忽微，不以高棄中，不以新忘故，不以質去文。嗟乎，學至於此，其斯以爲子思《中庸》之學也歟！好游者以爲九州之内、四海之外，其山川人物非復其鄉里所有之山川人物也，竭其家以爲糧，以求博觀於天下，三年而貧也，而倦也，悔而歸，則其鄉里之山川人物即九州四海之山川人物也，而後釋然悟，翻然喜。學者之學而有見，見而不反，蓋游而未悔者也。安得游而悔者與之共學子思之《中庸》也耶？謹論。

林亦之《網山集》卷三《伊川子程子》　孔子之後百有餘歲，而七篇之書出。孟子之後千有餘年，而程子之學興。大道之傳，蓋亦有時，非人力可爲也。然孔、孟生於衰世，當時無有識者，此無足恠也。伊川生於明時，一代人物，炳然如華星，雖東坡之賢，尚竊非之，況許其知道者誰乎？乃知天下隨俗之人多，而獨見之人少也。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仲尼之道，吾於程子不敢有毫釐異同之論。然伊川之門謂學文爲害道，似其説未必然也。蓋自有天地以來，文章學問並行而不相悖，周公、仲尼其兼之者乎！自是而後，分爲兩塗，談道者以子思、孟軻爲宗，論文者以屈原、宋玉爲本，此周公、仲尼之道所以晦而不明，闕而不全者也。請以《六經》言之。《六經》之道窮情性，極天地，無一毫可恨者；《六經》之文則春容蔚媚，簡古險恠，何者爲耳目易到之語，是古之知道者未嘗不精於文也。苟工於文章而不知學問，則大道根源必闇然無所識；通於學問而不知文章，則古人句讀亦不能無窒礙，是皆未可以談《六經》也。故太史遷、司馬相如、揚子雲、韓愈之徒，文非不工也，而道德之奥茫昧無所見，其不可以談《六經》也明矣。程子以學文爲害道，則於《六經》淵源雖極其至，而鼓吹天地，謳吟情性，

又將何所託也？是安得謂之集大成者乎？故《六經》句讀亦不能無窒礙也。孟軻氏以來千有餘年，乃得一程子，惜夫恥於論文，故《六經》事業亦或有闕而未備者，信乎此道之難也！學者欲無愧於《六經》，無慙於周公、仲尼，則學問固爲大本，而文章亦不得爲末技也。作《伊川程子論》。

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三九《答陳齊仲》 格物之論，伊川意雖謂眼前無非是物，然其格之也，亦須有緩急先後之序，豈遽以爲存心於一草木器用之間而忽然懸悟也哉！且如今爲此學而不窮天理、明人倫、講聖言、通世故，乃兀然存心於一草木一器用之間，此是何學問？如此而望有所得，是炊沙而欲其成飯也。

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四四《答江德功》 知者，吾心之知；理者，事物之理。以此知彼，自有主客之辨，不得以此字訓彼字也。

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五四《答項平父》 所喻曲折及陸國正語，三復爽然，所警於昏惰者爲厚矣。大抵子思以來教人之法，惟以尊德性、道問學兩事爲用力之要，今子静所説，專是尊德性事，而熹平日所論，却是問學上多了。所以爲彼學者多持守可觀，而看得義理全不子細，又別説一種杜撰道理遮蓋，不肯放下。而熹自覺雖於義理上不敢亂説，却於緊要爲己爲人上多不得力。今當反身用力，去短集長，庶幾不墮一邊耳。

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六二《答林退思》 某區區之見，亦惟以儒者職分實不易盡，今之學者皆有小器易盈之患，於所當知，或聞而不講，或講而不精，是以見道不全而應用有闕，用是憤悱，不遑自安，懼所見之有偏，則所至之不遠，反復聖賢之典，泛參百氏之書，師事名儒，以證所疑，以質所見，庶幾識斯道之全體，明入德之大方。事有大變，則有以處之；時有大幾，則足以應之。顧瞻海内之君子自治嚴密，規摹廣大而進修不已，體用兼該，本末具舉，惟先生一人。今屈於貧困，寸步不能自致，不獲以酬其所欲，身雖在此，而心則在函丈也。某在天地間，甚不足道，亦知不肯爲小人儒。慨念往古道學素明，到春秋時，賢士大夫議論與夫經理其國，尚有標置。正學既晦，人物便不耐檢點，資稟粹温者，間有暗合古人仁心處，尚足以維持國體，使意脈未絶；資稟奇偉者，間有暗合古人仁政處，尚足以把持事務，使世變未極，更要進前擔負，自應是去不得。此某所以欲汲汲講究，成己之仁，成物之知，庶幾識古人所謂大學者。今以乏財，不得進拜函丈，誰其成就之？律曆兵法，要識端涯，莫指其蹤。古今損益大變，職分所當急，朝夕看諸儒之論，以己見揣摩，迄不知其旨。鄉間諸賢無有收而教之者，只得將《六經》涵泳耳。

某聞明學問之全體，而後可以底夫大成。蓋知至其所至而不能終其所終者有矣，未有不知至其所至而能終其所終者也。孔門之高弟，若子夏、子游、子張，止於有聖人一體，則造夫全體者，寧有幾人？然全體之不知，則有同門異户之患，雖欲有其一體，不可得矣。古之君子所以終日孜孜，惟恐學不足以知性命之正，才不足以成天下之務，識不足以周萬物之情者，以爲不如是，則有所偏倚，而無以立乎其大者也。大者之不立，猶不登泰山無以見天下之小，不遊大海無以見衆流之同歸一源，所存既卑，安藜藿之甘，難語太牢之味，固有以聰明爲障、思慮爲賊，自以爲見性成佛，終不明寂然不動之體也。以智力之所操持、謀略之所駕馭，自許以致功立業，終不明「行所無事」之知也。涉獵先民之論，泛觀古今之書，自許以博學多聞，終不知「皮之不存，毛將焉傅」也。夫是之謂無以立乎其大者也。若知從事於其本而以道之全體爲準的，則學足以知性命之正，必通乎死生之説，而異端不能惑矣；才足以成天下之務，則坦然見王道之易行，不至於不以堯之所以治民者治民矣；識足以周萬物之情，則所識前言往行，無非畜德，不至泛濫無統、迄無立身之地矣。君子反經而已，經正，則由天下之正路而業可大也，德可新也。血氣有盛衰，而與生俱生者未嘗變也；所遇有窮達，在我未嘗有加損也。智及乎此，則可與造全體矣。某雖昏蒙，尚知自勉，追懷古人，夫豈無志？今世英才，誰肯自卑？今欲考百氏之同異，收斂其偏，以求其全，鄉居僻陋，書册無所取，欲廣交四方之名人，合其所長，用以自反，貧窶無資，寸步不能自致，深慮日月易流，有負初志，結茅爲庵，以退爲名，奉親之暇，涵泳《六經》，退省乎日用之間，自求日新之功，庶乎有得焉耳。敢望先生發揮其義。

來示備悉。學者之志，固不可不以遠大自期，然觀孔門之教，則其所從言之者至爲卑近，不過孝弟忠信、持守誦習之間，而於所謂學問之全體，初不察察言之也。若其高弟弟子，多亦僅得其一體。夫以夫子之聖、諸子之賢，其於道之全體，豈不能一言盡之以相授納，而顧爲是拘拘者以狹道之傳、畫人之志，何哉？蓋所謂道之全體雖高且大，而其實未嘗不貫乎日用細微切近之間。苟悦其高而忽於近，慕於大而略於細，則無漸次經由之實而徒有懸想跂望之勞，亦終不能以自達矣。故聖人之教，循循有序，不過使人反而求之至近至小之中，博之以文，以開其講學之端，約之以禮，以嚴其踐履之實，使之得寸則守其寸，得尺則守其尺，如是久之，日滋月益，然後道之全體乃有所鄉望而漸可識，有所循習而漸可

能。自是而往，俛焉孳孳，斃而後已，而其所造之淺深、所就之廣狹，亦非可以必詣而預期也。故夫子嘗以先難後獲爲仁，又以先事後得爲崇德。蓋於此小差，則心失其正，雖有鑽堅仰高之志，而反爲謀利計功之私矣，仁何自而得，德何自而崇哉！聊誦所聞，以答下問之意。至於庵記大字之需，則非學之急，亦老懶之所不暇也。舒大夫向嘗相見於會稽，所論未合，今想其學益有成矣。聞其政亦甚佳，有本者固如是也。不及爲書，因見幸略道意。

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六七《定性説》 定性者，存養之功至，而得性之本然也。性定則動静如一，而内外無間矣。天地之所以爲天地，聖人之所以爲聖人，不以其定乎？君子之學亦以求定而已矣。故擴然而大公者，仁之所以爲體也；物來而順應者，義之所以爲用也。仁立義行，則性定而天下之動一矣，所謂貞也，夫豈急於外誘之除而反爲是憧憧哉！然常人之所以不定者，非其性之本然也，自私以賊夫仁，用知以害夫義，是以情有所蔽而憧憧耳。不知自反以去其所蔽，顧以惡外物爲心而反求照於無物之地，亦見其用力愈勞而燭理愈昧，益以憧憧而不自知也。良其背則不自私矣，行無事則不用知矣。内外兩忘，非忘也，一循於理，不是内而非外也。不是内而非外則大公而順應，尚何事物之爲累哉！聖人之喜怒，大公而順應，天理之極也；衆人之喜怒，自私而用知，人欲之盛也。忘怒則公，觀理則順，二者所以爲自反而去蔽之方也。夫張子之於道，固非後學所敢議，然意其彊探力取之意多，涵泳完養之功少，故不能無疑於此，程子以是發之，其旨深哉！

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六七《已發未發説》 《中庸》未發已發之義，前此認得此心流行之體，又因程子凡言之者皆指已發之云，遂目心爲已發，而以性爲未發之中，自以爲安矣。比觀程子《文集》、《遺書》，見其所論多不符合，因再思之，乃知前日之説雖於心性之實未始有差，而未發、已發命名未當，且於日用之際欠却本領一段工夫，蓋所失者不但文義之間而已。因條其語，而附以己見，告于朋友，願相與講焉。恐或未然，當有以正之。

《文集》云：「中即道也。」又曰：「道無不中，故以中形道。」

又云：「『中即性也。』此語極未安。中也者，所以狀性之體段，如天圓地方。」

又云：「中之爲義，自過不及而立名。若只以中爲性，則中與性不合。」

又云：「性道不可合一而言。中止可言體，而不可與性同德。」

又云：「『中者，性之德』，此爲近之。」

又云：「不若謂之性中。」

又云：「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赤子之心發而未遠乎中，若便謂之中，是不識大本也。」

又云：「赤子之心可以謂之和，不可謂之中。」

《遺書》云：「只喜怒哀樂不發便是中。」又云：「既思，便是已發喜怒哀樂一般。」

又云：「當中之時，耳無聞，目無見，然見聞之理在，始得。」

又云：「未發之前謂之静，則可；静中須有物，始得。這裏最是難處，能敬則自知此矣。」

又云：「敬而無失，便是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也。敬不可謂之中，但敬而無失，即所以中也。」

又云：「中者，天下之大本，天地間亭亭當當，直上直下之理，出則不是，惟敬而無失最盡。」

又云：「存養於未發之前，則可；求中於未發之前，則不可。」

又云：「未發更怎生求？只平日涵養便是。涵養久，則喜怒哀樂發而中節。」

又云：「善觀者，却於已發之際觀之。」

右據此諸説，皆以思慮未萌，事物未至之時爲喜怒哀樂之未發。當此之時，即是心體流行、寂然不動之處，而天命之性體段具焉。以其無過不及、不偏不倚，故謂之中。然已是就心體流行處見，故直謂之性則不可。呂博士論此大槩得之，特以「中即是性」、「赤子之心即是未發」則大失之，故程子正之，解中亦有求中之意，蓋答書時未暇辨耳。蓋赤子之心動静無常，非寂然不動之謂，故不可謂之中。然無營欲知巧之思，故爲未遠乎中耳。未發之中，本體自然，不須窮索，但當此之時，敬以持之，使此氣象常存而不失，則自此而發者其必中節矣，此日用之際本領工夫。其曰却於已發之處觀之者，所以察其端倪之動而致擴充之功也，一不中則非性之本然，而心之道或幾乎息矣，故程子於此每以敬而無失爲言，又云「入道莫如敬」，「未有能致知而不在敬者」，又曰「涵養須是敬，進學則在致知」，「以事言之，則有動有静；以心言之，則周流貫徹，其工夫初無間斷也，但以静爲本爾。」周子所謂主静者，亦是此意，但言静則偏，故程子又説敬。向來講論思索，直以心爲已發，而所論致知格物亦以察識端倪爲初下手處，以故缺却平日涵養

一段功夫，其日用意趣常偏於動，無復深潛純一之味；而其發之言語事爲之間，亦常躁迫浮露，無古聖賢氣象。由所見之偏而然爾。程子所謂「凡言心者，皆指已發而言」，此却指心體流行而言，非謂事物思慮之交也。然與《中庸》本文不合，故以爲未當，而復正之，固不可執其已改之言而盡疑論説之誤，又不可遂以爲當而不究其所指之殊也。周子曰：「無極而太極。」程子又曰：「『人生而静』，以上不容説，纔説時，便已不是性矣。」蓋聖賢論性無不因心而發，若欲專言之，則是所謂無極而不容言者，亦無體段之可名矣。未審諸君子以爲如何？

朱熹《四書或問・大學或問上》 聖人施教，既已養之於小學之中，而後開之以大學之道。其必先之以格物致知之説者，所以使之即其所養之中，而因其所發，以啓其明之之端也；繼之以誠意、正心、脩身之目者，則又所以使之因其已明之端，而反之於身，以致其明之之實也。夫既有以啓其明之之端，而又有以致其明之之實，則吾之所得於天而未嘗不明者，豈不超然無有氣質物欲之累，而復得其本體之全哉！是則所謂明明德者，而非有所作爲於性分之外也。然其所謂明德者，又人人之所同得，而非有我之得私也。向也俱爲物欲之所蔽，則其賢愚之分，固無以大相遠者。今吾既幸有以自明矣，則視彼衆人之同得乎此而不能自明者，方且甘心迷惑没溺於卑汙苟賤之中而不自知也，豈不爲之惻然而思有以救之哉！故必推吾之所自明者以及之，始於齊家，中於治國，而終及於平天下，使彼有是明德而不能自明者，亦皆有以自明，而去其舊染之汙焉，是則所謂新民者，而亦非有所付畀增益之也。然德之在己而當明，與其在民而當新者，則又皆非人力之所爲，而吾之所以明而新之者，又非可以私意苟且而爲也。是其所以得之於天而見於日用之間者，固已莫不各有本然一定之則，程子所謂「以其義理精微之極，有不可得而名」者，故姑以至善目之。而《傳》所謂君之仁、臣之敬、子之孝、父之慈、與人交之信，乃其目之大者也。衆人之心，固莫不有是，而或不能知，學者雖或知之，而亦鮮能必至於是而不去，此爲大學之教者，所以慮其理雖粗復而有不純，己雖粗克而有不盡，且將無以盡夫脩己治人之道，故必指是而言，以爲明德、新民之標的也。欲明德而新民者，誠能求必至是而不容其少有過不及之差焉，則其所以去人欲而復天理者，無毫髮之遺恨矣。

朱熹《四書或問・孟子或問》卷一 天地之間，人物之衆，其理本一，而分未嘗不殊也。以其理一，故推己可以及人；以其分殊，故立愛必自親始。爲天下者，誠能以其心而不失其序，則雖天下之大，而親疏遠邇，無一物不得其所焉，其治豈不易哉！

薛季宣《浪語集》卷二九《中庸解》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

天命，上天之載也。性，人受天地之中以生者也。道，日用也。教，成物者也。天命即性也，率性即道也，脩道即教也。性、命、道、教，皆非自外作者，在乎不失其正而已。於所不見不聞之地，有毫釐之差，則失性命之正。失性命之正，則去道遠矣。隱見微顯，本一道也，未有動乎中而不形於外者。戒慎恐懼，所以貞夫一也。人之於道也，造次顛沛而不可違者也。無入而不自得，觀感之教也。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欲也。喜怒哀樂，皆性中之物也。方其未發，不可謂之有。及其既發，不可謂之無。喜怒哀樂正於未發，可不謂中乎？發而不失其所謂中，可不謂和乎？中者，道之所自出，故謂之大本。和者，物之所同歸，故謂之達道。天地之大，萬物之夥，未有離乎道者也。泯中和而不離，開物成務之道也。

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

君子之中庸，中庸也。小人之中庸，反中庸也。時中，時措之宜也，中節者也。反中庸則安於不善，此小人之中庸也。

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

中，正性也。庸，常道也。居正有常，所謂至德。安之爲貴，安之悠久之道也。擇中庸而不能守，非所謂安之者也。

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子曰：「道其不行矣夫！」

所貴於知者，爲其能有擇也。所貴於賢者，爲其能有見也。人之望也，所賴以先民也，愚者固不及矣，知者又過中道，道何從而行乎？不肖固不及矣，賢者又過中道，道何從而明乎？孔子興「道不行」之歎，蓋歎賢而知者過

猶不及，君子、小人之間不能以寸。飲食而知其味之正，斯無嗜好之僻也。毋偏毋頗，則近道矣。過物之累，所惡其擊者也。

子曰：「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爲舜乎！」

所惡於知者，爲其鑿也。舜好問而好察邇言，蓋未始自用而亦不輕信之也。邇言猶察，況其遠者乎！天下之理未有無二端者，好問而察邇言，遏惡而揚善，此執兩端而用其中之道也。欲求中而二端之棄，吾見其執一而非中也。

子曰：「人皆曰予知驅而納諸罟獲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也。人皆曰予知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子曰：「回之爲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

子曰：「君子可以大受而不可小知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二者適反。君子、小人之辨，衆人之知。所謂小知也，惟知之小，陷乎大患而不自覺，雖知中庸之擇，固無安之之理。夫小知而大知自見，惟不役於小爾。久於中庸之德，其惟大受者乎？顏子擇中庸而得一善，所謂識道也。拳拳服膺，則心服而身守之矣，未嘗須臾離也，何從而失之乎？舜之爲舜，不過執兩端而用其中。顏之爲顏，不過擇中庸而得一善。君子之道焉可誣也，在乎知本而已。

子曰：「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禄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

天下之事可以强爲者，是皆可能者也。中庸天道也，不可以能之也，能之非道也，執中而無方者也。故曰神而明之，存乎德行。

子路問强子曰：「南方之强與？北方之强與？抑而强與？寬柔以教，不報無道，南方之强也，君子居之。衽金革，死而不厭，北方之强也，而强者居之。故君子和而不流，强哉矯；中立而不倚，强哉矯；國有道，不變塞焉，强哉矯；國無道，至死不變，强哉矯。」

子路之問，蓋强弱之强也。孔子分君子、小人之辨，託南方、北方之强應之。南方之强，君子居之。所謂養其大者，犯而不校之類，此伯夷、叔齊所以廉頑立懦，求仁得仁也。北方之强，豈子路所謂强者？此匹夫之勇爾。和而不流，中立不倚，國有道不廢，不爲無道改節，自强矯。矯，惟有道者能之，而汝也矯。矯，特立貌。

子曰：「素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弗爲之矣。君子遵道，而行半塗而廢，吾弗能已矣。君子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唯聖者能之。」

素隱行怪，撰其素行，行其左道以欺世盜名者。半塗而廢，自暴自棄者。若之人也，皆爲人者也。聖人有所不能爲，爲之不能已也。君子之道，乾乾而不息者也。遯世不見知而不悔，非惟人之知也；依乎中庸，徒以成身而已，非聖人而能與於此乎？

君子之道費而隱，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故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詩》云：「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

道不遠人，故雖匹夫匹婦可以與知之。至大至神，雖聖人不可以意知，不可以己能。所謂費而隱者，其中庸之至乎！天地之大，而人有所憾，不能成其大爾。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言必有物，安得舉而破之乎？造端乎夫婦，可以與知也。察乎天地，謂上下察也，鳶飛魚躍，各正性命者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豚魚鳥獸，夫豈外此哉！

子曰：「道不遠人。」人之爲道而遠人，不可以爲道。《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執柯以伐柯，睨而視之，猶以爲遠。

伐柯，執柯以爲遠，此近於天地之大，猶有所恨者。日用飲食，此民之不可須臾離者也。道不可離，又何遠焉？知脩道之在人，可以語率性之道矣。

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

以人治人，非求諸遠者。過而能改，爲善莫加焉。夫子一以貫之，蓋無所謂忠恕。忠恕之道，譬諸己而已矣。立己與物，則其去道愈遠。無人我之辨，所謂一以貫之也。不欲人之加諸我者，吾亦欲無加諸人，善推所爲，能忠與恕，則近之矣。違道不遠，猶非道也。一以貫之，無所俟於推矣。

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言顧行，行顧言，君子胡不慥慥爾！

君子之道四，君臣也，父子也，兄弟也，朋友之交也，是皆不可能也，在脩其在我者也。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所謂脩道也，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

敢盡，聿求厥中者也。言行相應，則所謂君子之道者，丘未能一，所以能一之也。愔愔謹也，言不可不愔愔然也。

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而不求於人，則無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徼幸。

素其位，所謂居易也。不願乎外，不易乎世者也。不易乎世而行其素，無適而不中矣。上之陵下，下之援上，皆徇物而外馳者，故怨尤生焉。內求於己，又誰怨乎？行險徼幸，蓋不知命者也得之。不得曰有命，所以窮通而長樂也。

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君子之道，辟如行遠必自邇，辟如登高必自卑。《詩》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耽。宜爾室家，樂爾妻孥。」子曰：「父母其順矣乎！」

道不遠人，在我而已。大學之道，自正心誠意以至化家刑國，未有本亂而末治者也。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故君子必自反也。仁之實，事親是也。孝悌爲仁之本，豈有他哉？

子曰：「鬼神之爲德，其盛矣乎！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

鬼神，至幽者也，而人莫敢不敬，以其體物之著也。誠之不息則著，豈外是哉！譬射，以有反身之仁，窮神以見。至誠之德，知微之顯，知遠之近，則可以言中矣。

子曰：「舜其大孝也與！德爲聖人，尊爲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壽。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故栽者培之，傾者覆之。《詩》曰：「嘉樂君子，憲憲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故大德者必受命。

舜之受命，所謂天地合其德者，原其宗本，不過充事親之孝，因天材而篤之耳。栽培傾覆，皆天道之當然者，舜何與焉？達天之德，而不能得天者未之有也，而況於邇者乎？

子曰：「無憂者，其唯文王乎！」以王季爲父，以武王爲子，父作之，子述之。武王纘太王、王季、文王之緒，壹戎衣而有天下，身不失天下之顯名，尊爲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武王未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太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斯禮也，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父爲大夫，子爲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父爲士，子爲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期之喪達乎大夫，三年之喪達乎天子。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子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春秋脩其祖廟，陳其宗器，設其裳衣，薦其時食。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也。序爵所以辨貴賤也，序事所以辨賢也。序事謂酌獻及儐相執事者。旅酬下爲上，所以逮賤也。燕毛，所以序齒也。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敬其所尊，愛其所親，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

無憂，得天者也。達孝，仁親者也。文王上有以得其親，下有以施乎子，全其天樂，又何憂乎？武王、周公所以上繼文王，善推其所爲而已。近而事親，大而事天，治人神，和上下，未始不本文王之道，無或不當理者，則文王之無憂，武、周之達孝，其至矣乎！郊社禘嘗所以交神，有道指掌之示，夫何遠之有哉！

哀公問政，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人道敏政，地道敏樹。夫政也者，蒲盧也。故爲政在人，取人以身，脩身以道，脩道以仁。仁者，人也，親親爲大。義者，宜也，尊賢爲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故君子不可以不脩身，思脩身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

知天，知命也。知人，知道也。爲政在人，所謂人存政舉，人亡政息者也。地道之可察者，莫敏於樹。人道之可通者，莫敏於政。文、武之政具在，而人莫之行也。得人行之，則其化物何異於蒲盧之變？然待其人而後行爾。爲政之道，得人爲本。身不明道，無以知人。不先體仁，無以入道。君子之道無他，仁義而已矣。知事親爲人事之本，尊賢爲適道之宜，由是而之焉，則禮可以義起矣。是故爲政莫善於知天，知天莫尚於知人，知人莫大於尊親，尊親莫過於脩身。知脩身，則可以仁民矣。凡爲政而不及於脩身知化，皆非所謂正也。

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

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强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

達德所以行達道，一所以行三也。仁以本之，知以通之，勇以成之。知、仁、勇三者相須爲用，而不可偏廢，所以行之不過曰一而已。一者何也？所謂知天者也。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清明在躬，氣志如神，則知、仁、勇之三，未始離乎一也。天下達道亦大矣，交親之際盡而足通乎！達德則未見其五也。斯道也，在人而已。人之資質有限，能强而至於道，則與生而知之、安而行之者等爾。明於蒲盧之喻，則可以言政矣。

子曰：「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知斯三者，則知所以脩身；知所以脩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

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而好學、力行、知恥者近之。三者之心，人皆有之，充其所爲，則達德可致身脩，而可以爲政矣。脩道之謂教，而於天下國家何有！

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曰脩身也，尊賢也，親親也，敬大臣也，體羣臣也，子庶民也，來百工也，柔遠人也，懷諸侯也。脩身則道立，尊賢則不惑，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敬大臣則不眩，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子庶民則百姓勸，來百工則財用足，柔遠人則四方歸之，懷諸侯則天下畏之。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脩身也。去讒遠色，賤貨而貴德，所以勸賢也。尊其位，重其禄，同其好惡，所以勸親親也。官盛任使，所以勸大臣也。忠信重禄，所以勸士也。時使薄斂，所以勸百姓也。日省月試，既廩稱事，所以勸百工也。送往迎來，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遠人也。繼絶世，舉廢國，治亂持危，朝聘以時，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

九經之治，自脩身始。所謂行之者一，皆行其所無事也。尊賢先於親親，所以立道也。大臣之敬，不敢褻也。小臣之體，恐疎之也。子庶民，來百工，內之所以安治。柔遠人，懷諸侯，外之所以信服。皆行其所無事，而以脩身爲本。君子之於天下也，將以安全之也，非徒有之而已。脩身以教，各因其材而篤，使人得之觀感，咸事其事，不敢不勉，以遵乎治者，先王脩道之教也。皆自我出也，所以行之者廣。求諸己者，豈不約乎？

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言前定則不跲，事前定則不困，行前定則不疚，道前定則不窮。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獲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不獲乎上矣。信乎朋友有道，不順乎親，不信乎朋友矣。順乎親有道，反諸身不誠，不順乎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

治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曰豫而已。事不可以意知，不可以己能，皆以脩身爲本。誠明乎善，所以立事也。道也，行也，事也，言也，豫皆前定之矣。見之事業，寧有窮乎？所貴乎坐進此道。誠者所以立豫也。至誠與天地同流，不誠無物矣。不誠無物，則不明於善，交人之際，將何以有行乎？道之不行，不誠故爾。《易》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率此而行，則無往而不濟矣。

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篤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强。

天道本然者也，人道當然者也。至誠則無他事矣。此舜所以從欲而治，孔子從心所欲而不踰矩也。學、問、辨、行，所以誠之者也。學之貴博，問之貴審，思之貴慎，辨之貴明，行之貴篤。知此五者，可以無失矣。審於問，篤於行，其功常十倍於人，未有不至者。致曲能有誠也，學者所貴以成身也。不成乎身，則何貴於學？誠者，天之道也，至明至强，固有之也，柔愚逐物害之也。至誠則本然者見矣。故學而未至於啓蒙發蔀，如蒲盧之變，皆不足以言學也。

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惟天下至誠，惟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唯天下至誠爲能化。

性，本然者也。教，當然者也。本然者，未嘗不著。由當然以即本然，則本然之性見矣。故雖聖人，未有不由學而至者，所謂致曲也。知所謂教，自愚而聖無難者。誠明蓋一道爾。誠，天道也。誠之，人道也。明者誠之著也。至誠復性，則上下咸察吾性中之本然者，而焉有不盡哉！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言命矣。立命之道，自反身始也。參乎天地，非盡性者能之

乎？致曲無所不用，其至者每用其至，至則誠矣。至誠不息，則形而發見，故變化自我出也。

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見乎著龜，動乎四體。禍福將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誠如神。

天道之神，所以能體物者。誠一之至，未始離於物也。至誠與天道相似，故神神而明之，所謂格物也。格物而至明，則善不善之將然者無所潛於隱伏矣。

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是故君子誠之。爲貴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外內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

天生烝民，有物有則。誠自成，道自道，夫豈外物耶？物則之盡，在誠而已。不誠無物，故以誠爲物之終始也。誠者物之終始，豈徒成身而已哉！盡己盡物，則中和致而天地位、萬物育，無物不一，無適非中，皆吾性之成德，安有內外之分乎？仁也知也，由成己成物辨也，仁知之辨，惟其時而已。

故至誠無息，不息則久，久則徵，徵則悠遠，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高明。博厚所以載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無疆。如此者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爲而成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其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

不貳，誠也。不測，神也。天地之神，亦誠而已矣。至誠斯不貳矣。不貳則自然不息，以至於盡神。天之高，地之厚，道之悠久，神之不測，惟至誠可以與於此。誠之爲道，顧不大耶！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爲而成，茲天道之變化，一言可盡，曰誠而已。

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今夫天斯昭昭之多，及其無窮也，日月星辰繫焉，萬物覆焉。今夫地一撮土之多，及其廣厚，載華嶽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洩，萬物載焉。今夫山一卷石之多，及其廣大，草木生之，禽獸居之，寶藏興焉。今夫水一勺之多，及其不測，黿鼉蛟龍魚鼈生焉，貨財殖焉。

高、明、博、厚、悠、久者，天地之道，此其可知者也。天昭昭之多，地一撮土之多，山一卷石之多，水一勺之多，皆近而小者，及其至也，蓋不可知之也。其所以爲天地山川而不可知者，曰誠而已。

《詩》曰：「惟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爲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爲文也。純亦不已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於天，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待其人而後行。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疑焉。

於穆不已，天之命也。不顯之德，文王所以受命也。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於天，禮儀威儀，待其人而後行者，此於乎不顯純，亦不已之德也。全乎天德，至道之歸也。故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天之爲天，文王之爲文王，其道非他，誠之不息而已。

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是故居上不驕，爲下不倍。國有道，其言足以興；國無道，其默足以容。《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其此之謂與。子曰：「愚而好自用，賤而好自專。」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裁及其身者也。

君子之道，行其所無事也。德性，天性之本然者。問學，盡性之本然者。廣大措之，四方上下而準者。精微，至約之在人者。高明，所以覆物者。中庸，所以成物者。溫故，反本者。知新，知來者。敦厚，自廣者。崇禮，接物者。皆以脩身爲本，廓而充之，則與天地準矣。爲上處下，興邦免禍，未有不自此途出者。此明哲之所以保其身也。學不由此，所謂反古之道也。自用之愚，自專之賤，裁其自取之也。

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雖有其位，苟無其德，不敢作禮樂焉。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亦不敢作禮樂焉。子曰：「吾說夏禮，杞不足徵也。吾學殷禮，有宋存焉。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

禮樂，聖人事也。制禮作樂，天子之事也。今天下有其時者也，不以聖人居天子之位，禮樂不可作也。此天之道也，作之者安也。夏禮不足徵矣，殷禮可學而不可從也。禮從時，孔子之所以從周也。孔子之不能制禮作樂，無其時，且無其位也。

王天下有三重焉，其寡過矣乎！上焉者雖善無徵，無徵不信，不信民弗從。下焉者雖善不尊，不尊不信，不信民弗從。故君子之道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繆，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質諸鬼神而無疑，知天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知人也。是故君子動而世爲天下道，行而世爲天下法，言而世爲天下則，遠之則有望，近之則不厭。《詩》曰：「在彼

無惡，在此無射。庶幾夙夜，以永終譽。」君子未有不如此而蚤有譽於天下者也。

三重，三節也。上焉不可使知之者也，下焉日用而不知者也，故君子用其中，必本於脩身。本諸身，徵諸庶民，匹夫匹婦皆可與知之。上無太高，下無太瀆，百姓心悦誠服，知所徵信，則敬而從之，所以適道也。天地鬼神，先聖後聖，其道一而已矣，莫不以人爲本，知天知人，不過内外之合而已。民有所徵而能信，無思不服，不可得而遠，近吾脩道之教也，見譽有由矣。外是而求譽，非永終譽者也。

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辟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爲大也。

天地之大，誠而不已者也。仲尼遠繼前聖，合德二儀，博厚高明，應物無迹，大小咸德，體合萬殊，小者如水之流通，異行而俱入於海，大者如物之自化，不可見而未始踰閑。天德之至，所以爲夫子哉！

唯天下至聖，爲能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也；寬裕温柔，足以有容也；發强剛毅，足以有執也；齊莊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别也。溥博淵泉，而時出之。溥博如天，淵泉如淵，見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悦。是以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隊，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故曰配天。

《書》曰：「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所見不同，一於廣運之德爾。成配天之德，則其處身接物，皆順而不妄，動而愈出。惟有本者能之爾。天地之大，何所不容，何所不逮？苟能此道，則有不言之信，無爲之教，聲容言動，其有不格者乎？此爲天道之當然。所謂無思不服者也，此道也。可以建天地，可以貫金石，有血氣者而能外於是乎？

唯天下至誠，爲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夫焉有所倚，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

天下之大經，正也。天下之大本，中也。經綸大經而立大本，非全於天者不能也。求全於天，誠之而已。誠者，天地萬物所受以生也，人之所以自成也。夫焉有所倚，然亦不可誣也。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然在後，卓然如有立，參前如倚衡。有所倚者，其何能？然此道之本可得而知者聰明聖知，性中之本然者固有之也，唯全於天者爾。天全而後誠至，而中正立矣。

《詩》曰：「衣錦尚絅。」惡其文之著也。故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君子之道淡而不厭，簡而文，温而理，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可與入德矣。

君子之道其可知者，非其至也，至不可以意知而可與有行也。小道的然，則的然而已矣，其將何以爲遠？知行遠之自邇，登高之自卑，則可以適君子之道。淡而不厭，簡而文，温而理，所謂不顯之德也。知德之不顯，則知的然之惡矣。子夏以謂小道可觀，而泥於致遠。非可觀，則何以爲小道歟？

《詩》云：「潛雖伏矣，亦孔之昭。」故君子内省不疚，無惡於志。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見乎？《詩》云：「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故君子不動而敬，不言而信。

莫見乎隱，莫顯乎微，君子所以戒慎恐懼也。自反而縮，吾何慊乎哉！故君子敬其獨爾。内自不欺，曾何人所不見之有！人所不見而謂之難也，況己所不見乎？此君子所以大過人也。相在爾室，室非身之外也，況室以爲喻也。内且不愧於屋漏，敬信其日用爾。不動之敬，不言之信，何有哉！《詩》曰：「奏假無言，時靡有争。」是故君子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於鈇鉞。《詩》曰：「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是故君子篤恭而天下平。

君子之道本諸身，加乎天下，莫不以脩身爲本也。脩身本乎誠敬，所謂篤恭也。篤恭而天下平，脩道之教也。奏假無言，不顯惟德，至於時靡有争，百辟刑之，惟至誠之格物如此，民心悦而誠服，天下有不平乎？慶賞刑威，勸懲之道也。不用而民不倍，誠之至也。

《詩》云：「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子曰：「聲色之於以化民，末也。」《詩》曰：「德輶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

聲色之感，豈所以化服人心乎？聖人不以感人，知德而已。故夫子言本末之辨。毛輕微之至也，道微乎微者也。知道之妙，則知非毛之所可倫擬也。尚不可得而倫擬，矧可射乎？無聲無臭，天道之始也。中庸之學，所以研求性命之正，和同天人之理。不知天道之始，其何以爲至哉！

薛季宣《浪語集》卷二九《大學解》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物有

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

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能明是德，則近人矣。能明是德，則知止矣。有止故不妄，不妄故能安，能安故能動。明德本也，應物末也。故學道貴知本，知本則知緩急後先之序，而無過舉之患矣。不誠未有能動者也，能安而靜，物莫之撓動，而應物者蓋無難矣。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脩，身脩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爲本。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

有良知，有小知。良知，知德者也。小知，知小知見也。域於小知，良知無自發也。能致其知，則知之至者見矣。物物則之，在人者不明。明德，則物無以盡。不能盡物，則知之至者無因而發。格，至也。物至，則良知發也。良知發見，則所知必至，意無有不誠，心無有不正，家國天下無不自正，所施者寡，所被者博矣。《洪範》曰：「皇建其有極，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所謂格物也，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爾，不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以知德脩身爲本也。凡厥庶民，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天子庶人之一是也。堯自克明峻德，至於黎民於變。仲尼由三十而立，至於所欲不踰矩。大學之道無它，在乎格物而已。不知盡己，而欲盡人之道難已哉。

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故君子必慎其獨也。小人閒居爲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后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慎其獨也。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

大學之道，自知德始，意誠而下，皆其序也，不可躐而至也。慎獨，致一之道也。致一之至，不戒而嚴矣。《易》曰：「無有師保，如臨父母。」嚴之至也。不欺其內，好之如色；惡於欺也，如惡惡臭。自牧如此，非出勉强而後可以爲謙。自謙，慎獨之始也。不誠無物，君子其可欺乎？小人爲欺，徒以自欺而已。十目十指，其將誰欺？德之潤身，由其意之誠也。心廣體胖，至誠之道，將與天地參矣。

《詩》云：「瞻彼淇澳，菉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僴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脩也。瑟兮僴兮者，恂慄也。赫兮喧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詩》云：「於戲，前王不忘。」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

「淇澳」之詩美武公之德者，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所以形容之也。爲天造而人功之似也，由其知學。而自脩者至也，恂慄和敬也，威儀度數也，脩道在己。而民之不能忘者，各以其所求得也。君子樂得其志，小人樂得其事。凡以身脩而應之有道也，故必誠其意。

《康誥》曰：「克明德。」《太甲》曰：「顧諟天之明命。」《帝典》曰：「克明峻德。」皆自明也。《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誥》曰：「作新民。」《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

明德，俊德也。日新，德新也。惟天陰騭下民，民之受中以生者，明於是也。聖人所以達天德也，由其固有之也。克明則克類矣。文王純亦不已，日新之盛德也。盡斯爾也，用其極之謂也。

《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詩》云：「緡蠻黃鳥，止于丘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詩》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敬，爲人子止於孝，爲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

止，極也，仁之至，義之盡也。知止而後能定，能定則不它矣。此謂知本。古人之所以大過人者，無所不用其極也。能知所止，無所往而不建其極也。黃鳥尚知安身之所，人而不求所止可乎？訟之起也，中無所定也，知止自不欺矣。犯而不校，夫何訟之有乎？

所謂脩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懥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此謂脩身在正其心。

中庸之學，以率性爲道。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有所忿懥恐懼則非所謂中，而本性昏矣。心者，神明之舍，居中虛以治五官者也。心爲事奪，五官皆失其正，非所以安神明也。一正心，而本性正矣。

所謂齊其家在脩其身者，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之其所賤惡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敖惰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故諺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此謂身不脩不可以齊其家。

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君子之道無他，善推其所爲而已。譬所親愛，譬所畏敬，譬所哀矜，譬所敖惰。取譬反覆，視我心之輕重，則失其正者見矣。好而不知其惡，惡而不知其美，皆有所偏也。心有所偏，則吾之是非錯謬失倫，輕重無準，失其所以成己。近而無以齊家，猶愛而不知其子，貪而不知其苗也。無偏無黨，王道蕩蕩，則會歸于極矣。是故脩身以正心爲本，心正而天下平矣。

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衆也。《康誥》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后嫁者也。

《孝經》曰：「閨門之內，具禮矣乎，嚴父嚴兄。」妻子臣妾，猶百姓徒役也。爲國以禮，能踰上下之交乎？君子之爲天下國家，皆以脩身爲本。事親者可以事君，臨下者可以臨民，此皆不學而能者也。若保赤子，敬之至也。知敬恭之道，斯無失之者矣。君親之辨，則惟其時物焉，故曰「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爲政。」奚其爲爲政？克明俊德，黎民於變。文王以刑寡妻者，御家邦善推所爲者乎！

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一人貪戾，一國作亂。其機如此，此謂一言僨事，一人定國。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帥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是故君子有諸己而后求諸人，無諸己而后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故治國在齊其家。《詩》云：「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國人。《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其爲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此謂治國在齊其家。

孔子曰：「聲色之於化民也末矣。脩道之謂教，凡有血氣，未有不緣觀感而得也。」此化俗之機也，皆自身脩始也。堯、舜之民灝灝如也，桀、紂之民比屋可誅，是豈聲色化之也，皆觀感然也，非勉强而從之也。故君子必自反也。內外之合，所謂恕也。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篤恭而天下平，用此道也。孔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故君子先正其身，不願乎其外。

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此之謂絜矩之道。

古之善爲天下國家者，以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無它焉，一以貫之而已。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所出者正，則所從者順，此之謂絜矩之道。矩絜而民取制矣。是故動而爲天下道，使民無不知愛其親、知敬其長，風俗淳厚。蓋所以率之者順矣。脩道之教，不言之令，所謂絜矩之道，皆以身脩爲本耳。

《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有國者不可以不慎，辟則爲天下僇矣。

國以民爲本，民以心爲本。君子之得其民，得其心也。民之好惡，其心未嘗不公。君子以民爲心，公其好惡，則民愛之戴之，將父母若矣。爲人上者，下人之所瞻望也，唯中立而不倚，則服而從之。十手十目，其嚴乎！故君子在正其身。

《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儀監于殷，峻命不易。」道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外本內末，爭民施奪。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康誥》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

皇天無親，惟德是予。人之所欲，天必從之。天聽自我民聽，天視自我民視，是故在得民也，得民在得心也。惟有德者有以得民之心，故君子敬其獨也。政有本末，脩身爲本，身脩德建，民可得而用矣。何財非我之有？不務建德，而急於財用，民不知德，則惟財之靳，是施奪之道也。是故有德斯

有民，有民斯得天，後利先義，先王所以受命也。

《楚書》曰：「楚國無以爲寶，惟善以爲寶。」舅犯曰：「亡人無以爲寶，仁親以爲寶。」《秦誓》曰：「若有一個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彦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寔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媢疾以惡之，人之彦聖而違之，俾不通，寔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唯仁人放流之，迸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此謂唯仁人爲能愛人，能惡人。

爲國之道在知善。擇惡善之道，仁身爲本。仁身而後能擇，能擇然後知人，知人嘉善，則可以保民矣。善人之道無他，賢賢而已。媢疾之心勝，則不能與人爲善，而何以保身乎？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脩身而已。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也。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過也。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菑必逮夫身。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

進賢之法，莫崇禮貌。去惡之要，莫先克己。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吾命之出者未至爾。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是誰之過歟？惟能公其心者可與論進賢退不肖之實。以百姓之心爲心，忠信君子，所以仁身者，驕泰害之者也。得失之要，在我而已。果能忠信則身脩，而能公其好惡。賢不肖之進退，在此而不在彼也。

生財有大道，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爲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恒足矣。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也；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孟獻子曰：「畜馬乘不察於雞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彼爲善之小，人之使爲國家，菑害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

《易》稱何以聚人？曰財。財者，國用所出，其可緩乎？雖然，爲國務民之義而已。財者，利之所在，人之所必争也。人必争而我奪之，則利心生而禮義消矣。務民之義，則天下一家，而財不可勝用。藏之於下，猶在君也。以財發身，用之者也不知所以用之，身爲財之役矣。故君子先正其本，爲上有節，爲下敦本，財用之出，庸有窮乎？是故務民之義，在乎脩身以仁民。民化於仁，則愛之如父母，畏之如雷霆。上下情通，財皆可得而用，率斯道也，其有不終於義者乎？一家仁而一國興仁，非他道也，務民之義不以利爲先爾。貨悖而入，亦悖而出，此事勢之必然者也。謀大者尚皆不暇謀小，況君子而可争利於民乎？聚斂之臣不知義之所在，害加於盜，以争利之民也。民争利而至於亂，則不可救藥矣。言利而析秋毫，必非養其大者之人也，所見之小，惡知利義之和哉！惟知利者爲義之和，而後可與共論生財之道。

舒璘《舒文靖集》卷上《請汪解元》 竊惟學之不講，士失趨嚮，知道者鮮。國有學，郡有庠，邑有序，正所以講明斯道，使人心不昧，以復其初。

陸九淵《象山先生全集》卷一九《本齋記》 唐虞之朝，禹治水，皋陶明刑，稷降播種，契敷五教，益作虞，垂作工，伯夷典禮，夔典樂，龍作納言，各共其職，各敦其功，以成雍熙之治。夫豈嘗試爲之者哉？蓋其所以自信與人之所以信之者，皆在其疇昔之所學。後世之爲士者，鹵莽泛濫，口耳之間，無不涉獵，其實未嘗有一事之知其至者。人才之不足爲天下用，固無足怪。雖然，是又未可以汎責於天下。天之生斯民也，以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要當有任其責者。《大學》曰：「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原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孟子之言，乃「知所先後」之驗。成都郭震醇仁，以「本」名齋，求言於余，余嘉其志，告以所聞，後日當有以觀其驗。

陸九淵《象山先生全集》卷二〇《送楊通老》 學所以開人之蔽而致其知，學而不知其方，則反以滋其蔽。諸子百家往往以仁義道德爲説，然而卒爲異端而畔於皇極者，以其不能無蔽焉耳。長溪楊楫通老，忠實懇到，有志於學，相見雖未久，而其切磋於此甚力。於其歸，書以勉之。

陸九淵《象山先生全集》卷三二《則以學文》 欲明夫理者，不可以無其本。本之不立，而能以明夫理者，吾未之見也。宇宙之間，典常之昭然，倫類之燦然，果何適而無其理也。學者之爲學，固所以明是理也。然其疇昔之日，閨門之内，所以慕望期嚮，服習踐行者，蓋泯然乎天理之萌蘖，而物欲之蔽，實豪據乎其中而爲之主，則其所以爲學之本者，固已蹶矣。然而方且汲汲於明理，吾不知所謂理者果可以如是而明之乎？苟惟得之於天者未始泯滅，而所以爲學之本者見諸日用，而足以怙乎人，則雖其統紀條目之未詳，自可以切磋窮究，次第而講明之，而是理亦且與吾相契，而渙然釋、怡然順者，將不勝其衆矣。「則以學文」，夫子所以言也。

陸九淵《象山先生全集》卷三二《好學近乎知》　聖人之言，有若不待辯而明，自後世言之，則有不可不辯者。夫所謂智者，是其識之甚明，而無所不知者也。夫其識之甚明，而無所不知者，不可以多得也。然識之不明，豈無可以致明之道乎？有所不知，豈無可以致知之道乎？學也者，是所以致明致知之道也。向也不明，吾從而學之，學之不已，豈有不明者哉？向也不知，吾從而學之，學之不已，豈有不知者哉？學果可以致明而致知，則好學者可不謂之近智乎？是所謂不待辯而明者也。然大道之不明，斯人之陷溺，古之所謂學者，後世莫之或知矣。今自童子受一卷之書，亦可謂之學。雖學農圃技巧之業，亦不可不謂之學。人各隨其所欲能者而學之，俗各隨其所漸誘者而學之，均之爲學也。雖其學之也，有好有不好。其好之也，有篤有不篤。而當其篤好之也，均之爲好學也。今學農圃技巧之業者姑不論，而如童子受書如射御書數專爲一藝者亦姑不論，又如詭怪妖妄之人學爲欺世誣人之事者亦姑不論。而世蓋有人焉，氣庸質腐，溺於鄙陋之俗，習於庸猥之說，膠於卑淺零亂之見，而乃勉勉而學，孜孜而問，茫茫而思，汲汲而行，聞見愈雜，智識愈迷。東轅則恐背於西，南轅則恐違於北，執一則懼爲通者所笑，泛從則懼爲專者所非，進退無守，彷徨失據，是其好之愈篤，而自病愈深。若是而學，若是而好者，果可謂之近於智乎？此所謂自後世言之，則有不可不辯焉者也。

陸九淵《象山先生全集》卷三四《語録上》　朱元晦曾作書與學者云：「陸子靜專以尊德性誨人，故游其門者多踐履之士，然於道問學處欠了。某教人豈不是道問學處多了些子？故游某之門者，踐履多不及之。」觀此，則是元晦欲去兩短，合兩長。然吾以爲不可，既不知尊德性，焉有所謂道問學？

吾之學問與諸處異者，只是在我全無杜撰，雖千言萬語，只是覺得他底在我不曾添一些。近有議吾者云：「除了『先立乎其大者』一句，全無伎倆。」吾聞之曰：「誠然。」

陸九淵《象山先生全集》卷三五《語録下》　人各有長，就其所長而成就之，亦是一事。此非拘儒曲士之所能知，惟明道君子無所陷溺者，能達此耳。

楊簡《楊氏易傳》卷二〇《總論》　夫道一而已，言之不同，初無二致。是道甚大，故曰大；是道非學習之所能，故曰不習。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習者勉强，本有者奚俟乎習！

葉適《水心集》卷九《金壇縣重建學記》　致學莫要於辨人己之分，而審其所處之義，使己立而物不病，可以達於道矣。孟子謂伯夷、柳下惠百世之師也。以孟子之言，考之伯夷以爲，人不盡如己而已，不可以苟用，故必不用以伸己。柳下惠不然，以爲人固不盡如己而已，亦不必志於不用，故或用，或不用，以伸物。夫二人之高卑，皆過矣。惟其於人己之分豫辨，而所以處之素審，故雖高而不傷物，雖卑而不喪己也。又以孔子之言考之，不降其志，不辱其身，固學之至極。雖降志辱身而言，誠能中倫行，誠能中慮則，亦不以其身爲私己也，況於不傷物而不有其高，不喪己而無至於卑，其於人己之分尤豫辨，所以處之尤素審，一於恕而已矣。裁成羣聖賢之道而制行定，率性盡習而教法明，用則自我而行可也，不用則斂藏以待也。此孔氏之所以學，而顏、孟皆傳之，古今之義理準焉。雖更燔滅壞亂，而傳注終不能汨，異說終不能迷也。然則後之學孔氏何當哉？敬其所傳，可與言學之方歟？簡傳注，闢異說，可與言道之序歟？若夫人己之分未豫辨，而以敬其所傳者貌加之，所以處之未素審，而以簡傳注、闢異說者衆建之，成己不忠而成物不恕，是故高則傷物，而卑則喪己，此非孔氏之學使然也。奉議郎李欻知金壇縣，改舊棄陋，大爲學宫，請前襄陽司理參軍路芾主教，後學又請余記其大意。昔太伯季札蓄德於己，不較於物，物紛然就之不足，己冲然自靖有餘也。澹臺滅明行不由徑，非公事不出户，言偃以爲得人。古人之行雖殊，學雖有淺深高下，然未有不辨人己之分而審其所以處之者矣。史稱子游吴人也，而澹臺子羽蓋嘗從弟子南游至江。方吴與越通興，至漢、魏以後，京口常爲江南必争之地，其人以智詐勇力擅名於時，而古人之遺風餘教無聞焉。何也？今將因其地俗而教之以禄利，則所學者固科舉之華藻爾。若將教之以道，則必自敬其所傳始，必自簡傳注、闢異説，始嗟夫去古遠而師友不明。余上考太伯、夷、惠、下參季札、子游、子羽，折之於孔氏，以爲人己之分當豫辨，所以處之當素審也，蓋庶幾云爾。慶元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葉適《水心集》卷二九《題薛常州論語小學後》　一人之身，衆人之身也。一身之家，天下之家也。一士之學，萬世共繇之學也。不以其身麗衆人之身，必自成其身。其身成，而能合乎衆人之身矣。若夫私其身者非也。不以其家累天下之家，必自治其家。其家治，而能合乎天下之家矣。若夫私其家者非也。不以其學諉萬世共繇之學，必自善其學。其學善，而能合乎萬世共繇之學矣。若夫私其學者非也。師雖有傳，説雖有本，然而學者必自善。自善則聰明有聞也，義理有辯也，德行有新也，推之乎萬世所共繇不異矣。謂必用一説一本者，以學爲

諉者也。不一説、不一本而不至乎其所共繇者，以學爲私者也。常州先生薛氏著《論語小學》，教授留君刻於學宫，某謹書其後。

黄榦《勉齋集》卷二《漢陽軍學講義》「孟子曰：伯夷，聖之清者也」至「其中，非爾力也。」

道之在天下，無古今之異。聖賢之教人入道之要，亦古今一轍也。堯、舜、禹之授受也，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聖賢言道自此始也。人心者，形氣之私。道心者，義理之正。人心危而難安，道心微而難著。始而精以察之，終而一以守之，則無適而不合乎中也。傅説之告高宗也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於古訓乃有獲。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説攸聞。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允懷於茲，道積於厥躬。」聖賢言學自此始也。古人之所行，方策之所載，無非道也。始而多聞以求之，終而遜志以守之，則無適而不合乎道。至周以來，學校之教益修，聖賢之道益著，若比年入學，中年考校，自離經辨志，以至於知類通達，强立而不反。離經者求之於方策，辨志者察之於性情，知類通達者見之明，强立不反者守之固。其教甚詳，其法甚密也。至於夫子既無位以行其道，於是博採古先帝王教人之法而著爲《大學》之書。其言大學之道，必先之以格物致知，而繼之以誠意正心以修其身，亦不過於知與行而已。《大易》曰：「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中庸》曰：「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皆此意也。一知一行相爲終始，知有不至則不能以徒行，行有不篤則雖知無益也。入道之要，無以復加於此矣。是以孟子歷叙伊尹、夷、惠之事，而繼之以孔子，非好方人也，所以明入道之要也。始條理者知之事，終條理者聖之事，知與行之謂也。孔子之異於三子者，知之至，行之盡。三子之不及孔子者，知有所蔽於始，而行有所缺於終也。此孔子之所以獨得其全，而三子僅得其偏也。知有不至，行有不盡，雖以伊尹、夷、惠之資，尚不能無愧於孔子，而況學者乎？世之學者溺於卑近淺陋之習，既未嘗有志於聖賢之道。其有志焉者，則或鶩於方策而踐履有所不察，或專於性情而知識有所不周。道之不明不行，由此其故也。誠能即孟子之説而思之，則始終兩盡，而無惑乎紛紛之論矣。

黄榦《勉齋集》卷三《大學章句疏義》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闕】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

物指明德、新民而言，明德爲本，新民爲末也。事指知止有定能慮能得而言，知止有定爲始，能得爲終，本始所當先，末終所當後。道謂至善之地，知先後則進爲有序，而去道不遠矣。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至「致知在格物」。

天下、國家者，民也。曰明明德，曰治，曰齊，新之也。身、心、意者，德也。曰修，曰正，曰誠，明之也。此言物有本末，當先德而後民也。明明德於天下、以至於誠意，皆曰欲者，求其得之事也。曰致知、曰格物者，知止之事也。此言事有終始，當先知而後有得也。既曰先德後民矣，則先知後得之事，當先施於自明其德，而及於民焉，是則知所先後也。

「物格而后知至。」至「國治而后天下平」。

此覆説上文之意。物格矣，則理明義精，而比心之知可至。知止矣，則能謹獨以誠意，而意可誠。意誠矣，則能居敬以正心，而心可正。心正矣，則能不偏以脩身，而身可修。身修矣，則施於家國天下皆能盡其道而成其效矣。前言新民者先於明德，欲能得者先於知止。此則言知止而後能得，明德而後新民，合兩節而言之，則知所先後之意可見矣。

陳文蔚《克齋集》卷八《南軒書院講義》《中庸》一書，約而精微之理，泛而日用之事，無所不備。然其切要者，不越乎人倫之常，故曰天下之達道五。夫所謂達道者，乃古今通行之理，故堯之命舜曰謹徽五典，舜之命契曰敬敷五教。夫所謂五典、五教者，即此書之達道，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交是也。自古聖賢心相授受，垂訓立教，如出一轍，世之學者其可外是而他求哉！然達道之行必在乎達德。達德者三，知、仁、勇是也。知足以知之，仁足以守之，勇足以決之。無是三者，雖有達道不能行也。是三者，人之所同得。苟非誠，則三者之行無其實矣。所謂一者誠是也。誠者實此三者而已，非三者之外別有誠也。然德雖人之所同得，而資稟則有異矣。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强而行之。三知三行雖不同，及其知之成功則一也。苟以生知安行爲不可及，而甘於自暴自棄，則終於爲愚爲不肖而已，可勝惜哉！在乎人十己百、人百己千，卓然自立以變化其氣質，則愚可使明，柔可使强，而聖賢之域可至也。故聖人不以資稟而絶人。蓋謂降衷秉彝，天之所以賦與人者，未嘗不一，人不可以負天之所賦與而自暴自棄可也。聖人至此，其仁天下亦深矣。繼此又曰：「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蓋謂雖未能知，而好學則近乎知矣，好學足以破愚故也。雖未能仁，而力行則近乎仁矣，力行足以克

己故也。雖未能勇，知恥則近乎勇矣，知恥足以起懦故也。知斯三者，則知所以脩身。知所以脩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成效至此，亦庶幾於知之成功一也。然必先知之而後行之，如《大學》之道亦必自格物致知始。蓋不知之，則義理不能明，物欲不能去，雖萬善皆備於吾身而亦不能爲己有。故《中庸》又曰「不明乎善，不誠其身矣。」《大學》、《中庸》其義一也。學者誠能以致知爲力行之本，以力行盡致知之實，交用其力，無敢偏廢，則達德以全，達道以行，中庸在我矣。

陳淳《北溪大全集》卷三八《答陳伯澡問論語・問博學於文約之以禮段》

博文是所以窮理，約禮是約此理於吾身而已。

程珌《洺水集》卷一〇《董知縣墓誌銘》　古之學者格物以致其知，開物以成其用，二者常相須而未始相悖也。自王者之迹熄，曲學之士雜然四出，窮理者流於虛無之說而不本乎性命之原，用世者汩於功利之卑而不知乎經濟之本，此先王之道所以不明，而隆古之治所以不復。至嵩洛諸儒先後發明體用備具，然後談經者始以理義而爲歸，讀史者以理亂而爲斷，濟時者亦以行道而爲急，至若商功較利如所謂俗吏者，人亦得以指其非，非講學素明之力邪？君之學蓋源流若此，故平日之論，以爲：「自漢以前固未易言，而唐之人才亦非後世所可及者，相則房、杜，將則李、郭，節義則張、許，論諫則魏、陸，文則韓、柳，詩則李、杜，字畫則歐、顏，下而至於術數技藝，亦皆精絶一世而非謾爲文具者。至若振貌貅以靖邊方，僇鯨鯢而造王室，勛業巍皇，卓榮當代，豈後世空談者可望邪？降是而後，往往緼藉有餘而振厲不足，論議有餘而事功不足，文彩有餘而武備不足，意氣有餘而風骨不足，夫是以風雨不適不能調，姦宄不戢不能滅，外國不賓不能服，十百餘年，委靡一日，非講學不盛之故也，人才不如古耳。」

真德秀《西山文集》卷二八《周敬甫晉評序》　儒者之學有二，曰性命道德之學，曰古今世變之學。其至一也，近世顧析而二焉。常評世變者，指經術爲迂。喜談性命者，詆史學爲陋。於是分朋立黨之患興，而小人乘之，藉以爲陰中賢者之術，甚可畏也。嗚呼，盍亦觀諸聖門乎？有《五經》以明其理，有《春秋》以著其用，而《論語》所紀，微而性與天道，顯而忠信篤敬，至于泰伯、文王之爲德，三仁之爲仁，子產之惠，卞莊子之勇，莫不具論其所以然者。下逮子思、孟子之學，亦莫不然。故其言天命之性者理也，言王季、文王之述作，以及于武王、周公之達孝者用也；其言仁義者理，而言井田、學校之政，與夫三王、五霸之功罪者用也。然則言理而不及于用，言用而弗及於理，其得爲道之大全乎？故善學者，本之以經，參之以史，所以明理而達諸用也。近世體道不明，人各以其好尚爲學。談於下，則以好惡相毀譽；議于朝，則以出入爲黨讐，非所以爲斯世用也。自夫好尚之分，而議論之不一，適足以禍斯世，其又何賴乎？夫理不達諸事，其弊爲無用；事不根諸理，其失爲無本。吾未見其可相離也。

詹初《寒松閣集》卷一《翼學》　大道章第一

道即所謂造化之樞紐、品彙之根柢者，無極太極是已。大者言舉天地萬物無一不包括於中也。以天地萬物而根本於一理，以一理而散見乎天地萬物，所以曰大道，過此則爲老氏之玄虛矣。首著大道篇，所以正老氏論道之失，而澄道學之源也。

大道無形，不離乎形；大道無聲，不離乎聲。形聲，器也。大道，理也。外器言理，無之也。即器爲理，有之也。有無合一，道也。道無往不在，在天在地，在人在物，在天地之先而無始，在天地之後而無終。

天地雖大，道中之物也；吾心雖靈，自道視之，亦物也。物者，器也。道也者，天地之所以大，吾心之所以靈者也。故曰道者物之神，物者道之寓也。以是知道無在無不在，有在者物也。道無有無不有，有有者物也。故君子貴得道而忘物。

原天章第二

道有自乎？曰有。奚自？曰天。天與人言乎？曰：河出圖，洛出書，非天不言之言乎？天無言，聖人者代天而言之。然則求道者必欲求之天，不亦遠乎？曰：天何遠哉！天以其心之生生人，人之心即天也。心，天之體。一本「體」下有註「無欲而靜，吾心自然不着之體」十二字。生，天之用也。「也」下有註「無欲而動，吾心自然不窮之用」十二字。求天者求之心，不亦近乎？

盡人章第三

至大者天也，至廣者地也，天地之間至貴者人也。以人之小，與天地並，則不以其形也可知矣。故人之所以爲人者，必以道。道也者至大至貴，廓之配天地。故人盡人之道則爲人，而可以與天地並，違人之道則非人，而不可以與天地並矣。嗚呼！人不可以與天地並，則謂其與禽獸並不可乎？

辨時章第四

人有言曰升降者時也。余則以爲時之升也，非時升也，人升之也；時之降

也，非時降也，人降之也。故三皇生則皇矣，五帝生則帝矣，三王生則王矣，五伯生則伯矣。豈三代以前之時常升，而三代以後之時常降乎？存乎其人而已矣。故曰有隕自天，志不舍命也。

性德章第五

仁義禮智，性之德也，人之生未有不備也。不備，氣質之偏，非性也。性之本然不以偏者欠焉，善反之則偏者全矣。故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學至章第六

道學而已矣，學敏而已矣。學則知，不學則不知也。敏則至，不敏則不至也。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説乎？」又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書》曰：「念終始典于學。」則聖人雖生知，未有不學也，未有不敏也，未有不終於敏也。故君子莫大於敏學。

克己章第七

或問爲學之要，曰一。問守一之要，曰去其二之者而已。二之者何？曰己二之者也。克己則二者去，二者去則一矣。一則純，純則久，久則聖矣。何謂己？何謂克？曰己者吾所本無者也，克之之功，孔子告顔子矣。

君臣章第八

孔子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然則臣不忠，君將無禮乎？君無禮，臣將不忠乎？孔子之意正不如是。禮者，君之道。忠者，臣之分。君不期臣之忠否也，必以禮。臣不期君之禮否也，必以忠。臣罔忠，君猶有盤水加劍之禮，況忠乎！君無禮，臣雖剖心而不變，況禮乎！各盡其道而已矣。

或問何謂忠？曰：有官守者盡其職，有言責者盡其言。何謂禮？曰：禮非但尊爵重禄之也。諫行言聽，以誠相與，禮之大也。君禮臣忠，是之謂上下交而志同。同非同私也，同其公。君有可而臣可，不足以爲同。君有可而臣否，不足以爲異。是之謂大同。大同者理，非迹也。

上治章第九

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存乎爲人上者有以治之耳。上治之，下罔有不治者。上治必自自治始，反身脩德，自治之道也。先之勞之，治人之術也。故君子以己率人則治，以令一本「令」作「人」。率人則否。

名儒章第十

儒者，人之需也，上焉君需之，下焉民需之，前聖需之以繼，後學需之以開，是儒者之道大，而儒者之任重也。自孟子後，盡儒之實者鮮矣。吾聞董、揚、王、韓焉。董子近儒之心，揚子近儒之學。有其心者義或未盡，不失爲聖人之徒。有其學者虧其節，吾不識所學者何也？王文仲自擬孔子，而上十二策，志則誕，時則昧矣。韓子自比孟氏，而三上書兩及門，其未達孟子之進歟？明先聖之道，繼先聖之統，吾惟周、程、張矣。周、程、張之後，朱子集其成，其大舉，其重勝矣。生朱子之後者，勗乎勗乎！吾竊有志焉，而力未之逮也。

陽枋《字溪集》卷三《誨誼儒姪書》 知讀過《國風》，夙興夜寐，吟哦上下，得性情之正，便有永歌長言不足的氣象。若更讀得《雅》、《頌》畢時，雖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亦不足言矣。《國風》雖是變，而人心淳厚至正，開口絶無忿戾怨訕，可以見當時人心，而因以知先王之澤淪肌浹髓。當初是幾多涵養漸陶以至於此，非只取其詞章而已也。今人所謂好詩，只是寫景狀情，膾炙人口，否則工於誇鬬，諂諛取寵於世而已。康節言：「自從删後更無《詩》。」非知道者烏能識之？姪所謂「以戈春黍，功夫到時黍自白」，只要持久堅忍而已。承問某自得之學，某向從樂活、蓮蕩二先生遊，略聞一二語言，心心念念，持守思索，如醉如狂，莫知涯際。後來都覺得從前做的事，多只不是，不知那時如何如此。近來竊見得盈天地間富有大業，萬族萬類，改頭換面，紛綸膠擾於大氣中，天地只做包裹包定，隨遇對付，元不費力，所以生萬物時只一箇生便了，亦無許多生了後來的節目，故易簡廣大。聖人之心，亦與天地包裹的則子一樣，應酬事物，只用一理付將去，元不勞力。其著書立言，只理上發出，後來人思索之，却有許多蘊奥旨義。聖人説時，元不計較到此。今若不大定心胷，包定萬物，徐徐接應來者，醻答去者，恁他却要一一將迎，如何了當？又一樣入身去萬類萬族中，東窺西看，貪南愛北，志意走作，而物慾紛起，便似紅塵紫陌，花柳嫣妍，歌臺舞榭，逐處殊異。我更輕裘肥馬，挈榼提壺，馳騁賞玩，少間時異景遷，風雨摧落，一向岑寂，更無些子意思。紛華中須見得索寞境界，冷落中須識得温暖氣象，便能了當世間没緊要的事，而此心方會到天理流行處也。

陽枋《字溪集》卷五《代趙大寧上游丞相劄子》 《大學》一書，合内外，貫始終，一天理流行而已矣。始於格物，學之根極係焉，而天理由是明。終於平天下，學之功用極焉，而天理由是顯。堯、舜、禹之精一，湯之建中，文王之純，亦不已。武王之皇極，夫子之一貫，皆此學也，而安於天。曾子之忠恕，孟子之法度，亦此學也，而得於人。聖人性之動無非天理，而《大學》之名以隱。賢人勉之，必

推求天理，而《大學》之名以彰。無治亂，無古今，必欲格物致知，必欲誠意正心，必欲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舍《大學》其何以哉！吁！當顛沛濆洞之秋，而唱爲仁義道德之說，昧者嗤鄙，識者所深喜而敬聽之也。

王柏《魯齋集》卷五《復齋記》　《詩》不云乎：「上天同雲，雨雪雰雰。」而終之「以生我百穀」，余嘗疑焉。方其朔風怒號，寒威儼儼，草拂之而色槁，木櫻之而葉凋，水落石出，山川寂寥，於是天地閉塞而成冬矣。所謂穀者，投廩庾，混埃塵，瘁然未有生意也。是時太史謹候玉琯，輕葭飛灰，陽氣潛動，此之謂生生不息之機，物無終困之理，聖人之彖，復於以見天地之心焉。蓋萬物必有大剥落，然後有大發生。人亦必有大摧折，然後有大成就。予友汪伯壽嗣詩書，蒙故業有屋一區，蕭然於茂林脩竹間，雜卉芳妍，家具雅潔，有晉、宋間風致，人所歆羨。一旦流落飄蕩，不與余相聞者十有餘年，一旦過彖，面有德色，曰：「我遇異人，授以醫學，已療數十人矣。貧者施之藥，富者與之方，日邁月往，證熟理明。我將謀數椽之居，名之以復齋。閉門靜坐，益探索其所未至。子盍爲我記焉。」予曰：嘻！醫道之難言也久矣。此聖智之所盡心，而後世庸妄者假爲媒利之階，由是以技名也，士君子往往恥言之。殊不知古人有「不作宰相，必爲名醫」之語，謂其俱有活人之功也。至於燮理陰陽，審調虛實，使天下享安静和平之福，則相猶醫也。如是則醫之道亦大矣，而豈易言歟！今伯壽奮於久困之中，得倉扁不傳之妙，融幽釋眇，剖機剔鍥，采擷宷隱，排迮老蒼，萬尋而一綏，逸鶱而高翔。而又廣求天下名方精論百餘家，編帙華整，不容他人手觸。洗削纖浮，織捕微奥，反冲斂約，守之於內；變通達化，應之於外。奇意芽甲，新語茂長，欲自成家。要使廢者復興，仆者復起，病有盡而藥無窮，固已體天地生物之仁，得復道反善之義，以此名齋，不亦宜乎！予力貧陋巷，故交影絶，獨伯壽時過我，要盟於文字之間，意則厚甚，余不敢辭。然伯壽燕坐於復齋之下，仰觀精畫而思其義，當存警戒之心。苟或縱酒眩色以復其狂，言浮意誇以復其誕，膠撲凝固以復其癖，此《易》所謂迷復也，雖欲自附於庸醫，不可得矣。予聞有萬卷堂、獨善閣者，君家之故物也，君能開其道，正其學，嘗其勤，範其廉，不失先世之初意，又能疏迪義理，講求淵源，以復漸麗澤之餘教，藹然於士君子之間，是亦復之義也，而況於醫乎！

王柏《魯齋集》卷十《誠明論》　無妄之謂誠，不欺其次之，此反訓也。子思子又以「不二」體之，又以「純亦不已」賅之。人之生也，稟此真實，有仁有義，有禮有智，粲然在中，無感不應，是曰誠明。人之一心，孰無知覺？氣質物欲，或錮或蔽。必有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物來順應，不妄不欺，是曰明誠。前篇曰天命，則性在命中；脩道，則教在道中。然非誠，則命不能立；非明，則道不能行。此誠明之可以爲綱，而不可以爲目。次章曰至誠盡性，此聖人之誠也。其次致曲，此賢人之誠。學知之事也。楊氏學問思辨篤行之說，朱子於《輯略》亦取之。竊意顏子喟然之嘆實似之。形、著、明、動、變、化六字，程子推出於外，承上章言也；張子推入於內，起下章言也。曰成己成物，言所以爲教也。至誠無息，推而廣之，言天地之誠也。至誠前知，與大舜、文王之所以興相應，鬼神之德，與武王、周公之達孝相應。哀公問政章，移脩身一節入前篇之外，舉夫子之答問以起明善誠身之義。竊意夫子之言至「其政息」而止，此下皆子思子之言。申言其政之布於方策者，如親親之仁，尊賢之義，等殺之禮，其所以脩身脩道者，皆明善誠身之功。後之人欲舉文武之政行於天下者，尤不可以不明善而誠身也。「博學之」以下，又明善誠身之本，所以爲教也。曰「誠者天之道」，以釋上「誠」字。「誠之者人之道」，以釋下「誠」字。不勉不思，從容中道，此言聖人生知安行，不待明而誠。擇善固執，此言賢者必待明而後誠，非明不能擇，非誠不能固。皆訓釋之詞也，漢儒悉亂於上。豈有綱領未立而訓釋已見？本末先後之無序，何足以爲典則之文哉？一篇之中，此章爲最長，所以舒徐容與，開亮彬蔚，盡明誠爲教之義，復贊仲尼道傳四聖，德參兩儀，以結至誠盡性。其意已足，而猶有餘思；其詞已終，而猶有餘力，再提至聖至誠，開而又闔，渾渾無涯。至聖以德，言推其所以能盡性配天也。至誠以道，言推大經大本之所自出也。蓋能知天地之化育無所倚，惟見此誠肫肫淵淵浩浩而已。至此無得而名焉，故結之曰：「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言至聖之德，非至誠不能爲；至誠之道，非至聖不能知。誠明明誠，兩下極功，關鍵尤嚴，歸宿尤密，無以加矣。子思子之書見於後世者，止此三篇。《大學》發明曾子之傳授，《中庸》發明夫子之精蘊，此篇發明自己之所得。《大學》有三綱八目爲易見也，所以爲初學入德之門。《中庸》推性命之大原，闡道德之明教，爲雖知也，所以爲學者最後工夫。此篇以誠明爲性，以明誠爲教，無形無色，無聲無臭，所以爲尤難知也。蓋其胚胎造化，橐籥貞元，理深而又深，辭密而又密，但見其鏗鏘乎振家庭之金石，雍穆乎開簡策之儀刑，盛矣哉！後世不足以追笻其遐躅矣。孟子親受業於子思子之門，性善、養氣之論真發前聖人之未發，可謂傳得其宗。但其才高氣雄，有

英詞偉論以駕其仁義之具，或抑或揚，奇采振耀，鋒鋩所向，石裂山摧，雖子朱子亦每嘆服其文章何其妙也。然終未能盡滌濯戰國之餘習，警悟超絶之意多，而和平醲郁之味闕，其所以異於戰國者，猶以師友見聞之懿，而義利王伯之辨甚嚴，豈可望子思子之文章自義理根原正面大體自然流出，淳粹篤厚，無一點疵纇之可指。今觀七篇之書，述子思傳授之言，自「在下位不獲乎上」至「人之道也」而止，乃《中庸》之殘章斷簡也。動字之外，更無他語發明此誠，以是知孟子之得於子思子者尚淺，而後世之知子思子者尤淺也。韓子知孟子醇乎醇，而不知子思子尤醇乎醇也。濂溪周子心傳子思子之道於千五百年之後，而得於子思子者反深，其著於《通書》曰「誠，聖人之本」，此以性言。次章曰「聖，誠而已矣」，此以教言。曰「誠之源」，曰「誠斯立」，此以天道言。曰「五常之本，百行之源」，此以人道言。終其書，推明誠之義不一而止，精慤邃密，皆孟子之所未發。嗚呼！道無古今，學無先後，亦在乎人之自勉而已。此僕之所以確然有俟乎後之朱子也。

方岳《秋崖集》卷一八《代范丞相奏劄》 臣聞風俗之厚薄，上之人實爲之，故士大夫不言風俗，以風俗自士大夫出也。西漢有一孔光、張禹，便能化其風俗爲柔諛；東漢有一李固、杜喬，便能化其風俗爲沽激。雖沽激與諛柔不同，而其失一也。今天下風俗亦弊矣：知有利禄而不知有名節，知有權勢而不知有義理，蠅營狗苟，惟得之趨。推其受病之源，蓋必有任其責者。夫一念私意起於芽蘖之微耳，然而推是心以往，則貪爵慕禄而寧負天子矣，簡賢附勢而不卹清議矣。義利之界限，可不謹哉！而世之士大夫方且有爲吏商而舳艫相銜以壞朝廷之鈔法者，方且有爲駔儈而市井交關以虧朝廷之楮令者，方有爲城狐社鼠而漿酒霍肉囊金櫃帛以漁獵朝廷之百姓者，此士大夫心髓之病，非鍼艾所能達、藥石所能療也，惟在陛下清心寡慾以神化轉移之耳。《書》曰：「不寶遠物，則遠人格。所寶惟賢，則邇人安。」而況於躬行以厚風俗乎？

徐元傑《楳埜集》卷一〇《明善堂記》 《大學》之明明德，必曰止於至善。《中庸》謂不明乎善，則不足以誠其身。孟子又述《中庸》而言之，何哉？蓋子思傳孔子者也，孟子師子思者也。誠以賢愚一致，可欲之善本同也。後覺必效先覺之所爲，乃可以明善而復其初，子思、孟子可見矣。故人無有不善，而氣稟之殊分，所以有善有不善者，特覺與不覺爾。《通書》語人以誠無爲幾善惡，是堯、舜之中，人心道心之界限也。堯、舜之中與人同。世之人心用而道心隱，擇焉而不精，守焉而不一也。東嘉鄭君應龍所居之堂扁曰「明善」，非直爲觀美也，揭本心之善以示觀省也。余往歲校文是邦，得君書卷，次於首選，知其爲純實之士。乃既識之，相語以善屢矣。今扁斯堂，亦既明其本然之善，豁然太虚，湛然止水，外物不得以動其心，益加學力而求造義理精微之極，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故曰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何公卿大夫之足慕哉！子別數歲，以文藻之彦進武勇之爵，因是以階漕牒，蓋汲汲然副其父兄責望者在是，要亦堯、舜孝弟之寓也。雖然，士方窮而獨善其身，利達則聽之，故其達也，必能兼善乎天下。如屑屑爲禄計，則君子之所性汨矣，何以謂之善！然則爲明善者，當何如？以《大學》之物格知至，心正意誠，極脩身之功用；以《中庸》之博學、審問、慎思、明辨，正篤行之規橅。如是則孟子所謂可欲之善將進之以充實光輝大化之域，而皆所自有者也。明善之驗蓋如此。子求余記，辭不獲已，納約自牖，因其本善之明而寓朋友責善之道，故詳複以告，子其懋敬之哉！

周應合《景定建康志》卷二四《官守志一》 杜公杲記學齋云，人不可不知學也。五常之性未嘗不均，涵養日加，然後光大。人不知學，愚者日以昏，不肖者日以悖，天之予我者亡矣。是猶責履於跛而視於眇，不足以有行，不足以有明也。百工技藝罔不由學，士大夫求善於吾身，有用於斯世，反不知學而甘心於昏且悖，豈不謬哉？

方逢辰《蛟峯文集》卷五《贛州興國先賢祠堂記》 贛州興國地雖僻小，先賢仕國也。慶曆甲申，大中大夫程公珦以大理寺丞知縣事，二子侍焉學焉。越二年丙戌，公由興國攝倅南安，識濂溪先生周元公於理掾，以二子師之，即明道、伊川二先生也。明道生於明道元年，伊川則生於二年，侍乃翁在興國時，明道年十有三，伊川十有二。國史傳曰：「明道自十五六時與弟伊川聞周茂叔論學，遂厭科舉業，慨然有求道之志。」蓋此時也。咸淳十年，吾友臨川何君時了翁試邑於斯，考往牒，知爲大賢過化之邦，二程子始學之地，景行先哲，廼創書堂於安湖，於講堂東奉大中公父子祠，以元公侑之。二千里走書介入嚴陵山中語予曰：「江西爲周、程授業傳道之所，實自興國開先焉。子爲我一言以發濂、洛授受之微旨，以開斯人。」某竊惟聖賢之學自孟氏後無傳，距慶曆凡一千三百五十年，而周、程出焉。非元公無以傳絶學於千載之不傳，非大中無以識元公於衆人之未識，故祠以大中主之，元公配之，二程子侍焉。若元公之面命以授，而二程子之捧手以受者，此爲何物？《太極》一圖不以語他人，而獨以語二程子。及二程子

之教人則專以《語》、《孟》、《中庸》、《大學》爲主，而未嘗一語及《太極》，或遂疑其非元公之書而争辯紛紜，至今學者猶相枘鑿。嗚呼！夫所謂太極者，其盡在圖也。不窮理之所自來，則滯於形氣之粗下，而不足以爲造化之樞紐、品彙之根柢。不體理之所實在，則淪於空寂之高虚，而不足以貫本末而立大中，該全體而達妙用。天之所以高，地之所以下，陰陽之所以動静，此何物哉？必有爲之主宰者。未有天地，未有民物以前，又何物哉？必先有是理而後有是物也。周子將教人以窮理之所自來，不得不探天地之根，極萬化之源以爲言，故名曰「太極」；又以其形形而實無形也，故曰「無極而太極」。二程子將教人以體理之所實在，則不得不就日用事物切近者爲言，故曰「道不離器，器不離道」。二程子之不言太極，乃所以詳言太極之無在無不在也，何也？入孝出悌，徐行後長，即太極也；桑麻穀粟，日用飲食，即太極也；出門如賓，承事如祭，即太極也；爲堯、舜則揖遜，爲湯、武則弔伐，爲禹則胼胝，爲回則簞瓢，即太極也；去齊則接淅，去魯則遲行，爲乘田則牛羊茁，爲委吏則會計當，即太極也。語其隱則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語其費則即事在事，即物在物，程子之言道器，其得於周子「太極」之説歟？某不敏，姑以是復何君之命。

元好問《遺山集》卷一八《通奉大夫禮部尚書趙公神道碑》　竊謂養士之效，猶種樹，猶作室，培植厚則庇蔭之利博，堂構勤則維持之功固。周家之作新民，漢氏之旁求儒雅，數世之後，人有士子之行，家食名氏之舊。王室下衰，而喬木故在。僑剖郁爲時棟，陳許坐鎮雅俗。名德相望，視全盛爲無愧。是知列國大夫流風善政，固已發源于菁莪樂育之日。三國人物高出近古者，猶興廉舉孝餘波之所及也。

郝經《陵川集》卷一七《論八首・教》　天地生物，本之者道也。載以氣，而流以形，使之各正性命，而不失其本焉者，教也。故播之以四時，推之以六氣，交之以五行，照之以日月之明，鼓之以風霆之力，潤之以雨露之澤，肅之以雪霜之威，發揮其精神，變化其氣質，無非所以爲教，以成夫道也。人配天地以生，其所以爲道爲教者莫不備，而其所以行道立教者則又有甚焉。故自太極而下，教在天地；宓犧而下，教在聖人；仲尼而下，教在六經。教之始生也，則道之弊也，聖人因而修之。人之性始灕而欲漸長也，於是有書契以代結繩；人之欲漸長而漸踰分也，於是有法度以爲刑政；人之争端日興而漸以禍人也，於是有師旅以爲征伐。世變日下，人俗日偷，於是過爲之防，曲爲之制。因其情而導之使不塞，因其情而遏之使不流。於是因其本然之倫而爲夫婦、父子、兄弟，使之親親而不離；因其本然之序而爲君臣、師友、上下，使之尊尊而不犯；因其本然之禮而爲冠婚、喪祭、朝聘、會盟，使之節節而各盡其分；因其本然之義而爲孝弟、忠信、睦婣、任恤，使之沛然而各蹈其道；因其本然之則而爲廉恥、羞辱、好惡，使之厭然而各盡其情。而後不愆不忘，信如四時，升降舒數，和如六氣，涵浸浹洽，澤如雨露，靡然從化，速如風霆，截焉法令，凜如霜雪。五音純，八風調，兆民樂其生，萬物得其所，無疵厲天殂，而共躋仁壽。教立道行，而天下平。天人相通，上下爲一，神人允協，幽顯罔間，而人道始盡矣。故教始於宓犧，成於堯舜，備於周公，定於仲尼。《易》曰：「黄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蓋宓犧而下，至於堯、舜，聖聖相承，興滯補弊，教立而後道備，道備而後無爲。天尊地卑而乾坤定，卑高以陳而貴賤位，黄帝、堯、舜則中天下而立，與乾坤並而爲三也。黄帝、堯、舜氏没，繼以夏、商之衰，教幾大壞。而周公制禮作樂，備六代之典，使天下之人遵而行之以爲教，教復立而周室大治。厥後周衰，皇一降而帝，帝一降而王，王一降而霸，所謂道與教者，莫不壞亂之極。而仲尼氏出，則無黄帝、堯、舜、周公之位，無創法立制之權，不能修道立教，轍環天下而莫能用。於是制作六經，天人之理則寓諸《易》，天人之辭則寓諸《書》，天人之情則寓諸《詩》，天人之政則寓諸《春秋》，天人之則則寓諸《禮》，天人之和則寓諸《樂》。性與天道之要，立身行己之實，則寓諸七十子問難之間。三綱五常、大法大典而無不備，先聖人之道具在，沛然與天地同流，中天下而立，亦與乾坤並而爲三也。邵子曰：「春夏秋冬者，昊天之四時也。《易》、《詩》、《書》、《春秋》者，聖人之四經也。」昊天以時授人，聖人以經法天，天人之事備矣。故曰：「太極而下，教在天地；天地而下，教在聖人；仲尼而下，教在六經。則太極爲教之始，而仲尼爲教之終，終而復始，則仲尼亦一太極也。立經陳紀，建極垂世，亭毒甄育，範圍裁成，其爲教也無窮。天地在而六經在也，天地不壞而此教不壞也。故自仲尼氏没，雖分裂於戰國，火於秦，黄老於漢，佛於晉、宋、魏、隋之間，而雜于唐，宜乎大壞，一無所有，而天地自若，人之性不易也，本然而固有者皆不亡。而六經猶夫日月之昭昭也，百姓日用而先王之遺澤猶在也。彼所謂老與佛與凡異端者，亦皆假之而奸其間也。向無六經爲教，則人之類滅，而天地或幾乎熄。天地熄而人之類滅，則彼所謂老與佛與凡異端者，將安所厝哉？大哉乎！仲尼之道，六經之教，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婦婦，兄兄弟弟，其與太極並始終乎！彼異端

者，又焉足爲重輕也哉！

許衡《魯齋遺書》卷一《語録上》 天有寒暑晝夜，物有生榮枯瘁，人有富貴貧賤，風雨露雷無非教也，富貴福澤、貧賤憂戚，亦無非教也，此天地所以造化萬物，日新無敝者也。

宋訥《西隱集》卷五《清豐縣重修廟學記》 天下之邑長，能知修學者鮮矣，況能知所以興起乎！能知興起學校者鮮矣，況能知師之所以教、弟子之所以學乎！是故學校盛，教化洽，風俗淳，人材美，縣皆繫於令焉。侯學既修矣，所以興起者嘗凛然惟恐有不及矣。至其所以教，所以學者，又能知獎拔夫爲師者，使之傳是理，教而不倦；勉勵夫爲弟子者，使之明是理，守而不失。則教易明，學易成，其有裨於治化也不止一二而已。若侯興學，其可謂備而盛者與！嗚呼，天地間品物散殊，莫不各有本然之理。而其理之大者，則仁義禮智之性、五常之倫是也。周流洋溢，無所虧間，豈有不足於爲學者而有餘於爲教者哉！蓋不過教則發明其理之本然，學則推究其理之固有，皆未始有所務於外也。一理既明，求人之理不異於己，參物之理不異於人。養之深，積之厚，由是形諸身，見諸事者，莫非此理流行貫徹，心不待操而存，義不待索而精矣。夫如是，庶不負建學之功，而爲政爲教之美，庶兩全焉。後日學校盛，教化洽，風俗淳，人材美，庶兹邑之士入謁廟學，頌國家之太平，詠金侯之遺愛，則其美之至爲何如耶！

宋訥《西隱集》卷七《陽城縣重修縣學碑》 雖然，學校立矣，教非其教，不可也。教養備矣，學非其學，不可也。廟焉學焉，豈特使士子羣居族立爲言語文辭之工乎？正欲成就人材，明斯道，濟斯民也。道之所以爲道，學之所以爲學，蓋不越《易》、《書》、《詩》、《春秋》之外矣，而不離綱常事爲之間矣。舍此，道安在乎？學安在乎？即物以窮理，反身以求仁，審夫文藝之細以推致乎典禮會同之大，本諸平居屋漏之隱而充極于天地鬼神之著，此係於教者爲甚大，係於學者爲甚切，不有以明之，孰得而知！嗚呼，其説亦微矣乎？聖人在上，天下文明，祥不祥於麟鳳，寶不寶於金玉，正人端士，濟濟羣出，明斯道而濟斯民，爲國家太平之屏翰也，將自今日。此予不辭而樂書之，以勵我同志，以無忘二侯之德。

吴伯宗《榮進集》卷四《送太學生胡章歸嘉興省親序》 昔安定胡先生以經術治道明體適用之學教授吴興，洎入太學，亦以其法施之，士出其門者，多秀彦才俊，或以文藝著，或以節義顯，隨其材之高下而克有成焉。當時號稱真先生。予心切慕之，而恨生晚，不得承其下風。乃洪武十一年春，承乏成均，得先生十二世孫曰章爲弟子，其操簡濡翰，綽有理趣，讀古人書，能識古人之指歸，乃私竊自嘉喜，願學先生之所以教者教焉，而愧未之能也。

是年冬，居館下七閲月，自初入太學已二載，援例歸省，來拜別予。予因進之曰：崑山之上難爲玉，鄧林之中難爲木。大賢君子之後，難乎其繼也。生實大賢後，其立身其問學，宜無所不用其極矣。且而祖之教，卓乎數百載之上，聞者莫不有所矜式，矧爲其後者乎？生歸，拜慈親於堂北，奉觴上壽，容色惋愉，誠有足樂者。然所以樂者，尤有在也。生其亟來卒業，堅其趨向，遂其經術，通其治道，淬礪之，括鍥之，明其體，適其用，以底其成。他日爲秀彦、爲才俊，俾論者曰安定先生，夫然後爲無負朝廷，無負爾祖，無忝爾所生，雖予亦與有榮焉。生尚勉之哉！

貝瓊《清江貝先生文集》卷一八《金陵集・勤有堂記》 窮天下之理，監古今之變，莫過書之所載矣。唐以前，經生學士傳寫而誦之，故猶鮮而未徧。至明宗長興三年，始刻《九經》板，給其所求，正其所習焉。嗚呼！治本乎教，教存乎書。秦乃欲愚黔首，投棄焚燒，而五季之君，夷狄之人能知以是爲先務，可不謂之賢已乎！其本雖可班而不可賣，君子固無深議也。自是厥後，刊者相繼，陸走川通，四海九州之内，致之既易而讀之者遂輕，積之既多而通之者亦寡，不亦悲夫！

金陵王舉直氏粥書於市，復顔其堂曰「勤有」，取昌黎韓子詩語也。余嘗過而異之。蓋一時善賈，視時廢居，惟珠玉錦繡爲上，而舉直以經史子集益於人者，大多畜善本，不翅珠玉錦繡，非特徵十一之利，且示人必盡其力，又可知其賢也。命其子良來求記。余惟天禄石渠之藏，其書至繁，苟勤而有之，則在我而不在書也。不然，其中枵然而餒，雖富如天禄石渠，亦奚爲哉！韓子之詩，所以惓惓訓子務於勤而已。夫事皆以勤而成，矧學者，惡可有一時之輟歟！孔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則得失之判，決於勤不勤耳。舉直之示人如此，抑病致之易而讀者輕，積之多而通者寡，其意切矣。今良爲國子生，尤慕兒寬、匡衡爲人，孜孜不怠，月試季考，恒中甲乙，是由舉直示人之戒，而自勵其勤，且有譬稼而穀、圃而蔬也。故書其説云。

謝肅《密庵集》卷五《存省齋記》 吾鄉何德儒，質美而嗜學，學於郡人王公玉先生，授以舉子業。窮日夜攻之，用力甚勇。已而幡然悟曰：「是豈聖賢之學邪！」棄之，有志於道。以朱子「存養省察」之語錯舉二字，名其齋曰「存省」。請

於先生，嘗爲記之矣。又徵言於余，以益輔其志。余不得辭也。

夫道出於天，具於人心，著於日用事物之間。二帝三王以是而爲治，孔子以是而爲教，顔、曾、子思、鄒孟氏以是而爲學，其歸則一揆焉。彼其治不本乎是，時君所以崇智力也。教不由乎是，異端所以塞仁義也。學不明乎是，俗儒所以汩記誦、溺辭章也。夫欲屏俗儒之陋，去異端之害，復先王之政，莫若以道。然必人君躬行心得，推以濟天下，公卿大夫修於己，推以治於人，而後庶幾焉。若士之不待文王而興者，亦何道之不可自明邪？要在存養省察而已矣。故子思之論道不可離也，謂戒懼其不睹不聞者，非存養乎？謂隱微必慎其獨者，非省察乎？存養省察，實體道之始功也。蓋君子於不見聞之時既常存養，則天理全；於隱微之際尤加省察，則人欲遏。全天理所以立乎道之體，遏人欲所以行乎道之用。體立用行，未嘗外乎吾之一性。性無不有，故道無不在。自夫婦之愚至於聖人所不能盡，皆是物也。充周乎六合，不見其有虧；斂藏乎方寸，不見其有盈。以之贊化育，則人物之性遂。以之立大本，則天地之道合。此聖人之能事，學問之極功，而必先於存養省察者也。

雖然，言乎存，則存其心；言乎養，則養其性；言乎省，則省諸身；言乎察，則察於事。是其凡非有四乎？然性者心之所具也，事者身之所行也，能存其心，則性之本然可得而養矣。能省諸身，則事幾之善惡可得而察矣。況事由理出，理自心涵，心爲身主，故錯舉存省而其義兼焉，所謂體道之始功者也。嗟夫！德儒道不遠人，求則得之，而得之之術，其惟存省乎！存即戒懼，省即慎獨。戒懼慎獨，子思所以紹家學而接乎堯舜禹精一之傳者也。一則守本心，精則察理欲，是聖人猶且存省，況學聖人者乎！吾以此輔德儒之志，亦以自勉焉也。

蘇伯衡《蘇平仲文集》卷一《太素原》　絲之潔，或涅之，可謂太素乎？曰：不可。玉之樸，或斲之，可謂太素乎？曰：不可。物莫質於疏幕越席，味莫真於玄酒大羹，音莫淡於黃桴土鼓，惟其淡也，真也，質也，是以純而不雜也。純而不雜，此之謂素。而太素云者，則極其純而其不雜，無以加之之謂也。潔絲而涅焉，樸玉而斲焉，謂之素且猶不可，而況可謂太素乎？是故疏幕越席而施之以文繡緣飾，則非復質矣。玄酒大羹而和之以麴蘗鹽梅，則非復真矣。黃桴土鼓而節之以聲音律吕，則非復淡矣。何也？猶絲之涅也，猶玉之斲也，雜而不純也。夫文繡緣飾足以壞質，麴蘗鹽梅足以損真，聲音律吕足以亂淡，孰謂夫人五色耀目而悦之，五聲盈耳而樂之，五味適口而嗜之，而不失其赤子之心乎！而況戕賊斲喪之者有甚於彩色、音聲、臭味者乎！

於戲！人之所以爲人，以其有赤子之心也。赤子之心，天地之心也。一僞弗萌，萬善咸備，未有不純焉者也。而汩没於利欲，流轉而忘返，奈之何其不雜也！蓋人之生不能無欲，而可欲之物又交乎前，惟上智之人能不爲其役焉。中智而降，不爲其所役者幾希。夫役於物，則將窮其智以求所欲，盡其力以争所欲。苟慊其欲，則雖處污穢混濁而不辭，行恍巧徂詐而不恥，其性有不鑿乎？其心有不失乎？尚何去羣惡，全萬善，居太素之域之望乎！

處山林者多願慤敦樸，無他焉，不見外物也。處市井者多矯僞詭譎，無他焉，物引之也。由是言之，士之出於無懷氏、葛天氏、華胥氏之世者，夫安得不質如疏幕越席乎？不真如玄酒大羹乎？不淡如黃桴土鼓乎？不潔如不涅之絲乎？不樸如不斲之玉乎？無他，茹毛飲血而口不役於味也，衣鳥獸之皮而目不役於色也，擊壤鼓腹而耳不役於聲也，巢居穴處而形不役於安佚也，不識不知而神不役於好惡也。其性不鑿，而其心不失也。此其所以熙熙乎、皞皞乎、渾渾乎其太素，而後世之人所以不及也。

然則生今之世，欲返古之風，亦惟去其欲而已矣。無作好，無作惡，無偏黨，素之門也。惟精惟一執中，素之方也。若顔子之三月不違，素之效也。若文王之德之純，素之至也。如是而失其赤子之心，吾未之信也。使夫人皆不失赤子之心，而民德不厚，士習不淳，風俗不美，吾未之信也。而不熙熙，不皞皞，不渾渾，不太古若者，吾未之信也。

浦江趙思復傷雅道之喪而衆爲是醜也，思追華胥氏、葛天氏、無懷氏而從之，自號太素生，而質諸余。思復儒家者流，余故不欲從囂囂生之後，摭老莊之似瀆告之，作《太素原》以贈。

蘇伯衡《蘇平仲文集》卷三《養素齋説》　今人多不如古也，而莫士爲甚。夫古之士，爲聖爲賢，達則能以名位養功業，以道養天下，以政養民，不達則能以著述養萬世。而今之士不免爲鄉人，而於聖賢之所能爲者，皆莫之能焉。夫今之人，所食者聖賢所食之粟也，所衣者聖賢所衣之帛也，寒而火，暑而風，晨興而夕寐，無不同之。目以視，耳以聽，口以出納，手足持且行，亦無以異也。何獨聖賢之所能而不能乎？且聖賢者，其形與吾同，其性與吾同，非四耳而三目，六常而二心也。而吾身之所具者，亦未嘗缺其一也。彼聖賢何獨能爲吾之所不能者

耶？亦惟養之有素而已耳。

蓋人之所以爲人者，不獨身焉爾也。周流乎身者氣也，主宰乎身者心也，存乎心者性也，發乎心者情也，聰明而不惑者智也，勇敢而有爲者志也，寬裕而有容者度也，特達而有能者材也，堅忍而有立者節也，而皆不可以不素養也。節不養則隳，材不養則偏，度不養則隘，志不養則陋，智不養則昏，情不養則流，性不養則失，心不養則放，氣不養則餒，身不養則不安。慎起居，節飲食所以養身也，直所以養氣也，寡欲所以養心也，存誠所以養性也，執禮所以養情也，致知所以養智也，自强所以養志也，正大所以養度也，問學所以養材也，廉恥所以養節也。節養則全矣，材養則成矣，度養則宏矣，志養則不可奪矣，智養則不可罔矣，情養則不誘於物矣，性養則不蔽於私矣，心養則無往而不存矣，氣養則無往而不大矣，身養則無往而不泰矣。養之有素而至焉者之謂聖，養之有素而未至焉者之謂賢，不養則鄉人，則夷狄人。今也不此之養，而徒養其口體。稍異焉者，則文飾以養其過，吐納以養其生，朋黨以養其交，矯僞以養其望，奢侈以養其欲，而庶幾乎聖賢養功業以名位、養天下以道、養民以政、養萬世以著述，宜其不能哉！是故不徒養口體者，知貴其身者也。不爲今人之所養者，能拔其類者也。是所謂能以古人自任者也。

蘇伯衡《蘇平仲文集》卷三《染説》 凡染：象天象地，象東方，象南方，象西方，象北方，象草木，象翟象雀，以爲色；取蜃取梔，取藍取茅蒐，取橡盧，取豕首，取象斗，取丹秫，取涀水，取欄之灰，以爲材；熾之漚之，暴之宿之，淫之沃之，塗之揮之漬之，以爲法。一入再入，三入五入七入以爲候。天下染工一也。於此有布帛焉，衆染工染之，其材之分齊同，其法之節制同，其候之多寡同，其色之淺深、明暗、枯澤、美惡則不同。其深而明、澤而美者，必其工之善者也；其淺而暗、枯而惡者，必其工之不善者也。蓋天下之技，莫不有妙焉。染之妙得之心，而後色之妙應於手。染至於妙，則色不可勝用矣，夫安得不使人接於目而愛玩之乎？此惟善工能之，非不善工可能也。夫工於染者之所染，與不工於染者之所染，其色固有間矣。然雖工者所染之布帛，與天地四方、草木翟雀其色則又有間矣。無他，天地四方、草木翟雀之色，二氣之精華，天之所生也，天下之至色也。布帛之色，假乎物采，人之所爲也，非天下之至色也。

學士大夫之於文亦然。經之以杼軸，緯之以情思，發之以議論，鼓之以氣勢，和之以節奏，人人之所同也。出于口而書于紙，而巧拙見焉。巧者有見於中，而能使了然於口與手，猶善工之工於染也。拙者中雖有見，而詞則不能達，猶不善工之不工於染也。天下之技，莫不有妙焉，而況於文乎？不得其妙，未有能入其室者也。

是故三代以來，爲文者至多，尚論臻其妙者，春秋則左丘明，戰國則荀況、莊周、韓非，秦則李斯，漢則司馬遷、賈誼、董仲舒、班固、劉向、揚雄，唐則韓愈、柳宗元、李翺，宋則歐陽修、王安石、曾鞏及吾祖老泉、東坡、潁濱。上下數千百年間，不過二十人爾，豈非其妙難臻，故其人難得歟！

雖然，之二十人者之於文也，誠至于妙矣。其視《六經》，豈不有逕庭也哉？《六經》者，聖人道德之所著，非有意於爲文，天下之至文也，猶天地四方、草木翟雀之爲色也。左丘明之徒，道德不至，而其意皆存於爲文，非天下之至文也，猶布帛之爲色也。學者知詞氣非《六經》不足以言文，玄非天，黄非地，青非東方，赤非南方，白非西方，黑非北方，夏非翟，緅非雀，紅緑非草木，不足以言色，可不汲汲於道德，而惟文辭之孜孜乎！

蘇伯衡《蘇平仲文集》卷四《心學圖説後序》 金華坦溪之上，有隱君子曰鄭君彦淵，宋川陝置制忠愍公之六世孫也。始余得其《葬書注釋》讀之，固意彦淵儒者，乃今讀其《心學圖説》，信彦淵之爲儒者無疑矣。

夫堯舜禹之相授受也，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萬世正學於是乎出焉。商周繼之，其間聖賢焉不學，而亦焉有外此以學者哉？逮乎周衰，聖人不作，異端並起，其所以爲學者，大抵非帝王之學。漢興，羣儒掇拾遺經於秦火之餘，往往溺於訓詁而不知反求諸心，則既失矣。後千數百年，濂洛諸大儒出，當宋世相與倡明聖學而論著焉，子貢之徒所不得聞於仲尼者，昭然若揭日月。天下學士，始知不知道不可以言學，不明心不足以爲學。夫何積習既久，雖有豪傑之材，亦皆篤惟先儒之成言是誦，莫肯以精力自致，而今爲甚。譬如侏儒之觀場，人抵掌亦抵掌，人揶揄亦揶揄，其目且猶無見也，其心況有得乎？則其失愈遠矣。

夫千古帝王之學，固因濂洛諸大儒而復明。至於天地事物之倫理，性命道德之精微，諸大儒又豈敢自謂其言盡矣備矣，後之學者無所容心，無所容喙也乎哉！此彦淵之書所以作也。彦淵優游事外，於凡聖經賢傳，旁及釋老之書，靡所不覽，而未嘗阿以爲同，冥思而默體，深造而自得。得其説，直欲逾濂洛，涉洙泗，窺先天之秘。推其用心，可謂勞矣，非儒者，而能與於斯乎！惜夫是書出於

三百年之下，而諸大儒莫之知而莫之取也。向令彦淵與諸大儒並時而生，從而就正焉，其有不傳信乎？而顧使余得而讀之，豈知言哉！

唐許胤宗，國醫也，而不欲著書，以爲脈之候幽而難明，吾意所解，口不能宣，得吾之所言而不得吾所不言，則於脈有不能明，而且妄投藥矣。於戲！醫家之說，萬一失之，其禍止於傷人。吾儒家之說，萬一失之，其禍遂至於亂世。然則儒者著書，視醫者著書，豈不愈難乎！故余平生爲學，不敢篤信成言，亦不敢輕出臆說。觀彦淵之超詣獨得，多所發揮，寧無慨然者乎！圖與說所不能盡者，彦淵尚終有以教我哉？

蘇伯衡《蘇平仲文集》卷六《送徐生繼先還國學序》 國子生徐繼先移病歸金華就醫，期而愈，將往卒業。其同舍生何與道、樓用章以省親在金華，請于縉紳先生，賦詩以贈之。謂非余莫之叙也，相率來請。

嗟乎繼先！昔生之疾作，生父兄之望生愈，有甚于生之自望，生知之乎？今生之疾愈，生父兄之爲生喜，有甚于生之自喜，生知之乎？生亦知父兄望生之學成，有如望生之疾愈乎？生亦知父兄喜生之學成，有如喜生之疾愈乎？惟知父兄之所望與其所喜者在乎疾之愈，然後知愛其身；亦惟知父兄之所望與其所喜者在乎學之成，然後知淑其身。愛其身，淑其身，所以慰父兄之心也，而豈自慰云乎？生也疾則歸就醫，愈則往卒業，僕爾亟往來而不憚煩者，夫豈不以此乎哉！嗟乎！繼先生之歸也，凡可以愈疾者既無所不用矣，生之往也，凡可以成學者宜無不勉焉。如使于凡可愈疾者用之，而于凡可成學者不勉焉，是知愛其身而不知淑其身，則父兄亦將缺望，而又何喜乎？

雖然，疾豈徒愈哉？故非治以良醫，不能愈也。醫良矣，非飲以良藥，亦不能愈也。藥良矣，非慎起居，節飲食，致淫邪之去，臻元氣之復，亦不能愈也，則學固可徒成乎哉！是故師者，醫也；道者，藥也。氣質者，淫邪也；德性者，元氣也。不得賢師，不聞至道，不變化其氣質，不成全其德性，而學焉有成者乎？今奉天子之命，居儒學之館，樂育天下之材，自司業至博士、助教，凡十數公，余雖不獲盡見之，抑不可謂不知之也。之十數公者，皆德尊望隆，業乎堯舜周孔之術，深于詩書禮樂之文，以生之妙年，得與英俊並遊而受業焉，則師既賢矣，至道不患無聞矣。生誠克以愈疾之心而蹶然愛日而自强，真知而允蹈，持其心，養其性，去其偏而復于中，而學焉有不成者乎？學成則德可久，業可大，名可遂，所以慰父兄之心，不其至矣乎？而生父兄之躍躍爲生喜也，視今日之喜，豈不相千萬乎！此亦余所望于生者也。誠如是，余寧不爲生助喜乎！嗟乎，繼先尚懋勉之乎！

蘇伯衡《蘇平仲文集》卷八《川上書堂記》 金君自明家平陽之南郭，其居第在濠之滸，不踰閾而川流可挹也。自明隱居教授，間以臨以觀而心有契焉，因以川上名其書堂，而求余記之。

嗟夫！昔者聖人之在川上，所爲數夫水者，不在水也，在乎道也。而余於道，猶望洋焉，則自明之所以名堂者，余安能言之？雖然，道固未易窺也，而川上之流水則有足徵者矣。一日有旦有中，有昃有夜，而水之流也，自旦至夜，未嘗息焉。一月有朔有弦，有望有晦，而水之流也，自朔至晦，未嘗息焉。一歲有春有夏，有秋有冬，而水之流也，自春至冬，未嘗息焉。非特歲月日然也，流乎千萬年之先而不見其始焉，流乎千萬年之後而不見其終焉，豈獨水哉！於是觀諸日月，西者没而東者生，於是觀諸陰陽，上者剥而下者復，於是觀諸草木，榮者悴而區者申，於是觀諸鳥獸，孳者革而毨者氄，亦猶水之前者逝而後者續也。

嗟乎，何以然乎？曰出於氣乎，氣不自神也。曰出於機乎，機不自運也。則何以然乎？詎不聞乎：「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此天之所以爲天也。天命不已，故命于天而形於兩間者亦不已。微之爲草木鳥獸且猶然，而況於人乎！

人之於天也，其氣同也，其理同也。天地之初，有理斯有氣，有氣斯有形。氣宰乎形，理宰乎氣，是故天地以氣爲橐籥焉，以理爲樞紐焉，而人之所以爲橐籥，爲樞紐者，亦惟氣惟理焉爾。氣之在人也，榮衛之周流，呼吸之出入，無不同乎天也，而況於理乎？理者何？性而已矣。性之在人也，無往不體，無時不然者何？誠而已矣。故曰：「誠者，天之道也。」夫惟聖人克誠，安得人人而聖哉！古之君子，不睹亦戒，不聞亦慎，發乎己之所自知，行乎人之所不見，亦謹焉者，所以立其誠而全在我之天也。獨之不謹，則有時而息矣。有時而息，則誠之不至矣。誠之不至，則無以與天一矣。而人也，曾水之不如矣。嗟夫，有志於道者，可不謹乎哉！

由君子之學，進于聖賢之道，余未之能焉，抑不敢不勉也。竊喜自明之有志，輒相與言之。倘有取於是，則請以爲川上書堂記。

蘇伯衡《蘇平仲文集》卷一六《空同子瞽説》 空同子曰：天下之物本方圓，烏用規矩哉？皆平直，烏用準繩哉？木也有直有不直，不有繩焉，其不直者則何以直乎？欲直其不直，是以繩生焉。地也有平有不平，不有準焉，其不平者則何

以平乎？欲平其不平，是以準生焉。輿不自方，以矩而成方。蓋不自圓，以規而成圓。故繩之設，因木之不直也。準之設，因地之不平也。規矩之設，因輿蓋之不方圓也。規矩準繩設，則天下無物弗方圓平直矣。是故聖人之治天下，蓋莫不因而爲之制也。因民之不皆信也，於是乎爲之權衡度量。因民之不皆善也，於是乎爲之禮樂政教。因民之不皆從也，於是乎爲之賞罰。因民之不皆治也，於是乎爲之兵刑。使天下無人而不信，有權衡度量哉。無人而不善，有禮樂政教哉。無人而不從，有賞罰哉。無人而不治，有兵刑哉。之數者設焉，而後天下無不信、不善、不從、不治之民。然則權衡度量之立，禮樂政教之修，賞罰之用，兵刑之施，可一日少乎？雖然，不出于結繩之前，結繩之後斯出焉，吾固知聖人甚不得已也。雖不得已，亦豈外人心而有爲哉？是故賞因其好善之心而勸之云耳，罰因其惡惡之心而懲之云耳，禮樂刑政之類，罔不皆然。亦猶馬之性，行也而乘之，乘之而羈靮作焉。牛之性耕也而服之，服之而福衡作焉。而曲學者，乃謂聖人之治天下，削物之性，侵物之德，是烏足與論聖人！【略】

申屠生問空同子曰：「學何務？」曰：「治心。」曰：「心何以治？」曰：「養之。」曰：「有道乎？」曰：「有。」曰：「道何如？」曰：「少思，寡欲，主敬。少思則靜，寡欲則明，主敬則一。靜其本也，明其體也，一其要也。今夫水，其一人撓之，而其一人不之撓。若苟一撓一不撓，則針遺芥墮而可指取也，必於其不撓者焉。苟自不撓者可指取，則是以靜爲本矣。今夫鏡，其一塵翳之，而其一塵不之翳。若苟一翳一不翳，則妍醜並照而無遁形也，必於其不翳者焉。苟自其不翳者無遁形，則是以明爲體矣。今夫路，其東多岐而其西無岐，則牧豎過之，而亡其羊也，必於其岐多者焉。苟自其岐多者亡羊，則是以一爲要矣。一故靜，靜故明。靜、明、一，學之務畢矣。是故少思未遽靜也，少思則欲不動，而無思可至焉。寡欲未遽明也，寡欲則情不勝，而無欲可至焉。主敬未遽一也，主敬則有主，而無貳可至焉。無思則靜矣，無欲則明矣，無貳則一矣，而學之務畢矣。故曰：其道在少思、寡欲、主敬。此非余言也，先民之訓也。力行則存乎人。」

王行《半軒集》卷八《題彝訓堂手卷》 學校之設，天子之政也。學校之教，聖人之言也。聖人之言，豈出於天理之外？天子之政，又豈出於聖人之言之外也哉？衍《洪範》者曰：皇極之敷言，是彝是訓，於帝其訓厥庶。民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嗚呼！天下之常理，天下之大訓，非學校，於何以明耶？學校既明之，則庶民是訓是行之效可致矣。此金侯子肅所以扁其縣庠之堂爲彝訓也。侯用儒術起家，出宰百里，觀其名堂之義，可以見其報本之學矣。

趙撝謙《趙考古文集》卷一《送族子學簡序》 吾聞經所以載乎道，學所以欲知其道而行之也。然有經明學該，不諧於時，則終老困弊於林野者，亦不失爲有道之士。與其禄公而道屈，無知而行險，孰若老弊于林野，乃爲知恥？然豈若上下志通，朝廷無遺賢之憾，學士無不用之嘆，而知行兩盡者哉！此君子所以貴乎生濟文明之時也。

周是修《芻蕘集》卷六《琴樂記》 小學、大學皆學也，巫醫、樂師、百工之人所以承承而不乏者，亦莫不由於學也。河南陳子龍氏，將家子也，而雅志於學。由成童誦經史，習射御，治太公、穰苴、孫武、吴起諸兵家法，頗識指歸。然性氣清越，好鼓琴以自娱。得郡人伯景羅君之傳，朝焉夕焉，寢焉食焉，遊焉息焉，未嘗舍琴而少怠其習。伯景以其志之堅、學之篤，而知其好之深也，喜之曰：「他日盡吾妙者，子龍氏也。」遂無所靳惜，而悉以喻之子龍焉。不再歷年，恍然而開悟，豁然而貫通，放情任意，無往而不和且暢者。絃與譜而相孚，手與心而無戾，殆不知絃之合於譜乎，譜之契於絃乎？亦不知心之命於手乎，手之應於心乎？曰絃乎，曰譜乎，曰心乎，曰手乎，四者爲一，幾相忘於琴之間乎！搆室一區，繚以周垣，環蒔花竹，軒楹幾席，清洞爽朗，以爲居琴之所。友之以筆硯，間之以圖畫，從之以香爐茶竈。綜理之暇，神融景會。或時雨之新霽，或積雪之初消，或薰風南來，或皓月東上，援吾琴而理之，悠然一操，泠泠乎太古之音，灑灑乎出塵之想，殊不知天壤之中復有何樂可以代此也！因質之其師園樂胡先生，而顔之曰琴樂。而以記爲予請。予嘗考之：伏羲作琴，長三尺六寸六分，象三百六旬有六日也。廣六寸，象六合也。前廣後狹，象尊卑也。上圓下方，法天地也。五絃，五官也。大絃，君也，寬和而温。小絃，臣也，清廉而不亂。文武加二絃，合君臣之恩也。宫爲君，商爲臣，角爲民，徵爲事，羽爲物。又曰：「琴者，樂之統也。君子所常御，不離於身，以其大小得中而聲音和，大聲不諠譁而流漫，小聲不湮滅而不聞，適足以和人意氣，發人善心，而知爲樂之莫尚乎琴也。今子龍以武功兩朝顯宦累榮，而能不以馳馬試劍爲務，乃孜孜然慕好於琴以成其樂也，此其志趣之高遠，襟懷之澄澈，宜乎超出流輩而少有儷之者也。雖然，知琴之所以樂，尤當知琴之所以忠且正者。如阮瞻之於潘岳，恒對之終日而無忤。如戴逵之於武陵，必守夫士節而不失。盛名遺行，表表於千載之上。苟不能兼二子之心以自處焉，則雖操雲和，奏凱鍾，汎繞梁，戛緑綺，吾未見其爲琴之貴而樂之真

也。」子龍曰：「聞命矣。」因書以爲記。

方孝孺《遜志齋集》卷一《宗儀・務學》 學者，君子之先務也。不知爲人之道，不可以爲人。不知爲下之道，不可以事上。不知居上之道，不可以爲政。欲達是三者，舍學而何以哉！故學將以學爲人也，將以學事人也，將以學治人也，將以矯偏邪而復於正也。人之資不能無失，猶鑑之或昏，弓之或枉，絲之或紊，苟非循而理之，檠而直之，瑩而拭之，雖至善不適於用，烏可不學乎？夫學非爲華寵名譽爵禄也，復其性，盡人之道焉耳。彼蠕而動，翾而鳴者，不知其生之故與其爲生之道，是以物而不神，冥而不靈。人之爲學所以自異於物也，匪特異於物，欲異於衆人也。匪特異於衆人，上將合乎天地，拔乎庶類之上，而爲後世之則也。其説存於《易》、《詩》、《書》、《春秋》、三《禮》，其理具乎心。其事始乎窮理，終乎知天。其業始於修己，終於治人。其功用至於均節運化，涵育萬物。大得之而聖，深造之而賢，勉修之而爲君子。聖賢君子，非天墜而地出，人爲之也。舉夫人之身皆可爲聖賢，而乃不能異於物，曷故哉？不知務學之方也。今世俗之儒，申申而行，繇繇而言，謄口頰，播簡牘以誇乎人，知非不博，言非不華矣，而於古之學未也，何哉？爲其泛而無本也，漫而無統也，可喜而無用也。君子之學，積諸身，行於家，推之國而及於天下，率而措之秩如也，奚待詞説乎？以詞説爲學，上以是取士，下以是自期，此士所以莫逮乎古也。嗚呼！無善教而天下無善士，無善士而天下無善俗。世俗之陋，其患豈微也哉！

余不欲學者之類之也。方氏之學，以行爲本，以窮理誠身爲要，以禮樂政教爲用。因人以爲教而不强人所不能，師古以爲制而不違時所不可，此其大較也。

其小學曰：七歲而學，訓之孝弟以端其本，訓之歌謡諷諭之切乎理者以發其知。羣居而訓之和，賜之以物而導之讓，慎施樸楚以養其恥，敏者守之以重默，木者開之以英慧，柔者作之，强者抑之，扶之植之，摧之激之，而童子之質成矣。

其大學曰：立四教皆本於行，行不修者不與。一曰道術，二曰政事，三曰治經，四曰文藝。一道術，視其人質之端方純明，知微近道者與言，考其言行以稽其所進，試其問難以審其所造。政事、文藝，其材之所能者無不學也。二政事，視其通明才智者使學焉，治民之政八：制産、平賦、興教、聽訟、禦災、恤孤、御吏、禁暴。悉民情，知法意，爲政事本。試以言，授以事，而觀其所堪。三治經，精察燭理，篤志不惑而長講説者爲之。四文藝，博聞多識，通乎制度名物，立言陳辭可以爲世教者，其極也。試之之日，皆以終月，皆欲其稱其教之名也。教之存乎師，化之遲速存乎人，得其人，推而用之，不難於天下，夫豈一家之學也哉！

方孝孺《遜志齋集》卷三《明教》 天下非無才也，聚數萬之人，養之十餘年，而未見有一人可稱者，養之無其漸而教之無其法也。古之善育才者，豈能益人以藝，增人以智哉？爲之之具素備，能使人以不成才爲病，不若人爲恥，各思勉爲君子而不可止也。故自其少時，居於閭族，而閭胥族師不責之以敬敏任恤，則責之以孝弟姻睦，其本固已美矣。及其漸升於太學，求之以六德以觀其内，試之以六藝以觀其外，行完而德備，藝成而器良，然後措之於用，蓋其詳且慎也如此。後之所望以爲才者，執子弟於販鬻之區，芻牧之場，被之以衣冠，而納於郡邑之學，終歲暮月，太學有徵焉，則又納於太學。計其所習，曾未知拜跪之節，興俯之容，而已肆然有爵禄之心。太學舉而教之者，又不越乎誦書業文，挾弓矢，角脩力，恒人之淺事。歷時未久，有司有求焉，則以應之。卿大夫之位有闕焉，則以爲之。爲之者既不自知其不可，而命之者亦不責之以其所學，於是學者以習恒人之淺事冒竊禄位爲得計，莫不相勉爲恒人，而自謂不必修君子之事也。太學之所聚，郡邑之所教，咸有苟且之心，無賴之行，冀其才之成，奚可致哉！

夫國之立學，所以養才，必不期其至此也。爲學者雖無志於道德，亦必不自望爲恒人也，而卒不能有成者，非他，用之速而教之疏也。古之六德，智仁聖之事，顔閔之所不能及。六藝，禮樂之度數節文，孟子之所不能詳，射御之工，杜預、羊祜之所不能兼，書數之法，君子猶有所未習。今欲責學者皆法古人而盡備之，宜其未易爲也。然不法古人而惟弓矢脩力是效，誦書業文是爲，亦未見才之可成也。

然則何由而設教乎？蓋聖人之取人，德不求其全而取其不違乎道，藝不求其備而貴乎能致其精。唐虞以九德待士，而有三德者，亦俾爲大夫；有六德者，亦俾爲邦君。聖人豈不欲得全德之人而用哉？以爲求人太全，則天下無全才，不若因德命官之爲無失也。皐陶未必能達禮，益稷未必能知樂，而益稷皐陶所爲之事，伯夷后夔宜亦有所未能。然而數子爲之，各稱其位，而成名於後世，以其精不以其備也。人惟行可以自圖，若才與藝，則有能有不能，欲强而通之，非惟不足得其所不能，且將并其所已能者而失之。故善立教者，莫如本之以六行，餘則因其質而設其科。人有剛毅而重厚者，有慈良而順愛者，有疏達而明斷者，

有强識而通敏者，有沉勇而有威者，有多力而任武者。此六人者，使曲狥衆人所能，必不能堪，苟因其所固有而教之，於成才也奚禦？剛毅重厚也，必可以任天下之大事，則因而教之博通古昔之政教，周知海内之得失，觀其損益折衷以驗其爲，勿使色厲而僞者得參之，則大臣之儲也。慈良順愛者必可以治民，則因而教之平賦施惠之方，振災恤患之道，辨邪察獄之事，理俗興化之要，勿使柔佞而詐者得參之，則牧伯之儲也。疏達明斷者，則百官衆職之儲也。强識通敏者，則文學典禮之儲也。沉勇而有威，多力而任武，則將帥之選，疆埸之所恃也，各以其所當爲者教之，而皆不使近似可説之人得與，則所用無非才，而所爲無僨事矣。此大學之政也。而爲師者，非其才德之美不可也。大學推其法行之於郡縣，俾亦以六科爲準。郡縣之取弟子員也，必問於其宗族鄉黨，皆言其篤行而好學，則取之而復其家田百畝，入太學則倍復，仕而有政，則皆復。學於郡縣者，與郡祀，與燕會禮，異之使殊於恒人。縣每科四人，三歲各升一人於郡。郡每科十人，三歲各升三人於太學。太學每科百人爲率，以應上所任用。郡縣既升而闕，則即充之。廩之也宜厚，教之也宜詳，試之也宜嚴，用之也宜當。人知學之可仕也，則不怠於自修，知各因其才而用之也，則必謹於自立，而天下之異才咸思有爲於世矣。爲治者不患乎無才，而患乎聚天下之才而不能教，用天下之才而不能擇。教之而能成其德，用之而能不違其器，則才何可勝用哉！胡貊之富人，聚馬盈谷，而不得一善馬。善御者執鞭策指麾而區別之，一日馬之致千里者以百計，而盈谷之畜無棄者，御非能假馬以力而易其性也，能别其高下而不失其性，則善馬出矣。爲治者能不失其性，豈特不患乎無才，天下亦安所慮哉！

方孝孺《遜志齋集》卷六《學辨》 人莫不爲學，孰知所以爲學也！所以食者爲飢也，所以衣者爲寒也，至於學而不知所以，其可乎哉！

夫人之有生也，則有是心。有心，則有仁義禮智之性。是性也，惟聖人不假乎學，能生而盡之。非聖人之資也，苟不學，安能盡其理而無過哉！故凡學者，所以學盡其性而已。不能盡其性，而人之倫紊矣，此人之所以不可無學也。

而學必有要焉。何謂要？《五經》者，天地之心也，三才之紀也，道德之本也。人誰不誦説《五經》也，而知之者寡矣。苟不足以知其意，雖日誦諸口而不忘，謂之學則可矣，而烏足爲善學哉！夫所謂善學者，學諸《易》以通陰陽之故、性命之理，學之《詩》以求事物之情、倫理之懿，學之《禮》以識中和之極、節文之變，學之《書》以達治亂之由、政事之序，學之《春秋》以參天人之際、君臣華夷之分，而學之大統得矣。

然不可驟而進也，蓋有漸焉。先之《大學》以正其本，次之孟軻之書以振其氣，則之《論語》以觀其中，約之《中庸》以逢其原，然後《六經》有所措矣。博之諸子以覩其辨，索之史記以責其效，歸之伊洛關閩之説以定其是非。既不謬矣，參天下之理以明之，察生民之利害以凝之。踐之於身，欲其實也；措之於家，欲其當也。内燭之於性，欲其無不知也；外困辱而勞挫之，欲其著而不懈，畜而愈堅也。夫如是，學之要庶幾乎得矣。發之乎文辭以察其淺深，驗之乎事爲以考其可否，驗之乎鄉邦以勉其未至，日量而歲較，晝省而夜思之。功既加矣，德既修矣，出而任國家之重位，則澤被乎四表，聲施乎百世矣。處則折衷聖賢之道，稽纘古今之法，傳之於人，著之於書，以淑來者，豈不巍巍然善學君子哉！

今之學經者，吾疑焉。童而誦之，勦其虚辭，以質利禄，有釜庾之入，以食其家，則棄去而不省。問其名，則曰治經也，問以經之道，則曰吾未之聞也。或者談治亂，講性命於平居之時，及登乎大位，則惟法律權謀是行，問其故，則曰經不足用也。於乎，是可以爲學經者乎！經而無用，亦可以爲經乎？然非經之過也，學之者之愚也。非學者之愚，教之者無其術也，雖學猶不學也。吾故曰：人莫不學，而知所以爲學者寡矣，爲其近利也。

楊士奇《東里文集》卷一《梅溪書室記》 梅溪羅宗智甫惇德博學，藏書甚富。蓋自伏羲至於文武，自周公、孔子至於周程朱張，自經史諸子至於稗官小説，其書多具。既以爲自修之資，又推以教其子孫及其鄉人之俊秀。而名其藏書施教之居曰梅溪書室，間命其子敬來京師，求爲之記。

夫道原於天命之性，而行於彝倫日用之間，其所以然者，則具載聖賢之書。而古教法，必先致知，深造而不已，則有以明夫性德體用之全，而成己成物，亦將馴至夫至善之域矣。故學必本乎讀書。書固不易得也，而況處乎山林僻遠幽夐之地哉！使得書而讀，而又得師若梅溪書室然者，非學者之幸歟？推其本，非由於宗智甫之仁歟？

梁潛《泊庵集》卷四《筠陽讀書處記》 進士潛彦鵬始爲瑞陽郡庠生，從予弟本之學。其容質温雅，其於學甚勤也。及取科名，居京師，相見察其中，非徒言者。今年夏，彦鵬來求予記其家居所扁筠陽讀書處，且以予弟嘗有以教之也，宜必不辭。予亦喜彦鵬之能學也，故爲記之。

夫君臣父子之懿，仁義中正之實，非讀書學問，不足以知之。《六經》諸子百

氏之言，求之於其書而得之於心，即其奧以探其源，擴其本以振拔其端緒，知之明而後得之深，得之深而後推之以應萬事無窮也。如是而又加之以涵養之功，使舉而措之皆誠意之充積，推而行之皆志慮之真純，可以感乎上，可以教乎下，此古之人所以學者如此，宜其功業過乎人也。彦鵬因其所已能者而益勉乎其所未至，則其造就，又豈今之人所能及哉？然彦鵬方以進士觀政於都院，日有訊鞫之煩，或者疑其於《詩》、《書》有未暇也。夫君子之學，知與行而已。紫陽朱夫子告任行甫，以謂雖忙遽，尤必以書册灌溉，庶不汩没墜堕。其意蓋欲學者知與行並進而已。以予之愛彦鵬也，故備論夫古人之爲學者告之，且以爲之記云。

梁潛《泊庵集》卷六《送羅秀才南歸序》　夫人萃衆貨而貯之，充囊而滿橐，穰穰然足矣，可無資於人矣。而或能肆於百家之市，售於通都之衢，應乎人之求者，十無八九，弊弊焉走東西强求以給之，如何其不誚於人哉！夫古之教者，自王宫國都至於黨術閭巷，莫不有學。君臣朋友之倫，視聽言動之則，莫不有以教之，使底於中和之極而知其偏頗之謬，消其忿戾傲惰之氣而成其恭孫廉讓之風，既克而後發，既足而後用，非若後世馳心役志，以苟於文辭利禄而已。其爲説具於《六經》，子思、孟子又從而推明講説之，其指甚深，求之終身，不知所止也。

梁潛《泊庵集》卷六《贈别胡生序》　古筠胡生振來京師，謁予旅邸。予視生偉然，進趨有容，其言論有節，予固愛之也。生嘗從吾弟學科舉業，前年秋，偕多士試於有司，生以未捷去。今其來也，察其志益鋭，若生者，何患不科舉哉？然生之志，宜不在是也。凡士之於道也，必知之明而後行之至。而知之方，必自學問始，奈何不求其本而專事文詞哉！紫陽先生嘗謂：「習熟見聞，知有科舉而不知有學問。」夫設科所以求學者也，其流乃使人至於廢學，豈不失其本哉？生之質甚美，要不可忘其大者也。

金幼孜《金文靖集》卷七《贈劉彌勖赴保德訓導詩序》　古先哲王之欲造就人才也，未始不資於學校。然學校之教無他，其性則仁義禮智也，其倫則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也，其書則《易》、《書》、《詩》、《禮》、《樂》、《春秋》也，其道則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相傳者也，其學則顔曾思孟、周程朱張之授受以相講明者也。千載而下，爲師者則資此以爲教，爲弟子則資此以爲學，固未有舍此而可以爲教爲學者也。彌勖以純謹聰察之資，出身庠序，其於學焉教之之術，講之有素矣。今之往也，不過明其道以示之，正其誼以率之，勿局於章句文辭之習，勿雜於私智人爲之鑿，導其所能至而勵其所不及，使賢而智者據而有所立，愚不肖者化而有所成，庶幾於己而不負其所學，於人而不負其所教，且於學校斯文亦重有光耀矣。

王禕《王忠文集》卷八《知學齋記》　人不可以不學，而非所當學，不可以爲學。知所當學而學焉，斯可以言學矣。所當學者何？聖賢之道是也。聖賢遠矣，而其典籍具在，其言可考，其道可求，勉焉以至也。知其學而學焉，雖未至於聖賢，蓋亦聖賢之徒也。夫人莫不有是性也，有是性，則有是才。盡其性而充其才者，聖賢之所以爲學也。性者萬物之一原，非有我之得私也。盡性則理之在我者無不明，而視天下無一物之非我矣。子思曰：「唯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夫謂之盡人盡物之性，則天下含智之人，肖翹之物，舉必待我以遂其生，樂其所矣。所以然者，由我之盡性，而又有我之才有以應之也。是故家國天下之事衆多，不易爲也，而所以品節彌綸之者，非才則莫有以應之。周子曰：「才與誠合，則周天下之治也。」蓋盡諸己而及乎人物者，性之所以盡也；盡乎人物而本諸一己者，才之所以充也。「性出於天，才出於氣」，而氣亦天也。盡其性，充其才，則有以合乎天矣。合乎天而無間焉，則與天爲一矣。而其至於是也，亦本於誠而已矣。是故盡性至命，未有不本於孝弟也；窮神知化，未有不由通於禮樂也。大至於位天地、育萬物，而實不外乎屋漏之無媿，妙極乎危微執中之奥，而實不離乎匹夫匹婦之所知。自小學以底大成，本末雖殊，而無二致。自一己以對天下，體用雖别，而皆一理。所推者廣而所守者可謂簡，所行者若近而易知，而所任者不可不謂遠且重也。此聖賢之學所以「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絶學，爲萬世開太平」者也。堯、舜、禹、湯、文、武之爲君，皋陶、伊、傅、周、召之爲臣，孔子、顔、曾、思、孟之所以爲教者，其不以此也歟！嗚呼！三代以還，聖賢之學於是不明不行也久矣。當戰國時，蘇、張以縱横之學行，管、商以功利之學顯，申、韓以刑名之學見，楊、墨以異端之學名。及漢，有黄老清静之學，有專門訓詁之學，有災異之學，有讖緯之學。至晉，有清虚之學。至梁，有佛氏之學。至于隋唐，又習爲詞章之學。百家之所立，各奮其私説，一代之所尚，皆徇乎時好，道術爲天下裂。至于宋，蓋千數百年，其間如荀卿、揚雄、董仲舒、賈誼、王通、韓愈氏、歐陽修氏，庶幾明聖賢之學矣，而其道不大顯。諸葛亮、陸贄、范仲淹、司馬光，蓋欲行其學矣，而亦未能以有爲也。惟春陵周子者出，始有以上續千載不傳之統。河南兩程子承之，而後二帝三王以來傳心之妙、經世之規焕然復明於世。關西張子因之，崇

執禮之教，考三代以示方來，推一鄉以達天下，皆可謂卓哉聖賢之學者矣。迨考亭朱子，又集其大成而折衷之。廣漢張子、東萊呂子皆同心僇力，以閑先聖之道。而當其時，江西有易簡之學，永嘉有經濟之學，永康有事功之學。雖其爲説不能盡同，而要爲不詭於道者，豈不皆可謂聖賢之學矣乎？《易》曰：「智周乎萬物，而道濟乎天下，故不過。」此聖賢之學所以爲盛也。智足以知一偏而不足以盡萬物之理，道足以爲一方而不足以適天下之用，此百家之所立，一代之所尚，其學所以不足貴也。人莫不有耳目肺腸也，而莫不誘於高遠，蔽於淺陋，天之與我可以爲聖賢者，不能以自信也。有能知性之具於己者不可不盡，才之盡乎人者不可不充，篤信實踐而本之以誠焉，雖未至於聖賢，獨不可謂聖賢之學者歟？

吾友天台徐君大章，非其學不學，而慨然有志於聖賢之道者也，故名其所居之室曰知學。嗟乎！君子之於學，豈徒知之而已乎？知之則必能好之，好之則必將至之以不止，勉焉以求其至可也。吾故推本聖賢之學，與大章商略之，大章亦尚有以教我而同底于成哉！

劉璟《易齋集》卷下《顧學齋記》 傳曰：「不學將落。」言人學當及時，不可游衍，同其遲暮而落也。顧學乃公西赤對夫子之語，蓋謙退不敢遽爲己任者。夫子之誨人曰敏而好學，學所以求仁也。又曰「當仁不讓於師」。嘗以冉求退，又勵之曰：「今汝畫。」皆盡言學之不可後於人也若是。

本府紀善會稽張宜中，名其從孫鍊讀書之齋曰顧學。或曰：「將勉之爲學，乃先爲謙退以抑其心，無乃怠乎？」宜中喟然歎曰：「行或同轍而異途，言或同文而異義，吾豈不見夫所謂學士大夫之徒者與？大言廣論，則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高尚其志，固將驅駕前哲而凌躐當時者矣。然考其踐履，真實成就果何如哉？吾姑遜其志，使就於學，非使固執謙退以怠也。語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使夫志願於是，豈不可哉？」余善其言，益嘉其能訓子弟之得其宜也。嘗讀周書，至於世禄之家，鮮克由禮，以蕩凌德，實悖天道，蓋撫卷而三嘆，傷教道不幸也。世禄王者，眷念前人忠勛，恤其後嗣，資之以稽古崇德而象賢者也。至於愚駑不肖之纘，將以丹書鉄券、閥閱門第如天置地設之不可移者，幼則驕惰，長則放肆，傷敗禮法，以至悖於天道而不可救，豈其生之不幸歟？其法家拂士，父兄之非其人歟？抑其居之使然，狃於富貴驕淫之習，而教不能入歟？三者一居於此，則淪胥亡矣。是以喬木少而故家者難得也。

今觀張氏，以守臣死事之家，世禄前代，居於越者僅八百年，本支繁衍，文行名達之士不乏於時。吾今所與遊者，宜中與其二子及從孫爲世者，三輩皆儒雅周慎。跡其往之膴仕，可推而知，後之來者，固可踵而繼也。其故何哉？良由長者能教，幼者服膺以聽，相延爲習者也。

嗟夫！世道靡弊，子弟之不聽於父兄也久矣，若宜中之能以遜讓之訓挫夫少年英鋭躐進之氣，爲子弟若鍊者，拳拳於長者之教，必克繇禮而不至於蕩也，所願學者，莫切於是。《詩》曰：「此令兄弟，綽綽有裕。」家道之綿長也宜哉，又將可爲後進法。

李時勉《古廉文集》卷三《環秀書屋記》 書者，古聖賢人之道之所載也。讀其書，明其道，以之正心而心無不正，以之脩身而身無不修，以之事親而無不盡其孝，以之事君而無不盡其忠。推而至於仁民愛物、處事接人，而無不得其當。日用常行，酬酢萬變，而無不得其宜。使馮氏之子若孫果留心於是而有得焉，則所謂秀者，又不在乎書屋，而將舉鍾於其人矣。夫如是，固有光於其先烈，有光於其山川，有光於其閭里，而無負於義安昆季之用心也矣。予爲記之，所以廣義安昆季之意，而爲其後人勸也。

李時勉《古廉文集》卷三《竹園書屋記》 書之所載，大而三綱五常之道，小而萬事萬物之理，則必求其義。得其義，則必致於行，孜孜焉而不敢自放於禮法之外，如是而爲成德達才之歸也不難矣。以之齊家而家無不齊，以之治人而人無不從，是蓋學問之力，詩書之效也。今有讀書數萬言，自恃以爲知道，而恣情縱欲，至於亡身敗家而有不悟，是豈詩書之過哉？不由其道也。然則讀其書必由其道，而後能有所成。源澗之所爲期望之意，正在此也。爲其子弟者，尚益勉焉以副其意，使見者稱曰此古竹園之賢士，則豈不美哉！若夫以其所能掇第於有司，登青雲而躋膴仕，以爲書屋之光者，抑末也。其有本，則末自從。孔子曰：「學也，禄在其中矣。」請以此爲書屋記，於子何如？

李時勉《古廉文集》卷三《尼山書舍記》 夫書載聖人之道，讀其書，固將明其道以致於用。苟讀其書而不能以明其道，而不能以致於用，是爲無用之學也，又豈足道哉！司馬温公嘗曰：「積書以遺子孫，子孫未必能讀，不如積陰德於冥冥之中，以爲子孫長久計。」竊嘗以爲，二者皆不可無也。德者固植家之本，至於書，力所能及則爲之，讀與不讀不必計也。然亦有足計者，視吾德之所積何如耳。昔丁顗嘗聚書至八千卷，曰：「必有好學者爲吾子孫。」至其孫度，果讀書有文名，登詞學科，仕至參知政事，謚文簡。是蓋讀書之效，積德之漸也。

李時勉《古廉文集》卷七《化導説》　詩書禮樂之化人易易也，而或者以爲難，予不知其何以然也。夫父子、君臣、夫婦、兄弟、朋友之倫，人之所固有者，不以華夷而有間。但其日用由之，而不知其自有。聖賢者懼其終不之知，則三綱五常之道壞亂極矣，不惟壞亂，胥入於鳥獸之羣而不能變也矣。於是筆之於書，庶乎有能以之而教乎民，使知其道之爲己之所固有者而能盡，不至於鳥獸同羣，此古聖賢之用心也。今有能以古聖賢之心，舉詩書之所言以教導之，彼以其所固有者而聽乎詩書禮樂之言，歡然以由於其道，不煩鞭樸，而自不出於防範之外者，則豈不易哉！夫鳥獸産於山林，其去人也遠矣，苟拘而教之，其拜舞跪起、言語歌詠，莫不如人意者，非其性然也，教使然也。況於人之靈於物者，不可以教也歟！

王直《抑庵文集》卷一《宿州重修廟學記》　予謂學校賢才之所自出，蓋治天下之本也。然賢才之所以成，必本於聖人之道。讀書以明道，體於身，行於家，達於鄉黨州閭，自倫誼之大至於應事接物之常，而皆不悖焉，則賢材成，治本立矣，豈徒文辭之習而已哉！其望於學校如此，故雖有常法，而又專置風憲官以督勵之。彭君獨能以教事爲己任，所至進諸生，相與講明斯道，必使身體力行，而文辭之習亦不廢，其斯所謂善教者歟？宿之廟學，雖其州長貳克協以成功，然非彭君勸勉於前，莫有能興起之者，則君之於宿蓋厚矣。凡學於此者，進而瞻道德之容，退而考禮義之實，本末兼盡，細大不遺，出而用之，真足以興道致治，然後不負聖天子教育之德，與諸賢興造之力、督勵程勸之心。若徒加意於文辭而不本於道，自謂無忝焉者，君子弗貴也。

王直《抑庵文集》卷一《安慶府重修廟學記》　古之治天下者，必切於教民。學校，教之地也，是故三代之興，莫不有學。而其所教，則以明人倫爲本。人倫正而天理行，則天下治矣。我太祖高皇帝統御之初，即詔天下皆立學，擇其人之俊秀者，俾學於其中，讀聖人之書，以求聖人之道，而施之人倫日用之間。列聖相繼，前後一揆，治化之盛，於今幾百年矣。【略】

予謂聖人之道，有體有用，仁義禮智之德之充於己者，其體也。自倫誼之大至於應事接物之常，施之各適所宜者，其用也。誦經傳之微言，求其當然者而盡心不懈，則學斯成矣。發而爲文章，廓而爲功業，蓋無所不可。古之君子皆然，彼以記誦剽掠爲事者，非學也。然則今之遊於學校者，其所事可知矣。安慶爲畿内大郡，舊志稱其風土清美，而余忠宣公闕亟稱其人天性忠義。風土清美，則當産秀傑之士；天性忠義，則當無奇邪之習。以如是之人而遊於學宫，求古人之所學者而學之，則何患不可及哉？此今之所望於學者也。

予聞之，道一而已，師於古而驗於今。忠宣守安慶，去今未久也，孝於親，忠於君，勳德之茂，節行之著，文章之美，誠無愧於古君子。其遺風餘烈，猶有存者。諸生近法忠宣而遠思古人，以成其學，出而用之，真足以興道致治，則無負朝廷教養之德與諸公修學期望之心。故爲記之，俾刻之廡下以俟。

王直《抑庵文集》卷三《太平府修學記》　予觀古昔聖人所以教養斯民者，豈有異道哉？易其田疇，薄其稅斂，所以養之也。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所以教之也。我太祖皇帝定鼎金陵，於畿内諸郡蠲租稅，省力役，以厚其生。建學立教，又首及之，明天理，厚人倫以正其德。列聖相承，皆用此道，恩澤之入人也深。夫天下之郡不能皆蠲租省役也，爲長吏者又或不知以興學教人爲務，然有志之士力於學問，以成其德、達其材者不少也。今太平之徭稅不異於昔，而學校又新矣，邦人子弟游於斯者，亦何其幸哉！父兄之所教詔，師友之所講論，當何如用心也。仰聖賢之德容，而講其遺訓，循五常之性，施之五品之倫，本於身，行於家，達於鄉黨州閭，使皆興於善。由是發爲文章，措之事業，以致君而澤民，則無負學校之教與賢守令興作之心。若徒飽食佚居以自快，而無適於用，豈所望於學者哉？而亦豈學者自重之道哉！故爲之記，使刻諸石以告焉。

王直《抑庵文後集》卷二《進德齋記》　金齒古荒服之外，朝廷不鄙夷其民，而立學校以教之，正欲使知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婦之别、長幼之序、朋友之信，而止善爲之師，以其所進者而施之其人，啓其蔽，祛其所爲累者，俾亦能進其德焉，此《大學》明德新民之事也，要亦用其誠而已矣。世之爲教官而知以進德爲務者甚鮮也，不務其德而惟欲之從，則何以成己成物哉！此君子所以歎也。故予爲言如此，使揭於齋之壁，以爲記，且俟他日考其成也。

王直《抑庵文後集》卷三《讀書堂記》　夫古之聖人所以教人者，必求諸其身，自聖人之道不行，而後載於書，故欲求道者，必始於讀書。書者，道之所由以明者也。聖人之道，莫盛於堯舜湯武周孔，皆學焉而聖者也。然則非湯武周孔者，何可以不學，而學何可以不讀書哉？知之既至而行之又力，則幾於道矣。堯舜之道與天地準，而孟子以爲孝弟而已。蓋孝弟之行，根於人性，故孩提之童皆知愛其親，及其長也，皆知敬其兄，此豈僞爲哉？其得於天者蓋如此。此所謂仁

義之道也。仁之至而萬物遂其性，義之極而萬事得其宜，蓋有不可勝用者矣。故堯舜之道至大，必本於孝弟。然則讀書以求道者，其必自孝弟始乎！體於身、行於家而達於天下，則爲學之功至矣。

薛瑄《敬軒文集》卷一二《戒子書》 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倫理而已。何謂倫？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五者之倫序是也。何謂理？即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五者之天理是也。於倫理明而且盡，始得稱爲人之名。苟倫理一失，雖具人之形，其實與禽獸何異哉！蓋禽獸所知者，不過渴飲飢食、雌雄牝牡之欲而已，其於倫理，則蠢然無知也。故其於飲食雌雄牝牡之欲既足，則飛鳴躑躅，羣遊旅宿，一無所爲。若人但知飲食男女之欲而不能盡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之倫理，即煖衣飽食，終日嬉戲遊蕩，與禽獸無別矣。聖賢憂人之陷於禽獸也如此，其得位者，則修道立教，使天下後世之人皆盡此倫理；其不得位者，則著書垂訓，亦欲天下後世之人皆盡此倫理。是則聖賢窮達雖異，而君師萬世之心則一而已。

汝曹既得天地之理氣凝合，父祖之一氣流傳，生而爲人矣，其可不思所以盡其人道乎？欲盡人道，必當於聖賢修道之教，垂世之典，若《小學》，若《四書》，若《六經》之類，誦讀之，講貫之，思索之，體認之，反求諸日用人倫之間。聖賢所謂父子當親，吾則於父子求所以盡其親；聖賢所謂君臣當義，吾則於君臣求所以盡其義；聖賢所謂夫婦有別，吾則於夫婦思所以有其別；聖賢所謂長幼有序，吾則於長幼思所以有其序；聖賢所謂朋友有信，吾則於朋友思所以有其信。於此五者，無一而不致其精微曲折之詳，則日用身心自不外乎倫理，庶幾稱其人之名，得免流於禽獸之域矣。其或飽煖終日，無所用心，縱其耳目口鼻之欲，肆其四體百骸之安，耽嗜於非禮之聲色臭味，淪溺於非禮之私欲宴安，身雖有人之形，行實禽獸之行，仰貽天地凝形賦理之羞，俯爲父母流傳一氣之玷，將何以自立於世哉！

汝曹其勉之敬之，竭其心力，以全倫理，乃吾之至望也。

薛瑄《敬軒文集》卷一三《送白司訓序》 理之在人心，固無先後，而人之覺是理者，則有先後焉。先覺者以斯理覺後人，俾暗者明，邪者正，故謂之師。自鄒魯之教衰，而斯理不明於世，所謂師之名雖是，而其實則非矣。如楊墨許行之學，莊列老佛、韓谷孫吳之教，當時習其事者，固各以師稱之矣，然迹其所爲，非徒無益，而邪説怪行，所以壞人心，害仁義，貽患於天下後世者，可勝道哉！至濂溪周元公，始以一理、二氣、五行、化生萬物之妙作爲圖書，以發二程。二程復因聖賢遺籍，推究而擴大之，以覺當世之學者。及紫陽朱子，上得伊洛之傳，以道自任，一時及門之士，莫不去暗即明，去邪即正。由是師之名與實，殆不異乎鄒魯之盛。其所以明天理，正人心，有功於天下後世者，豈小補哉？

丘濬《大學衍義補》卷六七《治國平天下之要・崇教化・總論教化之道》 聖人觀天之神道以設教，謂如天之春而夏，而秋而冬，當煖而煖，當寒而寒，無一時之差忒，不見其有所作爲，自然而然，所謂神也。聖人體之以設爲政教，故下人觀之，如見春而知其必煖，見冬而知其必寒，其煖其寒，皆其所自然，下民觀視而感之於心，不待有所設施措注，自然化服。所謂以神道設教也如此，非謂別有一種玄妙幻化之術也。後世俗儒不知此義，乃以《河圖》、《洛書》爲神道設教，謂聖人畫卦演疇，皆以人力爲之，而假託神明以爲幻化之術，遂啓時君矯誣妄誕之端。吁！經旨一言之差，流禍至於如此，可不戒哉！可不戒哉！【略】

劉彝謂：「觀民設教，如齊之未業而教以農桑，衛之淫風而教以禮別，奢如曹則示之以儉，儉如魏則示之以禮之類是也。」蓋四方之俗不同，而各有所偏尚，因其所偏，約而歸之于正，則四方之俗皆得其中，而無過不及矣。此三代盛王所以必省方而觀民，觀民而設教也歟！後世巡守之禮不行，采詩之官不設，朝廷施之以一切之政，不復因其民而觀之。吁！物之不齊，物之情也；俗之不一，俗之習也。約其所太過，勉其所不及，使之一歸於禮而不偏，聖人所以觀民之俗而設教也如此。後世則一聽民俗之所爲，而不復觀之矣。【略】

天有天之文，人有人之文。人君上察天文，以審察天時之變；下觀人文，以化成天下之俗。是故天有日月也，有星辰也，有四時也，有六氣也。其形象之昭然，其氣運之錯然，皆有文而可觀也。日月有朔望，星辰有次舍，四時有運行，六氣有流布，吾於是乎審察之，體其不息者以自彊，因其失次者以自儆，隨其時而授之以耕作之候，順其氣而教之以豫備之方，此無他，察於天而省於己也。人有三綱也，有六紀也，有禮節也，有法度也。其彝倫之秩然，其典則之粲然，皆有文而可觀也。三綱在所當正，六紀在所當脩，禮節不可失，法度不可斁，吾於是乎化導之，因其自然者加之品節，順其當然者爲之導達，引其性而納之道義之中，矯其偏而歸之中正之域，此無他，化其人而成其俗也。噫！《大易》「人文化成天下」一語，誠自古帝王繼天立極之大綱大本也。化之以人文而使天下成其俗，唐虞雍熙泰和之治，不外是矣。【略】

《賁》之「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人君觀之以一己之獨也。《離》之「重明麗正，以化成天下」，人君資之以臣下之同也。是故人君欲以人文而成天下之化，又在乎君臣相得，皆存虛靈不昧之天，而處乎中正不偏之地，同心同德，相附離以相成也。吁！有是君而無是臣，有是臣而君不能用，用之而其臣不足以負荷，而欲成天下文明之化，難矣哉！【略】

此萬世帝王爲教之始。然所以爲教者，不過人倫而已。人倫之道，人莫不有，而不能皆有以盡之。所以立其教者君也，敷其教者臣也，是五倫之道非獨民有之，而君與臣亦皆有焉。必在上者無一之不備，然後敷而教之，使天下之人無一之不全。然其所以立教之本，則在乎敬以寬焉。敬以持乎己，則整齊嚴肅，而不失於怠忽，寬以施於人，則從容漸次，而不失於迫切。先儒謂此二字，千萬世掌教者不能易也。後世人君惟急於財賦兵刑之事，其於教也，特慕其名而應故事耳，所謂寬者，往往流於縱弛，求其能留心於此事者固已鮮矣，況敬乎？敬者，聖學所以成始而成終者也，未有不能敬以處己而能敬以教人者。是則立教之君、敷教之臣，皆當以敬爲主。【略】

舜命契之教其民曰「敬敷五教」，武王之功成治定，亦惟重民之五教焉。可見聖帝明王之治，必本於教，而教之所以爲教，皆不外乎五倫而已。【略】

《武成》曰重民五教，則武王輔民常性之道在此也。武王得天下，既以是爲自勉，使彝倫攸叙而益厚，所以爲子孫祈天永命之本。成王誠能聽周公之教，勉乎乃考重民五教之道，以輔翼乎民，篤之而不忘，叙之而不紊，亦如我之所以篤叙武王者，然則人不敢廢乃命矣。大抵人君爲治，教道之廢興係天命之去留，教道興，則天理明而民彝叙，民知尊君親上，而不生背畔之心。不然，則智者欲欺愚，强者欲陵弱，令之而不從，治之而不服，而至於用刑罰、動干戈，而國祚不能以久長矣。創業之君，惟知其然，故拳拳以教化爲先。而繼體者誠能勉焉以篤叙前人之道，而敬行之，非獨以厚民彝，蓋將以永天命也。是則敬之之言，在昔帝舜以是而勉契，是君勉臣也。今周公以是而勉成王，是臣勉君也。大哉敬乎！其萬世君臣立教之本乎！【略】

五典乃人人所有、家家所備者，人君因而申明其義也。虞周命掌教之官，皆以敷五典爲言。敷之爲言布也。要必因其本然之理而著爲當然之則，敷而布之天下，使之是效是行，以調攝其不平之氣，馴伏其不順之心，不責效於旦暮之間，不從事乎督責之令，成周之擾即有虞之寬，可見教道之施，千古如一日，百聖同一心也。【略】

爲教之道，不過即人身心之所有者而訓誨引導之云耳。然是道也，非獨人有之，而我亦有之，有之未必皆中正也。然必在我者無不正、無不中，然後推吾所以中、所以正者以倡率乎人人，使人人皆中皆正焉。不然，源濁而欲流之清，形枉而欲影之直，豈有是理哉！【略】

周官立天官掌邦治，地官掌邦教，蓋以上天下地而人處乎中。人之所以爲人者，理與氣而已。氣以成形，無以治之，則不能安其生；理以成性，無以教之，則不能明其道。是以設官分職，以爲民極，而以治民之職歸之天，教民之職歸之地，以見人君治教皆出於天地，所以設爲之官者，雖曰爲民立極，而實所以代天化地施也。【略】

聖人之所謂教者，不但敷五典而已，而凡禮樂刑政之施，儀則等威之制，爵禄誓戒之事，世業士俗之常，莫不有教存焉。一事之行，而有一教之寓，此三代盛時，邦國都鄙、比閭族黨之間，禁令之所施行，耳目之所漸染，日用之所見聞，何者而非軌民之法則，囿民之教條哉？後世之所謂教者，止有教之名，無復教之實，況又有非所教而教者哉？【略】

先王布教於民，非一日也，然猶必每歲之首調和之，恐其所行者或有所乖戾也；頒布之，恐其所施者或有所沮格也。既頒之以文書，復懸之於象魏，則凡有目者所共覩，有耳者所共聞，不至於消沮閉藏矣。至於歲終，又俾脩其文書，上其計簿，使有所稽考焉。噫！聖人之治，以教爲先，而所以頒布其教者，一歲之間凡三致意，委曲詳細，丁寧諄切如此，此其教化所以大行，日新而無窮也歟！【略】

《舜典》與《周官》皆云五教，而此又云七教，其教之目，比《書》所載加二焉。所謂五教者，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而此加之以兄弟、賓客爲七。所謂長幼者，即兄弟之謂也，今分而爲二，則是兄弟者天合而有先後者也，長幼者人合而有先後者也。朋友，親相與者也；賓客，泛相遇者也。然五教之在《書》，則謂之敷。敷，布之也。七教之在《禮》，則謂之明。明，昭之也。而皆在司徒之所掌。敷者頒之於天下，明者講之於學校也。【略】

民稟天地之性以生，無不同也。然其所居之地，水陸川谷之土俗各異，所稟之氣，剛柔遲速之劑量各殊。先王脩其教，齊其政，固欲復其天地本然之性而歸之同也。然土俗處處別，氣稟人人殊，則有未易變易然者。苟不至於反常而逆

理，則亦不强之使同焉。【略】

《大學》脩身以上，皆是學之事。齊家、治國，方是教之事。一家之中，有父母，有兄長，有子孫僕隸，我於其間爲子則孝，爲弟則弟，爲家長則慈。曰孝，曰弟，曰慈，既有諸己，則是能脩身而教於家矣。由是一家之中，人人皆孝、皆弟、皆慈，而無一人不可教者。由是即所以立於身、行於家者而教於人，孝以爲忠，弟以爲順，慈以爲愛人之仁。夫如是，則仁讓之善積於一家，而仁讓之化形於一國，所謂不出家而教成於國也。苟或貪而不讓，戾而不仁，惡念生於一人，則一國便有作亂之事，所謂「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也。雖然，爲善則難，爲惡則易，而其善惡難易之機，由於君之一身。而機者何？弩之牙也。矢之發動由乎弩，機一發動焉，則勢有不可遏者。以身示教者，可不謹其機乎！所謂機者在於君身，則其心之意也。心之發動，是之爲意，人君欲廣其教於天下，不假强爲，在識其善念端倪之初處，動其機以發之，從此推廣去耳。嗟乎！一念之善與惡，乃堯舜桀紂之所以分。堯舜之君而有唐虞治世之民，其身既脩，其家可教，有諸己而求諸人，其所令之善，即其所好者也。桀紂之君而有夏商末世之民，其身不脩，其家不可教，而無諸己而求諸人，其所令非不善，而非所好者也。【略】

曰庶、曰富、曰教三者，自堯舜以來，爲治之大節目、大綱領也。蓋天生斯民，而立一人以爲之司牧，付之以庶、富、教之三事。人君承上天之付託，爲萬民之父母，必當盡治、教、養之三事。養之以至於繁庶，治之以至於富足，教之以至於仁厚，則盡乎父母斯民之責而無負乎上天付託之重矣。苟爲不然，而惟知以天下而奉己，適乎己而不恤乎人，生齒日至於衰耗，田里日至於貧窘，民俗日至於靡蕩，如是，非但民不安其生，而君亦不能安其位矣。就三者之中論之，庶富者，君之事也；教者，師之事也。三代以來，盡君道者間或有之，兼盡師之道者，蓋亦鮮矣。【略】

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以其有秉彝之性也。有其性，而或以氣稟之偏，或爲物欲之蔽，遂去禽獸也幾希。聖人先得秉彝之全者也，視吾人有秉彝之性而不能全，乃至去禽獸也不遠，誰之責歟？吾爲人之君而不能盡君人之責，使人不遠於禽獸，則凡吾所治者，皆猱狨之物也，吾何以爲治哉？非徒負斯人之仰戴，而實負上天之付託也，寧能不憂於心乎？憂之而脩爲之教，命臣以掌其事，立法以爲之制，必使蚩蚩蠢蠢之民皆率其秉彝之性，然後吾之責塞，而吾之憂釋矣。後世人主知憂此者蓋鮮矣。憂之一言，唐虞聖帝所以戰兢惕厲而致雍熙泰和之治，其本在此歟！【略】

成周盛時，其富而教之，其規條之詳如此。當是之時，男有教，女有業，而無外慕出位之思、非禮犯分之爲，此乖爭陵犯之風所以不作也。【略】

爲治大要二，禮與法也。禮也者，教化之所從出者也。誼所謂絶惡於未萌，起教於微眇，使民日遷善遠罪而不自知者，是則禮之所以禁於將然者也。法之爲法，禁於已然者則反是，禁於將然則不肅而成。不嚴而治，而天下咸囿於孝弟忠信、禮義廉恥之中矣。【略】

董子所謂「漸民以仁，摩民以誼，節民以禮」，是三言者，是誠自古帝王脩教立化之本也。所謂治天下之大務，生民習之以爲風俗，子孫循之以爲治道，雖百世可也，豈但行之五六百歲而不敗哉！

丘濬《大學衍義補》卷六八《治國平天下之要・崇教化・設學校以立教上》

頤之義，養也。天地養萬物，而人乃萬物中之一物，聖人則萬人中之一人也。天地養萬物，而人與聖人皆在天地所養之中。聖人於人之中，乃其首出者也，體天地養物之仁以養乎人。然天下之大，億兆之衆，必欲人人養育之，非獨力之不能給，而亦勢之所不能及也。是以於衆人之中，擇其賢者而養之，使其推吾所以體天地養物之心以養乎人人，釐之以其職，散之以其民，裂之以其地，付之以吾一視之仁，注之於其心而寄之於其目，而使之代吾之視，一以仁之也。然非養之以廩食，則彼不暇而爲；非養之以義理，則彼不知所爲。故必豫有養之，而後用之也。然養之之義，以貞正爲道。苟養之不以正，如戰國之田文，養士至三千餘人，東都之延熹，大學諸生至三萬餘人，適足以起亂，果何益哉！蓋《頤》之道，養正則吉，養而不正，其凶必矣。【略】

舜既命契爲司徒，敷五教，而又于命伯夷典禮之後，命夔典樂教胄子。蓋司徒之所敷者，布其教於天下。典樂之所教者，專其教於國學也。胄子者，天子之元子、衆子，與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皆將有天下國家之責者，不可無豫教之法。然所以教之者，在因其資質而輔翼防範之，使皆適其中而無或偏焉。然化之以其形，不若化之以其聲。於是專命典樂之官，以司教導之任，蓋興起之於比興賦詠之間，調和之於聲音節奏之外，血脈於是乎動盪，精神於是乎流通，邪穢於是乎滌蕩，查滓於是乎消融，真積力久，自然和順于道德，有莫知其所以然者矣。向也氣質之美者，於是而益美，偏者於是而不偏。他日承天而踐祚，君國而

子民，脩政而立事，皆得成德全才之人而用之矣。帝世以樂教人之意如此。後世不復知此意，學校之設，其知以禮爲教也固鮮矣，況樂乎？方其受教之初也，不知禮樂爲何物。及其臨用之際，一視禮樂爲虛文，而欲人才之復古、治道之隆盛，難矣。【略】

學校之設，所以明倫兼育養也。蓋倫理之在人，人人有之而不能人人盡其道，聖人於是選其少俊者，聚之學宫而教之，俾講明其道，而真知其所以然與其所當然，而决然不疑焉，則異日用之以理天下之務、治天下之人，爲臣則忠，爲子則孝，臨事則不苟避，見義則必勇爲，平居則犯顔敢諫，臨難則仗義死節，而思以其身當天下之重任。世道之責，其基本於是乎積累，其機括由是乎轉移也。理固貴乎講明，而氣尤在乎振作。要必上之人久於其道，凱以强教之，而張之當其機；弟以説安之，而弛之適其會。鼓而舞之，振而作之，使之有感發興起之心，歡欣交通之志，則其得之於天浩然剛大者，塞乎天地之間而不餒矣。然非有以作其氣于平日，安能得其用於異日哉！《詩》稱文王之世，濟濟多士，而國家以寧者，蓋有以獲乎作人之效也。【略】

先儒謂《靈臺》一詩，辟廱之教寓焉。臺池鳥獸鍾鼓之樂，樂之形也，其樂也外。辟廱教化道義之樂，樂之本也，其樂也内。可見先王盛時，本樂以爲教，所以鼓舞作興乎賢才者，隨所在而有也。【略】

辟廱之學，自文王已有之，至武王有天下，始專以爲天子之學焉。【略】

治世未有不脩學校者，學校之廢，必見于末季之世。【略】

然《序》謂亂世則學校廢，治世則樂育賢才，可見世道之治亂，係乎人材之有無。人材之有無，由乎學校之興廢也。然則脩學宫，育賢才，使青青子衿有喜樂之心，無佻達之失，豈非王政之大務歟！【略】

泮宫之作，不書於《春秋》，説者多以爲疑，而朱熹以爲頌禱之辭。蓋《春秋》常事不書，學校之脩，乃有國之常事故也。然因此《詩》以考見古人學校之條理，雖曰頌禱之辭，然亦可見三代盛時學校之事，其關係有如項氏所推究者。後世設學，乃顓顓以爲教讀學生之所，其於讀書作課之外，一無所事，雖謂之名存實亡，不爲過矣。【略】

天下不可一日無師儒之功，國家不可一日弛學校之教。本儒以設教，立師以明道，會友以講學，所以繫邦國者在是，所以安萬民者在是，毋徒視以爲虛文，苟應故事，以爲不急之務。【略】

成周盛時，設爲師氏，以教國子。所以教之之法，曰德曰行而已。非但以教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凡國之貴遊子弟，無不與焉。德者行之本原，行者德之實跡。有德以爲之本，隨事而著其行，在父母則親之，在賢良則尊之，在師長則事之。凡若此者，無非以充其孝德而已。既有孝德，則知順善之可爲而逆惡之不可爲，彊志力行，以求至乎至極之地也。教國子而使之竭力親親以盡其孝，而又尊賢良、事師長，以友以順焉，則德之得於心者極其至，而道之原於天者於是乎生矣。此成周學校所養之譽髦，所以成人有德而得全才之用也歟！【略】

保氏以六藝教國子，而朱熹《大學序》謂人生八歲則教之以禮樂射御書數之文，何也？蓋六藝之事，非八歲之童所能者，特使之知其名物耳，故謂之文。必至十有五歲入大學，然後教之以其事焉。【略】

成均者，五帝之樂。周人備前代之樂，而大司樂所掌之法，即五帝之法也。五帝者，顓頊、高辛、帝嚳、堯、舜也。彼三帝者，其教法無可考。舜紹堯治，而命后夔典樂，以教胄子，所謂「直而温」以至「八音克諧」者，即其法也。二帝之法如此，安知其非承三帝之餘烈哉？先儒謂古人教人，惟陶冶之功最深，是以五帝三王之世，學校之中，士之所得于心者無非樂之德，出於口者無非樂之語，動其容者無非樂之舞。自幼以至於長，由中以達於外，皆此物也，非僻之心無自而入，中和之德所以易成。自成周之學政不傳，後世所以教人者，不過章句訓詁而已，作無益之文，習非禮之禮，人才日卑，風俗日下，其以此歟！【略】

學校之政，有不帥教者，輕則觲之，罰之以酒也；重則撻之，罰之以撲也。蓋人之資稟不同，性情亦異，中人以上，固有不待教而自循于理者。若夫中人以下之資，化之而不從，示之而不聽，故先王制爲教刑以愧恥之，雖帝世以德化民，有不免焉，《虞書》所謂「撲作教刑」是已。而《學記》亦曰：「夏楚二物，收其威也。」是則教之有刑，其來尚矣。【略】

學之名，自五帝之時有之。然始見於《周禮・大司樂》所謂成均者，説者謂此大學也，而未聞有諸侯學。諸侯有學，始見於《魯頌》。而此言「天子命之教，然後爲學」，又言「小學在公宫南之左，大學在郊」，則是諸侯非但有學，而其學又有小大者焉。小學所以處學之小者，而教之以灑掃應對之類；大學所以處學之大者，而教之以格致誠正之類。【略】

先儒有言：聖人以學校爲朝廷之大政，使太子齒於俊選，使樂正磨其性情，必順先王詩書禮樂以性其情，然後已也。不變者九年，雖王子亦屏遠方。公於

教化而不私，則凡在學者，孰敢不性其情以蹈於中和之域哉？觀此，可見先王之世，其立教以化人也，極其情文之備，盡其恩義之詳。其有教而不化也，養之以久，待之以寬，親臨而觀感之，責己以竦動之，其不輕以絶人也如此，非至於甚不得已而不不齒焉，此先王之世所以無棄人，而人亦不輕自棄也歟！

丘濬《大學衍義補》卷六九《治國平天下之要・崇教化・設學校以立教中》

《王制》主於教造士，而王大子、王子、羣后之大子、元士之適子亦與焉。《文王世子》主於教世子，而國之學士亦及焉。蓋古者大學之設，以教胄子，而必及於俊選，以其位雖有貴賤，而他日並皆將有輔世長民之責，皆不可以不教也。【略】

真德秀言：「古法，其近民者教彌數。故二十五家爲閭，閭有塾，民朝夕處焉。四閭爲族，則歲之讀法十有四。士生斯時，不待舍去桑梓而有學有師。敬敏任恤則閭胥書之，孝弟睦婣則族師書之。其所以教，又皆因性牖民而納諸至善之域，禮樂樂冶，以成其德，達其材。古者教人之功蓋如此。今之世，里於民最近，而無學。士嘗輕去土著而事遠遊，行之修窳無所乎考。至其設教，以琢辭鏤句爲巧，詭聖僻説爲能，非惟無以淑其人，抑且重斲喪之也。」真氏此言，切中秦漢以來教學之弊。我聖祖慨然欲復古庠序之制，未即大位之先，即建國子學。洪武二年，詔天下立府州縣學。八年，詔立社學。上諭中書省臣曰：「昔成周之世，家有塾，黨有庠，故民無不知學，是以教化行而風俗美。今京師及郡縣皆有學，而鄉社之民樂覩教化，宜令有司更置社學，延師儒，以教民間子弟，庶可導民善俗也。」竊觀三代以後之君，以武功定天下者，往往緩於文事。漢歷高、惠、文、景至武帝，五世始立大學。宋歷太祖、太宗、真宗至仁宗，四世州郡始有學。我聖祖立國子學於未登極前之三年，立郡縣學於登極後之二年，至於八年，即立社學，其與古人家塾、黨庠、術序之名雖不同，其以土著教人則一也。【略】

《學記》此章，可見古人教學者，無一時一處而不用其功焉，此其學之所以易成也。而成之者，本末兼該，精粗通貫，無一而或遺焉者也。雖然，一弛一張，文武之道，是以君子之學，固不可無藏修之處，亦不可無遊息之時。蓋喜説生於時習，自得由於深造，成其功於進德修業之際，養其心於玩物適情之餘，學者如此，則未得之而不苦其難，既得之而去之不速矣。【略】

此章論教之不成，切中後世教人之弊。祖宗以來，設立學校，惟立師儒以教導之，命有司以提調之，未嘗有提督憲臣之設。至正統中，以學政多廢弛，乃用建議者，每道添設風憲官一員，以專督學政。設官之意，止欲振作其頹墮者耳，非使其人各自爲一法，以通教一方之學者。夫聖人施教，各因其材，雖以孔門弟子，猶分四科，顧乃以中人以下之私見，而欲盡律一方之人才，使之如己，多見其不知量也。凡其所爲所行，盡墮在《學記》此章中。《記》謂「教之不成，其此之由」，今日人才不及於前，政由於此。非獨不能成其不成之才，併與其可成者分其志而墮其業也。且其所督地方，多者三四千里，一歲不能偏歷。所至之處，又不能浹旬即去，固有九年而僅一至者。彼豈聖人而能過化存神哉！臣竊以爲：今兩京畿及十三藩所用者，須十有四人。其人未易得也，莫若復祖宗之舊，必欲設置，乞敕内閣儒臣，將洪武初侍御史睢稼建言朝命省臺部官會議，定擬格式，立碑在天下學校者，及《憲綱》等書，一一斟酌詳議。參以聖賢教學之法，以中人以下爲準，立爲學校教養法式，命禮部頒行天下，俾其遵依。爲師儒者，必依此式爲教。爲生徒者，必依此式爲學。爲守令者，必依此式提調。而提學憲臣所至，一以此式考驗其所以教學提調者，必合此式，否則有罰。大抵學校之教，德行爲先。然德行難於考驗，必先考其藝業。所謂藝業有三：讀書、作文、寫字。凡此三者，一以中人以下爲則，每日背書不過二百字，習字亦然，作課則隨其學力所至以爲數。本經、《四書》、《史》、《鑑》、經義策論，其正業也。有志及於子集及作詩辭者聽，不以是爲正業而試之。其出題不許裁截破碎經文及出偏僻之書，課必文從理順，不許奇怪尖新。以是爲準。每月學校將所出題目申提學憲臣，憲臣以其所出題目申禮部，轉行翰林院、國子監看詳。如此，則進人顧其安，使人由其誠，教人盡其才，而施之不悖於正理，而求之不拂於常情矣。此非獨有以成就人材，是亦一道德之大端也。【略】

教之所由興者有四，先儒謂三屬於師，一屬於友。臣則以爲所由廢者有六，其前三者屬於師，其後三者屬於友也。由是觀之，可見師之爲教，止於大綱。若夫切磋琢磨、薰陶漸染，而朋友有講習之益，觀感之化尤爲多焉。【略】

人之生也，性無不善，故人人皆有是善。然氣稟所拘，物欲所蔽，不能無失也，故教者必因其本無而今有者拯救補塞之。如是，則師之教道立，而天下無不成之才矣。【略】

《白虎通》曰：「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此云十有三年始入小學，二十入大學。説者謂八歲、十五歲天子世子之禮，十三、二十乃公卿、大夫、元士適子入學之期。臣竊以爲：八歲至十三皆可以入小學，十五至二十皆可以入大學，大約言之耳，非截然立此以爲期限也。【略】

三代學校之制，其鄉學之名雖有不同，而國學之名則無或異。然其所以教之者，無間小大，壹是皆以明倫爲本焉。所謂養老、教民、習射，其義雖殊，而同歸於闡明倫理以爲教本，養育人才以爲治具而已。蓋今日教之於學校，俾其講明義理，異日則將用之於政治，使其推平日學校之所講明者，以施政行教而輔君善俗焉。

丘濬《大學衍義補》卷七〇《治國平天下之要・崇教化・設學校以立教下》

前此博士雖各以經授徒，而無考察試用之法。至是，武帝因公孫弘請爲博士官，置弟子。史言武帝所謂興太學者此也。漢以後有太學始此。而史不明書其事，説者謂武帝未嘗築宫以居之。然考《三輔黄圖》：「太學在長安西北七里。」則太學實建於此。【略】

立學建師，非但以教誨生徒，亦以一道德也。周人備四代之學，後世既有太學、國子監，而又有四門學，似不爲過。而又置書算等博士，書算乃六藝之一，成周叙之於六德、六行之後。德行本也，文藝末也，本末不備，何以爲學？豈可顓設官而教以藝哉？若夫屯營之士、蕃夷之子弟，其來入學者，亦當雜之於多士之中，從師講解，使之薰陶漸染，相觀而善，不必各給以博士也。【略】

郡縣有學，始北魏獻文時，而其生徒有數，亦於是時始也。唐制，天下都督天下縣學校有生徒，各因其州縣之等第而定其數，每歲舉其成者送之尚書省。史志所謂「由學校者曰生徒」是已。我朝於府州縣各立學，府學廩膳生四十人，州學三十人，縣學二十人。其增廣生則不拘額數。夫聖人之於人，非不欲人人教而養之也，顧勢有所不能盡也，於是擇其尤者而篤厚之，非謂一郡一邑之人才止於此也。地有小大，人有衆寡，養之者雖各有數，而教之者則無其限焉。教之養之，至於大成，而後貢之。而又有科目，拔於常貢之外。雖然，承平日久，人才日多，人才所當養者，又不可拘拘於故常也。且如今松江之華亭、江右之臨川，人民里數多至七百，而漢中之平利、廣右之恭城，止於一二里，其生徒之數乃無異焉。請如唐制，因其郡邑人民多少之數而定爲養士之額。【略】

三代以後，文治首稱宋朝。然其立學，乃在四世之後。自其開國至是，幾八十年矣。我聖祖以歲戊申開國，明年即詔天下府州縣立學。其太學之立，乃在未登極之前三年歲乙巳也。方其初立學也，惟許存仁爲博士，以專學事。四年，陞學爲四品，始設祭酒，即拜存仁爲之。存仁，元儒許謙之孫，謙承考亭正學。而存仁承上命以爲教，一宗朱氏之學，學者非《六經》、《四書》不讀，非濂洛關閩之學不講，所謂全體大用之學者也，所謂治事者，固已在乎經義之中。一時學校之士，無不明經者。經明以之治事，凡所謂水利邊防等事，皆自此而推之也。宋人乃分之爲二，則是以體用爲二事，而非聖賢之學矣。【略】

《禮》曰：「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祖宗以來，最重教官之選，往往取之耆儒宿學。其後科目興，乃取之乙榜舉人。其有優異者，不次擢居顯要。故居是官者，人人自奮，既皆以道自重，而一時公卿大臣、藩臬守令亦皆重之。人既樂爲之，莫不謹身飭行以示教，嚴立規範以爲教，善人多而風俗美，朝廷得人之用，皆由師道之立也。近世師儒之職日輕，公卿藩臬略不加之以禮，而乙科舉人多不屑就，乃取歲貢之士爲之，徒取充位而已，所謂教法者蕩然矣。臣竊以爲，國家要務，莫急於儲賢。儲賢必先於教養，所以代君以施教養者，師儒之職也，其任若輕而實重。自今宜如宋人，慎重其選。假如一府並其州共有十學，該設教官三十五員，不分教訓職名，一郡所選教官，苟足以分攝各學，不必備員。朝廷既遴選其人，不肯輕授，人得之以爲難，自然貴重。官既不多，所以供億者稍足，而彼亦不厭其禄薄矣。仍敕有司申明憲綱，以禮待之，坐以聽講，不行跪禮。違者坐以風憲失職之罪。如此，則教官得人。教官得人，則生徒充業，而國家有得人之效，所以成世務、壽國脈，此其基也。【略】

大學之教，所以聚天下賢才，使之講明經史，切磋琢磨，以成就其器業，以爲天下國家之用，非顓顓以計歲月，較高下，以爲仕進之途也。三代之制，比年入學，中年考較，必至於七年而小成，九年而大成，然後用之。月書季考，程頤尚以爲教之使争，夫何士子尚在學校之中，遽已立爲升進之法？比之私試等第其文，其爲争也尤大焉。是豈三代明倫之教、古人大學之法哉！本朝洪武十六年，定生員三等高下：凡通《四書》，未通經者，居正義、崇志、廣業堂。一年半之上，文理條暢者，升修道、誠心堂。一年半之上，經史兼通，文理俱優者，升率性堂。升率性堂者，方許積分。積分之法：孟月試本經義，仲月試論及内科詔誥章表一，季月試史策及判語二。每試，文理俱優與一分，理優文劣者與半分，文理紕繆者無分。歲内積至八分者爲及格，與出身；不及分者，仍坐堂肄業。一如科舉之制。其後此制不用，監生惟計年月，先後撥出六部諸司，歷事三閱月，所司考其勤謹，奏送吏部附選，挨次取用。外此又有寫本、寫誥者，就中選能書者充。此大學出身之資格也。方其在學校時，每月之中，會講、背書，皆有定日。每季一試，惟第高下，以爲激勸之方，而於出身無所關預。又輪差於内外諸司，俾其習

爲政事，半年回學。晝則趣事於各司，夕則歸宿於齋舍。優遊之以歲月，琢磨之以義理，約束之以規法。廩食學校，則俾其習經史；歷肄各司，則俾其習政法。遇大比科，許其就試。其爲教法，可謂本末兼舉矣。近年以來，爲邊事起之故，建議者欲存省京儲，以備急用，始爲依親之例，教法稍變祖宗之舊。今疆場無事，儲蓄日充，請敕所司申明舊法，以復祖宗養士之舊。【略】

太學之設，教養生徒，以爲國家之用，其所關係至重。張載有言：「人才出，國將昌。子孫才，族將大。」國家之有賢才，猶人家之有子孫也，所以培養之者，烏可以不加之意哉？祖宗養賢之制，視前代爲盛，各門設宣課司，以收商稅，盡以爲供給士子之費。設典簿以掌錢糧，設掌饌以司飲食。其膳夫三更五點不起，有誤會饌，責罰，三罰處以極刑。監丞、典簿、掌饌管吏不嚴，重加責罰。嗚呼！聖祖草創之初，事多未備，其所以廩養多士者已如此其周密，況列聖相承，承平日久，顧所以養士者反不如草創之初，可乎？臣請申明祖宗舊制，復會饌以養太學之士，是亦聖孝繼志述事之大節也。【略】

夫國家之治，由乎政事修舉。政事修舉，由乎人才衆多。人才衆多，由乎師道得人也。必欲師道得人，必須推訪延聘。然今日儒科大興，士樂仕進，而草澤遺賢固有，然不若在學校科目者爲多。請就今科貢之法，以行古推訪之意。今制，於進士乙科中取州縣教職，於教職秩滿者選太學師儒。行之既久，固難頓革。今後遇有博士、助教等官員缺，與其非人而濫授，不若虛其職而攝之爲愈也。許令執政及近侍臣僚具實保薦，天下郡縣教官果德業充備、篤志好學、材良行修者，然後授之，不必俟其秩滿也。會試所取，苟文理平通者，即列在乙榜，不問其願否。但年三十以上者，俱送太學，俾其坐堂半年以上。公堂試中三次者，具名送部，仍留在監，食廩肄業，遇缺挨次取選。其歲貢到監有願教職者，免其雜差。三次考中者，送選如舉人例。如此，既不失朝廷之制，而於程氏之意亦庶乎得之矣。【略】

前代學制不定，屢下學官看詳。本朝學規，蓋自國初已定，至今遵守，不敢有所更易。程頤《看詳學制》請改試爲課。臣竊以爲，試課兩不相妨，逐日使之作課，以爲常程，每季合試，以爲激勸，恐不爲過。但須如頤所謂召學生當面點抹，教其未至，又於其中有違背經旨、立意索隱而爲鉤棘之語者，則面諭之，使其改正。如此，非但可以正其習尚，亦可因之以端其志趣矣。【略】

程氏此言，見得古人教人及其爲學，志專一而不分。後世一切誘之以利，而學者亦是因利而爲學，此人才所以不古若而治道日趨於下也。【略】

所謂教之以事，如禮樂射御書數及孝弟忠信之類。教之以理，如格物致知、所以爲忠信孝弟者。【略】

朱熹謂：「古之大學，主於教人而因以取士，故士來者爲義而不爲利。」臣竊以爲，仁義未嘗不利，士之自學校而升之大學也，或以歲貢，或以科目，或以大臣之子。其所以遊太學者，養之餼廩，處之齋舍，臨之以師儒朋友，約束之以法制規矩，彼果何所爲而來哉？固將以希禄食、干爵位，以爲父母之養、鄉里之榮，以行己之所志也，其心未嘗無所利。苟無所利，孰肯去鄉井、捐親戚以從事於客遊哉？但在上之人所以處置之何如耳。爲學莫大於明經，立身莫先於忠孝。有矩範以鎮其浮，有資限以抑其躁，有考校以試其進。如是，則凡在學之士，彼以利而來，吾以義而教，彼能行吾之義，則彼所謂利者從而得矣，則天下之士孰不願遊於吾之學哉！【略】

自古論小學、大學之教，未有詳明如此者。由是觀之，可見學校之教，根於天命之性。率性之道，自三皇五帝以來已有之，不過因民生性分之所固有、職分之所當爲而修之以爲教，非本無是理而彊以之而率民也。後世不知教事之爲重，而往往從事於政治刑法之間。間有爲之者，亦是慕其名而無其實。立人以爲師，徒充其位；聚人以爲徒，徒冒其名。治道所以不古若者，其病根實在於是。有志於三代之隆者，必自立教始。欲立教者，必自學校始。【略】

吕祖謙曰：「學校之設，非爲士之貧而養之也，又非欲羣其類而習爲文辭也。不農不商，若何而可以爲士？非老非釋，若何而可以爲儒？事親從兄，當以何者爲法？希聖慕賢，當自何門而入？道德性命之理，當如何而明？治亂興衰之故，當何由而達？考之古以爲得失之鑒，驗之今以爲因革之宜。此士之所當用心也。自孔門高弟猶勤勤於問仁問孝、問智問政，所以爲士，請之於師，辨之於友。後世之士不逮遠矣。儻離羣索居而蔽其所習，則固陋乖僻，無自進於道。聖人憂之，著爲成書，以詔萬世，教養漸摩以俾之講習，立師儒之官以董正之，此開設學校之本意也。」

臣按先王開設學校之本意，吕氏言之盡矣。教者必知此，然後知所以立教；學者必知此，然後知所以爲學。

丘濬《大學衍義補》卷七一《治國平天下之要・崇教化・明道學以成教上》

大人之所以爲大人者，以其德業之盛也。學者未至於大人之地，欲希之者當

何如？亦惟進德修業而已矣。「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則德之進者日以崇；寬以居之，仁以行之，則業之修者日以廣。夫然，則九二大人之地，亦可以企而及之矣。然則用功之要何先？曰：誠而已。忠信，誠也。修辭以立其誠，誠即忠信也。誠乎誠乎，其進德修業之本乎！【略】

《學記》云：「禁於未發之謂豫，發然後禁，則扞格而不勝。」是以聖人施教，必於童蒙之時。是以商之三風十愆，先具訓于蒙士；周之正事彝酒，豫誥教於小子；穆王以聽言格命，告於幼子童孫。蓋與此養蒙同一意也。方人之幼也，欲念未熾，情竇未開，其本然之性得於天者猶純全不昧，故教之者易入，而其所受之教，亦堅久而不忘。此養之所以貴於豫。而正不正，則又莫若弗教之，聽其自然而自有之也。然則所以養之以正者若何？朱熹《感興詩》曰：「童蒙貴養正，遜弟乃其方。雞鳴咸盥櫛，問訊謹暄涼。奉水勤播灑，擁彗周室堂。進趨極虔恭，退息常端莊。劬書劇嗜炙，見惡逾探湯。庸言戒粗誕，時行必安詳。聖途雖云遠，發軔且勿忙。十五志於學，及時起高翔。」【略】

程氏言：人之蘊畜，由學而大。此蓋就卦象言之，以德言也。若以學言之，則人之爲學，亦必由蘊畜而後大焉。爲學者苟顓顓於一藝一能，則其學局而小矣。故於凡天地之大、古今之變、事物之理、聖賢言行之懿，無一而不蘊畜於心，然後其學大焉。朱子曰：「學者必自知識入。」《易》曰多識，《大學》曰致知，此爲學之先務也。【略】

學之一言，前此未有言者，而傅說首以告高宗。說之言雖以告當時之君，然萬世之下，學者之所以爲學與其所以爲教，上下可通用也。真氏既以全章載之帝王爲學之條，今摘此數語，以示後世之敷學者云。【略】

天下之理二，善與惡而已矣。所貴乎學者，以其能明其善以復其本然之初以爲君子，而不流於惡以爲小人。孔子教人，拳拳以君子、小人並言而屢道之，門人記其言，以爲《論語》開卷，即以君子託其始。至其末也，又以君子結其終焉，以見聖人之教，無非欲人明其善以去其惡，存乎公以絶乎私，篤乎義而不喻於利，以爲君子。所以然者，欲其復其本然之善，成其固有之德也。使斯世之人人人有君子之行，而不流於小人之歸，則天下成比屋可封之俗矣。【略】

《學記》謂：「記問之學，不足以爲人師。」而此則云「温故知新，可以爲師」。「可」云者，明未至此者不可以爲師，非以爲能如是則爲師有餘也。若夫「不足」之云者，非但不可，且不足矣。不足者，有餘之對也。【略】

孔門之教，知行二者而已。博學於文，約之以禮，孔門之教也。博我以文，約我以禮，顔子受孔子之教以爲學也。子思所謂博學，而繼之以問思辨而篤於行。孟子謂博學詳説而反之以約，皆是理也。三千之徒，莫不聞其師説，而顔子獨以爲已有而謂之博我約我，則似孔子專爲顔子設此教也。嗚呼！此孔子所以善誘而顔子所以好學也歟！曾子之作《大學》，格物致知而後誠意正心。子思得於曾子，孟子得於子思，一知行之外，無餘法焉。周程張朱之學，皆不外此。而陸九淵者，乃注心於茫昧而外此以爲學，是果聖人之學哉！【略】

所引《論語》孔子之言，凡其所言以示學者，皆所以爲教也。學者本之以爲學，教者本之以爲教，聖賢同歸矣。【略】

百工居肆，方能成其事。君子學，方可以致其道。然今之士子，羣然居學校中，博奕飲酒，議論州縣長短、官政得失。其稍循理者，亦惟飽食安閒，以度歲月，畢竟成何事哉！惟積日待時，以需次出身而已。其有向學者，亦多不務正學，而學爲異端小術。中有一人焉，學正學矣，而又多一暴十寒，半塗而廢，而功虧一簣者，亦或有之。學之不以道而不能致其極，皆所謂自暴自棄之徒也。此最今日士子之病，宜痛禁之。【略】

儒者之學，不出乎《大學》一書，所謂三綱領八條目也，外有以極其規模之大，内有以盡其節目之詳。凡夫所謂三綱五常、六紀三統、五禮六樂，盡天下義理，皆不出乎此道。凡夫所謂《六經》、《十九史》、諸子百家，盡天下經典，皆不出乎此書。儒者之道，至於是而止，無俟他求也。聖賢之所以教，士子之所以學，帝王之所以治，撮凡舉要，皆在此矣。蓋學至於平天下而天下平，學問之功於是乎極，聖賢之能事於是乎畢矣。此儒者之道所以大而實，而異乎異端之小而虚歟！或者乃求聖道於渺茫之外，而高談性命，與異端較其是非，烏知所謂大學之道哉！

丘濬《大學衍義補》卷七二《治國平天下之要・崇教化・明道學以成教下》

理之在人，人人所同由者道也，人人所同得者德也，人人所同存者誠也。得天下古今人所同由者於己，德也；存天下古今人所同得者於心，誠也。非知之則無所見，非行之則無所得。學者未至於生知安行之域，此學知利行、困知勉行之功所以不可無也。教者因其資質之近而導以入之，使各至其至焉，則天下無棄才矣。【略】

誠之之道，在乎擇善固執。所以擇善而固執之者，則在乎博學、審問、愼思、明辨、篤行焉。《章句》謂此五者，誠之之目也。程子曰：「五者廢其一，非學也。」學者烏可不循序而兼致其功乎？【略】

爲學最是變化氣質爲難。爲學而能變己之氣質，則其學成矣。施教而能變人之氣質，則其教成矣。【略】

尊德性、道問學二者，儒者爲學之大端也，二者不可偏廢。致廣大、極高明、温故、敦厚四者，尊德性之目也。盡精微、道中庸、知新、崇禮四者，道問學之目也。朱子謂其大小相資，首尾相應，聖賢所示入德之方，莫詳於此。蓋二者可相有而不能相無，偏其一則非聖人之道，儒者之學矣。彼陸九淵者，乃欲專以其一爲學，烏有是理哉！【略】

《孟子》此章，言父兄之於子弟，必當有以教養之。然國家之於臣下、師儒之於子弟，亦莫不然。苟不能養之而棄絶之，則其間之相去，其與父兄之於不中不才子弟何異哉！【略】

蔡淵曰：「或者但見孟子有無他而已矣之語，便立爲『不必讀書窮理，只要存本心』之説，所以卒流於異學。」《集註》謂：「學問之事，固非一端，然其道則在於求放心而已。」正所以發明孟子之本意，以示異學之失。學者切宜玩味。竊考其所謂異學者，蓋指當時陸九淵也，至今學者猶有假之以惑世廢學，切宜痛絶。【略】

先儒謂不屑教，非忍而絶之，實將激而進之。是亦「多術」中教誨之一術也。【略】

此章聖賢施教之道，先儒謂君子之教人，如天地之生物，各因其材而篤焉。天地無棄物，聖賢無棄人。【略】

理有善有惡，人有君子有小人。爲人而求爲君子而不爲小人，非學不能也。學也者，所以明善而去惡也。善明而惡去，則不爲小人而爲君子矣。【略】

程氏言今之學者有三，謂詞章、訓詁、儒者也。臣竊以謂詞章、訓詁皆儒學之事也。詞章以達意，訓詁以解經，儒者固不能外此以爲學。但肆意乎枝葉之文而不根乎義理，局志於言語之末而不求夫道理，則不可也。【略】

程氏謂知道多少皆由乎教，則學校之設、師儒之教，誠不可無於天下也。【略】

程頤謂納約自牖，非惟告於其君如此，爲教者亦然。蓋告教於人，必就其所通以開其所蔽，則易入也。【略】

朱氏此規，雖爲學者而設，然聖賢之所以爲聖賢，及其所以爲學與所以施教者，皆不外乎此也，所謂知其理之當然而責其身以必然。凡爲學者皆以是而責諸己，施教者皆以是而求諸人，人人皆然，則道明而行矣，天下豈有不平也哉！【略】

張栻大意謂：人所以統役萬物而不爲物役者，貴乎有講學之功也。講學在乎致知，本之《六經》以發其蘊，泛觀千載以極其變，即事即物，身親格之，超然會夫大宗，以爲進德廣業之地。吁！學而會夫大宗，則學之全體具而大用周矣。【略】

道學之傳，起自堯舜而備於孔子，至孟子没，中絶者千有餘年。有宋周子始復開其端，闡而明之者二程，緒而成之者朱子也。朱門高第弟子親得其真傳者，勉齋黄氏一人。其在朱門，亦猶孔門之有曾子焉。其得之口傳心授者，最爲親切。故其總叙聖賢道統所以傳授者，真而的，詳而明，有非諸儒所及者。至其篇末，又撮其要指而明之，所謂「居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克己而滅其私，存誠以致其實」，所以發明聖賢傳道之要指，示學者入道之方，無餘蘊矣。臣謹剡《六經》、諸子之言有及於道與學而可以成教於天下者，備載於篇，而終之以黄氏斯言，蓋摘出前人傳授之實，以爲後人教學之準，使之知所嚮方云。

陳獻章《白沙子全集》卷一《程鄉縣儒學記弘治癸丑七月作》 今夫南面而堂，一以奉古之人，一以居今之人，卑尊並立乎其間，此雖因地而寓形，而教未始不存也。夫子太極也，而人有不具太極而生者乎？語以四科稱羣弟子，由漢而來，儒者以言語稱者幾人？以政事稱者幾人？以文學稱者幾人？其間足以方駕乎古人而絶塵於當世者亦鮮矣，況德行乎？顔子超然有見於卓爾之地，所以遨遊乎聖人之方而玄同乎聖人之神者，非可揣摩而得也，故其言曰：「夫子步亦步，趨亦趨。夫子奔軼絶塵，而回則瞠乎其後。」微顔子，其孰能知之親切如此夫？苟從事於斯，雖未即優入顔域，亦庶乎閔冉之間，而由求又有不屑爲者矣。

予嘗聞程鄉風俗善多而惡少。孟子曰：「雞鳴而起，孳孳爲善者，舜之徒也。雞鳴而起，孳孳爲利者，跖之徒也。」夫三尺童子，聞人稱其善則喜，稱其惡則怒，是何心哉？予老矣，彼將有感吾言而興起者乎？

陳獻章《白沙子全集》卷一《程鄉縣社學記弘治庚戌秋作》 國朝開設學校，自胄監至于府州縣備矣，惟鄉之社學不列於官，待有司而後興。吉之永豐劉侯彬，

由戊戌進士來令程鄉，首以教化風俗爲事。相地邑中，得東西員城；得水南村，北距城五里；得大枯樹，南距城八十里。各就其地之便，建學宮一所，爲社學者四。學宮之制，正北爲正蒙堂，東西兩齋相向者無不同也。其在東者，堂後考亭之祠。前有春浣池、詠歸橋，皆揭之於亭。其在西者，堂南考亭之祠，其後退省有軒，燕休有所。在南北者咸無焉。

此小子之學也。是學也，貧富貴賤，才不才共之，無所擇於其人。學宮既成，侯以諭諸父兄，諸父兄咸喜，退各以其子弟來受學，則爲延師以教之。買田租米一百石，以供束脩之需。品量所給，視所領子弟多寡，東西各四十石，水南之受二十石，大枯成於諸學之後，未有受焉。【略】

古者王畿置小學於辟雍之側，其在侯服邦國，則列於庠序之右。今之郡縣學，古之大學也。今之社學，猶古之小學也。天下風俗美惡存乎人，人之賢否存乎教，觀今之風俗，則今之人才可知矣。

予嘗終夜思之，其不及古者，有司非與庠序之設。《六經》之訓固在也。以小學言之，朱子《小學》書，教之之具也，社學教之之地也，其皆不可無也。天下之事，無本不立。小學，學之本也。保自然之和，禁未萌之欲，日就月將，以馴致乎大學，教之序也。然則社學之興，在今日正淑人心、正風俗、扶世教之第一義也，胡可少哉！胡可少哉！

羅倫《一峯文集》卷四《寶慶府學記》 君子所以異宵小，人心所以異禽獸，學也。學之爲道，何也？其性仁義禮智也，其情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也，其倫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也。其學之則，視聽言貌動靜無違也。其施之序，家、鄉、國、天下無不準也。其教，詩書禮樂也。皆所以盡其性而無慕乎外也。先王治天下，上是道已。井天下之田以養之，羣天下之明秀，立學以教之，擇其道成德尊，已試於事而退者以師之，設鄉舉里選之法，賓興以取之。士生斯世，無仰事俯育之煩，無科舉爵祿之累，無百家衆說異端之咻。目其見焉，耳其聞焉，心其惟焉，口其言焉，身其行焉，惟以盡其性而無慕乎外焉。舉而備諸公卿大夫之位、百執事之列，則功被社稷，澤及生民。此先王之治所以不可及也。周衰，井田廢而學校之政息矣，雖闕里之教，親炙吾夫子之化，沂水之詠，陋巷之樂，汶上之辭，二三子而已，其餘以干祿爲學，以聚斂爲仕，以正名爲迂，以短喪爲安，皆當時速消之徒也，況後世乎？繼周而治，維漢近古。夏侯勝以明經拾青紫，桓榮以稽古誇車服，戴聖之貪鄙，馬融之奢淫，揚雄、王肅之仕篡僞，皆當時名儒也，況後世乎？道之不行也，千五百年而後濂溪周子出焉。周子之道，孔子、孟子之所傳也。其言曰：「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皆以盡其性於內而無慕乎外也。由周子之道，用爲伊尹，不用爲顏淵，鉥軒冕而塵金玉矣。今之學者，去周子未遠也，其志伊尹之志，其學顏子之學，蓋有之矣，吾未之見也。嗚呼！善學者以其身爲聖賢，不善學者以其身爲禽夷。自聖賢而去禽夷也遠矣，學者其亦知所擇哉！

羅倫《一峯文集》卷五《明倫堂記》 先王作民父母，知衣食之艱也，設井以給之飽暖。無教近於禽獸，設學以教之。教養不寄之司牧，則久而或廢，封建所以守之。非明刑弼教，雖有粟，不得而食也，肉刑所以輔之。道與世移，政由俗革，阡陌裂而井田廢，郡縣設而封建革，髡笞立而肉刑除，惟學校僅存耳。學所以明人倫也。父子兄弟之親以恩，夫婦之合以情，君臣朋友之合以義，五者人之大倫，天下之達道也。人之有是道也，猶其有是身也，身豈遠於我哉！置於明則見，置於暗則不見，自其見而爲有，自其不見而爲無，初非身之有無也，明暗之不同也。學校之教，發其暗而通其明，爲是故爾。先王之學，養智仁聖義中和之士，修之以孝友睦婣任卹之行。士生斯世，無俗學詞章之雜，道修於身，公卿大夫之位自至，無爵祿之累。左道未興，異端邪說之惑無自入焉。此道之所以易明，而天下之所以治也。後世之學，名存而實亡矣。上之所以取士，師弟子之爲教與學，講章句，課文字，誘之以利祿，明之適以暗也。其高才明智之士，求於言語文字之外，則墮虛寂而不自知，何怪乎道之難明哉！雖然，教人取士之法今雖異於古矣，而道之本於人心，見於日用，載之聖賢之經者，固無古今也。學之士顧名以求實，離暗以即明，孝慈修而家道隆，明良合而朝廷安，天下治舉而措之耳，夫何遠之有？

程敏政《篁墩文集》卷五八《原教一首贈程元英司訓青城》 天下未有不資於教而能有成者。《中庸》以教配性道，而孔子以師配君父。

甚哉教之難也！古之人自始生至於長老，無非教者。故《禮》有胎教，有能食之教，有能言之教。八歲入小學，有灑掃應對進退之教。十有五歲，將責之成人，則入大學，而有修己治人之教。受教而至於修己治人，則爲教者亦難矣。中古以來，所以爲教者有二焉：一曰人師，一曰經師。二教分而後人才之成不逮於古。田何之《易》，大小夏侯之《書》，齊韓魯之《詩》，大小戴之《禮》，左氏、公、穀之《春秋》，當時之爲教者非不行，而受教者非不從也。要其成，則修己治人之

道蔑如也。此經師者之教也。彼人師者，亦何異於人哉？亦固不能外《六經》者以爲教，特能成人之性而已。故受教者，修己治人之道，咸以足用，若孔孟是已。下之若王通之教河汾，胡瑗之教蘇湖，其成就人才，猶有先王之遺意而未盡。至周程張朱五賢者出，而後孔孟之教復興。

甚哉教之難也！教之爲説，備《六經》而切於《大學》之書，自孔氏者世守之。而今之學校，則古之所以教修己治人者也。且爲教與受教者，亦孰不以之爲首務？要其成，則皆以之資口耳、釣利禄，斂之不足以修己，推之不足以治人，回視古之經師猶相萬萬，而況所謂人師者乎？

甚哉教之難也！古者政教合於一，而責成於君，其要使天下之人各復其性而已。降及後世，輿圖既廣，民僞滋興，人主不能以獨理，故以政付之羣有司，而以教付之學官。則今之爲學官者，雖禄之卑，而責之重矣。任是責者，豈不甚可畏哉？惜乎其知畏者鮮矣。

程元英，新安歙西人，與予同出陳將軍忠壯公後，性敏而好修，爲諸生，邃於《禮》，學成而試於鄉，弗偶。既入太學，遂願領教事，得濟南之青城。然則元英亦庶幾知所謂教之難者乎？食天子之禄而師其人，不知其所以爲教，不可也。教則多術矣，而人師其上也，經師其次也，今之爲師者不足以爲訓矣。元英能不知所畏哉？知所畏而後有所謂大過人者矣。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能盡人之性而已。予與同鄉諸君子喜元英之教將大行於青濟之間也，作《原教》以贈之。

羅欽順《整庵存稿》卷一《當塗縣儒學重修記》 余惟三君子之所用心，非直爲觀美也，以爲學校育才之地，必其高明整飭，使爲師弟子者居之而安，則其心一無所撓，而其爲教也必專，爲學也必固，庶幾人才輩出，有以維持斯世，永祉于平康。蓋其用心之厚如此，則凡學於此者，寧不知所感發而興起乎？昔顔淵在陋巷之中，而獨以好學見稱於夫子。今焉學宫完美，風雨攸除，陟降興居既安且適，則所以進於學者宜何如也？蓋士當窮居之時，固當學顔淵之學，顔淵之學，其本末具見於《魯論》，惟博文以明之，約禮以成之，至於積久而有得焉，則心無不存，情無不正。由是出而效用，建功立業，參諸禹稷，其庶幾矣。澤潤乎生民，道光於前哲，夫然後無負我高皇興學之意，諸君修學之勤。苟徒規規焉於記誦詞章，以爲富貴利達媒，斯亦陋矣。嗚呼，學於此者，尚其知所學哉！

夏尚樸《東巖集》卷二《賀劉君伯鳳卜居祈峯序》 三代之教民也以有用之學，後世之教民也以無用之文。予觀《周禮》大司徒三物之教，本末具備，皆切於民生日用之實，不爲無用之空言。士之入學，率以是教之。教之無成功，歸之於農。當是時也，學無濫士，野無濫農。達則舉其所學而措之於政，不幸而窮焉，則亦有以自樂而無待於其外。後世先王之教廢，父兄之所訓迪，子弟之所誦習，率以舉子之文。及其老而無成，雖成而不中有司尺度，然後罷而出之，則舉平日之所業者曾糟糠瓦礫之不如，以故得志則驕縱，失志則悲愁，自非志氣不羣之士，鮮不以得失爲心而喪其所守者。

何瑭《柏齋集》卷六《儒學管見序》 或問儒者之學。曰：「《五經》、《四書》之所載，皆儒者之道也。於此而學之，則儒者之學也。」或問其要。曰：「莫要於《大學》。程子曰：『《大學》孔氏之遺書，而初學入德之門也。』學者必由是而學焉，則庶乎其不差矣。」請問其指。曰：「人之有生，莫不有身焉，亦莫不有家焉。仕而在位，則又有國與天下之責焉。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莫不有道，此則道之實體也。具此道於心神性情之間，明德也；行此道於家國天下之際，新民也。明德爲體，而實見於新民之用；新民爲用，而實本於明德之體。蓋内外合一者也，而莫不各有至善之所當止焉。然斯道也，非知之於先，則不能行之於後。故聖經有知止能得之訓焉。『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此《大學》之要指也。」請問其詳。曰：「人之生也，莫不有心以爲此身之主，忿懥恐懼、好樂憂患，皆心之用也，情也。其未發，則性也。方其未發也，必廓然大公，無所偏倚，心之本體方得其正。一有偏倚，則不正矣。此善惡之根也。」或曰：「朱子謂心之未發，如鑑空衡平，無正不正之可言。必其既發，則正不正始有可見。故《章句》謂用之所行，或不能不失其正。今乃謂未發之時心已不正，何也？」曰：「心之正不正雖見於既發之後，實根於未發之前。如鑑之不明、衡之不平，雖未照物懸物，而其體固已不正矣。至於用之所行，或不能不失其正，則『脩身』章内親愛五者之偏正指此而言，所謂已發而爲情者也。若謂『正心』傳内不得其正即指已發，則『脩身』傳内五者之偏又何指耶？朱子《章句》蓋一時之誤也。」「其以正心次誠意之後，何也？」曰：「意不誠者，明知善之當好而不能行，明知惡之當惡而不能去，蓋自欺之小人也，又何暇論其心之正不正哉？其或誠於好善而惡惡矣，而氣稟識見之偏，心有未正，則接人處事之際，往往隨其所偏而發，不復加察，則雖誠於好善而惡惡，不免有時而失理，此則君子有所不免。誠意之後，繼以正心，蓋欲其涵養省察，使其心未發之時無少偏倚，感物而動之

際又加察焉，使情之所發、用之所行無一不中乎理，此則儒者之極功，而聖人之能事也。然五者之情各行於接人處事之際，接家人、國人、天下人，蓋無不然也。而所接莫先於家人，故於『脩身』『齊家』傳内發之，非謂接他人不然也。情之正者善也，不正者惡也。行於家，則有孝弟慈焉，有仁讓焉，善也；不孝不弟不慈，貪戾，惡也。行於國，則有事君、事長、使衆之道焉，有興仁興讓之教焉，皆善也；反乎此者，惡也。行於天下，則有與民同好惡者焉，不專利者焉，善也；好惡狥一己之偏者焉，專利而病民病國者焉，惡也。格物致知云者，格脩齊治平之道而真知孰善孰惡者也。『誠意』云者，行修齊治平之道，誠行其善而去其惡者也。至於天下之治亂，天命之得失，則善惡之效而萬世之勸戒也。此儒學體用之大全也。」或曰：「《中庸》《語》《孟》《五經》何如？」曰：「《中庸》與《大學》相表裏者也，然詳於善而略於惡，有所勸而無所戒，故視《大學》爲緩。《語》《孟》則或因一人一事而發。《五經》各自一體，亦多因一人一事而發，非統論也。學者誠能於《大學》而有得焉，則三書、《五經》所載者，孰爲脩身，孰爲齊家，孰爲治國平天下，孰爲通論，可以一貫而無遺矣。儒者之學，豈復有他蘊哉？」或曰：「論學可矣，如爲政何？」曰：「學與政，非二道也，學以政爲大餘小節也。天下之政總於六部，以《大學》之傳考之，平天下之用人，吏部、兵部之政也；理財，則户部、工部之政也；治國、興仁讓之善，則禮部之政也；而禁貪戾之惡，則刑部之政也。然國與天下一也，傳者特因其遠近大小而互舉之耳，實則無二道也。吏部、兵部之用人，能同天下之好惡而不狥一己之偏，户部、工部之理財，能節用愛人而不爲聚斂之計，禮部、刑部能興善而禁惡，則謂之賢公卿有司可也。本之以《大學》之道而行之以國家之法，爲政之道思過半矣。嗚呼，此儒者之正學也。或者乃舍而不由，其徒從事於記誦詞章者既不足道，而所謂道學者，又多用心於性與天道之間及存心養性之説，名雖可觀，實則無補，其可歎者多矣。功倍於小學而無用，高過於《大學》而無實，宜朱子之太息也。」或曰：「科舉如何？」曰：「科舉之學，不患妨功，惟患奪志，先儒已有定論。儒者之學，明德新民。新民之功，必欲治國平天下。苟不出仕，何由治平？苟不科舉，何由出仕？然則習舉業以應科目，亦儒者之正也。《易・乾》之九三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無咎。』夫子傳之曰：『君子進德修業，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其九四曰：『或躍在淵，無咎。』夫子傳之曰：『上下無常，非爲邪也。進退無恒，非離羣也。君子進德修業，欲及時也。』深知此意，則習舉業以應科目，爲儒學之正也明矣。嗚呼，天理人欲，同行異情，學者其尚繹思之也哉！《大學》之道，明德爲體，新民爲用，體即用之體，用即體之用。如耳目與視聽然，非二物也。朱子發明已至而欠明切，真西山作《大學衍義》，所言雖切於勸戒，而於《大學》之道實則不知。諸儒之論，亦多謂先治己後治人，不免離體用爲二。予懼學者不知所用心也，故著《儒學管見》以救之，但所言簡略未備，學者詳之可也。」

徐禎卿《迪功集》卷六《崇化論》　夫治與有兆，亂生有徵，本末消息，皆有漸焉，知者之所卜，愚者之所忽也。

曷言之？天下將治，其象清明；天下將亡，其象穢濁。清明者何？吉士並進，其道尚貞，陽剛以舒，泰之光也。穢濁者何？小人在上，其俗尚羣，陰惡糾障，否之祲也。故唐虞之世，百辟維寅；幽厲之世，其臣好佞。此治亂之所由異也。故君子立人之朝，以嚴正爲本，以忠慤爲節，以廉直爲限，以羞惡爲心。故道義顯明，風俗歸正，此詩人所以嘆咏於羔裘者也。若乃廉恥道喪，國維殄絶，于忮交門，邪曲黨媚。《詩》曰「如鬼如魅」，則不可測。鬼魅並作，國胡不亡？故「嚴正忠慤，廉直羞惡」，此八者，賢士所恃以守身，明君所藉以立國者也。執其本，推其用，則咸熙之治、太平之祥可立致也。

方今世遭末季，大道既隱，俗尚貪利而惡貧苦，喜趨競而惡守玄，阿附成風，固禄吝寵，依敝仍陋，莫敢正色。直士肆言，則曰狂癡；廉夫秉慤，則曰茸材；毁盡擿疵，則曰昧體；發奸正否，則曰機擯。賂鼠竇者有顯譽，伐炎門者有幽黜，巧容默者有高爵，善甘奉者有最考，剥民脂者有肥蔭，沽軍功者有上賞，問豪贓者有疾禍，禁私利者有深詬。豺狼載道，狐鼠成羣。梼杌雜用，瓦石同鳴。教化隳頓，仁義不明。賢直發怒，閭庶呻吟。此皆國政之大蠹、時俗之深痛也。夫明者覩患於無形，智者參慮於未萌。《易》曰：「履霜，堅冰至。」豈曰無愆？此衰遲之漸也。夫時世消息，非天地之所生，實在位之咎也。《詩》曰：「赫赫師尹，民具爾瞻。」可不慎哉！

且衰者盛之本也，困者復之漸也，天地之機，生生不息，而況於人乎？若能補過反德，滌穢布新，砥礪道德之樸，以弘教化之門，熏貪鄙之穴，隳彊右之垣，崇鯁直之節，斥同比之媒，則大化流通，四方爲極。雖有稂莠，良田之所不容，雖有駑駘，羣驥之所必踶，尚何賞而不勸，何摧而不伏，何決而不行，何塞而不止？則伊旦之功不足準，三五之化不足爲也。

夫天生烝民，有物有則，堯舜之世不皆賢，桀紂之世不皆愚，禹皋用而天下

之不仁者化矣，崇侯婦寺進而天下之不仁者效矣。故置醢則蚋生，施飼則魚聚，質染則化，蟲祝則似，此物類相感之機也，又何疑焉？吾居下位，非敢好訕而禍在位也，誠知夫邪正之機乃治亂之原，不敢以不辨也。

嚴嵩《鈐山堂集》卷二〇《贈蕭提學序》 人才風俗之未盡復古也，其有由乎？古之教也以德，今之教也以法。以德者，其本在躬行，入於人者漸而須其遲久之功。以法者，其要在禁制，吏不得久其職而責效於欲速。古之人自幼至長，未嘗去於學也。詩書六藝之文，祭祀鄉射讀法之儀，春秋合樂，考藝選言之政，以至論獄出兵授捷之法，教之之術，無所不具也。磨揉遷革，使易其志而卒歸於善。自其動作食息身心性情之始，而化民成俗，常必繇之。其究也，公鄉士庶皆得其才，仁讓孝悌忠篤之風興於家而行於鄉邑。於乎，是豈一朝一夕之致哉！後世學校之設，自國都以至郡邑，聚徒而教之，擇吏以司訓勅，品式法意猶夫古也，而士所習者，文焉已矣。有司者操尺寸以臨之，視其藝之工拙，功力之勤惰，評騭而勸懲之已矣。其所以長育成就之實，則非古也。

蕭君子雝之督學南畿也，數爲予道陳克菴、戴恭簡之賢。二公者嘗以御史督學於斯者也。陳公動則古人，力變故習，以身爲教，令諸生讀《小學》，習冠婚祭儀，後遷副使，提學河南。戴公考校以文藝占器識，有請謁者，遜不色拒，而終一無所撓，後遷副使，提學陝西。二公歷歷中外，稱爲名臣，而學政尤著。跡其所爲，先德義而後文詞，先化導而後防督，皆世所不暇爲者。於是知蕭君善自擇而慕焉者也。君之擢河南也，仍以副使督學，又適與二公類。夫君子之尚友也，苟擇其善而師焉，無不至也，況又進焉，吾安知其所先後哉！

抑吾聞後世之吏，得行其志者難也。蓋其所操以爲評騭懲勸之具者，不得不任乎法也。而人之責乎己者備，舉法而繩之，不幸一不當其意，則怨且讒隨之，況起而撓之矣，非篤信不惑、强立無懼者，其不怠且沮耶？君往哉！弗怠弗沮，尚久而須其成焉，庶幾吾見復古之盛矣。

王艮《王心齋全集・語録下》 學也者，所以學爲師也，學爲長也，學爲君也。帝者尊信吾道，而吾道傳於帝，是爲帝者師也。吾道傳于公卿大夫，是爲公卿大夫師也。不待其尊信而炫玉以求售，則爲人役，是在我者不能自爲之主宰矣，其道何由而得行哉！道既不行，雖出，徒出也。若爲禄仕，則乘田委吏，牛羊茁壯，會計當盡其職而已矣。道在其中，而非所以行道也。不爲禄仕，則莫之爲矣。故吾人必須講明此學，實有諸己，大本達道，洞然無疑。有此把柄在手，隨時隨處無入而非行道矣。」

魏校《莊渠遺書》卷四《與王純甫別紙》 大學功夫，復性而已矣。明我明德，吾性自足，元不須增添，只要去其昏蔽。此一言已盡矣。新民者，明我明德於人也。變文言之者，人性亦不須我增添，只因壞了，却要我變化他。明明德有箇機竅，識得則功夫有著落。夫何故？只爲這道理就在當人血氣上發出來，容易被他遮蔽，日用間試自省察，血氣用事常多，其始就是人欲中剔括出天理，久之天理纔做得主。雖然，何敢恃也？那去不盡的人欲剗不潔淨，少縱則復張皇矣。教人者若分我人，則無含弘之量。有忿疾之心，只把做自家事反求所未至，則意懇惻，亦易感動他。止至善者，定性也。此是究竟處，吾兄見得甚高。至善者非他，明德之本體也。明德是他發出來的本來面目，性初萌動處，難於名言，謂之曰善。冲漠無朕，妙不容言，故謂之至善。此本然之善，不與惡對。《中庸》所謂「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上天之載，無聲無臭」也。《大學》先言明明德、新民而後及止至善，何故先從知止説起？此欲人見性也。知止是欲學者悟入處，定静安慮，煞有功夫。吾兄説得輕了，雖則見得吾性本静，若血氣德性未能合一，此心依舊牽惹得動，正是雲駛月運，舟行岸移，必須用執持功夫。校故曰執持而後静，謂之定。不執持而自定，謂之静。學至於静，至矣。何以又言安？曰：此兼境言，是處皆静謂之安。如何又有慮？在此又兼有事言，所謂動亦静也。到此動静合一，乃爲真止。學者若不知止，非聖人之學也。初學何能知？故聖經惓惓本末之辨，教人反求諸身。傳文提出知本，甚懇切。

張治《張龍湖先生文集》卷五《贈劉希哲序》 教，治之繇也。古者之教，本乎其身，法而布諸其履也，議而闡諸其神也，修六藝之文以道之，明仁義之實以綱之，是以其化佻也。化佻故其材忠，材忠故其政慤，政慤故其民樸，民樸故其俗渾厚而天下治。後世之教，嗟乎遠矣！於己恕，於物詳。於己約，於物備。而又辟之以文辭，開之以爵禄，是以其化薄也。化薄故其材靡，材靡故其政楛，政楛故其民侈，民侈故其俗淫豫而天下亂。故曰：教，治之繇也，弗可以弗慎也。但今之所謂師儒者，位不及郎，禄不上三碩。位卑則人易陵，禄貧則謀道之心薄，非大齊信於道，奚能以自樹乎哉！此教之所以不古也。教之不古，繄亂之衢。

鄒守益《東廓鄒先生文集》卷三下《學説》 天地之性人爲貴。人之所以爲貴者曰性。性之所以爲性者，曰仁義禮智信。能盡是五者於天地之間，則仰不愧、俯不怍而可以爲人。一有虧損，其則已自得罪於天，而況於斫喪而無忌，則

雖頎然鬚眉，而反爲虎狼蜂蟻、鴻雁雎鳩之罪人矣。鈞人之形也，則鈞人之性也，而至於爲虎狼蜂蟻、鴻雁雎鳩之罪人，何也？物欲累之也。學之道，所以閑其物欲而反其天地之性，以求無忝于爲人而已矣。

昔者聖人之論好學，曰不求安飽，敏事慎言，就正有道而已。其稱顏子，亦曰不遷怒，不貳過而已。是聖人之學可考也。故曰「學而時習之」。學者學此也，習者習此也。習而曰時，不息之功也。學之病，莫大乎息，息則物欲行而天理泯矣。天理與物欲，互爲消長者也，無兩立之勢。故君子戒慎恐懼之志，由聞以至於不聞，由見以至於不見，由言以至於不言，由動以至於不動，一也，無須臾之離也。道不離人，人不離道，人與道凝，然後可以踐形而無忝。夫是之謂善學。以訓詁者專矣，以記誦者博矣，以詞章者華矣，而于道顧背馳焉，則學之蠹也。況乎竊孝弟忠信之成説以爲利禄之媒，偃然播其惡於衆，而號於世曰是學也，可乎哉！

某之醉夢，二十有九年矣，日顛踣於荆棘泥淖而自以爲康莊也，賴先覺者大呼而醒之，將改轍以追來者。而八九同志相與磨礱而夾持之，以圖不枉此生。乃爲推學之大宗以申告之，而時觀之以自警焉。《鹿鳴之什》曰：「人之好我，示我周行。」古人之于酒食之頃，相愛以德，而不以姑息如此。故夫有四端而謂不能者爲賊其身，謂君不能者賊其君。蓋自童齔時固熟誦之矣。謂其友不能者，庸非賊其友乎？

今之師友姻族津津以追時好、攫世資交相勸誘，曲爲恩厚，一聞講學以希先王之道，則循墻若刺己者，其取捨界限亦異矣。諸生以是列諸座右，過而觀之者，其且以吾好爲生乎？其且以吾爲賊生乎？

柯尚遷《周禮全經釋原》卷五　教也者，不貴於語言而貴以德化。德而無位以處之，則德隱而教不行。故先王爲之位以授德，爲之職以處能。位職各稱其人，則教化自行矣。故自比長以至鄉大夫，其等雖懸，而所以爲教一也。夫讀法糾戒，月吉歲時皆屬民焉，則耳提面命，不是過矣。德行道藝，教之具也，昏、冠、飲酒、喪、祭、射、鄉，教以禮也。校九比，辨施舍，六畜車輦，教以事也。古之所以爲教者不出乎此，人之所以爲人不外乎此矣。不獨教之，而又書之；不惟書之，而又考之。考之既審，乃會鄉之衆寡而行賓興之禮，上者進于王，次者觀之詢之，以進退其秩，則人心孰不激勸而向於善耶？故德稱其位則德尊，教以其德則化行。爲之爵以次其尊卑，爲之禮儀、宫室、衣服、度數以等其分，爲之鄉遂諸職事以用其才。有德禮以感之，無刑政以驅之，官不出其鄉，教不離其事，有激勸之權，有訓告之備，斯先王所以民日遷善遠罪而不自知，致雍熙太和之盛，其機蓋在此矣。後世不知位職之辨、立教之法，别立教官，專以語言誦授爲教，鄉無崇德之位，民無觀感之實，縱曰致治，不過財穀豐盈而已，德禮之備、民心之淳無有也。聖君賢相出焉，宜以此爲首務。

尹臺《洞麓堂集》卷一《贈無錫訓周君序》　古今人成材不同，厥效可指述矣。或論其繇，必曰時然，又曰固數使之。論時然者，眡諸山木。夫山樅樅然，昔美材矣，易時而鞠，無遺良，則其盛之忽焉，索者非時莫之致也。人材之成，易古而難於今，亦時盛之不可復耳。曰數使之，喻年穀之豐眚也。夫地靡間而力同，而穀之登獨違其恒計者，年之豐殺爾殊也。故世數至昌，極乎三代治隆之際，並穎重穋，非日穮耘之可冀矣。嘻，惑哉！厥述異乎吾所睹聞者哉！

夫木不因山，穀不視年，其播與藝者存乎人也。人之有教，猶穀木之有播藝也。雖有善地，非藝不生；雖有穰年，匪播不成。昔三代聖王之訓材也，顓顓然若農夫之於穀、山虞場夫之於木也，時其播藝，惟懼生成之艱底焉。故爲之學以居之，欲其根植之有託也；爲之師以啓之，欲其長茂之有作也。師刑而教尊，學立而文備，聖王所以播藝天下，其具固周且詳若是。後世人材成造，類不幾似乎古者，非天獨賡之也，藝之無良，則地孰徵其美？播之弗力，則時孰觀其成？其具不修，欲人材一二乎古也，難哉！

今天下立學興師，效法三代之盛，布建豪英，列於疇采，乃顧恒嘆弗稱用，苟不推本求原，徒咎時數之相戾，亦失察於教之説已。聞諸先正：崇教莫若重師，故君所不臣於臣者二：當其爲師，則不臣也。三代之君，重其師若此，則治化崇厚而教益章流，固師之導迪爲效也。乃今學校遍天下，求師之導迪其士者，寥寥無一聞焉，豈非上任之輕，故彼所自立亦相其輕而怠委耶？教之不尊，其所繇致者漸矣。則吾於虚我周君之訓無錫也，安得不教以自重之道！

夫使君之材苟充其所至，即事功之難致，可不匱其成。兹近一學訓官耳，豈患不能於職哉？蓋世惟鮮知師之爲重，故教弛而學不易興，其究也，師亡其爲師者矣。其所導迪若是，士何賴焉？今君之往，慎毋徇時而自失其量焉耳。夫無錫，東南首邑也，其山川盛氣，不但財賦物産焉專之，名賢偉輔蓋往往履跡相承矣。乃士汩於其習染，而競華屏實，日浸漫不知所止極，於是不得乎師，端其尚以隄其風之所流，將士益觀效靡然矣。故曰位小而任大，秩卑而務崇，學師之官

之謂也。夫地美饒藝，時穫敏播，無錫固成材美地。際乎今日盛明之會，則譬豐年之登殖矣。往哉！君慎所以播藝之方，奚患無錫之不有三代之材哉！

王立道《具茨文集》卷六《道學俗學曲學僞學辨》 古之爲學者一，今之爲學者四。四者何也？曰道學，曰俗學，曰曲學，曰僞學。

夫民生倥侗顓蒙，非學則愚，然而道者，學之事也。故《記》曰：「人不學，不知道。」古之聖賢，自其少之所習而至於終身由之，自其名物度數而達於義理性命之旨，自其身之所以自治而推之以治天下國家，自其一事一物而範圍天地之廣，皆學也，皆學則皆道也。是故語其道，則精一以執中，多聞以建事，前言往行以畜德，格物致知以誠意，正心而脩其身，而未嘗不得之於學。語其學，則有好問好察之誠，有昌言之拜，有終始之典，有制事制心之功，有敬怠義欲之戒。而其爲法也甚備，亦未嘗不本於道。然則何道非學，亦何學非道？茲其道學之所由名也。

自夫功利之說有以耀斯民之耳目而淪溺天下之心，於是乎世之所以爲學者，始有不出於道而徒以章句記誦爲功，文詞組繪爲玩，聞見口耳爲習，期以發策決科，榮身肥家，無餘事矣。夫是之謂俗學。抑亦有志不足以定守，術不足以濟務，而徒苟容取寵，上以媚人主而下以悅當世，因之以載高位，竊厚禄，而方且自以爲得，茲孟子所謂「以道徇乎人」，賈山所謂「修之於家而壞之於天子之庭」者也，夫是之謂曲學。末世滋僞，抑亦有儒其衣冠，言必稱聖賢，而夷考其素，有庶人之所不屑者，所謂窮理盡性皆非其心得之說，而人心天命不過爲誣世之辭，德不足以脩身正俗而術足以鼓動後生，才不足以經世濟物而辨足以傾惑是非，清不足以立懦廉頑而詐足以盜名竊位，凡其所爲，皆名與實反，心與跡違，而終不足以欺天下後世，夫是之謂僞學。

於乎！古人之學一而已矣，聖之所以爲聖者此也，賢之所以爲賢者此也，帝之所以爲帝而王之所以爲王者亦此也，夫曷嘗有道外之學哉？今之所以岐而四之者，吾不知其說也。蓋自夫夏侯氏以明經取青紫，而桓榮以車馬印綬侈稽古之功，則俗學於是乎起矣。叔孫面諛以得貴幸，公孫弘本學《春秋》而枉己阿世，徒步取宰相封侯，則曲學於是乎起矣。

至於僞學之興，莫知所自。吾聞之《王制》：「行僞而堅，言僞而辨，學非而博，順非而澤以疑衆，殺。」而吾夫子所以有少正卯之戮，亦以此，則僞學自先王之時已有之，直不若後世之成俗耳。

夫是四者之學，其邪正是非，蓋章章明甚，而猶有待於辨者，何也？程氏有言：「昔之惑人也，乘其迷暗，今之入人也，因其高明。」蓋明道特以論異端之害，而不知僞學之害深有類焉。故夫俗學、曲學，人皆知其非，而高明之士乃或溺於僞而不知者，惑於似而已，其於道學，蓋不啻莠之於苗而朱之於紫，此夫子所以惡是而非，而學者之所以不可不致其力也。

於乎！學以道名，固已爲夫學者之不皆道而爲吾聖賢之學之病矣，然而聖賢之學猶自若也。今乃援以文姦，假以濟私，皇皇焉馳騖天下於詭言譎行之中，籠之以虛名，結之以實利，使人入於其徒而不自覺，而猶汲汲相高曰：「我之學爲道也，我賢也，我聖也。」噫！聖賢之學，其不幸一至此哉！昔唐韓子論佛老之害，欲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愚以爲，欲息僞學者，亦必如是而後可。

王立道《具茨文集》卷八《垂世立教之大典》 論曰：讀《大學》書，而後知聖賢憂天下之深也。惟四代之學，考諸經，可見已。其所以引之表儀、陳之常道、約之以法制，使無失其固有者，蓋已莫不煥然其大明，卓然其有定。士之生於斯時者，童而習焉，終身而勉强焉，不見異物而遷焉，而何俟乎詔之以言也？聖王不作，而學校廢，前日之所以維持紀綱乎天下者，至是而蕩然無復存者矣。嗚呼！君子以是而悼周之衰也。夫大道湮則邪説起，正教弛則異學行，而人心之壞斯極矣。斯時也，位不在夫子而道在焉，則夫進而淑之人，退而明之書，吾夫子固無以自逭其任於天下后世矣。韓子曰：「上而爲君，故其事行。下而爲臣，故其説長。」噫！説非夫子之得已也，憂夫教之不立，而天下後世將無有不得其門而入者乎？將無有荒唐其詞以溺人，而使之不自覺者乎？將無有艱難險危其説以阻人之進者乎？將無有爲之不以其漸，造之不自其端，而終身擾擾焉以求之者乎？而夫子之憂滋甚矣。嗚呼！此固《大學》之書之所以作也，此固朱子所謂垂世立教之大典也。自今觀之，先之以明德，則爲格物，爲致知，爲誠意，正心而脩身，推之以新民，則爲齊家，爲治國，平天下。述之而爲經，釋之而爲傳，而孔、曾相與講明之功於是爲大矣。夷考《學記》諸篇，大抵述其所以教之之規與夫學之之益，而入德之方，立教之法，則舍《大學》一篇，無所於考。夫提其綱領而先焉，所以爲之使其易知也。舉其條目而詳焉，所以導之使其易從也。其進之有序，則其施之也不悖矣。其爲之有本，則其求之也不拂矣。是故以之爲己則順而祥，以之爲人則愛而公，以之爲天下國家則無所處而不當。古昔聖王之

教，雖不必其常存於天下，而有志者因是考焉，亦庶幾其無遺法矣乎？吾夫子憂天下之心，蓋至是而可以少自慰也。人之言曰：「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若夫子者，其果止於立言非耶？憂以起思，思以立意，意以立言，言以立典，典以立教，教得而天下後世無有不得其所者矣。嗚呼！萬世之下，其將仰而慕曰吾夫子之德也，鼓舞其澤，而思曰吾夫子之功也，謂果止於立言否耶？抑嘗謂《中庸》之所謂修道，所以原立教之本也。《論語》之所謂富而教之，所以定立教之時也。孟子之所謂庠序學校，所以設立教之地也。得其本，得其時，得其地，而後舉其法，則立教之方盡矣。《大學》所以挈其綱領，《論》、《孟》所以盡其精微，《中庸》所以極其歸趣。先之《大學》，參之《論》、《孟》，而復會其極於《中庸》，則入教之等盡矣。愚敢以立教之方爲上之人告，以入教之等爲學者告。

胡直《衡廬精舍藏稿》卷三〇《續問下》　問：「尊德性，道問學，果一乎？」曰：大哉聖人之道，具諸德性，見諸倫物，隨處充滿，洋洋乎發育峻極，優優乎三千三百。其本也，廣大精微，高明中庸，則故而已矣。學之者苟非德性之至，又何能凝此大道？故君子必以尊德性爲主。然非道問學，則德性莫之尊矣。廣大精微，高明中庸，則皆尊德性事；致之盡之，極之道之，則皆道問學事，非有二也。如是，則吾所故有者温矣。能温故，則日新又新，而大德敦化，始足以崇三千三百之禮，而道于是凝矣。然則聖人之道，不外德性，昭然可見，又豈德性之外別有道問學哉！夫惟崇禮，故能居上不驕，爲下不倍，有道足興，無道足容，皆道德之至自然而然者固如此，非有二也。

王樵《方麓集》卷二《紹聞編序》　聖人之學，遺書具存。《論語》、《大學》、《中庸》，皆出孔氏親傳，而孟子得之。孟子之後，其學不傳。閱千有餘年，而二程子得之。所謂得之者，五達道，人之所共由也；三達德，人之所同得也。聖人之教，欲人以其所固有，而由人所共由而已。然而有至有不至，惟躬行而心得之，則所謂得之者也。去聖既遠，士鮮有志于爲己之學。間有其志者，又易墮於好高喜徑之偏，而異端之説得以入焉。雖親受業程門者，蓋猶不免。非朱子繼起，聖學其復湮乎！朱子之學，得之程子，居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是以卓然不繆於聖人之門户，而能升其堂，入其室。不得已而後著書，其《大學》、《中庸》「章句」、《論語》、《孟子》「集注」，發聖人之精蘊，可謂無餘，羽翼聖傳，其功於是爲大。善學者，惟當潛心體玩，篤志力行而已，何暇於多言！

自陸子静與朱子論學不合，詆朱子爲支離，自此喜異之士爲陸氏左袒者，紛然而起，其實皆陽儒陰佛，而自託於德性之知，不緣聞見。近則又顯然惟佛之爲歸，不復諱其名矣。竊謂躬行而不至，不失爲聖人之徒。若惑於異端，肆爲異論，詆毁程朱，壞人心術，將來之憂，必有大焉。予竊悼且懼，乃取舊聞，參以歷年更嘗印證一得之愚，筆之簡，傳之同志。《書》曰：「紹聞衣德言。」尹子説《論語》曰：「少而讀之，老而不知一言爲可用，不幾於侮聖言者乎！」夫異聞得以害正，徒聞而不能服行，皆不紹聞之咎也。願與知者共勉焉。

王樵《方麓集》卷三《贈鮑學諭序》　四明鮑君自廣德分教遷主金壇教事，直躬慕古，振飭規條。患士溺科舉之習，藩飾日新，罔窮實理，漸失古人明經修行之意也，思有以反之，間過予而辱問焉。予曰：「然。昔孔子於禮欲從先進，竊謂於學也亦然。夫聖人之教，曰文行忠信而已。詩書六藝，文猶今也。博學焉而約之身，則仁義禮智四者，無違於動静言貌視聽之間也，是之謂純心。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交以之而各得其所也，是之謂純行。純其心而行從之，非有勉也，是曰忠信。文行不離於忠信也。然則教雖有四，其實一而已。故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一事非仁也。『吾道一以貫之，忠恕而已矣』。聖人所以教而諸弟子之所學焉者，此而已矣。夫子而後，教衰而學失，於是有文離其本而行乖其實者。詞繁則掩德，禮繁則滅忠，此洙泗之間斷斷如也，君子所以知魯風之衰也。自夫子欲從先進，而老聃者亦曰『禮者，忠信之薄』。夫孔子適周，嘗於老聃問禮焉，彼非不崇禮者，而其言若此，必有謂也。夫子固亦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林放問禮之本，則大其問而曰：『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見舞八佾、歌《雍》徹者，則斥而罪之曰：『人而不仁，如禮樂何！』『不能以禮讓爲國，如禮何！』若此者非一。自今觀之，仁也，讓也，儉與戚也，非所謂忠信者乎？不仁、不讓、不儉而徒歌也舞也、玉帛鐘鼓也，非所謂忠信之薄乎？然則出於忠信者，孔子之所取，而不出於忠信者，老子之所棄，言雖殊而意實相發也。竊謂學者之弊，亦有似乎此。誠欲變之，在諸公焉。諸公之於士也尤親。昔石介直講耳，太學之興自介始。宣德間，月川曹先生居霍庠十餘年，遷蒲州，霍士上章願留之，蒲士亦上章爭之，卒不徙。不祿之日，一郡罷市。彼蓋有不言而信者乎？明道程先生所在爲政，而上下響應，論新法而荆公不怒，同列異意者亦稱其賢。天下事患無人耳，豈患無其時與位哉？吾故曰在諸公也。」

鮑君曰：「如公之言。某雖無似，敢不勉焉！」未幾，鮑君以考績趨兩臺，諸

士謂予不可無言以贈也，次前語以授。

王樵《方麓集》卷七《敬軒記》 甚矣，學之爲急也。學者，存心致知而已。存心致知之道，敬而已。義理人心之固有，苟得以尊嚴國家教化之宮而變其學者之耳目者，於此不爲無助也，詎不信夫！又於蒼龍之方建坊，以表俊造之升進者。坊本諸臺爲姜公建，姜公謙不以自居而公諸學，通列前後諸名流於上。辱學諭朱君以書來，見屬爲記。蓋以樵在鄰壤，爲能知其國故，而有以示諸後也。顧不佞豈足以承之？既辭不獲，乃拜手而爲之言曰：

昔魯侯作宮，《泮水》有頌。今穆穆在上，明明在下，凡所興建，皆奉宣德意，無非天子之功。《詩》曰：「明明魯侯，克明其德。既作泮宮，淮夷攸服。矯矯虎臣，在泮獻馘。淑問如皐陶，在泮獻囚。」古者文武一道，使民興賢，教民即戎，皆出於學。故受成獻馘，莫不在學。今天子克明其德，出魯侯萬萬，雲陽之士被豈弟作人之功，無愧《棫樸》之詩所詠，又豈魯之多士所能望其髣髴！將來輔佐休烈，允文允武，惠此中夏，伸威漠北。獻馘獻囚，必由學出。其時有思樂泮水而作頌者，必以茲舉爲兆，以吾言爲徵，是奚可以無紀也？

許國《許文穆公集》卷四《與友人論學書》 孔子曰：「學之不講，是吾憂也。」執事與於絶學之後，能不牽於世俗一切詞章功利之習，慨然有志於學，愚不敏，竊願就正焉。今世號稱士者，童而于塾，長而于庠，非不曰孳孳焉，曰吾從事於學也。至叩其所以學者，懵然不知爲何事。蓋習俗之溺人久矣，其父兄之所責望與師友之所程督，日授一書焉，曰熟此可以擒文也，日課一文焉，曰精此可以干禄也。未及論其人之何如，第學而得富貴，則以爲學成；學而不得富貴，則以爲學不成。嗟夫，古聖賢之所以學者，豈徒以媒富貴而已哉！愚聞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又曰：「鷄鳴而起，孳孳爲善者，舜之徒也。鷄鳴而起，孳孳爲利者，蹠之徒也。」故學莫先於善利之辨，爲己爲人之間。孔孟道德、伊周事業，皆志也。學以充其志而已矣。執事試觀今世學者，其心之所志，善邪利邪？爲己邪爲人邪？窮年皓首，手不釋六藝之編，口不離性命之談，乃其心固已漸染沉迷於利欲之中，終其身逐逐爲人而莫知所底矣。學術不明，則事功盡謬，此人心之所以寖失其初，而世道之所以日趨於下也。間亦稍稍有以事功自奮者，雖其立朝之節卓犖可觀，如漢唐諸名臣，猶不免爲血氣用事，況其下者乎？頃一二有志之士遂欲併誦書著文而廢之，亦悞矣。君子固不待誦書著文然後爲學，而誦書著文亦何嘗害於學哉！愚觀古聖賢之學，未嘗不誦書，但其書之誦，非以爲博也；未嘗不著文，但其文之著，非以爲工也。夫務博求工皆爲人，爲人也卽利也。聖賢食不廢膏粱而自不累於味，衣不廢文綉而自不累於華。君子之於學，如饑之於食，自飽而已，大如寒之於衣也，自煖而已矣，人何與哉！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由教之謂學。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故學也者，亦不可須臾離也。以人知而學，以人不知而輟焉，非學也。何者？其心在人知也。以名成而學，以名不成而怠焉，非學也。何者？其心在名成也。譽之而加修，毀之而加阻，非學也。何者？其心在毀譽也。稍有所得而矜，稍有所喪而悔，非學也。何者？其心在得喪也。故不獨狥利者爲利，而遠利者亦未必不爲利。不獨爭名者爲名，而讓名者亦未必不爲名。此心術之微，在立志者辨之。志苟不立，疑似動其中，芬華奪於外，有能卓然自信而卒成其學者，吾見亦鮮矣。孔子十五而志學，七十而從心，執事誠以其所從者何心而所志者何學哉？此可以深長思矣。世習橫流，利根深痼，殆非一日。茲欲起而振之，不笑以爲迂，必疑以爲矯。幸執事與我同志，故敢冒世俗之譏而發其所欲言如此。執事所自得者，固不在辭説之煩，然此學天下之公，人心世道所繫，自孔子猶以不講爲憂，而吾人當何如也？願執事有以復我。

章潢《圖書編》卷一一《切磋琢磨》 學之一字，千古聖賢明道立德要法也。凡有志之士，孰不患其道不明，德不立哉！彼用功不力者固不知學，然優游歲月，又不知所以進乎學。如此而學焉，或作或輟，奚怪其不明不立猶故吾也？試觀工人治骨角玉石，尚象制器，以利天下之用，未有不求其工緻而滑澤者。方其功未加也，衆器之體質雖已備具，不過塊然一頑梗耳。及其功一施焉，變化裁成，俾骨角玉石各適于用。是骨角玉石不能自成其器，而器用之利，必藉乎工人之能也。夫人生長天地間，衹自其形言之，不過蠢然一血肉之軀，與彼骨角玉石何以異也？然良知良能則已畀于成形之始，而道明德立，恒必由夫踐形之功。奈之何憧憧逐逐，迷蔽終生，甘自朽腐，棄玉石于岡山，委骨角于溝瀆，茲無論已。間有志乎道德者，又皆耽虛寂，宗自然，不曰人性原無善惡，則曰此性知能本良，一或加功，便涉人力，稍有意念，盡屬識情。豈知骨角玉石之器不能自成，而工人之技能孰敢鹵莽滅裂一蹴而致之哉！彼治骨角者，先之以刀鋸之切，繼之以鑢錫之磋，其用力亦勞且苦矣。然必如此，而後骨角爲有用也。治玉石者，先之以椎鑿之琢，繼之以沙石之磨，其用力亦苦且勞矣。然必如此，而後玉石爲可珍也。功深力到，方圓小大，成象成形。引伸觸類，何物不然？人之爲人，何

爲獨不然哉！雖然，同一骨角玉石也，又在工人之製器者何如耳。惟製之得宜，或爲天下貴器而寶玩之者此也，可爲國家重器而世守之者亦此也。不然，則亦器之小者耳。或極其工巧，止可以供玩賞，而不爲大人君子所貴重者亦多矣，不亦甚可惜哉！噫！今之論學者，謂本體即是功夫，或認現在享用良知，或尋樂體玩弄精魂，既不知痛自克責懲窒以變化其氣質，又不肯深自思維究竟以洞徹乎性天。堯舜以上，其善無窮，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仲尼老且發憤忘食，顏子竭才欲罷不能，豈虛語哉！蓋亦非謂本體之自然者爲不當順于骨角玉石外別用雕鏤之巧也，正以涵養德性，不可不加夫問學之功，切磋琢磨，斯可以利乎骨角玉石之用。衛武髦年猶日勤箴警，此所以不愧《淇澳》之詠也。是故學者果欲道明德立，必思反身，切磋琢磨而後可。

章潢《圖書編》卷一一《不識不知》　凡生天地間者，有血氣之屬必有知，有知必有識，而人爲萬物靈，獨無知識乎哉！良知學知雖不齊，其知一也。然而必有自焉。「惟皇上帝，降衷下民，厥有恒性」。自有生以來，孰不知饑寒？孰不識父母？雖人人完具靈明，炯然在中，而正目視之，無形可覩，傾耳聽之，無聲可聞，故不可謂之有。及其事物形聲之一接，則各有所知，各有所識，又不可謂之無。無知無不知，無識無不識，雖無尺度權衡之形，而短長輕重，炯然秩然，此帝之則也，即帝降之恒性也。夫性一而已矣，而有識知之別，何與？知以知來，識以藏往，一物而二名，故良知不事乎學慮，默識不假乎見聞，而見聞學慮，莫非知識。要之莫非上帝之降衷。此所以帝則之當順也。但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知之，始焉因知以生識，繼焉緣識以起知，性之寂然不動者反爲外物所引誘矣，輾轉起滅，憧憧往來，故其知也，既爲物誘引之于前，而聚之爲衆有，其識也，又以物誘藏之于後，而塞其所本無。彼聰明不逮者，固爲氣稟所拘縛矣，稍有靈慧者，各以意見開通徑竇。或探賾索隱，窮高極遠，莫不自以爲知。或博聞强記，獵古搜今，莫不自以爲有識也。此其所知所識一出于見聞思慮，未免雕刻乎貞元，鑽鑿其渾樸，以人力勝天工，則性真反爲之桎梏，而帝則淆亂矣。所以「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匪文王，其孰能之？試觀其聲色，不大夏革，不長畔援，歆羡之皆無，翼翼勉勉，惟小心以昭事乎上帝。故不聞亦式，何假乎識也？不諫亦入，何庸乎知也？即如庶獄庶慎，亦罔敢知；伐密伐崇，惟帝是命。王赫斯怒，怒以天下，己無所怒；於樂辟雍，樂以天下，己無所樂。所以道岸誕登，純亦不已，文王其即天乎！順帝則以爲知識，文王無知，知以天也；文王無識，識以天也。所以不敢自作聰明，而爲天聰明之盡也。是文王與天爲徒，豈遠人以爲道乎？即其爲人君父，爲人子臣，與國人交，而一止乎仁敬孝慈信焉。可見仁敬孝慈信乃人性之至善，即上帝之降衷，五典天叙，五禮天秩，惟文王爲能止之順之耳。嘗觀之《論語》曰：「吾有知乎哉？」孔子亦自以爲無知也。「汝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非也」，孔子亦自謂非識矣。但雖曰無知，却曰五十而知天命，知我其天，此孔子所以不踰矩也。信孔子，則信文王矣。《易》曰乾元用九，乃見天則。又曰乾知大始，乾以易知。易知即天則也。果自泯其知識而洞澈乎知大始之乾元，則日用莫非天則之顯見，文王我師，豈欺我哉！

章潢《圖書編》卷一四《論語大旨》　問：「子謂學習爲《論語》二十篇要旨，信然矣。謂學不盡于一字之訓釋，何歟？」曰：「讀《論語》，且不必證他經書，即二十篇中反覆紬繹，亦見非一字可訓。何也？學之爲言效也，皆是也，未足以盡其義也。孔子自十五志學，觀其終身進步，而立、不惑、知天命、耳順、不踰矩，何一而非學哉！未易窺也。然曰『汝以予爲多學而識與？予一以貫之』，學識貴乎約矣。多聞擇善，多見而識，亦未嘗不博也。『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固爲之不厭矣。『君子有九思』、『學而不思則罔』，亦未嘗不思也。『行有餘力，則以學文』，若不專于行矣。『文莫猶人，躬行未得』，謂不重夫行也，可乎？『天何言哉』、『予欲無言』，言若可廢矣。『有德者必有言』、『吾與回言終日』，謂不重夫言也可乎？好仁好知、好信好直、剛勇，苟不好學，則有蔽矣。使德之不修，徒曰『學之不講，是吾憂也』，可乎？學《詩》學《禮》學《易》學《韶》，咸有益于得矣。使博學于文不能約之以禮，欲其弗畔于道也得乎？君子病無能焉，『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矣』，何爲又云『子多乎哉？不多也』。『生而知之者上也』，『蓋有不知而作，我無是矣』，何爲又云『吾有知乎哉？無知也』。默而識之，下學上達，謂學非覺也可乎？敏事慎言，就正有道，即以好學許之，恐不專在于覺矣。好古敏求，見賢思齊，謂學非效也可乎？回也不遷怒，不貳過，則以好學許之，恐不專事夫效矣。故子貢曰：『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嘗師之有？』是學也，果可以一字一義訓釋之否耶？是故欲學孔子之學，必真知孔子之大學而後可。」或曰：「夫子之學信大學矣，學者即欲學孔子之學，多見其不知量也。」噫！後學各因其資之所近，才力之所及，于以自成其學可也。若願學孔子，欲執一廢百，反曰孔子不可學，謂之叛孔，非歟？

章潢《圖書編》卷一四《學習》　《論語》二十篇，具載孔子誨門弟子及對當時國君大夫，何循循善誘哉！今讀其書，欲會通其指歸，如入孝出弟、詩書執禮、文行忠信，無一非教，蕩蕩乎莫得而名之矣。後人欲執泥一説，標爲聖門宗旨，何異于日星露雷，各指一以名天道哉！但聖道大不可窺，其因材而篤之教，又不可測。譬盧扁之門，諸病者羣聚乞醫，鍼砭所施，動中膏肓，片咀所投，頓愈痿痺。凡起死回生，靡不藥之，爲全人焉。雖聖神功巧，不可名狀。幸而穴法良方與脈決並存，乃活人心之所寄也。《論語》所載，孰非孔子之方脈哉？醫必有活人心，始可語良醫。而學之一字，乃孔子頂門針法也。故首揭示人，只在學習，得非一書大旨之所關乎？苟讀其書，遵其教，而學之旨意且未了徹，則與聖學異趨者有之矣。不知《論語》所寄，乃聖門全學，特不可各執一説以訓釋之也。何也？學者肇于《説命》，大發明於孔門。後儒訓釋，祖「學于古訓」者則曰學之爲言效也。然稱顔回好學，乃在不遷怒，不貳過，效豈足以盡之乎？因諧聲轉註者，則曰學之爲言覺也。然言君子好學，乃在敏事慎言，覺豈足以盡之乎？據「爲之不厭」者，則曰學即躬行是也。然夫子焉不學，而博學於文、好古敏求，爲豈足以盡之乎？至謂離經辯志以博文强記爲學者，取證于「何必讀書，然後爲學」之語，是謂誦讀非學不可也。學《易》學《詩》學《禮》學道，又豈誦讀云乎哉？可見學之所包者廣，未可專以一字一義偏言之也。學之義不明，況好學乎？所好不在乎學，則雖仁知信、直勇剛，俱各有蔽，況所學一偏，效則模倣格式，覺則寂照圓通，爲則砥礪行檢，記誦則訓詁辭章，各就所見以求進益，使聖學之全不見於後世者，職此故也。欲學聖人之全學者，惡可于《論語》開卷第一義而忽之哉！然亦不必他求也，本諸身心性命，合前諸義而會通之，大義可默識矣。

習之義云何？嘗讀《易》六十四卦，文王獨于《坎》曰習坎。周爻孔彖皆因之。蓋水之習于坎也，自古迄今，逝者如斯，盈科放海，不舍晝夜。是他物之習也，尚有息時，惟水之習也，無一時息。觀之習坎，時習之義，了然矣。《大象》曰：「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常習，時習意也。《兑》之《大象》曰：「君子以朋友講習。」是習亦澤水取象。兑，説也。觀之水，淫溢浹洽，活潑動盪，無時不習，即無時不悦。學習而悦，亦可得意于象外矣，何待習熟然後悦乎？況兑悦在乎朋友之講習，則朋來而樂，不待言矣。可見如此而學，即如此而習，體天行健，自强不息，故悦樂在我，又何待於人之知不知爲欣戚哉！此其所以爲君子也。百川學海而至于海者，惟在時習之不已，君子之學猶是也。

或曰：「時之義果無間斷，如禹之惜陰？抑善變通，如異以行權耶？」曰：「皆是也。天之運也，積十二時以成日，積四時以成歲，惟其無間斷，是以常變通也。君子之時中也，惟時時此未發之中而不離須臾，則喜怒哀樂皆中節，而時措時出在其中矣。盍于孔子觀之？自十五志學以至七十從心，曰發憤忘食，曰學而不厭，無非及時進脩之意，則是學而時習乃其所自道焉，所以與時偕行而爲聖之時者此也。」

然則學豈無其要哉？詳玩《論語》二十篇，殆不越乎求仁而已矣。人心生生之機，本無一時間斷，學者學此，習者習此，悦者悦此，故其篇章次以孝弟爲仁之本，又次以巧言令色鮮仁，皆有深意存焉。則凡各篇散見，固皆聖神功巧之玅用，而欲立欲達、老安少懷、實不外乎活人心之真脈訣也。信乎《論語》一書，惟在學習説三字，而孔門學脈，不外求仁一言。

章潢《圖書編》卷一五《教》　教之繫於世也重矣。國之治亂、家之盛衰、人之賢不肖，皆於此乎繫。而主世教者，不可不慎也。彼功利辭章之教，非不足爲世道害，然卑陋淺近，特害乎凡流爾，不足論也。自春秋以還，聖教不明於上，於是乎祖虚無，尚空寂，而高明穎慧之士羣趨而宗之，二氏之教興，聖道幾熄矣。何也？聖人謂之性，彼亦謂之性焉；聖人謂之教，彼亦謂之教焉。毫釐霄壤，其分不在性命，在乎教也。蓋天命之謂性，凡具此性者，孰不同此天命乎哉！率性之謂道，凡具此道者，孰不同此率性乎哉！但道所同也，行不著，習不察，終身由之而不知，彝倫之間，情性稍偏，離道遠矣。故聖人示以修道之教也，則是聖人之教主於修道，豈曰「道可道，非常道」，曰「大道無難，惟嫌揀擇」，而無與天下之達道？又豈曰性命雙修，頓悟頓修而無庸於戒謹恐懼之功哉！不知喜怒哀樂乃吾性固有之情，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乃吾性固有之倫，雖欲須臾離之，自有不能離者。凡愚夫愚婦皆可與知能，而庸言庸行，雖聖人且有不敢不勉者在矣。修道之教，教其修此焉爾。學知、知此也。篤行，行此也。君盡君道，臣盡臣道，父盡父道，子盡子道，夫婦、昆弟、朋友各盡其道，要皆本吾之所以慎獨者以見諸日用，或抑其過，引其不及，於以自易其惡，自至其中，一皆全夫性所固有者，不能一毫加損於其間也。此修道之教所以大中至正，凡以盡人性盡物性、參贊天地之化育，而中和位育，皆性分内事耳。人之所以爲人而異乎禽獸，中國之所以爲中國而異乎外域者，不深有賴於聖人之教乎？觀契敷五教，凡禮樂刑政，要在弼教，可徵矣。彼二氏教尚虚寂，滅情絶倫，自以爲留神性命之微，而道其所道，

何有於達道也？既離乎達道，又何有於率性，何有於天命哉！非性命之異也，教異之也。是以修道之教，不離乎日用之常，此教之所以中庸也。其究也，盡性至命，克完其天道之精。二氏之教，脱離乎事物之累，此教之所以玄虚也。其究也，斷滅種性，自棄乎人道之大。可見以言性命無不同，以言教大懸絶矣。況《中庸》言教，必推原天命，無非推本其道所自來，而盡人道正以復天道耳，非馳神天道，乃以人道爲幻境者比也。噫！二氏之害，亦儒者所自致也。何也？禮樂刑政，固聖教所不廢，而實非修道之旨也。蓋由秦漢而下，凡號爲儒者，匪徒執聖門典籍爲性命珍藏，不知反躬以立人極。又徒恃禮樂刑政之具，以爲籠絡粉飾之規，故修道之教，久已絶響。彼二氏之徒，乃得乘其弊以倡其説也，則凡世之高明争奔趨玄寂，甘心異教者，孰使之然哉？修道之教不興，則虚寂之教不熄。可見教之辨於聖學異端也如此其明，教之繫於人心世道也如此其重，欲維持世教者，尚其慎之！

宗臣《宗子相集》卷一三《總約八篇・辨學第二》 夫學難言哉！夫學難言哉！非學之難言，而學之難辨也。聖人作《六經》以明道，辟之日月並曜，江河並流，萬世之所共睹也。今之學者，乃偲偲切切，感容拊掌，而嗟嘆斯道之不明，則是以《六經》爲矇也。自諸儒表章《六經》以詔天下，辟之披浮雲而睹青天，決隄障而走大海，羣心之所共快也。今之學者，乃猶懃懃亹亹，撰異標奇，而自稱發千載之秘，則是以諸儒爲妄也。自昔名卿偉人，賢豪高士，功被宇宙，名垂竹帛，忠貫日月，義動鬼神，乃所謂天下不可一日無此人者也。今之學者乃鄙之曰不聞道，則是以道外有功也。自昔宏言崇議，嘉謨遠謀，上紓主憂，下闡民瘼，近持國是，遠垂世經，乃所謂天下不可一日無此言者也。今之學者乃鄙之曰不聞道，則是以道外有文也。嗟乎，學術之不明也，豈惟裂道哉！

道裂則士志惑，士志惑則士習乖，士習乖則人才迂僻庞駁而無當。故吾願諸生之慎辨之也。《六經》以經之，羣儒以緯之，百子以廣之，史傳以徵之，毋異而冠，毋緩而帶，毋迂而談，毋闊而行，毋瞿瞿而視，毋陰陰而吟，毋徐徐而貌，毋罔罔而動，以子則孝，以臣則忠，以士則修之家，以官則修之國，以庠序則教，以郡邑則政，以禮樂則文，以兵戎則武，以邊疆則坐銷敵人之氣，不敢南嚮而牧馬，以朝廷則目營四海之安危，而身負宗社之休戚。此學之正也，亦道之正也。諸子慎念哉！聖人曰：惡莠，恐其亂苗也。夫雜學之亂道甚于莠，故願諸生之力鋤之，而毋俾爲苗害也。

宗臣《宗子相集》卷一三《總約八篇・勤業第五》 夫天下之事，未有不勤而成者也。是故理之在人，而不學不明，不勤不獲也。辟之泉之在山，不鑿不流也。辟之絲之在蠶，不抽不見也。時之在天，而勤者得之，惰者失之也。辟之人之老而不可復少也，辟之水之東而不可復西也。

是故古之君子之貴時也，貴時者，貴勤也。寢懷鉛筆，寤誦詩書，何其篤也！讀書五行俱下，何其敏也！採薪負販，投閒百遍，何其切也！織牛衣以自給，而好學不倦，何其誠也！帶經而鋤，下帷而誦，流麥而編蒲，焠掌而穿膝，何其勇也！若而人者，居則鴻士，出則名卿，古今共嗟焉。然猶中庸之士也。夫孔子者，非所謂至聖至聖者哉？即使不勤，猶當萬倍於學者。然而發憤忘食，何其切也！好古敏求，何其鋭也！韋編三絶，何其久也！而予也晝寢，求也自畫，賜也願息，則毅然以言擯之，不少假焉。是聖人之惡夫不勤者如此其甚也。

今此諸生方其始也，結髮束脩，誦詩讀書，何嘗不彬彬稱才哉？其卒也，乃有大繆不然者。其上也，乃有翔翔六藝之囿，縱横百氏之林，而著書立言，萬世稱雋者；乃有讎校墳典，茫昧訓詁，即試以常言庸語，至曳白不能對者。其次也，乃有抱圭璋之才，奮金碧之文，而結綬影纓，致其身於青雲之上者；乃有歲晏途遥，髮興衣白，悲嘆窮閭，落莫舊廬，而父母妻子不免饑而啼者。又其次也，乃有淵岳其心，麟鳳其采，而名章鉅篇爲學士大夫之所贊嘆欣慕者；乃有身被夏楚，奪其衣衿，而垂涕潜歸，慙見其鄉之父老兄弟者。何故哉？則勤與不勤之驗也。今夫耕者不勤則饑，織者不勤則寒，學者不勤則困。饑寒者猶可貸而起之，困者不可以請而解也。諸生急學哉，毋以百慮自梦，毋以羣動自撓。苟至於困而後有省於吾言，則晏矣。

董應舉《崇相集》卷五《共學書院序》 自懷安學省而共學書院興，蓋中丞許公仍舊學爲之，非出創立，君子與焉。厥後守者怠，虧蝕障塞，失其大觀。督學長水岳公至，慮闔學之不續，乃追公志，加廓焉。撤其障，匡其偏，正其位，弘其制。建翼統祠于講堂後，周以精廬，時集諸生其中，勤勸課，核膳田，且爲之誌以示後。其誘造來哲之心，亦勤且備矣。顧愚有請于公：古之爲道者何其易，今何其難？古何同，今何異耶？豈非所以學之心異耶？蓋古人之學雖精微，而用功則甚切近。如所謂止至善者，不過止于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倫，達之天下國家而是，而非有他善也。所謂盡性配天者，不過起知于夫婦之知，起能于夫

婦之能，非有他謬巧也。所謂性善克舜者，不過孩提愛敬、夜氣清明、孺子乍見、行道乞人嘑蹴之心達之，非有他瑰奇也。繇此言之，天下之父子君臣、兄弟朋友夫婦，孩提孺子、行道乞人夜氣乍見、嘑蹴，而道無不在，豈不甚易而甚同乎？以是爲學，是謂下學，不必離跂求達，而天道性命已渾然在日用脩爲之中而不自知矣。此真人人可學，人人可共者。今之爲道者不然。高其言，精其辯，取子所罕言、子貢所不得聞者羣聚而强索之，執燭揣籥，畢世不休，何其難也！而且家宫墻，人柯斧，入主而出奴，藉口學之不講，不知德不脩、義不徙、不善不改之尤爲可憂；藉口衛道苦心，不知道學之不可以戈矛尋，狼攻鬬奪，遞相爲勝。噫乎甚矣。故古之異異端，今之異異吾黨。古之同同吾黨，今之同同異端。古下學而上達，今上學而下達。古之學以孩提孺子、愚夫婦平旦行乞至于聖賢，今之學反以聖賢局面而失孩提行乞愚夫婦之初心。古之學未行之恥言之，今之學不恥不行而恥不言。此其所以異也。夫昔者閩學之興，蓋以行勝矣。今欲續之，當與閩行。欲與閩行，當成就其孩提孺子夜氣嘑蹴愚夫愚婦之初心，不當更爲他説，貶之使不得返也。噫！人能存孩提乍見、夜氣、嘑蹴愚夫愚婦之初心，而迪于彝倫聖賢載路矣，何憂學之不續？公以爲何如？

葉向高《蒼霞餘草》卷一《共學書院記》 閩於海内，裔壤也，而以鄒魯稱，則有宋諸大儒實式靈之。維時劍溪導源，考亭衍派，寖明寖昌，近接濂洛，遠追洙泗矣。入明，人文日盛，而講席漸荒，士子工帖括，取科第耳。而其振鐸于閩者，自文秋甲乙外，亦多謙讓未皇。自許敬庵先生來撫閩，始脩道南之業，與學使者豐城徐公卽懷安舊庠闢爲書院，名曰共學，時與士大夫諸生講説其間。余亦逐隊往聽，無能有所發明，以稱先生意。然閩人自是亦稍稍好言學矣。嗣後二三學使益潤飾之，至石梁岳先生大爲充拓，講堂號舍，規制煥然，纖悉俱備。集八閩諸生之儁，横經較秩，旬日則爲會以講學，微言奥義，無不剖晰，要以續先聖之墮緒，而闡明閩諸儒先之所啓廸。自藩臬大夫與郡邑之吏、黌序之長、鄉之縉紳，無不赴焉。諸人士亦感奮興起，以學問相砥礪，其遠者至不憚裹糧負笈，走千里而來，以得聆緒論爲快。而余以固陋，僻在海濱，不及躬睹其盛，惟私心甚向往之矣。亡何，先生以遷秩去。閩人既不勝山斗之思，而先生亦恐兹會之漸以弛廢也，乃綜其事之巨細，條爲十四款，款爲之説。凡可以徵往而詔來者，無不畢具，名曰《共學書院志》，而屬余序。

余素不知學，無以復先生，然竊有味乎共之一言也。蓋古今之言學雖多端，乃其最喫緊者，不外義利兩途。義利者，公私之謂也。共則公，獨則私。私之極，至于一膜之外，便成胡越。公之極，至使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故孟子以雞鳴一念分舜跖，而程先生謂「今之所謂義，皆古之所謂利」，何也？彼自以爲義，而未嘗有與天下共爲之心，則亦卒歸于私利耳。聖門弟子由以裘馬共、回以善勞共，夫子則以老少朋友共，大小雖殊，總不外共之一脈。夫惟能共而後無人我相，無人我相而後可以言學。故名位可共，必無媢嫉之讒夫。肺肝可共，必無掩著之小人。心身性命可共，必無痛癢不關之大病。聖賢千言萬語，只此一意，所以合下便以共學爲言。克己克此，復禮復此，天下歸仁歸此。他日又曰：「以文會友，以友輔仁。」千古學脈，不於此見哉！

岳先生惓惓懇懇，聯屬閩士，最以共學，雖當既去之後，而猶顧念真切如此，其心固卽孔孟言仁言義之心。而閩士自此共遵其教，以庶幾復見鄒魯之盛，則先生與諸大夫之功大矣。先生家學淵源，伯仲自爲師友，蒞閩不再歲，士習一變，去而相與思慕之不能忘。於乎！先生之精神命脈盡在此學，不忘先生者，其不忘此學可也。

葉向高《蒼霞餘草》卷七《馮少墟先生語録序》 世之病講學者有二：曰僞，曰迂。此二者誠有之，然僞者對真而言。天下事，無獨必有對，有陽必有陰，有善必有惡，有君子必有小人，有真則必不能無僞。凡事皆然，何獨講學？若迂之爲言，則自古聖帝明王制禮作樂、經緯天下，何事不近于迂？今之科舉以時藝取士，其迂尤甚，而世不能廢也，何獨于講學而迂之，而欲禁絶之？夫僞學口夷行跖，不必論矣。彼真迂者，不過腐爛而不適于用，惟譚空説幻，引佛老之近似以竄入于吾儒。此非迂也，乃僞之尤耳。又其甚者，反駕二氏于孔孟之上，顯然叛此而卽彼，此乃賊耳，何止于僞？

吾觀少墟馮先生之講學，言言辯義利，正綱常，辟邪説，使人反躬實踐，惟心身日用，人倫物理之爲兢兢。繇其説，則身脩、家齊、國治、天下平。背其説，則害于其身，兇于其家，貽禍于國與天下。何如近裏！何如切實！而先生生平立身行己，居鄉居官，又無一毫背于聖賢之教，可謂極真而不迂矣。以先生而講學，何不可邪？當南宋時學禁甚嚴，豈不以爲迂、以爲僞？而不知此名一立，則必以學爲諱。以學爲諱，則必以正心誠意之説不可聞于人主。夫使人主而不聞正心誠意之説，天下豈得不亂不亡？此皆理勢之必然者。故余以爲今日講學，正當講其不僞不迂者，以力救迂僞之習，使天下曉然知學之有補于世道而不當

禁。此固馮先生意也。明興，真儒不乏，而儒效未章，其弊在于不講聖賢之學而講自己之學，又在于借聖賢之學以文飾自己之學。夫學至于孔孟，已至明至盡，無可復加。學聖賢者，只當就其意以發明，不必別開門户。而近儒必自出一意見，自立一題目，偶有所窺，遂自謂不傳之秘以號召天下，而天下亦遂宗之，曰某氏之學。故愈講愈支，僞儒益得借以自匿。今馮先生所講，皆聖賢之學，而未嘗自標爲馮氏之學。其所最闢者，尤在于佛氏之心性與近儒之無善無惡，而一皆取正于聖賢，不以一毫私見與角是非。如此講學，可以萬世而無弊矣，誰得而病之？

先生到慶，有語録，門弟子記之，分爲數種，彙刻于都門。余得而寓目焉，因記舊歲有以講學攻先生與鄒南皐先生者，余深折其非，然二先生竟以此去。夫二先生，皆今世之儒宗也，余不能爲世留二先生，意甚愧之，故于兹刻，敢效一言，使世之君子取而讀之，其必不以講學爲僞且迂也，則其所裨于世道，亦不淺矣。

高攀龍《高子遺書》卷三《示學者》 古人何故最重讀書？書是古人所經歷，欲後人享現成，昧者以之明，疑者以之決，怯者以之勇，躁者以之和，殘者以之寬，局者以之宏，競者以之恬，貪者以之廉，慢者以之莊，忮者以之公，惰者以之勵，正如跛者之杖，盲者之相，病者之藥。自姚江因俗學流弊看差了紫陽窮理，立論偏重，遂使學者謂讀書是徇外，少小精力虚抛閒過，文士不窮探經史，布衣只道聽塗説，空疏杜撰，一無實學，經濟不本于經術，實修不得其實據，良可痛也。

高攀龍《高子遺書》卷四《講義・學如不及猶恐失之癸丑》 嘗疑聖人之學，汲汲孜孜，如有所追求焉，要及這一件物事。如有所奉持焉，惟恐失這一件物事。不知是甚物事。子細研究，原來只是這一箇心。但孔門心法極難看，竝不是懸空守這一箇心，他只隨時隨處、隨事隨物各當其則。須合一部《論語》來看方見。蓋這箇心不是别物，就是大化流行與萬物爲體的。若事物上蹉失，就是這箇蹉失。聖人亦别無勞攘，只順事無情，物各付物，但無走失爾。所以曰「逝者如斯，不舍晝夜」，此所以爲天德。學者不知本領的，只去事物上求，却離了本。知得本領的，要守住這箇心，又礙了物。皆謂之不仁。這裏見得，方知聖人所謂「學如不及，猶恐失之」。

高攀龍《高子遺書》卷八上《答少墟二》 善即生生之易也，有善而後有性。學者不明善，故不知性也。夫善，洋洋乎盈眸而是矣。不明此，則耳目心志一無著落處，其所學者僞而已矣。然其機竅在於心入身來，故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也。

劉宗周《劉子全書》卷一《人譜正篇・人極圖》



按此第二、第三圖，即濂溪《太極圖》之第二圖，然分而爲二，自有别解，且左右互易，學者詳之。

劉宗周《劉子全書》卷一《人譜正篇・人極圖説》 無善而至善，心之體也。即周子所謂太極，「太極本無極也」。統三才而言，謂之極。分人極而言，謂之善。其意一也。繼之者善也。動而陽也，「乾知大始」是也。成之者性也。静而陰也，「坤作成物」是也。

繇是而之焉，達於天下者道也。放勳曰：「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别，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此五者，五性之所以著也。五性既著，萬化出焉。萬化既行，萬性正矣。五性之德，各有專屬，以配水火木金土，此人道之所以達也。

萬性，一性也。性一，至善也。至善，本無善也。無善之真，分爲二五，散爲萬善。上際爲乾，下蟠爲坤。乾知大始，吾易知也。坤作成物，吾簡能也。其俯仰於乾坤之内者，皆其與吾之知能者也。乾道成男，即上際之天。坤道成女，即下蟠之地。而萬物之胞與不言可知矣。《西銘》以乾坤爲父母，至此以天地爲男女，乃見人道之大。

大哉人乎！無知而無不知，無能而無不能，其惟心之所爲乎！《易》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無知之知，不慮而知。無能之能，不學而能。是之謂無善之善。

君子存之，善莫積焉。小人去之，過莫加焉。吉凶悔吝，惟所感也。積善積不善，人禽之路也。知其不善以改於善，始於有善，終於無不善。其道至善，其要無咎，所以盡人之學也。君子存之，即存此何思何慮之心。周子所謂「主静立人極」是也。然其要歸之善。補過所繇，殆與不思善惡之旨異矣。此聖學也。

劉宗周《劉子全書》卷一《人譜續篇二・證人要旨》

無極太極一曰濂閒居以體獨。

學以學爲人，則必證其所以爲人。證其所以爲人，證其所以爲心而已。自昔孔門相傳心法，一則曰慎獨，再則曰慎獨。夫人心有獨體焉，即天命之性。而率性之道所從出也。慎獨而中和位育，天下之能事畢矣。然獨體至微，安所容慎？惟有一獨處之時可爲下手法。而在小人仍謂之閒居爲不善，無所不至。至念及，揜著無益之時，而已不覺其爽然自失矣。君子曰閒居之地可懼也，而轉可圖也。吾姑即閒居以證此心。此時一念未起，無善可著，更何不善可爲？止有一真無妄在。不睹不聞之地，無所容吾自欺也，吾亦與之毋自欺而已。則雖一善不立之中，而已具有渾然至善之極。君子所爲，必慎其獨也。夫一閒居耳，小人得之爲萬惡淵藪，而君子善反之，即是證性之路。蓋敬肆之分也。敬肆之分，人禽之辨也。此證人第一義也。

靜坐是閑中吃緊一事，其次則讀書。朱子曰：「每日取半日靜坐，半日讀書。」如是行之一二年，不患無長進。

○動而無動二曰卜動念以知幾。

獨體本無動靜，而動念其端倪也。動而生陽，七情著焉。念如其初，則情返乎性。動無不善，動亦靜也。轉一念而不善隨之，動而動矣。是以君子有慎動之學。七情之動不勝窮，而約之爲累心之物，則嗜欲忿懥居其大者。《損》之象曰：「君子以懲忿窒欲。」懲窒之功，正就動念時一加提醒，不使復流於過而爲不善。纔有不善，未嘗不知之而止之。止之而復其初矣。過此以往，便有蔓不及圖者。昔人云：懲忿如推山，窒欲如填壑。直如此難，亦爲圖之於其蔓故耳。學不本之慎獨，則心無所主。滋爲物化，雖終日懲忿，只是以忿懲忿，終日窒欲，只是以欲窒欲。以忿懲忿忿愈增，以欲窒欲欲愈潰，宜其有取於推山填壑之象。豈知人心本自無忿，忽焉有忿，吾知之，本自無欲，忽焉有欲，吾知之。只此知之之時，即是懲之窒之之時。當下廓清，可不費絲毫氣力，後來徐家保任而已。《易》曰：「知幾，其神乎！」此之謂也。謂非獨體之至神，不足以與於此也。

◉靜而無靜三曰謹威儀以定命。

慎獨之學，既於動念上卜貞邪，已足端本澄源，而誠於中者形於外，容貌辭氣之間有爲之符者矣，所謂「靜而生陰」也。於焉官雖止，而神自行，仍一一以獨體閑之，靜而妙合於動矣。如足容當重，無以輕佻心失之。手容當恭，無以弛慢心失之。目容當端，無以淫僻心失之。口容當止，無以煩易心失之。聲容當靜，無以暴厲心失之。頭容當直，無以邪曲心失之。氣容當肅，無以浮蕩心失之。立容當德，無以徙倚心失之。色容當莊，無以表暴心失之。此記所謂九容也。天命之性不可見，而見於容貌辭氣之間，莫不各有當然之則，是即所謂性也。故曰威儀所以定命。昔橫渠教人，專以知禮存性、變化氣質爲先，殆謂是與！

◉五行攸叙四曰敦大倫以凝道。

人生七尺，墮地後，便爲五大倫關切之身，而所性之理與之一齊俱到，分寄五行，天然定位。父子有親屬少陽之木，喜之性也。君臣有義屬少陰之金，怒之性也。長幼有序屬太陽之火，樂之性也。夫婦有別屬太陰之水，哀之性也。朋友有信屬陰陽會合之土，中之性也。此五者，天下之達道也，率性之謂道是也。然必待其人而後行，故學者工夫，自慎獨以來，根心生色，暢於四肢，自當發於事業。而其大者，先授之五倫，於此尤加致力，外之何以極其規模之大，內之何以究其節目之詳，總期踐履敦篤，愷愷君子，以無忝此率性之道而已。昔人之言曰：五倫間有多少不盡分處。夫惟(嘗)〔常〕懷不盡之心，而黽黽以從事焉，庶幾其庶於責乎！

◉物物太極五曰備百行以考旋。

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此非意言之也。只繇五大倫推之，盈天地間，皆吾父子兄弟、夫婦君臣朋友也。其間知之明，處之當，無不一一責備於君子之身。大是一體，關切痛癢。然而其間有一處缺陷，便如一體中傷殘了一肢一節，不成其爲我。又曰：「細行不矜，終累大德。」安見肢節受傷，非即腹心之痛？故君子言仁則無所不愛，言義則無所不宜，言別則無所不辨，言序則無所不讓，言信則無所不實。至此乃見盡性之學，盡倫盡物，一以貫之。《易》稱「視履考祥，其旋元吉」，今學者動言萬物備我，恐只是鏡中花，略見得光景如此。若是真見得，便須一一與之踐履過。故曰：「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又曰：「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反身而誠，統體一極也。強恕而行，物物付極也。

○其要無咎六曰遷善改過以作聖。

自古無現成的聖人。即堯舜不廢兢業。其次只一味遷善改過，便做成聖

人，如孔子自道可見。學者未歷過上五條公案，通身都是罪過。即已歷過上五條公案，通身仍是罪過。纔舉一公案，如此是善，不如此便是過。即如此是善，而善無窮，以善進善亦無窮。不如此是過，而過無窮，因過改過亦無窮。一遷一改，時遷時改，忽不覺其入於聖人之域。此證人之極則也。然所謂是善是不善，本心原自歷落分明。學者但就本心明處一決決定，如此不如彼，便時時有遷改工夫可做。更須小心窮理，使本心愈明，則查簡愈細，全靠不得。今日已是見得如此如此，而即以爲了手地也。故曰：君子無所不用其極。

劉宗周《劉子全書》卷六《證學雜解・解十三》　古人只言個學字，又與思互言，又與問並言，又兼辨與行，則曰：「五者廢其一，非學也。」學者如此下工夫，盡見精神，徹内徹外，無一毫滲漏。陽明子云：「學便是行，未有學而不行者。」如學書，必須把筆伸紙；學射，必須操弓挾矢。篤行之，只是行之不已耳。因知五者總是一個工夫。然所謂學書學射，亦不是恁地便了。《書》云：「學於古訓，乃有獲。」又曰：「學古入官。」故學必以古爲程，以前言往行爲則，而後求之在我，則信諸心者斯篤，乃臻覺地焉。世未有懸空求覺之學，凡言覺者，皆是覺斯理。學焉而不覺則問，問焉而不覺則思，思焉而不覺則辨，辨焉而不覺則行，凡以求覺斯理也。

劉宗周《劉子全書》卷六《證學雜解・解十七》　人生而有氣質之性，故理義載焉。此心之所爲同然者也。然必學焉而後有以驗其實。學者，理義之矩也。人生而百年，未必皆百年也。百年者，先天之元氣，而培養此百年元氣，全在後天。一日寒暑之不時，饑飽之失節，而病或侵之，久之而至於傷生夭折者有之。心之於立意也，猶饑渴之於飲食也。一日不再食則饑，一息而非理非義，可以爲心乎？況有甚焉者乎？而其於非理非義也，猶客氣之有寒暑也。一歲不再衣則寒，一息而不治之以理義，又可以爲心乎？況又有甚焉者乎？故心不可不養也。如培養此元氣然，時起饑飽而達之於所欲，無令其苦而不甘也。節其寒暑而閑之於所感，無令其疏而授之隙也。則理義之悦我心，有不可勝用者矣。悦則樂，樂則和，和則中，中則性。

劉宗周《劉子全書》卷六《證學雜解・解十八》　人生而有氣質之病也，奚若？曰：氣本於天，親上者也。故或失則浮。浮之變爲輕爲薄，爲虚誇，爲近名，爲淫佚，爲巧言令色，爲倡狂，爲無忌憚。又其變也，爲遠人而禽。質本乎地，親下者也。故或失則粗。粗之變爲重，爲濁，爲險，爲賊，爲貪戾，爲苛急，爲怙終，爲無恥，爲首鼠觀望。又其變也，爲遠人而獸，亦各從其類也。夫人也而乃禽乃獸，抑豈天地之初乎？流失之勢積漸然也。故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又曰：「或相什百，或相千萬，或相倍蓰而無算者，不能盡其才者也。」然則氣質何病？人自病之耳。既病矣，伊何治之？浮者之治亦沈，粗者治之以細。更須事事與之對治過。用此工夫既久，便見得此心從氣質托體，實有不囿於氣質者，其爲清明而上際，有天道焉。厚重而下凝，有地道焉。立天之道陰與陽，故運而不息，以陽主之，以陰順之，無有或失之浮者。立地之道柔與剛，故處而有常，以剛進之，以柔反之，無有或失之粗者。此之謂以心治氣質而氣質化。且以氣質化性而復其初也。

劉宗周《劉子全書》卷六《證學雜解・解二十五》　吾學亦何爲也哉？「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彼天民而先覺者，其自任之重，固已如此矣。生斯世也，爲斯民也，請學之爲後覺焉，以覺先覺之所覺。曰堯舜之道，堯舜之心爲之也。堯舜之心，即吾人之心。同此心，同此覺也，吾亦覺其同者而已矣。凡夫而立地聖域，一時而遠契千秋，同故也。今之言覺者或異焉。理不必分真妄而合遁於空，事不必設取捨而冥求其照。至曰空生大覺，如海發漚，安往而不異？「所惡於智者，爲其鑿也。」又曰：「學者之病，莫大乎自私而用智。」今之言覺者，鑿焉而已矣。人之生也，饑食而渴飲，夏葛而冬裘，夫人而知之也。而其爲饑渴寒暑之道，又夫人而覺之也。其有不知者，非愚不肖之不及，則賢智之過者也。而過之害道彌甚，彼以爲道不在是也，去飲衣而求口體之正，去口體而求性命之常，則亦豈有覺地乎？嗟乎，人心之晦也！

我思先覺其人者曰孔氏。孔氏之言道也，約其旨曰中庸，人乃知隱怪者之非道。而庸德之行，一時弒父與君之禍息，則吾道之一大覺也。歷春秋而戰國，楊墨横議，孟子起而言孔子之道以勝之，約其旨曰性善，人乃知惡者之非性。而仁昭義立，君父之倫益尊於天壤，則吾道之一大覺也。然自此言性者，人置一喙，而天下皆淫於名理，遂有明心見性之説。夫性可得而見乎？又千餘載，濂溪乃倡無極之説，其大旨見於《通書》，曰「誠者聖人之本」，可謂重下注脚，則吾道之一覺也。嗣後辨説日繁，支離轉甚，浸流而爲詞章訓詁，於是陽明子起而救之以良知，一時喚醒沈迷，如長夜之旦，則吾道之又一覺也。今天下争言良知矣，及其弊也，倡狂者參之以情識，而一是皆良；超潔者蕩之以玄虚，而夷良於賊，亦用知者之過也。夫陽明之良知，本以救晚近之支離，姑借《大學》以明之，未必

盡《大學》之旨也。而後人專以言《大學》，使《大學》之旨晦，又藉以通佛氏之玄覺，使陽明之旨復晦，又何怪其説愈詳而言愈龐，卒無以救詞章訓詁之錮習而反之正乎？

司世教者又起而言誠意之學，直以《大學》還《大學》耳。爭之者曰：「意，稗種也。」予曰嘉穀。又曰：「意，枝族也。」予曰根荄。是故知本所以知至也，知至所以知止也。知止之謂致良知，則陽明之本旨也。今之賊道者，非不知之患，而不致之患，不失之情識，則失之玄虚，皆坐不誠之病，而求於意根者疏也。故學以誠意爲極則，而不慮之良於此起照。後覺之任，其在斯乎！

孟子云：「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説，距詖行，放淫詞，以承三聖。」又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予蓋有志焉，而未之逮也。

劉宗周《劉子全書》卷八《讀書説示兒》　子路曰：「何必讀書，然後爲學。」信斯言也，孔門明以讀書爲學，而子路顧反言之云。特其所謂讀書者，蓋將因此以得吾之心，爲求道計耳。故曰：「博學而詳説之，將以反約也。」

粤自天地既判，萬物蕃生時，則有三綱五常。萬事萬化以爲之錯，而約之不外於吾心。聖人因而譜之，以教天下萬世。後之人佔畢而守之，始有以儒學名者。故讀書，儒者之業也。

曾子曰：「所遊必有方，所習必有業。」又曰：「其少不諷誦，其壯不議論，其老不教誨，亦可謂無業之人矣。」夫儒者甚無樂乎以文勝也，而太史公列九家，特謂「儒者博而寡要，當年不能究其蘊，累世不能殫其功」何也？〔則亦因其不能詳説反約，從此以得吾之心而求道故耳。〕

堯舜禹湯文武而既没矣，其間暴君汙吏更相蹂躪，横政之所出，横民之所止，至春秋而極。典謨微言，不絶如綫。於是仲尼起而修明之，删《詩》、《書》，定《禮》、《樂》，修《春秋》，贊《周易》，以憲萬世，而尊之曰經，使天下後世復知有唐虞三代之道。故語聖而儒以博鳴者，莫仲尼若也，而非仲尼之得已也。乃時有老聃出而譏之曰：《六經》，聖人之陳跡也，而豈其所以跡哉？審如其言，以之獨爲學可矣，以之爲天下萬世，則吾不知也。

孔孟而既没矣，其間異端曲學更相簧鼓，邪説之所淫，暴行之所壞，至五季而極。洙泗微言，不絶如綫。於是朱子起而修明之，著《集注》、《或問》，補《小學》，修《綱目》，纂濂洛之説以教萬世，而定之曰傳，使天下後世復知有《六經》之道。故語賢而儒以博鳴者，莫朱子若也，而非朱子之得已也。乃象山出而譏之曰支離，又曰「《六經》注我，我注《六經》」，審如其言，以之獨爲學可矣，以之爲天下萬世，則吾不知也。然則生於孔孟程朱之後者，舍孔孟程朱之書不讀，又何以自達於道哉！

夫人生蠢蠢耳，此心熒然，喜而笑，怒而啼，惟有此甘食悦色之性耳。迨夫習於言而言，習於服息居處而服息居處，而後儼然命之人，則其習於學而學，亦猶是也。人生而有不識父母者，邂逅於逆旅，亦逆旅而過之。一旦有人指之曰：「此爾父母也，爾即子也。」則過而相持，悲喜交集，恨相見之晚也。吾有吾心也，而不自知也，有人指之曰若何而爲心，又若何而爲心之所以爲心，而吾心恍然。吾心恍以爲是矣，人復從而指之曰此若何而是，則爲善也不亦勇乎？吾心恍以爲非矣，人復從而指之曰此若何而非，則去惡也不益決乎？吾心習以爲是非矣，人又指之曰此是而非，此非而是，則遷善而改過也不益辨乎？由是而及於天下，其是是而非非也，不亦隨所指而劃然乎？

夫書者，指點之最真者也。前言可聞也，往行可見也，「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所以牖吾心也。先之《小學》，以立其基。進之《大學》，以提其綱。次之《中庸》，以究其蘊。繼之《論語》，以踐其實。終之《孟子》，以約其旨。而所謂恍然於心者，隨在而有得以得之矣。於是乎讀《易》而得吾心之陰陽焉，讀《詩》而得吾心之性情焉，讀《書》而得吾心之政事焉，讀《禮》而得吾心之節文焉，讀《春秋》而得吾心之名分焉。又讀四子以沿其流，讀《綱目》以盡其變，而吾之心無不自得焉。其餘諸子百家，泛涉焉。異端曲學，誅斥之可也。於是乎博學以先之，審問以合之，慎思以入之，明辨以析之，篤行以體之。審之性情隱微之地，致之家國天下之遠，通之天地萬物之大，而讀書之能事畢矣。儒者之學，盡於此矣。故曰：讀書，儒者之業也。

自後世有不善讀書者，專以記誦辭章爲學，而失之以口耳，且以爲濟惡之具。於是有志之士始去而超然即心證聖，以聞見爲第二義，而佛老之徒益從而昌熾其説，其究至於倡狂自恣，以亂天下。嗚呼！溺者挾一瓢而濟，一瓢千金也。蓋亦有不善挾者矣，乃登岸人或遂因而靳與後溺者以瓢，懼其重之溺，不知其率天下而溺也。

余嘗從陽明子之學，至《拔本塞原論》，乃以博古今事變爲亂天下之本，信有然乎？充其説，必束書不觀而後可。夫人心不敢爲惡，猶恃此舊册子作尺寸之堤，若又束之高閣，則狂瀾何所不至？舊偶閲一書，〔爲〕江陵欲奪情，盡指言者

爲宋人爛頭巾語。此事唯王新建足以知之。夫江陵欲奪情，不管新建不新建，何至以新建之賢而動爲亂臣賊子所藉口？則亦良知之説有以啓之。故君子立教，不可不慎也。余因有感，而著《讀書説》。

劉宗周《劉子全書》卷八《習説》 或有言學問之功在慎所習者。予曰：「何謂也？」曰：「人生而有習矣。一語言焉習，一嗜欲焉習，一起居焉習，一酬酢焉習。有習境，因有習聞。有習聞，因有習見。有習見，因有習心。有習心，因有習性。故曰少成若性，並其性而爲習焉，習可不慎乎！習於善則善，習於惡則惡，猶生長於齊楚，不能不齊楚也。習可不慎乎！」曰：「審如是，又誰爲專習之權者而慎之？」其人不能答。予曰：「學在復性，不在慎習。」或曰：「何謂也？」予告之曰：「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渾然至善者也。感於物而動，乃遷於習焉。習於善則善，習於惡則惡，斯日遠於性矣。無論習於惡者非性，即習於善者，亦豈性善之善乎？故曰：『性相近，習相遠。』蓋教人尊性權也。」「然則學以復性也，如之何？」曰：「性不假復也。復性者，復其權而已矣。請即以習證。習於善則善，未有不知其爲善者；習於惡則惡，未有不知其爲惡者。此知善而知惡者誰乎？此性權也。故《易》曰：『復以自知。』既已知其爲善矣，且得不爲善乎？既已知其爲惡矣，且得不去惡乎？知其爲善而爲之，爲之也必盡，則亦無善可習矣。無善可習，反之吾性之初，本無善可習也。知其爲惡而去之，去之也必盡，則亦無惡可習矣。無惡可習，反之吾性之初，本無惡可習也。此之爲渾然至善，依然人生之初，而復性之能事畢矣。」「然則習亦可廢乎？」曰：「何可廢也？爲之語言以習之，則知其語言以慎之。爲之嗜欲以習之，則知其嗜欲以慎之。爲之起居以習之，則知其起居以慎之。爲之酬酢以習之，則知其酬酢以慎之。如是，則即習即性矣。凡境即性境，凡聞即性聞，凡見即性見，無心非性，無性非習。大抵不離獨知者近是。知之爲言也，獨而無偶，先天下而立，以定一尊，而後起者稟焉，是之謂性權。」或者乃恍然而解曰：「吾乃知慎習之功，其必在慎其獨乎！」首肯之而去。

劉宗周《劉子全書》卷一一《學言中・己卯》 學不可不講，尤不可一時不講。如在父即當與子講，在兄即當與弟講，在夫即當與妻講，在主即當與僕講，在門以内與家人講，在門以外與鄉里親戚朋友講。若是燕居獨處，〔無可講時，〕便當自心自講。如何而爲食息，如何而爲起居，如何而爲聖爲狂，爲人爲禽，有一時可放空耶？纔一時放却，便覺耳目無所施，手足無所措。大之而三綱淪，小之而九法斁。

劉宗周《劉子全書》卷一九《答王金如三朝式。崇禎戊寅十一月》 竊惟斯道之傳，至吾夫子而集大成矣，其微言載在《四書》、《六經》，可考而信也。學者童而習之，白首而不得其解，遂於此中猶存乎見少而求助於外，何異盲者處大明之下，覓微燈以索照乎？或曰：取善貴廣，學不諱博也。正謂有得於孔孟之道，而因以折衷於諸子百家，定其瑕瑜，存其去取，亦無往非證道之地耳。若其苟存一不足之見，博討旁稽，竊竊焉取而附益之，未有不操戈還向者也。

嗟乎！孔孟而既往矣，微言日泯，求其能讀聖人之書者幾人？惟時老莊之徒，首蔽於長生之見，崇尚虚無，絶仁棄義，各著書以垂後世，其爲叛道之言，顯著不足辨也。獨楊墨言仁義，而孔子之道蝕。故孟子辭而闢之，不遺餘力。七篇出，而二氏廢，學者遂專言老莊。若堅白異同之類，皆寓言之支流也。漢魏以來，一變而言黄老，又曰易老，合羲皇於老氏，不勝其畔援之情。然祖其説者，亦不過競標名理，以資談柄，其旨淺陋易窮。此時有聖人者出，而一倡吾道以正之，何物清談，摧枯拉朽耳。惜乎崇有之論不足以厭〔當世〕，而徒以相譏，卒無補於天下之亂。於是西方之教乘虚而起，儼然雄據其上矣，猶是虚無之説也。而益反其本，破尊生之見，超於無生。無生亦無死，其究不離尊生。乃其功行歸之明心見性，時有通於吾儒之説者，讀儒書者又從而附會之，出入變化，莫可端倪。當此聖遠言湮，學絶道喪之日，學者驟聞之而喜，以爲此吾聖人之所未嘗言及者也。又有進者，曰非禪也，即吾聖人之精言也，安得不掉首相率而趨之乎？天不殄吾道，特起有宋諸儒，後先犄角，相與修明孔子之學，炳如也，遂惓惓以闢佛老爲己任，比於孟子之闢楊墨，其功偉矣。然當此之時，佛教大行，求其粹然獨出於儒者，濂溪、明道而外無聞焉。其他或始就而終去，或陰茹而陽吐，則其於吾聖人與佛氏毫釐似是之辨，容亦晰之有所未精矣。以故解經之際或失之支離，舉吾聖人之真者而歸之禪，不敢一置喙。間有置喙者，即距之爲禪，不復置辨。故雖以師友淵源，而羅李不能驟得之晦翁。雖以一堂契晤，而鵝湖不能盡化其我見。則一彼一此之間，固已開門而揖盜矣，況末流益復弊焉者乎？夫闢佛老，美名也。辭之不勝，至貶吾聖人之道以殉之，寧不益受以柄？於是爲佛氏之徒者，私聞之而喜曰：「彼之爲儒者如是如是，何以闢吾爲哉！」即學聖人之學者，私聞之而恚曰：「此之爲儒者如是如是，何以闢佛爲哉！」此禪學之所以日新月盛而未有已也。

又三百餘年，而陽明子出。始固嘗求之二氏之説矣，久而無所得，始反而求之《六經》，特舉前日所讓棄於佛氏者而恢復之，且周旋於宋儒之説，相與彌縫其隙，兩收朱陸，以求至是。良知之説，有功後學，斯文賴以一光。繇今讀其恢復之辭，如曰：「佛氏本來面目，即吾聖人所謂良知。」又曰：「工夫本體大略相似，只佛氏有個自私自利之心，所以不同。」又曰：「佛氏外人倫，遺物理，固不得謂之明心。」可謂良工苦心。吾意後之學聖人者，繇陽明子而朱子，及於明道、濂溪，遡之孔孟，如是而已矣。

然學陽明之學者，意不止於陽明也。讀龍溪、近溪之書，時時不滿其師説，而益啓瞿曇之秘，舉而歸之師，漸躋陽明而禪矣。則生於二溪之後者，又可知矣。至是而禪之與儒是一是二，永不可問矣。雖使子輿氏復生，且奈之何？而其爲斯道晦明絶續之關，益有不可言者矣。

僕嘗私慨，以爲居今之世，誠欲學者學聖人之道，而不聽其出入於佛老，是欲其入而閉之門也。譬之溺者，與之以一瓠而濟，一瓠亦津梁也。學者患不真讀佛氏書耳。苟其真讀佛氏書，將必有不安於佛氏之説者，而後乃始喟然於聖人之道，直取一間而達也。審如是，佛亦何病於儒？治病者，輕則正治，甚乃從攻，熱因熱用，寒因寒用，不亦可乎？

僕生也晚，不及事前輩老師大儒，幸私淑諸人焉，於吾鄉得陶先生，學有淵源，養深自得，不難尊爲壇坫，與二三子共繹所聞。每一與講席，輒開吾積痼，退而惘然失所懷也。一時聞者興起，新建微傳，庶幾有托。其他若求如之斬截，霞標之篤實，子虚之明快，僕皆自視欿然，以爲不可及。因而往還論道，十餘年如一日，不問其爲儒與禪也。

至僕之於足下，私心期望，更有不同於泛泛者。足下志願之大，骨力之堅，血性之熱，往往度越後進。繇其所至，成就正未可量，不敢遽問其爲儒與禪也。其餘諸子可知矣。然而世眼悠悠，不能無疑。曰：諸君子言禪言，行禪行，律禪律，遊禪遊，何以道學爲哉？且子而與其從學佛之士，寧若從吾流俗士。僕聞之，笑而不答。諸君子自信愈堅，其教亦愈行，而其爲世眼之悠悠愈甚。噫嘻！今而後，將永拒人於流俗之外，不得一聞聖人之道者，是亦諸君子之過也。傳有之：「中道而立，能者從之。」又曰：「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諸君子而誠畏天命，憫人窮，有普濟一世之襟期，盡一世之流俗歸之大道，上接孔孟之傳，下闢陽明之室，則心跡去就之際，宜必有以自處矣。若止就一身衡量，諸君子行履儘足自信，亦安往而不可乎？然僕有以知足下之必爲彼而不爲此也。

劉宗周《劉子全書》卷二一《馮少墟先生教言序》 少墟馮先生，今之大儒也，倡道關西，有橫渠子之風，而學術醇正似之。其教人多本於人倫五性，惓惓於正人心，息邪説，辨晰人禽凡聖之所以分，爲海内學者所尊信。比官京師，會羽書日告急，京師震恐，先生慨然曰：「嗟乎！此學術不明之禍也。」於是率同志爲講會，限日集於城隍廟之齋房，一時人心謐如，若不知寇禍者。予嘗側席講下，見先生論説，大都發明爲學之大端與學之不可以不講，一其趨向而隱躍其機，使人思而自得。而先生誠意懇惻，油然盎然，徹人心腑，遂不覺其過化之速。士之向往先生者日益衆，簪履雲集，至不能容，則創首善書院以居之。未幾，僉人目爲迂濶，異議籍籍，而先生拂衣去矣。其講學教言，爲友人王堇父輯録，凡若干卷。予乃受而卒業焉。

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至於孟子，闢楊墨，明先王之道以救世，而識者以爲功不在禹下。方今天下之禍，過於洪水，當事者議安攘，茫無借箸，而先生獨以講學爲第一義，蓋亦孟子所謂修孝弟忠信以撻秦楚堅甲利兵之意也。當人心崩潰之餘，先生僅以緒説渺論激發天下，當十萬師，使天下曉然知有君臣父子之道，三綱之道明，而樽俎之容，威於折衝，則先生學之所及者，於是乎遠且大矣。顧先生之學足以威荒服而不能化同氣之僉人，道足以恢戎索而不能昔一時之邪説，則邪説之害果有甚焉者，而益信先生講學之不容已矣。先生豈欺我哉！今第令先生之道明於日星，彼邪説者終不能肆魍魎以憑人，則首善之地且當與清廟明堂永垂不朽，聞先生之風者，雖百世而下，猶將感而興起也，而況於親炙之者，雖謂先生今日之功不在孟子下可也。維時狎主齊盟者爲吉水鄒先生，道同心同而出處同，其教言相發明者別有傳，兹不贅云。

劉宗周《劉子全書》卷二〇《重刻王陽明傳習録序己卯四月四日》 良知之教，如日中天。昔人謂「天不生仲尼，萬古如長夜」，然使三千年而後不復生先生，又誰與取日虞淵，洗光咸池乎？蓋人皆有是心也。天之所以與我者本如是，其虚靈不昧，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而不能不蔽於物欲之私，學則所以去蔽而已矣。故《大學》首揭明明德爲復性之本，而其功，要之知止，又曰致知在格物。致知之知，不離本明；格物之至，只是知止。即本體即工夫，故孟子遂言良知云。孔孟既歿，心學不傳，浸淫而爲佛老荀楊之説，雖經程朱諸大儒講明救正，不遺餘力，而其後束於訓詁，轉入支離，往往析心與理而二之，求道愈難，而去道愈遠，聖學

遂爲絶德。於是先生特本程朱之説而求之，以直接孔孟之傳，曰致良知，可謂良工苦心。自此人皆知吾之心即聖人之心，吾心之知即聖人之無不知，而作聖之功，初非有加於此心此知之毫末也，則先生恢復本心之功，豈在孟子道性善後與？《傳習録》一書，得於門人之所睹記語，語三字符也。學者亦既家傳而户誦之，以迄於今，百有餘年，宗風漸替。

宗周妄不自揣，竊嘗掇拾緒言，日與鄉之學先生之道者羣居而講求之，亦既有年所矣。裔孫士美鋭志繩武，爰取舊本，稍爲訂正，而以親經先生裁定者四卷爲正録，先生没後錢洪甫增入者一卷爲附録，重梓之，以惠吾黨，且以請於余曰：「良知之説，以救宋人之訓詁，亦因病立方耳。及其弊也，往往看良知太見成，用良知太活變，高者玄虚，卑者誕妄，其病反甚於訓詁，則前輩已開此逗漏。附録一卷，僭有删削，如『蘇張得良知妙用』等語，詎可重令後人見乎？總之不執方而善用藥，期於中病而止。惟吾子有賜言。」予聞其説而韙之，果若所云，請即藥之以先生之教。

蓋先生所病於宋人者，以其求理於心之外也。故先生言理，一則曰天理，再則曰存天理而遏人欲，且累言之而不足，實爲此篇骨脈。而後之言良知者，或指理爲障，幾欲求心於理之外矣，則見成活變之弊，亦將何所不至乎？夫良知本是見成，而先生自謂從萬死中得來，何也？亦本變動不居，而先生云能戒慎恐懼者，是又何也？先生蓋曰吾學以存天理而遏人欲云爾，故又曰良知即天理。其於學者直下頂門處，可爲深切著明。程伯子曰：「吾學雖有所受，然天理二字，却是自家體認出來。」至朱子解「至善」，亦云「盡乎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之私」者。先生於此亟首肯，則先生之言，固孔孟之言、程朱之言也。而一時株守舊聞者，驟詆之曰禪，後人因其禪也而禪之，轉借先生立幟，自此大道中分，分門别户，反成燕越。而至於人禽之幾，輒喜混作一團，不容分疏，以爲良知中本無一切對待。由其説，將不率天下而禽獸食人，不已甚矣，先生之不幸也。斯編出，而吾當之學先生者，當不難曉然自得其心，以求進於聖人之道，果非異端之學之可幾，則道術亦終歸於一。而先生之教，所謂亙萬古而常新者也。遂書之簡末，並以告之同志。愧斤斤不脱訓故之見，有負先生苦心，姑藉手爲就正有道地云。

劉宗周《劉子全書》卷二〇《古學記序崇禎己卯十二月》　《記》曰：「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州有序，國有學。」自庠序而下，皆謂之小學。而國學，天子曰辟雍，諸侯曰泮宫，即所謂大學者也。天子諸侯亦設小學，以教世子及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如庠序。至入大學，則凡民之論秀而升者齒焉。《保傅篇》曰：「古者年八歲出就外舍，學小藝，履小節焉。束髮而就大學，學大藝，履大節焉。」《内則》曰：「十年學書計，十三學樂誦詩，舞《勺》。成童舞《象》，〔學射御〕。既冠以後，學禮，舞《大夏》，惇行孝弟，博學無方。」蓋先王立教之方，如此其備也。當是時，上焉者以聖人之德作之君師，嘉與天下士大夫，同學此學，至化行俗美，太和在成周宇宙間者數世。降及後裔，浸以陵夷。於是孔子起而乘素王之權，以師道自任，日與門弟子修明其説，時有出於先王之意表者。其訓大學也，自格致誠正推之治平，蔽天子以下明明德於天下至道，亦前次所未聞也。獨其所以訓小學，無明文。及觀《曲禮》、《少儀》、《内則》、《玉藻》諸篇所載，抑何斤斤切於門人小子乎？雖其間大小藝節無所不舉，而以視大學之道，猶其滯於小者耳。惟是《戴記》一書，雜出秦火之後，不免篇章失次，句讀不完，讀者茫然。宋儒朱子乃始表章《大學》、《中庸》，配《論》、《孟》爲四書，斯文爲之一光。已而復著《小學》，補遺經之缺，即其分門别類，引喻精微，有老師宿儒所不能究者，而云小藝小節乎？則亦朱子之小學，而非古文之小學也。古文之小學，即《曲禮》、《少儀》者是，而朱子固有所未暇及。至他日著《儀禮經傳通解》，立有《學禮》一類，先之以學制，次之以《弟子職》，次之以《少儀》，次之以《曲禮》及《弟子職》，而終之以《大學》、《中庸》，頗得古人立教之意，疑其已悟舊篇之贅，並表章《大》、《中》，亦費解矣。宗周不敏，間嘗反覆《三禮》之體，知學禮不與諸禮類，因而推明朱子前後異同之説，特立《訓學》一書，首《少儀》，參以《曲禮》，爲《小學》下篇。次《文王世子》及《保傅》節要，爲《小學》上篇。乃進之以《大學》，而以《文王世子》錯簡，合之《學記》終焉。總名之曰《古學記》，序十三經首。仍以《曲禮》等篇還《戴記》，存《三禮》之舊也，《中庸》配《論》、《孟》，若外記然，皆訓學之書也。推之《爾雅》、《孝經》，則小學之翼也。《易》、《詩》、《書》、《禮》、《春秋》，則大學之翼也。至是，古人典籍一一皆有原委，不至散而無統，耦而無序，而道術庶歸於一乎？

昔孔門之論學也，一則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又曰「下學而上達」。夫曰博文，即小學之教；曰約禮，即大學之教；曰下學上達，即大小一貫之説也。故君子之學，無時非小學，亦無時非大學，而特其與年俱進之候，則必自下而上，由小而馴至於大，如堂階之有序而不可躐，〔百物之有時而不可强，〕其要歸之循循善誘。此孔門之學所以卓然立萬世儒矩，而絶異於後之異端曲説者也。後之學

者，語大則浸淫佛老，既失之大而無統，語小則轉入支離，復失之小而寡要。至於進爲之序，教學之方，又一切失之淩躐扞格，終不可幾於成德。吾不知於古人立教之意何如，得是編而存之，庶幾有瘳乎？因於手抄之暇，量存詮註，以明宗旨。仍述其大意於簡首如此。

劉宗周《劉子全書》卷二一《重修古小學記崇禎庚辰二月》 越郡之有古小學也，昉自前太守洪西淙公珠，以祀寓賢宋大儒尹和靖先生云。先是嘉靖中，有詔許天下各建社學，公遂毀郡中淫祠，即其址建學，大集士子，絃誦其中，而重師模於和靖，遵時亦憲古也。其制，前爲臺門，進之即和靖先生享堂。左一楹，曰義路。右一楹，曰禮門。分二門而入，爲養正堂，爲遊藝所。左右各列號房，繚以周垣，仍餘隙地。落成者嘉靖九年庚寅，而都御史姚公鏌爲之記。讀其辭，想見一時風規之盛。歷隆萬以來，師徒罕聚，學舍盡圮。尹先生遺像退移之遊藝所，敗楹且爲風雨所剥落。其隙地亦多分割之居民，不可問矣。天啓甲子，宗周言之前撫王公，遂下檄山陰令馬公鼎新之，且首捐俸鍰，爲各屬倡。無何，逆璫賢亂政，詔毀天下書院，禁師徒之講學者。用是工未半而告寢。迨今上御極四年辛未，郡諸生復具狀上臺。時太守黄公欣然任之，爲設處公費。諸大夫後先在事，咸有同心。暨前學臺劉公、今令君汪公、會稽周公厚厥終始，次第建各堂廡，如舊制。距今歲庚辰，通計前後十七載，而告成事，蓋幾幾乎其艱哉！於是吾儕士大夫暨二三子衿歲時有聚講其地者，而風規已不逮西淙公時遠甚。宗周退而有感焉。夫世道之升降，學術之古今係之矣。古人之學，先王所爲陳之庠序學校之間者，何爲也哉！學以至乎聖人之道也。小學以始之，大學以終之，其序也有要焉，其爲道一也。在《曲禮》曰「毋不敬」，即小學立心法也。而《大學》則惓惓於慎獨云。故曰：敬者，聖學始終之要。善學者，終身於小學而已矣。自小學之教不明於後世，而本心先壞，談大學者一變爲辭章聲利，即今家塾之地，父兄師友之所詔語，不過曰取科第耳，博金紫，飽妻孥耳，如是者累而進之，而其爲世道之交喪，可知也。當是時，人欲肆而天理滅，邪説昌而暴行興，致講學反爲大禁，禍亂相尋，千古一轍，又何怪聲氣奄奄有今日乎？尹先生學聖人之學者也，其言以主敬二字，尤得古人心法。推之出處去就之際，風義凜然，學者推程氏正宗。晚而幸以桑梓惠吾越，越之人始與聞大道之要，自此名世大儒有相望而起者。然古學之不能不降而今也，滔滔之勢，所在而是矣。吾欲正告之以聖賢之學，而不吾信也，請從小學始。學之爲灑掃應對進退之節焉，亦曰敬而已矣。夫聖人之道，又何以加於此乎，而區區辭章聲利是問乎？三王之祭川也，先河而後海，知始焉故也。越於先生亦河也，祀之小學，訓小學，將以明大學也。學古之學，契聖之真，以挽回今日之世道，抑亦吾黨小子之責也。

役既竣，宗周方以記文屬友人石梁陶子，而陶子倏已修文地下，因不揣爲代庖如此。王公諱洽，山東人。劉公諱鱗長，福建人。黄公諱炯，河南人。馬公諱如蛟，和州人。汪公諱元兆，歙縣人。周公諱燦，吴江人。其他與襄厥事，皆見別狀。監督工程，則沈生應位、張生元迪、吕生孚、王生毓芝，相繼爲政。先生舊像，仍處遊藝，祔以西淙公。而新設木主於饗堂，從太學制也。

劉宗周《劉子全書》卷二一《重修紹興府儒學記》 諸子亦知公所以興學之意乎？世道之壞也，人心受其病。而人心之病，首中於學術。請試以肅皇帝「敬一」之説質之。人皆有是心也，克念焉而聖，罔念焉而狂，則天理人欲貞勝之幾也。心本一也，而人欲二之，必也主敬乎！惟敬故一，一則誠，誠則聖。故曰：敬者，聖學始終之要。又曰：聖學一爲要。申之曰無欲。其旨嚴矣。伊洛之教衰，而後儒進之以良知，直指本心，爲敬字提宗，視古人無異旨也。乃後之學者一訛以情識，則認賊作子，既不諱言人欲。再訛以性空，則認子作賊，尤不喜言天理。於是誠敬之説爲世大禁，浸假而以良知授之佛氏矣。佛氏之説昌，即良知亦所厭聞，而吾道竟爲天下蝕。是率天下而窮且盜也。浸淫既久，安得無今日之禍？昔孟子闢楊墨，比之洪水猛獸，而曰「我亦欲正人心」。佛老之禍，甚於楊墨，自古而然，況後世乎？識者以爲莫若救之以敬也。煌煌聖謨，炳若日星，得是説而存之，爲伊洛發矇，爲姚江吐氣，推之斯世斯民，猶掇之也。

劉宗周《劉子全書》卷二五《進學解贈朱緜之》 予不敏，與緜之共學有日，每朋聚間，緜之嗒焉不輕啓孰何一語，意自得也。一日，緜之以進取見商近例，許輸粟爲明經士，高可謁郡倅，下不失作捷資。親暱多慫恿者，事且遂將無虞，徑竇爲吾子病。余遽正言解之曰：「子方有意於聖賢之學，而以榮利聞，是背馳也。無已，請從所好耳。」緜之曰：「敬受教。」明日朔，友人私謂余曰：「今日之會，緜之當逝矣。」或曰：「必無宿諾。」已而緜之忻然在座。諸友既各商所疑，余因諄諄於義利之辨，反覆數千言，吾儕非勘此一關，有大行不加、窮居不損氣象，終無由入道，意未嘗不在緜之也。緜之默默而已。越數日，始叩以前事，曰：「已矣。荷吾子之教，不再計矣。」余得之快然。居今之世，學古之道，有卓然不惑乎内外輕重之辨者，必緜之獨也，而吾黨中一語便解，更不作往復解，勇於從

善者，緜之也。今而後，緜之始可與進於學矣。余聞之，君子之於學，如饑渴之於飲食然。彼飢渴者之於飲食也，亦既知稊稗之不如菽粟，與羶酪之不如醴漿矣，而猶未有濟於饑渴也，必菽粟充腹，醴漿入口，而旨且飽焉，至於厭足而後已，始知向者稊稗羶酪之果弗如也。藉令菽粟當前而弗御，醴漿在列而弗舉，則反不如稊稗羶酪可以濟一時之急，而又棄弗取，終聽其枵腹以死，猶自詫於人曰：我知味，我知味。其誰信之！夫學，亦若是已耳。緜之既知斯道之大，性分之尊之有加於榮利矣，請從而進焉，如飲食者必期於入口，不飫且飽不已，庶幾其有成矣乎！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及夷考其所學，終不克躋諸顏、冉。蓋進道之難如此。況又有前後兩截人者？緜之試勉之矣。雖然，世有知菽粟醴漿之爲美，而終棄而弗顧者幾人？緜之既智足以及此，而第患其不能進，觀其近日用心，所爲嗒焉不孰何一語處，定是古人善學消息，意其於此道已津津入口在齒頰間，予是以知緜之必有進也。暇日偶書之，以示同志，使後之進學者法焉。

劉宗周《劉子全書》卷二〇《古小學集記序》 國制皆社學也，而行於吾鄉，獨稱小學，且進之曰古小學，祀以和靖尹先生，蓋曰學古人之學云爾。一日有鼎新之役，既竣，學士稍稍集，因欲求所謂古人之學，而不得也，進而請事於予。予乃取和靖子立教之意而推廣之，輯爲《集記》，以示學者，凡九卷。首學的，示所本也。次躬行，示所重也。次六藝，示所習也。終之以聖統，望的而趨，赴的而止也。《周禮》大司徒之職，以鄉三物教萬民，首六德，曰智仁聖義中和，次六行，曰孝友睦婣任卹，次六藝，曰禮樂射御書數。鄉物云者，蓋王國有虎門之教，鄉大夫取而布之鄉，下行於黨庠州序，爲小學之法物。仍令士子限年而進，升諸大學云。其後孔門遂取以爲教法，四科之設，博約之旨，率本諸此。其時不繫德行之科及身通六藝者，不得稱儒術，爲高弟子。古人之學，其大旨居見矣。聖人之道，聖人之心爲之也。學得其心之爲德，聖其通明者也。智所以知此也，仁所以體此也，義所以强此也，中和所以節文此也。六經一德也，行之爲德行，著之爲藝文，莫非心也。是故君子之於學也，本心以稽行，而理無間於顯微，即物以求心，而功不失之輕躐。此所以小學大學通爲一貫，而卒馴至於聖人之域，當世收成才之用也。學術之壞也，士不知本心久矣。卑者溺之以聲利，高者蕩之以虛無，生於其心，作於其行，害於其事。居恒自飲食男女而外，一切倀倀，無所適從，則僅取古書學一途，相矜以記誦，相傲以詞章，相糾以訓詁，以進託於大學之業，自命爲老師宿學，而叩其中，實茫無所得，適以就其聲利之習與異端曲學而止，豈非失之於小學者素乎？當是時，將遂還其老師宿儒，而修灑掃進退之業，寧不倒行逆施？雖然，亡羊補牢，未爲晚也，君子卜之心而已矣。

劉宗周《劉子全書》卷二〇《古小學通記序》 予既集爲《小學記》，以示學者有日矣，或病其有體而無用也，予聞之唯唯。既而曰：天下有無用之體乎？因復本《小學》之意而推之以極其至，得古人全體大用之說，著《古小學通記》一書。凡分四編，編若干卷。首政本，仍言學也。次問官，即以官學也。次進以入官，即學即政也。終之以王道，即學之大成也。然則治天下國家，又何以加於學乎？盈天地間一道也，盈天地間一學也。自其小者而觀之，無用非體也。自其大者而觀之，無體非用也。故曰：「顯諸仁，藏諸用。」又曰：「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之謂「體用一原，顯微無間」。古之言學者，莫辨於孔子。其小者日與二三子修灑掃進退應對之節，而其大者，即以之進退百王，且自託南面之權。二百四十有二年，載在遺言，定在刪述。後之君子有志於當世之務者，亦可以折衷於斯文矣。爰本孔門論政之說，以類而推，上嘉唐虞，下述近代，舉宇宙間一切典章人物，盡收之學問之中，歸之素王之的，醇如也。如有用我，執此以往，殆庶幾乎！然則是編也，曷不遂系之大學？吾懼其有侈心焉，因吾之小而小之，雖大小也。命之曰《通記》，以其小者通其大者耳，吾志吾學也，又以訓吾門人小子云。

陸世儀《桴亭先生遺書・文集》卷五《學校議》 王者居三代之後，而欲致天下於三代之隆，其必由學校乎。學校，治之本也。

古先聖王知天下神器不可以無師之智治也，故雖以堯舜之聖，必有所師。堯師尹壽，舜師務成，至於三代，莫不皆然。《書》所謂「能自得師者王。」《孟子》所謂「學焉而後臣之也」。又以天下大器不可以一人之治治也，因推己一人求師之意，而以師之道錫類於天下，而學校設焉。學校者，所以教天下之人，學爲治天下之道，而因以共佐一人，以治天下也。故古者天子之學謂之太學，諸侯謂之國學，而黨塾之間則謂之鄉學，學之名雖異，而所以教之之術則無不同，始之以灑掃應對進退之節，繼之以禮、樂、射、御、《詩》、《書》六藝之文，終之以修己治人、化民成俗之道。其下之所習，即上之所需也；其幼之所學，即壯之所行也。此其道如梓人然，工師之所執，規矩方圓而已矣，規矩方圓之道得，故隆者爲棟，直者爲梁，短者爲節，長者爲柱，俯仰承乘，倚仗支接，無不細入於毫芒，隱入於無間。故道德一，風俗同，而天下咸登於上治。

三代以後則不然，秦壞先王之教者也，漢則不知所謂教，然猶知尊禮儒術，

間或得人。至唐以後，則或作詩賦，或試帖括，所取非所用，所用非所取，蓋幾幾乎有難言之者，尚可謂之有人才有道術乎？然學校之無人才無道術固也，乃若不必有道術，而姑假以道術之虛名；不必有人才，而姑與以人才之借境，則雖饔羊之設，猶有愛禮之意存焉。千金市駿，千里馬未必不由此而致也。乃今者，上官之裁抑學校則過甚矣。不特上官得而戮辱之，庶司皆得而困抑之。不特庶司得而困抑之，胥吏、雜役、優倡、厮養皆得而摧殘相辱、鞭笞詬詈之。噫，甚矣！不特不敢望三代之時所以待士之隆，即欲寬徭役，免鞭笞，稍一吐氣揚眉，已不可復得，而乃欲齊治均平之人激昂奮迅出於其間，其可得乎？且不特此也，齊治均平之人不出乎其間，則必有寡廉鮮恥、詭誦無行之徒側足優倡，脅肩胥吏，以取媚上官，蠹食鄉里者。嗟乎，今之仕者雖不重學校，然筮仕之途猶或從此而出也，而士風至於如此，則安望有一道德、同風俗、與天下共登上理之日乎？宜執事之反復千言，諄諄以士行士風士習爲慮，而又汲汲以饔廩、徭役、恤産爲言也。夫上之所以待士者重，則士之所以自待者始不輕。三代之君非好爲卑己而尊人也，必有皐、夔、稷、契之臣，而後乃有堯、舜、禹之君也。

誠能慨然取學校而興復之，師儒之官必慎選耆德，以禮聘致，勿濫授庸惡，以端其本。造就之方，必務遵實學，仁義漸摩，勿徒尚虛文，以正其習。選舉之方，必兼取言行，質諸鄉里，勿祇憑糊名易書，以慎其始進。寧隘其額，勿既名爲士，而困之以徭役；寧重其選，勿既列前茅而奪之以廩餼。如此則士氣復，士氣復則士行、士習、士風日以正，而朝廷庶幾收得人之用矣。不然，是猶工師欲得大木，而先蝕之風雨之下，投之煨燼之中也。爲士者不足惜，其如朝廷何？

張履祥《楊園先生全集》卷四《答沈德孚戊戌》 姚江良知之學，其精微之言，只「吾心自有天則」一語而已。夫人性本善，以爲天則不具於吾心，不可也。然人之生也，有氣稟之拘，有習染之遷，有物欲之蔽，此心已非性之本然。故曰：「人心之不同，如其面也。」夫子之聖，必至七十，然後「從心所欲，不踰矩」，亦謂天則未能即此心，而是故須好古以敏求耳。今以未嘗學問之人，而謂吾心即是天則，可乎？將恐雖無物欲之蔽，猶有習染之遷，即無習染之遷，而氣稟之拘將必不免。此仁者見仁，智者見智，而君子之道鮮也。夫子之門，雖以顔、曾之徒，亦不能不因其性之所近以爲學，而必待於夫子之裁之。若當下即以所知爲良，而已動符聖人，無煩學慮之支離，則何以顔子所見即有不同於曾子，子路所見即有不同於冉求，以及子張、子夏、子貢、仲弓莫不皆然，而亦何必終身服膺夫子之教哉！比如子夏、子游、子張，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此豈不是良知所發。由曾子言之，則知游、夏、子張所謂似聖人者，正未必然也。又如一卷之書，昨日讀之，所見如此，今日讀之，所見又如此，今年讀之如此，來年讀之，所見又未必如此。然昨日豈無良知乎？抑有兩良知乎？抑今年所知或未必良，而尚待之來年乎？然則所謂「吾心自有天則」，而「滿街都是聖人」者，何説也？整菴先生謂「世間豈有見成良知」是也。夫孟子之言良知良能，本謂不學不慮，豈非見成？而顧謂「豈有見成」，其苦心可思也已。今日邪説暴行之徒，莫非自託于良知之學，究其立身，寡廉鮮恥，决名教，流禍已極。而有志於學問者，曾不之察，方將主張其説，以鼓動學徒，招來羣輩，斷然自信而不疑，亦難乎其爲豪傑之士矣。

顧炎武《日知録》卷七《求其放心》 「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然則但求放心可不必於學問乎？與孔子之言「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者，何其不同邪？他日又曰：「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是所存者，非空虛之心也。夫仁與禮，未有不學問而能明者也。孟子之意，蓋曰能求放心，然後可以學問。使奕秋誨二人弈，其一人專心致志，惟奕秋之爲聽；一人雖聽之，一心以爲有鴻鵠將至，思援弓繳而射之。雖與之俱學，弗若之矣。此放心而不知求者也。然但知求放心，而未嘗窮中罫之方，悉雁行之勢，馬融《圍基賦》。亦必不能從事於弈。

應撝謙《性理大中》卷一九《學校》 程子曰：「古者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擇其才可教者聚之，不肖者復之田畝。蓋士農不易業，既入學則不治農，然後士農判。在學有養，若士大夫之子則不慮無養，雖庶人之子既入學，則亦必有養。古之士者自十五入學，至四十方仕，中間自有二十五年學，又無利可趨，則所志可知，須去趨善，便自此成德。後之人自童稚間已有汲汲趨利之意，何由得向善？故古必使四十而仕，然後志定。只嘗衣食却無害，惟利禄之誘最害人。人有養，便方定志于學。」「古者家有塾，黨有庠，三老坐于里門，察其長幼出入揖遜之序，詠歌諷誦，無非禮義之言。今也上無所學，而民風日以偷薄，父子兄弟惟知以利相與耳。以古所習如彼，欲不善得乎？以今所習如此，欲其善得乎？」「生民之道，以教爲本。故古者自家、黨遂至于國，皆有教之地。民生八年，則入于小學。是天下無不教之民也。」

朱子曰：「昔者聖人作民君師，設官分職以長以治，而其教民之目，則曰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五者而已。蓋民有是身，則

必有是五者，而不能以一日離，有是心，則必有是五者之理，而不可以一日離也。是以聖王之教，因其固有還以導之，使不忘乎其初。然又慮其由而不知，無以久而不壞也，則爲之擇其民之秀者，羣之以學校，而聯之以師儒，開之以《詩》、《書》，成之以禮樂，凡所以明是理而守之不失，傳是教而施之無窮者，蓋亦莫非因其固有而發明之，而未始有所務于外也。夫如是，是以其教易明，其學易成，而其施之之博，至于無遠之不暨，而無微之不化。此先王教化之澤所以爲盛，而非後世所能及也。」「古者學校選舉之法，始于鄉黨而達于國都，教之以德行道藝，而興其賢者能者。蓋其所以居之者無異處，所以官之者無異術，所以取之者無異路，是以士有定志而無外慕，蚤夜孜孜，惟懼德業之不脩，而不憂爵禄之未至也。若夫三代之教，藝爲最下，然皆猶有實用而不可闕。其爲法制之密，又足以爲養心治氣之助，而進于道德之歸。此古之爲法所以成人材而厚風俗，濟世務而興太平也。」「道不遠人，理不外事，故古之教者自其能食能言，而所以訓導整齊之者莫不有法，而況于家塾黨庠遂序之間乎？彼其學者所以入孝出弟，行謹言信，羣居終日德進業脩，而暴慢放肆之氣不設于身體者，由此故也。」「天生斯人，而予之以仁義禮智之性，而使之有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倫，所謂民彝者也。惟其氣質之稟不能一干純秀之會，是以欲動情勝，則或陷溺而不自知焉。古先聖王爲是之故，立學校以以教其民。而其爲教，必始于灑掃、應對、進退之間，禮、樂、射、御、書、數之際，使之敬恭朝夕，脩其孝弟忠信而無違也。然後從而教之格物致知，以盡其道，使之所以自身及家，自家及國，而達之天下者，蓋無二理。其匡直輔翼，優柔漸漬，必使天下之人皆有以不失其性，不亂其倫，而後已焉。」

南軒張氏曰：「先王所以建學造士之本意，蓋將使士者講夫仁義禮智之彝，以明夫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倫，以之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其事蓋甚大矣，而爲之則有其序，教之則有其方。故必先使之從事于小學，習乎六藝之節，講乎爲弟爲子之職，而躬乎灑掃應對進退之事，周旋乎俎豆羽籥之間，優游乎弦歌誦讀之際，有以固其肌膚之會，筋骸之束，齊其耳目，一其心志，所謂大學之道格物致知者，由是可以進焉。至于物格知至，而仁義禮智之彝得于其性，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倫皆以不亂，而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無不宜者，此先王之所以教，而三代之所以治，後世不可以跂及者也。後世之學校，朝夕所講不過綴緝文辭，以爲規取利禄之計，亦與古人之道大戾矣，上之人所以教養成就之者，夫豈端爲是哉！」「三代之學，至周而大備：自天子之國都，以及于鄉黨，莫不有學，使之朝夕優游于弦誦詠歌之中，而服習乎進退揖遜之節，則又申之以孝弟之義，爲之冠昏喪祭之法，春秋釋菜，與夫鄉飲酒養老之禮。其耳目手足、肌膚之會、筋骸之束，無不由于學。在上則司徒總其事，樂正崇其教，而鄉黨亦莫不有師。其教養之也密，故其成材也易。士生斯時，藏脩游息于其間，誦言而知味，玩其文而會其理，德業之進日引月長，自宜然也。于是自鄉論其行而升之司徒，司徒又論之而升之國庠，大樂正則察其成以告于王，定其論而官之。其官之也，因其才之大小，蓋有一居其官，至于終身不易者。士脩其身而已，非有求于君也，身脩而舉之耳。夫然，故禮義興行，人材衆多，風俗醇厚，至于班白者不負戴于道路，而王道成矣。」

東萊呂氏曰：「學校之設，非爲士之貧而食之也，又非欲羣其類而習爲文辭也。不農不商，若何而可以爲士？非老非釋，若何而可以爲儒？事親從兄，當以何者爲法？希聖慕賢，當自何門而入？道德性命之理，當如何而明？治亂興衰之故，當何由而達？考之古以爲得失之鑒，驗之今以爲因革之宜，此士之所當用心也。」

西山真氏曰：「按古教法，其近民者教彌數，故二十五家爲閭，閭有塾，民朝夕處焉，四閭爲族，則歲之讀法者十有四。法者何？大司徒所頒之三物也。士生斯時，不待舍去桑梓，而有學有師，敬敏任恤，則閭胥書之；孝弟睦婣，則族師書之。其所以教，又皆因性牖民，而納諸至善之域；禮鎔樂冶，以成其德，達其材，古者作人之功蓋如此。然士之于學，豈特處庠序爲然哉？雞鳴夙興，嚮晦宴息，皆學之時；微而暗室屋漏，顯而鄉黨朝廷，皆學之地；動容、周旋、灑掃、應對，皆學之事。知無時之非學，則晝而有爲，夜而計過者其敢懈？知無地之非學，則警于冥冥，惕于未形者其敢忽？知無事之非學，則矜細行，勤小物者，其敢或遺？」

魯齋許子曰：「文公《小學》、《四書》次第本末甚備，有王者起，必須取法。」

揭謙曰：至洪武中，其言遂驗，始立學宫，祀先師，府學置生員四十人，縣學各二十人，作尊經閣以藏書，作明倫堂以開講，作學舍以招來學者，使誦讀于其中。立教官，教諭以爲之師，設廩禄以繕其食，月課其業，而又設提學以爲之進退。又時簡其孝弟惇行者以爲行優，簡其不率教者以爲行劣，所以整齊士風，法至詳也。至其後，學徒益廣，教乃漸廢，但取士之日暮

途窮者以爲教官，一切教養無聞，士有入學者，止令齋役徵其束脩贄儀而已，師道廢而士習益以不振。吁！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臨川吴氏曰：「古者盛時，萬二千五百家之鄉，有鄉學，鄉大夫主之，頒教法于州黨族閭，俾教其民；二千五百家之州，則州長屬民讀法，以時習鄉射于學而尚功；五百家之黨，則黨正屬民讀法，以時習鄉飲酒于學，而尚齒；雖二十五家之閭，巷口亦有塾，閭内致仕之老朝夕坐其中，民之出入者必受教。此所以教成俗善，而人人有士君子之行也。」

揭謙曰：欲種苗者去莠，欲養民者去奸，欲養士者必去奇衺遊冶、放浪鑽刺横議之習，而後學校可清也。教人之法，經書皆有畫一之説，不許淆亂，而後學術始一。孟子曰：「上無禮，下無學，賊民興，喪無日矣。」萬曆時爲賊民之先者，李贄是也。今其書遍于天下，欲人心之正，其可得乎？滛書之賊人也過于酖毒，使之遍坊市而不禁，則司學之罪也。士必養而後可教。

王夫之《船山遺書・禮記章句》卷一八《學記》　《周禮》師氏、保氏隸於司徒，大司樂之屬隸於宗伯，皆教官也。而大學之職，略無槩見，故先儒疑《周禮》之多殘缺。蓋自州鄉庠序以及大學，必專有官師，而今亡矣。先王以禮齊民，學爲之首，則繫學於禮，道莫重焉。故此篇與《經解》、《中庸》、《儒行》、《大學》，戴氏彙記之以爲禮經，亦猶《大戴記》之有《勸學》諸篇也。此篇之義，與《大學》相爲表裏。《大學》以發明其所學之道，推之大，析之密，自宋以來，爲學者之所服習。而此篇所論親師敬業，爲入學之事故，或以爲末而未及其本，然玩其旨趣一，皆格物致知之實功，爲大學始教之切務，則抑未可以爲末而忽之也。此之不講，乃有淩躐鹵莽。以談性命而詭於佛老者，爲正學之大蠹，固君子所深懼也已。凡十六章。

發慮憲，求善良，足以謏聞，不足以動衆。就賢體遠，足以動衆，未足以化民。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學乎。

發，發政也。慮，度也。憲，法也。謏聞，謂小有聲聞。就，即而取正也。體遠，謂體悉四方之利病也。由，用也。言人君飭法求賢，民悦其治；而德不及遠者，法未宜民，而求之未必其用也。用賢宜民，四方歸之。而民不鄉善者，政立而教未先，無以移民之志也。惟立學校以教其俊士，而德明於天下，則民日遷善，而美俗成矣。

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

玉質雖美，而必待琢之以成。人性固善，而必導之以學。

是故古之王者，建國君民，教學爲先。

内則有大學以教國子，外則有鄉州之庠序以達郊遂，施於侯國，莫不有學。斯道一而俗美矣。《兑命》曰：「念終始典于學。」其此之謂乎！

《兑命》，傅説告高宗之書。典，常也。人君自力學以先民，而學校可興也。

右第一章。此章言人君建學之旨。

雖有佳肴，弗食不知其旨也；雖有至道，弗學不知其善也。是故學然後知不足，教然後知困。

學而不易至，故知不足。教者或無以自喻，則問焉而窮，故知困。

知不足，然後能自反也；知困，然後能自强也。故曰：教學相長也。

自反者，求諸己。强，力也。長，助成也。學日益其所不足，則教不困；教以困而自彊，則學益充。

《兑命》曰：「學學半。」其此之謂乎！

學，書作斆，教也。斆以自彊，而研理益精，足以當學之半也。

右第二章。自此以下八章，皆言爲師之道，教者之事也。

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

此謂先王立學建師之道也。古之仕而已者，歸教於閭里，旦夕坐於門以教焉。門側之堂謂之塾；五百家爲黨，六鄉之屬也；萬二千五百家爲術，在遠郊之外。堂有室曰庠，以養老爲主；無室曰序，以射爲主；國，國中學，大學也。

比年入學，中年考校。一年視離經辨志；三年視敬業樂羣；五年視博習親師；七年視論學取友；謂之小成。九年知類通達，强立而不反，謂之大成。

比年，每年。中年，間一歲也。一年，考校之始歲。視，亦考也。離，析也，分析文義，知其旨趣也。辨，别也。旌别其志，異於流俗也。敬，信而重之也。樂羣，行之和也。博習，旁習於非所授之業，以考同異也。師嚴而親之，好學之驗也。論學，於學有得，而能自爲論説也。取友，知擇善也。知類，推廣其知，以辨事類也。通達者，通所知以達於行也。强立不反，守之固也。小成者，致知之功。大成者，力行之效。

夫然後足以化民易俗，近者説服，而遠者懷之，此大學之道也。

承上文而言廣立學校，而以時考其成爲進退焉。則士勸於善，而民知觀感，

風化行而天下歸之矣。

《記》曰：「蛾子時術之。」其此之謂乎！

《記》，古書名。術，徑也。蟻之後行者踵先行者，接迹相繼，則徑不迷而遠可至。民雖愚，而上以教倡之，則從而鄉道矣。

右第三章。

魏際瑞《魏伯子文集》卷六《用人對》 從古帝王自堯舜揖讓以外，未有不因武功得天下者，非獨今日爲然。然大定之後，莫不置武功而尚文德，蓋非經濟學術，不足以治安天下也。

今天下定矣，而民之舊被兵革者二十餘年，猶户口未復，城邑虚，田畝廢，財用乏，幅員有餘而經費益絀，國家未嘗不受兵革之病，則非經濟學術不能治安也明矣。今僉謂學士大夫修儒術者爲無用，而專任未嘗學問之人，尊武弁，廢節制，以爲開國成家皆由此輩。夫章句小儒，浮華末士，誠無益于世務，而博學多識，熟于古今興亡治亂之故者，竟其才用，實足以安奠生民。以及稱一官，修一職，自古及今，莫非讀書明理之士爲之。史傳所稱，成效可據。

今欲修崇文廟，則或曰「孔子曾拔幾城」；欲謚元臣爲文正，則或曰「有何武功」，甚或羣然而譁曰：「若但用旗下人，則天下治安久矣。」夫治天下者，譬猶作屋，基址未平，則鑺鉏鑿鑿在所必用，材木曲直，大小短長不中，則斧斤刀鋸加之。若既施甎甃，塗丹臒，而猶日持斧鑺，掘斲不休，曰：「此屋此輩所成也。」任其所爲，則豈復有完屋哉！

《詩》曰：「我求懿德，肆于時夏。」言干戈弓矢之後，必藉修文秉教者安全之。子産曰：「僑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今謂此等用之無益，而徒任習武未學之人，是何異使木工造布，石匠縫衣，欲不顛倒錯亂，豈可得耶！夫文士不可用者，以其不讀有用之書，而朝廷求士，始試以無用之八股，繼改爲空疏之論策禁典，故屏識議，徒使無聞無見之輩，倖功名于帖括，出而服官，何所知識？及苟且貪涔，誤國病民，則旗下之人，益以藉口，遂謂讀書真無足用，而不知無用之弊，正由不學，非讀書之過也。

武不受制于文，則兵卒辱有司，士民欺其官長。本地民爲兵者。滿洲不受地方官之治，則强暴奸宄，無所不爲。夫天下既一家矣，文武滿漢，何所分別而輕重之乎！苟取之以實，任之以誠，待之以禮，興教化，厲廉恥，嚴大弊，略小過，雖編户之民，亦可自效，豈特士大夫而已矣！

計東《改亭文集》卷五《贈彭元定序》 黎丘彭容園先生有丈夫子五人，而元定才譽先發，尤慨然有當世之志，能叙述故明神、光兩朝以來人物邪正，所愛憎臧否甚當，又能周知四方之人文，及各郡邑姓氏一覽無所遺，其趨舍又甚正。年典謁遊吴門，我吴同學諸兄弟見元定，皆驩然與結交。既歸里門，受知於海陵李公草樓。出其近藝數十首，授之吴門剞劂氏，以廣其四方之志，且語予曰：「子爲我序之。」予曰：「予何足以序子哉！以爾師草樓先生與予論子之言序之可也。」元定曰：「唯唯。」

草樓先生問於予曰：「元定之才誠優矣，其志誠大矣，雖然，不可以定之也。少年之人即勤學，猶未足。子在黎丘，亦見元定之勤於學否乎？甚念之也。」予曰：「某之至黎丘也，彭先生方在哭泣之際，元定亦儼然在衰絰之中，未及見其學。然予知元定之必勤於學也。元定生而有勤學之責，有勤學之資，有勤學之時，有勤學之用也。」草樓曰：「其勤學之責奈何？」予曰：「彭氏之先，自江右移家黎丘，以科名世其家，逮元定之身，五世矣。科名者，勤學則得之，不學則不能得也。此其責不能旁貸之我兄我弟，不能下貸之我子也。此其有勤學之責者也。」「其有勤學之資奈何？」曰：「予觀往古之勤學者，貧而無書，或丐之於人，或竊之於友，或鈔之於市，或請之縣官。其幸而得之也，或無火，燃糠以燭之；或無師，則數千里裹糧負笈，重趼繭足以求之；或不暇，則戴經而鉏，負薪而讀，惟日不給也。先生宦禾數年，上自《六經》、《三史》之書，下及嘉、隆才子之集，必聚而藏之。予見中州被寇禍之後，即相國第宅中，不能備四部之書者。元定幸而家有藏書，即使勤學十年，並日而讀，不必丐之於人，竊之於友也。又經師有魏用熙者，當今之醇儒，晨夕在家塾，有疑即可問，有問即可悟，不必裹糧負笈之勞也。米鹽瑣屑之事，内外門户之務，自有總持之人，其身甚暇，不必經而鉏薪而讀也。此所謂有勤學之資者也。」「其勤學之時奈何？」曰：「人之智慧聰明，能强學多識，博覽深校者，必在年力壯盛之候。年過三十，則智慧聰明銷其半矣。故昔賢謂晚年讀書，能用而苦於不能記憶。夫至不能記憶。臨文索摸，其苦已甚。元定年未弱冠，又身無疾病，心無雜營，此所謂有其時者也。」

「其勤學之用奈何？」曰：「夫元定所謂有慨然當世之志者也，所謂能臧否往昔人物者也，所謂能留意四方之人文者也，則其勤學之用誠大矣。使有當世之志而不學，則臨變而無術，急聲名而不知大體，我虞其僨也，將尚論往古人物？而不學則循聲蹈虚，胸無定識，未見其必當也。將與四方之文人遊，則當良

辰勝流，置酒高會之時，談辭如雲，詩篇唱酬，百端俱發，四方之士有深窺其長短者，不學則無以應也。且同人氣類之盛，莫過漢之延熹，宋之元祐、元符矣。黄門北寺之役，黨人三百人，至今知名者李、范、張、杜等三十五人而已，其餘無可傳也。端禮門外黨碑之上一百二十人，迄今知名者，上官軾，餘官頤等三十人，其餘無可傳矣。夫諸人亦常隨波震蕩於諸君子之中，而當時既不甚見重，没世而又無聞焉，甚可哀也。蓋諸人之學，皆不足以自立，而欲附正人自重，其於屈伸之用，誠短也。此所謂有當世之志，有四方人支之志者，其學之用甚大，而有其責有其資有其時者，誠不可不自勤於學也。惟元定也，可以語此。予故知元定之必將勤於學也。」「憶予與草樓往復之言如此，今述以序子，子勿惡其切直乎？」元定曰：「微予與子之交也，子言不及此，予曷敢不祗承？」乃受而爲序。

費密《弘道書》卷中《聖門傳道述》　司徒敬敷以後，夏校，殷序，周益詳著。然受命於朝，布教在上。吾先聖孔子講王道在草野，成教於下。聖門教成，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咸有條法矣。聖門之道，所以立教萬世不易，教乃治中之一，而成人材，消暴亂之首事也。教者何？方類不齊，使其各盡自身自家，而始也先正己而後及人，先閨門而後族黨，先衣服、飲食而後祭祀、婚媾，先私恩而後公義。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强而行之，及其行之一也。子曰：「好學近乎智，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知斯三者，則知所以脩身。知所以脩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君仁，臣忠，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和，婦順，朋友切磋，上下安静。士則移孝作忠，學古人官。農、工、商賈各守本業，謹身節用，以養父母。一人如是也，千萬人如是也，一家如是也，千萬家如是也，千萬里如是也，千萬世如是也，此之謂教。典籍由此而興，人材賴此而盛，皆七十子傳經之大功。累代帝王悉取則古經聖門之教，叙三王之治，垂大法於萬世，非有二也。後世國家立政雖所因革，與古大殊，命官分土，郊祀、兵賦皆傳自三代。法度之言，儒者守之，師弟討論，可以從政。聖門之旨，無一定之類，而有一定之教。仁，一也，仁者得之爲安仁，知者得之爲利仁，聖人不强仁者以利而知者以安也。故曰有教無類，何取中行。狂狷教爲文行忠信，雅言詩書執禮涵浸蘊育，令其自得，材器各遂，皆能成就。或爲德行，或爲言語，或爲政事，或爲文學，出而仕，行先王之道於國，遍惠羣黎；安而處，守先王之道於家，惇其族黨，身無邪僻，世不澆漓，聖門一定不易之法也。

後世儒者愈傳愈非，徐階曰：「聞之儒者於師非徒習其説之難也，其以會友，其以傳人；亦非徒説之貴也，必體諸身，持諸事業，卓然可以紹前修而澤後世。」在昔史臣紀堯舜禹之事，精一執中數語外，皆行與政也。孔子教門人，示以詩書禮樂，慮馳騖於口耳也，故曰：「予欲無言。」「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七十子亦知聖人之教不專辭説也，鄉黨述身教者詳焉。後世溺於訓詁辭章，弟子於師以爲能習其説足矣，講明不失爲貴，貿貿焉不知堯、舜、禹、孔之學在行與政，非徒辭説之謂也。近時士大夫敢爲高論，或外於彝倫，喜爲空談，不務求實踐，其弊有甚於前者。馮琦奏曰：「自人文向盛，士習寖漓，漸趨詭僻，背棄孔孟，以實爲空，以空爲實，取佛書言心言性略相近者竄入於聖言，取聖經有『空』字、『無』字者强同於禪教。從古世道升降之會，以士大夫好尚爲徵世之治也，高明之士盡以其才識用之修政立事，主於爲國，議論必典實平確，天下靡然從之。世之衰也，盡以其才識用之談無課虚，主於自爲，議論必奇僻空曠，天下亦靡然從之。道術之分久矣，西晉以來，吾道之外别爲二氏。南宋以來，吾道之中自分兩岐。又其後則取釋氏之精蘊而陰附於吾道之内，又其後則尊釋氏之名法，而顯出於吾道之外，非聖主執中建極揭皎日於中天，羣工一德同風，挽頹波於砥柱，悠悠世運，臣等未知所届也。」觀階、琦所言，深病後儒失聖門遺範。論其語，尋無晰理，竝爲一談，浮議蠹之，專事無稽之言；論其行，銖求寸責，吹毛畫地，固必不通，使人無所措手足。議論極正大，施用則滯礙。言之不可行，行者非所言，講學與王政判而爲二，後儒之大過也。那懿有言：「坐談則理高，行之則事缺。」正謂此矣。吾先子嘗稱諸儒諍論爲一辭，曰：「後世語録竄入二氏之虚説不息，聖門《六經》典政治平之實旨不著。」聖門之教，賴帝王之治以興；帝王之治，賴聖門之教以盛，兩不相離者也。學者必根源聖門，專守古經，從實志道，庶爲是也。

熊賜履《經義齋集》卷三《學統序》　斯道之在天壤，終古如是也；而率而由之，則存乎其人。人之至者，繼天立極，以充其量，斯道統攸屬焉。統者，即正宗之謂，亦謂所爲真諦之説也。要之，不過「天理」二字而已矣。斯理本塞上下，亘古今，而實體備於聖賢之一身，聖賢心心相印，先後一揆，亦安有毫釐之或謬。然而代遠人徂，薪傳寖蝕，異端曲説，往往起而淆亂之，日浸月淫，有不至大壞極

敝不已者。

夫道也者，理也。理具於心，存而復之學也。學有淺深，有得失，而道之顯晦屈伸，遂從而出於其間。有志者是烏可不爲之致辨乎！辨其學，所以晰其理，而道以明，而統以尊。嗚乎，此固吾儒事功之決、不容已者也。三代以前尚矣，魯、鄒而降，歷乎洛、閩，以逮近今二千餘年。其間道術正邪，與學脈絶續之故，衆議紛挐，迄無定論，以至標揭門户，滅裂宗傳，波靡沉淪，莫知所底。

予不揣猥，起而任之。佔畢鑽研，罔間宵晝，務期要歸於一是。爰斷自洙泗，暨於有明，爲之究其淵源，分其支派，審是非之介，別同異之端，位置論列，寧嚴毋濫。庶幾吾道之正宗，斯文之真諦，開卷瞭然，洞若觀火。計凡十閱寒暑，三易草稿而後成。嗚呼，余鄙儒也，粗通章句，輒搦管爲此。則夫諛陋之誚，僭踰之辜，極知在所不免。然而生平衛道之苦衷，自謂可以對越往哲，昭示來兹而無愧，故敢梓以問世。因叙言簡端，以識區區之鄙志云。

陳鵬年《道榮堂文集》卷三二《文山義學課藝序》　古者人才之陶鑄，風俗之振興，皆始於學。建賢選能，匪徒以詞章重也，漸摩於智仁聖義中和之途，務有根本。而凡鄉射飲酒，春秋合樂，養老勞農，與夫出兵論獄諸典，一一熟悉於耳目，貫通於胸臆，而出而爲公卿大夫，窮事物之變，審治亂之數，因革損益，布之裕如，固不待習而后能也。顧其端，則尤自家塾始。先王知其然，置門側之塾，令家自爲教，則君可以不爲之代。於是樸者歸農，秀者歸士，進之庠序，升於成均，貢於大廷，人才號彬彬焉。而其退而爲農者，大率孝弟忠信，而遠於邪僻之爲，刑訟衰息，不煩官師。所謂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祖龍焚書而後，庠序蕩然，遑問家塾。歷傳至宋，頗奏儒臣之效，而仁宗以前，一州之内不滿百人不得立學。慶歷時雖舉行，其及於塾者恐亦無幾。蒙養未正，貽譏城闕，此治之不古若也。

今上大興文教，頻詔郡國立義學，蓋慮家塾難徧，父兄多不能率其子弟，而又貧者無以爲讀書之資，聚之於義學，以造就之。責成有司，庶人才無所放失，而風俗漸敦古處，甚盛舉也。吴郡自子游倡學東南，文學用於天下，然俗多柔靡，往往以可成之才而卒至無用，甚且不士不農，盭賊鄉里，毋亦義學旋興而旋廢歟？抑名具而實亡歟？

余甫蒞郡，時際洊饑，百務倥傯，首以此爲念。而大府下教所屬，俱有同心，本郡諸君子好義，存惠桑梓，有願捐修吴縣原廢文山寺，倡建義學之舉，與各憲與余之意合。此地咫尺閶闕，羣居萃處，易濡陋習。大府因選委王生董其事，於督課文藝之中，爲飭躬勵行之學，並延社師分科教授羣蒙。王生朝提夕誨，鼓其怠而謹閑其不率，月呈課藝。余閱之，一本聖賢之旨，而無浮光掠影之談，即可覘學者心術之純，而愈敬王生乃人師，非經師也。彼奔競之流，未嘗不設師弟之位，講章句讀聲悦爲工，曾何益於文教！縱幸而有成，孔光、馬融徒亂國，是豈足爲世法哉！爰拔其尤百篇，囑王生編帙梓行。大江以南，聞風興起，將義學在在而是，此猶古家自爲教之遺意。而異日明公卿大夫從此出者，爲聖天子撫育蒸黎，行見比户同風，其此帙爲之髣矢也夫！

王鳴盛《西莊始存稿》卷二七《永豐縣學記》　廬陵之支邑曰永豐縣，縣有學，屢徙而未定。其先創自宋至和間，在縣治西南。紹興七年，遷縣治東。十七年，復遷縣治南，即今重建址也。自宋歷元明，迭有興廢。至國朝康熙五十七年，夫子廟年久圮壞，乃改爲崇聖祠，其齋署如故，而移建夫子廟於縣治左。顧傴處闤闠，湫隘囂塵，特出一時權宜，不足爲經久計。乾隆十三年，知縣事江侯伍圖决意請復遷原址而重建焉，又念原址瀕於江，多水患，前所建皆庫陋，故煩屢徙，乃廓大之，倍於其舊。閱三載工竣，縻白金一萬八千有奇。中爲夫子廟，廟後爲崇聖祠，前列兩廡，其他尊經、藏書、祭器、樂器有庫，大成有門，名宦鄉賢有祠，省牲齋宿有所，禮門、義路有坊，有泮池，有戟門。其左爲明倫堂，爲奎文閣，爲忠義節孝等祠，爲射圃。繚以周垣，其外築隄三十三丈以捍水。又創置學田二百畝有奇，以給生徒膏火費。壯麗堅緻，彤彩鴻紛。釋菜告成，遠近歡躍，乃鼜貞石，乞予記其緣起。

稽古成均之法，既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弟，至於鄉大夫、州長、黨正、族師、閭師、比長，各掌教事。比年入學，中年考校，七年小成，九年大成。嗚呼，盛矣！迨其衰也，青領佩玉之士廢其學業去，而乘城見闕，以候望爲樂。於是學子隨而思之，則曰：「縱我不往，子寧不嗣音？」蓋刺學校不修也。洵乎化民成俗之本，學校爲首務已。今國家承平以來，列聖重光，表章正學，以儒術爲海内倡，大化翔洽，百有餘年於兹。天下府州縣衛莫不有學，其制蓋猶然族師、閭師、比長之遺意，而永豐一邑，猶以規制未備爲憾。江侯懼學子之將去而不嗣音也，獨舉垂廢之緒，一旦力振興之，非能深識化民成俗之本，而勤於其職者與？且永豐夙稱人文秀異地，歐陽文忠公實生其鄉，其文章風節爲一世所宗。今重建斯學，凡爲師若弟子者，誠能服習鄉先正之緒言，由是以蘄至乎聖賢之

路，比年而校之，小成、大成之盛必有復見於今日者。子故樂睹其成，而以蘄至于古者爲此邦之人士勸焉。

程瑶田《通藝録・論學小記・博學》 天下之達道五，而人之行百，其切於吾身而不可以須臾離者乎？其切於吾心，而不可以一端弗學矣乎？於何學之？曰：於文。聖人、賢人，先我而盡道者也，夫固我之師也，然而已往矣，其所存者文而已矣。文存則道存，道存則教存。吾學其文而有獲，不啻親炙焉而詔我以語之，呼我以喻之也，不啻相依焉而攜我以舉之，掖我以履之也。舜之大孝也，武王、周公之達孝也，其德同，其所德者不同也。堯之文章也，夫子之文章也，其美富同，其所美富者不同也。徵之於文，而後舜與武王、周公之所德者，若或聞而知之矣。徵之於文，而後堯與夫子之所美富者，亦若見而知之矣。是故學文不可緩也。孔子之自任也曰：「文其在兹乎？」其教有四，文與居首焉。其所雅言者，《詩》也，《書》也，禮也，文焉而已矣。其所以謂伯魚者，爲《周南》也，爲《召南》也，文焉而已矣。顔子去聖一間耳，孔子化之以時雨焉，其無以異於成德、達財、答問之教乎？抑有以異乎？而顔子之稱善誘則曰「博我者以文」而已矣。春秋時，韓宣子聘於魯，觀書於太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歎曰：「周禮盡在魯，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也。」蓋徵德於其文也。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而《祈招》之《詩》不知焉。是以不能思王度而式昭德音也，則猶文不博之過也。實沈之神，主參也；閼臺之神，封諸晉之川也，子產蓋聞之矣。氣之宜節宣也，美之不可以先盡也，子產蓋聞之矣。嗚呼！苟非其博物也，安能使於四方，而榮君之命若是哉！

程瑶田《通藝録・論學小記・述術》 人不可以不學，然學必有術，術在學中，不在學外也。如言《中庸》者之時中，執中者之必有權也。且以人子事父母言之，孝乃庸行之常，然有學焉，其疏節，在《曲禮》、《内則》、《論語》諸篇者，夙興適所，問燠寒，佐視具；冬温夏清，昏定晨省；出告反面，遊必有方；能養者別之以敬，能愛者難又在色。此小小者，皆學中之術也，不學不知也。父母有過當諫，諫又當幾，是其學也。而又必敬而不違於見志不從之從，且又必不怨於勞之之餘。若曰直情徑行，禮道不然也。是皆學中之術也，不學不知也。術之言法也，又道也，如道路之可由也。與教亦多術之術字同。霍光不學亡術，故曰術在學中也。世人之言術也，未嘗學問，而能示人以不可測；蕩然於禮法之外，而使人不得不入其彀中。以言餂人，而發其覆；以不言餂人，而人無不自吐其情。猶之與人也而再三咨之，則取者雖貪，而疲於屢告。猶之與人也而姑且咨之，知取者將請益，而徐以示其施惠之無窮。時而以柔制人，而不得不受其縛；時而以强屈人，而不能不俯而從。捷則猝不及防，緩則迎不見首。術耳術耳，學云乎哉？此孟子所謂「機變之巧，無所用恥」者，何法之足云？又烏能如道路之可由也哉？

朱珪《知足齋文集》卷二《重修嵊縣文廟記》 嵊居會稽之上游，山脈自天台天姥而來，蜿蜒屈曲，至是將開宕。而剡溪清駛，爲山川幽曠之區，故其人文亦樸而含華，地勢然也。唐君仁堉，以名進士紹家學，來司此土，下車謁學宫，慨然歎仞墻堂廡之剥陋，曰：「是之不講，何以爲士民式？」乃倡修之。輿情輻湊，不戒而孚，不勞而集，土木丕煥，豆登音佾之數次第備舉。君嘗以迎鑾奏賦知名，與余有文字之舊，今年夏，余自台度關嶺，下新昌，過其境問之，嘉其異乎俗吏之爲也。君請余爲文記之，余惟許子瑜及紫陽之門，周繼元淑姚江之學，嵊之賢喆代有傳人。顧學校徧天下，而君子儒不間出者，行與知遠，而義不勝利也。學道之效，君子小人同之，而今或以爲迂闊而不切於事情。然則聖賢之所以教，庠序之所以設，豈僞爲哉！循名而求實，升階而儼思，感應之速，徵於昕鼓，孰謂教學之與吏治果扞格而不相入也？余將去浙，乃以平日之教諸生者舉而申之。若夫修建月日，及助工紳士，則詳於有司之册，不具書。

汪學金《井福堂文稿》卷六《學不厭説》 不知味者，與之别羹胾，辨淄渑，則輟匕而起矣。不知音者，與之治絃匏，考金石，則充耳而倦矣。學之爲道亦然。子曰：「學而不厭。」又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好與樂即不厭之功候，雖其間次第淺深之不同，而必由知而入。故子貢曰：「學不厭，智也。」夫學之不免於厭者，大抵氣稟之昏耳，物欲之誘耳。不知氣稟非學不足以變化，而或内安於暴棄，物欲非學不足以扞禦，而或外炫於紛華，無他，其智弗及也。是故《大學》之言誠正修齊，必本致知之功；《中庸》之言學問思辨，必詳求知之法。蓋不求所以行者，即不可以爲知，而不求所以知者，又安望其能行？然則知者，學之所以貫徹乎始終，而不厭者，乃知之所以著察乎内外也。雖然，古之爲學者一，性命而已矣；今之爲學者三，則訓詁、詞章皆是也。詞章之學，曲士務飾其聲悦，訓詁之學，俗儒殽列其餖飣，有終身由之，白首而不以爲苦者。至於性命之學，則如玄酒之淡，太音之希，非求之於恬泊湛寂之域，而欲望其曠然心得，怡然理解，不亦難乎？

張廷玉等《日講禮記解義》卷四〇《學記》「發慮憲，求善良，足以謏聞，不足以動衆。就賢體遠，足以動衆，未足以化民。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學乎。」

此言君子以務學爲急也。憲，法也。謏之言小也。體猶親也。遠謂疏遠之士。爲治莫先於擇術，如起發謀慮，必擬度於法式，又能招求善良之士，此足以小致聲譽，而未足以感動衆心，使之興起也。若能下賢親遠，則足以動衆，未足以化民於善也。在上之君子欲化民以成美俗，必也其由學乎。蓋學也者，乃古之人所以明明德於天下也。

「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是故古之王者，建國君民，教學爲先。《兑命》曰：『念終始，典于學。』其此之謂乎。」

此言立學教人之事也。《兑命》，《商書》。典，常也。玉有美質，可以爲器，然不琢則不成，猶人有美質，可以造道，然不學則不知。是以古之王者建國君民，必以立教立學爲先務。蓋教所以一其學之方，學所以定其教之地。教學興而後道可明矣。傅説之告高宗有曰：「人當一心終始，常在于學。」其即君之教民爲學終始有常而不暫廢之謂乎。案：六經言學，莫有先於《兑命》者，不曰始終而曰終始，學無窮已也。

「雖有嘉肴，弗食不知其旨也。雖有至道，弗學不知其善也。是故學然後知不足，教然後知困。知不足然後能自反也，知困然後能自强也。故曰教學相長也。《兑命》曰：『學學半。』其此之謂乎。」

此申言教學之善也。《兑命》上學字當作斆，斆即教也。嘉肴雖旨，弗食則不知其旨也。至道雖善，弗學則不知其善也。是故學以求其所未至，然後知自得之不足也。教以推其所有餘，然後知肆應之困也。知不足然後能自反以期其足，知困然後能自强以濟其困，此教學所以相長也。《兑命》所云「斆學半」者，其即此相長之謂乎。方氏慤曰：「足則厭矣，故學以不厭爲知。困則倦矣，故教以不倦爲仁。」

玄燁《聖祖仁皇帝聖訓》卷五《聖學》 康熙九年庚戌十月丁酉，上諭禮部：「帝王勤求治理，必稽古典學，以資啓沃之功。朕於政務餘閒，惟日研精經史。念經筵日講允屬大典，宜即舉行。爾部其詳察典例，擇吉具儀以聞。」【略】

康熙十二年癸丑二月丁未，上諭學士傅達禮等曰：「人主臨御天下，建極綏猷，未有不以講學明理爲先務。朕聽政之暇，即於宫中披閱典籍，殊覺義理無窮，樂此不疲。向來隔日進講，朕心猶然未愜。嗣後爾等須日侍講讀，闡發書旨，爲學之功庶可無間。」

玄燁《聖祖仁皇帝御製文集》卷七《諭吏部》 自古一代之興，必有博學鴻儒振起文運，闡發經史，潤色詞章，以備顧問著作之選。朕萬幾時暇，遊心文翰，思得博洽之士，用資典學。我朝定鼎以來，崇儒重道，培養人材，四海之廣，豈無奇才碩彦，學問淵通，文藻瑰麗，可以追踪前喆者？凡有學行兼優，文詞卓越之人，不論已未出仕，著在京三品以上及科道官員，在外督撫布按各舉所知，朕將親試録用。其餘内外各官果有真知灼見，在内開送吏部，在外開報於該督撫代爲題薦，務令虚公延訪，期得真才，以副朕求賢右文之意。爾部即通行傳諭遵行。特諭。康熙十七年正月二十三日。

玄燁《聖祖仁皇帝聖訓》卷一二《文教》 康熙八年己酉四月戊寅，上臨雍釋奠，敕諭國子監祭酒、司業等官曰：「朕惟聖人之道高明廣大，昭垂萬世，所以興道致治，敦倫善俗，莫能外也。朕纘承丕業，文治誕敷，景仰先哲至德，今行辟雍釋奠之典，將以鼓舞人才，宣布教化。爾等當嚴督諸生潛心肄業。諸生亦宜身體力行，朝夕勤勵。若學業成立，可裨任用，則教育有功。其或董率不嚴，荒乃職業，爾等係師生難辭厥咎。尚其勉之，毋忽！」【略】

康熙二十一年壬戌十二月壬辰，上諭大學士覺羅勒德洪等曰：「國子監乃國家養育人才之所。近聞司教之官不將監生嚴加約束教誨，縱之游戲，又其甚者聞雜之徒任行出入，竟以國子監爲游戲之地矣。爾等傳祭酒、司業等官嚴行禁止。」

弘曆《御製樂善堂全集定本》卷三《爲萬世開太平論》 夫天下和平萬世永賴者，以聖教之詔、大道之行可以垂之於天下後世也。去聖久遠，道喪文衰，故民有相争相怨之弊，士有偷惰苟安之習，無奮然而起以拯天下之溺、開萬世之業者，惟賴聖王盡己之性以盡人之性，明明德以新民，使天下禮明樂備，雍雍然於光天化日之中，爲千載之規範，然後謂之貽厥孫謀，萬世永賴可也。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仁義禮智咸備於我，首萬物而最靈，惟溺於私欲，無明善復性之功，故尊卑上下、智愚賢否、强弱衆寡不能秩然而受範，然其本心之良未嘗盡泯。聖賢者興，因其固有之良而施其禮樂刑政之法，聚之於庠序學校，董之以孝友睦婣，使民咸歸於善，大道燦然於天壤。雖有後聖者出，不易斯道。此張子所謂爲萬世開太平也。然其所以開太平者，亦不過窮理克己，修此身以治人而已。是故堯、舜、禹、湯、文、武、周公衍道統之傳，有敬德勤民之功。孔子、孟子雖不得用

於時，亦脩道明倫，垂世立教，其爲天下後世計至深遠也。

彼管、商、申、韓之學，徒以刻薄詐僞之私，溺天下後世之人心而已，太平之開尚何望哉！張子謂：「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絶學，爲萬世開太平」，目雖有四，其理則一而已耳。何則？天地之心即所謂大哉乾元生物之心也，人能體天地生物之心，去私以行健，仁心以愛民，斯亦開萬世之太平也。爲民立命，即教養之謂也。苟能養之有道，教之有法，禮樂刑政平中明允而可以爲千載法，斯亦開萬世之太平也。繼往聖之絶學，即道統之所由以傳也。果能脩身體道，闡精一執中、克己復禮之學，以紹先聖之微言，開後來之志士，斯亦開萬世之太平也。故曰其事雖殊，其理則一也。有志於聖賢者，當用直内方外之功，知行並進，使體立而用行，德崇而業廣，則所謂開萬世之太平者，當不爲虚語矣。

胤禛《世宗憲皇帝聖訓》卷一〇《文教》 雍正元年癸卯正月辛巳，上諭督學：「朕惟自古帝王，皆以興賢育才爲務。我國朝自太祖、太宗肇造鴻圖，世祖定鼎中夏，首隆學校，加意人才，開國規模，超越前古。至我皇考聖祖仁皇帝御極六十一年，培養教育，怙冒涵濡，深仁厚澤，有加無已，御製《訓飭士子文》頒布學宫，東西南朔，海澨山陬，户習時書，家敦禮樂，遐邇無不嚮風，文教之隆，莫過於此矣。朕纘承大統，遵守舊章，寤寐求賢，惟恐或失。念學校爲士子進身之階，督學一官尤人倫風化所繫，遴選各省學臣倍加鄭重。爾等須廉潔持身，精勤集事，實行文風兩者所當並重。若徒事文華而不敦崇實行，猶未爲盡職也。表揚忠孝節義，崇祀先聖先賢，訪求山林隱逸，搜羅名蹟藏書，而衡文一道，專以理明學正、典雅醇潔爲主。古人云：『言乃心聲，氣由夙養。』必士品端而後文風正，他日爲國家柱石，爲朝廟羽儀，不綦重歟！勿私納苞苴，勿瞻徇情面，勿輕視武途，勿濫取祠廕，勿矯激沽名，勿昏庸廢事，勿卑污貶節，勿驕暴陵人。胥吏必謹關防，幕客尤宜選擇。如此則内外交悉，本末兼修，上不負朝廷，下不愧多士。朕耳目所及，必有見聞。若罔顧聲名，廉隅不飭，國有常憲，罰必隨之。尚其勉旃，毋忽！」

弘曆《御製樂善堂全集定本》卷一《讀書以明理爲先論》 天地之間，萬事萬物莫不有理。理者，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也。是故日月星辰之朔望躔度，陰陽寒暑四時之推遷往來，皆天之氣也，而有乾健於穆不已之理主宰乎其中。山川河嶽、百穀草木之麗乎地以生者，亦莫不賴坤元載厚之理以爲之根柢。人性之仁義禮智賦乎天之正理也，因之而見爲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及變化云爲萬有不齊之事。由是觀之，天下事物孰有外於理哉！

故聖人之教人講學，亦曰明理而已矣。蓋理者道也，道之大原出於天，其用在天下，其傳在聖賢，而賴學者講習討論之功以明之。六經之書，言理之至要也。學者用力乎明理之功，以觀六經，則思過半矣。所謂明理者，明其所當然，與其所以然。所當然者，父子當親，君臣當義，夫婦當别，長幼當序，朋友當信之謂也。所以然者，父之所以慈，子之所以孝，君之所以仁，臣之所以忠，夫之所以率，婦之所以從，長之所以愛，幼之所以恭，朋友之所以責善輔仁之謂也。知其所當然，然後信之篤而不誤於岐趨；知其所以然，然後喻之深而不能以自已，至於一事一物亦莫不明其表裏精粗，與夫善惡是非之宜。夫如是，然後理明而有所持循。此《大學》明明德之功，必以格物致知爲先；《中庸》擇善之目，必在於博學、審問、慎思、明辨，而先儒講論亦必以講明爲踐履之本，先聖後聖豈有二道哉！

雖然，明理要矣，而既明之後，則又在於行之之功。苟或知有餘而行之不足，則雖精義入神，亦無當實用，盛德至善，竟何有於我哉！故致知與力行相須爲用，而致知則在所當先。何以言之？知都之壯麗，而欲往觀之，必先悉其所由之路而後行焉。悉其所由之路，是明理也；身往由之，是力行也。苟不知之悉而往行之，則有失徑迷途之譏，爲學之功亦如是。蓋知仁爲萬善之本，必不逞私欲而爲利己害人之事矣；知義爲萬事之宜，必不自昧其羞惡之良，而爲偷安苟合之事矣。此講學之必以明理爲先也。故《書》之稱堯曰欽明，稱舜曰文明，堯舜天下之大聖也，而其所以成大聖者，則以明爲本焉。彼不務明理，而徒以記誦詞章自耀者，是猶舍璞玉而貴砥砆。而彼不知而行者，是猶去燭而夜行。均爲惑之甚矣。雍正七年，皇父駕臨上書房，親灑宸翰，恩賜御聯，題曰：「立身以至誠爲本，讀書以明理爲先。」余兄弟盥手祇領，謹懸座右，爰以寶訓著論二首。庚戌之秋，手録文鈔，即以此弁冕全集，非敢云闡揚聖教，特以紀過庭慈誨，並誌書紳微悃爾。

鈕樹玉《匪石先生文集》卷上《務學》 學之當務也尚矣。人之生也，稟五行之精，五行之氣，有偏勝而性亦隨之：得木則仁，偏則柔；得金則清，偏則剛；得水則知，偏則狡；得火則明，偏則執；得土則信，偏則愚。夫學也者，所以矯其偏勝也。

八方之語皆以達意，不如中土之中也。百氏之書皆所以闡道，不如聖人之

正也。

一勺之水，可以飲一人；一裘之暖，可以被一身。聖人之教，遍寰宇，濟萬世。

政教雖勤，法令雖嚴，不得其人，終以滋弊。天資雖美，學業雖富，不得其道，終以無成。

是故君子貴識其本。夫本者，枝葉之所繫而生焉，定其本則末莫能搖。

一可以適萬，二不可以適一。毋先時，毋後時，毋當時而鹵莽其事。智者之穿鑿，不如愚者之坦率。

材必蓄焉而後惟所取，學必積焉而後惟所用，良玉必琢，精金必鍊。舉之而後知輕重，度之而後知長短。

江河受衆流而歸於海，君子受衆美而歸於聖，曲學拒衆說而歸於我。小德川流，莫能相通也，大德惇化，無所不包也。學者之患，莫大乎不知而知，夫不知而知，人皆鄙之矣。

桂超邁《惇裕堂文集》卷三《欒城縣龍岡書院碑記》 欒城龍岡書院自康熙二十二年前令桐城王君玥創建，以邑有卧龍岡故名。時國家藩逆初平，與民休息，王君既修井養之利，又興學以教育之，所以培元氣者甚厚。乾隆二十年間，堂舍傾頹，前令濟源李君方茂葺之，籌撥地租，得銀百二十兩，爲膏火資。以前則花甲一週，鹿鳴絶響，以後則瓊林連捷，鳳起騰聲，爲其事則有其功，不信然乎？越今七十餘年，講舍又成茂草。道光十有四年，石門王君大猷涖此，集董事，勸捐制錢四千餘緡，以二千餘緡築書院，餘築市屋，賃租充費。余丙申秋下車，則大工俱落成矣。以工費不敷，修脯無辦，尚未延師課士。余先捐廉，請在籍鄧刺史祥麟主講，旋令董事勸捐，合官民復得四千餘緡，以三千發商取息，其餘以充修膳，以建義學，以補工費，以置地畝，明定章程，可垂永遠。遂以樂輸姓氏專達於上，請敘於朝。余聞前明有耆老安玉者好善樂施，四關虹橋皆其建造，至今以爲美談。今馬明經璋捐二千緡爲倡，又總理其事；郭文學翔捐千三百緡，紳士客商以次踴躍，孰謂古今人不相及？又安見人之欲善不如我也？至此舉之始，前學使帥公承瀚倡其議，王前令與前學楊君銜定其謀。此舉之終，前正定太守沈公濤促其成，楊尉士安分其力。其始終勸捐任事，則董事鄧生俊桀、田生士邁、王生建中、馬生登霄併其力。余特因勢而利導之，其何功之與有。若夫定善後之事宜，合羣才而陶鑄，是余之責，所不敢辭。且夫爲一事而務名不務實者，虚也；計近不計遠者，疏也。邇來書院雖設，大抵上官薦引私人，食乾俸而已，久之經費遂爲不肖官紳所侵，而堂舍因之易圮，余所見聞遠近一轍。今議定延師不徇上薦，存本不許官支，房地繪圖立簿，縣學、書院三處分存，以防遺失。又以餘款置地，爲歲修費，庶幾俾勿壞乎。余試邑之多士，其文多俚，無經術氣故也。韓子曰：「士不通經，果不足用。」孟子曰：「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矣。」往時教匪蔓延，民惑邪説，茲邑頗無此習，然其漸不可不防。化導鄉愚，責在士子，惟通經術，明理義者足以勸化之。此後歲有餘資，其廣購經籍貯之，俾多士崇尚正學，窮經以致用可也。書院房産有分存縣學、書院印簿在，不具贅。

張九鉞《紫峴山人詩文集・文集》卷四《重修欽州學記》 欽州僻在海隅，距廣州且二千餘里，山川奥邃，地連安南，於嶺嶠最爲荒遠。顧自漢晉以來，人物如甯純能，以詩書教其宗人，蠻俗嚮化；原悌，策試賢良得上第。厥後姜神翊官刺史，令行政肅；子人輔以制策異等，歷中書門下平章事，直諫有聲。之數人者，皆名炳史策，亦云盛矣。州學舊在城南門外，宋治平元年移建城東，自是遷徙靡常。今學在城内州廨之右，明嘉靖間始創，康熙三十四年，游繫陳君名誥者，因其舊而加繕治焉，大成有殿，明倫有堂，崇聖有祠，兩廡及名宦鄉賢亦有祠，以迄戟門櫺星門、月臺、泮池之屬靡不備。歲既久，復就傾陊，知州事堯君慨然曰：「學校者，治之本也，其曷可緩！」迺首蠲金爲倡，而學正楊君、訓導何君共襄厥役。工竣，州人刑部主事馮君敏昌丐言于余。馮君高才博學，崛起荒徼，海内士大夫無論識不識，皆知有馮君。於以知川巖靈淑罔問逖邇，而學校爲人材所從出，學興則材盛。自茲以往，風教所蒸鬱，爲翹秀彬彬乎，意必有如甯氏、姜氏者排肩而起，馮君豈得專其美歟！宋淳熙中，州守相州岳霖有事州學，南軒張子記之，以爲人材造就，必有化行成俗之美。今國家醲化四洽，日所出入，涵詠道德，諸君興學之意，不異岳侯，惜無大儒若張子者爲之記其事也。夫士風淳則民俗亦淳，山陬海澨，含生負氣之倫磨揉遷革，消其頑獷之習，以日臻樸茂。余方司臬粤東，與有弼教之責，而適樂觀其成，應馮君之請而爲之記，不亦幸歟！學以嘉慶某年某月始工，訖以嘉慶某年某月，計糜費四千兩有奇。堯君名懋德，四川峨眉人，由舉人知是州。楊君名汝桂，某縣人。何君名廷瓚，某縣人。例得並書。

李蕓等《瀏東獅山書院志》卷七趙光裕《修建獅山書院記》 書院所以培植人材也，而厚人心、維世道，即於是乎在。瀏陽縱橫數百里，深山大壑互錯其中，稱奥區焉。余三任斯土，其士氣之純，民情之樸，禮樂文章之炳蔚，蓋素所目擊

而心喜者。顧地方遼闊，風氣各殊，邑東獅山雄踞古港，地當孔道，良楛雜處，居民採石甚衆，宵小混跡其間，當道引以爲慮。道光初，始得禁止，立文昌閣其上，今乃就閣而拓爲書院焉。夫民俗之澆瀉，非詩書無以返純樸；土風之强悍，非禮義無以致敦龐。兹建書院於此，聚一鄉之子弟而教育之，不數十年而人材之成就，必雲蒸而霞起矣。彼蚩蚩之氓，習聞乎絃誦之聲，熟睹乎儒雅之度，亦足以柔其强暴之氣，而動其好善之天，禮樂藉是以興，邪慝藉是以泯，其爲世道人心計意深遠也。李君仙舫、王君菊初倡建於前，而仙舫哲嗣薌洲與王寅窗、湯雲軒、王鑑湖諸人竭力成之。經始於道光辛丑，落成於甲辰。構造之宏，脩膏之備，經籍之儲，凡爲書院籌者至周且悉。前任胡君芝房以是與縣南文華書院事並白大府，達諸朝。余乃甄别起館，且歲一再課其士，彬彬乎武城絃歌之風，而習俗亦爲之大變矣。竊幸一時盛舉，得自我而定其規也，乃濡筆而樂爲之記。

孫鼎臣《蒼莨詩文初集・畚塘芻論》卷一《論治二》 天下之法一也，行之善否存乎人，天下之不治非無法之過，無人才之過也。未有禾而無米者也，未有人而無才者也。禾而無米，其殖之不厚，而芸之不勤也。人而無才，其教之不豫，而取之不精也。天下之士皆教於學。今之學，非古之學也。古者設爲庠序學校，而處士於其中，凡所以修其身者，無弗備焉；凡所以爲天下國家之用者，無弗詳焉。其爲士者，博習而篤行，尊師而取友，淬磨漸漬，以歸於成。蓋方其未仕也，而天下之事，無不經其慮，萬物之理，無不明於心，故及其取而用之，如挽水於河，而取火於燧也，以是應天下之變而不窮。天下之學，嘗有官矣，又嘗有督學之使矣。學官之秩卑而其選輕，固未嘗責以成就人才之事。督學之使，體崇而勢絶，歲時集士於州郡而課試之，浹旬而去。其於士之情不相接，雖有教人之意，無由而施。其選隆，其官備，與士相接，可以施吾教者，惟太學。而太學之教士，亦徒歲時集而課試之。古之學者所以脩身而爲天下國家之用者，不之及也。上之所以教，下之所以學，惟科舉之文而已。道德性命之理，古今治亂之體，朝廷禮樂之制，兵刑、財賦、河渠、邊塞之利病，皆以爲無與於己，而漠不關其心。及夫授之以官，畀之以政，瞢然於中而無以應，則拱手而聽吏胥之爲。故夫司計之臣，有問以鉤考而不能矣，治獄之吏，有詢以律令而莫對矣。幸而天下無事，累日積勞，以待遷擢，望顔承旨，以求苟容，而天下之事墮壞於冥冥之中，無或厝意。一旦大利、大害、大兵、大獄，則縮頸卷舌，相顧而不敢先發，惶擾震懼，不知所爲者，比比也。無他，非其素習而教之不豫也。且夫天下固有不待教而從之者，蓋爵賞爲之招也。是以天下之習，不惟其教，而惟其所取，所取而爲科舉之文歟？則其學爲科舉之學，奚惑焉！夫科舉之文，依於四子、五經，而禮樂、兵刑、財賦、河渠、邊塞之類，無不惟所試，是皆脩身之要，天下國家之所以爲用，以是取士，宜可得士，而顧不能得者何哉？四子、五經之精微，非老師宿儒，專力致精，不能究其義，而禮樂、兵刑、財賦、河渠、邊塞之類，皆專門名家之學，聰明才傑之士，爲之數十年，僅乃通之，而舉責之於一人之身，三場之試，其責之也難，其求之也備，士不能副其求，則襞積剽略，苟且以塞責，而上之求士取盈其數而已，故雖不如所求而亦收之，雖有賢者，能者出於其間，然而寡矣。不悟其失，猶以爲吾所得者，固可以應天下之變而不窮也。治河者使之典兵，理刑者使之主財，朝官秦而夕徙越矣，春治閩而秋守蜀矣。人有苟簡之心，政無經久之實，雖有一切之法，適爲貪媮巧僞之所託而藏，人敝而法亦敝。蓋其始任法之過，而視人爲輕，以爲吾之法足以爲，治其取人也，不必皆才，但能奉吾法，循之勿失而已。懦庸闒茸之輩，僥倖迭進，而奇才異能，或困於科目，老死不能自見，至於天下已敝，所任之法，有時而窮，向之所進之材，不足以備用，乃泛泛然猥取而雜試之。是以天下之大，未嘗無才，而朝廷常有乏才之患，是取之不精之過也。夫舜之五臣，各守一職，多賢如孔氏，而孔子論其弟子曰，可使爲宰，可使治賦，可使與賓客言，後之人爲賢於舜之五臣耶？賢於孔氏之門耶？教之既已不豫，而取之又不精，乃欲無小大難易應天下之事而不窮，是北轅而求至於楚也。古之爲學也專，而取人也不求備，專故所學必盡其才，而質茂而器良，不求備，故任之各因其才，而政達而事舉。昔宋胡瑗教士，分經義治事兩齋，其弟子出而筮仕，多適於世用，而司馬光嘗建十科取士之議，誠仿胡瑗之法教士，而用司馬光之意取之，以四子之書爲本，以《易》、《詩》、《書》、《春秋》、三《禮》、三《傳》諸史，與夫禮、樂、兵、刑、財賦、河渠、邊塞之事，各爲之學。如漢置博士，多爲之科。如唐宋之制科，因其才之所近而時肄之，俟其成而分收之，以之備國家之任使，天下之才，庶幾不可勝用，而天下之變，可以應之不窮與。

魏源《古微堂内集》卷二《默觚中・學篇八》 曷謂道之器？曰禮樂。曷謂道之斷？曰兵刑。曷謂道之資？曰食貨。道形諸事謂之治，以其事筆之方策，俾天下後世得以求道而制事，謂之經；藏之成均、辟雍，掌以師氏、保氏、大樂正，謂之師儒；師儒所教育，由小學進之國學，由侯國貢之王朝，謂之士；士之能九年通經者，以淑其身，以形爲事業，則能以《周易》決疑，以《洪範》占變，以

《春秋》斷事，以禮樂服制興教化，以《周官》致太平，以《禹貢》行河，以三百五篇當諫書，以出使專對，謂之以經術爲治術。曾有以通經致用爲詬厲者乎？以詁訓音聲蔽小學，以名物器服蔽三《禮》，以象數蔽《易》，以鳥獸草木蔽《詩》，畢生治經，無一言益己，無一事可驗諸治者乎？烏乎！古此方策，今亦此方策；古此學校，今亦此學校，賓賓焉以爲先王之道在是，吾不謂先王之道不在是也，如國家何？《詩》曰：「匪先民是程，匪大猶是經，維邇言是爭。」

魏源《古微堂内集》卷三《默觚下・治篇十一》　三代以上之人材，由乎教化；三代以下之人材，乘乎氣運。乘氣運而生者，運盡則息，惟教化出之無窮。氣運所生亦有二：國之將昌也，其人材皆如霆啓蟄乘，春陽憤盈，而所至百物受其祥；衰則反是，其人材如蟄墐户，湫閉槁窳，所至而百物受其愴恨。是以入其國，觀其條教號令，聆其謡議文章，占其山川雲物，而國之休悴可知也。豈天地生材之心久而息乎，抑人力物力久而愛其寶乎？岡陵川阜，與宗社之培植，相摩盪，相推移，滃勃鬱積，日出而不窮，奚其息也，奚其愛也？疆蕞未虧，人民未變，水土未綱；糟者猶糟，實者猶實，玉者猶玉，酒者猶酒；穹然者猶穹于上，積然者猶積于下，林林總總者猶日奔攘于側；問其山澤之藏，則枵朽焉。稽其籍，陳其器，考其數，諏諸百執事之人，庀何以漏？根何以蠹？高岸何以谷？荃茅何以蕉？堂詢諸庭，庭詢諸户，户詢諸國門，國門詢諸郊野，郊野詢諸四荒，無相復者，及其復之，則已非子、姬之氏矣。《詩》曰：「池之竭矣，不云自頻；泉之竭矣，不云自中。」

魏源《古微堂外集》卷三《聖武記叙》　荆楚以南，有積感之民焉，距生於乾隆征楚苗之前一歲，中更嘉慶征教匪、征海寇之歲，迄十八載畿輔靖賊之歲始貢京師，又迄道光征回疆之歲，始筮仕京師。京師，掌故海也，得借觀史館秘閣官書及士大夫私家著述，故老傳説，於是我生以後數大事及我生以前上訖國初數十大事，磊落乎耳目，旁薄乎胸臆。因以溯洄于民力物力之盛衰，人材風俗進退消息之本末。晚僑江、淮，海警颶忽，軍問沓至，愾然觸其中之所積，乃盡發其櫝藏，排比經緯，馳騁往復，先取其涉兵事及所論議若干篇，爲十有四卷，統四十餘萬言，告成于海夷就款江甯之月。

乃敬叙其端曰：天地以五行戰陰陽，聖人飭五官則戰勝于廟堂。戰勝廟堂者如之何？曰聖清尚矣。請言聖清以前之世：今夫財用不足，國非貧，人材不競之謂貧；令不行于海外，國非羸，令不行于境内之謂羸。故先王不患財用而惟亟人材，不憂不逞志於四夷，而憂不逞志於四境。官無不材，則國楨富；境無廢令，則國柄强。楨富柄强，則以之詰奸，奸不處；以之治財，財不蠹；以之蒐器，器不窳；以之練士，士無虚伍。如是，何患於四夷，何憂乎禦侮！斯之謂折衝于尊俎。

嘗觀周、漢、唐、宋、金、元、明之中葉矣，瞻其闕，夫豈無懸令？詢其廷，夫豈無充位？人見其令雷行於九服，而不知其令未出階闥也；人見其材雲布乎九列十二牧，而不知其槁伏于灌莽也。無一政能申軍法，則佚民玩；無一材堪充軍吏，則敖民狂；無一事非耗軍實，則四民皆荒。佚民玩則畫筆不能令一羊，敖民狂則蟄雷不能破一墻，四民皆荒。然且今日揖於堂，明日觴于隍，後日胠于藏，以節制輕桓、文，以富强歸管、商，以火烈金肅議成湯，奚必更問其勝負於疆場矣。

《記》曰：「物恥足以振之，國恥足以興之。」故昔帝王處蒙業久安之世，當渙汗大號之日，必兢然以軍令飾天下之人心，皇然以軍食延天下之人材。人材進則軍政修，人心肅則國威道，一喜四海春，一怒四海秋。五官强，五兵昌，禁止令行，四夷來王，是之謂戰勝于廟堂。是以後聖師前聖，後王師前王，師前聖前王，莫近于我烈祖神宗矣。《書》曰：「其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方行天下，至于海表，以觀文王之耿光，以揚武王之大烈。」用敢拜手稽首作《聖武記》。

《皇朝經世文續編》卷六五《學校篇上》　孔子論政，富而後教，此王道施行之本，自堯、舜、禹、湯、文、武相承爲治，未有不以學校爲先務者也。《孟子》云：「設爲庠序學校以教之，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記》曰：黨有庠，州有序，家有塾，是校庠序者，鄉學也。學，國學也。古者八歲就傅，十五而入鄉學，學成而升之國學，其所爲學，三物六行，記於《周官》、《禮》、《樂》、《詩》、《書》詳於《王制》，是皆尋繹其義，非徒玩索其文，處則見之躬行，出則措諸實用，故由修齊以至平治，在在皆由學校中來也。三代以後，漢猶近古，西京尚文，董子獨求實學，其太學博士諸生，研求六經，稟承師説，不敢異同。及登顯位，國有大政，及大疑大獄，類舉經以斷，天子卿相，側席而聽，奉以施行，非託於空言也。東漢光武明章之世，學校之制大備，稽古之儒尊爲師傅，四姓小侯勝衣就學，故其時治道隆而風俗醇。迨乎其季，猶敦尚氣節，守死不變，雖避世避地，而講授不衰，非學校之流風與？唐貞觀之治，崇尚文藝，不求實學，詞章之徒進，稟經之儒退，終一代三百年禍亂相尋者，此學校不修之過也。

朱世講學風盛，儒道大興，使非王安石變亂法度，新學禍世，則靖康之變不作也。使非韓侂胄恐儒者爲己患，嚴禁學徒，則德祐之變不作也。然其時太學生上書，力争國是，陳東抗節於前，六君子擅名於後，此學校修明之效也。自明科舉之法興，而學校之教廢矣。國學、府學、縣學，徒有學校之名耳。考其學業，科舉之法之外，無他業也。窺其志慮，求取科名之外，無他志也。其流弊至於經書可以不讀，品行可以不修，廉恥可以不講，以勦襲爲揣摩，以鑽營爲捷徑。其初既有苟得之心，其後遂爲患失之計，持禄倖位，委蛇朝闕，容頭過身，承順奸權，朝政猥雜，國是日非。君子患之，退而講學，於是立書院以救學校之失，此首善東林之所由盛也。當其時名德主席，賢才尚慕，赴之如水，惟恐或後，不求心性之説，惟求義理之明，於聖賢學問，既爲親切，而措之日用，自有實功。是以争尚氣節，兼事經濟，或處或出，言行無違，在朝在野，成爲風氣，此講學諸君子之功，足以救學校之闕也。然而壞於僉壬無恥之徒，竊婦寺之權以傾正人，假鉤黨之説以覆善士，人之云亡，而國亦隨之，良可悲矣。豈非學校不修，而敗類出於其中，以禍人家國乎？蓋自科舉之法行，人以科目爲苟得，而患失之心勝，一切依阿隱澭之術，取媚當世，見有端人正士，必與之爲難而力排之，不黜不死不止，而生民之疾苦，天下之安危，即至禍亂喪敗，終不一顧焉。是誠何心哉？故崑山顧炎武有廢今日生員之歎也。蓋今日之生員廢而後學校可興也。

《皇朝經世文續編》卷六五《學校篇中》 然則今日之生員，無可與立之人乎？曰，是在上所以道之而已。夫士之欲見用於世也，古今無異情也。古者道之以道德，則人務躬修實踐，以待上之明揚。道之以察舉，則人務經明行修，以待上之徵辟。後世道之以功利，則人習爲管晏。道之以名法，則人趨爲申韓。道之以詞章，則人習爲詩賦。道之以制藝，則人趨爲程墨矣。以制藝程墨之易爲也，故趨之者衆，趨之既衆，上因漸廣其額，其始必高等。方廩膳於學爲生員，浸而增廣，浸而附學，其員既衆，司訓者貪其贄儀，寬其程課，名列於學中。欽頒書籍，未嘗或窺，四子九經，未嘗卒讀者多矣。夫學額既多，舉額苦少。其沈潛者，寢食於程墨以求其合。其高明者，轉吐棄經籍以專其趨，久而得之，心志滿足。老者血氣已衰，精力已消，苟得一官，俯仰隨人，妻子豐贍，方幸書不負我，奚暇他謀。少壯者意氣方盛，才力可爲，然科名之所由來，平昔之所肄業，制舉之外別無他學，雖有通儒正言，告之以義理之學，經濟之學，若何敷政臨民，庶期有濟，彼不笑以爲狂，即以爲迂矣，肯返而求之古人之實學哉！此制舉之所以禍天下也。矧得之者，百之一耳，失意之士，願者猶循謹自愛，不敢爲非，而無術謀生，口食不充，體衣不完，事畜無資，妻子凍餒，窮而無告，賫志没齒，亦可哀已。黠者遂棄其所學，務爲變詐，舞文逞志，結交胥吏，小則恃衿護符爲害閭閻，大則出入官府，挾持短長，咀嚼善良，比比然矣。國家設立學校而以科舉道之，故教化不行，教化不行，故人不事學業，以不事學業之人，又無恒産以資其生，則其心之放辟邪侈有不期然而然者矣。於是乎學校多遊民矣。故曰科舉之法興，而學校之教廢也。昔之書院，爲名賢講學之地，非徒設科舉制舉之業也。誘掖後進，務爲有用之學，以期出而濟世，故偉人間出，自相磨礪，風節懍如，事功亦著，足以補學校之闕也。今也不然，不問品學，但以處京秩之居憂，及甲科之歸林者，每月一課，一文一詩，批校竣事，即索修脯，未嘗進一士與之講貫，考其誦習何書，討論何事，孰狂可以裁成，孰狷可以節取，儲材毓秀，以爲朝廷他日之用也。其主講之得名者，大抵揣摩風氣，決取科名已耳。是書院之於學校，猶之以水濟火也，庸有愈乎！

《皇朝經世文續編》卷六五《學校篇下》 然則教必如之何而可進於古也？學必如之何而可濟於世也？曰，學必有本而後有文，其本不立，其文不行。人生十年曰幼，始學。古者《少儀》、《弟子職》，童而習之，灑掃扶持，躬親爲之，以勞其手足，稍長習射御，以固其筋骸，春誦夏弦，以啓其心志，習先王之法言，循先哲之懿行，以端其趨向，則本立矣。而後習爲文藝，以應府縣之試。分爲四科，曰道德科，曰文辭科，曰力行科，曰名法科。先行後文，取其行優學粹者。縣上之府，府上之學，使拔其尤而進之學，大縣進六七人，中縣四五人，小縣二三人。道德之科，專治一經一史。文辭之科，令治書論牋奏，雜以詩賦。名法之科，令讀國家條例，兼習書判。力行之科，入孝出弟，由鄉里月旦，月再校於司訓，一校於縣，歲一校於府，别優劣。優者旌，劣者懲，三歲校於學使而黜陟之，然後試之於省，分科而校之。善則登其名於賢書，以上禮部，簡文行素著之大臣，督試其能否，然後選其魁異以進於廷，而試之策論表判各一，取通達周詳明於政治者升之，毋以駢麗詞采爲貴，於是試之丞尉之職，以察其能否，然後簡其賢能，内備顧問，入掌翰林，外試民牧，出宰百里。名法之良，備員郎位，力能純粹，教化成均，如此則其選也慎，其進也難，上以實求，下不敢以虚應，而人才於是出矣。故必學校崇實學去浮靡，令博士弟子服習有素，研之六經，以復性善之初，參之史鑑，以察治亂之理，一旦居官臨政，才識既定，投以艱鉅而不眩，處以困阨而不移。

可以烹小鮮，可以臨大節，不負所學，斯不負於國耳，學校修而人才盛，虞夏商周之治所以隆也。使常爲處士，篤志善道，言矩行坊，爲鄉閭之師表，後進秀髦，咸知矜式，是有功於士林，斯無玷於學校，國家宜給廩糈以終其身，必養士之廉恥，則人心正而風俗厚，有必然者矣。至於師儒之職，宜徵聘不宜簒選，必求經明行修之儒，年五十以上，久爲物望所歸，由縣以上之府，府以上之大府，用古徵辟之禮，元纁羔雁以將之，蒲輪以迓之，優其品秩奉爲師儒。齒德既尊，威儀嚴肅，弟子景慕，士庶祗承，所謂師嚴道尊，教化乃行。古之博士，講學修業，仰贊廟堂議論，施之政事，非若後世以迂腐佔嗶之儒，爲朝廷不甚愛惜之官，政教不與，訓誨不事，乃謂之師。豈不名與實違哉！是故欲學校之修，必先嚴弟子之教，欲嚴弟子之教，必先重師儒之職。教必以孝弟忠信爲主，而經史諸子以輔翼之，不必心性之空談，惟求義理之實要，則其本既立，而文之可行，處爲端士，出爲名臣，良非虛矣。故曰：王道施行之本，必由學校始也。

《皇朝經世文統編》卷八《論學校爲立國之本》《學記》曰：「古之教者，閭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三代之隆，教法寖備，上自宫都，下迄里巷，莫不有學。人生八歲入小學，十有五歲則自天子之元子冢子，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與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學。教之以窮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此古昔盛時，所以治隆於上，俗美於下，而非後世所能及也。及周之衰，賢聖之君不作，學校之術廢，人才難得，政法不修，於是教化陵夷，風俗頹敗。秦漢以還，廢先王之教，以愚黔首，英才豪傑困羈於法令，遏抑莫能舒。有明以來，懸經義之令以進退天下士，鴻儒碩彦消磨於帖括之中，竭畢生之雄才壯志，曾不能通一學，精一藝。嗚呼！聖門六藝之教廢已久矣。君子懼教學之衰，而憂天下之溺於禍亂也，是以發憤鬱勃而作邦本之篇，冀上之啓悟采納，以復唐虞三代之盛，豈不懿歟。嘗讀五洲之志，萬國之史乘，泰西爲政，首重教學，務開民智，蓋知所本已。誠以天下爲公地，治權爲公事，故必藉公智公力以成之也，百年以來，治化日隆。美利根開闢最遲，而設學教民勤於列邦，通國學校凡十八萬舍。德國庠序八萬舍，國人無不學。法國學校與德相抗衡，而俗尚不如焉。英國境内約設學校三萬舍，民風丕變。俄國學校約三萬餘，而地廣人庶，風俗美惡遠不及英。日本壤地褊小，學校僅三萬而治化勝俄。嗚呼！環顧列邦，莫不勤修政教，人文蔚起，功效昭著，震耀寰宇。然謀國者，亦可見守舊之必無功，而自新之不可一日緩也。周濂溪曰：十室之邑，人人提耳而教且不及，況天下之廣，兆民之衆乎？以今觀之，豈不謬哉？迺我華子民四萬萬，通國官學千數百，諸生終歲不及門，學中虛無人。嗚呼！舉古今中西而鑑衡之，其得失相去抑何遠哉！今者北紿於俄，南偪於法，東敗於日，西虞於英，而德復多方要求，虎視鷹瞵，羣雄環伺，人才匱乏，何以肆應？夫人才者，邦國之本也。學校者，培植人才者也。學校不廣則何以得人才？乏人才則何以求富强？當世大夫莫不亟亟於兵商，孳孳於舟車、礦電，力求富强之道，然而舍本逐末，百年無效。清談之士輒曰，兵商車礦末也，議院律例本也，不求其本，徒勞無益也。而不知廣學校變科舉，修教興學爲天下之大本，大本不務，餘皆末耳。西國議員類皆學識兼優，坐言起行之士，刑司律師均係品望素著，深通法律之才。試舉四億黄人，堪充斯任者，有幾人乎？苟才不敷用，雖建議院，改律例無益也。故欲求富强，莫要於得人才，得人才莫要於變科舉，變科舉莫如廣學校，是以鑑衡得失，酌古準今，竭其曝愚，撰斯學章以樹天下之大本。謹臚列於左，維冀采擇施行，豈非我四億蒼生之公幸也哉。

約計學校凡四等：一曰太學，二曰大學，三曰幼學，四曰啓蒙學。通國太學凡兩處，一設京師，一設武昌，每處太學可容四千人。大學設省治，每省一處，可容二千人。幼學論縣境廣狹，户口衆寡，每縣設一學至六學，每學容五百人。蒙學隨地設立，不論鄉村鎮集，其地滿百人者必設一學，有教習二人，人多遞加，永無限制。大學啓蒙以學藝分品級，不以年歲定等差，雖老無學必入蒙學，少壯多學亦升太學，國中無男女老幼貧富貴賤，未經蒙學考取者，鄰里鄉黨不齒，未經大學考取者，不得入官。下令國中，凡民間子女八歲以上猶未入學者科以罪，務使天下之人咸知道之尊，德之貴，學之富，而忘其位尊權貴財富之私，莫不孳孳向學，日趨於善，貴賤一德，上下同流。於是不求家齊而齊，不求國治而治，不求天下平而平，是之謂平學，平其學問道德於人心也，平學功成則鄙人之志行矣。

《康有爲全集》第一集《教學通義・原教第一》教學不知所自始也。人類之生，其性善辨，其性善思，惟其智也。禽獸顓頊冥愚，不辨不思。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在斯。智人之生，性尤善辨，心尤善思，惟其聖也。民生顓頊頑愚，不辨不思。君子所以異於小人者在斯。惟其善於辨思，人道之始，其必有別矣。羣居五人，則長者異席，此禮義之造端，朝儀庭訓之椎輪也。人道之始，其必有作矣。冬居橧巢，夏居營窟，此城郭、宫室之發軔也。燔黍捭豚，蕢桴土鼓，此飲食、祭祀、聲樂之權輿也。剡木爲舟，剡木爲楫，此飛輪、大艦之高、曾也。思之愈精，辨之愈精。老者傳之幼者，能者告其不能者，此教之始也。幼者學於長

者，不能者學於能者，此學之始也。

凡物，粗者先乎？精者先乎？曰：粗者先。得其粗，然後可以講其精也。事物先乎？禮義先乎？曰：事物先。有事物，而後有禮義也。《序傳》曰：「有天地而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指。」《新語》稱：「羲畫乾坤以定人道，民始開悟，知有父子之親、君臣之義、夫婦之道、長幼之序，於是百官立，王道乃生。」然《繫辭》稱：「凡百制作始於黃帝。」禮教倫理必在事物制作之後，雖或造於庖犧，必至黃帝而後成也。

禮教倫理立，事物制作備，二者人道所由立也。禮教倫理，德行也；事物制作，道藝也。後聖所謂教，教此也；所謂學，學此也。

佃、漁、嫁、娶始於羲，耕、農、醫、市始於神農。至於黃帝，制作宮室、舟車、衣服、文字、曆數、伎樂、什器、禮治、兵甲，順天地之紀，幽明之占，死生之說，存亡之難，別男女，異雌雄，明上下，等貴賤，倫理藝業必起於是。顓頊修之，教學益明。雖無可考，然倫義日昌，藝學益光。傳及堯、舜，道緒皇皇，上下百年，萬制昌洋，蓋教學之至盛也。黃帝至堯、舜僅百年，制作爲人道之極美。余別有說，詳《民功篇》。舜命契爲司徒，敬敷五教，使民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是爲崇行之教。孟子曰：「學者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又曰：「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弟之義。」由此出也。命夔典樂，教胄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詩言志，歌詠言，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所謂樂德樂語，是爲德藝之教。周《大司樂》、《文王世子》、《王制》皆以樂教士，由此出也。蓋司徒教民，故以興行爲先；典樂教胄，又以德藝爲重。然禮掌於伯夷，又無射、御、書、數，則教胄實在崇德也。當時稷教稼穡，夷典三禮，垂作工，益作虞。夫曰教稼典禮，必有教學，推之工、虞，當亦復然，則非徒司徒、典樂之教可知也。但司徒、典樂之教爲公教，凡民與國子皆盡學之；稷、禮、工、虞爲私學，或世其業，或學其官，而後傳之也。立教設學，自此始也。

今推虞制，別而分之，有教、有學、有官。教，言德行徧天下之民者也；學，兼道執登於士者也；官，以任職專於吏者也。下於民者淺，上於士者深；散於民者公，專於吏者私。先王施之有次第，用之有精粗，而皆以爲治，則四代同之。微爲分之，曰教、學；總而名之，曰教。後世不知其分擘之精，於是合教於學，教士而不及民；合官學於士學，教士而不及吏；於是三者合而爲一。而所謂教士者，又以章句詞章當之，於是一者亦亡，而古者教學之法掃地盡矣。二千年來無人別而白之，治之不興，在此。今據虞制別教學，釿擘條理，推求變壞，知所鑑觀，以反其本，則教學有興。

《康有爲全集》第一集《教學通議・敘目》 朝無才臣，學無才士，閫無才將，伍無才卒，野無才農，府無才匠，市無才商，則國弱。上無禮，下無學，朝不信道，工不信□，君子犯義，小人犯禮，則國已。康祖詒曰：今天下治之不舉，由教學之不修也。今天下學士如林，教官塞廷，教學惡爲不修？患其不師古也。今天下禮制、訓詁、文詞皆尚古，惡爲不師古？曰：師古之糟粕，不得其精意也。善言古者，必切於今；善言教者，必通於治。今之民，猶古之民也，不待易世；今之治，猶古之治也，不必膠法。上推唐、虞，中述周、孔，下稱朱子，明教學之分，別師儒官學之條，舉「六藝」之意，統而貫之，條而理之，反古復始，創法立制。王者取法，必施於世，生民託命，先聖中缺其諦。祖詒記。

《康有爲全集》第二集《上清帝第二書》 然富而不教，非爲善經；愚而不學，無以廣才。是在教民。學校之設，選舉之科，先王之法盛矣。然漢、魏以經學舉孝廉，唐、宋以詞賦重進士，明以八股取士，我朝因之，誦法朱子，講明義理，亦可謂法良意美矣。然功令禁用後世書，則空疏可以成俗；選舉皆限之名額，則高才多老名場。況得之則詞館而躐公卿，偕於旦夕；失之則耆碩不聞徵聘，終老茅菅。題難，故少困於搭截，知作法而忘義理；額隘，故老逐於科第，求富貴而廢學業。標之甚高，束之甚窄。甚至鑑於明末，因噎廢食，上以講學爲禁，下以道學爲笑。故任道之儒既少，才智之士無多，乃至嗜利無恥，蕩成風俗，而國家緩急，無以爲用。法弊至此，亦不得不少變矣。若夫小民識字已寡，或有一省而無禮律之書，一縣而無童蒙之館，其爲不教，甚矣。

夫天下民多而士少，小民不學，則農工商賈無才。產物成器，利用厚生，既不能精；化民成俗，遷善改過，亦難爲治，非覆幬羣生之意也。故教有及於士，有逮於民，有明其理，有廣其智。能教民，則士愈美；能廣(志)〔智〕，則理愈明。今地球既闢，輪路四通，外侮交侵，閉關未得，則萬國所學，皆宜講求。宋臣姚燮謂：「我之所爲，彼皆知之；彼之所爲，我獨不聞，安得不爲所制乎？」嘗考泰西之所富強，不在砲械軍兵，而在窮理勤學。彼自七八歲人皆入學，有不學者責其父母，故鄉塾甚多。其各國讀書識字者，百人中率有七十人。其學塾經費，美國乃至八千萬。其大學生徒，英國乃至一萬餘。其每歲著書，美國乃至萬餘種。

其屬郡縣，各有書藏，英國乃至百餘萬册。所以開民之智者亦廣矣。而我中國文物之邦，讀書識字僅百之二十，學塾經費少於兵餉數十倍，士人能通古今達中外者，郡縣乃或無人焉。

夫才智之民多則國强，才智之士少則國弱。土耳其天下陸師第一而見削，印度崇道無爲而見亡，此其明效也。故今日之教，宜先開其智。武科弓刀步石無用甚矣。《王制》謂：「贏股肱，決射御，出鄉不與士齒。」此武后之謬制，豈可仍用哉？同治元年，前督臣沈葆楨請廢武科，近年詞臣潘衍桐請開藝學。今宜改武科爲藝學，令各省州縣偏開藝學書院。凡天文、地礦、醫律、光重、化電、機器、武備、駕駛，分立學堂，而測量、圖繪、語言、文字皆學之。選學童十五歲以上入堂學習，仍專一經，以爲根本；延師教習，各有專門。學政有司，會同院師，試之以經題一論及專門之業，通半中選，不限命額，得薦於省學，謂之秀才，比之諸生。五年不成者出學。省學書器益多，見聞益廣，學政督撫會同其院師，每歲試其專門之業，增以經一、論史一、考掌故一策，通半中選，不限名額，貢於京師，謂之舉人。五年不成者出學。京師廣延各學教習，圖器尤盛，每歲總裁，禮部會同大教習試之，其法與省學同，不限名次，及半中選，謂之進士。三年不成者出學。其進士得還爲藝學州縣總教習，其舉人得爲分教習，並聽人聘用。其諸生得還教其鄉學塾及充作各廠。其文科童試，即以經古場爲正場，自占經解一，專門之學一。二場試「四書」文一，中外策一，詩一，亦及格即取，不限名額。每場考試，人數不得過三百。增設學政，每道一人，可從容盡力矣。其鄉會試，頭場「四書」義一，「五經」解一，詩一，縱其才力，不限格法，聽其引用，但在講明義理，宗尚孔子，二場掌故、策五道，三場問外國考五道，及格者中，不限名額。殿試策問，不論楷法，但取直言極諫，條對剴切者入翰林。其文科、藝科願互應者聽。其有創著一書，發明新義，確實有用者，皆入翰林，進士授以檢討，舉人授以庶吉士，諸生授以待詔。如是則天下之士才智大開，奔走鼓舞，以待皇上之用。其餘州縣鄉鎮，皆設書藏，以廣見聞。若能厚籌經費，廣加勸募，令鄉落咸設學塾，小民童子，人人皆得入學，通訓詁、名物，習繪圖、算法，識中外地理、古今史事，則人才皆可勝用矣。

何啟、胡禮垣《新政真詮・新政論議・宏學校以育真才》 學校宏，人才盛，向所謂文學科甲將舉而廢之乎？曰科甲可廢，文學不可廢。且若僅以勸學而非以授官，則科甲仍不可廢。中國道學、文學二者合而爲一，故欲明道學須知文學。道學以知天爲聖功，以安民爲王道，孔子不言天道，而兩論所載，無非性理之自然。孟子不言民權，而七篇之詞，無非自由之實際。孔、孟距今二千四百年，而置其道於今日公理、公法中，仍屬堅緻精瑩，其光莫掩。以此知凡脱盡私心，主持公道者，所立之言雖歷千秋萬歲，亦不能磨滅也。

若夫倉頡之字，作於四千八百年前，苟非於人物之繁頤，庶務之紛雜，而能窮形盡相，通德類情者，不能爲也。雖其字法或艱深而難曉，其字數每欠缺而不全，一字而或十餘音，一音而或十餘解，言他人則男女不分，言名物則多寡不辨，通不通之間，羌無實論；確不確之別，鮮有定程；以文言而道俗情，則爲未學者所厭；以俗語而入文字，又爲讀書者所嗤；俗語、文言分爲兩事，使筆如舌，戛戛其難，然而字字有義，句句有對，矜□之至，上侔化工，其妙處大爲天下各國之所不能及。是蓋聚中華名山大澤之菁英，經中國數千百年之琢鍊，而成爲天地古今之至寶者也。顧其爲天地古今至寶之物，而獨罹於天地古今至慘之災，則今之科甲是也。

夫讀書者，人之本分，明理者，人所共能，乃縣試赴考者千人，而得中者僅十。省試赴考者萬人，而得中者僅百。何不通之人多，而能通之人少也？抑通者而故使之塞也？使易一主司以衡文，吾恐此已中者未必能中也。使易一題目以課士，吾料此未中者未必不中也。人生祇此百年，限以額，則科甲中適足以困其一世，人世豈徒一事，限以額，則讀書外并不能見其一長。

夫人才之困，即國家之困也，外國試法能通者百人，可中百名。中國試法雖通者百人，僅中一名，宜乎外國之强百倍於中國，吾不意辭達而已之説，今僅見於外國也。況限以額則中者多以幸，幸者其故不可得而知也。不可得而知，則曰，此惟命運風水之故，以爲此固可以陵人者也。而鄉曲於是乎有虎士，不中者多不幸，不幸者其故不可得而解也。不可得而解，則曰此必命運風水使然，以爲此固足以躓人者也，而儒林於是乎多蠹材，文學之不昌至此已極。

夫文所以載道，有國者縱不爲才計，獨不爲國計乎？縱不爲國計，獨不爲道計乎？今充科甲之失勢，必至斬絶聖人之俎豆，塗炭一世之生民，神洲陸沈，所望於此一改而拯之矣。是宜下令國中寬其考法，不以額限，凡欲專攻帖括者，聽其如前考試，而加以萬國公法及律學大同二者一體出題答問。考於縣而通者，由縣學給以執照，謂之文學秀才；升之於府，考於府而通者，由府學給以執照，謂之文學舉人；升之於省，考於省而通者，由省學給以執照，謂之文學進士，至

進士而止。進士中有才德出衆，爲民推許者，亦如下所詳，以公舉法進於天子，天子賜以翰林。其餘秀才、舉人、進士得名之後，可別事謀生。如欲爲議員，則以其名標於省、府、縣各學中，以俟公舉，其法詳於下，所謂人人皆可以從政也，更何事夫捐納爲也。

何啟、胡禮垣《新政真詮・新政論議・昌文學以救多士》 文學既昌，從政者衆，得毋人浮於政，是宜行公舉之法，使士崇秋實，不尚春華；人務經綸，不争詞采。而化行俗美，端賴乎此。中國以此省之人，往彼省而筮仕；以彼省之人，來此省而爲官，似欲陰脅其人，使不能爲輕入重出之事，以厚施而圖收其民。又欲明制其人，使不致存報恩洩怨之心，借公事而快其私意，控馭以爲得法，而不知刻剥百姓，貽悞地方，呼籲無聞，最爲下策。何則？凡人之性情，作客者不能如鄉居梓里之真摯，而人之相與異言者，又不若同聲相應之投機，官見民而生憎，民見官而生畏，名爲民之父母，實則民之寇讐。故今之官，剥民則無微不到，不計其再而衰、三而竭也；保民則漠不相關，不聞其弊則去，而利則興也。然欲將易地而治之法，概行廢除，而專以土著之人爲官，又誠恐圖民報怨等事或不能免。

夫命官者，所以安百姓，而非所以危百姓；所以利地方，而非所以害地方。今乃設一法焉，而見其危不見其安，見其害不見其利；而易一法焉，見其安而仍不免於危，見其利而仍不免於害，均非善法也。法之善者，必使其事有安而無危，有利而無害，衆心慊愜，人地相宜，斯其法乃爲可大、可久、而不可廢，則惟有濟以公舉之一途而已矣。

蓋易地而治，則圖民報怨之憂可已，而就地而治，則愛民固國之事可興，二者並行，彼此牽制，雖欲行一不善，而不可得，雖欲見善不爲，而亦不可得也。是宜縣設一縣官，是謂知縣，府設一府官，是謂知府，省設一省官，是謂總督。知縣、知府、總督，皆於翰林中選擇其人，命官者部員議之，奏聞天子，奉璽書而後行。而縣設六十議員，是謂縣議員；府設六十議員，是謂府議員；省設六十議員，是謂省議員。縣議員於秀才中選擇其人，公舉者平民主之，而凡不願爲議員之秀才，可以舉願爲議員之秀才也。府議員於舉人中選擇其人，公舉者秀才主之，而凡不願爲議員之舉人，可以舉願爲議員之舉人也。省議員於進士中選擇其人，公舉者舉人主之，而凡不願爲議員之進士，可以舉願爲議員之進士也。天子之命官，以三年爲任，公舉之議員，以幾年爲期，隨時酌定，遇有缺出，則以公舉法擇人補之。公舉法凡男子二十歲以上，除喑、啞、盲、聾，以及殘疾者外，其人能讀書明理者，則予以公舉之權，向縣署所標秀才諸名，取其平日最心悦誠服者，書其名以獻於有司，有司將多人書名者取之，以爲縣議員也。秀才之舉舉人以爲府議員，舉人之舉進士以爲省議員，法皆如之。議員者，將出其所學，而施之於政，以濟民之困，而養民之和。地方之利弊，民情之好惡，皆藉議員以達於官。興革之事，官有所欲爲，則謀之於議員，議員有所欲爲，亦謀之於官，皆以叙議之法爲之，官與議員意合，然後定其從違也。從違既定，乃由縣詳府，府議員意合，則由府詳省，省議員意合，則詳於君，君意合，則書名頒行；意不合，則令其再議。若事有不能衷於一是者，則視議員中可之者否之者之人數多寡，而以人多者爲是，所謂從衆也。推之凡軍國大政，其權雖出於君上，而度支轉餉，其議先詢諸庶民，是真爲政者矣。孔子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孟子曰：「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皆此意也。

《譚嗣同全集・報貝元徵》 或難曰：「不先正天下之人心，變猶不變也。」曰：是固根本之根本，而亦第正在上位之人之心可矣。有《雎》、《麟》之意，而後可行官禮之法，亦就在上位者言之，何便溥罪天下之人心乎？必謂天下人心皆不正，又何其過尊西人而自誣之甚也。西國之治平，豈皆人心正於中國乎？彼獨操何術以致此，然則彼性善而我性惡乎？亦彼之法良意美，我無法而已。法良則中人以下猶可自勉，無法即中人以上難於孤存。法良則操，莽無從凱覦，無法即堯、舜終於猶病。且即欲正天下之人心，又豈空言能正之乎？極知今日之禍亂有爲人心所召，彼甘心誤國者，所謂不待教而誅，雖聖人不能正此已死之人心，然有後來未死之人心焉。無法又從何處正起，則亦寓於變法之中已耳。衣食足，然後禮讓興；聖人言教，必在富之之後。孟子謂：「救死而恐不贍，奚暇治禮義？」言民道，則以耕桑樹畜爲先，無所器則無其道。聖人言道，未有不依於器者。豈能偏執四百兆顛連無告之民，一一責以空言，强令正心乎？所謂垂空文以教後世，亦望後之人能舉其法以行其教，而空者不空耳。若但空文而已足，則前人之垂亦既夥矣。今之於教何如哉？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並孔子之世，不乏亂臣賊子矣；後孔子之世，不乏亂臣賊子矣。孟子距楊、墨，而異端不絶於後世；韓昌黎闢佛、老，宋儒又闢，佛、老卒與昌黎、宋儒並存。無他，孔、孟、昌、黎、宋儒不幸不得位行權，以施其正人心之法，徒恃口誅筆伐，以爲千里金隄而不憂橫决，固不免爲奸雄所竊笑。然則不變法，雖聖人不能行其教以正人心。此變學校尤爲正人心之始基，根本之根本矣。學校何以變，亦猶

科舉依於實事而已。

夫人心既不可抉取以考察正否，故非借證於實事，尤無從以得其心。中國之經史性理，誦習如故，尊崇如故，抑坐定爲人人應有而進觀其他，不當別翹爲一科而外視之也。即考據詞章八股試律，亦聽其自爲之，不以入課程，不以差高下，皆取文理明通而已，以其可僞爲也。餘不可僞爲，自必皆實事。皆實事，則科舉之取士也有據，而鄉舉里選亦無計以遂其私。善夫西法學校科舉之合爲一也，有擇官選士之意焉。有初學院、中學院、上學院，學者依次遞升，其材者升於大書院，猶成均也。各守專門之學以待録用，學弗精進，或他過失，依次降之，猶郊遂也。其投考也，即由各專門院長考之，不拘人數，求考即考，一二人可也，百十人可也。不拘時日，隨到隨考，今日可也，明日可也。所考又皆實事，皆可實驗。如考算學即面令運算，船學面令駕船，律學面令決獄，醫學面令治病，汽機學面令製造，天文、測量面令運用儀器。衆目昭彰，毫無假借。中式即面予證書，差其等第，以爲名稱，如中國舉人、進士之類，其有殊尤，立即報明擢拔。考政學文學者官内部，考算學理財者官户部，考兵學者官海軍陸軍部，考法律者官刑部，考機器者掌機局，考測繪者掌輿圖，考輪船者航江海，考礦學者司煤鐵，考公法者充使臣，考農桑者列農部，考醫學者入醫院，考商務者爲商官。餘或掌教，或俟録用，或再考。每國大小公私書院學塾多至十數萬區，少亦數萬。學某學即讀某門專書，而各門又無不兼有輿地之學。又有兵學校，凡兵均令讀書。又有瞽學校，製凸字書令捫而讀之。凡子女生八歲不讀書，罪其父母。又有五家連坐之法，一家不讀書，五家皆坐罪。故百工商賈農夫走卒，無不讀書。又有女學校，故婦女無不讀書。由是小兒得於母教，方七八歲時，即知地爲球體，月爲地之行星，地爲日之行星，地自轉而成晝夜，地繞日而有寒暑，地凡幾洲，凡幾國，某國與我親，某國與我讎，及其廣狹强弱，均已曉其大概。至於品行心術，固無法以考驗，實即寓於諸學之中，坐定爲人人應有，而進觀其他。苟其不端，亦決無能善其事而不敗露者。況有警察官吏舉刺之，有上下議院評論之，又有濃賞厚罰驅其後，復何憂不得人哉？中國之考八股，於品行心術即又何涉！豈惟八股經史性理考據詞章凡可僞爲者，其無涉猶八股也。顧亭林悼八股之禍，謂不減於秦之坑儒。愚謂凡不依於實事，即不得爲儒術，即爲坑儒之坑。惟變學校變科舉，因之以變官制，下以實獻，上以實求，使賢才登庸而在位之人心以正。且由此進變養民衛民教民一切根本之法，而天下之人心亦以正。根本既立，枝葉乃得附之。夫何憂頑鈍貪詐，夫何憂洋務之無效？

《皇朝經世文統編》卷八《論宜去學校積弊以興人材》 國之强弱何由哉？爲土地有大小歟，爲士卒有多寡歟，抑爲器械有利鈍歟，蓄積有虚實歟，余以爲皆非也。然則何由？人材之盛衰爲之也。今夫工師之爲宫室，伐木於山，相其大小短長，度材而用之。及其功之成，崇臺廣榭，萬户千門，輪焉奐焉，莫不備極工巧。國之於人材亦然，量能而授事，度材而任職，百事由以舉，衆務由以成。

自古治化之隆，莫若堯、舜之世。堯、舜之聖，豈其一人獨勞於上哉！亦在乎得人而任之而已。故使禹湮洪水稷播百穀，伯夷典禮，夔典樂，契掌教，皋陶掌刑，而後教化成。周有十亂而國以興，漢有三傑而基業以立，下至後世，盛衰强弱未有不由此者。然則人主欲治天下，其有急於此者乎！地之於草木，何地不生？國之於人材，何國蔑有？然而盛衰有不同者，無他，由乎養與不養焉耳。

欲養人材，必興學校。古者三代之時，自王畿至於諸侯之國，莫不有學，其制甚備，其設甚廣。人心既正而風俗自醇，教化既洽而材俊自出，是後世所以不及也。今之議者，非不知此，多設博士，增置生徒，學校之盛，百倍曩時，然士務虚文而薄實行，其能通當世之務者自不一二焉。是何也？豈人材之不如古哉？蓋今之教學者，皆乖其方也。《周官》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一曰六德：知、仁、聖、義、中、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婣、任、恤；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以是爲銓選之法，則當時之所謂學者可知。曰六德、曰六行，則豈今之習章句、誦傳注之謂乎？曰六藝，則豈今之騖空文、逞浮詞之謂乎？是以當世之士，德行足以爲人之師，才能足以應當世之務，教其所用而用其所教，於是學校之興廢，爲人材之盛衰而治化之所以致隆者，實基於此矣。今也學校雖設而風俗不醇，生徒雖多而材俊不出，若此則學校將何所用哉！徒視爲粉飾太平之具而已！竊以爲其弊有五，請得而備論之。

古之教學，不惟其書惟其行，不惟其理惟其事。孔子曰「吾欲無言」，又曰「我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又曰「行有餘力則以學文」，蓋其教人以德行爲先，而不專以讀書爲事也。公明宣學於曾子，三年不讀書，曰宜見夫子之居廷應賓客，居朝廷説之學而未能也則，當時之所謂學者，豈專在於書乎？小學教人以灑掃應對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莫非事也。蓋使人從事於日用實務，而至於其理，則不必縷析以告之也。故孔子罕言利與命與仁，而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

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夫教之以實事，程之以實功，於是乎實材出矣，可以通當世之務，可以供國家之用。今之所謂學者，牽制章句，剖析文義，弊弊焉用力於末節，而不復顧其行誼如何。其不爲帖括所拘者，又復高談性命，衍説仁義，細析毫芒，而至於錢穀財富之事，茫然罔覺也。曰彼非吾事也，亦不恥其不知。故今之學者，不惟其行惟其書，不惟其事惟其理，若是則望實材之出，不亦難乎？是其爲弊一。

古者治教出於一，上自人主，下至比長閭胥，莫非師也，而無所謂掌教之官也，蓋吏乃師也。非有德行道藝者，不能爲吏，其爲吏者，必其足爲人師者。及至後世，治教分而儒吏判，掌錢穀刑獄之事，名之曰吏，掌學校教授之任者，名之曰儒，吏自爲吏，儒自爲儒，二者不相謀而互相訾嗷。爲吏者不知先王之治道，而專以法令從事；爲儒者不知經世之務，而專以浮文是尚，故學校之盛衰不關於治化之隆替，是其爲弊二。

古者仕學爲一，子夏曰：「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子産曰：「吾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古者學校所教者，莫非實事，故士之入學者，大而禮樂刑法，細而錢穀算數，莫不曉暢而諳歷。故雖未入仕而其所以可仕之故，固已了然，他日服官施而行之耳，舉而措之耳。學其所仕而行其所學，欲治效勿成得乎？今也所學者章句，所業者文詞，所志者科名焉耳，其於當世之利害，錢穀兵刑之實務，漠然置之度外，如是爲學爲博士則得矣，爲童子師則得矣，及仕而爲仕則棄咿唔呫嗶之習而從事於簿書案牘，是猶不習操舟而泛於海，其不爲猾吏狡胥所姍笑者所學非所用幾希！所用非所學，仕學歧而爲二，遂使吏詆儒爲迂闊。夫如是雖使天下之人盡讀書，尚虚文而飾太平則可矣，望其治化之隆，則未也。是其爲弊三。

古者文武出於一途，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文以治國，武以扞難，猶之水火之性異，而相爲用。故古者射御並於六藝，而教之於學，所以使其嫻於武事。一有征戰，人皆知兵，可以據鞍而從戎。今之武人，率不知禮讓爲何物，儒者亦藐視武事以爲非我所宜知，於是文武分爲二途，而士氣之頹靡，愈不可救，是其爲弊四。

古者人專學一事，學成而仕，終身不易其任，故皋陶作士，益作虞，夔典樂，伯夷典禮，終始一官，不遷他職，是故其爲事專而功莫不成。漢儒治專門之學，伏生於《書》、申公於《詩》、二戴於《禮》皆以畢生之力，專治一經，故其爲説深微，非後世所及。今也不然，方其學也，兼習諸經，涉獵雜書，散漫無紀，或搜抉異聞，徒供談柄，故雖以十數年之學，而識見議論不加進，及其服官，今日治吏曹，明日移刑曹，未及熟其職，事則又轉而之他。夫今日典禮而明日典刑，雖伯夷、皋陶胡能底其績？今日治《詩》而明日治《書》，雖伏生、申公不能通其義。今者人材之壞正坐此，是其爲弊五。

今在上者苟能留意於此，取士以德行、道藝，則弊去其一。使儒通世務，吏知治道，則弊去其二。學其所仕而行其所學，使悉其用，則弊去其三。文武歸爲一途，儒知戰陣，將知仁義，則弊去其四。使士專治一經，專學一事，隨其材之成，官之終身，則弊去其五。五弊去而實材出，實材出而國勢不振者未之有也。不然，學校之興廢，不關乎人材之盛衰，則其徒設爲具文，不深可惜哉！

陳熾《庸書・内篇》卷上《學校》 古之時，有家學，有鄉學，有國學。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雖有世子庶子之貴，猶復下伍於齊民，雖以至愚極賤之人，亦得自達於天子。故學也者，非止範圍天地，曲成萬物，省刑罰，偃兵戎，亦所以聯上下爲一心，合君民爲一體也。士非學無以興禮樂，立制度，開太平；農非學無以辨菽麥，别肥磽，盡地力；工非學無以區美惡，審良楛，制械用；商非學無以察時變，精榷算，殖貨財，由是而游惰之民多矣。彼異端邪説，乃得乘虚而入，惑世誣民，甚則流爲盜賊，暴桀恣睢，白晝橫行，掠人於市。故今之幅員廣於古，今之生齒繁於古，而其民則古智而今愚，其世則古治而今亂者，豈果今不古若哉？學不學之分耳。通商六十年矣，泰西各國之文物制度，厘然秩然，有先王遺意，奉使游歷者，衆口一辭。即以工商二事論之，工則彼巧而我拙，商則彼富而我貧，相校相形，而優絀立見，豈果中不若西哉？亦學不學之分耳。

夫今不若古，猶可言也；中不若西，不可言也。近日各省學官，有名無實，惟書院一席，樂羣敬業，成就較多，然所教時文帖括而已。僻陋之州縣，並書院而無之，欲求教化之興，人才之衆也，其可得乎？宜由督撫分飭所屬，仿書院之意，廣設學校。或集民捐，或提官款，其規制必整，其廩餼必豐，其生徒至少必逾百數。始於城邑，而後分及於四鄉。至於商埠海疆，人情浮動，尤宜急建書院，廣儲經籍，延聘師儒，以正人心，以維風俗。其同文、方言、水師、武備各館，即可併入其中，並請洋師兼攻西學；庶幾體用兼備，蔚爲有用之才，不至復轍重尋，徒糜巨款矣。

其各省叢林道院，藏垢納汙，坐擁厚資，徒爲濟惡之具。有犯案者，宜將田宅一律查封，改爲學校，僧道還俗，願入學者亦聽之。一轉移間，而正學興，異端絀，宏治化，毓賢才，不必有沙汰禁革之文，而已收經正民興之效。此根本之要圖，治平之首務；即因宜制變，馭夷狄朝萬國之先聲。不此之務，徒汲汲然購器練兵，欲以爭雄海外，恐有器無人，將有一蹶而不可復振者，所謂逐末而忘其本也。

陳熾《庸書・外篇》卷上《育才》 天地之生才，而不能以自成也，必國家有以養之，而後人才不可勝用也。而惟今日之洋務，開古今之大變，爲耳目所未經，欲閉關絶市而不能，方合縱連横之是懼，而且船堅炮利，國富兵强，發五行百產之精，罄墨守輸攻之巧，即使窮年畢世，已苦於莫究莫殫矣。重以文字不同，語言不達，書須重譯，理未易通，守舊聞者，固執而不移；學新法者，淺學而自足，以故通商遣使，風氣漸開，雖能稍習其情形，終未悉通其肯綮。彼粵閩市儈，略解西文，納粟補官，列居津要，而若輩於中學西學，均屬茫然，折足覆餗之譏，其能免乎？而況乎其心未必可恃也，即使忠誠不貳，而已上辱國家也。矯其弊者，又深惡痛絶，欲一切屏而棄之，自以爲秉公持正矣。然性情各別，嗜欲不同，操縱失宜，猜嫌即啓，興戎召釁，厥罪均也。

曾國藩有鑒於此，當同治之初，創出洋學生之議，領以卿貳之任，置之莊岳之間，以爲事半功倍矣。然髫年稚齒，書數未諳，携以出洋，懵無知覺，雖涉西學，僅屬皮毛，而無已厭薄中朝，沾染異俗，此非立法之不善，由所遣之未得其人耳。宜由各省學政，揀選聰穎諸生，年在二十歲以内，通古今，識大體，而氣體充實，能任辛勞者，詢其父母及其本身，厚給資裝，咨送總署，使臣持節携帶出洋。期以十年，分類學習，仍以半日温經讀史。期滿回國，考驗有成，賞給官階，速其升轉，分撥總署、海軍、商部及南北洋大臣，量材器使，予以事權，願就科舉或藝學科者，賞給舉人，一體會試，此一途也。

中國海疆各埠，英文法文之館，櫛比星羅，僅習語言，未嘗學問，以致習向汰侈，情性囂張，成者可備舌人，敗者流爲匪類，中西之游手無業者襍雜其間，作奸犯科，無所不至，人心之敝，風俗之憂也。宜於各埠一律增設書院，延聘中西宿儒主之，薪俸必極豐饒，規模必期閎壯，齋舍制度，參仿華洋，由海關道主持其事，所需經費，酌取之關税、房租，約捐百分之一，已能敷用。學業成後，咨送京師，考驗録用，補官次出洋學生一等，願應藝學科者，賞給生員，一體鄉試，此又一途也。

蓋今日萬國通商，千古非常之變也。既有非常之變，必生非常之才，不有非常之才，不足以待非常之變。養之於平日，選之於清門，博其才能，端其志業，以清流品，以肅觀瞻。辟此兩途，持以廿載，則奇才碩彦，應運而生。萬里中原，媲隆三古，我國家億萬載無疆之業肇於斯，即全球大一統無外之規亦開於是矣。

盛宣懷《愚齋存稿》卷一《條陳自强大計摺》 一曰育才之要。西國人才之盛，皆出於學堂。然考其所爲學堂之等，入學之年，程課之序，與夫農、工、商、兵之莫不有學，往往與曲臺之禮、周官之書、左氏、公羊之傳、管、墨諸子之説相符。蓋無人不學，無事不教，本三代學校之制，特中國去古既遠，寖成文具，而泰西學堂，闔合道妙，立致富强，益以見古聖人之道，大用大效，小用小效，文軌雖殊而莫能外也。近日刑部侍郎李端棻《推廣學校》一摺，洞見本原，當蒙採擇。竊謂各府州縣驟難徧設學堂，宜令各省先設省學堂一所，教以天算、輿地、格致、製造、汽機、礦冶諸學，而以法律、政治、商税爲要。先設武備學堂一所，教以築壘測地、槍礮製造、彈丸發送、隊伍分合、馬騎控御諸學，而以兵律戎機，有勇知方爲要。在下之趨向，全視在上之用舍。同文館、廣方言館出洋學生糜費不少，而得人不多，文科之八股試帖，武科之弓刀石，不待督責而莫不致力，其明證也。今不能盡改科舉之制，似宜專設一科，裁天下之廣額，爲新學之進階，明定功令，使文武學堂卒業者，皆有出身之正途齊仕，進於科第，則聞風興起，學校如林，人才自不可勝用。應請特簡通知時務學行俱懋之大臣，專司學政，會同禮、兵二部，提挈綱領，一新海内之觀聽，有志之士，不自奮於有用之學者，未之有也。

張之洞《張文襄公全集》卷三七《籲請修備儲才摺 光緒二十一年閏五月二十七日》 一曰宜廣開學堂也。人皆知外洋各國之强由於兵，而不知外洋之强由於學。夫立國由於人才，人才出於立學，此古今中外不易之理，不蓄而求豈可倖致，惟敵國愈强則人才愈不易言。泰西諸大國之用人皆取之專門學校，故無所用非所習之弊。今外洋各國與我交涉日深，機局日逼，若我仍持此因循之習，固陋之才，浮游之技藝斷不足以禦之。應請各省悉設學堂，自各國語言文字，以及種植、製造、商務、水師、陸軍、開鑛、修路、律例各項專門名家之學，博延外洋名師教習，三年小成，乃擇其才識較勝者遣令出洋肄業，如陸師則肄業於德，水師則肄業於英，其他工藝各徒皆就最精之國從而取法。惟待此項學生三年以後再令出洋，收效過遲。當今時勢斷不能待，惟有一面選募粗通洋語洋文者，即令分赴各國學之。此時洋文不必甚深，到彼以後衆咻漸染自然能通，庶免曠時失機，

此臣歷訪之出洋學生而深知之者。惟出洋者須擇其理路較爲明白，志氣尚不鄙瑣者，學成方爲有益。查日本之制，出洋歸國後分歸各部署考，列其高下，即任以實官，入仕以後，再由積勞升擢，是以各途需人取之不缺。日本赴德國學兵事之學生，回國即充本國兵官。前此船政、水師、製造學生亦會辦有成案，今宜令各出使大臣重與商辦，外洋無不樂從。大抵向來各省所設學堂及出洋學習之學生視之皆不甚重，國家糜無數經費，教育累年，迨學成返國，更未嘗予以出身，收其實用，聽其去就，實爲可惜。蓋培之於先，必思所以用之於後如，能豫定章程，則人心鼓舞，必有人才出於其中矣。

張之洞《張文襄公全集》卷二〇二《勸學篇上・同心第一》 范文正爲秀才時，即以天下爲己任。程子曰：「一命之士，苟存心於利物，於人必有所濟。」顧亭林曰：「保天下者，匹夫雖賤，與有責焉。」夫以秀才所任，任者幾何？一命所濟，濟者幾何？匹夫所責，責者幾何？然而積天下之秀才，則盡士類；積天下之命官，則盡臣類；積天下之匹夫，則盡民類。若皆有持危扶顛之心，抱冰握火之志，則其國安於磐石，無能傾覆之者。是故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人人智其智，勇其勇，而天下强。大抵全盛之世，庠以勸學，官以興能，朝廷明於上，則人才成於下；艱危之世，士厲其節，民激其氣，直言以悟主，博學以濟時，同心以救弊，齊力以捍患，人才奮於下則朝廷安於上。

昔春秋之季，周若贅旒，孔子誅亂賊，孟子明仁義，弟子布滿天下，而周祚延二百餘年。七十子後學者，流衍益廣，至西漢而儒術大興，聖道昭明，功在萬世。東漢未造，名節經學最盛，李郭之氣類，鄭康成之門人，亦布滿天下，一時朝野多重操行尚名義之人，故卓、操不能遽篡而蜀漢以興。諸葛隱居躬耕而師友極盛，其人皆天下之豪傑，所講明者天下之大計，故昭烈得之而成王業。曹魏迄隋，江北皆尚鄭學，故北朝兵事紛紜，而儒風不墜。隋王通講道河、汾，門徒衆盛。唐之佐命如房、杜、魏、薛，皆與交遊，其書雖有夸飾，其事不能盡誣，房、杜輩非必門人也。故貞觀多賢而民得蘇息。唐韓子推明道原，攘斥佛老，尊孟子，贊伯夷，文宗六經。至北宋而正學大明，學統文體皆本昌黎，由是大儒蔚起。宋代學術之中正，風俗之潔清，遠過漢唐。國派既厚，故雖弱而不亡。宋儒重綱常，辨義利，朱子集其成。當時雖未竟其用，其弟子私淑亦布滿天下，故元有許、劉、吳、廉諸儒。元虐以滅，明尚朱學，中葉以後，並行王學，要皆以扶持名教、砥厲氣節爲事。三百年間，主昏於上，臣忠於下，明祚以延。咸豐以來，海内大亂次第削平，固由德澤深厚，廟算如神，亦由曾、胡、駱、左諸公聲氣應求於數千里之内，二賀、熙齡、長瑣者，學成方爲有益。查日本之制，出洋歸國後分歸各部署考，列其高下，即任以實官，入仕以後，再由積勞升擢，是以各途需人取之不缺。日本赴德國學兵事之學生，回國即充本國兵官。前此船政、水師、製造學生亦會辦有成案，今宜令各出使大臣重與商辦，外洋無不樂從。大抵向來各省所設學堂及出洋學習之學生視之皆不甚重，國家糜無數經費，教育累年，迨學成返國，更未嘗予以出身，收其實用，聽其去就，實爲可惜。蓋培之於先，必思所以用之於後如，能豫定章程，則人心鼓舞，必有人才出於其中矣。

張之洞《張文襄公全集》卷二〇二《勸學篇上・同心第一》 范文正爲秀才時，即以天下爲己任。程子曰：「一命之士，苟存心於利物，於人必有所濟。」顧亭林曰：「保天下者，匹夫雖賤，與有責焉。」夫以秀才所任，任者幾何？一命所濟，濟者幾何？匹夫所責，責者幾何？然而積天下之秀才，則盡士類；積天下之命官，則盡臣類；積天下之匹夫，則盡民類。若皆有持危扶顛之心，抱冰握火之志，則其國安於磐石，無能傾覆之者。是故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人人智其智，勇其勇，而天下强。大抵全盛之世，庠以勸學，官以興能，朝廷明於上，則人才成於下；艱危之世，士厲其節，民激其氣，直言以悟主，博學以濟時，同心以救弊，齊力以捍患，人才奮於下則朝廷安於上。

昔春秋之季，周若贅旒，孔子誅亂賊，孟子明仁義，弟子布滿天下，而周祚延二百餘年。七十子後學者，流衍益廣，至西漢而儒術大興，聖道昭明，功在萬世。東漢未造，名節經學最盛，李郭之氣類，鄭康成之門人，亦布滿天下，一時朝野多重操行尚名義之人，故卓、操不能遽篡而蜀漢以興。諸葛隱居躬耕而師友極盛，其人皆天下之豪傑，所講明者天下之大計，故昭烈得之而成王業。曹魏迄隋，江北皆尚鄭學，故北朝兵事紛紜，而儒風不墜。隋王通講道河、汾，門徒衆盛。唐之佐命如房、杜、魏、薛，皆與交遊，其書雖有夸飾，其事不能盡誣，房、杜輩非必門人也。故貞觀多賢而民得蘇息。唐韓子推明道原，攘斥佛老，尊孟子，贊伯夷，文宗六經。至北宋而正學大明，學統文體皆本昌黎，由是大儒蔚起。宋代學術之中正，風俗之潔清，遠過漢唐。國派既厚，故雖弱而不亡。宋儒重綱常，辨義利，朱子集其成。當時雖未竟其用，其弟子私淑亦布滿天下，故元有許、劉、吳、廉諸儒。元虐以滅，明尚朱學，中葉以後，並行王學，要皆以扶持名教、砥厲氣節爲事。三百年間，主昏於上，臣忠於下，明祚以延。咸豐以來，海内大亂次第削平，固由德澤深厚，廟算如神，亦由曾、胡、駱、左諸公聲氣應求於數千里之内，二賀、熙齡、長齡。陶、文毅。林文忠。諸公提倡講求於二十年以前，陳、慶鏞袁、端敏吕、文節王茂蔭諸公正言讜論於廟堂之上，有以致之。是故學術造人才，人才維國勢，此皆往代之明效，而吾先正不遠之良軌也。

吾聞欲救今日之世變者，其説有三：一曰保國家，一曰保聖教，一曰保華種。夫三事一貫而已矣。保國、保教、保種，合爲一心，是謂同心。保種必先保教，保教必先保國。種何以存？有智則存。智者，教之謂也。教何以行？有力則行。力者，兵之謂也。故國不威則教不循，國不盛則種不尊。回教，無理者也，土耳其猛鷙敢戰而回教存。佛教，近理者也，印度惷愚而佛教亡。波斯景教，國弱教改。希臘古教，若存若滅。天主耶穌之教行於地球十之六，兵力爲之也。我聖教行於中土數千年，而無改者，五帝三王明道垂法，以君兼師；漢唐及明，宗尚儒術，以教爲政；我朝列聖尤尊孔、孟、程、朱，屏黜異端，纂述經義，以躬行實踐者教天下。故凡有血氣，咸知尊親。蓋政教相維者，古今之常經，中西之通義。

我朝邦基深固，天之所祐，必有與立。假使果如西人瓜分之妄説，聖道雖高雖美，彼安用之？五經、四子，棄之若土苴。儒冠儒服，無望於仕進。巧黠者充牧師，充剛巴度，充大寫。西人用華人爲記室，名大寫。椎魯者謹納身稅，供兵匠隸役之用而已。愈賤愈愚，愚賤之久，則貧苦死亡，奄然澌滅。聖教將如印度之婆羅門，竄伏深山，抱守殘缺，華民將如南洋之黑崑崙，畢生人奴，求免笞罵而不可得矣。

今日時局，惟以激發忠愛講求富强，尊朝廷衛社稷爲第一義。執政以啓沃上心，集思廣益爲事，言官以直言極諫爲事，疆吏以足食足兵爲事，將帥以明恥教戰爲事，軍民以親上死長爲事，士林以通達時務爲事。君臣同心，四民同力，則洙泗之傳，神明之胄，其有賴乎。且夫管仲相桓公匡天下，保國也，而孔子以爲民到于今受其賜。孟子守王道待後學，保教也，而汲汲焉憂梁國之危，望齊宣之王，謀齊民之安。然則舍保國之外，安有所謂保教、保種之術哉？今日頗有憂時之士，或僅以尊崇孔學爲保教計，或僅以合羣動衆爲保種計，而於國、教、種安危與共之義忽焉。《傳》曰：「皮之不存，毛將安傅？」《孟子》曰：「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此之謂也。

吴汝綸《桐城吴先生文集》卷四《遵旨籌議摺代》 一曰養人才。國之强弱

視乎人才，人才之興在乎作養。今日之積弱不振，不在兵敗，不在餉竭，而在吾國人才不足與外國相抵。及今再不作養，永無人才足用之時。養人才之法首在興學。今中國失學已久，外國化、電、聲、光之微眇，格致製造之奧邃，內治、外交、兵謀、商政、公法、國律之權變，無一不出於學，無學不適於用。凡皆中國所無，今欲逐事望求，非廣立學校不可。開辦之始不能盡如西制，又中國舊學不能廢棄不講。應仍於京師設立總學堂，分請中西教習，學堂功課分專攻、兼習爲二端，其專攻則深造之，其兼習則淺涉之。中學專攻經史百家明體達用之業，而兼習西國經世有用已譯之書，以收救急治標之效。西學則專攻語言文字普通粗略之業，而兼習中國蒙塾入門易解之書，以培大學專門之基。中西均分別學問階級，作爲生員、舉人、進士，予以仕宦途徑，以資鼓勵。其外省州縣一時尚難普遍興學，惟省會大郡、通商口岸，均令先立學堂，與京師總學教法一律。州縣勸募立學，紳民集貲立學，均予優加獎叙。其在京翰林部曹，在外候補州縣，均令分班分日赴學，與教習討論政治學術，使廣見聞。其餘聰明才俊之士，講求西學已有門徑，散在各省者，應請一切破除黨論，收召録用，以示海涵天覆愛惜人才之意。如此則賢智爭自濯磨，人才不可勝用矣。

次則譯書。西國書籍繁富，其中政術法令尤爲切要，中國所譯有限，又多專門藝術，不得師授未易驟通。嗣後應多譯行政立制、興化富國、公法律令各書，俾有志西學者得資考覽。又西國精要之書，日本多已譯譯，東文易於西文，誠使中文通暢諸生肄習東文，數月之間即能通譯日本已譯之西書，尤爲事半功倍。譯書既多，頒在各學，易使講貫成才，備緩急之用，是又育才之捷徑也。

次則閱報。東西各國無事不有報會，無人不閱報紙。不出户庭而五洲國執、人才無不羅列目前。以此，通國士民盡識時務。其上等報館往往爲政府所取裁。中國沿海售報已久，内地閱者尚稀。近則上下以禁報爲事，耳目益形閉塞。報館文章雖未盡善，其人大率通敏多聞，熟習西事，議論有餘。縱或時有刺譏，方在朝廷好察邇言之時，宜師子産不毁鄉校之意。中國辦理外交六十餘年，民智未開，國論未定，良由閱報人少，故步自封。今若大舉興革，則翰林掌院、六曹長官、風憲大僚均不能不略通外事。興學譯書，但爲造就後生而設。至若官高年長，惟有流覽報紙可以拓充見聞。擬請嗣後自京師、外省都會要津悉聽廣開報館，官爲主持，務令銷流暢旺。上自公卿百執，下逮庠序生徒，人人皆限令閱報，庶冀風氣一變，錮蔽稍開，裨益實大。

次則遊歷。西國專門之學，中土尚無傳授，各國名家皆效用本國，未能遠來。生徒普通小學卒業之後，自應出洋求師，就各國專門學堂分塗肄學。自餘近支王公及大臣負才望者，貴游子弟之有志進取者，皆令携帶譯人遊歷各國，願留學者官給資費。俄與日本變政之初，皆以遊學爲先務，今亦略宜仿行。凡此四端，皆養人才之大略也。

劉光蕡《劉古愚先生全書・遺書十五・改設學堂私議》 今日各省改設學堂，皆未得朝廷之本意，而姑敷衍以應于外，有形體而無精神，雖通行興辦，恐其效不易睹也。學者化民成俗之事，吏治之本源，教士成材，其一端也。知學之實爲化民成俗，一眼注重于民，凡其設施無不關于民俗，則以民事教士。士之學從民事入，其成材必皆有用之實學，而虚文之弊可一旦廓清矣。

我朝撫育中夏二百六十年矣，京師直省、府、廳、州、縣莫不有儒學，有書院。内而大學士、詹事府、祭酒、司業、學正、學録，外而提學、教授、學正、教諭、訓導，皆爲學官。内而庶吉士分部學習之主事，内閣學習之書，國學之貢，監生，外之附、增、廩、貢，皆爲學徒。候補人員，又有課吏、律學等館；勇營，則日日操練。我朝立學，可謂精神周密，知以學爲立政之本矣。乃一旦棄之不顧，京師内外普立學堂者何？非以「甲午」、「庚子」兩次敗衄，賠費累累，國勢貧弱不能自立，始悟國勢貧弱人材不如人，學校之教不如人，而舍中國之學以效其人之學，其用意究竟何在乎？變造士之法以爲化民而已矣。西人之設學也，以爲人人應盡之義務；中國之設學也，以爲士子入仕捷徑。西國無人不學，吾國則婦人去其半，此一半之中，吏、兵、農、工、商皆不學，僅餘士人，是中國人民中去其十二分之十一，僅餘一分從事于學也。人材出于學校，猶蛟龍生于水也，積水深而蛟龍生焉，風俗美而俊傑生焉。俊傑之爲訓，則才出千人萬人也，千人爲學，始出一俊；萬人爲學，始出一傑。然則，十二分之一之中，所得之俊傑，必不如一國之中人人皆學之俊異奇傑也。矧士人者，究富强之理者也，吏、兵、農、工、商者，爲富强之事者也。十二人共爲一事，一人聰明强健，而此十一人蠢愚懦弱如嬰孩，以敵各國有學問之多數人，能勝人者，吾不信也。故無論所出之人材，不如人國也，即有俊異奇傑之才，能預爲謀，而千百萬無學問之人愚蠢懦弱，其能爲富爲强也僅矣。廉頗之于兵學，可謂錚矯者矣，然用于趙則爲名將，用于魏則無異凡庸，非以趙民之習兵而魏民不習哉？況爲富之事，一二人之謀，决不如千萬人之精勤其業也。然則，因貧弱而議及學校，當注意于多數之

民，而不當注意于少數之士。朝廷開設學堂，意必在是，以京師大學堂所擬章程首蒙養，次小學，而高等大學亦以師範爲急。知之也。故今各省設立學堂，當注意于多數之民，以蒙小學爲主，而下手則在省城先設速成師範學堂。速成師範學堂望之成童弱冠之小子後生，不如聚有品學名望之先達，與之會講今日之教育，其收效爲較易，以彼等爲鄉望所系，小民自易聽從。方宜由各地方官慎選品學俱優之儒，送至省城，而于省城設師範傳習所以教之。期以半年三月畢業，擇其優秀者，令任其邑蒙小學堂之事。其事簡而易行，其效速而且大。

西人最注重蒙小學，且有强迫教育之事，蓋以化民成俗爲有國者當盡之責，若造士成材，則朱子所謂，舉業士子自會着急，朝廷不必替伊耽心。改設學堂，心目注意于化民成俗，則一省官紳士庶，不得謂非己分內應爲之事。大僚倡于上，官紳士庶應于下，方今國步艱難，罷一切不急之務，專心致志于化民之學，聚全副精神以赴之，期月之後，規模必能粗立。若至三年，大綱細目必皆周妥，而一切政治皆可以學統之，孔子所謂「觀于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此法若立，其益甚多，第一可洗無教之恥，而免鬧教之案。西人以有教化之國爲文明，無者爲野蠻，其教化指國家設立教民之學校，非謂天主耶穌教等宗教也。向謂中國爲半文明之國，以中國教士而不教民，近則直以野蠻目中國。若我鄉村遍設學堂，童蒙終年在塾，壯者朔望集學堂，聽講聖諭、經史及先儒嘉言懿行，即孟子所謂「壯者暇日修其孝弟忠信」也。則無人不學，彼安能以無教侮我？若我有事，故彼教士之狡猾以欺侮吾愚民，吾鄉村蒙師即具其事始末聞于官，據理以與之析辨，必不至激怒民怨，致焚教堂，戕教士，以索賠款也。若能效漢鄉治之法，以蒙師爲村三老，外設嗇夫、游徼，則農桑、水利、保甲、積貯、獄訟、盜賊、團練、守望一切利民之事，皆可舉行而無弊。以其人皆出于學，上下之情意通而政治皆易舉，其益尤爲大也。故今日救中國貧弱，從學堂做起，最爲得要，然其要則爲教民，而非造士之謂也。

孫詒讓《學務平議・本議四條》 一、定國是。自來文化之盛衰，隨國家之宗恉爲遷移。漢重經術，而賈、董、許、鄭諸儒蔚興；宋尊道學，而程、朱、真、魏之倫輩出；唐尚詩賦，而人擅詞章；明崇制藝，而户誦經義，皆其明效大驗也。我朝右文稽古，超越古今，經史樸學大師相望。近以科舉之弊，競趨利禄，歐、美科學，多未津逮，人才衰乏，民智晦盲，國勢未振，實由於是。皇上深念遠覽，更法自强，廣開學校以閎教育，海内固已靡然向風。比年以來，考用外國留學生而更定官制，以拔擢賢俊，恩澤不爲不厚。然而襍試未停，資格猶重，場屋之舊習未盡芟除。鄉曲之迂儒猶多觀望，則以前者調停新舊之論誤之也。

夫學無新舊，惟其致用。教育之道既欲通合諸科以陶鑄國民，萬不能別懸一格以優待庸士。今者科舉既罷，前日之舉貢生監，年富力强者，果其淹博多通，則研究科學必不致終居人後。即年齒略長而經史文章果有卓然自見，亦足任文科講授編纂之員，校年積勞，自可仰邀甄拔。如其年邁才疏，則非徒於新學全無涂徑，即舊學亦何嘗略涉藩籬。徒以倖獲科名，永厠士列，庸樗大瓠，無益時需，就令一切擯棄亦不爲過。而近來議者猶復殷殷設法，曲爲疏通，舉貢一試，遂叨通籍之殊榮。優拔三科，尚沿校文之舊法，舉庸陋無用之輩，縻以好爵，使布滿仕途。夫既不能爲學人，豈復能爲良吏，徒令虚糜稟粟，大阻賢路。而郡邑愚民因此誤窺朝旨，謂科舉仍當復行，學校不過暫設，其爲學務之蔀障不亦甚乎！至於議者或慮舊學之壅滯，不免激成事端，斯又迂謬之見也。竊見古來桀驁譎詭之士，類皆才識閎敏，志力堅忍，以其抱負非常而淹滯不遇，則撫髀感慨，自傷淪落。既不能遁世無悶，遂不遑擇地而趨，王猛乃心於晉室，終事苻堅；張元失意於汴都，遂投元昊。當此强敵窺伺，人心渙散，不爲之計，誠可爲寒心。今舍此不圖，而猥爲腐敗，科舉之舊學，優籌出路，慰彼沈淪，遂乃雕鐫朽腐，被拭迂庸，以爲可致一世於承平，彌萬類之觖望，誠未敢信也。且中國自秦以來，無國民之教育。其號爲文明者，大抵爲士人，求其不爲禄利而學者，殆十不得五。昔之所爲疲精畢力，以事揣摩簡練之術者，以有科舉爲之的也。今科舉廢矣，而所以懸之的者，仍介乎科舉學校之間。雖教員學生不準應試，大部已懸爲厲禁，而俗見未祛，往往身在學校，仍不免神馳軒冕。一聞襍試，或更名易籍，競冒法以干倖進，非徒曠有恒之職業，抑且阻遠到之雄心。至於中駟以下，既憚科學之繁難，又苦希望之歧雜，入學校則作輟靡定，守家塾又涉獵無常，知新温故，兩無適從。徼倖之心既虚懸而無薄，厭倦之情又從而中之，則或竟輟然廢書不讀。故細察今日學界之情狀，新學未見大興，而舊學已形衰退，不加激汰而抱此終古，是率天下使趨於不學也。斯其與廣興教育之初意不適相左乎！

伏願大部申明禁令：一切襍試，奏請永遠停罷，全國士民子弟不入小學者有罰，非畢業中學大學者，更無出身。庶普天率土，確然知以求學爲杓準，舉凡調停疏通之議，概從擯絀，俾不得淆惑觀聽。蓋優劣之辨，若質點之不能兼容；是非之端，猶黑白之必無兩立。宋政不綱，而有建中靖國之謬論；明社將屋，而

有東林閹黨之同升。安危所繫，殷鑒不遠。今既承數千年科舉之弊，當五大洲競争之衝，將欲搏心壹志，湔除陳腐，非别白而定一尊，無以收廓清轉移之效。所冀塞歧芟異，决然舍舊以圖新，以定天下之趨向。蓋凡百新政，無不以此爲根本，又非徒學務已也。

一、保國粹。有愛國之精神者，必寶持其國自古以來相傳之經典文字。故西國通行字母，而猶重臘丁。東瀛大閹歐風，而不廢神教，則保國粹之説也。吾國四部羣籍，浩如煙海，以言國粹莫重於經。伏讀大部定章，自初級小學以上，至於大學專門之業，通儒閎著之林，所有教科靡不以經爲首，實爲維持國粹之盛意。但中小學讀經一科，講授之方未定，教科之册未頒。公私學校照章遞課。文義淺深，或不能密合學童之程度；字句繁簡，又不能適符畢業之時間。是則誦文雖熟，而析理終迷；陳義甚高，而致用實淺。譬之悦芻豢之甘，而以飼乳兒，則適以爲病；飲鼎彝之寶，而以示野老，終不識其名。雖復人挾一册，日誦千言，其於國粹庸有裨於毫秒乎！

竊謂羣經文義，淵富不能限以一律。唐人帖試有大經、小經之目，僅以字數多寡爲之區别，實未允愜。今大部所定讀法，先淺易而後深奥，自是不刊之典。然一經之中，又有難易之别，如《論語・鄉黨》一篇，爲《禮經》之别記；《孟子・盡心》之説，實哲理之奥文。《禹貢》水地，必資桑酈之專家，《考工》輪輿，實通歐美之藝學。説《書》則《典謨》易而盤誥難通；詁《詩》則《國風》顯而《雅》、《頌》多隱；斯皆不能同時並課者也。《小戴禮記》劉向《别録》，析其篇目，凡屬通論者，皆爲檃括大義；屬五禮者，則爲分釋本經。並詳鄭康成目録，孔穎達疏於篇目下備載其文。大義則文約而恉明，禮制則緒繁而義博，斯又難易攸殊，不宜一概合課者也。今者鎔鑄以入教科，則當用《漢書・藝文志》裁篇别出之法。劉向、劉歆此例創於父子，班志即沿《七略》舊文，如管子屬法家，而《弟子職》則入小學；《荀子》屬儒家而賦篇則入詩賦，是其例也。審定義類，分别部居，庶隨宜授課，雜而不越。至於初級小學，學童程度尤淺，即一章之中，或有詁訓奥衍之文，聲類通假之字，强用講誦，動成扞格。則又宜篇删其章，或章删其句，如唐魏徵《羣書治要》删經之例；或用訓義潤易，以今譯古，如《史記》録《尚書》之例。昔有成規，不嫌僭妄，折衷至當，是在鈞裁。

其修定教科書，則宜用張爾岐《儀禮》鄭《注》句讀例，略采漢、宋舊注，以一家爲主，而裨正其闕誤。要取義暢文省，使教員有所據依，易於稽討，亦明經之藉也。又兩漢經學大師，專門傳授，復有斷章證事之例，叙述舊聞，羅列古籍，而章末引經以證之，如伏生《尚書大傳》、韓嬰《韓詩外傳》，斯例最多。歷史、國文、脩身諸科，似可參用其法。間見西士著書，亦多援引彼教聖經。其篤信宗教者，至於論馬，則歷數《新舊約》有若干馬字，見西人二約釋義叢書。雖復迂謬可笑，然亦其寶愛國粹之一端，似可略倣其意。以旁通諸科，如電學，則可援《禮記》之神氣風霆；農學，則可引《周禮》之草人土化。《王制》州服，涉開方冪積之算；《考工》柯欘，通割圜弧角之形，則算術形學也。以逮博物動植，資多識於《毛詩》。校異名於《爾雅》，應時舉證，尤采獲不窮，如説犬，則可徵慮令旅獒，説鷄，則可舉翰音金距。斯不徒陳古可以證今，亦見數典不敢忘祖。且隨文提示，既可助尋温之力，觸類敷暢，又可增愛玩之情。但能得精通中學之教員，引申比傅，其益無方，斯又不限於讀經一課矣。

總之，教育學童與成學，心理腦力難以强同，大抵非簡明無以引其領悟，非錯綜無以博其恉趣。今日小學教員徒欲强之誦讀，以應格令，遂使少年學子，薄經訓爲迂談；髫齔幼童，坐講筵而欲睡，其於教育原理舛馳千里。而矯其弊者，遂舉《五經》、《四書》，釋擯棄不讀，昌言國粹而所保幾何？是誠不可不深思熟計，亟求改良之法矣。

一、籌官吏之普及教育。世界日進於文明，覘國者必以教育之能否普及爲强弱之符驗。吾國户口，號稱四萬萬，依羅署正所定草案，應受學者約一萬萬人，其中及學齡之兒童約五千萬人，於全國口數纔八分之一，揆之分率已爲極少，然綜計今日已開之學校，受教育之學生，全國度必不逾百萬人，是即此極少之數，欲其教育普及，已非二十年不能充其望。若欲通國四萬萬人無不受教育，以與列强馳驟於環球，其亦俟河之清矣。夫舉事有序，凡數繁嘖不可爬梳者，必就其簡省者先治之，事紛錯不易理董者，必擇其重要者亟圖之。

竊謂欲求全國無不受教育之士民，必先求無不受教育之官吏。自興學以來，二十二行省偏設提學司，以總其大綱，而受成於大部，條目固略具矣。然而其與士民直接者，莫如府州廳縣之官吏，每府及直隸州必立中學堂，以爲各屬之模範。每州縣必立高等小學堂，以爲閭境之模範，二者皆官辦也。其他轄境所有公立、私立衆小學堂，又皆官吏所辦護而監察之者也。通計各行省，計府百八十有三，爲廳州縣一千六百八十一，大較守丞牧令不及二千人。其於全國人數爲二十萬分之一，非其尤簡省者耶！而士民爲待教育之人，官吏則爲司教育之

人，二者對勘孰爲重要，又不待蓍察而決矣。然今之官吏，其能通教育者百不得一，而邃畀以臨察學校之權，豈果生而具萬有，不待教育而即通其原理者歟？蓋嘗默察仕途，求其略通舊學者，已稀如星鳳。其以科第進者，固世所推爲正途出身，與尋常俗吏殊異者也。其疏闍闖茸者，不足論；其賢者，如前者僨事重臣，或以守令致通顯，清操雅裁，卓負時望，愛民勤政，循績爛然，然而其視學校也如綴旒，其嫉新學也，如蛇蟄。挾其虛憍膠固之見，而昧通變久大之圖，卒以蒙世大詬，則不通教育之故也。至於雜疏競進，或有不解文義者，錢穀簿書，已不能舉其職任，而望其精究學務，固知其萬無可冀矣。今各行省間有建設課吏館及法政學堂者，即教育官吏之意，然而就學者不多，實任人員，又多不預，是非普及之道也。其不入學或學而未畢業者，仍可以得署補，是又非强迫之方也。夫以二千重要之官吏教育，尚不能普及，而欲强迫五千萬之學童，且將口推之四萬萬人，使盡受教育，揆之理勢，不亦慎乎？

竊謂宜著令：十年以外，非京師大學堂畢業者，不得爲知府；非各省中學以上畢業者，不得爲州縣。凡州縣牧令辦學務成效卓著者，雖僅中學畢業亦得推升知府。十年以內，學校畢業生不敷用，則權宜變通，令每省必立吏治簡易學堂一區，以政治法、經濟、教育三科大意講授，無論外補內銓，凡實缺人員到省者，必入校聽講二年，由校長會同提學司考驗。畢業者，方準赴任；不中程未畢業者，留堂再學一年；不可教者，開缺。其他候補人員到省者，則必入法政學堂，受普通教育畢業而後準其留省，不中程者，留堂再學；不可教者，勒令回籍。其已在任人員，勢不能撤回就學，則放繁劇郡縣，由省派員幫辦發審之例，令提學司派政法畢業官生代辦學務。凡守令又必延聘精通教育幕友，到任時以所延幕友姓名達於提學司，必聲明某學校畢業生，不準以未入學校者充數。上有森嚴之學律，下有贊助之通人，則濡染指導，或不至爲學務之蔀障，而後士民之普及教育，乃可漸圖矣。外國官吏所以無特別之教育者，以其全國本無不受教育之人，其爲官吏者，自羈丱以來，固已受完全之教育者也。況其治學務者，又必擇專門大教育家領其事，而且久任不移。賢者予以崇階重耀，俾終身從事於學校，其慎重之也如是，即其他治民行政之員，亦無不胸羅百科，目營四海，飽文字如菽粟，嗜書報如蜜飴。日本之變法，則令非通曉西文者不得爲縣知事，此雖不免矯枉過正，然以其進步之速，三十年而雄視環球，其效固可覩矣。而吾國之官吏，則利祿之見，梗塞胸次，至有不辨五洲之方位，不解三育之名詞者，程度相去，抑何懸絶。循此不改，而以不通教育之官吏，治未受教育之紳民，羣盲相遇而强談學務，於是官吏之巧者粉飾，拙者稽延，而學校遂有輕藐長吏之心，紳民之弱者疑謗，强者要求，而官吏益增厭惡學校之念，彼此交惡，蘊結潰決，而政學兩界，牽連紛糾，變幻百出，至有不可思議者，不知何以善其後也。蓋優勝劣敗之通理既明，蹙國弱種之危機又迫，所恃以斡旋時局維繫人心者，僅此教育之一綫，而乃貿然舉而付之不知如何之人，任其摧殘壅遏，而莫之或恤。熱心好學者，不得達其希望，遂紛然求學於異域，而浮薄傾危之士，因得抵巇蹈瑕，從而鼓其奇衺之說。遂使無窮之患，隱種於寰中，半教之譏，長騰於域外，昌言興學，而收效顧如是，是誠誰之責歟！

《孫中山全集》卷一《上李鴻章書》 所謂人能盡其才者，在教養有道，鼓勵有方，任使得法也。

夫人不能生而知，必待學而後知，人不能皆好學，必待教而後學，故作之君，作之師，所以教養之也。自古教養之道，莫備於中華；惜日久廢弛，庠序亦僅存其名而已。泰西諸邦崛起近世，深得三代之遺風，庠序學校遍布國中，人無貴賤皆奮於學。凡天地萬物之理，人生日用之事，皆列於學之中，使通國之人童而習之，各就性質之所近而肆力焉。又各設有專師，津津啓導，雖理至幽微，事至奧妙，皆能有法以曉喻之，有器以窺測之。其所學由淺而深，自簡及繁，故人之靈明日廓，智慧日積也。質有愚智，非學無以別其才，才有全偏，非學無以成其用，有學校以陶冶之，則智者進焉，愚者止焉，偏才者專焉，全才者普焉。蓋賢才之生，或千百里而見一，或千萬人而有一，若非隨地隨人而施教之，則賢才亦以無學而自廢，以至於湮沒而不彰。泰西人才之衆多者，有此教養之道也。

且人之才志不一，其上焉者，有不徒苟生於世之心，則雖處布衣而以天下爲己任，此其人必能發奮爲雄，卓異自立，無待乎勉勗也，所謂「豪杰之士不待文王而猶(後)興也」。至中焉者，端賴乎鼓勵以方，故泰西之士，雖一才一藝之微，而國家必寵以科名，自(是)故人能自奮，士不虛生。逮至學成名立之餘，出而用世，則又有學會以資其博，學報以進其益，萃全國學者之能，日稽考於古人之所已知，推求乎今人之所不逮，翻陳出新，開世人無限之靈機，闡天地無窮之奧理，則士處其間，豈復有孤陋寡聞者哉？又學者倘能窮一新理，創一新器，必邀國家之上賞，則其國之士，豈有不專心致志者哉？此泰西各種學問所以日新月異而歲不同，幾於奪造化而疑鬼神者，有此鼓勵之方也。

今使人於所習非所用，所用非所長，則雖智者無以稱其職，而巧者易以飾其非。如此用人，必致野有遺賢，朝多倖進。泰西治國之規，大有唐虞之用意。其用人也，務取所長而久其職。故爲文官者，其途必由仕學院，爲武官者，其途必由武學堂，若其他，文學淵博者爲士師，農學熟悉者爲農長，工程達練者爲監工，商情諳習者爲商董，皆就少年所學而任其職。總之，凡學堂課此一業，則國家有此一官，幼而學者即壯之所行，其學而優者則能仕。且恒守一途，有升遷而無更調。夫久任則閱歷深，習慣則智巧出，加之厚其養廉，永其俸禄，則無瞻顧之心，而能專一其志。此泰西之官無苟且、吏盡勤勞者，有此任使之法也。

故教養有道，則天無枉生之才；鼓勵以方，則野無鬱抑之士；任使得法，則朝無倖進之徒。斯三者不失其序，則人能盡其才矣；人既盡其才，則百事俱舉；百事舉矣，則富强不足謀也。秉國鈞者，盍於此留意哉！

嚴復《侯官嚴氏叢刊・論世變之亟》 嗚呼！觀今日之世變，蓋自秦以來未有若斯之亟也。夫世之變也，莫知其所由然，强而名之曰運會。運會既成，雖聖人無所爲力。蓋聖人亦運會中之一物。既爲其中之一物，謂能取運會而轉移之，無是理也。彼聖人者，特知運會之所由趨，而逆覩其流極。唯知其所由趨，故後天而奉天時；唯逆覩其流極，故先天而天不違。於是裁成輔相，而置天下於至安。後之人從而觀其成功，遂若聖人真能轉移運會也者，而不知聖人之初無有事也。即如今日中倭之搆難，究所由來，夫豈一朝一夕之故也哉！嘗謂中西事理，其最不同而斷乎不可合者，莫大於中之人好古而忽今，西之人力今以勝古。中之人以一治一亂一盛一衰爲天行人事之自然，西之人以日進無疆，既盛不可復衰，既治不可復亂，爲學術政化之極則。蓋我中國聖人之意，以爲吾非不知宇宙之無盡藏，而人心之靈，苟日開濬焉，其機巧智能，可以馴致於不測也。而吾獨置之而不以爲務者，蓋生民之道，期於相安相養而已。夫天地之物產有限，而生民之嗜欲無窮，孳乳寖多，鐫鑱日廣，此終不足之勢也。物不足則必爭，而爭者，人道之大患也。故寧以止足爲教，使各安於樸鄙顓蒙，耕鑿焉以事其長上，是故春秋大一統。一統者，平争之大局也。秦之銷兵焚書，其作用蓋亦猶是。降而至於宋以來之制科，其防争尤爲深且遠。取人人尊信之書，使其反覆沈潛，而其道常在若遠若近、有用無用之際。懸格爲招矣，而上智有不必得之憂，下愚有或可得之慶。於是舉天下之聖智豪傑，至凡有思慮之倫，吾頓八紘之綱以收之，即或漏吞舟之魚，而已暴顯斷者，頹然老矣，尚何能爲推波助瀾之事也哉？嗟乎！此真聖人牢籠天下、平争泯亂之至術。而民智因之以日窳，民力因之以日衰。其究也，至不能與外國争一旦之命，則聖人計慮之所不及者也。雖然使至於今，吾爲吾治，而跨海之汽舟不來，縮地之飛車不至，則神州之衆，老死不與異族相往來，富者常享其富，貧者常安其貧。明天澤之義，則冠履之分嚴；崇柔讓之教，則囂凌之氛泯。偏災雖繁，有補苴之術。萑苻雖夥，有勦絶之方。此縱難言郅治乎，亦用相安而已，而孰意患常出於所慮之外。乃有何物泰西其人者，蓋自高額深目之倫，雜處此結衽編髮之中，則我四千年文物聲明已渙然有不終日之慮。逮今日而始知其危，何異齊桓公以見痛之日，爲受病之始也哉。夫與華人言西治，常苦於難言其真。存彼我之見者，弗察事實，輒言中國爲禮義之區，而東西朔南，凡吾王靈所弗屆者，舉爲犬羊夷狄，此一蔽也。明識之士，欲一國曉然於彼此之情實，其議論自不得不存是非善否之公。而淺人怙私，常詈其譽仇而背本，此又一蔽也。而不知徒塞一己之聰明以自欺，而常受他族之侵侮，而莫與誰何，忠愛之道固如是乎？周孔之教，又如是乎？公等念之。今之夷狄，非猶古之夷狄也。今之稱西人者，曰彼善會計而已，又曰彼擅機巧而已。不知吾今兹之所見所聞，如汽機兵械之倫，皆其形下之粗迹。即所謂天算格致之最精，亦其能事之見端，而非命脈之所在。其命脈云何？苟扼要而談，不外於學術則黜僞而崇真，於刑政則屈私以爲公而已。斯二者與中國理道初無異也。顧彼行之而常通，吾行之而常病者，則自由不自由異耳。夫自由一言，真中國歷古聖賢之所深畏，而從未嘗立以爲教者也。彼西人之言曰：唯天生民，各具賦畀，得自由者乃爲全受。故人人各得自由，國國各得自由，第務令毋相侵損而已。侵人自由者，斯爲逆天理，賊人道，其殺人傷人及盜蝕人財物，皆侵人自由之極致也。故侵人自由，雖國君不能，而其刑禁章條，要皆爲此設耳。中國理道與西法自由最相似者，曰恕，曰絜矩。然謂之相似則可，謂之真同則大不可也。何則？中國恕與絜矩，專以待人及物而言，而西人自由，則於及物之中，而實寓所以存我者也。自由既異，於是羣異叢然以生。粗舉一二言之，則如中國最重三綱，而西人首明平等。中國親親，而西人尚賢。中國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國尊主，而西人隆民。中國貴一道而同風，而西人喜黨居而州處。中國多忌諱，而西人衆譏評。其於財用也，中國重節流，而西人重開源。中國追淳樸，而西人求驩虞。其接物也，中國美謙屈，而西人務發舒；中國尚節文，而西人樂簡易。其於爲學也，中國誇多識，而西人尊新知。其於禍災也，

中國委天數，而西人恃人力。若斯之倫，舉有與中國之理相抗以並存於兩間，而吾實未敢遽分其優絀也。

自勝代末造，西旅已通，迨及國朝，梯航日廣，馬嘉尼之請不行，東印度之師繼至。道咸以降，持驅夷之論者，亦自知其必不可行。羣喙稍息，於是不得已而連有廿三口之開，此郭侍郎罪言所謂天地氣機，一發不可復遏。士大夫自怙其私，求抑遏天地已發之機，未有能勝者也。自蒙觀之，夫豈獨不能勝之而已！蓋未有不反其禍者也。惟其遏之愈深，故其禍之發也愈烈。不見夫激水乎？其抑之不下，則其激也不高。不見夫火藥乎？其塞之也不嚴，則其震也不迅。三十年來禍患頻仍，何莫非此，欲遏其機者階之厲乎？且其禍不止此。究吾黨之所爲，蓋不至於滅四千年之文物，而馴致於瓦解土崩，一渙而不可復收不止也。此真泯泯者智慮所萬不及知，而聞斯之言，未有不指爲奸人之言，助夷狄恫嚇，而扇其燄者也。夫爲中國之人民，謂其有自滅同種之爲，所論毋乃太過。雖然，待吾言之，方西人之初來也，持不義害人之物，而與我搆難，此不獨有識所同疾，即彼都人士亦至今引爲大詬者也。且中國蒙累朝列聖之庥，幅員之廣遠，文治之休明，度越前古。遊其宇者，自以謂橫目冒耏之倫，莫我貴也，乃一旦有數萬里外之荒服島夷，鳥言夔面，飄然戾止，叩關求通，所請不得，遂爾突我海疆，虜我官宰，甚而至焚燬宮闕，震驚乘輿。當是之時，所不食其肉而寢其皮者，力不足耳。謂有人焉，伈伈俔俔，低首下心，講其事而咨其術，此非病狂無恥之民，不爲是也。是故道咸之間，斥洋務之汙，求驅夷之策者，智雖囿於不知，術或操其已促，然其人謂非忠孝節義者徒殆不可也。然至於今之時，則大異矣。何以言之？蓋謀國之方，莫善於轉禍而爲福；而人臣之罪，莫大於苟利而自私。夫士生今日，不覩西洋富强之效者，無目者也。謂不講富强，而中國自可以安，謂不用西洋之術，而富强自可致，謂用西洋之術，無俟於通達時務之真人才，皆非狂易喪心之人不爲此。然則印纍綬若之徒，其必矯尾厲角，而與天地之機爲難者，其用心蓋可見矣。善夫姚郎中之言曰：世固有甯視其國之危亡，不以易其一身一瞬之富貴。故推鄙夫之心，固若曰：「危亡危亡，尚不可知，即或危亡，天下共之，吾奈何令若輩志得而自退處無權勢之地乎？」孔子曰：「苟患失之，無所不至。」故其端起於大夫士之怙私，而其禍可至於亡國滅種，四分五裂，而不可收拾。由是觀之，僕之前言過乎否耶？噫！今日倭禍特肇端耳，俄、法、英、德旁午調集，此何爲者？此其事尚待深言也哉！尚忍深言也哉！詩曰：「其何能淑，載胥及溺。」又曰：「瞻烏爰止，心搖意鬱。」聊復云云，知我罪我，聽之諸公。

嚴復《嚴幾道詩文鈔》卷四《與〈外交報〉主人論教育書》　《外交報》主人閣下：自大報風行，其裨益於講外交者甚鉅。曩所惠寄初二三編，體例修絜，裁審羣言，多有合於原叙「文明排外」之旨，欽企，欽企。

顧走所願效忠告於左右者：竊謂處今日之中國，以勢力論，排外無可言者矣。必欲行之，在慎毋自侮自伐而已。夫自道、咸以降，所使國威陵遲，馴致今日之世局者，何一非自侮自伐之所爲乎？是故當此之時，徒倡排外之言，求免物競之烈，無益也。與其言排外，誠莫若相勗於文明。果文明乎，雖不言排外，必有以自全於物競之際，而意主排外，求文明之術傅以行之，將排外不能，而終爲文明之大梗。二者終始先後之間，其爲分甚微，而效驗相絶，不可不衡量審處以出之也。不敢以空虚無據之辭進，請即大報所論列者，相與揚搉辨晳之，可乎？即如第三期譯報第一類，於英國《天朝報》所論中國語言變易之究竟，大報譯而著之，且綴案語於其末，意謂此後推廣學堂，宜用漢文以課西學，不宜更用西文，以自蔑其國語。末引日本、埃及興學異效之事，以爲重外國語者之前車。此其用意，悉本愛國之誠，殆無疑義。顧走獨竊竊以爲未安者，則謂事當別白言之，若世俗不察，徒守大報一偏之意，逮此風既行，則十年以遥，學堂之無成效可決。

夫中國之議學堂久矣，雖所論人殊，而總其大經，則不外「中學謂體，西學爲用」也，「西政爲本，而西藝爲末」也，「主於中學，以西學輔所不足」也，最後而有大報「學在普通，不在語言」之説。之數説者，其持之皆有故，而其言之也則不必皆成理。際此新機方倪，人心昧昧。彼聞一二鉅子之論，以爲當然，循而用之，其害於吾國長進之機，少者十年，多者數紀。天下方如火屋漏舟，一再誤之，殆無幸已。此走所以不避嬰逆而有言也。善夫金黄裘可桴孝廉之言曰：「體用者，即一物而言之也。有牛之體則有負重之用，有馬之體則有致遠之用，未聞以牛爲體，以馬爲用者也。」中西學之爲異也，如其種人之面目然，不可强謂似也。故中學有中學之體用，西學有西學之體用，分之則兩立，合之則兩亡。議者必欲合之而以爲一物，且一體而一用之，斯其文義違舛，固已名之不可言矣，烏望言之而可行乎？其曰政本而藝末也，滋所謂顛倒錯亂者矣！且其所謂藝者，非指科學乎？名、數、質、力四者，皆科學也。其公例通理，經緯萬端，而西政之善者，本斯而起。故赫胥黎氏有言：「西國之政，尚未能悉準科學而出之也。使其能

之，其致治且不止此。」中國之政所以日形其絀，不足争存者，亦坐不本科學而與公例通理違行故耳。是故以科學爲藝，則西藝實西政之本。設謂藝非科學，則政藝二者乃並出於科學，若左右乎，然未聞左右之相爲本末也。且西藝又何可末乎？無論天文地質之奥殫，略舉偏端，則醫藥通乎治功，農草所以相養，下洎舟車兵冶，一一皆富彊之實資。邇者中國亦嘗儀襲而取之矣，而其所以無效者，正坐爲之政者，於其藝學一無所通，不通而欲執其本，此國財之所以糜而民生之所以病也。若夫言主中學而以西學輔所不足者，驟而聆之，亦若大中至正之説矣。措之於事，又不然也。往者中國有武備而無火器，嘗取火器以輔所不足者矣；有城市而無警察，亦將取警察以輔所不足者矣。顧使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是輔所不足者，果得之而遂足乎？有火器者遂能戰乎？有警察者遂能理乎？此其效驗，當人人所能逆推而無假深論者矣。

嘗謂吾國今日之大患，其存於人意之所謂非者淺，而存於人意之所謂是者深，圖其所謂不足者易，而救其所自以爲足者難。一國之政教學術，其如具官之物體歟！有其元首脊腹而後有其公府四支，有其質幹根荄而後有其支葉華實。使所取以輔者與所主者絶不同物，將無異取驥之四蹏以附牛之項領，從而責千里焉，固不可得，而田隴之功又以廢也。輓近世言變法者，大抵不揣其本而欲支節爲之，及其無功，輒自詫怪。不知方其造謀，其無成之理固已具矣，尚何待及之而後知乎？是教育中西主輔之説，特其一端已耳。然則今之教育，將盡去吾國之舊以謀西人之新歟？曰：是又不然。英人摩利之言曰：「變法之難，在去其舊染矣，而能别擇其故所善者葆而存之。」方其洶洶，往往俱去，不知是乃經百王所創垂，累葉所淘汰，設其去之，則其民之特色亡，而所謂新者從以不固。獨别擇之功，非暖姝囿習者之所能任耳。必將闊視遠想，統新故而視其通，苞中外而計其全，而後得之。其爲事之難如此。雖然，有要道焉，可一言而蔽也。今吾國之所最患者，非愚乎？非貧乎？非弱乎？則徑而言之，凡事之可以瘉此愚、療此貧、起此弱者皆可爲。而三者之中，尤以瘉愚爲最急。何則？所以使吾日由貧弱之道而不自知者，徒以愚耳。繼自今，凡可以瘉愚者，將竭力盡氣輝手繭足以求之。惟求之爲得不暇問其中若西也，不必計其新若故也。有一道於此，致吾於愚矣，且由愚而得貧弱，雖出於父祖之親，君師之嚴，猶將棄之，等而下焉者無論已；有一道於此，足以瘉愚矣，且由是而療貧起弱焉，雖出於夷狄禽獸，猶將師之，等而上焉者無論已。何則？神州之陸沈誠可哀，而四萬萬之淪胥甚可痛也！

嗟夫！員輿之士，數十百國之所爲，其廢興存亡之故，可覆觀已。最近莫若日本，稍遠則有普魯士之弗烈大力，俄羅斯之大彼得。方其發憤圖自强，其棄數百千年之舊制國俗，若土苴然。他若法之所爲於十八稘，英之所爲於十六稘，實皆犯天下之所不韙。顧至今論世，莫不諒其民之所爲者，保國存種，其義最高，而文明富强之幸福至爲難得故也。若夫徒軒輊於人已之間，尊其舊聞若不可犯者，則亦有之矣，突厥、埃及、波斯、印度是已。之數國者，夫豈不主排外？其所以排外之道，夫豈不自謂文明？其於教育也，夫豈不自張其軍，而以他人爲莫我若？然而其效，則公等所共見而共聞者矣。吾故曰：期於文明可，期於排外不可，期於文明，則不排外而自排；期於排外，將外不可排而反自塞文明之路。且今世之士大夫，其所以頑錮者，由於識量之庳狹。庳狹之至，則成於孔子之鄙夫。經甲、庚中間之世變，惴惴然慮其學之無所可用而其身之瀕於貧賤也，則倡爲一切之説，以争天下教育之權。不能得，則言宜以漢文課西學矣；又不能，則謂東文功倍而事半矣。何則？即用東文，彼猶可攘臂鼓脣於其間，獨至西文用，則此曹皆反舌也。吾聞學術之事，必求之初地而後得其真。自奮耳目心思之力，以得之於兩間之見象者，上之上者也。其次則乞靈於簡策之所流傳，師友之所授業。然是二者，必資之其本用之文字無疑也。最下乃求之繙譯，其隔塵彌多，其去真滋遠。今夫科學術藝，吾國之所嘗譯者，至寥寥已。即日本之所勤苦而僅得者，亦非其故所有，此不必爲吾鄰諱也。彼之去故就新，爲時僅三十年耳。今求泰西二三千年孳乳演迤之學術，於三十年勤苦僅得之日本，雖其盛有譯著，其名義可決其未安也，其考測可卜其未密也。乃徒以近我之故，沛然率天下之學者而趨之，世有無志而不好學如此者乎？侏儒問徑天高於修人，以其愈己而遂信之。維今所爲，何以異此！

至欲以漢語教西學者，意乃謂其學雖出於西，然必以吾語課之，而後有以成吾學。此其説美矣，獨惜不察當前之事情而發之過蚤。濱海互市之區，傳教講業之地，其間操西語能西文者，非不數數覯也。顧求其可爲科學師資者，幾於無有，是師難求也。欲治其業，非夙習者不能繙其書，縱得其書，非心通者不能授其業，是教之術窮也。然則大報所譏，中國數十年來，每設學堂，咸課洋文，今奉明詔書推廣，猶以聘請洋文教習爲先務者，夫固有所不得已，非必自蔑國語，而不知教育之要不在語學也。夫歐洲之編籍衆矣，雖譯之者多，爲之者疾，其所得

以灌輸中土者，直不啻九牛之一毛。況彼中憑藉先業，歲有異而月更新，學者蘄免瞠後之憂，必傾耳張目，曠鑒博聞，以與時偕極。今既不爲言語文字矣，則廢耳目之用，所知者至於所譯而止，吾未見民智之能大開也，又況譯才日寡，是區區者將降而愈微耶！若謂習外國語者將黨於外人，而愛國之意衰歟？此其見真與兒童無以異。愛國之情，根於種性，其淺深別有所系，言語文字非其因也。且列邦爲學，必用國語，亦近世既文明而富於學術乃如是耳，方培根、奈端、斯比訥查諸公著書時，所用者皆拉體諾文字，其不用國語者，以爲俚淺不足載道故也。然則觀此可悟國之所患，在於無學，而不患國語之不尊。使其無學而愚，因愚而得貧弱，雖甚尊其國語，直虛憍耳，又何補乎？第使其民不愚而國以有立，則種界之性，人所同有，吾未見文明富强之國，其國語之不尊也。威爾士，英之一省也；巴斯克、不列顛、法之二部也。議院禁其語者，以杜言龐，如中國京師之用京語，從政之操官音，與所論大旨無涉。至謂夷滅人國，輒易語言。執事將謂國滅而後語易乎，抑謂徒尊國語，其國遂可以不滅也？國語者，精神之所寄也；智慧者，國民之所以爲精神也。頗怪執事不務尊其精神，而徒尊其精神之所寄也！

總而論之，今日國家詔設之學堂，乃以求其所本無，非以急其所舊有。中國所本無者，西學也，則西學爲當務之急明矣。且既治西學，自必用西文西語而後得其真。若夫吾舊有之經籍典章，未嘗廢也。學者自入中學堂，以至升高等，攻專門，中間約十餘年耳。是十餘年之前後，理其舊業，爲時方長。矧在學堂，其所謂中學者又未盡廢，特力有專注，於法宜差輕耳。此誠今日之所宜用也。迨夫廿年以往，所學稍富，譯才漸多，而後可議以中文授諸科學，而分置各國之言語爲專科。致其事誠至難，非寬爲程期，不能致也。誠知學問之事，非親歷塗境者，雖喻之而不知。獨有一言敢爲諸公豫告，事功成否，恒視其所由之術，而不從人意爲轉移。若必拂理逆節以爲之，則他日學堂自無成效。吾聞京師洎二十餘行省，一學堂之成，費需萬金者，動以十數。是纍纍者償敵之餘，夫豈易集！乃至十年，總於海內，將所費者無慮幾何。庸可使時可數過，問以人才，對曰無有。雖其時當事者亦將勉强塗飾，奏報揄揚，而無如其虎皮羊質，於國事無補毫末何也！此吾所以重思之，而爲高睨大談自許熱心者股栗也。謹不避煩瀆，爲大報貢其一得之愚，亮執事能優容之而轉教其所不逮焉。

謹將所擬此時教育辦法劃一條例如左：

一、此時官局所譯西學，宜從最淺最實之普通學入手，以爲各處小學蒙學之用。其書期使中年士子漢文清通者一覽瞭然，以與舊學相副爲教。

一、學生未進中學之先，舊學功課，十當處九，即都不事，亦無不可。第須略變從前教育之法，減其記誦之功，益以講解之業，期使年十六七以後，能捆管爲條達妥適之文，而於經義史事亦粗通曉。議者或謂宜編經史舊文頒行天下，顧此功匪易，此時不若聽天下能者各出己意爲之。俟十年以往，閱歷稍深，定論漸出，釐而定之，當未爲晚。

一、取進中學堂，年格當以十六至二十爲率。務取文理既通，中學有根柢者，方爲有造。而西文能否，可以不論。此後便當課以西學，且一切皆用洋文授課，課中洋文功課居十之七，中文功課居十之三。

一、如此四五年，便可升入高等學堂爲豫備科。三四年後，即可分治專門之業。凡高等學堂中，中文有考校，無功課，有書籍，無講席，聽學者以餘力自治之。

一、中學堂課西文西學，宜用中國人。洋人課初學西文多不得法。高等洎專門諸學，宜用洋教習，若人衆班大，則用華人爲助教。

一、小學堂有中學教習，無西學教習；中學堂中，西學教習並有之；高等學堂有西學教習，無中學教習。至於專門，則經史文詞諸學列於專科，此其大經也。

一、各省如偏設中學堂，則無教習。近有議以速成之法求師範者，此其爲術，誠吾之所不知。踏實辦法，似宜於各省會先設師範學堂，即爲後日高等學堂之所。令學政於每縣學中咨高才生小縣二員，大縣四員。若干員，皆取年格弱冠者聚而以中學之法教之。如此則五年以往，不患無師資矣。師範生宜有廩膳膏火。

一、近今海內，年在三十上下，於舊學根柢磐深，文才茂美而有憤悱之意，欲考西國新學者，其人甚多，上自詞林部曹，下逮舉貢，往往而遇，此亦國家所亟宜設流裁成，收爲時用者也。第時過而學，自僅能求之轉譯，而以華人之通西學與夫西人東人之通曉華文華語者爲之嚮導，此誠不爲無益，然終慰情勝無而已，不足以待有志之士。必欲使之大成，則亦有法，道在置之莊嶽之間也。第於被選出洋之先，至少須治西文三年，英、法、德、俄，隨其所取。初二年專治言語，第三年則事科學。此等多聰明强識知類通達之材，第使國家所以養之者，略有以安其身心，使不爲外物所累而得肆力於此，其成殆可操券。所謂年齒既長，則口

齒不靈，無此説也。然不通語言，則出洋無益；不了科學，其觀物必膚。故欲裁成此等之才，其術與通行者異。其選之也，不可以不嚴；其養之也，不可以不足；其鼓舞之也，不可以不宏。三者果行，吾未見其不爲晚成之大器也。夫士通籍之後，浮沈郎署，動十餘年，乃今用之求學，而云老之將至也耶。

一、今世學者，爲西人之政論易，爲西人之科學難。政論有驕囂之風，如自由、平等、民權、壓力、革命皆是。科學多樸茂之意。且其人既不通科學，則其政論必多不根，而於天演消息之微不能喻也，此未必不爲吾國前途之害。故中國此後教育，在在宜著意科學，使學者之心慮沈潛浸漬，於因果實證之間，庶他日學成，有療病起弱之實力，能破舊學之拘攣，而其於圖新也審，則真中國之幸福矣。

梁啟超《飲冰室合集・文集》第一册《變法通議・學校總論》 吾聞之《春秋》三世之義，據亂世以力勝，升平世智力互相勝，太平世以智勝。草昧伊始，蹄迹交於中國，鳥獸之害未消，營窟懸巢，乃克相保，力之强也。顧人雖文弱，無羽毛之飾、爪牙之衛，而卒能檻縶兕虎，駕役駝象，智之强也。數千年來，蒙古之種，回回之裔，以虜掠爲功，以屠殺爲樂，屢蹂各國，幾一寰宇，力之强也。近百年間，歐羅巴之衆，高加索之族，藉製器以滅國，借通商以闢地，於是全球十九，歸其統轄，智之强也。世界之運，由亂而進於平，勝敗之原，由力而趨於智，故言自强於今日，以開民智爲第一義。

智惡乎開，開於學；學惡乎立，立於教。學校之制，惟吾三代爲最備，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立學之等也。八歲入小學，十五而就大學，入學之年也。六年教之數與方名，九年教之數日，十年學書計，十有三年學樂誦詩，成童學射御，二十學禮，受學之序也。比年入學，中年考校，以離經辨志爲始事，以知類通達爲大成，課學之程也。《大學》一篇，言大學堂之事也；《弟子職》一篇，言小學堂之事也；《内則》一篇，言女學堂之事也，《學記》一篇，言師範學堂之事也。管子言農工商，羣萃而州處，相語以事，相示以功，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是農學工學商學，皆有學堂也。孔子言以不教戰，是謂棄民，晉文始入而教其民，三年而後用之。越王棲於會稽，教訓十年是兵學有學堂也。其有專務他業，不能就學者，猶以十月事訖，使父老教於校室。見《公羊傳》十五年注。有不帥教者，鄉官簡而以告，其視之重而督之嚴也如此。故使一國之内，無一人不受教，無一人不知學。《兔罝》之野人，可以備于城；《小戎》之女子，可以敵王愾；販牛之鄭商，可以退敵師；斲輪之齊工，可以語治道；聽輿人之誦，可以定霸；采鄉校之議，可以聞政。舉國之人，與國爲體，填城溢野，無非人才，所謂以天下之目視，以天下之耳聽，以天下之慮慮，三代盛强，蓋以此也。

馬貴與曰：「古者户口少而才智之民多，今户口多而才智之民少。」余悲其言，雖然，蓋有由也。先王欲其民智，後世欲其民愚，天下既定，敵國外患既息，其所慮者，草澤之豪傑，乘時而起，與議論之士，援古義以非時政也，於是乎爲道以鈐制之。國有大學，省有學院，郡縣有學官，考其名猶夫古人也，視其法猶夫古人也，而問其所以爲教，則曰制義也，詩賦也，楷法也，不必讀書通古今而亦能之，則中材以下，求讀書求通古今者希矣。非此一途不能自進，則奇才異能之士，不得不輟其所學，以俛焉而從事矣。其取之也無定，其得之也甚難，則倜儻之才，必有十年不第，窮愁感歎，銷磨其才氣，而無復餘力以成其學矣。如是則豪傑與議論之士必少，而於馴治天下也甚易，故秦始皇之燔詩書，明太祖之設制藝，遥遥兩心，千載同揆，皆所以愚黔首，重君權，馭一統之天下，弭内亂之道，未有善於此者也。譬之居室，慮其僮僕竊其寶貨，束而縛之，寘彼嚴室，加扃鐍焉，則可以高枕而卧，無損其秋毫矣。獨惜强寇忽至，入門無門，入閨無閨，悉索所有，席卷以行，而受縛之人，徒相對咋舌，見其主之難，而無以爲救也。

凡國之民，都爲五等：曰士、曰農、曰工、曰商、曰兵。士者學子之稱，夫人而知也。然農有農之士，工有工之士，商有商之士，兵有兵之士。農而不士，故美國每年農産值銀三千一百兆兩，俄國值二千二百兆兩，法國值一千八百兆兩，而中國祇值三百兆兩。工而不士，故美國每自創新藝，報官領照者，二萬二百十事，法國七千三百事，英國六千九百事，而中國無聞焉。商而不士，故英國商務價值二千七百四十兆兩，德國一千二百九十六兆兩，法國一千一百七十六兆兩，而中國僅二百十七兆兩。兵而不士，故去歲之役，水師軍船九十六艘，如無一船；榆關防守兵，幾三百營，如無一兵。今夫有四者之名，無士之實，則其害且至於此。矧於士而不士，聚千百帖括卷摺考據詞章之輩，於歷代掌故，瞠然未有所見，於萬國形勢，瞢然未有所聞者，而欲與之共天下，任庶官，行新政，禦外侮，其可得乎？

今之言治國者，必曰倣效西法，力圖富强，斯固然也。雖然，非其人莫能舉也。今以有約之國十有六，依西人例，每國命一使，令之周知四國，嫻於辭令，能任使才者，幾何人矣？歐、美、澳洲、日、印、緬、越、南洋諸島，其有中國人民僑寓之地，不下四百所，今之熟悉商務，明察土宜，才任領事者，幾何人矣？教案界務

商務，紛紛屢起，今之達彝情，明公法，熟約章，能任總署章京、各省洋務局者，幾何人矣？泰西大國常兵皆數十萬，戰時可調至數百萬，中國之大，練兵最少亦當及五十萬，爲千營，每營營哨官六員，今之習於地圖，曉暢軍事，才任偏裨者，幾何人矣？嫻練兵法，諳習營制，能總大衆，遇大敵，才任統帥者，幾何人矣？中國若整頓海軍，但求與日本相敵，亦須有兵船百四十餘艘，今之深諳海戰，能任水弁者，幾何人矣？久歷風濤，熟悉沙綫，堪勝船主大副二副者，幾何人矣？陸軍每營，水師每船皆需醫師二三人，今之練習醫理，精達傷科，才任軍醫者，幾何人矣？每造鐵路，十英里需用上等工匠二員，次等六十員，今之明於機器，習於工程學，才任工師者，幾何人矣？中國礦産，封錮千年，得旨開采，設局漸多，今之能察礦苗，化分礦質，才任礦人者，幾何人矣？各省議設商務局以保利權，今之明商理，習商情，才任商董者，幾何人矣。能製造器械，乃能致强，能製造貨物，乃能致富，今之創新法，出新製，足以方駕彼族，衣被天下者，幾何人矣？坐是之故，往往有一切新法，盡美盡善，人人皆知，而議論數十年不能舉行者。苟漫然舉之，則僨轅立見，卒爲沮抑新法者所詬詈，其稍有成效之一二事，則任用洋員者也。而輪船招商局、開平礦局、漢陽鐵廠之類，每年開銷之數，洋人薪水，幾及其半；海關釐稅，歲入三千萬，爲國餉源，而聽彼族盤跨，數十年不能取代。即此數端論之，任用洋員之明效，大略可睹矣。然猶幸而藉此以成就一二事，若決然舍旃，則將並此一二事者而亦無之。嗚呼！同是圓顱方趾，戴天履地，而必事事俯首拱手，待命他人，豈不可爲長太息矣乎！

若夫四海之大，學子之衆，其一二識時之彦，有志之士，欲矢志獨學，求中外之故，成一家之言者，蓋有人矣。然不通西文，則非已譯之書不能讀，其難成一也。格致諸學，皆藉儀器，苟非素封，未由購置，其難成二也。增廣學識，尤藉游歷，尋常寒士，安能遠遊，其難成三也。一切實學，如水師必出海操練，礦學必入山察勘，非藉官力不能獨行，其難成四也。國家既不能此取士，學成亦無所用，猶不足以贍妻子，免饑寒，故每至半途，廢然而返，其難成五也。此所以通商數十年，而士之無所憑藉，能卓然成異材爲國家用者，殆幾絶也。此又馬貴與所謂姑選其能者，而無能之人，則聽其自爲不肖而已。姑進其用者，而未用之人，則聽其自爲不遇而已。豚蹄滿篝之祝，旁觀猶以爲笑，況復束縛之，馳驟之，銷磨而鈐制之，一旦有事，乃欲以多材望天下，安可得耶，安可得耶？

然猶曰洋務爲然也。若夫内外各官，天子所以共天下也，而今日之士，他日之官也，問國之大學，省之學院，郡縣之學官，及其所至之書院，有以歷代政術爲教者乎？無有也。有以本朝掌故爲教者乎？無有也。有以天下郡國利病爲教者乎？無有也。當其學也，未嘗爲居官之地，其得官也，則當盡棄其昔者之所學，而從事於所未學《傳》曰：「吾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以政學猶且不可，況今之既入官而仍讀書者，能有幾人也。以故一切公事，受成於胥吏之手，六部書辦，督撫幕客，州縣房科，上下其手，持其短長，官無如何也。何以故？胥吏學之，而官未學也。遂使全局糜爛，成一吏例利之天下，禍中腹心，疾不可爲。是故西學之學校不興，其害小，中學之學校不興，其害大。西學不興，其一二淺末之新法，猶能任洋員以舉之，中學不興，甯能盡各部之堂司，各省之長屬，而概用洋員以承其乏也，此則可爲流涕者也。

不寧惟是，中國孔子之教，歷數千載，受教之人，號稱四百兆，未爲少也。然而婦女不讀書，去其半矣，農工商兵不知學，去其十之八九矣，自餘二二占畢咿嗄以從事於四書五經者，彼其用心，則爲考試之題目耳，制藝之取材耳，於經無與也，於教無與也。其有通人志士，或箋注校勘，效忠於許鄭，或束身自愛，歸命於程朱，然於古人之微言大義，所謂誦《詩三百》可以授政，《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者，蓋寡能留意，則亦不過學其所學，於經仍無與也，於教仍無與也。故號爲受教者四萬萬人，而究其實能有幾人，則非吾之所敢言也。故吾嘗謂今日之天下，幸而猶以經義取士耳，否則讀吾教之經者，殆幾絶也。此言似過，然有鐵證焉。彼《禮經》十七篇，孔子之所雅言，今試問綴學之子，能誦其文，言其義者，幾何人也。何也？科舉所不用也。然則堂堂大教，乃反藉此疲敝之科舉以圖存，夫藉科舉之所存者，其與亡也相去幾何矣。而況今日之科舉，其勢必不能久，吾向者所謂變亦變，不變亦變，與其待他人之變，而一切澌滅以至於盡，則何如吾自變之，而尚可以存其一二也。《記》曰：「下無學，賊民興，喪無日矣。」《傳》曰：「小雅盡廢，則四彝交侵，而中國微。」愾我儒教，爰自東京，即已不競。晉宋之間陷於老，隋唐以來淪於佛，外教一入，立見侵奪，況於彼教之徒，强聒不舍，挾以國力，奇悍無倫。今吾蓋見通商各岸之商賈，西文學堂之人士，攘臂弄舌，動曰四書六經爲無用之物。而教士之著書發論，亦侃侃言曰：中國之衰弱，由於教之未善。夫以今日帖括家之所謂經，與考據家之所謂經，雖聖人復起，不能謂其非無用也，則惡能禁人之不輕薄之而遺棄之也。故準此不變，吾恐二十年以後，孔子之教，將絶於天壤，此則可爲痛哭者也。

亡而存之，廢而舉之，愚而智之，弱而强之，條理萬端，皆歸本於學校。西人學校之等差、之名號、之章程、之功課，彼士所著《德國學校》、《七國新學備要》、《文學興國策》等書，類能言之，無取吾言也。吾所欲言者，采西人之意，行中國之法，采西人之法，行中國之意。其總綱三：一曰教，二曰政，三曰藝。其分目十有八：一曰學堂，二曰科舉，三曰師範，四曰專門，五曰幼學，六曰女學，七曰藏書，八曰纂書，九曰譯書，十曰文字，十一曰藏器，十二曰報館，十三曰學會，十四曰教會，十五曰游歷，十六曰義塾，十七曰訓廢疾，十八曰訓罪人。所擬章程皆附於各篇之後。

今之同文館、廣方言館、水師學堂、武備學堂、自强學堂、實學館之類，其不能得異才何也？言藝之事多，言政與教之事少。其所謂藝者，又不過語言文字之淺，兵學之末，不務其大，不揣其本，即盡其道，所成已無幾矣。又其受病之根有三：一曰科舉之制不改，就學乏才也。二曰師範學堂不立，教習非人也。三曰專門之業不分，致精無自也。故此中人士，閣束六經，吐棄羣籍，於中國舊學，既一切不問，而叩以西人富强之本，制作之精，亦罕有能言之而能效之者。昔嘗戲言，古人所患者，離乎夷狄，而未合乎中國。今之所患者，離乎中國，而未合乎夷狄。推其成就之所至，能任象鞮之事，已爲上才矣。其次者乃適足爲洋行買辦罔必達之用。其有一二卓然成就，達於中外之故，可備國家之任者，必其人之聰明才力，能藉他端以自精進，而非此諸館諸學堂之爲功也。夫國家之設學，欲養人才以共天下，而其上才者僅如此，次下者乃如彼，此必非朝廷作人之初意也。今朝士言論，汲汲然以儲才爲急者，蓋不乏人，學校萌芽，殆自茲矣。其亦有洞澈病根之所在，而於此三端者少爲留意也乎。

抑今學校之議不行，又有由也。經費甚鉅，而籌措頗難，雖知其急，莫克任也。今夫農之治疇也，逾春涉夏，以糞以溉，稱貸苦辛，無或辭者，以爲非如是則秋成無望也。中人之家，猶且節衣縮食以教子弟，冀其成就，光大門閭。今國家而不欲自强則已，苟欲自强，則悠悠萬事，惟此爲大，雖百舉未遑，猶先圖之。吾聞泰西諸大國學校之費，其多者八千七百餘萬，其少者亦八百萬，小學堂費英國每年三千三百萬元，法國一千四百萬元，德國三千四百萬元，俄國五百萬元，美國八千四百萬元。中學大學共費英國每年八百六十萬元，法國三千萬元，德國二百萬元，俄國四百餘萬元，美國三百餘萬元。日本區區三島，而每年所費，亦至八九百萬。人之謀國者，豈其不思撙節之義，而甘擲黃金於虛牝乎？彼日人二十年興學之費，取償於吾之一戰而有餘矣，使吾向者舉其所謂二萬萬而百分之，取其一二以興羣學，則二十年間，人才大成，去年之役，甯有是乎？嗚呼，前事不忘，後事之師，及今不圖，恐他日之患，其數倍於今之所謂二萬萬者，未有已時。追痛創復至，而始悔今之爲誤，又奚及乎？今不惜糜重帑以治海軍，而不肯舍薄費以營學校，重其所輕，而輕其所重。譬之孺子，懷果與金示之，則棄金而取果；譬之野人，持寸珠與百錢示之，則遺珠而攫錢。徒知敵人勝我之具，而不知所以勝之具，曠日窮力，以從事於目前之所見，而蔽於其所未見，究其歸宿，一無所成，此其智視孺子、野人何如矣。

西人之策中國者，以西國之人數與中國之人數爲比例，而算其應有之學生，與其學校之費。謂小學之生，宜有四千萬人，每年宜費二萬二千六百萬元；中學之生，宜有一百十八萬四千餘人，每年宜費五千九百萬餘元；大學之生，宜有十六萬五千餘人，每年宜費七千一百萬餘元。今不敢爲大言，請如西人百分之一，則亦當有小學生四十萬人，中學生一萬一千八百四十人，大學生一千八百五十餘人，每年當費三百五十六萬元。中國房屋衣食等費，視西人僅三之一，則每年不過一百餘萬元耳。猶有一義於此，中國科第之榮，奔走天下久矣，制藝楷法，未嘗有人獎勵而驅策之，而趨者若鶩，利禄之路然也。今創辦之始，或經費未充，但使能改科舉，歸於學校，以號召天下，學中惟定功課，不給膏火，天下豪傑之士，其羣集而俛焉從事者，必不乏人。如是則經費又可省三之一，歲費七十餘萬足矣。而學中所成之人材，即以拔十得五計之，十年之後，大學生之成就者，已可得八千人，用以布列上下，更新百度，沛然有餘矣。夫以日本之小，每年此費，尚至八九百萬，而謂堂堂中國，欲得如日本十二分一之費，而憂其無所出邪，必不然矣。

章炳麟《章太炎的白話文・論教育的根本要從自國自心發出來》　本國沒有學說，自己沒有心得，那種國，那種人，教育的方法，只得跟別人走。本國一向有學說，自己本來有心得，教育的路綫自然不同。幾位朋友，你看中國是屬于那一項？中國現在的學者，又屬于那一項呢？有人說，中國本來沒有學說，那種話，前幾篇已經駁過。還有人說，中國本來有學說，只恨現在的學者沒有心得，這句話雖然不合事實，我倒願學者用爲藥石之言。中國學說，歷代也有盛衰，大勢還是向前進步，不過有一點兒偏勝。只看周朝的時候，禮、樂、射、御、書、數，喚作六藝，懂得六藝的多。却是歷史政事，民間能够理會的很少。哲理是更不

消説得。後來老子、孔子出來，歷史、政事、哲學三件，民間漸漸知道了。六藝倒漸漸荒疏。漢朝以後，懂六藝的人雖不少，總不如懂歷史政事的多。漢朝人的懂六藝，比六國人要精許多。哲理又全然不講。魏、晉、宋、齊、梁、陳這幾代，講哲理的，盡比得上六國。六藝里邊的事，禮、樂、數是一日明白一日。書只有形體不正一點，聲音訓詁仍舊沒有失去，歷史政事自然是容易知道的，總算沒有甚麼偏勝。隋、唐時候，佛教的哲理，比前代要精審，却不過幾個和尚。尋常士大夫家，儒道名法的哲理就沒有。數學、禮學，唐初都也不壞，從中唐以後就衰了。只剩得歷史、政事，算是唐人擅場。

宋朝人分做幾派：一派是瑣碎考據的人，像沈括、陸佃、吴曾、陸游、洪适、洪邁都是。王應麟算略略完全些，也不能見得大體。在六藝里面，不能成就得那一種；一派是好講經世的人，象蘇軾、王安石、陳亮、陳傅良、葉適、馬端臨都是。陳、馬還算着實，其餘不過長許多浮夸的習氣，在歷史既沒有真見，在當時也没有實用；一派是專求心性的人，就是理學家了。比那兩家，總算成就。除了邵雍的鬼話，其餘比魏、晉、宋、齊、梁、陳的學者，也將就攀得上。歷史只有司馬光、范祖禹兩家。司馬光也還懂得書學。此外象賈昌朝、丁度、毛居正幾個人，也是一路。象宋祁、劉攽、劉奉世、曾鞏又是長于校勘，原是有津逮後學的功，但自己到底不能成就小學家。宋、元之間，幾位算學先生出來，倒算是獨開蹊徑。大概宋朝人還算没有偏勝，只爲不懂得禮，所以大體比不上魏、晉幾朝。（中國有一件奇怪事，老子明説：「禮者，忠信之薄。」却是最精于禮，孔子事事都要請教他。魏晉人最佩服老子，幾個放蕩的人，並且説「禮豈是爲我輩設」，却是行一件事，都要考求典禮。晉朝末年，禮論有八百卷，到劉宋朝何承天，删併成三百卷；梁朝徐勉集五禮，共一千一百七十六卷，可見那時候的禮學，發達到十分。現在《通典》里頭，有六十卷的禮，大半是從那邊採取來，都是精審不磨，可惜比照原書，只存二十分之一了。那時候人，非但在學問一邊講禮，在行事一邊，也都守禮。且看宋文帝已做帝王，在三年服裏頭生太子，還瞞着人不敢説，象後代的帝王，那里避這種嫌疑，可見當時守禮的多，就帝王也不敢公然逾越。更有怪的，遠公原是個老和尚，本來游方以外，却又精于《喪服》。弟子雷次宗，也是一面清談，一面説禮，這不是奇怪得很麽？宋朝的理學先生，都説服膺儒術，規行矩步，到得説禮，不是胡涂，就是謬妄。也從不見有守禮的事。只是有一個楊簡，通稱楊慈湖。在温州做官，遇着欽差到温州來，就去和他行禮，主人陞自阼階，賓陞自西階，一件一件，都照着做，就算奇特非常，到底不會變通，也不算甚麽高。照這樣看來，理學先生，遠不如清談先生。）

明朝時候，一切學問，都昏天黑地，理學只襲宋儒的唾餘，王守仁出來，略略改變些兒，不過是溝中没有蛟龍，魚鱉來做雄長，連宋朝人的瑣碎考據，字學校勘都没有了。典章制度，也不會考古，歷史也是推開一卷。中間有幾位高的，音韵算陳第，文字訓詁算黄生，律吕算朱載堉，攻《僞古文尚書》算梅鷟，算學也有個徐光啓，但是從別處譯來，並不由自己思索出來，所以不數。到明末顧炎武，就漸漸成個氣候。

近二百年來，勉强喚做清朝，書學、數學、禮學，昏黑了長久，忽然大放光明，歷史學也比得上宋朝。象錢大昕、梁玉繩、邵晉涵、洪亮吉，都着實可以名家。講政事的頗少，就有也不成大體。或者因爲生非其時，不犯着講政事給他人用，或者看穿講政事的，總不過是浮夸大話，所以不願去講。至于哲理，宋、明的理學，已經擱起一邊了，却想不出一種道理去代他。中間只有戴震，做幾卷《孟子字義疏證》，自己以爲比宋儒高，其實戴家的話，只好用在政事一邊，别的道理，也並没得看見。宋儒在《孟子》裏頭翻來翻去，戴家也在《孟子》裏頭翻來翻去。宋儒還采得幾句六朝話，（大概皇侃《論語疏》裏頭的話，宋儒采他的意頗多。）戴家只會墨守《孟子》。孟子一家的話，戴家所發明的，原比宋儒切實，不過哲理不能專據孟子。（阮元的《性命古訓》，更不必評論了。）到底清朝的學説，也算十分發達了。只爲没有講得哲理，所以還算一方偏勝。若論進步，現在的書學、數學，比前代都進步。禮學雖比不上六朝，比唐、宋、明都進步。歷史學裏頭，鈎深致遠，參伍比校，也比前代進步。經學還是歷史學的一種，近代比前代進步。本國的學説，近來既然進步，就和一向没有學説的國，截然不同了。但問進步到這樣就止麽，也還不止。六書固然明了，轉注、假藉的真義，語言的緣起，文字的孳乳法，仍舊模糊，没有尋出綫索，可不要向前去探索麽！禮固然明了，在求是一邊，這項禮爲甚麽緣故起來？在致用一邊，這項禮近來應該怎樣增損？可不要向前去考究麽！歷史固然明了，中國人的種類，從那一處發生？歷代的器具，是怎麽樣改變？各處的文化，是那一方盛？那一方衰？盛衰又爲甚麽緣故？本國的政事，和别國比較，劣的在那一塊？優的在那一塊？又爲甚麽有這樣政事？都没有十分明白，可不要向前去追尋麽？算學本是參酌中外，似乎那邊盛了。這邊只要譯他就够。但以前有徐光啓采那邊的，就有梅文鼎由本國尋出頭路

來；有江永采那邊的，就有錢大昕、焦循由本國尋出頭路來。直到羅士琳、徐有壬、李善蘭，都有自己的精思妙語，不專去依傍他人。後來人可不要自勉麼！近來推陳出新的學者，也盡有幾個。若說現在學者沒有心得，無論不能概全國的人，只兄弟自己看自己，心得的也很多。到底中國不是古來沒有學問，也不是近來的學者沒有心得，不過用偏心去看，就看不出來。怎麼叫做偏心？只佩服別國的學說，對着本國的學說，不論精粗美惡，一概不采，這是第一種偏心。

在本國的學說裏頭，治了一項，其餘各項，都以爲無足重輕，並且還要詆毀。就象講漢學的人，看見魏晉人講的玄理，就說是空言，或說是異學；講政事的人，看見專門求是不求致用的學說，就說是廢物，或說是假古玩；仿佛前人說的，一個人做弓，一個人做箭，做弓的說：「只要有我的弓，就好射，不必用箭。」做箭的說：「只要有我的箭，就好射，不必用弓。」這是第二種偏心。（這句話，並不是替許多學者做調人，一項學術裏頭，這個說的是，那個說的非，自然要辯論駁正，不可模棱了就算數。至于兩項學術，就不該互相菲薄。）

這兩項偏心去了，自然有頭緒尋出來。但聽了別國人說，本國的學說壞，依着他說壞，固然是錯；就聽了別國人說，本國的學說好，依着他說好，仍舊是錯；爲甚麼緣故呢？別國人到底不明白我國的學問，就有幾分涉獵，都是皮毛，憑他說好說壞，都不能當做定論。現在的教育界，第一種錯，漸漸打消幾分；第二種錯，又是接踵而來。比如日本人說陽明學派，是最高的學派，中國人聽了，也就去講陽明學，且不論陽明學是優是劣，但日本人于陽明學，並沒有甚麼發明，不過偶然應用，立了幾分功業，就說陽明學好。原來用學說去立功業，本來有應有不應，不是板定的。就象莊子說：「能不龜手一也，或以侯，或不免于洴澼絖。」（不龜手，說手遇了冷不裂；洴澼絖，就是打綿。）本來只是湊機會兒，又應該把中國的歷史翻一翻。明末東南的人，大半是講陽明學派，如果陽明學一定可以立得功業，明朝就應該不亡。又看陽明未生以前，書生立功的也很不少，遠的且不必說，象北宋種師道，是橫渠的弟子，用种師道計，北宋可以不亡。南宋趙葵是晦庵的再傳弟子，宋末保全淮蜀，都虧趙葵的力。明朝劉基，（就是人人稱劉伯温的）是參取永嘉、金華學派的人，明太祖用劉基的策，就打破陳友諒。難道看了橫渠、晦庵和永嘉、金華學派的書，就可以立得功業麼？原來運用之妙，存乎其人。莊子說得好：「豕零桔梗，是時爲帝。」（豕零，就是藥品裏頭的猪苓，意思說賤藥也有大用。）如果着實說去，學說是學說，功業是功業，不能爲立了功業，就說這種學說好，也不能爲不立功業，就說這種學說壞。（學說和致用的方術不同，致用的方術，有效就是好，無效就是不好；學說就不然，理論和事實合才算好，理論和事實不合就不好，不必問他有用沒用。）現在看了日本人偶然的事，就說陽明學好，真是道聽途說了。

又象一班人，先聽見宋儒謗佛，後聽見漢學人謗佛，最後又聽見基督教人也謗佛，就說佛學不好；近來聽見日本人最信佛，又聽見歐洲人也頗有許多信佛，就說佛學好；也不論佛學是好是壞。但基督教人，本來有門户之見，並說不出自己的理論來；漢學人也並不看佛書，這種話本可以擱起一邊；宋儒是看過佛書了，固然有許多人謗佛，也有許多人直用佛書的話，沒有諱飾。本來宋儒的學說，是從禪宗脱化，幾個直認不諱的。就是老實說直話，又有幾個？裏面用了佛說，外面排斥佛說，不過是裝潢門面，難道有識的人，就被他瞞過麼？日本人的佛學，原是從中國傳去，有幾種書，中國已經沒有了，日本倒還有原版，固是可寶。但日本人自己的佛學，並不能比中國人深，那種華嚴教、天台教的話，不過把中國人舊疏敷衍成篇。他所特倡的日蓮宗，真宗，全是宗教的見解，並沒有關係學說的話。盡他說的好，也不足貴。歐洲人研究梵文，考據佛傳，固然是好；但所見的佛書，只是小乘經論，大乘並沒有幾種。有意講佛學的人，照着他的法子，考求言語歷史，原是不錯。（本來中國玄奘、義浄這班人，原是注意在此，但宋朝以後就絶了。）若說歐洲人是文明人，他既學佛，我也依他學佛，這就是下劣的見解了。

胡亂跟人，非但無益，並且有害。這是甚麼緣故？意中先看他是個靶子，一定連他的壞處也取了來。日本出家人都有妻，明明是不持戒律，既信日本，就與佛學的本旨相反。歐洲人都說大乘經論，不是釋迦牟尼說的，（印度本來有這句話。）看不定的人，就說小乘好，大乘不好，那就棄菁華取糟粕了。佛經本和周公、孔子的經典不同：周、孔的經典，是歷史，不是談理的，所以真經典就是僞經典就不是；佛經是談理的，不是歷史，只要問理的高下，何必問經是誰人所說？佛經又和基督教的經典不同：基督教是純宗教，理的是非，並不以自己思量爲準，只以上帝耶穌的所說爲準；佛經不過夾雜幾分宗教，理的是非，要以自己思量爲準，不必以釋迦牟尼所說爲準。以前的人學佛，原是心里悦服，並不爲看重印度國，推愛到佛經；現在人如果要講佛學，也只該憑自己的心學去，又何

必藉重日本、歐洲呢？

又象一班無聊新黨，本來看自國的人，是野蠻人；看自國的學問，是野蠻學問；近來聽見德國人頗愛講支那學，還說中國人民，（是）最自由的人民；中國政事，是最好的政事；回頭一想，文明人也看得起我們野蠻人，文明人也看得起我們野蠻學問。大概我們不是野蠻人，中國的學問，不是野蠻學問了。在學校裏邊，恐怕該添課國學漢文。有這一種轉念，原說他好，並不說他不好，但是愛教的人，本來胸中象一塊白絹，惟有聽受施教的話，施教的人却該自己有幾分注意，不該聽別人的話。何不想一想，本國的學問，本國人自然該學，就象自己家里的習慣，自己必定應該曉得，何必聽他人的毀譽？別國有幾個教士穴官，粗粗淺淺的人，到中國來，要知這一點兒中國學問，向下不過去問幾個學究，向上不過去問幾個斗方名士，本來那邊學問很淺，對外人說的，又格外淺，外人看中國自然沒有學問。古人說的，「以管窺天，以蠡測海」。（蠡本來應寫瓢，俗寫作螺。意思說用瓢殼去舀海水，不能曉得海的深淺。）一任他看成野蠻何妨。近來外人也漸漸明白了，德國人又專愛考察東方學問，也把經典史書略略翻去，但是翻書的人，能够把訓詁文義真正明白麽？那個口述的中國人，又能够把訓詁文義真正明白麽？你看日本人讀中國書，約略已有一千多年，究竟訓詁文義，不能明白。他們所稱爲大儒，這邊看他的話，還是許多可笑。（象山井鼎、物觀校勘經典，却也可取，因爲只案字比校，並不多發議論。其餘著作，不過看看當個玩具，並沒有可采處。近來許多目録家，看得日本有幾部舊書，就看重日本的漢學家，是大錯了。皇侃《論語疏》、《玉燭寶典》、《羣書治要》幾部古書，不過藉日本做個書篋子。）這個也難怪他們，因爲古書的訓詁文義，從中唐到明代，一代模糊一代，到近來才得真正明白。以前中國人自己尚不明白，怎麽好責備別國人！後來日本人也看見近代學者的書，但是成見深了，又是發音極不正當，不曉得中國聲音，怎麽能曉得中國的訓詁？既然不是從師講授，仍舊不能冰釋理解，所以日本人看段注《説文》、王氏《經傳釋詞》和《康熙字典》差不多。幾個老博士，翻騰幾句文章學説，不是支離，就是汗漫。日本人治中國學問，這樣長久，成效不過如此，何況歐洲人只費短淺的光陰，怎麽能够了解？

有説日本人歡喜附會，德國人倒不然，總該比日本人精審一點，這句話也有幾分合理。日本人對着歐洲的學説，還不敢任意武斷。對着中國的學説，只是亂説亂造，或者徐福東來，帶了許多燕、齊怪迂之士，這個遺傳性，至今還在？歐洲人自然没有這種荒謬，到底時候太淺，又是没有師授，總是不解，既然不解，他就説是中國學問，比天還要高，中國人也不必引以爲榮。古人説，「一經品題，聲價十倍」，原是看品題人是甚麽，若是没有品題的資格，一個門外漢，對着我極口稱贊，又增甚麽聲價呢？聽了門外漢的品題，當作自己的名譽，行到教育一邊，也有許多毛病。往往這邊學究的陋話，斗方名士的謬語，傳到那邊，那邊附會了幾句，又傳到這邊，這邊就看作無價至寶，也有這邊高深的話，傳到那邊，那邊不能了解，任意胡猜，猜成了，又傳到這邊，這邊又看作無價至寶，就把向來精深確實的話，改做一種淺陋荒唐的話。這個結果，使學問一天墮落一天。

幾位朋友，要問這種憑據，兄弟可以隨意舉幾件來。

（一）日本人讀漢字，分爲漢音、吴音、唐音各種。却是發音不準，並不是中國的漢音、唐音、吴音本來如此，不過日本人口舌崛强，學成這一種奇怪的音。現在日本人説，他所讀的，倒是中國古來的正音，中國人也頗信這句話。我就對那個人説，中國的古音，也分二十幾韵，那里象日本發音這樣簡單？古音或者没有憑據，日本人所説的古音，大概就是隋唐時候的音。你看《廣韵》現在，從《廣韵》追到唐朝的《唐韵》、隋朝的《切韵》，並没有甚麽大變動。照《廣韵》的音切切出音來，可象日本人讀漢字的聲音麽？那個人説，怎麽知道《廣韵》的聲音不和日本聲音一樣？我説，一項是聲紐，（就是通稱字母的。）兩項是四聲，從隋唐到現在，並没有甚麽大改，日本可有四聲麽？可有四十類細目麽？至于分韵，元明以來的聲音，比《廣韵》減少，却比日本還多。日本人讀漢字，可能象《廣韵》分二百六韵麽？你看從江蘇沿海到廣東，小販做工的人，都會胡亂説幾句英語，從來聲音没有讀準，假如幾百年後，英國人説，「我們英國的舊音失去了，倒是中國沿海的人，發得出英國的舊音」，你想這句話，好笑不好笑？

（二）日本人常説：「日本人讀中國的古文就懂得，讀中國的現行的文就不懂得，原來中國文化變了，日本人作的漢文，倒還是中國的古文。」這句話，也頗有人相信，我説：日本的文章，用助詞非常的多，因爲他説話裏頭助詞多，所以文章用助詞也多。中國文章最愛多用助詞的，就是宋、元、明三朝，所以日本人拿去强擬，真正隋唐以前的文章，用助詞並不多。日本可能懂得麽？至于古人辭氣，和近來不很相同，就中國人粗稱能文的，還不能盡解，更何論日本人？自從王氏做《經傳釋詞》，近來馬建忠分爲八品，做了一部《文通》，原是用法文比擬，却並没有牽强，大體雖不全備，中國的詞，分起來，總有十幾品，頗還與古人

辭氣相合，在中國文法書里邊，也算錚錚佼佼了！可笑有個日本人兒島獻吉，又做一部《漢文典》，援引古書，也沒有《文通》的完備，又拿日本詰詘聱牙的排列法去硬派中國文法，倒有許多人說兒島的書，比馬氏好得多，因爲馬氏不録宋文，兒島兼録宋文。不曉中國的文法，在唐朝早已完備了，宋文本來沒有特別的句調，録了有什麽用？宋文也還可讀，照着兒島的排列法，語勢蹇澀，反變成文理不通，比馬氏的書，真是有霄壤之隔，近來中國反有人譯他的書，唉！真是迷了。日本幾個老漢學家，做來的文字，總有幾句不通，何況這位兒島學士。現在不用拿兩部書比較，只要請兒島做一篇一千字長的文章，看他語氣順不順，句調拗不拗？再請兒島點一篇《漢書》，看他點得斷點不斷？就可以試驗得出來了！

（三）有一個英國人，説中國的言語，有許多從外邊來，就象西瓜、蘆菔、安石榴、蒲桃（俗寫作葡萄）是希臘語，師子是波斯語，從那邊傳入中國。這句話，近來信的雖不多，將來恐怕又要風行。要曉這種話，也有幾分近理。却是一是一非，要自己檢點過。中國本來用單音語，鳥獸草木的名，却有許多是復音語。但凡有兩字成一個名的，如果兩字可以分解得開，各自有義，必不是從外國來。如果兩字不能分解，或者是從外國來。蒲桃本不是中國土産，原是從西域取來，枝葉既不象蒲，果實也不象桃，唤做蒲桃，不合中國語的名義，自然是希臘語了。師子、安石榴，也是一樣。象西瓜就不然，瓜是蔬物的通名，西瓜説是在西方的最好。兩個都有義，或者由中國傳到希臘去，必不由希臘傳到中國來。蘆菔也是中國土産，《説文》已經列在小篆，兩個字雖則不能分解，鳥獸草木的名，本來復音語很多，也象從中國傳入希臘，不象從希臘傳入中國。至于彼此談話，偶然一樣，象父母的名，全地球没有大異。中國稱兄做昆，轉音爲哥；鮮卑也稱兄爲阿干。中國稱帝王爲君，突厥也稱帝王爲可汗。中國人自稱爲我，拉丁人也自稱爲愛伽。中國吴語稱我輩爲阿旁，（《洛陽伽藍記》，自稱阿儂，語則阿旁。）梵語也稱我輩爲阿旁。中國稱彼爲他，梵語也稱彼爲多他。中國嘆詞有嗚呼，梵語也是阿嵩。這種原是最簡的語，隨口而出，天籟相符，或者古來本是同種，後來分散，也未可知？必定説甲國的語，從乙國來；乙國的話，從甲國去，就是全無憑據的話了。（象日本許多名詞，大半從中國去，蒙古的黄臺吉，就是從中國的皇太子變來；滿洲的福晉，就是從中國的夫人變來，這種都可以决定。因爲這幾國都近中國，中國文化先開，那邊没有名詞，不得不用中國的話，所以可下斷語；若兩國隔絶得很遠的，或者相去雖近，文化差不多同時開的，就不能下這種斷語。）有人説中國象形文字從埃及傳來；也有説中國的干支二十二字，就是希臘二十二個字母，這種話全然不對。象形字就是畫畫，任憑怎麽樣草昧初開的人，兩個人同對着一種物件，畫出來總是一樣。何必我傳你，你傳我？干支二十二字，甲、己、庚、癸是同紐，辛、戊是同紐，戊、卯、未，古音也是同紐，譬如干支就是字母，應該各字各紐，現在既有許多同紐的音，怎麽可以當得字母？這種話應該推開。

（四）法國人有句話，説中國人種，原是從巴比倫來。又説中國地方，本來都是苗人，後來被漢人驅逐了。以前我也頗信這句話，近來細細考證，曉得實在不然。封禪七十二君，或者不純是中國地方的土著人，巴比倫人或者也有幾個。因爲《穆天子傳》裏面談的，頗有幾分相近；但説中國人個個是從巴比倫來，到底不然。只看神農姜姓，姜就是羌，到周朝還有姜戎，晉朝青海有個酋長，名叫姜聰，看來姜是羌人的姓。神農大概是青海人；黄帝或者稍遠一點，所以《山海經》説在身毒，（身毒就是印度）又往大夏去採竹，大夏就是唐代的睹貨邏國，也在印度西北，或者黄帝是印度人。到底中國人種的來源，遠不過印度、新疆，近就是西藏、青海，未必到巴比倫地方。至于現在的苗人，並不是古來的三苗；現在的黎人，並不是古來的九黎。三苗、九黎，也不是一類。三苗在南，所以説左洞庭，右彭蠡；九黎在北，所以《尚書》、《詩經》都還説有個黎侯，黎侯就在山西。蚩尤是九黎的君（漢朝馬融説的），所以黄帝從西邊來，蚩尤從東邊走，趕到涿鹿，就是現在直隸宣化府地界，才决一大戰。如果九黎、三苗，就是現在的黎人、苗人，應該在南方决戰，爲甚麽到北方極邊去，難道苗子與韃子雜處？三苗是縉雲氏的子孫（漢朝鄭康成説的），也與苗子全不相干。近來的苗人、黎人，漢朝稱爲西南夷，苗字本來寫髟字，黎字本來寫俐字，所以從漢朝到唐初，只有髟俐的名，從無苗黎的名。後來人强去附會《尚書》，就成苗黎，别國人本來不曉得中國的歷史，聽中國人隨便講講，就當認真。中國人自己講錯了，由别國去一翻，倒反信爲確據，你説不要笑死了麽？

（五）法國又有個人説《易經》的卦名，就是字書，每爻所説的話都是由卦名的字，分出多少字來。這句話，頗象一百年前焦循所講的話。有幾個朋友也信他。我説，他舉出來的字，許多小篆裏頭没有，豈可説文王作《周易》的時候，已經有這幾個字？況且所舉的字，音也並不甚合，在别國人想到這條路上，也算他巧思，但是在中國人只好把這種話做個談柄，豈可當他實在？如果説他説的

巧合，所以可信，我說明朝人也有一句話，比法國人更巧：他說《四書》本來是一部書，《論語》後邊說「不知命」；接下《中庸》，開口就說「天命之謂性」，《中庸》後邊說「予懷明德」；接下《大學》，開口就說「在明明德」；《大學》後邊說「不以利爲義，以義爲利也」；接下《孟子》開口就說：「王何必曰利，亦曰仁義而已矣。」這到是天然湊合，一點沒有牽强。但是信得這句話麽？明末人說了，就說他好笑，法國人說了，就說他有理，不是自相矛盾的麽？

上面所舉，不過幾項，其餘也舉不盡。可見別國人的支那學，我們不能取來做準，就使是中國人不大深知中國的事，拿別國的事迹來比附，創一種新奇的說，也不能取來做準。强去取來做準，就在事實上生出多少支離，學理上生出多少謬妄，並且捏造事迹。（捏造事迹，中國向來沒有的，因爲歷史昌明，不容他隨意亂說；只有日本人，最愛變亂歷史，並且拿小說的假話，當做實事。比如日本小說裏頭，說源義經到蒙古去，近來人竟說源義經化做成吉思汗，公然形之筆墨了。中國下等人，相信《三國志演義》裏頭許多怪怪奇奇的事，當做真實，但在略讀書的人，不過付之一笑。日本人竟把小說的鬼話，踵事增華，當做真正事實，好笑極了。因爲日本史學，本來不昌，就是他國正史，也大半從小說傳聞的話翻來，所以前人假造一種小說，後來人竟當做真歷史，這種笑柄，千萬不要風行到中國才好！）舞弄條例，都可以隨意行去，用這個做學說，自己變成一種庸妄子；用這個施教育，使後生個個變成庸妄子，就使沒有這種弊端，聽外國人說一句支那學好，施教育的跟着他的話施，受教育的跟着他的話受，也是不該！上邊已經說了，門外漢極力贊揚，並沒有增甚麽聲價，況且別國有這種風尚的時候，說支那學好；風尚退了，也可以說支那學不好。難道中國的教育家，也跟着他旅進旅退麽？現在北京開經科大學，許歐洲人來游學，使中國的學說，外國人也知道一點兒，固然是好；但因此就覺得增了許多聲價，却是錯了見解了。大凡講學問施教育的，不可象賣古玩一樣，一時許多客人來看，就貴到非常的貴；一時沒有客人來看，就賤到半文不值，自國的人，該講自國的學問，施自國的教育，象水火柴米一個樣兒，貴也是要用，賤也就要用，只問要用，不問外人貴賤的品評。後來水越治越清，火越治越明，柴越治越燥，米越治越熟，這樣就是教育的成效了。至于別國所有中國所無的學說，在教育一邊，本來應該取來補助，斷不可學《格致古微》的口吻，說別國的好學說，中國古來都現在有的。要知道凡事不可棄己所長，也不可攘人之善。棄己所長，攘人之善，都是島國人的陋見，我們泱泱大國，不該學他們小家模樣！

徐新華《彤芬室文・女學爲教育之母說》 滅人國者，必塞民聰，杜民聽，束縛民之思想，而後蠢蠢狉狉，易趨於亡，英滅印度是也。愚之方若何？變易教育方針，使思想日陋，道德日卑，沈溺不返，以抵於亡。然則教育之於國家不亦重乎？是以憂國者日奔走呼號，提倡教育，以冀開通民智，促進文化。孔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誠哉！教育之不可緩也。茫茫禹甸，芸芸衆生，良莠不齊，美惡並列，時世愈下，風俗益瀉，社會日趨於浮劣，後生小子生於斯，長於斯，耳濡目染，同化而不自知，誠以惡習之入人最深而移人最速也。故言教育者，當以兒童教育爲先，蓋欲茂其葉，必先固其本也。雖然，兒童未入學時，家庭惡劣之見聞，固亦先入爲主。迨既入學，雖有師友之教導規勸，未嘗不能導善格非。然在校幾何時？抵暮歸，復受家庭鄰里之陶冶，一日暴之，十日寒之，吾未見其有濟也。學校既不能變易兒童之精神，則操其術者其惟家庭乎？主持家庭者，非我女子乎？然則兒童之良否胥繫於女子矣。兒童之最親者，莫若母，最愛而最信任者，又莫若母。母教之善，斯善。教之惡，斯惡。然則爲之母者，當導其美德，啓其良知，使其高尚純潔，仰不愧而俯不怍，雖未必能果爲賢者，而要不失爲善人也。是以女子苟無學識，己不正安能正人。即欲正而無方，然則欲女子教育兒童，則女學又不可緩矣。是故言教育，當自兒童始，言兒童教育，當自女子教育始，女子之爲國禍福也大。主持女子教育者，其爲國之禍福也尤大。吾痛夫道德日下，女學不昌，爲是說，俾世之職教育者省焉。

分論

教育與人的發展

《易・渙》 六三，渙其躬，無悔。

六四，渙其羣，元吉。渙有丘，匪夷所思。

《易・渙・象》 「渙其躬」，志在外也。

「渙其羣，元吉」，光大也。

許慎《說文解字・心部》 性，人之易氣性。善者也。从心，生聲。

《老子・十二章》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畋獵，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是以聖人爲腹不爲目，故去彼取此。

《老子・七十六章》 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强。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堅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是以兵强則滅，木强則折。强大處下，柔弱處上。

《論語・陽貨》 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

子曰：「唯上知與下愚不移。」

《論語・季氏》 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爲下矣。」

《論語・子罕》 子曰：「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實者有矣夫！」

子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

《論語・公冶長》 宰予晝寢。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墻不可杇也；於予與何誅？」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於予與改是。」

《論語・里仁》 子曰：「里仁爲美。擇不處仁，焉得知？」

《墨子・所染》 子墨子言見染絲者而歎曰：「染於蒼則蒼，染於黄則黄。所入者變，其色亦變，五入必，而已則爲五色矣！故染不可不慎也！」【略】

凡君之所以安者何也？以其行理也，行理性於染當。故善爲君者，勞於論人，而佚於治官；不能爲君者，傷形費神，愁心勞意，然國逾危，身逾辱。此六君者，非不重其國，愛其身也，以不知要故也。不知要者，所染不當也。

非獨國有染也，士亦有染，其友皆好仁義，淳謹畏令，則家日益，身日安，名日榮，處官得其理矣，則段干木、禽子、傅説之徒是也。其友皆好矜奮，創作比周，則家日損，身日危，名日辱，處官失其理矣，則子西、易牙、豎刁之徒是也。《詩》曰：「必擇所堪，必謹所堪」者，此之謂也。

《墨子・公孟》 公孟子謂子墨子曰：「昔者聖王之列也，上聖立爲天子，其次立爲卿大夫，今孔子博於《詩》、《書》，察於禮樂，詳於萬物，若使孔子當聖王，則豈不以孔子爲天子哉？」子墨子曰：「夫知者必尊天事鬼，愛人節用，合焉爲知矣。今子曰：『孔子博於《詩》、《書》，察於禮樂，詳於萬物。』而曰可以爲天子。是數人之齒，而以爲富。」公孟子曰：「貧富壽夭，齰然在天，不可損益。」又曰：「君子必學。」子墨子曰：「教人學而執有命，是猶命人葆而去冗冠也。」

《孟子・梁惠王下》 孟子見齊宣王，曰：「爲巨室，則必使工師求大木。工師得大木，則王喜，以爲能勝其任也。匠人斲而小之，則王怒，以爲不勝其任矣。夫人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王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如？今有璞玉於此，雖萬鎰，必使玉人雕琢之。至於治國家，則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以異於教玉人雕琢玉哉？」

《孟子・滕文公上》 然則治天下獨可耕且爲與？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爲備。如必自爲而後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故曰：「或勞心，或勞力；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天下之通義也。」

《孟子・離婁上》 有孺子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孔子曰：「小子聽之：清斯濯纓，濁斯濯足矣。自取之也。」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家必自毀，而後人毀之；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謂也。

《孟子・告子上》 孟子曰：「富歲，子弟多賴；凶歲，子弟多暴，非天之降才爾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今夫麰麥，播種而耰之，其地同，樹之時又同，浡然而生，至於日至之時，皆熟矣。雖有不同，則地有肥磽，雨露之養，人事之不齊也。故凡同類者，舉相似也，何獨至於人而疑之？聖人，與我同類者。故龍子曰：『不知足而爲屨，我知其不爲蕢也。』屨之相似，天下之足同也。口之於味，有同者也；易牙先得我口之所耆者也。如使口之於味也，其性與人殊，若犬馬之與我不同類也，則天下何耆皆從易牙之於味也？至於味，天下期於易牙，是天下之口相似也。惟耳亦然。至於聲，天下期於師曠，是天下之耳相似也。惟目亦然。至於子都，天下莫不知其姣也。不知子都之姣者，無目者也。故曰，口之於味也，有同耆焉；耳之於聲也，有同聽焉；目之於色也，有同美焉。至於心，獨無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理義之悦我心，猶芻豢之悦我口。」

《孟子・盡心上》 孟子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也，求在我者也。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也，求在外者也。」

《莊子・大宗師》 南伯子葵問乎女偶曰：「子之年長矣，而色若孺子，何也？」

曰：「吾聞道矣。」

南伯子葵曰：「道可得學邪？」

曰：「惡！惡可！子非其人也。夫卜梁倚有聖人之才而無聖人之道，我有聖人之道而無聖人之才。吾欲以教之，庶幾其果爲聖人乎？不然，以聖人之道告聖人之才，亦易矣。吾猶守而告之，參日而後能外天下；已外天下矣，吾又守之，七日而後能外物；已外物矣，吾又守之，九日而後能外生；已外生矣，而後能朝徹；朝徹而後能見獨；見獨而後能無古今；無古今而後能入於不死不生。殺生者不死，生生者不生。其爲物，無不將也，無不迎也，無不毀也，無不成也。其名爲攖寧。攖寧也者，攖而後成者也。」

南伯子葵曰：「子獨惡乎聞之？」

曰：「聞諸副墨之子，副墨之子聞諸洛誦之孫，洛誦之孫聞之瞻明，瞻明聞之聶許，聶許聞之需役，需役聞之于謳，于謳聞之玄冥，玄冥聞之參寥，參寥聞之疑始。」

《莊子・應帝王》 無爲名尸，無爲謀府，無爲事任，無爲知主。體盡無窮，而遊無朕。盡其所受乎天，而無見得，亦虛而已！至人之用心若鏡，不將不迎，應而不藏，故能勝物而不傷。

南海之帝爲儵，北海之帝爲忽，中央之帝爲渾沌。儵與忽時相與遇於渾沌之地，渾沌待之甚善。儵與忽謀報渾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竅以視聽食息，此獨無有，嘗試鑿之。」日鑿一竅，七日而渾沌死。

《莊子・駢拇》 駢拇枝指，出乎性哉！而侈於德。附贅縣疣，出乎形哉！而侈於性。多方乎仁義而用之者，列於五藏哉！而非道德之正也。是故駢於足者，連無用之肉也；枝於手者，樹無用之指也；駢枝於五藏之情者，淫僻於仁義之行，而多方於聽明之用也。

是故駢於明者，亂五色，淫文章，青黃黼黻之煌煌非乎？而離朱是已。多於聰者，亂五聲，淫六律，金石絲竹黃鐘大呂之聲非乎？而師曠是已。枝於仁者，擢德塞性以收名聲，使天下簧鼓以奉不及之法非乎？而曾、史是已。駢於辯者，纍瓦結繩竄句梱辭，遊心於堅白同異之閒，而敝跬譽無用之言非乎？而楊、墨是已。故此皆多駢旁枝之道，非天下之至正也。

彼至正者，不失其性命之情。故合者不爲駢，而枝者不爲岐；長者不爲有餘，短者不爲不足。是故鳧脛雖短，續之則憂；鶴脛雖長，斷之則悲。故性長非所斷，性短非所續，無所去憂也。意仁義其非人情乎！彼仁人何其多憂也？

且夫駢於拇者，決之則泣；枝於手者，齕之則啼。二者，或有餘於數，或不足於數，其於憂一也。今世之仁人，蒿目而憂世之患；不仁之人，決性命之情而饕貴富。故曰仁義其非人情乎！自三代以下者，天下何其囂囂也？

且夫待鉤繩規矩而正者，是削其性者也；待繹索膠漆而固者，是侵其德者也；屈折禮樂，呴俞仁義，以慰天下之心者，此失其常然也。天下有常然。常然者，曲者不以鉤，直者不以繩，圓者不以規，方者不以矩，附離不以膠漆，約束不以繹索。故天下誘然皆生而不知其所以生，同焉皆得而不知其所以得。故古今不二，不可虧也。則仁義又奚連連如膠漆繹索而遊乎道德之閒爲哉，使天下惑也！

夫小惑易方，大惑易性。何以知其然邪？有虞氏招仁義以撓天下也，天下莫不奔命於仁義，是非以仁義易其性與？故嘗試論之，自三代以下者，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矣。小人則以身殉利，士則以身殉名，大夫則以身殉家，聖人則以身殉天下。故此數子者，事業不同，名聲異號，其於傷性以身爲殉，一也。臧與穀二人相與牧羊而俱亡其羊。問臧奚事，則挾筴讀書；問穀奚事，則博塞以遊。二人者，事業不同，其於亡羊均也。伯夷死名於首陽之下，盜跖死利於東陵之上，二人者，所死不同，其於殘生傷性均也。奚必伯夷之是而盜跖之非乎！天下盡殉也，彼其所殉仁義也，則俗謂之君子；其所殉貨財也，則俗謂之小人。其殉一也，則有君子焉，有小人焉；若其殘生損性，則盜跖亦伯夷已，又惡取君子小人於其間哉！

且夫屬其性乎仁義者，雖通如曾、史，非吾所謂臧也；屬其性於五味，雖通如俞兒，非吾所謂臧也；屬其性乎五聲，雖通如師曠，非吾所謂聰也；屬其性乎五色，雖通如離朱，非吾所謂明也。吾所謂臧者，非所謂仁義之謂也，任其性命之情而已矣；吾所謂聰者，非謂其聞彼也，自聞而已矣；吾所謂明者，非謂其見彼也，自見而已矣。夫不自見而見彼，不自得而得彼者，是得人之得而不自得其得者也，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夫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雖盜跖與伯夷，是同爲淫僻也。余愧乎道德，是以上不敢爲仁義之操，而下不敢爲淫僻之行也。

《莊子・馬蹄》 馬，蹄可以踐霜雪，毛可以禦風寒，齕草飲水，翹足而陸，此馬之真性也。雖有義臺路寢，無所用之。及至伯樂，曰：「我善治馬。」燒之，剔

之，刻之，雒之，連之以羈馽，編之以皁棧，馬之死者十二三矣；饑之，渴之，馳之，驟之，整之，齊之，前有橛飾之患，而後有鞭筴之威，而馬之死者已過半矣。陶者曰：「我善治埴，圓者中規，方者中矩。」匠人曰：「我善治木，曲者中鉤，直者應繩。」夫埴木之性，豈欲中規矩鉤繩哉？然且世世稱之曰「伯樂善治馬，而陶匠善治埴木」，此亦治天下者之過也。

吾意善治天下者不然。彼民有常性，織而衣，耕而食，是謂同德；一而不黨，命曰天放。故至德之世，其行填填，其視顛顛。當是時也，山無蹊隧，澤無舟梁；萬物羣生，連屬其鄉；禽獸成羣，草木遂長。是故禽獸可係羈而遊，鳥鵲之巢可攀援而闚。

夫至德之世，同與禽獸居，族與萬物並，惡乎知君子小人哉！同乎無知，其德不離！同乎無欲，是謂素樸！素樸而民性得矣。及至聖人，蹩躠爲仁，踶跂爲義，而天下始疑矣；澶漫爲樂，摘僻爲禮，而天下始分矣。故純樸不殘，孰爲犧樽！白玉不毀，孰爲珪璋！道德不廢，安取仁義！性情不離，安用禮樂！五色不亂，孰爲文采！五聲不亂，孰應六律！夫殘樸以爲器，工匠之罪也；毀道德以爲仁義，聖人之過也。

夫馬，陸居則食草飲水，喜則交頸相靡，怒則分背相踶。馬知已此矣。夫加之以衡扼，齊之以月題，而馬知介倪、闉扼、鷙曼、詭銜、竊轡。故馬之知而態至盜者，伯樂之罪也。

夫赫胥氏之時，民居不知所爲，行不知所之，含哺而熙，鼓腹而遊，民能以此矣。及至聖人，屈折禮樂以匡天下之形，縣跂仁義以慰天下之心，而民乃始踶跂好知，爭歸於利，不可止也。此亦聖人之過也。

《莊子・天地》 子貢南遊於楚，反於晉，過漢陰，見一丈人方將爲圃畦，鑿隧而入井，抱甕而出灌，滑滑然用力甚多而見功寡。子貢曰：「有械於此，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而見功多，夫子不欲乎？」

爲圃者仰而視之曰：「奈何？」曰：「鑿木爲械，後重前輕，挈水若抽，數如泆湯，其名爲槔。」爲圃者忿然作色而笑曰：「吾聞之吾師，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存於胸中則純白不備。純白不備則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載也。吾非不知，羞而不爲也。」

子貢瞞然慙，俯而不對。

有間，爲圃者曰：「子奚爲者邪？」

曰：「孔丘之徒也。」

爲圃者曰：「子非夫博學以擬聖，於于以蓋衆，獨弦哀歌以賣名聲於天下者乎？汝方將忘汝神氣，墮汝形骸，而庶幾乎！而身之不能治，而何暇治天下乎！子往矣，無乏吾事。」

子貢卑陬失色，頊頊然不自得，行三十里而後愈。

其弟子曰：「向之人何爲者邪？夫子何故見之變容失色，終日不自反邪？」曰：「始吾以爲天下一人耳，不知複有夫人也。吾聞之夫子：事求可，功求成，用力少，見功多者，聖人之道。今徒不然。執道者德全，德全者形全，形全者神全。神全者，聖人之道也。託生與民並行而不知其所之，汎乎淳備哉！功利機巧必忘夫人之心。若夫人者，非其志不之，非其心不爲。雖以天下譽之，得其所謂，謷然不顧；以天下非之，失其所謂，儻然不受。天下之非譽無益損焉，是謂全德之人哉！我之謂風波之民。」

反于魯，以告孔子。孔子曰：「彼假修渾沌氏之術者也。識其一，不識其二；治其內而不治其外。夫明白入素，無爲復樸，體性抱神，以遊世俗之間者，汝將固驚邪？且渾沌氏之術，予與汝何足以識之哉！【略】

百年之木，破爲犧樽，青黃而文之，其斷在溝中。比犧樽於溝中之斷，則美惡有間矣，其於失性一也。桀、跖與曾、史，行義有間矣，然其失性均也。且夫失性有五：一曰五色亂目，使目不明；二曰五聲亂耳，使耳不聰；三曰五臭薰鼻，困惾中顙；四曰五味濁口，使口厲爽；五曰趣舍滑心，使性飛揚。此五者，皆生之害也。而楊、墨乃始離跂自以爲得，非吾所謂得也。夫得者困，可以爲得乎？則鳩鴟之在於籠也，亦可以爲得矣。且夫趣舍聲色以柴其內，皮弁鷸冠縉笏紳修以約其外，內支盈於柴柵，外重纆繳，睆睆然在纆繳之中而自以爲得，則是罪人交臂歷指而虎豹在於囊檻，亦可以爲得矣。

《莊子・秋水》 河伯曰：「然則何貴於道邪？」

北海若曰：「知道者必達於理，達於理者必明於權，明於權者不以物害己。至德者，火弗能熱，水弗能溺，寒暑弗能害，禽獸弗能賊。非謂其薄之也，言察乎安危，寧於禍福，謹於去就，莫之能害也。故曰，天在內，人在外，德在乎天。知乎人之行，本乎天，位乎得；蹢躅而屈伸，反要而語極。」

河伯曰：「何謂天？何謂人？」

北海若曰：「牛馬四足，是謂天；落馬首，穿牛鼻，是謂人。故曰，無以人滅

天，無以故滅命，無以得殉名。謹守而勿失，是謂反其真。【略】

孔子遊於匡，衛人圍之數帀，而弦歌不惙。子路入見，曰：「何夫子之娛也？」

孔子曰：「來！吾語女。我諱窮久矣，而不免，命也；求通久矣，而不得，時也。當堯、舜之時而天下無窮人，非知得也；當桀、紂之時而天下無通人，非知失也；時勢適然。夫水行不避蛟龍者，漁父之勇也；陸行不避兕虎者，獵夫之勇也；白刃交於前，視死若生者，烈士之勇也；知窮之有命，知通之有時，臨大難而不懼者，聖人之勇也。由處矣，吾命有所制矣。」

《莊子・至樂》 顏淵東之齊，孔子有憂色，子貢下席而問曰：「小子敢問，回東之齊，夫子有憂色，何邪？」

孔子曰：「善哉汝問！昔者管子有言，丘甚善之，曰：『褚小者不可以懷大，綆短者不可以汲深。』夫若是者，以爲命有所成而形有所適也，夫不可損益。吾恐回與齊侯言堯、舜、黃帝之道，而重以燧人、神農之言。彼將內求於己而不得，不得則惑，人惑則死。」

「且女獨不聞邪？昔者海鳥止於魯郊，魯侯御而觴之于廟，奏《九韶》以爲樂，具太牢以爲膳。鳥乃眩視憂悲，不敢食一臠，不敢飲一杯，三日而死。此以己養養鳥也，非以鳥養養鳥也。夫以鳥養養鳥者，宜栖之深林，遊之壇陸，浮之江湖，食之鰌鮒，隨行列而止，委蛇而處。彼唯人言之惡聞，奚以夫譊譊爲乎！《咸池》、《九韶》之樂，張之洞庭之野，鳥聞之而飛，獸聞之而走，魚聞之而下入，人卒聞之，相與還而觀之。魚處水而生，人處水而死，彼必相與異，其好惡故異也。故先聖不一其能，不同其事。名止於實，義設於適，是之謂條達而福持。」

《莊子・達生》 子列子問關尹曰：「至人潛行不窒，蹈火不熱，行乎萬物之上而不慄。請問何以至於此？」

關尹曰：「是純氣之守也，非知巧果敢之列。居，予語女。凡有貌像聲色者，皆物也，物與物何以相遠！夫奚足以至乎先！是色而已。則物之造乎不形，而止乎無所化。夫得是而窮之者，物焉得而止焉！彼將處乎不淫之度，而藏乎無端之紀，遊乎萬物之所終始。壹其性，養其氣，合其德，以通乎物之所造。夫若是者，其天守全，其神無郤，物奚自入焉！

「夫醉者之墜車，雖疾不死。骨節與人同而犯害與人異，其神全也。乘亦不知也，墜亦不知也，死生驚懼不入乎其胸中，是故遌物而不慴。彼得全於酒而猶若是，而況得全於天乎？聖人藏于天，故莫之能傷也。」

《管子・樞言》 人故相憎也，人之心悍，故爲之法。法出于禮，禮出于治，治、禮道也。萬物待治禮而後定。凡萬物陰陽，兩生而參視。先王因其參，而慎所入所出。以卑爲卑，卑不可得；以尊爲尊，尊不可得。桀、舜是也，先王之所以最重也。

《管子・法法》 凡論人有要：矜物之人，無大士焉。彼矜者，滿也；滿者，虛也。滿虛在物，在物爲制也。矜者，細之屬也。凡論人而遠古者，無高士焉。既不知古而易其功者，無智士焉。德行未成於身而遠古，卑人也。事無資，遇時而簡其業者，愚士也。釣名之人，無賢士焉；釣利之君，無王主焉。賢人之行其身也，忘其有名也；王主之行其道也，忘其成功也。賢人之行，王主之道，其所不能已也。

《管子・心術下》 形不正者，德不來；中不精者，心不治。正形飾德，萬物畢得。翼然自來，神莫知其極，昭知天下，通於四極。是故曰：無以物亂官，毋以官亂心，此之謂內德。是故意氣定，然後反正。氣者身之充也，行者正之義也。充不美則心不得，行不正則民不服。是故聖人若天然，無私覆也；若地然，無私載也。私者，亂天下者也。凡物載名而來，聖人因而財之，而天下治；實不傷，不亂於天下，而天下治。

專於意，一於心，耳目端，知遠之證。能專乎？能一乎？能毋卜筮而知凶吉乎？能止乎？能已乎？能毋問於人而自得之於己乎？故曰：思之。思之不得，鬼神教之。非鬼神之力也，其精氣之極也。一氣能變曰精，一事能變曰智。慕選者所以等事也，極變者所以應物也。慕選而不亂，極變而不煩，執一之君子執一而不失，能君萬物，日月之與同光，天地之與同理。聖人裁物，不爲物使。心安是國安也，心治是國治也。治也者心也，安也者心也。治心在於中，治言出於口，治事加於民，故功作而民從，則百姓治矣。【略】

人能正靜者，筋肋而骨強，能戴大圓者，體乎大方；鏡大清者，視乎大明。正靜不失，日新其德，昭知天下，通於四極。金心在中不可匿，外見於形容，可知於顏色。善氣迎人，親如弟兄；惡氣迎人，害於戈兵。不言之言，聞於雷鼓。金心之形，明於日月，察於父母。昔者明王之愛天下，故天下可附；暴王之惡天下，故天下可離。故貨之不足以爲愛，刑之不足以爲惡。貨者愛之末也，刑者惡之末也。

凡民之生也，必以正平。所以失之者，必以喜樂哀怒。節怒莫若樂，節樂莫若禮，守禮莫若敬。外敬而内静者，必反其性。豈無利事哉？我無利心；豈無安處哉？我無安心。心之中又有心。意以先言，意然後形，形然後思，思然後知。凡心之形，過知失生。是故内聚以爲原泉之不竭。表裏遂通，泉之不涸，四支堅固。能令用之，被服四固。是故聖人一言解之，上察於天，下察於地。

《管子・内業》 凡道，無根無莖，無葉無榮；萬物以生，萬物以成，命之曰道。天主正，地主平，人主安静。春秋冬夏，天之時也；山陵川谷，地之枝也；喜怒取予，人之謀也。是故，聖人與時變而不化，從物而不移。能正能静，然後能定。定心在中，耳目聰明，四枝堅固，可以爲精舍。精也者，氣之精者也。氣道乃生，生乃思，思乃知，知乃止矣。凡心之形，過知失生。一物能化謂之神，一事能變謂之智。化不易氣，變不易智。惟執一之君子能爲此乎！執一不失，能君萬物。君子使物，不爲物使。得一之理，治心在於中，治言出於口，治事加於人，然則天下治矣。

一言得而天下服，一言定而天下聽，公之謂也。形不正，德不來；中不静，心不治。正形攝德，天仁地義，則淫然而自至。神明之極照乎知，萬物中義守不忒；不以物亂官，不以官亂心，是謂中得。有神自在身，一往一來，莫之能思，失之必亂，得之必治。敬除其舍，精將自來。精想思之，寧念治之。嚴容畏敬，精將至定。得之而勿捨，耳目不淫，心無他圖。正心在中，萬物得度。道滿天下，普在民所，民不能知也。一言之解，上察於天，下極於地，蟠滿九州。

何謂解之，在於心安。我心治，官乃治；我心安，官乃安。治之者心也，安之者心也。心以藏心，心之中又有心焉。彼心之心，音以先言，音然後形，形然後言，言然後使，使然後治。不治必亂，亂乃死。精存自生，其外安榮。内藏以爲泉原，浩然和平，以爲氣淵。淵之不涸，四體乃固；泉之不竭，九竅遂通。乃能窮天地，被四海。中無惑意，外無邪菑。心全於中，形全於外；不逢天菑，不遇人害，謂之聖人。人能正静，皮膚裕寬，耳目聰明，筋信而骨强。乃能戴大圜而履大方，鑒於大清，視於大明。敬慎無忒，日新其德，遍知天下，窮於四極。敬發其充，是謂内得。然而不反，此生之忒。

《荀子・勸學》 君子曰：學不可以已。青，取之於藍而青於藍；冰，水爲之而寒於水。木直中繩，輮以爲輪，其曲中規，雖有槁暴，不復挺者，輮使之然也。故木受繩，則直；金就礪，則利；君子博學，而日參省乎己，則知明而行無過矣。故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臨深谿，不知地之厚也，不聞先王之遺言，不知學問之大也。干、越、夷、貉之子，生而同聲，長而異俗，教使之然也。《詩》曰：「嗟爾君子，無恒安息，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神莫大於化道，福莫長於無禍。

吾嘗終日而思矣，不如須臾之所學也；吾嘗跂而望矣，不如登高之博見也。登高而招，臂非加長也，而見者遠；順風而呼，聲非加疾也，而聞者彰。假輿馬者，非利足也，而致千里；假舟楫者，非能水也，而絶江河。君子生非異也，善假於物也。

南方有鳥焉，名曰蒙鳩，以羽爲巢，而編之以髮，繫之葦苕，風至，苕折，卵破，子死。巢非不完也，所繫者然也。西方有木焉，名曰射干，莖長四寸，生於高山之上，而臨百仞之淵。木莖非能長也，所立者然也。蓬生麻中，不扶而直；白沙在涅，與之俱黑。蘭槐之根，是爲芷，其漸之滫，君子不近，庶人不服，其質非不美也，所漸者然也。故君子居必擇鄉，遊必就士，所以防邪僻而近中正也。

《荀子・儒效》 我欲賤而貴，愚而智，貧而富，可乎？曰：其唯學乎！彼學者，行之，曰士也；敦慕焉，君子也；知之，聖人也。上爲聖人，下爲士君子，孰禁我哉？

鄉也，混然塗之人也，俄而并乎堯、禹，豈不賤而貴矣哉？鄉也，效門室之辨，混然曾不能決也，俄而原仁義，分是非，圓回天下於掌上，而辯白黑，豈不愚而知矣哉？鄉也，胥靡之人，俄而治天下之大器舉在此，豈不貧而富矣哉？今有人於此，屑然藏千鎰之寶，雖行貧而食，人謂之富矣。彼寶也者，衣之不可衣也，食之不可食也，賣之不可僂售也，然而人謂之富，何也？豈不大富之器誠在此也？是杅杅亦富人已，豈不貧而富矣哉？故君子無爵而貴，無禄而富，不言而信，不怒而威，處窮而榮，獨居而樂，豈不至尊、至富、至重、至嚴之情舉積此哉？故曰：貴名不可以比周争也，不可以夸誕有也，不可以埶重脅也，必將誠此，然後就也。争之則失，讓之則至；遵道則積，夸誕則虚。故君子務脩其内，而讓之於外；務積德於身，而處之以遵道；如是，則貴名起如日月，天下應之如雷霆。故曰：君子隱而顯，微而明，辭讓而勝。《詩》曰：「鶴鳴於九皋，聲聞於天。」此之謂也。鄙夫反是：比周，而譽俞少；鄙争，而名俞辱；煩勞以求安利，其身俞危。《詩》曰：「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讓，至於已斯亡。」此之謂也。故能

小而事大，辟之是猶力之少而任重也，舍粹折，無適也。身不肖而誣賢，是猶僪伸而好升高也，指其頂者愈衆。故明主誦德而序位，所以爲不亂也；忠臣誠能，然後敢受職，所以爲不窮也。分不亂於上，能不窮於下，治辯之極也。《詩》曰：「平平左右，亦是率從。」是言上下之交不相亂也。【略】性也者，吾所不能爲也，然而可化也；積也者，非吾所有也，然而可爲也。注錯習俗，所以化性也，并一而不二，所以成積也。習俗移志，安久移質。并一而不二，則通於神明，參於天地矣。故積土而爲山，積水而爲海。旦暮積，謂之歲。至高，謂之天；至下，謂之地。宇中六指，謂之極。塗之人百姓，積善而全盡，謂之聖人。彼求之而後得，爲之而後成，積之而後高，盡之而後聖。故聖人也者，人之所積也。人積耨耕而爲農夫，積斲削而爲工匠，積反貨而爲商賈，積禮義而爲君子。工匠之子，莫不繼事；而都國之民，安習其服。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是非天性也，積靡使然也。故人知謹注錯，慎習俗，大積靡，則爲君子矣。縱性情，而不足問學，則爲小人矣。爲君子，則常安榮矣；爲小人，則常危辱矣。凡人莫不欲安榮而惡危辱。故唯君子爲能得其所好。小人則日徼其所惡。《詩》曰：「維此良人，弗求弗迪；維彼忍心，是顧是復；民之貪亂，寧爲荼毒！」此之謂也。

《荀子・王制》 水火有氣而無生，草木有生而無知，禽獸有知而無義，人有氣、有生、有知，亦且有義，故最爲天下貴也。力不若牛，走不若馬，而牛馬爲用，何也？曰：人能羣，彼不能羣也。人何以能羣？曰：分。分何以能行？曰：義。故義以分則和，和則一，一則多力，多力則强，强則勝物；故宫室可得而居也。故序四時，裁萬物，兼利天下，無它故焉，得之分義也。

故人生不能無羣，羣而無分則爭，爭則亂，亂則離，離則弱，弱則不能勝物；故宫室不可得而居也，不可少頃舍禮義之謂也。能以事親謂之孝，能以事兄謂之弟，能以事上謂之順，能以使下謂之君。君者，善羣也。羣道當，則萬物皆得其宜，六畜皆得其長，羣生皆得其命。故養長時，則六畜育；殺生時，則草木殖；政令時，則百姓一，賢良服。

《荀子・富國》 人之生，不能無羣。羣而無分則爭，爭則亂，亂則窮矣。故無分者，人之大害也，有分者，天下之本利也。而人君者，所以管分之樞要也。故美之者，是美天下之本也；安之者，是安天下之本也；貴之者，是貴天下之本也。

古者先王分割而等異之也，故使或美或惡，或厚或薄，或佚樂，或劬勞，將以明仁之文，通仁之順也。故爲之雕琢刻鏤、黼黻文章，使足以辨貴賤而已，不求其觀；爲之鐘鼓管磬、琴瑟竽笙，使足以辨吉凶，合歡定和而已，不求其餘；爲之宫室臺榭，使足以避燥溼，養德辨輕重而已，不求其外。《詩》曰：「雕琢其章，金玉其相；亹亹我王，綱紀四方。」此之謂也。

《荀子・禮論》 故曰：性者，本始材樸也；僞者，文禮隆盛也。無性，則僞之無所加；無僞，則性不能自美；性僞合，然後聖人之名一，天下之功於是就也。故曰：天地合，而萬物生；陰陽接而變化起；性僞合，而天下治。天龍生物，不能辨物也；地能載人，不能治人也；宇中萬物、生人之屬，待聖人然後分也。《詩》曰：「懷柔百神，及河喬嶽。」此之謂也。

《韓非子・五蠹》 今有不才之子，父母怒之弗爲改，鄉人譙之弗爲動，師長教之弗爲變。夫以父母之愛，鄉人之行，師長之智，三美加焉，而終不動，其脛毛不改；州部之吏，操官兵，推公法，而求索姦人，然後恐懼，變其節，易其行矣。故父母之愛不足以教子，必待州部之嚴刑者，民固驕於愛，聽於威矣。故十仞之城，樓季弗能踰者，峭也；千仞之山，跛牂易牧者，夷也。故明王峭其法而嚴其刑也。布帛尋常，庸人不釋；鑠金百溢，盜跖不掇。不必害則不釋尋常，必害手則不掇百溢，故明主必其誅也。是以賞莫如厚而信，使民利之；罰莫如重而必，使民畏之；法莫如一而固，使民知之。故主施賞不遷，行誅無赦。譽輔其賞，毀隨其罰，則賢不肖俱盡其力矣。

今則不然，其有功也爵之，而卑其士官也；以其耕作也賞之，而少其家業也。以其不收也外之，而高其輕世也；以其犯禁也罪之，而多其有勇也。毀譽賞罰之所加者。相與悖繆也，故法禁壞而民愈亂。今兄弟被侵必攻者，廉也；知友被辱隨仇者，貞也。廉貞之行成，而君上之法犯矣。人主尊貞廉之行，而忘犯禁之罪，故民程於勇而吏不能勝也。不事力而衣食則謂之能，不戰功而尊則謂之賢，賢能之行成，而兵弱而地荒矣。人主說賢能之行，而忘兵弱地荒之禍，則私行立而公利滅矣。

《韓非子・解老》 聰明睿智，天也；動靜思慮，人也。人也者，乘於天明以視，寄於天聰以聽，託於天智以思慮。故視强則目不明，聽甚則耳不聰，思慮過度則智識亂。目不明則不能決黑白之分，耳不聰則不能別清濁之聲，智識亂則不能審得失之地。目不能決黑白之色，則謂之盲。耳不能別清濁之聲，則謂之聾。心不能審得失之地，則謂之狂。盲則不能避晝日之陰，聾則不能知雷霆之

害，狂則不能免人間法令之禍。書之所謂治人者，適動静之節，省思慮之費也。所謂事天者，不極聰明之力，不盡智識之任。苟極盡則費神多，費神多則盲聾悖狂之禍至，是以嗇之。嗇之者，愛其精神，嗇其智識也。故曰：治人事天莫如嗇。

《吕氏春秋・本生》 夫水之性清，土者扣之，故不得清。人之性壽，物者扣之，故不得壽。物也者，所以養性也，非所以性養也。今世之人惑者，多以性養物，則不知輕重也。不知輕重，則重者爲輕，輕者爲重矣。若此，則每動無不敗。以此爲君悖，以此爲臣亂，以此爲子狂。三者國有一焉，無幸必亡。

萬人操弓共射其一招，招無不中。萬物章章，以害一生，生無不傷；以便一生，生無不長。故聖人之制萬物也，以全其天也。全天則神和矣，目明矣，耳聰矣，鼻臭矣，口敏矣，三百六十節皆通利矣。若此人者：不言而信，不謀而當，不慮而得；精通乎天地，神覆乎宇宙；其於物無不受也，無不裹也，若天地然；上爲天子而不驕，下爲匹夫而不憊：此之謂全德之人。

《吕氏春秋・侈樂》 人莫不以其生生，而不知其所以生。人莫不以其知知，而不知其所以知。知其所以知之謂知道，不知其所以知之謂棄寶。棄寶者必離其咎。世之人主，多以珠玉戈劍爲寶，愈多而民愈怨，國人愈危，身愈危累，則失寶之情矣。

《晏子春秋・問下・景公問賢不肖可學乎晏子對以勉强爲上》 景公問晏子曰：「人性有賢不肖，可學乎？」晏子對曰：「《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之者其人也。故諸侯竝立，善而不怠者爲長；烈士竝學，終善者爲師。」

《列子・天瑞》 子貢倦於學，告仲尼曰：「願有所息。」仲尼曰：「生無所息。」子貢曰：「然則賜息無所乎？」仲尼曰：「有焉耳，望其壙，睪如也，宰如也，墳如也，鬲如也，則知所息矣。」子貢曰：「大哉死乎！君子息焉，小人伏焉。」仲尼曰：「賜！汝知之矣。人胥知生之樂，未知生之苦；知老之憊，未知老之佚；知死之惡，未知死之息也。晏子曰：『善哉，古之有死也！仁者息焉，不仁者伏焉。』死也者，德之徼也。古者謂死人爲歸人。夫言死人爲歸人，則生人爲行人矣。行而不知歸，失家者也。一人失家，一世非之；天下失家，莫知非焉。有人去鄉土，離六親，廢家業，遊于四方而不歸者，何人哉？世必謂之爲狂蕩之人矣。又有人鍾賢世，矜巧能，修名譽，誇張於世，而不知已者，亦何人哉？世必以爲智謀之士。此二者，胥失者也。而世與一不與一，唯聖人知所與，知所去。」

《列子・楊朱》 楊朱曰：「人肖天地之類，懷五常之性，有生之最靈者人也。人者，爪牙不足以供守衛，肌膚不足以自捍禦，趨走不足以逃利害，無毛羽以禦寒暑，必將資物以爲養，性任智而不恃力。故智之所貴，存我爲貴；力之所賤，侵物爲賤。然身非我有也，既生不得不全之；物非我有也，既有不得不去之。身固生之主，物亦養之主。雖全生身，不可有其身；雖不去物，不可有其物。有其物有其身，是横私天下之身，横私天下之物。其唯聖人乎！公天下之身，公天下之物，其唯至人矣！此之謂至至者也。」

《列子・説符》 魯施氏有二子，其一好學，其一好兵。好學者以術干齊侯；齊侯納之爲諸公子之傅。好兵者之楚，以法干楚王；王悦之，以爲軍正。禄富其家，爵榮其親。施氏之鄰人孟氏，同有二子，所樂亦同，而窘於貧。羨施氏之有，因從請進趨之方。二子以實告孟氏。孟氏之一子之秦，以術干秦王。秦王曰：「當今諸侯力争，所務兵食而已。若用仁義治吾國，是滅亡之道。」遂宫而放之。其一子之衛，以法干衛侯。衛侯曰：「吾弱國也，而攝乎大國之間。大國吾事之，小國吾撫之，是求安之道。若賴兵權，滅亡可待矣。若全而歸之，適於他國。爲吾之患不輕矣。」遂刖之而還諸魯。既反，孟氏之父子叩胸而讓施氏。施氏曰：「凡得時者昌，失時者亡。子道與吾同，而功與吾異，失時者也，非行之謬也。且天下理無常是，事無常非。先日所用，今或棄之；今之所棄，後或用之。此用與不用，無定是非也。投隙抵時，應事無方，屬乎智，智苟不足，使君博如孔丘，術如吕尚，焉往而不窮哉？」孟氏父子舍然無愠容，曰：「吾知之矣，子勿重言！」

《鶡冠子・天權》 耳者，可以聽調聲，而不能爲調聲；目者，可以視異形，而不能爲異形；口者，可以道神明而不能爲神明。故先王之服師術者，呼往發蒙，釋約解剌，達昏開明，而且知焉。

《左傳・宣公四年》 初，楚司馬子良生子越椒。子文曰：「必殺之！是子也，熊虎之狀而豺狼之聲，弗殺，必滅若敖氏矣。諺曰：『狼子野心。』是乃狼也，其可畜乎？」子良不可。子文以爲大慼。及將死，聚其族，曰：「椒也知政，乃速行矣，無及於難。」且泣曰：「鬼猶求食，若敖氏之鬼不其餒而！」【略】

初，若敖娶於邳，生鬬伯比。若敖卒，從其母畜於邳，淫於邳子之女，生子文焉。邳夫人使棄諸夢中。虎乳之。邳子田，見之，懼而歸。夫人以告，遂使收之。楚人謂乳穀，故命之曰鬬穀於菟。以其女妻伯比。實爲令尹子文。

《國語・晉語四》 文公問於胥臣曰：「吾欲使陽處父傅讙也而教誨之，其能善之乎？」對曰：「是在讙也。蘧蒢不可使俯，戚施不可使仰，僬僥不可使舉，侏儒不可使援，矇瞍不可使視，闇瘖不可使言，聾聵不可使聽，童昏不可使謀。質將善而賢良贊之，則濟可竢。若有違質，教將不入，其何善之爲！臣聞昔者大任娠文王不變，少溲於豕牢，而得文王不加疾焉。文王在母不憂，在傅弗勤，處師弗煩，事王不怒，孝友二虢，而惠慈二蔡，刑于大姒，比於諸弟。《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於是乎用四方之賢良。及其即位也，詢于『八虞』，而諮于『二虢』，度於閎夭而謀於南宮，諏於蔡、原而訪於辛、尹，重之以周、邵、畢、榮，億寧百神，而柔和萬民。故《詩》云：『惠于宗公，神罔時恫。』若是，則文王非專教誨之力也。」公曰：「然則教無益乎？」對曰：「胡爲文，益其質。故人生而學，非學不入。」公曰：「奈夫八疾何！」對曰：「官師之所材也，戚施直鎛，蘧蒢蒙璆，侏儒扶盧，矇瞍修聲，聾聵司火。童昏、闇瘖、僬僥，官師之所不材也，以實裔土。夫教者，因體能質而利之者也。若川然有原，以卬浦而後大。」

《國語・周語中》 襄公曰：「人有言曰：『兵在其頸。』其郤至之謂乎！君子不自稱也，非以讓也，惡其蓋人也。夫人性，陵上者也，不可蓋也。求蓋人，其抑下滋甚，故聖人貴讓。且諺曰：『獸惡其網，民惡其上。』《書》曰：『民可近也，而不可上也。』《詩》曰：『愷悌君子，求福不回。』在禮，敵必三讓，是則聖人知民之不可加也。故王天下者必先諸民，然後庇焉，則能長利。」

《國語・楚語上》 莊王使士亹傅太子箴，辭曰：「臣不才，無能益焉。」王曰：「賴子之善善之也。」對曰：「夫善在太子，太子欲善，善人將至；若不欲善，善則不用。故堯有丹朱，舜有商均，啓有五觀，湯有太甲，文王有管、蔡。是五王者，皆有元德也，而有姦子。夫豈不欲其善，不能故也。若民煩，可教訓。蠻、夷、戎、狄，其不賓也久矣，中國所不能用也。」王卒使傅之。

《史記・五帝本紀》 黃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孫，名曰軒轅。生而神靈，弱而能言，幼而徇齊，長而敦敏，成而聰明。【略】

高辛生而神靈，自言其名。普施利物，不於其身。聰以知遠，明以察微。

《禮記・學記》 發慮憲，求善良，足以謏聞，不足以動衆；就賢體遠，足以動衆，未足以化民。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學乎！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是故古之王者，建國君民，教學爲先。《兌命》曰：「念終始典于學。」其此之謂乎！【略】

比年入學，中年考校。一年視離經辨志，三年視敬業樂羣，五年視博習親師，七年視論學取友，謂之小成；九年知類通達，强力而不反，謂之大成。夫然後足以化民易俗，近者説服而遠者懷之，此大學之道也。

劉安《淮南子・原道訓》 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而後動，性之害也。物至而神應，知之動也。知與物接，而好憎生焉。好憎成形，而知誘於外，不能反己，而天理滅矣。故達於道者，不以人易天，外與物化，而内不失其情。【略】

夫性命者，與形俱出其宗，形備而性命成，性命成而好憎生矣。

劉安《淮南子・修務訓》 世俗廢衰，而非學者多：「人性各有所脩短，若魚之躍，若鵲之駮，此自然者，不可損益。」吾以爲不然。夫魚者躍，鵲者駮也，猶人馬之爲人馬，筋骨形體，所受於天，不可變。以此論之，則不類矣。夫馬之爲草駒之時，跳躍揚蹄，翹尾而走，人不能制，齕咋足以嚙肌碎骨，蹶蹄足以破盧陷匈。及至圉人擾之，良御教之，掩以衡扼，連以轡銜，則雖歷險超塹，弗敢辭。故其形之爲馬，馬不可化；其可駕御，教之所爲也。馬，聾蟲也，而可以通氣志，猶待教而成，又況人乎！且夫身正性善，發憤而成仁，帽憑而爲義，性命可説，不待學問而合於道者，堯、舜、文王也；沉湎耽荒，不可教以道，不可喻以德，嚴父弗能正，賢師不能化者，丹朱、商均也。曼頰皓齒，形夸骨佳，不待脂粉芳澤而性可説者，西施、陽文也；唶睽哆嘕，籧蒢戚施，雖粉白黛黑弗能爲美者，嫫母、仳倠也。夫上不及堯、舜，下不及商均，美不及西施，惡不若嫫母，此教訓之所諭也，而芳澤之所施。且子有弒父者，然而天下莫疏其子，何也？愛父者衆也。儒有邪辟者，而先王之道不廢，何也？其行之者多也。今以爲學者之有過而非學者，則是以一飽之故，絶穀不食，以一蹟之難，輟足不行，惑也。今有良馬，不待策錣而行；駑馬，雖兩錣之不能進；爲此不用策錣而御，則愚矣。夫怯夫操利劍，擊則不能斷，刺則不能入；及至勇武，攘捲一擣，則摺脅傷幹；爲此棄干將、鏌邪而以手戰，則悖矣。所謂言者，齊於衆而同於俗。今不稱九天之頂，則言黄泉之底，是兩末之端議，何可以公論乎！

夫橘柚冬生，而人曰冬死，死者衆；薺麥夏死，人曰夏生，生者衆。江、河之回曲，亦時有南北者，而人謂江、河東流；攝提鎮星日月東行，而人謂星辰日月西移者：以大氏爲本。胡人有知利者，而人謂之騃；越人有重遲者，而人謂之訑：以多者名之。若夫堯眉八彩，九竅通洞，而公正無私，一言而萬民齊；舜二

瞳子，是謂重明，作事成法，出言成章；禹耳參漏，是謂大通，興利除害，疏河決江；文王四乳，是謂大仁，天下所歸，百姓所親；皐陶馬喙，是謂至信，決獄明白，察於人情；禹生於石，契生於卵，史皇產而能書，羿左臂脩而善射。若此九賢者，千歲而一出，猶繼踵而生。今無五聖之天奉，四俊之才難，欲棄學而循性，是謂猶釋船而欲蹝水也。

夫純鉤、魚腸之始下型，擊則不能斷，刺則不能入；及加之砥礪，摩其鋒鍔，則水斷龍舟，陸剸犀甲。明鏡之始下型，矇然未見形容；及其粉以玄錫，摩以白旃，鬢眉微豪可得而察。夫學，亦人之砥錫也。而謂學無益者，所以論之過。

知者之所短，不若愚者之所脩；賢者之所不足，不若衆人之有餘。何以知其然？

夫宋畫吳冶，刻刑鏤法，亂脩曲出，其爲微妙，堯、舜之聖不能及。蔡之幼女，衛之稚質，梱纂組，雜奇彩，抑墨質，揚赤文，禹、湯之智不能逮。夫天之所覆，地之所載，包於六合之內，託於宇宙之間，陰陽之所生，血氣之精，含牙戴角，前爪後距，奮翼攫肆，蚑行蟜動之蟲，喜而合，怒而鬥，見利而就，避害而去，其情一也。雖所好惡，其與人無以異。然其爪牙雖利，筋骨雖彊，不免制於人者，知不能相通，才力不能相一也。各有其自然之勢，無稟受於外，故力竭功沮。夫鴈順風，以愛氣力，銜蘆而翔，以備矰弋，蟜知爲垤，獾貉爲曲穴，虎豹有茂草，野彘有芄蒢，槎櫛堀虛，連比以像宮室，陰以防雨，景以蔽日，此亦鳥獸之所以知求合於其所利。今使人生於辟陋之國，長於窮櫚漏室之下，長無兄弟，少無父母，目未嘗見禮節，耳未嘗聞先古，獨守專室而不出門，使其性雖不愚，然其知者必寡矣。【略】

三代與我同行，五伯與我齊智，彼獨有聖智之實，我曾無有閭里之聞、窮巷之知者何？彼并身而立節，我誕謾而悠忽。今夫毛嬙、西施，天下之美人，若使之銜腐鼠，蒙蝟皮，衣豹裘，帶死蛇，則布衣韋帶之人，過者莫不左右睥睨而掩鼻。嘗試使之施芳澤，正蛾眉，設笄珥，衣阿錫，曳齊紈，粉白黛黑，佩玉環，揄步，雜芝若，籠蒙目視，冶由笑，目流眺，口曾撓，奇牙出，靡薾搖，則雖王公大人，有嚴志頡頏之行者，無不憚悇癢心而悅其色矣。今以中人之才，蒙愚惑之智，被汙辱之行，無本業所脩，方術所務，焉得無有睥面掩鼻之容哉！

今鼓舞者，繞身若環，曾撓摩地，扶旋猗那，動容轉曲，便媚擬神，身若秋蔈被風，髮若結旌，騁馳若騖；木熙者，舉梧檮，據句枉，蝯自縱，好茂葉龍夭矯，燕枝拘，援豐條，舞扶疏，龍從鳥集，搏援攫肆，蔑蒙踴躍；且夫觀者莫不爲之損心酸足，彼乃始徐行微笑，被衣修擢。夫鼓舞者非柔縱，而木熙者非眇勁，淹浸漬漸靡使然也。是故生木之長，莫見其益，有時而修；砥礪磨堅，莫見其損，有時而薄。藝蘿之生，蝡蝡然日加數寸，不可以爲櫨棟；楩柟豫章之生也，七年而後知，故可以爲棺舟。夫事有易成者名小，雖成者功大。君子脩美，雖未有利，福將在後至。故《詩》云：「日就月將，學有緝熙於光明。」此之謂也。

劉安《淮南子・泰族訓》　人莫不知學之有益於己也，然而不能者，嬉戲害人也。人皆多以無用害有用，故智不博而日不足。以鑿觀池之力耕，則田野必辟矣。以積土山之高修隄防，則水用必足矣。以食狗馬鴻鴈之費養士，則名譽必榮矣。以弋獵博弈之日誦《詩》讀《書》，聞識必博矣。故不學之與學也，猶瘖聾之比於人也。凡學者能明於天人之分，通于治亂之本，澄心清意以存之，見其終始，可謂知略矣。

韓嬰《韓詩外傳》卷二　閔子騫始見於夫子，有菜色，後有芻豢之色。子貢問曰：「子始有菜色，今有芻豢之色，何也？」閔子曰：「吾出蒹葭之中，入夫子之門。夫子內切瑳以孝，外爲之陳王法，心竊樂之。出見羽蓋龍旂，裘旃相隨，心又樂之。二者相攻胸中而不能任，是以有菜色也。今被夫子之迫不及待教寖深，又賴二三子切瑳而進之，內明於去就之義，出見羽蓋龍旂，旃裘相隨，視之如壇土矣，是以有芻豢之色。」《詩》曰：「如切如瑳，如錯如磨。」【略】

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成行。家有千金之玉，不知治，猶之貧也。良工宰之，則富及子孫。君子謀之，則爲國用。故動則安百姓，議則延民命。《詩》曰：「淑人君子，正是國人。正是國人，胡不萬年。」

韓嬰《韓詩外傳》卷五　繭之性爲絲，弗得女工燔以沸湯，抽其統理，則不成爲絲。卵之性爲雛，不得良雞覆伏孚育，積日累久，則不成爲雛。夫人性善，非得明王聖主扶攜，內之以道，則不成爲君子。《詩》曰：「天生烝民，其命匪諼。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言惟明王聖主然後使之然也。【略】

哀公問於子夏曰：「必學然後可以安國保民乎？」子夏曰：「不學而能安國保民者，未之有也。」哀公曰：「然則五帝有師乎？」子夏曰：「臣聞黃帝學乎大填，顓頊學乎祿圖，帝嚳學乎赤松子，堯學乎務成子附，舜學乎尹壽，禹學乎西王國，湯學乎貸子相，文王學乎錫疇子斯，武王學乎太公，周公學乎虢叔，仲尼學乎老聃。此十一聖人，未遭此師，則功業不能著乎天下，名號不能傳乎後世者也。

《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

韓嬰《韓詩外傳》卷八　魯哀公問冉有曰：「凡人之質而已，將必學而後爲君子乎？」冉有對曰：「臣聞之：雖有良玉，不刻鏤則不成器，雖有美質，不學則不成君子。」曰：「何以知其然也？」「夫子路，卞之野人也。子貢，衛之賈人也。皆學問於孔子，遂爲天下顯士。諸侯聞之，莫不尊敬。卿大夫聞之，莫不親愛。學之故也。昔吳楚燕代，謀爲一舉而欲伐秦。祧賈，監門之子也，爲秦往使也，遂絶其謀，止其兵。及其反國，秦王大悦，立爲上卿。夫百里奚，齊之乞者也，逐於齊西，無以進，自賣五羊皮，爲一軥車。見秦繆公，立爲相，遂霸西戎。太公望少爲人壻，老而見去，屠牛朝歌，賃於棘津，釣於磻溪，文王舉而用之，封於齊。管仲親射桓公，遂除讎讎之心，立以爲相，存亡繼絶，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此四子者，皆嘗卑賤窮辱矣，然其名聲馳於後世，豈非學問之所致乎？由此觀之，士必學問然後成君子。《詩》曰：『日就月將。』」於是哀公嘻然而笑曰：「寡人雖不敏，請奉先生之教矣。」

董仲舒《春秋繁露・玉杯》　人受命於天，有善善惡惡之性，可養而不可改，可豫而不可去，若形體之可肥臞，而不可得革也。

董仲舒《春秋繁露・深察名號》　治天下之端，在審辨大。辨大之端，在深察名號。名者，大理之首章也。録其首章之意，以窺其中之事，則是非可知，逆順自著，其幾通於天地矣。是非之正，取之逆順，逆順之正，取之名號，名號之正，取之天地，天地爲名號之大義也。【略】受命之君，天意之所予也。故號爲天子者，宜視天如父，事天以孝道也。號爲諸侯者，宜謹視所候奉之天子也。號爲大夫者，宜厚其忠信，敦其禮義，使善大於匹夫之義，足以化也。士者，事也；民者，瞑也。士不及化，可使守事從上而已。五號自贊，各有分。分中委曲，曲有名。名衆於號，號其大全。名也者，名其別離分散也。號凡而略，名詳而目。目者，徧辨其事也；凡者，獨舉其大也。享鬼神者號，一曰祭。祭之散名，春曰祠，夏曰礿，秋曰嘗，冬曰烝。獵禽獸者號，一曰田。田之散名，春苗，秋蒐，冬狩，夏獮。無有不皆中天意者。物莫不有凡號，號莫不有散名，如是。是故事各順於名，名各順於天。天人之際，合而爲一。同而通理，動而相益，順而相受，謂之德道。《詩》曰：「維號斯言，有倫有跡。」此之謂也。【略】

名生於真，非其真，弗以爲名。名者，聖人之所以真物也。名之爲言真也。故凡百譏有黮黮者，各反其真，則黮黮者還昭昭耳。欲審曲直，莫如引繩；欲審是非，莫如引名。名之審於是非也，猶繩之審於曲直也。詰其名實，觀其離合，則是非之情不可以相瞞已。今世闇於性，言之者不同，胡不試反性之名。性之名非生與？如其生之自然之資謂之性。性者質也。詰性之質於善之名，能中之與？既不能中矣，而尚謂之質善，何哉？性之名不得離質。離質如毛，則非性已，不可不察也。【略】柾衆惡於内，弗使得發於外者，心也。故心之爲名柾也。人之受氣苟無惡者，心何柾哉？吾以心之名，得人之誠。人之誠，有貪有仁。仁貪之氣，兩在於身。身之名，取諸天。天兩有陰陽之施，身亦兩有貪仁之性。天有陰陽禁，身有情欲柾，與天道一也。是以陰之行不得干春夏，而月之魄常厭於日光。乍全乍傷，天之禁陰如此，安得不損其欲而輟其情以應天。天所禁而身禁之，故曰身猶天也。禁天所禁，非禁天也。必知天性不乘於教，終不能柾。察實以爲名，無教之時，性何遽若是。故性比於禾，善比於米。米出禾中，而禾未可全爲米也。善出性中，而性未可全爲善也。善與米，人之所繼天而成於外，非在天所爲之内也。天之所爲，有所至而止。止之内謂之天性，止之外謂之人事。事在性外，而性不得不成德。民之號，取之瞑也。使性而已善，則何故以瞑爲號？以實者言，弗扶將，則顛陷猖狂，安能善？性有似目，目卧幽而瞑，待覺而後見。當其未覺，可謂有見質，而不可謂見。今萬民之性，有其質而未能覺，譬如瞑者待覺，教之然後善。當其未覺，可謂有善質，而不可謂善，與目之瞑而覺，一概之比也。静心徐察之，其言可見矣。性而瞑之未覺；天所爲也。效天所爲，爲之起號，故謂之民。民之爲言，固猶瞑也，隨其名號以入其理，則得之矣。是正名號者於天地，天地之所生，謂之性情。性情相與爲一瞑。情亦性也。謂性已善，奈其情何？故聖人莫謂性善，累其名也。身之有性情也，若天之有陰陽也。言人之質而無其情，猶言天之陽而無其陰也。窮論者，無時受也。名性，不以上，不以下，以其中名之。性如繭如卵。卵待覆而成雛，繭待繅而爲絲，性待教而爲善。此之謂真天。天生民性有善質，而未能善，於是爲之立王以善之，此天意也。民受未能善之性於天，而退受成性之教於王。王承天意，以成民之性爲任者也。今案其真質，而謂民性已善者，是失天意而去王任也。萬民之性苟已善，則王者受命尚何任也？其設名不正，故棄重任而違大命，非法言也。《春秋》之辭，内事之待外者，從外言之。今萬民之性，待外教然後能善，善當與教，不當與性。與性，則多累而不精，自成功而無賢聖，此世長者之所誤出也，非《春秋》爲辭之術也。不法之言，無驗之説，君子之所外，何以爲哉？或曰：性有善

端，心有善質，尚安非善？應之曰：非也。繭有絲而繭非絲也，卵有雛而卵非雛也。比類率然，有何疑焉。天生民有《六經》，言性者不當異。然其或曰性也善，或曰性未善，則所謂善者，各異意也。性有善端，動之愛父母，善於禽獸，則謂之善。此孟子之善。循三綱五紀，通八端之理，忠信而博愛，敦厚而好禮，乃可謂善。此聖人之善也。是故孔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得見有常者斯可矣。」由是觀之，聖人之所謂善，未易當也，非善於禽獸則謂之善也。使動其端善於禽獸則可謂之善，善奚爲弗見也？夫善於禽獸之未得爲善也，猶知於草木而不得名知。萬民之性善於禽獸而不得名善，知之名乃取之聖。聖人之所命，天下以爲正。正朝夕者視北辰，正嫌疑者視聖人。聖人以爲無王之世，不教之民，莫能當善。善之難當如此，而謂萬民之性皆能當之，過矣。質於禽獸之性，則萬民之性善矣；質於人道之善，則民性弗及也。萬民之性善於禽獸者許之，聖人之所謂善者弗許。吾質之命性者異孟子。孟子下質於禽獸之所爲，故曰性已善；吾上質於聖人之所爲，故謂性未善。善過性，聖人過善。《春秋》大元，故謹於正名。名非所始，如之何謂未善已善也。

董仲舒《春秋繁露・實性》 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今謂性已善，不幾於無教而如其自然！又不順於爲政之道矣。且名者性之實，實者性之質。質無教之時，何遽能善？善如米，性如禾。禾雖出米，而禾未可謂米也。性雖出善，而性未可謂善也。米與善，人之繼天而成於外也，非在天所爲之內也。天所爲，有所至而止。止之內謂之天，止之外謂之王教。王教在性外，而性不得不遂。故曰性有善質，而未能爲善也。豈敢美辭，其實然也。天之所爲，止於繭麻與禾。以麻爲布，以繭爲絲，以米爲飯，以性爲善，此皆聖人所繼天而進也，非情性質樸之能至也，故不可謂性。正朝夕者視北辰，正嫌疑者視聖人。聖人之所名，天下以爲正。今按聖人言中，本無性善名，而有善人吾不得見之矣。使萬民之性皆已能善，善人者何爲不見也？觀孔子言此之意，以爲善甚難當。而孟子以爲萬民性皆能當之，過矣。聖人之性不可以名性，斗筲之性又不可以名性，名性者，中民之性。中民之性如繭如卵。卵待覆二十日而後能爲雛，繭待繰以湯而後能爲絲，性待漸於教訓而後能爲善。善，教訓之所然也，非質樸之所能至也，故不謂性。性者宜知名矣，無所待而起，生而所自有也。善所自有，則教訓已非性也。是以米出於粟，而粟不可謂米；玉出於璞，而璞不可謂玉；善出於性，而性不可謂善。其比多在物者爲然，在性者以爲不然，何不通於類也？卵之性未能作雛也，繭之性未能作絲也，麻之性未能爲縷也，粟之性未能爲米也。《春秋》別物之理以正其名，名物必各因其真。真其義也，真其情也，乃以爲名。名實石則後其五，退飛則先其六，此皆其真也。聖人於言無所苟而已矣。性者，天質之樸也；善者，王教之化也。無其質，則王教不能化；無其王教，則質樸不能善。質而不以善性，其名不正，故不受也。

桓寬《鹽鐵論・殊路》 大夫曰：「七十子躬受聖人之術，有名列於孔子之門，皆諸侯卿相之才，可南面者數人云。政事者冉有、季路，言語宰我、子貢。宰我秉事，有寵於齊，田常作難，道不行，身死庭中，簡公殺於檀臺。子路仕衛，孔悝作亂，不能救君出亡，身菹於衛；子貢、子皋遁逃，不能死其難。食人之重祿不能更，處人尊官不能存，何其厚於己而薄於君哉？同門共業，自以爲知古今之義，明君臣之禮。或死或亡，二三子殊路，何道之悖也！」

文學曰：「宋殤公知孔父之賢而不早任，故身死。魯莊知季有之賢，授之政晚而國亂。衛君近佞遠賢，子路居蒲，孔悝爲政。簡公不聽宰我而漏其謀。是以二君身被放殺，而禍及忠臣。二子者有事而不與其謀，故可以死，可以生，去止其義一也。晏嬰不死崔、慶之難，不可謂不義；微子去殷之亂，可謂不仁乎？」

大夫曰：「至美素璞，物莫能飾也。至賢保真，僞文莫能增也。故金玉不琢，美珠不畫。今仲由、冉求無檀柘之材，隋、和之璞，而强文之，譬若雕朽木而礪鉛刀，飾嫫母畫土人也。被以五色，斐然成章，及遭行潦流波，則沮矣。夫重懷古道，枕籍詩、書，危不能安，亂不能治，郵里逐雞，雞亦無黨也？」

文學曰：「非學無以治身，非禮無以輔德。和氏之璞，天下之美寶也，待礛諸之工而後明。毛嬙，天下之姣人也，待香澤脂粉而後容。周公，天下之至聖人也，待賢師學問而後通。今齊世庸士之人，不好學問，專以己之愚而荷負巨任，若無檝舳，濟江海而遭大風，漂没於百仞之淵，東流無崖之川，安得沮而止乎？」

大夫曰：「性有剛柔，形有好惡，聖人能因而不能改。孔子外變二三子之服，而不能革其心。故子路解長劍，去危冠，屈節於夫子之門，然攝齊師友，行行爾爾，鄙心猶存。宰予晝寢，欲損三年之喪。孔子曰『糞土之墻，不可杇也』，『若由不得其死然』。故內無其質而外學其文，雖有賢師良友，若畫脂鏤冰，費日損功。故良師不能飾戚施，香澤不能化嫫母也。」

文學曰：「西子蒙以不潔，鄙夫掩鼻；惡人盛飾，可以宗祀上帝。使二人不涉聖人之門，不免爲窮夫，安得卿大夫之名？故砥所以致於刃，學所以盡其才也。孔子曰：『觚不觚，觚哉觚哉！』故人事加則爲宗廟器，否則斯養之爨材。干、越之鋌不厲，匹夫賤之；工人施巧，人主服而朝也。夫醜者自以爲姣，故飾；愚者自以爲知，故不學。觀笑在己而不自知，不好用人，自是之過也。」

劉向《説苑・建本》 孟子曰：人知糞其田，莫知糞其心；糞田莫過利苗得粟，糞心易行而得其所欲。何謂糞心？博學多聞。何謂易行？一性止淫也。

子思曰：「學所以益才也，礪所以致刃也。吾嘗幽處而深思，不若學之速；吾嘗跂而望，不若登高之博見。故順風而呼，聲不加疾而聞者衆；登丘而招，臂不加長而見者遠。」故魚乘於水，鳥乘於風，草木乘於時。

孔子曰：可以與言終日而不倦者，其惟學乎！其容體不足觀也，其勇力不足憚也，其先祖不足稱也，其族不足道也。然而可以聞四方而昭於諸侯者，其惟學乎！《詩》曰：「不愆不亡，率由舊章。」夫學之謂也。

孔子曰：鯉，君子不可以不學，其容不可以不飾；不飾則無根，無根則失理；失理則不忠，不忠則失禮，失禮則不立。夫遠而有光者，飾也；近而逾明者，學也。譬之如污池，水潦注焉，菅蒲生之，從上觀之，誰知其非源也。【略】

晉平公問於師曠曰：「吾年七十，欲學恐已暮矣。」師曠曰：「何不炳燭乎？」平公曰：「安有爲人臣而戲其君乎？」師曠曰：「盲臣安敢戲其君乎？臣聞之，少而好學，如日出之陽；壯而好學，如日中之光；老而好學，如炳燭之明。炳燭之明，孰與昧行乎？」平公曰：「善哉。」

河間獻王曰：「湯稱學聖王之道者，譬如日焉；靜居獨思，譬如火焉。夫捨學聖王之道，若捨日之光，何乃獨思，火之明也。可以見小耳，未可用大知，惟學問可以廣明德慧也。」【略】

甯越，中牟鄙人也，苦耕之勞，謂其友曰：「何爲而可以免此苦也？」友曰：「莫如學，學三十年則可以達矣。」甯越曰：「請十五歲，人將休，吾不敢休，人將卧，吾不敢卧。」十五歲學而周威公師之。夫走者之速也，而過二里止，步者之遲也，而百里不止。今甯越之材而久不止，其爲諸侯師，豈不宜哉！【略】

孔子謂子路曰：「汝何好？」子路曰：「好長劍。」孔子曰：「非此之問也，謂以汝之所能，加之以學，豈可及哉！」子路曰：「學亦有益乎？」孔子曰：「夫人君無諫臣則失政，士無教交友則失聽。御狂馬不釋其策，操弓不返於檠。木受繩則直，人受諫則聖。受學重問，孰不順成？毀仁惡士，且近於刑。君子不可以不學。」子路曰：「南山有竹，弗揉自直，斬而射之，通於犀革，又何學爲乎？」孔子曰：「括而羽之，鏃而砥礪之，其入不益深乎？」子路拜曰：「敬受教哉！」【略】

虞君問益成子曰：「今工者久而巧，色者老而衰，今人不及壯之時，益積心技之術，以備將衰之色。色者必盡乎老之前，知謀無以異乎幼之時，可好之色，彬彬乎且盡，洋洋乎安託無能之軀哉？故有技者，不累身而未嘗滅，而色不得以常茂。」

揚雄《法言・學行》 或曰：「學無益也，如質何？」曰：「未之思矣。夫有刀者剪諸，有玉者錯諸，不剪不錯，焉攸用？剪而錯諸，質在其中矣。否則輟。」【略】

學者，所以修性也。視、聽、言、貌、思，性所有也。學則正，否則邪。【略】

鳥獸觸其情者也，衆人則異乎！賢人則異衆人矣，聖人則異賢人矣。禮義之作，有以矣夫。人而不學，雖無憂，如禽何？

揚雄《法言・脩身》 人之性也，善惡混。修其善則爲善人，修其惡則爲惡人。氣也者，所以適善惡之馬也與？

揚雄《法言・問明》 或問：「鳥有鳳，獸有麟，鳥、獸皆可鳳、麟乎？」曰：「羣鳥之於鳳也，羣獸之於麟也，形性。豈羣人之於聖乎？」

揚雄《法言・問明》 吾不見震風之能動聾聵也。

《漢書・古今人表》 自書契之作，先民可得而聞者，經傳所稱，唐虞以上，帝王有號謚。輔佐不可得而稱矣，而諸子頗言之，雖不考虖孔氏，然猶著在篇籍，歸乎顯善昭惡，勸戒後人，故博采焉。孔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又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未知，焉得仁？」「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爲下矣。」又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唯上智與下愚不移。」傳曰：譬如堯舜、禹、稷、卨與之爲善則行，鯀、讙兜欲與爲惡則誅。可與爲善，不可與爲惡，是謂上智。桀紂、龍逢、比干欲與之爲善則誅，于莘、崇侯與之爲惡則行。可與爲惡，不可與爲善，是謂下愚。齊桓公，管仲相之則霸，豎貂輔之則亂。可與爲善，可與爲惡，是謂中人。因茲以列九等之序，究極經傳，繼世相次，總備古今之略要云。

王充《論衡・率性》 論人之性，定有善有惡。其善者，固自善矣；其惡者，故可教告率勉，使之爲善。凡人君父審觀臣子之性，善則養育勸率，無令近惡；（近）惡則輔保禁防，令漸於善。善漸於惡，惡化於善，成爲性行。

召公戒成〔王〕曰：「今王初服厥命，於戲！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生子」謂十五〔生〕子，初生意於善，終以善；初生意於惡，終以惡。《詩》曰：「彼姝者子，何以與之？」傳言：「譬猶練絲，染之藍則青，染之丹則赤。」十五（之）〔生〕子，其猶絲也。其有所漸化爲善惡，猶藍丹之染練絲，使之爲青赤也。青赤一成，真色無異。是故楊子哭歧道，墨子哭練絲也，蓋傷離本，不可復變也。人之性，善可變爲惡，惡可變爲善，猶此類也。蓬生麻間，不扶自直；白紗入緇，不練自黑。彼蓬之性不直，紗之質不黑，麻扶緇染，使之直黑。夫人之性猶蓬紗也，在所漸染而善惡變矣。

王良、造父稱爲善御，（不）能使不良爲良也。如徒能御良，其不良者不能馴服，此則駔工庸師服馴技能，何奇而世稱之？故曰：「王良登車，馬不罷駑；堯、舜爲政，民無狂愚。」傳曰：「堯、舜之民，可比屋而封；桀、紂之民，可比屋而誅。」「斯民也，三代所以直道而行也。」聖主之民如彼，惡主之民如此，竟在化，不在性也。聞伯夷之風者，貪夫廉而懦夫有立志；聞柳下惠之風者，薄夫敦而鄙夫寬。徒聞風名，猶或變節，況親接形面相敦告乎？

孔門弟子七十之徒，皆任卿相之用，被服聖教，文才雕琢，知能十倍，教訓之功而漸漬之力也。未入孔子之門時，閭巷常庸無奇。其尤甚不率者，唯子路也。世稱子路無恒之庸人，未入孔門時，戴雞佩豚，勇猛無禮；聞誦讀之聲，搖雞奮豚，揚脣吻之音，聒賢聖之耳，惡至甚矣。孔子引而教之，漸漬磨礪，閱導牖進，猛氣消損，驕節屈折，卒能政事，序在四科。斯蓋變性使惡爲善之明效也。

夫肥沃墝埆，土地之本性也。肥而沃者性美，樹稼豐茂；墝而埆者性惡，深耕細鋤，厚加糞壤，勉致人功，以助地力，其樹稼與彼肥沃者相似類也。地之高下，亦如此焉。以鑊鍤鑿地，以埤增下，則其下與高者齊。如復增鑊鍤，則夫下者不徒齊者也，反更爲高，而其高者反爲下。使人之性有善有惡，彼地有高有下，勉致其教令，（之）〔不〕善則將〔與〕善者同之矣。善以化渥，釀其教令，變更爲善，善則且更宜反過於往善。猶下地增加鑊鍤，更崇於高地也。

「賜不受命，而貨殖焉。」賜本不受天之富命，所（加）〔以〕貨財積聚，爲世富人者，得貨殖之術也。夫得其術，雖不受命，猶自益饒富。性惡之人，亦不稟天善性，得聖人之教，志行變化。世稱利劍有千金之價，棠谿、魚腸之屬，龍泉、太阿之輩，其本鋌，山中之恒鐵也，冶工鍛鍊，成爲銛利。豈利劍之鍛與鍊，乃異質哉？工良師巧，鍊一數至也。試取東下直一金之劍，更熟鍛鍊，足其火，齊其銛，猶千金之劍也。夫鐵石天然，尚爲鍛鍊者變易故質，況人含五常之性，賢聖未之熟鍛鍊耳，奚患性之不善哉？古貴良醫者，能知篤劇之病所從生起，而以針藥治而已之。如徒知病之名而坐觀之，何以爲奇？夫人有不善，則乃性命之疾也，無其教治，而欲令變更，豈不難哉？

天道有真僞，真者固自與天相應，僞者人加知巧，亦與真者無以異也。何以驗之？《禹貢》曰：「璆琳琅玕。」〔璆，玉也。琳，珠也。琅玕，珠之數也。〕（者）此則土地所生真玉珠也。然而道人消爍五石，作五色之玉，比之真玉，光不殊別。兼魚蚌之珠，與《禹貢》璆琳，皆真玉珠也。然而隨侯以藥作珠，精耀如真，道士之教至，知巧之意加也。陽遂取火於天，五月丙午日中之時，消鍊五石，鑄以爲器，磨礪生光，仰以嚮日，則火來至，此真取火之道也。今妄取刀劍（之鉤）〔偃〕月〔之鉤〕，摩拭朗白，仰以嚮日，亦得火焉。夫（鉤）〔偃〕月〔鉤〕，非陽遂也，所以耐取火者，摩試之所致也。今夫性惡之人，使與性善者同類乎？可率勉之，令其爲善；使之異類乎？亦可令與道人之所鑄玉、隨侯之所作珠、人之所摩刀劍（鉤）〔偃〕月〔鉤〕焉，教導以學，漸漬以德，亦將日有仁義之操。

黄帝與炎帝争爲天子，教熊羆貔虎以戰于阪泉之野，三戰得志，炎帝敗績。堯以天下讓舜，鯀爲諸侯，欲得三公而堯不聽，怒其猛獸，欲以爲亂，比獸之角可以爲城，舉尾〔可〕以爲旌，奮心盛氣，阻戰爲彊。夫禽獸與人殊形，猶可命戰，況人同類乎？推此以論，「百獸率舞」，「潭魚出聽」，「六馬仰秣」，不復疑矣。異類以殊爲同，同類以鈞爲異，所由不在於物，在於人也。

凡含血氣者，教之所以異化也。三苗之民，或賢或不肖，堯、舜齊之，恩教加也。楚、越之人，處莊、嶽之間，經歷歲月，變爲舒緩，風俗移也。故曰：「齊舒緩，秦慢易，楚促急，燕戇投。」以莊、嶽言之，四國之民，更相出入，久居單處，性必變易。夫性惡者，心比木石，木石猶爲人用，況非木石！在君子之跡，庶幾可見。

有癡狂之疾，歌啼於路，不曉東西，不睹燥濕，不覺疾病，不知飢飽，性已毀傷，不可如何，前無所觀，卻無所畏也。是故王法不廢學校之官，不除獄理之吏，欲令凡衆見禮義之教。學校勉其前，法禁防其後，使丹朱之志，亦將可勉。何以

驗之？三軍之士，非能制也，勇將率勉，視死如歸。且闔廬嘗試其士於五湖之側，皆加刃於肩，血流至地。句踐亦試其士於寢宮之庭，赴火死者，不可勝數。夫刃、火，非人性之所貪也，二主激率，念不顧生。是故軍之法輕刺血，孟賁勇也，聞軍令懼。是故叔孫通制定禮儀，拔劍争功之臣，奉禮拜伏，初驕倨而後遜順，〔聖〕教威德，變易性也。不患性惡，患其不服聖教，自遇而以生禍也。

豆麥之種，與稻粱殊，然食能去飢。小人君子，稟性異類乎？譬諸五穀皆爲用，實不異而效殊者，稟氣有厚泊，故性有善惡也。殘則〔授〕〔受〕〔不〕仁之氣泊，而怒則稟勇渥也。仁泊則戾而少〔愈〕〔慈〕，勇渥則猛而無義，而又和氣不足，喜怒失時，計慮輕愚。妄行之人，〔罪〕〔非〕故爲惡。人受五常，含五臟，皆具於身。稟之泊少，故其操行不及善人，猶〔酒〕或厚或泊也，非厚與泊殊其釀也，麴糵多少使之然也。是故酒之泊厚，同一麴糵；人之善惡，共一元氣。氣有少多，故性有賢愚。西門豹急，佩韋以自緩；董安于緩，帶弦以自促。急之與緩，俱失中和，然而韋弦附身，成爲完具之人。能納韋弦之教，補接不足，則豹、安于之名可得參也。貧劣宅屋，不具墻壁宇達，人指訾之。如財貨富愈，起屋築墻，以自蔽鄣，爲之具宅，人弗復非。

魏之行田百畝，鄴獨二百，西門豹灌以漳水，成爲膏腴，則畝收一鍾。夫人之質猶鄴田，道教猶漳水也，患不能化，不患人性之難率也。雒陽城中之道無水，水工激上雒中之水，日夜馳流，水工之功也。由此言之，迫近君子，而仁義之道數加於身，孟母之徙宅，蓋得其驗。

人間之水污濁，在野外者清潔。俱爲一水，源從天涯，或濁或清，所在之勢使之然也。南越王趙他，本漢賢人也，化南夷之俗，背畔王制，椎髻箕坐，好之若性。陸賈説以漢德，懼以聖威，蹶然起坐，心覺改悔，奉制稱蕃，其於椎髻箕坐也，惡之若性。前則若彼，後則若此。由此言之，亦在於教，不獨在性也。

王符《潛夫論・讚學》 天地之所貴者人也，聖人之所尚者義也，德義之所成者智也，明智之所求者學問也。雖有至聖，不生而知；雖有至材，不生而能。故志曰：黄帝師風后、顓頊師老彭，帝嚳師祝融，堯師務成，舜師紀后，禹師墨如，湯師伊尹，文、武師姜尚，周公師庶秀，孔子師老聃。若此言之而信，則人不可以不就師矣。夫此十一君者，皆上聖也，猶待學問，其智乃博，其德乃碩，而況於凡人乎？

是故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士欲宣其義，必先讀其書。《易》曰：「君子以多志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是以人之有學也，猶物之有治也。故夏后之璜，楚和之璧，雖有玉璞卞和之資，不琢不錯，不離礫石。夫瑚簋之器，朝祭之服，其始也，乃山野之木、蠶繭之絲耳。使巧倕加繩墨而制之以斤斧，女工加五色而制之以機杼，則皆成宗廟之器，黼黻之章，可羞於鬼神，可御於王公。而況君子敦貞之質，察敏之才，攝之以良朋，教之以明師，文之以禮、樂，導之以《詩》、《書》，讚之以《周易》，明之以《春秋》，其不有濟乎？

《詩》云：「題彼鶺鴒，載飛載鳴。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是以君子終日乾乾進德修業者，非直爲博己而已也，蓋乃思述祖考之令問，而以顯父母也。

孔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寐，以思，無益，不如學也。」「耕也，餒在其中；學也，禄在其中矣。君子憂道不憂貧。」箕子陳六極，《國風》歌《北門》，故所謂不憂貧也。豈好貧而弗之憂邪？蓋志有所專，昭其重也。是故君子之求豐厚也，非爲嘉饌、美服、淫樂、聲色也，乃將以底其道而邁其德也。

夫道成於學而藏於書，學進於振而廢於窮。是故董仲舒終身不問家事，景君明經年不出户庭，得鋭精其學而顯昭其業者，家富也；富佚若彼，而能勤精若此者，材子也。倪寬賣力於都巷，匡衡自鬻於保徒者，身貧也；貧阨若彼，而能進學若此者，秀士也。當世學士恒以萬計，而究塗者無數十焉，其故何也？其富者則以賄玷精，貧者則以乏易計，或以喪亂期其年歲，此其所以逮初喪功而及其童蒙者也。是故無董、景之才，倪、匡之志，而欲强捐家出身曠日師門者，必無幾矣。夫此四子者，耳目聰明，忠信廉勇，未必無儔也，而及其成名立績，德音令問不已，而有所以然，夫何故哉？徒以其能自託於先聖之典經，結心於夫子之遺訓也。

是故造父疾趨，百步而廢，自託乘輿，坐致千里；水師泛軸，解維則溺，自託舟楫，坐濟江河。是故君子者，性非絶世，善自託於物也。人之情性，未能相百，而其明智有相萬也。此非其真性之材也，必有假以致之也。君子之性，未必盡照，及學也，聰明無蔽，心智無滯，前紀帝王，顧定百世。此則道之明也，而君子能假之以自彰爾。

夫是故道之於心也，猶火之於人目也。中阱深室，幽黑無見，及設盛燭，則百物彰矣。此則火之燿也，非目之光也，而目假之，則爲己明矣。天地之道，神明之爲，不可見也。學問聖典，心思道術，則皆來睹矣。此則道之材也，非心之

明也，而人假之，則爲己知矣。

是故索物於夜室者，莫良於火；索道於當世者，莫良於典。典者，經也。先聖之所制：先聖得道之精者以行其身，欲賢人自勉以入於道。故聖人之制經以遺後賢也，譬猶巧倕之爲規矩準繩以遺後工也。

昔倕之巧，目茂圓方，心定平直，又造規繩矩墨以誨後人。試使奚仲、公班之徒，釋此四度，而倣倕自制，必不能也；凡工妄匠，口規秉矩，錯準引繩，則巧同於倕也。是故倕以其心來制規矩後工以規矩往合倕心也，故度之工，幾於倕矣。

先聖之智，心達神明，性直道德，又造經典以遺後人。試使賢人君子，釋於學問，抱質而行，必弗具也；及使從師就學，按經而行，聰達之明，德義之理，亦庶矣。是故聖人以其心來造經典，後人以經典往合聖心也，故修經之賢，德近於聖矣。

《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日就月將，學有緝熙於光明。」是故凡欲顯勳績揚光烈者，莫良於學矣。

王符《潛夫論・述赦》 今夫性惡之人，居家不孝悌，出入不恭敬，輕薄慢傲，凶悍無辨，明以威侮侵利爲行，以賊殘酷虐爲賢，故數陷王法者，此乃民之賊，下愚極惡之人也。雖脫桎梏而出囹圄，終無改悔之心，自詩以羸赦頭，出獄踧踖，復犯法者何不然。

荀悦《申鑒・俗嫌》 或問凡壽者必有道，非習之功。曰：夫惟壽，則惟能用。惟能用道，則性壽矣。苟非其性也，修之不至也。學必至聖，可以盡性；壽必用道，所以盡命。

荀悦《申鑒・雜言上》 或問曰：君子曷敦夫學？曰：生而知之者寡矣，學而知之者衆矣。悠悠之民，泄泄之士，明明之治，汶汶之亂，皆學廢興之由。敦之不亦宜乎！【略】

或曰：孟軻稱人皆可以爲堯舜，其信矣？曰：人非下愚，則皆可以爲堯舜矣。寫堯舜之貌，同堯舜之姓則否；服堯之制，行堯之道則可矣。行之於前，則古之堯舜也；行之於後，則今之堯舜也。或曰：人皆可以爲桀紂乎？曰：行桀紂之事，是桀紂也。堯舜桀紂之事，常並存於世，唯人所用而已。

徐幹《中論・治學》 昔之君子，成德立行，身没而名不朽。其故何哉？學也。學也者，所以疏神達思，怡情理性，聖人之上務也。民之初載，其矇未知，譬如寶在於玄室，有所求而不見。白日照焉，則羣物斯辯矣。學者，心之白日也。故先王立教官，掌教國子，教以六德，曰：智、仁、聖、義、中、和；教以六行，曰：孝、友、睦、婣、任、恤；教以六藝，曰：禮、樂、射、御、書、數。三教備而人道畢矣。學猶機也，器不機則無以爲美觀；人不學，則無以有懿德。有懿德，故可以經人倫；爲美觀，故可以供神明。故《書》曰：「若作梓材，既勤樸斲。惟其塗丹臒。」夫聽黃鐘之聲，然後知擊缶之細；視袞龍之文，然後知被褐之陋；涉庠序之教，然後知不學之困。故學者如登山焉，動而益高；如寤寐焉，久而愈足。顧所由來，則杳然其遠，以其難而懈之，誤且非矣。《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好學之謂也。倦立而思遠，不如速行之必至也；矯首而俯飛，不如循雌之必獲也；孤居而願智，不如務學之必達也。故君子心不苟願，必以求學；身不苟動，必以從師；言不苟出，必以博聞。是以情性合人而德音相繼也。孔子曰：「弗學何以行？弗忠何以得？小子勉之。」斯可謂師人矣。馬雖有逸足，而不閑輿則不爲良駿；人雖有美質，而不習道則不爲君子。故學者求習道也。若有似乎畫采，玄黃之色既著，而純皓之體斯亡。敝而不渝，孰知其素歟？子夏曰：「日習則學不忘，自勉則身不墮；亟聞天下之大言，則志益廣。」故君子之於學也，其不懈猶上天之動，猶日月之行，終身亹亹，没而後已。故雖有其才，而無其志，亦不能興其功也。志者，學之師也；才者，學之徒也。學者不患才之不贍，而患志之不立。是以爲之者億兆，而成之者無幾。故君子必立其志，《易》曰：『君子以自强不息。』大樂之成，非取乎一音；嘉膳之和，非取乎一味；聖人之德，非取乎一道。故曰：學者，所以總羣道也；羣道統乎己心，羣言一乎己口，唯所用之故。出則元亨，處則利貞，默則立象，語則成文。述千載之上，若共一時；論殊俗之類，若與同室；度幽明之故，若見其情；原治亂之漸，若指已效。故《詩》曰：「學有緝熙于光明。」其此之謂也。夫獨思則滯而不通，獨爲則困而不就。人心必有明焉，必有悟焉，如火得風而炎熾，如水赴下而流速。故太昊觀天地而畫八卦，燧人察時令而鑽火，帝軒聞鳳鳴而調律，倉頡視鳥跡而作書，斯大聖之學乎神明，而發乎物類也。賢者不能學於遠，乃學於近，故以聖人爲師。昔顏淵之學聖人也，聞一以知十，子貢聞一以知二；斯皆觸類而長之，篤思而聞之者也。非唯賢者學於聖人，聖人亦相因而學也。孔子因於文武，文武因於成湯，成湯因於夏后，夏后因於堯舜。故六籍者，羣聖相因之書也。其人雖亡，其道猶存。今之學者勤心以取之，亦足以到昭明而成博達矣。凡學者，大義

爲先，物名爲後；大義舉而物名從之。然鄙儒之博學也，務於物名，詳於器械，矜於詁訓，摘其章句，而不能統其大義之所極，以獲先王之心。此無異乎女史誦詩，內豎傳令也。故使學者勞思慮而不知道，費日月而無成功。故君子必擇師焉。

佚名《太平經》乙部《名爲神訣書》 夫神無私親，善人爲效。一身之中，能爲賢，能爲神，能爲不肖，其何故也，誤也，神靈露也。故守一之道，養其性，在學之也。衆中多瑞應者，信人也。無瑞應者，行誤人也。

佚名《太平經》丁部《戒六子訣第一百四》 夫天將生人，悉以真道付之物具。故在師開之導之學之，則可使無不知也；不闚其門户，雖受天真道，無一知也。比若嬰兒生，投一室中，不導學以事，無可知也。所以人異者，但八方異俗，故其知學不同也。若能一人學，周流表裏，盡知之矣。吾將遠去有所之，當復有可授，不可得常安坐，守諸弟子也。六人自詳讀吾書，從上到下爲有結，不解子意者，考源古文以明之。

佚名《太平經》戊部《致善除邪令人受道戒文第一百八》 真人言：「吾生有禄命邪，僥倖也，迺得與神人相遭逢。」神人言：「然，六人生各自有命，一爲神人，二爲真人，三爲仙人，四爲道人，五爲聖人，六爲賢人，此皆助天治也。神人主天，真人主地，仙人主風雨，道人主教化吉凶，聖人主治百姓，賢人輔助聖人，理萬民録也，給助六合之不足也。故人生各有命也，命貴不能爲賤，命賤不能爲貴也。子欲知其審實，若魚雖乘水，而不因水氣而蜚，龍亦乘水，因水氣迺上青雲爲天使乎？貴賤實有命，愚者而妄語。古者聖人帝王，其大優者，不復録問僞言也，知其口口，會無可能爲也。此比若教無道之人，令卒蜚，安而蜚乎哉？能飛者，獨得道仙人耳。夫百姓相與游戲言，我能蜚，實不能蜚，此妄言者若此矣。」真人言：「善哉，吾一覺於此。」神人言：「子自若愚，爲天命可强得也哉？」真人言：「然此道亦可學耶？」神人言：「然，有天命者，可學之必得大度，中賢學之，亦可得大壽，下愚爲之，可得小壽。子欲知其效，同若凡人學耳。大賢學可得大官，中賢學者可得中官，愚人學者可得小吏。夫小吏使於白衣之民乎？以是言之，猶當勉學耳。」真人唯唯：「吾爲之，未嘗敢懈也。」神人言：「然，努力信道，天地之間，各取可宜，亦無妄也。」真人唯唯：「請得尊天重地，敬上愛下，順用四時五行可爲，不敢爲非也。」神人言：「善哉善哉！子得道意矣，吾不復重教示子矣。」

佚名《太平經》庚部《某訣第二百四》 天之授性，各自有精神。樂善，善精神至；樂惡，惡精神至。此自然之性也，無有怪也。

佚名《太平經》壬部 天地之性，半善半惡。故君子上善以閉姦。興善者得善，興惡者得惡。

佚名《太平經》癸部《救四海知優劣法》 天生人凡有三等：第一天生，第二地生，第三人種類。受命天者爲人君，受命地者爲人臣，受命人者爲民。

何晏《論語集解·公冶長第五》 性者，人之所受以生也。天道者，元亨日新之道也。深微故不可得而聞也。

王弼《老子道德經注·四十二章注》 萬物萬形，其歸一也。何由致一？由於無也。由無乃一，一可謂無？已謂之一，豈得無言乎？有言有一，非二如何？有一有二，遂生乎三。從無之有，數盡乎斯，過此以往，非道之流。故萬物之生，吾知其主，雖有萬形，冲氣一焉。百姓有心，異國殊風，而得一者王侯主焉。以一爲主，一何可舍？愈多愈遠，損則近之。損之至盡，乃得其極。既謂之一，猶乃至三，況本不一，而道可近乎？損之而益，豈虚言也。

我之(教人)非强使人從之也，而用夫自然。舉其至理，順之必吉，違之必凶。故人相教，違之(必)自取其凶也。亦如我之教人，勿違之也。【略】强梁則必不得其死。人相教爲强梁，則必如我之教人不當爲强梁也。舉其强梁不得其死以教邪，若云順吾教之必吉也。故得其違教之徒，適可以爲教父也。

王弼《周易注·上經·蒙注》 凡不識者求問識者，識者不求所告；暗者求明，明者不諮於暗。故蒙之爲義，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也。童蒙之來求我，志應故也。

童蒙之時，陰求於陽，晦求於明，各求發其昧者也。

困於蒙昧，不能比賢以發其志，亦以鄙矣。

處《蒙》之終，以剛居上，能擊去童蒙，以發其昧者也。故曰「擊蒙」也。童蒙願發，而己能擊去之，合上下之願，故莫不順也。爲之扞禦，則物咸附之；若欲取之，則物咸叛矣。故「不利爲寇，利禦寇」也。

《三國志·吴志·吕蒙傳》注引《江表傳》録孫權《諭吕蒙讀書》 權謂蒙及蔣欽曰：「卿今並當塗掌事，宜學問以自開益。」蒙曰：「在軍中常苦多務，恐不容復讀書。」權曰：「孤豈欲卿治經爲博士邪？但當令涉獵見往事耳。卿言多務孰若孤，孤少時歷《詩》、《書》、《禮記》、《左傳》、《國語》，惟不讀《易》。至統事以

來，省《三史》、諸家兵書，自以爲大有所益。如卿二人，意性朗悟，學必得之，寧當不爲乎？宜急讀《孫子》、《六韜》、《左傳》、《國語》及《三史》。孔子言『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光武當兵馬之務，手不釋卷。孟德亦自謂老而好學。卿何獨不自勉勖邪？」蒙始就學，篤志不倦，其所覽見，舊儒不勝。後魯肅上代周瑜，過蒙言議，常欲受屈。肅拊蒙背曰：「吾謂大弟但有武略耳，至於今者，學識英博，非復吳下阿蒙。」蒙曰：「士別三日，即更刮目相待。大兄今論，何一稱穰侯乎。兄今代公瑾，既難爲繼，且與關羽爲鄰。斯人長而好學，讀《左傳》略皆上口，梗亮有雄氣，然性頗自負，好陵人。今與爲對，當有單複以卿〔鄉〕待之。」密爲肅陳三策，肅敬受之，祕而不宣。權常歎曰：「人長而進益，如吕蒙、蔣欽，蓋不可及也。富貴榮顯，更能折節好學，耽悦書傳，輕財尚義，所行可迹，並作國士，不亦休乎！」

王肅《孔子家語・本命解》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人之命與性，何謂也？」孔子對曰：「分於道，謂之命。形於一，謂之性。化於陰陽象形而發謂之生。化窮數盡謂之死。故命者，性之始也，死者生之終也。有始則必有終矣。人始生而有不具者五焉，目無見，不能食，不能行，不能言，不能化。及生三月而微眴，然後有見。八月生齒，然後能食。三年顖合，然後能言。十有六而精通，然後能化。陰窮反陽，故陰以陽變。陽窮反陰，故陽以陰化。是以男子八月生齒，八歲而亂。女子七月生齒，七歲而亂。十有四而化。一陽一陰，奇偶相配。然後道合化成，性命之端，形於此也。」公曰：「男子十六精通，女子十四而化，是則可以生民矣。而禮男子三十而有室，女子二十而有夫也，豈不晚哉。」孔子曰：「夫禮言其極。不是過也。男子二十而冠，有爲人父之端。女子十五許嫁，有適人之道。於此而往，則自婚矣。羣生閉藏乎陰，而爲化育之始。故聖人因時以合偶男子，窮天數也極。霜降而婦功成，嫁娶者行焉。氷泮而農桑起，婚禮而殺於此，男子者，任天道而長萬物者也。知可爲，知不可爲。知可言，知不可言。知可行，知不可行者。是故審其倫而明其別謂之知，所以效匹夫之聰也。女子者，順男子之教而長其理者也。是故無專制之義，而有三從之道，幼從父兄，既嫁從夫，夫死從子，言無再醮之端。教令不出於閨門，事在供酒食而已，無閫外之非儀也。不越境而奔喪，事無擅爲，行無獨成，參知而後動，可驗而後言，晝不遊庭，夜行以火，所以效匹婦之德也。」孔子遂言曰：「女有五不取，逆家子者，亂家子者，世有刑人子者，有惡疾子者，喪父長子。婦有七出三不去，七出者，不順父母出者，無子者，淫僻者，嫉妒者，惡疾者，多口舌者，竊盜者。三不去者，謂有所取無所歸，與共更三年之喪，先貧賤後富貴。凡此，聖人所以順男女之際，重婚姻之始也。」

孔子曰：「禮之所以象五行也。」其義四時也。故喪禮有舉焉，有恩有義，有節有權，其恩厚者其服重。故爲父母斬衰三年，以恩制者也。門内之治，恩掩義。門外之治，義掩恩。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尊尊貴貴，義之大也。故爲君亦服衰三年，以義制者也。三日而食，三月而沐，期而練，毁不滅性，不以死傷生，喪不過三年，齊衰不補，墳墓不修，除服之日鼓素琴，示民有終也。凡此以節制者也。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天無二日，國無二君，家無二尊，以治之。故父在爲母齊衰期者，見無二尊也。百官備，百物具，不言而事行者，扶而起。言而後事行者，杖而起。身自執事行者，面垢而已，此以權制者也。親始死，三日不怠，三月不懈，期悲號，三年憂，哀之殺也，聖人因殺以制節也。

嵇康《嵇中散集・明膽論》 有吕子者，研覈是非，以爲人有膽可樂明，有明便有膽矣。

嵇先生以爲明膽殊用，不能相生。論曰：夫元氣陶鑠，衆生稟焉。賦受有多少，故才性有昏明。唯至人特鍾純美，兼周外内，無不畢備。降此已往，蓋厥如也。或明於見物，或勇於決斷。人情貪廉，各有所止。譬諸草木，區以別矣。兼之者博於物，偏受者守其分。故吾謂明膽異氣，不能相生。明以見物，膽以決斷，專明無膽，則雖見不斷；專膽無明，達理失機。故子家軟弱，陷於弒君；左師不斷，見逼華臣；皆智及之而決不行也。此理坦然，非無疑滯。故略舉一隅，想不重疑。

《嵇康集・難自然好學論》 夫民之性，好安而惡危，好逸而惡勞，故不擾則其願得，不逼則其志從。洪荒之世，大朴未虧，君無文於上，民無競於下，物全理順，莫不自得，飽則安寢，饑則求食，怡然鼓腹，不知爲至德之世也；若此，則安知仁義之端，禮律之文？

及至人不存，大道陵遲，乃始作文墨，以傳其意，區別羣物，使有類族，造立仁義，以嬰其心，制其名分，以檢其外，勸學講文，以神其教；故《六經》紛錯，百家繁熾，開榮利之塗，故奔騖而不覺。是以貪生之禽，食園池之粱菽；求安之士，乃詭志以從俗，操筆執觚，足容蘇息，積學明經，以代稼穡；是以困而後學，學以致榮，計而後習，好而習成，有似自然，故令吾子謂之自然耳。

推其原也，《六經》以抑引爲主，人性以從欲爲歡，抑引則違其願，從欲則得自然；然則自然之得，不由抑引之《六經》，全性之本，不須犯情之禮律。故仁義務於理僞，非養真之要術，廉讓生於爭奪，非自然之所出也。由是言之：則鳥不毀以求馴，獸不羣而求畜，則人之真性，無爲正當，自然躭此禮學矣。

論又云：嘉肴珍膳，雖所未嘗，嘗必美之，適於口也；處在闇室，覩烝燭之光，不教而悦得於心，況以長夜之冥，得照太陽，情變鬱陶，而發其蒙。雖事以末來，情以本應，則無損於自然好學。難曰：夫口之於甘苦，身之於痛癢，感物而動，應事而作，不須學而後能，不待借而後有，此必然之理，吾所不易也。今子以必然之理，喻未必然之好學，則恐似是而非之議，學如一粟之論，於是乎在也。今子立《六經》以爲準，仰仁義以爲主，以規矩爲軒駕，以講誨爲哺乳，由其塗則通，乖其路則滯，遊心極視，不覩其外，終年馳騁，思不出位，聚族獻議，唯學爲貴，執書摘句，俛仰咨嗟，使服膺其言，以爲榮華，故吾子謂《六經》爲太陽，不學爲長夜耳。今若以明堂爲丙舍，以誦諷爲鬼語，以《六經》爲蕪穢，以仁義爲臭腐，覩文籍則目瞧，脩揖讓則變傴，襲章服則轉筋，譚禮典則齒齲，於是兼而棄之，與萬物爲更始，則吾子雖好學不倦，猶將闕焉；則向之不學，未必爲長夜，《六經》未必爲太陽也。俗語曰：乞兒不辱馬醫。若遇上有無文之始，可不學而獲安，不勤而得志，則何求於《六經》，何欲於仁義哉？以此言之：則今之學者，豈不先計而後學？苟計而後動，則非自然之應也。子之云云，恐故得菖蒲菹耳。

《嵇康集》附録張遼叔《自然好學論》 夫喜怒哀樂、愛惡欲懼，人之有也。得意則喜，見犯則怒，乖離則哀，聽和則樂，生育則愛，違好則惡，饑則欲食，逼則欲懼，凡此八者，不教而能，若論所云，即自然也。

腥臊未化，飲血茹毛，以充其虚，食之始也。茹之火齊，糝以蘭橘，雖所未嘗，嘗必美之，適於口也。黄桴土鼓，撫腹而吟，足之蹈之，以娱其喜，樂之質也。加之管絃，雜以羽毛，雖所未聽，察之必樂，當其心也。民生也直，聚而勿教，肆心觸意，八情必發，喜必欲與，怒必欲罰，無爪牙以奮其威，無爵賞以稱其惠，愛無以奉，惡不能去，有言之曰：苴竹菅蒯，所以表哀，溝池嶮岨，所以寬懼，弦木剡金，所以解憤，豐財殖貨，所以施與，苟有肺腸，誰不忻然貌悦心釋哉？尚何假於食膽蜚而嗜菖蒲菹也！

且晝坐夜寢，明作闇息，天道之常，人所服習。在於幽室之中，覩烝燭之光，雖不教告，亦皎然喜於所見也；不以向有白日，與比朱門，旦則復曉，不揭此明而滅其歡也。況以長夜之冥，得照太陽，情變鬱陶，而發其蒙也。

故以爲難事以末來，而情以本應，即使六藝紛華，名利雜詭，計而復學，亦無損於有自然之好也。

《全晉文》卷五四袁準《才性論》 凡萬物生于天地之間，有美有惡。物何故美？清氣之所生也。物何故惡？濁氣之所施也。夫金石絲竹，中天地之氣；黼黻玄黄，應五方之色有五。君子以此得曲直者，木之性也。曲者中鉤，直者中繩，輪桷之材也。賢不肖者，人之性也。賢者爲師，不肖者爲資，師資之材也。然則性言其質，才名其用，明矣。

《全晉文》卷七二向秀《難嵇叔夜養生論》 難曰：若夫節哀樂、和喜怒、適飲食、調寒暑，亦古人之所修也。至于絶五穀、去滋味、寡情欲、抑富貴，則未之敢許也。何以言之？夫人受形于造化，與萬物竝存，有生之最靈者也。異于草木，草木不能避風雨、辭斤斧；殊于鳥獸，鳥獸不能遠網羅而逃寒暑。有動以接物，有智以自輔，此有心之益，有智之功也。若閉而默之，則與無智同，何貴于有智哉？有生則有情，稱情則自然。若絶而外之，則與無生同，何貴于有生哉？且夫嗜欲，好榮惡辱，好勉惡勞，皆生于自然。夫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崇高莫大于富貴，然富貴天地之情也。貴則人順已以行義于下，富則所欲得以有財聚人。此皆先王所重，關之自然，不得相外也。又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但當求之以道義。在上以不驕無患，持滿以損儉不溢，若此何爲其傷德邪！或覩富貴之過，因懼而背之，是猶見食之有噎，因終身不飧耳。神農唱粒食之始，后稷纂播植之業，鳥獸以之飛走，生民以之視息，周孔以之窮神，顔冉以之樹德，賢聖珍其業，歷百代而不廢。今一旦云五穀非養生之宜，肴醴非便性之物，則亦有和羹。黄耇無疆，爲此春酒，以介眉壽，皆虚言也。博碩肥腯，上帝是饗，黍稷惟馨，實降神祇。神祇且猶重之，而況于人乎？肴糧入體，不踰旬而充，此自然之符，宜生之驗也。夫人含五行而生，口思五味，目思五色，感而思室，飢而求食，自然之理也，但當節之以禮耳。今五色雖陳，目不敢視；五味雖存，口不得嘗，以言争而獲勝則可焉。有勺藥爲茶蔘，西施爲嫫母，忽而不欲哉？苟心識可欲，而不得從，性氣困于防閑，情志鬱而不通，而言養之以和，未之聞之也。又云：導養得理，以盡性命，上獲千餘歲，下可數百年，未盡善也。若信可然，當有得者。此人何在？目未之見，此殆影響之論，可言而不可得。縱時有耆壽耇

老，此自特受一氣，猶木之有松柏，非導養之所致。若性命以巧拙爲長短，則聖人窮理盡性，宜享遐期，而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上獲百年，下者七十，豈復疏于導養邪？顧天命有限，非物所加耳。且生之爲樂，以恩愛相接，天理人倫，燕婉娛心。榮華悦志，服饗滋味，以宣五情，納御聲色，以達性氣，此天理之自然，人之所宜，三王所不易也。今若舍聖軌而恃區種，離親棄歡，約己苦心，欲積塵露，以望山海，恐此功在身後，實不可冀也。縱令勤求，少有所獲，則顧影尸居，與木石爲鄰，所謂不病而自災，無憂而自默，無喪而疏食，無罪而自幽，追虚徼幸，功不答勞，以此養生，未聞其宜。故相如曰：必若欲長生而不死，雖濟萬世猶不足以喜，言背情失性，而不本天理也。長生且猶無歡，況以短生守之邪？若有顯驗，且更論之。

《三國志・吴志・韋曜傳》録《論戒博弈勤學業》　蓋聞君子恥當年而功不立，疾没世而名不稱，故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是以古之志士，悼年齒之流邁而懼名稱之不立也，故勉精厲操，晨興夜寐，不遑寧息，經之以歲月，累之以日力，若甯越之勤，董生之篤，漸漬德義之淵，棲遲道藝之域。且以西伯之聖，姬公之才，猶有日昃待旦之勞，故能隆興周道，垂名億載，況在臣庶，而可以已乎？歷觀古今立功名之士，皆有累積殊異之迹，勞身苦體，契闊勤思，平居不墮其業，窮困不易其素，是以卜式立志於耕牧，而黄霸受道於囹圄，終有榮顯之福，以成不朽之名。故山甫勤於夙夜，而吴漢不離公門，豈有游惰哉？

今世之人多不務經術，好翫博弈，廢事棄業，忘寢與食，窮日盡明，繼以脂燭。當其臨局交争，雌雄未決，專精鋭意，心勞體倦，人事曠而不脩，賓旅闕而不接，雖有太牢之饌，《韶》、《夏》之樂，不暇存也。至或賭及衣物，徙棊易行，廉恥之意弛，而忿戾之色發，然其所志不出一枰之上，所務不過方罫之間，勝敵無封爵之賞，獲地無兼土之實。技非六藝，用非經國。立身者不階其術，徵選者不由其道。求之於戰陳，則非孫、吴之倫也；考之於道藝，則非孔氏之門也。以變詐爲務，則非忠信之事也；以劫殺爲名，則非仁者之意也。而空妨日廢業，終無補益。是何異設木而擊之，置石而投之哉！且君子之居室也勤身以致養，其在朝也竭命以納忠，臨事且猶吁食，而何博弈之足耽？夫然，故孝友之行立，貞純之名彰也。

方今大吴受命，海内未平，聖朝乾乾，務在得人，勇略之士則受熊虎之任，儒雅之徒則處龍鳳之署，百行兼苞，文武並騖，博選良才，旌簡髦俊，設程試之科，垂金爵之賞，誠千載之嘉會，百世之良遇也。當世之士，宜勉思至道，愛功惜力，以佐明時，使名書史籍，勳在盟府，乃君子之上務，當今之先急也。

夫一木之枰孰與方國之封？枯棊三百孰與萬人之將？衮龍之服，金石之樂，足以兼棊局而貿博弈矣。假令世士移博弈之力而用之於詩書，是有顔閔之志也；用之於智計，是有良平之思也；用之於資貨，是有猗頓之富也；用之於射御，是有將帥之備也。如此則功名立而鄙賤遠矣。

傅玄《傅子・附録》　人之性如水焉，置之圓則圓，置之方則方。澄之則淳而清，動之則流而濁。

心有管籥，須言而發。

《晉書・夏侯湛傳》録夏侯湛《抵疑》　當路子有疑夏侯湛者而謂之曰：「吾聞有其才而不遇者，時也；有其時而不遇者，命也。吾子童幼而岐立，弱冠而著德，少而流聲，長而垂名。拔萃始立，而登宰相之朝；揮翼初儀，而受卿尹之舉。盪典籍之華，談先王之言。入閶闔，躡丹墀，染彤管，吐洪煇，干當世之務，觸人主之威，有效矣。而官不過散郎，舉不過賢良。鳳棲五梧，龍蟠六年，英耀秃落，羽儀摧殘。而獨雍容藝文，蕩駘儒林，志不輟著述之業，口不釋雅頌之音，徒費情而秏力，勞神而苦心，此術亦以薄矣。而終莫之辯，宜吾子之陸沈也。且以言乎才，則吾子優矣。以言乎時，則子之所與二三公者，義則骨肉之固，交則明道之觀也。富於德，貴於官，其所發明，雖叩牛操築之客，傭賃拘關之隸，負俗懷譏之士，猶將登爲大夫，顯爲卿尹。於何有寶咳唾之音，愛錙銖之力？向若垂一鱗，迴一翼，令吾子攀其飛騰之勢，挂其羽翼之末，猶奮迅於雲霄之際，騰驤於四極之外。今乃金口玉音，漠然沈默。使吾子栖遲窮巷，守此困極，心有窮志，貌有饑色。吝江河之流，不以濯舟船之畔；惜東壁之光，不以寓貧婦之目。抑非二三公之蔽賢也，實吾子之拙惑也。」

夏侯子曰：「噫！湛也幸，有過，人必知之矣。吾子所以褒飾之太矣。斟酌之喻，非小醜之所堪也。然過承古人之誨，抑因子大夫之忝在弊室也，敢布其腹心，豈能隱几以覽其概乎！」

客曰：「敢祇以聽。」

夏侯子曰：「吾聞先大夫孔聖之言：『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四德具而名位不至者，非吾任也。是以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僕也承門户之業，受過庭之訓，是以得接冠帶之末，充乎士大夫之列，

頗闕《六經》之文，覽百家之學。弱年而入公朝，蒙蔽而當顯舉，進不能拔羣出萃，却不能抗排當世，志則乍顯乍昧，文則乍幽乍蔚。知之者則謂之欲逍遥以養生，不知之者則謂之欲遑遑以求達，此皆未是僕之所匱也。

「僕又聞，世有道，則士無所執其節；黜陟明，則下不在量其力。是以當舉而不辭，入朝而酬問。僕，東野之鄙人，頑直之陋生也。不識當世之便，不達朝廷之情，不能倚靡容悦，出入崎傾，逐巧點妍，嘔喁辯佞。隨羣班之次，伏簡墨之後。當此之時，若失水之魚，喪家之狗，行不勝衣，言不出口，安能干當世之務，觸人主之威，適足以露狂簡而增塵垢。縱使心有至言，言有偏直，此委巷之誠，非朝廷之欲也。

「今天子以茂德臨天下，以八方六合爲四境，海内無虞，萬國玄静，九夷之從王化，猶洪聲之收清響；黎、苗之樂函夏，若遊形之招惠景。鄉曲之徒，一介之士，曾諷《急就》，習甲子者，皆奮筆揚文，議制論道，出草茅，起林藪，御青瑣，入金墉者，無日不有。充三臺之寺，盈中書之閣。有司不能竟其文，當年不能編其籍，此執政之所厭聞也。若乃羣公百辟，卿士常伯，被朱佩紫，耀金帶白，坐而論道者，又充路盈寢，黄幄玉階之内，飽其尺牘矣。若僕之言，皆糞土之説，消磨灰爛，垢辱招穢，適可充衛士之爨，盈掃除之器。譬猶投盈寸之膠，而欲使江海易色；燒一羽之毛，而欲令大鑪增勢。若燎原之煙，彌天之雲，噓之不益其熱，噏之不減其氣。今子見僕入朝暫對，便欲坐望高位，吐言數百，謂陵嶒一世，何吾子之失評也！僕固脂車以須放，秣馬以待却，反耕於枳落，歸志乎渦瀨，從容乎農夫，優游乎卒歲矣。

「古者天子畫土以封羣后，羣后受國以臨其邦，懸大賞以樂其成，列九伐以討其違，興衰相形，安危相傾。故在位者以求賢爲務，受任者以進才爲急。今也則九州爲一家，萬國爲百郡，政有常道，法有恒訓，因循而禮樂自定，揖讓而天下大順。夫道學之貴游，閭邑之搢紳，皆高門之子，世臣之胤，弘風長譽，推成而進，悠悠者皆天下之彦也。諷誦訓傳《詩》、《書》，講儒墨，説玄虚，僕皆不如也。二三公之簡僕於凡庸之肆，顯僕於細猥之中，則爲功也重矣；時而清談，則爲親也周矣。且古之君子，不知士，則不明不安。是以居逸而思危，對食而有肴乾。今也則否。居位者以善身爲静，以寡交爲慎，以弱斷爲重，以怯言爲信。不知士者無公誹，不得士者不私愧。彼在位者皆稷、契、咎、益、伊、吕、周、召之倫，叔豹、仲熊之儔，稽古則踰黄、唐，經緯則越虞、夏，蔑昆吾之功，嗤桓、文之勳，抵挍管仲，蹉雹晏嬰。其遠則欲升鼎湖，近則欲超太平。方將保重嗇神，獨善其身，玄白冲虚，佇爾養真。雖力挾太山，將不舉一羽；揚波萬里，將不濯一鱗。咳唾成珠玉，揮袂出風雲。豈肯蹴蹐鄙事，取才進人，此又吾子之失言也。子獨不聞夫神人乎！噏風飲露，不食五穀。登太清，遊山嶽，靡芝草，弄白玉。不因而獨備，無假而自足。不與人路同嗜欲，不與世務齊榮辱。故能入無窮之門，享不死之年。以此言之，何待進賢！」

《莊子注・逍遥遊》 苟足於其性，則雖大鵬無以自貴於小鳥，小鳥無羨於天池而榮願有餘矣。故小大雖殊，逍遥一也。【略】

各以得性爲至，自盡爲極也。

《莊子注・齊物論》 無既無矣，則不能生有；有之未生，又不能爲生。然則生生者誰哉？塊然而自生耳。自生耳，非我生也。我既不能生物，物亦不能生我，則我自然矣。自己而然，則謂之天然。天然耳，非爲也，故以天言之。以天言之，所以明其自然也，豈蒼蒼之謂哉？而或者謂天籟役物使從己也，夫天且不能自有，況能有物哉？故天也，萬物之揔名也。莫適爲天，誰主役物乎？故物各自生而無所出焉，此天道也。【略】

彼自然也，自然生我。自然生故自然者，即我之自然豈遠之哉？【略】

夫時之所貴者爲君，才不應世者爲臣，若天之自高，地之自卑。首自在上，足自居下，豈有遞哉？【略】

凡得真性，用其自爲者，雖復皂隸，猶不顧毀譽而自安其業，故知與不知，皆自若也。若乃開希幸之路，以下冒上，物喪其真，人忘其本，則毀譽之間，俯仰失錯也。【略】

今夫知者，皆不知所以知而自知矣；生者不知所以生而自生矣。萬物雖異，至於生不由知，則未有不同者也。故天下莫不芒也。【略】

夫心之足以制一身之用者，謂之成心。人自師其成心，則人各自有師矣。人各自有師，故付之而自當。【略】

夫以成代不成，非知也，心自得耳。故愚者亦師其成心，未肯用其所謂短，而舍其所謂長者也。【略】

夫有是有非者，儒墨之所是也；無是無非者，儒墨之所非也。今欲是儒墨之所非，而非儒墨之所是者，乃欲明無是無非也。欲明無是無非，則莫若還以儒墨，反覆相明。反覆相明，則所是非是，而所非者非非矣。非非則無非，非是則

無是。【略】

夫是非反覆，相尋無窮，故謂之環環中空矣。今以是非爲環而得其中者，無是無非也。無是無非，故能應夫是非；是非無窮，故應亦無窮。【略】

夫自是而非彼，彼我之常情也。故以我指喻彼指，則彼指於我指獨爲非指矣。此以指喻指之非指也。若覆以彼指還喻我指，則我指於彼指復爲非指矣。此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將明無是無非，莫若反覆相喻。反覆相喻，則彼之與我既同於自是，又均於相非。均於相非，則天下無是；同於自是，則天下無非。何以明其然邪？是若果是，則天下不得復有非之者也；非若果非，亦不得復有是之者也。今是非無主，紛然殽亂，明此區區者，各信其偏見而同於一致耳。仰觀俯察，莫不皆然。是以至人知天地一指也，萬物一馬也。故浩然大寧，而天地萬物各當其分，同於自得而無是無非也。【略】

夫利於彼者或害於此，而天下之彼我無窮，則是非之竟無常。故唯莫之辯而任其自是，然後蕩然俱得。

《莊子注・駢拇》 夫與物無傷者非爲仁也，而仁迹行焉。今萬理皆當者非爲義也，而義功見焉。故當而無傷者，非仁義之招也。然而天下奔馳，棄我殉彼，以失其常然。故亂心不由於醜，而怕在美色；撓世不出乎惡，而怕由仁義。則仁義者，撓天下之具也。

《莊子注・胠篋》 夫聖人者，天下之所尚也。若乃絶其尚而守其素樸，棄其禁令而代以寡欲。此所以掊擊聖人而我素朴自全，縱舍盜賊而彼姦自息也。故古人有言曰：閑邪存誠不在善察，息淫去華不在嚴刑。此之謂也。【略】

若夫法之所用者，視不過於所見，故衆目無不明；聽不過於所聞，故衆耳無不聰；事不過於所能，故衆技無不巧；知不過於所知，故羣性無不適；德不過於所得，故羣德無不當。安用立所不逮於性分之表，使天下奔馳而不能自反哉？

《莊子注・在宥》 若夫任自然而居當，則賢愚襲情而貴賤履位，君臣上下莫匪爾極，而天下無患矣。斯迹也，遂攖天下之心，使奔馳而不可止。故中知以下，莫不外飾其性，以眩惑衆人；惡直醜正，蕃徒相引。是以真者失其據，而崇僞者竊其柄。於是主憂於上民困於下矣。

《莊子注・天地》 夫志各有趣，不可相效也。故因其自搖而搖之，則雖搖而非爲也；因其自蕩而蕩之，則雖蕩而非動也。故其賊心自滅，獨志自進，教成俗易，悶然無迹，履性自爲，而不知所由。皆云：我自然矣，舉皆也。率性自然，非由知也。

《莊子注・天道》 物各有性，教學之無益也。當古之事，已滅於古矣。雖或傳之，豈能使古在今哉？古不在今，今事已變，故絶學任性，與時變化，而復至焉。

《莊子注・天運》 夫假學可變，而天性不可逆也。心中無受道之質，則雖聞道而過去也。由外入者，假學以成性者也。雖性可學成，然要當內有其質，若無主於中，則無以藏聖道也。

《莊子注・秋水》 知道者，知其無能也。無能也，則何能生我，我自然而生耳。而四肢百體、五臟精神，已不爲而自成矣。又何有意乎生成之後哉？達乎斯理者，必能遣過分之知，遺益生之情，而乘變應權。故不以外傷內，不以物害己，而常全也。

《晉書・虞溥傳》錄虞溥《厲學篇》 文學諸生皆冠帶之流，年盛志美，始涉學庭，講修典訓，此大成之業，立德之基也。夫聖人之道淡而寡味，故始學者不好也。及至朞月，所觀彌博，所習彌多，日聞所不聞，日見所不見，然後心開意朗，敬業樂羣，忽然不覺大化之陶己，至道之入神也。故學之染人，甚於丹青。丹青吾見其久而渝矣，未見久學而渝者也。

夫工人之染，先修其質，後事其色，質修色積，而染工畢矣。學亦有質，孝悌忠信是也。君子內正其心，外修其行，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文質彬彬，然後爲德。夫學者不患才不及，而患志不立，故曰希驥之馬，亦驥之乘，希顏之徒，亦顏之倫也。又曰契而舍之，朽木不知，契而不舍，金石可虧。斯非其效乎！

今諸生口誦聖人之典，體閑庠序之訓，比及三年，可以小成。而令名宣流，雅譽日新，朋友欽而樂之，朝士敬而歎之。於是州府交命，擇官而仕，不亦美乎！若乃含章舒藻，揮翰流離，稱述世務，探賾究奇，使楊班韜筆，仲舒結舌，亦惟才所居，固無常人也。然積一勺以成江河，累微塵以崇峻極，匪志匪勤，理無由濟也。諸生若絶人間之務，心專親學，累一以貫之，積漸以進之，則亦或遲或速，或先或後耳，何滯而不通，何遠而不至邪！

《晉書・李充傳》錄李充《學箴》 《老子》云：「絶仁棄義，家復孝慈。」豈仁義之道絶，然後孝慈乃生哉？蓋患乎情仁義者寡而利仁義者衆也。道德喪而仁

義彰，仁義彰而名利作，禮教之弊，直在茲也。先王以道德之不行，故以仁義化之，行仁義之不篤，故以禮律檢之；檢之彌繁，而僞亦愈廣，老、莊是乃明無爲之益，塞爭欲之門。夫極靈智之妙，總會通之和者，莫尚乎聖人。革一代之弘制，垂千載之遺風，則非聖不立。然則聖人之在世，吐言則爲訓辭，莅事則爲物軌，運通則與時隆，理喪則與世弊矣。是以大爲之論以標其旨。物必有宗，事必有主，寄責於聖人而遺累乎陳迹也。故化之以絶聖棄智，鎮之以無名之樸。聖教救其末，老、莊明其本，本末之塗殊而爲教一也。人之迷也，其日久矣！見形者衆，及道者尠，不覩千仞之門而逐適物之迹，逐迹逾篤，離本逾遠，遂使華端與薄俗俱興，妙緒與淳風並絶，所以聖人長潛而迹未嘗滅矣。懼後進惑其如此，將越禮棄學而希無爲之風，見義教之殺而不觀其隆矣，略言所懷，以補其闕。引道家之弘旨，會世教之適當，義之違本，言不流放，庶以祛困蒙之蔽，悟一往之惑乎！其辭曰：

芒芒太初，悠悠鴻荒，蚩蚩萬類，與道兼忘。聖迹未顯，賢名不彰，怡此鼓腹，率我猖狂。資生既廣，羣塗思通，闇實師明，匪予求蒙，遺己濟物而天下爲公。大庭唱基，羲農宏贊，六位時成，離暉大觀，澤洽雨濡，化流風散，比屋同塵而人罔僭亂。爰暨中古，哲王胥承，質文代作，禮統迭興，事藉用以繁，化因阻而凝，動非性擾，靜豈神澄！名之攸彰，道之攸廢，乃損所隆，乃崇所替，刑作由於德衰，三辟興乎叔世，既敦既誘，乃矯乃厲。敦亦既備，矯亦既深，雕琢生文，抑揚成音，羣能騁技，衆巧竭心，野無陸馬，山無散林。風罔不動，化罔不移，人之失德，反正作奇。乃放欲以越禮，不知希競之爲病，違彼夷塗而遵此險徑。狡兔陵岡，游魚遁川，至蹟深妙，大象幽玄，棄餌收罝而責功蹄筌，先統喪歸而寄旨忘言。政異徵辭，拔本塞源，遁迹永日，尋響窮年，刻意離性而失其常然。世有險夷，運有通圮，損益適時，升降惟理。道不可以一日廢，亦不可以一朝擬，禮不可以千載制，亦不可以當年止。非仁無以長物，非義無以齊恥，仁義固不可遠，去其害仁義者而已。力行猶懼不逮，希企邈以遠矣。室有善言，應在千里，況乎行止，復禮克己。風人司箴，敬貽君子。

葛洪《抱朴子・論仙》 有生最靈，莫過乎人。貴性之物，宜必鈞一。而其賢愚邪正，好醜脩短，清濁貞淫，緩急遲速，趨舍所尚，耳目所欲，其爲不同，已有天壤之覺，冰炭之乖矣。何獨怪仙者之異，不與凡人皆死乎？

若謂受氣皆有一定，則雉之爲蜃，雀之爲蛤，壤蟲假翼，川蛙翻飛，水蠙爲蛉，荇苓爲蛆，田鼠爲鴽，腐草爲螢，鼉之爲虎，蛇之爲龍，皆不然乎？

若謂人稟正性，不同凡物，皇天賦命，無有彼此，則牛哀成虎，楚嫗爲黿，枝離爲柳，秦女爲石，死而更生，男女易形，老、彭之壽，殤子之夭，其何故哉？苟有不同，則其異有何限乎？

葛洪《抱朴子・對俗》 或人難曰：「人中之有老、彭，猶木中之有松柏，稟之自然，何可學得乎？」抱朴子曰：「夫陶冶造化，莫靈於人。故達其淺者，則能役用萬物，得其深者，則能長生久視。知上藥之延年，故服其藥以求仙。知龜鶴之遐壽，故效其道引以增年。且夫松柏枝葉，與衆木則別。龜鶴體貌，與衆蟲則殊。至於彭、老猶是人耳，非異類而壽獨長者，由於得道，非自然也。衆木不能法松柏，諸蟲不能學龜鶴，是以短折耳。人有明哲，能修彭、老之道，則可與之同功矣。若謂世無仙人乎，然前哲所記，近將千人，皆有姓字，及有施爲本末，非虛言也。若謂彼皆特稟異氣，然其相傳皆有師奉服食，非生知也。若道術不可學得，則變易形貌，吞刀吐火，坐在立亡，興雲起霧，召致蟲蛇，合聚魚鱉，三十六石立化爲水，消玉爲粉，潰金爲漿，入淵不沾，蹴刃不傷，幻化之事，九百有餘，按而行之，無不皆效，何爲獨不肯信仙之可得乎！仙道遲成，多所禁忌。自無超世之志，强力之才，不能守之。其或頗好心疑，中道而廢，便謂仙道長生，果不可得耳。《仙經》曰，服丹守一，與天相畢，還精胎息，延壽無極。此皆至道要言也。民間君子，猶內不負心，外不愧影，上不欺天，下不食言，豈況古之真人，寧當虛造空文，以必不可得之事，誑誤將來，何所索乎！苟無其命，終不肯信，亦安可强令信哉！」

或難曰：「龜鶴長壽，蓋世間之空言耳，誰與二物終始相隨而得知之也。」抱朴子曰：「苟得其要，則八極之外，如在指掌，百代之遠，有若同時，不必在乎庭宇之左右，俟乎瞻視之所及，然後知之也。《玉策記》曰，千歲之龜，五色具焉，其額上兩骨起似角，解人之言，浮於蓮葉之上，或在叢蓍之下，其上時有白雲蟠蛇。千歲之鶴，隨時而鳴，能登於木，其未千載者，終不集於樹上也，色純白而腦盡成丹。如此則見，便可知也。然物之老者多智，率皆深藏邃處，故人少有見之耳。按《玉策記》及《昌宇經》，不但此二物之壽也。云千歲松樹，四邊披越，上杪不長，望而視之，有如偃蓋，其中有物，或如青牛，或如青羊，或如青犬，或如青人，皆壽萬歲。又云，蛇有無窮之壽，獼猴壽八百歲變爲猨，猨壽五百歲變爲玃。玃壽千歲。蟾蜍壽三千歲，騏驎壽二千歲。騰黃之馬，吉光之獸，皆壽三千歲。千

歲之鳥，萬歲之禽，皆人面而鳥身，壽亦如其名。虎及鹿兔，皆壽千歲，壽滿五百歲者，其毛色白。熊壽五百歲者，則能變化。狐狸豺狼，皆壽八百歲。滿五百歲，則善變爲人形。鼠壽三百歲，滿百歲則色白，善憑人而卜，名曰仲，能知一年中吉凶及千里外事。如此比例，不可具載。但博識者觸物能名，洽聞者理無所惑耳。何必常與龜鶴周旋，乃可知乎？苟不識物，則園中草木，田池禽獸，猶多不知，況乎巨異者哉？《史記・龜策傳》云：江淮閒居人爲兒時，以龜枝床，至後老死，家人移床，而龜故生。此亦不減五六十歲也，不飲不食，如此之久而不死，其與凡物不同亦遠矣，亦復何疑於千歲哉？仙經象龜之息，豈不有以乎？故太丘長潁川陳仲弓，篤論士也，撰《異聞記》云，其郡人張廣定者，遭亂常避地，有一女年四歲，不能步涉，又不可擔負，計棄之固當餓死，不欲令其骸骨之露，村口有古大塚，上巔先有穿穴，乃以器盛緒之，下此女於塚中，以數月許乾飯及水漿與之而舍去。候世平定，其間三年，廣定乃得還鄉里，欲收塚中所棄女骨，更殯埋之。廣定往視，女故坐塚中，見其父母，猶識之甚喜。而父母猶初恐其鬼也，父下入就之，乃知其不死。問之從何得食，女言糧初盡時甚飢，見塚角有一物，伸頸吞氣，試效之，轉不復飢，日月爲之，以至於今。父母去時所留衣被，自在塚中，不行往來，衣服不敗，故不寒凍。廣定乃索女所言物，乃是一大龜耳。女出食穀，初小腹痛嘔逆，久許乃習，此又足以知龜有不死之法，及爲道者効之，可與龜同年之驗也。史遷與仲弓，皆非妄説者也。天下之蟲鳥多矣，而古人獨舉斯二物者，明其獨有異於衆故也，覩一隅則可以悟之矣。」

或難曰：「龜能土蟄，鶴能天飛，使人爲須臾之蟄，有頃刻之飛，猶尚不能，其壽安可學乎？」抱朴子答曰：「蟲之能蟄者多矣，鳥之能飛者饒矣，而獨舉龜鶴有長生之壽者，其所以不死者，不由蟄與飛也。是以真人但令學其道引以延年，法其食氣以絶穀，不學其土蟄與天飛也。夫得道者，上能竦身於雲霄，下能潛泳於川海。是以蕭史偕翔鳳以凌虛，琴高乘朱鯉於深淵，斯其驗也。何但須臾之蟄，頃刻之飛而已乎！龍蛇蛟螭，狙猩罷蠢，皆能竟冬不食，不食之時，乃肥於食時也。莫得其法。且夫一致之善者，物多勝於人，不獨龜鶴也。故太昊師蜘蛛而結網，金天據九鳸以正時，帝軒俟鳳鳴以調律，唐堯觀蓂莢以知月，歸終知往，乾鵲知來，魚伯識水旱之氣，蜉蝣曉潛泉之地，白狼知殷家之興，鸑鷟見周家之盛，龜鶴偏解導養，不足怪也。且仙經長生之道，有數百事，但有遲速煩要耳，不必皆法龜鶴也。上士用思遐邈，自然玄暢，難以愚俗之近情，而推神仙之遠旨。」

葛洪《抱朴子・微旨》 抱朴子曰：「余聞歸同契合者，則不言而信著；途殊別務者，雖忠告而見疑。夫尋常咫尺之近理，人間取舍之細事，沈浮過於金羽，皂白分於粉墨，而抱惑之士，猶多不辨焉，豈況説之以世道之外，示之以至微之旨，大而笑之，其來久矣，豈獨今哉？夫明之所及，雖玄陰幽夜之地，豪釐芒髮之物，不以爲難見。苟所不逮者，雖日月麗天之炤灼，嵩岱干雲之峻峭，猶不能察焉。黄、老玄聖，深識獨見，開祕文於名山，受仙經於神人，蹶埃塵以遣累，凌大遐以高躋，金石不能與之齊堅，龜鶴不足與之等壽，念有志於將來，愍信者之無文，垂以方法，炳然著明，小修則小得，大爲則大驗。然而淺見之徒，區區所守，甘於荼蓼而不識粘蜜，酣於醨酪而不賞醇醪。知好生而不知有養生之道，知畏死而不信有不死之法，知飲食過度之畜疾病，而不能節肥甘於其口也。知極情恣欲之致枯損，而不知割懷於所欲也。余雖言神仙之可得，安能令其信乎？」

或人難曰：「子體無參午達理，奇毛通骨，年非安期、彭祖多歷之壽，目不接見神仙，耳不獨聞異説，何以知長生之可獲，養性之有徵哉？若覺玄妙於心得，運逸鑒於獨見，所未敢許也。夫衣無蔽膚之具，資無謀夕之儲，而高談陶朱之術，自同猗頓之策，取譏論者，其理必也。抱痼疾而言精和，鵲之技，屢奔北而稱究孫、吴之算，人不信者，以無效也。」余答曰：「夫寸鮹汎迹濫水之中，則謂天下無四海之廣也。芒蝎宛轉果核之内，則謂八極之界盡於兹也。雖告之以無涯之浩汗，語之以宇宙之恢闊，以爲空言，必不肯信也。若令吾眼有方瞳，耳長出頂，亦將控飛龍而駕慶雲，淩流電而造倒景，子又將安得而詰我。設令見我，又將呼爲天神地祇異類之人，豈謂我爲學之所致哉？姑聊以先覺挽引同志，豈强令吾子之徒，皆信之哉？若令家户有仙人，屬目比肩，吾子雖蔽，亦將不疑。但彼人之道成，則蹈青霄而遊紫極，自非通靈，莫之見聞，吾子必爲無耳。世人信其臆斷，仗其短見，自謂所度，事無差錯，習乎所致，怪乎所希，提耳指掌，終於不悟，其來尚矣，豈獨今哉？」

葛洪《抱朴子・塞難》 或曰：「仲尼稱自古皆有死，老子曰神仙之可學。夫聖人之言，信而有徵，道家所説，誕而難用。」抱朴子曰：「仲尼，儒者之聖也；老子，得道之聖也。儒教近而易見，故宗之者衆焉。道意遠而難識，故達之者寡焉。道者，萬殊之源也。儒者，大淳之流也。三皇以往，道治也。帝王以來，儒

教也。談者咸知高世之敦朴，而薄季俗之澆散，何獨重仲尼而輕老氏乎？是玩華藻於木末，而不識所生之有本也。何異乎貴明珠而賤淵潭，愛和璧而惡荆山，不知淵潭者，明珠之所自出，荆山者，和璧之所由生也。且夫養性者，道之餘也；禮樂者，儒之末也。所以貴儒者，以其移風易俗，不唯揖讓與盤旋也。所以尊道者，以其不言而化行，匪獨養生之一事也。若儒道果有先後，則仲尼未可專信，而老氏未可孤用。仲尼既敬問伯陽，願比老、彭。又自以知魚鳥而不識龍，喻老氏於龍，蓋其心服之辭，非空言也。與顔回所言，瞻之在前，忽然在後，鑽之彌堅，仰之彌高，無以異也。」

或曰：「仲尼親見老氏而不從學道，何也？」抱朴子曰：「以此觀之，益明所稟有自然之命，所尚有不易之性也。仲尼知老氏玄妙貴異，而不能挹酌清虚，本源大宗，出乎無形之外，入乎至道之内，其所諮受，止於民間之事而已，安能請求仙法耶？忖其用心汲汲，專於教化，不存乎方術也。仲尼雖聖於世事，而非能沈静玄默，自守無爲者也。故老子戒之曰：良賈深藏若虚，君子盛德若愚，去子之驕氣與多慾，態色與淫志，是無益於子之身。此足以知仲尼不免於俗情，非學仙之人也。夫栖栖遑遑，務在匡時，仰悲鳳鳴，俯歎匏瓜，沽之恐不售，忼慨思執鞭，亦何肯捨經世之功業，而修養生之迂闊哉？」

葛洪《抱朴子・釋滯》 或問曰：「人道多端，求仙至難，非有廢也，則事不兼濟。藝文之業，憂樂之務，君臣之道，胡可替乎？」抱朴子答曰：「要道不煩，所爲鮮耳。但患志之不立，信之不篤，何憂於人理之廢乎？長才者兼而修之，何難之有？内寶養生之道，外則和光於世，治身而身長修，治國而國太平。以六經訓俗士，以方術授知者，欲少留則且止而佐時，欲昇騰則凌霄而輕舉者，上士也。自持才力，不能並成，則棄置人間，專修道德者，亦其次也。昔黄帝荷四海之任，不妨鼎湖之舉；彭祖爲大夫八百年，然後西適流沙；伯陽爲柱史，甯封爲陶正，方回爲閭士，吕望爲太師，仇生仕於殷，馬丹官於晉，范公霸越而泛海，琴高執笏於宋康，常生降志於執鞭，莊公藏器於小吏，古人多得道而匡世，修之於朝隱，蓋有餘力故也。何必修於山林，盡廢生民之事，然後乃成乎？亦有心安静默，性惡諠譁，以縱逸爲歡，以榮任爲戚者，帶索藍縷，茹草操耜，玩其三樂，守常待終，不營苟生，不憚速死，辭千金之聘，忽卿相之貴者。無所修爲，猶常如此，況又加之以知神仙之道，其亦必不肯役身於世矣，各從其志，不可一概而言也。」抱朴子曰：「世之謂一言之善，貴於千金然，蓋亦軍國之得失，行己之臧否耳。至於告人以長生之訣，授之以不死之方，非特若彼常人之善言也，則奚徒千金而已乎？設使有困病垂死，而有能救之得愈者，莫不謂之爲宏恩重施矣。今若按仙經，飛九丹，水金玉，則天下皆可令不死，其惠非但活一人之功也。黄老之德，固無量矣，而莫之克識，謂爲妄誕之言，可歎者也。」

抱朴子曰：「欲求神仙，唯當得其至要，至要者在於寶精行炁，服一大藥便足，亦不用多也。然此三事，復有淺深，不值明師，不經勤苦，亦不可倉卒而盡知也。雖云行炁，而行炁有數法焉。雖曰房中，而房中之術，近有百餘事焉。雖言服藥，而服藥之方，略有千條焉。初以授人，皆從淺始，有志不怠，勤勞可知，方乃告其要耳。故行炁或可以治百病，或可以入瘟疫，或可以禁蛇虎，或可以止瘡血，或可以居水中，或可以行水上，或可以辟飢渴，或可以延年命。其大要者，胎息而已。得胎息者，能不以鼻口噓吸，如在胞胎之中，則道成矣。初學行炁，鼻中引炁而閉之，陰以心數至一百二十，乃以口微吐之，及引之，皆不欲令己耳聞其炁出入之聲，常令入多出少，以鴻毛著鼻口之上，吐炁而鴻毛不動爲候也。漸習轉增其心數，久久可以至千，至千則老者更少，日還一日矣。夫行炁當以生炁之時，勿以死炁之時也。故曰仙人服六炁，此之謂也。一日一夜有十二時，其從半夜以至日中六時爲生炁，從日中至夜半六時爲死炁，死炁之時，行炁無益也。善用炁者，噓水，水爲之逆流數步；噓火，火爲之滅；噓虎狼，虎狼伏而不得動起；噓蛇虺，蛇虺蟠而不能去。若他人爲兵刃所傷，噓之血即止；聞有爲毒蟲所中，雖不見其人，遥爲噓祝我之手，男噓我左，女噓我右，而彼人雖在百里之外，即時皆愈矣。又中惡急疾，但吞三九之炁，亦登時差也。但人性多躁，少能安静以修其道耳。又行炁大要，不欲多食，及食生菜肥鮮之物，令人炁强難閉。又禁恚怒，多恚怒則炁亂，既不得溢，或令人發欬，故尠有能爲者也。予從祖仙公，每大醉及夏天盛熱，輒入深淵之底，一日許乃出者，正以能閉炁胎息故耳。房中之法十餘家，或以補救傷損，或以攻治衆病，或以采陰益陽，或以增年延壽，其大要在於還精補腦之一事耳。此法乃真人口口相傳，本不書也，雖服名藥，而復不知此要，亦不得長生也。人復不可都絶陰陽，陰陽不交，則坐致壅閼之病；故幽閉怨曠，多病而不壽也。任情肆意，又損年命。唯有得其節宣之和，可以不損。若不得口訣之術，萬無一人爲之而不以此自傷煞者也。玄素、子都、容成公、彭祖之屬，蓋載其麁事，終不以至要者著於紙上者也。志求不死者，宜勤行求之。余承師鄭君之言，故記以示將來之信道者，非臆斷之談也。余實復未盡

其訣矣。一塗之道士，或欲專守交接之術，以規神仙，而不作金丹之大藥，此愚之甚矣。」【略】

抱朴子曰：「道書之出於黃老者，蓋少許耳，率多後世之好事者，各以所知見而滋長，遂令篇卷至於山積。古人質朴，又多無才，其所論物理，既不周悉，其所證按，又不著明，皆闕所要而難解，解之又不深遠，不足以演暢微言，開示憤悱，勸進有志，教戒始學，令知玄妙之塗徑，禍福之源流也。徒誦之萬遍，殊無可得也。雖欲博涉，然宜詳擇其善者，而後留意，至於不要之道書，不足尋繹也。末學者或不別作者之淺深，其於名爲道家之言，便寫取累箱盈筐，盡心思索其中。是探燕巢而求鳳卵，搜井底而捕鱔魚，雖加至勤，非其所有也，不得必可施用，無故消棄日月，空有疲困之勞，了無錙銖之益也。進失當世之務，退無長生之效，則莫不指點之曰，彼修道如此之勤，而不得度世，是天下果無不死之法也；而不知彼之求仙，猶臨河羨魚，而無網罟，非河中之無魚也。又五千文雖出老子，然皆泛輪較略耳。其中了不肯首尾全舉其事，有可承按者也。但暗誦此經，而不得要道，直爲徒勞耳，又況不及者乎？至於文子、莊子、關令、尹喜之徒，其屬文筆，雖祖述黃、老，憲章玄虛，但演其大旨，永無至言。或復齊死生，謂無異以存活爲徭役，以殂歿爲休息，其去神仙，已千億里矣，豈足耽玩哉？其寓言譬喻，猶有可采，以供給碎用，充御卒乏，至使末世利口之奸佞，無行之弊子，得以老、莊爲窟藪，不亦惜乎？」

或曰：「聖明御世，唯賢是寶，而學仙之士，不肯進宦，人皆修道，誰復佐政事哉？」抱朴子曰：「背聖主而山栖者，巢許所以稱高也；遭有道而遁世者，莊伯所以爲貴也；軒轅之臨天下，可謂至理也，而廣成不與焉；唐堯之有四海，可謂太平也，而偃佺不佐焉，而德化不以之損也，才子不以之乏也；天乙革命，而務光負石以投河，姬武翦商，而夷、齊不食於西山；齊桓之興，而少稷高枕於陋巷；魏文之隆，而干木散髮於西河；四老鳳戢於商洛，而不妨大漢之多士也；周黨麟跱於林藪，而無損光武之刑厝也。夫寵貴不能動其心，極富不能移其好，濯纓滄浪，不降不辱，以芳林爲臺榭，峻岫爲大廈，翠蘭爲綢牀，綠葉爲幃幙，被褐代袞衣，薇藿當嘉饌，非躬耕不以充飢，非妻織不以蔽身，千載之中，時或有之，況又加之以委六親於邦族，捐室家而不顧，背榮華如棄跡，絕可欲於胷心，淩嵩峻以獨往，侶影響於名山，內視於無形之域，反聽乎至寂之中，八極之內，將遽幾人？而吾子乃恐君之無臣，不亦多憂乎？」【略】

或曰：「學仙之士，獨潔其身而忘大倫之亂，背世主而有不臣之慢，余恐長生無成功，而罪罟將見及也。」抱朴子答曰：「夫北人、石户、善卷、子州，皆大才也，而沈遁放逸，養其浩然，昇降不爲之虧，大化不爲之缺也。況學仙之士，未必有經國之才，立朝之用，得之不加塵露之益，棄之不覺毫釐之損者乎？方今九有同宅，而幽荒來仕，元凱委積，無所用之。士有待次之滯，官無暫曠之職；勤久者有遲叙之歎，勳高者有循資之屈；濟濟之盛，莫此之美，一介之徒，非所乏也。昔子晉舍視膳之役，棄儲貳之重，而靈王不責之以不孝；尹生委衿帶之職，違式遏之任，而有周不罪之以不忠。何者，彼誠亮其非輕世薄主，直以所好者異，匹夫之志，有不可移故也。夫有道之主，含垢善恕，知人心之不可同，出處之各有性，不逼不禁，以崇光大，上無嫌恨之偏心，下有得意之至歡，故能暉聲並揚於罔極，貪夫聞風而忸怩也。吾聞景風起則裘鑪息，世道夷則奇士退，今喪亂既平，休牛放馬，烽燧滅影，干戈載戢，繁弱既韜，盧鵲將烹，子房出玄帷而反閭巷，信越釋甲冑而修魚釣，況乎學仙之士，萬未有一，國家吝此以何爲哉？然其事在於少思寡欲，其業在於全身久壽，非爭競之醜，無傷俗之負，亦何罪乎？且華霍之極大，滄海之滉瀁，其高不俟翔埃之來，其深不仰行潦之注，撮壤土不足以減其峻，挹勺水不足以削其廣，一世不過有數仙人，何能有損人物之鞅掌乎？」

或曰：「果其仙道可求得者，五經何以不載，周孔何以不言，聖人何以不度世，上智何以不長存？若周孔不知，則不可爲聖。若知而不學，則是無仙道也。」抱朴子答曰：「人生星宿，各有所值，既詳之於別篇矣。子可謂戴盆以仰望，不睹七曜之炳粲；暫引領於大川，不知重淵之奇怪也。夫五經所不載者無限矣，周孔所不言者不少矣。特爲吾子略說其萬一焉。雖大笑不可止，局情難卒開，且令子聞其較略焉。夫天地爲物之大者也。九聖共成《易經》，足以彌綸陰陽，不可復加也。今問善《易》者，周天之度數，四海之廣狹，宇宙之相去，凡爲幾里？上何所極，下何所據，及其轉動，誰所推引，日月遲疾，九道所乘，昏明脩短，七星迭正，五緯盈縮，冠珥薄蝕，四七淩犯，彗孛所出，氣矢之異，景老之祥，辰極不動，鎮星獨東，羲和外景而熱，望舒內鑒而寒，天漢仰見爲潤下之性，濤潮往來有大小之變，五音六屬，占喜怒之情，雲動氣起，含吉凶之候，欃槍、尤、矢、旬始絳繹，四鎮五殘，天狗歸邪，或以示成，或以正敗，明《易》之生，不能論此也。以次問《春秋》四部、《詩》、《書》、三《禮》之家，皆復無以對矣。皆曰悉正經所不載，唯有巫咸、甘公、石申《海中》、《郄萌》、《七曜》記之悉矣。余將問之曰，此六家之

書，是爲經典之教乎？彼將曰非也。余又將問曰：甘、石之徒，是爲聖人乎？彼亦曰非也。然則人生而戴天，詣老履地，而求之於五經之上則無之，索之於周、孔之書則不得，今寧可盡以爲虛妄乎？天地至大，舉目所見，猶不能了，況於玄之又玄，妙之極妙者乎？」

葛洪《抱朴子・辨問》 或問曰：「若仙必可得，聖人已修之矣，而周、孔不爲之者，是無此道可知也。」

抱朴子答曰：「夫聖人不必仙，仙人不必聖。聖人受命，不值長生之道，但自欲除殘去賊，夷險平暴，制禮作樂，著法垂教，移不正之風，易流遁之俗，匡將危之主，扶亡徵之國，刊《詩》、《書》，撰《河》、《洛》，著經誥，和《雅》、《頌》，訓童蒙，應聘諸國，突無凝煙，席不暇煖。其事則執掌罔極，窮年無已，亦焉能閉聰掩明，內視反聽，呼吸導引，長齋久潔，入室鍊形，登山採藥，數息思神，斷穀清腸哉？至於仙者，唯須篤志至信，勤而不怠，能恬能靜，便可得之，不待多才也。有入俗之高真，乃爲道者之重累也。得合一大藥，知守一養神之要，則長生久視，豈若聖人所修爲者云云之無限乎？且夫俗所謂聖人者，皆治世之聖人，非得道之聖人，得道之聖人，則黃老是也。治世之聖人，則周孔是也。黃帝先治世而後登仙，此是偶有能兼之才者也。古之帝王，刻於泰山，可省讀者七十二家，其餘磨滅者，不可勝數，而獨記黃帝仙者，其審然可知也。」

葛洪《抱朴子・極言》 抱朴子曰：「俗民既不能生生，而務所以煞生。夫有盡之物，不能給無已之耗；江河之流，不能盈無底之器也。凡人利入少而費用多者，猶不供也，況無錙銖之來，而有千百之往乎？人無少長，莫不有疾，但輕重言之耳。而受氣各有多少，多者其盡遲，少者其竭速。其知道者補而救之，必先復故，然後方求量表之益。若令服食終日，則肉飛骨騰，道引改朔，則羽翮參差，則世間無不信道之民也。患乎升勺之利未堅，而鍾石之費相尋，根柢之據未極，而冰霜之毒交攻。不知過之在己，而反云道之無益，故捐丸散而罷吐納矣。故曰非長生難也，聞道難也；非聞道難也，行之難也；非行之難也，終之難也。良匠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必巧也。明師能授人方書，不能使人必爲也。夫修道猶如播穀也，成之猶收積也。厥田雖沃，水澤雖美，而爲之失天時，耕鋤又不至，登稼被壟，不穫不刈，頃畝雖多，猶無穫也。凡夫不徒不知益之爲益也，又不知損之爲損也，夫損易知而速焉，益難知而遲焉，人尚不悟其易，安能識其難哉？夫損之者如燈火之消脂，莫之見也，而忽盡矣。益之者如苗禾之播殖，莫之覺也，而忽茂矣。故治身養性，務謹其細，不可以小益爲不平而不修，不可以小損爲無傷而不防。凡聚小所以就大，積一所以至億也。若能愛之於微，成之於著，則幾乎知道矣。」

葛洪《抱朴子・勤求》 抱朴子曰：「深念學道藝養生者，隨師不得其人，竟無所成，而使後之有志者，見彼之不得長生，因云天下之果無仙法也。凡自度生，必不能苦身約己以修玄妙者，亦徒進失干祿之業，退無難老之功，內誤其身，外沮將來也。仙之可學致，如黍稷之可播種得，甚炳然耳。然未有不耕而獲嘉禾，未有不勤而獲長生度世也。」

葛洪《抱朴子・祛惑》 抱朴子曰：凡探明珠，不於合浦之淵，不得驪龍之夜光也。採美玉，不於荊山之岫，不得連城之尺璧也。承師問道，不得其人，委去則遲遲冀於有獲，守之則終已竟無所成，虛費事妨功，後雖痛悔，亦不及已。世間淺近之事，猶不可坐知，況神仙之事乎？雖聖雖明，莫由自曉，非可以歷思得也，非可以觸類求也。誠須所師，必深必博，猶涉滄海而挹水，造長洲而伐木，獨以力劣爲患，豈以物少爲憂哉？夫虎豹之所餘，乃狸鼠之所爭也。陶朱之所棄，乃原顏之所無也。所從學者，不得遠識淵潭之門，而值孤陋寡聞之人，彼所知素狹，源短流促，倒裝與人，則靳靳不捨，分損以授，則淺薄無奇能，其所寶宿已不精，若復料其粗者以教人，亦安能有所成乎？譬如假穀於夷齊之門，告寒於黔婁之家，所得者不過橡栗緇褐，必無太牢之饋、錦衣狐裘矣。或有守事庸師，終不覺悟。或有幸值知者，不能勤求，此失之於不覺，不可追者也。知人之淺深，實復未易。古人之難，誠有以也。白石似玉，姦佞似賢。賢者愈自隱蔽，有而如無，奸人愈自衒沽，虛而類實，非至明者，何以分之？彼之守求庸師而不去者，非知其無知而故不止也，誠以爲足事故也。見達人而不能奉之者，非知其實深而不能請之也，誠以爲無異也。夫能知要道者，無欲於物也，不狗世譽也，亦何肯自摽顯於流俗哉？而淺薄之徒，率多誇誕自稱說，以厲色希聲飾其虛妄，足以眩惑晚學，而敢爲大言。乃云，已登名山，見仙人。倉卒聞之，不能清澄檢校之者，鮮覺其僞也。余昔數見雜散道士輩，走貴人之門，專令從者作爲空名，云其已四五百歲矣。人適問之年紀，佯不聞也，含笑俯仰，云八九十。須臾自言，我曾在華陰山斷穀五十年，復於嵩山少室四十年，復在泰山六十年，復與某人在箕山五十年，爲同人遍說所歷，正爾，欲令人計合之，已數百歲人也。於是彼好之家，莫不煙起霧合，輻輳其門矣。

葛洪《抱朴子・逸民》 且吕尚之未遇文王也，亦曾隱於窮賤，凡人易之，老婦逐之，賣傭不售，屠釣無獲，曾無一人慕之。其避世也，何獨慮狷、華之沮衆邪？設令殷紂以尚逃遁，收而斂之，尚臨死，豈能自謂罪所應邪？魏武帝亦刑法嚴峻，果於殺戮，乃心欲用乎孔明，孔明自陳不樂出身。武帝謝遣之曰：「義不使高世之士，辱於汙君之朝也。」其鞭撻九有，草創皇基，亦不妄矣。

葛洪《抱朴子・勖學》 昔仲由冠鷄帶豘，霍珥鳴蟬，杖劍而見，拔刃而舞，盛稱南山之勁竹，欲任掘强之自然；尼父善誘，染以德教，遂成升堂之生，而登四科之哲。子張鄙人，而灼聚凶猾，漸漬道訓，成化名儒，乃抗禮於王公，豈直免于庸陋。【略】

夫斲削刻畫之薄伎，射御騎乘之易事，猶須慣習，然後能善。況乎人理之曠，道德之遠，陰陽之變，鬼神之情，緬邈玄奥，誠難生知。雖云色白，匪染弗麗；雖云味甘，匪和弗美。故瑶華不琢，則耀夜之景不發；丹青不治，則純鉤之勁不就。火則不鑽不生，不扇不熾；水則不决不流，不積不深。故質雖在我，而成之由彼也。登閬風，捫晨極，然後知井谷之闇隘也；玩百氏，然後覺面墻之至困也。【略】

夫周公上聖，而日讀百篇。仲尼天縱，而韋編三絶。墨翟大賢，載文盈車。仲舒命世，不窺園門。倪寬帶經以芸鉏，路生截蒲以寫書，黄霸抱柽桔以受業，甯子勤夙夜以倍功，故能究覽道奥，窮測微言，觀萬古如同日，知八荒若户庭，考七耀之盈虚，步三、五之變化，審盛衰之方來，驗善否於既往，料玄黄於掌握，甄未兆以如成。故能盛德大業，冠於當世，清芳令問，播于罔極也。

葛洪《抱朴子・博喻》 抱朴子曰：「勖華不能化下愚，故教不行於子弟；辛癸不能改上智，故惡不染於三仁。」

張彦遠《歷代名畫記》卷五顧愷之《魏晉勝流畫讚》 人有長短，今既定遠近以矚其對，則不可改易闊促，錯置高下也。凡生人亡有手揖眼視而前亡所對者，以形寫神而空其實對，荃生之用乖，傳神之趨失矣。空其實對則大失，對而不正則小失，不可不察也。一象之明昧，不若悟對之通神也。

劉義慶《世説新語・賞譽》 太傅東海王鎮許昌，以王安期爲記室參軍，雅相知重，敕世子毗曰：「夫學之所益者淺，體之所安者深。閑習禮度，不如式瞻儀形；諷味遺言，不如親承音旨。王參軍人倫之表，汝其師之。」或曰：「王、趙、鄧三參軍，人倫之表，汝其師之。」謂安期、鄧伯道、趙穆也。【略】

羊長和父繇與太傅祜同堂相善，仕至車騎掾，蚤卒。長和兄弟五人，幼孤。祜來哭，見長和容貌舉止，宛若成人，乃歎曰：「從兄不亡矣。」

劉義慶《世説新語・文學》 殷中軍問：「自然無心于稟受，何以正善人少，惡人多？」諸人莫有言者。

劉伊答曰：「譬如寫水著地，正自縱横流漫，略無正方圓者。」一時絶歎，以爲名通。【略】

諸葛玄年少不肯學問，始與王夷甫談，便已超詣。王歎曰：「卿天才卓出，若復小加研尋，一無所愧。」玄後看《莊》、《老》，更與王語，便足相抗衡。

《世説新語・言語》 何平叔曰：「服五石散，非唯治病，亦覺神明開朗。」

《藝文類聚》卷二一何承天《達性論》 夫兩儀既位，帝王參之，宇中莫尊焉。天以陰陽分，地以剛柔用，人以仁義立。人非天地不生，天地非人不靈，三材同體，相須而成者也。故能稟氣清和，神明特達。情綜古今，智周萬物，妙思窮幽賾，制作侔造化，歸仁與能，是爲君長。撫養黎元，助天宣德。日月淑清，四靈來格，祥風協律，玉燭揚暉。酸鹹百品，備其膳羞。絲紵玄黄，供其器服。文以禮度，娱以八音。夫物用儉則易足，易足則力有餘，有餘則情志泰。樂治之心，於是生焉。事簡則不擾，不擾則神明靈，神明靈則謀慮審。濟治之務，於是成焉。故天地以儉素訓民，乾坤以易簡示物，慇懃若此之篤也。安得與夫飛沉喘蠕，並爲衆生者，取之有時，用之有道，行火俟風暴，田漁候豺獺祭，所以順天時也。大夫不麛卵，庶人不數罟。《行葦》作歌，宵魚垂化，所以愛人用也。庖厨不邇，五豝是翼，殷后改祝，孔釣不綱，所以明仁道也。

《宋書・顔延之傳》録顔延之《庭誥》 《庭誥》者，施於閨庭之内，謂不遠也。吾年居秋方，慮先草木，故遺以未聞，誥爾在庭。若立履之方，規鑒之明，已列通人之規，不復續論。今所載咸其素蓄，本乎性靈，而致之心用。夫選言務一，不尚煩密，而至於備議者，蓋以綱諸情非。古語曰，得鳥者羅之一目，而一目之羅，無時得鳥矣。此其積意之方。

道者識之公，情者德之私。公通，可以使神明加嚮；私塞，不能令妻子移心。是以昔之善爲士者，必捐情反道，合公屏私。

尋尺之身，而以天地爲心；數紀之壽，常以金石爲量。觀夫古先垂戒，長老餘論，雖用細制，每以不朽見銘；繕築未迹，咸以可久承志。況樹德立義，收族長家，而不思經遠乎。

曰身行不足遺之後人。欲求子孝必先慈，將責弟悌務爲友。雖孝不待慈，而慈固植孝；悌非期友，而友亦立悌。

夫和之不備，或應以不和；猶信不足焉，必有不信。儻知恩意相生，情理相出，可使家有參、柴，人皆由、損。

夫內居德本，外夷民譽，言高一世，處之逾默，器重一時，體之滋冲，不以所能干衆，不以所長議物，淵泰入道，與天爲人者，士之上也。若不能遺聲，欲人出己，知柄在虛求，不可校得，敬慕謙通，畏避矜踞，思廣監擇，從其遠猷，文理精出，而言稱未達，論問宜茂，而不以居身，此其亞也。若乃聞實之爲貴，以辯畫所克；見聲之取榮，謂爭奪可獲；言不出於户牖，自以爲道義久立；才未信於僕妾，而曰我有以過人，於是感苟銳之志，馳傾觸之望。豈悟已挂有識之裁，入修家之誡乎？記所云「千人所指，無病自死」者也。行近於此者，吾不願聞之矣。

凡有知能，預有文論。若不練之庶士，校之羣言，通才所歸，前流所與，焉得以成名乎？若呻吟於墻室之內，喧囂於黨輩之間，竊議以迷寡聞，妲語以敵要說，是短算所出，而非長見所上。適值尊朋臨座，稠覽博論，而言不入於高聽，人見棄於衆視，則慌若迷塗失偶，黮如深夜撤燭，銜聲茹氣，腆默而歸。豈識向之夸慢，祇足以成今之沮喪邪？此固少壯之廢，爾其戒之。【略】

含生之氓，同祖一氣，等級相傾，遂成差品，遂使業習移其天識，世服没其性靈。至夫願欲情嗜，宜無間殊，或役人而養給，然是非大意，不可侮也。隅奧有竈，齊侯蔑寒，犬馬有秩，管、燕輕饑。若能服温厚而知穿弊之苦，明周之德；厭滋旨而識寡嗛之急，仁恕之功。豈與夫比肌膚於草石、方手足於飛走者同其意用哉？罰慎其濫，惠戒其偏。罰濫則無以爲罰，惠偏則不如無惠。雖爾眇末，猶扁庸保之上，事思反己，動類念物，則其情得，而人心塞矣。

扑博蒲塞，會衆之事；諧調哂謔，適坐之方。然失敬致侮，皆此之由。方其剋瞻，彌喪端儼，況遭非鄙，慮將醜折。豈若拒其容而簡其事，静其氣而遠其意，使言必諍厭，賓友清耳，笑不傾撫，左右悦目。非鄙無因而生，侵侮何從而入，此亦持德之管籥，爾其謹哉！

嫌惑疑心，誠亦難分，豈唯厚貌蔽智之明，深情怯剛之斷而已哉。必使猜怨愚賢，則嘲笑入戾；期變犬馬，則步顧成妖。況動容竊斧，束裝濫金，又何足論。是以前王作典，明慎議獄，而僭濫易意；朱公論璧，光澤相如，而倍薄異價。此言雖大，可以戒小。

遊道雖廣，交義爲長。得在可久，失在輕絶。久由相敬，絶由相狎。愛之勿勞，當扶其正性；忠而勿誨，必藏其枉情。輔以藝業，會以文辭，使親不可褻，疏不可間，每存大德，無挾小怨。率此往也，足以相終。【略】

古人恥以身爲溪壑者，屏欲之謂也。欲者，性之煩濁，氣之蒿蒸，故其爲害，則燻心智，耗真情，傷人和，犯天性。雖生必有之，而生之德，猶火含煙而煙妨火，桂懷蠹而蠹殘桂，然則火勝則煙滅，蠹壯則桂折。故性明者欲簡，嗜繁者氣悖，去明即悖，難以生矣。是以中外羣聖，建言所黜，儒道衆智，發論是除。然有之者不患誤深，故藥之者恒苦術淺，所以毀道多而於義寡。頓盡誠難，每指可易，能易每指，亦明之末。

廉嗜之性不同，故畏慕之情或異。從事於人者，無一人我之心。不以己之所善謀人，爲有明矣；不以人之所務失我，能有守矣。己所謂然，而彼定不然，弈棊之蔽；悦彼之可，而忘我不可，學嘒之蔽。將求去蔽者，念通忤介而已。流言謗議，有道所不免，況在闕薄，難用算防。接應之方，言必出己。或信不素積，嫌間所襲；或性不和物，尤怨所聚。有一于此，何處逃毀。苟能反悔在我，而無責於人，必有達鑒，昭其情遠，識迹其事。日省吾躬，月料吾志，寬默以居，潔静以期，神道必在，何恤人言。

噫曰，富則盛，貧則病矣。貧之病也，不唯形色粗黮，或亦神心沮廢。豈但交友疏棄，必有家人誚讓。非廉深識遠者，何能不移其植。故欲蠲憂患，莫若懷古。懷古之志，當自同古人。見通則憂淺，意遠則怨浮。昔有琴歌於編蓬之中者，用此道也。【略】

習之所變亦大矣，豈唯蒸性染身，乃將移智易慮。故曰「與善人居，如入芝蘭之室，久而不知其芬」，與之化矣；「與不善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知其臭」，與之變矣。是以古人慎所與處。唯夫金真玉粹者，乃能盡而不汙爾。故曰：「丹可滅而不能使無赤，石可毀而不可使無堅。」苟無丹石之性，必慎浸染之由。能以懷道爲念，必存從理之心。道可懷而理可從，則不議貧，議所樂爾。或云：「貧何由樂？」此未求道意。道者，瞻富貴同貧賤，理固得而齊。自我喪之，未爲通議；苟議不喪，夫何不樂？

或曰，温飽之貴，所以榮生，饑寒在躬，空曰從道，取諸其身，將非篤論，此又通理所用。凡養生之具，豈間定實，或以膏腴天性，有以菽藿登年。中散云，所

足在内，不由於外。是以稱體而食，貧歲愈嗛；量腹而炊，豐家餘飡。非粒實息耗，意有盈虛爾。況心得優劣，身獲仁富，明白入素，氣志如神，雖十旬九飯，不能令饑，業席三屬，不能爲寒。豈不信然？

且以己爲度者，無以自通彼量。渾四游而斡五緯，天道弘也。振河海而載山川，地道厚也。一情紀而合流貫，人靈茂也。昔之通乎此數者，不爲剖判之行，必廣其風度，無挾私殊，博其交道，靡懷曲異。故望塵請友，則義士輕身；一遇拜親，則仁人投分。此倫序通允，禮俗平一，上獲其用，下得其和。

《全宋文》卷三七顔延之《釋何衡陽達性論》 前得所論，深見弘慮，崇致人道，黜遠生類，物有明微，事不愆義，維情輔教，足使異門埽軌，況在蘄同，豈忘所附？徒恐琴瑟專一，更失闡諧，故略廣數條，取盡後報。足下云同體二儀，共成三才者，是必合德之稱，非遭人之目。然總庶類，同號衆生，亦含識之名，豈上哲之謚？然則議三才者，無取於氓隸；言衆生者，亦何濫於聖智。雖情在序別，自不患亂倫。若能兩藉方教，俱舉達義，節彼離文，採此共實，則可便倍害自和。析符復合，何詎快快？執吕以毀律，且大德曰生，有萬之所同，同於所方萬，豈得生之可異？不異之生，宜其爲衆，但衆品之中，愚慧羣差，人則役物以爲養，物則見役以養人。雖始或因順，終至裁殘。庶端萌超，情嗜不禁，生害繁慘，天理鬱滅，皇聖哀其若此，而不能頓奪所滯。故設候物之教，謹順時之經，將以開仁育識，反漸息泰耳。與道爲心者，或不劑此而止，又知大制生死，同之榮落，類諸區有，誠亦宜然。然神理存没，倘異於枯荄變謝，就同草木，便當煙盡。而復云三后升遐，精靈在天。若精靈必在，果異於草木，則受形之論，無乃更貲來説，將由三后粹善，報在生天邪？欲毀後生，反立升遐，當毀更立，固知非力所除，若徒有精靈，尚無體狀，未知在天當何憑以立，吾怯於庭斷，故務求依倣，而進退思索，未獲所安。凡氣數之内，無不感對，施報之道，必然之符，言其必符，何猜有望？故遺惠者無要，在功者有期，期存未善去惠乃至。人有賢否，則意有公私，不可見物或期報，因謂樹德皆要，且經世恒談，貴施者勿憶。士子服義，猶惠而弗有，況在聞道要，更不得虛心。而動必懷嗜，事盡憚權邪，曾不能引之上濟，每驅之下淪，雖深誚校責，亦已厚言不代。足下攖城素堅，難爲飛書，而吾自居憂患，情理無託，近辱褒告，欲具布意裁往釋，慮不或值。顔延之白。

《全宋文》卷三七顔延之《重釋何衡陽達性論》 薄從歲事，躬斂山田。田家節隙，野老爲儔，言止穀稼，務盡耕牧，談年計耦，無聞達義，重獲微辨，得用昭慰，啓告精至，愈慚固結。今復忘書往懷，以輸未述。夫藉意探理，不若析之聖文。三才之論，故當本諸三畫。三畫既陳，中稱君德，所以神致太上，崇一元首。故前謂自非體合天地，無以元應斯弘，知研其清慮，未肯存同，猶以兼容罔棄，廣載不遺。篤物之志，誠爲優瞻，恐理位雜越，疑陽遂衆。若惻隱所發，窮博愛之量，恥惡所加，盡祐直之正，則上仁上義，吾無閒然。但情之者寡，利之者衆，預有其分，而未臻其極者，不得以配擬二儀耳。今方使極者爲師，不極者爲貲，扶其敬讓，去其忮争，令鑿斧鑄刃，利害寢端，驅百代之民，出信厚之塗，則何萌不滋，何善不援。而誣以不算，未值其意，三才等列，不得取偏才之器，衆生爲號，不可濫無生之人。故此去氓隸，彼甄聖智。兩藉俱舉，旨在於斯。若喬札未能道一皇王，豈獲上附伊顔，猶共賴氣化，宣乎下麗，二塗之判，易於賾指。又知以人生雖均被大德，不可謂之衆生。譬聖人雖同稟五常，不可謂之衆人。夫不可謂之衆人，以茂人者神明也。今已均被同衆，復何諱衆同？故當殊其特靈，不應異其得生，徒忌衆名，未虧衆實，得無似蜀梁逃畏，卒不能避。所謂役物爲養，見役養人者，欲言愚慧相傾，慴算相制，事由智出，非出天理。是以始矜萌起，終哀鬱滅，豈與足下芻豢百品，共其指歸？凡動而蓋流，下民之性；化而裁之，上聖之功。謹爲垣防，猶患踰盜，況乃罔不備設，以充侈志？方開所泰，何議去甚？故知慘物之談，不得與薄夫同憂，樂殺意偏，好生情博，所云與道爲心者，博乎生情，將使排虛率遂。跖實莫反，利澤通天，而不爲惠。庸適恩止靡卵，事法豺獺邪，推此往也，非唯自已，不復委咎市廟乎庖厨。且市庖之外，非無御養，神農所書，中散所述，公理美其事，仲彦精其業，是亦古有其傳，今間其人，何必以刳刳爲稟和之性，爛漫爲翼善之具哉！若以編户難齊，憂鄙論未立，是見二叔不咸，慮周德先亡。儻能伸以遠圖，要之長世，則日計可滿，歲功可期。精靈草木，果已區別，遊魂之答，亦精靈之説。若雖有無形，天下寧有無形之有，顧此惟疑，宜見正定，仲尼不答，有無未辨。足下既辨其有，豈得同不辨之答？雖子嗜學，懼未獲所附，或是曉晦塗隔，隱著事懸，遂令明月廢照，世智限心。知謂必符之言，體之極於罔，講求反意，如非相盡，或世人守璞，受讓玉市，將譯胥牽俗，還説國情。苟未照盡，請復具伸近釋，報施首稱氣數者，以爲物無妄然，各以類感，感類之中，人心爲大。心術之動，隸歷所不能得，及其積致於可，勝原而當，斷取世見，據爲高證。莊周云：莽鹵滅裂，報亦如之。孫卿曰：報應之勢，各以類至，後身著戒，可不敬與？慈護之人，深見此數。故正言其本，非邀其末。長美遏

惡，反民大順，懠有生之類，入無死之地，令慶周兆物，尊冠百神，安宜祚極子胤，福限卿相而已。常善以救，善亦從之，勢猶影表，不慮自來，何言乎要惠説報，疑罪勤施？似由近驗吝情，遠猜德教，故方罰矜功，而濫咎忘賢。遺存異義，公私殊意，已備前白，若不重云。想處實陋華者，復見其居厚去薄耳，若施非周急，惠而期譽，乃如之人，誠道之蠹，惟子之恥，丘亦恥之。

《全宋文》卷三七顏延之《又釋何衡陽達性論》 聖慮難原，神應不測。中散所云，中人自竭，莫得其端，豈其淺斥，所可深抽？徒以魏文大布，見刊異世，滕脩蝦鬚，取愧當時。故於度外之事，怯以意裁耳。足下已審其虛實，方書之不朽，獨鑒堅精，難復疑問。聊寫餘懷，依答條釋，事緯殃福，義雜胡華，雖存簡章，自至煩文。過此已往，余欲無言。

答曰：若如論旨，以三畫爲三才，則初擬地爻，三議天位。然而遯世無悶，非厚載之目。君子乾乾，非蒼蒼之稱。果兩儀罔託，亦何取於立人？但爻有中和，宜應君德耳。釋曰：聞之前學，淳象始於三畫，兼卦終於六爻。三畫立本，三才之位，六爻未變，羣龍所經。是以重卦之後，則以出處明之。故遯世乾乾，潛藏皆行，聖人適時之義，兼之道也。若以初爻非地，三位非天，以爲兩儀罔託，立人無取，未知足下前論三才同體，何因而生？若猶受之繫説，不軼師訓，何獨得之復卦，喪之單象。如羲文之外，更有三才。此自《春秋》新意，吾無識焉。且遯世乾乾，雖非載覆之名。一體之中，未失高卑之實。豈得以變動之辭，廢立本之義。又知以爻在中和，宜應君德。若徒有中和之爻，竟無中和之人，則爻將何放？若中和在德，則不得人皆中和。體合之論，固未可殊越。

答曰：上仁上義，便是許體仁義者爲三才。尋又云，僑札未獲上附，伊顏宜其下麗，則黃裳之人，其猶弗及。雖賾之旨，高下無準，故惑者未悟。釋曰：所云上仁上義，謂兼總仁義之極，可以對響天地者耳，非謂少有恥愛，便爲三才。前釋已具，怪復是問。四彼域中，唯王是體。知三此兩儀，非聖不居，易者同歸，可盡重惑。案東魯階差，僑札理不允備，何由上附至位；依西方準墨，伊顏未獲法身，故當下麗生品，來論挾姬議釋。故兩解此意，冀以取了；反致辭費，聖作君師。賢爲臣貴，接暢神功，影響大業，行藏可共，默語亦同。體分至此，何負黃裳。議者徒見不得等位元首，橫生誚恨而不知引之極地，更非守節之情。指斷如斯，何謂無準。

答曰：夫陰陽陶氣，剛柔賦性，圓首方足，容貌匪殊，惻隱恥惡，悠悠皆是。但參體二儀，必舉仁義爲端耳。釋曰：若謂圓首方足，必同恥惻隱之實，容貌匪殊，皆可參體二儀。蹻跖之徒，亦當在三才之數邪？若誠不得，則不可見橫目之同，便與大人同列？悠悠之倫，品量難齊。既云仁者安仁，智者利仁。又云：力行近仁，畏罪强仁。若一之正位，將真僞相冒。莊周云：「天下之善人寡，不善人多。」其分若此，何謂皆是？

答曰：知欲限以名器，慎其所假，遂令惠人潔士，比性於毛羣；庶幾之賢，同氣於介族，立象之意，豈其然乎？釋曰：名器有限，良由貴體不備。雖欲假之，疑陽謂何？含靈爲人，毛羣所不能同；稟氣成生，潔士有不得異。象放其靈，非象其生。一之而已，無乃誣漫。

答曰：已均被同衆云云，特靈之神，既異於衆，得生之理，何嘗暫同。生本於理，而理異焉，同衆之生，名將安附？若執此生名，必使從衆，則混成之物，亦將在例邪？釋曰：吾前謂同於所方，豈得生之可異？足下答云，非謂不然。又曰：奚取不異之生，必宜爲衆，是則去吾爲衆，而取吾不異，豈有不異而非衆哉。所以復云故當殊其特靈，不應異其得生耳。今答又謂得生之理，何嘗暫同。生本於理，而理異焉。請問得生之理，故是陰陽邪？吾不見其異，而足下謂未嘗暫同。若有異理，非復煦蒸邪？則陰陽之表，更有受生塗趣，三世詎宜堅立，使混成之生，與物同氣，豈混成之謂？若徒假生名，莫見生實，則非向言之匹，言生非生，即是有物不物。李叟此説，或更有其義。以無詰有，頗爲未類。

答曰：謹爲垣坊云云，始云皇聖設侯物之教，謹順時之經，將以反漸息泰。今復以方開所泰爲難，未詳此將難鄙議，爲譏聖人也。釋曰：前觀本論，自九穀以下，至孔釣不綱，始知高議，謂凡有宰作，皆出聖人躬爲尸匠，以率先下民也。孤鄙拙意，自謂每所施爲，動必有因。聖人從爲之節，使不遷越。此二懷之大斷，彼我所不同，吾將節其奢流，故有息泰之説。足下方明備設，未知於何去甚？而中答又云：所謂甚者，聖人固已去之，不了此意，故近復以所泰爲問。答云：未詳誰難，或自忌前報。

答曰：市庖之外云云，夫裡瘞繭栗，宗社三牲，膮膾豆俎，以供賓客。七十之老，俟肉而飽，豈得唯陳草石，取備上藥而已。而憂不立者，非謂洪論難持，退嫌此事，不可頓去於世耳。釋曰：神農定生，周人備教，既唱粒食，而言上藥；既用犧牢，又稱蘋蘩。祭膳之道，故無定方。前舉市庖之外，復有御養者，捐奪刳瘠之滯，以明延性不一。非謂經世之事，皆當取備草石，然芻豢之功，希至百

齡，芝朮之懿，亟聞千歲。由是言之，七十之老，何必謝恩於肉食，但自封一域者，捨此無術耳。想不可頓去於世，猶是前釋所云，不能頓奪所滯也。始獲符同，敢不歸美。既知不可頓去，或不謂道盡於此。

答曰：天下寧有無形之有云云，尋來旨似不嫌有鬼，嘗謂鬼宜有質，得無惑天竺之書，説鬼別爲生類邪？昔人以鬼神爲教，乃列於典經，布在方策。鄭僑吴札，亦以爲然。是以雲和六變，實降天神，龍門九成，人鬼咸格。足下雅秉周禮，近忽此義，方詰無形之有，爲支離之辯乎？釋曰：非唯不嫌有鬼，乃謂有必有形。足下不無是同處有復異，是以比及質詰，欲以求盡，請捨天竺之説，謹依中土之經。又置别爲生類，共議登遐。精靈體狀有無，固然宜報定。典策之中，鬼神累萬，所不了者，非其名號，比獲三論。每來益衆，萬鬼畢至，竟未片答。雖啓告周博，非解企渴。無形之有，既不匠立，徒謂支離，以爲通説。若以覈正爲支離者，將以浮漫爲直達乎？

答曰：後身著戒云云，未詳所謂慈護者，誰氏之子？若據外書報應之説，皆吾所謂權教者耳。凡講求至理，曾不析之聖言，多採譎怪，以相扶翼，得無似以水濟水乎？釋曰：慈護之主，計亦久聞其人，責以誰子，將以文殊釋氏，如謂報應之説，皆是權教。權道隱深，非聖不盡。雖子通識，慮亦未見其極。吾疲於推求，而足下逸於獨了，良有惡然。若權教所言，皆爲欺妄，則自然之中，無復報應。吾懦於擊決，足下烈於專斷，亦又懼焉。神高聽卑，庸可誣哉！想云聖言者，必姬孔之誥。今之所談，皆其信順之事，而謂曾不析之，復是未經。詳思來論，立姬廢釋，故吾引釋符姬，答不越問，未覺多採，由金日磾，不生華壤，何限九服之外，不有窮理之人，内外爲判，誠亦難乎？若自信其度，獨思耳目，習識之表，皆爲譎怪，則吾亦已矣。

答曰：又云，物無妄然，必以類感云云。斯言果然，則類感之物，輕重必侔。影表之勢，脩短有度，致飾土木，不發慈愍之心，順時蒐狩，未(限)〔根〕慘虐之性。天宫華樂，焉賞而上升。地獄幽苦，奚罰而淪陷。唱言窮軒輊，立法無衡石，一至於此。釋曰：影表之説，以徵感報，來意疑不必侔，嫌其無度，即復除福應也。福應非他，氣數所生，若滅福應，即無氣數矣。足下功存步驗，而還伐所知，想信道爲心者，必不至此。若謂不慈於土木之飾，有甚於順時之殺者，無乃大負夫人之心。黄屋玉璽，非必堯舜之情。崇居麗養，豈是釋迦之意？責天宫之賞，求地獄之罰，頗類昔人亞夫之詰，英布之問，有味乎其言。此蓋衆息心之所詳，吾可得而略之。

答曰：且阿保(傳)〔傅〕愛，慎及溷腧，良庖提刀，情怵介族。彼聖人者，明竝日月，化關三統。若令報應必符，亦何妨於教，而緘扃羲唐之紀，埋閉周孔之世，肇結網罟，興累億之罪，仍制牲牢，開長夜之罰，遺彼天厨，甘此芻豢，曾無拯溺之仁，横成納隍之酷。其爲不然，宜簡淵慮。若無窮神之智，猶有所不盡。雖高情愛奇，想亦未至於侮聖。釋曰：知謂報應之義，緘羲周之世，以此推求，爲不符之證。羲唐邈矣，人莫之詳。《尚書》所載，不過數篇。《方言》德刑之美，遑記禍福之源。今帝典王策，猶不書性命之事，而微闕文，以爲古必無之，斯亦師心之過也。且信順殃慶，咸列姬孔之籍，謂之埋閉如小逕并，但言有遠近，教有淺深，故使智者與此而奪彼邪。夫生必有欲，欲必有求，欲緐則爭，求給則恬。爭則相害，恬則相安。網罟之設，將蠲害以取安乎？且畋漁牲牢，其事不異。足下前答，已知牲牢不可頓去於今世，復謂畋漁不可獨棄於古，未爲通類矣。好生惡死，每下愈篤。故宥其死者順其情，奪其生者逆其性。至人尚矣，何爲犯順而居逆哉？是知不能頓奪所滯，故因爲之制耳。聖靈雖茂，無以叡懞悟之心，弱喪之民，何可勝論？罪罰之來，將物自取之。事遠難致，不由天厨見遺，物近易耽，故常芻豢是甘。拯溺出隍，衆哲所共，但化物不同，非道之異，不盡之讓，亦如過當。子長愛奇，本不類此。

答曰：足下論仁義，則云情之者少，利之者多。言施惠則詐其遺賢忘報，在情既少，孰能遺賢？利之者多，曷云忘報？若能推樂施之士，以期欲仁之疇，演忘報之意，引向義之心，則義實在斯，求仁不遠。釋曰：情仁義者寡，利仁義者衆，聞之莊書，非直孤説，未獲詳校，遽見彈責。夫在情既少，利之者多，不能遺賢，曷云忘報？實吾前後勤勤以爲不得配擬二儀者耳，復非篤論，所應據正。若樂施忘報，即爲體仁，忘報而施，便爲合義？可去欲字，并除向名，在斯不遠，誰不是慕？

答曰：濟有生之類云云，斯旨宏誕，非本論所及。無乃秦師將遁，行人言肆乎？釋曰：足下論挾姬釋，吾亦答兼戎周。足下以此抑彼，謂福及高門，吾伸彼抑此，云慶周兆物，足下據此所見，謂祚止公侯。吾信彼所聞，云尊冠百神，本議是争，曷云不及？夫論難之本，以易奪爲體，失之已外，輒云宏誕，求理之塗，幾乎塞矣。師遁言肆，或不在此。

答曰：豈其相迫，居吾語子，聖人在上，不與百神争長；有始有卒，焉得無

死之地云云。釋曰：豈其相迫，一何務德。居吾語子，又何壯辭？凡爲物之長，豈爭之所得？非唯不爭，必將下之。不可見尊冠百神，便謂與百神爭長，無乃取之滕薛，棄之體仁，和謂物有始卒，無不死之地，求之域內，實如來趣。前釋所謂勝類諸區，有誠亦宜然者也。至如山經所圖，仙傳所記，事關世載，已不可原。況復道絶恒、情，理隔常照，必以於我不然，皆(常)〔當〕絶棄，此又不得安。

答曰：夫辨章幽明，研精庶物云云。釋曰：逮省此章，盛陳列代，文博體周，頗善師法。歌誦聖世，足爲繁聲。討求道義，未是要說耳。昔在幼壯，微涉羣紀，皇王之軌，賢智之跡，側聞其略，敢辱其詳，惠示之篤，實勤執事。

答曰：何必陋積慶之延祚，希無驗於來生？蹲膜揖讓，終不竝足，竊願吾子拾兼而遵一云云。釋曰：不陋積慶，已伸信順之條。貫希來生，亦具感報之說。藻衮大裘，同周一體。蹲膜揖讓，何爲不俱行一世？理有可兼，無謂宜捨。

答曰：蜀梁二叔，(也)〔世〕人驛胥之譬，非本論所經，故不復具云。釋曰：近此數條，聊發戲端，亦猶越人問布，見採於前談，肆業及之，無相多怪。然二叔爲問，欲以卻編户之疑，没而不答，誠有望焉。足下連國雲從，宏論風行，吾幽生孤說，每獲竊議，此之不侔，事有固然。實由通才，所供者理，斂忘其煩，貪復息心。

《宋書·顧覬之傳》録顧覬之《定命論》 問曰：夫建極開化，樹聲貽則，典防之興，由來尚矣。必乃幽符懸兆，冥數指期，善惡前徵，是非素定。名教之道，不亦幾乎息哉。

對曰：天生蒸民，樹之物則，教義所稟，豈非冥數。何則？形氣之具，必有待而存；顓蒙之倫，豈無因而立。必假纖紈以安生，藉粱豢以延祀，資信禮以繕性，秉廉義以劾情。聖人聰明深懿，履道測化，通體天地，同情日月，仰觀俯察，撫運裁風。於是乎昭日星之紀，正霜雨之度，張雲霞之明，衍風露之渥，浮舟翼滯，騰駕振幽。又乃甄理三才，辨綜五德，弘鋪七體之端，宣昭八經之緒。是以時雍在運，羣方自通，抱德煬和，全真保性。故信食相資，代爲脣齒；富教相假，遞成輔車。今弛棄纖紈，損絶粱豢，必云徼生委命，豈不已曉其迷。至乎湮斥廉義，屏黜信禮，責以祈存推數，遂乃未辨其惑，連類若斯，乖妄滋甚。然則教義之道，生運所資，寵辱榮枯，常由此作。斯固命中之一物，非所以爲難也。

問曰：循復前旨，既以理命縣兆，生數冥期。研覆後文，又云依仗名教，帥循訓範。若藉數任天，則放情蕩思；拘訓馴範，則防慮檢喪。函矢殊用，矛戈異適，雙美之談，豈能兩遂。

對曰：夫性運乖舛，心貌詭殊，請布末懷，略言其要。若乃吉命所鍾，縱情蹈道，訓性而順，因心則靈。凶數所挺，率由踐逆，聞言不信，長惡無悛。此愚智不移，聲訓所遺者也。其有見善如不及，從諫如順流，是則命待教全，運須化立。譬以良醫之室，病者所存。至如澄神清魂，平心實氣，無妄之痾，勿藥有喜，所謂縱情蹈道，無假隱括。若膏肓之疾，長桑不治，體府之病，陽慶弗理，此則率由踐逆，自絶調御。至乃趙儲之命宜永，須扁鵲而後全，齊后之數必延，待文摯而後濟。亦猶運鍾循獎，彝範所興，善惡無主，唯運所集而異。膏粱方丈，沈疾弗顧；瑶碧盈尺，陷危弗存。夫静躁之容，造次必於是；曲直之性，顛沛不可移。是以夷、惠均聖而異方；遵、竦齊通而殊事。雖復鉗桎羿、羿，思服巢、許之情；捶勒曾、史，言膺蹻跖之慮。不然之事，斷可知也。必幽符鑽仰，冥數修習，雖存陵惰，其可得乎！故運屬波流，勢無防慮，命徼山立，理無放情。用殊函矢，雙美奚躓；談異矛戈，兩濟何傷。

《梁書·范縝傳》録范縝《神滅論》 或問予云：「神滅，何以知其滅也？」答曰：「神即形也，形即神也，是以形存則神存，形謝則神滅也。」

問曰：「形者無知之稱，神者有知之名，知與無知，即事有異；神之與形，理不容一，形神相即，非所聞也。」答曰：「形者神之質，神者形之用，是則形稱其質，神言其用，形之與神，不得相異也。」

問曰：「神故非質，形故非用，不得爲異，其義安在？」答曰：「名殊而體一也。」

問曰：「名既已殊，體何得一？」答曰：「神之於質，猶利之於刀，形之於用，猶刀之於利，利之名非刀也，刀之名非利也。然而捨利無刀，捨刀無利，未聞刀没而利存，豈容形亡而神在。」

問曰：「刀之與利，或如來說，形之與神，其義不然。何以言之？木之質無知也，人之質有知也。人既有如木之質，而有異木之知，豈非木有其一，人有其二邪？」答曰：「異哉言乎！人若有如木之質以爲形，又有異木之知以爲神，則可如來論也。今人之質，質有知也；木之質，質無知也。人之質，非木質也；木之質，非人質也。安有如木之質而復有異木之知哉！」

問曰：「人之質所以異木質者，以其有知耳。人而無知，與木何異？」答曰：「人無無知之質，猶木無有知之形。」

問曰：「死者之形骸，豈非無知之質邪？」答曰：「是無人質也。」

問曰：「若然者，人果有如木之質，而有異木之知矣。」答曰：「死者有如木之質，而無異木之知；生者有異木之知，而無如木之質也。」

問曰：「死者之骨骼，非生者之形骸邪？」答曰：「生形之非死形，死形之非生形，區已革矣，安有生人之形骸而有死人之骨骼哉？」

問曰：「若生者之形骸非死者之骨骼，非死者之骨骼，則應不由生者之形骸，不由生者之形骸，則此骨骼從何而至此邪？」答曰：「是生者之形骸，變爲死者之骨骼也。」

問曰：「生者之形骸雖變爲死者之骨骼，豈不因生而有死，則知死體猶生體也。」答曰：「如因榮木變爲枯木，枯木之質寧是榮木之體！」

問曰：「榮體變爲枯體，枯體即是榮體。如絲體變爲縷體，縷體即是絲體，有何別焉？」答曰：「若枯即是榮，榮即是枯，則應榮時凋零，枯時結實也。又榮木不應變爲枯木，以榮即是枯，無所復變也。榮枯是一，何不先枯後榮？要先榮後枯，何也？絲縷同時，不得爲喻。」

問曰：「生形之謝，便應豁然都盡，何故方受死形，綿歷未已邪？」答曰：「生滅之體，要有其次故也。夫欻而生者必欻而滅，漸而生者必漸而滅。欻而生者，飄驟是也。漸而生者，動植是也。有欻有漸，物之理也。」

問曰：「形即是神者，手等亦是神邪？」答曰：「皆是神之分也。」

問曰：「若皆是神之分，神既能慮，手等亦應能慮也？」答曰：「手等能有痛癢之知，而無是非之慮。」

問曰：「知之與慮，爲一爲異？」答曰：「知即是慮。淺則爲知，深則爲慮。」

問曰：「若爾，應有二慮，慮既有二，神有二乎？」答曰：「人體惟一，神何得二。」

問曰：「若不得二，安有痛癢之知，復有是非之慮？」答曰：「如手足雖異，總爲一人，是非痛癢雖復有異，亦總爲一神矣。」

問曰：「是非之慮，不關手足，當關何處？」答曰：「是非之慮，心器所主。」

問曰：「心器是五藏之心，非邪？」答曰：「是也。」

問曰：「五藏有何殊別，而心獨有是非之慮乎？」答曰：「七竅亦復何殊，而司用不均。」

問曰：「慮思無方，何以知是心器所主？」答曰：「五藏各有所司，無有能慮者，是以知心爲慮本。」

問曰：「何不寄在眼等分中？」答曰：「若慮可寄於眼分，眼何故不寄於耳分邪？」

問曰：「慮體無本，故可寄之於眼分。眼自有本，（故）不假寄於佗分也。」答曰：「眼何故有本而慮無本；苟無本於我形，而可偏寄於異地，亦可張甲之情，寄王乙之軀，李丙之性，託趙丁之體。然乎哉？不然也。」

問曰：「聖人形猶凡人之形，而有凡聖之殊，故知形神異矣。」答曰：「不然。金之精者能昭，穢者不能昭。有能昭之精金，寧有不昭之穢質？又豈有聖人之神而寄凡人之器，亦無凡人之神而託聖人之體。是以八采、重瞳，勛、華之容，龍顏、馬口，軒、皞之狀，此形表之異也。比干之心，七竅列角，伯約之膽，其大若拳，此心器之殊也。是（以）知聖人定分，每絶常區，非惟道革羣生，乃亦形超萬有。凡聖均體，所未敢安。」

問曰：「子云聖人之形必異於凡者，敢問陽貨類仲尼，項籍似大舜，舜、項、孔、陽，智革形同，其故何邪？」答曰：「珉似玉而非玉，鷄類鳳而非鳳，物誠有之，人故宜爾。項、陽貌似而非實似；心器不均，雖貌無益也。」

問曰：「凡聖之殊，形器不一，可也；聖人員極，理無有二，而丘、旦殊姿，湯、文異狀。神不侔色，於此益明矣。」答曰：「聖同於心器，形不必同也。猶馬殊毛而齊逸，玉異色而均美。是以晉棘、荆和，等價連城，驊騮、騄驪，俱致千里。」

問曰：「形神不二，既聞之矣；形謝神滅，理固宜然。敢問經云『爲之宗廟，以鬼饗之』，何謂也？」答曰：「聖人之教然也。所以弭孝子之心，而厲偷薄之意。神而明之，此之謂矣。」

問曰：「伯有被甲，彭生豕見，《墳》、《索》著其事，寧是設教而已邪？」答曰：「妖怪茫茫，或存或亡，强死者衆，不皆爲鬼，彭生、伯有，何獨能然？乍爲人豕，未必齊、鄭之公子也。」

問曰：「《易》稱『故知鬼神之情狀，與天地相似而不違』，又曰『載鬼一車』。其義云何？」答曰：「有禽焉，有獸焉，飛走之別也。有人焉，有鬼焉，幽明之別也。人滅而爲鬼，鬼滅而爲人，則未之知也。」

問曰：「知此神滅，有何利用邪？」答曰：「浮屠害政，桑門蠹俗，風驚霧起，馳蕩不休。吾哀其弊，思拯其溺。夫竭財以赴僧，破産以趨佛，而不卹親戚，不憐窮匱者何？良由厚我之情深，濟物之意淺。是以圭撮涉於貧友，吝情動於顏

色；千鍾委於富僧，歡意暢於容髮。豈不以僧有多稔之期，友無遺秉之報，務施闕於周急，歸德必於在己。又惑以茫昧之言，懼以阿鼻之苦，誘以虛誕之辭，欣以兜率之樂。故捨逢掖，襲橫衣，廢俎豆，列鉼鉢，家家棄其親愛，人人絶其嗣續。致使兵挫於行間，吏空於官府，粟罄於惰遊，貨殫於泥木。所以姦宄弗勝，頌聲尚擁，惟此之故，其流莫已，莫病無限。若陶甄稟於自然，森羅均於獨化，忽焉自有，怳爾而無；來也不禦，去也不追，乘夫天理，各安其性。小人甘其壟畝，君子保其恬素；耕而食，食不可窮也；蠶而衣，衣不可盡也，下有餘以奉其上，上無爲以待其下。可以全生，可以匡國，可以霸君，用此道也。」

《全梁文》卷二九沈約《形神論》 凡人一念之時，七尺不復關所念之地。凡人一念聖人，則無念不盡，聖人無己，七尺本自若空，以若空之七尺，總無不盡之萬念，故能與凡夫異也。凡人一念，忘彼七尺之時，則目廢于視，足廢于踐，當其忘目忘足，與夫無目無足，亦何異哉？凡人之暫無，本實有無，未轉瞬，有已隨之。念與形乖則暫忘，念與心謝則復合。念在七尺之一處，則他處與異人同，則與非我不異。但凡人之暫無其無，其無甚促。聖人長無其無，其無甚遠。凡之與聖，其路本同。一念而暫忘，則是凡品。萬念而都忘，則是大聖。以此爲言，則形神幾乎惑人。疑因果相主，毫分不爽，美惡之來，皆有定業。而六度斯修，咸資力致，若修此力致，復有前因。因熟果成，自相感召，則力致之功，不復得立，六度所修，幾乎廢矣。釋迦邁九劫，勇猛所成，勇猛之因，定於無始。本不資九，安得稱劫？余以爲因果、情照，本是二物，先有情照，卻有因果，情照既動，而因果隨之。未有情照，因果何託？因識二塗，用各本異，其本既異常，厥體不同，情照別起，于理非礙，六度九劫，差不足疑也。

《全梁文》卷二九沈約《難范縝神滅論》 來論云：「形即是神，神即是形。」又云：「人體是一，故神不得二。」如若雅論，此二物不得相離，則七竅百體，無處非神矣。七竅之用既異，百體所營不一，神亦隨事而應，則其名亦應隨事而改。神者，對形之名。而形中之形，各有其用。則應神中之神，亦應各有其名矣。今舉形則有四肢百體之異，屈伸聽受之別，各有其名，各有其用。言神，唯有一名，而用分百體，此深所未了也。若形與神對，片不可差。何則？形之名多，神之名寡也。

若如來論，七尺之神，神則無處非形，形則無處非神矣。刀則唯刃得利，非刃則不受利名，故刀是舉體之稱，利是一處之目，刀之與利，既不同矣。形之與神，豈可妄合邪？又昔日之刀，今鑄爲劍，劍利即是刀利，而刀形非劍形，於利之用弗改，而質之形已移；與夫前生爲甲，後生爲丙，夫人之道或異，往識之神猶傳，與夫劍之爲刀，刀之爲劍，有何異哉？又一刀之質，分爲二刀，形已分矣。而各有其爲利。今取一半之身，而剖之爲兩，則飲齕之生既謝，任重之爲不分，又何得以刀之爲利，譬形之與神耶？

來論謂刀之與利，即形之有神，刀則舉體是一利，形則舉體是一神，神用于體，則有耳、目、手、足之別，手之用，不爲足用，耳之用，不爲眼用，而利之爲，無所不可，亦可斷蛟蛇，亦可截鴻雁，非一處偏可割東陵之瓜，一處偏可割南山之竹。若謂利之爲用，亦可得分，則足可以執物，眼可以聽聲矣。若謂刀背亦有利，兩邊亦有利，但未鍛而銛之耳。利若遍施四方，則利體無處復立。形方形直，竝不得施利，利之爲用，正存一邊毫毛處耳。神之與形，舉體若合，又安得同乎。刀若舉體是利，神用隨體則分。若使刀之與利，其理若一，則胛下亦可安眼，背上亦可施鼻，可乎？不可也。若以此譬爲盡邪？則不盡。若謂本不盡耶？則不可以爲譬也。若形即是神，神即是形，二者相資，理無偏謝，則神亡之日，形亦應銷。而今有知之神亡，無知之形在，此則神本非形，形本非神，又不可得强令如一也。若謂總百體之質謂之形，總百體之用謂之神，今百體各有其分，則眼是眼形，耳是耳形，眼形非耳形，耳形非眼形，則神亦應百體而分；則眼有眼神，耳有耳神，耳神非眼神，眼神非耳神也。而偏枯之體，其半已謝，已謝之半，事同木石，譬彼僵尸，永年不朽，此半同滅；半神既滅，半體猶存，形神俱謝，彌所駭惕。若夫二負之尸，經億載而不毀，單開之體，尚餘質于羅浮，神形若合，則此二士，不應神滅而形存也。

來論又云：「歘而生者，歘而滅者；漸而生者，漸而滅者。」請借子之衝，以攻子之城。漸而滅，謂死者之形骸，始乎無知，而至于朽爛也。若然，則形之與神，本爲一物。形既病矣，神亦告病；形既謝矣，神亦云謝。漸之爲用，應與形俱。形已始亡，未朽爲漸，神獨不得以始末爲漸耶？

來論又云：「生者之形骸，變爲死者之骨骼。」按如來論，生之神明，生之形骸，既化爲骨骼矣。則生之神明，獨不隨形而化乎？若附形而化，則應與形同體。若形骸即是骨骼，則死之神明，不得異生之神明矣。向所謂死，定自未死也。若形骸非骨骼，則生神化爲死神，生神化爲死神，即是三世。安謂其不滅哉？神若隨形，形既無知，神本無質。無知，便是神亡，神亡而形

在，又不經通。若形雖無知，神尚有神，形神既不得異，則向之死形，翻復非枯木矣。

《全梁文》卷二九沈約《七賢論》 嵇生是上智之人，值無妄之日，神才高傑，故爲世道所不容。風邈挺特，蔭映于天下，言理吐論，一時所莫能參。屬馬氏報國，欲以智計傾皇祚，誅鋤勝己，靡或有遺。玄伯、太初之徒，並出嵇生之流，咸已就戮。稽審于此時，非自免之運，若登朝進士映邁當世，則愛禍之速，過于旋踵。自非霓裳羽帶，無用自全，故始以餌朮黃精，終于假塗託化。阮公才器宏廣，亦非衰世所容，但容貌風神，不及叔夜，未免世難，如爲有塗。若率其恆儀，同物俯仰，邁羣獨秀，亦不爲二馬所安。故毀行廢禮，以穢其德，崎嶇人世，僅然後全。仲容年齡不懸，風力粗可，慕李文風尚，景而行之。彼阮、嵇二生，志存保己，既託其迹，宜慢其形。慢形之具，非酒莫可，故引滿終日，陶瓦盡年。酒之爲用，非可獨酌，宜須朋侶，然後成歡。劉伶酒性既深，子期又是飲客，山、王二公，悅風而至，相與莫逆，把臂高林，徒得其遊。故于野澤銜杯，舉樽之致，寰中妙趣，固冥然不覩矣。自嵇、阮之外，山、向五人，止是風流器度，不爲世匠所駭。且人本含情惰性，宜有所託，慰悅當年，蕭散懷抱，非五人之與，其誰與哉？

《全梁文》卷二九沈約《神不滅論》 含生之類，識鑒相懸，等級參差，千累萬沓。昆蟲則不逮飛禽，飛禽則不逮犬馬，昇明昭著，不得謂之不然。

人品以上，賢愚殊性，不相窺涉。不相曉解，燕北越南，未足云匹。其愚者，則不辨菽麥，悖者則不知愛敬，自斯已上，性識漸宏，班固九品，曾未概其萬一。何者？賢之與愚，蓋由知與不知也。愚者所知則少，賢者所知則多，而萬物交加，羣芳緬曠，惰性曉昧，理趣深玄。由其塗，求其理，既有曉昧之異，遂成高下之差。自此相傾，品級彌峻，窮其原本，盡其宗極，互相推仰，應有所窮。其路既窮，無微不盡，又不得謂不然也。

且五情各有分域，耳目各有司存，心運則形忘，目用則耳廢，何哉？情靈淺弱，心慮雜擾，一念而兼，無由可至。既不能兼，紛糾遞襲，一念未成，他端互起，互起互端，復同前矣。不相兼之由，由于淺惑，惑淺爲病，病於滯有。不淺不惑，出于兼忘，以此兼忘，得此兼照，始自凡夫，至于正覺。始惑于不惑，不兼至能兼，又謂不然也。

又昆蟲天促，含靈靡二，或朝生夕殞，或不識春秋，自斯而進，修短不一，既有其短，豈得無長？虛用損年，善攝增壽，善而有善，焉得無之，又不得謂之不然也。

生既可夭，則壽可無夭。既無矣，則生不可極，形神之別，斯既然矣。形既可養，神靈獨異？神妙形麤，較然有辨，養形可至不朽，養神安得有窮？養神不窮，不生不滅，始末相較，豈無其人？自凡及聖，含靈義等。但事有精麤，故人有凡聖。聖既長存，在凡獨滅，本同末異，義不精通，大聖貽訓，豈欺我哉！

《弘明集》卷九曹思文《難范縝神滅論》 論曰：神即形也，形即神也。是以形存則神存，形謝則神滅也。難曰：形非即神也，神非即形也，是合而爲用者也。而合非即矣，生則合而爲用，死則形留而神逝也。何以言之？昔者趙簡子疾五日，不知人。秦穆公七日乃寤。並神遊於帝所，帝賜之《鈞天》廣樂。此其形留而神逝者乎！若如論言，形滅則神滅者，斯形之與神，應如影響之必俱也。然形既病焉，則神亦病也。何以形不知人，神獨遊帝，而欣歡於《鈞天》廣樂乎？斯其(寤)〔寐〕也魂交，故神遊於蝴蝶，即形與神分也。其覺也形開，遽遽然周也，即形與神合也。然神之與形，有分有合，合則共爲一體，分則形亡而神逝也。是以延陵季子而言曰：骨肉復歸於土，而魂氣無不之也。斯則形亡而神不亡也。然經史明證，灼灼也如此，寧是形亡而神滅者也？

論曰：問者曰：經云：「爲之宗廟，以鬼饗之」。通云，非有鬼也，斯是聖人之教然也。所以達孝子之心，而厲偷薄之意也。難曰：今論所云，皆情言也，而非聖旨。請舉經記以證聖人之教。《孝經》云：「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若形神俱滅，復誰配天乎？復誰配帝乎？且無神而爲有神。宣尼云：「天可欺乎？」今稷無神矣，而以稷配，斯是周旦其欺天乎！果其無稷也，而空以配天者，既其欺天矣，又其欺人也。斯是聖人之教，教以欺妄也。設欺妄以立教者，復何達孝子之心，厲偷薄之意哉？

原尋論旨，以無鬼爲義。試重詰之曰：孔子菜羹瓜祭，祀其祖禰也。記云：「樂以迎來，哀以送往。」神既無矣，迎何所迎？神既無矣，送何所送？迎來而樂，斯假欣於孔貌；送往而哀，又虛淚於丘體。斯則夫子之祭禮也。欺僞滿於方寸，虛假盈於廟堂。聖人之教，其若是乎？而云聖人之教然也，何哉？

《全梁文》卷四八嚴植之《答釋法雲書難范縝神滅論》 辱告：伏見敕旨答臣下審《神滅論》。夫形分涉麤，或微隱難悟。況識理精密，豈庸見能曉？所以斷常交騖，一異競奔。若中道居懷，則欲流可反。二邊滯意，彼岸長乖。神滅之論，斯障實重。仰賴聖主，棟梁至教，明詔爰發，朗若披雲。非直冥符訓典，俯弘

孝義，蓋妙達生源，幽窮行本。使執禮之性，踐霜露而彌篤；研神之識，仰禪悦而增心。皆當習忍慧途，翻流惑海。弟子早標素心，未知津濟。伏讀懽欣，充遍身識。猥惠存勖，荷眷惟深。嚴植之呈。

《梁書・劉峻傳》録劉峻《辯命論》 然所謂命者，死生焉，貴賤焉，貧富焉，治亂焉，禍福焉。此十者天之所賦也。愚智善惡，此四者人之所行也。夫神非舜、禹，心異朱、均，才絓中庸，在於所習。是以素絲無恆，玄黄代起；鮑魚芳蘭，入而自變。故季路學於仲尼，厲風霜之節；楚穆謀於潘崇，成悖逆之禍。而商臣之惡，盛業光於後嗣；仲由之善，不能息其結纓。斯則邪正由於人，吉凶存乎命。或以鬼神害盈，皇天輔德。故宋公一言，法星三徙；殷帝自翦，千里來雲。善惡無徵，未洽斯義。且于公高門以待封，嚴母掃墓以望喪。此君子所以自强不息也。知使仁而無報，奚爲修善立名乎？斯徑廷之辭也。夫聖人之言，顯而晦，微而婉，幽遠而難聞，河漢而不極。或立教以進庸惰，或言命以窮性靈。積善餘慶，立教也；鳳鳥不至，言命也。今以其片言辯其要趣，何異乎夕死之類而論春秋之變哉。且荆昭德音，丹雲不卷；周宣祈雨，珪璧斯罄。于叟種德，不逮勛、華之高；延年殘獷，未甚東陵之酷。爲善一，爲惡均，而禍福異其流，廢興殊其迹。蕩蕩上帝，豈如是乎？《詩》云：「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故善人爲善，焉有息哉？

夫食稻粱，進芻豢，衣狐貉，襲冰紈，觀窈眇之奇儛，聽雲和之琴瑟，此生人之所急，非有求而爲也。修道德，習仁義，敦孝悌，立忠貞，漸禮樂之腴潤，蹈先王之盛則，此君子之所急，非有求而爲也。然則君子居正體道，樂天知命。明其無可奈何，識其不由智力。逝而不召，來而不距，生而不喜，死而不懣。瑶臺夏屋，不能悦其神；土室編蓬，未足憂其慮。不充詘於富貴，不遑遑於所欲。豈有史公董相《不遇》之文乎？

劉勰《文心雕龍・體性》 夫情動而言形，理發而文見，蓋沿隱以至顯，因内而符外者也。然才有庸儁，氣有剛柔，學有淺深，習有雅鄭，並情性所鑠，陶染所凝，是以筆區雲譎，文苑波詭者矣。故辭理庸儁，莫能翻其才；風趣剛柔，寧或改其氣；事義淺深，未聞乖其學；體式雅鄭，鮮有反其習：各師成心，其異如面。若總其歸塗，則數窮八體：一曰典雅，二曰遠奥，三曰精約，四曰顯附，五曰繁縟，六曰壯麗，七曰新奇，八曰輕靡。【略】

若夫八體屢遷，功以學成，才力居中，肇自血氣；氣以實志，志以定言，吐納英華，莫非情性。是以賈生俊發，故文潔而體清；長卿傲誕，故理侈而辭溢；子雲沈寂，故志隱而味深；子政簡易，故趣昭而事博；孟堅雅懿，故裁密而思靡；平子淹通，故慮周而藻密；仲宣躁鋭，故穎而出才果；公幹氣褊，故言壯而情駭；嗣宗俶儻，故響逸而調遠；叔夜儁俠，故興高而采烈；安仁輕敏，故鋒發而韻流；士衡矜重，故情繁而辭隱：觸類以推，表裏必符。豈非自然之恆資，才氣之大略哉！

夫才有天資，學慎始習，斲梓染絲，功在初化，器成綵定，難可翻移。故童子雕琢，必先雅製，沿根討葉，思轉自圓，八體雖殊，會通合數，得其環中，則幅轄相成。故宜摹體以定習，因性以練才，文之司南，用此道也。

劉勰《文心雕龍・情采》 聖賢書辭，總稱文章，非采而何？夫水性虚而淪漪結，木體實而花萼振，文附質也。虎豹無文，則鞹同犬羊，犀兕有皮，而色資丹漆，質待文也。若乃綜述性靈，敷寫器象，鏤心鳥跡之中，織辭魚網之上，其爲彪炳，縟采名矣。故立文之道，其理有三：一曰形文，五色是也；二曰聲文，五音是也；三曰情文，五性是也。五色雜而成黼黻，五音比而成《韶》、《夏》，五情發而爲辭章，神理之數也。《孝經》垂典，喪言不文；故知君子常言未嘗質也。老子疾僞，故稱美言不信；而五千精妙，則非棄美矣。莊周云辯雕萬物，謂藻飾也。韓非云豔采辯説，謂綺麗也。綺麗以豔説，藻飾以辯雕，文辭之變，於斯極矣。研味李、老，則知文質附乎性情；詳覽《莊》、《韓》，則見華實過乎淫侈。若擇源於涇渭之流，按轡於邪正之路，亦可以馭文采矣。夫鉛黛所以飾容，而盼倩生於淑姿；文采所以飾言，而辯麗本於情性。故情者，文之經；辭者，理之緯；經正而後緯成，理定而後辭暢，此立文之本源也。

劉勰《文心雕龍・事類》 夫薑桂同地，辛在本性，文章由學，能在天資。才自内發，學以外成。有學飽而才餒，有才富而學貧。學貧者，迍邅於事義；才餒者，劬勞於辭情：此内外之殊分也。是以屬意立文，心與筆謀，才爲盟主，學爲輔佐，主佐合德，文采必霸，才學褊狹，雖美少功。

劉勰《文心雕龍・知音》 夫篇章雜沓，質文交加，知多偏好，人莫圓該。慷慨者逆聲而擊節，醞籍者見密而高蹈，浮慧者觀綺而躍心，愛奇者聞詭而驚聽。會己則嗟諷，異我則沮棄，各執一隅之解，欲擬萬端之變：所謂東向而望，不見西墻也。

凡操千曲而後曉聲，觀千劍而後識器；故圓照之象，務先博觀。閱喬岳以

形培塿，酌滄波以喻畎澮，無私於輕重，不偏於憎愛，然後能平理若衡，照辭如鏡矣。是以將閱文情，先標六觀：一觀位體，二觀置辭，三觀通變，四觀奇正，五觀事義，六觀宮商，斯術既形，則優劣見矣。

夫綴文者情動而辭發，觀文者披文以入情，沿波討源，雖幽必顯。世遠莫見其面，覘文輒見其心。豈成篇之足深，患識照之自淺耳。夫志在山水，琴表其情，況形之筆端，理將焉匿？故心之照理，譬目之照形，目瞭則形無不分，心敏則理無不達。然而俗監之迷者，深廢淺售，此莊周所以笑《折楊》，宋玉所以傷《白雪》也！昔屈平有言，文質疏內，衆不知余之異采，見異唯知音耳。揚雄自稱心好沈博絶麗之文，其事浮淺，亦可知矣。夫唯深識鑒奧，必歡然內懌，譬春臺之熙衆人，樂餌之止過客。蓋聞蘭爲國香，服媚彌芬；書亦國華，翫澤方美：知音君子，其垂意焉。

劉勰《文心雕龍・程器》　《周書》論士，方之梓材，蓋貴器用而兼文采也。是以樸斲成而丹臒施，垣墉立而雕杇附。而近代詞人，務華棄實，故魏文以爲古今文人之類不護細行，韋誕所評，又歷詆羣才，後人雷同，混之一貫，吁可悲矣！【略】

蓋人稟五材，修短殊用，自非上哲，難以求備。然將相以位隆特達，文士以職卑多誚，此江河所以騰湧，涓流所以寸折者也。名之抑揚，既其然矣；位之通塞，亦有以焉。蓋士之登庸，以成務爲用。魯之敬姜，婦人之聰明耳；然推其機綜，以方治國；安有丈夫學文，而不達於政事哉？彼揚馬之徒，有文無質，所以終乎下位也。昔庾元規才華清英，勳庸有聲，故文藝不稱，若非台岳，則正以文才也。文武之術，左右惟宜，郤穀敦書，故舉爲元帥，豈以好文而不練武哉？孫武《兵經》，辭如珠玉，豈以習武而不曉文也？

是以君子藏器，待時而動，發揮事業，固宜蓄素以弸中，散采以彪外，楩柟其質，豫章其幹；摛文必在緯軍國，負重必在任棟梁，窮則獨善以垂文，達則奉時以騁績：若此文人，應梓材之士矣。

劉勰《劉子・崇學》　至道無言，非立言無以明其理；大象無形，非立象無以測其奧。道象之妙，非言不津；津言之妙，非學不傳。未有不因學而鑒道，不假學以光身者也。

夫繭繰以爲絲，織爲縑紈，繢以黼黻，則王侯服之；人學爲禮儀，雕以文藻，而世人榮之。繭之不繰，則素絲蠹於筐篚；人之不學，則才智腐於心胸。海蚌未剖，則明珠不顯；崑竹未斷，則鳳音不彰；性情未鍊，則神明不發。譬諸金木，金性苞水，木性藏火，故鍊金則水出，鑽木而火生。人能務學，鑽鍊其性，則(木)(才)慧發矣。青出於藍，而青於藍，染使然也；冰生於水，而冷於水，寒使然也；鏡出於金，而明於金，瑩使然也；戎夷之子，生而同聲，長而異語，教使然也。山抱玉而草木潤焉，川貯珠而岸不枯焉，口納滋味而百節肥焉，心受典誥而五性通焉。故不登峻岑，不知天之高；不瞰深谷，不知地之厚；不游六藝，不知智之深。遠而光華者，(節)(飾)也；近而愈明者，學也。故吳幹質勁，非筈羽而不美；越劍性利，非淬礪而不銛；人性懷慧，非積學而不成。沿淺以及深，披闇而覩明，不可以傳聞稱，非得以汎濫善也。

夫還鄉者心務見家，不可以一步至也；慕學者情纏典素，不可以一讀能也。故爲山者，基於一簣之土，以成千丈之峭；鑿井者，起於三寸之坎，以就萬仞之深。靈珠如豆，不見其長，疊歲而大；(饒)(鐸)舌如指，不覺其損，累時而折。懸巖滴溜，終能穿石；規車牽索，卒至斷軸。水非石之鑽，繩非木之鋸，然而斷穿者，積漸之所成也。耳形完而聽不聞者，聾也；目形全而視不見者，盲也；人性美而不監道者，不學也。耳之初窒，目之始昧，必不恡百金逆醫千里，人不涉學，猶心之聾盲，不知遠祈明師以攻心術，性之蔽也。故宣尼臨沒，手不釋卷；仲舒垂卒，口不輟誦；有子惡卧，自碎其掌；蘇生患睡，親錐其股。以聖賢之性，猶好學無倦，矧庸人而可怠哉！

劉勰《劉子・和性》　夫歐冶鑄劍，太剛則折，太柔則卷。欲劍無折，必加其錫；欲劍無卷，必加其金。何者？金性剛而錫質柔，剛柔均平，則爲善矣。良工塗漆，緩則難晞，急則弗牢，均其緩急，使之調和，則爲美也。人之含性，有似於茲：剛者傷於嚴猛；柔者失於軟懦；緩者悔於後機；急者敗於憒促。故鑄劍者使金不至折，錫不及卷；製器者使緩而能晞，急而能牢；理性者使剛而不猛，柔而不懦，緩而不後機，急而不懷促，故能劍器兼善而性氣淳和也。

昔徐偃王軟而國滅，齊簡公懦而身亡，此性太柔之失也。晉陽處父以純剛取害，鄭子陽以嚴猛致斃，此性太剛之過也。楚子西寬而招敗，邾莊公懷而自禍，此性褊急之災也。西門豹性急，佩韋皮以自緩；董安于性緩，帶絲絃而自急。彼各能以一物所長，攻其所短。

故陰陽調，天地和(也)；剛柔均，人事和也。陰陽不和，則水旱失節；剛柔不均，則强弱乖政。水旱失節，則歲敗；强弱乖政，則身亡。是以智者寬而慄，

嚴而温，柔而毅，猛而仁。剛而濟其柔，柔抑其强，强弱相參，緩急相弼，以斯善性，未聞誤物而有悔悋者也。

劉勰《劉子・殊好》 累榭洞房，珠簾玉戺，人之所悦也，鳥入而憂；聳石巉巖，輪菌糾結，猨狖之所便也，人上而慄。五音六律，《咸池》、《簫韶》，人之所樂也，獸聞而振；懸瀨碧潭，瀾波洶湧，魚龍之所安也，人入而畏。飛餳甘煙，走貊美鐵，鴟日嗜蛇，人好蒭豢。鳥獸與人，受性既殊，形質亦異，所居隔絶，嗜好不同，未足怪也。

人之與獸，共稟二儀之氣，俱抱五常之性。雖賢愚異情，善惡殊行，至於目見日月，耳聞雷霆，近火覺熱，履(水)〔冰〕知寒，此之粗識，未宜有殊也。聲色芳味，各有正性；善惡之分，皎然自露。不可以皂爲白，以羽爲角，以苦爲甘，以臭爲香。然而嗜好有殊絶者，則偏其反矣；非可以類推，弗得以情測，顛倒好醜，良可怪也。

嬪顔玉理，盼視巧笑，衆目之所悦也；軒皇愛嫫母之醜貌，不易落英之麗容，陳侯悦敦洽之醜狀，弗賀陽文之婉姿。炮羔煎鴻，臛蠵臑熊，衆口之所嗛；文王嗜菖蒲之葅，不易龍肝之味。《陽春白雪》，《噭楚採菱》，衆耳之所樂也，而漢順聽山鳥之音，云勝絲竹之響；魏文侯好搥鑿之聲，不貴金石之和。鬱金玄(膽)〔憺〕，春蘭秋惠，衆鼻之所芳也，海人悦至臭之味，不愛芬馨之氣。若斯人者，皆性有所偏也。執其所好而與衆人相反，則倒白爲黑，變苦成甘，移角成羽，佩蔆蒜當薰，美醜無定形，愛憎無正分也。

王通《中説・禮樂》 繁師玄曰：「敢問稽古之利？」子曰：「執古以御，今之有乎？」子曰：「居近識遠，處今知古，惟學矣乎！」【略】

陳叔達謂子曰：「吾視夫子之道，何其早成也？」子曰：「通於道有志焉，又焉取乎早成耶？」叔達出，遇程元、竇威於塗，因言之。程元曰：「夫子之成也，吾儕慕道久矣，未嘗不充欲焉。游夫子之門者，未有問而不知，求而不給者也。《詩》云：『實獲我心。』蓋天啓之，非積學能致也。」

《全唐小説・獨異志下》 賈逵年五歲，姊抱聽鄰家讀書，及長，俱能通經籍。姊問曰：「吾未嘗教汝，何得致然？」答曰：「姊抱聽讀書，皆省之。」及成人，更博羣書。天下聞名，載粟帛受業，而家大富。時人以爲賈逵「舌耕」。

《新唐書・李綱傳》 李綱字文紀，觀州蓨人。【略】事隋爲太子洗馬。太子勇宴宫臣，左庶子唐令則奏琵琶，又歌《武媚娘曲》。綱曰：「令則官調護，乃自比倡優，進淫聲，惑視聽，誠使上聞之，豈不爲殿下累乎？臣請正其罪。」勇曰：「置之，我欲爲樂耳！」後勇廢，文帝切讓，官屬無敢對，綱獨曰：「陛下不素教，故太子至此。太子資中人，得賢者輔而善，得不肖導而惡，奈何歌舞鷹犬纖兒使日侍側？何特太子罪邪？」帝曰：「以汝爲洗馬，何不擇人？」綱曰：「臣非東宫得言者。」帝曰：「朕過矣！」擢尚書右丞。

《唐太宗集・論文編・金鏡》 夫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仲尼師於郯子，文王學於虢叔。聖人且猶如此，何況於凡人者乎！

吴兢《貞觀政要・政體》 顧謂徵曰：「玉雖有美質，在於石間，不值良工琢磨，與瓦礫不別。若遇良工，即爲萬代之寶。朕雖無美質，爲公所切磋，勞公約朕以仁義，弘朕以道德，使朕功業至此，公亦足爲良工爾。」

吴兢《貞觀政要・崇儒學》 太宗嘗謂中書令岑文本曰：「夫人雖稟定性，必須博學以成其道，亦猶蜃性含水，待月光而水垂；木性懷火，待燧動而焰發；人性含靈，待學成而爲美。是以蘇秦刺股，董生垂帷。不勤道藝，則其名不立。」文本對曰：「夫人性相近，情則遷移，必須以學飭情，以成其性。《禮》云『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所以古人勤於學問，謂之懿德。」

吴兢《貞觀政要・尊敬師傅》 貞觀六年，詔曰：「朕比尋討經史，明王聖帝，曷嘗無師傅哉？前所進令遂不覩三師之位，意將未可。何以然？黄帝學大顛，顓頊學録圖，堯學尹壽，舜學務成昭，禹學西王國，湯學威子伯，文王學子期，武王學虢叔。前代聖王，未遭此師，則功業不著乎天下，名譽不傳乎載籍。況朕接百王之末，智不同聖人，其無師傅，安可以臨兆民者哉？《詩》不云乎：『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夫不學，則不明古道，而能政致太平者未之有也！可即著令，置三師之位。」

貞觀八年，太宗謂侍臣曰：「上智之人，自無所染，但中智之人無恆，從教而變，況太子師保，古難其選。成王幼小，周、召爲保傅。左右皆賢，日聞雅訓，足以長仁益德，使爲聖君。秦之胡亥，用趙高作傅，教以刑法，及其嗣位，誅功臣，殺親族，酷暴不已，旋踵而亡。故知人之善惡誠由近習。朕今爲太子、諸王精選師傅，令其式瞻禮度，有所裨益。公等可訪正直忠信者，各舉三兩人。」

貞觀十一年，以禮部尚書王珪兼爲魏王師。太宗謂尚書左僕射房玄齡曰：「古來帝子，生於深宫，及其成人，無不驕逸，是以傾覆相踵，少能自濟。我今嚴教子弟，欲皆得安全。王珪我久驅使，甚知剛直，志存忠孝，選爲子師。卿宜語

泰，每對王珪，如見我面，宜加尊敬，不得懈怠。」珪亦以師道自處，時議善之也。【略】

貞觀十八年，高宗初立爲皇太子，尚未尊賢重道。太宗又嘗令太子居寢殿之側，絶不往東宫。散騎常侍劉洎上書曰：臣聞郊迎四方，孟侯所以成德；齒學三讓，元良由是作貞。斯皆屈主祀之尊，申下交之義。故得芻言咸薦，睿問旁通，不出軒庭，坐知天壤，率由兹道，永固鴻基者焉。至若生乎深宫之中，長乎婦人之手，未曾識憂懼，無由曉風雅。雖復神機不測，天縱生知，而開物成務，終由外奬。匪夫崇彼干簡，聽兹謡頌，何以辨章庶類，甄覈彝倫？歷考聖賢，咸資琢玉。是故周儲上哲，師望、奭而加裕；漢嗣深仁，引園、綺而昭德。原夫太子，宗祧是擊，善惡之際，興亡斯在，不勤于始，將悔于終。是以毘錯上書，令通政術；賈誼獻策，務知禮教。竊惟皇太子玉裕挺生，金聲夙振，明允篤誠之美，孝友仁義之方，皆挺自天姿，非勞審論。固以華夷仰德，翔泳希風矣。然則寢門視膳，已表於三朝；藝宫論道，宜弘於四術。雖富於春秋，飭躬有漸，實恐歲月易往，墮業興譏，取謫晏安，言從此始。臣以愚短，幸參侍從，思廣儲明，暫願聞徹，不敢曲陳故事，切請以聖德言之。

伏陛陛下誕叡膺圖，登庸歷試。多才多藝，道著於匡時，允文允武，功成於纂祀。萬方即叙，九圍清晏。尚且雖休勿休，日慎一日，求異聞於振古，勞睿思於當年。乙夜觀書，事高漢帝；馬上披卷，勤過魏王。陛下自勵如此，而令太子優游棄日，不習圖書，臣所以未論一也。加以暫屏機務，即寓雕蟲。紆寶思於天文，則長河韜映；摛玉華於仙札，則流霞成彩。固以錙銖萬代，冠冕百王，屈、宋不足以升堂，鍾、張何階於入室。陛下自好如此，而太子悠然静處，不尋篇翰，臣所以未論二也。陛下備該衆妙，獨秀寰中，猶晦天聰，俯詢凡識。聽朝之隙，引見羣官，降以温顔，訪以今古。故得朝廷是非，閭里好惡，凡有巨細，必關聞聽。陛下自行如此，而令太子久趨入侍，不接正人，臣所未論三也。陛下若謂無益，則何事勞神；若謂有成，則宜申貽厥。蔑而不急，未見其可。伏願俯推睿範，訓及儲君，授以良書，娱之嘉客。朝披經史，觀成敗於前踪；晚接賓游，訪得失於當代。間以書札，繼以篇章，則日聞所未聞，日見所未見。副德愈光，羣生之福也。

竊以良娣之選，遍於中國。仰惟聖旨，本求典内，冀防微，慎遠慮，臣下所知。暨乎徵簡人物，則與聘納相違，監撫二周，未近一士。愚謂内既如彼，外亦宜然者，恐招物議，謂陛下重内而輕外也。古之太子，問安而退，所以廣敬於君父；異宫而處，所以分别於嫌疑。今太子一侍天闈，動移旬朔，師傅已下，無由接見。假令供奉有隙，暫還東朝，拜謁既疏，且事俯仰，規諫之道，固所未暇。陛下不可以親教，宫寀無因以進言，雖有具寮，竟將何補？

伏願俯循前躅，稍抑下流，弘遠大之規，展師友之義。則離徽克茂，帝圖斯廣，凡在黎元，孰不慶賴。太子温良恭儉，聰明睿哲，含靈所悉，臣豈不知。而淺識勤勤，思效愚忠者，願滄溟益潤，日月增華也。

吴兢《貞觀政要・杜讒邪》 貞觀十年，太宗謂侍臣曰：「太子保傅，古難其選。成王幼小，以周、召爲保傅，左右皆賢，足以長仁，致理太平，稱爲聖主。及秦之胡亥，始皇所愛，趙高作傅，教以刑法。及其篡也，誅功臣，殺親戚，酷烈不已，旋踵亦亡。以此而言，人之善惡，誠由近習。朕弱冠交遊，惟柴紹、竇誕等，爲人既非三益，及朕居兹寶位，經理天下，雖不及堯、舜之明，庶免乎孫皓、高緯之暴。以此而言，復不由染，何也？」魏徵曰：「中人可與爲善，可與爲惡，然上智之人自無所染。陛下受命自天，平定寇亂，救萬民之命，理致升平，豈紹、誕之徒能累聖德？但經云：『放鄭聲，遠佞人。』近習之間，尤宜深慎。」太宗曰：「善。」

《全唐文》卷二三四劉憲《上東宫勸學啓》 臣以今月二十二日侍從外參，親奉令旨，令臣勾當所進書，隨了隨進。并語臣云：當令閒暇，正好讀書。臣自承殿下之好尚，私心歡喜，不能自勝。伏惟天縱神武，生知睿哲，誠時與理會，固無待勤求。然自古及今，皆重於學，至於光輝盛德，發揚令聞，安静身心，保寧家國，除此之外，更無以加。常人讀書，擬干爵禄，事須精熟，乃堪試練。殿下居副君之位，有絶世之才，豈假尋章摘句哉！蓋應略知大意而已，用功甚少，爲利極多。伏願克成美志，無棄暇日，上以慰至尊之心，下以答庶寮之望，幸甚幸甚。侍讀褚無量，經明行修，在朝罕匹，是以皇帝簡擇，令侍殿下，謂宜時蒙召問，而察其言。臣以愚劣，忝迹士端，區區之誠，莫不罄竭。謹啓。

《全唐文》卷九二六吴筠《神仙可學論》 《洪範》嚮用五福，其一曰壽。延命至於期頤，皇天猶以爲景福之最，況神仙度世，永無窮乎！然則長生大法，無等倫以儔擬。當代之人，忽而不尚者何哉？嘗試倫之。中智已下，逮乎民甿，與飛走肖翹同，其自生自死，昧識所求，不及聞道，則相與大笑之。中智已上，爲名教所檢，區區於三綱五常，不暇聞道。而若存若亡，能挺然竦身，不使恆情汩没，專以修煉爲切務者，千萬中或一人而已。又行之者密，得之者隱，故舉俗罕聞其

行。悲夫！

昔桑矯問於涓子曰：「自古有死，復云有仙，何如？」涓子曰：「兩有耳。夫言兩有則理無不存。理無不存，則神仙可學也。」嵇公言神仙以特受異氣，稟之自然，非積學之所能致。此未必盡其端矣。有不因修學而自致者，稟受異氣也。有必待學而後成者，功業充也。有學而不得者，初勤而中惰，誠不終也。此三者，各有其旨，不可以一貫推之。

人生天地中，殊於衆類明矣。感則應，激則通，所以耿恭援刀，平陸泉湧；李廣發矢，伏石飲羽。精誠在於斯須，土石應猶影嚮。況丹艱久著，真君不爲潛運乎！潛運則不死之階立致矣。

孰爲真君？則太上也。爲神明宗極，獨在於窈冥之先，高居紫微之上，陰騭兆庶。《詩》稱「上帝臨汝」，《書》曰「天鑒孔明」，福善禍淫不差毫末。而迷誤之子，焉測其源。日用不知，背本向末。故遠於仙道者有七焉，近於仙道亦有七焉。

當世之士，不能窺妙門，洞幽賾，雷同以泯滅爲真實，生成爲假幻。但所取者性，所遺者形，甘之死地，乃謂常理。殊不知乾坤爲《易》之韞，乾坤毀則無以見《易》；形氣爲性之府，形氣敗則性無所存。性無所存，則於我何有？此遠於仙道一也。

其次謂仙必有限，竟歸淪墜之弊。彼自昏於智察，則信其誣罔。詎知塊然之有，起自寥然之無。積虛而生神，神用而孕氣，氣凝而漸著，累著而成形，形立神居，乃爲人矣。故任其流遁則死，返其宗源則仙。所以招真以煉形，形清則合於氣。含道以鍊氣，氣清則合於神。體與道冥，謂之得道。道固無極，而仙豈有窮乎！舉世大迷，終於不悟。遠於仙道二也。

其次强以存亡爲一體，謬以道識爲悟真。云形體以敗散爲期，營魄以更生爲用，乃厭見有之質，謀將來之身。安知入造化之洪爐，任陰陽之鼓鑄，游魂遷革，別守他器，神歸異族，識昧先形。猶鳥化爲魚，魚化爲鳥，各從所適，兩不相通。形變尚莫之知，何況死而再造？誠可哀者而人不哀。遠於仙道三也。

其次以軒冕爲得意，功名爲不朽。悅色耽聲，豐衣厚味，自謂封殖爲長策，貽後昆爲遠圖。焉知盛必衰，高必危，得必喪，盈必虧。守此用爲深固，置清虛於度外，肯以恬智交養中和，率性通真爲意乎？此遠於仙道四也。

其次强盛之時，爲情愛所役；班白之後，有希生之志。雖修學始萌，而傷殘未補。靡蠲積習之性，空務皮膚之好。竊慕道之名，乖契真之實。不除死籍，未載玄籙。歲月荏苒，大期奄至，及將殂謝，而怨咎神明。遠於仙道五也。

其次聞大丹可以羽化，服食可以延年，遂汲汲於爐火，孜孜於草木。財屢空於八石，藥難效於三關。不知金液待訣於靈人，芝英必資於道氣。莫究其本，務之於末，竟無所就，謂古人欺我。遠於仙道六也。

其次身栖道流，心溺塵境，動違科禁，靜無修持。外邀清譽之名，内蓄奸回之計。而人乃可欺，神不可罔。遠於仙道七也。

其次性躭玄虛，情志嗜好。不求榮顯，每樂清閑。體氣至仁，含宏至静。栖真物表，超迹巖巒。想道結襟，以無爲爲事。近於仙道一也。

其次希高敦古，刻志尚行。知榮華爲浮寄，忽之而不顧；知聲色能伐性，捐之而不取。翦陰賊，樹陰德，懲忿窒慾。齊毀譽，處林嶺，修清真。近於仙道二也。

其次身居禄位之場，心游道德之府。以忠貞而奉上，以仁義而臨下。宏施博愛，内瑩清澈，外混囂塵，惡殺好生。近於仙道三也。

其次瀟灑華門，樂貧甘賤。抱經濟之器，泛然若虛；洞古今之學，曠然若無。爵之不從，禄之不受。確乎以方外爲尚，恬乎以攝生爲務。此近於仙道四也。

其次稟穎明之姿，懷秀拔之節。奮忘機之旅，當銳巧之師，所攻無敵，一戰而勝。然後静以安身，和以保神，精以致真。近於仙道五也。

其次追悔已往，洗心自新。雖失之於壯齒，冀收之於晚節。以功補過，過落而功全；以正易邪，邪亡而正在。轗軻不能移其操，喧嘩不能淪其慮。惟精惟微，積以成著。其近於仙道六也。

其次至孝至貞，至義至廉。按《真誥》之言，不待學修而自得。比干剖心而不死，惠風溺水以復生，伯夷、叔齊，曾參孝已，人見其没，道使之存。如此之流，咸入仙格。謂之隱景潛化，死而不亡，此例自然。近於仙道七也。

取此七近，放彼七遠，謂之拔陷區，出溺途，碎禍車，登福舉，始可與涉神仙之津矣。於是識元命之所在，知正氣之所由。虛凝淡漠怡其性，吐納屈伸和其體。高虛保定之，良藥匡輔之，使表裏兼濟，形神俱超。雖未得昇騰，吾必知揮翼丹霄之上矣。

夫道無形無爲，有情有性。故曰人能思道，道亦思人，道不負人，人無負道。

淵哉言乎！世情謂道體元虛，則貴無而賤有；人資器質，則取有而遺無。庸詎知有自無而生，無因有而明。有無混同，然後爲至。故空寂元寥，大道無象之象也；兩儀三辰，大道有象之象也。若但以虛極爲妙，不應以吐納元氣，流陰陽，生天地，運日月也。故有以無爲用，無以有爲資。是以覆載長存，仙聖不滅。故謂生者，天地之大德也。所以見宇宙之廣，萬物之殷，爲吾存也。若煙散灰滅，何異於天傾地淪，彼自昭昭，非我所有。故曰死者，天人荼毒之尤也。孰能褒大德，黜荼毒，拂衣絶塵，獨與道鄰，道豈遠乎哉？行斯至矣。

夫至虛韞寂，待感而靈，猶金石含響，待擊而鳴。故豁方寸以契虛，虛則靜；憑至靜以精感，感則通。通則宇宙泰定，天光發明，形性相資，未始有極。且人之稟形，模範天地，五臟六腑，百關四肢，皆神明所居，各有所主守。存之則有，廢之則無，有則生，無則死。故去其死，取其生。若乃諷太帝之金書，研洞真之玉章，集帝一於絳宮，列三光於紫房，嚥二曜之華景，登七元之靈綱。道備功全，則不必琅玕大還而高舉矣。此皆自凡而爲仙，自仙而入真。真與道合，謂之神人。神人能存能亡，能晦能光，出化機之表，入大漠之鄉。無心而元鑒，無翼而翱翔。嬉明霞之館，宴羽景之堂。歡齊浩劫而福無疆，壽同太虛而不可量。此道布在金簡，安可輕宣其奧密乎！受學之士，宜啓玉檢，以探其秘焉。

又儒墨所崇，忠孝慈仁，仙家所尚，則慶及王侯，福薦祖考，祚流子孫。其三者孰與爲大？嗚呼！古初不可得而詳之。羲、軒以來，廣成、赤松、令威、安期之徒，何代不有，遠則載於竹帛，近則接於見聞。古今得之者，皎皎如彼。神仙可學，炳炳如此。凡百君子，胡不勉哉！

《全唐文》卷四八二黎逢《人不學不知道賦》 君子之爲道也，敦《詩》、《書》，説《禮》、《樂》，俾其潤身而浴德，克己而志學。亦猶嘉肴在器，良玉抱璞。肴之知味，既因於嘗；玉之成功，必由於琢。物既肖旃，士亦宜然。知此道者，必勤學焉。若夫即其講肆，齒以胄筵，儒風是習，素業斯傳。以《三墳》、《五典》爲本，以《八索》、《九丘》爲先，存乎博奧，究其精研，漁獵乎六籍之内，牢籠乎百氏之前。得用而行，將陳力於休明之代；自彊不息，必苦節於少壯之年。於是慎擇其師，審取其友，師之嚴則尊敬而靡懈，友之直則切磋而可久。志有所立，言無所苟，講道德必探其本原，進禮樂必盡其先後。故業就而青紫可拾，器成而瑚璉自負。

《柳宗元集》卷二四《送表弟吕讓將仕進序》 吾觀古豪賢士，能知生人艱饑羸寒，蒙難抵暴，捽抑無告，以吁而憐者，皆飽窮厄，恆孤危，詘詘忡忡，東西南北無所歸，然後至于此也。今有吕氏子名讓，生而食肉，厭粱稻，欺紈穀，幼專靖，不好遊，不踐郊牧坰野，不目小民農夫耕築之倦苦，不耳呼怨，而獨粹然憐天下之窮甿，坐而言，未嘗不至焉。此孰告之而孰示之耶？積於中，得於誠，往而復，咸在其内者也。彼告而後知，示而後哀，由外以鑠己，因物以激志者也。中之積，誠之得，其爲賢也莫尚焉。吕氏子得賢人之上資，增以嗜儒書，多文辭，上下今古，左程右準，以爲直道，其於遠且大，若稼而穀，圃而蔬，不丐買而有也。

今來言曰：「道不可特出，功不可徒成，必由仕以登，假辭以通，然後及乎物也。吾將通其辭，干於仕，庶施吾道，願一決其可不可於子，何如？」

余曰：「志存焉，學不至焉，不可也。學存焉，辭不至焉，不可也。辭存焉，時不至焉，不可也。今以子之志，且學而文之，又當主上興太平，賢士大夫爲宰相卿士，吾子以其道從容以行，由於下，達於上，旁施其事業，若健者之升梯，舉足愈高，人愈仰之耳。道不誤矣，勤而不忘，斯可也；怠而忘，斯不可也。捨是，吾無以爲決。子其行焉。」

韓愈《昌黎先生文集》卷一一《原性》 性也者，與生俱生也；情也者，接於物而生也。性之品有三，而其所以爲性者五，情之品有三，而其所以爲情者七。曰：「何也？」曰：「性之品有上中下三。上焉者，善焉而已矣；中焉者，可導而上下也；下焉者，惡焉而已矣。其所以爲性者五，曰仁、曰禮、曰信、曰義、曰智。上焉者之於五也，主於一而行於四；中焉者之於五也，一不少有焉，則少反焉，其於四也混；下焉者之於五也，反於一而悖於四。性之於情視其品。情之品有上中下三，其所以爲情者七，曰喜、曰怒、曰哀、曰懼、曰愛、曰惡、曰欲。上焉者之於七也，動而處其中；中焉者之於七也，有所甚，有所亡，然而求合其中者也；下焉者之於七也，亡與甚直情而行者也。情之於性視其品。

孟子之言性曰：「人之性善。」荀子之言性曰：「人之性惡。」揚子之言性曰：「人之性善惡混。」夫始善而進惡，與始惡而進善，與始也混而今也善惡，皆舉其中而遺其上下者也，得其一而失其二者也。叔魚之生也，其母視之知其必以賄死；楊食我之生也，叔向之母聞其號也，知必滅其宗；越椒之生也，子文以爲大戚，知若敖氏之鬼不食也；人之性果善乎？后稷之生也，其母無災，其始匍匐也，則岐岐然、嶷嶷然；文王之在母也，母不憂，既生也，傅不勤，既學也，師不煩，人之性果惡乎？堯之朱，舜之均，文王之管、蔡，習非不善也，而卒爲奸；瞽

叟之舜，鯀之禹，習非不惡也，而卒爲聖人，人之性善惡果混乎？故曰：「三子之言性也，舉其中而遺其上下者也，得其一而失其二者也。」

曰：「然則性之上下者，其終不可移乎？」曰：「上之性就學而愈明，下之性畏威而寡罪，是故上者可教，而下者可制也；其品則孔子謂不移也。」曰：「今之言性者異於此何也？」曰：「今之言者，雜佛、老而言也，雜佛、老而言也者，奚言而不異！」

韓愈《昌黎先生文集》卷一一《雜説馬》 世有伯樂，然後有千里馬；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故雖有名馬，秖辱於奴隸人之手，駢死於槽櫪之間，不以千里稱也。馬之千里者，一食或盡粟一石；食馬者不知其能千里而食也。是馬也，雖有千里之能，食不飽，力不足，才美不外見；且欲與常馬等不可得，安求其能千里也。

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盡其材，鳴之而不能通其意，執策而臨之曰：「天下無馬。」嗚呼！其真無馬邪？其真不知馬也！

韓愈《昌黎先生文集》卷一二《師説》 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無惑？惑而不從師，其爲惑也終不解矣。

韓愈《昌黎先生文集》卷二〇《送浮屠文暢師序》 民之初生，固若禽獸夷狄然；聖人者立，然後知宫居而粒食，親親而尊尊，生者養而死者藏。是故道莫大乎仁義，教莫正乎禮樂刑政。施之於天下，萬物得其宜；措之於其躬，體安而氣平。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文、武以是傳之周公、孔子；書之於册，中國之人世守之。今浮屠者，孰爲而孰傳之邪？夫鳥俛而啄，仰而四顧；夫獸深居而簡出：懼物之爲己害也，猶且不脱焉。弱之肉，彊之食；今吾與文暢安居而暇食，優游以生死，與禽獸異者，寧可不知其所自邪？

夫不知者，非其人之罪也；知而不爲者，惑也；悦乎故不能即乎新者，弱也；知而不以告人者，不仁也；告而不以實者，不信也。余既重柳請，又嘉浮屠能喜文辭，於是乎言。

李翺《李文公集》卷二《復性書上》 人之所以爲聖人者，性也；人之所以惑其性者，情也。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皆情之所爲也。情既昏，性斯匿矣。非性之過也，七者循環而交來，故性不能充也。水之渾也，其流不清；火之烟也，其光不明：非水火清明之過。沙不渾，流斯清矣，烟不鬱，光斯明矣。情不作，性斯充矣。

性與情不相無也。雖然，無性則情無所生矣。是情由性而生。情不自情，因性而情；性不自性，由情以明。性者，天之命也，聖人得之而不惑者也。情者，性之動也，百姓溺之而不能知其本者也。聖人者，豈其無情邪？聖人者，寂然不動，不往而到，不言而神，不耀而光，制作參乎天地，變化合乎陰陽；雖有情也，未嘗有情也。然則百姓者，豈其無性者邪？百姓之性，與聖人之性弗差也。雖然，情之所昏，交相攻伐，未始有窮，故雖終身而不自覩其性焉。火之潛于山石林木之中，非不火也。江、河、淮、濟之未流，而潛于山，非不泉也。石不敲，木不磨，則不能燒其山林而燥萬物，泉之源弗疏，則不能爲江爲河，爲淮爲濟，東匯大壑，浩浩蕩蕩，爲弗測之深。情之動弗息，則不能復其性而燭天地，爲不極之明。

故聖人者，人之先覺者也。覺則明，否則惑，惑則昏。明與昏，謂之不同，明與昏，性本無有，則同與不同，二者離矣。夫明者，所以對昏，昏既滅，則明亦不立矣。是故，誠者，聖人性之也；寂然不動，廣大清明，照乎天地，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行止語默無不處於極也。復其性者，賢人循之而不已者也，不已，則能歸其源矣。《易》曰：「夫聖人者，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此非自外得者也，能盡其性而已矣。子思曰：「唯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唯天下至誠爲能化。」

聖人知人之性皆善，可以循之不息，而至於聖也。故制禮以節之，作樂以和之。安於和樂，樂之本也；動而中禮，禮之本也。故在車則聞鸞和之聲，行步則聞珮玉之音，無故不廢琴瑟，視聽言行循禮而動。所以教人忘嗜欲而歸性命之道也。道者，至誠也，誠而不息則虚，虚而不息則明，明而不息則照天地而無遺。非他也，此盡性命之道也。哀哉！人皆可以及乎此，莫之止而不爲也，不亦惑邪？

昔者，聖人以之傳于顔子，顔子得之，拳拳不失，不遠而復，其心三月不違仁。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其所以未到於聖人者，一息耳，非力不能也，短命而死故也。其餘升堂者，蓋皆傳也。一氣之所養，一雨之所膏，而得之者各

有淺深，不必均也。子路之死也，石乞、孟黶以戈擊之，斷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由也，非好勇而無懼也，其心寂然不動故也。曾子之死也，曰：「吾何求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此正性命之言也。子思，仲尼之孫，得其祖之道，述《中庸》四十七篇，以傳于孟軻。軻曰：「我四十不動心。」軻之門人，達者公孫丑、萬章之徒，蓋傳之矣。遭秦滅書，《中庸》之不焚者一篇存焉。於是此道廢缺，其教授者唯節行、文章、章句、威儀、擊劍之術相師焉。性命之源，則吾弗能知其所傳矣。道之極于剥也必復，吾豈復之時邪？

吾自六歲讀書，但爲詞句之學，志於道者四年矣，與人言之，未嘗有是我者也。南觀濤江，入於越，而吴郡陸儇存焉。與之言之。陸儇曰：「子之言，尼父之心也。東方如有聖人焉，不出乎此也，南方如有聖人焉，亦不出乎此也。惟子行之，不息而已矣。」嗚呼！性命之書雖存，學者莫能明，是故，皆入於莊、列、老、釋。不知者謂夫子之徒不足以窮性命之道，信之者皆是也。有問於我，我以吾之所知而傳焉，遂書于書，以開誠明之源，而缺絶廢棄不揚之道，幾可以傳于時，命曰《復性書》，以理其心，以傳乎其人。烏戲！夫子復生，不廢吾言矣。

李翺《李文公集》卷二《復性書中》　或問曰：人之昏也久矣，將復其性者，必有漸也，敢問其方。曰：弗慮弗思，情則不生；情既不生，乃爲正思。正思者，無慮無思也。《易》曰：「天下何思何慮。」又曰：「閑邪存其誠。」《詩》曰：「思無邪。」曰：「已矣乎？」曰：「未也。」此齋戒其心者也；猶未離於静焉。有静必有動，有動必有静。動静不息，是乃情也。《易》曰：「吉凶悔吝，生於動者也。」焉能復其性邪？曰：如之何？曰：方静之時，知心無思者，是齋戒也。知本無有思，動静皆離，寂然不動者，是至誠也。《中庸》曰：「誠則明矣。」《易》曰：「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問曰：不慮不思之時，物格於外，情應於内，如之何而可止也？以情止情，其可乎？曰：情者，性之邪也。知其爲邪，邪本無有，心寂不動，邪思自息。惟性明照，邪何所生？如以情止情，是乃大情也；情互相止，其有已乎？《易》曰：「顔氏之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易》曰：「不遠復，無祗悔，元吉。」

問曰：本無有思，動静皆離。然則聲之來也，其不聞乎？物之形也，其不見乎？曰：不覩不聞，是非人也。視聽昭昭而不起於見聞者，斯可矣。無不知也，無弗爲也，其心寂然，光照天地，是誠之明矣。《大學》曰：「致知在格物。」《易》曰：「易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曰：敢問「致知在格物」何謂也？曰：物者，萬物也。格者，來也，至也。物至之時，其心昭昭然，明辨焉，而不應於物者，是致知也，是知之至也。知至故意誠，意誠故心正，心正故身修，身修而家齊，家齊而國理，國理而天下平，此所以能參天地者也。《易》曰：「與天地相似，故不違，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旁行而不流，樂天知命，故不憂。安土敦乎仁，故能愛。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故神無方而易無體。一陰一陽之謂道。」此之謂也。

曰：生爲我説《中庸》。曰：不出乎前矣。曰：我未明也。敢問何謂「天命之謂性」？曰：「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性者，天之命也。「率性之謂道」，何謂也？曰：率，循也。循其源而反其性者，道也。道也者，至誠也。至誠者，天之道也。誠者，定也，不動也。「修道之謂教」，何謂也？曰：「誠之者，人之道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修是道而歸其本者，明也。教也者，則可以教天下矣。顔子其人也。「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説者曰：其心不可須臾動焉故也，動則遠矣，非道也。變化無方，未始離於不動故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覩，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説者曰：不覩之覩，見莫大焉；不聞之聞，聞莫甚焉。其心一動，是不覩之覩，不聞之聞也，其復之也遠矣，故君子慎其獨。慎其獨者，守其中也。

問曰：昔之註解《中庸》者，與生之言皆不同，何也？曰：彼以事解者也，我以心通者也。曰：彼亦通於心乎？曰：吾不知也。曰：如生之言，修之一日，則可以至於聖人乎？曰：十年擾之，一日止之，而求至焉，是孟子所謂以杯水而救一車薪之火也甚哉！止而不息必誠，誠而不息必明，明與誠，終歲不違，則能終身矣。「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則可以希於至矣。故《中庸》曰：「至誠無息，不息則久，久則徵，徵則悠遠，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高明。博厚所以載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無疆。如此者，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爲而成。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

問曰：凡人之性，猶聖人之性歟？曰：桀、紂之性猶堯、舜之性也。其所以不覩其性者，嗜慾好惡之所昏也，非性之罪也。曰：爲不善者，非性邪？曰：非也。乃情所爲也。情有善有不善，而性無不善焉。孟子曰：「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夫水，搏而躍之，可使過顙；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豈水之性哉？」其所以導引之者然也。人之性皆善，其不善亦猶是也。問曰：堯、舜豈不有情

邪？曰：聖人至誠而已矣。堯、舜之舉十六相，非喜也；流共工，放驩兜，殛鯀，竄三苗，非怒也；中於節而已矣。其所以皆中節者，設教於天下故也。《易》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爲乎！」《中庸》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易》曰：「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惟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聖人之謂也。

問曰：人之性，猶聖人之性，嗜欲愛憎之心，何因而生也？曰：情者，妄也，邪也。邪與妄則無所因矣。妄情滅息，本性清明，周流六虛，所以謂之能復其性也。《易》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論語》曰：「朝聞道，夕死可矣。」能正性命故也。

問曰：情之所昏，性即滅矣，何以謂之猶聖人之性也？曰：水之性情澈，其渾之者沙泥也。方其渾也，性豈遂無有邪？久而不動，沙泥自沉，清明之性，鑒於天地，非自外來也。故其渾也，性本弗失，及其復也，性亦不生。人之性亦猶水也。

問曰：人之性，本皆善，而邪情昏焉。敢問聖人之性，將復爲嗜欲所渾乎？曰：不復渾矣。情本邪也，妄也，邪妄無因，人不能復。聖人既復其性矣，知情之爲邪，邪既爲明所覺矣，覺則無邪，邪何由生也？伊尹曰：「天之道，以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者也。予將以此道覺此民也，非予覺之而誰也。」如將復爲嗜欲所渾，是尚不自覺者也，而況能覺後人乎！

曰：敢問：死何所之耶？曰：聖人之所不明書于策者也。《易》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説。精氣爲物，游魂爲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斯盡之矣。子曰：「未知生，焉知死？」然則原其始而反其終，則可以盡其生之道；生之道既盡，則死之説不學而自通矣。此非所急也。子修之不息，其自知之，吾不可以章章然言且書矣。

李翺《李文公集》卷二《復性書下》 晝而作，夕而休者，凡人也。作乎作者，與萬物皆作；休乎休者，與萬物皆休。吾則不類於凡人，晝無所作，夕無所休。作非吾作也，作有物；休非吾休也，休有物。作耶，休耶？二者離而不存。予之所存者，終不亡且離也。人之不力於道者，昏不思也。天地之間，萬物生焉。人之於萬物，一物也。其所以異於禽獸蟲魚者，豈非道德之性乎哉？受一氣而成其形，一爲物而一爲人，得之甚難也。生乎世，而又非深長之年也，以非深長之年，行甚難得之身，而不專專於大道，肆其心之所爲，則其所以自異於禽獸蟲魚者，亡幾矣。昏而不思，其昏也終不明矣。吾之生二十有九年矣。思十九年時，如朝日也，思九年時，亦如朝日也。人之受命，其長者不過七十、八十、九十，百年者則稀矣。當百年之時，而視乎九年時也，與吾此日之思于前也，遠近其能大相懸耶？其又能遠於朝日之時耶？然則人之生也，雖享百年，若雷電之驚相激也，若風之飄而旋也，可知耳矣。況千百人而無一及百年者哉！故吾之終日志於道德，猶懼未及也。彼肆其心之所爲者，獨何人耶？

李翺《李文公集》卷四《學可進》 百骸之中有心焉，與聖人無異也。囂然不復其性，惑矣哉！道其心弗可以庶幾於聖人者，自棄其性者也，終亦亡矣。茫茫乎，其將何所如？冉求非不足乎力者也，畫而止，進而不止者，顏子哉。噫！顏子短命，故未到乎仲尼也。潢汙之停不流也，決不到海矣，河出崑崙之山，其流徐徐，行而不休，終入于大海，吾惡知其異於淵之自出者邪！

歐陽詹《歐陽行周文集》卷六《自明誠論》 自性達物曰誠，自學達誠曰明。上聖述誠以啓明，其次自明以得誠。苟非將聖，未有不由明而致誠者。文武周孔，自性而誠者也。無其性，不可而及矣。顏子游夏，得誠自用者也。有其明，可得而至焉。從古而還，自明而誠者，衆矣。尹喜自明誠而長生，孫弘自明誠而爲卿，張子房自明誠而輔劉，公孫鞅自明誠而佐嬴，明之於誠，猶玉待琢，器用於是乎成。故曰：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器者，隱於不琢，而見於琢者也。誠者，隱於不明，而見乎明者也。無有琢玉而不成器，用明而不至誠焉。嗚呼！既明且誠，施之身，可以正百行而通神明；處之家，可以事父母而親兄弟；游於鄉，可以睦閭里而寧訟爭；行於國，可以輯羣臣而子黎甿。立於朝，可以上下序；泸於天下，可以教化平。明之於誠，所恨不誠也。苟誠也，蹈水火其罔害，彌天地而必答，豈止君臣鄉黨之間乎！父子兄弟之際乎！大哉！明誠也。凡百君子，有明也何不急夫誠。先師有言曰：生而知之者上，所謂自性而誠者也。又曰：學而知之者次，所謂自明而誠者也。且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夫然則自明而誠可致也。苟致之也，與自性而誠，異派而同流矣，知之者知之。

皇甫湜《皇甫持正文集》卷二《孟荀言性論》 孟子曰：人之性善。荀卿曰：其善者僞也。是於聖人皆一偏之論也。推而言之，性之品有三，下愚、中人、上智是也。聖人言性之品，亦有三，可上、可下、不移是也。

黄帝生而神靈，幼而徇齊；文王在母不憂，在師不煩；后稷不坼不副，克岐

克嶷，之謂上智矣。齊桓公以管仲輔之則理，以易牙輔之則亂；子夏出見紛華而悅，入聞仁義而樂，之謂中人矣。越椒之生，熊虎之狀，叔魚之生，溪壑之心，謂下愚矣。是故有生而惡者，得稱性善乎哉？有生而善者，得稱性惡乎哉？故曰：孟子、荀卿之言，其於聖人皆一偏之說也。

窮理盡性，唯聖人能之，宜乎微言絶而異端作，大義乖而一偏之說行。孟子大儒也，荀卿亦大儒也，是豈特開異門故持曲辨哉！蓋思有所未至，明有所不周耳。

即二子之說，原其始而要其終，其於輔教化尊仁義，亦殊趍而一致，異派而同源也。何以明之？孟子以惻隱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性之生善，由水之趍下，物誘於外，情動於中，然後惡之焉。是勸人汰心源，返天理者也。荀卿曰：人之生，不知尊親，長習於教，然後知焉。人之幼，不知禮讓，長習於教，然後知焉。是勸人黜嗜慾求良善也。一則舉本以推末，一則自葉而流根，故曰：二子之說，殊趍而一致，異派而同源也。

雖然，孟子之心，以人之性皆如堯舜，未至者斯勉矣。荀卿之言，以人之性皆如桀跖，則不及者斯怠矣。《書》曰：「惟人最靈。」《記》曰：「人生而靜，感於物而動。」則軻之言合經爲多，益故爲尤乎！

《元稹集》卷二九《論教本書》　臣伏見陛下降明詔，修廢學，增胄子，選司成。大哉堯之爲君，伯夷典禮，夔教胄子之深旨也。然而事有萬萬急於此者，敢冒昧殊死而言之。

臣聞諸賈生曰：「三代之君仁且久者，教之然也。」誠哉是言！且夫周成王，人之中才也，近管、蔡則讒入，有周、召則義聞，豈可謂天聰明哉？然而克終於道者，得不謂教之然耶？始其爲太子也，未生胎教，既生保教。太公爲之師，周公爲之傅，召公爲之保，伯禽、唐叔與之游，《禮》、《樂》、《詩》、《書》爲之習。目不得閱淫豔妖誘之色，耳不得聞優笑淩亂之聲，口不得習操斷擊搏之書，居不得近容順陰邪之黨，游不得恣追禽逐獸之樂，玩不得有遐異僻絶之珍。凡此數者，非謂備之於前而不爲也，亦將不得見而爲之矣。及其長而爲君也，血氣既定，游習既成，雖有放心快己之事日陳於前，固不能奪已成之習、已定之心矣。則彼忠直道德之言，固吾之所習聞也，陳之者有以論焉。回佞庸違之說，固吾之所積懼也，諂之者有以辨焉。人之情，莫不欲耀其所能而黨其所近，苟將得志，則必快其所蘊矣。物之性亦然。是以魚得水而游，馬逸駕而走，鳥乘風而翔，火得薪而熾，此皆物之快其所蘊也。今夫成王，所蘊道德也，所近聖賢也。是以舉其近，則周公左而召公右，伯禽魯而太公齊；快其蘊，則興禮樂而朝諸侯，措刑罰而美教化。教之至也，可不謂信然哉！

及夫秦則不然。滅先王之學，曰將以愚天下；黜師保之位，曰將以明君臣。胡亥之生也，《詩》、《書》不得聞，聖賢不得近。彼趙高者，詐宦之戮人也，而傅之以殘忍戕賊之術，且日恣睢盱天下以爲貴，莫見其面以爲尊，是以天下之人未盡愚，而胡亥固已不能分獸畜矣。趙高之威懾天下，而胡亥固已自幽於深宮矣。李斯者，秦之寵丞相也，因讒冤死，無以自明，而況於疏遠之臣庶乎？苦此，則秦之亡有以致之也。

漢高承之以兵革，漢文守之以廉謹，卒不能蘇復大訓，是以景、武、昭、宣，天資甚美，才可以免禍亂，哀、平之間，則不能虞篡弒矣。然而惠帝廢易之際，猶賴羽翼以勝其邪心，是後有國之君，議教化者，莫不以興廉舉孝、設學崇儒爲意。曾不知教化之不行自貴者始，略其貴者，教其賤者，無乃鄰於倒置乎？洎我太宗文皇帝之在藩邸，以至於爲太子也，選知道德者十八人與之游習；即位之後，雖宴游飲食之間，若十八人者，實在其中，上失無不言，下情無不達，不四三年而名高盛古，豈一日二日而致是乎？游習之漸也。貞觀已還，師傅之官皆宰相兼領，其餘宮寮，選亦甚重。馬周以官高，恨不得爲司議郎，此其驗也。文皇之後，漸疏賤之。至於武后臨朝，剪棄王族，當中、睿二聖危雖之際，雖有骨鯁敢言之士，既不得在調護保安之職，終不能措扶衛之一詞，而令近胡安金藏剖腹以明之，豈不大哀哉？兵興以來，茲弊尤甚，師資保傅之官，非疾廢毷曛不任事者爲之，即休戎罷帥不知書者處之。至於友論贊議之徒，疏冗散賤之甚者，搢紳恥由之。夫以匹夫之愛其子者，猶求明哲慈惠之師以教之，直諒多聞之友以成之，豈天下之元子，而可以疾廢毷曛不知書者爲之師，疏冗散賤不適用者爲之友乎？此何足反居上之甚也！

近制，宮寮之外，往往以沉滯僻老之儒，充侍書侍讀之選，而又疏棄斥遠之，越月逾時不得召見，彼又安能傅成道德而保養其躬哉？臣以爲積此弊者，豈不以皇天眷祐，祚我唐德，以舜繼舜，以堯繼堯，傅陛下十一聖矣。莫不生而神明，長而仁聖，以是爲屑屑習儀者，故不之省耳。臣獨以爲於列聖之謀則可也，計無窮傳後嗣則不可。脱或萬代之後，有若周成王中才者，而又生於深宮優笑之間，無周、召保助之教，則將不能知喜怒哀樂之所自矣，況稼穡之艱難乎？

今陛下以上聖之資，肇臨海内，是天下之人傾耳注目之日也。特願陛下思

成王訓導之功，念文皇游習之漸，選重師保，慎簡宮寮，皆用博厚弘深之儒，而又練達機務者爲之。更進迭見，日就月將。因令皇太子洎諸王，定齒胄講業之儀，行嚴師問道之禮，至德要道以成之，撤膳記過以警之。血氣未定，則輟禽色之娛以就學；聖質既備，則資游習之善以弘德。此所謂一人元良，萬國以貞之化也。豈直修廢學，選司成，而足倫匹其盛哉？而又俾則百王，莫不幼同師，長同術，識君道之素定，知天倫之自然，然後選用賢良，樹爲藩屏。出則有晉、鄭、魯、衛之盛，入則有東牟、朱虛之强，蓋所謂宗子維城、犬牙盤石之勢，又豈與夫魏、晉以降，囚賊其兄弟而自剪其本枝者同年而語乎？微臣竊不自揆，思爲陛下建永永無窮之長算，輒敢冒昧殊死而言之。

《白居易集》卷三八《省試性習相遠近賦》 噫！下自人，上達君，德以慎立，而性由習分。習則生常，將俾夫善惡區別；慎之在始，必辯乎是非糾紛。原夫性相近者，豈不以有教無類，其歸於一揆？習相遠者，豈不以殊途異致，乃差於千里？昏明波注，導爲愚智之源；邪正岐分，開成理亂之軌。安得不稽其本，謀其始，觀所恆，察所以？考成敗而取捨，審臧否而行止。俾流遁者，反迷塗於騷人，積習者，遵要道於君子。且夫德莫德於老氏，乃曰道是從矣；聖莫聖於宣尼，亦曰非生知之。則知德在脩身，將見素而抱樸；聖由志學，必切問而近思。在乎積藝業於黍累，慎言行於毫釐。故得其門，志彌篤兮，性彌近矣。由其徑，習愈精兮，道愈遠，而其旨可顯，其義可舉。勿謂習之近，徇迹而相背重阻；勿謂性之遠，反真而相去幾許。亦猶一源派別，隨混澄而或濁或清；一氣脈分，任吹煦而爲寒爲暑。是以君子稽古於時習之初，辯惑於成性之所。然則性者中之和，習者外之徇。中和思於馴致，外徇戒於妄進。非所習而習，則性傷；得所習而習，則性順。故聖與狂，由乎念與罔念；福與禍，在乎慎與不慎。慎之義，莫匪乎率道爲本，見善而遷。觀烱誡於既往，審進退於未然。故得之則至性大同，若水濟水也；失之則衆心不等，猶面如面焉。誠哉！性習之説，吾將以爲教先。

杜牧《樊川文集》卷三《三子言性辯》 孟子言人性善，荀子言人性惡，楊子言人性善惡混。曰喜、曰哀、曰懼、曰惡、曰欲、曰愛、曰怒，夫七者情也，情出於性也。夫七情中，愛、怒二者，生而能自。是二者性之根，惡之端也。乳兒見乳，必拏求，不得即啼，是愛與怒與兒俱生也，夫豈知其五者焉。既壯，而五者隨而生焉。或有或亡，或厚或薄，至於愛、怒，曾不須臾與乳兒相離，而至於壯也。君子之性，愛怒淡然，不出於道。中人可以上下者，有愛拘於禮，有怒懼於法。世有禮法，其有踰者，不敢恣其情；世無禮法，亦隨而熾焉。至于小人，雖有禮法，而不能制，愛則求之，求不得即怒，怒則亂。故曰愛、怒者，性之本，惡之端，與乳兒俱生，相隨而至於壯也。凡言性情之善者，多引舜、禹；言不善者，多引丹朱、商均。夫舜、禹二君子，生人已來，如二君子者凡有幾人？不可引以爲喻。丹朱、商均爲舜、禹子，夫生於堯、舜之世，被其化，皆爲善人，況生於其室，親爲父子，蒸不能潤，灼不能熱，是其惡與堯、舜之善等耳。天止一日月耳，言光明者，豈可引以爲喻。人之品類，可與上下者衆，可與上下之性，愛怒居多。愛怒者，惡之端也。荀言人之性惡，比於二子，荀得多矣。

林慎思《伸蒙子》卷上《演喻》 干禄先生曰：「子謂今民易化，何唐堯獨彰于古邪？」伸蒙子曰：「吾所謂古民難化，性猶土也，土不移，移則墝埆生矣。今民易化，性猶水也，水可導，導則源清矣。是以古之民雖唐堯在上，終不能化頑闇使有知，今之民有堯之化，孰有頑闇之難化乎？故曰：今民易化也。」

林慎思《伸蒙子》卷下《明性》 韶夏之聲，人非不知可敬而不能嗜也。鄭衛之聲，人非不知可去而不能捨也。何哉？可敬者禮節也，禮則難行，故人不能嗜矣。可去者非禮也，非禮易惑，故人不能捨矣。是以演先王之教不得人之樂者，教難行也。吐倡優之辭皆得人之喜者，辭易惑也。惡有聖徒能乘其心者後易惑而難行哉？

皮日休《皮子文藪》卷九《鹿門隱書》 或曰：「孟子云：『予何人也？舜何人也？』是聖人皆可修而至乎？」曰：「聖人，天也，非修而至者也。夫知道，然後能修。能修，然後能聖。且堯爲唐侯，二十而德盛；舜爲鰥民，二十以孝聞。焉在乎修哉？后稷之戲，必以藝殖；仲尼之戲，必以俎豆。焉在乎修哉？蓋修而至者，顔子也、孟軻也。若聖人者，天資也，非修而至也。」

《全宋文》卷一一六柳開《上王學士第三書》 夫生而知其道，天之性也；學而得其道，師之功也。江河流而不止，浩浩焉。鑿地而穿池，汲水以增之，力竭則涸而虛矣。内以豐于外，有餘也；外以資于内，不足也。天之性，有餘乎；師之功，不足乎。知之，其上也；得之，其次也。道也者，總名之謂也。衆人則教矣，賢人則舉矣，聖人則通矣。秉燭以居暗，見不逾于十步；捨而視于月之光，邇可分，遠不可窮；及乎日出之朝，宇宙之間，無不洞然矣。衆人，燭也；賢人，月也；聖人，日也。指而授之，曰諾矣，命之南，昧其東西與北焉，衆人也。斯其爲原，曰達于末矣，賢人也。聖人則異于是，通能變，變能復。通之所以開，復之

所以闔。開闔也者，經三才而極萬物也，運之于心，而符于道矣。善射者，亡其器，則的雖存，而莫能取于中。弓與矢，其射之器也歟，習必以良，調必以勁，則發而無失矣。聖人之于道也，有是乎。其器存，則見其聖人也；其器亡，則雖聖而莫識。仁義禮知信，道之器也。用之，可以達天下；捨之，不能濟諸身。用不捨，惟聖人能之。仁者，心之親也；義者，事之制也；禮者，貌之體也；知者，神之至也；信者，誠之盡也。親則不離，制則有度，體則無亂，至則莫闕，盡則可得。故以之于己無不周，以之于物無不歸。張而廣之，所以見其時之情也。肆其寶，賈而售者，必以大價市取利，不大則不授矣。聖人之于人，利之無大小，不價而咸授焉。仁義禮知信，寶也，來者與之，違者拒之。順，于夷若華；背，于父子兄弟亦不能保其心。故聖人通之以盡其奧，變之以極其妙，復之以全其道。賢人得之者幾，衆人得之者不達于一。執經而問焉，句分而字解，再三始別其義，考之終身能窮諸篇也，有矣；尋其辭，求諸理法而依行之，述而取用之，曰道若是，有矣。性非也，學焉，功之得也。近于此者，猶可言；遠于此者，莫可數。學而不得者多乎！多，故曰道少其人哉。成乎事業，散乎文章，未然也。于其不學者可也，于其衆人者可也。觀乎天，文章可見也。觀乎聖人，文章可見也。天之文章有其神，非則變，是則晷。聖人之文章有其神，從則興，棄則亡。天之文章，日月星辰也。聖人之文章，《詩》、《書》、《禮》、《樂》也。天之性者，生即合其道，不在乎學焉。學爲存也，欲世存諸矣。《孟子》十四篇，軻之書也；揚之《太玄》、《法言》，雄之書也；王氏六經，通之書也：焉學能至哉！韓氏有其文，次乎下也。非其生而知之，則從于俗矣，寧有于斯乎？能志乎此者，雖未達焉，然異于時矣。仁義禮知信可行也，北轅而適燕，不迷其往矣；端冕而處者，不亂其威儀矣。代言文章者，華而不實，取其刻削爲工，聲律爲能。刻削傷于樸，聲律薄于德。無樸與德，于仁義禮知信也何？其故在于幼之學焉，無其天之性也，自不足于道也，以用而補之；苟悦其耳目之玩，君子不由矣。君子之玩，視必正，聽必正。文哉文哉，不可苟也已；如可苟也已，則《詩》、《書》不删去其僞者也。大達必小遺，小達必大忘，似有在乎天之性與師之功者焉。

《全宋文》卷一一七柳開《答陳昭華書》 辱足下之知，過聽我于言譽。自念無所可有報其云，而答其訪論詢議者也。足下思于道者，可也，其取于我者，即未敢的然當而受也。然不可虚費足下之辭，絶無其説，使辱足下之望也。或問：「如何人？」曰：「學，爲人也，不學，雖形貌衣冠若人也，不曰人也。夷狄蠻貊居于四方之外，天地、日月、星辰、山川、草木、風氣無殊焉，不知學，所以夷狄蠻貊也。學以漸之，漸即進，止即退。場苗生而離離，然秋乃實，漸者也。游遠方者，始出于庭户，久而至之矣。」曰：「將學，孰從焉？」曰：「從于師，成于友。師者，傳之者也，不師，則無以正。琢玉者，必求其工，工能精，器乃成。學，玉也；師，工也。師之不工，則玉毁而器不成。旨哉！七十子之學也，得其師師焉，就其工者也。濟大海，資于巨航，乃不溺；學大道，得其君子，乃不亂。君子之人乎！」曰：「安見其君子，而得學其大道也？」曰：「存則從其人，亡則從其書。書者，君子之積者也，完者也，人亡而行存矣。存則由之，悟則知之，達則揮之。士耕而可以稼，書習而可以藝。稼乃植，藝乃立。力勤則獲之倍，心勤則通之奧。利其斤而伐木，木斬而斤愈利，蓋金固剋其木也。心固生其行也，己行修，則知其君子之行也。行也者，君子之先。無其行，則無其君子也。君子行在諸身，用在諸人。能得諸人，與身一也。行全而原于道，道者，君子行之本也。德以則之，義以宜之，仁以伸之，禮以致之，道所謂正者也。」曰：「觀書而欲其道之正者，何取焉？」曰：「取于經之正焉。道不夷，故可取，終身不能盡其理。大乎，聖人之經也！數其五。」曰：「百子皆書也，何獨經？」曰：「百子，鳥獸也。經，其龍也。鳥獸潛伏其林藪，羣生其性命，或毒焉，或鷙焉。龍翔乎天，變化其神哉！霈甘澤，利下土，春夏無之則萬物槁，陰陽是賴之者也。觀宇宙，則知其域中之大矣；誦其經，則知其百子之説亂矣。老、佛之徒，起于夷，夷謂極于教也；至于中國，則莫及其父子君臣之道焉。夷不知其經也，知其經，則老、佛之教何有于夷哉？百子，老、佛之流。老、佛之説能惑，故小人奉之。百子亂，老、佛惑，聖人世不容。霜降而肅莪死，松柏茂焉；聖人用而百子散，老、佛斃，經明焉。駕而馳者，不出于康逵，則覆而顛于險矣，莫能通諸夏也。」曰：「子之學何爲也？」曰：「吾學于經也。」曰：「經在得其誰人焉？」曰：「得其孔子者也。」曰：「孔子者，子盡得之乎？」曰：「不可盡得也，得其餘者也。飲河之水，盈腹而已耳；負冬之陽，面身而已耳。」曰：「得之于言乎？于行乎？」曰：「行不言則質，言不行則詐。與其詐也寧質，孰與其質也寧詐？服其行，用其言，言行相備者也，可稱矣。」

《全宋文》卷一五〇王禹偁《神童劉少逸與時賢聯句詩序》 夫君之所好，天必從之，物必應之，猶影響爾。是故虞舜修德，丹鳳降其儀；穆滿自狂，八駿呈其怪。善惡之跡，休咎之徵，斯不誣矣。有宋二葉，天子好文之甚者也，志重懸

科，親執文柄，淑慝有別，升沉靡私。其間翹楚之士，出自屋，褫麻衣，步赤墀，參黄閣者，數多矣。與夫集青囊于寢帷，題御名于殿柱，又相萬也。遂使荒服之外，獷俗慕其文明；草澤之中，比屋化其文教。一變至道，三代同風，不其盛哉！東南之秀，山川之靈，應我昌運，俊民挺生，神童劉生蓋其人也。嬰孺不羣，骨貌非俗，真麒麟之駒，鳳凰之雛也。七歲孤貌，遊于山陰，詩人潘閬見而奇之，乃引之以語，教之以詩。生性如生知，辭如老成，一聯一詠，令人振驚。潘生許以并行，誨之不倦，且以其兄之子妻之。逮十一歲成三百篇，求之古人，曾不多讓。生又長于聯句，敏而能精，若虚谷之應聲，洪鍾之待扣也。矧餘杭，會稽號爲大郡，督轉輸，領郡縣者，多朝之名臣矣。至于儒素之士，緇黄之流，往往有秀民焉。或召生以升堂，或隨生以求友，出句度以試之，窮奇險以難之，生意同預謀，語如夙昔，應聲而答，旁若無人。疑孟東野、賈閬仙之徒變其精靈，潛于左右，更傳互授，以助其言。不然，又安得敏捷清新之若是邪？某聞之未甚信，一日，潘生與之偕行，惠然肯顧。因解榻以延之，唱詩以驗之，然後知其神矣。某初試以古人「竹節偶相對」之句，生云「花枝忽并開」，其舊對云「禽名多自呼」，比生之句疏矣。某又常抱伯倫之醒，病相如之渴，因戲曰「一迴酒渴思吞海」。生云「幾度詩狂欲上天」。偶屬之奇，他皆倣此。意蚌腹有珠，待月而後成；木性有火，得燧而乃生。以劉生之天才，遇潘生之善誘，成此神異，不其然乎？其詩集曰《佩觿》，吴縣尹羅君爲之序矣。時賢聯句凡數百言，若無甄收，且恐淪墜。序以冠之，列之于右。

《全宋文》卷一六七趙湘《原教》　道之爲物也，無常名，聖人之所存者七。《中庸》曰：「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而其具有五：曰仁、義、禮、智、信，合而言之，是爲七。七者，皆道之所由生也。《易》曰：「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由是明之之謂道，由是行之之謂教。」教所以存天下也。柏栗、有巢之世，其民飲茹而樸，道易而教隆，不親親，不子子，巢之穴之，然則七者具于其中矣。聖人者，能因其化，不煩于教也，故七者不復萌。堯舜以降，氓之性不由道矣，然而聖人者不以其不由道而棄之。是故宫室之，庖燧之，衣服之，寒燠之，暑凉之，而後教之以七者。禁不齊則禮，禮不齊則刑。示之以君臣、父子、夫婦之事，節之以喜、怒、哀、樂、愛、惡、欲之道。是七者之教，聖人無他心，但欲其復道而已矣。或曰：「二帝之氓，亦柏栗之氓也。柏栗不教而二帝教之，不教者樸，而教者不樸，豈亦二帝之心，不爲柏栗乎？」嗚呼！其亦不知道者也。柏栗去天地之近者也，二帝去天地之遠者也。近者易而遠者難，吾亦有説焉。天地之未闢，渾渾焉，亦若子之胎其母也，罔然而不分。既闢焉，蒼蒼焉，亦若子之胎免其母也，游然而不辨。既定也，空空焉，亦若子之懷其母也，乳哺之，聲習之，寢之息之，沐之浴之，鞠之育之，皆信其母也，喜、怒、哀、樂、愛、惡、欲之未形。蓋柏栗氏之氓也，其不教而自化者，可知矣。至三皇氏之氓，亦若子之乳乎三四月焉，指其頤則笑，怒其聲則啼，熟視者則附之，不熟則視則離之，觀其喜、怒、哀、樂、愛、惡、欲且形矣。情與性紛紛焉交乎其中，亂乎其外，喜、怒、哀、樂、愛、惡、欲而得常，蓋其生也久矣。天地之遠，教道之難，又不可見矣。然則堯舜教之，勤亦至矣。俾其成人而反乎胎也，其爲教愚，見柏栗之易，堯舜之難也。柏栗教之于無知之前，堯舜教之于有知之後。無知者性情也，教有知于無知，不亦難乎？或曰：「七者之過，氓知是七者，若之何能無知乎？」對曰：「亡是七者，禽獸也。古之無知者，心湛然坐忘遺照，性情之不撓，喜怒哀樂之未形，暴亂姦邪之不作，果混乎禽獸而不疑。然而七者作，豈害于無知乎？道存而已矣。性情者，生乎人之心者也。七者，治人之性情也，七者果存道焉。《易》曰：『聖人以此而洗心。』七者作于外而存乎内，喜怒哀樂之不生，冲冲然，寂寂然，以樂天下之不争者，是復之于無知也。故曰：教者本乎道，道本乎性情，性本乎心，非在乎無知有知之相害也。堯舜之後，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咸以是教天下，無他説焉。」或曰：「楊、墨之不爲教也，如之何？」曰：「小是七者。」「申、韓之不爲教，如之何？」曰：「異是七者。」「然則亦有以教人也？」曰：「非教也，惑辭而已矣。」噫！楊、墨之小，申、韓之異者，皆所以惑人之心。心惑則情性亂，情性亂則道異，道異則教舛，君臣、父子之不分，暴亂、姦邪之不息，其欲教有知而至于無知，嗚呼，其不可知其幾矣！

《全宋文》卷三九二釋曇穎《性辨》　今古聖賢言性者，只得情也。脱能窮理，不能盡性，何也？不知三才萬物皆性也。天性上，人性下。金利、水濕、木直、火熱、土厚，此五行性也。統而論之，精而察之，萬物之性，皎然可見矣。就中最靈者人也。陰陽交遘而生，變化而動者，情也。約人情，純粹者也。其所以可上可下，爲賢爲愚。受性上者，君子也。外情不能惑性，雖混於小人，猶金玉之中土石耳。至於堯、舜、禹、湯，垂名萬古，乃當時保高位，守常道，而察人情，隨性立法也。桀、紂、幽、厲惑富貴，失大寶，縱自性，被情遷也。天地雖無情，風雲四時易其候，山川萬物亂其形，唯人居中，度天時，隨地利，而不失其節，所以

人爲天地心也，情、意、識，皆本乎性也。隨物所顯，故外有多名耳，餘不可備叙也。情者心也，牽於用；意者志也，記於事；識者知也，辨於物。愛惡喜怒皆情也。夫爲大聖人者，性決定也，不被外惑，不爲情牽，性制於情也。所以我教謂之正覺者也。《易》唯知窮理盡性之説，而未見乎出古入今之道者也。

《全宋文》卷六九七歐陽修《答李詡第二書》 修白：前辱示書及《性詮》三篇，見吾子好學善辯，而文能盡其意之詳。今世之言性者多矣，有所不及也，故思與吾子卒其説。修患世之學者多言性，故常爲説曰：夫性，非學者之所急，而聖人之所罕言也。《易》六十四卦不言性，其言者動静得失吉凶之常理也；《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不言性，其言者善惡是非之實録也；《詩》三百五篇不言性，其言者政教興衰之美刺也；《書》五十九篇不言性，其言者堯、舜、三代之治亂也；《禮》、《樂》之書雖不完，而雜出於諸儒之記，然其大要，治國脩身之法也。六經之所載，皆人事之切於世者，是以言之甚詳。至於性也，百不一二言之，或因言而及焉，非爲性而言也，故雖言而不究。予之所謂不言者，非謂絶而無言，蓋其言者鮮，而又不主於性而言也。《論語》所載七十二子之問於孔子者，問孝、問忠、問仁義、問禮樂、問脩身、問爲政、問朋友、問鬼神者有矣，未嘗有問性者。孔子之告其弟子者，凡數千言，其及於性者一言而已。予故曰：非學者之所急，而聖人之罕言也。《書》曰「習與性成」，《語》曰「性相近習相遠」者，戒人慎所習而言也。《中庸》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者，明性無常，必有以率之也。《樂記》亦曰「感物而動，性之欲」者，明物之感人無不至也。然終不言性果善果惡，但戒人慎所習與所感，而勤其所以率之者爾。予故曰：因言以及之，而不究也。修少好學，知學之難。凡所謂六經之所載，七十二子之所問者，學之終身，有不能達者矣；於其所達，行之終身，有不能至者矣。以予之汲汲於此而不暇乎其他，因以知七十二子亦以是汲汲而不暇也，又以知聖人所以教人垂世，亦皇皇而不暇也。今之學者，於古聖賢所皇皇汲汲者學之行之，或未至其一二，而好爲性説，以窮聖賢之所罕言而不究者，執後儒之偏説，事無用之空言。此予之所不暇也。或有問曰：「性果不足學乎？」予曰：性者，與身俱生而人之所皆有也。爲君子者，脩身治人而已，性之善惡不必究也。使性果善邪，身不可以不修，人不可以不治；使性果惡邪，身不可以不修，人不可以不治。不修其身，雖君子而爲小人，《書》曰「惟聖罔念作狂」是也；能修其身，雖小人而爲君子，《書》曰「惟狂克念作聖」是也。治道備，人斯爲善矣，《書》曰「黎民於變時雍」是也；治道失，人斯爲惡矣，《書》曰「殷頑民」，又曰「舊染汙俗」是也。故爲君子者，以脩身治人爲急，而不窮性以爲言。夫七十二子之不問，六經之不主言，或雖言而不究，豈略之哉，蓋有意也。或又問曰：「然則三子言性，過歟？」曰：不過也。「其不同何也？」曰：始異而終同也。使孟子曰人性善矣，遂怠而不教，則是過也；使荀子曰人性惡矣，遂棄而不教，則是過也；使揚子曰人性混矣，遂肆而不教，則是過也。然三子者，或身奔走諸侯以行其道，或著書累千萬言以告於後世，未嘗不區區以仁義禮樂爲急。蓋其意以謂善者一日不教，則失而入於惡；惡者勤而教之，則可使至於善；混者驅而率之，則可使去惡而就善也。其説與《書》之「習與性成」，《語》之「性近習遠」，《中庸》之「有以率之」，《樂記》之「慎物所感」皆合。夫三子者，推其言則殊，察其用心則一，故予以爲推其言不過始異而終同也。凡論三子者，以予言而一之，則譊譊者可以息矣。予之所説如此，吾子其擇焉。

《全宋文》卷七二九歐陽修《雜説》 星殞於地，腥壙頑醜，化爲惡石。其昭然在上而萬物仰之者，精氣之聚爾；及其斃也，瓦礫之不若也。人之死，骨肉臭腐，螻蟻之食爾，其貴乎萬物者，亦精氣也。其精氣不奪於物，則蘊而爲思慮，發而爲事業，著而爲文章，昭乎百世之上而仰乎百世之下，非如星之精氣，隨其斃而滅也，可不貴哉！而生也利慾以昏耗之，死也臭腐而棄之，而惑者方曰：「足乎利慾，所以厚吾身。」吾於是乎有感。

《全宋文》卷七七二釋契嵩《中庸解第三》 或問：「《洪範》曰：『皇建其有極』，説者云『大立其有中者也』。斯則與子所謂中庸之道異乎？同邪？」曰：「與夫皇極大同而小異也。同者，以其同趨乎治體也；異者，以其異乎教道也。皇極，教也；中庸，道也。道也者，出萬物也，入萬物也，故以道爲中也。其《中庸》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此不亦出入萬物乎？教也者，正萬物，直萬物也，故以教爲中也。其《洪範》曰：『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此不亦正直萬物乎？夫《中庸》之於《洪範》，其相爲表裏也。猶人之有乎心焉，人而無心，則曷以形生哉？心而無人，亦曷以施其思慮之爲哉？」問曰：「鄭氏其解『天命之謂性』，云：『天命，謂天所命生人者也，是謂性命。木神則仁，金神則義，火神則禮，水神則智，土神則信。』考夫鄭氏之義，疑若天命生人，其性則從所感而有之也。感乎木神，

則仁性也；感乎金、水、火、土之神，則義、禮、智、信之性也。似非習而得之也，與子所謂仁、義、禮、智、信其於性也，必教而成之，不亦異乎？幸聞其所以然。」叟曰：「快哉子之問！吾嘗病鄭氏之說不詳，而未暇議之。然鄭氏者，豈能究乎性命之說耶？夫所謂天命之謂性者，天命則天地之數也，性則性靈也。蓋謂人以天地之數而生，合之性靈者也。性乃素有之理也；情，感而有之也。聖人以人之性皆有乎恩愛、感激、知別、思慮、徇從之情也，故以其教因而充之。恩愛可以成人也，感激可以成義也，知別可以成禮也，思慮可以成智也，徇從可以成信也，孰有因感而得其性耶？夫物之未形也，則性之與生俱無有也，孰爲能感乎？人之既生也，何待感神物而有其性乎？彼金木水火土，其爲物也無知，孰能諄諄而命其然乎？怪哉，鄭子之言也，亦不思之甚矣！如其說，則聖人者何用教爲？」而或者默爾然之。

《全宋文》卷七七二釋契嵩《中庸解第四》 或曰：「吾嘗聞人之性有上下，猶手足焉，不可移也。故孔子曰：『唯上智與下愚不移。』韓子曰：『上焉者善焉而已矣，下焉者惡焉而已矣。』孟子曰：『然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而與子之謂性者，疑若無賢不肖也，無人之與畜也，混然爲一，不辨其上下焉，而足可加於首，首可置於足，顛之倒之，豈見其不移者也？子何以異於聖賢之說耶？」叟曰：「吾雖與子終日云云，而子猶頑而不曉，將無可奈何乎！子接吾語而不以心通，仍以事責我耶，我雖巧說，亦何以逃於多言之誅乎！仲尼曰『唯上智與下愚不移』者，蓋言人有才不才，其分定矣。才而明者，其爲上矣；不才而昧者，其爲下矣。豈曰其性有上下哉？故其先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而『上智與下愚不移』次之。苟以性有上下而不移也，則飲食男女之性唯在於智者，而愚者不得有之；如皆有之，則不可謂其性定於上下也。韓子之言，其取乎仲尼所謂不移者也，不能遠詳其義，而輒以善惡定其上下者，豈誠然耶？善惡，情也，非性也。情有善惡，而性無善惡者何也？性靜也，情動也。善惡之形見於動者也。孟子之言『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者，孟氏其指性之所欲也，宜其不同也。吾之所言者性也，彼二子之所言者情也。情則孰不異乎？性則孰不同乎？」或曰：「然則犬牛猶人也，衆人猶聖賢也，何以見乎衆人與聖賢耶？」曰：「子誠不知也。犬牛則犬牛矣，衆人則衆人矣，聖賢則聖賢矣。夫犬牛所以爲犬牛者，犬牛性而不別也。衆人之所以爲衆人者，衆人靈而不明也。賢人之所以爲賢人者，賢人明而未誠也。聖人之所以爲聖人者，則聖人誠且明也。夫誠也者，所謂大誠也，中庸之道也。靜與天地同其理，動與四時合其運。是故聖人以之禮也，則君臣位焉，父子親焉，兄弟悌焉，男女辨焉，老者有所養，少者有所教，壯者有所事，弱者有所安，婚娶喪葬則終始得其宜，天地萬物莫不有其序。以之樂也，朝廷穆穆，天下無憂，陰陽和也，風雨時也，凡有血氣之屬莫不昭蘇，歌於郊社宗廟而鬼神來假。以之刑也，則軍旅獄訟理，而四夷八蠻畏其威，其民遠罪而遷善。以之政也，則賢者日進，佞者絶去，制度大舉，聲明文物可示於後世。仁之則四海安，義之則萬物宜，智之則事業舉，信之則天下以實應。聖人之以中庸作也如此。」

《全宋文》卷七七七釋契嵩《非韓第三》 韓子取孔子所謂「唯上智與下愚不移」，與其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者爲性，而著《原性》，曰：「性之品有三，而其所以爲性者五。曰：何也？曰：性之品有上、中、下三。上焉者，善焉而已矣；中焉者，可道而上下也；下焉者，惡焉而已矣。其所以爲性者五，曰仁，曰義，曰禮，曰智，曰信。上焉者之於五也，主於一而行之四；中焉者之於五也，一不少有焉，則少反焉，其於四也混；下焉者之於五也，反於一而悖於四。」謂上焉者善也，故能行其五者之道；中焉者可道而爲善惡也，其於五者雖不甚有，亦可進而反之也；下焉者惡也，其於五者反悖而不能爲之也。「性之於情視其品，情之品亦有上中下三，其所以爲情者七：曰喜，曰怒，曰哀，曰懼，曰愛，曰惡，曰欲。上焉者之於七也，動而處其中；中焉者之於七也，有所甚，有所亡，然而求合其中也；下焉者之於七也，亡與甚直情而行也。」然韓子如此而言之者，善惡與夫佛老之言同，乃特異其說也。夫性豈止佛老乎，天下之人皆得，蓋至公之道者也，烏可私之而臆說耶？嘻，韓子惡佛老，遂至以其性命而曲說，何其愛惡如是之甚乎！夫孔子所謂「惟上智與下愚不移」者，蓋言人之有才智與聰明，及愚冥而無識耳，非言性也。夫智之與愚，乃其性通塞之勢耳，非性命之本末。若夫性者，即在物靈焉而有知者是也。今天下之人靈然，利至而知趨，害至而知避，孰不皆然，豈有上下之別耶？但其所知有遠邇，其能有多寡，是蓋通塞之勢異爾。《論語》所謂「性相近」者，蓋言其性則同也；曰「習相遠」者，蓋言其因學習故，則人善惡異矣。其後曰「唯上智與下愚不移」也者，是亦承會前語之意耳，謂人苟不爲不善之習所移易者，唯是上智高才者也；不爲善習而率易者，亦唯是下愚絶頑者也。此外，罔不由其所學習而爲善爲惡也，是亦聖人篤於勸教而化之也。夫上焉者聖人也，下焉者愚人也。善惡者，好惡也。好

惡與生皆生，人皆有之，豈聖人唯好，而愚人唯惡？苟曰聖人愚人皆有好惡，是善惡均也，豈上者唯善，下者唯惡乎？韓子必謂上智與下愚不移爲上下之人，其性善惡各已定矣，何孔子既曰「性相近，習相遠」，謂人性之不差，遽又曰「唯上智與下愚不移」，謂人性之善惡各定？豈聖人之言前後不相副，反覆而如此也？不直不相副，抑亦非示教也。謂聖人之言反覆可乎？韓子讀書不求其文之意如何耳，乃輒勍其語遂以爲立言。夫仁義五常，蓋人情之善者也，而韓子不審知，乃曰「所以爲性者五」。彼徒見五常者出於性，而遂以爲性殊，不知性之所出者皆情也。今問其人曰：「爾爲五常仁愛，與爾七情愛惡之愛異耶同乎？」是必曰「同也」。「爾五常好仁義之好與爾七情喜好之好同乎異耶？」是必曰「不異」也。如此，則韓子之謂五謂七，謂善謂惡者，豈不皆情耶？著在乎情，而始處性之邊徼也。韓子之所師者孔子也，欲爲書，安得不審其師之言而然後發，何輒作謬乎聖人之意也如此？孔子之言性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欲也。」又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夫人生而靜者，寂然不動者，是豈非人之性唯寂唯靜，何嘗有善有惡有其品乎？夫感物而動，性之欲者，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者，豈非接乎外物，乃成其善惡之情耶？《中庸》曰：「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是亦備見乎情性之分矣。嗚呼！古聖人其言情性如此之效白，而後世不遵，競務異而苟爲其說。雖欲求異乎佛老，殊不識大悖其師之言，而亂乎聖人之道也。《易》曰「利貞者，性情也」者，謂性正也，情邪也，必以性制情，乃中正也。後之學者方不知其性，乃爲狂爲悖，爲邪爲佞，爲貪爲惑，鮮有成其德性者也，豈堪立言垂法者？乃復以情以性不辨其真僞而傳之其人，吾恐夫益惑也。聖人之道，斯將廢矣！

《全宋文》卷八九八李覯《易論第四》　性不能自賢，必有習也；事不能自知，必有見也。習之是，而見之廣，君子所以有成也。

《全宋文》卷九〇〇李覯《刪定易圖序論・論六》　本乎天謂之命，在乎人謂之性，非聖人則命不行，非教化則性不成。是以利民之法，足民之用，而命行矣；導民以學，節民以禮，而性成矣。

《全宋文》卷九一一李覯《慶曆民言・復教》　樂正以詩書禮樂造士，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皆造焉。說者必曰爲化民也，爲選賢也，而不曰愛諸臣之子，保諸臣之家也。人不教不善，不善則罪，罪則災其親、墜其祀，是身及家以不教壞也。故明主推恩羣臣，必先教學。與其寵於今，孰若無辱於後？不務教而務官之，以市井言，未學而仕，其幸大矣。智者慮之，則爲禍亦大。彼不善之資而假之位，鮮不及也。嗚呼！官者，上之所輕，雖曠何損？家者，下之所重，可不自爲謀哉？齠齔腰印，組鼓篋齒，庠序勞逸誠不同，而禍福存焉耳。

邵雍《皇極經世書》卷五《觀物篇之五十二》　人之所以能靈於萬物者，謂目能收萬物之色，耳能收萬物之聲，鼻能收萬物之氣，口能收萬物之味。聲色氣味者，萬物之體也；耳目口鼻者，萬物之用也。體無定用，惟變是用；用無定體，惟化是體。體用交而人物之道於是備矣。然則人亦物也，聖人亦人也。有一物之物，有十物之物，有百物之物，有千物之物，有萬物之物，有億物之物，有兆物之物。爲兆物之物，豈非人乎！有一人之人，有十人之人，有百人之人，有千人之人，有萬人之人，有億人之人，有兆人之人。爲兆人之人，豈非聖乎！是知人也者，物之至者也；聖也者，人之至者也。物之至者，始得謂之物之物也。人之至者，始得謂之人之人也。夫物之物者，至物之謂也。人之人者，至人之謂也。以一至物而當一至人，則非聖人而何？人謂之不聖，則吾不信也。何哉？謂其能以一心觀萬心，一身觀萬身，一物觀萬物，一世觀萬世者焉。又謂其能以心代天意，口代天言，手代天工，身代天事者焉。又謂其能以上識天時，下盡地理，中盡物情，通照人事者焉。又謂其能以彌綸天地，出入造化，進退古今，表裏人物者焉。人或告我曰：天地之外，別有天地，萬物異乎此，天地萬物，則吾得而知之也。非惟吾不得而知之也，聖人亦不得而知之也。凡言知者，謂其心得而知之也。言言者，謂其口得而言之也。既心尚不得而知之，口又惡得而言之乎？以心不可得知而知之，是謂妄知也。以口不可得言而言之，是謂妄言也。吾又安能從妄人而行妄知妄言者乎？

邵雍《皇極經世書》卷八下《心學第十二》　或問：「才難何謂也？」曰：「臨大事然後見才之難也。」曰：「何獨言才？」曰：「才者，天之良質也，學者所以成其才也。」曰：「古人有不由學問而立功業者，何必曰學？」曰：「周勃、霍光能成大事，惟其無學，故未盡善也。人而無學，則不能燭理，則固執而不通。」

周敦頤《周濂溪先生全集》卷一《太極圖說》　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形既生矣，神發知矣，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聖人之道，仁義中正而已矣。而主靜，無欲故靜。立人極焉。故「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日月

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

《全宋文》卷一〇六九韓維《送滕寺丞之官序》 予交之良曰滕君輔之，被景祐戊寅詔，莅官於單。且行矣，以古人送言之義責於予。予既難其仁，又重之以訥，故退焉以序贈。夫玉之璞，粹乎其温，敦乎其堅，而弗入於用，則良工必爲惜之。人之性，湛然其純，穆然其和，放而不大以學，固亦君子之所歎惜也。玉之璞，必追之琢之而後器可成也；人之性，必脩之發之而後道可入也。若君之性，其玉乎？而能追之以學，琢之以文，器之以道，將何用而不適哉？慎無置其璞以爲良工之惜。窮乎，達乎？係於時而已，非予所能，必也勉之。景祐五年九月日。

《全宋文》卷一二五九曾鞏《論習》 治亂之本在君之好惡，好惡在所習。少習也正，其長也必賢；少習也不正，其長難與共爲治矣。不幸而然，則將磨之。孰能磨之？擇人焉。朝夕相與俱，出入言動相綴接焉，是則可磨之也。主然而是者助之，主然而違者替之，不釋則極論之。勉焉。除其蔽欲而接之以道，不見邪者而變焉，其志素定矣，然後可與共爲治。其爲大體，不亦艱且勤與？然於習之也，有漸矣，古之所以爲治者，豈異焉？此衆官不有任也，豈必人之不材也？朝夕未嘗相與居也，出入言動未嘗相綴接也，是焉而不能助，違焉而不能替，不釋而莫之極論也。其蔽欲日益固，其爲道日益拙，所見寺人女婦邪者也。其志素定矣未也？其可共爲治乎？其爲大體，不亦怠且忽歟？噫！宰相雖尊也，然其見也有間矣。置斯職也，不慎歟！使職此者不盡也，而寺人女婦得其心，其誰曰可也？噫！左右侍從之官，其非所謂常伯、侍郎、給事、諫議、司諫、正言歟！

《全宋文》卷一二八八劉敞《論性》 人之性必善乎？曰：然。人之性可爲堯舜乎？曰：否。性同也而善不同，善同也而性不同。故善有上，有中，有下。上之中又有上焉，中之中又有中焉，下之中又有下焉。上之上者聖也，其次仁也。中之上者君子也，其次善人也。下之上者有常也，其次齊民也。仁不能聖，善不能爲君子，齊民不能有常，而謂人皆可以爲堯舜，謬也。曰：苟如是，人有性矣，性有善矣，善有等矣，則學無益乎？曰：否。玉之爲物也，人知其寶也。有相倍差者，有相十百者，有相千萬者，則豈一玉哉？人之性何以異於是？雖有萬鎰之玉，不剖不見寶，不琢不見用。人之學，何以異於是？孔子曰：「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恒者，斯可矣。」世亂禮廢，人莫自學，學又不能克其性，此孔子所爲喟歎。然則人之情惡乎？曰：否。情者，性之動也。性既善矣，情安云惡？子見夫影乎？形曲而曲，形直而直。夫情亦猶是矣。性者仁義也，情者禮樂也。今夫人未有不親其親者，今夫人未有不尊其尊者。親親之謂仁，尊尊之謂義。故性者，仁義也。親其親，驩然樂矣。尊其尊，肅然恭矣。肅然恭者，禮之本也。驩然樂者，樂之原也。故情者，禮樂也。故聖人以仁義治人性，以禮樂治人情，未有言禮樂而非善者也。背其性，或毀仁義，此非性之過也，背其性也。喪其情，或棄禮樂，此非情之過也，喪其情也，物有奪之矣。是故適其理則喜，違其分則怒，親之則愛，害之則惡，生則樂，死則哀，此皆民之善者也。君臣以此相保，父子以此相親，夫婦以此相睦，長幼以此相序，賢不肖以此相別，聖人以此起，君子以此治，奚謂不善耶？今夫水火，人所恃以生也。火失則焚，水決則溺，非水火之罪也。焚者相繼，溺者相及，無怨乎水火而棄之者，水火利用也。獨至於情，而以謂不善乎？無已，則忘其情者而善乎？禽獸木石之爲乎？是可知也。孟子曰「人之性善」，「人之性皆可爲堯舜」，此過言也。堯之時不爲無人，堯而已矣。舜之時不爲無人，舜而已矣。文、武、周公之時不爲無人，文、武、周公而已矣。孔子之時，可以治國家天下者，惟七十餘士，亦不爲無人，孔子而已矣。安在人可爲堯舜哉？荀子曰：「人之性惡，其善者僞。」此悖言也。夫古之人曷爲乃教人反其性，背其真而爲道哉？信斯言也，是聖王禮義無所積而起也。揚子曰：「人之性，善惡混。」此飾言也。善則善矣，惡則惡矣。彼聖人者，生而神焉，其何惡之存？韓子曰：「人之性，上者善，下者惡，中者善惡混。」此虚言也。昔者仲尼不云乎：「性相近，習相遠。」必上者而善，下者而惡，是白黑而已，何相近之有？是四者，皆非所以盡性也。若孟子，可謂知之矣。故不知性之善者，不知仁義之所出也；不知情之善者，不知禮樂之所出也。是故有反仁義於性而爲道，喪禮樂於情而爲達，生於其心，害於其躬，發於其躬，害於其俗。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

《全宋文》卷一二八九劉敞《憫學》 由周以來，至於今千有餘歲，學者益多，達者益少，其故何耶？古之學者，其材非有殊於今也，其所聞者皆正聲耳，其所言者皆正道耳，其所視者皆正色耳，其所習者皆正術耳。於以學道，是由性之也，其達不亦宜乎？今之學者，其材亦非有殊於古也，其所聞者非正聲耳，其所言者非正道耳，其所視者非正色耳，其所習者非正術耳。於以學道，是由反之也，其不達不亦宜乎？且古之學者非獨性之而已，又多勸之以義。今之學者非獨反之而已，又多動之以利。嗚呼，居今之世，學古之學，不亦勤乎！其勤至矣，

而猶未適於道，不亦可悲乎！雖然，非學者罪也，非人性不同也，非道去世也，時俗改矣，師術衰矣。復使古之人生於今世，其學亦若是止矣。雖然，君子不可不勉也。天下之治在道，道之意在經。惟夫好學之士，博雅之人，與一時超絶者，將獨至焉，其亦安能如古之多達也哉？雖然，古之達者，其逢世有位，則將施之。今之達者，其逢世有位，又將以吏爲師，則是其學之也，未始非學於無用者也。勞心於無用，豈不可憫也哉？嗚呼，學之猶不學也，習俗久矣，誰居！其救此敝者，其惟聖人乎！

《全宋文》卷一二九一劉敞《雜説五》 古之公族，高可以秉國鈞，下猶列大夫，所以能爾者，誠教訓服習之至也。人之材性，賢愚不同。賢者可使亞聖，愚者可使畏義。若飽食逸居，而無師保之嚴，則放僻邪侈，無不爲已。今公族子弟，雖有説書伴讀，類不能開導其性，假使天資茂異，猶不自知，況其膏粱漸染，何由振起乎？古者，太平之世無棄人。今公族，國之枝葉也，其賢者未嘗効用，中下又不養育，但令飽食逸居，其爲棄之，不亦甚乎。

《全宋文》卷一三〇〇張載《正蒙・太和篇》 太虚無形，氣之本體，其聚其散，變化之客形爾；至静無感，性之淵源，有識有知，物交之客感爾。客感客形與無感無形，惟盡性者一之。

氣之聚散於太虚，猶冰凝釋於水，知太虚即氣，則無無。故聖人語性與天道之極，盡於參伍之神變易而已。諸子淺妄，有有無之分，非窮理之學也。

由太虚，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虚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

氣與志，天與人，有交勝之理。聖人在上而下民咨，氣壹之動志也；鳳凰儀，志壹之動氣也。

《全宋文》卷一三〇〇張載《正蒙・神化篇》 氣有陰陽，推行有漸爲化，合一不測爲神。其在人也，知義用利，則神化之事備矣。德盛者，窮神則知不足道，知化則義不足云。天之化也運諸氣，人之化也順夫時；非氣非時，則化之名何有？化之實何施？《中庸》曰「至誠爲能化」，孟子曰「大而化之」，皆以其德合陰陽，與天地同流而無不通也。所謂氣也者，非待其蒸鬱凝聚，接於目而後知之；苟健、順、動、止、浩然、湛然之得言，皆可名之象爾。然則象若非氣，指何爲象？時若非象，指何爲時？世人取釋氏銷礙入空，學者舍惡趨善以爲化，此直可爲始學遣累者薄乎云爾，豈天道神化所同語也哉！

「精義入神」，事豫吾内，求利吾外也；「利用安身」，素利吾外，致養吾内也。「窮神知化」，乃養盛自致，非思勉之能强，故崇德而外，君子未或致知也。

神不可致思，存焉可也；化不可助長，順焉可也。存虚明，久至德，順變化，達時中，仁之至、義之盡也。知微知彰，不舍而繼其善，然後可以成之性矣。

聖不可知者，乃天德良能，立心求之，則不可得而知之。

徇物喪心，人化物而滅天理者乎！存神過化，忘物累而順性命者乎！

敦厚而不化，有體而無用也；化而自失焉，徇物而喪己也。大德敦化，然後仁智一而聖人之事備。性性爲能存神，物物爲能過化。

義以反經爲本，經正則精；仁以敦化爲深，化行則顯。義入神；動一静也；仁敦化，静一動也。仁敦化則無體，義入神則無方。

《張載集・正蒙・誠明》 天能爲性，人謀爲能，大人盡性，不以天能爲能，而以人謀爲能，故曰「天地設位，聖人成能」。

《張載集・經學理窟・義理》 爲學大益，在自能變化氣質，不爾皆爲人之弊，卒無所發明，不得見聖人之奥。故學者先須變化氣質，變化氣質與虚心相表裏。

《張載集・經學理窟・氣質》 人之氣質美惡與貴賤夭壽之理，皆是所受定分。如氣質惡者，學即能移。今人所以爲氣所使而不得爲賢者，蓋爲不知學。古之人，在鄉閭之中，其師長明友日相教訓，則自然賢者多。但學至於成性，則氣無由勝，孟子謂「氣一則動志」，動猶言移易，若志壹亦能動氣，必學至於如天則能成性。

《張載集・語録中》 上智下愚不移，充其德性則爲上智，安於見聞則爲下愚。不移者，安於所執而不移也。【略】

學者當須立人之性。仁者人也，當辨其人之所謂人。學者學所以爲人。

趙湘《南陽集》卷一《正性賦》 性，天性也，不可以不正。《易》曰：「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又曰：「利貞者，性情也。」從而正之，則爲仁，爲義，爲剛直，爲果毅。其於君也，爲唐堯，爲虞舜，爲禹、湯，爲文、武。其於臣也，爲夔、龍，爲伯益，爲皋陶，爲説，爲申，皆是也。其於教也，爲尹，爲旦，爲丘，爲軻。反而邪之，爲詭，爲詐，爲滛亂，爲錯褋。其於君也，爲夏桀，爲商受，爲秦始，爲隋煬。其於臣也，爲檮杌，爲窮奇，爲管，爲蔡，爲高，爲斯。其於教也，爲楊，爲墨，

爲申，爲韓。抑邪之正，損益可知也。士君子立身，將保太和，決利貞，非正性則不可得，故作《正性賦》。

噫嘻呼！淳和之遞兮，天性靡常；澆漓之生兮，錯襍玄黄。執之以正兮，厥道彌昌；捨之而邪兮，其道將亡。悲夫君子之爲性兮，豈不宅正而居方。將卜基於聖闈兮，實爲其良。薙詭譎之根兮，投彼遐荒；騁忠良之砥兮，即乎中央。斤道斧德兮，振乎紀綱；繩聖墨賢兮，求諸棟梁。崇仁乎高墉兮，壘義乎墻；搆禮于廡兮，作樂於廊。惟聰啓户兮，惟明啓房。惟智是奥，惟孝是堂。始經中而營外，終藻文而繪章。嚴其闑兮，魑魅不得而飛揚；職其事兮，淫亂不得而弛張。次三皇兮，爲虞而爲唐；後二帝兮，爲禹而爲湯。尹完旦葺兮，其址熒煌；丘整軻修兮，厥道芬芳。伊姦回之肆毒兮，情性爲殃；惟昏愚之嗜味兮，仁義攸荒。隨澆逐浮兮，深爲滄浪；積亂堆邪兮，如彼高岡。蠹壤朽桷兮，爲韓爲莊；拔柱傾基兮，爲墨爲楊。始絶聖棄智兮，其禍微茫；終反道敗德兮，罹毒汪洋。孰當救之兮，捨短從長。非正夫性兮，其何以當？惟其固之兮，罔用弗臧。俾之求象兮，繫於苞桑。

王安石《王文公文集》卷二七《原性》 或曰：「孟、荀、楊、韓四子者，皆古之有道仁人，而性者，有生之大本也，以古之有道仁人而言有生之大本，其爲言也宜無惑，何其説之相戾也？吾願聞子之所安。」曰：「吾所安者，孔子之言而已。夫太極者，五行之所由生，而五行非太極也。性者，五常之太極也，而五常不可以謂之性。此吾所以異於韓子。且韓子以仁、義、禮、智、信五者謂之性，而曰天下之性惡焉而已矣。五者之謂性而惡焉者，豈五者之謂哉？」「孟子言人之性善，荀子言人之性惡。夫太極生五行，然後利害生焉，而太極不可以利害言也。性生乎情，有情然後善惡形焉，而性不可以善惡言也。此吾所以異於二子。孟子以惻隱之心人皆有之，因以謂人之性無不仁。就所謂性者如其説，必也怨毒忿戾之心人皆無之，然後可以言人之性無不善，而人果皆無之乎？孟子以惻隱之心爲性者，以其在内也。夫惻隱之心與怨毒忿戾之心，其有感於外而後出乎中者有不同乎？荀子曰：『其爲善者僞也。』就所謂性者如其説，必也惻隱之心人皆無之，然後可以言善者僞也，爲人果皆無之乎？荀子曰：『陶人化土而爲埴，埴豈土之性也哉？』夫陶人不以木爲埴者，惟土有埴之性焉，烏在其爲僞也？且諸子之所言，皆吾所謂情也，習也，非性也。「楊子之言爲似矣，猶未出乎以習而言性也。古者有不謂喜、怒、愛、惡、欲情者乎？喜、怒、愛、惡、欲而善，然後從而命之曰仁也、義也；喜、怒、愛、惡、欲而不善，然後從而命之曰不仁也、不義也。故曰有情然後善惡形焉。然則善者，情之成名而已矣。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吾之言如此。」「然則『上智與下愚不移』，有説乎？」曰：「此之謂智愚，吾所云者，性與善惡也。惡者之於善也，爲之則是；愚者之於智也，或不可强而有也。伏羲作《易》，而後世聖人之言也，非天下之至精至神，其孰能與於此？孔子作《春秋》，則游、夏不能措一辭。蓋伏羲之智，非至精至神不能與，惟孔子之智，雖游、夏不可强而能也，況所謂下愚者哉。其不移明矣。」或曰「四子之云爾，其皆有意於教乎？」曰：「是説也，吾不知也。聖人之教，正名而已。」

王安石《王文公文集》卷二七《性説》 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吾是以與孔子也。韓子之言性也，吾不有取焉。然則孔子所謂「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惟上智與下愚不移」，何説也？曰：習於善而已矣，所謂上智者；習於惡而已矣，所謂下愚者；一習於善，一習於惡，所謂中人者。上智也、下愚也、中人也，其卒也命之而已矣。有人於此，未始爲不善也，謂之上智可也；其卒也去而爲不善，然後謂之中人可也。有人於此，未始爲善也，謂之下愚可也；其卒也去而爲善，然後謂之中人可也。惟其不移，然後謂之下愚，皆於其卒也命之，夫非生而不可移也。

且韓子之言弗顧矣，曰：「性之品三，而其所以爲性五。」夫仁、義、禮、智、信，孰而可謂不善也？又曰：「上焉者之於五，主於一而行之四；下焉者之於五，反於一而悖於四。」是其於性也，不一失焉，而後謂之上焉者，不一得焉，而後謂之下焉者。是果性善，而不善者，習也。

然則堯之朱、舜之均、瞽瞍之舜、鯀之禹、后稷、越椒、叔魚之事，後所引者皆不可信邪？曰：堯之朱、舜之均，固吾所謂習於惡而已者；瞽瞍之舜，鯀之禹，固吾所謂習於善而已者。后稷之詩以異云，而吾之所論者常也。《詩》之言，至以爲人子而無父，人子而無父，猶可以推其質常乎？夫言性，亦常而已矣；無以常乎，則狂者蹈火而入河，亦可以爲性也。越椒、叔魚之事，徒聞之左丘明，丘明固不可信也。以言取人，孔子失之宰我；以貌，失之子羽。此兩人者，其成人也，孔子朝夕與之居，以言貌取之而失。彼其始生也，婦人者以聲與貌定，而卒得之，婦人者獨有過孔子者邪？

王安石《王文公文集》卷二七《楊孟》 賢之所以賢，不肖之所以不肖，莫非性也；賢而尊榮壽考，不肖而厄窮死喪，莫非命也。論者曰：「人之性善，不肖

之所以不肖者，豈性也哉？」此學乎孟子之言性，而不知孟子之指也。又曰：「人爲不爲命也，不肖而厄窮死喪，豈命也哉？」此學乎楊子之言命，而不知楊子之指者也。孟子之言性，人之性善；楊子之言性，人之性善惡混。孟子言命，莫非命也；楊子之言命，人爲不爲命也。孟、楊之道未嘗不同，二子之說非有異也，其所以異者，其所指者異耳。此孔子所謂言豈一端而已，各有所當者也。故孟子之所謂性者，獨正性也；楊子之所謂性者，兼性之不正者言之也。楊子之所謂命者，獨正命也；孟子之所謂命者，兼命之不正者言之也。夫人之生，莫不有羞惡之性，且以羞惡之一端以明之。有人於此，羞善行之不修，惡善名之不立，盡力乎善，以充其羞惡之性，則其爲賢也孰御哉？此得乎性之正者，而孟子之所謂性也。有人於此，羞利之不厚，惡利之不多，盡力乎利，以充羞惡之性，則其爲不肖也孰御哉？此得乎性之不正，而楊子之兼所謂性者也。有人於此，才可以賤而賤，罪可以死而死，是人之所自爲也。此得乎命之不正者，而孟子之兼所謂命者也。有人於此，才可以貴而賤，德可以生而死，是非人之所爲也。此得乎命之正者，而楊子之所謂命也。今夫羞利之不厚，惡利之不多，盡力乎利而至乎不肖，則楊子豈以爲其人哉，亦必惡其失性之正也。才可以賤而賤，罪可以死而死，則孟子豈以爲其人之命，而不以其人之罪哉，亦必惡其失命之正也。孟子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四支之於安逸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之性也。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知之於賢者也，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之命也。」然則孟、楊之說果何異乎？今學者是孟子則非楊子；是楊子則非孟子，蓋知讀其文而不知求其指耳，而曰我知性命之理，誣哉！

王安石《王文公文集》卷九〇《節度推官陳君墓志銘》　人之所難得乎天者，聰明辨智敏給之材。既得之矣，能學問修爲以自稱，而不弊於無窮之欲，此亦天之所難得乎人者也。天能以人之所難得者與人，人欲以天之所難得者徇天，而天不少假以年，則其得有不暇乎修爲，其爲有不至乎成就，此孔子所以嘆夫未見其止而惜之者也。

《全宋文》卷一四〇六王安石《性論》　古之善言性者，莫如仲尼，仲尼，聖之粹者也。仲尼而下，莫如子思，子思，學仲尼者也。其次莫如孟軻，孟軻，學子思者也。仲尼之言，載於《論語》。子思、孟軻之說，著於《中庸》而明於七篇。然而世之學者，見一聖二賢性善之說，終不能一而信之者何也？豈非惑於《語》所謂「上智下愚」之說與？噫，以一聖二賢之心而求之，則性歸於善而已矣。其所謂愚智不移者，才也，非性也。性者，五常之謂也；才者，愚智昏明之品也。欲其才品，則孔子所謂「上智與下愚不移」之說是也。欲明其性，則孔子所謂「性相近習相遠」，《中庸》所謂「率性之謂道」，孟軻所謂「人無有不善」之說是也。夫有性有才之分，何也？曰：性者，生之質也，五常是也，雖上智與下愚，均有之矣。蓋上智得之之全，而下愚得之之微也。夫人生之有五常也，猶水之趨乎下，而木之漸乎上也。謂上智者有之，而下愚者無之，惑矣。或曰：所謂上智得之之全，而下愚得之之微，何也？曰：仲尼所謂「生而知之」，子思所謂「自誠而明」，孟子所謂「堯舜先得我心之所同」，此上智也，得之之全者也。仲尼所謂「困而學之」，子思所謂「勉强而行之」，孟子所謂「太山之於丘垤，河海之於行潦」，此下愚也，得之之微者也。曰：然則聖人謂其不移，何也？曰：謂其才之有大小，而識之有昏明也。至小者不可彊而爲大，極昏者不可彊而爲明，非謂其性之異也。夫性猶水也，江河之與畎澮，小大雖異，而其趨於下同也。性猶木也，楩楠之與樗櫟，長短雖異，而其漸於上同也。智而至於極上，愚而至於極下，其昏明雖異，然其於惻隱、羞惡、是非、辭遜之端，則同矣。故曰：仲尼、子思、孟軻之言，有才性之異，而荀卿亂之。揚雄、韓愈惑乎上智下愚之說，混才與性而言之。

《全宋文》卷一四四一强至《上運判馬太博書》　正月日，具位某謹百拜獻書運太傅明公執事：某常病今之學者始攘取六經之文以爲辭章，幸一中第，則志滿意得，曰：「吾方從政，安暇學爲？」浮剽不根，遂爲淺人。噫！君子之於學，豈獵其名而止哉，蓋曰終身而已矣。某不佞，於他無足道，唯是嚮學之心異前之云者。雖奔走賤辱，未嘗輒忘學也。竊嘗謂學患不通經，經苟通，則性誠明而文深醇。不經之文，猶葩華爛漫，見者悅之，終無益於實也。雖間常爲小文，視今之得名者，或輒犯其鋒。然於聖人之道，則浩不知所濟。思得大人先生傳授聖言之微，使術明而性通，然後發爲文章，行爲事業，以成某之志者有日矣。恭惟執事學際聖賢，名重當世，六經之道，自已誠明而深醇；然豈獨裕諸己哉，必將推其餘以及學者，則某平日之志，願成於門下。或曰：下吏之於上官，非公事起居不得輒至其前，乃欲受教，僭矣。某曰：不然。爵位有尊賤，傳道無尊賤之隔。設孔子爲司寇，須三千之徒均爲司寇然後乃傳道，聖人之意不亦狹哉？則「誨人不倦」，不爲孔子言也。若乃論窮訴滯，懇懇有乞憐之辭，此衆之所以望衆人，非某之所以望執事也。干冒威重，進退俟命。不宣。某惶恐百拜。

《全宋文》卷一五二五王無咎《答王子發書》 傳曰「天命之謂性」，蓋命有逆順，則性有善惡，但善則其正性也，惡則非正性也。故性者常可以善言，而不可以惡言，以其始同出於命，而卒以習而異，故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習乎上而有至於上智，其達至於上智矣，故不移。習乎下而有至於下愚，其蔽至於下愚矣，故亦不移。故孔子曰「唯上智與下愚不移」，此言性之大略也。方孟子時，天下之言性者則故而已矣，故孟子救其言之偏也，特曰「性無不善」。揚子以孟子之時言善也，故又救其言之偏也，而曰「人之性也實善惡混」。雖然，所謂善惡混者，蓋與「性相近」者合也。獨荀子言「人之性惡」，則非正性也。非正性者，君子蓋不言也。至於韓子，又分性爲三品，此與五經孔孟之言不合，故與荀子俱爲不知性也。是説也，某猶未敢以爲真是，以子發之明，試自擇焉。

《全宋文》卷一五五四范純仁《尚書解・説命下》 臣某曰：夫人君不可不學，不學則聞見狹而智不明。聞見狹則遠大之言不能用，智不明則邪佞之説易以欺。況天下之廣，萬務之衆，不可率己意而治之，必當稽先王之成法，莫大乎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道。人君信懷此道，積於其身，使邪説異行不能惑亂，然後廣用賢俊，列於衆職，而王道成矣。

《全宋文》卷一六一七徐積《荀子辯》 荀子曰：「人之性惡，其善者僞也。古者聖人以人之性惡，以爲偏險而不正，悖亂而不治，是以爲之起禮義，制法度，以矯飾人之情性而正之，以擾化人之情性而道之也。使皆出於理，合於道也。」

辯曰：荀子非也。且人之性既惡矣，又惡知惡之可矯，而善之可爲也？矯性之矯，如矯木之矯，則是杞柳爲桮棬之類也，何異於告子哉？弗思而已矣。余以謂禮義者，所以充其未足之善，法制者，矯其已習之惡。

荀子曰：「凡性者，天之就也，不可學，不可事。」

辯曰：荀子過矣。若如此論，則是上之教可廢，而下之學可棄也，又烏用禮義爲哉？余以謂天能命人之性，而不能就人之性。惟人能就其性。如此，則與孔子之意合。孔子曰：「成性存存，道義之門。」

荀子曰：「今人之性，目可以見，耳可以聽。可以見之明不離目，可以聽之聰不離耳。目明而耳聰，不可學明矣。」

辯曰：《荀子》過矣。夫奚物而不可學也？赤子之性也不匍匐矣，既匍匐也，不能行，必須左右扶持，猶曰「姑徐徐」云耳。然而卒能之楚、之秦、之天下者，其故何哉？蓋曰「學而已」也。至於耳目則何獨不然？其始也，目不能視矣，耳不能聽矣，然而明可以察秋毫之末，聰可以辯五聲之和。卒能如此者，其故何哉？亦曰「學而已」也。夫奚物而不可學耶？

荀子曰：「今人之性，饑而欲飽，寒而欲暖，勞而欲休，人之性情也。今人饑見長者而不敢先食者，將有所讓也；勞而不敢求息者，將有所代也。夫子之讓乎父，弟之讓乎兄，子之代乎父，弟之代乎兄，然此行者皆反於性而悖於情也。故順情性則不辭讓矣，辭讓則悖於情性矣。用此觀之，人之性惡明矣，其善僞也。」

辯曰：《荀子》謬矣。夫饑而欲飽，寒而欲暖，勞而欲休，此人情之常也，雖聖人亦不免矣。至於子之讓乎父，弟之讓乎兄，子之代父，弟之代兄，此二行皆出於其性也，何反於性而悖於情哉？有是性即有是行也，無是性即無是行也，烏有性惡而能爲孝弟哉？弗思而已矣。

荀子曰：「凡禮義者，是生於聖人之僞，非故生於人之性也。故陶人合土而生瓦，然則瓦生於陶人之僞，非故生於人之性。工人斲木而生器，然則器生於工人之僞，非故生於人之性也。」

辯曰：荀子謬矣。夫欲行其實者必先正其名，名正則教行矣。禮義之僞，與作僞之僞有以異乎？其無以異乎？在人者必皆謂之僞，則何事而不可言僞。言情惡者，將以貴禮義也，今乃以禮義而加之僞名，則是欲貴之則反賤之也。奚不曰「陶人因土而生瓦，工人因木而生器，聖人因人而生禮義也」，何必曰僞？

荀子曰：「薄願美，狹願廣，貧願富，賤願貴。苟無之中者，必求於外。故富而不願財，貴而不願勢，苟有之中者不及於外。用此觀之，人之欲爲善者，爲性惡也。」

辯曰：荀子過甚矣。何不顧孟子之意也。孟子以仁義禮智謂之四端，夫端亦微矣。其謂仁者，豈遂足用爲仁哉？其謂義者，豈遂足用爲義哉？是在其養而大之也。此所謂薄願美、狹願廣、貧願富、賤願貴，以其不足於中而必求於外也。安得曰「富而不願財，貴而不願勢，苟有中而不求於外」耶？故人之欲爲善，以其善之未足也，而有可充之資，可爲之質也。何必待性惡而後爲善哉。性惡而爲善，譬如搏水上山；善而爲善，如水之流而就濕也，火之始燃而燥也，豈不順也。噫！荀子過矣。

荀子曰：「性善則去聖王、息禮義；性惡則興聖王、貴禮義。」

辯曰：一陰一陽，天地之常道也。男有室，女有婦，人倫之常道也。君必有民，民必有君，所以爲天下也。不然何以爲天下？聖王之興，豈爲性惡而已哉。故性善得聖王則愈治，得禮義則愈興。安得曰「去聖王，息禮義」？性善而得禮義，如物萌而得膏雨也，勃然矣，有何不可哉？荀子過矣。

荀子曰：「凡人之性，堯舜、盜跖亦惡而已。是自生民以來，未嘗有一人性善也。未嘗有一人性善，其禮義曷從而有哉？其所謂聖人者，曷從而爲聖人哉？

荀子曰：「堯問於舜，人情何如？舜對：『人情甚不美。妻子具而孝衰於親，嗜欲得而信衰於友，爵禄盈而忠衰於君。』」

辯曰：《荀子》載堯舜之言，則吾不知也。至於「妻子具而孝衰於親」，則是妻子未具而嘗有孝矣；「嗜欲得而信衰於友」，則是嗜欲未得而嘗有信矣；「爵禄盈而忠衰於君」，則是爵禄未盈而嘗有忠矣。則是天下之性未嘗無孝、未嘗無信、未嘗無忠，而人之性果善矣。其所以不善者，外物害之也，豈性之罪哉。學《荀子》者，以吾言爲如何？

《全宋文》卷一六九〇沈括《孟子解》 善不至於誠，不盡其心者也。盡其心，則性也。知性，則知天矣。天之與我者，存而不使放也，養而無敢害也。是之謂事天。壽夭得喪，我不得而知，知脩身而已。身既修矣，所遇者則莫非命也。所謂脩身也，不能窮萬物之理，則不足擇天下之義。不能盡己之性，則不足入天下之道德。窮理盡性以此。小人之樂於食色，没身不厭，誠欲之也。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若小人之誠於食色也，樂莫大焉。人不可以無恥。無恥之恥，無恥矣。恥莫恥於不知恥也。

《全宋文》卷一七四四王令《交説送杜漸》 孟子道性善，信其性之善也。然其有不善者，非其才之罪也，不能擴而充之，而習之遠之然也。有能資性之善而充之，習不相遠之，則信夫純乎哉！前吾學者，吾師也，吾見其擴已充而習不遠者也，吾不知其始爲何如然也。後吾學者，吾之徒也，吾多見其不能擴而充之而習之遠之。始吾亦爲然，然後知杜子賢夫人遠者也，能資性之善而充之，習不相遠之，是將信夫純者也。杜子名漸，年少朴茂，韜藏不挑抉，平日未嘗輒語言，與吾居且五年，又最爲親洽，而未見其懈且過也，言之有實也，行之有經也。與吾交而游者多矣，未見其可愛如杜子者，故吾獨樂朋友之，杜子亦猶然，乃不輒他人之從而獨我是待也。居相爲羣也，別相爲思也，見相爲喜也，言語相唱答而出處相往來也。故悲而同爲吁，窮而相爲謀，樂而相爲讓，去就相爲之可否，過失相爲之扳牽，吾獨杜子望而杜子亦望予然也。方吾窮困寒餓，牽而之東西，不旬月必復合。於其未合間，已共歎恨，而況今而去吾乃久也。故序其行，獨道其可愛與相合，與去可歎恨，而不及所學者，吾與杜子素講之熟矣。吾知杜子之不吾忘，而吾又敢自忘耶？

《全宋文》卷一七四五王令《性説》 或問：「性者何謂也？」曰：「難言也。」曰：「古聖人亦不言歟？」曰：「古聖人言，不得已而言。不得已而言，是哀生民之愚也。余業聖人者也，敢廢言乎哉！」曰：「然則性何出也？」曰：「上而億萬世，下而億萬世，其源，吾心是也。推吾心以通萬物之心，一心也。是則性者萬物之源乎？廓而無形像也，寂而無兆朕也。不日不月，陰陽不能晦也，不雷不霆，氣象所由應也。天蒼然稟之而上也，地隤然稟之而下也。日星稟之，所以經緯也；山川稟之，所以融結也。然則人介其間，稟之粹者也。人皆有稟之之資而不知所以稟之，是蔽之也。蔽之來，非一日二日也。當湛然之時，無思也，無爲也，粘湛而情生，則感氣而育矣。感氣而育，則溺之形質矣。溺之形質，則事物之攻，將千馳萬驟而不能反其源也。嗚呼！物格則局之視也，聲激則局之聽也，事牽則局之思也，舌鼓則局之言也，樂生則欣喜集也，苦纏則悲哀來也，好惡相兵也，是非相戰也，異而出於同，同而反之異。以繩墨辨曲直也，而不知不繩不墨所以爲曲直也；以冰炭等寒暄也，而不知不冰不炭所以通寒暄也。噫，大道昭昭，彌綸於天地間，奈何世人之不達也。世之人所以不達者，善惡之情爲之縛也。善者曰：『吾守是。捨吾守，何道之有也？』惡者曰：『吾守是。捨吾守，亦何道之有也？』善者泥於善，惡者泥於惡，頑然封執而不知聖人之變也。」曰：「然則善惡等歟？」曰：「善與惡，利害則殊矣。要其事爲，皆出於情也。今夫霜露之濡，生殺不能廢，一也。知露之能生，霜之能殺，而不知霜之所以爲霜，露之所以爲露，要之於潤則一耳。彼人所以執霜露云者，局之於生殺之情也。善惡之於人，豈異此哉？」曰：「然則善惡之情，不足辨歟？不辨，何以爲聖人也？然則善惡之來，各緣其習也。薄也，厚也，隱也，顯也，人固有始善而終惡者，始惡而終善者，本未渾然而善者，始終渾然而惡者，有善惡參相用者，此習何也？」曰：「向吾所謂善惡之來皆緣其習也者，此也。始善而終惡，是善情薄而惡情勝也；始惡而終善，是惡情劣而善情勝也；本未渾然於善，善善者也；始終渾然於惡，惡惡者也。善惡交相用，是善惡之情交相勝者也。」曰：「然則性果無善惡

歟？」曰：「性無善惡也。有善有惡者，皆情耳。」曰：「善惡紛紛，何由復其性也？」曰：「夫明覺之人，不留善也，不滯惡也。善惡忘則好惡平，好惡平則物我等，物我等則湛然無情於其間，故能與太虛等矣。」曰：「當是之時，與太虛等，則無復有爲歟？」曰：「是何言也！水之正，萬物之鑑也，谷之空，萬物之應也。聖人者，天下之母，肯遺天下之子哉！天下之子，不可計也，非而悖於是者有矣，惡而忘於善者有矣。非而悖於是，惡而忘於善，聖人未嘗忘於心也。心不安，則思有制作行於其間矣。紀綱教化，所以敦天下之本也；典章法度，所以開天下之誠也；符璽斗斛，所以公天下之平也；刑法號令，所以檢天下之姦也。《春秋》以是爲《春秋》也，《禮》、《樂》以爲是《禮》、《樂》也，《易》以是爲《易》也；《詩》、《書》以是爲《詩》、《書》也。噫！古之達此道者，皆聖人也。伊尹曰：『以先知覺後知，以先覺覺後覺。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伊尹覺斯民之道，上而億萬世，下而億萬世，捨吾所謂性者，無可覺者矣。噫，聖人沒，典法淪喪，知吾道者，幾人也？後之世，德行不修，仁義不著，使天下之人泯泯然入頑獷之俗而不自知者，皆不知性之罪也。有志於天下者，可不念哉！」

程顥、程頤《二程遺書》卷六《二先生語六》 人自孩提，聖人之質已完，只先於偏勝處發。或仁，或義，或孝，或弟。

程顥、程頤《二程遺書》卷一八《伊川先生語四》 問：「人之形體有限量，心有限量否？」曰：「論心之形，則安得無限量？」又問：「心之妙用有限量否？」曰：「自是人有限量，以有限之形，有限之氣，苟不通之以道，安得無限量。孟子曰『盡其心，知其性』。心即性也，在天爲命，在人爲性，論其所主爲心，其實只是一個道。苟能通之以道，又豈有限量？天下更無性外之物，若云有限量，除是性外有物始得。【略】

問：「人性本明，因何有蔽？」曰：「此須索理會也。孟子言人性善是也。雖荀、楊亦不知性。孟子所以獨出諸儒者，以能明性也。性無不善，而有不善者，才也。性即是理，理則自堯、舜至於途人，一也。才稟於氣，氣有清濁。稟其清者爲賢，稟其濁者爲愚。」又問：「愚可變否？」曰：「可。孔子謂上智與下愚不移，然亦有可移之理，惟自暴自棄者則不移也。」曰：「下愚所以自暴棄者，才乎？」曰：「固是也，然却道佗不可移不得。性只一般，豈不可移？却被他自暴自棄，不肯去學，故移不得。使肯學時，亦有可移之理。」

程顥、程頤《二程遺書》卷一九《伊川先生語五》 性出於天，才出於氣，氣清則才清，氣濁則才濁。譬猶木焉，曲直者，性也；可以爲棟梁、可以爲榱桷者，才也。才則有善與不善，性則無不善。「惟上智與下愚不移」，非謂不可移也，而有不移之理。所以不移者，只有兩般：爲自暴自棄，不肯學也。使其肯學，不自暴自棄，安不可移哉？

程顥、程頤《二程外書》卷六《羅氏本拾遺》 「性相近」對「習相遠」而言，相近猶相似也。上智下愚才也，性則皆善。自暴自棄然後不可移，不然則可移。伊川

程顥、程頤《二程粹言》卷下《人物篇》 子曰：氣之所鍾，有偏正，故有人物之殊；有清濁，故有智愚之等。

《全宋文》卷一七七八韋驤《盡心堂記》 人性鈞善，源於其心。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蔽。蔽，性之賊也；思，蔽之救也；學，思之益也。曰救、曰益，所以養其善也。夫學弈必志數，學射必志彀。弈射乎小如是，況其過者乎？君子奮身從仕，忠於君，澤於民，其志也忠也，顧其所得盡澤也，顧其所得施其守也。在《易》之《艮》曰：「思不出位。」蓋慮有所止則精不亂也，事不侵也。委吏乘田，聖人嘗爲之矣，不聞會計之廢，牛羊之瘠，居其官不以大德而棄小也。典獄之職，豈二者並，國刑輕重由之，非若穀貨之末；人命死生繫之，非如畜牧之易。今人補掾州郡，雖有理號而類不念責，顧以卑賤自處於此焉。蚤夜隕穫，作謀進之計，聽訊之間，忽爲細故，甚者至於民冤不直，胥猾不制，豈不足爲忠君澤民地耶？豈性不明之罪耶？是亦不思而蔽之耳。蔽孰爲大？畏權而持祿，恃智而任威，責成而偷安，蔽之大者也。上之人曰：「某事必如許，某事必如許。」己不審其是否，而謹從之，曰：「不然，將病我也。」是蔽於畏權而持祿也。如其思之，不當曰：「上之人則悦矣，罰一濫及，彼可辜哉？」己之訊己：爾情僞若是，爾隱伏若是。一不獲，則極鞭撻以求之，曰：「勿違予巧。」是蔽於恃智而任威也。如其思之，不當曰：「古之五聽，捶掠不及，雖得之，猶刺宥者三，矧夫輕慮索、厚楚毒而期於必從哉。獄無顯闇，一切委吏，治既具，則摘文以覈之，囚唯則已，不暇更端以窮未究，曰：「恐擾乃事。」是蔽於責成而偷安也。如其思之，不當曰：「神則不勞，奈何辯曲直於斲削之後哉。」噫，有是蔽者，非天愚之也，不竭所有而致然也。故曰：人皆有是心，賢者能勿喪耳。驤治獄之三月，以東偏舊堂易朽完破爲燕息之地，朝夕從事，退得所止，以思以學，唯恐及蔽。且生與人同，善亦與人同，雖未能淑問如咎繇，豈不能充吾之善以守吾職，使圜土之人自以爲不冤耶？進不進不度乎外，豈不能一吾守而保無愧於屋漏耶？蓋不

病不能，病不盡焉耳。《傳》曰：「刑者侀也，侀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取茲言名茲堂，且爲之記以自發云。嘉祐三年正月十日，餘杭韋某記。

《全宋文》卷一九四九蘇軾《揚雄論》 昔之爲性論者多矣，而不能定於一。始孟子以爲善，而荀子以爲惡，揚子以爲善惡混。而韓愈者又取夫三子之說，而折之以孔子之論，離性以爲三品，曰：「中人可以上下，而上智與下愚不移。」以爲三子者，皆出乎其中，而遺其上下。而天下之所是者，於愈之說爲多焉。嗟夫，是未知乎所謂性者，而以夫才者言之。夫性與才相近而不同，其別不啻若白黑之異也。聖人之所與小人共之，而皆不能逃焉，是真所謂性也。而其才固將有所不同。今夫木，得土而後生，雨露風氣之所養，暢然而遂茂者，木之所同也，性也。而至於堅者爲轂，柔者爲輪，大者爲楹，小者爲桷。桷之不可以爲楹，輪之不可以爲轂，是豈其性之罪耶？天下之言性者，皆雜乎才而言之，是以紛紛而不能一也。孔子所謂中人可以上下，而上智與下愚不移者，是論其才也。而至於言性，則未嘗斷其善惡，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而已。韓愈之說，則又有甚者，離性以爲情，而合才以爲性。是故其論終莫能通。彼以爲性者，果泊然而無爲耶，則不當復有善惡之說。苟性而有善惡也，則夫所謂情者，乃吾所謂性也。人生而莫不有饑寒之患，牝牡之欲，今告乎人曰：饑而食，渴而飲，男女之欲，不出於人之性也，可乎？是天下知其不可也。聖人無是，無由以爲聖。而小人無是，無由以爲惡。聖人以其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御之，而之乎善。小人以是七者御之，而之乎惡。由此觀之，則夫善惡者，性之所能之，而非性之所能有也。且夫言性者，安以其善惡爲哉！雖然，揚雄之論，則固已近之。曰：「人之性善惡混。修其善則爲善人，修其惡則爲惡人。」此其所以爲異者，唯其不知性之不能以有夫善惡，而以爲善惡之皆出乎性也而已。夫太古之初，本非有善惡之論，唯天下之所同安者，聖人指以爲善，而一人之所獨樂者，則名以爲惡。天下之人，固將即其所樂而行之，孰知夫聖人唯其一人之獨樂不能勝天下之所同安，是以有善惡之辨。而諸子之意，將以善惡爲聖人之私說，不已疏乎？而韓愈又欲以書傳之所聞昔人之事迹，而折夫三子之論，區區乎以后稷之岐嶷，文王之不勤、瞽鯀、管、蔡之迹而明之！聖人之論性也，將以盡萬物之理，與衆人之所共知者，以折天下之疑。而韓愈欲以一人之才，定天下之性，且其言曰「今之言性者，皆雜乎佛、老」。愈之說，以爲性之無與乎情，而喜怒哀樂皆非性者，是愈流入於佛、老而不自知也。

《全宋文》卷一九六二蘇軾《稼說送張琥》 曷嘗觀於富人之稼乎？其田美而多，其食足而有餘。其田美而多，則可以更休，而地方得完。其食足而有餘，則種之常不後時，而斂之常及其熟。故富人之稼常美，少秕而多實，久藏而不腐。今吾十口之家，而共百畝之田，寸寸而取之，日夜以望之，鋤耰銍艾，相尋於其上者如魚鱗，而地力竭矣。種之常不及時，而斂之常不待其熟，此豈能復有美稼哉？古之人，其才非有以大過今之人也，其平居所以自養而不敢輕用以待其成者，閔閔焉如嬰兒之望長也。弱有養之以至於剛，虛者養之以至於充。三十而後仕，五十而後爵，信於久屈之中，而用於至足之後，流於既溢之餘，而發於持滿之末，此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而今之君子所以不及也。吾少也有志於學，不幸而早得與吾子同年，吾子之得亦不可謂不早也。吾今雖欲自以爲不足，而衆且妄推之矣。嗚呼，吾子其去此而務學也哉。博觀而約取，厚積而薄發，吾告子止於此矣。子歸過京師而問焉，有曰轍子由者，吾弟也，其亦以是語之。

《全宋文》卷二〇八五蘇轍《易說一》 「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何謂道？何謂性？請以子思之言明之。子思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中者性之異名也，性者道之所寓也。道無所不在，其在人爲性。性之未接物也，寂然不得其朕，可以喜，可以怒，可以哀，可以樂，特未有以發耳。及其與物接，而後喜怒哀樂更出而迭用，出而不失節者皆善也。所謂一陰一陽者，猶曰一喜一怒云爾，言陰陽喜怒皆自是出也。散而爲天地，斂而爲人。言其散而爲天地，則曰「天地位焉，萬物育焉」。言其斂而爲人，則曰「成之者性」，其實一也。得之於心，近自四支百骸，遠至天地萬物，皆吾有也。一陰一陽，自其遠者言之耳。

《全宋文》卷二〇九六蘇轍《藏書室記》 予幼師事先君，聽其言，觀其行事，今老矣，猶志其一二。先君平居不治生業，有田一廛，無衣食之憂；有書數千卷，手緝而校之，以遺子孫。曰：「讀是，內以治身，外以治人，足矣。此孔氏之遺法也。」先君之遺言今猶在耳，其遺書在櫝，將復以遺諸子，有能受而行之，吾世其庶矣乎！蓋孔氏之所以教人者，始於灑掃應對進退。及其安之，然後申之以弦歌，廣之以讀書。曰：「道在是矣，仁者見之斯以爲仁，智者見之斯以爲智矣。」顏、閔由是以得其德，予、賜由是以得其言，求、由由是以得其政，游、夏由是

以得其文。皆因其才而成之。譬如農夫墾田，以植草木，小大長短，甘辛鹹苦，皆其性也。吾無加損焉，能養而不傷耳。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如孔子猶養之以學而後成，故古之知道者必由學，學者必由讀書。傅説之詔其君亦曰：「學於古訓，乃有獲。」「念終始典於學，厥德修罔覺。」而況餘人乎？子路之於孔氏，有兼人之才而不安於學，嘗謂孔子有民人社稷，何必讀書然後爲學。孔子非之，曰：「汝聞六言六蔽矣乎？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好智不好學，其蔽也蕩；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凡學而不讀書者，皆子路也。信其所好，而不知古人之成敗與所遇之可否，未有不爲病者。雖然，孔子嘗語子貢矣，曰：「賜也，汝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歟？」曰：「然。非歟？」曰：「非也，予一以貫之。」一以貫之，非多學之所能致，則子路之不讀書未可非耶？曰：非此之謂也。老子曰：「爲學日益，爲道日損。」以日益之學，求日損之道，而後一以貫之者，可得而見也。孟子論學道之要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心勿忘則莫如學，必有事則莫如讀書。朝夕從事於詩書，待其久而自得，則勿忘勿助之謂也。譬之稼穡，以爲無益而捨之，則不耘苗者也；助之長，則揠苗者也。以孔孟之説考之，乃得先君之遺意。

《全宋文》卷二一〇七傅拳《四賢堂記元符二年》 元符改元，縉雲管公以朝散郎來知軍事。下車之明日，謁孔子廟既退，進學之諸生於堂上，接致悃款。歷視齋室什物，必令如式而裕焉。命幕中上官彝爲教官，推講成均之法以教率之。每旬朔，必躬臨察考其行能之進否，考其善者，有以異之，而後羣心知勸。一日，集諸生而語之曰：「吾聞盱江世多君子，有若李泰伯、曾子固、王補之、鄧聖求者，豈其人歟？」諸生避席，翕然應之曰：「然。」公曰：「是皆所謂賢者也。性之歟？學而致之歟？」諸生曰：「堯、舜、禹、湯、文、武、仲尼，無非學也。孔子不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未聞其非學。」公曰：「誠然，則學固不在於我乎？願諸君無忽。」於是即孔子廟之右翼而爲堂，訪求四人者之像，繪之於壁，牓其額曰「四賢」，俾朝暮過乎其前者，視其容必有以思其人而自勉也。諸生感悦，亹亹然磋磨墾激，不敢以須臾怠。明年仲冬，公被召登對。既行，學之生徒追欽服佩，若有所失。使人謂東巖山人曰：「公歸矣，何以勤吾等一日不見之誠？子其爲我記四賢堂，且著公之所以爲堂之意，以勿惰於學者之思也。」予聞其言而善之，謂使者曰：「若知之乎？人之生，未嘗有過人之性，而有過性之學。今夫可欲之善同出於自然之天，擴而充之，有至於不可知之神，則受性之初，未始有賢不肖之辨。而終以不充焉者，學與否焉而已矣。故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荀卿亦曰：『學始爲士，終乎爲聖人。』而爲善乃可以配堯、禹，是四賢者之性果與人異乎？果無以異也。特從其所以成存者而論之，則人之於學又可以已乎？若夫專以口耳爲工，鈔掠爲能，以徼瞬息之利達，是皆滅天真、沈人僞，君子之棄而小人之歸，非先王之所以教學，管公之所以期處之意，而賢者之英靈亦且愧羞憾恨。冀諸君勿爲之也。」使者曰：「四君子之所以爲賢，我則聞之矣。而窮達出處之不齊，何耶？」夫窮達有命，善學者不以與焉。至於出入朝廷，居官行己，見於史筆，與文章之留於世者，後之讀其書、考其世、論其人，當有知之者矣，亦必有所論。姑爲之記云。

《全宋文》卷二一四五范祖禹《中庸論二》 《中庸》者，言性之書也，既舉其略矣，而未及乎性也。夫誠者，聖人之性也；誠之者，賢人之性也。聖人生而知之者，故其性自内而出；自内而出者，得之天而不恃乎人。賢人，學而知之者也，故其性自外而入；自外而入者，得之人而後至於天。故曰：「誠者天之道，誠之者人之道也。」又曰：「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者所以成性也，明者所以求誠也。「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者，聖人之性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賢人之明也。目之視乎色，耳之聽乎聲，鼻之別乎臭，口之識乎味，此四者，有諸内而無待於外，聖人之性猶此也。譬之則勸，非之則沮，順之則喜，逆之則怒，此四者，動乎外而應之於内，賢人之性猶此也。聖人先得於誠，而有明者也；賢人先得於明，而後至誠者也。夫《中庸》，所以使賢者學爲聖人也。故欲誠者莫若明，用明者莫若知。夫所謂知者何也？致其知也。故曰「致知在格物」，又曰「物格知至」。物至而後有知也，知然後好惡形焉，有知而後有好惡也。君子則好善而惡惡，小人則好惡而惡善，此君子小人之所以分也。夫明者，有善未嘗不知焉，有不善未嘗不知焉，擇其善者而執之，其不善者而拂之。昭昭乎知所以爲善，知所以爲不善，此所謂明也，此謂致知也，是知之至也。「知至而後意誠，意誠而後心正，心正而後身修，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此大學之道，賢人所以學而成聖者也。子曰：「回之爲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又曰：「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夫顔子豈無不善哉？惟能知而不行也。故曰：「欲誠者莫若明，用明者莫若知致。」知者，是所以學爲聖人之端也。

張舜民《畫墁集》卷六《四賢堂碑陰記》 關梁莅事之三日，例見吾孔子於學中，既拜堂下，又引而之東西序，有偏坐者四焉，其禮如見孔子。舜民陰怪而問之典，謁者曰：此所謂四賢堂也。敢問賢者爲誰，曰：司馬遷、王通、韓愈、柳宗元也。前守茲土者，既新吾學，又取蒲人之有聞於後世者，設堂侑之意，使天下知蒲州人物之盛，且以勉學者。子歎曰：河東人物，自古冠天下，莫尊於舜，莫高於伯夷、叔齊，介之推，莫智於百里奚，莫辯於司馬遷，莫賢於王通，莫富於猗頓，莫盛於唐，莫衰於今日。至於二裴之功業，三薛之學行，張説之通才，張巡、吕子臧、張介然之死節，陽城之敢諫，王維、司空圖之高雅，柳宗元、韓愈之文章，至於宗楚客、裴延齡之險詖，揚國忠妃子之寵遇，門閥之家，富貴之胄，以至於一介一節之士，立身於當時名聞於後世者，不可勝數，夫何其盛哉！觀其條華之所鎮臨，河洛之所經會，宜有靈氣孕奇育粹之不竭，如東海之淵，泰山之麗，其所以爲珠璣金貝楩楠豫章之貨者，於茲出焉。又何獨至於今日空虚索寞寂無人哉？且學校之設，所以教也，教之大倫，忠孝是也。當孔子不得中道而與之，雖潔已之童子有常之人狂狷之士，亦所不棄者，欲以教也。冉求一賦粟，將鳴鼓而攻之，欲以爲教也。教者取其材而爲教者，必責其成材，則是四賢者，皆成材也。苟取其文章而略其德業，則奈何其爲教哉！吾欲進裴度、張巡、陽城而退子厚以爲六數，合於聖人鳴鼓之義，而患不能，故書其碑之陰，以告在學之徒，若後之守土者。

黄裳《演山集》卷四五《性學》 問：予嘗遺外萬物，静坐而内觀之，見人之性，常無者體道，富有者體物，形色之間，陰陽五行無不具者。又況盡性之分，而上之可以隸陰陽、官天地，彼無不具者烏足以爲至哉？世之學者果知德性之所在，不以我累道，不以物累我。由性而治之，則有静一之心。由性而養之，則有剛大之氣。由性而用之，則有至和之情。由性而壽之，則有考終之命。有道可以制刑名，有良貴可以勝物，還顧誦數之儒、利名之士，不亦下乎？及知德性之所在，其效至于此極，然則學者烏得不求知其性哉！嘗謂古今諸子争出性説，而性之本不入其説中，惟未之求。得于此者有彼對之用，善爲主者有惡爲之辨，終身求性之所在，或得其才，或弊于習，以爲是性也，而性終不獲焉。困于度數之間，不知自有良貴，此學者之患也。善學之士，以序取道，以類貫道，其始在乎知務而已。由性之德，可以之天。由性之善，可以之神。有志足以及之，有心足以通之，有情足以用之，有氣足以行之。四者之説，未及議也。取道以序，貫道以類，其本在性先，欲諸君求性之説而治心，養氣之道可以次第及之，得性之説，遂能制行出法以賜天下。諸君敏求其本，以正爲學之始，然後六經之微言，百家之雜説，吾相與從事焉。

黄裳《演山集》卷五六 繼之者善，而道有用；成之者性，而道有體。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以其成之者性。

秦觀《淮海集》卷二三《變化論》 萬物不能常有，有極則入於無，亦不能常無，無極則出於有，變者自有入於無者也，化者自無入於有者也，方其入也，則質散而返形，形散而返氣，氣散而返於芒忽之間，闔陰以爲陽者有矣，闔陽以爲陰者有矣，其巧妙其功深，故難窮難終，此物之極者所以由之也。方其出也，則芒忽之間合而成氣，氣合而成形，形合而成質，移剛以爲柔者有矣，易柔以成剛者有矣，其巧顯其功淺，故隨起隨滅，此物之生者所以由之也，是故物生謂之化，物極謂之變，變者天道也。君道也聖人之事，而化之所以始也，化者地道也；臣道也，賢人之事，而變之所以終也。是二者，猶生之有死，晝之有夜，動之有静，往之有來，常相待爲用，而未有能獨成者也。二者雖不能獨成，而亦不能兩立，何則？一氣不頓進，變進則化退矣，一形不頓虧，化進則變退矣，一進一退迭相出入，而神用無窮焉。故曰變化者，進退之象也。又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爲乎。昔之論變化者，有先變而言者，有先化而言者，有兼變化而言者。《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化而裁之謂之變，夫道者變之統也，器者化之宇也，有形者不能相有，是以雖器也而制之者亦存乎道，雖化也而裁之者亦存乎變，故曰化而裁之謂之變，此所謂先化而言者也。《中庸》曰：「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蓋自致曲而至於變化者，由人以盡天道，自變而至化者，由天以盡人道，盡天道所以率性，盡人道所以立教。故曰：「變則化。」此所謂先變而言者也。荀卿曰：「誠心守仁則形，形則神，神則能化矣。誠心行義則理，理則明，明則能變矣。變化代興謂之天德。」夫變者，所以原始化者，所以要終，獨化則不能以生，獨變則不能以形，生生形形而道之用盡矣。故曰變化謂之天德，此所謂兼變化而言者也。蓋先變者以言乎自無而出有，先化者以言乎自有以入無，而兼變化者以言乎出有入無相待爲用而已矣。然則主變者天也，司化者地也，而荀氏皆以爲天德何也？曰：「天道成終而成始。」凡言變者亦可以兼化，地道無成而待有終，凡言化者，則不可以兼變，《易》於《乾》曰：「乾道變化而於坤，則曰萬物化生。」蓋乾者用陽

氣以統天地，天既可以兼化，則乾固不獨變矣，地不可以兼變，則坤固止於化矣。故曰：「闢户謂之乾，闔户謂之坤，一闔一闢謂之變。」又曰：「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由是觀之，變化者神之用也，神無方，無方則無乎不在，故在天則乾道是已，在地則坤道是已，在人則聖人是已。故曰：「天地變化，聖人効之。」此之謂矣。

晁補之《雞肋集》卷三八《策問》 問：記曰：人生而静，天之性也。静之爲名，善惡不得而居。孔子曰：「性相近。」此生而静之説也。學孔子而近者，如孟軻、荀况、揚雄，或以爲善，或以爲惡，或以爲善惡混。而孟子道告子之言曰：「生之謂性，性猶湍水。」又曰：「性無善無不善。」又曰：「有性善，有性不善。」而至於韓愈，又以謂性有三，中人可與上下，而上智與下愚不移。夫性一也，自六説者觀之，其源既已大異，而末學之辯，波瀾滋廣。道之不明也，道之不行也，以學者不盡其性而已。孔子之言，經也。經不可刊，反經以正。諸子之異，則或善或惡，或善惡混，必居一於是矣。以夫生而静且相近者爲性，則其曰「生之謂性，性無善無不善」者，其説亦奚不可也，然而告子未嘗知義，惟曰從其自於外也，是豈性之説也哉？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誠之在我者如是，諸君之語性不可以外諸己而求也。

游酢《游廌山集》卷一《論語雜解・唯上知與下愚不移章》 孔子之言性，有以其本言之者，若「繼之者善，成之者性」是也；有以人所見言之者，若「性相近，習相遠」是也。孟子亦然。其道性善，深探其本也；其曰「孺子將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姑據人所見而語之也。是以當時學者不能無疑。夫道未始有名，感於物而出，則善之名立矣，託於物而生，則性之名立矣。善者性之德，故莊子曰：「物得以生謂之德。」性者善之資也，故莊子曰：「形體保神謂之性。」蓋道之在天地，則播五行於四時，百物生焉，無非善者也，無惡也，故曰繼之者善也。道之在人，則出作而入息，渴飲而飢食，無非性者也，無妄也。苟得其性之本然，反身而誠，則天地萬物之理得而道自我成矣，故曰成之者性也。惟其同出於一氣，而氣之所值，有全有偏，有邪有正，有粹有駁，有厚有薄，然後有上智、下愚、中人之不同也。猶之大塊噫氣，其名爲風，風之所出，無異氣也，而叱者吸者叫者號者，其聲若是不同，以其所託者物，物殊形，耳其聲之不同，而謂有異風可乎？孟子謂性善，正類此也。荀卿言性惡，揚雄言人之性善惡混，韓愈言性有三品，蓋皆蔽於末流而不知其本也。觀五方之民剛柔、輕重、遲速、異齊，則氣之所稟可以類推之也。以堯爲君而有丹朱，以瞽瞍爲父而有舜，又何足疑乎？孔子言性相近者，以習而相遠，則天下之性或相倍蓰者固多矣。由是觀之，則謂性有三品未爲不可，唯其止以是爲性，則三子者之失也。成性存存，道義之門，蓋非盡心知性者不足以與此，宜乎夫子之言性，門人莫得而聞也。子貢知道者也，得其所以言矣，故其贊聖人者及此。

楊時《龜山集》卷一二《語録三・餘杭所聞》 言荆公云：天使我有是之謂命，命之在我之謂性。是未知性命之理。其曰使我正所謂使然也，然使者可以爲命乎？以命在我爲性，則命自一物。若《中庸》言天命之謂性，性即天命也，又豈二物哉。如云在天爲命，在人爲性，此語似無病，然亦不須如此説。性命初無二理，第所由之者異耳。率性之謂道，如《易》所謂聖人之作易將以順性命之理是也。【略】

仲素問：横渠云氣質之性如何？曰：人所資稟固有不同者，若論其本則無不善。蓋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無不善而人則受之以生故也。然而善者，其常也，亦有時而惡矣。猶人之生也，氣得其和則爲安樂人，及其有疾也，以氣不和則反常矣。其常者，性也。此孟子所以言性善也。横渠説氣質之性，亦云人之性有剛柔、緩急、彊弱、昏明而已，非謂天地之性然也。今夫水清者，其常然也，至於汩濁，則沙泥混之矣，沙泥既去，其清者自若也。是故君子於氣質之性必有以變之，其澄濁而永清之議歟。

楊時《龜山集》卷一三《語録四・蕭山所聞壬辰五月又自沙縣來至八月去》 横渠言性未成則善惡混，亹亹而繼善者斯爲善矣。惡盡去則善因以亡。故舍曰善，而曰成之者性。伯思疑此以問公曰：不知横渠因何如此説？據此説，於《易》之文亦自不通。却令伯思説，伯思言：善與性，皆當就人言。繼之爲説，如子繼父。成乃無所虧之名矣。若非人，即不能繼而成之。曰：不獨指人言。萬物得陰陽而生，皆可言繼之。善亦有多般。如《乾》之四德有仁、義、禮、智之不同，後人以配四時。若如四時，則春固不可爲秋，冬固不可爲夏，其實皆善也。元者，特善之長也，固出於道。故曰繼之者善性，則具足圓成，本無虧欠。要成此道，除是性也。今或以萬物之性爲不足以成之，蓋不知萬物所以賦得偏者，自其氣稟之異，非性之偏也。孔子曰：「天地之性人爲貴。」人之性特貴於萬物耳，何常與物是兩般性？

李昭玘《樂静集》卷二五《知人》 言乎明道德達禮樂，人無賢不肖，才無愚

智，學則成，不學則棄，此必有教人之功也。

劉安節《劉左史集》卷三《君師治之本》 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有二焉，一曰形，二曰道。含二氣之精，鍾五行之秀，首圓象天，足方象地，視明而聽聰，貌肅而言義，人之形也。父子之恩，君臣之義，夫婦之別，賓主之禮，朋友之信，人之道也。形與道具，則人所以爲人者盡矣。雖然，天地能肇人以元，而不能與人以形。父母能與人以形，而不能化人以道。則夫統而正之，教而成之，使人日由於道，饑而食，渴而飲，以相與羣而不亂者，得無自而然哉？君師者，所以化人於道者也。故荀卿以爲治之本而列諸天地先祖之後，以爲禮之三本。善乎其推明之也。竊嘗謂人生於天地之間，其不能無羣也久矣。羽毛不足以禦寒暑，爪牙不足以供嗜慾，雪霜風雨之苦暴於外，則必挽草木治宫室，緝絲麻以成之。饑渴、男女之欲役於外，則必鑿井泉、布黍稷、合夫婦以成之。力不能兼通也，必有士農工商以成之。智不能獨任也，必有鄉黨朋友以成之。夫以一人之身，而與是數者之衆相與爲羣於天下，紛紛藉藉，未易以億萬計於斯時也。法度不立，則力强者亂，兵强者叛，智强者譎，幾何而不趨於亂乎？仁義不明，則居迷於所爲，行迷於所之，冥然無知，以蹈禍機，幾何而不底於悔乎？禍亂並作，顧雖有天地之功，父母之恩，亦將無可奈何。則夫秉法度之權，修仁義之教，以相班治，以相訓廸者，是乃所以輔天地不全之功，成父母不及之恩，君師之法豈不大哉！《詩》曰：「豈弟君子，民之父母。」孔子曰：「視予猶父也。」夫父母之功亦大矣。而古之人以君師配之者，其功同也。其功同則事之之道同。就養之方，服勤之久，聞命之恭，著在《禮經》，略可考矣。觀周之季，禮之見於世者，有若齊女之候奔者，問父先其君，孔門之議服者，喪師視其父，則其事之之禮爲何如哉？雖然，禮有三本，其道一也。事君無可去之禮，而孔子於魯則去之，事師無可逃之理，而孟子乃使夷之逃墨，何也？蓋父母者天之合，以形言也，形可逃乎？君師者人之合，以道言也，苟非其道，則其所資以爲治者已亡其本矣，何禮之有！是故君道然耶，而高克去其君，是孔子之罪人也。不然，則孔子亦將去魯矣。師道然耶，而陳相背其師，是孔子之罪人也。不然，則孟子方且使夷之逃墨矣。二者或去或不去，雖出於禮之變，然其所以事之之實蓋無異致也。傅曰：「父生之，君治之，師教之。」故事三如一，此禮之所以大也。然則荀卿之論，其亦主於事之之禮乎？觀其名篇，斷可識矣。學禮者不可不察也。

尹焞《和靖集》卷五《師説上》 時敏問：「告子生之謂性，如何？」先生曰：「生之謂性，説得自是。白玉、白羽、白雪，其白一也，只是被孟子以牛之性、人之性爲問，便錯了倒了，只是内不明。」

尹焞《和靖集》卷七《師説附録》 先生嘗言，學者所以學爲人也。徐名度字惇立，尹門人。問曰：「某有意於學而未知，所以爲問。」先生曰：「此語自好，若果有此意，歸而求之有餘。」師又語人曰：「放教虚閑，自然見道。」

王庭珪《盧溪文集》卷四一《遷善齋銘》 夫學本於人性，恐跳而逐諸物，則磨揉刻琢，日趨於善，使不見異物而遷，爲惡之心無自入焉。推而上之，納諸聖賢之域，可以師友千載，陶冶萬物。蓋積成其德，神明變化，去道不遠，非特出幽谷遷喬木而已。苟不中道而畫，廓之以廣大，極之以高明，如五星北斗之麗天，太山之崇崛，海運徙於南溟，背負青天九萬里，則風斯在下矣。信如參辰之不相比也。

王蘋《王著作集》卷八《震澤記善録》 憲問：「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此是知之；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此是養之。」先生曰：「不然。余常問伊川：『造得到後，還要涵養否？』伊川曰：『造得到後，更説甚涵養！盡心知性，知天，知之至也。知之至，則心即性，性即天，天即性。性心所以生天、生地。此言天之形體化育萬物，爲堯、舜、禹、湯、文、武者皆此心。堯夫《自餘吟》：身生天地後，心在天地先；天地自我出，自餘何足言！此之謂也。其次則欲存心養性以事天。』」

王洋《東牟集》卷一〇《答陳謇叔主簿書》 某聞，善惡之積至於不可掩解者，類皆有以相之以成其自信之心，故有非人之所能爲者。則不知其然而然者是也。所謂相之者何邪？即其所至之物是矣。今人爲善，初如萌蘖之生焉，非敢自意於茂大也，及其雨露之所潤，晝夜之所息，至於絜之百圍而未已，豈不猶爲善而不可掩者邪！彼爲惡者，亦然。其始犯義也，寧無畏懼怵迫之心，及其已熟，旁誘曲譬日聞於耳，然後至於惡積而不可解。此《大學》所謂格物而後知至，斷章取義，則爲善惡之訓一也。某聞，謇叔之居於鄉也，有里胥持縣符相督以勞辱事者，彼不知爲善者遇之，不過諂笑以媚强，袖賂以規免，伐羔肫具酒炙以幸其去爾，謇叔於此時獨慨然發憤，攻求古書，以敵俗吏之鋒。此狄梁公之志也，故能好學不倦。至於今日，又求其所未至。嗟乎！如子者豈易得哉！僕之畏友，今得人矣。所期於子者，願子自信以增其光大而已。唐有崔羣者，韓子之所畏也，然其贈羣之書則曰：崔君無怠云。蓋懼饑渴困躓之來有以害之也。子能

屬崔君之志，保韓子之言，無爲饑渴困躓之所敗，則百圍之材，子當之矣。如僕者其願庇焉。盛暑憒憒，不能辯悉，其他俟相見。

張九成《橫浦集》卷一九《名節説》 子張子曰，以血氣爲我者，方其壯也，立名立節似若可觀；及其衰也，喪名敗節無所不至矣。血氣之不足恃也甚矣。惟學問克己，轉血氣爲理義，則窮而益堅，老而益壯矣。或曰，陳仲舉、顔魯公不聞有聖人之學也，而暮年之節炳然不衰，如此何也？曰，此皆有聖人之資。使其有聖人之學，則在周公之列矣。吁！可仰哉。

朱松《韋齋集》卷九《上唐漕書》 某嘗不自揆，以所學乎古者妄論天下之勢，以謂一介之士斂然自修于環堵之中，其勢力輕重不足較于世也明甚，至其風聲氣俗則有天下盛衰理亂之所繫者。蓋嘗竊怪先王之時，其士君子皆敦厚朴實，温然而自重，富貴利禄若不足以介其意，而後之君子髣髴其餘風者何其少也。其一時號爲名卿才大夫者，名雖滿于天下，而道不足以善當世之俗，勢雖臨于一時，而德不足以悚來世之風，上下相持以入于弊，而風聲氣俗不可復振，無足怪者。三代而上其詳不可盡知，然《詩》、《書》所傳猶可想見，士之退處于陋巷者，時君世主招以弓車，聘以幣帛，有非其物者，欲見且不得，而況可屈乎！故上之求其下也。不敢輕，非獨一日之勢有加乎士者；不敢輕，蓋雖天子不敢輕也。故士之自待也，不敢不重。詭遇而貪得者，出不容于朝，歸不齒于鄉，故下之望乎上者，不敢以己之所不至者徼幸于一時，而皆至于至足之分。蓋在上者，尊德樂義之誠，不如是其至不足與有爲，而士之自立于世者，不如是不可責以有爲也。後世不然，上之則有科舉誘之于前，使之決道義之藩以阿世俗之所好；下之則存荐舉推之于後，使之圓廉恥之隅以徇私意之所欲。其間固不能無卓然自信異于孟子，所謂凡民者然，積習日久，百世一範，而猶責其有爲于世，其亦踈哉。嗟夫！此豈獨士之罪也。嘗讀成湯禱桑林之詞，有曰：「士失職者，知士固有職，必求所以充之。」蓋其從事于六藝之文，而歷觀古今治亂興亡之變，隱之吾心而不遠，質之聖人而不戾，達之當世而不悖，此士所學乎先王之道者也。是道也，得之心，得之身，發之言，推而被之天下無二焉。士惟有得于是也，抗顔不讓，自任以天下之重，而君子不以爲誇；待之不以其禮，則翻然去之，而君子不以爲傲；與天下周旋以圖回四海，而君子不以爲泰；抱關擊柝，寸禄是營，而君子不以爲汙。士之職如是其重，而不知學先王之道以充之，命曰失職之民。故愚以謂士之風聲氣俗以與天倫之勢相關者，存于士之自重與否。而其失職而可罪者又將推之而責之在位之君子。恭惟執事，以絶人之賢，方進爲于聖世，天子付使者印使來閩中。以言乎民，則入城生齒之衆，執事兒子撫而龍蛇驅者，以億計；以言乎吏，則領挈衡稱、輕重升黜在于一言者，以百計；以言乎權，則天子所寄以耳目，而事無巨細，人無賢不肖，皆得以言于上，則亦在位之君子也。以某觀之，不知其他，閩中之吏，苟賤爲甚，自蹈汙衊，少所愧恥，上官一不得意，則呵叱慢罵，辟易不敢仰視。雖其間有修潔才謹之吏，得免于此者蓋寡。則亦無怪乎士之不知所以自重也。恭惟執事，執古之道而行今之世，固與夫今之所謂君子者異。故以某之愚且賤而敢進其猖狂之説，以謂風俗之美惡係于有位之君子，而使夫士之自重者，得少挺其志，不至于失職而可罪，則執事其任之。某江南草茅一介耳，既冠，與有名于吏部來閩中，今七年矣。不肖之名字，蓋未嘗掛當路之齒，豈敢妄自比于士之自重者，蓋自度其踈頑無所用于世，雖有好古之志而于先王之道未有聞也。挾不足之資，以求之于人，實懼獲罪而不敢。比來尉尤溪，爲邑僻左，雖辱在庇臨，莫緣奔走于下風，望顔色而受約束，心以事荒，舊業無廢，是以滋不敢有意于當路之君子。然竊嘗講聞執事之美，有嘉祐、慶曆間公卿之餘風，其責僚吏必以公事，未嘗以其私忘部使者之尊，以禮知名之士。此其可以情告而理扣也。故敢推廣其所聞于古者，風俗之所關而以其責歸之執事，若某者其亦失職而可罪之士也，顧何足以與于此。蓋嘗聞其説云爾，其或市骨求駿，式蛙求勇之意。願自隗始將見風俗之變，人人知自好以求，附于餘光而勢足以加士者，不得僕隸視其下，其稱于天下之勢蓋不小矣。則執事之建立，所以善天下而竦後世者，爲如何邪？謹復料理十數年來古律詩若干篇，繕寫以爲獻，此古人以爲賢于博弈而已者。若夫不自揆，而論治道，言世事者，欲求教而未敢也。夫以下邑之尉，卑且賤，世所不數，平日未嘗爲起居之問，一旦以書冒言上下相待之勢而不以爲嫌，蓋方以古君子之所建立，有望于執事而不以流俗之屑者自疑，是亦古之道也。禮懵言高，愧慄惟命。

馮時行《縉雲文集》卷四《舜命夔典樂教胄子》 堯、舜之時，無《六經》，諸子百家，欲教胄子，將以何書？古之胄子未學時，亦今之童蒙也，必先之以誦數。既無《六經》、諸子百家使之誦習，何語誦習？樂章也。詩言志，歌永言。志者，心之所之。所之有二，正與邪而已。孝悌、恭儉、慈愛、忠信，正之類也。淫侈、悖慢、驕矜、詭詐，邪之類也。詩言志，所言正之類也，必非邪之類也。自童蒙使之誦習正言。既誦習，必從而歌之，又從而被之金石管絃，邪心何自而生，此教

也。教由外也。舉其外如此，必能感發其中心，所謂樂則生，生則烏可已者，此所以教也。若子之所言寓所畏於樂，古今聞畏刑也，未聞畏教也。至於以樂之緒餘用於天地鬼神，此尤害理者。愚曰使天神降，地祇格，人鬼享，此非精誠有以感格，何以得此？以堯、舜爲祭主，以夔典樂。是時無樂工，惟用所教之胄子以爲工。君臣上下無一人有毫髮邪心者，所以感格天地鬼神，至於鳳凰儀，百獸舞，此樂之大成也。教胄子，樂之始也。請深思之。

范浚《香溪集》卷五《愚齋銘》 吾弟茂清築便室，而名之曰「愚」，浚爲之銘，以戒坐隅：曰人初生，性稟一區。惟所習之，則智則愚。稽彼古人，夫豈子殊。厥有過人，則不可誣。古人之同，飲食以居。古人之異，執德不渝。子其戒之，無迷厥初。昔者子淵愚於道，朱穆愚於書，狄山愚於忠，淳于越愚於儒，北山爲愚公，西山爲愚夫子。其所謂愚者，豈志是歟？不然，則昧菽麥，迷魯魚，守錢而金其穴，堅門而鐵其樞，靜焉釋耕而守株，動焉觸太行而敗其車，是皆今世人所謂真愚者也。子其戒之，無迷厥初。

范浚《香溪集》卷七《性論上》 天降衷曰命，人受之曰性，性所存曰心。惟心無外，有外非心。惟性無僞，有僞非性。僞而有外者曰意。意，人之私也。性，天之公也。心主之也，意迷之也。迷而不復者爲愚，知而不迷者爲知，不迷而止焉者爲仁。仁即心，心即性，性即命，豈有二哉？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能盡其心則意亡矣。意亡，則寂然不動者見焉，是之謂性。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靜所以强名夫寂然不動者也。然而又曰：「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故必於寂然之中有不可以動靜名者焉，然後爲性。孟子所謂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者，蓋求知性之道也。或曰：「孟軻知性，以性爲善。善果性耶？後世以軻與荀、揚同論，於軻不能無譏。善果非性耶？」曰：學者之患，在不求其是，而爲衆説之惑。苟捨衆説，而自求其是則是得，而衆説之然否昭昭矣。且夫性不可言而可言者曰靜。子姑從其靜者而觀之，將以爲善乎，將以爲惡乎？必曰善可也。然則善雖不足以盡性，而性固可以善名之也。彼荀卿者，從性之僞而指以爲性，故曰：「人之性惡。」性豈本惡也哉？且以古人之不善者，無踰桀、紂。桀紂誠惡矣，龍逢、比干言其不善，則諱而怒之，是知不善之可恥者，固自善也。性豈本惡也哉？彼揚雄者，求性之所謂而不得，則强爲人説曰：「人之性也，善惡混。」雄不明言性之果善果不善，而以爲善惡混，是意之云耳，意之而爲不明之論，庶幾後世以我爲知性之深也。雄豈真知性哉？且水之源無不清，性之本無不善。謂水之源清濁混，是未嘗窮源者也。謂性之本善惡混，是未嘗知本者也。故曰：雄意之云耳。或曰：「子以善爲不足以盡性。豈性與善異耶？」曰：善，性之用也，夫豈有二哉？孟子知性，故不動心。又以性之用教人，故道性善。《易・繫辭》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善繼乎道，則非道也。性成乎道，則與道一矣。然則善不足以盡性明矣。且孟子亦豈以善爲足以盡性哉？其言曰：「可欲之謂善，有諸己之謂信，充實之謂美，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使孟子以善爲足以盡性，則一言而足矣，豈復以信與美與大與聖與神爲言乎？故曰孟子道性善，以性之用教人也。

范浚《香溪集》卷七《性論下》 天下一性也。愚與明，氣之別也。善與惡，習之別也。賢與聖，至之別也。氣習與至雖異，而性則同也。故曰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非天下一性耶？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説者謂凡人之生性初相近，已而或爲善，或爲惡，則相遠矣。嗚呼，是果聖人之意乎？人之性，果初相近，而後相遠乎？是大不然也。予之説曰：天下一性也，其初豈徒相近而已哉？直同焉耳。孔子以謂人之或爲善，或爲惡，其性未嘗不相近，其所以相遠者，特善惡之習而已。如是則惡人捨其習而之善，不害爲善人；善人忘其習而之惡，未免爲惡人也。譬之猶水，其出同源，分派而別流，或清焉，或濁焉，雖有清濁之異，然濁者澄之，則爲清，清者汩之，則爲濁，豈不以爲水者實相近耶？性譬則水，習譬則清濁之流，是性常相近，而習則相遠也。又曰：「惟上智與下愚不移。」何也？曰：上智下愚，性之相近，固自若也。所謂不移，非不可移也。上智知惡之爲惡，介然不移而之惡。下愚不知善之爲善，冥然不移而之善。故曰「惟上智與下愚不移。」或曰：「堯之聖不能化丹朱，子以爲下愚可移，何耶？」曰：可移者丹朱之性，不移者丹朱之愚也。愚非性也，氣也。夫人之稟生，氣濁則愚，氣清則明。氣清之純，則爲上智；氣濁之純，則爲下愚。清濁之氣兩受而均，則爲中人。氣清不純則智，而非上智也；氣濁不純則愚，而非下愚也。愚而非下愚者，或能移之。故曰雖愚必明，下愚則冥然不移矣。故曰惟下愚不移。丹朱，氣濁之純者也，雖堯其能使之移哉？故曰可移者丹朱之性，不移者丹朱之愚也。且以子路汶之野人，性鄙而好勇，力冠雄雞，佩狶豚，陵暴孔子，惟其愚而非下愚也，故孔子設禮稍誘之，遂儒服委質，移而之善，於其死也，結纓而不亂，非所謂雖愚必明者乎？嗚呼！説者不能知

性，而妄釋吾夫子性習與不移之論，學者益以惑矣。

范浚《香溪集》卷一六《自牧齋記》 永豐柴喆吉卿懷鉉束書來香溪，從予游，與之言物理性命之學，灑然以喜，其有志乎治氣養心，蓋拳拳也。既累月，告歸覲其親，且曰：「喆不佞，初不知學，然亦不敢一日忘所欲學。他日溫清之閒，結茅爲齋以居，名之曰『自牧』，蓋所欲學者也。願覩一言以歸，書之齋壁，用謹不逮是耳，善誨于朝夕，而門墻不遠也。」予應之曰：子知自牧之謂乎？予將廣子意而遂言之。《易》曰：「卑以自牧。」此豈惟論交當世而已哉！善學者尚友古人於千載，而終與之齊，用此道也。世之空腹自賢者，讀書未能斷句，已下視服、鄭，殆十八九爲庸人。彼惟自處於庸人，謂加於庸人足矣，故廣己以自高。然則自高者，迺所以爲卑。而卑以自牧者，迺所以崇吾德也。今夫登山者，處已高矣，仰而左右視，則巍然崔崒者，猶在其上焉。爲學亦然。賢如孟軻，亦至矣，亦且憂不如舜。蓋古人之學，不極乎至足不止，宜其見己之卑而未見其高也。子欲無爲庸人乎，則宜法古人用心而思企之，然後可以言自牧之道。夫人之生，固有物焉，混然天成，在善養無害而已。自牧之道，以禮制之，懼其放也；戒物之感，懼其誘也；居之虛静之地，欲其安也。飲天和如甘泉，味道腴如薦草，懲忿窒欲如去敗羣，致一不二如惡多岐，勉之慎之，曰自牧之。自牧繁久，體正而肥，益力不已，充實光輝，且將無入而不自得，又豈復有牧之者乎？能知此，則自牧之學，必以聖賢爲師，仰大道之高邈，方積跬而履卑；眇己事之甚陋，敢虛張而自欺？顧吾子名齋之意，豈有取於斯乎？子歸矣，持是説爲自牧齋記。紹興十六年八月二十四日記。

史浩《鄮峯真隱漫録》卷四〇《雜説・荀子・性惡》 荀卿性惡之論，謂不待習而能者，性也；待習而後能者，僞也。故以桀、紂爲是，而堯、舜爲非。夫性者，善惡俱泯之謂也。以桀、紂爲性，是猶指田之禾黍待殖而生，稂莠不待殖而生，遂以田爲專毓稂莠，過矣。胡不自二者未生時觀之？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非納交要譽之心，怵惕惻隱油然而生，一念之善，夫豈待習而能乎！雖然，人雖本善，若謂善即是性，則是指禾黍以爲田，其失與卿等也。

王十朋《梅溪前集》卷一二《性論》 學者之患在於好言性。性非學者之所不當言，其患在於不知性而好爲雷同之論也。今天下雷同之論，在乎孟子性善之説，而以上、中、下三品者爲才也。一二師儒唱之，學者從而和之。唱之者主孟子，和之者雷同也，實非有所見而言焉。性非可以無見而輕言之者，必待吾心有所見焉，而後言之，則吾之所言者是吾之所見也。吾之所見者未必是，又從而質之聖人之言，吾心之所見與聖人之所言者有所合焉，庶乎言之或當也。夫子之言性者，不可得而聞也。其昭然著於《論語》者，有一言焉，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繼之以「唯上智與下愚不移」。夫子之言雖不詳，吾可以吾心而求夫子之言也。夫子「性近習遠」之言，蓋論天下之常性也，而「上智下愚」不可以常性論也。夫天之生上智也不數，其生下愚也亦然，惟所謂中人者紛紛皆是也。故夫子舉中人而論常性，斯有「相近」之説焉。又懼學者執是而槩論天下之性，復爲「上智下愚」之説以別之。夫子之論性固已昭昭矣，烏在其他求也？夫上智之人，天命之初固已上智矣，雖瞽、鯀不能移上智而愚。下愚之人，天命之初固已下愚矣，雖堯、舜不能移下愚而智。惟不智不愚者，是爲中人，而非善非惡者，是爲相近，方其生也，無君子小人之别，及其習也，有君子小人之歸。其猶水也，方其同一源之初，可謂近矣。及其泝而二之，則有東西南北之相遠也。此聖人所以因性而立教者，爲天下常人設耳。若夫上智下愚之性，其猶水火乎！水之在土也，其性有自然之寒，雖善呵者不能奪而使之熱。火之在木也，其性有自然之熱，雖善噓者不能奪而使之寒。水火不能奪寒熱之性，智愚其可移上下之品乎？今之説者謂堯、桀同是性也，嗟乎其不知性也！是蓋出於孟軻「性善」之論。軻非不知性也。軻之論性，將以設教而已，非爲性立一定之論也。至若荀況以性爲惡，揚雄以性爲善惡混，亦所以設教且救弊焉耳，皆非爲性立一定之論也。軻曰「性善」，是誘天下，使其惟善之是歸。況曰「性惡」，是懼天下，使其惟惡之務去。雄曰「善惡混」，是開兩端而使之自擇也。其説雖不同，其所以設教則一也。況、雄又以救弊焉者。軻以善誘之而不從，況出乎軻之後，不得不以惡懼之。況以惡懼之而不畏，雄出況之後，不得不開兩端而使之自擇。亦猶伊尹、伯夷、柳下惠制行之不同，皆所以救弊也。爲性立一定之論者，惟吾夫子與韓愈氏。愈著《原性篇》，有上、中、下三品之説，此最合吾夫子所謂「相近」與夫「上下不移」者，世乃謂愈之所論者才也，非性也，至謂夫子所謂「上智下愚」者，而亦謂之才焉。夫性之與才，同出乎天，有上、中、下之性者，必有上、中、下之才。性爲之主，才爲之用也。上智之性善矣，發而爲善則非性，是才爲之也。下愚之性惡矣，發而爲惡則非性，是亦才爲之也。上智下愚之性，有自然之善惡，其所以爲善惡則才也。是性主之，而才應之耳。烏有性無上、中、下，而才獨有之耶？天之所以命堯、舜與吾夫子者，必不惟桀、跖之同，學者宜以心求之，慎無襲乎雷同之論，

而雜乎佛老之說，則夫子之言性，可得而聞，而韓愈之所論者果性也，非才也。

晁公遡《嵩山集》卷四六《答關知縣書》 夫道也者，孰爲權於天而有以與人？孰爲權於聖賢而後能傳於人？天命之謂性，禹與塗之人其生皆命於天者也，天烏能有所與有所不與？天且不能有所與有所不與，則人又烏能有所傳有所不傳？惟人於其道也，晝而習以遠，其性則不與道會矣。初非天不與之，聖賢不以傳之也。如曰天不得秘，以畀之聖賢，聖賢必其復如我者而授之，無乃以其難於所與而尤於天，難於其傳以望於聖賢。殆未考孟子之於道，非由外爍，欲其自得之。蓋有不在天與人也。

楊萬里《誠齋集》卷八六《曾子論上》 論曰：道不可易言也，真則詣，差則離，道之難，言不差之難也。夫子稱回之愚，參之魯，而聖人之傳，乃愚與魯者傳之。學者求其說不得，則曰：「愚與魯，道之資也。智與慧，性之翳也。」嗟乎！言之似也，而差也，何也？回之愚，夫子蓋嘗言其如愚矣，則回之愚豈其真，而學者猶以爲真也。若參也魯，夫子之言未及盡也，執夫子未及盡之言，而以參爲真魯，參又何辭焉？雖然，參不病也，學者病也。右愚魯而左智慧，則納天下之人於莊周之瓦礫、佛老之寂滅也，豈不病哉？且參之魯，豈其蒙然蚩、暗然昧耶？子曰：「吾道一以貫之。」門人相顧，莫知所依據，而參也領之。以一唯蒙然蚩、暗然昧者能之乎？然則參非真魯者也。非魯而曰魯，乃言語之不給、文學之未敏歟？言語之給、文學之敏，君子非有廢也，而非所先。蓋言語者道之級，而級者非道也。文學者道之寓，而寓者非道也。言語之不給曰魯可也，文學之不敏曰魯可也，曰非道之賊也。非道之賊，而亦非道之資。人之資有所能。能者，事之資也。明者，道之資也。參之魯，短於能者也，非事之資而已矣。非事之資，而移以爲道之資，道固無用於能，亦何用於不能哉？謂能可以入道者妄也，謂不能入於道者大妄也。道則有可以入道矣，曰明是也。參也能之短，而門人卓，則其爲道之資者，以其卓者也。今也取其短者而謂爲道之資，又欲去其卓者而謂爲性之翳，不知其所謂翳者乃參之所以爲資，而其所謂資者乃參之無所用於道者也。今夫錐之銳，刀之利，此物之敏者也。然其能不出於錐刀之用而已。窮日之力以營焉，曾不能以燭跬步。至於鏡，其規不盈尺，而天地之大，萬象之衆，秋毫之微，一照而洞見焉。以爲鏡往而鏡未始往，以爲物來而物未始來。非往也，而無拒也。非來也，而無逃也。則明之功也，錐刀有是哉？雖然鏡之明也，反而照焉，則與錐刀何擇？曾子之心，鏡也。曾子之心非明，則一以貫之之妙何以一照而洞見也？則其所謂魯者，亦不能爲錐刀之敏而已。不能爲錐刀之敏，而以爲道之資，則錐刀之鈍者亦可以爲鏡乎？且人之學於道，惟根於一明也，去明則於道何徹焉？謂智慧爲性之翳，則是欲反鏡以求照也，豈不誤天下之後學哉？故曰：言之似也，而差也。子曰：「由之瑟，奚爲於丘之門？」門人不敬子路，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門人之敬不敬，於吾子路無所損益也，而門人可憐也。聖人之言，不心造其微而貌執其粗，聖人安能一一而盡也哉？子曰：「參也魯。」夫子未及盡也，而遂謂真魯也，參何病哉？學者不學參之非魯，而學參之魯，參誤學者耶，學者自誤耶？謹論。

楊萬里《誠齋集》卷八七《子思論中》 論曰：聖人之言愈大則愈微。此非有所隱也。微之者，顯之也。言愈微，故求之者愈力。求之者愈力，故浚之者愈深。求之力，浚之深，而聖人言之微者顯矣。雖然，後之君子有能發聖言之微而置之顯，天下之幸，而君子之不幸也。三人同行而入海，一人得珠焉，則二人必擠夫一人者。二人者亦何仇於一人也？珠也者，擠之招也。游聖門而先發聖人之微，則前有愠，後有忌。愠與忌並起而相競，非君子之不幸歟？且君子發聖人之微，非以爲功也，爲道也。或者不察，以爲學聖人而不能發聖人之微，則天下將以我爲無功於聖門，邀功之心生，則相競之說起。競則異，異則朋。異之中又有異，而朋之中又有朋，則以强弱怪奇爲勝負爾，非惟君子之不幸也，亦聖道之不幸也。蓋自夫子有「性習近遠」之論，而不明言性之善惡。至孟子則斷之以「性善」之說，於是荀、楊、韓三子者各出一說以與孟子競。說者以爲夫子不立論以起爭，而起三子之爭者，孟子喜於立論之過也。嗟乎！夫子豈不立論而持兩端，則仁義禮智於何而折衷哉？「性習近遠」之說，是夫子之立論也，立論而微者也。孟子豈喜於立論者哉？入夫子之海，先得夫子之珠，瞥然見其「性相近」之旨，悟其真而發其微，不忍自私而分於人，此亦仁人君子用心之切者也。而孟子何過焉？三子之競，豈孟子起之耶？三子邀功之急者也。三子邀功，而孟子遂爲過。君子於此，亦難於處也哉！蓋將附三子則悖於聖人，附孟子則三子者不服。然則何以處之？昔者秦緩死，其長子得其術而醫之名齊於緩，其二三子者不勝其忌也，於是各爲新奇而託之於其父，以求勝其兄。非不愛其兄也，以爲不有異於兄，則不得以同於父。天下未有以決也，他日其東鄰之父得秦緩枕中之書，出以證焉，然後長子之術始信於天下。有所訟者，必有所質也。《中庸》之書，夫子枕中之書也，而子思得之。《中庸》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又

曰：「能盡其性，則能盡人。」物之性可以贊化育、參天地，質之以此，而後孟子之説始信也歟！性果惡耶？則曰：違性之謂道可也，烏用率？且性既惡，則盡性之所至，當逆天地而戾人物矣，奚其贊，又奚其參？人性之有善惡，善則惡不得以寄，惡則善不得以居，如冰之寒而濕，火之燠而燥也。今曰善惡混，吾將曰冰之性燥濕混而火之性寒燠混也，可乎？至於裂性而三之，裂三而五之，則亦不勝其勞矣。蓋三子言性而未見性者也。曷爲言性而未見性也？不自盡其性也。自東海而趨西海，必至於西海而後盡也。未至於西海而止也，曰西無海也，之三子者是也。吾性一盡，而育人物、參天地者在焉。性爲善耶？惡耶？三子者亦嘗進於此也乎？三子者自有性而不盡也，宜其言之不徹也。質之《中庸》，而後三子者心服矣。三子非服孟子也，服孔子也。三子服，而後孟子之説信。孟子之説信，而後孔子之意明。孔子之意明，而後性善之論定。性善之論定，而後天下之爲善者衆。則子思之功，豈不大哉？子思不邀功者也。不邀功而大有功者也。謹論。

楊萬里《誠齋集》卷九《陸贄不負所學論》 論曰：君子之學問也真，故君子之名節也全。士大夫所以名毀而節喪者，世以爲所行負所學，非也，其學非真學也。其學果真學也，則終身之名節已定於平日之學問矣。得之真，何所失於僞？定於初，何所負於終？陸宣公自謂不負於所學，其果不負所學耶？曰：不負云者，公之謙辭云耳。學之真，故其名節不待守而全。守且不待也，又何負不負之足爲公道哉？曰：不負云者，公之謙辭云耳。天下有僞學而無真儒，以僞學而廢真儒，則惑矣。昔有學《論語》而敗於佞，此張禹氏之賤儒也。學儒而敗於貪，此張涉氏之賤儒也。學《春秋》而敗於姦，此公孫氏之賤儒也。自吾儒之有三子也，而吾道或幾乎廢矣。世主見一儒者，則必逆疑其人。世儒見世主之疑，則又曲爲之地。是二人者皆過也。夫何故逆疑其人者？曰：是其容之頎然，是其言之凜然，觀聽焉而已矣，用之且將爲佞、爲貪、爲姦，固無用於學也。曲爲之地者曰：彼三子者過不在學也，過在變其學而不守也。嗟乎！前之説行則天下無可用之儒，後之説行則天下有可變之學。以學爲無用，學之有用者猶在也。以學爲可變，學果無用矣。天下有無用之學，有有用之學。訓詁者，無用之學也，學之僞也。名節者，有用之學也，學之真也。三子者假訓詁以售姦邪，非僞而何，又焉用曲爲之地而謂其負所學哉！有真學，則無負無不負矣。世主之與世儒固未見孔、顔之學也，亦嘗見陸宣公之學乎？下罪己之詔，以回天下之心，説者以此爲公之不負所學也。專西平之任，以復天下之業，説者以此爲公之不負所學也。不知夫此公之計也，非學也；此公之功也，非學也。救蕭復以扶君子，天子有不拔之疑，解之者公也。擊裴延齡以沮小人，天子有不測之威，犯之者公也。著醫書以易怨詩，天下有不堪之窮，安之者公也。解天子之疑者難也，未若犯天子之威者難也。犯天子之威者難也，未若安天下之窮者難也。舉天下之至難，而皆公之所至易，公儒者也，立朝何其勇也！公勇者也，去國何其安也！學之力也。公之身與學爲出處，學之力與公爲終始，又何負不負之足云哉！不負之説，吾是以知公之謙也。嗟乎！國患無真儒耳，士患無真學耳。洙泗之學，陋巷之學，浴沂之學，退自齊、梁之學。用之則舉天下而措諸堯、舜，世俗以爲儒者之夸也。不用則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世俗以爲儒者之倨也。至於漢之三子者，世俗則以爲賢也。世俗之所賢者，固誤人之國也。世俗之所謂夸與倨者，未易得也。孔、顔則不復生矣，得陸宣公而用之，其國之安危治亂何如哉！當陸宣公之存也，小人不以爲夸與倨者寡矣。嗟夫！夸與倨者未易得也。謹論。

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四三《答李伯諫》 承喻及「從事心性之本，以求變化氣質之功」之説，此意甚善。然愚意此理初無内外本末之間，凡日用間涵泳本原、酬酢事變，以至講説辯論、考究尋繹，一動一静，無非存心養性、變化氣質之實事。學者之病，在於爲人而不爲己，故見得其間一種稍向外者皆爲外事。若實有爲己之心，但於此顯然處嚴立規程，力加持守，日就月將，不令退轉，則便是孟子所謂深造以道者。蓋其所謂深者，乃功夫積累之深，而所謂道者，則不外乎日用顯然之事也。及其真積力久，内外如一，則心性之妙無不存，而氣質之偏無不化矣，所謂自得之而居安資深也，豈離外而内、惡淺而深，舍學問思辯力行之實，而别有從事心性之妙也哉？至於《易》之爲書，因陰陽之變以形事物之理，大小精粗，無所不備，尤不可以是内非外、厭動求静之心讀之。鄙意如此，故於來喻多所未安，竊恐向來學佛病根有未除者，故敢以告。然恐亦未必盡當於理，惟高明擇之。

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五四《答劉仲則槩》 示喻「學問之道，不專在書册，而在持身接物之間」，理固如此。然便全舍去書册，不復以講學問辨爲事，則恐所以持身接物之際，未必皆能識其本源而中於幾會，此子路「人民社稷，何必讀書」之論所以見惡於聖人也。試以治民理事之餘力，益取聖賢之言而讀之、而思之，當自覺有進步處，然後知此言之不妄也。《大學章句》一通，謾奉致

思之地。大抵讀書，唯虛心專意，循次漸進爲可得之。如百牢九鼎，非可以一嚌而盡其味也。

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七四《送李伯諫序》 國家建立學校之官遍於郡國，蓋所以幸教天下之士，使之知所以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而待朝廷之用也，此其德意可謂厚矣。然學不素明，法不素備，選用乎上者以科目詞藝爲足以得人，受任乎下者以規繩課試爲足以盡職。蓋在上者不知所以爲人師之德，而在下者不知所以爲人師之道。是以學校之官雖遍天下，而遊其間者不過以追時好，取世資爲事，至於所謂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則寂乎其未有聞也，是豈國家所爲立學教人之本意哉！

吾友李君伯諫敦潔好脩，篤志問學，其於古之大學所以脩己治人之道講之熟矣，今也受命於朝，而將掌教於蘄之學。吾知其所以爲盡職者，其必有異於世俗之爲矣，然伯諫方且欿然自以不足乎人師之德爲憂，而辱顧於予以爲問。惟予言之淺陋，固已無足陳者。抑自其與伯諫遊而講於斯也亦三年矣，凡持守之要，玩索之端，巨細精粗蓋已無所不論，今使之言，其又何以加此？然有一焉，主敬致知，摧驕破吝，謹之於細微雜亂之域，而養之於虛閑靜一之中，是則雖屢言之，而豈患乎其瀆哉！感伯諫下問之勤，不能默默，因叙前説而并書之，祖行之朝，奉以爲別，伯諫行乎哉！今而後，聞蘄之士其有慨然興起於學，而明乎所以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者，是則伯諫之德之脩之驗也夫！

朱熹《四書章句集注・中庸章句第二十章》 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君子之學，不爲則已，爲則必要其成，故常百倍其功。此困而知、勉而行者也，勇之事也。

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强。明者，擇善之功。强者，固執之效。吕氏曰：「君子所以學者，爲能變化氣質而已。德勝氣質，則愚者可進於明，柔者可進於强。不能勝之，則雖有志於學，亦愚不能明，柔不能立而已矣。蓋均善而無惡者，性也，人所同也；昏明强弱之稟不齊者，才也，人所異也。誠之者，所以反其同而變其異也。夫以不美之質，求變而美，非百倍其功，不足以致之。今以鹵莽滅裂之學，或作或輟，以變其不美之質，及不能變，則曰天質不美，非學所能變。是果於自棄，其爲不仁甚矣！」

朱熹《四書章句集注・中庸章句第二十二章》 天下至誠，謂聖人之德之實，天下莫能加也。盡其性者，德無不實，故無人欲之私，而天命之在我者，察之由之，巨細精粗，無毫髮之不盡也。人物之性，亦我之性，但以所賦形氣不同而有異耳。能盡之者，謂知之無不明而處之無不當也。

朱熹《四書章句集注・中庸章句第二十三章》 蓋人之性無不同，而氣則有異，故惟聖人能舉其性之全體而盡之。其次，則必自其善端發見之偏，而悉推致之，以各造其極也。曲無不致，則德無不實，而形、著、動、變之功自不能已。積而至於能化，則其至誠之妙，亦不異於聖人矣。

朱熹《四書章句集注・論語集注》卷一《學而第一》 學之爲言效也。人皆皆善，而覺有先後，後覺者必效先覺之所爲，乃可以明善而復其初也。

朱熹《四書章句集注・論語集注》卷八《衛靈公十五》 人性皆善，而其類有善惡之殊者，氣習之染也。故君有教，則人皆可以復於善，而不當復論其類之惡矣。

朱熹《四書章句集注・論語集注》卷九《陽貨第十七》 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此所謂性，兼氣質而言者也。氣質之性，固有美惡之不同矣。然以其初而言，則皆不甚相遠也。但習於善則善，習於惡則惡，於是始相遠耳。程子曰：「此言氣質之性，非言性之本也。若言其本，則性即是理，理無不善，孟子之言性善是也。何相近之有哉？」

子曰：「惟上知與下愚不移。」知，去聲。此承上章而言。人之氣質相近之中，又有美惡一定，而非習之所能移者。程子曰：「人性本善，有不可移者，何也？語其性則皆善也，語其才則有下愚之不移。所謂下愚有二焉：自暴，自棄也。人苟以善自治，則無不可移，雖昏愚之至，皆可漸磨而進也。惟自暴者拒之以不信，自棄者絶之以不爲，雖聖人與居，不能化而入也，仲尼之所謂下愚也。然其質非必昏且愚也，往往彊戾而才力有過人者，商辛是也。聖人以其自絶於善，謂之下愚，然考其歸，則誠愚也。」或曰：「此與上章當合爲一，『子曰』二字，蓋衍文耳。」

朱熹《四書章句集注・孟子集注》卷一一《告子章句上》 愚按：性者，人之所得於天之理也；生者，人之所得於天之氣也。性，形而上者也；氣，形而下者也。人物之生，莫不有是性，亦莫不有是氣。然以氣言之，則知覺運動，人與物若不異也；以理言之，則仁義禮智之稟，豈物之所得而全哉？此人之性所以無不善，而爲萬物之靈也。告子不知性之爲理，而以所謂氣者當之，是以杞柳、湍水之喻，食色無善無不善之説，縱横繆戾，紛紜舛錯，而此章之誤乃其本根。所以然者，蓋徒知知覺運動之蠢然者，人與物同；而不知仁義禮智之粹然者，人與物異也。孟子以是折之，其義精矣。【略】

程子曰：「性即理也，理則堯、舜至於塗人一也。才稟於氣，氣有清濁，稟其清者爲賢，稟其濁者爲愚。學而知之，則氣無清濁，皆可至於善而復性之本，湯、武身之是也。孔子所言下愚不移者，則自暴自棄之人也。」又曰：「論性不論氣，

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張子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愚按：程子此説才字，與孟子本文小異。蓋孟子專以其發於性者言之，故以爲才無不善；程子兼指其稟於氣者言之，則人之才固有昏明强弱之不同矣，張子所謂氣質之性是也。二説雖殊，各有所當，然以事理考之，程子爲密。蓋氣質所稟雖有不善，而不害性之本善；性雖本善，而不可以無省察矯揉之功。學者所當深玩也。

朱熹《四書章句集注・孟子集注》卷一三《盡心章句上》 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心者，人之神明，所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性則心之所具之理，而天又理之所從以出者也。人有是心，莫非全體，然不窮理，則有所蔽而無以盡乎此心之量。故能極其心之全體而無不盡者，必其能窮夫理而無不知者也。既知其理，則其所從出，亦不外是矣。以《大學》之序言之，知性則物格之謂，盡心則知至之謂也。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存，謂操而不舍。養，謂順而不害。事，則奉承而不違也。殀壽不貳，脩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殀壽，命之短長也。貳，疑也。不貳者，知天之至，脩身以俟死，則事天以終身也。立命，謂全其天之所付，不以人爲害之。程子曰：「心也，性也，天也，一理也。自理而言謂之天，自稟受而言謂之性，自存諸人而言謂之心。」張子曰：「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愚謂盡心知性而知天，所以造其理也；存心養性以事天，所以履其事也。不知其理，固不能履其事，然徒造其理而不履事，則亦無以有諸己矣。知天而不以殀壽貳其心，智之盡也，事天而能脩身以俟死，仁之至也。智有不盡，固不知所以爲仁，然智而不仁，則亦將流蕩不法，而足以爲智矣。

朱熹《四書或問・中庸或問上》 蓋在天在人，雖有性命之分，而其理則未嘗不一；在人在物，雖有氣稟之異，而其理則未嘗不同，此吾之性，所以純粹至善，而非若荀、揚、韓子之所云也。率性之謂道，言循其所得乎天以生者，則事事物物，莫不自然，各有當行之路，是則所謂道也。蓋天命之性，仁、義、禮、智而已。循其仁之性，則自父子之親，以至於仁民愛物，皆道也；循其義之性，則自君臣之分，以至於敬長尊賢，亦道也；循其禮之性，則恭敬辭讓之節文，皆道也；循其智之性，則是非邪正之分別，亦道也。蓋所謂性者，無一理之不具，故所謂道者，不待外求而無所不備。所謂性者，無一物之不得，故所謂道者，不假人爲而無所不周。【略】「脩道之謂教」，言聖人因是道而品節之，以立法垂訓於天下，是則所謂教也。蓋天命之性，率性之道，皆理之自然，而人物之所同得者也。人雖得其形氣之正，然其清濁厚薄之稟，亦有不能不異者，是以賢智者或失之過，愚不肖者或不能及，而得於此者，亦或不能無失於彼。是以私意人欲或生其間，而於所謂性者，不免有所昏蔽錯雜，而無以全其所受之正；性有不全，則於所謂道者，因亦有所乖戾舛逆，而無以適乎所行之宜。惟聖人之心，清明純粹，天理渾然，無所虧闕，故能因其道之所在，而爲之品節防範，以立教於天下，使夫過不及者，有以取中焉。蓋有以辨其親疏之殺，而使之各盡其情，則仁之爲教立矣；有以別其貴賤之等，而使之各盡其分，則義之爲教行矣；爲之制度文爲，使之有以守而不失，則禮之爲教得矣；爲之開導禁止，使之有以別而不差，則智之爲教明矣。夫如是，是以人無知愚，事無大小，皆得有所持循據守，以去其人欲之私，而復乎天理之正。推而至於天下之物，則亦順其所欲，違其所惡，因其材質之宜，以致其用，制其取用之節，以遂其生，皆有政事之施焉。

朱熹《朱子語類》卷四《性理一・人物之性氣質之性》 問氣質之性。曰：「纔説性時，便有些氣質在裏。若無氣質，則這性亦無安頓處。所以繼之者只説得善，到成之者便是性。」榦

性只是理，然無那天氣地質，則此理没安頓處。但得氣之清明，則不蔽錮此理，順發出來。蔽錮少者，發出來天理勝；蔽錮多者，則私欲勝。便見得本原之性。無有不善。孟子所謂性善，周子所謂純粹至善，程子所謂性之本與夫反本窮源之性是也。只被氣質有昏濁，則隔了。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學以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矣。故説性須兼氣質説，方備。端蒙

性如水，流於清渠則清，流入汙渠則濁。氣質之清者正者得之則全，人是也。氣質之濁者偏者得之則昧，禽獸是也。氣有清濁，則人得其清者，禽獸則得其濁者。人大體本清，故異於禽獸。亦有濁者，則去禽獸不遠矣。節

有是理而後有是氣，有是氣，則必有是理。但稟氣之清者爲聖爲賢，如寶珠在清冷水中。稟氣之濁者爲愚爲不肖，如珠在濁水中。所謂「明明德」者，是就濁水中揩拭此珠也。物亦有是理，又如寶珠落在至汙濁處。然其所稟，亦間有些明處，就上面便自不昧。如虎狼之父子，蜂蟻之君臣，豺獺之報本，雎鳩之有別，曰仁獸、曰義獸是也。儒用

人之所以生，理與氣合而已。天理固浩浩不窮，然非是氣，則雖有是理而無所湊泊。故必二氣交感，凝結生聚，然後是理有所附著。凡人之能言語動作，思慮營爲，皆氣也，而理存焉。故發而爲孝弟忠信仁義禮智，皆理也。然而二氣五行，交感萬變，故人物之生，有精粗之不同。自一氣而言之，則人物皆受是氣而

生；自精粗而言，則人得其氣之正且通者，物得其氣之偏且塞者。惟人得其正，故是理通而無所塞；物得其偏，故是理塞而無所知。且如人，頭圓象天，足方象地，平正端直，以其受天地之正氣，所以識道理，有知識。物受天地之偏氣，所以禽獸橫生，草木頭生向下，尾反在上。物之間有知者，不過只通得一路，如鳥之知孝，獺之知祭，犬但能守禦，牛但能耕而已。人則無不知，無不能。人所以與物異者，所爭者此耳。然就人之所稟而言，又有昏明清濁之異。故上知生知之資，是氣清明純粹，而無一毫昏濁，所以生知安行，不待學而能，如堯舜是也。其次則亞于生知，必學而後知，必行而後至。又其次者，資稟既偏，又有所蔽，須是痛加工夫，「人一己百，人十己千」，然後方能及亞于生知者；及進而不已，則成功一也。

朱熹《朱子語類》卷三二《論語一四・雍也篇三》 問：「『汝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君子於學，只欲得於己；小人於學，只欲見知於人。」曰：「今只就面前看，便見君子儒、小人儒同爲此學者也。若不就己分上做工夫，只要說得去，以此欺人，便是小人儒。」南升

朱熹《朱子語類》卷四四《論語二六・憲問篇》 立之問「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曰：「此只是初間用心分毫之差耳。所謂上達下達者，亦只是自此分耳。下達者，只因這分毫有差，便一日昏蔽似一日。如人入爛泥中行相似，只見一步深似一步，便渾身陷沒，不能得出也。君子之學既無所差，則工夫日進，日見高明，便一日高似一日也。」

朱熹《朱子語類》卷四七《論語二九・陽貨篇》 性相近以氣質言，性善以理言。祖道

問：「性相近，是本然之性，是氣質之性？」曰：「是氣質之性。本然之性一般，無相近。程子曰：『性與聖，不可一槩論。』」節

「性相近」，喚做近，便是兩箇物事，這便是說氣質之性。若是降衷底，便是沒那相近了，箇箇都只一般。佐

「性相近」是通善惡智愚說，上智下愚是就中摘出懸絶者說。僩

問：「『性相近，習相遠』，『惟上智與下愚不移』，《書》中謂『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又有移得者，如何？」曰：「上智下愚不移。如狂作聖則有之。既是聖人，決不到得作狂。此只是言其人不可不學。」又問：「或言『人自不移耳』，此說如何？」曰：「此亦未是。有一般下愚底人，直有不可移者。」問：「『雖愚必明』，又是如何？」曰：「那箇是做甚次第工夫！『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去僞

問此章。曰：「此所謂性，亦指氣質之性而言。性習遠近與上智下愚本是一章，『子曰』二字，衍文也。蓋習與性成而至於相遠，則固有不移之理。然人性本善，雖至惡之人，一日而能從善，則爲一日之善人，夫豈有終不可移之理？當從伊川之說，所謂『雖强戾如商辛之人，亦有可移之理』是也。」謨

朱熹《朱子語類》卷五九《孟子九・告子上》 生之謂氣，生之理謂性。閎祖

性，孟子所言理，告子所言氣。同

問「生之謂性」。曰：「告子只說那生來底便是性，手足運行、耳目視聽與夫心有知覺之類。他却不知生便屬氣稟，自氣稟而言，人物便有不同處。若說理之謂性則可，然理之在人在物，亦不可做一等說。」植

彭龜年《止堂集》卷九《策問十道之四》 問：書所以傳道也，非書道其不傳矣乎？三代而上，《易》唯有畫而已。禹敘九疇，更數百年，乃衍于箕子。當時之書可謂少矣，而知道者相望于世。周微，孔子紹帝王之業，卒老于行，于是始刪《詩》，定《書》，繫《周易》，作《春秋》，反視三代，書莫備于此也。然三千之徒，惟以四代禮樂語顏淵，而可與南面，惟仲弓一人。異時才難之歎，誠有味其言之。視其書則多于前，考其人則衰于舊。道益明于書，而人之知道者益鮮，是何故也？不寧唯是，當漢之初，壁書未出，諸不在六藝之科者紛紛于世，《五經》異同，石渠猶未論也，而董仲舒出焉，其後如劉向、揚雄皆號博極羣書。然概之仲舒，尚未可謂知道。本朝盛時，學于太學者，至手抄《公》、《穀》、《後漢書》以讀。未幾，書盡槧刻，往往易得。自劉氏爲《七經小傳》，以經名家者皆有訓義，歐陽氏、陳氏、王氏、蘇氏其最著也。雖其學深淺不同，然其間析理精微，守道純固者，自漢以下諸儒鮮能及之。本朝學術遠繼三代，實發于元祐。然一時人才其所植立，卒不盛于元祐之前，何也？豈道之明晦不係于書之多寡歟？抑得之易故索之亦不精，知之不難則守之亦不固歟？將讀書固自有道，不在乎佔畢之間也。古者士既學經，則所謂疏通知遠、廣博易良之類發見于外，誠不可誣。而其未學也，亦必視其性情之所宜，求以矯其太過，以濟其不及，不如後世徒事涉獵而已。或者亦每罪教之者以科舉，而責之者不合乎性情也。近世固有學道山林，不求苟仕者，朝廷固起而用之矣。孔子曰：「如或知爾，則何以哉。」有司固願聞諸君之有得于書，且以其所疑告。

陸九淵《象山先生全集》卷三〇《天地之性人爲貴論》 聖人所以曉天下者甚至，天下所以聽聖人者甚貌。人生天地之間，稟陰陽之和，抱五行之秀，其爲貴孰得而加焉。使能因其本然，全其固有，則所謂貴者固自有之，自知之，自享之，而奚以聖人之言爲？惟夫陷溺於物欲而不能自拔，則其所貴者類出於利欲，而良貴由是以寖微。聖人憫焉，告之以「天地之性人爲貴」，則所以曉之者，亦甚至矣。誦其書，聽其言，乃類不能惕然有所感發，猶膠膠乎辭說議論之間，則其所以聽之者不既貌矣乎？「天地之性人爲貴」，吾甚感夫聖人所以曉人者至，而人之聽之者貌也。孟子言「知天」，必曰「知其性，則知天矣」；言「事天」，必曰「養其性，所以事天也」。中庸言「贊天地之化育」，而必本之「能盡其性」。人之形體，與天地甚貌，而《孟子》《中庸》則云然者，豈固爲是闊誕以欺天下哉？誠以吾一性之外無餘理，能盡其性者，雖欲自異於天地，有不可得也。自夫子告曾子以孝曰：「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舉所以事天地者，而必之於事父母之間，蓋至此益切而益明，截然無辭說議論之蹊徑。至因其有「無以加於孝乎」之問，又告之以「天地之性人爲貴」。有篤敬之心，踐履之實者，聽斯言也，獨不有感於心乎？於此而猶膠膠於辭說議論之間，亦奚啻不以三隅反者哉？雖然，愚豈敢以是彈責天下，獨以爲古之性說約，而性之存焉者類多；後之性說費，而性之存焉者類寡。告子湍水之論，君子之所必辨；荀卿性惡之說，君子之所甚疾。然告子之不動心實先於孟子，荀卿之論由禮，由血氣，智慮，容貌，態度之間，推而及於天下國家，其論甚美，要非有篤敬之心，有踐履之實者，未易至乎此也。今而未有篤敬之心，踐履之實，拾孟子性善之遺說，與夫近世先達之緒言，以盜名干澤者，豈可與二子同日道哉？故必有二子之質，而學失其道，此君子之所宜力辯深詆，挽將傾之轅於九折之坂，指迷途而示之歸也。若夫未有篤敬之心，踐履之實，而遽爲之廣性命之說，愚切以爲病而已耳。嗚呼！循頂至踵皆父母之遺體，俯仰乎天地之間，惕然朝夕，求寡乎愧怍而懼弗能，儻可以庶幾於孟子之「塞乎天地」而與聞吾夫子「人爲貴」之說乎？

陸九淵《象山先生全集》卷三五《語録下》 顯仲問云：「某何故多昏？」先生曰：「人氣稟清濁不同，只自完養，不逐物，即隨清明，纔一逐物，便昏眩了。顯仲好懸斷，都是妄意。人心有病，須是剥落。剥落得一番，即一番清明後隨起來，又剥落，又清明，須是剥落得净盡方是。」【略】

學能變化氣質。【略】

人之資質不同，有沉滯者，有輕揚者。古人有韋、弦之義，固當自覺，不待人言。但有恣縱而不能自克者，有能自克而用功不深者。

楊簡《慈湖遺書》卷二《昭融記》 自古謂之心，又謂之神。孔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此心無體虛明，洞照如鑑，萬象畢見其中而無所藏。

葉適《水心集》卷一四《丁少詹墓誌銘》 嗚呼！學之難也，質與性不合，年與人不並。幼而教之，時至而不得成其材，十且八九也。況不幸失教者乎！不幸失教，過其時，乃能感勵奮發，遡馳年，循定性，自成其材，以收獨至之功，若是者世之異材異質也。蓋跨都綿國，得一二焉。雖然其若是，豈徒然也。天必厚之，使有發於事焉，使有施於時焉，位叙顯寵，使不與常人者同焉。所以信夫學之難而成之於已廢者，爲尤可貴也。遡年而卒於逝，成材而無所發，始與常人異，終與常人同。

葉適《習學記言》卷一四《孟子》 當時往往以爲人性自應如此，告子謂「性猶杞柳，義猶桮棬」，猶是言其可以矯揉而善，尚不爲惡性者。而孟子并非之，直言人性無不善，不幸失其所養使至於此，牧民者之罪，民非有罪也，以此接堯、舜、禹、湯之統。雖論者乖離，或以爲有善有不善，或以爲無善無不善，或直以爲惡，而人性之至善未嘗不隱然見於搏噬、絫奪之中，此孟子之功所以能使帝王之道幾絶復續，不以毫厘秒忽之未備爲限斷也。余嘗疑湯「若有恒性」，伊尹「習與性成」，孔子「性近習遠」，乃言性之正，非止善字所能弘通。而後世學者，既不親履孟子之時，莫得其所以言之要，小則無見善之效，大則無作聖之功，則所謂性者，姑以備論習之一焉而已。

葉適《習學記言》卷四四《荀子・性惡》 孟子「性善」，荀卿「性惡」，皆切物理，皆關世教，未易輕重也。夫知其爲善，則固損夫惡矣；知其爲惡，則固進夫善矣。然而知其爲惡而後進夫善以至於聖人，故能起僞以化性，使之終於爲善而不爲惡，則是聖人者其性亦未嘗善歟？伊尹曰：「茲乃不義，習與性成。」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唯上智與下愚不移。」嗚呼！古人固不以善惡論性也，而所以至於聖人者，則必有道矣。

黄榦《勉齋集》卷三《大學經一章解》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

「明明德」者，「德」謂人所得於天之理。人之本心虛靈不昧，故理之本體純瑩昭著，不爲氣質物欲所雜而昏，是則所謂明也。然人之此心既囿於氣，而不能不感

於物，則不能無所昏雜，而不得全其本然之明，故必學問省察存養克治之去其昏雜，而後有以復其本然之明，所謂「明明德」也。「新民」者，天生烝民，均有是德。德之本然未嘗不明，然既爲氣質物欲所昏雜，乃始汙濁垢蔽，而失其本然之明，惟在我者既有以自明其明德，又必推以及人而有以新之，則亦純瑩昭著而無不明矣。「止於至善」，「止」所謂歸宿之地也，「至善」謂理之極致也。明德、新民皆當造其極焉，是則所謂「至善」也。苟未足至於極，是則猶有所昏雜，而非所當止也。

此言《大學》之綱領，其本末當如此也。

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

「知止」謂明德、新民皆當止於至善，然必先有以知止有定，而后能静、能安、能慮、能得，苟不知所止，則理之極致莫之能辨，又何所用力而得所止哉？知所止，則吾之胸中事事物物各有定理，不可易也。曰止曰定，指理而言也。知所止而有定理，則心無所疑而能静，能静則物不能摇而能安。曰静曰安，指心而言也。既静且安，則有以施其學問省察存養克治之功，而能慮矣。能慮則力行深造而能得矣，能慮能得則心與理一而所守固矣。上文「止於至善」，兼明德、新民而言。此章乃明德、新民止於至善，所以用力之方始於知止有定，而終於能慮能得也。

此言《大學》工夫，其始終當如此也。

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

在物則有本末，行事則有終始。德與民，物也。德爲本，而民爲末。知與得，事也。知止爲始，能得爲終。物既有本末，事既有終始，則學者行事處物，必當知所先後，則交用其力而進爲有序，則去道不遠矣。蓋本始所當先，末終所當後。道則至善之所在也。言人以始終之事處本末之物，當先明德而后新民，先知止而后能得。不先明德則無以成己，不務新民則無以成物，不先知止則動無所之，不務能得則明無所用。其示人之意切矣。

此承上文兩節，明《大學》之道，以起下文兩節之意。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至國治而后天下平。

「明明德於天下」者，治國齊家，新民之事也。不曰新，而曰明，新即明也。曰治曰齊，皆所以新之也。脩身正心誠意，明明德之事也。曰修曰正曰誠，皆所以明之也。「致知」者，明德、新民皆欲止於至善，然非知所止，則無以得所止焉。故新民必本於明德，而明德又本於致知也。「格物」者，亦知不可以徒致，必事事物物皆有以窮極其理也。「物格而后知至」，物者，理之寓也。物之理無不窮，則吾之知無不致矣。知無不至，則是非昭晰，而意無不誠矣。意者，心之發。意誠則心無不正矣。心者，身之主。心正則身無不修矣。身者，家之儀。身修則家無不齊矣。自家以及天下，則推此以及彼爾。曰齊曰治曰平，遠近親疏之勢也。

此推言上文三節之意，言明德新民之目，知止能得之序，本末終始之有先後也。

自天子以至於庶人至末之有也。

天子、庶人，貴賤不同，然均之爲人，則身皆不可以不修。所原謂家也。誠意正心，所以脩身。治國平天下，亦自齊家而推之。故又以脩身齊家爲要也。

上文所言《大學》之道盡矣，此復申言脩身齊家乃《大學》之要，無貴無賤，皆當自勉，其示人之意至矣。

黄榦《勉齋集》卷三《孟子説三條》 告子之言，其語審矣，但孟子攻之太峻，而語不及詳，故其指有未甚明者，請試論之。夫性者，人物所得乎天之理也，仁義禮智之屬是也。生者，人物所得乎天之氣也，有知覺而能運動者是也。性者，萬物之一原，有生之類各得於天，固無少異，但所稟之氣，則或值其清濁美惡之不齊，故理之所賦不能無開塞偏正之異，此人物之所以分也。然以氣而言，則所稟雖殊，而其所以爲知覺運動者反無甚異。以理而言，則其本雖同，而人之有是四端，所以爲至靈至貴者，非庶物之可擬矣。告子之學不足以知此，但見其蠢然之生，即以爲性。而又謂凡得此者無有不同，則是不惟不知性，亦不知氣；不惟觀於外者亂於人獸之别，而其反於身者亦昧於天理人欲之幾矣。

人之所以爲性者五，而獨舉仁義者何也？曰：天地之所以生物者，不過乎陰陽五行，而五行實一陰陽也。故人之所以爲性者，雖有仁義禮智信之殊，然曰仁義，則其大端已包括矣。蓋以陰陽五行而言，則禮者仁之餘，智者義之歸，而信亦無不在也。曰：然則或主於愛，或主於宜，而所施亦有君親之不同，何也？曰：仁者人也，其發則專主於愛，而愛莫切於愛親，故人仁則不遺其親矣。義者宜也，其發事則皆得其宜，而所宜者莫大於尊君，故人義則必不後其君矣。曰：然則其必爲體用而不可混者，何也？曰：仁存諸心，性之所以爲體也。義制夫事，性之所以爲用也。是豈可以混而無别乎？然又有一説焉。以其性而言之，則皆體也。以其情而言之，則皆用也。以陰陽而言，則義體而仁用也。以存心制事言之，則仁體而義用也。錯綜交互，惟其所當而莫不有條理焉。告子之

言，蓋特舉其一爾。曰：義之爲用則固施於外矣。若其施者則又安得而外之乎？此其所以有體用之殊，而無内外之别，學者所宜明辨而熟察之也。

或問：孟子道性善，而言必稱堯、舜者何也？曰：性善者，以理言之。稱堯、舜者，質其事以實之。所以互相發明也。其言蓋曰知性善則有以知堯、舜之必可爲矣，知堯、舜之可爲則其於性善也，信之愈篤，而守之益固矣。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子貢猶有不得而聞者。而孟子之言性善，乃以語夫未嘗學問之人，得毋凌節之甚耶？曰：性命之理，若究其所以然而論之，則誠有不易言者。若其大體之已然，則學者固不可以不知也。蓋必知如此，然後知天理人欲有賓主之分，趨善從惡有逆順之殊。董子所謂明於天性，知自貴於物，然後知仁義；知仁義，然後重禮節；重禮節，然後安處善；安處善，然後樂循理。

陳淳《北溪大全集》卷一五《似道之辨》 或曰：今世所謂老、佛之道，與聖賢之道何如？曰：似道而非道也。蓋老氏之道以無爲宗，其要歸事清淨，令學者修真煉氣，以復嬰兒，誠爲反人理之常。世固有脱事物、遊方外以事其學者，然其説未甚熾，固不待論。若佛氏之教，則充盈乎中華，入人骨髓，自王公大人至野夫賤隸、深閨婦女，無不傾心信向之，而其所以爲説者，大概有二：一則下談死生罪福之説，以誑愚衆，然非明識者莫能決。一則上談性命道德之説，以惑高明，亦非常情所易辨也。夫死生無二理，能原其始而知所以生，則反其終而知所以死矣。蓋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此天地所以生人物之始也。人得是至精之氣而生，氣盡則死。得是至真之理所賦，其存也順吾事，則其没也安死而無愧，始終生死如此而已。自未生之前，是理氣爲天地間公共之物，非我所得與。既凝而生之後，始爲我所主，而有萬化之妙。及氣盡而死，則理亦隨之一付之大化，又非我所能專有，而常存不滅於冥漠之間也。今佛者曰：未生之前，所謂我者固已具，既死之後，所謂我者未嘗亡，所以輪回生生於千萬億劫而無有窮已，則是形潰而反於原，既屈之氣有復爲方伸之理，與造化消息闔闢之情殊不相合。且謂天堂地獄明證昭昭，則是天地間别有一種不虚不實之田地，可以載其境，别有一種不虚不實之磚瓦材木，可以結其居，與萬物有無虚實之性又不相符。況其爲福可以禱而得，爲罪可以賂而免，則是所以主宰乎幽陰者，尤爲私意之甚。抑非福善禍淫，大公至正，神明之道也。觀乎此，則死生罪福之説，真是真非瞭然，愚者可以不必惑而明，智者亦可以自決矣。夫未有天地之先，只自然之理而已。有是理則有是氣，有動之理則動而生陽，有静之理則静而生陰。陰陽動静，流行化育，其自然之理，從而賦予於物者爲命，人得是所賦之理，以生而具於心者爲性。理不外乎氣，理與氣合而爲心之靈。凡有血氣均也，而人通物塞。通則理與氣融，塞則理爲物隔。今就人者言之。心之虚靈，知覺一而已。其所以爲虚靈知覺，由形氣而發者，以形氣爲主，而謂之人心；由理義而發者，以理義爲主，而謂之道心。若目能視，耳能聽，口能言，四肢能動，飢思食，渴思飲，冬思裘，夏思葛等類，其所發皆本於形氣之私，而人心之謂也。非禮勿視而視必思明，非禮勿聽而聽必思聰，非禮勿言而言必思忠，非禮勿動而動必思義，食必以禮而無流歠，飲必有節而不及亂，寒不敢襲，暑毋褰裳等類，其所發皆原於理義之正，而道心之謂也。二者固有脈絡，粲然於方寸之間而不相亂。然人心易危杌而不安，道心至隱微而難見，以堯、舜、禹相傳，猶致其精於二者之間，而一守夫道心之本。自告子以生言性，則已指氣爲理，而不復有别矣。今佛者以作用是性，以蠢動含靈皆有佛性，運水搬柴無非妙用，專指人心之虚靈知覺者，而作弄之。明此爲明心，而不復知其爲形氣之心；見此爲見性，而不復知性之爲理；悟此爲悟道，而不復别出道心之妙。乃至甘苦食淡，停思絶想，嚴防痛抑，堅持力制，或有用功至於心如秋月碧潭清潔者，遂交贊以爲造到，業儒者見之自顧有穢浄之殊，反爲之歆慕，舍己學以從之，而不思聖門傳授心法，固自有克己爲仁瑩浄之境，與所謂江漢之濯、秋陽之暴，及如光風霽月者，皆其胸中輝光潔白之時，乃此心純是天理之公，而絶無一毫人欲之私之謂。若彼之所謂月潭清潔云者，特不過萬理俱安而百念不生爾，是固相似而實不同也。心之體所具者惟萬理，彼以理爲障礙而悉欲空之，則所存者特形氣之知覺爾。此最是至精至微第一節差錯處。至於無君臣父子等大倫，乃其後截人事粗迹之悖繆至顯處。其爲理之發端，實自大原中已絶之。心本是活物，如何使之絶念不生？所謂念者，惟有正不正耳，必欲絶之不生，須死而後能。假如至此之境，果無邪心，但其不合正理，是乃所以爲邪，而非豁然大公之體也。程子以爲佛家有個覺之理，可以敬以直内矣，而無義以方外。然所直内者，亦非是正謂此也。觀乎此，則性命道德之説，真是真非瞭然，高明者可以不必惑，而常情亦可以能辨矣。而近世儒者，乃有竊其形氣之靈者以爲道心，屏去道問學一節工夫，屹然自立一家，專使人終日默坐以求之，稍有意見，則證印以爲大悟，謂真有得乎羣聖千古不傳之秘，意氣洋洋，不復自覺其爲非，故凡聖門高明廣大底境界更不復覩，而精微嚴密等工夫更不復從事，良亦可哀

也哉！嗚呼！有志于學者，其戒之謹之。

真德秀《西山文集》卷三三《潭州示學者説》　予既新其郡之學，又爲之續廩士之費，俾誦絃於斯者微一日之輟焉。教授陳君端甫過余而請曰：「公之於士也有以安其居，又有以足其食，顧無一言以淑之，可乎？」余謝曰：「此師儒之事也，予何言？雖然，昔嘗聞之孔氏矣，豈不曰『古之學者爲己』乎？自漢以經術求士，士爲青紫而明經，唐以辭藝取士，士爲科目而業文，其去聖人之意遠矣。今之學者，其果爲己而學歟？其亦猶漢、唐之士有所利而學也。如果爲己而學，則理不可以不窮，性不可以不盡，不至乎聖賢之域不止也。若其有所利而學，則苟能操觚吮墨，媒爵秩而貿軒裳，斯足矣。駔賈其心弗顧也，脂韋其行弗恥也，此學者邪正之岐途也。請以是淑吾士，可乎？」端甫曰：「敬聞命矣。抑後世之言學者，其有得於孔氏之指歟？」曰：「後世之言學者，其不繆於聖人鮮矣。獨嘗於唐之陽子，近世之石子、尹子有取焉。陽子曰：『學者學爲忠孝也。』石子曰：『學者學爲仁義也。』尹子曰：『學者學爲人也。』是三言者，庶幾聖門之遺意乎！方唐之世，士習之陋甚矣。陽子一旦倡斯言於太學，如天球之音，威鳳之鳴，學者竦然洗心而易聽，歸觀其親者踵相躡焉。理氣之感人如此。然則石子之言其有異於陽子歟？曰：亡以異也。仁者孝之源，義者忠之幹。曰仁義，則忠孝在其中矣。然則尹子之言其有異於二子歟？曰：亡以異也。夫人與天地並而爲三才者也，必也兼五常，備萬善，然後人之道立焉。其警世之深，爲人之切，又進乎二子矣。敢問所以學爲人者奈何？曰：耳目膚體，人之形也。仁義禮智信，人之性也。君臣、父子、昆弟、夫婦、朋友，人之職也。必循其性而不悖，必盡其職而無愧，然後其形可踐也。孟子曰：『人之異乎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又曰：『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遜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夫天之生斯人也，與物亦甚異矣。而孟子以爲幾希何哉？蓋所貴乎人者，以其有是心也。是心不存，則人之形雖具，而人之理已亡矣。人之理亡，則其與物何別哉？故均是人也，盡其道之極者，聖人所以參天地也；違其理之常者，凡民之所以爲禽犢也。聖愚之分，其端甚微，而其末甚遠，豈不大可懼乎？予故曰：尹子之言其警世之深，爲人之切，又進乎二子也。吾黨之士，苟無意於聖賢之學則已，儻有志焉，則反躬內省於人道之當然者，有一毫之未至，必將皇皇然如渴之欲飲，餒之欲食也，凜凜然如負鍼芒而蹈茨棘也。吾子幸以爲然，則願以告夫同志者，俾知太守之期乎士，不在於徼人爵，取世資，而在乎敬身而成德也。」端甫瞿然曰：「公之淑吾士者厚矣，瑢請揭其言於學，以爲士之則。」

包恢《敝帚稿略》卷七《送崔教授説》　天之所生，地之所養，惟人爲大。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者人也。人知人之爲貴，則舉天下之所貴不足以易吾之良貴，而決不肯自賤矣。人知人之爲重，則舉天下之所重不足以易吾之器重，而決不肯自輕矣。若曰人者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之會也，若曰人者天地之心、五行之端、食味別聲被色而生也。天地大矣，方以人爲德爲心，則人即天地，天地即人。是其分雖父母，而其心其德雖父母不得而子也，大於天地矣。陰陽鬼神五行舉不出諸人，則人也豈不貴乎，豈不重乎？若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化而裁之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舉而措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卒之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若曰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待其人而後行。夫人者非蕞爾形體之謂也，混然宇宙之理全具在人，而本諸身，徵諸民，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者，豈不貴乎，豈不重乎？人而知人之所以爲人者如此，其肯自賤而不自貴，自輕而不自重乎？故思事親不可不知人者，知此人也；君子以人治人，治此人也；人其父生而師教之，教此人也；學所以明人倫，明此人也。凡今之主郡學、爲人師者其皆知此教乎？不知此教而曰授受，不知所授者何事乎？天有四時，春、秋、冬、夏，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地載神氣，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教也。清明在躬，志氣如神，如此之爲教，斯知人之爲教矣。人之生也，此道之教也，以之教人，還以授之耳，無餘事也，此豈梏于蕞爾之形體者所能知哉？鄉友崔希易將分教江陵，予也敢以是説勉之。此人也，彼亦人也，求盡我之所以爲人者以教人性之德也，合內外之道也歸而求之。嘗有餘師輕賤之，微者爲小人，甚者爲非人，非予之所敢知也。願自貴，願自重。

陽枋《字溪集》卷三《與教授王復孫書》　世間聰明俊拔非無顔、閔之德性，游、夏之文學，亦嘗備歷險阻艱難，造次顛沛，至於擢科筮仕，浸溺於名利物慾之場，道機變爲趨時，以圓轉爲了事，矮牆殘燼，生柴菜根，如隔幾塵，而讀書守故步者，便爲羲尊禹鑿，道之不明不行可知。而賢友書書言問學之不進，言言嘆事業之不修，豈特寥寥之晨星哉？道與事不相離，動容周旋，逐處便是，只有精粗顯微大小之間，隨遇而中，將來必有會萬有於一元，合散殊而無間者。某衰晚無似，欲盡日掩關，静觀我生，泝源徂流，而柳絮欲停風不住，又復一笑而起，四顧

無可與言，則亦聊復爾爾。

陽枋《字溪集》卷四《答誼儒姪昂書》　所論性命之說，甚見用功深至。以某觀之，只是孟子道性善一句，壓盡天下萬世論性之說，無復可議。蓋自太極而觀，故有陰陽，理氣不可偏倚。然理則自無所謂惡，而氣則不無善惡之異。但太極所謂陰陽之氣，亦皆是清明淳厚的，到得付諸人處，各自地子不同，便有善有惡。所以前賢謂之氣稟之性。然此又是孟子下一層。若孟子則直說繼之者善，未在成之者上說，所以萬世無弊。理氣雖同得於所稟，却於向上的數層別了，譬之傳神漸模漸差，不是當初真的了。生之謂性，告子只於人物生處便鶻崙地謂之性，所以孟子後面用犬牛人折之，便自窘了，又何疑？然氣稟大率是陰陽寒暑，有正變昏明清濁，并人之父母情性氣血資質各自不同，却用太極說不得。

吴泳《鶴林集》卷三〇《上鄒都大書》　某嘗聞天地之間有常事，人之一身有常職。學也者，所以事人事、奉天職者也。化民善俗，非學不行；入政蒞官，非學不治；裁事制變，非學不決。然則學之於人也，其所關繫亦大矣。昔周大夫不說學而閔子憂之，以爲上陵下替，能無亂乎？夫春秋之時，去三代尚未遠也，當時列國君子如鄭僑之知學，晏嬰之知禮，韓宣子之知《易》，叔孫穆叔之知《詩》，延陵季子之知樂，菁菁然學問氣象參錯著見於時者，尚爲有人也，一原伯魯不講學，何遽至於兆凌替之亂哉？蓋天下之事兆於無形，而能制有形者，學術是也。自入春秋，道與政爲二途，而理與事爲二致，天子不議道，諸侯不明理，士大夫不講學，庶人不敏政。周，列國之望也，而大人者曰可以無學，則道術分裂而禍亂日相尋矣，可不懼乎！是以君子必貴講學。今夫武人悍夫强梗難制，威之以兵則弗馴，懼之以勢則作敵，至於見仁人君子一言之誠、一事之義，則往往感泣而願忠，投命而下拜，此豈有他智巧可以屈其力乎？俎豆既脩，則軍旅之事潛寓其中；教化興行，則凶悍之氣冥然消弭。《泮宫》之詩曰：「順彼長道，屈此羣醜。」《小雅》之詩曰：「君子如祉，亂庶遄已。」衆若非長道之能屈而亂，疑君子之所不能定，然竟能屈醜已亂者，蓋學問之力也。執事以天授正學，崛起南方，實踐真知，見于有政。自登蜀坂，馳使車，崎嶇險艱，備殫勞勤，蓋二年於兹矣。方敵兵之來，湏洞深入，益冒瀕危，僅一棧道，而執事能凝然不動，以鎮安軍民，援師一來，敵竟却去。及叛兵之起，朋伍駭亂，縉紳被禍，極於慘酷，而執事能挺身干戈，不屈威武，兇徒相戒，卒不敢犯。夫内寇外訌，皆不可以禮義弭也。當時勇者不敢當其鋒，怯者不過避其鋭，執事一儒生耳，詩書禮樂是習，道德仁義是修，寬厚長者是處，然敵至而反戈，賊來而革面，譬之鳳麟高翔，羣狡率服者，此非有學問定力，能至是哉？雖然，元濟之平，蔡人不知，上下之分久矣，而裴晉公借一慰以示之櫜鞬禮行，觀者皆聳。天下之患，狃於所習，而轉移之機，不可不新其所習者也。蜀自近年以來，綱常陵夷，名分隳替，將士不知階級之禮，軍旅浸無紀律之法，含忍混貸，殆爲故常，而孽萌疽根，轉相倣傚，遺禍至此。欲一洗而新之，其必由學乎？今執事奉天子命，牧御全坤，共二師屏，而某以佔畢諸生，適掾文學，此六十郡觀聽之始也。執事倘不以某不肖，與之講學，以勸化齊民，使平日禮義善物、孝弟忠信吉德有以習其耳目，而柔其體膚，則民知尊君親上，不敢覬覦，守固攻克，效死勿去，雖間有强悍弗率，亦將聞風胥動，消其暴戾於冥冥之中矣。此豈非今日第一事哉？昔張忠定之始鎮蜀也，均亂甫平，學校頹替，公不急急於弭亂，而乃留意於興學。有劉式者，服勤師説，精通大義，遂自撰牒，辟充州學教授，而蜀之學者聞風遠來。其詞曰：「興邦教，隆世禮，莫先乎六經。率天爵，臻人極，必本乎四術。」事固有相感而不迂者，執事倘留意焉，則禮義之宫，名教之地，文翁高朕之室，必有劉式者扶道植教、興世禮、立人極者也。執事幸無忽。

吴泳《鶴林集》卷三七《論誠》　誠者，純是天理，更無纖毫作爲，故曰天之道。誠之者，行乎天理而不免參以人事，故曰人之道。勉涉于用力，思涉于用心。不勉不思，則從容整暇，無行而不中禮，無入而不自得也，此聖人之事也。周子所謂性焉安焉者也。未至於聖人，則擇善而後可以明善，執德而後至於達德，此賢者之事也。周子所謂執焉復焉者也。然而賢者得一善則固執之可也，復何所用夫擇哉？嗚呼！天下有至善不可不明也久矣。申生之孝，荀息之忠，於陵仲子之義，彼非不欲爲善，而要未得爲純粹至善者，皆擇焉不精、講學不明之過也。蓋擇善固執者爲學之綱，學問思辨行者擇善固執之目。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以下，則學然後知不足者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以下，則困然後能自强者也。致知之分數常多于行，故學必欲其博問，必欲其審思，欲其謹辨，欲其明，皆所以致知也。行之篤者，所以力行也，在己之工夫常倍于人，故人以一能己則百之，人以十能己則千之，謂當倍用其力也，非謂以己之多能而欲求勝於人也。此又誠之之道也。苟能此道矣，則雖愚者克之可至於明，柔者勉之可進於强。嚮也扞格而今則脱然悟矣，嚮也苦其難而今則卓然有立矣。《書》曰「惟狂克念

作聖」，此之謂也。或曰：上智與下愚不移，而此言必明必强何也？蓋天下惟學問可以變化氣質。學問勝，氣質則愚柔可變而强明；若不能勝，則雖高明者亦將陷溺於邪暗否塞矣。孔子之所謂不移，蓋謂上智就學者與夫下愚之自暴自棄者設耳。愚嘗反覆《中庸》一書之始末而觀之，然後知無一理不原於誠，無一事不繇乎學，曰天之命，曰上天之載，曰鬼神之爲德，曰鳶魚之飛躍，皆實理也；曰謹獨，曰明善，曰篤恭，曰尚絅，皆誠之學也。然則誠也，不獨《中庸》言之，而《易》之《乾》已言之矣。「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原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誠之通也。「剛健中正，純粹精也」，誠之縕也。「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仁以行之，寬以居之」，誠之復也。吁！《易》其至矣。學者欲知入德之方，則自《中庸》始可也。

史繩祖《學齋佔畢》卷一《孟荀揚言性之所本》　孟子性善之説，實本於孔子繫《易》「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朱文公謂性善之理至孟子而益明，其源實出於此，是也。蓋聖賢之學，必有所本。繩祖謂孟子學於子思，本於孔子繫《易》及《中庸》、《大學》之書，故道性善，得其正也。及荀卿言性惡，揚雄言善惡混，意其亦必有所本。及觀告子問性，然後知荀、揚二子之説，實本於告子也。告子謂「性猶杞柳，義猶桮棬，以人性爲仁義，猶以杞柳爲桮棬」。謂人性本無仁義，若杞柳本非桮棬，必强用力矯揉而后就。荀子得其説，而謂「人之性惡，其善者僞也」。至傳於李斯，遂指天下之人爲惡，嚴刑峻法以待之，極於大亂之道。斯固孟子謂「禍仁義者必子之言」明驗矣。告子又謂「性猶湍水也，決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人性之無分於善不善，猶水之無分於東西。」揚子得其説，而謂人之性也善惡混，其害至於莽移漢祚，莫知適從，而著《劇秦美新》以贊之，斯又體認不明之甚。則又孟子謂「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之明辯晳也，《孟子序》謂有外書四篇，《性善辯》居其一，惜其不傳。若夫荀、揚，則醇未見其大而疵豈小耶？當反韓子之言而云荀與揚小醇而大疵也。

歐陽守道《巽齋文集》卷一《通荆溪吴運使書戊申年時荆溪漕江西》　某杜門窮居，常深有感於當世之故。夫天地必有所依以立，人類必有所依以生。天地所依以立者人，人類所依以生者聖賢。而聖賢所以生人類、立天地，依於人心之理義，悠悠斯世，頗未有爲世道熟計者，則其末將安所底止？淳于髡有言「今天下溺矣」。彼誠嘗試孟子之言，然猶知天下之爲溺也。一世有胥溺之勢，猶認之以爲平地之安，滔滔汩汩，而莫之返，求如淳于髡之能知溺者亦罕，執事者且以爲何如時也？自恨氣力之微，不足以出已溺者而生之，而又竊自幸棲身於尺寸不溺之地，環顧左右前後之未溺者，疾聲大呼，使知浸淫之將及，而兢兢毋失足焉。則聞之者不諒，而謂己爲駭衆。嗟夫！使斯人皆溺，吾亦將誰與並生也？然則吾之所以疾聲大呼，使之知浸淫之將及，而兢兢毋失足焉者，吾亦以自爲疾聲大呼而不吾信，吾有深自悲而已矣。深念當世之故，誠未知其所終。理義大明之世，編户齊民可使各有士君子之行。昔者所謂風俗淳一、運祚長遠者，非空虚無據之言也。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曾不足爲十年計也。扶持歲月，以幸其不壞亂，立身此時，能無恐乎？漢人有言：俗流失世敗壞，因恬而不知怪，謂爲是適然耳。孟子曰：「我亦欲正人心。」夫此未易與流俗言也。今之所藉以綱維世道者誰也？觀於官府而未見。大吏之於小官，有以養其材而勵其節也。士一入仕，則習爲一等無用之文。孔門所謂「巧言」、孟子所謂「以言餂人」者，權勢所在，雖跖、蹻不患無説以譽之也，曰非此無以取上位之知也。然而誠有階此而致身貴顯者焉，則上之取才在是也。昔人入仕，舍《詩》《書》而學法律。今人入仕，脱舉業而學四六，何降而愈下也？且夫士得一官，將受人家國天下之託，所當學者何限，而顧敝精神於此，又復不量其人之可依與否，而一槩伊、周之，有如不幸比之匪人，何以自拔也？大率今之世，居官一二載，則舉止圓熟，言語低回，無復有山野生踈之氣，所謂養吾剛大，將輕貧賤、傲威武者，其勢有所不行。雖君子所養，決不計他人之待己何如，然而特立獨行，亦可謂甚難也。學法令者以吏爲師，此秦人之説。原今取士爲吏，吏道仍與士學兩途，一切吏文，嘗求是正於老且黠者，則上下以爲穩。設有守書生之故學，而少出意見，則詰難且至，或侮笑之。由是書生常得迂濶之名，而先王之道遂爲當世之棄物。凡今揚揚得志，時人謂可任以事，大抵熟於吏文者也。所謂書生，幸不見擯，則異待之，曰是學館之才也。士挾學以遊今之世，其將焉用？今所謂仕宦取知於上者，曰政事，曰文章。文章前所云也，政事後所云也。等而上之，卿相亦由此其選也，是其中亦復有王佐之才、經世之業乎？觀於學校而未見師友相親於善也，來游其間者，視以爲飲食之地而已矣。而教者亦不曰教也，持飲食之具以邀士曰：「吾能進退爾也。」一日橫經，衿佩雲集，講者腐，聽者倦，漫不省爲何説，忽焉而散，以是爲故事之不可廢。他日則以所謂試去留之，進業而受知者何人也？請益而有聞者何人也？教者認末爲本矣，士亦不自愛也。夫今日之韋布，他日之縉紳士大夫也。未有貧居簞食豆羹見於色，而他日能爲清白吏，以與天子牧養小民也。未有交遊親黨之間，見便則奪，營求自眩之態，日用於師儒之前，而他日能安於命義，難

進而易退也。未有居鄉不顧細行，禮義廉恥不以自律，而他日置之民上，能以理道化其下，以無諸己者非諸人也。未有其爲士虛棄白日，束書不讀，游談無根，而他日可與臨大決議，藉其見識以定可否爲據依也。他日國家豈能別得一等士子而取之用之乎？人才不競，亦可睹已，則亦安得豪傑特立之士崛起於波蕩風靡之餘？所見者大，所任者重，可寄以國之安危、民之死生也。觀於閭閻田里，而其等而下之者從可知也。自古雖有聖賢之君、慈惠之師，亦必不能使風化遽達於編户齊民，是故闕抑學校之事，夙昔竊嘗有志，今復何幸，奉命承教，且將親見君子之末光，惜也某未之能前也。某有母年八十有一，體氣日衰，疾不時愈，前此未嘗敢違膝下而就遠舘於他人之門。竊第於歲辛丑，而參選得缺於甲辰之三月，遷延至此，蓋亦謾書仕籍而非果有霑禄想，而念親食不過一匕，雖復三釜，非老且病之所盡嘗，而焉用以己之寸進勞親之顛頓。官期若至，勢亦不行。昨者古心江先生將漕，亦嘗招而舘於所謂雙桂堂者半月，而告歸踰旬而得請，當時甚悔遠遊之輕。今親年增高，愈非前比，瞻望崇臺一葦可杭之地，如在天上，則又安敢詣所謂西澗而爲旬月之留哉？先生之禮意，可拜而不可受，先生之道德，可仰而不可親，則某之分也。伏惟先生清明之稟，卓異之資，淵源之學，深厚之養，蓋伊洛諸君子續道之一脈，而范、司馬二文正憂時之盛心，不特凡爲士者知所宗主依歸，而匹夫匹婦皆知當路有豈弟君子爲之父母。去年崇臺一二大政廣上恩而蘇民瘼者，實非今之君子尋常意度之所能行，而講義流傳，大體小體之訓真切懇到，聞者動心，則某亦復得之郡史君，伏而讀之矣。夫惟君子務其遠者大者，迂愚不能與世上下，當世如先生，得自附於下風幸也，然而未之能前者，則又有所重也。雖不能前，而當世如先生不可以踈遠自外，所欲感慨激發、反覆究竟以共論事之終極者，舍是其將誰告？是以輒列其説，公餘一覽，意者亦將有動於斯言。天地之數，盛衰之運，倘不在他人而在先生之身，則必有以處此。某往者記監丞祠，特一時斐然之作，偶以事於學校，繕寫申呈，非有意於求知，旋蒙袞筆奬借踰分，燕類之文，不足多辱，亦知先生誘掖後進、收拾寸長之意矣。繼今其敢不勉，書册之外，無所作爲，固將没世畢力於此，以庶幾一言之幾於道。惟有以終惠而幸教之。某私居久，欲裁尺書，通姓名於下執事而不克，兹因郵遞敬布腹心，引睇穹崇，精爽飛越，不勝區區依鄉之至，不備。

歐陽守道《巽齋文集》卷五《回包宏齋書》 守道去秋拜書，幸甚。登徹愚賤，不敢再瀆。雖欲願聞一言，徒切仰歎。每見鄉間士友扁舟東下，輒曰：「吾謁宏齋先生。」心甚愧之。某有願事君子之心，先生有奬進後學之心，舟行而前，不過三四日，而顧自棄如此，此所以自愧於彼能前者。雖然先生德業之外，立言滿天下，不待親拜函丈而後聞也。昔之善爲學者，内求之我心，外證之古今聖賢之言，而未嘗不合，未嘗不得。近世學宣門户，則有以嘗見先生前輩爲標榜者矣。此雖不足道，而猶知以學爲名者也。乃有愈在下風者焉。此亦徒使先生長者費酬對而增感慨也，尚忍言之。然則掩關孤坐，左右書册，古今聖賢在是，則先生亦在是，所不曾拜者睟然之德容，有不可想見者哉！用是復自釋然。兹蒙專介，特枉手書，以貴下賤，以賢下不肖，以前輩大老下後生小子，甚盛德不可以有加矣。某乃得此三達尊，將何以稱之！昔者得此於荆溪先生，無以報荆溪先生。今先生又復然，而今而後，無有師保如臨父母之心，當何如其兢兢？緘賜講篇，前此固嘗傳録，幾得其半，今日大全。先生一言，將詔千古，某乃得之於親授，蓋嘗自怪此生所得於造物者，疑若偏厚之。以斯文至於德成道尊，一世所宗如先生者，亦復使之夤緣在受教之下，此亦必有陰相非偶然者。每一念之，未嘗不憚日月之遄邁，慨志行之未立也。示教「人品高則學術高」之説，嘗隱之以心矣。先儒謂人品以學術高，意似主於爲變化氣質之勸，而其本然高下品第，天也。且學譬之琢玉成器，謂之不琢不成則可爾。玉自有品，上品經琢爲上品之器，次品經琢爲次品之器，則天也，非人也。孔氏之門，成德達財，答問私淑艾，如時雨化之，孰不在夫子之大造？然顔爲顔，曾爲曾，由爲由，賜爲賜，其未及成就者，固不知其終當如何，而其已及成就者，要亦各極本等之所至也。博施於民而能濟衆，堯、舜其猶病諸也。以之方諸聖門之教，則爲顔、曾者有幾，爲由、賜者有幾，夫子其猶病諸也。人品之凡下，至於愚不肖，修道立教，皆爲智愚賢不肖而設。聖人此心雖無窮，而彼愚不肖得吾教，僅足以免爲惡陷罪，是亦聖人之大造也。局於人品之凡下者如彼，則幸而氣稟稍稍清明者敬天所賦，當何如哉？聖賢不間世，常人已無可言者，至於來教卑陋之歎，則竊以爲非特人品也，又有習氣焉。大率士列四民之上，而古之士由農出，農之氣習淳良。後之士雜出於工商異類矣，又降而下，有出於吏胥游末矣。名則士也，氣習則士而工、士而商、士而異類、士而吏胥、士而游末也。人品既卑陋而不可移，氣習又薰蒸而不可滌，而充塞人間謂之多士，亦何以責學術於此等輩哉！然蒙士之名，足以誤世，真士類、真學術將遂泯泯，而先儒語言乃在此等輩頰舌間也，則卑陋何怪哉！此某所不當言，因先生語及人品，故輒以鄙見申言之，未知是否。前日某之

事，幸先生舉遏惡揚善之職，某亦豈敢當！所謂善，顧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有以來之耳，獨至今無怨悔者，以行吾本心也。本心直達如陽春之生，或遭蹂踐摧折，則無如之何，而生者不能自已也。直併根俱死，然後不生耳。初竊科第，亦竊有志，顧憂患之餘，既耗奪矣，而人情世態如此，亦無可爲者，從此直疑蹈禍，只如前日之紛紛猶云可也。去冬憲使有書趨之任，意甚厚可感，某對以爲事在省部，方爲彼素案未語，萬一到官之後，畏大學生者彼有言語可指時進退，將何如？初意某自以違年，恐妨下次政令，既部使者盛意如此，亦合更容某少候，若省部不以某爲罪，則潔淨之身方敢謂不辱官曹耳。憲使遂爲某作一申省狀，其說甚備，聞其文字去已兩月，無人趕逐，恐遂墮渺茫未可知，一聽之天而已。昔朋友有爲某言，此文字須經宰執諸公過目者，諸不可指擬，相與嘆息，某告之曰：「使命當不仕，韓、富、杜、范在政府，亦無如之何。命當仕，自無許多齟齬，安能置冰炭於懷抱耶？」以此心極安之。當年之强仕而不仕，今既五十，前進幾何，自揆愚性之能俯仰人爵之貴，決是無分，只作未嘗登科處之，而及此餘年讀書求己，以無負父母師友之所期望，豈不足自貴哉！今茲亦未敢遽爲艮其限、列其夤之見，且更候之，伏辱眷問之及，敬布下情。某前書有及於世變浮雲，遂蒙教以堯、舜事業亦浮雲，所以開廣某之心胸大矣。人生極盡氣力，亦做得幾許事，而堯、舜事業，猶是偶然到手，則爲之區區者，乃欲挾尺寸垂不朽，亦可憫也。某侍荆溪先生於嶽麓時，蒙賜以所作文字。鄉里有吴兄建公者，亦多得其藁而利之。比得其送印本，謹以一帙申納先生。志同道合如荆溪者宜不多見，伏想對此，又動殄瘁之悲。集中有數篇及某賤氏名，本難拈出，類乎借以自述。然先生既誤知某矣，可以無嫌。其一爲某作《夷齊辨跋》，因并以其辨一帙拜呈師，意狂斐，倘蒙指教，幸甚。

方逢辰《蛟峰文集》卷七《講義》 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可謂好學也已。」

子夏，聖人之徒也。子夏之學，聖人之學也。聖人之學何學也？入乎耳，存乎心，修於身，行於事，明五常之理，盡五倫之道也。顔子之博文約禮，曾子之致知誠意，子思之明善誠身，孟子之盡心養性皆是也。夫人之生，以天地儲精，以五行鍾秀，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合而爲方寸之靈，聚而爲百骸之形，所以備萬物而參三才者，其原有自來，而其本已素立矣。然才稟於氣，而性原於理，窮古今，亘宇宙，寓於流行而不易者，理也。往來盪摩，雜揉交錯，而無一定之體者，氣也。氣惟無一定之體，故以流行於兩間者驗之，光風霽日之景恒少，風雨晦冥之變恒多，則人生而隨遇者，至清極淳之氣不易得，而偏倚濁駁之分不能齊，固其所也。惟聖人之生也，得其秀之秀，故氣清而義理無不明，質淳而邪穢不能入。由聖人以下，雖大賢之資，一有纖毫之累，亦必資學問之力以修治之。自帝堯有匡直輔翼之言，大舜有直寬剛簡之命，其轉移變化之功已見於當時矣。然學之道，至三代而益明，其見於《書》則曰「學於古訓」，曰「惟學遜志」，曰「終始典於學」，曰「學古入官」，曰「不學墻面」；見於《詩》則曰：「學有緝熙於光明」，隆古聖王未有不以學爲要務者也。吾夫子生於衰周，不得位以行其道，而天命在躬，夙夜祇畏，閔當世之人去堯、舜、禹、湯、文、武之世遠，而不聞大道之要，當楊朱、墨翟異端之説行而不免他岐之惑，乃以身任大教，繼往聖而開來學，推明大學之道，昭示明德之方，使人人皆得以消磨其物欲，變化其氣質，而爲聖賢君子之歸，何其幸也！夫以常人之資而欲爲聖賢之事，耳目口鼻之蠢然，聲色臭味之交接，愚者欲明而懦者欲立，頑者欲廉而薄者欲敦，以一心而明五常之理，以一身而全五倫之事，天下之義理無窮，而工夫有限，代間之人生有期，而白日不再，苟非勉焉孳孳，克勤無怠，則查滓未融，而邪穢已入，己之所學，其能迄用有成也幾希矣。此夫子所以拳拳於學，有時習之誨，而又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者此也。聖門之徒三千，夫子獨稱顔子爲好學，蓋以顔子明心力行，克己復禮，所學者得聖人之道也。學之得其道，而又能竭其才，夫子所以既許其不惰，而又惜其未見其止也。顔子終能至於去聖人一間者，豈繆悠之功所能及哉？子夏之在聖門，篤實之功亞於曾子，而身居文學之科，其所謂學者，皆人倫日用之道，誠篤切實之功也。其垂訓以勉人曰：「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可謂好學也已矣。」夫爲學之道，内明五常之理，外盡五倫之事，變氣質於有生之初，絶物欲於有知之後，必資師友之講明，方册之誦習，然後能開其心術，見於躬行。然其殫日夜之力，嚴理欲之辯，使朝有所詢，夕有所考，晝有所作，夜有所思，則志於緝熙，功無間斷，人心之罅隙不開，本體之虚靈不昧矣。其或玩物弛心，廢時亂日，於學問思辯不能致，耳目手足無所加，至於時弛歲去，老死無聞，豈不重可惜也！爲學之道，若陟遐必自邇，若升高必自卑，故當自强不息，勉勉循循，爲山未成而加一簣之土，掘井未已而見九仞之泉，温故而知新，崇禮而廣業。向之得於講明而見於誦習者，既有默契於心，知而行之，拳拳奉持，服膺弗失。此古之人所以一飯不違，跬步必思，盤器有銘，几席有戒，參倚之有見，顔諟之弗忘，所以固守其德

也。其或執之不固，守之弗專，或存或亡，乍得乍失，則一暴十寒而生意弗存，半途中晝而前功盡廢。義理之性既無學問之推充，血肉之軀不勝外誘之紛擾，則杯水不救於車薪，五穀不踰於莠稗，雖具人之形，當士之名，飲食男女無以異於衆人，存心制行不能遠於禽獸，中心冥冥，醉生夢死，豈不重可哀也！子夏之訓，蓋深勉夫！有志於學者，必當日新其功，有以自考，一日之間，自旦至暮，我於義理未知未能，則深以爲恥，一月之間，自朔至晦，我之學問已知已能，則固守而弗矣。夫如是故日引而月長，日就而月將，自有學之初，以至於一息尚存，勉焉以盡其力，惕焉以殫厥心，其得不謂之好學之人乎？子夏之所以居文學之科者，此道也，故言此以示人，欲人人皆然而厎於道也。學者觀此，豈可荒嬉而不知所以自勉耶？某負戴經籍而來山中，諸友不以某爲不肖，而屑與某交修游息，嘗不自揣而述所聞於先師者，告諸友矣。今觀氣化之流行，寒暑之迭興，以春而夏，夏而秋，秋而冬矣。竊以諸友之日有所亡，而月未有所能爲憂也。良月初吉，冬序伊始，故述子夏之訓以相告語，冀諸友思齊於聖人之徒，而景行於聖人之徒也，非徒守方册以爲勤，誇誦説以爲能而已。當以明物察倫、治心脩身爲要務，在乎爲人子者必盡孝於其親，爲人弟者必盡悌於其兄，爲卑幼者必盡敬於其長，手足動静必知天理之所存，耳目口鼻毋爲人欲之所汩，以消融其查滓，以蕩滌其邪穢。子夏之所謂學也，深致其力，復考其成，使進修之效日異而月不同，此子夏之所謂好學也。苟爲不然，徒事口耳，虚費歲月，堯言孔誦而不知求聖賢之心，禹行舜趨而不免爲禽獸之行，若是則非徒爾父兄之所憂，抑亦吾師友之所羞。秦穆公有言曰：「我心之憂，日月逾邁，若弗云來。」此某之所以區區告勉學者，當痛心刻骨而致力於學也。【略】

子貢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公冶長》。子罕言利與命與仁。《子罕》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公孫丑》。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滕文公》。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盡心》

孔子教人，未嘗不言命與仁，未嘗不言性與天道。《魯論》二十篇，何莫非是理，而何隱乎爾也？門人以爲罕言，以爲不可得聞，何也？蓋孔子之教人，只在日用處，凡所言仁，皆是爲仁之方，不是正言仁之體；所言性命天道，皆盡性至命事天之事，未嘗推極性命天道之原也。孔子不言心性，而孟子開口便説性善，説盡心、知性、存心、養性。孔子只説一箇仁，孟子乃説出仁義禮智四端。孔子一部《論語》盡是教人就起居飲食、應事接物上做工夫，《孟子》七篇，直教人就心上存養。孔、孟之教人豈有兩心二道？時不同也。先儒曰：春秋猶論是非，戰國純論利害。春秋之時，文、武之澤未斬，義理之在人心者無恙，故列國君卿大夫之自謀及辭命往來，與隣國之可否者，惟論理之是非，不論勢之强弱。戰國時，先王之道影滅跡絶，通天下不知義理爲何物，列國君臣與縱横之士謀其國者，唯利害而已，不識天下人心有是非枉直也。以此觀之，則春秋時人心未亡，戰國時人心亡矣。孔子時人心未亡，愚夫愚婦皆可與知，可與行，故教人以忠信而已，入孝出悌而已，先行後言而已。仲弓問仁，則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而已。樊遲問仁，則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而已。至於夫子平日所身教者，亦不過閨閨侃侃，聲色容氣之間，蹜蹜愉愉，進退揖讓之際，凡形跡之粗，事物之末，皆帝衷之流行，天則之呈露。故夫子曰：「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吾無隱乎爾也。」孟子之時，人心已亡，舉國皆病狂惑，門人高弟尚未能篤信其師説，謂舜不能怨慕者有之，議周公不仁不智者有之，疑孔子主癰疽瘠環者有之，以管仲、晏子爲名世，以公孫衍、張儀爲大丈夫，夫人之良心陷溺如此，非湔腸滌胃，破骨洗髓，不足以療之，故孟子不得不直從其本心下手也。譬人有不識五臟而不信醫者，醫爲之剖其腹而指示之曰：某爲心，某爲肺，某爲腸，某爲胃。然後病者方自信。孟子無奈戰國人不識四端何，直從其軀殼之内標出而示之曰：此天賦於爾者謂之命，此爾受於天者謂之性，此包性命管攝乎衆理者謂之心，如此爲仁，如此爲義，如此爲禮，如此爲智。使人人自見得，自信得，然後吾之教可入，而天理不亡。孟子之喚醒人心，其苦切有如此者。雖然，孟子豈徒教人以體察而已哉？其操存，其涵養，其擴充，七篇之書反覆言之詳矣，又體驗以後之實踐工夫也，孟子之救人心苦切如此，端的如此，其工夫詳密又如此。後世異端之家乃有竊此以爲識心見性之把柄者，此不足辨也。近世學者亦有得體驗之緒餘，而强爲執持者，究其歸，亦同於異端之病而已矣。今之學者讀《孟子》，必當涵養於未發之先，以立其本體，驗於將發之際，以審其幾，又操存之以定其所守，充擴之以極其所止，天所賦命盡在日用之間，吾所受性皆爲躬行之實。以此讀《孟子》，然後不負孟子苦切之心。

文天祥《文山集》卷一四《題戴行可進學齋》《乾》稱進德者三，而《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聖人復申之曰：「終日乾乾，行事也。」君子之所以進者無他法，天行而已矣。進者行之驗，行者進之事。進百里者吉行三日，進千

里者吉行一月。地有遠，行無有不至。不至焉者不行也，非遠罪也。戴君行可以「進學」名齋，垂二十年。前之進予不得而考也，後之進予不得而量也，獨有一言願獻於君者曰：行。行固君字也。《書》曰：「行之惟艱。」《語》曰：「行有餘力。」《中庸》曰：「利行。」曰：「勉行。」曰：「力行。」皆行也，皆所以爲進也。不行而望進，前輩所謂游心千里之外，而本身却只在此，雖欲進，焉得而進諸？戴君求進者也，而予言行，予將有遠役，其知行之理固審。君之俯仰是齋也，其亦反覆於字之爲義也哉！

戴良《九靈山房集》卷四《答徐進明書》　人之爲學，固由於先生長者而後得，然未可以是而必其有學也。通都之市有大賈焉，所以聚天下之貨寶，通遠近之有無。當市門之晝開也，鄉之人持資而求寶者至矣，遠方之人持資而求寶者亦至矣。而大賈者，因爲之出其寶，以權其價，價之合也，則梱載而去之，其不合也，則倒橐垂囊，攘臂而空出。方是時，又奚暇問其鄉之人與其遠方之人哉？今夫先生長者之於學，亦猶大賈之於寶也。大賈之於寶，不能偏私於鄉人，先生長者之於學，又豈能獨厚於其鄉哉？由是觀之，則君子之論人，當取其人之賢，而不必惟其鄉之信，亦已明矣。若不問其人之賢，而惟以其鄉之信，則是孔孟之里皆可以爲聖賢，盧鄭之鄰皆可以爲醫卜，西子之國皆可以充後宮，師曠之邦皆可以備工瞽，伊傅之黨人皆可以輔相於明王，孫吳之邑子皆可以雪恥於强敵矣。其在物也，則麒麟之藪皆可以稱仁獸，鳳凰之苑皆可以名神鳥，翡翠之囿皆可以言珍禽，驊騮之櫪皆可以目良馬矣。夫蘭茝之谷，蕭艾茂焉；杞梓之林，荆棘出焉。蓬生於麻，薪錯於楚，物之不繫於其類也久矣，又可以其善者而遂信其不善者哉。考之於人，既如彼，求之於物，又如此。而足下之於僕，顧乃不問其可否，不論其是非，徒見其鄉之多賢，即謂其人之必賢，其亦取擇之不審矣。取擇之不審，已不可用之於交好，況欲相與以質所學耶？夫質之云者，爲師者之事也。師自柳河東，已不敢當是名矣。而返以施於僕，使僕有過於河東者，乃可爲足下師，若猶未也，則是佞譽誣諛，妄加是名，以相欺耳。縱僕樂足下之佞譽，昧足下之誣諛，輒受是名而不辭，然於足下亦何所增加哉？足下固非佞譽誣諛之人，特以過信之故，不覺其偶類耳。僕之屑屑云爾者，亦欲足下之審擇所與，以益其所學，非敢過爲訐直以相角鬬也。足下苟以前者之所陳，比物引類，曲喻而旁譬之，則有以曉僕之意矣。適有小病，不能親書，幸察。

陳櫟《定宇集》卷五《金伯明字説》　横渠張子有言：「有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天地之性存焉。」何謂「反之」？變化氣質是也。天地之性，本無不善，氣質之性，不能皆善。清者智，濁者愚，智即明也，能力學以變化之，如《中庸》之「百倍其功」，則雖愚必明矣。若愚而變化其氣質，其惟希賢乎？所謂「若愚」，即顔子之「如愚」也。顔子明睿所照，即始見終，其聞聖言，觸處洞然。夫子初以「如愚」言之，退省其私，亦足以發，坦然由之。由即行也，宜終以「不愚」許之。然顔子初不以明睿自居也，遵聖師循循之誨，博以文，以致其知；約以禮，以力于行。知行益進，既竭吾才，見聖道之卓立，與始之瞻忽大不同，已見到聖人之地步，但欲從末，由未能到聖人之地步耳。守之也，非化之也，假之以年，則不日而化矣。程子《顔好何學論》所謂「明諸心，知所往，然後力行以求至」，可以助張子「善反之」之功焉。伯明年富力强，可以積學有待。顔子以如愚得之，如參也亦竟以魯得之，矧若愚魯而非真愚魯乎？果能自今以始，善學顔、曾，則子畏顔、曾乎？顔、曾畏子乎？伯明苟然予言，其必勉之。

陳櫟《定宇集》卷七《問性理二字如何解》　曰：天所賦爲命，人所受爲性，所賦所受，不過此理而已。理，道理也。然「道」字大綱包涵説「理」字，就「道」字中分析精細説，如言「文理」、「條理」是也。在物爲理，理雖散在萬物，而實具于人之一性。故程子曰：「性即理也。」性中之理，何物也？就其大者言之，仁義禮智是也。故朱子《大學序》曰「天降生民，則既莫不與之以仁義禮智之性」，觀此言可見矣。天下之理，此四者足以該之。天下道理，千般萬樣，皆自此四者出耳。故言道理之學，須兼着「性理」二字言之，言性不言理，則不知性中實具此理。性爲何物乎？未免如荀、揚之言性矣。以理言性，則可見天下無不善之理，則無不善之性可知矣。言理不言性，則但知理之散在萬物，而不知理之具于一性，是理自理，我自我，與吾性有何交涉哉？知在物爲理，又知性之即理，則物我貫、内外合矣。以理言性，則性非氣稟食色之粗；就性求理，則理即吾仁義禮智之實。天下無性外之理，亦不于性外而求理，此物我一理之妙，而合内外之道也。以此言性理，其庶幾乎？

陳旅《安雅堂集》卷四《送旺扎勒圖還河陽序》　國家初置成均，本教國人子弟，因寖及其餘焉。國人子弟之所以學者，非專尚乎文詞之葩華也，訓詁之繁瑣也，與細儒曲士角分寸於觚翰之間也，醇龐之質，偉茂之器固將有以成其美，而憸忮之氣、儻蕩之習亦欲有以變其故爾。成周之造士也，七年考其小成，九年考

其大成，至是不率教者盡變。不變，王親視學。又不變，則爲之三日不舉。蓋學所以變氣質也，不變則棄人也，爲君師者能不以是爲己責哉！

許衡《魯齋遺書》卷一《語録上》 凡言性者便有命，凡言命者便有性。

《金史・完顔素蘭傳》 時哀宗爲皇太子，春宫所設師保贊諭之官多非其人，於是素蘭上章言：「臣聞太子者天下之本也，欲治天下先正其本，正本之要無他，在選人輔翼之耳。夫生于齊者能齊言而不能楚語，未習之故也。人之性亦在夫習之而已。昔成王在襁褓中，即命周、召以爲師保，戒其逸豫之心，告以持守之道，終之功光文、武，垂休無窮。欽惟陛下順天人之心，預建春宫。皇太子仁孝聰明出于天資，總制樞務固已綽然有餘，儻更選賢如周、召之儔者使之夾輔，則成周之治不足侔矣。」上稱善。

趙汸《東山存稿》卷五《范叔豹字説》 夫君之字所以取義於豹者，以其有文而善變也。然豹之文生而有之，非由外餙，其變也蔚然而著，足以美其身。人之生而有之，足以美其身者，非仁義之謂乎？反而求之，擴而充之，雖有不美之質，猶將變焉。時至而化，則仁義不可勝用矣，而況於質之美者乎？此古之君子所謂人之文者也。君和易疏直，而爲質之美，而無昏妄之雜也，然則因氣質之善，以盡問學之功，即名字之美，以致反求之實，有餘師矣。迫乎進而能變，則和易者爲忠厚，非有加於前也。疏直者爲嚴正，非有待於外也。目視耳聽，而品節存焉；手持足履，而儀章著焉，罔不由乎中也。然則其爲文也盛矣，彼以敦重樸鈍爲不足，而齘口吻、華筆端以爲能者，曾不足以美其七尺之軀，而況能美人乎？先民有言：一爲文人，無足觀矣。夫文豹猶見取於人，而文人至於無足觀者，惡無實也。文之在己，苟無其實，且不足觀，而況於在人者乎？是亦有不足爲君願者矣。雖然文人之文，未易能也，君之求而不厭者，亦不徒以文也，然余之言必至於斯而止焉。其尚有以諒余心而警省也夫。

胡祇遹《紫山大全集》卷二六《語録》 人不可以不學。不學則直情徑行，如瞽者夜行於深山窮谷，前有高崖、深淵而不見，旁有虎兕、犀象而不知，萬一不死，亦幸免耳。

地無瘠薄，糞之則高沃；人無愚魯，力學則賢智。聖人之見如日月，一出而六合萬物無不洞照；常人之見如燈燭，遠不過尋丈。必欲萬理俱明，須當步步照鑑，積日累功，庶得窮盡。

陳謨《海桑集》卷七《東陽讀書處記》 邑庠生劉仲賢從余學《易》，扁其藏修之所曰東陽讀書處，而請記以自勖。余嘉其志卓，則記之曰：邑城門東出者，扁曰東陽門，生讀書城門内，故扁書室，亦以東陽揭之。夫東陽之義，稽諸《大易》最著，而於生之年德爲最似，於生之學問爲最切也。昔者伏羲先天卦位，離居東，大明之所由生也；文王後天卦位，震居東，萬物之所由出也。離居東，乃扶桑之旭；震居東，乃青陽之春。故《説卦》曰：「帝出乎震。」又曰：「震爲大塗。」言品彙之衆，林林總總，下至飛潛動植，勾萌甲坼，莫不胥此塗出，皆青陽之春實鼓動之。然萬物既出於震，得扶桑之旭以麗之，則幽隱者無不燭，鬱結者無不伸，已發者暢茂，欲舒者條達，生意勃然，莫之能禦矣。吾故曰：東陽之義，於《易》最著。其不然乎？而生英妙之年如東陽，謙和之德如東陽，不獨以其居近之也。雖然，學在是矣。東陽者，天地温厚之氣所存也，於天德爲元，於心德爲仁。元者衆善之長，仁者五常之君。聖門之教，惟在於求仁而已，苟能用力於仁，由一事以至於事事，由事事以該夫全體，全夫心之德，即所以全夫天之德也。故顔子之爲仁，乾道也。冉子之爲仁，坤道也。乾道奮發而有爲，坤道静貞而有守，生必從事於斯，尚加勖哉！法兩作之離使知無不明，法洊雷之震使行無不果，擇善而固執之，君子之事備矣，尚加勖哉！以是記於讀書處，有以日自省焉，其必曰：古之學者爲己。

錢宰《臨安集》卷三《全有堂説》 性也者，人人之所全有也。或者不能有而全焉，氣之蔽也，欲之汩也。學焉而所知不蔽於氣，所行不汩於欲，則有者未嘗泯，全者未嘗虧也。是性也，具於吾心，其目有五，曰仁、曰義、曰禮、曰智、曰信，人人之所全有也。上焉而聖，固全有是性也；下焉而愚，亦全有是性也；中焉而可以爲愚、可以爲聖者，亦全有是性也。聖也者，性焉安焉，有而全焉；愚也者，暴焉棄焉，喪其有而虧其全焉；彼可以聖、可以愚者，暴焉棄焉，則喪而虧者終不得而復，復焉執焉，則喪而虧者庶幾復全其天焉。

孟軻氏曰性善，知性之全有是善也，天命之性也。荀卿氏曰性惡，揚雄氏曰善惡混，韓愈氏曰性有三品，皆以其稟於氣者當之，而不知性之全有是善也。且吾性之具於心，人無有不善也，謂之惡，可乎？人無有不同也，謂之混，可乎？人無有不全也，謂之三品，可乎？彼謂爲惡者，即氣之汩没者言之耳。謂爲混者，即氣之清濁者言之耳。謂爲三品者，即氣之至清至濁與夫清濁之間者言之耳。又孰知性即五常之理乎？知性即五常之理，則皆善也，何有於惡乎？何有於混乎？何有於三品乎？

叔魚之生，虎目而豕啄。楊食我之生，豺狼其聲。叔椒之生，熊羆其狀。是皆形聲之得於氣者然也，果可謂之性乎？彼徒即形聲以命其死亡，固不足爲訓，而韓子復即是以明其性之不善，若然，則伏羲蛇身，神農牛首，仲尼蒙倛，周公如斷楹，而皆爲人，天性之善，何與於形聲間邪？彼三子之不能脱禍，行之惡也，非形相之惡也，又豈可即是以明性之惡乎？孟軻氏之言性善是已，韓子不當即是以非之也。

后稷之生，岐岐然，嶷嶷然，是故性之善也。文王之生也，傅不勤，師不煩，是固性之善也。荀卿氏謂之惡，韓子非之是已。但以母之生后稷也無害，生文王也不憂，爲后稷、文王之性，則非也。堯、文之善，性也；朱、管習於堯、文而卒爲姦，自暴也。瞽、鯀之惡，害於氣也；舜、禹生於瞽、鯀而卒爲聖，性之也，上智之不移也。揚雄氏謂性之善惡混，韓子非之是已，但以朱管之姦、瞽鯀之惡爲性，則非也。

性也者，人人之所全有也，不以智而豐，不以愚而塞，不以上焉、下焉、中焉而殊也。韓子之言三品，蓋本諸夫子性近習遠、上智下愚不移之説。不知夫子所言，氣質之性也，非性之本也。性之本善，人所全有，孟軻氏之言性善是也，夫何三品之有哉？

《書》曰：「惟皇上帝，降衷於下民，若有恒性。」《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詩》云：「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春秋左氏傳》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中庸》曰：「天命之謂性。」是皆可以見性之本善而人人之所全有也。孟子言性善，蓋本諸此。

嗟夫！人之有生，形也者，氣之聚也；性也者，理之會也。孟子論性不論氣，知性者也，其言特未究耳。諸子論氣不識理，不知性者也，故其言也不明。迨程、張、朱子之言出，而性之論確矣。故後之人得以窮夫理而盡其性焉。

勾吴黄原輔氏者，其進修之室曰全有，蓋本諸子朱子叙《大學》之旨也。原輔性能格物以致其知，誠意以正其心，則性之固有者，可以復全其天焉。且原輔之所謂全有者，全其性之所有也用也。吾敢并以其得於天而本然全有者，爲原輔言之，原輔將欲全其所有，以立程朱之門，以造孟氏之域，以升孔子之堂，固由其命于天者無不全也。

胡翰《胡仲子集》卷二《樂善論》 天下之有生者，皆有知也。有知者，皆有情也。情動於中，物交於外，天下之善惡判矣。故善觀人者觀其所好，所好誠善也，則君子也必矣。然好之不如樂之。善觀人者，觀其所樂，所樂誠善也，則君子也必矣。今夫重珪累組，身都卿相之位，食禄萬鍾，繫馬千駟，揖讓人主之前，進賢退不肖，以圖謀國家，利安百姓，人皆知好而樂之，而君子有弗存焉。家累鉅萬，南金寶璐之珍，兼乎山海，良田廣宅，畜牧之産，擬乎封君，豝羔擊鮮，列鼎而食，縵胡短後，腰弓矢，縲鷹犬而縱之馳擊，人皆知好而樂之，而君子有弗存焉。等而至於天下之物，莫不皆然。斯豈無耳目心志之欲哉？求之而不可必得，得之而不能皆足，則其所取以爲樂者，未有不爲吾心之累也。且世之擊壤弄丸者，雖至卑賤，皆有以自適。悦富貴而不免爲吾心之累，則是弄丸擊壤之不若也。然彼猶外也，非内也。天下有至貴可愛者，本乎天命之微，顯諸日用之常，格乎上下而放乎四海，無往不準也，無物不體也。會而歸之，不越吾神明之舍，則吾固有之善也。曰仁曰義，曰禮曰智，異名而同出者也。苟不知好而樂之，失其情矣。失其情者，失其性矣。人性無不善，其發也無不好善，斯内也，非外也。求之而必得，得之而皆足，反諸躬而已耳。反諸躬而求之不得，得之不足，取諸人而已耳。天下無性外之物，雖取諸人者，亦内也，非外也。舜，大聖也，猶樂取諸人以爲善，而況其下者？一言之善，吾聞之若舜之聞可也。一行之善，吾見之若舜之見之可也。誠以求之，明以辨之，勇以行之，寬以居之，久而自得之矣。自得之，則安之矣。充充乎其有餘也，浩浩乎其無愧怍也，休休乎其有容也，孳孳乎不知老之將至也。蓋至是而内外兩忘矣。王君秉彝，樂善之士也。嘗即其燕息之堂徵言於余。余觀君之起家，當四方有事之秋，豈不能奮取功名，娱情富貴之境乎？《詩》曰：「民之秉彝，好是懿德。」蓋其得於天性者如此。夫不以衆人之樂爲樂，而以聖賢之樂爲樂，不以一己之善爲善，而以天下之善爲善。余於君豈無望焉？於是乎書。

朱右《白雲稿》卷二《物初論》 或問：「天地果有初乎？」曰：「有。」「人物果有初乎？」曰：「有。」「然則有初必有終。」曰：「惡乎無方。噫，氣之大息也。混混沌沌，冲漠無始，一氣既復，陰陽遂判，清濁以分，高下以形，非天地之初乎？於時萬象森羅已具，有初而迹未形也。天地一陰陽而已，人物固囿於陰陽以生者也。陽生有六，是謂之乾。陰生有六，是謂之坤。陽生子中極於午中，乾道立矣；陰生午中極於子中，坤道成矣。乾坤者，萬物之父母也。當一陽初復，二陽既臨，陽在地中，草木生焉。故草木之本皆居下，而末反居上，陽在下也。三陽既交，四陽漸壯，鱗介羣生，羽蟲次之。故魚鼈横身，飛鳥兩足而昂首，陽未

足也。五陽健而決，膏脂生焉，故獸形近人。至於六陽既全，乾道始備，人斯立矣。故人首居上，足固在下，得天地之全氣以生者也。陽以生之，陰以成之，自午至子，爲六陰成物之氣，故能全乾坤之德者爲聖人。聖人得天地之全氣，而盡性踐形者也，詎非人物之初乎？」「然則曷而終？」曰：「生長斂藏，一歲之終，滋育消滅，一物之終，非吾所謂終也。若夫生物屏息，天地無有，斯有終矣。」曰：「終當奈何？」曰：「有終必有初。」作《物初論》。

朱右《白雲稿》卷三《原習》 舜孝、文仁，性也，氣不得以乘之也。武仲知，季路勇，氣也，卒不能以反性也。成湯、周武，變氣反性者也。若燕之慷慨，趙之冶容，越之勾猝，胡之騎射，鄭之音，齊之歌，杞華之哭，習也，受變於流俗者也。農之子恒爲農，商之子恒爲商，工之子恒爲工，習也，受變於父兄者也。於乎，習之移人也久矣！今有人焉，生同時，居同里，業同事，一或作曰：是非吾事也，非吾職也，吾戴天履地，具五性，居五倫，盡性吾事也，明倫吾職也，約情以知義，擴仁以充道，人將曰：是天下善士，非一鄉一國人也。又將曰：是古之哲人，非今常人也，其不累於習，不疚於氣者也。有願學，予告之曰：「爾毋爲習移，毋爲氣拘，思變而反之，可也。」作《原習》。

朱右《白雲稿》卷五《理性本原序》 道之大原出於天，而天亦氣化中一物爾。然其所以爲造化，必有尸之者，理而已矣。故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又曰：「體物而不可遺。」則理者，又天地萬物之本原也。是故君子即物以察理，未嘗有無理之物。即理以觀物，未嘗有物外之理。子程子曰：「冲漠無朕，萬象森羅已具。」殆難以迹求之也。自夫河洛出圖，神聖闡閎，所以立萬世人極者，固已昭然於簡策矣。孔孟既没，道學不傳，世之言治，皆苟而已。幸天未喪斯文，濂洛間出，無極有圖，東西有銘，與夫《定性》《好學》之論，百世不惑，揭日月於中天，昭蒙瞶於既昧，真來學之指南，後世之衡鑒也。右生也晚，於道靡聞，父師有訓，敢不祗承！熟讀詳味，恍然有覺，安敢自私？故録其尤要而切近者，輯而爲編，名曰《理性本原》。且以河圖洛書揭之首，本諸天以示乎人。次序《太極圖説》、《定性書》、《好學論》、《西》《東》二銘，擴諸人以復乎天。蓋異世而同符者，理性之本原至矣。復以《通書》一卷、《感興詩》一卷附於後。若《正蒙》諸書，或有未純，兹不復輯。學者苟能於是書讀之習而講之精，知之明而行之力，氣化之流行，人心之妙用，有不待他求而能知，天人之蘊奥，聖學之淵源，亦可指顧而得，豈不爲得其要乎？至於盡心知性以知天，存心養性以事天，殀壽不貳，脩身以俟，生順死安，無復遺憾，於出治乎何有？學者其毋忽焉。

宋訥《西隱集》卷六《理學須知序》 周道衰，學校之政廢。戰國膠擾，聖學不絶如綫。秦漢而下，失其傳焉。爲儒者惟知訓詁爲事，而不知復求聖人之意，以推明夫性命之理也。是以正道害於異端，斯文晦於邪説。孰絶之，孰繼之，又孰開示學者使有循求以入於聖人之道也？濂洛諸子者出，推原性命之理，於是道學之傳，復續於千載之下。學者既有以知夫前日之爲陋矣，考亭朱子繼之，性命之理愈見明於世也。程子曰「性即理也」，朱子曰「天者理而已矣」。夫理之爲理，豈不易見乎？而理學不明者，受異端之害，邪説之誣，可哀也矣。近世纂述者，有《理學提綱》一書，於理學似爲有助，而於辨異端、闢邪説未及焉。昆陽楊行可憂世之心篤，明理之志堅，輯《理學須知》若干卷。始以明天人性命之理，終以廣異端邪説之辨，引經摭傳，分類析條，非至正至當之論不載，故於明理學也其説備，闢邪説也其考詳，誠理學不可廢之書也。竊爲之喻：理學，天下之大道正路也；異端邪説，則偏州下邑之他岐曲徑也。理學不明，則大道正路塞矣。異端不辨，邪説不闢，則他岐曲徑行焉。是書一出，則斷他岐，絶曲徑，而大道正路燦然通行於天下矣。魏縣丞林瑩齋，行可之高弟也，求序鏤梓，故爲之書。

宋訥《西隱集》卷九《正己亭銘》 惟皇明克享天心，永清四海，首詔天下興學，以六藝爲教，射爲一藝也。凡學立圃，師帥弟子員以習之。濬縣圃立學宫之右，其抗侯發矢之地，悉合于制。洪武戊午春，四明方侯叔通來知縣事，建亭于圃。不華不陋，爲觀射勉勵之所，且禦風雨焉。爲師爲弟子者，嘉侯之德有益於教也，欣決拾，調弓矢，以時入習，勤而不怠。侯亦喜之。其如古人序賓以賢而且不侮者，可得而見焉。一日，馳書請予扁其亭以銘之。予嘗因射而有考。《書》曰「侯以明之」，《詩》曰「發彼有的，以祈爾爵」，《禮》曰「射者仁之道也」。古人於射，重而不輕如此者，以射可以治心，可以脩身，可以觀德，可以爲國，則爲弟子者，豈容不習哉！聖天子舉久墜之典以教天下，士生斯時，何其幸也！遂不讓乎。《射義》：「射求正諸己，己正而后發，發而不中，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矣。」扁其亭曰「正己」，又因爲之銘。銘曰：

聖人制禮，中正而止。養志游神，從容循理。惟射爲藝，殆匪他技。可以觀德，可以知恥。審度在此，取中在彼。臨之勿墮，立之勿倚。儼然其容，端然其視。確然其心，凛然其履。内外静專，庶謂正己。審固不妄，可以發矢。兢兢業

業，慎終如始。既中勿驕，未中勿慁。持敬習久，功成曷已！以蕃王國，以佐天子。無忘侯德，勖哉造士。

貝瓊《清江貝先生文集》卷四《雲間集・性論》 性之爲性，其本一而已矣。囿於氣者不同焉，曰剛與柔也。剛者恒躁而柔者恒緩，剛者恒勇而柔者恒怯。剛柔之中，又有二焉，曰善與惡也。剛之善者，義勝而過於嚴，惡者殘忍而已。柔之善者，慈勝而過於巽，惡者陰險而已。孟子曰性善，舉其本而言之也。荀子曰性惡，求反孟子之説而不知性者也。楊子曰性善惡混，求兼荀孟之説而不知性者也。漢之醇儒曰董子，而謂「性者生之質」，唐之大儒曰韓子，而謂性有三品，亦何異於告子哉？至蘇氏，則以初無善惡而聖人强名之爲善惡，穎濱則以孟子言善爲火之能熱，荀子言惡爲火之能焚，其紛紜乖戾如此。而横渠張氏之論則不然，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矣。」荀楊之失，於是始決，而於孟子之言尤備也。

嗚呼！自性之不明，學者各務立言以相勝，而天下不勝其異論，論愈高而失愈遠。韓子稱孔子之後，學之醇者惟孟子一人而止，則有見其是非之的而言，非若冥行索途而不知所適者，故其説爲近，惜其理有不合於孟子也。微張子之徒出而正之，學者將安所折衷耶？雖然，諸子之是非不足辨也，盍亦求諸經乎？《書》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子思、孟子之言性，實祖於此。彼以文武之民好善，幽厲之民好暴，是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也。以堯而有朱，以瞽瞍而有舜，以紂而有比干，是有性善有性不善也。蓋皆告子之所與孟子言者，惡知性之本與！性之本出於天，天之命於人者果有不善與？劉子謂之中，周子謂之太極，名雖殊而實則一，豈苟然哉！由此觀之，性者天下之所同，而不越乎仁義禮智信。堯舜之善，性也。幽厲之惡，非性也，囿於氣而不得其中者也。然理也氣也，生而俱生而未嘗離者，猶水之於器也。故「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學者由張子之説，沿其流而遡其源，則恒性可識矣。

或曰：「子之論詳矣。其在於心而不在於《書》者，雖無張子之説，而其本之一，又可得而終泯乎？」曰：非也。孟子没，降於漢唐，窮理之精，未有如張子者，故其論出，而天下攻之。惟張子發氣質之性，深有功於聖人之門，卓乎其不可及已。嗚呼！聖門之教人，莫先於性，其蔽也必明之，其失也必復之，則可以治身而及乎天下國家，此其爲聖賢之大也。學者務外而遺内，則復性之功缺。復性之功缺，則見之所施者狹矣。故述張子之説以啓之。若夫性有天理人欲，同體而異用，與食色出於性之言，蓋不考於經而蹈告子之非者，則與蘇氏之所言相去無幾，兹不待申之而明矣。

貝瓊《清江貝先生文集》卷四《雲間集・松江府儒學藏書記》 士必本於學，學必資於書。然荒陬之地，書有不能盡致，而窶人之子，書有不得盡讀，則無以窮天下之理而盡天下之變。一旦欲推而措諸事業，有弗病且餒乎？故州郡通立學校，又建藏書之閣，凡性命道德之文，名物制度之紀，咸萃其中，使來游來歌之士，不待觀於肆而得之。吁！其所以教之周而無缺者如此。

貝瓊《清江貝先生文集》卷一一《兩峯集・送才上人序》 天下之道無窮，而欲窮無窮者，貴乎積而已。水積而深，山積而高，人積而至於化，是知學之不可苟也。知學之不可苟，斯又不足乎己。不足乎己，則愈至而愈未至，愈精而愈未精。闇者未覩一室之内，泰然以爲人之莫己若也，畫而不復進，盈而不復受，其積小矣。求至於道，不亦遠乎！此吾所以爲學者之大病。竊欲勉焉，而氣質庸下，方其盛時，不能有爲，以至老而無及已，悲夫！

貝瓊《清江貝先生文集》卷一三《金陵集・思勤齋銘》 國子生桑懋以思勤名齋，求余一言申其義，至於三四，無倦色。余惟唐韓子《進學解》曰：「業精於勤荒於嬉，行成於思毁於隨。」所以誨夫人也。其《游箴》曰：「余少之時，將求多能，早夜以孜孜。余今之時，既飽而嬉，早夜以無爲。」所以懲諸己也。懋尚以韓子之誨諸人者爲勉，以其懲諸己者爲戒，可與進學矣。因爲之銘曰：

木願爲材，人願爲賢。人胡不學，以遊以盤？譬彼立枯，望其參天。其學何如？如行無退。思故不昏，勤故不怠。惟思與勤，進學之功。業日以廣，德日以崇。在昔聖人，純亦不已。未得則憂，既得而喜。矧余小子，弗聰弗明。墨卿司訓，用戒其荒。

貝瓊《清江貝先生文集》卷一七《金陵集・復初齋記》 夫有失而後復，當大兵四起，焚燒屠戮，莫不東西奔竄，農失其田，工失其肆，回望鄉里，皆狐兔之墟，而父子兄弟能相保以居者，曾無一二，咸謂不可得而復矣。幸而居復吾宅，田復吾地，水之淤者浚而復其清，塗之塞者闢而復其廣，與夫一草一木，敷榮條達，若冬而復春，境之勝亦不異乎前矣。蓋亂極復平，數之必然，而人亦不久於蕩析，如心之初志於此遂矣。向使攻戰之未息，疾疫之天年，雖欲復於已失者，其能然乎？宜特表其所居也。若余之由檇李而錢唐，由錢唐而雲間，由雲間而金陵，未嘗一日獲復先人之弊廬，寧無愧乎！雖然，君子所貴乎復者，復性爲大。性固甚

於物也。有宅之安，有地之美，利，吾累也，必絶之，其至清水也，義，吾由也，必從之，其至廣塗也。殘暴險賊之不存，而一於仁恕忠厚焉，其生生之理，奚翅草木油然而長也！聖人之教人，復此而已。而不遂復者，獨稱顔氏之子爲近之，此復其初之爲近也。如心好學讀書，必知復吾本然爲事，非徒區區故業矣。余因而推之，且以自警云。

貝瓊《清江貝先生文集》卷二〇《金陵集・送周遜學赴長洲儒學教諭序》 今年春，余與會稽趙俶、錢宰、金華鄭濤同被召至京師，授國子助教。秋八月望，預朝奉天殿，詔臣俶等至御前，命之曰：「汝壹以孔子所定書誨諸生。若蘇秦、張儀，繇戰國尚詐，故得行其説，宜戒勿讀。」既受命，退而思曰：古人有言曰：「孔子讀而儀、秦行，鸛翰而鳳音也。」天語及此，豈非灼見其説不徒惑戰國之君，天下後世且惑之，心術之蠹，莫過於此歟！孔子之道，自堯、舜、禹、湯、文、武所傳，著之《易》、《詩》、《書》、《禮》、《樂》、《春秋》者，大中至正，歷萬世而無弊也。不幸而亂於百家，而百家之中，縱横爲甚，以其功利中君所好，莫不説而從之，視儒者之言仁義，則爲迂而不用矣。此一時習於傾危險陂，前後一轍，不能回其所向之途，可勝歎哉！然古今帝王皆知尊孔子而斥秦、儀，未有舉其詐以戒人，使禁所習而趨於尊者。敬識於心，造次不忘。凡遇諸生，必懇懇告之焉。蓋學孔子則進而爲信爲善，極於大而聖，聖而神，不翅梯之升高、航之涉遠也。秦、儀智謀之末，君子之所羞道者，惡可襲彼之所爲乎？大抵率人以正，猶懼不勝其詐，矧以詐率人，其不正又何責歟？此上之命臣俶者，將一洗天下之習而復乎三代之淳，大哉言乎！

烏斯道《春草齋集》卷一《琢玉齋記》 郡之楊魯潔齋居之室未有名，余名之曰琢玉，蓋取諸《禮》，以勉其就學。《禮》以琢玉喻爲學，以成器喻知道也。夫玉生於崑崙之丘，崑崙之下有三河，玉殞而淪入其中，隨其河而變其質，或白、或緑、或玄，而不之易也。苟不琢而器焉，顧其璞徒黯然塊然臃腫然而已，雖有如縣璵結緑之美者，將焉施而可哉？及玉人追之琢之，磨之礲之，爲圭爲璧，爲璋爲瓚，爲冠爲珮，爲瑚璉爲琡琫，發其孚尹，華以文藻，然後器而可用。是則玉也奚可以不琢，琢矣奚可不治而精乎！猶之人也。人生於赤縣神州，州分爲九，隨其俗而變其質，或剛或柔，或樸或浮，而未有歸也。苟不學而知夫道焉，其進退則威儀焉耳，其讀書則句章焉耳，處事則任性焉耳，其如此心何哉！必涵泳聖謨，以致其知。致知而弗得也，必反聽反觀，以求諸内，無頃刻之間，則至簡至易之道，忽焉而知之矣。知夫道，則德明而理融，意消而神暢，視天地萬物皆我也，可以富貴，可以貧賤，可以死生，而樂莫大焉。及措諸事也，大則幹化機，正人紀，小則安耕鑿，服射御。至酬酢庶事，咸委曲罔失。是則人奚可以不學，學矣又奚可不知道乎！故物之爲寶，莫甚於玉，人之爲寶，莫甚於道。玉具爲國家貴重，必藉之以華彩，固之以扃鐍，藏之於天府。人而知道，國家得不聘之以玉帛，錫之以禄位，尊之於朝廷也哉！魯生簪纓家，又從余游，而氣質爲之丕變矣。又勉其力學以知其道，故告之若此。然玉之琢也成乎人，人之學也由乎己，歲月遒邁，尚益以自勉毋怠。

王行《半軒集》卷六《送錢以方序》 士之爲學，淑己而已。惟其能淑夫己，故有以及於人。流水之爲物，盈科不得不行，君子之於道，成章不能不達，亦理之必然也哉！且夫木枝之蕃者，以其本之固也，本固而枝蕃，其蔭必廣，則不期人之依其蔭而人自依之。穀實之碩者，以其種之美也，種美而實碩，其味必永，則不期人之飽其味而人自飽之。夫依之飽之，在木與穀，猶常道也，而得以依、得以飽者，蓋有非小補者矣。

趙撝謙《趙考古文集》卷二《造化經綸圖説》 周子曰：無極而太極，太極動而生陽，乾道成矣。静而生陰，坤道成矣。陽變陰合，五行順布，四時行焉。一皆自然之天也。邵子心爲太極，蓋造化之一氣，即聖人之一心。造化之氣本於發生，而聖人之心亦將以濟世矣。故不免由静以之動，自無而入有，使萬物得以遂其身，安其業。然人不見其迹者，以造化之氣與聖人之心雖動而不離静，雖有而不舍無，彼萬物與萬民，齊見役説戰勞於其間而不自覺。故曰「帝出乎震，成乎艮。帝者豈非造化之氣與聖人之心乎？夫三聖巍巍，繼天立極，相與傳授，獨辨此心，欲學聖賢者，舍此心將何所用力哉！蓋人有情有性，而心則統性情者也。性者，仁義禮智是也；情者，喜怒哀樂是也。心得其養，則以性御情，而五常百行由此而正。心失其養，則以情蕩性，而五常百行由此而隳。此心之所主，顧不重乎？學者誠能時時省察，念念不忘，而使道心常爲之主，人心每聽命焉，則寂然不動之時，當與造化同其體；及感而遂通，自然與造化同其用。斯其所以爲三極之道。三極者，三才各一太極也。

孫作《滄螺集》卷五《答性難》 東家子與二三子遊濠梁之上，客有漁者，投竿釋餌而上曰：「吾見夫子類有道者，似有所思者，漁心竊有蔽焉，願夫子以祛其惑。」東家子曰：「噫！吾睹子非漁者也，姑語子之所志焉。」

漁者三揖而進曰：「自朱子之學明，學者惟知誦説而已，一言不敢有加也。若荀揚韓子之論性，果孰是而孰非乎？」東家子俛而嘆曰：「子之及是也大矣。然學者習於故而不考其故，悦於言而不知其言，徒以口耳之學爲明，不以身心之病爲恥，渙然無統，雜然無緒，曾不察是非之真。試爲子語其歸焉。昔天下之言性者四，孟子曰性善，荀子曰性惡，揚子曰性善惡混，韓愈曰性有三品。三子言性，實孟子啓之也。何者？彼曰善，此固曰惡矣；彼曰善，又曰惡，此固曰善惡混矣；彼曰善惡混，此固曰有上中下三品之别矣。各師其師，各是其是，無惑乎言之多而不要其中也。大率善不過理，惡不過氣，孟子得其理，三子得其氣。孟子語理而遺氣，故三子得以其氣者議其非；三子語氣而遺理，故孟子卒以其理者奪其是。嗚呼！破天下後世之的者，孟子也，起天下後世之争者，亦孟子也。譬如玉，天下孰不以爲寶，孟子乃曰『寶之美無出乎玉』，於是諱者紛然而起，指其疵，摘其瑕以議之曰：『玉固美矣，夫亦有不美者存。』是則寶失其寶者，豈非孟子美之過而反輕與？向使孟子之言不白於後，誰以三子之説爲非？孟子之説既白於後，亦孰知三子之言雖過而未始無其當與？何以明之？堯舜與塗人一，孟子之言性是也。堯舜與塗人二，三子之言性是也。謂孟子之言性非，世無堯舜矣；謂三子之言性非，世無桀跖矣。於兹有人焉，方其醒也，言皆忠信，行皆仁義，謂非性善可乎？比其醉也，言非忠信，行非仁義，謂非性惡可乎？孟子言善，理之明也；荀子言惡，氣之昏也。孟子得其常，荀子得其變。若荀子者，雖不謂之有識，然亦不謂之無見者矣。今或一切善之謂，凡惡者皆物之奪，則又不惟無見，謂之無知可也。」

問之曰：「人皆可爲堯舜，其不爲堯舜者無他，是物欲使之然耳。」「於戲！天下之酒足以亂性，豈不爲酒困者，皆聖人之徒與？殺人而奪之貨，盜也，豈不爲盜者，皆世之君子與？人猶有欲也，寒暑殺人，天地果何欲以蔽之？率天下而趨猖狂之域者，必此之言矣。」

漁者曰：「先儒皆謂氣有善惡，子獨謂氣無不惡，豈堯舜之質猶未善與？」東家子曰：「天下之理一，一則純而不貳，故謂之善。天下之氣二，二則雜而不純，故謂之惡。堯舜豈能外二氣之稟哉？但常人之稟，不偏於剛則偏於柔，不偏於柔則偏於剛，剛過爲剛惡，柔過爲柔惡，正猶陽極爲熱，陰極爲寒，其毒至於殺人者，得二氣之偏也。惟聖人則不然，陰陽合德，粹然中和，陽不過於剛，陰不過於柔，氣無專主，德性常用，此堯舜之稟異於常人而無偏惡之弊者，得二氣之和也。蓋善者一之至，可以言理而不可以言氣；和者二之平，可以言氣而不可以言理。亦猶五味相濟，鹺不見其鹹，醯不見其酸，可以言和而不可以言善，生質之粹，可以言美而不可以言和是也。」

漁者曰：「或謂初氣善，終氣不善，故艸木初生，無不可食，安得謂氣無善乎？」東家子曰：「若是者，以烏喙食少而不殺人爲善也。生而不毒，非氣之善，是氣之未完。譬之赤子之心，其氣柔弱，未知所以爲不善也。」

曰：「然則氣質之性而又可以反之，是亦足爲善矣。」曰：「氣雖惡矣，然强者主之，弱者奴之，氣强則動爲主而情放，氣弱則静爲主而性存。汩於動者惡之本，反於静者善之機。動皆氣也，静皆理也，善反之静，奚爲而不可哉？」

漁者曰：「氣之惡既能害物，則其害宜亦多矣。今又不然，何也？」曰：「氣化流行，太過不及，其數無算，至賢不易，至惡亦稀。故堯舜不世生，桀紂不世出。且天生之物，不能皆陽，亦不能皆陰，惟其不一，是以不齊。中人以上，雖未極於中和，然氣與理合，則聖可學而至，賢可學而能。中人以下，雖未極於偏駁，然氣與理乖，則自暴自棄者雖不爲惡，而爲惡之心未嘗忘也。是則性其情而不易者，上智之明；情其性而不變者，下愚之昏。不猶水乎？湛然不波者，止水也，其上智之明乎？躍然沸騰者，湍水也，其下愚之昏乎？止水之性静，故應物而不逐於物；湍水之性動，故撓物而不循於物。静勝則氣清，而性之用行；動勝則氣濁，而情之用熾。故孟子四端，曰心而不曰情，苟情出於性，則是性而非情矣。此非孟子開性善之端，所以明餘者之不善與！」

漁者曰：「性果静而情果動，非性爲體而情爲用乎？」曰：「非也。性非待情而用，情用則性滅矣。蓋應物者，心性之動也；逐物者，性情之蠹也。謂之心者，萌於性之正，好惡之公是也；謂之情者，感於氣之邪，好惡之私是也。」

漁者曰：「心統性情，而子以爲性之動，何耶？」曰：「心者，性之萌、情之根，而神明之主、動静之樞也。以器而言，心所以統性情也。以道而言，性而後有心，心而後有情。性者心之静，情者心之動也。應物而動，不役於私，性之發也，故謂之心。心既發矣，牽於物欲而氣爲之主，性之汩也，故謂之情。」漁者曰：「孟子言『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是情亦善也，子何以必其爲不善與？」曰：「夫既曰可以爲善，則亦原於不善而已。猶指其小人曰『是亦可以爲君子』，則其初非君子明矣。」

漁者曰：「『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也』。才既以質言，則人之不善，果非氣質之罪矣。」曰：「非是之謂也。才質之質，孟子皆以體質言，『非才之罪』，猶曰非本體之不善耳。又曰『不能盡其才』，亦謂不能盡其性之本體也。又曰『以爲未嘗有才焉，此豈山之性也哉』，言不可以情之不善，遂信其性之無善，如水之就下，不可謂激之過顙，遂以水之性非下也。《易》曰『無思也，無爲也』，其聖人之性乎！『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其聖人之心乎！聖人之心無一息不靜，故天地之性無一息不存。常人之心無一息不動，故氣質之性無一息不亂。顏子不遷怒，和也，不違仁，中也，其靜而反於性之正乎！周子『定之以中正仁義』，和也，『主靜以立人極』，中也，其靜而得其性之本乎！」

漁者曰：「子之言，高矣美矣，夫亦有所受與？」曰：「噫，遠矣！作始受之先子靜安君，先子受之大父明父君，大父受之先公澄川先生，而又質之先師晉之耿先生，其言悉合而無異也。」漁者唯唯而退。

周是修《芻蕘集》卷五《湖上飛雲詩序》 天之生此民也，其性無不善。人之有是性也，其理無不同。惟其善，故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惟其同，故徹上下，貫古今，爲人子者無不思其親也。然而氣稟或偏，人欲所蔽，由是而德有厚薄，思有淺深，爲少異耳。即其德之厚而思之深者言之，其親之存也，思其生之膝下，思其鞠育，思其顧復，思其愛子之心無所不至，得不體此以父母之心爲心而盡子之道乎？及其歿也，思其居處，思其所樂所嗜，春雨秋露，不能無悽愴怵惕之變，著存不忘，得不形於夢寐、見於羹墻乎？故誦《詩》而廢《蓼莪》之篇，望雲而興親舍之感者，人子之心詎不良有以乎！

張宇初《峴泉集》卷三《志學說》 學之大本，存乎性命道德而已矣。夫心統性情，而性稟天命之所賦也。四時五行，庶類萬化，莫不出乎命。四端五典，萬物萬事，莫不具乎性。然而萬殊一本，其理未嘗不一焉。是以率之之謂道，脩之之謂教，而必學而後知也。其始乎孝悌忠信，成乎升降酬酢，無時而不學也。經之謂學，肇於《說命》，曰：「學於古訓，乃有獲。念終始典於學。」此聖之學也。聖賢知全乎天理之公，則清明純粹之體具。愚不肖惟溺夫人欲之私，晦濁邪僻之偏固，學之者，求去其蔽而復乎本有之善而已耳。故必究夫盡性致命、明善誠身之道焉。是以禮義爲之品節防範，以言行爲之涵養省察，然必隆師親友而後得。則持敬以居之，由義以行之，久之入乎耳，著乎心，無入而不自得焉。今夫造父善御，羿善射，師曠之律，倕之弓，奚仲之車，杜之乘，雖工伎之小，且猶志彀而後中焉，故學也，聖賢之事乎！夫子既聖矣，而不自聖，猶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當是時以及千萬世，豈有過聖矣乎，而猶志乎學哉！其設也，在唐虞曰成均，殷曰太學，又曰瞽宗，周之太學爲東郊，小學爲虞庠，此漢唐所以發之也。而唐虞之君皆聖矣，亦未始不師焉。若堯學於君疇，舜學於務成昭，禹學於西王國，湯學於成子伯，文王學於時子思，武王學於郭叔，此性之身之，亦有發焉。夫子亦嘗問禮於老氏，訪樂於萇弘，問氏於郯子。而孟軻學於子思之門，荀卿學於鄒衍，此儒之所相傳也。倡之爲董韓，繼之爲濂洛，卒求乎中正仁義之歸而確乎其返身之謂也，得乎《六經》之膏腴者，粹中閎外，足以參贊化育而形諸至和者，著而爲之文，經緯錯綜，託以載夫道焉。是故衡璜琚瑀之儀，彝鼎簠簋之制，有不待飾而知其爲清廟之器也，豈徒若懷竊鼓鑄之流，誇浮文僞，惟雕蟲刻鏤以爭妍取憐之是效也！苟不能達乎正大高明之域，徒競於裒宇鬼頊之趨，若之何而謂之學哉！必造其指而底於成也，視向之得夫師友者，不啻言之於檃括，陶之於埏埴，不勞力而有矣。蓋得諸己者，道之精微，學之淵密，充實光輝而日益，其視錦繡纂組不足謂之華，茵鼎圭綏不足謂之榮，是雖絲縷菽粟之薄、蕭藿抔水之陋，不改其樂也乎？抑亦一毫不足累其中而然哉？然而騏驥一躍，不能十步，駑馬十駕，功在不舍，然其所至雖有疾徐之異，在乎息與不息哉！斯其聖人志而不厭也歟！予猶子某純敏嗜學，嘗以伯氏某扁其進修之所曰志學，請一言申其義。予之於學也，探蹟而未入於閫者也，其能有以啓之乎？某尚勉之，使其習之至，行之著，予將見其所成立，詎可量哉！是爲說以俟。

楊士奇《東里文集》卷八《送胡敬方序》 夫學充於己而後能成物，道畜於身必將以用世，理也，亦君子之心也。或曰：「千里之駿，超逸之才，彼求之驪黃牝牡，斯戾矣。抑固係其命耶？」或曰：「物貴者不速售，利厚者必遲獲。故連城之璧，至於三進。任氏之釣，不取近效。夫孰計敬方之獲，不遠且大哉？」敬方之言曰：「古之君子，志在乎內，豈計乎其外也？天下之道，大而君臣父子夫婦之倫，細而萬事萬物之故，凡孔孟以來諸君子所務者，吾不敢已焉，吾何暇計其外乎？」於是知敬方之志遠且大也。

楊士奇《東里續集》卷七《送李昌明詩序》 風俗之能移人尚矣，自中人以下，爲善爲不善，未有不由風俗之化。故鄒魯之儒風，江漢之好遊，皆其俗漸陶薰習而然，非鄒魯、江漢之人其性獨好儒與遊而天下之人不能也。吾廬陵，古揚州之域，杜佑稱「藝文儒術，斯之爲盛」。蓋廬陵人表然者矣。其家說詩書，人服

周孔，益久而益盛，此豈他邦之人其性有所不能哉？惟其俗漸陶薰習，非一日之積，爲士者皆知所自勉，是以他郡之人不及焉。然則士生於廬陵，幸矣，其可不自勉於其身哉！

梁潛《泊庵集》卷四《益齋記》 君子之求有益，莫如學。學之道，所以致其知也。天地萬物之性，人倫之道，堯舜三代之訓，周公、孔子、子思、孟子之教，皆精妙微奧，所以闢辟萬化，推而施於治，皆道德之發揮，述於文辭，皆仁義之麗澤，著之於身，而動作弛張之際，古人之善道懿行皆德焉，其爲益如此。舍之而不求，求之而不志於學，無益也。其或學之矣，而以其躁忽簡傲之心，矜氣而騁欲，眩亂而狂斐，猶爲不學也。聖人蓋嘗慮之矣，著其受益招損之説於《書》，著其消長吉凶之占於《易》，告之以益者三友與損者之三友矣，則又告之以益者三樂與損者之三樂焉，庶乎其盡之矣。而又著其象於宥坐之器，使觀者不待言而深諭，使夫怠而不能學者皆知以自警，其憂人痛物之志，蓋拳拳焉如此，學者何可忽焉而易之耶？

梁潛《泊庵集》卷四《筠陽讀書處記》 夫君臣父子之懿，仁義中正之實，非讀書學問，不足以知之。《六經》諸子百氏之言，求之於其書而得之於心，即其奥以探其源，擴其本以振拔其端緒，知之明而後得之深，得之深而後推之以應萬事無窮也。如是而又加之以涵養之功，使舉而措之皆誠意之充積，推而行之皆志慮之真純，可以感乎上，可以教乎下，此古之人所以學者如此，宜其功業過乎人也。

金幼孜《金文靖集》卷七《送職方員外周君省墓南歸詩序》 士莫先於立志，有志則天下無不可爲之事。然必本之以學問，廣之以器識，而後可以有爲。反是，則雖有志，而無所成焉。

金幼孜《金文靖集》卷八《樂善堂記》 天下之道二，善與惡而已矣。善者天命所賦之本然，惡者物欲所生之邪穢也。人之常性，莫不有善而無惡。一爲氣稟之拘、物欲之蔽，於是天命之本然者日以微削，而凡目之欲色、耳之欲聲、口之欲味、鼻之欲臭、四肢之欲安佚，紛紛擾擾，舉皆窘吾室廬，作我蟊賊矣。君子知其然，必有以克而復之。謹之於戒懼之際，慎之於言行之間，涵養操存，不使有一毫之不善，以害吾天理之公。如是，則仰不愧，俯不怍，心廣體胖，優游於天理之内，涵養乎德義之中，其樂油油然有不可勝言者矣。嗟夫！天下之物，若金玉珠璣、珍奇玩好、聲音采色之屬，可樂者多矣。苟無道以制之，孰不沉酣汩溺於此，以喪其本然之天？而均泰獨有見於此，終其身惟德是好，惟善是修，不惟得之於己，而又以樂之於心，其志趨高遠，識見超邁，視彼尋常聲利之徒，營營汲汲，以爲不善而不能適其樂者，霄壤不侔矣。雖然，均泰之善，豈惟著於其身？其遺訓之在斯堂者，及今猶昭昭然。登降俯仰之間，使其子若孫徘徊瞻企，感發興起，一皆勉於爲善而有以樂其樂，則斯堂之慶，所以垂裕於將來者，其有窮哉！

劉璟《易齋集》卷下《示姪仕祈書》 汝今學道，此心甚良，然以未得要領。先除好高好勝心，次屏息諸緣，毋泛譚强辨。請略陳愚陋，以爲何如？

大概善不繇外來，窮理盡性與釋老家言心言性，皆繇人性本源虚靈清净，故皆可學而至，所謂「求則得之，舍則失之」。若使本無，從何求之？釋老空無之旨，謂無形迹，言外之意，不言之妙，非實洞徹，安可妄施初入門也？須見如何爲空，如何爲無，執之泥之，都不是。有情下種，因地果生，豈無來歷？大忌念頭錯則殊途殊歸，自生支節，融會不過，誤甚矣。怕落空，怕著相，識者詳之。若儒者之學，則自人倫日用中踏實地行將去，須先明諸心，知所往，虚靈不昧，能格物致知。物理既明，故好惡是非、虚實誠僞莫逃其前，能盡三綱五常之道。子思稱知仁勇。知則能辯是非，識事理，格致之謂也。仁則推己及物，無所偏倚。誠正修必仁能守之，推而齊治平，不外乎此。必勇足以行，則知不徒知，仁不徒守，至誠無息，止於至善，妙用之至，於無聲無臭不能贊一詞矣。至易而行難，無難在果確，勇之謂也。古人謂三教將無同，名言也。以吾觀之，子思稱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老子言清静虚，六祖言菩提自性本自清静，又安可謂不同也？若於作用施爲處混而觀之，只頭面已不同了，何況人倫日用之迹也耶？蓋三教並立者，繇其知性之本源，皆導人爲善。若諸子百家，多有不識性者，故難與議道。參也竟以魯得之，在汝而已，吾故懸懸。且中之境昧，極難識。光風霽月，尚猶髣髴。故知不在言，不知，復何言哉！到此處，所謂本清净者，果何物耶？

程本立《巽隱集》卷三《止静齋記》 人之一身不能不接乎物，物接乎外，不能不感乎内。於是感之而動者，紛紜交錯，萬變而不窮。夫以一心之微，天理惡保其能存，人欲惡得而不肆邪？人欲肆，天理滅，則人極不立，而無異於禽獸矣。聖人憂其然也，故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静，立人極焉。蓋天下之動莫能止也，定之以中正仁義，而有不止乎？天下之動莫能一也，主夫静，而有不一乎？定也、止也、静也、一也，人極其有不立乎？然而難言也，言易者，非知言者也。予何足以知之，何足以言之哉！雖然，予嘗觀夫物之似者矣。水之濁也或撓之，其濆也

或決之。山下出泉，靜而清也。謂水之體爲非靜，可乎？是以天地之道，吾知其靜也，人之所得乎天之理以爲性者，吾亦知其靜也。不然，則記禮者何以云「人生而靜，天之性也」？語道者何以云「自然之道靜，故天地萬物生」？噫！三極之道皆靜也，惟聖人爲能全乎太極之道，故人極立，而天地之極亦立矣。然則聖人可學乎？學聖人者，必體《易》之君子乎？《繫辭》曰：「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知此，則知聖人之所以一天下之動者矣。《艮》之彖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無咎。」知此則知聖人之所以止天下之動者矣。靜斯一焉，一斯止焉。是故知其止而止焉者，行亦無不止也；知其靜而靜焉者，動亦無不靜也。行止各有所止，而動靜皆主夫靜，其惟體《易》之君子乎！

李時勉《古廉文集》卷七《成性説》 水之行乎地中，流而不息，其孰得而名之哉？及其泓而停，深而明，撓之而不混，汲之而不竭，於是名之曰淵。然後人知其爲淵而稱之，而淵之名始著。陰陽五行之理，運行而不已也，亦莫得而名焉。及其妙合而凝，而賦物也，至靜而未形，至純而不雜，於是名之曰性。然後人知其爲性而稱之，而性之名始立。夫淵之所以爲淵也，人知其爲淵，而不知其爲水之所聚也。性之所以爲性也，人知其爲性，而不知其爲理之所寓也。理者衆人之所同，而性者吾心之所獨。蓋得於天之所賦，渾淪全具，無少欠缺。孔子繫《易》之辭曰：「成之者性也。」其此之謂乎！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性之者，不失本然之天而已，是即所謂成性也。自非聖人，則不能無氣稟之偏、物欲之蔽而失其本然之天者也。然是理之流行，具於人心者未嘗滅息。苟能以知禮存之而不已也，則道義由是而出，而聖人之域亦可馴至矣。故曰：「成性存存，道義之門。」

曹端《曹月川集・夜行燭序》 美質易得，至道難聞，古人有是言矣。伏惟我家嚴九歲失其怙恃，自恨歉于讀書。然天性仁厚，資質聰敏，見善勇於必行，知過勇於必改。嘗曰：「祖宗積德以遺我，使我子孫既衆且賢矣，享此團圓之福，我受其榮，豈忍積惡於身，上玷祖宗之德，下遺子孫之禍哉？」苦爲流俗所移，於是以崇奉鬼神、尊事佛老爲善。洎端讀書於邑庠，幸聞師友之譚，頗知聖賢之道，乃告家嚴曰：「《易》云：『受茲介福，惟以中正。』《詩》云：『思無邪，思馬斯徂。』是則福在正道，不在邪術。況聖門之教，敬鬼神而遠之，彼佛老以清淨而廢天地生生之理，致令絶祀覆宗，禍且不免，福何有焉？」家嚴悔恨，因執端手而諭之曰：「我不讀書，爲流俗所惑，昏迷至此，可勝痛哉！今而後，由你引我上去，我便隨着你行。」端拜曰：「古之孝子，先意承志，諭父母於道。端既奉命，敢不拜教？」於是取聖經賢傳之格言，扶正抑邪之確論，朝夕諷誦左右。又將文公《家禮》及鄭氏《家規》勸而行之。既而家嚴喜曰：「昔我愚冥，如夜行然。自端開明之後，雖未到高明遠見地步，然常若有明燭照引於前者。」端因述前言往行之經告於家嚴者，纂集成書，命名曰《夜行燭》，藏之篋笥，以備觀覽而已，固不敢爲讀書知古者設也。然是燭也，照之於上下，則上下無不明；照之於前後，則前後無不明；照之於左右，則左右無不明。以之而引導於父母，則父母之正道得，而治家垂訓之理明；以之而引導於兄弟，則兄弟之正道得，而成家立計之義明；以之而引導於子姪，則子姪之正道得，而繼志述事之孝明。用之則家道安和，舍之則家道廢墜矣。古語云：「從善如登，從惡如崩。」可不慎所從哉！

王直《抑庵文集》卷三《貴州宣慰使司重修儒學記》 嗟夫！學校教之地也，其所以爲教者，因人固有之善而明之，自夫倫誼之大以至日用事物之常，使必循其道而皆有得焉，由是發而爲文辭，推而爲事業，然後教學之功成。貴州之入職方久矣，朝廷教養其民，一切不異於中州。今諸君又大新廟學，諸生之游於斯者，仰聖賢之德容而興其嚮慕之心，誦經傳之微言而致其學問之力，朝夕不懈，以迄於成功，則庶幾不負乎此。若徒飽食逸居而已，斯不有愧於心哉！

王直《抑庵文後集》卷一《南陵縣修學記》 天之生斯人也，皆賦以仁義禮智之性，而行於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間。其孝親弟長者，仁之本，而君臣、夫婦、朋友，則義之合也。禮以制之而各盡其分，智以窮之而各揆其宜，則人倫之道明，其所受於天者盡矣。然人之氣質不齊，蓋有昧其道而斁其倫者，是以有教焉。教必有所寓而施，是以有學焉。故曰：「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也。」今興學立教不異於古，而必本於讀書，書所以載此道也。讀其書，明其道，深體而力行之，則賢才成，風俗美矣。然而世之遊學校者，知讀書以明道矣，深體而力行之則鮮矣。持無實之空言，思以僥倖於一時，而謂賢才之成，風俗之美，其可邪？

王直《抑庵文後集》卷二《金齒軍民指揮使司新建學記》 天之生人，既以陰陽五行之氣成其形矣，亦皆賦之以同然之理焉。於是有仁義禮智之性，以施之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倫，日用事物之間，不以地之遠近或異也。然氣稟有清濁厚薄，於是理有不能全，此教之所以不可無也。

金齒古哀牢夷之地，漢始辟爲永昌郡。後世或因或革，然皆羈縻而已。至元以爲永昌府，建學以教其人，後毀於兵。國朝洪武壬戌，取永昌，置軍衛鎮之。既而以民少，罷府改衛，爲金齒軍民指揮使司以統之。歲甲戌，乃命秀才余子僖往教焉。始立孔子廟於中正坊之西，軍民子弟皆來學。子僖卒，指揮使胡侯琛廷貢、車侯琳文玉等言於朝，請以其子穀仍領教事。未幾，詔凡軍衛皆立學。胡侯、車侯復與同列協謀，充拓廟左右地，以爲學舍，堂齋門廡及諸器用，靡不畢具。仍請以穀爲訓導。既受職而歸，則來告予曰：「學校之建，使其人皆入於善，上之德大矣。二侯祇奉上命，以成就其事，用心亦勤矣，願爲之記，庶有考於永久，且於學者進德之方，亦願因之以示教焉。」

予謂聖人立教，使人變化氣質而全性之善，其説皆具於書。讀其書，究其言，以明諸心，措諸行，自倫誼之大，至於應事接物之常，無不盡其道焉。而又持之以誠，加之以勇，則安有不成者哉？金齒入職方六十年，其沐浴聖化久矣，今又比之内郡，立學校以教之，此天子一視同仁之心也，要在爲之師與董其事者深體而躬率之耳。

王直《抑庵文後集》卷三《思學齋記》 夫君子之所以學者，蓋欲真知此理而力行之也。天生斯民，莫不皆具焉。自夫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倫，以至於灑掃應對、動静語默、萬物萬事之作止，皆是也。由其粗淺者而窮之，以至於深微，而皆知其所以然之故，則知之至矣。隨其事之大小而由之，而皆盡其所當然之道，則行之盡矣。行之而弗知，則爲冥行。知之而弗由，則亦豈能自安也哉？孔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者，此也。吾邑素稱文獻之邦，其真知而力行者蓋多矣。然人性不能皆善也，四境之内，蓋有知爲孝而不順於父母者矣，知爲弟而不友於兄者矣。此鄉邑之患，而諸生之所宜惡也。惡之而不反諸身，則亦豈所謂善學者哉？孟子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夫堯舜之道大矣，而乃在於事親從兄之間。蓋事親爲仁之實，從兄爲義之實也。然則諸生之所學者，豈有過於此乎？誠能明夫孝弟之道而躬行實踐焉，充而極之，以至於仁義不可勝用，然後爲學之成。若徒從事於語言文字之間，而傲然自足曰「我知學」，吁，亦末矣！其尚勉之哉！

王直《抑庵文後集》卷四《瓊州府重修廟學記》 學校，教之地也。古之聖人所以教者，豈有他哉？因人之所固有者而道之耳。仁義禮智信，人所固有也，具於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間，施於尊卑貴賤、應事接物、輕重疾徐之際而不失其宜，道之常也。若時氣失常，風雨乖戾，人物不遂其安，草木鳥獸亦皆不得其所，此災變之大者也。因災變失常而謹人道之常者以修復焉，豈非宜哉！

王直《抑庵文後集》卷一六《送尹如恢序》 夫人性皆善，其流於惡者，習使之然也。聖賢之書，所以明善也。如恢朝夕坐堂上，進諸生讀其書，服行其道，養其善心而制其邪心，持之以誠，待之以久，隨其質而成就之，譬之於材，正之以繩墨而加斲斷焉，棟梁榱桷各適其用，治道之所由興也。此如恢之任，衆之望也。若施施以相悦，逐逐以相求，苟且歲月之間，而復入於弊，則非今日所以嚴擇之意矣。士君子所以成己而成物者，不若是也，況法令有所不可乎？

王直《抑庵文後集》卷一八《送周教諭詩序》 蓋縣學之設，所以聚縣人子弟之俊者而教之。俊者，聰敏而有才之謂也。聰敏有才而不加檢焉，則流於輕佻而無實。故宜得守禮者爲之師，朝夕相與講聖人之道，使其視聽言動必由於禮，循習之久，則有以成其仁而足以爲世用矣。予知功載之將爲賢師者以此也。然予見教官多矣。昔有一人焉，年甚富，志甚鋭，類可以進於道者，及至乎窮鄉下邑，無先生長者以爲之礪，郡守縣令又每優容之，於是倡狂自恣，學不加修，而其行益悖。夫以輕佻之子弟而薰炙於狂悖之師，蓋愈流而愈遠矣，則於興學育才以爲治天下之本者，豈不失望邪？故予又願功載之久而不渝也。

薛瑄《敬軒文集》卷一四《送國子生黄勉序》 農不爲艱歲而怠其蘄蓑之功，無熟則已，一熟則收必倍。士不爲未達而怠其進修之志，無成則已，一有所成，則就必大。自古賢人君子，時或未至，雖抱負其所爲，屢進屢抑者有焉。如韓退之，號爲文儒宗主，學者仰之如泰山北斗，然當其未遇時，尚屢挫於所司，況其他乎哉？

廣昌黄均勉，其先大夫嘗贊政大府，有聲。均既得家庭之教，而又遊邑庠，從良師友，以廣其學。既而以其所有進試於鄉闈，屢進屢不捷，恒人處是，鮮不形諸色辭而非乎人，均則曰：「我之學實未至也，非有司之過焉。」由是益勉厥所爲而不怠。逮今年春，所司以均充貢大廷，一舉而捷，例送南京國子監卒業。將行，其友監察御史陳嘉謨來索文以贈之。

余嘗言農不怠所業而收必倍，士不廢所學而就必大，觀均之爲學，即勤蘄蓑矣，始雖未利，今則駸駸乎有成之秋。太學又英賢之淵藪，而均翱遊乎其間，殆見耳薰目濡，心融神得，日增所聞知，若聽九奏於洞庭之野，閱狂瀾於大海之中，則他日所獲，猶大田登而所獲無算，爵禄之來，其可辭邪？君其益勉之，以需

其至。

吴與弼《康齋集》卷八《與徐希仁訓導書》 僕聞天下之至美者，莫如聖人之道，昭明易見，簡易易行。然世鮮能之者，不學故耳。原其故，有二焉：憒然無知而不事夫學者，庸人也；學焉而弗克者，未誠也。惟其未誠也，是以事物交前，理欲互戰，順理乎？繫累於欲。從欲乎？有所不屑。撓乎其中，憑乎其心，苟一念之或失，則聖人之道斯遠而習俗之溺彌深，幾何不并其少有所得者而亡之，惡在能有充哉！是雖曰學，與不學同也。

僕坐此患，十年餘矣，抱憑朝夕，亦云至矣。今年從春來，一以《大學》、《語》、《孟》、《中庸》熟玩，一日恍然似粗有所見，乃喟然歎曰：聖人之道，果易曉也，果易行也！而今而後，吾知免夫朝夕之憑而有以超然樂乎羣物之表矣。因益加力焉，所見益似親切，於是又歎曰：世俗固吾棄，吾庶幾以自與。世俗固吾笑，吾庶幾以自得。吾方聖賢之親，而遑恤其他乎哉？僕辱厚於足下有年，古人重於交友者，資以輔仁，僕敢自私哉？足下嘗向僕稱道慨慕人之善，則知聖人之道之爲美。又向僕致自不足之歎，則豈非同於僕之憑耶？今將釋子之憑而進子於樂地，不難矣。蓋爲之之機在我，而爲之之方則具於聖賢之書，胡爲而不勉之也？

吴與弼《康齋集》卷八《與傅秉彝書》 人不可以不聞道，而道亦未嘗不可聞也。用一時之力，則有一時之功；用一日之力，則有一日之功。積之之久，氣質自然化矣。近與足下談數日，觀足下豈懵然無知者比哉？苟能從事於斯，他日得賢父子一助，其爲幸也莫大焉。昔有人見濂溪先生，甚慕其道，而自惜年已老矣。先生曰：「無害也，但能聽吾説，則庶幾。」其後果有所得。由是觀之，人患不爲耳。予雖不敢希濂溪先生之萬一，而足下之年，則少於濂溪先生之所誨者，可不勉哉！

吴與弼《康齋集》卷八《勸學贈楊德全》 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以其備仁義禮智四端也。四端一昧，則失其爲人之實，而何以自異於禽獸哉！然蜂蟻之君臣，虎狼之父子，豺獺之報本，雎鳩之有別，則以物而猶具四端之一。人而陷溺其心於利欲之私，流蕩忘返，反有不如一物者矣。欲異於物者，亦曰反求吾心固有之仁義禮知而已。欲實四者於吾身，舍聖賢之書，則無所致其力焉。

豐城楊德全遊太學歸覲，與予同舟，談論累日，慨然有志乎此。而慮其還鄉，或汩於人事，且俗染未易革也，徵言爲進修之方，復以爲戒。予曰：天下之事，公私理欲，義利善惡兩端而已，其勢常相低昂，此重則彼輕，彼重則此輕，輕重分而利害判矣。知者不患彼勢之重，顧吾所以積累增益吾勢之力何如耳。子歸，淨掃一室，置古聖賢格言於几，事親之餘，入室正襟端坐，將聖賢之書熟讀玩味，體察於身，一動一静，一語一默之間，必求其如聖賢者，去其不如聖賢者。積功既久，則其味道希賢之勢日重，而舊習夙染之勢日輕，不患不造古人門庭矣。凡親友相見，一以是忠告而善道之，則秉彝好德之心人所固有，吾見其相與踴躍共進於此，又何患乎人事之汩哉！勉之勉之，無怠！

劉球《兩谿文集》卷一七《聽其自然説》 凡出於天而不可移於人者，皆所謂自然之分也。惟其分繫於天，不繫於人，故人有厭貧賤而不可以力去，慕富貴而不可以倖取，何莫非出於自然者爲之哉？必俛焉聽之於天，付之於自然而後可。故「居易以俟命」者，子思之言也，子思固欲人之聽其自然；「殀壽不貳」者，孟子之言也，孟子亦欲人之聽其自然。況聽之者祥，不聽之者殃，聽之爲君子，不聽之爲小人，豈得而不聽之哉！

昔伊尹起於耕，傅説起於版築而相殷，太公起於漁釣而封齊，皆聽其自然也。虞公貪以喪其國，知伯貪以喪其家，不知聽其自然也。聽其自然之道當何如哉？蓋貧賤窮阨矣，則思求吾志，守吾道，不可有出位之思。富貴利達矣，則思處之以義，文之以禮，不可有矜己驕人之色。如是而已。

丘濬《大學衍義補》卷五〇《治國平天下之要・明禮樂・家鄉之禮上之中》 《書》曰：「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禮》曰：「禁於未發之謂豫。」朱熹亦謂：「子之初生，不可不慎其初所教。」所謂慎初所教，即是豫教於未發之初也。蓋以人之初生，童孺之時，元氣未瀉，天真未散，善性未斲，情竇未開，當此時而開導之，則順而易，過此時而防閑之，則逆而難。張載所謂「今世學不講，男女從幼便驕惰壞了」。「驕惰」二字，其病根也。臣故輯古人教童子之言，以示天下後世，使有家者知至要莫如教子，必豫教於童稚之初；有國者知大本在於齊家，必致謹於家鄉之禮。如此，非獨可以除去士庶之病根，而人君治平之善根，亦於是乎萌蘖矣。

丘濬《大學衍義補》卷八三《治國平天下之要・崇教化・嚴旌別以示勸》 古者先王所以鼓舞天下之人才，而使之咸趨於善而不爲惡，則必有崇尚簡別之法焉。蓋天生人，不人人善，亦不人人惡。上之人有以表別之，則善者益進於善，而惡者皆舍其惡而歸於善。普天之下人皆善而無惡，則人無不成之才，世無

不美之俗，而天下平矣。此《王制》司徒之官所以上賢而簡不肖也。然其所謂賢不肖者，乃學校所養之士。蓋以輿地之大，生齒之衆，無由人人以表別之也。於是擇其年少而質美者，以漸而進之於學。及其壯而成矣，則於其中賢而有德者，上而崇之以爲秀士、俊士焉，由是而進之天子之廷。不肖而惡者，簡而絀之，以移之左、移之右焉，由是而屏之郊遂之外。則吾之所用者既得以爲致治之具，而吾之所棄者又因之以爲董戒之方，如此，則既在於學者知所戒懼，而未入於學者知所感發，而國家得人之用無窮矣。我朝於凡學校生員登第者，即進之於上，而有司爲表其門，其屢試無成者，即黜退爲民，或充吏，是亦治古之遺意。

陳獻章《白沙子全集》卷一《重修梧州學記弘治戊午三月作》 夫人之去聖人也遠矣，其可望以至聖人者，亦在乎修之而已。苟能修之，無遠不至。修之云者，治而去之之謂也。去其不如聖人者，求其如聖人者，今日修之，明日修之，修之於身，修之於家國，修之於天下，不可一日而不修焉者也。明道先生言於朝曰：「治天下，以正風俗，得賢才爲本。」彼學政之不修，斯道之難立，後生無所興起，無以成造就之功。然則風俗何由而正，賢才何自而得耶？因時而立教，即物以顯義。意者督撫所望於蒼梧之士，寧不有在於斯乎？嗟夫，有開厥先，有成厥後，喜二美之駢臻，超八荒而獨立，然後見夫子之門廓然洞開，可望而不可即。況於廣大尊嚴，端凝灑落，默契乎人心正大之所存，與山岳而並峙，顯著乎烟霞歲月之所積，與大化而同流，不可動摇，不可束縛也哉！此則病夫所自勵，以佐督府所望於蒼梧之士者也。

陳獻章《白沙子全集》卷一《禽獸説》 人具七尺之軀，除了此心此理，便無可貴，渾是一包膿血裹一大塊骨頭，飢能食，渴能飲，能著衣服，能行淫慾。貧賤而思富貴，富貴而貪權勢，忿而争，憂而悲，窮則濫，樂則淫。凡百所爲，一信氣血，老死而後已，則命之曰禽獸可也。

周瑛《翠渠摘稿》卷二《都門送别詩序》 士不親師友，不足以成其學。夫學之於人，大賢以下所不廢也。然不親師友，則聞見不博。聞見不博，則是非靡定。是非靡定，則無以求至當之歸而爲應用之地，雖曰從事于學，亦憒憒而已，何成功焉！

周瑛《翠渠摘稿》卷四《題嘉魚李氏義學》 蓋始學之要，以收放心爲先務。收放心，居敬是已。蓋居敬則心存，聰明睿知由此日生，然後可以窮理。窮理者，非静守此心而理自見也，蓋亦推之以極其至焉耳。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此言人心無外也。不即物以窮理，其能静此心之體乎？故自性情之微以及形骸之粗，自食息之末以及綱常之大，自《六經》之奥以及天地萬物之廣，皆不可不求其理。求其理，謂求其自然與其當然。又於自然、當然求其所以然，積累既多，自然融會通貫，而於所謂一本者或自得之矣。一本固非學者所敢言，然聞之《中庸》有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又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此譬如穀種，雖曰塊然，而根苗花實皆聚於此。又如雞卵，雖曰渾然，而羽毛嘴爪皆具於此。及其發見於行事，在聖人則體用一貫，在學者未免差誤。蓋在己者有所拘蔽，故所發不無偏重之殊。在外者有摇奪，故所施不無遷就之異。然而既見本源，則於處善亦安，循理亦樂。至於患難事變，雖以死易生，亦甘心爲之矣。此聖學之大略也。

今夫静坐不相與講學窮理，果足以立天下之大本乎？果足以行天下之達道乎？因記官禮部時，嘗夢入僧寺，見木案閣古書數帙，取視之，皆言動静有無。予曰：「子静云何？」僧曰：「吾所謂静，與儒同。静無而動有也。」予曰：「是惡得同？儒於静言無，雖無而實有也。惟其實有，是以見諸用也。天高地下，萬物散殊，不可改易。子謂無，則直無耳。吾知其見於用也，天可以爲地，地可以爲天，雖欲不倒置，不可得也。」時白沙在側，白鬚而朱頰，予質以僧言，笑而不答。此事嘗書以寄白沙矣。今世卿論學與瑛異，復欲得瑛言，故備書之，以附義學諸題跋之後。世卿謂何？白沙謂何？

羅倫《一峯文集》卷二《福州府學重正諸書序》 學盡其性，止矣。聖賢之學何爲也？盡其性止矣。聖同天，不亦大乎？聖人盡人以天，《易》以盡人心之陰陽，《詩》以盡人心之性情，《書》以盡人心之政事，《禮》以盡人心之中，《樂》以盡人心之和，《春秋》以盡人心之名分，凡以盡人之性也，教之至也。伏羲肇之，神農、黄帝、堯、舜、禹、湯、文、武繼之，孔子成之，凡以盡人之性也。虞夏商周之盛也，六經之教未備也，人無不學，學無不盡其性者，尚行而已。後世備矣，聖讀而庸行，尚言而已。尚異同者工奇淫，性無與焉。尚羽翼者工訓詁，性無與焉。尚辯博者工記誦，性無與焉。尚文藻者工詞章，尚利禄者工科舉，性無與焉。尚言以傳遠也，迺不屬乎性焉。其猶道水乎？無本也，遠乎哉！遠乎哉！孔子曰：「予欲無言。」懼人之離本也。堯、舜、禹、湯、文、武之爲君，皋陶、伊、傅、周、召之爲臣，孔、顔、思、孟、周、程、朱、許之爲師，不以言乎？實諸中而華諸外也。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言之不經，廢也可乎？廢其廢，何爲其不可也？廢莠，以

亂禾也；廢紫，以亂朱也；廢鄭衛，以亂雅也；廢不經，以亂道也。何爲其不可也！古之學者一，一故天。今之學者二，二故離。一其二，盡人以天也，何爲其不可也！

羅倫《一峯文集》卷七《善人説》 善者性之源，惡者習而後移者也。習於善則善，習於惡則惡。生而惡者，移於氣者也；移於氣與習，惡由是生焉。善非其初乎？曷爲明其初？見善則好焉，見不善則惡焉，天下之至情也。善非其初乎？大學之教，在止於至善，教人以復其初也。神發於知，幾防於意，致其可欲，大而化則聖矣，聖則止於至善矣。不入於室者，吾止也；化而聖者，吾進也。止未至也，可乎？

文江上游有善人焉，問之，李其姓，儀佑其名。果善人乎？許良楫曰：「某事善，某事善。」問之里人，里人曰：「善人也。」問之鄉人，鄉人曰：「善人也。」孔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吾乃見善人乎？難於古而易於今者，何也？善人其進而未止，將終於善人而已哉。

鄭紀《東園文集》卷八《送十三弟廷秀司教貴池序》 《易・序卦傳》曰：「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故受之以《屯》。物生必蒙，故受之以《蒙》。」《彖》曰：「童蒙求我。」是師道之具於《易》也。《書》曰：「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又曰：「作之君，作之師。」是師道之見於《書》也。故上古聖神，繼天立極，於是有司徒之官，典樂之職。小學則教以灑掃應對進退之節，大學則教以窮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惟欲全其天之所付，以克肖乎天而已。孔孟既歿，師道隱微。坑于秦，黄老于漢，蛙鳴蟬噪於宋晉梁陳之間，師道之不絶者一綫耳。隋唐以來，有河汾之高第，昌黎之《師説》，而師道漸始復明。吾祖莊露淑三先生，倡道南湖，實相後先。至于有宋，若濂洛關閩之淵源，泰山湖蘇之教法，而師道又大明於世。吾莆學者雖宗宋儒，實南湖之啓發也。朱晦庵嘗云：莆陽惟有鄭夾漈，讀得天下八分書。夾漈即南湖之孫子也。逮入國朝，法古制治，以人材爲先，君師養蒙之道，復還今日。於是天下府州縣，俱建學立師以養之。其敕諭提督學校之官，必先德行而後文藝，吾莆文物遂甲天下。其任師儒之職，南湖孫子殆居其半。廷秀，南湖淑公裔也。少受業於予，繼從其伍兄鄉貢進士廷容，又與廷容之子今涇縣學訓導大和爲家庭師友，於師道固已知其大都矣。

然予少游鄉校時，猶習灑掃應對之禮，今則易以破承對偶。既長，遊邑庠，猶宿齋會饌，尊師處友，以修敬長愛親之職。今則易以誇耀時文，奔走捷徑。其於古人大小學之功，一旦掃地無餘矣。予嚮年於兩浙，於國學，亦嘗以上古聖神、國朝時制之法小試一二，言者謂予在浙江貽患於一方，在國學貽患於天下，是或別有一種道理，予未之知也。今廷秀分教于池，欲行予之小試，人或以爲貽患於池，欲因其破承捷徑之習，非惟得罪於先聖，且得罪於聖明之世矣。廷秀其將所擇焉？

程敏政《篁墩文集》卷一六《道一編目録後記》 宇宙之間，道一而已。道之大原出于天，其在人，則爲性而具于心。心豈有二哉？惟其蔽於形氣之私，而後有性非其性者。故聖門之教，在於復性。復性之本，則不過收其放心焉爾。顔之「四勿」、曾之「三省」與子思之「尊德性，道問學」、孟子之「先立乎大者而小者不能奪」，其言鑿乎如出一口，誠以心不在焉則無以爲窮理之地，而何望其盡性以至於命哉？中古以來，去聖益遠，老佛興而以忘言絶物爲高，訓詁行而以講析爲工，辭章勝而以譁世取寵爲得。由是心學晦焉不明，尼焉不行，雖以董韓大儒，尚歉於此，而亦何覬其他哉！

子周子生千載之下，始闡心性之微旨，推體用之極功，以上續孟氏之正傳。而程子實親承之，其言曰：「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約之使反，復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也。」此其言之切要，意之誠懇，所望於後學者何如，而卒未有嗣其統者。於是朱陸兩先生出於洛學銷蝕之後，並以其説講授於江之東西，天下之士靡然從之。然兩先生之説不能不異於早年，而卒同於晚歲，學者獨未之有考焉。至謂朱子偏於道問學，陸子偏於尊德性，蓋終身不能相一也。嗚呼，是豈善言德行者哉？夫朱子之道問學，固以尊德性爲本，豈若後之講析編綴者畢力於陳言？陸子之尊德性，固以道問學爲輔，豈若後之忘言絶物者悉心於塊坐？

程敏政《篁墩文集》卷一七《桂巖書院記》 君子之學，必本諸身心，然後可推之一家，以及一鄉，而進施於邦國。顧其出於天而垂於謨範者，非養之有定所，居之有定業，則亦豈足自遂而達諸聖人之道哉？我兩夫子嗣聖傳於千四百年之後，徽國文公繼焉。蓋嘗有志復黨庠術序以還隆古之盛，而厄於厲禁，識者憾之。國朝龍興，學徧海宇，列聖嗣統，率心於道化，百餘年儒風丕振，書院之作數有聞。士之出以用世而助成治理者，不無其人焉。若戴氏此舉，豈非興起於先正之風而然哉？矧我文公實出婺源，膏馥所漸，最先且邇，求所以誦習其遺書而服行之，不知其要，可乎？居敬所以立本，精義所以通用，蓋聖學肯綮，所宜交

修而不可闕焉者也。人誠至此，則淵乎其有得於心學，粲乎其有啓于身教，享其先則孝孚，萃其族則仁愜，周其鄉則惠流，推之邦國，豈外是哉？其有裨於興道善俗，不亦大哉？豈徒曰修復其先業，侈觀聽之美於一鄉一時而已？

程敏政《篁墩文集》卷一八《時習齋記》 夫《魯論》二十篇，首學之一言，然必繼之時習者，豈伸其佔畢而已乎？蓋朱子之所以釋此學者炳如，而人莫之省也。夫學以復性，性者受之天，具於人之一心。心苟放焉，則雖效於人而妙似之，亦何益於我哉！出入無時，而操存舍亡於瞬息反手間，可畏如此。此學所以貴時習，而《中庸》之戒慎，《孟子》之收放心，其說一也。故善學者，必首事於言動，加謹於念慮，內外交養，而窮理以輔之，力行以終之，則天之所以相畀者向雖不能不奪於外誘，一旦炯然來復於我，善益充，學益熟，其中心之喜，何啻楚弓之獲，趙璧之完而已哉！朋來而樂，世不我與而不愠，斯爲君子人矣。積而進之，體備用宏，而純亦不已之妙亦可馴致焉，豈非時習之極功也哉！

或曰：「時習者，窮理事也。在《大學》爲格物致知，子何得反之？」嗚呼！是心學之晦而誦朱傳之不審也。古者小學之教，嚴人生而爲治性養心之地者，蓋什八九矣。故《大學》以格致爲始教，俾因其已知者而益明之，以求致乎其極云爾。小學既廢，則人之爲性早已鑿矣，而遽先之格致，是猶水之原未浚而汲其流，木之本未培而擷其實，未有不涸而瘁焉者也。然則後世之學，豈不勤勤於時習之訓，自以爲勞且得哉！高者墮於訓詁，卑者梏於詞章，而古人所謂性學者微矣，老佛之說烏得不橫流於世，而幽闇高明者胥爲之陷溺哉！

王鏊《震澤集》卷三三《人心道心論》 或曰：「舜命禹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人之心果有二乎？」曰：「心者神明之舍，湛然虛而已矣，瑩然明而已矣。虛明之外無物也，安得有二哉？」「然則舜之言云何？說者謂原於性命之正爲道心，生於形氣之私爲人心，二者雜於方寸之間，而所以爲知覺者不同，則心果有二矣。」曰：「非也。心者主於一而應於萬者也。譬之懸鏡於此，惟物所照。照之以妍則妍應，以媸則媸應，謂鏡有二，可乎？心本虛也，本明也，而爲形氣所蔽，感之以欲則危而易縱，感之以理則微而易泯。心一也，而有危微之異，則所感者異也，夫豈有二乎哉？曷不反觀之吾心？嗔時則無喜，喜時則無嗔，將謂嗔喜爲二，可乎？哀時則無樂，樂時則無哀，又謂哀樂爲四，可乎？」「然則所謂惟精惟一者何也？」曰：「此隨其心之發而言耳。隨其心之所發而審之，理耶則存之，人耶則去之，是所謂精也。存之之久，守而勿失，是所謂一也，是所謂中也，是堯舜相傳之本旨也。」

王鏊《震澤集》卷三四《性善對》 秉之問於拙叟曰：「自昔言性者多矣，至孟子而定，至程子、朱子而明，後世言性者不能易也。子亦有異聞乎？」曰：「無以異也。子思子曰：『天命之謂性。』《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易》曰：『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是皆性善之謂也，吾又何言乎！」曰：「性，吾知其善也，其所以善，吾不知也，子其有以喻之。」曰：「而欲知而之性之善乎，盍反而內，觀乎寂然不動之中，而有至虛至靈者存焉，湛兮其非有也，窅兮其非無也，不墮於中邊，不雜於聲臭。當是時也，善且未形，而惡有所謂惡者哉？惡有所謂善惡混者哉？惡有所謂三品者哉？」曰：「性惟虛也，惟靈也，所謂仁義禮智者安從生？」曰：「性其猶鑑乎？鑑者善應而不留，物來則應，物去則空，鑑何有焉？鑑無有而能有其有者也。」曰：「性惟虛也，惟靈也，則惟其善者也，而惡安從生？」曰：「其生於蔽乎！氣質者，性之所寓也，亦性之所由蔽也。氣質異而性隨之，譬之珠焉，墜於澄淵則明，墜於濁水則昏，墜於污穢則穢。墜於澄淵，上智是也；墜於濁水，凡庶是也；墜於污穢，下愚是也。故曰氣質異而性隨之。」曰：「朱子曰：『氣以成形，理亦賦焉。』天果物物而付之耶？」曰：「天地間，偪塞充滿，皆氣也。氣之靈則性也。人得氣以生，而靈隨之。譬之月在天，物各隨其分而受之，江湖淮海此月也，池沼此月也，溝渠此月也，坑塹亦此月也，豈必物物而授之？亦隨其所受而不同。」曰：「所謂虛靈者，果性乎？是心也，非性也。」曰：「子以心性爲二乎？心者月之魄也，性者月之光華也，情者光華之發於物者也，非有異也。」曰：「子之言性也與諸儒同，而亦有不同焉者，將非韓愈氏所謂雜佛老而言之者乎？」曰：「非也。孔子曰：『心之神明是謂性。』」

張吉《古城集》卷四《佛學論》 或問：「傳稱宋侍講呂公原明從高僧宗本修顯輩遊，盡究其道，然後知佛之道與吾聖人合。信乎？」予應之曰：「不然。佛之道，與吾聖人之道，一正一邪，一真一僞，一是一非，猶薰蕕冰炭之相反，不可得而合焉。此原明所以爲原明，雖亦與二程諸公遊，終不能入堯舜之道也。」

曰：「敢問其所以相反如此，何也？」曰：「聖人之道，以理義爲宗。佛氏之道，以空寂爲主。惟其以理義爲宗，故流行於身心動靜之間，昭著於父子君臣之際，充周乎萬事萬物之表，無非是理一以貫之而已。及其至也，與天地相參而無間焉。惟其以空寂爲主，故畔棄其君親，絕滅其種類，斷割其體膚，以求所謂空者而守之。推其極也，與禽獸同歸而後已焉。此其相反之大概也。」

曰：「佛氏所謂直指人心，見性成佛，言性言心，似與聖人之道亦有合焉者。」曰：「韓子有言：『彼所謂道，道其所道，非吾所謂道也。彼所謂德，德其所德，非吾所謂德也。』則其心性之說，蓋亦自指其井底一方之見而言耳，與吾聖人全體大用之道，烏可同年語哉？且吾之所謂心者，合虛靈知覺之郛廓、大本達道之領袖而言，性則人心所具之理，天命之本然也，非格物致知不能知其說，非成己成物不能盡其量。佛氏一切掃除，以事空寂，乃欲謬爲大言，以欺人曰指心見性，有是理乎？然其爲道，主於堅拒其外，固守其中，此心不爲事物所累，久而虛明，則死生禍福或能前知，遂自以爲有見。蓋未免指其形而下者以爲形而上者，豈真有所見哉？使其真有所見，則於仁義之道，亦必略知其大要，何忍畔棄其君親，毅然不返如此？」

曰：「佛氏固無所見。然其道以固守其中爲主，不亦近於敬以直內之說乎？」曰：「敬以直內者，涵養天理之本然，有廣大寬平之意，無偏狹固滯之病，應事之體也。固守其中者，收斂知覺而不用，有偏狹固滯之病，無廣大寬平之意，絶物之方也。此正其似是而非、易以惑人者，可不深察而痛遠之乎？」

曰：「原明溺於佛學如此，然其習靜之功，雖驚恐顛沛，未嘗少動。嘗過山陽，渡橋，橋壞，輿人墜水，公安坐輿中，神色自若。此其恐懼不萌於心，所養不既深乎？」曰：「是則固守其中者有以尸之，所以爲佛學也。臨深登危，當謹於始，俾勿汔濟濡其尾可也。不幸驟丁其變，軀命隕越之可憂，僕隸顛隮之可憫，烏得無懼？有所養者，特不至於亂耳。此而不懼，則七情乃無用之物，臨喪可以不哀，臨樂可以不樂，凡百應接，心如死灰稿木，寂然無事，豈人之所宜爲乎？」

曰：「然則《大學》言心，『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何也？」曰：「『有所』云者，以其不當有而有之爲言耳。若其可怒而怒，可懼而懼，乃天理當然之則，心之所以得其正也。苟當怒不怒，當懼不懼，是亦不得其正，與不當有而有之者何以異？程子所謂『昔之惑人也，乘其迷暗，今之入人也，因其高明』，其亦有爲而發與！」

曰：「然則原明可謂盡佛之道者矣。」曰：「原明得佛之精而棄其粗者也。使兼精粗而盡之，則烏言卉服之徒一律耳，何足論焉。」曰：「原明忠孝之德，正直之風，無愧古人。其得於佛者，似不可少。」曰：「此其得於父兄師友薰陶漸染之力，非得於佛也。使佛有足道，可以淑人，則其罪亦差薄，而好之者未爲甚失，烏得以是議原明哉！」

蔡清《虛齋集》卷一《自警詩》 自怪讀書廿餘年，于今始解書中意。往聞世俗語津津，總道讀書萬倍利。吁嗟讀書只爲利，是亦商人而已矣。古昔聖賢所樹立，明並日月照天地。非義一毫絶胸中，方能充養浩然氣，方能做得人間事。彼志美衣兮沐猴而冠耳。司馬相公何等人，巍巍勳德甘布被。彼志美食兮多是啖同類。人能飽德膏粱薄，簞瓢之中有餘味。或志宮室事華居，寇公樓臺何地起？丈夫以宇宙爲家，道義是安形骸鄙。或志田宅遺子孫，賢而多財亦損志。關西所遺惟清白，雲仍百代榮其裔。此外或爲燕居娛，帷薄之間尤所忌。挺挺時賢楊繼宗，之官能不攜其累？吁嗟復吁嗟！世上榮枯無百年，人生芳穢有千祀。靜言思之吾將哀，若復不堅須早逝。經云人心惟危道心惟微，今亟書此，我拏誦之，每旦出房，用提吾耳，庶幾不至羞見爾。

蔡清《虛齋集》卷二《復林居魯書》 夫學不博不能約，言不文不能遠，固也。但其中自有真僞之辨耳。真者根於性，率於道，而符於教。其僞者，性道教外物也。宇宙之所以立，人物之所以生生不絶者，以此性道教三者在耳。凡在此三者之中，則世所不可無，亦自不能無者。若出於外，類皆人之私智所爲，於世無益而有損，盡可一掃除之。或摘其近正而實者，姑存之而已。

邵寶《容春堂續集》卷八《論性雜說》 性之理一，而所以爲性者五，一氣而五行故也。性之異，其在五者之偏勝乎？勝之至者，熾一而滅一。熾於義者滅仁，其所謂義，非義也，刻也、忍也、暴也。熾於智者滅禮，其所謂智，非智也，詐也、譎也、奸也，此所謂下愚也。少勝而能反者爲中人，故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一偏勝之間，而性之品存焉。是故兼五而論氣，而後氣之說全。不兼五而論性，可以爲性乎？既兼五矣，雖謂不雜五氣，吾不信也。雖然，原諸其初，猶愈於覩諸其末者也。覩諸其末而論性，非論性也。是故論性者，孔子至矣，孟子深矣，韓子其庶幾乎。

邵寶《容春堂續集》卷八《對問性者》 性猶水也。水未出山爲雲，出山而成形，始命曰水。論水者其於是斯得水之實矣。前乎是者，是以雲論水也。後乎是者，是以澗溪江河海論水也。澗溪江河海獨非水乎？雜於泥沙，而非水之本也。以雲論水則迂，以澗溪江河海論水則陋。由君子觀之，寧迂無陋。知此可以論性矣。

顧清《東江家藏集》卷二二《體用一源論》 知象之不離乎理，而後爲知易

矣。易有理焉，有象焉。理則太極是也，象則兩而四，四而八，因而重之，以極於無窮者是也。象則所謂用也，理則所謂體也。

伊川序《易》曰：「體用一源，顯微無間。」夫體與用，若何而見其源之一哉？蓋嘗論之：天地之定位，山澤之通氣，雷風水火之相薄而不相射，截然而貴賤分，判然而剛柔別，紛然而吉凶生，交互往來而變化見，神明之德於此乎通，萬物之情於此乎類，盛德大業於此乎成，是天下之至著也。若其理，則杳乎其無形，冥乎其無聲，是天下之至微也。

體若是其微也，用若是其著也，而何以見其源之一哉？嘗因是而求之。《易》之爲易，有太極則有兩儀，有兩儀則有四象，有四象則有八卦。八成則十六者具矣，十六成則三十二而六十四者具矣，六十四成則三百八十四萬有一千五百二十者具矣。分而觀之，雖若多寡次第之不同，而其實則一時而俱有，非今日太極，而明日生兩儀，後日生四象，又明日而爲六十四、三百八十四之類也。又非有兩儀、四象、八卦之類之後，而太極者不行乎其中也。嗚呼！此所謂一源也。

故以造化言，則維天之命其體也。噓而爲春夏，吸而爲秋冬，風霆之流行，庶物之露生，糟粕煨燼，曾有一而離於命乎？以人事言，則人之一心，其體也。仁之爲惻隱，義之爲羞惡，禮之辭讓，智之是非，蘊之身爲德行，施於外爲事業，萬化萬事，曾有一而離於心乎？蓋其用之著也，本其體之微者爲之也，不雜乎體而未始離乎體也。其體之微也，乃其所以爲夫用之著者也，不雜乎用而未始離乎用也。嗚呼！此所謂一源也，此所謂《易》之要也。

此要不傳，而天下之紛紛久矣。離象數而談玄虛，如王弼之徒，則不知體之該夫用。遺理學而專象數，如焦贛之徒，則不知用之本於體。不有程子，孰以是而開我後人乎？

雖然，求入室者先升堂，欲知天者始人事。論《易》而至於體用一源，亦微矣，是豈可以易言哉？善乎延平先生之言曰：「學者須窮六十四卦之旨，各有歸宿，而後可以及此。」此又學程氏者所當知也。

祝允明《懷星堂集》卷一〇《性論》 今昔之說性者，棼然角起，而未肯以物證之而明也。人與物也，高下縣殊，其必有受，斯謂之性。謂之性，斯必有恒，乃同也。今夫物之性，柔剛熱寒，生殺平毒，受於是則恒於是，故稼必生，虎必殺。豈惟生爾？燔草石至爲粉塵，斃鴆之翮，一染于醴，察之不可睹，而尋仞之夫一內諸咽，以生以死。此時上帝不之違焉，然則性不恒乎哉？羲炎軒譽，伊姚姒姬，迫之死使惡，必弗從；癸辛道之生令善，亦弗能不從者。稼不殺人也，不能者，鴆弗活人也。此一而已矣，其必然者也。奈何談者之弗校于是，彼有類乎是者，嘗以犬異牛、牛異人云之矣，是未究之語也。犬牛人之性則異爾，其有恒一也，烏可以其異也而廢乎有恒者邪？然則謂有恒者謂皆惡與？皆善與？不然也。有善者也，有惡者也，有善惡并者也。善者則甚少，羲姬是也；惡者亦甚少，癸辛是也。并者一而其劑分彼此侵互，爲品極繁，由千萬至於無算也，古今之賢良，中人以至細人是也。天地之道二，陰陽而已矣。陽善也，陰惡也，陽善亦有惡也，陰惡亦有善也。如令獨陽而亡陰，則亡生矣。亡陰則亡生，然則生矣復安得獨善而亡惡乎？由其甚少者有恒，甚繁者亦有恒，故鳳寡鴆亦寡，而雞雀彌彌，今古亡變也。彼將達其辯，故必曰惡者氣爾。夫理非氣不之舍，必舍于是，合焉而始生，生而性，始見性。非見而有，有于合之際矣，非鳳其胎而鴆其卵也。必實性于偏善而曰惡者氣，然則必曰鴆性本善，其殺物氣也斯可矣。生生之屬，又奚必有性字哉？吾非有黨仇乎軻、告、卿、雄、愈、翱、熙、熹諸子之間，循吾見而章之，亦俟萬年下有定之者。然亦非臆議也，由孔子曰性近而已。自孔子至於今，皆推爲至聖，語必師，疑必質，而獨不是其言性，不亦怪乎？審是，則孔子亦不得爲至聖矣。嗚呼！吾獨知從孔子也。

湛若水《泉翁大全》卷一《文集・樵語・授受第五》 甘泉子語東山子曰：「人之愛其身也，不如愛其物矣。愛其心也，不如愛其身矣。」「何謂愛身不如愛物？」曰：「今夫爲衣食、宮室、器械，未有不能而自爲之者也，必求夫良者。至於身之病也則不然，護疾忌醫，以沒其身。此之謂愛身不如愛物。」「何謂愛心不如愛身？」曰：「病或求醫，饑寒則求衣食焉。至於心之病也則不然，曰：『吾自能正心也，吾既已知之也。』自暴自棄以終其身，是之謂愛心不如愛身。舜之好問，禹之拜昌言，其自愛也至矣。」

甘泉子語諸生曰：「伊尹之言覺也，其至道乎！故學，覺而已矣。覺則正心生，不覺則邪心生。覺則達諸天，不覺則陷於人。故聰明聖知達諸天德，聖人之覺也。覺生於思，思曰睿，睿作聖，其惟覺乎！」【略】

士德曰：「曷謂學？」曰：「學也者，覺也。人之良知蔽於氣習，故生而蒙。學問思辨，所以發其蒙而覺之也。覺則復其良知之本體矣。如夢有覺之者，非外益之也。伊尹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

湛若水《泉翁大全》卷一《文集・樵語・愛敬第六》 三子侍坐，問聖學。甘泉子曰：「夫學，性情焉耳矣。」敢問其説。曰：「不怨天，不尤人，孔子也。不遷怒，不貳過，顔子也。故知性情之學者，可與道中庸矣。是故下學上達，與天地相似，故同德。」

湛若水《泉翁大全》卷一《文集・樵語・元氣第七》 甘泉子曰：「善治病者，先元氣而後攻疾，養元氣即攻疾矣。苟專於攻疾，是又一病也。善學道者，先正經而後救偏，正經即救偏矣。苟專於救偏，是又一偏也。今之救偏者，如立諸西以矯東之人，東西皆偏也。是故君子反經以立諸中，中道立而偏者正矣。」

甘泉子問士德曰：「王子之教人也，有擇與？」曰：「無也。」曰：「聖人天地之化，美惡並育，何擇之有？有擇者有外也，有外之心，不足以肖天地之心。」

湛若水《泉翁大全》卷二《新論・性學章第二》 性者，天地之全德也。學非益之也，反之也。反之也者，肖天地而參之者也。

以書蔽志者，窮年不能明其理；以鑒掩面者，終日不能見其形。故主敬然後我立，我立然後不蔽於物，物物窮格而天下之理得。

一闔一辟可以觀極，一動一静可以觀性，一屈一伸可以觀神，一語一默可以觀德。

人生而静，天地之性而情默定；物感而動，爲情之用而性斯衷。

視聽言動非禮，非心也。非心亡，然後合禮。合禮然後參前倚衡之體見。參前倚衡之體見，然後手舞足蹈之樂生。

古之三不朽之道，一而已矣。一者德也，功非德不弘，言非德不精。

三皇之道渾渾乎！五帝之化蕩蕩乎！三王之治教也□□乎！三皇吾不可得而見矣，得見五帝者可矣。五帝不可得而見矣，得見三王者可矣。欲復三王之治者，不井田，不封建，不立學校，不興禮義，曷其能成？要在反本之貞。

或問：「治天下封建可復乎？」曰：「可。其公天下之義乎！保天下之利乎！」未達。曰：「以天下之地分功德而不私，義孰大焉！制之五服，爲藩五重，重五百里，故外莫侮也；君統二伯，二伯統連帥，連帥統諸侯，故亂不生也；利孰大焉！後世以數丈之城，分裂之兵，自以爲安。噫！惑矣。」

天子，元子也。諸侯，别子也。家有元子，據其有而有之，羣將爭之矣，不封建之謂乎！求之無藝，羣將不順乘之矣，不仁之君之謂乎！柳子不睹其本，而以亂世難行之勢明之，莫知大義焉！莫知大利焉！

惟聖人者，體天地之大德，立天地之大化，成天地之大功，其惟聖人乎！

天地辟，然後萬物形；萬物形，然後男女别；男女别，然後父子親；父子親，然後兄弟序；兄弟序，然後君臣立；君臣立，然後朋友交。君臣治之，朋友資之，是謂彝倫之基。

天地之間，一感一應而已。陰陽之屈伸，萬物之往來，人事之酬酢，感與應而已矣。妙感應者，其唯神乎！

惻隱之時可以觀仁，羞惡之時可以觀義，辭讓之時可以觀禮，是非之時可以觀智，動静之時可以觀心。心一而已，無間動静。

陰陽皆有其精，日月各得其貞。陰之月，其水之光乎！陽之日，其火之光乎！日月之光相有而不相受，其盈虧遲速之間，陰陽之性爲然。

天道無已，天非他，即人物而在耳。故有己之心，謂之棄天。

士有三品，富貴之事，君子非惡之，所願不與焉。功名之事，君子非不願之，所樂不與焉。君子所樂，道德而已。道德蘊於中，享之爲富貴，施之爲功名。是故富貴不離於道德，周公樂之也；功名不離於道德，伊、傅樂之也。

德性用事者上達，血氣用事者下達。

仁者必其有介，有介者不必其有仁。

君子之學，反己而已。反己則見其不能不愧於天，故不怨；見其不能不忤於人，故不尤。

古之辭也，達諸内而已；今之辭也，飾諸外而已。古之修辭也，立其誠而已；今之修辭也，立其僞而已。一辭之發，誠僞之主也。

君子之於道也。不已焉已矣。不已則可久，久則可大，大則可化，化則神。化則無爲而成，神不行而至。

湛若水《泉翁大全》卷二《新論・性情章第十一》 古之學也必本諸性情。故孔子之學曰「不怨天，不尤人」，顔子之學曰「不遷怒，不貳過」，其性情也乎！夫性情非遺於事物也，由是而貫之耳，是故性能達事，非事達性。

古之言性者，未有以理氣對言之也。以理氣對言之也者，自宋儒始也，是猶二端也。夫天地之生物也，猶父母之生子也，一氣而已也，何别理附之有？古之人其庶矣乎！劉子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中也者，和也。人也者，得氣之中和者也。聖也者，極其中和之至者也。陰陽合德，剛柔適中，理也，天之性也。夫人之喜怒，氣也；其中節焉，理也。《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道也者，陰

陽之中也。「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器即氣也，氣有形，故曰「形而下」。及其適中焉，即道也。夫中何形矣？故曰「形而上」。上下一體也，以氣理相對而言之，是二體也。

喜怒哀樂未發而上，未之知也。然則未發也有知覺乎？曰：有知覺而無見聞。然則知覺之於見聞也有異乎？曰：有。知覺之生也由乎性，聞見之知也緣乎情。是故心也者知也，性也者生也，情也者動也，道也者蹈也。性之生也一天下之分，情之動也原天下之一。生而動，動應乎物，範而不過。故道之蹈也，合天下之動靜。神也者，妙動靜而爲言者也。

君子思不出其位，故能思無邪。出位之思，雖善邪也。

天地之性也，非在氣質之外也，其中正焉者，即天地之中賦於人者也，故曰「天地之性」。是故天下之言性也，皆即氣質言之者也。無氣質，則性不可得而見矣。故生而後有性之名。周子曰：「剛善剛惡，柔亦如之，中焉止矣。」氣質之中正，即性而已矣。

天地，至中而已耳，太和而已耳。至中之謂天德，太和之謂天道。於穆不已，至中也。乾道變化，太和也。

性也者生也，天地生物之本源，所謂天地之中也，故善者乃其繼之者也。其有不善，偏剛偏柔，非天地生物之中氣也，是以君子不謂之性。

利心亡而後可以進道。義利之間，毫髮耳，一出一入，奚啻千里。能審義利之辨，思過半矣。

非橐籥則不能鼓氣，人之呼吸，其猶諸橐籥也。百體經絡之氣，由之以鼓動感通焉。天地，絪縕而已，故能生萬物。觀呼吸則絪縕之端可見矣。

宇宙間一氣而已。自其一陰一陽之中者謂之道，自其成形之大者謂之天地，自其主宰者謂之帝，自其功用者謂之鬼神，自其妙用者謂之神，自其生生者謂之易，自其生物而中者謂之性，自其精而神、虛靈知覺者謂之心，自其性之動應者謂之情，自其至公至正者謂之理，自其理出於天之本然者謂之天理，其實一也。

誦詩三百，達政專對，氣質之變化也。學求變化氣質而已矣。是故變化之道，莫大乎歌詠。

夏尚樸《東巖集》卷一《語録》 象山之學雖主於尊德性，然亦未嘗不道問學。但其所以尊德性、道問學，與聖賢不同。程子論仁，謂：「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而已。」又謂：「識得仁體，實有諸己。只要義理栽培。」蓋言識在所行之先，必先識其理，然後有下手處。象山之學，謂能收斂精神在此，當惻隱自惻隱，當羞惡自羞惡，更無待於擴充。此與告子不知性之爲理而以所謂氣者當之，雖能堅持力制至於不動心之速，適足爲心害也。朱子曰：「以天下之理處天下之事，以聖賢之心觀聖賢之書。」象山所引諸書，多是驅率聖賢之言以就己意，多非聖賢立言之意。如謂「顔子爲人最有精神，用力最難。仲弓精神不及顔子，然用力却易」云云，其與程子所謂「質美者明得盡，渣滓便渾化。其次惟莊敬以持養之，及其至，則一也」不同，豈直文義之差而已哉！其他此類，不可枚舉，試取其語録諸書觀之，當自見矣。

夏尚樸《東巖集》卷四《答余子積書》 敬齋之學，篤信程朱，攘斥異教，有功於吾道甚大，非得執事裒集遺書而表章之，將遂泯滅而無聞矣，是執事有功於敬齋也爲不淺。但《性書》之作，兼理氣論性，深闢性即理也之言，重恐得罪於程朱，得罪於敬齋，不敢以不復也。

人得天地之氣以成形，氣之精爽以爲心。心之爲物，虛靈洞徹，有理存焉，是之謂性。性字從心從生，乃心之生理也。故朱子謂靈底是心，實底是性，性是理，心是盛貯該載、敷施發用底，渾然在中。雖是一理，然各有界分，不是儱侗之物。故隨感而應，各有條理。程子謂「冲漠無朕，萬象森然已具，未應不是先，已應不是後」者，此也。孟子言人性本善，而所以不善者，由人心陷溺于物欲而然，缺却氣質一邊，故啓荀、楊、韓子紛紛之論。至程、張、朱子，方發明一箇氣質出來，此理無餘蘊矣。蓋言人性是理，本無不善，而所以有善不善者，氣質之偏耳，非專由陷溺而然也。其曰天地之性者，直就氣稟中指出本然之理而言，孟子之言是也。氣稟之性，乃是合理與氣而言，荀、楊、韓子之言是也。程、朱之言，明白洞達，既不足以服執事之心，則子才、純甫之言，宜其不見取於執事也，又況區區之言哉！

然嘗思之，天下無性外之物，而性無不在。日用之間，種種發見，莫非此性之用。今且莫問性是理是氣，是理與氣兼，但就發處認得是理即行，不是理處即止，務求克去氣質之偏、物欲之蔽，俟他日功深力到豁然有見處，然後看是理耶，是氣耶，是理與氣兼耶，當不待辨而自明矣。

王守仁《王文成公全書》卷一《傳習録上》 侃問：「專涵養而不務講求，將認欲作理，則如之何？」先生曰：「人須是知學，講求亦只是涵養。不講求只是

涵養之志不切。」曰：「何謂知學？」曰：「且道爲何而學？學個甚？」曰：「嘗聞先生教，學是學存天理。心之本體即是天理，體認天理，只要自心地無私意。」曰：「如此，則只須克去私意便是，又愁甚理欲不明？」曰：「正恐這些私意認不真。」曰：「總是志未切。志切，目視耳聽皆在此，安有認不真的道理？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不假外求。講求亦只是體當自心所見，不成去心外別有個見？」【略】

問：「上智下愚如何不可移？」先生曰：「不是不可移，只是不肯移。」【略】

馬子莘問：「修道之教，舊説謂『聖人品節，吾性之固有，以爲法於天下，若禮樂刑政之屬』。此意如何？」先生曰：「道即性即命，本是完完全全，增減不得，不假修飾的，何須要聖人品節？卻是不完全的物件。禮樂刑政是治天下之法。固亦可謂之教，但不是子思本旨。若如先儒之説，下面由教入道的，緣何舍了聖人禮樂刑政之教，別説出一段戒慎恐懼工夫？卻是聖人之教爲虚設矣。」子莘請問。先生曰：「子思性、道、教，皆從本原上説。天命於人，則命便謂之性。率性而行，則性便謂之道；修道而學，則道便謂之教。率性是誠者事，所謂自誠明謂之性也；修道是誠之者事，所謂自明誠謂之教也。聖人率性而行，即是道。聖人以下，未能率性於道，未免有過不及，故須修道。修道則賢知者不得而過，愚不肖者不得而不及，都要循著這個道，則道便是個教。此『教』字與『天道至教，風雨霜露無非教也』之『教』同。『修道』字與『修道以仁』同。人能修道，然後能不違於道，以復其性之本體，則亦是聖人率性之道矣。下面『戒慎恐懼』便是修道的工夫，『中和』便是復其性之本體，如《易》所謂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中和位育便是盡性至命。」

王守仁《王文成公全書》卷二《傳習録中・答顧東橋書》 來書云：「人之心體本無不明，而氣拘物蔽，鮮有不昏。非學問思辯以明天下之理，則善惡之機、真妄之辨不能自覺，任情恣意，其害有不可勝言者矣。」

此段大略似是而非，蓋承沿舊説之弊，不可以不辨也。夫學、問、思、辨、行，皆所以爲學，未有學而不行者也。如言學孝，則必服勞奉養，躬行孝道，然後謂之學，豈徒懸空口耳講説，而遂可以謂之學孝乎？學射則必張弓挾矢，引滿中的。學書則必伸紙執筆，操觚染翰。盡天下之學，無有不行而可以言學者，則學之始固已即是行矣。篤者，敦實篤厚之意。已行矣，而敦篤其行，不息其功之謂爾。蓋學之不能以無疑，則有問，問即學也，即行也；又不能無疑，則有思，思即學也，即行也。又不能無疑，則有辨，辨即學也，即行也。辨既明矣，思既慎矣，問既審矣，學既能矣，又從而不息其功焉，斯之謂篤行，非謂學、問、思、辨之後而始措之於行也。是故以求能其事而言謂之學，以求解其惑而言謂之問，以求通其説而言謂之思，以求精其察而言謂之辯，以求履其實而言謂之行。蓋析其功而言則有五，合其事而言則一而已。此區區心理合一之體，知行並進之功，所以異於後世之説者，正在於是。今吾子特舉學、問、思、辨以窮天下之理，而不及篤行，是專以學、問、思、辨爲知，而謂窮理爲無行也已，天下豈有不行而學者邪？豈有不行而遂可謂之窮理者邪？明道云：「只窮理便盡性至命。」故必仁極仁，而後謂之能窮仁之理；義極義，而後謂之能窮義之理。仁極仁則盡仁之性矣，義極義則盡義之性矣。學至於窮理，至矣，而尚未措之於行，天下寧有是邪？是故知不行之不可以爲學，則知不行之不可以爲窮理矣；知不行之不可以爲窮理，則知知行之合一並進而不可以分爲兩節事矣。夫萬事萬物之理不外於吾心，而必曰窮天下之理，是殆以吾心之良知爲未足，而必外求於天下之廣以裨補增益之，是猶析心與理而爲二也。夫學、問、思、辨、篤行之功，雖其困勉至於人一己百，而擴充之極，至於盡性知天，亦不過致吾心之良知而已，良知之外，豈復有加於毫末乎？今必曰窮天下之理而不知反求諸其心，則凡所謂善惡之機、真妄之辨者，舍吾心之良知，亦將何所致其體察乎？吾子所謂「氣拘物蔽」者，拘此蔽此而已。今欲去此之蔽，不知致力於此而欲以外求，是猶目之不明者，不務服藥調理以治其目，而徒倀倀然求明於其外，明豈可以自外而得哉？任情恣意之害，亦以不能精察天理於此心之良知而已。此誠毫釐千里之謬者，不容於不辨，吾子毋謂其論之太刻也。

王守仁《王文成公全書》卷二《傳習録中・啓問道通書》 來書云：「有引程子『人生而静以上不容説，才説性，便已不是性』，何故不容説？何故不是性？晦庵答云：『不容説者，未有性之可言；不是性者，已不能無氣質之雜矣。』二先生之言皆未能曉，每看書至此，輒爲一惑，請問。」

「生之謂性」，「生」字即是「氣」字，猶言氣即是性也。氣即是性，「人生而静」以上不容説。才説氣即是性，即已落在一邊，不是性之本原矣。孟子性善，是從本原上説。然性善之端須在氣上始見得，若無氣亦無可見矣。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即是氣。程子謂「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亦是爲學者各認一邊，只得如此説。若見得自性明白時，氣即是性，性即是氣，原無性氣之可分也。

王守仁《王文成公全書》卷二《傳習録中・答陸元静書又》 來書云：「良知，心之本體，即所謂性善也，未發之中也，寂然不動之體也，廓然大公也。何常人皆不能而必待於學邪？中也，寂也，公也，既以屬心之體，則良知是矣。今驗之於心，知無不良，而中寂大公實未有也。豈良知復超然於體用之外乎？」

性無不善，故知無不良，良知即是未發之中，即是廓然大公、寂然不動之本體，人人之所同具者也。但不能不昏蔽於物欲，故須學以去其昏蔽，然于良知之本體，初不能有加損於毫末也。知無不良，而中寂大公未能全者，是昏蔽之未盡去而存之未純耳。體即良知之體，用即良知之用，寧復有超然於體用之外者乎？【略】

來書云：「『質美者明得盡，渣滓便渾化』，如何謂明得盡？如何而能便渾化？」

良知本來自明。氣質不美者，渣滓多，障蔽厚，不易開明。質美者渣滓原少，無多障蔽，略加致知之功，此良知便自瑩徹，些少渣滓如湯中浮雪，如何能作障蔽？此本不甚難曉。原静所以致疑於此，想是因一「明」字不明白，亦是稍有欲速之心。向曾面論「明善」之義，明則誠矣，非若後儒所謂明善之淺也。

王守仁《王文成公全書》卷三《傳習録下》 有一屬官，因久聽講先生之學，曰：「此學甚好。只是簿書訟獄繁難，不得爲學。」先生聞之，曰：「我何嘗教爾離了簿書訟獄懸空去講學？爾既有官司之事，便從官司的事上爲學，才是真格物。如問一詞訟，不可因其應對無狀，起個怒心；不可因他言語圓轉，生個喜心；不可惡其囑託，加意治之；不可因其請求，屈意從之；不可因自己事務煩冗，隨意苟且斷之；不可因旁人譖毀羅織，隨人意思處之。這許多意思皆私，只爾自知。須精細省察克治，惟恐此心有一毫偏倚，杜人是非，這便是格物致知。簿書訟獄之間無非實學，若離了事物爲學，卻是著空。【略】

先生曰：「聖人亦是學知，衆人亦是生知。」問曰：「何如？」曰：「這良知人人皆有，聖人只是保全，無些障蔽，兢兢業業，亹亹翼翼，自然不息，便也是學，只是生的分數多，所以謂之生知安行。衆人自孩提之童，莫不完具此知，只是障蔽多。然本體之知自難泯息，雖問學克治也只憑他，只是學的分數多，所以謂之學知利行。【略】

問：「《修道説》言：『率性之謂道』屬聖人分上事，『修道之謂教』屬賢人分上事。」先生曰：「衆人亦率性也，但率性在聖人分上較多，故『率性之謂道』屬聖人事。聖人亦修道也，但修道在賢人分上多，故『修道之謂教』屬賢人事。」又曰：「《中庸》一書，大抵皆是説修道的事。故後面凡説君子，説顔淵，説子路，皆是能修道的；説小人，説賢知愚不肖，説庶民，皆是不能修道的。其他言舜、文、周公、仲尼至誠至聖之類，則又聖人之自能修道者也。【略】

問：「『生之謂性』，告子亦説得是，孟子如何非之？」先生曰：「固是性，但告子認得一邊去了，不曉得頭腦。若曉得頭腦，如此説亦是。孟子亦曰『形色天性也』，這也是指氣説。」又曰：「凡人信口説，任意行，皆説此是依我心性出來，此是所謂生之謂性，然卻要有過差。若曉得頭腦，依吾良知上説出來，行將去，便自是停當。然良知亦只是這口説，這身行，豈能外得氣，别有個去行去説？故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氣亦性也，性亦氣也，但須認得頭腦是當。」

又曰：「諸君功夫最不可助長。上智絶少，學者無超入聖人之理。一起一伏，一進一退，自是功夫節次。不可以我前日用得功夫了，今卻不濟，便要矯强做出一個没破綻的模樣。這便是助長，連前些子功夫都壞了，此非小過。譬如行路的人，遭一蹶跌，起來便走，不要欺人做那不曾跌倒的樣子出來。諸君只要常常懷個『遁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之心，依此良知忍耐做去，不管人非笑，不管人譭謗，不管人榮辱，任他功夫有進有退，我只是這致良知的主宰不息，久久自然有得力處，一切外事亦自能不動。」又曰：「人若著實用功，隨人譭謗，隨人欺慢，處處得益，處處是進德之資。若不用功，只是魔也，終被累倒。【略】

先生曰：「『天命之謂性』，命即是性。『率性之謂道』，性即是道。『修道之謂教』，道即是教。」問：「如何道即是教？」曰：「道即是良知。良知原是完完全全，是的還他是，非的還他非，是非只依著他，更無有不是處。這良知還是你的明師。【略】

問：「古人論性，各有異同，何者乃爲定論？」先生曰：「性無定體，論亦無定體，有自本體上説者，有自發用上説者，有自源頭上説者，有自流弊處説者。總而言之，只是一個性，但所見有淺深爾。若執定一邊，便不是了。性之本體原是無善無惡的，發用上也原是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的，其流弊也原是一定善一定惡的。譬如眼有喜時的眼，有怒時的眼，直視就是看的眼，微視就是覷的眼。總而言之，只是這個眼。若見得怒時眼，就説未嘗有喜的眼，見得看時眼，就説未嘗有覷的眼，皆是執定，就知是錯。孟子説性，直從源頭上説來，亦是説個大

概如此。荀子性惡之說，是從流弊上說來，也未可盡說他不是，只是見得未精耳。衆人則失了心之本體。」問：「孟子從源頭上說性，要人用功在源頭上明徹。荀子從流弊說性，功夫只在末流上救正，便費力了。」先生曰：「然。【略】

黃以方問：「『博學于文』爲隨事學存此天理，然則謂『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其說似不相合。」先生曰：「《詩》、《書》、六藝皆是天理之發見，文字都包在其中。考之《詩》、《書》、六藝，皆所以學存此天理也，不特發見於事爲者方爲文耳。餘力學文，亦只博學于文中事。」

或問「學而不思」二句。曰：「此亦有爲而言，其實思即學也。學有所疑，便須思之。思而不學者，蓋有此等人，只懸空去思，要想出一個道理，卻不在身心上實用其力以學存此天理，思與學作兩事做，故有罔與殆之病。其實思只是思其所學，原非兩事也。」

王守仁《王文成公全書》卷四《與王純甫二癸酉》 來書云：「學以明善誠身，固也。但不知何者謂之善？原從何處得來？今在何處？其明之之功當何如？入頭當何如？與誠身有先後次第否？誠是誠個甚的？此等處細微曲折，儘欲扣求啓發，而因獻所疑，以自附於助我者。」反復此語，則純甫近來得力處在此，其受病處亦在此矣。純甫平日徒知存心之說，而未嘗實加克治之功，故未能動静合一，而遇事輒有紛擾之患。今乃能推究若此，必(以)〔已〕漸悟往日之墮空虛矣。故曰純甫近來用功得力處在此。然已失之支離外馳而不覺矣。夫心主於身，性具於心，善原於性，孟子之言性善是也。善即吾之性，無形體可指，無方所可定，無豈自爲一物，可從何處得來者乎？故曰受病處亦在此。純甫之意，蓋未察夫聖門之實學，而尚狃於後世之訓詁，以爲事事物物各有至善，必須從事事物物求個至善，而後謂之明善，故有「原從何處得來，今在何處」之語。純甫之心，殆亦疑我之或墮於空虛也，故假是説以發我之蔽。吾亦非不知感純甫此意，其實不然也。夫在物爲理，處物爲義，在性爲善，因所指而異其名，實皆吾之心也。心外無物，心外無事，心外無理，心外無義，心外無善。吾心之處事物，純乎理而無人僞之雜，謂之善，非在事物有定所之可求也。處物爲義，是吾心之得其宜也，義非在外可襲而取也。格者，格此也；致者，致此也，必曰事事物物上求個至善，是離而二之也。伊川所云「才(用)〔明〕彼，即曉此」，是猶謂之二。性無彼此，理無彼此，善無彼此也。純甫所謂「明之之功當何如，入頭處當何如，與誠身有先後次第否，誠是誠個甚的」，且純甫之意，必以明善自有明善之功，誠身又有誠身之功也。若區區之意，則以明善爲誠身之功也。夫誠者，無妄之謂。誠身之誠，則欲其無妄之謂。誠之之功，則明善是也。故博學者，學此也；審問者，問此也；慎思者，思此也；明辯者，辯此也；篤行者，行此也。皆所以明善而爲誠之之功也。故誠身有道，明善者，誠身之道也。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非明善之外別有所謂誠身之功也。誠身之始，身猶未誠也，故謂之明善；明善之極，則身誠矣。若謂自有明善之功，又有誠身之功，是離而二之也，難乎免於毫釐千里之謬矣。

王守仁《王文成公全書》卷六《寄鄒謙之三丙戌》 某近來卻見得良知兩字日益真切簡易，朝夕與朋輩講習，只是發揮此兩字不出。緣此兩字人人所自有，故雖至愚下品，一提便省覺。若致其極，雖聖人天地不能無憾。故説此兩字窮劫不能盡。世儒尚有致疑於此，謂未足以盡道者，只是未嘗實見得耳。近有鄉大夫請某講學者，云：「除卻良知，還有什麼説得？」某答云：「除卻良知，還有什麼説得！」不審邇來謙之於此兩字見得比舊又如何矣？無因一面扣之，以快傾渴。正之去，當能略盡鄙懷，不能一一。

後世大患，全是士夫以虛文相誑，略不知有誠心實意。流積成風，雖有忠信之質，亦且迷溺其間，不自知覺。是故以之爲子則非孝，以之爲臣則非忠。流毒扇禍，生民之亂，尚未知所抵極。今欲救之，惟有返樸還淳是對症之劑。故吾儕今日用工，務在鞭辟近裏，刪削繁文始得。然鞭辟近裏，刪削繁文亦非草率可能，必須講明致良知之學。每以言于同志，不識謙之亦以爲何如也？講學之後，望時及之。

王守仁《王文成公全書》卷七《重修山陰縣學記乙酉》 夫聖人之學，心學也，學以求盡其心而已。堯、舜、禹之相授受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道心者，率性之謂，而未雜於人。無聲無臭，至微而顯，誠之源也。人心，則雜于人而危矣，僞之端矣。見孺子之入井而惻隱，率性之道也；從而内交于其父母焉，要譽於鄉黨焉，則人心矣。饑而食，渴而飲，率性之道也；從而極滋味之美焉，恣口腹之饕焉，則人心矣。惟一者，一於道心也。惟精者，慮道心之不一，而或二之以人心也。道無不中，一於道心而不息，是謂「允執厥中」矣。一於道心，則存之無不中而發之無不和。是故率是道心而發之于父子也無不親，發之於君臣也無不義，發之于夫婦、長幼、朋友也無不别、無不序、無不信，是謂中節之和，天下之達道也。放四海而皆準，亘古今而不窮，天下之人同此

心、同此性、同此達道也。舜使契爲司徒而教以人倫，教之以此達道也。當是之時，人皆君子而比屋可封，蓋教者惟以是教，而學者惟以是爲學也。

聖人既没，心學晦而人僞行，功利訓詁、記誦辭章之徒紛遝而起，支離决裂，歲盛月新，相沿相襲，各是其非，人心日熾而不復知有道心之微。間有覺其紕繆而略知反本求源者，則又哄然指爲禪學而羣訾之。嗚呼，心學何由而復明乎！

夫禪之學與聖人之學，皆求盡其心也，亦相去毫釐耳。聖人之求盡其心也，以天地萬物爲一體也。吾之父子親矣，而天下有未親者焉，吾心未盡也；吾之君臣義矣，而天下有未義者焉，吾心未盡也；吾之夫婦别矣、長幼序矣、朋友信矣，而天下有未别、未序、未信者焉，吾心未盡也。吾之一家飽暖逸樂矣，而天下有未飽暖逸樂者焉，其能以親乎？義乎？别、序、信乎？吾心未盡也。故於是有紀綱政事之設焉，有禮樂教化之施焉，凡以裁成輔相、成己成物，而求盡吾心焉耳，心盡而家以齊，國以治，天下以平。故聖人之學不出乎盡心。禪之學非不以心爲説，然其意以爲：是達道也者，固吾之心也，吾惟不昧吾心於其中則亦已矣，而亦豈必屑屑於其外；其外有未當也，則亦豈必屑屑於其中。斯亦其所謂盡心者矣，而不知已陷於自私自利之偏。是以外人倫，遺事物，以之獨善或能之，而要之不可以治家國天下。蓋聖人之學無人己，無内外，一天地萬物以爲心。而禪之學起於自私自利，而未免於内外之分，斯其所以爲異也。今之爲心性之學者，而果外人倫，遺事物，則誠所謂禪矣。使其未嘗外人倫，遺事物，而專以存心養性爲事，則固聖門精一之學也，而可謂之禪乎哉！

世之學者，承沿其舉業詞章之習以荒穢戕伐其心，既與聖人盡心之學相背而馳，日駕日遠，莫知其所抵極矣。有以心性之説而招之來歸者，則顧駭以爲禪，而反仇讎視之，不亦大可哀乎！夫不自知其爲非而以非人者，是舊習之爲蔽，而未可遽以爲罪也。有知其非者矣，貌然視人之非而不以告人者，自私者也。既告之矣，既知之矣，而猶冥然不以自反者，自棄者也。吾越多豪傑之士，其特然無所待而興者，爲不少矣，而亦容有蔽於舊習者乎？故吾因諸君之請而特爲一言之。嗚呼！吾豈特爲吾越之士一言之而已乎？

王守仁《王文成公全書》卷七《矯亭説乙亥》 君子之行，順乎理而已，無所事乎矯。然有氣質之偏焉。偏於柔者矯之以剛，然或失則傲；偏於慈者矯之以毅，然或失則刻；偏於奢者矯之以儉，然或失則陋。凡矯而無節則過，過則復爲偏。故君子之論學也，不曰「矯」而曰「克」。克以勝其私，私勝而理復，無過不及矣。矯猶未免於意必也，意必亦私也。故克己則矯不必言，矯者未必能盡於克己之道也。雖然，矯而當其可，亦克己之道矣。行其克己之實而矯以名焉，何傷乎？古之君子也，其取名也廉。後之君子，實未至而名先之，故不曰「克」而曰「矯」，亦矯世之意也。

王守仁《王文成公全書》卷七《謹齋説乙亥》 君子之學，心學也。心，性也；性，天也。聖人之心，純乎天理，故無事於學。下是，則心有不存而汩其性、喪其天矣，故必學以存其心。學以存其心者，何求哉？求諸其心而已矣。求諸其心何爲哉？謹守其心而已矣。博學也，審問也，慎思也，明辨也，篤行也，皆謹守其心之功也。謹守其心者，無聲之中而常若聞焉，無形之中而常若睹焉。故傾耳而聽之，惟恐其或繆也；注目而視之，惟恐其或逸也。是故至微而顯，至隱而見，善惡之萌而纖毫莫遁，由其能謹也。謹則存，存則明，明則其察之也精，其存之也一。昧焉而弗知，過焉而弗覺，弗之謹也已。故謹守其心，於其善之萌焉，若食之充飽也；若抱赤子而履春冰，惟恐其或陷也；若捧萬金之璧而臨千仞之崖，惟恐其或墜也。其不善之萌焉，若鴆毒之投於羹也，若虎蛇横集而思所以避之也，若盜賊之侵陵而思所以勝之也。古之君子所以凝至道而成盛德，未有不由於斯者。雖堯、舜、文王之聖，然且兢兢業業，而況于學者乎！後之言學者，舍心而外求，是以支離决裂，愈難而愈遠，吾甚悲焉！

吾友侍御楊景瑞以「謹」名其齋，其知所以爲學之要矣。景瑞嘗游白沙陳先生之門，歸而求之，自以爲有見。又二十年而忽若有得，然後知其向之所見猶未也。一旦告病而歸，將從事焉，必底于成而後出。君之篤志若此，其進於道也孰御乎！君遣其子思元從予學，亦將别予以歸，因論君之所以名齋之義以告思元，而遂以爲君贈。

何瑭《栢齋集》卷四《張生入學序》 嘉靖元年二月，欽差提學副使王先生試士懷慶，選子弟之俊秀者補儒學弟子員，張生繼光預焉。處士熊世威，其外父也，來徵言以賀。予惟我朝之法，取士則以科目，養士則以學校。其取之也，中鄉試者則謂之舉人，中會試而賜第於廷對者則謂之進士。公卿百司，胥此焉出，其取之也重矣。其養之也，始入學則謂之附學生，少進則謂之增廣生，再進則謂之廩膳生。教以義禮以養其德，教以文詞以養其業，德成業就，然後以科目取之，其養之也豫矣。譬之木焉，楩楠杞梓，必豫養於山林場圃之中，培壅澆灌，積以歲月，既成材矣，然後匠石取之，以爲明堂棟梁之用，固自然之序也。張生今

始入學爲生員，蓋楩楠杞梓初培養於山林場圃之中者也，豈可不思所以自養哉？齋莊中正以養其心，學問思辨以養其知，孝友忠信以養其行，禮義廉恥以養其節，使在學校之中則爲名士，由科目而出則爲名臣，斯無負於朝廷養士之意，而大慰乎親友相賀之心矣。不然，吾恐養小失大，不免爲士林之累也。生嘗從予游，予愛其典雅聰慧有可進者，故以是告之，生尚念哉！學問精微之妙，生當自求之，言固不能盡也。於戲，生尚勉哉！

孫緒《沙溪集》卷四《清河縣重修廟學記》 余惟君子之仕，凡以行志，而吾志之行，要於知所先務。《記》曰：「王者建國君民，教學爲先。」蓋教學立，然後道德明。道德明，然後人心淑，禮樂作，風俗易而治化成矣。人孰不知其爲先務？而卒莫先焉，樂因循則不欲爲，務逢迎則不暇爲，事矯厲則不肯爲，惡非己功而忌人成事則不樂爲，事勢艱阻於前，簡書指摘於後，輿論清議旁出於左右，科斂有辜，費財有稽，厲民有謗，則遂不敢爲矣。數者皆庸吏之情，而徒藉口於不敢爲者十九。公署倉儲、橋梁犴獄，每悉力殫慮以要譽逭咎，獨於學校而疑之，豈費財厲民之說專於此而無與於彼邪？匪得俊材遠識、見義勇爲者，欲舉累年之曠事，以豁一朝之觀，難矣。賢才之生，取之場屋，養之學校。學校，場屋之地也。舍宇不葺，器數不備，師於何而教？弟子於何而學？

孫緒《沙溪集》卷五《齊東縣新修廟學記》 夫天下之言學也，平實盡之矣，高論終無以信於世。自選舉之法廢，士率以言求售於場屋，而大任重寄，亦惟懸之以待場屋士。士不出此，由他途以仕，雖有用世之志，例假以散秩，無所藉以究厥施。故士知誦習，即思游庠校。游庠校，即思奮迹場屋，以需於用。此天下人心之所同，平實固如是也。今之揚聲邁烈於中外，熙鴻號於無窮者，孰非科目士？而必曰科舉不足以得士，言語不足以觀人，徒以卑士志，陋學術，不亦過爲高論矣乎！我奮於是，而曰不必於是，必於是，將卑且陋，不但誣人，且自誣矣，夫誰信我？誠使事舉業者，即孔孟之言議以應有司之求，既得仕，循孔孟之塗轍以成天下之務，坦然平，確然實，則聖賢心迹不假外求，科舉之學亦何負於士？顧談者過高於上，學者譸張謬悠於下，授之秦漢制作，未能以句。動以天機神化、貞一明覺爲言，經箋傳註漫不相類。甚者掃搶晦澀之辭，以飾怪戾之說。上以是求，下以是應，正恐文運之升降係治道之隆汙，爲輔理者憂耳。然則科舉不負士，士負科舉也多矣。宗工晉魏，祖尚莊老，持此以往，何所紀極？必有任其責者，鑱吾言於石。諸生讀而惕然警焉，可思過半矣。不然，謂吾言爲妄可也。悟能不受變於俗，旬朔課士，相與繹吾言，挽頹靡，復古雅，以歆動四境之外，庶舊學不負，吾兄爲不亡矣。不然，指土木之功，而曰不負所學，謂吾言爲妄亦可也。

孫緒《沙溪集》卷一二《無用閒談》 胡澹庵教其從子維寧曰：「古之君子，學欲其日益，善欲其日加，德欲其日起，身欲其日省，體欲其日强，行欲其日見，心欲其日體，道欲其日章。以爲未也，又日知其所亡，日見其所不見，一日不使其躬怠焉。其愛日如是，足矣。猶以爲未也，必時習焉，無一時不習也，必時敏焉。無一時不敏也，必時述焉。無一時不述也，必時中焉。無一時不中也。其愛時如是，足矣。猶以爲未也，又曰夜者日之餘，必繼晷焉。燈必親，薪必燃，膏必焚，燭必秉，蠟必濡，螢必照，月必帶，雪必映，光必隙，明必備。如是足矣。猶以爲未也，終夜不寢，必如孔子；雞鳴而起，必學大舜；坐以待旦，必學周公。然則何時而已耶？」范甯曰：「君子之爲學也，沒身而已矣。」恐兒輩廢學，常舉此以誨之。或致遺忘，漫記於此。

孫緒《沙溪集》卷一四《無用閒談》 以理而言謂之天，以稟賦而言謂之命，其實一也。夫子罕言命，蓋以流行化育出于天，非人所能移。君相不言命，蓋以窮通貴賤出于我，非人所能與。聖如夫子，貴如君相，尚不敢輕談。今閭巷小人妄談逆料，以求酒食，士夫翕然往叩，蓋未售者欲登科，既仕者欲陞遷，宦成者欲固位，彼求食之徒，豈肯片言忤人意？愛諛喜諂，故樂與之接不厭也。成化間，安成彭閣老年且八十，尚不肯去，惴惴然惟慮失寵幸。又慮老境漸逼，日呼都下諸星士談命。其一稍黠者知其意，抗言曰：「明公過此三十年後當歸田，歸田後當生貴子，尚見其登高科。又十餘年，當得腹疾，恐有不測。」計其年一百四十餘歲矣。彭即遍命其家人曰：「爾曹謹識之。是年勿進吾以生冷也。」滿座哄然一笑，知彼以戲語投其好，彭竟不悟。夫樂天知命則不憂，遂志致命則不懼，安分委命則無求，窮理至命則無愧，何必爾爾耶！

崔銑《士翼》卷一《述言上》 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子夏曰：「賢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夫弟子專乎藝，學者騖乎遠，故世之論賢曰射御畢給。子貢之求仁，曰博施濟衆，孔門教以反本焉。藝者文此也，學者履此也。夫道，仁義而已矣。愛親仁也，敬長義也。自親達愛，自長達敬，放諸天下無礙者，此之謂存心。

學之道無它，變化氣質爾。《虞書》曰：「直而温，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

敖。」《皋陶》列九德，《箕子》次三德，孔門貴强矯，《大學》正忿懥，是故教無枉施，人有循功。夫道，中而已矣。人秉陰陽以生，故爲剛柔之性，剛則柔之，柔則强之，衡之在心，裁之在氣，審之在事，一病而砭一藥，追其何由偏，摘其何所溺，既真究之，惟力克之。譬兵逢敵，進以致命焉。

孔門之教曰禮，程氏之教曰敬，各因習而道之與！夫天之生民，物必有則，故人動必有矩，躬修九容，行采九德，心不强操，而存守不趨徑而約矣。大道既荒，時至于程氏，淫放百出，茫茫墜緒，胡由續之？故教以敬，内不妄思，外不妄動。猶未能也，養於静以定擾，主於一以制雜，宅於畏悚以警惰。是故禮詳而敬截，禮實而敬虚。禮者聖之由至，敬者禪之可竊。

孟子曰性善，猶曰玉之温、金之堅，善即性也。後人謂性兼理氣，是性自爲一物而中涵二者。故孟子言約而精，後人辭費而支。伊川曰「性即理也」，其至言哉！

斥松爲樗，何損於材？譽蕭爲蘭，不揜其臭。故毁譽之加諸己也，君子必自省。其施諸人也，君子必不輕。

常情聞毁則戚，戚則思，必勉於善矣。聞譽則喜，喜則矜，必流於放矣。是毁乃益而譽乃損。學者不聞規過之直，寧受毁可也。無受觀善之朋，寧遠譽可也。

司馬温公曰：「聖人性不能無惡，否則安用學？愚人不能無善，否則安用教意？」則美矣，然非篤論焉。夫玉璞則性也，精純有品，聖人也。玉之瑕，賢人之性也。若曰性兼理氣，是一性而立二名，離之不可，一之未能也。譬之造化流行，四時者氣乎，春當温、秋當涼者理乎。理乃氣之條段，雖紛紜而不可亂者，豈伊異物哉！温涼曰時，聖人也。冬過寒則春行其餘冽，夏過炎則秋冒其餘熾，氣偏理亦滯，中人之性也。春必温，秋必涼，性善之譬也。故學修而氣可翻。若夫酷烈載沉，七年固旱，其下愚哉！非用湯之精誠弗回。

與其强求聞道，不若勇於改過。與其力騖速成，不若安於循序。少過則心純，道在是矣。有序則行邁，成可冀矣。故冶鍊鉛錫而得金，泉進科坎而達海。《詩》曰「柞棫拔矣，行道兑矣」，又曰「宛彼鳴鳩，翰飛戾天」，此之謂也。【略】

問曰：「伊川曰：『性即理也。』然乎？」答曰：「然。性者仁義而已，曾謂仁義非理乎？仁義有不善與？」問曰：「孔子何謂相近也？」答曰：「别其所賦之等也。」問曰：「性何以有等？」答曰：「氣也。」「然則氣即理乎？」答曰：「然。何以明之？今夫孩童知愛其親，仁也，即其喜笑慕戀謂之愛。長而知敬其長，義也，即其恭敬推孫謂之敬。是非氣乎？發於外，即其在於中者也。理者氣之條，善者氣之德，豈伊二物哉！」問曰：「氣有原乎？」答曰：「有之。《易》曰『易有太極』，《詩》云『有物有則』。夫極者易之翕，則者物之能，故曰純粹精也。變是而談理氣，支矣夫。【略】

天命之謂性，故物之理即吾心之理也。外之物格，則内之知致。見天下之物各有則而不可易，即此則以應之，故時措之宜矣。曰窮理則隱而難求，曰格物則顯而可據。格物者，修治其目，人倫其先也。若泛乎其務，則荒而靡就。故博非顔子之文，則約非不叛之道。【略】

無氣外之形，無神外之氣，無理外之神，無命外之理，無心外之命，無帝外之心。心者，具萬理而出命也。【略】

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蓋求放心即學問之道也，猶言善利即舜跖之分也。夫心必有所用，非若枯木然，故存乎仁義之謂收，馳於利欲之謂放。求者，儆覺而常存之詞也。故學問也者，乃約之於仁義，出乎是，則入乎利矣。夫日用皆道也，孔孟皆事言也，象山附會於禪，程子發意猶疏，若先事乎求心乃進乎學問者，固異説可假也。夫理無大小，故學無精粗。惟物是體，乃心之存。遺灑掃者非精也，驟而務精義者亦粗也。后人曰窮理，猶落於虚。古學曰格物，乃當其實。

孔子教人有序，故學曰博文約禮，治曰道德齊禮，何也？性相近也，漸以一之也。孟子直指本體，故學曰求放心而已，治曰善推所爲而已，何也？性善也，即此得之也。孔子敷治也，孟子拯亂也。【略】

人須學也，學須敬也。學其植禾乎？日培則日茂。敬其櫛髮乎？日理則日整。故老學不如少，愈於無聞。譬之夕燭不若日，勝於冥躓。【略】

性之所寓曰心，心之所具曰性。性者理也，心乃發用斯理者。孟子以四端驗之。夫自脩身而齊家，而治國平天下，斯謂盡心盡性也。精一道心者，用之執中也。中者，道心之極也。宋人以異端附會之，曰道即心也，則人非心與？

韓邦奇《苑洛集》卷一五《薦舉地方賢才事》 臣惟人才之生也固有數，其習養而成也尤難得。大抵人之材質不甚相遠，惟習與養耳。習養則達，習養之久則成。夫習養於數十年之久而廢之於一旦，誠爲可惜，此古人所以有「人惟求舊」之説也。

魏校《莊渠遺書》卷一八《見聞考隨録一》 有聖人之學，有大賢之學，有賢人之學。方念慮未萌時，即戒謹恐懼，自無惡念之發，聖人之學也，湯武反之是也，蓋無事於慎獨矣。戒謹恐懼矣，而資未極粹，忽然非心萌焉，即遏止之，不使見之於行，大賢之學也，過止在心，無行過也。資又下也，遏之未能，遂見於行，然後悔而改之，此賢人之學也。故學有三等。若堯舜，則不待學也。念慮未萌，此天理渾全無虧損時，人於此時便能存養，雖有非念之發，遏之較易。若未發時，不用工夫。非心之發，如湍水之決，六馬之馳，其遏難矣。日用體驗自見。【略】

性道一物也，存之於心謂之性，寂然不動者是也。發之於外謂之道，感而遂通者是也。人有人之性，人率人之性而行，發而見諸行事爲道，子思所謂「率性之謂道」是也。天有天之性，天率天之性而行，發而見諸化育流行爲道，孔子所謂「一陰一陽之謂道」是也。至於凡物卵爲性，發而爲雛，知覺運動是道也。核爲性，發而爲樹，榮瘁開落是道也。孔子「逝者如斯」、子思「鳶飛魚躍」，皆謂是也。【略】

「知太虛即氣，則無無」，此張子灼見道體之本然，他人所不能道。太虛無極，本非空寂，只有形不形之異耳。三五是十五，五三亦十五，三五雖不同，不過皆十五，但變易不同也。形不形雖不同，一氣也，但聚散不同也。一動一靜，一聚一散，是謂參五變易。愛惡之情同出於太虛，此橫渠灼見性命之真，故敢爲此言。自孟子言性善之後，諸儒不敢爲此言。孟子言性善，非謂性全無欲，只以當時人皆説人性無善，故孟子言人性固有欲，然萬善皆備於性，非謂全無欲也。孟子嘗曰：「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敬其兄也。」以爲性善之驗。若果如此，則愛親猶待孩提，敬兄猶待長。若一生下時便要食乳，卧一污濕則啼，雖母就污濕不能顧，然則人之生，欲在先乎？善在先乎？只爲時人謂性中無善，故孟子曰孩提知愛親、長知敬兄，皆自然之良，無待於習，可見人性中本也有善。此孟子立言之旨也。若謂止有善，全無欲，則以告子之辯，豈不能以前理欲先後折孟子，遽肯默然而服哉？【略】

上智下愚與性相遠，孔子之言平正的實，萬世無弊。宋儒謂下愚可移，直自誣耳。人之生，欲與善、氣與理同受，但曉悟則欲在先而善在後，雖孔子堯舜亦然，但不假修習耳。宋儒看不透孟子之意，故多强釋於文義，似矣。驗之人，其實非然也。

魏校《莊渠遺書》卷三《與王純甫》 上古氣化渾厚，民生甚淳，自少至長，涵育在善教中，自然有深厚懇惻氣象。後世氣化漸瀉，人生稟質多駁，自少至長，良心斲喪處多，轉使人薄。故生於今之世，而欲其深厚懇惻如古之人，非百倍其功不可也。但未知功夫當何如用耳。

魏校《莊渠遺書》卷三《與胡永清》 竊觀吾兄之學，志於經世，故其所講者皆切於事功，却於自家身上未必著力。夫學所以變化氣質，涵養德性，吾兄自念積學以來，材能知識當大勝前，德性氣質與未學時果能大進否？天下國家之本在身，吾兄有志天下國家，且試點檢自家身上還有病痛否？明道曰：「不有躬，無攸利。不立己，後雖向好事，猶爲化物。不得以天下萬物撓己，己立後，自能了當得天下萬物。」文公曰：「今公有掀然飛揚之心，以爲治國平天下可指諸掌，不知自己身上有多少病痛在。他人心放，猶放得近，公却更放得遠。今吾兄謫居無事，願將聖賢之言切己體驗，卓然就身心上用功。以吾兄之才而能篤志於聖賢之學，則亦何遠之不可到哉！

魏校《莊渠遺書》卷一一《與王純甫》 承寄性與天道二説，議論精確。「理即是氣，氣爲天性」等語，吾兄必自有見得端的處，故敢直截擔當，説出不經人道之語，今亦未易以口舌與吾兄争也。明道先生有言：「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其用則謂之神，其命則謂之性，率性則謂之道，修道則謂之教。孟子於其中又發揮出浩然之氣，可謂至矣。」此説最爲完備。「浩然」章曰：「其爲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既謂之配，還好説理氣無别否？近與一人論理氣，因問之曰：「人當哀痛時，滿體如割，涕淚交流，此惻隱之心也。當羞愧時，面爲發赤，汗流被體，此羞惡之心也。今且分别誰是理邪？誰是氣邪？」其人唯唯，曰：「未也。」「哀痛羞愧，固有發不中節時，亦復涕汗流出，豈亦理之爲邪？」其人不能自解。校曰：理非别有一物，只就氣該得如此便是理。理本該得如此，然却無爲其能如此處，皆氣爲之也。然氣運不齊，有不能盡如此處，理氣合一，則理即是氣，氣即是理，昭乎不分，孟子所謂配也。氣與理違，則判而二矣，夫子所謂「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又謂「人能弘道，非道弘人」，皆此意也。今試就吾心日用間體驗，有時分明見得理該如此，而吾不能如此，打成兩片。若謂氣即是理，只好説善底一邊，惡那一邊便説不去矣。

魏校《莊渠遺書》卷一二《與徐少參》 夫學所以變化氣質，非隨氣質爲學也。譬之於醫，必先求責病原，乃施治法。吾雖折肱屢矣，而非明醫，念無可以相益，敢於聖賢千萬言中拈出一言以告，曰：沉潛剛克。不知可爲瞑眩藥否？

若未中病，不妨再商量也。

魏校《莊渠遺書》卷一三《復余子積論性書》 竊觀尊兄前後論性，不啻數十萬言，然其大意，不過謂性合理與氣而成，固不可指氣爲性，亦不可專指理爲性。氣雖分散萬殊，理常渾全，同是一箇。人物之性不同，正由理氣合和爲一，做成許多般來。在人在物固有偏全，而人性亦自有善有惡。若理，則在物亦本無偏，在人又豈有惡邪？中間出入古今，離合經傳，自成一家，以補先儒之所未備，足以見尊兄之苦心矣。苟非聰明才辨，豈易能此？然於愚意竊有未安。曩嘗妄謂尊兄論性雖非，其論理氣却是。近思覺得尊兄論性之誤，正坐理氣處見猶未真耳。理在天地間本非別有一物，只就氣中該得如此便是理。人物之性又從何來？即天地所賦之理，亦非別有一物，各就他分上合當恁地便是。試於日用間常自體驗，合當恁地便是性，不當恁地便是氣稟汩他，物欲汙他，自然看得潔潔淨淨，不費說辭矣。

尊兄謂理常渾淪，氣纔有許多分別出來。若如愚見，則理氣元不相離，理渾淪只是一箇，氣亦渾淪本只一箇。氣分出許多，則理亦分出許多。混沌之時，理氣同是一箇。及至開闢，一氣大分之則爲陰陽，小分之則爲五行，理隨氣具，各各不同。是故在陽則爲健，在陰則爲順，以至爲四德，爲五常，亦復如是。二五錯綜，又分而爲萬物，則此理有萬其殊矣。理雖分別有許多，究竟言之，只是一箇該得如是。蓋既是該得如此，則在這裏便該得如此，在那裏又該得如彼，總是一箇該得如此，做出千萬箇該得如此底出來，所當然字說不盡，故更著所以然也。理者氣之主，今曰理隨氣具，各各不同，氣顧爲理之主邪？曰：此理之所以爲氣之主也。變化無方，大與爲大，小與爲小，常活潑潑，故曰理一而分殊。嘗自其分殊者而觀之，健不可以爲順，順亦不可以爲健，四德五常以至萬物之理，各不能相通，此理疑若滯於方所矣。不知各在他分上都是該得如此，大固無餘，小亦無欠，故能隨在具足，隨處充滿，更無空闕之處。若合而不可分，同而不復異，則是渾淪一死局，必也常混沌而後可耳。天地者，陰陽五行之全體也，故許多道理，靜則冲漠渾淪，體悉完具，動則流行發見，用各不同。人物之性皆出於天地，何故人得其全，物得其偏？蓋天地之氣，其查滓爲物，偏而不備，塞而不通，健順五常之德不復能全，但隨形氣所及而自爲一理。飛者于空，潛者泳川，蠢動自蠕，草木何知，亦各自爲榮瘁，不相假借陵奪而能。若蜂蟻之君臣，虎狼之父子，騶虞之仁，神羊之義，乃其塞處有這一路子開，故只具得這些子。即此一些子，亦便是理。鳥之有鳳，獸之有麟，鱗之有龍，介之有龜，皆天地間氣所出，畢竟是查滓中精英，故終與人不相似也。人稟二五精英之氣，故能具得許多道理，與天地同然。惟聖人陰陽合德，純粹至善，其性無不全，可以位天地，育萬物，自大賢以下，精英中不能無查滓，這箇性便被他蔽隔了，各隨其所得查滓之多寡以爲等差，而有智愚賢不肖之別，畢竟性無不同。但精英中帶了些查滓，故學以變化其氣質，則查滓渾化，可以復性之本體矣。唯是下愚，天地精英之氣偏有所不入，但有查滓而已，孔子所以有不移之嘆也。顧下愚要不多有，鳥不可以爲鳳，獸不可以爲麟，其異類也。麟或有可爲龍者，其形雖異，而氣有相通耳。人與聖人本同一類，形既本同，其心豈容獨異？其心同，則其性亦同，豈有不可至之理？故學而不至於聖人，皆自暴自棄者也。理同是一箇該得如此，何故精英便具得許多？查滓便具不得許多？蓋理無爲，雖該得如此，而不能如此。其敷施發用，都是氣。氣雖能如此，而又未必盡如此。蓋氣滯於有，而其運又不齊，不能無精英查滓。精英則虛而靈，故妙得這箇理；查滓則塞而蠢，故不能妙這箇理。然理無不在，故查滓上亦各自有箇理。人身小天地，但觀吾身，便可見萬物。人身渾是一團氣，那查滓結爲軀殼，在上爲耳目，在下爲手足之類。其精英之氣又結爲五臟於中，肝屬木，肺屬金，脾屬土，腎屬水，各得氣之一偏，亦與軀殼無異，故皆不能妙是理。心本屬火，至虛而靈，二五之秀所萃，乃精英中之最精英者。故健順五常之德咸備，而百行萬善皆由是而出焉。就軀殼上論，亦各有箇道理。若五臟之相生相克，手容之恭，足容之重，耳之聰，目之明，有箇能如此的氣，便有箇該得如此的做出來。夫子所謂一以貫之也。古語云：「人者天地之心。」又曰：「人官天地，命萬物。」皆謂此耳。

尊兄謂理在萬物，各各渾全，就他分上該得處，皆近於一偏而不得謂之理。則是此理淪於空虛，其於老氏所謂無有入無間，釋氏所謂譬如月影，散落萬川，定相不分，處處皆圓者，何以異哉？自堯舜以來，都不曾說別箇道理，先說箇「中」。所謂「中」，只是一箇恰好也。在這事上必須如此，纔得恰好；在那事上又須如彼，纔得恰好。許多恰好處，都只在是心上一箇恰好底理做出來，故中有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名。所謂恰好，即該得如此之異名，豈可認此理爲空虛一物也？古聖賢論性，正是直指當人氣質內各具此理而言，故伊川曰：「性即理也。」告子而下，荀、楊、韓諸人皆錯認氣質爲性，翻騰出許多議論來，轉加鶻突。今尊兄又謂性合理與氣而成，則恐昧於形而上下之別。夫子曰：「一陰一陽之

謂道。」又曰：「易有太極。」皆在氣上直指此理而言，正以理氣雖不相離，然亦不曾相雜，故又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氣。」若性合理氣而成，則是形而上下者可以相雜，理在天地間，元不曾與氣雜，何獨在人上便與氣相雜？更願尊兄於此加察。

然此亦非出於尊兄。先儒謂：「有天地之性，有氣質之性。」分作兩截説了。故尊兄謂：「既是天地之性，只當以理言，不可遽謂之性。氣質之理，正是性之所以得名，可見理與氣質合而成性也。」竊嘗考諸古聖賢論性有二，其一以性與情對言，此是性之本義，直指此理而言。或以性與命對言，性與天道對言，性與道對言，其義一也。古性情字皆從心從生，言人生而具此理於心，名之曰性，其動則爲情也。此於六書屬會意，正是性之所以得名。其一以性與習對言者，但取生字爲義。蓋曰天所生爲性，人所爲曰習耳。性從生，故借生字爲義。程子所謂「生之謂性，止訓所稟受」者也。此與六書自屬假借。六書之法，假借一類甚多，後儒不明，訓釋六經，多爲所梗，費了多少分疏。尊兄但取字書觀之，便自見得，今不能詳也。《六經》言性，始於成湯。伊尹《湯誥》「惟皇上帝，降衷於下民，若有恒性」，此正直指此理而言。夫子《易大傳》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又曰：「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子貢謂：「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子思述之於《中庸》曰：「天命之謂性。」孟子道性善，實出於此。其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又發明出四端，又謂「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可謂擴前聖所未發，忒然分明矣。伊尹「習與性成」，《論語》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家語》謂「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可見這性字但取天生之義。《中庸》論「天命之謂性」，又曰「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孟子道性善，又曰「堯舜性之，湯武反之」，皆與前性字不同。雖不與習對説，然皆以天道、人道對言，可見二性字元自不同也。先儒只因「性相近也」一句，費了多少言語分疏，謂此性字是兼理與氣質來説，不知人性上不可添一物，纔帶着氣質，便不得謂之性矣。荀子論性惡，楊子論性善惡混，韓子論性有三品，衆言淆亂，必折諸聖。若謂夫子「性相近」一言正是論性之所以得名處，則前數説皆不謬於聖人，而孟子道性善却反爲一偏之論矣。孟子道性善，只爲見得分明，故説得來直截。但不曾説破性是何物，故荀、楊、韓諸儒又有許多議論。伊川一言以斷之曰「性即理也」，則諸説皆不攻自破矣。孟子道性善，是擴前聖所未發，明道何以又謂「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蓋孟子只説人性之善，却不曾説人有不善是於氣稟蔽了他，其論下手處，亦只是説存心養性、擴充其四端，不曾説變化氣質與克治底工夫，故明道謂論性必須説破氣質，蓋與孟子之言相發明也。但明道又謂「善固性也，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人生而静以上不容説，纔説性時，便已不自性也」，此則未免失之太快矣。

噫！人性本善，何得有惡？當其惡時，善在何處？此須着些精彩看。「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在吾人，性之本體亦復如是，性上添不得一物，只爲他是純粹至善底。聖人氣稟淳厚清明，略無些查滓，但渾是一團理。莊生所謂人貌而天，曾子所謂「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自大賢以下，纔被些氣稟與物慾夾雜，便生出惡來。惡乃氣稟物慾所爲，自與吾性無與。故雖蔽固之深，依然有時發見，但不能當下識取，又被氣稟物慾汩没了他，不能使之光明不蔽耳。人性惟善是真實，一切諸惡盡成虚妄，非吾性之固有。若當惡念起時，與他照勘，窮來窮去，便都成空矣。

夫學而見性不明，則無必爲聖賢之志，故尊兄汲汲於論性。然觀尊兄所論，反能沮人進修。常記曩在南都，交游中二三同志咸樂聞尊兄之風而嚮往焉，至出《性書》觀之，便掩卷太息，反度尊兄自主張太過，必不肯回。純甫面會尊兄，情不容已，故復具書論辨，其説理氣處固不能無差，但尊兄斥之以爲悖謬，則太過矣。至其所疑尊兄以言語妨進修，以文義占道理，失本末先後之序，所引横渠云云者，則皆明白痛快，尊兄謂宜置之坐隅，却乃忽而不省，豈言逆於心，故尊兄未必肯求諸道邪？因記昔年張秀卿曾有書辨尊兄，其言失之傴侗，而尊兄來書極肆攻詆，如與人斯罵一般，似此氣象，恐與眼面前道理先自蹉過，不知所講是箇甚底，將來大用，豈能盡用天下之言？切願尊兄虚心平氣，以舜之「好問而好察邇言」、顔子之「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虚」。校辱知愛，敢獻其一得之愚，而尊兄擇焉。

木必有根，然後千枝萬葉有所依而立；水必有原，然後千流萬派其出無窮；國必有君，家必有主，然後萬事可得而正。天生吾人，合下付這道理，散見於日用事物而總具於吾心，必先常常提省此心，就逐事上一一窮究其理而力行之，根本既立，則中間節目雖多，皆可次第而舉。若不於心地上用功，而徒欲泛然以觀萬物之理，正恐茫無下手處。此心不存，一身已無箇主宰，更探討得甚道理？縱使探討得來，亦自無處可安頓。故有童而習之，皓首而無成者。古人知行只是一事，方其求知之始，正欲以爲力行之資。及其既知，則遂行之而不敢

緩。今人於行且放寬一步，只管去求知。既知得來，又必著實去踐履。故有能説無限道理，而氣質依然只是舊人者。聖賢之書，都只是説吾心所固有底，只因迷而不知，故聖賢爲之指示。譬如有人不識日月，得明者以手指之，只看日月，便是了然。今不去看日月，却只管來指上看看來看去，有甚了期？豈惟不識日月，連指亦不識矣。讀聖賢之書，正宜反求諸身，自家體貼得這道理去做。若只管鑽研紙上，此心全體都奔在書册上。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今因學問至於放其心而不知求，豈不重可哀哉！

已上所言，皆近世俗學之通弊。尊兄親受業於敬齋之門，必不至於有差。但有所疑，不敢不自竭耳。狂瞽之見，率爾妄言，不能保無紕繆。尊兄不棄而終教之，不有益於高明，則必有益於淺陋矣。

近答友人論學書，并録求教。八月間會静中，云見梁大用，説尊兄在吏部考察，稠人中議論頗豪放，兹事不識有無？使誠有之，恐與訒齋初意相背，更願尊兄慎之。

曩蒙尊兄面諭，欲纂輯文公論治道處自爲一書，當時不及致思，失於力阻其事，至今猶悔之。文公嘗病范惇夫一生於大忙中將聖賢言語抄節一番便了，南軒編《洙泗言仁録》，文公又病其長學者欲速好逕之心，資入耳出口之患。今尊兄欲編此書，却是首先犯了文公之戒。況體用落在一偏，未足垂訓。且尊兄編此書，將以爲己乎，將以爲人乎？若欲爲己，則當將聖賢言語涵泳浸灌此心，不必如此抄節。若欲爲人，亦須吾學既成，然後纂輯，庶幾去取不繆，可以傳諸後人。昔子貢方人，子曰：「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暇。」學者能知聖人所不暇者何事，則决不至如此閒用功夫矣。尊兄幸毋忽此言。【略】

舊觀尊兄改本《性書》，所論天人之際，正與鄙見相同，但覺意思略别。其書後爲楊方震借而亡之，無從檢閱，以求證明，敢再陳愚見，以求正其是非。

天者，理而已矣，其命於人，本善而無惡。人心起一善念，於理合，則順乎天，那好底氣便只管與他輳泊，所謂「吉人行與吉會」也。起一念惡，與理不合，則逆乎天，那不好的氣便只管與他輳泊，所謂「凶人行與凶會」也。人之情，順着他便喜，逆着他便怒。天道福善禍不善，蓋亦如此。吾心之靈，他人有善有不善，皆能知之。天道至靈，倘塞處都是鬼神，昭布森列，思慮未起，鬼神未知，方寸起思慮，鬼神早知了，信乎天不可欺。故畏天之至者，當防未萌之慾。天若無靈，人心之靈又從何處得來？天與人無時而不相接，日月照耀，便如目看我一般；風之吹噓，便如口氣披拂我一般人。對賓客時猶知嚴畏，終日上帝臨汝，却不知戰戰兢兢，豈不是大褻慢？《詩》、《書》言天言上帝，直是凛然，只爲古聖賢見得此理分明，真實是如此，不是把箇大底來嚇人君也。

説箇天人相接，猶自寬了。究竟言之，天是萬物之統體，一氣渾淪，充塞流行，體更無二。人雖形骸間隔，氣實相流通。譬如魚在水中，都是水裏底物，纔動便撞着水，更何必問知與不知？程子謂「天人一也，更不分别」，又曰「言合天人，已是剩一合字」，正謂此也。或問：「善惡固已類應矣，其有爲善而未必得福，爲惡而未必得禍，甚則有禍福與善惡相反者，其説無乃有窮乎？」曰：是難以一説盡。人之禍福，所稟定於有生之初，合下稟得福厚的，因爲惡減了些分數，亦未可知；稟得福薄的，因爲善增了些分數，亦未可知。又有善惡之力淺，勝他原來氣數不過者。正如人元氣弱的，因保守却延得年；元氣强的，因斲喪却促了壽。又有保守斲喪得不多而未見效者，此却甚易知也。又天之氣化自有盛衰，氣化盛時，善惡感應各得其常；氣化衰時，這箇理便有不相輳合處，故小人有僥倖獲福而免禍者，此特一時之變，久之必復其常矣。古語云：「天網恢恢，疏而不漏。」諺云：「天有記性，無急性。」其言皆至理。小人當世亂時，只管取大富貴，壽數又長，自謂得志，豈不非笑君子爲善而反得禍？不知是你元來稟得福盛，故今享用許多，不去積善，報答昊天之恩，却造了無限惡業，君子道否，有時而亨，你福若到盡時，這箇富貴就是傾覆你的禍本，不但一身，連你子孫都受惡報，甚至夷滅宗族。古來似此樣子甚多，後人又蹈覆轍，豈不可哀也哉！

人之所稟禍福，定於有生之初，何故有生之後又有所值禍福？此正天人交生相用處也。禍福本是氣所爲，理實爲主，而氣又是活物，故有氣數好底，因爲惡而變得不好者；氣數不好底，因爲善而變得好者。大而國家言之，所謂「周過其歷，秦不及期」是也。此但言善惡感應之理耳。若夫君子爲善，惟欲順天，初非以得福而後爲；其不爲不善，惟恐逆天，初非以得禍而後不爲也。天之生人，氣聚成形，各有箇軀殼盛載此理，聚必有散，其散有遲速，則爲壽殀。這軀殼必有養，所養有厚薄與所處地位有崇卑，則爲富貴貧賤。大抵天之生人，譬如朝廷除官，人之有此性，便如官之有此職；壽殀、富貴、貧賤，便如歷任久近；禄位有崇卑厚薄。居官者但當盡職，不負朝廷，更不問禄位與歷任何如，一聽朝廷如何待我。君子之學，惟求盡其在我之性不失乎天之所命而已，彼壽殀、富貴、貧賤

自是我軀殼上，一聽於天，豈可以此而動其心哉？人事得失，與氣化盛衰常相因，天地間一箇大和元氣，久之漸漸會灘。人者天地之心，正要你來贊化育，連不好底氣運也要變將起來。今却只管去壞，且道開闢以來，自古至今，不知被多少不好人壞了。人之一生，自幼至老，不知作多少不好事壞了；一日之內，自朝至暮，不知起多少不好念壞了，安得不傷天地之和？故君子不但不敢爲惡，而實不忍爲惡，以逆乎天也。《西銘》發明此理甚切。張秀卿言律，有故、誤。不知而逆天者，其罪爲誤；知而逆天者，其罪爲故，更不可逃矣。愚見如此，更願尊兄有以教之。

又記尊兄解《太極圖》上一圈是混沌之象，不可以「無極而太極」當之，附録《性書》之後，略與鄙見相同。但尚有所疑，未敢以爲定論。而此本已亡，今不敢再瀆，但願更抄精要數段寄來，幸甚幸甚。

魏校《莊渠遺書》卷一六《性説》 天命有元亨利貞，故人性有仁義禮智。人性有仁義禮智，故人情有惻隱、羞惡、辭讓、是非。純粹至善，本來如是。其有不善，又從何來？人有此心，便具此性，盛貯該載，敷施發用都是當。人氣質所爲，乃其良知良能也。性即太極，氣質出於陰陽五行，合下稟得，便有清濁厚薄不齊處。氣濁則遮蔽不通，質薄則承載不起。血肉之軀，物慾易致，陷溺壞了那良知良能，故性雖本善，而不能免於氣質物慾之不善。此性元是降衷秉彝，人因氣稟物慾有不善處，終亦不能滅其性之善也。上天之載，無聲無臭，人性本來潔潔淨淨，不可添一物。纔被氣稟物慾夾雜，便生出惡善。本固有惡，乃性中元無，逐旋添上，本體被他汙穢，是有了多少聲臭。然惡亦非從外生，只是反著這善，便做成惡，本體不得自如。善固常在，若能翻轉那惡，依舊是善，惡都成空，因其本無故也。心如太虛，除却許多氣稟物慾，剥落消殞，剩存本性，便是一箇好光朗空闊底世界，所謂人貌而天也。古之聖人，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只是私欲淨盡耳。然亦未必盡是天生，都從下學做起。故《中庸》自「衣錦尚絅」功夫直説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孟子道性善，而夫子曰性相近，伊川云性即是理，而明道謂「性即氣，氣即性」，後學疑而不決，遂費多少言語分疏。主孟子者曰：「有天地之性，有氣質之性。孟子言天地之性，性之本然也，夫子蓋言氣質之性耳。」主孔子者曰：「天地生人，此理已自落在氣質。夫子論性，實兼理與氣質而言。孟子是就氣質中挑出此理來説耳。」夫孟子道性善，正出於夫子《易大傳》繼善成性之言。古聖賢論性，皆是直指當人氣質内各具此理而命名，不雜那氣質來説，亦何嘗懸空説向天地上去？

性，形而上者也；氣質，形而下者也。若兼理與氣質滾説作性，則無形而上下之分矣。蓋性之字義有二：其一性與情對，其義爲定名。其一性與習對，其義爲虚位。性從生從心，言人生而具此理於心，名之曰性，其動則爲情，故性情皆從心。此於六書屬會意，正是性之所以得名。《湯誥》《易大傳》《中庸》《告子篇》言之詳矣。性字從生，人之氣稟出於天生，故借生字爲義，亦名氣稟曰性，而常與習並言，習則成於人爲者也。此於六書自屬假借。亦猶姓本姓氏之性，因取生義，借而爲子姓之性也。伊川謂習與性成，《論語》「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古語「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凡此皆是假借言性，字義本虚，故可包得善惡在内。伊川所謂「生之謂性，止訓所稟受也」，《中庸》論「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孟子曰「堯舜性之，湯武反之」，亦與篇内性字不同。六書之法，假借一類甚多，自是後人執著。

子貢謂「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故其言不見於《論語》，但見「性相近也」一言，便謂正是夫子言性處。然則荀子道性惡與孟子都只説得一邊，揚子論性善惡混，韓子論性有三品，其説皆不悖於聖人矣，豈其然乎？伊川見荀、揚、韓錯認氣質作性，故纔説破性即理也。明道是指氣質内有此性，元不相離耳。孟子道性善，不曾説破氣稟有惡，後人更信不及，故明道又謂「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亦非謂論性當兼氣質言也。

古今論性，莫精於孟子。其言曰：「今人乍見孺子入井，必有怵惕惻隱之心。」極惡之人，其性幾若滅息，而至此不覺自然發見，則其本善可知。此《易》「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復小而辨於物」。惡習雖深，善念但有些子發見，便自精彩不同。若能湊合零星，漸成片段，只此這些子，便是做堯舜底基本也。只因迷而不求，依舊又被氣稟物慾汩没。譬如自家有箇大寶藏，埋没瓦礫中，零零星星，時或透露，得人指示，又不肯去尋求，只管問人借寶來看，豈不可哀也哉！

鄒守益《東廓鄒先生文集》卷一《贈黄志學歸惠州》 學者不患無美質，患無實學。學術不明，則好仁好剛猶蔽於一偏，而智與不欲亦止以一善自名。故必自易其惡，自至其中，方是文之以禮樂之學。禮樂也者，非他，中和而已矣。柴愚參魯，由喭師辟，賜貨殖而億中，雖淺深不同，終是查滓未融。查滓未融，則不能廓然大公。不能廓然大公，則不能物來順應，與屢空之顔畢竟殊科。顔氏之

屢空，只是查滓渾化，使終身如三月焉，便是皜皜不可尚矣。

鄒守益《東廓鄒先生文集》卷二《中齋王郡侯贈言》 古之人其學不厭也，知天地之爲父母也；其教不倦也，知四海之爲同胞也。父母全而生之，吾其可以自逆自褻以辱降衷乎？四海皆兄弟，吾其可以自私自畫，舉不中不才而棄之乎？故戒慎恐懼，須臾不離，立大本，經綸大經，以育萬物而參兩儀。夫是以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衆寡，無小大，無升沉利鈍，壹是皆中和位育之實。世之君子，孰不願學也？俄而厭。孰不願教也？俄而倦。非降才殊也，彼其視天地也甚大，而視四海也甚疏。其志隘，故其操搖。其操搖，故其功懈。夫焉能以尚於中行？

鄒守益《東廓鄒先生文集》卷三《復初亭説》 天命之性，蒸民同秉之初也。惟君子求復其初，故戒慎不睹，恐懼不聞，以至中和。惟聖人能復其初，故丕顯維德，百辟其刑，與於穆同運，無聲無臭。無聲無臭，只在人倫日用間。子臣弟友，庸德庸言，兢兢不敢放過，便是孔門自叙功課。一念不敢，則與上帝陟降；一念而敢，則與夷貊禽鳥伍。嘻，其機嚴矣！

王立道《具茨文集》卷二《灑掃應對是其然論》 夫道器一致也，本末一理也，知乎此者，斯可與語學。可與語學，斯可與語教矣。何則？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道其精，器其粗，道其本，器其末也。語道而遺器，則其道也爲虚無；語器而遺道，則其器也爲糟粕，爲煨燼。虚無者往而不返，糟粕煨燼者物而不化。是故道器相離而本末交喪，以是而爲學，君子弗由也，而況於爲教乎？君子弗忍也。

今夫太極之理，流行於天地之間，雖無往不在，然而非茫然無所歸着也，蓋即夫形器之粗而斯理寓矣。故非道無以成器，非器無以見道。自天下而言，則自一物以至萬物，皆器也。自吾一人而言，則自一事以至萬事，亦皆器也。而道實行乎其中矣。故羽毛鱗介不可以爲物之細，耳目鼻口不可以爲形之粗，而灑掃應對不可以爲事之末也。是蓋器必有道，物必有則，事必有理，而未必有本。故因人以之天，即下以求上，此學之方也，教之術也。夫子曰：「下學而上達。」不其然乎！

自聖學不明，而異端者流始有「生之謂性」之説。夫以生爲性，是猶以灑掃應對爲道也。故先儒辭而闢之，曰：「生非性，生之理是性。」然則灑掃應對非道也，其所以然者道也。因其然以求其所以然，道遠乎哉！而世之溺於高、淪於静者，又或離形去智，爲虚無寂滅之説。夫離形去智，是舍灑掃應對而更求其所謂道，語道而遺器者也。其爲學者之害，庸有既乎？嗚呼！此古今之所以鮮成材，而道之所以不明不行也。

大抵中人以下，多流於愚不肖之不及，而不能緣末以求本。中人以上，又幾於賢智者之過，而不免於務本而遺末，奚獨一言偃然哉？

雖然，吾於宋之程氏而有取焉。蓋昔之論其學者，以爲盡性至命必本於孝弟，窮神知化由通於禮樂，而其所以教人者，亦不出此。則此之所論，固不可謂之臆説也。噫！是有以知道器之一致而本末之一理矣。後之有志於學者，請以程氏爲法。

海瑞《海忠介公全集》卷一《孟子道性善》 孔子論性曰「性相近，習相遠」，雖未一一剖析，而天命氣質實兼於中。程子所謂「二之則不是」，「相近」一言盡之矣。論性不論氣，無以見其生稟之異；論氣不論性，無以見夫義理之同。言性不可不析而爲二，無氣則此理無處安頓。曰理曰氣，無離合，無後先，性即在氣質中，非二物也。言性又不可不合而爲一，合之而未嘗不分，渾然之中，燦然者著焉。聖人之言妙矣。孟子論性，區區然執一性善之説。夫人之所以信服於人，服其心也。服其心者，彼亦有所驗之於心，証之天下也。程、張生於戰國，一言而告子服矣。告子不爲孟子服者，實孟子言之執於一，辯之不能詳，使之非告子諸人，故屢變以求勝也。説者謂孟子時當戰國，人欲横流，不得不執性善之説矯焉。春秋時俗，較去戰國不遠，孔子稱性相近，繼之曰惟上智與下愚不移，周流不舍，孔子救世之心亦均切矣，將不欲矯正之耶？不正言以屈其心，欲反言而矯其失，不可得而矯矣。告子所謂仁内義外，乃不知「仁義」二字字義。所謂非知「仁義」二字義，固欲反之，孟子不曰「心之德、愛之理謂之仁，心之制、事之宜謂之義」？區區執敬酌湯水之説，辯之不詳，亦徒多言而無益也。

孟子「有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之説，於氣質之性既知之矣，答告子諸人獨不一言及之，蓋孟子意欲伸此抑彼。如説夜氣，欲人知涵養此性；説四端，説擴充，欲人知體認此性，充廣此性，諄諄然不一而止，無非爲性善謀也。孟子之功大矣。然理氣不相離，而離言之，知爲性善謀，不能使人信吾性善之説，是則孟子之過也。

胡直《衡廬精舍藏稿》卷八《梁陶貞白先生集序》 夫性命之精，不以生存，不以死亡。故老子曰「死而不亡曰壽」，其謂「不亡」，非後世名與教之云也，彼其身有不可亡者，雖以後天地長存可也。是以孔子與老子未嘗二。然孔子翕張變

化，如四時之並運，而大業以生，歲功以成，故萬世仰其爲聖之宗。老子固欲治天下，而張之意取數也少，翕之意取數也多，是猶執秋冬而廢春夏，其於歲功乖矣。然遂謂其秋冬之氣非四時並運之氣也，則可乎？故孔子不惟不絀老子，且復嘆其道而師之。後世儒者動舌則絀老子，然其於性命之道莽如也，是當爲純孔子徒否耶？夫純孔之徒已不可多覯，借後之世有純老之徒焉，雖與之遊而咨之，可矣，況夫有得於性命之道而不爲老之純者，謂不可因其遺文以得其人之世也，斯不亦過乎？

胡直《衡廬精舍藏稿》卷一〇《別曾舜徵序》 夫研窮，非不學也，然而滯物，高儒未嘗入其門焉。禔修，非不學也，然而泥迹，通儒未嘗入其門焉。主敬而嚴、主靜而寂，非不學也，然而涉念，聖儒未嘗入其門焉。夫聖儒曷宗？宗乎盡性而已。性之體，非有内外、虚實、動靜之別，亦非有先無後有、先寂後感之異，尤非可以知識求、意見測。語其量，則囊括宇宙，發育萬物，而其實不越乎至微。學者誠得其微，非不研窮，由吾性而窮焉，則雖物非物也；非不禔修，由吾性而修焉，則雖迹非迹也；非不敬以静也，由吾性敬静而無所主焉，則雖念非念也。是故其學能開物成務，裁成輔相，盡人物天地之性而不爲勞。夫盡性不勞，則眞全不毀矣，故又曰「盡性以至于命」。性也，儒者知言之而不達微之體，故雜百氏；微也，老釋能言之而不求盡之之功，故成二氏。甚哉，知微之難言也！

胡直《衡廬精舍藏稿》卷二〇《寄何古林亞卿》 今世之語學，稱明且悉矣。彼濫竽假道者靡足語，乃至談高妙、席圓通者，害道殊不淺。至或以定性爲宗者，恐亦未可以得性之本體也。

古人語性，曰「養」，曰「存存」，未可以定論。故橫渠語定性，而程子非之，以性本定而又欲强定之者，意也。白沙先生詩曰「定性未能忘外物」，良以是耳。近談學者開口即稱程子《定性書》，不知程子言兩忘則性自定。「兩忘」者，即「養」與「存存」之謂也，固非以有意定之者爲是也，今據學者自用力即可驗。雖然，此固在夫人默識何如耳。夫默識亦難矣。

胡直《衡廬精舍藏稿》卷二九《孔徵上》 曰：「孔子志何學也？」曰：「古者十五而入大學。大學者，即習乎古大人之學，所謂『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至善』者是也。凡十五入大學者，未必能志學，唯孔子十五即志于學焉。所謂志，即孔子所自言『發憤忘食』者是也，非曰其心嚮慕之而已也。」曰：「發憤何與于明德、親民、止至善哉？」曰：「明德者，人心有本明，即朱子所謂本體之明是也。此本體者，以爲君，爲仁德也；以爲臣，爲敬德也；以爲子，爲孝德也；以爲父，爲慈德也；以交于國人，爲信德也。是謂「明德」。憤之義從心從賁，賁即明也。唯孔子發之，不以氣昏，不以欲蔽，於仁敬孝慈信而不失其體也，故曰在明明德。於爲君而仁以治民也，爲臣而敬以事君也，爲子而孝以事父也，爲父而慈以育子也，爲國人而信以相交也，而皆不失其體也，故曰「在親民」。於爲君而止於仁也，爲臣而止於敬也，爲子而止於孝也，爲父而止於慈也，爲國人交而止於信也，而所謂不失其體者，無不用極也，故曰「在止於至善」。凡皆啓於一念之貴，一發憤之功，故發憤即爲孔子明明德、親民、止至善之學。他人非不憤也，而或作焉輟焉者多也。孔子發憤則至於忘食，可見孔子之志于學焉者與他異也，故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

曰：「三十而立，何也？」曰：「孔子自十五而志大學，其始志用力也，不能無乍興乍仆、乍明乍昏之病。已而用力至十又五年，然後此體不爲氣昏欲蔽，隨地應用而屹然有立矣。此體屹然有立，始可言志立，故曰三十而立。是立也，即《大學》知止有定、顔子『所立卓爾』、孟子『有諸己之謂信』是也。學至於立，則如作室者有基矣。故程伯子曰：『志立而學半。』」

曰：「孔子既三十而立，則世之得失利害弗之惑矣，然又十年而後不惑，何耶？」曰：「古之學者，能外得失利害矣，而或不能外死生；能外死生矣，而或不能外毀譽；能外毀譽矣，而天下之人情學術似是而非、似非而是，變易紛沓，雖聞道，或不能無惑也。孔子既立，又用力十年，而後不惑，故曰『四十而不惑』，即《大學》所謂『定静安慮得』。他日孟子『不動心』同也。」

「五十而知天命，何也？」曰：「維天之命，而人得之爲性，性即人心本明者是也。孔子既能明其本明者而至不惑，又用力十年，則窮理盡性以至於命矣。既至命，則自能知命。辟如登泰山而居者，自能周知泰山者也。此知猶『乾知大始』之知。知即主也。方其立，則立此命也；不惑，則可以至命；至是，則主宰天命而造化在我矣。造化在我，則非無窮通，而窮亦通也；非無治亂，而亂亦治也；非無死生古今，而死亦生、今亦古也。即《易》所謂『先天弗違』、《中庸》所謂『達天德』者是也，故曰『知天命』。」曰：「若是，則孔子之學與先儒所訓窮至物理者，一何其徑庭也？」曰：「儒者必曰『先知後行』。今如所訓十五而學、三十而立，則爲先行；四十不惑，則爲後知。其與先知後行之訓，又自悖矣。儒者以窮至物理爲入門，所謂窮其當然與其所以然，皆始學事也。今訓『不惑』則謂知其

所當然，訓『知天命』則謂知其所以然，是孔子以四五十之年，乃得爲始學之事，則在學者爲過早，而在孔子爲過晚矣，不又悖之甚乎？今操筆童子，莫不曰『吾性之仁，知其爲天之元；吾性之禮，知其爲天之亨』，以此爲知天命，是操筆童子賢於仲尼遠矣，其又可通乎？」曰：「然。」

「六十而耳順，何也？」曰：「聞之師曰：夫人聞善言而悦耳，聞不善言而拂耳者，常也。此在賢者尤甚。伯夷耳不聽惡聲，未化故也。孔子至六十，聞惡言未嘗不謂惡，然而無拂耳之累，以其無意必固我故也，熟而化也，故曰『六十而耳順』。《記》曰：『雖聖人，有所不知。』若謂聲入心通，此恐未然。」

「七十而從心不踰矩，何也？」曰：「矩即所謂止至善者，亦即堯舜之中、文王之帝則、箕子之極是也，吾所謂靈則、所謂天權天度者是也。孔子十五志學，即志此矩。自七十之前，固未嘗踰矩。但至七十而後，能從心不踰矩。夫從心不踰矩，則一毫意必固我無有也，孔子非所謂『聖不可知』者歟！夫孔子所自名者，乃情語也，非曰以是爲謙而誨人者也。嗟夫！今人自謂從事終身，乃不能望孔子之立與不惑，又況知命、耳順、從心不踰矩？何者？以今人不如孔子之志故也。然則學孔子者，其亦自審其志已乎？若夫求之物理，則益遠矣。」

胡直《衡廬精舍藏稿》卷二九《徵孔子》 曰：「博文約禮，何謂也？」曰：「吾于博辨見之矣。」曰：「請申諸？」曰：「昔吾業舉，嘗從事先儒之訓矣，然私竊疑之。意者以博文爲窮至物理矣，然約禮之禮亦理也，其亦在物乎？若約禮爲在物，則人心竟無一理，恐必不然。此一疑也。訓禮者唯曰節文、曰儀則，若使約禮者于節文、於儀則一一而求之，則又不得以言約矣。此二疑也。仁義禮智，性也。若禮爲在物，則性亦爲在物，仁義智皆當爲在物矣。孟子言『仁義禮智我固有之』，又曰『仁義禮智根於心』，謂禮爲在物，亦必不然。此三疑也。若以博文爲窮諸物理，以約禮爲歸諸人心，則理自理，禮自禮，內自內，外自外，既截然二段矣。乃欲先博而析之於外，後約而合之於內，吾懼二段之不相爲用也。此四疑也。予有此四疑，而無以自釋。比得東越《博約説》而讀之，粗若有明。然似東越，亦不免岐內外而觀之，又以博文爲約禮工夫，則令始學者茫無入。已而掩卷置之，乃恍然若有契於孔子之旨。孔子教顔子，若曰夫今爲學，不必求之高堅前後也，但日用事物、變化云爲，皆吾心之文也，而學之事在焉，事至不一者也，故曰博文。是文也，孰宰之哉？莫非文也，莫不有吾心不可損益之靈則以宰乎其間者，禮是也，而學之功在焉。功至一者也，故曰約禮。有是文則有是禮，非文外而禮内也。博之文必約之禮，非博先而約後也。故博文爲約禮之事，約禮爲博文之功。顔子領此，則知文不可違而禮不可已，固無間可罷矣，故欲罷而不能。然不竭才，終無以得。竭才者，盡吾力而爲之，諺謂『獅子搏兔用全力』者是也。由是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立也者，言吾心之靈則卓然呈露，不爲事物所侵亂，吾將以其至一而應天下之至不一，無復高堅前後之可惑矣。此與孔子『三十而立』、《大學》『知止而後有定』同，可見其功力到也。然顔子又自謂欲從末由，非曰未達一間也。夫如有所立，則本無形象之可執，雖欲從之，而執之不可得矣。蓋既無高堅前後之形，則自不容有意必固我之私。非顔子眞得此體，其疇能言之？」曰：「若是，則禮之外不復有理，約禮之外不復有窮理，庶乎免于先儒兩段之失，而亦不患於茫無入矣。使孔顔復興，子之言其不易夫。」曰：「吾安敢言不易？吾又嘗求之孔子矣：孔子言視聽言動之交於天地萬物者，博文也；非禮勿視聽言動者，約禮也。此其證昭昭乎？又嘗證於孟子，萬物皆備於我，博文也；反身而誠，約禮也。此又不昭昭乎？雖然，孔子所言禮，即《記》所言有本有文無内外者也。而先儒也外之，今儒也内之。學者愼無以内外裂孔孟正脈哉！」曰：「顔子擇乎中庸，得一善，得無有類于窮至物理乎？得無應一事而擇一中庸乎？不然，何以曰得一善也？」曰：「孔子之書具在，未見有言物理者也。孔門之學較著，未聞有窮物理者也。若曰應一事而擇一中庸，則萬事而有萬中庸，其可通乎？況一事之中庸且與化而俱徂矣，下文又何云『期月守』也？豈以一事之中庸而期月守之乎？必不然矣。嘗觀孟子以伊尹、夷、惠、孔子較言之，其決擇則願學孔子之時中，是非所謂擇中庸乎？今如顔子，始求諸高堅前後，卒乃得夫子博約之訓而竭才焉，是即擇中庸也。得一善，乃一于至善者是也。夫子恒曰『明善』，明善者，明吾心之至善者也，至善豈在物乎？故又曰擇善。然則至善之爲中庸，亦較然矣，而謂爲物理，可得乎？」「不遷怒，不貳過，何謂也？」曰：「此顔子卓立以後事，乃復禮實功。夫人一怒則多爲怒所遷，以其心蔽而失其理也，靈則忒故也。唯顔子心不蔽而靈則著，則雖未嘗不怒，而亦不爲怒所遷也。夫遷怒者，蔽之大者也。顔子不獨不遷怒，而又能不貳過。孔子嘗曰：『苟志于仁矣，無惡也。』蓋人未志仁，則有惡而已，未可言過也。唯志於仁，則僅可免惡，未能無過也。顔子雖卓立，然或不能無小蔽，小未盡善，即謂之過，不貳過，正所謂『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則知之著察，亦何異太陽之中天，而浮翳潛泯有不移晷而得之矣。是顔子之改過，改於其幾者也，故孔

子謂之庶幾，謂之不遠復。所謂復禮之實功，不彰彰哉？」曰：「孔門學者多矣，而對哀公，舉弟子之好學，唯顏子一人。顏子之爲好學，唯此不遷不貳，則孔門之學不在物理也，不尤彰彰哉？」曰：「然。」

胡直《衡廬精舍藏稿》卷三〇《續問上》 問曰：「理弗晰于世者，以性弗明故也。昔孟子獨曰性善，而孔子曰性相近，又有上智下愚不移之說，故荀氏言性惡，楊氏言善惡混，韓氏言性有三品。宋儒惟惑三子之言，而又不能異孟子，輒又曰『有天地之性，有氣質之性』，意以爲天地之性即孟子所言性善是也，爲氣質之性即韓氏所言上中下三品是也。又有言孔子所稱性相近者謂中人，孟子所稱善者謂上智，荀氏所稱惡者謂下愚。是皆不能出韓氏之說也。其果然與？」曰：「孟子言性善，非好言也。孟子蓋試諸孩提與見孺子入井、觳觫不忍者，而知人性之必善也，孟子豈好言哉？《書》曰『若有恒性』，若性有善惡不一，則烏覩其恒哉？孔子繫《易》，曰『繼之者善，成之者性』，孔子未嘗言性有不一也。又曰『成性存存，道義之門』，若性有不一，則道義曷從生哉？其所雲『性相近』，正以其善相近耳。聖人辭多不迫，類如此。《中庸》言道不遠人，豈道與人相去有里許哉？言道不外人身也。孔子又曰『人之生也直』，直即善也，孔子曷嘗不言性善哉？所謂上智下愚，乃承『習相遠』而言。子思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若性有善惡不一，則天命亦有不一，而人之率之，又烏得謂道哉？三子之言，皆不達『相近』之語，而多以氣質與習成者言之，非言性本然也。竊嘗驗之：使人性不善，則天下父子不相保久矣。雖有禮樂刑政，奚爲哉？小人見君子而厭然，盜蹠覩孝子不忍加害，是孰使然哉？夫貪者能言廉，亂者能言治，苟非性善，則奚知廉與治而言之？然而終爲貪與亂者，則氣質習俗移也。人性賦于氣質，猶清泉出于土沙，既久爲泥淖，則有貪無廉、有亂無治矣。氣質與物相物者，起于欲也。故曰『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言性動於欲，猶清泉久而爲泥淖也。陸賈曰：『天地生人以禮義之性，人能察己所以受命，則順謂之道。』自子思、孟子以後，吾以陸賈爲知言矣。且夫氣者，陰陽五行，錯雜不一者也。二五之氣，成質爲形，而性宅焉。性者，即『維天之命』，所以宰陰陽五行者也。在天爲命，在人爲性，而統于心，故言心即言性，猶言水即言泉也。泉無弗清，後雖汩于泥淖，澄之則清復矣。性無弗善，後雖汩于氣質，存之則善復矣。由是觀之，性自性，氣質自氣質，又烏有氣質之性哉？且古未聞有兩性也。性之文，從心從生。今夫物斃矣，其質猶存，而生奚在？封鑿入沸蕩矣，而一足在器者猶動，其氣猶存，而生奚在？然則謂氣質有性者，貿也，亦舛也。又有言曰『由太虛有天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嗟夫！吾不知當時誰爲之合也？且虛安在也，而能令之與氣合？矧虛與氣皆非有知覺物也，而能令之與氣相合爲性，則性亦甚哉，其頑不靈者也，又烏取其爲善哉？又合性與知覺，則性與知覺特若狼狽相倚矣，其可通乎？是則人心所貯，有虛與氣、有知覺三物焉，其又可通乎？仁義禮智，惻隱羞惡、辭讓是非，謂爲虛乎？謂爲氣乎？謂爲知覺乎？此皆未可通。」

「然則性與知覺奚分？」曰：「覺即性也。」曰：「然則有淫知惡覺者，何也？」曰：「是泉之汩於泥淖者也，而泉之本清固自若也，故曰澄之則清復。亦猶覺之汩于氣質習俗也，而覺之本善固自若也，故曰存之則善復。是故性善與性相近一語也，而好言者自異之也，子又奚疑理爲？」

王樵《方麓集》卷八《答友人論學》 朱子語録，今之學者往往多歸異教者，何故？蓋爲自家這裏工夫有欠缺處，奈何這心不下，沒理會處。又見自家這裏説得來疏略，無箇好藥方治得他没奈何底心。而禪者之説，則以爲有箇悟門，一朝得入，則前後際斷，説得恁地見成捷快，如何不隨他去？此却是他實要心性上理會了如此，不知道自家這裏有箇道理，不必外求，而此心自然各止其所。非獨如今學者，便是程門高第，看他説那做工夫處，往往不精切。

或云：「嘗見人説，凡是外面尋討入來底，都不是。」曰：「喫飯也是外邊尋討入來。若不是時，須在肚裏做病，如何又喫得安穩？蓋饑而食者，即是從裏面出來。讀書亦然，書固在外，讀之而通其義者，却自是裏面事。如何都喚做外面入來得？必欲盡捨詩書而別求道理，異端之説也。按朱子所謂『自家這裏有箇道理，不必外求，而此心自然各止其所』者，此正學者所當理會究竟也。『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此是理會處。『欲罷不能，既竭吾材，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此是顏子説到究竟處。蓋由文以開天聰明，由禮以上達天德，此是聖學真的門路。後儒未嘗實嚮此處參求，見圓頓之教，認爲聖宗，故反謂朱子爲未悟。

王樵《方麓集》卷八《與姜鳳阿書》 手諭蒙養當以正，勿以愛奪。此兄之至愛至教也，敢不奉以周旋？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人家子弟非無美質，全爲習所壞，舉目觸耳，皆流俗也。自幼善根不培，欲美成也難矣。父母性情氣類，相通傳化尤捷，古人身教，此尤第一義也。弟老矣，愧未能焉，因兄教，

增汗悚耳。然終不敢自棄，以負知愛也。弟四小子，下二人未可知，上兩人，次者頗静可養，但未得人開發之耳。《寒山拾得詩》曰：「養子未經師，不及長安鼠。何曾見好人，豈聞長者語？」弟嚮欲移居，蓋亦嘗計及此矣。惟兄道義骨肉不終棄之，幸甚。

王樵《方麓集》卷一六　老子曰：「爲學日益，爲道日損。」老子以道本無爲，故以學爲贅。在聖人之教，則學乃所以至乎道也。有益有損，皆學之事，而道之所當然也。風雷益，君子以遷善改過，益莫大焉。山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慾，損乃益矣。故曰：有損有益，皆學之事，而所以至乎道也。此二卦，吾人終身用之可也。

王世貞《讀書後》卷四《書王文成集後二》　王文成公之致良知，與孟子之道性善，皆于動處見本體，不必究析其偏全，而沈切痛快，誦之使人躍然而自醒。人皆可以爲堯舜，要不外此。第孟子之所謂善足矣，乃必盡闢他説，以獨伸吾是。文成之所謂良知足矣，乃至盡引經語，以證吾合。吾伸吾是，而彼之所謂是者亦出矣，吾證吾合，而諸牽蔓而不能悉合者亦出矣。譬之行道而得康莊，見者振足，嗷酪而得醍醐，聞者朵頤，何暇辨他岐、别異味哉！乃北人不學，妬文成之俎豆，而膚辭詆訶之，真蜉蝣之撼樹，可笑也。

王世貞《讀書後》卷五《讀荀子》　吾讀荀氏書，其言性惡禮矯，大抵多憤嫉過中之旨，則豈唯小疵已哉？至云「養心莫善乎誠」，有味乎其言之也。夫誠者，真實不妄也，對「誠之」者而言，則聖人事也。偏而言之，則徹上下語也。宋儒舉而非之曰：「既誠矣，心安用養邪？」如以辭而已矣。孔子之告哀公曰：「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其爲荀氏語也。宋儒當復舉非之曰：「是天親而外鑠也，是上達而下學也。」抑何謬戾失序也？宋儒之好刺誹古而顓其尊若此。又莊子之言曰：「父子不可解于心，君臣無所逃於天地也。」名言也。夫無所逃於天地，亦已過矣，宋儒復舉而非之。夫父子主恩，君臣主敬，天也人也，寧無纖毫乎哉？堯崩，四海若喪考妣，必堯而後若喪考妣也。父不慈，即瞽叟，爲吉甫若晉獻者逝，而子可無慟哉？

許國《許文穆公集》卷四《孔門四科説》　聖人教人，如天地生物，均此日月雨露，而物之生也類各不同，楩楠得之以長其材，榛栗得之以成其實，蕙蘭得之以發其馨，桃李得之以滋其華。自人觀之，則區以别矣，而天地何心焉？照臨之以日月，無異光也，涵濡之以雨露，無異潤也，不爲鉅幹加隆，不爲纖條加嗇，無有私覆，無有私培，然而或以材長，或以實成，或以馨發，或以華滋者，則物之自爲也，所謂因而篤之者也。嗚呼！夫子之道大，遊其門者皆學焉，而得其性之所近。是故顔淵、閔、冉得之以爲顔淵、閔、冉，人曰此德行也。予、賜得之以爲予、賜，人曰此言語也。由、求得之以爲由、求，游、夏得之以爲游、夏，人曰此政事也、此文學也。夫子何心焉？然而德行者，夫子之德行也；言語者，夫子之言語也；政事、文學者，夫子之政事、文學也。二三子者各以此肖夫子則可，即以此盡夫子則不可；謂學聖人而各成其科則可，謂聖人設科以待學者則不可。此夫子之所以大也。雖然，德行者，具體而微者也；言語、文學、政事者，有其一體者也。徒有言語、政事、文學而不出於德行，則末矣。故德行者本也，此顔淵、閔、冉之所以爲賢也，合之可以見夫子。故曰：「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然則學亦多術乎？曰：吾道一以貫之。

章潢《圖書編》卷一四《論語大旨》　聖人之學，性學也。人只見《論語》言性者一，便以爲性非上智，不足與語。又謂性相近，此兼氣質言，故有美惡不齊。而性善之旨，幾不明于孔門矣。觀孔子繫《易》，謂繼善成性。後人却云與《論語》不同，姑置勿論。如「人之生也直，斯民也，三代直道而行者也」，曾謂直亦美惡不齊乎？仁義禮知，性也。孔門以仁立教，曰：「苟志于仁矣，無惡也。」曾謂仁亦有美惡不齊乎？若謂仁同性善，則性不可以美惡言也彰彰矣。是故觀仁可以知性，觀孔子教人之求仁，則知孔門教人之盡性也。

婁堅《學古緒言》卷二〇《答問性一首》　予既倡爲之説曰：告子之言「生之謂性」，孟子蓋未嘗置辨也，特謂生不同則性亦不同，非若白同而均謂之白耳。物生有心，動而必之乎欲。人生有心，動而必止乎理。此人物之性之辨也。人之未純乎理者有以蔽之，非其初也，故曰性善也。

或曰：「子言則既辨矣。孔子之言性相近也，其謂之何？」予乃復以告子之説應焉。夫饑而求食，寒而求衣，性也。人固有食必列鼎者矣，乃或以一簞告飽；人固有衣必重裘者矣，乃或以挾纊爲温。不無小殊，故言相近。

或曰：「然則烏在性之善乎？」曰：夫物類攫搏而食，牝牡之合，每不知有父子矣。人然乎哉？人之入於禽獸者，世多有之，然不足以累性也。此非予私言也，雖孟子，固以耳目口鼻之欲歸之性矣。以命自制，則入自賢門。不知命，而浸淫焉以牿其性，則入自禽門。宋儒之宗孟子，好爲深眇之談，而未究其實，徒令孟子自相矛盾耳。予故合而論之，使性善與相近之説略無異同。彼以食色

爲非性者，無論未足屈告子也，獨不思反與孟子戾乎？譬猶葉公之好龍，其於論性舛矣。

馮從吾《馮少墟集》卷一《辨學録》 自古聖賢學問，總只在心上用功。不然，即終日孳孳，總屬枝葉。右一章。

聖賢之學，心學也。然心亦有不可不辨者，故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若不辨人心、道心，而第曰「只在心上用功」，則遍周法界之説，當與精一執中並傳矣。右二章。【略】

問：「天命之性，無聲無臭，原着不得善字。」曰：「天命之性就是命之以善，何消着？故曰性善。孟子道性善，正直指天命之初而言耳。」又問：「無聲無臭，何也？」曰：「善曾有聲有臭耶？」右十三章。

天命之性，如一陽來復，造化生意雖未宣洩，而凡宇宙間形形色色、萬紫千紅，無一不胚胎完具于其内，故曰「天命之謂性」。此自是實在道理，原不落空。若曰天命之性渺渺冥冥，一切俱無，如此不知天命的是箇甚麽，便于天命二字説不去矣。右十四章。【略】

吾儒論學，只有一箇善字，直從源頭説到究竟，更無兩樣。故《易》曰繼善，顔曰一善，曾曰至善，思曰明善，孟曰性善，又曰孳孳爲善。善總只是一箇善，爲總只是一箇爲，非善與利之間復有箇無善之善也。功夫雖有生熟，道理却無兩樣。故孔子曰：「道一：仁與不仁而已矣。」今曰有善之善對惡而言，有無善之善不對惡而言，則是孳孳爲善之善爲其對利而言之善也，而善與利之間復有箇無善之善在矣，有是理哉！右二十八章。【略】

「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别，長幼有序，朋友有信」，這五箇「有」字，都是天生來自然有的。在《易》爲太極，在《書》爲恒性，在《詩》爲物則。天命之性，命此者也；率性之道，率此者也；修道之教，修此者也。惟其都是天生來自然有的，何假思爲？故曰無思無爲。何假學慮？故曰不學不慮。曰無思無爲、不學不慮，恰似精微奥妙。曰有親、有義、有别、有序、有信，又何等平易明顯？即平即奇，即顯即微，「不離日用常行内，直造先天未畫前」，此吾儒之所謂有無，非異端之所謂無也。右三十六章。【略】

或者以上、以悟、以心性歸佛，以下、以修、以事物歸儒，闢佛而適以尊佛，崇儒而適以小儒，無論矣。儻有人焉，出而洞佛氏之一偏，見吾道之大全，舉頓悟漸修、心性事物而一以貫之，可謂千古一快矣。而又或過于張皇，以爲吾儒曰心，彼亦曰心，吾儒曰性，彼亦曰性，道理本同，但華言梵語異耳。且偏處二氏，不能兼吾儒而全處。吾儒可以兼二氏，吾道至大。二氏之學，雖甚高遠，總不出吾道之範圍也。不知吾儒既曰可以兼二氏，二氏亦曰可以兼吾儒，彼此相兼，是混三教而一之也。欲以崇儒闢佛，而反混佛于儒，蹈三教歸一之弊，豈不左哉？

且儒佛既混，于是談儒者稍求精，更誤入于佛氏。闢佛者稍欠精，反操戈于吾儒。雖名世大儒，不能自解免也。是其貽禍者一。儒佛既混，又于是詆儒者摘一二誤入佛氏之語，以爲非毁攻擊之話柄。談佛者借一二吾儒精微之語，以爲惑世誣民之嚆矢。雖大姦巨惡，亦難以窺測識也。是其貽禍者二。

向使佛自佛，儒自儒，不混而爲一，則談儒者安得誤入于佛氏？闢佛者安肯操戈于吾儒？詆儒者何所借以肆其毁，談佛者何所借以行其私哉？且吾道本大，何必兼二氏而後見其大？若必待兼二氏而後見其大，則又安所稱大耶？況吾儒正道也，異端邪説也，邪固不能兼正，正豈可以兼邪？若正可以兼邪，又惡在其爲正耶？如此，是闢佛而亦以尊佛，崇儒而亦以小儒也，又豈不左哉？

或曰：「吾道至大，何所不容，豈宜自限藩籬？」不知吾道雖大，而彼之論心論性，宗旨原與吾異。夫彼先自異也，吾又安得强而同之，而曰不以藩籬自限哉？斯言也，蓋爲崇儒而混佛者辨，非爲信佛而非儒者言也。若三教日月星之説，蓋信佛而非儒者之言，人人皆知其非，無庸辨矣。右四十三章。

吾儒之學，以理爲宗。佛氏之學，以了生死爲宗。如人生則能知覺運動，死則血肉之軀還在，便不能知覺運動。可見人之生死，生死的是血肉之軀，這能知覺運動的一點靈明真性，原未嘗生、未嘗死，所謂「本來面目，萬劫不磨」者此也。悟得這箇，便是超悟，便知無死無生，所謂「出離生死，見性成佛」者此也。其悟入處，不由積累，不由聞見，不可言説，不可思議，只在當下一覺，一覺便了，更有何事？雖中間説得千變萬化，其實宗旨只是如是。原來他别是一般話説，與吾儒論心性處全不相干。蓋性者心之生理，吾儒所謂性，亦不由積累，不由聞見，但吾儒以理言，非專以能知覺運動的這箇言。佛氏惟以能知覺運動的這箇言，雖説出離生死，其實全落在生死上説，不論道理，不論工夫，只是空空的任這一點靈明，隨他氣質情欲作用耳。可見彼所云性，乃氣質之性，生之謂性之性。吾所云性，乃義理之性，性善之性。彼所云一點靈明，指人心人欲説，與吾儒所云一點靈明、所云良知，指道心天理説，全然不同。雖理不離氣，而舍理言氣，便是人欲。天理人欲之辨，乃儒佛心性之分。此宗旨處，不可不辨也。蓋彼法中原

有宗門，有教門。宗即是這箇宗旨，別是一條超然直路，與教不相關。由教而入者，便有階級。若謂一爲教法所縛，一落階級，便無由超悟，故曰世間俗士爲名利縛，爲嗜欲縛，其身不得自在；小乘人又爲空縛，爲法縛，其心不得自在。惟大乘人免此二縛，謂之解脱，身心俱自在，得出世之樂。又最上一乘，有無不立，脱縛雙遣，當下便是，即向所謂「見性成佛」、「不由見聞思議」之類。言至此，便誤人不小矣。且爲名利縛、爲嗜欲縛，彼以爲欲障，固是。至爲空縛、爲法縛，彼又以爲理障，而惟有無不立、脱縛雙遣後爲最上一乘，空其欲而併欲空其理，空其理而併欲空其空，説的恰似玄妙，不知一空其理，欲將自縱，一縱其欲，何所底止？如此，即自號曰我能空其空，豈可得耶？所以然者，蓋由彼所云「這箇真性」原只是氣質情欲作用，原不論道理，安得不以理爲障？原不用功夫，安得不以教爲縛？任水泛濫而無隄防，任馬奔逸而無銜轡，安得不自誤而誤人哉？佛氏差處，全在宗旨，宗旨一差，無所不差。故曰不可不辨也。若夫髡髮出家，棄倫遺世，雖庸愚亦知其非，故不煩吾儒之覶縷也。右四十四章。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是直指天命之性而言也。曰「未發」，是無其迹而非無其理，故曰天下之大本。所謂「一理渾然，萬化從此出焉」者，此吾儒之説也。而佛氏覺性本空之説則似之，以爲這一點靈明作用的性，本來原是空的，目惟無覩故能覩，耳惟無聞故能聞，心惟無知覺故能知覺。目雖能覩，而所以能覩的真空之性，原不可得而覩；耳雖能聞，而所以能聞的真空之性，原不可得而聞；心雖能知覺，而所以能知能覺的真空之性，原不可得而知、不可得而覺。故曰「覺性本空，不生不滅」，若與未發之中相似。而不知其實大有不同者。吾儒曰未發，則目雖無覩，而天命真覩之理已具，無覩故能覩，以無覩而有覩之理也。耳雖無聞，而天命真聞之理已具，無聞故能聞，以無聞而有聞之理也。心雖無知覺，而天命真知真覺之理已具，無知覺故能知覺，以無知覺而有知覺之理也，即發而皆中節。覩以天下而無不明，而所以能明的真覩之理，亦不可得而覩。聞以天下而無不聰，而所以能聰的真聞之理，亦不可得而聞。知覺以天下而無不睿知，而所以能睿能知的真知真覺之理，亦不可得而知，不可得而覺。故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冲漠無朕」即「萬象森羅」，「萬象森羅」亦「冲漠無朕」，未發之中不爲無，已發之和不爲有，未發已發渾然一理，故中爲大本，和爲達道，中和致而天地萬物可位育也。種種道理，自天命之初已備，就是後來多少功夫、多少事業，都只是率性之道耳。吾儒所謂未發，全在理上説，所以一切作用都是在理字上作用去，所以有不容已的功夫，不容已的事業，喜怒哀樂自然中節，天地萬物自然一體。佛氏所謂真空，不在理上説，所以一切作用都是在欲字上作用去，所以着不得一毫功夫，做不得一毫事業，喜怒哀樂全不中節，天地萬物全不相干。佛氏真空指的是欲之根，吾儒未發指的是理之根。根宗處止差毫釐，作用處便謬千里如此，又何論流弊哉！右四十五章。

佛氏所謂「直指人心」，指的是人心；所謂「見性成佛」，見的是氣質之性；所謂「真空」，空的是道心、義理之性。只是他議論閃爍變幻，不肯明白説破，所以易于惑人耳。右四十六章。

吾儒論性，以心之生理言。佛氏論性，不以心之生理言，舍心言性，舍理言心，故曰「離一切心即汝真性」，又曰「心生性滅，心滅性現」，所以不得不説無念，所以不得不説無心。右四十七章。

佛氏説空説無，若示人以可攻之隙，却又説「空而不無，即成妙有。用而不有，即是真空。若一着于空，便是頑空，非真空矣」。説的與吾儒「未發之中」、「中也者，天下之大本」、「無而未嘗不有，有而未始不無」益相似。不知吾儒所謂「無」，是無其迹，佛氏所謂「無」，是無其理。吾儒所謂「有」，是有其理，佛氏所謂「有」，是有其欲。真空空的是天理之本然，妙有有的是人欲之作用。諱空而説真空，諱無而説妙有，不知愈有反愈遠，愈妙反愈差。右四十八章。

吾儒論天命之性説：「一物不容，而實萬物咸備。」佛氏論真空之性，亦説「本來無物，而實不礙諸物」。但吾儒上「物」字指欲，下「物」字指理，佛氏上「物」字指理，下「物」字指欲耳。知此，則凡與吾儒相似之言，俱可不辨而决矣。右四十九章。

或曰：「性只是一箇性，那裏又是兩箇，以義理、氣質分儒佛？」余曰：「人得天地之理以爲生，此所謂義理之性也。而氣質乃所以載此理，豈舍氣質而于別處討義理哉？性原只是一箇，但言義理則該氣質，言氣質則遺理，故曰『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焉』。此闢佛之説也。且子既知性只是一箇性，何不一之于性善之性，而獨欲一之于生之謂性之性耶？今欲一之于生之謂性而不一之于性善，此三品之説所由起也。是子自二之三之，以至于倍蓰而無算也。性豈有二焉？孟子道性善，故曰『夫道，一而已矣』，此吾儒之旨也。右五十章。

客有以頓悟闢佛氏者，或解之曰：「佛家亦有頓漸二法。勤施積行，功果圓滿，方能了得心性。若明心見性之後不加苦行，何以成佛？達磨面壁九年，前此

功夫可知也。」不知吾儒自有吾儒功夫，佛氏自有佛氏功夫，宗旨既異，功夫自殊。即面壁百年，亦難與吾儒並論也。譬如仙家調息運氣，煉丹養神，縱下苦功，亦何與吾儒事？右五十一章。【略】

「性者心之生理」，「生」之一字，乃吾儒論心論性之原。故曰「天地之大德曰生」，又曰「生生之謂易」，「乾則大生，坤則廣生」，「天地以生物爲心，而人得之以爲心」，此天理之所以常存而人心之所以不死也。吾儒之所謂「生」，指生理生字而言，論理不論氣。告子之所謂「生」，指生死生字而言，論氣不論理。謂理離于氣，不是；謂氣即爲理，尤不是。惟論氣不論理，此「生之謂性」之說所以開異學之端也。吾儒言生，佛氏亦言生，苟不明辨其所以生，則儒佛混矣。右五十九章。【略】

孟子曰性善，又曰「人皆可以爲堯舜」，可見天生蒸民，原都是儒，曷嘗分某爲儒、某爲佛哉？但後來擇術不精，一時誤爲所惑，遂叛儒習佛，始自遠于吾儒耳，非生來性惡而不可爲儒爲堯舜也。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其旨深矣。右七十八章。

馮從吾《少墟集》卷二《疑思録三・讀論語上》「效先覺之所爲」，「爲」字下得極妙，曰爲便落不得空。

不學不覺，不覺不學。學然後覺，覺然後學。此夫子所以「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也。後世學者惑於異端之說，又自以爲一覺便了，不復言學，且併疑憤樂相尋之說爲非，若曰「既樂矣，何消去再憤？」不知既不憤矣，何以見其樂？可見自謂一覺便了，不復言學者，還非真能覺者也。【略】

佛氏以所以能知覺運動的這箇爲性，故不消言學，所以多流於放縱自恣。吾儒以知覺運動之所以恰好的這箇爲性，故曰「人性皆善」，所以非學則不能明善而復其初。

馮從吾《少墟集》卷八《善利圖説》或問：「孟子願學孔子者也。孔子論人，有聖人、君子、善人、有恒之別，而孟子乃獨以善利一念分舜蹠兩途，何也？」曰：「此正孟子善學孔子處。孔子以聖人、君子、善人、有恒列爲四等，正所以示入舜之階基，恐學者躐等而進耳。世之學者徒知以舜蹠分究竟，而不知以善利分舜蹠。若曰聖人至舜極矣，學者何敢望舜？下聖人一等，吾寧爲君子已耳。或者又曰：君子我亦不敢望，吾寧爲善人已耳。或者又曰：善人我亦不敢望，吾寧爲有恒已耳。上之縱不能如舜，下之必不至如蹠，何苦呶呶然曰『吾爲舜，吾爲舜』哉！以彼其心不過以爲聖人示人路徑甚多，或亦可以自寬自便耳。不知發端之初，一念而善便是舜，一念而利便是蹠，出此入彼，間不容髮，非舜與蹠之間復有此三條路也。君子、善人、有恒造詣雖殊，總之是孳孳爲善大舜路上人。孟子以善利分舜蹠，蓋自發端之初論也。孔子以聖人、君子、善人、有恒分造詣，蓋自孳孳爲善之後論也，旨豈二乎哉？雖然，爲衆人易，爲聖人難。故學者儘學聖人，尚恐不能爲君子、爲善人、爲有恒。若姑曰我寧爲君子、我寧爲善人、我寧爲有恒，其勢不至於無恒不止，不至於如蹠不止也。何也？取法乎上，僅得乎中，取法乎中，民斯爲下，理固然也。究其初心，豈非錯認「路徑尚多」之一念誤之哉？且爲善爲舜則爲人，爲利爲蹠則爲禽獸，所係匪細。故又曰『人之所以異于禽獸者幾希』。玩『幾希』二字，可見人必至于如舜、如禹、如成湯、如文、武、周公、孔子，纔謂之君子存之，纔謂之人。不然，庶民去之，則禽獸矣。善利之分，舜蹠之分。舜蹠之分，人與禽獸之分也。學者縱可諉之曰『我不爲聖』，亦可諉之曰『我不爲人』哉？」

或曰：「一念而善爲舜爲人，一念而利爲蹠爲禽獸，固矣。倘學者不幸分辨不蚤，誤置足于蹠利之途，將遂甘心已乎？」曰：「不然。不聞《孟子》『山木』之章乎？蓋人性皆善，雖當伐之之後，而萌蘖尚在。故曰：『平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又曰：『苟得其養，無物不長。』夫以斧斤伐之之後，而尚有此幾希之萌蘖，養此幾希之萌蘖，而尚可以爲堯舜，人奈何以一時之錯而遂甘心已乎？『幾希』二字，正是孟子提醒人心死中求活處。」

或又曰：「養此幾希，尚可爲舜，固矣。彼牿之反覆，夜氣不存者，獨無一綫生路乎？」曰：「有。觀孟子，不曰夜氣不足以存，即爲禽獸，而猶曰『違禽獸不遠』。謂之『不遠』，尚猶有一綫生路在。若謂斯人也，縱不能每日有平旦之氣，而數日之中亦未必無一時之萌蘖。使從此一時之萌蘖回心而向道，則牛羊猶可及止耳，豈真不可救藥哉？惜乎人之諱疾忌醫，終身自伐自牧而不知自悔也。悲夫！」

或又曰：「幾希之說，蓋爲誤走蹠路者發也。若幸走舜路者，可遂以舜自命而不復求進乎？」曰：「不然。一念而善，是平地而方覆一簣也。一念而自以爲善，是爲山而未成一簣也。夫未成一簣且不可，況半塗而廢者乎？孔子列有恒、善人、君子、聖人之等，正使學者循序而進，毋半塗而廢耳，非以君子、善人阻其進也。且謂之曰「有恒」，必由一簣而爲山，纔謂之「有恒」。若以善人、君子中止

而不至于聖人，總謂之「半塗」，總謂之「無恒」。此孔子所以惓惓致意于有恒也。道二之説，善利之説，欲人慎之于其始。半塗之説，爲山之説，又欲人慎之于其終。聖賢憂世之心，見乎辭矣。」

或又曰：「世之聰明之士非乏也，功名文學之士又不少也，豈見不及此，而舜蹠云云，不亦過乎？」曰：「不然。舜蹠路頭容易差錯，此處不差，則聰明用于正路，愈聰明愈好，而文學功名益成其美。此處一差，則聰明用于邪路，愈聰明愈差，而文學功名益濟其惡。故此處不慎，而曰某也聰明，某也功名，某也文學，何益哉？何益哉？」

或者唯唯。

余因作《舜蹠善利圖》，而爲述其説如此云。

袁宗道《白蘇齋類集》卷七《性習解》 夫譚性者折衷于孔氏，其云「性相近，習相遠」，蓋千古性學契券哉！乃後世説者不無異同，指性同者，則有子輿性善之説在；指性異者，則有荀卿惡、楊雄混、告子湍水、佛氏作用之説在。而孔氏云「性相近也，習相遠也」，無乃處乎異而同、同而異之間，持兩端者乎？嗟夫！孟氏專言理以維世，楊、荀輩專言氣以惑世，而孔氏則理氣合一，一語而備性之全體矣。

今試觀嬰孺，其天性常未瀹也，固有醒然而慧者，亦有懵然難解喻者；固有相嬉而讓者，亦有相聚而爭者；固有逆之而色弗忤，亦有觸之而輒怒而啼者。迺其見親也，有不煦慰膝下者乎？見兄也，有不歡欣動色者乎？此一嬰孺也，有慧有懵，有順有爭，紛紛殊態，安可謂之同？乃又無不愛親，無不敬兄，安可謂之異？蓋其異者出於氣，而其同者出於理。合理氣之謂性，合同異之謂近，故繫近於性也。迨少長也，始染世味。染世味已，始分蹊徑。理制氣者肩聖賢，氣滅理者墮愚狂，漸摩使然，匪一朝夕，而性之相近如故也，故繫遠於習也。

今夫明珠之隱水底，水清者光立見，稍濁者其光隱見半，澄之斯可也。而最濁者，非澄之久，光將匿焉。故軒皇狗齊，堯欽明，舜濬哲，此水體之本清者也。湯日新，文緝熙，此水體稍濁而能澄之者也。太甲初服敗度，悔悟桐宮，卒紹先業，此水體本濁，能久澄之者也。至于桀紂暴，盜跖恣睢，此水體愈濁愈撓之者也。是性習之徵也。要之水可分清濁，不可謂本無明珠。質可分昏明，不可謂本無義理。故孔子之論性，語氣不遺理，猶之語水不遺珠，所謂一語備性之全體者乎。

雖然，夫子直舉全體也，而後世耳食者藉其似焉，以騰其性惡、混、杞柳、作用之説。性惡、混、杞柳、作用之説興，而後世之恣行胸臆者又藉其似焉以便己。無忌憚之爲害，將何極乎！孟子深憂之，故單取理義之性，而日號於人曰「性善」。「性善」斯語也，陽似少悖夫相近之旨，而陰實翼其師説。故先儒曰：「孟氏有功於聖門，不可勝言。」知言哉！後之譚性者，必合孔孟之論，而後性學揭日月而行矣。

高攀龍《高子遺書》卷三《示學者》 古人何故最重讀書？書是古人所經歷，欲後人享現成，昧者以之明，疑者以之決，怯者以之勇，躁者以之和，殘者以之寬，局者以之宏，競者以之恬，貪者以之廉，慢者以之莊，忮者以之公，惰者以之勵，正如跛者之杖，盲者之相，病者之藥。自姚江因俗學流弊看差了紫陽窮理，立論偏重，遂使學者謂讀書是徇外，少小精力虛拋閒過，文士不窮探經史，布衣只道聽塗説，空疏杜撰，一無實學，經濟不本于經術，實修不得其實據，良可痛也。

高攀龍《高子遺書》卷三《心性説》 心之與性，謂之一則不可混，謂之二又不可分。心之用可言，心之體不可言。性者心之體也，可言者，仁義禮智耳。仁義禮智之可言者，惻隱、羞惡、辭讓、是非耳，皆心之用也。佛氏之所謂性與聖人不同者，於用處見之。曾有一禪者問余曰：「儒家言性，與佛同否？」余曰：「不同。」曰：「性豈有二耶？」余曰：「上人了悟人也，又解儒書，請以二則質。顏淵死，門人欲厚葬之，其厚同列之意甚美，夫子何以深嗟重慨曰：『非我也，夫二三子也。』禪家如此否？」曰：「否也。」「子疾病，子路使門人爲臣，其尊師之意甚美，夫子何以嚴詞切貶曰行詐、曰欺天，禪家如此否？」曰：「否也。」余曰：「儒家之言性如此，禪者不知所謂也。聖人之學所以異於釋氏者，只一性字。聖人言性所以異於釋氏言性者，只一理字。理者，天理也。天理者，天然自有之條理也。故曰天序天秩、天命天討，此處差不得針芒，先聖後聖，其揆一也。明道見得天理精，故曰：《傳燈録》千七百人，若有一人悟道者，臨死須尋一尺布裹頭而死，必不肯拋頭露面而終。此與曾子易簀意同。了此便知厚葬、爲臣二則，此理在拈花一脈之上，非窮理到至極處，不易言也。」

高攀龍《高子遺書》卷三《氣心性説》 氣也，心也，性也，一也。然而天下學術之岐，則岐之于是。老氏氣也，佛氏心也，聖人之學乃所謂性。學老氏之所謂心、所謂性，則氣而已；佛氏之所謂性，則心而已。非氣心性有二，其習異也，習之而氣則氣，習之而心則心，習之而性則性矣。性者何？天理也。天理者，天然自有之理，非人所爲。如五德五常之類，生民欲須臾離之不可得，而二氏不知

也。外此以爲氣，故氣爲老氏之氣；外此以爲心，故心爲佛氏之心。聖人氣則養其道義之氣，心則存其仁義之心，氣亦性，心亦性也。

或者以二氏言虛無，遂諱言虛無，非也。虛之與實，有之與無，同義而異名，至虛乃至實，至無乃至有，二氏之異，非異于此也。性形而上者也，心與氣，形而下者也。老氏之氣，極于不可名，不可道；佛氏之心，極于不可思，不可議。皆形而上者也。二氏之異，又非異于道器也。其端緒之異，天理而已。儒者以佛氏外君親，然其教未嘗不先忠孝。吾獨謂二氏足以亂教者，夷善惡是非，而曰平等，而惡分別。彼固曰無分別心，有分別性。吾則曰有分別性，亦無分別用，天下是非善惡而已。聖人因物付物，處之各當，而我無與焉，所以經世宰物，萬物各得其所。佛氏于蜎飛蠕動，無不慈愛，顧使天下善惡是非顛倒錯亂，舉一世糜爛蠹壞之不顧，而曰清淨無爲也。嗚呼！其亦不仁而已矣。此所謂無理也。

或曰：「老氏長生，其神長存，儒者能乎？」曰：「『無極而太極』之謂長生。」曰：「佛氏無生，出離生死，儒者能乎？」曰：「『太極本無極』之謂無生。」夫佛氏斥斷常二見，先儒謂人死則滅，反墮其斷見，何也？張子曰：「《大易》不言有無，言有無，諸子之陋也。」故曰：大哉易也，斯其至矣！

高攀龍《高子遺書》卷三《氣質説》 性者學之原也，知性善而後可言學，知氣質而後可言性。故論性至程張而始定。張子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天地間性有萬殊者，形而已矣。以人物言之，人形直而靈，獸形橫而蠢。以人言之，形清而靈，形濁而蠢。匪直外有五官之形，且内有五臟之形。故吴王濞有反骨，而高祖先知其反；安禄山有反骨，而張九齡先知其反。王莽之鴟吻，商臣之蜂目，越椒熊虎之狀，伯石豺狼之聲，皆形也。形異而氣亦異，氣異而性亦異。非性異也，弗虚弗靈，性弗著也。

夫子曰：「性相近也。」習染未深之時，未始不可爲善，故曰相近。然而質美者習於善易，習於惡難。質惡者習於惡易，習於善難。上智下愚，則氣質美惡之極，有必不肯習於善、必不肯習於惡者也。故有形以後，皆氣質之性也。天地之性，非學不復，故曰學以變化氣質爲主。

或疑天地之性、氣質之性，不可分性爲二者，非也。論性於成形之後，猶論水於淨垢器中。道著性字，只是此性；道著水字，只是此水，豈有二耶？

或又疑性自性，氣質自氣質，不可混而一之者，亦非也。天地之道，爲物不貳，故性即是氣，氣即成質。惡人之性如垢器盛水，清者已垢，垢者亦水也。明乎氣質之性，而後知天下有自幼不善者，氣質而非性也。性善之説始定，而變化氣質之功始力。所謂變化氣質者，正欲人知得性善，雖惡人可齋戒沐浴事上帝云爾。故曰：「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弗性氣質之性，則形色天性矣。蓋一明性善，隨他不好氣質，當下點鐵成金。

高攀龍《高子遺書》卷四《講義・絶四章辛亥》 吾輩學問，只要復性。吾性蕩平正直，合下與天地同體，自有軀殼以來，便有箇我，便將極廣大的拘局做塊然一物，將極靈妙的障蔽做蠢然一物，從我上起出意來。只會要長要短，順之則喜，逆之則怒。只會見長見短，同之則喜，異之則怒。終日起來，但是作好作惡、偏黨反側去了。從我起意，從意成我，中間遞生固必。只此四者，滾過一生。自家真性時時現前，如隔千山，了不知爲何物也。聖人直下便絶此四者，何以絶之？只一箇「毋」字而已。此「毋」字只是箇「醒」字，一醒便毋了。何者？今人錯認這意是我的心，故終身沉迷而不返。若猛然自醒這箇不是，便當下豁然。這箇「毋」字，方是我的真心，必須體認得這箇明白，方立得主宰，方得心君出頭，所謂立天下之大本也。聖門四教四絶，同是教法。毋正所以絶之，正要人下工夫，若作「無」，便不是了。從古無現成的聖人，故聖人無現成的説話，絶而用「毋」，聖人原做常人的工夫，但毋而便絶，常人到不得聖人本體耳。夫子自言「無可無不可」，孟子稱夫子「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正是絶意必固我處。

或曰：「《中庸》言固執，何也？」曰：毋意必固我，所以擇善也。擇善而拳拳服膺，更不入於意必固我，所謂固執也。擇善固執，方是絶四，故曰「無適無莫，義之與比」。

高攀龍《高子遺書》卷八下《與陳似木一》 學問在知性而已。知性者，明善也。孟子道性善而言必稱堯舜者，何也？性無象，善無象，稱堯舜者，象性善也。若曰如是如是，言上會者淺，象上會者深。此象在心得其正時識取。心得其正者，心中無事時也，風便寄意。

劉宗周《劉子全書》卷四《聖學吃緊三關・敬肆關》 學以爲己，己以内又有己焉，只此方寸之中作得主者是。此所謂真己也。必也，主敬乎？是爲學人第二關。【略】

「敬」之一字，自是千聖相傳心法。至聖門，只是個慎獨而已。其後伊洛遂以爲單提口訣。朱子承之，發揮更無餘蘊。儒門榜樣，於斯爲至。後之學者，宜服膺而弗失也。

劉宗周《劉子全書》卷四《聖學吃緊三關・迷悟關》 由主敬而入，方能覿體承當。其要歸於覺地，故終言迷悟。學者閱過此關而學成。

夫子言聞道，引而未發。至孟子言知性、知天，庶幾闖入堂奧。然工夫却從存養中來，非懸空揣控、索之象罔者也。故宋儒往往不喜頓悟之說，良然。或曰：「格物致知，《大學》之始事，今以悟爲終事，何也？」曰：「格致工夫，自判斷人己一關時，已用得著矣。然必知止知至以後，體之當身，一一無礙，方謂之了悟。悟豈易言乎？修到方悟到，悟到更無住修法。若僅取當下一點靈明，瞥然有見時便謂之悟，恐少間已不復可恃。」

劉宗周《劉子全書》卷五《聖學宗要・太極圖》 「一陰一陽之謂道」，即太極也。天地之間，一氣而已。非有理而後有氣，乃氣立而理因之寓也。就形下之中而指其形而上者，不得不推高一層，以立至尊之位，故謂之太極，而實本無太極之可言，所謂「無極而太極」也。使實有是太極之理，爲此氣從出之母，則亦一物而已，又何以生生不息，妙萬物而無窮乎？今曰「理本無形，故謂之無極」，無乃轉落注脚？太極之妙，生生不息而已矣。生陽生陰，而生水火木金土，而生萬物，皆一氣自然之變化，而合之只是一個生意。此造化之蘊也。唯人得之以爲人，則太極爲靈秀之鍾，而一陽一陰分見於形神之際。由是殺之爲五性，而感應之塗出，善惡之介分，人事之所以萬有不齊也。惟聖人深悟無極之理，而得其所爲靜者主，乃在中正仁義之間，循理爲靜是也。天地此太極，聖人此太極，彼此不相假，而若合符節，故曰合德。若必捐天地之所有而畀之於物，又獨鍾畀之於人，則天地豈若是之勞也哉？自無極說到萬物上，天地之始終也。自萬事返到無極上，聖人之終而始也。始終之說，即生死之說，而開闢渾沌，七尺之去留不與焉。知乎此者，可與知道矣。主靜要矣，致知亟焉。愚按：《太極圖說》，其要歸之知生死，何以故？此佛氏所謂第一大事因緣也。但佛氏向父母未生前討分曉，吾儒則向天地未生前討分曉，比佛氏因緣更大。佛氏討過分曉，便以無生爲了義。吾儒討過分曉，便以生生而不窮爲了義。以無生爲了義，只了得一身。以生生而不窮爲了義，並天地萬物一齊俱了，其爲大小之分，更自天淵。夫佛氏了生死本小，而看得以爲極大，便是難了處。吾儒直作等閒看過，生順没寧而已。周子此言，殆亦有爲而發與！

劉宗周《劉子全書》卷五《聖學宗要・西銘》 此篇舊名《訂頑》，程子謂起争端，故易之。《訂頑》云者，醫書以手足痿痹爲不仁，視人之但知有己而不知有人，其病亦猶是，則此篇乃求仁之學也。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真如一頭兩(手)足，合之百體。然若其付畀之初，吾體吾性即是天地，吾胞吾與本同父母，而君相任家督之責，聖賢表合德之選，皆吾一體中人也。然則當是時而苟有一夫之不得其所，其能自已於一體之痛乎？於時保之，畏天以保國也。樂且不憂，樂天以保天下也。反是則違天，則自賊其仁，甚焉濟惡，則亦天之戮民而已。然則君子宜何如，以求其所爲一體之脈而通之於民物乎？必也反求諸身，即天地之所以與我者，一一而踐之。及其踐之，踐之心即是窮神，踐之事即是知化，而工夫則在不愧屋漏始。於是有存養之功焉，繼之有省察之要焉，進之有推己及人以及天下萬世者焉。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如是而已矣。庶幾以之稱天地之肖子不虛耳。若夫所遇之窮通順逆，君子有弗暇問者。功足以格天而贊化，尚矣。其或際之屯，亦無所逃焉。道足以守身而令終，幸也。其或瀕之辱，亦惟所命焉。凡以善承天心之仁愛，而生死兩無所憾焉，斯已矣。此之謂立命之學。至此而君子真能通天地萬物以爲一體矣。此求仁之極則也。歷引崇伯子以下言之，皆以孝子例仁人云。明道先生云：「《訂頑》之言，極醇無雜，秦、漢以來學者所未到。」又曰：「《訂頑》一篇，意極完備，乃仁之體也。」愚按終篇之意，本體、工夫，都無漏義，讀者知之。

謹按此篇之意，大抵從周先生《圖說》來，但周先生自先天說來，由造化而人事，其義精。此篇從後天說起，由本體而工夫，其事實。至《西銘》之所謂「仁」，即《圖說》之所謂「極」。《西銘》之所謂「屋漏」，即《圖說》所謂「主靜立極」之地與！

劉宗周《劉子全書》卷五《聖學宗要・東銘》 此張子精言心學也。戲言戲動，人以爲非心，而不知其出於心。思與謀，心之本乎人者也。過言過動，人以爲是心，而不知其非心。誠者，心之本乎天者也。心之本乎人者，當如何以省察之？而其不本乎天者，當如何以克治之？則學問之能事畢矣。今也指其本乎心者曰「吾戲耳」，而不知戒，又指其不本乎心者曰「是亦吾心也」，而不知咎，則戲而不已，必長其傲，過而不已，必遂其非，適以自欺其本心之明，不智孰甚焉。夫學，因明至誠而已矣。然則《西銘》之道，天道也，《東銘》，其盡人者與！

劉宗周《劉子全書》卷五《聖學宗要・識仁説》 程子首言識仁，不是教人懸空參悟，正就學者隨事精察力行之中，先與識個大頭腦所在，便好容易下工夫也。識得後，只須用葆任法，曰「誠敬存之而已」。而勿忘、勿助之間，其真用力候也。蓋天理微妙之中，著不得一毫意見伎倆，與之湊泊。纔用纖毫之力，便是以己合彼之勞(矣)，安得有反身而誠之樂？誠者，自明而誠之謂。敬者，一於誠

而不二之謂。誠只是誠此理，敬只是敬此誠，何力之有？後人不識仁，將天地間一種無外之理封作一膜看，因並不識誠敬，將本心中一點活潑之靈，滯作一物用，胥失之矣。良知良能是本心，昏昧放逸是習心。向來不識此理，故種種本心爲習心用。今來既識此理，故種種習心爲本心轉，又何患不存之？又存而不能期月守也？此程子見道分明語也。按先儒以爲地位高者之事，非淺學可幾，學者只合說「克己復禮爲仁」。周海門先生深不然之，以爲「不識仁而能復禮者，無有是處」。極爲有見。而顧涇陽先生則云：「學者極喜舉程子《識仁》，但昔人是全提，後人只是半提。『仁者渾然與物同體，義禮智信皆仁也』，此全提也。後人只說得『渾然與物同體』，而遺却下句，此半提也。『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不須防檢，不須窮索』此全提也。後人只說得『不須防檢、不須窮索』，而遺却上句，此半提也。」尤見衛道之苦心矣。

愚按：《識仁篇》分明是《太極圖說》脫出真手眼，而一字不落註脚，可謂善發濂溪之蘊。周子說太極，程子便於此中悟出一個「仁」，曰「與物無對」。周子說「二五化生」，程子便於此悟出個「皆備之體」。周子說「中正仁義」，程子便於此悟出個「義禮智信皆仁」也。周子說「主靜」，程子便於此悟出「誠敬」二字，而曰「未嘗致纖毫之力」。周子說「天地合德」，程子便於此悟出個「天地之用皆我之用」。種種青出於藍矣。先儒嘗言：兩程子平生不曾及《圖說》一字，而至所以與學者相授受，大抵不出此意。由今考之，伯子信然。然先生他日有言曰：「吾學雖有所受，然『天理』二字，却是自家體貼出來。」乃知太極圈子原是人人自家有的，程子何嘗乞靈於周子？周子何嘗乞靈於《大易》？

劉宗周《劉子全書》卷五《聖學宗要・定性書》 此伯子發明主靜立極之說，最爲詳盡而無遺也。稍分六段看，而意旨融貫，不事更端，亦復不煩詮解。今姑爲之次第：首言動靜合一之理，而歸之常定，乃所以爲靜也。是內非外，非性也。離動言靜，非靜也。「天地之常」以下，即天地之道，以明聖人之道不離物以求靜也。「人之情」以下，言常人之情，自私自智，所以異於聖人，而終失其照物之體也。「《易曰》」以下，又引《大易》、《孟子》之言，以明自私自智之必不然也。「聖人之喜」以下，又即聖人應物之情以明外物之不足惡，而「夫人之情」以下，又借怒之一端，於極難下手處得定性之法如此，又以見外物之不足惡也。合而觀之，主靜之學，性學也。「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聖人常寂而常感，故有欲而實歸於無欲，所以能盡其性也。常人離寂而事感，離感而求寂，故去欲而還以從欲，所以自汨其天也。主靜之說，本千古秘密藏，即橫渠得之不能無疑，向微程子，誰克發明至此？幾令千古長夜矣。

劉宗周《劉子全書》卷七《原旨・原性》 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此言似之而非也。夫性無性也，況可以善惡言？然則性善之說，蓋爲時人下藥云。

夫性無性也，前人之言略矣。自學術不明，戰國諸人始紛紛言性，立一說，復矯一說，宜有當時三者之論。故孟子不得已而標一善字以明宗，後之人猶或不能無疑焉。於是又導而爲荀、楊、韓，下至宋儒之說益支。

然則性果無性乎？夫性，因心而名者也。盈天地間一性也，而在人則專以心言。性者，心之性也。心之所同然者，理也。生而有此理之爲性，非性爲心之理也。如謂心但一物而已，得性之理以貯之而後靈，則心之與性，斷然不能爲一物矣，吾不知徑寸中從何貯得如許。性理如客子之投懷，而不終從吐棄乎？

盈天地間一氣而已矣，氣聚而有形，形載而有質，質具而有體，體列而有官，官呈而性著焉，於是有仁義禮智之名。仁非他也，即惻隱之心是；義非他也，即羞惡之心是；禮非他也，即辭讓之心是；智非他也，即是非之心是也。是孟子明以心言性也。而後之人必曰心自是心，性自性，一之不可，二之不得，又展轉和會之不得，無乃遁已乎？至《中庸》，則直以喜怒哀樂逗出中和之名，言天命之性即此而在也，此非有異指也。惻隱之心，喜之變也；羞惡之心，怒之變也；辭讓之心，樂之變也；是非之心，哀之變也。是子思子又明以心之氣言性也。子曰「性相近也」，此其所本也。而後之人必曰理自理，氣自氣，一之不可，二之不得，又展轉和會之不得，無乃遁已乎？嗚呼，此性學之所以晦也！

然則尊心而賤性，可乎？夫心，囿於形者也，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也。上與下，一體而兩分，而性若踞於形骸之表，則已分有常尊矣。故將自其分者而觀之，燦然四端，物物一太極。又將自其合者而觀之，渾然一理，統體一太極。此性之所以爲上，而心其形之者與？即形而觀，無不上也；離心而觀，上在何所？懸想而已。我故曰：「告子不知性」，以其外心也。

先儒之言曰：「孟子以後，道不明，只是性不明。」又曰：「明此性，行此性。」夫性何物也，而可以明之？只恐明之之盡，已非性之本然矣。爲此說者，皆外心言性者也。外心言性，非徒病在性，並病在心。心與性兩病，而吾道始爲天下裂。子貢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則謂之性本無性焉亦可。雖然，吾固將以存性也。

劉宗周《劉子全書》卷八《做人説示汐兒》 一夕偶顧兒子汐，志氣庸下，將來非惟不克做好人，且不克爲庸人。塾師在坐，謂：「一落庸人，更無立脚處。正患此子庸庸耳，願先生有以進之。」一本作「予與塾師陳子夜集，兒汐侍。謂之曰：『汐乎！汝年漸長矣，而質庸甚。吾縱不敢望汝以學道好修，將不克爲庸人乎？』塾師曰：『先生言過矣。苟庸人也，何克爲之？有正患此子庸庸耳，願先生有以進之。」

余曰：「兒得爲庸人，幸矣。世間好人如麟鳳騶虞，不可多見，或累世一出。而惡人往往徧天下。不得已，而思其次，則如庸人者，其立心制行雖不免猶有鄉人之累，而已浸遠於惡矣。是故庸未易言也。」

「然則學爲庸人乎？」曰：「非然也。謂學人必自庸人始也。語有之：『雖高必以下爲基，雖貴必以賤爲本。』是故好高而欲速者躐也，〔飾〕（希）詐以近名者奸也，道聽而塗説者誕也，知見湊泊者妄也。此四者，皆做好人之失也，庸人無是也。由庸人而積好人，若築室於基而爲山於平地也。説在夫子之思有恒矣。」

「然則庸亦有道與？」曰：「淺言之，饑食而渴飲，夏葛而冬裘，男女而居室，莫非道也。深言之，飲食之知味，室家之宜，妻孥之樂，蓋亦有至焉者矣。仲尼之聖也，而學於庸，曰：『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則庸之至，聖人猶病諸矣。故曰『庸未易言也』。若夫心不存慎終之規，口不道訓格之言，不擇賢以托其身，不力行以堅其志，見小闇大，從物如流，不知所執，五鑿爲政，心從而壞。此古之所謂庸人者也，而實余所謂惡人也，則亦不學爲庸者以致是耳。使庸人而庸學焉，又焉知其不進於士人乎？而且進於君子乎？而且進於賢人乎？而且進於聖人乎？庸詎可忽諸！」

師聞之，曰：「進之時義，大矣哉！」遂舉以示兒。

劉宗周《劉子全書》卷八《做人説二》 他日，兒跪而請曰：「做人之序，亦既聞命矣，敢問學之方。」曰：「於己取之而已矣。《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執柯以伐柯，睨而視之，猶以爲遠。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子庸質也，姑爲子試庸法。夫庸者必闇，闇則宜矯之以哲。庸者必懦，懦則宜矯之以强。庸者必流，流則宜矯之以貞。庸者必隘，隘則宜矯之以寬。庸者必淺，淺則宜矯之以沈。類而推之，隨其所病而矯之，皆做人之方也。」

「然則其矯之也將若何？」曰：「闇不自知也，試之以是非而闇見，則哲者亦見。懦不自知也，試之以利害而懦見，則强者亦見。流不自知也，試之以嗜欲而流見，則貞者亦見。隘不自知也，試之以忿懥而隘見，則寬者亦見。淺不自知也，試之以言語而淺見，則沈者亦見。是故窮理所以啓覺也，斷義所以養勇也，窒欲所以貞操也，懲忿所以擴量也，謹言所以沈幾也。然而不必求之於遠且大也，日用之物，有是非焉；起居之常，有利害焉；衣飲之地，有嗜好焉；睚眦之交，有忿懥焉；唯諾之際，有言語焉。積小所以致大也，毖近所以及遠也。故君子一日用而不敢忽，所以窮天下之理也。一起居而不敢苟，所以斷天下之義也。一衣飲而不敢恣，所以貞天下之操也。一睚眦而不敢加，所以懲及親之忿也。一唯諾而不敢輕，所以謹天下之言也。窮天下之理而闇者，有天下之大覺矣。斷天下之義而懦者，有天下之大勇矣。窒天下之欲而流者，有天下之特操矣。懲天下之忿而隘者，有天下之大量矣。謹天下之言而淺者，有天下之淵沈矣。則學問之能事畢矣。此之謂天下一人而已矣。語曰：『作之不止，乃成君子』。其始也出之以矯揉，則庸人之伎倆也。矯之不已，而體於自然，非好人之成德乎？小子勖之！」

「然則其不能矯也，又將如之何？」曰：「在立志。」

劉宗周《劉子全書》卷八《做人説三》 他日又問曰：「矯治之法，譬之治病者，頭療頭，足療足，分投而應，不勝窮也。將亦有一言而操調元之匕者乎？」

余乃喟然而歎曰：「是非汝所知也，是非汝所知也！無已，汝姑識人而已乎？夫人者，天地之秀也，萬物之靈也，將謂其能饑食渴飲、夏葛冬裘、男女居室而已乎？則亦與禽獸無以異也。而何以稱焉？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夫此幾希，何物耶？以爲非口體，不離口體也。以爲非男女，不離男女也。以爲在一身，仍不離天下也。微乎希乎！正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其稟乎命也，則元之善也。其具於性也，則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也。其宰於身也，爲視聽言動，視曰明，聽曰聰，言曰忠，動曰敬也。其率之於人倫也，在父子謂之仁，在君臣謂之義，在夫婦謂之别，在長幼謂之序，在朋友謂之信也。其達於天下，則民之胞〔也〕，物之與也。其俯仰於天地之間，則乾之健也，坤之順也。日月之代明，四時之錯行，而鬼神之柄也。而孰知日囿於七尺之軀者，則豎首之禽也、獸也。

然則人也、禽獸也，合體而分之者也。忽然而去之，人即獸。忽然而存之，獸即人。是以君子有存之之法，擇之精，守之一也。本吾獨而戒懼之，所以致中

和也。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存之極功也。堯舜之所以帝，三王之所以王，伊周之所以相，孔孟之所以師，濂洛關建之所以斷斷辨說焉而儒，皆是物也。然而庶民未嘗不存也，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有時而去耳，知其去，斯存矣。偶知其有存，而又去矣。是以君子有存之之法，以戒慎還不睹，以恐懼還不聞，以中和還喜怒哀樂，以仁義還父子君臣，以位育還天地萬物，如斯而已矣。故孟子又舉舜以爲法，而曰『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其旨微矣。

後世學術不明，有二氏者，既欲棄倫物、槌仁義，而逃之於虛無。若申韓之刑名，管商之富强，蘇張之短長，汩没於功利者無論，其有稍知聖人之道，如楊、墨、荀楊、馬鄭之流，又或失之頗僻附會，影響支離，而幾希之脈薄蝕於人心久矣。幸有宋諸君子起，而紹絶學，一綫相傳，爲濂溪之「立極」、伊洛之「識仁」、考亭之「居敬窮理」，指點最爲親切。又數百年，我明有陽明子者，特揭「致良知」三字，爲幾希寫照，而人益有以識尋真之路，決起死之功。此真所謂良醫折肱，一劑當調元。而紛紛隨病補治之方，亦有所不必用矣。魯齋氏曰：「萬般補養皆虛僞，只有操心是要歸。」蓋亦得其大意云耳。

學者欲爲人，不必問庸人與好人階級，但自反人身中，幾希一點果然存否，存則是人，人即是聖人之人，更無一點做法。去即是獸，獸中人，亦更無做法。」於是兒起而茫然，曰：「必竟幾希是何物？」曰：「此爾父三十年來未了公案，難爲汝做答。汝還問之幾希，從事讀書而證之。」乃再拜而退。

右《做人説》，蓋因示兒而謬書所見云耳。其後二篇問答，往往設爲之，兒固不能作是問，余亦不能作是答也。雖然，其如庸庸之見何！附書此，以免誑語之罪，且就正於君子云。

劉宗周《劉子全書》卷八《中庸首章説》 盈天地間皆道也，而統之不外乎人心。人之所以爲心者，性而已矣。以其出於固有而無假於外鑠也，故表之爲「天命」，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天之所以爲天也。」天即理之别名，此理生生不已處，即是命。以爲别有蒼蒼之天、諄諄之命者，非也。率此性而道在是，道即性也。修此性而教立焉，性至此有全能也。此三言者，子思子從大道紛紜薄蝕之後，爲之探本窮源，以正萬世之道統。然則由教入道者，必自復性始矣。道不可離，性不可離也。

君子求道於所性之中，直從耳目不交處，時致吾戒慎恐懼之功，而自此以往，有不待言者矣。不睹不聞處，正獨知之地也。「戒慎恐懼」四字。下得十分鄭重，而實未嘗妄參意見於其間。獨體惺惺，本無須臾之間，吾亦與之爲無間而已。惟其本是惺惺也，故一念未起之中，耳目有所不及加，而天下之可睹可聞者，即於此而在，冲漠無朕之中，萬象森然已備也，故曰「莫見莫顯」。君子烏得不戒慎恐懼，兢兢慎之！慎獨而見獨之妙焉。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此獨體也，亦隱且微矣。及夫發皆中節，而中即是和，所謂「莫見乎隱，莫顯乎微」也。未發而常發，此獨之所以妙也。中爲天下之大本，非即所謂「天命之性」乎？和爲天下之達道，非即所謂「率性之道」乎？君子由慎獨以致吾中和，而天地萬物無所不貫、無所不達矣。達於天地，天地有不位乎？達於萬物，萬物有不育乎？天地此中和，萬物此中和，吾心此中和，致則俱致，一體無間。極之至於光嶽效靈，百昌遂性，亦道中自有之征應，得之所性而非有待於外者，此修道之教所以爲至也。

合而觀之，遡道之所自來，既已通於天命之微，而極教之所由致，又兼舉夫天地萬物之大，推之而不見其始，引之而不見其終，體之動静顯微之交，而不見其有罅隙之可言，亦可爲奥衍神奇，極天下之至妙者矣。而約其旨，不過曰「慎獨」。獨之外，别無本體。慎獨之外，别無工夫。此所以爲《中庸》之道也。

後之儒者，謂其説昉之虞廷，信矣。乃虞廷言心，則曰「人」曰「道」，而《中庸》直指「率性之道」，無乃混人道而一之乎？此言心言性之别也。虞廷言心，非分言之則不精，不精無以爲至一之地。《中庸》言性，性一而已，何岐之有？然性是一，則心不得獨二。天命之所在，即人心之所在。人心之所在，即道心之所在。此虞廷未發之旨也。或曰：「有氣質之性，有義理之性，則性亦有二與？」爲之説者，正本之人心、道心而誤焉者也。程子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若既有氣質之性，又有義理之性，將使學者任氣質而遺義理，則「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之説信矣。又或遺氣質而求義理，則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之説信矣。又或衡氣質義理而並重，則「有性善、有性不善」之説信矣。三者之説信，而性善之旨復晦。此孟氏之所憂也。

須知性只是氣質之性，而義理者，氣質之本然，乃所以爲性也。心只是人心，而道者人之所當然，乃所以爲心也。人心、道心，只是一心。氣質、義理，只是一性。識得心一性一，則工夫亦一。静存之外，更無動察。主敬之外，更無窮理。其究也，工夫與本體亦一。此慎獨之説，而後之解者往往失之。

昔周元公著《太極圖説》，實本之《中庸》，至「主静立人極」一語，尤爲「慎獨」

兩字傳神。其後龜山門下一派，羅、李二先生相傳口訣，專教人看喜怒哀樂未發時作何氣象，朱子親受業於延平，固嘗聞此。而程子則以「靜」字稍偏，不若專主於「敬」。又以「敬」字未盡，益之以「窮理」之說，而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朱子從而信之，初學爲之少變，遂以之解《大》、《中》，謂慎獨之外，另有窮理（功）（工）夫，以合於格致誠正之說。仍以慎獨爲動而省察邊事，前此另有一項靜存工夫。近日陽明先生始目之爲支離，專提「致良知」三字爲教法，而曰「良知只是獨知時」，又曰「惟精是惟一工夫，博文是約禮工夫，致知是誠意工夫，明善是誠身工夫」，可謂心學獨窺一源。至他日答門人「慎獨是致知工夫」，而以中爲本體，無可著力，此却疑是權教。天下未有大本之不立而可從事於道生者，工夫用到無可著力處，方是真工夫。故曰「勿忘勿助，未嘗致纖毫之力」，此非真用力於獨體者，固不足以知之也。大抵諸儒之見，或同或異，多系轉相偏矯，因病立方，儘是權教。至於反身力踐之間，未嘗不同歸一路，不謬於慎獨之旨。

後之學者，無復向語言文字上生葛藤，但反求之吾心，果何處是根本一著，從此得手，方窺進步，有欲罷不能者。學不知本，即動言本體，終無著落。學者但知（即物）窮理爲支離，而不知同一心耳。舍淵淵靜深之地而從事於思慮紛起之後，泛應曲當之間，正是尋枝摘葉之大者，其爲支離之病，亦一而已。將持此爲學，又何成乎！又何成乎！

劉宗周《劉子全書》卷八《氣質說》 聖賢教人，只指點上一截事，而不及下一截。觀《中庸》一書可見。蓋提起上截，則其下者不勞而自理。纔說下截事，如堂下人斷曲直，莫適爲主，誰其信之？「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是也。人生而有此形骸，便有此氣質。就中一點真性命，是形而上者。雖形上，不離形下，所以上下易混作一塊。學者開口說變化氣質，却從何處討主腦來？《通書》曰：「性者，剛柔善惡中而已矣。」中便是變化氣質之方。而《中庸》曰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却又無可著力處。從無可著力處用得工夫來，正是性體流露時。此時剛柔善惡果立在何處，少間便是箇中節之和。這方是變化氣質工夫。若已落在剛柔善惡上，欲自剛而克柔，自柔而克剛，自惡而之於善，已善而終不之於惡，便落堂下人伎倆矣。

或問：「孟子說『善養浩然之氣』，如何？」曰：纔提起浩然之氣，便屬性命邊事。若孟施捨、北宮黝、告子之徒，只是養個蠢然之氣，正是氣質用事處，所以與孟子差別。

劉宗周《劉子全書》卷一二《學言下・壬午京邸》 心可言無善無惡，而以正還心，則心之有善可知。意可言有善有惡，而以誠還意，則意之無惡可知。子能順杞柳之性而以爲桮棬乎？將戕賊杞柳以爲桮棬也？

「心無善惡，信乎？」曰：「乃若其意，則可以爲善矣，乃所以爲善也。」「意有善惡，信乎？」曰：「乃若其知，則可以爲良矣，乃所以爲善也。若夫爲不善，非意之罪也。吾自知之，吾自蔽之，不能知所止焉耳。」

天穆然無爲，而乾道所謂剛健中正，純粹以精，盡在帝中見。心渾然無體，而心體所謂四端萬善，參天地而贊化育，盡在意中見。離帝無所謂天者，離意無所謂心者。【略】

濂溪曰「幾善惡」，故陽明亦曰「有善有惡」。濂溪曰「動而未形，有無之間者幾也」，陽明亦曰「意之動」。然兩賢之言相似而實不同。蓋先儒以有無之間言幾，後儒以有而已形言幾也。曰「善惡」，言有自善而之惡之勢，後儒則平分善惡而已。或曰「意非幾也」，則幾宿又在何處？意非幾也，獨非幾乎？

濂溪曰「幾善惡」，即繼之曰「德，愛曰仁，宜曰義，理曰禮，通曰智，守曰信」，此所謂德幾也，道心惟微也。幾本善，而善中有惡，言仁義非出於中正，即是幾之惡。不謂忍與仁對，乖與義分也。先儒解「幾善惡」，多誤。

《易》曰「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更不雜凶字。君子見幾而作，所謂「善，必先知之也」。惟先見，故先知。先知之謂知幾，知幾則知所止矣。或曰：「吉下有凶字」，仍是「不善必先知之」，不以禍福言也。【略】

「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知之良」二語，決不能相入，則知與意分明是兩事矣。將意先動而知隨之耶？抑知先主而意繼之耶？如意先動而知隨之，則知落後著，不得爲良。如知先主而意繼之，則離照之下，豈容魑魅？若或驅意於心之外，獨以知與心，則法惟有除意，不當誠意矣。且自來經傳無有以意爲心外者，求其說而不得，無乃即知即意乎？果即知即意，則知良意亦良，更不待言。【略】

「幾者動之微」，不是前此有個靜地，後此又有個動之著在，而幾則界乎動靜之間。審如此三截看，則一心之中，隨處是絕流斷港，安得打並一貫？予嘗謂周子誠神幾非三事，總是指點語。【略】

「《大學》言心不言性，心外無性也。《中庸》言性不言心，性即心之所以爲心也。有說乎？」曰：「善非性乎？天非心乎？故以之歸宗慎獨，一也。」【略】

就性情上理會，則曰涵養。就念慮上提撕，則曰省察。就氣質上銷鎔，則曰克治。省克得輕安，即是涵養。涵養得分明，即是省克。其實一也，皆不是落後著事。【略】

理一也，得於心爲德，本於生爲性，蘊於性爲情，達於情爲才，亶於初爲命，體於自然謂之天。故曰：「誠者，天之道也。」惟天無外，人得之以爲人，物得之以爲物，天得之以爲天，地得之以爲地。盡則俱盡，虧則俱虧，不由乎我，更由乎誰？是爲性宗，是爲人造。

「性者，剛柔善惡，中而已矣」。故曰「性相近也」。此千古論性第一義，惟濂溪足以發之。

「性相近」，以生而善者爲主。「習相遠」，以習於不善者爲主。「上智下愚不移」，則痛下愚也。

《論語》二十篇，語語皆言性，皆要人就近處復，仍就遠者下工夫。故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蓋曰「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云爾。

識得夫子言性處，方可與盡性。後人皆以性求性，妄意有一物可指，終失面目。即孟子道性善，亦是下了註脚。【略】

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何故避性字不言？只爲性不可指言也。蓋曰吾就性中之情蘊而言，分明見得是善。今即如此解，尚失孟子本色，況可云以情驗性乎，何言乎情之善也？孟子言：這個惻隱心就是仁，何善如之？仁義禮智，皆生而有之，所謂性也，乃所以爲善也。指情言性，非因情見性也。即心言性，非離心言善也。後之解者曰「因所發之情，而見所存之性，因（以）〔所〕情之善，而見所性之善」，豈不毫釐而千里乎？

凡所云性，只是心之性，決不得心與性對。所云情，可云性之情，決不得性與情對。

告子累被孟子鍛鍊之後，已識性之爲性矣，故曰「生之爲性」，直是破的語。只恐失了人分上本色，故孟夫子重加指點，蓋曰「生不同而性亦不同」云。孟夫子已是盡情剖露了，故告子承領而退。

「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爲本」，此孟子言性第一義也。此後纔有個善字可下。

智只是故之一端，而孟子特指以證性。此一點是非之心，尤容易起風波，少錯針鋒，無所不至。故孟子指出鑿字，凡叛道之人，都是聰明漢。

孟子論性，只就最近處指點。如惻隱之心，同是惻隱，有過有不及，相去亦無多，不害其爲惻隱也。如羞惡之心，同是羞惡，有過有不及，相去亦然，不害其爲羞惡也。過於惻隱，則羞惡便減；過於羞惡，則惻隱便傷。心體次第受虧，幾於禽獸不遠。然良心仍在。平日禦人國門，忽然見孺子入井，此心便露出來，豈從外鑠者？

「惻隱之心，仁也」。又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說者以爲端緒見外耳，此中仍自不出來，與「仁也」語意稍傷。不知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只說得仁的一端，因就仁推義禮智去，故曰「四端」，如四體判下一般。孟子最說得分明，後人錯看了，又以誣仁也，因以孟子誣《中庸》未發爲性、已發爲情，雖喙長三尺，向誰說？

孟子論性之說，惟「口之於味」一章最費解說。今略爲拈出。蓋曰耳目口鼻之欲，雖生而有之之性乎，然獨無所以宰製之乎？是即所謂命也。故君子言命不言性，以致遏欲存理之功，綱常倫物之則，有至有不至。雖生而若限之命乎，然孰非心之所固有乎？是則所謂性也。故君子言性不言命，以致盡人達天之學。蓋性命本無定名，合而言之，皆心也。自其權藉而言，則曰命，故常能爲耳目口鼻君。自其體蘊而言，則曰性，故可合天人，齊聖凡，而歸於一。總許人在心上用功，就氣中參出理來，故兩下分疏如此。若謂命有不齊，惟聖人全處其豐，豈耳目口鼻之欲，聖人亦處其豐乎？性有不一，惟聖人全出乎理，豈耳目口鼻之性，獨非天道之流行乎？審若此，既有二性，又有二命，將小人有縱惡之途，而君子沮爲善之志矣。惟提起心字，則性命各有條理，令人一一推諉不得。此孟子道性善本旨也。後之言性者，離心而言之，離之弗能離，則曰一而二、二而一，愈玄愈遠。離性言命，亦然。

心之於思也，性也。孩提之於愛敬也，命也。【略】

濂溪以中言性而本之剛柔善惡。剛柔二字，即喜怒哀樂之別名。剛善則怒中有喜，惡則只是偏於剛，一味肅殺之氣矣。柔善則喜中有怒，惡則只是偏於柔，一味優柔之氣矣。中便是善，言於剛柔之間認箇中，非是於善惡之間認箇中，又非是於剛善柔善之外另認箇中也。此中字，分明是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故即承之曰「中也者，和也，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聖人之能事也」。《圖說》言仁義中正，仁義即剛柔之別名，中正即中和之別解，變和言正者，就仁義上言也。皆酷爲《中庸》作註疏。【略】

善不善之幾，中於感應者，止有過不及之差。而乘於念慮者，則謂之惡。然

過而不已，念慮乘之，亦鮮不爲大惡矣。君子知幾，端在感應上控持得力。若念慮之惡，君子早已絶之矣。【略】

只此一點微幾，爲生生立命之本。俄而根荄矣，俄而幹矣，俄而枝矣，俄而葉矣，俄而花果矣。果復藏仁，仁復藏果，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尾。是故知死生之説，是故知無死無生之説。

佛氏言性而不言天，故性非其性。吾儒則曰：「天命之謂性。」佛氏言心而不言意，故心非其心。吾儒則曰「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

喜怒哀樂，所性者也。未發爲中，其體也。已發爲和，其用也。合而言之，心也。

朱子曰「心統性情」，張敬夫曰「心主性情」，張説爲近。終是二物，曷不曰「心之性情」？

劉宗周《劉子全書》卷一九《答李生明初崇禎辛未》 性既善，則率性仍是率此善之性，而率亦無不善可知。故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以爲善也。」「人生而静以上不容説」，所謂性善，全在率性之道上見。《中庸》説道，只是五達道。五達道豈有不善？父坐子立，君尊臣卑，其常也。不幸而至於臣弒君、子弒父，則豈其道之故哉？君子道其常而已。

楊氏之爲我，墨氏之兼愛，小人之弒父與君，未嘗不同。此至善之性也，而仁者見之謂之仁，卒流而爲無父。義者見之謂之義，卒流而爲無君。百姓日用而不知，卒流而爲弒父與君。蓋習與智長而不自覺，失之於不學故也。小人無論矣，即楊、墨自以爲學，亦學其所學，而非吾之所爲學。本天命之性，以求率性之道，不使之須臾離而已矣。此之謂修道之教。

楊、墨亦性中之人，則道亦性中之道，教亦性中之教，而不能不流爲過不及之差。只爲蚤失一段戒懼工夫，始以毫釐，卒以千里，雖謂之外性以爲學也可。

天下無性外之人，則亦無性外之物。物即道之散於事者。今曰「性善，而率性之道有不善」，則質之物理有礙。天下無性外之人，則亦無性外之事，事即道之措於物者。今曰性善，而率性之道有不善，則質之事理有礙。

子思子既言率性之道不可離，豈非以性善道亦善，故不可離乎？今曰「有道善，有道不善」，而概曰不可離，則將訓人以善不可離耶？抑惡不可離耶？且曰率性，則非作爲此性可知。今曰「纔説率性，便屬作爲」，則質之子思子，文理均礙。【略】

率性之非性，猶飲水之非水、讀書之非書。然飲只是飲此水，讀只是讀此書。即讀此書，未必盡此書之理，則亦讀書之功有所未至，而終不可以讀爲罪。曰：讀不是書，另有書在，何異握燈而覓火乎？且書與人終二物，非人性比也。率正是性，性即是道。習於善是修道之教，不可以言率。習於不善是悖道之教，不可以言率。習可相遠，率本一致。

下愚之不失性，非謂弒父與君是性，只弒父與君而心有不安處是性。他做此等勾當，有多少陰謀造作來，可謂率性乎？

古人言善，都從源頭上無思無爲處看來，故曰「性善道亦善」。後人言善，都從末流上有造有作處看來，故曰「有性善有性不善，有道善有道不善」。有造有作之善，原無定名，惡亦無定名，是故孟子以楊、墨爲異端，韓子則以墨子爲孔子，荀子非孟子於十二子之中。近世李卓吾以秦皇、武嬰爲大聖人，而學者又以李卓吾爲孔子。即陸象山以朱子爲僞，朱子又以陸象山爲禪。此等善惡名目，皆從私意私識輾轉卜度，總不是定理。若論源頭，武嬰未始非聖人，所以亦是堯舜，而非桀紂。學者須從源頭上尋出本來人果是何等面目，一切性道教是善是惡，必知端的。學者千差萬錯，只是不識性，不是不識率性。

劉宗周《劉子全書》卷一九《答王右仲州刺嗣奭。丁丑五月二日》 竊謂當戰國時諸子紛紛言性，人置一喙，而孟子一言斷之曰「性善」，豈徒曰可以爲善而已乎？他日又曰：「天下之言性者，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爲本。」可見此性見見成成，停停當當，不煩一毫安排造作。這便是「天命流行，物與無妄」之本體，亦即此是「無聲無臭」。所云無聲臭，即渾然至善之別名，非無善無惡也。告子專在無處立脚，與天命之性尚隔幾重。孟子姑不與之深言，而汲汲以「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指出個「善」字，猶然落在第二義耳。性既落於四端，則義理之外，便有氣質。紛紜雜揉，時與物構，而善不善之差數睹。故宋儒「氣質」之説，亦「義理」之説有以啓之也。

要而論之，氣質之性即義理之性，義理之性即天命之性，善則俱善。子思子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非氣質之粹然者乎？其有不善者，不過只是樂而淫、哀而傷，其間差之毫釐與差之尋丈，同是一個過不及，則皆其自善而流者也。惟是既有過不及之分，則積此以往，容有十百千萬倍蓰而無算者。此則習之爲害，而非性之罪也。故曰「性相近，習相遠」云爾。先正有言：「高聲一語是罪過。」類而推之，顔氏之不遷怒，猶有乖於中體者在。纔一遷怒，與世人睚眦而殺人何以異？紾兄臂，踰東墻，只是乘於食色之見，仁而過者耳。蓋事雖有徑庭之

殊，而心之過不及，總之只争些子。此一些子説得是偏，説不得是與善對敵之惡，而況其失之於偏者，善反之而即中乎？故性無不善，而心則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即心亦本無不善，而習則有善有不善，種種對待之名，總從後天而起。諸子不察，而概坐之以性，不已冤乎？爲善爲不善，只爲處便非性。有善有不善，只有處便非性。「合虚與氣，有性之名」，氣本是虚，其初誰爲合他來？五行不到處，父母未生前，彼家亦恐人逐在二五形氣上討頭面，故發此論。後人死在言下，又舍己生後，分外求個未生前，不免當面錯過。總之太極陰陽只是一個，但不指點頭腦，則來路不清，故《中庸》亦每言「前定」，「前知」，前處正是無聲無臭一路消息。學者從此做工夫，方是真爲善去惡，希聖達天，庶幾在此。文成公曰：「只於根本求生死，莫向支流辨清濁。」不知門下以爲何如也？

劉宗周《劉子全書》卷一九《答沈石臣進士中柱。崇禎庚辰》 承教孟子「求放心」一節，直是吾儕終身進學之要。人心至神，操存舍亡之間，往往間不容髮。已立志後，方許商量此語也。又云「知求」，正是學問得力處。學問者，致知之路也，心外無知，故曰「良知」，知外無學，故曰「致知」。又云「思則得之」，思即致知之别名，原來即本體即工夫也。又曰「慎思」，懼其放也。又曰「近思」，懼其放而外也。古人立言，字字鞭入底裏，其要歸於知止耳，所謂「思則得之」也。性者心之理也，心以氣言，而性其條理也。離心無性，離氣無理，雖謂「氣即性、性即氣」，猶二之也。惻隱羞惡、辭讓是非，皆指一氣流行之機呈於有知有覺之頃，其理有如此，而非於所知覺之外另有四端名色也。即謂知此理，覺此理，猶二之也。良知無知而無乎不知，致知無思而無乎不思，不可以内外言，不可以寂感界，收動歸静，取物證我，猶二之也。告子不得於心，不致知故也，故孟子反之以知言。不求於氣，不識性故也，故孟子反之以養氣。養氣即養其性之别名，先儒以爲擴前聖所未發，蓋取其善言性善云，非謂此一項工夫至孟子方説破也。總之性一心耳，心一知耳，許多名色，皆隨指而異。只一言以蔽之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入門究竟，更無别法。隨時用力，隨處體認，無有喫緊於此者。來書剖晰詳盡，猶或不免以名色致疑，要在反身而求之始得。惟高明披示，仍得開我茅塞也。

陸世儀《桴亭先生遺書・文集》卷一《高顧兩公語録大旨》 今日是東林秋祭仲丁講期，承彙旃先生之命，遠邀會講。儀空疏無似，齒德俱卑，豈敢漫然自命曰講。惟兹東林是高、顧兩先生昔年講學舊處，無已，則願以當日兩先生講學之旨稍一述之，可乎？

有明學脈，衍於國初，著於宣、統，爛漫於正、嘉，昏亂於隆、萬。何以言之？國初之學，如宋景濂、方正學，皆與聞其略，而衍其緒者也。宣、統則有曹月川、薛文清諸公，是時諸公專尚躬行，不爲口耳，進而居官務修職業，退而林下，略有講貫，無聚徒講學之風也。至正、嘉時，湛甘泉、王陽明諸先生出，而書院生徒乃偏天下，蓋講學於斯爲爛漫矣。而陽明良知之學爲尤盛，龍溪、心齋諸公繼之，漸流漸失，迄於隆、萬。此時天下幾無日不講學，無人不講學，三教合一之説，昌言無忌，而學脈之昏亂，於斯爲極，不惟詘紫陽，幾祧孔孟。吁，亦可畏哉！自高、顧兩先生起，始挽其衰而救其弊。間嘗讀兩先生書，而識其用心之旨焉。端文先生《小心齋劄記》開卷第一行便説：「惟知性然後可以言學，惟知學然後可以言性。」《忠憲先生遺書》開卷第一行便説：「學必由格物而入。」此兩言者，皆前聖前賢所已言，又庸人、衆人所能言，而兩先生以此爲開卷第一義，此却爲何？只爲當時正、嘉、隆、萬以來，專以無善無惡爲性，不學不慮爲學。以無善無惡爲性，不知性矣，故曰「惟知性然後可以言學」；以不學不慮爲學，不知學矣，故曰「惟知學然後可以言性」。又當時純講良知，則《大學》之學，至致知而止矣，是學不由格物而入，非聖經之本來也，故曰：「學必由格物而入。」玩「必」字意可見。按「性」之一字，在堯曰峻德，在舜曰元德，其相傳曰執中，曰道心。峻與元，與中，與道，皆善也。即在凡民，曰降衷，曰秉彝。衷與彝，亦善也。《易・繫辭》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此則明明説出一「善」字。孔子曰：「性相近也。」相近亦只是相近於善，當時别無異議。自告子出，而始有無善無不善許多議論，孟子辭而闢之，已廓如矣，不意陽明晚年天泉證學，乃提「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致知，爲善去惡是格物」四語作宗旨。陽明之意，亦以爲天命之性不落形迹，不可以善惡言，故有眼中金屑之喻。豈知當日流弊，即有提四無爲宗旨者，以爲性既無善無惡，意亦無善無惡，知亦無善無惡，物亦無善無惡，而專以不學不慮爲工夫，遂至胥天下而爲告子，爲禪學也。不學不慮，無善無惡，他們亦自覺有破綻，便道學慮不過全其不學不慮之體，又曰無善無惡乃爲至善，亦自説得好在，但其弊病處羅念庵説得最切，有云：「但知即百姓之知能，以證聖賢之精微，不肯反小人之中庸，以嚴君子之戒懼。」故當時端文直指爲告子，忠憲竟目爲無忌憚，非過當之言也。在座諸先生試思性之爲物，人人有之，請自按一按，性果渾然至善者乎？抑無善無惡者乎？

若粗粗看去，天命之初，無有一物；未發之時，亦無一物，與禪家所謂原來無一物者，意極相似，豈非無善無惡？然子思言「天命之謂性」，孟子言「萬物皆備於我」，朱子言「冲穆無朕之中，而萬象森然畢具」，正與禪家所謂原來無一物者，恰恰相反，安得謂之無善無惡乎？陽明之差，禪家之謬，大約以善爲有形迹，故説箇無善。忠憲公説得好：「無聲無臭即至善也。陽明以善爲有聲臭，故説無善無惡，豈知善固無聲無臭者乎？」斯言得之矣。彼云眼中金屑，夫性之有善，猶眼之有明，非金屑比也。

抑儀更有説於此：人性之善，不必在天命上看，正要在氣質上看。何以言之？性字是公共的，人有性，物亦有性，禽獸有性，草木有性。若在天命上看，未著於人，未著於物，人之性即物之性，物之性即人之性，無所分別也。無所分別，而謂之至善，則人至善，物亦至善。何以見得至善？必當歸之於人。惟就氣質之性上看，則人之性不同於物之性，禽獸之性不同於草木之性。人得其全，物得其偏；人得其靈，物得其蠢；人得其通，物得其塞。其爲至善，必斷斷屬之於人無疑也。故人之性善，正如火之性熱，水之性寒，馬之性健，牛之性順，全在氣質上見。閒嘗以《四書》、《五經》證之，《易》言「成之者性也」。又曰：「成性存存。」《書》曰：「厥有恒性。」《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禮》曰：「人生而静，天之性也。」孔子「性相近也」。孟子則故而已矣，「乃若其情與夫命也，有性焉，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俱就氣質上看。即《中庸》「天命之謂性」一句，亦兼人物，亦言氣質。以天命與氣質分言，始於宋儒。然宋儒亦是欲分明善惡之源流，故强爲分析，非截然二之也。故程子曰：「人生而静以上不容説，若説性時，便已不是性。」亦是見得性必著氣質，而後可言性，不可只於天命上添説話也。人苟實見得此理，則天命之性固是至善，氣質之性亦是至善，學問之功愈不可少。何以言之？天命之性渾然至善，固不須學問，而亦著不得學問；氣質之性幸不同於禽獸草木矣，然不學則善者亦歸於不善，且看禽獸草木同是氣質，惟不知學，不能學，則終不能善，故曰人爲萬物之靈，故曰人之氣質之性亦至善也。但今人議論，往往好高，喜説至高妙處，不喜説至平實處。常記伊川之門有一學者問六十四卦，一友云：「正不須得，只乾坤足矣。」伊川曰：「要去誰分上使？」曰：「聖人分上使。」伊川曰：「聖人分上一字也不須得，聖人分上所謂純乎天命者也，聖人更不須一字。」然孔子曰：「吾學不厭而教不倦。」又曰：「好古，敏以求之。」而況未至聖人者乎？故凡聖人有言，皆是爲下學，若只説自己本體光明，無善無惡，謂之自誤；又説人本體本自光明，不須學慮，謂之誤人。自誤誤人，欲同人於禽獸草木者也。故兩先生開卷即竭力言之，學者不可輕易讀過。

陸世儀《桴亭先生遺書・文集》卷二《答晉陵湯公綸論學書》 來書云：「昨坐諸先生春風中，半日披襟快談，令不肖弟學道之志益堅，始知賢師友不可少，在今日尤急。且歎吾師伯河先生，在敝郡無一人相識，獨力撐持，卓立更難。諸先生聞聲相思，足徵同志之切，爲道之深也。鄙意謂今日道學之不明不行，端由師友之教不立。蓋天之生人，中材多而上智下愚絶少，中材之人，苟得賢師友耳提面命，皆可進於道，縱不能盡登堂入室，優入聖域，亦不失爲善人。天下善人多，即吾道之幸，斯世之福。不然，中材而暴棄，其爲患更甚於下愚。下愚氣質極昏濁，雖不受鞭策，然無陸梁跋扈之患。中材之人，胸中稍有知識，稍有才能，莫不欲自見，若不得一明道人指示，其知識才能皆足以佐其爲邪爲惡之具，或陷溺於聲色貨利，或流入於外道異端，惑人心，壞世道，斯文一脈幾爲長夜。數十年來，天地竟開殺運，皆此輩人釀之也，可不痛哉！今先生與二三同志砥節立行，迴狂瀾於既倒，續一綫於將墜，身世學問有體有用，惓惓接引後學，其爲天下萬世計，實爲吾道大幸。日者不以誥爲愚不肖，收入道契之末，自此以後，伏惟憫其所不能，誨其所不知，有善輒以相告，有過輒以相規。誥雖極其懦鈍，亦當發憤自勵，决不忍負吾父吾師吾友之教益，而自外於賢人君子之列。大約吾黨成就一箇好人材，所成就者將不止於一人，關係甚大，先生不棄，乞將近日於身世最得力之處，可舉示一二，以豁愚蒙，歸時即持以報吾師伯河先生，兼示一二知己，則先生吾友也，而實師之矣。」

天下人才不易得；人才而能留心正道者，尤不易得；留心正道，而復能孳孳好學，不墮元虚，不流清談者，更不易得。自尊駕過訪之後，又贈以尊詠，賜以尊刻，接其人，讀其詩，語言筆墨之間，心術性情盎然流露，而儀臣静觀樓一晤，尤見道兄師友淵源。道兄非伯河，固無以啓廸於前，伯河非道兄，亦無以昌明於後。只一二人已足，何必致歎於同里之無人哉！道兄謂道學不明，由師友之教不立，誠然，誠然。天地間，未嘗無師友，特患無尊師取友之人。孟夫子有言：「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一國之善士，斯友一國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以友天下之善士爲未足，又尚論古之人？夫天下之友，皆可友也，有何限制？而孟子斤斤然拘之以資格，别之以等第，若不可一毫假借者，蓋師友自在天下，而所以尊之取之者，全在本人自家力量。譬之飲酒，酒固自

佳，而飲之者或一斗而醉，或一石而醉，則存乎其人。然則非道兄性行之純，好尚之正，雖有伯河先生，亦安能師，而於弟輩寂寞無聊之人，亦何所見而與之爲友哉！更承下問，欲弟於身世得力之處舉似一二。夫弟初無得力，豈能自誑誑人？且弟於道學一途，尤不喜言宗旨，以爲此分立門户之漸，孔孟之學如天之無不覆，如地之無不載，亦何必沾沾舉似一二語以爲言者。然而甘苦自知之處，與前人暗合，則有之矣，所謂居敬窮理是也。居敬窮理，乃程朱教人入手法門，真徹上徹下，徹始徹終之語，弟初下手時，亦未嘗有心爲此語也，平日自勵，以心爲嚴師，隨事精察，八箇字做主，做來做去，漸漸悟入，乃知只在此四箇字中。又此四箇字原非添出，只《大學》「明明德」、「格物致知」，《中庸》「尊德性而道問學」便是，則知吾人身心要語，聖賢書卷中已自道盡，特吾人不能以自己身心一印證之耳。《思辨録》第一册，前小兒已送到，第四卷中正詳言此事，道兄或可於此處一詳覽之也。

陸世儀《桴亭先生遺書・文集》卷四《翼王尊人新川先生七十壽序》 予最慕嘐嘐地多君子，嘐之鄉土厚而水深，其君子敦信而能文，其小人力本而尚義，蓋父生師教者有素，故吾吴七邑，惟嘐地最多君子。憶自癸未歲，漢陽黄赤子過婁，與予談道甚樂，赤子方有嘐之行，予送之，曰：「嘐有陶菴黄子者，讀其文有德有言之君子也，子盍訪之。」赤子歸，而述陶菴文行甚悉，且云：「嘐實多君子，將與予聯兩地之好。」無何，赤子北去，予亦疏慵，竟不得交於嘐，然每當良晨永夕，與二三同志講學論道，輒遥指東南曰：「予必於是乎得友。」同志訝之，未敢以爲必然也。未幾，天下當申酉之會，以爲友朋之樂不可復得，乃忽於風塵邂逅中，值吾翼王陸子，當亂世未流，未審何以遽能如此，徐而叩其淵源，則陶菴高弟也。予不覺瞿然曰：「嗟乎！向之所謂師教有素者，固若是其信乎！」已而與陸子交益深，陸子尊人新川先生方七十，乃書其生平見示。予捧而讀之，益不覺瞿然曰：「嗟乎！師教有素信矣，而陸子獨兼父生師教而有之，亦何怪乎成立之宏且鉅乎！」

夫人之成立，有得之天者，有得之人者。得之於人，師之教也；得之於天，則必由於父之所生。故古今聖賢，尤以得天者爲貴。程子之於太中、朱子之於韋齋，皆得之天者也。今新川先生，其少也孝友而恭敬，其長也存心利物，不以一命之微而少懈其誠，其老也安貧處順，勉其子以道義名節，而不動心於浮雲之富貴，雖古之太中、韋齋，無以加焉。陸子之得天如此，亦何怪乎成立之宏且鉅乎？然而陸子之心有不盡焉者，以爲爲人子弟，而得其父與師之傳，則必求所以無負於其生，無負於其教。今者勵志隱居，守先待後，於陶菴之言無不明，於陶菴之行無不行，師之所教庶無負矣。而獨計無以榮其親者，故汲汲焉冀以親之善聞於四方，樂得四方賢人君子之一言，以爲其親壽，是其心誠善。

然愚以爲未足以榮其親也，夫使榮其親，而僅取足於文辭之末，則其爲榮也亦淺矣。太中、韋齋固賢，然今日之稱太中、韋齋者，不以其多頌禱之辭，而以其子之能爲聖賢之學。夫程子之能爲聖賢之學，遵其師濂溪之教也；朱子之能爲聖賢之學，遵其師延平之教也。然則翼王亦遵其師陶菴之教，以爲聖賢，是即所以榮其親也已，他又何問焉？

張履祥《楊園先生全集》卷一三《答顔孝嘉甲申》 《孝經》首章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毁傷。」《中庸》十九章曰：「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孟子》之四篇亦曰：「守身，守之本也。」由此思之，此身爲父母之身，即當心父母之心，行父母之行，方可謂之養志，即欲自暴自棄，而實有所不敢，亦有所不忍矣。是以古人一出言而不敢忘父母，一舉足而不敢忘父母，懼辱先也。既有辱先之懼，則不得不出於立身行道，以顯父母之一路。況吾人幼失父母，有力有勞，何從而用舍？志事而外，更無可爲人子之職者。今日足下之所爲繼志而述事者，唯有學問而已。尊君中道而逝，百事不了，其外無論一家之勢，可謂岌岌矣。堂上二大人在，足下爲長孫，懷中三幼弟在，足下爲長兄。長孫則有子之道，長兄則有父之道，承前啓後，重大之任全責於足下之一身。直須待二十年之後，令弟俱婚冠成立，然後事勢可定。若二十年以内，風雨漂摇之懼，何日能忘？此僕每與胡先生私論及此，未嘗不爲之流涕也。若足下果能力學，則亦無難，老者可安，幼者可教，以至門内之不和者，可以致其和，外侮之窺伺者，可以寢其侮。家業不厚，何以爲撙節之方，世務未達，何以爲通顯之道，種種處置，總不可以無學。至於古人所云「風雨不動安如山」，方見負荷之力，況自此而外，尚有無窮之志，無窮之事乎？僕前所云動心忍性，生於憂患，蓋以此也。孟子曰：「若曾子，則可謂養志也。」乃其言曰「士不可以不弘毅」。又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有冰淵之心，而後可爲弘毅之學。有弘毅之學，而後可以守身，可爲繼述，可謂不毁傷也已。

張履祥《楊園先生全集》卷一四《與蔡集》 蔡舍近來頗讀書乎？人不讀書，如何得長進也？吾三十年來所見人物，少壯之日非無好處，只爲不肯讀書，到今日真是不成景色也。少年歲月不多，老死極是易事。吾自到半邏，曾幾何時，今

衰病至此，有目共見，可歎也。大都人做得一番功夫，決有一番長進，若有一節兩節惡處，不用力改得，後來受此一件兩件之害不可勝言。所以君子一生只是見善則遷，有過則改。《論語》曰：「苟有過，人必知之。」要知其過，只察人之言而觀人之色，不以我爲然者，從而改之，便是向上路頭。若見人説不好便不快，便是下流路頭也。考夫寄。

杜濬《變雅堂遺集・文集》卷六《送黄童子序》 泰州黄童子虬年十一，即以善弈稱，下弈秋一等耳。甲辰之歲，余客江都，童子之父忽率童子來謁，皁綈短衫，質猶嬰孩。余顧之而笑。别去五年，余客泰興，童子之父又率童子來謁，則其年已踰成童。與之語，敏穎可喜。問其弈，既居然秋矣。察其意，若親余者，余甚異之。坐甫定，其父爲余述，别後嘗攜童子北走燕市，挾其技謁名王將軍。有某將軍愛童子，厚賚金帛，留居毳幕，日爲潼酪之飲。居一年，童子思母欲南歸。將軍不忍違，聽之，而命工圖其形，朝夕以玩，如對童子，復厚有所贈，而丁寧童子明春必再至，其愛之至於如此。方其娓娓陳述時，余左右顧，若無聞者。語既畢，良久，余顧童子而歎。座客或戲余：「何歎？豈非歎已不解弈，而空遇國手耶？」余默然不之答也。嗟乎！此豈客所嘗知哉！

昔先王愛人，必自童子始，故七歲入小學，教之以入孝出弟之節、灑掃應對之事，十五入大學，教之親師取友、離經辨志，得聞修齊治平之道，是以成就人材非後世可及。即降而至於漢、唐、宋以來之盛世，雖不能一如先王之教，然童子受書父師，課其誦習，爲之講究，不見異物，不事佚遊，以須其通達强立，往往亦得偉人，爲世道之賴。今童子彬彬魚雅，有可以學問之質，然其生也僅十六年，則其所習見習聞者可知矣。又以其善弈也，爲之父者以貧故，不得已而鬻童子之技，奪其入學之時，出門而交，千里始發軔，而其所與游處已如此。語云：「童而習之。」則從此以往，吾恐雖有大賢，將不能挽回童子，而與之談鄒魯也。其可謂之幸與？不幸與？夫士生而不幸，天也，然志士傷之矣，曰：「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而凡今之人，乃或不知其爲不幸，又甚至以不幸爲幸，有靦之顔過乎吾前者，無足責焉耳，獨惜童子有可學之資，當入學之年，猥來親余，而余竟無益於童子。昔之人一遇郭泰，輒折節向學，卒爲名士，豈皆虚言哉！童子自此將南渡江，復北之淮，則其所遇者又可知，吾滋爲童子懼焉，而莫能挽也。於其行也，聊述吾所以深惜童子之意，且崖略舉先王之教以告之，使志之於心，庶幾童子雖不暇從事於學，而尚知我生之前固嘗有是説，不致汩没，訖無所聞而憒然於孰爲幸、孰爲不幸，然後知余向者之一歎爲可思也。

侯方域《壯悔堂文集》卷八《南省試策三》 叔孫通曰：「太子者，天下之本也。本重則天下重，然而往往摇奪者，册立之不早，豫教之不先也。」我國家元良之建蓋已有年，近者，皇帝又爲擇日出閣，命儒臣授講讀，蓋其所以爲社稷計者，追古三代之隆，而非漢唐以下之所能及也。後來並后匹嫡，少凌長，愛間親，皆足以摇奪國本，今幸無之，獨是豫教，則願有説焉。

《書》曰：「一人元良，萬邦以貞。」竊以爲元所以長仁，良所以繼善，蓋欲以仁善正天下，而無事乎刑名法術也。漢景帝性本刻薄，當其爲太子也，又以晁錯爲之家令，其後削七國，卒亂天下。論者究其禍本，不必吴王稱兵之日也，當錯爲家令時，已早決其有此矣。則所以遣教太子者，非其人也。宣帝雖漢英主，然而殺趙、蓋、韓、楊，皆不以罪，殘於用法，高、文之澤始衰。顧嘗謂成帝曰：「漢家自有制度，本參王霸，奈何欲純任儒仁！」則所以身教太子者非其道也。夫教太子者，以書教之，不若以人教之；以人教之，不若以身教之也。太子異日有天下之責者也，但得青宫讀書，辨古今興亡，識人才邪正，足以治平耳矣，豈欲其博物能文，類儒生耶？顧其生深宫之中，長阿保之手，觀而感之，漸而摩之，朝夕而悠游之，所謂以人教者，非獨妙選儒臣也，即左右謁御之人，尤所不可忽也。儒臣之少，不若宦寺之衆也；儒臣之莊，不若宦寺之狎也；儒臣之進止有常度，不若宦寺之卧起而無間也。儒臣以經史進，而宦寺以嬉遊進，二者豈相敵乎？昔者如懷恩、覃吉輩，皆賢而有識，以故憲、孝兩朝多得其助焉。皇帝誠厲風旨，於此中得一二人，如恩與吉者，俾侍太子，則一暴十寒之病庶幾免矣。

然而人主者，太子之所取則也，人主好聲色，則燕趙之粉黛，吴越之綺羅，不問而進太子之前矣。人主好狗馬，則韓盧之駿足，蒲稍之龍種，不問而充太子之御矣。推而至於人主好仁儒，則太子之必純厚，可不問也。人主好名法，則太子之必刻薄，可不問也。商高宗，賢君也，而爲太子日常在民間。先朝仁宗、宣宗，聖主也，而二祖命之從征伐，又嘗往來兩京道路，身出入田舍，訪問百姓疾苦。今既不能如此，脱略而簡易，則所倣法者，獨皇帝一身耳。皇帝無聲色狗馬之嗜，固足以端本而正源，然竊恐漢之景、宣之病不必盡能免也，意者於元良之義，尚未深長思耶？

抑愚則更有進焉，往者太子出閤，則爲之廣置講讀之官，使之前有師，後有傅，左有弼，右有輔，其或儒臣不足，則更選他曹而改授焉，蓋其重也。今則幸有

一儒臣可以當師傅輔弼之任，佐太子爲堯舜者，皇帝顧以建言怒其伉直，卒使之折辱，貶謫以去，毋亦豫教太子更有其術歟，而何其不愛惜人才也？

計東《改亭文集》卷七《太保王先生七十壽序》 程子曰：「不學則老而衰。」何謂也？不學之人，其所有之歲月，及其耳目心思未嘗少異於勤學之人，惟其好不在學，則以其耳目心思之用，移於嗜慾聲色，及夫得失趨舍之擾，其中役役而不知所止，故歲月日以去，志氣日以衰。然則其爲之反也，學則老而不衰矣，心思耳目專一於學，凡接於我者非古人之書，即學問之友也，正勝則邪不能誘，內重則外不能奪，氣靜而心定，心定而神凝，神凝則身不疵癘，而光睟著於外，欲其衰也，得乎？東之從學於敬哉王夫子，自乙未歲始。時夫子年五十餘，自後每三年，東以計偕入都門，謁夫子。迨辛丑，夫子年六十，貌未嘗少衰也。又六年，東以叫閽留京師，夫子學益力，容貌益莊。及今壬子又六年矣，夫子教東一如前，而壯健不衰有加，所著書及古文詩歌益多，晝夜讀書益勤。人之游夫子之門，見夫子疑必有導引吐納之術，不知夫子以好學不倦，爲延年益壽之良法也。

我浙王龍溪先生，年八十四，來游吳門，攝衣高步，登瑞光浮圖巔，足力不稍疲，日揖客百餘人，講學數千言，人或謂先生高年，宜專精少思慮以養生。先生笑曰：「人心思之日生，如天地之生萬物，無可息之時，寧能强制之，使不動哉！視其所動而已，動於理則動亦靜。」此東之所以頌夫子之不衰，爲好學之驗，有合乎程子之言也。雖然，龍溪先生在當日一貧老郎官耳，欲清心寡慾何難焉？若夫子直清聞於天下，父子貴爲六卿，而大司空先生又身與世祖密勿之重，翊襄兩朝，功業將日益大，祿養、志養無所不至，而夫子曾不稍易其好學之心從事聲伎娛老之奉，豈不難哉！東聞在昔好學之人，其老而不衰，且獲多壽，如衛武公、漢伏生、申公，俱年九十餘。考甲子會紀，子思年百餘歲，子夏年一百三十餘歲，則夫子將來春秋之富，殆未可量。我願夫子之益專且堅於學，不稍移易其志力，天下後世所賴於夫子不小矣。客冬十月，夫子開七秩，東在汝潁，未及以文祝。逾年而值生辰爲壽之期，始克爲序以進之，以東之文章學於夫子，爲夫子之所許者也。

萬斯同《石園文集》卷七《海外遺集後序》 往毗陵吳宗伯公盡節海外之翁洲，先君子爲收其遺文，手鈔成帙，題曰《海外遺集》。時斯同年方十四，讀其書，輒知敬其人，以爲當此之時，宗社喪矣，區區海外一塊土，豈足爲一成一旅之業，而公以八十老人，閒關從主，卒與此土同盡，斯其志欲何爲哉！夫亦成仁取義之學講之平日，當見之晚節耳。蓋公爲諸生時，東林講學之會方興，從顧、高諸公及同里孫文介公日談道德之奧。已而諸公遞逝，公即代主其席，學益有聞。年垂六十，始得一第，出宰長興，輒以所學爲治，致忤時左遷。其後自粵西而閩海，自閩海而翁洲，流離瑣尾，日瀕於死，而公益勵於學，不以憂患而荒。是其一生無日不以學爲事，故當危難之頃，即能碎首捐軀，無少濡忍。然則公之忠，公之學爲之也，豈與世之徒矜名節，激發於一時者比哉！然公之學，非但成就一身而已，其家庭師友間，更有異者。往公門人李忠毅公以擊璫死，公友馬文忠公以寇難死，公叔子公介先生以赴義死，最後公門人錢忠介公又以從亡海外死，公皆爲詩哭之，以不得死所爲恨，則公之抱斯志久矣。故能從容就義，視死如歸。至此而平日之志始慰，更以見公之學又有沾濡乎父子朋友也。公之遺文既爲先君子所輯，其雜記瑣事不可以載集中者尚數十帙。先君子既歿，斯同寶而藏之，無敢失墜。竊念公詩文當公之海內，其他片言隻字爲手澤所存者，當歸之其子孫。忽忽三十年，無由一識其後人以爲恨。乙丑夏，留滯燕山，有客顧余逆旅，則公之季子公及也。相與叙述生平，悲感交集，而公及篤行老成，不墜家學，惓惓以遺集未盡刻爲念。今年將返里門，終剞劂之事，謂斯同當附一言。因不揆而書其後，以畢幼時景仰之志云爾。

徐乾學《憺園文集》卷二〇《陝西鄉試録序代》 皇上御極二十有三年，而當甲子一元之始，是歲大比天下士。儀曹案故事列典試名上請，上重其事，命毋循往例，并具先經典試者名聞。制曰：「咨汝某其偕某，可陝西。」竊念臣江介小儒，往者已嘗分校禮闈，矧敢多又以滋負疚於知人之哲？尋又伏念藉是役也，得士以儲待國家他日之使，出長入治，庶幾塞報稱於萬一。乃戒裝首途，二旬而抵其省會。監臨都察院都御史臣某實董其事，勘悉有嚴。提調官布政使司布政使臣某，監試官按察司某官某，規畫細大，罔不畢舉。臣某偕臣某，與同考官知縣某等，告於司盟，戰栗受事。爰進提學僉事臣某所取士若干人，鎖院試之，得文之中程式者若干卷，拔其尤者，刻之爲《陝西甲子鄉試録》，而臣例得有言以引其端。

夫鄉試之有録也，其諸古所謂獻賢能之書歟？爰自乙卯裁省闕焉，至今天子以舊章不可廢也，俾從其朔。臣顧何人，遭遇之榮，若此乃旅，所得士於庭，而告之曰：「多士亦知夫古司徒三物教民之義乎？六德、六行、六藝爲三物，禮、樂、射、御、書、數爲六藝，其發而爲言者，又六藝之餘。而即其辭之險易顯晦，可

以觀其人心術之端邪，氣質之純雜，則今之科舉取士，未嘗不有以深求其本源，而古之論辨官材者，亦未嘗不試人以言也。多士之得與於是者，言也；而其所以言者，必自夫三物者也。陝西，古雍州，其省會則宗周畿内之地，秦、漢、唐之所因也。直西北幅員愈廣，徼塞益斥，兼古涼、秦、梁三州，而其風俗往往不甚異於古，人才質直厚重，有彼都人士之遺風，巖棲谷處，懷遯世之高節者，至今尚有人也。以《周官》之制言之，豈非六鄉、六遂沐浴於三物之教最先者乎？吾聞吴季札之觀樂也，稱秦爲夏聲。夏者，大也，蓋以其風俗勁猛，車鄰駟鐵，車馬之盛，馴至强大云爾。而平王東遷以前，雍州之治，秦漢之故都，皆在王畿之内，有文武之豐鎬、靈臺、辟雍故址，所爲講學行禮者，往往而存。札之稱二《雅》云，見先王之遺民，有文王之德；稱《頌》云，五風和，八聲平，以爲盛德所同。至其於《二南》，則曰：『美哉！始基之矣。』其作《詩》之地，風化所起，爲豳岐及終南山，此皆周之故。札亦稱秦爲周之舊，則夫所云夏聲者，特就秦之政教言之耳。然而周文武之教化，雖經秦變易之後，而其風俗猶有存者，故先儒謂其土厚水深，其民厚重質直，以善導之，易於興起，而篤於仁義，豈虚也哉！比年西南用兵，秦地繹騷，然獨能矢同仇之義，折箠以驅貔貅。自逆孽既平，天子念秦民困苦，軫恤有加，湛恩汪濊，無不沐浴厚澤。今國家益弘作人之化，聖德淵醇，有雲漢爲章，黄流在中之美，則《雅》、《頌》所稱，比之豐鎬，爲已過之，其所光被也遠矣！多士幸生其鄉，列於是録者，豈直以其科舉之文爲中於程式而已哉！必將有以仰副我皇上德造至意，以不媿於先民有作，其可也夫。」書其德行，書其道藝，是獻書之本意也。臣故綜其原流，謹拜手稽首而爲之序。

徐元文《含經堂集》卷一七《請廣太學人材疏》 題爲請廣選拔以培人材事。自古人材盛衰，視學校興替。古先哲王，於胄子外，必妙簡賢俊，以入辟雍。周制：鄉論秀士，升之司徒，司徒論其秀者升之學。既論之鄉，又論之司徒，而始得入於學，蓋甚重也。自漢唐以來，太學弟子皆由選選，故橋門之間人材輩出，或顯經術，或崇理學，要皆敦厲實行，矜尚氣節，明先王之道，習當世之務。非其時人獨賢也，蓋其取之精而養之厚，有以致之也。自故明景泰時，入馬入粟之途開，閭巷小夫皆得緣名胄監，蘭艾錯雜，程課不行，而其以貲進者亦自以所至之有限，安於卑鄙，不思振拔，士風之弊，實由於此。我皇上右文重道，振興教化，而諸生之在太學，自官廕之外，止有輸納一途，其以歲貢到監者，十不得一，又多年齒頹暮之人，甚非所以廣英才也。漢儒董仲舒有曰：「養士莫大乎太學，太學者賢士之所關，教化之本原也。」以教化本原之地，而徒取輸財入粟之人，即有單寒貧窶之士，雖嗜學力行，思覩國家之光，其路無由，天下儒生何所觀感？臣等伏察舊例：順治八年、十一年，曾令各學臣選取生員文行兼優者，起送赴監。今宜遵倣此例，於郡邑各庠或間歲，或三五歲，舉品行端慤、文學優長、年齒少壯者一人入太學，加以歲月，漸磨砥礪，勉之成材，優其進用之路。更宜遵照世祖章皇帝時舊制，每科直省鄉試，各取副榜若干名，送監肄業。如此，則辟雍濟濟，多經明行修之士，而入粟之途亦將有所興起，所裨於人材非尠小矣。

徐元文《含經堂集》卷二三《成均課藝序》 先王教士之方，蓋莫備於國學矣。自后夔典樂教胄子，而膠校庠序四代加詳。《周官》師氏以三德三行教國子，保氏則以六藝六儀，大司樂則以樂德、樂語、樂舞。其道自中和孝友，以至睦婣任恤；其具自詩書弦誦，以至干戈羽籥、賓祭射御之事咸備，内本諸德性，而外盡其器能。士於斯時，有不成材者寡矣。秦燔《詩》《書》，放絶學士，則先王教人之具盡廢。漢武始訪求遺經，置博士弟子，東京尤尚儒學，天子臨雍拜老，太學生徒常二三萬人，可謂盛矣。然其時所爲教學者，不過考經傳之異同，究訓詁之得失而已，成德達材其效闕焉。至唐初，箋疏既行，經義歸於一，則講難之功並廢，齋郎舍生一切以文詞課殿最，由是帖括之學興焉。宋元及明，未之有改。嗟夫，聖賢精微宏博之學，一變而爲漢人之治經，再變而爲唐宋之課文。經也者，道之迹也；文也者，又經之緒也，夫至於課文，而太學之教之衰久矣。然其所以董勤惰，勸觀摩，蓋猶有肄三鼓篋之遺意焉。至於文課亦疏，而學之極衰，尚可勝悼哉！所以講堂廢爲馬肆，而六館三舍稽古。

今天子親政，尤孜孜庠序之教，車駕數幸橋門，四方學者雲集，又允臣元文等請開選拔之路，以收人才。於是俊乂畢登，濟濟詵詵，光於前代矣。教督不先，勸課不詳，此師長之責也。際盛明之會，預論造之選，而不篤於學，此多士之過也。元文不敏，承乏成均，念禮樂廢墜已久，猝難講習，六籍經儒先發明考定，無容置同異於其間，惟是敦勉德業，勵飭廉隅，不敢不盡厥心，而崇雅黜浮，取純去駁，則於文課三致意焉。夫敏於文不如其敏於行也，今課試之文又非經國垂世之文也，然果能溯流窮源，以探六藝之精微，窺聖賢之堂奥，則品行以之而成，功業以之而出，縱不敢遠希前哲，亦何遽遜漢人之窮經哉！若其炫文采，博科名而已，則是掇華絶根，非僕與諸先生所以樂獎英才之意也。傳記中自國子生起家爲名臣者代不乏人，諸生尚勉旃哉！課試之文，可采者多，今拔其尤，得三百

餘首，都爲一集，因論而序之如此。

張伯行《正誼堂文集》卷九《聖人可學而至論》 客有問余曰：「聖人可學而至乎？」余應之曰：「可。」曰：「何由知其可也？」曰：「三代而上，言聖者必曰堯、舜。孟子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三代而下，言聖者必曰孔子。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今與人言堯、舜、孔子，則震而驚之，以爲不能爲；及與之言孝弟忠恕，則忽而易之，以爲不足爲。此聖人之所以往往而鮮也。世之不知學者無論矣，稍知學者，率皆求之高遠，或且索之幽深，探奇搜異，日從事於不可究極之域，以炫耀於人，其爲學也愈難，而其去聖也愈遠。即有一二好修之士，知慕聖學矣，乃口談道德而念切紛華，言稱先王而行同流俗，無怪乎爲知者所非笑，而不知者且得藉爲口實也。旨哉，程夫子之言曰：『言學便以道爲歸，言人便以聖爲歸。』蓋聖之所以爲聖，祇此倫理之克盡而已。天下同此倫理，根於性爲仁、義、禮、智之德，發於情爲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端，見於事爲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常，此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而聖之所以與我同類者也。聖賢千言萬語諄諄告誡，無非欲人盡此倫理，成得箇人。既成得人，而聖已不外是矣。誠能於日用之間，入則孝，出則弟，事事本之以忠，而行之以恕，去其所以不如堯、舜、孔子者，就其所以如堯舜孔子者，則亦堯舜孔子而已矣，尚何聖人之不可學哉！孟子曰：『堯舜與人同耳。』又曰：『乃所願，則學孔子也。』使以爲不可學而至也，孟子豈欺我哉！」

周篆《草亭先生文集》卷一《與凌渝安書》 周篆頓首渝安先生執事：篆猶夫人耳，無特絶之識，挺拔之才，殊不自意，於癸丑之歲，謬爲岵瞻張君所取。夫以豪傑之士，於困頓之中遇其知己，其欣幸當何如者！況庸陋如篆，而見重於君子，躍然喜已，方將齋祓其心，砥礪其行，奮志鼓氣，以求豪末之道，昊天不弔，奪之典型，篆於是乎悄然而悲，惕然而懼。至於今，卒不能撫其孤，經紀其家，則又赧然自慙。夫岵瞻有子，則我黨有人，提撕而羽翼之，固於是乎在。今宣誠乃令其就學於浮屠某，夫岵瞻所學則程朱，所願則孔孟，所闢則佛老，某之爲某，禪而已，空而已，寂滅而已，未見其有可師者。若曰此惟浮屠之有志者能之某非其倫也，則何取乎無志之浮屠而歸之？若曰岵瞻之於某，固嘗不拒之矣。恐君子大道爲公，與其進則然耳，初未嘗謂其可師也。若曰：墨名儒行，韓子亦有取焉。嗚呼，取之乎，其師之也。師之，則曷若併其名非墨之爲得耶？若曰：某工於詞章，我取其文，於其行也何有？則舍浮屠豈必無能之者？若曰：岵瞻之教其子素矣，不必以惑於聞見爲虞。則《書》之狎於不順，與《易》所謂比之匪人，皆具文也。若曰：儒者之道姑以竢諸異日，今先事其急者。且浮屠之於儒，何遽不相爲用？則非我敢知矣。凡人壯而有守者，必其少而有志者也。導之甚正，閑之甚嚴，猶懼或失之。故世有侈談禮義，自謂不惑於異端，若將可信，及其血氣稍衰，惕於死生禍福之說，中無主而喪其守，往往然也，況以未成立之少年，寘諸邪說詖行之地，藏焉，修焉，息焉，遊焉，欲其不入於非幾也。於戲，其危哉！夫以其父之學如此，其子之師如彼，心竊憂之。獨計不鄙其人，迂其說，篆可舉而告之者，惟執事；能以一言止宣誠是舉者，亦惟執事，故敢進其固陋如此。執事能使篆之慼然憂者轉爲釋然愉否？周篆冒昧頓首。

李塨《恕谷後集》卷五《與來儼若書》 竊以爲庸人之病，酒色財而已。豪傑之病，則一在曠懷天下，而不邮家室；一在憂世而不樂天。古聖賢之爲人也，教必先以養；其自爲也，先保身齊家，而後及國與天下。井里菽布，養身家之具也。而今與古又異：古賓興不出萬家之鄉，公私治民、治事之官甚夥，易於見用，故無憂貧。後世反是，而父母不可不事，妻子不可不畜，故許平仲曰：「學莫先於治生。」以不治生則無以養廉節，無以長學問。故海內豪俠者流，往往奔走四方，緣門持鉢，漸染骯髒，而且忿忿然爲糊口計，所謂兵、農、禮、樂者，僅託空言，而無餘力以從事也。即或閉門高尚，九州四海空懷措置，而一身一家未有棲泊，蹙蹙困窮，妻孥交謫，貧繼以病，牀頭短氣。嗟乎！跬步不能，而尚言遠大耶？既曰有用，何不用之身家？何不勤何不儉，何不走風宿雨，楗水負薪，何不上取之天，下取之地，如范蠡、馬援可聚可散？此病之當急醫者一也。吾儒道德經濟，原非二途。舜遭焚廩、浚井、烈風、雷雨諸難，而不損者，以其夔夔齊慄，性天已定也。孔孟悲天憫人，而樂在中，蓋震盪之勳業，必自敬定之性天而出也。後世豪俠，一有遠志，輒怨天尤人，氣塞髮指。至不能得意，氣日填瘀，身益無聊，外感內傷，皆相縛制，而憂傷終老，病入膏肓，當爲孔孟所不取也。此病之當急醫者二也。

齊召南《寶綸堂文鈔》卷五《學耨堂文集序》 浙東數郡士，宋、元、明以來能講朱子之學，各有源流，其一脈相承，四傳不替，前有東萊呂成公，後有黃、柳、吳、宋，偉然名冠一代。此外以文辭見者，如汲仲、九靈、仲申、子充，指不勝屈，遺風餘韻久而益彰，惟婺最盛，講學之益大矣哉！余讀東陽王鶴潭先生《學耨堂集》，如讀黃、柳、吳、宋諸公文，不覺爲之三嘆也。自明中葉，海內講學頗多，求

如婺宋、元時恪守矩度不可得。即婺自章楓山後，未聞再有碩儒。夫以婺鍾山川神秀，人材輩出，秦時即有顏烏，東漢即有楊璇，孫吳即有駱統，唐有二馮之才猷，志和之隱逸，名著史册。宋代益磊落相望，其功在社稷，如宗忠簡德化九世，如鄭冲素，皆不以講學名。即明季婺學久衰，忠臣義烈猶堪頡頏前哲。由斯以談，天地生材似有定數，雖師僅俗儒，學止舉業，性善自得於天，經書已傳於古，苟能立志不怠，行誼必有可觀。然而古人所重必在講學，講學所重又在得師。以人生氣質之懸殊，習染之易誤也，不學者既迷於面墻而立，向學者又苦於途徑多歧，將使下士亦可希賢，英才必思法聖。得一二碩儒，以身立教，守先待後，其所陶鎔造就之人材不當尤盛乎？先生夙負文章重名，好學深思，鄙俗儒舉業之陋，沿流溯源，志在紹何、王、金、許之傳，以上承朱子，并由東萊，以兼綜金谿，多聞多見，採擇至精，家居教授，一言一動皆足楷模後學。有子三人，稟承庭訓，學行俱冠一鄉，鄉人言儒必首推鶴潭王氏。郡城之建麗正書院也，禮聘爲師。論者謂婺學既微復著，恃先生克尋墜緒。乃先生序記所言，隱隱然若有未盡之心期，詎非謂道在尊經，課惟舉業，積習既久，解惑甚難。其視麗澤北山、魯齋、仁山，八華所講之學，人知信從，期於成德達材者不猶有間歟？讀先生集者，即可以知先生之志也。東陽與台接壤，先生季子齊五於余爲舊交，今攜已刻集求序。余謂先生可傳者豈徒在文章乎哉！學者能以先生之志爲志，則儒先講學之實可以復興，斯集所係固不止婺學之有源流也已。

汪縉《汪子文録》卷一〇《好學近乎知》 此韓先生課在院諸君題也。縉觀諸君文辭，俱能悉心審題，不同於率爾操觚，其有見地卓而措語諦當者，亦往往遇焉。爲之喜而不寐，因擬作一篇，以示諸君，見予之有以樂乎此也。抑予更有説焉，説在命題之意，欲諸君相與興起於學也。

學以明人倫，人倫明，道之所以行也。好學以破愚，破愚斯近知，近知所以入德也，諸君已聞其略矣。今以切要者爲諸君誦之：學爲孝弟，以事父兄；學爲孫順，以事長上；學爲謙下，以接鄉黨、朋友；學爲忠信，以爲孝弟孫順謙下之本，即此是明倫達道也。學於四子書以明理；學於先輩大家、名家制義以修辭，即此是近知人德也。有餘力，當於經學、理學、史學、子學、詩、古文之學各占一門，但得一門深入，亦可以名家矣。諸君不以予言爲迂遠，誠能悉心求之，則八珍五味入口而知其美，有不好者亦少矣。經史、性理、古文之學，本當在制義之前，不得已而置於後者，以諸君所急在制義故也。雖然，學無根柢，其能精於制義者少矣。且學未淹貫，能明於四子書者亦少矣。於四子之理不明，其於孝弟忠信、孫順謙下能行之而不窒者又少矣，其終爲愚人而已矣。且士農工商，古之所謂四民也，士則褒然爲之首。農以分五穀，士則分五穀不如農人；工以備器用，士則備器用不如工人；商以通財賄，士則通財賄不如商人。夫分五穀，備器用，通財賄，皆至急之務，一端不可缺，一日不可無者也，士皆不如人，乃褒然爲之首者，何邪？則以明理不明理之有弗同而已矣。彼三者不能明乎理，士獨能明乎理也。彼不明乎理者，農人分五穀矣，而不可以治農人；工人備器用矣，而不可以治工人；商人通財賄矣，而不可以治商人。士獨明乎理，故分五穀不如農人，而可以治農人；備器用不如工人，而可以治工人；通財賄不如商人，而可以治商人，其褒然稱爲四民首者，以此也。彼三者曷爲不明乎理，士獨明乎理，則以學不學之辨也。彼三者弗學，故不明乎理；士知學，故獨明乎理也。然則士而不學，其將何以爲士乎？得毋類於愚民也乎？是説也，韓先生嘗爲諸君面道矣，今因命題之意，復爲諸君誦之，冀得相與興起於學焉，毋怠毋忽！

程瑶田《通藝録・論學小記》卷上《游藝篇》 學者之於文，終身焉耳矣，文在《六經》曰六藝。孔子之教也，弟子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而孔子之言學也，則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是故游藝者，學之終事也。夫學之始，嘗博學於文矣，學固從藝入耳。夫學所以志於道也，道則目擊而存者也，何以必從藝入也？蓋當志道時，初不知道之在吾目前也，而是藝也則載乎道，統乎德，而藏乎仁者也。是故道莫大乎堯舜，堯舜之道約言之，可一言而盡也，曰孝弟而已。而所以孝弟者，則非一言之所可盡也，載之於藝也。道莫備於夫子，夫子之道約言之，可一言而盡也，曰忠恕而已。而所以忠恕者，則非一言之所可盡也，載之於藝也。道載於藝，故必於藝中而得其道，得其道然後可以盡倫，得其道然後可以盡職，盡倫盡職則德脩於身，而可以據於德矣。倫無不盡，職無不盡，則仁全於心，而可以依於仁矣。夫德之能據也，仁之能依也，皆於藝乎得之。而德則欲其始終能據也，仁則欲其始終能依也，是不可不有以養之也。於藝乎得之者，還當於藝乎養之，游藝者，所以養其所得之道也，而且温故可以知新也，資深乃以逢源也，故曰游藝者學之終事也。抑是藝也，豈惟是足乎已也云爾哉！道在我，將以兼善天下也，通經足用，藝者出治之本也。道在我，將欲傳之其人也，博學詳説，藝者教人之方也。今夫聖人藝之宗也，以其從心所欲不踰矩者筆之書，是藝之所從出者也，然而發憤忘食，樂以忘憂，猶且好古敏求於藝之

中，而不知其老之將至也。

汪志伊《稼門文鈔》卷三《聖功書院碑記》 粵稽唐虞三代以來，有全數斯有全學，有全學斯有全人，而要必自蒙養始。夫《大學》明德新民而止於至善，人之有體有用，孰全於此？而《論語》言弟子入孝出弟，以至學文，於蒙養必諄諄焉，此孔門之教所由比隆於唐虞三代之治也。越至宋儒蔚起，莫盛於閩，楊龜山、游定夫、劉彦冲、李愿中諸先生引其端，至朱子而集其成，更有若黄勉齋、傅景初、陳安卿、李公晦、真西山、陳敏中、蔡季通父子諸人衍其緒。孔門所相授受，《大學》體用之全，蓋至是乃大著明於天下，海濱鄒魯之稱，迄今猶想見其盛焉。雖然，小學之教不專，則後生小子雖欲遠紹前修，希踪先哲，而其道無繇。朱子有憂之，作《小學》一書，宗《弟子職》之遺意，以立大學之始基，所以溯孔子之教者肇乎此，所以追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心法者，亦肇乎此。《易》曰：「蒙以養正，聖功也。」於戲！亶其然乎！

我國家文教覃敷，郡縣既各有學，復設書院，所以興賢育才者意良深厚。福州爲七閩省會，嚮有共學書院，專以課應童子試者，年久圮廢，而諸童乃與諸生同課於鼇峯書院矣。嘉慶庚午，予來督閩浙，即議復建諸童書院，未果。癸酉，改射圃爲文昌宫，予定建書院於宫之西偏，又以費用不足而止。故每於甄別考課時，別以《小學》命諸童試題，且限以不熟《小學》者不許與試，凡以示學有始卒，教有先後，未可躐等而進耳。雖然，生童聚處訓課，不專此心，終歉然也。今以疾蒙恩予告回里，因綜計庚午迄丙子七載，閩海關及鹽法道例解督署備進土貢之費，歷年剔弊覈實，於足備本年貢外，共積貯餘銀六千五百餘金，爰商之王畹馨中丞，以爲建立諸童書院之用，發令署布政使、按察使覺羅麟輝山、督糧道馮紳泉、鹽法道孫平叔總其成，延好義急公之紳士劉廣文照、李孝廉大瑛共襄其事，以三千餘金即於文昌宫西偏建造書院，專爲諸童肄業之所，以三千餘金籌息，添設院長修膳金，并監院薪水，及每年修葺之費。其鼇峯書院肄業諸童本有正課六十名，每歲膏火六百金，悉歸於此。既以推廣皇仁，亦聊慰予數年來殷殷之願焉耳。顧院既重設，而猶沿其學之名，將後生小子不知可與其學之非易言，而或泥未可與適道之文，非所以振其氣，鼓其志，致失蒙以養正之義也，因易其名曰聖功書院。且夫聖功云者，言蒙養之功，作聖之基也。蒙而養以正則作聖，蒙而不養以正則作狂，聖狂之介，係乎蒙養之功也。危乎微乎，教者學者可不顧名思義，奮然起、惕然懼乎？

然教之責在院長，而董勸之責則在守令。自今以後，福州守與閩侯、兩縣令以四書文循環月課，福州守每年甄別一次。其甄別報名時，監院官必按名令背誦《小學》一則，能熟記者乃入册。郡守亦必以《小學》命題，定爲例，守而循之，無變無怠。夫如是，則諸童自必併心壹志於《小學》，斯其趨正而其學亦正，其學正而其心亦正，循循焉造極乎明德新民之全學，卓然爲有體有用之全人，庶幾海濱鄒魯之盛不難復見於今日，以副朝廷昌明正學作養人才之意也。蒙養之功豈不重哉！豈不懿哉！

莊有可《慕良雜著》卷二《學校論》 天下之大，萬幾之煩，非一人所能獨治也，故必求賢才與共理之。賢才不世出則求之不易得，故必立學校以教育養長之。學校之設，古先聖王所以預儲賢才，爲天下後世長治久安之計，其意至深遠矣。

《周官》賓興以三物，蓋自周以前四代之制無不同也。夫德行者，人之良知良能不學而具者也，學又擴而充之耳；若乃六藝，則不習其事即不知不能者也，故自閭里有塾，以至州序國學，無不以六者爲兢兢焉。今夫六藝之事，有司之事耳。即至《詩》、《書》，《詩》即樂之詞，《書》亦書名之積而成文者，本亦不外六藝。亦瞽史司之矣，何與於賢才？何當於平治？然而設教必以此者，禮具一本萬殊之理，是造化之根柢也；樂有太和洋溢之致，是三才之氣充塞而流露於形聲者也；射必志正體直，人之所以立體而成人也；御必範圍操縱，人之所以有用以應事也；書則有以繪摹品物之情態，而窮其變焉；數並有以推步天地之流通而無不彌綸焉。蓋人誠六藝皆通，則天人之蘊皆備，天下雖大，無難示諸掌矣。然猶恐其麗於虚也，故又使之徧觀歷代之書，以求政事得失之林。而尚慮其拘於蹟也，故又使之徧誦歌謡之詩，以驗性情好惡之正。此虞夏商周之教所以賢才甚盛，而天下之治，後世莫與比隆也。

迨乎周衰，禮崩樂壞，而學校廢存者亦具文耳。然聖人出而不見用，其教人之法亦不外是，苟非大賢，其人不得與聞性道之説，豈不以六藝者日用之所常行，賢智者習其事，讀其文，即可通其故；其非賢且智者第曰孜孜於事與文，則雖不能知之，而其器已具，即道亦無不在，使僅空談性命則其敝蓋有不可勝言者。

漢興，學校無制，而治猶近古，是故孝弟有科，鄉之六行也，力田有科，遂之興甿也，然本立而才不必具也。《六經》皆有博士，《詩》、《書》之教也，然論篤而道不必具也。以視三代，固遠不逮矣。至於魏晉，崇尚虚無，鄙夷三物，異端並

起，天下大亂，賢才乃愈衰壞。自是而後，學校之設則又以爲敷奏以言，不求實行，僅用虛文矣。於是有重詩賦者，蓋取《詩》教之遺也；有重策論者，蓋取《書》教之遺也，又有用制藝者，則尤聖道之精微愈廣博而弘深者也。而有司之取之也，惟視其文，固不問其人之才德也。及其官之也，則又不用其文，而別有吏治以律之者也。於是所言非所行，所行非所言，而教之與治遂分爲二事。雖有學校之名，而大異乎古先聖王教育賢才之意。

今夫言行者，君子之樞機，致治之本也。是故聖王之立教也，言必有物，行必有恒。後世於行藝既不具論，即其所言，類又勦竊浮靡，聊冀倖售，使執其說以問其人，將有不自解其何故而云然者，則所言之物亦且不可復問。若乃英奇之士迫於用世，以爲功令所存，亦不得不俯就繩墨以勉强於一得。然而慷慨自負之徒，或且恥其所爲，如受大辱，則後世之學校迫亦名制僅存，其於人才固未見所以教育之長養之，而且有不勝屈抑之摧折之者矣，又何異乎賢才之日不如古也耶？

周錫溥《安愚齋集》卷三《衡郡校士録代》 余試郡屬文童既竣，乃訂定其文若干首，將付諸梓。客有謂予：「童子之試，由縣而郡，以遞進之，於學使守但俯仰其間耳，而去取榮辱之權不在焉，其得士與否，非風氣之所視爲盛衰，奚用矜重而標置之也！」予謂不然。夫採風入告，貢其名於天府者，學使之事也。隨時勸厲，養其材以有成者，守土之責也。且余膺簡畀之重，負師帥之望，而值右文之日，三雍教澤彌際寰宇。衡南故名郡，川嶽秀靈，絃歌之聲比户而相望。余既以時簡其秀良，肄之以庠序，董之以師儒，而歲科期會又聚而試之，則其一方風氣之所趨，師友淵源之所漸，其醇醨真濫如懸鑑寫物，無有遺者。知之而不以告，告之而不以實，豈予之所以厚惠其人士者哉！試卷之刻，所由然也。自明經變而爲帖括，帖括變而爲策論，至於八股，去古遠矣，而治教究未大遠於古者，其言存也。八股之文，童蒙能習之，及其至，非沉浸百家，貫徹三極，心體明而操履正，有未易言工者。而當其盛時，窮深造微之士不爲嫥嫥以苟時好，宗工哲匠指麾壇坫，往往摩剏其精氣，光耀於寸毫尺楮間，嗚呼，何其精也！相沿既久，取之者不必皆明，應之者不必皆實，故有敝帚而享千金，燕石而蒙什襲，其憔悴專壹者反爲時所譙呵。夫取人以言非失也，病在并失其所以爲言，豈非主風教者之責歟？予之是編，因諸生原本而點定之，膚者使切，滯者使暢，雜者使整，俚者使雅，雖格力風骨未造其極，要必語有心得，學有根柢者，始入集中，而間論其義法於後。蓋非徒志一時之遇，又欲因而進之。諸生果信余言不謬，而睹指知歸，即由此而蘄入於古作者之室，猶通津也。不然，吾恐北面持駕，而其去楚也逾遠矣。爰取與客問答之語，以爲諸生勗，而序其端。

張雲璈《簡松草堂文集》卷四《義莊課藝序》 禮莫重於收族，而教莫大於育才。范文正創立義莊，後世踵行之者，梁溪爲最。梁溪義莊有顧氏、秦氏、華氏，惟華氏族最盛，而行之亦最久。自葵園先生設立以來，今且七十餘年，既以其入周族人之急，又聚族中羣彦而試之，課以經義，月一會，法嚴而事不數，拔其尤加獎賞焉。故爭自濯磨，無敢自外於《詩》、《書》之囿，取科第者項背相望。凡褒衣大裾而來，里中人皆得指而識之曰：「此華氏佳子弟也。」於是人才之盛遂甲於一邑。

夫古之學者必有學，自家而黨而州，至於天子諸侯之國，都莫不廣其教之之地，使朝夕進德習業於其中。古之學者必有師，延鄉大夫之賢而老者，坐門閭以教鄉之子弟，又有胥、樂正以分掌四時之教。其教之之具，則禮有揖讓俯仰之容，樂有宫商清濁之奏，《詩》有諷誦反覆之音，蓋如是其備也。其時人無一不由於教，故道德茂而風俗醇。今聖朝崇尚文學，庠序之外又爲之書院、黨塾，以儲菁莪棫樸之材，遊其中者亦既循循乎規矩。然而世家大族猶或狃於故常，習於紈袴，詆弛墨駕之士往往出於其間，未能以名教爲樂地者概不少矣。葵園先生以爲此非特子弟之過，亦父兄之教不先也。故義莊之課以家爲學，亦以家爲師，不出户庭而成教，收其放心，斂其惰氣，非謂區區帖括遂足畢教人之術，而其道已不外是。蓋收族與育才，一舉而兼之者矣。積既久，文之佳者不下數百篇。先生曾孫安愚，吏部觀政銓曹，精擇之，將剞劂以垂久遠，俾後來族人知先世用心之厚如此，庶幾深自淬厲，不懈益虔，期無負乎先人，誠善體先生之意者也。斯舉也不僅表揚文章，實足挽回風氣，華吾戚好也，故樂爲之書。

汪學金《井福堂文稿》卷九《取原講塾記》 學之爲道，人己兼資者也。不取諸人，則固陋而寡聞，不求諸己，則支離而罔據。《易》曰：「麗澤兑，君子以朋友講習。」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夫水之原者泉也，其委則澤也，由原而津，逮之至於衍而爲澤，則其益廣。由澤而沿討之，至於達乎其原，則其功深。然則二者之説雖各指其所之，其理未嘗不同條而共貫也。余少而失學，壯而始悔，四十無聞，乃讀書於先人之廬，於道茫然未有所得，賴二三同志之士相與勸善規過，朝夕於斯，寒暑弗輟，講習之益其可廢哉！因即後圃隙地搆書舍數楹，右井

左池，可飲可濯，名之曰取原講塾。或曰：「君子深造之學，程子所謂不言自得，朱子所謂默識心通，大抵得於端居静定之力居多，而子猶從事於口耳辨説，抑末矣，於原奚取焉？」余曰：「不然。天下之聞道而慕，慕而求其原者亦多矣，或滯名象而守拘墟，或遺倫物而矜鑿空，或昫沫乎困涔而自足，或汗漫於窮溟而不返者。彼其於原也，未嘗不强探力索，以師其獨智，而卒入於斷港絶潢而後已者，皆由學之不講也。夫道一而已矣，或原也，或委也，博文而約禮，下學而上達，豈有二本哉！《詩》不云乎：『左之左之，無不宜之。右之右之，無不有之。』亦在乎人之善取者乎？余雖不敏，敢不與吾友共勉焉！」於是歌以落之，其辭曰：「池之澤清且泚兮，挹彼注兹其原醴兮。一勺之多弗舍乎，爾庶幾商兑而有喜乎。井之泉清且洌兮，洗心藏密其原深兮。九軔之功弗棄乎，若庶幾井收而勿幕乎！」

唐仲冕《陶山文録》卷五《紫琅書院課藝序》　《論語》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又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明乎居業取友必有程式。國家之造士也，少則習之教，長則材諸學，董之以官師，課之以行藝。又慮其博而不專，尊而不親也，於是乎郡邑皆設書院，以老師宿儒主之，擇其子弟之秀敏者聚其中，月計而日試之，甲乙獎戒以淬厲之，而人才出焉。是書院者，學校之肆，而課藝者，即諸生之利器也。通州始置於周顯德中，而狼山、沖洲則見於《晉書・地里》。陶隱居云：「狼五山對句章岸。」蓋州縣因時變更，山川終古不易。今州負海襟江，城南五山相連，攢峯竦翠，衆水灣環，故其人物秀拔，文義淵涵，科名鼎盛，誠山水之鍾毓乎，亦由平時誦法講習，材美工巧故也。紫琅書院每歲院長十課，余愛其雅雋，樂與諸生論學會文，每月復加親課，奇文共賞，幾如崑圃積玉。適制府有刻各書院課藝之檄，因與院長、學師及鄉先生選定若干篇，付之剞劂，大率以名理爲規矩，以法脈爲準繩，以陶冶經傳，參之史學爲翦裁，毋取佻錯，毋勸俶詭，力臻醇雅，爲有體有用之才，課藝蓋其權輿也。《記》有之：「百工咸理，監工日號：毋悖於時，毋或作爲淫巧。」是集固無慮此矣。《考工》云：「審曲面勢以飭五材，謂之國工，所謂可規、可萬、可水、可縣、可量、可權也。」此則師儒之教、諸君子遴擇刊訂之功。余也簿書鞅掌，何能爲役？然讀其文若與巖巒掩映，潮波上下，則此日之月斧雲斤、模山範水，皆他年造五鳳樓手也。時方以卓薦入都，因倚裝而爲之序。

焦循《雕菰集》卷九《性善解二》　聖人何以知人性之皆善？以己之性推之也。己之性既能覺於善，則人之性亦能覺於善，第無有開之者耳。使己之性不善，則不能覺己。能覺則己之性善，己與人同此性，則人之性亦善，故知人性之善也。人之性不能自覺，必待先覺者覺之，是故非性無以施其教，非教無以復其性。

焦循《雕菰集》卷九《性善解三》　性何以善？能知故善。同此男女飲食，嫁娶以爲夫婦，人知之，鳥獸不知之。耕鑿以濟飢渴，人知之，鳥獸不知之。鳥獸既不能自知，人又不能使之知，此鳥獸之性所以不善。人縱淫昏無恥，而己之妻不可爲人之妻，固心知之也。人縱貪饕殘暴，而人之食不可爲己之食，固心知之也。是性善也。故孔子論性，以不移者屬之，上知下愚，愚則仍有知。鳥獸直無知，非徒愚而已矣。世有伏羲，不能使鳥獸知有夫婦之别；雖有神農燧人，不能使鳥獸知有耕稼火化之利。人之不善者，不能孝其父，亦必知子之當孝乎己；不能敬其長，亦必知卑賤之當敬乎己。知子之當孝乎己，知卑賤之當敬乎己，則知孝弟矣。鳥獸不知孝其父，亦不知子之當孝乎己，不知敬其長，亦不知卑賤之當敬乎己。文學、技藝、才巧、勇力，有一人能之，不能人人能之，惟男女飲食，則人人同此心。故論性善，徒持高妙之説則不可定，第於男女飲食驗之，性善乃無疑耳。

焦循《雕菰集》卷九《性善解五》　《孟子》曰：「口之於味，有同者也，易牙先得我口之所耆者也。如使口之於味也，其性與人殊，若犬馬之與我不同類也，則天下何耆皆從易牙之於味也？」此於口味指出「性」字，可知性即在飲食。曰其性與人殊，可知人性不同於鳥獸。同一飲食，而人能耆味，鳥獸不知耆味。推之同一男女，人能好色，鳥獸不知好色。惟人心最靈，乃知耆味好色。知耆味好色，即能知孝弟、忠信、禮義、廉恥。故禮義之悦心，猶芻豢之悦口，悦心悦口，皆性之善。《淮南・泰族訓》云：「民有好色之性，故有大昏之禮。民有飲食之性，故有大饗之誼。有喜樂之性，故有鐘鼓筦弦之音。有悲哀之性，故有衰絰哭踊之節。先王之制法，因民之所好，而爲之節文者也。皆人之所有於性，而聖人之所匠成也。故無其性，不可教訓。有其性，無其養，不能遵道。《修務訓》云：「陰陽之所生，血氣之精，喜而合，怒而鬬，見利而就，辟害而去，其情一也。然爪牙雖利，筋骨雖强，不免制於人者，知不能相通，才力不能相一也。」此蓋孔門七十子之遺言。故善言性者，《孟子》之後惟《淮南子》。

焦循《雕菰集》卷一二《學童讀爾雅答》　鮑席芬之子六齡，其塾師將授之以《爾雅》，問於余。余曰：非所以教也。古者六年教之數與方名，九年教之數

日；十年學書記幼儀；十有三年學樂誦詩舞勺；成童舞象，學射御；二十而冠，始學禮，博學不教。數者，一至十之數也；方名者，東西南北也；日者，干支時日數，計之使知朔望中節、歲陽歲陰之名也；書記者，書爲六書，記爲計字之誤，九章算術也。射御書數，皆有用於世，故自幼習之。既入小學，春誦夏弦，秋學禮，冬讀書，學政之掌專於樂官。孔子曰：「小子何莫學乎《詩》。」「不學《詩》，無以言。」童子血氣無定，性相近，習相遠，其間甚微。且誦且弦，使機之所蓄畢達而無所鬱遏。善善惡惡，勃然於心志間。善氣盈則陽神長，陽神長則愚暗消，聰明日益，滯塞日開，有以達古今之志而不爲迂儒。故《詩》之教最先。而又慮其肆也，節之以禮。則陰陽得所調，而中和之德於是基之。孔子之教，莫要於此。

至《爾雅》訓詁，雖不外乎六書，然學之習其藝，通其義，無容誦爲也。漢初，經學久廢，先王之教湮。蕭何草律，以學童能諷九千字以上，得爲史；更進而通於六體，則爲尚書。天下動於利祿，從而趨之。閭里書師，合《蒼頡》、《爰歷》、《博學》三篇，斷六十字爲一章，以取便於誦習。今所存《急就章》，叠簇文字，絶無條理，即其類也。揚子云取有用者作爲《訓纂》，可知前此但務諷字之多，可以干祿，於古人教書數之旨，已屬兩途。乃其時，《爾雅》屬《孝經》不屬小學，固未嘗教童子以是也。孝文立《爾雅》博士，漢書不言，見趙岐《孟子題辭》。然豹文之鼠，惟一終軍能識，則當時習之者亦甚少。蓋其時經生各習一師，第守其師之説，不復能究其師學之所出。故《爾雅》雖訓詁之指歸，而執《爾雅》之文，即能通《五經》之義，貫羣聖之言，此非通儒碩學未易言。

此三尺之童，經文未誦，先以《爾雅》授之，不啻嫁甫入門，早言杵臼，子氏猶在，賄馬來歸，不亦顛乎？大抵徒誦其文，莫知其義，而《爾雅》一書，遂成閭里書師課蒙本子，亦枉矣乎！且《爾雅》以訓詁爲文，率以一二字句，强以連之，氣已抑塞而不暢達。以方萌之機，封之使錮，如噎如吃，不可以誦，所謂長言永嘆，莫之有也。陽氣不宣，虚靈漸鈍，其帙雖終，茫然罔覺，欲其通經書，善屬文，吾知難矣。竊謂教童子者，宜瀹其性靈，導其善志，養其和氣，蓄其道德，不速其成，不誘以利，不飾以虚。果有出人之才，不必讀《爾雅》，《爾雅》自能爲之用。世之通儒，非從幼年讀《爾雅》來也。若謂近年考試之文，間有以用《爾雅》字句獲者，緣是而爲教，則非余所知矣。

李兆洛《養一齋文集續編》卷四《重修常州府學碑記代》　國家之養士也，軌之以《卧碑》，導之以師儒，申之以功令，或有跅弛不中程度，禁之斥之，未嘗不嚴且密也。然而風氣有遷變，習俗有沿襲，捨行日薄，廉恥日消，其亦有禁之斥之不能爲功，而必更其材，正其基，以求更新者乎。士君子之治身亦然矣。天予之以聰明，聖予之以經訓，即或資稟昏弱，不能自進，而督之以嚴父兄，誘之以賢師友，亦可開其愚蒙，振其疲懦。然而血氣所偏倚，嗜欲所沉溺，牿之既久，錮之愈深，夜氣不存，東西易向，此亦豈督之誘之所能爲功哉？立起自責，曠然改圖，求復其懿好之本，然而不爲習俗之所蔽，所貴乎有志之士者，固在此也。

陳壽祺《左海文集》卷四《答張亨甫書》　亨甫足下：初秋得書，知足下還里後，動静綏吉爲慰。自述所志所學，慨然有杜少陵竊比稷契之懷，深可欽仰。僕嘗思古之詩人，若李青蓮、杜樊川之流，皆志廣而才踈，識高而用寡，則亦其學之未致其實，而不足以副經世之資也。足下天才英特，絶倫超羣，非直文詞之工而已，迺復願慕於立德立功之大，汲汲然恐修名之不立，此豈空言夸飾，衒才而盜虚聲者之可幾及哉！夫經濟宏偉之士，雖其才天授，然未有不學而能臨事裕如者也。賈生年二十餘，疏陳政事規模宏遠，切中當世之務，然生乃少通《左氏春秋》，觀其所著書，尤深善於《禮》。諸葛武侯隆中對策，瞭如指掌，其後事業莫不合符，然《誡子書》乃言：「非學無以廣才，非静無以成學。」李忠定公在建炎之初，措置軍國，浹月具成，豈未嘗學古而猝辦於一朝者乎？足下英妙之年，聰明强富，沈潜於聖賢脩身立命之旨，豪傑經國濟時之業，他日出爲天下用，雖不敢高談周、召，然由所學度其所至，必能爲謝文靖，不爲殷深源；能爲李鄴侯，不爲房次律。足下勉之。明春欲仍來鼇峯肄業，甚善，甚善！引領以望。

張九鉞《紫峴山人詩文集・文集》卷四《烏鎮分水書院記》　烏鎮舊名烏戍，湖州之烏程、歸安所治地也。鎮之東爲青鎮，隸嘉興之桐鄉，煙火相望，故又名烏青鎮。鎮有墩焉，浙西之水發源天目，歷苕霅，入瀾溪，分九派而匯於鎮。明同知羅斗，就水口築墩，曰分水墩。桐鄉沈兵備青齋世居於是，乾隆丙午，兵備自山東運河道任歸，思其鄉人失學無師，而人材之即於偕窳也，建書院於墩之上，即顔曰分水，前後屋凡若干楹，堂廡庖湢畢具，歲延師課生徒其中。以一鎮而聚三邑之士，烏虖盛矣！今年春，兵備及桐鄉令李君廷輝以膏火絀於貲，謀諸余，爰偕守令各蠲俸緡，而逆平湖進士徐君爲主講。古者士無不志於學，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設鄉老、鄉大夫、州長、黨正、族師、閭胥、比長之屬以董之，無非學，即無非師也。蓋野處之秀，教而成之，可爲卿大夫之選，不教則將入於莠民而不自知。於是董之以師，講明於孝友睦婣，陶淑於詩書禮樂，磨揉遷革，

而俊造繇是出焉。烏鎮故吳地，吳越之民多秀，而習俗澆漓。且其地闤闠錯雜，游敖蕩佚之風往往而有。是書院之設，實合於家塾黨庠術序之遺意。而徐君因與其徒藏修游息，其教易入，則其學易成。抑比年以來魁進士科者，皆在苕霅數十里之內。科目固不足榮多士，而士各砥於學，以應昌明之運，固余之志，而兵備與徐君之所期者。余故記之，以爲多士勗。兵備名啓震，乾隆庚辰舉人，官山東運河兵備道。徐君名志鼎，乾隆乙未進士，曾官四川南谿縣知縣。

《皇朝經世文續編》卷四《原性》 天命之謂性，渾然一理而已。宋儒則謂有義理之性，有氣質之性，是析性爲二矣。吾謂性只是義理，而氣質不可以名性。性猶水也，氣質猶蓄水之池也，而名池爲水可乎？性猶米也，氣質猶煮米之釜也，而名釜爲米可乎？池垢則水污，非水污也，池污也。釜穢則米黑，非米黑也，釜黑也。氣質惡，則性被錮，人之有不善也，非性不善也。氣質使然，豈可不知變化哉，變化氣質之道無他，遏人欲存天理而已矣。天理者，所性而有者也。人欲者，緣氣質而生者也。人具耳目口身之質，其能聽能視能言能動者，氣之靈也。而天理寓乎其中，聽思聰，視思明，言思忠，事思敬，則天理爲主，氣質無權，而人欲潛消矣。喜聽淫聲，好視邪色，言而無信，動而無禮，則氣質用焉。人欲紛生，而天理不能作主矣，然則遏人欲，存天理，豈非盡性之全功乎！是故聖人者，純乎天理而無一毫人欲之私，如最上之金潔淨光明，而無一絲銅鉛之雜也。賢人者，循乎天理而未免有幾微人欲之私，如中上之金堅實朗潤，而不無一二絲銅鉛之雜也。中人者，稟乎天理而累於人欲之私，如中下之金合鉛銅以成質，而闇然不見其色也。愚不肖者，天理爲氣質所拘，人欲從而錮蔽之，如在礦之金，雜以銅鉛，覆以土石，樵牧者過其間，不知其有金也。然謂無金則不得也，苟掘取其礦冶而分之，去其累金者則燦然生色，雖牧豎樵夫，亦識其爲真金矣。今自中人而下，見聖人、賢人亦知慕之，而自謂不能，甘於暴棄，是雜金於銅鉛之內，埋金於土石之中，變其本體，忘其固有，而徒垂涎於他人之金也。豈不惜哉！

《皇朝經世文統編》卷九九《全體略論》 人生百體，各有專司，有堅硬如骨與齒者，有柔滑如肉與筋者，亦有流質如血類者。全骨共二百餘枝，方員長短不一，其形連接處均有胞膜，而裹以動肌以爲舒縮翕張之用。人身可分爲三大部，即首、幹、自頸至股爲幹。肢、手足。是也。首部爲腦之所居，而視聽嗅味之官亦在焉。如心肺肝胃大小腸內腎有二，爲藏溺之器。之屬，均在幹部。肢部則有手與臂以主工作，脛與足以主行動焉。至若消食、運、呼吸、溲溺四要事，皆性命不可少者也。蓋食不消則不得以去故而納新，血不運則四肢百體無以得所養，非呼吸則血濁而不清，非溲溺則無以消融渣滓而蕩滌邪穢矣。皮者所以護身者也，皮上有膜，膜有多孔，汗即由孔發出。養身之物以空氣、飲食、衣服、清潔、運動五者爲要。我等受父母之遺體，固不可不加意調護。雖然，坿吾身者有心，焉人可使身爲心役，不可使心爲身役，若縱口體之欲而置心於不顧，亦豈得爲善養身者哉！

《皇朝經世文統編》卷九九《論腦質》 紐約《格致報》云：人之聰明在於腦，男女皆有。前數年已有人考之，今俄國復有醫士細心考究，常與人論云：爾以爲男聰明愈於女耶？女聰明愈於男耶？有云，女聰明愈於男者。又一醫士云，聰明由於教化，非盡由於腦也。奧大利洲未歸英國以前，人皆蠻野，既歸英化之後人漸智矣，可知半由教化，半由生成。嘗考該洲男子之腦積體大於女子四百八十一分半，彼古埃及人最稱教化之美制，人皆能學，然後方平量其腦所別於奧人有六百二十六分半，即波斯人之腦亦大過奧人六百九十九分。以此論之，可以能辨人聰明之高下。故俄國醫士特究心於人物之間，以考其腦之大小，而即以知人之腦寔豐滿於萬物，故人之聰明亦勝於萬物。惟可異者，物中如貓腦重約二兩八錢，犬腦重約八兩，羊腦重約十二兩，獅子腦重約二十五兩，人熊腦重約四十兩，大牛腦重約五十兩，馬腦重約六十五兩，人腦則重約一百三十六兩，以上諸物腦與人腦比較則不能相勝。惟物中有二大獸，如海鰍腦獨重有二百八十兩，象腦則重有四百六十兩，是二物腦大過於人數倍，而聰明不能過人，抑又何與？然則謂男子必聰明過於女子亦未甚當。醫士曰，男女聰明既不能偏勝，而其中亦分別有學與否，乃有時有學問之人偏於人情，不能理會，無學問之人轉能理會人情到透處，可知從腦上分別聰明與否，亦有難言之處。觀於俄國前時有一武員精於用軍而其腦極小，又有一天主教神父深明天道人道而其腦亦極小，可知聰明優絀似不能專以腦之大小決之。推之有謂凡人腦壯大，即身體强固，人腦細小即身體薄弱，又不足言矣。惟有時其人之體貌魁梧其腦亦從而增大，此亦如海鰍與象體大，而腦亦從大耳，未可信其聰明之必大也。觀此論說紛紛未衷一是，想業醫家尚須許多察驗，始能知其明確。前謂判人之聰明優絀，不能專於腦之大小辨之，然有時觀腦中所見之筋係幼細明朗者，人必聰明。如腦筋所現係粗大無靈秀之氣者，人即愚蠢，此又不可不知也。至於論腦之生長，如

魚鳥之無腦，而一味柔滑，固無足與人較論，即如海鰍與象之腦筋絞甚多，其生長與人不同，亦不能與人較論。若男女之腦其生長亦有不同，蓋因其腦筋位置總有異也。更可異者，魚鳥既無腦筋，一味柔滑，乃有一種海物名爲海螺者，獨精强捷巧，越山超海，尾能鋸木架屋而居，智慧幾與人同，此種物如以腦考其聰明，又解人難索矣。嘗考之愚拙之人，其腦筋常多於智慧之人，然則專以腦分智愚亦不然矣。更有一醫士考知腦分前後合男女兩腦旁之前，其腦常重於女，故謂男獨腦明過於女耳。惟俄國醫士考驗之法獨與此不同，係先察其腦之輕重，復將其腰骨内之髓肉察之，謂人一身筋節概從腰骨之髓肉處鼓舞運動，欲考人之聰明優絀，當並腰髓肉考之，始能分辨。故該醫士又嘗即鳥獸等物之腰骨髓肉而考驗，如生雞腰髓僅得本身腦肉一身之半，白鴿牛羊馬僅得本身腦肉二分之半，貓僅得本身腦肉三分，狗與海狗僅得本身腦肉五分，鼠僅得本身腦肉六分半，海鰍得本身腦肉十分，象僅得本身腦肉十八分，惟人則多得四十九分，以此數計之，宜乎人之首出萬物矣。夫天地間之物，雞能司晨，貓能捕鼠，諸物各出其知覺以効用於人，天之賦畀亦奇矣。凡此論人聰明之所由生，俄國醫生考論爲詳，而緣其所得之理，固在俄前武員精明强幹腦小智大，亦在乎考察腰髓之一道也。按其考知該武員腦肉重得一百三十九兩，其腰骨髓重二十八兩，寔得其本身之腦肉四十九分零，又女子之腦重得一百三十兩，其腰髓重二十六兩，寔得其本身腦肉二十六分零，是男女稟受既殊，故聰明亦因之而異，俄醫士其考之詳，宜其識之卓也。

姚瑩《中復堂全集・東溟文集》卷一《心説》 人之所以爲人者，心而已。心具性而發意，性本命，命本五行，五行本陰陽，陰陽本天，推而上之其道一，故無不善。意之發有誠有妄。誠者爲情，發乎情者，視聽言動莫不正，正則善，善則可以聖矣。妄者爲欲，發乎欲者，視聽言動莫不邪，邪則惡，惡則至於狂矣。推而下之其道二，故善惡分焉。上焉者惟其理，理虚而不可見也，聖人達之。下焉者惟其事，事實而莫能遯也，君子修之。故爲人者，治其心而已。有存焉於此存，有去焉於此去，舍是以爲人，吾不知其所以人矣。

天者，非夫蒼蒼之謂也，達乎陰陽而已矣。陰陽者，非夫男女之謂也，達乎五行而已矣。金木水火土者，分天道而行之，行之以爲命，命之以爲性，木命仁，火命禮，水命知，金命義，土命信，五行之德也。

人得五行之秀以爲性，無弗具也，而有盛衰强弱焉。五盛爲中，得中者聖，一盛爲正，守正者賢，或衰焉，或强焉，則强者過之，衰者不及，五皆衰則戾矣。惟心也，扶其衰，抑其强，進其弱，及其盛天也。有人道焉，參贊化育之謂也。

至哉！心也。極乎九重無復上也，際乎九淵無復下也，一息周宇宙，一念通異類，昭明乎日月，幽渺乎鬼神，人知神之神，而不知心之神也。天人有異，神乎一而已。

心無不在也，去乎此則即乎彼，無所去，無所即，心之静耳。静在吾身，吾無身在天地。

世之以寂然爲心者，其不善言心者乎！心爲我寂則爲我動，不爲我寂者必將爲物動，爲物動者心非我有，苟爲我有則不爲物動，不爲物動者，動如無動也，何必寂乎！

心之寂也有其象，昭昭乎；心之感也有其幾，淵淵乎。不見其象者，不見其幾也，故《易》不言幾而言象。

天下之可以心悟者，豈一一而觀之哉。有對者在也。觀白可以知黑，觀有可以知無，觀生可以知死，觀往可以知來，觀人可以知我，無所觀無所知則其心不神矣。不神其心者，蔽其心者也。入乎宗廟而後肅焉，臨乎大野而後廣焉，鑒乎澄潭而後清焉，止乎深山而後静焉，則前乎此者微矣。聖人無不肅，無不廣，無不清，無不静，物與有合耳，非與有加也，此心之至也。

朝有行而暮忘焉，非善忘也。朝有行而暮存焉，非善存也。彼之所存忘者事耳。惟心也無所忘，亦無所存，以常熒熒然後不逐。

物之有干我者，必有致者也。我致之，物何尤？我無致而物至，則非其干也。遇耳，兩相遇，物何尤？有尤物之心，則心亂矣。

操則存，舍則亡者，心也。孰操之，孰舍之，非有操舍乎我者也，心自主之。自主之者，無使奴之者也。無所奴，斯有所主矣。物役之，人役之，豈非奴其心哉。

人之有覺昧者，非心也，氣也。陽氣動而開，開則覺。目開則有見也，耳開則有聞也，鼻開則有臭也，口開則有言也，九竅開而後心有所出入矣。陰氣静而閉，閉則寐。目閉故無見也，耳閉故無聞也，鼻閉故無臭也，口閉故無言也，九竅閉而後心無所出入矣。有所出入而能静者，心之凝也。凝故一，一則定而安，定而安斯誠矣。無所出入而不静者，心之散也，散故妄，妄則變而夢，變而夢斯幻矣。至人所以無夢者，以不寐而能静其心。夫不寐而能静其心，則其寐也，於夢

何有？

人之有生死者，亦非心也，氣也。心者陰陽五行之理，身者陰陽五行之氣，理氣合而爲人。理也主之，氣也奴之，理也居之，氣也舍之。理者無窮，氣者有盡。故氣感焉而生，生而長，長而壯，壯而老，老而衰，衰而盡。其生也有與來，其死也有與去。心誠則理順，理順者氣和，和者生之徒也。心妄則理乖，理乖者氣戾，戾者死之徒也。人知所以生死，則修短之數無所凝滯於其閒矣。

人之所以有魂魄者，氣也而有形焉，有神焉。魂者清靈而上浮，氣之陽也，神也。魄者濁滯而下降，氣之陰也，形也。人晝而清明，夜而昏惰者，晝陽氣魂用事，夜陰氣魄用事也。魂苦爲魄拘，故神苦爲形役，至人以魂斂魄，不以魄斂魂，故以神運形，不以形運神也。魂斂魄者，魂强而魄從之，則濁滯者化矣。魄斂魂者，魄强而魂從之，則清靈者敝矣。神運形者形安而神定，形運神者神燥而形敝。此二者，一以心宰之，心明則清氣應而魂魄靈，故爲聖賢忠孝慈惠寬和，心昏則濁氣應而魂魄滯，故爲愚闇貪吝急刻慘暴，此善惡之分也。故聖人不言魂魄形神者，非不事也，一治心而魂魄形神皆治矣。

人一而中土、四夷之民殊焉，言語不相通也，嗜欲不相同也，知能之殊何怪乎爾？吳越之民，見言天者日星之儀，寒暑之表，詫以爲神，不知天官疇人羣聚而習之。燕趙之民，見夫泅水者乘風狎浪，出入深潭，驚以爲怪，不知甌越譽户童少而能之。世所傳浮屠之幻亦猶是耳，何怪之有。且人塊然一物，而有見，而有聞，而有言，而有動，是不亦怪之至乎，不此之思而幻術之是慕，斯乃足怪耳。

老氏之徒之言命者，我知之矣。綿綿延延以存其氣，窈窈冥冥以固其精，合氣凝精以抱其神，三者致一，以爲長生有惡乎？死者也。釋氏之徒之言性者，我知之矣。來無所始，去無所終在心爲想，在目爲觀，在耳爲聞，在舌爲説，不即一切，不離一切，出入乎生死者也。是二説者，吾能知之，而不爲之，無與乎生死云爾。

鴟鴞之惡，無惡乎人也，人自憎之。鳳皇之文，無美乎人也，人自慕之。人之於鳥也，不亦强用其心乎？曰，非也。人自爲其憎慕耳，何心於鴞鳳哉！吾悲夫世之逐鴞鳳而忘美惡者也。

女子至柔也，而丈夫懼焉；嬰兒至懦也，而行者避焉，則非畏其柔懦也，有動其心者矣。三軍至猛也，而賁育睥之；鼎鑊至烈也，而毛焦趨之；則非狎其猛烈也，有不動其心者矣。

魏源《古微堂内集》卷二《默觚中・學篇十》「與之齒者去其角，傅之翼者兩其足。」非天以是限之也，齒即角所變，翼即足所化也。人之智慮亦然，豐於此則必嗇於彼，詳於末則必荒於本。故勞心者不勞力，尚武者不修文；文學每短於政事，政事多絀於文學；惟本原盛大者，能時措出之而不窮，故君子務本，專用力於德性而不敢外騖，恐其分吾德性之功而兩失之也。羽翼美者傷其骸，枝葉茂者傷其荄。經霜雪而後彫之木，必非有灼灼天豔之材也。故飾其外，傷其内；扶其情，害其神；見其文，蔽其真。能兩美者，天下無之。《抑》戒之詩，「修爾車馬，弓矢戎兵」者，不過數言，而惟諄諄於身心言動之際，豈非貫用於體之聖學哉！

魏源《古微堂内集》卷二《默觚中・學篇十一》 氣質之性，其猶藥性乎！各有所宜，即各有所偏；非煅製不能入品，非劑和衆味，君臣佐使互相生克，不能調其過不及。故氣質之性，君子有不性者焉。仁義禮智，孤行偏發，皆足以僨事。賢智之過，有時與愚不肖相去唯阿，況以利欲濟其氣質，但有不及無太過乎？今夫迂、厚、剛、介、寬、審、賢者之過也。今世之士，患迂、患厚、患剛、患介、患寬、患審者幾何人？患俗、患薄、患柔、患濫、患隘、患惰疏者，則滔滔皆是，求如賢智之過且不可得，矧望其純德性之用而無氣質之偏耶？非學胡臣？非學胡成？《詩》曰：「庶人之愚，亦職維疾；哲人之愚，亦維斯戾。」

錢保塘《清風室文鈔》卷一《書荀子性惡篇》 荀子言性惡，必教之而始爲善。故曰，惡者，性也。其善者，僞也。僞者，人爲之也，人爲之即教之也。與孟子言逸居無教，近於禽獸意無異。故一言性善，一言性惡，言相異而旨則一。孟子言性善，是因其始見而非窮其究竟，即夫子相近之説。荀子言性惡，是因其究竟而追例其始見，即夫子相遠之説。程朱言氣質之性美惡不同，實陰用荀子性惡之説，宋人多譏貶荀子，故不肯明言之耳。此義自嘉善謝金圃、嘉定家竹汀兩先生發之，特爲補成其義。

曾國藩《曾文正公全集・文集》卷一《順性命之理論》 嘗謂性不虚懸，麗乎吾身而有宰；命非外鑠，原乎太極以成名。是故皇降之衷，有物斯以有則；聖賢之學，惟危惕以惟微。蓋自乾坤奠定以來，立天之道曰陰與陽，静專動直之妙，皆性命所彌綸。立地之道曰柔與剛，静翕動闢之機，悉性命所默運。是故其在人也，絪縕化醇，必無以解乎造物之吹噓。真與精相凝，而性即寓於肢體之中。含生負氣，必有以得乎乾道之變化。理與氣相麗，而命實宰乎賦畀之始。

以身之所具言，則有視、聽、言、動，即有肅、乂、哲、謀。其必以肅、乂、哲、謀爲範者，性也；其所以主宰乎五事者，命也。以身之所接言，則有君、臣、父、子，即有仁、敬、孝、慈。其必以仁敬孝慈爲則者，性也；其所以綱維乎五倫者，命也。此其中有理焉，亦期於順焉而已矣。請申論之：性渾淪而難名，按之曰理，則仁、義、禮、智，德之賴乎擴充者，在吾心已有條不紊也。命於穆而不已，求之於理，則元、亨、利、貞，誠之貫乎通復者，在吾心且時出不窮也。有條不紊，則踐形無虧，可以盡己性，即可以盡人物之性。此順乎理者之率其自然也。時出不窮，則泛應曲當，有以立吾命，即有以立萬物之命。此順乎理者之還其本然也。彼夫持矯揉之說者，譬杞柳以爲桮棬，不知性命，必致戕賊仁義，是理以逆施而不順矣。高虛無之見者，若浮萍遇於江湖，空談性命，不復求諸形色，是理以悄恍而不順矣。惟察之以精，私意不自蔽，私欲不自撓，惺惺常存，斯隨時見其順焉。守之以一，以不貳自惕，以不已自循，慄慄惟懼，斯終身無不順焉。此聖人盡性立命之極，亦即中人復性知命之功也夫。

曾國藩《曾文正公全集・日記》卷上　孔子所謂性相近習相遠，上智下愚不移者，凡事皆然。即以圍棋論，生而爲國手者，上智也。屢學而不知局道不辨死活者，下愚也。此外皆相近之姿，視乎教者何如。教者高，則習之而高矣。教者低，則習之而低矣。以作字論，生而筆姿秀挺者，上智也。屢學而拙如薑芽者，下愚也。此外則皆相近之姿，視乎教者何如。教者鍾、王，則衆習於鍾、王矣。教者蘇、米，則衆習於蘇、米矣。推而至於作文亦然，打仗亦然，皆視乎在上者一人之短長，而衆人之習隨之爲轉移。若在上者不自咎其才德之不足以移人，而徒致慨上智之不可得，是猶執策而歎無馬，是真無馬哉。己未十月。

劉熙載《古桐書屋六種・持志塾言》卷下《心性》　天賦性於人，以全授之，人當以全歸之。故盡性是本分事，不能盡性便是虧了本分。

天具「元、亨、利、貞」四德，所尚、所厭，可知矣。人之本心，與天無間，顧可不深懼「梏亡」，以務免夫失類耶？

「『元』者，善之長」，故「善」字以上，聖人不言。

觀於藥性，知草木亦秉五常之一，祇是不能相通。故天地之性，人爲貴。

天之理備於人，如每一瓜子內，皆有全瓜之性在。

性統萬善，若於事物上通貫不去，則所謂性者非性矣。

知性善，則知一切好事皆本分中所有，一切不好事皆本分中所無。斯於當爲、當去者，自爲之、去之，而不能已。

學者自信得性善，則知其可學；教人者信得人之性善，則知其可教。其能信處，即是性善也。

善則好之，以其與本體同也；惡則惡之，以其與本體異也。觀人心好惡之常，性善豈難知哉？

性要在「七情」、「五事」、「五倫」、「萬行」上盡，盡之之功，敬而已矣。

孟子言「養性」，先言「知性」，朱子註「畏天命」，「君子而時中」，「君子存之」，亦皆補出一「知」字說。

以義理爲性而不可恃也，以氣質爲性而不可任也。故必盡性、節性焉，斯可耳。

歐陽公謂「聖人教人，性非所先」，語病甚大。其病根，由以「性」與「五常」爲二物也。

人之言性者，不齊於性。初無所加損，惟道性善者必歸於善，道性惡者必歸於惡，道性善惡混者必歸於混，道性善惡空者必歸於空，則有斷斷不爽者。

先儒楊氏謂：「人性上不可添一物。」此最道得盡。蓋性上一有所添，便是不好底物事矣。

道無往而不在。古之矜細行、勤小物者知之！

「天在山中」曰「大畜」。人之心在身中，所畜之大，亦如之。

理之在天地萬物，與理之在吾心，一而已矣。魚口之內外，皆水也；橐籥之內外，皆風也。

心之所以爲大體者，以能以義理爲主，而不聽血氣用事也。不然與小體何異？

心不若人，則不知惡。不若人，如不好義而好利，不憂道而憂貧，皆是。

心須是常在本位。動而失中，雖非惡念，亦屬私意。私與惡之實，相去幾何？

喜怒哀樂一不中節，則行之於身，措之於世，無不差謬。學當以理、性、情爲第一義。

人心有欲則昏。「公生明」，「誠則明」，惟無欲也。

心役於物，非必外物，如役於忿，役於欲，皆是。

事要好看，好聽，皆害心之欲也。「怵惕惻隱」，不以內交要譽，惡其聲而然。

心之本體，斯見矣。

語默動靜，天理常存，是爲本體不動。舍天理而言不動，皆異學也。

「止其所」，即是不息；不息，即是「止其所」。「止」、「不息」，皆指天理而言。

人之本心喻以鏡，不如喻以日。日能長養萬物，鏡但能照而已。用異，則體可知矣。

「生於其心，害於其政」，「舉趾高，心不固」，「內以占外，外以占內」，皆《易》理也。

告子「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此《易》所謂「艮其限」也。「言」、「心」、「氣」，孟子本貫爲一箇，告子却截成三箇，其蔽甚矣！

仁，人心也。仁存即是心存。若舍仁而言存心，所存果何心乎？

時有造次，而心不可造次；時有顛沛，而心不可顛沛。每當造次、顛沛時，須念之。

「人窮則反本」，此特以常人言之。若君子，則無時不反本，不待窮而後然。《論語》、《中庸》言「忠恕」，《大學》曰「心誠求之」，「所藏乎身不恕」，孟子曰「反身而誠，强恕而行」。周子曰「聖，誠而已矣。聖人之道，至公而已矣」。聖賢心法，先後一揆如此。

方濬頤《二知軒文存》卷九《書韓子原性篇後》　善乎韓子之說，折衷於孔子，足爲千古言性者標準也。若李翺則舍孟、荀、揚而作《復性書》，皇甫湜言性論則是孟而非揚，杜牧言性辨則黜孟揚而以荀爲得之，在唐之世亦既各執一說，紛然莫決。嗚呼！是即所謂雜佛老而言者也。降至於宋司馬氏、蘇氏、王氏皆主揚子之說，惟伊川則主孟子之說，而以荀與揚爲不知性。厥後言性者宗之，顧時有異同，分門別户，援儒入墨，雖賢者猶不免焉。宇宙間忽增此理學之障，無惑乎聖教日衰而黨錮日重，謂非言性者階之厲耶！荀與揚無論已，孟子之創性善之說，思以鼓舞天下而納諸大道之中，此固爲師儒者救世苦心不得不爾也。然較之孔子之言相近，言不移，則似有間已。區爲三品，其說至當，奈何後之言性者，宗孟而忘背孔，說理而蹈空虛，講學家中無定見，競起爭端，其說愈繁，其旨愈晦，其徒益衆，其論益偏，遂至流入於佛老而不自知，而偏天下皆理學之障也。豈不謬哉！

俞樾《春在堂全書・賓萌集・性說上》　孟子曰人之性善，荀子曰人之性惡。夫性之善惡，孔子所不言，則二子之說，未有以決其是非也。然而吾之論性，不從孟而從荀。孟子曰：「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烏乎！孩提之童，豈誠知愛其親歟！其母乳之，其父燠休之，故赤子之愛其親者，私其所昵也。順是以至於長大，於是有同異之見，於是有憎愛之私，而獄訟由此興，兵戎由此起，適足以明性之不善而已矣，安見其爲善哉！今使鄰之人與之糗餌，其兄敓而返之，則且瞋目而視其兄，然則孟子之說非也。孟子曰：「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今夫水搏而躍之，可使過顙，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豈水之性哉，其勢則然也。人之可使爲不善，其性亦猶是也。」嗚呼！使天下之人而皆聖人、賢人，即其不肖者，亦不失爲君子，而爲不善者，千百之一也，則孟子之言信也。今天下之人爲善者少，而爲不善者多，何其性之善變乎？夫水之搏而過顙也，俄而復其故矣。水之激而在山也，不崇朝而復其故矣。其性不如是而彊之，如是固未有能久者也。人之爲不善，若將終身焉，然則孟子之說非也。且人之有善惡，猶人之有壽夭也。人之壽至七十者稀矣，八十、九十者或僅有之，至百年者往往而絶焉。故一邑之中有百年者，則且以爲異矣。夫所謂聖人、賢人者，或數百年，或數十年而始一人焉，一邑之人之衆，而百年者一人，固已謂之異，千百年之人之衆，而聖人賢人者一人，豈得謂之同乎？孟子曰：「堯舜與人同耳。」嗚呼！何其言之易也。若夫人皆可以爲堯舜，則有之矣，今夫吾壽固不可得而知也。然而善養生者，慎寒暑，節飲食，損嗜欲，亦自足以却病而益壽，是故百年可以養而至也。堯舜可以學而至也，此非直孟子言之，雖荀子亦言之，故曰「涂之人可以爲禹」。然而荀子取必於學者也，孟子取必於性者也。從孟子之說，將使天下恃性而廢學，而釋氏之教得行其間矣。《書》曰：「節性惟日其邁。」《記》曰：「率性之爲道。」孟子之說其率性者歟，荀子之說其節性者歟。夫有君師之責者，使人知率性，不如使人知節性也。故吾之論性，不從孟而從荀。

俞樾《春在堂全書・賓萌集・性說下》　荀子曰：「古者，聖人以人之性惡，以爲偏險而不正，悖亂而不治；故爲之立君上之勢以臨之，明禮義以化之，起法正以治之，重刑罰以禁之，使天下皆出於治，合於善也。是聖人之治而禮義之化也。」嗚呼！其言盡之矣。民之初生固若禽獸，然聖人者作，懼其人之禽焉、獸焉。於是教之，使知有父子之親，夫婦之別，尊卑上下長幼之分。而民始皆芒然無所措手足，於是制之爲禮，若曰能如吾禮足矣。而民又不能皆然，於是制之爲刑。夫使人之性而固善也者，聖人何爲屑屑焉若是？或乃曰，聖人之教人以人性之本善也。若人性不善則教無所施，今將執禽獸而使知有父子之親，夫婦之

別，尊卑上下長幼之分，得乎哉？吾則曰，此非性之異也，才之異也。禽獸無人之才，故不能爲善，而亦不能大爲惡。人則不然，其耳之聰，目之明，手足之便利，心思之巧變，可以無所不爲，故能役萬物而爲之君，配天地而參焉，若是者皆其才爲之也。故方其未有聖人也，天下之人率其性之不善而又佐之以才，蓋其爲惡有什伯於禽獸者矣。聖人曰，是能爲惡亦將能爲善，非如禽獸之冥頑不靈無所施吾教也。於是以其所能教人之不能，以其所知教人之不知，而人之才果足以及之。故孟子曰：「人皆可以爲堯舜。」荀子曰：「涂之人可以爲禹。」夫其所以可者，才也，非性也。且夫人有人之聖，物亦有物之聖。《記》曰，有羽之蟲，三百六十，而鳳皇爲之長；有毛之蟲，三百六十，而麒麟爲之長；有甲之蟲，三百六十，而神龜爲之長；有鱗之蟲，三百六十，而蛟龍爲之長；倮之蟲，三百六十，而聖人爲之長。然則鳳皇、麒麟、神龜、蛟龍之數者，亦物之聖者也。人之聖者，能以其所能教人之不能，以其所知教人之不知，而物之聖者不能焉，此非其性之不足，而其才之不足也。是故性也者，人與物所同也。才也者，人與物所異也。吾之論性，不從孟而從荀。然性既惡矣，人且曰吾禽獸耳，何善之能爲？故吾屈性而申才，使人知性之不足恃然，故不學者懼矣；使人知性不足恃而才足恃然，故學者勸矣。

劉光蕡《烟霞草堂文集》卷一《性説》　陽明論性，有無善無惡之説，諸儒掊擊不遺餘力。爲陽明之學者，乃調停其説，謂無善無惡乃所謂至善，説者以爲左袒陽明。自予思之，無善無惡者，不可以善惡名也。如初生之孩提，可謂之善乎？抑可謂之惡乎？如人一念未生，可謂之善乎？可謂之惡乎？而人之材，則未有不能爲善不能爲惡者。故程子云，人生而静以上不容説，纔説性，便不是性。又云，惡亦不得謂之非性。特舉天下之人均好善而惡惡，可見天下之人本然處均善而無惡。此孟子所以極言性善，而諸儒言性亦須體貼而不可率非也。夫子論性，但曰相近，而善惡均不問，其論不移，不曰聖人大惡，而曰上智下愚。夫善惡者理，智愚者姿稟也，而皆與性無涉，則性之爲性可知矣。故欲論性之善惡，不如論人，既謂之人，則有倫常，能盡倫常方謂之人，人苟無愧於人，即可無愧於性。故凡論性之善惡者，皆其爲人計也。苟其爲人不差，其性在是矣。故吾謂今日爲學，不必求深，但即日用之閒時求無愧，他皆可不問矣。因閱某生文，有感故言之。

徐時榕《季仙先生遺稿・心性辨》　凡人與身俱來者心也，與生俱來者性也。心爲身之主，本實有者而其燭理也則虚，故學問思辨，舉凡運用之妙，有己所獨知而人不知者。性爲生之原，本虚無者而其備理也則實，故喜怒哀樂，舉凡感發之神，有已或不知而人共知者。之二者在人果孰爲貴乎？果孰先而孰後乎？試詳辨之。

謂心存仁義爲可貴乎？曷爲乎禽獸有心而無仁義？謂心具知覺爲可貴乎？曷爲乎蟲魚無心而有知覺？是萬物之靈不靈於其心而靈於其性。故雖一草一木靡不有性，而亦往往有靈，且若天下至聖能盡其性，即推而至於盡人之性，盡物之性，皆能不思而得。有如無所用心者，亦由其德性靈明故耳。然則可貴者性也，而心固不必貴。子思作《中庸》所以言性而不及心者，其有意歟？然而《中庸》一書，子思筆之以授孟子者也。乃孟子則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又曰：「存其心，養其性。」又曰：「動心忍性。」不特言性，兼言心，且必先心而後性者，何哉？豈有孟子而倍師者乎？蓋性有先天後天之别，而心有統屬主宰之權。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先天之性也。口之於味，目之於色，耳之於聲，鼻之於臭，四肢之於安佚，後天之性也。後天之性不可長，先天之性惟恐不長，於此而欲保其元，則非正心不爲功，其心正則其於性也，蓋有若網在綱而不使之紊，若馬在馭而不使之逸者。夫爲君子者，亦豈無文繡膏粱之性哉！而能居易以俟命者，性受心制也。彼小人者，亦豈無令聞廣譽之心哉！而每行險以僥倖者，心隨性失也。心隨性失而心役於物欲，則其去禽獸幾希矣。性受心制，而性明其本善，則可與聖賢同歸矣。由此觀之，有所爲而爲者人之心，無所爲而爲者人之性。心顧不貴於性乎？乃若以爲孟子之學不同於子思者，則又非也。子思之言性，就天命而言，則心在其中，故可言性不言心。孟子之言心性，就人爲而言，則心爲之主，故不得不先言心而後言性。他日本乎子思者，有朱子「性猶太極」之説。本乎孟子者，有張子「心統性情」之説。學者苟能深思而熟玩之，知其並行而不悖焉，則得已。

徐時榕《季仙先生遺稿補遺・氣質説》　人稟天地之性以生，而氣質隨之。氣質者，人心道心所由分也。性無不善，道心動而善，人心動而惡，氣質之分於是爲性累而性爲之不齊。夫猶是心也，何爲道心？何爲人心？皆其心之所自知也。仁之於父子，義之於君臣，禮之於賓主，智之於賢者，循乎理者，道心也。口之於味，目之於色，耳之於聲，鼻之於臭，四肢之於安佚，徇乎欲者，人心也。人能以道心爲心，而氣質自化而爲和。人苟以人心爲心，而氣質即變而爲厲。氣

質無知，亦視此心爲之主與否耳。氣質聽命於心者爲聖賢，心聽命於氣質者爲庸愚，此非性之殊，而氣質馴與不馴之異也。顧人孰不願以聖賢自居而卒甘爲庸愚者，由心無逆制之權而縱欲，偷安好惡，無節於内，知誘於外，不能反躬，若無舵之舟，無銜之馬，飄蕩奔逸，迄無底止，而氣質遂昏迷駁雜而性不可復。嗚呼！是豈氣質之罪哉！實心不能自主有以使之然耳。今夫水之在山，瑩然湛然未嘗不清也，及出山而至於汙下之地，泥塗混之，源雖清而流斯濁已。然一加以澄治之功，而濁者可使之復清。人性中之氣質亦猶是也，方其寂然不動，氣質之明粹自若也，及感於物而爲物引，氣質因之而昏駁矣。然明粹者其天，昏駁者其人，人者克則天者復，於此而欲逆制此氣質，非盡其心存其心不爲功。且夫大木必斷度而後成材，璞玉必雕琢而後成器，氣質必變化而後成德，故聖賢之性，非遠過於庸愚，即氣質亦非大異於庸愚也。而視聽言動必以禮，喜怒哀樂惟其和，無時或放其心，無地不用其力，有如天道左旋而行彌健者，積而至於睟面盎背，無非温恭之象焉。此無他，逆制之功深，人心之危者安，道心之微者顯，而氣質退聽於無權也。譬諸鏡焉，天地之性，鏡之光明者也；氣質之性，鏡之塵垢者也。塵垢固藉滌除而光明，亦事拂拭少有間斷，光明一變而塵垢已。試觀堯之戒曰：戰戰慄慄，日謹一日。湯之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乃知德性渾全者，猶如是其殫心也，而況氣質之有偏剛偏柔者乎？旨哉，横渠張子之言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其論學也，必以知禮成性，變化氣質爲先，蓋有見乎其大者矣。

《啓後留言》 人之稟賦不同，好惡各異，雖是天性，亦由學習。譬如，其父作室，其子必能塗丹；其父耕田，其子必能播種。蓋其自少而壯耳濡目染，習慣自然，所以能繼父之業，成父之志。此等佳子佳孫雖非盡由管教，要不能無賴於指導。至於頑懶饞猾不務正業者，亦不能因其生性頑劣而不加懲戒。爲父兄的總宜隨時規勸之，開導之，化其劣性以漸臻於善道。《孟子》曰：「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就是這個道理。

《康有爲全集》第一集《康子内外篇・性學篇》 中國五帝、三王之教，父子、夫婦、君臣、兄弟、朋友之倫，粟米、蔬果、魚肉之食，《詩》、《書》、《禮》、《樂》之學，士、農、工、商之民，鬼、神、巫、祝之俗，蓋天理之自然也，非人道之至也，順人性而教之也，非學而爲之也，非獨中國然也。何也？夫人類之始，有雌雄牝牡之合，即有父子、兄弟之親；有欲而有爭，則有豪長以治之；有冥而合精，則有鬼神以臨之。以强陵弱，則茹毛飲血，食肉莫先焉；以智取食，則耕田鑿井，農事莫先焉。有製作，而後有百工飭八材；有米粟、什器，而賈商阜通焉。人治而後有士，誦言以教之，則最後者也。三人具，則豪長上坐，而禮生焉；聲音暢，則歌謡起，而詩出焉；同時而起者也。土鼓蕢桴以爲樂，立章約法以爲書，更其後者也。此五者，人類未有能外之者也。故歐洲之先，倫食學俗必同也，羅馬之政是也。即以印度之先，其倫食學俗必同也；即墨西哥之先，其倫食學俗必同也：未有能外之者也。

凡言乎學者，逆人情而後起也。人性之自然，食色也，是無待於學也；人情之自然，喜、怒、哀、樂無節也，是不待學也。學所以節食、色、喜、怒、哀、樂也。聖人調停於中，順人之情，而亦節人之性焉。惟佛則不然。人好食，則殺禽獸，不仁甚矣。聖人知其不可，陰食之，而陽遠庖廚以養其仁心，欺矣！佛則戒殺生，不食肉焉。人好色，則爭奪殺身忘親，聖人知其不可，陰縱之，而陽設禮教以束縛之。夫色心之盛，豈能束縛？必至不義矣。佛則戒淫以絶之。自六根、六塵、三障、二十五有，皆人性之具，人情所不能無者，佛悉斷絶之。故佛者逆人情，悖人性之至也，然而學之至也。聖人性惡兼之，爲子莫執中焉，未可謂學之至也。故學之至也，於佛而止矣，蔑以加矣。

天地之理，惟有陰陽之義無不盡也，治教亦然。今天下之教多矣：於中國有孔教，二帝、三皇所傳之教也；於印度有佛教，自創之教也；於歐洲有耶穌；於回部有馬哈麻；自餘旁通異教，不可悉數。然余謂教有二而已。其立國家，治人民，皆有君臣、父子、夫婦、兄弟之倫，士、農、工、商之業，鬼、神、巫、祝之俗，《詩》、《書》、《禮》、《樂》之教，蔬、果、魚、肉之食，皆孔氏之教也，伏羲、神農、黄帝、堯、舜所傳也。凡地球内之國，靡能外之。其戒肉不食，戒妻不娶，朝夕膜拜其教祖，絶四民之業，拒四術之學，去鬼神之治，出乎人情者，皆佛氏之教也。耶穌、馬哈麻，一切雜教皆從此出也。聖人之教，順人之情，陽教也；佛氏之教，逆人之情，陰教也。故曰：理惟有陰陽而已。

然則此二教者，誰是誰非，誰勝誰負也？曰：言不可以若是也。方不能有東而無西也，位不能有左而無右也，色不能有白而無黑也。四時無上下，以當令爲宜；八音無是非，以諧節爲美。孔子之倫學民俗，天理自然者也，其始作也；佛教之去倫絶欲，人學之極致者也，其卒也。孔教多於天，佛教多於人；孔教率其始，佛教率其終；孔教出於順，佛教出於逆；孔教極積累，佛教極頓至；孔教

極自然，佛教極光大。無孔教之開物成務於始，則佛教無所成名也。狗子無佛性，禽獸無知識，無煩惱，佛可不出。人治盛則煩惱多，佛乃名焉，故捨孔無佛教也。佛以仁柔教民，民將復愚，愚則聖人出焉，孔教復起矣，故始終皆不能外孔教也。然天有毀也，地有裂也，世有絶也，界有劫也，國有亡也，家有裂也，人有折也，皆不能外佛教也，故佛至大也。是二教者終始相乘，有無相生，東西上下，迭相爲經也。當其時則盛，窮其變則革，智人觀其通，而擇所從，或尊或闢，非愚則蒙者也。此二教非獨地球相乘也，凡衆星有知之類，莫不同之；非徒衆星爲然也，凡諸天莫不同之也。相乘相生，而無有止絶者也。

《康有爲全集》第一集《康子内外篇・愛惡篇》 人稟陰陽之氣而生也。能食味、別聲、被色，質爲之也。於其質宜者則愛之，其質不宜者則惡之，兒之於乳已然也。見火則樂，暗則不樂，兒之目已然也。故人之生也，惟有愛惡而已。慾者，愛之徵也；喜者，愛之至也；樂者，又其極至也；哀者，愛之極至而不得，即所謂仁也：皆陽氣之發也。怒者，惡之徵也；懼者，惡之極至而不得，即所謂義也：皆陰氣之發也。嬰孩沌沌，有愛惡而無哀懼，故人生惟有愛惡而已。哀懼之生也，自人之智出也。魂魄足矣，腦髓備矣，知覺於是多焉，知刀鋸水火之足以傷生也，於是謹避之。嬰兒不知刀鋸水火之足以傷生而不避也，禽獸亦然。聖人之知更多，故防害於未至，慮患於未然，曲爲之防，力爲之制。故其知愈多者，其哀懼愈多；其知愈少者，其哀懼愈少。其有無不能終窮也，以分數計之。

聖人智之極也。然其類也，亦見近而不見遠，見牛未見羊也。凡有哀必有界，哀今人而不暇哀古人，哀其親而不能哀其疏也。凡哀懼亦有限，懼女謁而不及夷狄，懼夷狄而不及亂民也。蓋氣質有窮，智亦有窮，而哀懼亦有窮也。聖人以有知而哀懼生，以有知而哀懼節。故哀懼者，愛惡之變，而實愚智之端也。

人之有生，愛惡仁義是也，無所謂性情也，無所謂性情之别也。愛惡皆根於心，故主名者名曰「性情」。造書者從心生，要知其生於心而已。存者爲性，發者爲情，無所謂善惡也。後人有善惡之説，乃謂「陽氣善者」爲「性」，「陰氣有欲」爲「情」。《説文》於是以仁義爲陽而善者，以愛惡爲陰而欲者。夫仁之與愛，義之與惡，何異之有？今之所謂仁義者，積人事爲之，差近於習，而非所謂性也。若夫性，則仁義愛惡無别也。善者，非天理也，人事之宜也。故以仁義爲善，而别於愛惡之有惡者，非性也，習也。

自人不知人生僅有愛惡之端，其愛惡存者名爲性，其愛惡發者名爲情，於是，異説紛紛矣。乃謂性有五，於仁、義之外，有禮、信、智焉。夫禮、信者，人事之不得不然，自其智爲之，以順仁、義者也。以禮、信爲性，是不識性也。又謂情有七，於愛、惡之外，有喜、懼、哀、樂、欲焉。《白虎通》言六情，無欲，異《禮運》矣。夫喜、欲、樂、哀，皆愛之屬也；懼、怒，皆惡之屬也。有淺深常變而無别殊也，猶耳、目、鼻、口在首之中，指、掌、腕、臂在手之内，若以耳、目、口、鼻與首並提，指、掌、腕、臂與手偕論，則爲不智也，奈之何言性、情者類此也！不知愛惡、仁義無異於是，天下以性情言善惡者紛紛矣。孟子言性善，荀子言性惡，楊子言善惡混，韓子强爲之説曰三品，程、朱則以爲「性本善，其惡者情也」，皆不知性情者也。程子曰：「論性不言氣不備。」夫性者，氣質所發，猶一子也，但於氣質中别名之耳，安所謂不備哉？譬如附子性熱，大黄性凉，氣質之爲之也。禮者，法製其藥性。凉熱有分數，製法亦有輕重，要宜於人而已，何所謂善惡耶？善乎孔子之言曰：「性相近，習相遠。」言相近者，謂出於禽蟲之外，凡爲人者必相近也，不稱善惡。至於習於善、習於惡，則人爲之矣，故相遠也。其言至矣。《召誥》曰：「節性，惟日其邁。」性待乎節，非善可知也。漆雕開、子賤、世子亦言性有善惡。《禮緯》：「性，生之質也。」《春秋繁露》曰：「性比於禾，善比於米，米出於禾中，而禾未可全爲米也。善出於性中，而性未可全爲善也。」《韓詩外傳》曰：「繭之性爲絲，弗得女工燔以沸湯，抽其統理，不成爲絲。卵之性爲雛，不得良雞覆伏守育，積日累久，不成爲雛。」此二説似善爲喻矣，亦非也。夫禾雖未爲米，卵雖未爲雛，而禾必爲米，卵必爲雛，雖有失不爲他物也。繭絲之説爲近之，然亦未至也。嘗試譬之，性則絲帛也，善則冕裳也，織之、染之、練之、丹黄之，又復製之，冕裳成焉，君子是也。弗練、弗織、弗文、弗色，中人是也。污之糞穢，裂爲繒結，小人是也。

告子曰：「食色性也。」「性猶湍水也。」是也。曰：「以人性爲仁義，猶以杞柳爲杯棬。」則未至也。夫人性本有仁義，特非仁義之至耳。其爲之又有分數之異，其分多者爲之順，其分少者爲之逆。故夫告子之意近是，而言未至也。雖然，在諸儒中蓋近理矣。

雖然，愛惡仁義，非惟人心有之，雖禽獸之心亦有焉。然則人與禽獸何異乎？曰：異於其智而已。其智愈推而愈廣，則其愛惡愈大而愈有節，於是政教、禮義、文章生焉，皆智之推也。故人之性情，惟有智而已，無智則無愛惡矣。故謂智與愛惡爲一物也，存於内者，智也，發於外者，愛惡也。豈徒禽獸？草木亦

有愛惡，特愈微耳。

或謂曰：針芥磁石，無知之物也，而能相引，是有愛惡之質，無智之質也，智固與愛惡異也。答之曰：智無形也，見之於愛惡。其愛惡大者，見其智之大；其愛惡少者，驗其智之少。皆氣質爲之也，何別焉？彼昧於理者，以仁智爲理，以物爲氣質，謂理氣有異，不知天下捨氣質，豈有異物哉！

抱愛質多者，其於人也豈所不愛，肫肫其仁，有莫釋於其懷者焉，其弊也貪。抱惡質多者，其於物也，無所不惡，矯矯其義，有莫適其心者焉，其弊也激。其愛惡均而魂魄强者，中和之美質也。周子曰：「柔善爲慈、爲順、爲巽，柔惡爲懦弱、爲無斷、無邪佞。」此偏於愛質多者也。剛善爲義、爲直、爲斷、爲嚴毅、爲幹固，剛惡爲猛、爲隘、爲强梁，此偏於惡質多者也。隱括之，揉化之，以變於中和，此則學之事也。是故聖人貴學。

康有爲《大同書・去家界爲天民・人本院》　生人之本，皆在胚胎，人道之始，萬化之原也。世之言治者，曰明其政刑，又曰修其法律，未嘗教人，而多爲法網以待其觸，是以罟待獸，以網待魚也；此真據亂世之治矣，孔子所謂「民免而無恥」也，其距性善之平世不可道里計矣。其進而言教者，知人道之治，風俗人心爲先矣，則諄諄於教化，摩之以仁，漸之以義，示之以信，齊之以禮，勸善懲惡，崇節尚恥。若後漢之俗，束修激厲，志士相望，亦近於化行俗美矣，然其實數不過一二士大夫儒生之向上者耳。即賊畏賢人，鬼讀書，其於國人分數不及萬一，其去大同之世，人人性善，不待勸懲，不待激厲，其相去不可道里計矣。即漢宋盛時，講學大興，授以詩書，被以禮樂，人研義理，家守禮法，然皆負笈而從經師，聞風而赴講會，皆在冠歲壯夫之時；至是受教，即使興起，而未學之先，子張之爲馴騶，子路之冠雞豚，周處之斷弛，戴淵之盜賊，其含根已多，發芽必甚；況其家庭之習慣，鄉邑之風尚，國俗之濡染，浸漬已久，安能以一日之學而拔之哉！自非豪傑，罕見成德。即如曾子之日省，趙抃之夜夜焚香告天，如耶氏之早起夜卧必祈禱懺悔，佛耶之每食必祝，時時拂拭，勿使惹塵，然誠切省身實少，況有時決裂者哉！凡物質已堅壯，難於揉屈，故長大而後教，氣質强盛，難以變化。故皇甫湜教子乃至嚙肩，拔劍而逐蒼蠅，着屐而踏鷄子，即薛煊居敬之篤，而二十年不能治一怒，謝上蔡之高明，而七年不能治一矜，朱晦庵之賢，而張南軒謂其氣質褊隘，以茲大哲，熏以多賢，而氣質難變如此，何況中人以下哉！故曰「少成若天性，習慣成自然」也。若今日歐美學堂，童幼被教，章程精密，然教藝而非育德也。且教之於有生之後，氣質已成，見聞已入，知識已開。夫腦者，天下之至善居積者也，一有所感於外物，終生受之而不忘，遇事逢時，萌芽發揚。賈誼曰：「習與正人居之不能毋正，猶生長於齊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居之不能毋不正，猶生長於楚之地不能不楚言也。」今生於惡濁亂世人相食之時，而童幼交於聞見，習爲故常，種此惡核而欲果之良美，安可得也！以此而欲至太平性善之世，亦猶欲北而南其轅也，無至之日矣。昔之人孔子乎，淵淵深思，蓋知之矣，故反本溯源，立胎教之義，教之於未成形質以前。今人人如此，普天如此，則受氣之先，魂靈之始，已無從染惡濁矣，源既清矣，流自不濁。必如是乃可至性善，乃可至太平。惜時未至大同，不能人人遽行之也。今按《大戴禮記・保傅篇》曰：「古者胎教，王后腹之七月而就宴室，太史持銅而御户左，太宰持升而御户右。比及三月者，王后所求聲音非禮樂，則太師編瑟而稱不習；所求滋味者非正味，則太宰倚升而言曰：『不敢以待王太子。』太子生而泣，太師吹銅曰『聲中某律』，太宰曰『滋味上某』，然後卜名，上無取於天，下無取於墜，中無取於名山通谷，無拂於鄉俗，是故君子名難知而易諱也，此所以養恩之道。古者年八歲而出就外舍，學小藝焉，履小節焉，束髮而就大學，學大藝焉，履大節焉。居則習禮文，行則鳴佩玉，升車則聞和鸞之聲，是以非僻之心無自入也。在衡爲鸞，在軾爲和，馬動而鸞鳴，鸞鳴而和應，聲曰和，和則敬，此御之節也。上車以和鸞爲節，下車以佩玉爲度，上有葱衡，下有雙璜衝牙，玼珠以納其間，琚瑀以雜之，行以采茨，趨以肆夏，步環中規，折還中矩，進則揖之，退則揚之，然後玉鏘鳴也。古之爲路車也，蓋圓以象天，二十八橑以象列星，軫方以象地，三十輻以象月，故仰則觀天文，俯則察地理，前視則睹鸞和之聲，側聽則觀四時之運，此巾車教之道也。周后妃妊成王於身，立而不跂，坐而不差，獨處而不倨，雖怒而不詈，胎教之謂也。成王生，仁者養之，孝者襁之，四賢傍之；成王有知，而選太公爲師，周公爲傅，此前有與計而後有與慮也，是以封泰山而禪梁甫，朝諸侯而一天下。猶此觀之，王左右不可不練也。」

今人本院專爲胎教以正生人之本，厚人道之原：

一、胎孕多感地氣，故山谷崎嶇深阻之地，其生人多癭瘤突額，銳頤黃鬍，無有豐頤廣顙者；其人性褊狹，銳眼重眥，深阻險僻，寡有光明廣大者；水澤沮洳之地，其生人多柔質弱態，潤色靡顏，鮮有勁骨雄魄者；其人性多委靡卑濕，曲折柔脆，寡有剛直貞固者；其他岩石犖确，原陵衍隰，皆可以此而推矣。故都

邑之地，廣原厚土，乃有豐頤廣顙，白晳明秀者，此華土之大概也。若非洲人之黑面銀牙，尖腮斜面，腦後頤前，固由傳種，亦半由生長熱地，居住山谷致之也。南洋諸島，地近赤道，華人英人來此，居之歲月，皆爲疲損，色變黃黑；又汗出太多，聰明亦減。若印度萬里平原，多熱少水，故人被日光，積成黑面，目多圓突；其英人久居於是，傳至子孫，面變黃藍；華人之雜婚傳子於是者亦然；豈非地氣使然哉！若加拿大地當五十度，落機雪山，日照於面，故華人生子多紅白明秀；歐洲各國地近寒帶，故多白；南意大利、葡萄牙、西班牙在三十餘度，地在温帶，故面色稍黃；是皆地氣所感成。然則犀角端盈與頑邪窮固，皆地所關，而天下之人皆出於胎，胎生既誤，施教無從。然則胎教之地，其爲治者之第一要歟！

今欲定胎教之地皆立於温冷帶間，以受寒氣而得凝固，得紅白而去藍黑，以爲人種改良之計。

環球熱帶，地方無數，婦女無數，豈可盡遣之冷帶中，此豈可行之事哉？然此不過今日電學未精，道路未通，國土各限故耳。若在大同之世，國土同一，電汽極精，飛船滿空，則自熱帶之初度至温帶境不過五千里，以美國方今汽車一小時可行二百七十里，則一日已逾五千里；況千數百年後，五千里路不過一二時可至，如枕席上行，如門户之中遊耳。且熱帶地之文明而廣大者莫如印度，横北皆有雪山可移居；若澳洲近赤道之人皆移於雪梨、坤士蘭、紐西蘭之境；非洲之人移出沙漠之南，或遷入歐洲之北；南洋諸島，蕞然無幾，亦自有高山可居；但須少待，以漸移徙，不能速成之耳。若憚於遷移，留此惡種，存此黑色，終爲黃白人所不齒，是人類終不能平等，而進化必不能至大同也。茲事雖大且難，然必當決行之。故此熱帶之地，只可爲耕牧之場，決不可爲生育之地，並不可爲學校之地，必使生平年逾二十，自謀生計，始許來遊來居。此義關平等甚大，必決少棄此地，然後大同得行也。

一、院地當擇平原廣野、丘阜特出、水泉環繞之所，或島嶼廣平、臨海受風之所，或近海廣平之地，次則遠背山陵，前臨溪水，又次則高山之頂及嶺麓廣平者。若不近海，亦必營之於江河原隰之地，遠山而有土氣，近水而無濕蒸。凡崎嶇岩險，犖確峻嶒，壑谷褊隘，幽閉遮壓，狹窄鋭曲，皆所力戒而舍棄之。選擇極奇，位置極精，務令多吸天氣，多受海風，則生人乎必多豐頤、廣顙、隆準、直面、河目、海口者，盡爲高加索人相矣；其性必能廣大、高明、和平、中正、開張、活潑，而少險詖、反側、悲愁、妒隘者矣。

一、院數之多寡，量人數以隨時酌增。

一、有司皆以婦女曾業醫者充之，由衆公舉其仁慈智慧尤深者，其員數、俸數隨時視人數多寡公議。

一、婦女有孕，皆應入院；其孕之月數多少乃入院，隨時由醫生公議。然世愈太平，則教養愈密；其始平世或六月乃入，其中平世則三月乃入，其極平世則有孕即入，略可因世之進化、養資之足否以定之。

一、有孕之婦入院後，自以高潔、寡欲、學道、養身爲正諠，雖許其與諸男子往還，若其交合宜否，隨時由醫生考驗。生産之道與交合之事礙否，及與一男之交合若衆男之交合礙否，或定以月數，或限以人數，務令於胎元無損，乃許行之，否則應公議加以禁限，以保人元胎本。夫大同之道，雖以樂生爲義，然人爲天生，爲公養，婦女代天生之，爲公孕之，必當盡心以事天，盡力以報公，乃其責任。婦女有胎，則其身已屬於公，故公養之，不可再縱私樂以負公任也；若縱私樂以負公任，與奉官而曠職受贓同科矣。

按婦女以生人爲大任，故公政府尊崇之，敬養之；既有胎矣，則奉職之時，非行樂之時矣。奉職者在端恪奉公，欣喜懽愛，中正無邪，情欲之感無介於儀容，燕私之情不形於動静，無愛私愁感以亂其中，生子乃能和平中正。若有私交，則有愛私、愁感、纏綿、歌泣、死生、憂患、得失、變亂感動其中，則胎孕感之，必不能和平中正，而亦有愛私、愁感、憂患、得失亂之矣。即大同之時無此諸患，而死生、得失、變亂亦難盡泯，則其人德必不和，性未盡善，此事所關在人種，即與大同太平有礙，故萬不能縱私樂以聽之也，故以正義必當斷其交合。然十月絶欲，人道所難，特恐因此無懽，紛紛墮胎，反爲大害；稍徇其樂欲，許以他物代之；必不得已，則於懷胎可交合月内，不許易夫，以專篤其心志而不亂雜其情思。然若其夫有疾病、死喪、憂患，官應斷其往還，並許易夫以節其憂感，蓋萬法有弊，斯亦不得已之道也乎！

一、孕婦代天生人，爲公産人，蓋衆人之母也。況既無將來有子尊養之望，而有懷胎生子之苦，又須節欲謝交，乃一極苦難之事，公衆宜爲天尊之，爲公敬之。故當立崇貴孕婦之禮，凡孕婦皆作爲公職之員，故得禄養，貴於齊民。凡入院之孕婦，皆當號爲衆母，贈以寶星，所在禮貌，皆尊異於衆焉。蓋大同之世無他尊，惟爲師、爲長、爲母耳。而師長無苦而母有苦，故尤宜尊崇其位，在大師大

長之下而在尋常衆師衆長之上。至既生産後，則如官滿閒散者，在小師小長之下，然猶在衆人之上。於諸産婦之中，又以多孕者爲上，每一孕得一寶星，可以衆母寶星之多寡爲位次之高下焉。但生後免職之寶星，其帶較短小於在孕本職之時，以示別異。既有墮胎之嚴禁，又有産子之榮章，兩者相輔，庶幾人樂有子而人類得繁乎！

一、院中醫者皆用婦女爲之。

一、孕婦每日有二醫者晨夕察視二次，務慎之於未疾之先，令有胎時無使小疾之侵，以弱其體而感其胎。除初入院被疾外，其後孕婦有遘疾者，則罰其醫者。其察視次數多寡及醫者罰之輕重，隨時公議施行。

一、孕婦飲食，由醫者選擇食品之最能養胎健體而後給之，並各因其人之强弱、精粗、動静以定其多寡之數及消受之宜，每日開單，如給藥然。孕婦悉當奉醫之命，不得自行率意飲食，其有犯者可微罰之，隨時由大醫巡視其當否。

一、孕婦宫室，由醫者考察其最宜，無有愆陽伏陰之虞，無有引濕閉風之患，無有藩溷穢污之迫。其室外遊觀之所，樓觀高峻，林園廣大，水池環繞，花木扶疏，皆務使與孕婦身體相宜，俾其强健。其室更預備産子之時，陰陽寒暑之所合，風日之所宜忌，及山海原隰之别異，務令生産相宜，嬰孩相宜，隨時由醫生考察新理而精改之。

一、孕婦衣服冠履，隨時由醫生考察其最宜於孕婦身體者，辨其寒帶温帶之殊，山海原隰之異。若中華纏足，歐西細腰，彫琢人體，既爲文明世所不許，而尤爲孕婦之大忌。又若歐美行禮之時及跳舞之際，大宴之會，甚至來復日之夜食，大酒店之夜食，皆袒肩露臂，婦女勉强行之，多感冒致疾者，此等弊俗當亦大同世之所無；然若未盡除，尤孕婦産婦之所大忌，所當嚴禁者也。

一、孕婦既入院後，即離其所業。每日有女師講人道之公理，仁愛慈惠之故事，高妙精微之新理，以涵養其仁心，使之厚益加厚，以發揚其智慧，使之明益加明。每來復日，又有女保醫生講全體之用，衛生之法，生産之宜忌，育子之良法，使之了然自解。則於未産時養生之道，當産時生産之法，既産後育養之方，皆能自得其宜，無所待於旁人，並不必專倚於醫者，則其孕育必安，生産必易。今未至太平時，鄉僻貧婦不知産學，而得醫尤難，富婦亦自不解，而醫者不能常侍，故孕育多失，生産極艱，人以爲苦事，亦由此也。

一、孕婦爲大地衆母，爲天下傳種；種之佳否皆視其母，故當立一女傅教之監之。女傅亦自醫出，公舉爲之，視孕婦多寡而立。一女傅隨之出入，同其起居，以傅其德義，化其氣質；令孕婦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口不道惡言，鼻不聞惡臭，身不近惡人，心不知惡事。使耳目之所染，心知之所遇，無非高妙、仁慈、廣大、和平、安樂之事；其有異形、怪事、惡色、惡聲、刑人、惡言，皆戒不得近人本院。其孕婦出入、遊觀、宴會，前警後蹕；凡有異形、怪事、惡色、惡聲、刑人、惡言皆走避，無使有絲毫入於孕婦之耳目以感動其魂知，此爲胎教第一要義。嘗見吾鄉人生子有面分兩色者，人皆駭異；究其所由，則以孕婦好看演劇，而劇場有塗面者，孕婦尤爲賞心，一念所動，遂如影相之照，深入胎中，乃成着色。蓋電氣所傳，並非異事，故感染之大，未有若胎孕之易者。昔孔子操琴，見貓捕鼠，而顔子驚其有殺心，伯牙志在高山流水而鍾子期知之，蓋物感於外，即情動於中，情志既動，血氣從之，故周於肢體，達於營衛，銘於魂魄，發於夢寐。觀童少耳目之所感，即爲一生心思之所印，縱使一時不發，觸物即生，雖至垂老，隨事發現。觀夫近世人或噩夢而醒，或死而復生，所見鬼神，多冕旒而髯，金甲而刀，道服白衣，紅黑其面，或稱閻羅、觀音，或號關帝、吕祖，或見有地獄、浄土，從未見一歐洲人者；蓋説部之所演，廟像之所塑，佛典之所染，積久漸漬，遂爲固然也。楚子玉夢河神問取瓊弁玉纓，則以古者瘞玉祀神之故；後世以紙爲元寶祀神，則鬼神亦索紙錢元寶而已。其他深信喪門神、三煞者，其人即有所遇，若不信者，亦復無之。有見説部貓犬仇者而畏之，後誤殺貓犬，病果患貓犬仇之而死。蓋夢魂知氣之與胎，皆爲氣質所傳，感入正同，故父母之性情，子女多肖之者。以晉太子遹之聰明，其母謝貴嬪爲屠家子，於是太子遹亦好屠肉，宫中作市而自賣之，親自論斤播兩。嘗見孕婦嗜烟，子生即食烟，止之即病，三月而烟癮日重。又見族人妊子而毁改室墻，子生而死，額有毁改紅跡。又見其孕母聞雷而懼者，其子聞雷及砲一切響聲皆戰栗。其他産蛇，産鱉，蓋皆因感成孕，故古稱履武吞卵而生子，亦非異事也。故胎妊之時，感入最易，其人之好殺者，蓋亦其父母懷感殺心而成孕存胎有以致之。自餘一切貪心、淫心、詐心、怒心、畏心，其蓄之甚深，好之成僻者，亦皆由其父母懷感此心，傳種入胎，浸漬使然。蓋下種一誤，此根遂生，身有生死，魂無變易，展轉傳染，無有已時。故傳種養魂，母儀胎教，實爲人道無上無始之義；不於胎妊時拔其根本，及質形既成，乃思矯易，欲有以教之，治必無當也。故母儀既教之學校之先，更敬慎之於既妊之後，不使物感情移而誤其胎元也。

一、孕婦入院之後，必有所佩，佩皆作衝牙，相觸成聲，鏘鳴協和，必中樂律，若古者行中《采薺》，趨中《肆夏》之義。若腦中須臾不和不樂，則佩聲不諧，體中斯須不節不文，則佩聲不諧。其有跳舞之事，弦歌之雅，登高臨深，坐作進退，出入周旋，嬉遊走舞，皆由醫生體察，加以節度，務令四肢、百體、血氣、心知，皆由順正，皆由中和，則胎感所被，亦無非順正中和者矣。

一、院中所讀之書，所見之畫，凡有異形、怪事、惡色、惡言及爭殺、貪詐、詭僞、奸偷、邪説、淫論，皆不得藏。故於羣書之中，皆當別編，選其高明、超妙、廣大、精微、中和、純粹、仁慈、慈惠、吉祥、順正以及嘉言、懿行，足以蓄德、理性、興起仁心者，號爲《胎教叢編》。至工藝學之中，若天文、樂律、圖畫，最爲有益，其餘凡與胎無損，乃許學習。其他用精太過或與胎不宜者，雖所素業，亦當禁斷。院中所讀所學，皆有禁限，不得逾越。蓋孕婦如當官奉職，皆有職守，入院之後，以養胎爲宗旨職業，其有礙此宗旨職業者，皆可不行也。

一、孕婦出遊，女傅皆當監察，其有異形、怪事、惡言、惡聲之地，皆不得往；及機器廠之震動，兵器廠之傷生，皆不得往。

一、孕婦交遊之人，女傅皆當譏察，其有不正之業，不正之人，其有惡言相聞，惡事相告，固禁之於院中相見之時，亦禁之於出遊過往之日。甚者則女傅可暫斷其交，俟産子後乃聽往還，大同世實無惡聲惡事，姑極言。

一、人本院終日常有琴樂歌管，除早夕某某時停奏外，餘皆有樂人爲之，亦聽孕婦自爲之。蓋聲音動蕩，最能感人，其入魂尤易，故佛氏稱清淨在音聞。但取其最和平中正者，常以聲樂養其耳，必能養性情而發神智。

《譚嗣同全集・南學會講義・論全體學》 人在世界上，有幾件事不可不知：一曰天，二曰地，斯二者前次已言之詳矣。今日所講，更有切要者，則爲全體學。在天地間不知天地，已爲可恥；若並自己之身體不知，不更可笑乎？

然全體學又極難講。何則？無圖以供指點也，無蠟人以爲模樣也。骨節如何承接？血脈如何周流？腦筋如何散布？肌肉皮膚如何層疊束固？則皆不能言矣。試僅即臟腑言之，亦只能言其部位功用，不能將其形狀曲曲傳出。部位功用，中國醫書亦言之最詳，然必不如西國所言之確而可信者，則以彼有剖驗之術可憑也。今乍與人言剖驗，必詫以爲怪，不知彼皆剖驗死後之尸，或醫生請剖，或病人遺囑。故剖驗之事常常有之，醫學遂因之日精。亦有危險之證，必須剖腹洗滌始能療治者，則考驗尤爲親切。吾故以爲可憑也。

今先言心：中國言心主思，西國則謂心不能思，而思特在腦。腦分大小。大腦主悟，小腦主記及視聽之屬。腦氣筋布滿四肢百體，則主四肢百體之知覺運動。所謂心者，亦徒主變血之事而已。夫中西論心，不同如此，愚謂其理實亦相通。思固專在腦，在腦之所以能思者，全賴心能變血以養腦，是心與腦交相爲用也。故思字從囟，從心。腦之主思，古人蓋已知之矣。心之所以變血，因血歷周身，而後化紅色爲紫色，養氣之功用已竭，血中含足炭氣。如不將炭氣放出，其毒立刻足以殺人，賴由迴血管仍迴至心中，由心入肺，有呼吸以吐故納新；俟再經心中，即復爲紅色，毒去而可以養人矣。故心之時時躍動，皆爲上下四房紅紫血出入之故，信足爲生命之本矣。

古人謂肝左肺右，心居中央，此説實誤。心雖居中，而心尖略斜向左。肺則左右各一大塊，每塊分六葉，左右共十二葉。肺中大小管極多，酷肖樹木枝幹，其爲用有三：一主呼吸，二主變血，三主聲音。肝則在右邊肺下，其用亦主變血。凡新生之血，必經肝家一過，方由淡紅色變成紅色，而有甜味；有甜味乃能養人。故西人或稱肝爲造糖公司。

脾在左邊肺下，中國言脾主消食，其實非也。脾與胃不相連，於消食之事絶不相干。脾惟主生白血輪。然白血輪之爲用，西國歷來名醫皆不能知，直至去年《知新報》載有某醫士始考出白血輪爲殺蟲之用。但白血輪雖有此用，却不宜多；白血輪一多，即成瘧疾。按此説中國亦有之，江南一帶，呼瘧疾爲「打脾寒」，可知瘧疾果由於脾家也。

膽與肝近，主出酸汁入胃，以助消化；其間復有甜肉一塊，爲中國醫家所未知聞，亦主出汁入胃，以助消化。

胃在心下，專主消化；胃中有一種消化之汁，能化食物，幾如强水；而胃又時時動摇，使消化愈速；胃中又有無數微管，能取飲食中之精華以成血。飲食既消化後，變成糜粥，然後入小腸。

小腸長可二丈餘，專主取飲食中之精華以成血。飲食過小腸後，精華略已取盡，其糟粕遂歸入大腸，而清水亦入小便。此臟腑之大略也。

大抵全體竟是一副絶精巧之機器。各司其職，缺一不可，與天地之大機器相似。

獨是天必造此一種全體之精巧機器，果何爲也哉？原是要使人頂天立地，做出一番事業來，所謂贊天地之化育與天地參也。諸君當知此堂堂七尺之軀，

不是與人當奴僕、當牛馬的。

梁啟超《飲冰室合集・文集》第四册《教育政策私議・教育次序議第一》

頃者朝廷之所詔敕，督撫之所陳奏，莫不有州縣小學、府中學、省大學、京師大學之議，而小學中學至今未見施設，惟以京師大學堂之成立聞，各省大學堂之計畫亦紛紛起；若循此以往，吾決其更越十年而卒無成效者也。求學譬如登樓，不經初級，而欲飛升絶頂，未有不中途挫跌者。今勿論遠者，請以日本留學生證之：吾國之游學日本者，其始亦往往志高意急，驟入其高等學、專門學、大學等，講求政治、法律、經濟諸學，然普通學不足，諸事不能解悟，卒不得不降心以就學於其與中學相當之功課。苟其能降心焉者，即其他日能大成者也。不爾，則雖有所成，終亦寡也。吾見夫坐此之故而中途輟業以歸者，不知幾何人矣。夫其人當數年前乃肯輕千里越重洋負笈而東來，則必其志氣學識有以秀絶於常人矣。然其困難猶若此，況在内地，遽焉集所謂翰林、部曹、舉貢生監者，而欲授之以大學之課程，是何異强扶床之孫而使與龍伯大人競走也？當十八世紀以前，歐美各國小學之制度未整，至十九世紀以後，巨眼之政治家始確認教育之本旨，在養成國民。普之皮里達埒法夏哥士等，首倡小學最急之議。自兹以往，各國從風。德將毛奇於師丹戰勝歸國之際，指小學校生徒而語曰：非吾儕之功，實彼等之力。蓋至言也。今中國不欲興學則已，苟欲興學，則必自以政府干涉之力强行小學制度始。今試取日本人所論教育次第，撮爲一表以明之。

由此觀之，教育之次第，其不可以躐等進也明矣。夫在教育已興之國，其就學之級，自能與其年相應；若我中國今日之學童，則當其前此及年之日，未獲受相當之教育，其德知情意之發達，自比文明國之學童，低下數級，而欲驟然授之，烏見其可？然則中國最速非五年後不可開大學，雖其已及大學之年者，寧減縮中學之期限，而使之兼程以進，而决不可放棄中學之程度，而使之躐級以求也。

至於小學，今論者亦既知其急；然遍觀各國小學，皆行義務教育。義務教育者何？凡及年者皆不可逃之謂也。故各國之興小學，無不以國家之力干涉之，蓋非若此，則所謂義務者必不能普及也。而今之當事者，只欲憑口舌勸説，使民間自立之而已；非惟紊亂不整，他日不能與官立之中學高等學相接，且吾恐十年後，而舉國之小學，猶如星辰也。

教育期區分表（兒童身心發達表）

	身體	知	情	意	自觀力
五歲以下 家庭教育期幼稚園期 （幼兒期）	一歲前后　乳齒生　習步行學言語　始與他動物全別　具人類之特性有營養之求　有欲望之起　感覺之力漸臻敏捷	感覺知識之動機極爲鋭敏	其感情皆起於感覺　恐怖之情甚强	只有感覺的意志	未自知有我純然沌渾未鑿境界
六歲至十三歲 小學校期 （兒童期）	此期之始　腦髓稍堅　能就一定之課業　身體發育之盛在於此時	記憶想象之動機最强　其推理也每有持一端以概全體之弊	情緒始動	前半期只有感覺的意志　後半期漸入於悟性的意志	模仿長上而好自屈　漸欲通己意於人　我相之觀念始生
十四歲至廿一歲 中學校期 （少年期）	此期之始　性欲萌芽　體格漸成大人之型　音聲一變　其自身體所起之欲望，較前期益發達	前半期偏於想象　後半期長於推理	前半期雖動於情緒　後半期則情操漸發達	前半期只有悟性的意志　後半期漸爲理性的意志	前半期我相之觀念益强　幾知有我不知有人　後半期始認他相知人我協同之爲急
廿二歲至廿五歲 大學校期 （成人期）	體格已定　全爲大人之型	推理之力漸强　能尋求真理　自構理想	情操發達	理性的意志發達	成自治之品性　且能人我協同　成爲一羣内之我

《孫中山全集》卷一《致鄭藻如書》　遠觀歷代，横覽九洲，人才之盛衰，風俗之淳靡，實關教化（化）。教之有道，則人才濟濟，風俗丕丕，而國以强；否則

(返)(反)此。嗚呼！今天下之失教亦已久矣，古之庠序無聞焉，綜人數而覈之，不識丁者十有七八，婦女識字者百中無一。此人才(安得)不乏，風俗安得不頹，國家安得不弱？此所謂棄天生之材而自安於弱，雖多置鐵甲、廣購軍裝，亦莫能强也！必也多設學校，使天下無不學之人，無不學之地。則智者不致失學而嬉；而愚者亦賴學以知理，不致流於頹悍；婦(儒)(孺)亦皆曉詩書。如是，則人才安得不(罷)(盛)，風俗安得不良，國家安得而不强哉！然則學校之設，遍周於一國則不易，而舉之於一邑亦無難。先立一興學之會，以總理(共)(其)事。每户百家，設男女蒙館各一所，其費隨地籌之，不給則總會捐助。又於邑城設大學館(一)所，選蒙館聰穎子弟入之，其費通邑合籌。以吾富庶之衆，籌此二款，當無難事。此實事之欲試者三。

王國維《靜庵文集・論性》 今吾人對一事物，雖互相反對之議論，皆得持之而有故，言之而成理，則其事物必非吾人所能知者也。「二加二爲四」，「二點之間只可引一直綫」，無論何人未有能反對之者也。因果之相嬗，質力之不滅，無論何人未有能反對之者也。數學及物理學之所以爲最確實之知識者，豈不以此矣乎！今孟子之言曰，人之性善。荀子之言曰，人之性惡。二者皆互相反對之說也，然皆持之而有故，言之而成理。然則吾人之於人性，固有不可知者在歟。孔子之所以罕言性與命者，固非無故歟。且於人性論中，不但得容反對之說而已，於一人之說中，亦不得不自相矛盾。孟子曰，人之性善在求其放心而已。然使之放其心者，誰歟？荀子曰，人之性惡，其善者僞也。然所以能僞者，何故歟？汗德曰，道德之於人心，無上之命令也。何以未幾而又有根惡之說歟？叔本華曰，吾人之根本，生活之欲也。然所謂拒絶生活之欲者，又何自來歟？古今東西之論性，未有不自相矛盾者。使性之爲物，如數及空間之性質然，吾人之知之也，既確而其言之也無不同，則吾人雖昌言有論人性之權利，可也。試問吾人果有此權利否乎？今論人性者之反對矛盾，如此則性之爲物固不能不視爲超乎吾人之知識外也。

今夫吾人之所可得而知者，一先天的知識，一後天的知識也。先天的知識，如空間時間之形式及悟性之範疇，此不待經驗而生，而經驗之所由以成立者，自汗德之知識論出後，今日殆爲定論矣。後天的知識，乃經驗上之所教我者，凡一切可以經驗之物皆是也。二者之知識皆有確實性，但前者有普徧性及必然性，後者則不然，然其確實則無以異也。今試問性之爲物，果得從先天中或後天中知之乎？先天中所能知者，知識之形式而不及於知識之材質，而性固一知識之材質也。若謂於後天中知之，則所知者又非性，何則？吾人經驗上所知之性，其受遺傳與外部之影響者不少，則其非性之本來面目固已久矣，故斷言之曰性之爲物，超乎吾人之知識外也。

人性之超乎吾人之知識外既如斯矣，於是欲論人性者非馳於空想之域，勢不得不從經驗上推論之。夫經驗上之所謂性，固非性之本然。苟執經驗上之性以爲性，則必先有善惡二元論起焉。何則？善惡之相對立，吾人經驗上之事實也，反對之事實而非相對之事實也。相對之事實，如寒熱厚薄等是。大熱曰熱，小熱曰寒，大厚曰厚，稍厚曰薄。善惡則不然，大善曰善，小善非惡，大惡曰惡，小惡亦非善，又積極之事實而非消極之事實也。有光曰明，無光曰暗，有有曰有，無有曰無。善惡則不然，有善曰善，無善猶非惡，有惡曰惡，無惡猶非善，惟其爲反對之事實，故善惡二者不能由其一說明之，唯其爲積極之事實，故不能舉其一而遺其他，故從經驗上立論，不得不盤旋於善惡二元論之胯下，然吾人之知識必求其說明之統一，而决不以此善惡二元論爲滿足也。於是性善論，性惡論，及超絶的一元論，即性無善無不善說，及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說。接武而起。夫立於經驗之上以言性，雖所論者非真性，然尚不至於矛盾也。至超乎經驗之外而求其說明之統一，則雖反對之說吾人得持其一，然不至自相矛盾不止，何則？超乎經驗之外，吾人固有言論之自由，然至欲說明經驗上之事實時，則又不得不自圓其說而復反於二元論。故古今言性者之自相矛盾，必然之理也。今略述古人論性之說，而暴露其矛盾，世之學者可以觀焉。

我國之言性者，古矣。堯之命舜曰：「人心唯危，道心唯微。」《仲虺之誥》(湯)曰：「唯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唯天生聰明時乂。」《湯誥》則云：「惟皇上帝，降衷於下民，若有恒性，克綏厥猷唯后。」此二說互相發明，而與霍布士之說若合符節，然人性苟惡而不可以爲善，雖聰明之君主亦無以乂之，而聰明之君主亦天之所生也。又苟有善之恒性，則豈待君主之綏乂之乎？然則二者非互相豫想皆不能持其說，且仲虺之於湯固所謂見而知之者，不應其說之矛盾如此也。二《誥》之說，不過舉其一面而遺其他面耳。嗣是以後，人又有唱一元之論者。《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劉康公所謂民受大地之中以生者，亦不外《湯誥》之意。至孔子而始唱超絶的一元論，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又曰「唯上知與下愚不移」。此但從經驗上推論之，故以之說明經驗

上之事實，自無所矛盾也。

告子本孔子之人性論，而曰「生之謂性」，「性無善無不善也」。又曰「性猶湍水也，決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此說雖爲孟子所駁，然實孔子之真意。所謂湍水者，「性相近」之說也。決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者，「習相遠」之說也。孟子雖攻擊之而主性善論，然其說則有未能貫通者。其山木之喻曰：「牛山之木嘗美矣……是豈山之性也哉？雖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猶斧斤之於木也，旦旦而伐之，可以爲美乎？其晝夜之所息，平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則其旦晝之所爲，有梏亡之矣。梏之反覆，則其夜氣不足以存，……此豈人之情也哉？」然則所謂旦旦伐之者，何歟？所謂梏亡之者，何歟？無以名之，名之曰欲。故曰「養心莫善於寡欲」。然則所謂欲者，何自來歟？若自性出，何爲而與性相矛盾歟？孟子於是以小體大體說明之，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此天之所以與我者。」顧以心爲天之所與，則耳目二者獨非天之所與歟？孟子主性善，故不言耳目之欲之出於性，然其意則正如此。故孟子之性論之爲二元論，昭然無疑矣。

至荀子反對孟子之說，而唱性惡論。曰：「禮義法度是生於聖人之僞，非故生於人之性也。若夫目好色，耳好聲，口好味，心好利，骨體膚理好愉佚，是皆生於人之情性者也。感而自然，不待事而後生之者也。夫感而不能然，必且待事而後然者，謂之生於僞，是性僞之所生，其不同之徵也。故聖人化性而起僞」。又曰：「古者聖人以人之性惡，以爲偏險而不正，悖亂而不治，故爲之立君上之勢以臨之，明禮義以化之，起法政以治之，重刑罰以禁之，使天下皆出於治，合於善，此聖王之治，而禮義之化也。今試去君上之勢，無禮義之化，去法政之治，無刑罰之禁，倚而觀天下人民之相與也。若是，則夫强者害弱而奪之，衆者暴寡而譁之，天下之悖亂而相亡，不待頃矣。然則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僞也。」《性惡篇》。吾人且進而評其說之矛盾，其最顯著者，區別人與聖人爲二是也。且夫聖人獨非人也歟哉！常人待聖人出，禮義興而後出於治，合於善，則夫最初之聖人即制作禮義者，又安所待歟？彼說禮之所由起，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則不能無求，求而無度量分界則爭，爭則亂，亂則窮。先王惡其亂也，故制禮義以分之，以養人之欲，給人之求，此禮之所由起也。」《禮論篇》。則所謂禮義者，亦可由欲推演之，然則胡不曰人惡其亂也，故作禮義以分之，而必曰先王，何哉？又其論禮之淵源時，亦含矛盾之說，曰：「今人之性，饑而欲飽，寒而欲暖，勞而欲休，此人之情也。今人饑見長而不敢先食者，將有所讓也。勞而不敢求息者，將有所代也。夫子之讓乎父，弟之讓乎兄，子之代乎父，弟之代乎兄，此二行者，皆反於性而悖於情也。」《性惡篇》。然又以三年之喪爲稱情而立文，曰：「凡生乎天地之閒者，有血氣之屬必有知，有知之屬莫不愛其類。今夫大鳥獸，則失亡其羣匹，越月踰時，則必反沿過故鄉，則必徘徊焉，鳴號焉，躑躅焉，踟躕焉，然後能去之也。小者是燕爵，猶有啁噍之頃焉，然後能去之。故有血氣之屬，莫知於人，故人之於親也，至死無窮。」故曰：「說豫娩澤，憂患萃惡，是吉凶憂愉之情之發於顏色者也。」《禮論篇》。此與孟子所謂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所以告夷之者何異？非所謂感於自然不待事而後然者歟！則其非反於性而悖於情明矣。於是荀子性惡之一元論，由自己破滅之。

人性之論唯盛於儒教之哲學中，至同時之他學派則無之。約而言之，老莊主性善，故崇自然。申韓主性惡，故尚刑名。然在此諸派中並無争論及之者。至漢而《淮南子》奉老子之說而唱性善論。其言曰：「清淨恬愉，人之性也。」《人間訓》。故曰：「乘舟而惑者不知東西，見斗極則寤矣，夫性亦人之斗極也。有以自見也，則不失物之情，無以自見也，則動而惑營。」又曰：「人之性無邪，久湛於俗則易，易而忘本合於若性。故日月欲明，浮雲蓋之，河水欲清，沙石濊之，人性欲平，嗜欲害之。」《齊俗訓》。於是《淮南子》之性善論與孟子同，終破裂而爲性欲二元論。

同時董仲舒亦論人性，曰：「性之名非生歟，如其生之自然之資之謂性。性者，質也。詰性之質於善之名，能中之與，既不能中矣，而尚謂之質善，何哉？故性比於禾，善比於米，米出禾中，而禾未可全爲米也，善出性中而性未可全爲善也。善與米，人之所繼天而成於外，非在天之所爲之內也。」《春秋繁露・深察名號篇》。其論法全似荀子，而其意則與告子同。然董子亦非能久持此超絶的一元論者，夫彼之形而上學固陰陽二元論也。其言曰：「陽，天之德。陰，天之刑。陽常居實位而行於盛，陰常居空虛而行於末。」同《陽尊陰卑篇》。故曰：「天兩有陰陽之施，人亦兩有貪仁之性。」《深察名號篇》。由此二元論而一面主性惡之說曰：「民之爲言，瞑也。」「弗扶將顛陷猖狂，安能善。」《深察名號篇》。劉向謂仲舒作書美荀卿，非無據也。然一面又謂天覆育萬物，既化而生之，有養而成之。察於天之意無窮極之仁也，人之受命於天也，取仁於天而仁也。《王道通》三篇。又曰，陰

之行不得於春夏，而月之魄常厭於日光，乍全乍傷，天之禁陰如此，安得不損其欲，而輟其情以應天。《深察名號篇》。夫人受命於天，取仁於天，捐情輟欲乃合天道，則又近於性善之說。要之，仲舒之說欲調和孟荀二家，而不免以苟且滅裂終者也。至揚雄出，遂唱性善惡混之二元論。至唐之中葉，倫理學上復提起人性論之問題，韓愈之《原性》、李翺之《復性書》，皆有名於世。愈區別性與情爲二。翺雖謂情由性出，而又以爲性善而情惡，其根據薄弱實無足言者。至宋之王安石復紹述告子之說，其《性情論》曰：「性情一也。七情之未發於外而存於心者，性也。七情之發於外者，情也。性者情之本，情者性之用也，故性情一也。」又曰：「君子之所以爲君子者，無非情。小人之所以爲小人者，無非情。情而當於理則聖賢也，不當於理則小人也。」同時蘇軾亦批評韓愈之說，而唱超絶的一元論，又下善之界說。其《揚雄論》曰：「性者，果泊然而無所爲耶？則不當復有善惡之說。苟性之有善惡也，則夫所謂情者，乃吾所謂性也。人生而莫不有饑寒之患，牝牡之欲，今告於人曰，饑而食，渴而飲，男女之欲，不出於人之性也，可乎？是天下知其不可也。聖人無是無由以爲聖，而小人無是無由以爲惡，聖人以其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御之而之乎善，小人以是七者御之而之乎惡。由是觀之，善惡者，性之所能之，而非性所能有也。且夫言性又安以其善惡爲哉！雖然，揚雄之論則固已近之，曰人之性善惡混，修其善則爲善人，修其惡則爲惡人。此其所以爲異者，唯其不知性之不能以有善惡，而以爲善惡之皆出於性而已。夫太古之初，本非有善惡之論，唯天下之所同安者，聖人指以爲善，而一人之所獨樂者，則名以爲惡。天下之人，固將即其所樂而行之，孰知聖人唯以其一人之所獨樂，不能勝天下之所同安，是以有善惡之辨也。」《東坡全集》卷四十七。蘇、王二子，蓋知性之不能賦以善惡之名，故遁而爲此超絶的一元論也。

綜觀以上之人性論，除董仲舒外，皆就性論性，而不涉於形而上學之問題。至宋代哲學興，蘇、王二氏雖宋人，然於周、張之思想全不相涉。而各由其形而上學以建設人性論。周子之語最爲廣漠，其《太極圖説》曰：「無極而太極，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静，静則生陰，静極復動，一動一静互爲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焉。唯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形既生矣，神發知矣，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物出矣。」又曰：「誠無爲幾善惡。」《通書・誠幾德章》。幾者動之微，誠者即前所謂太極也。太極動而後有陰陽，人性動而後有善惡，當其未動時，初無善惡之可言，所謂秀而最靈者，以才言之而非以善惡言之也。此實超絶的一元論，與蘇氏所謂善惡者，性之所能之，而非性所能有者無異。然周子又謂「誠者聖人之本，純粹至善者也。」《通書・誠上》。然人之本體既善，則其動也，何以有善惡之區別乎？周子未嘗説明之，故其性善之論，實由其樂天之性質與尊崇道德之念出，而非有名學上必然之根據也。

橫渠張子亦由其形而上學而演繹人性論。其言曰：「太虚無形，氣之本體，其聚其散，變化之客形爾。至静無感，性之淵源，有識有知，物交之客感爾。」《正蒙・太和篇》。即謂人之性與太虚同體，善惡之名無自而加之，此張子之本意也。又曰：「氣本之虚，則湛而無形，感而生則聚而有象，有象斯有對，對必反其爲，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同《太和篇》。此即海額爾之辨證法，所謂由正生反，由反生合者也。象者，海氏之所謂正，對者反也，和解者正反之合也。故曰：「太虚爲清，清則無礙，無礙故神。反清爲濁，濁則礙，礙則形。」同《太和篇》。「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所不性焉。」同《誠明篇》。又曰：「湛一氣之本，攻取氣之欲。」同上。由是觀之，彼於形而上學立太虚之一元，而於其發現也分爲形神之二元，善出於神，惡出於形，而形又出於神，合於神，故二者之中，神其本體而形其客形也。故曰：「一物兩體氣也，一故神，兩故化。」同《參兩篇》。然形既從神出，則氣質之性何以與天地之性相反歟？又氣質之性何以不得謂之性歟？此又張子所不能説明也。

至明道程子之説曰：「生生之謂易，此天之所以爲道也。天只是以生爲道，繼此生理者只是善，便有一個元的意思。元者善之長，萬物皆有春意，便是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却待他萬物自成其性須得。」《二程全書》卷二。又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同上。由是觀之，明道之所謂性，兼氣而言之，其所謂善乃生生之意，即廣義之善，而非孟子所謂性善之善也。故曰：「生之謂性，性即氣，氣即性生之謂也。人生氣稟，理有善惡，然不是性中元有此兩物相對而生，有自幼而惡，有自幼而善，氣稟有然也，善固性也。然惡亦不可不謂之性，蓋生之謂性，人生而静，以上不容説，纔説性時便已不是性也。」《二程全書》卷二。按明道於此，語意未明，蓋既以生爲性，而性中非有善惡二者相對，則當云善固出於性也。而惡亦不可不謂之出於性，又當云人生而静，以上不容説善惡，纔説善惡便不是性，然明道不敢反對孟子，故爲此曖昧之語，然其真

意則正與告子同。然明道他日，又混視廣義之善與狹義之善，而反覆性善之說，故明道之性論於宋儒中最爲薄弱者也。

至伊川糾正明道之說，分性與氣爲二，而唱性善論。曰：「性出於天，才出於氣，氣清則才清，氣濁則才濁，才則有善，有不善，性則無不善。」《近思録・道體類》。又曰：「性無不善而有善，有不善者，才也。性即是理，理則自堯舜至於途人一也。才稟於氣，氣有清濁，稟其清者爲賢，稟其濁者爲愚。」《二程全書》卷十九。蓋欲主張性善之說，則氣質之性之易趨於惡，此說之一大障礙也。於是非置氣於性之外則不能持其說，故伊川之說，離氣而言性，則得持其性善之一元論，若置氣於性中，則純然空間的善惡二元論也。

朱子繼伊川之說而主張理氣之二元論，其形而上學之見解曰：「天地之間，有理有氣，理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氣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是以人物之生，必稟此理然後有性，必稟此氣然後有形。」《學的上》。又曰「天下未有無理之氣，亦未有無氣之理。」《語類一》。而此理伊川已言之，曰：「離陰陽則無道，陰陽氣也，形而下也，道太虛也，形而上也。」《性理會通》卷二十六。但於人性上，伊川所目爲氣者，朱子直謂之性，即性之純乎理者謂之天地之性，其雜乎氣者謂之氣質之性，而二者又非可離而爲二也。故曰：「性非氣質則無所寄，氣非天性則無所成。」《語類》卷四。又曰：「論天地之性則專主理，論氣質之性則以理與氣雜而言之。」《學的上》。而性如水，然氣則盛水之器也。故曰：「水皆清也，以淨器盛之則清，以不淨器盛之則臭，以淤泥之器盛之則濁。」《語類》卷四。故由朱子之說，理無不善，而氣則有善有不善，故朱子之性論，與伊川同，不得不謂之二元論也。

朱子又自其理氣二元論而演繹其理欲二元論，曰「有個天理，便有個人欲。蓋緣這個天理須有個安頓處，纔安頓得不恰好便有人欲出來。」《性理會通》卷五十。象山陸子起而駁之曰：「天理人欲之分，語極有病。自《禮記》有此言而後人襲之。《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若是則動亦是，靜亦是，豈有天理物欲之分。動若不是，則靜亦不是，豈有動靜之間哉。」《全集》三十五。又駁人心道心之說，曰：「心一也，安得有二心。」《全集》三十四。此全立於告子之地位，而爲超絶的一元論也。然此非象山之真意，象山固絶對的性善論者也。其告學者曰：「汝耳自聰，目自明，事父自能孝，事兄自能弟。」《全集》三十四。故曰：「人性皆善，其不善者遷於物也。」同三十二。然試問人之所以遷於物者如何？象山亦歸之於氣質。曰：「氣質偏弱，則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同上。故陸子之意與伊川同，別氣於性，而以性爲善，若合性與氣而言之，則亦爲二元論。陽明王子亦承象山之說而言性善，然以格去物欲爲致良知之第一大事業，故古今之持性善論而不蹈於孟子之矛盾者，殆未之有也。

嗚呼！善惡之相對立，吾人經驗上之事實也。自生民以來至於今，世界之事變孰非此善惡二性之爭鬥乎？政治與道德，宗教與哲學，孰非由此而起乎？故世界之宗教無不著二神教之色彩，野蠻之神雖多至不可稽，然不外二種，即有愛而祀之者，有畏而祀之者，即善神與惡神是已。至文明國之宗教，於上帝之外其不豫想惡魔者，殆稀也。在印度之婆羅門教，則造世界之神謂之梵天 Brahma，維持世界者謂之吠舍那 Aishnu，而破壞之者謂之濕婆 Siva，以爲今日乃濕婆之治世，梵天與吠舍那之治世已過去矣。其後乃有三位一體之說，此則猶論理學之由二元論而變爲超絶的一元論也。迤印度以西則波斯之火教，立阿爾穆茲 Ormuzd 與阿利曼 Ahriman 之二神，阿爾穆茲善神也，光明之神也，平和之神也，阿利曼則主惡，與暗黑及爭鬥，猶太教之耶和華 Jehovah 與撒旦 Satan 實自此出者也。希臘神語中之亞波羅 Apolo 與地哇尼速斯 Dionysus 之關係，亦頗似之。嗣是以後，基督教之理知派亦承此思想，謂世界萬物之形式爲神，而其物質則墮落之魔鬼也。暗黑且惡之魔鬼與光明且善之神相對抗，而各欲加其勢力於人，現在之世界即神與魔鬼之戰地也。夫所謂神者，非吾人善性之寫象乎，所謂魔鬼者，非吾人惡性之小影乎，他如猶太基督二教之墮落之說，佛教及基督教之懺悔之說，皆示善惡二性之爭鬥。蓋人性苟善則墮落之說爲妄，既惡矣又安知墮落之爲惡乎？善則無事於懺悔，惡而知所以懺悔，則其善端之存在又不可誣也，夫豈獨宗教而已。歷史之所紀述，詩人之所悲歌，又孰非此善惡二性之爭鬥乎，但前者主紀外界之爭，後者主述內界之爭，過此以往則吾不知其區別也。吾人之經驗上善惡二性之相對立如此，故由經驗以推論人性者，雖不知與性果有當與否，然尚不與經驗相矛盾，故得而持其說也。超絶的一元論亦務與經驗上之事實相調和，故亦不見有顯著之矛盾。至執性善性惡之一元論者，當其就性言性時，以性爲吾人不可經驗之一物故，故皆得而持其說，然欲以之說明經驗或應用於脩身之事業，則矛盾即隨之而起。余故表而出之，使後之學者勿徒爲此無益之議論也。

王國維《靜庵文集・書叔本華遺傳説後》　叔本華之遺傳説，由其哲學演繹而出，又從歷史及經驗上歸納而證之，然其説非其哲學固有之結論也。何則？據叔氏之哲學，則意志者吾人之根荄，而知力其附屬物也。意志其本性，而知力其偶性也。易言以明之，意志居乎形體之先，而限制形體；知力居乎形體之後，而爲形體所限制。自意志欲調和形體之與外界之關係，於是所謂腦髓者以生，而吾人始有知力之作用，故腦髓之爲欲知之意志所發現，與吾人之形體之爲欲生之意志所發現無異。其《意志及觀念之世界》，及《自然中之意志》兩書中所證明，固已南山可移，此案不可動矣。然則吾人之意志既自父遺傳矣，則所謂欲知之意志又何爲而不得自父得之乎？吾人之欲知之意志與此知力之程度既得之母矣，則他種之意志何爲而不得自母遺傳乎？彼以意志屬之父，以知力屬之母。若建築上之配置，然舉彼平昔所以力詆汗德者躬蹈之而不自知，故形式之弊一般德國學者之所不能免也。要之，吾人之形體由父母二人遺傳，此人之公認之事實，不可拒也。則爲形體之根荄之意志，與爲形體一部之作用之知力，皆得自兩親而不能有所分屬，叔氏哲學之正當之結論，固宜如此也。

至其遺傳説之證據，則存於經驗及歷史，然經驗之爲物，固非有普遍及必然之確實性者也。天下大矣，人類衆矣，其爲吾人所經驗者，不過億兆中之一耳，即吾人經驗之中，其孰知其父母及其人之性質知力者，又不過數十人中之一耳。歷史亦然，自有史以來，人之姓氏之紀於歷史上者幾何人，又歷史上之人物其性質知力及其父母子弟之性質知力爲吾人所知者幾何人，即其人之性質知力與其父母子弟之性質知力爲吾人所知矣。然歷史上之事實果傳信否？又吾人之判斷果不錯誤否？皆不可不注意也。以區區不徧不賅不精不詳之事實而遽斷定衆人公共之原理，吾知其難也。且歷史之事之背於此者，亦復不少。吾人愧乏西洋歷史之知識，姑就吾國歷史上其事實之與叔氏之説相反對者，述之如左：

叔氏所謂母之好尚及情欲決不能傳之於子者，吾人所不能信也。樂正后夔決非貪欲之人也，以娶有仍氏之故，生封豕之伯封，而夔以不祀周昭王承成康之後未有失德，而其后房后實有爽德協於丹朱卒生穆王肆其心以遊天下，而周室以衰，至父子兄弟性質之相反者，歷史上更不勝枚舉。【略】至賢母之子之有名德者，史册上尤不可勝舉。曾文正公之太夫人江氏實有剛毅之性質，文正自謂我兄弟皆稟母氣，此事猶在人耳目者也。故在吾國「非此母不生此子」大概指性質而言，非謂知力也。之諺，與西洋「母之知慧」之諺，殆有同一之普遍性。故叔氏之説不能謂之不背於事實也。

至其謂父之知力不能遺傳於子者，此尤與事實大反對者也。茲就文學家言之，以司馬遷、班固之史才，而有司馬談、班彪爲之父，以枚乘之能文，而有枚皐爲之子，且班氏一家，男則有班伯、班斿等，女則前有倢仔，後有曹大家，此決非偶然之事也。以王逸之辭賦，而有子延壽，其《魯靈光殿賦》且駕班、張而上之。以蔡邕之逸才，而有女文姬，而曹大家及文姬之子，反不聞於後世，則又何也？【略】至於楊雄之子九年而與玄文，孔融之兒七歲而知家禍，融、固所謂小時了了者也。隋之河汾王氏，宋之眉山蘇氏，亦皆父子兄弟迴翔文苑，蘇過斜川集之作，雖不若而翁，固不媿名父之子也。至一家父子之以文學名者，歷史上尤不可勝舉，則知力之自父遺傳固自不可拒也。茲更就美術家言之，書家則晉有王氏之羲、獻以至於智永，唐則自太宗經高宗、睿宗以至玄宗及歐陽氏父子，皆人人所知者也。畫家則唐尉遲乙僧畫佛之妙，冠絶古今。而有父跋質那，有兄甲僧並善此技。《唐朝名畫録》。與尉遲齊名者唯閻立本。而其父毗在隋以丹青得名，兄立德亦承家學，故曰大安博陵難兄難弟，謂立德立本也。《唐畫録》。李思訓世所謂北派之祖也，其子昭道變父之勢，妙又過之，故時號曰大李將軍、小李將軍。《畫鑑》。宋徽宗天縱游藝，論者謂其畫兼有顧陸曹吴荆關李范之長，高宗亦善繪事，同時米家父子亦接踵畫苑，極君臣之遇合矣。趙文敏書畫獨步元初，而有兄孟堅子雍奕，又其甥王蒙且與黄公望、倪瓚、吴鎮並稱元四大畫家。夫文敏之有子固得以管夫人爲之母解之。然上所述之諸家，則將何所藉口耶？至明以後，以書畫世其家者尤不勝數。明之長洲文氏，國朝之婁東二王氏，武進惲氏，近者二三世，遠者五六世，而流風未沫。此種事實，叔氏其何以解之。夫文學家與美術家固天才之所爲，非純粹知力之作用耶。而父子、兄弟、祖孫相繼如此，則知力不傳自父之説，其不可持，固不待論也。

要之，叔氏此説非由其哲學演繹而出，亦非由歷史上歸納而得之者也。此説之根據存於其家乘上之事實，叔氏之父素有腦疾，晚年以墮樓死，彼之鬱憂厭世之性質，自其父得之者也。其母叔本華約翰則有名之小説家，而大詩人格代之友也。彼自信其知力得自母，而性質得自父，彼深愛其父而頗不快於其母。【略】故曰：其遺傳説實由其自己之經驗與性質出，非由其哲學演繹，亦非由歷史上歸納而得之者也。

且叔氏之説之不足持，不特與歷史上之事實相反對而已，今夫父母之於子，

其愛之有甚於其身者，則以其爲未來之我而與我有意志之關係也。若僅以知力之關係論，則夫師弟朋友之間，其知識之關係且勝於父子，奚論母子？故僅有知識之關係者，其間愛情不得而存也，而母之愛子也不減於父，或且過之者，則豈不以母子間非徒有知力之關係，且有意志之關係哉？故母之於子無形體之關係則已，苟有形體之關係，則欲其意志之不遺傳，不可得也。由叔氏之説，意志與形體爲一物，而從知力之形式中所觀之意志也。父之於子也亦然，苟無形體之關係則已，苟有形體之關係，則形體之一部分之腦與其作用之知力，又何故不得傳諸其子乎？至意志得受諸父與知力得受諸母，此説則余固無間然矣。

王國維《靜庵文集續編・原命》 我國哲學上之議論，集於性與理二字，次之者命也。命有二義：通常之所謂命，《論語》所謂「死生有命」是也。哲學上之所謂命，《中庸》所謂「天命之謂性」是也。命之有二義，其來已古。西洋哲學上亦有此二問題，其言禍福壽夭之有命者，謂之定命論 Fatalism。其言善惡賢不肖之有命，而一切動作皆由前定者，謂之定業論 Determinism。而定業論與意志自由論之爭，尤爲西洋哲學上重大之事實，延至今日而尚未得最終之解決。我國之哲學家，除墨子外，皆定命論者也。然遽謂之定業論者，則甚不然。古代之哲學家中，今舉孟子以代表之，孟子之爲持定命論者，而兼亦持意志自由論，得由下二章窺之。其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也。求在我者也。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也，求在外者也。」又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弗謂性也。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智之於賢者也，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弗謂命也。」前章之所謂命，即死生有命之命。後章之命，與天命之謂性之命略同，而專指氣質之清濁而言之。其曰：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則孟子之非定業論者，昭昭然矣。至宋儒亦繼承此思想，今舉張橫渠之言以代表之。張子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焉。」《正蒙・誠明篇》。通觀我國哲學上，實無一人持定業論者，故其昌言意志自由論者，亦不數數覯也。然我國倫理學無不預想此論者，此論之果確實與否？正吾人今日所欲研究者也。

我國之言命者，不外定命論與非定命論二種。二者於哲學上非有重大之興味，故可不論。又我國哲學上無持定業論者，其他經典中所謂命，又與性字與理字之義相近。朱子所謂「天則就其自然者言之，命則就其流行而賦於物者言之，性則就其全體而萬物所得以爲生者言之，理則就其事事物物各有其則者言之，到得合而言之，則天即理也，命即性也，性即理也」。而二者之説，已見於余之《釋理》、《論性》二篇，故亦可不論。今轉而論西洋哲學上與此相似之問題，即定業論與自由意志論之爭及其解決之道，庶於吾國之性命論上亦不無因之明晰云爾。

定業論者之説曰：吾人之行爲皆爲動機所決定，雖吾人有時於二行爲間，或二動機間若能選擇其一者，然就實際言之，不過動機之强者制動機之弱者，而己之選擇作用無與焉。故吾人行爲之善惡皆必然的，因之吾人品性之善惡亦必然的，而非吾人自由所爲也。意志自由論反是，謂吾人於二動機間有自由之選擇力，而爲一事與否，一存於吾人之自由，故吾人對自己之行爲及品性不能不自負其責任。此二者之爭，自希臘以來永爲哲學上之題目。汗德純理批評之第三安梯諾朱中所示正理及反理之對立，實明示此爭論者也。

此二論之爭論而不決者，蓋有由矣。蓋從定業論之説，則吾人對自己之行爲無絲毫之責任，善人不足敬而惡人有辭矣。從意志自由論之説，則最普遍最必然之因果律爲之破滅，此又愛真理者之所不任受也。於是汗德始起而綜合此二説，曰：在現象之世界中，一切事物必有他事物以爲其原因，而此原因復有他原因以爲之原因，如此遞衍以至於無窮，無往而不發見因果之關係。故吾人之經驗的品性中，在在爲因果律所決定，故必然而非自由也，此則定業論之説真也。然現象之世界外，尚有本體之世界，故吾人經驗的品性外，亦尚有叡智的品性，而空間時間及因果律祇能應用於現象之世界。本體之世界則立於此等知識之形式外，故吾人之叡智的品性，自由的非必然的也，此則意志自由論之説亦真也。故同一事實，自現象之方面言之，則可謂之必然，而自本體之方面言之，則可謂之自由，而自由之結果得現於現象之世界中，所謂無上命法是也。即吾人之處一事也，無論實際上能如此與否，必有當如此不當如彼之感，他人亦不問我能如此否，苟不如此必加以呵責，使意志而不自由則吾人不能感其當然，他人亦不能加以責備也。今有一妄言者於此，自其經驗的品性言之，則其原因存於不良之教育，腐敗之社會，或本有不德之性質，或缺羞惡之感情，又有妄言所得之利益之觀念，爲其目前之動機以決定此行爲，而吾人之研究妄言之原因也，亦得與研究自然中之結果之原因同。然吾人決不因其固有之性質故，決不因其現在之境遇故，亦決不因前此之生活狀態故，而不加以責備。其視此等原因若不存

在者，然而以此行爲爲彼之所自造何？則吾人之實踐，理性實離一切經驗的條件而獨立，以於吾人之動作中生一新方向，故妄言之罪自其經驗的品性言之，雖爲必然的，然叡智的品性不能不負其責任也。此汗德之調停説之大略也。

汗德於是下自由之定義，其消極之定義曰，意志之離感性的衝動而獨立。其積極之定義則曰，純粹理性之能現於實踐也。然意志之離衝動而獨立，與純粹理性之現於實踐，更無原因以決定之歟。汗德亦應之曰，有理性之勢力，即是也。故汗德以自由爲因果之一種，但自由之因果與自然之因果其性質異耳。然既有原因以決定之矣，則雖欲謂之自由不可得也。其所以謂之自由者，則以其原因在我而不在外，物即在理性而不在外界之勢力，故此又大不然者也。吾人所以從理性之命令而離身體上之衝動而獨立者，必有種種之原因，此原因不存於現在必存於過去，不存於箇人之精神必存於民族之精神，而此等表面的自由，不過不可見之原因戰勝可見之原因耳。其爲原因所決定，仍與自然界之事變無以異也。

叔本華亦紹述汗德之説，而稍正其誤。謂動機律之在人事界與因果律之在自然界同，故意志之既入經驗界而現於箇人之品性以後，則無往而不爲動機所決定。惟意志之自己拒絶或自己主張，其結果雖現於經驗上，然屬意志之自由，然其謂意志之拒絶自己本於物我一體之知識，則此知識非即拒絶意志之動機乎，則自由二字意志之本體果有此性質否，吾不能知，然其在經驗之世界中，不過一空虚之概念，終不能有實在之内容也。

然則吾人之行爲既爲必然的而非自由的，則責任之觀念又何自起乎？曰一切行爲必有外界及内界之原因，此原因不存於現在必存於過去，不存於意識必存於無意識，而此種原因又必有其原因，而吾人對此等原因，但爲其所決定而不能加以選擇。如汗德所引妄言之例，固半出於教育及社會之影響，而吾人之入如此之社會，受如此之教育，亦有他原因以決定之，而此等原因往往爲吾人所不及覺，現在之行爲之不適於人生之目的也。一若當時全可以自由者，於是有責任及悔恨之感情起，而此等感情以爲心理上一種之勢力故，故足爲決定後日行爲之原因，此責任之感情之實踐上之價值也。故吾人責任之感情，僅足以影響後此之行爲，而不足以推前此之行爲之自由也。余以此二論之争與命之問題相聯絡，故批評之於此，又使世人知責任之觀念，自有實在上之價值，不必藉意志自由論爲羽翼也。

教育與社會發展

《老子・二章》 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爲善，斯不善已。故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形，高下相傾，音聲相和，前後相隨。是以聖人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萬物作焉而不辭，生而不有，爲而不恃，功成而不居。夫唯不居，是以不去。

《老子・十八章》 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僞。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

《老子・十九章》 絶聖棄智，民利百倍；絶仁棄義，民復孝慈；絶巧棄利，盜賊無有。此三者以爲文不足。故令有所屬：見素抱樸，少私寡欲，絶學無憂。

《論語・雍也》 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

《墨子・尚賢上》 子墨子言曰：「今者王公大人爲政於國家者，皆欲國家之富，人民之衆，刑政之治。然而不得富而得貧，不得衆而得寡，不得治而得亂，則是本失其所欲，得其所惡，是其故何也？」

子墨子言曰：「是在王公大人爲政於國家者，不能以尚賢事能爲政也。是故國有賢良之士衆，則國家之治厚；賢良之士寡，則國家之治薄。故大人之務，將在於衆賢而已。」曰：「然則衆賢之術將奈何哉？」子墨子言曰：「譬若欲衆其國之善射御之士者，必將富之，貴之，敬之，譽之，然後國之善射御之士，將可得而衆也。况又有賢良之士，厚乎德行，辯乎言談，博乎道術者乎，此固國家之珍，而社稷之佐也，亦必且富之，貴之，敬之，譽之，然後國之良士，亦將可得而衆也。」

是故古者聖王之爲政也，言曰：「不義不富，不義不貴，不義不親，不義不近。」是以國之富貴人聞之，皆退而謀曰：「始我所恃者，富貴也，今上舉義不辟貧賤，然則我不可不爲義。」親者聞之，亦退而謀曰：「始我所恃者親也，今上舉義不辟疏，然則我不可不爲義。」近者聞之，亦退而謀曰：「始我所恃者近也，今上舉義不避遠，然則我不可不爲義。」遠者聞之，亦退而謀曰：「我始以遠爲無恃，今上舉義不辟遠，然則我不可不爲義。」逮至遠鄙郊外之臣，門庭庶子，國中之衆，四鄙之萌人聞之，皆競爲義，是其故何也？曰：上之所以使下者，一物也；下之所以事上者，一術也。譬之富者，有高墻深宮，墻立既，謹上爲鑿一門，有盜人入，闔其自入而求之，盜其無自出，是其故何也？則上得要也。

故古者聖王之爲政，列德而尚賢，雖在農與工肆之人，有能則舉之，高予之

爵，重予之祿，任之以事，斷予之令，曰：「爵位不高，則民弗敬，蓄祿不厚，則民不信，政令不斷，則民不畏。」舉三者授之賢者，非爲賢賜也，欲其事之成。故當是時，以德就列，以官服事，以勞殿賞，量功而分祿。故官無常貴，而民無終賤，有能則舉之，無能則下之，舉公義，辟私怨，此若言之謂也。

故古者堯舉舜於服澤之陽，授之政，天下平，禹舉益於陰方之中，授之政，九州成，湯舉伊尹於庖厨之中，授之政，其謀得；文王舉閎夭、泰顛於罝罔之中，授之政，西土服。故當是時，雖在於厚祿尊位之臣，莫不敬懼而施，雖在農與工肆之人，莫不競勸而尚意，故士者所以爲輔相承嗣也，故得士則謀不困，體不勞，名立而功成，美章而惡不生，則由得士也。是故子墨子言曰：「得意賢士不可不舉，不得意賢士不可不舉，尚欲祖述堯、舜、禹、湯之道，將不可以不尚賢。夫尚賢者，政之本也。」

《墨子・尚賢下》 子墨子言曰：「天下之王公大人，皆欲其國家之富也，人民之衆也，刑法之治也，然而不識以尚賢爲政其國家百姓。王公大人，本失尚賢爲政之本也。」若苟王公大人，本失尚賢爲政之本也，則不能毋舉物示之乎？今若有一諸侯於此，爲政其國家也，曰：「凡我國能射禦之士，我將賞貴之；不能射禦之士，我將罪賤之。」問於若國之士，孰喜孰懼？我以爲必能射禦之士喜，不能射禦之士懼。我賞因而誘之矣。曰：「凡我國之忠信之士，我將賞貴之，不忠信之士，我將罪賤之。」問於若國之士，孰喜孰懼？我以爲必忠信之士喜，不忠信之士懼。今惟毋以尚賢爲政其國家百姓，使國爲善者勸，爲暴者沮。大以爲政於天下，使天下之爲善者勸，爲暴者沮。然昔吾所以貴堯舜禹湯文武之道者，何故以哉？以其唯毋臨衆發政而治民，使天下之爲善者可而勸也，爲暴者可而沮也。然則此尚賢者也，與堯舜禹湯文武之道同矣。

而今天下之士君子，居處言語皆尚賢，逮至其臨衆發政而治民，莫知尚賢而使能。我以此知天下之士君子，明於小而不明於大也。何以知其然乎？今王公大人，有一牛羊之財不能殺，必索良宰；有一衣裳之財不能制，必索良工。當王公大人之於此也，雖有骨肉之親，無故富貴，面目美好者，實知其不能也，不使之也。是何故？恐其敗財也。當王公大人之於此也，則不失尚賢而使能。王公大人有一罷馬不能治，必索良醫；有一危弓不能張，必索良工。當王公大人之於此也，雖有骨肉之親，無故富貴，面目美好者，實知其不能也，必不使。是何故？恐其敗財也。當王公大人之於此也，則不失尚賢而使能。逮至其國家則不然：王公大人，骨肉之親，無故富貴，面目美好者，則舉之。則王公大人之親其國家也，不若親其一危弓、罷馬、衣裳、牛羊之財與。我以此知天下之士君子皆明於小，而不明於大也。此譬猶瘖者而使爲行人，聾者而使爲樂師。

是故古之聖王之治天下也，其所富，其所貴，未必王公大人骨肉之親，無故富貴，面目美好者也。是故昔者舜耕於歷山，陶於河瀕，漁於雷澤，灰於常陽。堯得之服澤之陽，立爲天子，使接天下之政，而治天下之民。昔伊尹爲莘氏女師僕，使爲庖人。湯得而舉之，立爲三公，使接天下之政，治天下之民。昔者傅說居北海之洲，圜土之上，衣褐帶索，庸築於傅巖之城。武丁得而舉之，立爲三公，使之接天下之政，而治天下之民。是故昔者堯之舉舜也，湯之舉伊尹也，武丁之舉傅說也，豈以爲骨肉之親，無故富貴，面目美好者哉？惟法其言，用其謀，行其道，上可而利天，中可而利鬼，下可而利人，是故推而上之。

古者聖王，既審尚賢，欲以爲政，故書之竹帛，琢之槃盂，傳以遺後世子孫。於先王之書，呂刑之書然，王曰：「於，來！有國有土，告女訟刑，在今而安百姓，女何擇言人，何敬不刑，何度不及。」能擇人而敬爲刑，堯舜禹湯文武之道可及也。是何也？則以尚賢及之。於先王之書，竪年之言然，曰：「晞夫聖武知人，以屏輔而身。」此言先王之治天下也，必選擇賢者，以爲其羣屬輔佐。曰：「今也天下之士君子，皆欲富貴而惡貧賤。」曰：「然。女何爲而得富貴而辟貧賤？莫若爲賢。」「爲賢之道將奈何？」曰：「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財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勸以教人。若此則饑者得食，寒者得衣，亂者得治。若饑則得食，寒則得衣，亂則得治，此安生生。」

今王公大人，其所富，其所貴，皆王公大人骨肉之親，無故富貴，面目美好者也。今王公大人骨肉之親，無故富貴，面目美好者，焉故必知哉！若不知，使治其國家，則其國家之亂可得而知也。今天下之士君子，皆欲富貴而惡貧賤。然女何爲而得富貴而辟貧賤哉？曰：「莫若爲王公大人骨肉之親，無故富貴，面目美好者。」王公大人骨肉之親，無故富貴，面目美好者，此非可學能者也。使不知辯，德行之厚，若禹湯文武，不加得也。王公大人骨肉之親，暲瘖聾暴爲桀紂，不加失也。是故以賞不當賢，罰不當暴。其所賞者，已無故矣；其所罰者，亦無罪。是以使百姓皆攸心解體，沮以爲善，垂其股肱之力，而不相勞來也；腐臭餘財，而不相分資也；隱慝良道，而不相教誨也。若此，則饑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亂者不得治。推而上之以。

是故昔者，堯有舜，舜有禹，禹有皐陶，湯有小臣，武王有閎夭、泰顛、南宮括、散宜生，而天下和，庶民阜。是以近者安之，遠者歸之。日月之所照，舟車之所及，雨露之所漸，粒食之所養，得此莫不勸譽。且今天下之王公大人士君子，中實將欲爲仁義，求爲上士，上欲中聖王之道，下欲中國家百姓之利，故尚賢之爲説，而不可不察此者也。尚賢者，天鬼百姓之利，而政事之本也。

《墨子・尚同下》 子墨子言曰：「知者之事，必計國家百姓所以治者而爲之；必計國家百姓之所以亂者而辟之。然計國家百姓之所以治者何也？上之爲政，得下之情則治，不得下之情則亂。何以知其然也？上之爲政，得下之情，則是明於民之善非也，若苟明於民之善非也，則得善人而賞之，得暴人而罰之也。善人賞而暴人罰，則國必治。上之爲政也，不得下之情，則是不明於民之善非也，若苟不明於民之善非，則是不得善人而賞之，不得暴人而罰之，善人不賞而暴人不罰，爲政若此，國衆必亂。故賞不得下之情，而不可不察者也。」

然計得下之情，將奈何可？故子墨子曰：「唯能以尚同一義爲政，然後可矣。何以知尚同一義之可而爲政於天下也？然胡不審稽古之治爲政之説乎？古者天之始生民，未有正長也，百姓爲人。若苟百姓爲人，是一人一義，十人十義，百人百義，千人千義，逮至人之衆，不可勝計也，則其所謂義者，亦不可勝計。此皆是其義，而非人之義，是以厚者有鬬，而薄者有爭。是故天之欲同一天下之義也，是故選擇賢者，立爲天子。天子以其知力爲未足獨治天下，是以選擇其次，立爲三公。三公又以其知力爲未足獨左右天子也，是以分國建諸侯。諸侯又以其知力爲未足獨治其四境之内也，是以選擇其次，立爲卿之宰。卿之宰又以其知力爲未足獨左右其君也，是以選擇其次，立而爲鄉長家君。是故古者天子之立三公、諸侯、卿之宰，鄉長家君，非特富貴游佚而擇之也，將使助治亂刑政也。故古者建國設都，乃立后王君公，奉以卿士師長，此非欲用説也，唯辯而使助治天明也。」

《墨子・兼愛下》 子墨子言曰：「仁人之事者，必務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然當今之時，天下之害孰爲大？曰：「若大國之攻小國也，大家之亂小家也，强之劫弱，衆之暴寡，詐之謀愚，貴之敖賤，此天下之害也。又與爲人君者之不惠也，臣者之不忠也，父者之不慈也，子者之不孝也，此又天下之害也。又與今人之賤人，執其兵刃、毒藥、水、火，以交相虧賊，此又天下之害也」。姑嘗本原，若衆害之所自生，此胡自生？此自愛人利人生與？即必曰：非然也。必曰從惡人賊人生。分名乎天下惡人而賊人者，兼與？別與？即必曰：別也。然即之交別者，果生天下之大害者與？是故別非也。

子墨子曰：「非人者必有以易之。」若非人而無以易之，譬之猶以水救火也，其説將必無可焉。是故子墨子曰：「兼以易別。」然即兼之可以易別之故何也？曰：「藉爲人之國若爲其國，夫誰獨舉其國以攻人之國者哉？爲彼者由爲己也。爲人之都若爲其都，夫誰獨舉其都以伐人之都者哉？爲彼猶爲己也。爲人之家若爲其家，夫誰獨舉其家，以亂人之家者哉？爲彼猶爲己也，然即國、都不相攻伐，人家不相亂賊，此天下之害與？天下之利與？即必曰天下之利也。」姑嘗本原，若衆利之所自生，此胡自生？此自惡人賊人生與？即必曰：非然也。必曰從愛人利人生。分名乎天下愛人而利人者，別與？兼與？即必曰：兼也。然即之交兼者，果生天下之大利者與？是故子墨子曰：「兼是也。且鄉吾本言曰：仁人之事者，必務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今吾本原兼之所生，天下之大利者也；吾本原別之所生，天下之大害者也。」是故子墨子曰：「別非而兼是者，出乎若方也。」

今吾將正求與天下之利而取之，以兼爲正，是以聰耳明目，相與視聽乎；是以股肱畢强，相爲動宰乎。而有道肆相教誨。是以老而無妻子者，有所侍養，以終其壽；幼弱孤童之無父母者，有所放依，以長其身。今唯毋以兼爲正，即若其利也。不識天下之士，所以皆聞兼而非者，其故何也？

然而天下之士，非兼者之言，猶未止也。曰：「即善矣。雖然，豈可用哉？」子墨子曰：「用而不可，雖我亦將非之。」且焉有善而不可用者？姑嘗兩而進之。誰以爲二士，使其一士者執別，使其一士者執兼。是故別士之言曰：「吾豈能爲吾友之身，若爲吾身；爲吾友之親，若爲吾親。」是故退睹其友，饑即不食，寒即不衣，疾病不侍養，死喪不葬埋。別士之言若此，行若此。兼士之言不然，行亦不然，曰：「吾聞爲高士於天下者，必爲其友之身，若爲其身；爲其友之親，若爲其親。然後可以爲高士於天下。」是故退睹其友，饑則食之，寒則衣之，疾病侍養之，死喪葬埋之。兼士之言若此，行若此。若之二士者，言相非而行相反與？當使若二士者，言必信，行必果，使言行之合，猶合符節也，無言而不行也。然即敢問，今有平原廣野於此，被甲嬰胄，將往戰，死生之權未可識也；又有君大夫之遠使於巴、越、齊、荆，往來及否，未可識也。然即敢問：不識將惡也家室？奉承親戚，提挈妻子，而寄託之。不識於兼之有是乎？於別之有是乎？我以爲當其

於此也，天下無愚夫愚婦，雖非兼之人，必寄託之於兼之有是也。此言而非兼，擇即取兼，即此言行費也。不識天下之士，所以皆聞兼而非之者，其故何也？

然而天下之士，非兼者之言，猶未止也。曰：「意可以擇士，而不可以擇君乎？」姑嘗兩而進之。誰以爲二君，使其一君者執兼，使其一君者執別，是故別君之言曰：「吾惡能爲吾萬民之身，若爲吾身，此泰非天下之情也。人之生乎地上之無幾何也，譬之猶駟馳而過隙也。」是故退睹其萬民，饑即不食，寒即不衣，疾病不侍養，死喪不葬埋。別君之言若此，行若此。兼君之言不然，行亦不然。曰：「吾聞爲明君於天下者，必先萬民之身，後爲其身，然後可以爲明君於天下。」是故退睹其萬民，饑即食之，寒即衣之，疾病侍養之，死喪葬埋之。兼君之言若此，行若此。然即交若之二君者，言相非而行相反與？常使若二君者，言必信，行必果，使言行之合猶合符節也，無言而不行也。然即敢問，今歲有癘疫，萬民多有勤苦凍餒，轉死溝壑中者，既已衆矣。不識將擇之二君者，將何從也？我以爲當其於此也，天下無愚夫愚婦，雖非兼者，必從兼君是也。言而非兼，擇即取兼，此言行拂也。不識天下所以皆聞兼而非之者，其故何也？

然而天下之士，非兼者之言猶未止也。曰：「兼即仁矣，義矣。雖然，豈可爲哉？吾譬兼之不可爲也，猶挈泰山以超江河也。故兼者直願之也，夫豈可爲之物哉？」子墨子曰：「夫挈泰山以超江河，自古之及今，生民而來未嘗有也。今若夫兼相愛，交相利，此自先聖六王者親行之。」何知先聖六王之親行之也？子墨子曰：「吾非與之並世同時，親聞其聲，見其色也。以其所書於竹帛，鏤於金石，琢於盤盂，傳遺後世子孫者知之。《泰誓》曰：文王若日若月，乍照，光於四方於西土。」即此言文王之兼愛天下之博大也，譬之日月兼照天下之無有私也。」即此文王兼也，雖子墨子之所謂兼者，於文王取法焉。

且不唯《泰誓》爲然，雖《禹誓》即亦猶是也。禹曰：「濟濟有衆，咸聽朕言，非惟小子，敢行稱亂，蠢茲有苗，用天之罰，若予既率爾羣對諸羣，以征有苗。一禹之征有苗也，非以求以重富貴，干福祿，樂耳目也，以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即此禹兼也。雖子墨子之所謂兼者，於禹求焉。

且不唯《禹誓》爲然，雖《湯説》即亦猶是也。湯曰：「惟予小子履，敢用玄牡，告於上天後曰：今天大旱，即當朕身履，未知得罪於上下，有善不敢蔽，有罪不敢赦，簡在帝心。萬方有罪，即當朕身，朕身有罪，無及萬方。」即此言湯貴爲天子，富有天下，然且不憚以身爲犧牲，以祠説於上帝鬼神。即此湯兼也。雖子墨子之所謂兼者，於湯取法焉。

且不惟誓命與湯説爲然，《周詩》即亦猶是也。《周詩》曰：「王道蕩蕩，不偏不黨，王道平平，不黨不偏。其直若矢，其易若底，君子之所履，小人之所視，若吾言非語道之謂也，古者文武爲正，均分賞賢罰暴，勿有親戚弟兄之所阿。」即此文武兼也。雖子墨子之所謂兼者，於文武取法焉。不識天下之人，所以皆聞兼而非之者，其故何也？

然而天下之非兼者之言，猶未止，曰：「意不忠親之利，而害爲孝乎？」子墨子曰：「姑嘗本原之孝子之爲親度者。吾不識孝子之爲親度者，亦欲人愛利其親與？意欲人之惡賊其親與？以説觀之，即欲人之愛利其親也。然即吾惡先從事即得此？若我先從事乎愛利人之親，然後人報我愛利吾親乎？意我先從事乎惡人之親，然後人報我以愛利吾親乎？即必吾先從事乎愛利人之親，然後人報我以愛利吾親也。」

然即之交孝子者，果不得已乎，毋先從事愛利人之親者與？意以天下之孝子爲遇而不足以爲正乎？姑嘗本原之先王之所書，大雅之所道曰：「無言而不讎，無德而不報，投我以桃，報之以李。」即此言愛人者必見愛也，而惡人者必見惡也。不識天下之士，所以皆聞兼而非之者，其故何也？意以爲難而不可爲邪？嘗有難此而可爲者。昔荆靈王好小要，當靈王之身，荆國之士飯不踰乎一，固摟而後興，扶垣而後行。故約食爲其難爲也，然後爲而靈王説之，未踰於世而民可移也，即求以鄉其上也。昔者越王句踐好勇，教其士臣三年，以其知爲未足以知之也，焚舟失火，鼓而進之，其士偃前列，伏水火而死，有不可勝數也。當此之時，不鼓而退也，越國之士可謂顫矣。故焚身爲其難爲也，然後爲之越王説之，未踰於世而民可移也，即求以鄉上也。昔者晉文公好苴服，當文公之時，晉國之士，大布之衣，牂羊之裘，練帛之冠，且苴之履，入見文公，出以踐之朝。故苴服爲其難爲也，然後爲而文公説之，未踰於世而民可移也，即求以鄉其上也。是故約食，焚舟，苴服，此天下之至難爲也，然後爲而上説之，未踰於世而民可移也。何故也？即求以鄉其上也。今若夫兼相愛，交相利，此其有利且易爲也，不可勝計也，我以爲則無有上説之者而已矣。苟有上説之者，勸之以賞譽，威之以刑罰，我以爲人之於就兼相愛交相利也，譬之猶火之就上，水之就下也，不可防止於天下。

故兼者，聖王之道也，王公大人之所以安也，萬民衣食之所以足也。故君子

莫若審兼而務行之，爲人君必惠，爲人臣必忠，爲人父必慈，爲人子必孝，爲人兄必友，爲人弟必悌。故君子莫若欲爲惠君、忠臣、慈父、孝子、友兄、悌弟，當若兼之不可不行也，此聖王之道而萬民之大利也。

《墨子・魯問》 子墨子游，魏越曰：「既得見四方之君子，則將先語？」子墨子曰：「凡入國必擇務而從事焉，國家昏亂，則語之尚賢尚同；國家貧，則語之節用節葬；國家憙音湛湎，則語之非樂、非命；國家淫僻無禮，則語之尊天、事鬼；國家務奪侵凌，則語之兼愛、非攻。故曰擇務而從事焉。」

《商君書・農戰》 今境内之民，皆曰農戰可避，而官爵可得也。是故豪傑皆可變業，務學詩、書，隨從外權，上可以得顯，下可以求官爵；要靡事商賈爲技藝，皆以避農戰。具備，國之危也。民以此爲教者，其國必削。

《商君書・去彊》 國有禮，有樂，有詩，有書，有善，有修，有孝，有弟，有廉，有辯，國有十者，上無使戰，必削至亡。國無十者，上有使戰，必興至王。國以善民治姦民者，必亂至削；國以姦民治善民者，必治至彊。國用詩、書、禮、樂、孝、弟、善、修治者，敵至必削國，不至必貧國。不用八者治，敵不敢至，雖至必卻，興兵而伐，必取，取必能有之。按兵而不攻，必富。國好力，日以難攻；國好言，日以易攻。國以難攻者，起一得十；以易攻者，出十亡百。

《商君書・説民》 辯慧，亂之贊也；禮樂，淫佚之徵也；慈仁，過之母也；任舉，姦之鼠也。亂有贊則行，淫佚有徵則用，過有母則生，姦有鼠則不止。八者有羣，民勝其政；國無八者，政勝其民。民勝其政，國弱；政勝其民，兵彊。故國有八者，上無以使守戰，必削至亡；國無八者，上有以使守戰，必興至王。

《商君書・開塞》 天地設而民生之。當此之時也，民知其母而不知其父，其道親親而愛私。親親則別，愛私則險，民衆而以別險爲務，則民亂。當此時也，民務勝而力征。務勝則爭，力征則訟，訟而無正，則莫得其性也。故賢者立中正，設無私，而民説仁。當此時也，親親廢，上賢立矣。凡仁者以愛利爲務，而賢者以相出爲道。民衆而無制，久而相出爲道，則有亂。故聖人承之，作爲土地貨財男女之分。分定而無制不可，故立禁。禁立而莫之司，不可，故立官。官設而莫之一不可，故立君。既立君，則上賢廢，而貴貴立矣。然則上世親親而愛私，中世上賢而説仁，下世貴貴而尊官。上賢者，以贏相出也；而立君者，使賢無用也。親親者，以私爲道也，而中正者使私無行也。此三者，非事相反也，民道弊而所重易也，世事變而行道異也。故曰：「王道有繩。」

夫王道一端，而臣道一端；所道則異，而所繩則一也。故曰：「民愚，則知可以王；世知，則力可以王。」民愚，則力有餘而知不足；世知，則巧有餘而力不足。民之性，不知則學，力盡而服。故神農教耕而王天下，師其知也；湯武致强而征諸侯，服其力也。夫民愚，不懷知而問；世知，無餘力而服。故以愛王天下者，並刑；力征諸侯者，退德。聖人不法古，不修今。法古則後於時，修今則塞於勢。周不法商，夏不法虞，三代異勢，而皆可以王。故興王有道，而持之異理。武王逆取而貴順，争天下而上讓；其取之以力，持之以義。今世彊國事兼併，弱國務力守；上不及虞夏之時，而下不修湯武之道。湯武之道塞，故萬乘莫不戰，千乘莫不守。此道之塞久矣，而世主莫之能開也，故三代不四。非明主莫有能聽也，今日願啓之以效。

古之民樸以厚，今之民巧以僞。故效於古者，先德而治；效於今者，前刑而法；此世之所惑也。今世之所謂義者，將立民之所好，而廢其所惡；此其所謂不義者，將立民之所惡，而廢其所樂也。二者名貿實易，不可不察也。立民之所樂，則民傷其所惡；立民之所惡，則民安其所樂。何以知其然也？夫民憂則思，思則出度；樂則淫，淫則生佚。故以刑治則民威，民威則無奸，無奸則民安其所樂。以義教則民縱，民縱則亂，亂則民傷其所惡。吾所謂刑者，義之本也；而世所謂義者，暴之道也。夫正民者：以其所惡，必終其所好；以其所好，必敗其所惡。

治國刑多而賞少，亂國賞多而刑少。故王者刑九而賞一，削國賞九而刑一。夫過有厚薄，則刑有輕重；善有大小，則賞有多少。此二者，世之常用也。刑加於罪所終，則奸不去，賞施於民所義，則過不止。刑不能去奸，而賞不能止過者，必亂。故王者刑用於將過，則大邪不生；賞施於告奸，則細過不失。治民能使大邪不生，細過不失，則國治，國治必彊。一國行之，境内獨治；二國行之，兵則少寢；天下行之，至德復立。此吾以效刑之反於德，而義合於暴也。

古者民藂生而羣處亂，故求有上也。然則天下之樂有上也，將以爲治也。今有主而無法，其害與無主同；有法不勝其亂，與無法同。天下不安無君，而樂勝其法，則舉世以爲惑也。夫利天下之民者，莫大於治；而治莫康於立君；立君之道，莫廣於勝法；勝法之務，莫急於去奸；夫奸之本，莫深於嚴刑。故王者以賞禁，以刑勸；求過不求善，藉刑以去刑。

《商君書・靳令》 六虱曰禮樂，曰詩書，曰修善、曰孝弟，曰誠信、曰貞廉，

曰仁義，曰非兵，曰羞戰。國有十二者，上無使農戰，必貧至削。十二者成羣，此謂君之治不勝其臣，官之治不勝其民，此謂六虱勝其政也。十二者成樸，必削。是故興國不用十二者，故其國多力，而天下莫能犯也。

《商君書・賞刑》 聖人之爲國也，壹賞，壹刑，壹教。壹賞則兵無敵，壹刑則令行，壹教則下聽上。夫明賞不費，明刑不戮，明教不變，而民知於民務，國無異俗。明賞之猶至於無賞也，明刑之猶至於無刑也，明教之猶至於無教也。

《孟子・公孫丑上》 孟子曰：「仁則榮，不仁則辱。今惡辱而居不仁，是猶惡濕而居下也。如惡之，莫如貴德而尊士。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矣。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户。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今國家閒暇，及是時，般樂怠敖，是自求禍也。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謂也。」

《孟子・公孫丑下》 〔孟子曰：〕「天下有達尊三：爵一，齒一，德一。朝廷莫如爵，鄉黨莫如齒，輔世長民莫如德。惡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故將大有爲之君，必有不召之臣；欲有謀焉，則就之。其尊德樂道，不如是，不足與有爲也。故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王。桓公之於管仲，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霸。今天下地醜德齊，莫能相尚，無他，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湯之於伊尹，桓公之於管仲，則不敢召。管仲且猶不可召，而況不爲管仲者乎？」

《孟子・滕文公上》 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氾濫於天下；草木暢茂，禽獸繁殖，五穀不登；禽獸偪人，獸蹄鳥跡之道，交於中國。堯獨憂之，舉舜而敷治焉。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澤而焚之，禽獸逃匿。禹疏九河，瀹濟、漯，而注諸海；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後中國可得而食也。當是時也，禹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雖欲耕，得乎？

後稷教民稼穡，樹藝五穀，五穀熟而民人育。人之有道也；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使契爲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放勳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聖人之憂民如此，而暇耕乎？

堯以不得舜爲己憂，舜以不得禹、皋陶爲己憂。夫以百畝之不易爲己憂者，農夫也。分人以財謂之惠，教人以善，謂之忠，爲天下得人者謂之仁。是故，以天下與人易，爲天下得人難。

孔子曰：「大哉堯之爲君，惟天爲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君哉舜也，巍巍乎有天下而不與焉。」堯、舜之治天下，豈無所用其心哉，亦不用於耕耳。【略】

滕文公問爲國。孟子曰：「民事不可緩也。詩云：『晝爾於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民之爲道也，有恒産者有恒心，無恒産者無恒心。苟無恒心，放辟邪侈，無不爲已。及陷乎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爲也？是故賢君必恭儉禮下，取於民有制。陽虎曰：『爲富不仁矣，爲仁不富矣。』

「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徹者，徹也；助者，藉也。龍子曰：『治地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貢者，校數歲之中以爲常。樂歲，粒米狼戾，多取之而不爲虐，則寡取之；凶年糞其田而不足，則必取盈焉。爲民父母，使民盼盼然，將終歲勤動，不得以養其父母，又稱貸而益之，使老稚轉乎溝壑，惡在其爲民父母也？夫世祿，滕固行之矣。詩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爲有公田。由此觀之，雖周亦助也。

「設爲庠序學校以教之。庠者，養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有王者起，必來取法，是爲王者師也。

「詩云：『周雖舊邦，其命惟新。』文王之謂也。子力行之，亦以新子之國！」

《莊子・胠篋》 將爲胠篋探囊發匱之盜而爲守備，則必攝緘縢固扃鐍，此世俗之所謂知也。然而巨盜至，則負匱揭篋擔囊而趨，唯恐緘縢扃鐍之不固也。然則鄉之所謂知者，不乃爲大盜積者也？

故嘗試論之：世俗之所謂知者，有不爲大盜積者乎？所謂聖者，有不爲大盜守者乎？何以知其然邪？昔者齊國鄰邑相望，雞狗之音相聞，罔罟之所布，耒耨之所刺，方二千餘裏。闔四竟之內，所以立宗廟社稷，治邑屋州閭鄉曲者，曷嘗不法聖人哉？然而田成子一旦殺齊君而盜其國，所盜者豈獨其國邪？並與其聖知之法而盜之，故田成子有乎盜賊之名，而身處堯舜之安。小國不敢非，大國不敢誅，十二世有齊國，則是不乃竊齊國並與其聖知之法以守其盜賊之身乎？

嘗試論之：世俗之所謂至知者，有不爲大盜積者乎？所謂至聖者，有不爲

大盜守者乎？何以知其然邪？昔者龍逢斬，比幹剖，萇弘胣，子胥靡。故四子之賢而身不免乎戮。故跖之徒問於跖曰：「盜亦有道乎？」跖曰：「何適而無有道邪？夫妄意室中之藏，聖也；入先，勇也；出後，義也；知可否，知也；分均，仁也。五者不備而能成大盜者，天下未之有也。」由是觀之，善人不得聖人之道不立，跖不得聖人之道不行。天下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則聖人之利天下也少而害天下也多。故曰：唇竭則齒寒，魯酒薄而邯鄲圍，聖人生而大盜起。掊擊聖人，縱舍盜賊，而天下始治矣。夫川竭而穀虛，丘夷而淵實。聖人已死，則大盜不起，天下平而無故矣！

聖人不死，大盜不止。雖重聖人而治天下，則是重利盜跖也。爲之斗斛以量之，則並與斗斛而竊之；爲之權衡以稱之，則並與權衡而竊之；爲之符璽以信之，則並與符璽而竊之；爲之仁義以矯之，則並與仁義而竊之。何以知其然邪？彼竊鉤者誅，竊國者爲諸侯，諸侯之門而仁義存焉，則是非竊仁義聖知邪？故逐於大盜，揭諸侯，竊仁義並斗斛權衡符璽之利者，雖有軒冕之賞弗能勸，斧鉞之威弗能禁。此重利盜跖而使不可禁者，是乃聖人之過也。

故曰：「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彼聖人者，天下之利器也，非所以明天下也。故絕聖棄知，大盜乃止；擿玉毀珠，小盜不起；焚符破璽，而民樸鄙；掊斗折衡，而民不爭；殫殘天下之聖法，而民始可與論議；擢亂六律，鑠絕竽瑟，塞瞽曠之耳，而天下始人含其聰矣；滅文章，散五采，膠離朱之目，而天下始人含其明矣。毀絕鈎繩而棄規矩，攦工倕之指，而天下始人有其巧矣。故曰：大巧若拙。削曾、史之行，鉗楊、墨之口，攘棄仁義，而天下之德始玄同矣。彼人含其明，則天下不鑠矣；人含其聰，則天下不累矣；人含其知，則天下不惑矣；人含其德，則天下不僻矣。彼曾、史、楊、墨、師曠、工倕、離朱，皆外立其德而以爚亂天下者也，法之所無用也。

子獨不知至德之世乎？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陸氏、驪畜氏、軒轅氏、赫胥氏、尊盧氏、祝融氏、伏戲氏、神農氏，當是時也，民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樂其俗，安其居，鄰國相望，雞狗之音相聞，民至老死而不相往來。若此之時，則至治已。今遂至使民延頸舉踵，曰「某所有賢者」，贏糧而趣之，則內棄其親而外去其主之事，足跡接乎諸侯之境，車軌結乎千里之外。則是上好知之過也！

上誠好知而無道，則天下大亂矣！何以知其然邪？夫弓弩畢弋機變之知多，則鳥亂於上矣；鉤餌罔罟罾笱之知多，則魚亂於水矣；削格羅落罝罘之知多，則獸亂於澤矣；知詐漸毒，頡滑堅白，解垢同異之變多，則俗惑於辯矣。故天下每每大亂，罪在於好知。故天下皆知求其所不知而莫知求其所已知者，皆知非其所不善而莫知非其所已善者，是以大亂。故上悖日月之明，下爍山川之精，中墮四時之施，惴耎之蟲，肖翹之物，莫不失其性。甚矣，夫好知之亂天下也！自三代以下者是已！舍夫種種之民而悅夫役役之佞，釋夫恬淡無爲而悅夫哼哼之意，哼哼已亂天下矣！

《莊子・在宥》 聞在宥天下，不聞治天下也。在之也者，恐天下之淫其性也；宥之也者，恐天下之遷其德也。天下不淫其性，不遷其德，有治天下者哉？昔堯之治天下也，使天下欣欣焉人樂其性，是不恬也；桀之治天下也，使天下瘁瘁焉人苦其性，是不愉也。夫不恬不愉，非德也；非德也而可長久者，天下無之。

人大喜邪，毗於陽；大怒邪，毗於陰。陰陽並毗，四時不至，寒暑之和不成，其反傷人之形乎！使人喜怒失位，居處無常，思慮不自得，中道不成章。於是乎天下始喬詰卓鷙，而後有盜跖、曾、史之行。故舉天下以賞其善者不足，舉天下以罰其惡者不給。故天下之大，不足以賞罰。自三代以下者，匈匈焉終以賞罰爲事，彼何暇安其性命之情哉！

而且說明邪，是淫於色也；說聰邪，是淫於聲也；說仁邪，是亂於德也；說義邪，是悖於理也；說禮邪，是相於技也；說樂邪，是相於淫也；說聖邪，是相於藝也；說知邪，是相於疵也。天下將安其性命之情，之八者，存可也，亡可也。天下將不安其性命之情，之八者，乃始鬻卷猶囊而亂天下也。而天下乃始尊之惜之。甚矣，天下之惑也！豈直過也而去之邪！乃齊戒以言之，跪坐以進之，鼓歌以儛之。吾若是何哉！

故君子不得已而臨莅天下，莫若無爲。無爲也，而後安其性命之情。故貴以身於爲天下，則可以托天下；愛以身於爲天下，則可以寄天下。故君子苟能無解其五藏，無擢其聰明，尸居而龍見，淵默而雷聲，神動而天隨，從容無爲而萬物炊累焉。吾又何暇治天下哉！

崔瞿問於老聃曰：「不治天下，安臧人心？」老聃曰：「女愼，無攖人心。人心排下而進上，上下囚殺，淖約柔乎剛强，廉劌雕琢，其熱焦火，其寒凝冰，其疾俯仰之間而再撫四海之外。其居也，淵而靜；其動也，縣而天。僨驕而不可系

者，其唯人心乎！

「昔者黃帝始以仁義攖人之心，堯、舜於是乎股無胈，脛無毛，以養天下之形。愁其五藏以爲仁義，矜其血氣以規法度。然猶有不勝也。堯於是放歡兜於崇山，投三苗於三峗，流共工於幽都，此不勝天下也。夫施及三王而天下大駭矣。下有桀、跖，上有曾、史，而儒墨畢起。於是乎喜怒相疑，愚知相欺，善否相非，誕信相譏，而天下衰矣；大德不同，而性命爛漫矣；天下好知，而百姓求竭矣。於是乎釿鋸制焉，繩墨殺焉，椎鑿決焉。天下脊脊大亂，罪在攖人心。故賢者伏處大山嵁岩之下，而萬乘之君憂慄乎廟堂之上。

「今世殊死者相枕也，桁楊者相推也，形戮者相望也，而儒墨乃始離跂攘臂乎桎梏之間。噫，甚矣哉！其無愧而不知恥也甚矣！吾未知聖知之不爲桁楊接槢也，仁義之不爲桎梏鑿枘也，焉知曾、史之不爲桀、跖嚆矢也！故曰：絕聖棄知，而天下大治。」

《莊子・繕性》 古之人，在混芒之中，與一世而得澹漠焉。當是時也，陰陽和靜，鬼神不擾，四時得節，萬物不傷，羣生不夭，人雖有知，無所用之，此之謂至一。當是時也，莫之爲而常自然。

逮德下衰，及燧人伏羲始爲天下，是故順而不一。德又下衰，及神農黃帝始爲天下，是故安而不順。德又下衰，及唐虞始爲天下，興治化之流，澆淳散樸，離道以爲，險德以行，然後去性而從於心。心與心識知，而不足以定天下，然後附之以文，益之以博。文滅質，博溺心，然後民始惑亂，無以反其性情而復其初。

由是觀之，世喪道矣，道喪世矣。世與道交相喪也，道之人何由興乎世，世亦何由興乎道哉！道無以興乎世，世無以興乎道，雖聖人不在山林之中，其德隱矣。

隱，故不自隱。古之所謂隱士者，非伏身而弗見也，非閉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知而不發也，時命大謬也。當時命而大行乎天下，則反一無跡；不當時命而大窮乎天下，則深根寧極而待：此存身之道也。

古之存身者，不以辯飾知，不以知窮天下，不以知窮德，危然處其所而反其性已，又何爲哉！道固不小行，德固不小識。小識傷德，小行傷道。故曰，正己而已矣。樂全之謂得志。

古之所謂得志者，非軒冕之謂也，謂其無以益其樂而已矣。今之所謂得志者，軒冕之謂也。軒冕在身，非性命也，物之儻來，寄者也。寄之，其來不可圉，其去不可止。故不爲軒冕肆志，不爲窮約趨俗，其樂彼與此同，故無憂而已矣。今寄去則不樂，由是觀之，雖樂，未嘗不荒也。故曰，喪己於物，失性於俗者，謂之倒置之民。

《管子・牧民》 凡有地牧民者，務在四時，守在倉廩。國多財則遠者來，地辟舉則民留處；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上服度則六親固，四維張則君令行。故省刑之要，在禁文巧；守國之度，在飾四維；順民之經，在明鬼神。祇山川，敬宗廟，恭祖舊。不務天時，則財不生；不務地利，則倉廩不盈。野蕪曠則民乃菅，上無量則民乃妄，文巧不禁則民乃淫，不璋兩原則刑乃繁。不明鬼神則陋民不悟，不祇山川則威令不聞，不敬宗廟則民乃上校，不恭祖舊則孝悌不備。四維不張，國乃滅亡。

《管子・權修》 凡牧民者，使士無邪行，女無淫事。士無邪行，教也；女無淫事，訓也。教訓成俗而刑罰省，數也。凡牧民者，欲民之正也。欲民之正，則微邪不可不禁也。微邪者，大邪之所生也。微邪不禁，而求大邪之無傷國，不可得也。凡牧民者，欲民之有禮也。欲民之有禮，則小禮不可不謹也。小禮不謹，於國，而求百姓之行大禮，不可得也。凡牧民者，欲民之有義也。欲民之有義，則小義不可不行。小義不行於國，可求百姓之行大義，不可得也。凡牧民者，欲民之有廉也。欲民之有廉，則小廉不可不修也。小廉不修於國，而求百姓之行大廉，不可得也。凡牧民者，欲民之有恥也。欲民之有恥，則小恥不可不飾也。小恥不飾於國，而求百姓之行大恥，不可得也。凡牧民者，欲民之修小禮，行小義，飾小廉，謹小恥，禁微邪，此厲民之道也。民之修小禮，行小義，飾小廉，謹小恥，禁微邪，治之本也。

凡牧民者，欲民之可御也。欲民之可御，則法不可不審。法者，將立朝廷者也。將立朝廷者，則爵服不可不貴也。爵服加於不義，則民賤其爵服；民賤其爵服，則人主不尊；人主不尊，則令不行矣。法者，將用民力者也。將用民力者，則祿賞不可不重也。祿賞加於無功，則民輕其祿賞；民輕其祿賞，則上無以勸民；上無以勸民，則令不行矣。法者，將用民能者也。將用民能者，則授官不可不審也。授官不審，則民間其治；民間其治，則理不上通；理不上通，則下怨其上；下怨其上，則令不行矣。法者，將用民之死命者也。用民之死命者，則刑罰不可不審。刑罰不審，則不辟就；有辟就則殺不辜而赦有罪；殺不辜而赦有罪，則國不免於賊臣矣。故夫爵服賤、祿賞輕、民間其治、賊臣首難，此謂敗國之

教也。

《管子・七法》 爲兵之數：存乎聚財，而財無敵；存乎論工，而工無敵；存乎制器，而器無敵；存乎選士，而士無敵；存乎政教，而政教無敵；存乎服習，而服習無敵；存乎偏知天下，而偏知天下無敵；存乎明於機數，而明於機數無敵。故兵未出境，而無敵者八。是以欲正天下，財不蓋天下，不能正天下；財蓋天下，而工不蓋天下，不能正天下；工蓋天下，而器不蓋天下，不能正天下；器蓋天下，而士不蓋天下，不能正天下；士蓋天下，而教不蓋天下，不能正天下；教蓋天下，而習不蓋天下，不能正天下；習蓋天下，而不偏知天下，不能正天下；偏知天下，而不明於機數，不能正天下。故明於機數者，用兵之勢也。大者時也，小者計也。王道非廢也，而天下莫敢窺者，王者之正也。衡庫者，天子之禮也。是故器成卒選，則士知勝矣。偏知天下，審御機數，則獨行而無敵矣。所愛之國，而獨利之；所惡之國，而獨害之，則令行禁止，是以聖王貴之。勝一而服百，則天下畏之矣；立少而觀多，則天下懷之矣；罰有罪，賞有功，則天下從之矣。故聚天下之精財，論百工之銳器，春秋角試，以練精銳爲右。成器不課不用，不試不藏，收天下之豪傑，有天下之駿雄。故舉之如飛鳥，動之如雷電，發之如風雨。莫當其前，莫害其後，獨出獨入，莫敢禁圉。成功立事，必順於禮義。故不禮不勝天下，不義不勝人。故賢知之君，必立於勝地，故正天下而莫之敢御也。

《管子・幼官》 聽於鈔，故能聞未極；視於新，故能見未形；思於濬，故能知未始；發於驚，故能至無量；動於昌，故能得其寶；立於謀，故能實不可故也。器成教守，則不遠道里；號審教施，則不險山河；博一純固，則獨行而無敵；慎號審章，則其攻不待；權與明必勝，則慈者勇；器無方，則愚者智；攻不守，則拙者巧；數也。動慎十號，明審九章，飾習十器，善習五教，謹修三官。必設常主，計必先定。求天下之精材，論百工之銳器，器成，角誠否臧。收天下之豪傑，有天下之稱材，說行若風雨，發如雷電。此居於圖方中，旗物尚青，兵尚矛，刑則交寒害鈇。器成不守，經不知，教習不著，發不意。經不知，故莫之能圉；發不意，故莫之能應。莫之能應，故全勝而無害；莫之能圉，故必勝而無敵。

《管子・五輔》 然則得人之道，莫如利之；利之之道，莫如教之以政。故善爲政者，田疇墾而國邑實，朝廷閒而官府治，公法行而私曲止，倉廩實而囹圄空，賢人進而姦民退。其君子，上中正而下諂諛；其士民，貴勇武而賤得利；其庶人，好耕農而惡飲食。於是財用足而飲食薪菜饒。是故上必寬裕而有解舍，下必聽從而不疾怨，上下和同而有禮義。故處安而動威，戰勝而守固，是以一戰而正諸侯。不能爲政者，田疇荒而國邑虛，朝廷兇而官府亂，公法廢而私曲行，倉廩虛而囹圄實，賢人退而姦民進。其君子，上諂諛而下中正；其士民，貴得利而賤武勇；其庶人，好飲食而惡耕農，於是財用匱而食飲薪菜乏。上彌殘苟而無解舍，下愈覆驁而不聽從，上下交引而不和同，故處不安而動不威，戰不勝而守不固。是以小者兵挫而地削，大者身死而國亡。故以此觀之，則政不可不慎也。

德有六興，義有七體，禮有八經，法有五務，權有三度。所謂六興者何？曰：辟田疇，利壇宅，修樹藝，勸士民，勉稼穡，修墻屋，此謂厚其生。發伏利，輸墐積，修道途，便關市，慎將宿，此謂輸之以財。導水潦，利陂溝，決潘渚，潰泥滯，通鬱閉，慎津梁，此謂遺之以利。薄徵斂，輕征賦，弛刑罰，赦罪戾，宥小過，此謂寬其政。養長老，慈幼孤，恤鰥寡，問疾病，弔禍喪，此謂匡其急。衣凍寒，食饑渴，匡貧窶，振罷露，資乏絕，此謂振其窮。凡此六者，德之興也。六者既布，則民之所欲，無不得矣。夫民必得其所欲，然後聽上；聽上，然後政可善爲也。故曰：德不可不興也。

民知德矣，而未知義，然後明行以導之義。義有七體，七體者何？曰：孝悌慈惠，以養親戚；恭敬忠信，以事君上；中正比宜，以行禮節；整齊搏詘，以辟刑僇；纖嗇省用，以備饑饉；敦懞純固，以備禍亂；和協輯睦，以備冠戎。凡此七者，義之體也。夫民必知義然後中正，中正然後和調，和調乃能處安，處安然後動威，動威乃可以戰勝而守固。故曰：義不可不行也。

民知義矣，而未知禮，然後飾八經以導之禮。所謂八經者何？曰：上下有義，貴賤有分，長幼有等，貧富有度。凡此八者，禮之經也。故上下無義則亂，貴賤無分則爭，長幼無等則倍，貧富無度則失。上下亂，貴賤爭，長幼倍，貧富失，而國不亂者，未之嘗聞也。是故聖王飭此八禮以導其民。八者各得其義，則爲人君者中正而無私，爲人臣者忠信而不黨，爲人父者慈惠以教，爲人子者孝悌以肅，爲人兄者寬裕以誨，爲人弟者比順以敬，爲人夫者敦懞以固，爲人妻者勸勉以貞。夫然則下不倍上，臣不殺君，賤不踰貴，少不陵長，遠不間親，新不間舊，小不加大，淫不破義。凡此八者，禮之經也。夫人必知禮然後恭敬，恭敬然後尊

讓，尊讓然後少長貴賤不相踰越，少長貴賤不相踰越，故亂不生而患不作。故曰：禮不可不謹也。

民知禮矣，而未知務，然後布法以任力。任力有五務，五務者何？曰：君擇臣而任官，大夫任官辯事，官長任事守職，士脩身功材，庶人耕農樹藝。君擇臣而任官，則事不煩亂；大夫任官辯事，則舉措時；官長任事守職，則動作和；士脩身功材，則賢良發；庶人耕農樹藝，則財用足。故曰：凡此五者，力之務也。夫民必知務，然後心一，心一然後意專，心一而意專，然後功足觀也。故曰：力不可不務也。

民知務矣，而未知權，然後考三度以動之。所謂三度者何？曰：上度之天祥，下度之地宜，中度之人順，此所謂三度。故曰：天時不祥，則有水旱；地道不宜，則有饑饉；人道不順，則有禍亂。此三者之來也，政召之。曰：審時以舉事，以事動民，以民動國，以國動天下。天下動，然後功名可成也。故民必知權，然後舉錯得；舉錯得，則民和輯；民和輯，則功名立矣。故曰：權不可不度也。

五經既布，然後逐姦民，詰詐僞，屏讒慝，而毋聽淫辭，毋作淫巧。若民有淫行邪性，樹爲淫辭，作爲淫巧，以上諂君上而下惑百姓，移國動衆以害民務者，其刑死流。故曰：凡人君之所以內失百姓，外失諸侯，兵挫而地削，名卑而國虧，社稷滅覆，身體危殆，非生於淫諂者，未之嘗聞也。何以知其然也？曰：淫聲諂耳，淫觀諂目。耳目之所好，諂心；心之所好，傷民。民傷而身不危者，未之嘗聞也。曰：實壙虛，墾田疇，修墻屋，則國家富；節飲食，撙衣服，則財用足；舉賢良，務功勞，布德惠，則賢人進；逐姦人，詰詐僞，去讒慝，則姦人止；修饑饉，救災害，振罷露，則國家定。

《管子・法法》 明君在上位，民毋敢立私議自貴者。國毋怪嚴，毋雜俗，毋異禮，士毋私議，倨傲易令，錯儀、畫制、作議者盡誅。故强者折，銳者挫，堅者破，引之以繩墨，繩之以誅僇，故萬民之心皆服而從上。推之而往，引之而來，彼下有立其私議自貴，分爭而退者，則令自此不行矣。故曰：「私議立則主道卑矣。」況主倨傲易令，錯儀畫制，變易風俗，詭服殊說猶立。上不行君令，下不合於鄉里，變更自爲，易國之成俗者，命之曰不牧之民。不牧之民，繩之外也，繩之外誅，使賢者食於能，鬥士食於功。賢者食於能，則上尊而民從；鬥士食於功，則卒輕患而傲敵，上尊而民從，卒輕患而傲敵，二者設於國，則天下治而主安矣。

《管子・小匡》 桓公曰：「定民之居，成民之事，奈何？」管子對曰：「士農工商四民者，國之石民也，不可使雜處，雜處則其言咙，其事亂。是故聖王之處士必於閑燕，處農必就田壄，處工必就官府，處商必就市井。令夫士羣萃而州處閑燕，則父與父言義，子與子言孝，其事君者言敬，長者言愛，幼者言弟。旦昔從事於此，以教其子弟，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士之子常爲士。今夫農羣萃而州處，審其四時權節，具備其械器用，比耒耜穀芟。及寒擊槀除田，以待時乃耕，深耕，均種，疾耰。先雨芸耨，以待時雨，時雨既至，挾其槍刈耨鎛，以旦暮從事於田壄，稅衣就功，別苗莠，列疏遫。首戴苧蒲，身服襏襫，沾體塗足，暴其髮膚，盡其四支之力，以疾從事於田野。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是故農之子常爲農。樸野而不慝，其秀才之能爲士者，則足賴也。故以耕則多粟，以仕則多賢，是以聖王敬農戚農。今夫工羣萃而州處，相良材，審其四時，辨其功苦，權節其用，論比計，制斷器，尚完利。相語以事，相示以功，相陳以巧，相高以知事。旦昔從事於此，以教其子弟。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工之子常爲工。今夫商羣萃而州處，觀凶饑，審國變，察其四時而監其鄉之貨，以知其市之賈。負任擔荷，服牛輅馬，以周四方；料多少，計貴賤，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買賤鬻貴。是以羽旄不求而至，竹箭有餘於國，奇怪時來，珍異物聚。旦昔從事於此，以教其子弟。相語以利，相示以時，相陳以知賈。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商之子常爲商。相地而衰其政，則民不移矣。正旅舊，則民不惰。山澤各以其時至，則民不苟。陵陸、丘阜、田疇均，則民不惑。無奪民時則百姓富，犧牲不勞則牛馬育。」桓公又問曰：「寡人欲修政以干時於天下，其可乎？」管子對曰：「可。」公曰：「安始而可？」管子對曰：「始於愛民。」公曰：「愛民之道奈何？」管子對曰：「公修公族，家修家族，使相連以事，相及以祿，則民相親矣。放舊罪，修舊宗，立無後，則民殖矣。省刑罰，薄賦斂，則民富矣。鄉建賢，士使教於國，則民有禮矣。出令不改，則民正矣。此愛民之道也。」公曰：「民富而以親，則可以使之乎？」管子對曰：「舉財長工，以止民用；陳力尚賢，以勸民知；加刑無苛，以濟百姓。行之無私，則足以容衆矣；出言必信，則令不窮矣。此使民之道也。」

《管子・侈靡》均之始也，政與教孰急？管子曰：夫政教相似而殊方。若夫教者，標然若秋雲之遠，動人心之悲；藹然若夏之靜雲，乃及人之體；鵬然若謞之靜，動人意以怨；蕩蕩若流水，使人思之，人所生往。教之始也，身必備之，辟之若秋雲之始見，賢者不肖者化焉。敬而待之，愛而使之，若樊神山祭之。賢者少，不肖者多，使其賢、不肖惡得不化？今夫政則少則，若夫成形之徵者也。去則少可使人乎？

其臣者，予而奪之，使而輟之，徒以而富之，父繫而伏之，予虛爵而驕之，收其春秋之時而消之，有祿禮義而居之，時舉其强者以譽之。强而可使服事：辯以辯辭，智以招請，廉以摽人。堅强以乘六，廣其德以輕上位，不能使之而流徙。此謂國亡之郤。故法而守常，尊禮而變俗，上信而賤文，好緣而好駔，此謂成國之法也。爲國者，反民性，然後可以與民戚。民欲佚而教以勞，民欲生而教以死。勞教定而國富，死教定而威行。聖人者，陰陽理，故平外而險中。故信其情者傷其神，美其質者傷其文，化之美者應其名，變其美者應其時，不能兆其端者，留及之。

《荀子・非十二子》信信，信也，疑疑，亦信也。貴賢，仁也；賤不肖，亦仁也。言而當，知也；默而當，亦知也。故，知默，猶知言也。故，多言而類，聖人也；少言而法，君子也；多少無法，而流洒然，雖辯，小人也。故勞力而不當民務，謂之姦事。勞知而不律先王，謂之姦心；辯說譬諭，齊給便利，而不順禮義，謂之姦說。此三姦者，聖王之所禁也。知而險，賊而神，爲詐而巧，言無用而辯，辯不惠而察，治之大殃也。行辟而堅，飾非而好，玩姦而澤，言辯而逆，古之大禁也。知而無法，勇而無憚，察辯而操僻淫，大而用乏，好姦而與衆，利足而迷，負石而墜，是天下之所棄也。

兼服天下之心：高上尊貴，不以驕人；聰明聖知，不以窮人；齊給速通，不爭先人；剛毅勇敢，不以傷人。不知，則問；不能，則學；雖能，必讓；然後爲德。遇君，則修臣下之義；遇鄉，則修長幼之義；遇長，則修子弟之義；遇友，則修禮節辭讓之義；遇賤而少者，則修告導寬容之義。無不愛也，無不敬也，無與人爭也，恢然如天地之苞萬物。如是，則賢者貴之，不肖者親之。如是，而不服者，則可謂訞怪狡猾之人矣；雖則子弟之中，刑及之而宜。詩云：「匪上帝不時，殷不用舊。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此之謂也。

《荀子・儒效》秦昭王問孫卿子曰：「儒無益於人之國。」孫卿子曰：「儒者，法先王，隆禮義，謹乎臣子，而致貴其上者也。人主用之，則埶在本朝而宜；不用，則退編百姓而慤，必爲順下矣；雖窮困凍餒，必不以邪道爲貪；無置錐之地，而明於持社稷之大義；鳴呼而莫之能應，然而通乎財萬物、養百姓之經紀。埶在人上，則王公之材也；在人下，則社稷之臣、國君之寶也。雖隱於窮閭漏屋，人莫不貴之。道誠存也。仲尼將爲司寇，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公慎氏出其妻，慎潰氏踰境而徙，魯之粥牛馬者不豫賈；必蚤正以待之也。居於闕黨，闕黨之子弟罔不分，有親者取多，孝弟以化之也。儒者在本朝，則美政；在下位，則美俗。儒之爲人下如是矣。」王曰：「然則，其爲人上何如？」孫卿曰：「其爲人上也廣大矣。志意定乎內，禮節脩乎朝，法則度量正乎官，忠信愛利形乎下。行一不義，殺一無罪，而得天下，不爲也。此君義信乎人矣，通於四海，則天下應之如讙。是何也？則貴名白而天下治也。故近者歌謳而樂之，遠者竭蹶而趨之；四海之內，若一家，通達之屬，莫不從服。夫是之謂人師。詩曰：『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夫其爲人下也如彼，其爲人上也如此，何謂其無益於人之國也？」昭王曰：「善！」

《荀子・彊國》刑範正，金錫美，工冶巧，火齊得，剖刑而莫邪已。然而不剝脫，不砥厲，則不可以斷繩。剝脫之，砥厲之，則劘盤盂，劙牛馬，忽然耳。彼國者，亦强國之剖刑已。然而不教誨，不調一，則入不可以守，出不可以戰。教誨之，調一之，則兵勁城固，敵國不敢嬰也。彼國者亦有砥厲，禮義節奏是也。故人之命在天，國之命在禮。人君者，隆禮尊賢而王，重法愛民而霸，好利多詐而危，權謀傾覆幽險而亡。

《荀子・大略》不富，無以養民情；不教，無以理民性。故家五畝宅，百畝田，務其業，而勿奪其時，所以富之也；立大學，設庠序，脩六禮，明十教，所以道之也。詩曰：「飲之食之，教之富之。」王事具矣。

《韓非子・五蠹》儒以文亂法，俠以武犯禁，而人主兼禮之，此所以亂也。夫離法者罪，而諸先生以文學取；犯禁者誅，而羣俠以私劍養。故法之所非，君之所取；吏之所誅，上之所養也。法趣上下，四相反也而無所定，雖有十黃帝不能治也。故行仁義者非所譽，譽之則害功；工文學者非所用，用之則亂法。楚之有直躬，其父竊羊，而謁之吏。令尹曰：「殺之！」以爲直於君而曲於父，報而罪之。以是觀之，夫君之直臣，父之暴子也。魯人從君戰，三戰三北。仲尼問其故，對曰：「吾有老父。身死莫之養也。」仲尼以爲孝，舉而上之。以是觀之，夫

父之孝子，君之背臣也。故令尹誅而楚姦不上聞，仲尼賞而魯民易降北。上下之利，若是其異也，而人主兼舉匹夫之行，而求致社稷之福，必不幾矣。古者蒼頡之作書也，自環者謂之私，背私謂之公。公私之相背也，乃蒼頡固以知之矣。今以爲同利者，不察之患也。然則爲匹夫計者，莫如脩行義而習文學。行義脩則見信，見信則受事；文學習則爲明師，爲明師則顯榮。此匹夫之美也。然則無功而受事，無爵而顯榮，有政如此，則國必亂，主必危矣。故不相容之事不兩立也：斬敵者受賞，而高慈惠之行；拔城者受爵禄，而信廉愛之説。堅甲厲兵以備難，而美薦紳之飾；富國以農，距敵恃卒，而貴文學之士；廢敬上畏法之民，而養游俠私劍之屬。舉行如此，治强不可得也。國平養儒俠，難至用介士，所利非所用，所用非所利。是故服事者簡其業，而游學者日衆，是世之所以亂也。

且世之所謂賢者，貞信之行也；所謂智者，微妙之言也。微妙之言，上智之所難知也，今爲衆人法，而以上智之所難知，則民無從識之矣。故糟糠不飽者不務粱肉，短褐不完者不待文繡。夫治世之事，急者不得，則緩者非所務也。今所治之政，民間之事，夫婦所明知者不用，而慕上知之論，則其於治反矣。故微妙之言，非民務也。若夫賢良貞信之行者，必將貴不欺之士；貴不欺之士者，亦無不欺之術也。布衣相與交，無富厚以相利，無威勢以相懼也，故求不欺之士。今人主處制人之勢，有一國之厚，重賞嚴誅，得操其柄，以修明術之所燭，雖有田常子罕之臣，不敢欺也，奚待於不欺之士！今貞信之士不盈於十，而境内之官以百數，必任貞信之士，則人不足官，人不足官，則治者寡而亂者衆矣。故明主之道，一法而不求智，固術而不慕信，故法不敗而羣官無姦詐矣。

今人主之於言也，説其辯而不求其當焉；其用於行也，美其聲而不責其功焉。是以天下之衆，其談言者務爲辯，而不周於用，故舉先王言仁義者盈廷，而政不免於亂；行身者競於爲高，而不合於功，故智士退處巖穴，歸禄不受，而兵不免於弱，政不免於亂，此其故何也。民之所譽，止之所禮，亂國之術也。今境内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而國愈貧，言耕者衆，執耒者寡也。境内皆言兵，藏孫、吴之書者家有之，而兵愈弱，言戰者多，被甲者少也。故明主用其力不聽其言，賞其功必禁無用，故民盡死力以從其上。夫耕之用力也勞，而民爲之者，曰「可得以富」也；戰之爲事也危，而民爲之者，曰「可得以貴」也。今修文學、習言談，則無耕之勞而有富之實，無戰之危而有貴之尊，則人孰不爲也！是以百人事智而一人用力，事智者衆則法敗，用力者寡則國貧，此世之所以亂也。故明主之國無書簡之文，以法爲教；無先王之語，以吏爲師；無私劍之捍，以斬首爲勇。是境内之民，其言談者必軌於法，動作者歸之於功，爲勇者盡之於軍。是故無事則國富，有事則兵强，此之謂「王資」。既畜「王資」而承敵國之釁，超五帝侔三王者，必此法也。

今則不然，士民縱恣於内，言談者爲勢於外，外内稱惡以待强敵，不亦殆乎！故羣臣之言外事者，非有分於從衡之黨，則有仇讎之忠，而借力於國也。從者合衆弱以攻一强也，而衡者事一强以攻衆弱也：皆非所以持國也。今人臣之言衡者，皆曰「不事大則遇敵受禍矣。」事大未必有實，則舉圖而委，效璽而請兵矣。獻圖則地削，效璽則名卑；地削則國削，名卑則政亂矣。事大爲衡，未見其利也，而亡地亂政矣。人臣之言從者，皆曰不救小而伐大，則失天下，失天下則國危，國危而主卑。救小未必有實。則起兵而敵大矣。救小未必能存，而交大未必不有疏，有疏則爲强國制矣。出兵則軍敗，退守則城拔。救小爲從，未見其利，而亡地敗軍矣。是故事强則以外權士官於内，救小則以内重求利於外，國利未立，封土厚禄至矣；主上雖卑，人臣尊矣；國地雖削，私家富矣。事成則以權長重，事敗則以富退處。人主之聽説於其臣，事未成則爵禄已尊矣；事敗而弗誅，則游説之士孰不爲用嬗繳之説，而徼僥其後？故破國亡主以聽言談者之浮説，此其故何也？是人君不明乎公私之利，不察當否之言，而誅罰不必其後也。皆曰：「外事大可以王，小可以安。」夫王者能攻人者也，而安則不可攻也。强則能攻人者也，治則不可攻也。治强不可責於外，内政之有也。今不行法術於内，而事智於外，則不至於治强矣。鄙諺曰：「長袖善舞，多錢善賈。」此言多資之易爲工也。故治强易爲謀，弱亂難爲計。故用於秦者，十變而謀希失；用於燕者，一變而計希得。非用於秦者必智，用於燕者必愚也，蓋治亂之資異也。故周去秦爲從，期年而舉；衛離魏爲衡，半歲而亡。是周滅於從，衛亡於衡也。使周、衛緩其從衡之計，而嚴其境内之治，明其法禁，必其賞罰，盡其地力，以多其積，致其民死以堅其城守，天下得其地則其利少，攻其國則其傷大，萬乘之國，莫敢自頓於堅城之下，而使强敵裁其弊也，此必不亡之術也。舍必不亡之術，而道必滅之事，治國者之過也。智困於内而政亂於外，則亡不可振也。

民之政計，皆就安利如辟危窮。今爲之攻戰，進則死於敵，退則死於誅。則危矣；棄私家之事，而必汗馬之勞，家困而上弗論，則窮矣。窮危之所在也，民

安得勿避？故事私門而完解舍，解舍完則遠戰，遠戰則安。行貨賂而襲當塗者則求得，求得則私安，私安則利之所在，安得勿就？是以公民少而私人衆矣。

夫明王治國之政，使其商工游食之民少而名卑，以寡趣本務而趨末作。今世近習之請行則官爵可買，官爵可買，則商工不卑也矣。姦財貨賈得用於市，則商人不少矣。聚斂倍農，而致尊過耕戰之士，則耿介之士寡而高價之民多矣。

是故亂國之俗，其學者則稱先王之道以籍仁義，盛容服而飾辯説，以疑當世之法，而貳人主之心。其言古者，爲設詐稱借於外力，以成其私，而遺社稷之利。其帶劍者，聚徒屬，立節操，以顯其名，而犯五官之禁。其患御者，積於私門，盡貨賂而用重人之謁，退汗馬之勞。其商工之民，修治苦窳之器，聚弗靡之財，蓄積待時，而侔農夫之利。此五者邦之蠹也。人主不除此五蠹之民，不養耿介之士，則海内雖有破亡之國，削滅之朝，亦勿怪矣。

《韓非子・顯學》 今世之學士語治者，多曰：「與貧窮地以實無資。」今夫與人相若也，無豐年旁入之利，而獨以完給者，非力則儉也；與人相若也，無饑饉疾疫禍罪之殃，獨以貧窮者，非侈則惰也。侈而惰者貧，而力而儉者富。今上徵斂於富人，以布施於貧家，是奪力儉而與侈惰也，而欲索民之疾作而節用，不可得也。

今有人於此，義不入危城，不處軍旅，不以天下大利易其脛一毛，世主必從而禮之，貴其智而高其行，以爲輕物重生之士也。夫上所以陳良田大宅，設爵禄，所以易民死命也；今上尊貴輕物重生之士，而索民之出死而重殉上事，不可得也。藏書策，習談論，聚徒役，服文學而議説，世主必從而禮之，曰：「敬賢士，先王之道也。」夫吏之所税，耕者也；而上之所養，學士也。耕者則重税，學士則多賞，而索民之疾作而少言談，不可得也。立節參民，執操不侵，怨言過於耳，必隨之以劍，世主必從而禮之，以爲自好之士。夫斬首之勞不賞，而家鬬之勇尊顯，而索民之疾戰距敵而無私鬬，不可得也。國平則養儒俠，難至則用介士，所養者非所用，所用者非所養，此所以亂也。

且夫人主於聽學也，若是其言，宜布之官而用其身；若非其言，宜去其身而息其端。今以爲是也，而弗布於官；以爲非也，而不息其端，是而不用，非而不息，亂亡之道也。

澹臺子羽，君子之容也，仲尼幾而取之，與處久而行不稱其貌；宰予之辭，雅而文也，仲尼幾而取之，與處而智不充其辯。故孔子曰：「以容取人乎，失之子羽；以言取人乎，失之宰予。」故以仲尼之智，而有失實之聲。今之新辯濫乎宰予。而世主之聽眩乎仲尼，爲悦其言，因任其身，則焉得無失乎！是以魏任孟卯之辯，而有華下之患；趙任馬服之辯，而有長平之禍，此二者任辯之失也。夫視鍛錫而察青黄，區冶不能以必劍；水擊鵠雁，陸斷駒馬，則臧獲不疑鈍利。發齒吻形容，伯樂不能以必馬；授車就駕而觀其末塗，則臧獲不疑駑良。觀容服，聽辭言，仲尼不能以必士；試之官職，課其功伐，則庸人不疑於愚智。故明主之吏，宰相必起於州部，猛將必發於卒伍。夫有功者必賞，則爵禄厚而愈勸；遷官襲級，則官職大而愈治。夫爵禄大而官職治，王之道也。

磐石千里，不可謂富；象人百萬，不可謂强。石非不大，數非不衆也，而不可謂富强者，磐不生粟，象人不可使距敵也。今商官技藝之士，亦不墾而食，是地不墾，與磐石一貫也。儒俠毋軍勞顯而榮者，則民不使，與象人同事也。夫禍知磐石象人，而不知禍商官儒俠爲不墾之地，不使之民，不知事類者也。

故敵國之君王，雖説吾義，吾弗入貢而臣；關内之侯，雖非吾行，吾必使執禽而朝。是故力多則人朝，力寡則朝於人，故明君務力。夫嚴家無悍虜，而慈母有敗子，吾以此知威勢之可以禁暴，而德厚之不足以止亂也。

夫聖人之治國，不恃人之爲吾善也，而用其不得爲非也。恃人之爲吾善也，境内不什數；用人不得爲非，一國可使齊。爲治者用衆而舍寡，故不務德而務法。夫必恃自直之箭，百世無矢；恃自圜之木，千世無輪矣。自直之箭，自圜之木，百世無有一，然而世皆乘車射禽者何也？隱栝之道用也。雖有不恃隱栝，而有自直之箭，自圜之木，良工弗貴也。何則？乘者非一人，射者非一發也。不恃賞罰而恃自善之民，明主弗貴也。何則？國法不可失，而所治非一人也。故有術之君，不隨適然之善，而行必然之道。

今或謂人曰：「使子必智而壽。」則世必以爲狂。夫智，性也；壽，命也。性命者非所學於人也。而以人之所不能爲説人，此世之所以謂之爲狂也。謂之不能然，則是諭也。夫諭性也。以仁義教人，是以智與壽説人也，有度之主弗受也。故善毛嬙、西施之美，無益吾面；用脂澤粉黛，則倍其初。言先王之仁義，無益於治；明吾法度，必吾賞罰者，亦國之脂澤粉黛也。故明主急其助而緩其頌，故不道仁義。

今巫祝之祝人曰：「使若千秋萬歲。」千秋萬歲之聲聒耳，而一日之壽無徵

於人，此人所以簡巫祝也。今世儒者之說人主，不言今之所以爲治，而語已治之功；不審官法之事，不察姦邪之情，而皆道上古之傳譽、先王之成功。儒者飾辭曰：「聽吾言則可以霸王。」此說者之巫祝，有度之主不受也。故明主舉實事，去無用，不道仁義故，不聽學者之言。

今不知治者，必曰「得民之心。」欲得民之心，而可以爲治，則是伊尹、管仲所用也，將聽民而已矣。民智之不可用，猶嬰兒之心也。夫嬰兒不剔首則腹痛，不揃痤則浸益。剔首揃痤，必一人抱之，慈母治之，然猶啼呼不止，嬰兒子不知犯其所小苦，致其所大利也。今上急耕田墾草以厚民產也，而以上爲酷；修刑重罰，以爲禁邪也，而以上爲嚴；徵賦錢粟，以實倉庫，且以救饑饉備軍旅也，而以上爲貪；境內必知介而無私解，并力疾鬬，所以禽虜也，而以上爲暴。此四者所以治安也，而民不知悅也。夫求聖通之士者，爲民知之不足師用。昔禹決江濬河，而民聚瓦石；子產開畝樹桑，鄭人謗訾。禹利天下，子產存鄭，皆以受謗，夫民智之不足用亦明矣。故舉士而求賢智，爲政而期適民，皆亂之端，未可與爲治也。

《呂氏春秋・勸學》 先王之教，莫榮於孝，莫顯於忠。忠孝，人君人親之所甚欲也。顯榮，人子人臣之所甚願也。然而人君人親不得其所欲，人子人臣不得其所願，此生於不知理義。不知義理，生於不學。學者師達而有材，吾未知其不爲聖人。聖人之所在，則天下理焉。在右則右重，在左則左重，是故古之聖王未有不尊師者也。尊師則不論其貴賤貧富矣。若此，則名號顯矣，德行彰矣。故師之教也，不爭輕重尊卑貧富，而爭於道。其人苟可，其事無不可，所求盡得，所欲盡成，此生於得聖人。聖人生於疾學。不疾學而能爲魁士名人者，未之嘗有也。疾學在於尊師，師尊則言信矣，道論矣。故往教者不化，召師者不化，自卑者不聽，卑師者不聽。師操不化不聽之術而以彊教之，欲道之行，身之尊也，不亦遠乎？學者處不化不聽之勢，而以自行，欲名之顯，身之安也，是懷腐而欲香也，是入水而惡濡也。

凡說者，兌之也，非說之也。今世之說者，多弗能兌，而反說之。夫弗能兌而反說，是拯溺而硾之以石也，是救病而飲之以堇也，使世益亂；不肖主重惑者，從此生矣。故爲師之務，在於勝理，在於行義。理勝義立則位尊矣，王公大人弗敢驕也，上至於天子，朝之而不慙。凡遇合也，合不可必，遺理釋義以要不可必，而欲人之尊之也，不亦難乎？故師必勝理行義然後尊。

曾子曰：「君子行於道路，其有父者可知也，其有師者可知也。夫無父而無師者，餘若夫何哉！」此言事師之猶事父也。曾點使曾參，過期而不至，人皆見曾點曰：「無乃畏邪？」曾點曰：「彼雖畏，我存，夫安敢畏？」孔子畏於匡，顏淵後，孔子曰：「吾以汝爲死矣。」顏淵曰：「子在，回何敢死？」顏回之於孔子也，猶曾參之事父也。古之賢者與？其尊師若此，故師盡智竭道以教。

《呂氏春秋・謹聽》 夫堯惡得賢天下而試舜？舜惡得賢天下而試禹？斷之於耳而已矣。耳之可以斷也，反性命之情也。今夫惑者，非知反性命之情，其次非知觀於五帝、三王之所以成也，則奚自知其世之不可也？奚自知其身之不逮也？太上知之，其次知其不知。不知則問，不能則學。《周箴》曰：「夫自念斯，學德未暮。」學賢問，三代之所以昌也。不知而自以爲知，百禍之宗也。名不徒立，功不自成，國不虛存，必有賢者。賢者之道，牟而難知，妙而難見，故見賢者而不聳則不惕於心，不惕於心則知之不深。不深知賢者之所言，不祥莫大焉。

主賢世治則賢者在上，主不肖世亂則賢者在下。今周室既滅，而天子已絕。亂莫大於無天子，無天子則彊者勝弱，衆者暴寡，以兵相殘，不得休息，今之世當之矣。故當今之世，求有道之士，則於四海之內，山谷之中，僻遠幽閒之所，若此則幸於得之矣。得之則何欲而不得？何爲而不成？太公釣於滋泉，遭紂之世也，故文王得之而王。文王，千乘也；紂，天子也。天子失之而千乘得之，知之與不知也。諸衆齊民，不待知而使，不待禮而令。若夫有道之士，必禮必知，然後其智能可盡。解在乎勝書之說周公，可謂能聽矣；齊桓公之見小臣稷，魏文侯之見田子方也，皆可謂能禮士矣。

《呂氏春秋・遇合》 凡遇合也，時不合，必待合而後行。故比翼之鳥死乎木，比目之魚死乎海。孔子周流海內，再干世主，如齊至衛，所見八十餘君，委質爲弟子者三千人，達徒七十人，七十人者，萬乘之主得一人用可爲師，不爲無人，以此游，僅至於魯司寇，此天子之所以時絕也，諸侯之所以大亂也。亂則愚者之多幸也，幸則必不勝其任矣。任久不勝，則幸反爲禍。其幸大者，其禍亦大，非禍獨及己也。故君子不處幸，不爲苟，必審諸己然後任，任然後動。

夫不宜遇而遇者則必廢，宜遇而不遇者，此國之所以亂，世之所以衰也。天下之民，其苦愁勞務從此生。凡舉人之本，太上以志，其次以事，其次以功。三者弗能，國必殘亡，羣孽大至，身必死殃，年得至七十、九十猶尚幸。賢聖之後，

反而孽民，是以賊其身，豈能獨哉？

《呂氏春秋・不二》 聽羣衆人議以治國，國危無日矣。何以知其然也？老耽貴柔，孔子貴仁，墨翟貴廉，關尹貴清，子列子貴虛，陳駢貴齊，陽生貴己，孫臏貴勢，王廖貴先，兒良貴後。此十人者，皆天下之豪士也。有金鼓所以一耳也；同法令所以一心也；智者不得巧，愚者不得拙，所以一衆也；勇者不得先，懼者不得後，所以一力也。故一則治，異則亂；一則安，異則危。夫能齊萬不同，愚智工拙，皆盡力竭能，如出乎一穴者，其唯聖人矣乎！無術之智，不教之能，而恃彊速貫習，不足以成也。

《晏子春秋・諫上・景公貪長有國之樂晏子諫》 景公觀於淄上，與晏子閒立。公喟然嘆曰：「嗚呼！使國可長保而傳於子孫，豈不樂哉？」晏子對曰：「嬰聞明王不徒立，百姓不虛至。今君以政亂國，以行棄民久矣，而欲保之，不亦難乎！嬰聞之，能長保國者，能終善者也。諸侯竝立，能終善者爲長；列士并學，能終善者爲師。昔先君桓公，其方任賢而贊德之時，亡國恃以存，危國仰以安，是以民樂其政而世高其德，行遠征暴，勞者不疾，驅海内使朝天子，而諸侯不怨。當是時也，盛君之行不能進焉。及其卒而衰，怠於德而并於樂，身溺於婦侍而謀因於豎刁，是以民苦其政，而世非其行，故身死乎胡宫而不舉，蟲出而不收。當是時也，桀紂之卒不能惡焉。《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不能終善者，不遂其君。今君臨民若寇讎，見善若避熱，亂政而危賢，必逆於衆，肆欲於民，而誅虐於下，恐及於身。嬰之年老，不能待於君使矣，行不能革，則持節以没世耳。」

《列子・説符》 晉國苦盜，有郤雍者，能視盜之貌，察其眉睫之間而得其情。晉侯使視盜，千百無遺一焉。晉侯大喜，告趙文子曰：「吾得一人，而一國盜爲盡矣，奚用多爲？」文子曰：「吾君恃伺察而得盜，盜不盡矣，且郤雍必不得其死焉。」俄而羣盜謀曰：「吾所窮者郤雍也。」遂共盜而殘之。晉侯聞而大駭，立召文子而告之曰：「果如子言，郤雍死矣！然取盜何方？」文子曰：「周諺有言：『察見淵魚者不祥，智料隱匿者有殃。』且君欲無盜，莫若舉賢而任之；使教明於上，化行於下，民有恥心，則何盜之爲？」於是用隨會知政，而羣盜奔秦焉。

《鶡冠子・天則》 夫使百姓釋己而以上爲心者，教之所期也。【略】彼教苦，故民行薄。失之本，故爭於末。

《鶡冠子・道端》 凡可無學而能者，唯息與食也。故先王傳道，以相効屬也。賢君循成法，後世久長；隋君不從，當世滅亡。

《鶡冠子・度萬》 龐子曰：「敢問五正？」鶡冠子曰：「有神化，有官治，有教治，有因治，有事治。」龐子曰：「願聞其形。」鶡冠子曰：「神化者於未有，官治者道於本，教治者修諸己，因治者不變俗，事治者矯之於末。」龐子曰：「願聞其事。」鶡冠子曰：「神化者定天地，豫四時，拔陰陽，移寒暑，正流並生，萬物無害，萬類成全，名尸氣皇。官治者師陰陽，應將然，地寧天澄，衆美歸焉，名尸神明。教治者置四時，事功順道，名尸賢聖。因治者招賢聖而道心術，敬事生和，名尸后王。事治者招仁聖而道知焉。苟精牧神，分官成章。教苦利遠，法制生焉。法者，使去私就公，同知壹識，有同由者也，非行私而使人合同者也。故至治者弗由，而名尸公伯。」

《戰國策・韓策二》 史疾爲韓使楚，楚王問曰：「客何方所循？」曰：「治列子圉寇之言。」曰：「何貴？」曰：「貴正。」王曰：「正亦可爲國乎？」曰：「可。」王曰：「楚國多盜，正可以圉盜乎？」曰：「可。」曰：「以正圉盜，奈何？」頃間有鵲止於屋上者，曰：「請問楚人謂此爲何？」王曰：「謂之鵲。」曰：「謂之烏，可乎？」曰：「不可。」曰：「今王之國有柱國、令尹、司馬、典令，其任官置吏，必曰廉潔勝任。今盜賊公行，而弗能禁也，此烏不爲烏，鵲不爲鵲也。」

《戰國策・趙策三》 或謂建信：「君之所以事王者，色也；萯之所以事王者，知也。色老而衰，知老而多。以日多之知，而逐衰惡之色，君必困矣。」

《戰國策・魏策四》 八年，（闕文）謂魏王曰：「昔曹恃齊而輕晉，齊伐釐、莒，而晉人亡曹。繒恃齊以悍越，齊和子亂而越人亡繒。鄭恃魏以輕韓，伐榆關而韓氏亡鄭。原恃秦、翟以輕晉，秦、翟年穀大凶而晉人亡原。中山恃齊、魏以輕趙，齊、魏伐楚而趙亡中山。此五國所以亡者，皆其所恃也。非獨此五國爲然而已也，天下之亡國皆然矣。夫國之所以不可恃者多，其變不可勝數也。或以政教不脩，上下不輯，而不可恃者；或有諸侯鄰國之虞，而不可恃者；或以年穀不登，稸積竭盡，而不可恃者；或化於利，比於患。臣以此知國之不可必恃也。」

劉安《淮南子・齊俗訓》 古者，民童蒙不知東西，貌不羨乎情，而言不溢乎行。其衣致煖而無文，其兵戈銛而無刃，其歌樂而無轉，其哭哀而無聲。鑿井而飲，耕田而食。無所施其美，亦不求得。親戚不相毀譽，朋友不相怨德。及至禮

義之生，貨財之貴，而詐僞萌興，非譽相紛，怨德並行，於是乃有曾參、孝己之美，而生盜跖、莊蹻之邪。故有大路龍旂，羽蓋垂綏，結駟連騎，則必有穿窬拊楗、抽箠踰備之姦；有詭文繁繡，弱綈羅紈，必有菅屨跐跂，短褐不完者。故高下之相傾也，短脩之相形也，亦明矣。

劉安《淮南子・脩務訓》 昔者，蒼頡作書，容成造曆，胡曹爲衣，后稷耕稼，儀狄作酒，奚仲爲車。此六人者，皆有神明之道，聖智之跡，故人作一事而遺後世，非能一人而獨兼有之。各悉其知，貴其所欲達，遂爲天下備。今使六子者易事，而明弗能見者何？萬物至衆，而知不足以奄之。周室以後，無六子之賢，而皆脩其業；當世之人，無一人之才，而知其六賢之道者何？教順施續，而知能流通。由此觀之，學不可已，明矣！

今夫盲者，目不能別晝夜，分白黑，然而搏琴撫弦，參彈復徽，攫援摽拂，手若蔑蒙，不失一弦。使未嘗鼓瑟者，雖有離朱之明，攫掇之捷，猶不能屈伸其指。何則？服習積貫之所致。故弓待檠而後能調，劍待砥而後能利。玉堅無敵，鏤以爲獸，首尾成形，礛諸之功。木直中繩，揉以爲輪，其曲中規，槀括之力。唐碧堅忍之類，猶可刻鏤，揉以成器用，又況心意乎！且夫精神滑淖纖微，倏忽變化，與物推移，雲蒸風行，在所設施。君子有能精摇摩監，砥礪其才，自試神明，覽物之博，通物之壅，觀始卒之端，見無外之境，以逍遥仿佯於塵埃之外，超然獨立，卓然離世，此聖人之所以游心。若此而不能，閒居静思，鼓琴讀書，追觀上古，及賢大夫，學問講辯，日以自娛，蘇援世事，分白黑利害，籌策得失，以觀禍福，設儀立度，可以爲法則，窮道本末，究事之情，立是廢非，明示後人，死有遺業，生有榮名。如此者，人才之所能逮。然而莫能至焉者，偷慢懈惰，多不暇日之故。夫瘠地之民多有心者，勞也；沃地之民多不才者，饒也。由此觀之，知人無務，不若愚而好學。自人君公卿至於庶人，不自彊而功成者，天下未之有也。《詩》云：「日就月將，學有緝熙於光明。」此之謂也。

名可務立，功可彊成，故君子積志委正，以趣明師；勵節亢高，以絶世俗。何以明之？昔者南榮疇恥聖道之獨亡於己，身淬霜露，敕蹻趺，跋涉山川，冒蒙荆棘，百舍重趼，不敢休息，南見老聃，受教一言，精神曉泠，鈍聞條達，欣然七日不食，如饗太牢，是以明照四海，名施後世，達略天地，察分秋豪，稱譽葉語，至今不休。此所謂名可彊立者。

夫七尺之形，心知憂愁勞苦，膚知疾痛寒暑，人情一也。聖人知時之難得，務可趣也，苦身勞形，焦心怖肝，不避煩難，不違危殆。蓋聞子發之戰，進如激矢，合如雷電，解如風雨，員之中規，方之中矩，破敵陷陳，莫能壅御，澤戰必克，攻城必下。彼非輕身而樂死，務在於前，遺利於後，故名立而不墮。此自强而成功者也。是故田者不强，困倉不盈；官御不厲，心意不精；將相不强，功烈不成；侯王懈惰，後世無名。詩云：「我馬唯騏，六轡如絲。載馳載驅，周爰諮謨。」以言人之有所務也。

韓嬰《韓詩外傳》卷一 傳曰：在天者莫明乎日月，在地者莫明於水火，在人者莫明乎禮儀。故日月不高則所照不遠，水火不積則光炎不博，禮義不加乎國家則功名不白。故人之命在天，國之命在禮。君人者降禮尊賢而王，重法愛民而霸，好利多詐而危，權謀傾覆而亡。《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

韓嬰《韓詩外傳》卷三 當舜之時，有苗不服，其不服者，衡山在南，岐山在北，左洞庭之波，右彭澤之水，由此險也。以其不服，禹請伐之，而舜不許，曰：「吾喻教猶未竭也。」久喻教，而有苗民請服。天下聞之，皆薄禹之義，而美舜之德。《詩》曰：「載色載笑，匪怒伊教。」舜之謂也。

董仲舒《春秋繁露・服制像》 故文德爲貴，而威武爲下，此天下之所以永全也。

《漢書・食貨志上》 食足貨通，然後國實民富，而教化成。【略】

殷周之盛，《詩》《書》所述，要在安民，富而教之。【略】

是以聖王域民，築城郭以居之，制廬井以均之，開市肆以通之，設庠序以教之；士農工商，四民有業。學以居位曰士，闢土殖穀曰農，作巧成器曰工，通財鬻貨曰商。聖王量能授事，四民陳力受職，故朝亡廢官，邑亡敖民，地亡曠土。

理民之道，地著爲本。故必建步立畝，正其經界。【略】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則)(相)救，民是以和睦，而教化齊同，力役生産可得而平也。【略】

在野曰廬，在邑曰里。五家爲鄰，五鄰爲里，四里爲族，五族爲黨，五黨爲州，五州爲鄉。鄉，萬二千五百户也。鄰長位下士，自此以上，稍登一級，至鄉而爲卿也。於(是)里有序而鄉有庠。序以明教，庠則行禮而視化焉。春令民畢出在野，冬則畢入於邑。其詩曰：「四之日舉止，同我婦子，饁彼南畝。」又曰：「十月蟋蟀，入我床下，嗟我婦子，聿爲改歲，入此室處。」所以順陰陽，備寇賊，習禮文也。春，(秋)(將)出民，里胥平旦坐於右塾，鄰長坐於(右)(左)塾，畢出然後歸，夕亦如之。入者必持薪樵，輕重相分，班白不提挈。冬，民既入，婦人同巷，

相從夜績，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必相從者，所以省費燎火，同巧拙而合習俗也。男女有不得其所者，因相與歌詠，各言其傷。

是月，餘子亦在於序室。八歲入小學，學六甲五方書計之事，始知室家長幼之節。十五入大學，學先聖禮樂，而知朝廷君臣之禮。其有秀異者，移鄉學於庠序；庠序之異者，移國學於少學。諸侯歲貢少學之異者於天子，學於大學，命曰造士。行同能偶，則別之以射，然後爵命焉。

孟春之月，羣居者將散，行人振木鐸徇於路，以采詩，獻之大師，比其音律，以聞於天子。故曰王者不窺牖户而知天下。

此先王制土處民富而教之之大略也。故孔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故民皆勸功樂業，先公而後私。其《詩》曰：「有淒淒，興雲祁祁，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民三年耕，則餘一年之畜。衣食足而知榮辱，廉讓生而爭訟息，故三載考績。孔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成此功也。三考黜陟，餘三年食，進業曰登；再登曰平，餘六年食；三登曰泰平，二十七歲，遺九年食。然後（以）（至）德流洽，禮樂成焉。故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繇此道也。

周室既衰，暴君污吏慢其經界，繇役橫作，政令不信，上下相詐，公田不治。故魯宣公「初稅畝」，春秋譏焉。於是上貪民怨，災害生而禍亂作。陵夷至於戰國，貴詐力而賤仁誼，先富有而後禮讓。

桓寬《鹽鐵論・相刺》 大夫曰：「古者，經井田，制廛里，丈夫治其田疇，女子治其麻枲，無曠地，無遊人。故非商工不得食於利末，非良農不得食於收穫，非執政不得食於官爵。今儒者釋耒耜而學不驗之語，曠日彌久，而無益於治，往來浮游，不耕而食，不蠶而衣，巧僞良民，以奪農妨政，此亦當世之所患也。」

文學曰：「禹憫洪水，身親其勞，澤行路宿，過門不入。當此之時，簪墮不掇，冠挂不顧，而暇耕乎？孔子曰：『詩人疾之不能默，丘疾之不能伏。』是以東西南北七十説而不用，然後退而修王道，作《春秋》，垂之萬載之後，天下折中焉，豈與匹夫匹婦耕織同哉！《傳》曰：『君子當時不動，而民無觀也。』故非君子莫治小人，非小人無以養君子，當不耕織爲匹夫匹婦也。君子耕而不學，則亂之道也。」

桓寬《鹽鐵論・後刑》 大夫曰：「古之君子，善善而惡惡。人君不畜惡民，農夫不畜無用之苗。無用之苗，苗之害也；無用之民，民之賊也。鉏一害而衆苗成，刑一惡而萬民悦。雖周公、孔子不能釋刑而用惡。家之有鉏子，器皿不居，況鉏民乎！民者教於愛而聽刑。故刑所以正民，鉏所以别苗也。」

賢良曰：「古者，篤教以導民，明辟以正刑。刑之於治，猶策之於御也。良工不能無策而御，有策而勿用。聖人假法以成教，教成而刑不施。故威厲而不殺，刑設而不犯。今廢其紀綱而不能張，壞其禮義而不能防。民陷於網，從而獵之以刑，是猶開其闌牢，發以毒矢也，不盡不止。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即哀矜而勿喜。』夫不傷民之不治，而伐己之能得姦，猶弋者覩鳥獸掛罻羅而喜也。今天下之被誅者，不必有管、蔡之邪，鄧晢之僞，恐苗盡而不别，民欺而不治也。孔子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故民亂反之政，政亂反之身，身正而天下定。是以君子嘉善而矜不能，恩及刑人，德潤窮夫，施惠悦爾，行刑不樂也。」

桓寬《鹽鐵論・世務》 文學曰：「昔齊桓公内附百姓，外綏諸侯，存亡接絶，而天下從風。其後，德虧行衰，葵丘之會，振而矜之，叛者九國。《春秋》刺其不崇德而崇力也。故任德，則强楚告服，遠國不召而自至；任力，則近者不親，小國不附。此其效也。誠上觀三王之所以昌，下論秦之所以亡，中述齊桓所以興，去武行文，廢力尚德，罷關梁，除障塞，以仁義導之，則北垂無寇虜之憂，中國無干戈之事矣。【略】

文學曰：「誠信著乎天下，醇德流乎四海，則近者哥謳而樂之，遠者執禽而朝之。故正近者不以威，來遠者不以武，德義修而任賢良也。故民之於事也，辭佚而就勞，於財也，辭多而就寡。上下交讓，道路鴈行。方此之時，賤貨而貴德，重義而輕利，賞之不竊，何寶之守也！」

劉向《説苑・君道》 陳靈公行僻而言失。泄冶曰：「陳其亡矣！吾驟諫君，君不吾聽而愈失威儀。夫上之化下，猶風靡草，東風則草靡而西，西風則草靡而東，在風所由而草爲之靡。是故人君之動不可不慎也。夫樹曲木者，惡得直景。人君不直其行，不敬其言者，未有能保帝王之號，垂顯令之名者也。【略】」

揚雄《法言・脩身》 有德者好問聖人。或曰：「魯人鮮德，奚其好問仲尼也？」曰：「魯未能好問仲尼故也。如好問仲尼，則魯作東周矣。」

揚雄《法言・問道》 或問：「太古德懷不禮懷，嬰兒慕，駒犢從，焉以禮？」曰：「嬰、犢乎！嬰、犢母懷不父懷。母懷，愛也；父懷，敬也。獨母而不父，未若父母之懿也。【略】」

或問「無爲」。曰：「奚爲哉？在昔虞、夏襲堯之爵，行堯之道，法度彰，禮樂

著，垂拱而視天下民之皁也，無爲矣。紹桀之後，纂紂之餘，法度廢，禮樂虧，安坐而視天下民之死，無爲乎？」

或問：「太古塗民耳目，惟其見也聞也。見則難蔽，聞則難塞。」曰：「天之肇降生民，使其目見耳聞，是以視之禮，聽之樂。如視不禮，聽不樂，雖有民，焉得而塗諸？」

揚雄《法言・先知》 或曰：「正國何先？」曰：「躬工人績。」

或曰：「爲政先殺後教。」曰：「於乎！天先秋而後春乎？將先春而後秋乎？」

吾見玄駒之步，雉之晨雊也，化其可以已矣哉！

民可使覩德，不可使覩刑，覩德則純，覩刑則亂。

佚名《太平經》甲部《太平金闕帝晨後聖帝君師輔歷紀歲次平氣去來兆候賢聖功行種民定法本起》 天地混鑒，人物糜潰。唯積善者免之，長爲種民。種民智識，尚有差降，未同浹一，猶須師君。君聖師明，教化不死，積鍊成聖，故號種民。種民，聖賢長生之類也。

佚名《太平經》丙部之十二《道無價卻夷狄法第六十二》 故賜國家千金，不若與其一要言可以治者也；與國家萬雙璧玉，不若進二大賢也。夫要言大賢珍道，乃能使帝王安枕而治，大樂而致太平，除去災變，安天下，此致大賢要言奇道，價直多少乎哉？故古者聖賢帝王，未嘗貧於財貨也，乃常苦貧於士，愁大賢不至，人民不聚，皆欲外附，日以疏少，以是不稱皇天心，而常愁苦。若但欲樂富於奇僞之物，好善之，不能得天地之心，而安四海也；積金玉璧奇僞物，橫縱千里，上至天，不能致大賢聖人仙士使來輔治也。子詳思吾書，大賢自來，共輔助帝王之治。一旦而同計，比若都市人一旦而會，萬物積聚，各資所有，往可求者；得行吾書，天地更明，日月列星皆重光，光照紘遠八方，四夷見之，莫不樂來服降，賢儒悉出，不復蔽藏，其兵革皆絶去，天下垂拱而行，不復相傷，同心爲善，俱樂帝王。吾書乃能致此，其價直多少，子亦知之耶？

佚名《太平經》丁部之二《分別四治法第七十九》 夫治者有四法：有天治，有地治，有人治，三氣極，然後跂行萬物治也。願聞其意。天治者，其臣老，君乃父事其臣，師事其臣也；夫臣迺卑，何故師父事之乎哉？但其位者卑下，道德者尊重，師父事之者，乃事其道德，當與其合策而平天下也。地治者，友事其臣，若與其同志同心也；地者陰順，母子同列，同苞同憂，臣雖位卑，其德而和，和平其君之治。人治者卑其用，臣少小小，象父生其子，子少未能爲父作策也，故其治小亂矣。

跂行萬物並治者，視其臣子若狗，若草木，不知復詳擇臣而仕之，但遇官壹仕，名爲象人無知也，何故乎哉？象人者，財象人形，苟中而已，不爲君計也，故善爭之也。象天治者，天下之臣，盡國君之師父也，故父事之，人愛其子，何有危時？夫師父皆能爲其子解八方之患難，何有失時也。象地治者，天下之臣，皆國君之友也。夫同志合策爲交，同憂患，欲共安其位；地者，順而承上，悉承天志意，皆得天心，何有不安時乎？象人治者，得中和之氣，和者可進可退難知，象子少，未能爲父計也，欺其父也。臣少，未能爲君深計，故欺其君也。少者，生用日月少，人學又淺，未有可畏，故欺也，故其治小亂矣。象跂行萬物治者，跂行者無禮義，萬物者少知，無有道德。夫跂行萬物之性，無有上下，取勝而已，故使亂敗矣。象天治者，仁好生不傷。象地治者，順善而成小傷。象人治者，相利多欲，數相賊傷，相欺怠。象跂行萬物而治者，終無成功，無有大小，取勝而已。

佚名《太平經》丁部之四《力行博學訣第八十二》 「今大命可知與未乎？」「雖然可知矣，見明師比言，大迷惑已解，唯加不得已，願復丁寧之。」「然，吾道可睹意矣，得書讀之，常苦其不熟，熟者自悉知之。不善思其至意，不精讀之，雖得吾書，亦無益也；得而不力行，與不得何異也；見食不食，與無五穀何異；見漿不飲，渴猶不可救，此者非能愁他人也，還自害，可不詳哉？故聖人力思，君子力學，晝夜不息也，猶樂欲象天，轉運而不止，百川流聚，迺成江海。子慎吾言記，吾已重誡，子其眷眷，心可睹矣。爲善與衆賢共之，慎無專其市。夫市少人所求不得。故人不博學，所睹不明。故令使見其真道，不得其要意，不信道，則疑不篤乎，各在此人之所以自窮者也。故當深惟思其意，以令自救輔也。」

佚名《太平經》庚部十三至十四《闕題》 凡事在其先，導之教之。善惡，是化之先也，開蒙愚之門也。故天將有可爲，皆先倡其先，其象見於天，神文出。古者聖人象之爲作意。故上三皇乃教化以道，其人民盡有道，物亦然。五帝教化多以德，其人民多類經德也，物亦然。三王教化多以文，其人民多文，物亦然。五霸教化多以武，其人民多悉武好怒，尚强勇，此非悉化之首也。故善人之鄉者多善人，惡人之鄉者多惡人，此非相易也。凡天上天下之事，各自有師法，各象其師法，而所化悉相類似。天者好生興物，物不樂，不肯生。今天上皇平洞極之氣俱出治，陽精昌興，萬物莫不樂喜。故當象其氣而大縱樂，以順助天道，好是則天道大喜。今帝王理平，人民壽，故其縱樂，以奉天道，又使各坐思自化，何有

各乎？又樂者，天也，陽精也。陽與則陰精伏，猶如春夏起，秋冬伏，自然之式也。真人務順吾書言，刑自絶。爲化如此，與神無異。故理難平，化失之耳。

《諸葛亮集・便宜十六策・治國》 治國之政，其猶治家。治家者務立其本，本立則末正矣。夫本者，倡始也，末者，應和也。倡始者，天地也，應和者，萬物也。萬物之事，非天不生，非地不長，非人不成。故人君舉措應天，若北辰爲之主，台輔爲之臣佐，列宿爲之官屬，衆星爲之人民。是以北辰不可變改，台輔不可失度，列宿不可錯繆，此天之象也。故立臺榭以觀天文，郊祀、逆氣以配神靈，所以務天之本也；耕農、社稷、山林、川澤，祀祠祈福，所以務地之本也；庠序之禮，八佾之樂，明堂辟雍，高墻宗廟，所以務人之本也。故本者，經常之法，規矩之要。圓鑿不可以方枘，鉛刀不可以砍伐，此非常用之事不能成其功，非常用之器不可成其巧。故天失其常，則有逆氣，地失其常，則有枯敗，人失其常，則有患害。經曰：「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此之謂也。

《諸葛亮集・便宜十六策・教令》 教令之政，謂上爲下教也。非法不言，非道不行，上之所爲，人之所瞻也。夫釋己教人，是謂逆政，正己教人，是謂順政。故人君先正其身，然後乃行其令。身不正則令不從，令不從則生變亂。故爲君之道，以教令爲先，誅罰爲後，不教而戰，是謂棄之。先習士卒用兵之道，其法有五：一曰，使目習其旌旗指麾之變，縱橫之術；二曰，使耳習聞金鼓之聲，動静行止；三曰，使心習刑罰之嚴，爵賞之利；四曰，使手習五兵之便，鬬戰之備；五曰，使足習周旋走趨之列，進退之宜；故號爲五教。教令軍陳，各有其道。左教青龍，右教白虎，前教朱雀，後教玄武，中央軒轅，大將軍之所處，左矛右戟，前盾後弩，中央旗鼓。旗動俱起，聞鼓則進，聞金則止，隨其指揮，五陳乃理。正陳之法，旗鼓爲之主：一鼓，舉其青旗，則爲直陳；二鼓，舉其赤旗，則爲銳陳；三鼓，舉其黄旗，則爲方陳；四鼓，舉其白旗，則爲圓陳；五鼓，舉其黑旗，則爲曲陳。直陳者，木陳也；銳陳者，火陳也；方陳者，土陳也；圓陳者，金陳也；曲陳者，水陳也。此五行之陳，輾轉相生，衝對相勝，相生爲救，相勝爲戰，相生爲助，相勝爲敵。凡結五陳之法，五五相保，五人爲一長，五長爲一師，五師爲一枝，五枝爲一火，五火爲一撞，五撞爲一軍，則軍士具矣。夫兵利之所便，務知節度。短者持矛戟，長者持弓弩，壯者持旌旗，勇者持金鼓，弱者給糧牧，智者爲謀主。鄉里相比，五五相保，一鼓整行，二鼓習陳，三鼓起食，四鼓嚴辦，五鼓就行。聞鼓聽金，然後舉旗，出兵以次第，一鳴鼓三通，旌旗發揚，舉兵先攻者賞，卻退者斬，此教令也。

《諸葛亮集・便宜十六策・舉措》 舉措之政，謂舉直措諸枉也。夫治國猶於治身，治身之道，務在養神；治國之道，務在舉賢，是以養神求生，舉賢求安。故國之有輔，如屋之有柱，柱不可細，輔不可弱，柱細則害，輔弱則傾。故治國之道，舉直措諸枉，其國乃安。夫柱以直木爲堅，輔以直士爲賢，直木出於幽林，直士出於衆下。故人君選舉，必求隱處，或有懷寶迷邦，匹夫同位；或有高才卓絶，不見招求；或有忠賢孝弟，鄉里不舉；或有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或有忠質於君，明黨相讒。堯舉逸人，湯招有莘，周公采賤，皆得其人，以致太平。故人君縣賞以待功，設位以待士，不曠庶官，闢四門以興治務，玄纁以聘幽隱，天下歸心，而不仁者遠矣。夫所用者非所養，所養者非所用，貧陋爲下，財色爲上，讒邪得志，忠直遠放，玄纁不行，焉得賢輔哉？若夫國危不治，民不安居，此失賢之過也。夫失賢而不危，得賢而不安，未之有也。爲人擇官者亂，爲官擇人者治，是以聘賢求士，猶嫁娶之道也。未有自嫁之女，出財爲婦。故女慕財聘而達其貞，士慕玄纁而達其名，以禮聘士，而其國乃寧矣。

傅玄《傅子・矯違》 傅子曰：「正道之不得行，常由佞人亂之也。故桀信其佞臣推侈，以殺其正臣關龍逢，而夏以亡。紂信其佞臣惡來，以剖其正臣王子比干之心，而殷以亡。」

傅玄《傅子・貴教》 虎，至猛也。可威而服。鹿，至麤也，可教而使。木，至勁也，可柔而屈。石，至堅也，可柔而用。況人含五常之性，有善可因，有惡可攻者乎。人之所重，莫重乎身，貴教之道行，士有仗節成義，死而不顧者矣。此先王因善教義，因義而立禮者也。因善教義成而禮行，因義立禮設而義通。若夫商韓孫吴，知人性之貪得樂進，而不知兼濟其善。於是束之以法，要之以功，使天下惟力是恃，惟爭是務，恃力務爭，至有探湯赴火而忘其身者，好利之心獨用也。懷好利之心，則善端没矣。中國之所以常制四夷者，禮義之教行也。失其所以教，則同乎夷矣。失其所以同，則同乎禽獸矣。不惟同乎禽獸，亂將甚焉。何者？禽獸保其性然者也；人以智役力也，以智役力而無教節，是智巧日用，而相殘無極也。相殘無極，亂孰大焉。不濟其善而惟力是恃，其不大亂幾希耳。人之性避害從利，故利出於禮讓，則修禮讓；利出於力爭，則任力爭。修禮讓，則上安下順而無侵奪；任力爭，則父子幾乎相危，而況於悠悠者乎。

傅玄《傅子・法刑》 是故聖帝明王，惟刑之恤，惟敬五刑，以成三德。若乃

暴君昏主，刑殘法酷，作五虐之刑，詔炮烙之辟，而天下之民無所措手足矣。

傅玄《傅子・治體》 治國有二柄：一曰賞，二曰罰。賞者，政之大德也。罰者，政之大威也。人所以畏天地者，以其能生而殺之也。爲治審持二柄，能使生殺不妄，則威德與天地並矣。

郭象《莊子注・天地》 厲，惡人也。言天下皆不願爲惡，及其爲惡，或迫於苛役，或迷而失性耳。然迷者自思復，而厲者自思善。故我無爲而天下自化。

郭象《莊子注・天道》 夫工人無爲於刻木而有爲於用斧，主上無爲於親事而有爲於用臣。臣能親事，主能用臣；斧能刻木，而工能用斧。各當其能則天理自然，非有爲。若乃主代臣事，則非主矣；臣秉主用，則非臣矣。故各司其任，則上下咸得而無爲之理至矣。

葛洪《抱朴子・嘉遯》 起勢公子勃然自失，肅爾改容，曰：「先生立言助教，文討姦違，標退靜以抑躁競之俗，興儒教以救微言之絶，非有出者，誰叙彝倫？非有隱者，誰誨童蒙？普天率土，莫匪臣民。亦何必垂纓執笏者爲是，而樂飢衡門者可非乎！夫羣迷乎雲夢者，必須指南以知道；竝失乎滄海者，必仰辰極以得反。今聞嘉訓，乃覺其蔽。請負衣冠，策駑希驥，汎愛與進，不嫌擇焉。」

葛洪《抱朴子・勖學》 世道多難，儒教淪喪，文、武之軌，將遂凋墜。或沈溺於聲色之中，或驅馳於競逐之路。孤貧而精六藝者，以游、夏之資，而抑頓乎九泉之下；因風而附鳳翼者，以駑庸之質，猶迴遑乎霞霄之表。舍本逐末者，謂之勤修庶幾；擁經求己者，謂之陸沈迂闊。於是莫不蒙塵觸雨，戴霜履冰，懷黃握白，提清挈肥，以赴邪徑之近易，規朝種而暮穫矣。【略】

昔秦之二世，不重儒術，舍先聖之道，習刑獄之法。民不見德，唯戮是聞。故惑而不知友迷之路，敗而不知自救之方，遂墮墜於雲霄之上，而鞶粉乎不測之下。惟尊及卑，可無鑒乎？

葛洪《抱朴子・崇教》 抱朴子曰：「澄視於秋毫者，不見天文之煥炳。耽心於細務者，不覺儒道之弘遠。翫鮑者忘芷蕙，迷大者不能反。夫受繩墨者無枉刳之木，染道訓者無邪僻之人。飾治之術，莫良乎學。學之廣在於不倦，不倦在於固志。志苟不固，則貧賤者汲汲於營生，富貴者沉淪於逸樂。是以遐覽淵博者，曠代而時有，面墻之徒，比肩而接伍也。

「若使素士則晝躬耕以糊口，夜薪火以修業；在位則以酣宴之餘暇，時遊觀於勸誡，則世無視內盧本作顱愚，游、夏不乏矣。亦有飢寒切己，藜藿不給，膚困風霜，口乏糟糠，出無從師之資，家有暮旦之急，釋耒則農事廢，執卷則供養虧者，雖闕學業，可恕者也。所謂千里之足，困於鹽車之下；赤刀之鐃，不經歐冶之門者也。」

若夫王孫公子，優游貴樂，婆娑綺紈之間，不知稼穡之艱難，目倦於玄黃，耳疲乎鄭、衛，鼻饜乎蘭麝，口爽於膏粱；冬沓貂狐之縕麗，夏縝紗縠之翩飄；出驅慶封之輕軒，入宴華房之粲蔚；飾朱翠於楹棁，積無已於篋匱；陳妖冶以娛心，湎醴酪以沈醉；行爲會飲之魁，坐爲博奕之帥。省文章既不曉，覩學士如草芥；口筆乏乎典據，牽引錯於事類。劇談則方戰而已屈，臨疑則未老而憔悴。雖叔孫之能辯，亦奚別乎瞽矇哉！

抱朴子曰：「蓋聞帝之元儲，必入太學，承師問道。齒於國子者，以知爲臣，然後可以爲君；知爲子，然後可以爲父也。故學立而仕，不以政學，操刀傷割，鄭喬所嘆。觸情縱欲，謂之非人。而貴游子弟，生乎深宮之中，長乎婦人之手，憂懼之勞，未常經心。或未免於襁褓之中，而加青紫之官，纔勝衣冠，而居清顯之位。操殺生之威，提黜陟之柄，榮辱決於與奪，利病感於脣吻；愛惡無時暫乏，毀譽括厲於耳。嫌疑象類，似是而非，因機會以生無端。藉素信以設巧言，交構之變，千端萬緒，巧筭所不能詳，毫墨所不能究也。無術學，則安能見邪正之真僞，具古今之行事？自悟之理，無所感假，能無傾巢覆車之禍乎？

「先哲居高，不敢忘危，愛子欲教之義方，雕琢切磋，弗納於邪僞，選明師以象成之，擇良友以漸染之，督之以博覽，示之以成敗，使之察往以悟來，觀彼以知此，驅之於直道之上，斂之乎檢括之中，懍乎若跟掛於萬仞，慄然有如乘奔以履冰。故能多遠悟吝，保其貞吉也。

「昔諸竇蒙遺教之福，霍禹受率意之禍，中山、東平以好古而安，燕剌由面墻而危，前事不忘，今之良鑒也。湯、武染乎伊、呂，其興勃然；辛、癸染乎推、崇，其亡忽焉。朋友師傅，尤宜精簡。必取寒素德行之士，以清苦自立，以不羣見憚者。其經術如仲舒、桓榮者，强直若龔遂、王吉者，能朝夕講論忠孝之至道，正色證存亡之軌迹，以洗滌垢涅，閑邪矯枉，宜必抑情遵憲法，入德訓者矣。

「漢之末世，吴之晚年，則不然焉。望冠蓋以選用，任朋黨之華譽，有師友之名，無拾遺之實。匪唯無益，乃反爲損。故其所講説，非道德也；其所貢進，非忠益也。唯在於新聲豔色，輕體妙手，評歌謳之清濁，理管絃之長短，相狗馬之勤駑，議遨遊之處所，比錯塗之好惡，方雕琢之精麤，校彈棊樗蒲之巧拙，計漁獵

相掊之勝負，品藻妓妾之妍蚩，指摘衣服之鄙野，爭騎乘之善否，論弓劍之踈密。招奇合異，至於無限。盈溢之過，日增月甚。

「其談宮殿，則遠擬瑤臺、瓊室，近効阿房、林光，以千門萬户爲局促，以昆明、太液爲淺陋，笑茅茨爲不肖，以土階爲朴騃。民力竭於功役，儲蓄靡於不急，起土山以準嵩、霍，決渠水以象九河；登凌霄之華觀，闢雲際之綺窻。淫音譟而惑耳，羅袂揮而亂目，濮上北里，迭奏迭起；或號或呼，俾晝作夜。流連於羽觴之間，沈淪乎絃節之側。

「或建翠翳之青葱，或射勇禽於郊坰，馳輕足於嶮峻之上，暴僚隸於盛日之下，舉火而往，乘星而返，機事廢而不修，賞罰棄而不治。或浮文艘於滉瀁，布密網於緑川，垂香餌於漣潭，縱擢歌於清淵，飛高徼以下輕鴻，引沈綸以拔潛鱗；或結罝罘於林麓之中，合重圍於山澤之表，列丹飇於豐草，騁逸騎於平原，縱盧、獵以噬狡獸，飛輕鷁以鷙翔禽，勁弩殪狂兕，長戟斃熊虎。如此，既彌年而不猒，歷載而無已矣。」

而又加之以四時請會，祖送慶賀，要思數之密客，接執贄之嘉賓。人間之務，密勿罔極。是以雅正稍遠，遨逸漸篤。其去儒學，緬乎邈矣。能獨見崇替之理，自拔淪溺之中，舍敗德之嶮塗，履長世之大道者，良甚鮮矣。嗟呼！此所以保國安家者至稀，而傾撓泣血者無筭也。今聖明在上，稽古濟物，堅隄防以杜決溢，明褒貶以彰勸阻；想宗室公族，及貴門富年，必當競尚儒術，撙節執文，釋老莊之意不急，精六經之正道也。

葛洪《抱朴子・君道》 夫根深則末盛矣，下樂則上安矣。馬不調，造父不能超千里之跡；民不附，唐、虞不能致同天之美。馬極則變態生，而傾僨惟憂矣；民困則多離叛，其禍必振矣。可不戰戰以待旦乎！可不慄慄而慮危乎！人主不澄思於治亂，不深鑒於亡徵，雖目分百尋之秋毫，耳精八音之清濁，文則琳琅墮於筆端，武則鉤鉻原注：居額切摧於指掌，心苞萬篇之誦，口播濤波之辯，猶無補於土崩，不救乎瓦解也。何者？不居其大，而務其細，滯乎下人之業，而闇元本之端也。

葛洪《抱朴子・用刑》 抱朴子曰：「莫不貴仁，而無能純仁以致治也；莫不賤刑，而無能廢刑以整民也。」咸云：「明后御世，風向草偃。道洽化醇，安所用刑？」余乃論之曰：「夫德教者，黼黻之祭服也；刑罰者，捍刃之甲冑也。若德教治狡暴，猶以黼黻御剡鋒也；以刑罰施平世，是以甲冑升廟堂也。故仁者養物之器，刑者懲非之具，我欲利之，而彼欲害之，加仁無悛，非刑不止。刑爲仁佐，於是可知也。」【略】

蓋天地之道，不能純仁，故青陽闡陶育之和。素秋厲肅殺之威，融風扇則枯瘁攄藻，白露凝則繁英凋零。是以品物阜焉，歲功成焉。温而無寒，則蜮動不蟄，根植冬榮。寬而無嚴，則姦宄竝作，利器長守。故明賞以存正，必罰以閑邪。勸沮之器，莫此之要。觀民設教，濟其寬猛，使懦不可狎，剛不傷恩。五刑之罪，至於三千，是繩不可曲也；司寇行刑，君爲不舉，是法不可廢也。繩曲，則姦回萌矣；法廢，則禍亂滋矣。【略】

故明君治難於其易，去惡於其微，不伐善以長亂，不操柯而猶豫焉。然則刑之爲物，國之神器，君所自執，不可假人，猶長劍不可倒捉，巨魚不可脱淵也。乃崇替之所由，安危之源本也。田常之奪齊，六卿之分晉，趙高之弒秦，王莽之篡漢，履霜逮冰，由來漸矣。或永歎於海濱，或拊心乎望夷，禍延宗祧，作戒將來者，由乎慕虚名於往古，忘實禍於當己也。

葛洪《抱朴子・審舉》 蓋鳥鴟屯飛，則鴛鳳幽集；豺狼當路，則麒麟遐遁。舉善而教，則不仁者遠矣；姦僞榮顯，則英傑潛逝。高概恥與闒茸爲伍，清節羞入饕餮之貫。舉任竝謬，則羣賢括囊；羣賢括囊，則凶邪相引；凶邪相引，則小人道長；小人道長，則檮杌比肩。頌聲所以不作，怨嗟所以嗷嗷也。【略】

今且令天下諸當在貢舉之流者，莫敢不勤學。但此一條，其爲長益風教，亦不細矣。若使海内畏妄舉之失，凡人息僥倖之求，背競逐之末，歸學問之本，儒道將大興，而私貨必漸絶，奇才可得而役，庶官可以不曠矣。

葛洪《抱朴子・交際》 余徒恨不在其位，有斧無柯，無以爲國家流穢濁於四裔，投畀於有北。彼雖赫奕，刀尺决乎有脱文勢力足以移山拔海，吹呼能令泥象登雲，造其門庭，我則未暇也。而多有下意怡顔，匍匐膝進，求交於若人，以圖其益。悲夫！生民用心之不鈞，何其遼邈之不肖也哉！余所以同生聖世而抱困賤，本後顧而不見者，今皆追瞻而不及，豈不有以乎！然性苟不堪，各從所好，以此存亡，予不能易也。

葛洪《抱朴子・弭訟》 或曰：「可使女氏受娉禮無豐約，皆以即日報板，後皆使時人署姓名於別板，必十人已上，以備遠行及死亡。又令女之父兄若伯叔，答壻家書，必手書一紙。若有變悔而證據明者，女氏父母兄弟皆加刑罪。如此，庶於無訟者乎！」

葛洪《抱朴子・酒誡》 又臨民者雖設其法，而不能自斷斯物，緩己急人，雖令不從，弗躬弗親，庶民弗信。以此而教，教安得行；以此而禁，禁安得止哉！沽賣之家，廢業則困，遂修飾賂遺，依憑權右，所屬吏不敢問。無力者獨止，而有勢者擅市。張壚專利，乃更倍售，從其酤買，公行靡憚，法輕利重，安能免乎哉？

葛洪《抱朴子・疾謬》 抱朴子曰：「世故繼有，禮教漸穨，敬讓莫崇，傲慢成俗，儔類飲會，或蹲或踞，暑夏之月，露首袒體。盛務唯在摴蒱彈棋，所論極於聲色之閒，舉足不離綺繻紈袴之側，游步不去勢利酒客之門。不聞清談講道之言，專以醜辭嘲弄爲先。以如此者爲高遠，以不爾者爲駑野。

「於是馳逐之庸民，偶俗之近人，慕之者猶宵蟲之赴明燭，學之者猶輕毛之應飄風。嘲戲之談，或上及祖考，或下逮婦女。往者務其必深焉，報者恐其不重焉。倡之者不慮見答之後患，和之者恥於言輕之不塞。周禾之芟，温麥之刈，實由報恨，不能已也。利口者扶强而黨勢，辯給者借鍒以刺戕。以不應者爲拙劣，以先止者爲負敗。如此交惡之辭，焉能默哉！

「其有才思者之爲之也，猶善於依因機會，準擬體例，引古喻今，言微理舉，雅而可笑，中而不傷，不悵人之所諱，不犯人之所惜。若夫拙者之爲之也，則枉曲直湊，使人愕愕然。妍之與媸，其於宜絶，豈唯無益而已哉！」

《南齊書・顧歡傳》録《夷夏論》 五帝、三皇，莫不有師。國師道士，無過老、莊；儒林之宗，孰出周、孔。若孔、老非佛，誰則當之。然二經所説，如合符契。道則佛也，佛則道也。其聖則符，其跡則反。或和光以明近，或曜靈以示遠。道濟天下，故無方而不入；智周萬物，故無物而不爲。其入不同，其爲必異。各成其性，不易其事。是以端委搢紳，諸華之容；翦髮曠衣，羣夷之服。擊鼈磬折，侯甸之恭；狐蹲狗踞，荒流之肅。棺殯槨葬，中夏之制；火焚水沈，西戎之俗。全形守禮，繼善之教；毀貌易性，絶惡之學。豈伊同人，爰及異物。鳥王獸長，往往是佛，無窮世界，聖人代興。或昭五典，或布三乘。在鳥而鳥鳴，在獸而獸吼。教華而華言，化夷而夷語耳。雖舟車均於致遠，而有川陸之節；佛道齊乎達化，而有夷夏之別。若謂其致既均，其法可換者，而車可涉川，舟可行陸乎？今以中夏之性，効西戎之法，既不全同，又不全異。下(育)[棄]妻孥，上廢宗祀。嗜欲之物，皆以禮伸；孝敬之典，獨以法屈。悖禮犯順，曾莫之覺。弱喪忘歸，孰識其舊，且理之可貴者，道也；事之可賤者，俗也。捨華効夷，義將安取？若以道邪？道固符合矣。若以俗邪？俗則大乖矣。

杜佑《通典・通典篇第之旨》 佑少嘗讀書，而性且蒙固，不達術數之藝，不好章句之學，所纂《通典》，實采羣言，徵諸人事，將施有政。夫理道之先，在乎行教化；教化之本，在乎足衣食。《易》稱「聚人曰財」；《洪範》八政，一曰食，二曰貨；《管子》曰：倉廩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夫子曰：既富而教，斯之謂矣。夫行教化在乎設職官，設職官在乎審官才，審官才在乎精選舉，制禮以端其俗，立樂以和其心，此先哲王致治之大方也。故職官設然後興禮樂焉，教化隳然後用刑罰焉，列州郡俾分領焉，置邊防遏戎狄焉。是以食貨爲之首，選舉次之，職官又次之，禮又次之，樂又次之，刑又次之，州郡又次之，邊防末之。或覽之者，庶知篇第之旨也。

杜佑《通典・選舉典序》 自昔羲后，以物命官，事簡人淳，唯以道化，上無求欲於下，下無干進於上，百姓自足，海内又安，不是賢而非愚，不沽名而尚行，推擇之典無所聞焉。爰洎唐、虞之官人也，俾乂水土，緝熙帝載，敷五教，正五刑，播百穀，典三禮，咨於四嶽，明揚側陋，詢事考言，故舉無失德。然猶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流四凶族，不仁者遠，斯則選賢任能之大略也。三王之代，樸散俗澆，難以道馭，務勤其教，立庠塾於鄉閭，建黌學於都邑，訓公卿大夫之子弟，設俊造之目，而勖勉成之，自幼年入學，至四十方仕，然後行備業全，事理績茂。秦漢以降，乃異於斯，其行教也不深，其取材也務速，欲人浸漬於五常之道，皆登仁壽之域，何可及已。夫上材蓋寡，中材則多，有可移之性，敦其教方善，若不敦其教，俗求多賢，亦不及已。非今人多不肖，古人多材能，在施政立本使之然也。而況以言取士，既已失之，考言唯華，失之愈遠。若變茲道，材何遠乎？

王通《中説・立命》 賈瓊問：「『富而教之』何謂也？」子曰：「仁生於歉，義生於豐，故富而教之，斯易也。」

王通《中説・事君》 (房玄齡)曰：「敢問化人之道？」子曰：「正其心。」

陳叔達爲絳郡守，下捕賊之令曰：「無急也，請自新者，原之以觀其後。」子聞之曰：「陳守可與言政矣，上失其道，民散久矣，苟非君子，焉能固窮。導之以德，懸之以信，且觀其後，不亦善乎！」

吴兢《貞觀政要・公平》 貞觀初，太宗謂侍臣曰：「朕今孜孜求士，欲專心政道，聞有好人，則抽擢驅使。而議者多稱『彼者皆宰臣親故』，但公等至公，行事勿避此言，便爲形迹。古人『内舉不避親，外舉不避讎』，而爲舉得其真賢故也。但能舉用得才，雖是子弟及有讎嫌，不得不舉。」

吴兢《貞觀政要・崇儒學》 貞觀二年，太宗謂侍臣曰：「爲政之要，惟在得人，用非其才，必難致治。今所任用，必須以德行、學識爲本。」諫議大夫王珪曰：「人臣若無學業，不能識前言往行，豈堪大任。漢昭帝時，有人詐稱衛太子，聚觀者數萬人，衆皆致惑。傷不疑斷以削瞶之事。昭帝曰：『公卿大臣，當用經術明於古義者，此則固非刀筆俗吏所可比擬。』」上曰：「信如卿言。」

張九齡《唐丞相曲江張先生文集・論教皇太子狀》 右臣伏以皇太子是天下之本，爲國之貳。今則睿質漸長，猶在深宫，所與近習者，未必皆正人端士，安於逸樂，久則性成。是以古者明王恐其若此，雖在赤子，先之以教，必使耆儒碩德爲之師保。故《大戴禮》云：周成王在襁褓之中，太公爲之太師，教之順也；周公爲之太傅，傅其德義；召公爲之太保，保其身體。是故成王能聖，周道用康。秦始皇使趙高傅其太子胡亥，因教之以獄，所習者非斬劓人則夷人之三族也。胡亥即位，秦氏以亡。則明人之性情，莫不由習。若近正人聞正事，雖欲爲惡，固已不忍；若親近細人，不聞教諭，縱欲行善，猶未知所適，此必然也。胡越之人，生則聲同，長則語異。蓋聲者天然，語者所習，習於胡則胡，習於越則越，故知成於所習，不可不慎。臣伏願詳擇典故，徵用名賢，執經勸學，朝夕從事，俾皇太子得於所習，天下幸甚。謹奉狀以聞。謹狀。

《全宋文》卷三二二穆修《答喬適書》 夫學乎古者，所以爲道；學乎今者，所以爲名。道者，仁義之謂也，名者，爵禄之謂也，然則行道者，有以兼乎名；守名者，無以兼乎道。何者？行夫道者，雖固有窮達云耳，然而達於上也，則爲賢公卿；窮於下也，則爲令君子。其在上，則禮成乎君，而治加乎人；其在下，則順悦乎親，而勤修乎身。窮也達也，皆本於善稱焉。守夫名者，亦固有窮達云耳，而皆反於是也。達於上也，何賢公卿乎？窮於下也，何令君子乎？其在上，則無所成乎君而加乎人；其在下，則無所悦乎親而勤修乎身。窮也達也，皆離於善稱焉。故曰行道者，有以兼乎名，守名者，無以兼乎道。有其道而無其名，則窮不失爲君子。有其名而無其道，則達不失爲小人。與其爲名達之小人，孰若爲道窮之君子。

《全宋文》卷三五一夏竦《九功九法爲國何先論》 夫有國家者，稽考往制，裁爲政術。故彝倫攸叙，萬事允治。經緯不紊於繁，上下皆厎於道。然則以典故爲政者，其大有二：有九功焉，《書》曰：水、火、金、木、土、穀、正德、利用、厚生是也；有九法焉，《周禮》曰：制畿封國，設儀辯位，進賢興功，建牧立監，制軍詰禁，施貢分職，簡稽鄉民，均守平則，比小事大是也。然則致治之本何從而先？昔八世之君不相沿襲，帝者有帝道而御天下，王者有王道而御天下。帝道廣而大，其制也簡，故其民從之而不咈；王道明而正，其制也密，故其民從之而不違。當其陳九功於舜禹之世，其言要而其用也普，其帝制之餘乎！正九法於姬周之始，其言辯而其用也周，其王制之餘乎！夫萬物非五材不用，故九疇以五行爲首；民非五穀不食，故八政以食爲先。不正德則教化不達，故《書》云「德惟善政」。不利用則民事不濟，故《易》曰「日用不知」。不厚生則國計不豐，故《書》曰「民惟邦本」。由是善爲國者，修五材而民用足矣，貴穀而民食豐矣，正德而天下之心服矣，利用而邦家之用濟矣，厚生而百貨之本達矣。故六府三事允治，然後可以制畿封以正其法，辯儀位以節其事，進賢才以懲勸，建牧守以司察，詰軍禁以繩糾，施職貢以制財，簡鄉民以施教，均守則以結信，正小大以表禮。著爲先聖不刊之典，垂爲百王不易之道。蓋夫帝制者尚道德者也，王制者尚法度者也。先道德而後法度，則民懷之而從上矣。若去道德而專任法度，則四海之政，官府之事，將有察而不勝者矣。於戲！臯陶、周公之心，可以知之矣。

《全宋文》卷三五一夏竦《不教吏職論》 漢薛宣不教子惠以吏職，《漢書》備之矣。且曰「吏道以法令爲師」，「何可學也」，時人以爲然。夫國之大者君臣也，家之大者父子也。君臣正則國政行，父子正則家道成。君明而能教，臣忠而能諫，則國之正矣。父慈而能訓，子孝而能爭，則家之正矣。石碏教子以義方，仲尼戒鯉以詩禮，韋賢授之以一經，鄧禹專之以一藝，後世稱之。夫成童不就師傅，父之罪也，況父而不教乎？蓋事莫大於學，學而後能其事。銷金石者不累日，揉曲木者不累月，若教子以一經之書，三尺之法，則不止於職也。夫吏職者，民以寬猛，吏以畏愛，事以時變，教以俗設。府寺、州縣、郡國、天下，雖大小異器，而其政一也，何謂不可學哉？夫生而知之，則周公仲尼其人也；自兹以降，未有不學而成者。漢興，則仲舒學《春秋》而建大議，安國學《尚書》而爲通材，君明學《易》而知變，稚圭學《詩》而從政。故制斷無失，宰割有宜，厥功茂焉。宣謂不可學者，蓋起於獄吏斗食之下，暴歷顯位，不習經義，何以語人哉？嗚呼，吏事不能言，況大道乎！子不能教，況生民乎！故當宰天下之際，官屬議其煩碎，天子淺其儒術，六年無補於政事，宜其放棄焉。

《全宋文》卷七六五釋契嵩《上韓相公書》 月日，沙門某謹北嚮伏揖，獻書於集賢相公閣下：某聞古之聖人立極以統天下，天下謂之至公。夫至公者，惟

善者與之，惟惡者拒之。與善無彼此，治而已矣；拒惡無親疏，亂而已矣。是蓋聖人之心也。及其親親尊尊，國有君臣，家有父子，必親必疏，必近必遠，三綱五常，不可奪其序，此乃聖人之教也。夫教貴乎修也，而心貴乎通也。教也者，聖人之經制也；心也者，聖人之達道也。天下必知達道，始可以論至公。苟不達道，見聖人之心，雖修教，必束教而失乎天下之善道也。某雖固陋其學，平生自謂得聖人之心，長欲推此以資乎王公大人之所爲道德者。今乃老弊於山谷，白首蹤蹤，而卒無所遇。慨然太息，惟恐其虛與草木偕生偕死，而不得稍發之也。方今竊聽閣下以寬博仁厚之德而宰輔天下，天下論至公之道者，謂適得之於閣下也。某喜且大幸，故不遠數千里進其說，發明其所謂平生所得聖人之心者。然非齷齪自喜，慕名而榮身耳，誠欲推其教道以導天下之爲善也，願幸閣下無忽。某，佛氏者也，竊患其教於今甚衰，其徒不能偕修以振其道，士大夫乃不知其所以然，或議而譏之者紛然，使君子卑之，小人疑之。然其法播於諸夏垂千載矣，所更君臣之聖賢者不可勝數，皆尊奉之，使與儒并化天下。蓋用大公之道而取之，以其善世，有益於生靈，毗政治，廣教化者也。猶《書》曰「會其有極，歸其有極」，又曰「爲善不同，同歸於治」。彼非有大合乎聖人立極之道者，自古聖賢豈存而敬之？迄於今日也，不惟聖賢之不存，而天下亦厭之久矣。若今天下興起學校，用聖人之所由道德之說習乎諸生，蓋欲其宣傳國家之教化也。雖然，其仁義蔚然以敷於天下，而天下之男女夫婦，豈人人盡預乎五常之訓邪？及其聞佛所謂爲善有福，爲惡有罪，損爾身，累爾神，閭里胥化而慕善者幾徧四海，苟家至户到而按之，恐其十有七八焉。前所謂助政治，廣教化，此其是也。其法又能與人正心，窮神而極化，內益乎聖賢之爲道德者，又其至矣。而世之學者，奈何不求古之聖賢興善之心，不以至公之道裁而取之者耶？第見其徒混溷，不軌其道，而遂斥其法。然其徒由在國家正其源流，擇其綱紀，旌其善者而勸之耳，其法何忝乎？孔子曰「不以人而廢言」，此之謂也。伏冀閣下俯爲政治教化者主而張之，則天下生靈之幸甚也。

《全宋文》卷九〇二李覯《周禮致太平論・國用第十六》 大司徒「以保息六養萬民」，「六曰安富」，謂平其繇役，不專取也。大哉先王之法，其所以有天下而民不斁者乎！孔子謂「既庶矣，富之；既富矣，教之」。《管子》有言，「倉廩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然則民不富，倉廩不實，衣食不足，而欲教以禮節，使之趨榮而避辱，學者皆知其難也。

《全宋文》卷九〇四李覯《周禮致太平論・教道第一》 立人以善，成善以教。教而不善邪，是堯舜之民鄙夫矣；不教而善邪，是桀紂之民可封矣。移風俗，斂賢才，未有不由此道也。故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一曰六德：知、仁、聖、義、忠、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婣、任、恤。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物，猶事也。民三事教成，鄉大夫舉其賢者、能者，以飲酒之禮賓客之，既則獻其書於王矣。知，明於事。仁，愛人以及物。聖，通而先識。義，能斷時宜。忠，言以中心。和，不剛不柔。善於父母爲孝。善於兄弟爲友。睦，親於九族。婣，親於外親。任，信於友道。恤，振憂貧者。禮，五禮之義。樂，六樂之歌舞。射，五射之法。御，五御之節。書，六書之品。數，九數之計。「以鄉八刑糾萬民，一曰不孝之刑，二曰不睦之刑，三曰不婣之刑，四曰不弟之刑，五曰不任之刑，六曰不恤之刑，七曰造言之刑，八曰亂民之刑」。不弟，不事師長。造言，訛言惑衆。亂民，亂名改作，執左道以亂政也。大哉，先王之所以馭民而納之於善也！教以開其前，如得大路，終日行而弗迷失；刑以策其後，使不敢反顧，而況賓興以勸之哉！養天性，滅人欲，家可使得孝子，國可使得忠臣矣。學校不立，教法不行，人莫知何人可師，道莫知何道可學。耳何以爲正聲？目何以爲正色？口何以爲正言？身何以爲正行？明者幸而得之，昧者不幸而失之。將欲求腹心於中林，訪忠信於十室，不易得矣。《小雅・菁菁者莪》，孟氏君子三樂，善爲國者，可無意哉！

《全宋文》卷九〇七李覯《安民策第一》 愚觀《書》至於「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未嘗不廢書而歎也。嗟乎！天生斯民矣，能爲民立君，而不能爲君養民。立君者，天也；養民者，君也。非天命之私一人，爲億萬人也。民之所歸，天之所右也；民之所去，天之所左也。天命不易哉！民心可畏哉！是故古先哲王皆孳孳焉以安民爲務也。所謂安者，非徒飲之、食之、治之、令之而已也，必先於教化焉。教化之說何如？曰：夫俗士之論，未有不貴刑法而賤禮義也。以爲天下之大，可域之於固犴也；羣生之重，可摩之以刀鋸也。聞有稱王道誦教典也，則衆共笑之矣。必謂殺之而不懼，尚何有於教化乎？是皆不睹聖人之情者也。獨不知教失而後惡，化成而後刑，刑所以不勝惡也。善觀民者，見刑之不勝惡也，則反之，曰：是教之罪也。焉可以刑不勝惡，而謂教益不可用也？譬諸人身，導養得理則無疾，疾作而後用藥，藥所以不勝病也。善觀身者，見藥之不勝病也，則反之，曰：是導養之失也。焉可以藥不勝病，而謂

導養益不可用也？《記》曰：「昏姻之禮廢，則夫婦之道苦，而淫辟之罪多矣。鄉飲酒之禮廢，則長幼之序失，而爭鬥之獄繁矣。喪祭之禮廢，則臣子之恩薄，而倍死忘生者衆矣。聘覲之禮廢，則君臣之位失，諸侯之行惡，而倍畔侵陵之敗起矣。故禮之教化也微，其止邪也於未形，使人日徙善遠罪而不自知也。是以先王隆之也。」居山者不知漁，居澤者不知獵，習之之異也。今欲令禁漁人以罔罟，詰獵者以從禽，雖日撻之，弗可改也已。民有以生之，而無以教之，未知爲人子而責之以孝，未知爲人弟而責之以友，未知爲人臣而責之以忠，未知爲人朋友交游而責之以信，未知廉之爲貴而罪以貪，未知讓之爲美而罪以爭，未知男女之別而罪以淫，未知上下之節而罪以驕，是納民於阱也。雖日誅之，死者弗之悔，而生者弗之悟也。使民父子親，夫婦和，宗族相睦，鄉黨相信，財不以爭，力不以鬥，肅肅雍雍，相從於禮讓之地，是爲安乎？使民父子不親，夫婦不和，宗族不睦，鄉黨不信，財則必爭，力則必鬥，呼天扣心，相從於刑戮之場，是爲安乎？此周所以長世而秦所以不祀也。洪惟聖神，掃五代之弊，跨唐據漢，拱揖三王，教化之情，靡不存乎中矣。而或未明未具，無以觀示於下，幸而昭然垂日月之光，俾穴隙之微，咸有所見，斯萬世之福也。

《全宋文》卷九〇八李覯《平土書上》 生民之道，食爲大。有國者未始不聞此論，顧罕知其本焉。不知其本而求其末，雖盡智力弗可爲已。是故，土地本也，耕穫末也。無地而責之耕，猶徒手而使戰也。法制不立，土田不均，富者日長，貧者日削，雖有耒耜，穀不可得而食也。食不足，心不常，雖有禮義，民不可得而教也。堯舜復起，未如之何矣！故平土之法，聖人先之。

《全宋文》卷九一四李覯《虔州柏林温氏書樓記》 自古聖人之德業，舉在於書。聖人者，非其智造而巧爲之也。天之常道，地之常理，萬物之常情也。天地萬物之常而聖人順之，發乎言，見乎行事。君得之以爲君，臣得之以爲臣。父得之以爲父，子得之以爲子。兄得之以爲兄，弟得之以爲弟。夫得之以爲夫，婦得之以爲婦。長得之以爲長，幼得之以爲幼。反是，則爭奪相殺未有能已者也。今温君聚書勤勤，是有意於聖人。

《全宋文》卷一〇九一陳襄《駕部陳公墓誌銘》 蜀之西南邊曰黎州，舊守用武臣多不職，朝廷自始改用朝臣，且令轉運使得以所部才官薦任，即以君應詔，從之。君以州處邊徼，接邛部川堡塞諸蠻居，常有寇患，苟不先惠養吾民，其孰與守？於是明教令，去煩苛，絶誅斂，興起學舍，以儒術訓民子弟，訪嘗執經者，厚禮之，人始知教，帖然以安。

《全宋文》卷一〇七九陳襄《赴召修注上殿劄子》 伏望陛下略機務之繁，進誠明之學，稽經信道，頤養神明，慎選縉紳有道之臣，旁求巖穴篤行之士，日與講求性命之理、道德之源，養而充之，以至神固，斯可以不言而化矣。然後建學校，隆師儒，首自京師，達於州邑。羣百辟之才以長育之，隆三物之教以統一之，則賢人衆多，足以任使矣。

《全宋文》卷一二九二劉敞《師三年解》 昔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周公征東山，三年而歸。夫高宗至明也，鬼方至幽也，周公大聖也，管蔡大惡也，以至明伐至幽，以大聖討大惡，何必三年？三年克之，何足以多？然而《周易》是稱，詩人是美，以謂中興之功莫高，悦使之道莫先。如此殫財力，曠日持久，而有勝焉，亦足稱矣。則豈若速成而務財豐？孫吴之師不聞巧之久也。以是推之，所謂三年者，殆非世之所謂三年者矣。故觀《既濟》者，《離》下而《坎》上也。《離》下則文明莫盛焉，《坎》上則伏隱莫盛焉。以文明之進，當隱伏之退，勢不能久。而《東山》亦曰：「勿士行枚。」吾以是觀之，則三年者，一年而庶之，一年而富之，一年而教之之謂矣。且夫聖人之於天下也，非私其有天下之名也，哀夫民之不被其澤，而亂政之罔民也，是以有征伐焉。豈欲亟一時之勝而遺後世之患乎？豈欲貪勝之名而忘愛民之道乎？是故三年者，并庶之、富之、教之而言也。夫爲之徐則垂之固，教之習則措之安，豈若小丈夫哉！戰則窮國之力而後已，若不勝，則以詐謀濟之，故奇變詭譎，以計相中，邀一時之捷，而棄長久之策。故勝則遺其患於君，不勝則遺其患於民。此所謂不忠之大者。而聖人所以貴持久，孫吴所以尚拙速也。夫以孫吴之智，窺桓文之德，尚不能合，以規聖人之道，固綿遠矣。而世不知者，又以謂聖人之師尚若是其緩矣，三年而後有成，是其老師費財，恬而勿慮，宿兵玩寇，安而勿疑，則是俱未得其中也。何謂庶之？曰除其苛虐，寬其征賦，老其老，幼其幼。何謂富之？曰疇其田伍，治其里邑，原其本業，節其服用，通商阜農，勸功易事。何謂教之？曰生有以養，死有以葬，祭祀有法，出入有儀，良其師保，美其官守。一人莫非其臣也，尺地莫非吾有也，引師而去之，民效死不畔矣。

《全宋文》卷一三八二王安石《本朝百年無事劄子》 然本朝累世因循末俗之弊，而無親友羣臣之議，人君朝夕與處，不過宦官女子，出而視事，又不過有司之細故，未嘗如古大有爲之君，與學士大夫討論先王之法，以措之天下也。一切

因任自然之理勢，而精神之運有所不加，名實之間有所不察。君子非不見貴，然小人亦得厠其間；正論非不見容，然邪説亦有時而用。以詩賦記誦求天下之士，而無學校養成之法；以科名資歷叙朝廷之位，而無官司課試之方。監司無檢察之人，守將非選擇之吏。轉徙之亟，既難於考績，而游談之衆，因得以亂真。交私養望者多得顯官，獨立營職者或見排沮。故上下偷惰取容而已，雖有能者在職，亦無以異於庸人。農民壞於繇役，而未嘗特見救恤，又不爲之設官，以修其水土之利。兵士雜於疲老，而未嘗申敕訓練，又不爲之擇將，而久其疆埸之權。宿衛則聚卒伍無賴之人，而未有以變五代姑息羈縻之俗。宗室則無教訓選舉之實，而未有以合先王親疏隆殺之宜。其於理財，大抵無法，故雖儉約而民不富，雖憂勤而國不强。賴非夷狄昌熾之時，又無堯湯水旱之變，故天下無事，過於百年。雖曰人事，亦天助也。蓋累聖相繼，仰畏天，俯畏人，寬仁恭儉，忠恕誠慤，此其所以獲天助也。伏惟陛下躬上聖之質，承無窮之緒，知天助之不可常恃，知人事之不可怠終，則大有爲之時，正在今日。臣不敢輒廢將明之義，而苟逃諱忌之誅。伏惟陛下幸赦而留神，則天下之福也。

《全宋文》卷一三八王安石《再答龔深父論語孟子書》 某啓：俛俛從學，不能無勞。略嘗奉書，想已得達。承手筆，知與十二娘子侍奉萬福，欣慰可知。所論及異論其曉然。道德性命，其宗一也。道有君子有小人，德有吉有凶，則命有順有逆，性有善有惡，固其理，又何足以疑？伊尹曰：「茲乃不義，習與性成。」去善就惡，謂之性亡，不可謂之性成，則伊尹之言何謂也？召公曰「惟不恭厥德，乃早墜厥命」者，所謂命凶也。命凶者，固自取，然猶謂之命。若小人之自取，或幸而免，不可謂之命，則召公之言何謂也？夫古之人以無君子爲無道，以無吉德爲無德，則去善就惡謂之性亡，非不可也。雖然，可以謂之無道，而不可謂之道無小人；可謂之無德，而不可以謂德無凶；可以謂之性亡，而不可以謂之性無惡。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言相近之性以習而相遠，則習不可以不慎，非謂天下之性皆相近而已矣。孔子見南子爲有禮，則孔子不可告子路曰「是禮也」，而曰「天厭之」乎？孟子曰：「男女授受不親，禮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權也。」若有禮而無權，則何以爲孔子？天下之理，固不可以一言盡。君子有時而用禮，故孟子不見諸侯；有時而用權，故孔子可見南子。孔子與蒲人盟而適衛者，將以行法也；不如是，則要盟者得志矣。且有制於人而不得行，則聖人之無所奈何，孔子適衛，非蒲之所能制，則孔子何爲而不適衛？蓋適衛然後足以明義，此孔子所以適衛也。凡此，皆略爲深甫道之。以深甫之明，何難於答是，而千里以書見及，此固深甫之好問嗜學之無已也。久廢筆墨，言不逮意，幸察！知罷官遂見過，幸甚。然某疲病，恐不能久堪州事，不知還得相見於此否。向秋，自愛。

王安石《王文公文集》卷二五《洪範傳》 人之始生也，莫不有壽之道焉，得其常性則壽矣，故一曰壽；少長而有爲也，莫不有富之道焉，得其常産則富矣，故二曰富；得其常性，又得其常産，而繼之以毋擾，則康寧矣，故三曰康寧也；夫人君使人得其常性，又得其常産，而繼之以毋擾，則人好德矣，故四曰攸好德；好德則能以令終，故五曰考終命。

又曰富之然後善，何也？所謂治人者，教化以善之也。所謂富之然後善者，政以善之也。徒教化不能使人善，故繼之曰「凡厥正人，既富方穀」，徒政亦不能使人善。

《全宋文》卷一四二四郝炬《新修普淨下院記嘉祐四年四月》 夫民，冥也，生而無知，必有厥尸。尸之者，非聖人而誰歟？何以化而成之？必由於學。古之設教，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皆俾民爲善也。降及叔世，兹道浸息，倀倀而趨於他歧，甚久矣，甚久矣！

《全宋文》卷一五四一陳舜俞《治説二・説智》 説曰：人孰不智？孺子生而呱呱，哺則止而張頤，智之始也。長而惡其裸裎，知飾之以衣冠；羞其憃愚，知節之以辭讓，智之端也。及其學也，服牛馬，秉耒耜，少者芸於畝，老者饁於疇，農夫之智也。運斧斤，謹繩墨，大而爲室堂，小而爲桮棬，百工之智也。走舟車，稱衡權，轉徙乎闗市，交易乎有無，賈者之智也。環佩於鄉，絃歌於堂，言稱聖人，行法先王，士者之智也。男子又有射御書數之藝，女子則有織紝組紃之事，無非智也。任有大小，智有勞逸。有匹夫匹婦之智，有一國之智，有天下之智。天下有道，大智任，小智役，大智常逸，小智常勞。天下無道，大智巧，小智愚，大智常勤，小智常惰。是故奉辭令，治軍旅，官無廢職，使無辱命者，大夫之智也。朝不失時，貢不失賦，甲兵强則寇盜息，鄰國和則疆埸安者，諸侯之智也。賢賢而器士，材百官以託萬事，不出户庭而知天下者，天子之智也。材足以守列國，不可以治天下；謀足以富巨室，不可以爲諸侯。況爲天下國家者，將以斷斷之智哉？《詩》曰：「我躬不閱，遑恤我後。」此之謂也。夫不求賢以輔佐，則德日敝而士不厲；不度德而任使，則官不稱而百工隳。雖衡書累石，衢室四聽，神役

而益困，智勤而益塞，猶舉網不以綱，治絲而棼之，孰見其理哉！師曠之耳，洞乎五音，不可任天下之聽。離婁之目，千里而見秋毫，不可委天下之視。羿之射，力足以引千鈞，造父之御，材足以致千里，不足以當天下之勇。天下之聽，民無冤言，士無遺賢，然後謂之聰。天下之視，爵不踰，賞不僭，刑不濫，然後謂之明。天下之力，兵革不試，四方不侮，然後謂之勇。故以堯審五音，不如師曠；以舜別五采，不如離婁；以湯、武治射御，不如羿、造父。《詩》曰：「舞則選兮，射則貫兮。」是非言威儀技藝者非人君之智歟？周公曰：「不若旦多材多藝。」孔子曰：「吾能鄙事。」嗚呼，周公、孔子，可謂兼之也。不智其大而智其小，不智其約而智其詳，有天下國家之大患也。臣愚不佞，故爲《智説》。

《全宋文》卷一五八三孫覺《上神宗論人主有高世之資求治之意在成之以學熙寧元年》 臣聞人主患無高世之資，有有其資而無求治之意，有有其意而無好學之實。三者之備，而治效不成者，未之有也。然此三者，常若不可以兼備，何也？聰明睿智，博達而疏通者，高世之資也，然或矜其才，以天下之萬事爲不足爲，若此者，必無成。蚤朝晏罷，選用羣臣，孜孜而不懈者，求治之意也。然或蔽於一曲，而不見聖人之全；因陋就寡，而不本先王之意。若此者，雖安易危，雖强易弱，可以偷安於一時，而不可傳之後世。人主欲無此患，其惟學乎！夫學非篤好而審問，謹思而力行，則不足以攬道德之粹精，極性命之微妙。人主之學，苟不深造於道德性命之際，則無以應萬務之變，知羣下之情。以堯、舜之聖，而稱之曰「若稽古」。夫古者，人主之所當若，又當稽也。以孔子之聖，而孟子稱之曰「學不厭，誨不倦」。夫已誨人矣，然猶不忘於學，學可以已耶？陛下以高世之資，求治甚力，好學而不倦，可謂不世出之主矣。然臣獨以爲未者，竊觀朝廷之政，未盡得先王之意，而先後之序，未盡合聖人之道也。臣非以謂朝廷無賢臣，左右無端士。顧恐陛下於學問之道，未能極高明而道中庸；政事之間，未能先本務而後末業也。陛下幸聽臣言：以聽政之暇，特召兩府大臣，或從官之中素所親倚者，虚心克己，問以上躬之所不逮，時政之所過差，使之具以條對，必有能言之者矣。陛下增益其所未至，勉强其所不能，救其所偏，解其所蔽，則臣將見陛下之治，度越漢、唐，而比隆於三代矣。

《全宋文》卷一五八五孫覺《太平縣縣廳記嘉祐二年十二月》 夫更亂世，而不與爭鬬殺戮之害，而父子室家相保獨完，亦其所居僻陋之幸也。至於遭治定之時，萬里一家，天子屢詔州縣立學，以風勵天下，歸之純厚，於是他邑舊俗寖變，而好學自修之士，所至有之。獨茲陋邦，在籍者至於萬人，而應書者無一。此豈南北異才，而姓分之不同哉？是亦所居僻陋之不幸也！

程頤《伊川先生文集》卷五《爲家君請宇文中允典漢州學書》 中允明公執事：竊以生民之道，以教爲本。故古者自家黨遂至於國，皆有教之之地。民生八年則入於小學，是天下無不教之民也。既天下之人莫不從教，小人脩身，君子明道，故賢能羣聚於朝，良善成風於下，禮義大行，習俗粹美，刑罰雖設而不犯。此三代盛治由教而致也。後世不知爲治之本，不善其心而驅之以力，法令嚴於上，而教不明於下，民放僻而入於罪，然後從而刑之。噫！是可以美風俗而成善治乎。往者朝廷深念其然，究思治本，詔京師至於郡縣皆立學。雖未能如古之時，比屋人人而教之，可以教爲士者矣。誠能教之由士始，使爲士者明倫理而安德義，知治亂之道，政化之本，處足以爲鄉里法，出可以備朝廷用，如是，則雖未能詳備如古之教，亦得其大端，近古而有漸矣。是朝廷爲教之意，非不正也，顧州縣之吏奉承之何如爾。

珣庸瑣之質，叨恩領郡，雖才不足以有爲，然少承父師之訓，久從士大夫之後，涉聞學古爲政之道，不敢斷斷俗吏之爲，專以簿書期會爲事。勉思所以副朝廷明教化、育賢才之意，以學校爲先務。然念教道之職，非得豪傑之士，學術足以待問，行義足以率人，則何以爲衆人之矜式？竊聞執事懿文高行，爲時所推，仕不合則奉身而退，不爲榮利屈其志。歸安田閭，道義爲鄉里重。豈特今人之難能？古人所難能也。愚謂執事非甘於退處而樂於自善也，蓋道既不偶，去就之義，不得不然。在執事之心，諒無一日忘天下，不以行道濟物爲意也。蓋閒賢人君子未得其位，無所發施其素蘊，則推其道以淑諸人，講明聖人之學，開導後進，使其教益明，其傳益廣。故身雖隱而道光，跡雖處而教行，出處雖異，推己及人之心則一也。此鄉人所望於執事，而執事所以自任也。珣是以敢布其區區之意。願執事從鄉人之望，枉屈軒馭，來憩郡庠，俾後進子弟得所依歸。不獨一郡學者漸被善教，四方之士聞風慕義，亦將奔走門下。是執事之道雖未用於時，而所及人者固已博矣。孟子所謂「天下之樂也」，執事豈無意乎？或賜允從，不勝幸甚。

程頤《伊川經説》卷三《子衿》 衿青，學者之服。青青，舉家之辭。世亂，學校不修，學者棄業，賢者念之而悲傷，故曰「悠悠我心」。縱我不可以反求於汝，謂往教强聒也。子寧不思其所學，而繼其音問，遂爾棄絶於善道乎？世治，則庠

序之教行，有法以率之，不率教者有至於移屏不齒，又禮義廉讓之風所漸陶，父兄朋友之義所勸督，故人莫不强於進學。及夫亂世，上不復主其教，則無以率之，風俗雜亂浮偷，父兄所教者趨利，朋友所習者從時，故人莫不肆情廢惰，爲自棄之人，雖有賢者，欲强之於學，亦豈能也。故悲傷之而已。佩爲青組綬。挑，輕躍；達，放恣。不事於學，則遨遊城闕而已。賢者念之，一日不見，如三月之久也。蓋士之於學，不可一日忘廢，一日忘之，則其志荒矣，放僻邪侈之心勝之矣。

程顥、程頤《二程粹言》卷上《論政篇》　子曰：世未嘗無美材也，道不明於天下，則無與成其材。古人之爲《詩》，猶今人之樂曲，閭闔童稚皆熟聞而樂道之，故通曉其義。後世老師宿儒尚未能明也，何以興於《詩》乎？古禮既廢，人倫不明，治家無法，祭則不及其祖，喪必僧之是用，何以立於禮乎？古人歌詠以養其性情，舞蹈以養其血氣，行步有佩玉，登車有鸞和，無故而不去琴瑟，今也俱亡之矣，何以成於樂乎？噫！古之成材也易，今之成材也難。

《全宋文》卷一六〇四吕陶《應制舉上諸公書二》　陶聞之，聖人之所謂道者，以簡易爲宗，以該天下之理；以仁義爲用，以成天下之務。非幽遠而難明，闊疏而難施，汗漫而不可考信。自微言既息，章句之學，隨流而興，百家異騖，衆説殊騁，各習其師，忘失統要。故爲《易》者不窮天地之本始、變化之至神，以推迹於人事，而務言上下無二經之異，《繫辭》非仲尼之作。爲《詩》者不究風俗之代變，王道之初終，以參驗於治體，而好議《商》、《魯》二頌之不同，毛、鄭兩解之小異。爲《春秋》者不考賞刑之大原，權制善否，一歸皇極，而争辨日月之爲例，五始七等之成文。爲《書》者不取君臣上下、都俞告戒之義，號令施設之體要，而競論《武成》之不可盡信，《秦》、《費》二誓之不當作。有釋數字之文至數十萬言而是非無所處正，求以援世率民，乂天下國家之大略，蓋闕如也。昔者堯舜之盛，崇冠百王，而《書》稱其德乃曰：「順考古道而行。」傳説戒於商宗，則亦曰：「師古以克永世。」孟軻皇皇戰國，開説諸侯，然非二帝三王仁義之語，未嘗輒道。摭此而論，則君臣之際，舍斯文要道，安所稽法，以全適治之具哉？是以二漢碩儒若董仲舒、兒寬、公孫弘、夏侯勝、雋不疑、伏湛、侯霸、魯恭、鄭興、桓榮之徒，皆以經術博彊，果於適用，其輔導世主，推明治統，建大議，施遠業，率有考據，不悖於三綱五常之分義，若持權衡，按繩墨，以審萬物之輕重曲直，而毫忽莫敢欺也。永惟聖人立教貽訓之心則既如彼，君臣之際師經式道則又宜如此，而學不執六經之用，以酬世務之變，乃放肆紛紜，樂爲衍説，而滋破碎之害，深足惜焉。抑又聞哲人志士之所存，不以離俗爲高，求全於世而已。蓋仁以爲任，遠而逾勵，大則欲恢隆先務，以躋至治之極；小則欲舉偏補弊，以便安於一時故也。然三代之盛時，皆出於聖人經營創業之法，足以維持百世，是故井地以授民，什一以定賦，而天下之食足；九賦以待用，九式以均節，而天下之財豐；制鄉遂以爲六師，農隙則教戰，而天下之兵强；自家黨以上至於國都，皆立學以訓導，而天下之士得其素養；六卿率屬，輔昌王治，中外之務必舉，而天下之官無倖位。凡所以用於政教者，皆可循而守之，其賢智才能之人，惟在辨事，而不復有加損廢置之作。迨夫兩漢之興，皆乘喪亂之極，三代之宏規大範，蓋無存者。其君臣之計議，多出於一時之苟簡，而百度未俱，不足爲後世之襲用。及其弊生變起，則賢人君子裁量揆叙而爲之策。是以七國交峙，而外有尾大之釁，反者將起，則晁錯獻削地之説，以弱諸侯而彊王室。百姓背本而趨末者衆，淫侈之俗日長，而財用大匱，則賈誼陳務農之計，欲驅游手而歸之南畝，以廣儲積。兼并之路不塞，而富室擁資巨萬，貧弱愈困，則仲舒貢限田之議，以檢過制而補不足。牧人之吏屢見罷易，而生民不能綏静，則朱浮申苛察之戒，欲久其職，俾人服從上教。選舉失實，賢不肖混亂，而無以協宣風教，則左雄抗限年之請，以考練名實，要之得人而任。刑煩禁密，世主以峻政爲威，而元元陷於慘暴，則陳寵上蠲法之疏，願除其溢於甫刑者，以應經中禮而濟羣生。凡爲是者，大概綴緝缺漏，枝柱傾邪，隨形栽割，期措斯民於康靖之域而已也。抑又聞，聖人之政，皆切致治而不能無弊；學者之言，務好陳文而未必可以適用。以不足適用之言，陳不能無弊之政，則華采浮勝，而事非根切，豈所謂有補於世哉？昔漢文以恭儉治天下，號爲隆平，朝廷無大過，邊鄙無大憂，天道地化無大變異，生民無大失職。然而獻書者以爲可痛哭、可流涕、可長太息、背理傷道，難偏以疏舉。豈當時之勢誠爾邪？蓋亦激於忠憤，力爲切直可畏之語，冀以感悟人生之意故也。陶嘗讀六經，探索要歸，舍章句之習，而務以簡要明切爲之本統。又嘗歷覽舊史，竊跡近事，考究古今得失盛衰、治亂安危之變，而僅有得者，乃言而筆之。不溺於侈辭夸説，以求工於文，而庶幾焉一有以資治理之用。治平中，知者謂其可塞天子直言之詔，采而聞諸朝。驗於今日，則時異事變，而疇昔之論，多無取矣，然猶勉竭區區，欲求合於科舉之式度者，蓋知其指歸也。恭惟閣下德業。文章之懿，充積於中，輝光於外。以二帝三王之道獻告吾君，講修國具，以幸萬世，博收天下之材而權乎

器任，俾盡其用，安以一介爲微而不見録於左右哉？《詩》曰：「菁菁者莪，在彼中阿。」言君子長育人材，則天下喜樂而詠歌之矣。又曰：「先民有言，詢於芻蕘。」言古之賢者謀及匹夫，而取其善也。夫二《雅》之奥訓，皆明哲之所履蹈，以完其事業。陶固不足被長育之賜，亦庶乎先民之詢者矣，惟閣下一與之進，幸甚幸甚。

《全宋文》卷一六〇七吕陶《三代論》 天下之士，人君莫不欲速求而驟用，以盡其材也，而三代之選舉，先以學校養而教之，德成行立，然後量能而定位。以一時觀之，則殆非明王急賢之意；反而遲久之心，而無淺暴苟簡之態，非邀功於目前，務爲利於後世。

《全宋文》卷二〇一二朱光庭《上哲宗乞戒學者遵守正道疏元祐五年二月》 臣聞聖王之治天下，以教育人材爲先務。教育之道，在學得乎正而已。學得其正，則始於誠意正心，而終於致君澤民，足以成君子之事業。然則所謂正者何也？乃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軻之正道，非釋、老、莊、列、申、韓之他道也。學者苟得其正，則幼而誦習，長而講解，久而入心成德，至於終身踐履，不離乎正，則養就美才，皆此塗也。伏自陛下臨御之初，患天下學者狃習異端，未能純一向道，嘗下明詔申勑有司，不得於莊、老出題及引用釋氏、申、韓之説，此可謂教天下學者適正之本也。今來科場詔已降，竊聞學者狃習異端，未至悛革，兼有司將來考校自當遵前日之詔，進退多士，臣愚欲乞朝廷申明前詔，内自太學之官，外至諸州教授，俾告諭學者，一意遵守正道，不得依舊狃習異端。不唯自可以應科舉之選，庶幾從此人人適正，養就美材，隆太平基址。伏望聖慈特賜施行。

《宋史・陳公輔傳》 陳公輔字國佐，台州臨海人。政和三年，上舍及第，調平江府教授。【略】紹興六年，召爲吏部員外郎。疏言：「今日之禍，實由公卿大夫無氣節忠義，不能維持天下國家，平時既無忠言直道，緩急詎肯伏節死義，豈非王安石學術壞之邪？議者尚謂安石政事雖不善，學術尚可取。臣謂安石學術之不善，尤甚於政事，政事害人才，學術害人心，《三經》、《字説》詆誣聖人，破碎大道，非一端也。《春秋》正名分，定褒貶，俾亂臣賊子懼，安石使學者不治《春秋》；《史》、《漢》載成敗安危、存亡理亂，爲聖君賢相、忠臣義士之龜鑑，安石使學者不讀《史》、《漢》。王莽之篡，揚雄不能死，又仕之，更爲《劇秦美新》之文。安石乃曰：『雄之仕，合於孔子無可無不可之義。』五季之亂，馮道事四姓八君，安石乃曰：『道在五代時最善避難以存身。』使公卿大夫皆師安石之言，宜其無氣節忠義也。」

《宋史・高登傳》 紹興二年，廷對，極意盡言，無所顧避，有司惡其直，授富州主簿。憲董弅聞其名，檄謫六郡獄，復命賀州學事。學故有田舍，法罷歸買馬司，登請復其舊。守曰：「買馬、養士孰急？」登曰：「買馬固急矣，然學校禮義由出，一日廢，衣冠之士與堂下卒何異？」守曰：「撫長吏耶！」曰：「天下所恃以治者，禮義與法度爾，既兩棄之，尚何言！」守不能奪，卒從之。

楊時《龜山集》卷一三《語録四・餘杭所聞》 謂正叔云：「古之學者四十而仕，未仕以前二十餘年，得盡力於學問，無他營也，故人之成材可用。今之士十四五以上便學綴文覓官，豈嘗有意爲己之學。去以不學之人，一旦授之官而使之事君、長民、治事，宜其效不如古也。故今之在仕路者，人物多凡下，不足道以此。」

華鎮《雲溪居士集》卷二一《上權越帥提刑朱學士書》 某聞不學則不顯者事皆然，而道爲甚；不養則不成者物皆然，而材爲甚。士以有道貴，世以有材治。故下不可以一日無學，而上不可以一日無教。是以其政修則有《菁莪》以樂之，其政廢則有《子衿》以刺之。蓋上無教則下無學，雖有不待文王而興者，求其成材亦已鮮矣。然其君能以道制典，其臣能以典布教，使天下之材小以成小，大以成大，各得其性，而道以顯之者，惟唐虞三代之盛時爲然。由此以降，則蓋亦寥寥矣。其間非無興學校、置師儒以養天下之士者也，然位乎上者，智不足以顯道而倡先王之教，仁不足以盡性而推成物之德，使人之所自得而固有之者終鬱鬱而不伸。然則當時之士亦何所得於上哉？故下之人無落落之材，而上之人無赫赫之功，至於今千數百年矣。道隱既久，天欲平治而聖人有作，又得豪傑之士以爲輔相，故超然特起乎百王之後，越漢、唐而追成周之業。文、武之道在方册者則訓而釋之，著之簡編，以頒於天下。性命之理在人心者則作而成之，設爲學校，以委之師儒。此豈後世養士之比哉！《詩》曰：「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於此可以致之矣。雖然，事物之理由中出者，外無正而不行，古今之所同也。聖人之教雖盡善美，不得良吏致之於民，則亦晦而已矣。故文王之教所以顯於南國者，召伯之力也。伏惟閣下挺經濟之才，究天人之學，以德行節義冠冕乎先達，以文章道術甄鎔乎後學者，積有年矣。某雖賤微，未嘗一登門墻，而承謦欬之教，然聞閣下之令德休聲而向風傾慕者非一朝夕矣。至閣下之來而政事修舉，

行義卓然，益有加乎所聞者，乃知居今之時，行今之政，作新長育，使天下之士内有可貴之質，外有備成之文者，在閣下而已。士固以此望乎閣下，非某一人之私心也。抑閣下亦以此爲己任歟？又況今之外臺，則古之方伯；今之郡守，則古之諸侯。方伯、諸侯，正上之所委以教人者也，以閣下而居是任，肯不顧於此哉？自閣下蒞郡以來，事無大小，罔或不謹，則學校之間，道德之教，尤所以爲先務者也。某既幸而爲士矣，又得齒乎學校之間，被服閣下之教，其樂可勝言耶！敢誦所聞，以贊於閣下，伏惟閣下録其誠心，忘其鄙賤，姑以一言進之，則某他日之所有立者，皆閣下之賜。

鄒浩《道鄉集》卷二一《上王左丞書》 伏聞左丞由建康移鎮維揚，客有知浩詳愛浩至者，前揖而賀曰：「子之父前此二十年爲池州貴州縣主簿，今左丞王公方抑首於其州之掾曹，分明好也，視同寮爲特厚。子今乃獲指令於公之節鉞下，公將善必子稱，罪必子宥，庇子不淺矣。」浩竊應之曰：「客雖不浩賀，浩固已自賀若不勝者，但非客之所謂也。夫揚爲東南一都會，類宫萃四方之學者，旦暮講習紛如。他州所設師儒，悉皆命自朝廷，朝廷非不悋也，刺史更加意焉。霽威俛首，接之而厚其儀，養之而厚其財，以風動一方之俗，使勇發而爲善。父誡其子，兄詔其弟，婦勉其夫，長帥其幼，朋友相切，偲而不怠，以承嘉惠，以稱盛德，賢能成器，惟恐不先，冥頑悛惡，唯恐居後，則民之化之，或觀或感，浸尋乎仁義廉恥之風，而黄堂日以無事矣。記曰：『化民成俗，其必由學。』此之謂也。揚之建學爲日固久，刺史加意於此者，遠則惟魏國韓公嘗增其田疇，近則惟秀國陳公嘗新棟宇。且鉅公名卿由廊廟侍從之貴，擁節鉞而鎮是邦，相踵也。或以此爲不急之務，而莫之誰何。或有其意，而車未停驂，坐未暖席，遽被命去，而不得爲。是以曠數十年間，無與陳、韓二公並者，況欲紹復魯僖、蜀文之盛乎？是可爲太息也。浩聞王公之賢，小之剖符守一州，而一州享其利，大之輔佐理四海，而四海受其賜，談士頌之，文士紀之，志士畏慕而法之。今其來也，必舉化民成俗之言，紹復魯僖、蜀文之盛，不俾韓、陳二公擅美譽於無窮。浩之自賀，實在於此，非客之所謂也。」

劉安上《給事集》卷五《守先王之道》 道在一介則一介重，道在天下則天下重。方周之衰，先王之道不行於天下，而獨在於孟子。夫軻也，雖一介之士，而道實在焉。則當時推重無過於孟子矣，天下其敢不異禮而待之乎？嗚呼！道之不行也久矣，道不行則天下無善治。道之不明也久矣，道不明則千載無真儒。無善治，是先王之道不及於斯民矣。無真儒，是先王之道又不傳於學者矣。當孟子時，堯、舜、文、武之道不幸而不行於天下，幸而有孟子者得先王之道而傳之。夫先王之道，上足以帝王其君，下足以帝王其民，雖三公之尊未足以爲貴也，九鼎之養未足以爲富也。王公大人分廷抗禮，區區傳食，何足以爲泰乎？彭更以諸侯待孟子爲泰，是以待先王之道爲泰也。如彭更者，非特不知尊孟子，且不知尊先王；非特不知尊先王，身爲儒者，忍發此言，是不知所以自尊也。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其言如此，器局可知卑陋狹隘，何足以稱於大人君子之門。嗚呼！更也亦知世有所謂舜者自畎畝而爲相乎？世有所謂傅説者自版築而爲相乎？何其淺見寡聞也！孟子之言真有以大其志，爲彭更者將下大禹之拜乎？抑將學皐陶之師乎？回之服膺師之書紳乎？宜知所以自處。

許景衡《横塘集》卷一一《乞涓日講讀劄子》 臣竊覩三代之王，所以治天下國家者，必本於正心誠意。其次莫如多聞。故傅説之告高宗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事不師古，以永世匪説攸聞。」然則學問稽古者，實帝王之先務也。恭惟陛下，紹隆祖宗之業，屬兹艱難，所以施於天下國家者，尤在聖學。蓋至誠以格物，據古以鑒今，使盛德日新，聰明日廣，則事至能應，物來敢名，以圖天下之治，而成中興之業，舉在於此矣。祖宗舊制，講筵多在便殿，故官稱有崇政殿説書。伏見已除講讀官，欲望明詔涓日開筵，俾之勸講。取進止。

周紫芝《太倉稊米集》卷四六《正俗》 天下之治亂，風俗之美惡，未有不出於上之所化。化之以正，猶懼其有所不從。未有化之以不正，而天下自治者也。明王以孝理天下，以躬行化之，以謂愚者猶有所未喻，頑者不可以遽革，於是又爲賞罰以勸沮之。故孝於家者，表其宅里，而爵之於朝。一有不孝，則屏徙遠鄉，而刑之於市。於是而猶有不孝者，況短喪而不禁，匿服而不罪，又命羣臣使不終喪，是率天下而爲不孝也，天下之俗，幾何而不秦乎？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自公卿達於庶人，雖貴賤之勢異，而哀戚之情則同。今文武殊稱，而喪服異制，豈理也哉？或曰：聖人隨宜以制法，權時而濟事。至於兵戎之急，有須其人而用之者。烏可殉人情之細，而廢國家之大事乎？曰：是不然也。《春秋》書晉人及姜戎敗秦師於崤，杜預謂晉人背喪用兵，故通以賤者告。初，文公薨而未葬，襄公凶服以從戎，晉於是始墨其後，遂因以爲俗焉。《春秋》書之，蓋記禮之所由變也。夫一日縱敵，數世之患。晉伐秦師，於是爲急，襄公權以大義，而國遂喪於禮，可不慎乎？昔者子夏問於孔子曰：「三年之喪卒哭，金革之事無避

也者，禮歟？」孔子曰：「夏后氏之喪，既殯而致事；商人既葬而致事。故曰君子不奪人之親，亦不可奪親也。吾聞諸老聃曰：昔者魯公伯禽有謂爲之也。今以三年之喪從其利者，吾弗知也。」由是觀之，雖兵戎之急有須其人而用之者，聖人之所不爲也。唐高祖剗亡隋之弊俗，敦三代之高風，詔文武官終喪，可謂善矣。太宗不能終父之志。貞觀六年，侯君集起復；八年，長孫無忌起復；十六年，房元齡起復；二十二年，褚遂良起復。而高祖之制遂不復行，豈非是四、五人者得之則治，失之則亂；得之則安，失之則危歟？是治亂安危有繫於此，不得不爾也。就使若是，爲人君者猶不當奪人之情而强之政，況不然乎？太宗以聰明睿智之資，而隆太平極治之業，可謂一時之英主矣，其奪喪以用人，則至於再，至於三而不已。然則終唐之世，風俗之醇，所以終有愧三代之盛者，以其不求正俗之本也歟？

鄭剛中《北山集》卷九《答梅秀才》 辱長緘爲禮過當，屬歲除冗擾，遂稽報謝，中心慙負不可言。漢、唐史，家亦無本。蓋少時已坐貧，無錢買書，宛轉貸借，手自傳寫，故粗得誦寄記。其後頻經兵火，雖家藏古書散亡略盡，二史固不能保。年來老大，霾霧内生，舊學荒落，二史非但無本，其藏於心者亦捨我而去矣。吾友安貧力學，談經之餘，有志於此，深可慶慰，殊以不及承命爲媿也。雖然，有一言敢爲吾子獻。或者謂「經以傳道，史以傳事」，此大不然。使天下俗學晚生知經而不知史者，必此言也。夫經曷嘗無事，史曷嘗非道。道與事散於經史之間，治亂安危，存亡成敗，明聖仁惠，昏童暴虐之君，忠良佞乂、奸邪險曲之士，靡不具道，學者不可不知也。崇、觀舍法之弊，肉食鄙人倡爲膚淺之説，學校之士從而聽之，自本經、《語》《孟子》外，盡指爲駁雜不純之書，漫不加意，間有論議漢、唐間人物者，則朋友笑之，師儒黜之，曰「是安得麤拙之語」。故一時氣概意象熟爛委靡，及化爲紳笏貴人，則進無保國捍難之功，退無仗節死義之行。此無他，無古以鑒今爾。吾友今者漸能畏避俗學，求味古人，内懷不自已之志，豈患無書哉！善學之士，問其有志與無志，不問其有書與無書也。昔人讀書不知義者，猶受書肆説鈴之誚。苟堆積文籍，而不能游目於其間，與無書等爾。濟南老生未死，《尚書》可以口傳而滿天下。漢、唐史亦人間書爾，心果慕之，何患其不獲？蓬瀛道山，異書奥秩，無不具有，立身揚名，自可取而觀之。恨無鄴侯萬軸之多，不稱子雲奇字之問，區區俟面言而已。謹奉狀以謝。

晁公遡《嵩山集》卷二八《謁先聖文》 益部之人尚儒而好學，自文翁始通義，於時其猶郊遂也。被其教化，今爲最多。夫尚儒而好學，則其民知禮，宜其易治。而或以爲難者，蓋不以吾聖人之道待其下，則其下亦不以聖人之道待其上矣。某今得爲刺史，祇見於庭，而今而後不以吾聖人之道待其下者，有如江。

張嶲《紫微集》卷三二《救弊》 嗚呼！先聖賢人之能以道詔天下者，非言莫載；言之所以傳後世者，非經傳簡策莫考。後世之人，自天子而達於庶士，欲以求聖賢之道而措於大中之理者，非學莫能入。學之不可以已也。久矣。魯昭公十八年秋，葬曹平公往者見周原伯魯焉，不説學，歸以語閔子馬，子馬曰：「周其亂乎！」夫必多有是説，而後及其大人。大人患失而惑曰：「無學不害，不害而不學，則苟而可於是乎。下陵上替，能無亂乎。」至二十三年，景王崩，子朝争立，召氏、毛氏奉子朝以逐王猛，成周大亂，終於悼王失位而崩，敬王奔走不能保其社稷，諸侯助之僅以復位。王室之亂者十有八年。昭公二十九年，誅子朝之黨，傳稱京師，殺召伯盈尹氏，因及周原伯魯之子。其書曰：原伯魯之子者，杜預以謂終不説學，蓋先儒深疾之意也。夫天下之亂，風俗之壞，未始不由於君子不能正身以儀下而反淪胥以敗者也。故下之人倡爲是説而大人不能正，既見己之不學而亦能在高位也，又見當時之人不學者衆而措之於治未有覆亡顛隕之禍也，故以爲無學不害，反是其語而以身徇之，其所以致大亂者，職此之由也。夫不學而致亂者，猶之可耳；既以不學而致亂，亂而滋以學爲非者，其患又甚焉。若不救其弊而拯其溺，則後將爲鬼爲蜮不可復振矣。本朝之所以致敗亂者固不一塗，要之法度亂而綱紀廢，人才蔑而聖言亡，皆不學之過也。世之愚夫愚婦徒見興學校三十年，服儒衣冠者滿天下，上之公卿大夫，下之百執事之列，皆由此塗出，以爲儒者之盛古未有也，而終於廟社淪亡，海宇震蕩，民人塗炭，故循其外而責之曰：是儒者之禍天下也。一人倡之，千百人和之，億兆之人莫不謂然，次及朝廷之公卿大臣。已既不學，而不知先賢人之道真可以已亂而致治，如稼而獲，如蠶而績之可必也。初不能以是折天下之言，而反比於愚夫愚婦閭閻里巷之説而遽以口承之，亦曰：亂天下者，吾儒也。痛哉！夫所謂儒者，學先聖之道，明諸子百家之言，達古今理亂成敗之事，措之於治，則君昏能正之，國亂能理之，四夷不服能賓之，風俗敗壞能美之，節義不修能立之，軍旅不振能激之，夫是之謂儒。不知前日之大臣號爲儒者，能如是而致亂乎？將不能而致亂乎？其曰：不能而致亂。則是所用非儒也。用非儒而致亂，而儒反得罪，則是饑食烏喙而致病，反屏稻粱而不御也。不亦惑甚矣乎。嗚呼！本朝自三十年來，未嘗有儒而

用之也。其羣萃而養之者率不學之人爾，人各占一經，苟能通王氏説，則足以取科第；甚者於王氏説亦不能通，徒剽賊人語，苟能爲所謂大義者，亦足以升名於禮部。此曹一旦入仕，其狡焉者，則急日月、犯風雨，以數干公卿之門，冒没諂諛，以取顯美；其碌碌者，則沉州縣以簿書期會爲急，其於聖人大中致理之道，古今成敗之務，未嘗聞於耳而著於心也。何者？所以養之非其道也。自朝廷號爲以經術取士以來，人皆高談陰陽性命之説，以誑惑聾瞽而不知聖人之術乃所以爲治國平天下之要，而徒事空言以爲大夫，何切於事理哉！夫古之能明經術者，莫若漢儒，如賈生之明治體，晁錯之通術數，公孫弘以儒雅輔治，雋不疑以《春秋》拒姦，司馬遷修《史記》以正褒貶，劉子政推災異以闢王氏，類皆有益於世者。豈若後代徒事空言者哉。學如數子可謂無媿矣，措之於天下國家，可以致治平必矣。審如此，則聖人之道與夫後之學爲是者，果何負於天下哉而罪之也。今夫經傳子史百家言，無非仁義禮智信之説，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道，善惡成敗禍福治亂之跡，可以勸戒於後世者。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至於漢唐之世，所以爲治，不過於此。今若舍是而不學，以謂不足已亂而致治，而曰：我惟軍旅戰鬬之爲務，是專欲以力服天下也。紂之百克而卒無後，項羽七十餘戰皆勝而卒死東城。設能如是，猶不足以致治，況又不能，不亦可笑矣乎。或曰：今兹上之人，未必不説學而罪儒，特以兵革未息故，先其所急也。嗚呼！是聖人之道無益戰陳軍旅之事耶？孔子曰：「我戰則克，祭則受福。」與夫郯谷之會，武子之臺，所以折齊侯不得施無禮於魯，却費人不得致難於君者，爲何如哉！傳曰：「禮樂慈愛，戰所畜也。」又曰：「夫民讓事、樂和、愛親、哀喪，而後可用也。」夫所謂禮樂慈愛之事，不既具於聖人之經乎！晉文公之教其民，必示之義，示之禮，示之信，而後爲可用，則所謂義信與禮不既具於聖人之典籍乎！不特惟是，自古名卿才大夫所以經緯其國，折敵人之衝，整軍而經武者，與夫良將壯士之所以殺敵致果，保大定功者，不既具於歷代國史與夫諸子百家之説者乎！若此之類，皆非不學者之所能究也。今人之言曰：我惟兵書之知。今之所謂兵書者，不過七書耳，而不知自六經已降，及百家諸子之言，其言戰陳軍旅之事也悉矣，何獨七書云乎哉！爲是語者，是又不通之過也。余大懼不學非儒之説儳漫於天下，使後生之士久而無以取正，是以敢私論著之以告於知者，以號於天下，以徹於上人之聽，庶無蹈周原伯魯之禍。

朱松《韋齋集》卷七《論時事劄子》 臣竊聞多事以來，獻言於朝，以學校爲請者不一，然吴中非定都之所，又有調度不足之患，天下孰不知陛下未始忘此，顧有所未遑爾。臣不勝過計私憂聞之。孟子曰：「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自頃國家多故，士大夫處於成敗之間，大抵皆有自怨苟生之心，而闕於伏節死難之義，風節陵夷，俗化衰替，則國從之，是以斯民尊君親上之意亦有所不至。而其爲亂也，輕人倫之不明，爲禍蓋亦博矣。然則設爲庠序，育天下之才而摩厲之，以德義崇奬，其志行之有恥者，以明示好惡，使父子君臣之倫大明於天下，亦今日之所不宜後也。取進止。

黄彦平《三餘集》卷四《送周夢授序》 學者求爲可用，大則用天下國家，小則爲天下國家之用。西漢承秦絶學之後，武帝表章六經，士大夫意不苟且，倪董公孫帝皆身及其用，而遺風餘習覃延乎昭宣時。故夏侯勝陳久陰之戒則取於《洪範》，雋不疑叱犢車之妄則稽於《公羊》。昌邑之初，大將軍未知所立，及其不道，復憂懣不知所爲，在廷無言，幾誤大事。國家隆儒取士多本於學，大者陪幾務，其次列從班，晚生小吏猶皆有職。廱泮一旦革，冗員試之州縣，鬱鬱者類不屑爲，録録者或無能爲也。吏抱牘來前，譊張道説，首肯筆諾，不敢少拂其意。經術造士，豈端使然哉！夢授罷教官而掾於滁，毋爲鬱鬱也。夫委吏之羊，魯人猶任其責；而騎曹之馬，晉人不知其數。慕清談者至於不及爲蘄行矣。勉之！一爲學校之士雪恥，何如哉！

胡宏《五峯集》卷二《與丁提刑書》 論爲學者，貴於窮萬物之義；論爲治者，貴於識百職之體。孔子曰：「學之不講，是吾憂也。」夫聖人何憂？學者所以學爲治也。講之熟則義理明，義理明則心志定，心志定則當其職，而行其事無不中節，可以濟人利物矣。反是則其害豈可勝言。聖人心在天下，豈得不以爲憂。

洪邁《容齋隨筆・四筆》卷五《餘干縣學記嘉祐中》 古者江南不能與中土等，宋受天命，然後七閩二浙與江之西東，冠帶詩書，翕然大肆，人才之盛，遂甲於天下。江南既爲天下甲，而饒人喜事，又甲於江南。蓋饒之爲州，壤土肥而養生之物多，其民家富而户羨，蓄百金者不在富人之列。又當寬平無事之際，而天性好善，爲父兄者以其子與弟不文爲咎，爲母妻者以其子與夫不學爲辱。其美如此。

朱熹《四書章句集注・論語集注》卷七《子路第十三》 子適衛，冉有僕。僕，御車也。子曰：「庶矣哉！」庶，衆也。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庶而不富，則民生不遂，故制田里，薄賦斂以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富而不教，則近於禽獸。故必立學校，明禮義以教之。○胡氏曰：「天生斯

民，立之司牧，而寄以三事。然自三代之後，能舉此職者，百無一二。漢之文、明，唐之太宗，亦云庶且富矣，西京之教無聞焉。明帝尊師重傅，臨雍拜老，宗戚子弟莫不受學；唐太宗大召名儒，增廣生員，教亦至矣，然而未知所以教也。三代之教，天子公卿躬行於上，言行政事皆可師法。彼二君者，其能然乎？」

朱熹《朱子語類》卷四三《論語二五・子路篇》 衣食不足，則不暇治禮義；而飽暖無教，則又近於禽獸，故既富而教之。

樓鑰《攻媿集》卷二〇《論道學朋黨》 臣聞天下之大患，每起於細微，明者察之，昧者忽焉。不惟忽之，復以察之爲遏。迨其既成，又已無及。此天下之患所以相尋而不已也。後漢黨錮始於甘陵南北二部之謠，唐之朋黨始於李宗閔賢良之對，本朝元祐黨籍始於二三士夫不得志之徒。事之初生，若不足憂，橫流不止，害不可言。今日朝廷清明，豈復有此？然初見端倪，不得不慮，是敢先事而言，寧犯狂僭之誅，不忍自爲緘默，惟陛下察之。夫道者天下之所常行，學者士君子之所當務。秦、漢而下，斯道不明，誦説相夸，去本彌遠。國家累聖傳授，敦尚斯文，教風聿興，名儒間出，講明經術，究極精微，然後語道者不涉於異端，爲學者不至於無用。恭惟陛下天縱聖性，帝學高妙，體斯道於已安而行之，賞不輕予，刑不遽施，寬猛相濟，無有駭政，執中之傳也；喜怒不私，嗜好不聞，隆寬盡下，有言必從，克己之仁也；雝雝在宫，臨朝尊嚴，清閒之燕，不見惰容，謹獨之戒也；清心省事，湛然凝静，物來斯應，無所適莫，正心誠意之學也。凡前儒講貫發明之大端，惟是數者，而陛下兼而有之，臣愚何足以測識！然青天白日，孰不知仰？而士大夫之議論，則有可疑者，臣竊惑焉。比年以來，曰執中，曰克己，曰謹獨，曰正心誠意，往往有所諱而不敢言。人主躬行此道於上，而士大夫反諱言於下。試考之十數年間章奏，無慮千萬，未聞以一語及此，而又相戒以毋言。孟子曰：「齊人無以仁義與王言者，我非堯舜之道不敢陳於王前。」以爲齊人莫如我敬王者。而聖世乃有此風，何耶？故凡士之端謹好修，談論經禮者，一切指之以爲道學，小則譏笑，大則折辱，又甚則疾之如仇。士之遭此者，其間蓋亦有以自取。然而俱爲士夫，由學以進，所謂同是堯、舜，同非桀、紂，而何相疾之甚也？臣嘗讀《大雅》之詩曰：「君子實維，秉心無競。誰生厲階？至今爲梗。」詩人之意，蓋曰厲階之梗，由夫好競者之爲之也。使士大夫操心無競，則何自而至此耶？臣嘗求之牛、李之事，雖曰李黨多君子，牛黨多小人，然德裕一聞御史大夫之除，則流涕寄謝，至其不然，則遂爲仇敵。嗚呼！非競而生厲階者乎！元祐、紹聖之事，又可知矣。故嘗以爲近習之排士夫，非衰季之世無此。若士夫之自相排，雖盛時亦不能無之。漢之黨錮，權在宦官，乘主之昏，而肆爲之，無足怪者。若唐之朋黨，元祐之黨籍，則士夫自相傾軋，使人主莫知適從，爲害尤甚。蓋惟人主能用中，然後可以消弭於未然，而使天下不至於甚弊。惟士大夫能無競，然後可以衆賢和於朝，而使國家不生於厲階。今陛下執其兩端而用其中，自不應過慮，而察士大夫之間未能無競向者，猶止以虚言相譏訶，而近者頗有其迹矣。臣愚欲望睿慈明詔中外，咸推無競之心，勿徇一偏之見，精白一義，以承明主之休德。臣前所過慮，自可以消弭於冥冥之中。臣不勝拳拳，惟陛下裁幸。

周應合《景定建康志》卷二八《建康府學御書閣題記》 有國有家者，崇設學校，將以教民興行也。民之生也，分則君臣，親則父子兄弟，配則夫婦，責善則朋友，是乃人心同然。日用之常者，而聖人嚴之城池之守、甲兵禁令之防，非可少緩，而聖人弗恃，何哉？學校之事，固不若威强制禦可以旦暮見效，然三綱明則姦宄知畏，五教修則良心日生。《詩》《書》之澤，蒙被生民而不知，試使六經之言一日墜地，名義廢而不存，天下事可勝言乎！帝王之治，始於徽五典，謹庠序，民興行而朝廷尊。秦燔六藝，隳大倫，而國隨之。漢、唐以降，嚮道雖不及古，若仁義起兵，緜蕝制禮，與夫投戈講藝，鋭情經典，厥祚亦昌。末世賤學，雖不至秦，然名存實亡，格言弗用，士氣傷而風節壞，兆亂皆一轍耳。學校重輕，用以卜人之國，眞薈蔚也歟。

黄宗羲等《宋元學案》卷八〇王蒿《三事上言》 其一曰：厚風俗必本於明人倫。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所以彌綸天地，扶植人極，使不爲禽獸夷狄之歸者，以有是倫也。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俗之不厚，未之有也。《書》曰：「惟民生厚，因物有遷，違上所命，從厥攸好。」今天下風俗，可謂薄矣。化薄即厚，在陛下一轉移之頃。陛下設廉恥以厲臣節，明聽斷以强主威，赫然如大明正中，萬物畢照，而君臣之義立矣。以四海之歡心爲孝，不以一己之服勞，念遺大投艱之託，思繼志述事之重，而父子之恩隆矣。致嚴喪紀，不邇聲色，俟三年終喪，求婚士族，禮備而後聘，而夫婦之道正矣。陛下之於兄弟，不幸而居人道之變，然友愛素深，神人所共知也；若垂念於死喪之戚，致厚於邮終之典，而兄弟之愛篤矣。日御經幄，親近友臣，惟正人是親，而朋友之化行矣。凡此五者，陛下既躬其厚，誰忍復趨於薄？二曰：尊朝廷在於聚賢才，漢梅福謂

孝武時，淮南王安緣間而起，所以計慮不成者，以衆賢聚於本朝也；孝成時，蜀郡山陽亡徒布衣，乃窺國家之隙，見間而起者，此皆輕量大臣，無所畏忌，國家之權輕，故匹夫欲與上爭衡也。賢才足爲國輕重者如此。然所以聚之，則必有道。蓋天地冲和之氣鍾而爲人，賢者尤其氣之清也。利禄不能誘，威勢不能壓，惟虚心忘我，用其人而行其言，則賢者樂爲吾用，自靖自獻之恐後，寧復有遲回偃仰、召而不至、知而不言者。三曰：崇學校在於養士氣者，國之元氣而天下之精神也，故可殺可貧而不可辱者謂之士。京師者首善之地也，太學者賢士之關也，士聚其間，豈徒誦説詞章，攫取聲利而已哉！蓋將講明義理，涵養氣質，以成其材，而待國家之用也。上之人宜嬰以廉恥，不可恐以戮辱；宜閑以禮義，不可繩以刑辟。今朝廷并建長貳，所當專其職任，忽煩以他職。博士正録，不徒以課試爲事，日進諸生，相與講論經術，陳説古今，以作其氣。如有佻達不檢，則成規具在，長貳以次，舉而行之，誰曰不然。今乃郡吏得以繩之，下走得以辱之，殆非以章好示俗、風厲四方也。

世之論治者，鮮不以城郭、甲兵、田野、貨財，爲有國之先務，而孟軻獨以禮壞樂廢爲憂，非闕於事情也。而況揆諸今日之事？三邊風寒，赤子露立，非無城郭不修之患；客强主弱，誨盜納侮，非無兵甲不多之憂；兵荒之餘，屯墾未就，非無田野不闢之慮；幣輕物重，十室九空，非無貨財不聚之嘆。而臣區區惟前三者是急，亦曰人倫薄則世道廢，賢才散則主勢孤，士氣索則邦家空匱，此孟軻所謂「上無禮、下無學、賊民興、喪無日」者，臣之所爲大懼也。

葉適《水心集》卷一一《台州州學三老先生祠堂記》 學者，聚道之地，而仕所繇出也。或畔道從利，苟榮其身，欲復之於學，弗可受矣，況可祠乎？台州之學，得祠者三人，羅提刑適、陳侍郎公輔、陳詹事良翰。提刑用不究，故事不顯。余聞鄒浩言，熙豐外貴人視民甚蒿萊芟燎，恨不力也。是時能慷慨建白保赤子以對天命，惟江都令羅適、弋陽令董敦逸二人，而鄒公獨謂羅公見而得之，然則推於所不見，其不畔道審矣。方靖康憂恐，懲艾已泮，豈不尚合？侍郎發明四肢心腹之論，無過此矣，竟失指遠去，然後彷徨宗周，卒成分裂之禍。及隆興英睿，憤激大勢，宜若遽振，詹事力守絶和不棄地之策，最專一也。使堅忍待之，敵自當蕩析，豈遺種至今哉？雖紹興復用，而已與大臣異議，終不留。雖乾道再入，而既爲近習擅事，迄自退。二公任諫諍，位從官，立朝本末，天下誦之，豈惟不畔道，而固行道。道雖難行，而亦不苟榮其身而止也。士在天地間，無他職業，一狥於道，一繇於學而已。道有伸有屈，生死之也。學無仕無已，始終之也。集義而行，道之序也。致命而止，學之成也。後世地或千里無學，其君子以意行道，晚進闊遠，不知所從。慶歷後，名一功，著一善，往往復之於學矣。令其秀人美士，羣萃而交處，朝夕瞻顧，拂拭像服，如三老之存；春秋盥薦，饗醴芳苾，如三老之饗。而又仰其大節，俯其細行，無不皆可師也，爲聚道之助，不既多乎！或疑侍郎不右程公學術，若少異。然按程公親爲孔文仲排劾，而與孔公並黨籍。《史記》晏嬰非孔子，而弟子稱善與人交，兩賢哉！嘉定十二年八月。

葉適《水心集》卷二〇《文林郎前祕書省正字周君南仲墓誌銘》 君名南，字南仲。對紹熙元年進士策，祕自宫掖，俾及廬肆，略無不言。其最切於世論者曰：「陛下聰明爲小人蔽蒙甚有三：一曰道學，二曰朋黨，三曰皇極。夫仁義禮樂是爲道，問辯講習是爲學。人有不知學，學有不聞道，皆棄材也。古人同天下而爲善，故得謂之道學，名之至美者也。小夫譖人，不能爲善而惡其異己，於是反而攻之，而曰『此天下之惡名也』。陛下入其説，而抱材負學之士以道學棄之矣。惡名既立，爭爲畏避，遷就迎合，掃跡滅影，不勝衆矣。小夫譖人猶不已，又取其不應和、少罵譏者，亦例嫌之曰：『我則彼毁，爾奚默焉！』是與道學相爲黨爾。』陛下又入其説，而中立不倚之士以朋黨不用矣。舉國中之士，不陷於道學，則困於朋黨矣。唯其不能可否而自爲智，無所執守而自爲賢，然後竊箕子公平正直之説，爲庸人自便之地，而『建皇極』之論起矣。夫箕子所謂『有爲、有猷、有守』，是有材、有道、有操執之人也。『汝則念之』，斯須不可忘也。『不協於極』，而亦受之，謂其雖有偏而終有用，亦當收拾而成就之也。今所謂道學、朋黨者，正皇極所用之人也，奈何棄天下之有材、有道、有操執者，取其庸人外若無過、中實姦罔者而用之，而謂之『建皇極』哉！其故無他，闔冗適尊異，凡庸當奮興，天下之大禍，始於道學而終於皇極矣。」考官奏擬第一，中語不用，教授池州。熙寧後道學始盛，而攻短者亦繼出，靳侮交雜，意極鄙悖，士不敢辯也，獨君能辯之。至謂道學、朋黨即皇極所用之人，則自箕子以來，爲之訓解者未有及君此言也。時天下益勸攻道學，新昌黄文叔名忭要地，御史遂指爲魁傑，而君其壻也。罷教授，差常州推官。

葉適《習學記言》卷三二《南齊書・列傳》 王儉自負經術，其作相也，不能協輔時主，光弘道化，立規垂訓，庶乎久成；區區炫耀耳目，以家爲館，孩撫後進，蹇肆成風，蓋儒者之學墜於是矣。而史臣以爲「家尋孔教，人誦儒書，執卷欣

欣，此焉彌盛」，殆見其外耶？

陳淳《北溪大全集》卷二三《與陳寺丞師復一》 某去載在都城，爲朝士輩相留講貫。區區在都城之久，頗覺兩浙間年來象山之學甚旺，由其門人有楊、袁貴顯，據要津唱之，不讀書，不窮理，專做打坐工夫，求形體之運動知覺者以爲妙訣。大抵全用禪家宗旨，而外面却又假託聖人之言，牽就釋意以文蓋之，實與孔、孟殊宗，與周、程立敵。慈湖纔見伊川語便怒形於色，朋徒至私相尊號其祖師，以爲真有得堯、舜、孔子千載不傳之正統，每昌言之不少怍。士夫晚學見不破，多爲風靡，而嚴陵有詹喻輩護法，此法尤熾，後生有志者多落在其中。其或讀書，却讀《語孟精義》，而不肯讀文公《集註》；讀《中庸集解》，而不肯讀文公《章句或問》；讀河南《遺書》，而不肯讀《近思録》；讀周子《通書》，而不肯讀《太極圖》，而《通書》只讀白本，而不肯讀文公解本。平時類亦以道學自標榜，時官里俗多所推重，前後無一人看得破。自某到都，來相訪議論絶不相入，凡朝夕所與講磨，只是在學習業。諸生雖識趣凡陋，而志向未雜，聖門要義，每極口爲之明白剖析。旬日後，大小生徒多所感發歆慕，以爲平生所未聞。邦人至是始釋然，知邪正二路之由分，而異端曲學贓證暴露，使儒容墨行盜名於一方者，不復得以遁其情。亦接得後進三四輩專心一志爲可望，有以慰鄭侯拳拳囑望之意，亦自愜以不枉。如南康乃濂溪、晦翁二儒宗宦游之邦，流風遺躅，儼然如在，而豪雋遊紫陽之門者亦多。然其地鄰江西，則象山之風聲氣習，亦無不熏染於簪紳韋布之間，爲吾徒者，時或有出入焉。真是真非無復能辨，而天理人欲恐或混爲一區。則發揚先儒道德之化，主盟斯文，使邦人風動響應，粹然一於聖門實學之趨，而絶無復有詖淫邪遁之流者，非吾賢使君其誰歸！想下車先務，深所加意，而英才美質，有依賴焉。不審白鹿洞中人物竟如何，有真篤志不雜可取者否？又聞前政遺論，以聚斂之故，則閭閻不無赤立之憂，仁人君子至此，必將爲之動心而哀痛焉。於斯時也，極力撫摩朝夕，正不容緩，况今之世，横斂毒賦，隱爲民病，如久年錮疾，赤子不能言，有司不敢言者，在在有之。惟仁者爲能勇於爲民除去，而不容其或留。州閭之問所同病者，最是强梗姦慝之民，專飾虚詞健訟，以撓吾善良，惟義者爲能深察其情狀，而痛爲之懲艾。或長年善閉之自訟齋，使之無復逞其爪牙，庶乎吾民有可安生樂業之望矣。

度正《性善堂稿》卷一一《敷文閣直學士安撫制置使長沙吴公生祠記》 自三代而下，大學之道不明，士之所以爲學者不過章句文詞之末，不原於致知格物，不本於正心誠意，故其爲用，内不足以治身，外不足以治天下國家，而隨世以就功業者，往往出於權謀智巧，而不由於學，則遂以學爲迂緩而不切於世用。彼所謂學，迺世俗之所謂學，而非聖賢之所謂學也，而可不察哉！孔子之門，其學之幾於聖人者顔子、曾子而已。顔子不幸而不及於用，曾子又不遇而不見於用。仲尼之徒，三尺童子羞稱管仲，而功業迺爾。至孟子時，遂有欲以管仲擬孟子者，其心蓋尊孟子也，而孟子不悦，孟子豈好爲大言以高世者哉？今且以孔子論之。道至於孔子極矣。魯之定公初非深知孔子而委已以聽者也，獨迫於事變，勉强以用孔子耳。其攝行相事，蓋俄頃之間，而服强齊，歸侵疆，已章章如是。使其朞月三年，有以極其規摹運用之功，則其作東周也決然無疑矣。迺若管仲，得君如彼其專，行乎國政如彼其久，至五公子争立，而平日所以格君心之非者，遂暴白而不可掩。世俗以爲學者不適於用，而君子以爲惟學者之用，萬事而無弊也，可不信哉！孟子没，樂正子之徒已不能盡傳其學，然孔門之書與凡平日講論，口以傳授，固無恙也。至秦而掃地矣。然秦之所以棄夫學者，非苟於棄之，政謂其無用而棄之耳。謂腐儒無用，獨不可求真儒用之乎？此世俗之所以陋也。自漢以來，孔子、孟子之所爲學者，隱而不章，晦而不明。物極而通，迨乎本朝春陵周子實始得之，五傳而至長沙吴公。公之未試者，固未易量，而其已試者，可謂章章較著，在人耳目者也。始公佐司業劉公焞於廣西帥幕，適值狂寇李揖爲亂，郡縣騷然，公左右劉公，冒徂暑，犯瘴癘，奮身而前，不旋踵而一方又安者，公之經畫爲多。其後有譖劉公於時相者，相入其説，黜劉公。公以一介抗章，力辨其冤。自是大節偉然聞於天下，識者謂公不畏强禦，可屬大事，然竟以是坎軻者久之。紹熙之末，入爲監察御史。衆論屬目，風采凛然。會故相趙公汝愚罷去，朋黨之論起，公遂斥於外。凡十有餘年，方稍復收用，而兵端已開，諸將屢敗衂，迺以公宣撫荆襄，治於荆州。時敵騎衝荆門，叩安陸，且蹂踐景陵之境，荆州孤危，士大夫多引去，留者才數人而已。公以爲荆州吴蜀之脈，一摇足則首尾衡決，遂毅然不顧，修城池，備器械，爲不可動之計。撫存其人至誠惻恻，於是人人皆有固志，而敵亦不敢犯。襄陽圍猶未解，而蜀將以畔聞。公即日遣將料簡士卒，控拒三峽，將謀討賊。蜀人素聞公名，謂公必來，人心大慰。朝廷益知公可用，遂以宣諭使使於蜀。公以耆德，盛夏遠役，人不堪其憂，公慨念王事，無甚難之色。所至周咨博謀，盡得利害之實以聞。於是下情上通，蜀人按堵。已而遂以蜀帥之任屬於公。公之所以能爾者，皆學問之功，理明義精，動中

機會，而非偶然也。蓋公之學得於南軒先生，南軒得於五峯，五峯得於其父文定公，文定公親見伊川門人謝顯道，侯師聖而考論之，其淵源遠矣。自公再命作帥，未及下車，則曰：「興學校，正人心，非第一義乎？」於是揭《白鹿學規》以道學者趨向，刊《程氏遺書》經學使知淵源所自。朔望必至學宮，親與諸生周旋，又擇知經者，俾與諸生陳說大義。而公動容貌，出詞氣，闇闇侃侃，觀者歎息，聞者興起，士風爲之一變焉。石室之學，通養六十州之士，至是來者甚衆，學廩將乏。有富室之田當籍於官者，或曰歸之有司，可濟用度。公曰：「如此是利之也，所益幾何，而所損多矣。」於是以其半繼絶，以其半養士。公之政大率如此。初，公之來，議祠濂溪、明道、伊川三先生於學，而又從以晦菴、南軒，又謂故禮部郎中范公遊晦菴、南軒之門而傳其學者，實爲鄉先生，遂併列之。於是天子召公將用之，行有日，學之士請於教官，願圖公於諸老先生之後，以爲學者無窮之思。教官雖如其請，而度公不悦，不敢以告。尋校藝它郡，岷陽蘇在鎔實攝其職，董其事訖工，謂正曰：「願有以記之。」正惟公在蜀三年，勸農桑，興孝悌，黜姦惡，掩骼埋骴，養老恤孤，嚴教閱，振軍伍，修官寺之壞，通溝洫之廢，凡可以爲根本之計、久遠之慮者無不爲，爲之無不至，其可書者蓋甚衆。然正獨詳於學校之事，且備論學之功用者，所以明風化之本，使來者有考云耳。嘉定三年三月乙卯，門生通直郎知成都府華陽縣主管勸農事山陽度正謹記。

趙秉文《滏水集》卷一三《商水縣學記》 孟子曰：「人皆可以爲舜。」孫卿子曰：「塗之人可以爲禹。」楊子曰：「希顏者亦顏之徒。」舜、禹，聖人也；顏子，大賢也。而三子者以爲衆人可幾，不已夸乎。夫責馬必曰一日千里則不可，苟十駕不輟，斯亦千里而已矣。責人必曰聞一知十則不可，苟服膺不輟，斯亦爲顏子而已矣。雖然，顏子何寡也。譬之水之性本清，泥汩之則渾，少焉澄之，其清自若也；火之性本明，烟鬱之則昏，迫其煙熄，則其明自若也。人之性無不善，其所以陷溺其心者，利欲蔽之耳。使吾一旦加澄治之功，如水斯清，如火斯明，不爲難矣。然則如之何？學以精之，使自明之；力以行之，使自誠之，其去古人也不遠矣。今之學者，則亦異於古之所謂學者矣。爲士者，鈎章棘句，駢四儷六，以聖道爲甚高而不肯學，敝精神於蹇淺之習，其功反有倍於道，學而無用。入官者，棘功利，趁期會，以聖道爲背時而不足學，其勞反有病於夏畦者，而未免爲俗儒，盡棄其平日之學。此道之所以不明也。至於甚者，苟勢利於奔競之途，馳嗜慾於紛華之境。間有恃才傲物，以招譏評；刺口論事，以取中傷；高談雄辯，率嘗屈其座人，以佞爲才而致憎；浮薄嘲謔，反希市人，以狂爲達而賈怨。豈先聖所以教人，老師宿儒所以望於後生也哉！非特學者之罪，上之人未有以導之也。

《元好問全集》卷三二《東平府新學記》 嗚呼！治國治天下者有二：「教」與「刑」而已。刑所以禁民，教所以作新民。二者相爲用，廢一不可。然而有國則有刑；教則有廢有興，不能與刑并，理有不可曉者。故刑之屬不勝數，而賢愚皆知其不可犯；教則學政而已矣。去古既遠，人不經見，知所以爲教者亦鮮矣，況能從政之所導以率於教乎？何謂政？古者井天下之田，黨庠遂序，國學之法立乎其中。射鄉、飲酒、春秋合樂、養老、勞農、尊賢、使能、考藝、選賢之政皆在。聚士於其中，以卿大夫嘗見於設施而去焉者爲之師，教以德以行，而盡之以藝。淫言詖行，詭怪之術，不足以輔世者，無所容也。士生於斯時，揖讓、酬酢、升降、出入於禮文之間。學成則爲卿、爲大夫，以佐王經邦國；雖未成而不害其能至焉者猶爲士，猶作食者之養吾棟也。所以承之庸之者如此。庶頑讒說，若不在時，侯以明之，撻以記之；記之而又不從，是蔽陷畔逃，終不可與有言，然後棄之爲匪民，不得齒於天下。所以威之者又如此。學政之壞久矣！人情苦於羈檢而樂於縱恣，中道而廢，從惡若崩。時則爲揣摩、爲捭闔、爲鉤距、爲牙角、爲城府、爲穿擭、爲谿壑、爲龍斷、爲捷徑、爲貪墨、爲蓋藏、爲較固、爲乾沒、爲面諛、爲力詆、爲貶駁、爲譏彈、爲姍笑、爲陵轢、爲瘝癥、爲睚眦、爲構作、爲操縱、爲麾斥、爲劫製、爲把持、爲絞訐、爲妾婦妬、爲形聲吠、爲崖岸、爲階級、爲高亢、爲湛静、爲張互、爲結納、爲勢交、爲死黨、爲囊橐、爲淵藪、爲陽擠、爲陰害、爲竊發、爲公行、爲毒螫、爲蠱惑、爲狐媚、爲狙詐、爲鬼幽、爲怪魁、爲心失位；心失位不已，合謾疾而爲聖癲：敢爲大言，居之不疑，始則天地一我，既而古今一我。小疵在人，縮頸爲危；怨讟薰天，泰山四維；吾術可售，無惡不可；甯我負人，無人負我；從則斯朋，違則斯攻；我必汝異，汝必我同；自我作古，孰爲周孔？人以伏膺，我以發冢。凡此皆殺身之學，而未若自附於異端雜家者爲尤甚也。居山林，木食澗飲，以德言之，則雖爲人天師可也；以之治世則亂。九方皋之相馬，得天機於滅没存亡之間，可以爲有道之士，而不可以爲天子之有司。今夫緩步闊視，以儒自名，至於徐行後長者，亦易爲耳，乃羞之而不爲。竊無根源之言，爲不近人情之事，索隱行怪，欺世盜名，曰：「此曾、顏、子思子之學也。」不識曾、顏、子思子之學，固如是乎？夫動静交相養，是爲弛張之道；一張一弛，游息存焉。而

乃强自矯揉，以静自囚，未嘗學而曰「絶學」，不知所以言而曰「忘言」。静生忍，忍生敢，敢生狂，縛虎之急，一怒故在，宜其流入於申、韓而不自知也。古有之：桀紂之惡，止於一時；浮虚之禍，烈於洪水。夫以小人之《中庸》，欲爲魏晉之《易》與崇觀之《周禮》，又何止殺其軀而已乎？道統開矣，文治興矣，若人者必當戒覆車之轍，以適改新之路。特私憂過，計有不能自已者耳，故備述之。既以自省，且爲無忌憚者之勸。

吴澄《吴文正集》卷五〇《崇文閣碑》　英宗皇帝講行典禮，貢飾太平，文治極盛矣。臺臣請勒石崇文閣下，用紀告成之歲月，制命詞臣撰文，臣澂次當執筆。今上皇帝丕纂聖緒，勤遵世祖成憲，於崇儒重道惓惓也。泰定元年春，誕降俞音，國子監立碑如臺臣所奏，臣澂謹録所撰之文以進。臣聞若古有訓：戡定禍亂曰武，經緯天地曰文。武之與文，各適所用。然戡定禍亂，用於一時而已；經緯天地，則亘古亘今不可無也。何也？日月星辰，天之文也；山川草木，地之文也。人文與天地相爲經緯，則亦與天地相爲長久，而可一日無也哉？我世祖恕恕用武，日不暇給；而汲汲崇文，惟恐或後。此其高識深慮度越百王，宏規遠範垂示萬世，以爲聖子神孫法程，夫豈常人所能測知？蓋創業之初，非武無以彌亂；守成之後，非文無以致治。武猶毒藥之治病，病除即止；文猶五穀之養生，無時可棄也。有文治之君，必有文治之臣。文治之臣苟非教習之有其素，彼亦怱然，孰知文之所以爲文者？故建學以興文教，暢文風，涵育其人，將與人主共治也。斯文也，小而脩身、齊家，大而治國、平天下；言動之儀，倫紀之叙，事物理義之則，禮樂刑政之具，凡粲然相接、煥然可述，皆文也。古聖賢用世之文載在方册，不考古人之所以用世，不知今日之所以爲世用者也。然則聖朝之崇文，豈虚爲是名也哉？門之所庋，古聖賢之文也。立之師，使之以是而教；設弟子員，使之以是而學。教之而成，學之而能，則游居監學者濟濟然、彬彬然，人人閑於言動之儀，登於倫紀之叙；博通乎事物理義之則，詳究乎禮樂刑政之具。他日輔翊吾君，躋一世文治於堯、舜、三代之盛，由此而選也。夫如是，其可謂不負聖天子崇文之明命休德已。若夫不能潜心方册，真有得於古聖賢之所謂文，而涉獵乎淺末，炫耀乎葩華，曾是以爲文乎？上之所崇，下之所以爲世用者，蓋不在是。

李祁《雲陽集》卷七《贛州新學記》　吾夫子之道如日之行天，雖時有蒙翳，而其明未嘗息也。如水之在地，雖時有障塞，而其行未嘗止也。尊卑之分，貴賤之等，禮樂文章之制度軌則，雖時有顛倒廢墜，而其理則未嘗泯也。舉而行之，作而新之，在學校興替何如耳！令君之爲是役也，不勞力於民，不費財於官，以己之能而濟有司之所不能，其用意亦甚深切矣。苟由是而得老成以爲之師，得俊秀以爲之徒，日漸而月磨之，噓文燄於寒灰之餘，宣教鐸於聾聵之後，則君之有功於斯文，豈少哉！然吾聞三代之政，必先務養民而後可以教民。觀孔子之答冉有，與孟子之所以告齊梁之君者，固自有次第也。蓋衣食不給，則救死不贍，雖有教，將安施哉？故能興學校於斯文廢墜之時者，智者之事也。薄税斂於斯民，彫瘵之日者，仁者之事也。教民之政，君既舉而行之矣，養民之務，尤當深加之意焉。教養兼備，則仁智交盡，始可以不悖於聖賢之意矣。此又吾之不可以不言者也。

宋訥《西隱集》卷五《滑縣重修廟學記》　斯道之在天下者，不爲治而存、亂而亡也，惟其行於世，故必托諸人。昔聖王之作民君師，設官分職，立政立教，以長以治，蓋欲明斯道於天下，托於人而行於世焉。其爲教也，因人性固有者以導之，使不忘乎其初，率性之道可得而言也。又慮其間有由而不知，爰設學校，擇民之秀俊以教之，雖開以六藝，亦莫不因其固有之善而發明之，未始有務於外也。則人倫明，王道行，此先王教化之澤所以爲盛。後之王天下者，自京師而郡縣鄉閭，必托於宣聖者，蓋祖述憲章之功爲大。廟學之修，萬世不可廢也。

貝瓊《清江貝先生文集》卷二〇《金陵集・送徐真卿赴羅山縣儒學教諭序》　余惟詩書禮樂之教廢，無以淑人心而明正道，李遼所謂事有賒而寔急者是也。漢承秦，未暇考求三代之法，而文景復尚黄老，越七十餘年，而學校始興。若尊師重傅，則見於明帝之時。唐承隋，亦苦兵争，經生學士皆散，越七年而學校復置，詔明一經者上聞。及太宗增廣生員，遂有貞觀之盛焉。五季陵遲，不足言者。宋太平興國間，肇置四書院而已。仁宗命藩輔立學，旁郡欲立者聽之，縣是學徧於天下矣。然漢以文翁治蜀，遣民就學，以變蠻夷之陋，而博士弟子之設，遂達之諸郡。宋以胡瑗教授蘇湖二州，其徒見之施政者若老於吏事。後取其法行之太學，皆因已著之效而知儒術之不可廢也。天朝不待投戈息馬，即崇教化爲先務，齊魯之風聲氣習，無間荒陬僻壤，殆過於前矣。大抵道之升降，繫學之廢興。學之廢興，又關時之理亂。則今日太平之原，君子可不於此卜之乎？

貝瓊《清江貝先生文集》卷二三《中都稿・學校論》　學校合子弟而教之，折其氣而約於禮，收其心而進於道。剛者矯而巽，邪者正而中，鈍者攻而鋭，昏者發而明，愨者變而通。入焉有孝弟之行，出焉有忠信之言，豈非由於教而然邪？

然所以教人者，非强之以其所無也，因其性而爲教也。性之出於天者本一，則無不可學而至，惡有過不及之相遠哉！苟棄而不教，則剛也、邪也、鈍也、昏也、憨也，囿於氣質之偏，一定而不移也。此聖人之所深憂，而學校之設，其亦有所不能已，豈非爲政之急且重者乎！故天子之都則有辟廱，諸侯之國則有泮宫，下至一鄉一遂，莫不有庠序之制。自上而下，自外而内，其導之也有方，其選之也有序，可謂至精至密矣。漢之學校興於孝武，唐之學校盛於太宗，雖未及乎三代，而一時之效，有可論者。奈何後世視爲弁髦，勢恒屈於有司，遂岐政教爲二，人才風俗，益不逮古。嗚呼！制乎外，曷若全乎内？治其末，曷若求其本？而有國者，或未之思歟？

烏斯道《春草齋集》卷一《重建石龍縣儒學記》 聖人之教無遠近，石龍僻在嶺表，春秋秦漢時地隸南粤，南北齊隋唐以來，始更置郡縣，去中國爲最遠。其俗雖殊，不出乎父子兄弟。其嗜雖異，不出乎耕鑿樹藝。顧其心未有不可感焉者也，然非建學立師，以聖人之道朝儆夕勵，啓發盲瞶，使出入乎禮樂之中，以變國俗，以向王化，則終於鄙夷。

烏斯道《春草齋集》卷一《重修永新縣儒學記》 子貢以孔子比日月，有以哉！夫日月，人皆知其日月也。知其日月，則知其不可無也。蓋非日月之照臨於下，則人無以爲生。孔子，人皆知其孔子也。知其孔子，則知其不可無也。蓋非孔子之垂教於下，則人亦無以爲生。故天子大采朝日，少采夕月，尊其德也。天下春秋祭祀，朔望釋菜，尊其道也。海外荒徼，風俗殊異，且知有聖人，誦其書而信其道。況吉之永新，實在中夏文華之區，其教易入，其俗易化，其可不祠祀誦讀而鄒魯其邑也哉！若是，則學校之設，其可廢乎！

楊士奇《東里文集》卷二《常州府廟學重修記》 學校，王政之大端，民有養而無教，則不可與圖治。故建國君民，教學爲先。教道行，民知務德，斯風俗可厚，人材可興，而治效可得。自昔爲天下，蓋未有去學校而能爲治者。我國家自祖宗之世崇重學政，皇上纘承大統，益敦飭勵，而郡縣奉承，有祇有怠，故學之振舉，有能有否。

楊士奇《東里文集》卷三《送鍾用之還蒼溪序》 吾友鍾潛用之，以鄉貢進士授保寧府蒼溪縣學訓導。明年，謁告歸省，踰月復行。吾一邑之士皆咨嗟歎息曰：「當國家熙洽時，儒術柄用，士通一藝、名一善者，無不登榮躋要，遂展其所蘊。用之以閎通之學，邁往之識，忠貞仁厚之節，奇偉博贍之文，而不階顯庸，乃弊弊然以一校官走八千里荒落之區，而不得施其所抱負，用之固當如是耶？」用之方晏晏然治行李就道，無幾微窮戚之意見於色。余曰：「君子之於道，不擇事而行，不卜地而處，用一鄉則道徵於一鄉，用一國則道徵於一國，用天下則道徵於天下，曷往不得哉？昔夫子欲居九夷，猶宜於委吏乘田之職。今蒼溪雖遠，王邑也；校官雖卑，儒官也。吾居王邑，守儒官，談周公仲尼之道，以淑其人、正其俗，吾之道行矣，吾何窮戚哉！」或曰：「用之篤孝人也，二親俱七十垂白，乃去此即彼，不獲朝夕在侍，其誰不戚戚於中耶？」余曰：「夫賢父母之志，固有樂其子之行道者。用之以是樂其志，可以爲孝，朝夕云乎哉！」於是衆皆知用之能躬夫孝之大者，其不窮於下位也必矣。相率爲詩送其行，而余爲序云。

楊士奇《東里文集》卷五《送樊參政序》 國家建牧守之官，實兼治教之任，而教居先焉。未嘗教之而一任法以治，此仁人君子所不忍爲也。牧守者，民之父母。父母愛其子，必教之不率而後法治之。蓋法治之，非父母之心也，不得已而輔教焉耳。

楊士奇《東里續集》卷五《宣城縣廟學重修記》 古昔王者之建國君民也，教學爲首事。其學之制，二十五家有塾，五百家有庠，萬二千五百家有序，王都及諸侯之國有學。今郡邑之學，蓋古之序也。古之序，其下爲庠者二十五，爲塾者五百。蓋里皆有學，民皆有教。其教之法，自灑掃應對至窮理正心，與凡修己治人之道，莫非堯舜禹湯文武之所傳者，非此不以教，不以學，是以其俗化之隆而人才之盛也。後世不明先王之道，而老佛二氏之説繼出，昧者惑於所誘而沉溺焉，率倍此而趨彼，逾久逾甚。是以正道榛塞，而風俗人才不逮於古，蓋積習非一朝夕矣。

我國家列聖在上，惓惓焉興學飭教，璽書靡歲不下，學宫之布，徧於海隅矣。其或猶有未備，則吏於斯者之弗職也。宣城，南京畿内之邑，山秀厚，民淳質，名人君子忠義之紀，代未嘗乏。然余在禁林，嘗閲四方所上郡邑之志，宣城爲邑，民户三萬有奇，而今爲老佛之宫者六十餘，儒之宫一焉而已。夫正學異端不兩盛，在此者既寡，則吏於斯者，宜力致夫飭勵誘掖之功，以仁其民，以稱上之德意，庶幾其可。【略】

於戲！凡今老釋之宫，圮者興，廢者復，不必其有勢位，率無過期月耳。若儒學之宫，隳弛欲葺，即有勢位者爲之綱維主張，猶必更十數歲而後成，何其難易之懸絶也！非由習俗之移人，而人心不知有古道歟？爲政者以正風俗、淑人

心爲要務，而風俗人心之所由善，必在於興學校。學校者，明先王之法以爲教也。爲學不明先王之法，不能善其道。爲政不明先王之法，不能善其治。學校之關繫於世大矣，其成宜有書。若學於斯、吏於斯者，亦皆致力行之功乎！

楊士奇《東里續集》卷一一《送鄧宗經永新訓導序》 學校，爲政之首務也。長民者知重乎此，典教者知重乎此，可以爲賢矣。

陳循《芳洲文集》卷六《鳳陽府重新孔子廟學記》 鳳陽府，古揚州之域，春秋時鍾離子之國。漢晉以來爲郡，其名不一。聖朝龍興於此，吳元年，賜名臨濠府。越三年，爲中都，建中都國子監，改府曰中立府。洪武七年，國家定鼎金陵，復改中立爲鳳陽府，以中都國子監爲鳳陽府儒學。其殿堂學舍，自創始至今，凡八十有餘年。中更郡學之吏多矣，而未嘗有修壞補廢於其間者，以是士無所奮以志於學，而由科目以登庸者，遠不逮於他郡，是可歎也。仲侯閔之來爲郡也，首以爲懼，以謂：「學校風俗人才之本，爲政所當先者，不先其本，而規規於事爲之末，以徼譽於公庭争訟辨別之間，君子有不貴也。孔子不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吾徒誦法孔子者也，敢不容心於是！」乃率貳佐周覽廟學，相其廢壞有不可仍舊者，悉撤而圖新之。中構禮殿，翼以廊廡。肖像以祠，聖賢其間。凡廟所當有者，無一不備。外爲講堂，環以齋舍。儲廩以饌來學之徒。凡學所宜置者，無一弗周。材出於捐俸貲以率僚寀，而省浮費以補缺，工出於貨勤敏以乘間隙，而止不急以助勞。經始於景泰二年三月十六日，落成於明年五月二十日。既成，仲侯遣人走書幣來京師，求爲之記。

仰惟昔者天厭夷狄亂華，篤生聖人，以爲民主。肆我太祖聖神文武欽明啓運，後德成功統天大孝高皇帝，龍飛九五，削平僭僞，子孫萬世帝王之業，然肇基不於他而獨於此，此豈非舜之諸馮、文王之岐周，殆有不可以與尋常州郡同日語者？況嘗建中都，立太學，天下英才畢集之所，今雖更爲郡學，而詎可以廢壞不治，以有忝於聖朝龍興、賢才豹變之淵藪乎？宜乎仲侯首以爲懼，而惕惕任作新之責於今日也。《易》曰：「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言上應於下，下從於上，同聲相應，同氣相求，爲理之必然也。天下賢才，無問海内海外，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尚莫不有帝臣之願，況居州里之間，輦轂之下，如水之先得濕，如火之先得燥，有不相應相求爲先易於他哉！士之得生是邦，游於是學，其視天下海内海外賢才已倍萬其天矣，而又有賢守之作新如此，誠不自棄而加勉焉，將見如水流濕，沛然若決江河而注之海，如火就燥，粲然若列星辰而麗乎天，有莫之能禦矣。故於仲侯請記是郡廟學之成，書以爲勸。

陳循《芳洲文集》卷六《大同府重修夫子廟學記》 學校之設，朱子謂其廣無過於三代之隆者矣，自古王宫國都至於閭巷，莫不有學故也。夫自王宫國都至於閭巷莫不有學，尚足以致治隆於上，俗美於下，而非後世之所能及，況瀕夷狄左衽之鄉，聖王幾所不治之地，而皆有廟以祀先師孔子，有學以教士庶子弟如今日者，其爲治隆俗美，豈獨非漢唐宋之所能及而已，殆可以比隆於古昔盛時而抑過之，何其盛哉！

大同本漢雲中五原郡地，中國受虜降之處也。我太祖高皇帝混一天下，教化之行，無問遠邇，雖四裔亦皆建廟學如古之制，使知所依歸而得聞大道之要，此大同夫子廟學之所從始也。廟故有禮殿，肖聖賢像於其中，而學施教有堂，講藝有齋。歲久，日就頹廢。宣德三年，今户部侍郎丹陽沈公固以山東參政贊總戎武安侯鄭亨在大同，以爲患，乃言於鄭，相與率貲，以示工材，飾其固陋，且擴其楹。今聖天子正統七年，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羅公亨信適巡撫至，周覽廟學，以謂堂屋未備，未足以稱崇儒講道之意，復相與告鎮守太監郭公敬暨守備内官葛延、馬慶，總兵官武進伯朱冕，參將都指揮使石亨，諸公皆曰：「風化之本在是，所當爲之不可緩者。」於是山西都司及行都司都指揮馬義等，大同府知府欒瑄等聞之，亦躍然曰：「此吾輩之責也。顧見興舉於朝廷之大臣如此，吾輩所不可緩，又當何如？」乃以大同後衛指揮畢瑛暨大同府同知張鑑等專董其事，莫不相勵而趨爲之。禮殿東西有廡，前有戟門。以至庖湢庫廐，無不有所。文昌有祠，禮祭肅敬有亭。而以後世所封夫子之爵，肖其乘輿出入，繪圖戟門後之兩壁。像若夫子以及從祭之賢，庇之有龕與帷。書若經史以至聖朝之典，藏之有閣與匱。嚴嚴秩秩，壯偉宏麗。經始於七年之春三月，落成於是年之夏六月。其材出於諸公俸賜，而賦斂不預。其工市於四方傭販，而民兵不知。既成，而樂學者恒多於昔。

明年，沈公具會作之本末，以書走京師，因翰林侍講儲君求記於余。於乎！朝廷尊，則遠人無異心而不煩於武功；天下治，則邊臣有餘力而樂從於文事。三代盛時，東漸於海，西被於流沙，朔南「暨，聲教訖於四海」者，無他，聖德隆而學校之政修也。今諸公爲聖天子奮武衛，而有餘力以宣文教，則凡學於是者，豈可徒玩思於空言而不務切磋於實行也哉！

陳循《芳洲文集》卷六《南陽府修孔子廟學記》 於乎！孟子嘗以急先務爲

堯舜之道，則爲政之先務，孰有先於教化者乎？教化不行，人惟見利而不聞義，故《詩》《書》所以教民親其上而死其長者也。孔子删述六經，垂法萬世，莫有大於此者。嘗觀古今天下之人，卑者不肯以踰乎尊，少者不肯以犯乎長，羣而不爭，彊而不黨，孰使之然？亦惟《詩》《書》之道不廢而已。則《詩》《書》之爲教，殆過於菽粟布帛之養，生民不可以一日無也。故曰爲政莫先於教化，而《詩》《書》者所以爲教化之具也。

陳循《芳洲文集》卷七《皇明敕修南京先聖廟學之碑》 臣惟天生萬物，施以風雨霜露，而後萬物始生。然於物之中，尤厚於民。君理萬民，施以予奪生殺，而後萬民始理。然於民之中，尤厚於賢。天之所以厚於民者何也？賦以仁義禮智之性，使稟其清。然其性豈能自盡？復以克綏厥猷之責付之於君，即《中庸》所謂修道之教也。君之所以厚於賢者何也？施以詩書禮樂之教，使復其性，然教於人，豈能自行？復以庠序學校之事任之於臣，即孟子謂所以明人倫也。肆我國家列聖相承，崇儒重道，興學育材，於《易》《書》《詩》《禮》《春秋》之文講之益明，如日星之麗乎天而四海仰其照臨，於堯舜禹湯文武之道行之益習，如四時之成乎歲而萬民蒙其化理。《易》曰：「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此之謂也。育於斯，學於斯，既往已足徵矣，方來其不勉以副聖天子之盛心於無窮哉！

湛若水《格物通》卷六〇《學校三》 天下之治亂係乎人才之盛衰，人才之盛衰由於學校之興廢。五代亂亡之際，孰知學校之當興哉！蜀主從母昭裔之請，遂致文學復盛，宜其獲得人之效也。然卒未聞有補於治者，何哉？良由所謂盛者，特文辭之士焉爾。故所養非所用，所用非所養，其弊有自來矣。使得德行而用之，其功烈豈止若是而已邪？嗚呼！文藝盛而聖人之道衰矣，主學教者可不擇乎！

王守仁《王文成公全書》卷八《書朱子禮卷甲申》 子禮爲諸暨宰，問政，陽明子與之言學而不及政。子禮退而省其身，懲己之忿而因以得民之所惡也，窒己之欲而因以得民之所好也，舍己之利而因以得民之所趨也，惕己之易而因以得民之所忽也，去己之蠹而因以得民之所患也，明己之性而因以得民之所同也，三月而政舉。歎曰：「吾乃今知學之可以爲政也已！」

他日又見而問學，陽明子與之言政而不及學。子禮退而修其職，平民之所惡而因以懲己之忿也，從民之所好而因以窒己之欲也，順民之所趨而因以舍己之利也，警民之所忽而因以惕己之易也，拯民之所患而因以去己之蠹也，復民之所同而因以明己之性也，期年而化行。歎曰：「吾乃今知政之可以爲學也已！」

他日又見，而問政與學之要。陽明子曰：「明德、親民，一也。古之人明明德以親其民，親民所以明其明德也。是故明明德，體也；親民，用也。而止至善，其要矣。」子禮退而求至善之説，炯然見其良知焉，曰：「吾乃今知學所以爲政而政所以爲學，皆不外乎良知焉。信乎，止至善其要也矣！」

梁潛《泊庵集》卷三《溧陽縣學鄉貢題名記》 夫古之教，自格物致知以至於窮理盡性，先後本末之詳，未易能也。而其所由入，莫先於《六經》孔孟之言。今之科舉，於《六經》孔孟文詞章句之間，要不可苟而止也。然而致察於章句而日造夫義理之精微，致篤於文詞而日究夫聖賢之隱奥，博求而約取，勤行而不怠，則自盡心知性以至於命者，亦不自知其至也。夫於天地古今之秘，人情物理千變萬化之由，以及夫三代君臣化民成俗之微言深意，皆得之於心，舉而措之，其有不沛然澤被天下者乎？其究之不深，則其言之也淺，其講之不密，則其出之也疏，則夫學者於此果可易而求之耶？由是論之，科目之於教化，疑若淺事，而千餘年間所以得人之盛，其亦有以然哉！

梁潛《泊庵集》卷五《送常熟學生赴春官序》 古之士，習於道德，明教化之大防，知廉恥羞愧以有自重之心者，皆上之教使然也。所謂閭師、黨正、州長，以至於大司徒、大司樂，其教也有素，中和聖義、孝弟恭遜、尚齒尚功之説，禮樂詩書之文，所以節其過以養之於中者，又非澆詭淺陋、溺情於文辭功利者之比也。至於簡其不率，移易其居，屏遠之於郊於遂也，猶必有耆老長者習之於禮，俾從大司徒周旋升降於獻酬拜起之間，以作其志意而俟其誨化。自鄉而升之司徒，自司徒而升之學，謂之賓興者，蓋於是有藹然之禮文，將之以恭敬之道，其所以絀惡與崇德者，蓋如此其備也。故其不爲不善，非有所强，由其習於善者之深也。其不爲不義，非有所冀，由其習於義者之固也。今之士，培之之久，教之之詳，其學非不成也，抱其能售之有司，舍什百而得一二，擇之非不精也，於夫堯、舜、文、武、周公、孔子、孟軻氏之道，非不深求而力究也，於夫廉恥羞愧之心，非不知所以自持也，然而以之立教，以之修政，求其守之固而不奪於外者常少焉，豈所謂勸懲之典未至，所謂絀惡與崇德者未盡耶？豈習於末者重且周，而探夫本者輕且略耶？何爲其異乎古之士也？則凡任之治教者，亦當深致其思矣乎。

梁潛《泊庵集》卷六《送楊生剛歸溧陽序代作》 君子之學，於堯舜文武之道、周公孔子之教，非徒講而習之也，必使得之於心者明白而堅固，則措之於事

者正大而悠久。正大則德尊而道著，悠久則化洽而民附。古之人之治與教，蓋如斯而已。

王禕《王忠文集》卷八《楊氏義塾記》　古者二十五家爲閭，閭有塾，里居之有道有德者爲之左右師，而閭中之弟子學焉。其爲學也，事父母，親師友，睦族婣，幼則灑掃應對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也；長則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事也。於是焉朝益而暮習。其苟未出而從仕，未始離乎塾也。若夫庠序，則歲時以屬其民行射飲，讀教法，序齒位，而書其德行，竣事則復返於塾焉。蓋教之於塾，所以敦其孝弟之本，養其德性之知；而屬於庠序，則習容閑禮，考德問業，以觀其材，以驗其用。是故去民愈近，則施教爲愈密。凡屬民歲讀法，州長僅四。等下之，則黨正七，族師十有四，而里胥殆無時焉。以是知民常在塾，非出而仕，不離乎塾也。惟夫民聚故教易成，而人材以多，俗化以美。此三代所爲盛也。自後世學制廢，民散無所繫，往往越鄉違親以就學，而其學亦非復古之所爲學矣。於此有人焉，即其里閭建塾立師，聚其鄉之子弟而教之，不猶三代之遺意歟！

王禕《王忠文集》卷一一《漳浦縣孔子新廟記》　按郡志：漳爲州，始於唐垂拱二年，實治漳浦縣。後以其地有瘴癘，州移治龍溪，而漳浦爲縣如故。其縣之有學，則自宋慶歷四年始。蓋自漢以來，孔子有廟，不出闕里。唐制，天下州縣始皆立廟祀孔子。然漳浦之有學雖始於宋，而其學之有廟，固始於唐矣。國家既定，天下廟學兼備，悉遵近代之制。洪武改元，漳既入職方，朝廷慎簡賢才，以牧遠人，而吾張侯被選宰漳浦。既至，用故事謁孔子廟。見其棟撓柱折，頹弊已甚，慨然嘆曰：「事有急於此者乎！」即圖簡材募工而重作之。以十一月庀事，僅兩月而廟已成。列楹一十有八，以間計者三。其崇三十有二尺，廣五十有五尺，而深如廣之數。輪奐具美，規制聿加。既又治其門廡，修其墻垣，於是始稱其爲聖之居。而講經之堂，肄業之舍，與庖湢之屬，皆易其舊，使之新，而學制咸備矣。迺二月丁卯，侯率僚屬及爲士者行舍菜之禮，又俾民之子弟游於學，而延名儒爲之師。凡可以崇教道而敦俗化者，侯無不究心也。蓋漳浦爲縣，介乎閩廣之交，其境阻山而負海，姦宄所出没，其俗悍，其民易以動，嶺海之間，厥爲巖邑。故必得長民者，舉聖人之道以導之，使之復其仁義禮智之性，而明乎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倫，然後俗易以化而政易以成也。

李時勉《古廉文集》卷二《江浦縣學重修大成殿碑陰記》　學校育賢之地，實有司之首務，所當盡心者也。有司不盡其心，而典教者不加之意焉，則教化陵夷，風俗頹敗，而賢才委靡不振，宜也。江浦縣學在大江之濱，縣治之東，歲久傾圮，歷載以來，莫克究思。廬陵孫鼎來爲學官，謀於訓導孫珙等曰：「學之庫陋如此，欲重修之，堂廡齋舍庖湢之處可因其舊規，其功小而力爲易。若至孔子廟，臺殿庫狹，非一大徹理新之，不足以棲神起敬，稱王者之居。然其功大，力不足以爲，宜先圖其易。其必有好事者，感發慕嚮，則庶乎其可。」乃相與告於縣之長貳，各捐己俸，鳩工聚材，徐而葺之。於是衛之賢特與邑里之耆老儒秀、商旅使客之過往者聞之，相率出錢幣穀粟，爭來助應。財力既具，遂經始大成殿，悉去其故，而惟新是營。增庫擴隘，極於高廣。衆心齊奮，羣力畢舉，曾不幾時而殿宇巍然奐然，百廢具興，莫不完好。明年春，享祀禮畢，大合文武僚屬與士民之俊秀，邑之老長子弟咸集來觀，瞻望歎羨，以爲茲邑學校之興，禮義之備，文物之盛，未有若今日者，是皆良有司者之能盡其心，賢典教者之能加之意以致然也，咸願立石以紀之。孫君遂請文於右都御史熊公以刻之碑，又欲列縣長貳以下及諸相助者之姓名於碑之陰，而請予記。

柳宗元曰：「仲尼之道，與王化遠邇。」蓋王化之所至，孔子之道亦至焉，雖蠻貊無以異，故宗元云然。夫以蠻貊尚知篤信孔子而尊其道，況在中國畿甸之内也耶？凡吾父子兄弟、夫婦長幼，其序秩然而不紊，其恩歡然以相接，惇禮樂，尚仁義，有以異於禽獸異類者，其誰之功也？然則由其道，立其宫以奉之，未爲過，是固無足道也，特以其能知所尊而信之，猶愈於飾佛老之宫，溺而不知止者，故列序其人，庶於世教有警也。是以記之。

李時勉《古廉文集》卷二《高安縣重修儒學藏書閣記》　夫堯、舜、禹、湯、文、武之所以爲治，孔子、孟軻、顔、曾、子思之所以爲言，皋陶、伊、傅、周、召諸臣之所以匡贊輔弼之跡，馬融、鄭玄、周、程、張、朱諸儒之所以論議訓釋之辭，與夫古今治亂興衰之跡，以及聖朝訓飭誥誡勸懲之制，皆載諸簡策，凡師之所以爲教，弟子之所以爲學，皆在於此，不可無者，況學校乎！今高安縣重修學舍，而能篤意於此，特閣而藏之，可謂知所重矣。誠使學者能即此以講求二帝三王之道、先聖之言，以修其身，以勵其行，則其才之成亦易矣。用是知嶺南之士彬彬然輩出者，必先於高安見之。因李君之請，書此以復之，以爲他日徵云。

王直《抑庵文集》卷二《潛山縣修學記》　予謂學校教之地也，然必有廟以祀先聖，所以明夫道之有統也。聖人之道，豈有他哉！因人之所固有者而道之耳。

仁義禮智，人之所固有者也。然而或失之，故於人倫日用之常有不得其宜者，是以聖人著於書。學校之教，蓋使讀其書以明夫理之本然，推其用之當然而已矣。教之既成，然後出而用之，財百執事之臣，無不宜於其職，學校蓋爲治之本也。然則修舉而程督之，奚可以緩耶？今潛山之學既新矣，二三君子體上德而敦教事，亦可謂至矣。游於是者，當何如用心哉！讀書以明道，深體力行而推致其極，使德成行修，舉而措之，真足以成天下之治，斯可以無負矣。若捨本循末，淪於流俗之卑而無與於道德政治之實，則誠有愧焉也矣。

王直《抑庵文後集》卷四《德安府重修廟學記》 予聞古之治天下者，必本於學校，三代之教可見已。然非獨治天下者然也，雖諸侯亦有之。德安名郡，古諸侯之邦，民性之厚，率聖人之教非一日矣。乃今又得周侯大興學校以教之。學，所以明聖人之道也。聖人之道，本於心而著於書。讀書以明道，自倫誼之大至於物理之微，皆精察力行，化於家，儀於鄉，推而施之天下，而治道盛矣。然有志者蓋鮮也。故讀書而不明道者有矣，悖道而趨利者有矣，束書不觀而僥倖於一切者又有矣，此流俗之通患也。爲士者蒙教育之厚，而顧以流俗自處，則奚貴於士哉？此亦非周侯所望於學者也。吾嘗聞之，宋仁宗皇帝重選士，嘗焚香祝天，願求忠孝狀元。是歲果郡士鄭獬魁天下，當時以爲得人。今德安之學既新矣，來學於此者，皆當日新其德，爲忠臣孝子，以圖報於朝廷而不陷於流俗，則無負皇上教育之大德，與諸守倅師儒勉學之盛心，則善矣。故爲書此，以贊其成，亦思以勸來者。予之相愛也厚矣，觀者其毋忽諸！

王直《抑庵文後集》卷七《送彭御史序》 學校，治天下之本也。何謂治天下之本？蓋治天下必本於賢才，而賢才者，學校之所由出也。學校之政修，然後有以成其德，達其才，舉而用之，則治具張，治功盛矣。故曰：學校，治天下之本也。國家建學校將百年，董其事者，藩憲大臣、郡縣守令之職也，亦既得人以爲用矣。先皇帝加意學校，諸道皆設風憲官一員，俾專理焉。勉其德業之進，示以聖賢之準，制其過，引其不及，使必底於成而足以興治然後已。於乎！今之學，乃昔之學也。昔既有其效矣，今又若是焉，豈所以期其成者，尤欲有加於昔也歟？然則今之風憲官以專理學校爲務者，又所以爲成賢才之本也。

君子之於道，固當以身任之，而治天下之本又繫於其身，豈不尤重也哉！然君子所以勝重者，無他，亦務道而已。聖人之道，自倫誼之大至於日用事物之細，莫不有焉，體之於身而達之於用，言其言也，行其行也，小大不違而表里無間，則風之所及，自有不令而從、不言而喻者。蓋君子之身，又所以爲教之本也。如是，則其成可幾矣。彼從事於法制之嚴、拘檢之密，德則未著而刑數加焉，欲以興其亹亹之勤，收其翼翼之功，蓋難矣。

王直《抑庵文後集》卷一一《贈曾學正序》 治天下以賢才爲本，學校育賢之地也，是故愼擇俊秀，簡任師儒而教之，相與誦聖賢之言，求所以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身體而力行焉。一旦出而用之，以其得於心者而措之於事，則天下治矣。蓋賢才爲致治之本，而師儒者又成賢才之本也。我國家養賢致治，非一日矣，其加厚於學校，蓋前代所無也。賢才彙進，以隆治功，以收作人之效，蓋彬彬然盛矣。然常人之情，不能久而無弊也，爲師者昧其所以教，爲弟子者棄其所以學，非肆情於惰遊，則役志於貨利，留連樽俎之娛，沉溺耳目之玩。在位之賢以課勵學校爲事者，又多好立聲威，喜諛佞，送迎承順有未至，則挫辱隨之，惟其勢之所得爲，而不知以禮義相勸勉。積習之久，靡然成風，士氣之不振，學政之所弛，雖其本之不立，而亦豈非斯人者之過哉？朝廷知其然，數下詔敦諭，所以匡直輔翼而振德之者，蓋帝堯之心也。然猶以爲未足，於是各道專置風憲官一員以任之，俾革宿弊而勉成功，凡禮之所宜厚，政之所宜施，蓋視舊有加焉。於乎！上之於學校如此，則爲師弟子者當何如用心哉？

王直《抑庵文後集》卷一二《贈曾訓導序》 朝廷之於養士厚矣，以爲政教之本在是也。然士之能無負者不多焉。給之廩祿，徒以充飲博之資，復其身家，徒以遂逸遊之樂。《詩》《書》之不習，禮樂之不知，絶意興賢之科，而僥倖於歲貢之得，苟得矣，即傲然自足，而騁其所欲爲，以陷於罪戾者比比也。其狡猾無恥者，則多巧爲之，所以自脱於有司。其又甚者，甘受黜辱而不辭。嗚呼！此豈所望於爲弟子者哉？然非特爲弟子者之罪也，師亦有過焉。蓋人皆可教，在隨其高下而成就之，使爲師者朝夕坐堂上，相與談《詩》《書》，陳法戒，開導其善心，禁制其邪念，鐫磨之久，濡染之深，其文行將必有可觀者。而乃自溺於利欲晏樂之私，視弟子之學與否，漠然若不相預也，其能以師道自任者甚鮮。則學校之弊，安得不至於此極哉！故今朝廷訓厲百司，而於學校爲尤切。則爲師弟子者，可不思自奮邪？

王直《抑庵文後集》卷一三《贈蔣瑛序》 昔者聖人之立教也，所以明道也。道豈遠於人哉？在人倫之間而已矣。夫其謹之以禮者，所以維持乎此也。及周之衰，維持之具廢，而人道壞矣。聖人於是而作《春秋》，凡《春秋》之所貶，必其違於禮者也。由是言之，使天叙之典、天秩之禮皆篤厚而有常，則《春秋》不作

矣。然則學《春秋》者，其可不究聖人之意乎？蓋必以《春秋》之所貶者爲戒，而以禮所當務者自勉，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婦婦、長幼序，朋友信，則聖人之意得矣。由是而發爲文辭，則皆載道之文，豈徒取快於科目而已哉！世之學經者，誦其文而履其道者固有矣，誦其文悖其道者加多焉。甚者併其文而棄之，唯誦他人之陳言，以徼幸於一時，卒不能有立於世。偷惰至此，則亦奚貴於學哉！此非予所望於瑛也。瑛宜服予前之所言者而朝夕勉焉，則無悖於聖人，無愧於親，無負於予輩之所望也。

王直《抑庵文後集》卷一四《贈楊訓導序》　夫學校者，王政之本也。何言乎王政之本？蓋賢才所自出。賢才盛則治道隆，不謂之王政之本，可乎？然所以爲教者，豈有他道哉？孔子之教人，文行忠信而已。學文者，致其知也；修行者，履其道也。學文修行而本於忠信，則所學非空言，所履皆實行。師以是爲教，弟子以是爲學，其不賢者鮮矣。今學校皆宗孔子，宗之者，宗其道也。宗其道，則必從其教。然而有不從者，何也？上有違者，則下必甚焉。師也者，成賢之本也。文行忠信，必謹於聖人之教，然後以訓則從，以令則行，賢才安有不盛哉？師苟違之，而汲汲於私，則弟子必遠違之而沒溺於其私。由是能學文者或有矣，修行者少也，存忠信者又少也，況於學文修行而存忠信之全者乎？又有甚者，併其文棄之，唯誦他人之陳言，以徼幸一時。然而上下相安，自以爲足矣。使果徼幸得之，奚補於治哉？亦豈建學立教之本意哉？波頹風靡之餘，爲師者可不惕然念之乎？

劉球《兩谿文集》卷四《黔江縣學記》　夫儒者之政，必欲以教化爲先，教化行而民知所嚮，則强者不得恃其横，狡者不得逞其奸，詐者不得肆其欺，愚者不得不求通，懦者不得不立志，彝倫之斁爲可叙，風俗之漓爲可敦，教化之移人也，不亦遠哉！不先於教化而徒峻法嚴禁以威其民，是未得乎爲政之道也。昔范忠宣公令襄城，大興學校而擇賢以教之，又親勸誘焉，民被其化以興於善也既多。其後公之功名德業滿天下，其發迹蓋亦自襄始。襄猶中土易化之地，非若黔之僻在邊鄙而爲教之難也。謝君乃能興學立教，如此其勤，其知以忠宣之心爲心者乎？意其化之所漸，必有人能佩詩書，服仁義，興起於幽遠之鄉，以出而與中州衣冠禮義之士並駕於正直之途，齊聲於聖明之世，君之發聞進階，亦必始於此。特記諸學壁，爲黔子弟勸，且見君之爲政能不失所先云。

劉球《兩谿文集》卷一一《送吴知州赴任序》　教與治之名不同，而同欲推己道以匡人之入於善也。舉詩書禮樂之訓、仁義道德之説以開人之蒙，去人之惑，使其氣質隨以變而才器有所成，教固足以善夫人矣。詳於德刑之施，明於政令之布，督民以職業，勸民以孝弟，使頑連者有所賴以爲養，暴横者有所畏而不敢肆，淳良者有所恃以自安，治又足以善乎人焉。然今之典教者，雖有治人之才，而或無由展。爲治者雖有教人之術，而或無由施，得爲民牧於師表之餘，如吴君方振，其治教將並著於世乎？

方振嘗由鄉貢士起爲教諭荆山，繼以喪故，改香河。兩邑學者服其化，而興於德，成於業也不少。其教既有以及於人矣，年滿當遷秩，用知者薦，擢知廣西賓州事。治之下於民也，又當自兹始焉。或者乃以賓爲邊夷之郡，毒瘴之鄉，方振儒者，非所宜居。予則以爲善治邊郡，莫儒者若也。九真昔在漢世，人惟射獵是習，罔知農作。駱越之民又無男女之辯，其俗固夷於今之賓矣。任延以時名儒守之，能歸民於農，教以嫁娶之禮，由是民食足而彝倫叙，風雨順其節，瘴癘不爲害，嶺表之習俗風氣，幡然與中國並佳。儒者之善變夫風俗也如此。方振往而平心以處之，善其道以理之，自足爲賓之任延，豈可謂儒者不宜於居彼耶？

徐有貞《武功集》卷一《蒙學稿・君師論》　天下何治？有君矣。天下何教？有師矣。天下何君師？王天下者任天下之君師矣。夫天之降斯民也，能生之而不能治之，故作之君以治之。能性之而不能教之，故作之師以教之。君師，天下所宗主而表儀者也。有君師之德，而後能盡君師之道。有君師之道，而後能盡君師之職。德也其體，而道也其用。體全而用備也，然後天事修而民生遂，天理明而民心順，而君師之責始塞焉。故曰：「一民不安，非治之善也。一民不誼，非教之善也。」治教之不善，君師之過也。

惟昔聖王知其然，於是夙夜孜孜，敬修其躬，以明其德，凝其道，而治教乎天下之民。民之有口腹之嗜也，則養之以牲穀而不使其饑；民之有形體之便也，則被之以布帛而不使其寒；民之有土處之宜也，則營之室廬城郭之固而不使其憂；民之有筋力之施也，則分之井牧工業之均而不使其勞。謹其司牧，厚其撫字，驅其盜賊，除其暴戾，一以去其害而存其利也。因其有仁義禮智之性也，則篤之以五典之叙；因其有吉凶賓祭之事也，則隆之以五禮之秩；因其有俊乂慈良之美也，則昭之以九德之要；因其有才技聲文之習也，則進之以六藝之長。游之學校，章之宅里，觀之燕射，勸之《風》歌，一以格其惡而導其善也。《書》云「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是之謂已。於戲！是誠知天之生民之德也，民之

生於天而治教之在己也，是誠知任責之大且重，而不敢易之也。

然則後之王者，奈之何負其責而不知求其道也？彼受月直者之爲人牧羊豕也，失牧則斥；受束修者之爲人訓子弟也，失訓則逐，而況其大者乎？今夫王者之命於天也，其所受則有四海之富，其所牧而所訓，則有億兆之衆。且民之與王，固皆人耳，惟以其能治教乎己也，故尊之而爲君，仰之而爲師。尊之爲君，尊之至也；仰之爲師，仰之至也。尊之至，則其治之亦必至矣；仰之至，則其教之亦必至矣。乃或不能治之而反害之，不能教之而反敗之，則是棄天之所命而負人之所尊仰也，斯其爲失也亦甚矣。噫！後之王者，奈之何負其責而不知求其道耶？曰：然則求之奈何？曰：亦求之上古帝王之盛者而已矣。求之上古帝王之盛者，則莫若堯、舜也。夫堯舜，誠有君師之道德，而能盡其任與責者也。而傳之又有心法在焉。何謂心法？《書》所謂「精一執中」是也。堯傳之舜，舜傳之禹，湯、文、武繼而傳之。夫所以三代繼王而同一揆者，無他，以此也。故曰：得聖人之法者，則有聖人之道矣；有聖人之道者，則有聖人之德矣。有聖人之道德者，則亦有聖人之功業矣。於戲！後之王者有其任而不知其責，不可也。知其責而不求其道，不可也。求其道而不求之堯舜，不可也。求之堯舜而不求之心法，不可也。

或曰：「夫君師之任固王者有之矣，而王之治教乎民，則有司徒典樂百執事之人在，天人之責，奚獨在於王耶？」曰：不然。夫治教之官則固有其人矣，然孰選而命之乎？是固在王矣。天命王，王命官，王任治教之道而百官任其事，王任則官任矣，王不任而官任者無之。是故任則王之任也，不任則王之不任也。今舍此而責之彼，則將使後之王者尸其位而廢其道，負其任而忽其責，幾何而不爲大亂之道也。於戲，是焉可論君師之道哉！

張寧《方洲集》卷一八《重修海鹽縣儒學碑》 嗟夫！學校者，士之家也。人而無家，則無所於歸，其適也，將惟遇而止。撫世者知其然，必先爲之地，陶以禮樂，期以科目，待以禄位，使有定詣，所以收天下之材而一其歸也。當周盛時，鄉國有學，賓選以時，德行道藝，天下皆若人焉。及其衰微，以至戰國，王政不行，庠序廢熄，士始變故求通，放爲游説，騖爲戰争，流爲異端，聚爲食客。波流風靡，智藏耄遜而莫之振，皆由乎士之無歸也。汎濫浮蕩，及乎嬴秦，厭苦縱横之術，一切焚書坑儒，專尚法令，士之所用，益無嚮用。絶於授受，或就耰鋤，或附刀筆，或迫爲卒伍，或困爲屠庸。苟避時禁，不復審義，一旦倡謀起事，由其智力相竝，動足致人，大約皆出乎無歸之士。使其初不務除絶而務反古以居之，則跋扈踰閑者，固皆曩時之賓興賢能也，何至乎空國而速亡哉？漢唐以下，學校僅舉，科目多岐，士之功業與時相平。因循遷合，沿及五季，儒者之門户蕩然矣。天啓人文，誕敷宋治，三百年來，未嘗一日亡養士之地。其後國步雖艱，學治不廢，官曹或紊，士論常存。建炎、德祐之際，天運改屬，人心不移，雖有外圖，卒無内叛。扶持迄續，百有餘年，而伏節死義與國終始者，率多學校之士。蓋由其養用兼隆，安危相倚，士至是則又以國爲家，以死爲歸，不特不他適而已也。嗟夫！秦宋之國勢强弱不倫，而其廢興失得之故乃爾，士果可使之久無所歸也哉！

丘濬《大學衍義補》卷一《治國平天下之要・正朝廷・總論朝廷之政》 德禮政刑四者，凡經書所論爲治之道，皆不外乎此。孔子分政刑德禮以爲二，而言其效有淺深。朱熹則合德禮政刑爲一，而言其事相爲終始。要之聖賢之言，互相發也。夫人君爲治，固在脩德以爲化民之本，然人非一人，地非一地，人所稟有偏全，地所至有遠近。既化以德，而有不一者，須必有禮以一之，然後吾之德化可行焉。苟尊之而不從，化之而不齊，非有法制禁令，又不可也。法制以示之於前，禁令以約之於後，彼猶悖禮而梗化，則刑罰之加，烏可少哉？孟子曰：「徒善不足以爲政，徒法不能以自行。」有政刑而無德禮，是謂徒法；有德禮而無政刑，是謂徒善。爲政之道，於斯四者，誠不可以缺一者也。孔子論治之言，散見於經籍者多矣，總論爲治之要，皆莫出於斯。

丘濬《大學衍義補》卷七八《治國平天下之要・崇教化・一道德以同俗》 爲治之道二，政與教而已。政有紀綱，教有樞要。爲政而振其紀綱，爲教而撮其樞要，治道張矣。夫以四海之大，兆民至衆，人各一心，心各一見，人人有意欲行其私，苟非上之人撮其樞要，總攝而整齊之，使一其歸，人人必濟其所欲，物物必遂其所私，事事必行其所見，天下何由而統於一也？聖人有見於此，所以有一道德之説焉。然道德之體，一而已矣，而其爲用，則不一焉。人各其心，心各其見，自皆以爲道德也，然皆似是而非。是故以非爲是者，滔滔皆是也。習申韓者，以申韓爲道德；習楊墨者，以楊墨爲道德；習蘇張者，以蘇張爲道德；習佛老者，以佛老爲道德。紛紛籍籍，各以其所道德者以爲道德，其與學孔孟者之於孔孟之道德若無以異也，彼各是其是而非人之非，非上之人示之以真是而明其所以爲非，彼安肯非己之所是而是人之所非哉？武帝即位之初，首舉賢良方正，即得

董仲舒之真儒者。仲舒首以是爲言，而丞相衛綰又以爲奏，於是罷黜百家，而世之學者因是而知尊孔氏之道。自後建太學，立博士，明經術，使儒者之道大明於天下，一洗秦人之陋，至今儒道盛行，經術大明，皆武帝振作之功、衛綰奏請之績、仲舒發揚之力也。嗚呼，其有功於世道，亦豈細哉！

丘濬《大學衍義補》卷八二《治國平天下之要・崇教化・廣教化以變俗》

民之爲民，有修者，亦有不修者。有良者，亦有不良者。修者簡別之，不使與不修者混。不修者亦簡別之，不使與修者雜。既簡別之如此，然後於中冀其能修而至於良善者進用之，而不良者知所愧慕，亦必修飭而至於良善。是進厥良，所以率其不良者也。先儒謂：頑不率教者，不可忿疾之。率教者，亦當獎拔之，然不可以求備。「必有忍」至「德乃大」，即無忿疾於頑之意；「簡厥修」至「率其或不良」，即無求備之意。此數言者，雖成王爲君陳治殷民而言，是誠萬世人君命官化民之要道也。【略】

先儒有言：人之心，莫難收於已放之時，尤莫難閑於既收之後。苟其根尚在，雖一時之所收斂，將觸事而發，此閑之所以爲難也。由是以觀，則殷人之病根已在膏肓矣。欲去其根，有非法令之所能禁遏，必推原其病根之所以生，而求其對病之藥以蕩滌之、調攝之、保養之，然後其根可以拔去，而永無萌蘖之生矣。所謂對病之藥，在有恒之政、體要之辭。而所以調攝之者，則在復其所弗克由之禮焉。若夫保養其天和之妙劑，則下文所謂惟德惟義是已。【略】

《畢命》一篇，可見周家以仁厚立國，而慮患之遠、愛民之深。其制事也，既得寬猛之宜，而其處民也，又得剛柔之中，所以使其民得以順其性命之正而全其義理之天，向之驕蕩悖亂者，皆克由禮。心之放者既閑，義之滅者復存，惡不終於惡而復全其本初之善矣。所以然者，一由其以古訓而爲訓也。是知化民變俗之良法要道，莫先於古訓。古人往矣，而其訓戒之辭，則具載於經籍之中，是以善於爲治者，知古訓爲出治之大本、化民之大機，設小學以古訓而啓其蒙，開大學以古訓而明其論。頒布經書，俾其讀誦。設立師儒，爲之講解。責任守令，爲之提督。無一處而不立古人之學，無一人而不讀古人之書，無一家而不行古人之禮。如此，則普天之下，雖三家之市、八口之家、五尺之童，皆知德義可尊、禮教可尚。夫然而姦頑之不化、習俗之不美、治道之不隆盛、運祚之不靈長，萬無此理也。【略】

天下之風俗未必皆美也，人君之教化未必皆及也。蓋輿圖之廣，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異俗，人君一人，不能一一躬歷之，而其所爲條教，又未必皆能一一如其俗，是以有賴於承流宣化之吏，隨其地、因其俗以倡率教導之，若文翁之治蜀者是已。是故人君之治，莫大於崇教化。欲崇教化，莫先於學古訓。欲民之學古訓，則在乎立學校焉。學校既立，有師儒以爲之指教，有經書以爲之準則，俾知善之當爲，惡之不當爲，欣然以從，翕然以化，皆革其舊染之俗而興禮義之風，此誠人君治平之本，而良二千石之任也。【略】

教化之所以不行者，以利心勝而義心微也。民間之訟，多起於財產，兄弟以之而相鬩，骨肉以之而相殘，皆自此始也。爲守令者，苟能爲民分理而使之均平，則詞訟不興，人和而俗厚矣，教化其有不行也哉！【略】

仇覽，一亭長耳，視今鄉老里長之役，而乃能以教化化民爲事，況受天子千里、百里之寄者乎？使普天之下，大而一郡，次而一邑，下而至於閭里之間，凡爲民之長者，皆能以教化爲務，天下有不平治者哉！【略】

朱熹在漳州，首以禮教化俗。今其所著《家禮》，我太宗皇帝已表章頒布天下，請命有司舉行。並命提學憲臣督視，有不奉行者，問以違制之罪。如此，則禮教興行，而異端不待禁革，自然廢息。【略】

治者君也，所以爲治者民也。推君之治而致之民者，吏也。治道有二，曰政曰教。政以法令，行之也易；教以道義，行之也難。教之本，雖在於人君正身齊家以爲感化之機，然地非一方，而遐外者未易以徧達，人非一類，而疏遠者未易以遽及。是故明君在上，知教化爲治道之急務，則必設學校、明禮義、立條教以曉諭而引導之，使之皆囿於道義之中，而爲淳厚之俗。而又必擇守令之人，布吾之政教，丁寧告誡，使其知朝廷意嚮所在。而其爲政，必以教化爲先，變不美之俗以爲美，化不良之人以爲良，使人人皆善良，家家皆和順，由家而邑，由邑而郡，民風士習，如出一律，則天下之大，治平之基，實自此而積累也。

陳獻章《白沙子全集》卷一《新遷電白縣儒學記成化壬寅十二月作》

學校一也，所以有古今之異者存乎人。孔子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程子曰：「古之仕者爲人，今之仕者爲己。」夫學以求仕之所施，仕以明學之所蘊，如表裏形影然。皐夔稷契、伊傅周召，其載於典謨訓誥，仕者之所施也，有爲己之心乎？顏曾思孟、周程張朱，其傳於著述文字，學者之所蘊也，有爲人之心乎？諸君子顯晦不同，易地而處之，有不相能者乎？自古有國家者，未始不以興學育才爲務。然自漢而下，求諸學校之所得，名世者幾人，有不由庠序而興者

乎？是故學校之設，其重在於得人。學之道，其要在於爲己。古之名世者，捨是無以成德。甚矣，斯學之不講於世也久矣。公所望於學校，意者其在此乎？

陳獻章《白沙子全集》卷一《重修梧州學記弘治戊午三月作》 百粵之區幾千里，東望五羊，西通八桂，蒼梧界其間，皆古之名郡也。成化改元，都御史韓公始於梧州開設三府，病一學宮之不稱，亟選地於州城之南一里許，遷焉。弘治丁巳秋，鄧公來總督兩廣軍務，謂不可以軍旅之事先俎豆，於是因前人之舊規而益修之，凡韓公所欲爲而未暇及者，至是大備。蓋昔之薄者厚之，卑者起之，表柱石以壯闕門，榜化龍而儕起鳳，神厨神庫，交映乎前，禮堂膳堂，並立於後。齋舍廊廡，登降階級，莫不煥然一新，盛矣哉！

夫人之去聖人也遠矣，其可望以至聖人者，亦在乎修之而已。苟能修之，無遠不至。修之云者，治而去之之謂也。去其不如聖人者，求其如聖人者，今日修之，明日修之，修之於身，修之於家國，修之於天下，不可一日而不修焉者也。明道先生言於朝曰：「治天下，以正風俗，得賢才爲本。」彼學政之不修，斯道之難立，後生無所興起，無以成造就之功。然則風俗何由而正，賢才何自而得耶？因時而立教，即物以顯義。意者督撫所望於蒼梧之士，寧不有在於斯乎？嗟夫，有開厥先，有成厥後，喜二美之駢臻，超八荒而獨立，然後見夫子之門廓然洞開，可望而不可即。況於廣大尊嚴，端凝灑落，默契乎人心正大之所存，與山岳而並峙，顯著乎烟霞歲月之所積，與大化而同流，不可動搖，不可束縛也哉！此則病夫所自勵，以佐督府所望於蒼梧之士者也。

羅倫《一峯文集》卷四《寶慶府學記》 君子所以異宵小，人心所以異禽獸，學也。學之爲道，何也？其性仁義禮智也，其情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也，其倫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也。其學之則，視聽言貌動静無違也。其施之序，家、鄉、國、天下無不準也。其教，詩書禮樂也。皆所以盡其性而無慕乎外也。先王治天下，上是道已。井天下之田以養之，羣天下之明秀，立學以教之，擇其道成德尊，已試於事而退者以師之，設鄉舉里選之法，賓興以取之。士生斯世，無仰事俯育之煩，無科舉爵禄之累，無百家衆説異端之咻。目其見焉，耳其聞焉，心其惟焉，口其言焉，身其行焉，惟以盡其性而無慕乎外焉。舉而備諸公卿大夫之位，百執事之列，則功被社稷，澤及生民。此先王之治所以不可及也。周衰，井田廢而學校之政息矣，雖闕里之教，親炙吾夫子之化，沂水之詠，陋巷之樂，汶上之辭，二三子而已，其餘以干禄爲學，以聚斂爲仕，以正名爲迂，以短喪爲安，皆當時速消之徒也，況後世乎？繼周而治，維漢近古。夏侯勝以明經拾青紫，桓榮以稽古誇車服，戴聖之貪鄙，馬融之奢淫，揚雄、王肅之仕篡僞，皆當時名儒也，況後世乎？道之不行也，千五百年而後濂溪周子出焉。周子之道，孔子、孟子之所傳也。其言曰：「志伊尹之所志，學顔子之所學。」皆以盡其性於内而無慕乎外也。由周子之道，用爲伊尹，不用爲顔淵，銖軒冕而塵金玉矣。今之學者，去周子未遠也，其志伊尹之志，其學顔子之學，蓋有之矣，吾未之見也。嗚呼！善學者以其身爲聖賢，不善學者以其身爲禽夷。自聖賢而去禽夷也遠矣，學者其亦知所擇哉！

羅倫《一峯文集》卷五《明倫堂記》 先王作民父母，知衣食之艱也，設井以給之飽暖。無教近於禽獸，設學以教之。教養不寄之司牧，則久而或廢，封建所以守之。非明刑弼教，雖有粟，不得而食也，肉刑所以輔之。道與世移，政由俗革，阡陌裂而井田廢，郡縣設而封建革，髡笞立而肉刑除，惟學校僅存耳。學所以明人倫也。父子兄弟之親以恩，夫婦之合以情，君臣朋友之合以義，五者人之大倫，天下之達道也。人之有是道也，猶其有是身也，身豈遠於我哉！置於明則見，置於暗則不見，自其見而爲有，自其不見而爲無，初非身之有無也，明暗之不同也。學校之教，發其暗而通其明，爲是故爾。先王之學，養智仁聖義中和之士，修之以孝友睦婣任邮之行。士生斯世，無俗學詞章之雜，道修於身，公卿大夫之位自至，無爵禄之累。左道未興，異端邪説之惑無自入焉。此道之所以易明，而天下之所以治也。後世之學，名存而實亡矣。上之所以取士，師弟子之爲教與學，講章句，課文字，誘之以利禄，明之適以暗也。其高才明智之士，求於言語文字之外，則墮虚寂而不自知，何怪乎道之難明哉！雖然，教人取士之法今雖異於古矣，而道之本於人心，見於日用，載之聖賢之經者，固無古今也。學之士顧名以求實，離暗以即明，孝慈修而家道隆，明良合而朝廷安，天下治舉而措之耳，夫何遠之有？

胡居仁《胡文敬集》卷一《奉夏憲副》 竊思古之學校，所繫甚重，凡國家之事，無不出於學者，非惟舉用賢才出於學，雖行兵出師，亦受成於學也。蓋以政由教出，治以道明，故士之所學者，無非脩身致治之道；上之所行者，無非學校所窮之理也。自漢魏以下，學校之教不過以訓註記誦爲業，未嘗即物以窮天下之理，故無脩身致治之具，上之所用者非得乎明德致治之人，如蕭曹房杜等，號稱賢相，然亦以其智謀才力之長，其於天下之事，不過補其罅漏，修其缺壞，豈能

事事物物盡其當然之則，使生民各得其所乎？程子謂其「未嘗以道治天下，不過以法把持」是也。至宋之時，安定胡先生能知乎此，故立經義齋、治事齋以教學者，凡治民治兵、水利算數，無不講究。其後關洛諸公繼出，故格物窮理之學、脩身治世之道，煥然如出三代之上。

程敏政《篁墩文集》卷二〇《宜興徐氏義塾記》 古君子之學，必家始而後可推之天下。其教有章，其施有等。然其學也，豈俟他求而後得哉？尊吾之德性而輔之問學，使智長心成，行與言副，藹然禮義之域，而悖親傲長之風無自生焉。於是徵之百聖而合，放之四海而準，此三代之遺法也。秦漢以來，去古遠矣，學不足於自修，士非出於里選，求治之隆，安所得乎？公歷事四朝，及今青宮，凡三任輔導，爲師臣，其所以沃上心、正王度而式是百辟，表儀當世者，天下誦之矣。又本先志，捐所有以贍族，推孝之始以永淑其後人，其心公矣，其善之所被廣矣。

邵寶《容春堂前集》卷一一《長興縣儒學重修記》 三代之學備矣，周衰學廢，至秦而極。漢唐以來，學由人興。文翁、韓愈時則以吏，陽城、胡瑗時則以師，皆惟其人。然地以方殊，時以代異，故其興也，不勝其廢。宋慶歷間，詔天下立學，於是其制博且久矣。而任人之意又不勝法，故吏與師者因之以泛，繼之以玩，名興實廢，在在有之。今學遍天下，皇祖有詔，象懸籍載，萬世允式。百年以來，所任吏師，或得不得，學之興廢，亦惟是焉繫。孔子曰：爲政在人。學，政之大也，非人其可哉！觀侯與先生之於長興，其不誣也已！使天下之爲吏爲師者皆如是，學何患不古若哉？

雖然，人才風俗，天下之元氣也，而學也者，實培植之地。故今之學，以孔子爲師，《六經》爲業，漸磨仁義，陶鎔禮樂，流而爲化，成而爲器，莫不益我元氣。實而崇之，是之謂興；文而應之，或并棄之，是之爲廢，而宮廬塗臒之類不與焉。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然則宮廬塗臒，固亦不可廢也。侯與先生其不負於今之學矣。

邵寶《容春堂前集》卷一一《仕學齋記》 仕而優則學，古之道也。今之仕而優者，亦孰不以學爲事哉？學焉而不如古，則亦徒學而已。古之學者爲己，此學之道也。昔有寒而求衣者，二人同適於市，一人取布帛焉，曰：此足以温吾體矣。其一人陋其樸也，則取錦繡而製之。他日，風雨繼以冰雪，錦繡者凍，布帛者適，不知爲己之病也。蓋凡爲學者，皆當戒之，而況仕者乎！

邵寶《容春堂前集》卷一二《新喻縣孔子廟門記》 惟孔子王祀萬世，廟用王制。爲門者二，其在外曰靈星。靈星内有門，謂之大成。壞而新之，有司者常事耳。在《春秋》，魯復閟宮，不書，修泮宮，亦不書，爲常事也。而《閟》《泮》二頌，猶存於《詩》。《詩》《春秋》皆孔子筆也。今廟於孔子，莫非是式，由《詩》所載。是門之新，邑人自宜頌焉，豈吾書之宜哉！

雖然，廟爲學立。學也者，風教之源也。有司者之政，實於是觀。其興有慶，其廢有讓，憲典具在。而寶則奉詔專莅其事，今於是役，既率作省成，以從良規，又爲圖諸不朽，則凡有學之寄者，於其敝缺也，能不起而圖之乎？以吾之書，學《春秋》之不書，蓋志也，非頌也，抑有風勸之道焉。

夏尚樸《東巖集》卷二《重刊吴氏小學集解序》 註《小學》者無慮十數家，然詳者失之支離，簡者失之疏略，獨海虞吴氏《集解》視諸家爲善。舊刻於某處，惜歲久板蝕，字多殘缺。建陽書肆傳刻，亦復訛舛。欽差提學南畿侍御某君重加校正，命某郡守某君刻於郡齋，而以序屬予。

予惟古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塾謂之小學，庠序學謂之大學。人生八歲則入小學，而教之以小學之道。十五則入大學，而教之以大學之道。周末，先王之教廢，孔子於是誦而傳之，以詔後世，大學、小學之書所由作焉。遭秦焚滅，《大學》猶幸存於《戴記》，而小學不可得以復見矣，尚賴《曲禮》《内則》諸篇，亦於《記》存焉，可以見其與支流末裔迥别。朱子因而廣蒐精擇，以爲《小學》一書，蓋嘗考其篇章次第，其曰立教者，胎教保傅之教、學校師友之教具焉。其曰明倫者，父子之親、君臣之義、夫婦之别、長幼之序、朋友之信具焉。其曰脩身者，心術之要、威儀之則、衣服之制、飲食之節具焉。綱領節目，不越此三者。其曰稽古者，所以實此三者而已。其曰嘉言善行者，所以廣此三者而已。合而言之，蓋前四篇爲内篇，三代之言行，小學之根本也。後二篇爲外篇，漢唐宋之言行，小學之翼衛也。立言之意，具見篇章，若無事於註解者。然初學之士，知識未開，苟於訓詁文義有所未通，其何以爲持循用力之地哉！吴氏《集解》雖不足以比朱子《大學章句》之作，然字求其訓，句求其義，章求其旨，頗得朱子纂集之意。蓋朱子有功於聖門，而吴氏不爲無補於朱子也。

我朝稽古定制，大綱萬目，無不畢舉，獨學校一事，未甚詳備。蓋自國都郡縣，莫不有學，而鄉校不設於閭巷。設科取士，悉以《四書》《六經》，而誦習不及於《小學》。太祖高覽遠識，獨超於古，特當時儒臣受命參詳學制者，未及論定而致然耶？今某君視學南畿之初，即命郡縣皆立鄉社之學，又命郡守某君重刻此

書，以惠學者，且使窮鄉下邑皆得以資其講習焉，其於國家化民成俗之意，豈不與有助哉！

費宏《費文憲公摘稿》卷九《送山西提學憲副石君邦秀序》 藁城石君邦秀與其弟學士君邦彥先後魁順天鄉薦，同登甲科，爲名進士，出知汜水，以廉慎惠愛著聞，爲良有司。入中臺，巡外藩，能恪守憲度，振肅風紀，爲才御史。頃山西提調學校者以病乞歸，吏部推君可代，遂擢憲副以往。大夫士莫不爲茲藩士類喜，而頌當道之知人也。蓋提學之任，在監司爲甚重，非文章政事兼美如君者，莫宜居之。矧君之先大夫嘗歷茲藩，而其民風士習又君所飫聞而稔識者乎？然亦有爲君惜者，曰：「君受知故院長浮梁戴公及今院長安成張公，方總領三法司之事，其持論甚正，務欲別白人材，聲稱凜然，庶幾於趙清獻。使久於其職，風裁論議裨益於天下者，當不可一一計，而乃以外臬屈君。雖君之心不擇官而仕，君之才不擇地而施，然用人者先一方而後天下，無乃失輕重之宜，而於士論未小盡愜乎？」予聞之憮然，而亦未敢盡以爲然也。

蓋爲治之道，莫急於用人。而學校所以育材，實其本原之地。由今觀之，自公卿以及百執事，凡見明於天子者，孰不由科貢以升？而其始，則皆府州縣學髫游弁習之士也。《易》之養正也在於蒙，《禮》之禁惡也貴於豫，故始進不正，未有能繼之以正者。學校之所繫，其亦不輕而重矣。譬之作室，必萃衆材而揀選之，然後可以備棟梁榱桷之用，而山林培植之始尤不可不慎焉。萬一名材見舍而散木是珍，一旦貢之明堂，工師苟以代匱而用之，其爲害可勝言哉！茲惟提學之貴而升黜勸沮之間，人材之盛衰、治道之隆替恒必由之，其任顧不重耶？夫別白於人材既用之後，其爲力也難；培養善類於未用之時，其爲功也大。吾意石君之樂爲此而不慕爲彼也。平陽蒲阪爲堯舜故都，當時九德咸事，俊乂在官，因本於司徒典樂之教，而河汾大儒師道克立，則房杜温李彬彬輩出，貞觀之盛有賴焉。石君苟有志於行古之道，陶成賞識之下，孰謂無昂霄聳壑之器耶？

君同官何君道亨、趙君時憲聞予言而是之，請書以爲君贈。而予辱與君爲同年友也，雖其言不足以爲君重，亦烏容辭？

何瑭《栢齋集》卷三《贈僉憲郗公擢陝西撫民參議序》 分巡僉憲郗公駐節懷慶，患本府人才委靡不振，思有以興之，擬創建書院，選府縣諸生幼而穎敏者，擇師儒別而教之，庶幾有立。會朝廷下新令，興學育才，亦如公擬。公喜曰：「吾志得矣。」乃令府縣選諸生幼而穎敏者，得二十六人，乃取濟源學侯教諭、温縣學張司訓專教之，公亦時加訓迪，頻餽菜米薪炭、油燭紙筆之費，以作興之，諸生咸感奮向學。未幾，公陞陝西撫民參議，師生不忍其去，而不可留也，乃偕來徵言頌德，以爲臨岐之獻。予語之曰：「魯侯興學，魯人頌之，《泮水》之詩是也。夫魯侯，國君也，興學，國政之急者也。魯侯行之，不爲異政，魯人尚頌之，我朝府州縣各有學，專教則有師儒，提調則有守令，奉勅總督則有憲臣，其餘上司雖亦有興學之責，然非其職任所急也。今公乃能留意如此，賢於魯侯遠矣。師生頌德贈別，蓋亦人情所不可已，第不知師生欲何言，幸明以告我，我將採焉。」侯學諭曰：「吾聞銓曹陞官，各有資次，或有不當，寧使公論稱屈，勿使公論稱倖。蓋稱屈者後人必補之，稱倖者後人必抑之，皆事理之自然也。公往以御史言事外補，而非其罪，沉淪郡佐，凡數年而始陞僉憲，歷任僉憲將三年而始陞參議。以僉憲而陞參議，似無不可。若通計其資，則於公論爲屈，其銓曹一時未暇思乎？屈於前必伸於後，名位鼎來，可立俟也。請以此頌，以慰公心。」張司訓曰：「吾聞君子之在仕途，非位不高、禄不厚之患，而職業不修、令名不立，乃爲可患。公此轉雖未愜公論，然公明達果斷，廊廟才也，於職業少留意焉，政成名立，一范一韓，一夔一契，無所不可。大位不公，與將安歸哉？請以此頌，以昭公休。」諸生曰：「魯侯興學之時，淮夷方爲魯患，故詩人作頌曰：『既作泮宮，淮夷攸服。』始則欲獻馘獻囚以討之，中則欲式固爾猷以獲之，終則欲修明教化以覺悟之，深謀遠慮，蓋無所不至也。竊惟撫民之治，駐節商州，南控襄鄧，東連嵩鄧，流民雜處，凶狡時作，其爲地方之患，雖未至淮夷之甚，然亦有相類者。公尚念哉！修整武備，以懾其心，而使之畏焉；寬簡條約，以安其生，而使之受焉；申明戒諭，以開其愚，而使之化焉。而又待以不欺，行以不倦，將見民之於公，固有尊之如神明而親之如父母者矣。請以是頌，以達公猷。」予曰：「感德而愛，好德而頌，人之情也。愛不忘教，頌不忘規，君子之道也。有味哉，師生之言乎！其爲公深謀遠慮備矣。」謹次第書之，爲臨岐獻。

嚴嵩《鈐山堂集》卷二〇《贈大宗伯月湖楊公序》 政與學有二乎哉！儒者明於仁義禮樂，通乎古今治亂之理，以至損益廢置、始終緩急之宜，無不知之。其處一室而慮周乎四海九州之遠，其出而效用，小之釐百司之務，大之首丞弼之任，無所施而不可，何則？其爲道也，兼乎實用而非空言。其爲事也，達乎至理而非文具。後世論政者乃或不本於學，而志道者或不及於事，蓋有繩趨尺步爲謹，巖棲谷隱爲高，辨文析義爲奥。間試之政，或迂僻固滯而莫能通。至若應時達務、剸

繁理劇者，問之大道，則又忽焉不加之意，而政與學二矣，豈不重可歎哉！

大宗伯月湖先生楊公蚤有志乎斯道，其學以伊洛考亭爲宗，而潛心當世之務。凡民隱吏治、兵政賦役以至星曆筭數之微，莫不論著商確，條理粲然，要其所自得者深矣。考公仕宦所履歷，在諫垣，劇切時政，凡所建白，關涉大計。歷卿寺，進貳禮部，皆居南都，號簡逸。而嘗兼攝工刑之政，即究意殫力，若真爲之，迎刃發硎，人輒稱善。尹京府時，邠病罷行，倖私屏息，皆前尹所未爲者。蓋公之學，斂而愈章，施而不窒，明體以達用者乎！

然嵩嘗以謂，百司之務，凡有材智幹局者皆能之。至於文章言議，推理明法，援古據義，於以決疑定是，論道弘化者，非儒學之臣不能也。若公，則真其人矣。公平生論治，以君德成就必講學親賢爲要。前後章疏，屢屢言之。今天子進學之初，取西山真氏《大學衍義》撮其切要，釐爲節略上之，使進而居密勿從容之地，沃心輔德，裨益不少。惜公既老而歸矣。古之君子，負堯舜君民之志者，不必其道之果行。其退而寓諸著述，以明斯道於來世，使推考其蹟而行之，其所及者尤遠。則公之用所未究者，其有待於此乎？

孫承恩《文簡集》卷四三《秦儒》 坑儒之事，桀紂所無也。秦不用儒，亦章章矣。而妄儒如鄭樵者，乃欲爲諱。樵之言曰：「秦未嘗廢儒也。陸賈、酈食其雖秦儒，而未聞用於當時也。叔孫待詔數年，獸畜而已。樵必以當時天下盡絶儒類，無一挾策咕嗶之士，與朝廷之上悉盲不知書，而後爲廢儒乎？考之秦之博士雖用儒者，然亦雜矣。博士而有占夢等名位，則當時多方技流耳。陳勝之議，引經義者輒下獄，而叔孫以佞獲賞，如是而云用儒與經學，其可哉？樵又曰：「始皇所坑，特一時議不合耳。」夫樵之意，豈不謂所坑皆是議勝廣之徒，餘儒固無恙，諸生以謗議取怨者固無足言，而四百六十人則何罪也？始皇曰：「以妖言亂黔首。」嗚呼！秦事法律，士苴仁義，既廢所以載仁義之説者，而復於誦習之人并除滅之，幸而苟免者，則阿諛小人，固秦之所謂用儒也。若取其苟免者與未盡去者爲據，而謂秦未嘗廢儒，其悖謬豈不甚哉？夫樵之言，固不足論秦之不道如此，而議者猶爲是以假借之，是則可惡耳。

魏校《莊渠遺書》卷三《與顧惟賢》 古人明我明德於天下者自國始，國自家始，家自我身始。要修我身，又自正心始。蓋天下國家之本在身，而心乃我身主宰。此已是説到盡頭處，乃學之統宗會元也。下面三轉甚緊，正是提掇箇起頭處教人。先儒不免説得散了。如何是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蓋萬事都歸一於心，而心却發出兩路，善惡岐焉，誠意是管歸一路也。如何是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蓋善惡各有來路，善是從心體明處發來，惡便是從暗處發來。吾若覺得是惡，又是明處。但通體暗，只有這些子明，須著開大。致知是要推明破暗開而大之也。如何又説致知在格物？蓋心體本明，暗處是有物蔽我良知也。故心與物交，若心做得主，以我度物，則暗者可通。若舍己逐物，物反做主，明者可塞。故功夫起頭，只在先立乎其大者。孟子所謂「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爲甚。王請度之」，《書》所謂「若虞機張，往省括於度則釋」，皆此意也。

柯尚遷《周禮全經釋原》卷四 三物其盡教之道乎！得之於心之謂德，行之於身之謂行，習之於事之謂藝，其道則一而已矣。分而言之，德行所以成己，道藝所以成物，三者皆吾性完具而不可一闕焉，教者豈能强於性分之外哉！但人之才質不同，故於三者互有長短。是故德行道藝俱全者，謂之大賢大能，賓興舉之於王以當大用矣，司諫所謂辨其賢能而可任於國事者是也。長於德行而略於道藝，則謂之賢。長於道藝而德行次焉，則謂之能。下文所謂「使民興賢，出使長之；使民興能，入使治之」是也。上者賓興於王，次者進退其秩，此之謂賢者在位，能者在職。苟道藝不足而德行能存者，質實之人耳；德行不足而道藝獨長者，才藝之士耳，以位職之小者處之。俱無可取，則隨其位職而廢置行焉。此三物之論也。《傳》曰：「德成而上，藝成而下。行成而先，事成而後。」先王有上有下，有先有後，然後有制於天下，此賢能之别也。故天下之人不同，而三物之教則同；天下之才不同，而賢能之成就則同。先王以賢而處位，以能而任職，二端既明，天下可運於掌矣。

尹臺《洞麓堂集》卷一《茶陵守曾君政績序》 夫士從政，所以行其學也。是故不學道而從政，古之士無有也。學道而不優於政，必其學之弗至矣。余讀往史列傳，私怪是義之久無聞述者也。儒林循吏，班取而臚稱之，至使後之習吏治者抵捂於學道，篤儒業者濶略於從政，甚則譏孔門冉季游夏之流，議材各有殊長，其失比倫之過，非史之謬有以遺之歟？夫學道從政，孔門之士修之無二術也，舉其施用，易地則皆然。要之出處異成，豈必其材之有偏科哉！夫學徇其材之偏者，孔門之士不由也。今天下賢士從事政學之間，溺其材之偏者衆矣。

余友泰和曾君明卿，挈然求古之士，所修之術，砣砣服行之方，其學道於家，

治心理性，以探窮實得於己，闇然若無辨乎政者也。及出而令劇邑，治聞之烈，章施下上，昔之名吏鮮過矣。今守茶陵僅二年，其政益茂以達，其民益感以信。按臣疏其賢，至環楚數十郡稱第一。茶士大夫頌其節美不能忘，乃相率條次其最尤者，歌詠而傳之。司訓張君名金持以示余。余謂曾君之志，要非顓顓欲政事顯白當年者，乃所施用異於今之吏治獨遠，其績美之流，謂非原本乎學道之得不可也。觀茶士大夫所列述，若勸農興學，均賦緩徵，訓民習，督士業，弛刑訟，殛姦盜，儲廩以賑饑，修隄以防患，皆彬彬焉著爲政之大者。乃其推心御下，正身先物，擴然與民同好惡之公，則原本學道之得，殆不可誣焉。《傳》曰：「豈弟君子，民之父母。豈以强教之？弟以悦安之。」又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若曾君，其庶矣乎！

余辱曾君誼至深，然實不足以知曾君，因司訓之請，聊以是復。曾君苟以余言爲幸中其行事，則幸示我以相益焉。

尹臺《洞麓堂集》卷三《送郡侯周公擢赴貴州學憲序》 昔讀郡功表，慨想後先名守之績施，未嘗不廢卷而歎也。嗟乎，古今政化得失之故，豈不因乎其人哉！蓋嘗思三代人品學術之相成，視今特邈遠，雖所繇非一塗，然即孔子爲己爲人之訓律之，其幾微不大可鏡耶？迨宋程伯子，復繹其説以概之仕焉，曰：「古之仕者爲人，今之仕者爲己。其學爲己，則其仕也必爲人。其學爲人，則其仕也必爲己。」斯言豈不深切而痛著，推於聖訓，殆有味哉！其相發乎！

夫古今學術人品不相謀，稽辨固自有先始。是故學知爲己，則仕思行其所學，苟一毫弗周乎人不止也。仕知爲人，則學思明其所仕，苟一毫不盡乎己弗止也。兹三代君子仕學之能大過乎人，而非後世所可及也夫！

尹臺《洞麓堂集》卷四《永新縣改學工成記》 三代之盛，自天子至於庶人，莫不以學爲本務。故學校之建，繇國都達乎閭巷，其制彬彬備矣。然其時吴楚之邦介在要綏之外，先王聲教固鮮及，況其偏壤接江嶺之僻絶者乎，學校之政，惡能槩然竝施之？則其民之安於簡陋不可程督者，宜先王所莫得遽變矣。天地生人，風習久而漸開，今吴楚人文蔚然，宣炳於四方，即《詩》所稱王國多士之盛，未能或之先焉。聖人在上，德教涵漬之積致其效，豈人力也哉！【略】

臺惟事因人立，功以時究，非知政之先重者，不足與成於教化之務也。吾永新之邑，在三代時載籍未有所稱考。然上下二千年間，計其民之樸茂秀穎，可振古賢士之業者，不知凡幾。乃其材不一顯用於先王之世，豈非學校之政偏而或未之興耶？夫三代建學，欲專成士之材，使咸適於治己治人之道，達諸家國天下，無弗理焉耳。是故道莫大於人倫，教莫先於禮樂。人倫明則百姓親，禮樂用則庶事順，是先王教化之大端也。我聖祖立國，首法三代建學重師之義，羣天下士而教之，廟祀夫子，揭堂以明倫之名，俎豆工祝之儀，陶匏絲筦之器，無一不肄於學宫，粲然蓋悉具矣。皇上惇倫紹極，列敷言以示彝訓，其以成士之材使咸隮三代之道化，何其盛與！惟士能自立於人倫禮教之間，然後不負上之所作成，其要在擇術知慎而已，孟氏矢函之喻所爲深切而痛至也。頃舊學弗稱，後先大吏暨邑長令旰夕矻矻不懈，幸擇地之善以居夫士矣，乃士自居其身，不知擇術之慎，焉可哉？夫本其知能之良，廓之於人倫禮樂之行，以成其材而自進乎治己治人之道，是擇術之善皆非由外得者。自今吾邑士講道論業，歌游出入於此，學必侻焉孳孳，慎求而弗止怠，則出而履衆職之任，列百官之中，頎然不失其材之成，庶幾家國天下可理乎！斯固二三君子改學興教之盛心，抑士所以自成其學，不愧其居身之道者也。故記學成，而并舉是爲吾邑士告云。

趙時春《浚谷文集》卷一《脩身爲政之本論》 聖人之道，自邇而遐，自卑而崇。循其序而施之，則正且治；違其序而行之，則邪且亂。正且治者，智士也，賢人也。邪且亂者，曲士也，世人也。彼曲士世人之説曰：「綱紀法度，所以爲治。而禮樂文章者，治之正也。」由曲士世人之説而觀之，誠樂而不厭，鬱然有文，不詭於聖人之道也，而於其邇且卑者則慢而易之，略而衊之，以爲不足爲。是故其綱弛而不舉，紀紊而無條，法密而促，度峙而瑣，禮僞而不備，樂淫而不和，文章不核其根。故詔之而民莫聽，導之而民莫從，勸勵之而姦僞日滋。至其大壞極弊，則並其綱紀法度、禮樂文章廢之，而苟且便宜一切之制行矣，是又兼其遐且崇者而廢之也。

吾意聖人之道不然，彼聖人未嘗以其身遍天下也，而能曉天下之故；未嘗以其心遍内人腹也，而能察天下之情。武不踰閾，言不盈庭，而天下已喻，是必有邇而可遐、卑而可崇之道矣。夫積千仞之淵，層百雉之城，其始於涓埃。騁九達之途，涉萬里之遥，其繇於跬趾。遵聖人之道，平天下之政，其本於眇然之身乎！未有身修聖人之道而天下不正而治者也，未有身違聖人之道而天下不邪而亂者也。然則欲平天下之政者，必修聖道。欲修聖道者，必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必理性情。欲理性情者，必審五官之司。君子知五官之司不可不謹也，故不妄眙視，不睹妖艷，反精内照，以養其目，而爲之五章采物、珮好飾玩之屬以節

之；不聽鄭聲，不聆淫詞，閑邪存誠，以養其耳，而爲之五音六律、鳴玉和鸞之屬以節之；不設誕語，不吐諛辭，簡煩節躁，以養其口，而爲之五味應對、諷誦言語之屬以節之；不履非禮，不存怠惰，順正去非，以養其體，而爲之五服百儀、興居出入之屬以節之。四體既正，百司攸存，湛明内蘊，泰然天君。而又爲之政教號令，時措其宜，以宣其美。故視惟明，聽惟聰，言惟從，動惟則，心惟睿。故明足以建天下之綱紀，聰足以定天下之禮樂，從足以煥天下之文章，則足以繩天下之法度，睿足以爲天下之權衡。故觀其朝，則工僚師師，百度惟寅，九德咸事，則其綱紀可知也。問其政，則謹權審量，督法憲令，執事有虔，則其法度可知也。睹都邑鄙野，則君子有敬，小人有讓，男女有别，少長有節，則其禮可知也。人樂天休，頌聲並作，象功昭德，情文諧備，則其樂可知也。太和之徵，休祥畢集，故天垂其象，地列其寶，七曜獻其彩，賢哲耀其光，則其文章可知也。故曰：聖人有邇而可遐，卑而可崇者，謂此道也。

楚子問於詹何曰：「寡人願聞治國之道，如何？」對曰：「臣，匹庶也，知治身而已。不及治國。」楚子曰：「雖然，寡人固願聞之。」對曰：「未有身治而國亂者也，未有身亂而國治者也。國之本在於身。」秦烏獲，舉萬鈞者也，謂其掣千石之舟，去柁而輾之少華之岡，君子必以孫龍之誑。彼曲士世人之説，乃足以惑人也。悲夫！

齊威公任管夷吾以營丘，而身與嬖人淫戲於宫中。夷吾死，齊亂，威公尸焉。威公所以糾合諸侯，一匡天下，然卒身死國破爲天下笑者，何也？性情不理而身不修故也。故身不修，雖有堯舜之綱紀法度、仲尼之禮樂文章，抑且無如之何。且禹湯之後，皆爲亡王。周公治魯，至漢猶聞絃歌。彼其綱紀法度、禮樂文章之具，貽乎後世者何如哉！然明明之典則尚存，而太康已荒逸滅厥德矣。官刑之儆有位者方陳，而太甲已顛覆典刑矣。魯民猶秉周禮，而哀姜、慶父已亂三綱矣。雖有聖人之綱紀法度、禮樂文章，非徒無如之何，而又汙衊之，破壞之，視爲故物，詆爲陳言，甚者竊以文姦，成其僭圖。

吾意聖人之治天下，其施爲之具何所謬戾，而後世之弊滋甚乎？蓋聖人之道，譬諸羿之射、良之御。今天下未嘗亡羿之法，而撥弦激矢者相繼；未嘗亡良之軌，而僨車僕馬者相屬；未嘗亡聖人之道，而敗國亂政者接迹於世。故曰：有治人，無治法。君子之守，修其身而天下平。

胡直《衡廬精舍藏稿》卷二七《別諸生之二》 國家所以育成人材，欲其共生斯民而已。共生斯民者，仁道也，天道也，帝道也，王道也。故能成一人材，則能生千萬人。以一人材又成衆人材，其所生豈可勝道哉！此所謂體仁事天，而學帝王之道之實事也。不穀濫荷簡書，以成人材重望之，今棄而去，豈得已哉？反辱諸生百方勉留，言之惶汗。不穀寢食不寧，反覆思惟，坐此痼病，良繇素養弗充、元氣内剥故也。是不能仁身，焉能成人材？又家有老母，雖叨禄仕，素未盡歡，是未能仁親，焉能成人材？雅對諸生不任内媿，此不穀所以不得不求去也。不穀重負朝廷，重負臺司，鄉大夫與諸生，罪戾何可言！第此生理，諸生莫不昭著。但不罔生，即無弗得。所謂體仁事天，學帝王之道之實事，則亦望之諸生而已矣。諸生非獨自盡，其爲不穀盡所未盡，補愧而贖罪，則所以厚不穀者亦無盡矣。

王樵《方麓集》卷六《鎮江府重修學記》 國家稽古養士，非孔子之道弗講，廟學徧於天下，百餘年來，文教大興。乃至繕完之事，所以尊嚴教化之宫而變其學者之耳目者，亦無所不舉。鎮江府學創自某年，修在某年，至嘉靖癸亥，太守南昌吴公議更新之而未就。四明秦公繼之，惠洽人和，厥功告成。廟學齋廡，莫不完美。先是，教授猶未有廨，至是亦成。教授徐君詣予，以記請。辭弗獲，則姑誦所聞以告焉。曰：

昔者武王不云乎：「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又曰：「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以是知君有父母之道焉，有師道焉。由父母之道，故分之五等，邦君以至大夫、師長，皆所以父母乎民也。由師之道，故自家塾黨庠術序以至國學，有所謂以賢得民、以道得民者，皆所以師乎民也。治世之教上主之，而父母君師無二道。道德之寄在庠序，而政理從此出焉。此先王所以盛也。自王教衰，而學校之官名存而實廢。孔孟之時，道德之寄不在庠序而在山澤，師儒弟子之相得，不出於大君父母之所聯，而出於下之所自爲，以扶王教之廢，則既一變矣。然斯文猶有所寄也。自有異説之譁，禄利之誘，人遂以學校果無與於道德政理之實，而師之所教，弟子之所學者，不越乎言語文字之間，權謀功利之習，其間有志者，則又惟釋老之是歸，以爲真足以洗心繕性而賢於俗學之汩没也。於是學校之僅存而不至於遂廢者無幾。嗚呼，此豈先王立教立師之本意，亦豈聖人作君作師、作民父母之本意哉！故明道程先生建言於宋，則欲悉心推訪天下之士，有明於先王之道、德業充備足爲師表，及篤志好學、材良行修者，萃於京師，以大臣之賢者典領其事，俾朝夕相與講明

正學，尊者爲太學之師，次以分教天下之學者。先生自謂從其言則民風再淳，王道可復，願其君萬世行之。信乎，萬世一時也。

仰惟我國家建學造士，推擇師儒，亦何嘗不以所謂德業充備、材良行修者望之歟？在人之自待何如耳。蓋明道先生所謂正學者，以爲其道必本於人倫，明乎物理，其教自小學灑掃應對以往，修其孝弟忠信，周旋禮樂，其要在誠乎身而適乎世用。自鄉人而可至於聖人，具有節序。愚以爲，師以是教，弟子以是學，然後可以成人材而厚風俗，濟世務而興太平。公卿百官皆得其人，而父母之道豈不賴師道之立而益光歟！如其不然，而卑者溺於章句，高者騖於玄虛，經賊文妖，如晦庵朱子之所斥勤一生以求道，而拾先賢所棄以自珍，反肆詆焉，如近日整庵羅公之所言，是謂教非所教、學非所學，一旦居於民上，非舉其弁髦而盡棄之，則以其學術爲人害也，謂如父母師帥之義何哉！願吾黨之士勉焉，毋蹈斯戒，則於今日作新之意，爲無負而有光矣。

王樵《方麓集》卷六《金壇縣重修學記》 古者自鄉以至於國，莫不有學，子夏以爲：士之於此，猶工之於肆也，士非此無以致其道，士之所以貴於學也。然學而不致其道，則猶之居肆而不成其事，其得謂之善學乎！而孔氏以往，致道之士何寥寥也？古者正學外誘猶爲兩途，自有科舉之學，而學者惟利禄之爲志，則是爲一途矣。此豈國家設學之初意哉？乃學者自失之爾。誠使所學在身心而非口耳，則雖科舉不足以妨功。若其爲人而已，則雖博聞强識，不免爲喪志。子曰：「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又曰：「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夫聖人之道，不離乎日用之間。默而識之者，顔子也，故其居聖門，不違如愚而德進，薰陶而已。隨事精察而力行之者，曾子也，故其一旦有悟而告門人，則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公明宣學於曾子，三年不讀書。曾子問之，公明宣曰：「宣見夫子居庭，親在，叱咤之聲未嘗至於犬馬。宣説之，學而未能。宣見夫子之應賓客，恭儉而不懈惰。宣説之，學而未能。宣見夫子之居朝廷，嚴臨下而不毁傷。宣説之，學而未能。宣説此三者，學而未能，宣安敢不學而居夫子之門乎？」吁，是可以知聖門之學矣。其他弟子，雖所至有淺深，要皆所趨不悖於聖人，而有致用之實。如齊伐魯，冉有帥左師，樊遲爲右，與齊戰有功。季康子問曰：「子之於軍旅，學之乎？性之乎？」對曰：「學之孔子。」此見聖門之學，文武同方，有事則執干戈以衛社稷，無非實用，亦無非學也。孔門之後，漢人所聞雖淺，猶多質行之士。自辭章盛，而佛老又乘其敝，聰明材辯之士，不馳於彼，則溺於此，知非不高，説非不玄，而守恒不足。其於富貴貧賤之際，養廉遠恥之意少而偷合苟得之行多，有如曾子固之所譏者。子固以爲：漢之士察舉於鄉閭，故不得不自謹；今之士選用於文章，故行多不逮。然今雖以文取士，而察舉之意亦未嘗不行於其間，崇正學，迪正道，所以丁寧於璽書者，非欲察舉於其先耶？亦顧人之自待何如爾。先輩羅文毅公有言曰：「象犀珠玉珍怪之物，有司必程其良而後敢進焉，況人才乎？」夫珍寶之物，不負其取，負其取者乃詩書禮樂之士，吁，吾人誠能因斯而有省焉，使他日稱曰：金壇多實勝之士，自某人始，不亦偉與！

王樵《方麓集》卷四《送劉邑侯入覲序》 人有言，南北不同風，而治之有難有易。北多質，南多文。北多儉，南多靡。北多伉直，南多諉巧。故治之在北易，而在南難。此其大較固然矣。及讀班史，則稱斯民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豈不信哉！周秦之敝，罔密文峻，而姦軌不勝。漢興，掃除煩苛，文景加以恭儉，而黎民醇厚。然則爲治者，果不待易民而化也，顧在上所施者何如爾。昔明道程先生初仕主鄠縣簿，鄠則猶夫洋也。再調主上元簿，上元則猶夫金壇也。其弟伊川先生紀先生之政，有謂「先生攝事上元，訴訟日不下二百，先生處之有方，不閱月，民訟遂簡」，又謂「度鄉村遠近爲伍保，使之力役相助，患難相恤，而姦僞無所容」，又謂「諸鄉皆有鄉校，暇時親至，召父老與之語，兒童所讀書，親爲正句讀，教者不善，則爲易置之」，又謂「鄉民爲社會，爲立科條，旌別善惡，使有勸有恥，三年間，無强盜及鬬死者」。夫鄠與上元，在漢宋皆爲都會人物輻輳之地，俗雜五方，素號難治，而明道先生以卑官佐職初試，乃其易感化又如此，信乎其在人也！劉侯之爲邑也，以安民善俗之道莫如保甲鄉約二法，實以誠意推行之。凡相助相恤與夫立科條、別善惡，一本前哲之良規。而侯素平易近民，約所皆親至，與其父老子弟語，如父兄之訓子弟，而侯又家行甚篤，人素信之。三年間，爭訟衰息，豈非其明效歟？吾金壇地僻而俗淳，先年民有白首不識縣庭者。無何，故俗漸失，人謂世變之趨下，不可復返。以今觀之，殆不然也。夫俗之淳漓，猶朝暮也，無往而不復之理，以導之則在乎上，以守之則在乎下。吾故具道之，既以贈侯，亦以爲吾人告也。

張鼐《寶日堂初集》卷六《論興復郡中書院書》 蓋聞風俗變化，繫乎人心。人心日新，則風俗成矣。夫民日日而新，而莫知其新之路也，故願上之人善導之矣。嘗試語塗人，而曰：「爾爲聖爲賢。」未有不喜且往也。而未必時時有人焉

告之。若有人焉時而告之，則塗人之嚮於聖賢也必矣，告之者有以新之也。入墓而哀，入廟而欽，愚民之所不没也。然人亦何能時時行於墓、對於廟乎？此哀欽之一脈所以動而易絶也。自古王教之成也，宗本而易其末，導晦而復之明。爲之立學校、義塾、書院之屬，皆時告之以聖賢之路，而興起其哀欽仁義不絶之心。故夫小學灑掃而入義塾，師儒廣厲而入學校。若夫書院之設，羣薦紳父老子弟而歲日月爲之會，迎四方之高賢達士登講者之席，質疑辨難以明其教，習雍容登進、主客揖讓之儀以和其氣，窮性命精微，推廣天地萬物一體以爲國家求學問之用。故講習熟而型摹立，心性開而志氣振，其於民也，皆有赧然愧，油然興而不忍自甘於淫放者，則愚所謂墟廟不絶之脈而塗人入聖賢之路也。今明公建節以來，吾江以南，毘陵海虞之間，其風温朴，其人皆簡淡近裏而篤於學問者，雖天性乎，蓋亦明公作興書院、講習型摹之力也。松，澤國也，地洳而人柔善下，其野樸近裏，雖不敢自後於他邑以負明教，而靡敝日久，無有卓然强立、肩道之重者生乎其間，則書院之興起，何可少也？今吾松黨庠之間，羣子弟而官師訓之，薦紳不入席也，里社父老不與聞也，遠方之高賢達士未嘗臨而問也，聲偶帖括鄙俚之言薰人，而心性源頭未有豁然言下者，此吾松人物之所以益善下也。幸可教者，則此一點常新欲動之機，盡松之塗人愚人而具有之。此機不引，石火明滅，究竟沉淪而不可救。故願明公設書院一路，以講習型摩之。且松之書院，如九峯、西湖，郡志皆可考也。九峯地囂而不可復，即復之，亦不可居。西湖之址，一名谷水，沿西廓而南，地莽蕪而汙邪洄曲，羣木聳植，尚存其先環碧泳波之遺意。其地今已置爲棄宅，轉展賃住。若官民相佐，可捐十百千而有也。在宋元貞爲孔子燕居樓，在元至治爲姚氏義塾，在今日爲一郡風水交結之地。而又閒曠無用，同於檡社。其文明一派，在人耳目，復而拊之，易爲力也。今郡縣廣厲之美意且諄諄也，薦紳鼓舞，以觀其成，雖拮據不敢敷也。父老子弟之喁喁，固將時日以幾也。竊聞非常之原，繫乎其人；難於慮始，世俗所懼。明公以理學名世，建節南土，當風化之重，精神所嚮，元氣從之。且膏雨之潤，不擇蔓枯，陽和之温，寧遺寒谷。而今吾松僻壤一隅，不獲與毘陵、虞山共見德化之盛、觀禮樂道德之原，是亦明公之所惻隱也。夫射之於廣漠也，一人焉樹之招則衆逐，而善射出矣，樹招者力也。望洋而濟，見艤舟焉而人競渡矣，操舟者益於濟也。夫王教之成，亦若此矣。伏惟明公觀於塗人聖賢之路，明變化自然之道，引石火之明，而大明於天下。考籍按故，興復書院，廣講習，敦摹式，推廣郡縣薦紳之美意，以慰父老子弟喁喁之望，仁澤浹乎肌膚，德教翔乎海隅，明公之恩施，與聖澤俱不朽，風俗幸甚，某等幸甚。

董應舉《崇相集》卷六《贈朱惟卓序》 國域於山川，民域於國，士域於道德仁義。道德仁義者，士之所以不自失其性以待用於國家者也。止乎其域，則治教休明，風俗淳美，而天下治。踰焉則壞，小踰則小壞，大踰則大壞，風俗之敗，必士焉始。故先王重焉，舉而域之於學，學者學此也。太學者，又天下士所萃，道德仁義教化之所自出，故古之名士必遊太學，以廣其摩切，一其視聽，而企其所未足而底於成。其上則若周之同道德、一風俗，其治至於鬱鬱。其次亦不失若漢之砥礪名節、振懦起頑，雖當衰否之季，猶能相扶以義、相勉以正而不少降屈於奸雄無忌憚之夫，其流風餘韻，至今猶可景慕，此其所可貴者。末世文辭勝而道義衰矣，士不摩勵於行，而惟文之誇。進此者不過以名相炫餙而已，風與教相遁，名與實相反，而何學之爲？

今司成傅公教太學，孜孜於道德仁義，其時士之以德行名者甚衆，而清遠朱生數見稱賞。生在家時，故以振匱立義稱，今又以德行見賞，其歸也，其鄉先生與其友各爲詩贈，而請予序。夫予方慨古昔道德仁義之遺教不可得見久矣，而徒致羨於古人，今或意其庶幾焉。然則教道之隆替，關於士風豈細哉！而士君子信不可無所蓄積以取信於天下也。孟子曰：「天下之善士而友天下之善士。」生歸，觀其鄉國，告語其徒侶，誘作仁義，摩勵志氣，相與出而待國家之用，以無負上教，而又進求於古人，吾知南海他日必有卓然拔出爲天下士者，或生倡之也。

曹於汴《仰節堂集》卷四《郃陽縣興復阿衡書院記》 夫書院以阿衡名，固欲諸人士遊於斯者志尹之志也。尹志云何？志在覺民。故曰：「以先知覺後知，以先覺覺後覺。」一夫不被其覺，若己推而内之溝中。尹爲聖之任，而其任固在此，斯其爲學之準也。然則據皋鳴鼓，簪珮俱集，問答互發，遂可謂之覺民矣？曰：未也。夫亦先自覺耳。故尹曰：「予，天民之先覺者也，非予覺之而誰也？不則我不昭昭，胡以使民昭昭？」然則見非不高也，解非不晰也，聞見非不博且富也，遂可先覺自命，衆亦從而先覺之矣？曰：亦未也。蓋有印證焉。伊尹樂堯舜之道，非其義也，非其道也，禄之以天下弗顧也，繫馬千駟弗視也，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尹之覺，不可窺測，不可模擬，然必有瑩然内湛，覺其不可顧、不可視、不可取予者，乃如是之嚴也。故覺民者，使之於辭受取予覺其有

不可而勿欲勿爲，而任先覺者，必於辭受取予之不可覺之尤蚤、持之尤堅焉。尹所以爲真覺，而阿衡事業由此出也，非僅僅曰予既知之而實行不必符之謂也。斯固古之先正創建書院，而今之諸君子又從而恢復之意乎！會講其中者，亦當知所從事矣。

曹於汴《仰節堂集》卷四《共學説》　童子張三光能爲文，家貧不能延師，余爲備贄，求熊子師之。無以爲居，給之官房，命事其父。其父應聘，亦諸生也，來致謝曰：「幸有所棲止，兼得聚訓生徒，求示之言。」余遜辭。

夫余官於淮，淮之人有教之之責，若子不知學，與余躬不學同。推之淮人，莫不皆然。吾自畢其責之不遑，豈知爲若子而厚之耶？夫余與若子有間者，形耳，乃其氣無間。推之天下人，莫不皆然，人自不睹耳。故士不知學，賊其身者也。學不知共，亦賊其身者也。故不仁爲痿痺。張生以爲然乎？其聚訓生徒亦必有道矣。

劉宗周《劉子全書》卷二八《論語學案三・公冶長第五》　仕學只是一理。仕所行之理，即學問所明之理。明得盡者，措之於行而不疑，實有諸己故也。有諸己之謂信。伊尹耕於莘野，而樂堯舜之道。及膺三聘而幡然，則堯舜君民之業實可見之行，而鑿鑿有以自信，如握左券。然學未至此地，一旦當官，只嘗試漫爲耳。子使漆雕開仕，亦借以證其所學，爲開之求信於斯者素也。而開果以未信對，此非真有見於道體之無窮，而通仕學爲一原者，不足以語此。故夫子悦之，悦其終得與於斯而幾於信也。斯指此理而言，即指仕之理而言。若駕空摸索，恍有一物焉以爲求信之地，則鄰於佛老之見矣。惟求信，故知未信。亦惟有真信者，而後能有其未信。總之信不離斯，亦不必在斯。真能信者，合天地民物非有餘，即晤言一室非不足。此孔門不怨不尤、下學上達之宗也。

凌義渠《凌忠介公集》卷五《崇化論》　人主之御天下也，使天下自爲治焉則已矣。夫治天下者，必將求治於天下，孑孑焉伺之於衾影，争之於毫髮，爲之奪其所甘，嘗其所苦，劫其所便，障其所流，而下卒莫之聽命者，豈所謂風行草偃，驗於昔而格於今哉！違其天而不安其性命之情，治之所以日繁，化之所以衰息也。

試稽之天地，日月燭其幽，雨露助其潤，風扇其和，雷啓其蟄，而一切跂行正行、倒生側生、戾天躍淵者，靡不自相鼓舞於其内。以至龍不見石，鬼不見地，人不見風，魚不見水，紛紛藉藉，最變幻，亦最爛漫矣，而總名之曰化工。故知使然而然者，人力也；使然而然而有時乎不待使者，天與人參其半也；無乎然而無乎不然者，化工也，純乎天者也。臣之忠，子之孝，士之廉，女之貞，豈先王之多其節目以苦人居室哉？凡此皆天之生趣，而人所自苞之生意也。由是而忠孝不辭、廉貞自矢者，豈人之好爲不情以矯語目前哉？不如是，則生之路不廣而生之趣不暢也。

夫將懸一格以繩天下曰：「爾且爲逢、比剖心，伯奇、申生隕命，爾且爲孤竹採薇，巢、許洗耳，緑衣、柏舟之死靡他，化其僞而之真，化其薄而之淳，化其穢而之清，豈非治天下至願？然而不能者，無他，美其名，致其飾，繁其枝葉而忘其根本也。故知能爲逢、比者，視碎首濺血之事仍無以異於退食委蛇，而忠之痕化矣，併忠與非忠截然兩分之界而俱化矣。能爲申生、伯奇者，視抱石雉經之事仍無以異於視膳問安，而孝之痕化矣，併孝與非孝種種不齊之端而俱化矣。能爲採薇洗耳、緑衣柏舟者，視一切悖心動魄之事仍無以異於男耕女織，而貞廉之意化矣，併貞廉與貪濫劃然分别之相而俱化矣。」

然此非可以一端盡，歲月致也。古帝王崇之之道，往往有緩之而適以急，離之而適以合，紆之而適以通，多之而適以簡者，請得而詳言之。吾人目視不能踰睫，手持不能踰握，而觀化者恒要諸必世、券之百年，似不敢輕鑿後境之險，而已有刺於膚、浹於髓者矣，緩之而適以急者，此類是也。圜丘方澤，享祖配天，於義初不相蒙，而民奉行之不厭，久而得其旨焉，不啻鍼石之投，水乳之契，離之而適以合者，此類是也。執醆饋醬，於禮何居？貔首騶虞，其義安倣？而民之興於仁，著於讓者，恰有左右逢原之妙，紆之而適以通者，此類是也。執籩問豆，各有深情，驅儺較獵，皆寓至理，使領其指歸者不復見其首尾，多之而適以簡者，此類是也。總之崇此意於義理初明之始，唯在鎮之以樸。而崇此意於人心蠱壞之日，不妨董之以威。

夫蠅拂塵尾，悠悠荒飽，而化日壅於下者，渡江之偷也，亦既厭之矣。香車寶馬，靡侈相高，而其化併格於上者，唐季之濫也，亦既厭之矣。厭其浮華，自當圖其實事，厭其波流，還須尋其歸宿。化之薄，不薄於香車寶馬、麈尾蠅拂，而薄於吾人偷息視蔭之一心。從來化成之俗，耕食鑿飲，非以壹意悠忽，無所事事之謂化也，意必其耳目聰明，精神强固，足乎内然後有以達乎外。爾時爲之上者，亦必刑賞修明，視聽畫一，扶其外以至乎其中，特不如後世法令驅之，金石訊之，約天下以不得不從耳。

故夫有以崇之者，勢必使鳶解飛，使魚解躍，而化殆幾於擾矣，此兩相伺者

也。無以崇之者，勢必鳶與鳶争飛，魚與魚争躍，而化或幾乎息矣，此靡所統者也。抑爲之養其穉，調其壯，鼓其衰，游焉息焉，使自得焉，其庶幾乎！神而明之，則有烈烈之相士、桓撥之玄王在。

陳子龍《安雅堂稿》卷七《重修建陽縣學記》 王制郡國各立學者，非特以祀孔子、立官長、制科舉而已，欲使天下之士聚而治其業也。然而今之爲學也，與古者異。古者在於禮樂升降、儀文度數之間，而今也皆所不尚，惟誦而已矣。故士皆習之於家而受成事於學。夫聖人之微言妙論、性與天道，自其當時已不可聞矣，而王者之所急又不在於此。惟其論人之要、治世之方，皆著於《六經》，而古今治亂興亡，是非得失之際，所以引證聖人之言者，莫備於諸史。士不通此，不足以與於治天下之道。故自唐宋以來，士大夫之仕於州縣者，有志於教化，恒治輯學宫，而盡藏古人之經籍，以俟夫博觀曠覽之士焉，胡其思之深也！迨其衰也，通邑大都，習於嬉遊之事，而簡遠曠僻之區，又多鄙樸而無可與語，非獨習俗使然，單門素族士之得備經史者，蓋已寡矣，宜其寡昧而淺識也。盛堂廡，備俎豆，有司者治之耳。嗚呼，其亦教之者之非歟？

建陽於閩越之間最爲奇勝，其習尚好學，家聞絃誦之聲。縣之有學舊矣。晚宋時，紫陽先生奏徙之。今其址也，以歲久不治，江陰沈君鉉臣宰是邑之三年，歲時瞻拜，覩其頹圮，慨然以悲，與邑之弟子共新之，凡三閱月而事成。又築舍於旁，庋書於閣，以待邑之學者。其明年春，沈君朝京師，爲予道其事。予曰：子之功大矣。夫建陽之士所尊崇咏嘆、被其流風者，非紫陽先生乎？當今之患，高者好言性命虚無之學，而卑者拘牽於章句。凡夫前言往行、古今之故、帝王治人之道，士皆不得而聞之，故試於政事而無效。夫儒者莫盛於宋氏，皆以爲有得於至精之道，而紫陽先生獨務於博聞廣見之旨，故宋儒之汎覽，未有盛於紫陽者也。世雖未究其用，卒爲儒宗，有以也，夫士又安可不學哉！自篆隸簡册之制易，而日趨簡便，自宋以後，復有鏤刻。士欲廣置書史，便於古人者千百矣。而鄙者不知，貧者不能，大可哀也。建陽在山溪之中，便治楮木，文籍甲於海内。而子又能收之學宫，使士之貧而好學者居其舍，誦其書，豈非明天子設學之意哉！夫使飾孔氏之宫，即極壯麗，而與其弟子習禮升歌其間，曾何益於世用？惟使學者多識强記，以求治天下之略，此先師之意，而明天子之心也。故曰：子之功大矣。

又明年，而予歸江南，沈君以書屬予記其事。予因述曩者之言，使歸而勒之。

金之俊《金文通公集》卷七《重修歸安縣儒學記》 考學宫之設，其來已久，先王所以使人朝夕遊焉息焉，以修業勵行者也，故其廟貌不得不崇麗，庭堂不得不弘敞，齋舍、庖廪之屬，以至尊經、敬一之制不得不備且肅，使人於遊息之餘，思往昔名臣賢士文章懿行興乎此，則低徊而奮發；思祖若父之勤修勉行，成功立德起乎此，則感慨而追維；思吾後人子若孫之成德達才，教養培育繫乎此，則敬念而永懷。然則學宫之興廢墜舉，所關匪細，未有能漠焉置不介懷者也。

余家世松陵，不數武隸湖郡治。自我外曾大父鹿門茅公起於歸安邑庠，博學鴻文灼爍宇内，而我先人及我諸季父皆學鹿門之學，以遊于兹庠。我先人沉養積學，凡七試棘闈，雖未得叨一第，而積德累行廕及余輩後人，且俎豆于蘇郡祠，亦可稱兹庠之冠冕也。是以余少嘗過之，幾流連不忍去。伯兄泰清氏以明經起兹庠，治《春秋》，教授學者多名魁出門下，海内競推之爲麟經宗匠云。今余子若孫之遊兹庠者亦纍纍矣。余子世濂，猶子世治亦繇兹庠，于丙戌甲午相繼叨賢書。嗚呼，凡人居恒讀其文，佩其行，則思其人，與其所經歷之處而憑弔焉，爲之往復回環不忍置，况乎我外曾父以及我父兄之所奮跡，與我子若孫之所羣遊肄習之地，而有不仰而思、俯而興、懷繫念者哉！按庠蓋興于元泰定間，入明代其創置尤備，幾與郡庠匹，而科第蟬聯，名賢鵲起，遂甲湖郡。兹因兵燹之餘，未經修葺，廟貌傾圮，幾于一望凄其鞠爲茂草。學博王君諱啓胤秉鐸于兹，其文學德行直與安定先生後先頡頏，力圖整葺，因屬余文以爲勸。夫思先祖父之所遊習，以及于子弟之所奮興，情殷殷然而不忍坐觀其廢者，豈獨余一人爲然耶？且兹舉也，有憲司爲之提挈，與賢守令爲之協力措置，而又得賢諭教董率鼓舞于其間也耶？因奮筆書此，將拭目以觀厥成焉。

黄宗羲《明夷待訪録・學校》 學校，所以養士也。然古之聖王，其意不僅此也，必使治天下之具皆出於學校，而後設學校之意始備。非謂班朝、佈令、養老、恤孤、訊馘、大師旅則會將士，大獄訟則期吏民，大祭祀則享始祖，行之自辟雍也。蓋使朝廷之上，閭閻之細，漸摩濡染，莫不有詩書寬大之氣；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天子亦遂不敢自爲非是，而公其非是於學校。是故養士爲學校之一事，而學校不僅爲養士而設也。

三代以下，天下之是非一出於朝廷。天子榮之，則羣趨以爲是；天子辱之，則羣擿以爲非。簿書、期會、錢穀（戎）〔訟〕獄，一切委之俗吏。時風衆勢之外，

稍有人焉，便以爲學校中無當於緩急之習氣。而其所謂學校者，科舉囂爭，富貴熏心，亦遂以朝廷之勢利一變其本領；而士之有才能學術者，且往往自拔於草野之間，於學校初無與也，究竟養士一事亦失之矣。

於是學校變而爲書院。有所非也，則朝廷必以爲是而榮之；有所是也，則朝廷必以爲非而辱之。僞學之禁，書院之毀，必欲以朝廷之權與之爭勝。其不仕者有刑，曰：「此率天下士大夫而背朝廷者也。」其始也，學校與朝廷無與；其繼也，朝廷與學校相反：不特不能養士，且至於害士，猶然循其名而立之，何與？

東漢太學三萬人，危言深論，不隱豪强，公卿避其貶議；宋諸生伏闕搥鼓，請起李綱；三代遺風，惟此猶爲相近。使當日之在朝廷者，以其所非是爲非是，將見盜賊奸邪懾心於正氣霜雪之下，君安而國可保也。乃論者目之爲衰世之事，不知其所以亡者，收捕黨人，編管陳、歐，正坐破壞學校所致，而反咎學校之人乎！

嗟乎！天之生斯民也，以教養托之於君；授田之法廢，民買田而自養，猶賦税以擾之；學校之法廢，民蚩蚩而失教，猶勢利以誘之。是亦不仁之甚，而以其空名躋之曰「君父，君父」，則吾誰欺！

陸世儀《桴亭先生遺書・文集》卷三《水村讀書社約》 予自少時讀陶淵明《桃花源記》，輒悠然若將遇之，曰：「嗟乎！安所得善地如桃源者，吾將終身樂吾志焉。」已又讀《三國志》，見諸葛孔明、龐士元、司馬德操諸人，或隱鹿門，或居隆中，當季漢糜沸蝗動之時，兹數人者油然相過，嘯歌無間，若不知天下有戰争之事，則又不勝慨然，以爲人患學識不如孔明，取友不如士元，德操，不患不得善地。今天下日多故矣，其亦有善地如南陽者乎？於是與同志數人披圖籍，訪故老，日求諸山巔水涯，冀或一遇，而終不得所謂善地。既壯，有志於聖人之學，應務之暇，博覽先儒語録，竊見有宋諸大儒德業並隆，人己同治，或聚良友於山水之鄉，或即所居爲鄉約之會，優焉游焉，蓋無往而不得，所爲三代也，不覺喟然歎曰：「用世避世之道，其舉在兹乎？」治亂，世也，而所以爲治亂者，人之心也。人心不治，雖全盛，吾憂其不免焉。不然，一國之人心不亡，則一國之福未艾也；一方之人心不亡，則一方之福未艾也。雖有兵革，不入善人之鄉，吾爲天道信之。用是又與同志數人相約，爲講學之會，一意讀書，自丁丑迄今，蓋七八年於兹矣。盜賊之禍幾徧天下，而吾吴獨幸邀無事，不可謂非天之玉成善人。然吾黨從事數載，同志者猶不過數人，論道往還，未敢昌言，時恐爲里俗誚讓，則所謂善及一方、善及一國者，概乎未有當也，而欲以永邀天眷，其可冀乎？

石隱王子，吾黨長年之友，識高而氣静，有人倫鑑，其憂時尤爲獨切。每過予談論，輒欲得一治心之鄉而託足焉。卜諸近境，咸以西北之水村任陽爲善，其地介虞婁、鹿城之間，僻阻窪下，與城市隔絶，其中居人皆有古風。數年之前，燕餘吴先生移宅入居，特爲吾黨開先，村之人皆化其德，俗益古茂，則庶幾乎天心之未棄者乎？至是言夏陳子與石隱王子又後先買田宅，爲歸隱計。石隱謂予曰：「子未可以行乎？」予曰：「未能，則亦以講學之會先之可也。」石隱曰：「講學之實可以避世，講學之名不可以避世，請易之以讀書，可乎？」予曰：「唯唯。」石隱乃退而爲條約，俾諸同志者實從事焉。

魏禧《魏叔子文集》卷一〇《送汪舟次之贛榆叙》 古學校爲公卿、大夫、守令所自出，人才盛衰，天下治亂之故，莫不權輿於此，故學官重得人。在昔盛時，有自學官入爲編脩、侍講讀者。而龔翊以學行爲大臣特薦，乃授太倉學官。劉亨年八十辭職，天子爲之踟躇。故其時人才特盛，公卿守令多賢者，天下乂安。其衰也，循例而官，循例而罷，率以昏耄貪鄙者當之。然人才必出於學校，其官猶重，及夫進仕之途紛然各出，則官愈輕，而居官者益不務其職。吾嘗謂天下之官，自宰相至倉驛吏，莫不各有所事，雖其最貪庸惡劣，亦必有什一之功波及君民。故一日缺官，則事不治。問今之學官，所治者何事乎？雖缺官百年，要無關於得失。嗟乎！今人才，雖不必出學校，然終不可謂學校非育才之地，學官非造就人才之官，苟賢者當其職，其必有以異乎人之爲之者與？淮安之贛榆縣最小，而僻濱於海，俗不尚文學。吾友汪子舟次教論於是。舟次以文學名海内，然其人精敏通達，不肯一日以素食飽，此大有司才也。屈而爲今之學官，得無非共意，當日飲酒賦詩，而不事事。夫武城有絃歌，文翁興文教於蜀，官無小，地無僻陋，亦視其人何如耳。予聞舟次日董諸生講貫，暇則咨詢利害，佐其邑大夫以治斯民。頃自贛榆歸省親，不一月遽去，曰：「吾不可以曠官也。」其與予所商略，皆治民善俗，天下所以理亂興衰之故。遂予與易堂諸子私論官制，謂縣令者宰相之所從出，學官者督學大司成之所從出。故爲宰相者必起家縣令，爲督學大司成必起家學官，如是而天下之治亂、人才之盛衰，乃可得而言。夫舟次循是不變，其必將有所以用之與。於其去，叙以贈之。

魏禧《魏叔子文集》卷一六《新城縣學宫重修記》 古者天子諸侯建學以教

士，因祭先聖先師於其堂。其後天下州縣皆得建孔子廟，而學或廢。又於孔子廟旁作學舍，居生徒，相誦習講課，至今數百年仍其制，特所爲學者，僅存其名，而古者教士之良法美意與其文具，則一無所與。蓋教化不興，士之不出於學也久矣。然且崇其貌，嚴其祭祀，使有志之士一嘗咨嗟慨慕，因以上求乎建學教士之義，則所以存千百於什一者，猶有其具。及其凌夷，舉所爲孔子廟，視其朽頓荒蕪，若唐肆之不足介意，士心蕩然無所繫屬，而古學校之意將盡漸滅，而不復有所存。嗚呼！是誰之咎也？

新城學宮圮久而不治，邑大冢宰涂公國鼎憂之，時方繕城，命其子曰：「他日無廢命。」邑既被兵，宮益圮，東西廡以下盡墟，歲春秋俎豆無所布，有司掃地以祭。於是己亥閏三月，公少子斯皇偕其兄子大諒、大訥、大詔修舉之。秋九月，工成。又十一年己酉，寧都魏禧來授徒，得瞻拜堂下。邑君子言曰：「涂氏克世其德，功在聖人之廟，然不自有其功，吾黨春秋承祀不忘，敢請子爲文勒諸石。」禧乃再拜言曰：自世教既衰，釋老之徒汎濫於天下，蓋數千年矣，而釋氏爲絶盛，大江以南風莫靡于吴浙。吾豫章則建昌之新城，三里之城，梵宫浮圖鱗次斥地，幾三分之一，蓋福田利益之説入於人心，沈浸堅固而不可解。學士大夫率借徑孔孟取富貴，其後得志不得志，則惧罪倖福利，皆逃而之釋。而井里細民相觀勸成，風俗不可禁止，求所謂豪傑之士不待文王而興者，固難其人。新城郊南有赤溪，爲宋李覯讀書處，禧少讀覯《袁州州學記》，愛其文明健，所以教人臣人子者甚篤。邑君子於其文誦之久矣。然當時官府倡議經營於上，吏督成於下，踰年告成，覯猶重其事，爲之記。涂氏當世之極流，以先公命，竭一家之力，不七月而舉之，視袁州爲何如？而邑君子久不忘其功，則又因是以求古者建學教士之義。是役也，寢廟率舊制，益砥甎，易柱棟之壞，窗户維新，建廡門加弘廠焉。木石甃堊丹漆之費，白金之兩以十計者，凡一百有五十。於是相材鳩工，早夜勤事不怠，則大諒功尤著云。

李顒《二曲全集》卷一二《匡時要務》 大丈夫無心於斯世則已，苟有心斯世，須從大根本、大肯綮處下手，則事半而功倍，不勞而易舉。夫天下之大根本，莫過於人心；天下之大肯綮，莫過於提醒天下之人心。然欲醒人心，惟在明學術。此在今日，爲匡時第一要務。謹次其槩，以俟有心斯世者鑒焉。

經書垂訓，所以維持人心也；學校之設，所以聯羣會講，切劘人心也。自教化陵夷，父兄之所督，師友之所導，當事之所鼓舞，子弟之所習尚，舉不越乎詞章名利，此外茫不知學校爲何設，讀書爲何事。嗚呼！學術之晦，至是而極矣。人心陷溺之深，至今日而不忍言矣。昔墨氏之學，志於仁者也，視天下爲一家，萬物爲一體，慈憫利濟，唯恐一夫失所。楊氏之學，志於義者也，一介不取，一介不與，從其學者，人人一介不取，一介不與。此其爲學，視後世詞章名利之習，相去何啻天淵。孟子猶以爲愛無差等，理亂不關，辭而闢之，至目爲無父無君，比之洪水猛獸，蓋慮其以學術殺天下後世也。夫以履人蹈義爲事，其源稍偏，猶不能無弊，矧所習惟在於詞章，所志惟在於名利，其源已非，流弊又何所底止？此其以學術殺天下後世尤酷，比之洪水猛獸，尤爲何如也？

洪水猛獸，其爲害也，止於其身。學術不明，其爲害也，根於其心。身害人猶易避，心害則醉生夢死，不自知覺，發政害事，爲患無窮。是心害酷於身害萬萬也。非大有爲之君子，以擔當世道、主持名教爲己任，則學術何自而明？心害何自而拯？

天下之治亂，由人心之邪正；人心之邪正，由學術之明晦；學術之明晦，由當事之好尚。所好在正學，則正學明；正學明，則人心正；人心正，則治化淳。所好在詞章，則正學晦；正學晦，則人心不正；人心不正，則治化不興。蓋上之所好，下即成俗，感應之機，捷於影響。

近世士大夫欲興起文教，命課題士，名曰觀風。此其舉非不稱美，若論有補於風化，則猶未也。善乎吕中丞新吾之言曰：「有司豈無所汲汲皇皇？而學校獨不加意。有加意者，不過會課改文，供饌給賞而已。砥德礪行，引而出之迷途，則全不在念。噫，弊也久矣！

民之於仁，甚於水火。人或可以一日無水火，必不可一日無學。不可一日無學，則不可一日不講。

李顒《四書反身録》卷四《滕文公》 設爲庠序學校以教之，今庠序未嘗不設，學校各處皆有，而教安在哉？不但立身行己之道、濟世安民之務夢想所不及，即章句文藝之末習、登堂畫卯之故事，亦寥寥無聞。士不皆才，豈士之罪？興言及此，可爲太息。

致治由於人才，人才出於學校，學政本於師儒。是師儒爲人才盛衰、生民安危、世道治亂之關，故師道立則善人多，善人多則天下治。此探本至論。

昔胡安定之教授湖庠也，當詞藝成風之際，獨以明體適用爲倡。諸生被其教者，莫不成德達材，可爲世用。曹月川爲霍庠學正，以躬行爲教，提誨終日，寒

暑弗輟，言動步趨，皆有準繩。海剛峯教論南平，著論云：「抱關擊柝，皆有常職，而教官一職，尤人才所由造，世運所由理。自教職之義不明，人多以爲貧而仕當之，以故居此官者，率多齷齪，不舉其職。士習蠱而吏治媮，所從來矣。」於是以師道自任，嚴課程，勤訓迪，士習不變。張緑汀署諭華陰，教法嚴而造就有等，約束諸生，不得衣服華美，不得出入酒肆，不得輕履公門，不得宴飲用伎。收攝坊戒，纖細必備，士風爲之改觀。使居是任者咸若四先生，庠序方不徒設，明倫堂方不寂寞，善人何患不多？人才何患不盛？天下何患不治？

徐乾學《憺園文集》卷二五《嵩陽書院碑記》 嵩陽書院刱自五代周時，稱太室書院，宋至道，祥符中並賜《九經》。其時甘露降講堂，守臣以聞。景祐二年重建，改稱今名，賜祠額，至金元而廢。明嘉靖中，知縣嘉定侯君泰以二程子嘗講學其地，即故址爲二程祠，末年燬於兵火。入國朝，知縣黄岡葉君封築堂三楹，以祀有宋提舉主管崇福宫程朱而下十四人。葉君既解篆去，其鄉先生耿逸菴介復建堂三楹，遷二程、朱子主特祀之，又作講堂曰麗澤，旁列兩齋曰敬義，曰博約，書舍若干區，知縣長洲張君壎助成之。於是先生聚其鄉之賢雋肄業其中，而屬張君寓書於予爲之記。

余惟三代盛時，自閭里以達於王之國中，無不立學之地；自胄子至庶民子弟，無不學之人。而又擇卿大夫之致其仕而歸，能以道得民者爲之師，日從事於禮樂詩書，若繒布稻粱，服食之不可斯須去也。以故道德一，風俗同，而人材不至於皆窳。自嬴秦燔書，漢唐以來，學或興或廢，其所以教者，皆非古法。於是有志於學者，相與擇地構宇，爲羣居講習之所，多至數十百人，而書院之設，幾幾重於學校矣。然其間盛衰之故，嘗因乎其人。宋時四書院，嵩陽與睢陽，皆今河南地。時中原新脱五季鋒鏑，一二哲士聚徒講授，朝廷就褒表之，加以二程子過化之地，學者趨焉，如水歸壑，可云盛矣。而其後講堂學舍不免夷爲荆榛，遡至道、祥符，至有明嘉靖中，其間曠廢，蓋亦四百餘年。而侯君始改建，又百餘年，而先生與張君乃廓而新之，復古書院之舊。學者於此，固千載不易得之時也。

先生之教人，以程朱爲宗，以敬義博約爲大指。又嘗質疑於上蔡張先生沐、睢州湯先生斌。上蔡嘗過嵩陽講主敬之義，睢州爲之記，極病今人口耳影響之談，視《詩》、《書》爲糟粕，禮儀威儀爲粗迹，爲講學者之過。謂：「天命流行，不外動容周旋而盡子臣弟友之事，即可上達天德。」皆與先生之旨互相發明。古所謂卿大夫致其仕而歸，能以道得民者，先生是已。而張君之賢，適來爲邑宰於此，又能承先生之教，以嘉惠來學，豈非學者之幸哉！學者於此，必無徒狃於科舉積習，務爲干禄之具，其聰明有材辨者，不溺於奇衺淫僻虚無謬悠之説，以求炫夫耳目，循循《詩》《書》禮樂之中，自下學而上達，以庶幾聖賢盡性至命之學，將由一州一鄉達之天下，自此而學術人材可幾三代，此誠先生興起斯人之至意，予所日夜望之者也。書以復張君，俾質之先生焉。

李因篤《受祺堂文集》卷一《聖學》 愚讀史至三代以前，而後知古之學與古之所以王也。古無不學之天子，無天子學而不爲聖人。當是時，天下之言學者，率皆以天子爲師、聖人爲規矩焉。夫人皆以天子爲師，則不致有細響争鳴之害，而其本以端；以聖人爲規矩，則不致有卮言自樹之疑，而其傳以正。《記》曰：非天子不考文，蓋無不學于天子者也。又曰：雖有其位，苟無其德，不敢作禮樂焉。蓋無不學于聖人者也。自天子不學而學之統在下，在下則不尊，故處士得挾私以害公。自天子學不皆聖人，而學之失在言，在言則不一，故百家得蠭起而破道。秦、漢以還，乘流逐弊，始也誤以文爲學，而其學曰靡焉，繼也並以文爲不必學，而其文亦日靡焉；始也以秦、漢視三代，有曠世之感焉，繼也以后王視秦、漢，而亦有曠世之感焉。嗟乎！不有天子而學爲聖人者，將何以持其終哉。夫天子而學爲聖人，其功非一蹴而至，則其事必博修而明。【略】

愚以爲學者效也，以後覺效先覺，近則祖宗之家法，遠則先朝之實録，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改之，其虚實必有辨矣。則日講宜切也。今之經筵類以《十三經》、《二十一史》彙而進讀。愚以爲世之儒者，窮年下帷，尚不能竭一經之用，如《二十一史》，卒業者益難其人，況人主宫寢之内、燕居之時，未必時時皆學；驟授以經，則捍格而不入，泛投以史，亦駁雜而無從。曷若日講經義數條之外，勅大臣有識者集《漢文本紀》、《貞觀政要》及慶歷、弘治諸篇共爲一書，置之上前，講臣敷陳而條晰之，俾無有高遠難行之患，而凡稗官野乘蠱惑君聽者，皆屏之如鴆毒，聞之如鴞音，其庶幾矣，則待從宜簡也。【略】

夫明效法，切日講學之事也，非學無以要其成也。嚴侍從，敦節儉，厚風俗，信功令，不盡學之事也，非學無以悉其故也。天子而必學，則道與法皆自上操之，而天下之儀型乃端。天子必學爲聖人，則制行與立説皆自上教之，而天下之視履不惑。故主敬以立其基，克勤以擴其慮，存誠以俟其積，無倦以期其終，迪德以正其本，發政以觀其施，原于稼穡艱難以定其志，推乎禮樂修明以達其才，體諸尊賢敬士以作其孚，極之配天饗祖以盡其蘊，而學之能事于是乎畢然。此

皆載于史傳，備于經筵，近而求之有餘師矣。

梅文鼎《績學堂文鈔》卷四《芹澗堂文課小引》 古者建學明倫，以詩書禮樂造就人才爲國家用。漢、唐經學，立專家，置博士及弟子員，以相師授。宋范文正公守蘇，胡安定公爲教授，設經義、治事齋，遂開洛、閩之傳，可謂盛矣！前明三百年，公卿宰執，罔不由科目進，皆學校所陶淑。厥後下帷潛修，多在家塾，然惟司訓者能舉其職，斯有以振興其氣而畫一其趨，則學課之攸關，寧細故與？【略】

今者聖天子稽古右文，以天亶之聰，孳孳問學。當朝鉅公，並以實學樹風聲；學使者崇雅黜浮，制舉一道，駸駸復古。太府佟公，奉宣德教，比年以來，修復書院，廣置學舍，延請名師，親爲課督，六屬蒸蒸然向風。頃又鼎新邑校，而先生之來，適當其時，天時地運人事，殆有不謀而叶應者。竊睹文課所選録評次，簡古雅正，蔚然足以仰翼作人之化。吾黨之士尚其共勉，以無負裁成至意。將自今以往，匪直科第可媲前修，即由是而進於通進治事之學，以方軌蘇湖不難矣。

張英《文端集》卷四二《王者以教化爲大務論》 董子之言曰：「王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爲大務。」善乎董子之言。上自商、周、秦、漢，下迄三國、五代、唐、宋以來，國家所以延促之故，卒未有能易其言者也。人心之日流于僞，如水之就下而不可止。聖人以教化爲隄防，堯、舜、禹之相禪以治繼治，人心淳樸未漓，董子所謂繼治世者，其道同也。湯承夏之敝，伊尹稱之曰「肇修人紀」。夫五典之敷久矣，至湯而言肇修者，救夏之衰也。周承殷之敝，文、武、成、康數聖人相繼漸摩涵濡，以革殷故俗。《書》曰：「商俗靡靡，餘風未殄。」又曰：「既歷三紀，世變風移。」化之若斯其難也。秦人承戰國之敝，無一日之教澤，而加剥削焉，是以再世而不振。西漢之澤緜于文、景，東漢之治洽于明、章，唐之緒永于貞觀，宋之祚延于真、仁，此數君者類皆能興起教化，以丕變一世之人心風俗，使子孫有所憑藉以爲固。嘗譬之天下大器也，昔之人用之數百年，日剥月削，久而窳敝矣，後之人取其器，小而補苴之，大而陶鑄之，稱其力之厚薄以爲所用，歷年之多寡，未有仍其窳敝，謂可以無慮者。或曰：「人心之日趨於輓近，勢則然也，雖聖人不能返之使淳。」是蓋未知天道矣。夫秋氣之蕭瑟，隆冬之沍寒，斗杓一移，萬物煦煦。譬如人，立乎文、景、貞觀之間，迴思嬴秦、五代之世，不猶樂陽春之和，而幾不知栗烈之苦耶？是知天道無剥而不復之理，人心無往而不返之機。聖人執大權於上，以天地爲鴻鈞，以萬物爲銅冶，以喜怒賞罰爲屈伸呼吸，使天下之人訛訛焉而動，蒸蒸焉而化，斲華而還樸，去僞而即誠，風俗淳美，人心敦固，恥于犯法，悚于爲非，禮義之化浹肌淪髓。如治器者堅好完固，而後可以貽之子孫，而爲百世不拔之業也。且治天下之需人材，人主盡知之矣。天下卓立特行之士不爲世俗所移，百而不得一者也。古人有言曰：「天下之人，中材爲多。」故治世之本，教化爲尚，教化行，引中人而升之于君子之域，教化廢，推中材而納之于小人之途。故教化者，推之輓之之具也。廉恥之道重，而後有恬淡之士；義利之辨明，而後有氣節之行；躁競之習除，而後有難進易退之節；侈靡之風革，而後有守約潔己之操。風行六宇，蒸變萬類，鼓之舞之，咸去故習，所由風俗美而人材出，以惟上所用。故曰：「有教化而後有人才，有人才而後國有與立。」善乎董子之言，爲不可易也。

李光地《榕村集》卷一四《廣信鍾靈書院記》 文明之運始於國家，而又視乎推行者之至不至。苟其設誠而推行之，雖微上之振起，士君子固不忍愚其民也，況在蒸蒸作人之世乎！文翁之於蜀，退之之於潮，當時兵革猶未盡偃，而巴蠻之鄉、嶺徼之外，僻深荒遠，素未耀乎光明，二公者皆以太守爲吏民師，能使人士奮興，俗化移易，前史稱賢焉。今天子撥禍亂，致泰平，永惟有道之長，求端於學校教化，崇道尊儒，統一經術，可謂恩明意美矣。而守土者或推行之未至，或以文具推行，而設誠之未篤，無論僻深荒遠、文教闕焉，雖以聖哲居遊之區，時世之未遠，風流之未墜，罕能尋搜章表，以爲邦人勸者。豈賈生所謂「移風易俗，非俗吏所能爲者」耶？

西江故人文地，在宋廬陵、臨川、南豐諸子，爲文章宗師，濂溪、明道、伊川於此相授受焉。南渡後，有陸氏兄弟以學行，與朱子道義相切，而朱子趨朝往來，必由信州取道，故玉山之講，鵝湖之會，道脈攸繫，迹在此邦。文獻不彰，緒風亦歇，有志之士仰止高山，亦何從而遊慕焉？太守周君慨然遠覽，既訪鵝湖遺址，檄其屬邑興修，百年茂草，屹爾宫墻。而又即府治佳處，創爲鍾靈書院，臨溪環山，在闉都而有泉林之趣，招致士之秀者近百人肄其中。又以爲文翁在蜀，相如爲之師；退之在潮，趙德司其教，不遠千里，求宿學者督率身則，以時省視而作興之。先時郡士科名寥落，自書院立，明年即有首舉於鄉者，後遂連年相踵起。故曰山川之秀，有開之者也；人文之盛，有倡之者也。人地之鍾靈無絶期，開而倡之則或百年而不相值。嗚呼，此余所爲於君有感也。雖然，科名其小者爾，生聖人之世，被聖人之澤，當勉爲德業之彦，共定太平之基。此去廬山之下有白鹿

洞焉，朱子之規，陸子之講，班班猶在也。取與《玉山講義》玩思而服行之，使賢太守之迹，他日於蜀、潮而有光，是則師生之賢，亦邂逅執筆者之惓惓。

李光地《榕村集》卷一四《重修泉州府學記》 泉在前代，文章科名爲天下蔚，學者譚説至今豔之。然其世升降，俗淳澆，士術人心之變，則有翕然波逝其中，而莫之訾省者。蓋自成、弘間，虚齋蔡先生醇品邃學，洛閩是承，親炙之士則有陳、林、張、史諸君子，皆所謂守章句踐規矩，不謬於古人明經篤行之意，泉之最盛時也。其後傅、李、許相繼魁天下，潟時文師，科第遂壓列郡，然而華繁實披，學又一變。及其季也，則有猖狂以壞士習，怪詭以軋文體者，餘風荏苒，而吾郡亦浸衰矣。夫泉僻處濱海，爲九州風氣裔末，然虚齋以經鮮，錦泉、晉江以制舉業，李贄以横議，天下皆靡然宗之，則豈非世道學術之高下占諸吾泉？而可知與蔡、陳諸先生勵行清修，有進退大節。其時風尚淳樸，聞之長老，士大夫有休官而美田宅者，衣冠不鹵也。其後則役於名利者多又敝，則破行檢，作毒害，鄉閭苦之，而至今爲梗。此又鄉俗人心淳澆之判然。其所以然者，亦源乎世道學術而已矣。

嗚呼，學校者，四術所從出，故曰學術也。其廢其興，昔人重之。《詩》曰：「於論鼓鐘，於樂辟雍。」蓋言學校之盛，待文王而後興也。又曰：「佻兮達兮，在城闕兮。」蓋言學校之廢，爲賢人君子所憂閔也。今天子恭承道運，以《六藝》漸摩，四海必世而再矣。周王壽考，則應在作人，固宜其令行風流，而蒸蒸者衆地之歸也。兩浙、江右聚學之區，玉山、鉛山儒先講肄之所，賢守令類能修舉，視聽一新。吾郡劉侯侃來自齊魯，有《召南》素絲之操，顧瞻郡學頹敝，憮然傷之。此亦風詩城闕之志，欲望學者以嗣音也。請諸僉事黄君朝鳳，而委學職陳君任賢以敦其事。落成有期，吾友舉人陳君萬策爲之請記於余。夫學校之設遠矣，古之知道能文者，《學記》備矣，重言累陳無以爲也。蓋《周禮》在魯則問舊章，諸子賦詩不踰鄭志。泉故先儒舊遊，理學名壤，雖晦明有時，然得賢牧守師儒作而興之，廨宇既修，必將延召名宿，招誘有志之士，課其道藝，成其德業，所以贊聖天子，而育材廣化者，非僻陋荒遐、素未耀乎人文者比也。故爲道前代學術源流所以關鄉國汙隆者，使返其始而維其初，庶幾援古剴今，其則不遠矣。

戴名世《南山集》卷四《課業初編序》 士非科舉之文，無以爲進取之資。而科舉之文必須洗脱凡近，而講明乎義理之所以然，與夫波瀾意度、神氣法脈之所在，而後文章之事，父子兄弟脈脈相關，授而不至於失墜。此其磨礲砥礪、鼓舞振興之權，實在乎司教者之得人。苟司教者之不得人，因循怠廢，溺於世俗腐爛雷同之習，則士無以發其矇，開其瞶，愈益汩没敗壞，而文章之事，遂至於舉一郡一邑而失其傳。浙水東西，曩所稱文章之藪也。頃余視學兹土，其所爲汩没敗壞者，無人而不然，幾於舉一省之大、千里之遥，而文章之傳胥失之矣。歲辛巳，余行部至台州，而黄巖於台州爲屬邑，考校諸生，類有不涉於腐爛雷同之習者。其司教則余同年友蕭君海昌也。其督課諸生之文刊爲一集，曰《課業初編》。蓋其平居爲學者指授以文章之源流，而激發其頹惰者，實有磨礲砥礪、鼓舞振興之力焉。宜乎黄巖之士之文，獨盛於他縣也。黄巖在宋時爲朱子駐節之地，一時學者翕然從之，名儒前後相望，沿至於明興，而流風餘韻猶有存者，今則衰微抑已甚矣。蕭君深於經術，而留心教化，則夫道德學問之際，所以造就諸生者，當以朱子爲師法，科舉之文其小者也。蕭君曰：「謹受教。」余乃書以爲《課業初編》序云。

玄燁《聖祖仁皇帝御製文集》卷一《諭禮部》 朕惟至治之世，不專以法令爲務，而以教化爲先。其時人心醇良，風俗樸厚，刑措不用，比屋可封，長治久安，茂登上理。蓋法令禁於一時，而教化維於可久，若徒恃法令而教化不先，是舍本而務末也。近見風俗日敝，人心不古，囂陵成習，僭濫多端，狙詐之術日工，獄訟之興靡已，或豪富凌轢孤寒，或劣紳武斷鄉曲，或惡衿出入衙署，或蠹棍詐害善良，萑苻之劫掠時聞，讐忿之傷殺疊見。陷羅法網，刑所必加，誅之則無知可憫，宥之則憲典難寬。念兹刑辟之日繁，良由化導之未善。朕今欲法古帝王尚德緩刑化民成俗，舉凡敦孝弟以重人倫，篤宗族以昭雍睦，和鄉黨以息爭訟，重農桑以足衣食，尚節儉以惜財用，隆學校以端士習，黜異端以崇正學，講法律以儆愚頑，明禮讓以厚風俗，務本業以定民志，訓子弟以禁非爲，息誣告以全良善，誡窩逃以免株連，完錢糧以省催科，聯保甲以弭盜賊，解讐忿以重身命等項，作何訓廸勸導，及作何責成内外文武該管各官督率舉行，尔部詳察典例，擇吉具儀來奏。特諭。康熙九年十月初九日。

玄燁《聖祖仁皇帝御製文集》卷二《諭禮部》 帝王圖治，必稽古典學，以資啓沃之益。經筵日講允屬大典，宜即舉行。尔部詳察典例，擇吉具儀來奏。特諭。康熙九年十月十三日。

玄燁《聖祖仁皇帝御製文集》卷四《諭吏禮二部》 致治之道首重人才，儲養之源由於學校。必衡鑒得人，釐剔有法，乃能革除積弊，遴擢真材，以彰文治之盛。近聞直省學差沿襲陋規，隳廢職業，營私作弊，考試不公，以致真才淪棄，文

治不光。今應作何整飭，差遣何官，磨勘考核之法何以盡善，務期永革弊端，著九卿科道會同詳確議奏。特諭。康熙十二年十二月十八日。

玄燁《聖祖仁皇帝御製文集》卷一七《學校論》　治天下者莫亟於正人心，厚風俗，其道在尚教化以先之。學校者，教化所從出，將以納民於軌物者也。是以古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人生八歲，自王以下，至於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學；及其十有五年，則自元子、衆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與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學。蓋自家至於國莫不有學，自天子至於庶人莫不學，自幼至於長莫不皆學。凡學有《詩》、《書》、《禮》、《樂》以爲之本，干、戈、羽、籥以爲之文，父子、君臣、長幼之道於是焉觀之，六德、六行之教於是焉取之，所以淑其耳目手足之舉措，而養其心以復其性，以爲修己治人之大者，可謂備至矣。是以當時之君子履信思順以事其上，小人亦皆樂循禮而恥犯法，侯撻不事，而至治以興。後世學校寖廣，博士之途寖繁，所以立教之方失先王之遺意，士之遊其中者，直以爲利禄之階，欲期道德之一，詎不難哉！且夫今之所謂教者，誦讀焉而已爾，而又弗實致其力以防其放僻邪侈之心，使氣之充而識之明，以漸求復其性，其何以爲修己治人之道哉！故曰「教隆於上，化成於下」，教不明於上，而欲化成於下，猶却行而求前也。教化者，爲治之本，學校者，教化之原。欲敦隆教化而興起學校者，其道安在？在務其本而不求其末，尚其實而不務其華，以内行爲先，不汲汲於聲譽，以經術爲要，不屑屑於文辭。如是則於聖人化民成俗之道，庶乎其有當也夫！

玄燁《聖祖仁皇帝御製文集》卷二一《老安少懷説》　天地者，生民之本也；教養者，王道之原也；聖人者，功化之極也。民非天何以生？非地何以養？然天地能生養民，而不能人督其孝弟，户賜以衣食也。惟聖人出而節民之性，阜民之財，然後長幼得遂其宜，出入得安其命。故曰天地育萬物，而聖人經天地。然其道要不越於教養。古者分疆畫井，民授之田，家各百畝，居有宅，宅有桑，春而耕，秋而獲，夫而農，婦而織。當是時也，老者其養於堂，幼者其哺於室矣。而聖人曰未也，是不可以無教。於是家立塾，黨立庠，術立序，國立學，以五禮防其僞，而範之中；以六樂防其情，而導之和。凡道人木鐸，以至樂正、大司徒，無一非教之官；干、戈、羽、籥、夏楚之類，無一非教之具。故其時之民罔弗事長上以孝，字幼孤以慈者。自王政缺而井田廢，民生困而教道衰，壯者無以資其生，貧者無以賙其恤，於是老者不克奉，而幼者不克顧，此孔子所以慨然於王道，而思安與懷之也。朕撫御萬國，聖人之德恒企焉而不逮，而志在仁育元元，每講求於老安少懷之道，雖三代之井田學校非後世所能猝復，而竊師其意，則惟有薄税斂以厚民生，興禮教以正民德而已。雖然，王道必積久而後成，是朕志殆終無已時也。

李紱《穆堂初稿》卷三〇《復修宣城書院碑記》　古之王者，建國君民，教學爲先。非學則無以化民而成俗，而教之不合於古，則猶未足以化民而成俗也。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學之爲制，立先聖先師釋奠釋菜之宫，而列黌舍以居學者。黌與横通，亦曰横舍，蓋學宫南嚮，横舍則東西嚮，使諸生聚處以講道而問業之所也。相觀而善，則教之所由興，獨學而無友，則教之所由廢。《學記》之法，一年視離經辨志，三年視敬業樂羣，五年視博習親師，七年視論學取友，謂之小成。曰羣，曰師，曰友，則教學之法，不可不聚處也明矣。後世昉古法立學，國學而外，郡縣莫不咸建學，然未嘗聚弟子員於學宫，其名列於學册而已，散而無紀，疏而不親，課無與爲程，業無與爲考。後世學宫之士，德業之不古若，職此之由也。封疆大吏有加意於化民成俗者，就昔賢講學之所，立之書院，拔諸學之秀者聚處其中，延經明行修之儒爲之山長，日省而月試之。其事若狹隘，而書院之士以聚處講貫，而學業易成。學成而散之各州縣，皆足爲後學之師，則其教也廣，而民可化，俗可成矣。故書院非古，而教法之合於古，莫書院若也。

藍鼎元《鹿洲初集》卷一〇《棉陽書院碑記》　程子曰：「治天下以正風俗、得賢才爲本。」余謂：非必天下也，即一官一邑亦然。欲正風俗，必先正人心，息邪説，距詖行。賢才不可多得，當培養而玉成之，然則化民成俗之方，興賢育才之道，莫先於明正學。潮邑爲嶺南文獻之邦，昌黎過化，趙子助教而後，英賢代興，文章星炳，號稱極盛。猶正心誠意之學、濂、洛、關、閩一綫相承之道統，則杳乎未有聞也。

余以菲才，代庖兹邑，適當頻年荒歉之後，脱巾而呼者五營，持梃而奪者遍野，伏庭攀輿，繁言相告訐者日千七百有餘人。盡瘁經營，鋤荆斬棘，兩月而始稍就緒。不謂廉恥道喪，有林妙貴、胡阿秋之孽；以後天教流毒遠近，歷多年所，招誘四方無賴，爲徒數百人，駕言能事符治病、爲人求嗣，又能使寡婦夜見其夫，以故城村風動澄揭，惠、豐之人無不篤信其術，重趼而至。余聞而髮指，躬詣禽之，庭鞫其所爲，多不可問，乃斃二渠魁，從犯以次杖儆。餘黨數百輩，皆人其

人。邑紳士方以殄孽消妖、洗穢濁而清明爲快，余則皇然內慙，謂教化不興，使吾民泯泯棼棼以至於此，實官斯土者之咎。今羣邪滅息，醉夢初醒，此風俗還淳、人心返正、君子道長之一大機，不可不明先王之道以道之也。籍其廬于官，毀其奸竇，更其門墻，以爲闔邑人士讀書講學之所，榜曰棉陽書院。棉之風俗將於是乎正，棉之賢才將於是乎得之矣。

顧惟書院之建，必崇祀先賢以正學統。正統不明，陽儒陰釋之徒皆得竊其似以亂吾真。宋有白鹿書院，亦有鵝湖書院，明有河津、餘干之講學，亦有新會、姚江之講學，同學孔孟，同談仁義，而操戈入室，甚至詆紫陽爲洪水猛獸。毫釐之差，千里之謬，夫非天下後世之大憂歟。周、程、張、朱五先生上接洙泗之正傳，下開萬古之聾聵，宜妥侑斯堂，春秋祀典勿替，俾學者識所依歸，而異端邪說不能淆亂。孟子曰：「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自書院既建以後，邪說息，誖行消，人心正，風移俗易，禮樂可興，余亦幸茲。雨暘時若，百室盈甯，得于簿書鞅掌之暇，與諸君子橫經講學，溯白鹿之淵源，塞鵝湖之坑阱，雖不敢謂廓清摧陷，可能於斯道有功，亦庶幾茲邑之風俗人才，由斯而一大振起哉。

希聖希賢，自是儒者分內事，世多聞之震驚，則不學之故也。吾所謂學者，非窮高極遠、幽渺難行之謂，即在爾室屋漏、人倫日用之間，爾心無邪則爲正，爾意無妄則爲誠，爾爲善人，無爲惡人，則可以爲聖人，尊君親上祇文恭兄，爾之能事畢矣。文行忠信，是爲四教；禮義廉恥，是謂四維。吾所以移風易俗者在此，所以興賢育才者亦在此。願諸生發憤自雄，以聖賢爲必可學，登五子之堂，讀五子之書，行五子之事，濂、洛、關、閩將復見於今日，夫寧獨一鄉一邑風俗人才之關係也。

書院爲屋三，中祀周、程、張、朱五先生，前爲諸生出入行禮之所，後爲閑存堂。凡學舍十有八，院左有隙地可擴充，尚遲有待。余忝一日長，敢不揣固陋，而爲之記。若春秋典禮、祭享田租、同學諸子姓名另書他石。

胤禛《世宗憲皇帝聖訓》卷一〇《文教》〔雍正二年甲辰〕三月乙亥，上諭禮部等衙門：「治天下之要，以崇師重道、廣勵澤宮爲先務。朕親詣太學，釋奠先師孔子禮畢，進諸生於彝倫堂，講經論學，凡以明道術、崇化源，非徒飾觀橋之觀聽也。【略】

〔雍正五年丁未〕四月己丑，吏部遵旨將會試下第舉人挑選各省教職引見。上諭曰：「教官有董率士子之責，果能實心訓導，使諸生讀書循理，無佻達囂陵之習，則齊民有所觀法，風俗可望淳厚，所關非淺鮮也。乃向來教職因循偷惰，全不以教訓爲事，朕屢頒諭旨，而積習如故。因於爾等下第舉人中擇文理明通者，引見命往。論爾等科分名次，尚非應選之人，朕加恩特用，務須勉力供職，加意訓誨，六年之內，如果著有成效，督撫題薦，朕格外加恩。如有負職守，經督撫題參，朕不姑容也。【略】

〔雍正十一年癸丑〕五月癸未，上諭翰林院：「教習庶吉士，所以造就人材，使之沉潛經籍，涵泳藝林，可以典制誥之文，鳴國家之盛也。從前庶吉士皆就翰林院讀書，教習大臣不時策勵，是以身心約束，學殖易增，館閣之間，蔚然稱盛。朕意今科選拔庶常，仍令在衙門讀書，俾教習諸臣得以朝夕訓課，兼厚給廩餼，資其膏火，庶幾枕經葄史，文藻可觀，克稱詞臣珥筆之職。其應查照前例及如何加與廩給之處，著酌議奏聞。」

胤禛《聖諭廣訓・隆學校以端士習》古者家有塾，黨有庠，州有序，國有學，固無人不在所教之中。專其督率之地，董以師儒之官，所以成人材而厚風俗，合秀頑强懦，使之歸於一致也。

我聖祖仁皇帝壽考作人，特隆學校，凡所以養士之恩、教士之法，無不備至，蓋以士爲四民之首。人之所以待士者重，則士之所以自待者益不可輕。士習端而後鄉黨視爲儀型，風俗由之表率。務令以孝弟爲本，材能爲末，器識爲先，文藝爲後；所讀者皆正書，所交者皆正士，確然於禮義之可守，惕然於廉恥之當存。惟恐立身一敗，致玷宮墻；惟恐名譽雖成，負慚衾影。如是斯可以爲士否？或躁競功利，干犯名教，習乎異端曲學而不知大道，騖乎放言高論而不事躬行，問其名則是，考其實則非矣。

然學校之隆，固在司教者有整齊嚴肅之規，尤在爲士者有愛惜身名之意。士品果端，而後發爲文章，非空虛之論，見之施爲，非浮薄之行，在野不媿名儒者，在國即爲良臣，所係顧不重哉！

至於爾兵民，恐不知學校之爲重，且以爲與爾等無與，不思身雖不列於庠序，性豈自外於倫常。孟子曰：「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弟之義。」又曰：「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則學校不獨所以教士，兼所以教民。若鬻宮之中，文武并列，雖經義韜略所習者不同，而入孝出弟，人人所當共由也。士農不異業，力田者悉能敦本務實，則農亦士也。兵民無異學，即戎者皆知敬長愛親，則兵亦士也。

然則庠序者，非爾兵民所當隆重者乎？端人正士者，非爾兵民所當則傚者乎？孰不有君臣父子之倫？孰不有仁義禮智之性？勿謂學校之設止以爲士，各宜以善相勸，以過相規，向風慕義，勉爲良善，則氓之蚩蚩，亦可以禮義爲耕耘；赳赳武夫，亦可以詩書爲甲胄，一道同風之盛，將復見於今日矣。

弘曆《御製樂善堂全集定本》卷一《修道之謂教論》 道之大原出於天，稟乎天之命以爲性，而因乎性之良能以爲道，故率性之謂道，實天地自然之理也。然性無不善，感於物而動則有欲，欲日以引，而道或有所不行。上天眷命，作之君師，使有以節民之情而復性之善，以行其道，故曰修道之謂教，非道之外別有所謂教也。蓋人稟五行二氣之靈，首萬物而具五性，仁義禮智之德、忠信孝弟之行，皆備於我。然聖者能之，而賢不肖則有過不及之差焉。古昔聖王之治民也，漸之以仁，摩之以義，節之以禮，和之以樂，薰陶涵養，使德日進而道自修，自十五入學，廸以性之所固有，老而靡他焉。故仁讓之風周於十室，而人民惇厚，後世莫及。蓋教之以孝友睦婣任卹之行，而仁道行矣；分貴賤，定上下，明賞罰，辨等威，而義之爲教行矣；鄉飲社會，以及冠婚喪祭莫不有禮，而禮之爲教行矣；師友以解其惑，學校以導其趨，而智之爲教明矣。立此四教而使民日就月將，無詭異之習、詐僞之萌，而信之爲教得矣。故君師之責修，而道乃不虛。

三代以下，致治之盛，如漢之文帝、唐之太宗、宋之仁宗，皆朝乾夕惕，勤勞匪懈。然不圖其本而務其末，徒有惠愛之政，而無教養之實，方之漢唐則令主，比之三代則庸君。此無他，教不能行，則道無由明於天下也。夫天無不賦以性之人，則天下無不能率道之人，人君果能明德以新民，修道以立教，則朝行而暮效矣，何難之有哉！而昏庸之君，自謂不能而不行；英明之君，自謂已能而不屑，此三代之治不可以一日復，而民之固有之道不可以一日明也。夫正身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因民之善以立教，即因我之教以復性，而古先王所爲牖世而覺民者在是矣，其於復三代之治乎何有？

弘曆《御製樂善堂全集定本》卷三《以仁育萬物以義正萬民論》 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陽以生之，陰以成之。生，仁也；成，義也。陽以時出布施於上，以主歲功；陰入伏於下，而時出佐陽。是以陽開陰闔，春温秋肅，而萬物生生不息於乾覆坤載之中：此天地之大用也。聖人法天而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亦必仁義兼施，德禮相維，然後能致大順大化，以成參天地、贊化育之功。故《通書》曰：「以仁育萬物，以義正萬民，以見聖人與天道無二也。」

蓋古昔聖王制治保邦，其養民也，爲之分田樹畜，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使之饑饉有備，祁寒有禦；網罟佃漁以取山澤之利，衣服宫室以安其體，舟楫服牛乘馬以逸其身。仁以育之者至矣。又恐養而不教則近於禽獸，於是制庠序學校以教之，使知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有不率教者，爲鄉遂寄棘之法以糾之，爲嘉石圜土之罰以懲之，終不移而後附於刑。其以義正之者又如此。於時之民，泯知識而順則者，遍於作息耕鑿之倫；被聲教而暨訖者，屆乎東西朔南之遠。是以黎民於變而教化大行。

不然者，仁育而不義正，則民即於慆滛；義正而不仁育，則民苦其嚴急。二者本相資以爲用也。後世人君施一二善政於民，曰：「此仁育也。」然其實惠於民何有焉！甚者以刑殘民，以罰困民，曰：「此義正也。」則民反受其毒而生靈苦病矣。故仁育義正，君人者治世之大本，位天地，育萬物，皆由是以達之耳。

弘曆《御製樂善堂全集定本》卷八《恭跋性理精義》 夫欲致天下於熙皞，振風俗於隆古，煥禮樂於三代，興孝弟於十室者，必本之於崇王道。而王道之崇，則又在於尊儒學。古昔聖王之治天下也，設爲庠序學校以教之，每歲孟春，道人以木鐸徇於路。《戴記》：「司徒修六禮以節民性，明七教以興民德。」凡所以重教化之道，致天下於文明者也。我聖祖仁皇帝崇儒重道，仁民育物，興學校，舉孝弟，勵風俗，崇禮讓，凡古昔聖王所以治天下之道靡不畢舉，而又諄諄勉勉，默契夫堯舜之授受，孔孟之心傳，謂有宋諸儒上繼絶學，下開來裔，實有功於世道人心。乃因《性理大全》之書，删去冗雜，摘取精要，命儒臣斟酌損益，而親爲折中之，乙夜披覽，歷久成書，勒序簡端，以詔後世。偉矣哉！自三代以來，未嘗有也，雖漢明帝之幸辟雍，唐太宗之講太學，不過取美於一時，又何能開示天下後世，爲儒學之宗主，接堯舜之心傳，實政鴻名輝燦於振古哉！

弘曆《御製樂善堂全集定本》卷九《擬程明道請修學校尊師儒取士劄子》 臣聞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聖人得一以爲天下貞。故天地之大無不覆幬，而春夏秋冬分其序，山川河嶽效其靈。天地惟以一元之氣主之而已矣。聖人之德無不光被，而三公六卿分其職，百司庶吏效其勤，聖人亦惟恭己南面而已矣。何則？大本已立，而所任者得其人也。古昔聖王之治天下，少則習之業，長則才諸位，是以人君南面正位而人稱其官，天下以治，萬邦以寧，與天同意者也。有宋五星聚奎，實主文治，而教化未興，郅治未隆者，蓋事不師古，未得其道耳。臣愚以謂使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必先於取士。取士之道，在於興學校。而學校之

興，又在於尊師儒。請條其事陳之於左：

《記》曰：「司徒修六禮以節民性，明七教以興民德。」《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又曰：「若有恒性，克綏厥猷。」惟后三代，而上未有不明道重師以覺斯民者也。秦漢以降，聖學不明，異端蜂起，各守師說，簧鼓於世，是以上無以持一統，而愚民不知所遵守。爲今計者，莫若尊明正道，選天下之賢才，擇其學業大明、體用醇備者，以爲太學之師，其餘以爲天下郡縣之師。不數年間，郡縣州里皆有英俊之士矣。此興學校之必在於尊師儒也。

古者王公以下，至庶人之子弟，自八歲而入小學，教之以灑掃應對、禮樂射御書數。及其十有五年，然後入大學，而教之以窮理正身、修己治人之道。是以國有學，鄉有校，黨有庠，凡所以教民於幼稚，以成其德而正風俗也。漢唐以後，學校爲具文，無教養之實。願陛下申命有司，俾州縣各立學校，鄉學則散處於鄉，以教八歲以上之小學，擇其最者，以教大學成人之士，取民之俊秀者充弟子員，則民知禮義廉恥而賢才可得矣。師儒立而正道明，學校修而人才衆，然後使郡縣各以其學之子弟舉其賢者貢之京師，萃之太學以考其才，任之以事以觀其績，察其善否而黜陟之，則天下之英俊皆登於朝，而取士之道得矣。此取士之必在於興學校也。夫如是，則賢人在朝，風俗隆美，使天下後世謂陛下爲有宋致治明主，子孫承之，萬世永賴，臣不勝欣幸！

弘曆《御製樂善堂全集定本》卷九《擬胡安定置經義治事二齋記》 學校爲養才之地，所以淑其性情，俾歸於道德，明禮義廉恥之習，興孝弟慈讓之行，以備國家異日之用。古者百官得其人，萬事得其理，未有不由於斯也。今天子聖神，宰輔賢明，建中出治，使天下郡各立學，學有教授之員，以誘廸秀民。膺斯職者，宜體君相牖民覺世之心，彰古聖成德達材之教，講明正學，陶冶羣英，方爲無忝。余承命來是邦，爲多士師，敢不殫盡心力，以佐休明，謹就學中立經義、治事二齋。其有學識開通，潛心義訓，能辨同異，不乖正道者，入吾經義齋，相與講求至是，而浮泛剽竊，持其偏見者不與焉。農田、水利、會計、邊防，事之不可不治者也，明於此者，入吾治事齋，相與究切實用，而拘牽不通，與夫俗士功利之談不與焉。蓋明經所以立本，治事所以達用。本不固則用何由精，而用之所以能達端，惟本立是賴。二者雖不可以分而教者，當各就其性之所近。多士尚體予意，窮經者必因經以明事，治事者必因事以求經，體用兼修，本末一貫，而不爲空言，則豈惟不負教者諄諄之苦心，將見才成德立，濟濟彬彬，異日立朝廷之上，引經執禮，守正不阿，贊治分猷，天工能亮者，皆吾黨之士也。多士勉乎哉！

紀昀《紀文達公遺集》卷一四《日華書院碑記》 教民之道，因其勢則行之易，拂其勢則行之難。故凋瘵之區，其民方儳焉不給朝夕，其道宜議養，使枵腹而談仁義，是迫以坐槁也，勢不可行。鷙悍之俗，其民方囂淩格鬬而未已，其道宜明刑，使無所懲艾，而迂談詩禮，是硝石之病而藥以參苓也，勢亦不可行。

獻縣於河間爲大邑，土地沃衍，而人多敦本重農，故其民無甚富亦無甚貧，皆力足以自給。又風氣質樸，小民多謹願畏法，富貴之家尤不敢踰尺寸，或遇雀鼠之訟，惴惴焉如臨戰陣。是較凋瘵之區，鷙悍之俗，其施教皆易。然自前明以來，雖科第衣冠蟬聯不絶，終不能與海内勝流角立而分壇坫，其故何歟？蓋謀生之念多，則其力不專；自守之念多，則其願易足。或棄去不惜，或少有所就，不復多求，半途之廢，固事理之必然也。乾隆四十三年，莆田黄公來宰吾邑，乃慨然有志於學校，謂《書》稱「既富方穀」，而《記》稱「忠信之人可以學禮」，獻邑物阜而俗淳，足以興教，而囿於所習弗竟業，是猶子弟有可教之資，而父兄弗董以成也，其責在司牧。從前莅斯土者，借鄉校爲郵舍，久而竟郵舍視之，是有名而無實。且膏火無所出，師席久虚，生徒散絶，亦無怪無以善其後。乃割俸於城東北隅買隙地，建講堂學舍四十餘間，又置腴田四頃餘，拔邑人子弟聰穎者，延天津邵君玉清爲之師。邑人踴躍以趨，庚子鄉試，預選者七人，爲向來之所未有。爲其事必有其功，殆信然歟！邵君爲余壬午所取士，既主斯席，乞余文以記其事。余邑人也，嘗病族黨之中人人可以讀書，而不卒業者十之五六，又嘗愧在里閈之中稍爲先達而不能獎勸後進，使繼日華絃誦之遺風。黄公乃能振興文教，釋余心之所歉，是不可不勒諸貞珉，以垂久遠，用不辭而爲之記。若夫窮經汲古，努力殫心，不囿於小成，不雜以歧務，以勉副循良善俗之意，是在邑之髦俊，余尤拭目望之。

汪中《述學・與朱武曹書》 汪中再拜武曹足下。曾子有言：「往而不返者年也。」中往與成裕足下相見，序其歲，相次以九年，惟足下無家室人事之累，年壯而身逸，則其爲學也易矣。有遠見之識，有淳篤之性，有力學之志，有父兄朋友之益，是天以儒者之業責武曹也，不可以不勉。《傳》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荀卿子曰：「鍥而舍之，朽木不折。鍥而不舍，金石可鏤。」盛年不再，日力可惜，願足下之循序而持久爾。中嘗有志於用世，而恥爲無用之學，故於古今制度沿革，民生利病之事，皆博聞而切究之，以待一日之遇。下至百工小道，學一

術以自託。平日則自食其力，而可以養其廉恥。即有饑饉流散之患，亦足以衛其生。何苦耗心勞力，飾虛詞，以求悦世人哉。此吾貌然常有獨學之憂，而願與足下勉焉者也。凡端臨書所已及者不復言，足下可取視之。前期相見，未知何日，竊在下風，以俟嘉譽。中再拜。

王崧《樂山集》卷下《原學》　有教然後有學，始於唐虞，備於成周，壞於春秋、戰國，滅於秦始皇帝。漢以後，掇拾殘賸，而亦倏興倏廢。乃至於教者不知所以教，學者不知所以學。洪荒之世，天下猶未平，堯舉舜敷治，禹平水土，稷教稼穡。慮其飽煖逸居近於禽獸，於是契爲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尚書》所謂「五典」，《中庸》所謂達道，司徒以之教，而百姓即以之學。夏、商二代損益之而愈詳，及成周而大備。《周官》、《弟子職》、《尚書大傳》、《食貨志》、《白虎通》諸書具載其法。王氏應麟纍括其文，而爲之説曰：「古者無一民不學也。二十五家爲閭，閭同一巷，巷有門，門有兩塾，上老坐於右塾，爲右師；庶老坐於左塾，爲左師。出入則里胥坐右塾，鄰長坐左塾，察其長幼揖遜之序。新穀已熟，餘子皆入學，距冬至四十五日始出學，所謂家有塾也。正歲孟月之吉，黨正社禜之會，讀法飲射，無非教也。弟子之職，攝衣沃盥，執帚掃灑，饌饋陳膳，執燭奉席，無非學也。」王氏之言如此。先王之制，有小學，有大學。先入小學，見小節，踐小義，後入大學，見大節，踐大義，陶淑其性情，使不放溢於五典之外，而尚德絀惡，辨論官材之政寓焉。唐虞三代，上有敷教之典，下無不學之人，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故比屋可封，而刑措不用。周道衰，王迹熄，莊王之世，其詩有曰：「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縱我不往，子寧不嗣音？青青子佩，悠悠我思，縱我不往，子寧不來？挑兮達兮，在城闕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學校之廢，此其漸矣。越百數十年，周原伯魯不説學，閔子馬曰：「周其亂乎！」夫必多有是説，而後及其大人，大人患失而惑曰：「可以無學，無學不害。不害而不學，則苟而可。於是乎下陵上替，能無亂乎？」其後二百餘年，趙武靈王胡服騎射，命周紹傳王子，而戒之曰：「勿令溺苦於學。」其後一百餘年，秦莊襄王楚，質於趙而歸，孝文王使之誦，對曰：「少棄捐在外，嘗無師傅所教學，不習於誦。」王罷之。莊襄王者，始皇帝父也。始皇帝并天下，用李斯言，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棄市。所不去，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欲有學法令，以吏爲師。又謂諸生在咸陽者，爲訞言以亂黔首，使御史案問，皆阬之。於是古先聖帝聖王立教興學之制，掃地盡矣。夫一氣不頓盡，一形不頓虧，天下之人，無貴賤無賢愚，皆囿於學。苟欲一旦滅之，勢有不能。《子衿》，鄭風也，鄭邇王畿，其風如是，弊必始於王朝，而後浸淫於列國。然味《詩》言，不過學校之士怠荒其業而已，未至朝野上下無道揆、無法守也。衛甯武子聘魯，魯文公與之宴，爲賦《湛露》及《彤弓》，不辭又不答拜。魯使行人私焉，對曰：「臣以爲肄業及之也。」武子之言，雖以讌歌《詩》之不當，然曰肄業，可見當時士大夫之尚務於學矣。原伯魯、周大夫也，大夫而不説學，上何以臣君，下何以治民？閔子騫之言，豈獨爲一人憂之？慮世風之愈趨愈下也。武靈王國於北邊，利用胡服，勿令王子溺苦於學，恐其妨於騎射耳。上行下效，久而相沿。秦子楚質於其國，而染其俗，是以無師傅教學，不習於誦。孟子告齊魏之君，謹庠序之教，申孝悌之義，則其國中教義猶存，特有所未善，故欲其謹之申之。迨武靈王之風，因子楚爲質而流入於秦，生始皇帝。語有之曰：「其父報讐殺人，其子必巨行刦。」有不習於誦之父，宜其有焚書阬儒之子矣。《易》曰：「履霜堅冰至。」此之謂也。

夫聖人之所爲教，非人所難能而强之使學也，其道本於天，其性具於人，廢於朝廷，可以興於草野。孔子以布衣設教，門弟子謹記所言，爲《論語》之書，首曰「學而時習之」，但言學，而不言所學維何，固以孔子所謂學，上承《書》之五教也。試取《書》、《論語》之文而連綴之，曰帝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子曰：「學而時習之」云云。其義適合。不然，學稼學圃，皆可謂學，況陰陽名法，道德之多端哉！昔人詩云：「天不生仲尼，萬古如長夜。」孔子繼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以立教，制作《六經》，而七十子傳其學。春秋、戰國之所壞，始皇帝之所滅，賴七十子之徒轉相授受，奔竄於戎馬兵戈之際，隱遯於坵園巖谷之中。秦滅漢興，除挾書之禁，重立學官，若伏勝、申培、轅固、韋孟、田何、賈誼、董仲舒之儒，其學皆出於七十子之徒。文、景、武相繼，諸經皆立博士，置弟子員。然所教者章句訓詁之末，所學者利禄仕進之資，尊聖人之經，而不行聖人之道，唐虞三代之隆，究不可復。所幸道載於經，經傳於世，師弟授受，不敢失墜。孔門之於經也，雖有簡編相付，而其義則師以口宣，弟以默識，流傳至漢，迺漸著爲書。書者，器也，道之所寓也。道亡而器存，猶可考見先王之道。是以學者寶之。

乃歷代之書，亦時聚時散，時多時少。隋牛宏上表，請開獻書之路曰：「昔周德既衰，舊經紊棄，孔子以大聖之才，開素王之業，憲章祖述，制禮刊《詩》，正

五始而修《春秋》，闡《十翼》而宏《易》道。及秦皇馭宇，吞滅諸侯，先王墳籍掃地皆盡，此則書之一戹也。漢興，建藏書之策，置校書之官，至孝成之代，遣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詔劉向父子讐校篇籍，漢之典文於斯爲盛。及王莽之末，並從焚燼，此則書之二戹也。光武嗣興，尤重經誥，未及下車，先求文雅。至肅宗親臨講肄，和帝數幸書林，其蘭臺、石室、鴻都、東觀，祕牒填委，更倍於前。及孝獻移都，吏民擾亂，圖書縑帛皆取爲帷囊，所收而西，裁七十餘乘，屬西京大亂，一時燔蕩，此則書之三戹也。魏文代漢，更集典章，皆藏在祕書，內外三閣，遣鄭默刪定舊文，論者美其朱紫有別。晉代承之，文籍尤廣，晉祕書監荀勖，定魏內經，更著新籍。屬劉石憑陵，從而失墜，此則書之四戹也。永嘉之後，寇竊競興，其建國立家雖傳名號，憲章典禮寂滅無聞。劉裕平姚，收其圖籍，《五經》子史纔四千卷，皆赤軸青紙，文字古拙，並歸江左。宋祕書丞王儉依劉氏《七略》撰爲《七志》，梁人阮孝緒亦爲《七録》，總其書數，三萬餘卷。及侯景渡江，破滅梁室，祕省經籍雖從兵火，其文德殿內書史宛然猶存。蕭繹據有江陵，遣將破平侯景，收文德之書，及公私典籍，重本七萬餘卷，悉送荆州。及周師入郢，繹悉焚之於外城，所收十纔一二，此則書之五戹也。後魏爰自幽方，遷宅伊洛，日不暇給，經籍闕如。周氏創基關右，戎車未息，保定之始，書止八千。後加收集，方盈萬卷。高氏據有山東，初亦採訪，驗其本目，殘缺猶多。及東夏初平，獲其經史，四部重雜，三萬餘卷，所益舊章五千而已。今御出單本，合一萬五千餘卷，部帙之間，仍有殘缺，比梁之舊目，止有其半。至於陰陽河洛之篇，醫方圖譜之説，彌復爲少。臣以經書自仲尼迄今，數遭五戹，興集之期，咸仰聖代。今祕藏見書亦足披覽，但一時載籍須令大備，不可王府所無，私家乃有，若猥發明詔，兼開購賞，則異典必致，觀閱斯積。」牛宏之表，載在本傳，所陳五戹，惟第四戹之害最大。何也？書之傳於世，不徒簡編，而要貴明其義。自七十子承師學以教弟子，諸經授受，各有源流，綿綿延延，迄於兩漢、西晉，宛如世系譜牒，高、曾、祖、禰、子、孫、曾、玄，未嘗曠絶。暨惠懷之亂，京華蕩覆，五胡雲擾，元魏周齊相繼分疆。彼其兵燹所及，師儒典籍固已靡有孑遺，即建國小安之代，亦不能崇重搜訪，由其先世未聞聖教，故魏道武帝問博士李先曰：「天下何物最善，可以益人神智？」對曰：「莫若書籍。」帝曰：「書籍凡有幾何？」對曰：「自書契以來，世有滋益，以至於今，不可勝計。」乃命郡縣大收書籍。孝文徙都洛邑，祕府之中，稍以充實。爾朱之亂，散落人間。由此觀之，牛宏所謂永嘉之後，寇竊競興，憲章禮樂寂滅無聞者，良不虚已。秦皇焚書阬儒，而漢高興學，王莽末之焚燼，孝獻時之播蕩，一則光武校集，一則魏文采掇，滅之距興，皆爲時不久。惟晉自懷愍以後，典章文物淪亡者，幾三百年。其時南朝五氏諸臣皆中原苗裔，然溺於詞章，而不求先聖之學。李延壽《北史・儒林傳》備叙南北諸儒之學，皆出於漢儒。要之，愈傳而愈失，故其著述不顯於世。隋文雖納牛宏之言，搜討異書，總集編次，然書僅存而義已亡。唐賢韓愈略能言之，而所傳不廣。於是七十子之學，承教於孔子者，無復存焉已。

且夫聖帝聖王欲使天下之人皆明五品之倫，故設爲庠序學校以教之。《記》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又曰：「天下之達道五，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然則教所以修道，學者學此而已矣。」經傳所載太學、西學、辟雍、成均、上庠、下庠、東序、西序、東膠、虞庠、瞽宗、頖宫之制，入學、出學、視學、釋奠、釋菜、合舞、合聲、習舞、習樂、受成之禮，四術、三物、五禮、六樂、八刑、十二教、六禮、七教、八政之目，無非用以廣明倫之學。孟子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又曰：「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可知人倫明，而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舉，在於此道，雖出於天命而孔子垂教，但稱文、行、忠、信，《詩》、《書》、執禮，至性與天道，弟子不可得聞，謂下學可以上達也。昔子貢問子石：「子不學《詩》乎？」子石子曰：「吾暇乎哉？父母求吾孝，兄弟求吾弟，朋友求吾信，吾暇乎哉？」子貢曰：「請投吾《詩》以學於子。」公明宣學於曾子，三年不讀書，曾子曰：「宣子居參之門三年，不學何也？」對曰：「安敢不學？宣見夫子居親庭，叱咤之聲未嘗至於犬馬，宣説之，學而未能。宣見夫子之應賓客，恭儉而不懈惰，宣説之，學而未能。宣見夫子居朝廷，嚴臨下而不毀傷，宣説之，學而未能。宣安敢不學而居夫子之門乎？」由二子之言觀之，可知聖門之學在於躬行，而《詩》、《書》、禮樂之文，則藉以正其所行之得失。故子路「何必讀書」之語，夫子斥其佞。三代以上，學有淵源，師之所教，證之於書而益明。三代而下，淵源既竭，教無所承，非讀書無以爲學。東晉以後，并訓詁之師而亦亡之，書之義且不能明，復何望於躬行也哉！唐虞三代之設教興學，譬夫營建宫室，其地則爽塏高敞也，其材則堅固豐隆也，其工則精良也，門序堂廡寢息之廬、游觀之所，以及庖廩井廐無一不具，家之老幼範圍於中。春秋戰國時，家人或散佚於外，而此宫室也蟲鼠侵蝕之，禽畜踐踏之，丹堊之漫漶者有矣，墉垣之摧崩者有矣。數百年有壞無修，秦皇一出，如

風雨之震撼，水火之焚漂，累代所營建，遂蕩然而無餘。漢氏反秦所爲，抉剔榛莽，得其朽棟敗椽、敝瓦破石，想像規模，粗構院宇以飾觀瞻，而且成毀無常，吁！可嘆也夫！

阮元《揅經室一集》卷二《國史儒林傳序》 昔周公製禮，太宰九兩繫邦國，三曰師，四曰儒，復於司徒本俗，聯以師儒，師以德行教民，儒以六藝教民，分合同異，周初已然矣。數百年後，《周禮》在魯，儒術爲盛，孔子以王法作述，道與藝合，兼備師儒。顔、曾所傳以道兼藝，游、夏之徒以藝兼道。定、哀之間，儒術極醇，無少差繆者此也。荀卿著論，儒術已乖，然《六經》傳説各有師授。秦棄儒籍，入漢復興。雖黄老刑名猶復淆雜，迨孝武盡黜百家，公卿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學矣。東漢以後學徒數萬，章句漸疏，高名善士半入黨流。迄乎魏晉，儒風蓋已衰矣。司馬、班、范皆以儒林立傳，叙述經師家法，授受秩然，雖於《周禮》師教未盡克兼，然名儒大臣匡時植教，祖述經説，文飾章疏，皆與《儒林傳》相出入。是以朝秉綱常，士敦名節，拯衰銷逆，多歷年所，則周魯儒學之效也。兩晉玄學盛興，儒道衰弱，南北割據，傳授漸殊。北魏蕭梁義疏甚密，北學守舊而疑新，南學喜新而得僞。至隋唐《五經正義》成，而儒者鮮以專家古學相授受焉。宋初，名臣皆敦道誼，濂洛以後，遂啓紫陽闡發心性，分析道理，孔孟學行不明著於天下哉！《宋史》以《道學》、《儒林》分爲二傳，不知此即《周禮》師儒之異，後人創分而闇合周道也。元、明之間，守先啓後在於金華，洎乎河東、姚江，門户分岐，遞興遞滅，然終不出朱、陸而已。終明之世，學案百出，而經訓家法寂然無聞，揆之《周禮》有師無儒，空疏甚矣。然其間臺閣風厲，持正扶危，學士名流知能激發，雖多私議，或傷國體，然其正道實拯世心。是故兩漢名教得儒經之功，宋明講學得師道之益，皆於周孔之道得其分合，未可偏譏而互消也。我朝列聖道德純備，包涵前古，崇宋學之性道，而以漢儒經義實之。聖學所指，海内嚮風，御纂諸經兼收歷代之説。四庫館開，風氣益精博矣。

國初講學，如孫奇逢、李容等，沿前明王、薛之派；陸隴其、王懋竑等，始專守朱子，辨僞得真；高愈、應撝謙等，堅苦自持，不愧實踐；閻若璩、胡渭等，卓然不惑，求是辨誣；惠棟、戴震等，精發古義，詁釋聖言。近時孔廣森之於《公羊春秋》，張惠言之於《孟》、《虞》、《易》説，亦專家孤學也。且我朝諸儒好古敏求，各造其域，不立門户，不相黨伐，束身踐行，闇然自脩。嗚呼，周魯師儒之道，我皇上繼列聖而昌明之，可謂兼古昔所不能兼者矣！

童槐《今白華堂文集》卷一六《柳汀義學記代》 吾嘗謂成周閭塾之制，可使天下無不學之人，然必與鄉遂井田相輔乃得行。東遷以後，良法盡廢，所稱「八歲入小學，十年就外傅」，蓋家自爲之，而上老、庶老坐巷中左右塾以教者，稀見於經傳，則自周衰，列國已無從而行此矣，況後世哉！古今有治人無治法，惟學亦然，苟爲之制，而又得有明道義、習教事者，其人則庶乎雖今猶古。曩余宰臨海，因邑舊有小學三，爲興復之，俾收教孤貧家子弟，比視若有效者。既調鄞，思就城四門近遠設義學四。明年冬，捐廉倡率，里士訢然競助，經之營之，規制閎備，四學以次考成。此其近南城者，曰柳汀義學，因地之名以名也。定額師三人，徒六十人，他學稱是。鄞籍視臨海人户尤繁，俗雖阜度，其貧無資而預此者，猶千百之什一，其能使人無不學如古閭塾耶？雖然，學所以化民成俗，古之教小子，自洒埽應對及於禮樂射御書數，其本愛親敬長，其節隨行隅坐，循循然習其事，安其心，既長而深究其理，即以闚聖賢之域無難。其或質不足以有造，而徙業爲農商工賈，則亦知禮義，崇廉恥，言必忠信焉，行必篤敬焉，寖被寖廣，以至於未嘗學者争慕效焉。如是而欲俗之無涪不可得也。蓋風化者治之要，余之爲此，豈徒以煦濡孤寒小兒，俾略識文字、記姓氏哉！且使學而化性起僞，雖其尤穎異之資，能鶩是以弋取一切，滋足爲風俗患，故余尤兢兢於是，而以爲必師之得其人。鄞在宋慶曆、淳熙間，大儒迭興，率處隱約以教誘里子弟，使東海一變爲鄒魯，故至於今學者頌諸先生之功弗衰。

陶澍《陶文毅公全集》卷三三《重修金沙書院碑記》 天下之人才萃於京師，首善之太學，而郡邑之人才，鄉校所不能偏育者，又輔之以書院。書院之廢興，人才之聚散因之，即一方之風化繫焉。余自翰林出官蜀晉，宦轍所至，雖未敢遽謂能化民成俗，而於勸學造士之道，每兢兢藉爲先務。乙酉夏，自皖江移節蘇閶，即飭各守令經理書院，以廣我國家作人之化。而金壇爲鎮郡屬邑，人文之盛，炳耀熙朝，意其後先濟美，必有今不異於古所云者。丙戌秋，門人戴開文諭是邑，以俸滿保薦來謁，詢知金壇自乾隆乙巳刱修書院，歲久傾圮，士子幾無肄業之地。因諭開文：讀聖賢書，凡職所當爲，務盡心力，況教官職司訓課，董率士紳，雖金沙舊無監院，而修廢舉墜不得諉爲異人任也。開文回任後，即與邑之孝廉馮調鼎等十餘人謀所以更新之，邑令毛德輝損廉爲倡，士紳響應，相與同心鳩工庀材，自春徂秋完繕。有未竟者，署令周恭壽復竭力以亟其成。共計用銀若干，而齋堂煥然一新，墻垣益堅以固矣。適周署令因公來省，乞言以刊諸石。

余維書院之設，非徒以爲名而已，在乎守土者時與邑人士相見，勸之以孝弟忠信，迪之以禮樂詩書，經明行修，日新月盛，比户有絃歌之美，青衿無佻達之譏，斯風化成而治績茂焉。周令既蕆茲事，宜定條教，立課程，偕學官進諸生，宣主上德意，鼓勵人才，俾知果行育德，期至於聖賢之域，將鄭孔之經疏、韓歐之文章、司馬文富之勳猷尚有未足爲諸生進者，化民成俗之要其在斯乎。願與多士共勉之。

胡培翬《研六室文鈔》卷六《送程中允春海之任貴州學政序》 貴州於古爲荒服，元明而後始隸版圖，其地跬步皆山，其俗朴椎少文，殊方雜處，伏莽之釁前代時有。國朝以來乂安向化，然茲地之需教育尤急矣。道光三年春二月，天子以右中允程君爲貴州學政。程君學博而行方，性和而守介，自經史、天文、地理以及百家九流之書罔不通究，又以其餘寄情於吟詠，文詞瑰瑋，書法亦雄駿。當命下時，人咸謂黔之人士幸得楷模，特牂山瞥水僻壤未足盡中允之才，不知上之擇能任使，以激厲化導者意深遠也。古者施教之方不因地異，成周造士以《詩》《書》禮樂，而比閭族黨之所書，不曰德行道藝則曰敬敏有學，無異教也，無殊俗也。後世科舉之法屢變，明驅天下士習爲制藝，我朝功令仍之，蓋欲士子因文求道，沈潛乎經訓，參究乎載籍，以得夫聖賢所以立言之旨，以淑其身心，而發揮於事業。而陋者乃徒於制藝中求制藝，雷同勦説，師師傳效，甚至《六經》、子史終其身不一寓目者所在皆有。矧黔去京師遠，見聞所囿，其能窺四庫之美富者不亦鮮歟？孔子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其對魯公言擇執之目，亦以博學爲先。顔子曰：「博我以文。」子夏曰：「博學篤志。」學不博則無以擴所知而進於高明光大之域，聖門之教莫急於是。中允其以向所肄習者爲黔士勖，使且闌夜郎之國文學比於鄒魯，是則上所以嚮用君之意也夫！

劉開《孟塗文集》卷二《學論上》 天下人心風俗之所以轉移者，無他也，視學之明晦而已矣。夫學者，修之一室而措諸當世，成於一時而應於久遠者也。政治之污隆，人才之升降，未有不自此出也。

昔者明代之末，天下爭爲講章語録之學，束三代、兩漢之書不觀，其君子以高論爲賢，其庸流以道聽成習，業病於空疏，功廢於苟簡，學術之獘甚矣。然當時賢才輩出，氣節功業卓越今古，是何也？天下之學皆以躬行實踐爲先，爲士者莫不宗法程、朱，以砥礪於實用，故學雖不博而行誼不愧古人，即私淑陽明者，亦皆有奇節偉行之可稱，彼其觀感之效，切於稽古之功也。

我朝治教休明，淹通宏博之士相繼而起，一改前代固陋之學，於《易》則採漢經師之遺，於《尚書》則糾僞孔傳之失，於《禮》則探賈、鄭之奥，於《春秋》則破孫、胡之鑿，於《詩》則折衷《小序》、《集傳》，而兼核草木鳥獸蟲魚之名。其用意可謂勤矣，援據可謂富矣。然詳於名物度數，而或略於義理之是非。其後嗜古者益以博爲能，以多爲貴，而不顧理之所安，厭故而喜新，以功令所載爲泛常，以先儒所言爲迂濶，於是獵奇好異之習興，而躬修心得屏而不論。因之以進取，加之以希時，紛華奪其外，利欲亂其中，而所謂學術者不可言矣。是以人才衰敝不克振起，習俗日以浮薄。天下之士能取科第者足以爲才矣，而不通治術無傷也；有多聞博辨者足以稱賢矣，而立身之有虧無損也。驟而語以忠信廉節之事，則驚愕而不欲聞；詢以家國天下治安之計，則茫無一得。是非智量之果不如昔也，其病起於學之不明，而士不以躬行實踐爲事也。

夫不以躬行實踐爲事，則名節不足重，而道德文章功業舉皆爲無用之具，而可以不必致力，唯取利禄之便於身而已。此乃學之所以壞也，世風之難淳，未必不由此也。夫所取於學古有獲者，爲能多識前言往行以淑其躬也。今之君子不師古人之言行，而唯剽竊是從，排擊是務。夫道無不在，漢、宋儒者之言，皆各有所宜，不可偏廢也。而程、朱所以爲後世宗者，以其所嚴辨者皆綱常名教之大、禮義廉恥之防，是非得失之介，可以激發心志品節性情，所係於日用出處者甚切。故國家禮之重之，布其説於甲令，用以扶植世道、綱紀人倫。今也寸長之人，皆厭薄程、朱而口不稱，豈朝廷所以崇學教士之意乎？且世之言漢學者，皆宗康成矣。康成德足以長人，智足以避禍，節足以勵俗。彼之所知也，不慕其名德而但取其記誦之精，此可爲善學康成者乎？且朱子之與康成，固異世相需者也。有得於先聖之微言者，不可遺前代之禮制；有識量之淵雅者，不可無道義之權衡，二者恒相需爲用。今不各從其善，而徒挾門户之私，是所争者小而所失者大也。夫勤搜廣採之有功，不如從容涵濡之所得爲多也；異文軼字之資人者淺，不如流風遺韻之入人者深也，故趙岐以季札諸賢爲準程而所成不朽，韓愈取法於孟子而爲百世師。夫以先儒爲不必法者，其志行必不能越乎流俗也，志行不越乎流俗，則學爲無用，措諸當世不足以濟人，應於久遠反足以壞俗，而君相何以收得人之效哉？

吾願天下有風教之責者，考政治污隆之由，察人才升降之故，而以學爲急焉。略明代學士之失而取其行，師國初君子之善而鑑其獘，則人心風俗之所以轉移者，未嘗不有賴也。

劉開《孟塗文集》卷四《與蔣礪堂宮保論治書》 蓋古今圖治之大要，不外人才。人才出處之大端，不過學問政事。夫學何爲者也？所以習爲政也。夫政何爲者也？所以行其學也。二者合之則有以相成，離之則有以相病。然古人未有不合之者也。兵農禮樂講之於平時，用之於旦夕，故學可通於政，仕優則學。周公書見士七十，夕讀書百篇，故政可通於學。是故不知政者，未可與言學也；不知學者，未可與言政也。唯學通於政，故子路之於軍旅，冉有之於財賦，公西華之於賓客，皆熟悉於力學之餘；唯政通於學，故《詩》可以諷諫，《春秋》可以斷獄，《論語》可以致太平，皆得力於從政以後，所謂相須爲用者也。夫學而後仕，則其知有素；仕不廢學，則其能益精，此古人學術所以盛、治功所以懋，而天下所以不枉其才也。

今天下亦猶古也，人才不甚相遠也，其性情、其智識未必盡有異也，而所成皆不如古者，由學與政離而二之也。爲士者日從事於章句聲律，於天下國家之務概不敢知，一旦授之以政，則扞格而不能通；爲上者日勤於案牘之勞，而不知成敗得失之迹、人心風俗之利病，每有舉措，或貽當世之譏，其獎在不通古今，此皆政與學分之過。是二者，其勢非不可以合也，而人各安於所習，故其途日分。夫唯途分，故天下視學與政爲二事。夫既以記誦詞章爲學，以簿書條例爲政，則安得不分爲二事也？是以學與治交不得其用，爲學自不必及夫政，爲治自不遑及夫學，各處日不暇給之勢，而卒以枉用其勞。夫既甘於徒勞，將各致其力之不暇，而何能相須爲用也。匪徒不相用也，且有以相病。專於學矣，則有妨於政；專於政矣，則幾於廢學。夫學與政，本不相妨也，本不能偏廢也，而其勢必至此者，其所謂學者非古人之學，而所謂政者非古人之政也。然則古之道術可知矣，所謂學者，敦實修，求有用而已。古之治術可知矣，所謂政者，識大體，善用人而已。是故修之於己，則約而易明；施之於民，則簡而易從。舉善則衆勸，崇教則俗興。寬而非疏，嚴而非密。御衆不以術而以誠，毋棄大謀細，毋舍重圖輕，毋煩令，毋峻刑，毋急效，毋近名。若是者，不嚴而治行，不肅而教成。以此言學，謂之有用；以此言政，謂之有功。是乃古人所以圖治，而皆先生力之所能。知此者得，反此者失。然而得者少而失者多，何也？天下之奇才異能，盡疲其精以爲文士，此非古人所謂敦實修也；天下之循吏才臣，徒欲奪吏胥之職，此非古人所謂識大體也。於是有苛細以爲勤，迫切以爲能，嚴刻以爲直，先不急之務，敝無益之神，矯而不得其平，高而不近於情。若是者，不學之故。

夫知古而後可以鑑今，知今而後可以法古，知古然後能權事物之宜，知今然後能通天下之變，其功皆由於學，此上與下所俱急也。昔霍子孟之勳勞，無愧於伊尹，而班《史》譏其未學；寇萊公爲相，功在社稷，而張益州亦有微辭。夫霍光之小心持重，萊公之奇才大節，尚不可無學術，然則有用之學問，古名賢大臣所不廢者也。今之公卿大夫，悉心勵治者有人，雅好文藝者亦有人，而每指學問政事爲二途，是始以記誦詞章爲學，以簿書條例爲政也，其不能及古人，安知不由於此？

竊惟先生治高寰宇，功如此其宏，德如此其劭，望如此其重，澤如此其深，而又通知古今，識大體，善用人，則合學問政事爲一，而可以追古人者，先生庶幾克任，非徒所涖之境，民情悅服，比户相慶已也，將使海内之士望風稱美者，日進而有加焉。小子不才，雖不克有成立，樂先生治近前賢，而因以自輸其誠。且開於先生受知最深，迹則疏而義則親，故其進言也，不爲世俗之辭，而獨獻芻蕘之議；不爲一身之得失，而謬及天下之是非。伏望恕其妄而教其愚。幸甚。

戴殿泗《風希堂文集》卷二《章氏義學記》 士居於鄉，必思有以善其風俗。夫風俗之所以善者，以其識義理之人衆也。識義理之人衆，由於自幼漸濡於《論語》、《孝經》之教也。朱文公《小學》尚矣，孰不當涵淹而切究之？今即未能服習於敬身明倫之訓，姑以書册恬淡斯人之性情，而鎮静其浮躁，不亦可乎？讀書識字者，明義理之漸也。居於鄉而欲淳其風厚其俗，則爲之建義塾以教之，誠以拮據貧困無資就學，不可不有術序之遺意，以收宗而敦族也。若章子振齋，其知此意者矣。振齋年止五十，諸所欲爲者多不及爲，齎志以没，常訓其子宗聖曰：「吾族人甚衆，貧而無以就學者不少，吾憫之，欲聚之以義學而力未逮，汝其勉成吾志！」宗聖受命不敢忘，日積月累，夙夜經營，逮十有五年，始成厥事。捐常稔之田三十畝，以爲延師設教之費，□屋十七間，以爲藏焉脩焉之所。告諸宗祠，崇建規制，而謀其可久之方。方宗聖氏之捐學也，有屋三間，係從叔起圭公業，欲售以從事，起圭公曰：「立學亦吾志也，其並捐之。」今十七間中，有三間即起圭公業也。此以見義事可爲，固有不謀而同心者矣。嗣是而後，族人之有□□學者，咸得所從詩書之味，詵詵蒸蒸，其有不化鄙野爲遜順、變獰劣爲祥和者希矣。是則義學之舉，大有功於齠齔童冠之倫，而實爲章氏敦倫訓俗之大關目也。吾見必有忠信，發爲材德，出爲世用，以大其宗，亦駸駸乎蘊蓄於此中矣，所係豈淺鮮哉！夫道人之善必歸諸其親，宗聖之舉，所以成振齋之志，故其事一歸諸振

齋。此固人子之至情，而亦古今之通誼也夫。

左宗棠《左文襄公全集・説帖・藝學説帖》 爲呈具説帖，商請核酌，挈銜匯奏請旨事：

閏五月十九日，欽奉諭旨。「國子監司業潘衍桐奏請特開藝學一科，以儲人才一折，著大學士六部九卿會同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妥議具奏。欽此。」竊藝事系形而下者之稱，然志道據德，依仁於藝，爲形而上者所不廢，經稱「工執藝事以諫」，是其有位於朝，與百爾並無同異。況自海上用兵以來，泰西諸邦以機器輪船橫行海上，英、法、俄、德又各以船炮互相矜耀，日競其鯨吞蠶食之謀，乘虛蹈瑕，無所不至，此時而言自强之策，又非師遠人之長，還以治之不可。

宗棠在閩浙總督任内時，力請創造輪船，並有正誼堂書局、求是藝局之設，所有管駕看盤機器，均選用閩中藝局生徒承充，並未參雜西洋匠在内。洋人每言華人明悟甚於洋人，亦足見其言之不誣也。見聞廣東正紳多延訪深明藝事者課其子弟，此風一開，則西人之長皆吾華人之長，不但船堅炮利可以制海寇，即分吾華一郡一邑之聰明才智物力，敵彼一國而有餘。行之數年，各海口船炮羅列，並可隨時分撥協濟，人力物力互相通融，處處銅墻鐵壁，以守則固，以戰則克，尚何處侮之足慮乎！所宜預爲籌策者，船炮之製購宜精也，人才之登進宜廣也。

海上用兵以來，華人於造船製炮之法，講求有日，其精良殆可與泰西各國比。就經費而言，無泰西保險及長途立脚等項虛糜之耗，又較省也。人才惟廣東稱盛，緣紳民仇視泰西，由來已久，如令自相團結，籌兵籌餉，不患無人。無論購製船炮，固可期尅日蔵事；即令其選募成營，用期所長，亦必踴躍争先；而戰於其鄉，勇氣自倍，更無論也。沿海如閩、浙兩省士民之氣稍近疲玩，非督撫切實經理，於勸勉之中益加督責不爲功。至於江南，則漁團不撤，正可資以集事，船可製購撥用，火炮則儲備尚多，且由局增制亦易，人才物力均非所乏也。此言藝學之宜行也。

至原奏所請特開一科之説，則似可無庸置議。緣古人以道藝出於一，原未嘗析而爲二，周公以多才多藝自許，孔子以不試故藝自明，是藝事雖所兼長，究不能離道而言藝，本末輕重之分，固有如此。惟登進之初，必先由學臣考取，録送咨部，行司注册，然後分發各海口效用差委，初署職官，乃憑考覈。立法之初，應由海疆督撫飭委海關道及候補道員，專司察驗考生三代籍貫，具册開報，一呈送督撫，一由督撫咨送學政。其願就文武兩途，由各考生自行呈明注册，聽候學政考試，分别去取，移明督撫傳驗，會同出榜曉示，一面飭司注册，由司飭考生本籍州縣傳知各考生知照。其流寓各考生，即呈由寄籍各州縣開列，加結具文，申送備案。其取中文武兩科藝事各生，均聽各考生自呈，願就何項差使，填注試卷面旁，鈐用文科藝事、武科藝事戳記，以便識别。

大約藝事以語言、文字、製造三者爲要，能通中西語言文字，則能兼中西之長，旁推交通，自成日新盛業。其有取於語言文字者，爲其明製造之理與數，雖不能親手製器，尚可口授匠師，令其製造也。其能製造而不諳文理者，即以武科開列，以之充當末弁，深其歷練，究勝於趨蹌應對，以弓箭槍炮得差缺補署之流也。至於中取額數，以應考數爲斷，大約學額十名，取録藝事兩三名，於學額無所損，而於人才則大有益。省虛文而收實效，自强之策，固無有急於此者。謹畢其愚慮，作爲説帖，敬希同事諸君子覈定，挈銜匯奏，幸甚幸甚。

王韜《弢園文録外編》卷八《徵設香山南屏鄉義學序》 鄉學之設始三代，校序庠，名異而實同，推之於州黨閭里皆有學，其制寖廣。仕而已者歸教於鄉，朝夕坐於門側，門側之堂謂之塾，此即後世義學之權輿。蓋古人出則負耒，入則横經，門塾之學所以束民於禮義，至重也。後世行之，乃及於貧子弟之無力就傅者，然亦具有先王之遺意焉。

粤東香山縣境之西有南屏鄉，距濠鏡四五里許，山巒聳峙，淵水澂迴，允宜挺生異才。鄉中聚族而處者約五千餘人，循古義宜設塾，特無其人爲之倡。容太守純甫自滬旋粤，將裒裒有志於爲是舉。太守少嘗讀書於米利堅者十年，兩試太學，褒然居首，雖西國通儒碩彦，皆遑然退避三舍。今又奉天子命，督率學童出洋肄習，謂非非常之人哉！太守學既有成，因思有以教其鄉之人，務在教育子弟，造就人才，以備他日國家之用。其規模之遠，度量之宏，固非僅取效於一時已也。所擬章程，集思廣益，所籌經費，就衆輸貲，先之以履畝抽徵，繼捐之於富家殷户，務得其平，一鄉之人，無不踴躍。嗚呼！我國家以文治天下，經學昌明，遠軼前代；荒州僻縣，無不設學校，建書院，用以甄别士流，講求實行，顧此皆官學也。

義學者，即以補官學之所不及。一鄉有義學，則一鄉之人皆趨於善。何則？以禮樂詩書之氣默消兇肆於無形，而乖戾之端，邪僻之教，自無由入於其心。其所以優柔觀感者，蓋機至速而用至神也。況乎子弟之貧而無業者，任其

荒於嬉戲，習於游惰，則必至驕很恣睢而不止，梗頑弗率，父兄之憂也，奸莠爲匪，鄰里之累也，其弊率由無義學以爲之歸。誠能鄉設義學，教導有序，則子弟之俊秀可造者得以習文，資秉魯鈍者亦得工於藝，直可使野無遺賢，里無廢人，其效之可覩蓋有如此者。方今朝廷重西學，尚實行，不惜破成格以收奇士，將見義學之中豈無殊尤拔萃之姿，足以破浪乘風，慨然抱宗慤終軍之志，馳驅異域，探求絶藝者？即不然，試之郡邑，列之庠序，登之賢書，貢之朝廷，亦得以黼黻隆平，刻畫金石，以鳴國家之盛，而下足爲里黨光。夫孰非於義學肇其端哉！邇來各直省義學中人才迭出，如浙之周伯棪學士者，固皦然可徵者也。

太守之奮然欲成是舉，其志固非尋常所可限量，而其見亦非僅在區區之富貴利達間。蓋敦風俗，崇教化，育英才，乃其大者遠者，在所宜先也。特是莫或倡之則事不集，莫或繼之則美弗彰。尚望有與太守同志者始終以持之也。不佞樂觀厥成，故敢贅一辭，爲之緣起。仍質諸太守，以諗同人。

劉坤一《劉忠誠公遺集》卷三五《變通政治籌議先務四條摺》 奏爲變通政治，人才爲先，遵旨籌議奏陳，仰祈聖鑒事：

竊臣等欽奉光緒二十六年十二月初十日上諭：「法令不更，錮習不破，欲求振作，當議更張。著軍機大臣、大學士、六部、九卿、出使各國大臣、各省督撫，各就現在情形，參酌中西政要，舉凡朝章國故、吏治民生、學校科舉、軍政財政，當因當革，當省當并，或取諸人，或求諸己，如何而國勢始興，如何而人才始出，如何而度支始裕，如何而武備始修，各舉所知，各抒所見，通限兩個月，詳悉條議以聞等因，欽此。」仰見我皇太后、皇上憂患多難，必欲掃積習以濟時艱，感涕之餘，且愧且奮。

臣等嘗聞之《周易》乾道變化者，行健自强之大用也；又聞之《孟子》，過然後改，困然後作，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者，生於憂患之樞機也。上年京畿之變，大局幾危，其爲我中國之憂患者可謂鉅矣，其動忍我君臣士民之心性者可謂深矣，窮而不變，何以爲國？然則修中華之内政，采列國之專長，聖道執中，洵爲至當。惟是中國貧弱廢弛之弊，或相沿百餘年，或相沿二千餘年，一旦欲大加興革，必須規劃周詳，確有下手之處，然後血氣生而宿痾自去，疣癰決而元氣可支。

竊謂中國不貧於財而貧於人才，不弱於兵而弱於志氣。人才之貧，由於見聞不廣，學業不實。志氣之弱，由於苟安者無履危救亡之遠謀，自足者無發憤好學之果力。保邦致治，非人無由。謹先就育才興學之大端，參考古今，會通文武，籌擬四條：一曰設文武學堂，二曰酌改文科，三曰停罷武科，四曰獎勵游學，敬爲聖(之)〔上〕陳之。

一曰設文武學堂。取士之法，自漢至隋爲一類，自唐至明爲一類，無論或用選舉，或憑考試，立法雖有短長，而大意實不相遠。漢、魏至隋，選舉爲主，而亦間用考試，如董、晁、郤、杜之對策是也。唐、宋至明，考試爲主，而亦參用選舉，如温造、種放之徵召是也。要之，皆就已有之人才而甄拔之，未嘗就未成之人才而教成之。故家塾則有課程，官學但憑考校，此皆與三代學校之制不合。現行科舉章程，本是沿襲前明舊制，承平之世，其人才尚可以佐治安民；(令)〔今〕日國蹙患深，才乏文敝，若非改弦易轍，何以拯此艱危？

然而中國見聞素狹，講求無素，即有考求時務者，不過粗知大略，於西國政治未能詳舉其章，西國學術未能身習其事。現雖舉行經濟特科，不過招賢自隗始之意，止可爲開辟風氣之資，而未必遽有因應不窮之具。考《周官》司徒之職，《小戴禮》、《學記》之文，大率皆以德行道藝兼教並學，學成而後用之。此外見於經傳者，鄉國之學皆兼六藝，大夫之職必備九能；書、禮、干戈，司成並教，寄象韗譯，王制分官；海外圖經，伯益所傳，潤色專對，《論語》所重。又按三代之制，庠序之稱曰士，卒伍之稱亦曰士，實爲文武合一，文武並重之明徵。若孔子兼通文武，學於四夷，尤聖人躬行垂教之彰彰者。此後漢舉使才，唐采回曆，隋志經籍多收方言，明初文科亦兼騎射。欽惟我朝康熙年間，測天造炮，皆用西人；内府地圖，創用西法之經緯綫，此圖所刻銅板，即用東洋銅板之陰陽文。尼布楚界碑兼用三體文字。乾隆年間，《西域同文志》兼列清、漢、蒙古、西番、托忒、回部之書。至於内廷功課，八旗授官，皆系文武兼習。祖宗舊制，洵足爲萬代法程。

今泰西各國學校之法，猶有三代遺意，禮失求野，或尚非誣。其立學教士之要義有三：一曰道藝兼通，二曰文武兼通，三曰内外兼通。其教法之善有四：一曰求講解不責記誦，一曰有定程亦有餘暇，一曰循序不躐等，一曰教科之書，官定頒發，通國一律。大小各學，功有淺深，意無歧異，其考校進退章程，皆用北宋國學積分升舍之法，才能優絀，切實有據，既不虞試官偏私，亦不至摸索偶誤，故其人才日多，國勢日盛。德之勢最强，而學校之制惟德最詳；日本興最驟，而學校之數在東方之國爲最多。興學之功，此其明證。

其學校教法，大率少年者先入小學堂，先教以淺近文理、算法、史事、格致之屬。小學堂又分初等、高等兩種。小學成後，選入中學堂，所學門類甚多，名曰

普通學。如：國教、格致、算學、地理、史事、繪圖、體操、兵隊操、本國行文法、外國言語、文字、行文法等事，皆須全習；惟外國文字，止兼習一國。無論大小學堂皆有講國教一門，皆有學兵隊之操場。日本之教科名曰倫理科，所講皆人倫道德之事。其大義皆本《五經》、《四書》。普通學畢業後，發給憑照，升入高等學堂，習專門之學。自此以後，然後文武分途，或文或武，聽其便；惟文武皆必先習普通。至專門學習文事者，名高等學校。英分經、教、法、醫、化、工六科，又另設專門農、商、礦學。法與英略同。德又另設專門工學。日本高等學校亦分六門：一，法科；二，文科；三，工科；四，理科；五，農科；六，醫科。每科所習學業各有子目。其餘專門各有高等學校。查日本門目與中國情形較近，歐、美無學不兼講西教，日本無學不兼講倫理。習武備者，名士官學校，略分地理、戰史、戰法、軍械、測繪、工程、經理、軍醫八門，兼習外國文字、兵式體操、兵隊操、行軍操、射的、擊刺、乘騎、游水等事。射的即槍炮打靶，擊刺即短刀刺槍互擊。習文事者，高等學校畢業後發給憑照，略如中國舉人，分類量能而授以官；其願再學者，升入大學校。大學校畢業領照者，略如中國進士。習武備者，普通畢業後先入營練習半年，方入士官學校。士官學校畢業後，仍須入營練習三年，方爲畢業。第一年學爲兵，第二年學爲弁，第三年即在其營內充弁。其弁亦名下士官，其分際略如中國把總、外委、額外。此堂畢業後，發給憑照，其國家即用爲各軍少尉。自少尉以上皆名士官。大尉、中尉、少尉略如都司、守備、千總。自官少尉以後，可在本營叙勞升轉。若僅由充兵出身者，官至特務曹長爲止。曹長略如把總。僅由士官學校出身者，官至大佐爲止。大佐略如副將，中佐、少佐如參、游。若欲爲大將、中將、少將者，仍須升少佐、中佐後，再入陸軍大學校三年。習水師者，名海軍大學校。其海、陸大學校體制與文事大學校同。大將如統兵大臣，中將、少將如提、鎮。以上所舉皆日本官名，取其易曉。各國學制、教法，節目雖有小異，用意事事相同。其大中小學之年限，無論文武，大率三、四、五年不等，等級漸深者，子目亦漸加多。其東西各國，今昔章程微有不同者，大約西繁而東簡，西遲而東速，昔專壹而今變通。如西國馬上不放火槍，日本近三年始於馬上操槍之類。其學校監督皆用武官爲之，以武官於禮節規矩最爲謹嚴詳密，文職偶有脱略，武官斷不通融。此外國學校教士官人之大略也。

臣等謹參中外情形，酌擬今日設學堂辦法，擬令州縣設小學校及高等小學校。童子八歲以上入蒙學，習識字，正語音，讀蒙學歌訣諸書，除《四書》必讀外，《五經》可擇讀一二部。家塾、義塾悉聽其便，由紳董自辦，官勸導而稽其數，每年報聞上司可也。十二歲以上入小學校，習普通學兼習《五經》，先講解，後記誦。但解經書淺顯義理，兼看中外簡略地圖，學粗淺算法至開立方止，學粗淺繪圖法至畫出地面平形止，習中國歷代史事大略，本朝制度大略，習柔軟體操。三年而畢業，紳董司之，官考察之。十五歲以上入高等小學校，解經書較深入義理，學行文法，學爲策論、詞章，看中外詳細地圖，學較深算法至代數、幾何止，學較深繪圖法至畫劃出地上平剖面、立剖面、水底平剖面止，習中國歷史大事，外國政治學術大略，習器具體操兼習外國一國語言文字之較淺者。此學必設兵隊操場。三年而畢業，官司之，紳董佐之。畢業後本管府考之，分數及格者給予憑照，作爲附生送入府學校；分數欠者留學。府設中學校。十八歲高等小學校畢業，取爲附生者入中學校，習普通學。其有監生、世職、職銜願入普通學者亦聽，但須酌捐學費，與附生一律教課。其有營弁，營兵，文理通暢，能解算法、繪圖，考驗有據者，亦準收入此學。温習經、史、地理，仍兼習策論、詞章，并習公牘、書記文字，學精深算法至弧三角、航海駛船法止，學精深繪圖法至測算經緯度、行軍圖，目揣遠近斜度止，習中國歷史、兵事，習外國歷史、律法、格致等，學外國政治條約即附於律法之内，並講明農、工、商等學之大略，習兵式體操兼習外國一國語言文字之較深者。詞章一門，亦設教習，學生願習與否，均聽其便。弁兵入學者，專學策論，免習詞章。此學亦必設兵隊操場。三年而畢業，學政考之，給予憑照，作爲廩生，送入省城高等學校。省城應設高學學校一區，大省容二三百人，中小省容百餘人，屋舍不便者，分設兩三處亦可，但教法必須一律。非由中學校、普通學畢業者，不能收入。擬參酌東西學制，分爲七專門：一，經學，中國經學、文學皆屬焉。二，史學，中外史學、中外地理學皆屬焉。三，格致學，中外天文學、外國物理學、化學、電學、力學、光學皆屬焉。四，政治學，中外政治學、外國律法學、財政學、交涉學皆屬焉。五，兵學，外國戰法學、軍械學、經理學、軍醫學皆屬焉。六，農學。七，工學，凡測算學、繪圖學、道路、河渠、營壘、制造軍械、火藥等事皆屬焉。共七門，各認習一門；惟人人皆須兼習一國語言文字。此學亦必設兵隊操場。至醫學一門，以衛生爲義，本爲養民强國之一大端，然西醫不習風土，中醫又鮮真傳，止可從緩；惟軍醫必不可緩，故附於兵學之内。並另設農、工、商、礦四專門學校各一區，專以考驗實事爲主，機器、藥料、試驗場皆備，亦三年而畢業。其普通學成願入此四學者聽。入此四學者，中國經學、文學

皆令温習。無論何學皆有兵隊操場。其習武者，專設一武備學校，擇普通畢業之稟生願習武者送入《四書》、中國歷史、策論，人人兼習；基餘悉依外國教課之法，並專習一國語言文字。或仿日本並設一炮工學校，專學制造槍炮之法。均三年而畢業。文學生高等學校畢業後，除農、工、商、礦專門四學另爲章程外，此七門學生，學律法者派入交涉局學習實事，名曰練習學生。學兵法者，派入各營學習實事，亦名曰練習學生。其餘五門學生，均隨其所願派入農、工、商、礦等局，兼習實事，名曰兼習學生。均以實在局、在營一年爲度。農、工、商、礦四專門學三年畢業後，農學派赴本省外縣，山鄉水鄉，考驗農業；工學派赴本省外省華洋工廠，考驗制造；商學派赴南北繁盛口岸，考驗商務；礦學派赴本省外省開礦之山，煉礦之廠，考驗採煉。均名曰練習學生，亦均以實在出外游歷練習一年爲度。其武學生，武備學校畢業後，令入營學習，操練一年，半年充兵，半年充弁，以實在營一年爲度。合計在學肄業及出外練習，文武各門均四年學成，先由督撫學政考之，再由主考考之，取中者，除送入京師大學校外，或即授以官職，令其效用。大學校學業，又益加精，門目與省城所設高等專門學校同，三年學成，會試總裁考之，取中者授以官。此大、中、小學教法、門目、等級、年限之大略也。

其考用之法：高等小學學成者，本管知府考之；普通中學學成者，學政考之；均不彌封。縣送府考，府送學院考，均須詳注分數；知府、學政考取榜示，亦須注明分數，不準渾淪取進。高等專門學成者，督撫、學政分文武兩途考之，應分幾場，臨時酌定。取者作爲優貢，武者作爲武優貢。其文事由他途徑入普通中學，洊送農、工、商、礦四專門學，非由生員者，及由普通中學畢業，徑入四門專學，非由高等學畢業者，其武事由弁兵徑送入普通學，非由生員者，一並準其與考。其優貢所取人數，視本省中額加倍。欽派考官，會同督、撫、學政，亦分文、武兩途考之，應分幾場，臨時酌定。考其專門之學及各國語言文字，非優貢不得與考。大率，督、撫、學政所取優貢，即系録送鄉試之意。應試人少，且諸學有須面試者，毋庸糊名易書，考中者作爲舉人；其非由生員出身及非由高等出身者，作爲副榜。擇其中式前半若干，分別送入京城文武大學校。所以止送一半入大學校者，一爲京師大學若欲全容天下舉人，費用過多，故減半送京，以節經費；一爲分半就職，俾得及時效用，以應目前急需。其有未獲送入大學校者及已經送京而不願入大學校願就職者，聽。其未送大學校而不願就職，自願留學以待下科者，亦聽。就職者，文授以七品小京官及六七品佐貳首領，分部、分省候補，或充各局委員。武授以守備、千總等官發營差委。考官照學政例，準帶幕友二三人，同考官由外省酌量訪求聘委，不拘官階，亦不必本省人員。京城設文事大學校、水軍陸軍大學校各一，學業又益加精，門目略與省城專門學校同。學成者，欽派總裁大臣考之，作爲進士。經廷試後，文授以部屬、知縣等官，武授以都司、守備等官，均令分部、分省、分標候補，優其序，補班次，毋庸歸選。如朝廷需用編書修史應奉文字之詞臣，宿衛禁廷之侍衛，應隨時聽候諭旨考選，不在科舉常例之内。統計自八歲入小學起至大學校畢業止，共十七年。計十八歲爲附生，二十一歲爲稟生，二十五歲爲優貢，舉人，二十八歲爲進士，除去入學出學程度、考選日期外，亦不過三十歲内外，較之向來得科第者並不爲遲。此大、中、小學層遞考取録用之大略也。

其取中之額，即分舊日歲科考取進學額以爲學堂所取生員之額，分鄉會試中額以爲學堂所中舉人、進士之額。優貢應請新定學堂之額，大約比本省中額加倍而略多。初開辦數年，學堂未廣，取中尚少，前兩科每科分減舊日中額學額三成，第三科每科分減舊額四成，十年三科之後，舊額減盡，生員、舉人、進士皆出於學堂矣。至日久才多，以後應仿各國章程，視其學業分數以爲中額之多少，並可不拘定額，以昭核實而資策勵。總須較舊額之數有增無減。此學堂取中額數，移撥舊額，日後並不限以定額之大略也。

或謂廢八股則人不讀經書，不遵聖賢，不宗理學。不知八股始自前明，自漢至宋皆無八股，何以傳經衛道代有名儒，忠孝節義史不絶書。即如周、程、朱、張乃理學宗主，其時未嘗有八股也。或謂廢八股，則人不能爲文。不知文章之最美者，莫如春秋之《左》、《國》，戰國之諸子，兩漢之班、馬，唐、宋之八家，其時未嘗有八股也。或謂廢八股，則舊日專攻帖括者無進身之路，不知歷來擅長八股諸名家，亦必系學贍才敏，文筆優長之士，其最著者，前明如唐順之、歸有光，國朝如韓菼、方苞輩，即不由場屋，豈患無自見之學，登進之階。故能爲好時文者，考試策論固屬優爲，兼習諸學亦非難事。無論少年易於改業，即二十五歲以上至五十歲者，除外國語言、精微算法外，何事不能通曉？若從此三科十年以後，不能中式而又不能改習諸學，則斷非有才有志之人，國家取之何益於用！然此輩仍可爲小學、中學、經書、詞章之師，其衰老不第而學行尚有可取者，可由督、撫、學政訪察、考選，朝廷優予體恤：六十歲以上者，酌給職銜；五十歲以下者，廣設其途，分別舉、貢、生員，用爲知縣、佐貳、雜職，詳見酌改文科專條，似亦足

以安宿儒而慰寒畯矣。捐納既停，即中等儒生豈患無出路哉！此裁減舊日學額中額，仍將從前舉、貢、生員分別録用之大略也。

諭外國設學之定法，自宜先由小學校辦起，層累而上，以至中學、高等學、大學方爲切實有序；惟經費太絀，師範難求，止可剴切勸諭，竭力陸續籌辦。若必待天下遍設數萬小學、數百中學，然後升之高等學、大學而教之用之，至速亦須十年；時事日棘，人不我待，刻舟膠柱，必致空言誤事。今日爲救時計，惟有權宜變通，先自多設中學及高等學始。選年力少壯通敏有志之生員，迅速教之，先學普通，緩習專門，應各就省城及大府酌量情形，迅速籌辦，以資目前之用。取才由粗入精，立法由疏入密，凡事何莫不然。將來小學林立，中學亦多，則循序漸進，取材既裕而教法亦不勞矣。查三十歲而入官，科名不得爲晚。自初學以至學成，十七年而成文武兼備之人才，造就不得爲遲。惟事急需才，恐難久待。查日本文武各種學校皆有速成，教法於各項功課擇要加功，於稍緩者量加省減，刻期畢業。應請旨飭出使大臣李盛鐸切托日本文部、參謀部、陸軍省，代我籌計酌擬大、中、小學各種速成教法，以應急需。此權宜救急，先設普通中學暨采訪速成教法之大略也。

惟成事必先正名，三代皆名「學校」，宋人始有「書院」之名。宋大儒胡瑗在湖州設學，分經義、治事兩齋，人稱爲湖學，並未嘗名爲書院。今日書院積習過深，假借姓名，希圖膏獎，不守規矩，動滋事端；必須正其名曰「學」，乃可鼓舞人心，滌除習氣。如謂「學堂」之名不古，似可即名曰各種「學校」，既合古制，且亦名實相符。

總之，中華所以立教，我朝所以立國者，不過二帝、三王之心法，周公、孔子之學術。今宗旨則不悖經書，學業則兼通文武，特以世變日多，故多設門類以教士，取其周知四國，博學無方，正與經傳所載三代教士取人之法相合，看似無事非新，實則無法非舊。且經、史、詞章仍設專門，學人、文人皆有自見之路，何得以唐人專考詞章之下策，前明八股之俳體，視爲儒者正宗哉！

臣等所擬以上辦法，不過明宗旨，標門類，分等級，計年限，籌出路，除妨礙，舉其大略如此。至於詳細章程，究應如何斟酌損益之處，應候敕議裁定。此一事爲救時首務，振作大端，伏望我皇上思危慮患，飭取日本學校章程迅速詳議，乾斷施行，收人心以固國基，四海瞻仰首在此舉矣。

一曰酌改文科。科舉一事爲自强求才之首務，時局艱危至此，斷不能不酌量變通。半年來，諮訪官紳人士，衆論僉同。兩廣督臣陶模、山東撫臣袁世凱咨來奏稿，言之甚爲懇切。改章大指，總以講求有用之學，永遠不廢經書爲宗旨。擬即照光緒二十四年臣等所奏變通科舉奉旨允準之案酌辦。原奏乃係參酌古今，求實崇正，力駁侈譚新學者之謬論；不過原本舊章，力求核實而已。大略系三場，先後互易，分場發榜，各有去取，以求核實。頭場取博學，二場取通才，三場歸純正，以期由粗入精。頭場試中國政治、史事，二場試各國政治、地理、武備、農、工、算法之類，三場試《四書》、《五經》義，經義即論説考辨之類也。頭場十倍中額，二場三倍中額。原奏經禮部通行陝西，有案可查。惟聲、光、電、化等學，場内不能試驗，擬請删去。此系原本朱子救弊須兼他科目取人之意，歐陽修隨場去留鄙惡乖誕以次先去之法，而又略仿現行府縣覆試童生、學政會考優貢之章，且可免寒士之候榜艱難，考官之疲勞草率，似乎有益無弊，簡要易行。

竊維今日育才要指，自宜多設學堂，分門講求實學，考取有據，體用兼賅，方爲有裨世用。惟數年之内，各省學堂不能多設，而人才不能一日不用；即使學堂大興，而舊日生員年歲已長，資性較鈍，不能入學堂者，亦必須爲之籌一出路，是故漸改科舉之章程，以待學堂之成就。似此辦法，策論乃諸生所能，史學、政治、時務乃三場策題所有，考生斷不致因改章而閣筆，科場更可因改章而省費；而去取漸精，學業漸實，所得人才固已較勝於前矣。茲擬將科舉略改舊章，令與學堂並行不悖，以期兩無偏廢。俟學堂人才漸多，即按科遞減科舉取士之額。其穎敏有志者，必已漸次改業，歸入學堂。其學優而年長者，文平而品端者，儘可寬格收羅，量才録用：或取作副榜，多取數名；或令充歲貢，倍增其額；或推廣大挑，每科一次；或特令挑作謄録，令其議叙有資；或舉人比照孝廉方正，生員比照已滿吏，準其考職，令其入官效用。宜彙總核計以上各途推廣録用之數，足以抵每科減額之數，則舊日專習時文者亦尚有進身之階。十數年以後，奮勉改業者日多，株守沈淪者日少，且仍可爲小學堂、中學堂經書、詞章之師，其衰老者可從優嘗給職銜。總之，但宜多設其途，以恤中材之寒畯，而必當使舉人、進士作爲學堂出身，以勵濟世之人才。祇可稍寬停罷場屋試士之期，而不可使空疏無具者永占科目之名。果使捐納一停，則舉、貢、生員决不患其終無出路。此其兼顧統籌，潜移默化，不患其窒礙難行也。

一曰停罷武科。文武兩科並稱，而兩科之輕重利弊迥然不同。國家任官求才，無論章程如何，總之必用讀書明理之士。因近年帖括之士有文無實，故改章

以求實學，先略改科舉章程以取已有之才，次廣設學堂以教未成之人才。他日專門學成，體用兼備，仍是此等讀書明理之人，其法小變，其意仍同。若武科則不然。硬弓、刀石之拙固無益於戰征，弧矢之利亦遠遜於火器；至於默寫武經，大率皆系代倩，文字且不知，何論韜略！以故軍興以來，以武科立功者概乎其未有聞。凡武生、武舉、武進士之流，不過恃符豪霸，健訟佐鬥，抗官擾民，既於國家無益，實於治理有害，此海内人人能言之，無待臣等之煩言者也。或謂武生等可使改習槍炮。不知利器散布民間，流弊太大，實無防察之法，萬不可行。或謂武生等可使入武備學堂肄業。不知學堂定法，無論水師、陸師皆必須曾讀書通文理，若不識文字者，雖有西師善教，精者不能解，粗者不能記，斷無受教之地。或謂武科所以收强梁不馴之人才。不知凡應武試者，大率小康之家子弟，椎魯游蕩，不肯讀書，乃使之習武以博科目之榮，其弓馬衣裝之費，較之文生爲多，故世俗有「窮文富武」之諺。夫取士求將，本欲得良善守法之士，教以禮義，授以技能，以備干城腹心之用，豈有搜羅不逞，加虎以冠。且天下盜賊，會匪亦多矣，豈武科所能網羅者哉！今日勇營甚多，其材武有力之輩皆可容納，何藉武科。或謂古今名將未必盡能知書。不知古之孫、吴、韓、岳、戚繼光，今之羅澤南、彭玉麟等，何一非學古能文之士。間有不學問而爲名將者，多由閱歷而來。故兵勇起家爲良將者有之，然在今日已不能與洋兵角勝。若應武科者，平日所習皆與兵事無涉，既不曉槍炮之精，復不諳營陣之法，及取中武科，年齒已長，習氣已深，循資數年，即可爲參、游、都、守，何所謂閱歷哉？查國家官制，武職以行伍爲正途，八旗世家無非兵籍。此時講求兵事，必須武學、西操相資爲用。其學堂畢業入營操練精熟者，自必予以出身，洊擢官職。將來内而禁衛，外而將校，皆可於此取之。考拔擢用之法，另詳專條。若仍以循舊之武科，濫廁右職，殊於講武勵才之出路有妨。近年自故督沈葆楨以後，中外大臣言武科改章者甚多，蓋久已共知其弊。臣等揆之今日時勢，武科無益有損，擬請宸斷，奮然徑將武科小考、鄉、會試等場一切停罷；其舊日之武進士、武舉、兵部差官，一律發標學習，考察人才，酌量委用補署，不必按資挨次選補實缺。武生年壯有志者，令其講求武學，以備應募入伍之用；疲老者聽其改業。如此則學堂講武學者，營弁精操練者，在標有戰功勞績者，登進之途較寬，必皆鼓舞奮興；而將校皆有實用，此誠自强講武之一大關鍵也。

一曰獎勸游學。學堂固宜速設矣，然而非多設不足以濟用。欲多設則有二難：經綱鉅，一也；教習少，二也。求師之難尤甚於籌費。天下州縣皆立學堂，數必逾萬，無論大學、小學，斷無許多之師。是則惟有赴外國游學一法。查外國學堂，法整肅而不苦，教知要而有序。爲教師者，類皆實有專長，其教人亦有專書定法。凡立一學，必先限定教至何等地位，算定幾年畢業，總計此項學業，共須幾年若干時刻方能教畢，按日排定，每日必作幾刻功夫，定爲課程，一刻不曠，如期必畢，故成效最確，學生亦願受教。而教法尤以日本爲最善，文字較近，課程較速，其盼望學生成就之心至爲懇切。傳習易，經費省，回華速，較之學於歐洲各國者，其經費可省三分之二，其學成及往返日期可速一倍。江、鄂等省學生在日本學堂者多，故臣等知之甚確。此時宜令各省分遣學生出洋游學，文武兩途及農、工、商等專門之學，均須分門認習；但須擇其志定文通者乃可派往。學成後得有憑照，回華加以覆試，如學業與憑照相符，即按其等第作爲進士、舉貢，以輔各省學堂之不足，最爲善策。此時日本人才已多，然現在歐洲學堂附學者尚數百人，此舉之有益可知。並宜專派若干人入其師範學堂，專學師範，以備回華充小學、中學普通教習，尤爲要著。

再，官籌學費究屬有限，擬請明諭各省士人，如有自備資斧出洋游學，得有優等憑照者，回華後覆試相符，亦按其等第作爲進士、舉、貢。如此則游學者衆而經費不必盡由官籌。蓋游學外國者，但籌給經費，而可省無數之心力，得無數之人才，已可謂善策矣。若自備資斧游學，業成者準按憑照優獎録用，則經費並不多籌，尤善之善者矣。

此四條爲求才圖治之首務，其間事理皆互相貫通，互相補益，故先以此四事上陳。蓋非育才不能圖存，非興學不能育才，非變通文武兩科不能興學，非游學不能助興學之所不足。揆之今日時勢，幸無可幸，緩無可緩，仰懇宸衷獨斷，決意施行。其間條目章程自須詳議，而大綱要旨無可游移。其有爲因循遷就之説者，惟賴朝廷堅持，勿爲其所摇奪。其餘各條，另摺奏上。

臣等往復商酌，意見一切相同，未便各自具摺，轉嫌雷同重複，謹合詞恭摺覆陳，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謹奏。

薛福成《庸庵海外文編・應詔陳言疏》 世運之所以爲隆替者何在乎？在賢才之消長而已。夫天之生才，恒足以周天下之用，然而賢才有盛有不盛者，則培養之道爲之也。曩者大行皇帝御極之初，皇太后殷殷求治，博訪賢才，大臣薦舉，每多不次擢用。於是碩輔盈朝，勛臣輩出，四方瑰俊，奮袂崛起，以贊中興之

運。是豈無術以致之哉？蓋由虛懷宏獎，振古罕有，而又不拘一格，隨宜器使，用能光顯丕業，至今猶被其庥。邇年以來，獎進之賢才，似稍不如前矣。竊恐數十年後，老成凋謝，繼起無人，此事之大可慮者也。夫欲賢才之奮興，必先培養於平日。培養之術，其要有三：一曰重京秩。自古設官，重内輕外。漢汲黯出守淮陽，則至於流涕；唐班景倩入爲大理，則喜若登仙。此古帝王居中馭外，鼓舞豪俊之微權也。我朝頒禄，因明舊制。京員俸薄，不逮漢唐十分之一。又自耗羨歸公之後，外官有養廉，而京員無養廉，人情益重外輕内。然其初升轉猶易，京外兩途互爲出入，故供職者不以爲苦。近日京員盼慕外放，極不易得，恒以困於資斧，告假而去，絶迹京華。其留者衣食不贍，竭蹶經營。每於國家之掌故，民生之利病，不暇講求，此京秩所以愈輕也。查乾隆二年，增京官恩俸，法良意美，度越元、明，似宜略仿前漢，酌爲推廣，别籌恒款，普加京員養廉。籌款之法，宜取諸節省之餉項。方今滇、黔、關隴，次第肅清，勇營大半凱撤，將來所節餉需，合計不下一千餘萬。應查明各省停撥之餉，酌提十分之一二，飭令每歲解部，以備京員養廉之用。所費於國計者甚微，所裨於治體者實大。至若清要之選，當課以經世之具，勿專尚小楷之精，試律之巧，俾獲講求實用。其各部院保舉人員，在聖明鑒衡不爽，隨宜超擢以勵其氣，中外迭用以練其才。庶舉世重外輕内之見，可以默轉於無形。百年樹人之計，在此舉矣。一曰設幕職。伏查雍正元年，世宗憲皇帝命督撫保舉幕賓，以彰激勸。諭旨有云，今之幕客，即古之參謀、記室，凡節度、觀察等使赴任之時，皆徵辟幕僚，功績果著，即拜表薦引，彼愛惜功名，自不敢任意苟且。臣謹案我朝名臣，若方觀承、嚴如熤、林則徐，近年如大學士李鴻章、左宗棠，始皆托迹幕僚，洞悉中外利病，故能卓著忠勛。可否略仿漢、唐、宋遺法，仰承世宗鼓勵人材之盛心，準令各督撫奏辟幕僚。自京外官以至布衣，如有才守出羣者，許即專疏保薦。視其本職，計資論俸，一體升轉，無職者量加録用。行之稍久，必有閎駿之士出乎其間，此亦造就之一法也。一曰開特科。隋、唐以降，始專尚考試。然其時科目甚多，登進之途頗廣。明初始專以八股取士，文風渾樸，得人稱盛。今行之已五百餘年，陳文委積，剿説相仍，而真意漸汩。取士者束以程式，工拙不甚相遠，而黜陟益以難憑。遂使世之慕速化者，置經史實學於不問，競取近科闈墨，摹擬剽竊以弋科第。前歲中式舉人徐景春，至不知《公羊傳》爲何書，貽笑海内，乃其明鑒。然則科舉之法，久而漸敝，殆不可無以救之矣。我朝康熙、乾隆年間，兩舉詞科，一時名儒碩德，及閎雅俊異之才，悉萃其中。文運之隆，遠邁前古，非賢才之獨盛於此時也。誠以大臣之舉，非聞望素著者，不敢妄登薦牘。其與冥搜於場屋，决得失於片時者，迥不侔也。誠法聖祖高宗遺意，特舉制科，則非常之士，聞風興起。其設科之名，或稱博學鴻詞，或稱賢良方正，或稱直言極諫，應由部臣臨時請旨定奪。庶賢才無沈抑之患，可輔科舉所不逮。而前此空疏之弊，亦且漸以轉移。或謂方今科甲人員不少，而復舉特科，恐益致仕途之壅滯。不知特科乃曠世而一開，所用不過數十人，且其所舉，大半亦出於科甲。是未足爲科甲之累，而適所以劑科甲之窮。補偏救敝之方，不外是矣。蓋重京秩，則賢才奮於内矣；設幕職，則賢才練於外矣；開特科，則舉世賢才無遺逸之虞矣。臣之所願養賢才者此也。

儲才宜豫也。自中外交涉以來，中國士大夫拘於成見，往往高談氣節，鄙棄洋務而不屑道，一臨事變，如瞽者之無所適從。其號爲熟習洋務者，則又惟通事之流，與市井之雄，聲色貨利之外，不知其他。此異才所以難得也。今欲人才之奮起，必使聰明才傑之士，研求時務而後可。昔漢武帝詔舉茂才，異等可爲將相及使絶國者，似宜略仿此意，另設一科，飭令内外大臣各舉所知，亦不必設有定額。其新科進士，大挑舉人，優拔兩貢，如有洞達洋務者，亦許大臣保薦，仿學習河工之例，别爲録用。其用之之道，如膽識兼優，才辯鋒生者，宜出使；熟諸條約，操守廉潔者，宜税務；才猷練達，風骨峻整者，宜海疆州縣。求之既早，斯用之不窮。彼士大夫見聞習熟，亦可轉移風氣，不務空談。功名之路開，奇傑之才出矣。

劉光蕡《劉古愚先生全書・遺書十五・勸設學綴言》 巾珊王君，賈於蘭，居市廛而性方正，好儒家言。癸卯仲春，予以改變學事至蘭，巾珊素耳余名，謂類己，世所謂迂拙守舊非趣時尚者，今竟親與變學事，乃以鄉人禮見叩所以。予曰：「此世運之變，天爲之，非人所能違，孔子蓋豫籌於二千五百餘年之前矣。今之時，天變而高遠，地變而狹近，物用變而新奇，如别辟一世界，人事不能不與之俱變。人之所以學者，學治其事也，事變而學又何能不變哉？今之王公、卿士、農、工、商、賈，其所治之事，殆無一與前六十年同者，而學不變宜事，事廢馳不治，而國日形貧弱，不能自立於今世也。」巾珊曰：「今之世變，西人爲之。然則，今之變學，將舍孔教以從西學也，子何謂孔子豫籌於二千五百年之前也？」曰：「以孔氏之《論語》知之也。學以爲政，孔子删《書》推治統斷自唐虞，而《書》二十八篇無言及學者，《論語》乃以學字冠首，繼之曰『時習』，蓋學與時相因者

也。三代以前，渾樸之時也，政即是學；春秋以後，權力之時也，有政無學。孔子以爲惟學能救政之衰，以維持於不敝，而必待百世之後，故《論語》首篇言學，次篇爲政，而百世之説，即見於是篇之終。三十年爲一世，今已八十餘世，然則，謂孔子不能豫知今日之政不可也。《禮》者周官之法度也，知百世之後，禮始繼周，必百世之前先爲治周之學。《周禮》三百六十官，即三百六十學，學而爲政也，故此後將爲以學爲政之天下。西政之可效法者，孔子皆豫言之，孔子先天下而天弗違，西人則奉天時之先吾中國者耳！吾此來將實求孔子『時習』之學，學於『時』，非學西學也。」巾珊曰：「學將何先？」曰：「鄉間之蒙學爲先。必統鄉間之農、工、商賈胥納於學，然後爲以學爲政，然後能自立於今日之世。故今日興學，人人與有責焉，不獨王公卿士之任也。」巾珊曰：「善哉！請書子所言，吾將持以呼將伯於吾鄉，期得同志遍立學於陝甘也。」予曰：「諾」。遂書所問答，而以世變之關於學術者附於後，俾以告吾鄉之有心世道者。

其天變爲何？天道遠，人道邇，從古至今，未有一人至天上親驗者。故天道變易，皆以測驗而得，不明推步之學，即語之亦不肯信。然世界紛紜，無一非天默主於中，即今日西國「天演」之學，全重物竟以争自存，然物竟而勝，亦歸之天擇，故天與人有極密切之關係。今擇其極大者略舉於下：《中庸》言地與山水，曰「廣厚廣大不測」，而天則曰「無窮」，見天之高遠無窮盡也。乃自戰國以來，謂天爲九重，以恒星爲天體，不能知五星行度，不知歲差，謂天漢爲氣。今則知天漢爲無數小星，以冬至日躔知東西歲差，且以黄赤大距，古大今小，知南北歲差。知五星行度高卑，又測出海王、天王兩星，而地球爲行星之一。天之高遠，直不可思議，耶穌死入天堂，其行即如炮子之速，至今尚在半路。此則天之無窮，非戰國以後所言之天也，而日之吸力以攝各星球，則又日月星辰系焉之義也。

其地變爲何？《易》謂坤道至柔，而動也剛。曾子謂天圓而地方，則是四隅之不掩也。是地動地圓，孔門之説也。乃自戰國以後皆謂地静地方，鄒衍海外九洲之説，謂爲荒誕；張子地轉之説，明祖不以爲然，後儒相率非子。今則以地轉證五星右旋，及橢圓不同心天之説，皆不費詞而自明。而行地球者一周者比比皆是，海外九洲皆得諸目睹，是地之變與戰國以後不同也。

其物用之變爲何？物用之變，以四者爲要，行陸之車變而爲鐵路；行水之舟變而爲輪船；傳命之郵變而爲電綫；宣威之弓變而爲槍炮。五洲之遠，如在鄰封；蓋世之雄，不能用武。其他氣球以行空；電光以代燭；攝影以繪圖；蒸氣以制造；突鏡聚光，不火可以燃物；空筒傳響，隔世可以聞聲。物物色色，皆中國前此未所有，而悉行於中國，是物用變也。

天變而遠，道之所以出者變也；地變而近，道之所實被者變也；物用而新奇，道之載以行者變也。天變而遠，物竟天擇，人自勉而天無權，則神道設教者敗，孔子所以以學復性也。平等自由，人自治而君無權，則專制愚民者敗，孔子所以以學繼政也。由是地變而近，五洲之風氣無不可通也，五種之性無不相感也，無華夏、夷狄之分，則孔子大同之學也。輪船凌萬里之波，環瀛失險；鐵路無山川之阻，峻坂胥平。故中國四萬里邊防，敵寇如環卧榻也。火炮之烈，甲冑不能衛血肉之軀；氣球之奇，城池不能禦飛行之寇。則武備之學不可不變也。千人聚語，一日而傳；萬里寄書，須臾而達，官府之文書，萬倍結繩之世；閭閻之情僞，幻如蜃市之奇。文治之學不能不變也。然此猶爲通國計，非一人之家事，鄉人不能任其責，或謝而不肯學也。今請即吾鄉之民之業言之，民生日衆，地不加增，列國各講殖民之策，吾華獨無廣土之方；畝有倍鐘之收，必須灌溉，則水法宜講；地無磽瘠之患，專恃糞肥，則土化宜知。是農不學，不能容於今世也。機器不假人力，精巧直類鬼工，水火無情，皆能驅使；金石堅固，胥可化分，況取火於日以煉金，炭薪可省；借光於電以代燭，膏油不焚。人器巧而價廉，我事多而功倍，不及十年百工皆困。蓋照相行而寫真失其業，石印成而刻字難謀生，必然之理，已然之迹，可共其驗者也。至於商賈，西人合五洲之物力以謀盈虚，萃一國之精神以謀生計，公司以合其勢，講會以集其謀，教徒、偵探以開其先，兵士擁護以固其後。故今日中外通商，名爲合好，實曰戰争。貨物其軍器也，市埠其戰場也，領使其將帥也，買辦其向導也；農出戰材於田野，工爲戰器於國中，和約即宣戰之書，市易即交鋒之事。彼商皆學，故爲素練之師；我商不學，則將羣兒之戲，遇素練之師，勝負之數，不待智者而知矣。農、工、商賈，人之生業也。兵戰而敗，土地爲所奪，人民爲所虜，國亡而吾之生業如故也，古未有滅人之國，並其國之農、工、商賈滅之也。若生業戰而敗，則一國之人皆失其生業，能自全其生業者誰乎？美洲之紅人，吾之前車也。故以農、工、商賈戰，其謀最毒，其禍最深，不惟國家滅亡之憂將及種族，嗚呼！可不慎哉？然而西人不任咎也。人何以必勝，我何以必敗？學不學之分也。故今日爲學，莫急於農、工、商賈；而設學莫急於鄉，農、工、商賈皆自鄉間來也。果人人知學，求保生業，能自立於今之世界，則是天以禍患迫吾之學，以全吾人之生，正孔子預期於二千五

百年之學者。蓋因時變學，即所謂「學而時習也」。嗚呼！有心世道者，人人可以自勉矣！

巾珊持予説去，反復閱之，憂思殊甚，無以爲計，蓋知禍變之大且急，謂非設鄉學所能救也。復質於予，予曰：「此設學不變教法與變教法而不廣設之弊也。苟變教法而廣設於鄉，三年鄉間之氣象必改觀，十年鄉民之不智不勇也。不智，故致生業拙笨，不如人之精巧而貧；不勇，處世怯懦，不如人之强健而弱。而皆由於不仁。仁者，人與人相愛，以共立於斯世之心也。人人有是心，則合四萬萬人爲一大羣，合四萬萬人爲羣，即合四萬萬人之智以治生業，何至拙笨而貧？合四萬萬人之力以處斯世，何至怯懦而弱？智勇皆多數勝於少數，中國人數多於各國，而智力不如各國，各國人有羣學，中國人獨散渙乖離，四萬萬人爲四萬萬心而不能羣，是以一人之智力，與數萬萬人之智力斗，宜其無往而不敗也。故今日欲救中國貧弱之禍，莫急於合四萬萬人之心爲一，合人心必人能學，合四萬萬人之心，必四萬萬人無人不學，則必廣設學於鄉村。由鄉村而一縣，由縣而一府，由府而一省，由省而天下，則四萬萬人爲一矣。其以學合之之法，則先貴啓人人之智，知今日之禍患爲極迫切，非盡合中國人之智力，不足以抵御外人而自生存。故今日設學於鄉，當朔望集鄉人以外患提醒人心，使人人憂危恐懼，非急爲學急爲羣不能生存斯世，則士、吏、兵、農、工無人不學，即無人不智不勇。合四萬萬人之智力以治生業而處斯世，何有貧弱之患而爲外人所欺侮哉？吾前所言天、地、物各變，所以啓人之懼心，使人人即爲學，急爲羣，以自求安全之本源也。人人苟同此心而急於學，三年之後必小效，十年之後必大效，吾中國氣象不改觀，請拔吾之舌，以爲妄言欺人之罰。君可無疑於設學之無益矣。」

陳虯《治平通議》卷五《救時要議序》 學者重孔子後，皆稱儒術，自秦、漢來，未之敢異。而太史公論六家要旨，獨曰儒者博而寡要，果何説也？蓋儒道其常，而子權其變，故諸子之功救變與六經同。譬之於醫，儒爲粱肉，子爲藥石；無病而服藥石與病而强粱肉，人必無生矣。孔子曰「學在四夷」猶信，荀子曰：「法後王」豈非以時哉。時也者，如四方八位十二節二十四度，各有教令，順逆存亡皆意，當爲之消息焉，可慢也。國家自通商以來，局又大變，華夷雜處巧力相高，有未可概以儒術治者，則諸子近法亦將有取焉。夫良劍期乎斷，不期乎鏌鋣；良馬期乎千里，不期乎驥驁。循表而導溺，契舟以求劍，自謂法古，不知時已徙矣而法不徙，烏在其能儒也。撫時感事，因掇其要，爲《救時要議》一卷，備借箸者他日芻蕘之採焉。

嚴復《嚴幾道文鈔》卷二《論中國教化之退》 吾聞深於《春秋》者，推《春秋》於天下，説世有三等：治世爲一等，亂世爲一等，衰世爲一等。治世與亂世不同，治世與衰世，則貌若相似。何謂治世，教宗、政法、學術均能推極。夫人所受於天之智，而人與物各得其情。此世則今歐人有其幾，或千年之後能有之。何謂亂世？智識初開，世運初變，吴楚生材，不相統一。於是有教門之戰，有國權之戰，有貨殖之戰，以材而戰，戰而益材，此世則中國周秦時，南北朝隋唐時，歐洲希臘、羅馬以至英、法民變時見之。何謂衰世？大都本有政教，逐漸傾頹，至於退化，此世在埃及、波斯、印度久矣，而支那乃不幸漸近之。遊衰世之國者，行於其野，閭閻安堵，擊壤以嬉，如是者民類治世；觀於其市，百貨騰踴，萬瓦鱗集，如是者商類治世；遊於其校，圖書滿屋，呻唔相聞，立於其朝，貂蟬盈座，文酒從容，如是者士大夫類治世。均類治世矣，而所顯之果，乃與治世反。强鄰環視，刀俎魚肉，任其取攜，草澤奸人，沉唫睥睨，以爲時至。樽俎之間，枕席之上，未嘗有他，而知與不知，心目之間，常若有一事之將至。如是者乃不及亂世，何論治世？若此者何哉？天下之政教，名存實去，而天下已爲無政教之民也。溯支那開國，其年最遠，泰山之封禪七十二君，執玉帛者萬國，《周禮》備三王五帝之書，《繁露》有九皇六十四民之説，諸侯去籍，不可得詳。信史之傳，當自秦始。秦並天下，更古制，更井田而爲阡陌，廢封建而置郡縣，黜儒術而任名法。當世雖以爲非，而未嘗不稍稍用其術，直至於今，因循未改。風俗之移，性情之易，三四十年便已不同。薄物細故，隨在可驗。況上下數千年，中更萬變，陵谷遷移，黑白倒置，不可勝言，而猶執古術以馭之，以千百年前之章程，範圍百世下之世變，以一二人之意見，强齊億兆輩之性情，雖以聖智，不能爲謀，雖以下愚，知其不可。惟在上之人，既持之益堅，斯在下之人，違之而不敢，從之而不便，乃有一二人陽奉而陰違之。及其行之大效，乃莫不起而效之。當其初必有羞之者矣，積之既久，風俗以成，則欲不如是而不可。於是乎朝廷之所制，與天下之所行，判然大異。選舉之政，財賦之政，兵政刑政，漕政，鹽政，無一不在。百姓自視，不以爲非，政府知之，無從相責。蓋中國之民，乃以自由而病矣。吾聞之西人曰：人人皆有自主之權。此彼中法律之公理。然以視吾民，誰無自主之權哉！其學也，國家聽之；其不學也，國家亦聽之。其富也，僭侈逾度，國家聽之；其貧也，轉乎溝洫，國家亦聽之。其散而之四方也，國家聽之；其至四方而益困

也，國家亦聽之，秦法甚密，後失之疏，秦法甚整，後失之紊。受秦之害而失其利，自然之勢，不足怪也。夫人之壯也，智識既開，則當特立獨行，而不宜有所牽制。若其幼稚，百事未知，聽其自然，必至殞滅，是賴有父母之教養焉。今支那之民，非特智識未開也，退化之後，流於巧僞，手執草木，化爲刀兵，彼此相賊，日趨於困。而又因其積漸而來，深根無極，中智之人，不見其厓，故日在苦中而不知致我苦者之爲何物，以深觀而力改之。遂相率而安之苦命，以爲人間世當如此也。嗟乎！若由今之道，毋變今之俗，再數百年，謂爲種滅，雖未必然，而渙散淪胥，殆必不免，與歐人何涉哉！觀衰世之本源，而施以扶殖，是所望於所有主權者矣。

陳熾《庸書・内篇》卷上《教養》 天生民而立之君，國家之設官，以爲民也。三代以上之爲治也，君臣上下，汲汲然以教養爲先，務治天下如國，治其國如家。井里桑麻，教之樹畜，養民之政，若此其詳也；庠序學校，申以孝悌，教民之事，如此其備也。至秦而後，咈百姓以從己之欲，以天下奉一人，患其富而得衆也，而務貧之；患其智而生事也，而務愚之；患其强而爲亂也，而務弱之。先王教民養民之方，去之惟恐不盡。謂今而後，莫予毒也，已恣睢暴戾，曾不旋踵而亡。炎漢既興，寬法省禁，師黄老之清静，以與民更始，而古人之良法美意，無一存焉者矣。

自是以後，循良之治，曠世一逢，條告之頒，虚文徒具。當世所稱能吏，競以催科折獄爲長。偶有盡心民事者，則上官掎之，同僚笑之，衆庶疑之，不入考成，不登薦牘，羣掣其肘，必潰於成而後已。不肖者，專揣缺分之肥瘠，以圖飽私囊。其賢者，亦第求案牘之清厘。以規避處分。於設官爲民之本意，上下泰然，久已忘之，而且習之矣。

或曰：「治民之道，廉静不擾而已，教養奚爲者？」而不知民情可與樂成，難與圖始，近而不能遠，私而不能公。非不知勤四體而分五穀也。水利溝渠，備旱潦，非一人一家之力所能爲者，無以董之，則廢而不修矣。非不知貴禮義而尊聖賢也。僻壤窮鄉，見聞孤陋，或中人之産無力延師者，不有以倡之，則廢而不學矣。此所以飢饉洊臻，流亡載道，顓蒙愚昧，刑罰滋多者，無他故焉，教養之道失焉耳。又況補助無方，鹵莽滅裂之患滋而土田瘠；山澤無禁，斧斤網罟之時失而物力殫；民習游惰，讀法懸書之不講而盜賊多；士有秀良，親師取友之無資而賢才少。工師貧匱而器用苦窳，商賈蠢愚而貨財日絀。不教不養，以貧中國、愚中國、弱中國，暴秦之禍深矣！遠矣！烈矣！酷矣！蔑以加矣！

謂宜詳稽古制，參以自古迄今養民教民之法，分門別類，明著爲令，飭各省牧令實力奉行，借以厲民肥己者，加等治罪。三年大計，列入考成，僅僅折獄催科，止能免過也，必有教養之實政，始得登卓異之章。虚應故事者，以違制論。《傳》曰：「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並心壹志，持以十年，而人才不日多，民生不日富，國勢不日强者，未之有也。

陳熾《續富國策》卷三《藝成於學説》 中國之工藝，何以不如泰西也？曰學不學之分耳。中國之購機器開製造者有年矣，何以終不若泰西也？亦學不學之分耳。泰西之學，何所仿哉？仿於近百年來創行新法之人。創法之人，又何所仿哉？仿於五六强國喜新尚異、争名逐利之心。然而天下之人不以爲非，且孜孜然慕而效之者何哉？以其有益於國也，有益於民也。效之者，有大益；不效之者，即有大損也。蓋藝也，而進乎道矣。故曰：天也，一舟也，行止聽乎風；一車也，遲速憑之馬，五千年來未之有改耳。

有華忒者，緣茗壺之氣冲蓋有聲，始悟熱之有力，推之以擊石，推之以運煤，推之以起重，而火輪新法，實始萌芽。父作之，子述之，不憚十反，以求其利弊，而輪舟之制遂成，獻之英君，錫以世爵。然僅一小輪信船，藉以遠通音問也。既而設學以教之，立廠以造之，而數十丈之巨舟，數千匹之馬力，海天萬里，絶迹飛行。繼之以快艦巡船、雷艇鐵甲，每一時行二百里，而輪舟之用始神。然而水道雖通，陸路仍虞梗阻也。復有人推廣此意，創造輪車，嵌以鋼條，墊以木板，車行其上，神速無倫，每一時行三百里。於是水陸聯接，視萬里如户庭，幾幾乎縮地之神方，補天之秘鑰矣。

復悟金鐵相摩生電之法，機輪磨蕩，陰電陽電，生生不已，如環之無端，而電報作焉。其始也，迅寄一音，僅以(妨)(防)輪車之撞擊耳。至今日而電綫三匝，環繞全球。鐵筒沉浸於海中，銅竿森立於地上，環地球十萬里，通信不逾一時。推之於照夜之燈，則卓立雲霄，光明如皎月；推之於傳音之器，則懸隔山海，聲息猶比鄰。疑鬼疑神，胡天胡帝，而推原本始，則皆由茗壺熱力之一事開之。由是以火蒸水，以水化氣，以氣行輪，以輪生電，馴至天下萬事萬物，皆入於機，皆出於機。物之細也入毫芒，力之大也摧山岳，上關國計，下益民生，四海風行，五洲響應。此豈泰西之智士所能爲乎？然則孰爲之？天爲之也。天假手於西人，以成兹地球一統萬國會同之法物也。環球十萬里，大小數百國，非輪舟鐵路，何

以捷往來？非電綫德律風，何以通文報？或卉衣木食，或穴處巢居，或飲血茹毛，或窪尊土鼓，將使冠裳棟宇，大啓文明，非以一人作十人百人之工，何以給生民之日用也？

今各國呈奇效瑞，萃我中華，而中國二千年來工師失傳已久，因循簡陋，不思變通，轉使海外小邦以器物之精良出而傲我，習遠而忘近，騖虛而失實，得精而遺粗，皆不學之過也。天將以器歸中國而以道行泰西，同軌同文，開萬國同倫之大化，所謂凡有血氣莫不尊親者，此其時矣。取彼良工，同我郅治，昭以文物，獲其王侯，孰重孰輕，爲得爲失，何去何從，必有能辨之者。

《康有爲全集》第二集《上清帝第四書》 一在立科以勵智學也。泰西當宋、元之時，大爲教王所愚，屢爲回國所破，貧弱甚矣。英人倍根當明永樂時創爲新義，以爲聰明鑿而愈出，事物踵而增華，主啓新不主仍舊，主宜今不主泥古，請於國家立科鼓勵。其士人著有新書，發從古未創之說者，賞以清秩高第；其工人製有新器，發從古未有之巧者，予以厚幣功牌，皆許其專利，寬其歲年；其有尋得新地，爲人跡所未闢，身任大工，爲生民所利賴者，予以世爵。於是國人踴躍，各竭心思，爭求新法，以取富貴。各國從之，數十年間，科命布尋得美洲萬里之地，闢金山以致富，每年得銀巨萬，而銀錢流入中國矣。墨領徧繞大地，知地如球，而荷蘭、葡萄牙大收南洋，舉臺灣而佔濠鏡矣。哥白尼發現地之繞日，於是利瑪竇、熊三拔、艾儒略、南懷仁、湯若望挾技來游，其入貢有渾天地球之儀，量天縮地之尺，而改中國歷憲矣。至近百年來新法益盛。道光初年，始創輪舟，而十二年英人犯我廣州，且徧收四洲爲屬地，闢土四萬里矣。道光末年，始有電綫、鐵路。美人鐵路如織綱絲，五里十里，縱橫午貫，而富甲大地。俄人築之，闢地萬里。近者英之得印度、緬甸，俄之得西伯利至琿春，法之得越，皆築鐵路以偪我三陲矣。合十餘國人士所觀摩，君相所激勵，師友所講求，事無大小，皆求新便。近以船械橫行四海，故以薄技粗器之微，而爲天下政教之大。人皆驚洋人氣象之强，製造之奇，而推所自來，皆由立爵賞以勸智學爲之。

何啟、胡禮垣《新政真詮·勸學篇書後》 泰西何爲百富强以其有富强之學也。泰西何爲而有富强之學？以其有富强之政也。然則中國而欲富强，必須先立其政矣。《益智篇》論富强之實，但言爲學而不言立政，是本末、體用先後緩急之未能明也。富强之政不立，則雖有富强之學將安用之？外篇各論俱是外本內末之言，識者自辨。

《譚嗣同全集·仁學》 談者至不一矣。約而言之，凡三端：曰「學」，曰「政」，曰「教」。學不一，精格致乃爲實際；政不一，興民權乃爲實際；至於教則最難言，中外各有所囿，莫能折衷，殆非佛無能統一之矣。言進學之次第，則以格致爲下學之始基，次及政務，次始可窺見教務之精微。以言其衰也，則教不行而政敝，正文敝而學亡。故言政言學，苟不言教，則等於無用，其政術學術，亦或反爲殺人之具。然而求保國之急效，又莫捷於學矣。法之敗於普也，師熠君禽，已無存理，普之力，非不能徑滅之，然卒與言和者，畢士馬克稔知德民之學，遠不逮法，各有疆域，猶可拒守，若滅之，則渾然一國，形見勢絀，莫可遁逃，普其終爲法奴役，若安以一女子復其國，夫固法之已事矣。故破其國而不敢有，法人之學爲之也。故曰：「保國莫捷於學也。」萬國公法，兩國開戰之時，於學堂、學會、書院、藏書樓、博物院、天文臺、醫院等，皆視同局外，爲礮彈槍子所不到，且應妥爲保護。然則其朝廷即不興學，民間亦當自爲之，所以自保也。且朝廷無論如何橫暴，終不能禁民使不學，中國之民，惟此權尚能自主，則由此充之，凡已失之權，無不可因此而胥復也。鉏水於鍋爐，勿謂水弱也，烈火燔其下，雖鍼鐵百重，而鍋爐必爲汽裂，漲力之謂也。豫章之木，勾萌於石罅，勿慮無所容也，日以長大，將漸據石所據之地，石且爲之崩離，擠力之謂也。惟學亦具此二力。才智日聰，謀慮日宏，聲氣日通，生計日豐，進無求於人，退無困於己，上而在朝，下而在野，濟濟盈廷，穆穆布列，皆同於學，即皆爲學之所攝。發政施令，直舉而措之可也。某某所謂變亦變，不變亦變；某某所謂通亦通，不通亦通。猶意大利之取羅馬城也，初不煩兵刃，直置教皇於不聞不覩，任其自生自死焉耳。閔焉則存之，否則去之，無不在我，彼何能爲哉！漲力以除舊，擠力以布新，猗歟休哉，而有學也！是以揖讓爲征誅，易揭竿斬木爲受籙膺圖也；而睊睊思逞，期一洩怨毒於其上者，復何爲乎！且民而有學，國雖亡亦可也。無論易何人爲之君，必無敢虐之。直君亡耳。視君亡猶易臧獲，於民甯有害焉。故泰西諸國，有此國偶乏其君，乃聘請別國渺不相涉之人以爲之君，或竟併數國爲一國，如古之英倫三島，瑞典之於挪威，以及所謂聯邦，皆是也。《春秋》之義，天下一家，有分土，無分民。同生地球上，本無所謂國，誰復能此疆爾界，糜軀命以保國君之私產，而國遂以無權。國無權，權奚屬？學也者，權之尾閭而歸墟也。

梁啟超《飲冰室合集·文集》第二册《論湖南應辦之事》 今之策中國者，必曰興民權。興民權斯固然矣，然民權非可以旦夕而成也。權者生於智者也，有

一分之智，即有一分之權；有六七分之智，即有六七分之權；有十分之智，即有十分之權。是故國即亡矣，苟國人之智，與滅我之國之人相等，則彼雖滅吾國，而不能滅吾權，阿爾蘭之見併於英人是也。今英倫人應享利益，阿爾蘭人無不均霑也。即吾民之智，不能與滅我之國之人相等，但使其智日進者，則其權亦日進，印度是也。印度初屬於英，印人只能爲第六七等事業，其第五等以上事業，皆英人爲之。凡官事私事，莫不皆然。如一衙署，則五品以上官，皆英人。一公司，則總辦幫辦及高等司事，皆英人也。近則第二等以下事業，皆印人所爲矣。其智全塞者，則其權全亡，非洲之黑人，美洲之紅人，南洋之椰人是也。此數種者，只見其爲奴爲隸，爲牛爲馬，日漸月削，數十年後，種類滅絶於天壤耳，更無可以自立之時矣。夫使印度當未亡之時，而其民智慧，即能如今日，則其蚤爲第二等人也久矣。使其有加於今日，則其爲第一等人也亦已久矣。是故權之與智相倚者也，昔之欲抑民權，必以塞民智爲第一義。今日欲伸民權，必以廣民智爲第一義。湖南官紳，有見於民智之爲重也，於是有時務學堂之設，意至美矣。然於廣之之道，則猶未盡也。學堂學生，祇有百二十人，即使一人有一人之用，其爲成也亦僅矣。而況此輩中西兼習，其教之也，當厚植其根柢，養蓄其大器，非五年以後，不欲其出而與聞天下事也。然則此五年中，雖竭盡心力以教之，而其風氣仍不能出乎一學堂之外，昭昭然矣。故學生當分爲二等：其一以成就遠大，各有專長，各有根柢爲主，此百二十人是也；其一則成就不必其遠大，但使於政學之本原，略有所聞，中外之情形，無所闇蔽，可以廣風氣，消阻力，如斯而已。由前之説，則欲其精，由後之説，則欲其廣。大局之患，已如燎眉，不欲湖南之自保則已耳。苟其欲之，則必使六十餘州縣之風氣，同時並開，民智同時並啓，人才同時並成，如萬毫齊力，萬馬齊鳴。三年之間，議論悉變，庶幾有濟，而必非一省會之間，數十百人之局可以支持，有斷然矣。則必如何然後能如此，就其上者言之：一曰朝廷大變科舉，一曰州縣徧設學堂。斯二者行，頃刻全變，然而非今日之所能言矣。有官紳之力所可及，而其成效之速，可與此二事相去不遠者。一曰全省書院官課師課改課時務也。以嶽麓求賢之改章，及孝廉堂之爲學會，士林舉無間然，然則改課亦當無違言必矣。官課師課全改，耳目一新，加以學政所至，提倡新學，兩管齊下，則其力量亞於變科舉者無幾矣。或疑各府州縣悉變，則恐閱卷者無人。是不難，但專聘一二人駐省會，而各處課卷皆歸其評閱，不過郵寄稍需時日耳，於事無傷也。若太僻遠之州縣，則或兩三月之題目，同時並發，課卷同時並收，則郵寄之繁難，亦可稍省矣。尤有進於此者，則莫如童試之縣考府考，飭下州縣，除第一場外，悉試時務。府縣考凡六七場，功令所載，並無必試八股之例，支牀架屋，實屬可憎，掃除更張，真乃快事。然此事尚有未盡可行者，則慮各府縣無閱卷之人也。今宜飭下，令其自行物色聘請，或由省中薦人前往，此則只需長官一紙書耳。不費一銖，而舉省之士，靡然向風矣。二曰學堂廣設外課。各州縣咸調人來學也。州縣徧設學堂，無論款項難籌，即教習亦無從覓聘，教習不得人，講授不如法，勞而少功，雖有若無耳。以余所見，此間各處書院諸生，講習經年，而成就通達者，寥寥無幾。大約爲開風氣起見，先須廣其識見，破其愚謬，但與之反復講明政法所以然之理，國以何而强，以何而弱，民以何而智，以何而愚，令其恍然於中國種種舊習之必不可以立國。然後授以東西史志各書，使知維新之有功，授以内外公法各書，使明公理之足貴。更折衷於古經古子之精華，略覽夫格致各學之流別，大約讀書不過十種，爲時不過數月，而其見地固已甚瑩矣。乃從而摩激其熱力，鼓厲其忠憤，使以保國保種保教爲己任，以大局之糜爛，爲一身之恥疚，持此法以教之，間日必有講論，用禪門一棒一喝之意，讀書必有劄記，仿安定經義、治事之規，半年以後，所教人才，可以拔十得五。此間如學堂學生，鼓篋不過月餘耳，又加以每日之功，學西文居十之六，然其見識議論，則已殊有足觀者，然則外課成就之速，更可冀矣。大抵欲厚其根柢，學顓門之業，則以年稚爲宜。欲廣風氣觀大略，速其成就，則以年稍長爲善。蓋苟在二十以上，於中國諸學曾略有所闚者，則其腦筋已漸開，與言政治之理，皆能聽受，然後易於有得，故外課生，總以不限年爲當。前者出示在此間招考，僅考兩次，已迫歲暮，來者百餘人，可取者亦三十人。然設此課之意，全在廣風氣，其所重者在外府州縣，故必由學政按臨所至，擇其高才年在三十以下者，每縣自三人至五人，咨送來學，其風始廣。然各府遼遠，寒士負笈之資，固自不易。愚意以爲莫如令各州縣爲具川資咨送到省，每歲三五人之費，爲數無歲，雖瘠苦之縣，亦不至較此區區。到省以後，首須謀一大厦，使羣萃而講習。若學堂有餘力，則普給膏火，否則但給獎賞而已。如不給膏火，則須問其願來與否，乃可咨送。此項學生，速則半年，遲則一年，即可遣散，另招新班。擇其學成者，授以憑記，可以爲各縣小學堂教習。一年之後，風氣稍成，即可以飭下各州縣，每縣務改一書院爲學堂。三年之間，而謂湘人猶有嫉新學如讎，與新學爲難者，其亦希矣。欲興民權，宜先興紳權，欲興紳權，宜以學會爲之起點，此誠中國未常有之事，而實千古

不可易之理也。夫以數千里外渺不相屬之人，而代人理其飲食訟獄之事，雖不世出之才，其所能及者幾何矣。故三代以上，悉用鄉官。兩漢郡守，得以本郡人爲之，而功曹掾史，皆不得用它郡人，此古法之最善者。今之西人，莫不如是。唐宋以來，防弊日密，於是悉操權於有司，而民之視地方公事，如秦越人之肥瘠矣。今欲更新百度，必自通上下之情始。欲通上下之情，則必當復古意，采西法，重鄉權矣。然亦有二慮焉：一曰慮其不能任事；二曰慮其藉此舞文也。欲救前弊，則宜開紳智；欲救後弊，則宜定權限。定權限者何？西人議事與行事分而爲二：議事之人，有定章之權，而無辦理之權；行事之人，有辦理之權，而無定章之權。將辦一事，則議員集而議其可否，既可，乃議其章程，章程草定，付有司行之，有司不能擅易也。若行之而有窒礙者，則以告於議員，議而改之。西人之法度，所以無時不改，每改一次，則其法益密，而其於民益便，蓋以議事者爲民間所舉之人也。是故有一弊之當革，無不知也。有一利之當興，無不聞也。其或有一縣一鄉之公益，而財力不能舉者，則議員可以籌款而辦之，估計其需費之多少，而醵之於民焉。及其辦成也，則將其支用款項，列出清單，與衆人共見，未有不願者也。譬之一街之中，不能無擊柝之人，於是一街之户宅集議，各出資若干而雇一人爲之。一鄉之中，欲築一橋，修一路，於是一鄉之户宅集議，或按田畝，或按人丁，各出資若干而動工爲之，未有不願者也。推而大之，而一縣，而一省，而一國，莫不如是。西人即以此道治一國者也。吾中國非不知此法，但僅以之治一鄉，治一街，未能推廣耳。故每以應籌款項，皆待命於下議院，下議院則籌之於民，雖取之極重，而民無以爲厲己者，蓋合民財以辦民事，而爲民所信也。民亦知此事之有益於己，而又非己之獨力所能辦，故無不樂輸以待上之爲我成之也。如一街四十户，每户月輸一百，即得四千，可以用一擊柝之人，以爲己保護財産。若非得一人總任其事，則雖每户月自出二百，仍不能用一人也。故有鄉紳爲議事，則無事不可辦，無款不可籌，而其權則不過議此事之當辦與否及其辦法而已。及其辦之也，仍責成於有司，如是則安所容其舞文也。至於訟獄等事，則更一委之於官，鄉紳只能爲和解，或爲陪審人員，而不能斷其讞，然則又何舞文之有乎？西人舉國而行之，不聞有弊，則亦由權限之劃定而已。開紳智者何？民間素不知地方公事爲何物，一切條理，皆未明悉，而驟然授之，使其自辦，是猶乳哺之兒，而授之以杯筯，使自飲食，其殆必矣。故必先使其民之秀者，日習於公事，然後舉而措之裕如也。今中國之紳士，使以辦公事，有時不如官之爲愈也。何也？凡用紳士者，以其於民之情形熟悉，可以通上下之氣而已。今其無學無智，既與官等，而情僞尚不如官之周知，然則用之何爲也。故欲用紳士，必先教紳士。教之惟何？惟一歸之於學會而已。先由學會紳董，各舉所知品行端方、才識開敏之紳士，每州縣各數人，咸集省中入南學會，會中廣集書籍圖器，定有講期，定有功課，長官時時臨莅以鼓厲之。多延通人，爲之會長。發明中國危亡之故，西方强盛之由，考政治之本原，講辦事之條理，或得有電報，奉有部文，非極祕密者，則交與會中，俾學習議事。一切新政，將舉辦者，悉交會中議其可辦與否，次議其辦法，次議其籌款之法，次議其用人之法，日日讀書，日日治事，一年之後，會中人可任爲議員者過半矣。此等會友，亦一年後，除酌留爲總會議員外，即可分別遣散，歸爲各州縣分會之議員復，另選新班在總會學習。紳智既開，權限亦定，人人既知危亡之故，即人人各思自保之道，合全省人之聰明才力，而處心積慮，千方百計，以求辦一省之事，除一省之害捍一省之難，未有不能濟者也。紳權固當務之急矣，然他日辦一切事，舍官莫屬也。即今日欲開民智，開紳智，而假手於官力者，尚不知凡幾也。故開官智，又爲萬事之起點。官貧則不能望之以愛民，官愚則不能望之以治事。聞黄按察思所以養候補官，優其薪水之法，此必當速辦者也。既養之，則教之。彼官之不能治事，無怪其然也。彼胸中曾未有地球之形狀，曾未有歐洲列國之國名，不知學堂工藝商政爲何事，不知修道養兵爲何政，而國家又不以此考成，大吏又不以此課最，然則彼亦何必知之，何必學之。舉一省之事，而委之此輩未嘗學問無所知識之人之手，而欲其事之有成，是猶然薪以止沸，卻行而求前也。而無如不辦事則已，苟辦事，則其勢不能不委之此輩之手，又不可以其不能辦而不辦也。然則將如之何？曰教之而已矣。教官視教士難，彼其年齒已老，視茫髮蒼，習氣極深，宦情熏灼，使之執卷伏案，視學究之訓頑童，雖殆甚焉。然教官又視教士易，彼其望長官如天帝，覬缺差若九鼎，宫中細腰，四方餓死，但使接見之時，稍爲抑揚，差委之間，微示宗旨，雖强之以不情之舉，猶將赴湯蹈火以就之，而況於導之以學乎。故課吏堂不可不速立，而必須撫部爲之校長，司道爲之副校長，其堂即設在密邇撫署之地，每日或間一二日，必便衣到堂，稽察功課，隨時教誨，最善者莫如删堂屬之禮，以師弟相待，堂中陳設書籍，張掛地圖，各官所讀之書，皆有一定，大約各國約章，各國史志，及政學公法農工商兵礦政之書，在所必讀。多備報章，以資講求。各設劄記，一如學堂之例。延聘通人爲教習，評閱功課，校長及副校長，隨意譚論，隨意閱劄記。或閱

地圖，而與論其地之事，或任讀一書，而與論其書之美惡，聽其議論，而可以得其爲人矣。而彼各官者，恐功課不及格而獲譴，恐見問不能答而失意，莫不爭自濯磨，勉强學問矣。教之既熟，必有議論明達，神氣堅定者出矣。或因好學而特予優差，或因能辦事而委之繁缺，數月之後，家絃誦而人披吟矣。聞曾文正每日必有一小時與幕府縱譚，若有事應商，則集幕府僚屬，使之各出意見，互相辯論。文正則不發一言，歸而採之，既可於此事集思廣益，復可見其人之議論見地。駱文忠則每集司道於一圓桌，令以筆墨各陳所見。岑襄勤丁雨生之辦事，如訓蒙館然，聚十數幕友於一堂，陳十數几桌，定時刻辦事，隨辦隨到，案無留牘，此誠治事之良法也。今日之中國，亦頗苦於禮矣，終日之晷刻，消磨於衣冠應酬迎送之間者，不知凡幾，交受其勞，而於事一無所補。日日議變法，此之不變，安得有餘日以辦應辦之事乎？是宜每日定有時刻，在課吏堂辦事，一切皆用便衣，凡來回事者，立譚片刻，不迎不送，除新到省衣冠一見外，其餘衙門例期，悉予停免，有事咸按時刻，在堂中相見，則形骸加適，而治事加多，斯實兩得之道也。至實缺各官，關係尤重，既未能盡取而課之，亦必限以功課，指明某書，令其取讀，必設劄記，讀書治事，二者並見，須將其讀書所有心得，及本縣人情物產風俗，咸著之劄記中，必須親筆，查有代筆者嚴責。雖者必以爲實缺官身任繁劇，安能有此休暇，不知古人仕優則學，天下斷無終年不讀書，而可以治事之理。每日苟定出時刻，以一兩點鐘讀書，未必即無此暇晷也。頻頒手諭，諄諄教誨。如張江陵與疆臣各書，胡文忠示屬員各諭，或以嚴厲行之，或以肫誠出之，未有不能教誨者也。吏治之怠散久矣，參劾則無人可用，亦不可勝劾，其無咎無譽，臥而治之，無大惡可指者，亦常十居六七焉。夫立木偶於庭，並水不飲，其廉可謂至矣，然而不能爲吏者。吏者，治事者也。吏不治事，即當屏黜，豈待擾民哉？雖然，治事者，必識與才兼，然後可云也。若並不知有此事，不知此事之當辦，則曷從治之。未嘗講求此事之辦法，則曷從治之。西國治一事，則有一事之學堂，既學成而後授以事矣，然其每日辦事之暇，未嘗有一日廢書者。不讀書則看報，貴至君主，賤至皮匠，莫不皆然。今我國人士，自其鼓篋之始，即已學非所用，用非所學。及一入宦途，則無不與書卷長別。《傳》曰：「子有美錦，不使人學製焉。」一官一邑，身之所庇也。而使學製焉，又況於終其身而不學者乎？中國一切糜爛，皆起於此。而在位者昏焉不自覺，今日興一新法，明日興一新法，而於行法之有人與否，漠然而不之計，此真可爲痛哭流涕者也。以上三端，一曰開民智，二曰開紳智，三曰開官智。竊以爲此三者，乃一切之根本。三者畢舉，則於全省之事，若握裘挈領焉矣。

《皇朝經世文統編》卷八九《廣育礦務人才論》 十年樹木，百年樹人，自古國家未有不樂育羣才而能建長治久安之業，致民康物阜之盛者也。雖然，古之需才也寡而取才也易，今之需才也衆而取才也難，何則？中國昔時所習有恒業，所學有常經，各執一藝，鮮有遊移。士之子恒爲士，農之子恒爲農，工之子恒爲工，商之子恒爲商，四民各有其本分，各盡其所當盡，各爲其所當爲，世世相傳自具專門名家之學而天下人才已無不足。至今日而事勢爲之一變矣，自西人航海東來，中外通市開千古未有之局，不獨聽睹爲之一新，耳目心思爲之頓異，其所以强兵而富國者亦皆爲中國時勢所不可緩，於是辦理交涉則宜有熟諳洋務之人才，擴充商務則宜有深明商務之人才，振興礦政則宜有精悉礦務之人才，講求格致則宜有深通格致之人才，仿行製造則宜有擅長製造之人才，凡此者皆爲古昔所未聞而爲今時所創見，然則今日應用之人才較前代爲倍衆，即今日應養之人才較前代爲尤亟，自宜董陶樂育教訓漸摩儲之於平日，斯能用之於臨時。曩在通商之初，風氣未開，華人於一切西學大率視爲不急之務。近二十年以來，其有留心時務，以通達西學著名當世者頗不乏人，就所知者言之，如容君純甫開其先，辜君鴻明繼其後，此二君者，一精於文詞之學，一精於性理之學，並在西國考列前茅，聲名鵲起，其品級班次有若中國之舉人。又如馬眉叔觀察則精通法國語言文字，而於律學尤有心得。伍秩庸觀察則學習律例，舉爲律正，皆由西國考取成名。何君啓則既爲醫師，而又舉律正。孫君文亦出自英國醫院而由官給以文憑，此俱卓卓可稱者也。徐君祝三久在製造局中於化學一門深造有得，製造各物，如煉錫釀酒澆燭步武泰西悉具精心，雖未嘗遨遊西國經其品評，而以其所行，驗其所學，固知實至名歸，非徒虛譽所可同日而語者也。近日粵東温君秉仁少負奇氣，有志於泰西器藝格致之學，慨然遠游歐西，在倫敦礦藝大書院學習開礦之法，已歷多年，客歲六月中在該書院考試得列高等，榮膺頭等礦師之選，既而至歐美各國遊歷，巡閱各礦後，遂言旋來華，西人謂東方之人精通礦務，深識地利者當於温君首屈一指焉。夫中國之人，其於西學不過語言文字律例天算醫術電理已耳。潛心礦務，精究地學，能考察地中層累者，當以温君爲創始。邇悉温君奉領執照，由香港束裝北上，遊覽京華，竊探開平各礦，聞之不禁竊喜，幸中國礦務之有人。凡中國有志於此者，皆可以温君爲先路之導，而中國數十年以來礦政罕著成效者，從此可望改觀，而有推廣振興之一日也。夫金銀煤鐵無不

各産於地，惟西國深明其法故能悉數開採，然取多用宏勢將告罄，幾難恃造物者之無盡，藏而取之無窮，用之不竭也。中國則自黄農以來，未嘗窮搜遍索地寶，皆蘊而不宣，故所藏充足，高出歐洲列國之上，設於此時講求開採，交易流通，以我之有餘，補彼之不足，則利權獨擅，實爲中國商務之大源，是礦政一端實於今日爲時務之要，不可不籌。所以整頓之方，惟自興辦礦政至今多歷年所，而自開平以外未聞有開採宏富獲利豐饒獨著明效大驗者，何也？則大抵以礦師之未得其人也，歷來所延礦師多借材於異地，必先隆其禮貌，優其廩禄，立合同三年以爲要約。至於所得之贏絀則與彼無預焉，贏則彼居其功，絀則彼不任其咎，一切置辦機器，彼已先獲其利，一旦事或無成，半途中撤則彼反得逍遥於局外，或謂中國今日襄辦礦務之人其由聘請而來者，類皆闔茸之流，頭等礦師未必肯至，故往往有此獘端。然則居今日而論，礦政所以爲整頓之方而握要以圖者，實莫先於造就礦務人才。我中國人民心思材力初不在西人下，特爲上者未嘗鼓舞而振作之，斯在下者無由聞風而興起，誠能開設礦務學堂，延聘西人之精於礦務者爲教習，詳訂現條，妥立課程，招集聰穎子弟畀以資斧使之遊學泰西，則數年之後繼温君而成名者必不乏人。上以此求下，以此應感發之機，捷於桴鼓，夫而後以中國之人開中國之礦，不至求材於域外，而以大權倒授於人，一利也。聲氣相通，語言相同，指揮如意，操縱從心，二利也。薪水既可稍視洋人爲廉，而又無慮其居奇挾索，三利也。礦學既明，凡滇黔秦蜀等省，其礦苗旺富之處，皆可售股開採，官創商繼，相與輔，相而成，然後商務盛而可以挽已去之利權，獲將來之利益，四利也。百姓既足，君無不足，由富而强，國家於以收無窮之效，五利也。然則造就礦務人才以振興礦政謂非今日之要務哉？而此外格致製造之學則爲利用厚生之所繫，語言文字之學則爲修好睦鄰之所繫，苟能廣爲樂育使用才者無才難之歎，則濟濟羣才泛應曲當長治久安之業，物阜民康之盛不外是而他求矣。百年樹人之計，謀國者其可不深長思哉！

《皇朝經世文三編》卷二四《論中國求富强宜簡易行之法》 今日振興之策，首在育人才，育人才則必新學術，新學術則必改科舉，設學堂，立學會，建藏書樓，然改科舉則必將官制政法盡行改革，非旦夕所能期。泰西學堂之制最爲美備，有大學堂，中學堂，小學堂，而武備又各有專門學堂，別有師範學堂，以教爲師者。其學堂規制大者工費至數十萬磅，小者水師、醫生、律師亦數萬磅，延師講書之費稱是此必非一時之力所能舉辦。泰西各種學問皆有學會，蓋以講學之人多，故學會可徧設也。泰西之藏書樓，藏書至數十百萬卷，備各國文字之書，是三者皆興國之盛舉也，而非今日所能行也。今日之務！一在立小學堂。堂中延一教西文師，延一教算學師，延一教中文並各種初學書之師。如有成材之願學者坿入焉。一、開小學會。凡士子欲購求時務政法算學輿地者，亦可各聯一會，購置會中應用書籍。一月數聚，自三人以上即可創辦以漸增加。一建小藏書樓。各州縣應據貲購中西各種學問切要之書置諸樓中，使人掌其籍，願學者可就觀之而限以時刻。一、各處書院應兼時務藝學，不能作或作而不當者不得居前列。凡秀異之才無貲讀書者，可以公中之財資之學，學成則行之外海以博其學識。一、宜多撰問答體之各種啓蒙書，坿以圖説，使觀者易曉。一、宜多譯西人專門學問政法之書，由淺而深，又多一章程之書以便倣行。一、宜用西人燈影法講各種學，使人樂觀而易曉。凡此數者，自問匹士以上即有可爲之事，而官紳亦可各以其權力所及而爲之，此不待巨欵，不勞聚問，而即可行者。

《皇朝經世文四編》卷四七《西國富教合爲一事説》 伊古來之有天下者，莫不先富其民而後教之，蓋必利用厚生然後正德矣。此殆中外一理者歟，然中國於富教二者判爲兩途，而西人於富教二者合爲一事。何則？中國之教民也，以仁義道德。其富民也，以農工商賈。顧凡農工商賈者，聽民自爲之而不在當教之理。然而所謂仁義道德者，飢不可以爲食，寒不可以爲衣，要歸於盡性知命，使民之植其綱常而已矣。故孔孟之門，有但言仁義而不言利之説。第其流弊所極，則口仁義而心貨利，内小人而外君子，立説與居心判若兩人，而詐僞遂至於不可測。然則何以中國立教必先仁義而後利哉？固亦曰，吾第引而之於仁義而已矣。若夫利固盡人而取求者之也，我雖引之於仁義而彼猶不免溺於利，而況乎但言夫利也。於是乎中國之儒者，苟稍知操守皆不敢以利爲言，顧其實利心甚熾，天理之説不足以制之。往往有自守廉潔，迫經夫紛華靡麗之場而一但忽喪其初者，此第言仁義而不及利之流弊也。夫人情一日不再食則飢，終歲不再製衣則寒，飢寒至身則不顧廉恥，仁義道德之中有終身窮餓者焉？未嘗見顔淵原憲之門，忽然而有金穴銅山之湧現也。是故純用儒術而不兼雜霸之朝必多弱政，從古儒術極盛之時，即國勢極不振之時。馬融、鄭元不能救危亡之東漢，王通、韓愈不能救衰敝之惰唐，伊川、紫陽不能興南渡之炎宋，故儒者可以持太平之局而不可以語非常之功，何者？教限之也。若西人則不然，其所謂教者，即

教以生財之道而已。其所謂富者，即本其所教，使各盡其生財之道而已，教與養蓋合爲一事，其究也，人皆明乎争利分利之故，道不拾遺，民不妄取，家給而人足，皆能好行其德，廣施其惠，推恩錫類，使國無凍人，野無餓殍，養生送死有所資，鰥寡孤獨有所養，是謂不期仁義而仁義自至，夫如是，故其國遂居於中國之上。我嘗考其所以爲教矣，無論其所學之爲無事，要其大綱，皆是以致富强，即出其緒餘，亦皆可以謀食，可以治生，較諸中國之第言仁義，而不及乎利者蓋判若霄壤焉。吾竊不解中國儒者僅言仁義而不言利之始於何人也，如曰始於孔孟，而孔孟不任其咎也。孔子贊《周易》，於乾則曰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於坤則曰先迷後德，主利之外，諸卦之言利者不可枚舉。《大學》作於曾子，言生財之道最爲詳悉。孟子曰易其田疇，薄其税，斂民可使富食之，以時用之，以禮財不可勝用，至其對梁王之説，蓋因病發藥因時立言不可據爲典要。此可見，聖賢立言本不以富教分爲兩事，未聞有絶口不言利者。董仲舒曰，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蓋謂當盡吾分之所當爲，而不必專以利爲事，後儒於言語畸輕畸重之間失其大旨，遂謂儒者不言利而專言仁義。嗚呼！中國儒者但知以義爲利，不知西國以利爲利之説也。知利之有害於仁義，不知利之至而仁義自在其中也。所以今之儒者，不能戈獲利第則設帳授徒，或就幕餬口博取戔戔之脩脯以終其身，問以生財之道忙然不知，致使生計日絀，其一家八口亦愁苦飢寒不可名狀，此皆第言仁義而不言利之害有以中之。若如西人之即教即富，何至於是中國如之何而不入趨於貧弱耶！善夫管子有言曰，淵深而魚生之，山深而獸往之，人富而仁義附焉。西國立教深明此意，中國儒者能熟體管子之言，則自有其所當學之事，不至於虚言仁義以誤國家，苟其不然，則中國之貧弱將靡有底止。我非謂仁義之不足以治天下，而爲是矯枉過正之言也。弟以今日儒者立教出聖賢之指歸，口不言利而所爲無非漁利之端，侈言仁義而其實毫無仁義之行，終必并仁義與利而兩失之，而適貽西人以口實，故敢效其欵欵之愚，爲知言者告，知我罪我，固有所不計也。

《皇朝經世文四編》卷一《内政以弼教明刑爲要論》　我朝近沿明制，遠紹周官設吏户禮兵刑工六部於京師，其外者則自方面以至府廳州縣分理庶事號曰六房，政無鉅細咸繞於兹，其本在於内修，其效極於外攘，蓋一以貫之矣。是故談經濟者率以六官爲綱，紀二百數十年以來，設官分職之法善矣。而設科取士之制則猶未當，進士舉人有科無目，士不務經濟而究心於章句帖括之末，從事於試帖小楷之微，學與仕判然爲兩事，洎乎天下多故正途不足任擔，荷乃更開捐納之例，而仕途益雜，政事益囂，内憂益叢，外患益集，自粤寇平後至今三十餘年，時事日非，其咎原實坐此也。兹者聖明奮發側席求賢，可臣下之請開經濟特科，區其目爲六，首内政，次外交，次理財經武格致考工，救時之道備盡於兹。而以内政爲先，尤得務本探源之制，第思内政之所包廣矣，六官之事皆内政也。【略】由此而求内政之要，其禮部所司之教化，刑部所司之刑法乎？各省學校教化之地也，各屬教職教化之官也，士子肄業不於學舍而於書院，則學校已有名而無實，今制將改書院爲學堂，而學舍仍置諸度外，似非所重名實，不若以各屬書院出息撥充學堂經費，各省大吏集通省廣文先生而甄别之，去其老憊者、廢疾者、文學荒疏者，而留其壯年有學識者爲學堂監院，學識優異者即充教習，其未逮學堂之處，則責令周行鄉鎮宣講聖諭，勸勉民庶，庶令教化之官各盡其職。若夫刑賞者國之大柄也，當賞而不賞則民不勸，不勸則爲善者少，當刑而不刑，則民不懲，不懲則爲惡者多。民少爲善猶之可也，民多爲惡豈其可哉？今如葉志超等諸將帥之當刑，人人所知也。戰敗當殺，失地當殺，損國威當殺，廢軍實當殺，乃竟三歷朝審而不殺，而臺諫諸公亦曾未有人焉。言其不可不殺，嘻異矣，此而不殺，是國家無刑也，是使後之爲將帥者相率而解體也，是使海内豪暴羣不逞之徒藐法綱而思僥倖也。如是則中國之禍亂何時已哉！而又何内政之可言哉！今微臣謹遵本年六月初八日電傳中外時事，均許據實昌言，不必意存忌諱之上諭，敬貢所知，以爲我國政府告。

《中國近代史料叢刊・戊戌變法》第二册《請開農學堂地質局摺》光緒二十四年七月　奏爲請開農學堂地質局，以興農殖民，而富國本，恭折仰祈聖鑒事。竊萬寶之原，皆出於土，故富國之策，咸出於農。上古重墾辟，有盡地力之教，外國講求尤至，城邑聚落，有農學會，察土質，辨物宜，入會則自百谷花木果蔬，牛羊牧畜，皆比其優劣，而旌其異等，田樣各等，機器車各式，農夫人人可以講求，鳥糞可以培肥，電氣可以速成，沸湯可以暖地脈，玻罩可以禁寒氣，播種則一日可及數百畝，刈禾則一人可兼數百工。播種一粒，可收一萬八千粒，千粒可食人一歲，二畝可食人一家。泰西培壅，近用灰石磷酸骨粉，故能以瘠壤爲腴壤，化小種爲大種，化淡質爲濃質，易少熟以多熟。比較則去楛而從良，鼓舞則用新而去舊，農業自盛，故有土此有財，安有萬里之地而患貧者哉？

今日人皆知言礦，而地下之礦無憑，地面之礦有據。農者地面之礦也，不開

地面之礦，而遽求地下之礦，得無本末削失乎？伏乞皇上飭下各省府州縣，皆立農學堂，酌撥官地公費令紳民講求，令開農報，以廣見聞，令開農會，以事比較。每省開一地質局，譯農學堂之書，繪農學之圖，延化學師考求各地土宜，以勸植土地所宜草木。將全地繪圖貼說，進呈御覽，並飭各州縣土產人工之物，購送小樣，到其省會地質局種植陳設，以廣試驗而便考求，擴見聞而興物產。

其通商口岸，若上海廣東爲中外大市，則設地質總局，有可推行外國者，皆令送小樣至總局，以便外國人閱看購取，庶幾商業盛而流通廣，農業並興，地利益出，而國可富。查古者有大農官，唐宋有勸農使，外國皆有農商部，可否立農商局於京師，而立分局於各省，以統率之？出自聖裁，臣愚一得之見，伏乞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鄒容《革命軍・革命之教育》 革命者，國民之天職也，其根柢源於國民，因於國民，而非一二人所得而私有也。今試問吾儕何爲而革命？必有障礙吾國民天賦權利之惡魔焉，吾儕得而掃除之，以復我天賦之權利。是則革命者，除禍害而求幸福者也。爲除禍害而求幸福，此吾同胞所當頂禮膜拜者也。爲除禍害而求幸福，則是爲文明之革命，此更吾同胞所當頂禮膜拜者也。

欲大建設，必先破壞；欲大破壞，必先建設：此千古不易之定論。吾儕今日所行之革命，爲建設而破壞之革命也。雖然，欲行破壞，必先有以建設之。善夫！意大利建國豪杰瑪志尼之言曰：「革命與教育並行。」吾於是嗚於我同胞曰「革命之教育」，更譯之曰：「革命之前，須有教育；革命之後，須有教育。」

今日之中國，實無教育之中國也。吾不忍執社會上種種可醜、可賤、可厭、可嫌之狀態，以出於筆下。吾但謚之曰「五官不具，四肢不全，人格不完」。吾聞法國未革命以前，其教育與鄰邦等。美國未革命以前，其教育與英人等。此興國之往迹，爲中國所未夢見也。吾聞印度之亡也，其無教育與中國等，猶太之滅也，其無教育與中國等。此亡國之往迹，我中國擅其有也。不寧惟是，十三洲之獨立，德意志之聯邦，意大利之統一，試讀其革命時代之歷史，所以鼓舞民氣，宣戰君主，推倒母國，誅殺貴族，倡言自由，力尊自治，內修戰事，外抗强鄰。上自議院憲法，下至地方制度，往往於兵連禍結之時，舉國糜爛之日，建立宏猷，體國經野，以爲人極。一時所謂革命之健兒，建國之豪杰，流血之巨子，其道德，其知識，其學術，均有振衣昆侖頂，濯足太平洋之概焉。吾崇拜之，吾傾慕之，吾究其所以致此之原因，要不外乎教育耳。若華盛頓，若拿破侖，此地球人種所推尊爲大豪杰者也。然一華盛頓，一拿破侖倡之，而無百千萬億兆華盛頓、拿破侖和之，一華盛頓何如？一拿破侖何如？其有愈於華、拿二人之才之識之學者又何如？有有名之英雄，有無名之英雄。華、拿者，不過其時拋頭顱，濺熱血，無量無名之華，拿之代表耳！今日之中國，固非一華盛頓、一拿破侖所克有濟也，然必預製造無量無名之華盛頓、拿破侖，其庶乎有濟。吾見有愛國憂時之志士，平居深念自尊爲華、拿者若干人，其才識之愈於華、拿與否，吾不敢知之，吾但以有名之英雄尊之，而此無量無名之英雄，則歸諸冥冥之中，甲以尊諸乙，乙又以尊諸丙，嗚呼！不能得其主名者也。今專標斯義，絶大斯旨，相約數事，以與我同胞共勉之。

一、當知中國者，中國人之中國也。中國之一塊土，爲我始祖黃帝所遺傳，子子孫孫，綿綿延延，生於斯，長於斯，衣食於斯，當共守其勿替。有異種賤族，染指於我中國，侵占我皇漢民族之一切權利者，吾同胞當不惜生命共逐之，以復我權利。

一、人人當知平等自由之大義。有生之初，無人不自由，即無人不平等。初無所謂君也，所謂臣也，若堯舜，若禹稷。其能盡義務於同胞，開莫大之利益，以孝敬於同胞，故吾同胞視之爲代表，尊之爲君，實不過一團體之頭領耳，而平等自由也自若。後世之人，不知此義，一任無數之民賊獨夫、大盜巨寇，舉衆人所有而獨有之，以爲一家一姓之私産，而自尊曰君，曰皇帝，使天下之人無一平等，無一自由。故我同胞今日之革命，當共逐君臨我之異種，殺盡專制我之君主，以復我天賦之人權，以立於性天智日之下，以與我同胞熙熙攘攘，游幸於平等自由城郭之中。

一、當有政治法律之觀念。政治者，一國辦事之總機關也，非一二人所得有之事也。譬如機器，各機之能運動，要在一總樞紐，倘使餘機有損，則樞紐不靈。人民之於政治，亦猶是也。然人民無政治上之觀念，則滅亡隨之，鑒於印度，鑒於波蘭，鑒於已亡之國罔不然。法律者，所以範圍我同胞，使之相無過失耳。頌岩曰：「野蠻人無自由。」野蠻人何以無自由？無法律之謂耳。我能殺人，人亦能殺我，是兩不自由也。條頓人之自治力，駕於他種人者何？有法律之觀念故耳。由斯三義，更生四種：

一、曰養成上天下地，惟我自尊，獨立不羈之精神。

一、曰養成冒險進取，赴湯蹈火，樂死不避之氣概。

一、曰養成相親相愛，愛羣敬己，盡瘁義務之公德。

一、曰養成個人自治，團體自治，以進人格之人羣。

《東方雜志》第三年三期《論教育與國家之關係》 吾國自發捻蕩平之後，爾時當事諸公，實已微窺舊學之不足獨恃。惟然，故恭親王、李文忠立同文館於京師；左文襄、沈文肅開前後學堂於馬江；曾文正親選百餘幼童以留學於美國；李文忠先後爲水師、武備、醫學堂於天津。凡此皆成於最早而亦各著成效者也。然除此數公而外，士大夫尚篤守舊學，視前數處學堂，若異類之人，即其中不乏成材，亦不過以代喉舌供奔走而已。逮甲午東方事起，以北洋精練而見敗於素所輕蔑之日本，於是天下愕眙，羣起而求其所以然之故，乃恍然於前此教育之無當，而集矢於數百千年通用取士之經義。由是不及數年，而八股遂變爲策論，詔天下遍立學堂。雖然，學堂立矣，辦之數年，又未見其效也，則嘩然謂科舉猶在，以此爲梗。故策論之用，不及五年，而自唐末以來之制科又廢，意欲上之取人，下之進身，一切皆由學堂。不佞嘗謂此事乃吾國數千年中莫大之舉動，言其重要，直無異古者之廢封建、開阡陌。造因如此，結果何如，非吾黨淺學微識者所敢妄道。但身爲國民，無論在朝在野，生此世運轉變之時，必宜人人思所以救此社會，使進於明盛，而無陷於阽危，則真今世之中國人，所人人共負之責任，而不可一息自寬者也。

處物競劇烈之世，必宜於存者而後終存。考五洲之歷史，凡國種之滅絶，抑爲他種所羈縻者，不出三事：必其種之寡弱，而不能强立者也；必其種之暗昧，不明物理者也；終之必其種之惡劣，而四維不張者也。是以講教育者，其事常分三宗：曰體育，曰智育，曰德育。三者並重，顧主教育者，則必審所當之時勢而爲之重輕。是故居今而言，不佞以爲智育重於體育，而德育尤重於智育。諸公乍聆此語，恐且以語言爲迂，不佞請細爲分晰，諸公將自見其理之無以易也。

何以言智育重於體育耶？中國號四萬萬人，以民數言，殆居全球五分之一，夫國不憂其寡弱。至於個人體育之事，其不知衛生者，雖由於積習，而亦坐其人之無所知，故自踐危途，曰戕其生而不覺。智育既深，凡爲人父母者，莫不明保(赤)〔持〕衛生之理，其根基自厚，是以言智育而體育之事固已舉矣。且即令未至，中國二十餘行省，風氣不齊，南人雖弱，北人自强，猶足相救。但競争之場，徒云强碩，尚未足耳。諸公不見近者俄日之戰乎？夫體幹長大，殆無過於俄人。而吾之島鄰，則天下所稱之侏儒者也。顧至於戰，則勝家終在此而不在彼，是亦可以思其理矣。不佞此言，非云不重體育。夫苦攻勤動，以進國人於尚武之風，正吾國今日之所亟。故往日嘗謂，中國文場可廢，而武科宜留，亦猶此旨。但三者籌其緩急，覺無智育，則體育萬萬不逮事耳！

何以言德育重於智育耶？吾國儒先有言，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夫西人所最講、所最有進步之科，如理化，如算學總而謂之，其屬於器者九，而進於道者一。且此一分之道，尚必待高明超絶之士而後見之，餘人不能見也。故西國今日，凡所以爲器者，其進於古昔，幾於絶景而馳，雖古之聖人，殆未夢見。獨至於道，至於德育，凡所以爲教化風俗者，其進於古者幾何，雖彼中夸誕之夫，不敢以是自許也。惟器之精，不獨利爲善者也，而爲惡者尤利用之。淺而譬之，如古之造謠行詐，其果效所及，不過一隅，乃自今有報章，自有郵政，自有電報諸器，不崇朝而以遍全球可也，其力量爲何如乎？由此推之，如火器之用以殺人，催眠之用以作奸，何一不爲凶人之利器？今夫社會之所以爲社會者，正恃有天理耳！正恃有人倫耳！天理亡，人倫墮，則社會將散，散則他族得以壓力御之，雖有健者，不能自脱也。此非其極可慮者乎？且吾國處今之日，有尤可危者。往自堯舜禹湯文武，立之民極，至孔子而集其大成，而天理人倫，以其以垂訓者爲無以易，漢之諸儒，守闕抱殘，辛苦僅立，綿綿延延，至於有宋，而道學興。雖其中不敢謂於宇宙真理，不無離合，然其所傳，大抵皆本數千年之閱歷而立之分例。爲國家者，與之同道，則治而昌；與之背馳，則亂而滅。故此等法物，非狂易失心之夫，必不敢昌言破壞。乃自西學乍興，今之少年，覺古人之智，尚有所未知，又以號爲守先者，往往有末流之弊，乃羣然懷鄙薄先祖之思，變本加厲，遂并其必不可畔者，亦取而廢之。然而廢其舊矣，新者又未立也。急不暇擇，則取剿襲皮毛快意一時之議論，而奉之爲無以易。此今日後生，其歧趨往往如是。不佞每見其人，輒爲芒背者也。

今夫諸公日所孜孜者，大抵皆智育事耳。至於名教是非之地，諸公之學問閱歷，殆未足以自出手眼，別立新規。驟聞新奇可喜之談，今日所以爲極是者，取而行之，情見弊生，往往悔之無極，此馬文淵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狗者也。則不如一切守其舊者，以爲行己與人之大法，五倫之中，孔孟所言，無一可背。固不必言食毛踐土，天地生成，而策名委贄之後，事君必不可以不忠。固不必言天下無不是的父母，割股廬墓，而爲人子者，必不可以不孝。未及念一歲以前，子女

之於父母，凡《曲禮》、《少儀》、《內則》、《弟子職》之所載者，皆所宜率循者也。不必言男女授受不親，叔嫂不通問，而男女匹合之別，必不可以不嚴。不必以九世同居爲高義，而同氣連枝之兄弟，其用愛固必先於衆人。若夫信之一言，則真交友接物之通例。即與敵人對壘，辦理外交，似乎不諱機詐矣，然其中之規則至嚴，稍一不慎，則犯天下之不韙。公法之設，正爲此耳。須知東西歷史，凡國之亡，必其人心先壞；前若羅馬，後若印度、波蘭，彰彰可考，未有國民好義，君不暴虐，吏不貪污，而其國以亡，而爲他族所奴隸者。故世界天演，雖極離奇，而不孝、不慈、負君、賣友一切無義男子之所爲，終爲復載所不容，神人所共疾，此則百世不惑者也。不佞目睹今日之人心風俗，竊謂此乃社會最爲危岌之時，故與諸公爲此驚心動魄之談，不勝太願，願諸公急起而救此將散之舟筏。惟此之關係國家最大。故曰德育尤重智育也。

《東方雜志》第三年七期《實業教育》 實業，西名謂之Industries；而實業教育，則謂之Technica Education。顧西人所謂實業，舉凡民生勤動之事，靡所不賅；而獨於樹藝牧畜漁獵數者，則罕用其字。說見《社會通詮》。至所謂實業教育，所苞尤隘，大抵同於工業。The teaching of handicrafts。此誠彼中習俗相沿，我輩莫明其故。故講實業，似不必守此無謂分別。大抵事由學問（Science）施於事功，展用筋力，於以生財成器，前民用而厚民生者，皆可謂之實業。第其事與他項術業，有必不可相混者，則如美術是已。西人以建造屋宇、結構亭臺，爲美術之一，故西人不稱建築爲實業。而自吾人觀之，則幾幾乎與實業爲類矣。又如醫療法律，以至政治，亦無有以實業稱者。此其大略也。

故實業主於工冶製造之業而已。吾國此事於汽電機器未興之時，固未即居人後；而歐洲當乾嘉以往，其製造亦無可言。如其時洋布一宗，且由印度運往；北美棉業未興，而國律於民間純用吉貝織成匹頭者有罰，一千七百七十四年。可以見矣。顧瓦德用汽之機，即於此時出世。汽機影響，第一見於織造。故一千七百八十五年英之棉貨出口者，僅值八十六萬鎊。而一千八百十年，乃十八兆鎊。再後六十年，直至八十兆鎊。他若鐵業，當法國革命之日，英國三島全年出產不過七萬噸。降至一千九百年，歲出乃七兆噸矣。其發達之速如此。又機器進步，則所操之律度，必以愈精。聞瓦德初成之機，乃以汽漏難用，開機轉輪，聲震屋瓦。後得威都准Whitworth製爲量機，可以量物至一兆分寸之一之微。製造之業，遂臻絕詣。上下百餘年間，其實業演進，絕景而馳如此。至於今西國造物成事，幾於無事不機；而吾國所用，猶是高曾之規矩耳。

夫中國以往三四千年，所以爲中國者，正緣國於大地之中，而不與人交通競爭而已。時至今日，舟車電郵之疾速，爲往古之所無，故雖欲守前此之局有不可得。開門相見，事事有不及人之憂；而浮淺之人，又不察病源之所在，則曰中國之所以受侮者，無强權耳。於是以講武詰戎爲救時惟一之政策。又曰中國之所以貧弱者，坐利權之見奪耳。於是以擬制排外爲富强扼要之方針。顧不知耗散國財，惟兵爲甚。使中國長貧如此，則雖欲詰戎講武，勢且不能。且道路不可不通，礦產不可不出；使吾能自通而自出之，將無事抵排，外力自消，內力自長；設不能自通自出，而僅言抵制，將抵制不成，成而病國益甚。然則中國今日自救之術，固當以實業教育爲最急之務。何則？惟此乃有救貧之實功，而國之利源，乃有以日開，而人人有自食其力之能事。語曰既富方穀，又曰倉稟實而後知禮義，兵力教化，何一非富足而後可言乎！

雖然，實業教育者，專門之教育也。專門教育，固繼普通教育而後施，不幸吾國往者舍科舉而外，且無教育。使其人舉業不成，往往終身成廢。因緣事會，降就商工之業，則覺半世所爲，無一可用。而此時所原有之知識，蒙蒙然與六七齡孩稚同科。某物某貨，產於何地，製於何工，銷於何所，無所知也。一切製器成物之業，循其舊有不知，尚何開新之與有！叩其普通知識，且不知長江所經爲何省，高麗西藏居國之何方。若夫實業莫大於製造，製造莫盛於五金，而五金之性質何如，採煉之方術何若，問讀書之子，有前聞者乎？固無有也。無論爲工爲商，計算之學，皆所必用，商功均輸，固無論矣，乘除加減，則亦難言。吾嘗見二三十歲人，不識作碼者，尚何有於八綫三角之學乎？不但爾也，再使其人舉業有成，又不然。循例納粟入貲，皆爲官也，顧問其人其學，於國家製度律例掌故，有所及乎？未嘗及也。故吾國前此教育，反正皆不可通。遂造成今日之時世。然則居今而言實業教育，學生入校，舍區區國文姑以爲能而外，教者必視學者爲一無所知，而一簣爲山，進由吾往，而後可耳！

今使有子弟於此，其人於中學粗了，將使之從事實業之中，則依東西洋成法，其所以教之者宜如何。此今貴校所實行，十八九已與之合，無俟鄙人詳論。大抵算學則如幾何代數三角割錐微積，爲不可不治之科，其次則莫如理化兩大科。但是二者，其教授必須合法，方能有益。且此數科，所賅甚廣，程度稍進，吾國即無專書；是以爲今之計，斷然必以西文傳習。如此不但教授稱便，而學成

之後，其人於外國實業進步，息息相通，不致轉瞬即成故步。西人爲此，常兼拉丁、英、法、德諸文，其用意即亦如是，此治實業基礎之大略也。

但實業教育，與他種教育有不同者，以其人畢生所從事，皆在切實可見功程，如礦、如路、如一切製造。大抵耳目手足之烈，與治玄理者迥殊。故教育之要，必使學子精神筋力常存朝氣，以爲他日服勞幹事之資。一言蔽之，不欲其僅成讀書人而已。西哲謂讀書人通病，前半生則傲兀自喜，後半生則衰茶糊涂，此由年少之時，用心太過，而不知吾人入世涉物競至烈之場，破敗勝存，僉於三四十以後見分曉。其人年少氣盛之日，不必放蕩淫佚，自斲其生也。但使征逐虛名，作爲無益，坐令腦力萎耗，則四十以往，其人必衰。而一切真實事功，轉以無望。夫不佞此言，非爲惰窳無志少年游說，實因深知心腦之力，其須休息將養，與筋骨血氣正同。而少壯之腦力，其時須休息將養，較老年之人，乃爲尤急。每見由來成就大事業人，其任事之際，所以能樂事勸功，沈毅勇往，治繁理劇，若有兼人之力者，此其果非結於夙興夜寐之時，乃在少日優游，不過用心力之日。拿破侖之初起，真如巨刃摩天，方其勤事，見者驚爲非人，顧十年以後，敗征見矣。彼晚節之所以不終，由其精神短也。毛祿至七十而後收勝法之業，方其少壯，未聞有何表見。諸君子憫國步之艱難，欲來日借手有資，乃起而爲問學之事，惰怠自逸，吾知免矣。所患者用心太猛，求成過急，不爲他日辦事精神道地而已。公等聞轅田之説乎？再耕之後，必置之以俟地力之復；否則雖耕雖種，且無所得，而地力彌竭，稂莠益多。願諸公今日爲學，他日辦事，皆時時深思此言。

言今日之教育，所以救國，而祛往日學界之弊者，誠莫如實業之有功。蓋往日之教育篤古，實業之教育法今；往日之教育求逸，實業之教育習勞；往日之教育成分利之人才，實業之教育充生利之民力。第須知實業教育，其扼要不在學堂，而在出堂後辦事之閱歷。以學堂所課授者，不過根柢之學，增廣知識，爲他日立事階梯云耳。若夫扼要之圖，所以陶煉之使成真實業家，則必仍求之實業之實境，作坊商店，鐵路礦山，此無疑義者也。使有人於此，其於學堂功課，爲之至善，卒業大考，已得無上文憑，此不外得半之程而已。將謂其人即實業家，尚未可也。但使其人此後筋力萎弱，品行平常，臨事既無條理，趨功又不精勤，則其學雖成，於實業無幾微之益。又使其人不自知操業之高尚可貴，惟此有救國之實功，恥尚失所，不樂居工商之列，時時懷出位上人之思，將其人於實業終必不安，而社會亦無從受斯人之庇也。故鄙人居平持論，謂中國欲得實業人才，如英之大斐Davy、法拉第Farady、瓦德James Watt、德之杜勵志Dreyse、克鹿卜Krupp等，乃爲至難。何則？中西國俗大殊，吾俗之不利實業家，猶北方風土之難生桔柚也。

蓋吾國舊俗，本謂舍士無學。士者所以治人，養於人，勞其心而不勞其力者也。乃今實業教育，所栽培成就之人才，則能養人，有學問，而心力兼勞者也。學子有志爲實業之人才，必先視其業爲最貴，又非薄仕宦而不爲者，而後能之。又必其人所受體智二育均平，不致爲書生腐儒，而後可。學問智識，誠不可闕；顧但有學問智識，必不逮事也。精神筋力，忍耐和平，行之以素位不願外之心，而後有濟。初不必天資過絕人，而耳目聰明，思慮精警，如西人所謂母慧者Mother wit，則又不可無。其學堂教育，即陶煉此種母慧而使之擴充有法者也。故實業之家，不受學堂教育，而一切悉由於閱歷者，其入理必粗，不能有開物成務之盛業也。但受學堂教育，而不經事業之磨礱，又程功不實，而無甘苦疾徐之自得。必其人受益於學堂者十之四，收效於閱歷者十之六，夫而後爲真實業家。

諸君子既已發願，置身實業界中，則鄙人有極扼要數語，敬爲諸君告者。一、當早就實行之閱歷，勿但向書籍中求增智識。二、當知此學爲中國現今最急之務。果使四百兆實業進步，將優勝富强，可以操券；而風俗民行，亦可望日進於文明。三、當知一己所操，內之有以贍家，外之有以利國，實生人最貴之業。更無所慕於爲官作吏，鐘鳴鼎食，大廳高軒。四、宜念此業將必有救國利民之效，則吾身宜常與小民爲緣。其志欲取四萬萬之衆，饔飧而襦袴之，故所學所能，不但以供一己之用已也。行且取執工勞力之衆，而教誨誘掖之，使製器庀材，在在有改良之實。諸君果能取不佞之言而實見諸行事，則課其功業，雖古之禹稷，亦何以加？蓋言禹之功，不過能平水土，俾民奠居而已；言稷之功，不過教民稼穡，免其阻飢而已。實業之事，將以轉生貨爲熟貨，以民力爲財源，被之以工巧，塞一國之漏卮，使人人得飽暖也。言其功效，比隆禹稷，豈過也哉！

夫一國之民，其待於實業之亟，不徒於工商之業爲然；即在兵戰，亦以此而預操勝算。不佞請爲諸君言一史事：當十九祺初載，普魯士受困於拿破侖，可謂極矣。土地日蹙，軍費無窮，憤而求戰，戰乃益敗。至一千八百六年燕那Jena之役，普之未亡，特一發耳。則有思墨達人，名杜勵志者，John Nicholas Dreyse年十九，業鑰工；既卒業，南行覓生計，道經戰場，死者從橫卧草中。或猶執槍不釋，

杜則取其一微驗之，知爲歐洲最劣槍制，喟然長嘆。言以此器畀新征之卒，當拿破侖百戰精兵，輔以精槍，安得無敗！則仰天自誓，歸日必有以改良此槍，使爲可恃之利器而後已。蓋當此時，德法二邦之國命，已隱決於杜勵志之腦中矣！已乃入巴黎，事拿破侖之武庫長，瑞士人名保利者，爲之火伴學徒。以其勤篤，大爲保利所倚信。一日保利言，大皇帝令改軍槍舊制，不以前口入藥彈，而從後膛，杜恍然若有所悟。嗣保利爲後膛槍竟成，然製粗不適用也。而拿破侖猶獎之以賜金，加十字佩章，列爲貴爵焉。吾聞汽舟、後膛槍二物，皆拿破侖所親見者，顧皆以始製，椎劣未精，莫敢信用。向使當拿破侖時，而其物皆美具，如後六十年，則以梟雄而操二利器如此，其勢殆可以混合區宇而有餘。英吉利區區三島，欲始終倔强，與爲勍敵，豈有幸哉！乃天若留杜勵志之後膛火器，以爲德復仇之用者。蓋杜之槍製善，而拿破侖死於絶島久矣。一千八百三十五年，杜爲後膛針炮先成，又三十年而後膛槍成。維廉第一用之，造攻於丹麥，再剋於奧國。薩多哇之役，奧之死傷踰三萬，而德則不過九千。至於一千八百七十年師丹之役，德師長驅入巴黎，維廉加冕於華賽爾宮，凱歸而爲全德共主。此其成功至偉，雖遠近因緣，不可一二數，而微杜勵志製器之進步，其收功殆不能如是之疑神也。嗚呼！實業可忽乎哉？

實業之利國，其大者如礦、如路、如舟車、如冶、如織、如兵器，所共見者也。乃即言其小小，至於緘綫錐刀、琉璃瓷紙，今若取吾國所産，以與歐美之所出者較，則未有不令人傷心短氣，不自知吾種將何以自立於天演物競之場者。至於今，吾國日日人人，莫不扼腕扣心，爭言變法。而每事之變，其取材於外國者，必以益多；其舊産於吾國者，必愈無用，將勉强遷就，而用其故者乎？則以物材器制之非良，其弊乃立見。即不然，則集資設廠，號爲抵制，以自保利源。顧其中所用機器，則以重價購自外洋者也，匠師又以重束而聘自外洋者也，其所自保者，亦至有限耳！且此必强有力之官商貴富而後爲之，其於遍地之小民，凡勤儉勞力以治身者，又無裨也！其於全國，豈有豸乎？故吾謂實業爲功，不必著意於重且大，但使造一皮箱、製一衣扣、一巾、一鏡之微謨，果有人焉，能本問學以爲能事？力圖改良舊式，以教小民，此其功即至不細，收利即至無窮耳。

夫吾國實業之閉塞，論其大歸，不過二病而已：不知機器之用，與不明物理與化學也。是故實業之教育，必以之數者爲要素。且其爲教，宜力爲其普通，至於普通，則無取於精微，但人人知其大理而已足。吾國近日風氣，教育所亟，大抵不出政法、武備兩塗。顧武備爲物，其所待之外緣極多，必皆訢合，而後有守堅戰勝之可望。使外緣不相爲助，而惟兵之求，恐事變推移，將徒得其惡果。至於政治爲學，不得其人，則徒長囂風，其於國尤無益。皆不若實業有明效之可言也。所惜者，吾國舊俗，如前所云，若有以沮此項之人才，使之最難成就也者。夫其人博學多通，然猶勤勤懇懇，於執工勞力之中，泥涂黿鼉，奴隸軒朱，殷然以拯救同羣，張皇民力爲事者，此其人於西國已不易得，於中國乃尤難求耳。英人葛勒敦Galton有曰：國民總總，就中可望爲出色人者，大約四千人之中，不過得一而已。若夫具矯然英特之資，其心必不願爲庸衆人，無論已所操爲何業，必求爲社會所利賴者，則兆人之中而得一己無異比肩而立者。赫胥黎曰：論教育之極功，即在能爲法以網羅此二種之人才，裁成輔相之，使不虛生，而以爲通國天下所托庇。夫此二種之人，其出於何地，至不可知者也，亦如至愚極惡者然。生於宮禁之中可也，生於圭竇之中亦可也，故生學家以此爲造物之游戲。設有國焉，其中之法俗，能使如是之材，上不爲富貴之所腐，下不爲槁餓之所蕢，俾之成材，而任之以其所最宜之事，人類進步，終必賴之，不僅强一國盛一種而已也。且果使教育之家具真識別，而能得此二種之人才乎？則其所以培成之者，雖費至厚之資，猶不折閱也。何則？使人才如瓦德、如法拉第、如大斐者，而可以財易得，則英國雖人以兆金爲價，其爲廉猶糞土耳。嗚呼！是三人者，皆實業家也。其諸吾黨可以奮矣！

王國維《靜庵文集續編・去毒篇》 人之謹疾也，必審夫疾之所由起。起居之不時，飲食之無節，侈於嗜欲，而嗇於運動，此數者致病之大源也。不治其源而俟其病而謹之，雖旋病旋愈，未爲善衛生也。醫之治疾也亦然，不告以攝生之道，而惟標之是治，雖百試百效未爲良醫也。此不獨箇人身體上之疾病然也，國民之精神上之疾病其治之之道亦無異於是也。

今試問中國之國民曷爲而獨爲雅片的國民乎？夫中國之衰弱極矣，然就國民之資格言之，固無以劣於他國民。謂知識之缺乏歟？則受新教育而罹此癖者，吾見亦夥矣。謂道德之腐敗歟？則有此癖者不盡惡人，而他國民之道德亦未必大勝於我國也。要之，此事雖非與知識道德絶不相關係，然其最終之原因則由於國民之無希望，無慰藉。一言以蔽之，其原因存於感情上而已。

人之有生，以欲望生也。欲望之將達也，有希望之快樂，不得達則有失望之苦痛。然欲望之能達者一而不能達者什佰，故人生之苦痛亦多矣。若胸中偶然

無一欲望，則又有空虛之感，乘之此空虛之感，尤人生所難堪，人所以圖種種遣日之方法者無非欲祛此感而已。彼雅片者，固遣日之一方法，而我國民幸而於數百年前發見之，則其騖而趨之固不足怪，顧獨我國民之篤嗜之也，其故如何？

古人之疾，飲酒、田獵。今人之疾，雅片、賭博。西人之疾，在酒。中人之疾，雅片。前者陽疾後者陰疾也，前者少壯的疾病後者老耄的疾病也，前者强國的疾病後者亡國的疾病也，前者欲望的疾病後者空虛的疾病也。然則我國民今日之有此疾病也，何故？吾人進而求其原因，則自國家之方面言之，必其政治之不修也，教育之不溥及也。自國民之方面言之，必其苦痛及空虛之感深於他國民，而除雅片外別無所以慰藉之之術也。此二者中，後者尤其最要之原因。苟不去此原因，則雖盡焚二十一省之罌粟種，嚴杜印度南洋之輸入品，吾知我國民必求所以代雅片之物，而其害與雅片無以異，則固可決也。

故禁雅片之根本之道，除修明政治，大興教育，以養成國民之知識及道德外，尤不可不於國民之感情加之意焉。其道安在？則宗教與美術二者是，前者適於下流社會，後者適於上等社會，前者所以鼓國民之希望，後者所以供國民之慰藉，茲二者尤我國今日所最缺乏亦其所最需要者也。

宗教之説，今世士大夫所斥爲迷信者也。自知識上言之，則神之存在，靈魂之不滅，固無人得而證之。然亦不能證其反對之説，何則？以此等問題超乎吾人之知識外故也。今不必問其知識上之價值如何，而其對感情之效則有可言焉。今夫蚩蚩之氓，終歲勤動，與牛馬均勞逸，以其血汗易其衣食，猶不免於凍餒，人世之快樂終其身無斯須之分，百年之後奄歸土壤，自彼觀之，則彼之生活果有何意義乎，而幸而有宗教家者，教之以上帝之存在，靈魂之不滅，使知暗黑侷促之生活外，尚有光明永久之生活，而在此生活中，無論知愚貧富王公編氓一切平等，而皆處同一之地位，享同一之快樂，今世之事業，不過求其足以當此生活而不愧而已。此説之對富貴者之效如何？吾不敢知，然其對勞苦無告之民，其易聽受也必矣。彼於是償現世之失望以來世之望，慰此岸之苦痛以彼岸之快樂。宗教之所以不可廢者，以此故也。人苟無此希望，無此慰藉，則於勞苦之暇，厭倦之餘，不歸於雅片而又奚歸乎？余非不知今日之佛教已達腐敗之極點，而基督教之一部，且以擴充勢力干涉政治爲事，然苟有本其教主度世之本意，而能造國民之希望與慰藉者，則其貢獻於國民之功績，雖吾儕之不信宗教者，亦固宜尸祝而社稷之者也。

吾人之奬勵宗教爲下流社會言之，此由其性質及位置上有不得不如是者，何則？國家固不能令人人受高等之教育，即令能之，其如國民之智力不盡適合。若夫上流社會，則其知識既廣，其希望亦較多，故宗教之對彼，其勢力不能如對下流社會之大，而彼等之慰藉不得不求諸美術，美術者上流社會之宗教也。彼等苦痛之感無以異於下流社會，而空虛之感則又過之，此等感情上之疾病，固非乾燥的科學與嚴肅的道德之所能療也。感情上之疾病非以感情治之不可，必使其閒暇之時，心有所寄而後能得以自遣。夫人之心力不寄於此則寄於彼，不寄於高尚之嗜好，則卑劣之嗜好所不能免矣。而彫刻、繪畫、音樂、文學等，彼等果有解之之能力，則所以慰藉彼者，世固無以過之，何則？吾人對宗教之興味存於未來，而對美術之興味存於現在，故宗教之慰藉，理想的，而美術之慰藉，現實的也。而美術之慰藉中，尤以文學爲尤大，何則？彫刻、圖畫等，其物既不易得，而好之之誤，則留意於物之弊，固所不能免也。若文學者則求之書籍而已，無不足其普遍便利，決非他美術所能及也。故此後中學校以上，宜大用力於古典一科，雖美術上之天才不能由此養成之，然使有解文學之能力，愛文學之嗜好，則其所以慰空虛之苦痛，而防卑劣之嗜好者其益固已多矣。此言教育者所不可不大注意者也。

以上所述，不過就大略言之。非謂上流社會不能有宗教上之信仰，下等社會不許有美術之嗜好也。雅片之根本治療法不出於此二者，若不留意於此，而惟禁之之務，則雖以完全之警察，嚴酷之刑罰隨其後，亦必歸於無效，就令有效，不過横溢而爲他嗜好而已耳。防民之口，甚於防川，況民之感情乎？今政府有禁雅片之議，而民間亦漸有自知戒絶者，特不就根本上下手，則恐如庸醫之治標，終無勿藥之一日，故略抒所見，爲社會告焉。

鄭觀應《盛世危言後編・自序》 有國者苟欲攘外，亟須自强；欲自强，必先致富；欲致富，必首在振工商；欲振工商，必先講求學校，速立憲法，尊重道德，改良政治。蓋憲法乃國家之基礎，道德爲學問之根柢，學校爲人材之本源。政治關係實業之盛衰：政治不改良，實業萬難興盛。查歐美政治革命，商人得參與政權，於是人民利益擴張，實業發達。可見有治人而後有治法，有治法必須有治人，立法、行法、司法尤以行法爲緊要。蓋有人無法，則尚可治；有法無人，則上無道揆，下無法守，而天下亂矣。二者不可須臾離也。考日本效法泰西，從本源上講求，重教育，設公塾，立憲法，興實學，士農工商均有專門之學，人材日

出，技藝日精，上下相顧，情如一體。捐稅雖重，分別貧富，民不嫌苛。如是得以自强。朝鮮效法泰西，從皮相外講求，購槍炮、改服式、尊帝制、重科舉，士農工商均無專門之學，借材異域，製造未精，農工不興，民生計絀。捐稅雖輕，漫無區劃，民尚嫌重。因此不能自强。

國之强弱繫於君相，英明者必顧公益，舉直錯枉，興利除弊，國小亦强；昏庸者只圖私利，舉枉錯直，賞罰不公，國大亦弱。馬相伯歸自日本，云「日本維新仿行西法，然事事不過用我成法。蓋學以精神，而不學以形式。外人只知日本崇尚佛法，不知其新、舊學諸巨公皆重陽明之學。匪惟士夫，即凡在舟車上，手陽明一卷者一望皆是。宜其勇於變法，勇於立憲，勇於敵愾，勇於地方自治，在知行並進。其身受陽明之益而不自諱。我國文士大夫百倍於日本，鮮有崇拜陽明，變法先於日本，事事均不及人，而國困民窮更甚於曩日。對之能無羞死」等語。方今各國立憲時代，富强政術大致相同。上稽羅馬、蒙古兵力之强，知稅斂不知教育，實業不興，以致民怨國亡。我中國史册所載管仲相齊，霸諸侯一匡天下，以民爲貴，嚴定法律，振興農工，擅魚鹽、官山府海之利，亦嘗以商戰弱人國。可知古今興亡之故，非兵强不足以保國，非商富不足以養兵，而商戰之利器在農工。惟中國講求農、工、開礦之法不及歐、美精巧，振興實業保護之法不及歐、美完備。且漢陽鐵廠、各省製造廠、輪船、槍炮、煤礦、鐵礦、電綫、造紙、織布、織呢、磨穀、磨麵各公司，所需機器材料皆購自外國，而官督商辦之公司總、協理又用非所學。其工師均借材異地，不惟流弊多、糜費巨，且時受人挾制，焉能與强國争衡？

昔德相俾士麥謂：「人材出於學校。」日相伊藤又云：「國困民窮，當寓生計於教育之中。」環顧我國各省學校，多有名無實，或經費不繼，旋至輟業。況今日之學費又數倍於疇昔，貧寒子弟讀書尤難。理宜效法德、日，大、小學校先由政府酌量撥款，並考訂新學課本，通飭各城、各鄉一律遵辦。無論男女，及歲必須入學讀書。其實學諸門尤當分別逐一研究。仿日本師範學校，旁有地數畝，工作室數間，織布機兩三架，課有農、織淺説，令學生將來畢業有教人之能力，無論男女，或耕、或織均可自謀生計，行見野無曠土，國無游民。又擇泰西、日本專科有用之書，及德國哲學門内德育科勉勵士夫忠君愛國自修要義，均譯以漢文，與經書一律教授，使士夫敦品勵行，言富强不廢道德，願人人各精一藝，素位而行。

忻江明《鶴巢文存》卷一《學堂之設，其旨有三：所以陶鑄國民，造就人才，振興實業。國民不能自立，必立學以教之，使皆有善良之德，忠愛之心，自養之技能，必需之智識。蓋東西各國所同，日本則尤注重尚武之精神，此陶鑄國民之教育也。講求政治、法律、理財、外交諸專門以備任使，此造就人才之教育也。分設農工商礦諸學，以期富國利民，此振興實業之教育也。三者孰爲最急策》

今之世，學戰之世也。學戰之操勝數，厥有三因：有精神以鼓舞之，有法制以歷練之，有技術以便利之。然而三者之中，精神爲要，無精神則亦無法制、技術。今使有一學境於此，其於理想界、政治界、格致界，無有乎弗具，無有乎弗賅，則必其人之精而明，彊而固者也。有一國勢於此，其於理想界、政治界、格致界，無一人弗精，無一人弗備，則必其國民之沈而毅、專而一者也。故夫國民者孳乳人才基礎，實業者也。近今東西各國公私學堂率以萬計，法制之密，技術之精，論其作用大率從同，顧皆有其國粹主義自爲準的，而非他國所能假借。雅典之尚文，斯巴達之尚武，古代無論已。以近時列强言之，英吉利則注重德育、體育者也。其學科與程度較遜他國，而絶大之學術家、政治家出焉。蓋教育之宗旨，不在形迹而在精神也。德爲新造之國，前倡民族主義，後爲民族帝國主義。凡所組織能令其民愛國與自愛之心聯爲一體，亦教育之最勝者也。而日本之大和魂沿流於斯巴達，尊王尚武，使一國如一軍，尤能吸取文明，與歐西列强並。要而論之，無非恃國民之精神而已。若法之學堂，徒養官吏。俄之教育，務抑民權。積弊相承無足比數矣。且夫國之所以有教育者，爲國民也，非徒爲一人一事也。教育之所以有效者，以全國皆注重於此，非一人一事之烈也。不此之務而羅致各學，多爲門類以期速就，不必其學之果無益也。試問誰教之，而誰學之耶？匠石之成室也，鳩工庀材，大局既定，然後楹桷甍棟，次第交施，若先謀楹桷之雕刻，甍棟之藻繢，則必無完構矣。教一人習一事，所謂藻繢雕刻者也。若興學而不急先務，雖法制、技術事事具舉，而國民之精神敝靡如故，頑鈍如故，有法無人，吾未見教育之能有效也。往者日本興學，以爲西洋工技必合東洋道德而成。吾中國相傳之道德，優於日本矣。誠去文法之已甚，絶欺罔之積習，以振起國民精神。精神既振，人人嚮往，士豈有不競於學，工豈有不競於藝，人才豈有不就，實業豈有不興乎！夫有教育而後國民可用，有國民而後教育可施，亦其勢然矣。然而此豈一日之事哉！

《清實録·宣統政紀》卷五六《宣統三年六月下》 廣西巡撫沈秉堃奏，實業爲裕民至計，擬請整頓教育、特設銀行，以圖振興而固邦本。比年以來疊奉明

諭，振興實業，設立各種實業學堂。學部農工商部督責進行，不遺餘力，然而成效尚未大著者，非盡奉行之不力，實亦籌畫之有未盡也。查農工商各項實業，論其深非顓門名家不能精，語其淺則庸夫俗子皆能喻。精深之學，勢不易成，成亦祇能責以主持指揮，必有多數麤淺技能之人供其驅策。譬之設一工廠，爲之主者固必爲大學問家，或大資本家，至於爲技師爲工匠之千數百人，則但具麤淺技能已足應用。而事業之收效全賴此麤淺技能之千數百人。故與其造少數之專精人才，費重而效遲，不如造多數之麤淺人才，費輕而利溥。學部定章，初等、中等、高等各項實業學堂，畢業之後，皆應按級升學，又以實官獎勵，導之於利禄之途。以是言功課，則初等實中等之豫科，中等實高等之豫科，高等實大學之豫科，不能自成結構。教授，不能切實以言，學生，則入學之初人人皆抱一希冀獎勵之心，以爲畢業之後皆將敭歷宦途，責以場廠實習，率皆夷然不屑。夫名爲實業而不能實習，安有實業之可言。加以課程又係豫科性質，本難應用，又何怪學生畢業之後，莫肯從事實業耶？東西各國，各種各等實業學堂，率皆自爲結構，其課程以等級爲淺深，要皆各足應用。畢業之後並不升學，故其學生皆能各執其業，自謀生計而有餘。以全國人民，人人皆知自謀生計，皆有自謀生計之技能，安有不興之業，安有失所之民。遇有一二專門名家發明特殊事業，所需技師助手以至工匠，又所在皆是，易於圖成。其民生之充裕在此，其國力之雄厚在此，其新學新藝之日有發明亦在此，似應酌量仿照，將實業學堂升學章程及時修改，畢業獎勵應否但給學位，不獎實官，亦應切實籌議，務使學生確能從事實業。並宜多設中等、初等實業學堂及實業補習普通學堂，以養成多數麤淺技能之人散布全國。人知自謀，庶實業能有振興之日，此定章之宜變通者也。農工商各種實業，新理新藝日出不窮，自必借助外國教員，以期取人之長補我所短。惟近來各處實業學堂聘用外國教員，率皆聽其自爲教授，不復過問，雖學理本無二致，而民情物産則國各有不同，彼之所略或爲我所當詳，彼之所急或爲我所宜緩，所授學理若與事實皆不相應，則學成而不能應用，亦自不能專咎學生，此猶曰外人未能悉我國情也。而留學畢業學生充當教習，亦多襲用外國課本，不復參酌變通，以此爲教安能致用。更有各處工場製造亦皆襲取外國物品，或專製奢侈玩具，不問本國民生日用是否相需，甚至一圖畫之細，一雕刻之微，在彼皆於其民俗國情具有關係，隱寓國民教育之深心，而依樣葫蘆，則如秦越肥瘠，毫無關涉，徒啓厭薄土物之心，有失陶鑄國民之旨，事雖細微關係頗大。至於應用課本，如農政學、農事法規、土木法規、工業法規、商業歷史、商業地理之屬，尤須參照本國情形乃爲適切，似應及時編撰頒行，俾各省得以一律遵用，此辦法之宜籌畫者也。奏定學堂章程，農工商各種實業學堂均歸提學司管理，而農工商部籌備清單，復將農林蠶業水産各項學堂列入，責成勸業道籌辦。同一性質之學堂，而頒布定章與籌備事宜，隸屬各異，一有爭攬則迹涉侵權，互相推諉，則事嫌曠職。且一學堂而隸屬各分，命令不一在下無所稟承，在上不負責任，辦理斷難收效。若謂提學司但覈課程，勸業道專任設置，則學堂一切設備，胥與課程有密切之關係，事權既分，勢難相應，此權限之宜釐劃者也。凡此皆現今實業教育之情形，應行改良之事項，切近易行。

傳記

廖道南《殿閣詞林記》卷六《贈學士謚文節王禕》 王禕字子充，浙江義烏人。幼師同郡黃溍，與宋濂、胡翰爲友。博通羣書，究極奧窔。慕司馬遷之文，探禹門，泛錢塘，涉江濤，沂震澤，久而有得。乃趨淮徐，訪鄒魯，北游燕趙。嘗有薦爲經筵國史者，落落難合。高皇帝取婺州，禕來謁，乃撰《平江西頌》。上覽而喜曰：「吾固知浙東有二儒者，卿與宋濂爾。學問之博，卿不如濂。才思之雄，濂不如卿。」遂以爲江南提舉司校理，改侍禮郎，兼引進使。未幾，同知南昌府。事竣，召還。議郎位禮，奏對忤旨，復出判漳州府。元年五月，禕上疏略曰：「古帝王定天下，成大業，祈天永命，爲萬世無疆計者，亦惟在乎修德而已矣。君德既修，天眷彌固。《書》：『皇天無私，惟德是輔。』此之謂也。修德之要有二，曰忠厚以存心，曰寬大以爲政。故成周以忠厚開國，故能垂八百年之基。漢以寬大爲政，故能成四百載之業。陛下資不世出，志大有爲，艱難十載，大業已成。周文武，漢高光，蓋無讓焉。今日所當急務者，惟於忠厚寬大加之意而已。」二年六月，召修《元史》，以禕與宋濂爲總裁官，同知制誥，兼國史編修。三年，以失朝故，與濂俱降編修。使招土番，未至，復召還。五年正月，遣禕偕蘇成奉詔雲南，禕諭梁王巴圖曰：「聖上聰明神聖，新創大業，是天命人心之所歸。惟爾有衆，僻在西南，未洽聲教，故遣使者來諭意。今能亟奉版圖，歸職方，則尺地一民，（按）「安」堵如故。高官厚禄，不爾吝也。否則魚遊釜底，終取夷滅。」時有元遺孽自立于沙漠者，遣使托克托徵糧雲南，且欲連師以拒我。知禕説梁王，欲屈以威。禕罵曰：「天訖汝元命，我明代之。汝知爝火未盡，敢與日月争光乎？」顧謂梁王曰：「汝朝殺我，大兵夕至矣。」遂被害，時六年十二月二十四也，卒年五十二。子紳，以十五年往求遺骸。布政張紞，參政王景紀其事。建文中，贈學士，謚文節。正統五年，郡丞劉傑白其忠，復贈學士，謚忠文。所著有《華州集》、《玉堂雜著》、《續東萊大事記》。

陳循《芳洲文集》卷七《坦菴傳》 公諱混，字本之，姓梁氏，坦菴其號也。其先長沙人，自南唐時徙居泰和，至今爲泰和人。世有仕宦。公之高祖昭伯，宋景定間方山京榜進士，歷任太常博士、宣州撫州知府。曾祖才可，祖彦卿，父不移，俱有隱德。母陳氏，柳溪名家。不移先生博學工古選詩，所著有《畦樂集》，學者皆稱畦樂先生，循尤及承教愛。先生二子，長諱潛，字用之；公其次。年弱冠時，皆以通經能文爲里塾師。公尤氣岸弘偉，不少屈下於人。當時稱邑儒有子皆良者，必歸先生。既而公兄舉鄉貢，佐教蒼溪，公亦聘明經，佐教瑞州。瑞之諸生素不知學，公務誘掖奬勸，文化爲之大行。又出所得束脩以賑瑞民之窮且乏不自庇者，故人德之。無閒，滿遷溧陽教諭，爲亦如之。而於禮殿、講堂、齋舍弊廢，躬率修補，偉然一新。嘗以聘考湖廣鄉試，衆稱其公衡鑑之精。丁外艱去。居喪必由乎禮，侈俗化焉。服闋，調教納溪。未幾，蜀王聞其名，奏求爲府僚，除紀善。居十餘年，補益滋多。洪熙元年，從嗣王來朝，以母老乞歸省。王賜白金文綺，俾爲母壽。後遭喪，調任魯王府，而見遇益厚。又五年得疾，王屢賜醫藥。卒，賜棺斂視他僚有加焉。

公性孝友，事親及兄，克盡其道，鄉黨稱之。而於從父及母弟之孤子，皆教育之，侔於己出。平生剛介自執，嘗曰：「吾所行，求順理而已。」所著有《坦菴集》《壁經指南》《葩經正鵠》。一子長栗，泰和儒學訓導。自丁母憂來侍疾，遇公卒，已而走京師求墓文，將奉柩歸葬而求循爲傳。公兄自蒼溪遷翰林修撰，再進侍讀，皆兼右春坊右贊善，奥學高文，傑出當時，循童子時所從師也。循又考會試取士，且辱同官翰林數年，迄今辱梁氏三世知矣，而可愛不腆之言耶？竊嘗論：今仕外服者，公儒之巨擘也。公之乂學行誼，無所不備，當時名公君子鮮不知之，而公乃不甚用，無大功名以止，雖循亦惑且惜。嗟乎！孟子曰：「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斯言皆不可以觀公，獨於「莫非命也，順受其正」，其庶幾乎！夫修天爵而人爵從之，常理也；「莫非命也，順受其正」，常道也。常理出於天，有時而或變。常道由於人，君子有不易。公處乎理之變，而所由者常道，其然無足怪也。使處變而違常，所得者或未可量。然公寧爲此而不爲彼也，此所以爲巨擘也歟？

楊士奇《東里文集》卷一七《梁用之墓碣銘》 永樂十五年，車駕巡狩北京，仁宗皇帝在春宮，監國南京，凡南方庶務，惟文武除拜、四夷朝獻、邊警調發上請行在，若祭祀賞罰一切之務，有司具成式啓聞施行，事竟，則所司具本末奏達而已。上既有疾，兩京距隔數千里，支庶萌異志者，内結嬖倖，飾詐爲間，一二讒人助於外。於是禁近之臣侍國監者，惴惴苟活朝暮間。賴上明聖，終保全無事。小人之計不能行，然其意不已也。會南京有陳千户者，擅取民財，事覺，令旨謫

交阯。數日，念其軍功，貸之，召還。有言於上曰：「上所謫罪人，皇太子曲宥之矣。」遂殺陳千户。事連贊善梁潛、司諫周冕。既逮至，上親問之。潛等具實對。上顧翰林學士楊榮等曰：「事固無預潛。」他日又諭禮部尚書吕震曰：「事亦豈得由潛？」然猶未悉陳千户非出上命謫之也，兩人者皆未釋。有毁冕者，數言其佻薄放恣不可用，遂併潛皆死非命，十六年九月十七日也。士君子聞潛死，皆嗟惋悼惜，又相與出資收殯之文明門外。其妻時隨在北京，慟夫非命，哀毁不食，數日亦死。明年，其家始啓殯歸，而合葬於泰和縣某鄉某原。

梁氏其先家長沙，唐有進士曰震，徙荆南。又七世曰勝用，仕南唐，爲徵事郎，徙今泰和。又十世，贈知吉州曰逢吉，二子皆仕宋。伯君崇累官起居舍人、兵部員外郎、直史館，知鳳翔府。仲君傑累官同知黄州府，入爲翰林院編修官。君崇五世孫蕃，景定三年進士，太常博士，知宣州，改撫州，生才可。才可生彦卿。彦卿生不移，娶陳氏，元潮州儒學教授以道之孫。生男子二人，長即潛，次混。

潛字用之，自幼好學警敏，嶷然有鉅人志。嘗受經於鄉先生王子啓及舅氏陳仲述，入則浸漬不移。先生之教，父子兄弟討論切劘無虚日，故所得率出其同輩。用之甫弱冠，其文章論議已馳騁頡頏諸先輩。洪武丙子選鄉試，明年授四川蒼谿縣學訓導。蒼谿僻遠，過使客終歲無人，而山水可適，其學者前此未嘗遇明師。用之樂得其地，旦暮坐講席，開諭辯析，必盡其説。諸生皆忻忻有嚮進意。稍暇，獨行清流茂樹間，吟咏自得。又明年，用薦除廣東四會知縣，授承事郎。推誠愛民，剗宿弊，崇寬政，臨之以平易，導之以禮讓，致勤撫字。稍暇，輒就學舍，親授業諸生。歲餘，民咸悦服，而争訟息，學校興，流徙來歸以累千計。縣有瀧橋河，世傳吏有廉平之政，即河水清。自用之至訖其去，河水澄潔可鑑。又明年，改陽江，又改陽春，治之一如所以治四會者。而陽春捶撩環處，稍不得所欲，即獸怒跳踉不可制。用之待之如子，而不拘於法，亦皆盡誠，事縣令如父，敬恭命令，唯恐不及。所歷之處，將去，人皆遮道留之，不得，至有流涕者。永樂元年，召脩太祖皇帝實録。書成，陞翰林脩撰，授承務郎，賜白金五十兩、織金衣一襲、文幣四表裏。五年，命以本官兼右春坊右贊善，進儒林郎。時脩《永樂大典》，召至四方儒學老成充纂脩及繕寫之士，幾三千人。人眾事殷，特命太子少師姚廣孝、禮部尚書鄭賜總之。已而賜卒，命禮部翰林院就本院推舉才學服眾者代賜，遂舉用之。用之方公明決，莊事有程，而惰慢放肆者有不樂之，相與誣其過於上，召問具對云云。上曰：「梁潛言是。」遂抵造誣者罪。於時以文事裨益皇太子，尤爲所重。上幸北京，驛召赴行在。八年，南還。十一年，復扈從北京。十三年，考禮部會試。十四年，南還。明年，復北狩。將發親擇侍從監國之臣，時翰林獨留學士楊士奇，特詔尚書夏原吉、吕震，方賓舉一人副之，遂以命用之。其在皇太子前，累累進善言，皆見嘉納，而寵以賜賚。是年，考應天府鄉試，蓋明年及於禍矣。嗚呼！用之闓爽弘毅，耿介自執，其智足以燭幾，其德足以及物，其才足以興理，其自任之重，不肯下古人。凡士君子哀而惜之，夫豈以私用之也哉！用之之學，通諸經，尤長於《詩》《易》。自十五六，已用意周程朱張之書，壯而益探其微。爲文章，馳騁司馬子長、韓退之、蘇子瞻，亦間出莊騷爲奇，務去陳言，出新意。古詩高處逼晉宋。所著有史論若干篇，碑傳記序銘頌贊述若干篇，五七言古近體詩若干篇，皆可傳後。與人交，藹然有相輔之義。人有過，面誚之，不爲依阿取容。及其能改，懽好如初焉。用之死時，年五十有二。娶楊氏。子男四：果、棨、楫、揄，皆知務學。果、棨皆舉鄉貢，未升。二女，長嫁袁俊，次嫁進士劉準。孫男幾，某某，皆秀朗可望，造物者殆以是報之歟？

梁楊世婚姻家，余長用之一歲，少學同業，壯而仕於朝同官，知用之孰有深於余哉！故其葬也，宜余銘，而余銘之，亦豈出乎其私哉？

餘學夔《北軒集》卷七《中順大夫惠州太守陳公行狀》 公諱顔，字士希，姓陳氏，福建建寧府浦城縣南浦人也。曾大父諱讓，太父諱彬，父諱子華，三世俱事詩書，隱居尚志，不求名譽。公生六歲，父喪，母張氏夫人鞠之，見其穎悟，首教之學。出就外傅，嶄然卓異不凡嚴帥之，所業日進。母大奇之，遣入邑庠，從師學道。年方十三，志如成人，同類推焉。洪武丁丑，以明經中福建鄉貢進士，舉明年會試優等，授陝西米脂縣教諭。未至，改任吉安之廬陵。至官，以師道自重，授業解惑，遲寢夙興，誘掖後學，懇誨不倦，必進乎成德達材之地，而不爲詭誕浮辭縱横之學以欺眩之，故經指教，皆知以進學自勉而遂爲君子之歸。丁母憂去官。服闋，改任泰和，敷教如廬陵而加善。門人以明經魁天下士，或登第爲顯官者甚衆。前此，西昌校官不專典教之務，而弛教以狥私，公振起頹弊，正直公平，門人翕然宗之，既久，益相敬愛，如子事父，不懈益勤，教化漸洽。秩滿九年，門生陳循詣朝乞留終教，朝命許焉，陞教授之秩，增其俸，俾仍掌邑學事。未幾召還，歷事六科，遂陞北京國子監學正之佐，分教多士，循循善誘，隨其材器以成就之，天下之士歸心焉。佐大學有餘年，貧居守約，絶富貴榮寵之念。門人弟

子去爲顯官，布列中外，服其訓，不忘乎師，歲時分祿餽遺者踵至，未嘗一干焉。洪熙改元之初，歷任四考，久淹師儒之職，未得展其抱負。會朝廷求賢以興化理，門人翰林侍講羅汝敬、陳循等列狀舉公堪大用，上以大學育賢，宿德不移，遂寢其奏。宣德五年，皇上重郡守，寄以二千石，承流宣化，苟非其人，民受其殃，敕輔弼大臣各舉所知，以圖寔效。少傅泰和楊公與福建少傅楊公洎左右二三大臣合辭舉公才堪郡守，遂有廣東惠州知府之命。公受敕褒嘉，乘傳至官。下車，不事苛刻，以教爲務。興學養賢，發廩賑貧，敬老慈幼，然後以法治醜，使政教得行。凡郡中矯詐豪猾，奸宄寇盜、元惡鉅蠹，悉捕鞫之，以聞於朝，置諸極法，一郡悚息，翕然稱治。陰陽衍伏，寒暑爽節，禱於神祇，引咎自責，遂得雨暘燠寒之正，罔有極惡極傲之凶。猛虎負隅，民物受噬，移檄山神，虎悉出境，民患乃息。平政理訟，使無冤抑。均征薄賦，俾無厚斂。杜胥吏之貪暴，禁大豪之刻削，嶺表之外，地方千里，廓然肅清，疵癘弗興，民無愁嘆者，太守化也。歷任六年，考其成績，綽有治效。正統庚申五月十三日以疾卒於官。生洪武癸丑三月初三日，享年六十有八。配郭氏，先十二年卒。子男二：長安泰，先二年隨侍觀，卒於萬安。次吉泰。孫男二：景齡、景昂。孫女二。

公天性端謹寬裕而卓立，和易而果毅，有治才而不肆，質直而好義。其所以立，所以教者，皆本諸自然，而非矯揉爲之，始終一意。與今少師東里公交三十餘年，地位雖殊，而志則同。少師與諸大臣交薦公爲二千石，今治效彰著如此，則公論之所在，豈有私耶！古人經術飭吏事，公蓋有焉。公初典教廬陵，門生之賢者有若翰林庶吉士王訓、工部侍郎羅汝敬、四川參議劉孟鐸、吏部郎中李子譚。在泰和，則有若翰林侍講學士陳循、臨安知府陳禮、懷慶知府李湘、兵科給事中劉渙、兵部郎中曾宏。其大學門生顯者不可勝紀。蓋公之教雖主於嚴，而無嚴斬絶之行，故人易親。及其久也，感德服義，弗忘於中。其治郡也亦然。豈非道德正大君子者乎！置古循吏之中，何先後焉？

公卒於惠州，百姓哭之，如喪父母。孤子吉泰自嶺舉棺歸浦城，將以某年某月安葬某山之原。舟次泰和，將乞名公鉅筆以表諸隧，以予知公履歷之詳，求撰次行實，庶有所采擇。遂呈述公平生概如此復焉。

劉春《東川劉文簡公集》卷一六《處士趙君墓誌銘》　處士姓趙，諱啓，字良迪，重慶巴縣人。父諱守誠，母李氏。君生而聰悟，既長，篤志於學，視世之進取光顯於時若不難也。已而失怙恃，孑立弗克遂，則以其治生餘力爲里塾師，輒著休聞。久之，會提學憲臣莆中吴公以嚴明得士心，方銳意興社學，擇民間俊秀於中，命邑大夫舉行誼端恪可爲師範者授之業，給復其家。君被薦，一時子弟多賴造就。君坦夷謙厚，語言力痛斥浮僞，動止有則，故人無貴賤賢愚，樂親之不敢慢，咸稱曰先生。善書法，得古人用筆意，其大者益奇。凡名扁顯額，必屬於君，而君亦樂應人之求不厭。居閒手不釋卷，雖釋老之教，亦每游心焉而溺其中，故常不茹葷，不喜殺牲。僮僕行貨，則諄諄以天理戒諭之。推其心，蓋思無適而不可爲不善也。

配廉氏，與君心合。男三：長陽，補郡博士弟子員。次春，舉弘治戊午鄉進士，行不愧士，駸駸嚮用。次元，亦習舉子業。蓋皆得於庭訓者。女三，俱適士族。孫男二：民賴、民敬。處士卒於弘治癸亥十月二十八日，距其生享年七十有五。

當屬纊時，春適卒業太學，深居簡出，究心所業，將求貤榮其親，而訃儻至，悲號不自勝，乃奉狀詣余請曰：「春將戴星歸，從兄陽輩卜葬於□□之原。惟吾親之德善稱於人而不可没者，覬執事爲之辭，鐫墓石，雖晦固顯也。」乃銘之曰：

善之能積兮，匪獨於身。不顯者外兮，内固可親。孰積而不發兮，尚昌其後人。

項篤壽《今獻備遺》卷二七《邱濬》　邱濬，字仲深，廣東瓊山人也。少孤力學，六歲能詩。弱冠，著論譏許衡仕元之非。正統甲子，舉鄉試第一。景泰甲戌，廷試第四人，改翰林庶吉士。與脩《寰宇通志》，成，擢編脩，進侍講。與脩英廟實録，有重于肅敏罪者，濬曰：「已已，微于公，天下不寧矣。武人挾私誣之，説豈可信？」功過皆據實書之。脩《宋元通鑑綱目》，成，進翰林院學士。陞國子祭酒，尋進禮部右侍郎，仍掌監事。時文體尚奇怪，濬考南京鄉試及會試，痛斥之，怨誹不恤也。士有慕道學者，立異以徼名，濬因發策言之。嘗著《家禮儀節》《朱子學的》及《世史正綱》。作《大學衍義補》上之，賜白金文綺。陞禮部尚書，掌詹事府事。脩憲廟實録，爲副總裁。書成，加太子太保。弘治四年冬，命兼文淵閣大學士，入内閣。七年，進少保，改户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兼官如故。首上二十二事，陳時政之弊。又請訪求遺書。吏部考察天下官，當黜者二千人。濬上疏曰：「唐虞三載考績，三考黜陟。今有居官未半歲而黜者，且徒信人言，未必皆實，非唐虞法，亦非祖宗舊制。」上深然之，有詔凡歷官未三載者，俱復其任。雖經一考，非有貪暴實跡者，亦勿黜。

濬博極羣書，以經濟自許。兩廣方用兵，上書李賢，具陳方略，賢繳上之，詔以其策付總帥韓雍行之。卒年七十五，贈太傅，謚文莊。

顧清《東江家藏集》卷四二《道州學正梁先生墓誌銘》 嘉靖乙酉秋九月二十四日，司訓恕齋梁先生卒於華亭之學舍。先時道州學正以闕告，吏部選學行著聞者，奏以先生爲之。命既下矣，月餘，邸報至，衆方悼先生不盡所施於吾，又歎先生之久淹而卒不聞此命也，相與誄先生行誼爲狀，以其子沆等來乞予爲葬銘。先生在吾學，爲東齋師。予，東齋舊生也。歸田五載，辱先生知愛，若素交。子弟又辱先生教。先生已矣，予何以慰先生，而銘可以辭也！

梁氏之先，本長沙人。宋殿中丞鼎嘗守吉州，樂西昌山水，遂卜居焉。其後屢遷，至諱子祥者，始定居廬陵之白沙鄉，實先生二十四世祖也。高祖朝昇，曾祖用宏，祖承威，考爾衷號怡庵，並隱弗仕。承威父子俱以年高厚德賜章服，鄉里榮之。妣蕭氏，泰和西州黄門某之女。弟實生三男，先生爲之長。少穎敏力學，不煩父師。爲文務典實，去浮華，論學宗紫陽朱氏，於鑿説支詞，蔑如也。成化己亥，歲大祲，寇起，家業一空。先生策功罔怠。尋丁内艱，葬祭一以禮。甲辰，補邑庠生。提學署其文爲上列，自是學益閎肆。每私試，常冠諸生。弘治壬子領鄉薦，凡五試春官不利，而志不少衰。甲子，復治行。怡庵命之曰：「甲科得否，誠有命。此行脱如舊，何如作儒官，及老眼一見哉！」乙丑，遂拜衡山學諭之命，遵父訓也。衡山科第久乏人，學政亦弛。先生至，抗顔當席，禮賢懲頑，儀範肅整。有孤貧而行束脩者辭之，曰：「吾期教之成而已，意不在是也。」上官俾攝縣事，復辭曰：「學吾職也，理縣政，則荒吾學政矣。」上官弗能違。既而尹復缺，曰：「署縣非梁教諭不可也。」强委之。訟至即决，科罰一清。兩月間，政聲流聞，舉邑按堵。方伯吴公某稱之曰：「真賢良也。」己巳，丁外艱。服闋，改浦城學。浦城之人才，猶衡山也。先生雖訓廸匪懈，竟以績效弗稱，左遷吾華亭。華亭近歲多良師，先生至，士益感奮相淬礪。自己卯至乙酉，上春官者十餘人，連得第者尤衆。士方喜先生之道行，而先生已厭世矣。嗚呼惜哉！

先生性剛方，尚義節，遇事英果。有不平當辯者，雖貴要，無所詘。或勸以少遜者，曰：「我何有於官哉！吾與之論弗勝，棄吾官以伸公道可也。」當其勁挺，人或不能堪。事已，釋然無絲毫滯於心曲。或行有未當，雖下人言之，亦立從。人以是知先生之無他，蓋久而益信服云。

先生初娶蕭氏，曲山大司馬文昭公族，有賢行。繼娶綦氏，衡學生祖綬之姑，知書達禮。以先生好面折人，常婉辭勸止，裨益良多。先生歿，諸子咸在家，獨力殯斂，松人皆稱之。子男三，長即沆，綜理家政。次淙、次淘，俱縣學生。女一，適泰和池頭王黄門儼之孫守。孫男四女三，俱幼。沆及淙、淘扶先生柩歸，將以年月日葬某鄉之原。諸生稱先生不汲汲於求名，而名以成，不屑屑於爲家，而後以昌大，不媕婀徇時，以不至高位，而其道已略見於行。其行義足以有立，惟斯言以足據以銘先生矣。銘曰：

白沙之鄉，鬱鬱崇岡，先生所藏。不竟厥施，惟執弗隨，而其中匪虧。我作銘詩，非曰予私，惟諸生之辭。

王世貞《弇州四部稿》卷八四《陸秀才傳》 秀才姓陸氏，初名應節，更名鳴僕，最後名旅携。秀才生有異質，讀書日數百千言。十七，補郡學諸生，聲固已隱隱起。秀才之曾大父、大父俱舉進士高第，以文顯。其父亦名能世其業。而家故貧，四壁立，乃轉贅依外家。外家里中多貴人灌寧輩，日數過從豪飲，秀才旁非笑之曰：「此士偶而冠，奈何辱陸生爲也！」又不肯。爲程式文真案間，旋斥之曰：「僅以待某某可奸時爾。」於是秀才歲校有司，輒不利，而心益厭薄之。乃益讀《左》《史》諸書，又好爲詩，詩甚奇，而工於書。秀才性孝友，重然諾，傴僂卑折，口不臧否人，故與處者，毋論賢不肖，心更善秀才也。夕日客至，間與立談笑，漏數刻，竟枵腹去。然客愈慕近之，户屨恒滿。秀才不旁問生産，居自適。既貧甚，一日，忽慨然歎曰：「吾少不量，妄計當屈於今而信於後。夫所以攻苦茹澹，耐寒暑而不悔者，以自爲可也，乃以爲吾親哉！」則稍取程式文習之，兩月後有司較，小利。已乃謝絶故與游者，閉户讀不肯休，竟勞悴。病將死，其外家中表時竊言曰：「昔惡秀才不習程式文，今乃惡秀才習程式文矣。」故與游者亦云然。秀才滿半歲竟死。有子，舉輒不育。時人爲語曰：「滄浪天，信不慈，不見陸秀才乃無兒。」

郭正域《合併黄離草》卷二四《紹興府學博封某官胡公墓誌銘》 公諱昉，字啓明，别號南陽。先是，胡族最繁，世家長林，以耕讀爲業。公爲仲子，惟醇古繩尺步趨，見人差謬如處子。弱冠，以《春秋》補邑弟子員，家計日落，懼無以供二親旨甘，教授生徒松蘿山中，門下弟子十餘人，以身爲範，計晷課業。食罷，庭前散步數迴，復即席校諸生。務在躬行，不爲紙上謾語。每曰：「二三子日對聖賢哆口稱説矣，勿寧爲説鈴繡帨，以阿世取資而不實用乎？是面謾也。」諸生奉教惟謹，函丈之間，無浪謔，無笑言。門下士率多檢飭，即謝去久一見，嚴憚如初。

或未及門，聞胡先生來，不知容之悚然改也。鄉閭長老談師道之嚴，輒曰：「安得復有如胡先生！」性至孝，在館歸省，朝夕問安否已，陳說所學若何，諸生進詣若何，一切贄束，悉解囊上之，置酒肉坐案側，引壺觴勸進。夜侍父母勘，擁衾拂帳，息安乃退。漏畢，即起衣冠，趨問夜來安否。而自奉淡薄，施孺人亦茹苦服麁以佐之。夫婦自温清外，未嘗于私室一舉匕箸，一出笑言。父疾時在松蘿，忽心動，曰：「吾父與母不善飯乎？」急歸，心爲惕惕，而行已不能正履矣。侍湯藥，扶臥□，三閱月不交睫。父曰：「兒孝如此，吾目瞑矣。」疾革，哀□苫塊間，遠近感動。後母病臥久，衾薦皆自湔除。父母既喪，愈益裁損，槁處山中，終歲不一歸。丁卯舉于鄉，報至無喜色，不勝蓼莪之感，悲嗟不自勝。時新得售者，爭侈華麗，出入騶輿甚都，而公衣敝策蹇街曲中，莫不訝且笑，而公爲弗聞也。家食却掃讀書，不借郡邑嚴重，爲人請間，以故視諸生時益貧，而意亦自得。嘗曰：「貧者士之常也，豈一舉而遂弗堪耶？」居恒惟以父母未得吉壤爲念。或謂有伯兄在，宜分任。公曰：「此自吾事，而以溷伯兄何爲？」鄉閭嘖嘖多其義。三上春官，不第，授浙江紹興府學訓導。諸生進見，戒勿如例執贄。朔望，集諸生于堂，會講書義，展盡平日所得。一日，參政余公過郡中，余顧郡縣長曰：「胡先生，吾鄉稱爲賢人，柰何交臂失之？」于是郡縣長皆推轂公第一，聲駸駸起。忽一疾而逝，蓋萬曆己卯也。距生嘉靖庚辰六十。而孺人先公一年卒，壽五十有七。孺人姓施氏，舉子二：長尚貞；次尚質，中某科鄉試，黄安令。貞娶程氏，質娶朱氏。女三：一適石嶺吴必榮，一適溪南吴同軌，一適溪南吴太學正慶。孫五：守忠、守仁、守静、守約、守純。而守仁以《春秋》補邑弟子員。曾孫四：紹芳、紹夔、紹首、紹蘭。

昔陽城爲司業，引諸生告之曰：「凡學者，所以學爲忠與孝也。」簡孝弟德行升堂上。蕭浦離性孝弟，嘗謂人曰：「我于親不得終養，苟不自勉，何以報鞠育恩？」自是力學，教授生徒奉養，無長物僕隸，欣欣如也。夫孝，德之本也。禪宗倡披而儒道息，文章吊詭而躬行衰，義氣狹烈而獨知歉矣，如胡先生者，其可以風哉！銘曰：

世喪道矣，莽浩浩矣。庶見君子，舒夭紹矣。爾之孝矣，神所勞矣。爾之教矣，人胥效矣。

《國朝耆獻類征初編》卷一一七《李來泰》 李來泰，江西臨川人。年十二補諸生，屢試皆冠其曹，有英絶領袖之目。順治九年成進士，授工部主事，厘剔積弊。十二年，提督江南學政，飭學校十二事。嘗謂：「學臣，宗伯屬也。上以導鄉會之源，下以端校塾之習，實兼有司徒敷教之意。夫教士譬之射然，内志正，外體直，持弓矢審固矣，猶必容盡比於禮，節盡比於樂，然後可以言中。不然，羿、蒙、養由基之技，於矍相何取焉！」其持論如此。獎拔多寒畯，士習丕變。十七年，授江蘇蘇松糧道。除耗蠲，申官兑之法，民以爲便。顧以漕折不中額奪官，尋起用。康熙五年，授分守蘇松常道。是年八月，缺裁，遂乞免歸。十七年，以監察御史鞠珣薦，應博學鴻儒科試，列二等第一，授侍講，與修《明史》，遷侍讀。二十年，吏部、都察院遵諭甄别各部院司屬官年老不稱職者，來泰例應革任，特邀恩免，供職如常。是年秋，充湖廣鄉試正考官，所取文皆清雅，不尚詭異，時稱得人。歸，卒於京師。著有《蓮龕集》四十餘卷，毁於火，後人搜集僅得其半，今所存者十六卷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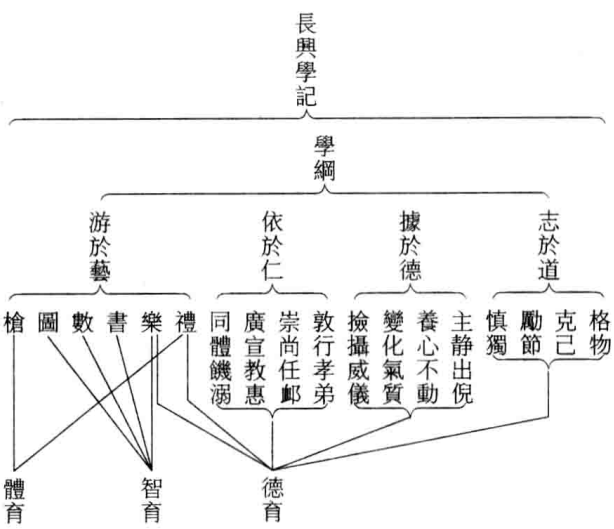
右圖史館本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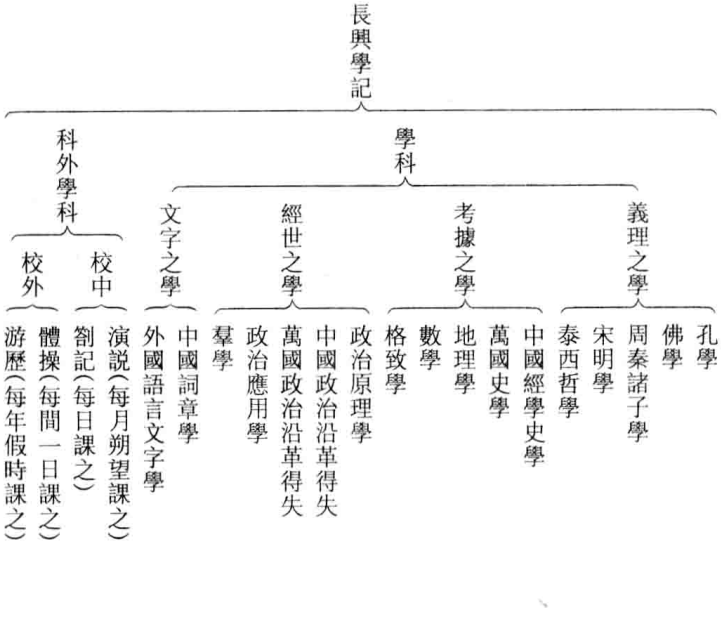
梁啟超《飲冰室合集・文集》第三册《南海康先生傳・第二章》 先生以爲欲任天下之事，開中國之新世界，莫亟於教育。乃歸講學於粤城，歲辛卯，於長興里設讌捨焉，余與先生之關係，實始於此。其時張之洞實督兩粤，先生勸以開局譯日本書，輯萬國文獻通考，張氏不能用也。乃盡出其所學，教授弟子，以孔學、佛學、宋明學爲體，以史學、西學爲用，其教旨專在激厲氣節，發揚精神，廣求智慧。中國數千年無學校，至長興學舍，雖其組織之完備，萬不達泰西之一，而其精神，則未多讓之，其見於形式上者，如音樂至兵式體操諸科，亦皆屬創舉。先生講學於粤凡四年，每日在講堂者四五點鐘，每論一學，論一事，必上下古今，以究其沿革得失。又引歐美以比較證明之，又出其理想之所窮及，懸一至善之格，以進退古今中外。蓋使學者理想之自由，日以發達，而别擇之智識，亦從生焉。余生平於學界稍有所知，皆先生之賜也。

後又講學於桂林，其宗旨方法，一如長興。先生又以爲，凡講學，莫要於合羣，蓋以得智識交換之功，而養團體親愛之習，自近世嚴禁結社，而士氣大衰，國之日孱，病源在此，故務欲破此錮習。所至提倡學會，雖屢遇反對，而務必達其目的然後已，其見忌嫉於當世，此亦一原因也。甲午敗後，遂開强學會於京師，一時張之洞、袁世凱之流，皆贊成焉。不數月，爲政府所禁，然自是學會之風遍天下，一年之間，設會百數，學者不復以此爲大戒矣。强學會之開也，余與其役，當時創議之人，皆贊此舉，而憚會之名號，咸欲避之，而代以他字，謂有其實不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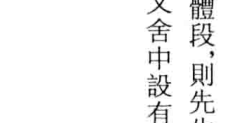
惟其名也，而先生斷斷持之，不肯遷就，余頗怪焉。先生曰：吾所以辦此會者，非謂其必能成而有大補於今時也，將以破數百年之網羅，而開後此之涂徑也。後卒如其言。先生之遠識大膽毅力，大率類是。乙未丙申以后，先生所欲開之學風，漸萌芽浸潤於全國矣。

梁啟超《飲冰室合集・文集》第三册《南海康先生傳・第五章》 先生能爲大政治家與否，吾不敢知；雖然，其爲大教育家，則昭昭明甚也。先生不徒有教育家之精神而已，又備教育家之資格。其品行方峻，其威儀嚴整。其授業也，循循善誘，至誠懇懇，殆孔子所謂「誨人不倦」者焉。其講演也，如大海潮，如獅子吼，善能振蕩學者之腦氣，使之悚息感動，終身不能忘；又常反複説明，使聽者渙然冰釋，怡然理順，心悦而誠服。中國學風之壞，至本朝而極；而距今十年前，又未流之末流也。學者一無所志，一無所知，惟利禄之是慕，惟帖括之是學。先生初接見一學者，必以嚴重迅厲之語大棒大喝，打破其頑舊卑劣之根性。以故學者或不能受，一見便引退；其能受者，則終身奉之，不變塞焉。先生之多得得力弟子，蓋在於是。其爲教也，德育居十之七，智育居十之三，而體育亦特重焉。今案《長興學記》之綱領旨趣，造一學表如下：





由此觀之，先生教育之大綱可知矣。至其學舍組織之體段，則先生自爲總教授、總監督，而立學生中三人或六人爲學長，分助各科。又舍中設有書藏、儀器室，亦委一學生專司之。其規制如下：



凡學生入置一劄記簿，每日各自記其内學外學，及讀書所心得，時事所見及，以自課。每朔則繳呈之，先生爲之批評焉。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養心	脩身	接人	執事	讀書	時務

然則先生教育之組織，比諸東西各國之學校，其完備固多所未及，然當中國教育未興之前，無所憑藉，而自創之，其心力不亦偉乎！至其重精神，貴德育，善察中國歷史之習慣，對治中國社會之病源，則后有起者，皆不可不師其意也。

先生教育之大段，固可以施諸中國，但其最缺點者有一事，則國家主義是也。先生教育之所重，曰個人的精神，曰世界的理想。斯二者非不要，然以施諸今日之中國，未能操練國民以戰勝於競爭界也。美猶爲憾，吾不敢爲諱。

章炳麟《太炎文録初編・文録》卷二《孫詒讓傳》 孫詒讓，字仲容，浙江瑞安人也。父衣言，清太僕卿，性骨鯁，治永嘉之學，而詒讓好六藝古文。父諷之曰：孺子徒自苦，經師如戴聖、馬融，不阻羣盜爲姦劫，則賊善人，寧治史志，足以經世致遠。詒讓曰：以人廢言不可，且先漢諸黎獻，風義嚼然，經訓之以徒舉一二人僻衷者，史官如沈約、許敬宗，可盡師耶？父乃授《周官》經，其後爲《正義》，自此始。年二十，中式丁卯科鄉試，援例得主事，從父宦於江寧。是時德清戴望、海寧唐仁壽、儀徵劉壽曾，皆治樸學，詒讓與游，學益進。以爲典莫備於六官，故疏《周禮》；行莫賢於墨翟，故次《墨子間詁》；文莫正於宗彝，故作《古籀拾遺》。其他有《名原》、《古籀餘論》、《契文舉例》、《九旗古義述》、《周書斠補》、《尚書駢枝》、《大戴禮記斠補》、《六歷甄微》、《廣韻姓氏刊誤》、《經迻》、《札迻》、《述林》。又述方志爲《永嘉郡記》。初，賈公彥《周禮疏》多隱略，世儒各往往傅以今文師説，而拘牽後鄭義者，皆仇王肅，又糅雜齊、魯間學。詒讓一切依古文彈正，郊社禘祫則從鄭，廟制昏期則從王，益宣究子春、少贛、仲師之學，發正鄭、賈凡百餘事。古今言《周禮》者，莫能先也。墨子書多古字古言，《經》上、下尤難讀，《備城門》以下諸篇，非審曲勿能治。始南海鄒伯奇比次重差，旁要諸術，轉相發明，文義猶詰詘不馴。詒讓集衆説，下以己意，神恉迥明，文可諷誦。自墨學廢二千歲，儒術孤行，至是較著。詒讓行亦大類墨氏，家居任卹，所至興學，與長吏楮柱，雖衆怨弗恤也。自段玉裁明《説文》，其後小學益密，然説解猶有難理者。又經典相承諸文字，少半缺略，材者欲以金石款識補苴，程瑶田、阮元、錢坫往往考奇字，徵闕文，不審形聲，無以下筆。龔自珍治金文，蓋繆體滋多於是矣。詒讓初辨彝器情僞，擯北宋人所假名者，即部居形聲不可知，輒置之；即可知，審其刻畫，不跌豪氂，然後傅之六書。所定文字，皆隱括就繩墨，古文由是大明。其《名原》未顯於世。《札迻》者，方物王念孫《讀書雜志》。每下一義，妥貼寧極，淳入湊理。書少於《諸子平議》，校讎之動，倍《諸子平議》。詒讓學術，蓋龍有金榜、錢大昕、段玉裁、王念孫四家，其明大義，鉤深窮高過之。晚年嘗主温州師範學校，充浙江教育會長。清廷徵主禮學館，不起。年六十一。清光緒三十四年五月，病中風卒。

贊曰：叔世士大夫，狃於外學，纔得魄莫，視樸學若土梗。詒讓治六藝，旁理墨氏，其精嫥足以摩拨姬、漢，三百年絶等雙矣！遭時不淑，用晦而明，若日將暮，則五色柳穀愈章。而學不能傳弟子，勉爲鄉里起横舍，顧以裂餘見稱於世。悲夫！

《譚嗣同全集》附録梁啓超《譚嗣同傳》 譚君，字復生，又號壯飛，湖南瀏陽縣人。少倜儻有大志，淹通羣籍，能文章，好任俠，善劍術。父繼洵，官湖北巡撫。幼喪母，爲父妾所虐，備極孤孽苦，故操心危，慮患深，而德慧術智日增長焉。弱冠從軍新疆，游巡撫劉公錦棠幕府。劉大奇其才，將薦之於朝；會劉以養親去官，不果。自是十年，來往於直隸、新疆、甘肅、陝西、河南、湖南、湖北、江蘇、安徽、浙江、臺灣各省，察視風土，物色豪杰。然終以巡撫君拘謹，不許遠游，未能盡其四方之志也。

自甲午戰事後，益發憤提倡新學，首在瀏陽設一學會，集同志講求磨礪，實爲湖南全省新學之起點焉。時南海先生方倡强學會於北京及上海，天下志士，走集應和之。君乃自湖南溯江，下上海，游京師，將以謁先生，而先生適歸廣東，不獲見。余方在京師强學會任記纂之役，始與君相見，語以南海講學之宗旨，經世之條理，則感動大喜躍，自稱私淑弟子，自是學識更日益進。時和議初定，人人懷國恥，士氣稍振起。君則激昂慷慨，大聲疾呼。海内有志之士，睹其豐采，聞其言論，知其爲非常人矣。以父命就官爲候補知府，需次金陵者一年；閉户養心讀書，冥探孔佛之精奥，會通羣哲之心法，衍繹南海之宗旨，成《仁學》一書。又時時至上海與同志商量學術，討論天下事，未嘗與俗吏一相接；君常自謂「作吏一年，無異入山」。

時陳公寶箴爲湖南巡撫，其子三立輔之，慨然以湖南開化爲己任。丁酉六月，黄君遵憲適拜湖南按察使之命；八月，徐君仁鑄又來督湘學。湖南紳士□□□□□□□□等蹈厲奮發，提倡桑梓，志士漸集於湘楚。陳公父子與前任學政江君標，乃謀大集豪杰於湖南，併力經營，爲諸省之倡；於是聘余及□□□□□□等爲學堂教習，召□□□歸練兵。而君亦爲陳公所敦促，即棄官歸，安置眷屬於其瀏陽之鄉，而獨留長沙，與羣志士辦新政。於是湖南倡辦之

事，若内河小輪船也，商辦礦務也，湘粵鐵路也，時務學堂也，武備學堂也，保衛局也，南學會也，皆君所倡論擘畫者，而以南學會最爲盛業。設會之意，將合南部諸省志士，聯爲一氣，相與講愛國之理，求救亡之法，而先從湖南一省辦起，蓋實兼學會與地方議會之規模焉。地方有事，公議而行，此議會之意也；每七日大集衆而講學，演説萬國大勢及政學原理，此學會之意也。於時君實爲學長，任演説之事。每會集者千數百人，君慷慨論天下事，聞者無不感動。故湖南全省風氣大開，君之功居多。【略】

君資性絶特，於學無所不窺，而以日新爲宗旨，故無所沾滯；善能捨己從人，故其學日進。每十日不相見，則議論學識必有增長。少年曾爲考據箋注金石刻鏤詩古文辭之學，亦好談中國古兵法；三十歲以後，悉棄去，究心泰西天算格致政治歷史之學，皆有心得。又究心教宗，當君之與余初相見也，極推崇耶氏兼愛之教，而不知有佛，不知有孔子；既而聞南海先生所發明《易》、《春秋》之義，窮大同太平之條理，體乾元統天之精意，則大服；又聞《華嚴》性海之説，而悟世界無量，現身無量，無人無我，無去無住，無垢無浄，捨救人外更無他事之理；聞相宗識浪之説，而悟衆生根器無量，故説法無量，種種差别，與圓性無礙之理，則益大服。自是豁然貫通，能匯萬法爲一，能衍一法爲萬，無所挂礙，而任事之勇猛亦益加。作官金陵之一年，日夜冥搜孔佛之書；金陵有居士楊文會者，博覽教乘，熟於佛故，以流通經典爲己任，君時時與之游，因得遍窺三藏，所得日益精深。其學術宗旨，大端見於《仁學》一書，又散見於與友人論學書中。所著書《仁學》之外，尚有《寥天一閣文》二卷，《莽蒼蒼齋詩》二卷，《遠遺堂集外文》一卷，《札記》一卷，《興算學議》一卷，已刻《思緯壹壹臺短書》一卷，《壯飛樓治事》十篇，《秋雨年華之館叢脞書》四卷，《劍經衍葛》一卷，《印録》一卷，並《仁學》皆藏於余處，又政論數十篇見於《湘報》者，及與師友論學論事書數十篇，余將君之石交□□□□□□□□□等共搜輯之，爲《譚瀏陽遺集》若干卷，其《仁學》一書，先擇其稍平易者，附印《清議報》中，公諸世焉。君平生一無嗜好，持躬嚴整，面棱棱有秋肅之氣。無子女；妻李閏，爲中國女學會倡辦董事。

論曰：復生之行誼磊落，轟天撼地，人人共知，是以不論；論其所學，自唐宋以後，屹畢小儒，徇其一孔之論，以謗佛毀法，固不足道，而震旦末法流行，數百年來，宗門之人，耽樂小乘，墮斷常見，龍象之才，罕有聞者。以爲佛法皆清浄而已，寂滅而已。豈知大乘之法，悲智雙修，與孔子必仁且智之義，如兩爪之相印。惟智也，故知即世間即出世間，無所謂浄土；即人即我，無所謂衆生。世界之外無浄土，衆生之外無我；故惟有捨身以救衆生。佛説：「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孔子曰：「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天下有道，丘不與易。」故即智即仁焉。既思救衆生矣，則必有救之之條理；故孔子治《春秋》，爲大同小康之制，千條萬緒，皆爲世界也，爲衆生也。捨此一大事，無他事也。《華嚴》之菩薩行也，所謂誓不成佛也。《春秋》三世之義，救過去之衆生與救現在之衆生，救現在之衆生與救將來之衆生，其法異而不異；救此土之衆生與救彼土之衆生，其法異而不異；救全世界之衆生與救一國之衆生，救一人之衆生，其法異而不異；此相宗之唯識也。因衆生根器，各各不同，故説法不同，而實法無不同也。既無浄土矣，既無我矣，則無所希戀，無所挂礙，無所恐怖。夫浄土與我且不愛矣，復何有利害毀譽稱譏苦樂之可以動其心乎？故孔子言不憂不惑不懼，佛言大無畏，蓋即仁即智即勇焉。通乎此者，則游行自在，可以出生，可以入死；可以仁，可以救衆生。

藝文

劉向《説苑・談叢》 賢師良友在其側，《詩》《書》《禮》《樂》陳於前，棄而爲不善者鮮矣。【略】

人知糞田，莫知糞心，端身正心，全以至今。

嵇康《嵇中散集・琴賦》 余少好音聲，長而翫之，以爲物有盛衰，而此無變，滋味有猒，而此不勌，可以導養神氣，宣和情志，處窮獨而不悶者，莫近於音聲也。是故復之而不足，則吟詠以肆志，吟詠之不足，則寄言以廣意。然八音之器，歌舞之象，歷世才士，並爲之賦頌，其體制風流，莫不相襲，稱其材幹，則以危苦爲上，賦其聲音，則以悲哀爲主，美其感化，則以垂涕爲貴，麗則麗矣，然未盡其理也。推其所由，似元不解音聲，覽其旨趣，亦未達禮樂之情也。衆器之中，琴德最優，故綴叙所懷，以爲之賦。【略】

非夫曠遠者，不能與之嬉遊，非夫淵静者，不能與之閑止，非夫放達者，不能與之無忝，非夫至精者，不能與之析理也。若論其體勢，詳其風聲，器和故響逸，張急故聲清，間遼故音瘁，絃長故徽鳴，性絜静以端理，含至德之和平，誠可以感盪心志，而發洩幽情矣。是故懷戚者聞之，莫不憯懔慘悽，愀愴傷心，含哀懊咿，不能自禁，其康樂者聞之，則敏愉懽釋，抃舞踴溢，留連爛漫，嗢噱終日；若和平者聽之，則怡養悦愉，淑穆玄真，恬虚樂古，棄事遺身。是以伯夷以之廉，顔回以之仁，比干以之忠，尾生以之信，惠施以之辯給，萬石以之納慎。其餘觸類而長，所致非一，同歸殊途，或文或質，摠中和以統物，咸日用而不失，其感人動物，蓋亦弘矣。

劉義慶《世説新語・方正》 王子敬數歲時，嘗看諸門生樗蒱，見有勝負。因曰：「南風不競。」門生輩輕其小兒，迺曰：「此郎亦管中窺豹，時見一斑。」

子敬瞋目曰：「遠慚荀奉倩，近愧劉真長。」遂拂衣而去。

劉義慶《世説新語・自新》 周處年少時，凶彊俠氣，爲鄉里所患；又義興水中有蛟，山中有白額虎。並皆暴犯百姓，義興人謂爲「三橫」，而處尤劇。或説處殺虎斬蛟，實冀三橫唯餘其一。處即刺殺虎，又入水擊蛟，蛟或浮或没，行數十里，處與之俱，經三日三夜。鄉里皆謂已死，更相慶。竟殺蛟而出。聞里人相慶，始知爲人情所患，有自改意。乃自吴尋二陸，平原不在，正見清河，具以情告。並云：「欲自修改，而年已蹉跎。終無所成。」清河曰：「古人貴朝聞夕死，況君前途尚可；且人患志之不立，亦何憂令名不彰邪？」處遂改勵，終爲忠臣孝子。

《全梁文》卷二六沈約《授蔡法度廷尉制》 門下，民命所懸，擊乎三尺，止殺除殘，實由乎此。是以作士，五刑維明；於張蒞官，世無冤獄。且漢代律書，出乎小杜。吴雄以三世法家，繼爲理職；郭恭以律學通明，仍業司士。爰及晉民，此風未泯，叔則、元凱，並各名家。自兹厥後，斯尚漸薄；迄至於今，損棄頓盡。衣冠士子，恥復用心。州郡姦吏，恣其取捨，舞文弄法，非止一塗。朕膺天受命，爲兆民主。每一念此，忘寢與食。尚書删定，左曹郎中蔡法度，少好律書，明曉法令。世之所廢，篤志不怠。至於章句踳滯，名程乖礙，莫不斟酌厥裏，允得其門。方欲寄以國刑。開示後學，文才取士，豈有定方？自世道澆流，浮僞雲起，量計多少，辯校錐刀。若遵往從舊，守而勿失。豈所以軌儀上世，垂風於後，宣加褒擢，弗擊常階。可守廷尉卿，主者施行。

《全梁文》卷三〇沈約《佛記序》 含靈萬品，既非記牒所窮。物物稟生，豈以積塵能計？莫不起乎無理，而至乎無生者也。雖要終有地，而原始莫聞，自非靈照特達。宗極斯在，則理閉機初，鑽叩斯絶。非惟四果不議，固亦十地罔規。邈乎悠夐，有之而莫知所從者也。

如來覆簣爰始，言登永路，起滅迴還，馳驟不息，去來五道，大千比之毫端，祇劫未足稱遠，積明累照，念念不休，離此生滅，證成妙果，固已空有兼謝，豈徒齊遷魯變而已哉？昊昊區區，猶秉何言之稱；至人無己，寧以詞義爲珍。蓋由萬惑相扇，昧明代起，業假緣何，事須曉達，一音所吐，無思不服，義在狗物，動非爲己。法吼震灑於無外，甘露炳煥於龍宫，開宗闡教，致之有漸，標四諦於鹿園，辯百非於雙樹，廓不二之法門，廣一乘之長陌。行迷復路，弱喪知歸，而因應回舛，厥塗不一，白毫所照，遍剎土於沍沙；七步降踐，壅龍堆而悠被，推極神道，原本心靈，感之所召，跨無邊而咫尺。緣之所乖，面法城而不睹。

及像教云末，經紀東流，熱坂難長，寒山峻阻，横書左字，累萬方通，剪葉成文，重譯未曉。自此迄今，千祀過半，靈迹稍啓，名僧間出。律藏方等，行來漸至，蘊乎西國，所至者多。雖法身常住之奥遠，二諦三假之淵曠，悟道求宗，於斯可足。而能仁體兹大聖，實爲本師，悠悠羣品，精靈所係。迄於前因往業，多所昧略，然神化應感，參差互見。又世胄名氏，本國俗緣，散析衆部，卒難討究，神

功妙力，同出異名，降胎求道，寧止一相，託生迦惟，本田權迹。出自北門，非悟法之始，遍照東方，豈通化之極，適道已來，四十九載，妙應事多，宜加總緝，共成區軫。

至於經像舊録，境刹遺記，開勸之功，於斯自遠，大權弘曠，亡身以濟物，應真耿介，標心非爲己，分蹤合異，適未必同，神塗詭互，難已臆辨，靈怪倜儻，言語斯絶，圖證之龍見趙魏，羅什之鳳集關輔，犍陀近遊京洛，單開遠適羅浮。雖迹與俗同，而意可察，塗出玉門，法座不遠，七處九會，峨然在目，靈應胙響，徧富延澤以西，光景葳蕤，多見天山之表。有志奇僧，每經遊歷，神迹昭然，咸有文注，繁蕪舛雜，實須裁正，分五道於人天，設重牢於厚地，各隨業力，的焉不差。此皆卷舒真俗，終始名相。其玄塗幽遠，大則直至道場。其徵證切近，小則開勸晚學。斯實兼濟之方舟，大悲之廣路。雖復智昏視肉，形窮尺棰，緣動必應，又況進於此者乎？是以至聖殷勤，每存汲引，垂文見意，貽厥將來。

皇帝行成無始，道承廣劫，十號在躬，三達靡礙，屈茲妙有，同此轉輪，傷昏愍惑，久迷正路，悱發之徒，空懷鑽仰，條流緬曠。事難總一，志淺業勞，迄用無就，非可以闢彼四衢，出之火宅者也。乃詔中書侍郎虞闡、太子洗馬劉澄、後軍記室周捨，博尋經藏，搜採注説，條別流分，各以類附，日少功多，可用譬此，名曰《佛記》，凡三十篇。其有感應之流，事類相似，止取其一，餘悉不書。或後死而更生，陳説經見，事涉要莫，取驗無所，亦皆靡載，同之闕疑。或憑人以言，託想成夢，尤難信曉，一無所録。若夫欲遐適者，必遠記所從。欲悟道者，必妙識所宗。然後能允得其門，親承音旨，未有不知厥路，其辨伊人，膠目闇踐，自與理合。所以引彼衆流，歸之一源，可令莘莘含識，望塗知往，案砥矢而言歸，不迴遑於歧路，俾厥清信之士，亦有取於此云。

《全梁文》卷三〇沈約《内典序》 尚矣哉，羣生之始也！義隱三藏之外，事非二乘所窺。自竝識同奔，隨緣受業，人天異軌，翻動殊貫，苦樂翻回，愚智相襲，莫不宅火輪鴈，擬燄飆遷，以寸陰之短晷，馳永劫之延路，精靈起伏，萬緒千名，如來發源恒品，蓋亦含生之一。至於並首争馳，斯固未或異也。至於復簣無始之初，成功斷籌之末，塗遥業遠，妙軫遐長，累明積慧，靈覺獨曉，巨相四八，照曜於大千；尊法二九，包籠乎無外，六度之業既深，十力之功自遠。濟物以權，降魔匪力，妙法輪轉，甘露啓霏。舟輿六趣，津梁五道，登四衢之長陌，遊一乘之廣路，斯既己事盈方等，義滿神宣。逮於大權協化，對揚宗極，徇物兆於慈悲，亡身著乎非己，行符四等，道昇十地。

若乃靈性特達，得自懷抱，神功妙力，無待學成，孤策獨鶩，莫知所限，結習紛綸。一隨理悟。又有捐情屏慮，身心靡欲，厭生死之長勤，眷寂滅而投軫，遥然自得，漏累烟銷。且津心適道，功非一業，雖會理共源，而萌情或異。是故高心邈行，分路同趨，忘懷屏欲，殊途一致。或草礫身體，投骸林澤，内忘形相，外馴兕虎；或坐卧行立，迹不違衆，禪業定門，造次無爽，安忍與金石同固，戒行與寶珠等色。雖秋禽年至，春鮪時登，而耿介長蔬，忡怛在念，妙迹匪遐，神塗密邇，有悟必通，由之斯至。故能藉智探虚，乘心照理，區區懷抱，融然靡執，俱處三界，獨與神遊，包括四天，卷舒萬劫。聞片議而至道場，受一言而昇彼岸。長夜未開，心關自曉，淹回聖迹，寢息神光。既負橐以從師，亦棲林以綜業。足蹈慧門，學通龍藏，妙吼遐徹，鸞音自遠。若夫叉跪運心，期誠匪跡，而導達神功，照啓未悟，唱説之美，義兼在斯。暨九土殊風，八方舛俗，遊化所包，事出弘獎，皆足以還光浄域，登儀寶地，竝黜華翦飾，破愛辭親，鼓柮無生之流，方軌俗表之路，固已千佛靡頂，七住齊功。至夫清信士女，植緣曠劫。雖復容服未改，而戒德内弘，瞻毗邪而聳轡，望波斯而回軫，駕四禪之眇眇，汎八解之悠悠。

若乃十號尊崇，三達靡礙，雖法身非有，而常住在躬。能仁權迹四門，既非悟道之始；假滅雙樹，寧有薪盡之窮？而天人瞻慕，髣髴興情，雕金範玉，圖容寫狀，靈儀炫日，寶刹臨雲。或役鬼神之功。或資髓腦之力，製以人匠，寶以合成，莫不龍章八彩，瓊華九包。至乃齒發傳靈，衣履遺證，聖迹彪炳，日煥於閣浮，神光陸離，星繁於浄刹。

若乃乘此直心，推誠闇往，則半息可追，一念斯至。感降參差，雲霏霧委，此又昭被象譯，輝映縑圖。夫秉牘書事，其流已遠，蓋所以彪著往迹，煥發遐聲，雖篆籀異文，胡華舛則，至於葉暢心靈，抑揚訓義，固亦内外同規，人神一揆。墳典坵索，域中之史策，本起下生，方外之紀傳，統而爲言，未始或異也。而經紀繁廣，條流舛散，一事始末，袤異卷分。或詞義離斷，或文字互出，甫涉後條，已昧前覽，尋源討流，未知攸適。雖精理瑩心，止乎句偈，而初悟始學，致惑者多。且中外羣聖，咸載訓典，雖教有殊門，而理無異趣。故真俗兩書，遞相扶獎，孔發其端，釋窮其致，撤網去綱，仁惠斯在，變民遷俗，宜以漸至，精粗抑引，各有由然。是故曲辯情靈，棲心妙典，伏膺空有之説，博綜兼忘之書，該括羣流，集成兹典，事以例分，義隨理合，功約悟廣，莫尚於斯。可以理求，證成妙果。

若乃載司南之車，猶稱靡惑，服四照之草，得用不迷。況乎六馬同鑣，萬流共貫，日月經天，方斯未已，河海帶地，夫豈足云。蓋入道之筌蹄，羣生有悟於此也。

《全梁文》卷三一沈約《比丘尼僧敬法師碑》 立言道徃，標情妙覺。置想依空，練心成學。緇日悠長，疏年緬邈。風遷電改，斯理莫違。神有殊適，形無異歸。臨泉臨慟，有愴徂暉。松颯轉蓋，山雨披衣。載刊貞軌，永播餘徽。

《全梁文》卷三一沈約《齊臨川王行狀》 公遵玄源於陵壑，稟黃中之正氣。其性逸，其神凝，端華表，美弱齒，弘貴著乎將立。雲虛景暧，岳秀川渟。蘭桂不踰其質，珪璋未究其美。幼而悦學，業茂從師。洽貫書場，該緯文圃。清暉秘譽，燭野光朝。

洪亮吉《兩晉南北史樂府・清談誤》 王與謝，揮麈尾；樂與衛，饒名理。清談亹亹從天來，洛中已建單于臺。

佚名《繪圖解人頤》卷一《勸學詩》 富家不用買良田，書中自有千鍾粟。安房不用架高梁，書中自有黃金屋。娶妻莫恨無良媒，書中有女顏如玉。出門莫恨無隨人，書中車馬多如簇。男兒欲遂平生志，六經勤向窗前讀。

《全宋文》卷六四一文彥博《中者天下之大本賦天下之教，由此而出》 中者存乎性，性者命於天。爲萬化所宗之本，乃七情未發之前。澹乎自持，政教自茲而出矣；感而後動，吉凶由是以生焉。原夫頤禮典之淵微，得中和之用捨。聖人極之以育物，君子循之而化下。人生而静，故能用其中焉；教所由興，是以謂之本也。始其惟寂惟寞，何慮何思。道所從而隆矣，人可得而由之。喜怒不形，守爲樸素之本；嗜欲將至，散成禮樂之基。外物未牽，中扃是斁。苟能發以中節，是致廣而成教。始惟所稟金則義，而本則仁；終乃有遷父爲慈，而子爲孝。是知言其中者哀樂之未發，謂乎本者教化之必由。蘊之則五常盡在，散之則百禮交脩。何異夫大樸將分，上者道而下者器；洪鈞欲播，達乎萌而出乎勾。得不載考斯言，詳觀至理。雖化育之甚大，亦權輿而自此。誠明内著，兩儀蟠極之宗；和順外融，萬物經綸之始。有如此者，不其偉而爲最，靈而可美，著達道以攸宜。若然，則天下之精，無能及此；縱域中之大，何莫由斯。故知道不自於天生，禮非從於地出。起於人性之静，肇彼民心之質。所以王者之致中和，雖百慮而同歸於一。

劉從彥《豫章文集》卷一三《詩・觀書有感》 静處觀心塵不染，閒中稽古意尤深。周誠程敬應粗會，奥理休從此外尋。

吴芾《湖山集》卷一〇《七言絶句・種德堂》 我本農家世賤貧，一門相繼亦簪紳。當知來處非今日，莫學詩人只爲身。

王十朋《梅溪後集》卷三《贈莊童子名大成福州人》 日誦千言七歲兒，方圓動静早能知。還家更讀韓公序，器業他年必大奇。

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二《克己》 寶鑑堂年照膽寒，向來埋没太無端。祇今垢盡明全見，還得當年寶鑑看。

彭龜年《止堂集》卷一五《訓鉅箴・學箴》 學優則仕，不學如瞽。奚止面墻，將亂璞鼠。惟學有益，豈云少補。汝儻知學，吾言皆助。

陸九淵《象山先生全集》卷二五《鵝湖和教授兄韻》 墟墓興哀宗廟欽，斯人千古不磨心。涓流積至滄溟水，拳石崇成泰華岑。易簡工夫終久大，支離事業竟浮沉。欲知自下升高處，真僞先須辨只今。

鄭清之《安晚堂集》卷八《静樂用元韻爲勸學之什再和》 士惟食志非食力，於陵奚事親屨織。静樂一門自師友，賁進不爲子貢息。元仲季方從太丘，海内人士俱願識。案上惟作羽籥聲，（陸龜蒙）室中定無鉏箠色。申旦督課如園蔬，子夜程書遇衡石。舉似翁嫗笞其兒，教育英才笑安得。文獻超羣王謝家，韋布當磨鐵硯墨。

鄭清之《安晚堂集》卷八《再和勸學韻》 仕學優於服田力，公儀之家廢葵織。詩書爲府道德林，樂在藏修洎遊息。濃薰班馬有餘香，暗摸曹劉豈難識。插架牙籤映隙曛，近竹芸編侵晚色。諸生競詫邊腹笥，正音如聞孔堂石。從知車馬自稽古，須信熊魚可兼得。四科褒進惟尚賢，欽想昌黎方讀墨。

陸文圭《墻東類稿》卷一五《性齋二首爲分湖陸提舉作》 孔門性不聞，學者失其義。上中下爲三，善與惡爲二。鄒洛異而同，韓揚同而異。不指理不明，不兼氣不備。理無智無愚，氣有駁有粹。本體在涵養，工夫由克治。立義以居敬，存誠以去僞。曾思兩卷書，學問千古事。性外無餘天，齋中有樂地。

吾宗家湖曲，虚齋納天光。清源瀉活水，中有菡萏香。我欲袖兩圖，再拜升公堂。先天揭右序，太極列左方。見草憶春陵，看花思洛陽。花草各有性，指圖試參詳。

陸文圭《墻東類稿》卷一五《謝詹中美惠五典毓蒙書》 山上有佳木，春風抽新萌。勿縱羊與斧，條葉隨斷榮。山下有流泉，涓涓滴深清。勿投泥與沙，支汊

任縱横。物爾人亦然，習與性俱成。位可望賢聖，教乃始孩嬰。五典叙千古，一編粹羣英。屬辭不厭巧，立義不厭精。金玉二三子，源委諸老生。寒證讀未竟，眵眼開雙明。惜哉書晚出，會使世盛行。價知貴洛紙，報愧乏齊瓊。

許有壬《至正集》卷四《養浩堂》 萬物備於我，悟此方爲儒。自反戒不縮，舜跖皆吾徒。聖人本無言，得已寧有書。後來口耳學，鑽研成蠹魚。豈知非外至，天地吾本初。正路捨不由，安宅曠弗居。揠苗謂得計，蕪穢彌新畬。先生積有素，舒卷隨所如。相業昔告成，長嘯辭公車。平生動合義，天下知明謨。世已蒙厚澤，山林實良圖。持養猶不替，扁堂示區區。堪輿自今古，是氣無盈虚。

烏斯道《春草齋集》卷四《静德齋箴有序》 顧侯仲淵以静德名齋，殆有得於静歟！夫汩于動，固無所以養，倚於静，亦失所以養，舉非得其中，故爲之箴。箴曰：

人生而静，本然之性。静而有得，乃由乎正。貨利閼於内，聲色交於前。動而弗静，情隨物遷。猶彼馬也，縶之廐思，夫逵之驟。猶彼鷹也，繫之韝思，夫空之游。勿逐逐，可牽而復。勿營營，可止而澄。勿外形而寂寂，勿自拘而戚戚。履道坦坦，如春熙熙。雖動而静，至理得之。

梁潛《泊庵集》卷一四《敏求齋銘並序》 夫古人之學，固有以魯得之者，然能敏以求之，亦古之人之所難也。生乎今之世，學今之學，而不知以古之道自勉，望其爲古人之歸，鮮矣。古筠王子堅，學於古而能敏者，於是進士潛彦鵬爲題其齋曰敏求，彦鵬又屬予爲之銘。曰：

聖賢之學，義理精微。惟敏求之，乃得其幾。動静之際，冲漠無朕。其迹孔昭，其幾至隱。欲心滋熾，道心滋微。雷奮霆決，審其要歸。弗牽於欲，弗尼於私。勇往弗怠，敬哉在兹。

王禕《王忠文集》卷一《贈徐生》 丈夫貴問學，有學身乃尊。聖賢炳謨訓，方册幸具存。求之非有他，所在用力勤。譬如山下水，其出初有源。盈科方浩浩，遂作波濤翻。又如玉在璞，莫辨珉與璠。雕琢既成器，孚尹爛焞焞。人身本一物，不學復奚論？學成自見用，不必事趨奔。上焉爲國華，下以大其門。我觀膏粱子，志氣亦軒軒。尋芳紫陌曉，買笑青樓昏。年少誠足樂，面墻將何言！徐生英俊姿，家世襲衣冠。結髮事書史，終年不窺園。螢囊暑夕照，盡簡霜晨繙。及兹種植立，豈不培本根？一朝功名至，看爾高飛騫。我言厚勸子，願子心毋諼。

李時勉《古廉文集》卷一一《白雲書舍》 白雲飛繞秦川山，山中人與雲俱閒。黄金滿籯未足貴，貯書萬卷不爲難。書日益多心益喜，欲把箕裘遺諸子。天上樓成忽見招，身後經傳竟誰是。丁寧爲語結髮人，我死兒存書可親。莫言孤寡即消落，當知富貴須辛勤。妻賢子孝念遺訓，下帷讀書初發憤。十載猶聞佔畢聲，九霄忽覩鯤鵬運。虎榜春題姓字香，簪纓曳紱在周行。烏府争看新錦繡，白雲還憶舊山房。山房書在人已逝，慈顔遠隔縈離思。一望雲山更愴神，獨宿霜臺不成寐。昨來北闕荷恩榮，褒封應慰倚門情。郎官追贈賁幽壤，晝繡東來别上京。上京漸遠雲漸近，渌水東頭是鄉郡。昔年猿鶴駭衣冠，此日風雲護門徑。綵衣舞罷望天門，思將忠赤答君恩。焉能久作林泉客，還欲離家辭白雲。

薛瑄《敬軒文集》卷一《自修賦》 皇降予以衆美兮，實清明而粹全。胡賦質之不猶兮，乃蔽昧而强孱。自有識而發憤兮，窺前修之閫關。誦古訓之數數兮，服至理之拳拳。雖苦心而極力兮，猶未從容乎矩步。忽内怛而自修兮，吾知其故善。既復而或失兮，怠與敬其交戰。心暫開而或蔽兮，理與欲其紛互。此實進退之機兮，肇千里於跬步。苟決擇之不勇兮，將邪贏而正負。蓋必於敬於理而保持兮，於怠於欲其屏去。既經心以自明兮，復誦言以自固。庶成性之存存兮，全上天之所賦。

薛瑄《敬軒文集》卷八《送康僉憲四川提學》 萬里長江萬里橋，錦城樓閣倚青霄。昔賢共説山川秀，僉憲寧辭道路遥。擬變三巴成雅俗，還將五教布新條。好期報政歸來日，鳴珮金門候早朝。

薛瑄《敬軒文集》卷八《送高僉憲福建提學》 天書捧出大明宫，拜命南征使節雄。舟解御河楊柳緑，路經山館荔枝紅。七閩人士沾時雨，一代文章復古風。未許江山久留滯，還期白首夢非熊。

薛瑄《敬軒文集》卷八《送彭琉僉憲廣東提學》 儒官新出禁林中，手捧天書按廣東。嶺表只今瞻使節，島人從此變華風。霜隨白筆蠻烟静，馬過青山瘴雨空。萬里天威應咫尺，五雲回首鳳樓重。

吴與弼《康齋集》卷一《自警辛卯》 讀書悟至言，反躬屢紬繹。頗謂無他岐，立可超凡域。云胡心自戕，作事潛乖昔。俯仰一長歎，慚惶竟何極。乃知真切功，不可弛頃刻。發憤矢自兹，羣邪當遠迹。聖途雖渺茫，敢吝駑駘力。誠當通鬼神，志當貫金石。

吴與弼《康齋集》卷一《讀孟子》 夜氣向虚朗，剪燭更已深。大哉仁義言，沃我萌蘖心。才質各高下，性命無古今。聖賢懇垂訓，而我何陸沉。

吴與弼《康齋集》卷一《讀中庸》 一理存乎静，萬事著於微。是以君子心，

戰兢恒自持。

吴與弼《康齋集》卷一《觀濂洛關閩諸君子遺像》 平生習迂僻，人物常懷古。自從堯舜來，歷歷固可數。降茲秦漢下，無才繼鄒魯。偉哉宋德隆，夫子生四五。日月麗中天，遠近曷不睹？人心一返正，斯道朗以溥。嗟我小子愚，私淑豈小補？偶從黄卷中，瞻像慰渴慕。因像以求心，益自陶莽鹵。不及猶恐失，誰知此心苦？會當寫斯圖，頃刻恒敬負。

吴與弼《康齋集》卷一《變化氣質消磨習俗》 由來氣質已偏枯，俗染彌深愈失初。於此不加鏖戰勇，却從何處着工夫！

吴與弼《康齋集》卷二《自歎》 少年不學浪悠悠，老大無成空隱憂。寄語青春强健客，及時黄卷好埋頭。

吴與弼《康齋集》卷二《改過》 四十應當成德時，中心何更有他岐？其終也已宜深察，剔拔毋令利暫縻。

吴與弼《康齋集》卷二《省己》 此心一失栽培力，幾向窮途不自持。静裏反躬深省處，風霜却是進脩資。

吴與弼《康齋集》卷二《處困》 遇着艱難須用心，毋令放下便淪沉。此關若得千里透，信有人間百鍊金。

吴與弼《康齋集》卷二《枕上偶成》 爲學如登萬仞山，層崖須用小心攀。前頭儘有無窮趣，只是工夫不斷難。

吴與弼《康齋集》卷二《私》 一念私纔起，風波勢便增。若非鏖戰勇，方寸幾時平。

吴與弼《康齋集》卷二《分》 萬事須由命，勞苦徒喪廉。若非安得分，儘快未能恬。

吴與弼《康齋集》卷二《名利》 眼前名利日紛紜，擾擾何由得性真。置却身心貧富外，始知世有出塵人。

吴與弼《康齋集》卷二《讀罷枕上喜而有作》 讀書進處心私幸，更把精靈禱上天。願假數年無病困，尚當努力繼前賢。

吴與弼《康齋集》卷三《題立雪齋》 總總誰無無極真，可勝師道日淪湮。民生三事元如一，何訝當年立雪人！

吴與弼《康齋集》卷三《題李章勉學齋》 浮生事業易蹉跎，百歲光陰定幾何？不覺秋霜空滿鬢，玩君華扁謾高歌。

劉球《兩谿文集》卷一八《書室箴》 有巢其廬，貯百斯書。廬吾足寄，書吾道器。哲士韙人，咸此發身。業茂茂望，與曠而曠。彼昏之罹，捨斯取斯。所以君子，慎卒踰始。所以君子，不極不止。

劉球《兩谿文集》卷一八《好問軒銘》 生民有初，均秉厥彝。有達者道，中坦且夷。志隨氣蕩，人百斯岐。跬步既譌，千里異馳。匪詢匪諏，孰覺孰知。卓惟古哲，善弗自以。知裕在人，思歉在已。博訪敏求，務即厥止。顔忘其多，舜察於邇。故不違仁，且大其智。彼昏罔念，迺妄自尊。終甘棄暴，胡恤人言！聽既藐藐，誨惟諄諄。曷決其瞀？迺厚其茫。故哲愈昭，而昏遂昏。豈道之異？言聞不聞。洵美王君，早克自艾。知尊其尊，弗是其是。上師先古，下朋斯士。芻蕘之詢，梁肉同嗜。羣疑外屏，萬善中萃。闢此義門，希全天畀。君子之歸，小人之棄。作銘其軒，以淑斯世。

劉球《兩谿文集》卷一八《復善堂銘》 莫貴於人，善其天爵。所不善者，非性之惡。爲稟所拘，爲欲之鑿。何以復之？曰效先覺。惟先覺人，學至德成。淵鑑洞燭，厥善之明。規循矩蹈，厥善之行。我其孳孳，希與之並。取彼之知，以開我蔽。取彼之能，以勤我事。移稟遏欲，全我良貴。庶幾斯善，克復攸畀。衆人惑惑，斯善以亡。卓彼郭氏，取以名堂。三葉相承，燁有餘光。苟詣其極，聖賢同鄉。

劉球《兩谿文集》卷一八《黄司訓講學圖贊》 興寧黄添華由賓貢起爲馬湖司訓，時侍講席受經，業有成以出仕者，若白侍御圭、胡侍御鑑、魏進士正、殷貳尹祥、鄭司訓嵩、張貳守麟、王檢校應先暨其子上蔡司訓敬也。後陞教蓬萊以没，諸生念遺誨之在耳，而往迹已成陳，遂繪斯圖，以寓江漢秋陽之思。敬復奉以求予贊。予嘉是圖有厚之道也，故不辭而爲之贊曰：

自古善俗，在立師道。師得其人，士斯有造。卓卓先生，秀外實中。足爲人師，以開世蒙。邈彼蜀徼，民俗夷鄙。自分教來，士氣奮起。侍函丈者，肅雍有儀。飫聞德禮，博極書詩。疑隨辨析，業以序就。各抱所得，薦履榮要。教鐸既東，梁木雲摧。濟濟多賢，不勝其哀。爰託繪像，以存往迹。聊寓遐思，亦昭餘澤。九原不作，遺教在焉。教雖在焉，亦何逮焉。我瞻是圖，起敬起愛。繼之以辭，用表嘉會。

徐有貞《武功集》卷五《史館稿・送薛僉憲瑄赴山東提督學校》 聖明致化理，賢才以爲資。教育有本原，學校當先治。乃命在廷臣，出蒞風紀司。薛君蘭臺彦，文名重當時。兹焉承詔往，清論共稱宜。繡衣持玉節，驄馬相光輝。既重

使者權，兼爲士子師。東方文獻邦，善道還易施。洙泗風未泯，在君一振之。庶溥時雨化，無厲秋霜威。敷教貴在寬，古人有成規。臨岐何以贈，請賦《菁莪》詩。

陳獻章《白沙子全集》卷一《喻塾中帖》 不邀人敬，不受人慢，某今日方曉待深之之道。大抵情不可過，會不可數，抑情以止慢，疏會以增敬。終身守此，然後故舊可保。請自今後，朔望免禮，諸生在塾中者，亦不勞進揖。容珪持此紙往喻，俾悉知余意。壬辰六月初三日，石齋書。

陳獻章《白沙子全集》卷四《示湛雨》 有學無學，有覺無覺。千金一瓠，萬金一諾。於維聖訓，先難後獲。天命流行，真機活潑。水到渠成，鳶飛魚躍。得山莫杖，臨濟莫渴。萬化自然，太虛何說？繡羅一方，金針誰掇？

陳獻章《白沙子全集》卷四《與民澤》 聖人之學，惟求盡性。性即理也，盡性至命。理由化遷，化以理定。化不可言，守之在敬。其一有中，養吾德性。

李東陽《懷麓堂集》卷四《讀書》 新歲草木茂，去陳茁其初。人生天地間，而與此類殊。生年日已長，問學日已疏。扣之無所有，安用七尺軀。劉公笑歐九，軾輩當何如？況我所得者，滄溟之一盂。躬行聖所貴，記誦乃繁蕪。自古識字人，嗟嗟揚子雲。

張吉《古城集》卷四《省齋銘》 人生兩間，氣均理敵。作聖作狂，厥道奚迪？聖由克念，非省何其？罔念則狂，不省之爲。麒麟犬羊，泰華培塿。邈矣不侔，惟省與否。省乎省乎，適道之輿。嗚呼吾人，敢不省諸。義理孔微，綱常甚重。不省則昏，體用兼瘁。言出諸口，行作於躬。不省則妄，樞機曷崇？繩己有律，以省爲室。應物不差，以省爲家。民懷其德，以省爲宅。神罔怨恫，以省爲宮。根於存養，行於敬義。是究是圖，本末具備。游目孔庭，參乎大賢。從事於斯，不敢忽焉。愚意三省，亦凡例耳。豈其外此，不復有以？士當希賢，勿謂不任。事曾之事，心曾之心。何有何無，孰失孰得。從容涵泳，力求必革。曾不遐只，孔可企只。嗚呼省哉，勿棄惰只。

顧清《東江家藏集》卷六《秋夜讀書　閣試》 高秋淨炎暑，官居若蓬瀛。落日人吏散，琴書有餘清。燭至童子去，撫卷臨前楹。仰窺羲皇祕，俯探周孔情。下上千萬年，歷歷指掌明。自從大道喪，聖哲希復生。幸此未墜地，庶以開吾懵。稍稍庭葉下，淒淒草蟲鳴。初月上東垣，露草光晶熒。清景與心會，宵眠竟無成。微吟倚青瑣，天風起松聲。

顧清《東江家藏集》卷六《讀書有感　閣試》 良宵可虛擲，明鐙了殘書。開卷對古人，已隔千載餘。精神方尺間，恍若傾蓋初。共惟德業光，照耀流中區。藐予嗣前緒，十年事菑畬。惜哉無良耜，終畝多新稆。幸逢明聖朝，挾册隨冠裾。紛紛雜纂組，瑣瑣雕蟲魚。白日無留光，西飛若飇車。涼風振高樹，落葉滿庭除。念此不能寐，攝衣起躊躇。盛年無再至，駑駑不可虛。

顧清《東江家藏集》卷九《送陳玉疇提學南畿》 聖學久不講，斯文日陵夷。紛紛事佔畢，青黃互鐫追。豈無豪雋人，奈此場屋縻，離章務迎合。出意追新奇，公言著簡册。啓彼捷徑岐，坐令青衿子，釋耒拾秉遺。所操諒如此，即事吁可知。陳侯儒林彥，憲府久聲馳。以彼冰蘗操，樹此文章麾。色笑春雨霽，楩楚秋霜威。矧伊根本地，允矣列郡規。指揮苟有嚮，風行草爭靡。走也章句士，久墮荊棘蹊。前瞻若有見，內顧靡所施。六籍本大道，旁搜竟奚爲。贈言劇深願，迴瀾此其時。

祝允明《懷星堂集》卷九《悲學》 摶塗搆室，謝享成矣。炙鴞紉裳，無廢師矣。扶皇王以定世，贊玄黃於不頗，斯術也，可一日而亡于宇宙，悲乎而有絶邪？覓之而遇其緒，抽之而能繼，擲而弗用。吁，誰之過與！

顧璘《顧華玉集・息園存稿文》卷七《率性堂銘》 於維人心，其靜曰性。率厥善端，動罔非正。或誘于物，乃淫于私。以匡以直，教訓是資。維我民斯，亦罔咸覺。先民孔憂，爰迪于學。選秀肄業，臨茲高明。民之聽之，絃誦洋洋。維子允仁，維臣允義。慎厥大閑，百善從類。余罔有識，言則聖謨。有來斯覿，毋謂爾誣。

楊慎《升庵集》卷六八《勵學》 《易》首聚學，《書》始稽古。孰是面墻，反自誇揚？於議爲橫，於道不祥。恥問自足，畜疑滿腹。難字膠口，滯義張目。周公爲相，朝讀百篇。孔子晚年，三絶韋編。不愧於人，不畏於天。吾言耄矣，爾曹勉旃。

王世貞《弇州四部稿》卷五一《送陳生授經術吴中》 知君經術自河汾，坐裏談鋒欲吐雲。到處虎皮應自徹，不須羔雁詫成羣。

曹於汴《仰節堂集》卷一三《和馮少墟先生勉學詩》 尋春莫待賞春時，春色何緣過緑枝。世路由來曾未險，人情祇是自生癡。合天爲我方成我，順帝不知乃是知。大道見前憑認取，相將良友叩明師。

劉宗周《劉子全書》卷二三《自勖箴》 客有目我以狷者，又有目我以狂者，

因憮然而自命曰：似狂非狂，似狷非狷，二者之間，亦中亦願。夫夫也殆有志於道，而實無所踐。不免自囿於鄉人，碌碌浮沉，去禽獸之一間者耶。噫，可不勉與！

劉宗周《劉子全書》卷二三《獨箴》 聖學本心，惟心本天。維玄維默，體乎太虛。因所不見，是名曰獨。獨本無知，因物有知。物體於知，好惡立焉。好惡一機，藏於至靜。感物而動，七情著焉。自身而家，自家而國，國而天下，慶賞刑威，惟所措焉，是爲心量。其大無外，故名曰天。天命何命？即吾獨知。一氣流行，分陰分陽。運爲四氣，性體乃朕。率爲五常，殊爲萬事。反乎獨知，獨知常知。全體俱知，本無明暗。常止則明，紛馳乃暗。故曰闇章，的然日亡。君子知之，凜乎淵冰。於所不睹，於所不聞，日夕兢兢，道念乃凝。萬法歸一，不盈此知。配天塞地，盡性至命。此知無始，是爲原始。此知無終，是爲反終。死生之說，晝夜之常。吾生與生，吾死與死。夷彼萬形，非我得私。猥雲不死，狂馳何異！

胤禛《世宗憲皇帝御製文集》卷二九《詣太學》 辟雍親蒞止，典禮重參稽。管籥仍魚雅，威儀自整齊。禮門資至化，義路牖羣黎。永翊文明治，休徵共受禔。

其二：

善俗禮爲本，仁民域可躋。崇儒申術教，造士列東西。共式習如性，咸成璋與珪。興賢勤寤寐，振德日提撕。

雜録

《莊子・人間世》 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無用之用也。

劉安《淮南子・主術訓》 湯、武，聖主也，而不能與越人乘幹舟而浮於江湖；伊尹，賢相也，而不能與胡人騎騾馬而服駒駼；孔、墨博通，而不能與山居者人榛薄險阻也。由此觀之，則人知之於物也，淺矣。而欲以遍照海内，存萬方，不因道之數，而專己之能，則其窮不達矣。

劉安《淮南子・人間訓》 清浄恬愉，人之性也；儀表規矩，事之制也。知人之性，其自養不勃；知事之制，其舉錯不惑。【略】

夫徐偃王爲義而滅，燕子噲行仁而亡，哀公好儒而削，代君爲墨而殘。滅亡削殘，暴亂之所致也，而四君獨以仁義儒墨而亡者，遭時之務異也。非仁義儒墨不行，非其世而用之，則爲之擒矣。夫戟者，所以攻城也；鏡者，所以照形也。宫人得戟則以刈葵，盲者得鏡則以蓋卮，不知所施之也。故善鄙不同，誹譽在俗；趨捨不同，逆順在君。狂譎不受録而誅，段干木辭相而顯，所行同也，而利害異者，時使然也。故聖人雖有其志，不遇其世，僅足以容身，何功名之可致也！知天之所爲，知人之所行，則有以任於世矣。知天而不知人，則無以與俗交；知人而不知天，則無以與道遊。

劉安《淮南子・修務訓》 段干木辭録而處家，魏文侯過其閭而軾之。其僕曰：「君何爲軾？」文侯曰：「段干木在是，以軾。」其僕曰：「段干木布衣之士，君軾其閭，不已甚乎？」文侯曰：「段干木不趍勢利，懷君子之道，隱處窮巷，聲施千里，寡人敢勿軾乎！段干木光於德，寡人光於勢；段干木富於義，寡人富於財。勢不若德尊，財不若義高。干木雖以己易寡人不爲，吾日悠悠慚於影，子何以輕之哉！」其後秦將起兵伐魏，司馬庾諫曰：「段干木賢者，其君禮之，天下莫不知，諸侯莫不聞。舉兵伐之，無乃妨於義乎！」於是秦乃偃兵，輟不攻魏。【略】夫聖人之心，日夜不忘於欲利人，其澤之所及者，效亦大矣。

劉安《淮南子・泰族訓》 欲成霸王之業者，必得勝者也。能得勝者，必强者也。能强者，必用人力者也。能用人力者，必得人心者也。能得人心者，必自得者也。故心者，身之本也；身者，國之本也。未有得己而失人者也，未有失己而得人者也。故爲治之本，務在寧民；寧民之本，在於足用；足用之本，在於勿奪時；勿奪時之本，在於省事；省事之本，在於節用；節用之本，在於反性。未有能摇其本而静其末，濁其源而清其流者也。故知性之情者，不務性之所無以爲；知命之情者，不憂命之所無奈何。故不高宫室者，非愛木也；不大鐘鼎者，非愛金也。直行性命之情，而制度可以爲萬民儀。今目悦五色，口嚼滋味，耳淫五聲，七竅交争以害其性，日引邪欲而澆其身，夫調身弗能治，奈天下何！故自養得其節，則養民得其心矣。所謂有天下者，非謂其履勢位，受傳籍，稱尊號也；言運天下之力，而得天下之心。

韓嬰《韓詩外傳》卷五 智如泉源，行可以爲表儀者，人師也。智可以砥礪，行可以爲輔弼者，人友也。據法守職，而不敢爲非者，人吏也。當前快意，一呼再喏者，人隸也。故上主以師爲佐，中主以友爲佐，下主以吏爲佐，危亡之主以隸爲佐。語曰：「淵廣者其魚大，主明者其臣慧。」相觀而志合，必由其中。故同明相見，同音相聞，同志相從，非賢者莫能用賢。故輔弼左右所任使者，有存亡之機，得失之要也。可無慎乎？《詩》曰：「不明爾德，以無陪無側，爾德不明，以無陪無側。」

揚雄《法言・問道》 允治天下，不待禮文與五教，則吾以黄帝、堯、舜爲疣贅。

或曰：「太上無法而治，法非所以爲治也。」曰：「鴻荒之世，聖人惡之，是以法始乎伏犧，而成乎堯。匪伏匪堯，禮義哨哨，聖人不取也。」

或問：「八荒之禮，禮也，樂也，孰是？」曰：「殷之以中國。」或曰：「孰爲中國？」曰：「五政之所加，七賦之所養，中於天地者，爲中國。過此而往者，人也哉。」

聖人之治天下也，礙諸以禮樂。無則禽，異則貉。吾見諸子之小禮樂也，不見聖人之小禮樂也。孰有書不由筆，言不由舌？吾見天常爲帝王之筆、舌也。

桓譚《新論・王霸》 夫上古稱三皇、五帝，而次有三王、五霸，此皆天下君之冠首也。故言三皇以道治，而五帝用德化；三王由仁義，五霸用權智。【略】夫王道之治，先除人害，而足其衣食，然後教以禮儀，而威以刑誅，使知好惡去就，是故大化四湊，天下安樂，此王者之術。霸功之大者，尊君卑臣，權統由一，政不二門，賞罰必信，法令著明，百官修理，威令必行，此霸者之術。王道純粹，

其德如彼；霸道駁雜，其功如此；俱有天下，而君萬民，垂統子孫，其實一也。《意林》、《史記・秦本紀》正義《長短句・適變》、《御覽》七十七、又四百三。

湯、武則久居諸侯方伯之位，德惠加於百姓。《文選・典引》注

夫王道之主，其德能載，包含以統乾元也。《初學記》九

儒者或曰：「圖王不成，其弊亦可以霸。」此言未是也。傳曰：「孔氏門人，五尺童子，不言五霸事者，惡其違仁義而尚權詐也。」《意林》、《御覽》七十七

王充《論衡・治期》 世謂古人君賢，則道德施行，施行則功成治安；人君不肖，則道德頓廢，頓廢則功敗治亂。古今論者，莫謂不然。何則？見堯、舜賢聖致太平，桀、紂無道致亂得誅。如實論之，命期自然，非德化也。

吏百石以上，若升食以下，居位治民，爲政布教。教行與止，民治與亂，皆有命焉。或才高行潔，居位職廢；或智淺操洿，治民而立。上古之黜陟幽明，考功，據有功而加賞，案無功而施罰。是考命而長祿，非實才而厚能也。論者因考功之法，據效而定賢，則謂民治國安者，賢君之所致；民亂國危者，無道之所爲也。故危亂之變至，論者以責人君，歸罪於爲政不得其道。人君受以自責，愁神苦思，撼動形體，而危亂之變，終不減除。空憤人君之心，使明知之主，虛受之責，世論傳稱，使之然也。

夫賢君能治當安之民，不能化當亂之世。良醫能行其針藥，使方術驗者，遇未死之人，得未死之病也。如命窮病困，則雖扁鵲未如之何。夫命窮病困之不可治，猶夫亂民之不可安也；藥氣之愈病，猶教導之安民也。皆有命時，不可令勉力也。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子服景伯以告孔子，孔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由此言之，教之行廢，國之安危，皆在命時，非人力也。

夫世亂民逆，國之危殆，災害繫於上天，賢君之德，不能消卻。《詩》道周宣王遭大旱矣。《詩》曰：「周餘黎民，靡有孑遺。」言無有（可）〔孑〕遺一人不被害者。宣王賢者，嫌於德微；仁惠盛者，莫過堯、湯，堯遭洪水，湯遭大旱。水旱，災害之甚者也，而二聖逢之，豈二聖政之所致哉？天地歷數當然也。以堯、湯之水旱，準百王之災害，非（德）〔政〕所致。非（德）〔政〕所致，則其福祐，非德所爲也。

賢君之治國也，猶慈父之治家。慈父耐平教明令，（不）耐使子孫皆爲孝善。子孫孝善，是家興也；百姓平安，是國昌也。昌必有衰，興必有廢。興昌非德所能成，然則衰廢非德所能敗也。昌衰興廢，皆天時也。此善惡之實，未言苦樂之效也。家安人樂，富饒財用足也。案富饒者命厚所致，非賢惠所獲也。人皆知富饒居安樂者命祿厚，而不知國安治化行者歷數吉也。故世治非賢聖之功，衰亂非無道之致。國當衰亂，賢聖不能盛；時當治，惡人不能亂。世之治亂，在時不在政；國之安危，在數不在教。賢不賢之君，明不明之政，無能損益。

世稱五帝之時，天下太平，家有十年之蓄，人有君子之行。或時不然，世增其美；亦或時（然）〔非〕政（所）致。何以審之？夫世之所以爲亂者，不以賊盜衆多，兵革並起，民棄禮義，負畔其上乎？若此者，由穀食乏絶，不能忍饑寒。夫饑寒並至而能無爲非者寡，然則温飽並至而能不爲善者希。傳曰：「倉廩實，民知禮節；衣食足，民和榮辱。」讓生於有餘，爭起於不足。穀足食多，禮義之心生；禮豐義重，平安之基立矣。故饑歲之春，不食親戚；穰歲之秋，召及四鄰。不食親戚，惡行也；召及四鄰，善義也。爲善惡之行，不在人質性，在於歲之饑穰。由此言之，禮義之行，在穀足也。案穀成敗，自有年歲。年歲水旱，五穀不成，非政所致，時數然也。必謂水旱政治所致，不能爲政者莫過桀、紂，桀、紂之時，宜常水旱。案桀、紂之時，無饑耗之災。災至自有數，或時返在聖君之世。實事者説堯之洪水，湯之大旱，皆有遭遇，非政惡之所致。説百王之害，獨謂爲惡之應，此見堯、湯德優，百王劣也。審一足以見百，明惡足以照善。堯、湯證百王，至百王遭變，非政所致。以變見而明禍福，五帝致太平，非德所就，明矣。

王符《潛夫論・務本》 凡爲治之大體，莫善於抑末而務本，莫不善於離本而飾末。夫爲國者以富民爲本，以正學爲基。民富乃可教，學正乃得義，民貧則背善，學淫則詐僞，入學則不亂，得義則忠孝。故明君之法，務此二者，以爲成太平之基，致休徵之祥。

夫富民者，以農桑爲本，以游業爲末；百工者，以致用爲本，以巧飾爲末；商賈者，以通貨爲本，以鬻奇爲末：三者守本離末則民富，離本守末則民貧，貧則阨而忘善，富則樂而可教。教訓者，以道義爲本，以巧辯爲末；辭語者，以信順爲本，以詭麗爲末；列士者以孝悌爲本，以交遊爲末；孝悌者，以致養爲本，以華觀爲末；人臣者，以忠正爲本，以媚愛爲末：五者守本離末則仁義興，離本守末則道德崩。慎本略末猶可也，捨本務末則惡矣。

夫用天之道，分地之利，六畜生於時，百物聚於野，此富國之本也。游業末事，以收民利，此貧邦之原也。忠信謹慎，此德義之基也。虛無譎詭，此亂道之根也。故力田所以富國也。今民去農桑，赴游業，披采衆利，聚之一門，雖於私

家有富，然公計愈貧矣。百工者，所使備器也。器以便事爲善，以膠固爲上。今工好造彫琢之器巧僞飭之，以欺民取賄，雖於姦工有利，而國界愈病矣。商賈者，所以通物也，物以任用爲要，以堅牢爲資。今商競鬻無用之貨、淫侈之幣，以惑民取産，雖於淫商有得，然國計愈失矣。此三者，外雖有勤力富家之私名，然内有損民貧國之公實。故爲政者，明督工商，勿使淫僞，困辱游業，勿使擅利，寬假本農，而寵遂學士，則民富國平矣。

夫教訓者，所以遂道術而崇德義也。今學問之士，好語虚無之事，争著彫麗之文，以求見異於世，品人鮮識，從而高之，此傷道德之實，而或矇夫之大者也。詩賦者，所以頌善醜之德，洩哀樂之情也，故温雅以廣文，興喻以盡意。今賦頌之徒，苟爲饒辯屈蹇之辭，競陳誣罔無然之事，以索見怪於世，愚夫戇士，從而奇之，此悖孩童之思，而長不誠之言者也。盡孝悌於父母，正操行於閨門，所以爲列士也。今多務交游以結黨助，偷世竊名以取濟渡，夸末之徒，從而尚之，此逼貞士之節，而眩世俗之心者也。養生順志，所以爲孝也。今多違志儉養，約生以待終，終没之後，乃崇飭喪紀以言孝，盛饗賓旅以求名，誣善之徒，從而稱之，此亂孝悌之真行，而誤後生之痛者也。忠正以事君，信法以理下，所以居官也。今多姦諛以取媚，撓法以便佞，苟得之徒，從而賢之，此滅貞良之行，而開亂危之原者也：五者，外雖有振賢才之虚譽，内有傷道德之至實。

凡此八者，皆衰世之務，而闇君之所固也。雖未即於篡弒，然亦亂道之漸來也。

夫本末消息之争，皆在於君，非下民之所能移也。夫民固隨君之好，從利以生者也。是故務本則雖虚僞之人皆歸本，居末則雖篤敬之人皆就末。且凍餒之所在，民不得不去也；温飽之所在，民不得不居也。故衰闇之世，本末之人，未必賢不肖也，禍福之所，勢不得無然爾。故明君蒞國，必崇本抑末，以遏亂危之萌。此誠治之危漸，不可不察也。

王符《潛夫論・思賢》 何以知人之且病也？以其不嗜食也。何以知國之將亂也？以其不嗜賢也。是故病家之厨，非無嘉饌也，乃其人弗之能食，故遂於死也。亂國之官，非無賢人也，其君弗之能任，故遂於亡也。夫生飯杭粱，旨酒甘醪，所以養生也，而病人惡之，以爲不若菽麥糠糟欲清者，此其將死之候也。尊賢任能，信忠納諫，所以爲安也，而闇君惡之，以爲不若姦佞阘茸讒諛之言者，此其將亡之徵也。老子曰：「夫唯病病，是以不病。」《易》稱：「其亡其亡，繫於苞桑。」是故養壽之士，先病服藥；養世之君，先亂任賢，是以身常安而國永永也。

上醫醫國，其次下醫醫疾。夫人治國，固治身之象。疾者身之病，亂者國之病也。身之病待醫而愈，國之亂待賢而治。治身有黄帝之術，治世有孔子之經。然病不愈而亂不治者，非鍼石之法誤，而五經之言誣也，乃因之者非其人。苟非其人，則規不圓而矩不方，繩不直而準不平，鑽燧不得火，鼓石不下金，驅馬不可以追速，進舟不可以涉水也。凡此八者，天之張道，有形見物，苟非其人，猶尚無功，則又況乎懷道術以撫民氓，乘六龍以御天心者哉？夫治世不得真賢，譬猶治疾不得真藥也。【略】

《書》曰：「人之有能，使循其行，國乃其昌。」是故先王爲官擇人，必得其材，功加於民德稱其位，人謀鬼謀，百姓與能，務順以動天地如此。三代開國建侯，所以傳嗣百世，歷載千數者也。

王符《潛夫論・釋難》 秦子問於潛夫曰：「耕種，生之本也；學問，業之末也。老聃有言：『大丈夫處其實，不居其華。』而孔子曰：『耕也，餒在其中；學也，禄在其中。』敢問今使舉世之人，釋耨耒而程相羣於學，何如？」

潛夫曰：「善哉問！君子勞心，小人勞力。故孔子所稱，謂君子爾。今以目所見，耕，食之本也。以心原道，即學又耕之本也。《易》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天反德者爲災。」

佚名《太平經》丙部之一《分別貧富法第四十一》 然，夫好學而不得衣食之者，其學必懈而道止也，而得衣食焉，則賢者學而不止也。當使各有所利，不當使其還反相愁窮也。

佚名《太平經》庚部之十七《道祐三人訣第二百一十三》 一事學道，而大度者在天，中度者在神靈，小度者在人也。二事學德，而大度者在天，中度者在神靈，小度者在人也。三事學仁，而大度者在天，中度者在神靈，小度者在人也。四事學官，而大度者在天，中度者在神靈，小度者在人也。五者好畜聚財業，大多者在天，中多者在神靈，小多者在人也。然此五事，大度中度小度，一由力之歸命於天，歸德於地，歸仁於人。守此三事學身，以賢心善意，思之惟之，身迺可成；積之聚之，神且自生；守之養之，道且自成；樂之好之，身且自興。

嵇康《嵇中散集・聲無哀樂論》 有秦客問於東野主人曰：聞之前論曰：「治世之音安以樂，亡國之音哀以思。」夫治亂在政，而音聲應之，故哀思之情表於金石，安樂之象形於管絃也。又仲尼聞《韶》，識虞舜之德；季札聽弦，識衆國

之風。斯已然之事，先賢所不疑也。今子獨以爲聲無哀樂，其理何居？若有嘉訊，請聞其說。

主人應之曰：斯義久滯，莫肯拯救，故令歷世濫於名實。今蒙啓導，將言其一隅焉。

夫天地合德，萬物資生。寒暑代往，五行以成。章爲五色，發爲五音。音聲之作，其猶臭味在於天地之間，其善與不善，雖遭濁亂，其體自若而無變也，豈以愛憎易操，哀樂改度哉？及宮商集比，聲音克諧，此人心至願，情欲之所鍾。古人知情不可恣，欲不可極，故因其所用，每爲之節，使哀不至傷，樂不至淫。因事與名，物有其號。哭謂之哀，歌謂之樂，斯其大較也。然樂云樂云，鍾鼓云乎哉？哀云哀云，哭泣云乎哉？因茲而言，玉帛非禮敬之實，歌舞非悲哀之主也。何以明之？夫殊方異俗，歌哭不同；使錯而用之，或聞哭而歡，或聽歌而戚，然其哀樂之懷均也。今用均同之情而發萬殊之聲，斯非音聲之無常哉！

然聲音和比，感人之最深者也。勞者歌其事，樂者舞其功。夫內有悲痛之心，則激哀切之言，言比成詩，聲比成音。雜而詠之，聚而聽之。心動於和聲，情感於苦言。嗟歎未絕，而泣涕流漣矣。夫哀心藏於內，遇和聲而後發；和聲無象，而哀心有主。夫以有主之哀心，因乎無象之和聲而後發，其所覺悟，唯哀而已，豈復知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已哉？

風俗之流，遂成其政。是故國史明政教之得失，審國風之盛衰，吟詠情性以諷其上。故曰「亡國之音哀以思」也。夫喜怒哀樂，愛憎慙懼，凡此八者，生民所以接物傳情，區別有屬，而不可溢者也。夫味以甘苦爲稱，今以甲賢而心愛，以乙愚而情憎。則愛憎宜屬我，而賢愚宜屬彼也。可以我愛而謂之愛人，我憎則謂之憎人，所喜則謂之喜味，所怒則謂之怒味哉？由此言之，則外內殊用，彼我異名。聲音自當以善惡爲主，則無關於哀樂；哀樂自當以情感而後發，則無係於聲音。名實俱去，則盡然可見矣。且季子在魯，採詩觀禮，以別風雅，豈徒任聲以決臧否哉？又仲尼聞《韶》，歎其一致，是以咨嗟，何必因聲以知虞舜之德，然後歎美邪？今麤明其一端，亦可思過半矣。【略】

秦客問曰：仲尼有言：「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即如所論，凡百哀樂，皆不在聲，則移風易俗果以何物邪？又古人慎靡靡之風，抑滔耳之聲，故曰「放鄭聲，遠佞人」。然則鄭衛之音，繫鳴球以協神人，敢問《鄭》《雅》之體，隆弊所極，風俗移易，奚由而濟？願重聞之，以悟所疑。

主人應之曰：夫言移風易俗者，必承衰弊之後也。古之王者，承天理物，必崇簡易之教，御無爲之治，君靜於上，臣順於下；玄化潛通，天人交泰。枯槁之類，浸育靈液，六合之內，沐浴鴻流，蕩滌塵垢；羣生安逸，自求多福，默然從道，懷忠抱義，而不覺其所以然也。和心足於內，和氣見於外；故歌以敘志，儛以宣情。然後文之以采章，照之以《風》《雅》，播之以八音，感之以太和；導其神氣，養而就之；迎其情性，致而明之；使心與理相順，氣與聲相應。合乎會通，以濟其美。故凱樂之情，見於金石；含弘光大，顯於音聲也。若以往則萬國同風，芳榮濟茂，馥如秋蘭，不期而信，不謀而成，穆然相愛；猶舒錦布綵，燦炳可觀也。大道之隆，莫盛於茲；太平之業，莫顯於此。故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然樂之爲體，以心爲主。故無聲之樂，民之父母也。至八音會諧，人之所悅，亦總謂之樂。然風俗移易，本不在此也。

夫音聲和比，人情所不能已者也。是以古人知情不可放，故抑其所遁；知欲不可絕，故自以爲致。故爲可奉之禮，制可導之樂。口不盡味，樂不極音；揆終始之宜，度賢愚之中，爲之檢則，使遠近同風，用而不竭，亦所以結忠信，著不遷也。故鄉校庠塾亦隨之。使絲竹與俎豆竝存，羽毛與揖讓俱用，正言與和聲同發，使將聽是聲也，必聞此言；將觀是容也，必崇此禮。禮猶賓主升降，然後酬酢行焉。於是言語之節，聲音之度，揖讓之儀，動止之數，進退相須，共爲一體。君臣用之於朝，庶士用之於家，少而習之，長而不怠，心安志固，從善日遷，然後臨之以敬，持之以久而不變，然後化成。此又先王用樂之意也。故朝宴聘享，嘉樂必存；是以國史採風俗之盛衰，寄之樂工，宣之管絃，使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誡。此又先王用樂之意也。

若夫鄭聲，是音聲之至妙。妙音感人，猶美色惑志，耽槃荒酒，易以喪業。自非至人，孰能御之？先王恐天下流而不反，故具其八音，不瀆其聲；絕其大和，不窮其變。捐窈窕之聲，使樂而不淫。猶大羹不和，不極勺藥之味也。若流俗淺近，則聲不足悅，又非所歡也。若上失其道，國喪其紀，男女奔隨，淫荒無度，則風以此變，俗以好成。尚其所志，則羣能肆之；樂其所習，則何以誅之？託於和聲，配而長之，誠動於言，心感於和，風俗壹成，因而名之。然所名之聲，無中於淫邪也。淫之與正同乎心，《雅》《鄭》之體，亦足以觀矣。

《阮籍集》卷上《樂論》 劉子問曰：「孔子云：『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夫禮者，男女之所以別，父子之所以成，君臣之所以立，百姓之

所以平也。爲政之具，靡先於此。故『安上治民，莫善於禮』也。夫金石絲竹、鐘鼓管絃之音，干戚羽旄，進退俯仰之容，有之何益於政？無之政何損於化？而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乎？」

阮先生曰：『善哉，子之問也！昔者孔子著其都乎，且未舉其略也。今將爲子論其凡，而子自備詳焉。

「夫樂者，天地之體，萬物之性也。合其體，得其性，則和；離其體，失其性，則乖。昔者聖人之作樂也，將以順天地之體，成萬物之性也。故定天地八方之音，以迎陰陽八風之聲，均黃鐘中和之律，開羣生萬物之情氣。故律呂協則陰陽和，音聲適而萬物類；男女不易其所，君臣不犯其位；四海同其歡，九州一其節。奏之圜丘而天神下，奏之方丘而地祇上。天地合其德，則萬物合其生，刑賞不用而民自安矣。

「乾坤易簡，故雅樂不煩。道德平淡，故無聲無味。不煩則陰陽自通，無味則百物自樂，日遷善成化而不自知，風俗移易而同於是樂。此自然之道，樂之所始也。

「其後聖人不作，道德荒壞，政法不立，智慧擾物，化廢欲行，各有風俗。故造字之教謂之風，習而行之謂之俗。楚、越之風好勇，故其俗輕死；鄭、衛之風好淫，故其俗輕蕩。輕死，故有蹈水赴火之歌；輕蕩，故有《桑間》《濮上》之曲。各歌其所好，各詠其所爲。欲之者流涕，聞之者歎息，背而去之，無不慷慨。懷永日之娛，抱長夜之忻。相聚而合之，羣而習之，靡靡無已。棄父子之親，馳君臣之制；匱室家之禮，廢耕農之業，忘終身之樂，崇淫縱之俗。故江、淮之南，其民好殘；漳、汝之間，其民好奔；吳有雙劍之節，趙有扶琴之客。氣發於中，聲入於耳；手足飛揚，不覺其駭。好勇則犯上，淫放則棄親。犯上則君臣逆，棄親則父子乖。乖逆交爭，則患生禍起。禍起而異愈異，患生而慮不同。故八方殊風，九州異俗，乖離分背，莫能相通，音異氣別，曲節不齊。

「故聖人立調適之音，建平和之聲，制便事之節，定順從之容，使天下之爲樂者，莫不儀焉。自上以下，降殺有等，至於庶人，咸皆聞之。歌謠者，詠先王之德；頌仰者，習先王之容；器具者，象先生之式；度數者，應先王之制。入於心，淪於氣。心氣和洽，則風俗齊一。聖人之爲進退頌仰之容也，將以屈形體，服心意，便所修，安所事也。歌詠詩曲，將以宣平和，著不逮也。鐘鼓所以節耳，羽旄所以制目。聽之者不傾，視之者不衰。耳目不傾不衰，則風俗移易。故『移風易俗，莫善於樂』也。

「故八音有本體，五聲有自然，其同物者以大小相君。有自然故不可亂，大小相君故可得而平也。若夫空桑之琴，雲和之瑟，孤竹之管，泗濱之磬，其物皆調和淳均者，聲相宜也；故必有常處。以大小相君，應黃鐘之氣，故必有常數。有常處，故其器貴重；有常數，故其制不妄。貴重，故可得以事神；不妄，故可得以化人。其物係天地之象，故不可妄造；其凡似遠物之音，故不可妄易。《雅》《頌》有分，故人神不雜；節會有數，故曲折不亂；周旋有度，故頫仰不惑；歌詠有主，故言語不悖。導之以善，綏之以和，守之以衷，持之以久。散其羣，比其文，扶其天，助其壽，使其風俗之偏習，歸聖王之大化。——先王之爲樂也，將以定萬物之情，一天下之意也，故使其聲平，其容和，下不思上之聲，君不欲臣之色，上下不爭而忠義成。

「夫正樂者，所以屏淫聲也，故樂廢則淫聲作。漢哀帝不好音，罷省樂府，而不知制正禮。樂法不修，淫聲遂起。張放、淳于長驕縱過度，丙彊、景武富溢於世。罷樂之後，下移踰肆。身不是好而淫亂愈甚者，禮不設也。

「刑教一體，禮樂外內也。刑弛則教不獨行，禮廢則樂無所立。尊卑有分，上下有等，謂之禮；人安其生，情意無哀，謂之樂。車服旌旗、宮室飲食，禮之具也；鐘磬鞞鼓、琴瑟歌舞，樂之器也。禮踰其制，則尊卑乖；樂失其序，則親疏亂。禮定其象，樂平其心；禮治其外，樂化其內。禮樂正而天下平。昔衛人求繁纓曲縣，而孔子嘆息，蓋惜禮壞而樂崩也。夫鐘者，聲之主也；縣者，鐘之制也。鐘失其制，則聲失其主；主制無常，則怪聲並出。盛衰之代相及，古今之變若一，故聖教廢毀，則聰慧之人並造奇音。景王喜大鍾之律，平公好師延之曲，公卿大夫拊手嗟嘆，庶人羣生踴躍思聞，正樂遂廢，鄭聲大興，《雅》《頌》之詩不講，而妖淫之曲是尋。延年造『傾城』之歌，而孝武思嬖嫚之色；雍門作松柏之音，愍王念未寒之服。故猗靡哀思之音發，愁怨偷薄之亂興，則人後有縱欲奢侈之意，人後有內顧自奉之心。是以君子惡《大凌》之歌，憎《北里》之舞也。

「昔先王制樂，非以縱耳目之觀，崇曲房之嬉也。心通天地之氣，靜萬物之神也；固上下之位，定性命之真也。故清廟之歌，詠成功之績；賓饗之詩，稱禮讓之則；百姓化其善，異俗服其德。此淫聲之所以薄，正樂之所以貴也。然禮與變俱，樂與時化。故五帝不同制，三王各異造，非其相反，應時變也。夫百姓安服淫亂之聲，殘害先王之正，故後王必更作樂，各宣其功德於天下，通其變，使

民不倦。然但改其名目，變造歌詠，至於樂聲，平和自若。故黄帝詠《雲門》之神，少昊歌鳳鳥之跡；《咸池》、六英之名既變，而黄鐘之宫不改易。故達道之化者可與審樂，好音之聲者不足與論律也。

「舜命夔與典樂，教胄子以中和之德：『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又曰：『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女聽。』夫煩手淫聲，汩湮心耳，乃忘平和，君子弗聽；言正樂通，平正易簡，心澄氣清，以聞音律，出納五言也。夔曰：『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虞賓在位，羣后德讓，下管鼗鼓，合止柷敔，笙鏞以間，鳥獸蹌蹌，簫《韶》九成，鳳凰來儀。』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言天下治平，萬物得所，音聲不譁，漠然未兆，故衆官皆和也。故孔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言至樂使人無欲，心平氣定，不以肉爲滋味也。以此觀之，知聖人之樂和而已矣。自西陵、青陽之樂，皆取之行，聽鳳凰之鳴，尊長風之象，采大林之□，當時之所不見，百姓之所希聞，故天下懷其德而化其神也。夫雅樂周通，則萬物和；質静，則聽不淫；易簡，則節制令神；静重，則服人心：此先王造樂之意也。

「自後衰末之爲樂也，其物不真，其器不固，其制不信，取於近物，同於人間，各求其好，恣意所存。閭里之聲競高，永巷之音争先。童兒相聚，以詠富貴；芻牧負戴，以歌賤貧。君臣之職未廢，而一人懷萬心也。

「當夏后之末，興女萬人，衣以文繡，食以粱肉，端噪晨歌，聞之者憂戚，天下苦其殃，百姓傷其毒。殷之季君，亦奏斯樂。酒池肉林，夜以繼日。然咨嗟之音未絶，而敵國已收其琴瑟矣。滿堂而飲酒，樂奏而流涕，此非皆有憂者也，則此樂非樂也。當君臣之時，奏斯樂於廟中，聞之者皆爲之悲咽。漢桓帝聞楚琴，悽愴傷心，倚扆而悲，慷慨長息，曰：『善哉乎，爲琴若此，一而已足矣。』順帝上恭陵，過樊衢，聞鳴鳥而悲，泣下横流，曰：『善哉鳥聲！』使左右吟之，曰：『使聲若是，豈不樂哉！』夫是謂以悲爲樂者也。誠以悲爲樂，則天下何樂之有？天下無樂，而欲陰陽調和，災害不生，亦已難矣。

「樂者，使人精神平和，衰氣不入，天地交泰，遠物來集，故謂之樂也。今則流涕感動，噓唏傷氣，寒暑不適，庶物不遂，雖出絲竹，宜謂之哀。奈何俛仰嘆息，以此稱樂乎？昔季流子向風而鼓琴，聽之者泣下沾襟。弟子曰：『善哉鼓琴，亦已妙矣。』季流子曰：『樂謂之善，哀謂之傷。吾爲哀傷，非爲善樂也。』以此言之，絲竹不必爲樂，歌詠不必爲善也。故墨子之非樂也，悲夫以哀爲樂也。比胡亥躭哀不變，故願爲黔首；李斯隨哀不返，故思逐狡兔。嗚呼，君子可不鑒之哉！」

《全晉文》卷三三裴頠《崇有論》 夫總混羣本，宗極之道也。方以族異，庶類之品也。形象著分，有生之體也。化感錯綜，理迹之原也。夫品而爲族，則所稟者偏，偏無自足，故憑乎外資。是以生而可尋，所謂理也。理之所體，所謂有也。有之所須，所謂資也。資有攸合，所謂宜也。擇乎厥宜，所謂情也。識智既授，雖出處異業，獸語殊塗，所以寶生存宜，其情一也。衆理竝而無害，故貴賤形焉。失得由乎所接，故吉凶兆焉。是以賢人君子，知欲不可絶，而交物有會。觀乎往復，稽中定務。惟夫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躬其力任，勞而後饗。居以仁順，守以恭儉，率以忠信，行以敬讓，志無盈求，事無過用，乃可濟乎！故大建厥極，綏理羣生，訓物垂範，於是乎在斯，則聖人爲政之由也。若乃淫抗陵肆，則危害萌矣。故欲衍則速患，情佚則怨博，擅恣則興攻，專利則延寇，可謂以厚生而失生者也。悠悠之徒，駭乎若茲之釁，而尋艱爭所緣。察夫偏質有弊，而覩簡損之善，遂闡貴無之議，而建賤有之論。賤有則必外形，外形則必遺制，遺制則必忽防，忽防則必忘禮。禮制弗存，則無以爲政矣。衆之從上，猶水之居器也。故兆庶之情，信於所習；習則心服其業，業服則謂之理然。是以君人必慎所教，班其政刑，一切之務，分宅百姓，各授四職，能令稟命之者不肅而安，忽然忘異，莫有遷志。況於據在三之尊，懷所隆之情，敦以爲訓者哉！斯乃昏明所階，不可不審。夫盈欲可損，而未可絶有也。過用可節，而未可謂無貴也。蓋有講言之具者，深列有形之故，盛稱空無之美。形器之故有徵，空無之義難檢，辯巧之文可悦，似象之言足惑，衆聽眩焉，溺其成説。雖頗有異此心者，辭不獲濟，屈於所狎，因謂虚無之理，誠不可蓋。唱而有和，多往弗反，遂薄綜世之務，賤功烈之用，高浮游之業，埤經實之賢人情所殉，篤夫名利。於是文者衍其辭，訥者讚其旨，染其衆也。是以立言籍其虚無，謂之玄妙；處官不親所司，謂之雅遠；奉身散其廉操，謂之曠達。故砥礪之風，彌以陵遲。放者因斯，或悖吉凶之禮，而忽容止之表，瀆棄長幼之序，混漫貴賤之級。其甚者，至於裸裎，言笑忘宜，以不惜爲弘，士行又虧矣。老子既著五千之文，表摭穢雜之弊，甄舉静一之義，有以令人釋然自夷，合於易之損、謙、艮、節之旨。而静一守本，無虚無之謂也；損、艮之屬，蓋君子之一道，非易之所以爲體守本無也。觀老子之書雖博有所經，而云「有生於無」，以虚爲主，偏立一家之辭，豈有以而然哉。人之既生，以保生爲全，

全之所階，以順感爲務。若味道以虧業，則沈溺之釁興；懷未以忘本，則天理之真滅。故動之所交，存亡之會也。夫有非有，於無非無；於無非無，於有非有。是以申縱播之累，而著貴無之文。將以絶所非之盈謬，存大善之中節，收流遁於既過，反澄正於胷懷。宜其以無爲辭，而旨在全有，故其辭曰「以爲文不足」。若斯，則是所寄之塗，一方之言也。若謂至理信以無爲冠，則偏而害當矣。先賢達識，以非所滯，不之深論。惟班固著難，未足折其情。孫卿、揚雄，大體抑之，猶偏有所許。而虚無之言，日以廣衍，衆家扇起，各列其説。上及造化，下被萬事，莫不貴無，所存僉同。情以衆固，乃號凡有之理皆義之埤者，薄而鄙焉。辯論人倫及經明之業，遂易門肆。頗用矍然，申其所懷，而攻者盈集。或以爲一時口言。有客幸過，咸見命著文，摘列虚無不允之徵。若未能每事釋正，則無家之義弗可奪也。頗退而思之，雖君子宅情，無求於顯，及其立言，在乎達旨而已。然去聖久遠，異同紛糾，苟少有彷彿，可以崇濟先典，扶明大業，有益於時，則惟患言之不能，焉得静默，及未舉一隅，略示所存而已哉。夫至無者，無以能生，故始生者自生也。自生而必體有，則有遺而生虧矣。生以有爲已分，則虚無是有之所謂遺者也。故養既化之有，非無用之所能全也。理既有之衆，非無爲之所能循也。心非事也，而制事必由於心，然不可制事以非事，謂心爲無也。匠非器也，而制器必須於匠，然不可以制器以非器，謂匠非有也。是以欲收重泉之鱗，非偃息之所能獲也；隕高墉之禽，非静拱之所能捷也；審投弦餌之用，非無知之所能覽也。由此而觀，濟有者皆有也，虚無奚益於已有之羣生哉。

鳥無胃肺，蛤無五臟，蛭以空中而生，蠶以無胃而育也。

《全梁文》卷二七沈約《臨終遺表》 臣約言：抱疾彌留，迄今未化，形神欲離，月已十載。窮楚極毒，無言以喻，平日健時，不言若此。舉刀坐劍，比此爲輕。仰惟深入法門，厲此苦節，内矜外恕，實本天懷。伏願復留聖心，重加推廣。微臣臨塗，無復遺恨，雖慚也善，庶等鳴衰。謹啓

晁補之《雞肋集》卷三三《題段慎修紙》 傳曰：「大道以多歧亡羊，學者以多方喪生。」裹糧就學者成羣，半塗而廢者皆是，則多歧與多方之迷也。端夫年少才秀，苟無畫力，不患不足者，要之適越無北轅，求前無却行，則道遠乎哉。雖然，其術云何，曰就有道而正焉耳。故韓愈之教人欲識路。

又

世之言曰：抑學似賈貨，必據通都大邑，交易往來之路通，故貨蕃。學必之衣冠之聚，見聞切磋之途廣，故學富。是不然。蜀寡婦清守丹穴以雄其鄉，諸葛孔明耕南陽，出而爲霸王師，此非通都往來、衣冠聞見之效也。然則端夫雖窮鄉處家，苟志於學，不出户而知天下可也。

陳謨《海桑集》卷三《真率論》 君子之爲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從吾天性之自然，安吾素履之坦然，如是而已。從吾天性之自然，則自耕桑漁釣，達之圭冕軒裳，各一其天，不必齊同，而各極其趣，皆有可悦。由妄者之見，則謂之真。安吾素履之坦然，則自素富貴貧賤，達諸素患難夷狄，無入不自得，若履平地然，略不經意。由矯者之情，則謂之率。真與率，固君子之道也。真者其本，率者其用。真者去妄，率者所以行吾真也。古之人，未有樂其性而不安乎素者，亦未有素履坦坦而汩陳其天真者。自夫俗流失，世敗壞，於是迺有蔑禮法，踰大防，自詭爲真者，其言曰：桀紂性也，堯舜僞也。又有託意傲物，爲疏爲狂，爲簡爲暴，自詭以爲率，其言曰：靈均獨醒懷沙，孰與伯倫荷鍤自隨也？則是反中庸、無忌憚之尤者，而世道何賴焉！

今有人焉，當草昧轇轕之殷，智能奮庸之會，策元戎，則折衝制勝壯其籌，佐大藩則盤根錯節利其器，賓相幕，則大小材器囿其鈞，受無不達，施無不應，人知之者，此焉止矣。乃其存心，殆不止是。故扁其燕處之室曰「真率齋」，深寓志焉。彼爲疏率，爲狂率，爲簡率，爲暴率者，措之於其躬則災，出之而爲用則敗人家國，亦惟喪其真故耳。昔者范忠宣公、司馬温公諸賢謝事，居洛爲真率之會，以自陶寫。諸賢勳庸，紀于太常，德澤被乎庶類，文章昭乎河漢，行義隆乎人紀，亦從其天性之自然者，安其素履之坦然者，庸有二耶？徒知諸賢不刻意於飲食燕樂，或者意其甚有心於功名竹帛，亦烏足窺古人之心哉！君之名齋，意嘗考於此乎？諸君相與賦詠之者，亦必出此而後爲得。余故發其所以然者而記之。

陳謨《海桑集》卷七《東陽讀書處記》 邑庠生劉仲賢從余學《易》，扁其藏修之所曰「東陽讀書處」，而請記以自勖。余嘉其志卓，則記之曰：

邑城門東出者，扁曰「東陽門」，生讀書城門内，故扁書室，亦以「東陽」揭之。夫東陽之義，稽諸《大易》最著，而於生之年德爲最似，於生之學問爲最切也。昔者伏羲先天卦位，《離》居東，大明之所由生也。文王後天卦位，《震》居東，萬物之所由出也。《離》居東，乃扶桑之旭。《震》居東，乃青陽之春。故《説卦》曰：「帝出乎震。」又曰：「震爲大塗。」言品彙之衆，林林總總，下至飛潛動植、勾萌甲

拆，莫不胥此塗出，皆青陽之春實鼓動之。然萬物既出於《震》，得扶桑之旭以麗之，則幽隱者無不燭，鬱結者無不伸，已發者暢茂，欲舒者條達，生意勃然，莫之能禦矣。吾故曰：東陽之義，於《易》最著。其不然乎？而生英妙之年如東陽，謙和之德如東陽，不獨以其居近之也。

雖然，學在是矣。東陽者，天地温厚之氣所存也，於天德爲元，於心德爲仁。元者衆善之長，仁者五常之君，聖門之教，惟在於求仁而已。苟能用力於仁，由一事以至於事事，由事事以該夫全體，全夫心之德，即所以全夫天之德也。故顔子之爲仁，乾道也。冉子之爲仁，坤道也。乾道奮發而有爲，坤道静貞而有守，生必從事於斯，尚加勖哉！法「兩作」之《離》，使知無不明，法「洊雷」之《震》，使行無不果，擇善而固執之，君子之事備矣，尚加勖哉！

以是記於讀書處，有以日自省焉，其必曰：古之學者爲己。

余學夔《北軒集》卷三《郭璨紹明字説》 邑庠生郭璨，予門生承祚之季子也，資質惇厚，色莊而氣和。游鄉校，通古今之學，明聖賢大道之要，蓋將修己以治夫人焉。

李時勉《古廉文集》卷三《竹園書屋記》 安成之南，芳郊之間，有地曰古竹園，不知始何名。或曰其地宜竹，故鄉人呼爲竹園。或曰其山水之勝，竹樹之美，可擬諸淇園，故名古竹園。理或然也。有劉氏世居焉，其彦曰大淵字源潤者，於其居之偏築室若干楹，名之曰竹園書屋。經史書籍，充仞乎其中。嘗延明師以訓迪其子弟，將期以成其德而達其才而後已。今年走京師，求予記，且曰：「先人積書，欲爲詒謀之計。而屢遭迍難，卒不獲少展其志，況於《詩》《書》禮文之事乎？今幸遭遇聖明在上，當重熙累洽之時，嚮用儒術之日，窮檐茅屋，甘藜飯糗之士，莫不争自磨濯於仁義道德，以待時之需。而富家大室之子弟，亦皆感激奮發，去其輕肥紈綺之習，而以學問文章爲務。大淵也於斯而不加之意焉，是自棄之於不中不才之地，豈爲人父兄之道哉！此書屋之所由以作也，願先生爲我記之。」

予曰：「書之所載，大而三綱五常之道，小而萬事萬物之理，則必求其義。得其義，則必致於行，孜孜焉而不敢自放於禮法之外，如是而爲成德達才之歸也不難矣。以之齊家而家無不齊，以之治人而人無不從，是蓋學問之力，《詩》《書》之效也。今有讀書數萬言，自恃以爲知道，而恣情縱欲，至於亡身敗家而有不悟，是豈《詩》《書》之過哉？不由其道也。然則讀其書必由其道，而後能有所成。源潤之所爲期望之意，正在此也。爲其子弟者，尚益勉焉以副其意，使見者稱曰此古竹園之賢士，則豈不美哉！若夫以其所能掇第於有司，登青雲而躋膴仕，以爲書屋之光者，抑末也。其有本，則末自從。孔子曰：『學也，禄在其中矣。』請以此爲書屋記，於子何如？」

源潤曰：「善。幸書之，當置諸其壁間，永以爲勸也。」

李時勉《古廉文集》卷五《送劉萬二進士序》 古之學者，窮則求其志，達則行其道。蓋達之所施，即其窮之所養，非有二致也。後世則不然。其未仕也，誦其書而不知其道；既仕也，習其事而不顧背於理。專留心於簿書文移之務，刀筆簡牘之末，以應變爲急，救時爲切，相競於智術之小數，而相誇於巧捷之微才，汲汲無須臾之少暇，是烏知爲治之大道耶！嗟夫，彼卑官小職，其所爲在給於事者，固無怪其然。若夫居廟堂之中，以致君澤民爲事者，其可不知所務哉？黄帝堯舜三代之時，風后力牧、稷契伊傅周召之爲佐，其德足以輔君，其道足以濟世，從容議論於一堂之上，而教化政治自行於八荒之外，豈嘗若是之瑣瑣耶？賈誼曰：「移風易俗，類非俗吏所能爲。俗吏之所爲，在於刀筆筐篋而不知大體。」其言雖譏切當時，實後世之通患也。夫爲士者，學聖人之道，不思舉而行之，乃相率而趨於彼，以求合乎時之所尚而冒俗吏之名，何其謬哉！二君歸，其益勉乎其未至者，定其心，一其志，涵泳乎《六經》之所言，究觀乎史籍之所紀，思所以脩身齊家者何道，而所以事君治民者何術，務其大而不屑乎其細，求合乎古而不苟徇於時，使他日出而仕於朝，卓然有所樹立而不爲俗尚之所摇奪，則庶幾其不負皇上養育造就之意，而將以爲科目得人賀，豈不美哉！

李時勉《古廉文集》卷七《文説》 進士劉球求樂既登第，將歸，過予而請曰：「吾昔所學者，科目之文也。今承命得還鄉，以績學於家，將盡棄舊學而惟新是圖，其道何由？」予曰：子之所謂圖其新者，其至於道耶？將惟在於其外之文耶？志於道，則昔之所學者，固無悖焉，而文不外是矣。如惟事乎其外之文而不究其實焉，則雖學之勤而求之切，吾未見其得也。夫《六經》之所載者，皆聖人之言，未嘗有心於爲文而文從之者，其道在焉耳。讀其書，則思所以窮其理；誦其言，則思所以行其道。由乎仁義之塗而不汩於利誘之私，使其氣充而理得，則其發於文者，自優然而及於古，豈有異術哉！雖然，王荆公嘗云：「文章當先體製而後工拙。」必知乎體格變態之高下，於是從而由之，則庶不眩瞀而流於卑弱，不知乎古而能有及乎古，蓋未之見焉。堯舜三代，辭簡而理備，渾然深以厚，不可尚矣。先秦兩漢，去古未遠，雄壯博雅，未易及也。自是而降，至於唐宋，作者

益衆，然能追蹤乎古人者，不過數人耳。是皆道明德立之士，其言足以垂世而立教，豈偶然哉！下至魏晉六朝五代之間，流於磔裂而純駁相雜者，要在慎取之耳。至於今之所謂時文者，特掇科求仕者假是以進焉，雖其文體輕浮疏淺，而於道則未嘗戾也。道在是而不戾，則由是而進於古也不難矣。求樂歸而求之，吾知其新之所得者，固沛然有餘矣。且求樂之先能爲古文者，若容窗先生，至今人猶傳道之。以家學之舊，而又以求乎古，則進而至於古也，將自有所不能及矣。

王直《抑庵文後集》卷二《雙桂堂記》 雙桂堂者，張士倫甫所居之堂也。士倫世家上虞，今徙居河間之阜城。有二子，長居傑，字翰英，永樂甲午鄉貢進士，分教於章丘；次居彦，字翰華，復以庚子鄉貢進士爲絳縣訓導。阜城之大夫與鄉之賢者，喜其二子皆以科舉入官，因名其堂曰雙桂之堂。翰英自章丘考滿，擢爲吏科給事中，以才行見知於天子，推恩封其二親。縣大夫老長復置酒相慶於斯堂，曰：「此科舉入官所致也。而堂尚未有記，將何以示諸永久？」於是翰英遂以屬予。

予謂科舉者之取喻於桂，其來遠矣。晉郤詵舉賢良，對武帝曰：「臣對□爲天下第一，猶桂林一枝，昆山片玉。」後之繼者莫不取焉。燕山竇禹鈞五子皆登科，當時賦詠者有曰「丹桂五枝芳」，君子不以爲異也。其他以表其宅里者不少。則張氏雙桂以名堂，豈非宜哉？

夫科舉之設，所以求天下之才而興太平之治，故英偉豪傑之士，率由是出焉。然而不偶然也。士大夫家，代有一人名薦書，以趾美前人，已足以見其世澤矣。況若兄弟連進於有司如張氏者，則其世澤之盛可知也。予聞張氏世業儒，士倫之先君子九皐，德立而未施於用；而從父九容，累官至山東參政；九功亦累爲學官。則翰英兄弟相繼而起者，固有以啓之矣。然則雙桂之堂，蓋有光於前人也已。

抑嘗考之，桂者，芳烈恒久之物也。古之君子有屈原者，嘗取以喻德焉。首之以三后而曰「雜申椒與菌桂」者，言禹湯文武得衆賢以自輔也。首之以余而曰「矯菌桂以紉蘭」者，言其以衆善自修也。君子之仕也，惟善有諸己，然後能輔君。善之不修而能有益於上者，未之有也。翰英今得聖天子而事之矣，翰華亦豈終爲教官哉？其尚加勉於善焉。《易》曰：「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此君子之道也。如是，則其德業之久而存者，亦若桂之芬芳遠聞而榮茂不衰矣。斯堂也，豈不愈遠而有耀哉！故書以爲記。

陳循《芳洲文集》卷四《送劉副使士皆任廣東按察司序》 宣德戊申之冬，予友劉咸士皆以歷四川、河南兩按察司僉事滿九載來考績于京師，會朝廷選大臣肅清風紀，四方憲臣考績至者率不得苟書最，而士皆以在書最列。明年，吏部上績，遷補河南按察副使。未行，其前任者坐事得釋，應復舊職，詔改士皆任於廣東。介行，工部郎中蕭君養高、太常博士楊顯希淳求諸縉紳君子歌以送之，而授首簡，屬予爲序。

竊惟國朝自洪武中到今，吾邑之士任憲職者不爲少矣，而爲按察副使財四人焉。四人之中，三出於劉槎翁先生子高、子敏，其一則士皆也，雖非時同，而可謂劉氏盛矣。初，槎翁先生以宏材奧學事太祖高皇帝，由職方遷北平，氣和而內實剛，行潔而政實恕，皎然如白璧之無瑕，温然其德惠之可即，先輩君子之巨擘也。其流風餘韻在人者，至於今尤彰彰不衰。於乎！不有作於前，固無以視法於後。不有繼於後，又何以儷美於前？予與士皆鄉之後輩而知先生者，有志之士尤欲求其所未聞且遠者而私淑焉，況先生吾所已知而近者，捨之而他求，豈好善有誠者哉！士皆舉進士，贊憲兩藩，固已有賢譽於時矣。今爲按察副使，而與先輩巨擘實同，則予欲有言於其行，非舉此不可也。不然，則道在邇而求諸遠，豈忠告之謂哉！雖然，予之斯言，非空言也，誠不鄙而取之，將其流譽自有以追配於先生者矣。士皆茲行，又得便道過家，躬捧命書，以爲親榮，以遂其平生之至願，爲樂可勝道哉！因併書以爲詩序云。

陳循《芳洲文集》卷六《樵雲記》 吉水有曾氏者，其先余泰和人，居吉水才五世。去家之八年，始識學忠於此。學忠，曾氏子也，俊儒疏達，好學有文。以余爲其先世邑人，累累爲道其先世事，有親厚之意也。既而以其所號樵雲屬遺一言。嗟乎！此兩縣者，壤地相接，所謂牛羊之牧相交，樹木果蔬五穀之壠相入者也，其人雖有未嘗相識，然於孤客遠寓之中或一相遇，其必如見六親故舊，況於先世同邑者哉？宜乎學忠于余有親厚之意也，余可介然以愛夫不腆之辭乎？因告之曰：古之君子將欲大有爲於時也，必守於窮約以自晦，如有莘之耕、傅巖之築、渭川之釣，其所以窮約如此者，豈真爲耕築與釣也？蓋真有所養而然耳。使爲耕築與釣而已，則凡天下後世之耕築與釣者何限，而何伊尹、傅説、吕望之徒之足尚哉！是數君子所養者大，故其發於事業亦俊偉而光明，有不可以掩也。學忠託迹於樵，其果志於薪而已乎？其亦如數君子託於窮約而有所養者乎？傳曰：「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孔子豈真以無

人待天下後世者哉？蓋有所傷而云然耳。孟子以謂雖聖與賢有爲者亦若是，況乎求志達道之君子哉！此余所爲有望於學忠也。區區以述樵雲而已，豈所以親厚於邑人！

陳循《芳洲文集》卷六《桂林書室記》 桂林書室者，泰安儒學訓導曾用濟所嘗讀書處也。泰和城北之求紫巷，曾氏世家在焉。用濟與其從兄用常、再從兄本清及從弟士弘，先後皆以明經領鄉舉，邑大夫揭其里曰桂林坊，而用濟之讀書處亦因以名焉。嘗記少時與用常交莫逆，用常聰敏坦亮，雖生後予數月，予稍畏之。中禮部試高等，未及登第而没，深見惜於君子。既而本清、士弘先後登進士第，爲翰林庶吉士。士弘今爲兵部主事，而與用濟皆嘗讀書於此者也，書室其有耀哉！今年，用濟以丁艱服闋來京師，以予於其兄弟寀故者也，乃求爲記。於乎！予又嘗交士弘、用濟之父子貫、子厚，亦皆淳篤君子人也，拳拳以教諸子爲務，則書室之所始，豈無所由也哉！嗟夫！仁義之道，蘊之於心，著之於身，而見之於行事，以不失爲士君子者，《詩》《書》之所澤也。世儒累宦之家，子弟至於久而失業，或遷於他技者，抑豈不由家塾黨庠之教不行於後世哉！此曾氏之書室所以不能不新於用濟也。新之者，欲其愈久不替也。爲曾氏子孫，其可不相繼承以盡其灑掃之力哉！故記於壁，使有警焉。

劉球《兩谿文集》卷一七《説圃》 嘗圃於穢谷之中，以食諸從游者。其地磽也，糞之以倍而後饒。其苗蕪也，薙之旦旦而後治。其亢而易燥也，沃之以荷水而後洳。其致力也甚劬，其爲事也未易，然倍得美茹，以分之家，以惠其鄰之饉者，未嘗病其不足也。已而得易圃於居之西偏，不待糞之而饒，不必日薙之而治，不假荷水之沃而自洳，於力無費，於事無難，然一歲至饉者，數常仰給之隣家，猶未見其有餘。何不得地而有其利，得地而不有其利歟？誠以人爲有勤惰，功施有疏密以致其然也。人之爲學，其亦猶是乎？居吾之下，而其學也突然出吾上，居吾之上，而其學也墜然在吾下，其何由而上下於吾哉？功用之上下於吾也。故學不以其年之長少，不必其質之美惡，不以其進之先後，勞加於人則加於人，力後於人則後於人，能自進焉則日進，欲自退焉則日退。苟無忌其難，無易其易，加之以勤，持之以久，則愚不肖未有不可爲智與賢。若其難則置之，易則慢之，勤則各施，久則生厭，雖智且賢，未必不爲愚不肖之歸。故有志立於未遂之前，亦有功隳於垂成之日。《書》曰「聖罔念作狂，狂克念作聖」，其是之謂乎！

有廬陵名家子王達應顯，學於予三年而不去，功專而志不外，若可望其有成也，未知他日異處，果能如今日之憂勤不怠與否，故借圃爲説，以警勵之，使知日俛焉以求取其所以爲賢智，而去其所以爲愚不肖者焉。達之家有曰紹肇武者，其諸父也，齡妙而質美，亦從予學，將以是説並告之，使其相與協懋焉。

徐有貞《武功集》卷三《史館稿・題胡宗伯所著武進學記後》 守令興學，職也。學敝而弗修，則失職，修之僅得不失職耳，又何以爲功而書之以爲勸哉！雖然，今之失職而不知者多矣。惟其失職者之多，而其不失職者因得以爲功，而可以書之以爲勸也。教諭陶圭氏持胡宗伯所著朱縣尹《重修武進學記》請題，故云云。

彭韶《彭惠安集》卷一《奏議》 廣東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左布政使臣彭韶等謹奏：爲薦舉事：

臣等竊聞，名德之賢，成就甚難，儲之朝廷，關係實重。是以古昔聖帝明王，咨訪搜求，罔間遺逸，小或致之，大或起之，動則賴以成顯著之事功，静則因以係士心之向慕，聲望風采，蔚爲國華，《大學》所謂「惟善以爲寶」是也。切見廣州府新會縣依親監生陳獻章，心術正大，識見高明，涵養有素，德性堅定，立志願學於古人，榮辱不足以介意，誠高世之儒也。往者成化五年，應試春闈，偶失甲第，給假回還，杜門養志。沉潜聖賢之書，實窺體要；洞達事物之理，有見精微。才雖未試，行則可保。今年五十餘矣，讀書踐履，愈覺純熟，孝義著聞，人皆感動。臣等自度才德不及獻章遠甚，猶且叨食厚禄，顧於醇儒反未見用，非惟臣等之心誠切不安，亦恐國家不及收用，坐失惟善之寶也。伏見天順年間，英宗皇帝聞撫州民人吴與弼文行高古，特加禮聘，處以官僚。奈緣老病，辭不供職，是以未見作用之效。今獻章年力盛强，大非與弼之比。伏乞聖明以禮徵召，量處以在京儒官職事，則必有以補助聖德，風動士類矣。臣等職居藩司，所有屬縣人材，不敢不舉。爲此具本，順差舍人武敬親齎具奏聞。

後承准吏部辰字七百六十五號勘合該本司奏前事，奉聖旨：「吏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隨該廣東布政司咨呈，亦爲前事，通送到司。查得陳獻章五十一歲，係前項府縣人，由舉人監生成化三年本部歷事滿，收候聽選間，該通政使司連狀送據本生告要取討盤纏，已經劄送順天府給引照回去後。今該前因案呈，看得廣東布政司左布政使彭韶等奏，稱監生陳獻章給假回還，杜門養志，讀書踐履，愈覺純熟，今年力盛强，非吴與弼之比，要以禮徵召，量處以在京儒官一節。緣獻章先由鄉貢歷事聽選，係是朝廷待次選用人材，比與吴與弼山林布衣事體不同，合就連送該司。仰本司轉行該府縣官，親詣陳獻章住處，以禮

起送赴京，本部另行具奏定奪，以勵士風，不在常選除授。

彭韶《彭惠安集》卷二《送吳公宏哲憲副之湖廣序》 世言儒生喜譏議人，故褊心者於學校疾視焉。嗚呼！孰不爲儒，而反不合？以韶觀之，實吾輩之過，非彼之罪也。士之在學，志氣方銳，義理方明，肩未荷乎重負，身未履乎危機，於富貴之具，又無自而有焉。故憤世疾邪，議論英發，豈不咸欲爲剛方一男子哉！既而登科入官，涉世更事，或志與時違，而齟齬上下，又見有賢豪才智倍於我者，亦俛首容與，自貽厚福。乃萌悔心，追咎昨非，自非特立堅定之士，其能不受變於俗乎？於是剛者漸化而爲柔矣，方者漸削而爲圓矣，英發者亦漸變而爲緘默持重矣。加之十年，所見益多，初心日負。又加之十年，幾亡幼學，則奉身華好，從事服飾器用，以便私圖。雖曰間有功德及於當時，然終非儒者規模氣象。夫人得而窺之，毋惑乎其多口也。

韶處海涯，偶登仕版，不能盡獲見士大夫。而鄉邦士大夫不我遐棄，若憲副吳公宏哲，非所謂定力之士耶！公早學有聲，能盡記《韻府羣玉》，人目爲行韻府。晚登進士第，授任部屬，歷兩京，移三曹，凡十又七年。爲人狷直自信，不喜戲謔，不可干以私，人曰猶舊時儒生也。年踰五十，方拜四川按察司僉事，提督學政。嚴而不苛，簡而不疏，貴介子弟非學不以先寒畯，人曰猶昔日主事也。迨茲遷副湖臬，踰六十矣，不識軟熟爲何等語，人又曰是不失儒生故態，而主事固在也。湖湘之士將不畏公之威而畏公之方，不服公之惠而服公之有常，寧有間然矣乎！

兩司羣公及蜀士大夫家居者，咸然其言，賦詩爲公贈。謂韶宜爲序，乃述大概關於學校吾身者，不及惜別之私云。

謝鐸《桃溪淨稿》卷二五《論教化六事疏》 南京國子監祭酒臣謝某謹奏：爲修明教化事：臣聞教化學校所自出，誠國家之急務，而不可一日忽焉者也。故我太祖皇帝定鼎金陵，首建國學，以司教化，以式四方，所以爲天下國家慮者，至深遠矣。百餘年間，繼繼承承，罔敢失墜。皇上嗣位之初，謁廟幸學，尤切注意於此。臣實何人，謬膺此任，受命以來，夙夜戰兢，恒思古人以身教而化天下者，固未易能，然法制禁令之間，或可以爲教化萬一之助者，苟有所見，亦烏敢自隱而不爲陛下言之哉！所有合言事宜，輒敢條列於左：一曰擇師儒以重教化之職，二曰慎科貢以清教化之源，三曰正祀典以端教化之本，四曰廣載籍以永教化之基，五曰復會饌以嚴教化之地，六曰均撥歷以拯教化之弊。凡此六者，自今而觀，惟撥歷最爲緊要，而會饌次之，其他不以爲迂泛不切，則以爲窒礙難行。然臣竊思之，不擇師儒，則所教或非其道；不慎科貢，則所養或非其賢；不正祀典，則駿奔仰瞻之際，無以示趨向；不廣載籍，則明體適用之學無以資見聞。臣恐所謂會饌、所謂撥歷者，一切皆爲虛文故事。以如是坐食待次之人，而欲備他日天下國家之用，臣愚誠未見其可也。凡此皆臣旦夕之所憂念，以求盡職分於萬一而未能者。用是冒昧上陳，不敢緩於此而急於彼。若論其極，則所謂教化本源，其遠者大者尚不止此，出位之思，又非臣愚所得而易言也。伏惟聖明留意，則天下幸甚，臣不勝犬馬悾悾。

一、擇師儒以重教化之職。臣愚竊謂：「師道立則善人多，善人多則天下治。」是師儒之職，誠不可以不重。如臣等兩京國子監官，以至十三布政使司、南北直隸提學等官，皆所謂師儒也。有如臣者，至愚極陋，既病且衰，力不逮志，已甚愧負於初心。任匪其人，曷克更圖於後效？願乞早賜罷黜之恩，以爲師儒不職之戒。然後另求道德之士，以爲太學之師。若唐之韓愈、宋之楊時，庶幾教化有賴，人材有作，而朝廷之委任、天下之仰望不爲虛也。至於提學等官，雖一方教化之司，實天下人才之責。舉足以黜陟其間，非如國學之徒，守繩墨而不敢越；功足以培養其始，非如國學之坐視扞格而不可爲。蓋其官之所歷，視國學雖爲稍卑，而其職之所關，視國學則爲最切。故必得廉靜恬退之士而有嚴重剛方之操，風采綱紀之中，而有涵養作興之道者，庶足以稱其任而不愧其職也。不然，或矯激以賣公道，或假託以蓋私恩，在我者不能以不奔競，何以禁人之不於我乎奔競？在我者不能以不貪得，何以禁人之不於我乎貪得？科貢由之而弊，人才以之而衰。其府州縣學等官，固亦視其好惡以爲向背，因其勸懲以爲賢否，蓋又在所不必論也。凡若此者，臣豈敢推過於人而不歸咎於己？其實天下之士，十數年養成於彼，而欲一旦責成於此，雖有智者，殆亦無如之何。伏願聖明深加之意，精擇其人，而無如用臣之誤，則庶幾於教化之職無負矣。

二、慎科貢以清教化之源。臣愚竊謂：國學所養之士，皆萬邦黎獻之臣，不取之歲貢，則取之鄉科。是國學爲養士之地，而科貢實取士之階，誠不可以不慎也。今之所謂歲貢者，雖足以勝輸納自進之徒，而因循姑息之弊，實莫此爲甚。今之所謂科舉者，雖可以得豪傑非常之士，而虛浮躁競之習，亦莫此爲甚。蓋科舉必本於讀書，今而不讀《京華日鈔》，則讀《主意》，不讀《源流至論》，則讀《提綱》，甚者不知經史爲何書。歲貢必先於食廩，今而不以貨賄廩，則以權勢

廩；不以優老廩，則以恤貧廩，甚者不知舉業爲何物。是雖未必盡然，大率實類於此。臣愚乞敕提學等官，凡此《日抄》等書，其板在書坊者，必聚而焚之，以永絶其根柢。其書在民間者，必禁而絶之，以悉投於水火。於其廩之未食者，必嚴加考覈而不容其倖進。於其廩之已食者，必痛加裁革，而不恤其私怨。如此，庶幾國學之所養皆賢，不惟朝廷之恩無負，而教化之源亦稍清矣。

三、正祀典以端教化之本。臣愚竊謂：孔廟從祀之賢，實萬世瞻仰所繫，一有不合於天理人心之公，何以爲教化本源之地？是誠不可以不正也。且所謂十哲七十二子，以及左氏以下二十二人，其所當黜陟者，先儒程子與熊去非已有定論，而近時大臣與禮官亦嘗會議，取自上裁，不敢再贅。但此外猶有不能以無疑者，有若龜山先生楊時，程門高第，伊洛正傳，息邪放淫，以承孟氏，不愧南軒所稱，繼往開來，吾道南矣，實演晦翁之派。雖其晚節一出，不克盡從其言，而新經之辟，誠足以衛吾道。論行檢，漢儒如馬融、戴聖之徒，固爲不可幾及。論著述，宋儒自周程張朱之外，恐亦未免有疵。如是而不預從祀之列，臣竊惑焉。又若臨川郡公吴澄，著述雖不爲不多，行檢則不無可議。生長於淳祐，貢舉於咸淳，受宋之恩者已如此其久；爲國子司業、爲翰林學士，歷元之官者乃如彼其榮。出處聖賢之大節，夷夏古今之大防，處中國而居然夷狄，忘君親而不恥仇讎，迹其所爲，曾不及洛邑之頑民，何敢望首陽之高士？昔人謂其專務聖賢之學，卓然進退之際，不識聖賢之於進退果如是否乎？如是而猶在從祀之列，臣固不能以無惑。況二人者皆太學之師，其於廟祀黜陟之際，尤不可以不正也。臣愚乞敕升時以上祔宋諸賢之位，斥澄以下從莽大夫之列。如此，不惟天下之公論允愜，而於世道教化亦不無少補矣。

四、廣載籍以永教化之基。臣愚竊謂：天下之道，非託之書，不能以自傳。天下之書，非藏之官，不能以不散。雖教化所在，有不依文字以立，而誦習之功，未有不假書籍以待者也。本監所有歷代書板，雖舊多藏貯，而散在天下者未免有遺。雖旋加修補，而切於日用者猶或未備。臣愚乞敕各布政司，將所有緊要等板，如程朱《大全集》與《宋史》等書，盡行起送到監，一以備國學蓄積之富，而士習有所資，一以免有司饋贈之勞，而民力有所省。一舉兩得，而有益無損矣。又本監所有東西書庫，屋既隘陋，地亦卑濕，以致各樣書板朽壞日甚，所損非細。臣愚乞敕改爲東西書樓，上以爲庋置之所，下以爲印造之局，不惟書籍之奉安極其高潔，抑且工匠之出入有所拘檢。其工價料物，如不欲動費在官錢糧，臣當別行節縮措置。如此，則歷代緊要書板不致污壞散漫，而教化之助亦庶幾其永有賴矣。

五、復會饌以嚴教化之地。臣愚竊謂：監生之會饌，猶百工之居肆，不惟朝斯夕斯，得以專精其術業，實亦相觀相善，有以收斂其放心，誠國學之舊規、皇祖之明訓，不可以爲不重而不加之意也。自景泰初，以柴薪缺少，暫且停免，逮成化中，致饌堂損壞，遂成廢弛。今饌堂廚竈修造將完，所缺者器皿；米肉椒油支給如故，所少者柴薪。若復因仍不舉，誠爲虚費可惜。臣愚乞敕該部計議，將饌堂前廊房一帶照舊蓋造，以便朝夕往來。碓磨、槭桌、碗碟等件，逐一修造，以供日用飲饌。柴薪之費，或取之抽分，或資之買辦，務使經久可行，不致半途而廢。如此，庶幾國家養士之恩不爲虚文，而教化之地亦益見其嚴密矣。

六、均撥歷以拯教化之弊。臣愚竊謂：「作法於凉，其弊猶貪。作法於貪，弊將何極！」所有納粟監生一節，實爲國家教化之弊，今固既往而不敢言矣。然天下之事，既不及塞其源，亦必塞其流。天下之病，既不克治其本，猶當治其標，又安可坐視其流弊之極而不之恤哉！且往歲會議之時，納粟監生約有三分，科貢監生止有一分。故今分爲兩途，相兼撥歷，各取其年月淺深，以定其名次先後。或三七分，或四六分，是以名數之多少而爲撥歷之多少也。然先帝聖裁，猶命該監臨期酌量，務使均平撥歷。蓋已慮納粟之旁蹊將有妨於科貢之正路，而一時救荒之權宜，終不可有加於萬世取士之定制也。今見在監生，納粟止及一分，科貢已有二分。自此以後，多漸反而爲少，少漸反而爲多，蓋又不止往歲之三分一分而已也。若但泥於舊制，納粟仍爲六七，而科貢止於三四，則人少而撥反多，人多而撥反少，不惟流弊之極有不可言，而不均之歎實所不免，殆恐非先帝臨期酌量均平之深意也。臣愚欲乞轉科貢爲六七，更納粟爲三四，庶幾《易》「窮則變，變則通」之義，雖於教化未能少補，而流弊亦不至於甚極也。

邵寶《容春堂前集》卷一一《領庵記》 領庵者，吾友長沙李君徵伯名其齋者也。齋以藏修而名，以自勵焉，徵伯之志也。若夫領之爲義，則吾師涯翁先生庭訓在焉。徵伯奉以周旋，而猶恐其或忘，乃謹屬記于寶。

寶嘗聞之，君子之爲學，不難於傳，而難于領。領也者，心有所得之謂。是有機焉，不可以力而强也。今夫學，必有所從受，所從受者，吾之師也。師之所授者，有經有傳，皆古聖賢之遺。聖賢者，亦吾之師也。吾受所授於師，徒誦者謂之口學，徒聽者謂之耳學，徒講而且鳴焉者謂之膚學，皆有所領而無得於心。

心之不得，雖領猶無領也。夫領亦豈外是數者，而超然獨詣哉？不外乎是，而有得于心，由體以措諸用，無所往而不得，君子之學畢矣。領之義其大矣哉！

然曾之唯與顔之請事，同一領也，而所以爲領者異。顔以明健，曾以沉潛，及其成功則一也。故超詣之機出於力，而亦不專乎力。悠悠焉則荒，矻矻焉則苦，泛泛焉則浮，拘拘焉則固。顧瞻喻倚衡，運用比斷輪，優游涵泳，積之平生，而一旦得之者，蓋亦存乎其人焉爾。

徵伯天資英邁，讀書爲儒，上師聖賢，雖從事科舉，而志不爲奪，駸駸乎大有所造。況先生之庭訓，寓於名齋者又如此哉！先生道德文章爲世所宗，蓋不立門户，而聖賢之學實隱然在於其躬，天下後世之人皆當師之，而況其子哉！

寶不敏，既以請諸先生，遂爲之記。蓋庵無所事記者，記領之説，庵在其中矣。

邵寶《容春堂前集》卷一四《新刊大儒大奏議序》　儒者之學，達則行於天下。夫天下豈能自行哉？致乎君而已矣。告君之言，固君子所學之蘊，而不得不盡心焉者也。孔子之告魯君，中正弘大，孟子之告齊君，明快警切。觀於其言，而所以堯舜其君者可得而窺矣。

漢氏而下，以天下爲志者代有其人，然或學而非儒，儒而未大，故形之章牘，不過隨時論事，興滯補弊，各極其説，而全體大用，往往缺焉。欲望古人致君之功，不亦難哉！

宋程朱三子，學紹孔孟，爲天下大儒。平生敷對建請，有書有疏有劄，具載文集。其原叙體要，得孔子之純，其分別事情，得孟子之辨。蓋於天下綽有餘地，雖功業未究，而人臣告君之法，孔孟以後，舍是將焉取哉？

昔蘇子瞻表上唐陸宣公奏議，譬之經效醫方，謂使聖賢相契，如臣主同時，而歸於能自得師。君子以爲有識。寶嘗以授學者，而又欲其進於是也，故有斯集。曰《大奏議》者，不盡録也。雖然，程朱之道，孔孟之道也。孔孟之道，堯舜之道也。身親見之，人孰無是心哉？寶與諸生圖所以自爲，夫固宜自近始。區區芹曝，抑有若蘇氏者在，雖懼僭瀆，尚願獻焉。

顧清《東江家藏集》卷二二《道德文章不可出于二論》　愚讀書，觀三代之盛，與漢唐而下之人才，未嘗不感世道之變也。何也？三代而上，道德之與文章出于一，而漢唐而下者出于二也。方其出於一也，雖閭巷之微，女婦之賤，而其歌謡諷詠，莫不皆有先王之遺風。及其出于二也，則雖宗工鉅儒卓然名世者，亦皆狃於詞章而不知其本。此古今世道升降之大端，不可以不察者也。

何謂道德？人之所共由，我之所心得，若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之倫是也。何謂文章？得之於吾心，宣之於吾口，書之竹帛以垂示於無窮，若《易》《書》《詩》《禮》《春秋》之類是也。古之聖賢，於前數者知之明，行之至，如目視而耳聽，如手持而足行，充滿而盈溢，發越而光輝，然後從而書之。凡簡策之所形，皆心得之真味，如影之於形，如響之於聲，從之則治安，違之則喪亂。所謂布帛之文，菽粟之味，天地間不可一日而無之者也。

若乃後之所謂道德文章者，吾惑焉。蓋其視道德也，曰：此聖賢所以垂世而立教者也。其視文章也，曰：此吾所以華國而潤身者也。離之爲二事，析之爲二物，而不知其本之不然也。然方其爲文章也，未嘗不言道德矣，顧爲文章而及道德，非以道德而發之文章也。嗚呼！此所謂二也，此所謂漢唐而下之人才也。抑不思有道德而後有文章，譬枝葉之於本根也。爲文章而不本於道德，是剪采以爲花，形色雖似，而精神生意索然矣。嗚呼，是豈可哉！

「吾觀歐陽子得韓文於壞爛之餘，刻意追復，以振起五代之頽風，亦不可謂無功於世道者，而於道德則未聞」。考亭斯言，雖若譏之，而實以惜之也。賢如歐陽，文如歐陽，而非道德則不免於譏議，故君子不貴於空言。

費宏《費文憲公摘稿》卷八《補菴記》　京口費先生官太學，九年于兹矣。其始至也，覽堂之後西北隅，有隙地可菴焉，於是斥而營之，垣而囿之，斗室肩墻，可琴可書。落成之日，先生以『補』名其菴，模範之隙，退食之時，經於斯，史於斯，出入於斯。客有過先生者，拜而請其義曰：「自古在昔，所以名菴者多矣，若胡忠簡公之以澹，朱文公之以晦，其義槩可知已。先生之菴以『補』名，補云補云，何取於補也？」先生應之曰：「菴必有名，所以自況也，所以自適也，所以自期待也。予朝夕優游，不願乎外。自念夫有生於天地之間，農者耕焉，吾得而食之；桑者織焉，吾得而衣之；工者器焉，吾得而用之；賈者通焉，吾得而資之。惟研覈今古，日盤桓於是菴之中，暇則綢繆其户牖，補葺其罅漏，自適者如是，是之取爾。」客復進曰：「先生自道也。先生之補，殆不止是也。然則先生之所補，將曷補耶？予知有補於義理者焉，有補於士類者焉，有補於天下者焉。蓋先生以名世之才，爲任重之器。其始官翰林也，載筆玉堂，以文字爲職業，綴緝聖人之遺書而補其闕略，如東廣徵之擬《華黍》，白樂天之續《湯征》，則有補於義理也。迨今官太學也，雍容璧水，宗主教化，厲磨洗濯天下士而補其不足，如陽城

之以忠孝勉諸生，胡安定之以體用植人材，則有補於士類也。至其位槐庭而調梅鼎，可旦夕冀耳，則又將謀王斷國，納誨論思，上有益於吾君，下有益於吾民，如仲山甫之補衮，汲長孺之補過，程御史之補闕，則有補於天下也。義理微矣，而先生補之；士類多矣，而先生補之；天下大矣，而先生補之。然則先生之所補，豈曰小補之哉！補菴之名，先生豈徒然哉！先生嚮以語於予者，豈但若彼而已哉！」先生笑而頷之，若有契於其心者。須臾客去，宏因退而記其語。

費宏《費文憲公摘稿》卷八《貴州儒學重脩記》 學校之設，擇秀民羣處其中，而以六經之道訓而迪之，蓋欲其明大倫，崇正學，達政體，探化原，以成士君子之行，以備公卿百執事之選，以收正朝廷治天下之功。而人材之盛衰，俗化之厚薄，恒於是乎繫，實治道之最先且急者。我太祖高皇帝得國之初，即詔天下郡縣建學立師，以興起文教。貴州雖遠在西南，爲禹貢荒服之域，而宣慰司之學已建於洪武甲戌。前禮殿，後講堂，旁爲齋若廡，而外表之以門，具如法式。景泰間，御史楊綱、副使李睿嘗因舊而增脩之，則又建尊經閣於堂之後，育英堂於閣之前，翼之幕室，以處諸生之講肄者。於是乎規制大備，而爲國作人之意益以廣矣。百五十年來，此邦之士往往以明經效用齒于内地，豈非以上之聲教所及既遠，而下之振勵又得其人故耶？比者閣日就頹，而所謂育英堂者，僅存故址。御史江君汝器以清戎至，見其然而嘆曰：「《春秋》大復古，古之不復可以爲，非吾之責耶？」謀於巡撫都御史楊君子山、巡按御史劉君器重，議既克協，遂卜日庀工而從事焉。堂暨幕室皆基構如初，閣故二楹，今增而六。已而巡按復用僉事趙君淵之議，併建神厨及祭器二庫，徙泮池，祀鄉賢。凡位置名物之有闕于學者，罔有弗飾。經始於癸未之冬某月，而以甲申之秋某月乃告厥成。其材與力皆江君以罰鍰給之，而勞費不及於民。其董治則布政使梁君材、按察使于君鑒。其畫議則布政使楊君惟康，按察使徐君讚，參政鄭君錫文、于君湛，參議江君玠、李君楫，副使舒君表，僉事楊君薰、成君周，而都指揮顧侯恩、劉侯麒亦皆與焉。比者使來請記。

在《易》之《蠱》：「先甲三日，後甲三日。」《傳》曰：「終則有始，天行也。」蓋興壞相仍，亦事物自然之理。然常其壞也，苟不更新以飾乎其始，丁寧以備乎其終，則已壞者不可復興，而已興者且將速壞，豈君子振民育德之義哉！諸君於茲學，協心畢力，易故爲新，而又欲紀以昭之，庶幾久而不廢，何其勤耶！士之藏脩於此者，其惟學殖之不可荒，而聖賢之道，非六經無所就正，日取遺編而玩之，精思力踐，卓然以天下英才自期待。由是進而爲百執事，爲公卿，遭時之泰，則懷仁輔義以尊主庇民，脱弗遇其時焉，猶必仗節死義，以勉盡于忠孝，夫然後無負於今茲育材報國之意也。若徒志拾青紫，買櫝而還珠，則閣之所尊與堂之所育，豈端使然哉！

費宏《費文憲公摘稿》卷九《送山西布政使司左參議陳君五器序》 爲西曹郎署之長，其外擢得副按察司之事，用人者若以是爲常格焉，豈以其於明刑折獄爲獨優耶？夫百官之事，各有司存，固當因能而專任之，然顧有才識通明、體兼數器，惟其所用而咸宜者，則又不可拘拘於常格矣。陳爲莆中望族，五器之尊翁員外郎閣齋先生，及其兄庶吉士五瑞，從兄提學副使子居，學得於家傳世習，五器之素所講明，有不待於外求者，故其才識器業，自異於人。五器初中乙科，嘗署掌獻之教事，則能育人材，底成績。既登甲科，嘗出知南樂縣事，則能立異政，名薦書。及入爲郎屬，在户部屢督國儲，遷刑部屢聽大獄，則人皆以廉能著，蓋所謂惟其所用而咸宜者。茲由西曹郎署之長而往參山西布政司之議，用人者之於五器，殆不拘拘於格乎！

嗟乎！天之立君，皆以爲民也。治之而争奪息，導之而生養遂，教之而倫理明，三者蓋不容一廢。故設官分職，雖各有攸司，而皆不可以輕視焉。若刑獄以治其争奪，學校以明其倫理，循行勸課以遂其生養，五器已歷試而優爲之。然嚮之所處猶卑，譬則水之在澤，其勢不能以旁流而遠濟也，槩之於心，宜有未慊焉者。今地望既尊，統理益廣，猶決川灌物，沛然而莫之禦。吾見五器之賢聲，將由此而益著也。雖然，今吾民方苦羣盜攻城邑，剽村落，所在蜂起，争奪之患，已非刑所能禁。閭左之民，漠然無親上死長之義，乃或交臂而從之，倫理亦晦而不甚明矣。推原弊端，大都由於生養之未遂。而所以遂其生養者，則在藩牧諸公誠心端己以倡率守令，講求利病而行罷之。聞五器之治南樂，道不拾遺，蝗不入境，此古良吏之事，非誠心端己不能致也。倡率守令，使守令皆若而人，又何患斯民生養之不遂乎？是惟藩牧之體，而亦用人者所以簡任賢才之意也。

五器行，其同寅孫君德居輩來徵予言以爲贈。予於五器有場屋一日之雅，乃不辭而爲之言。

何良俊《四友齋叢説》卷四《經四》 今之講學者，皆以孔子言「有教無類」，又以爲佛家言「下下人有上上智」，故云人人皆可入道講學，不當擇人。是不然。蓋孔子亦嘗言之矣：「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故《記》曰：「道非明民，將以

愚之。」夫所謂無類云者，蓋指專心求道者而言也。然今世豈有專心求道之人？夫求道者，惟愚魯之人，其心最專，故最易入道，若曾子竟以魯得之者是也。今之所當辨者，正懼其智巧過人耳。佛氏謂「下下人者」，亦指混沌未鑿者而言，六祖蓋混沌未鑿者。今之初地人，其能道「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之語耶？正以今世無不鑿之人故也。是惡可以不擇哉？

高拱《高文襄公集》卷三五《論語直講》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説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

學是學聖賢之所爲，致知力行，以明善而復其初也。習是温習，説是喜悦，朋是朋友，樂是歡樂，慍是含怒的意思，君子是成德之人。孔子説人之爲學，常難進而不悦者，以其學之不熟而未見其意趣也。若既學矣，又能時時温習而不間斷其功，則所學者熟，義理浹洽，中心自然喜好，而其進不能已矣，所以説「不亦説乎」。然學有諸己，人必從之，那同類的朋友皆自遠方而來，以求吾之教誨，則相與者皆天下之英才，而吾道之傳爲益廣，可樂莫大乎此也，所以説「不亦樂乎」。夫人如而來固樂矣，如其不然而遂有不樂者焉，則猶有近名之累，未爲德之成也。故雖名譽不著而人不見知，亦惟處之泰然，略無一毫含怒之意，則是其心純乎爲己而不涉於人，其學誠有所得而不假於外，蓋粹然成德之人也，所以説「不亦君子乎」。夫由説之不已遂至於樂而成德，如此，則夫時習之功，學者其可以不勉哉！

王世貞《弇州四部稿》卷五五《送王員外新甫視廣西學政序》　新甫拜刑部主事時最少，乃日夜奉三尺讀之，精心爲讞。尚書心已重新甫，俾閲部章奏奏事，即疑且屬重者，捩勢者，冗弗竟者，輒問王主事云何，具以對。尚書得新甫對，未嘗不爲起稱善也。已，稍遷員外郎。故事，遷者引出就新職。迺新甫自若，蓋尚書倚之左右手也。予私心才新甫，少年老於吏若是。他日，從同舍郎見其文，文所謏，大抵遷固，而時時飾以己意，高渺宏肆，操縱離合，不獨其語得之。夫新甫嚮以爲老於吏也，又老於文。昔者夫子没，微言眇，申韓之徒務于切名實，其所著《孤憤》《説難》諸篇，極人巧，奪天致，摩揣幻變，百出而不亂，以文發吏術，亦甚難哉！工此而吏者，緣法近刻，工此而文者，緣吏近事，而遠道，君子病之。新甫兼習儷，至稱能法。與儒家言其道，術足發也，其於吏術，道足裁也。夫新甫者，殆所謂工於吏與文之外者也。

今年春，新甫乃自員外郎擢按察僉事，視廣西學，於是尚書不得復借新甫。諸與厚善者，謂新甫去，法吏當黜陟，文事幸甚。廣，故百粵地也，其西距中國萬里而遥。自予鄉之薦紳先生蒞茲職者，俱爲予言地多山，荒僻箐瘴，士故不甚解曉文義，至或挾提學索題，題必有所素習，不則大噪遁去。稍與語史學及他子書，駭其名爲欺我。蓋其時云爾。今聖天子敦道化，脩仁教，薄海之内，疏逖不閉，阻深闇曾，得耀於光明。椎編而魋結者，咸襲冠帶，舌洗鴃而勉爲文，其穎稱名儒，取甲第，服官蜚譽，彬彬然與中土埒焉，詎如昔所云！新甫其亦示之道乎？

昔子厚爲柳刺史，柳隸屬廣西，子厚又故稱賢能文也，當時不聞所與進者何？所煥然而易觀者何？豈刺史兼錢穀獄案牘，乏專職歟？抑其以謫斥不自振哉？子厚不聞道，文刻削好近名，亦申韓者流，宜其與進煥然而易觀者少也。新甫毋以子厚稱，固有不爲子厚者。勉之哉！

王世貞《弇州四部稿》卷一一一《雜説送盧秀才》　韓退之與陳商秀才書，謂其「工於瑟，不工於竽」，幾數十百言，大要欲商之貶而竽也。予謂陳商非必能工瑟者。夫使誠工瑟也，天下將亦有是古博雅君子驟得而心賞之，甚於竽之合也。夫使其卒無合也，於吾瑟固無損也。退之工於瑟者也，而不以瑟進商，何也？商蓋負求齊之念，不得而以瑟解，是故卑之，若曰僅可語竽耳。唐承六朝綺麗之習，首事俳偶，靡靡都嫚，音節煩數，溺於竽矣。退之獨以古文辭振起之，當是時，學者固多嚮信，或詆毀，有合有不合也。迄於今，而天下猶知有韓瑟也。進於是者曰孔孟之瑟，其聲大以宏，究於太音之始，而用足以解慍發聵，一時有合有不合。蓋今之習之也，視退之又何如也？

吾友盧君，非陳商類也，窮博經史，鮮所不解。而發於文甚奇，數上而卒不得一第，人或惜且疑之，曰：「君其殆瑟乎？而竽乎？」君固無易志，吾將進其瑟於孔孟之門，於今於後，必有合也。

右説瑟。

董裕《董司寇文集》卷三《教思錄序》　太父母和齋葉公典篆吾樂，未渝月，政成教新，德惠四溢。修復鰲溪書院，日進諸士，開示聖學宗旨，課時藝其中。士知嚮往者，争自振滌。作人之功，蓋烝烝然矣。而公有事督運以往，衆留之當道罔克，迺相與録其教而歌咏之，俾與鰲溪書院並傳，以志思也。夫教而可思可録，教之善者也。善教民愛之，愛則思，思則傳，公之所以遺樂民者深矣。然教有華有實，崇華者其教淺，茂實者其教深。公之教，豈徒華焉已哉！公以真切經

世之學，下車即捐俸以甦困窮，揚節義以勵風俗，條糧額以杜奸墨，置社倉以備賑邮，抑豪右以惠寡弱，而又課農事，訪遺逸，清學産，凡本身徵民，皆可以爲世法，是公之實教也即所以爲實學也。因實以敷華，而書院之復，特教之一事耳。異時巡撫劉公上公治行於朝，稱其不爲無用之學，衆快其議。而公之獎後學發爲文詞者，亦惓惓以外飭爲戒，公之學可槩見，而教非淺淺矣，豈徒華焉已哉！吾黨思公之教，講習于兹，必採其華，飫其實，反諸身心性命之真，用之家國天下之大，使人指而稱曰：是實學也，是有得于實教也。庶無負於公矣。苟崇虚樂誕，競口耳，獵聲譽，試之於用，輒悖戾焉，則教者以實，學者以華，即書院之居，祇爲僞妄之叢也，豈公立教意哉！今爲人子孫者，幸有賢祖父之教，能率之則爲善繼，否則爲不肖。今公之尊祖父也，其教之善，祖父之賢也，吾黨爲之子孫，乃不恥不若，而又不自勉，不肖孰甚焉！夫善教者使人繼其志，善繼人之志者，惟肖者也。吾黨欲繼公志，可徒華焉已哉！某不肖，不足知公，而深於公之教，敬申諸末簡，與吾黨勗焉。

董裕《董司寇文集》卷六《貞復楊先生學解引》 夫至善，學之極則也，古聖人之立隆以爲極者也，是學之大也。而人之大，大于赤子之心。赤子之心，良心也。故孟軻氏指知能之良，要諸仁義而達諸天下。古聖之紹天立隆而天下以平，實不外此。姚江指其良，使迷者以醒。先師要諸善，使良者益拓。古道其在兹乎！貞復子推明良善之旨，不少孟子願學之意，古今學則備是矣，洵吾黨之指南也。乃人性靡有不良於善，庸有不至者何？學之不古也。兢業敏求與古訓之實，體諸己而出身加民者具在也。貞復子解至善，緡然於堯舜猶病之心，吾知其日益不知矣。裕也何敢望貞復，竊願與吾黨而共勗諸，敬跋諸簡端。

徐三重《采芹録》卷二 元初設國學，許衡爲祭酒，每謂蒙古生質樸未散，視聽專一，苟置之好伍曹中，涵養三數年，將來必能爲國家用。夫沉厚之氣，往往出於顓蒙，而風聲一漓，便難援拔。夫士已壞於聲華功利，而欲求其實德行能，難矣，此中世人士多不迨隆興之初也。又嘗問諸生書義，「若推之自身，於今日之事有可用否」？大凡欲其踐行，不貴徒説。夫理在躬修，乃稱賢士，不知後世言語文章便足爲其實行否，而用人者又何所賴於言語文章也？又云：「教人與用人正相反，用人當用其所長，教人當教其所短。」夫用人不問其長，資途已耳，教人不察其短，課試已耳。夫教而後用，用必待教，社稷生靈大計，孰重於此？乃所教所用果於世道咸所需乎？此中代所以罕真才善治也。

元虞集《學校議》曰：「今天下學官以資格授，强加之諸生之上，而欲望師道之立，可乎？爲今之計，莫若使守令求經明行修者，身尊師之，庶可以觀感而化矣。」嗚呼！經明行修，乃士之的，今學校立師與師之訓士，果是物乎？夫使守令能尊師經明行修之人，則可以移風易俗，奚止訓育士類！

宋景定甲子，詔崇經術，考德行，謂進士科弊久蠹滋，窮經學古者或病於詞華，慎德礪行者難究其蘊奥，高才大器者往往局於纖悉繩墨之末，是以官甚冗而才愈乏，家殊俗而風益瀉。至於冒國法以苟營，假儒冠而挾策，俚言亂雅，勦説趨時，使習之者反賊其良，而取之者莫任其咎。人情至此，咸欲變通。蓋嘗披閱先朝名臣奏議，其論取士之法非一，惟程顥、頤兄弟深知治道，酌古通今，綱條詳明，用意純切，令三省詳議參酌其可行者，條具以聞，務於科舉令中無大更張，以妥安士心，而於進士舉之外，所以崇尚經術，考察德行，選用材能之道，立爲一代之典，陶成四方之風，庶幾豐芑之仁垂之萬世。按此詔發於理宗時，其言科舉之弊，士術之乖，最明切矣。第榮利之習相沿日久，道德之具舉世蔑聞，一旦欲以掄才，不獨下之人未識趨嚮，而上之人亦未由措手科條也。至欲就科舉令中不大更張以妥士心，則經術尚可以敷文折理，德行必難以空言求合。若必於進士舉之外，合經術德行以取士，非薦舉徵辟之制不可。第恐行之者不公，應之者非實，其弊復然耳。宋理宗通儒學古，其於道術高行，非不極意尊崇，然才非英明，下無同德，鼓舞非素，耳目難親，欲遂復成周舉士之令，言何容易也！

洪熙時，鄭府審理正俞建輔言：「進賢之路，莫重於科舉。近年賓興之士，率記誦虚文，爲出身之階，其實才十無二三。蓋有年未二十者，雖稱聰敏，然未嘗究心修己治人之道，一旦僥倖，掛名科目，而使之臨政，往往率意任情，民受其弊。自今各處鄉試，乞令有司先行審訪，務得博古通今、行止端重、年過二十五者，許令入試。比試，則務選其文詞典雅、議論切實者進之會試，尤加慎選，庶幾士務實學，而國家亦得賢士之用。」上諭禮部行之。論者謂：「科舉法若用建輔言，可救時事一半。近時止以正文體、去鈎棘爲救弊者，未爲知本。」其説然矣。又謂：「知本之論，莫善於唐楊綰之疏。考綰議欲去明經、進士，而令縣令察孝廉，取行著鄉閭、學知經術者，薦於州刺史，考升於省。朝廷更擇儒學之士，問經義對策而等第之。此於選舉法善矣。而教養之術不正且豫，終爲苟道。若始終造就選用之法，莫備於宋程純公《學校取士劄子》，謂「宜先命推舉明道好學之士，延聘至京，俾與諸儒朝夕講明正學。稍久，則擇其道明德立者爲師。自太學

以次及於天下州郡縣，縣令每歲與學師以鄉飲禮會衆，推舉經明行修、材能可任者升於州。州郡歲會舉如縣法，以賓興於太學。太學聚而成之，歲論其賢能於朝，謂之選士。朝廷明試辨論而命秩焉」。大要所選皆以性行端潔、居家孝弟、有廉恥禮遜、通明學業、曉達治道者。夫既一以道德仁義教養之，又專以行實材學升進之，去其聲律小碎、糊名謄録一切無義理之弊，不數年間，學者靡然丕變矣。豈惟得士浸廣，天下風俗將日入於正，王化之本也。此實至當不易之定論。但三代教化陵夷日遠，一旦振起，其難數端，師儒卒未易得人，選試恐未能中道，貴要何以無所撓其間，隱微何以必能察，其實任事者安保必無所私，登用者安得盡行所學？此正在主張世道者，以躬行心得爲規矩準繩，合天下之公，辨正邪之路，則庶其無或失人，而古聖帝明王之治可期也。

按古者四十曰强而仕，蓋少閑孝弟，謹信詩書六藝，以正其習。長而窮理盡性，進德修業，以成其材。道明德立，四十而後，選舉及焉。入則幹國利民，出則總師專對，何艱巨之足難，何事績之不光偉也？夫端亮純懿之質，非知道則德性未充。敏博雄傑之材，非務學則義理未徹。以此樹功濟世，寧免小立偏成。大約至四十，而漸教積修，行孚實懋，不惟人才至是莫能隱其真，即舉人者亦明見定品，而必無爽失矣。

胡統虞《此庵講録・成均講録序》　董仲舒曰：「養士之大者，莫大乎太學。太學者，賢士之所關也，教化之本原也。典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數考問以盡其才，則英俊宜可得矣。」若是乎，學之關於教化者重，而師之所繫於學者尤重也。清朝鼎典，崇尚學較，慎選師儒，視前尤加嗇焉。大可成孝緒胡公，以碩學茂修特膺簡命，毅然以典起教化爲己任，謂：「古人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今日遊辟雍而執經問難之輩，即他日綰印綬而敷教宣化之流，若不講明聖賢立言之旨，何以發揮聖賢澤民之學？魯子固所云，以不學未成之材，而爲天下之吏，又承衰弊之後，而治不教之民，仁政之所以不行，盜賊刑罰之所以積，此皆造士者之過也。余之所慥焉大慮也」。于是日進生徒，而横經講道，反覆提撕，響如振玉，日積月累，彙之爲《成均語録》。每發一義，必解去粘縛，脱盡窠臼而又嚴黜邪袤詭誕背聖真而流二氏之説，使學人曉然見聖賢之心，如日星之麗天，江河之行地，而因以自見其心原渾然具足聖賢之心，以之端學術，正人品，達國體，裕經濟，舉積弊矣。將來教化蒸蔚，風俗淳茂，所在黎民樂業，盜賊衰止，俾聖天子收崇儒嚮學之明效，而立臻郅隆者，皆胡公造士力也。嗚呼！觀兹録也，乃見明體適用之學，未有不知經傳爲何語，身心性命爲何物，而貿貿焉自誤誤人，并誤天下國家者也。然則世又何必以道學爲詬病哉！

方以智《浮山文集前編》卷七《勸學編引》　沉有老文學李梅溪，年八十，猶手自折簡，以學勸人，嗟乎尚哉！王元禮曰：「吾少好抄書，老而彌篤。後重省覽，懽興彌深。」沈雲禎八十，尚火下細書二三千卷，滿數十篋。魏武曰：「老能好學者，惟吾與袁遺。」顔之推曰：「曾子七十乃學，荀卿五十始來遊學，公孫弘四十餘方讀《春秋》，朱雲四十始學《易》，《論語》，皇甫謐二十始授《孝經》，《論語》。」言人有坎壈，失於盛年，尤當晚學，不可自棄也。李公曰云：「學詩之好老於達夫，而不失鈎芒，樂於輪扁。」公殆能以學免亂者哉！庾叔褒墜崖於大頭，王偉元受害於戀墓，公獨老居鄉黨，優遊於干戈之世，而不傷其天，此乃天以報學者乎？天下人盡不好學，而乃望此於遐陬山邑邪？亦曰學以免亂，且以度日，故樂得而勸人耳。必曰濟南口誦以待挾書之除，龍亢抱經卒受稽古之龐，則又迂遠矣。

查禮《銅鼓書堂遺稿》卷二九《龍州暨南書院記》　余於丙子夏六月來守太平，時海内久安，邊疆寧靖，守土者得以坐而理也。是歲冬仲，遵例巡閱關隘，一至龍州。龍州與交趾壤地相接，洵太平之門户，舊爲土州。雍正三年，土州不職，裂其土，降爲上、下二龍土巡檢司。既而下龍司巡檢又不職，遂削其秩，而以通判分駐其地，一切制度章程多因其舊，歷有年所。今之膺斯任者，則張君楚洲也。楚洲自桂林，改龍州未滿二載，士民感其恩澤，聲譽聞於遠近。余甫入其境，則見樵者樵而牧者牧，游焉嬉焉，行歌相答。其蓬門蓽屋中，婦事女紅紡績之聲不絶於耳。此龍州之邊氓也。吾於是知楚洲之惠養斯民，如此其勤且勞也。將渡，則見執長戈負短矢，伍列而隊分，火礮三發，聲無後先，旌旆彌亘者里許，此龍州之土兵也。吾於是知楚洲之訓練武備，如此其嚴且肅也。及渡，則見衣冠龐秀趨蹌來迎者數十輩，俯仰升降，揖讓秩如，有聰明樸茂之姿，無滑稽邪僻之態，此龍州之紳士也。吾於是知楚洲之教育人材，又如此其彬彬而有禮也。余心怡焉，不禁喜形於色。楚洲前進曰：「斯方之士，性多愚魯，然尚知讀書，弟乏良師啓迪耳。龍固有書院，苦湫隘，無棲士之所，盍往觀焉。」因詣其閒院，屋三重，前爲門，中爲講堂，後有層樓，上祀文昌之神，下爲塾師偃息之處，而肄業者實無所託足。余視其兩廡有隙地，左右可搆屋四區，區三楹，可棲二十餘人。慮無經費資，余與楚洲各捐俸爲之，諸生亦願各出金，以襄厥事。於是庀材鳩

工，閱五月而書院輪焉奂焉矣。楚洲來請記於余，余曰：「未可記也。天下事，不患其不舉，而患其難繼；不患其不成，而患其速敗。今書院雖奏功，而每歲僅有三峒之浮糧，銀四十金，不足爲師生膏火，及屋宇修葺之用，是則院方盛而即衰，旋興而旋廢，究何益於龍之士民歟？」復與楚洲熟籌之，有裁汰頭目之食穀一百五十餘石，爰取爲書院資，以期永久。議既定，楚洲復來索記，余曰：「斯可記矣。」因詳叙其顛末，且述余去冬所見，以徵楚洲之教養斯民無所不至也。楚洲名春芳，浙之歸安人。是院創於乾隆己未。今端州守楊君仲與權通判，時勸諸生捐金以建，繼而擴其規模，崇其棟棟者，前通判許君朝也，并記之。

《皇朝經世文統編》卷一《論讀書》 昔宋太祖有言，宰相須用讀書人。蓋太祖之意，人能讀書，始能博覽而周知也，宰相必須用之，方可以上備顧問，下爲表率也。余則以爲國家任官，不徒宰相須用讀書人也，内而尚侍以及百官，外而督撫以及下僚，均應以讀書人爲之，至於牧令尤爲最要者也。國家設教，不徒士大夫須讀書也，即農工商賈亦宜詔之以讀書。三代以上似乎無人不知讀書，故農夫野老婦人女子其所作之詩歌，均可備輶軒之采。鄭商弦高亦知禮犒秦師，陽翟大賈能作《吕氏春秋》，《書》又有曰「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若非四民皆知讀書，安能如此哉！至聖之雅言，則曰「《詩》《書》執禮」，其所以詔伯魚者。亦曰「學《詩》」「學禮」，其所以詔弟子者。亦曰「行有餘力，則以學文」，詔小子者。亦曰「何莫學夫《詩》」。平日之諄諄教導者，無非欲人之讀書而已。至井田廢而學校亦廢，民始有不讀書者矣，因而始以讀書一是專屬之士。漢興，蕭何制律以後，凡士之見用於朝者，不但求其能讀書，而且令其能讀律。故蘇東坡有言，讀書萬卷不讀律，致君堯舜終無術。蓋律也者，皆朝廷一定之刑罰，小民自犯之，則遵之以科其罪，使執法者不能上下其手，輕重其間，按律以定罪，則殺之而不怨，雖非堯舜之世，而民猶被其澤也。違律以入罪，則民無所措手足，雖有堯舜之君，而民常罹於冤也。故宰相可以僅用讀書人，而牧民者又須能用讀律人也。然人苟能讀書，其讀律自易也，故仍以能讀書人爲貴也。蓋嘗論之，在上之人，文能知書，能致唐虞之盛，武能知書，可備干城之任。在下之人，農能知書，則樹藝之法必精；工能知書，則製造之術必良；商能知書，則懋遷之道必悉；賈能知書，則貿易之技必工；婦女能知書，必知孝敬和順，可以主中饋而稱内助。若是則書之有益於人，豈淺鮮哉！奈何世之人每廢之而不讀耶？夫在下之人不能讀書，其害猶淺，在上之人不能讀書，其害實深。方今帑項絀而捐例開，軍務興而保舉夥，無如其中多有不能讀書之人，故各省督撫創行考試之舉也。然考者日考，而不讀書者仍然如故。往往牧民之官既不知書又不知律，每至視民如土芥，苟遇有案，任意敲樸。甚至避好色之名，見婦女則加意苛責，恐强姦之累，縱巨惡而設法請求。試問小民何辜，而牧民者竟忍如此待之哉！推求其故，皆由於不學無術有以致之也。在上者果能使候補各官於考試之外再令加意讀書，專心讀律，庶幾一朝任事，不至毫無主意，亂用刑罰，俾小民不遭無妄之刑，非辜之罪，不徒可以保全屬吏，而且己之種德於無形，施恩於逾格，自必能大興馳馬之門矣。若再能大興學校，使一省之人皆知讀書，不僅專功於制藝，皆知讀律，又能從事於刑章。今日在野爲民，共沐《詩》《書》之化，他日在朝治世，均知律例之條，豈非挽澆瀉之俗而成郅治之隆哉！

王韜《弢園文録外編》卷一《變法中》 《易》曰「窮則變，變則通」，知天下事未有久而不變者也。上古之天下一變而爲中古，中古之天下一變而爲三代。自祖龍崛起，兼併宇内，廢封建而爲郡縣，焚書坑儒，三代之禮樂典章制度，蕩焉泯焉，無一存焉，三代之天下至此而又一變。自漢以來，各代遞嬗，征誅禪讓，各有其局，雖疆域漸廣，而登王會列屏藩者，不過東南洋諸島國而已，此外無聞焉；自明季利瑪竇入中國，始知有東西兩半球，而海外諸國有若棋布星羅，至今日，而泰西大小各國無不通和立約，叩關而求互市，舉海外數十國悉聚於一中國之中，見所未見，聞所未聞，幾於六合爲一國，四海爲一家，秦、漢以來之天下，至此而又一變。

嗚呼！至今日而欲辦天下事，必自歐洲始。以歐洲諸大國爲富强之綱領，制作之樞紐。捨此，無以師其長而成一變之道。中西同有舟，而彼則以輪船；中西同有車，而彼則以火車；中西同有驛遞，而彼則以電音；中西同有火器，而彼之鎗砲獨精；中西同有備禦，而彼之砲臺水雷獨擅其勝；中西同有陸兵水師，而彼之兵法獨長。其他則彼之所考察，爲我之所未知，彼之所講求，爲我之所不及，如是者直不可以僂指數。設我中國至此時而不一變，安能埒於歐洲諸大國，而與之比權量力也哉！

然而一變之道難矣，以今日西國之所有，彼悍然不顧者，皆視以爲不屑者也。其言曰：我用我法以治天下，自有聖人之道在。不知道貴乎因時制宜而已，即使孔子而生乎今日，其斷不拘泥古昔，而不爲變通，有可知也。今觀中國之所長者無他，曰因循也，苟且也，蒙蔽也，粉飾也，貪冒也，虚憍也；喜貢諛而

惡直言，好貨財而彼此交征利。其有深思遠慮矯然出衆者，則必擯不見用。苟以一變之說進，其不譁然逐之者幾希！蓋進言者必美其詞曰：中國人才之衆也，土地之廣也，甲兵之强也，財力之富也，法度之美也，非西國之所能望其項背也。嗚呼！是皆然矣。特彼知人才之衆，而不知所以養其人才以爲我用；知土地之廣，而不知所以治其土地以爲我益；知甲兵之强，而不知練其甲兵以爲我威；知財力之富，而不知所以裕其財力，開源節流，以出諸無窮而用之不匱；知法度之美，而不知奉公守法，行之維力，不至視作具文。凡此皆其蔽也。故至今日而言治，非一變不爲功。

變之之道奈何？其一曰取士之法宜變也。帖括一道，至今日而所趨益下，庸腐惡劣不可嚮邇。乃猶以之取士，曰制科，歲取數千百貿然無知之人，而號之曰士。將來委之以治民，民其治乎？故我曰：取士之法不變則人才終不出。

其一曰練兵之法宜變也。今之陸營水師，其著於籍者，有名而無實。當事者以兵不足恃，又從而募勇，能聚而不能散。今天津駐防之兵至十萬，雖足以拱衛神京，翼保畿輔，以壯聲威而遏覬覦；而他處海防均須整頓，緑旗滿營，水師戰艦，皆當易器械，更船舶，使之壁壘一新，而不得仍以戈矛弓矢從事。苟仍其舊而不早爲之計，是謂以不教民戰，無殊驅之就死地也。故我曰：兵法不變則兵不能强。

其一曰學校之虚文宜變也。今所設教諭訓導，小邑一人，大邑兩人，虚糜廩粟，並無所事。且其人，類皆闖冗無能，龍鍾寡恥，不足爲士之表率。書院山長祇取聲譽，以所薦之榮辱爲去留，而每月所課，不過奉行故事而已。是朝廷有養士之名，而無養士之實也。是反不若漢時所立國子監，天下士子猶得讀書於其中也。

其一曰律例之繁文宜變也。昔高祖入關，其與民約，不過曰法三章耳。近世之吏，上下其手，律例愈密而愈紊，不過供其舞文弄法已耳。拘牽文義，厥弊日滋。動曰成例難違，舊法當守，而一切之事都爲其所束縛馳驟矣。是朝廷有行法之名，而無奉法之實也。是不如減條教，省號令，開誠布公，而與民相見以天也。

凡是四者，皆宜亟變者也。四者既變，然後以西法參用乎其間。而其最要者，移風易俗之權操之自上，而與民漸漬於無形，轉移於不覺。蓋其變也，由本以及末，由内以及外，由大以及小，而非徒恃乎西法也。

王韜《弢園文録外編》卷二《洋務下》 嗚呼！至今日而談洋務，豈易言哉！至此幾於噤口卷舌，而絶不敢復措其手足。蓋洋務之要，首在借法自强。非由練兵士，整邊防，講火器，製舟艦，以竭其長，終不能與泰西諸國並駕而齊驅。顧此其外焉者也，所謂末也。至内焉者，仍當由我中國之政治，所謂本也。其大者，亦惟是肅官常，端士習，厚風俗，正人心而已。兩者並行，固已綱舉而目張。而無如今日所謂未者，徒襲其皮毛，所謂本者，絶未見其有所整頓。故昔時患在不變，而今時又患在徒變。

十六七年前，竊嘗欲中國倣行西法，其言曰：以其所長，奪其所恃。故火器用於戰陣，舟艦用於江海，語言文字用以通彼此之情。逮乎同治初元，李伯相經略江左，始有江南製造局之設，丁中丞仿鑄西砲，用以擊賊，旋收厥效。然後，福州船政局相繼並建，天津、粤東亦倣行焉。並時上海有廣方言館，廣州有同文館，而京師亦設天文館。又有出洋肄業幼童百二十人，往學於美。駸駸乎日盛一日焉。宜乎西法之用，可以頡頏乎西人；然而未也。

顧事求其漸精，而道無貴乎欲速，安知後日之遽不如西人哉？而我特慮其始勤終怠，畏難苟安，至於異日，或以無益而罷，或以經費不足而裁，蓋在乎當軸者之轉移推變耳。蓋以西法爲可行者，不過二三人，以西法爲不可行不必行者，幾於盈廷皆是。或懼其難以持久者此也。

且西法之明效，猶未大著於國中，所行者不過在沿海數省而已。即如軍士之練習洋鎗者甚少，其餘悉以成法；而文武取士兩途，終不知變也。夫鎗砲在乎燃放，舟艦在乎駕駛。今營兵悉以長矛籐牌爲從事，武科悉以弓石刀以區優劣，定去取。或有所更，則必曰：此營規不可易，大典不可改也。是則陸兵未知西法也。今水師仍以拖船及中國各式小艦，徒事虚糜，無濟實用，材質既薄，風浪難勝，猝至洪濤巨浸中，已不能自主，況乎其臨行陣，習戰鬥，縱横轟擊，以出於必勝哉！是則水師未嘗知西法也。

兹必使營兵改用洋鎗，水師改用輪船。洋鎗之外，則練砲隊；輪船之外，則駛鐵甲。按期演練，務極其精。武廢弓石，而分爲水陸兩途；文廢時文，而分數途以拔取。每省每郡每州每邑，由國家設立文武學塾，以爲訓習，所以爲儲材之地，或即以書院改作。如是，方不至所習非所用，所用非所長。

今教官則爲冗員，而書院竟成虚設。歲以時文取士，特不知時文究屬何用，

居然名之曰士，而其實則一物不知也。歲取數千數百之士，實則歲多數千數百貿然無知之人而已矣。夫取士之道，當取之寬而用之嚴，今則反是，泥沙與珠玉並進也，而又廣其額，促其期，於是天下遂無真士。嗚呼！此真可爲痛哭流涕長太息者也。

不廢時文，人才終不能古若，而西法終不能行，洋務終不能明，國家富强之效，終不能幾。夫廢時文，非爲習西法也。經以裕其學；史以博其識；考輿圖，明象緯，然後能知古而通今。否則，以有用之心思置之無用，不可惜哉！而本根所繫，則在乎孝弟忠信禮義廉恥，必先以士始。朝廷之所以重士者在此，而民自無不興起矣。士能如此，及其出而仕於朝，必有足觀矣。風俗厚，人心正，可使制梃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西法云乎哉，而西法自無不爲我用矣。此由本以治末，洋務之綱領也，欲明洋務，必自此始。

李鴻章《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二四《籌議海防摺同治十三年十一月初二日》

一、原奏用人一條。擬派統帥責成經理，及遴派得力提鎮將領爲之分統。查南北洋濱海七省，自須聯爲一氣，方能呼應靈通，惟地段過長，事體繁重，一人精力斷難兼顧。各督撫未必皆深知洋務兵事，意見尤不能盡同。若責成統帥調度，既恐扞格不行，若會同各省商籌，又恐推諉貽誤。從前辦粵捻各賊，何嘗不屢簡統帥，臣亦曾備位其閒，深知甘苦，餉權疆政非其所操，不過徒擁空名，而各督撫仍不能不問兵事，畛域分則情形易隔，號令歧則將士難從，是欲一事權而反紊也。何況有事之際，軍情瞬息變更，儻如西國辦法，有電綫通報，徑達各處海邊，可以一刻千里，有内地火車鐵路，屯兵於旁聞警馳援可以一日千數百里，則統帥尚不至於誤事，而中國固急切辦不到者也。【略】

抑臣更有陳者，用人最是急務，儲才尤爲遠圖。洋人入中國已三十餘年，駐京已十餘年，以兵脅我，殆無虚歲，而求練達兵略精通洋法者恆不數覯，由於不學之過，下不學由於上不教也。軍務肅清以後，文武兩途仍捨章句弓馬末由進身，而以章句弓馬施於洋務，隔膜太甚，是以沈葆楨前有請設算學科之奏，丁日昌前有武試改鎗礮之奏，皆格於部議不行。而所用非所學，人才何由而出？近時拘謹之儒，多以交涉洋務爲洩人之具，取巧之士又以引避洋務爲自便之圖。若非朝廷力開風氣，破拘攣之故習，求制勝之實濟，天下危局終不可支。日後乏才，且有甚於今日者。以中國之大，而無自强自立之時，非惟可憂，抑亦可恥。臣愚以爲科目即不能驟變，時文即不能遽廢，而小楷試帖，太蹈虚飾，甚非作養人才之道。似應於考試功令稍加變通，另開洋務進取一格，以資造就。現在京師既設同文館，江省亦選幼童出洋學習，似已闢西學門徑，而士大夫趨嚮猶未盡屬者，何哉？以用人進取之途全不在此故也。擬請嗣後凡有海防省分，均宜設立洋學局，擇通曉時務大員主持其事。分爲格致、測算、輿圖、火輪、機器、兵法、礮法、化學、電氣學數門，此皆有切於民生日用軍器製作之原。外國以之黜陟人才，故心思日出而不窮。華人聰明才力，本無不逮西人之處，但未得其法，未入其門，蓋無以鼓勵作新之耳。如有志趣思議，於各種略通一二者，選收入局，延西人之博學而精者爲之師友，按照所學淺深，酌給薪水，俾得研究精明，再試以事，或分派船廠礮局，或充補防營員弁，如有成效，分别文武，照軍務保舉章程，奏獎升階，授以濱海沿江實缺，與正途出身無異。若始勤終怠，立予罷革。其京城同文館，上海廣方言館習算學生，及出洋子弟學成回國，皆可分調入局教習，並酌量派往各機器局，各兵船差遣。如此多方誘掖，勸懲兼施，就所學以課所事，即使十人中得一成，就已多一人之用，百人中得十成，就已多十人之用，二十年後，製器、駛船自强之功效見矣。

一、原奏持久一條。竊以古無久而不敝之法，惟在辦事之人同心協力，後先相繼，日益求精，不獨保境息民兼可，推悟新意裕財足用。如泰西各國皆起於彈丸之地，創造各樣利器未及百年，而成就如此之精，規畫如此之遠，拓地如此之廣，豈非其舉國上下積慮殫精，人思自奮之效乎。中國在五大洲中，自古稱最强大，今乃爲小邦所輕視，練兵製器購船諸事師彼之長去我之短，及今爲之，而已遲矣。若再因循不辦，或旋作旋輟，後患殆不忍言。若不稍變成法，於洋務開用人之途，使人人皆能通曉，將來即有防海萬全之策，數十年後主持乏人，亦必名存實亡漸歸頹廢。惟有中外一心，堅持必辦，力排浮議，以成格爲萬不可泥，以風氣爲萬不可不開，勿急近功，勿惜重費，精心果力，歷久不懈，百折不回，庶幾軍實漸强，人才漸進，製造漸精，由能守而能戰，轉貧弱而爲富强，或有其時乎，是天下臣民所禱祀求之者也。

薛福成《庸盦全集・文續編》卷下《寧波府學記》 聖人之道之在天下，猶日月之懸於太清也。生民之初，狉榛鴻荒，人與萬物無異，自燧人氏、有巢氏、包羲氏、神農氏、黄帝氏、少皞氏、顓頊氏、高辛氏繼世迭興，於所以養之居之教之之法漸備。堯舜氏作，明峻德，修五典，於是人倫之教益備。三代之隆，修明不懈，則天下皆大治，及我夫子雖不得位，而推闡至精，立萬世準，爲生民未有之盛。

蓋堯舜集上古聖人之大成，而夫子又集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大成者也。聖人没而微言絶，九流百家競起争鳴，其道皆得聖人之一偏，善用之，非不足以輔治興化，極其弊，皆能爲聖道之害。其彌近理而亂真者，則有楊氏之學，有墨氏之學。楊氏爲我，墨氏兼愛，其初標立宗旨，非無毅然救世之心，而孟子充其究竟，斥爲無父無君，惟恐其蔽塞聖道，不得不出全力以排之，楊墨之道既熄。自漢迄宋明，與聖道並峙者，則有老氏之學，有佛氏之學。老氏雖尚無爲，經世者多陰用其術，厥後流爲放達，遁爲清談，而病乃不可藥。佛氏晚入中國，鼓動最雄，其所得精微之處，與聖人不過毫釐之差，高明之士心飫其説。於是韓子始出排之，程子朱子及諸大儒相繼排之，蓋恐其與吾聖道角立，彼日盛則我日微也。降及今日，彼佛老之學之巖者，不過自儕於巫祝之流，其精者爲養性棲真之士之所託，尚不甚爲吾道患。當楊墨佛老極熾之時，諸大賢奪力觝排，若不知其所終極。豈料楊墨當孟子没後，其傳即絶，佛老至今浸微浸衰，僅緜一綫於天地之間。而聖人之道歷久而益明，閱世而愈尊，吾故曰聖人之道之在天下，猶日月之懸於太清也。彼異學之惑人心，晦聖道，猶浮雲積霧之蔽日月，無損於日月之體。而雲霧有必散之時，若諸儒之究明聖道而所得各殊，譬之瞭日月者，遇時有明晦，擇地有高下，又有目力之不同，其用力或候其氣，或驗其光，或推其行，要皆僅得一體，未由睹日月之道之全。方今泰西通商，輪舶四馳，凡大瀛海所環之地，既通爲一。其别於中國之儒教者，則有耶穌之教，有謨罕默德之教，有宗喀巴之教。耶穌以敬天爲説，其自託救世，近於墨氏兼愛之旨。又有假耶穌餘緒，自闢門户者，曰天主教，希臘教，猶太教。天主教尤變本加厲，尚詐力，爲中外士民所詬病，而其氣勢固足與耶穌之教相敵。謨罕默德貌以清真爲宗，實以强忍陰鷙爲用，張威力以劫人，其徒雖稍不逮耶穌之盛，而其教所行之地，猶視儒教爲廣。宗喀巴傳佛法，又稍變其宗派，其徒之持呪炫術者，亦近於巫祝之流。然數百年來，馴蒙古、西藏勁悍好殺之俗，啓其從善之心，未嘗無益於中國。往嘗取耶穌、謨罕默德之書閱之，非竟無一得之長，然義陋辭鄙，尚遠出佛老二氏下。竊怪其何以能垂世立教，至數萬里之遥，一二千年之久。蓋中外懸隔，聖道未行於彼域，譬之日月所不照之處，得爝火之光，亦可燭幽隱而救顛隕，且遐方得氣稍偏，不能遽以中和之道化之，或者風氣之變，當有其時乎。近者異教闌入中國，有衛道之責者，方怒然憂之。然彼教可來，則吾教亦必往，來者如楊墨佛老之偶熾，久而必衰。往者如漢以前之滇黔閩粤，爲儒教所未及，今皆文物炳然，則漸被漸遠，徧幬乎海内外，亦理所必有，非漫爲高論以自壯也。聖人之道，證之吾心而無不安，即證之海外之人之心，亦未有謂不安者。甚有一二聰明之士，謂彼聖人之道，實不如吾聖人之道之中正者，夫人心之公且明若此。昔者以碔砆當美玉，黄稗代稻粱，當其未睹玉與穀，但知碔砆黄稗之足寶，既睹之，未有不爽然自失者。期之以積久，則漸摩而不自知，鼓之在無形，則畛域所不能隔，然則數千百年後，謂聖人之道，如日月之徧照乎八荒，豈非可豫必者哉。甯波之爲郡，面滄海，枕甬江，崇山蟠亙，靈湖貫輸，清雄奇秀之氣，竺生瓌傑，名賢接跡，其地爲東南一都會，琛賮駢集，而民頗知勤儉，敦本業，郡有學宫，歷代增繕，規制閎巨，爲諸郡冠。顧年久陊剥，經兵燹，日益圮。同治元年，知府邊葆誠修葺大成殿，重建崇聖宫，東西兩廡，大成門，櫺星門，名宦鄉賢等祠，重修四圍宫墻及尊經閣，明倫堂，忠義節孝等祠墻垣，以三年二月蔵工，董其成者爲郡紳陳政鑰等。七年，創建習禮公所，製祭器樂器咸備。光緒七年，知府宗源瀚重建大成殿尊經閣，其餘皆重修之如前，而崇聖宫及兩廡大成門櫺星門，亦並修焉。創建習樂公所，以九年七月蔵工，董其成者爲郡紳張善仿等。前後共費錢二萬八千餘緡，皆郡之士民輸財所集也，可謂崇本急公者矣。上下協力，既敕既周，學宫之制，於是大備，郡之士大夫請記其事以鑱諸石。竊惟南豐曾氏，臨川王氏，及後諸儒論學之旨，精矣，備矣，尚復何所言哉。甯波地濱海，爲異教所先入，逢掖之士，用爲大慼，故著聖道之當昌於彼域者以解之。且留吾言以訊之千百年後，果能幸而中焉否也。

吴汝綸《桐城吴先生尺牘》卷四《與桐城紳士九月廿二日》　其建造學堂一事，山如及四鄉諸君，聽採芻論，臨崖勒馬，具見諸君子折節虚衷，此似吾縣人材將興之豫兆，私用爲喜。若無通伯弟在家苦心經營，亦決不能勰然齊一如此，至慰，至慰。通白弟所稱删除各項名目，專爲造就人才之用，至爲卓見。下走數十年用心在此，先府君先兄未成之志事，敢不竭力助成盛舉，譏謗、嫌怨所不恤也。

竊念中國危亡呼吸，婦孺盡知，論者往往謬分大清與中國爲二，不知大清事去，即寰宇内無復有中國，而黄炎苗裔始而奴僇繼而斷滅，世界中絶痛心之事無大於此者。欲救此厄，必在培才，但培才亦正不易言。昨見杭州學堂教習，據稱開學已五年，學徒仍講普通初階，如此則河清難俟。又言漢文未通之學徒，難收成效，此是閱歷之談。此次招考，出題不必過難，但閱卷最宜認真，此事望通白弟即在縣毛遂自薦。往年戴存莊辦理桐鄉書院即是如此，絶不辭讓，鄙人至今

佩仰之。桐城後輩人材振興與否，其命脈全繫在吾輩數人，若人各用其長於公不無裨益。昨見鄉試題名，中者甚多，殊以爲喜，但在今日科弟已是弩末，小兒欲試，吾毅然不許。此次招考取入學堂之諸生，將來榮譽不止過於科弟，即一邑盛衰基胎於此，無任殷盼。其學堂將來管理經費必求廉潔而明智，能以公事爲私事者乃爲勝任，玉澄兄似不得辭。中國辦事人有二弊，敷衍一也，始勤終怠二也。吾輩此次辦理學堂，期於有進無退，人不善換人，法不善換法，決無止息之期，并時時求同志者，豫備接替。提五鄉公租係屬正辦。聞近日五鄉諸公皆讀書立品之君子，斷無阻撓之事。至各鄉書院之公款，則萬不可提歸。緣開倡新學，一縣不可止立一學，各鄉皆須立學，學堂愈多，愈能收效，不宜化多爲少，鄙見如此。某不能久於故鄉，光炯自可相助，但其人家貧身弱，須自謀衣食。不能久於學堂，獨開辦之始，又與早川君同行相熟，不能不往照料，渠亦不辭也。學堂初辦，不能依外國中小學堂功課，小學校乃六歲至九歲，所學之書不足，更講中學校學科十四，事必備教習六七輩，乃能分教，亦非財力所能逮及。現在考取學徒專講新學，不宜復以中國舊學分其日力，惟學堂竟無中學之師，易招不知者詬厲。擬請通白弟爲中文教習，就近主持一切，諒通白亦不容辭。餘俟面論，不具。

吴汝綸《桐城吴先生尺牘》卷四《答新聞記者問中日教育》 貴國學校如林，生徒滿街，此境殊不易到。至普通學科，吾疑其分科太繁，時刻太少，恐學生無大益處。論貴國興隆之基礎存於國民之精神，有謂敝國教育須以養成愛國心爲主者，教育幼童使其心嚮國家，自是大好，但此事甚難。如何即能使之嚮國家乎？若但朝夕告語彼，或聽之已熟，反不注意，是當奈何？是僕之所切欲聞也。人言貴國主忠，敝國主孝，僕謂非也。忠孝自是一理，豈有忠而不孝者哉！人又以謂甲午之役吾國敗逃之卒，不顧國家，以此爲吾國民無忠愛之證，此亦未是。凡敗而奔逃，亦是古今之常事，能死節者自是烈士，此豈能多得者哉！吾以爲此皆不足爲據。吾國咸、同以來，豪傑興起，爲國家出死力者實不少，惟講究新學則尚未通，故欲求法貴國。至若教忠之術，學校中有如何教法，亦願聞其略。人或言貴國皇室與臣民之關繫與敝國不同，此乃立國之異同。西歐各國千年一姓者亦少，若教法則別有主義，不盡關立國之道。如敝國雖分廿餘史，究竟周、孔之遺澤歷久常新，此豈非易施教之國哉，恨近來教法未盡善耳。竊謂敝國聖賢之遺澤亦他國所無，此亦我國獨立千載之原因也。若教之忠愛當亦不難，止問貴邦如何教法，能使之信從耳。意教育家別有方略，即精神之所注，諸君子亦未剴切見教。貴邦卅年開唯嚮上進步改良，敝邦卅年開唯嚮下退步敗壞，則敝邦欲從今奪發振起，教育其果能如貴邦收成效與否？甚不能無憂。本國學加入普通學便是難事。西國之學但講説精神，學生不記其書之文，亦無妨；敝國之學，則苦文理深奥，不記則與不讀同若。欲人人背誦，則聰明各有不同，即難一律普教，必須多分班次，又若欲廢滅國家舊學，則爭者必多終歸於無成耳。

鄭觀應《盛世危言後編》卷二《致居易齋主人論談女學校書》 承示擬設女學校，廣求中外章程妥定事。然女學校乃當今急務救本之始基。前駐日本星使裕朗西嘗云：日本華族女學校規則十六科，曰脩身、曰教育、曰家事、曰體操，則婦德婦容之事也；曰國語、曰漢文、曰西文、曰史學、曰地理、曰算學、曰物名、曰格致，曰習字、曰繪畫、曰裁縫、曰音樂，則婦言婦功之事也。歌曲、箏琴有房中之樂焉。撫嬰、看病、御下一切瑣事，授之矩則，有正位之體焉。學務轄之宫内省，有陰教之修焉。動應經義，根本儒術不其善歟！又有甚美者：西國學堂必列教學一門，不出彼法宗旨，東方學級首知研究脩身之道。又以見彼都人士之表章孔學，自立厥志，不惑異説也。然男女平權之説，大倡於美，而漸行於日本。嘗聞長崎領事余云眉又云：日本女學分十三科，一脩身、二教育言教授及蒙養之法、三國語謂日本文、四漢文、五歷史兼外國史、六地理、七數學、八理學謂格致、九家事、十習字、十一圖畫、十二音樂、十三體操。其與男學相出入者不過數事而已。此數事大率與兵政相關，亦尚力之世所當有事者也。

然《春秋》張三世，據亂世、升平世、太平世。西人之立國尚未能至太平世，太平之世天下一家，無國界、無兵事、無兵器、無兵制，國中所宜講者惟農、商、醫、律、格致、制造等事。國人無男無女皆可各執一業以自養，而無或能或不能之别，故女學與男學必相合。今之美國庶乎近之。是故女學最盛者其國最强。不戰而屈人之兵，美是也。女學次盛者，其國次盛，英、法、德、日本是也。女學衰，母教失，愚民多，智民少，如是國之所存者幸矣。

是故中國而不欲富强則已，如欲富强，必須廣育人才。如廣育人才，必自蒙養始；蒙養之本，必自母教始；母教之本，必自學校始。推女學之源，國家之興衰存亡系焉。何則？襁褓之嬰，孩提之童，親母之日多，親父之日少；親母之性多，親父之性少。由六七歲有知識，以迄十二三歲，天性未漓，私欲未開，母教之如種花蒔果，灌溉栽培，先養其根本。教子女亦然，凡衣服、飲食、嬉戲、步趨，皆

母得而引導焉、指授焉、勉勵焉、節制焉。故自有生以來，其對於母也如是其久，如是其切。使母之教而善，則其成立也易；母之教而不善，則其子之成立也難。孟母三遷厥居，以訓其子，孟子遂成大賢。歐陽文忠公爲一代文章大家，始其母以畫荻教之。求之古人是其明證。

今泰西學校之興，通都大邑學校如林，僻壤遐陬義塾遍設，各塾教習且多用婦人，蓋以其嫻静細密，善於撫育，能得孩童之心理，收效最易。而通文理之婦人得國家獎勵而益奮。故獎勵婦人一道誠能講求富强之本源者。乃中國之婦以無才是德，知刺綉、女紅便夸爲能事。是以爲人母者文字不識，大義不諳，孔、顔、曾、孟之名終身所未聞，《詩》、《禮》、《春秋》之經畢世所未睹，教子無術，訓女無方。吁！可嘆矣。孟子云：「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今中國二萬萬之女子，無教者居多數，能不近禽獸者鮮矣！我嘗見鄉間婦女不識字之苦：其夫及子有信寄歸，必須央人讀之，并求詳解。而欲寄覆一函，竟有遲之日久，始得人代書。雖有密事要言，亦難守秘密。西國之女爲婢、爲傭，亦能歌詩作札。而中國婦女識字通文之難，豈非被「無才便是德」一語之所累哉！嘗讀《國語》至《敬姜勞逸》一篇，而嘆古之婦女非獨讀書，而且無人而不操作也。古者養民之道首重耕織，耕之事，男任之；織之事，女任之。故《禮》之《月令》、《詩》之《邠風》於農、商諸務皆三致意焉。

劉光蕡《烟霞草堂文集》卷二《學記臆解序》 嗚呼！今日中國貧弱之禍，誰爲之？劃兵吏農工商於學外者爲之也。以學爲士子專業講誦考論，以騖於利禄之途，而非修齊治平之事，日用作習之爲，故兵不學而驕，吏不學而貪，農不學而惰，工不學而拙，商不學而愚而奸，欺舉一國爲富强之實者，而悉錮其心思，蔽其耳目，繫其手足，倀倀惘惘，泯泯棼棼，以自支持於列强環伺之世，而惟餘一士焉。將使考古證今爲數百兆愚盲疲苶之人，指示倡導求立於今世以自全其生。無論士馳於利禄，溺於詞章，其愚盲疲苶與彼兵吏農工商五民者無異也。即異矣，而以六分之一以代其六分之五之用，此亦百不及之勢矣。告之而不解，令之而不從，爲之而無效，且弊遂生焉。彼六分之一之士，其奈此數百兆愚盲疲苶之民何哉？然則興學無救於國之貧弱乎？曰救國之貧弱，孰有捷且大於興學者，特興學以化民成俗爲主，而非僅造士成材也。風俗於人材猶江河之蛟龍也，江河水積而蛟龍生，風俗醇美而人材出焉！無江河之水，即有蛟龍亦與魚鼈同枯於肆。而安能顯興雲致雨以潤大千之靈哉！故世界者，人材之江河，而學其水也。化民成俗則胥納士吏兵農工商於學，厚積其水以待蛟龍之生也。兵練於伍，吏謹於衙，農勤於野，工巧於肆，商智於市，各精其業，即各爲富强之事而又有殊異之材，挺然出於羣練、羣謹、羣勤、羣巧、羣智之中，以率此練、謹、勤、巧、智之羣，自立於今日之世界，不惟不患貧弱，而富强且莫中國若矣。以地大物博民衆而質美，白種之所以深忌我黄種者，此也。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以來，其終日憂勤惕厲者，皆爲此事。其曰：勤民非君相一手一足代億兆人之手足，而啓其心思也。納民於學，使皆爲有用之材，以自治其業而已。所謂化民成俗也。故《大學》言治平，曰明明德，於天下政與教不分，故士皆出於民，而士訓曰事，仕訓曰學，九流十家之學，皆出於古之官也。桀、紂、幽、厲不以德教民，而以力制之。數百年有政無教，中國疲弊，孔子欲起而救之，布衣不得位，陳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治，力不能及民，僅與民之秀者講明之，故言學不言政，學不及兵吏農工商而專屬於士，後世爲政之失，非聖人言學之本義。化民成俗之本義不明，而造士育材之作用亦隘，士日困於記誦詞章，民則困於愚盲疲苶，國勢散涣阢隉，屢受制於外人而無可如何。嗚呼！其所關豈淺鮮哉！乙未歲，馬關約成，中國賠費二萬萬，予傍徨涕泗無能爲計。其臘，幼子瑞駉之師解館，予代督課，時讀《學記》，予閱一過，舊書重讀，新解特生，蓋身世之悲有不能自已於言者，强坿經訓以告稚子，故題曰『臆解』。觀者若執古訓以繩予，則予之戚滋深矣。

劉光蕡《烟霞草堂文集》卷五《與柯逐庵學政書》 蕡以爲今日急務，不在專法西學，而在遍設小學，黜虚文而尚實事，少記誦而多講求。中國兵、吏、農、工、商，均不知學，而國家所以富强者，其事皆此五等人爲之。微論士習虚文，無經世之略，即有之，發爲條教，而奉而行之者，皆瞢然罔知之人，其能與外洋無人不學者敵乎？來函謂宜先設小學堂，且欲設小學堂一二於珂鄉，意在斯乎？

西人大學及專家之學，以士之中學有成者爲之，三五年後必能有成，自出新意。桿亦謂算術如李壬叔之對數、華若汀之開方，皆出西人之上；味經刊書處諸生，不由師傳，於代、微、積等數亦能洞曉，即其的證。惟電、化、光、聲等學，皆須試之器，購之不易，苟得其器，均可及於西人。特演試之費，必須預爲籌定，不然雖能讀其書，盡其巧，而不見之事實，仍爲空言無益也。故欲爲西學，不惟購書、購器需籌費，即試製造之費，亦每書院歲有千金方能收益也。蕡欲以書院附於機器織紡之後者爲此也。

至於收取學生脩火，此則不能行之陝西。陝中風氣未開，誘以膏獎尚不肯

爲，孰肯出脩金而令子弟爲西學？且近日英人於三原、大程鎮設立學堂，不取脩金，去歲入學者已二百餘人。我立學堂乃取之，是驅中國人入耶穌會也。小學堂宜書、算并重，而英文、英語宜大學堂兼之。此贊之見解也。汽機織紡，陝中所難者，正在款項支絀，實是無法。胡坊處之銀已取，入於汽機織紡局，每歲四厘收息，較稻田之利爲優。楊蕙等南來必謁崇階，有可以爲陝謀者，想能詳切指示。

劉光蕡《烟霞草堂文集》卷七《祭祀爲教所從起》　古之教始於祭，中外皆然。異教拜火、拜日以及拜天，佛、耶、回教之先皆如是，中國亦然，所謂先王以神道設教也，使人心志凝壹自持於冥冥之中，天下即可相安無事。自後民智日開，事變日多，神之虛不如人之實，而教統於君。古稱王者受天命，今皇帝詔書之首，必曰奉天承運，泰西受上帝十誡，是皆以人承神教之統也。君爲世及其行教又不能盡厭人心，於是有能發明天理不假威權以行教者，又以師承君統，耶穌、摩哈默德爲上帝子，漢儒謂孔子受天命爲素王是也。知祭祀爲教所從起，則吾輩必常拜孔子，方爲從孔子之教，不是邀孔子福佑我於冥冥之中，從教以善其身，即是獲福佑於孔子也。若不自治其身而別求福佑，則假鬼神以惑衆者乘虛而入，而遂信之，其愚甚矣。龔定庵以神教、君教、師教爲春秋三世之義，而證以《洪範》之八政，以食貨祀爲據亂世，司空司徒司寇爲升平世，賓師爲太平世，此說甚奇而確。今五大洲相通爲一大戰國，此爭彼奪必定於一而後止。若僅如漢、唐、宋、元、明之威力以混一宇內，恐勢有不能，必須有至聖之德以服五大洲人之心，而教各不同，則此後因教而爭，勢所必然，而孔教極弱，故發明孔教而張大之，爲今日急務。

《啓後留言》　人當少壯之時，血氣方剛，腦力充足，誠能刻苦用心，爲所當爲，將來的造就自然不可限量。但是一般少年，多有不知自愛，不是游手好閑，就是胡作非爲。論武則好勇斗狠，論文則雪月風花，致將大好光陰消磨於無用之地。要知青春難得，來日方長。與其好勇斗狠而逞强，何如振起精神而治家；與其風花雪月而快心，何如努力嚮前而榮身。後生可畏，回頭是岸，那可不及早猛醒呢？

孫詒讓《周禮政要》卷上《廣學》　「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弟焉，凡有道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爲樂祖，祭於瞽宗。」《注》云：「董仲舒云：成均，五帝之學。成均之法，其遺禮可法者。《文王世子》曰：於成均以及取爵於上尊，然則周人立此學之宮。《明堂位》云：瞽宗，殷學也；泮宮，周學也。」

「鄉大夫之職，正月之吉，受教法於司徒，退而頒之於其鄉吏，使各以教其所治；以考其德行，察其道藝」。「三年則大比，考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鄉老及鄉大夫帥其吏與其衆寡，以禮禮賓之。厥明鄉老及鄉大夫羣吏，獻賢能之書於王。王再拜受之登於天府，內史貳之。退而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一曰『和』，二曰『容』，三曰『主皮』，四曰『和容』，五曰『興舞』。」

州長「春秋以禮會民，而射於州序。」《注》云：「序，州黨之學也。黨正各掌其黨之政，令教治，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於序，以正齒位。」

謹案：周時有國學，有郊學，有鄉遂之學。五學：中辟雍，南成均，東東序，西瞽宗，北上庠，是爲大學，大司樂教焉。其小學則師氏、保氏教焉。自王子以下及公卿大夫元士之子，以逮宿衛士庶子，咸學於是，是爲國中之學。其郊外之學，則自五百家之黨始。依鄭《注》賈《疏》，鄉之學曰庠，州黨之學曰序。王國遠郊百里內設六鄉，則有鄉庠六，州序三十，黨序百有五十。又有四郊之虞庠，郊外爲甸，設六遂，制如六鄉，則有遂、庠六，縣序三十，鄙序百有五十。蓋郊甸之內距王城不過二百里，校其廣論不及今一大郡，而有學三百七十有奇。至《學記》所謂「家有塾」，何休《公羊注》所謂「里有校室」者，尚不在此數。推之甸稍縣都四等公邑，三等采邑，其學當數倍於鄉遂。大率邦畿千里，必當有學數千，推之畿外九州邦國，當有學數萬，其教典之詳可見矣。

今西國定制，無論城鄉，三十户而設小學堂一，公私學堂、每國率以萬計；民自六七歲以上，無不入學者，不入學者，責其父母。美國學校經費歲至八千萬，每歲筭書至萬餘種。英國大學生徒至一萬餘。其民智之開可見。日本步武西法，學校如林。其教之也，先普通以游其藝，後分科以致其精。所設尋常及高等小學校，即周之家塾、里校，今西國之鄉塾也。其尋常高等中學校及師範學校，即周之鄉庠州序，西國之郡學院也。海軍陸軍及各專門學校，即周之小學，西國之實學仕學院也。大學校即周之成均，西國之太學院也。小學中學皆爲普通之學，大學則以法、理、文、醫、工、農六科分習兼綜。而其由小學畢業、而分習專門之學，若商學、工學、農桑學、礦學、動植物學、化學、聲學、光學、電學之等，無慮百家。男女平等，咸得入學，下至盲聾啞，亦皆有學。國勢大興，人才輩出，其大本大原全在於此。

我國士不學而民無教，以四百兆之衆，而識字者不及百之一二，取士專重科

目，以時文試帖之庸陋腐濫，爲多士進身之階，是率天下而趨於不學也。京師國子監爲古之大學，而祭酒、司業徒擁虛位，並無肄業之生。各府州縣學，雖立教諭、訓導諸官，而無教士之法。書院院長，僅課文藝，於學無與，問以聲光化電諸學，則老師宿儒，懵然不能舉其名。以四千年聲名文物之邦，而荒陋如是，可恥孰甚焉！往者京師嘗立大學堂，教以天學、地學、道學、政學、文學、武學、農學、工學、商學、醫學十科，綜舉精要，約略賅備。而北洋亦設中學堂，先由二等學堂，四年學成入頭等學堂，四年學成入專門學堂，以工程、電學、礦務、機器、律例五門分課，亦能體用兼賅，惜旋燬於兵燹。惟江鄂各省及上海尚有武備及中西學堂，而規模未廣，經費未充，撮壤涓流，亦恐無補時局。竊謂今既更定科舉之法，宜遠法成周，近采西制，盡改府州縣學及書院爲小學堂，而設總學堂於各省會，重開大學堂於京師。凡高才生自小學堂升入省學堂，又自省學堂升入大學堂，更甄拔其學成者，予以官職，與進士出身同。民閒或有集資公立學堂者，準其呈報立案，給與文憑，與小學堂同，學成亦準其送入省學堂、大學堂，一律用之。則學藝日昌，奇傑閒出，儲材致用，其效可券矣。

孫詒讓《籀廎述林》卷五《瑞安新開學計館叙》 光緒乙未，東事甫定，中國賢士大夫始蘧然有國威未振之懼。於是京都及南洋皆有强學書局之舉，而瑞安同人亦議於邑城卓忠毅公祠，開學計館，以教邑之子弟。皆以甄綜術藝，培養人材，導厥涂徹，以應時需，意甚盛也。夫時局之艱難，外變之環伺而沓至，斯天爲之也。然人材之衰苶，學藝之不講，朝野之閒岌焉有不可終日之慮，則人事或不能無過矣。瑞安褊小，介浙閩之間，僻處海濱，於天下形勢不足爲重輕。然儲材興學，以待國家之用，而出其緒餘以澤鄉里，則凡踐土食毛者皆與有責焉，固不容以僻遠而自廢也。學計館之開，專治算學，以爲致用之本。蓋古者小學，六藝之一端，而造乎其微，則步天、測地、製器、治兵，厥用不窮，合西人所爲，挾其長以雄視五洲者，蓋不外是。吾鄉自宋元迄有明，忠毅精通曆算而未有傳書。道咸而後，幾山項先生、菊潭陳先生始研治宣城梅氏之書，以通中西之要。邇來穎偉之士又廣涉代微積之學，以究其精妙，蓋彬彬盛矣。設以教俾後生小子有所津逮，以啓發其智慧，羣萃以廣其益，積久而通於神，則魁杰雄卓之材或出於其間，盡人以勝天，而不以惰窳隳其志氣，斯固賢士大夫之所樂也。至於中材謹士，志域凡近理財習藝，以自殖其身家，則小試小效，固亦若操左契，斯又無俟於揚榷已。

張謇《張季子九録・自治録》卷一《論創辦地方實業教育致瑞撫函》 實業教育，富强之大本也。教育所以開民智，顧念今日，豈唯民智不開而已，上而官智，中而士智，開寤者復有幾人？自非若公之宏亮開豁，一意堅持，其何以發塵鏡之光，剔叢墟之翳。即以賤子所居通州、海門論，蠶桑之利，濫觴丙戌，至癸巳而始成，甲午而大效。乙未官厄子，通敗而海僅存，又數年而復。通自王守來，今年乃續。海門溥善堂捐貲以給地方相驗費，林文忠撫吴之舊政也。戊子議復，壬辰粗成，而官厄之，吏胥厄之，不肖諸生助吏胥厄之，風波重疊。癸巳乃究於成，民今頌其利。海門社倉議始丙申，丁酉即成。謇所居之長樂鎮，建倉儲麥，皆二三同志合力任之，未取他人一錢；而戊戌四月，舊董無賴子孫，乘謇客都，率衆白晝打毀監造董事之屋，復煽人乘夜燒倉；己亥仍謇成之，是歲適歉，其利遂著。通、海瀕海荒灘近百年，既以鹽法禁墾，民乃隱占樵采。辛丑劉忠誠奏墾按地貲遣隱占之户，蕩棍某糾衆白晝持兵劫草，久而始定。淮水支流入海，以經通州、吕四者爲最長，謇以其尾閭不通，潦塞爲患，本年春議合紗廠、墾收、鹽業三公司之力，僱工平地，闢河四十里，導流達海。興工之始，謇適以南皮至江寧往會，監工人過於嚴緊，致與士夫口角，而無賴之人乘之打毀河局董事廬捨，侮辱巡檢汛官，毆傷多人，劫搶工貲二百餘圓。經家叔兄與王守分别操縱，河已告成，案尚未了。方辛丑冬，謇創議立師範學校，壬寅動工，藉廢千佛寺基地，填河特創，前後成屋二百八十餘間，亦二三同志合力成之，他紳未有分文之助。毁廟慢神之謗，至今未息一。昨與王守議，明年先立初等小學十所，各就其地不在祀典之廟營之。金沙場甫有此説，即有無知之人散布謡言，欲糾衆打毁董事之屋，並有不肖諸生，造爲學校如興，餓死我輩之謡，紛紛煽惑。此外，凡成一事，興一業，無不有危疑震撼之者。如是，則學何從興？教育何從普及。是以現與王守議，一面籌費諭董興辦；一面趕編《論》、《孟》講義及淺近教科書，分給鄉村蒙塾，即令照本講授以消其牴牾之見；一面由官出示曉諭彈壓。謇所以歷引前事，備塵聰聽者，以見今日草野士大夫有志實業教育之未易言，非忍氣耐苦，必無着手之處。而亦冀公俛察下情，仰述明諭，即賜通飭各州縣遴選公正紳董，合志協謀，廣興實業教育。若經費不足，準其稟明地方，借用廟宇開辦，若不在祀典之廟，即可酌量更改。其廟産留給原有僧徒，資其衣食，餘均撥充學費。設不稟地方官，及公正紳董察看明白，不肖生監借端生事牟利，及官紳看定合用之廟，地棍人等煽動無知愚民，聚衆阻撓，因而滋事者，即以違法論，地方立時將爲首滋事之人，從嚴拏辦。且訪聞江北通海一帶，近年遇有地方善堂、社倉、水

利、興學、開墾等要公，率有刁劣生監，不法棍徒，糾衆滋事，蔑法背理，實堪痛恨云云爲詞。謇於以上各事，委曲繁難，幸而有成者，蓋用消疏之法爲多。特大府廉公有威，地方官明白事理，則消疏較易耳，明公當能鑒之。感於眄睞，陳布下懷，不覺刺刺，幸賜采聽。

張謇《張季子九録・教育録》卷三《初等小學教育必須改良之緣起》 國何爲而須教育？教育者，期人民知有國而已，能有國之終效，使人人任納税當兵之責，多數無怨望而已。周公之致王，備於地官，其法詳。商君之圖伯，最於農戰，其法簡。詳則行之也委曲而繁重，必導以教育而後有可期之效；簡則行之也迫隘而嚴峻，不必出於教育而即程奮進之功。效緩者艱於始，功急者脆於終，此大較也。今政府亦知學語教育矣，下九年豫備之教，定每二百户一小學之令，而於若何籌建校之貲，若何備教員之法，所以爲聯絡而措施之者，一切不顧，一切不知，以法令爲罔上之美觀，以章程爲欺民之幻術，庸詎知上即可罔而下不可欺也。夫政府之語教育也，始於辛丑。蓋鑒於庚子拳匪之禍，以爲信奉邪教，幾釀覆滅宗社之禍，獄無可歸而歸於民之愚，愈愚須學，乃不得不借途於教育耳。方是時京師大學平地倏起，下走即倡須首建師範之議，謗而沮者，不一其人。不勝其憤，貿焉出私家之綿力，行於一州，繼是年許，而江楚間乃有官立之師範。私心竊計，以爲十年之後，庶可漸覩成效矣。歲月以來，忽已八年，舊時國文稍有可觀之學生，甄録而日見其稀，前此鄉里所設私立之小學，柴立而絶無繼起。以通州全境面積八千方里户十五萬八百九十二論，按部章須初等小學七百五十八處。爲小學計，須亟增師範，通州現有之師範，以五年計，每年能容五十人。無論每年開學，正當程度相宜之學生不易招致，即勉强如額，而中途退學十常一二，已不足數，就使足數，則一年五十，必十五年而始能供小學教員之需。試問此設計每年入學五十之學生，其來何自，則又非迅籌多設初等小學，層遞爲高等小學之豫備不可，然又苦無教員，豈非牽連俱困之道。況合地方財力及辦事人各方面計之，設計云者，什未必能得六七之實效。然則以通州一州教育普及計，即展十五年爲二十年，課其結果，尚在不可必之數，推之一千四百餘廳州縣大略可知。夫目前之國勢如此其危，期望人民明白納税當兵之義如此其急，而教育之不易進行如此其確，不亟圖設法變通，而惟是雅步徐行，上欺下飾，是何異掘井以濟渴，揖讓而救焚，庸有幸乎？如部章所訂之初等小學課程，下走施之一州，亦既六七年矣，其畢業者亦三數次矣。國文則僅識字解淺義耳，不能閱報，算術則僅筆算耳，不能應事，體操則僅能活動手足耳，不能增膽力，脩身則僅講故事理論耳，不能嫻禮法。夫以不能閱報不能應事無膽力無禮法之人，而望其任納税當兵而不怨，豈非必無之事。彼學部以其昏昏，自未可責以使人昭昭之效，而我國民亦相仍不寤，長夜漫漫將何術以拯此危局耶？！八年以來，粗有經驗，但覺前途愈行愈窄。證諸同志，咸懷此憂，故屬江生原本素所討論，發抒意見，著爲芻議，海内君子，有不欲以教育病我人民者，竚聞高論，幸更教之。

嚴復《嚴幾道詩文鈔》卷三《論治學治事宜分二途》 自學校之弊既極，所謂教授訓導者，每歲科兩試，典名册，計贊幣而已。師無所謂教，弟無所謂學，而國家乃徒存學校之名，不復能望學校之效。積習已久，不可驟更，乃不得已而以書院濟之，十八行省中，其布政使之所治者，必有數大書院，若府治，若縣治，莫不有之，即村鎮之稍大者，亦往往有焉。書院之大者，歲縻數萬金之欵，聚生徒數百人；其小者，亦必有名額數十。月必有課，課必第其甲乙。官若師則視其甲乙以獎勵之。若師若弟子，均有所事事，而學校遂寄於書院矣。木之老也，必榮其岐；事之弊也，必貴其貳。有内閣而又有軍機，有地方官而又有局所，其同一故哉！然書院之興，雖較勝與學校，其所課者，仍不離乎八股試帖，或詩賦雜體文；其最鬼雅者，乃分經學、史學、理學、文學等而試之。而其不切於當世之務，則與八股試帖等。士之當窮居，則忍饑寒，事佔畢。父兄之期之者，曰：得科第而已。妻子之望之者，曰：得科第而已。即已之寤寐之所志者，亦不過曰：得科第而已。應試之具之外，一物不知，無論事物之頤，古今之通，天下所厚望於儒生者，彼不能舉其萬一。即市儈販夫，目不知書，而既閱歷於世者甚親，其識或出儒生之上。於是舉世不見通儒之用，而儒術遂爲天下病。況乎叔世俗瀉，機械百出，當其伏處，苟能咿唔，作可解不可解之文字，尚能藏其拙也。一旦通藉，則盡棄其詩書禮樂之空譚，而從事簿書期會之實事，非獨其事非所素習也，即其情亦非己所素知。在捷給者，或不難盡更其面目；其遲鈍者，仍不免有平夙作諸生時之故態，而因以爲仕病。蓋章縫之道苦矣。有識之士，深維世變，見夫士氣不振，官常不肅，學業不修，政事不舉，一一均由於所學之非。乃相與慷慨嘆咤而言曰：天下之官，必與學校之學相應，而後以專門之學任專門之事，而治畢舉焉。斯言也，一唱而百和，凡爲有志，莫不然之。雖然，以此矯當世之論則可耳，若果見諸施行，則流弊之大，無如今日。天下之人，彊弱剛柔，千殊萬異，治學之材與治事之材，恒不能相兼。嘗有觀理極深，慮事極審，宏通淵粹，貫

通百物之人，授之以事，未必即勝任而愈快。而彼任事之人，崛起草萊，乘時設施，往往合道，不必皆由於學。使彊奈端以帶兵，不必能及拿破崙也；使畢士馬以治學，未必即達爾文也。惟其或不相侵，故能彼此相助。土蠻之國，其事極簡，而其人之治生也，則至繁，不分工也。國愈開化，則分工愈密，學問政治，至大之工，奈何其不分哉！今新立學堂，革官制，而必曰學堂之學，與天下之官相應，則必其治學之材，幸而皆能治事則可，倘或不然，則用之而不效，則將疑其學之非，其甚者，則將謂此學之本無用，而維新之基礎，天下之事去矣。然則將何爲而後可？曰：學成必予以名位，不如是不足以勸。而名位必分二途：有學問之名位，有政治之名位。學問之名位，所以予學成之人；政治之名位，所以予入仕之人。若有全材，可以兼及；若其否也，任取一途，如謂政治之名位，則有實任之可見，如今日之公卿百執事然，人自能貴而取之；學問之名位，既與仕宦不相涉，誰願之哉？則治學者不幾於無人乎？不知名位之稱本無一定。農工商各業之中，莫不有專門之學，農工商之學人，多於入仕之學人，則國治；農工商之學人，少於入仕之學人，則國不治。野無遺賢之説，幸而爲空言，如其實焉，則天下大亂。今即任專門之學之人，自由於農工商之事，而國家優其體制，謹其保護，則專門之人才既有所歸，而民權之意亦寓焉。天下未有民權不重而國君能常存者也。治事之官，不過受其成而已，國家則計其效而尊寵之。如是，則政治之家亦有所馮依，以事逸而名榮，非兩得之道哉。且今日學校官制之大弊，實生於可坐言即可起行之一念耳。以坐言起行合爲一事，而責以人人能之。方其未仕，僅觀其言，即可信其能行；及其不能，則必以僞出之，而上不得已亦以僞應焉，而上下於是乎交困，天下古今，嘗有始事之初，不過一念之失，而其末也，則弊大形，極天下之力而不足挽回，此類也哉！

《皇朝經世文續編》卷一〇陳寶箴《上沈中丞書》 一曰明學術以育人材。江右素號禮義之鄉，有宋以來歐陽諸公以文章提倡一時，厥後理學節義爲世所宗，大儒名臣蒸蒸繼起者數百餘年。匡廬鄱陽之靈氣磅礴，鬱積發洩無餘，然未有如今日之衰者，繩墨自修之士，理煩治劇之材，今雖不乏其人，而求如昔日之德行精純節義事功爭光日月者蓋未之見，此豈山川鍾毓之靈有時而閟哉！學術不明則志氣餒於中，流俗奪其外，前哲流風餘韻愈遠愈微，雖有魁楚之材欲自振拔，而無師友淵源以開廣其志，意則亦不免自安於小就，此人材所以日絀，有識者所大憂也。國家立教官以造士，設制科以遴才，意非不善，然教官之權太輕，又不知所以爲教，而制科之弊則務爲帖括，剿襲以資弋獵，雖日讀四子五經，滿紙道德經濟，其實於己無與也。是故書法爲藝事之微乃求之，今日俗學之士，惟有此等伎倆尚可備文書案牘之用，末流至此可爲浩歎。夫法久則變，變則通，變通之權非任封圻者所能自便，而其可以就成法之中寓化裁之意者，莫如書院一事。昔潛庵先生撫蘇州，凡村里塾師皆令地方保擇，重育材之本也。省垣風化所基，其書院山長尤重，我省豫章書院例聘鄉先達之品學德望可爲多士楷模者爲之，相沿既久，惟以同鄉賦閒之甲科顯宦遞主斯席，於是州縣山長至有以科目先後次第推任者，其閒賢者不謂無人，然不論其實能造士與否，而第以科目官爵爲重，則與今日教官之或以資格，或以納粟進者，其弊何殊。夫師儒者，士子趨嚮之的也。彼見其師之所有不過八股詩賦之技而儼然爲人貴重，如是則其所嚮往而步趨者，亦止如是而已，何以激發其志氣，振興其耳目哉！請自今釐定省屬書院章程，略仿胡忠定經義治事之規，拔其優者厚以廩餼而禮貌之，又拔其優者而薦舉之。至於山長首宜慎擇毋循陋章，但求爲事擇人，如實有品學德望可爲楷模者不宜拘以資位，並不必泥定本省，即如安徽王子槐侍郎品望學術當世所稱，近以讀禮南歸，若能聘主豫章講席，誠不愧古者師道之任，惟執事裁之。寶箴歷觀古大儒筮仕之邦，莫不以明教化興學校爲己任，執事山斗之望，士論所宗，登高一呼，衆山皆應，設誠而致行之，數年之後，學術漸明，人材必奮，豈惟我省之幸，天下國家與有裨焉。剥復之機，培養之任，雖欲不望之執事而不得矣。

《皇朝經世文續編》卷六四孫衣言《永康縣學碑記》 三代盛時，自天子之都，以至於比閭族黨，莫不有爲學之地。自天子諸侯卿大夫之元子，以至於士庶人，莫不有爲學之事。而入學則必釋菜釋奠於先師。師者，教之所由立，道之所由明也。三代聖王，莫不重道而隆師。故荀子曰，君師者，治之本也。曾子曰，君子之行於道路，其有父者可知也，其有師者可知也。師嚴故道尊，道尊故學正。孔子生於周之末世，以匹夫明堯舜禹湯文武之道，著書垂教爲萬世師。至漢之賢君，始爲廟以祀，歷魏晉隋唐，而其祀幾徧天下，宋仁宗命郡邑皆得立學，即學以祀孔子，而其事遂迄於今。金華在浙江爲東南山郡，永康又爲山邑，地瘠而民醇。明正統間，邑人應士濂嘗以私財獨建縣學，宏治間，其孫尚端重建之。成化正德間，尚道天澤相繼重葺之。而益儲經費爲歲修計，俾子孫兩支分掌其事，蓋四百餘年矣。咸豐辛酉之歲，粤賊擾浙江，破金華，永康亦被寇，學燬於火，至同治癸亥，城始復。今尚端裔孫參申獨建大成殿，尚道裔孫寶時等質常産

輸私橐，重建明倫堂，思超振緒榮祖等併力籌辦，閱兩載而告成。永康始脱兵火，邑人士即喁喁嚮學，可謂知本。而應氏子孫又能承先人之志，以無廢數百年之盛舉，則其尤賢者矣。夫學宫之設，豈徒曰爲廟祀以崇我夫子而已哉。蓋孔孟之時，所謂詖辭邪説，陷溺入心者，楊氏而已，墨氏而已，降及後世，亦不過佛氏而已。至今日而蠻荒絶域，自古不通人迹之民，挾其不經之説，縱横於中國，誘之以貨財，道之以聲色，眩之以奇淫之技，痼之以酖毒之媒，中國之人趨之若流水，雖儒生學士，或貿然隨其計中，不知其用心之毒，與爲禍之深也，則道之不明也甚矣。天下豪傑有智術之士，求所以禦之之方，以爲必講富强，利器械，使我之功力足以敵彼，而後可以勝之，而不知其本固在於務學也。夫孔子之學，非有待於他求者也，其人則士農工商之列乎四民者是已，其事則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存乎五倫者是已，其爲書則易禮詩書春秋之著乎五經者是已。而其導之以所從入，則曰義利之辨也，視聽言動之不可以非禮也，是非羞惡之各有其端也。使舉天下之人，懍然於不可無義，不可無禮，不可無羞惡是非，則怪誕不經之説，若糞穢臭腐之不可以一朝居，而又何爲靡然從之哉！故吾謂孔子之教不可一日不明於天下，而以救今日之人心風俗，則其事尤切而不可緩，何也？楊也，墨也，佛老也，其亂吾道也，猶依託於吾道也。至今所謂怪誕不經之教，則顯然與孔子爲敵，而與今日好利無廉恥之人心適足以相中而相引，則所以矯而正之者不可無術矣。今東南甫定，聖天子方修中興之政，中外士大夫亦漸有意於儒者之事，蓋人心之窮而將有所轉也。而金華固吕成公王文憲之所講學，陳同甫經世奇才，實産永康，其獨先奮興於學也，固宜。而亦可見孔子之道，無日不在人心，而非怪誕不經之教，所得而汨没之也。是在居民上有學校之事者，倡率而風厲之耳，故不憚極論之以爲之説。

《中國近代史料叢刊・洋務運動》卷一《貴州候補道羅應旒奏摺》光緒五年六月初五日　臣愚以爲措施之要領惟在富强，富强之道在乎振天下之吏治以固結民心，興天下之學校以培人才，厚風俗，練民兵之武技以自强，精機汽之器械以利用，參西國之法例以謀遠，握朝野之利權以儲費，此數大端而已。而此數大端，要皆得人則治，失人則廢。【略】

一、整學校以新吏治

中國之所恃者民心也。我朝深仁厚澤，入於民者最深且久，故一道同風，皆知親上死長之義，而視洋人爲仇讐，是以洋人之入吾境也，畏民憤較甚於畏國威。蓋彼甲兵器械雖堅利無敵，而我絶其糧，斷其煤，不啻入我百面伏兵之中，其斃之也可立而待，此敵國之所爲顧忌不敢輕於用兵者也。正宜因吾民之勢而利導之，撫恤教誨以爲根本。乃爲郡縣者，庸劣貪墨無處無之，是朝廷子惠元元而從中隔絶之蠹害之者乃吏也。甄别大計，舉劾非不嚴也，賢明大僚整頓非不力也，無如人才太少，稱職者難，推其故，蓋由於學校之未究真學，選舉之未得真才，任用之未能各適其長而盡辨其賢否耳。

夫科第之設，所以驗士之學，内聖外王之道，得諸心，宣諸口，遴選其尤以登於朝也。乃日久弊生，六經、四子書僅爲摭拾章句之用，剽竊陳編，簡摩時調，言行相違，心口異途。學者之心與夫父兄師保之所望於學者，不曰成己成物，而曰利禄富貴。懷富貴以爲學，則其志先歧矣。況童而習之，由壯至老，精神才力已半消磨於詩賦，八比之中，及受職任事，乃責以治國安民，所學者在此，所用者在彼，人才所由少，民風所由薄歟？且爲吏者，率多養尊處優，終年與百姓不相接，又安望其教化耶？義學、書院教官之設悉爲具文，從未以教化爲事也。其在英賢者倫，抑或登第較早，京官、外官，乃棄其夙昔而以仕以學；又或各職推轉，升調互異，用違其才，不得久於其任，以盡其所長。君相長官亦不能知其人之宜於何職，與其人之賢否，即知之矣，而又限於資格，班次之例，例當用者雖不賢不能不任，例不當用者雖賢不能强任。且其人雖不賢，無大過不能去也；其人雖賢，在資格之中不能顯也。衆人等爲一途，賢愚不得而辨，此各職之日弛，吏治之日下，皆學校、選舉、任用三者階之厲也。況復捐例之賤，保舉之濫，人品之雜進者，其弊尤有不勝言者哉！欲去其弊，宜責成各督撫，慎於用人，嚴於舉劾，勤接見以辨屬吏之賢否，絶情面而無偏私之任用。屬吏有貪墨病民，不自參劾，别經發覺或發覺而上官迴護者，皆嚴予處分，此急則治標之要也。

至於正本清源，尤當嚴飭各郡守責成各教職及地方官，令爲師者教子弟以身體力行之學。童子授學未可語其深也，則教以灑掃、應對、進退、揖讓之儀，問寢、視膳、愛親、敬長之節；漸長然後語以明德、新民之道，躬行實踐，無徒文詞。教職諸官，又時時巡行考驗而提倡之，見子弟之循循有禮者則酌獎之。書院、義學先爲倡導，官紳、宿儒力爲挽救，聚精會神，念念以實學爲事。如此二十年，蒙養既端，根本既立，則資質茂美者，固學成而爲大儒，循吏，即下焉而改業者，亦不失爲正士端人。且耳濡目染，將使未學者默化潛移，雖唐、虞、三代之隆何難見諸今日哉？

夫物必先腐而後蟲生，今之天主、耶蘇教，藉名行善以誘吾民紛紛滋事者，亦由中國之人不能統貧富賢愚而盡歸於學，其學焉者又不躬行實踐以風斯民而爲之表率，故異端邪説得以乘其隙而入之也。聖人之道，不强人以爲學，而未學者之日用倫常亦胥爲吾道所範圍而不自知，此吾道之所以大而公也。西洋之道必强人以學焉，男女、老弱、貧富、賢愚，皆納諸教堂之中，七日一禮拜以齊其心志，宣其邪説，不同乎己者每揶揄殘害之，而隱然與吾道爲敵，此人心風俗之大可憂者也。嘗考西人之開疆拓土，首則行教以知其情形，繼則通商以循序漸進。今不急圖振興吾道，將致傳教之地愈多，行教之人愈衆，異日之患有不堪設想者矣。豈吾道之掌院及教官與其他爲師之人，反不若西人教主、司鐸之用心乎？是巡行考驗、講求實學爲不可緩者，學校振則根本立矣。

選舉之法亦當稍事變通。然今日之時文、詩賦、小楷，人皆知其無用而不敢輕議變更者，誠以相習既久，豪傑之士亦有時出乎其中。且鄉舉里選之法，萬不可行，即孝廉方正之科亦多濫應，捨詞章外無另設專科之理，不若改京師太學及直省書院爲經世書院，令舉貢、生員有心經世之學者以充學生，自無文理不通之人，一入其中，即盡棄其時文、詩賦之學，院内分出科條，視其才之相近者而研究焉，以品學、德行、才識素爲人所欽服者爲之長，日與講解議論。而本省督撫不時親臨察覈，學有成者，由掌院與督撫視其才之大小保奏録用。其長於政事、吏治者則用爲府廳州縣，長於經學及古今掌故儀制者則用爲禮部，長於兵機、刑名者則用爲兵部、刑部，長於水利製造者則用爲工部，長於筆墨文學者用爲詞林著作，長於辭令才辯者則用爲出使外域；而皆先須講求聖賢身心之學，以德行根柢爲主。必其人道備於躬孝弟忠信廉正者而後舉之，非然者雖才可用弗録也。其或浮躁淺薄、嗜好不端者概逐勿收。其有通達古今政體，才大識遠，兼通各科之長而足以勝大任者，則漸用爲卿貳，司道以爲大臣之選。而院中又延西學師一人以講求機汽、算學、重學、電學之類，學成者則用爲機器、船政各局，榮以禄位，與部臣等。初設之時，更加優待，以開風氣；不然儒者所不屑學也。通其學，神明而變化之，異日必有能勝西人之法者出焉。其學西學則不必拘定舉貢生員，但能知文義，具巧思，有志願學者，即收入之，内有通達政體身備聖賢之學者，仍可任以尚書、侍郎、督撫、卿貳、司道之職。其學各科之人不學西學者，亦須熟習洋字、洋語、洋情，以備服官辦理交涉之事，不致爲人所愚，亦不致茫然束手。長院與督撫之保薦其人，必須詳註其立身爲人、性情事迹。夫人有長即有所短，其短處亦須臚列無隱，俾用人者得以範圍而裁成之也。如是不必進士詞林之人，亦與進士詞林相得益彰矣。既不廢科目而人争求實際，内而各堂官及掌教、翰林院學士，外而督撫、司道尤須勤於接見僚屬，每日十員、八員，不拘堂屬之分際，與之上下議論，叩其所學，察其才德志趣，破除情面，以爲舉劾。其最賢者則破格保用，無拘資格、部例；其次者但有根柢之學而以肫誠之心任事者，即重用之。人不論其才不才，但能實心任事，則愚者自明，柔者自彊矣。此所謂振天下之吏治興天下之學校也。

《康有爲全集》第一集《教學通義・立學第十二》 余讀漢史《儒林傳》及《藝文志》未有不色然而喜也。喜經學之興，喜先王大道之有籍以傳，喜孔子之學尊而大盛；及見明帝臨雍親講，圜橋觀聽之士億萬人，東京風俗以原，氣節以昌，未嘗不嘆田蚡、孫弘立學之功，美武帝之崇儒，德漢儒之能抱遺經也；及考求學術之變，後世民治之壞，則不得不深罪漢之君臣，每讀《儒林傳》而愀然矣。

古者道與器合，治與教合，士與民合。公學務於有用，則凡民皆偏習而不限。以員專學，以吏爲師，則入官有所專習，而世守其業。大學則世家名士所遊，惟執禮學樂以養其和容，此才智所以盛，民治所以興也。漢雖承秦敗亂之後，禮壞樂崩，書缺簡脱，然所以爲治之意纖悉畢備，未有能外於先王者也。蕭何爲律令，張蒼造章程，叔孫通起朝儀，治國之法，何嘗能少須臾哉？且去古未遠，先王遺文墜典，雜見於諸子傳記者，往往而有，故河間所採禮樂古事至五百餘篇。賈生又嘗草具其儀。若採搜古經雅記，定「六藝」之公學，制百職之官書，斟酌先王，施於當世，然後立學而教之，使後世有所籍，以增長潤色，不必復國公之道，何嘗不可美備也？

魯兩生謂：「禮、樂，百年治洽而後興。」此真迂儒不通治體之言也。夫禮樂不興，治何能洽？不待禮樂而能治洽，則禮樂何用？何必興哉？食不必精，要可以飽；衣不必綉，要可以暖；禮樂雖不及先王，要可以移民。劉向謂：「叔孫通制定禮儀，初見非於齊、魯之士，然卒爲漢儒宗。」此至論也。

自賈生以後，董仲舒、王吉、劉向皆數言禮樂之宜興，以移化民風，而劉向之言爲最深切也。向之言曰：「或曰不能具禮。禮以養人爲本，如有過差，是過而養人也。刑罰之過，或至死傷，今之刑非皋陶之法也，而有司請定法，削則削，筆則筆，救時務也。至於禮樂，則曰不敢，是敢於殺人，不敢於養人也。且教化所恃以爲治也，刑法所以助治也，今廢所恃而立所助，是捨所重而急所輕也。以爲

敢養人而不敢殺人甚矣。」向之言切也，然且不用。惟孫弘立學之説施行，立學又不備。惟「五經」課試，補博士弟子僅五十人，則天下萬里通經者蓋已寡也。

「六藝」既不定成書，百官亦無專業，小民不能下逮，雖叔孫禮儀藏於理官，法家又復不傳，與蕭何律令、張蒼章程，《藝文志》皆不録，則輕當王之典爲已甚也。古人之治教，務使學者誦一王之典，以施於用而已。「六經」者，皆王教之典籍也。自《典》、《謨》、《夏正》、《商頌》而外，夏、殷之禮無徵，無往而非《大周會典》、《大周通禮》也。能守其業者曰官，能通其意者曰師儒，能肄其學者曰士，能知其法、守其法者曰民。故學切而有用，治以日興也。先王之道，非不美也，而時王之制已大變改，徒使通經學古廣爲調説，高爲論議，而不許施之於用。時王之制既不完備，稍完備也，而人士不學。所用者在此，所尊高者在彼，此儒術所以誚迂，疏而無用，而不知非先王之制也。且治國如治家，然米、鹽、醯、醬纖悉皆備，而後可以爲理也，不如儒者無家國之任，惟高陳大道也。禮、樂、射、御、書、數，切於民用者也，而不下究於民。《易》、《春秋》，大儒卿士之學，而責之童子。是用者不學，學者不用也。不採先王之道，而教其説不完不備之文以相争勝，是使民争爲無用也。「若稽古」三字説至萬言，而樂、射、數三藝不留一字，此人才所由不興也。其弊如此，故弟子員日有所增，周徧郡國，文學之士或多彬彬，迄於後世數千年，而治卒莫興也。

武帝既立「五經」博士，嗣是經學寖盛，世有增置。《易》有施、孟、梁邱、京、費，《書》有大小歐陽、夏侯，《詩》有齊、魯、毛、韓，《禮》有慶氏、大小戴，《春秋》有公羊、穀梁、左氏。並置博士，增弟子員，設科射策，勸以官禄，公卿庶吏皆自此出。成、平之時，增員千人，築舍萬區，經業蕃盛，一經説至百餘萬言，大師衆至千萬人。貢禹、匡衡定廟制，劉歆立三雍，增置諸古文博士。明帝臨學，大射養老，執經自講，爲四姓小侯立「五經」師，自期門羽林之士，悉領通《孝經章句》；廷臣自大將軍以下，外夷若匈奴，皆遣子入學；又徵拜年十二通經者爲童子郎，郡國學明經者，五十至七十皆太學。四方學士雲集京師，至三萬餘生，古今設學，號稱極盛。然實浮華相扇，空説經文。偏郡下邑，雖設校官，不常置，民不識學，況於國之法典「六藝」之用乎？視周時百官各有專業，小民皆知「六藝」，相去何遠也？

經學行義莫有如東漢之盛，然已去古遠甚。自是江河日下，蓋不可復。晉雜莊、老，六朝加以佛學，淫於詞章，蓋不足論。唐因魏文之制，立國子、太學、四門之學，外則府、州、縣並置學生，内則置弘文、崇文之館，又置律學、書學、算學之生。國子學生三百人，以文武三品以上子孫，若從二品以上曾孫及勳官二品，縣公京官四品帶三品勳封之子爲之。太學生五百人，以五品以上子孫、職事官五品期親，若三品曾孫及勳官三品以上有封之子爲之。四門學生千三百人，其五百人以勳官三品以上無封、四品有封及文武七品以上子爲之；八百人以庶人之俊異者爲之。律學生五十人，書學生三十人，算學生三十人，以八品以下子及庶人之通其事者爲之。京都學生八十人，大都督、中都督、府上州各六十人，下都督、府中州各五十人，下州四十人，京縣五十人，上縣四十人，中下縣各三十五人，下縣二十人。國子監生、尚書省補祭酒統焉。州縣學生，州縣長官補長史主焉。門下省弘文館生三十人，東宫崇文館生二十人，以皇緦麻以上親，皇太后、皇后、大功以上親，宰相及散官一品功臣身實封者，京官職事從三品，中書黄門侍郎之子爲之。凡博士助教分經授諸生，未終經者無易業。凡生限年十四以上、十九以下，律學十八以上、二十五以下。

凡《禮記》、《春秋左氏傳》爲大經，《詩》、《周禮》、《儀禮》爲中經，《易》、《尚書》、《春秋公羊》、《穀梁傳》爲小經。通二經者，大經、小經各一，若中經二。通三經者，大經、中經、小經各一。通五經者，大經皆通，餘經各一，《孝經》、《論語》皆兼通之。

凡治《孝經》、《論語》，其限一歲；《尚書》、《公羊》、《穀梁傳》，各一歲半；《易》、《詩》、《周禮》、《儀禮》，各二歲；《禮記》、《左氏傳》各三歲。學書日紙一幅，間習時務策，讀《國語》、《説文》、《字林》、《三蒼》、《爾雅》。凡書學，石經三體，限三歲；《説文》，二歲；《字林》，一歲。凡算學，《孫子》、《五曹》，共限一歲；《九章》、《海島》，共三歲；《張丘建》、《夏侯陽》，各一歲；《周髀》、《五經算》，共一歲；《綴術》，四歲；《緝古》，三歲；《記遺》三等數皆兼習之。旬給假一日，前假博士考試，讀者千言試一帖，帖三言，講者二千言，問大義一條，總三條，通二爲第，不及者有罰。歲中通一年之業，口問大義十條，通八爲上，六爲中，五爲下。並三下與在學幾歲，律生六歲，不堪貢者罷歸。諸學通二經，俊士通三經，已及第而願留者，四門學生補大學，大學生補國子學。歲五月有田假，九月有授衣假。二百里外路程，其不師教，及歲中違程滿三十日，事故百日，緣親病二百日皆罷歸。既歸罷，條其狀下之屬所，五品以上子孫送兵部準蔭配色。每歲仲冬，州縣館監舉其成者送之尚書省。其法蓋密矣。當貞觀時，學舍一千

二百間，博士三百六十員，屯營飛騎皆授經業。高麗、百濟、新羅、高昌、吐蕃遣子入學，學內凡八千餘人，可謂近古之盛矣。貞觀之治，人材之盛，良由於此。然書、算之學人人宜通，而額設僅二、三十人。高宗即改以書學隸蘭臺，算學隸秘閣，律學隸詳刑，則學士之通書、數者蓋鮮矣。故自永淳以後，國學廢散，胄子衰缺，太宗之澤亦不長矣。

夫以太宗學制之詳，諸生之盛，未嘗不仿佛三代之規也，然卒遠不及古人者，則小學非德行、道藝之教，大學無樂德、樂言、樂舞之學故也。善乎！水心葉氏曰：「古之爲教，若舜、周公之制是也。漢以後，傳經師章句而已。材者由於學則枉以壞，不材者由於學則揠以成，教之無本而不行，取之雖驟而不獲，則學之盛衰興廢未易言也。」夫經師章句既不足以成就人材，況雖有是制，而唐人實重進士，清資要選，皆出於是，而所謂進士者，不過爲淫哇之詩賦而已。進士之試，始於隋煬，其去道益遠，其所以成就人才者益非。爾後千歲，爲經義，爲詩賦，雖有小變，而皆取士以文辭，士皆騖於文以爲學，學既奇謬而文亦不工。此又出漢人試箋奏之外，而爲古人所不及料矣。

宋仁宗時，天章閣侍講王洙言：「國子監每科場詔下，品官子弟投保官家狀，量試藝業，給牒充廣文、太學、律學三館學生，多或致千餘人，即隨秋試召保取解。及科場罷日，生徒散歸。」若此但爲遊士寄應之所，殊無國子肄習之法，遂爲後世國學之例，於今同之。蓋雖別三舍，納天下之科舉，全爲祿利之梯，非復教士之學矣。中間非無通道德之師儒，若胡安定、程伊川其人。安定分經義，治事之齋日，會於首善堂，令雅樂歌詩，諸齋皆有琴瑟歌詩之聲，蓋有古人進德修業之意矣。朱子《學校貢舉議》請罷解額舍，選待補、混補、季書、月考之目，以塞懷利干進之心，選道德之士及諸生之賢者，而命以官，講明道藝以教訓其學者。而所謂教之之法，亦仍漢、唐章句史學之舊，而非能復三代學校之教也。胡翼之、朱晦庵庶幾於道德之師而不足言。

古者公學、官學之盛，蓋自周末王制破壞，自是禮樂不興。不幸立學者爲田蚡、孫弘，以分經教士，誘之祿利，課以章句，於是先王教學之大體不可復起矣。東萊呂氏曰：「先王之制度，自秦、漢以來皆馳廢壞絶，然其他法度，尚可因影見形，因枝葉可以尋根本。惟是學校，與先王全然背馳。祇舉學官一事，舜命夔典樂，周時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何故皆是掌樂之官掌教？蓋其優遊涵養，鼓舞動蕩，有以深入人心。故一年視離經辨志，三年視敬業樂羣，五年視博習親師，七年視論學取友，九年知類通達，强立不反，其本末全不同。後世雖是法度具舉，不過以法制相臨，全無深入人心道理，所以後世之學不推尋秦、漢之事，當束之不觀。」若武帝表彰「六經」，光武投戈講藝，魏孝文欲改戎狄之俗，唐太宗文飾治具，皆鋪張顯設以爲美觀，非見得理義之在人心不可已處，東萊於是知本矣。又謂：「周公設官，下至射矢鳥至纖之事皆具載，至於州、序、黨遂是何人掌之，其法如何，不見明文，惜無鴻儒碩師發明之。」愚案：州、黨所教之法，則《周禮》敘「六德」、「六行」、「六藝」之法甚詳。其教之之人，則自鄉官外，書傳略説，所謂大夫爲大師，士爲少師。《鄉飲酒禮》：「以告於先生君子。」鄭君注：「先生，鄉中致仕者；君子，國中有盛德者。」《王制》：「耆老皆於庠。」鄭君注：「耆老，致仕及鄉中老賢者是也。」不解東萊何以未思及之。欲復古人之學，誠宜有鴻儒碩師復講古制，重定禮樂，而後學可復也。

今沿宋、明之舊，以科舉選士，士咸在學校中；課「四書」、「五經」之義以爲文，士皆在義理中。魁傑之士捨此無可復進，故時出其間，以爲可以育材得士矣。然士皆溺於科舉，得者若昇天，失者如墜淵，於是驅天下之人習哇濫之文。《易》之奥眇，古人掌之大卜者。《大學》、《中庸》之深博，古之公卿師儒所學，而今强童齔之子習其文，誦其義，以爲科舉之階。久而自爲童生至其得第，並「六經」之文而不能誦之。不知古今，不通藝學，倀倀然若聾瞽，然可長驅登高，等爲公卿。後生師慕，爭相仿效，謬種相傳，滔滔不絶，沛若江河，泛彌天下。學官不講，則廣設書院以奬翼之；進士不足，則多爲舉人，拔貢、優貢以選舉之；然亦不過多增哷唔求爵禄之肆而已。上者既無古人德行、道藝之教，下之並無後世章句文史之學，聚天下而爲臭詬亡恥，嗜利無知之駿徒，國家其誰與立？由今之學，不變今之法，而欲與之立國牧民，未之有矣。此又漢、宋人所不及料也。

不孝、不友、不睦、不婣、不任、不卹之刑，切於人倫者也；《爾雅》、《少儀》、禮、樂、射、御、書、數之學，切於人事者也。今皆不舉，以科舉取士，是爲剪綵爲穀而望其得食也。天下之士既習於科舉，故以之授學，凡馬醫夏畦之子，農工商販之豎，志欲識字謀食者，皆授之以《周易》、《春秋》、《大學》、《中庸》，是謂以鐘鼓饗爰居，學之數年不能解一字，作一札，父母責其不才，鄉黨笑其無用，乃棄而爲牧豎，則所謂悲憂眩視，不食而死也。天下之士，既習於舉業，故以之授學，凡馬醫夏畦之子，農工商販之豎，志欲識字謀食者，皆授之以五言之詩，八股之文，是謂以冕服冠沐猴，學之數年不能解一字，作一札，父母責其不才，鄉黨笑其無

用，乃棄而爲牧豎，則所謂決裂而去者也。

夫禮、樂、射、御、書、數者，凡人類不得已必然之公學，得之而後有用。有生失之，則無以爲用，無以爲生。而今自學士不能通之，何論民庶也？是大寒天雪，終歲織鐵而不能爲衣；大旱飢饉，終日種玉而不能爲食也。後世禮樂雖失，而未失於朝廷之上；義理雖壞，而未忘於魁壘之儒。此漢、唐二千年來所由苟且爲治也。惟養民教民之學，則無復幾微少存者。故今日朝廷、公卿、大夫、士，猶時有才，未遽爲患。患專官無才吏，專學無才士；患田無才農，城無才工，市無才商，山無才虞，百藝技巧無才奸，國家無所籍以爲治。此今日學之大患也。

《康有爲全集》第二集《春秋董氏學》卷六下《教》 《傳》曰：「政有三端：父子不親，則致其愛慈；大臣不和，則敬順其禮；百姓不安，則力其孝弟。」孝弟者，所以安百姓也。力者，勉行之身以化之。天地之數，不能獨以寒暑成歲，必有春、夏、秋、冬。聖人之道，不能獨以威勢成政，必有教化。故曰：先之以博愛，教之以仁也。難得者，君子不貴，教以義也。雖天子必有尊也，教以孝也；必有先也，教以弟也。此威勢之不足獨恃，而教化之功不大乎！《傳》曰：「天生之，地載之，聖人教之。」君者，民之心也；民者，君之體也。心之所好，體必安之；君之所好，民必從之。故君民者，貴孝弟而好禮義，重仁廉而輕財利。躬親職此於上，而萬民聽生善於下矣。故曰：「先王見教之可以化民也。」此之謂也。《爲人者天》

聖人之道，衆隄防之類也。《度制》

夫萬民之從利，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隄防之，不能止也。是故教化立而姦邪皆止者，其隄防完也；教化廢而姦邪並出，刑罰不能勝者，其隄防壞也。教化流行，德澤大洽，天下之人，人有士君子之行，而少過矣。《俞序》

梁啟超《飲冰室合集・文集》第三册《復劉古愚山長書》 今日所最切要而最易行者，自當以興學爲主義。近歲各省學堂之設，所在皆有，其爲法也，以方言爲開宗明義第一事，似得其本也。雖然，欲講學者莫急於擇師，今之學方言者以西人爲師乎？則貧僻之地未必能以重脩聘西人也。即或能之，而西人之旅華者大率傳教之士，不學無術，亦烏足以爲人師也。即或能之，而言語不通，情意不達，烏在其能傳授也。以華人爲師乎？則今日之號稱通習西文者，上焉者能充譯署使館之繙譯，下焉者能作洋行洋艦之通事，如斯而已。於西人之政事學問非有所知也，夫僅能充繙譯作通事，其猶華人之能作華語，粗識華文者而已。欲講中學，而以能作華語粗識華文之人爲之師，雖五尺之童猶知其不行也。然則欲講西學，而以能作西語粗識西文之人爲之師，甯非惑歟。徒使學者沾染洋習，捐棄大道，六經束閣，論語當薪，其猶壽陵學邯鄲之步，東家效西子之顰，故步盡喪，益形生醜。今日通商口岸之士習，殆類是矣。故啓超謂今日欲興學校，當以仿西人政治學院之意爲最善。其爲學也，以公理公法爲經，以希臘羅馬古史爲緯，以近政近事爲用，其學焉而成者，則於治天下之道及古人治天下之法，與夫治今日之天下所當有事，靡不融貫於胸中。若集兩造而辨曲直，陳緇羔而指白黑，故入官以後，敷政優優，所謂用其所學，學其所用，以故縫掖之間無棄才，而國家收養士之效。日本變法之始，即開此院，以故數年之間人才大成，各用所長，分任庶政，是以强也。中國開學堂數十年，同文方言之館所在有之，而其爲學也，不出於繙譯通事，是以弱也。啓超自頃入鄂，則請南皮尚書易兩湖書院專課政學，以六經諸子爲經，而以西人公法公理之書輔之，以求治天下之道。以歷朝掌故爲緯，而以希臘羅馬古史輔之，以求古人治天下之法。以按切當今時勢爲用，而以各國近事近政輔之，以求治今日之天下所當有事。今秦中興學，鄙意謂亦宜參用此意，務使中學與西學不分爲二，學者一身可以相兼，而國家隨時可收其用。而其尤切要者，千年教宗，運丁絶續，左衽交迫，淪胥靡日，必使薄海内外知孔子爲制法之聖，信六經爲經世之書，信受通習，庶幾有救。先生以耆德碩學，悲憫天人，一言提倡，士氣振變。伏望努力，起衰扶危，則豈惟秦地之幸而已。

《中國近代史料叢刊・戊戌變法》第三册《中國除害議》 凡今中國之大害，無學爲害，無教爲害，忘國爲害，忘君爲害，蔽塞爲害，古老爲害，愚瞽爲害，束縛爲害，虚憍爲害，狹小爲害，傾詐爲害，險薄爲害，流蕩爲害。

何以謂無學之害也？凡泰西之所以富强，横絶地球者，不在其炮械軍兵，而在其學校也；凡僕緣大地之上，號稱文教之國，圓顱方趾牡牝之民，莫不有學，自負床之孫，襁褓之子，爲之日用圖器以教之，若船舟鐵路電綫築堤連屋修路造橋之工，皆爲小様可分可合者，以習其事，方其乳臭未去，髫齔未除，而制造之精奇，手足之靈便，已壓倒其長老矣。及其童歲，則亦無男女牡牝，而入於幼學，而教之數與方名、地圖、天球、音樂、圖畫、歷史、禮教，其不就學者，罰其父母，故舉國無不識字之人，非惟識字而已，舉國無不粗通天文、諸星、地球、萬國物産、圖算、歷史之人，夫而后舉其才秀，以升之郡學大學，其不能升者，退而爲農、爲工、

爲商、爲兵，亦皆學有本原，而足以考植物之學，製造之書，萬貨之源，武備之事，乃至聾啞廢疾，皆有新法以教之，而後國家欲有所措施指揮，乃能應其意而趨其功以集其事。

若夫其課程之精密，層級之次第，師範之專門，無小無大，莫不有學，下至裁縫、土木、油繪、雕鐫之術，皆簡册繁巨，師傅深美，而其大學之言算數、醫律各國方言，以及格致之化光、電重、聲光、理倫、心靈、魂魄、天地之學，大陳圖器，廣集方聞，以觀摩之，其能著新書創新學者，又有清秩高第以獎引之，其耆舊通人巨學，又各因其所專習之學，爲學會以考求焉。

英美之國，一歲所出新書，皆二萬種，視彼羅馬意大利四千年之所述作，中國四庫古今之所著録，方之褊矣。彼爲學之人，以王子之貴而學兵也，則充水手士伍；以女子之賤而學律也，則爲法官學師；夫以其才秀之多，通博之衆，專門之精，閱習之練，而後因其專業而授其職事，録其通才而舉以議官，其層累密而多，條理繁而切，故其有内政外交，大工大役，辟地殖土，製造通商，凡有舉措指揮變革興作，皆足以爲宋爲桷，皆足以應國家之用，其有艱巨奇險，則又穿天鑿地，推陳出新，驚猶鬼神，故英、荷之國，以區區之地，一旅之師，駕扁舟，跨重海，越數萬里而撫全地臨中國，職有由也。

夫吾中國所以虚憍自持者，非自尊其土地之博，人民之庶也，蓋自謂爲教化至美，文章禮樂至盛之名國也。然撢考四萬萬人之爲學而被教化識文字者，婦女不得入學，以無才爲福也，習以不教，不識文字，稍弄筆墨，涂丹黄，填韵語，則號爲閨秀矣，此不得爲學，既無女學，則四萬萬之民，去其半矣。深山邃谷，苗傜雜俗，男女同俗，曠野百里，邈無蒙學。乃若滇、黔之交，邕、廣之邊，黧面鳥言，民不識字，待命於巫，立邑設學，士少於額，有考生八人，而學額十三者。昔人所誚且夫二字大有作開講意者，使者按臨，不能不録取矣。

推之隴蜀之邊，新疆蒙古之俗，蓋益過之。其他奴隸、蛋户、樂籍，不得考試仕宦者，咸自安其分，世其愚，不敢讀書以求知識，若其耕農之貧，工作之賤，鄉無義學，閥非世胄，室無詩書，家乏衣食於此而欲得讀書識字，望若云天，二萬萬人中若此者，殆十而九，然則盡中國之讀書者，殆不過二千萬人耳。以是民數之衆，而讀書者之少，乃僅當泰西之小國，使其教之有道，學之有法，已不足當英、法、德、美諸大國。及考其所以教之之術，童齒未毁，而授以平治天下無聲無臭之書，之無粗識，或授以吊由靈詰屈聱牙之奥，甚至以孔子之聖五十而后學，以孟子之賢終身不敢道之易，而乳臭之子，晝夜誦之，義理非不正也，而其必格不能入，可斷斷也。

然使説經鏗鏗，詁訓有根，善誘循循，能索解人，猶之可也。乃教者之法，但責誦讀，不求義解，以騎梁打細腰鼓之性，當舞象舞勺之時，人非泥塑，强爲天囚；地非刑司，但聞敲樸；歌舞俱無，則體不健；腦髓撲壞，則性不靈。不健則體弱，而不能任事；不靈則心鈍，而不能新思；害莫大於破壞童稚之姿。及其壯也，血氣方剛，然心力已弱，而不能窮智極思以心斗矣，童學無法，雖有聰敏之才，亦不過效聲律帖括之業。

若夫度數地圖之事，雖極淺近者，未嘗稍問津焉。然以帖括之故，得掇高科，而躋權要，則有以詞館之英，而問四川之近海與不近海，日本之在東在西者；有以外部之要，而言澳門在星架坡之外者，若親藩極貴，問安南在何處？與廣西近否？則固然矣。是以割混同江、精奇里江、烏蘇里江六千里之地與俄，可謂從古割地未有之事，而中朝若不知之，其它割黑頂子帕米爾於俄，分緬甸土司於法，割野人山於英，皆茫然於其名，況於撫有其地哉？此與市井之愚，自刳腸屠腹也奚以異？而追原禍始，則由於童學無法爲之，嚮者在酒坐，滿坐皆通人學士，或有問一里之長果幾許？無能答者。通學能讀萬卷，而昧於一里之長，凡童時無度數之學故也。

嘗見有鄉里子弟，讀書十年，遍誦羣經，書法六朝，筆畫遒勁，而不能作一書札者，終而學賈。嗚呼，若斯之類，殆遍天下，豈不痛哉！二千萬人之中，識字而不知其義者，又十去其九，所餘二百萬人者，則士乎士乎，將爲操觚屬文，襴衿入試之佻佻胄子矣。以其搜撿也，則熟讀《四書》朱注，而後許誦《五經》之文；以多勦襲也，則日從事於割截枯窘縮脚之題，以求應有司之意。夫自元延祐以朱注《四書》立學官，而以試士，自明洪武以八股爲體制，而以取人，豈不以《四書》爲孔子義理之宗門，朱子爲近古儒先之粹博，以此取士，趨向必端哉？然義理成爲格套，流於戲曲，文體務於防弊，流爲割裂，於是上之試士者，敢於侮聖言而不顧；下之媚上者，敢於爲雜耍而無慚；久習成風，視爲應然，而中國二百萬之生童，嘔心瀝血以求工此割截之文，窮老盡氣，垂於白首，苟不青其衿者，尚未許以談孔子之道，四書之義，朱子之學者也。言孔子之道，其隘少如此，何以寄托其道哉？

昔王荆公創變經義之法，曰：本圖變學究爲進士，豈料變進士爲學究。若

由今之法推之，本倡孔子義理之學，以正士趨，豈料倡侮聖游戲輕簿之風，以壞士習矣。且夫天下之才，莫不始於童生，而天下之學文，莫不先爲割截。以慢侮輕佻無理之題，取慢侮輕佻之文，彼有司爲國育才，爲國進賢，爲士正俗，乃忍而出此乎？既以纖小褁二萬萬婦女之足，又以此纖小褁二百萬士人之心，褁足不能行則弱，褁心無所知識則愚，既弱且愚，欲不爲人臣妾得乎？是有司之罪也。且學額甚隘，考生甚多，試場歲有，割截之文法甚繁，一日不爲，手生荆棘，於是終身業是而無暇稍窺文史焉。有民賊陝人路德也者，又密爲三尺法以律之，謬種流傳，高天廣地，世界無限，爲此文囚，以囚我二百萬之士，以囚我世世二百萬之士，梏其心，閉其目，務使二百萬人，世世無知識，而有司從之，所謂殃民之賊，不容於堯舜之世者也。夫童生者，秀才之父，舉人之祖，進士之曾祖，而公卿之高祖也，種既壞矣，將奈之何？夫秦西之教士多方，欲其民之智，吾中國之教士多方，乃欲其民之愚，至民愚已極，國無與立，雖欲有民有士，安可得哉？

徐勤正告天下曰：復吾中國，亡吾中國者，必自愚民矣，必自以舉業愚民矣。中國二萬萬里之地，四萬萬之人，二十六萬種之物産，大地莫富强焉。而北托於俄，南懾於英、法，東割於日本，岌岌幾不國，原所以傾敗之由，在民愚之故。愚民之術，莫若令之不學，而惟在上者之操縱，不學而愚之術，莫若使之不通物理，不通掌故，不通古今，不知時務，聚百萬瞽者跛者而鞭笞指揮之，如牧者之驅羣鵝鴨然，稍投以水草，奔走趨赴惟恐後，乃得以呵斥殺戮，獺祭而奴使之。

雖然，天下之士至多，豪杰殊特負異氣者，郡縣而有，咸欲使之不通物理，不通掌故，不通古今，不通時務；其道甚難，故用束水刮沙之法，盡去漢唐以來征辟聘召、賢良茂才、有道四行、鴻博十科之選，又去三公光禄刺史守相之舉，獨立科目以招之。夫以人才之殊，而取士之隘，未有若此者也，然所謂科目所取之士，試之以《四書》、《五經》之義，以通聖人之大道，策之以經史掌故，無所不問，以驗其記誦之强富，貫串之該博，豈不得才乎哉？然所謂經義者，乃非欲人通聖人之大道也。自割截枯縮而外，乃密爲文法文式文律以困之，聖人之言，以明其道，豈有所謂詞句之間，不許犯上連下者哉？豈有所謂偏全斡補者哉？長則博士百萬之言，發揮之而不足；短則申公之對，一二言而有余；豈有所謂七百字之限哉？《易》奇而法，《詩》正而葩，豈必以八家之調，八股之體哉？豈有浮腔濫調，若填詞唱曲之淫哇哉？戰龍載鬼之怪，侯旬捋劉之奥，豈限以宋儒之粗淺者哉？雖然限以格式，定以法律，束縛人才，非義之義，亦無所不可。

若夫援證古今，會文切理，而後深切著明，此自古爲文之通恉，未能外之者也，而制舉乃禁之。其説曰：代聖人言，不得用漢後書漢後事，以爲孔、孟周人也，安得知漢後事？於儒林等字，亦謂不可用，豈知其所謂雅正者，不過宋世文字之一偏哉？於宋世之文字，則以爲雅正，於孔經之文字，則以爲怪僻，新安之經，尊於闕里，其端起於歸有光，方苞争名之陋，其后成於陋儒專己攻人之私，持界甚嚴，托體甚尊，謬種流傳，最便不學，人皆樂之。於是天下衿纓，束書不讀，斥爲雜學，讀《禮》則喪删其簡，讀《左傳》則篇删其句。

若夫《儀禮》、《春秋》、《公》、《穀》、《大戴》，或孔子之親筆，或洙泗之微言，以詞館耆英，鮮有誦讀者，至於羣書，益復高閣。言史學則述坊書之《綱鑒易知録》者以爲掌故，談經學則奉大全匯參備旨味根以爲考據，講詞章則奉古文分編眉詮觀止評注以爲宗主，小兒學問，上《論語》，不知有漢，何論魏晉？故雖策問極博，唯重《四書》文，空對敷衍，可以登科。故對策而云唐之王阮亭，宋之白樂天，猶知有漁洋、居易，尚爲通博者矣。

若夫考官閱卷，以貞觀爲西京年號，佛寺爲西土經文，甚至有一代名臣，而不知范仲淹爲何人，曾入翰林，而問司馬遷爲何科前輩者。蓋未聞漢書，可證經義，先儒之中，未聞王粲，其風古矣。自童年受《四書》、《詩》、《書》、《易》、半部《禮記》、《左傳》外，讀爛腐之八股，纖巧之試帖，寫方黑之大卷，輕潤之折子，送詩片，遞條子，遍拜座主爲師，即以乳臭之童，没字之碑，掇高科，掄鼎元，迴翔木天，衡文天下。然且小之考軍機御史，大之考試差大考，權要富貴，皆賴于是。進之爲公卿督撫之尊，退之亦不失主學道府之榮，無日不待楷法文賦之用，即終身不離楷法試賦之業，浸淫秕鬱，習臭而忘，故天下移風，想望沈醉。

若夫巨儒宿學，盛德高行，束置勿恤，豈聞征聘，間逢奏薦，只授教職，亦僅頭銜而已。其行文魁壘奇偉，則以怪黜，或以犯諱不合律法黜，其不能抑壓者亦登第矣，則不計其文之工否，言之切直否，校其書法之工而已。書法之工，亦非取其歐、顔、虞、褚，取其合院體而已，又非取其書法也。横看其章法欲其疏，正看其筆法欲其通，不知沈約蕭該自何來，而妄據劉淵以談平仄；不知《急就》、《説文》爲何物，而謬持《字學舉隅》而挑破體；凡有此者，雖以舒向之金玉淵海，顔冉之龍翰鳳雛，抑置末第，永爲外吏，折腰督郵，見棄永世。

故魁天下之狀元，爲四萬萬人最驚羨者，乃由鈔策冒寫方格而來，非謂有黼黻云漢之學也。宰天下之大學士，爲四萬萬人所最尊者，乃由寫白折積資格而

致，非關有經緯天地之才也。人主以富貴奔走天下，而下之舉人秀才，中之詞館試差，上之狀元宰相，所取在彼，所棄在此，故風行草偃，高髻廣袖，楚靈細腰，齊桓紫服，君行法而臣行意，況標之甚高者乎？

天下之人，惟富貴之是求，惟至愚極陋無用之是學，習非成是，深入人心，謬種流傳，子孫蕃衍。孩提愛餅棗而不愛金珠，野人愛錢帛而不愛空青、鑽石，愚以傳愚，陋以襲陋，易丹而素，看碧成朱，以至愚極陋之總裁閱卷者，選試差翰林，又以至愚極陋之主考學政，拔天下之秀才舉子。夫惟湯而後得伊尹，惟恒公而後得管仲，惟陸敬輿而後能拔昌黎，惟歐陽永叔而後能拔東坡，自非然者。海濱逐臭之夫，瞽者捫盤之論，臭味各合，淄澠難混，其棄周鼎而寶康瓠，珍琠玦而舍卞璞，自然之理也。大播其陋種，鼓蕩其愚風，震動六合，陶熔一世，舉國既狂，則必以不狂爲狂，而抑之扶之，强飲狂泉，雖以百煉之鋼，絶世之資，蒙藥軟其骨，則手足皆麻，光色眩其神，則東西俱瞽，亦不暇從事天下之故，而惟八股小楷之是攻，故亦同歸聾瞽矣。

夫以八股愚天下之人，若使惟通才是求，不限名額，通則一榜盡賜及第，尚可以余日讀書，不通則停其選舉，尚可止其倖進，泰西掄才，皆無額也，而科舉則不問通否，惟額是副。吾粵南海、順德、新會，童試至五六千人，而學額僅四十；諸生試者萬二千余人，而諸生不得録科者，尚十之五六；監生不得録科者以千數。會試則吾粵舉子五百余，而進士僅十六人，總裁四人，各分其額，人得四卷。其他江、楚、四川，亦或類是，及額而後，雖有孟、荀、莊、屈之文，歐、虞、顔、柳之書，亦皆擯而不録矣。其他就吾耳目所及，雖以江浙文風之美，而童試無幾，如廣西、雲南、貴州，則士風僻陋，且自童試鄉試，亦復寥寥，而亦以額强取之，若欲以安慰鎮撫之者。

夫國非賢不立，事非才不舉，卷耳之求賢審官，菁莪之造士育才，此千古之通義，有國之常法也。而科舉之制，國有慶典，則開恩科，行省士民，有報效捐款義舉，則廣以恩額，是國家本不以科舉爲求才之法，而以爲恩施之具，不問其人才之有否，則多取其本額之數，是不以士人爲才，而等於恩倖之流，既以爲恩矣，則不得濫賞而靳其額，或加惠而增其額，亦義之宜也。然而愚不肖者進，而賢智見遺，小民知其不必以才進也。故《五經》未畢，皆懷僥幸之心，一丁不識，并有進取之志，故自髫齔至老耄，焚書而舞之，吾粵學舍千數，舍皆百數十人，皆聰俊才也，而朝咿夕呿，摇頭頓足，高吟低詠，惟腐爛文數篇，老師耆儒，登皋比宣講者，亦惟陳文數篇，吾過其門，欲爲痛哭，以絶世之人才，咸葬薶於是，計直省省風，當亦同埋矣，然使額雖隘矣，而分場多日，閱卷多人，猶少失也。

然科舉之制，以一使者再歲巡試行省千余里之地，時日迫促，場期接比。如吾廣州，每場士皆五六千，隔日一場，一人閱之，是以一日閱數千卷矣，雖有仲尼之聖，離婁之明，力能穿紙，豈能辨是。不過聽幕友之顛倒，取既及額，餘可束閣，各聽其命運之所遇，若賭吕宋之票，榜花之猜而已。若鄉會試，稍寬其期，增其人矣，然泰西每試，人不過百，考者數人，安有以萬數千卷，十數日所能了之哉？惟有顢頇抹涂而已。

夫以額之定限若此，場期之迫促，閱卷之悾悾若彼，既驅數百萬童生而縛之，幸取焉而爲諸生，不得則歲歲復試其枯窘割截如故。又驅十餘萬諸生而縛之以限額，促期閱卷寡獨顢頇之法，幸取焉而爲舉人，不幸則三歲復試，其不許用後世書後世事之八股如故。又驅數千之舉人，而縛之以限額促期閱卷，寡獨顢頇之法，幸取焉而爲進士，不幸則三歲復試，其不得用後世書後世事之八股如故。其他童試則歲歲有縣府試數場，凡費數月，而後能見試於學政，諸生則年年有歲試科試録科試，而後得望於鄉試。若仍歲有失，則沈溺於枯窘搭截之中，累試而或有所得，然苟未第進士者，終營營於不許用後世書後世事，謬稱雅正之八股之内，不問賢否，不問通否，試既重迭，而額益隘少，如累塔登峯，高益尖矣。

然考試之事同，而尊賤之體别，倘得則乘軺建節，在於指顧；倘失則黄馘枯首，困於泥涂；樹之標者，極高以誘之；束之額者，極隘以汰之；密爲層累之試以縛之，寬其歲月之望以老之。故合四萬萬之民，而得數百萬之秀民，累試數百萬之秀民，而得數千之舉人，數百之進士，可謂妙選天下之英矣。所以分在天下之職事者，皆在此數千百人矣，而以不用後世書後世事之故，考其知識，不獨與彼數百萬之秀民無異，乃與彼四萬萬黔首，亦無異也。

合數百進士而試之，又選數十人以入翰林，尤天下之俊選矣。既入翰林之后，可以讀書窮理，紓發志事矣，則歷資以限之，薄俸以困之，亦不問賢否，不問才否也。其有不由資歷而可以超遷，可給衣食，而足資供職，則有大考試差在。以歲俸數十之窮，二十年開坊之難，而驟超學士講讀之班，任全省學政之富，開合太大，操縱太奇，自非天民出世之資，安有不俛首帖耳，而惟馬首是瞻也。

當是時也，若試以妙通新理，創著新書，專辟新地，何求而不得？則失四萬萬人而尚有數百才人，猶可爲國也，而官制尚慮其稍智也。自朝殿之試，大考試

差之試，別出一天下古今最無補最無用之小楷白折試帖詩以縛之，得之若升天，失之若墜地，於是所謂天下之英，詞館之俊，研墨弄筆，朝書暝寫，窮老盡氣，而惟楷折之求工。詩賦則求題解而熟誦無用之詩，則謂才博人矣。尚安有餘力暇日，以講天下之故新理之學，羣盲既聚，亦安能互相補益，而少見天日乎？故詞館之俊，以爲公卿督撫之選，主考學政給御道府之任者，考其知識，與數百萬之秀民無以異，與四萬萬之黔首，亦無以異也。

故數百萬之童生，以枯窘割截愚之於始，十余萬之諸生舉人，以不用後世書後世事愚之於中，數百之翰林，以楷法詩賦愚之於終，三法立而天下之公卿士人，無復有不愚者矣，無得漏網而能智者矣。其有脫穎而出者，孑孑獨立，無與講求，其智亦有限矣。然且衆謗羣攻，以爲怪物，流言飛文，務令不容，否則盡棄其學，變易其面目，與之偕愚而後苟容焉。故通經學古之士，一郡一邑，無一人焉。大清通禮，當王之貴也，或一省無其書。若夫博學雄文，一省或無其人焉，絶學專門，經緯世宙之才，或一代無其人焉，愚之效大著矣。

然科舉所限者士人耳，若上之王公，下之農工商賈，中之將帥士卒，醫卜星術，不受八股楷法詩賦所縛者，可以智矣。無如才識之開，皆由文學，士人既專文學之業，九流咸奉爲宗師，分其論議，故二萬萬婦女，皆士農工商，稍識字者之弟子也；二萬萬農工商賈，及將帥士卒，皆日作搭截，僅誦《四書》、《三經》之童生之弟子也；醫卜星術，皆日作搭截，僅誦《四書》、《三經》、《易知録》之童生，不進學而變身者也。

天潢之英，宗親之貴，親郡王貝勒貝子公將軍，皆日作搭截，日作不許用後世書後世事之八股，日寫白折之翰林之弟子也。至於天子，聖神首出，不待教者，不敢論矣。然以數百年之積習，數萬萬人之風氣，熏蒸染濡，智種欲絶，是以朝無才相，闈無才將，疆無才吏，野無才農，市無才商，肆無才工，聚黄帝、堯舜神明之胄，四萬萬明秀之才，而皆以八股楷法詩賦而瞽之，盲人瞎馬，夜半深池，使猶當嘉、道一統之時，亂民一呼，城邑皆蹦矣。況當大地交通，强國數十，興學勵士，日智其民，而吾以數十百萬瞽者當之，豈有噍類哉？嗚呼，豈有唯類哉！

夫閔馬父之不悦學，此周之所以亡也。上無禮，下無學，賊民興，喪無日，此孟子所以嘆也。故謂復中國，亡中國，必自科舉愚民不學始也。不除科舉搭截枯窘之題，不開後世書後世事之禁，不去大卷白折之楷，八股之體，試帖之詩，定額之限，場期之促，試官之少，累試之繁，而求變法自强，猶却行而求及前也。

王國維《靜庵文集・教育偶感四則・文學與教育》 生百政治家，不如生一大文學家。何則？政治家與國民以物質上之利益，而文學家與以精神上之利益。夫精神之於物質，二者孰重？且物質上之利益，一時的也；精神上之利益，永久的也。前人政治上所經營者，後人得一旦而壞之。至古今之大著述，苟其著述一日存，則其遺澤且及於千百世而未沫。故希臘之有鄂謨爾也，意大利之有唐旦也，英吉利之有狹斯丕爾也，德意志之有格代也。皆其國人人之所尸而祝之社而稷之者，而政治家無與焉。何則？彼等誠與國民以精神上之慰藉，而國民之所恃以爲生命者，若政治家之遺澤，决不能如此廣且遠也。

今之混混然輸入於我中國者，非泰西物質的文明乎？政治家與教育家，坎然自知其不彼若，毅然法之，法之誠是也。然回顧我國民之精神界則奚若，試問我國之大文學家，有足以代表全國民之精神，如希臘之鄂謨爾，英之狹斯丕爾，德之格代者乎？吾人所不能答也。其所以不能答者，殆無其人歟？抑有之而吾人不能舉其人以實之歟？二者必居一焉。由前之説，則我國之文學，不如泰西。由後之説，則我國之重文學，不如泰西。前説我所不知，至後説則事實較然，無可諱也。我國人對文學之趣味如此，則於何處得其精神之慰藉乎？求之於宗教歟？則我國無固有之宗教，印度之佛教，亦久失其生氣。求之於美術歟？美術之匱乏，亦未有如我中國者也。則夫蚩蚩之氓，除飲食男女外，非雅片賭博之歸而奚歸乎？故我國人之嗜雅片也，有心理的必然性，與西人之細腰，中人之纏足，有美學的必然性無以異，不改服制而禁纏足，與不培養國民之趣味而禁雅片，必不可得之數也。夫吾國人對文學之趣味既如此，況西洋物質的文明，又有滔滔而入中國，則其壓倒文學，亦自然之勢也。夫物質的文明，取諸他國，不數十年而具矣。獨至精神上之趣味，非千百年之培養，與一二天才之出不及此，而言教育者不爲之謀，此又愚所大惑不解者也。

《教育世界》第七號《論平凡之教育主義》 天下事，有言之有故、持之成理，而實無當於今日之急務者，則流行之平凡教育主義是已。彼等之言曰：「不立小學，不能立中學；不立中學，不能立大學。故今日當務之急，在多立小學。而中學、大學，圖之小學盡立之後，未爲晚也。」此其言固常識之所易知，而亦苟安之政治家之所樂聞也。不知爲此説者，謂今日之教育，但當限於六七齡之兒童歟？抑將聚成童以上未學之人，而悉以教六七齡之兒童者教之歟？由前之説，則十餘歲以上，人無就學之地，而二十年以内，國無可用之人，使國家棄數百

萬之人才，而阻數十年之進步，其害無甚於此矣。由後之說，則使成人之爲學者，必蹈小學、中學、大學之次序，比其材之成，至少亦須俟諸十數年之後，其害與前說等。夫學專門學者，因不可無普通學之豫備，六七齡之童子，自斷無授以專門之理。然年齒稍長，知力已熟者，則加以二三年之補習，而授以專門之學，微論足濟國家需才之亟，亦對今日少年之教育，其理固宜如此也。故今日大學、中學之弊，不在於有其名，而在於其無其實，不舉其實，而欲降其格以就之，抑亦不思之甚者也。論爲學之次第，固宜循小中大學之序。亦思歐洲學校之歷史，固有大不然者乎？大學之立，遠在中世之頃，而主張小學之普及者，則僅近百年之事耳。大學之立之先於中小學，專門教育之先於普通教育，此學校發達史上不可拒之事實也。即在今日，如俄羅斯，科學、文學、政治之大家，幾與德法并駕，而普通教育之設備，尚不逮義大利、西班牙諸國，然所以屢敗於日本而尚不屈者，則豈非以國尚有人哉？日本之興學也，亦中小學與大學同時并舉，今日當國之元老，與夫於政治社會陸海軍中占重要之地位者，皆當日未受完全之普通教育，而躐等以學專門之學者也。德之勝法也，大將毛奇以其功歸之小學校教師。吾人不敢不謂普之强大，半歸於普通教育之力，然毛氏之語，乃出於功成不居者之自道，則又不可忘也。天下大事，多出於英雄天才之手，蚩蚩者直從風而靡耳。教育不足以造英雄與天才，而英雄與天才自不可無陶冶之教育。高等教育之責任，在使英雄與天才得其陶冶之地，而無天閼之虞。今以國事之亟，而人才之乏，則亟興高等之教育，以蘄有二三英雄天才出於其間；而其次者，亦足以供驅策之用。茲事體大，固不可一日緩矣，而議者猶曰無爲，此則可大息者也。

此平凡主義之教育，我國上下一般之所贊成也。如南京之陸師學堂，其程度雖不足當外國陸軍之專門學校，然以之比外國之陸軍中學，如日本之幼年學校，固未爲劣也。即令稍有所劣，則高其程度可耳。夫生徒年在十五六以上，有漢文之素養，而其材質非下下者，則施以中等之教育，何所不可？而必欲改爲陸軍小學，固無怪學生之不能默爾也。以二十以上之人，而使降受小學之教育，無論非國家育才之本旨，即以教育學之理法言之，亦豈合也哉？此皆平凡主義誤之也。由此平凡主義，即使小學遍立於全國，愚民之知識，當稍勝於前日，至於經國體野扶危定傾之人才，又何從得之哉？且欲興小學，則不可無小學之教師；而小學之教師，非受中等之教育者，不能爲也。欲興中學，不可無中學之教師；而中學之教師，又非受高等之教育者不能爲也。故初等、中等、高等之教育，三者當並行，而不當偏廢。今日之要務，在一面興普通教育，一面招集年長才秀之生徒，先與以必要之預備，而授以專門之學術，庶足以理萬端之新政，而供中學之教員，事無亟於此者矣。余以平凡主義之近理而亂真也，故爲之破其惑如上。

《清實録・宣統政紀》卷八《宣統元年二月》 內閣侍讀學士延昌奏：豫籌八旗生計，亟宜專重教育以爲根本。一、增廣初等農工商各學堂。現在京師雖已設工藝廠及初等工業學堂，然以施於窮民言之，則胞與甚宏，以施於旗民言之，則範圍甚隘。擬將初等農商業學堂，凡京旗閒散兵丁分別責令入學。至各省八旗，當視該處情形，大約東南繁盛便於工商，西北偏僻便於農，在此三項學堂中酌量設立，關繫生計良非淺鮮。

一、變通高等普通小學課程。日本高等小學制度，學科本賅手工商業農業。我國定章則多缺而不講，溯厥由來，讀經、講經時閒最占多數，以致無暇及此。宜將讀講經與脩身併爲一科，酌定鐘點，以所餘時刻，加課手工農商業。將來畢業之時，如事畜無憂，自可升學深造。否則臨時急於謀生，祇在初等農工商業學堂練習數月，即可應用而於生計甚有裨益。更有請者，我國男子謀生，婦女坐食，久爲列邦所譏。以京師首善之區，爲八旗會萃之地，尤應速立女工廠數處，先令京旗孤貧婦女入廠練習，藉示各省模範，次第推行，下所司議。

《清實録・宣統政紀》卷一〇《宣統元年閏二月下》 戊戌，憲政編查館奏：遵準升任內閣學士寶熙奏：請設貴胄法政學堂一所。凡宗室蒙古王公滿漢世爵及其子弟曾習漢文者皆令入學，閒散宗室覺羅及滿漢二品以上大員子弟亦準考取肄業，分爲正簡兩科，正科四年畢業，簡易科二年畢業。其業經從仕貴胄及滿漢四品以上官員另設聽講一班，以一年半畢業，專授法政大義，擬訂章程九章三十九條，並豫算經費數目，繕單呈進。擬請派王公一員，二三品大員一員，分任該堂總理監督之職。奉上論現在豫備立憲，需才孔亟，凡宗室外藩王公滿漢世爵，若不豫爲培植，其何以儲政才而裨治本。應即設立貴胄法政學堂，以廣造就，著派貝勒毓朗充貴胄法政學堂總理，農工商部左侍郎熙彥、翰林院學士錫鈞充貴胄法政學堂監督，務宜認真經理，毋負委任。至宗室王公暨其子弟實爲滿漢及外藩世臣之表率，如有及歲尚未入學，與入學後半途退學，或不恪守學規等事，該總理等尤宜破除情面，勸懲一切，照章辦理，勿稍寬假。至陸軍貴胄學堂

最關緊要，仍須認真勸勉，廣儲干城，總期安勉兼施，用副朝廷興學教胄文武兼資之至意。

《清實録・宣統政紀》卷一三《宣統元年五月上》 護理雲貴總督沈秉堃奏：滇開化較晚，沿邊土司，地數千里往往因語言習尚不同與内地人民隔閡，非先之以教育不爲功。查滇邊土目轄境，惟永昌、順甯、普洱三府暨鎮邊直隸廳緊接外域。今以興學爲安邊計，自以從三府一廳辦起，第土民混沌未鑿，即授以初等小學恐亦難入。謹按逐年籌備憲政清單，本年應設簡易識字學塾，以此開化較爲適宜。既以同化爲宗旨，自應以國文爲主科，先之以音讀、講解、習問、繼之以鈔寫、默寫，終之綴字成文。其補助科目則以習禮、談話、算數、體操、唱歌、農業六者爲限，前三者改良其習慣語言，鍛練其心思腦力，後三者俾其服從規律，陶淑性情，增益智識，而尤在隨時覺以尊親之大義，作鞏固國防之用。至身任土目者雖年長難學，而宗族子弟可教，惟土司於土民其分素嚴，沿邊土民學塾，土目之宗族子弟必不樂入，不得不另籌辦法。省會學堂較外郡規級略備，令其附學，量程度入相當班次，來學則優遇之，畢業歸則照章獎勵，更獎扁額。附學必置之會垣，俾略瞻軍界政界之設施，習聞通人正大之言論，以激發其忠愛。惟學非財不辦，沿邊土司有限，其宗族子弟來學者，由公家供膳食、操衣、書籍。甚或增教員、開新班，費屬無多。至三府一直隸廳土民學塾，需款甚鉅，若責土司就地籌措勢必騷擾，擬照川滇邊務大臣關外學務局成案，由司庫邊防要需項下按年提銀二萬兩以作經費。得旨，所奏甚是，即當認真籌辦，該部知道。

《清實録・宣統政紀》卷二〇《宣統元年八月下》 自政教分立之制定，一國教育有國民教育與宗教教育。一則爲培植國民起見，於砥礪學問之中，兼寓激發忠義之意。學制由國家主之，故立校雖分官民，學制必歸一律，全國人民固無不在誘導裁成之列。一則爲培植教民起見，於砥礪學問之中，兼施尊奉神道之教。學制由教會自定，而國家容許之，故學校皆分宗而立，學制亦依派而殊。惟孤苦無依之青年，與冀得教職之信徒，始皈依受教，教育之宗旨既殊，國家之對待自異。於是教立學校禁講政治，國立學校禁講宗教，教立學校尤不得擅標大學之名，特開政治之科，以與國立學校相頡頏。是爲立憲國通行之例。即義國爲宗教根據之邦，亦於國立大學廢止神科，於中小兩學削除教語，以明國立教立之有别。我國昔日制度最寬，講宗教者，僅道觀佛寺之師徒授受而已。自海禁大開，西方教士來中國傳教，租界内地恒有宗教學校，其初生徒不多，校舍自少。近年興學，彼亦藉口代興教育，大事擴張，又因我國初談教育，諸未諳習，不免向彼考詢，更或資彼財力。夫一國教育，既有國民教育、宗教教育之分。即同是國民，講宗教教育者，尚不許講宗教以外之學術，豈有傳教之外人，可代他國謀國民教育之理乎？惟比年以來，士習厭故，心醉歐風，此種學校不但不以爲越俎，並且轉生其羨慕。循此以往，漸推漸廣，名爲助我造人才，實爲彼教增勢力。爲今之計，雖不能驟加干涉，應由學部默爲主持。凡宗教學校，不得援民立學校之例，請邀獎叙，請給出身，庶幾界限分明，舊教新教雖許自由信奉，政術學校仍有一定指歸，此教育對於宗教不可不加限制者又一也。

《清實録・宣統政紀》卷二九《宣統二年正月上》 烏里雅蘇臺將軍堃岫等奏：烏城所屬三札兩盟遠處北邊，質性樸陋，於漢語概不練習。至所屬烏梁海，素以打牲爲業，性同野蠻，更難遽施以普通之學，欲化除固陋，自以廣設學塾爲切要機關。現擬在烏城創建初級師範學堂一所，設滿蒙漢教習三員，調取三札兩盟聰穎子弟四十名，學習滿蒙文，兼習漢語、漢文，學有成效即令回旗，轉爲教授。並調取烏梁海學生五名，先教以滿蒙文字，兼學蒙語，以爲漸授漢字漢語之基，學成後亦令回旗轉授。並劄令各盟長，自立滿蒙小學堂一所，學生以三十名爲度，遇有師範學堂空額，即由此小學堂内調補。並令各該旗均設蒙養學堂一所，專收本旗子弟，學習蒙字、蒙文以植初基。如有可造之才，挑升滿蒙小學堂以備烏城調選，似可爲開通蒙智切實辦法。

《清實録・宣統政紀》卷五三《宣統三年四月下》 理藩部會奏：【略】又如教育一節，爲開通蒙民之要政。而教育之善不善，其結果尤在入手之初，採用何種教育可以無流弊，否則蒙古素重黄教，迷信者多，强迫太深，徒滋爲淵歐魚之害。現在各將軍大臣與内盟各旗，有已經設立學堂者，有甫經組織者，應由調查員先赴各將軍大臣駐所，並已設學堂之蒙旗，切實調查其教育方法與所用教科書及教育人員是否宗旨純正，不染歧趨，並應如何推廣，如何改良，可以收開通蒙民之效。

教育目的總部

主編：雷堯珠

《教育目的總部》提要

本總部收録自先秦至清末二千餘年間歷代有關教育目的思想理論方面的論述和史料。本總部分題解、論説、綜述、傳記、紀事、藝文、雜録等七個緯目。

題解收録了有關教育目的之涵義、概念、特點等概括性和總體性的資料。

論説收録了有關教育目的含人才論方面整體性、專題性的理論論述，下分通論及分論。分論復分「論士」、「論素養」、「論教育結構」。教育目的的核心是培養什麽樣人的問題，是人才標準的問題，而確定人才標準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它涉及一定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等社會因素、自然因素，以及個體發展的因素等。教育思想家對教育目的的論述，往往是和他的社會觀、倫理觀、哲學觀、人性觀混雜在一起，因而在通論的選文中呈現出一定的廣泛性。我國的教育體制，具有設學養士的特點，養士的目的在養賢，從而作爲歷代王朝選用官吏的來源。分論中的「論士」一目，較集中地反映了教育思想家們對「士」的論述，它有利於讀者從這個側面去理解古人關於教育目的的思想。

綜述分别從教育政令和思想論述兩個方面收録了歷代帝王、朝臣有關教育目的的詔令、奏疏、劄子和條呈，以及歷代思想家有關聖人、賢人、君子、真人、大人、成人、大儒等「理想人」的論述。後者有助於讀者具體地理解「士志於聖」的治學目標。

傳記收録了在教育目的方面有精闢論述的思想家的傳記資料，又收録了部分儒生學而成才的傳記資料。

紀事收録了紀述教育目的活動的人和事。

藝文收録了關於教育目的、人才標準的詩詞、歌賦、箴言等資料。

雜録收録了難以列入以上緯目而又有一定參考價值的資料。

目録

題解……四五一
論説……四五五
通論……四五五
分論……五八一
論士……五八一
論素養……六三六
論教育結構……六八四
綜述……七二七
傳記……七七六
紀事……七九五
藝文……八〇八
雜録……八二四

題解

《論語・憲問》 子路問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

《論語・憲問》 子路問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爲成人矣！」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爲成人矣！」

《論語・子張》 子夏曰：「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

《孟子・滕文公上》 設爲庠序學校以教之。庠者，養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有王者起，必來取法，是爲王者師也。

《孟子・滕文公上》 后稷教民稼穡，樹藝五穀，五穀熟而民人育。人之有道也，飽食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使契爲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叙，朋友有信。

《孟子・告子上》 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荀子・勸學》 學惡乎始？惡乎終？曰：其數則始乎誦經，終乎讀禮；其義則始乎爲士，終乎爲聖人。真積力久則入，學至乎沒而後止也。

《呂氏春秋・尊師》 且天生人也，而使其耳可以聞，不學，其聞不若聾；使其目可以見，不學，其見不若盲；使其口可以言，不學，其言不若爽；使其心可以知，不學，其知不若狂。故凡學，非能益也，達天性也。能全天之所生而勿敗之，是謂善學。

《禮記・學記》 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學乎。

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是故，古之王者，建國君民，教學爲先。

《禮記・中庸》 子曰：「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知斯三者，則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

《禮記・大學》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

董仲舒《春秋繁露・深察名號》 天生民，性有善質而未能善，于是爲之立王以善之，此天意也。民受未能善之性于天，而退受成性之教于王，王承天意以成民之性爲任者也。【略】今萬民之性，待外教然後能善，善當與教，不當與性。

劉向《説苑》卷一八《辨物》 顏淵問于仲尼曰：「成人之行何若？」子曰：「成人之行，達乎情性之理，通乎物類之變，知幽明之故，睹游氣之源。若此而可謂成人。既知天道，行躬以仁義，飭身以禮樂。夫仁、義、禮、樂，成人之行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

《漢書・董仲舒傳》 天令之謂命，命非聖人不行；質樸之謂性，性非教化不成；人欲之謂情，情非度制不節。是故王者上謹于承天意，以順命也；下務明教化民，以成性也；正法度之宜，別上下之序，以防欲也。修此三者而大本舉矣。

范仲淹《范文正公全集・文集》卷九《上時相議制舉書》 夫善國者，莫先育才。育才之方，莫先勸學。勸學之道，莫尚宗經。宗經則道大，道大則才大，財大則功大。【略】國家勸學育才，必求爲我器用，輔我風教。設使皆明經籍之旨，并練王霸之術，問十得十，亦朝廷教育之本意也。

《安徽通志》録胡瑗《松滋縣學記》 致天下之治者在人才，成天下之才者在教化，教化之所本在學校。

《曾鞏集・輯佚・太學》 天子立太學，立官以掌之，立師以教之，所以興教化也，所以出禮樂（也），所以萃賢材也，所以養俊髦也。

《張載集・張子語録中》 學者當須立人之性。仁者人也，當辨其人之所謂人。學者學所以爲人。

王安石《王文公文集》卷五《與祖擇之書》 聖人之於道也，蓋心得之，作而爲治教政令也，則有本末先後，權勢制義，而一之於極。

程顥、程頤《二程集・顔子所好何學論》 聖人可學而至歟？曰：然。【略】凡學之道，正其心，養其性而已。中正而誠，則聖矣。君子之學，必先明諸心，知所養，然後力行以求至，所謂自明而誠也。故學必盡其心，盡其心，則知其性，反而誠之，聖人也。

《全宋文》卷一七一六李清臣《養材策》 教者，所以養材也。養之久，材爲之日衆；無教之養之道，則材爲之日寡。

余繼登《典故紀聞》一《語録》 太祖命御史臺選國子生分教北方。諭之

曰：「致治在於善俗，善俗本於教化。教化行，雖閭閻可使爲君子；教化廢，即中材或墜於小人。」

張以寧《翠屏集》卷三《送劉濬廷在五河教諭序》 學也者，非世之呻佔畢、綉鞶帨，蘄以華其身而止也，將以潤澤生民，歸于皇極，若胡先生明體適於用之云者是也。

唐桂芳《白雲集》卷五《送俞子常舉教官序》 古之爲教皆適實用，後之爲教類涉虛文，所以風俗人心殆不古若也。

劉基《誠意伯文集》卷七《沙班子中興義塾詩序》 夫學也者，學爲聖人之道也。學成而以措諸用，故師行而弟子法之。是故搜羅天人，究極古今，旁通物情，達其智也。齊明盛服，非禮勿動，篤其敬也。見惡則違，見善則隨，敦其仁也。存心養性，樂道尊德，致其大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盡其細也。忠信謹慤，固其内也。貌言容止，閑其外也。詩書六藝，昭其文也。剛毅木訥，培其質也。親賢友仁，以輔德也。幼幼長長，順天則也。夫學，智以周之，敬以一之，仁以行之，立乎大不遺乎細，嚴乎内不弛乎外，文以藻之，質以榦之，於是乎德成而不失其則。今之學主以文墨爲教，弟子上者華而鮮實，下者習字畫以資刀筆，官司應酬廩粟之外，無他用心，其亦異乎予之所欲爲者乎！夏之校，殷之序，周之庠，吾不得而見之矣，而有志焉。道之將行也夫，吾室之成未可知。道之不行矣夫，吾固將以盡吾心，終吾年，縱不能行於今，庶其或垂於後。

朱同《覆瓿集》卷五《石門讀書圖記》 夫學者，窮理致知，以爲修己治人之本也。天地萬物之理，具乎性分，苟非學以究之，亦何由周知其説以爲力行之地哉！

周是修《芻蕘集》卷五《送熊以淵之蕭山二尹詩序》 士之所以爲學，修己治人之道而已矣。

楊士奇《東里文集》卷八《送族孫朋遠訓導序》 夫簡百里之俊秀居之學，而設官以教之，將以待國家之用，爲致理之具也。

王禕《王忠文集》卷四《原儒》 聖賢之所以爲學者何也？必其性之盡於内者有以立其本，而才之應於外者足以措諸用也。

《明實録・太宗實録》卷九二《聖學心法序》 致治之要，以育才爲先；化民成俗，以學道爲至。學不至道，則不足以成才。是故養士必有其素，求賢必得其效。苟不養士而欲得賢，是猶不耕耨而欲望秋獲；不雕鑿而欲望成器。故養士得才，以建學立師而爲急務也。

王洪《毅齋集》卷七《學訓》 學之道何如哉？所以學爲人之理也。人之生也，有耳目口鼻手足焉，有君臣焉，有父子焉，有夫婦長幼朋友焉，有衣服飲食、居處出入動静之節焉，有萬事萬物古今之變焉，是故必學而後盡。

王直《抑庵文集》卷一《長沙府重修儒學記》 學所以明聖人之道也。聖人之道，本於心而著於書。學者讀書以明道，自倫誼之大，至於物理之微，皆精察力行，化於家，儀於鄉，推而施於天下，而治道盛矣。

王直《抑庵文集》卷二《綉峯書閣記》 君子之學，莫急於爲仁。聖人之道，莫有大於仁者。而行之有本焉。本者何？孝弟是也。生之所務，宜莫切于此。始于事親敬兄，推之以忠君悌長，又推以仁民愛物，而至於不可勝用，則讀書求道之功至矣。讀書而不至是，奚貴於讀哉！雖然，君子之藏脩遊息皆學也。生不見綉峯乎！其安重不遷者仁之體，生物悦茂者仁之發也。學宫則教之所出，縣治則政之所由行也。教也者，欲人之事親敬兄、忠君悌長、仁民愛物，而政者所以正人之不能是者也，皆仁也。

張寧《方洲集》卷一八《重修嘉興府學碑》 夫學者，將學爲聖賢也。聖賢之道無他，行其所當然以盡乎其本然者耳。

《一峯文集》卷二《福州府學重正諸書序》 學盡其性，止矣。聖賢之學何爲也？盡其性止矣。

羅倫《一峯文集》卷五《建昌府學記》 古之學者義也，今之學者利也。學，學所以爲人也。人者，天地之心也，五行之秀也。學以成之，人之義也，先王之教也。

鄭紀《東園文集》卷五《漳州府社學記》 聖未天，希之則天。賢未聖，希之則聖。士未賢，希之則賢。希之之道如何？學而已矣。夫人之生，四端萬善，皆天所賦，宜人皆天也。然理一而氣殊，故有未天未聖未賢之等。學也者，所以去其未而復其皆也。故上古聖神，繼天立極，自王宫國都以及閭巷，莫不有學。人生八歲入其小者，閭巷之學也。十五歲入其大者，王宫之學也。大學之教，格致誠正、修齊治平之道，其極可以參天地而贊化育。小學之教，則灑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其歸在於收放心、養德性而已。夫心不收，性不養，格致誠正且無其地，而況於修治參贊也哉！是小學所以立大學之基本，而大學不過收小學之成功而已。

羅欽順《整庵存稿》卷一《韶州府重修廟學記》 學校之教，所以明倫理，育人才，厚風俗，隆治化。自古帝王君臨天下，必以此爲先務焉。

湛若水《泉翁大全》卷六《雍語》 甘泉子曰：「學也者，覺也，言覺乎道也。孔子之於川上，四時行焉，百物生焉，皆語以道也與！學焉而不知道，惡足以爲學！」甘泉子曰：「教者其猶醫乎！醫以去其病而已矣，教以去其偏而已矣。」

湛若水《泉翁大全》卷三一《學説》 古之學者，所以學爲人也。學爲人也者，學爲聖而至於天也。天者，人之所以性也。盡人則盡性，盡性則至命。故學而爲人，則聖與天不能外矣。

湛若水《格物通》卷五九《學校二》 學校者，人才之所由出；公議者，公道之所由行，治化之基也。天下，一鄉之積也。春秋教衰，鄭之鄉校僅存，元氣猶在爾。人猶以其議執政而欲毀之，不亦異乎？子産曰：「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夫又焉往而非自得師？子産於是乎知學矣。他日，亦嘗告子皮曰：「僑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子産其知學矣。夫知學者，然後能教人，可不務乎！

湛若水《格物通》卷六〇《學校三》 虞夏商周四代之學，所以養士也。周人之四郊，魏之四門，隋隸於國子，唐合於太學，雖或制因時異，然慎選以充而爲養士者，則一而已。然造之者有其地，而師之者有其人，固虞夏商周之遺意也。然考其養士之功，而終有愧於古者，何也？蓋地有所造，而儀文或狃於習；師有所啓，而大原或未之先。此所以道德之風日薄，而功利之習日熾也，其可望士之成哉！嗚呼！古之爲學也，將以養才；今之爲學也，將以壞才，其所以養之之本異矣。雖然，人君者士之表也，朝廷者學校之則也，正心者養士之本也。誠能躬以率之，而本無不端。由是而擇師焉，則師道立矣。由師以作士焉，則善人多矣，朝廷有不正而天下有不治哉！

何瑭《栢齋集》卷二《湛甘泉考績序》 聖賢之學，明德新民而已，無他道也。近世學者往往從事於博洽葩藻之間，不然，則高談性命，以爲理學。至於明德新民之實，則留意者鮮矣。

崔銑《洹詞》卷九《松窻寤言》 學不志道，乃冥行也。道不法聖，乃曲涂也。聖莫中於夫子，道在修其倫紀。是故發諸孝弟，主諸忠信，出諸强恕，比諸文密，其節大，其規遠，其止待，其定履，而後博諸先儒之言，以盡參驗之詳，可矣。

陸深《儼山集》卷八四《學説》 君子之道，莫先於學。夫器弗飾不完，事無法不成，方圓就於規矩，射者存乎彀率，猶之於學也。學之時義大矣哉！繼往聖，覺來裔，參天地，贊化育，皆學之功也。

羅汝芳《近溪子明道録》卷六《會語》 問：「夫子語子貢，自謂非『多學』而『一貫』。豈一貫則學且識俱可廢耶？」曰：「吾子平日訓學之言爲何？」曰：「學也者，所以學爲聖人也。」曰：「聖人則如何以學也？」曰：「不從聞見，而以身體之。譬則作字然，注硯、敷楮、運毫、灑墨，乃言學字也。」曰：「兹謂作字則可，謂學字則不可。蓋必具法帖而或拓或臨字，始可言學也。又或衆論筆法而因自試之，則亦可言學也。論筆法則聞也，具法帖則見也。非事聞見，而徒手之爲以言乎書之藝，拂且悖也，況聖人耶？夫言聖，莫盛于堯舜禹湯文武周孔矣。然孟子云：『見而知，聞而知，以聖學。』聖亦必聞且見也，則聞見疇能廢也哉！」

《顔元集・顔習齋先生年譜》卷下 人才爲政事之本，而學校尤爲人才之本也。

汪志伊《稼門文鈔》卷一《學字説》 學也者，原以明道行道，求無虧乎天之所以生人之理，而克盡乎人之所以爲人之事，非徒爲科名計也。嘗讀《論語》首章，特提「學」字，知孔子一生不厭不倦之全神具見於此矣。乃讀書人往往不知所學何事。朱子註曰：「人性皆善，而覺有先後，後覺者必效先覺之所爲，乃可以明善而復其初也。」讀書人又不知先覺何人，所爲何事，講書家以知行爲學解，又未嘗實指其所知何事，所行何事，豈皆甘自暴棄歟？蓋由不切己體驗此「學」字，即孔子十五志學之學，亦即《大學》三綱領、八條目之學也，抑由不着意理會人性皆善之旨，昏昏瞀瞀，只上口而不上身耳。夫儒者以家國天下爲一身，其格致誠正，務修一身以爲家國天下，非迂濶也。洞悉於家國天下之人，莫不各有其身，身之主在心，心之主在性，天命之，人稟之，是固有而非外鑠。其理最深遠，雖聖人亦有所不知不能；亦最淺近，雖愚不肖之夫婦亦與知與能。世之爲父兄師友者，不探實在處切言之，則後生小子安得豁然有所覺悟也！

今就人性皆善數言，爲一「學」字發其蘊。如五事：貌、言、視、聽、思，非人乎？恭、從、明、聰、睿，非性之善乎？其作也，肅、乂、哲、謀、聖，非先覺之所爲乎？又如五倫，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非人乎？仁敬、慈孝、别、序、信，非性之善乎？文王於緝熙敬止，非先覺之所爲乎？後覺者果於身之所具之五事，身之所接之五倫，切近而學焉，以盡其心而知其性，不亦可以明善而復其初乎？且夫中古聖人莫高於堯舜，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論語》第二章即列有子曰「其爲人也孝弟」，不已汲汲顯示以所學之大本乎？第六章又列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不且丁寧切示以所學之急務乎？匪特孩提無不知愛其親，及長無

不知敬其兄，固所不學而能，不慮而知也，即如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又爲道甚邇而事甚易也，孟子豈欺我哉！蓋五事、五倫爲萬事萬物之本，而孝弟又爲五事、五倫之本也。及觀《孝經》，而孝又爲極大之本也。一本萬殊，則《四書》、《五經》無處不可觸類旁通矣。顧見於載籍中者，不啻千條萬緒，而見於日用間者，祇此言行兩端。如敏事慎言，先行後言，爲難言訒言，忠信行篤敬，其爲教也甚詳。要之，行莫重於五事、五倫，言亦莫重於五事、五倫，而聖人於言行必曰敏，曰慎，曰先，曰後，曰難，曰訒，曰忠信，曰篤敬者，何也？蓋兢兢業業，用其力於恭從明聰睿，及仁敬慈孝別序信之大道，絶不敢冒冒焉泛泛焉，怠於行而妄於言也。是先覺之所爲也，是之謂學也。嗟乎！人不力學於五事，則五官皆成虛器，豈得謂之人乎？人不力學於五倫，則五品皆成虛位，豈得謂之人乎？又安望四端之擴充，火然泉達，《九經》之敷布，事立效成，爲天下國家不可少之人乎？不殖將落，學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夫！昔趙忠獻言佐治天下，祇須《論語》半部，而吾則謂祇須《論語》第一字。

梁啟超《飲冰室合集・文集之十・論教育當定宗旨》　人之所異於羣物者安在乎？凡物之動力，皆無意識，人之動力，則有意識。無意識者何？不知其然而然者是也，亦謂之不能自主。有意識者何？有所爲而爲之者是也，亦謂之能自主。夫植物之生也，其根有胃，吸受膏液；其葉有肺，吐納空氣。其所以自榮衛者，不一端焉。雖然，不過生理上自然之數而已，彼植物非能自知其必當如此不當如彼，而立一目的以求之也。其稍進者爲動物，飢則求食，飽則游焉息焉。求而難得者則相爭，其意識稍發達，略知所謂當如此不當如彼者，然必如何然後能如此，如何然後不如彼，非動物所能知也。最下等之野蠻人，其情狀殆亦爾爾。要而論之，則植物之動，全恃內界自然之消息者也；動物及下等野蠻之動，則內界之消息，與外界之刺激，稍相和合者也，皆不知其然而然者也。若人則於此二界之外，別有思想，別有能力，能自主以求達其所向之鵠，若是者謂之宗旨。

宗旨之或有或無，或定或不定，或大或小，或强或弱，恆爲其人文野之比例差。夫野蠻人之築室也，左投一瓦焉，右堆一石焉，今日支一木焉，明日畚一土焉，及其形粗具，曰是苟完矣，因而居之。若文明人則必先出其意匠，畫其圖形，豫算其材器，未鳩工之始，而室之規模，先具於胸中矣。野蠻人之治國也，因仍習慣，不經思索，遇一新現象出，則旁皇無措，過一時算一時，了一事算一事。若文明人則必先定國體焉，定憲法焉，或採專制之政，或採共洽之政，皆立一標準，而一切舉措，皆向此標準而行。若是者所謂宗旨也，未有無宗旨而能成完全之事業者也。故夫負襏襫櫛風雨於畦隴者何爲乎？謀食之宗旨使然也。涸口沫糜腦力於窗下者何爲乎？求學之宗旨使然也。揮黑鐵流赤血於疆場者何爲乎？爭權利之宗旨使然也。然則無宗旨則無所用其耕，無宗旨則無所用其學，無宗旨則無所用其戰，百事莫不皆然，而教育其一端也。

文明人何以有宗旨？宗旨生於希望，希望生於將來。必其人先自忖自語曰，吾將來欲如是如是。此宗旨之所由起也。曰，吾將來必如何然後可以如是如是。此宗旨所由立也。愈文明則將來之希望愈盛。教育制度所以必起於文明之國，而野蠻半開者無之，何歟？教育者，其收效純在於將來，而現在必不可得見者也。然則他事無宗旨，猶可以苟且遷就，教育無宗旨，則寸毫不能有成。何也？宗旨者，爲將來之核者也，今日不播其核，而欲他日之有根有芽有莖有榦有葉有果，必不可期之數也。

一國之教育，與一人之教育，其理相同。父兄之教子弟也，將來欲使之爲士，欲使之爲農爲工爲商，必定其所嚮焉，然後授之。未有欲爲箕者而使之學冶，欲爲矢者而使之學函也。惟國亦然。一國之有公教育也，所以養成一種特色之國民，使之結爲團體，以自立競存於優勝劣敗之場也。然欲達此目的，決非可以東塗西抹，今日學一種語言，明日設一門學科，苟且敷衍，亂雜無章，而遂可以收其功也。故有志於教育之業者，先不可不認清教育二字之界說，知其爲製造國民之具；次不可不具經世之炯眼，抱如傷之熱腸，洞察五洲各國之趨勢，熟考我國民族之特性，然後以全力鼓鑄之。由前之說，則教育宗旨所由起也；由後之說，則教育宗旨所由立也。

論說

通論

《易・說卦》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贊於神明而生蓍，參天兩地而倚數，觀變於陰陽而立卦，發揮於剛柔而生爻，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窮理盡性以至於命。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兼三才而兩之，故《易》六畫而成卦；分陰分陽，迭用柔剛，故《易》六位而成章。

《易・繫辭上》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剛柔斷矣。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是故剛柔相摩，八卦相盪。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

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剛柔相推而生變化。是故吉凶者，失得之象也；悔吝者，憂虞之象也；變化者，進退之象也；剛柔者，晝夜之象也。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是故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所樂而玩者，爻之辭也。是故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是以自天祐之，吉無不利。

《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精氣爲物，游魂爲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與天地相似，故不違；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旁行而不流，樂天知命，故不憂；安土敦乎仁，故能愛。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故神無方而易無體。

《左傳・襄公二十四年》 春，穆叔如晉，范宣子逆之。問焉，曰：「古人有言曰：『死而不朽。』何謂也？」穆叔未對。宣子曰：「昔匄之祖，自虞以上爲陶唐氏，在夏爲御龍氏，在商爲豕韋氏，在周爲唐杜氏，晉主夏盟爲范氏，其是之謂乎？」穆叔曰：「以豹所聞，此之謂世祿，非不朽也。魯有先大夫曰臧文仲，既沒，其言立，其是之謂乎。豹聞之，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三不朽。若夫保姓受氏，以守宗祊，世不絕祀，無國無之。祿之大者，不可謂不朽。」

《左傳・襄公三十一年》 子皮欲使尹何爲邑。子產曰：「少，未知可否。」子皮曰：「愿，吾愛之，不吾叛也。使夫往而學焉，夫亦愈知治矣。」子產曰：「不可。人之愛人，求利之也。今吾子愛人則以政，猶未能操刀而使割也，其傷實多。子之愛人，傷之而已，其誰敢求愛於子？子於鄭國，棟也。棟折榱崩，僑將厭焉，敢不盡言。子有美錦，不使人學製焉。大官大邑，身之所庇也，而使學者製焉。其爲美錦不亦多乎？僑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若果行此，必有所害。譬如田獵，射御貫，則能獲禽；若未嘗登車射御，則敗績厭覆是懼，何暇思獲？」子皮曰：「善哉！虎不敏。吾聞君子務知大者遠者，小人務知小者近者。我小人也。衣服附在吾身，我知而慎之。大官大邑所以庇身也，我遠而慢之。微子之言，吾不知也。他日我曰：『子爲鄭國，我爲吾家，以庇焉其可也。』今而後知不足。自今請雖吾家，聽子而行。」子產曰：「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焉。吾豈敢謂子面如吾面乎？抑心所謂危，亦以告也。」子皮以爲忠，故委政焉。子產是以能爲鄭國。【略】

衛侯在楚，北宮文子見令尹圍之威儀，言於衛侯曰：「令尹似君矣，將有他志。雖獲其志，不能終也。《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終之實難，令尹其將不免。」公曰：「子何以知之？」對曰：「《詩》云：『敬慎威儀，惟民之則。』令尹無威儀，民無則焉。民所不則，以在民上，不可以終。」公曰：「善哉！何謂威儀？」對曰：「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儀。君有君之威儀，其臣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有其國家，令聞長世。臣有臣之威儀，其下畏而愛之，故能守其官職，保族宜家。順是以下皆如是，是以上下能相固也。《衛詩》曰：『威儀棣棣，不可選也』，言君臣、上下、父子、兄弟、內外、大小皆有威儀也。《周詩》曰：『朋友攸攝，攝以威儀』，言朋友之道必相教訓以威儀也。《周書》數文王之德，曰：『大國畏其力，小國懷其德』，言畏而愛之也。《詩》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言則而象之也。紂囚文王七年，諸侯皆從之囚，紂於是乎懼而歸之，可謂

愛之。文王伐崇，再駕而降爲臣，蠻夷帥服，可謂畏之。文王之功，天下誦而歌舞之，可謂則之。文王之行，至今爲法，可謂象之。有威儀也。故君子在位可畏，施舍可愛，進退可度，周旋可則，容止可觀，作事可法，德行可象，聲氣可樂，動作有文，言語有章，以臨其下，謂之有威儀也。」

《論語・子張》 子夏曰：「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

《墨子・兼愛中》 子墨子言曰：「仁人之所以爲事者，必興天下之利，除去天下之害，以此爲事者也。」然則天下之利何也？天下之害何也？子墨子言曰：「今若國之與國之相攻，家之與家之相篡，人之與人之相賊，君臣不惠忠，父子不慈孝，兄弟不和調，此則天下之害也。」

然則崇此害亦何用生哉？以不相愛生邪？子墨子言：「以不相愛生。今諸侯獨知愛其國，不愛人之國，是以不憚舉其國，以攻人之國。今家主獨知愛其家，而不愛人之家，是以不憚舉其家，以篡人之家。今人獨知愛其身，不愛人之身，是以不憚舉其身，以賊人之身。是故諸侯不相愛，則必野戰。家主不相愛，則必相篡。人與人不相愛，則必相賊。君臣不相愛，則不惠忠。父子不相愛，則不慈孝。兄弟不相愛，則不和調。天下之人，皆不相愛，强必執弱，富必侮貧，貴必敖賤，詐必欺愚。凡天下禍篡怨恨，其所以起者，以不相愛生也。是以仁者非之。」

既以非之，何以易之？子墨子言曰：「以兼相愛交相利之法易之。」然則兼相愛交相利之法，將奈何哉？子墨子言：「視人之國，若視其國，視人之家，若視其家，視人之身，若視其身。是故諸侯相愛，則不野戰。家主相愛，則不相篡。人與人相愛，則不相賊。君臣相愛，則惠忠。父子相愛，則慈孝。兄弟相愛，則和調。天下之人皆相愛，强不執弱，衆不劫寡，富不侮貧，貴不敖賤，詐不欺愚。凡天下禍篡怨恨，可使毋起者，以相愛生也。是以仁者譽之。」

然而今天下之士君子曰：「然，乃若兼則善矣。雖然，天下之難物于故也。」子墨子言曰：「天下之士君子，特不識其利，辯其故也。今若夫攻城野戰，殺身爲名，此天下百姓之所皆難也。苟君說之，則士衆能爲之。況於兼相愛，交相利，則與此異。夫愛人者，人必從而愛之；利人者，人必從而利之；惡人者，人必從而惡之；害人者，人必從而害之。此何難之有！特上弗以爲政，士不以爲行，故也。」

《鶡冠子・道端》 天者，萬物所以得立也。地者，萬物所以得安也。故天定之，地處之，時發之，物受之，聖人象之。

夫寒温之變，非一精之所化也。天下之事，非一人之所能獨知也。海水廣大，非獨仰一川之流也。是以明主之治世也，急於求人，弗獨爲也。與天與地，建立四維，以輔國政。鉤繩相布，銜槩相制，參偶具備，立位乃固。【略】是以先王置士也，舉賢用能，無阿於世。仁人居左，忠臣居前，義臣居右，聖人居後。左法仁則春生殖，前法忠則夏功立，右法義則秋成熟，後法聖則冬閉藏。先王用之，高而不墜，安而不亡。此萬物之本劇，天地之門户，道德之益也。此四大夫者，君之所取於外也。【略】

夫仁者，君之操也。義者，君之行也。忠者，君之政也。信者，君之教也。聖人者，君之師傅也。君道知人，臣術知事。故臨貨分財使仁，犯患應難使勇，受言結辭使辯，慮事定計使智，理民處平使謙，賓奏贊見使禮，用民獲衆使賢，出封越境適絶國使信，制天地御諸侯使聖。

夫仁之功，善與不爭，下不怨上。辯士之功，釋怨解難。智士之功，事至而治，難至而應。忠臣之功，正言直行，矯拂王過。義臣之功，存亡繼絶，救弱誅暴。信臣之功，正不易言。貞謙之功，廢私立公。禮臣之功，尊君卑臣。賢士之功，敵國憚之，四境不侵。聖人之功，定制於冥冥，求至欲得，言聽行從，近親遠附，明達四通。内有挾度，然後有以量人。富者觀其所予，足以知仁；貴者觀其所舉，足以知忠；觀其大祥，長不讓少，貴不讓賤，足以知禮達；觀其所不行，足以知義；受官任治，觀其去就，足以知智；迫之不懼，足以知勇；口利辭巧，足以知辯；使之不隱，足以知信；貧者觀其所不取，足以知廉；賤者觀其所不爲，足以知賢；測深觀天，足以知聖。

《荀子・儒效》 人論。志不免於曲私，而冀人之以己爲公也；行不免於污漫，而冀人之以己爲修也；其愚陋溝瞀，而冀人之以己爲知也：是衆人也。志忍私，然後能公；行忍情性，然後能修；知而好問，然後能才：公修而才，可謂小儒矣。志安公，行安修，知通統類，如是，則可謂大儒矣。大儒者，天子三公也。小儒者，諸侯大夫、士也。衆人者，工、農、商賈也。禮者，人主之所以爲羣臣寸尺尋丈檢式也。人倫盡矣。

《荀子・大略》 口能言之，身能行之，國寶也；口不能言，身能行之，國器也；口能言之，身不能行，國用也；口言善，身行惡，國妖也。治國者，敬其寶，愛其器，任其用，除其妖。

戴德《大戴禮記・哀公問五義》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吾欲論吾國之士，與之爲政，何如者取之？」孔子對曰：「生乎今之世，志古之道，居今之俗，服古之服，舍此而爲非者，不亦鮮乎！」哀公曰：「然則今夫章甫、句屨、紳帶而搢笏者，此皆賢乎？」孔子曰：「否！不必然。今夫端衣玄裳冕而乘路者，志不在於食葷；斬衰菅屨杖而歠粥者，志不在於飲食。故生乎今之世，志古之道，居今之俗，服古之服，舍此而爲非者，雖有，不亦鮮乎！」

哀公曰：「善！何如則可謂庸人矣？」孔子對曰：「所謂庸人者，口不能道善言，而志不邑邑；不能選賢人善士而託其身焉，以爲己憂；動行不知所務，止立不知所定；日選於物，不知所貴；從物而流，不知所歸；五鑿爲政，心從而壞。若此，則可謂庸人矣。」

哀公曰：「善！何如則可謂士矣？」孔子對曰：「所謂士者，雖不能盡道術，必有所由焉；雖不能盡善盡美，必有所處焉。是故知不務多，而務審其所知；行不務多，而務審其所由；言不務多，而務審其所謂。知既知之，行既由之，言既順之，若夫性命肌膚之不可易也。富貴不足以益，貧賤不足以損。若此，則可謂士矣。」

哀公曰：「善！何如則可謂君子矣？」孔子對曰：「所謂君子者，躬行忠信，其心不貿；仁義在己，而不害不志；聞志廣博而色不伐，思慮明達而辭不爭。君子猶然如將可及也，而不可及也。如此可謂君子矣。」

哀公曰：「善！敢問何如可謂賢人矣？」孔子對曰：「所謂賢人者，好惡與民同情，取舍與民同統，行中矩繩而不傷於本，言足法於天下而不害於其身，躬爲匹夫而願富，貴爲諸侯而無財。如此則可謂賢人矣。」

哀公曰：「善！敢問何如可謂聖人矣？」孔子對曰：「所謂聖人者，知通乎大道，應變而不窮，能測萬物之情性者也。大道者，所以變化而凝成萬物者也。情性也者，所以理然不然取舍者也。故其事大，配乎天地，參乎日月，雜於雲蜺，總要萬物，穆穆純純。其莫之能循，若天之司；莫之能職，百姓淡然不知其善。若此，則可謂聖人矣。」

哀公曰：「善。」孔子出，哀公送之。

劉安《淮南子・繆稱訓》 君子思義而不慮利，小人貪利而不顧義。【略】

言無常是，行無常宜者，小人也。察於一事，通於一伎者，中人也。兼覆蓋而并有之，度伎能而裁使之者，聖人也。

劉安《淮南子・人間訓》 人或問孔子曰：「顏回何如人也？」曰：「仁人也。丘弗如也。」「子貢何如人也？」曰：「辯人也。丘弗如也。」「子路何如人也？」曰：「勇人也。丘弗如也。」賓曰：「三人皆賢夫子，而爲夫子役，何也？」孔子曰：「丘能仁且忍，辯且訥，勇且怯。以三子之能，易丘一道，丘弗爲也。」孔子知所施之也。

韓嬰《韓詩外傳》卷一 仁道有四：謙爲下。有聖仁者，有智仁者，有德仁者，有謙仁者。上知天能用其時，下知地能用其財，中知人能安樂之，是聖仁者也。上亦知天能用其時，下知地能用其財，中知人能使人肆之，是智仁者也。寬而容衆，百姓信之，道所以至，弗辱以時，是德仁者也。廉潔直方，疾亂不治，惡邪不匡，雖居鄉里，若坐塗炭，命入朝廷，如赴湯火，非其民不使，非其食弗嘗，疾亂世而輕死，弗顧弟兄，以法度之，比於不詳，是謙仁者也。傳曰：山銳則不高，水徑則不深，仁謙則其德不厚，志與天地擬者其人不祥，是伯夷、叔齊、卞隨、介子推、原憲、鮑焦、袁旌目、申徒狄之行也，其所受天命之度，適至是而止，弗能改也，雖枯稿弗捨也。《詩》云：「亦已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謙仁雖下，然聖人不廢者，匡民隱括，有在是中者也。

韓嬰《韓詩外傳》卷三 傳曰：以從俗爲善，以貨財爲寶，以養性爲己至道，是民德也，未及於士也。行法而志堅，不以私欲害其所聞，是勁士也，未及於君子也。行法而志堅，好脩其所聞以矯其情，言行多當，未安諭也，知慮多當，未周密也，上則能大其所隆也，下則開道不若己者，是篤厚君子，未及聖人也。若夫脩百王之法，若別白黑，應當世之變，若數一二，行禮要節，若性四支，因化之功，若推四時，天下得序，羣物安居，是聖人也。《詩》曰：「明昭有周，式序在位。」【略】

君子行不貴苟難，說不貴苟察，名不貴苟傳，惟其當之爲貴。夫負石而赴河，此行之難爲者也，而申徒狄能之。君子不貴者，非禮義之中也。山淵平，天地比，齊秦襲，入乎耳，出乎口，鉤有鬚，卵有毛，此說之難持者也，而鄧析惠施能之。君子不貴者，非禮義之中也。盜跖吟口，名聲若日月，與舜禹俱傳而不息。君子不貴者，非禮義之中也。故曰君子行不貴苟難，說不貴苟察，名不貴苟傳，維其當之爲貴。《詩》曰：「不競不絿，不剛不柔。」言當之爲貴也。

韓嬰《韓詩外傳》卷六 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言天之所生，皆有仁義禮智順善之心。不知天之所以命生，則無仁義禮智順善之心。無仁義禮智順善之心，謂之小人。故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小雅》曰：「天保定爾，亦孔

之固。」言天之所以仁義禮智，保定人之甚固也。《大雅》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言民之秉德以則天也。不知所以則天，又焉得爲君子乎？

《漢書・董仲舒傳》 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自悲可致此物，而身卑賤不得致也。今陛下貴爲天子，富有四海，居得致之位，操可致之勢，又有能致之資，行高而恩厚，知明而意美，愛民而好士，可謂誼主矣。然而天地未應而美祥莫至者，何也？凡以教化不立而萬民不正也。夫萬民之從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隄防之，不能止也。是故教化立而姦邪皆止者，其隄防完也；教化廢而姦邪並出，刑罰不能勝者，其隄防壞也。古之王者明於此，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爲大務。立大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漸民以仁，摩民以誼，節民以禮，故其刑罰甚輕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習俗美也。

桓寬《鹽鐵論・大論》 大夫曰：「文學所稱聖知者，孔子也，治魯不遂，見逐於齊，不用於衛，遇圍於匡，困於陳、蔡。夫知時不用猶說，强也；知困而不能已，貪也；不知見欺而往，愚也；困辱不能死，恥也。若此四者，庸民之所不爲也，而況君子乎！商君以景監見，應侯以王稽進。故士因士，女因媒。至其親顯，非媒士之力。孔子不以因進見而能往者，非賢士才女也。」

文學曰：「孔子生於亂世，思堯、舜之道，東西南北，灼頭濡足，庶幾世主之悟。悠悠者皆是，君闇，大夫妒，孰合有媒？是以嫫母飾姿而矜夸，西子彷徨而無家。非不知窮厄而不見用，悼痛天下之禍，猶慈母之伏死子也，知其不可如何，然惡已。故適齊，景公欺之，適衛，靈公圍，陽虎謗之，桓魋害之。夫欺害聖人者，愚惑也；傷毀聖人者，狂狡也。狡惑之人，非人也。夫何恥之有！孟子曰：『觀近臣者以所爲主，觀遠臣者以其所主。』使聖人僞容苟合，不論行擇友，則何以爲孔子也！」

大夫撫然內慚，四據而不言。

揚雄《法言・學行》 學者，所以求爲君子也。求而不得者有矣，夫未有不求而得之者也。

揚雄《法言・脩身》 脩身以爲弓，矯思以爲矢，立義以爲的，奠而後發，發必中矣。【略】

或問「治己」。曰：「治己以仲尼。」或曰：「治己以仲尼，仲尼奚寡也！」曰：「率馬以驥，不亦可乎？」或曰：「田圃田者，莠驕驕；思遠人者，心忉忉。」曰：「日有光，月有明。三年不目日，視必盲；三年不目月，精必矇。熒魂曠枯，糟孳曠沈，擿埴索塗，冥行而已矣。」

王充《論衡・超奇》 通書千篇以上，萬卷以下，弘暢雅閑，審定文讀，而以教授爲人師者，通人也。杼其義旨，損益其文句，而以上書奏記，或興論立說，結連篇章者，文人、鴻儒也。好學勤力，博聞强識，世間多有，著書表文，論說古今，萬不耐一。然則著書表文，博通所能用之者也。入山見木，長短無所不知；入野見草，大小無所不識。然而不能伐木以作室屋，採草以和方藥，此知草木所不能用也。夫通人覽見廣博，不能掇以論說，此爲匿生書主人，孔子所謂「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者也，與彼草木不能伐採，一實也。孔子得史記以作《春秋》，及其立義創意，褒貶賞誅，不復因史記者，眇思自出於胸中也。凡貴通者，貴其能用之也。即徒誦讀，讀詩諷術，雖千篇以上，鸚鵡能言之類也。衍傳書之意，出膏腴之辭，非俶儻之才，不能任也。夫通覽者，世間比有；著文者，歷世希然。近世劉子政父子、楊子雲、桓君山，其猶文、武、周公並出一時也；其餘直有，往往而然，譬珠玉不可多得，以其珍也。

故夫能說一經者爲儒生，博覽古今者爲通人，采掇傳書以上書奏記者爲文人，能精思著文連結篇章者爲鴻儒。故儒生過俗人，通人勝儒生，文人踰通人，鴻儒超文人。故夫鴻儒，所謂超而又超者也。以超之奇，退與儒生相料，文軒之比於敝車，錦繡之方於縕袍也，其相過遠矣。如與俗人相料，太山之巔增，長狄之項跖，不足以喻。故夫丘山以土石爲體，其有銅鐵，山之奇也。銅鐵既奇，或出金玉。然鴻儒，世之金玉也，奇而又奇矣。

奇而又奇，才相超乘，皆有品差。

儒生說名於儒門，過俗人遠也，或不能說一經，教誨後生。或帶徒聚衆，說論洞溢，稱爲經明，或不能成牘，治一說。或能陳得失，奏便宜，言應經傳，文如星月，其高第若谷子雲、唐子高者，說書於牘奏之上，不能連結篇章。或抽列古今，紀著行事，若司馬子長、劉子政之徒，累積篇第，文以萬數，其過子雲、子高遠矣，然而因成紀前，無胸中之造。若夫陸賈、董仲舒，論說世事，由意而出，不假取於外，然而淺露易見，觀讀之者，猶曰傳記。陽成子長作《樂經》，楊子雲作《太玄經》，造於(助)(眇)思，極窅冥之深，非庶幾之才，不能成也。孔子作《春秋》，二子作兩經，所謂卓爾蹈孔子之跡，鴻茂參貳聖之才者也。

王公(子)問於桓君山以楊子雲。君山對曰：「漢興以來，未有此人。」君山

差才，可謂得高下之實矣。采玉者心羨於玉，鑽龜者知神於龜。能差衆儒之才，累其高下，賢於所累。又作《新論》，論世間事，辯照然否，虚妄之言，僞飾之辭，莫不證定。彼子長，子雲論説之徒，君山爲甲。自君山以來，皆爲鴻眇之才，故有嘉令之文。筆能著文，則心能謀論，文由胸中而出，心以文爲表。觀見其文，奇偉俶儻，可謂得論也。由此言之，繁文之人，人之傑也。

有根株於下，有榮葉於上；有實核於内，有皮殼於外。文墨辭説，士之榮葉、皮殼也。實誠在胸臆，文墨著竹帛，外内表裏，自相副稱，意奮而筆縱，故文見而實露也。人之有文也，猶禽之有毛也。毛有五色，皆生於體。苟有文無實，是則五色之禽，毛妄生也。選士以射，心平體正，執弓矢審固，然後射中。論説之出，猶弓矢之發也。論之應理，猶矢之中的。夫射以矢中效巧，論以文墨驗奇。奇巧俱發於心，其實一也。

文有深指巨略，君臣治術，身不得行，口不能(紲)〔泄〕，表著情心，以明己之必能爲之也。孔子作《春秋》，以示王意。然則孔子之《春秋》，素王之業也；諸子之傳書，素相之事也。觀《春秋》以見王意，讀諸子以睹相指。故曰：陳平割肉，丞相之端見；叔孫敖決期思，令(君)〔尹〕之兆著。觀讀傳書之文，治道政務，非徒割肉決水之占也。足不彊則跡不遠，鋒不銛則割不深。連結篇章，必大才智鴻懿之俊也。

或曰：著書之人，博覽多聞，學問習熟，則能推類興文。文由外而興，未必實才(學)〔與〕文相副也。且淺意於華葉之言，無根核之深，不見大道體要，故立功者希。安危之際，文人不與，無能建功之驗，徒能筆説之效也。

曰：此不然。周世著書之人，皆權謀之臣；漢世直言之士，皆通覽之吏，豈謂文非華葉之生，根核推之也？心思爲謀，集扎爲文，情見於辭，意驗於言。商鞅相秦，致功於霸，作耕戰之書；虞卿爲趙，決計定説，行退作□□□□。春秋之思，(起)〔趙〕城中之議；耕戰之書，秦堂上之計也。陸賈消吕氏之謀，與《新語》同一意；桓君山易晁錯之策，與《新論》共一思。觀谷永之陳説，唐林之直言，劉向之切議，以知爲本，筆墨之文，將而送之，豈徒雕文飾辭，苟爲華葉之言哉？精誠由中，故其文語感動人深。是故魯連飛書，燕將自殺；鄒陽上疏，梁孝開牢。書疏文義，奪於肝心，非徒博覽者所能造，習熟者所能爲也。

夫鴻儒希有，而文人比然，將相長吏，安可不貴？豈徒用其才力，游文於牒牘哉？州郡有憂，能治章上奏，解理結煩，使州郡連事。有如唐子高、谷子雲之吏，出身盡思，竭筆牘之力，煩憂適有不解者哉？

高祖讀陸賈之書，歎稱善，左右呼萬歲；徐樂、主父偃上疏，徵拜郎中，方今未聞。膳無苦酸之肴，口所不甘味，手不舉以啖人。詔書每下，文義經傳四科，詔書斐然，郁郁好文之明驗也。上書不實核，著書無義指，「萬歲」之聲，「徵拜」之恩，何從發哉？飾面者皆欲爲好，而運目者希；(文)〔聞〕音者皆欲爲悲，而驚耳者寡。陸賈之書未奏，徐樂、主父之策未聞，羣諸譖言之徒，言事粗醜，文不美潤，不指所謂，文辭淫滑，不被濤沙之謫，幸矣！焉蒙徵拜爲郎中之寵乎？

王充《論衡・定賢》 聖人難知，賢者比於聖人爲易知。世人且不能知賢，安能知聖乎？世人雖言知賢，此言妄也。知賢何用？知之如何？

以仕宦得高官，身富貴爲賢乎？則富貴者天命也。命富貴不爲賢，命貧賤不爲不肖。必以富貴效賢不肖，是則仕宦以才不以命也。

以事君調合寡過爲賢乎？夫順阿之臣，佞倖之徒是也。准主而説，適時而行，無廷逆之郤，則無斥退之患。或骨體嫻麗，面色稱媚，上不憎而善生，恩澤洋溢過度，未可謂賢。

以朝庭選舉皆歸善爲賢乎？則夫著見而人所知者舉多，幽隱人所不識者薦少，虞舜是也。堯求，則咨於鯀、共工，四嶽已不得。由此言之，選舉多少，未可以知實。或德高而舉之少，或才下而薦之多。明君求善察惡於多少之間，時得善惡之實矣。且廣交多徒，求索衆心者，人愛而稱之；清直不容鄉黨，志潔不交非徒，失衆心者，人憎而毀之。故名多生於知謝(和)，毀多失於衆意。齊威王以毀封即墨大夫，以譽烹阿大夫。即墨有功而無譽，阿無效而有名也。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何如？」孔子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何如？」曰：「未可也。不若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夫如是，稱譽多而小大皆言善者，非賢也。善人稱之，惡人毀之，毀譽者半，乃可有賢。以善人所稱，惡人所毀，可以知賢乎？夫如是，孔子之言可以知賢，不知譽此人者，賢也？毀此人者，惡也？或時稱者惡而毀者善也？人眩惑無別也。

以人衆所歸附，賓客雲合者爲賢乎？則夫人衆所附歸者，或亦廣交多徒之人也，衆愛而稱之，則蟻附而歸之矣。或尊貴而爲利，或好士下客，折節俟賢。信陵、孟嘗、平原、春申，食客數千，稱爲賢君。大將軍衛青及霍去病，門無一客，稱爲名將。故賓客之會，在好下之君，利害之賢。或不好士，不能爲輕重，則衆不歸而士不附也。

以居位治人，得民心歌詠之爲賢乎？則夫得民心者，與彼得士意者，無以異也。爲虛恩拊循其民，民之欲得，即喜樂矣。何以效之？齊田成子、越王句踐是也。成子欲專齊政，以大斗貸、小斗收而民悅；句踐欲雪會稽之恥，拊循其民，弔死問病而民喜。【略】

以居職有成功見效爲賢乎？夫居職何以爲功效？以人民附之，則人民可以僞恩説也。陰陽和、百姓安者，時也。時和，不肖遭其安；不和，雖聖逢其危。如以陰陽和而效賢不肖，則堯以洪水得黜，湯以大旱爲殿下矣。如功效謂事也，身爲之者，功著可見；以道爲計者，效没不章。鼓無當於五音，五音非鼓不和；師無當於五服，五服非師不親；水無當於五采，五采非水不章。道爲功本，功爲道效，據功謂之賢，是則道人之不肖也。高祖得天下，賞羣臣之功，蕭何爲賞首。何則？高祖論功，比獵者之縱狗也，狗身獲禽，功歸於人。羣臣手戰，其猶狗也；蕭何持重，其猶人也。必據成功謂之賢，是則蕭何無功。功賞不可以效賢，一也。

夫聖賢之治世也有術，得其術則功成，失其術則事廢。譬猶醫之治病也，有方，篤劇猶治；無方，毫微不愈。夫方猶術，病猶亂，醫猶吏，藥猶教也。方施而藥行，術設而教從，教從而亂止，藥行而病愈。治病之醫，未必惠於不爲醫者。然而治國之吏，未必賢於不能治國者，偶得其方，遭曉其術也。【略】觀治國，百工之類也；功立，猶事成也。謂有功者賢，是謂百工皆賢人也。【略】故得其術也，不肖無不能；失其數也，賢聖有不治。此功不可以效賢，二也。

人之舉事，或意至而功不成，事不立而勢貫山，荆軻、醫夏無且是矣。【略】天下之士不以荆軻功不成不稱其義，秦王不以無且無見效不賞其志。志善不效成功，義至不謀就事。義有餘，效不足；志巨大，而功細小，智者賞之，愚者罰之。【略】是功不可以效賢，三也。

以孝於父、弟於兄爲賢乎？財夫孝弟之人，有父兄者也，父兄不慈，孝弟乃章。舜有瞽瞍，參有曾晳，孝立名成，衆人稱之。如無父兄，父兄慈良，無章顯之效，孝弟之名，無所見矣。忠於君者，亦與此同。龍逢、比干忠著夏、殷，桀、紂惡也；稷、契、皋陶忠闇唐、虞，堯、舜賢也。故螢火之明，掩於日月之光；忠臣之聲，蔽於賢君之名。死君之難，出命捐身，與此同。臣遭其時，死其難，故立其義而獲其名。大賢之涉世也，翔而（有）〔後〕集，色斯而舉，亂君之患不累其身，危國之禍不及其家，安得逢其禍而死其患乎？【略】故世不危亂，奇行不見；主不悖惑，忠節不立。鴻卓之義，發於顛沛之朝；清高之行，顯於衰亂之世。

以全身免害，不被刑戮，若南容懼白圭者爲賢乎？則夫免於害者幸，而命祿吉也，非才智所能禁，推行所能卻也。神蛇能斷而復屬，不能使人弗斷；聖賢能困而復通，不能使人弗害。南容能自免於刑戮，公冶以非罪在縲紲，伯玉可懷於無道之國，文王拘羑里，孔子厄陳、蔡，非行所致之難掩己而至，則有不得自免之患累己而滯矣。夫不能自免於患者，猶不能延命於世也。命窮，賢不能自續；時厄，聖不能自免。

以委國去位，棄富貴就貧賤爲賢乎？則夫委國者，有所迫也。若伯夷之徒，昆弟相讓以國，恥有分争之名，及大王亶甫重戰其故民，皆委國及去位者，道不行而志不得也。如道行志得，亦不去位。故委國去位，皆有以也，謂之爲賢，無以者，可謂不肖乎？且有國位者，故得委而去之，無國位者何委？夫割財用及讓下受分，與此同實。無財何割？口飢何讓？倉廩實，民知禮節，衣食足，〔民〕知榮辱。讓生於有餘，爭生於不足。人或割財助用，袁將軍再與兄子分家財，多有以爲恩義。崑山之下，以玉爲石；彭蠡之濱，以魚食犬豕。使推讓之人，財若崑山之玉，彭蠡之魚，家財再分，不足爲也。韓信寄食於南昌亭長，何財之割？顔淵簞食瓢飲，何財之讓？管仲分財取多，無廉讓之節，貧乏不足，志義廢也。

以避世離俗，清身潔行爲賢乎？是則委國去位之類也。富貴人情所貪，高官大位人之所欲樂，去之而隱，生不遭遇，志氣不得也。長沮、桀溺避世隱居，伯夷、於陵去貴取賤，非其志也。

〔以〕恬憺無欲，志不在於仕，苟欲全身養性爲賢乎？是則老聃之徒也。道人與賢殊科者，憂世濟民於難，是以孔子棲棲，墨子遑遑。不進與孔、墨合務，而還與黄、老同操，非賢也。

以舉義千里，師將朋友無廢禮爲賢乎？則夫家富財饒，筋力勁彊者能堪之。賃乏無以舉禮，羸弱不能奔遠，不能任也。是故百金之家，境外無絶交；千乘之國，同盟無廢贈，財多故也。使穀食如水火，雖貪悋之人，越境而布施矣。故財少則正禮不能舉一，有餘則妄施能於千。家貧無斗筲之儲者，難責以交施矣。【略】

以經明帶徒聚衆爲賢乎？則夫經明，儒者是也，儒者，學之所爲也。儒者學；學，儒矣。傳先師之業，習口説以教，無胸中之造，思定然否之論。郵人之過書，門者之傳教也，封完書不遺，教審令不遺誤者，則爲善矣。（傳）〔儒〕者傳

學，不妄一言，先師古語，到今具存，雖帶徒百人以上，位博士、文學，郵人、門者之類也。

以通資古今，祕隱傳記無所不記爲賢乎？是則(傳)〔儒〕者之次也。才高好事，勤學不舍，若專成之苗裔，有世祖遺文，得成其篇業，觀覽諷誦。若典官文書，若太史公及劉子政之徒，有主領書記之職，則有博覽通達之名矣。

以權詐卓譎，能將兵御衆爲賢乎？是(則)〔韓〕信之徒也。戰國獲其功，稱爲名將；世平能無所施，還入禍門矣。高鳥死，良弓藏，狡兔得，良犬烹。權詐之臣，高鳥之弓，狡兔之犬也。安平身無宜，則弓藏而犬烹。安平之主，非棄臣而賤士，世所用助上者，非其宜也。向令韓信用權變之才，爲若叔孫通之事，安得謀反誅死之禍哉？有功彊之權，無守平之智，曉將兵之計，不見已定之義，居平安之時，爲反逆之謀，此其所以功滅國絕，不得名爲賢也。

〔以〕辯於口，言甘辭巧爲賢乎？則夫子貢之徒是也。子貢之辯勝顏淵，孔子序置於下。實才不能高，口辯機利，人決能稱之。夫自文帝尚多虎圈嗇夫，少上林尉，張釋之稱周勃，張相如，文帝乃悟。夫辯於口，虎圈嗇夫之徒也，難以觀賢。

以敏於筆，文墨(兩)〔雨〕集爲賢乎？夫筆之與口，一實也。口出以爲言，筆書以爲文。口辯，才未必高，然則筆敏，知未必多也。【略】

以敏於賦頌，爲弘麗之文爲賢乎？則夫司馬長卿、楊子雲是也。文麗而務巨，言眇而趨深，然而不能處定是非，辯然否之實。雖文如錦繡，深如河、漢，民不覺知是非之分，無益於彌爲崇實之化。

以清節自守，不降志辱身爲賢乎？是則避世離俗，長沮、桀溺之類也。雖不離俗，節與離世者鈞，清其身而不輔其主，守其節而不勞其民。大賢之在世也，時行則行，時止則止，銓可否之宜，以制清濁之行。子貢讓而止善，子路受而(觀)〔勸〕德。夫讓，廉也；受則貪也。貪有益，廉有損，推行之節，不得常清眇也。伯夷無可，孔子謂之非。操違於聖，難以爲賢矣。或問於孔子曰：「顏淵何人也？」曰：「仁人也，丘不如也。」「子貢何人也？」曰：「辯人也，丘弗如也。」「子路何人也？」曰：「勇人也，丘弗如也。」客曰：「三子者皆賢於夫子，而爲夫子服役，何也？」孔子曰：「丘能仁且忍，辯且訥，勇且怯。以三子之能，易丘之道，弗爲也。」孔子知所設施之矣。有高才潔行，無知明以設施之，則與愚而無操者同一實也。

夫如是，皆有非也。無一非者，可以爲賢乎？是則鄉原之人也。孟子曰：「非之，無舉也；刺之，無刺也。同於流俗，合於汚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衆皆說之，自以爲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孔子曰：『鄉原，德之賊也。』」似之而非者，孔子惡之。

夫如是，何以知實賢？知賢竟何用？

世人之檢，苟見才高能茂，有成功見效，則謂之賢。若此甚易，知賢何難？書曰：「知人則哲，惟帝難之。」據才高卓異者，則謂之賢耳，何難之有？然而難之，獨有難者之故也。夫虞舜不易知人，而世人自謂能知賢，誤也。然則賢者竟不可知乎？曰：易知也。而稱難者，不見所以知之，則(難)〔雖〕聖人不易知也；及見所以知之，中才而察之。譬猶工匠之作器也，曉之則無難，不曉則無易。賢者易知於作器。世無別，故真賢集於俗士之間。俗士以辯惠之能，據官爵之尊，望顯盛之寵，遂專爲賢之名。賢者還在閭巷之間，貧賤終老，被無驗之謗。若此，何時可知乎？然而必欲知之，觀善心也。

夫賢者，才能未必高也而心明，智力未必多而舉是。何以觀心？必以言。有善心，則有善言。以言而察行，有善言則有善行矣。言行無非，治家親戚有倫，治國則尊卑有序。無善心者，白黑不分，善惡同倫，政治錯亂，法度失平。故心善，無不善也；心不善，無能善。心善則能辯然否。然否之義定，心善之效明，雖貧賤困窮，功不成而效不立，猶爲賢矣。

故治不謀功，要所用者是；行不責效，期所爲者正。正、是審明，則言不須繁，事不須多。故曰：「言不務多，務審所謂；行不務遠，務審所由。」言得道理之心，口雖訥不辯，辯在胸臆之內矣。故人欲心辯，不欲口辯。心辯則言醜而不違，口辯則辭好而無成。孔子稱少正卯之惡曰：「言非而博，順非而澤。」內非而外以才能飾之，衆不能見，則以爲賢。夫內非外飾是，世以爲賢，則夫內是外無以自表者，衆亦以爲不肖矣。

是非亂而不治，聖人獨知之。人言行多若少正卯之類，賢者獨識之。世有是非錯繆之言，亦有審誤紛亂之事，決錯繆之言，定紛亂之事，唯賢聖之人爲能任之。聖心明而不闇，賢心理而不亂。用明察非，非無不見；用理銓疑，疑無不定。與世殊指，雖言正是，衆不曉見。何則？沉溺俗言之日久，不能自還以從實也。是故正是之言，爲衆所非；離俗之禮，爲世所譏。管子曰：「君子言堂滿堂，言室滿室。」怪此之言，何以得滿？如正是之言出，堂之人皆有正是之知，然

後乃滿。如非正是，人之乖剌異，安得爲滿？夫歌曲妙者，和者則寡；言得實者，然者則鮮。和歌與聽言，同一實也。曲妙人不能盡和，言是人不能皆信。魯文公逆祀，去者三人；定公順祀，畔者五人。貫於俗者，則謂禮爲非。曉禮者寡，則知是者希。君子言之，堂室安能滿？

夫人不謂之滿，世則不得見口談之實語，筆墨之餘跡，陳在簡筴之上，乃可得知。故孔子不王，作《春秋》以明意。案《春秋》虛文業，以知孔子能王之德。孔子，聖人也。有若孔子之業者，雖非孔子之才，斯亦賢者之實驗也。夫賢與聖同軌而殊名，賢可得定，則聖可得論也。

問：「周道不弊，孔子不作《春秋》。《春秋》之作，起周道弊也。如周道不弊，孔子不作者，未必無孔子之才，無所起也。夫如是，孔子之作《春秋》，未可以觀聖；有若孔子之業者，未可知賢也。」曰：周道弊，孔子起而作之，文義褒貶是非，得道理之實，無非僻之誤，以故見孔子之賢，實也。夫無言，則察之以文；無文，則察之以言。設孔子不作，猶有遺言，言必有起，猶文之必有爲也。觀文之是非，不顧作之所起，世間爲文者衆矣，是非不分，然否不定，桓君山論之，可謂得實矣。論文以察實，則君山漢之賢人也。陳平未仕，割肉閭里，分均若一，能爲丞相之驗也。夫割肉與割文，同一實也。如君山得執漢平，用心與爲論不殊指矣。孔子不王，素王之業，在於《春秋》。然則桓君山〔不相〕，素丞相之跡，存於《新論》者也。

荀悦《申鑒・雜言下》 君子嘉仁而不責惠，尊禮而不責意，貴德而不責怨。其責也先己，而行也先人。淫惠，曲意，私怨。此三者，實枉貞道，亂大德。然成敗得失，莫匪由之，救病不給，其竟奚暇於道德哉？此之謂末俗。故君子有常交，曰義也；有常誓，曰信也。交而後親，誓而後故狹矣。太上不異古今，其次不異海内，同天下之志者，其盛德乎？大人之志，不可見也，浩然而同於道。衆人之志，不可掩也，察然而流於俗。同於道，故不與俗浮沉。

佚名《太平經》丁部五至一三《闕題》 今神人、真人、仙人、道人、聖人、賢人、民人、奴婢皆何象乎？然神人者象天，天者動照無不知。真人者象地，地者直至誠不欺天，但順人所種不易也。仙人者象四時，四時者，變化凡物，無常形容，或盛或衰。道人者象五行，五行可以卜占吉凶，長於安危。聖人者象陰陽，陰陽者象天地以治事，合和萬物，聖人亦當和合萬物，成天心，順陰陽而行。賢人象山川，山川主通氣達遠方，賢者亦當爲帝王通達六方。凡民者象萬物，萬物者生處無高下，悉有民，故象萬物。奴婢者衰世所生，象草木之弱服者，常居下流，因不伸也，奴婢常居下，故不伸也，故象草木。故奴婢賢者得爲善人，善人好學得成賢人，賢人好學不止，次聖人；聖人學不止，知天道門户，入道不止，成不死之事，更仙；仙不止，入真；成真不止，入神；神不止，乃與皇天同形。故上神人舍於北極紫宫中也，與天上帝同象也，名天心神，神而不止，乃復踰天而上，但承委氣，有音聲教化而無形，上屬天上，憂天上事。神人已下，共憂天地間六合内，共調和無使病苦也。

佚名《太平經》戊部五至一七《闕題》 大慈孝順閭第一：慈孝者，思從内出，思以藏發，不學能得之，自然之術。行與天心同，意與地合。上有益帝王，下爲民間昌率，能致和氣，爲人爲先法。其行如丹青，故使第一。明道德大柔閭第二：明經道德，爲百姓先，學好道，善聚德，不致盜賊，上有益帝王化之，最真吉矣。孝悌始學化善閭第三：始學欲爲善，心中有庶幾，去邪就正，且成仁行未化也。佃家子謹閭第四：佃家謹力子，平旦日作，日入而息，不避勞苦，日有積聚，家中雍雍，以養父母，得土之利，順天之道，不敢爲非，有益縣官。大不仁之子，無義少年好兵聚姦閭第五：無義之人，不仁之子，不用道理，罵天擊地，不養父母，行必持兵，恐畏鄉里，輕薄年少，無益天地之化，反爲大害，并力計捕，捐棄溝瀆，不得藏埋。不和家中，欺老愛少，共食異財閭第六：家將必敗，骨肉不和，不能相教，妄傳往來，更相逃避，背本向末，其禍不救矣。悔過棄兵閭第七：生於窮里，希有開睹，不知善惡，有過天下，行不合天，賴有明君，使我就善，少不知學，長乃悔之，使善人賢士以五尺柱高，卒有去閭，學者當考問之，一旦民皆爲善矣。悔過更合善閭第八：室學不成，禍亂悉生，賴有明君，知我情由；令我悔過，反致爲人師矣。大惡人邪貪敗化閭第九：尸禄邪惡貪賊，欺上害下大佞，名爲官賊，似人之形，貪獸之情，無益天地陰陽，災深當誅亡。除過復正悔事閭第十：悔過改行易心，少無善情，災害數生，朝過暮改，名爲善人。此十閭，古賢聖人之法，樂人爲善，使不相賊傷，欲令各終天年，還反其道，防絶其本，得睹太平之氣也。

佚名《太平經》癸部《賢不肖自知法》 夫人愚學而成賢，賢學不止成聖，聖學不止成道，道學不止成仙，仙學不止成真，真學不止成神，皆積學不止所致也。

劉劭《人物志》卷上《流業》 蓋人流之業，十有二焉。劉昞注：性既不同，染習又異。枝流條別，各有志業。有清節家，劉昞注：行爲物範。有法家，劉昞注：立憲垂

制。有術家、劉昞注：智慮無方。有國體、劉昞注：三材純備。有器能、劉昞注：三材而微。有臧否、劉昞注：分別是非。有伎倆、劉昞注：錯意工巧。有智意、劉昞注：能鍊衆疑。有文章、劉昞注：屬辭比事。有儒學、劉昞注：道藝深明。有口辨、劉昞注：應對給捷。有雄傑。劉昞注：膽略過人。若夫德行高妙，容止可法，是謂清節之家，延陵晏嬰是也。建法立制，彊國富人，是謂法家，管仲、商鞅是也。思通道化，策謀奇妙，是謂術家，范蠡、張良是也。兼有三材，三材皆備，劉昞注：德與法術皆純備也。其德足以厲風俗，其法足以正天下，其術足以謀廟勝，是謂國體，伊尹、吕望是也。兼有三材，三材皆微，劉昞注：不純備也。其德足以率一國，其法足以正鄉邑，其術足以權事宜，是謂器能，子産、西門豹是也。兼有三材之別，各有一流，劉昞注：三材爲源，則習者爲流也。清節之流，不能弘恕，劉昞注：以清爲理，何能寬恕。好尚譏訶，分別是非，劉昞注：己不寬恕，則是非生。是謂臧否，子夏之徒是也。法家之流，不能創思遠圖，劉昞注：法制於近，思不及遠。而能受一官之任，錯意施巧，劉昞注：務在功成，故巧意生。是謂伎倆，張敞、趙廣漢是也。術家之流，不能創制垂則，劉昞注：以術求功，故不垂則。而能遭變用權，權智有餘，公正不足，劉昞注：長於權者，必短於正。是謂智意，陳平、韓安國是也。凡此八業，皆以三材爲本。劉昞注：非德無以正法，非法無以興術，是以八業之建，常以三材爲本。故雖波流分別，皆爲輕事之材也。劉昞注：耳目殊管，其用同功。羣材雖異，成務一致。能屬文著述，是謂文章，司馬遷、班固是也。能傳聖人之業，而不能幹事施政，是謂儒學，毛公、貫公是也。辯不入道，而應對資給，是謂口辯，樂毅、曹丘生是也。膽力絶衆，材略過人，是謂驍雄，白起、韓信是也。凡此十二材，皆人臣之任也，劉昞注：各抗其材，不能兼備。保守一官，故爲人臣之任也。主德不預焉。主德者，聰明平淡，總達衆材，而不以事自任者也。劉昞注：目不求視，耳不參聽，各司其官，則衆材達，衆材既達，則人主垂拱，無爲而理。是故主道立，則十二材各得其任也。劉昞注：上無爲，則下當任也。清節之德，師氏之任也。劉昞注：掌以道德，教道胄子。法家之材，司寇之任也。劉昞注：掌以刑法，禁制姦暴。術家之材，三孤之任也。劉昞注：掌以廟謨，佐公論正。三材純備，三公之任也。劉昞注：位於三槐，坐而論道。三材而微，冢宰之任也。劉昞注：天官之卿，總御百官。臧否之材，師氏之佐也。劉昞注：分別是非，以佐師氏。智意之材，冢宰之佐也。劉昞注：師事制宜，以佐天官。伎倆之材，司空之任也。劉昞注：錯意施巧，故掌冬官。儒學之材，安民之任也。劉昞注：掌以德毅，保安其人。文章之材，國史之任也。劉昞注：憲章紀述，垂之後代。辯給之材，行人之任也。劉昞注：掌之應答，送迎道路。驍雄之材，將帥之任也。劉昞注：掌轄師旅，討平不順。是謂主道得而臣道序，官不易方，而太平用成。劉昞注：太平之所以成，由官人之不易方，若使足操物，手求行，四體何由寧，理道何由平。若道不平淡，與一材同用好，劉昞注：譬大匠善規，惟規之用。則一材處權，而衆材失任矣。劉昞注：惟規之用，則矩不得立其方。繩不得經其直，雖目運規矩，無由成矣。

劉劭《人物志》卷上《材理》 夫建事立義，莫不須理而定。劉昞注：言前定則不惑，事前定則不躓。及其論難，鮮能定之，夫何故哉？蓋理多品而人異也。劉昞注：事有萬端，人情舛駁，誰能定之。夫理多品則難通，人材異則情詭，情詭難通，則理失而事違也。劉昞注：情詭理多，何由而得。夫理有四部，劉昞注：道義事情，各有部也。明有四家，劉昞注：明通四部，各有其家。情有九偏，劉昞注：以情犯明，得失有九。流有七似，劉昞注：似是而非，其流有七。説有三失，劉昞注：辭勝理滯，所失者三。難有六構，劉昞注：彊良競氣，忿構有六。通有八能。劉昞注：聰思明達，能通者八。若夫天地氣化，盈虚損益，道之理也。劉昞注：以道化人，與時消息。法制正事，事之理也。劉昞注：以法理人，務在憲制。禮教宜適，義之理也。劉昞注：以理教之，進止得宜。人情樞機，情之理也。劉昞注：觀物之情，在於言語。四理不同，其於才也，須明而章。明待質而行，是故質於理合，合而有明，明足見理，理足成家。劉昞注：道義與事，情各有家。是故質性平淡，思心玄微，劉昞注：容不躁擾，其心詳密。能通自然，道理之家也。劉昞注：以道爲理，故能通自然也。質性警徹，權略機捷，劉昞注：容不遲鈍，則其心機速。能理煩速，事理之家也。劉昞注：以事爲理，故審於理煩也。質性和平，能論禮教，劉昞注：容不失適，則禮教得中。辯其得失，義禮之家也。劉昞注：以義爲禮，故明於得失也。質性機解，推情原意，劉昞注：容不妄動，則原物得意。能適其變，情理之家也。劉昞注：以情爲理，故能極物之變。四家之明既異，而有九偏之情。以性犯明，各有得失。劉昞注：明出於真，情動於性。情勝明則蔽。故雖得而必喪也。剛略之人，不能理微，劉昞注：用意麁粗，意不玄微。故其論大體，則弘博而高遠；劉昞注：性剛則志遠。歷纖理，則宕徃而疏越。劉昞注：志遠故疏越。抗厲之人，不能迴撓，劉昞注：用意猛奮，志不旋屈。論法直，則括處而公正；劉昞注：性厲則理毅。説變通，則否戾而不入。劉昞注：理毅則滯礙。堅勁之人，好攻其事實，劉昞注：用意端確，言不虚徐。指機理，則顯灼而徹盡；劉昞注：性確則言盡。涉大道，則徑露而單持。劉昞注：言切則義少。辯給之人，辭煩而意鋭，劉昞注：用意疾急，志不在退挫。推人事，則精識而窮理；劉昞注：性鋭則窮理。即大義，則恢

愕而不周。劉昞注：理細故遺大。浮沉之人，不能沉思，劉昞注：用意虛廓，志不淵密。序疏數，則豁達而傲博；劉昞注：性浮則志微。立事要，則燄炎而不定。劉昞注：志傲則理疏。淺解之人，不能深難，劉昞注：用意淺脫，思不深熟。聽辯說，則擬鍔而愉悅；劉昞注：性淺則易悅。審精理，則掉轉而無根。劉昞注：易悅故無根。寬恕之人，不能速捷，劉昞注：用意徐緩，思不速疾。論仁義，則弘詳而長雅；劉昞注：性恕則理雅。趨時務，則遲緩而不及。劉昞注：徐雅故遲緩。温柔之人，力不休彊，劉昞注：用意温潤，志不美悅。味道理，則順適而和暢；劉昞注：性和則理順。擬疑難，則濡慄而不盡。劉昞注：理順故依違。好奇之人，橫逸而求異，劉昞注：用意奇特，志不同物。造權譎，則倜儻而瓌壯；劉昞注：性奇則尚麗。案清道，則詭常而恢迂。劉昞注：奇逸故恢詭。此所謂性有九偏，各從其心之所可以爲理。劉昞注：心之所可以爲理，是非相蔽，終無休已。若乃性不精暢，則流有七似。有漫談陳說，似有流行者。劉昞注：浮漫流雅，似若可行。有理少多端，似若博意者。劉昞注：辭繁喻博，似若弘廣。有廻說合意，似若讚解者。劉昞注：外佯稱善，内實不知。有處後持長，從衆所安，似能聽斷者。劉昞注：實自無知，如不言，觀察衆談，讚其所安。有避難不應，似若有餘，而實不知者。劉昞注：實不能知，忘祥不應，似有所知而不答者。有慕通口解，似悦而不懌者。劉昞注：聞言即說，有似於解者，心中漫漫不能悟。有因勝情失，窮而稱妙，劉昞注：辭已窮矣，自以爲妙而未盡。跌則掎蹠，劉昞注：理已跌矣，而彊牽據。實求兩解，似理不可屈者。劉昞注：辭窮理屈，心樂兩解，而言猶不止，聽者謂之未屈。凡此七似，衆人之所惑也。劉昞注：非明鏡，焉能監之。夫辯有理勝，劉昞注：理至不可動。有辭勝。劉昞注：辭巧不可屈。理勝者，正白黑以廣論，釋微妙而通之。劉昞注：説事分明，有如粉黛朗然區別，辭不瀆雜。辭勝者，破正理以求異，求異則正失矣。劉昞注：以白馬非白馬，一朝而服千人，及其至關必賦直，而後過也。夫九偏之材，有同、有反、有雜。同則相解，劉昞注：譬水流於水。反則相非，劉昞注：猶火滅於水。雜則相恢。劉昞注：亦不必同，又不必異，所以恢達。故善接論者，度所長而論之。劉昞注：因其所能，則其言易曉。歷之不動，則不説也。劉昞注：意在狗馬，彼俟他日。傍無聽達，則不難也。劉昞注：凡相難謂，爲達者聽。不善接論者，説之以雜反，劉昞注：彼意在狗，而説以馬。彼意大同，而説以小異。説之以雜反，則不入矣。劉昞注：以方入圓，理終不可。善喻者，以一言明數事。劉昞注：辭附於理，則言寡而事明。不善喻者，百言不明一意。劉昞注：辭遠乎理。雖汎濫多言，己不自明，況他人乎。百言不明一意，則不聽也。劉昞注：自意不明，誰聽之。是説之三失也。

善難者，務釋事本。劉昞注：每得理而止住。不善難者，舍本而理末。劉昞注：遂其言而接之。舍本而理末，則辭構矣。劉昞注：不尋其本理，而以煩辭相文。善攻彊者，下其盛鋭。劉昞注：對家彊梁，始氣必盛。故善攻彊者，避其初鼓也。扶其本指，以漸攻之。劉昞注：三鼓氣勝，衰則攻易。不善攻彊者，引其誤辭，以挫其鋭意，劉昞注：彊者意鋭，辭或暫誤，擊誤挫鋭，理之難也。挫其鋭意，則氣構矣。劉昞注：非徒羣言交錯，遂至動其聲色。善躡失者，指其所跌。劉昞注：彼有跌失，暫指不逼。不善躡失者，因屈而抵其性。劉昞注：陵其屈跌而抵挫之。因屈而抵其性，則怨構矣。劉昞注：非徒聲色而已，怨恨逆結於心。或常所思求，久乃得之。倉卒諭人，人不速知，則以爲難諭，劉昞注：己自久思而不恕人。以爲難諭，則忿構矣。劉昞注：非徒怨恨，遂生忿争。夫盛難之時，其誤難迫。劉昞注：氣盛辭誤，且當避之。故善難者，徵之使還。劉昞注：氣折意還，自相應接。不善難者，凌而激之。雖欲顧藉，其勢無由。劉昞注：棄誤顧藉，不聽其言。其勢無由，則妄構矣。劉昞注：妄言非訾，縱横恣口。凡人心有所思，則耳且不能聽。劉昞注：思心一至，不聞雷霆。是故並思俱説，競相制止，欲人之聽己；劉昞注：止他人之言，欲使聽己。人亦以其方思之故，不了己意，則以爲不解。劉昞注：非不解也，當己出言，由彼方思，故人不解。人情莫不諱不解，劉昞注：謂其不解，則性諱怒。諱不解則怒構矣。劉昞注：不顧道理是非，於其兇怒忿肆。凡此六搆，變之所由興也。然雖有變搆，猶有所得。劉昞注：造事立義，當須理定。故雖有變説小故，終於理定功立。若説而不難，各陳所見，則莫知所由矣。劉昞注：人人競説，若不難質，則不知何者可用也。由此論之，談而定理者耶矣。劉昞注：理多端，人情異。故發言盈庭，莫肯執其咎。必也聰能聽序，劉昞注：登高能賦，求物能名，如顔回聽哭，蒼舒量象。思能造端，劉昞注：子展謀侵晉，乃得諸侯之盟。明能見機，劉昞注：臾駢覩目動，即知秦師退。辭能辯意，劉昞注：伊藉答吴王，一拜一起，未足爲勞。捷能攝失，劉昞注：郭淮答魏帝曰：自知必免防風之誅。守能待攻，劉昞注：墨子謂楚人，吾弟子已學之於宋。攻能奪守，劉昞注：毛遂進曰：「今日從爲楚，不爲趙也。」楚王從而謝之。奪能易予，劉昞注：以子之矛，易子之盾，則物主辭窮。兼此八者，然後乃能通於天下之理，通於天下之理，則能通人矣。不能兼有八美，適有一能，劉昞注：所謂偏材之人。則所達者偏，而所有異目矣。劉昞注：各以所通，而立其名。是故聰能聽序，謂之名物之材。思能造端，謂之搆架之材。明能見機，謂之達識之材。辭能辯意，謂之贍給之材。捷能攝失，謂之權捷之材。守能待攻，謂之持論之材。攻能奪守，謂之推徹之材。奪能易予，謂之貿説之材。通材之人，既兼此

八材，行之以道，與通人言，則同解而心喻。劉昞注：同即相是，是以心相喻。與衆人言，則察色而順性。劉昞注：下有盛色，避其所短。雖明包衆理，不以尚人。劉昞注：恆懷謙下，故處物上。聰叡資給，不以先人。劉昞注：常懷退後，故在物上。善言出己，理足則止。劉昞注：通理則止，不務煩辭。鄙誤在人，過而不迫。劉昞注：見人過跌，輒當歷避。寫人之所懷，扶人之所能。劉昞注：扶贊人之所能，則人人自任矣。不以事類，犯人之所姻。劉昞注：胡故反。與盲人言，不諱眇瞎之類。不以言例，及己之所長。劉昞注：己有武力，不舉嫉虎之倫。說直說變，無所畏惡。劉昞注：通材平釋，信而後諫。雖觸龍鱗，物無害者。采蟲聲之善音，劉昞注：不以聲醜，棄其善曲。贊愚人之偶得，劉昞注：不以人愚，廢其嘉言。奪與有宜，去就不留。方其盛氣，折謝不怯，劉昞注：不避銳跌，不惜屈撓。方其勝難，勝而不矜。劉昞注：理自勝耳，何所矜也。心平志諭，無適無莫，劉昞注：付是非於道理，不貪勝以求名。期於得道而已矣。是可與論經世而理物也。劉昞注：曠然無懷，委之至當。是以世務自經，萬物自理。

劉劭《人物志》卷中《材能》 或曰，人材有能大而不能小，猶函牛之鼎，不可以烹雞，愚以爲此非名也。劉昞注：夫人材猶器，大小異。或者以大鼎不能烹雞，喻大材不能治小，失其名也。夫能之爲言，已定之稱，劉昞注：先有定質，而後能名生焉。豈有能大而不能小乎。凡所謂能大而不能小，其語出於性有寬急，劉昞注：寬者弘裕，急者急切。性有寬急，故宜有大小。劉昞注：寬弘宜治大，急切宜治小。寬弘之人，宜爲郡國，使下得施其功，而總成其事。劉昞注：急切則煩碎，事不成。急小之人，宜理百里，使事辦於己。劉昞注：弘裕則網漏，庶事荒矣。然則郡之與縣，異體之大小者也。劉昞注：明能治大郡則能治小郡，能治大縣亦能治小縣。以實理寬急論辨之，則當言大小異宜，不當言能大不能小也。劉昞注：若能大而不能小，仲尼豈不爲季氏臣。若夫雞之與牛亦異，體之小大也。劉昞注：鼎能烹牛，亦能烹雞。銚能烹雞，亦能烹犢。故鼎亦宜有大小，若以烹犢，則豈不能烹雞乎。劉昞注：但有宜與不宜，豈有能與不能。故能治大郡，則亦能治小郡矣。推此論之，人材各有所宜，非獨大小之謂也。劉昞注：文者理百官，武者治軍旅。夫人材不同，能各有異。有自任之能，劉昞注：脩己潔身，總御百官。有立法使人從之之能，劉昞注：法懸人懼，無敢犯也。有消息辨護之能，劉昞注：智意辨護，周旋得節。有德教師人之能，劉昞注：道術深明，動爲物教。有行事使人譴讓之能，劉昞注：云爲得理，義和於時。有司察糾摘之能，劉昞注：督察是非，無不區別。有權奇之能，劉昞注：務以奇計，成事立功。有威猛之能。劉昞注：猛毅昭著，振威敵國。夫能出於材，材不同量。材能既殊，任政亦異。是故自任之能，清節之材也；故在朝也則冢宰之任，爲國則矯直之政。劉昞注：其身正，故掌天官而總百揆。立法之能，治家之材也；故在朝也則司寇之佐，爲國則公正之政。劉昞注：法無私，故掌秋官而詰姦暴。計策之能，術家之材也；故在朝也則三孤之任，爲國則變化之政。劉昞注：計慮明，故輔三槐而助論道。人事之能，智意之材也；故在朝也則冢宰之佐，爲國則諧合之政。劉昞注：智意審，故佐天官而諧內外。行事之能，譴讓之材也；故在朝也則司寇之任，爲國則督責之政。劉昞注：辨衆事，故佐秋官而督傲慢。權奇之能，伎倆之材也；故在朝也則司空之任，爲國則藝事之政。劉昞注：伎能巧，故任冬官而成藝事。司察之能，臧否之材也；故在朝也則師氏之佐，爲國則刻削之政。劉昞注：是非章，故佐師氏而察善否。威猛之能，豪傑之材也；故在朝也則將帥之任，爲國則嚴厲之政。劉昞注：體果毅，故總六師而振威武。凡偏材之人，皆一味之美。劉昞注：譬飴以甘爲名，酒以苦爲實。故長於辨一官，劉昞注：弓工揉材，而有餘力。而短於爲一國。劉昞注：兼掌陶冶，器不成矣。何者？夫一官之任，以一味協五味；劉昞注：鹽人調鹽，醯人調醯，則五味成矣。譬梓里治材，土官治墉，則廈屋成。一國之政，以無味和五味。劉昞注：水以無味，故五味得其和。猶君體平淡，則百官施其用。又國有俗化，民有劇易，劉昞注：五方不同，風俗各異。土有剛柔，民有劇易。而人材不同，故政有得失。劉昞注：以簡治易則得，治煩則失。是以王化之政，宜於統大，劉昞注：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以之治小則迂。劉昞注：綱疎而吞舟之姦漏。辨護之政，宜於治煩，劉昞注：事皆辨護，煩亂乃理。以之治易則無易。劉昞注：甚於督促，民不便也。策術之政，宜於治難，劉昞注：權略無方，解釋患難。以之治平則無奇。劉昞注：術數煩衆，民不安矣。矯抗之政，宜於治侈，劉昞注：矯枉過正，以厲侈靡。以之治弊則殘。劉昞注：俗弊治嚴，則民殘矣。諧和之政，宜於治新，劉昞注：國新禮教，苟合而已。以之治舊則虛。劉昞注：苟合之教，非禮實也。公刻之政，宜於糾姦，劉昞注：刻削不深，姦亂不止。以之治邊則失衆。劉昞注：衆民憚法，易逃叛矣。威猛之政，宜於討亂，劉昞注：亂民桀逆，非威不服。以之治善則暴。劉昞注：政猛民殘，濫良善矣。伎倆之政，宜於治富，劉昞注：以國彊，民以使。以之治貧，則勞而下困。劉昞注：易貨改鑄，民失業矣。故量能授官，不可不審也。凡此之能，皆偏材之人也。故或能言而不能行，或能行而不能言。劉昞注：智勝則能言，材勝則能行。至於國體之人，能言能行，故爲衆材之儁也。人君之能異於此。劉昞注：平淡無爲，以任衆能。故臣以自任爲能，劉昞注：竭

力致功，以取爵位。君以用人爲能。劉昞注：任賢使能，國家自理。臣以能言爲能，劉昞注：各言其能，而受其官。君以能聽爲能。劉昞注：聽言觀行，而授其官。臣以能行爲能，劉昞注：必行其所言。君以能賞罰爲能。劉昞注：必當其功過也。所能不同，劉昞注：君無爲而臣有事。故能君衆材也。劉昞注：若君以有爲代大匠斲，則衆能失巧，功不成矣。

劉劭《人物志》卷中《利害》　蓋人業之流，各有利害。劉昞注：流漸失源，故利害生。夫節清之業，著于儀容，發於德行。劉昞注：心清意正，則德容外著。未用而章，其道順而有化。劉昞注：德輝昭著，故不試而效，效理於人，故物無不化。故其未達也，爲衆人之所進；劉昞注：理順則衆人樂進之。既達也，爲上下之所敬。劉昞注：德和理順，誰能慢之。其功足以激濁揚清，師範僚友。其爲業也，無弊而常顯，劉昞注：非徒不弊，存而有顯。故爲世之所貴。劉昞注：德信有常，人不能賤。法家之業，本于制度，待乎成功而效。劉昞注：法以禁姦，姦止乃效。其道前苦而後治，嚴而爲衆。劉昞注：初布威嚴，是以勞苦，終以道化，是以民治。故其未達也，爲衆人之所忌；劉昞注：姦黨樂亂，忌法者衆。已試也，爲上下之所憚。劉昞注：憲防肅然，內外振悚。其功足以立法成治，劉昞注：民不爲非，治道乃成。其弊也爲羣枉之所讐。劉昞注：法行寵貴，終受其害。其爲業也，有敝而不常用，劉昞注：明君乃能用之彊，明不繼世，故法不常用。故功大而不終。劉昞注：是以商君車裂，吳起支解。術家之業，出於聰思，待於謀得而章。劉昞注：斷於未行，人無信者。功成事效，而後乃彰也。其道先微而後著，精而且玄。劉昞注：計謀微妙，其始至精，終始合符，是以道著。其未達也，爲衆人之所不識；劉昞注：謀在功前，衆何由識。其用也，爲明主之所珍。劉昞注：暗主昧然，豈能貴之。其功足以運籌通變，劉昞注：變以求通，故能成其功。其退也藏於隱微。劉昞注：計出微密，是以不露。其爲業也，奇而希用，劉昞注：主計神奇，用之者希也。故或沈微而不章。劉昞注：世希能用，道何由章。智意之業，本于原度，其道順而不忤。劉昞注：將順時宜，何忤之有。故其未達也，爲衆人之所容矣；劉昞注：庶事不逆，善者來親。已達也，爲寵愛之所嘉。劉昞注：與衆同和，內外美之。其功足以讚明計慮，劉昞注：媚順於時，言計是信也。其敝也知進而不退，劉昞注：不見忌害，是以慕進也。或離正以自全。劉昞注：用心多媚，故遠於正。其爲業也，譖而難持，劉昞注：韜情譖智，非雅正之倫也。故或先利而後害。劉昞注：知進忘退，取悔之道。臧否之業，本乎是非，其道廉而且砭。劉昞注：清而混雜，砭去纖芥。故其未達也，爲衆人之所識；劉昞注：清潔不汙，在幽而明。已達也，爲衆人之所稱。劉昞注：業常明白，出則受譽。其功足以變察是非，劉昞注：理清道潔，是非不亂。其敝也爲詆訶之所怨。劉昞注：詆訶之徒，不樂聞過。其爲業也，峭而不裕，劉昞注：峭察於物，何能寬裕。故或先得而後離衆。劉昞注：清亮而時所稱，理峭爲衆所憚。伎倆之業，本于事能，其道辨而且速。劉昞注：伎計如神，是以速辨。其未達也，爲衆人之所異；劉昞注：伎能出衆，故雖微而顯。已達也，爲官司之所任。劉昞注：遂事成功，政之所務。其功足以理煩糾邪，劉昞注：釋煩理邪，亦須伎倆。其敝也民勞而下困。劉昞注：上不端而下困。其爲業也，細而不泰，故爲治之末也。劉昞注：道不平弘，其能太乎。

劉劭《人物志》卷中《接識》　夫人，初甚難知。劉昞注：貌厚情深，難得知也。而士無衆寡，皆自以爲知人。故以己觀人，則以爲可知也；劉昞注：己尚清節，則凡清節者，皆己之所知。觀人之察人，則以爲不識也。夫何哉？劉昞注：由己之所尚，在於清節。人之所好，在於利欲。曲直不同於他，便謂人不識物也。是故能識同體之善，劉昞注：性長思謀，則善策略之士。而或失異量之美。劉昞注：遵法者雖美，乃思謀之所不取。何以論其然？夫清節之人，以正直爲度。故其歷衆材也，能識性行之常，劉昞注：度在正直，故悦有恆之人。而或疑法術之詭。劉昞注：謂守正足以致治，何以法術爲也。法制之人，以分數爲度。故能識較方直之量，劉昞注：度在法分，故悦方直之人。而不貴變化之術。劉昞注：謂法分足以濟業，何以術謀爲也。術謀之人，以思謨爲度。故能成策略之奇，劉昞注：度在思謀，故貴策略之人。而不識遵法之良。劉昞注：謂思謨足以化民，何以法制爲也。器能之人，以辨護爲度。故能識方略之規，劉昞注：度在辨護，故悦方計之人。而不知制度之原。劉昞注：謂方計足以立功，何以制度爲也。智意之人，以原意爲度。故能識韜譖之權，劉昞注：度在原意，故悦韜譖之人。而不貴法教之常。劉昞注：謂原意足以爲正，何以法理爲也。伎倆之人，以邀功爲度。故能識進趣之功，劉昞注：度在邀功，故悦功能之人。而不通道德之化。劉昞注：謂伎能足以成事，何以道德爲也。臧否之人，以伺察爲度。故能識訶砭之明，劉昞注：度在伺察，故悦譴訶之人。而不暢倜儻之異。劉昞注：謂譴訶乃成教，何以寬弘爲也。言語之人，以辨析爲度。故能識捷給之惠，劉昞注：度在剖析，故悦敏給之人。而不知含章之美。劉昞注：謂辨論事乃理，何以含章爲也。是以互相非駁，莫肯相是。劉昞注：人皆自以爲是，誰肯道人之是。取同體也，則接論而相得；劉昞注：性能苟同，則雖胡越，接響而情通。取異體也，雖歷久而不知。劉昞注：性能苟異，則雖比肩，歷年而逾踈矣。凡此之類，皆謂一流之材也。劉昞注：故同體則親，異體則

踈。若二至已上，亦隨其所兼，以及異數。劉昞注：法家兼術，故能以術輔法。故一流之人，能識一流之善。劉昞注：以法治者，所以舉不過法。二流之人，能識二流之美。劉昞注：體法術者，法術兼行。盡有諸流，則亦能兼達衆材。劉昞注：體通八流，則八材當位，物無不理。故兼材之人，與國體同。劉昞注：謂八材之人，始進陳言，冢宰之官，察其所以。欲觀其一隅，則終朝足以識之。將究其詳，則三日而後足。何謂三日而後足？夫國體之人，兼有三材。故談不三日，不足以盡之。一以論道德，二以論法制，三以論策術，然後乃能竭其所長，而舉之不疑。劉昞注：在上者兼明八材，然後乃能盡其所進，用而無疑矣。然則何以知其兼偏而與之言乎？劉昞注：察言之時，何以識其偏材，何以識其兼材也。其爲人也，務以流數杼人之所長，而爲之名目，如是兼也。劉昞注：每因事類，杼盡人之所能，爲之名目，言不容口。如陳以美，欲人稱之，劉昞注：己之有善，因事自説。又欲令人言常稱己。不欲知人之所有，如是者偏也。劉昞注：人之有善，耳不樂聞，人稱之口不和也。不欲知人，則言無不疑。劉昞注：聞法則疑其刻削，聞術則疑其詭詐。是故以深説淺，益深益異。劉昞注：淺者意近，故聞深理而心逾衒。是以商君説帝王之道不入，則以彊兵之義示之。異則相返，反則相非。劉昞注：聞深則心衒，焉得而相是。是以李兌塞耳而不聽蘇秦之説。是故多陳處直，則以爲見美。劉昞注：以其多方，疑似見美也。靜聽不言，則以爲虚空。劉昞注：待時來語，疑其無實。抗爲高談，則爲不遜。劉昞注：辭護理高，疑其凌己。遜讓不盡，則以爲淺陋。劉昞注：卑言寡氣，疑其淺薄。言稱一善，則以爲不博。劉昞注：未敢多陳，疑其陋狹。歷發衆奇，則以爲多端。劉昞注：偏舉事類，則欲以釋之，復以爲多端。先意而言，則以爲分美。劉昞注：言合其意，疑分己美。因失難之，則以爲不喻。劉昞注：欲補其失，反不喻也。説以對反，則以爲較己。劉昞注：欲反其事而明言，乃疑其較也。博以異雜，則以爲無要。劉昞注：控盡所懷，謂之無要。論以同體，然後乃悦。劉昞注：弟兄忿肆，爲陳管蔡之事，則欣暢而和悦。於是乎有親愛之情，稱舉之譽。劉昞注：苟言之同，非徒親愛而已，乃至譽而舉之。此偏材之常失。劉昞注：意常媚護，欲人同己。己不必得，何由暫得。

劉劭《人物志》卷中《英雄》 夫草之精秀者爲英，獸之特羣者爲雄。劉昞注：物尚有之，況於人乎。故人之文武茂異，取名於此。劉昞注：文以英爲名，武以雄爲號。是故聰明秀出謂之英，膽力過人謂之雄。此其大體之別名也。若校其分數，則互相須，劉昞注：英得雄分，然後成章。雄得英分，然後成剛。各以二分，取彼一分，然後乃成。劉昞注：膽者雄之分，智者英之分，英有聰明，須膽而後成。雄有膽力，須知而後立。何以論其然？夫聰明者，英之分也。不得雄之膽，則説不行。劉昞注：智而無膽，不能正言。膽力者，雄之分也。不得英之智，則事不立。劉昞注：勇而無謀，不能立事。是故英以其聰謀始，以其明見機，劉昞注：智以謀事之始，明以見事之機。待雄之膽行之，劉昞注：不決則不能行。雄以其力服衆，以其勇排難，劉昞注：非力衆不服，非勇難不排。待英之智成之。劉昞注：智以制宜，巧乃可成。然後乃能各濟其所長也。劉昞注：譬金待水而成利功，物得水然後成養功。若聰能謀始，而明不見機，乃可以坐論，而不可以處事。劉昞注：智能坐論而明不見機，何事務之能處。聰能謀始，明能見機，而勇不能行，可以循常，而不可以慮變。劉昞注：明能循常，勇不能行，何應變之能爲。若力能過人，而勇不能行，可以爲力人，未可以爲先登。劉昞注：力雖絶羣，膽雄不決，何先鋒之能爲。力能過人，勇能行之，而智不能斷事，可以爲先登，未足以爲將帥。劉昞注：力能先登，臨事無謀，何將帥之能爲。必聰能謀始，明能見機，膽能決之，然後可以爲英，張良是也。氣力過人，勇能行之，智足斷事，乃可以爲雄，韓信是也。體分不同，以多爲目，故英雄異名。劉昞注：張良英智多，韓信雄膽勝。然皆偏至之材，人臣之任也。故英可以爲相，劉昞注：制勝于近。雄可以爲將。劉昞注：揚威于遠。若一人之身，兼有英雄，則能長世，高祖、項羽是也。然英之分以多於雄，而英不可以少也。劉昞注：英以致智，智能接雄，何可少也。英分少則智者去之，故項羽氣力蓋世，明能合變，劉昞注：膽烈無前，濟江焚糧。而不能聽采奇異，有一范增不用，是以陳平之徒，皆亡歸高祖。高祖英分多，故羣雄服之，英材歸之，兩得其用，劉昞注：雄既服矣，英又歸之。故能吞秦破楚，宅有天下。然則英雄多少，能自勝之數也。劉昞注：勝在於身，則能勝物。徒英而不雄，則雄材不服也。劉昞注：内無主於中，外物何由入。徒雄而不英，則智者不歸往也。劉昞注：無名以接之，智者何由往。故雄能得雄，不能得英；劉昞注：兕虎自成羣也。英能得英，不能得雄。劉昞注：鸞鳳自相親也。故一人之身，兼有英雄，乃能役英與雄；能役英與雄，故能成大業也。劉昞注：武以服之，文以綏之，則業隆當年，福流後世。

劉劭《人物志》卷下《七繆》 七繆：一曰察譽，有偏頗之繆。劉昞注：徵質不明，故聽有偏頗也。二曰接物，有愛惡之惑。劉昞注：或情同忘其惡，或意異違其善也。三曰度心，有小大之誤。劉昞注：或小知而大無成，或小暗而大無明。四曰品質，有早晚之疑。劉昞注：有早智而速成者，有晚智而晚成者。五曰變類，有同體之嫌。劉昞注：材同勢均則相競，材同勢傾則相敬。六曰論材，有申壓之詭。劉昞注：藉富貴則

惠施而名申，處貧賤則乞求而名歷。七曰觀奇，有二尤之失。劉昞注：妙尤含藏，直尤虛瑰，故察難中也。夫采訪之要，不在多少。劉昞注：事無巨細，要在得正。然徵質不明者，信耳而不敢信目。劉昞注：目不能察，而信於耳。故人以爲是，則心隨而明之；人以爲非，則意轉而化之。劉昞注：信人毀譽，故向之所是，化而爲非。雖無所嫌，意若不疑。劉昞注：信毀譽者，心雖無嫌，意固疑矣。且人察物，亦自有誤，愛憎兼之，其情萬原。劉昞注：明既不察，加之愛惡，是非是疑，豈可勝計。不暢其本，胡可必信。劉昞注：去愛憎之情，則實理得矣。是故知人者，以目正耳，劉昞注：雖聽人言，常正之以目。不知人者，以耳敗目。劉昞注：親見其誠，猶信毀而棄之。故州閭之士，皆譽皆毀，未可爲正也。劉昞注：或衆附阿黨，或獨立不羣。交遊之人，譽不三周，未必信是也。劉昞注：交結致譽不三周，色貌取人而行違之。夫實厚之士，交遊之間，必每所在肩稱。劉昞注：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上等援之，下等推之，劉昞注：蠻貊推之，況州里乎。苟不能周，必有咎毀。劉昞注：行不篤敬者，或諂諛，得上而失於下，或阿黨，得下而失於上。故偏上失下，則其終有毀。劉昞注：非之者多，故不能終。偏下失上，則其進不傑。劉昞注：衆雖推之，上不信異。故誠能三周，則爲國所利，此正直之交也。劉昞注：由其正直，故名有利。故皆合而是，亦有違比。劉昞注：或違正阿黨，故合而是之。皆合而非，或在其中。劉昞注：或特立不羣，故合而非之。若有奇異之材，則非衆所見。劉昞注：奇逸絶衆，衆何由識。而耳所聽采，以多爲信。劉昞注：不能審查其材，但信衆人言也。是繆於察譽者也。劉昞注：信言察物，必多繆失。是以聖人，如有所譽，必有所試。夫愛善疾惡，人情所常。劉昞注：不問賢愚，情皆同之也。苟不明質，或踈善善非。劉昞注：非者見善，善者見踈。豈故然哉，由意不明。何以論之？夫善非者雖非，猶有所是。劉昞注：既有百非，必有一是。以其所是，順己所長，劉昞注：惡人一是，與己所長同也。則不自覺情通意親，忽忘其惡。劉昞注：以與己同，忘其百非，謂矯駕爲至孝，殘橈爲至忠。善人雖善，猶有所乏，劉昞注：雖有百善，或有一短。以其所乏，不明己長，劉昞注：善人一短，與己所長異也。以其所長，輕己所短，則不自知志乖氣違，忽忘其善。劉昞注：以與己異，百善皆棄。謂曲杖爲匕首，葬楯爲餐具耶。是惑於愛惡者也。劉昞注：徵質暗昧者，其於接物，常以愛惡惑異其正。夫精欲深微，質欲懿重，志欲弘大，心欲嗛小。精微所以入神妙也，劉昞注：麁則失神。懿重所以崇德宇也，劉昞注：躁則失身。志大所以戡物任也，劉昞注：小則不勝。心小所以慎咎悔也。劉昞注：大則驕陵。故詩詠文王「小心翼翼」，「不大聲以色」，小心也。劉昞注：言不貪求，大名聲見於顏色。「王赫斯怒」，以對于天下，志大也。劉昞注：故能誅紂定天下以致太平。由此論之，心小志大者，聖賢之倫也。劉昞注：心小，故以服事殷，志大，故三分天下有其二。心大志大者，豪傑之雋也。劉昞注：志大而心又大，故名豪雋。心大志小者，傲蕩之類也。劉昞注：志小而心闊遠，故爲傲蕩之流也。心小志小者，拘愡之人也。劉昞注：心近志短，豈能弘大。衆人之察，或陋其心小，劉昞注：見沛公燒絶棧道，謂其不能定天下。或壯其志大，劉昞注：見項羽號稱强楚，便謂足以匡諸侯。是誤於小大者也。劉昞注：由智不能察其度，心常誤於小大。夫人材不同，成有早晚。有早智而速成者，劉昞注：質清氣朗，生則秀異。故童烏、蒼舒，總角曜奇也。有晚智而晚成者，劉昞注：質重氣遲，則久乃成器，故公孫含道，老而後章。有少無智而終無所成者，劉昞注：質濁氣暗，終老無成。故原壤年老，聖人叩脛而不能化。有少有令材，遂爲雋器者。劉昞注：幼而通理，長則愈明。故常材發奇於應賓，效德於公相。四者之理，不可不察。劉昞注：當察其早晚，隨時而用之。夫幼智之人，材智精達，然其在童髦，皆有端緒。劉昞注：仲尼戲言俎豆，鄧艾指圖軍旅。故文本辭繁，劉昞注：初辭繁者，長必文麗。辯始給口，劉昞注：幼給口者，長必辯論也。仁出慈恤，劉昞注：幼慈恤者，長必矜人。施發過與，劉昞注：幼過與者，長必好施。慎生畏懼，劉昞注：幼多畏者，長必謹慎。廉起不取。劉昞注：幼不妄取，長必清廉。早智者淺惠而見速，劉昞注：見小事則達其形容。晚成者奇識而舒遲。劉昞注：智雖舒緩，能識其妙。終暗者並困於不足，劉昞注：事務難易，意皆昧然。遂務者周達而有餘。劉昞注：事無大小，皆能極之。而衆人之察，不慮其變，劉昞注：常以一槩，責於終始。是疑於早晚者也。劉昞注：或以早成而疑晚智，或以晚智而疑早成。故於品質常有妙失也。夫人情莫不趣名利、避損害，名利之路，在於是得。劉昞注：是得在己，名利與之。損害之源，在於非失。劉昞注：非失在己，損害攻之。故人無賢愚，皆欲使是得在己。劉昞注：賢者尚然，況愚者乎。能明己是，莫過同體。劉昞注：體同於我，則能明己。是以偏材之人，交遊進趨之類，皆親愛同體而譽之，劉昞注：同體能明己，是以親而譽之。憎惡對反而毀之，劉昞注：與己體反，是以惡而踈之。序異雜而不尚也。劉昞注：不與己同，不與己異，則雖不憎，亦不尚之。推而論之，無他故焉。夫譽同體，毀對反，所以證彼非而著己是也。劉昞注：由與己同體，故證彼非而著己是也。至於異雜之人，於彼無益，於己無害，則序而不尚。劉昞注：不以彼爲是，不以己爲非，都無損益，何所尚之。是故同體之人，常患於過譽。劉昞注：譽俱爲力人，則力小者慕大，力大者提小，故其相譽，常失其實也。及其名敵，則勘能相下。劉昞注：若俱能負鼎，則爭勝之心生，故不能相下。是故直者性奮，好人行直

於人，劉昞注：見人正直，則心好之。而不能受人之訐。劉昞注：刺己之非，則訐而不受。盡者情露，好人行盡於人，劉昞注：見人穎露，則心好之。而不能納人之徑。劉昞注：説己徑盡，則違之不納。務名者樂人之進趨過人，劉昞注：見人乘人，則悦其進趨。而不能出陵己之後。劉昞注：人陵於己，則忿而不服。是故性同而材傾，則相援而相賴也。劉昞注：並有旅力，則大能獎小。性同而勢均，則相競而相害也。劉昞注：恐彼勝己，則妬善之心生。此又同體之變也。故或助直而毀直，劉昞注：人直過於己直，則非毀之心生。或與明而毀明。劉昞注：人明過於己明，則妬害之心動。而衆人之察，不辨其律理，是嫌於體同也。劉昞注：體同尚然，況異體乎。夫人所處異勢，勢有申壓。富貴遂達，勢之申也；劉昞注：身處富貴，物不能屈。是以佩六國之印，父母迎於百里之外。貧賤窮賣，勢之壓也。劉昞注：身在貧賤，志何申展。是以黑貂之裘弊，妻嫂墮于閨門之内。上材之人，能行人所不能行，劉昞注：凡云爲動静，固非衆人之所及。是故達有勞謙之稱，窮有著明之節。劉昞注：材出于衆，其進則衰多益寡，勞謙濟世，退則道坦，幽人貞吉。中材之人，則隨世損益，劉昞注：守常之智，申壓在時。故勢來則益，勢去則損。是故藉富貴，則貨財克於内，施惠周於外，劉昞注：貲財有餘，恣意周濟。見贍者，求可稱而譽之，劉昞注：感其恩紀，匡救其惡。是以朱建受金，而爲食其畫計。見援者，闡小美而大之。劉昞注：感其引援，將順其美，是以曹丘見接，爲季布揚名。雖無異材，猶行成而名立。劉昞注：夫富與貴，可不欣哉！乃至無善而行成，無智而名立，是以富貴妻嫂恭，況他人乎。處貧賤，則欲施而無財，欲援而無勢，劉昞注：有慈心而無以極，識奇材而不能援。親戚不能恤，朋友不見濟，劉昞注：内無蔬食之饋，外無縕袍之贈。分義不復立，恩愛浸以離，劉昞注：意氣皆空薄，分意何由立。怨望者並至，歸非者日多。劉昞注：非徒薄己，遂生怨謗之言。雖無罪尤，猶無故而廢也。劉昞注：夫貧與賤，可不懼哉！乃至無由而生謗，無罪而見廢，是故貧賤妻子慢，況他人乎！故世有侈儉，名由進退。劉昞注：行雖在我，而名稱在世。是以良農能稼，未必能穡。天下皆富，則清貧者雖苦，必無委頓之憂，劉昞注：家給人足，路人皆饋之。且有辭施之高，以獲榮名之利。劉昞注：得辭施之高名，受餘光之善利。皆貧，則求假無所告，劉昞注：家貧户乏，粟成珠玉。而有窮乏之患，且生鄙吝之訟。劉昞注：乞假無遺，與嫂叔争糟糠。是故鈞材而進，有與之者，則體益而茂遂。劉昞注：己既自足，復須給賜，則名美行成，所爲遂達。私理卑抑，有累之者，劉昞注：己既不足，親戚並困。則微降而稍退。劉昞注：上等不援，下等不推。而衆人之觀，不理其本，各指其所在，劉昞注：謂申達者爲材能，壓屈者爲愚短。是疑於申壓者也。劉昞注：材智雖鈞，貴賤殊塗，申壓之變，在乎貧富。夫清雅之美，著乎形質，察之寡失。劉昞注：形色外著，故可得而察之。失繆之由，恆在二尤，二尤之生，與物異列。劉昞注：是故非常人之所見。故尤妙之人，含精於内，外無飾姿。劉昞注：譬金水内明而不外朗，故馮唐白首屈於郎署。尤虚之人，碩言瑰姿，内實乖反。劉昞注：猶燭火外照，灰燼内暗，故主父偃辭麗，一歲四遷。而人之求奇，不可以精微測其玄機明異希。劉昞注：其尤奇異，非精不察。或以貌少爲不足，劉昞注：覩皺蔑貌惡，便疑其淺陋。或以瑰姿爲巨偉，劉昞注：見江充貌麗，便謂其巨偉。或以直露爲虚華，劉昞注：以其歎盡，疑無厚實。或以巧飭爲真實。劉昞注：巧言如流，悦而覩之。是以早拔多誤，不如順次。劉昞注：或以甘羅爲早成，而用之於早歲。或誤復欲順次也。夫順次，常度也。苟不察其實，亦焉往而不失。劉昞注：徵質不明，不能識奇。故使順次亦不能得。故遺賢而賢有濟，則恨在不早拔。劉昞注：故鄭伯謝之於燭武。拔奇而奇有敗，則患在不素别。劉昞注：故光武悔之於朱浮。任意而獨繆，則悔在不廣問。劉昞注：秦穆不從蹇叔，雖追誓而無及。廣問而誤己，則怨己不自信。劉昞注：隗囂心存於漢，而爲王元所誤。是以驥子發足，衆士乃誤。韓信立功，淮陰乃震。夫豈惡奇而好疑哉？乃尤物不世見，而奇逸美異也。劉昞注：故非常人之所識也。是以張良體弱而精彊，爲衆智之雋也；劉昞注：不以質弱，而傷於智。荆叔色平而神勇，爲衆勇之傑也。劉昞注：不以色和，而傷於勇。然則雋傑者，衆人之尤也。劉昞注：奇逸過於衆人，故衆人不能及。聖人者，衆尤之尤也。劉昞注：通達過於衆奇，故衆奇不能逮。其尤彌出者，其道彌遠。劉昞注：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故一國之雋，於州爲輩，未得爲第也。劉昞注：郡國之所雋異，比於州郡，未及其第目。一州之第，於天下爲根。劉昞注：州郡之所第目，以比天下之雋根而不可及。根，一回反，樞也。天下之根，世有優劣，劉昞注：英人不世繼，是以伊召管晏，應運乃出。是故衆人之所貴，各貴其出己之尤，劉昞注：智材勝己，則以爲貴。而不貴尤之所尤。劉昞注：尤之尤者，非衆人之所識。是故衆人之明，能知輩士之數，劉昞注：衆人明者，粗知郡國出輩之士而已。而不能知第目之度。劉昞注：乃未識郡國品第之雋。輩士之明，能知第目之度，劉昞注：出輩明者，粗知郡國第目之良。不能識出尤之良也。劉昞注：未識出尤奇異之理。出尤之人，能知聖人之教，劉昞注：瞻之在前，忽焉在後。不能究之入室之奥也。劉昞注：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由是論之，人物之理，妙不可得而窮已。劉昞注：爲當擬諸形容，象其物宜，觀其會通，舉其一隅而已。

劉劭《人物志》卷下《效難》 蓋知人之效有二難，有難知之難，劉昞注：尤奇

遊雜，是以難知。有知之而無由得效之難。劉昞注：己雖知之，無由得薦。何謂難知之難？人物精微，劉昞注：智無形狀，奇逸精妙。能神而明。劉昞注：欲入其神，而明其智。其道甚難，固難知之難也。劉昞注：知人則哲，惟帝難之，況常人乎。是以衆人之察，不能盡備。劉昞注：各守其一方而已。故各自立度，以相觀采。劉昞注：以己所能，歷觀衆才。或相其形容，劉昞注：以貌狀取人。或候其動作，劉昞注：以進趨取人。或揆其終始，劉昞注：以發止取人。或揆其儗象，劉昞注：以旨意取人。或推其細微，劉昞注：以情理取人。或恐其過誤，劉昞注：以簡恕取人。或循其所言，劉昞注：以辭旨取人。或稽其行事，劉昞注：以功效取人。八者遊雜，劉昞注：各以意之所可爲準，是以雜而無紀。故其得者少，所失者多。劉昞注：但取其同於己，而失其異於己，已不必兼，故失者多。是故必有草創信形之誤。劉昞注：或色貌取人而行違。又有居止變化之謬。劉昞注：或身在江海，心存魏闕。故其接遇觀人也，隨行信名，失其中情。劉昞注：是以聖人聽言觀行，如有所譽，必有所試。故淺美揚露，則以爲有異。劉昞注：智淺易見，狀似異美。深明沉漠，則以爲空虛。劉昞注：智深内明，狀似無實。分別妙理，則以爲離婁。劉昞注：研精至理，狀似離婁。口傳甲乙，則以爲義理。劉昞注：强指物類，狀似有理。好説是非，則以爲臧否。劉昞注：妄説是非，似明善否。講目成名，則以爲人物。劉昞注：强議賢愚，似明人物。平道政事，則以爲國體。劉昞注：妄論時事，似識國體。猶聽有聲之類，名隨其音。劉昞注：七者不能明物，皆隨行而爲之名。猶聽貓音而謂之貓，聽雀音而謂之雀，不知二蟲竟謂何名也。世之疑惑，皆此類也。是以魯國儒服者衆，人皆謂之儒，立而問之，一人而已。夫名非實，用之不效，劉昞注：南箕不可以簸揚，北斗不可挹酒漿。故曰名猶口進，而實從事退。劉昞注：衆覩形而名之，故用而不驗也。中情之人，名不副實，用之有效。劉昞注：真智在中，衆不能見，故無外名而有内實。故名由衆退，而實從事章名效。劉昞注：立，則章。此草創之常失也。劉昞注：淺智無終，深智無始，故衆人之察物，常失之於初。故必待居止然後識之。劉昞注：視其所止，觀其所居，而焉不知。故居視其所安，劉昞注：安其舊者，敦於仁。達視其所舉。劉昞注：舉剛直者，厚於義。富視其所與，劉昞注：與嚴莊者，明於禮。窮視其所爲，劉昞注：爲經術者，勤於智。貧視其所取，劉昞注：取其分者，存於信。然後乃能知賢否。劉昞注：行此者賢，反此者否。此又已試，非始相也。劉昞注：試而知之，豈相也哉。所以知質，未足以知其略。劉昞注：略在變通，不可常準。且天下之人，不可得皆與遊處。劉昞注：故視其外狀，可以得一，未足盡知。或志趣變易，隨物而化。劉昞注：是以世祖失之龐萌，曹公失之董卓。或未至而懸欲，或已至而易顧，劉昞注：李軼始專心於光武，終改顧於聖公。或窮約而力行，或得志而從欲，劉昞注：王莽初則布衣折節，卒則窮奢極侈。此又居止之所失也。劉昞注：情變如此，誰能定之。由是論之，能兩得其要，是難知之難。劉昞注：既知其情，又察其變，故非常人之所審。何謂無由得效之難？上材已莫知，劉昞注：已難識知。或所識者，在幼賤之中，未達而喪。劉昞注：未及進達，其人已喪。或所識者，未拔而先没。劉昞注：未及拔舉，已先没世。或曲高和寡，唱不見讚。劉昞注：公叔痤薦商鞅，而魏王不能用。或身卑力微，言不見亮。劉昞注：禽息舉百里奚，首足皆碎。或詘非時好，不見信貴。劉昞注：竇后方好黄老，儒者何由見進。或不在其位，無由得拔。劉昞注：卞和非大匠，所以抱璞泣。或在其位，以有所屈迫。劉昞注：何武舉公孫録，而爲王氏所推。是以良材識真，萬不一遇也。劉昞注：材能雖良，當遇知己。知己雖遇，當值明王。三者之遭，萬不一會。須識真在位，誠百不一有也。劉昞注：雖識己直，或不在位。以位勢值可薦致之宜，十不一合也。劉昞注：識己須在位，智達復須宜。或明足識真，有所妨奪，不欲貢薦。劉昞注：雖識辨賢愚而屈於妨奪，故有不欲。或好貢薦，而不能識真。劉昞注：在位之人，雖心好賢善，而明不能識。是故知與不知，相與分亂於總猥之中。劉昞注：或好賢而不識，或知賢而心妬，故用與不用，同於衆總，紛然淆亂。實知者患於不得達效，劉昞注：身無位次，無由效達。不知者亦自以爲未識。劉昞注：身雖在位，而不能識。所謂無由得效之難也。故曰知人之效有二難。劉昞注：是以人主常當運其聰智，廣其視聽，明揚側陋，旁求俊乂，舉能不避仇讐，拔賢不棄幽隱，然後國家可得而治，功業可得而齊也。

劉劭《人物志》卷下《釋争》

蓋善以不伐爲大，劉昞注：爲善而自伐其能，衆人之所小。賢以自矜爲損。劉昞注：行賢而去自賢之心，何往而不益哉。是故舜讓于德，而顯義登聞；湯降不遲，而聖敬日躋。劉昞注：彼二帝雖天挺聖德，生而上哲，猶懷勞謙，疾行退下。然後信義登聞，光宅天位。郤至上人，而抑下滋甚；王叔好争，而終于出犇。劉昞注：此二大夫矜功陵物，或宗移族滅，或逃禍出奔，由此觀之，争讓之道，豈不懸歟。然則卑讓降下者，茂進之遂路也。劉昞注：江海所以爲百谷王，以其處下也。矜奮侵陵者，毀塞之險途也。劉昞注：兕虎所以攫牢檻，以其性獷噬也。是以君子舉不敢越儀準，志不敢凌軌等。劉昞注：足不苟蹈，常懷退下。内勤己以自濟，外謙讓以敬懼。劉昞注：獨處不敢爲非，出門如見大賓。是以怨難不在於身，而榮福通於長久也。劉昞注：外物不見傷，子孫賴以免。彼小人則不然，矜功伐能，好以陵人。劉昞注：初無巨細，心發揚以陵物。是以在前者人害之，劉昞注：矜能奔發，人情所害。有

功者人毀之，劉昞注：恃功驕盈，人情所毀。毀敗者人幸之。劉昞注：及其覆敗，人情所幸。是故並轡爭先，而不能相奪。劉昞注：小人競進，智不相過，並驅爭險，更相蹈籍。兩頓俱折，而爲後者所趨。劉昞注：中道而斃，後者乘之。譬兔殪犬疲，而田父收其功。由是論之，爭讓之途，其別明矣。劉昞注：君子尚讓，故涉萬里而途清。小人好爭，足未動而路塞。然好勝之人，猶謂不然。劉昞注：貪則好勝，雖聞德讓之風，意猶昧然。乃云古人讓以得，今人讓以失，心之所是，起而爭之。以在前爲速銳，以處後爲留滯。劉昞注：故行坐汲汲，不暇脂車。以下衆爲卑屈，以躡等爲異傑。劉昞注：苟矜起等，不羞負乘。以讓敵爲廻辱，以陵上爲高厲。劉昞注：故趙穿不顧元帥，僥子以偏師陷。是故抗奮遂往，不能自反也。劉昞注：譬虎狼食生物，遂有殺人之怒。夫以抗遇賢，必見遜下。劉昞注：相如爲廉頗逡巡，兩得其利。以抗遇暴，必搆敵難。劉昞注：灌夫不爲田蚡持下，兩得其尤。敵難既搆，則是非之理，必溷而難明。劉昞注：俱自是而非，彼誰明之耶！溷而難明，則其與自毀，何以異哉。劉昞注：兩虎共鬥，小者死、大者傷，焉得而兩全。且人之毀己，皆發怨憾而變生譬也。劉昞注：若本無憾恨，遭事際會，亦不致毀害。必依託於事，飾成端末。劉昞注：凡相毀謗，必因事類而飾成之。其於聽者，雖不盡信，猶半以爲然也。劉昞注：由言有端角，故信之者半。己之校報，亦又如之。劉昞注：復當報謗，爲生翅尾。終其所歸，亦各有半信，著於遠近也。劉昞注：俱有形狀不知其實，是以近遠之聽，皆半信於此，半信於彼。然則交氣疾爭者，爲易口而自毀也。劉昞注：己說人之瑕，人亦說己之穢，雖詈人自取其詈也。並辭競說者，爲貸手以自毆。劉昞注：辭忿則力爭，己既毆人，人亦毆己。此其爲借手以自毆。爲惑繆豈不甚哉。劉昞注：借手自毆，借口自詈，非惑如何。然原其所由，豈有躬自厚責，以致變訟者乎？劉昞注：己能自責，人亦自責，兩不言競，變訟何由生哉。皆由內恕不足，外望不已。劉昞注：所以爭者，由內不能恕己自責，而外望於人不已也。或怨彼輕我，或疾彼勝己，劉昞注：是故心爭，終無休已。夫我薄而彼輕之，則由我曲而彼直也。劉昞注：曲而見輕，固其宜矣。我賢而彼不知，則見輕非我咎也。劉昞注：親反傷也，固其宜矣。若彼賢而處我前，則我德之未至也。劉昞注：德輕在彼，固所宜也。若德鈞而彼先我，則我德之近次也。劉昞注：德鈞年次，固其常矣。夫何怨哉！且兩賢未別，則能讓者爲雋矣。劉昞注：材均而不爭優劣，衆人善其讓。爭雋未別，則用力者爲憊矣。劉昞注：雋等而名未別，衆人惡其鬬。是故藺相如以迴車決勝於廉頗，寇恂以不鬥取賢於賈復。劉昞注：此二賢者，知爭途不可由，故回車退避，或酒炙迎送，故廉賈肉袒，爭尚泯矣。物勢之反，乃君子所謂道也。劉昞注：龍蛇之蟄以存身，尺蠖之屈以求伸，蟲微物耳，尚知蟠屈，況於人乎。是故君子知屈之可以爲伸，故含辱而不辭。劉昞注：韓信屈於跨下之辱。知卑讓之可以勝敵，故下之而不疑。劉昞注：展喜犒齊師之謂也。及其終極，乃轉禍而爲福，劉昞注：晉文避楚三舍，而有城濮之勳。屈讐而爲友。劉昞注：相如下廉頗而爲刎頸之交。使怨讐不延於後嗣，而美名宣於無窮。劉昞注：子孫荷其榮蔭，竹帛紀其高義。君子之道，豈不裕乎？劉昞注：若偏急好爭，則身危當年，何後來之能福。且君子能受纖微之小嫌，故無變鬥之大訟。劉昞注：大訟起於纖芥，故君子慎其小。小人不能忍小忿之故，終有赫赫之敗辱。劉昞注：小人以小惡爲無傷而不去，故罪大不可解，惡積不可救。怨在微而下之，猶可以爲謙德也。劉昞注：怨在纖微，則謙德可以除之。變在萌而爭之，則禍成而不救矣。劉昞注：涓涓不息，遂成江河，水漏覆舟，胡可救哉？是故陳餘以張耳之變，卒受離身之害。劉昞注：思復須臾之忿，忘終身之惡，是以身滅而嗣絶也。彭寵以朱浮之郤，終有覆亡之禍。劉昞注：恨督責之小故，違終始之大計，是以宗夷而族覆也。禍福之機，可不慎哉。劉昞注：二女爭桑，吳楚之難作；季郈鬥雞，魯國之釁作，可不畏歟？可不畏歟！是故君子之求勝也，以推讓爲利銳，劉昞注：推讓所往，前無堅敵。以自修爲棚櫓。劉昞注：修己以敬，物無害者。靜則閉嘿泯之玄門，動則由恭順之通路。劉昞注：時可以靜，則重閉而玄嘿。時可以動，則履正而後進。是以戰勝而爭不形，劉昞注：動靜得節，故勝無與爭。爭不以力，故勝功見耳。敵服而怨不搆。劉昞注：干戈不用，何怨構之有。若然者，悔怍不存于聲色，夫何顯爭之有哉。劉昞注：色貌猶不動，況力爭乎。彼顯爭者，必自以爲賢人，而人以爲險詖者。劉昞注：以己爲賢，專固自是。是己非人，人得不爭乎？實無險德，則無可毀之義，若信有險德，又何可與訟乎。險而與之訟，是柙兕而攖虎，其可乎？怒而害人，亦必矣。易曰：「險而違者訟，訟必有衆起。」劉昞注：言險而行違，必起衆而成訟矣。老子曰：「夫惟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劉昞注：以謙讓爲務者，所往而無爭。是故君子以爭途之不可由也。劉昞注：由於爭途者，必覆輪而致禍。是以越俗乘高，獨行於三等之上。何謂三等？大無功而自矜一等。劉昞注：空虛自矜，故爲下等也。有功而伐之二等。劉昞注：自伐其能，故爲中等。功大而不伐三等。劉昞注：推功於物，故爲上等。愚而好勝一等。劉昞注：不自量度，故爲下等。賢而尚人二等。劉昞注：自美其能，故爲中等。賢而能讓三等。劉昞注：歸善於物，故爲上等。緩己急人一等。劉昞注：性不恕人，故爲下等。急己急人二等。劉昞注：褊戾峭刻，故爲中等。急己寬人三等。劉昞注：謹身恕物，故爲上等。凡此數者，皆道之奇，物之變也。劉昞注：心不純一，是爲奇變。

三變而後得之，故人莫能遠也。劉昞注：小人安其下等，何由能及哉。夫唯知道通變者，然後能處之。劉昞注：處上等而不失者也。是故孟之反以不伐，獲聖人之譽。劉昞注：不伐其功，美譽自生。管叔以辭賞，受嘉重之賜。劉昞注：不貪其賞，嘉賜自致。夫豈詭遇以求之哉，乃純德自然之所合也。劉昞注：豈故不伐辭賞，詭情求名耶？乃至直發於中，自與理會也。彼君子知自損之爲益，故功一而美二。劉昞注：自損而行成名立。小人不知自益之爲損，故一伐而並失。劉昞注：自伐而行毀名喪。由此論之，則不伐者伐之也，不爭者爭之也，劉昞注：不伐而名章，不爭而理得。讓敵者勝之也，下衆者上之也。劉昞注：退讓而敵服，謙尊而德光。君子誠能覩爭途之名險，獨乘高於玄路，則光暉煥而日新，德聲倫於古人矣。劉昞注：避忿肆之險途，獨道遥於上等。遠燕雀於啁啾，疋鳴鳳於玄曠。然後德輝耀於來今，清光侔於往代。

《諸葛亮集・便宜十六策・視聽》　視聽之政，謂視微形，聽細聲。形微而不見，聲細而不聞，故明君視微之幾，聽細之大，以内和外，以外和内。故爲政之道，務於多聞，是以聽察採納衆下之言，謀及庶士，則萬物當其目，衆音佐其耳。故經云：「聖人無常心，以百姓爲心。」目爲心視，口爲心言，耳爲心聽，身爲心安。故身之有心，若國之有君，以内和外，萬物昭然。觀日月之形，不足以爲明，聞雷霆之聲，不足以爲聽。故人君以多見爲智，多聞爲神。夫五音不聞，無以别宫商，五色不見，無以别玄黄。蓋聞明君者常若晝夜，晝則公事行，夜則私事興。或有吁嗟之怨而不得聞，或有進善之忠而不得信。怨聲不聞，則枉者不得伸，進善不納，則忠者不得信，邪者容其姦。故《書》云：「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此之謂也。

王肅僞造《孔子家語》卷二《三恕》　孔子曰：「君子有三恕。有君不能事，有臣而求其使，非恕也。有親不能孝，有子而求其報，非恕也。有兄不能敬，有弟而求其順，非恕也。士能明於三恕之本，則可謂端身矣。」孔子曰：「君子有三思，不可不察也。少而不學，長無能也。老而不教，死莫之思也。有而不施，窮莫之救也。故君子少思其長則務學，老思其死則務教，有思其窮則務施。」伯常騫問於孔子曰：「騫固周國之賤吏也。不自以不肖，將北面以事君子。敢問正道宜行，不容於世，隱道宜行，然亦不忍，今欲身亦不窮，道亦不隱，爲之有道乎？」孔子曰：「善哉，子之問也。自丘之聞，未有若吾子所問辯且説也。丘嘗聞君子之言道矣：聽者無察，則道不入。奇偉不稽，則道不信。又嘗聞君子之言事矣：制無度量，則事不成。其政曉察，則民不保。又嘗聞君子之言志矣：剛折者不終，侵易者則數傷，浩倨者則不親，就利者則無不弊。又嘗聞養世之君子矣：從輕勿爲先，從重勿爲後，見像而勿强，陳道而勿怫。此四者，丘之所聞也。」

孔子觀於魯桓公之廟，有欹器焉。夫子問於守廟者，曰：「此謂何器？」對曰：「此蓋爲宥坐之器。」孔子曰：「吾聞宥坐之器，虚則欹，中則正，滿則覆，明君以爲至誡。故常置之於坐側。」顧謂弟子曰：「試注水焉。」乃注之水，中則正，滿則覆。夫子喟然歎曰：「嗚呼！夫物惡有滿而不覆哉！」子路進曰：「敢問持滿有道乎？」子曰：「聰明睿智，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讓。勇力振世，守之以怯。富有四海，守之以謙。此所謂損之又損之之道也。」

孔子觀於東流之水，子貢問曰：「君子所見大水必觀焉。何也？」孔子對曰：「以其不息，且徧與諸生而不爲也，夫水似乎德。其流也則卑下，倨邑必修，其理，此似義；浩浩乎無屈盡之期，此似道；流行赴百仞之嵏而不懼，此似勇；至量必平之，此似法；盛而不求概，此似正；綽約微達，此似察；發源必東，此似志；以出以入，萬物就以化絜，此似善化也。水之德有若此，是故君子見必觀焉。」

子貢觀於魯廟之北堂，出而問於孔子曰：「向也賜觀於太廟之堂，未既輟，還瞻北蓋，皆斷焉。彼將有説耶，匠過之也。」孔子曰：「太廟之堂，宫致良工之匠，匠致良材，盡其功巧，蓋貴久矣，尚有説也。」孔子曰：「吾有所齒，有所鄙，有所殆。夫幼而不能强學，老而無以教，吾恥之。去其鄉，事君而達，卒遇故人，曾無舊言，吾鄙之。與小人處而不能親賢，吾殆之。」

子路見於孔子。孔子曰：「智者若何？仁者若何？」子路對曰：「智者使人知己，仁者使人愛己。」子曰：「可謂士矣。」子路出。子貢入，問亦如之。子貢對曰：「智者知人，仁者愛人。」子曰：「可謂士矣。」子貢出。顔回入，問亦如之。對曰：「智者自知，仁者自愛。」子曰：「可謂士君子矣。」

子貢問於孔子曰：「子從父命，孝乎？臣從君命，貞乎？奚疑焉。」孔子曰：「鄙哉賜，汝不識也。昔者明王萬乘之國，有争臣七人，則主無過舉。千乘之國，有争臣五人，則社稷不危也。百乘之家，有争臣三人，則禄位不替。父有争子，不陷無禮。士有争友，不行不義。故子從父命，奚詎爲孝。臣從君命，奚詎爲貞。夫能審其所從之謂孝，之謂貞矣。」

子路盛服見於孔子。子曰：「由，是倨倨者，何也？夫江始出於岷山，其源可以濫觴。及其至于江津，不舫舟，不避風，則不可以涉，非唯下流水多耶。今爾衣服既盛，顔色充盈，天下且孰肯以非告汝乎？」子路趨而出，改服而入，蓋自

若也。子曰：「由，志之，吾告汝，奮於言者華，奮於行者伐，夫色智而有能者，小人也。故君子知之曰智，言之要也。不能曰不能，行之至也。言要則智，行至則仁，既仁且智，惡不足哉。」

子路問於孔子曰：「有人於此，披褐而懷玉。何如？」子曰：「國無道，隱之可也。國有道，則衮冕而執玉。」

王肅僞造《孔子家語》卷四《六本》 孔子曰：「行己有六本焉，然後爲君子也。立身有義矣，而孝爲本。喪紀有禮矣，而哀爲本。戰陣有列矣，而勇爲本。治政有理矣，而農爲本。居國有道矣，而嗣爲本。生財有時矣，而力爲本。置本不固，無務農桑。親戚不悅，無務外交。事不終始，無務多業。記聞而言，無務多説。比近不安，無務求遠。是故反本修邇，君子之道也。」

孔子曰：「良藥苦於口而利於病，忠言逆於耳而利於行。湯武以諤諤而昌，桀紂以唯唯而亡。君無争臣，父無争子，兄無争弟，士無争友，無其過者，未之有也。故曰，君失之，臣得之。父失之，子得之。兄失之，弟得之。己失之，友得之。是以國無危亡之兆，家無悖亂之惡，父子兄弟無失，而交友無絶也。」

孔子見齊景公，公悦焉，請置廩丘之邑以爲養。孔子辭而不受。入謂弟子曰：「吾聞君子賞功受賞。今吾言於齊君，君未之有行而賜吾邑，其不知丘亦甚矣。」於是遂行。

孔子在齊，舍於外館，景公造焉。賓主之辭既接，而左右白曰：「周使適至，言先王廟災。」景公覆問：「災何王之廟也？」孔子曰：「此必釐王之廟。」公曰：「何以知之？」孔子曰：「詩云：『皇皇上天，其命不忒。天之以善，必報其德。』禍亦如之。夫釐王變文武之制，而作玄黄華麗之飾，宫室崇峻，輿馬奢侈，而弗可振也。故天殃所宜加其廟焉，以是占之爲然。」公曰：「天何不殃其身而加罰其廟也？」孔子曰：「蓋以文、武故也。若殃其身，則文、武之嗣無乃殄乎。故當殃其廟以彰其過。」俄頃，左右報曰：「所災者，釐王廟也。」景公驚起，再拜曰：「善哉，聖人之智，過人遠矣。」

子貢三年之喪畢，見於孔子。子曰：「與之琴，使之絃，侃侃而樂。」作而曰：「先王制禮，弗敢過也。」子曰：「君子也。」子貢曰：「閔子哀未盡，夫子曰：『君子也。』子夏哀已盡，又曰：『君子也。』二者殊情而俱曰君子，賜也或敢問之。」孔子曰：「閔子哀未忘，能斷之以禮。子夏哀已盡，能引之及禮。雖均之君子，不亦可乎？」

孔子曰：「無體之禮，敬也。無服之喪，哀也。無聲之樂，歡也。不言而信，不動而威，不施而仁。志夫鐘之音，怒而擊之則武，憂而擊之則悲。其志變者，聲亦隨之。故志誠感之，通於金石，而況人乎。」

孔子見羅雀者所得，皆黄口小雀。夫子問之曰：「大雀獨不得，何也？」羅者曰：「大雀善驚而難得，黄口貪食而易得。黄口從大雀則不得，大雀從黄口亦不得。」孔子顧謂弟子曰：「善驚以遠害，利食而忘患，自其心矣，而以所從爲禍福。故君子慎其所從：以長者之慮，則有全身之階；隨小者之憨，而有危亡之敗也。」

孔子讀《易》，至於損、益，喟然而嘆。子夏避席問曰：「夫子何歎焉？」孔子曰：「夫自損者必有益之，自益者必有决之，吾是以歎也。」子夏曰：「然則學者不可以益乎？」子曰：「非道益之謂也，道彌益而身彌損。夫學者，損其自多，以虚受人，故能成其滿博哉。天道成而必變，凡持滿而能久者，未嘗有也。故曰，自賢者，天下之善言不得聞於耳矣。昔堯治天下之位，猶允恭以持之，克讓以接下。是以千歲而益盛，迄今而逾彰。夏桀昆吾，自滿而極，亢意而不節，斬刈黎民如草芥焉，天下討之如誅匹夫。是以千載而惡著，迄今而不滅。觀此，如行則讓長，不疾先。如在輿，遇三人則下之，遇二人則式之。調其盈虚，不令自滿，所以能久也。」子夏曰：「商請志之，而終身奉行焉。」

子路問於孔子曰：「請釋古之道而行由之意，可乎？」子曰：「不可。昔東夷之子慕諸夏之禮，有女而寡，爲内私壻，終身不嫁。嫁則不嫁矣，亦有貞節之義也。蒼梧嬈娶妻而美，讓與其兄。讓則讓矣，然非禮之讓矣。不慎其初，而悔其後，何嗟及矣。今汝欲舍古之道，行子之意。庸知子意不以是爲非，以非爲是乎？後雖欲悔，難哉。」

曾子耘瓜，誤斬其根。曾皙怒，建大杖以擊其背。曾子仆地而不知人久之。有頃，乃蘇，欣然而起，進於曾皙曰：「嚮也參得罪於大人，大人用力教參，得無疾乎？」退而就房，援琴而歌，欲令曾皙而聞之，知其體康也。孔子聞之而怒。告門弟子曰：「參來勿内。」曾參自以爲無罪，使人請於孔子。子曰：「汝不聞乎，昔瞽瞍有子曰舜，舜之事瞽瞍，欲使之，未嘗不在於側。索而殺之，未嘗可得。小棰則待過，大杖則逃走。故瞽瞍不犯不父之罪，而舜不失烝烝之孝。今參事父，委身以待暴怒，殪而不避，既身死而陷父於不義，其不孝孰大焉！汝非天子之民也。殺天子之民，其罪奚若！」曾參聞之曰：「參罪大矣。」遂造孔子而

謝過。

荆公子行年十五而攝荆相事。孔子聞之，使人往觀其爲政焉。使者反，曰：「視其朝清净而少事。其堂上有五老焉，其廊下有二十壯士焉。」孔子曰：「合二十五人之智，以治天下，其固免矣，況荆乎？」

子夏問於孔子曰：「顔回之爲人奚若？」子曰：「回之信賢於丘。」曰：「子貢之爲人奚若？」子曰：「賜之敏賢於丘。」曰：「子路之爲人奚若？」子曰：「由之勇賢於丘。」曰：「子張之爲人奚若？」子曰：「師之莊賢於丘。」子夏避席而問曰：「然則四子何爲事先生？」子曰：「居，吾語汝。夫回能信，而不能反。賜能敏，而不能詘。由能勇，而不能怯。師能莊，而不能同。兼四子者之有以易吾，弗與也。此其所以事吾而弗貳也。」

孔子遊於泰山，見榮聲期行乎郕之野，鹿裘帶索，琴瑟而歌。孔子問曰：「先生所以爲樂者，何也？」期對曰：「吾樂甚多，而至者三。天生萬物，唯人爲貴。吾既得爲人，是一樂也。男女之別，男尊女卑，故人以男爲貴。吾既得爲男，是二樂也。人生有不見日月，不免襁褓者，吾既以行年九十五矣，是三樂也。貧者士之常，死者人之終。處常得終，當何憂哉。」孔子曰：「善哉，能自寬者也。」

孔子曰：「回有君子之道四焉，强於行義，弱於受諫，怵於待禄，慎於治身。史鰌有君子之道三焉，不仕而敬上，不祀而敬鬼，直己而曲人。」曾子侍，曰：「參昔常聞夫子三言，而未之能行也。夫子見人之一善而忘其百非，是夫子之易事也。見人之有善，若己有之，是夫子之不爭也。聞善必躬行之，然後導之，是夫子之能勞也。學夫子之三言而未能行，以自知終不及二子者也。」

孔子曰：「吾死之後，則商也日益，賜也日損。」曾子曰：「何謂也？」子曰：「商也好與賢己者處，賜也好説不若己者。不知其子，視其父。不知其人，視其友。不知其君，視其所使。不知其地，視其草木。故曰，與善人居，如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聞其香，即與之化矣。與不善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亦與之化矣。丹之所藏者赤，漆之所藏者黑，是以君子必慎其所與處者焉。」

曾子從孔子之齊，齊景公以下卿之禮聘曾子。曾子固辭，將行，晏子送之，曰：「吾聞之，君子遺人以財，不若善言。今夫蘭本三年，湛之以鹿酳，既成，噉之，則易之匹馬，非蘭之本性也，所以湛者美矣，願子詳其所湛者。夫君子居必擇處，遊必擇方，仕必擇君。擇君所以求仕，擇方所以修道，遷風移俗者，嗜慾移性，可不慎乎。」孔子聞之，曰：「晏子之言，君子哉。依賢者固不困，依富者固不窮。馬蚿斬足而復行，何也？以其輔之者衆。」

孔子曰：「與富貴而下人，何人不尊。以富貴而愛人，何人不親。發言不逆，可謂知言矣。言而衆嚮之，可謂知時矣。是故以富而能富人者，欲貧不可得也。以貴而能貴人者，欲賤不可得也。以達而能達人者，欲窮不可得也。」

孔子曰：「中人之情也，有餘則侈，不足則儉，無禁則淫，無度則逸，從欲則敗。是故鞭朴之子，不從父之教。刑戮之民，不從君之令。此言疾之難忍，急之難行也。故君子不急斷，不急制，使飲食有量，衣服有節，宫室有度，畜積有數，車器有限，所以防亂之原也。夫度量不可明，是中人所由之令。」

孔子曰：「巧而好度必攻，勇而好問必勝，智而好謀必成。以愚者反之。是以非其人，告之弗聽。非其地，樹之弗生。得其人，如聚砂而雨之。非其人，如會聾而鼓之。夫處重擅寵，專事妬賢，愚者之情也。位高則危，任重則崩，可立而待。」

孔子曰：「舟非水不行，水入舟則没。君非民不治，民犯上則傾。是故君子不可不嚴也，小人不可不整一也。」

齊高庭問於孔子曰：「庭不曠山，不直地。衣穰而提贅精氣，以問事君子之道，願夫子告之。」孔子曰：「貞以幹之，敬以輔之，施仁無倦。見君子則舉之，見小人則退之，去汝惡心而忠與之。效其行，修其禮，千里之外，親如兄弟。行不效，禮不修，則對門不汝通矣。夫終日言不遺己之憂，終日行不遺己之患，唯智者能之。故自修者，必恐懼以除患，恭儉以避難者也。終身爲善，一言則敗之，可不慎乎。」

王肅僞造《孔子家語》卷八《屈節解》 子路問於孔子曰：「由聞丈夫居世，富貴不能有益於物，處貧賤之地，而不能屈節以求伸，則不足以論乎人之域矣。」孔子曰：「君子之行己，期於必達於己。可以屈則屈，可以伸則伸。故屈節者所以有待，求伸者所以及時。是以雖受屈而不毁其節，志達而不犯於義。」孔子在衛，聞齊國田常將欲爲亂，而憚鮑晏，因欲移其兵以伐魯。孔子會諸弟子而告之曰：「魯，父母之國，不可不救，不忍視其受敵。今吾欲屈節於田常以救魯，二三子誰爲使？」於是子路曰：「請往齊。」孔子弗許。子張請往，又弗許。子石請往，又弗許。三子退，謂子貢曰：「今夫子欲屈節以救父母之國，吾三人請使而不獲往，此則吾子用辯之時也，吾子盍請行焉？」子貢請使，夫子許之。遂如齊，

說田常曰：「今子欲收功於魯實難，不若移兵於吳則易。」田常不悅。子貢曰：「夫憂在內者攻强，憂在外者攻弱。吾聞子三封而三不成，是則大臣不聽令，戰勝以驕主，破國以尊臣，而子之功不與焉。則交日疏於主，而與大臣爭，如此，則子之位危矣。」田常曰：「善。然兵甲已加魯，則不可更，如何？」子貢曰：「緩師。吾請於吳，令救魯而伐齊。子因以兵迎之。」田常許諾。子貢遂南說吳王曰：「王者不滅國，霸者無强敵，千鈞之重，加銖兩而移。今以齊國而私千乘之魯，與吾爭强，甚爲王患之。且夫救魯以顯名，以撫泗上諸侯，誅暴齊以服晉，利莫大焉。名存亡魯，實困强齊，智者不疑。」吳王曰：「善。然吳常困越，越王今苦身養士，有報吳之心。子待我先越，然後乃可。」子貢曰：「越之勁不過魯，吳之彊不過齊，而王置齊而伐越，則齊必私魯矣。王方以存亡繼絕之名，棄齊而伐小越，非勇也。勇者不避難，仁者不窮約，智者不失時，義者不絕世。今存越示天下以仁，救魯伐齊，威加晉國，諸侯必相率而朝，霸業盛矣。且王必惡越，臣請見越君，令出兵以從，此則實害越而名從諸侯以伐齊。」吳王悅，乃遣子貢之越。越王郊迎，而自爲子貢御。曰：「此蠻夷之國，大夫何足儼然辱而臨之？」子貢曰：「今者，吾說吳王以救魯伐齊，其志欲之而心畏越，曰：待我伐越而後可，則破越必矣。且無報人之志而令人疑之，拙矣。有報人之意而使人知之，殆乎。事未發而先聞者，危矣。三者，舉事之患矣。」勾踐頓首曰：「孤嘗不料力而興吳難，受困會稽，痛於骨髓，日夜焦脣乾舌，徒欲與吳王接踵而死，孤之願也。今大夫幸告以利害。」子貢曰：「吳王爲人猛暴，羣臣不堪，國家疲弊，百姓怨上。大臣內變，申胥以諫死。大宰嚭用事，此則報吳之時也。王誠能發卒佐之，以邀射其志，而重寶以悅其心，卑辭以尊其禮，則其伐齊必矣。此聖人所謂屈節求其達者也。彼戰不勝，王之福。若勝，則必以兵臨晉。臣還北請見晉君共攻之，其弱吳必矣。銳兵盡於齊，重甲困於晉，而王制其弊焉。」越王頓首許諾。子貢返五日，越使大夫文種頓首言於吳王曰：「越悉境內之士三千人以事吳。」吳王告子貢曰：「越王欲身從寡人，可乎？」子貢曰：「悉人之率衆，又從其君，非義也。」吳王乃受越王卒謝留勾踐，遂自發國內之兵以伐齊，敗之。子貢遂北見晉君，令承其弊。吳晉遂遇於黃池，越王襲吳之國。吳王歸與越戰，滅焉。孔子曰：「夫其亂齊存魯，吾之始願。若能强晉以弊吳，使吳亡而越霸者，賜之說之也。美言傷信，慎言哉。」

孔子弟子有宓子賤者，仕於魯，爲單父宰。恐魯君聽讒言，使己不得行其政，於是辭行。故請君之近史二人與之俱。至官，宓子戒其邑吏，令二史書。方書，輒掣其肘。書不善，則從而怒之。二史患之，辭請歸魯。宓子曰：「子之書甚不善，子勉而歸矣。」二史歸報於君曰：「宓子使臣書而掣肘，書惡而又怒臣。邑吏皆笑之，此臣所以去之而來也。」魯君以問孔子，子曰：「宓不齊君子也。其才任霸王之佐，屈節治單父，將以自試也。意者以此爲諫乎。」公瘉，太息而歎曰：「此寡人之不肖，寡人亂宓子之政而責其善者，非矣。微二史，寡人無以知其過。微夫子，寡人無以自瘉。」遽發所愛之使告宓子曰：「自今已往，單父非吾有也。從子之制，有便於民者，子決爲之。五年一言其要。」宓子敬奉詔，遂得行其政。於是單父治焉，躬敦厚，明親親，尚篤敬，施至仁，加懇誠，致忠信，百姓化之。齊人攻魯，道由單父，單父之老請曰：「麥已熟矣。今齊寇至，不及人人自收其麥。請放民出，皆穫傅郭之麥，可以益糧，且不資於寇。」三請而宓子不聽。俄而齊寇逮于麥，季孫聞之怒，使人以讓宓子曰：「民寒耕熱耘，曾不得食，豈不哀哉。不知猶可，以告者而子不聽，非所以爲民也。」宓子蹙然曰：「今茲無麥，明年可樹。若使不耕者穫，是使民樂有寇。且得單父一歲之麥，於魯不加强，喪之不加弱。若使民有自取之心，其創必數世不息。」季孫聞之，赧然而愧曰：「地若可入，吾豈忍見宓子哉。」三年，孔子使巫馬期遠觀政焉。巫馬期陰免衣，衣弊裘，入單父界，見夜漁者，得魚輒舍之。巫馬期問焉，曰：「凡漁者爲得，何以得魚即舍之？」漁者曰：「魚之大者名爲鱣，吾大夫愛之。其小者名爲鱦，吾大夫欲長之。是以得二者輒舍之。」巫馬期返以告孔子，曰：「宓子之德至，使民闇行，若有嚴刑於旁。敢問宓子何行而得於是？」孔子曰：「吾嘗與之言曰：『誠於此者刑乎彼。』宓子行此術於單父也。」

孔子之舊，曰原壤，其母死，夫子將助之以沐槨。子路曰：「由也昔者聞諸夫子曰：『無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夫子憚矣。姑已若何？」孔子曰：「凡民有喪，匍匐救之。況故舊乎！非友也，吾其徃。」及爲槨，原壤登木曰：「久矣，予之不託於音也。」遂歌曰：「狸首之班然，執女手之卷然。」夫子爲之隱，佯不聞以過之。子路曰：「夫子屈節而極於此，失其與矣，豈未可以已乎。」孔子曰：「吾聞之：親者不失其爲親也，故者不失其爲故也。」

葛洪《抱朴子・暢玄》 若夫操隋珠以彈雀，舐秦痔以屬車，登朽緡以探巢，泳吕梁以求魚，旦爲稱孤之客，夕爲狐鳥之餘。棟撓餗覆，傾溺不振，蓋世人之所爲載馳企及，而達者之所爲寒心而悽愴者也。故至人嘿《韶夏》而韜藻棁。奮

其六羽於五城之墟，而不煩銜蘆之衛。翳其鱗角乎勿用之地，而不恃曲穴之備。俯無倨鴟之呼，仰無亢極之悔，人莫之識，邈矣遼哉！

葛洪《抱朴子・對俗》　或曰：「審其神仙可以學致，翻然凌霄，背俗棄世，烝嘗之禮，莫之修奉，先鬼有知，其不餓乎！」抱朴子曰：「蓋聞身體不傷，謂之終孝，況得仙道，長生久視，天地相畢，過於受全歸完，不亦遠乎？果能登虛躡景，雲輦霓蓋，餐朝霞之沆瀣，吸玄黃之醇精，飲則玉醴金漿，食則翠芝朱英，居則瑤堂瑰室，行則逍遥太清。先鬼有知，將蒙我榮，或可以翼亮五帝，或可以監御百靈，位可以不求而自致，膳可以咀茹華璚，勢可以總攝羅酆，威可以叱咤梁成，誠如其道，罔識其妙，亦無餓之者。得道之高，莫過伯陽。伯陽有子名宗，仕魏爲將軍，有功封於段干。然則今之學仙者，自可皆有子弟，以承祭祀，祭祀之事，何緣便絶！」

或曰：「得道之士，呼吸之術既備，服食之要又該，掩耳而聞千里，閉目而見將來，或委華駟而轡蛟龍，或棄神州而宅蓬瀛，或遲迴於流俗，逍遥於人間，不便絶跡以造玄虛，其所尚則同，其逝止或異，何也？」抱朴子答曰：「聞之先師云，仙人或昇天，或住地，要於俱長生，去留各從其所好耳。又服還丹金液之法，若且欲留在世間者，但服半劑而録其半。若後求昇天，便盡服之。不死之事已定，無復奄忽之慮。正復且遊地上，或入名山，亦何所復憂乎？彭祖言，天上多尊官大神，新仙者位卑，所奉事者非一，但更勞苦，故不足役役於登天，而止人間八百餘年也。又云，古之得仙者，或身生羽翼，變化飛行，失人之本，更受異形，有似雀之爲蛤，雉之爲蜃，非人道也。人道當食甘旨，服輕煖，通陰陽，處官秩，耳目聰明，骨節堅强，顔色悦懌，老而不衰，延年久視，出處任意，寒温風濕不能傷，鬼神衆精不能犯，五兵百毒不能中，憂喜毁譽不爲累，乃爲貴耳。若委棄妻子，獨處山澤，邈然斷絶人理，塊然與木石爲鄰，不足多也。昔安期先生、龍眉甯公、修羊公、陰長生，皆服金液半劑者也。其止世間，或近千年，然後去耳。篤而論之，求長生者，正惜今日之所欲耳，本不汲汲於昇虛，以飛騰爲勝於地上也。若幸可止家而不死者，亦何必求於速登天乎？若得仙無復住理者，復一事耳。彭祖之言，爲附人情者也。」

葛洪《抱朴子・塞難》　或曰：「皇穹至神，賦命宜均，何爲使喬松凡人受不死之壽，而周孔大聖無久視之祚哉？」抱朴子曰：「命之脩短，實由所值，受氣結胎，各有星宿。天道無爲，任物自然，無親無疏，無彼無此也。命屬生星，則其人必好仙道。好仙道者，求之亦必得也。命屬死星，則其人亦不信仙道。不信仙道，則亦不自修其事也。所樂善否，判於所稟，移易予奪，非天所能。譬猶金石之消於爐冶，瓦器之甄於陶竈，雖由之以成形，而銅鐵之利鈍，甕罌之邪正，適遇所遭，非復爐竈之事也。」

或人難曰：「良工所作，皆由其手，天之神明，何所不爲，而云人生各有所值，非彼昊蒼所能匠成，愚甚惑焉，未之敢許也。」抱朴子答曰：「渾茫剖判，清濁以陳，或昇而動，或降而静，彼天地猶不知所以然也。萬物感氣，並亦自然，與彼天地，各爲一物，但成有先後，體有巨細耳。有天地之大，故覺萬物之小。有萬物之小，故覺天地之大。且夫腹背雖包圍五臟，而五臟非腹背之所作也。肌膚雖纏裹血氣，而血氣非肌膚之所造也。天地雖含囊萬物，而萬物非天地之所爲也。譬猶草木之因山林以萌秀，而山林非有事焉。魚鼈之託水澤以産育，而水澤非有爲焉。俗人見天地之大也，以萬物之小也，因曰天地爲萬物之父母，萬物爲天地之子孫。夫蚤生於我，豈我之所作？故蚤非我不生，而我非蚤之父母，蚤非我之子孫。蟻蠓之育於醯醋，芝櫺之産於木石，蛞蝓之滋於污淤，翠蘿之秀於松枝，非彼四物所創匠也，萬物盈乎天地之間，豈有異乎斯哉？天有日月寒暑，人有瞻視呼吸，況遠況近，以此推彼，人不能自知其體老少痛癢之何故，則彼天亦不能自知其體盈縮災祥之所以；人不能使耳目常聰明，榮衛不輟闕，則天亦不能使日月不薄蝕，四時不失序。由兹論之，天壽之事，果不在天地，仙與不仙，決在所值也。夫生我者父也，娠我者母也，猶不能令我形器必中適，姿容必妖麗，性理必平和，智慧必高遠，多致我氣力，延我年命；而或矬陋厄弱，或且黑且醜，或聾盲頑嚚，或枝離劬蹇，所得非所欲也，所欲非所得也，況乎天地遼闊者哉？父母猶復其遠者也。我自有身，不能使之永壯而不老，常健而不疾，喜怒不失宜，謀慮無悔吝。故授氣流形者父母也，受而有之者我身也，其餘則莫有親密乎此者也，莫有制御乎此者也，二者已不能有損益於我矣，天地亦安得與知之乎？必若人物皆天地所作，則宜皆好而無惡，悉成而無敗，衆生無不遂之類，而項楊無春彫之悲矣！子以天不能使孔孟有度世之祚，益知所稟之有自然，非天地所剖分也。聖之爲德，德之至也。天若能以至德與之，而使之所知不全，功業不建，位不霸王，壽不盈百，此非天有爲之驗也。聖人之死，非天所殺，則聖人之生，非天所挺也。賢不必壽，愚不必夭，善無近福，惡無近禍，生無定年，死無常分，盛德哲人，秀而不實，竇公庸夫，年幾二百，伯牛廢疾，子夏喪明，盜跖窮凶而

白首，莊蹻極惡而黃髮，天之無爲，於此明矣。」

或曰：「仲尼稱自古皆有死，老子曰神仙之可學。夫聖人之言，信而有徵，道家所說，誕而難用。」抱朴子曰：「仲尼，儒者之聖也；老子，得道之聖也。儒教近而易見，故宗之者衆焉。道意遠而難識，故達之者寡焉。道者，萬殊之源也。儒者，大淳之流也。三皇以往，道治也。帝王以來，儒教也。談者咸知高世之敦朴，而薄季俗之澆散，何獨重仲尼而輕老氏乎？是玩華藻於木末，而不識所生之有本也。何異乎貴明珠而賤淵潭，愛和璧而惡荊山，不知淵潭者，明珠之所自出，荊山者，和璧之所由生也。且夫養性者，道之餘也；禮樂者，儒之末也。所以貴儒者，以其移風易俗，不唯揖讓與盤旋也。所以尊道者，以其不言而化行，匪獨養生之一事也。若儒道果有先後，則仲尼未可專信，而老氏未可孤用。仲尼既敬問伯陽，顧比老彭。又自以知魚鳥而不識龍，喻老氏於龍，蓋其心服之辭，非空言也。與顏回所言，瞻之在前，忽然在後，鑽之彌堅，仰之彌高，無以異也。」

或曰：「仲尼親見老氏而不從學道，何也？」抱朴子曰：「以此觀之，益明所稟有自然之命，所尚有不易之性也。仲尼知老氏玄妙貴異，而不能挹酌清虛，本源大宗，出乎無形之外，入乎至道之內，其所諮受，止於民間之事而已，安能請求仙法耶？忖其用心汲汲，專於教化，不存乎方術也。仲尼雖聖於世事，而非能沈靜玄默，自守無爲者也。故老子戒之曰：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若愚，去子之驕氣與多慾，態色與淫志，是無益於子之身。此足以知仲尼不免於俗情，非學仙之人也。夫栖栖遑遑，務在匡時，仰悲鳳鳴，俯歎匏瓜，沽之恐不售，忼慨思執鞭，亦何肯捨經世之功業，而修養生之迂闊哉？」

葛洪《抱朴子・道意》 抱朴子曰：「道者涵乾括坤，其本無名。論其無，則影響猶爲有焉；論其有，則萬物尚爲無焉。隸首不能計其多少，離朱不能察其髣髴，吳札晉野竭聰，不能尋其音聲乎窈冥之內，猗狔狒猪疾走，不能跡其兆朕乎宇宙之外。以言乎邇，則周流秋毫而有餘焉；以言乎遠，則彌綸太虛而不足焉。爲聲之聲，爲響之響，爲形之形，爲影之影，方者得之而靜，員者得之而動，降者得之而俯，昇者得之以仰，強名爲道，已失其真，況復乃千割百判，億分萬析，使其姓號至於無垠，去道遼遼，不亦遠哉？

俗人不能識其太初之本，而修其流淫之末，人能淡默恬愉，不染不移，養其心以無欲，頤其神以粹素，掃滌誘慕，收之以正，除難求之思，遣害真之累，薄喜怒之邪，滅愛惡之端，則不請福而福來，不禳禍而禍去矣。何者，命在其中，不繫於外，道存乎此，無俟於彼也。患乎凡夫不能守真，無杜遏之檢括，愛嗜好之搖奪，馳騁流遁，有迷無反，情感物而外起，智接事而旁溢，誘於可欲，而天理滅矣，惑乎見聞，而純一遷矣。心受制於奢玩，情濁亂於波蕩，於是有傾越之災，有不振之禍，而徒烹宰肥腯，沃酹醪醴，撞金伐革，謳歌踴躍，拜伏稽顙，守請虛坐，求乞福願，冀其必得，至死不悟，不亦哀哉？若乃精靈困於煩擾，榮衛消於役用，煎熬形氣，刻削天和，勞逸過度，而碎首以請命，變起膏肓，而祭禱以求痊，當風卧濕，而謝罪於靈祇，飲食失節，而委禍於鬼魅，蕞爾之體，自貽茲患，天地神明，曷能濟焉？其烹牲罄羣，何所補焉？夫福非足恭所請也，禍非禋祀所禳也。若命可以重禱延，疾可以豐祀除，則富姓可以必長生，而貴人可以無疾病也。夫神不歆非族，鬼不享淫祀，皁隸之巷，不能紆金根之軒，布衣之門，不能動六轡之駕，同爲人類，而尊卑兩絕，況於天神，緬邈清高，其倫異矣，貴亦極矣。蓋非臭鼠之酒肴，庸民之曲躬，所能感降，亦已明矣。夫不忠不孝，罪之大惡，積千金之賂，太牢之饌，求令名於明主，釋僇責於邦家，以人釋人，猶不可得，況年壽難獲於令名，篤疾難除於愆責，鬼神異倫，正直是與，冀其曲祐，未之有也。夫慚德之主，忍詬之臣，猶能賞善不須貸財，罰惡不任私情，必將修繩履墨，不偏不黨，豈況鬼神，過此之遠，不可以巧言動，不可以飾賂求，斷可識矣。」

葛洪《抱朴子・明本》 或問儒道之先後。抱朴子答曰：「道者，儒之本也；儒者，道之末也。先以爲陰陽之術，衆於忌諱，使人拘畏；而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墨者儉而難遵，不可偏循；法者嚴而少恩，傷破仁義。唯道家之教，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包儒墨之善，總名法之要，與時遷移，應物變化，指約而易明，事少而功多，務在全大宗之朴，守真正之源者也。而班固以史遷先黃老而後《六經》，謂遷爲謬。夫遷之洽聞，旁綜幽隱，沙汰事物之臧否，覈實古人之邪正。其評論也，實原本於自然，其褒貶也，皆準的乎至理。不虛美，不隱惡，不雷同以偶俗。劉向命世通人，謂爲實録；而班固之所論，未可據也。固誠純儒，不究道意，翫其所習，難以折中。夫所謂道，豈唯養生之事而已乎？《易》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又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苟非其人，道不虛行。又於治世隆平，則謂之有道；危國亂主，則謂之無道。又坐而論道，謂之三公，國之有道，貧賤者恥焉。凡言道者，上自二儀，下逮萬物，莫不由之。但黃老執其本，儒墨治其末耳。今世之

舉有道者，蓋博通乎古今，能仰觀俯察，歷變涉微，達興亡之運，明治亂之體，心無所惑，問無不對者，何必修長生之法，慕松喬之武者哉？而管窺諸生，臆斷瞽說，聞有居山林之間，宗伯陽之業者，則毀而笑之曰，彼小道耳，不足算也。嗟乎！所謂抱螢燭于環堵之內者，不見天光之焜爛；侶鮪鰕于跡水之中者，不識四海之浩汗。重江河之深，而不知吐之者崐崙也；珍黍稷之收，而不覺秀之者豐壤也。今苟知推崇儒術，而不知成之者由道。道也者，所以陶冶百氏，範鑄二儀，胞胎萬類，醞釀彝倫者也。世問淺近者衆，而深遠者少，少不勝衆，由來久矣。是以史遷雖長而不見譽，班固雖短而不見彈。然物以少者爲貴，多者爲賤，至於人事，豈獨不然？故藜藿彌原，而芝英不世；枳棘被野，而尋木間秀；沙礫無量，而珠璧甚尠；鴻隼屯飛，而鸞鳳罕出；虺蜴盈藪，而虬龍希覿；班生多黨，固其宜也。夫道者，內以治身，外以爲國，能令七政遵度，二氣告和，四時不失寒燠之節，風雨不爲暴物之災，玉燭表昇平之徵，澄醴彰德治之符，焚輪虹霓寢其祆，積雲商羊戢其翼，景耀高照，嘉禾畢遂，疫癘不流，禍亂不作，壍壘不設，干戈不用，不議而當，不約而信，不結而固，不謀而成，不賞而勸，不罰而肅，不求而得，不禁而止，處上而人不以爲重，居前而人不以爲患，號未發而風移，令未施而俗易，此蓋道之治世也。故道之興也，則三五垂拱而有餘焉。道之衰也，則叔代馳騖而不足焉。夫唯有餘，故無爲而化美。夫唯不足，故刑嚴而姦繁。黎庶怨於下，皇靈怒於上。或洪波橫流，或亢陽赤地，或山谷易體，或冬雷夏雪，或流血漂櫓，積尸築京，或坑降萬計，析骸易子。城愈高而衝愈巧，池愈深而梯愈妙，法令明而盜賊多，盟約數而叛亂甚。猶風波駭而魚鱉擾於淵，纖羅密而羽禽躁於澤，豺狼衆而走獸劇於林，爨火猛而小鮮糜於鼎也。君臣易位者有矣，父子推刃者有矣。然後忠義制名於危國，孝子收譽於敗家。疾疫起而巫醫貴矣，道德喪而儒墨重矣。由此觀之，儒道之先後，可得定矣。【略】

或問曰：「道之爲源本，儒之爲末流，既聞命矣，今之小異，悉何事乎？」抱朴子曰：「夫升降俯仰之教，盤旋三千之儀，攻守進趣之術，輕身重義之節，歡憂禮樂之事，經世濟俗之略，儒者之所務也。外物棄智，滌蕩機變，忘富逸貴，杜遏勸沮，不恤乎窮，不榮乎達，不戚乎毀，不悅乎譽，道家之業也。儒者祭祀以祈福，而道者履正以禳邪。儒者所愛者勢利也，道家所寶者無欲也。儒者汲汲於名利，而道家抱一以獨善。儒者所講者，相研之簿領也。道家所習者，遣情之教戒也。夫道者，其爲也，善自修以成務；其居也，善取人所不爭；其治也，善絕禍於未起；其施也，善濟物而不德；其動也，善觀民以用心；其靜也，善居慎而無悶。此所以爲百家之君長，仁義之祖宗也。小異之理，其較如此，首尾汙隆，末之變也。」

或曰：「儒者，周孔也，其籍則六經也，蓋治世存正之所由也，立身舉動之準繩也，其用遠而業貴，其事大而辭美，有國有家不易之制也。爲道之士，不營禮教，不顧大倫，侶狐貉於草澤之中，偶猿猱於林麓之間，魁然流擯，與木石爲鄰，此亦東走之迷，忘葵之甘也。」抱朴子答曰：「摛華騁豔，質直所不尚，攻蒙救惑，疇昔之所慙，誠不欲復與子較物理之善否，校得失於機吻矣。然觀孺子之墜井，非仁者之意，視瞽人之觸柱，非兼愛之謂耶？又陳梗概，粗抗一隅。夫體道以匠物，寶德以長生者，黃老是也。黃帝能治世致太平，而又昇仙，則未可謂之後於堯舜也。老子既兼綜禮教而又久視，則未可謂之爲減周孔也。故仲尼有竊比之嘆，未聞有疵毀之辭。而末世庸民，不得其門，修儒墨而毀道家，何異子孫而罵詈祖考哉？是不識其所自來亦已甚矣。夫侏儒之手，不足以傾嵩華；焦僥之脛，不足以測滄海。每見凡俗守株之儒，營營所習，不博達理，告頑令闇，崇飾惡言，誣詰道家，說糟粕之滓，則若覩駿馬之過隙也，涉精神之淵，則淪溺而自失也。猶斥鷃之揮短翅以淩陽侯之波，猶蒼蠅之力騖質以涉昀猿之峻，非其所堪，祇足速困。然而嘍嘍守於局隘，聰不經曠，明不徹離，而欲企踵以包三光，鼓腹以奮雷靈，不亦蔽乎？蓋登旋璣之眇邈，則知井谷之至卑，覩大明之麗天，乃知鷦金之可陋。吾非生而知之，又非少而信之，始者蒙蒙亦如子耳，既觀奧祕之弘修，而恨離困之不早也。五經之事，注說炳露，初學之徒，猶可不解。豈況金簡玉札，神仙之經，至要之言，又多不書。登壇歃血，乃傳口訣，苟非其人，雖裂地連城，金璧滿堂，不妄以示之。夫指深歸遠，雖得其書而不師受，猶仰不見首，俯不知跟，豈吾子所詳悉哉？夫得仙者，或昇太清，或翔紫霄，或造玄洲，或棲板桐，聽鈞天之樂，享九芝之饌，出攜松羨於倒景之表，入宴常陽於瑤房之中，曷爲當侶狐貉而偶猿狖乎？所謂不知而作也。夫道也者，逍遥虹霓，翱翔丹霄，鴻崖六虛，唯意所造。魁然流擯，未爲戚也。犧盾聚處，雖被藻繡，論其爲樂，孰與逸麟之離羣以獨往，吉光拆偶而多福哉？」

葛洪《抱朴子・辨問》　世人以人所尤長，衆所不及者，便謂之聖。故善圍棊之無比者，則謂之棊聖，故嚴子卿馬綏明於今有棊聖之名焉。善史書之絶時者，則謂之書聖，故皇象胡昭於今有書聖之名焉。善圖畫之過人者，則謂之畫

聖，故衛協張墨於今有畫聖之名焉。善刻削之尤巧者，則謂之木聖，故張衡馬鈞於今有木聖之名焉。故孟子謂伯夷，清之聖者也；柳下惠，和之聖者也；伊尹，任之聖者也。吾試演而論之，則聖非一事。夫班輸倕狄，機械之聖也；附扁和緩，治疾之聖也；子韋甘均，占候之聖也；史蘇辛廖，卜筮之聖也；夏育杜回，筋力之聖也；荆軻聶政，勇敢之聖也；飛廉夸父，輕速之聖也；子野延州，知音之聖也；孫吳韓白，用兵之聖也。聖者，人事之極號也，不獨於文學而已矣。莊周云：盜有聖人之道五焉。妄意而知人之藏者，明也；先入而不疑者，勇也；後出而不懼者，義也；知可否之宜者，知也；分財均同者，仁也。不得此道而成天下大盜者，未之有也。

或曰：「聖人之道，不得枝分葉散，必總而兼之，然後爲聖。」

余答之曰：「孔子門徒，達者七十二，而各得聖人之一體，是聖事有剖判也。又云：顏淵具體而微，是聖事有厚薄也。又《易》曰：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此則聖道可分之明證也。何爲善於道德以致神仙者，獨不可謂之爲得道之聖？苟不有得道之聖，則周孔不得爲治世之聖乎？既非一矣，何以當責使相兼乎？按仙經以爲諸得仙者，皆其受命偶值神仙之氣，自然所稟。故胞胎之中，已含信道之性，及其有識，則心好其事，必遭明師而得其法，不然，則不信不求，求亦不得也。《玉鈐經》主命原曰：人之吉凶，制在結胎受氣之日，皆上得列宿之精。其值聖宿則聖，值賢宿則賢，值文宿則文，值武宿則武，值貴宿則貴，值富宿則富，值賤宿則賤，值貧宿則貧，值壽宿則壽，值仙宿則仙。又有神仙聖人之宿，有治世聖人之宿，有兼二聖之宿，有貴而不富之宿，有富而不貴之宿，有兼富貴之宿，有先富後貧之宿，有先貴後賤之宿，有兼貧賤之宿，有富貴不終之宿，有忠孝之宿，有凶惡之宿。如此不可具載，其較略如此。爲人生本有定命，張車子之說是也。苟不受神仙之命，則必無好仙之心，未有心不好之而求其事者也，未有不求而得之者也。自古至今，有高才明達，而不信有仙者，有平平許人學而得仙者，甲雖多所鑒識而或蔽於仙，乙則多所不通而偏達其理，此豈非天命之所使然乎？

葛洪《抱朴子・地真》 抱朴子曰：「余聞之師云，人能知一，萬事畢。知一者，無一之不知也。不知一者，無一之能知也。道起於一，其貴無偶，各居一處，以象天地人，故曰三一也。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人得一以生，神得一以靈。金沈羽浮，山峙川流，視之不見，聽之不聞，存之則在，忽之則亡，向之則吉，背之則凶，保之則遐祚罔極，失之則命彫氣窮。老君曰：忽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忽兮，其中有物。一之謂也。故仙經曰：子欲長生，守一當明；思一至飢，一與之糧；思一至渴，一與之漿。一有姓字服色，男長九分，女長六分，或在臍下二寸四分下丹田中，或在心下絳宮金闕中丹田也，或在人兩眉間，却行一寸爲明堂，二寸爲洞房，三寸爲上丹田也。此乃是道家所重，世世歃血口傳其姓名耳。一能成陰生陽，推步寒暑。春得一以發，夏得一以長，秋得一以收，冬得一以藏。其大不可以六合階，其小不可以毫芒比也。昔黃帝東到青丘，過風山，見紫府先生，受《三皇內文》，以劾召萬神，南到圓隴陰建木，觀百靈之所登，採若乾之華，飲丹巒之水；西見中黃子，受《九加之方》，過崆峒，從廣成子受《自然之經》；北到洪隄，上具茨，見大隗君黃蓋童子，受《神芝圖》，還陟王屋，得《神丹金訣記》。到峨眉山，見天真皇人於玉堂，請問真一之道。皇人曰：子既君四海，欲復求長生，不亦貪乎？其相覆不可具說，粗舉一隅耳。夫長生仙方，則唯有金丹；守形却惡，則獨有真一，故古人尤重也。仙經曰：九轉丹，金液經，守一訣，皆在崑崙五城之內，藏以玉函，刻以金札，封以紫泥，印以中章焉。吾聞之於先師曰：一在北極大淵之中，前有明堂，後有絳宮，巍巍華蓋，金樓穹隆；左罡右魁，激波揚空；玄芝被崖，朱草蒙瓏；白玉嵯峨，日月垂光；歷火過水，經玄涉黃；城闕交錯，帷帳琳琅；龍虎列衛，神人在傍；不施不與，一安其所；不遲不疾，一安其室；能暇能豫，一乃不去；守一存真，乃能通神；少欲約食，一乃留息；白刃臨頸，思一得生；知一不難，難在於終；守之不失，可以無窮；陸辟惡獸，水却蛟龍；不畏魍魎，挾毒之蟲；鬼不敢近，刃不敢中。此真一之大略也。」

抱朴子曰：「吾聞之於師云，道術諸經，所思存念作，可以却惡防身者，乃有數千法。如含影藏形，及守形無生，九變十二化二十四生等，思見身中諸神，而內視令見之法，不可勝計，亦各有效也。然或乃思作數千物以自衛，率多煩難，足以大勞人意。若知守一之道，則一切除棄此輩，故曰能知一則萬事畢者也。受真一口訣，皆有明文，歃白牲之血，以王相之日受之，以白絹白銀爲約，剋金契而分之，輕說妄傳，其神不行也。人能守一，一亦守人。所以白刃無所措其銳，百害無所容其凶，居敗能成，在危獨安也。若在鬼廟之中，山林之下，大疫之地，塚墓之閒，虎狼之藪，蛇蝮之處，守一不怠，衆惡遠迸。若忽偶忘守一，而爲百鬼所害。或臥而魘者，即出中庭視輔星，握固守一，鬼即去矣。若夫陰雨者，但止室中，向北思見輔星而已。若爲兵寇所圍，無復生地，急入六甲陰中，伏而守一，

則五兵不能犯之也。能守一者，行萬里，入軍旅，涉大川，不須卜日擇時，起工移徙，入新屋舍，皆不復按堪輿星歷，而不避太歲太陰將軍、月建煞耗之神，年命之忌，終不復值殃咎也。先賢歷試有驗之道也。」

抱朴子曰：「玄一之道，亦要法也。無所不辟，與真一同功。吾《內篇》第一名之爲《暢玄》者，正以此也。守玄一復易於守真一。真一有姓字長短服色，此玄一但自見之。初求之於日中，所謂知白守黑，欲死不得者也。然先當百日潔齋，乃可候求得之耳，亦不過三四日得之，得之守之，則不復去矣。守玄一，并思其身，分爲三人，三人已見，又轉益之，可至數十人，皆如己身，隱之顯之，皆自有口訣，此所謂分形之道。左君及薊子訓葛仙公所以能一日至數十處，及有客座上，有一主人與客語，門中又有一主人迎客，而水側又有一主人投釣，賓不能別何者爲真主人也。師言守一兼修明鏡，其鏡道成則能分形爲數十人，衣服面貌，皆如一也。」

抱朴子曰：「師言欲長生，當勤服大藥，欲得通神，當金水分形。形分則自見其身中之三魂七魄，而天靈地祇，皆可接見，山川之神，皆可使役也。」

抱朴子曰：「生可惜也，死可畏也。然長生養性辟死者，亦未有不始於勤，而終成於久視也。道成之後，略無所爲也。未成之間，無不爲也。採掘草木之藥，劬勞山澤之中，煎餌治作，皆用筋力，登危涉險，夙夜不怠，非有至志，不能久也。及欲金丹成而昇天，然其大藥物，皆用錢直，不可卒辦。當復由於耕牧商販以索資，累年積勤，然後可合。及於合作之日，當復齋潔清淨，斷絕人事。有諸不易，而當復加之以思神守一，却惡衛身，常如人君之治國，戎將之待敵，乃可爲得長生之功也。以聰明大智，任經世濟俗之器，而修此事，乃可必得耳。淺近庸人，雖有志好，不能克終矣。故一人之身，一國之象也。胸腹之位，猶宮室也。四肢之列，猶郊境也。骨節之分，猶百官也。神猶君也，血猶臣也，氣猶民也。故知治身，則能治國也。夫愛其民所以安其國，養其氣所以全其身。民散則國亡，氣竭即身死，死者不可生也，亡者不可存也。是以至人消未起之患，治未病之疾，醫之於無事之前，不追之於既逝之後。民難養而易危也，氣難清而易濁也。故審威德所以保社稷，割嗜慾所以固血氣。然後真一存焉，三七守焉，百害却焉，年命延矣。」

抱朴子曰：「師言服金丹大藥，雖未去世，百邪不近也。若但服草木及小小餌八石，適可令疾除命益耳，不足以禳外來之禍也。或爲鬼所冒犯，或爲大山神之所輕淩，或爲精魅所侵犯，唯有守真一，可以一切不畏此輩也。次則有帶神符。若了不知此二事以求長生，危矣哉。四門而閉其三，盜猶得入，況盡開者邪？」

葛洪《抱朴子・臣節》 其動也，匪訓典弗據焉；其靜也，匪憲章弗循焉。請託無所容，申繩不顧私。明刑而不濫乎所恨，審賞而不加乎附己。不專命以招權，不含涔而談潔。進思盡言以攻謬，退念推賢而不蔽。夙興夜寐，慼庶事之不康也；儉躬約志，若策奔於薄冰也。【略】

負荷寄託，則以伊、周爲師表；宣力四方，則以吉、召爲軌儀；送往視居，則竭忠貞而不迴；搏噬干紀，則若鷹鸇之鷙鳥雀；蕃扞壃埸，則慕魏絳、李牧之高蹤；莅衆撫民，則希文翁、信臣之德化。夫忠至者無□以爲國，況懷智以迷上乎？義篤者滅祀而無憚，況黜辱之敢辭乎？故能保勞貴以顯親，託良哉於輿歌。昆吾彝器，能者鐫勳。皐陶、后稷，亦何人哉！

葛洪《抱朴子・貴賢》 夫拔丘園之否滯，舉遺漏之幽人，職盡其才，祿稱其功者，君所以待賢者也；勤夙夜之在公，竭心力於百揆，進善退惡，知無不爲者，臣所以報知己也。世有隱逸之民，而無獨立之主者，士可以嘉遁而無憂，君不可以無臣而致治。是以傅說、吕尚不汲汲於聞達者，道德備則輕王公也。而殷高、周文乃夢想乎得賢者，建洪勛必須良佐也。

葛洪《抱朴子・任能》 或曰：「尾大於身者，不可掉；臣賢於君者，不可任。故口不容而强吞之者，必哽；才非匹而委仗之者，見輕。」

抱朴子曰：「詭哉言乎！昔者荆子總角而攝相事，實賴二十五老，臻乎惠康。子賤起家而治大邦，實由勝己者多，而招其弘益。齊桓殺兄而立，鳥獸其行，被髮彝酒，婦閭三百，委政仲父，遂爲霸宗；夷吾既終，禍亂亟起。魯用季子二十餘年，内無粗政，外無侵削；人之亡歿，殄瘁相集。豈非才所不逮，其功如彼；自任其事，其禍如此乎？」

葛洪《抱朴子・審舉》 自有天性好古，心悦藝文，學不爲禄，味道忘貧，若法高卿、周生烈者。學精而不仕，徇乎榮利者，萬之一耳。至於甯越、倪寬、黄霸之徒，所以强自篤勵於典籍者，非天性也，皆由患苦困瘁，欲以經術自拔耳。向使非漢武之世，則朱買臣、嚴助之屬，亦未必讀書也。今若取富貴之道，幸有易於學者，而復素無自然之好，豈肯復空自勤苦，執灑埽爲諸生，遠行尋師問道者乎？

兵興之世，武貴文寢，俗人視儒士如僕虜，見經誥如芥壤者，何哉？由於聲名背乎此也。夫不用譬猶售章甫於夷越，徇髯蛇於華夏矣。今若遐邇一例，明考課試，則必多負笈千里，以尋師友，轉其禮賂之費，以買記籍者，不俟終日矣。

抱朴子曰：「才學之士堪秀、孝者，已不可多得矣。就令其人若如桓、靈之世，舉吏不先以財貨，便安臺閣主者，則雖諸經兼本解，於問無不對，猶見誣枉，使不得過矣。常追恨于時執事，不重爲之防。

「余意謂新年當試貢舉者，今年便可使儒官才士，豫作諸策，計足周用。集上禁其留草殿中，封閉之；臨試之時，亟賦之。人事因緣於是絕。當答策者，皆可會著一處，高選臺省之官親監察之。又嚴禁其交關出入，畢事乃遣。違犯有罪無赦。如此，屬託之冀窒矣。夫明君恃己之不可欺，不恃人之不欺己也。亦何恥於峻爲斯制乎？若試經法立，則天下可以不立學官，而人自勤（樂）〔業〕矣。」

葛洪《抱朴子・備闕》 抱朴子曰：「騶褭於咬切、駿馬也。能奮蘭筋以絕景，而不能履冰以乘深；猛虎能似雷霆以搏噬，而不能踊雲霧以凌虛；鴻、鵠不能振翅於籠罩之中，輕鷁不能電擊於几筵之下。物既然矣，人亦如之。故能調和陰陽者，未必能兼百行，修簡書也；能敷五邁九者，不必能全小潔，經曲碎也。【略】

「惠子，上相之標也，而不能役舟楫以淩陽侯；漢高神武之傑也，而不能治産業，端檢括；淮陰良將之元也，而不能修農商，免飢寒；周勃社稷之輔也，而不能答錢穀，責獄辭。若以所短棄所長，則逸儕拔萃之才不用矣；責具體而論細禮，則匠世濟民之勳不著矣。」

葛洪《抱朴子・任命》 吾聞五玉不能自剖於嵩岫，騰蛇不能無霧而電征，龍淵不能勿操而斷犀兕，景鍾不能莫扣而揚洪聲。金芝須商風而激耀，倉庚俟煙煴而修鳴，騏騄不苟馳以赴險，君子不詭遇以毀名。運屯，則沈淪於勿用；時行，則高竦乎天庭。士以自銜爲不高，女以自媒爲不貞。何必委洗耳之峻標，效負俎之干榮哉？

葛洪《抱朴子・名實》 且大賢之狀也至拙，其爲味也甚淡，蕭然自足，泊爾無知，知之者稀而不慼，時不能用而不悶。雖并日無藜藿之糝，不以易不義之太牢也；雖縕袍無卒歲之服，不冒樂無道之狐白也。獨可散髮高枕，守其所有已，絕不曲躬低眉，求其所未須也。

《弘明集》卷五慧遠《沙門不敬王者論》 問曰：「歷觀前史，上皇已來，在位居宗者，未始異其原本，本不可二，是故百代同典，咸一其統，所謂『唯天爲大，唯堯則之』。如此，則非智有所不照，自無外可照；非理有所不盡，自無理可盡。以此而推，視聽之外，廓無所寄，理無所寄，則宗極可明。今諸沙門不悟文表之意，而惑教表之文，其爲謬也，固已甚矣。若復顯然有驗，此乃希世之聞。」

答曰：「夫幽宗曠邈，神道精微，可以理尋，難以事詰。既涉乎教，則以因時爲撿，雖應世之見，優劣萬差。至於曲成在用，感即民心，而通其分，分至則止，其智之所不知，而不關其外者也。若然，則非體極者之所不兼，兼之者不可竝御耳。是以古之語大道者，五變而形名可舉，九變而賞罰可言。此但方內之階差，而猶不可頓設，況其外者乎？

「請復推而廣之，以遠其旨。六合之外，存而不論者，非不可論，論之或乖。六合之內，論而不辯者，非不可辯，辯之（惑）〔或〕疑。《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辯而不議者，非不可議，議之者或亂。此三者，皆即其身耳目之所不至，以爲關鍵，而不關視聽之外者也。因此而求聖人之意，則內外之道，可合而明矣。常以爲道法之與名教，如來之與堯、孔，發致雖殊，潛相影響；出處誠異，終期則同。詳而辯之，指歸可見。理或有先合而後乖，有先乖而後合。先合而後乖者，諸佛如來，則其人也。先乖而後合者，歷代君王，未體極之主，斯其流也。何以明之？經云：佛有自然神妙之法，化物以權，廣隨所入。或爲靈仙轉輪聖帝，或爲卿相國師道士。若此之倫，在所變現，諸王君子，莫知爲誰。此所謂合而後乖者也。或有始創大業，而功化未就；跡有參差，故所受不同。或期功於身後，或顯應於當年。聖王則之而成教者，亦不可稱算。雖抑引無方，必歸塗有會。此所謂乖而後合者也。若令乖而後合，則擬步通塗者，必不自崖於一揆。若令先合而後乖，則釋迦之與堯、孔，發致不殊，斷可知矣。是故自乖而求其合，則知理會之必同；自合而求其乖，則悟體極之多方，但見形者之所不兼，故惑衆塗而駭其異耳。

「因茲而觀，天地之道，功盡於運化；帝王之德，理極於順通。故雖曰道殊，所歸一也。不兼應者，物不能兼受也。若以對夫獨絕之教，不變之宗，固不得同年而語其優劣，亦已明矣。」

《全梁文》卷二九沈約《均聖論》 自天地權輿，民生攸始，遐哉眇邈，無德而言焉。無德而言，因有可言之象。至于太虛之空曠，無始之杳茫，豈唯言象莫窺，良以心慮事絕。及天地蕞爾，來宅其中，毫端之泛巨海，方斯非譬。然則有

此天地以來，猶一念也。我之所久，莫過軒、牺，而天地之在彼太虛，猶軒、牺之在彼天地。齷齪之徒，誰謂赫胥爲遠，何其瑣瑣爲念之局耶。世之有佛，莫知其始，前佛後佛，其道不異。法身湛然，各有應感。感之所召，跨大千而咫尺；緣苟未應，雖踐跡而弗覩。娑婆南界，是曰閻浮，葱嶺以西，經途密邇。緣運未開，自與理隔。何以言之？夏、殷已前，書傳簡寡，周室受命，經典備存，象寄狄鞮，隨方受職，重譯入貢，總括要荒。而八蠻五秩，莫不愚鄙，文字靡識，訓義不通，咸納贄王府，登樂清廟。西國密邇，厥路非遠，雖葉書橫字，華梵不同，而深義妙理，於焉自出。唐虞三代，不容未有。事獨西限，道未東流。豈非區區中國，緣應未啓，求其會歸，尋其旨要，寧與四夷之樂同日而語乎！非爲姬公所遺，蓋由斯法宜隱故也。炎昊之始，未火未粒，肉食皮衣，仁惻之事，弗萌懷抱，非肉非皮，死亡立至。雖復大聖殷勤，思存救免，而身命是資，理難頓奪，實宜導之以漸，稍啓其源。故燧人火化，變腥爲熟，腥熟既變，蓋佛教之萌兆也。何哉？變腥爲熟，其事漸難，積此漸難，可以成著。迄乎神農，復垂吸引，嘉穀肇播，民用粒食，歉腹充虛，非肉可飽，則全命減殺，於事彌多。自此以降，矜護日廣。春蒐免其懷孕，夏苗取其害蟲，秋獮、冬狩，所害誠多，頓去之難，已備前說。周、孔二聖，宗條稍廣。見其生不忍其死，聞其聲不食其肉，草木漸伐有時，麛卵不得妄犯，漁不竭澤，畋不燎原，釣而不網，弋不射宿，肉身蠶衣，皆須耆齒，牛羊犬豕，無故不殺。此則戒有五支，又開其一也。逮于酣醼於酒，溺迷乎色，詭妄於人，攘濫自己，外典所禁，無待釋教。四者犯人，人爲含靈之首，一者害獸，獸爲生品之末，上聖開宗，宜有次第，亦有佛戒殺人，爲業最重也。內聖外聖，義均理一，而蔽理之徒，封著外教，以爲烹羊豢豕，理固宜然。惑者又云：若如釋氏之書，咸有緣報之業。則禹、湯、文、武，竝受封劓，周公、孔子，俱入鼎鑊，是何迷于見道，若斯之舊邪。試尋斯證，可以有悞矣。

顏之推《顏氏家訓・涉務》　士君子之處世，貴能有益於物耳，不徒高談虛論，左琴右書，以費人君祿位也。國之用材，大較不過六事：一則朝廷之臣，取其鑒達治體，經綸博雅；二則文史之臣，取其著述憲章，不忘前古；三則軍旅之臣，取其斷決有謀，强幹習事；四則藩屏之臣，取其明練風俗，清白愛民；五則使命之臣，取其識變從宜，不辱君命；六則興造之臣，取其程功節費，開略有術：此則皆勤學守行者所能辨也。人性有長短，豈責具美於六塗哉？但當皆曉指趣，能守一職，便無媿耳。

吾見世中文學之士，品藻古今，若指諸掌，及有試用，多無所堪。居承平之世，不知有喪亂之禍；處廟堂之下，不知有戰陳之急；保俸祿之資，不知有耕稼之苦；肆吏民之上，不知有勞役之勤，故難可以應世經務也。晉朝南渡，優借士族；故江南冠帶，有才幹者，擢爲令僕已下、尚書郎中書舍人已上，典掌機要。其餘文義之士，多迂誕浮華，不涉世務；纖微過失，又惜行捶楚，所以處於清高，蓋護其短也。至於臺閣令史，主書監帥，諸王籤省，並曉習吏用，濟辦時須，縱有小人之態，皆可鞭杖肅督，故多見委使，蓋用其長也。人每不自量，舉世怨梁武帝父子愛小人而疏士大夫，此亦眼不能見其睫耳。

梁世士大夫，皆尚褒衣博帶，大冠高履，出則車輿，入則扶侍，郊郭之內，無乘馬者。周弘正爲宣城王所愛，給一果下馬，常服御之，舉朝以爲放達。至乃尚書郎乘馬，則糾劾之。及侯景之亂，膚脆骨柔，不堪行步，體羸氣弱，不耐寒暑，坐死倉猝者，往往而然。建康令王復性既儒雅，未嘗乘騎，見馬嘶歕陸梁，莫不震懾，乃謂人曰：「正是虎，何故名爲馬乎？」其風俗至此。

古人欲知稼穡之艱難，斯蓋貴穀務本之道也。夫食爲民天，民非食不生矣，三日不粒，父子不能相存。耕種之，秅鉏之，刈穫之，載積之，打拂之，簸揚之，凡幾涉手，而入倉廩，安可輕農事而貴末業哉？江南朝士，因晉中興，南渡江，卒爲羈旅，至今八世，未有力田，悉資俸祿而食耳。假令有者，皆信僮僕爲之，未嘗目觀起一壠土，耘一株苗，不知幾月當下，幾月當收，安識世間餘務乎？故治官則不了，營家則不辦，皆優閑之過也。

顏之推《顏氏家訓・省事》　君子當守道崇德，蓄價待時，爵祿不登，信由天命。須求趨競，不顧羞慙，比較才能，斟量功伐，厲色揚聲，東怨西怒；或有劫持宰相瑕疵，而獲酬謝，或有諠聒時人視聽，求見發遣；以此得官，謂爲才力，何異盜食致飽，竊衣取温哉！世見躁競得官者，便謂「弗索何獲」；不知時運之來，不求亦至也。見靜退未遇者，便謂「弗爲胡成」；不知風雲不與，徒求無益也。凡不求而自得，求而不得者，焉可勝算乎！

《隋書・煬帝紀下》　大業八年，九月庚辰，上至東都。己丑，詔曰：「軍國異容，文武殊用，匡危拯難，則霸德攸興，化人成俗，則王道斯貴。時方撥亂，屠販可以登朝，世屬隆平，經術然後升仕。豐都爰肇，儒服無預于周行，建武之朝，功臣不參于吏職。自三方未一，四海交爭，不遑文教，唯尚武功。設官分職，罕以才授，班朝治人，乃由勳敘，莫非拔足行陣，出自勇夫，戮學之道，既所不習，政

事之方，故亦無取。是非暗于在己，威福專於下吏，貪冒貨賄，不知紀極，蠹政害民，實由於此。自今已後，諸授勳官者，並不得回授文武職事，庶遵彼更張，取類於調瑟，求諸名製，不傷于美錦。若吏部輒擬用者，御史即宜糾彈。」

李世民《唐太宗集・帝範・求賢》 夫國之匡輔，必待忠良，任使得人，天下自治。故堯命四岳，舜舉八元，以成恭己之隆，用贊欽明之道。士之居世，賢之立身，莫不戢翼隱鱗，待風雲之會，懷奇蘊異，思會遇之秋。是明君旁求俊乂，博訪英賢，搜揚側陋，不以卑而不用，不以辱而不尊。昔伊尹有莘之媵臣，呂望渭濱之賤老，夷吾困於縲紲，韓信弊於逃亡。商湯不以鼎俎爲羞，姬文不以屠釣爲恥，終能獻規景亳，光啓殷朝，執旌牧野，會昌周室。齊成一匡之業，實資仲父之謀；漢以六合爲家，是賴淮陰之策。故舟航之絶海也，必假檝楫之功；鴻鵠之凌雲也，必因羽翮之用；帝王之爲國也，必藉匡輔之資。故求之斯勞，任之斯逸，照車十二，黄金累千，豈如多士之隆，一賢之重！此乃求賢之貴也。

李世民《唐太宗集・帝範・審官》 夫設官分職，所以闡化宣風。故明主之任人，如巧匠之制木，直者以爲轅，曲者以爲輪，長者以爲棟梁，短者以爲栱角，無曲直長短，各有所施。明主之任人，亦由是也。智者取其謀，愚者取其力，勇者取其威，怯者取其慎，無智愚勇怯，兼而用之。故良匠無棄材，明主無棄士。不以一惡忘其善，勿以小瑕掩其功，割政分機，盡其所有。然則函牛之鼎，不可處以烹鷄；捕鼠之狸，不可使以搏獸。一鈞之器，不能容以江漢之流；百石之車，不可滿以斗筲之粟。何則？大非小之量，輕非重之宜。今人智有短長，能有巨細，或蘊百而尚少，或統一而爲多。有輕才者不可委以重任，有小力者不可賴以成職，委任責成，不勞而化，此設官之當也。

斯二者治亂之源。立國制人，資股肱以合德；宣風道俗，俟明賢而寄心。列宿騰天，助陰光之夕照；百川決地，添溟渤之深源。海月之深朗，猶假物而爲大。君人御下，統極理時，獨運方寸之心，以括九區之内，不資衆力，何以成功！必須明職審賢，擇材分禄，得其人則風行化洽，失其用則虧教傷人。故云則哲惟難，良可慎也。

李世民《唐太宗集・金鏡》 睹治亂之本源，足爲明鏡之鑒戒。亂，未嘗不任不肖，治，未嘗不任忠賢。任忠賢，則享天下之福；用不肖，則受天下之禍。臨危之主，各師其臣。若使覺悟，社稷安有危亡之覆？特由不留心於任使，翻屬意於遨游，豈不哀哉！若以遨游將爲任使，以任使爲遨游，豈不善哉！

《册府元龜》卷六二九《銓選部・條制一》 太宗貞觀元年正月，侍中攝吏部尚書杜如晦上言曰：比吏部擇人，准取言辭刀筆，不悉景行，數年之後，惡跡始彰，雖加刑戮，而百姓已受其弊。上曰：如何可以得人？如晦對曰：兩漢取人，皆行著州閭，然後入用。今每年選集，尚數千人，厚貌飾詞，不可知悉。選司但配其階品而已，所以不能得才。魏徵亦曰：知人之事，自古爲難，故考績黜陟，察其善惡。今欲求人，必須審訪，才行兼美，始可任用。上將依古法，令本州辟召，會功臣將行世封，其事遂止。

《册府元龜》卷六五一《貢舉部・謬濫》 舉不失德，則曰能焉，稱匪其人，誠爲濫矣。況夫論辨多士，總覈羣材，爲治亂之本源，實邦國之大計。固宜責以名實，審其否臧，揚于王庭，縻以好爵。其有知識非遠，采擇不明，心志既紛，藝文莫辨，附回天之勢，采畫地之名，棄實務華，雜良以楛。物議非允，官謗是興，先茅之賞莫承，籍槀之愆用及。其或制度乖正，仕進違方，既啓幸端，亦附于此。

《大唐六典》卷二《尚書吏部》 以四事擇其良：一曰身，二曰言，三曰書，四曰判。以三類觀其異，一曰德行，二曰才用，三曰勞效。德鈞以才，才鈞以勞，其優者擢而升之，否則量以退焉，所以正權衡，明與奪，抑貪冒，進賢能也。

魏徵《魏鄭公諫録》卷三《對百官應有堪用者》 太宗曰：「百官之内，應有堪用者，朕未能知之，不可造次。爲天下主誠亦難，朕今行一事，則爲天下所觀，出一言，即爲天下所聽。用得好人，爲善者皆勸；誤用惡人，不善者競進。賞當其勞，無功者自退；罰當其罪，爲惡者戒懼。故知賞罰不可輕行，用人彌須審悉。」公對曰：「舉選之事，自古爲難，故考績黜陟，察其善惡。今欲求人，必須先訪其行，審知其善，然後任之。假令此人不能濟事，只是才力不及，不爲大害。誤用惡人，假令强幹，爲患極多。但亂代唯求其材，不顧其行，太平必須材行俱兼，始可任用也。」

王勃《王子安集》卷一〇《平台秘略論・忠武四》 論曰：陰陽代興，剛柔合運。威恩參用以成化，文武相資以定業。況乎康侯自我宗子維城者乎！城陽之權略明決，卒摧吕氏之變；任城之志意剛斷，實啓有魏之業，蓋有助焉。陳思雅懷忠勇，義形家國，表奏永昌，洞曉兵數，績著疆場。長沙武陵，亦足云也。

《舊唐書・王勃傳》 初，吏部侍郎裴行儉典選，有知人之鑒，見勮與蘇味道，謂人曰：「二子亦當掌銓衡之任。」李敬玄尤重楊炯、盧照鄰、駱賓王與勃等四人，必當顯貴。行儉曰：「士之致遠，先器識而後文藝。勃等雖有文才，而浮

躁淺露，豈享爵禄之器耶！楊子沉静，應至令長，餘得令終爲畢。」果如其言。

劉肅《大唐新語》卷七　裴行儉少聰敏多藝，立功邊陲，屢剋兇醜。及爲吏部侍郎，賞拔蘇味道、王勮，曰：「二公後當相次掌鈞衡之任。」勮，勃之兄也。時李敬玄盛稱王勃、楊炯等四人，以示行儉，曰：「士之致遠，先器識而後文藝也。勃等雖有才名，而浮躁淺露，豈享爵禄者！楊稍似沉静，應至令長，並鮮克令終。」卒如其言。

《全唐文》卷二七四劉子元《答鄭惟忠史才論》　史才須有三長，世無其人，故史才少也。三長謂才也、學也、識也。夫有學而無才，亦猶有良田百頃，黄金滿籯，而使愚者營生，終不能致於貨殖者矣。如有才而無學，亦猶思兼匠石，巧若公輸，而家無楩柟斧斤，終不果成其宫室者矣。猶須好是正直，善惡必書，使驕主賊臣，所以知懼，此則爲虎傅翼，善無可加，所向無敵者矣。脱苟非其才，不可叨居史任，自夐古以來，能應斯目者，罕見其人。

《全唐文》卷三五一康子元《對文章判》　鄭景才學高邁，郡牧使求其文章。景扶醉揮毫，書於几上，令使者寫之而去。法司以爲失禮，欲科傲慢罪，縣令以文同宿構，堪爲薦舉。

鄭景學邁八千，自高天爵；郡牧賢求五百，式貢人文。而礧磈無拘，忽醉廚中之酒；崩騰有作，便題几上之文。使者操觚，寫而旋去；法司執憲，訊以剛來。雖疾惡之誠，初疑可爾；而優賢之道，良或未然。邑宰政尚儒風，事符茅茹，以爲詞同宿構，無慙孫綽之金；德應敷敭，堪薦郤詵之玉。眷兹兩議，須遵一理。昔嗣宗酩酊，曾不實以科條；今鄭景含毫，何遽繩於傲慢。請輟埋桐之事，微申樹李之風。

《全唐文》卷三七二劉秩《選舉論》　王者官人，必視國之要。杜諸户，一其門，安平則尊經術之士，有難則貴介胄之臣。夏殷周選士必於庠序，非其道者，莫得仕進，是以誘人也無二，其應之者亦一。及周之末，諸侯異政，取人多方，故商鞅患之，説秦孝公曰：利出一孔者王，利出二孔者强，利出三孔者弱。於是下令，非戰非農，不得爵位，秦卒以是并吞六國。漢室干戈以定禍亂，貴尚淳質，高后舉孝悌力田，文景守而不變，故下有常業，而朝稱多士。及孝武察孝廉，置五經博士弟子，雖門閥二三，而未失道德也。逮至晚歲，務立功名，鋭意四夷，故權譎之謀設，荆楚之士進，軍旅相繼，官用不足，是以聚斂計料之政生，設險興利之臣起，番系、嚴熊、羆等經營作渠，以通漕運，東郭偃、孔僅建鹽鐵諸利策，富者冒爵射官，免刑除罪，公用彌多，而爲官者徇私，上下並求，百姓不堪刓弊，故巧法慘急之臣進，而見知廢格之法作，杜周減宣之屬，以峻文決理貴，而王温舒之徒，以鷹擊敢殺彰，而法先王之術，習俎豆之容者，無所任用。由是精通秀穎之士，不游於學，游於學者，率章句之儒也。是以昭帝之時，霍光問人疾苦，不本之於太常諸生，徵天下賢良文學以訪之，是常道不足以取人也。至於東漢，光武好學，不能施之於政，乃躬自講經。肅宗以後，時或祖效，尊重儒術，不達其意，而酌其文，三公尚書，雖用經術之士，而不行經術之道。是以元成以降，迄於東漢，慷慨通方之士寡，廉隅立節之徒衆。無何，漢氏失馭，曹魏僭竊，中正取士，權歸著姓，雖可以鎮伏畎庶，非尚賢之術。蓋尊尊之道，於時聖人不出，賢哲無位，詩道大作，怨曠之端也。洎乎晉宋齊梁，遞相祖習，其風彌盛，舍學問，尚文章，小仁義，大放誕，談莊周老聃之説，誦楚詞《文選》之言，六經九流，時曾閱目，百家三史，罕聞於耳，撮羣抄以爲學，總衆詩以爲資，謂善賦者廊廟之人，雕蟲者台鼎之器，下以此自負，上以此選材，上下相蒙，持此爲業，雖名重於當時，而不達於從政。故曰取人之道，可以敦化。周書曰，以言取人，人竭其言，以行取人，人竭其行。取人之道，不可不慎也。原夫詩賦之意，所以達下情，所以諷君上，上下情通，而天下亂者，未之有也。近之作者，先文後理，詞冶不雅，既不關於諷刺，又不足以見情，蓋失其本，又何爲乎？隋氏罷中正，舉選不本鄉曲，故里閭無豪族，井邑無衣冠，人不土著，萃處京畿，士不飾行，人弱而愚。夫古者以勳賞功，以才莅職。以才莅職，是以職與人宜。近則以職賞功，是以官與人乖。古者計人而貢士，計吏而用人，故士無不官，官無乏吏。近則官倍於古，士十於官，求官者又十於士，故士無官，後魏羽林士今萬騎軍功是也。官乏禄，吏擾人。古者王畿千里，千里之外，封建諸侯，諸侯之吏，自卿以降，各自舉任。當乎漢室，除保傅將相，餘盡專之，州縣佐史，則皆牧守選辟。夫公卿者，主相之所任也。甸外之官吏者，又諸侯牧守之事也。然則主司之所選者，獨甸内之吏，公卿府之屬耳，豈不寡哉。所選既寡，則焉得不精。近則有封建而無國邑，五服之内，政決王朝，一命免拜，必歸吏部，按名授職，猶不能遣，何暇採訪賢良，搜覈行能耶！時皆共嗤其失，而不知失之所以，故備詳之。又曰：夫官有大小，材有短長，長者任之以大官，短者任之以小職，職與人相宜，而功與事並理，是以孟公綽爲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爲滕薛大夫。近之任官，其選之也略，其使之也備，一人之身，職無不莅，若委游夏以政事，責冉季以文學也，何其謬歟！故人失其長，官失其理。是

以三代之制，家有代業，國有代官。孔子曰：醫不三世，不服其藥。史墨曰：古之爲官，代守其業，朝夕思之，一朝失業，死則及焉。是知業不代習，則其事不精，此周之所以得人也。昔羲氏、和氏掌天地，劉氏代擾龍，籍氏代司史，庾氏、庫氏代司出納，制氏代司鑄鐘，即其事也。後代以代卿執柄，益私門，卑公室，齊奪於田氏，魯弱於三家。革代卿之失，而不復代業之制，醫工筮數，其道浸微，蓋爲此也。故老子曰：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不善用人者，譬若使驥捕鼠，令鷹守肉。驥之捕鼠，終不可獲，而千里之功廢矣。鷹之守肉，死有餘罪，而攫撮之效没矣。夫裁徑尺之帛，刻方寸之木，不任左右，必求良工者，裁帛刻木，非左右之所能故也。徑尺之帛，方寸之木，薄物也，非良工不能裁之，況帝王之佐，經國之任，可不審擇其人乎！故構大厦者，先擇木然後揀材，理國家者，先擇佐然後守人。大匠構屋，必以大材爲棟梁，小材爲榱桷，苟有所中，尺寸之木無棄，此善理木者也。

《全唐文》卷三七八劉迺《與宋昱論銓事書》 虞書稱知人則哲，能官人則惠，巍巍唐虞，舉以爲難。今文部既始之以掄才，終之以授位，是則知人官人，斯爲重任。昔在禹、稷、皋陶之衆聖，猶曰載采，采有九德，考績以九載。近代主司，獨委一二小冢宰，察言於一幅之判，觀行於一揖之內，何其易哉！古今遲速，何不侔之甚哉！夫判者，以狹詞短韻語有定規爲體，亦猶以一小冶而鼓衆金，雖欲爲鼎爲鏞，不可得已。故曰判之在文，至局促者。夫銓者，必以崇衣冠自媒耀爲賢，斯又士之醜行，君子所病。若引周公尼父登之於銓庭，則雖有圖書《易·象》之大訓，以判體挫之，曾不及徐庾。雖有淵默罕言之至德，以喋喋取之，曾不若嗇夫。嗚呼！彼干霄蔽日，誠巨樹也，當求尺寸之材，必後於椔朴。龍吟虎嘯，誠希聲也，若尚頰舌之感，必下於蛙黽。觀察之際，能不悲夫。執事慮過龜策，文含雅誥，豈拘以瑣瑣故事，曲折因循哉！誠能先咨以政事，次徵以文學，退觀其理家，進察其臨節，則龐鴻深沉之士，亦可窺其門户矣。

吴兢《貞觀政要·政體》 貞觀二年，太宗問黄門侍郎王珪曰：「近代君臣治國，多劣於前古，何也？」對曰：「古之帝王爲政，皆志尚清静，以百姓之心爲心。近代則唯損百姓以適其欲，所任用大臣，復非經術之士。漢家宰相，無不精通一經，朝廷若有疑事，皆引經決定，由是人識禮教，治致太平。近代重武輕儒，或參以法律，儒行既虧，淳風大壞。」太宗深然其言。自此百官中有學業優長、兼識政體者，多進其階品，累加遷擢焉。

吴兢《貞觀政要·擇官》 貞觀元年，太宗謂房玄齡等曰：「致治之本，惟在於審。量才授職，務省官員。故《書》稱：『任官惟賢才。』又云：『官不必備，惟其人。』若得其善者，雖少亦足矣。其不善者，縱多亦奚爲？古人亦以官不得其才，比於畫地作餅，不可食也。《詩》曰：『謀夫孔多，是用不就。』又孔子曰：『官事不攝，焉得儉？』且『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此皆載在經典，不能具道。當須更併省官員，使得各當所任，則無爲而治矣。卿宜詳思此理，量定庶官員位。」玄齡等由是所置文武總六百四十員。太宗從之，因謂玄齡曰：「自此儻有樂工雜類，假使術逾儕輩者，只可特賜錢帛以賞其能，必不可超授官爵，與夫朝賢君子比肩而立，同坐而食，遣諸衣冠以爲恥累。」

貞觀二年，太宗謂房玄齡、杜如晦曰：「公爲僕射，當助朕憂勞，廣開耳目，求訪賢哲。比聞公等聽受辭訟，日有數百。此則讀符牒不暇，安能助朕求賢哉？」因敕尚書省，細碎務皆付左右丞，惟冤滯大事合聞奏者，關於僕射。

貞觀二年，太宗謂侍臣曰：「朕每夜恆思百姓間事，或至夜半不寐。惟恐都督、刺史堪養百姓以否。故於屏風上録其姓名，坐臥恆看，在官如有善事，亦具列於名下。朕居深宫之中，視聽不能及遠，所委者惟都督、刺史，此輩實治亂所繫，尤須得人。」

貞觀二年，太宗謂右僕射封德彝曰：「致安之本，惟在得人。比來命卿舉賢，未嘗有所推薦。天下事重，卿宜分朕憂勞，卿既不言，朕將安寄？」對曰：「臣愚豈敢不盡情，但今未見有奇才異能。」太宗曰：「前代明王使人如器，皆取士於當時，不借才於異代。豈得待夢傅説，逢吕尚，然後爲政乎？且何代無賢，但患遺而不知耳！」德彝慙赧而退。

貞觀三年，太宗謂吏部尚書杜如晦曰：「比見吏部擇人，惟取其言詞刀筆，不悉其景行。數年之後，惡跡始彰，雖加刑戮，而百姓已受其弊。如何可獲善人？」如晦對曰：「兩漢取人，皆行著鄉閭，州郡貢之，然後入用，故當時號爲多士。今每年選集，向數千人，厚貌飾詞，不可知悉，選司但配其階品而已。銓簡之理，實所未精，所以不能得才。」太宗乃將依漢時法令，本州辟召，會功臣等將行世封事，遂止。

貞觀六年，太宗謂魏徵曰：「古人云，王者須爲官擇人，不可造次即用。朕今行一事，則爲天下所觀；出一言，則爲天下所聽。用得正人，爲善者皆勸；誤用惡人，不善者競進。賞當其勞，無功者自退；罰當其罪，爲惡者戒懼。故知賞

罰不可輕行，用人彌須慎擇。」徵對曰：「知人之事，自古爲難，故考績黜陟，察其善惡。今欲求人，必須審訪其行。若知其善，然後用之。設令此人不能濟事，只是才力不及，不爲大害。誤用惡人，假令强幹，爲害極多。但亂世惟求其才，不顧其行。太平之時，必須才行俱兼，始可任用。」

貞觀十一年，侍御史馬周上疏曰：「治天下者以人爲本。欲令百姓安樂，惟在刺史、縣令。縣令既衆，不可皆賢，若每州得良刺史，則合境蘇息。天下刺史悉稱聖意，則陛下可端拱巖廊之上，百姓不慮不安。自古郡守、縣令，皆妙選賢德，欲有遷擢爲將相，必先試以臨人，或從二千石入爲丞相及司徒、太尉者。朝廷必不可獨重內臣，外刺史、縣令，遂輕其選。所以百姓未安，殆由於此。」太宗因謂侍臣曰：「刺史朕當自簡擇；縣令詔京官五品已上，各舉一人。」

貞觀十一年，治書侍御史劉洎以爲左右丞宜特加精簡，上疏曰：「臣聞尚書萬機，實爲政本，伏尋此選，授任誠難。是以八座比於文昌，二丞方於管轄，爰至曹郎，上應列宿，苟非稱職，竊位興譏。伏見比來尚書省詔敕稽停，文案壅滯，臣誠庸劣，請述其源。貞觀之初，未有令、僕，于時省務繁雜，倍多於今。而左丞戴胄，右丞魏徵，並曉達吏方，質性平直，事應彈舉，無所迴避，陛下又假以恩慈，自然肅物。百司匪懈，抑此之由。及杜正倫續任右丞，頗亦厲下。比者綱維不舉，並爲勳親在位，器非其任，功勢相傾。凡在官寮，未循公道，雖欲自强，先懼囂謗。所以郎中予奪，惟事諮稟；尚書依違，不能斷決。或糾彈聞奏，故事稽延，案雖理窮，仍更盤下。去無程限，來不責遲，一經出手，便涉年載。或希旨失情，或避嫌抑理。勾司以案成爲事了，不究是非；尚書用便僻爲奉公，莫論當否。互相姑息，惟事彌縫。且選衆授能，非才莫舉，天工人代，焉可妄加？至於懿戚元勳，但宜優其禮秩，或年高及耄，或積病智昏，既無益於時宜，當置之以閒逸。久妨賢路，殊爲不可。將救茲弊，且宜精簡尚書左右丞及左右郎中。如並得人，自然綱維備舉，亦當矯正趨競，豈惟息其稽滯哉！」疏奏。尋以洎爲尚書左丞。

貞觀十三年，太宗謂侍臣曰：「朕聞太平後必有大亂，大亂後必有太平。大亂之後，即是太平之運也。能安天下者，惟在用得賢才。公等既不知賢，朕又不可偏識。日復一日，無得人之理。今欲令人自舉，於事何如？」魏徵對曰：「知人者智，自知者明。知人既以爲難，自知誠亦不易。且愚暗之人，皆矜能伐善，恐長澆競之風，不可令其自舉。」

吴兢《貞觀政要・崇儒學》　貞觀二年，太宗謂侍臣曰：「爲政之要，惟在得人，用非其才，必難致治，今所任用，必須以德行、學識爲本。」諫議大夫王珪曰：「人臣若無學業，不能識前言往行，豈堪大任。漢昭帝時，有人詐稱衛太子，聚觀者數萬人，衆皆致惑。雋不疑斷以前聵之事。昭帝曰：『公卿大臣，當用經術明於古義者，此則固非刀筆俗吏所可比擬。』」上曰：「信如卿言。」

趙蕤《長短經》卷一《品目》　夫天下重器，王者大統，莫不勞聰明於品材，獲安逸於任使。故孔子曰：人有五儀，有庸人，有士人，有君子，有聖，有賢。審此五者，則治道畢矣。所謂庸人者，心不存慎終之規，口不吐訓格之言，不擇賢以託身，不力行以自定，見小闇大而不知所務，從物如流而不知所執，此則庸人也。所謂士人者，心有所定，計有所守，雖不能盡道術之本，必有率也，雖不能徧百善之美，必有處也，是故，智不務多務審其所知，言不務多務審其所謂，行不務多務審其所由，智既知之，言既得之，行既由之，則若性命形骸之不可易也，富貴不足以益，貧賤不足以損，此則士人也。所謂君子者，言必忠信而心不忌，仁義在身而色不伐，思慮通明而辭不專，篤行信道，自强不息，油然若將可越而終不可及者，此君子也。所謂賢者，德不踰閑，行中規繩，言足法於天下，而不傷其身，道足化於百姓，而不傷於本，富則天下無冤財，施則天下不病貧，此則賢者也。所謂聖者，德合天地，變通無方，窮萬事之終始，協庶品之自然，敷其大道而遂成情性，明並日月，化行若神，下民不知其德，覩者不識其隣，此聖者也。《鈐經》曰：德足以懷遠，信足以一異，識足以鑒古，才足以冠世，此則人之英也。法足以成教，行足以脩義，仁足以得衆，明足以照下，此則人之俊也。身足以爲儀表，智足以決嫌疑，操足以厲貪鄙，信足以懷殊俗，此則人之豪也。守節而無撓，處義而不回，見嫌不苟免，見利不苟得，此則人之傑也。《家語》曰：昔者明王，必盡知天下良士之名，既知其名，又知其實，然後用天下之爵以尊之，則天下理也，此之謂矣。

趙蕤《長短經》卷一《量才》　夫人才能參差，大小不同，猶升不可以盛斛，滿則棄矣，非其人而使之，安得不殆乎！故伊尹曰：智通於大道，應變而不窮，辨於萬物之情，其言足以調陰陽，正四時，節風雨，如是者，舉以爲三公。故三公之事，常在於道。不失四時，通於地利，能通不通，能利不利，如是者，舉以爲九卿。故九卿之事，常在於德。通於人事，行猶舉繩，通於關梁，實於府庫，如是者，舉以爲大夫。故大夫之事，常在於仁。忠正强諫而無有姦詐，去私立公而言有法度，如是者，舉以爲列士。故列士之事，常在於義也。故道德仁義定而天下正。

太公曰：多言多語，惡口惡舌，終日言惡，寢卧不絶，爲衆所憎，爲人所疾，此可使要遮閭巷，察姦伺禍，權數好事，夜卧早起，雖劇不悔，此妻子之將也。先語察事權，勸而與食，實長希言，財物平均，此十人之將也。忉忉截截，垂意肅肅，不用諫言，數行刑戮，刑必見血，不避親戚，此百人之將也。訟辯好勝，嫉賊侵凌，斤人以刑，欲整一衆，此千人之將也。外貌怍怍，言語時出，知人飢飽，習人劇易，此萬人之將也。戰戰慄慄，日慎一日，近賢進謀，使人知節，言語不慢，忠心誠畢，此十萬人之將也。温良實長，用心無兩，見賢進之，行法不枉，此百萬人之將也。勲勲紛紛，鄰國皆聞，出入豪居，百姓所親，誠信緩大，明於領世，能效成事，又能救敗，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四海之内，皆如妻子，此英雄之率，乃天下之主也。經曰：智如源泉，行可以爲表儀者，人師也。智可以砥礪，行可以爲輔警者，人友也。據法守職而不敢爲非者，人吏也。當前快意一呼再諾者，人隸也。故上主以師爲佐，中主以友爲佐，下主以吏爲佐，危亡之主以隸爲佐，欲觀其亡，必由其下。故同明者相見，同聽者相聞，同志者相從，非賢者莫能用賢。故輔佐左右，所欲任使者，存亡之機，得失之要。孫武曰：主孰有道，將孰有能，吾以此知勝之謂矣。

趙蕤《長短經》卷一《知人》 臣聞主將之法，務覽英雄之心，然人未易知，知人未易。漢光武聽聰之主也，謬於龐萌，曹孟德知人之哲也，弊於張邈。何則，夫物類者，世之所惑亂也。故曰：狙者，類智，而非智也。愚者，類君子，而非君子也。戇者，類勇，而非勇也。亡國之主似智，亡國之臣似忠，幽莠之幼似禾，驪牛之黄似虎，白骨疑象，碔砆類玉，此皆似是而非也。孔子曰：凡人心險於山川，難知於天，天猶有春秋冬夏，旦暮之期，人者厚貌深情，故有貌愿而益，有長若不肖，有順懷而達，有堅而縵，有緩而釬。太公曰：士有嚴而不肖者，有温良而爲盜者，有外貌恭敬中心欺慢者，有精精而無情者，有威威而無成者，有如敢斷而不能斷者，有恍恍惚惚而反有忠實者，有倭倭俛俛而有效者，有貌勇佷而内怯者，有夢夢而反易人者，無使不至，無使不遂，天下所賤，聖人所貴，凡人莫知，非有大明，乃見其際，此士之外貌而不與中情相應者也。知此士者而有術焉。微察問之，以觀其辭，窮之以辭，以觀其變，與之間謀，以觀其誠，明白顯問，以觀其德，遠使以財，以觀其廉。試之以色，以觀其貞，告之以難，以觀其勇，醉之以酒，以觀其態。莊子曰：遠使之而觀其忠，近使之而觀其敬，煩使之而觀其能，卒然問焉而觀其智，急與之期而觀其信，《吕氏春秋》曰：通則觀其所禮，貴則觀其所進，富則觀其所養，聽則觀其所行，近則觀其所好，習則觀其所言，窮則觀其所不爱，賤則觀其所不爲，喜之以驗其守，樂之以驗其僻，怒之以驗其節，哀之以驗其仁，苦之以驗其志。經曰：任寵之人，觀其不驕奢，疏廢之人觀其不背越，榮顯之人觀其不矜誇，隱約之人觀其不懾懼，少者觀其恭敬好學而能悌，壯者觀其廉潔務行而勝其私，老者觀其思慎強其所不足而不踰，父子之間觀其慈孝，兄弟之間觀其和友，鄉黨之間觀其信義，君臣之間觀其忠惠，此之謂觀誠。《人物志》曰：骨植而桑者，謂之弘毅。弘毅也者，仁之質也。氣清而朗者，謂之文理。文理也者，禮之本也。體端而實者，謂之貞固。貞固也者，信之基也。筋勁而精者，謂之勇敢。勇敢也者，義之決也。色平而暢者，謂之通微。通微也者，智之原也。五質恆性，故謂之五常。故曰直而不柔則木，勁而不精則力，固而不端則愚，氣而不清則越，暢而不平則蕩，然則平陂之質在於神，明暗之實在於精，勇怯之勢在於筋，强弱之植在於骨，躁静之決在於氣，慘懌之情在於色，衰正之形在於儀，態度之動在於容，緩急之狀在於言。若質素平淡，中睿外朗，筋勁植固，聲清色澤，儀崇容直，則純粹之德也。夫人有氣，氣也者，謂誠在其中，必見諸外。故心氣麤厲者，其聲沈散，心氣詳慎者，其聲和節，心氣鄙戾者，其聲麤獷，心氣寬柔者，其聲温潤，信氣中易，義氣時舒，和氣簡略，勇氣壯立，此之謂聽氣。又有察色，察色謂心氣内蓄，皆可以色取之。夫誠智必有難盡之色，誠仁必有可尊之色，誠勇必有難懾之色，誠忠必有可觀之色，誠潔必有難汙之色，誠貞必有可信之色，質色浩然固以安，僞色曼然亂以煩，此之謂察色。又有考志，考志者，謂方與之言，以察其志，其氣寬以柔，其色檢而不諂，其禮先人，其言以人，每自見其所不足者，是益人也。若好臨人以色，高人以氣，勝人以言，防其所不足而廢其所不能者，是損人也。其貌直而不侮，其言正而不私，不飾其美，不隱其惡，不妨其過者，是質人也。若其貌曲媚，其言諛巧，飾其見物，務其小證，以故自説者，是無質人也。喜怒以物而色不作，煩亂以事而志不惑，深導以利而心不移，臨懾以威而氣不卑者，是平心固守人也。若喜怒以物而心變易，亂之以事而志不治，示之以利而心遷動，懾之以威而氣恇懼者，是鄙心而假氣人也。設之以物而數決，驚之以卒而屢應，不文而慧者，是有智思之人。若難設以物，難説以言，守一而不知變，固執而不知改，是愚佷人也。若屏言而勿顧，自私而不護，非是而强之是，誣嫉人也。此之謂考志。又有測隱，測隱者，若小施而好得，小讓而大争，言愿以爲質，僞愛以爲忠，尊其行以收其名，此隱於仁賢。若問而不對，詳

而不詳，貌示有餘，假道自從，困之以物，窮則託深，此隱於藝文也。若高言以爲廉，矯厲以爲勇，内恐外誇，亟而稱説，以詐氣臨人，此隱於廉勇也。若自事君親，而好以告人，飾其物而不誠於内，發名以君親，因名以私身，此隱於忠孝也，此謂測隱矣。夫人言行不類，終始相悖，外内不合，而立假節，以惑視聽者，曰毁志者也。若飲食以親，貨賂以交，損利以合，得其權譽，而隱於物者，曰貪鄙者也。若小知而大解，小能而大成，規小物而不知大倫，曰華誕者也。又有揆德，揆德者，其有言忠行夷，秉志無私，施不求反，情忠而察，貌拙而安者，曰仁心者也。有事變而能治效，窮而能達，措身立功而能遂，曰有知者也。有富貴恭儉而能威嚴，有禮而不驕，曰有德者也。有隱約而不懾，安樂而不奢，勤勞而不變，喜怒而有度，曰有守者也。有恭敬以事君，恩愛以事親，情乖而不叛，力竭而無違，曰忠孝者也。此之謂揆德。夫聖賢之所美，莫美乎聰明，聰明之所貴，莫貴乎知人。知人識智，則衆材得其序，而庶績之業興矣。是故仲尼訓六蔽以戒偏材之失。思狂狷以通拘抗之材，疾空空而無信，以明爲似之難保，察其所安，觀其所由，以知居止之行。率此道也，人焉廋哉！人焉廋哉！

《全唐文》卷四七六沈既濟《詞科論》 開元以後，四海晏清，無賢不肖，恥不以文章達，其應詔而舉者，多則二千人，少猶不減千人，所收纔百一。禮部員外郎沈既濟論曰：初國家自顯慶以來，高宗聖躬多不康，而武太后任事，參決大政，與天子並。太后頗涉文史，好雕蟲之藝。永隆中，始以文章選士。及永淳之後，太后君天下二十餘年，當時公卿百辟，無不以文章，因循遐久，浸以成風。以至開元天寶之中，上承高祖太宗之遺烈，下繼四聖理平之化，賢人在朝，良將在邊，家給户足，人無苦窳，四夷來同，海内晏然，雖有宏猷上略無所措，奇謀雄武無所奮，百餘年間，生育長養，不知金鼓之聲，烽燧之光，以至於老。故太平君子，唯門調户選，徵文射策，以取禄位，此行已立身之美者也。父教其子，兄教其弟，無所易業，大者登臺閣，小者任郡縣，資身奉家，各得其足，五尺童子，恥不言文墨焉。是以進士爲士林華選，四方觀聽，希其風采，每歲得第之人，不浹辰而周聞天下。故忠賢雋彦，韜才毓行者，咸出於是，而桀奸無良者或有焉。故是非相陵，毁稱相騰，或扇結鉤黨，私爲盟歃，以取科第，而聲名動天下。或鉤摭隱慝，嘲爲篇詠，以列於道路，迭相談訾，無所不至焉。

《新唐書・循吏傳》 治者，君也；求所以治者，民也；推君之治而濟之民，吏也。故吏良，則法平政成；不良，則王道弛而敗矣。在堯、舜時，曰「九德咸事」也，「百工惟時」也；在周文、武時，曰「《棫樸》，能官人也」，「《南山有臺》，樂得賢也」。是循吏之效也。堯、舜，五帝之盛帝，文、武，三王之顯王，不能去是而治，後世可乎哉？

李絳《李相國論事集》卷一《上問得賢興化事對》 上嘗御浴堂北廊，從容言曰：「朕閒覽前史，見興化致理之主，奉公竭忠之臣，未嘗不加興歎，想其風彩。洎我貞觀開元之化，備在青史，垂於不朽。朕不量菲薄，欲庶幾仰承祖宗之道，追蹤古昔之風，將釣拔俗之士，致濟代之才，舉兹凋瘵，納諸仁壽，邊境靡烽燧之驚，郡縣無愁怨之音，禮樂興行，盜賊屏息，無忝謚號，不爲宗廟之羞。何行而可以致是也？」學士李絳對曰：「陛下興聖懷，發德音，追帝里之高風，紹祖宗之丕烈，思延釣築之士，想致唐虞之化，非臣凡近愚昧所宜獲承聖言，而祇應清問也。臣聞聖人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思發於志，故《易》曰：出其言善，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又曰：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不違，而況於人乎！昔周成王泣啓金縢，皇天爲之反風，宋景公誠發德言，妖星爲之退舍，天人相應，今古同時。記曰：川澤通氣，山川出雲，嗜欲將至，有開必先。言聖靈相通，有感而應也。今陛下以上聖之資，撫易化之運，積勵精思理之志，求希代濟時之賢，感於誠懷，勞於夢想，言出於口，行加於人，神祇將必効靈，才彦固當接武，豈惟殷宗求於傳説，周文獲於渭濱。願言必從，志誠斯感，惟聖人爲能之。抑臣又聞：奏必觀其實，不觀其文，信其行，不信其言。若欲天下副陛下之誠，從陛下之化，自非聖躬行之，以導其下，則無繇而致，未有表正而影不直，聲鳴而響不答也。今陛下以常士之禮，而待拔俗之賢，以九品之禄，而望超代之器，是繇垂蝸蚓之餌，以釣吞舟之鱗，設弓弋之繳，以羅垂天之翼，固不可得而致也。昔文王養老，而伯夷太公出；昭王禮士，而鄒衍樂毅至，故必身先之，以誠至之，未有不應者也。陛下誠能正身勵己，尊道貴德，親信端士，遠棄邪佞，盡忠進直者獎之，希合從諛者斥之。與大臣言，敬而信之，不使小人叅其事；與賢士游，親而禮之，不令不肖者搆其隙。唯義所比，不論親疏；唯仁是行，不論貴賤。去冗官無益於時者，則禄及才能矣；出宫女之希御幸者，則時無怨曠矣。簡繁數之儀，則禮得其節矣；除靡慢之奏，則樂得其和矣。將帥廉，則士卒勇矣；官師公，則治化洽矣。法令行，則下不違矣；教化篤，則俗必遷矣。如此，則聖問周達，德聲遐宣，可使金石孚變，鳥獸率舞，而況於人乎！則必賢哲慕義，英彦赴響，伊尹必負鼎而來，吕望必投釣而起，由余必棄戎而委質，甯戚必捨牛而効用，

三傑成功於高祖，四七展才於光武，龍吟則山雲起，虎嘯則谷風生，自然之應也。然後陛下坐明堂，朝羣后，興教化，作禮樂，正風俗，厚人倫，遠比堯舜興崇，近與祖宗合德，時臻至理，代稱中興，則向者聖念所思，睿心企及，何遠之有哉！唯陛下勤行之爾，若言之不至無至也。伏惟陛下念之。伏惟陛下勤之而已。」上曰：「美哉斯言，朕當書之於紳。」因有進旨，檢自古明君賢臣亂君邪臣事蹟，造屏風焉。

李絳《李相國論事集》卷五《論任賢事》 上御浴堂北廊，召學士李絳對。上從容言曰：「朕觀前王，任多賢才，所以理，即今日都無賢才可任，何故也？」絳對曰：「自古及今，帝王未有不任賢則理，用邪則亂，明著史傳，不敢備陳。夫聖王理當代之人，祇選當時之賢，極其才分，便可致理，豈借賢於異代，以理今日之人。近代北齊，任楊運彥則理，用高阿那肱則亂。隋代任高熲則理，用楊素則亂。國家任房玄齡、杜如晦、魏徵、王珪、姚崇、宋璟則理，用李義甫、許敬宗、李林甫、楊國忠則亂。事狀橫於目前，理亂存於史策。夫致賢之路，歷代不同。大凡王者，不以至尊輕待臣下，不以己能蓋於凡器，折節下士，卑躬禮賢，天下仰知聖意，賢能之人方出，是巖穴無晦跡之儔，朝廷有佐時之器矣。」上曰：「何以知其必賢而任之乎？」對曰：「聖問至當，誠爲難知。堯舜亦以知人爲難，況近代澆薄，真僞不分，固不易知也。然以事小驗之，必十得七八矣。任官清廉，無貪穢之跡，當時堅正，無阿容之私，章疏諫諍，無希望依違之苟，在左右獻納，無邪佞愉悅之辭，言必及遠大，行不顧財利，如此，則可謂近於賢矣。若言必諂諛，動關名利，但攻人之短，不揚人之美，求己之售，不望己之分，觀望主意，以希合爲心，逢迎君意，以恩幸爲志，爲王招怨，爲身圖利，斯可謂之小人也。驗之以行事，參之以輿議，然後用之。委用已後，名實相副，則當任之。既任之則當久之，使代天下之績，久而化成，然後聖君垂拱，而天下治矣。賢者行理端直，身寡黨援。拔擢賢彥，則小人怨謗；杜塞邪徑，則姦人搆陷；制度畫一，則貴戚毀傷；忠正進用，則諛佞攻擊。夫用賢豈容易哉！自非聖主明君懸鑒情僞，不使毀謗得行，疑似生隙，盡其才器，極其智用，然後政化可得而興。故齊桓公任管夷吾，尊之以仲父，而齊國大理，是任之不疑也。」管仲對桓公曰：『既任君子，而以小人參之，此最害霸也。』古人以求賢不至，則賢者不出，故喻以蝸蚓之餌，以求吞舟之鱗，設釜鍾之祿，以致濟代之器，不可得也。陛下但以數事驗之，以言校之，以實採之，於衆任之，以權則賢不肖得矣。伏惟聖智詳察。」上曰：「卿言得之，盡於此矣。」

韓愈《韓昌黎集》卷一一《原道》 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己無待於外之謂德。仁與義爲定名，道與德爲虛位。故道有君子小人，而德有凶有吉。老子之小仁義，非毀之也，其見者小也。坐井而觀天，曰天小者，非天小也。彼以煦煦爲仁，孑孑爲義，其小之也則宜。其所謂道，道其所道，非吾所謂道也；其所謂德，德其所德，非吾所謂德也。凡吾所謂道德云者，合仁與義言之也，天下之公言也。老子之所謂道德云者，去仁與義言之也，一人之私言也。

周道衰，孔子没，火于秦，黄老于漢，佛于魏晉梁隋之間，其言道德仁義者，不入于楊，則入于墨，不入于老，則入于佛。入于彼，必出于此。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入者附之，出者汙之。噫！後之人其欲聞仁義道德之説，孰從而聽之。老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佛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爲孔子者，習聞其説，樂其誕而自小也，亦曰：「吾師亦嘗云爾，不惟舉之於其口，而又筆之於其書。噫！後之人雖欲聞仁義道德之説，其孰從而求之？甚矣人之好怪也！不求其端，不訊其末，惟怪之欲聞。

古之爲民者四，今之爲民者六；古之教者處其一，今之教者處其三。農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賈之家一，而資焉之家六；奈之何民不窮且盜也！古之時，人之害多矣。有聖人者立，然後教之以相生養之道，爲之君，爲之師，驅其蟲蛇禽獸，而處之中土。寒然後爲之衣，饑然後爲之食。木處而顛，土處而病也，然後爲之宫室。爲之工，以贍其器用；爲之賈，以通其有無；爲之醫藥，以濟其夭死；爲之葬埋祭祀，以長其恩愛；爲之禮，以次其先後；爲之樂，以宣其壹鬱；爲之政，以率其怠惰；爲之刑，以鋤其强梗。相欺也，爲之符璽斗斛權衡以信之；相奪也，爲之城郭甲兵以守之。害至而爲之備，患生而爲之防。今其言曰：「聖人不死，大盜不止，剖斗折衡，而民不爭。」嗚呼！其亦不思而已矣！如古之無聖人，人之類滅久矣，何也？無羽毛鱗介以居寒熱也，無爪牙以爭食也。是故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者也。君不出令，則失其所以爲君；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民不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司其上，則誅。今其法曰：「必棄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生養之道，以求其所謂清净寂滅者。」嗚呼！其亦幸而出於三代之後，不見黜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其亦不

幸而不出於三代之前，不見正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

帝之與王，其號名殊，其所以爲聖一也。夏葛冬裘，渴飲而饑食，其事殊，其所以爲智一也。今其言曰：「曷不爲太古之無事？」是亦責冬裘者曰：「曷不爲葛之易也？」責饑之食者曰：「曷不爲飲之之易也？」傳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然則古之所謂正心而誠意者，將以有爲也。今也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國家，滅其天常，子焉而不文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孔子之作《春秋》也，諸侯用夷禮，則夷之，進於中國，則中國之。經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詩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今也舉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幾何其不胥而爲夷也。

夫所謂先王之教者，何也？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己無待於外之謂德。其文《詩》《書》《易》《春秋》，其法禮樂刑政，其民士農工賈，其位君臣父子師友賓主昆弟夫婦，其服麻絲，其居宫室，其食粟米果蔬魚肉。其爲道易明，而其爲教易行也。是故以之爲己，則順而祥，以之爲人，則愛而公，以之爲心，則和而平，以之爲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是故生則得其情，死則盡其常，郊焉而天神假，廟焉而人鬼饗。曰：「斯道也，何道也？」曰：「斯吾所謂道也，非向所謂老與佛之道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荀與揚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由周公而上，上而爲君，故其事行，由周公而下，下而爲臣，故其説長。然則如之何可也？曰：「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鰥、寡、孤、獨、癈、疾者有養也。其亦庶乎其可也。

李翺《李文公集》卷二《復性書（上）》　人之所以爲聖人者，性也；人之所以惑其性者，情也。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皆情之所爲也。情既昏，性斯匿矣。非性之過也，七者循環而交來，故性不能充也。水之渾也，其流不清；火之烟也，其光不明；非水火清明之過。沙不渾，流斯清矣，烟不鬱，光斯明矣。情不作，性斯充矣。

性與情不相無也。雖然，無性則情無所生矣。是情由性而生。情不自情，因性而情；性不自性，由情以明。性者，天之命也，聖人得之而不惑者也。情者，性之動也，百姓溺之而不能知其本者也。聖人者，豈其無情邪？聖人者，寂然不動，不往而到，不言而神，不耀而光，制作參乎天地，變化合乎陰陽；雖有情也，未嘗有情也。然則百姓者，豈其無性者邪？百姓之性，與聖人之性弗差也。雖然，情之所昏，交相攻伐，未始有窮，故雖終身而不自覩其性焉。火之潛于山石林木之中，非不火也。江、河、淮、濟之未流，而潛于山，非不泉也。石不敲，木不磨，則不能燒其山林而燥萬物，泉之源弗疏，則不能爲江爲河，爲淮爲濟，東匯大壑，浩浩蕩蕩，爲弗測之深。情之動弗息，則不能復其性而燭天地，爲不極之明。

故聖人者，人之先覺者也。覺則明，否則惑，惑則昏。明與昏，謂之不同，明與昏，性本無有，則同與不同，二者離矣。夫明者，所以對昏，昏既滅，則明亦不立矣。是故，誠者，聖人性之也；寂然不動，廣大清明，照乎天地，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行止語默無不處於極也。復其性者，賢人循之而不已者也，不已，則能歸其源矣。易曰：「夫聖人者，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此非自外得者也，能盡其性而已矣。子思曰：「唯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唯天下至誠爲能化。」

聖人知人之性皆善，可以循之不息，而至於聖也。故制禮以節之，作樂以和之。安於和樂，樂之本也；動而中禮，禮之本也。故在車則聞鸞和之聲，行步則聞珮玉之音，無故不廢琴瑟，視聽言行循禮而動。所以教人忘嗜欲而歸性命之道也。道者，至誠也，誠而不息則虚，虚而不息則明，明而不息則照天地而無遺。非他也，此盡性命之道也。哀哉！人皆可以及乎此，莫之止而不爲也，不亦惑邪？

昔者，聖人以之傳于顔子，顔子得之，拳拳不失，不遠而復，其心三月不違仁。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其所以未到於聖人者，一息耳，非力不能也，短命而死故也。其餘升堂者，蓋皆傳也。一氣之所養，一雨之所育，而得之者各有淺深，不必均也。子路之死也，石乞、孟黶以戈擊之，斷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由也，非好勇而無懼也，其心寂然不動故也。曾子之死也，曰：「吾何求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此正性命之言也。子思，仲尼之孫，得其祖之道，述《中庸》四十七篇，以傳于孟軻。軻曰：「我四十不動心。」軻之門

人，達者公孫丑、萬章之徒，蓋傳之矣。遭秦滅書，《中庸》之不焚者一篇存焉。於是此道廢缺，其教授者唯節行、文章、章句、威儀、擊劍之術相師焉。性命之源，則吾弗能知其所傳矣。道之極于剥也必復，吾豈復之時邪？

吾自六歲讀書，但爲詞句之學，志於道者四年矣，與人言之，未嘗有是我者也。南觀濤江，入於越，而吴郡陸傒存焉。與之言之。陸傒曰：「子之言，尼父之心也。東方如有聖人焉，不出乎此也，南方如有聖人焉，亦不出乎此也。惟子行之，不息而已矣。」嗚呼！性命之書雖存，學者莫能明，是故，皆入於莊、列、老、釋。不知者謂夫子之徒不足以窮性命之道，信之者皆是也。有問於我，我以吾之所知而傳焉，遂書于書，以開誠明之源，而缺絶廢棄不揚之道，幾可以傳于時，命曰《復性書》，以理其心，以傳乎其人。烏戲！夫子復生，不廢吾言矣。

《柳宗元集》卷三三《與楊誨之第二書》 僕之言車也，以内可以守，外可以行其道。今子之説「柔外剛中」，子何敢取於車之疏耶？果爲車柔外剛中，則未必不爲弊車；果爲人柔外剛中，則未必不爲恆人。夫剛柔無恆位，皆宜存乎中，有召焉者在外，則出應之。應之咸宜，謂之時中，然後得名爲君子。必曰外恆柔，則遭夾谷武子之臺。及爲蹇蹇匪躬，以革君心之非。莊以蒞乎人，君子其不克歟？中恆剛，則當下氣怡色，濟濟切切。哀矜、淑問之事，君子其卒病歟？吾以爲剛柔同體，應變若化，然後能志乎道也。今子之意近是也，其號非也。内可以守，外可以行其道，吾以爲至矣，而子不欲焉，是吾所以惕惕然憂且疑也。

今將申告子以古聖人之道：書之言堯，曰「允恭克讓」；言舜，曰「温恭允塞」；禹聞善言則拜；湯改過不恡；高宗曰，「啓乃心，沃朕心」；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日昃不暇食，坐以待旦；武王引天下誅紂，而代之位，其意宜肆，而曰「予小子，不敢荒寧」；周公踐天子之位，提髮吐哺；孔子曰，「言忠信，行篤敬」；其弟子言曰：「夫子温良恭儉讓以得之。」今吾子曰：「自度不可能也。」然則自堯、舜以下，與子果異類耶？樂放弛而愁檢局，雖聖人與子同。聖人能求諸中，以厲乎已，久則安樂之矣，子則肆之。其所以異乎聖者，在是決也。若果以聖與我異類，則自堯、舜以下，皆宜縱目卬鼻，四手八足，鱗毛羽鬣，飛走變化，然後乃可。苟不爲是，則亦人耳，而子舉將外之耶？若然者，聖自聖，賢自賢，衆人自衆人，咸任其意，又何以作言語立道理，千百年天下傳道之？是皆無益於世，獨遺好事者澡繢文字，以矜也取譽，聖人不足重也。故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唯上智與下愚不移。」吾以子近上智，今其言曰「自度不可能也」，則子果不能爲中人以上耶？吾之憂且疑者以此。

凡儒者之所取，大莫尚孔子。孔子七十而縱心。彼其縱之也，度不逾矩而後縱之。今子年有幾？自度果能不踰矩乎？而遽樂於縱也！傳説曰：「惟狂克念作聖。」今夫狙猴之處山，叫呼跳梁，其輕躁狠戾異甚，然得而繫之，未半日則定坐求食，唯人之爲制。其或優人得之，加鞭箠，狎而擾焉，跪起趨走，咸能爲人所爲者。未有一焉，狂奔掣頓，踣弊自絶，故吾信夫狂之爲聖也。今子有賢人之資，反不肯爲狂人之克念者，而曰「我不能，我不能」。捨子其孰能乎？是孟子之所謂不爲也，非不能也。

凡吾之致書，爲《説車》，皆聖道也。今子曰：「我不能爲車之説，但當則法聖道而内無愧，乃可長久。」嗚呼！吾車之説，果不能爲聖道耶？吾以内可以守，外可以行其道告子。今子曰：「我不能翦翦拘拘，以同世取榮。」吾豈教子爲翦翦拘拘者哉？子何考吾車説之不詳也？吾之所云者，其道自堯、舜、禹、湯、高宗、文王、武王、周公、孔子皆由之，而子不謂聖道，抑以吾爲與世同波，工爲翦翦拘拘者？以是教己，固迷吾文，而懸定吾意，甚不然也。聖人不以人廢言。吾雖少時與世同波，然未嘗翦翦拘拘也。又子自言「處衆中偪側擾攘，欲棄去不敢，猶勉强與之居」。苟能是，何以不克爲車之説耶？忍污雜囂嘩，尚可恭其體貌，遜其言辭，何故不可吾之説？吾未嘗爲佞且僞，其旨在於恭寬退讓，以售聖人之道，及乎人，如斯而已矣。堯、舜之讓，禹、湯、高宗之戒，文王之小心，武王之不敢荒寧，周公之吐握，孔子之六十九未嘗縱心，彼七八聖人者所爲若是，豈恆愧於心乎？慢其貌，肆其志，茫洋而後言，偃蹇而後行，道人是非，不顧齒類，人皆心非之，曰「是禮不足者」，甚且見罵。如是而心反不愧耶？聖人之禮讓，其且爲僞乎？爲佞乎？

今子又以行險爲車之罪。夫車之爲道，豈樂行於險耶？度不得已而至乎險，期勿敗而已耳。夫君子亦然，不求險而利也，故曰「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國無道，其默足以容。」不幸而及於危亂，期勿禍而已耳。且子以及物行道爲是耶，非耶？伊尹以生人爲己任，管仲曠浴以佾濟天下，孔子仁之。凡君子爲道，捨是宜無以爲大者也。今子書數千言，皆未及此，則學古道，爲古辭，龍然而措於世，其卒果何爲乎？是之不爲，而甘羅、終軍以爲慕，棄大而録小，賤本而貴末，夸世而釣奇，苟求知於後世，以聖人之道爲不若二子，僕以爲過矣。彼甘羅者，左右反覆，得利棄信，使秦背燕之親己而反與趙合，以致危於燕。天下以是

益知秦無禮不信，視函谷關若虎豹之窟，羅之徒實使然也。子而慕之，非夸世歟？彼終軍者，誕譎險薄，不能以道匡漢主好戰之志，視天下之勞，若觀蟻之移穴，翫而不戚；人之死於胡、越者，赫然千里，不能諫而又縱踴之；已則決起舊怒，掉强越，挾淫夫以媒老婦，欲蠱奪人之國，智不能斷，而俱死焉。是無異盧狗之遇嗾，呀呀而走，不顧險阻，唯嗾者之從，何無已之心也？子而慕之，非釣奇歟？二小子之道，吾不欲吾子言之。孔子曰：「是聞也，非達也。」使二小子及孔子氏，曾不得與於琴張、牧皮狂者之列，是固不宜以爲的也。

且吾子之要於世者，處耶？出耶？主上以明聖，進有道，興大化，枯槁伏匿縲紲之士，皆思踴躍洗沐，期輔堯、舜。萬一有所不及，丈人方用德藝達於邦家，爲大官，以立於天下。吾子雖欲爲處，何可得也？則固出而已矣。將出於世而仕，未二十而任其心，吾爲子不取也。馮婦好搏虎，卒爲善士；周處狂橫，一旦改節，皆老而自克。今子素善士，年又甚少，血氣未定，而忽欲爲阮咸、嵇康之所爲，守而不化，不肯入堯、舜之道，此甚未可也。

吾意足下所以云云者，惡佞之尤，而不悅於恭耳。觀過而知仁，彌見吾子之方其中也，其乏者獨外之圓耳。屈子曰：「懲於羹者而吹韲。」吾子其類是歟？佞之惡而恭反得罪。聖人所貴乎中者，能時其時也。苟不適其道，則肆與佞同。山雖高，水雖下，其爲險而害也。要之不異。足下當取吾《説車》申而復之，非爲佞而利於險也明矣。吾子惡乎佞，而恭且不欲，今吾又以圓告子，則圓之爲號，固子之所宜甚惡。方於恭也，又將千百焉。然吾所謂圓者，不如世之突梯苟冒，以矜利乎己者也。固若輪焉：非特於可進也，鋭而不滯；亦將於可退也，安而不挫；欲如循環之無窮，不欲如轉丸之走下也。乾健而運，離麗而行，夫豈不以圓克乎？而惡之也？

吾年十七求進士，四年乃得舉。二十四求博學宏詞科，二年乃得仕。其間與常人爲羣輩數十百人。當時志氣類足下，時遭訕罵詬辱，不爲之面，則爲之背。積八九年，日思摧其形，鋤其氣，雖甚自折挫，然已得號爲狂疏人矣。及爲藍田尉，留府庭，旦暮走謁於大官堂下，與卒伍無别。居曹則俗吏滿前，更説買賣，商算贏縮。又二年爲此，度不能去，益學《老子》，「和其光，同其塵」，雖自以爲得，然已得號爲輕薄人矣。及爲御史郎官，自以登朝廷，利害益大，愈恐懼，思欲不失色於人。雖戒勵加切，然卒不免爲連累廢逐。猶以前時遭狂疏輕薄之號既聞於人，爲恭讓未洽，故罪至而無所明之。至永州七年矣，蚤夜惶惶，追思咎過，往來甚熟，講堯、舜、孔子之道亦熟，益知出於世者之難自任也。今足下未爲僕嚮所陳者，宜乎欲任己之志，此與僕少時何異？然循吾向所陳者而由之，然後知難耳。今吾先盡陳者，不欲足下如吾更訕辱，被稱號，已不信於也，而後知慕中道，費力而多害，故勤勤焉云爾而不已也。子其詳之熟之，無徒爲煩言往復，幸甚！

又所言書意有不可者，今僕專專爲掩匿覆蓋之，慎勿與不知者道，此又非也。凡吾與子往復，皆爲言道。道固公物，非可私而有。假令子之言非是，則子當自求暴揚之，使人皆得刺列，卒采其可者以正乎已，然後道可顯達也。今乃專欲覆蓋掩匿，是固自任其志，而不求益者之爲也。士傳言，庶人謗於道，子産之鄉校不毀，獨何如哉？君子之過，如日月之蝕，又何蓋乎？是事，吾不能奉子之教矣！幸悉之。

皮日休《皮子文藪》卷九《鹿門隱書》 古之用賢也，爲國；今之用賢也，爲家。

司空圖《司空表聖文集》卷一《將儒》 儒以將道肥其内也，武以將威肅其外也，未有内自瘠而外能勸者焉。嗟乎！古之用儒其所寄誠重矣。儒之將道，必欲張其洽也，獨將之不足侈其道，故分己之任，以寄于人，亦由資衆力，以夷大路，綽綽然其甚闢也。如有用於時者，天下不幾於治哉？嗟乎！後之爲儒，其力寖羸矣。簡古以自持，窘默而多口，知所以任之於已，不知任之於人而責之。故雖用於時，道亦削然，不喻將儒之權耳。且古之言兵，必本於仁誼，反是則一決之勇，未足爲武。一智之謀，足以奪其機，矧兼吾道以制於未萌哉。嗟乎！道之不可振也久矣。儒失其柄，武玩其威，吾道益孤，勢果易凌于物，削之又削，以至於庸，妄於武可也。必將反是，請先將儒。

《全宋文》卷六二七石介《宗儒名孟生》 予向以《春秋》授諸生，學中孟生，衣道士衣，升吾堂上，預諸生列，受吾説焉。日薰灼乎聖人之道，久之相説以解，於是大寤聖人之道一出於孔子。遂棄其師，事吾儒師；裂其服，被吾儒服；斥其禮，行吾儒禮；擲其書，讀吾儒書。予願以「宗儒」名孟生。嗚呼！君臣、父子，皆出於儒也；禮樂、刑政，皆出於儒也；仁義、忠信，皆出於儒也。生誠能宗儒，生爲君子矣。

《全宋文》卷六二九石介《養説》 古之養士也薄，今之養士也厚。噫！養薄所以責其厚，養厚所以責其薄，君子之設教也，有心哉！夫德厚而養從之，則養

居後焉；養厚而德從之，則養在先焉。養之後與先，皆要之於德而已矣。《易》之《頤》曰：「貞吉，觀頤，自求口實。」《彖》曰：「貞吉，養正則吉也；觀頤，觀其所養也；自求口實，觀其自養也。」夫養以要夫德，所養正也；德而後從養，自養吉也。古之人厚不以薄而居其厚，故養薄焉；今之人薄不以厚則不能敦其薄，故養厚焉。而養之意深矣。

《全宋文》卷七七五釋契嵩《論原・知人》 知其人而不能育之，非智也；愛其人而不能教之，非義也；善其人而不能試之，非信也；任其人而不能全之，非仁也。育賢者，智之實也；教賢者，愛之正也；用賢者，善之效也；全賢者，任之功也。任而無功，孰爲仁乎？善而無效，孰爲信乎？愛而不正，孰爲義乎？育而無實，孰爲智乎？君子之與人也，不失智，不虧義，不慁信，不歉仁，所以道修而德備，身名尊而天下稱之。故曰，知賢不如養賢，養賢不如教賢，教賢不如用賢，用賢不如成賢。成賢者終也，知賢者始也，終始者天地四時存而不忒也，人其不慎乎！與其失始，寧與其得終，又不若終始之爲休也。齊桓公初以讐視管仲，逮取以爲相，遂同霸天下，桓公所謂不能始而能終也。漢文帝喜得賈生，慨得之之晚也，及其以絳、灌之惡出而疏之，卒無大用，文帝可謂能始而不能終乎。殷之高宗，起傅説於刑人，資以治天下，天下至今以聖相稽之，高宗可謂能始而能終也。

《全宋文》卷九一一李覯《慶曆民言・精課》 《虞書》：「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此百代常行之制也。有功者升，有過者黜，無功無過者，職其舊，如是，可以勸功而懲過。世之考績則異於此，無功無過者升，是升不必功也；有過者職其舊，是過不至黜也。功無益而過無損，懲勸安在哉？故妄庸人一出選部，雖楛其手，雖鉗其口，而尊爵自至。此董生所謂「累日以取貴，積久以致官」，廉恥賢不肖，所以無辨也。夫進人不問其功而問其久，彼草木久則長大可用，人之材不能日夜生息，亦已明矣。三歲而進一官，是三歲而材一變乎？如此，則牛馬走抑可以久而用之矣！

周敦頤《周濂溪先生全集》卷一《太極圖説》 無極而爲太極。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静，静而生陰。静極復動。一動一静，互爲其根。分陰分陽，兩極立焉。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焉。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形既生矣，神發知矣，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聖人之道，仁義中正而已矣。而主静，無欲，故静。立人極焉。

《宋史・張載傳》 與諸生講學，每告以知禮成性、變化氣質之道，學必如聖人而後已。以爲知人而不知天，求爲賢人而不求爲聖人，此秦、漢以來學者大蔽也。

王安石《王文公文集》卷三二《材論》 天下之患，不患材之不衆，患上之人不欲其衆；不患士之不欲爲，患上之人不使其爲也。夫材之用，國之棟梁也，得之則安以榮，失之則亡以辱。然上之人不欲其衆，不使其爲者，何也？是有三蔽焉。其敢蔽者，以爲吾之位可以去辱絶危，終身無天下之患，材之失無補於治辭之數，故偃然肆吾之志，而卒入於敗亂危辱，此一蔽也。又或以謂吾之爵禄貴富足以誘天下之士，榮辱憂戚在我，是吾可以坐驕天下之士，而其將無不趨我者，則亦卒入於敗亂危辱而已，此亦一蔽也。又或不求所以養育取用之道，而諰諰然以爲天下實無材於古，則亦卒入於敗亂危辱而已，此亦一蔽也。此三蔽者，其爲患則同。然而用心善而猶可以論其失者，獨以天下爲無材者耳。蓋其心非不欲用天下之材，特未知其故也。且人之有材能者，其形何以異於人哉？惟其遇事而事治，畫策而利害得，治國而國安利，此其所以異於人者也。故上之人苟不能精察之、審用之，則雖抱皋、夔、稷、契之智，且不能自異於衆，況其下者乎？世之蔽者方曰：「人之有異能於其身，由錐之在囊，其末立見，故未有有其實而不可見者也。」此徒有見於錐之在囊，而固未睹夫馬之在厩也。驊騮雜處，其所以飲水食芻，嘶鳴蹄嚙，求其所以異者蓋寡。及其引重車，取夷路，不屢策，不煩御，一頓其轡而千里已至矣。當是之時，使駑馬併驅方駕，則雖傾輪絶勒，敗筋傷骨，不舍晝夜而追之，遼乎其不可以及也，夫然後騏驥驫裹與駑駘別矣。古之人君，知其如此，故不以爲天下無材，盡其道以求而試之耳，試之之道，在當其所能而已。夫南越之脩幹，鏃以百煉之精金，羽以秋鶚之勁翮，加强弩之上而彍之千步之外，雖有犀兕之捍，無不立穿而死者，此天下之利器，而決勝覿武之所寶也。然而不知其所宜用，而以敲扑，則無以異於朽槁之梃也。是知雖得天下之瑰材桀智，而用之不得其方，亦若此矣。古之人君，知其如此，於是銖量其能而審處之，使大者小者長者短者强者弱者無不適其任者焉。其如是則士之愚蒙鄙陋者，皆能奮其所知以效小事，況其賢能智力卓犖者乎？嗚呼！後之在位者，蓋未嘗求其説而試之以實也，而坐曰天下果無材，亦未之思而已矣。蓋聞古之人於材有以教育成就之，而子獨言其求而用之者何也？曰：「因天下法度未立之

後，必先索天下之材而用之，如能用天下之材，則所以能復先王之法度。能復先王之法度，則天下之小事無不如先王時矣，況教育成就人材之大者乎？此吾所以獨言求而用之之道者。」噫！今天下蓋嘗患無材可用者。吾聞之，六國合從而辯説之材出，劉、項併世而籌畫戰鬥之徒起，唐太宗欲治而謨謀諫諍之佐來。此數輩者，方此數君未出之時，蓋未嘗有也，人君苟欲之，斯至矣，今亦患上之不求之、不用之耳。天下之廣，人物之衆，而曰果無材者，吾不信也。

王安石《王文公文集》卷三二《取材》 夫工人之爲業也，必先淬礪其器用，掄度其材幹，然後致力寡而用功得矣。聖人之於國也，必先遴柬其賢能，練覈其名實，然後任使逸而事以濟矣。故取人之道，世之急務也，自古守文之君，孰不有意於是哉？然其間得人者有之，失士者不能無焉，稱職者有之，謬舉者不能無焉。必欲得人稱職，不失士，不謬舉，宜如漢左雄所議諸生試家法、文吏課箋奏爲得矣。所謂文吏者，不徒苟尚文辭而已，必也通古今，習禮法，天文人事，政教更張，然後施之職事，則以詳平政體，有大議論使以古今參之是也。所謂諸生者，不獨取訓習句讀而已，必也習典禮，明制度，臣主威儀，時政沿襲，然後施之職事，則以緣飾治道，有大議論則以經術斷之是也。以今準古，今之進士，古之文吏也；今之經學，古之儒生也。然其策進士，則但以章句聲病，苟尚文辭，類皆小能者爲之；策經學者，徒以記問爲能，不責大義，類皆蒙鄙者能之。使通才之人或見贅於時，高世之士或見排於俗。故屬文者至相戒曰：「涉獵可爲也，誣艷可尚也，於政事何爲哉？」守經者曰：「傳寫可爲也，誦習可勤也，於義理何取哉？」故其父兄勖其子弟，師長勖其門人，相爲浮艷之作，以追時好而取世資也。何哉？其取舍好尚如此，所習不得不然也。若此之類，而當擢之職位，歷之仕塗，一旦國家有大議論，立辟雍明堂，損益禮制，更著律令，決讞疑獄，彼惡能以詳平政體，緣飾治道，以古今參之，以經術斷之哉？是必唯唯而已。文中子曰：「文乎文乎，苟作云乎哉？必也貫乎道。學乎學乎，博誦云乎哉？必也濟乎義。」故才之不可苟取也久矣，必若差別類能，宜少依漢之箋奏家法之義。策進士者，若曰邦家之大計何先，治人之要務何急，政教之利害何大，安邊之計策何出，使之以時務之所宜言之，不直以章句聲病累其心。策經學者，宜曰禮樂之損益何宜，天地之變化何如，禮器之制度何尚，各傅經義以對，不獨以記問傳寫爲能。然後署之甲乙以升黜之，庶其取舍之鑒灼於目前，是豈惡有用而事無用，辭逸而就勞哉？故學者不習無用之言，則業專而修矣，一心治道，則習貫而入矣。若此之類，施之朝廷，用之牧民，何向而不利哉？其他限年之議，亦無取矣。

《全宋文》卷一三八一王安石《上仁宗皇帝言事書》 臣愚不肖，蒙恩備使一路，今又蒙恩召還闕廷，有所任屬，而當以使事歸報陛下。不自知其無以稱職，而敢緣使事之所及，冒言天下之事，伏惟陛下詳思而擇其中，幸甚。臣竊觀陛下有恭儉之德，有聰明睿智之才，夙興夜寐，無一日之懈，聲色狗馬觀游玩好之事，無纖介之蔽，而仁民愛物之意，孚於天下；而又公選天下之所願以爲輔相者，屬之以事，而不貳於讒邪傾巧之臣。此雖二帝、三王之用心，不過如此而已。宜其家給人足，天下大治，而效不至於此，顧内則不能無以社稷爲憂，外則不能無懼於夷狄，天下之財力日以困窮，而風俗日以衰壞，四方有志之士，諰諰然常恐天下之久不安。此其故何也？患在不知法度故也。今朝廷法嚴令具，無所不有，而臣以謂無法度者，何哉？方今之法度，多不合乎先王之政故也。孟子曰：「有仁心仁聞，而澤不加於百姓者，爲政不法於先王之道故也。」以孟子之説，觀方今之失，正在於此而已。夫以今之世，去先王之世遠，所遭之變、所遇之勢不一，而欲一二修先王之政，雖甚愚者，猶知其難也。然臣以謂今之失，患在不法先王之政者，以謂當法其意而已。夫二帝、三王，相去蓋千有餘載，一治一亂，其盛衰之時具矣。其所遭之變，所遇之勢，亦各不同，其施設之方亦皆殊，而其爲天下國家之意，本末先後未嘗不同也。臣故曰：當法其意而已。法其意，則吾所改易更革，不至乎傾駭天下之耳目，囂天下之口，而固已合乎先王之政矣。雖然，以方今之勢撰之，陛下雖欲改易更革天下之事，合於先王之意，其勢必不能也。陛下有恭儉之德，有聰明睿智之才，有仁民愛物之意，誠加之意，則何爲而不成，何欲而不得？然而臣顧以謂陛下雖欲改易更革天下之事，合於先王之意，其勢必不能者，何也？以方今天下之人才不足故也。臣嘗試竊觀天下在位之人，未有乏於此時者也。夫人才乏於上，則有沈廢伏匿在下，而不爲當時所知者矣。臣又求之於閭巷草野之間，而亦未見其多焉。豈非陶冶而成之者非其道而然乎？臣以謂方今在位之人才不足者，以臣使事之所及，則可知矣。今以一路數千里之間，能推行朝廷之法令，知其所緩急，而一切能使民以修其職事者甚少，而不才苟簡貪鄙之人，至不可勝數。其能講先王之意以合當時之變者，蓋闔郡之間，往往而絶也。朝廷每一令下，其意雖善，在位者猶不能推行，使膏澤加於民，而吏輒緣之爲姦，以擾百姓。臣故曰：在位之人才不足，而草野閭巷之間，亦未見其多也。夫人才不足，則陛下雖欲改易更革天下之事，以合先王之意，大臣雖有

能當陛下之意而欲領此者，九州之大，四海之遠，孰能稱陛下之指，以一二推行此，而人人蒙其施者乎？臣故曰：其勢必未能也。孟子曰：「徒法不能以自行。」非此之謂乎？然則方今之急，在於人才而已。誠能使天下之才衆多，然後在位之才可以擇其人而取足焉。在位者得其才矣，然後稍視時勢之可否，而因人情之患苦，變更天下之弊法，以趨先王之意，甚易也。今之天下，亦先王之天下。先王之時，人才嘗衆矣，何至於今而獨不足乎？故曰：陶冶而成之者非其道故也。商之時，天下嘗大亂矣，在位貪毒禍敗，皆非其人。及文王之起，而天下之才嘗少矣，當是時，文王能陶冶天下之士，而使之皆有士君子之才，然後隨其才之所有而官使之。《詩》曰「豈弟君子，遐不作人」，此之謂也。及其成也，微賤兔置之人，猶莫不好德，《兔罝》之詩是也。又況於在位之人乎？夫文王惟能如此，故以征則服，以守則治。《詩》曰「奉璋峩峩，髦士攸宜」，又曰「周王於邁，六師及之」，言文王所用，文武各得其才，而無廢事也。及至夷、厲之亂，天下之才又嘗少矣。至宣王之起，所與圖天下之事者，仲山甫而已。故詩人歎之曰：「德輶如毛，維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蓋閔人士之少，而山甫之無助也。宣王能用仲山甫，推其類以新美天下之士，而後人才復衆。於是內脩政事，外討不庭，而復有文、武之境土。故詩人美之曰：「薄言采芑，於彼新田，於此菑畝。」言宣王能新美天下之士，使之有可用之才，如農夫新美其田，而使之有可采之芑也。由此觀之，人之才，未嘗不自人主陶冶而成之者也。所謂陶冶而成之者，何也？亦教之、養之、取之、任之有其道而已。所謂教之之道，何也？古者天子諸侯，自國至於鄉黨皆有學，博置教導之官而嚴其選。朝廷禮樂刑政之事，皆在於學。士所觀而習者，皆先王之法言德行治天下之意，其材亦可以爲天下國家之用。苟不可以爲天下國家之用，則不教也；苟可以爲天下國家之用者，則無不在於學。此教之之道也。所謂養之之道，何也？饒之以財，約之以禮，裁之以法也。何謂饒之以財？人之情，不足於財，則貪鄙苟得，無所不至。先王知其如此，故其制禄，自庶人之在官者，其禄已足以代其耕矣。由此等而上之，每有加焉，使其足以養廉恥而離於貪鄙之行。猶以爲未也，又推其禄以及其子孫，謂之世禄。使其生也，既於父子、兄弟、妻子之養，婚姻、朋友之接，皆無憾矣；其死也，又於子孫無不足之憂焉。何謂約之以禮？人情足於財而無禮以節之，則又放僻邪侈，無所不至。先王知其如此，故爲之制度。婚喪、祭養、燕享之事，服食、器用之物，皆以命數爲之節，而齊之以律度量衡之法。其命可以爲之，而財不足以具，則弗具也；其財可以具，而命不得爲之者，不使有銖兩分寸之加焉。何謂裁之以法？先王於天下之士，教之以道藝矣，不帥教則待之以屏棄遠方、終身不齒之法。約之以禮矣，不循禮則待之以流、殺之法。《王制》曰：「變衣服者，其君流。」《酒誥》曰：「厥或誥曰：『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於周，予其殺！』」夫羣飲、變衣服，小罪也；流、殺，大刑也。加小罪以大刑，先王所以忍而不疑者，以爲不如是，不足以一天下之俗而成吾治。夫約之以禮，裁之以法，天下所以服從無抵冒者，又非獨其禁嚴而治察之所能致也，蓋亦以吾至誠懇惻之心，力行而爲之倡。凡在左右通貴之人，皆順上之欲而服行之，有一不帥者，法之加必自此始。夫上以至誠行之，而貴者知避上之所惡矣，則天下之不罰而止者衆矣。故曰：此養之之道也。所謂取之之道者，何也？先王之取人也，必於鄉黨，必於庠序，使衆人推其所謂賢能，書之以告於上而察之。誠賢能也，然後隨其德之大小、才之高下而官使之。所謂察之者，非專用耳目之聰明而聽私於一人之口也。欲審知其德，問以行；欲審知其才，問以言。得其言行，則試之以事。所謂察之者，試之以事是也。雖堯之用舜，亦不過如此而已，又況其下乎？若夫九州之大，四海之遠，萬官億醜之賤，所須士大夫之才則衆矣。有天下者，又不可以一二自察之也，又不可以偏屬於一人，而使之於一日二日之間考試其行能而進退之也。蓋吾已能察其才行之大者，以爲大官矣，因使之取其類以持久試之，而考其能者以告於上，而後以爵命、禄秩予之而已。此取之之道也。所謂任之之道者，何也？人之才德，高下厚薄不同，其所任有宜有不宜。先王知其如此，故知農者以爲后稷，知工者以爲共工。其德厚而才高者以爲之長，德薄而才下者以爲之佐屬。又以久於其職，則上狃習而知其事，下服馴而安其教，賢者則其功可以至於成，不肖者則其罪可以至於著，故久其任而待之以考績之法。夫如此，故智能才力之士，則得盡其智以赴功，而不患其事之不終、其功之不就也。偷惰苟且之人，雖欲取容於一時，而顧僇辱在其後，安敢不勉乎？若夫無能之人，固知辭避而去矣。居職任事之日久，不勝任之罪，不可以幸而免故也。彼且不敢冒而知辭避矣，尚何有比周、讒諂、爭進之人乎？取之既已詳，使之既已當，處之既已久，至其任之也又專焉，而不一二以法束縛之，而使之得行其意，堯舜之所以理百官而熙衆工者，以此而已。《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此之謂也。然堯舜之時，其所黜者則聞之矣，蓋四凶是也。其所陟者，則皐陶、稷、契，皆終身一官而不徙。蓋其所謂陟者，特加之爵命、禄賜而已耳。此任

之之道也。夫教之、養之、取之、任之之道如此，而當時人君又能與其大臣悉其耳目心力，至誠惻怛，思念而行之，此其人臣之所以無疑，而於天下國家之事，無所欲爲而不得也。方今州縣雖有學，取墻壁具而已，非有教導之官、長育人才之事也。唯太學有教導之官，而亦未嘗嚴其選。朝廷禮樂刑政之事，未嘗在於學。學者亦漠然自以禮樂刑政爲有司之事，而非己所當知也。學者之所教，講説章句而已。講説章句，固非古者教人之道也。近歲乃始教之以課試之文章。夫課試之文章，非博誦强學、窮日之力則不能。及其能工也，大則不足以用天下國家，小則不足以爲天下國家之用。故雖白首於庠序，窮日之力以帥上之教，及使之從政，則茫然不知其方者，皆是也。蓋今之教者，非特不能成人之才而已，又從而困苦毀壞之，使不得成才者，何也？夫人之才，成於專而毀於雜。故先王之處民才，處工於官府，處農於畎畝，處商賈於肆，而處士於庠序，使各專其業而不見異物，懼異物之足以害其業也。所謂士者，又非特使之不得見異物而已，一示之以先王之道，而百家諸子之異説，皆屏之而莫敢習者焉。今士之所宜學者，天下國家之用也。今悉使置之不教，而教之以課試之文章，使其耗精疲神，窮日之力以從事於此。及其任之以官也，則又悉使置之，而責之以天下國家之事。夫古之人，以朝夕專其業於天下國家之事，而猶才有能有不能。今乃移其精神，奪其日力，以朝夕從事於無補之學；及其任之以事，然後卒然責之以爲天下國家之用，宜其才之足以有爲者少矣。臣故曰：非特不能成人之才，又從而困苦毀壞之，使不得成才也。又有甚害者，先王之時，士之所學者，文武之道也。士之才，有可以爲公卿大夫，有可以爲士，其才之大小，宜不宜則有矣；至於武事，則隨其才之大小，未有不學者也。故其大者，居則爲六官之卿，出則爲六軍之將也；其次則比、閭、族、黨之師，亦皆卒、兩、師、旅之帥也。故邊疆、宿衛，皆得士大夫爲之，而小人不得奸其任。今之學者，以爲文武異事，吾知治文事而已，至於邊疆、宿衛之任，則推而屬之於卒伍，往往天下姦悍無賴之人。苟其才行足自託於鄉里者，亦未有肯去親戚而從召募者也。邊疆、宿衛，此乃天下之重任，而人主之所當慎重者也。故古者教士以射御爲急，其他技能，則視其人才之所宜而後教之，其才之所不能，則不强也。至於射，則爲男子之事。人之生，有疾則已，苟無疾，未有去射而不學者也。在庠序之間，固當從事於射也，有賓客之事則以射，有祭祀之事則以射，別士之行同能偶則以射。於禮樂之事，未嘗不寓以射，而射亦未嘗不在於禮樂、祭祀之間也。《易》曰：「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先王豈以射爲可以習揖讓之儀而已乎？固以爲射者武事之尤大，而威天下、守國家之具也。居則以是習禮樂，出則以是從戰伐。士既朝夕從事於此而能者衆，則邊疆、宿衛之任，皆可以擇而取也。夫士嘗學先王之道，其行義嘗見推於鄉黨矣，然後因其才而託之以邊疆、宿衛之事，此古之人君所以推干戈以屬之人，而無内外之虞也。今乃以夫天下之重任，人主所當至慎之選，推而屬之姦悍無賴、才行不足自託於鄉里之人，此方今所以諰諰然常抱邊疆之憂，而虞宿衛之不足恃以爲安也。今孰不知邊疆、宿衛之士不足恃以爲安哉？顧以爲天下學士以執兵爲恥，而亦未有能騎射、行陣之事者，則非召募之卒伍，孰能任其事者乎？夫不嚴其教，高其選，則士之以執兵爲恥，而未嘗有能騎射、行陣之事，固其理也。凡此皆教之非其道故也。方今制禄，大抵皆薄。自非朝廷侍從之列，食口稍衆，未有不兼農商之利而能充其養者也。其下州縣之吏，一月所得，多者錢八九千，少者四五千，以守選、待除、守闕通之，蓋六七年而後得三年之禄，計一月所得，乃實不能四五千，少者乃實不能及三四千而已。雖斯養之給，亦窘於此矣，而其養生、喪死、婚姻、葬送之事，皆當出於此。夫出中人之上者，雖窮而不失爲君子，出中人之下者，雖泰而不失爲小人。唯中人不然，窮則爲小人，泰則爲君子。計天下之士，出中人之上下者，千百而無十一，窮而爲小人，泰而爲君子者，則天下皆是也。先王以爲衆不可以力勝也，故制行不以己，而以中人爲制，所以因其欲而利道之。以爲中人之所能守，則其志可以行乎天下而推之後世。以今之制禄，而欲士之無毀廉恥，蓋中人之所不能也。故今官大者，往往交賂遺、營貲産，以負貪污之毀；官小者，販鬻乞丐，無所不爲。夫士已嘗毀廉恥以負累於世矣，則其偷惰取容之意起，而矜奮自强之心息，則職業安得而不弛，治道何從而興乎？又況委法受賂，侵牟百姓者，往往而是也。此所謂不能饒之以財也。婚喪、奉養、服食、器用之物，皆無制度以爲之節，而天下以奢爲榮，以儉爲恥。苟其財之可以具，則無所爲而不得，有司既不禁，而人又以此爲榮。苟其財不足，而不能自稱於流俗，則其婚喪之際，往往得罪於族人親姻，而人以爲恥矣。故富者貪而不知止，貧者則强勉其不足以追之。此士之所以重困，而廉恥之心毀也。凡此所謂不能約之以禮也。方今陛下躬行儉約，以率天下，此左右通貴之臣所親見。然而其閨門之内，奢靡無節，犯上之所惡，以傷天下之教者，有已甚者矣，未聞朝廷有所放絀，以示天下。昔周之人，拘羣飲而被之以殺刑者，以爲酒之末流生害，有至於死者衆矣，故重禁其禍之所自生。重禁禍之所自生，故其施刑極

省，而人之抵於禍敗者少矣。今朝廷之法所尤重者，獨貪吏耳。重禁貪吏，而輕奢靡之法，此所謂禁其末而弛其本。然而世之識者，以爲方今官冗，而縣官財用已不足以供之，其亦蔽於理矣。今之入官誠冗矣，然而前世置員蓋甚少，而賦祿又如此之薄，則財用之所不足，蓋亦有説矣，吏祿豈足計哉？臣於財利，固未嘗學，然竊觀前世治財之大略矣。蓋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財，取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自古治世，未嘗以不足爲天下之公患也。患在治財無其道耳。今天下不見兵革之具，而元元安土樂業，人致己力，以生天下之財。然而公私常以困窮爲患者，殆以理財未得其道，而有司不能度世之宜而通其變耳。誠能理財以其道而通其變，臣雖愚，固知增吏祿不足以傷經費也。方今法嚴令具，所以羅天下之士，可謂密矣。然而亦嘗教之以道藝，而有不帥教之刑以待之乎？亦嘗約之以制度，而有不循理之刑以待之乎？亦嘗任之以職事，而有不任事之刑以待之乎？夫不先教之以道藝，誠不可以誅其不帥教；不先約之以制度，誠不可以誅其不循理；不先任之以職事，誠不可以誅其不任事。此三者，先王之法所尤急也，今皆不可得誅。而薄物細故，非害治之急者，爲之法禁，月異而歲不同，爲吏者至於不可勝記，又況能一二避之而無犯者乎？此法令所以玩而不行，小人有幸而免者，君子有不幸而及者焉。此所謂不能裁之以刑也。凡此皆治之非其道也。方今取士，强記博誦而略通於文辭，謂之茂才異等、賢良方正。茂才異等、賢良方正者，公卿之選也。記不必强，誦不必博，略通於文辭，而又嘗學詩賦，則謂之進士。進士之高者，亦公卿之選也。夫此二科所得之技能，不足以爲公卿，不待論而後可知。而世之議者，乃以爲吾常以此取天下之士，而才之可以爲公卿者，常出於此，不必法古之取人而後得士也，其亦蔽於理矣。先王之時，盡所以取人之道，猶懼賢者之難進，而不肖者之雜於其間也。今悉廢先王所以取士之道，而驅天下之才士，悉使爲賢良、進士，則士之才可以爲公卿者，固宜爲賢良、進士，而賢良、進士亦固宜有時而得才之可以爲公卿者也。然而不肖者，苟能雕蟲篆刻之學，以此進至乎公卿，才之可以爲公卿者，困於無補之學，而以此絀死於岩野，蓋十八九矣。夫古之人有天下者，其所以慎擇者，公卿而已。公卿既得其人，因使推其類以聚於朝廷，則百司庶物，無不得其人也。今使不肖之人，幸而至乎公卿，因得推其類聚之朝廷，此朝廷所以多不肖之人，而雖有賢智，往往困於無助，不得行其意也。且公卿之不肖，既推其類以聚於朝廷；朝廷之不肖，又推其類以備四方之任使；四方之任使者，又各推其不肖以布於州郡，則雖有同罪舉官之科，豈足恃哉？適足以爲不肖者之資而已。其次九經、五經、學究、明法之科，朝廷固已嘗患其無用於世，而稍責之以大義矣。然大義之所得，未有以賢於故也。今朝廷又開明經之選，以進經術之士。然明經之所取，亦記誦而略通於文辭者，則得之矣。彼通先王之意，而可以施於天下國家之用者，顧未必得與於此選也。其次則恩澤子弟，庠序不教之以道藝，官司不考問其才能，父兄不保任其行義，而朝廷輒以官予之，而任之以事。武王數紂之罪，則曰：「官人以世。」夫官人以世，而不計其才行，此乃紂之所以亂亡之道，而治世之所無也。又其次曰流外，朝廷固已擠之於廉恥之外，而限其進取之路矣，顧屬之以州縣之事，使之臨士民之上，豈所謂以賢治不肖者乎？以臣使事之所及，一路數千里之間，州縣之吏，出於流外者，往往而有，可屬任以事者，殆無二三，而當防閑其姦者，皆是也。蓋古者有賢不肖之分，而無流品之別。故孔子之聖，而嘗爲季氏吏，蓋雖爲吏，而亦不害其爲公卿。及後世有流品之別，則凡在流外者，其所成立，固嘗自置於廉恥之外，而無高人之意矣。夫以近世風俗之流靡，自雖士大夫之才，勢足以進取，而朝廷嘗獎之以禮義者，晚節末路，往往怵而爲姦；況又其素所成立，無高人之意，而朝廷固已擠之於廉恥之外，限其進取者乎？其臨人親職，放僻邪侈，固其理也。至於邊疆、宿衛之選，則臣固已言其失矣。凡此皆取之非其道也。方今取之既不以其道，至於任之，又不問其德之所宜，而問其出身之後先，不論其才之稱否，而論其歷任之多少。以文學進者，且使之治財。已使之治財矣，又轉而使之典獄。已使之典獄矣，又轉而使之治禮。是則一人之身，而責之以百官之所能備，宜其人才之難爲也。夫責人以其所難爲，則人之能爲者少矣。人之能爲者少，則相率而不爲。故使之典禮，未嘗以不知禮爲憂，以今之典禮者，未嘗學禮故也。使之典獄，未嘗以不知獄爲恥，以今之典獄者，未嘗學獄故也。天下之人，亦已漸漬於失教，被服於成俗，見朝廷有所任使，非其資序，則相議而訕之。至於任使之不當其才，未嘗有非之者也。且在位者數徙，則不得久於其官，故上不能狃習而知其事，下不肯服馴而安其教，賢者則其功不可以及於成，不肖者則其罪不可以至於著。若夫迎新將故之勞，緣絶簿書之弊，固其害之小者，不足悉數也。設官大抵皆當久於其任，而至於所部者遠，所任者重，則尤宜久於其官，而後可以責其有爲。而方今尤不得久於其官，往往數日輒遷之矣。取之既已不詳，使之既已不當，處之既已不久，至於任之則又不專，而又一二以法束縛之，使不得行其意。臣故知當今在位多非其人，稍假借之

權，而不一二以法束縛之，則放恣而無不爲。雖然，在位非其人，而恃法以爲治，自古及今，未有能治者也。即使在位皆得其人矣，而一二以法束縛之，不使之得行其意，亦自古及今，未有能治者也。夫取之既已不詳，使之既已不當，處之既已不久，任之又不專，而一二之以法束縛之，故雖賢者在位，能者在職，與不肖而無能者，殆無以異。夫如此，故朝廷明知其賢能足以任事，苟非其資序，則不以任事而輒進之，雖進之，士猶不服也。明知其無能而不肖，苟非有罪，爲在事者所劾，不敢以其不勝任而輒退之，雖退之，士猶不服也。彼誠不肖無能，然而士不服者何也？以所謂賢能者任其事，與不肖而無能者，亦無以異故也。臣前以謂不能任人以職事，而無不任事之刑以待之者，蓋謂此也。夫教之、養之、取之、任之，有一非其道，則足以敗天下之人才。又況兼此四者而有之，則在位不才、苟簡、貪鄙之人，至於不可勝數，而草野閭巷之間，亦少可任之才，固不足怪。《詩》曰：「國雖靡止，或聖或否。民雖靡膴，或哲或謀，或肅或艾。如彼泉流，無淪胥以敗。」此之謂也。夫在位之人才不足矣，而閭巷草野之間，亦少可用之才，則豈特行先王之政而不得也，社稷之託，封疆之守，陛下其能久以天幸爲常，而無一旦之憂乎？蓋漢之張角，三十六萬同日而起，而所在郡國莫能發其謀；唐之黃巢，橫行天下，而所至將吏，無敢與之抗者。漢、唐之所以亡，禍自此始。唐既亡矣，陵夷以至五代，而武夫用事，賢者伏匿消沮而不見，在位無復有知君臣之義、上下之禮者也。當是之時，變置社稷，蓋甚於弈棋之易，而元元肝腦塗地，幸而不轉死於溝壑者無幾耳！夫人才不足，其患蓋如此，而方今公卿大夫，莫肯爲陛下長慮後顧，爲宗廟萬世計，臣竊惑之。昔晉武帝趣過目前，而不爲子孫長遠之謀，當時在位亦皆偷合苟容，而風俗蕩然，棄禮義，捐法制，上下同失，莫以爲非，有識固知其將必亂矣。而其後果海內大擾，中國列於夷狄者二百餘年。伏惟三廟祖宗神靈所以付屬陛下，固將爲萬世血食，而大庇元元於無窮也。臣願陛下鑒漢、唐、五代之所以亂亡，懲晉武苟且因循之禍，明詔大臣，思所以陶成天下之才，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爲之以漸，期爲合於當世之變，而無負於先王之意，則天下之人才不勝用矣。人才不勝用，則陛下何求而不得，何欲而不成哉？夫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爲之以漸，則成天下之才甚易也。臣始讀《孟子》，見孟子言王政之易行，心則以爲誠然。及見與慎子論齊、魯之地，以爲先王之制國，大抵不過百里者，以爲今有王者起，則凡諸侯之地，或千里，或五百里，皆將損之至於數十百里而後止。於是疑孟子雖賢，其仁智足以一天下，亦安能毋刼之以兵革，而使數百千里之强國，一旦肯損其地之十八九，比於先王之諸侯？至其後，觀漢武帝用主父偃之策，令諸侯王地悉得推恩封其子弟，而漢親臨定其號名，輒別屬漢。於是諸侯王之子弟，各有分土，而勢强地大者，卒以分析弱小。然後知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爲之以漸，則大者固可使小，强者固可使弱，而不至乎傾駭變亂敗傷之釁。孟子之言不爲過。又況今欲改易更革，其勢非若孟子所爲之難也。臣故曰：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爲之以漸，則其爲甚易也。然先王之爲天下，不患人之不爲，而患人之不能，不患人之不能，而患己之不勉。何謂不患人之不爲，而患人之不能？人之情所願得者，善行、美名、尊爵、厚利也，而先王能操之以臨天下之士。天下之士，有能遵之以治者，則悉以其所願得者以與之。士不能則已矣，苟能，則孰肯舍其所願得，而不自勉以爲才？故曰：不患人之不爲，患人之不能。何謂不患人之不能，而患己之不勉？先王之法，所以待人者盡矣，自非下愚不可移之才，未有不能赴者也。然而不謀之以至誠惻怛之心力行而先之，未有能以至誠惻怛之心力行而應之者也。故曰：不患人之不能，而患己之不勉。陛下誠有意乎成天下之才，則臣願陛下勉之而已。臣又觀朝廷異時欲有所施爲變革，其始計利害未嘗熟也，顧一有流俗僥倖之人不悅而非之，則遂止而不敢爲。夫法度立，則人無獨蒙其幸者。故先王之政，雖足以利天下，而當其承弊壞之後，僥倖之時，其創法立制，未嘗不艱難也。以其創法立制，而天下僥倖之人亦順說以趨之，無有齟齬，則先王之法，至今存而不廢矣。惟其創法立制之艱難，而僥倖之人不肯順悅而趨之，故古之人欲有所爲，未嘗不先之以征誅，而後得其意。《詩》曰：「是伐是肆，是絶是忽，四方以無拂。」此言文王先征誅而後得意於天下也。夫先王欲立法度，以變衰壞之俗而成人之才，雖有征誅之難，猶忍而爲之，以爲不若是，不可以有爲也。及至孔子，以匹夫遊諸侯，所至則使其君臣捐所習，逆所順，强所劣，憧憧如也，卒困於排逐。然孔子亦終不爲之變，以爲不如是，不可以有爲。此其所守，蓋與文王同意。夫在上之聖人，莫如文王，在下之聖人，莫如孔子，而欲有所施爲變革，則其事蓋如此矣。今有天下之勢，居先王之位，創立法制，非有征誅之難也。雖有僥倖之人不悅而非之，固不勝天下順悅之人衆也。然而一有流俗僥倖不悅之言，則遂止而不敢爲者，惑也。陛下誠有意乎成天下之才，則臣又願斷之而已。夫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爲之以漸，而又勉之以成，斷之以果，然而猶不能成天下之才，則以臣所聞，蓋未有也。然臣之所稱，流俗之所不講，而今之議者以謂迂闊而熟爛者也。竊

觀近世士大夫所欲悉心力耳目以補助朝廷者有矣，彼其意，非一切利害，則以爲當世所不能行者。士大夫既以此希世，而朝廷所取於天下之士，亦不過如此。至於大倫大法、禮義之際，先王之所力學而守者，蓋不及也。一有及此，則羣聚而笑之，以爲迂闊。今朝廷悉心於一切之利害，有司法令於刀筆之間，非一日也，然其效可觀矣。則夫所謂迂闊而熟爛者，惟陛下亦可以少留神而察之矣。昔唐太宗貞觀之初，人人異論，如封德彝之徒，皆以爲非雜用秦漢之政，不足以爲天下。能思先王之事開太宗者，魏文貞公一人爾。其所施設，雖未能盡當先王之意，抑其大略，可謂合矣。故能以數年之間，而天下幾致刑措，中國安寧，蠻夷順服，自三王以來，未有如此盛時也。唐太宗之初，天下之俗，猶今之世也，魏文貞公之言，固當時所謂迂闊而熟爛者也，然其效如此。賈誼曰：「今或言德教之不如法令，胡不引商、周、秦、漢以觀之？」然則唐太宗之事亦足以觀矣。臣幸以職事歸報陛下，不自知其駑下無以稱職，而敢及國家之大體者，以臣蒙陛下任使，而當歸報。竊謂在位之人才不足，而無以稱朝廷任使之意，而朝廷所以任使天下之士者，或非其理，而士不得盡其才，此亦臣使事之所及，而陛下之所宜先聞者。釋此一言，而毛舉利害之二三，以污陛下之聰明，而終無補於世，則非臣所以事陛下惓惓之義也。伏惟陛下詳思而擇其中，天下幸甚！

《全宋文》卷一六八七沈括《謝轉運啓》 伏蒙運使學士曲加褒借，仰辱薦收。非所揣量，過遇而感；循其涯分，獲寵爲驚。竊以古之教人，不待其爲士然後學；人無不學，不待其有希然後爲。要之非學不足以成材，則其處心不出於爲利。人皆盡其本質，才亦幾於易知。中世已還，善教久墜，學既主於爲禄，勢必至於徇人。有欲既入，則不能無邪；所趨不同，而均於有爲。況其無素養之具，得之以一日之間，尊賢愈隆，趨僞益速。既以難甄辨之術，乃始嚴保任之科。薦納未能必良，好惡仍復相半。試一不效，言即見疑。罔進者既不得而分，篤論者亦相牽而廢。始皆謂之良選，卒亦出於空言。豈誠救弊之無方，患在因人而廢法。始既講厲之無素，終則誠信之不交。下有聲利之牽，故艱於無心而樂於有迹；上疑黨與之蔽，則收其顯效而略其素資。潔士既難以跡求，善人復恥以言用。是法不可獨恃，而在舉者之可否；人不可偏取，而繫別之之是非。苟擇而付之，猥盡其詳；則求而得者，宜亦少信。今兹纘緒之始，人有願治之心。議自清閒，斷於睿哲。衆心亟於更化，天下望於此時。苟非行高德完，業盛器博；用捨不枉於行己，語默有足以兼人；退不潔於方廉，進無嫌於權利；朝廷謂之得士，有司不爲失言；則可以副上所以期下之心，下所以稱上之意。如某者，賦才素薄，從學未明。專致一身之能，僅出衆人之下。貧不能免於有徇，義無以避於苟爲。逢時治康，與物俯仰。常固謂之有負，寧敢卜於見明？此蓋伏遇某官推己盡誠，望人以約。聰明行於意表，訪逮極於方來。侏儒衡枑之至微，收羅蘊崇而不棄。求其易知之行，則曲士必見其長；不以所難望人，則匹夫可與爲善。在舉知之名則甚重，量當日之用則易充。其有取舍之心，僅若毫釐之比。足枝梧於近用，不牽制於虚名。致此微人，謬玷公選。行可之仕，寧敢望於古人；量力而供，庶或私於一技。勉思力到，上答恩評。

《全宋文》卷一七一六李清臣《養材策》 堯舜之世，民莫不樂於善而趨於篤厚，今之世所謂獨行君子者，堯舜之民皆以爲常，故謂之五常。有異於此者，當世指之爲凶人，以爲天下大戮矣。何哉？教道素行而爲善之人多也。後世教衰俗薄，如四凶者滔滔皆是，故天下以孝悌爲異行，以忠信爲奇節。事父兄者望厚賞，而無過者以謂堪大臣，其嶄然出衆而以賢傑自名者，有不及堯舜之民者矣。如之何望天下之治一二於唐虞也！故王者之大務，莫急於教。教者，所以養材也。養之久，材爲之日衆；無教之養之之道，則材爲之日寡。材衆足用，材寡則不足用矣。人之生也，自非聖人，自然之質，未有不待教而成者也。是故父兄之善教，一家之人才者必多；師儒之善教，一塾之士才者必多；國君之善教，一國之臣才者必多。非天之有所私，聚才而生之，所以養材之道備，使材能不得而不成也。苟不善教，則中人以下，莫不陷溺而入於不善，故人衆而才者少。非天之有所惡，不善而生之，其所養之教之者非其道，使才能不得而成也。誠使王者善養天下之材，則聰明技敏之民，皆將化而爲才，取之而稱所求，用之而稱所使。昔樊氏善爲生，嘗欲作器，先種梓漆。里人初笑其迂，後皆從而假器用焉，故樊氏之富傾天下。一爲生之民，尚知爲數十年之先養其材，然後治器。況王者爲萬世之盛哉！三代之治，莫不養材，而周最爲備。秀於民者養之於鄉，秀於鄉者養之於學，秀於學者養之於太學，秀於太學者論而辨之，位而禄之，而養之於朝廷，或爲公卿大夫，或爲牧伯將帥，皆繇此乎出。故古者五十而後爵，自成童至於五十，其耳之所聞，目之所覩，其心之所存，莫非《詩》、《書》、《禮》、《樂》、仁義忠孝之道，雖有頑悍奇衺而不去者，抑亦寡矣。自幼至於成童，其君上之所令，其父兄之所率，其師長之所誨，莫非文武大道，雖有天資昏蔽而不可成才者，抑亦寡矣。故周之世也持長，詩人美之，而「菁菁者莪」之篇作。至秦則不然，焚滅

先聖之術，其所以示民者，非刑則戰，民莫不姦譎好亂，相糅而爲惡。一旦俱亂，而秦亦不能禦也。惟東漢最重經術，太學大盛，而四方老師大儒，或教授至千人，家薰户習，咸竟於學。於時天下賢能者日益多。明、章之後，童昏相繼，推其微弱暗暴之勢，可以朝夕而亡。然長久歷二百載，與西漢等，豈非君子衆多之力歟？今天下號爲太平，然養材之道微缺，學校爲廢區，博士爲冷官，士之進於仁義者，非其性則或其家之訓，而國家所以教育之道不行焉。是故仁義之才日寡，取之而不稱所求，用之而不稱所使，忽有可憂之對，至大之責，或四顧而無所付，此才不素養之效也。孔子雖聖，其權則匹夫，然而門弟子自中人以上莫不成才，欲相而有如顏淵，欲將而有如仲由，欲使爲諸侯而有如仲弓，欲使宰而有如子游、子羽。唐太宗之將相房、杜、李、魏、二温、王、陳輩，多出於西河、汾晉之間，大抵皆王通之門人也。一聖一賢，養材而材之富也如是。今材不素養，故以天下之大，而常患無人。臣以謂欲左右皆正，小大皆治，勢危而有以扶，事亟而有以託，在乎得材。材之易得，在乎素養。素養之術，有三：一曰興學校，二曰選置五經博士，三曰復漢之太學生員。三者行而教之養之之道備，學者於是通古今，樂名節，而文武之器班班出矣。

《全宋文》卷一七一七李清臣《考績用人之法論》 帝王之道莫大於知人，而知人之法，莫先於名實之辨。爲國者莫不欲治，而常患治道之不進，知人難也。爲治者莫不欲知人，而常患君子小人之無別，名實之辨也難。天下如是其廣也，天下之人如是其衆也，情殊而貌異如是其不一也，而人君立於朝廷之上，欲以其聰明盡天下之賢愚才否，此堯舜之所病也。故君子於知人之術深論而博究之，則必舍其浮而取其要；知名之不可專任以取人，則後名而先實。名實、先後之辨存於目前，雖曰人才之難知，吾亦可得而知之矣。今夫用名之取之也，天下知榮辱進退之權舉在乎見，則將趨名而忘實，激伉以爲高，矯僞以爲行，耀己惑衆以爲才，倡之以親私之議，和之以黨與比周之説，則名者由其所自取，而無實之士從是而進矣。夫以天下之公器養無實之士，而以待國家一旦之用，則不亦敗天下之事哉！故用人莫若取其實，欲見其實，莫若觀其已試之效。居丞弼之任者，嘗能畫大事、建大計、調和陰陽、鎮撫夷狄否邪？爲諫諍之官者，嘗能立争於朝而正天下之是非得失邪？操金穀之柄者，嘗能蓄足財用，通天下有無之利，以富其國邪？居將帥之列者，嘗能訓兵治戎、排難卻敵，息邊疆之憂邪？舉是以明之，則凡羣臣百吏，皆可得而知，如設衡石而評物之輕重也。孔子曰：「如有所用，必有所試矣。」故《虞書》有黜陟之法，《周官》有大比之制。至於漢之谷永、京房，魏之杜恕，唐之劉祥道，皆嘗言其事。則考績之法，帝王之所以爲治者，又何以先於名實之辨乎。

《宋史・劉摯傳》 摯與同列奏事論人才，摯曰：「人才難得，能否不一。性忠實而才識有餘，上也；才識不逮而忠實有餘，次也；有才而難保，可藉以集事，又其次也。懷邪觀望，隨時勢改變，此小人也，終不可用。」

《全宋文》卷一七四三王令《答吕吉甫書》 令頓首，吉甫閣下：辱教甚厚，其所推望，期我於君子，令乃鄙者，何能及是乎！雖然，事固有不然，不容默默。令以謂令之庠序，非古之之庠序也。惟章句是程，苟得利者是學，日夜講之，幾希而不禍仁義也。必由今之法度，則不待自信之士；不由今之法度，惟古義是陳，則不有問者，言之何哉？不有聽者，告之何哉？古之人所以教者，蓋曰「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孔子豈不欲盡聞其道耶，勢不可耳。以謂不若是，則人非自得之；非自得之，則資之不深；資之不深，則居之不安。令觀近世之士，固有力學矣。惟其志意不安於所聞，行義不繇於道，其弊在學之不明、知而不信耳。學之不明，惑也，復何言哉？知而不信者，繇口言之而耳聽之，其思不至乎心故也。《語》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怠。」況欲聚無求之人，告以其所突之行耶？其不聽也必矣。假有聽之者，君子其告之若是乎？令故曰，今之庠序，有德者所不居，不及德則不敢居。然前之所言，蓋推明今古之同異，不德者之爲不爲耳，皆不爲不肖發也。前日至揚州，有以其拒府命告之者，令怵惕以驚，知非其所居也。忸怩以慚，既不得已也。輒以是告之，自以不肖之學，慕於古人者當如是，敢自取進退於其間也！夫世之公卿大夫，不謀道德也久矣。今馮公信賢，不知令之不肖，欲收之於民衆之編，折公卿之勢，而以禮加之，此乃不苟然者，蓋有意於道德也。令亦以謂人之過以古人望我哉。雖不及是，苟以世人容悦之道報之，不盡其所言，竊以謂不忠，因自進其區區，不謂其傳乃爾也。令之不肖，不足以信於人久矣，彼以所聞之異，故驚也。夫以無足信之言，告不信之人，傳所驚異之語，宜復於上者，失令之心也。吉甫視令平日之言，豈不然乎！「《詩》非法言與孔子弟子不爲詩」，令語嘗有之，但傳者失令之意耳。夫七十子之於仲尼，日聞所不聞，見所不見，彼方瞻之在前，忽焉在後，何暇以作詩爲事乎？後世學聖人者，取其文字而學之數百年，其説漫漫，沿其流而遠其言，攀其華而不取其實。士之捨道德而争以文字爲學也，令竊

悲之，因其間而及此耳。夫古《詩》之在者三百，皆聖人因人言而存者，謂其道有在乎是者，故不廢也。孔、孟嘗言曰「作是詩者其知道」，則其他有不及道者矣。故其用於詩者，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用是而邇之事父則不悖，遠之事君則知義。夫學固多術矣，欲爲大人者學爲大人，欲爲善人者學爲善人。何謂大人之學？非先王之法言不言，非先王之德行不行，口無擇言，身無擇行者也。何謂善人？不踐跡，亦不入於室者也。古詩之得聖人之道者多矣，其有不合於聖人者，豈少乎？然其意之所存，要歸乎善，則其作於善人者多矣，豈容無擇乎？士之學孔子者，乃知盡信其言而不擇，推古之爲者以爲道，而教後世，乃大放於言以馳騁，其未習用，壯其夸淫靡麗之爲，其間雖有不失正者，吾恐揚子所謂「風一而勸百，壯夫固不爲也」。蓋孔子曰：「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如世之作詩者，能無苟乎？令故廣孔子之意，以謂存詩所以載道而不作，今世之詩，未必不爲道也。何以言之？夫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此古人之所以學也。施之於古詩，不可耶？顏子曰：「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夫學固自有約也。夫孔子之言傳於今者蓋然。其詩有曰「不忮不求，何用不臧」，則曰「是道也，何足以臧」；「豈不爾思，室是遠而」，則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夫孔子豈毀《詩》者耶？言之有不便，義之有不盡耳。固曰學者豈可執《詩》以盡信乎？因吉甫之問，復自陳其不肖，試一思之，回示其未也。不宣。令再拜。

程頤《伊川先生文集》卷一《上仁宗皇帝書皇祐二年》 天下之治，由得賢也，天下不治，由失賢也。世不乏賢，顧求之之道如何爾。今夫求賢，本爲治也。治天下之道，莫非五帝、三王、周公、孔子治天下之道也。求乎明於五帝、三王、周公、孔子治天下之道者，各以其所得大小而用之。有宰相事業者，使爲宰相；有卿大夫事業者，使爲卿大夫；有爲郡之術者，使爲刺史；有治縣之政者，使爲縣令。各得其任，則無職不舉，然而天下弗治者，未之有也。國家取士，雖以數科，然而賢良方正，歲止一二人而已，又所得不過博聞强記之士爾。明經之屬，唯專念誦，不曉義理，尤無用者也。最貴盛者，唯進士科，以詞賦聲律爲工。詞賦之中，非有治天下之道也，人學之以取科第，積日累久，至於卿相。帝王之道，教化之本，豈嘗知之？居其位，責其事業，則未嘗學之。譬如胡人操舟，越客爲御，求其善也，不亦難乎？往者丁度建言「祖宗以來，得人不少」，愚瞽之甚，議者至今切齒。使墨論墨，固以墨爲善矣。

《伊川先生文集》卷一《爲太中上皇帝應詔書》 所謂求賢者，夫古之聖王所以能致天下之治，無他術也。朝廷至於天下公卿大夫，百職羣僚，皆稱其任而已。何以得稱其任？賢者在位，能者在職而已。何以得賢能而任之？求之有道而已。雖天下常用易得之物，未有不求而得者也。金生於山，木生於林，非匠者採伐，不登於用。況賢能之士，傑出羣類，非若山林之物廣生而無極也，非人君搜擇之有道，其可得而用乎？自昔邦家張官置吏，未嘗不取士也，顧取之之道如何爾。今取士之弊，議者亦多矣。臣不暇條析，而言大概。投名自薦，記誦聲律，非求賢之道爾。求不以道，則得非其賢，間或得才，適由偶幸，非知其才而取之也。朝廷選任，盡自其中，曾不虞賢俊之棄遺於下也。果天下無遺賢邪？抑雖有之，吾姑守法於上，不足以爲意邪？將科舉所得之賢，已足治而不乏邪？臣以爲治天下今日之弊，蓋由此也。以今選舉之科，用今進任之法，而欲得天下之賢，興天下之治，其猶北轅適越，不亦遠乎？

《全宋文》卷二一九九彭汝礪《乞令三選皆倣尚書左選法奏》 臣比緣入對，乞令吏部選薦人才以待朝廷考擇，蒙恩許令尚書左選，略賜施行，甚大惠也。《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欲多士有道，在知所以養之求之而已。養之在久，求之在博，譬猶梗楠杞梓之木，皆須百年而後成；蘋蘩蘊藻之菜，亦非一所而可得。尚書左選，惟升朝文臣而已，如右選及侍郎選不與焉。衆才所聚，不謂無人。臣欲乞令三選皆倣尚書左選法而推行，責之以不已，必有所得，上稱朝廷所以求取長育人才之意，惟陛下留神。

黃裳《演山集》卷四一《聖人以清爲難》 進退去就之間，辭受取與之際，人之所難全也。萬鍾雖多，不由其道，則有時而不顧，一介雖微，不合於義，則有時而不取者，爲其有害於清也。天下皆知去就取予之爲難，而不知所以爲清者，君子之所尤難也。叚干木踰垣而避，泄柳閉門而不納，將以爲清矣，奈何其介也。陳仲子避兄離母處於於陵，將以爲清矣，奈何其狷也。世之人不明乎道，不稽乎義，慕聖人之清節者，不流而爲狷，則流而爲介矣，則清也者，尤人之所難全也。聖人之於天下，雖極人之所不能，而人之所難者，聖人亦不得而易之也。博施濟衆，非聖人不能爲也，而孔子以謂堯舜其猶病者，聖人果病於此乎？知人安民，非聖人不能盡也，而禹以爲惟帝其難之，聖人果難於此乎？是不然。然後有爲道家者，有爲名家者，有爲法家者，有爲陰陽家者，有爲儒家者，有爲墨家者，然而真儒之學，之乎方外，則爲至人，之乎方內，則爲君子，道之所寓，法之所主，名之所出，數之所歸，豈復有他哉？至遷之論六家，輒以爲儒之學短而後之，復與

墨氏併列，予奪其是非。嗚呼！道德不一，天下之人，各爲其所欲，焉以自爲方？蓋興莊子之嘆矣。司馬遷之論，未足以爲怪，然而遷不能罪其爲名、法者不出於真儒，徒以寡恩罪其法，以失人情罪其名。後世之欲爲法者，或之於申、韓而求之，吾恐其分也，適足以亂天下，則遷始有誅焉。

畢仲遊《西臺集》卷四《知人議》 學問之未成，可以習也。善行之未見，可以積也。而知人之明，則不可强。得乎天子爲諸侯，得乎諸侯爲大夫，得乎丘民，而爲天子，則民不可以不安。欲安民而無其人，則將誰使安之？故二者帝堯之所難，而天下之務最先者也。孔子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又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蓋孔子不敢自謂之知人，必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而又因其譽而試之，然後有所定。而近世之知人，詳者求之簿書、刀筆、繩墨之間，而略者以皮相天下士，遂言有以知之，殆非聖人所以知人之方也。今自公卿至士，自正至旅，其等級之相去固繁，而數千萬人必人人而察，事事而量，待其適可而後用，則雖帝堯、孔子有所不能，而況後世之人乎？傳曰：「治衆如治寡，度數是也。制衆如治寡，刑名是也。」今取人之粗者，既有學校、科舉，公卿大夫保任之法，而精者，孔子所謂「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與因所譽而試之之理，在天子由此以知其一相，一相由此以知其部刺史、監司，部刺史、監司由此以知郡守、縣令，郡守、縣令由此以知其下，則自公卿至於士，自正至於旅，雖未易知，然亦有可以知之之理。蓋視其所以，乃人所用之心；觀其所由，乃人所常從之道；而察其所安，蓋能有所不動。既得其所用之心，又見其所從之道，而利害得喪之間且能安而不動，則人之賢愚思過半矣。然後隨其所譽而試之，則雖聰明智慮非聖人之比，而其所以知之者乃聖人之方。使行者不能盡而得其略，猶與求於簿書、刀筆、繩墨之間而以皮相天下士者爲有間矣。故古者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而諸侯貢士，一適之謂好德，再適之謂賢賢，三適之謂有功。既有學校、科舉、公卿大夫保任之法以治其粗，又有孔子所以知人之方以治其精，而爲之賞勸以勵之，則雖貌厚情深而不能逃吾之法令也。既不思孔子所以知人之方，又舉賢而不肖則無罰，舉賢而賢則無賞，而惟用學校、科舉、保任之粗法，歎人之難知，蓋未可歎也。

秦觀《淮海集》卷一四《人材》 臣聞天下之材，有成材者，有奇材者，有散材者，有不材者。器識閎而風節勵，問學博而治行純，通當世之務，明道德之歸，此成材者也。經術、藝文、吏方、將略，有一卓然過人數等，而不能飾小行，矜小廉以自託於閭里，此奇材者也。隨羣而入，逐隊而趨，既無善最之可記，又無顯過之可繩，攝官承乏取位而已，此散材者也。寡聞見，暗機會，乖物理，昧人情，執百有司之事，無一施而可，此不材者也。古之人主，於成材則付以大任而備責之，於奇材則隨所長而器使之，於散材則明賞罰而磨礪之，於不材則棄之而已。四者各有所處，然而奇材者尤人主所宜深惜者也。蓋天下之人材不世出，而散材者又不足以任能事，不材者適足以敗事而已。是則任天下之能事者，常取乎奇材，有奇材而不深惜焉，則將與不材同棄，而曾散材之不如矣。夫匠氏之於木也，楩楠豫章易直而十圍者，必以爲明堂之棟，路寢之楹；七圍八圍者，雖多節必以爲高明之麗；拱把而上者，雖小橈必以爲狙猿之杙；稍脩則以爲榱桷；甚短則以爲侏儒；至於椈樠軸解亟沉而易蠹者，然後以之爨也。今有楩楠豫章於此，七圍、八圍、拱把而上，特以多節小橈之故，遂並棄之，豈不惜哉？人主用天下之材，亦何以異於此。今國家之人材可謂富矣，養之以學校，而取之以貢舉，名在仕版者，無慮數萬，然一旦有事，則常若乏人，何哉？以臣觀之，未能深惜天下之奇材故也。蓋不深惜天下之奇材，則用之或違其長，取之將責其備，雖有嶔崟歷落穎脫絶倫之士，執事者始以名聞，未及試之，而媒蘗其短者固已圜視而起矣。夫奇材多自重，又不材者之所甚嫉也。以自重之勢而被甚嫉之毀，其求免也，豈不難哉？一旦有事，而常若乏人，其勢之使然，無足怪也。昔孟公綽爲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爲滕；薛大夫裨諶能謀，於野則獲，於邑則否；黄霸爲丞相，功名損於治郡。時人固有所長，亦有所短也。皋陶喑而爲大理，天下無虚刑；師曠瞽而爲太宰，晉國無亂政。賢如蕭何，而有市田請地之汙；直如汲黯，而有褊心忿罵之鄙；文如長卿，而有臨邛滌器之陋；將如韓信，而有胯下蒲伏之辱；吏如張敞，而有便面拊馬之事。此數子者，責其備，則彼將老於耒耜之旁，死於大山麓巖之下耳，人主豈得而用之？陛下即位以來，屢下明詔，舉監官、御史、臺閣、學校之臣，刺史牧民之吏，與夫可備十科之選者，所得人材蓋不可勝數。臣願陛下取其名實尤異者，用之而不疑。人情不能無小過，非有顯惡犯大義所當免者，宜一切置而不問，以責異時之功，則彼將輸瀝肝膽，捐委軀命求報朝廷而不可得，一旦有天下四夷之事，何足患哉！

秦觀《淮海集》卷一五《官制上》 臣聞王者用人之要術，惟資望而已。歲月有等，功勞有差，天下莫得躐而進者謂之資，行能術業卓然高妙，爲世所推者謂之望。用人以資而已，則盛德尊行魁奇雋偉之人，或拘格而遭回，如張釋之十年

不得調，揚子雲位不過侍郎之類是也；用人以望而已，則狂繆之流矯亢之士，或以虛名而進拔，如晉用王衍、唐用房琯之類是也。古之善用人者不然，以資待天下有常之士，以望待天下非常之材，使二者各有所得，足以相推而不足以相礙，故自一命以至九命，自受職以至作牧，非有功不遷，非有缺不補，而天下不以爲淹，或舉於耕，或舉於版築，或舉於屠釣，加之士民之上，委以將相之權，而天下不以爲驟。何者？資之所當然，望之所宜爾也。國家以寄禄格爲有定之制，而以職事官爲不次之選，於先王用資望之術，可謂得其意矣。然臣愚猶以爲未者，太必於用資，太不必於用望也，何則？夫郡守者民之師，帥天子所與共理者也。衣冠而坐堂皇之上，則賓客造謁於前，掾屬趨走於下，政教賞罰軍旅之事，一皆聽其可否，所爲是則千里蒙其賜，所爲非則數十萬人受其害，可謂天下之重任矣。今將相大臣，自朝廷而出者，不過爲郡守，而仕嘗再爲通判者，苟無大惡顯過，有保任人，亦必至於郡守，是將相大臣與保任嘗再爲通判者，相去無幾耳。夫賢者能使所居官重，不肖者反之。今二千石所以不至尊，重難居者非特法令使然，亦其人材之所致也，豈非所謂太必於用資乎？館閣者圖書之府，長育英材之地也，從官於此乎，次補執政於此乎。遷升故士，非學術、藝文屹然爲一時之望者，莫得而居之，可謂天下之妙選矣。今中材凡吏，一爲大臣之所論薦，則皆得居其位，嘗有金穀之職、兵刑之勞，則皆得假其名。嗚呼！比歲已來，校書正字之職，龍圖集賢之號，何其紛紛也。傳曰：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此不幾於以名器而假諸人乎，臣所謂太不必於用望者此也。昔漢制，郡守入爲三公，學者以東觀爲老氏，藏室道家蓬萊山，言其清祕，常人所不能到也。願下明詔應中州已上，非更臺省寺監漕刑之任者，不得爲郡守，慎惜館閣之除，以待文學之士，則用人之術庶乎其盡矣。

游酢《游鷹山集》卷三《師語》 善言治天下者，不患法度之不立，而患人才之不成。善脩身一作善言人材。者，不患器質之不美，而患師學之不明。人材不成，雖有良法美意孰與行之？師學不明，雖有受道之質孰與成之？

李廌《濟南集》卷六《薦舉論》 臣聞薦得其人則受賞，薦非其人則被罰，古之道也。必有賞以勸之，然後可使舉善，必有罰以威之，然後可禁朋邪。獨賞而已，則競獵虛名，冀僥倖以自進；獨罰而已，則雖有真賢，皆疑畏而不敢進之。鄂秋之於蕭何，一言而爵通侯，驩兜之於共工，一言而放崇山，何勸沮之較著也。夫人之情，喜賞而惡罰；國之格，難賞而易罰。人之所喜，國之所難也；人之所惡，國之所易也。可以賞而賞之緩，則人必相謂曰：慎無舉賢，徒勞人爾。賢則欲我舉，而恩則吝也，況無賞乎？苟可罰而必罰之，則人必相謂曰：慎無舉賢，徒多累耳。賞則未必予人，而罰則信也，況專用罰乎？且古者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貢士之諸侯則至於加九錫，不貢士之諸侯至於黜爵地，以是推之，惟恐有賢而不進也。堯求若采而啓明之嚚訟，乃被薦於放齊，堯求治洪水而伯鯀之方命，乃被薦於四岳。即其昧於知人，則宜若驩兜之放可也。堯則治而不問，舜則不復罪之，何也？蓋人實不易知，而嚚訟、方命，其惡在外而易辨，靜言象恭，其惡在心而難知。以堯舜之聖，猶且憂而畏之，則放齊、四岳之過舉，豈與驩兜同科？以是推之，雖或可罰，猶當恕之。有賢而必進，進之未當，恕之勿責，則是聖人之於天下求賢之意深，罪不肖之意淺，用賞之意多，用罰之意簡，願治之意詳，施刑之意略，故忠厚之化，格於民心，而天下無遺賢。今也於薦舉之制，疑若罪不肖之意深，求賢之意淺，用罰之意嚴，用賞之意簡，施刑之意詳，求治之意略，如之何致天下之賢以爲吾用哉！故有司妄測朝廷之意，例以進賢爲未，發有罪爲本，發有罪爲有功無過，進賢爲有過無功。朝廷授我黜陟之權者，本以我爲健吏耳，不若峻法以寡恩；朝廷俾我薦舉之職者，特循故事耳，今又無賞而有罰。故雖有薦舉之名，而無薦舉之實，非徒無實，而又市之，何哉？借若甲爲長吏於此，乙爲長吏於彼，甲舉乙之所私，然後乙舉甲之所私，非有意於所舉之人也，甲乙自爲施報也。惟其自施報，乃假手自舉其所私，非謂市之歟！夫薦舉之意，豈不欲得有道之士乎，有道之士，安能容悦以自謙？豈不欲得孤寒之士乎，孤寒之士，其誰憐邮而爲援？故凡所充舉，類皆肉食者，締交黨與，彌縫倡和之人，未嘗聞拔一滯淹擢一豪傑真可用者，如是欲羣賢連茹而升，有是理乎！陛下聰明，灼知邪正，如別白黑，則古之人所謂達視其所舉，又曰觀近臣以其所爲主者，不待臣言而後喻也。爲今之計，莫若先詔大臣，議復薦賢之賞，使天下無吝恩之議，庶幾勸沮之道人皆信之，然後使凡薦舉者，必如擿發之詳，得以考稽焉。蓋今天下之長吏，凡所擿發者，必鋪陳其罪，以聞於上曰：某人嘗爲某事，可以抵罪，期必抵罪而後已。其所薦舉者，則含餬其言，假借其實，文具而已，未嘗鋪陳其事，以聞於上曰：某人嘗爲某事，可以任使，期必任使而後已。雖然，固亦有鋪陳以聞上者，必曰：某人有幹才，嘗於某處生財幾十萬，某有機略，嘗於某處鞫獄幾十次矣。苟使薦舉之奏如擿發之奏，則下臣之善安有不聞達者，朝廷聞而用之，後更器使踐華，要必使自言曰，非某所薦安能至此。陳平封侯，而魏

無知因以受賞者，旌薦舉之人無忘其功，則其德厚矣。彼周行而封列侯，自諸侯而加九錫，固不可指以爲格，願視其舉者之高卑，量爲舉主之酬奬可也。以今之法，所舉之人，一陷有罪，則凡爲舉主者坐之，至有削品秩上印綬不少貸，令舉主以所舉酬奬，又何勸焉。臣又竊以一郡論之，夫一郡之内，文武僚寀不啻百人，而部刺史所舉之法歲才二三，而許之擿發者，則無員數，謂凡可擿發者必擿發也。至於薦舉奚獨不然，豈使員足矣，爾後雖有可舉，置而勿恤。嗚呼！是朝廷許其蔽賢矣。故坐席未温，已舉所私，所私皆畢，餘見真可舉者，則謂之曰，非不知君，奈何舉之人數已足矣。臣願陛下既下薦賢之賞，乃詔天下長吏，見可舉者舉之，不必限之以數，或無可舉則已之，又不必充數，則庶幾無憾焉。古昔逮今，長吏以薦舉爲恩，下吏以犇競爲俗，或賣交以進已，或賂人以借譽，或飲食玩好以豢其親信，或沽恩俯僂以媚其僕御，或卑詞以足恭，或面柔以求悦，吮癰舐痔，曾不以爲羞，指天誓心，曾不以爲媿，自非宣哲見幾之士，未有不墮其彀中而謬舉矣。願詔長吏，以阿大夫之所以烹，即墨大夫之所以封者，爲之龜鑑，勿妄許人，以爲國士也。必欲公舉，則使下吏明具功過於考績之書，無崇虚文，歲終則取諸考課之書，稽考而優劣之，可舉者書其可舉之行能，可黜者書其可黜之過惡，揭於公堂，使吏民得以議之，以爲可舉也，然後舉之，可黜也，然後黜之，則無僭無濫，臣之説無遺慮矣。然亦不可不防者，天下被薦或多，吏部病其難選也。臣願以四科第之，行同能偶也，復以被薦多寡爲差。況朝廷必使真得其賢，則又何多矣，或多賢而多薦之，無憚其勞，此太平之光也。

楊時《龜山集》卷一〇《語録一・荆州所聞甲申四月至乙酉十一月》 顔子所學，學舜而已。蓋舜於人倫無所不盡也，以爲父子盡父子之道，以爲君臣盡君臣之道，以爲夫盡夫道，以爲兄盡兄道，此孟子所謂舜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者也。孟子所憂，亦憂不如舜耳。人能以舜爲心，其學不患不進。

楊時《龜山集》卷一二《語録三・餘杭所聞》 語羅仲素云：「今之學者只爲不知爲學之方，又不知學成要何用。此事體大，須是曾著力來方知不易。夫學者，學聖賢之所爲也。欲爲聖賢之所爲，須是聞聖賢所得之道。若只要博通古今，爲文章，作忠信，愿慤不爲非，義之士而已，則古來如此等人不少，然以爲聞道則不可。且如東漢之衰，處士逸人與夫名節之士，有聞當世者多矣，觀其作處，責之以古聖賢之道，則略無豪髮髣髴相似。何也？以彼於道，初無所聞故也。今時學者平居則曰吾當爲古人之所爲，纔有事到手便措置不得，蓋其所學，以博通古今，爲文章，或志於忠信，愿慤不爲非，義而已。而不知須是聞道故應如此。由是觀之，學而不聞道，猶不學也。」

楊時《龜山集》卷一六《與楊仲遠其二》 近日不審爲學何地，向者欲往定夫處，今果然否？夫爲己之學，正猶饑渴之於飲食，非有悦乎外也，以爲弗飲弗食，則饑渴之病必至於致死。人而不學，則失其本心，不足以爲人。其病蓋無異於飢渴者，此固學之不可已也。然古之善學者，必先知所止。知所止，然後可以漸進。倀倀然莫知所之，而欲望聖賢之域，多見其難矣。此理宜切求之，不可忽也。

慕容彦逢《摛文堂集》卷一二《人才》 《大雅》有言：「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又曰：「藹藹王多吉士。」古先哲王創業受命與夫太平守成，未嘗不求端於人才，而人才之衆，必自人陶冶而成之，棫樸之作人，菁莪之育材，此其成之之效也。恭惟皇帝若昔大猷，恢崇學校，以率教天下，烝髦論秀而臣使之，豈惟寵榮其身？意者迪以經術則義理明，董以師儒則道德一，待以曠日持久，學優行敕而命之以官，則其才皆足以有爲，其志皆足以有守。夫以禮樂法度之備付之有官，而任官者皆陶冶已成之才，太平之基所以永永無極也。然則上之期於多士蓋若此。雖然，知自貴而後外物不能挫其恒，知自信而後邪説不能干其正。苟輕重取予，與俗轉徙，而欲以所學爲天下國家之用，一出焉，一入焉，曾不足以美其身，烏在其有爲有守也？士被教養而從政於此，知所安矣。不然，則援其失，祛其惑，益其所不能，亦必有道。願著於篇。

劉安節《劉左史集》卷三《達則兼善天下》 君子之學，未嘗不以天下爲心，以天下爲心，則天下亦猶我也，豈獨私善其身而不與天下同之哉？窮而在下，則道固不可行也，善己而已矣。達而在上，則道可以有行也，豈得不推所以善己者善天下乎？孟子曰：「達則兼善天下。」此之謂也。嗚呼！君子之所以待天下者，可謂仁矣。人之所以親且愛者，莫若吾之身。古之人親愛其身，兢慎恐懼，不敢以不善加焉。以謂天下之所以與我者，莫不有仁、義、禮、智、信五者之善也。君子以仁善其身，非仁不居；以義善其身，非義不由；以禮善其身，非禮勿動；以智爲身之燭，以信爲身之符。父子則有親，君臣則有義，夫婦則有別，長幼則有序，朋友則有信。吾之所親愛其身而善之，其自厚如此，至於達而治天下，豈他求哉？亦以盡吾所以善乎己者善之而已。推吾仁以善之，使天下莫不仁也。推吾義以善之，使天下莫不義也。推吾禮以善之，使天下莫不有禮也。

推吾智以善之，使天下莫不有智也。推吾信以善之，使天下莫不有信也。以至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婦婦，長幼之序，朋友之信，凡吾昔之所以善其身者，今則無一不與之同。天下之不善也，吾亦若不善其身之爲憂。天下之皆善也，吾亦若善其身之爲樂。天下之與吾身，以分觀之則不同，而君子之所以兼善之者未嘗有異。然則君子之用心，豈不亦仁且厚乎？伊尹處畎畝之中，湯三聘之而不就，既而幡然改曰：「與我處畎畝之中，自樂以堯舜之道，吾豈若使是君爲堯舜之君哉？吾豈若使是民爲堯舜之民哉？」伊尹之心，方其聘而未就也，若將終身，至於幡然而改，則自任以天下之重而不辭。非其始怯而終勇也，窮達之分不得不然爾。若夫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可以獨而不獨，君子以爲犯分；可以兼而不兼，君子以爲苟祿。犯分不義，苟祿不仁，二者君子所以不爲也。

劉一止《苕溪集》卷一六《寄中丞書》 某愚暗不通世務。竊謂自古有國，寧無緩急所賴以濟者，人才而已。夫天下多事，無甚於唐，而一時人才足以宏濟艱難，抑何甚耶！將相勛德、忠臣義士、儒學文藝、下逮醫巫星歷之流，亦皆超越前後。人才不競，未有如今日者。中丞亦嘗念之乎！一日之警，見大夫至無可使，而朝廷之上，論議莫知適從。顛沛迷謬，往往可笑。聖主首起中丞於廢籍之中，蓋將任以天下之重。伏計中丞所以復我君者，宜以人才爲急。嘗謂由崇寧至今，天下人才敗壞幾盡，任用私邪，杜塞正路，士大夫拘於俗學不知古今，無能論一事者。稍自激昂，沮辱摧抑，重以禍災。故家遺俗，無復在者；風聲氣習，悉從委靡。前日號爲忠孝家子孫，類以父祖流離爲鑒戒，棄其所學，後輩見聞，悉出一途，自是朝廷之上無君子矣。願中丞力贊聖主，養成人才，包容狂直，以勵士氣。忠義所激，往往向風。恢廓公道，無使私邪之人尚得厠於其間。古人云：種藝蓄養，不見其益，有時而大。惟留意幸察。某陋儒無知，因書觀縷，不知其僭，亦恃中丞忠厚宏達，不以其愚加之罪也。伏紙振怍。不宣。

張九成《橫浦集》卷一五《孟子拾遺》「不能盡其才也。」

仁、義、禮、智，人人所有，是人之才地，皆可以爲堯、舜。然而至於至愚極陋，與聖人或相倍蓰而無算者，不能盡其才地耳，非天之降才爾殊也。何謂盡？極惻隱之心，遡而上之，以求其所謂仁。既得此，則傍徨周浹於其間，使置之則塞乎天地，溥之則橫乎四海，無有絲毫不用其才力者，此之謂盡也。於義、禮、智亦復如此，其爲堯也、舜也必矣。孟子開盡之一門，以謂止在思耳。學者試思之。

「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

有君臣、父子、朋友、兄弟、夫婦之物，則仁、義、禮、智、信之則見。此因外以卜其才也。以其秉君臣、父子、朋友、兄弟、夫婦之常性也。故好仁、義、禮、智、信之懿德，此因內以卜其才也。然則人性之善，復何疑乎？

「動心忍性。」

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窮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爲者，所以動其心而忍其性，以成就之也。動其心者，所以驚惕之也。忍其性者，所以抑遏之也。心舍則亡，非有以驚惕之，則不知存。目性欲色，耳性欲聲，鼻性欲臭，四支欲安佚，非有以抑遏之，則流蕩而不知反。夫動之忍之，或驚惕於放逸之微，或抑遏於流蕩之外，先後左右，假之於物，害之於事，皆天意念念欲成就之也。雖聖賢之資，不如是不激發耳。金經百鍊，其色愈明；玉煆三日，其色愈粹。烈火猛燄中，乃金玉成就之處也。天意厚於聖賢，故以不可意事困厄之。吾儕於急難，其可沮喪乎？庸詎知非天意所臨也。

胡宏《五峯集》卷二《與張敬夫》 又：學聖人之道，得其體，必得其用。有體而無用，與異端何辨？井田、封建、學校、軍制，皆聖人竭心思致用之大者也。【略】

又：時蒙不棄，訪以大道，殊激頹衷。夫理不窮，則物情不盡。物情不盡，則釋義不精。義不精，則用不妙。用不妙，則不能所居而安。居不安，則不能樂天，則不能成其身矣。故學必以窮極物理爲先也，然非親之，則不能知味。惟不知味也，故終有疑，必待人印證也。左右既進乎實，弟必敬以持之，高明博厚，日進無疆。聖門有人，幸甚，幸甚！

又：不意尊夫人傾背，伏惟孺慕號絶，何以堪居！然先王制禮歸於一者也，所以消息以道，毋過摧傷，勉襄大事。古之人進德脩業，正在難處之間，要不失至理而已。

林之奇《拙齋文集》卷一《記聞上》 子（才）〔夏〕云：「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則者，即也。仕而優便是學，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爲學，非仕而優則學乎！學而優便是仕，孝乎惟孝，友於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爲政，非學而優則仕乎！

《范成大佚著輯存・奏札・論知人札子》 臣聞古今未嘗有不生才之世，而

君子常患於無知人之明。今有知人之明，則天下之人無不才者。無知人之明，而徒起乏才之嘆，是亦厚誣天下而已。不知其知兵而使之治財，不知其知財而使之治禮，及其不集事也，則均受不才之名。一旦名以其所長，易地而使之，三人者猶前日之人也，而各以其才稱。一動其機，才否爲之變。是機也，非智力之所能爲，天與之明，道與之妙，其於人也，交際密庸於精神視聽之表，固不可以言語筆舌論也。文王之立政，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後心，是以有能官人之名。夫謂之克知，謂之灼見，此豈有諭而可傳哉！今不先究知人之明，而但起乏才之嘆，不謂誣，可乎？臣嘗謂錢穀甲兵，萬事之統，皆可以立説，惟人才不知，不可以置論。何者？知人之明，在人君心術之微，而非變政易令之所及故也。嗚呼，知人之明尚矣。其次莫若公。公雖非明，而可以生明。去胸中之私喜怒，用天下之公是非，以進退天下之才，雖不能皆當，要亦十得七八。伏惟聖明省臣激切而加意焉。

周必大《文忠集》卷一三五《論人》 臣聞立政圖事，人才爲急。然而平居選擇則易，緩急求之實難。又況一官易効，通才難得。優趙魏者不可爲滕薛，有文事者未必有武備。自非儲蓄廣，品目定，一旦任違所長，用過其量，譬之以驥捕鼠，使畚負山，小大雖殊，其失一也。仰惟陛下内修政事，外攘夷狄，今日先務，孰有大於此者？臣願深詔執事，雜舉中外文武之才，不限員數，不拘資序，區分所能，總爲一籍，若馭軍，若臨邊，若經理財賦，若行視利，若監司，若郡守，推類以往，詳議格目，仍於其間各紀所長。假令某人可馭軍也，又須别列其孰智、孰勇，孰當爲統帥；某人可治郡也，又須辨其孰中和、孰儉決，或使之撫雅俗，或使之治繁劇。人爲一格，格儲數人，繼此有得，接續來上，藏之禁中，副在二府，無事之日，預加審覈，遇有任使，按圖而取比之。既寒索裘，已渴浚井，其爲利害，蓋相遠矣。取進止。

周必大《文忠集》卷一三六《論人才》 臣聞帝王用人之道二，不次而任者大才也，循次而升者常才也。誠使鷹揚如太公，先覺如伊尹，一旦拔於耕釣之間，置諸輔佐之列，人亦孰以爲過。若乃俟而託於忠，僞而託於誠，私而託於公，苟不察焉，其害深矣。孔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古猶如此，況後世乎？仰惟陛下知人則哲如帝堯，立賢無方如成湯，人才小大固不逃於聖鑒。然乃者嘗遣使理財矣，又嘗遣使按軍矣，方被命之初，截截幡幡，似若可聽，及責成效，蔑如也。此無他，用之過其量，賞之不待功，彼既冒受寵榮，則懼誕謾獲罪，於是多方以掩其過，妄作以蓋厥愆，雖以陛下之明，隨加譴斥，然而兵民已被其侵擾，財用已爲其蠹耗，噬臍之悔，可勝計乎！臣願陛下於用人之際，因言以考實，試可而後遷，彼知爵禄不可僥倖取也，必將趨事赴功，少副陛下總核之政，而真才實能見矣。取進止。

周必大《文忠集》卷一三八《乞儲人才淳熙二年閏九月二十八日》 臣聞富人之造居室也，率種木於數十年之初，故未嘗有求而無之之患。況夫興事造業，貽謀萬世，其可不儲材於閒暇，而欲取具於斯須乎？前事布在方策，臣不敢泛論，且以本朝觀之。太祖、太宗蒐攬豪傑，恢張四維，凡作成之方，無所不用其至。及真宗、仁宗之世，名卿才大夫磊落相望，是其效也。仁宗丁時太平，增光前烈，尤以涵養士類爲急，自治平至元祐，悉獲其用。厥後章惇、蔡京相繼秉政，專爲身謀，靡思國計，方且沮士氣以壞風俗，獎讒諂以植黨與，卒令裔夷謀夏，所從來遠矣。太上中興，一洗前弊，紹興初將相卿士得人爲多，既而秦檜以患失之心，濟忌嫉之性，同己者用，異己者逐，人才衰落，貽患至今。使陛下欲復古，則將相未能仰副隆旨；欲養民，則守令未能布宣寬詔。當饋而歎蕭、曹，撫髀而思頗、牧，抑有由也。臣愚欲望聖慈明諭二府，爲國長慮，博求文武之英，布列中外。近而言之，可使收功於當世，遠而言之，又將爲利於無窮。厥今要務，孰大於此？昔西漢蘇令發欲遣大夫，使逐問狀，時見大夫無可使者，召盩厔令尹逢拜諫大夫遣之。王嘉因言：「今諸大夫有才能者甚少，宜豫蓄養可成就者，則士赴難，不愛其死。臨事倉卒，乃求非所以明朝廷也。」嘉言可取，惟陛下念焉。取進止。

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四三《答陳明仲》 子路非謂不學而可以爲政，但謂爲學不必讀書耳。上古未有文字之時，學者固無書可讀，而中人以上，固有不待讀書而自得者。但自聖賢有作，則道之載於經者詳矣，雖孔子之聖，不能離是以爲學也。捨是不求而欲以政學，既失之矣，況又責之中材之人乎？然子路使子羔爲宰，本意未必及此，但因夫子之言而託此以自解耳，故夫子以爲佞而惡之。

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一五《經筵講義・〈大學〉》 臣熹曰：《大學》者，大人之學也。古之爲教者，有小子之學有大人之學。小子之學，灑掃應對進退之節詩書禮樂射御書數之文是也。大人之學，窮理、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是也。此篇所記，皆大人之學，故次《大學》名之。臣又嘗竊謂：自天之生此民，而莫不賦之以仁義禮智之性，叙之以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倫，則天下之理，固已無不具於一人之身矣。但以人自有生而有血氣之身，則不能無

氣質之偏以拘之於前，而又有物欲之私以蔽之於後。所以不能皆知其性以至於亂其倫理而陷於邪僻也。是以古之聖王，設爲學校以教天下之人。使自王世子王子公侯卿大夫元士之適子，以至庶人之子，皆以八歲而入小學，十有五歲而入大學，必皆有以去其氣質之偏，物欲之蔽，以復其性，以盡其倫而後已焉。此先王之世，所以自天子至於庶人，無一人之不學，而天下國家所以治日常多而亂日常少也。及周之衰，聖賢不作，於是小學之教廢而人之行藝不修，大學之教廢而世之道德不明，其書雖有存者，皆不過爲世儒誦説口耳之資而已。未有能因其文以既其實，必求其理而責之於身者也。是以風俗敗壞，人才衰乏，爲君者不知君之道，爲臣者不知臣之道，爲父者不知父之道，爲子者不知子之道，所以天下之治日常少而亂日常多，皆由此學不講之故也。至於我朝，天運開泰，於是河南程顥及其弟頤，始得孔孟以來不傳之緒，而其所以開示學者，則於此篇之旨深致意焉，若其言曰：「《大學》乃孔氏遺書，須從此學則不差。」又曰：「《大學》乃初學入德之門，於今可見古人爲學次第者，賴有此篇尚存，其他則莫如《論》《孟》。」其可謂知言之要矣。後之君子，欲修己以治人而及於天下國家者，豈可以舍是而他求哉？臣以無能，獲奉明詔，使以此篇進講，謹誦所聞，釋其名義如右，惟聖明之留意焉！

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四七《答吕子約》 前書所喻正容謹節之功，比想加力。此本是小學事，然前此不曾做得工夫，今若更不補填，終成欠闕，却爲大學之病也。但後書又不免有輕内重外之意，氣象殊不能平，愚意竊所未安。大抵此學以尊德性、求放心爲本，而講於聖賢親切之訓以開明之，此爲要切之務。若通古今、考世變，則亦隨力所至，推廣增益以爲補助耳，不當以彼爲重而反輕疑定收斂之實，少聖賢親切之訓也。若如此説，則是學問之道不在於己而在於書，不在於經而在於史，爲子思、孟子則孤陋狹劣而不足觀，必爲司馬遷、班固、范曄、陳壽之徒然後可以造於「高明正大、簡易明白」之域也。八字乃來書本語。夫學者既學聖人，則當以聖人之教爲主。今《六經》《語》《孟》《中庸》《大學》之書具在，彼以了悟爲高者既病其障礙而以爲不可讀，此以記覽爲重者又病其狹小而以爲不足觀，如是則是聖人所以立言垂訓者，徒足以誤人而不足以開人，孔子不賢於堯舜而達磨、遷、固賢於仲尼矣，無乃悖之甚邪！前書所示《中庸》、詩頌、西銘等説，皆極精密，意者後書所謂「不能下心細意」，特一時憤激所發耳。如其不然，則不能下心細意於孔孟，乃能下心細意於遷固，何邪？此則尤非區區所素望於賢者，不敢不盡所懷也。禮樂之云，前此只恐未必史遷有此意耳，正使有之，乃是挾禮樂動化之權以爲智力把持之用，學者所以謹於毫釐之差而懼其有千里之繆者，正爲此耳。今不之察而遂指人欲爲天理，吾恐其不止於議論之小失，而且爲心術之大害也。

朱熹《四書或問・論語或問》卷一四《憲問第十四》 蓋人之於人，有功則稱其功，有罪則數其罪，雜而兼舉之，既不以罪掩其功，亦不以功掩其罪也。

楊萬里《誠齋集》卷八六《顔子論上》 論曰：學至乎大，足矣乎？曰：可以止，未可以足也。踰乎大則荒，故欲止。安乎大則忘，故患足。君子之學，至乎大而止矣。雖然，止而未足者，樂心誘之也。蓋至其大則見其大，見其大則樂其大，未見則未樂，愈見則愈樂。樂心之長，足心之消也。人之未有得而足心生者，無怪也。彼未嘗食熊掌也，而强告之以熊掌之美，彼固不肯以易膾炙也。非安於膾炙而不願樂於熊掌也，未有以誘其願而遷其安也。人必食熊掌，而後知天下之無味。學必至大學，而後知天下之無學。甚矣，道之能誘人也。至則見，見則樂。人惟無所樂也，有所樂則競而不厭。故力焉而不倦，非不倦也，忘倦也競故。禦焉而益勵，挫焉而益振，窒焉而益決，奪焉而益悲。夫如是，奚其足？且大學無淺深卑高之序者，未離乎小學也。何也？見其卑則非卑無見，見其淺則非淺無見。見非卑則卑者不足照也，見非淺則淺者不足臨也。蓋有隔而不得者矣，未有不隔而不見，見而有不見者也。見則無不見矣，而猶卑高淺深之足存哉！雖然，至而後見耶？吾以爲至至焉，見次焉。平地而觀天，以爲山之端即天也，至乎山之端，而後見有山而無天。聞京邑之麗者，謂與里之市無異也，至京邑，而後見其異耳。是故不至不見，不見不樂。顔淵之問仁，夫子一語之間，仆藩墻，去陛級，徹堂室，而納之甚大之地，付之以「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之事，何其大也！此君子之所驚也。及顔淵領其大，請其目，則不離於視、聽、言、動之間，儆於非禮而已，又何其小也！此君子之所忽也。惟其大而不驚，此顔子之所以獨往；小而不忽，此顔子之所以獨來。何也？己也者，人之欲也。禮也者，天之理也。仁也者，性之覺也。克而復，復而覺。人者盡而天者還，則天高地下，吾性之湛也；雲行雨施，吾性之游也；君臣父子仁義禮樂，吾性之觸也。一理徹而萬理融。當是之時，一者非寡，萬者非衆，徹者非唱，融者非隨。夫何故？吾性之仁，無寡也，焉得衆？無唱也，焉得隨？至則皆至，不至皆不至，見則皆見，不見則皆不見。至矣見矣，頃刻而天下皆吾仁，吾猶遲

之，而何驚於一日而天下歸仁也哉！雖然，夫子於此遺顏子以其憂者也，何也？顏子領之而樂，既樂而憂，憂也者，樂之生也，非樂之生憂也。至其大，見其樂，而憂乎不得居也。儆非禮於視、聽、言、動之間，顏子也，其求所以居其大者歟？孟子曰：「仁，安宅也。」人有闖宅之安，不得至則戚，不得見則戚，至矣見矣，而又曰：「吾將卜日而後居。」則向之戚，徒戚而已矣。蓋見而不居，則宅自宅也，於吾何有，吾亦於宅何有？夫子指是宅以居顏子，顏子而少緩於居，則一動目一搖足而失是宅矣。得之之不易，失之之不難，豈不大哀耶！是則顏子之憂也。夫子曰：「吾見其進，未見其止。」嗟乎！顏子有憂，而夫子無憂矣。謹論。

張孝祥《于湖集》卷一六《論涵養人才劄子》 臣聞國勢之强弱，不係於土地之廣狹，甲兵之利鈍，而係夫人才。所謂人才者有二焉。文章足以藻飾治具，風采足以羽儀薦紳，此平時用之而有餘者也。靜有以察未形之機，動有以應方來之變，如藥石真可療病，如穀粟真可救飢，此則平時既不可不涵養儲蓄，而羽檄交馳之際，則義不可頃刻而無此者也。恭惟陛下以天縱之聖，躬履興運，而宵旰求治，深思遠慮，將以遺子孫萬世之安，搜羅人才，惟恐或失，所謂藻飾治具、羽儀薦紳者固自不乏。然臣區區之忠，猶効此言者，誠懼夫實用之才尚少也。夫楩楠杞梓，自拱把知其爲良，然不假之以歲月培壅封壇，遽責之以任重，鮮有不撓折者。是人才又貴夫涵養。欲望聖慈深詔二三大臣，俾更廣求實才可用之人，善謀能斷，文不足而質有餘者，置諸中都，扶持長養，屢試熟察，以須其成。在平時則隆國勢以折未萌，於緩急則受任奔走，禦侮捍患，無不可者。誠得一二十輩，森布在列，則陛下可以垂拱無爲，固宗社於磐石，而二三大臣亦可以優游怡愉於廟堂之上，而無所事矣。取進止。

張栻《張南軒先生文集》卷四《江陵府松滋縣學記》 先王之教，其大旨見於孟氏之書，曰：「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又曰：「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弟之義。」是知學校以明倫爲教，而明倫以孝弟爲先。蓋人道莫大乎親親，而孝者爲仁之本也。古之人自冬温夏清昏定晨省以爲孝，自徐行後長者以爲弟，躬行是事，默體是心，充而達之，不使私意間於其間。親親之理得，而無一物不在吾仁之中，孝弟之道，有不可勝用者矣。試以諗於邑之士，孰無事親從兄之心乎！誠能相與勸勉，朝夕講磨以從事乎此，然後知人倫之際，盡其道爲難。而學之不可已也。士之從事於此，則夫風聲氣俗之所及，閭里小民亦將視效而知勸，畏威而寡罪，以樂趨於淳厚之習，然則顧不美與！嗟乎！是乃先王建學之本意，余君今日之所望於多士者，宜莫先於此也。

張栻《南軒集》卷一五《送張荆州序》 客問於某曰：「張荆州之行，子將何以告之？」某應之曰：「吾將告之以講學。」客笑曰：「若是哉！吾子之迂也。荆州早歲發策大廷，天子親擢爲第一，盛名滿天下，入司帝制，出典藩翰，議論風采，文章政事，卓然絶人。上流重地，暫茲往牧，所以寄任之意甚重，而天下士亦莫不引領以當世功名屬於公也。夫以位達而名章，任重而望隆，吾子顧以講學告之，不亦迂乎？」某曰：「子以吾所謂講學者，果何也邪？蓋天下之患，莫大於自足，自足則畫矣。信如子言，荆州若挾是數者以居，則僕尚何道？惟荆州方且退然若諸生，曾無一毫見於顔面，此僕之所以歎息慕向，而講學之説是以敢發也。蓋天下之物衆矣，紛淪轇轕，日更於前，可喜可怒，可慕可愕，所以盪耳目而動心志者何可以數計。而吾以藐然之身當之，知誘於外，一失其所止，則遷於物。夫人者，統役萬物者也，而顧乃爲物役，其可乎哉！是以貴於講學也。天下之事變亦不一矣。幾微之形，節奏之會，毫髮呼吸之間，得失利害有霄壤之勢，吾朝夕與之接，一有所滯塞，則昧幾而失節。其發也不審，則其應也必盭。一事之隳，萬事之所由隳也。豈不可懼乎？是以貴夫講學也。夫惟講學而明理，則執天下之物不固，而應天下之變不膠。吾於天下之物無所惡，而物無以累我，皆爲吾役者也。吾於天下之事無所厭，而事無以汩我，皆吾心之妙用也。豈不有餘裕乎？又豈有窮極乎？然所謂講學者，寧它求哉？致其知而已。知者吾所固有也，本之《六經》以發其蘊，泛觀千載以極其變，即事即物，身親格之，超然會夫大宗，則德進業廣，有其地矣。夫然，故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居天下之廣居，行天下之大道，致君澤民，真古所謂大臣者矣。然則學其可忽乎？《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此之謂也。」某既以此告客，於荆州之別也，遂書以爲獻。

樓鑰《攻媿集》卷六八《上宰相書代人》 某聞養才之法不一也，養大才者勞之，養小才者優之。譬之植木，彼楩楠檜柏之屬，不貴其拱把椽朶之用也，生於陰巖絶壑中，風雨之所浸蝕，霜雪之所摧折，外益枯而中益腴，磊砢多節目，而材益剛，夫然後數十百年而以爲棟梁而不橈，明堂之柱，非此不能勝也。然爲巨室者，棟梁之外，根闌居楔之用，不知其幾，故必有養小材之法焉。若樸樕小木，欲求近用，苟不植根於膏腴壤墳之地，使之遂其生長，則將枯悴萎薾蕩然，雖求拱

把之材亦亡矣。孟子曰：「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勞其筋骨，餓其體膚。」此養大才之法也。《小雅》曰：「薄言采芑，於彼新田，於此菑畝。」此養小才之法也。才大者用大，而志亦大，故必先勞之而苦其成。小才者用小，而志亦小，故必先優之而責其近。未易以一概論也。

陸九淵《象山先生全集》卷一二《與趙詠道》　至當歸一，精義無二。誠得精當，則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故自本諸身，徵諸庶民，至於百世俟聖人而不惑者，誠精當之不容貳也。令兄謂諸公傷於著書，而其心反有所蔽，此理甚不精，此言甚不當矣。彼學不至道，其心不能無蔽，故其言支離。彼惟不自知其學不至道，不自以爲蔽，故敢於著書耳。豈可言由其著書而反有所蔽，當言其心有蔽，故其言亦蔽，則可也。故親師友於當世，固當論其學，求師往聖，尚友方册，亦當論其學。

爲學有講明，有踐履。《大學》致知格物，《中庸》博學審問謹思明辯，《孟子》始條理者智之事，此講明也。《大學》脩身正心，《中庸》篤行之，孟子終條理者聖之事，此踐履也。「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自《大學》言之，固先乎講明矣。自《中庸》言之：「學之弗能，問之弗知，思之弗得，辯之弗明，則亦何所行哉？」未嘗學問思辯，而曰吾唯篤行之而已，是實行者也。自《孟子》言之，則事蓋未有無始而有終者。講明之未至，而徒恃其能力行，是猶射者不習於教法之巧，而徒恃其有力，謂吾能至於百步之外，而不計其未嘗中也。故曰：「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力也。」講明有所未至，則雖材質之卓異，踐行之純篤，如伊尹之任，伯夷之清，柳下惠之和，不思不勉，從容而然，可以謂之聖矣，而孟子顧有所不願學。拘儒瞽生又安可以其硜硜之必爲，而傲知學之士哉？然必一意實學，不事空言，然後可以謂之講明。若謂口耳之學爲講明，則又非聖人之徒矣。

塞宇宙一理耳。學者之所以學，欲明此理耳。此理之大，豈有限量？程明道所謂有憾於天地，則大於天地者矣，謂此理也。三極皆同此理，而天爲尊。故曰：「惟天爲大，惟堯則之。」五典乃天叙，五禮乃天秩，五服所彰乃天命，五刑所用乃天討。今學者能盡心知性，則是知天，存心養性，則是事天。人乃天之所生，性乃天之所命。自理而言，而曰大於天地，猶之可也。自人而言，則豈可言大於天地？乾坤同一理也，孔子於乾曰「大哉乾元」，於坤則曰「至哉坤元」。堯舜同一理也，孔子於堯曰「大哉，堯之爲君」，於舜則曰「君哉舜也」。此乃尊卑自然之序，如子不可同父之席，弟不可先兄而行，非人私意可差排杜撰也。

陸九淵《象山先生全集》卷一二《與趙然道》　昔循中不無尊師重道之誠，而家庭牽制，不克自遂。其質固自通爽，而殊乏剛强，深懼其汨没於世習而不能以自立，故前書稍振翼之耳。富貴利達之不足慕，此非難知者。仙佛之徒，拘曲之士，亦往往優於斷棄，而弗顧視之。彼既自有所溺，一切斷棄，亦有何難？但一切斷棄，則非道矣。知道之士，自不溺於此耳，初未嘗斷棄之也。故曰：「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所謂自得者，得其道也。夫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然則以其道而得焉，君子處之矣，曷嘗斷棄之哉！孟子之答彭更，亦曰：「非其道，則一簞食不可受於人，如其道，則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爲泰，子以爲泰乎？」君子亦惟其道而已矣。所謂「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非虚言也。學者所造縱未及此，苟志於道，便當與俗趣燕越矣。志鄉一立，即無二事。此首重則彼尾輕，其勢然也。作意立説，以排遣外物者，吾知其非真志於道義者矣。所欲有甚於生，所惡有甚於死，死生大矣，而不足以易此，況富貴乎？富貴之足慕不足慕，豈足多較於學者之前哉？前輿循中書所以云云者，懼其弱植孤立於横流之中，而此志不能以自拔耳。雖然，姬周之衰，此道不行，孟子之没，此道不明。千有五百餘年之間，格言至訓熟爛於浮文外飾，功利之習汎濫於天下。氣質之美，天常之厚者，固知病其末流矣，而莫知病其源。立言制行之間，抱薪救火，揚湯止沸者多矣。當今之世，誰實爲有志之士也？求真實學者於斯世，亦誠難哉！非道之難知也，非人之難得也，其勢則然也。有志之士其肯自恕於此，而弗求其志哉！今粗有其志，而實不能以自拔，則所謂講學者，遂爲空言以滋僞習，豈唯無益，其害又大矣。若其善利之間，嘗知決擇，大端已明，大志已立，而日用踐履，未能常於清明剛健，一有緩懈，舊習乘之，捷於影響。應答之際，念慮之間，陰流密陷，不自省覺，益積益深，或遇箴藥，勝心持之，反加文飾，因不能以自還者有矣，甚可畏也。況其大端未嘗實明，大志未嘗實立，有外强中乾之證，而無心廣體胖之樂者，可不深致其思，以省其過，求其實乎？略此不察，而苟爲大言以蓋謬習，偷以自便，嚣以自勝，豈惟不足以

欺人，平居静慮，亦寧能以自欺乎？至是而又自欺其心，則所謂下愚不移者矣。誠能於此深切著明，則自成自道自求多福者，權在我矣。前言往訓，真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引翼勉勵，惟日不足，何暇與章句儒譊譊，玩愒歲月於無用之空言哉？

陸九淵《象山先生全集》卷一二《與黄循中》 某山居講習，粗適素懷。荆門之命，固出廟朝不忘之意，然雅未有爲吏之興。幸尚遲次，可徐決去就耳。人之不可以不學，猶魚之不可以無水，而世至視若贅疣，豈不甚可歎哉！穿壤間竊取富貴者何限，惟庸人鄙夫羨之耳。識者視之，方深憐甚憫，傷其賦人之形，而不求盡人之道，至與蟻蟲同其飽適好惡，虚生浪死。其在高位者，適足以播惡遺臭，貽君子監戒而已。此固循中所宜深曉，第居今之世，不得不申言之，諒亦不厭於此也。

陸九淵《象山先生全集》卷一三《與郭邦逸》 專介奉書，細視緘題，如揖盛德。亟發讀之，慰浣良劇。教以大對一本，尤深降歎！鑿鑿精實，非泛泛場屋之文也。君子義以爲質，得義則重，失義則輕，由義爲榮，背義爲辱。輕重榮辱，惟義與否，科甲名位，何加損於我，豈足言哉？吾人所學固如此。然世俗之所謂榮辱輕重者，則異於是。薰染其間，小有不辯，則此義爲不精矣。當使日著日察，炯然不可渾亂，則善矣。垂示晦翁問答，良所未喻。聖人與我同類，此心此理誰能異之。孟子曰：「人皆可以爲堯舜。」又曰：「至於心，獨無所同然乎？」又曰：「人之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今謂人不能，非賊其人乎？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備矣。吾身不能居仁由義，則謂之自棄。聖人於此理，不勉而中，不思而得，賢如顔子猶未至於不思不勉，曰「三月不違」，則猶有時而違也。曰「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則言其不遠而復也。然則雖未至於不思不勉，而思勉之工益微矣。氣稟益下，其工益勞，此聖人、賢人、衆人之辯也。語曰：「顔子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日月至，三月不違，與至誠無息則有間矣。若其所至、所不違、所無息者，豈容有二理哉？古人惟見得此理，故曰：「予何人也，舜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謹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學者必已聞道，然後知其不可須臾離，知其不可須臾離，然後能戒謹不睹，恐懼不聞。

《陳亮集》卷二〇《與朱元晦祕書》 天地人爲三才。人生只是要做個人。聖人，人之極則也。如聖人，方是成人。故告子路者則曰：「亦可以爲成人。」來諭謂「非成人之至」誠是也。謂之聖人者，於人中爲聖；謂之大人者，於人中爲大。才立個儒者名字，固有該不盡之處矣。學者，所以學爲人也，而豈必其儒哉！子夏、子張、子游皆所謂儒者也。學之不至，則荀卿有某氏賤儒之説而不及其他。《論語》一書，只告子夏以「女爲君子儒」，其他亦未之聞也。則亮之説亦不爲無據矣。管仲儘合有商量處，其見笑於儒家亦多，畢竟總其大體，卻是個人，當得世界輕重有無，故孔子曰人也。亮之不肖，於今世儒者無能爲役，其不足論甚矣。然亦自要做個人，非專徇管簫以下規摹也。正欲攬金銀銅鐵熔作一器，要以適用爲主耳。亦非專爲漢唐分疏也，正欲明天地常運而人爲常不息，要不可以架漏章補度時日耳。

孫奕《履齋示兒編》卷四《作經本末》 聖賢之書，豈苟作云乎哉！嘗觀《論語》顛末，夫豈無他説，斷斷乎首以學名篇，以「學而時習之」冠於首，而必終之以《堯曰》者，謂學者必以聖王爲師，而聖王則莫堯若故也。是以荀卿之書，首標以《勸學》，首發端以「學不可以已」，而以《堯問》之篇終之。揚雄之書，亦首名以《學行》，首發端以「學行之上也」，而必以「唐矣夫」一言終之。蓋有望於後之君子復古云。

吴儆《竹洲集》卷七《上姚樞密書》 某竊嘗妄論宰相之用人，當以忠信爲主，而以才術爲用。忠信之士，雖或不足於用，而終歸於正。才術之人，雖或可與立事，而終多反覆。荆國王公之取人以才術爲先，故元豐之黨多小人。司馬温公之取人以忠信爲本，故元祐之黨多君子。二者不可得兼，以元祐之忠信爲腹心，而以元豐之才術爲手足，則天下之事可以必成，而無後患。某學校之陳人，州縣之冗吏，才術固非所長，而忠信所可自勉。恭惟某官方籠天下之才，以起太平之治，如某等輩試指一煩難之任，使之自効，必不肯碌碌苟升斗之禄而已。

袁説友《東塘集》卷一二《舉材狀》 臣聞爲治之道，莫先於用人，而用人之難，尤貴乎審擇。世未嘗無材也，然一見於用，則有心術，有好尚，適於平正者，則爲公爲賢，而溺於偏黨者，則爲私爲詖。要其終而成敗可見，此無他，中之爲德民，鮮能久矣。夫師也過，商也不及，非中也，夫子無取焉。蓋智者過之，愚者不及，皆足以害道也。狂者進取，狷者不爲，非中也，孟子無取焉。蓋狂者失己，狷者失人，皆足以害道也。害道則害治矣。惟夫中者，有平正之德，無黨偏之蔽。觀之欹器，中則必正，貴中也；不平不正則覆矣。考之《洪範》，會其有極，貴

中也。無黨無偏，則中矣。自古人材非材之難也，一得其中，則有乎正，無黨偏。中一失，則失人。人主用人之際，是豈不難也哉？仰惟陛下以人材爲急務，以中道律人材，盡捐偏黨之私，力扶平正之論，還泰和之盛治，享安静之美福者，誠非細事也。近者陛下親頒御筆，立爲資格，以嚴明職事。蓋將垂意人材，不輕除受。然欲絶濫進，則當嚴其資格。若夷考其人，則尤貴於預擇爾。臣竊觀孝宗皇帝淳熙九年，令侍從臺諫各舉所知。淳熙十五年，復令侍從臺諫各舉職事官。太上皇帝紹熙二年，令侍從臺諫各舉卿郎職事官。此皆預加審擇也。今周行闕員，朝廷或難於選授，緩急時歎於乏才。欲圖得人，預擇閒暇，上法淳熙、紹熙故事，以詔論思獻納之臣，實今日所當先者。臣愚欲望聖慈特發宸斷，命六曹、侍從、翰苑、臺諫、兩省，給舍各舉堪充職事官者四、五人，或學爲有用而不事於空言，或材有過人而可堪於任劇，皆須心術本於公正，好惡不激於黨偏，除見充職事官外，不拘資格，不間寒遠，平心審舉，具名奏聞，留置御前，以備審擇。仍令録申朝廷，遇闕審用，則王多吉士，國無憸人，進退盡出於聖明，人物悉趨於中道，昭明國是，宏濟治功，天下厚幸。

王炎《雙溪類稿》卷二一《上胡參政》 天下之事，非才不濟。而涵養其才，至於清明高遠者，非學不能也。三代而上，士之事業由學術發之，小大判然不同。今天下學者衆矣，上焉者剖析性命之精微，而不通於世務，則體用不全。次焉者馳騁言語之菁華，而不究於德業，則本末不具。故道術愈裂，而人才愈偏，非有以作而新之不可也。

陳文蔚《克齋集》卷二《答徐子融師堯説》 文蔚於儕輩中，早聞子融徐兄篤志力行，有意於古人爲己之學，不與世俗浮沉於富貴貧賤、得喪禍福之中，恨未一見以洗其凡俗之陋。比者率然趨造几席，愧不以禮，方欲修刺以謝過，遽沐左顧，且示《師堯説》一篇，於足下謙光何損，其如重不敏之咎何？孟子論鄉愿之亂德，以謂同乎流俗，合乎汙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衆皆悦之，自以爲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則知世俗儒者外堯舜以爲學，則不可以入道矣。今足下啓學者以師堯，雖有作者不易其言也。然竊有説焉。道之在天下，蓋出一本。所謂旁出者，果是根耶？雖森然日長，於本乎何害？非其所出耶？則此榮而彼瘁，彼榮而此瘁，勢不俱長也。孔子曰：「惡莠恐其亂苗也。」蓋似是而非，使人眩於名實而不之察，聖人則深懼其陰中之害甚於顯行，故嘗加戒謹恐懼，觀孟子答公孫丑好辯一章，其意可見。大抵歸於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亦猶韓愈氏曰「不塞不流，不止不行」，彼不息此烏乎流，彼不止此烏乎行。然則奈何？亦曰剪其形，滅其影，翳之者去，則明期至矣。必以爲本同而末異，是教之使附會，豈儒者之言哉？排之而或勝或不勝，則繫乎力量之大小，必曰去本之有遠近，則此道所在不爲堯存，不爲桀亡，行堯之道是堯而已。可以古今論者時也，不可以古今論者理也。不識高明以爲如何？文蔚適在憂制，不暇他及，姑因來教以畢其説如此，儻有未然，願因是而反覆之。幸甚。

趙秉文《滏水集》卷一《性道教説》 性之説，難言也？何以明之？上焉者，雜佛老而言；下焉者，兼情與才而言之也。佛則滅情以歸性，老氏則歸根以復命，非吾所謂性之中也。荀卿曰：「人性惡」。揚子曰：「人性善惡混」，言其情也。韓子曰：「性有上中下。」言其才也，非性之本也。《記》曰：「人生而静，天之性也。」又曰：「中者，天下之大本也，」此指性之本體也。方其喜、怒、哀、樂未發之際，無一毫人欲之私，純是天理而已。故曰：「天命之謂性。」孟子又於中形出性善之説，曰「惻隱也、羞惡也、辭讓也、是非也」。孟子學于子思者也，其亦異於曾子子思之所傳乎？曰：「否，不然也。」此四端，含藏而未發者也。發則見矣。譬之草木萌芽，其茁然而出者必直，間有不直，物礙之耳。惟大人爲能不失其赤子之心，此承性而行之者也，故謂之道。人欲之勝久矣，一旦求復其天理之真，不亦難乎？固當務學以致其知，以先明乎義、利之辨；使一事一物了然吾胸中。習察既久，天理日明，人僞日消，庶幾可以造聖賢之域。故聖人修道以教天下，使之遏人欲，存天理，此「脩道之謂教」也。孟子之後不得其傳，獨周、程二夫子，紹千古之絶學，發前聖之秘奥，教人於喜怒未發之前求之，以戒慎恐懼於不見不聞爲入道之要，此前賢之所未至，其最優游乎！其徒遂以韓、歐諸儒爲不知道，此好大之言也。後儒之扶教，得聖賢之一體者多矣。使董子、揚子、文中子之徒，游於聖人之門，則游、夏矣。使諸儒不見傳注之學，豈能遽先毛、鄭哉？聞道有淺深，乘時有先後耳。或曰：韓、歐之學失之淺，蘇氏之學失之襍，如有不純何？曰：歐、蘇長於經濟之變，如其常，自當歸周、程。或曰，中庸之學，孔子傳之曾子，曾子傳之子思，而後成書。不以明告羣弟子，何也？曰：「《詩》、《書》、執《禮》皆雅言也，」雅之猶言素所言耳。至於天道性命，聖人所難言，且《易》之一經，夫子晚而喜之，蓋慎言之也。孟子不言《易》，荀卿曰：「始乎爲士，終乎讀《禮》。」於時未嘗言《易》。後世猶曰孟子不言易，所以深言之也聖人於尋常日用之中，所語無非性與天道，故曰：「吾無隱乎爾！」但門弟子有不知者。

迫子貢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子貢聞「一貫」之後蓋知之矣，然亦未嘗以窮高極遠爲得也。自王氏之學興，士大夫非道德性命不談，而不知篤厚力行之實，其弊至於以世教爲俗學，而道學之弊亦有以中爲正位，仁爲種性，流爲佛老而不自知，其弊又有甚於傳注之學，此又不可不知也。且中庸之道，何道也？天道也，大中至正之道也。典禮德刑非人爲之私也。且子以爲外是，別有所謂性與天道乎？吾恐貪高慕遠，空談無得也。雖聖學如天，亦必自近始，然則何自而入哉？曰：「慎獨。」

王柏《魯齋遺書》卷三《論明明德》　古之聖人，以天、地、人爲三才。天地之大，其與人相懸，不知其幾何也。而聖人以人配之，何耶？蓋上帝降衷，人得之以爲心。心形雖小，中間蘊藏天地萬物之理，所謂性也，所謂明德也，虛靈明覺，神妙不測，與天地一般。故聖人説天、地、人爲三才。明德，虛靈明覺，天下古今無不一般。只爲受生之初，所稟之氣，有清者、有濁者，有美者、有惡者。得其清者則爲智，得其濁者則爲愚，得其美者則爲賢，得其惡者則爲不肖。若得全清、全美則爲大智、大賢，其明德全不昧也。身雖與常人一般，其心中明德與天、地同體，其所爲便與天、地相合，此大聖人也。若全濁、全惡，則爲大愚、大不肖，其明德全昧，雖有人之形貌，其心中暗塞，與禽獸一般，其所爲顛倒錯亂，無一是處，此大惡人也。若清而不美，則爲人有智而不肖，若美而不清，則爲人好善而不明。其清而美者，類鏡之明而平，其濁而惡者，類鏡之不明而又不平也。其清而不美者，類鏡之明而不平，其美而不清者，類鏡之平而不明也。清美之氣，所得的分數，便是明德存的分數，不敵濁惡所得的分數，便是明德暗塞了的分數。明德止存得二三分，則爲下等人；存得七八分，則爲上等人；存得一半，則爲中等人。明德在五分以下，則爲惡常順，爲善常難。明德在五分以上，則爲善常順，爲惡常難。明德正在五分，則爲善、爲惡，常交戰於胷中。戰而未定，外有正人、正言助之，則明德長而爲善。外有惡人、惡言助之，則明德消而爲惡。清的分數，濁的分數，美的分數，惡的分數，參錯不齊，所以便有千萬般等第。

論生來所稟氣陰陽也。蓋能變之物，其清者可氣而爲濁，濁者可變而爲清，美者可變而爲惡，惡者可變而爲美。縱情欲，則清美變爲濁惡；明明德，則濁惡變爲清美。天生聖人，明德全明，不用分毫功夫，於天下萬事，皆能曉解，皆能了幹。見天下之人，皆有自己一般的明德，只爲生來的氣稟拘之，又爲生以後耳、目、口、鼻、身體的愛欲蔽之，故明德暗塞，與禽獸不遠。聖人哀憐，故設爲學校，以變其氣，養見在之明，開未開之明，使人人明德，皆如自己一般，此聖人立教之本意。然爲學之初，先要持敬，敬則身心收斂，氣不粗暴。清者愈清，而濁者不得長。美者愈美，而惡者不得行。静而敬，常念天地鬼神臨之，不敢少忽。動而敬，自視、聽、色、貌、言、事、疑、忿，得一日省察，不要逐物去了，雖在千萬人中，常知有己，此持敬之大略也。《禮記》一書近千萬言，最初一句曰：「毋不敬。」天下古今之善，皆從敬字上起，天下古今之惡，皆從不敬上生。在小學便索要敬，在大學便索要敬，爲臣、爲子、爲君、爲父，皆索要敬。以至當小事、當大事都索要敬。這一件先能著力，然後可以論學。學先要窮理，且如論人才如何，知得高下云云。

郝經《陵川集》卷一七《論八首・道》　道統夫形器，形器所以載夫道。即是物而是道存，即是事而是道在，近而易行，明而易見也。謂夫虛無惚恍而不可稽極者，非道也。謂夫艱深幽阻，高遠而難行者，非道也。謂夫寂滅空闊而恣爲誕妄者，非道也。道不離乎萬物，不外乎天地，而總萃於人焉。天地至大，萬物至衆，而人至靈，非是，則道無以見也。故動静相根，道之幾也。陰陽相乘，道之氣也。剛柔相錯，道之形也。消長相尋，道之變也。其包綿長，貫上下，統中外，使天地萬物各受其成，守其則而不可易者，則謂之「太極」。其迭生死，互往來，環始終，使天地萬物各全其理，新其氣，續其形，生生而不已者，則謂之「造化」。其湛静方一而不可易，變動周流而不可測者，則謂之「鬼神」。其全太極之體，乘造化之幾，盡鬼神之情，而與道爲一者，則謂之「聖人」。故天地者，道之區宇也；萬物者，道之郵傳也；聖人者，道之主宰也。莫不出乎道，莫能離乎道，而人爲甚焉。故道之賦予則謂之「命」，其得之理，則謂之「性」；其制宰之幾，則謂之「心」；其發見酬酢，則謂之「情」；其血氣之所嗜，則謂之「欲」；其義理之所得，則謂之「德」；全心之德則謂之「仁」；盡心之德則謂之「忠」；推心之德則謂之「恕」；實心之德則謂之「誠」；德之品節則謂之「禮」；德之中和則謂之「樂」。敬者，持夫此者也；智者，知夫此者也；勇者，行夫此者也。修夫此者，賢也；盡夫此者，聖也；昧夫此者，愚也。推而行之，則天地萬物各得其所；悖而忽之，則天地萬物各失其序；致而極之，則天地萬物各臻其極。奈之何？人之心甚易放，而其德甚易亡也。聖人有憂之，懼夫不克負荷，而道因之以壞也。於是觀其時而佐其極。生人之初，欽欽顒顒，醇而又醇也。天地自若也，萬物亦自若也，各載夫道而莫有失也。聖人弗言焉，見解出矣，聰悟開矣，於是宓犧氏始泄

道之幾，而畫夫卦，猶未見夫辭也。情欲生矣，血氣勝矣，流於偏而入於左也，於是陶唐氏始曰中，有虞氏曰道心，曰人心。偏既勝矣，欲日張矣。桀侈紂肆，禍生人而毒天下也。於是湯曰建中，武曰皇極，伊尹陳一德，周公制禮樂，其革道之弊可謂至矣！厥後，陵夷於幽厲，爭奪於五伯，德不足而力，禮不足而刑，先王之制於是大壞，人心放紛，而道日敗也。於是，仲尼氏出作爲《六經》，建道之極，而俾與天地並。爲之男女、夫婦、父子、兄弟、君臣、朋友，而人之大倫正；爲之禮樂、刑政、文物、制度，而人之大法立；爲之士、農、工、賈，服食、居室，而人之生理存，根刮、推致，因仍、損益，各底其極，道之用盡而其體具矣。既而顔子以之言仁，曾子以之言恕，子思以之言中庸，孟軻以之言浩然之氣，皆所以羽翼夫道也。道所以生形器，人所以居形器，大聖、大賢所以修形器也。道之所生，聖賢之所修，斯人居之而已矣。彼昏無知，棄而弗居，放心亡德，昏蕩戕圮，血氣肆而道心亡矣，嗜慾張而天理滅矣。靜動相違，則道之幾乖矣；陰陽舛悖，則道之氣紊矣；剛柔失中，則道之形繆矣。不能運會則太極差，不能始終則造化熄，則道之原幾乎塞矣。天原於道，道原於天，萬物原於天地，人原於天地萬物。人不蹈道，則天地萬物壞，天地萬物壞，則道壞矣。道具於形器，亦壞於形器，形器所以載道，亦所以壞道也。則天地萬物之中，安用夫人乎？曾鳥獸草木之不若也。鳥獸草木雖不能純具乎道，亦不能壞道，孰謂人而反壞道乎？於是高遠者欲遺形器而離人類，遂入於虛無。誕妄者欲滅形器而絶人類，遂入於空寂。遺者而卒莫能遺，滅者而卒莫能滅，所以爲異端，自以爲是而不知其非也。盍於吾形器之中，求吾之所不壞乎。吾之所固有者，道之所不壞者也。一形器壞，則有一形器，道固無恙也。存而居之，則道在於是。故道一壞而在聖人，再壞而在《六經》，道雖屢壞而固在也。天地萬物者，道之形器也。《六經》者，聖人之形器也。道爲天地萬物以載人，聖人著書以載道，故《易》即道之理也，《書》道之辭也，《詩》道之情也，《春秋》道之政也，《禮樂》道之用也。至中而不，過至正而不偏，愚夫、愚婦可以與知，可以能行，非有太高遠以惑世者，惟夫未有見夫此也，故以爲高遠，以爲幽深，以爲艱阻也。莊周雄辨過於高，荀卿著書求夫異，後世百家衆流，力探遠蹈，欲出聖人之上，卒在聖人之下。曾不知至易者乾，至簡者坤，聖人所教，《六經》所載者多人事而罕天道。謂盡人之道，則可以盡天地萬物之道。能盡天地萬物之道，則三才之蘊一貫於我矣。嗟夫，天地萬物具在聖人之《六經》，日星而昭昭也，而由之者鮮。潰亂於嗜欲，撐裂於爭奪，誘瀆於富貴，浮靡於文章，沈溺於訓詁，破碎於決科，支離於穿鑿，蕩於高遠，惑於異端，窮於詐，昧於私，而塞於不行。悲夫，聖人之形器將遂壞也歟！

胡柢遇《紫山大全集》卷二四《語録》　「仕而優則學」此句，當在「學而優則仕」之後。《書》曰：「學古入官，政乃不迷。」又曰：「念終始典於學。」以此觀之，學也者，學爲仕也。故孔子以子路「有民人，有社稷，何必讀書，然後爲學」爲佞世。人要好文章，不過效學前人陳言，工字琢句，鋪叙排布，首尾腹心，成章而已。要優於政事，不過廣覽前人陳跡，效顰而已。韓子曰：「不得其心，而逐其跡，吾未見其能旭也。」真知言哉！朱文公亦謂「後人學《騷》，譬如無疾而呻吟」，正謂此也。

吴澄《吴文正集》卷二五《送鄧善之提舉江浙儒學詩序並序》　世以儒爲無用久矣，惟譔述編纂之職，講論傳授之事不得不歸之儒，是所謂無用之用者。隱有用之用難也，而無用之用豈易哉？予觀儒以無用之用用於世而無媿焉者幾希，則儒之見輕，未必皆輕之者之過也。殆亦由已取之，而於人也何尤？往年初識吴興趙子昂，曇曇説蜀人鄧善之爲畏友。子昂標致自高，平視一世，其所稱許，必有以大愜其心而然。越十有六年，善之與余俱被當路薦爲翰林國史之屬，始克會於京師，益信子昂之與爲不苟。予不及試而去，善之善於其賦，再轉爲修撰。其辭章炳炳琅琅，追典誥命制之作，得頌雅風騷之遺；見推於同輩，傳誦於人。人知與不知，莫不膾炙其文，金石其行。爲儒者一洗見輕之恥，善之有力焉。雖善之所可重，豈直無用之用而已，而未嘗以有用之用用也。掌文翰垂十年，出領江浙等處儒學事，留於朝者咸惜其去，而善之怡然，無不可於意矣。苟未至於達可行之天下，而守一官，効一職，顧何往而不可？而戀内者或以補外爲戚，羨外者或以留中爲苦，二者各有所爲，以圖便其私，而儒者不如是。儒者不如是，況儒而如吾善之，而肯如是乎？夫無所不可者，儒者之心也；惜其不留者，朋友之情也。

吴澄《吴文正集》卷三〇《送廖信中序》　舟也不可以梯山，車也不可以航川，此器之各適一用者。人則不然，夫豈拘拘於一，而不能相通也哉？故仕不擇何官，官不擇何地，世謂之通儒。

吴澄《吴文正集》卷三〇《贈建昌醫學吴學録序》　宜黄之宗人有諱霆發者，宋咸淳庚午與予同充鄉貢士。後五十七年，而其孫一鳳爲建昌路醫學録。或譏儒學子而易業於醫，予謂醫、儒一道也。儒以仁濟天下之民，醫之伎獨非濟人之

仁乎？彼以稱號曰儒，而瘠人以肥己，害人以利己者，不仁甚矣，惡得謂之儒？蓋儒之爲儒，非取其有日誦萬言之博也，非取其文成七步之敏也，以其孝悌於家，敦睦於族，忠信於鄉，所厚者人倫，所行者天理爾。今雖以醫進，而能修孝悌、敦睦、忠信之行，是乃醫其名、儒其實也，而又何譏焉？予於貢士君猶兄弟，視一鳳猶孫也，故贈之以言。

趙文《青山集》卷一《送謝會可序》　人心如畫師，士自讀書爲文，以至功名富貴，下至農工商賈，所以營其生者萬方，凡出於其心之所建立者，皆畫也。豈必弄筆墨爲戲，而後謂之畫哉？謝會可畫梅、蘭、竹、石、枯木、草蟲、山水精絶，每一紙出，諸公貴人爭取之。然會可每不屑爲人作，乃獨以舉子業爲童子師。問之，則曰：「彼工也，此師也。師，孔孟之位也，故吾寧忍窮而爲此。」余曰：「子過矣，以子之才，使在科舉場屋，即高科膴仕，亦書生分内事。今隋唐弊法，廢去不用，士無所發身以行其志，自非老無他能如我，寧當栖栖《兔園》、《急就》老死而已。丈夫負其耿耿，苟不忍草木俱腐，則挾其所能，豈不可以名一時而傳後世！蓋士有足恥者，而不在乎爲畫師也。屈哉乎會可，悲哉乎吾言！雖然，吾與汝亦畫也。」吾聞畫非酒不奇，且相與飲酒。

胡炳文《雲峯集》卷三《贈醫者程敏齋序》　儒不醫，非通儒。醫不儒，非良醫。夫既謂之儒，未論物格知至，一身中十二經、十五絡，自懵然莫之知。病卧於牀，委之庸醫，比之不慈不孝，此儒而不醫之通患也。醫而不儒，其患尤甚。《素問》、《難經》猶吾儒孔孟，或有至老未能習者。脈有三部、九候、七表、八裏、九道、十怪，凡男女皆然。《褚氏遺書》謂男女脈三部皆相反，胡爲與王叔和不同？五臟六腑應天五運六氣，然六氣中胡爲有兩火？身穴三百六十五，以應一歲，然足陽明胡爲有陰市？足太陽胡爲有至陰？若是者悉未之考，悵悵然欲以岐黄之術鳴於時，吾不知其可也。《易》曰：「無妄之藥不可試也。」「試」之一字，夫子已逆燭天下後世爲醫者之弊矣。而吾鄉程君雲岩則不然，其先世嘗從學於程夫子之門，儒學所漸宏矣，遠矣。夫醫不過儒道中之一事，物格知至，此不過格中之一物。雲岩以其先世儒學來而爲醫，其能十全取也固宜。敏齋繼志述事，恂恂篤實，博極羣書，所全活甚衆，不酬亦不願，且牓其門曰：「貧無力者與診脈施藥。」噫！吾前所謂儒而醫，通儒也，雲岩翁有焉。所謂醫而儒，名醫也，敏齋其有焉。予以爲世之爲醫者，不能皆如是也，故表而出之。

陸文圭《墻東類稿》卷一《擬勸學詔》　蓋聞古之設庠序與學校，所以教養人才，將以致用也。《書》不云乎：「不學墻面，莅事惟煩。」嗚呼！自周衰以來，先王之道浸微浸滅，法度多缺，禮樂廢壞。圖治者以古爲迂，措事者以苟爲得。士習於空言，禮義廉恥缺而不思。朋黨比周，靡然成俗。伊欲黜漢唐之淺陋，追堯舜之高明，樂育天下之英才，使修潔之士充於朝廷，孝弟之風行於鄉黨，何修何飾，而致乎此？自今有敦行誼謹名節、明經篤學者，有司具以名聞，朕將考擇而用之，以勸於爾衆。浮華之習，吾所不取。咨爾多士，尚懋戒哉。

陸文圭《墻東類稿》卷三《儒學吏治策》　問：嘗聞聖門之言曰：「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仕之與學，每相因而不可相無也，何必讀書然後爲學？特子路率爾之言，致取誚於夫子。鄭子産曰：「僑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譬如田獵射御，貫則能獲禽。若未嘗登車射御，則敗績厭覆是懼，何暇思獲！」使斯言非妄，則未之學者決不可使之仕也。皐、夔、稷、契所讀何書？伊、傅、周、召所習何業？而所就無非有用之學。於斯時也，不聞儒吏之説也。後世儒吏之説興，遂判學、仕爲兩途矣。至漢有儒術飾吏治之語，儒吏之分，其殆起於此乎？蕭、曹、丙、魏之徒，以刀筆發身，其果能合儒吏而爲一乎？唐宋以科第取士，有不由科第出者，輒共嗤鄙之。而循良之吏，代不乏人。吏而不儒，或有之矣，未聞有不學而仕者。子游聞之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蓋言上而公卿大夫，下而府史胥徒，皆不可以不學也。賈誼曰：「大臣特以簿書期會不報之間以爲大故。」又曰：「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鄉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爲也。」俗吏之所務，在於刀筆筐篋，而不知大體，信乎不學而仕者，真所謂俗吏也，何足算哉！彼有猴冠麟楦，鉗署尸餐，仰視俗吏之踵，若不能以追而及者，此輩更可閔也。嗚呼！吏而不學可乎？或者則曰：「周勃之重厚少文，霍光之不學無術，趙普之半部《論語》，寇準之不及讀書，皆足以寄大任、臨大節，若此者，可無待於學也。」隨何、酈食其以腐儒敗事，張禹、孔光以經術誤國，王安石之徒又以經學亂政，因謂深於儒者，未必能習於吏也，遂使無學者皆得借是以藉口。然則儒又果無益於人國乎？噫！古者之吏，非今日之所謂吏員也；古者之儒，亦非今日之所謂秀才也。不求夫古之仕、古之學，而切切焉析取舍於今之儒、今之吏，祇見其扞格而不相合耳。當今聖明，灼見吏弊，悉易以儒，真救時之良法也。然吏姦已極，革之誠宜，而取吏於儒，得才能幾？願爲酌中之説，以俟觀民風者採焉。

儒不習吏，謂之拘儒；吏不業儒，謂之俗吏。儒誚吏曰「務刀筆筐篋，不知大體」；吏詆儒曰「有人民社稷，何必讀書」。二者胥失之。然君子不以爲吏之

過，而以爲儒之過。夫儒者，學周公、仲尼之道者也。周公、仲尼者，荀卿氏之所謂大儒，揚雄氏之所謂真儒也。四海皇皇，枕奠於京，周公用於周之大效也；齊人章章，歸其侵疆，仲尼用於魯之小試也。豈博而寡要、勞而無功者耶？儒於道最高，與天地並，烏可與簿書期會之間較優劣也！彼之所以敢較吾儒者，以儒者之效不白於世耳。周公、仲尼以前，儒之名未立也。契敷教，夔典樂，皋稷陳謨，安得無書可讀？耕野之夫開口說仁，築巖之叟開端言學，安得無業可習？特書非後世之書，業非世俗之業耳。自《周禮》有道得民、治得民之說，而儒始與吏爲對。自秦人焚六經，以法令爲師，而儒大爲吏所擯。自漢人以經術飾吏事，而儒又爲吏所假。司馬「九流」以儒者爲一流，劉向「諸子」以孟子爲一子，劉歆《七略》以六藝爲一略。彼司馬氏、劉氏父子，漢之所謂名儒，而自貶其道如此，毋怪乎法家、刑名家之喙喙爭鳴也。吁，有由矣！泗上亭長布衣時，蕭、曹已爲吏掾，故鄭侯入秦相府，先收圖籍而不收博士所掌之書。平陽侯相齊，避堂猶舍蓋公而不用齊老先生之說，規摹大略可見。乃翁素不修文學，而蕭、曹贊之，彼隨何、酈食其之徒，正復說客之靡耳，而例以腐儒目之。腐則腐矣，何儒之有？周勃、霍光皆重厚可托之人，然勃少文，嘗東鄉坐，召諸生趣爲我語，其不遜如此。一旦逮捕，勃窘不知所爲，行千金獄吏，吏以牘背示之，幸而獲免，勃乃歎曰：「吾今知獄吏爲貴也。」霍光不學，謂儒生多窶人子，喜妄說狂言，心嘗嫉之。一妄男子詣北闕，公卿錯愕不敢發言，京兆尹至，引《春秋》斷之。光乃嘆曰：「公卿當用有經術、明於大誼者。」吁！獄吏受賕，變易獄詞；京兆證經，誤引古義，漢朝皆不之覺，可笑也已。史言高祖開基，蕭、曹爲冠；孝宣中興，丙、魏有聲。然丙、魏與蕭、曹又自不同，少卿學《詩》、《禮》，皆通大義；弱翁學《易》對策高第，皆稍習儒業，因孝宣好法律、刑名，故二人總領衆職，奉行故事，考核名實，以稱上意，然相業亦止此爾。太子嘗侍讌，請用儒生。帝作色曰：「漢家自有制度，奈何純任德教。亂我家者，太子也。」以當時觀之，孝宣之言爲過。然元帝以後，孔光、張禹用事，依阿諛涊，黨奸誤國，卒如宣帝所料，用儒之弊，一至此哉！雖然，漢儒守章句，非科第之秀才也；漢吏長子孫，非案牘之吏員也。走馬看花，浮薄是習；雁行鉗紙，貪墨是營，唐人又愧漢人矣！內翰條貫，隔截太甚；中書吏額，紛爭不息，宋人又愧唐人矣！人才不古，每況愈下，少知治體者豈不爲寒心哉！或曰：坐雪夜地爐之頃，定先取江南之策，即半部《論語》之趙書記；吟野渡孤舟之句，收澶淵一擲之功，即未讀《漢書》之寇同年。人焉用多學爲哉！半山老子垢面讀書，異時青苗取役大爲民害，是以學術殺天下也。余應之曰：趙韓王爲相，焚利害文字於通衢。寇萊公用人，叱堂吏不肯檢例簿。二公之所爲，亦非俗吏之所能爲也。王荊公祖老、佛之緒餘，談管、商之末學，未爲知道者，安得以此病吾儒哉！大抵近世一種議論，上自臺閣，下至郡縣，以趣辦金穀爲才，以勾稽朱墨爲智，以不報期會爲大故，以謹守繩墨爲無能。納賄成風，與奸爲市，習熟聞見，以爲當然。至於巖穴隱伏之人，守道而莫前；門户孤寒之士，無階之可入。羣非迭毀，極力擠排，儒風不振久矣！朱博謂諸生曰：「吏奉三尺律令從事，亡奈生所言何！且持此道歸，待堯舜君出而陳之。」俗吏所言大率類此。今天將興唐虞之化，而堯舜之君出焉，萬邦黎獻，共惟帝臣。諸生幸得遭遇其時，當建萬世之長策，輔太平之隆基，歐一世之民，躋之仁壽之域，關朱博之口而奪之氣可也，豈止明經取青紫，誇一時而榮一鄉哉！雖然，崇儒道者，非止設科目之謂也；抑吏權者，非止減資品之謂也。崇化厲賢，彰善癉惡。孝弟申明於庠序之間，勤儉儀刑於表著之位。意向招徠，可以鼓舞羣動；政教清明，可以臨照百官。《詩》曰：「鳶飛戾天，魚躍於淵。豈弟君子，遐不作人。」此之謂也。

《揭傒斯全集》文集卷四《送也速答儿赤序》 然君子之學，非所以爲富貴利達之媒也，所以進其德而達其才者也。故其學不止於爲進士。夫文以制治，武以定亂，法律以輔治，財用以立國，皆君子之事所當學者。且文武非兩途也，用之制治則文，用之定亂則武，非文之外有武，武之外有文也。法律非不任也，任之以爲輔治之具，非爲治之本也。財用非不務也，生之有道而用之有節，非瘠民以肥國也。故君子之學也，用以致其君則爲堯、舜之君，用以治其民則爲堯、舜之民，非徒學以自別於農工商賈而已。國家養之必以其道，待之必以其誠，任之必盡其才，非徒用以竊任賢之名而已。然學在我，養不養、用不用，非所計也。而用不用實關天地之否泰，國家之盛衰，吾道之通塞，此君子之所憂不敢計焉者。子歸第務學焉，勿以科舉廢興爲去就。當天下任者，倘有仁人之心，不忍坐視淪胥於苛暴慘刻，必有爲國家計者也。幸勉旃，毋自畫。

許謙《許白雲先生文集》卷二《送林中川序》 漢自蕭何以佐命爲相國，而曹參次之，二人皆吏也。故終漢世，選官多繇吏。後雖設科博舉，而繇吏進者未嘗廢。名公卿大夫，今可指數者班班也。而自郡縣吏積功致大位者，尤卓然。如于定國、楊震、陳蕃、王允、寇恂、馮異、趙廣漢、張敞輩數十人，皆繇是出。蓋天

地儲才，以爲時用，視上之所好而趨之，得其人皆足以輔化興治，不必較其所從來也。然昔之進者雖自吏選，莫不尊德問學，秉義守禮，尚廉恥，謹節行，故能師表當時，流芳千載，非特操筆書牘，玩法舞文而已。聖朝混一之初，革文華取士之弊。它科目未設，選官頗類漢法。而庶人在官者，皆以年勞叙遷，可計日以俟進。其任用之重，蓋過於漢矣。故得人有爲名公卿大夫，亦不愧於古。永嘉林君中川，久故儒家，抱問學而業吏，自縣若州，累升至於郡。來是郡，居數載，徧歷諸曹。上官稱其能，下民服其明，士大夫誦其廉。休日每訪余，爲文字交。言疊疊皆有理致，賦詩則雅麗清新，語政事則優柔純熟，不迫不弛，可謂才矣。處郡曹，滿三考，被省符領州縣幕常事爾，可計日而取也。以君之才，宜有知者，豈久拘閡常文而局縮於此耶？繇是而爲大夫卿公，亦豈異哉！今大府循例，更調天台。夫瓊臺華頂，桐柏石橋，皆山水清絶奇勝，生平欲嘯傲其間，而夢寐未能也。君或以無害督部邑，當窮極幽處，融其景物，寫之聲詩，因風以示，使得卧而游之，亦甚幸也。君之行，凡交友能爲詩者，皆歌以贈。某訥於辭，姑序此爲别。

唐桂芳《白雲集》卷四《八華講義》　《書》曰：「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允懷於兹，道積於厥躬。」人生無知無能，必學而後有所得。學者當順遜其志，虚心以求，專以是爲務，無時而不敏，則所脩者，即源源而來矣。蓋爲學之要甚速，人病不求爾，苟專力以求之，則無時無處非益也，其效之速既如是，能篤信而深念於此，攻之愈深，則道之積於身者日盛矣。遜志則有細密之功，時敏則無間斷之患，其來其積，皆自此得之。古來論學，實始於此，固萬世之成憲也。

然而所學果何事耶？學爲聖人而已。聖人果可學而至耶？聖人之性，非與人殊，不過盡人倫之至而已。學者以聖人爲之標準，知其的，日行以求其至，明其道而不計其功，至於聖賢之分量，成效之淺深，皆自然而然，已不得預也。一有計較期必之心，則非所以爲學矣。且天之生人也，其倫有五，曰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五者，天下之達道。舉天下之事，錯綜萬變，莫不畢在五倫之中。天之賦人以形，即命之以性，其類亦有五，曰仁、義、禮、智、信。五者，天下之常道。舉天下之理，枝派萬殊，莫不畢在五性之中。《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人倫，物之大者也。五常，物之則也。昔者聖人使契爲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别，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使教者以是而教，學者由是而學，蓋人倫之外，無餘事也；五常之外，無餘理也。父子之所以親，爲人心本有此仁；君臣之所以合，爲人心本有此義；心本具乎禮，長幼所以有序；心本具乎智，夫婦所以有别；朋友之所以交，非心本有此信乎？五常之理，原具於吾心，而無少虧。人倫之事，日接於吾身，而不能舍，此道之所以不可須臾離也，此學之所以當遜志而務時敏也。五常之道，配乎人倫，雖各有所主，然而未嘗不互相爲用。父子主於仁，而深愛和氣，愉色婉容，是仁之仁；父母有過，諫而不逆，是仁之義；應唯敬對，周旋慎齊，是仁之禮；先意承志，樂心不違，是仁之智；生敬死哀，事親有終，是仁之信。此子事父之大略也。君臣主於義，而以君成禮，弗納於淫，爲義之仁；道合則從，不可則去，爲義之義；責難於君，陳善閉邪，爲義之禮；達不離道，澤加於民，爲義之智；托孤寄命，節不可奪，爲義之信。此臣事君之大略也。由是而推之，保身以盡夫孝，致身以盡夫忠，細微委曲，莫非五常之用也。又反而推之，父慈其子，君使其臣，亦莫非五常之用也。又廣而推之，夫婦之别，長幼之序，朋友之信，而五常不可勝用矣。鈞是人也，鈞賦是性也，聖人生而知之，安而行之，衆人則迷而漸遠，故效先覺之所爲，乃可明善而復其初。然而天下之理豈易窮，天下之事豈易周，非盡博學、審問、慎思、明辨之功不可也。自中古君師之職分，則敬敷五教之任不出於司徒，而切磋琢磨之責全在於朋友。或扶持開導，獎勸誘掖於人欲未萌之先，或攻擊淬礪，防閑禁遏於天理既虧之後。心之方虚，則使戒懼於不睹不聞之際；意之初動，則使謹慎於己所獨知之時。是以講貫乎仁之理明，則父子得其正；義之理明，則君臣得其正；禮智之理明，則夫婦長幼無不得其正矣。是故朋友之名，雖居五倫之後，而於學問之事實先。朋友之職，較之四倫若輕，而於學問之功實重。學者欲極夫四倫之理，實盡朋友之道，欲盡朋友之道，在明夫信而已矣。天之道一於誠，其流行則爲元、亨、利、貞之德。人之性一於信，其昭著則爲仁、義、禮、智之綱。故曰：誠者，天道；思誠者，人道。信者，誠之異名；能盡人之信，則可契於天之誠矣。朋友講習，非信無以成德也。某少而失學，長而寡聞，闖茸迂疏，鹵莽滅裂，雖嘗立於碩師之門，歷時淺而用工微，環顧其中，未少有得。諸君過聽，强要而來，欲以輔仁，内實懷愧。諸君天資卓犖，問學有素，年若道似，略無相踰，未知所以奉益也。然愚平昔誦聖人誨子路「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之語，深所服膺，每欲以信自守。講問辨析，有分寸之知，敢不傾竭爲諸君言。苟所不知，不敢穿鑿爲諸君誑。諸君其亦篤於信，以求信天性；敦於朋友，以求盡人倫。交勸互發，非彼得則此得焉，庶不孤此會也。

王結《文忠集》卷四《上中書宰相八事書》　三曰育英材以備貢舉。今學校遍天下，教官塞銓，然徒文具而無其實。以此求人材成，風俗美，猶繫風捕影，不可得也。願命内外儒臣各舉經明行修之人，擇其尤者以爲太學之師，次以分教天下之學，以官民子弟之俊秀者以爲生徒。專治經術，屏棄隋唐以來科舉之業，約周漢養士取士之制，教之以孝弟忠信、禮義廉恥、格物致知、修己治人之道。修己以三綱五常爲主，治人以經世綜物爲事，待其有成，獻其賢者能者於朝。朝廷選用以有德行、曉達治道爲主，或問以所治之經，或諮以經世之務，其文辭學西漢策論可也。學校之規，養士之具，生徒之員，考試之法，入流之數，更請考古人良法參酌施用。所貴教以經濟之業，取以經濟之才，庶幾他日有通儒實材可備大用。國朝貴族及諸國人，亦令入學，講求修己治人之道，知所謂稽古愛民者，則亦可以從政矣。省部寺監掾吏出身入流之法，更按前代典故，詳議更張，處置施行。

程端學《積齋集》卷二《送王漢卿典史秩滿序》　人之用世，不可以無才。然才入於規矩爲高才，入於淫泆爲下才。曾子謂君子「可託六尺孤，寄百里命」，蜀先主稱諸葛孔明「十倍曹丕」，才之入於規矩者也。孟子謂盆成括小有才，智果謂智瑤以五賢陵人，才之入於淫泆者也。由是觀之，豈才之罪哉？其所趨者異也。余於宣城王君漢卿，愛其才焉，久而觀其行事，又愛其爲有用之才也。案牘之職其難尚矣，尤難於佐鄞。鄞邑密邇元戎大府，自令丞至寮寀，雞鳴而起，既受命於大府，又受命於會府，送迎期會，日不暇給，其間牴牾拂撓其所行者不少也。漢卿於斯時，從容措畫，若不經意，而衆務畢集，豈非以其才哉。然其佐邑，在法必執，非法必辨，美事樂爲，蠹政務去。於是上察其能，吏畏其明，而民懷其惠，非有用之才歟？於其受代而去也，士民德之，咸爲詩以道其績，乃相與來請序，余亦喜爲書於卷首。

李存《俟庵集》卷一六《贈張舉之宣城後序》　國家選人之制，上焉曰儒吏兼，以爲儒不律則疏，律不儒則粗。然而今之持文墨之長者，舉曠放而過情；挾刀筆之能者，舉苛深而多害。難哉人也！余居深山之中，雖未嘗一涉千里之外，稍覽天下之俊美，而近識李君正卿焉。李君，江西人，有儒者之温良，而無其曠放；有法家之縝密，而無其苛深。必欲試吏而取，則李君真其人也。李君嘗爲廣西憲史矣，見信於其上，見愛於其下，再調而尉安仁亦如之。李君真可則也。孔子曰：「空言不如行事之深切著明也。」今子兼二家之長才，而有試吏之志，故吾舉李君以爲贈，則見賢思齊，擇善而從之義裕矣，尚何他説之有乎？

陳旅《安雅堂集》卷五《送俞伯康巡檢序》　昔者聖人之制深衣也，可以爲文，可以爲武，可以擯相，可以治軍旅，蓋士之爲學，干戈、羽籥與誦弦、禮書並習也。既學而入官，則無施不宜。後世文武殊科，士之爲用，始有不通者矣。國朝念儒者淹積選曾，有終身不得一命者，而遠方游徼之官恒缺。於是以當爲州郡校官，而齒未暮者充焉。夫儒者平日雅雅馴馴，心神智術不越乎筆硯文字之間，一旦擁裘函，持弓矛，逐捕姦詐寇攘於山區海聚之出没，亦難矣。故前後之瘝厥官者常相踵。宰相知其然，以爲寧使之激厲以効用，不忍使之空老於草野而止也。夫今之爲教雖與古人不同，然明體適用之學，亦有可得而講焉者。士何爲而不是之學哉？吴郡俞伯康謹飭而茂達，其父邦亮先生有古學，嘗著《書説》，東南學者多宗焉。伯康克世其學，又早與世故相周旋，爲庠序師，所至以賢能稱。今去爲邵武泰寧之朱口巡檢，吾知其又以賢能稱矣。庠序師與游徼固大不相類，然善用其才者，隨所處而得其道。譬良工之制器也，爲方則極其方，爲圜則極其圜。不善爲方，而曰「我善爲圜」，吾不信也。李伯紀丞相備文武之資能，却大敵，平大盜，天下惜其亟黜而不用，至今士大夫論宋世之事，未嘗不於公之出處而三歎焉。《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伯康仕公鄉邦，豈不亦有所興起乎？毋謂巡檢位卑，不敢上援李伯紀事。余欲伯康效李伯紀，不以位言也。

劉鶚《惟實集》卷一《存心論》　太虚者，天也。氣化者，道也。合虚與氣，有性之名。由性與知覺，有心之名。是心也者，所以盡性體天而默運。夫道者也，曰「德」、曰「仁」、曰「誠」、曰「敬」。言雖殊，而理則一，無非所以明此心之妙耳。言天，則嚴其心之所自出。言性，則原其心之所由成。言情，則驗其心之所由發。有志於聖賢者不可不求諸道。有志於聖賢之道者，不可不求諸心也。

世之人不知天之所以與我者大，或放焉而罔覺。天理既喪，人欲漸熾，因之處貧賤而移，處富貴而淫，義命之不知，廉恥之不顧，淪於嗜慾攻取之途，浸淫沉溺，茫乎其莫返。孟氏謂「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夫學亦多術矣，詞章記誦，華也，非實也；政事功業，外也，非内也。知必真知，行必力行，實矣，内矣。然知其所知，孰統會之？行其所行，孰主宰之？無所統會，非其要也；無所主宰，非其至也。孰爲要？孰爲至？心是已。天之所以與我，人之所以爲人者在是，不是之求而他求焉，所學何學哉？夫心惟能存乃大，故大其心，則能體天下之物。物有未體，則心爲有外。世之人止於見聞之狹聖人盡性不以見聞牿其

心。其視天下無一物非我，天大無外，故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天心。聖門之教，各因其人，各隨其事。雖不言心，無非心也。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蓋寡焉，以至於無，無則誠立明通。誠立，賢也；明通，聖也。是聖賢非性生，必由養心而後至之。養心之善，有大焉如此。噫，其要矣乎！其至矣乎！邵子曰：「心爲太極。」周子曰：「純心要矣。」張子曰：「心清時，視明聽聰，四體不待羈束，而自然恭謹。」程子曰：「聖人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約之，使入身來。」此皆得孟子之正傳者也。

朱德潤《存復齋文集》卷四《送强仲賢之京師序》 國家承平，垂七十年，治教休明，百廢具張。而取士之科尤廣，凡入官者，首以宿衛近侍，次以吏業循資。蓋近侍多世勳子孫，吏業多省臺舊典，自此或以科舉，或以保薦。内則省臺院部，外則路府州縣，咸以歲月計遷。九品分班，森布天下，可謂盛矣。而百家九流之人亦雜出於其間，豈遴選之多，而士之所以求進者，亦不專以儒術歟！古者爲官擇人，今則因人授官；古者選官侍從，今則侍從出官；古者鄉貢里選，今則歸官鄉里。此漢世取士之雜，流弊至此，而人不之察。故每有僥倖之心，而奔競之習相踵矣。吾友强君仲賢盛年而多材，善學而能事，是宜與搢紳士子頡頏於鴛序者也。獨惜其處江湖之遠，無相與薦起者。今强君挾其所有，將趍京師，而觀廟堂王公之偉器，聽翰苑名師宿儒之論議，而有感發焉，則仲賢之學益進。所謂仕優則學，學優則仕。吾見其入仕之階，由是始也，由是達也。幸毋易其初志。

鄭玉《師山集》卷四《耕讀堂記》 鮑生深築室於所居之前，爲委積之所，暇則絃歌其中，名以「耕讀」，請記於予，予未有以記也。客有疑鮑生者，問於予曰：「耕田，農夫野人之事；讀書，士君子之所以爲學也。鮑君欲比而同之，不亦難乎？」予曰：「噫！子之言謬矣。夫古之時，一夫受田百畝，無不耕之士。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無不學之人。秦廢井田，開阡陌，焚詩書，坑學士，先王之道滅矣。漢興，雖致隆平之治，卒不能以復淳古之風，而士農分矣。於是從事於學者，則不知稼穡之艱難；從事於農者，則不知禮義之所從出。後世有能晝耕夜讀以盡人道之常者，人至以爲異而稱之，其去古道益遠矣。鮑生從予游，粗知好古人之道，故能耕田以養其親，讀書以脩其身。使比屋之人，皆如鮑生，皆盡耕田之力，皆有讀書之功，則人情自厚，風俗自淳，雖復三代之制，不難矣。子何疑焉？」鮑生進曰：「先生斯言，非記乎？請書而刻之屋壁。」

危素《説學齋稿》卷三《送湖州吴教授詩叙丙戌》 士有天地民物之責，故少而學則必思有以致其用，有國家者，設爲庠序學校之教，亦曰他日取才於是，而任使之，故有以成天下之務，而善天下之俗，其效莫著焉。後世之學，幾與古異，局於章句文詞之末，究其歸，不足以明體而適用，聖人之道微矣。古者鄉射飲酒、春秋合學、養老勞農、尊賢使能、考藝選賢之政，至於受成、獻馘、訊囚之事，皆在所當學，故人才之盛，風俗之厚，何可及也。宋安定胡先生有見於此，其教吴興之學者，設經義、治事之齋。當斯時，湖之學多秀彦，及爲政又皆適於用，蓋先生知夫道與器不可離而二之也。嗟乎！何其後世之不然歟？新安吴君君輔甫分教於湖，吾固知君之能振先生之遺法於已墜，將見湖之士彬彬而出，無愧於古昔，則君之政業，當樹立於永久矣。

錢宰《臨安集》卷三《江西鄉試小録序》 余惟君子之志于學也，非知之艱，行之惟艱。今諸俊彦試之經而得經之旨趣，試之史而得史之事功，方且膺薦書，上春官，余固知其策名會闈，唱名于廷對有日矣。然此皆平日討論之素，而未嘗見之施行焉。尚當以前日之所聞所知施行之事功，而以古昔帝王之道之著之六藝者，上佐聖天子文明之治。

錢宰《臨安集》卷四《知止齋記》 〔洪武〕八年冬，詔天下士凡寄跡佛老而有志於聖賢之學者入國子學，俾習知天理民彝，然後授之政焉。余助教庠舍間，因獲與諸茂異交。間過尊經閣，訪黄君伯厚於東序。伯厚扁其齋居曰知止。噫！伯厚逃佛而歸於儒，不半載而知所止矣，何其化之速耶？

方今國朝武功既成，誕修文教，示之以綱常，導之以道德，化之以禮樂，禁之以刑政，將使天下之士皆知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道，將使天下之民皆被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化。以世之學佛老者，往往多聰明，識道理，俾務於學，去其虚而實踐，變其寂而有爲，黜其偏而歸於中正，猶反手耳。然而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以大中至正之道化天下，後世俾修諸身，措諸事業，莫不各有所止之地也。是故冠爾以章甫，使知首之所止也；衣爾以逢掖，使知身之所止焉；正爾以夫婦，復爾以父子，明爾以君臣，使知心之所止焉。伯厚於是乎玄冠綦纓，俯仰後先，以正其容貌，以齊其顔色。垂紳委佩，周旋抑揚，以敬其儀刑，以慎其進趨。入其室，則夫夫婦婦，怡然乎其和樂而有别也。升其堂，則父父子子，慤然乎其慈孝而有親也。出而仕於朝，則君君臣臣，秩然乎其明良之際會而有義也。伯厚方且見之躬行矣，其視前日祝髮毁形，滅性離倫，違世獨立，而出萬物外者，夫豈伯厚之所止邪？

童冀《尚炯齋集》卷二《送金中孚序》 自阡陌開而兼并之患生，賓興廢而遊說之風靡，士生斯世，其亦不幸矣哉！昔者成周盛時，有井田以贍其生，有鄉舉里選以興其賢者能者，故士窮居有以自養，達斯見用於時，何其幸也！及周之衰，諸侯擅制，井田廢則豪强得以兼并，而士始無以自存；選舉廢則賢能弗獲進用，而士始無以自達。於是連衡接軫，游說天下，以口舌劫取爵位，以輿服夸耀愚俗，波流風靡，淪胥塗溺，至折首覆宗而不悔，陵夷至於暴秦極矣。予讀書至《戰國策》，未嘗不嘆夫士風之弊，而又重悲其生之不幸也。鄉使井田選舉之法未廢，則彼詘肯甘心而爲是哉！漢唐而降，其事槩可見矣。兵興以來，士風漸靡，予懼游說之風復萌蘖於此，而深惕焉。

同郡金中孚，學古而甚文，誠尚志之士也。惜其無田以爲養，無室廬以爲安，懷抱利器而弗克施也。方且偃蹇下邑，不期聞達，世所謂背而馳者也。間有薦之大府者，俾授鄉校之經學，予於是深有望焉。夫惟經學不明，人徒見利而不知有義，故戰國之弊是以至此極。苟知有義，則其所欲有甚於生者，尚何勢利之有哉！今有人焉，以經學薦士，執事者亦以經學任之，士固以經學受知，其効用當何如哉！予於是不能無望於中孚焉。

胡翰《胡仲子集》卷一《尚賢》 人君兼天下之所有，以貴則天下莫與侔其勢也，以富則天下莫與較其利也，以權則天下生殺之所由懸也，何求而不得？何爲而不成？而必有待於賢者，知天下不可自用也。

人雖聰明睿智，一堵之外，目有所不見；十室之間，耳有所不聞；萬鈞之重，力有所不舉；百工之事，能有所不通。況天下大器也，舉天下之大器，重任也。而三代王者，或以不明而克綏先祿，或以幼冲而弘濟多難，或負過人之才，强力辨捷，而遂亡國喪家，不保其身。豈天下之大器重任，材力者有所不堪而幼冲不明者能勝之哉？太甲、成王以有伊尹、周公爲之輔佐，故天下不勞而治。夏癸、商辛有終古、龍逢而不能聽，有膠鬲、商容而不能用，故天下不治而厎於滅亡。用得其人，則太甲之不明、成王之幼冲，可以遷善改過，緝熙光明，而爲令主。不得其人而自用之，則雖夏癸之勇力，商辛之辨捷，負過人之才而不免爲獨夫。得失之幾，不可不審也。

亡國之人非盡不肖，興王之臣非必皆賢，天之生才，何代無之？伊尹、仲虺、巫咸、甘盤、傅説，非盡生於亳邑也，閎夭、泰顛、散宜生、南宮适、太公望、畢公、毛公，非盡出於豐鎬也。亦非素有位而貴也，遇之以其道，則耕築漁釣、遠迹田野海濱之人，皆起而任公卿大臣之責，伊尹、傅説、太公望之於商周是也。遇之不以其道，雖千乘之國、萬鍾之粟，曾不足以延搢紳游談之士，孟軻氏之於齊梁是也。道合則合，道離則離，去就之義，不可苟也。至治之世，以德相尚，天下無不可仕之國，故君爲官擇人，而臣無擇官。士患德不修，不患無聞也。患業不廣，不患無位也。德修而業廣矣，雖欲處衡門而樂考槃也，詢衆庶者在閭，其能舍乎？興賢能者在鄉，其能不舉乎？由鄉而達於諸侯，貢於天子之廷，三適者受上賞，不賢者貶爵士，則諸侯之責重矣。賢者授之以官，大賢授大官，能者任之以事，大能任大事，則天子之任又重矣。

商周之盛，上無曠官，下無遺才，其君臣遇合蓋如此。周德既衰，春秋、戰國之際，不能統一，於是君擇臣，而臣亦擇君以事之，然猶以義相尚。侯嬴，魏夷門監也，而魏之公子枉車騎虛左迎之。毛遂，趙下士也，而楚烈王願奉社稷歃血聽之。魯仲連，東海布衣也，居邯鄲圍城之中，不肯西面而帝秦，人以爲天下士也，謦然負其高世之志，伸大義於諸侯之上，漢唐數百年之盛，未有肖其風烈者。高帝、太宗解衣輟哺，傾身散財，從海内之士，舉天下於反掌之間，傳世永久。當是時也，曰奇士者有矣，曰國士者有矣，求所謂天下士，果何人哉？士氣卑而主勢崇，偈偈焉以權利相任使，其人固有不屑者矣。如魯兩生、野王二老，世豈盡知之乎？夫揭數尺之竿，懸尋丈之緡，鈎螾爲餌，而投之河海，所得者鱦鮒之屬耳，吞舟之魚終不足致也，其爲術亦疏矣。人主之心，其精神念慮與天地相酬酢，苟積至誠，廓至公，求天下之賢，以寅亮天工，孰不風動而應之於下？

天下至廣，人才至衆，其要莫先於論相。相之賢否，官之得失所係也。官之得失，政之隆替所係也。由君子言之，是猶後世之論相也，未能盡古之道也。治天下有本，君之謂也。治天下有要，賢之謂也。其本正者，天下不勞而治。其要得者，天下之本不勞而正。漢唐之君莫或知之，其有天下，非不求賢也，其求而用之者，不過以郡國之政有不舉耳，朝廷之治有不備耳，公卿大夫之職有不稱耳，未嘗知正天下之本也。爲公卿大夫者，亦以爲能寄郡國之政、佐朝廷之治於職足矣，未有能正天下之本者也。王伯之略混，聖賢之道塞，非此其故乎？蓋至趙宋而後，世之君子有以此爲任者，而其主不能擇也，帝王之大經大本，託之空言而無補。當此之時，得君專且久者，皆時匪人假儒術以濟其奸者也。《易》言「拔茅連茹」，泰之君子以此進其君子，否之小人亦以此進其小人，二者迭爲消長，故知人之難，非獨難於君子，而深難於小人。至於君子之小人，則又難也。

其言辨，其行堅，其見聞之博足以出人之不能，其情貌之深足以欺人之不測，其知術之巧足以移人所好而不悟，其才藝之美足以行人所難而不憚，其名君子，實則戾也，辨之早，去之不果，植爲朋黨，惡知其非君子也？雖有君子，橫罹口語，又惡知其非小人也？

知人則哲，帝陶唐氏猶難之。共工、崇伯之屬，衆所共賢者也，而帝獨以爲非賢，其後果不賢也。於是去之，而帝之廷無惡人矣。於是禹、皋陶爲帝臣者，皆得著其成績。人主欲進賢而不能遠小人，不足以言知人。不知人，不足以言得人。非常之士，待非常之主然後用之。天降時雨，山川出雲，其興於此時也，蓋必有之矣。其興於此時也，吾必得而見之矣。

宋濂《蘿山雜言》　世求聖人於人，求聖人之道於經，斯遠已。我可聖人也，我言可經也，弗之思耳。

宋訥《西隱集》卷六《送田文起序》　明善復初，儒者之學也。學以濟時行道爲心。儒術飾吏，似濟時矣，其從事則法律焉，天下亦豈有捨儒而可以爲吏者？儒道與天地並，扶天經，立人紀，自古有天下者，曷嘗一日無所待於儒乎？甚矣吾儒有益於國家而成致治之功也！

吴伯宗《榮進集》卷四《務本堂記》　君子之務學，本與用對，則先本而後用；本與文對，則先本而後文；本與末對，則先本而後末。本誠君子之先務也。仁智禮義之性，原於天，具於心，道之而爲道，德之而爲德，體之於身而達之於天下，天下事物之理，千變萬化，皆由此出，所謂本也。本既立，推而達之，則井乎政事之施，粲然文章之美，體用一原，質文兩盡，其於末也何有！譬之木焉，枝幹扶疏，花葉茂盛，藹然生意之暢者，由其根本之固也。不培其根而蕃其枝，鮮不槁矣。川源之流不息，以其有本也；行潦之集立涸，以其無本也。是故君子唯本之是務。

唐桂芳《白雲集》卷五《送俞子常舉教官序》　古之爲教，皆適實用，後之爲教，類涉虚文，所以風俗人心殆不古若也。論者以孔子申明教條，爲師萬世，原其始祖，契教人倫，夫子亦曰：某，殷人也。然當時伯夷之典禮，夔之典樂，皋陶之明刑，莫非教也。隋唐以來，詞章取士，寖失古法。宋元設科明經，而宋署題，破碎經文，各務己意，而侮聖言尤甚。元於《四書》《五經》疑義之外，雜以古賦，未免詞章舊習。聖朝武定區宇，廷臣建言，學校置禮樂書律兩科，用式諸生。睿衷獨斷，巍然超軼往古，以成一代之制，匪虚文，迺邇乎實用也。

貝瓊《清江貝先生文集》卷一九《金陵集・送鄭士衡序》　吾嘗論學矣，學必求其至而止。孔子以天爲至者也，顔子、孟子以聖人爲至者也。天不可至而孔子至之，聖人不可至而顔子、孟子至之，彼奚異於吾也？自孔子而下，求其至者，亦學顔子、孟子而已。彼至焉，吾不至焉，豈不病且恥乎？

或曰：「顔子去聖人一間，孟子亞於聖人，吾惡從而至？」嗚呼，信不可至矣！苟知病且恥也，必以二子自勵其身，所以急於學也。然有本有末：詞章之工也，訓詁之習也，非二子之學聖人者也。詞章訓詁之學蕲入其門，登其堂者，吾恐旁立而竊笑者必衆，卒亦莫能至也。孔子没，其道託之經者，亘古今猶一日。孔子之道，蓋傳堯舜文武之傳，天下之共由也。其傳及於孟子。孟子之後，周子之《太極圖》《通書》、張子之《正蒙》，皆推聖人之經而衍其道。朱子又類其切於己者爲《近思録》。此學而求其至之塗，盍亦考之，以正其所趨，發其所蔽，而措之於事業歟！舍此而攻彼，則本棄末務，孰甚於是邪？自朱子迄今百有餘年，教者既昧於上，學者復怠於下，經之所載，視爲空言，未有病且恥而求至其所至者，不亦悲夫！

蘇伯衡《蘇平仲文集》卷八《平村山書舍記》　自孔子没，歷秦漢魏晉以至於宋，千五百年間，學士大夫修儒術者至多，讀聖人之書者亦衆，求其學之醇而無疵者實少。能明《六經》於一時則有之矣，而終莫能使之煥然於天下。千萬世猶一日也，復《六經》於無失，使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軻所以載道立教之言，卓若日月之明，而心術以之開濟，人極以之扶持，世道以之斡旋，而到於今賴焉者，實自夫周程張邵五夫子之繼作也。嗟乎！之五夫子者，曷嘗親見聖人？亦不過修其術，讀其書而已。其所以能爾者，豈不由其爲己之爲務哉！

人之生也，皆有血氣之性。有血氣之性，故皆有利欲之心。有利欲之心，故皆有功名之志。而後世之學，有訓詁，有科舉，有文章，有典故，有地理，有兵刑名法，有星數醫卜，而又有老莊浮屠。儒者之學，惟聖人之道而已矣。吾聖人之道一，而百家異端不可勝數。以一吾道而處其間，與衆楚人中之一齊人何異乎？而況吾之道，其功利甚大，而其效則非若百家異端然，可取必於目前也。苟徒知尚儒者之學而不能致真修實踐之功，何以收深造自得之妙於真積力久之餘！吾見其義理之微不能勝利欲之習，雖誦説聖人之言，難乎免於陰用百家異端之術以干譽，以射利，以欺世，以希寵榮，以徼近效，以塞其功名之志矣。此道之所以不明也。

然則君子之於學，其可不爲己乎？道南之學，肇於龜山楊先生，而豫章羅先生、延平李先生迭出而繼承，以授考亭朱先生，尚論關洛之統緒有所托，乾淳之師友有所據，李先生之功蓋莫大焉。今十數大儒之書，家傳人誦之矣，能因其言求其心，以明聖人之道者，幾何人哉？夫亦爲己之功有未至焉耳。

王行《半軒集》卷三《讀書屋記》 先王之政不修，而小大學廢。後之學者，讀其書而已矣。讀書者，第欲以識其篇章，通其句讀，則雖髫稚無難焉。然求其得夫讀書之要，迺有垂白而莫究者。以漢之碩儒老生，猶未知其萬一也。蓋讀書非徒誦習其章句、講說其文辭，必當因聖人之言求聖人之道，由聖人之道見聖人之心也。

方漢儒當煨燼之餘，追求散亡，修殘葺墜，著述累萬言而不止，可謂勤且勞矣。而卒尠合聖人之道者，不究夫讀書之要也。由漢以還，虛僞日張，崎嶇其坦平，雕繪其完素，紛綸授藉，各是其是，學者莫知適從，而聖人之道益昧昧矣。炎宋既興，斯文之運漸復。濂洛諸子出，聖人之道乃明。然程氏甫沒，而門人已有駸駸於老佛者，況無大賢爲之依歸，而守陳編、窺斷簡者耶？暨夫徽國文公集大成，而纘承丕緒，決澄流，導深源，幽通滯達，濂洛之道始大行於時，迄今而愈盛。今之學者讀其書，而議論言說或戾於道者幾希。不戾於道，宜今之士可幾於三代，而終有愧於漢，何也？蓋濂洛徽國之言，聖人之心也，其行聖人之道也。襲其言，不心其心，談其道而不行其行，欲無愧於古人，得乎？乃知聖人之道雖不外乎書，而非徒誦習之可得也。雖然，先正有言：以傳解經，經通舍傳。味之既熟，道在胸中，并經亦舍之矣。嗚呼，此其爲讀書之要也與！

王行《半軒集》卷六《送錢以方序》 士之爲學，淑己而已。惟其能淑夫己，故有以及於人。流水之爲物，盈科不得不行，君子之於道，成章不能不達，亦理之必然也哉！且夫木枝之蕃者，以其本之固也。本固而枝蕃，其蔭必廣，則不期人之依其蔭而人自依之。穀實之碩者，以其種之美也，種美而實碩，其味必永，則不期人之飽其味而人自飽之。夫依之飽之，在木與穀，猶常道也，而得以依、得以飽者，蓋有非小補者矣。

王行《半軒集》卷八《題彝訓堂手卷》 學校之設，天子之政也。學校之教，聖人之言也。聖人之言，豈出於天理之外？天子之政，又豈出於聖人之言之外也哉？衍《洪範》者曰：皇極之敷言，是彝是訓，於帝其訓。厥庶民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嗚呼！天下之常理，天下之大訓，非學校，於何以明耶？學校既明之，則庶民是訓是行之效可致矣。此金侯子肅所以扁其縣庠之堂爲彝訓也。侯用儒術起家，出宰百里，觀其名堂之義，可以見其報本之學矣。

趙撝謙《趙考古文集》卷一《丹山書院記》 蘇秦、李斯、王雱、蔡卞之徒，非不攻書而力學也，然卒爲亂世反覆之小人，而士君子恥道之者，其患在乎於書未深，於理未明，而功利之心先動也。是以蚩氓俗吏，每持其類以詆笑文人學士。嗚呼！是未知乎書之爲道者也。夫書，冒天地之理，載聖賢之道，自有四海，至於有家有身者，能知而由之，則安榮而顯赫；昧而違之，則危辱而顛陷敗死。譬之稻粱魚肉，貴賤有生者，莫不資之以養。脫有一不節而致病殞亡者，抑豈稻粱魚肉之害害之也？嗚呼，不節稻粱魚肉而致亡者，蓋或有之。但未有深於書而不顯赫者也。蘇李王蔡之徒，特不深知而由耳。使其能充大正己如孟、荀，潛心確守如董仲舒，淵默去就如郭林宗，通達應變如諸葛孔明，安貧樂分如陶潛，棲神辨博如弘景，高潔如邵雍，隨時如周、程、張、朱，用則正義而蹈道，不用則高尚而樂天，此所以行藏一致，而必有以稱於時而名後世也。

周是修《芻蕘集》卷五《送熊以淵之蕭山二尹詩序》 士之所以爲學，修己治人之道而已矣。誠知斯道不明之不足以爲士，能兢兢然而憂，慄慄然而懼，繼而孜孜然、閔閔然夙興夜寐，弗遑寧處，以切問近思，日就月將，不底於明不已者，固士之賢者也。斯道明矣，又知夫明之非艱，行之爲艱，必立身揚名以受知於天子，馴而至於有民社之寄，則能竭盡己之忠，廣推己之恕，絜矩允由，終始如一，屹然而不爲聲色之所搖，確然而不爲貨利之所奪，使其德昭於上，澤傳於下，而免乎孟軻氏所謂「得人爵，棄天爵」之譏者，乃士之尤賢者也。

楊士奇《東里文集》卷二《江陰縣先聖廟學重建記》 太祖高皇帝正大統之三年，詔嶽鎮海瀆封號如古制，以山水稱，忠臣烈士稱當時初封，出於歷代所加者，一切罷去。孔子明先王之要道，爲天下師，以濟後世，非有功一方一時者比，封爵宜如歷代所尊崇，著於令典，垂之千萬年。而定鼎之初，首建學立廟京師，親臨釋奠。又詔通祀於郡縣，又詔罷從祀之戾於孔氏者，所以揆前聖之大中而垂永代之洪範也。夫孔子之道，天之道也，國家生民不可一日以無者。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行斯道於上，孔子明斯道於下，皆聖人也。而使後之繼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之位得以行斯道者，孔子之功也。論其功而隆其禮，明聖之心也。列聖相承，益欽益至。繇是自京師至於海隅，郡縣皆有廟學，其人皆知孔子之道尊且大，而況邦畿之內？且延陵采邑，先賢禮讓之

化未泯，其人心嚮慕興起爲何如哉！

江陰縣學歲久而弊，侍郎周君巡撫過之，慨然興歎曰：「廟不飭，何以妥明靈，致誠敬？學不飭，何以興教化，成賢才？忱奉朝命來事，寧有重於此乎！」謀撤而新之。爲縣者聞之，悚然曰：「此吾職也，敢不祗承。」民耆老聞之，躍然曰：「此以善吾民也，吾其可坐視？」於是相與合謀，賃工市材，易故以新。作大成殿十有六楹，前作東西兩廡，各若干楹。殿之後爲明倫堂，若干楹。左右爲兩齋，各若干楹。庖廩門垣，咸備以固。高敞弘麗，加於舊規。由是縣長貳、學官、諸生歲春秋行禮廟廷，對越有嚴，秉虔將事，用稱朝廷崇祀先師之意。而諸生退即於學，敬修所業，以求無忝於古聖賢，將上以光國家之用，下以厚邦邑之俗，所係豈細故哉！

楊士奇《東里文集》卷三《送鮑教授詩序》 瑞固民秀而俗淳，自禮夫爲教授，夙夜盡心，獎率訓誘，而後瑞之學者知自勵，賓興科未嘗乏人。自禮夫去瑞數年，繼禮夫者不能究於其職，其學者亦玩愒苟且，鮮有成效。然則學之廢興，謂不繫於人，可乎？吉之民俗優於瑞，其學者歲大比賓興，往往擅江以西第一。然十數年來職教者，求能如禮夫盡心獎率訓誘，蓋少也。吉人得禮夫，云胡不喜哉？

然學校之教，以成德育才爲治平之資，化俗之本，非獨以爲言語文字之習而已。爲師者誠能端諸己而見諸行事，有以感發人心，使之興起，益進乎道，處焉可以善於身，表於鄉，仕焉可以輔君而澤民，如此，其效顧不重且大哉！以禮夫之賢，必不遺於此乎？雖吾於禮夫前未嘗相識，而相聞有素，故於斯行也有望焉。

楊士奇《東里文集》卷八《送胡敬方序》 敬方世家吉水，其篤實之行，通博之學，博贍之文，十餘年來，一鄉之學者多師之，環其鄉數百里之學者多慕之。自其遊鄉校，登成均，搢紳君子遇之多敬禮，聞之者多願見之也。非其有諸躬，何以得於人如此哉！而賓興之歲，羣試於有司數矣，數不偶。去歲試京闈，遂爲《春秋》之冠。既會試禮部，又不偶。而受敬方之教者，累累擢高科，躋清要。豈其學獨利於人哉？抑其所存心不急於達乎？

夫學充於己而後能成物，道畜於身，必將以用世，理也，亦君子之心也。或曰：「千里之駿，超逸之才，彼求之驪黃牝牡，斯戾矣。抑固係其命耶？」或曰：「物貴者不速售，利厚者必遲獲。故連城之璧，至於三進。任氏之釣，不取近效。夫孰計敬方之獲，不遠且大哉？」敬方之言曰：「古之君子，志在乎內，豈計乎其外也？天下之道，大而君臣父子夫婦之倫，細而萬事萬物之故，凡孔孟以來諸君子所務者，吾不敢已焉，吾何暇計其外乎？」於是知敬方之志遠且大也。

楊士奇《東里續集》卷一《寧國府廟學重作記》 孟子論行王政之要，養與教焉耳。爲國家簡賢能，任斯寄者，莫重於郡邑。郡邑得人，則民足衣食而循禮義，不然則否，故安民必在於得人。稽古自漢而下，郡邑得人以任斯寄，紀諸史册，代不數人，可爲難矣。我國家以教養責守令，視其績之殿最而黜陟之爲勸，甚盛典也。然猶有祗焉有忽焉，蓋賢否之不能齊也。【略】

昔者聖人作《易》，順性命之理，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仁義，天之所賦於人者，惟聖人者得其全。聖人之心，即天之心，一以生物爲德也。自伏羲至於文武周公，皆得位以行，故當是時，世道隆而民生遂，非後世所及。孔子不得位，然聖人之心未嘗忘斯世也，蓋曰不得行於今，可行於後，於是推明先聖之道，立教垂範，刪《詩》定《書》，贊《周易》，作《春秋》，啓發性道，建植綱常，以開人心，以興化理。後有明主，必取法焉。然後君臣以正，父子以親，尊卑以序，風化以興，二氣以和，萬彙以成。孔子之功在萬世，所謂生民以來未之有者也。冕服南面，春秋之祀，尊同社稷，與天地相爲悠久，所以崇報也。游於斯者，進謁於廟，則思先聖之道原於天，不可忽。退講於學，則思先聖之道當力諸己，不可怠。致力於己，則仁義其要。此諸生所宜惓惓也。

梁潛《泊庵集》卷二《明本二十條・教本五》 躬禮讓一

孔子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夫讓者，（理）（禮）之實也。言以禮之實爲國，則何難之有？於乎！干戈鈇鉞，可以取天下，而不足以治天下；慶賞黜罰，可以治天下，而不可以定民志；尊卑貴賤，可以定民志，而不足以善民心。欲善夫民之心者，惟在於躬行禮讓焉。譬大河之水，決之爲渠，疏之爲溝，散之爲澮，瀦之爲澤，蓄之爲陂塘，皆足以爲利。苟壅而不導，則懷山阜，圮城郭，汙稼穡，漂室廬，奔激衝射，泛濫汩沒，無不爲害矣。故水可導而不可遏。民性亦猶是也，善導之者，因其有恭敬辭讓之心，使之曲折周旋於事親敬長之節，升降拜起於籩豆罍爵之間，乖爭凌犯之風不作，而和順從容，忽不自知其造就之渾化也。不善導之者，使之積而爲怒目疾視之勇，挺而爲奮袂攘臂之習，放而爲醉裸忘形之非，或委而爲頹墮，或靡而爲燕安，或卑而爲佞諛，或蕩而無所羞愧，或忍而至於殘刻，皆率先之不謹也。天下之人，豈有不善之性哉？在乎上之人導之何如耳。誠能躬禮讓於上，薰蒸陶鎔，俟其自化，漸摩涵養，俟其自成。積之以

久，俟其透徹周遍，身與之相安，事與之爲一，淪肌浹髓，而禮樂興矣。宋胡氏有言：「人君躬行於上，公卿表式於下，以明習人倫爲要，此三代教化之實也。」吁！世有古今，理無古今，教化之實行，三代之治決可復。

立廉恥二

善乎管子之言曰：「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嗟夫！廉恥乃國家之所以防民欲也，禮義不興，則廉恥不立，廉恥不立，國家之大患。彼貪墨諂諛、頑嚚鄙鈍者，雖堯舜之世，豈能必其無一人哉？惟堯舜之世教化行，故禮義明，禮義明，故廉恥立，彼貪墨諂諛、頑嚚鄙鈍者雖有之，不能惑衆，不能亂俗，不能妨賢，不能病國也。内而三公暨百執事，外而牧伯庶尹，莫非忠正盛德之賢、清修偉節之士，故在下者雖有無恥之資，恒不得施其無恥之技。三代之盛，皆用此道。秦之亡，在乎廉恥之不立也。夫民之所以尊君親上而效死於節義者，徒有詩書之道以立君子之行，以明小人之志焉耳，烏有詩書可焚而君子可坑乎哉？詩書之道廢，則君子小人無以辨矣，故秦之亡極其速。漢之興，至文帝躬行長者，開遊學之端，公卿大夫風流篤好，恥言人過，而漢之治庶幾成康之盛。殆成帝之後，王氏竊柄，上下之間，佞諛成風，然終不足以亡漢者，以文帝躬行之德未泯也。光武一呼，四方忠節之士争起而輔之，而激濁揚清之道，光武有焉。明章之世，尤知尊禮師傅，故炎祚雖微，士氣益厲。迨多士云亡，漢社遂屋。由是論之，有道之時，正人揚於朝而無恥者格其心，顛覆之世，小人肆其威而君子屯其澤。威肆於小人者法必亂，澤屯於君子者國必亡。董子曰：「量才而授官，録德而定位，則廉恥異路，賢不肖異處矣。」夫用君子可也，而小人亦用焉。退小人可也，而君子亦退焉。如是，則賢不肖混淆，民固未知君子之決可爲而小人之決不可爲矣。民無定向，俗何由美？夫三公六卿，天子所改容而禮貌之者也，固不可輕進，而亦不可輕棄，惟賢則立之於位，既獲罪則退之以禮，所以重朝廷而習見衆庶，此賈誼所以言之於文帝也。然則爲今之急務，莫若待君子以有禮，置小人於無用，不妄尊賢，不濫罰惡，則爲善者有所恃而不懼於非辜，爲惡者有所懲而不得爲僥倖，則人人改行率德，知所羞愧矣。

重學校三

不素養士而欲得賢，譬猶不耕而待獲，不琢而求文，不可得也。《易》曰：「聖人養賢，以及萬民。」夫養民莫先於養賢，養賢莫大乎教化。教化與賢士同一消長，賢士與治道同一倚伏。教道明，則賢士衆，賢士衆，則治道得。故有意於治道者，必重夫學校焉。《論語》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孟子曰：「飽食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之憂民，未始不有以教之者。三代治道之隆，係乎人材之盛，人材之盛，係乎教化之本原素立也。漢帝之興，東征西伐，戈未及投，而過魯一祀，有耿其光。唐太宗削平僭僞，大召名儒，累幸太學。是二君者，皆曠世之英主也。方其偃武之餘，不暇他及，而切切然知尊聖人、重禮教者，豈有他哉？誠以天下之治有待於賢士，故浚其源以永其流，溉其根以俟其實也。向使漢之文帝、唐之太宗得三代之真儒如孟軻氏者，居中國而授之室，養弟子以萬鍾之禄，上則人君師之而不臣，下則公卿大夫躬率先以受教，以周孔之道而易黄老之言，以修齊之術而去詞章之陋，以誠意正心之要而黜其好大喜功之心，則唐虞之治又何以過之哉？雖然，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也。人倫明於上，則小民親於下。若夫審科第之多寡以驗教導之能否，視文詞之優劣以定禄位之高下，則於性命道德之原必不講矣。以華藻爲高致，以質實爲庸愚，以力行爲虚文，以才幹爲先務，則明德新民之功，必不究矣。故所重者在此，則所輕者在彼矣，所務者在此，則所趨者不在彼矣，此三代之教所以異乎此。方今朝廷教養之意，超軼前代，爲之學者，固當知所以爲學矣。選天下之真儒以師表太學，擇太學之賢士以分教四方，德行文藝，本末兼舉，務收遠效，不求近功，此今日之急務。

務實學四

朝廷欲得真實之才，當先去夫華藻之學，天下之大，豈無實行之士哉？在乎上之人教之養之取之何如耳。教之必實，養之必素，取之不苟，則真實之材得焉。成周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先之以六德，次之以六行，參之以六藝，莫非詳於行實，切於日用者，其教之可謂實矣。自家塾而黨庠，而遂術，而國學，禮樂詩書，弦誦舞詠，開導之也周，防範之也至，動蕩鼓舞之也有節，其養之可謂素矣。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自選士之秀而升曰俊士，自俊士而造士，由造士而進士，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禄之，不苟虚名，不求近效，其取之可謂詳矣。教之實則學無不篤，養之素則德無不周，取之詳則不材者無所進。自鄉舉里選之道廢，而後世教養之方、取士之法不可復古矣。然漢取士諸科，猶云近古，至隋一變而爲科舉，歷代守之，天下學士靡然從風，競浮文以勝質，侈虚詞以勞心，刻冰爲工，鏤朽爲巧，根本之學蓋亦用心焉哉！故以愚見，觀經義論策以爲取士之一端則可也，以爲天下教養之格律則不可。何

則？天下之材，器局不同，資性各異，恭慎質實者或短於材華，文思新奇者或涉於輕佻，操守有餘者智謀之不迨，正直過人者材幹之少虧。近又觀之，北方之學者，或長於講説而疏於詞章，南方之學者，或略於性命而優於文詞，長短巧拙，固各不齊，豈能舉天下不齊之材而使之盡爲文章之士哉？措之政事，行之事業，固不可用無學之人。然飾詞於虚誇者，非學也，又何益於實政？且能經義者謂之成效，不能經義者謂之不成效，愚見不成效者固不少，而號爲成效者未必盡通經義，悉曉古道也。朱子曰：「自隋唐專以文章取士，而尚德之舉不復見矣。積至於今，流弊已極，其勢不可以不正。」然則何苦而舉天下教養之費，以循積久之弊而不圖實效也歟？成周三物，皆非文章，孔門四科，各因其材，爲治如成周，爲教如孔子，亦云可矣。今欲使鈍者皆銛，質者皆文，則是將求勝於三代，求過於孔子矣，吾未見其能然也。朱子之説不得行於當時，而積習之弊曾未改於往日。故愚見以爲，宜於當今而垂之永久者，莫若漸改隋氏之陋，稍復成周之制，以三物之教而爲四科之設，豈不爲一代之盛典哉！若夫擇師道之賢，盡董勸之勤，則又在夫上之人焉。有二程之教而後有二程之學者，有安定之教而後有安定之門人，倘曰可，以行之風俗教化，或者其有小補云。

惜賢才五

賢才之在天地間，良不多得也，培植之勤而後成，旁求之周而後得，相得而後用，不相忌而後成功。明君知其然，故保養賢才，如護四體，漸摩之，薰陶之，浹洽之以恩澤，鼓舞之以教化，董之以躬行之術，其培植之可謂勤矣。然而不見用焉，猶虚器也，於是擇而用之。而不能得其尤異者，則又察之於疇人之内，考其言，詢其事，觀其進退，然後用之，求之可謂周矣。及其用之也，不稱欲焉，吾所欲爲，往往違意而逆心。然後又察之，不爽於事而協於衆情，且有功焉，其心專一，忠愛久著，誠賢材也，於是歡然相得，而後能成功。進一賢才如是其難，何可不加之意以愛惜之也？疏之恐其太逼，非任賢之道也。疑之恐其太專，非任賢之道也。聽之惑其太切，非任賢之道也。一行之或玷也，察之必加詳，不委之於法焉。一語之弗侔也，察之必加詳，不委之於法焉。一事之弗當也，察之必加詳，不委之於法焉。短之者交至，恐其媒蘗之也。毀之者無實，恐其攓摭之也。公道以自持，或仇怨之者至矣。正直之不阿，或羅織之者至矣。故明君往往推誠以待之，肝膽相照，肺腑洞燭，小人自無罅隙之窺瞰，君子得以展布其四體矣。且天下之小人無窮，而天下之賢才有限也。今日退一小人，明日退一小人，退之不已，小人自然無幾矣。今日去一君子，明日去一君子，去之不已，則君子自然無幾矣。小人得志，則中材以下可以爲小人者，或變而爲小人。君子得志，則中材以下可使爲君子者，或慕而爲君子。世道之升降，其幾又在此焉。然則進退之際，可不慎歟？譬之種樹者，自萌蘗而拱把，自拱把而連抱，勤勞非一日之功，求用在十年之後，高山峻壑，萬牛引重，千夫助呼，致之不易也。乃一旦棄之以寸朽，聽慵奴惰僕薪之以斧斤，曾一念前日之辛勤哉？故賢君每思培植之非易，自然愛惜之深至。

金幼孜《金文靖集》卷八《武進縣廟學重修記》　惟人才之興，本於學校，而學校之興，係乎宰民者之賢否。今觀是學之成，其創修前後，累累有人，固不俟乎宰民者矣。然非貴之卒其成功，其能完美壯觀若是之盛哉！雖然，君子之爲政有先後，而學校之教有本末。貴之爲政，能急於興學，可謂知所先後矣。而世之學者，徒事於決科名、釣利禄之計，於夫爲學之本漫不加省，是可乎哉！夫微而性命道德之蘊，顯而君臣父子之倫，日用事爲之故，莫非民彝物則之所在也。學之者必察乎此，端誠意正心之功，造窮神知化之妙，以達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要，而後其本立於内。夫如是，則所謂科名利禄之自外至者，有不足計矣。是固掌教者之任，而宰民者亦詎能辭其責哉？尚勉焉端爲教之本，以率勵其士子，而振起俗尚之弊。將見異時賢才之興，皆道德明秀，出而爲國家恢宏政治，而堯舜其君民，卓然爲當代名臣，則於斯學，豈不重有光乎？是又建學之意，不可不書。

金幼孜《金文靖集》卷八《祁門縣廟學重修記》　古之所以重學校者，以其爲賢才所自出。而學校之爲教，不越乎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之間而已。蓋人之有是身也，則必有是心；有是心，則必有是理。是理之在天下，亘古今而一日者也。而或爲氣稟習俗所拘，則於是理或有所昧，故必爲之擇師儒，因其固有者以導之，使其讀書窮理，以誠其意，正其心，修其身，自家而國，以至於平天下之道，必使之貫通浹洽，以極夫體用之全，以造夫至善精微之蘊，而後吾之本立，庶幾於聖賢之德業有所造就而至於遠大也。奈何世之學者，往往昧其身心之所固有，因仍苟且，徇目前之利，汲汲焉惟科舉詞章之習，而欲以釣聲名、干利禄者，靡然而莫之顧。則其本已蹶矣，尚何遠大之足期哉！徽故大郡，文公先生闕里所在，其道德文章，昭然具在。曰讓尚端本立教，以先生覺斯人者日與諸士子講明紬繹，使其反諸身心者有自得之效，而超然於科舉詞章之外，則他日推而施之於天下國家者，本深實茂，將無所處而不當，豈功利云乎哉！

王禕《王忠文集》卷五《贈吴生序》 君子之於學，豈苟焉而已哉？固將有諸己焉耳。夫道非遠人者也，以道爲遠而自難於求之，則道與人且相離，烏能以有諸己乎！是故畫於《易》，道於《書》，詠於《三百篇》，筆削於《春秋》，節文於《禮》，難疑答問於孔孟之遺編者，大抵爲言明白而坦夷，天所以命於人，人所以受於天，帝王所以立極，聖賢所以傳心，其爲道悉載焉，人皆可得而求之也。猶之風雨霜露，日星山川，精義至教，無隱乎人，妙極乎仁義之奥、陰陽之賾而不外乎匹夫匹婦之所知。大而至於位天地、育萬物，而不出乎日用飲食、宫庭屋漏之無媿。若殊而實一，若遠而實近，非若異端小道之空言而無實也。故爲學者，博採而泛覽，窮索而精討。既知其故矣，必反觀約取而深體篤踐焉，然後道在我而可以有諸己。夫苟有諸己也，則其見於事爲，顧何施而不可？君子爲學之大要，復有過於是者乎！

自夫秦漢而下，師異指殊，斯理之不明久矣。至近世大儒，始有以倡其説，載諸方册既明且備，而學者類皆習而不察，行而不著，凌高履虚者既失之太過，承卑襲陋者又失於不及，而學術之弊，遂有不可勝言者焉。

惟生之尊父明善先生，博學篤行之君子也。家庭之所訓教，其必及於是乎？故余於生，不敢徒以言語相詶説，而舉夙昔所嘗聞者以爲告。生歸以質之先生，苟以爲然，則繼今以往，其益勉强而有事，毋怠焉以自恕也，毋矜焉以自畫也，日進月益，思必有諸己而後已。若夫記誦以爲功，纂綴以爲能，誇博衒奇而務以出入乎口耳文字之間者，此固世俗之所謂學，非吾之所望於生者也。

王禕《王忠文集》卷八《滄江書舍記》 夫書之在天下，可謂博且廣矣。聖人之經，儒者之傳，諸子百家之著述，歷代太史之紀録，以及天文地理、陰陽律曆、兵謀術數、字學族譜之雜出，敷落旁行、虞初稗官、燕談脞語之並興，其爲説不同，爲教亦異，而其爲書類皆學者所當讀而通之者也。雖然，學問無窮，歲月有限，誠有不能徧觀而盡識者。而惟聖人之經，則弗可以莫之究也。是故《易》以明陰陽之理，《書》以紀帝王之政，《詩》以道人之性情，《春秋》以示世之賞罰，《禮》以謹上下之節文，《樂》以通天地之氣運。凡先王之道所以立天下之大本，先王之制所以成天下之大業者，皆於是乎在。然自厄於秦，訓詁於漢，聖遠言堙，愈傳而愈失，時異事易，愈變而愈非，其流弊遂有不可勝言者矣。

且仁義性命、中誠太極鬼神，皆所謂道也，妙極乎無聲無臭而不離乎匹夫匹婦之所知，皆講學之樞要。而乃以善柔爲仁，果敢爲義，氣質以爲性，六物以爲命，依違以爲中，鈍魯以爲誠，玄虚以爲太極，冥漠以爲鬼神，或至以佞爲忠，以詐爲信，以察爲智，以蕩爲情，以貪爲欲，以反經爲權，捷給以爲才，譎詭以爲術，而世皆謬迷於聞見之陋，莫之或省。若夫法制之遺，其弊尤甚。井牧以居民，而丘乘、卒伍之不合，則參以管仲、穰苴之法。封建以經國，而百里、五百里之不同，則託諸歷代之異。郊丘、禘祫，大事也，或以郊丘爲二，或以禘祫爲一焉。廟堂、明堂，大典也，或以爲異所而殊制，或以爲一廟而八名焉。帝號官儀，悉承秦舛；郊兆廟室，雜踵漢誤。以及貢賦選舉之設，皆不過一切之法而已。嗚呼！六經之書，先王道學治具之所在，而後世所取法也。然其爲説之弊，乃至於是。

蓋千數百年，宋河南程子、關中張子者出，始克實踐精討，而聖賢明德之要、帝王經世之規所以垂憲後世者，乃大有所發明。其後朱文公、張宣公、吕成公一時並興，而當其時，如永嘉薛氏、鄭氏、陳氏、葉氏，閩中林氏，永康陳氏，後先迭出，各以所學自成其家。大抵均以先王之道爲己任，以先王之制爲必行，而所以立天下之大本，成天下之大業者，咸粲然方册間矣。

然及於今，學者顧遂因儒先君子講習既明之餘，因循苟簡，承前襲舊，習矣而不察，行矣而不著。甚者以先王之道爲莫之可行，以先王之制爲無所於用。夫然，故書自爲書，人自爲人，而學爲空言矣。嗚呼！此其爲弊，不有甚於前日歟！是故學者之於經，不可徒誦其文而已也，必將求其道以淑諸身，明其法以用於世。蓋惟誠求而實見，篤信而力行，然後知人之貴果可以爲聖賢，果可以位天地、育萬物，而所學不徒爲空言也。

王禕《王忠文集》卷一〇《明善書院記》 若昔宋初，郡縣未有學，天下惟四書院。厥後郡縣無大小，學既立而書院亦比比而是。大抵前賢之仕國及其過化之地，後人因夫教思之所被，故建立學官，使學者有所觀感而興起。雖爲制非古，而教學之意則猶古耳。何也？聖賢之爲教，亦惟使人盡仁義禮智之性，明君臣、父子、兄弟、夫婦、長幼之倫，因其所固有而開牖振節之，非有他術也。故凡學者，非四端之充、五典之惇，則無所爲學矣。惟朱子紹道統之重，而以聖賢之所以教人者教人，外而蠻荒重譯之域，孰不知所尊慕？況兹地其所嘗臨涖，流風遺澤，被於無窮。士之游斯息斯，景行之至，其必目改心化，惕焉奮厲，以肆其求端用力之功，充而致之，聖賢何遠之有！此固薛君之所望於來學而汲汲焉者也。

李時勉《古廉文集》卷二《新化縣重修學舍記》 學校風化之原，誠牧民者之先務，而世儒俗士往往忽之，乃汲汲於簿書期會之間，視此爲迂緩，不之經意，此

教化之所以不興，人才之所以不盛，而治功之所以不廣也。

李時勉《古廉文集》卷二《黃岡重修學記》 學校之興，有資於守令，舊矣。文翁之在蜀郡，范純仁之在襄邑，皆以能興學校、崇教化，致民俗丕變，故聲譽顯於當時，名聞昭於後世，有不可及也。蓋學校風化之原，三綱五常之道由是而後明，詩書禮樂之教由是而後行，風俗由是而變，人才由是而出。古昔治效之盛所以爲不可及者，有此道也。洪惟我太祖高皇帝自正位以來，輒詔天下郡縣皆立學，置師弟子員。付之守令以陶淑之，藩臬二司考察其勤惰而勸懲之，賢能文學之士，往往出其間。自公卿大夫以至於州縣之選，常不乏人焉，是亦興學之效也。比年以來，儒學之士多以記誦文辭爲業，而不務實學。蓋由有司每以簿書期會爲急，視學校若不干己者。至於廟舍頹毀，教化廢弛，略不加之意焉。雖朝廷專設憲臣以督理之，亦未能或之變也。吁，習俗漸染之深，未可以朝夕革也歟！是殆不然。憲臣之巡歷有時，而守令之臨莅無間，苟一加之意焉，則無不可者，在鼓舞而作興之何如耳。

曹端《曹月川集・録粹》 聖人之心，一天地生物之心。天地之心，無一物不欲其生。聖人之心，無一人不欲其善。【略】

聖人爲己之實處，譬如人之飲食，珍羞異饌，羅列在前，須是喫得徧方好。喫得不徧，又增加得來，亦徒然。今人惟恐不聞，既聞得，寫在策子上便了，不解自去着工夫。【略】

道無形體可見，而聖人一身，渾然此道，故無形體之道，皆於聖人身上形見出來。

王洪《毅齋集》卷七《學訓》 學之道何如哉？所以學爲人之理也。人之生也，有耳目口鼻手足焉，有君臣焉，有父子焉，有夫婦長幼朋友焉，有衣服飲食、居處出入動静之節焉，有萬事萬物古今之變焉，是故必學而後盡。學乎仁所以爲父子，學乎義所以爲君臣，學乎信所以爲朋友，學乎禮所以爲長幼夫婦之别、衣服飲食居處出入動静之節，學乎智所以爲事物古今之變。始而士，終而聖。始而人，終而天。始而成一身，終而濟天下而爲後世法，此人之至、學之至也。

黄帝堯舜、禹湯文武，大聖人也，亦必由學化。是故黄帝學於大真，堯學於君疇，舜學於務成昭，禹學於西王國，湯學於威子伯，文王學於鉸時子斯，武王學於郭叔。至孔子，尤賢乎堯舜者，亦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又曰「我學不厭而教不倦也」。當時弟子若顔、冉、曾、閔、仲由、子貢之徒，皆去親戚墳墓，不遠數千里而受業於其門，困窮而不怨，患難而不去。嗚呼！彼數聖賢者，其生質之異，或一邑而一人，或一國而一人，或天下而一人，或數千百歲而一人，甚者亘古今而一人者也，而學猶若是，況於後之人哉！

後之人其不及古之聖賢也亦遠矣，而好學者尠。非特不學也，而且好異焉。孟子云：「今天下不之楊，則之墨。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此言異學之害也。故捭闔爲儀秦，詭誕爲龍衍，慘刻爲申韓，放蕩爲老莊，無父無君爲楊墨。學者不幸一入於彼，其學益深，其害益甚。

嗚呼！古之聖人蓋亦知其患至若是矣，故不獨自學，又必使天下後世有所準以學，言必爲之經，行必爲之制，推所以爲君臣者爲之朝覲聘問燕享之制，推所以爲父子者爲之生養死葬祭祀宗廟之制，推所以爲夫婦朋友者爲之婚姻交際之制，井田以養之，庠序以教之，詩書六藝以文之，干戚以武之，樂以歌之，鄉舉里選以興之，榎楚以威之。頒之有司，行之天下，著之簡册，而傳之萬世。聖人豈苟爲是，强吾後世以學哉？無非使吾盡所以爲人者而極其至焉耳。

《王制》曰：「析言破律，亂名改作。執左道以亂政，殺。作淫聲異服、奇技奇器以疑衆，殺。行僞而堅、言僞而辨、學非而博、順非而澤以疑衆，殺。假於鬼神時日卜筮以疑衆，殺。」《詩》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是數者，皆足以亂學，故其法若是其嚴且重也。

今夫人耳目聰明手足完具，一闕焉爲廢人。故人而不學，視之猶無目也，聞之猶無耳也，施之猶無四體也，揚子雲所謂無憂而如禽也。彼學異端者尤甚焉，譬之聾瞽之人加以狂惑之疾也。斯學也，行之天下，使天下學者聾瞽而狂惑；行之後世，使後世學者聾瞽而狂惑；行之千萬世，使千萬世學者聾瞽而狂惑。噫，何其酷也！

公卿大夫，世所謂貴也；賁育，世所謂勇也；陶朱猗頓，世所謂富也。不公卿大夫而貴，不陶朱猗頓而富，不賁育而勇，以眇眇之身卓然與天地聖賢並傳，曰：「惟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此學之極也。此吾所以爲學也，非所謂異端之學也。嗚呼！學者其學於彼乎？其學於此乎？

然則學聖賢宜如何？曰：存則求其人，亡則求其書，言其言，行其行，心其心，日俛焉以求至，其庶乎可也。

作《學訓》。

王直《抑庵文集》卷一《長沙府重修儒學記》 古之治天下者，必本於學校，考之三代可見已。當是時，非獨天子有學也，雖諸侯亦有之。長沙大郡，蓋古諸侯之邦，豈可弗稱？宜侯爲之汲汲也。侯其知本之君子哉！而諸君亦能盡力以相成，皆可謂賢也已。

予嘗聞之，學所以明聖人之道也。聖人之道，本於心而著於書。學者讀書以明道，自倫誼之大，至於物理之微，皆精察力行，化於家，儀於鄉，推而施於天下，而治道盛矣。然有志者蓋鮮也。故讀書而不明道者有矣，悖道而趨利者有矣，束書不觀而僥倖於一切者又有矣。此流俗之通患也。爲士者蒙教育之厚，而顧以流俗自處焉，則亦奚貴於士哉？國家列聖相承，銳意學校，今天子又慮賢否之無別也，簡厥修而退其無良者，又限以定員，激勸而誘進之，所以待之者甚至，其安可負哉！況長沙乃晦庵朱子過化之地，而南軒張氏亦嘗於此講學焉。二公之所謂道，即聖人之道也。流風餘韻，宜有存者。苟循序而進，持之以誠而積之以久，其底於成必矣。夫然後有以稱朝廷興學與鄒侯修學之意。

王直《抑庵文後集》卷二《宜興縣重修廟學記》 學校之教，所以明道也。道原於天而具於人心，循天命之本然，施於人事之當然，而皆有其則，是所謂道也。然或蔽於氣質，惑於物欲，有不能知、不能行者，是以聖人在位，必立學校以教之。其入道之方，則必以讀書爲務，窮其旨趣，發其所蔽，祛其所惑，知之至，行之力，斯能有以成其才。三代以來皆然也。我朝列聖，尤以教學爲重，於《五經》《四書》皆有纂述，以發其蘊奧。慎擇俊秀，俾業於是，而訓以良師。且專置風憲官往督勵焉。蓋欲明道以興治，其所望於學校如此。今蔣侯之爲是也，凡來學者，進而謁於廟，仰先聖之德容，而知夫道之有統。退而習於學，誦經傳之旨言，而明夫道之有常。居則行於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間，出而用之君臣上下、應事接物之際，而無不盡其宜，然後爲道之成，則無負朝廷教學與蔣侯興學之意矣。

王直《抑庵文後集》卷四《泰寧縣儒學新作明倫堂記》 今學校之設徧天下，其祀先聖則有廟，而講道辨德，則在於斯堂之中，蓋所謂立教之地也。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乃人之大倫，有親、有義、有別、有序、有信，其道之當然也，明之則叙，不明則斁，天下之治忽繫焉。舜之命契，三代之立學，皆以明此而已。明之者何？盡其道而已。而道之行，則又本於五者之德焉。體之以仁而益於厚，制之於義而盡其宜，禮以謹其分之嚴，智以辨其理之正，而信則以實其心之所發也，如是，則倫明矣。孟子曰：「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治化之盛，將不與唐虞三代等乎？

王直《抑庵文後集》卷四《萬安縣學重修大成殿記》 予謂學校教之地也，然必有廟以祀先聖，所以明道之有統也。聖人之道非他，因人之固有者而道之耳。仁義禮智，人之固有者也。然或蔽而昧焉，則於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倫，日用事物之酬應，有不得其宜者，是以聖人著於書。建學立師，聚其才俊而教之，使讀其書，以明理之本然與其用之當然，皆有以善其身，植其家而達於鄉黨州閭，出則爲循良豈弟之臣，處則爲孝友忠信之士，而無不宜者，然後爲教之成。於乎！學校之教，蓋治之本也。修舉而程勸之，奚可緩邪？今大成殿既新矣，學於是者，當何如用心哉？進而瞻夫道德之容，退而循夫義理之實，本末兼盡，精粗不遺，用舍行藏之間，真足以興道致治，儀世範俗，斯不負聖天子教育之仁與夫造作勸勵之意。若徒用心於其末而不究其本，自謂無忝焉者，非君子之學也。

王直《抑庵文後集》卷四《鎮江府改建儒學記》 學校，教之地也，然必有廟以祀先聖，所以明道之有統也。聖人之道，豈有他哉？因人之所固有者而道之耳。仁義禮智，人之所固有者也。然而或昧焉，故於人倫日用之常，或有不得其宜者，是以聖人著於書。學校之教，蓋使讀其書，以明理之本然、推其用之當然而已矣。教之既成，然後出而用之，則百執事之臣無不宜於其職，學校蓋爲治之本也。

王直《抑庵文後集》卷七《送江津劉教諭序》 夫賢才者，治天下之本，而自學校成之。今之責望於學校，不可謂不重也。故慎選俊秀，擇師儒，使講學其中，而又專置風憲官以督勵焉。蓋欲人人皆賢，出而用之，皆足以興道致治。則爲師弟子者，將何以稱上意哉？朝夕相與講聖人之道，所以修己治人者，自倫誼之大至於日用事物之常，必身體力行，本於身，刑於家，以及於鄉黨州閭，而皆踐其實焉。由是而見於文辭，以進於有司，而獻於天子，列之於庶位，推其所學施之天下之民，使皆得其所，而天下治矣。究夫所以致是者，實本於教官。是教官者，乃治天下之本所由成也，其所繫誠重。

王直《抑庵文後集》卷八《送姪鍔歸贛序》 予聞聖人之所以教，學者之所以學，必以孝爲本。孝，善事父母之謂也。謂之善者，豈徒飲食衣服之奉而已哉？身也者，親之枝也，傷其支，則傷其本，故尤以愛身爲大。愛其身，則又自言行始焉。言必謹於禮，行必謹於義，非法不言，非道不行，然後不辱其身而可以悦其

親。由是推之，弟於長，睦於宗族，厚於姻戚朋友，泛愛衆人以及於庶物，蓋無所不通。故曰：孝，德之本也。世之妄子弟多昧於此，言非其所當言，行非其所當行，輕用其身以陷於刑辟，使爲親者至於辱且殆焉，則惡在其爲孝也？而又有甚者，拂逆其親之心，使得以兇暴加焉，上失其慈，下失其孝，君子皆無取也。

子歸，思所謂善事之義而勉盡其心，予之告子，止於此矣。若漢馬援告其兄子嚴、敦，宋范質之告從子杲，其言具在，晦庵先生載之《小學》之書，以教天下後世，熟讀深思而力行之，人將謂子君子之子，是與其親爲君子也。此之謂成親，孝之大者也。子其勉之！

王直《抑庵文後集》卷一六《送歐陽進士序》 蓋科第者，君子之所由進，而非其所以顯也。君子豈以一第自足哉？以一第自足者，常人之情，非君子之道也。君子之道，本於脩身，施之事親敬兄，推而至於致君澤民而後已焉。故由科第而進者，所以行是道也，而君子亦以行道期之。其道行，則貴顯於當時，取重於後世，而於科目有耀矣，其可忽哉？廣洙歸其鄉而益進於是道，他日出而用焉，無愧於科目，無負於國家，無忝於祖宗世德之隆，斯善矣。

王直《抑庵文後集》卷二一《送蕭訓導序》 學校育才之地，治天下之本在焉，朝廷注意也久矣。限弟子員，嚴科舉之額，蓋欲所教者皆真才而所用者皆實學，此豈輕視而按抑之哉？今又置風憲官一員課勵之，必使讀書明理，求其所以修己治人者而躬踐焉，然後發之於文辭，措之於事業，待之愈嚴，責之愈備，欲使其人皆可以爲公卿大夫，則治天下之本立矣。此明天子之意也。然又以爲弟子必有師，師者，弟子之模範也。模範不正，而欲其器之良，蓋難矣。是以師儒之選加嚴焉。六卿近臣，憲臺之長相與羣試於禁中，其不能者往往斥去，必文學之優然後得之。其嚴如是，非以其爲成賢才之本歟！

劉球《兩谿文集》卷四《黔江縣學記》 夫儒者之政，必欲以教化爲先，教化行而民知所嚮，則强者不得恃其横，狡者不得逞其奸，詐者不得肆其欺，愚者不得不求通，懦者不得不立志，彝倫之斁爲可叙，風俗之漓爲可敦，教化之移人也，不亦遠哉！不先於教化而徒峻法嚴禁以威其民，是未得乎爲政之道也。昔范忠宣公令襄城，大興學校而擇賢以教之，又親勸誘焉，民被其化以興於善也既多。其後公之功名德業滿天下，其發迹蓋亦自襄始。襄猶中土易化之地，非若黔之僻在邊鄙而爲教之難也。謝君乃能興學立教，如此其勤，其知以忠宣之心爲心者乎？意其化之所漸，必有人能佩詩書，服仁義，興起於幽遠之鄉，以出而與中州衣冠禮義之士並駕於正直之途，齊聲於聖明之世，君之發聞進階，亦必始於此。特記諸學壁，爲黔子弟勸，且見君之爲政能不失所先云。

劉球《兩谿文集》卷七《送宋進士南歸序》 世皆以爲窮經而得進士，則問學之功至，而無庸加矣。予則未之然也。昔者聖人作經以教世，蓋欲人知天地之所以大，氣化之所以行，日月星辰、山嶽河海之所以布列於上下。人之所以爲人，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所以爲道，禮樂刑政之所以爲教，伏羲、神農、黄帝、堯、舜、禹、湯、文、武、齊桓、晉文之所以爲皇帝王伯，皐、夔、稷、契、伊、傅、周、召、管夷吾、狐偃之儔之所以爲臣，鳥獸、蟲魚、草木之所以爲物，不窮乎經，則無以達其理，處其事，決其疑。必窮乎經，而後理無微而不可達，事無難而不可處，疑無大而不可決。體之於内，則道明而行立，達之於其上，則君可匡而聖，推之於其下，則民可措之安，俗可移之厚。是故窮經欲以善乎己，就乎物，大乎其事業，豈徒以取進士而已哉！後之君民者，思得窮經之士以佐其治也，然後設爲是科以來之，而賢人君子欲有爲於時者，常假其途出焉。及其弊也，爲師者之教徒以得進士爲期，爲弟子者之學徒欲舉進士而止，於是有剽掇記録已陳之言以希逢合乎主司之意，僥倖其捷，則棄之若筌蹄，漠然不復經於意。人遂以爲學至於得進士，可以已矣，殊不知蒞官發政，方資於經無窮焉，詎可以得進士而遂廢其經哉！世之爲政者令多乖而行多謬，蓋不知求治之端於經以致然也。不有傑特之士起而一去其弊，不幾乎聖經道塞，使爲邪説者得藉口以自張歟？予故於宋璉進士之歸，不能不拳拳焉。

邱濬《大學衍義補》卷七八《治國平天下之要・崇教化・一道德以同俗》 程子謂：治天下以正風俗，得賢才爲本。臣竊以謂：得賢才又正風俗之本。必欲得賢才以正風俗，而一道德又其本也。道德不一，則人執私見，家爲異説，各道其所道，德其所德，不相統一矣。必欲道德之一，而咸惟中正之歸，則又在師道之立焉。立師道以脩學校之政，俾其掌天下之風化，教天下之人材，考正經典，講明義理，以一人心之趨嚮，期於道德之一，風俗之同而後已。所以然者，非得夫程子所謂「明先王之道德，業充備足爲師表」者，曷足以當茲任哉？惟我祖宗，建學立師，教育人材，一以《五經》《四書》爲教學之具，凡今布列中外者，孰非明先王之道之士哉！今日班行之中、縉紳之列，未必無其人也，盍加推訪？其間有德行文學聞望素著，冠於一時，爲内外所推重者，即僉舉以聞，命以師儒之首秩，俾之自擇其屬，必得如程子所謂「篤志好學，材良行脩」者以充其選。而又於

大臣中，特命一人典領其事，如程子所云者，授以璽書，責以提督作興之任，俾其率領羣儒詳立規條，一本程子所上劄子，以爲準則根據。學校所施行者，必太祖皇帝所定之學規。士子所誦習者，必太宗皇帝所頒之書籍。參諸古典，酌以時制。凡夫學校所以誘掖激厲、漸摩成就之道，節目次第，門分條具，以爲一代教養之法，既行之太學，又頒之天下。如此，則施教者有成效，受教者有成德，而推其所得以爲教者，皆有成法而用之無窮矣。要必就其所教多士之中，差其果於行事者，用以釐百司之務；擇其深於道義者，留以爲太學之師；散其明於經訓者，分以掌州縣之教。而州縣受教之士，又以其所受於教者之教，以卒業於太學，以分任於有司，以推教於他人。彼此承傳，後先授受，同此《詩》《書》之習，同此道德之歸，朝廷之政教，此道此德也，官府之禁令，此道此德也，百官之職業，此道此德也，學校之功課，此道此德也。道德既一，風俗自同。立德者不索隱以行怪，行事者不謀利而計功，爲學者不鶩虛而翼僞，脩辭者不厭常而喜新，居官者不黨同而伐異，渾渾乎和平温厚之天，坦坦乎大中至正之域，世道至此，雖唐虞三代，不是過也。由是觀之，治天下之道，莫大於正風俗。正風俗之要，莫切於一道德。程顥一世大儒，言於其君，欲其特留宸意，爲萬世行之。臣敢昧死援程顥之言，以爲九重告。

丘濬《大學衍義補》卷七九《治國平天下之要・崇教化・躬孝弟以敦化》

王者之養老，所以教天下之孝也，而必於學者，學所以明人倫也。人倫莫先於孝弟，老者之於君，以德則君尊也，以齒則老者先也。人君致孝弟於其親長，下之人無由以見也，故於學校之中行養老之禮，使得於聽聞觀感者曰：上之人於夫人之老者尚致其敬如此，矧其親屬乎？萬乘之尊且如此，吾儕小人所宜興起感發也。噫！老吾老以及人之老，長吾長以及人之長，一禮之行，所費者飲食之微，而所致者治效之大也。

丘濬《重編瓊臺稿》卷一九《進學齋記》 潁州貳守清源高君之冢嗣曰昕，君嘗名其讀書之所曰進學齋。今年春，昕侍君來京師，謁予文以爲記。嗟乎！進之一言，爲學之方盡於此矣，予尚奚言哉！雖爲之言，豈能外於此哉！然不知生之所謂學，果何學也？所以進之者，果何以用其功也？苟徒以誦習古人之糟粕爲學，則生固知之矣，不必更求其説於予也。生侍親宦游南北有日矣，請即生所見者以爲生喻。

生，閩産也，自閩至燕，其道路以里計者，殆將萬焉。其所經之郡若邑，不下百十焉。或舟以浮，或車以載，其所以爲濟行之具者，凡不知其幾易焉。其途中之所有，身之所履而目之所見者，山川之流峙，都邑之形勝，闤闠之輳集，舟車之交互往來而不已者，不可以一二數焉。陸有岐徑，水有支流，或之南東，或之北西者，又不止於一焉。地如此其遠也，履歷如此其久且艱也，所見如此其廣也，水陸之途如此其多岐而可以旁通也，今生之來也，不中止焉，不他適焉，而必至於燕者，豈不以京師之所在乎？使生不由乎履歷，不假乎舟車，其能至乎此乎？今日行之，明日止焉，其能至乎此乎無也？京師者，譬則聖人之道也。歷履經行，所以求至乎聖人之道也。岐徑支流，一技之能，異端之學也。生之進學，誠如生之來京師，行而不已，必至其至焉，立志之堅定，積累之非一日，聞見之廣且遠，而又不惑於他岐，不安於小成，則學之至於道也不難矣。敢以是爲生記。

或曰：生之於學也，特欲講習討論而已，予以聖人之道語之，豈所謂不凌節而施乎？嗚呼！學所以學爲人也。人必如聖人，斯能盡人道。聖人人也，我亦人也。以人學人，何不可之有？

或者退，因書以遺生，俾其寘諸齋壁，朝夕玩焉。

何喬新《椒邱文集》卷一四《重修南昌府學記》 嗟夫！學校之修廢，人材之盛若衰係焉。古昔明君誼辟汲汲興學養士者，豈徒以爲觀美哉？誠欲得豪傑之士以翊皇極，康世道焉耳。故當世士之出於學而用於時者，或秉忠貞以佐厥辟，或敷惠澤以乂厥民。至於儲養待用者，亦皆皦然自拔乎流俗，危言讜論足以折奸雄之氣，英聲勁節足以沮回遹者之心，學校有益於人國家也如此。今韓公暨外臺諸君子修葺學宫，其意固有在矣。凡學於兹者，効用於時，則奮庸熙載，俾國家有所賴。潛而未用，則清議旁節，俾儉邪有所畏。庶幾乎聞者、見者皆欣慕曰「江右豪傑之士也」，斯不負諸公興學之盛意也。不然，飽廩食而安齋居，飾詞藻以徼利禄，豈諸公所望哉！

陳獻章《白沙子全集》卷一《古蒙州學記》 聖朝倣古設學立師，以教天下。師者傳此也，學者學此也。由斯道也，希賢亦賢，希聖亦聖，希天亦天。立吾誠以往，無不可也。此先王之所以爲教也。舍是而訓詁已焉，漢以來陋也。舍是而辭章已焉，隋唐以來又陋也。舍是而科第之文已焉，唐始濫觴，宋不能改，而波蕩於元，至今又陋之餘也。夫士何學？學以變化氣習，求至乎聖人而後已也。求至乎聖人而後已也，而奚陋自待哉？孟子曰：「人皆可以爲堯舜。」周先生師表一方，彭君爲州守，謁文山澤之癯，非俗吏，是以冒言之。諸生疑焉，請質於周

先生，其必有興起焉者。甲倡焉，乙和焉，俛焉孜孜，其傳寖多，其化寖博，其於公也有光焉。則斯文也，其猶庶幾泮水之頌歟！於是乎書。

陳獻章《白沙子全集》卷一《新遷電白縣儒學記成化壬寅十二月作》 學校一也，所以有古今之異者存乎人。孔子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程子曰：「古之仕者爲人，今之仕者爲己。」夫學以求仕之所施，仕以明學之所蘊，如表裏形影然。皐夔稷契、伊傅周召，其載於典謨訓誥，仕者之所施也，有爲己之心乎？顏曾思孟、周程張朱，其傳於著述文字，學者之所蘊也，有爲人之心乎？諸君子顯晦不同，易地而處之，有不相能者乎？自古有國家者，未始不以興學育才爲務。然自漢而下，求諸學校之所得，名世者幾人，有不由庠序而興者乎？是故學校之設，其重在於得人。學之道，其要在於爲己。古之名世者，舍是無以成德。甚矣，斯學之不講於世也久矣。公所望於學校，意者其在此乎？

陳獻章《白沙子全集》卷一《書漫筆後》 文章、功業、氣節，果皆自吾涵養中來，三者皆實學也。惟大本不立，徒以三者自名，所務者小，所喪者大，雖有聞於世，亦其才之過人耳，其志不足稱也。學者能辯乎此，使心常在內，到見理明後，自然成就得大。《論語》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孔子豈欺我哉！

徐溥《謙齋文録》卷二《真定重修廟學記》 學之有廟，尚矣。蓋學所以求道，而道非孔子之聖莫能明，舍孔子之道，則教非其教，學非其學，風俗壞而天下之治隳矣，故報享之祀，尊事之禮必先焉。而凡訓誨肄習、儲養作育之事，並行而不敢廢。此雖中世之制，而其來亦久矣。夫欲使道明於上，化行於下者，豈徒法制品式之具哉？必有躬行實踐之功，而後可以言學；必有嚮往企到之誠，而後可以言祀。此爲士者之所當然，而良有司所宜倡率而興起之者也。況甸服之近，王化所先被，天下之所視以爲輕重緩急者乎？張侯之政固善矣，其爲志亦勤矣，凡經茲地，覩茲制者，皆將徵其賢，而況於親炙之者乎？若修廢補敝，使常存而不壞，則又後來者之責也。

周瑛《翠渠摘稿》卷二《贈張廷厚分教濟寧序》 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也，而辭章無與焉。自聖王不作，而天下好華，於是進末學而黜行檢，尚浮説而輕本實，雖稱代不乏人，一旦遇有變故，往往臣棄其君，子棄其父，綱常不立，人道大壞。使夫英雄豪傑之出，雖極力營救而不可收拾，以歸於盡然後已。此豈人之不如古哉？教化之不明也。昔我高皇帝受天明命，肇有區夏，思得真才實德與共守之，故於學校罷詞賦之習，重經義之典，且降詔旨，務使學者以禮義廉恥爲心，孝弟忠信爲行，其爲世道慮至矣。歷世既遠，不知聖意所在，故師儒之所訓誨者文藝也，有司之所督責者文藝也，科目之所獎録者文藝也，於是末學勝而行檢虧，浮説興而本實廢，人材踈放，風俗壞爛，而不足以副聖意所求者，蓋有繇也。

羅倫《一峯文集》卷四《永豐縣學孔子廟記》 王祀孔子，尊已乎？未也。尊以文也，非尊以道也。道一也，曷爲孔子尊乎？衆人棄之，聖人至之。孔子者，道之至也。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孔子之道所以至也。至者立教，棄者由教，由其教，不遵其道，可乎？《開元禮》自天子下執弟子禮，尊以文也，尊其道則未也。《中庸》曰尊德性而道問學，尊其道也。尊之何宜？静宜畏焉，動宜謹焉，學宜博焉，問宜切焉，思宜密焉，卑汙者宜易之以高明，狹隘者宜易之以廣大，傲戾者宜易之以温良，猥薄者宜易之以敦厚，柔懦者宜易之以剛毅，昏愚者宜易之以通敏。本之身也，視焉宜明，聽焉宜聰，貌焉宜恭，言焉宜慎，事焉宜敏。移之家也，爲父宜慈，爲子宜孝，爲兄弟宜友，爲夫婦宜正，爲姻族宜睦，爲鄰里鄉黨宜恤。時而我用，達之天下也，宜正君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天下。天下之人，貧者宜富，宜復井牧之制以養之；俊秀者宜教，宜復學校之制以育之。教之成也，賢者宜用，宜復鄉舉里選之制以取之。君子既進，宜遠小人以成天下之務。宜冠昏喪祭以厚天下之俗，宜朝覲聘問以通天下之情，宜黜佛老巫覡左道之教以正天下之人心，宜棄詞章浮華記誦涉獵之徒以端天下之士習，宜斥權謀術數百家衆技之流以一天下之人才。弗化也宜明刑辟以威之，弗順也宜詰戎兵以備之。天下一家，中國一人，尊孔子之道宜如此也。漢唐宋之君臣尊孔子之道至此乎，雖今存可也，奈何其未至也。於戲！孔子之道，尊之至也。君焉堯舜文武矣，臣焉皐夔伊周矣，士焉顔曾思孟矣，奈何其未至也。今之尊孔子者，聞其所讀之書孔子也，聽其言，觀其所綴之文，孔子也；求其所以爲孔子，則未也。昔有學孔子者，姓孔字仲尼，升其堂，入其室，伏其几，襲其衣裳，曰：「我仲尼也。」求其所以爲仲尼，則未也。今之學孔子者，其猶此人之學孔子乎？優孟之學孫叔敖也，楚王以爲真叔敖也，求其所以爲叔敖，則未也。今之學孔子者，其猶優孟之學叔敖乎！

或曰：「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嘻！惑也。孔子之道不可及哉？盍觀諸身乎：吾手之持，吾足之行，吾聖人也。吾口之味，吾目之視，吾耳之聽，吾聖人也。吾心之同然，獨不聖人乎？聖人先得我心之同然者，故孟

子曰：「乃所願，則學孔子也。」

羅倫《一峯文集》卷五《建昌府學記》 古之學者義也，今之學者利也。學，學所以爲人也。人者，天地之心也，五行之秀也。學以成之，人之義也，先王之教也。古之學者，學之爲君臣焉，學之爲父子焉，學之爲長幼焉，學之爲視聽語默焉，學之爲進退辭受取與焉，學之爲生死福禍焉，所以學爲人也。以則聖人，以配天地，以順四時，以叙百物，以興禮樂，以崇道藝，而措諸天下國家，官諸後世，所以學爲人也。其學焉者義也，家以教之塾，黨以教之庠，術以教之序，國以教之學。不帥教者，鄉左移之右，右移之左。不變，移之郊。不變，移之遂。不變，移之遠方，終身不齒。有左道以亂民者殺。其教焉者義也。三年大比，考其德行，察其道藝，興其賢者能者，以禮賓之。論定然後官之，任定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禄之，其用焉者義也。士生斯世也，不義焉往？及道之衰，異端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出於佛，則出於老。老者曰：「吾利人生也。」佛者曰：「吾利人死也。」天下之民聞其言而樂之，樂乎彼不樂乎此矣，其能由學乎？凡學者，問其業，幼者曰能誦讀已，長者曰能科舉已，學成而名立者曰能詞章已。考其德行，察其道藝以書，未有也，學異乎古也。父兄之願如之，師保之誨如之，朋友之胥漸如之，不易其初教，異乎古也。三年大比，考其文而第焉，賓於鄉，升於成均，揚於王廷，乃命以位，大夫之貴，公卿之尊可坐而待也。父母曰顯矣，妻子曰肥矣，僚友婚姻曰榮矣，考其功能紀於彝常以匹休前聞，人蓋未有也，用異乎古也。士生斯世也，非豪傑之士，不利焉往。由周而上，帥天下以義，而民從之。由漢而下，帥天下以利，而民從之，其治效可考已。教道之關國家也如此。

羅倫《一峯文集》卷五《明倫堂記》 先王作民父母，知衣食之艱也，設井以給之飽暖。無教近於禽獸，設學以教之。教養不寄之司牧，則久而或廢，封建所以守之。非明刑弼教，雖有粟，不得而食也，肉刑所以輔之。道與世移，政由俗革，阡陌裂而井田廢，郡縣設而封建革，髡笞立而肉刑除，惟學校僅存耳。學所以明人倫也。父子兄弟之親以恩，夫婦之合以情，君臣朋友之合以義，五者人之大倫，天下之達道也。人之有是道也，猶其有是身也，身豈遠於我哉！置於明則見，置於暗則不見，自其見而爲有，自其不見而爲無，初非身之有無也，明暗之不同也。學校之教，發其暗而通其明，爲是故爾。先王之學，養智仁聖義中和之士，修之以孝友睦婣任卹之行。士生斯世，無俗學詞章之雜，道修於身，公卿大夫之位自至，無爵禄之累。左道未興，異端邪説之惑無自入焉。此道之所以易明，而天下之所以治也。後世之學，名存而實亡矣。上之所以取士，師弟子之爲教與學，講章句，課文字，誘之以利禄，明之適以暗也。其高才明智之士，求於言語文字之外，則墮虚寂而不自知，何怪乎道之難明哉！雖然，教人取士之法今雖異於古矣，而道之本於人心，見於日用，載之聖賢之經者，固無古今也。學之士顧名以求實，離暗以即明，孝慈修而家道隆，明良合而朝廷安，天下治舉而措之耳，夫何遠之有？

新昌劉恭禮爲明倫之堂於其邑庠，僉憲陳君粹之曰：「是全生民之彝，裨聖明之化而彰。劉氏之美，不可無記也。」於是乎書。

羅倫《一峯文集》卷八《與門人書》 足下從吾游久矣，然所志一科第耳。此有命也，可必得哉！便使得之，不過鄉人稱爲官人而已，一時之貴耳。有若求之即得，上可以爲聖人，次可以爲賢人，又其次不失爲君子，貴於百世而不泯者，則不知求。此無他，溺於聞見習俗之卑陋而已。求之道無它，反諸吾心，自念慮之微達事爲之著，無一不合聖賢已然之成法是矣。入自《小學》《近思録》始，如廣東陳公甫者其人也。喬壽資質好，只被科舉壓了頭，不知近能擺脱得否？若不以得失置胸中，則應舉也未甚害。與吾游者，善類甚多，只在門者少耳。相見者，其以吾言告之。

賀欽《醫閭先生集》卷四《遼右書院記》 夫古今之道一，而古今之學不能一。蓋古之學者將以明此道而體於身，足乎己而及乎物，非若今之學者務誦數、工織組、要聲光、徼利禄而已。此義利正邪之分，而治道隆汚、生民休戚之所係焉者。予竊感焉，不能苟同流俗，謹取紫陽文公之教於白鹿者，躬勉以誨子弟暨館下之生，聞諸人不迂闊之者鮮矣。今樊公之記斯院，乃不我迂，而惓惓以之爲託，公其有意於法古乎？則亦遵文公之規而已。蓋其所示五教之目，爲學之序，脩身處事接物之要，炳然具在。至所謂「誠明兩進，敬義偕立」，其丁寧之意，愈益深切。諸生由是以進，高乃志，正乃學，實乃功，以祛習俗趨利之故陋，吾知德成而才富，體立而用行，進足以匡吾君而澤吾民，退足以化其鄉而善其俗。夫然後，古聖垂教之意可以不悖，朝廷育才之心可以無負，而樊公之建斯院與夫慫恿而成之者，亦皆有光於無窮矣。

倪嶽《青谿漫稿》卷一六《重修鄭州儒學歷年貢士題名記》 人材之成，由乎教道明。教道之明，由乎學校修。故學校不修，則無以爲成材之地，以教之無從而施也。昔周之盛時，學校之政徧天下，然其所以爲教，初非寄之言語文字間

者。故以鄉三物教萬民，惟曰德行道藝而已。及興其賢能，亦惟曰考其德行、察其道藝何如耳。今之有司以歲貢其學校成材之士於朝，即所謂鄉大夫羣吏致賢能於王之意也。今之試之而使之卒業太學，布列庶位，即所謂論定而官之意也。蓋可以想見古昔養士之制者，惟於是乎存焉，豈直以進士科爲重，如後世之所云者乎？矧鄭爲河南名郡，汴宋文物之故區，而漸被國家文明之化益久以深，故士之膺其鄉大夫之貢而出者，內焉百執事，外焉羣有司，往往以賢能名，初不在諸進士之下，亦可謂得其人矣。然賴以考見其所本者，寔繫斯石焉。繼自今爲師爲弟子者，樂有賢太守聿新茲學，雍雍渠渠，日聚處於斯，考德飭行，誦詩讀書以講求。夫得於心而爲德，則天理民彝之則在焉。體於身而爲行，則孝友忠信之道存焉。見於事而爲藝，則詩書禮樂之懿具焉。於是悉心盡瘁，以修以習，以求至乎其極，以務成乎賢能之材。至於其暇，又因其所題諸士之名耿耿不可泯如此，將舉其賢否之實而申其議擬之公，蓋後先相視，同軌一轍耳。顧其心有不惕然以動者乎？其志有不奮然以勉者乎？夫然，故他日繼是以出者，推其所得於學校之教而見之爲政，其名有不燁然以傳者乎？奚翅增重斯石已也？則賢太守作興之素心、示勸之盛典，蓋兩得之。而茲學得人之盛，當不一再書而止也。

李東陽《懷麓堂集》卷三〇《祁陽縣學重修記》 古之論學者有三，其上爲道德，其次則爲事功，又其次則爲文章。凡以爲世道計者，挾此以仕，雖其所施不同，然皆足以澤天下、及後世。其弊也，則專事進取，不知其所以仕，乃或因而假之若芻狗然，既有所得，則委置不復顧，而古之所謂學者蕩乎無有矣。論學之政者亦三，其大則正倫理，厚風俗，其次或教其政事，或課其辭藝，皆能有所成就。然必居之以館舍，養之以廩祿，齊之以號令條格，使有所繫而悅其心，有所據而致其力，有所警動感發而成其業，然後爲可。其弊也，則修節目而棄本根，或又茫然無所爲，坐視其委靡頹墜而莫之救，則其爲教亦蔑矣。人必賢聖，然後不待觀而爲善，不待懲而不爲惡。今學校遍天下，而賢聖不時出，則學之不修，豈非爲教者之責哉？

李東陽《懷麓堂集》卷三一《華容縣學重修記》 予惟士之學，將以爲世用也。然必養而後成，故其平居窮理明義，使中有定見而力足以守之，於是出而應世酬物，庶幾不失其正。蓋必斷於取捨得失之際，然後不爲利害生死所移易，自易及難，由恒達變，涵養成就，豈一朝一夕之故哉？國家之養士，知其不可易而成也，故學校以居之，師傅以教之，堂廡齋室之居，廩給饌食之制，課之以書史文藝之業，肄之以祭祀飲射之禮，申之以孝悌、忠直、廉恥之義，日涵月泳，使學成而德立，然後祿而官之，其勤且厚固如此。士之廬居而饌食者，念夫養我者之厚，必畜德積學，以稱爲士，曰其無負茲饌與茲舍也。於是出而有守與責，則念夫爵我祿我者之重，必致志竭力，建功業，以稱爲臣，曰其無負此爵與此祿也。苟羣趨旅逐，以學宮爲傳舍，則他日之出，視科目將必若蹊徑然，一得志則棄不復顧，求其以名檢易貴富，斷爲此而不爲彼也，亦難矣。然則士之養於國者，惡可不思所以自養哉？

張吉《古城集》卷四《答黃提學書》 承教，意謂今之學者，所志多在科目，故義理之學、科舉之業不得不因其人之明暗而敷授之。是以義理、科目之學析爲二途，自程張諸儒，蓋有是說矣。愚意二學所不同者，作文一事爾。若其他用工次第，則亦大都不相遠也。姑以讀書一節言之，擇取古今載籍之有益者，循序漸進，熟讀精思，務求體認親切，以實有得乎己，而反諸身心以驗其實，措諸事物以博其施，此固義理之學之首務，而於科舉之業豈亦有所妨耶？故雖治舉業，不可不以義理爲宗，而義理之視舉業，亦非孔墨顏蹠之懸不相類也。苟棄此不務，徒欲剽竊章句而點綴以成文，斷裂經旨而穿鑿以求說，此則俗學之大病，使真能應舉取第，內何補於身心，外何益於國家？不過天地間一贅疣耳。

夫豈朝廷養士求賢之典，所以責望天下學士大夫之本心乎？嘗觀我朝設學以養士，設科以求賢，其用心孔勤而爲法孔備，作爲宮室以居之，制爲冠服以別之，復其徭役以優之，賦之廩粟以養之，立師表以示之儀軌，設教條以一其趨向，嚴考校以驗其庸勤，賓飲射以興其禮讓，享祀聖哲以迪欽崇道德之忱，罷黜百家以致尊尚經術之義，凡此皆所以使之沉涵薰育，奮厲振起，以實有得乎己，可爲他日用世之資。俟其理瑩乎內，道積厥躬，見之於事而無不宜，暢之於辭而無不協，然後三年大比，登其賢者能者，而升諸大宗伯，以達乎朝廷之上，次第官之。此我朝設學設科之大約，其視成周大司徒之所掌者，雖未必盡協，而過近代則遠矣。夫以朝廷養士求賢，其心其法孔勤且備如此，果欲博求實得乎己之真才而用之耶？抑姑取縣疣附贅以爲應文備數之舉耶？

今日學者往往棄本而務末，處下而窺高，一不得志，則詬有司爲不公，目同列爲冒進。甚至鼓扇羣衆，大興謗讟，罪人而不罪己，見利而不見義。原其所自，亦曰爲舉業而不根義理之過也。此甚失朝廷養士之本心。而執事今日所以期待諸生者，雖其至庸極陋，亦豈意其至於此耶？但爲學無本，其勢愈趨愈下，

不至於此不已也。茲欲撥其本根，杜其延蔓，固必有其説矣，惟執事加之意焉。

張吉《古城集》卷四《平樂府重修儒學記》 予惟朝廷設官，雖各專一職，而守令之職，視他官爲詳。故其力分而怠，心貳而舒者，皆是也。求其知以化民成俗爲急務，而不以簿書期會、刑名錢穀先焉者寡矣。有容棁車之初，首以興建學校爲己任，固知爲政先後緩急之序，非世之浮沉流俗、捨重趨輕者可同日語也。然亦不過舉其職以事其天爾。若夫繫籍其間，爲師爲弟子者，獨無所事乎？師之職在乎正己以率人，弟子之職在乎明體以適用。然今之爲師者，不過操鉛槧，朝夕詔之曰：諸生勵爾課業，振爾勳名，無予負焉耳。爲弟子者，沿習雕蟲小技，亦不過耽玩辭華，鉤章棘句，以求協於主司而已。嗚呼，朝廷設學養士之義，夫豈端使然哉！苟於正己率人、明體適用之道知爲己職，求以盡之，於俗儒之所以爲教、末士之所以爲學者，知其非職，赧然有不屑爲焉，則能以太守之心爲心，上體朝廷設學養士之意，而彼此所以交事其天者，固無多憾耳，安知他日不有豪傑之材自茲而出，流聲實於國家，博其所事者乎？然夷考其歸，則有容今日既作泮宫，其權輿也，好事者殆必相傳以爲故事。而予忝紀歲月，勒石備徵，拳拳以事天之道相勖者，捨是亦奚望哉！

張吉《古城集・補遺・張南軒先生諸州學記解》 有是物，必有是用。捨其用以爲言，非善言者也。簣而寢，几而憑，釜鬻而炊，杵臼而鑿，天下之物，未有無用虚設者也。今有童子於此，指簣而問何爲，必告之寢。指几而問何爲，必告之憑。至於指釜鬻、指杵臼爲問，亦必明言以告之，烏有宛曲譸張，依違失義，忍以愚弄其兒而可爲乎？況堂堂士君子麗澤之區，實道術隆汚、風化盛衰之所關繫，而借重於我之一言，又可不究其爲用之實，俾燦如繁星，人人仰見，得以相師相勖，同臻於斯道乎？予觀張南軒先生所作諸州學記，未有不援學所以明人倫及三綱五常爲説者，因陳襲朽，不以爲嫌。讀者往往未及終篇，已欠伸思睡，或竊笑其雖不作可也。嗚呼，此南軒之所以爲南軒，非後學所敢輕議也與！

先生學校之制甚詳，其政甚備，豈直聳人觀瞻，而驅諸少年者聚謀資身之策耶？固使學者各明人倫，復其天性而已。使是記出於宋諸文士之手，必思篇立一説，變化鼓舞，而黼黻笙鏞，鏘鍠焜燿，良可娱人，耳目忘倦。然譬諸朝霞夕靄，千態萬狀，倏忽有無，非不爛然可觀，而隨風蕩滅，不震不霖，則其澤物之功微矣。況文勝質敝者，自然之理，而臧三耳之説雖工，終不如兩耳之坦明易曉也。今爲文勒諸金石，垂耀將來，徒取膾炙人口，以賈聲稱於我與？抑欲風厲士心，使之正其趨歸與？苟欲風厲士心，正其趨歸，則遺棄本用，別爲一種艱深恍惚之説，紿誑豎孺以爲工者，未見其可也。肆觀先生他作，率能別出意見，推陳致新，夫豈獨拙於此耶？其用在是，君子立言垂範，固不可捨重趨輕，徒滋無益而已。

今見操罟握臂者，不談取漁之術，見荷鍤秉耒者，不道力穡之方，而姑與之箕踞危坐，歷舉古諸無稽連鼇雨粟之説，以相蠱媚，將使之蕩然遊心汗漫，不至盡喪其業而敗其生不已也。然則力慕神奇、不究物用以爲説，非徒無益，乃種禍於人者也，曾謂南軒爲之乎？

余嘗歷觀宋諸文士之文，弘舒暢沛，雖或不能盡協於道，而議論淵源，抑揚開合，節奏疾徐，自中程度，非苟作者。故能各名其家，可傳於後。近見有操筆執牘，傲然以能文自負者，夷考其歸，不過追琢辭華，以泄其胸臆之私見。或剽竊老佛之緒餘，甘心自倪於聖人之道而不知恤，此固宋諸文士之罪人。設遇先生，請備驅使猶或麾斥不容，而彼方且自珍其説，以爲腹誹先生之計，嗚呼，可謂愚哉！

邵寶《容春堂前集》卷一二《彭澤縣儒學記》 予嘗怪今師生之爲學，不務立本，而泥風水妨科名，動輒請徙，故多抑弗許。然學之於治大矣，而去陋就嘉，亦有司常職，此所謂同行異情者，吾故弗敢廢焉。於其成也，能無慶乎？

雖然，學所以學道也。昔者孔子之語道多矣，直指親切，莫如川上之嘆。蓋合理氣顯微一言蔽之，而所以爲用功地者，即是而在。萬世之學道者，此其的矣。天下之大川四，而江爲首，觀水如江，非他川比也。今彭澤之學既據江爲勝，而吾夫子肖像在廟，凡爲師生而從事於斯者，盍相與追川上之遊，求源於深，擬進於漸，期與於大修，爲大德，發爲小道，而慎獨以始終之，則所謂道者，蓋不俟諸儒衆説而可自得於觀望之間矣。今大江自大禹疏鑿以來，其起合流滙之道，蓋未嘗一日改也。或者不求其故，顧於偏溪曲港力求通焉，而曰入海由是，雖東流之勢終有必至，而支離已甚。況徒勞而無歸者，又往往若是乎？君子之於道也，何以異此？夫志水者，必自《禹貢》而後可得其眞，《六經》《語》《孟》，吾道之《禹貢》也，不是之務而安於偏曲，雖亟稱於水，亦於學乎奚有哉！宫室之成，古有頌禱。頌禱於學，捨道無可語者。故於考成之餘，擬取川流之旨，爲我師生告焉。因高守請記，遂書，俾刻之。

邵寶《容春堂前集》卷一二《浮梁縣學記》 凡學之設，其道有四：一曰習典

章，二曰明經訓，三曰惇風俗，四曰育人才。斯四者，實古之道，而今制亦弗能外焉。故典章存乎誥令，經訓存乎詩書，風俗存乎儀式，人才存乎貢舉，其概如此。世之人徒見科目足以階貴，遂謂夫學專爲育人才，而於所謂典章之習、經訓之明、風俗之惇判然若無所與，故其宮也，非謂風水有妨於科目，則不修舉。不特有司爲然，而觀風君子亦莫之異。嗚乎！其亦不思爾矣。

今科目爲入仕之途，自皇朝公卿以至内外百吏，胥由是出。蓋天下之極選，而人人慕望焉者。承平以來，學徒日益，廩增常員之外，附學爲名者，多至倍蓰。其山林儒士，挾藝以應試者亦如之。由是而觀，雖微學也，未嘗無人才也。然則學將可廢邪？惟學有典章、經訓、風俗之繫，而不止於人才。人才之生，必是之育，而後身心性情有所持循檢飭，以爲天下國家之用。是以國有學而能國，郡有學而能郡，邑有學而能邑，否則於制爲缺。缺於制，是缺於道也。今罔攸式，古罔攸稽，化塞於下而賦竭於上，天衷人紀孰與立之？故學圮則起，荒則理，壞則葺，奠竭飲射、講歌游肄，無廢乃已。此固有司常職，怠是者罰將及之，於科目利弗利何有哉？

羅欽順《整庵存稿》卷一《韶州府重修廟學記》 學校之教，所以明倫理，育人才，厚風俗，隆治化。自古帝王君臨天下，必以此爲先務焉。而凡爲民師帥者，亦皆預有其責，其祇其怠，而興廢繫之矣。凡教之所以興，必由於表率之端、誨誘之善、勸戒之明，固無待乎其外。然而廟貌之顯設，堂宇之崇峙，齋舍之分列，乃學者陟降瞻依之地，藏修游息之所，式完且美，則其居之也安，而志不容於不篤。故興修之舉，誠亦有資於教事，有不容概以末節視也。然其所望於學者，豈徒藝焉而已哉？夫學，所以學爲人也。人之所以爲人，仁而已矣。四端五典、萬事萬物，無一不統於仁。故孔門教人，以求仁爲第一義。凡古聖賢經傳，其言累千萬計，無非所以發明是理，博學而慎擇之，審問而精思之，明諸心，體之身，積之厚而推之善，其仁至於不可勝用，然後爲學之成。不此之求，而徒事空言以徼利達，則其志亦陋矣，夫安能爲有無於斯世哉！

湛若水《泉翁大全》卷三一《學説乙丑翰林作》 古之學者，所以學爲人也。學爲人也者，學爲聖而至於天也。天者，人之所以性也。盡人則盡性，盡性則至命。故學而爲人，則聖與天不能外矣。而曰「吾爲聖，吾且至於天」，則不可，私也。吾知復吾爲人之道而已，而聖乎天乎，吾不知也。吾知學爲君臣，學爲父子，學爲夫婦、長幼、朋友之道，酬酢事物之理，凡人之所不能無者，如斯而已矣。此古人之所謂學也。昔者孔子學於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學於成湯，成湯學於禹，禹學於堯舜，堯舜學於三皇，三皇學於天地，故皆與天地相似。孟子曰：「人皆可以爲堯舜。」荀子曰：「途之人可以爲禹。」堯舜禹與吾之天一也。故曰：「人有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故除其驕而苗自夭，殺其蠹而木自茂，去其欲而理自足。古之人從師而學焉，窮經而學焉，小而小學焉，大而大學焉，亦所以明乎此而已耳，亦所以去其蔽乎此者而已耳，非外有所取而加之也。必外有所取而加之，斯鑿而已矣。

王守仁《王文成公全書》卷七《重修山陰縣學記乙酉》 山陰之學，歲久弭敝。教諭汪君瀚輩以謀於縣尹顧君鐸而一新之，請所以詔士之言於予。時予方在疚，辭未有以告也。已而顧君入爲秋官郎，洛陽吴君瀛來代，復增其所未備，而申前之請。昔予官留都，因京兆之請，記其學而嘗有説焉。其大意以爲朝廷之所以養士者不專於舉業，而實望之以聖賢之學。今殿廡堂舍拓而輯之，餼廩條教具而察之者，是有司之修學也。求天下之廣居安宅者而修諸其身焉，此爲師、爲弟子者之修學也。其時聞者皆惕然有省，然於凡所以爲學之説，則猶未之及詳。今請爲吾越之士一言之。

夫聖人之學，心學也，學以求盡其心而已。堯、舜、禹之相授受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道心者，率性之謂，而未雜於人。無聲無臭，至微而顯，誠之源也。人心，則雜於人而危矣，僞之端矣。見孺子之入井而惻隱，率性之道也；從而内交於其父母焉，要譽於鄉黨焉，則人心矣。饑而食，渴而飲，率性之道也；從而極滋味之美焉，恣口腹之饕焉，則人心矣。惟一者，一於道心也。惟精者，慮道心之不一，而或二之以人心也。道無不中，一於道心而不息，是謂「允執厥中」矣。一於道心，則存之無不中而發之無不和。是故率是道心而發之於父子也無不親，發之於君臣也無不義，發之於夫婦、長幼、朋友也無不别，無不序，無不信，是謂中節之和，天下之達道也。放四海而皆準，亘古今而不窮，天下之人同此心，同此性，同此達道也。舜使契爲司徒而教以人倫，教之以此達道也。當是之時，人皆君子而比屋可封，蓋教者惟以是教，而學者惟以是爲學也。

聖人既没，心學晦而人僞行，功利訓詁，記誦辭章之徒紛遝而起，支離決裂，歲盛月新，相沿相襲，各是其非，人心日熾而不復知有道心之微。間有覺其紕繆而略知反本求源者，則又哄然指爲禪學而羣訾之。嗚呼，心學何由而復明乎！

夫禪之學與聖人之學，皆求盡其心也，亦相去毫釐耳。聖人之求盡其心也，以天地萬物爲一體也。吾之父子親矣，而天下有未親者焉，吾心未盡也；吾之君臣義矣，而天下有未義者焉，吾心未盡也；吾之夫婦別矣、長幼序矣、朋友信矣，而天下有未別、未序、未信者焉，吾心未盡也。吾之一家飽暖逸樂矣，而天下有未飽暖逸樂者焉，其能以親乎？義乎？別、序、信乎？吾心未盡也。故於是有紀綱政事之設焉，有禮樂教化之施焉，凡以裁成輔相，成己成物，而求盡吾心焉耳，心盡而家以齊，國以治，天下以平。故聖人之學不出乎盡心。禪之學非不以心爲説，然其意以爲：是達道也者，固吾之心也，吾惟不昧吾心於其中則亦已矣，而亦豈必屑屑於其外；其外有未當也，則亦豈必屑屑於其中。斯亦其所謂盡心者矣，而不知已陷於自私自利之偏。是以外人倫，遺事物，以之獨善或能之，而要之不可以治家國天下。蓋聖人之學無人己，無内外，一天地萬物以爲心。而禪之學起於自私自利，而未免於内外之分，斯其所以爲異也。今之爲心性之學者，而果外人倫，遺事物，則誠所謂禪矣。使其未嘗外人倫，遺事物，而專以存心養性爲事，則固聖門精一之學也，而可謂之禪乎哉！

世之學者，承沿其舉業詞章之習以荒穢戕伐其心，既與聖人盡心之學相背而馳，日駸日遠，莫知其所抵極矣。有以心性之説而招之來歸者，則顧駭以爲禪，而反仇讎視之，不亦大可哀乎！夫不自知其爲非而以非人者，是舊習之爲蔽，而未可遽以爲罪也。有知其非者矣，藐然視人之非而不以告人者，自私者也。既告之矣，既知之矣，而猶冥然不以自反者，自棄者也。吾越多豪傑之士，其特然無所待而興者，爲不少矣，而亦容有蔽於舊習者乎？故吾因諸君之請而特爲一言之。嗚呼！吾豈特爲吾越之士一言之而已乎？

何瑭《柏齋集》卷二《湛甘泉考績序》 聖賢之學，明德新民而已，無他道也。近世學者往往從事於博洽葩藻之間，不然，則高談性命，以爲理學。至於明德新民之實，則留意者鮮矣。弘治、正德之間，甘泉湛先生與一二同志獨以古學爲倡，天下之士翕然稱之，曰：「甘泉先生，今之道學也。」嘉靖三年，南京國子監祭酒缺員，吏部以爲非先生不可，乃以名聞，詔可之。既蒞任，則嚴規矩，申約束，日與諸士子講古聖賢明德新民之道，暇則習燕射禮，雅歌擊磬，以養其心，使無外慕，士習蓋丕變焉。三年教成，將奏績北上，司業琴溪陳先生間謂瑭曰：「臨別贈言，古也。甘泉北上，必將留侍聖天子，不南來矣。子雅厚於甘泉者也，豈可默焉已乎？」予應之曰：「予往年亦嘗問學於甘泉，予則以格物致知爲先，甘泉則以存心爲主，所見略不同。然非存心，則無以爲格物致知之本。物格知至，則心之體用益備。蓋有交養互發者焉。是則要其終，固未嘗不同也。甘泉既以其學造就天下之英材，備朝廷之選用矣，則其入告天子，豈假外求哉？今雖有言，恐無益也。」琴溪曰：「固然。然古之贈言者，豈必皆有所益乎？亦盡心焉爾已。」瑭曰：「唯唯。竊聞臣之告君與師之告弟子，其道雖同，其術則異。師之告弟子，或開其端而不究其歸，或提其綱而不及其目，蓋欲其深思而自得之也。臣之告君則不然。詳略相因，首尾畢舉，蓋欲君即可見之施行，不復勞其心思也。昔魯君嘗問政於孔子矣，孔子告以治天下國家之道，自脩身、尊賢、親親、敬大臣、體羣臣以至子庶民、來百工、柔遠人、懷諸侯，無不畢具，其施行之條目，功效之次第，復纖悉周密，其要則不外乎誠之一言。其所從入，則始於擇善固執之兩端。噫，可謂詳而約矣。聖天子勵精圖治，夫豈魯君可比？古聖賢之道，固宵旰所欲聞也。甘泉入而奏績，夫豈可不知所留意哉？在上聞大道之要，在下蒙至治之澤，吾於是乎有望矣。」琴溪曰：「此甘泉之志也，盍遂書以爲臨岐贈？」於是乎書。

何瑭《柏齋集》卷二《少司成郭杏東考績序》 杏東郭先生任南京國子監司業，蓋三年於今矣，教行化成，迺北上奏績於明天子，僚友各賦詩贈別，甘泉湛先生謂予同鄉，不可無言。嗚呼，予何言哉？離合之情，規待之意，諸文之述備矣，予復何言？則舉吾儒之常談以告，其可乎？今之國子監，古大學也。古者大學教人之法，具載聖經，其綱領有三，而其條目有八。要其功用所終，則至乎天下而極，原其用力之始，則由格物致知以進，固吾儒之所常談而衆人之所習聞也。竊以爲天下之物多矣，欲一一而知之，其勢蓋有所甚難者。孟子有言：「知者無不知也，當務之爲急。」古之君子何爲而學也？爲修齊治平而學也。則其格致之所當急者，固有在矣。身如何而修，家如何而齊，國如何而治，天下如何而平，細而言語威儀，大而禮樂刑政，此其物之所當格而不可後者也。博學而審問焉，慎思而明辨焉，一旦卓有定見，則所謂物格而知至者在是矣。由是而發之以誠，主之以正，然而身不修、家不齊、未之有也。使其得君得位以行其志，然而國不治、天下不平者，亦未之有也。大學之道，亦若是而已矣。至於究其本源，則爲性爲命，形於著述，則爲詩爲文，固非二道，特其緩急先後各有次第，不可紊耳。今之君子不察乎此，刻意詩文，則曰：「立言不朽，此英傑之所以名當時而垂後世也。」留心性命，則曰：「無極二五，窮神知化，此大儒所以繼往聖而開來學也。」

至有爲趨詣捷徑之學者，則又曰：「理出於心，心存則萬理備，吾道一貫，此聖人之極致也，奚事外求？」噫！爲此論者，皆天下豪傑之士也，吾豈敢謂其不然哉！特恐其於修齊治平之道反有所略，則所學不適於用而所用不出於學，於古人之道不免有差耳。平生管見，以此爲的，往嘗與朋友論之，或然或否，然者未必深以爲然，否者則怫然徵於聲，發於辭者有之矣，豈非平平之談，人所習聞，故厭忽之耶？因是閉口不談。茲以杏東竟任大學教人之職，而雅有志於古君子之道也，故申以告，不知杏東竟以爲然否也？

何瑭《柏齋集》卷四《贈王邦佐分教寧海序》 同學王邦佐先生，器宇端重，學博而文，累舉於鄉不第，迺以貢入太學。因親老，謀爲祿仕，得分教山東寧海州。親友許舜時輩來徵言以贈。嗚呼，予何以爲邦佐告哉？爲學爲教之方，修己治人之道，聖經賢傳備矣，固邦佐之熟知也，將何以益之哉？予獨念近世學者多從事於記誦詞章之習，以取科第，以致通顯，意以爲學問之道如是而已，師以是教，弟子以是學，在在皆然，知有聖賢修己治人之學者，蓋甚鮮矣。或以聖賢之學爲難，殊不思聖賢亦人耳，士希賢，賢希聖，分內事也，在勉與不勉耳。或以士必棄科舉之業，始可從事聖賢之學，今方謀進取，疑有所礙，故不敢。噫，此又不思之甚也！聖賢之學，明德新民，何嘗禁人之進取哉？顧進取之志何如耳。格致誠正以修其身者，必欲治國而平天下。使以隱爲高，如沮溺、丈人之儔，則何以治國而平天下乎？其不然也審矣。邦佐念哉！天下之治亂在人才，人才之盛衰在學校，師儒則學校之主也。師儒得其人，則學校興，人才盛而天下治，非其人，則學校廢，人才衰而天下亂，其任蓋亦重矣。古之爲祿仕者，乘田委吏，尚不敢曠其職，而況師儒乎哉？寧海去鄒魯爲近，孔孟之化猶必有傳者，安知其無豪傑之士出於其間乎？吾言止於此矣，邦佐暨寧海之士庶幾念哉！

何瑭《柏齋集》卷四《賈生入學序》 賈生應奎，文洪先生之子也，天性聰穎，而文洪教之甚勤，其纂言爲文，清麗可愛。今年，提學憲副王先生試士懷慶，選子弟之俊秀者補儒學弟子員，府學凡補三十三人，應奎寔爲之首。許舜民先生，其外父也，懼其驕而不進，徵予言以贈之。予惟文詞清麗，在後進固爲可愛，然此特始學之事耳，吾儒之所當務者，蓋不止此也。昔魯齋文正公幼時從鄉師讀書，嘗問曰：「讀書何爲？」曰：「科舉取第耳。」公曰：「如斯而已乎？」師大奇之，自顧章句儒，非其師，遂辭去。公後卒以道德文章爲世師表。奎壻舜民之門，拜文正公之祠，遺訓風烈，蓋聞之久矣，其亦嘗思之否乎？文詞清麗，充其極不過可以科舉取第耳，然則所當務者，固不止此也。國家以學校養士，有司以文詞取士，意必有在，生亦嘗思之否乎？古者八歲入小學，十五而入大學，所事各異。今之府縣學，古大學也，生藏修游息於此，豈可不思其所當務哉？誠思而求之，則自不敢不進，將來事業，必大過人，決科取貴，蓋在所不待言矣。於戲，生尚念哉！生尚勉哉！父師親友之所以望生者，固當不外此。

何瑭《柏齋集》卷四《張生入學序》 嘉靖元年二月，欽差提學副使王先生試士懷慶，選子弟之俊秀者補儒學弟子員，張生繼光預焉。處士熊世威，其外父也，來徵言以賀。予惟我朝之法，取士則以科目，養士則以學校。其取之也，中鄉試者則謂之舉人，中會試而賜第於廷對者則謂之進士。公卿百司，胥此焉出，其取之也重矣。其養之也，始入學則謂之附學生，少進則謂之增廣生，再進則謂之廩膳生。教以義禮以養其德，教以文詞以養其業，德成業就，然後以科目取之，其養之也豫矣。譬之木焉，楩楠杞梓，必豫養於山林場圃之中，培壅澆灌，積以歲月，既成材矣，然後匠石取之，以爲明堂棟梁之用，固自然之序也。張生今始入學爲生員，蓋楩楠杞梓初培養於山林場圃之中者也，豈可不思所以自養哉？齋莊中正以養其心，學問思辨以養其知，孝友忠信以養其行，禮義廉恥以養其節，使在學校之中則爲名士，由科目而出則爲名臣，斯無負於朝廷養士之意，而大慰乎親友相賀之心矣。不然，吾恐養小失大，不免爲士林之累也。生嘗從予游，予愛其典雅聰慧有可進者，故以是告之，生尚念哉！學問精微之妙，生當自求之，言固不能盡也。於戲，生尚勉哉！

何瑭《柏齋集》卷四《蒙宗孟西歸序》 平凉蒙生從其父宦學於山東青州府益都縣，歸而過懷慶，真丘王教授蔣先生，其外舅也，因留講學於懷慶。將歸，窗友牛生來徵言以贈。予惟責善，朋友之道也，臨別贈言，責善之餘也，吾何以爲生告哉？今世士君子之講學者，大抵主於發策決科。夫告人而不以其近且切者，非迂則誣。然止於其所習聞習見而無所進焉，君子亦不爲也。昔子張學干祿，夫子告之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多見闕殆，慎行其餘則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不斥其干祿之非，亦不曰此干祿之術也，止曰祿在其中而已，此固聖賢告人之法也。夫學所以謀道也，《五經》《四書》，載道之器也。國朝養士於學校，使之講明乎《五經》《四書》之文，然後取以科目，布之庶位，以贊政治，意固有在矣。嗚呼，生尚念哉！本之《四書》以求其端，廣之《五經》以充其體，參之史傳以通其變，身如何修，家如何齊，國與天下如何而治平，

時而玩焉，務使得之於心，驗之於事，則發而爲英華，行而爲功業，決科取士，蓋將不待他求而自至矣。於戲，生尚念哉！朋友贈言之意，當不過是也。

何瑭《栢齋集》卷四《仇生北歸序》 竊嘗謂：「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於至善。」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脩身，皆明德也；齊家、治國、平天下，皆新民也。學者於明德當無所不用其極，新民之道，則惟可行於家，仕而得位，然後可行於國與天下。生居家有家範，居鄉有鄉約，脩身齊家，以化乎鄉人，其道蓋已試而有驗矣。念生方積學待用，他日出仕，則當有治平之責。語雖稱居家理則治可移於官，然國與天下，地廣人衆，政事益繁，治平之道，非講之素明，臨時擬議推度而行，恐無以合宜而中節。然則生於今日，豈可不加之意哉？治平之道，有所謂事君、事長、使衆焉，有所謂興仁與讓焉，有所謂禁貪戾焉，有所謂與民同好惡焉，有所謂不專利焉，其大綱雖明，而條目曲折則有不可以一言盡者。生尚念哉！以《大學》之傳爲綱，而博考於經書子史，復參以國家憲令以盡其條目之曲折，務使其各有定見，此則所謂物格而知至也。至是則明德之體始全，他日出仕，則隨其位之所至而行所當行，一出於誠，則新民之用亦漸造其極矣。功成名立，可傳不朽，與前日之行家範鄉約者，蓋無以異也。嗚呼，此大學之道也。

何瑭《栢齋集》卷四《賀薛生入學序》 楩楠杞梓之木，必預養於山林，然後匠石取之，以爲棟爲梁。聰明俊傑之士，必預養於學校，然後朝廷取之，以爲公爲卿。取之雖在後，養之則在先，不有以養之，孰從而取之？是則養之之始亦可賀也。然材之成也難矣。善養木者，其根欲深，其培欲平，其灌欲時，而又剪其繁冗，去其荆棘，使土力不分，復遲之以歲月，然後棟梁之材可成。善養士者，必根之以虛明敬一之心，培之以聖經賢傳之旨，灌之以明師良友之澤，而又戒其雜習，除其穢行，使用志不分，復遲之以歲月，然後公卿之材可成。其事之相類，有如此者。嗚呼，生尚念哉！作養者朝廷之意也，期望勸戒以相養者，父兄師友之任也。崇德廣業，决意而往以自養者，則生之責也。夫子有言：「譬如爲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譬如平地，雖覆一簣，進，吾往也。」士始入學，亦一簣之覆者也。生尚念哉！吾言止於此矣。

何瑭《栢齋集》卷七《懷慶府重修儒學廟記》 竊聞上之興學，在實不在文，士之自致，貴本不貴末。今廟學鼎建，規制彌張，窺其門則見廊廡之邃嚴，升其堂則見階陛之端緒，入其室則見聖容之淵穆，祭奠時舉，俎豆既陳，鐘鼓琴瑟翕然在上，羽旄綴兆翼然在下，凡所以駭耳目而怡心志者，與廟制偕進。噫，盛矣，不可以有加矣。觸其外則動其中，修其文將責其實，公之意豈不有所在哉！孟子曰：「庠序學校，皆所以明人倫也。人倫明於上，則小民親於下矣。」公之意，豈不在此哉？「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此人之大倫也，吾夫子盡之而聖，七十子之徒修之而賢。《五經》《四書》之所陳，皆是物也。國家用之則治，捨之則亂，全棄之則亡，明效大驗，稽諸古可見已。我朝設學校徧天下，咸廟祀夫子，俾士皆誦法《五經》《四書》，夫豈徒哉？然則公作新廟學，意斷可識矣，吾黨之士可不知所以敬承之哉！稽之以經書，驗之以事物，質之以師友，體之以心思，凡父子之所以親，君臣之所以義，夫婦之所以別，長幼之所以序，朋友之所以信，皆究其極，下則措諸言行，以修其身，以齊其家，以化其鄉黨，上則敷爲政教，以行於官府，以通於邦國，以達於天下後世。不幸遇艱難擾攘之時，則秉經揆義，可進進，可退退，可生生，可死死，務使人之大倫無少虧玷，以自立於世，以無負朝廷作養之意，以無愧於古聖賢。此學之本也，可貴也。否則竊取前聞，妝綴語言，以希世取寵而已，抑末矣，是豈公興學之意哉！

何瑭《栢齋集》卷七《孟縣重修廟學記》 予惟聖朝之治，以興學育才爲先，自巡撫而下，若縣丞，若典史，皆知以修理廟學、作興士類爲急，祇承德意至矣。然此皆有司之事也，講學明道，以不負朝廷德意，則士之責也，吾黨之士，其亦知所務哉？夫帝王之治本於道，而帝王之道本於心，治道莫大於明倫，而心法莫先於敬一，此不易之論也。自先聖以及諸儒，所以廟食萬世者，明此而已。我聖祖興學育材，堂必匾以明倫，揭其要矣。我皇上繼志述事，箴復申以敬一，蓋探其本也，吾黨之士可不知所勉哉！以敬一之心明人倫之道，大可聖，次可賢，出則行此道以贊天子之治，處則明此道以贊天子之教，以共承朝廷德意，斯不負矣。不然，則棟宇輪奐，徒爲觀美，亦何益之有哉！亦何益之有哉！

何瑭《栢齋集》卷九《答婁生書》 古人謂死而不朽者有三，曰立德，曰立功，曰立言。歐陽子援之以贈其門人徐無黨，則謂立言不如立功，立功不如立德，其論甚正。惜不明著立德之方，使學者無所用力，猶爲未備。予謂聖賢之學，本於明德。明德之方，始於格致。自身心性情以達於家國天下，莫不各有一定之理，一一而格致之，使本心瑩然，無所不明，則德立矣。由是而形之踐履則爲善行，措諸政事則爲豐功，發於議論則爲格言，達則伊周，窮則孔孟，蓋無所往而不可也。立功立言，蓋皆在其中矣。若後世人臣勳業，司馬韓柳之文，又何足羨慕哉！賢契嘆平生學文學道、建功立業而皆無所成，亦留心於此而已矣。功崇惟

志，業廣惟勤。立志而繼之以勤，何事不成？雖自今方覆一簣可也，況已有其基乎？雖然，爲不朽之計，而立德、立功、立言猶自立教之意言耳，大聖之心不如是也。窮神知化，獨立物表，彼其視世人之毀譽榮辱，不啻暑寒晝夜之相代乎前耳，夫豈屑屑於是哉？斯言雖未易及，然亦不可不知也。念之念之。

孫緒《沙溪集》卷五《齊東縣新修廟學記》 夫天下之言學也，平實盡之矣，高論終無以信於世。自選舉之法廢，士率以言求售於場屋，而大任重寄，亦惟懸之以待場屋士。士不出此，由他途以仕，雖有用世之志，例假以散秩，無所藉以究厥施。故士知誦習，即思游庠校。游庠校，即思奮迹場屋，以需於用。此天下人心之所同，平實固如是也。今之揚聲邁烈於中外，熙鴻號於無窮者，孰非科目士？而必曰科舉不足以得士，言語不足以觀人，徒以卑士志，陋學術，不亦過爲高論矣乎！我奮於是，而曰不必於是，必於是，將卑且陋，不但誣人，且自誣矣，夫誰信我？誠使事舉業者，即孔孟之言議以應有司之求，既得仕，循孔孟之塗轍以成天下之務，坦然平，確然實，則聖賢心迹不假外求，科舉之學亦何負於士？顧談者過高於上，學者譸張謬悠於下，授之秦漢制作，未能以句。動以天機神化、貞一明覺爲言，經箋傳註漫不相類。甚者掃擯晦澀之辭，以飾怪戾之說。上以是求，下以是應，正恐文運之升降係治道之隆汙，爲輔理者憂耳。然則科舉不負士，士負科舉也多矣。宗工晉魏，祖尚莊老，持此以往，何所紀極？必有任其責者。鑑吾言於石，諸生讀而惕然警焉，可思過半矣。不然，謂吾言爲妄可也。悟能不受變於俗，旬朔課士，相與繹吾言，挽頹靡，復古雅，以歆動四境之外，庶舊學不負，吾兄爲不亡矣。不然，指土木之功，而曰不負所學，謂吾言爲妄亦可也。

陸深《儼山集》卷八四《學說》 君子之道，莫先於學。夫器弗飾不完，事無法不成，方圓就於規矩，射者存乎彀率，猶之於學也。學之時義大矣哉！繼往聖，覺來裔，參天地，贊化育，皆學之功也。堯舜由是，聖賢由是，不由於是，則桀紂幽厲，愚不肖，若是其甚也。顧世之學亦多岐矣，孰不自是哉？宜君子辨之早也。彼其含華茹英，雕肝鏤腎，浸淫百家，模擬六籍，鏗鏘瓊玉，宮商金石，高辭奧義，連章累牘，浮繢積採，傾耳炫目，文辭而已焉者，末也。考證製作，推合陰陽，堯文舜治，禹畫湯章，禮容聲樂，鍾斛斗量，因襲沿革，纖悉精詳，上稽千古，下辨百王，制度而已焉者，迹也。腹貯載籍，口含經史，聖作賢述，野纂國紀，仰淹墳典，俯囿諸子，意象靡遺，何文不理？該洽通貫，歷歷可數，記誦而已焉者，陋也。若乃脱裂文義，凌躐等節，灰心幾乎聖功，速化類乎上達，異端之道也。耽於訓詁，溺於言辭，描寫摸擬之眞，依稀假借之似，支離之徒也。若是者，匪弗學也，由前言之則不全，由後言之則不正。君子之學，以全爲貴，而要於正，明諸心，盡諸性，以達諸天而已矣。雖然，泛而爲之，無其序，不可也。且夫性者，心所具也；天者，性之盡也。心外無性，性外無天。學之者，其始諸明心乎！本之戒懼，以求其密，繼之體驗，以止於是，極之擴充，以滿其量。由是七情不鑿，而五性具矣，萬化出矣，事天之功，於是爲大，所謂繼往覺來參贊者，不於斯而備之耶？夫是之謂學。

難之者曰：「聖賢之學，以致用也。學而弗用，焉用學？」應之曰：「事必有體，用斯由焉。不惟其體惟其用，猶之室而無基，步而不履，難矣哉！故心者身之體也，身者家之體也，家者國之體也，國者天下之體也。孔子之於《大學》，其論修齊治平，必先之以格致誠正，是固用之說也。」曰：「聖人作經，詔告萬世，正學門户，惟兹肯綮。子知斂華以近裏，美矣，循子之說，固將舉《六經》而盡棄之耶？」曰：「非是之謂也。凡學以爲身也，爲身以爲心也。《六經》皆心學也，豈曰聖人辯且博哉？況古者誦詩讀書，皆爲養心設也。徒玩其土苴而忘其精粹，反之此心，不有得焉，吾恐羣聖人作經之志荒矣，望於天下後世者孤矣。彼禪寂者，吾固非之，章句之儒，亦所不取也。」曰：「名物度數，古今事變，不格其物，曷窮其理？徑約之患，固子之說啓之矣。」曰：「不然。物必有理，理必有義，雖變故不齊，斯二者，不易之論也。誠使吾之虛靈者無以具之，絲棼蝟興，安所折衷哉？物不爲吾用，吾反爲物役矣。況學之貴於全者，亦非獨略於是也。顧末不先本，後不加前，自然之次也。孔子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夫是之謂善學。」於乎！論學至於孔子，萬古之法程，卓乎不可尚也。

陸深《儼山集》卷八四《學說・又》 於戲！三五靈瀕，誕毓爲人。圓顱方趾，效法乾坤。反身而取，萬有畢備。奄然存化，違物不遠。斯壞學之過也。粤自羲黄以前，遐哉漠乎，斯文既興，列聖授受，殆夫精一執中之訓，益有論説矣。雖學無費詞，而教以言闡，運使之然也。自周而下，由孔而上，則淵旨微義，森若繁星，洋洋乎總厥大成，金聲而玉振之也。孟氏而後，學就絶統。嬴秦斷然棄之。漢氏質而陋於聞道，唐人華而不實，風斯下焉。皇天相宋，聖學勃興。濂溪濬其源，伊洛助其流，推而上之，直追孟氏，盛矣哉！游揚而往，馴致末異，譬之膏田，黄稗與之俱化矣。考亭夫子實踵其後，左排右駁，口喻手補，復求諸義理之中而得之，知行並進，内外交養，文質彬彬，稱君子矣。不一再傳，竟墮卑萎，

殆終宋之世焉。元處士劉因叙學，博而寡要，去之亦遠。我明純德靈㠯，克享后皇，糾和翕淑，篤生哲人。今者宿在朝，正學宣朗，余小子忝際遭逢，願吐胸臆，敢就正焉。作《學説》。

崔銑《洹詞》卷八《政議十篇・訂學》 孔門之才，嘗列四科，此計成之辭，非教使然也。自先聖歿，立教靡準，人就其資之所便，遂有篤行而闇、敏聞而鮮守者。夫先王之禮，六德六行六藝，以端蹈迪，以周泛應。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所謂餘力學文也。兩漢學者力於孝弟忠信，謹於貧富進退。及宋禪氏行，元老鴻儒向溺空教，混而入於儒，鄙謹禮爲嚼木，病堅操爲滯著，雖程氏之徒，亦曰先静坐求未發之中。夫中庸之教慎獨者，存性也。自忠恕以往，至於九經，孰用非性？孰功非慎？本立道生，則操存始中乃德成之狀。夫誠意而後正心，無欲而後静虚，固有倫序。今人未能立而先擬濟翔，得乎？其言似該而偏，其工似密而疏。溢於陸氏，濫於楊簡、徐霖，認心之靈覺爲性，汪洋凌躐，肆厥詡語，輕《六經》曰註脚，斥《論語》支離，黜《大學》非經，謂聖賢有不勝誅之罪，達磨賢於孔顔矣。

夫先聖存則人，亡則書。後賢躬行有得，言之翼聖。奈何迷者誤用，摘尋章句，剽舊旨而撰今辭，繼考亭而興者，標此爲的，深穿力鑿，靡不極乎！《易》主箕子曰荄滋，《書》改治忽曰始詠，《春秋》爭婼舍，《周禮》湊司空。衍太極，置卦畫，白紛丘殉，無濟生人豪芒之用。其異道靡詞、稗談野記之文，發於諼致術包，强脅之政不與是。今秘閣之儲、書肆之板，士夫好古之傳寫，積則充棟，載則汗牛。學者如入武庫，如遊富市，淺麗易悦，深淡難知，炫目濫聰，道真遂蔽。甚者崇虚趨邁，鮮可檢實。夫捨粱肉而甘蜆蛤，惡識正味哉！

昔丘墳索典煩難，夫子删定而垂永矣。今宜祖述孔氏，憲章顔孟，論証程朱，循《大學》《論語》曰工，止諸孔顔曰師，芟非聖之詭，剪汗漫之浮，火異端之蠹，雖大儒所作，亦參伍去其複，篇存其章，章存其句，句存其意，簡斯精，精斯達矣。

張治《張龍湖先生文集》卷之六《重修文安縣儒學記》 乙未二月首事，四閲月役成，學師何子璉因進士張子良貴以告之治。治歎曰：嗟乎！學官之壞也，則脩之俾可居可游，以振起其弛，厥維有司之良。學術之壞也，士乃日安焉弗之省而修之，其得爲良乎？張子曰：「士修之維何？」曰：「楩柟杞梓，木之良也，爲宫室者必擇之。仁義忠信，心之良也，顧棄而弗居，徒貴富功利之溺焉，不亦異哉！昔者孔子懼人之以貴富功利奪其良也，立訓垂世，惓惓焉蓋欲得士之良，以良於治也。然則君子亦惟修其心之良，以良於天下國家爾矣。是故若彝正倫，家之良也。長民仁物，國之良也。經道制眾，天下之良也。聖善周達，萬世之良也。以家良曰儀，以國良曰乂，以天下良曰正，以萬世良曰貞，四者脩之極也，非貴富功利之溺也。否學，無乃爲厲與！」張子喜曰：「以修學告而聞修士之道，願識之，俾從事於茲學者永監焉，毋相視於壞也。」

王畿《龍谿王先生全集》卷七《華陽明倫堂會語》 丁子請示爲學之要，先生曰：「孔門之學，惟務求仁。《論語》一書，開端便提出個學字。所謂學者，是明善而復其初，非徒效先覺之所爲也。時習是常明常復之義，善即是恒性，初即是良心也。理義本自悦心，私欲間之，始有不悦。時習則不爲私欲所蔽，故悦。古學字與孝字通用，下章即拈出孝弟二字爲行仁之本，中間所答問仁問孝、事父母、友兄弟之説，不一而足。及至孟子，發明親長之義，更爲切要。『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只是名號。事親從兄，乃其名之實也。七篇之中，道性善、陳王道、明聖學，那一句離得孝弟？管晏事功，以孝弟而鄙之；楊墨仁義，以孝弟而辟之；繼往開來之功，以孝弟而叙之。復提出不學不慮良知兩字，示人以用功之要、入聖之機，可謂至博而至約矣。」

袁袠《衡藩重刻胥臺先生集》卷一四《送叔兄補之會試序》 夫自黨術之教衰，而偷僻之俗興矣。鄉里之選廢，而僥倖之習成矣。論辯之典隳，而巧僞之風煽矣。薦飂之途塞，而眩鬻之端滋矣。上之求士也以言不以行，士之應上也以文不以實。久矣王道之難行也。古之君子，藝備而後官，官必量其材。德懋而後禄，禄必稱其事。學而後從政，政弗迷而化理張焉。今之君子，藝之弗講，患弗官也；德之弗修，患弗禄也。學不成章，而急急於從政，鮮不迷矣。余觀乎士習之卑，而斷斷乎知王道之難行也。士之始學也，師授業，父訓方，捨章句弗攻也，去佔畢弗肄也，祇精竭思於記誦帖括之間，耽耽焉務求售於有司，其售也則志盈而意侈，日覬月望於爵秩之崇卑小大若是耳矣。甚矣士習之卑也。古之君子，居環堵之室而慮周乎四海，生叔季之世而心馳乎黄虞，遭時則行之，否則懷之，豈與夫苟聲利富貴、相騖逐取快於一時者而已哉！

吾叔氏早有令譽，學同術，道同謀，蓋嘗有志於古人之學者。袠不材，樂有賢父兄之教，於叔氏之會試於宗伯也，請書此以徵久要之言。

胡直《衡廬精舍藏稿》卷一〇《刻濂溪先生集序》 甚哉學術之難言也！非

學之難言，言之者異也。嘗試譬之：祖父之造家，莫不肇蹟南畮，樹穀務本，然後能操贏以殖其貨。此非獨人事，亦其勢然也。而後之子孫徒見貨殖之利，唯旦夜持籌課算子母，記籍充棟而居積自矜，遂捐舍南畮，任其汚萊。有務之者，則詆之曰「是西鄙野人之事，吾祖父無有也」，力本之論不勝其逐末之說，故談者恒難於言。

雖然，亦取衷於祖父而已矣。堯舜者，中古之祖父也；文王、孔子，近古之祖父也；濂溪、明道二先生，又近世祖父也。堯舜語學，曰人心道心、精一執中，何其詳也？豈不以心一也，惟動於欲而失其本然者爲人心，惟不動於欲而不失其本然者爲道心。然則道誠不出於心，而欲固賊道者與？至哉道心！精，精是而不以欲雜；一，一是而不以欲貳。蓋自堯舜千百載之前，而無欲之旨已彰較著矣。其在文王，無然畔援，無然歆羡，乃造於穆穆。孔子江漢以濯、秋陽以暴，乃底於皜皜，皆是旨也。四代聖人，先天開人，鮮不自道心精一，而盛德大業繇斯以出，始未聞外心而專求物理也。

濂溪先生去孔子千有餘載，其著書不多，唯獨揭示聖道曰：「聖，誠而已矣。」而指其學聖之要，則曰：「一爲要。一者，無欲也。無欲則静虚動直，静虚則明，明則通，動直則公，公則溥。」夫誠非道心乎？無欲非精一乎？静虚動直、明通公溥非執中乎？是近世開先肇家，遠與四代聖人異言同符，固孰與濂溪先生？今先生遺書具在，其旨尤彰彰較著，亦未聞外心而專求物理也。異時學者惑影響之間，眇忽道心之旨，謂理不生心而出於物，乃至鰓鰓睨睨，博求諸物，以有涯隨無涯，至於當年莫殫、累世莫殫，迄不自知其遠人以爲道，而猶尊近聞、珍末見以相雄長。其間有能原本道心，亟先無欲者，則反詆之曰「是不爲老，必爲禪」。嗟乎！是不知老與禪相去且千里也。乃俾學者盡棄南畮，專趨貨殖，而重怖於西鄙之訶，將益爲逐末者增赤幟而堅壁壘，天下後世，莫不畏形避影，聞聲悸響，孰敢爲力本者一置其喙？吾故曰：非學之難言，言之者異也。嗟乎，是當如祖父何哉！

且夫天地之運不息，自窮天地觀之，後千百年，將不知有幾聖人者作，而爲之開先肇基，以祖父乎天下，斯學豈不復大明中天哉？彼區區競逐末者，又何虞其不終醒且瘳耶？直獨虞今之未逮乎醒且瘳者，將倀焉適燕而越轅，避渴而海飲，而卒莫之救也，可不爲悲乎！雖然，亦取衷於祖父而已矣。

宗臣《宗子相集》卷一三《移郡邑學官弟子文一首》　竊惟天下之治繫才，才繫學，學繫教，自昔隆之矣。我國家覺序星布，儁乂雲興，治化昭明，炳焉與黄虞並茂，則教然哉！職不學，上採銓臣言，被以豸繡，賜之璽書，命督爾八閩學事，豈不甚幸甚幸者與！乃職之拜命也，則悚容而懼，何也？上之所急諸生者，非文也，將求其才而用之也。使職之所教諸生異日者稱上任使，不用者亦不失爲文儒，則何用懼？萬一上需之無以應之，用之無以酬之，則將數職以不能教誨之罪，職奚請而釋焉？用是上繹皇綸，下程聖訓，遠採昔典，近稽物情，作《閩學約言》，總約八篇，分約叅拾柒條。夫約之爲言誠也，又言省也。士不可縱，則誠之，又不可以腐詞碎語亂其耳目，則省之，是故稱約焉。既約之矣，其或有不遵吾約者，則憲章炳炳在也。學官弟子及二三大夫，其亦思所以共守之，慎念哉！慎念哉！

馮從吾《少墟集》卷二《疑思録三・讀論語上》　問：「『學也者，所以學爲人也』，不知當從何處爲？」曰：「在爲仁。」又問：「爲仁當從何處爲？」曰：「在孝弟。故有子曰：『其爲人也孝弟。』又曰：『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聖門學問，只在根本上做，不是泛然用功。【略】

問：「孔子生知聖人，何十有五而志於學？」曰：「惟十有五而志於學，乃所以爲生知聖人。【略】」

涇野先生平日教人，惟以甘貧改過爲言。或者疑其淺，余曰：先生之學，蓋得之顔子者也。簞瓢陋巷，不改其樂，非甘貧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非改過乎？故曰屢空，又曰不貳過。聖賢之學，大抵如此，以此而疑其淺也，則佛老深矣。

問：「『回也不改其樂』，孔子『樂在其中』，不知是樂道否？」曰：「天地間惟有此道，吾儒之學，亦惟有此道。故孔子曰志於道，又曰吾道一以貫之，其言道者，不一而足。至於曾子言大學之道，子思言率性之道，孟子七篇，尤惓惓於道字。可見自古聖賢學問，全在此道。故仲尼、顔子之樂，乃所以樂道，非懸空去別有箇樂也。孔孟而後，禪學盛行，將此一道字掃而去之，只懸空以求此樂，故其弊至於猖狂自恣而不可救。後世溺於禪學者無論，即號稱大儒，挺然以崇正闢邪爲任者，亦羣然謂孔顔自有樂處，不是樂道。一倡百和，莫可究詰。蓋其心雖專主於吾儒，而其學則浸淫於佛氏而不自知矣。故謂樂道有淺深安勉之分則可，謂非以道爲可樂而樂之則不可。彼捨道而懸空以求此樂，是異端之樂，非吾儒之樂也。千言萬語，諱此道字，千思萬想，解此樂字。此正見禪學入人之深，

而人亦不自知處。孔孟而後，此道不明，蓋千有餘年矣。吾儒異端，關繫學術不小，故不可不辨。【略】

問：「女爲君子儒。君子儒何以解？」曰：「《儒行篇》解之詳矣。」或曰：「昔人謂《儒行篇》非夫子之言，是否？」曰：「儒之道大矣。夫子告哀公，是泛說，《儒行》道其實如此，不是說自家如此，多自夸大以搖其君也。自異端絀吾儒，吾儒不惟不能絀異端，且往往混於異端而自絀，乃曰《儒行》非孔子之言，不知何以知其非孔子之言也？宋制，新進士賜《儒行》《中庸》二篇，此其意甚盛。高閌乃奏《儒行》詞說不純，請止賜《中庸》。閌受學龜山，且不知儒，且自絀儒如此，況異端哉！又何怪三教日月星之說也。【略】

問：「講學盛於宋，或云議論多而成功少，又云理學敝宋，何也？」曰：「聲容盛而武備衰，論建多而成效少，此元人進《宋史》表中語，蓋指當時廟堂之上言也。如新法和議之類，滿朝爭之，而竟不報，真所謂論建多而成效少者。而忌者乃借口，歸咎於理學諸儒，不知當時諸儒多屏逐山野，或棄置散地，師友之間，不過私相講論，以明道覺人耳，何關於廟謨國是而責其成效少哉！且宋之不競，正係於京、惇、侂胄輩禁學之故，即有忠言，無從取效，而反歸咎於學，何也？是宋以禁理學敝，非以理學敝也。論者試取《宋史》一細讀之，則諸儒之冤可不待辨而自白矣。」

問：「宋儒有不適於用之譏，是否？」曰：「不然。天下之人不一，有有才而講學者，亦有無才而講學者。有有才而非學者，亦有無才而非學者。彼見講學而無才者之不適於用，非學而有才者或亦倖成其功，遂謂講學之無益。不知講學而不適於用，乃無才之過，非講學之過也。非學而倖成其功，乃有才之效，非非學之效也。不咎其所以不適於用而歸咎於學，不察其所以成功而歸功於非學，此宋儒所以有不適用之譏也。雖然，元祐之禁，僞學之禁，即有才，安所用之？是宋儒之不適於用，又時爲之也，於諸儒乎何尤？」

有才而講學，益足見其所長。無才而講學，亦足補其所短。不然，有才而非學，則爲恃才；無才而非學，則爲棄物矣。【略】

問：「子曰：『其爲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不知在何處憤？何處樂？」曰：「學也者，所以學爲人也。故曰『其爲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憤在此，樂亦在此，此聖人所以不可及。後世學者不知此，將一生精力或在詩文上發憤，或在功名上發憤，或在富貴上發憤，不肯在做人上發憤，所以不及聖人。【略】

聖人心同天地，聖人學問，直是與天地萬物爲一體。學問不是自家私自做的，故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只玩「可與」「未可與」五字，便見聖人公己公人處。曾子亦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爲仁矣。」此亦夫子未可與之意。學者且無論有可與不可與之人，當先論有與人不與人之心。若無此與人公共之心，縱自家十分用功，終是自私自利之人，其於聖學，不啻千里。

高攀龍《高子遺書》卷三《好學說》 嘗思聖人自視無知無能，下至不爲酒困，亦不自居。其所自居者，忠信好學而已。千古以下，想見聖人，不過一箇樸實頭孳孳學問人也。然不知其如何好學。及觀自言其爲人，忘食忘憂忘老，聖人於學，直是滋味如此。然不知其所好何學。及觀「若聖與仁」章，然後知聖人所學，聖與仁而已。一部《論語》，其自爲的不過聖與仁，誨人的不過聖與仁。人但見其日用常行，隨人問答，不知其皆聖與仁也，故聖人須自說破。

然則聖與仁，與忠信是一是二？曰：此正見學之可好矣。忠信只是人的真心。此一點真心，蓋天蓋地，亘古亘今，只看人學問何如。若學之不已，此一點真心愈廣大，愈肫切，這便是仁。學之不已，此一點真心愈微妙，愈通明，這便是聖。此中境界無窮，階級無窮，滋味無窮，非實修實證者不知，聖人所以憤而樂、樂而不知老之至也。聖人於《乾卦》言之矣，曰：「忠信所以進德，修詞立誠，所以居業。」進德修業，直上達天德，不過這箇忠信。

高攀龍《高子遺書》卷四《講義·仲尼焉學章丁巳》 此子貢既聞一貫之後，原以多學而識示人也。學在明宗，宗未明，要多學而識。宗既明，仍要多學而識。若識得一以貫之，觸處是道，無小無大，總是學。無賢不賢，總是師。不是多學而識者是一道，一以貫之者又是一道也。如曾子一生用力忠恕，唯前如此，唯後亦如此。但唯前之忠恕與唯後之忠恕，天人之隔，霄壤不侔耳。子貢之多學而識亦然。故曰「莫不有文武之道焉」。此一語，便是子貢一貫處。然必說文武之道者何故？此正是宗傳。夫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故《易》曰《周易》，《禮》曰《周禮》，寤寐欲行者周公之道。子思贊仲尼曰「憲章文武」，孟子敘道統曰「由文王至於孔子」。當時文武宗傳在夫子。夫子見滿天下人俱在文武道中，故觸處玩味，觸處茹納真如。大海與百川，相灌相注，所謂一以貫之，亦何嘗不多學而識？如今吾輩何所師、何所學？由孔孟而來，宗傳在周程張朱，昭

代憲章即在周程張朱。滿天下都是此道。道德性命，即賢者識其大，傳註文義，即不賢者識其小，莫不有程朱之道，即莫不有孔孟之道，要在能一貫不能一貫耳。

高攀龍《高子遺書》卷九上《朱子節要序》 聖人之道大矣，學者學焉而得其性之所近，故賦質各別，成德亦殊。至於前聖後聖若合符節之處，則不容毫釐差也。以毫釐差，迺千里謬矣。聖人嚴似是而非也，嚴之於此也。由孔子而後，見而知之者爲顏曾思孟。然當孟子之時，邪説並作，而仁義充塞，不有孟子，孔子之道不著也。由孟子而後，聞而知之者爲周程張朱。然當朱子之時，邪説並作，而仁義充塞，不有朱子，孔子之道不著也。故昌黎韓氏曰孟子功不在禹下，而河汾薛氏曰朱子功不在孟子下，可謂知言矣。夫聖人之道，載在六籍，得其言而得其意，以之而明聖人之道。不得其言而不得其意，以之而晦聖人之道。自朱子出，而六籍之言迺始幽顯畢徹，吾道如日月之經天，江河之流地，非獨研窮之勤、昭晰之密，蓋其精神氣力真足以柱石兩間，掩映千古，所謂豪傑而聖賢者也。其書自傳註而外，見於《文集》《語録》者，浩渺無涯。攀龍不自揣量，三復之餘，節其要言，倣朱子《近思録》例，分爲十有四卷，而不敢擬於近思，名曰《朱子節要》。嗚呼！不有朱子，孔子之道不著也。而不知孔子，朱子之道不著也。余豈知之者哉？以爲是編於天理人欲毫釐千里之介莫詳焉。學者欲知前聖後聖若合符節之處，此其要也。鋟成，書此以諗同志。

高攀龍《高子遺書》卷九上《塾訓韻律序》 儒者以玩物爲害道，非玩物足以害道也，吾性無外，故夫天地古今之賾，下至羽鱗走植、器數聲律之微，無所不當格。然而物無窮，知有窮，有外之心，不足以載無外之物。或者急其末，遺其本，於是志喪而道病。雖然，古之人當其小學時，蓋已六藝備焉。及其長也，既得以應世利用，又得以專志於身心性命之精微。故上之不流於空疏，下之不徒守其糟粕。後世詩賦之科興而聲偶之學始重。君子謂士無志於聖賢之學者，俗學壞之。嗟乎！非學之無志，則無志者之累學也。夫學欲其得之心而已，無所得諸其心，則物也者物也。有所得諸其心，則物也者知也。物自爲物，故物不關於性。物融爲知，則性不累於物，如此而已矣。

嗣瀾王公既註其皇大父所得《塾學韻律》成，以示余。余竟讀，曰：公之用心，可謂勤矣！以言乎事，則稽考者備。以言乎聲，則諧叶者嚴。以言乎文，則比事屬詞者曲盡。使夫小學之士習而熟之，足以備物。及其長也，又得以不分其身心性命之功，則公成書之意也夫！

高攀龍《高子遺書》卷一二《書繼志會約》 聖人之學，求仁而已。蓋余每讀《論語》而疑之，仁，人心也，而何聖人言仁每言事？一日憬然思曰：嗟乎，離事固無心。即如夫子告顔子曰非禮勿視聽言動，告子張曰恭寬信敏惠，試體之日用：非禮而視，不仁矣；非禮而聽，不仁矣；非禮而言動，不仁矣。不恭、不寬、不信敏惠亦然。知不仁，乃知仁。夫吾之心本恭、本寬、本信、本敏惠，視聽言動本無非禮，一一還他本色，本不加毫末。故識其自然者，不可不勉其當然者。勉其當然者，不可不識其自然者。此謂本體，此謂工夫。聖人下學而上達，即工夫即本體。同志之友試於此求之，以爲何如？

劉宗周《劉子全書》卷七《原旨・原道上》 道其生於心乎，是謂道心。此道體之最真也，而惟微者其狀耳。微而著焉，兩端見矣。立人之道，仁與義是也。仁義其道之門乎！仁其體也，義其用也。一體一用立，而易行乎其間矣。生生之謂易，化而裁之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舉而措之天下謂之事業。上而際謂之天，下而蟠謂之地，中而蕃殖謂之物，積而無窮謂之世。明之爲禮樂，幽之爲鬼神，治之爲刑賞，布之爲紀綱，成之爲風俗。類而推之，莫非道也。約而反之，莫非心也。踐而實之，所以成人也。

劉宗周《劉子全書》卷七《原旨・原道下》 夫道常而已矣。天地，大常而已矣。人心，大常而已矣。有老氏者起而言道德，則曰「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舉仁義而土苴之，此所謂反常者也，視楊墨之罪著矣。然猶依附於道德也。至談天衍、雕龍奭、炙轂輥髡之莊周，與夫堅白異同、三耳三足之公孫、田駢之屬，而荒唐極矣。然猶依附於名理也。其後有佛氏者，以天地爲塵劫，以世界爲患妄，以形軀爲假合，以日用彝倫事理爲障礙。至此一切無所依附，單言一心。心則猶是心，孰從而辯之？吾儒言心，佛氏亦言心，佛氏之言心也曰空，其進而言性也曰覺，而究竟歸其旨於生死。其言空也曰空無，空無空之空，乃爲真空。其言覺也曰覺非覺，非覺之覺，乃爲圓覺。而其言生死也曰本無生死，無生無死，乃了生死。則吾儒所未及也，幾何不率天下而從之乎？曰：善言心者，莫佛氏若也。噫嘻危矣。

居室之近，食息起居而已矣。其流行則謂之理，其凝成則謂之性，其主宰則謂之命，合而言之皆心也。是心也，未嘗不空，而政不必空其空，懼其病吾理也。未嘗非覺，而政不必覺其覺，懼其蝕吾性也。未嘗不知生死，而政不必並無生死，懼其衡吾命也。

夫學，窮理盡性至命而已矣，此修道之極則也。於是聖人喟然歎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而斯道之常，遂爲萬世鵠。彼佛氏者，方欲依附吾儒，求其心而過之，其如天地猶是，世界猶是，一切形軀事理猶是，彼亦終不能去而逃之，勢不得還與心違，而徒以一種恍恍之見自爲顛倒，真如電光之一瞬而水漚之不容，隨指而破也，烏睹所爲心者乎？食心曰蟲，殆謂是已。乃今之與二氏辨者，皆助流揚波者也。何以言之？曰：不識心故也。

劉宗周《劉子全書》卷七《原旨・原學上》 古之言學者，莫的於孔門，而載在《大學》爲獨詳。《大學》首言明明德，又言明明德於天下，何也？心本明也，故曰明德。其理則至善是也。學者覺也，亦曰效也。效心而覺，覺此者也。故《中庸》亦曰明善。善之理一，而散於物有萬殊，格物致知，所以明之也。知而止之，得之於一而存之，所以誠意也。所存此善，所發亦此善，所以正心也。所發此善，所行亦此善，所以脩身也。行之於家而家齊，行之於國而國治，行之於天下而天下平，所謂明明德於天下也。

乃格致之要，則其目有五。善通天下以爲量，故不博不可以言學。學然後知疑，乃授之以問。問以問此善，故曰審問。然後致疑，乃授之以思。思所以思此善，故曰慎思。然後愈疑，乃授之以辨。辨以辨此善，故曰明辨。然後明，乃授之以行。行以行此善，故曰篤行，則進於德矣。其德則所謂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智之於賢者也，聖人之於天道也。是故君子求之於父子而行吾之愛焉，所以體仁也；求之於君臣而行吾之敬焉，所以精義也；求之於賓主而行吾之讓焉，所以制禮也；求之於賢否而行吾之哲焉，所以用智也；求之於天道而至吾之誠焉，所以作聖也。此明善之極功也，而德乃進於明矣，且大明於天下矣。此所以爲大人之學也。

後之學聖人者如之何？亦曰致知而已矣。不致吾知而先求之於本心，其失也荒。不致吾知而漫求之於物理，其失也支。支且荒，聖狂之分也。毫釐之差，千里之謬也。

劉宗周《劉子全書》卷七《原旨・原學中》 極天下之尊而無以尚，體天下之潔淨精微，純粹至善而一物莫之或攖者，其惟人心乎！向也委其道而去之，歸之曰性。人乃眩騖於性之說，而倀倀以從事焉，至畢世而不可遇，終坐此不解之惑以死，可不爲之大哀乎！

自良知之說倡，而人皆知此心此理之可貴，約言之曰「天下無心外之理」，舉數千年以來晦昧之本心一朝而恢復之，可謂取日虞淵，洗光咸池。然其於性，猶未辨也。予請一言以進之，曰：天下無心外之性。惟天下無心外之性，所以天下無心外之理也。惟天下無心外之理，所以天下無心外之學也。而千古心性之統可歸於一，於是天下有還心之人矣。向之妄意以爲性者，孰知即此心是，而其共指以爲心者，非心也，氣血之屬也。向也以氣血爲心，幾至仇視其心而不可邇，今也以性爲心，又以非心者分之爲血氣之屬，而心之體乃見其至尊而無以尚，且如是其潔淨精微，純粹至善而一物莫之或攖也。惟其至尊而無以尚也，故天高地下，萬物散殊，惟心之所位置而不見其迹。惟其潔淨精微，純粹至善而一物莫之或攖也，故大人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四時合序，鬼神合吉凶，惟心之所統體而不尸其能。此良知之蘊也。

然而不能不囿於氣血之中，而其爲幾希之著察，有時而薄蝕焉。或相什百，或相千萬，或相倍蓰而無算，不能致其知者也。是以君子貴學焉。學維何？亦曰與心以權而反之知，則氣血不足治也。於是順致之以治情，而其爲感應酬酢之交可得而順也。於是逆致之以治欲，而其爲天人貞勝之幾可得而決也。於是精致之以治識，而其爲耳目見聞之地可得而清也。於是雜致之以治形治器，而其爲吉凶修悖之途可得而準也。凡此皆氣血之屬，而吾既一一有以治之，則氣血皆化爲性矣。性化而知之良乃致，心愈尊，此學之所以爲至也與！

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古人全舉之，而陽明子偏舉之也。

劉宗周《劉子全書》卷七《原旨・原學下》 或問曰：「均是人也，或爲聖人，或爲凡人，何居？」曰：「人則猶是，其心或異耳。」曰：「均是心也，或爲道心，或爲人心，何居？」曰：「心則又是，其學或異耳。」

何言乎學也？人生之初，固不甚相遠矣，孩而笑，咿而啼，饑渴嗜欲有同然也。及夫習於齊而齊，習於楚而楚，始有相徑庭者矣。生長於齊，既而習於楚語焉，無弗楚也。生長於楚，既而習於齊語焉，無弗齊也。此學之說也。心者，齊楚之會也，而其知齊而知楚者，則心之所以爲道也。知齊之爲善也，而習於齊，又知楚之爲不善也，而益習於齊，則雖有之楚焉者，蓋亦寡矣。然而當是時，心方居齊楚之會，忽有導我以楚者，吾亦從而楚之矣。既楚之矣，仍導我以齊，弗顧也，習於楚，安於楚矣。楚之人又相與咻之，而變其善否之情也，則惟知有楚而已矣。人之可使爲不善，其性亦猶是也。

然則善反吾習焉，可乎？曰：奚爲不可也？前日之失足於楚也，誤以楚爲齊故也。果誤耳，一日而憬然，一日而齊之人矣。今而後第謀所以習乎齊者。吾耳習於聽，而何以聽無不聰，非能益吾以聰也，吾知吾聰而已矣。吾目習於視，而何以視無不明，非能益吾以明也，吾知吾視而已矣。吾口習於言，而何以言無不從，非能益吾以從也，吾知吾言而已矣。吾貌習於動，而何以動無不恭，非能益吾以恭也，吾知吾動而已矣。吾知吾聽，而天下之聲皆習於聰矣。吾知吾視，而天下之色皆習於明矣。吾知吾言，而天下之言皆習於從矣。吾知吾動，而天下之動皆習於恭矣。吾知吾知，而天下之知皆習於獨矣。

雖然，猶未離乎習也。請進而性焉。靜而與陰俱閉，不欲其淪於偷也。動而與陽俱開，不欲其流於蕩也。又調之爲喜怒哀樂之節，盎然而春也，殷然而夏也，肅然而秋也，慘然而冬也，無所待而習，無所待而知也，此之謂通乎晝夜之道而知，則時習之竟義也。

或聞之，曰：「旨哉，聖人之學也。而無以加於習。習其可不慎乎！」

劉宗周《劉子全書》卷二〇《與張太符太守崇禎己未》　其一曰端士習。士習之壞也，自科舉之學興，而士習日壞。明經取青紫，讀易規利祿，自古而然矣。父兄之教，子弟之學，非是不出焉。士童而習之，幾與性成，未能操觚，先熟鑽刺。一入學校，闖行公庭，等而上之，勢分雖殊，行徑一轍，以囑託爲通津，以官府爲奴隸，傷風敗俗，寡廉鮮恥，即鄉里且爲厲焉，何論出門而往，尚望其居官盡職，臨難忘身，一效之君父乎？蓋士習之壞，已非一朝一夕之故矣。頃者吾越鄉額少，士人輒剌剌議，人文不振，咎在地靈，稍用形家言，以厭勝之。此計之左也。夫使士而必出於青紫利祿，不爲國家用，則得一士，增一寶，江南人物，幾爲天下互鄉，入足者至以爲阱，用是故也。門下以學問文章緣飾吏治，作我師保，千載一時，諸士不蒸蒸向化，乃積習猶存，心志未回，徑竇日捷，豈所以風勵之者猶未盡善與？計莫若於朔望謁廟之日，羣博士弟子員，大會明倫，講書一章，叩擊疑義，而以門下折衷於上。隨舉士人立身行己之要，忠孝廉恥之防，兵農錢穀之用，與夫國家所以明經取士之意，一一闡揚，俾聞者汗流泣下，如寐得醒。隨甄別其才器之高下而激勸出焉，士始有感動而興起者乎！至於考校之日，則必防代筆，杜私情，務録真才，以充上駟。改觀易聽，尤在此舉矣。夫士者四民之首也，士不安，則農工商賈遞困而不安，此豈迂遠不切事情者哉！

劉宗周《劉子全書》卷二一《重修紹興府儒學記》　世道之壞也，人心受其病。而人心之病，首中於學術。請試以肅皇帝「敬一」之説質之。人皆有是心也，克念焉而聖，罔念焉而狂，則天理人欲貞勝之幾也。心本一也，而人欲二之，必也主敬乎！惟敬故一，一則誠，誠則聖。故曰：敬者，聖學始終之要。又曰：聖學一爲要。申之曰無欲。其旨嚴矣。伊洛之教衰，而後儒進之以良知，直指本心，爲敬字提宗，視古人無異旨也。乃後之學者一訛以情識，則認賊作子，既不諱言人欲。再訛以性空，則認子作賊，尤不喜言天理。於是誠敬之説爲世大禁，浸假而以良知授之佛氏矣。佛氏之説昌，即良知亦所厭聞，而吾道竟爲天下蝕。是率天下而窮且盜也。浸淫既久，安得無今日之禍？昔孟子闢楊墨，比之洪水猛獸，而曰「我亦欲正人心」。佛老之禍，甚於楊墨，自古而然，況後世乎？識者以爲莫若救之以敬也。煌煌聖謨，炳若日星，得是説而存之，爲伊洛發矇，爲姚江吐氣，推之斯世斯民，猶掇之也。

劉宗周《劉子全書》卷二五《進學解贈朱緜之》　予不敏，與緜之共學有日，每朋聚間，緜之嗒焉不輕啓口，孰何一語，意自得也。一日，緜之以進取見商，近例許輸粟爲明經士，高可謁郡倅，下不失作捷資。親暱多慫恿者，事且遂，將無虞徑竇爲吾子病。余遽正言解之曰：「子方有意於聖賢之學，而以榮利聞，是背馳也。無已，請從所好耳。」緜之曰：「敬受教。」明日朔，友人私謂余曰：「今日之會，緜之當逝矣。」或曰：「必無宿諾。」已而緜之忻然在座。諸友既各商所疑，余因諄諄於義利之辨，反覆數千言，吾儕非勘此一關，有大行不加，窮居不損氣象，終無由入道，意未嘗不在緜之也。緜之默默而已。越數日，始叩以前事，曰：「已矣。荷吾子之教，不再計矣。」余得之快然。居今之世，學古之道，有卓然不惑乎内外輕重之辨者，必緜之屬也，而吾黨中一語便解，更不作往復解，勇於從善者，緜之也。今而後，緜之始可與進於學矣。余聞之，君子之於學，如饑渴之於飲食然。彼飢渴者之於飲食也，亦既知稊稗之不如菽粟，與羶酪之不如醴漿矣，而猶未有濟於饑渴也，必菽粟充腹，醴漿入口，而旨且飽焉，至於厭足而後已，始知向者稊稗羶酪之果弗如也。藉令菽粟當前而弗御，醴漿在列而弗舉，則反不如稊稗羶酪可以濟一時之急，而又棄弗取，終聽其枵腹以死，猶自詫於人曰：我知味，我知味。其誰信之！夫學，亦若是已耳。緜之既知斯道之大，性分之尊之有加於榮利矣，請從而進焉，如飲食者必期於入口，不飫且飽不已，庶幾其有成矣乎！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及夷考其所學，終不克躋諸顔、冉。蓋進道之難如此。況又有前後兩截人者？緜之試勉之矣。雖然，世有知菽粟醴漿之

爲美，而終棄而弗顧者幾人？緜之既智足以及此，而第患其不能進，觀其近日用心，所爲嗒焉不孰何一語處，定是古人善學消息，意其於此道已津津入口在齒頰間，予是以知緜之之必有進也。暇日偶書之，以示同志，使後之進學者法焉。

孫奇逢《夏峯先生集》卷四《四書近指序》　或問：「學何爲也哉？」曰：「學爲聖人而已。」曰：「聖人可學而能乎？」曰：「可。孟子曰：『乃所願，則學孔子也。』」曰：「仲尼，日月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烏能學？」曰：「日在天之上，心在人之中，天與日月不可學，亦學吾之心而已。心以天地萬物爲體，其操功卻在日用飲食間，故曰不離日用常行內，直造先天未畫前。盡心知性以知天，而聖人之能事畢矣。周元公曰：『聖希天。』程明道曰：『聖學本天。』孔子亦曰：『知我者，其天。』天之外復何事哉？夫子假年學《易》，而以不息法天行。在《春秋》以天自處，即《魯論》二十篇，大之言仁言德，細之日用飲食，名色雖殊，要之，文章皆性道，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聖人以至誠配天，同一不已。誠者，天之道；誠之者，人之道。時習之學，殆所稱盡人以合天，則人也，而實天者乎？《魯論》所載，無言不可會通。然其教之所重，而本之所匯，則『時習』一語足盡諸賢之蘊。故曾子得之而明德至善，子思得之而修道而教，孟子得之而集義養氣，以塞天地，皆所謂一以貫萬者耳。不能得其一者，讀書破萬卷，究于自己身心毫無干涉，窮年矻矻，終老無聞。余嘗與及門二三子拈『學而時習』一語，《六經》、《四書》不能滿其分量，千聖萬賢不能出其範圍。即如清任和至不一也，而所以一之者曰：『殷有三仁焉。』支分派別之中，自有統宗會元之地。若其必不能一者，是其端與我異者耳，非本天之學也。孔子曰：『不知言，無以知人。』孟子亦曰：『我知言。』《魯論》二十篇，無一言不載聖人之精神色笑，而出二千餘年，學聖人之學者，戴聖人之天而忘其高，履聖人之地而忘其深，此仲尼之天地所以爲大也。」劉静修著有《四書精要》，惜久失傳。鹿忠節《説約》一編，刻畫生動。余耄矣，偶讀《論語》，復識數言於首，標曰《近指》，以告吾黨士之共讀四子書者，亦以示不可求於遠且難之意。

孫奇逢《夏峯集》卷四《理學宗傳序》　學以聖人爲歸，無論在上在下，一衷於理而已矣。理者，乾之元也，天之命也，人之性也。得志則放之家國天下者，而理未嘗有所增；不得志則斂諸身心意知者，而理未嘗有所損。故見之行事，與寄之空言，原不作歧視之。舍是天莫屬其心，人莫必其命，而王路、道術遂爲天下裂矣。周子曰：「聖希天。」程子曰：「聖學本天。」又曰：「余學雖有所受，『天理』二字卻是自己體貼出來。」余賦性庸拙，不能副天之所與我者，幼承良友鹿伯順提攜，時證諸先正之語，嘗思之顔子死而聖學不傳，孟氏歿而聞知有待，漢、隋、唐三子衍其端，濂、洛、關、閩五子大其統。嗣是而後，地各有其人，人各鳴其説，雖見有偏全，識有大小，莫不分聖人之一體焉。余因是知理未嘗一日不在天下，儒者之學，乃所以本諸天也。嗚呼！學之有宗，猶國之有統，家之有系也。系之宗有大有小，國之統有正有閏，而學之宗有天有心。今欲稽國之運數，當必分正統焉。遡家之本原，當先定大宗焉。論學之宗傳，而不本諸天者，其非善學者也。先正曰：「道之大原出於天，神聖繼之。」堯、舜而上，乾之元也；堯、舜而下，其亨也；洙、泗、鄒、魯，其利也；濂、洛、關、閩，其貞也。分而言之，上古則羲皇其元，堯、舜其亨，禹、湯其利，文、武、周公其貞乎。中古之統，元其仲尼，亨其顔、曾，利其子思，貞其孟子乎。近古之統，元其周子，亨其程、張，利其朱子，孰爲今日之貞乎？明洪、永表章宋喆，納天下人士於理。熙、宣、成、弘之世，風俗篤醇，其時有學有師，有傳有習，即博即約，即知即行。蓋仲尼歿至是且二千年，由濂、洛而來，且五百有餘歲矣，則姚江豈非紫陽之貞乎？余謂元公接孔子生知之統，而孟子自負爲見知，静言思之，接周子之統者，非姚江其誰與歸？程、朱固元公之見知也，羅文恭、顧文端意有所屬矣。

《宗傳》共十一人，於宋得七，於明得四，其餘有《漢、隋、唐儒考》，《宋、元儒考》，《明儒考》各若干人。尚有未盡者，入《補遺》。《補遺》云者，謂其超異，與聖人端緒微有不同，不得不嚴毫釐千里之辨。真修之悟，其悟皆修，真悟之修，其修皆悟。諸不本天之學者，區區較量於字句口耳之習，此爲學也，腐而少達。又有務爲新奇，以自飾其好高眩外之智，其爲學也僞而多惑。更有以理爲入門之障，而以頓悟爲得道之捷者，儒、釋未清，學術日晦，究不知何所底極也。

此編已三易，坐卧其中，出入與偕者，逾三十年矣。少歷經於貧賤，老困躓於流離。曩知饑之可以爲食，寒之可以爲衣，而今知跛之可以能履，眇之可以能視也。初訂於渥城，自董江都而後五十餘人，以世次爲序。後至蘇門，益廿餘人。後高子攜之會稽，倪、余二君復增所未備者，今亦十五年矣。賴天之靈，幸不填溝壑，策燈燭之光，復爲是編，管窺蠡測之見，隨所録而箋識之，宛對諸儒於一堂，左右提命，罔敢屑越。願與同志者共之，並以俟後之學者。

《陳確集・文集》卷五《聖人可學而至論》　聖人非人耶？亦人也。使聖而非人也則可，聖亦人也，則人亦盡聖也，何爲不可至哉！雖聖乎，於人之性曾無

毫末之加焉；則人之未至於聖者，猶人之未完者耳。人之未完者且不可謂之人，如罌焉，未完者亦必不可謂之罌也。然則以非人爲人則安之，以是人爲人則疑之，是何異齊人而疑其不能齊語乎？

夫齊人之爲齊語也，直不學楚語已矣。人之爲聖人也，直不爲禽獸已矣。以齊人而學楚語尚可，以齊人而學齊語反不可，其誰信之？以人而入於非人尚可，以人而完其爲人反不可，又誰信之？以爲有生質之限乎？吾未見參之魯遂有過於賜之達，求之藝也。紂之强敏辯智，遠出箕、微、周、武諸人下也。然參不害爲賢，而紂無救於暴，則何生質之足恃哉！

今天下之不可必得者，莫富與貴若矣。然而賈之巧者或富，士之敏者或貴。彼制於天者而猶若是，而況制於我者乎！孟子曰「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也，求在外者〔也〕」，富貴之謂也；「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也，求在我者也」，聖學之謂也。夫求富貴而不得，猶不失爲貧賤也，然且人人知求之，求之不得而不敢或惰焉。若夫不爲聖人，直爲非人而已，而人顧莫之學。學之可必至，而猶弗之學也，是必下愚而已矣。

謂己不可，自誣也；謂人不可，誣人也。吾既未免於自誣矣，而又敢以誣人乎哉！愚請效其法。善者不自善也，自善焉，必不善矣。故惡者亦不自惡也，自惡焉，必不惡矣。故惡不自惡，惡必極；善不自善，善必至。至善焉而聖矣。

陸世儀《桴亭先生遺書・文集》卷六《跋如皐吴翼菴婁東會語》 夫講學者，所以祈有得於身心也，亦非特一己之身心，將以使天下之人皆有得於身心也。使天下之人而盡如今日，則所謂一日克復，天下歸仁者，非即此而在乎？不然，而欲以講學爲名高，吾恐朋從愈多，而真意愈少也。

張履祥《楊園先生全集》卷五《與何商隱庚子》 無事則讀書，讀書者，所以維持此心，而不使其或怠也，非以務博也。默坐則思索，思索者，所以檢點其身，而不使其有闕也，非以耽寂也。事至則泛應，泛應者，所以推行天理於事事物物，而不使其有過有不及也，非以外馳也。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則一矣。無有事無事，無有人無人，無敢慢，則一矣。一則窮通一矣，壽殀亦一矣，死生亦一矣。然則仁兄所憂心之粗而氣之昏者，或恐不一之故，未必皆不能讀書之故也。上蔡誦史，不遺一字，程子責其玩物喪志，上蔡面赤。程子曰：「此即是惻隱之心。」由是思之，讀書只是功夫之一種，非不能讀書便無功夫也。但擇善之功，惟讀書爲得益之易，故以爲先務耳。

張履祥《楊園先生全集》卷一三《答顔孝嘉甲申》 讀書所以明理，明理所以適用。今人將「適用」二字看得遠了，以爲致君澤民，然後謂之適用。此不然也，即如今日在親長之前，便有事親長之理；處宗族之間，便有處宗族之理。以至親戚、朋友、鄉黨、州里，無一不然。以至左右僕妾之人，亦莫不然。此際不容一處缺陷，處之當與不當，正見人實際學問。孟子曰：「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又曰：「愛人者，人恒愛之；敬人者，人恒敬之。」又曰：「舜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猶未免爲鄉人也，是則可憂也。」舜之横逆，直從父子、兄弟之間起來，較之宗族、鄉黨，其難百倍。然自瞽瞍底豫，以至格及有苗，無非愛敬之盡處。故曰：「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仁也，必無禮也，我必不忠。」《中孚》「格及豚魚」，誠愛誠敬，豈有終不可格之理？顔淵曰：「舜何人也，〔子〕〔予〕何人也？」願吾黨從事於斯。

張履祥《楊園先生全集》卷三五《東莊約語》 儒者之學，脩身爲本，罔間窮通，克己功夫，寧分老少？祇求無忝所生，不負師友，在覆載中，有殊庶物而已。延平先生曰：「愛身明道，修己俟時，不可一日忘於心。」此其準的也。

尺蠖屈以求信，龍蛇蟄以存身。物無大小，理固皆然。古人言學，藏先於修，遊後於息，未有終日馳騁其耳目知思而能爲益身心者也。盛年百務未歷，履道坦如，尤以收斂翕聚爲固基植本之計。夙興夕惕，時哉，弗可失也。

讀書所期，明體適用。近代學者徒事空言，宜乎呫嗶没齒，反已茫然，全無可述也。日用從事，一遵胡安定先生經義、治事以爲之，則庶少壯歲月，不貽枉廢之歎。

顧炎武《顧亭林詩文集・亭林文集》卷三《與友人論學書》 比往來南北，頗承友朋推一日之長，問道於盲。竊歎夫百餘年以來之爲學者，往往言心言性，而茫乎不得其解也。命與仁，夫子之所罕言也；性與天道，子貢之所未得聞也。性命之理，著之《易傳》，未嘗數以語人。其答問士也，則曰「行己有恥」；其爲學，則曰「好古敏求」；其與門弟子言，舉堯、舜相傳所謂危微精一之説一切不道，而但曰：「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禄永終。」嗚呼！聖人之所以爲學者，何其平易而可循也，故曰：「下學而上達。」顔子之幾乎聖也，猶曰：「博我以文。」其告哀公也，明善之功，先之以博學。自曾子而下，篤實無若子夏，而其言仁也，則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今之君子則不然，聚賓客門人之學者數十百人，「譬諸草木，區以别矣」，而一皆與之言心言性，舍多學而識，以求一貫之方，

置四海之困窮不言，而終日講危微精一之説，是必其道之高於夫子，而其門弟子之賢於子貢，挑東魯而直接二帝之心傳者也。我弗敢知也。《孟子》一書，言心言性，亦諄諄矣，乃至萬章、公孫丑、陳代、陳臻、周霄、彭更之所問，與孟子之所答者，常在乎出處、去就、辭受、取與之間。以伊尹之元聖，堯、舜其君其民之盛德大功，而其本乃在乎千駟一介之不視不取。伯夷、伊尹之不同於孔子也，而其同者，則以「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是故性也，命也，天也，夫子之所罕言，而今之君子之所恒言也；出處、去就、辭受、取與之辨，孔子、孟子之所恒言，而今之君子所罕言也。謂忠與清之未至於仁，而不知不忠與清而可以言仁者，未之有也；謂不忮不求之不足以盡道，而不知終身於忮且求而可以言道者，未之有也。我弗敢知也。愚所謂聖人之道者如之何？曰「博學於文」，曰「行己有恥」。自一身以至於天下國家，皆學之事也；自子臣弟友以至出入、往來、辭受、取與之間，皆有恥之事也。恥之於人大矣！不恥惡衣惡食，而恥匹夫匹婦之不被其澤，故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嗚呼！士而不先言恥，則爲無本之人；非好古而多聞，則爲空虛之學。以無本之人，而講空虛之學，吾見其日從事於聖人而去之彌遠也。雖然，非愚之所敢言也，且以區區之見，私諸同志而求起予。

顧炎武《顧亭林詩文集・亭林文集》卷四《與人書（二十五）》 君子之爲學，以明道也，以救世也。

顧炎武《日知録》卷一六《經文字體》 生員冒濫之弊，至今日而極。求其省記《四書》本經全文，百中無一。更求通曉六書，字合正體者，千中無一也。簡汰之法，是亦非難，但分爲二場，第一場令暗寫《四書》一千字，經一千字，脱誤本文及字不遵式者貼出除名；第二場乃考其文義，則夔相之射僅有存者矣。或曰此末節也，豈足爲才士累。夫《周官》教國子以六藝，射御之後，繼以六書。而漢世試書九千字以上，乃得爲史。以《周官》童子之課，而責之成人；漢世掾史之長，而求之秀士，猶且不能，則退之隴畝，其何辭之有？北齊策孝秀於朝堂，對字有脱誤者呼起立席後，書迹濫劣者飲墨水一升，文理孟浪者奪席。脱容刀僭霸之君，尚立此制，以全盛之朝，求才之主，而不思除弊之方、課實之效，與天下因循於溷濁之中，以是爲順人情而已。權文公有言：「常情爲習所勝。」避患安時，俾躬處休，以至老死，自爲得計，豈復有揣摩古今風俗、整齊教化根本，原始要終，長轡遠馭者邪？古今一揆，可勝慨息。

胡承諾《繹志》卷一《志學篇第一》 君子之學，學爲大人焉，學爲聖人焉。爲大人，天下國家之事屬焉矣。爲聖人，仁義禮智之則具焉矣。故有心世道者不可廢學，先知先覺不得不以爲學示人也。

學有三端：言性者當知人之本乎天，言道者當知明理由乎勝私，言治者當知四德可措諸天下，此其大綱也。若夫歲月先後之序，古人已試之，方天道人事之極致，要使萬善皆備，凡天下之理取足而有餘；萬感皆應，凡天下之事取則而無差，在乎積勤不倦，終身從事焉爾。人一日之中有四氣焉：有清明之氣，有盛大之氣，有堅固之氣，有專一之氣。清明之氣，衆善發生。盛大之氣，萬物皆備。堅固之氣，美善必成。專一之氣，蓄藏不洩。清明之氣，晰理精矣。盛大之氣，受物備矣。堅固之氣，措務宜矣。專一之氣，凝思安矣。以清明窮理，以盛大博物，以堅固持論，以專一致思，此學之節候也。學莫重於復性，性者人所固有也，然一麗形質，即受程於氣而受蔽於物。氣有强弱，蔽有深淺，人與物異，人與人異，莫不由此。因其放也而使之歸，因其岐也而使之衷，因其微也而使之著，因其克也而使之堅，因其錯亂而使之有序。不增益其所無，不縱舍其所覺，不斷續其所獲，凡形質之私皆聽於性命之正，此復性之旨也。古今遠大之業，無一端不當講諸平日，無一事不當措諸躬行，要使觀理之心出於清明，不出於昏雜，即不以昏雜之識累清明之理，培養洗濯，與日俱積。如草木然，不以灌溉不勤，使生意鬱塞；如日月然，不以陰翳未瑩，使光采匿虧。天道否泰不可限，人世治亂不可移，常道未通勿遽語變，人倫未盡勿言天德。勿以矜心勝氣填塞虚靈，使光明不續，功虧九仞，而後可復性也。《易》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故盡性之功，必先窮理。即事窮理，謂即事而求處事之方也，得其方即得其理矣。即物窮理，謂即物而推爲物之情也，得其情斯不違其理矣。陰陽五行之類，周知其所以然，則此中闊大而曠觀遠覽之致出，古今成敗，事變倚伏悉知其所由來與其所由往，則事事有成法，雖紛紜遝至而資用不匱。不以理契合聖意，而穿鑿己見以爲聖意，故穿鑿愈多聖意愈晦；不以理處事，而別求智巧以處事，故經事雖多而無一事之理存諸其心，百事皆如在夢寐也。蓋理有真是有真非，如射之有的，人所共見，可指可視者也。理之是者，驗諸庶物皆然，驗諸吾身又然，驗諸天地莫不皆然，是即不可易之理也。若獨見其是非，而人不能與，不惟粗淺涉獵去極云遠，即精微元妙無當所事之宜，猶乎粗淺也。總之，足不可蹈必非善地，手不可捉必非嘉物，蹈虚者寸步即顛，捉空者終身無獲，甚不願人有此病也。若夫真妄之際

全然不察，但取舉數之多表裏之別亦復不分，總在疑似之域。如此，僅謂博物，不謂窮理也。博識所以辨學也，辨學所以植德也。君子者以植德之故辨學則學不僞，以辨學之故博物則物不雜，超然而觀欲其曠，凝然而深欲其會，流而注之欲其盛，觸而肆之欲其通，取於其質所以制其僞也，取於其貞所以制其動也，取於其義所以制厥宜也，取於其時所以制厥變也。冥行者必墮，於是脂燭薪燎以道之。薪燎既具，而馳榛莽之墟，以狂走墮者更多冥行者也。馮河者必没於是，舟楫帆檣以濟之，舟帆既具，而輕陽侯之波以覆舟溺者，比於無舟者也。君子不憂抗塹而憂狂走之自踣也，不危陷溺而危傾覆之自及也。舍夷易而樂幽險，耽捷徑者也；舍大道而慕曲學，昧近功者也。

君子之學，辨之有素矣，欲爲聖賢必以聖賢爲歸，周公、孔子，吾所從事也，古人羹墻寤寐之説皆是也。其馴而習之也，所行必正道，所與必正人，所存必正心，所居必正業。其按節不陵也，如天之施氣，地之生物，從容有常，專一不二。其無適不自得也，斂約之志，素位之行，悠然無所不足，紛華美麗不動也。其務本不惑也，雖有捷取之功名，控勒天下之雄孰，辨若白黑，輕若羽毛，拒如大敵，無以易吾學也。其欲以此濟天下也，悲憫天人未嘗有間，歷聘而不言勞，盡己而不爲屈，斯人吾與而不忍棄也。不以聖賢論議爲無益，不以聖賢踐履爲迂遠，不文飾其不善之行，不自欺其惡不善之心，有過必改，若負痛於身，受撻於市。是以卓然立於善惡之分，而内之情欲、外之時孰，皆莫能奪。凡見奪於内者欲遂其私也，委曲以徇所私，其私已先奪之矣。凡見奪於外者，其中無所據也，倉卒而求所據，時孰已先據之矣。事與事相距，則枘鑿而不入；理與理相錯，則雜揉而難稽；心與心相攖，則矜顧而不和。善學者直與之無間焉，造次頓沛皆仁也，壺飧饘餔皆敬也，伐木殺獸皆孝也，傴僂循墻皆禮也，昧爽待旦皆思也。

故學之始也，空侗顓蒙不甚相遠，有所感而即入焉。所感不可不正也，勃然而慕，愀然而省，終身之性情由此植其根焉。學之中也，耳目手足各安其次，心思智慮各止其所，王公大人之事有所不爲，其所爲者無非古人之法度。學之終也，與之爲優游，與之爲嫻習，一室之内，一身之中，所見無非理者。精而精之，美在其中矣。習而安之，純在其中矣。歲取十千之望，未有不肉袒深耕者也。九年大成之業，未有不朝夕求益者也。談都會之美者使人跂，遡峻激之湍者使人勇，由周孔之門墻，不爲賢哲吾不信也。學之最難者，莫如精義。精義之難，有明知爲義，所見仍非義者，有論説極精，即事仍未精者。究此一物之精微，因推及庶物之相類。又因時勢所值，度輕重之宜，又因古今之理，察内心之疚，猶恐爲一人之義，非天下古今之義也。又恐爲天下古今之義，無當所事之義也。是以輕千乘之國者，蹈道猶未，恤鄰國之災者，文猶不與。文雖不與，又曰實與之也。萬事之義皆本天地，或衆義錯峙而迭見，或一義絪縕而包羅，散一以爲萬，合萬以歸一，纖毫不爽，而後得義之極。及其至也，日用飲食之間亦有合於天載焉。其次則有所持循，有所脱舍，禮樂所以養德也，經傳所以持心也，體之於心則存心之功，施之於事則克己之事，要使心有定見，事有定形，而後可持守也。禮樂經傳所以示之有定也，凡執古可以御今，處近可以謀遠，識其所往而能必往，識其所居而能必居。皆理得乎形之相因，機存乎類之相逐也。此持循之事也。

然而君子之學，不全不粹未可中止也。全也者，無所適而不通也。粹也者，無所通而不由乎道也。義理無窮，不進一境，不知後此之有餘，不過一境，不知前此之未足。安於小成者，示以闊大則自失。不知自失，不可以變小成之局也。務於虚遠者，指以實地宜自驚。不能自驚，不可以藥虚遠之病也。道體如天，無一息之停，故與道爲體者，亦通乎晝夜而不已。去故就新者不安其故者也，去人從天者不囿於人者也，去我從道者不溺於我者也。此脱舍之事也。

古之學者，爲己欲其切於己也，或切己之事而學習之，或切己之病而攻治之。同一書傳，所載有切與不切之異，有在他人則切在己則不切之異，在他日則切在今日尚未切之異。最美之言，最高之行，詡詡然居之，藉藉然道之，於我何有哉！聞善而行，見善而好，是爲己也。好之以求悦於人，行之以求勝於人，是爲人也。一生精神用之通都大邑之中，不用之衾影屋漏之際；終歲辨論，盡於耳目聞見之前，不求之幾微疑似之間；終生誦習，祇見其齟齬渙散，補綴掩襲，不得浹洽脗合之處，皆爲人誤之也。故理義悦心，非誦習禮義之文，而有快於心也，在物爲理，得其理之所在則悦。處物爲義，見其處之合宜則悦，以古人理義之事度吾心所欲爲之事，多與之合則悦。以吾所聞見之理義，時復思繹，浹洽於心則悦。故古之學者，書傳疵瑕之事亦足觀理；今之學者，書傳純粹之事，皆足長欲，此其故何也？因疵瑕而内省，所得者理也；純粹在彼，浮慕於此，所長者欲也。聞聖人之言，即志乎言中之道，師聖人之道，即得其凝道之體，故斂藏如秋冬，静謐如井泉，鎮重如山嶽，充然具足，洫然不見其端焉。是以自外觀之無可舉似也，以廣厦貯錢穀，積之雖多，要皆收斂蓄藏，闃若無所有也；室廬狹小，

不能多藏，而積於廡下，過者見之，所積不逮中人，翕然見稱於世，究且散漫朽蠹，不可賴其用矣。義理之與名位，其凝承一也，褊淺勃露者，有名位即以名位驕人，知義理即以義理驕人，以言乎名位則驟遷而驟蹶，以言乎義理則半通而半窒，故名位必能凝承而後成其爲事業，義理必能凝承而後成其爲道德也。君子之學，翻然以遷，如蛻之去故，冥然以化，如蜾蠃之祝類，默移於無形之中，相禪於晝夜之際，若陰陽之運寒暑，若參以爲人之念，則失之遠矣。

雖有聰明之資，必假物以自益，所假不可不善也。既得所假，又恐安其所常見，溺其所狎聞，所習不可不審也。不讀非聖之書，則所假者善矣。居今之世而志與古遊，則所習者善矣。究經傳微旨，論古昔事實，接四方賢士，察四方情僞，覽山川形勢，考時王制度，起居飲食之節，里巷道路之言，皆所假之助也。所居必擇地，所游必擇士，所業必擇藝，所志必擇類。義理可樂，如食飲不可無；不善可畏，若水火不可蹈，皆所習之助也。從王者學之，用也；事親者學之，本也。儀刑於家，朋友相攝以威儀；耕田而食，乘屋而居，莫非學之業也。世俗之士，博物洽聞而不切於身心，辯説有餘，應務則疏，容止可觀，中懷則陋。非天下不可泯滅之學，即非天下不可泯滅之人，雖推排人世，斐然赫然，終不免同於汎梗也。又或遊心六藝，但以飾智驚愚，所矜尚者匪動於意見，即慕於浮名，非狃所獲而自足，即妄引所未至以自欺。所學雖多，要皆義理之見常處，後嗜欲之見常居前，雖多無益也。以無用之物累空明之性，以無用之功擲少壯之力，悠悠歲月未肯待人，至於老之將至，聰明不及於往時，道德益負於初心，程子且恨之，況吾徒乎！人未嘗不好學也，欲知已之所爲或是或非，觀諸古人，無不辨矣。一二古人之事，或失或得；所觀者多，則比方有餘，參考必精，而是非不爽矣。又不可漫云是非，當求所以是非之故，一一爲之舉似，庶幾精切不誣。又不可直用己見，當旁求古人已定之論以爲證據，庶幾所決不妄。端居無事之時，清夜夢覺之間，與夫羣居旅遊、語言論列，皆若與前言往行相觸幾微，不似古人，負疚在中，不遑寧處，則滋培之功密矣。世亦有聞見雖博，終身不得其益者，好侈之心與欲速之心爲之害爾。好侈者取舍之迹亂於外，欲速者恍惚之象眩乎中，舉以從事，范如搏影，焉可據哉！非謂在彼者不可以疑似爲定案，實謂在我者不可以疑似爲前車也。夫天理人欲、義利公私之分，此是非之極致，紛紛愛憎，紛紛臧否，皆芸人之田也，時時比擬，時時彷彿，亦優人之言笑也。以我日用行事與書卷所記之事精切較量，我所爲之善不及古人萬一，我所不爲之惡亦未及古人萬一，此中格格不樂，皇皇難安，思所以自進，雖欲求速而不能，雖欲務多而不暇矣。況義理在人，與歲月俱爲增長，若一蹴而至，必有假合依附之迹，而無抽繹日新之味；條目紛多，又有浮遊不急之務，與空虛不實之病，終身受其累而不自知，未可與爲學之事也。

魏裔介《兼濟堂文集・聖學知統録序》　《聖學知統録》者，述見知聞知之統也。自孟軻氏既没，聖學晦蝕，火於秦，雜覇於漢，佛老於六朝，詩賦於唐，至宋乃有濂溪、程、朱繼起，伊洛淵源粲然可觀。其後爲虚無幻妄之説，家天竺而人柱下，知統遂不可問矣。余因子輿氏之意而發明之，由堯舜而前，始自伏羲，以明知學之本於天；由孔子而後，終於許、薛，以明知學之不絶於人。其間或考諸經史，或徵諸先儒，蓋推天命、人心之自然，以發大中至正之極則，而功利雜覇、異端曲學之私不敢一毫駁襍於其間。誠不揣固陋，亦欲存天理、遏人欲、息邪説、放淫辭，稍有助於化民成俗之意也。學者志聖人之道，由是而求之水木本源，豈不昭然覺悟，而知天之所以與我者良有在乎？昔《論語》終篇述帝王治世之要，而推其本曰中。《孟子》終篇述聖賢傳道之意，則揭其要曰「知所知維何」，亦曰「知厥中」而已矣。知厥中謂之見知聞知，不知厥中，不可謂之見知聞知也。吾願學聖人者，從事於格物致知之學。

魏裔介《兼濟堂文集・聖學知統翼録序》　余既作《知統録》矣，復續以《翼録》者何？嗚呼，自孔孟以後，道之不明於天下也久矣，豈道之難知哉？天命、人心，至善之道，本自易知，不求者失之不著不察，而過求者失之索隱行怪，此其所以終於不知也。孔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中行者，聖道之醇詣；狂狷者，聖道之干城也。伯夷、柳下惠，《論語》以爲逸民，而孟子躋之聖人之列，乃又曰「隘與不恭」。蘇子由，古史則云「夫人而不能無可無不可」，而尚足以爲聖人乎？伯夷、柳下惠，吾從孔子而已，然余觀二子之所學，實亦有未易及者。雖道遜孔子，亦亞聖之儔，清和之贊，良非誣也。天運遞衍，賢哲代興，自董江都以下，至高存之，或材力有厚薄，學問有淺深，時命有隆替，師友有淵源，德業不同，要皆篤志進修，挺然自立，不惑異端，潛心希古，豈非所謂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者耶？使得聖人而爲之師，其所造又寧止是已乎？以之羽翼聖道，鼓吹《六經》，亦猶淮泗之歸於江海，龜鳧之儕於岱宗也。余因捃摭遺傳，詳爲論述，俾後世學者知所景行焉。至於世所好尚，而悖於理與近於理而未深未醇者，並不采録。夫豈不欲汎愛兼收，誠恐開不正之端倪，而未合於天命人心之本然

也。尚冀海内大賢匡其不逮而誨之。若曰「知我罪我」，則余豈敢！

王夫之《船山遺書・四書訓義》卷一八　子路問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爲成人矣。」

成人，猶言全人。武仲，魯大夫，名紇。莊子，魯卞邑大夫。言兼此四子之長，則知足以窮理，廉足以養心，勇足以力行，藝足以泛應，而又節之以禮，和之以樂，使德成於内，而文見於外。則材全德備，渾然不見一善成名之迹；中正和樂，粹然無復偏倚駁雜之蔽，而其爲人也亦成矣。然亦之爲言，非其至者，蓋就子路之所可及而語之也。若論其至，則非聖人之盡人道，不足以語此。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爲成人矣。」

復加「曰」字者，既答而復言也。授命，言不愛其生，持以與人也。久要，舊約也。平生，平日也。有是忠信之實，則雖其才智、禮樂有所未備，亦可以爲成人之次也。程子曰：「知之明，信之篤，行之果，天下之達德也。若孔子所謂成人，亦不出此三者。武仲，智也；公綽，仁也；卞莊子，勇也；冉求，藝也。須是合此四人之能，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爲成人矣。然而論其大成，則不止於此。若今之成人，有忠信而不及於禮樂，則又其次者也。」又曰：「臧武仲之知，非正也。若文之以禮樂，則無不正矣。」又曰：「語成人之名，非聖人孰能之？孟子曰：『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如此方可以稱成人之名。」胡氏曰：「今之成人以下，乃子路之言。蓋不復聞斯行之之勇，而有終身誦之之固矣。未詳是否？」

訓義　人之爲道也，有自然之質，有可盡之能。自然之質，則既別於物矣；可盡之能，尤人之所獨，非物之能知、物之能用者也。可盡之能者，學也。人苟有才，皆可任之以行而得。當乎事，而必役之以節，而始有序；養之以和，而始有爲善之樂，於是而禮樂興焉。禮樂者，非天建之，地設之，而古之盡人道者之制作也。則人還以其可盡之能，學焉而以用萬物，而統萬物之靈。故自非聖人之大中至和能盡其性者，必資學以節宣其才。而人之所以爲人，乃以別於物之知覺運動之各有其能。若夫自然之質，亦性之見端也。不待學而能無喪其真，則亦有以自命，是不可謂非天之所以與人，人之所以別於物者。而人之能未盡，則人之用未充，可以自命於一時，而人道不能以存於千古。故自非聖人，必以學爲成人之道，而恃其質者，自命有餘，而實不足也。

子路之質美而能勿喪，于學未逮于禮樂爲已疏矣，其問成人，亦問其可以自命者耳。夫子教之以盡人之能，而復探其所以自命者，示抑揚之旨，曰：成人者，亦成乎其所以爲人而已。今使有人焉，其智足知，其廉足守，其勇足任，其藝足用，而行之無度，出之不和，則於倫物之缺陷既多，而納之於士君子之林，則耳目熒而手足不適，未得滿於人之心，即其有歉於人之理也。夫才，則取其可以學焉者足矣。若臧武仲之智，以達於事理可也；公綽之不欲，以守其志操可也；卞莊子之勇，以不憚於爲可也；冉求之藝，以不廢於事可也。能以如此之才，而知學焉於禮樂也，習其文，明其數，研其理，達其情，涵泳之久，不能自已。節其才之有餘，引其才之不足，則天與之以可學之姿，而自盡其涵養率由之能。則人之所以爲人者，無所駁雜，而以順天地之氣，精萬物之用者成。故人未有不學而成者也。此古先王所爲以中和立萬世之人極，而天下後世人道之所自立也。乃至于今而能然者鮮矣。

今天下猶是人也，有人之生，則具人之質，非盡無廉恥樸誠之心也。而教衰於上，學廢於下，人喪其質以趨于私利變詐之習。有得天之厚而自守以無喪者，傲然自命曰：「何必學哉禮樂文也，吾任吾質，而文爲徒飾也。天下没於利，吾而能見利而思義；人偷其生，而吾能見危而授命；人習於欺僞，而吾能久與要約。而平生之言，不忘而必踐；衆人芸芸，與萬物同其生死；而吾挺然有以自命，吾已成乎人矣。」夫有是數者，亦豈非天所以生人之直道，而人所以無慙於生也乎？乃其成者天也，而非人也。惟人有可盡之能者，學也。物所不能知、物所不能行者，禮樂也。苟有其才，皆可學而至，非待殊特卓立之氣也。義自精焉，命自立焉，誠自敦焉。不求表異于一時，而可垂人道於千古。則今之成人者，成其一曲之人，而於人之有缺者多矣。故曰：人之所以爲人，非徒質也，文也。學以盡文而善其質，斯人事盡而天理全也。

湯斌《湯潛庵集》卷上《睢州移建廟學碑記》　夫朝廷廟學並建，固期學者以聖賢爲宗也。夫聖賢之學，其要存心而已。存心者，存天理而已。微而不睹不聞，顯而人倫日用，皆天理所在也。堯、舜、禹之相授受，必致辨於人心、道心之危微。孔子十五志學，至七十始從心所欲，不踰矩。然則聖人之異於人者，惟在朝乾夕惕，自强不息，遂至與天爲一耳。成、湯、文、武之爲君，皋、陶、伊、傅、周、召之爲臣，以及顔、曾、思、孟諸大賢，時至事起，功業各不相同，而其深憂大懼不得已之心，則千古一揆也。是以行無轍迹，言無倣效，總以此心純一粹白，相證於於穆之表，而非從勳業文章一一較論也。濂洛關閩以來，大儒相繼輩出，風會所值，指授各殊，而道本於心，先後若一。學者不體驗於性情踐履，與古人相見

於精神心術之間，則爲己功疏，屋漏難慊，即著書滿家，於道無當也。惟知道之大原出於天，而體用具於吾心，存養省察交致其功，信顯微之無間，悟知行之合一，喜怒哀樂必求中節，視聽言動必求合禮，子臣弟友必求盡分，蘊之爲天德，發之爲王道，此學問之極功，而尊信聖人之實事也。然有難言者，正學不講，俗痼日深，利慾之根難斷，巧僞之術益工，苟非乘本體之偶露，急加體認擴充之力，如火始然，泉始達，悠悠玩愒，歲月幾何，轉眼遲暮，蹉跎同歸。大禹之所以惜寸陰，而《尚書》有取於若藥瞑眩，豈不以此歟？若曰吾志在於科名，惟事揣摩帖括，他不暇計焉，是視聖賢《六經》祇爲富貴利達之資，異日備朝廷任使，安能秉道絶欺，憂國奉公，不幾負朝廷建學立廟之意乎？

李顒《四書反身録》卷二《學而篇》　《論語》一書，夫子之語録也。開卷第一義，首標學字，以爲天下萬世倡，由是愚以之明，塞以之通，不肖以之賢，猶魚之於水，無一時一刻而可以離焉者也。離則人欲肆而天理滅，不可以爲人矣。

夫學始於人心，關乎世運，治亂否泰，咸由於兹。故爲明善復初而學，則所存所發，莫非天理。處也有守，出也有爲，生民蒙其利濟，而世運寧有不泰？爲辭章名利而學，則所存所發，莫非人欲，處也無守，出也無爲，生民毫無所賴，而世運寧有不否？是一心理欲消長之所由分，即生民休戚、世道安危之所由分也。

李顒《四書反身録》卷二《雍也篇》　學所以約情而復性也，後世則以記誦聞見爲學，以誦習勤、聞見博爲好學，若然，則孔子承哀公之問，便當以博學篤志之子夏、多聞多識之子貢對，夫何舍二子而推静默如愚之顔氏爲耶？即推顔氏，何不推其誦習如何勤？渠聞見如何淵博？而乃以不遷不貳爲好學之實，可見學苟不在性情上用功，則學非其學。性情上苟不得力，縱夙夜孜孜，博極羣籍，多材多藝，兼有衆長，終不可謂之好學。

李顒《四書反身録》卷四《梁惠王》　夫人幼而學之，壯而行之，所行本於所學。幼而學的是仁義，則壯而所行，無非仁義；幼而學的是功利，則壯而所行，無非功利。猶種稻生稻，種稗生稗，未有所種是稗，而出土發苗，得以成稻者。即或仁義性成，不湛功利，而學昧通方，誤竭心思，或學詩辭，或學文翰，或學字畫，或學清虚，正一脩己治人之道，經世宰物之務，反茫不之究，一當事任，心長才短，空踈鮮實，所學非所用，所用非所學，樹立無聞，可恥孰甚！須是力矯斯弊，務爲有用之學。凡治體所關，一一練習有素，所學必求可行，所行必合所學，致君澤民，有補於世。此方是幼學壯行，不虚此生。

李顒《二曲全集》卷一四《盩厔答問》　問儒。曰：「德合三才之謂儒。天之德，主於發育萬物，地之德，主於資生萬物。士頂天履地而爲人，貴有以經綸萬物。果能明體適用而經綸萬物，則與天地生育之德合矣。命之曰儒，不亦宜乎？

「能經綸萬物而參天地，謂之儒；服經綸之業而欲與天地參，謂之學。儒而不如此，便是俗儒，學而不如此，便是俗學。俗儒俗學，君子深恥焉。」

「然則又有道學，何也？」曰：「儒者之學，明體適用之學也。秦、漢以來，此學不明，醇厚者牿於章句，俊爽者流於浮詞。獨洛、閩諸大老，始慨然以明體適用爲倡，於是遂有道學俗學之别。其實道學即儒學，非於儒學之外，别有所謂道學也。

「儒學明晦，不止係士風盛衰，實關係生民休戚、世運否泰。儒學明，則士之所習者，明體適用之正業，處也有守，出也有爲，生民蒙其利濟，而世運寧有不泰？儒學晦，則士之所攻者，辭章記誦之末技，處也無守，出也無爲，生民毫無所賴，而世運寧有不否？」

問：「何爲明體適用？」曰：「窮理致知，反之於内，則識心悟性，實修實證；達之於外，則開物成務，康濟羣生。夫是之謂明體適用。

「明體適用，乃人生性分之所不容已。學焉而昧乎此，即失其所以爲人矣。

「明體而不適於用，便是腐儒。適用而不本明體，便是霸儒。既不明體，又不適用，徒滅裂於口耳伎倆之末，便是異端。」

李顒《二曲全集》卷一七《答許學憲》　世道隆污由正人盛衰，而正人盛衰由學術明晦。故學術明則正人盛，正人盛則世道隆，此明學術所以爲匡時救世第一務也。顧明學術，不在標宗立旨，别樹門户，只在就士所習，表章《四書》。今夫《四書》之在天下，家傳户誦，童而習之，白首不廢。解者積案充棟，本自章明，何待表章？噫！正惟家傳户誦，人人共習，而所習之得失，實世道生民治亂安危、善惡生死之關。有心世道者，誠就其所習而挽其失，救其積習，起其痼疾，令其反諸身、見諸行，是乃所謂表章也。

屈大均《翁山文外》卷七《重修翁源縣學碑代》　《易》之象，天地既闢，則以師次君。師之道，以養爲教，故《蒙》曰：「蒙以養正。」養者何？養其身以田以室，養其心以仁以義以忠信，如泉之果行焉，如山之育德焉，而後聖功乃幾於成。翁溪之水，山下所出，乃泉之最初，未至于再至于三者也。爲師者，視童蒙之心如源泉然，使之毋失其初，毋悖其本。其朴者孝弟力田，從事於鄉約之中，其秀

者窮《六經》，習文藝，黽勉於宮墻之內。將見賢才輩出，如泉之湍流孅沸，晝夜不窮，以供國家一代之用，斯不亦彬彬乎文教之盛也哉！

顏元、李塨《顏李叢書・存治編・學校》　或問於思古人曰：「自漢高致牢闕里，歷代優意黌宮，建教訓之官，有卧碑之設，何嘗不存心學校也，似不待子計矣。」思古人曰：「嗟乎！學校之廢久矣。考夏學曰校，教民之義也。今猶有教民者乎？商學曰序，習射之義也。今猶有習射者乎？周學曰庠，養老之義也。今猶有養老者乎？」且學所以明倫耳。故古之小學教以灑掃應對進退之節，大學教以格致誠正之功，修齊治平之務，民舍是無以學，師舍是無以教，君相舍是無以治也。迨於魏、晉，學政不修，唐、宋詩文是尚，其毒流至今日，國家之取士者，文字而已，賢宰師之勸課者，文字而已，父兄之提示，明友之切磋，亦文字而已，不則曰「詩」、已爲餘事矣。求天下之治，又烏可得哉！有國者誠痛洗數代之陋，用奮帝王之猷，俾家有塾，黨有庠，州有序，國有學，浮文是戒，實行是崇，使天下羣知所向，則人材輩出，而大法行，而天下平矣。故人才王道爲相生。倘仍舊習，將朴鈍者終歸無用，精力困於紙筆；聰明者逞其才華，詩書反資寇糧。無惑乎家讀堯、舜、孔、孟之書，而風俗愈壞；代有崇儒重道之名，而真才不出也。可勝嘆哉！

熊賜履《經義齋集》卷五《重修東林書院記》　予蓋俯仰今昔，而不勝世道升降之感也。從來書院之設，本與學校相表裏，晚近以來，往往以講學之故，致干時君時相之怒。嗚呼，此何爲者也！夫學也者，學爲聖，學爲賢也；講也者，講明所以爲聖爲賢之理，俾知所從事也。因其迹以考其心，豈非宇宙之常經，人生之切務，而君師天下者之所樂聞而亟許之者乎。乃或者從而嫉惡之，至設爲厲禁焉，禁之不已，遂不憚誅夷殛竄之加，以流毒於當世。嗚呼，此果何爲者也！

粵自削跡伐木，而後吾黨之禍，一見於宋紹聖，再見於慶元、嘉泰之間。迨至前代熹宗之世，而其禍彌烈矣，世道淪喪，國事隨之；覆轍相尋，曾莫之悟，是可不爲之寒心乎哉！雖然，撫今追昔，反而内求，吾黨亦當有分任其咎者矣。蓋小人之忌害君子也，非必有深怨積恨，誓不可竝生於天地間者也。惟是平居立身制行，殊途背馳，不啻若薰蕕氷炭之不相入；而所爲君子其人者，則又待之甚嚴，絶之太過，致若輩無地以自容。又不幸吾黨之聲譽日隆，交遊日衆，一時標榜附和之子，或未免名實乖違，首尾衡決，遂未足以服若輩之心，而適予以可攻可議之釁，此同文黨錮之獄，小人每悍然爲之，而略無所顧也。然則講學一事，顧可以終廢乎，是蓋有道矣。

方今泰運方亨，宇内壇席之盛，蒸蒸蔚起。嗚呼，此誠斯道昌明之一大機會也。則願吾黨有志之士，以嘿識爲真修，以篤行爲至教，勿口舌軋擊以矜能，勿意見紛挐以長傲。尊賢容衆，嘉善矜愚，偕遊於大道爲公之世，而絶無所爲怙己凌人之弊，開當世以雌黄我輩之端，此則國家化民移俗之至意，而亦從古聖賢開物成務之極功也。操斯術也以往，將講學二字，永爲千古美談。東林名勝，直與天壤並存可矣。

邵長蘅《青門簏稿》卷一六《試策二人才》　一代之人才，生之者天，成之者人。人才之生于今，不幸無以成之，又有以敗之，則數百年來相沿而不知變之八股是已。宋人始用帖書墨義，至爲淺陋。王安石變法，乃改用經義，須通經有文采，不專記誦，故當時名曰大義，而明因之。夫取士尚經術似已，顧其陋在曲摹聖賢之口吻而代爲之言，聖賢所一言者，吾從而數百言，無論吾言之斷斷不似聖賢，即似已，以聖賢視之，何啻爲盎瘿，爲駢拇，爲鸚鵡之學語。而習之工者，又必盡斂其才情氣魄，帖帖然疲精神，窮日夜，以從事于揣摩勦襲，浮華無用之空言，而後謂之工。故其出爲世用也，賢者僅斤斤自好，而試之于事，每迂窒而難通；其長厚者授之律令，不曉句讀，握算不知縱横，惟胥史所顛倒；而其不肖者，則貪鄙蕪茸，且舉其所徼倖苟且于科名者，而推之政事之間。于是科法極敝，人才致不如古，而不知其平日八股之學浸淫腐爛以至此也。

蘇轍有言：精華果鋭之氣，其在物也，煜然而有光，確然而能堅。是氣也亡，則物皆呰然無所用。嗟乎！今日之士，其氣之銷亡也久矣。今夫求馬者求其致千里也，不問其能千里與否，而曰「吾姑試之」，搏鼠而擒兔，則相馬者過也。故舟楫之利，習于水者能之。用之以舟楫，而顧習之以樵蘇，一旦入于江湖，必覆矣。畜養戰士，將用之以摧鋒陷堅，而顧習之以黏竿蹋鞠六博之戲，一旦臨陣，必敗矣。何則？所用非所習也。夫八股之學，始于安石，論者謂宋之人才初壞于紹、聖，大壞于崇、觀，紹、聖、崇、觀之壞皆安石之流禍也。詎意六百餘年後，流禍尚存，而未知所變計也哉。

然則求人才于今日，必先廢八股，用論策，而天下之人才無所壞，然後選師儒，尚實學，而天下之人才有所成。愚非敢謂論策遽能得天下之才也，大抵用論策，則士不得不博取經史有用之書而讀之，而相與講求古今治亂安危之故，天文、律歷、兵刑、禮樂、漕賦河渠、鹽莢屯鑄，一切時務緩急之大端，以應一日之

問。聞之上以孝取人，則勇者割股，怯者廬墓；上以廉取人，則敝車羸馬，惡衣菲食；若以論策取人，則才者侈談經濟，樸魯者亦粗識古今，較之八股之呰然而無用者，相去逕庭矣。故愚以謂人才之成，事尚有漸，而斷然自廢八股、用論策始。今夫松柏桔柏之生于山也，無折之、披之、斤之、斧之，使得遂其性，然後時之以壅培，滋之以灌溉，則大者宗棟，小者榱櫨，曲者枅，直者楹，可計歲月而待用也。

議者必曰本朝取士常一用論策，未幾報罷，疑其法不足以得人，八股終明代用之，何常乏才？愚竊謂不然。閒按三代以下，人才莫盛于西漢。求文學則賈誼、董仲舒；至求遺經則伏、戴、高唐、大小夏侯之徒，至慕邊功則衛、霍、傅、鄭之徒；至文章則司馬遷、相如、劉向、揚雄，吏治則吳、公、文翁、趙、張、黃霸之屬，惟上所欲得，如取如攜。而其端實自文、景親策賢良開之，無論賈、董大儒，即鼂錯、公孫弘以下，其對策皆彬彬爾雅，可見施行。宋世惟制科專用論策，而富弼、余靖、尹洙、張方平、吳育、蘇軾、蘇轍諸君子皆自制科得之，孰謂論策不可得士哉？本朝所以行之而輒罷者，由其時論仍帖括之陋，策多避忌之拘，而士之有所挾者率無由自見，非法不善，所以用法者未善也。至于明事，尤可太息。明二百八十年科目畸重，士無它途以進，其閒烏容無才，且夫一代偉人傑士卓然特立，不汩沒于浮華腐爛之學者，僅僅千百之一，而爲其所敗壞而已衆矣。明制三歲一取士，與今同，而額倍之，每歲舉于鄉者幾二千人，舉于禮部者三四百人，通計二百八十年間，所取不下二十三萬人，而其所謂才者，如麟角鳳毛，不得百一，而況中葉以後，苞苴鑽營，門户水火，明之天下蓋皆千百輩八股之士穿鑿而破碎之也，而迂儒之論猶曰「八股不可廢」，則愚竊未解也！

李光地《榕村全書・榕村文集續集》卷四《君子不器論》 語道則足以該事之施，語事則不足以盡道之蘊，此非事之外有道也。蓋道也者，貫乎事而不滯於事。故方其爲之也，順乎理而無心；及其成之也，付於物而無跡。雖至於開天下之務，定萬世之業，而於吾之本體無加。凡所謂區區有以自見、有以自名者，舉不足以語之也。此君子不器之説也。試論之。

自形上之道不能離乎形下之器也久矣，見象形器者，天之所以示人也，象事知器者，聖人所以承天也。器於體，然後可以成。身立成器，然後可以利物。君子之於天下，夫豈離事遺物而坐談夫道德之妙者？雖然，德未至於全而役於事者則泥，道未臻乎化而著乎物者則膠。於是乎有資學爲之，竭巧力爲之，盡究其終，莫不各有至焉，而人率得以器名之。其藻躬立品已自進於廊廟，瑚璉之華而祇成其爲器之貴，其興事建功已自躋於尊主庇民之列，而無害其爲器之小。遊聖門者，身通六藝而兵農禮樂之有素焉，曾不如夫沂水春風之遠；仕列國者，勤勞三事而慈惠忠清之有聞焉，亦何補於功名事業之卑。是何也？學不以求仁成德爲先，則所成於己者，材而已矣。仕不以一世内溝爲痛，則所施於民者，法而已矣。之人者，其自立於世與所以爲世用者，豈不卓乎有所成就，而不足以侈於君子之門？君子之爲君子，道備之謂也，德成之謂也。故藏器於身，而其用非有損；制而用之，而其體非有加。其器之神也，如權衡變化之無方，而不易其經德之常；其器之大也，如規矩準繩之有定，而不滯於匹夫之守。可以大可以小，而不可以一人之材品命之；可以用可以無用，而不可以一時之行業拘之。無論技能智識，非所以語君子，而亦未聞有所謂君子廉、君子義、君子慈、君子勇者，蓋其道德之中，無所不具而無所不化，雖欲名之，不可得而名也，故曰君子不器也。

或謂唐虞之世，水火工虞之職，雖皋、夔之侶，不能以相通，則君子而器者有之矣。曰：病於德者，雖至於無所不通，亦器也。惟其優於德，則雖終身守一事焉，而益以明其爲不器。此皋陶安於有司，而后稷自謂便人之説也。知此然後可以論君子。

潘耒《遂初堂集》卷六《日知録序》 有通儒之學，有俗儒之學，學者將以明體適用也。綜貫百家，上下千載，詳考其得失之故，而斷之於心，筆之於書，朝章國典、民風土俗、元元本本，無不洞悉，其術足以匡時，其言足以救世，是謂通儒之學。若夫雕琢辭章，綴輯故實，或高談而不根，或勦説而無當，淺深不同，同爲俗學而已矣。自宋迄元，人尚實學，若鄭漁仲、王伯厚、魏鶴山、馬貴與之流，著述具在，皆博極古今，通達治體，曷嘗有空疏無本之學哉？明代人才輩出，而學問遠不如古。自其少時鼓篋讀書，規模次第，已大失古人之意，名成年長，雖欲學而無及。間有豪雋之士，不安於固陋，而思嶄焉自見者，又或採其華而棄其實，識其小而遺其大。若唐荆川、楊用修、王弇州、鄭端簡，號稱博通者，可屈指數，然其去古人有間矣。

崑山顧寧人先生，生長世族，少負絶異之資，潛心古學，九經諸史，略能背誦。尤留心當世之故，實録、奏報，手自鈔節，經世要務，一一講求。當明末年，奮欲有所自樹，而迄不得試，窮約以老。然憂天閔人之志，未嘗少衰，事關民生國命者，必窮源溯本，討論其所以然。足跡半天下，所至交其賢豪長者，考其山

川、風俗、疾苦、利病，如指諸掌。精力絶人，無他嗜好，自少至老，未嘗一日廢書，出必載書數簏自隨，旅店少休，披尋搜討，曾無倦色。有一疑義，反覆參考，必歸於至當。有一獨見，援古證今，必暢其説而後止。當代文人才士甚多，然語學問，必斂衽推顧先生。凡制度典禮，有不能明者，必質諸先生。墜文軼事，有不知者，必徵諸先生。先生手畫口誦，探源竟委，人人各得其意去。天下無賢不肖，皆知先生爲通儒也。先生著書不一種，此《日知録》，則其稽古有得，隨時劄記，久而類次成書者。凡經義史學、官方吏治、財賦典禮、輿地藝文之屬，一一疏通其源流，考正其謬誤。至於歎禮教之衰遲，傷風俗之頹敗，則古稱先，規切時弊，尤爲深切著明。學博而識精，理到而辭達。是書也，意惟宋、元名儒能爲之，明三百年來，殆未有也。

王源《居業堂文集》卷八《復姚梅友書》 源頓首：前枉顧，深感存注，惜未罄所欲言，旋報謁而中途爲友事他往未果。頃辱惠書，益增惶悚。細讀來教，所見甚大，而自任者不輕。當今日而有抱負如此，持論如此，真空谷足音，源所幾幸遇之，而不可以數得者。今乃邂逅海濱，又不以其不肖而謬相推引，豈肯交臂失之？急欲一談，以事羈尚須兩三日，而胸中迫不能已，故先白其區區，唯高明鑒之。來教所云生民治亂之説，乃千古聖賢豪傑所以自任之重。顧自任者必有其具，故曰如或知爾則何以哉，慨自孟子歿而學術分，戡亂者以權奇，致治者以文具，所謂隨陸無武，絳灌無文者，特以章句爲文，兵戎爲武，曾何足語於戡亂致治之數！唐虞三代之取才，聖人之教人，大約不外德、行、藝三者，内以治己，外以治人，而戡亂致治之具即不外此，故其人才迥非後世所敢望。及先王之道喪，傑士徒知有功利，而儒者高則談性命，卑則事訓詁，最下從事於詞章，於戲，其具將安在乎！然則後世治日少而亂日多，非天之生才不逮於古，亦學術得其偏而不能通其變，誠如來教云云耳。乃近代僅有一陽明，得孔孟體用之全，時人則痛加詆毀，以自飾其陋劣，而謬附爲真儒。趨勢附和者偏天下，又何一足與之言哉！源是以將時俗所持程、朱、陸、王勦説概置不道，獨從事於先王道藝之訓。又以賦質庸鈍，兼之羈窮廢學，録録無所成就，苟得一守先王之道，以天下爲己任，而實有其具者，爲之依歸，甯不性命以之，而豈特以一人之知己爲幸乎！源生平性命之友有二：一曰劉繼莊，一曰李恕谷。此二人者，實抱天人之略，非三代以下之才。惜繼莊已歿，而恕谷亦不能朝夕共學。今見高賢之論，竊幸吾道不孤，可以開途啓鑰左右以成其學，達則施於時，窮則傳於後。但未審高明自任之具居何等乎？與源所見同乎？異乎？更須面質以訂久要，不敢草草徒作語言文字觀也。惟諒其孜孜嚮學之誠，恕其狂而不惜頑愚之誨焉，幸甚！幸甚！

張伯行《正誼堂文集》卷九《聖人可學而至論》 客有問余曰：「聖人可學而至乎？」余應之曰：「可。」曰：「何由知其可也？」曰：「三代而上，言聖者必曰堯、舜。孟子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三代而下，言聖者必曰孔子。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今與人言堯、舜、孔子，則震而驚之，以爲不能爲。及與之言孝弟忠恕，則忽而易之，以爲不足爲。此聖人之所以往往而鮮也。世之不知學者無論矣，稍知學者，率皆求之高遠，或且索之幽深，探奇搜異，日從事於不可究極之域，以炫耀於人。其爲學也愈難，而其去聖也愈遠。即有一二好修之士，知慕聖學矣，乃口談道德而念切紛華，言稱先王而行同流俗，無怪乎爲知者所非笑，而不知者且得藉爲口實也。旨哉程夫子之言曰：「言學便以道爲歸，言人便以聖爲歸。」蓋聖之所以爲聖，祇此倫理之克盡而已。天下同此倫理，根於性爲仁義禮智之德，發於情爲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端，見於事爲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常，此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而聖之所以與我同類者也。聖賢千言萬語，諄諄告誡，無非欲人盡此倫理，成得箇人。既成得人，而聖已不外是矣。誠能於日用之間，入則孝，出則弟，事事本之以忠而行之以恕，去其所以不如堯、舜，孔子者，就其所以如堯、舜、孔子者，則亦堯、舜、孔子而已矣，尚何聖人之不可學哉！孟子曰：「堯、舜與人同耳。」又曰：「乃所願，則學孔子也。」使以爲不可學而至也，孟子豈欺我哉？

張伯行《正誼堂文集》卷九《鰲峯書院記》 閩中素號海濱鄒魯，自龜山載道而南，三傳至考亭，濂洛之學盛於東南，其淵源上接洙泗。自宋迄今，閩士蔚興，與中州埒。聖天子崇儒重道，於龜山、豫章、延平三君子，及考亭夫子，皆親製御書匾、聯，表揚祠宇，雲章爛然，輝映日月。務俾閩士瞻仰興起，益勵所學，以無負先儒之教，於以育人才，厚風俗，意甚盛也。不佞躬膺簡命，來撫斯邦，夙興夜寐，惟思以廣教化爲先務，自郡邑弟子員莫不親加考課，申嚴規程，端厥趨嚮，庶咸蒸蒸向風矣。

夫教之爲道，視人之所倡爲轉移。唐以前，閩之人文未開，風氣尚樸。自宰相常袞觀察斯邦，鄉縣小民有能讀書作文詞者，親與爲客主之體，曾未幾時，翕然丕變。閩中文學之盛，於今爲烈，倡之以文而化於文，且若是其速！況聖賢之學一日不講，則人欲潛滋，天理澌滅，有淪於不肖之歸而不自知者，尤不可一日

緩。且所謂學者，非外鑠而强爲之，道不離乎人倫日用，使人人復其性分之所固有，盡其職分之所當然，苟其有以倡之，而不欣欣嚮化者，未之有也。不佞欲與士之賢而秀者講明濂、洛、關、閩之學，以爲之倡。既表章先儒遺書以行於世，乃捐俸購屋於九僊之麓，爲鼇峯書院。前建正誼堂，中祠周、程、張、朱五夫子，後爲藏書樓，置經、史、子、集若干廚，樓東有園亭、池塘、花卉、竹木之勝。計書舍一百二十間，明窗淨几，幽闃弘敞。士之來學者，日給廩餼，歲供衣服，無耳目紛營之累，而有朋友講習之樂，藏焉，修焉，息焉，游焉，於斯爲宜。然有志聖賢之學，必身體而力行之，非徒爲口耳誦説之資已也。周、程、張、朱五夫子之書昭然具在，君相之所以爲治，師儒之所以爲學，畢具於中。誠使平心遜志，研究其義理之所以然，會之於心，驗諸日用行事之間，措之家國天下之大，則孔、曾、思、孟之心傳，與皋、夔、稷、契之事業，其庶幾乎。不然，雖日取五夫子之緒言誦之習之，論之辨之，猶爲無與於己，而與道聽塗説等。又况溺於靡麗之詞，逐乎紛華之習，視五夫子之書爲迂闊支離，竝誦習論辨之未嘗從事者乎？蹈此弊者，幸無登吾堂。

張伯行《正誼堂文集》卷九《紫陽書院碑記》 東南文學之盛，自言氏受業於聖門，得其精華，歸而教其鄉，厥後英材蔚起，代有其人，故聲名文物甲於海内，流風至今不墜。我皇上御極五十二年，中間以文章大魁天下者，三吴之士居大半，孰非聖朝禮樂教化漸摩使然！不佞中州鄙人，謬膺簡命，撫臨兹土，數載於兹，顧不能宣揚上德於萬一，不有忝斯任乎？竊念服膺於朱子之教有年，稍能窺學問之大概，今爲諸士子陳之：昔吾夫子設教洙泗，及門之士至三千有餘，而惟顔、曾、爲入室。其餘雖各有所造就，而不無偏全之别。及至後世，尊德性，道問學，分門立户，幾成聚訟。朱子之道迭明迭晦於五百年之間，迄未有定論。惟我皇上學術淵深，躬行心得，默契虞廷十六字真傳，獨深信朱子所云「居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返躬以踐其實」，其道大中至正而無所於偏，純粹以精而無所於雜，欽定《紫陽全書》以教天下萬世，其論遂歸於一。始知學者之所以爲學，與教者之所以爲教，當以紫陽爲宗，而俗學、異學有不得而參焉者矣。不佞樂與多士恪遵聖教，講明朱子之道，而身體之。爰建紫陽書院，地度於學宫之旁，材取於僧廬之毁，工成於農隙之餘。中爲崇祀紫陽夫子之堂，旁爲諸生講學藏修之舍，庖廩湢浴靡不畢具，經始於癸巳之冬，落成於甲午之春。堅茨丹臒，翼如嚴如。諸士子可以朝斯夕斯，若工人之居肆以成其器矣。夫所謂道者，在人倫日用之間，體之以心，踐之以身，蘊之爲德行，發之爲事業，非徒以爲工文辭、取科第之資已也。諸士子勉旃，勿務華而離其實，亦勿求精而入於虚。他日學成名立，出而大有爲於天下，庶無負不佞養賢報國之志云。

方苞等《望溪先生文集》卷七《送官庶常覲省序》 古人之教且學也，内以事其身心，而外以備天下國家之用，二者皆人道之實也。自記誦詞章之學興，而二者爲之虚矣。自科舉之學興，而記誦詞章亦益陋矣。蓋自東髮受書，固曰微科舉吾無事於學也。故天地之大，萬物之多，而惟科舉之知。及其既得，則以爲學之事終，而自是可以慰吾學之勤，享吾學之報矣。嗚呼！學至於此，而世安得不以儒爲詬病乎？今子得館選，未數月而告歸省母，是子知學以得身，而識所祈嚮也。雖然，所以務學之根源，辨之尤不可以不審。將以爲名，則自致於父母兄弟者，皆以見美於人，而賊吾之本心；將以既其實，則所以備天下國家之用者，皆吾性命之理，而不可以苟遺也。自省自克於二者之間，而防其心之偷，乃百行之源，學者之始事也。

李紱《穆堂初稿》卷一八《原教》 教之説何昉乎？《中庸》言修道之謂教。道惡在？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是也。道在於是，則教在於是矣。教莫古於唐虞，其使契爲司徒，敬敷五教是也，亦曰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别，長幼有序，朋友有信而已。孟子叙述三代之教，謂「設爲庠序學校以教之，皆所以明人倫也。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然則舍五達道，棄人倫，無所謂教也。《魯論》稱「子以四教，文行忠信」。文者，修五倫之禮節也；行者，踐五倫之實事也；忠信者，以親義序别信之實心，而修其禮，踐其事也。

《周禮》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一曰六德：智、仁、聖、義、中、和，即《中庸》之知仁勇，所以行此五達道者也。二曰六行：孝、友、睦、婣、任、卹。孝即父子，友即兄弟，睦者兄弟之推，婣者夫婦之黨，任卹者朋友之交，其教之而興之者君，而承其教而升焉者，皆臣也。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皆五倫之所有事，所以相治相養，而遂其親義序别信之心者也。聖人繼作，其教遞詳，教之以佃以漁焉，教之以耒耨焉，教之以懋遷交易焉，教之以衣冠焉，教之以舟楫焉，服牛乘馬焉，斷木爲杵、掘地爲臼焉，教之以重門擊柝以待暴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焉，教之以上棟下宇焉，教之以葬以封，以樹喪期有數焉，教之以書契百官治萬民察焉。其爲教甚繁，而總其藝之槩，則曰禮、樂、射、御、書、數，皆五倫之所有事而已。其人之等，雖有君卿大夫士庶人之分；其人之業，雖

有士農工商賈之別，而總其人之類，則曰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皆五倫之所綴屬而已。是故天下無倫外之道，即無道外之人；天下無道外之人，即無人外之教，自二帝三王以來，莫之或易也。

沿及後世，乃獨目聖人之教爲儒，而又有異端邪説，與儒者之道，分行畸立，而多爲教之名者，何也？曰二帝三王之時，教主於上，作之師者，即作之君者也。至周文武而下，道在周公，則移而之臣矣，然猶行其道於朝廷之上也。至孔子而移於士矣。儒者，士之別稱，不必皆能爲聖人者也。故孔子謂子夏曰：「女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儒行出於漢，不必實爲孔子之言；然哀公問儒服，而孔子猶不以儒自居。至戰國時，有楊墨之言，然後以學周公、孔子之道者爲儒，墨者夷之，所稱儒者之道是也。而《孟子》亦曰：「逃墨必歸於楊，逃楊必歸於儒，」而儒之名於是乎乃立。楊氏爲我，墨氏兼愛，未嘗遺棄五倫也。而推其流弊之所極，至於無父無君，孟子以其有害於人倫也，故辭而闢之。至後世，乃有所謂道與釋者出焉，而後天下乃有倫外之道，乃有道外之人，乃有人外之教。

夫所謂倫外之道者何也？人之一身，有理，有神，有氣，有形。仁義禮智信者，理也；知覺運動者，神也；屈伸呼吸者，氣也；耳目口鼻四肢者，形也。以理宰神，以神運氣，以氣運形，施之身，措之世，而人倫出焉，所謂道也。若釋之道，則静守其神而已。知有神不知有理，惟恐一物之擾吾神，故空諸所有，雖遺棄五倫之人而不顧也。極其静之明，可以彰往察來而動，則昏道之道，專致其氣而已。知有氣不知有理，惟恐一事之損吾氣，故清淨無爲，雖遺棄五倫之事而不顧也。極其專之用，可以却病延年，而勞則敗，是所謂倫外之道也。倫外之道，無與於家國天下，故曰道外之人。道外之人，無與於修齊治平，故曰人外之教。昌黎韓子欲塞而止之，則《孟子》放距之説也；歐陽子欲修其本以勝之，則《孟子》反經之説也。然吾謂不必塞而止之也，彼不塞，而吾之教無不流也；彼不止，而吾之教無不行也，亦不必修其本以勝之也。不修，而吾本自在也。吾本在，而無不可以勝之也，何也？

吾儒之教，聖人之教也；聖人之教，修五達道之教也。聖人之教，而有一日不流不行不修焉，則不足以爲聖何也？無君臣焉，則强凌弱，衆暴寡，而天下亂矣。無父子夫婦焉，則生人之道滅，而乾坤或幾乎息矣。有父子夫婦，自不能無兄弟，而朋友則亦彼之所不能無也。是吾儒之道，固萬古流行於天地，何必取彼二氏者，塞而止之，而後流且行哉！

或謂聖人之教，後世未必能如二帝三王之修之也，本之不足，則從彼者衆，烏在其能必勝也。曰：本固未嘗不修也。後世之修之，雖實心實政，亦與時爲盛衰。然未有舍五倫之説，而可以治天下者也，是吾之本無日而不修也。本無日而不修，則儒者之教，無人而不遵，而勝不勝不足道矣。子疑二氏之衆，而守儒教者之少耶！儒不必冠章甫而衣逢掖也。凡南面而臨天下者，君也，即儒者也；承流宣化於下者，公卿大夫士也，即儒者也；趨走而在官者，府史胥徒也，即儒者也；耕且斂者，農也，即儒者也；懋遷有無，執藝事以食其力者，商也，工也，即儒者也。何也？彼皆有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道者，即皆聖人之教也。彼遺棄五達道，而爲道與釋者，特養神養氣之一術，蓋千萬人而一二人者也。千萬人而一二，亦焉能爲有無，而又何勝不勝之足言乎。吾故曰：天下無倫外之道，即無道外之人；天下無道外之人，即無人外之教也。

李紱《穆堂初稿》卷三五《送張天門學士督學京畿序》　天子聖神加意文治，增廣解額，親製《訓飭士子文》，纂書史頒示天下，崇獎教化甚備。乃士習猶未進於古意，督學之臣必有任其咎者矣。自漢以來，鄉舉里選之法衰。北魏立郡縣學，唐貞觀尤盛，而教士法未備。宋胡安定教條最善，然始施於湖，既專於太學，未及暨於天下。明太祖銳意教化，廣立書院，山長皆耆宿，風俗頗因以淳美。其後屢變益衰，則虚文相冒，而實行不稽也。《禮》曰：「一道德以同俗。」今吏部之籍由他途以進者，數倍於科目。庠序之權既輕，郡縣學官尤雜，不足以饜士子之意。學使之賢者，亦止潔清自好，爲救過地，而無見於古人興賢造士之法。蓋大學所謂脩身齊家平均天下之道，自入學之時，父兄不以詔子弟，師長不以訓學子，所相與斷斷講切者，不過空疏無用決科之文，士習益惰窳。夫教之失其術，欲人材之成，不可得也；庠序之人材不立，欲他途之無並進，亦不可得也。有國家者，豈不欲得賢材而用之？顧庠序之士無以異於他途，其儇利捷給，或反若不及。五穀不熟，不如荑稗。固宜不甚愛惜，聽他途之雜進，而不以爲怪也。比皇上念人心風俗治理所寄，特詔封疆大吏廣興教化，畿南北遍立義學，增置弟子員。學臣能仰承德意，黜虚文，求實效，因勢而利導之，豈非千載一時乎？誠昉古人之法，若經義治事諸條，博求碩儒，分司其事，澄叙教職，進退諸生，定居習之地，極鼓舞之方，砥礪廉隅，講求經濟，使士皆有猷有守有爲，卓然自異於流俗，可用於國家，則他途之並進者，將不攻而自絀，道德以一，風俗以同，豈不盛歟？

先生爲相國文貞公令子，家世典文衡者甚衆，措施之善，得之家學，視此當

相萬顧囂囂爾焉。誠念督學之重，惟賢者能旁稽博採，以成其大。《詩》有之：「先民有言，詢於芻蕘。」亦《大雅》同僚之義云爾，遂書以獻於左右。

劉大櫆《海峰文集》卷五《問政書院記》 古之君子，蓋將使四海之廣，兆民之衆，無一人之不同歸於善也，於是立學以教之。學也者，所以循序優游，使深入其中而不自覺也。故自國中以及黨遂閭巷之間，莫不有學，自天子、諸侯之子，以及凡民之秀，莫不入於學之中，弦歌以和其心，誦讀以探其義，養老以深其愛敬，鄉射以正其容止，飲酒以勸其温恭，受成獻馘以親其武勇，養其知以至無不通，養其能以至無不當，一旦舉之在位，而治國平天下之道莫不措之而裕如，何者？其素所蓄積然也。後世學廢，而以廟祀孔子之地爲學，又不知先聖爲典禮之伯夷，典樂之夔，先師爲先代明禮明樂，教詩書之士，所謂死則以爲樂祖，祭於瞽宗者，而一皆以孔子當之。鄭氏以先聖爲周公，孔子，既失其旨，而後之議禮者，復加孔子以先師之號，其亦瀆慢聖人，而名之不當其實者矣。夫學有時焉，有地焉，有官焉，有器焉，有朋焉，有事焉，而皆非孔子之廟所可兼。

近代書院之設，聚羣弟子於其中，延請鄉之賢大夫而去位者以爲之師，雖其所學者訓詁詞章之末，非復古人之舊，而興起後生以師弟子傳習之業，於學爲近焉。歙故有書院，其地屢遷，而今建於紫陽山上，蓋新安一郡之學也。其一邑之學，則休寧有海陽之院，而歙顧未之有。平定張侯之令歙也，百廢皆舉，而愛惜髦士尤爲篤摯而不可解於心。士之好學而能文者，盛禮以招之使來，於斗山之亭日課月校，已三年矣。而多才濟濟，愈益奮興，其肄業而舉於鄉者遂數人。適商人程光國等捐輸廣廈十餘間於問政山麓，以爲諸生誦習之地，而侯因以爲問政書院，凡紫陽所不及收者，咸得歸之問政焉。歙故人文之藪，而張侯教育之有加，將見士之從事於斯者，識日以開，行日以勵，性雖有沈浮强弱之異，而一皆範之以平中，仁厚積於其中，恭讓見於其外，於貧富貴賤之塗，常有廉恥之防，不至貪污以苟得，而古今治亂之源，因革損益之變，無不辨之明而施之順。其達也，則慈惠及於斯民；其窮也，則自束其躬而無慕於外；其高者盡性以至命，其下者猶將致身通顯，以爲族戚之光榮。然則歙之風俗淳龐而人才茂美，皆將於是乎取之。余觀張侯之心，固將使歙人之同歸於善，而非徒詞章訓詁以爲進取之階也，故樂爲記之如此云。

程晉芳《勉行堂文集》卷一《正學論一》 士生三代以下，不獲親承洙泗之微言，與冉、閔、游、夏之徒絃歌講肄其間，誠足恨矣。而九經具在，四子之説咸存，凡爲學之次第咸可考而知也。況兩宋以來，諸大賢程功序進之方，修己治人之法不爽毫釐，而爲學者多忽之，何也？夫古人爲學，皆用以自治其身心，而識不廣，聞不博，則何以講求于三才萬物之故，以得其序而證其是非，而反之于約，藏之于密，以之應家國天下事，而出之吾心而裕如乎哉！然則處則爲大儒，出則爲大臣，未有剖事與心爲二，剖學與行爲二者也。由漢及唐，孔孟之真傳不顯，而學行合一，默與古合者亦代不乏人。及宋賢出，而聖學大明，修齊治平之理較然爲一，如周、程、張、游、楊、李、朱子諸人，既小試之事而無不治矣，使大用之，而有不勝任者哉！自是以降，守程朱正脈者四百年，中且數百人，其尤著者數十人，其立身行事皆所謂俯仰無愧者，而其末流亦往往有迂拘濡緩之誚。此則學者不及之弊，而非孔、孟、程、朱之過也。而世之人輒以程、朱爲迂緩之儒作嚆矢，何哉？見曹、馬之受禪，則怪堯、舜之開先，嗤胝、允之竊名，則譏巢、許之作始，不已過乎？今海宇清平，上所操八柄八則以馭下者，悉本孔、孟、程、朱之理，而士大夫之處心積慮，未見有盟幽慎獨之人，何其與上之所望者相戾也！豈以程、朱爲不足學乎？生太平極治之時，而洶湧縱誕，以通悦爲高，其風將何底乎？士大夫，民之的也，而忽忽如是，將何以作民氣乎？夫爲人所不能爲，而克紹前緒，斯謂之賢豪。矧往哲未遠，即以我朝論，潛庵、稼書、伯行諸公，距今才數十年耳，其流風餘韻，猶有及見之者，蓋不獨私淑已也。余故欲士君子講求正學，勿事空言，以蹈古人踐形惟肖之義。有作之，必有應之，庶足以輔國家協和之治于無窮也。

汪縉《汪子遺書》二録下《内王》 陽明子指爲學之要曰「致良知」。知是知非，良知也。爲善去惡，致良知也。良知，聖愚之所同具也。是者知其爲是，聖人知其是，愚夫愚婦亦知其是也；非者知其爲非，聖人知其非，愚夫愚婦亦知其非也，聖愚之所同也。聖之所以爲聖者無他，能致此良知而已；愚之所以爲愚者無他，不能致此良知而已矣。是故學聖之要在致良知，致良知之指在爲善去惡，是者知其是而致之，致之必至于萬善皆備；非者知其非而致之，致之必至于纖惡必除。萬善備，纖惡除，吾心之良知無虧無蔽，聖其庶矣乎！《大學》曰：「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慊，故君子必慎其獨也。」陽明子發其指，曰：「獨知，處誠之萌芽。」又曰：「誠意祇此好善惡惡，好善惡惡祇此是非非。是非已盡天下千萬變，好惡已盡是非千萬變。」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無不知

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知愛知敬，良知也；親親敬長，致良知也。又曰：「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如此而已矣。」所不爲，所不欲，良知也，無之者，致良知也。曰「無他」，曰「如此」，言外此更無他道也。陽明子發其指曰：「善念發而知之而充之，惡念發而知之而遏之。知與充與遏者，志也，天聰明也。聖人祇有此，學者當存此。其曾、孟傳心之要典與。」知是知非，良知也。所謂知，是心之本體，心自然會知者，如此而已。爲善去惡，致良知也，所謂功夫簡易真切者，如此而已。致良知之功無盡窮者也。孔子，聖人也，曰可以無大過。顏子，大賢也，曰不遠復。所謂堯舜以上善無盡者，于此可悟焉。致良知之學，聖學也，世儒議之爲異學者，其不仁也甚矣，其不智也甚矣！

程瑶田《通藝録・論學小記》卷上《志學篇》 學也者，學爲人子，學爲人臣，學爲人弟，學爲人友之道也。人之生也，必有以立乎世也。其立乎世也，必有以接乎其人也。人也者，父子、兄弟、夫婦，苟在家，毋相離也；朋友則出而日相見者也；至於能仕，則事之者吾君也。苟非學焉，何以能不失歡於父母？何以能翕昆弟而刑于厥妻也？何以能使宗族無間然，而鄉黨有所矜式也？立乎朝廷，何以能致其身？行乎宗廟，何以能相厥事？臨乎衆庶，何以能澤及於所治也？其在於身。出諸口者，言也，言之難乎其無擇也舊矣。施諸事者，行也，行之難乎其能敏也久矣。飲食，養吾身者也。衣服，飾吾身者也。席有向，衽有趾，安吾身者也。養吾身者有節焉，學之而後無以飢渴爲心害。飾吾身者有法焉，學之而後無以不衷致身災。安吾身者，一動一静皆非可以苟焉已也，學之而後威儀能定命，而容止戒必恭也。凡若此者，所接非一人也，所習非一事也。君子之教人也，小成之必七年，大成之必九年。嗚呼！吾見成之者恒少，而不成者恒多也，則不尚志者之過也。誠志學矣，習而安之，久而弗倦，不遷於見異焉，吾知其必能有成也。是故可以出處，可以默語，可以同羣與，可以事君父，可以從今而道古。

貴中孚《寶晉書院志》卷一〇《寶晉書院課藝序》 古書院之設，所以教人講明聖賢之義理以修其身，因推以治人，非第沾沾工文章、弋科名已也。顧文章一途終古不敝者，以有聖賢之義理行乎其間，凡脩身治人之要即見於此也。然其中源流同異參差不一，填砌者豕腹取肥，空疏者蜩甲同槁，甚或軋茁支離，詭變百出，其不背聖賢之旨者幾希。世宗憲皇帝訓示清真雅正，皇上《欽定四書文》，及己卯、庚辰鄉會墨卷頒行海宇，無非爲學者正其趨，欲其坐言而起行也。蓋言爲心聲，心之誠僞，言之黯肆應之。而治心之道，莫備於《五經》。秦漢而下，註疏紛出，取《五經》字句而詮釋之，義理非不通明，或病其鮮實用焉。周、程、朱、張起而後，語言文字一一從躬行實踐中來，舉夫人、性命之精，禮、樂、刑、政因革損益之大，平居之所研究者，措之天下而裕如。第操觚家往往剽竊陳言，附會舊解，統《四子書》所以與《易》、《書》、《詩》、《禮》、《春秋》貫通之故，茫然不得其精義之所存，是以漁獵益繁，而去道愈遠也。惟因古人之言得古人之心，即以證一己之心，而成一己之言。一己之心正，則向後之發名成業胥不外是矣。

阮葵生《七録齋文鈔》卷四《道充爲貴論》 君子之學，所以蘄至於道也。道之量甚大，而其分甚精，君子終其身于道中，欿然若虚，皇然如恐不及，凡皆盡其性分之所固有，職分之所當爲，以無負爲己之學而已。如謂較計于人世榮利之途，以自尊其術，則馳騖之弊中其隱微無論，濡染俗情，矯語高尚，而總無與于斯道之數。《通書》有曰：「君子以道充爲貴。」此何以説焉？今夫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循循乎下學而上達者，君子求道之心也。而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去聖繼絶學，爲萬世開太平，恢恢乎明體而達用者，君子備道之實也。周子懼學者不明乎斯道之本然，而誤役其才智，未免習熱見聞，因仍卑陋，規得失于尺寸，以追時好，而取世資，日喪其良貴而不之悟也。故曉以道充爲貴，備審乎内外輕重之分，有以深思而自得之。其語似淺而實深，其義至明而且切，而卒不可以易。夫所謂道者無他，明德新民，各止於至善而已，固不等於異學之虚無，亦豈記誦見聞之粗迹，所可襲取而淺嘗者哉！識其在我而敬以存之，明諸心，驗諸事，則夫脩身、事親、齊家、治國，以至平天下之務，與凡聖賢之語言、古今之成敗，下而逮乎禮樂之名數、食貨之源流、兵刑之法制，莫非天命民彝之所流貫也。積累蘊蓄，以追乎資深逢原之境，則守之貴，行之利，廓之配天地矣，故曰充也。此無論勢位紛華，不堪相擬，即一時之功名、詞章、議論、風烈，所繫孰爲大小，所施孰爲短長，其貴與否，必有能辨之者。雖然，道不易充，而求其所以充者，亦不外《通書》，而得之誠心端身，所以質其本也；謹幾慎動，所以持其要也；希聖達天，所以造其極也，而入德之門，必自立志始。志伊尹之所志，學顔子之所學，則求志達道，一以貫之矣。朱子謂今人要作貴人，而不要作好人，皆志不立之病。象山陸氏欲人辨志，而戒夫官資廩禄是計，胥此意也。學者誠知爲君子儒，而嚴絶乎人爵之慕，庶所貴在我而無負先儒丁寧之至意乎？

阮葵生《七録齋文鈔》卷四《道充爲貴論》 天之所以與我者，豈偶然哉！降衷恒性，率之而爲道，統於心，具於身，而散見于日用行事，推之而經世宰物，無所處而不當，此固不必與勢位較崇卑者也。有學者希心人爵，而義利之界不分，往往有舍道崇欲，以徵逐于勢位之崇高者，吾見其惑也，説在周子之論貴也，曰：「君子以道充爲貴。」今夫置身朝廷之上，拜爵受禄，莫之與京者，大丈夫得志與時者之所爲也，貴之在外者；不出户庭之中，而進德脩業，快然無憾于一心者，士君子獨善其身者之所爲也，道之在内者也。在外者或得或否，時數有不可知；在内者爲所得，爲反身，初無不足，此其輕重大小之間，可不辨而知。令試有人焉，居公輔之位，備鼎鉉之任，而窺其中則學有未成，名有未立，德行有未著，經濟有未優，徒以閭里榮華博庸夫孺子之稱説，其可以爲貴乎？其不可以爲貴乎？又試有人焉，名不登于有司，行不聞於廊廟，而考其素則樂先王之道，荷古聖之傳，志天民之行，備大人之業，雖草茅未出，已具師相帝王之全量，其可以爲貴乎？其不可以爲貴乎？夫貴存乎遇者也，而道則足于己者也。以分土列爵爲尊，以策名委質爲榮者，庸俗之淺見也；以輔世長民爲達尊，以道高德厚爲良貴者，學者之所當自勵也。古之君子閉户深思，望道未見，不希心於遇合之來，不役志於功名之路，仁義忠信，樂善不倦，而天爵之崇無殊于公卿大夫矣。居天下之廣居，而移氣移體，不假夫宫室、車馬、衣服之奉矣，有諸中者，日新富貴，賁於外者，蔫實輝光。進而履盛而登朝受爵，無加于蕭然不與之初；退而屏處，而弦誦居稽，快然有與我周旋之樂，蓋即神明之蘊蓄，已等于堂陛之尊嚴，更不待觀光，爲天子之師，庭説折諸侯之氣，始形其巍巍氣象也，而謂世俗之所謂顯榮赫奕者，尚足與之相擬哉？不然，道未積于厥躬，而徒以貴自豪也，不知其自處何等矣！

餘廷燦《存吾文稿・原才》 性無形而才有質，專言性則人與物共焉者也，兼言才則人與物分焉者也。《中庸》溯自天命流行，物與无妄，窮本極源以言性，故曰「天命之謂性」。是則性一而已矣，草木禽獸皆舉之矣。若夫圓頂方趾、四肢五鑿之器，視齒去其角，翼兩其足之器，相去何止屢之與簣、肥之與磽，此其才之萬萬不可同者，即性亦因而有殊異，如一則注水於清渠，一則瀦水於污瀆也。然才可別人於物，而斷不可別人於人，故孔子曰性相近，孟子曰性善，又曰同類相似，固皆以其才之相近相似，而益知其性之相近相似者。何則？人會合五行之秀以生，莫不備五官，完五德，蓋才之最全，固無如人者矣。然天何不並益以羽毛、鱗介、爪牙，以肆其才於無極，而一束之於耳、目、口、鼻、手、足，又若才有所範而不得過者，則以羽毛、鱗介、爪牙特濟惡之才，而耳、目、口、鼻、手、足則皆能衛性復性之才也。《孝經》曰：「人爲貴。」董子亦曰：「貴於物。」正兼才言之也。雖取數多，受氣備，其勢亦不能保其必無雜糅蔽虧之分。然或就學而俞明，或畏威而可制，其才之可移而不同於物之不可移，又無不相近相似者。故孟子曰：「非才之罪，非降才之殊。」則才不惟不足以掩性，而且與之以衛性復性明矣。明於才而後知孔孟之言性合，亦明於才而後知人之可恃，而性之本天者益尊。

性善而已矣，然孔子則不曰性善，而曰相近者，正兼括夫人所稟受之才，即小有不同，要靡不歸於大同，而非若物之截然必不可同者言之，故約概其辭曰人性相近也。其後孟子以情之善驗人性，而又以才之善驗人性，正根源於此。然孔子又曰下愚不移者，天之生大聖也不數，其生大惡也亦不數，蓋有更千百年而始一遇者矣，有閱什伯萬人而尚不一遇者矣。夫必如是，然後爲不可移之才，又以見才之萬不可移者之甚少，而其他固無不可移，而惟所習之不可不慎。甚矣，聖言之簡且理也。舉其中而不遺其上下，所以與習有權也。習有權，而性之權愈重而不可奪。或曰：「才既可習而遠，則才烏得無罪？」不知近者可使之遠，即遠者仍可使之近。惟其爲人之才具四體，全五官，乃足與五性相輔相導，而終不相反。若鋭喙決吻深爪出目如禽獸者，則終始於遠而已矣，即偶近其一，亦全遠其四而已矣，奈何不罪習而轉罪才？他日孔子繫《易》曰「繼之者善，成之者性」。夫所謂成之者，亦兼才之所成言之也，天命之性，固不能不妙合於氣質之中而始見也。蓋孟子即才驗性，其學有所受，而其言爲天下之公言如此。若韓子者，其近似孔孟者乎。彼苟也揚也，或言性惡，或言性混，吾不知其將何居焉。

餘廷燦《存吾文稿・建朱子祠記》 朱子過醴陵講學，醴陵人審像伐石，圖碑於瑞渌池上，葺亭覆之。池故醴陵靈蹟，水緑可繪字，而朱子遺像儼然在焉。越七百餘年，爲乾隆甲午，又新亭甃池，作祠堂以奉主祀，堂成歲約爲會。明年三月某日，邑人肅衣冠而至者約數十百人。蓋道德之輝光昭被於斯人精神心曲，而愈遠則愈有耀，不可遏佚蔽掩。乃世之好同異者，動黨護陸文安、王文成爲有用之學，以詆訾朱子。廷燦走四方問學，至有動色相戒，謂：「子何不解脱朱家纏縛？」夫朱子主静敬以根極性命，達於天人奥微，明於萬物分數，固廣博精深而用無不具者，而講陸王者乃見謂紆迴幽渺而不樂道。然即以法迹論，觀朱子前後上孝宗書，六劾唐仲友，嶽嶽風節，何其知命不惑也！若夫爲政崇安、

浙東、潭州，爲民請命，懇懇斬斬，如疾疴在身而務去之，而遇非道非義，雖三公之貴、一介之細，較然不欺其素政。使學陸王有用之學徑約切實，而其發於身心，見於家國天下者，復何以加茲？夫學不在斷斷角辨，在誠以自治其身與心耳。彼陸王者亦誠以自治其身與心，而其學不可廢者也，何獨至於朱子而疑之？雖然，今之宗朱子者既偏天下，吾獨異其獵取朱子緒言妙義，用以藻繢文字，而行事則陰背之。又有閣束朱子書不一寓目，日取腐濫無根之游言，掇拾呫嗶，冀弋榮名聲利，而朱子講學宗旨竟茫乎其未有聞。此則背朱子而馳，愈遠愈失，又豈得謂學朱子之學者哉！嗟乎，此向之魁岸閎通之士，所以病俗學之陋，而決然定祈嚮於陸王也，吾烏知朱子所心許者不轉在彼而不在此耶？醴陵山水清淑，士氣淳正，又鄉先生吴文定公爲朱子高弟，師友所漸，卓有原本。是役也，若鄢君正笏、丁君宗懋、李君煇、曹君枝欣，俱信之篤，持之堅，故經紀有成，而屬予記之。學者登朱子之堂，仰朱子之遺像，思所以學朱子之學者何在，則正學於是乎盛昌，豈徒以軒窗亭檻資吟眺已也！

邵晉涵《南江文鈔》卷五《廣西鄉試録序》　臣惟制義取士，制者奉功令之程式，義者闡聖賢之緒言，舉兩言而君師之統已備。士人欲求聖賢緒言，以遵功令之程式，孰有過於尊經者乎？顔之推曰：「文章者原出《五經》。」韓愈曰：「約《六經》之旨而成文。」科場取士，首重四子書文，次及《五經》藝。論宗先儒，詩研聲律，五策則彙羣籍而觀其條貫，要皆與經訓相表裏，取士之法不爲不備矣。乃或志在弋獲，舍聖賢經傳，與夫漢唐宋元之訓釋於不講，而取世俗所謂揣摩之文，摸擬剽竊，以爲逢時之技。倖而偶遇，又以其術授之於人，輾轉譌謬，未有窮已。學術不端，由於心術不正，與設科取士之意毋乃大相剌戾乎！廣西自設郡縣，即有陳元士燮諸人以經術著，經明行修者代不乏人。幸遇聖朝樂育薰陶之盛，懷秀翼新，逌然向化，而或以其遠在邊省，掉以輕心，此非臣所敢出也。臣等合三場觀之，晝夜校勘，凡夫恢張以襲聲華者，樸儽而無實得者，擯勿録；舍短取長，求其留心經訓，與不悖先民矩矱者，慎而録之。雖所造深淺不同，因文徵行，望其爲讀書敦本之士，於設科取士之意庶幾無負。臣尤願多士勗所未至，治經務求實用，以仰副聖天子雲漢作人之雅化，斯則臣之厚幸也夫！

周錫溥《安愚齋集》卷三《莊子材不材之間論》　莊子之書，言物之得終其天年者，莫如不材。惠子之樗，匠石之散木，荆氏之楸、柏、桑，皆以木喻，獨《山木》篇鑒於鴈而悔其説，則曰周將處於材不材之間。嘗試論之，材者天之所靳於物者也，故物莫能競焉，果材矣，成之且不暇，乃猶羨於木之不材而取其半，何歟？草木物類之至繁者也，然而名花芳卉、嘉樹珍果不常有也，常有者必其有花而頑、有卉而陋、有榦而脆、有實而苦，天不期而生之，地亦不期而有之，天氣浮而地産薄，則往往爲嚴霜勁風之所摧，山瘴蠱蝎獷藤之所殞，不摧且殞，則矮於農，薪於樵，芻於牧，燼於野燒，足躪而手翦，春鑱而秋伐，皆是物也。其又不幸爲毒，爲刺，爲蚊母，爲草妖木怪，則高者拔、枿者絶，其不材愈甚，而天其天年也亦倍速。至如草之芝蘭，花之姚魏，樹之梓豫，果之頻荔，廣之於名園，珍之於玉砌，沃之以土膏，時之以風日，若貴人之屏障而深居，道者之鍵關而服息也，故往往而壽。且夫年之大小，未有不視其材之大小以爲齊者也，翹楚之姿，殊尤之品，而能使人有以名其材，則其生之成之用之之歲月，皆得而有之，況其大者乎！而如所云不材者，野老不必辨其名，學士不能疏其物，即幸而生於天，成於地，見赦於人，而其質死久矣，何年之足云！人之與草木同腐者，何以異是！

雖然，既材矣，而所以處材者又有道焉。諸葛忠武云：「材須學也，非學無以廣材。」孫登誡嵇叔夜云：「用光在乎得薪，所以保其耀。用材在乎識真，所以全其年。」之二者，其處材之道乎？雕琢以求其澤，烝矯以求其直，括羽鏃礪以求其深，若是者必資乎學。一表之景而有明晦，一機之動而有見伏，一陰陽寒暑之變而有成毀，若是者必資乎識。故學以博其材之不足，識以精其材之有餘也。不足者無以救夫其前，有餘者無以善夫其後，則材而失其所以。爲材失其所以爲材，必並失其所以爲年，故華可萎，芳可奪，榦可圻，實可隕，蜉蝣，朝菌爲時訕笑者，比比也。不足者有以救夫其前，有餘者有以善夫其後，文不靡顔，質不隱曜，密不促節，疏不漫理，瑞於芝蘭，貴於姚魏，堅於梓豫，甘於頻荔，任夫尋芳摘豔、窮高吸精之徒取足而後去，進不尸其功，而退無所膠於迹。其託諸天下後世者無窮，而其自致於造物者甚具也，何但年哉！君子之所以自處者蓋如此。且天下安得所謂材不材之一物，而吾處之哉！《易》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明夫理有兼資，義無兩可也，如處夫其間，則胡廣之中庸、蘇味道之模棱，殆所謂似之而非者乎？是荃蕙與茅互化，橘與枳遞變也，而以此終其天年，則豈不惑哉！然此固莊子之自寓云爾，彼挾其踳駁之學、支離之識，自知其材不足用於天下，故曰樹之無何有之鄉，曰以無用爲用。夫無何有之鄉果何鄉哉？無用之用果何用哉？其爲不材實甚，獨能爲汪洋可喜之詞，傳之至今而不廢。嗟乎，木、雁二者，受其不材而辭其不能鳴，蓋自知審矣，而老、列之流，亦何莫非

是也與！

石韞玉《獨學廬初稿・文》卷二《福建鄉試録序》 竊惟梁劉勰之論文也，始明原道，次述宗經，誠以文章者載道之奥區，闡經之隆軌也。學者原道心以敷章，宗經術以析理，斯其言有倫有序，可以潤鴻業而暢元風。故韓愈以士不通經爲不足用，而其文則靳至於古之立言。歐陽修謂「道不足，則文不能縱横高下皆知意也」。今閩爲東南秀靈之區，濂洛餘緒實傳斯土，鵝湖、鹿洞前徽未墜。諸生沐浴聖化，執簡懷鉛，尋儒先之緒，而求聖學之傳者，匪一朝夕矣。宜乎發爲文章，約《六經》之旨，折衷於聖人，以求其是。矧逢我皇上典學崇文，表章經術，近年允在廷之請，兮經試士，《詩》、《書》、《易》、《禮》次第而舉，今歲則值《春秋》試士之期。凡五經之試，於是乎周，而諸生亦無不卒業者矣。思惟《五經》之義，彼此貫通，讀《詩》可以通於《書》，讀《書》可以通於《易》，讀《易》可以通於《禮》。而《春秋》一經，聖人手爲筆削，其義尤精，其體尤該。蓋婉言成章，風人之旨也；屬辭比事，惇史之遺也；徵五行，考四時，犧爻之秘文也；述天道，明人事，曲臺之大訓也。諸生肄業及此，講明而切究之，蔚乎爲言，將見其詞文，其旨約，必有合聖人立言之意者。况乎鄉舉里選者，拜獻之先資也，服官行政實始基焉。明乎此，則守經知宜，達變知權，在今日讀書，有稽古之榮，至他日明經，爲致用之本，必有能翊贊我皇猷，以爲大朝無疆之休者，豈非聖主作人雅化有以致之乎？

陳庚煥《惕園初稿》卷五《問學贅説》 文學之重，古今不廢。三代以降，人才之盛，固多由於文學；而文學之弊，實陰壞乎人才。得失之故亦略可覩矣。蓋古之文以載道，而文與道一，爲文者直自寫其心之所得，與其志所欲言耳。後之爲文者則不然，其求道也，以爲文其爲文也，不必以明道，而文始與道判。是故文雖根極理要，或不必本諸心身；文雖究極事情，或不必措諸事業；考訂六籍、縱横百家，雖極其博洽精勤，或不必真有憂道之意。志傳世者以求名，志酬世者以求利，得所求焉，則向所假途於聖賢、取材於經訓者，鮮不視如芻狗，棄如遺迹矣。雖志士通儒，不容槩論，而操觚之子，習染淪胥，十蓋奚啻八九。况夫帖括之學，畢生以之，歲月耗於誦記，精力殫於揣摩，專務悦人，不求心得，性靈既窒，聞見轉陋，叩之以理，試之以事，則茫乎如立之面墻，汎汎乎如舟行之失舵矣。世安用有是文，亦何賴有是學哉！

學也者，將以修己教人、明道而經世者也。理學之弊，失之迂；心學之弊，失之偏；文學之弊，失之浮與雜。其究也，則皆失之僞。殊途同歸，均於無用，非徒無益，而又害之。蓋學非所學，則體用皆差，以之修己，適足以自賊；以之教人，適足以賊人；以之明道，適足以晦道；以之經世，適足以禍世矣？然則若之何而可也？必也清其心，毋以欲汩之；虚其心，毋以己與之。以是心讀聖賢之書，必返躬以體其實；以是心權天下之理，必隨時以處其中。言道言教，必本人倫而不爲高論；言敬言静，必切日用而不爲空談。毋事門户，必折衷於聖人；毋事安排，必徐俟其自得。如是以爲學，則有體有用而無差；如是以爲教，則易知易從而無弊；如是以爲文，則明經之文足以適用，論史之文足以達變，談道之文足以覺世，有韻之文足以言志，即制舉之文亦以不戾於時，而無背於道，坐言起行即經世之用，亦不外是矣。誠如是以爲學，則何陋於言文、何病於言理、何諱於言心，又何三者之别哉？

李兆洛《養一齋集》卷二一《與郭景遽書》 竊以爲治心之法，莫捷于讀書。枯坐問心，心愈不測其所之。鏡之以書，而僞者出，妄者出，雜亂而無紀，牽誘而不安，剛愎而不悔，疏惰而無用者皆出，乘其出而治之。是故書者，諸惡之讐，而心之師保也。足下心境朗而絜，安而和，過僕遠矣。然足下若不勤密讀書，吾恐足下之心，將入于疲怠而不可用。泗濱之石爲磬，嶧陽之桐爲琴，材非不美也，然第懸于庭，陳于室，而無以戛之撫之，則石且日就于泐，木且日就于腐，而久必不調也。吾故願足下戛之撫之者，以書爲端也。

足下若以讀書爲科舉、博覽、文辭計乎，非徒足下所不屑，僕亦惡之。夫爲科名計者，鄙夫之販貨也；爲博覽計者，貧子之貸錢也；爲文辭計者，野人之學都市語也。三者毋論求之未必得也，即得之，已累吾心矣。僕近于文辭亦不敢多爲之，以爲文辭成而善者勸、惡者諷，即小喻大，即此見彼而其益不窮于用者，乃讀書以治心者之文辭也。若性情不通明，無所勸諷以施之用，皆廢物耳，即以爲失其本心可也。

丁生晏昨以書來規，僕勸其養氣而練識，無惑于世俗之文，以固其敢言忠真之美。□張兩生文辭曰造高朗，僕誠之曰：此不足恃也，惟讀書而治心，則文自昌矣。夫人一日之中不識前言往行，則心無所入，無所入則不入于子桑、告子、老、莊、佛氏之流，必入于聲色貨利富貴名譽之塗，而不之覺也，則其蹙蹙然弗寧者，將以之終其身也。僕之言當否，未可知。若足下無所以交相勉者，僕尚何望焉。

方東樹《考槃集文録》卷七《新建桐鄉書院記》 天下萬事萬物，莫非道所發

散宣箸，世人習矣不察，行矣不箸，故恒隱而不顯。子思子知道之用費，而憂其隱也，故揭知、仁、勇，示人以入道之門，而謂之達德，淵哉粹乎言！欲入道者，不可離知、仁、勇，凡事類然也，故曰達也。雖然，知、仁、勇道所分見，特道中之一事，若道則無乎不包。是以昔之哲人尊之以先於天地，親之以切於身心。學者舍是爲學，則非學；教者舍是爲教，則非教。而世之妄人，猶以學道相詬病，豈不哀哉！吾於新建桐鄉書院，而以爲可即之以求明夫道焉。

夫以千載難明之迹，而克證以明之，非知無由也；以千載未有之事，新而舉之無難，非勇無由也。至一鄉之人，咸能輕財嚮義，富而好仁，又彰彰若是，此一舉也，知、仁、勇三德備矣。故竊願有詔焉：夫今之所以建此書院者，豈非爲勸學與？學之大，豈非欲求以明道與？道隱而難明，非知、仁、勇無以開入門之塗。今即此書院之建，而固以確效乎知、仁、勇之實，如是則由此以推於學，而求以明夫道也不難矣。凡來學於此者，其以吾説切而反之於心，所謂即事以窮理者，當必憬然有所啓悟，而無蔽於舍近求遠之失也。孰與夫他書院之教徒以詞章記誦，而溷夫學問思辨之正大也哉！若夫經始年月，首事姓名，工役財費，庖湢房序之制，例得書於碑陰。道光壬寅冬十月，邑士方東樹記。

張澍《養素堂文集》卷一七《人才論上》 何古之人之才多也！遺之大而不懼，投之艱而能堪，其恢恢乎游刃有餘，綽綽乎展足不蹶，是豈鹵莽以將事，徼倖以成功哉！自其始不移于物，不滑其真，凡兵、農、禮、樂、工、虞、水、火無不旭歷鋭銀，以求造乎其精，而又養之以三物、六行，以固其根本，是其所學者正而其德裕也。學正則不爲縱横押闔之術，德裕則不爲容悦慁詖之行。當其伏處衡茅，不求聞達，粥粥若無能者，一旦膺徵聘而出，典章若素詣，政事若熟習，舉而措之，有旋乾轉坤之力，而無雷振風動之迹，天下晏然如委裘也。即或時事艱虞，外患兵戎，内變肘掖，羣疑滿腹，首施兩端，而獨不動聲色，鎮静如常，摧彊寇于談笑，消讒謗于無形，宗社苞桑，茅檐鳧藻。若是者得不謂之才乎哉！然其人固未嘗以才自衒也，小心敬慎，鞠躬盡瘁，曰吾以奉吾職耳。後之人嘆羨而愛慕之，以爲才之兼于人也，烏知其學之者爲何事，德之積於厥躬者一發而攸往咸利，非臨事周章以襲取之者乎？

張澍《養素堂文集》卷一七《人才論中》 今之人豈遂無其才哉？然今人之所謂才，太抵皆古人所謂不才者也。以清勤釣名譽，以接納獵爵位，既而以容默固巢窟，久之則兜詐鉗忌，以箝人口，泄泄然冀承平之久享也，遑遑然惟貨利之是殖也。他人之以才見者，不惟不藻厲之，則曰：「是好喜事，是好貪功。」必抑塞之而後已。是乃今人之才也。或曰今之膺大名、登撫仕者，詎非才乎哉！余曰：是則然矣，余嘗見其設施矣，朝出一命，曰某書院缺膏火，各府縣其捐之以作士，莫出一令，曰某地有盜賊，其添兵數名以防守。究之未嘗造一士，秖以數金月費縻之也；究之未嘗獲一渠，地方之報劫者，置罔聞也。凡若此者何也？曰吾以盡吾職耳。偶有水旱，不思撫綏之道，則曰：「此天災也，今之民不良甚矣，安可無天災以懲創之？」其理刑名也，務欲脱凶人之罪，曰：「死者長已矣，生者吾脱之，可以廣陰德。」其取人也，以奔走爲勤幹，以營緣爲曉事，以糢糊爲得體，圓必如彈丸，柔必如鞾韋，而中才以下之人從風而靡，皆潰爛於其中而莫之返。稍有克自樹立、見頭角者，則挫折之，困辱之，甚且假事而罷斥之。於是世乃無一才。非無才也，陰柔之氣蘊結既深，則生爲蟲蝮，虺蛇，狐狸，種育既繁，相與噬齧，不至於滋害萬物而不已。孔子曰：「吾未見剛者。」剛，陽也，天地、日月、山川非剛不立，知乎此而可以得才矣。

張澍《養素堂文集》卷一七《人才論下》 夫古人之才既不出於今世，而今世之才又皆大遜乎古人，然則天下之事將委諸此無才之人乎？曰：今之才不可於帖括時萩中求之也，不可於高談性命中求之也，不可於考據典故家求之也。或曰然則今科第之人，皆無才之可取乎？曰：是不然。科第中未嘗無才也，其人而果才也，未嘗不可作時萩，未嘗不可講性理，未嘗不可言考據；其人而不才也，則作時萩爲進身之階，講性理爲護身之符，言考據爲獵名之具耳。夫所謂才者，如深山大澤蘊蓄深厚，絶無崖岸圭角之形，凝重不遷，靈珠在握，故其處無事也若有事，處有事也若無事，隨所值之地而皆有以展布焉。不爲威折，不爲勢回，定大疑決大難如燭照龜卜之不爽，朝潮夕汐之必信，胸無城府，藏百萬之甲兵，心有秤衡，平兩端之燕雀。是其識通達而無滯，其學淹雅而不窮，故其才泛應而曲當也。彼故作喜怒以市威權，廣布耳目以炫聰明，外假謙恭以昭大度，僞爲廉儉以矜清名，謬託經術以示果斷，而且逢人言體用，到處説猛寬，若而人者非惟不得比於八元八凱，且流於四凶而不自知矣，可不哀哉！可不哀哉！

劉開《孟塗文集》卷二《學論下》 漢、宋之學，既不可偏廢，而輕重先後之差，學者所以致力，可得聞乎？

夫學者所以學爲人也，故曰：學之爲父子焉，學之爲君臣焉，必明於倫紀之訓，身心之則，始能踐義理之安。宋儒之學，一以是爲宗，此初學之所宜急也，先

其大者急者以立其本，然後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庶無忝乎爲人。而漢儒之博聞强記，則多識之功也，其能兼治漢學者，可以爲通儒，其不能多識者，亦不失爲正士，此宋學之所以異於漢，而後先輕重不辨自見矣。

且夫君子之學，知法孔氏而已，何漢、宋之有哉。學之判爲漢、宋也，自近世之人名之也，門户之見，執而不能化也。然其弊，古亦有之矣。蓋孔子之後，儒分爲三，源一而支派殊也，而惟曾氏之傳得其正。故學唯求其是耳，其源流之分合同異不必論也。夫道至孔子備矣，然韓愈之求孔氏也，於孟子始；後儒之求孔氏也，於朱子始。夫學孟子則誠得矣，然孔、孟之旨，至程、朱而始明其要歸；學問之事，至程、朱而曲盡其纖悉，故有志孔、孟者，不能不階於宋儒。非以程、朱爲極則也，程、朱之生也近，其始末易詳，其言委曲明暢而易曉。而孔子之道，則如天地之運用而無迹也；孟子之學，如江河之浩博而無涯也，學者驟窺焉，而不知所措。舍程、朱之言，則無以施其用力之方而得所從入之徑，此前代所以奉爲標準也。

然使終其身於宋儒之説，而不能上會聖人之微意，則又非古人徒義之學。蓋宋儒四子之功，深於窮經，朱子之於經各有發明，而其精力而萃於《集註》也；程子之《易傳》，取義至精，而他經則未遑成書也。故宋儒之明大義，闡微言，開迪後學，其識宏矣，而聖經之蘊奥，則不敢自謂能盡也。夫經之深不可窮也，猶海之無盡藏也。爲宋學者徒守五子之書，而不知專力於全經，其所造何能遠乎？且程、朱弱冠之時，即銳志學聖人者也。學聖人不至，而始成爲鉅儒；學程、朱不至，則爲明代之儒者而已矣。夫漢、唐之際，宋儒之學未出也，而漢之明禮制者，則有賈生，述王道者則有董子；唐之倡絶學者，則有韓退之，是皆不愧聖人之徒也。自宋儒表章聖學，人才雖盛，求有如賈、董、退之其人者，終不可得。此無他也，賈、董諸君生於聖學湮晦之時，研窮《六經》，推本三代，以一人而盡古聖賢之言行，以蓄其德，故其所成者大。元、明諸儒，承是非大明之後，舉天下而唯一賢人之言是遵，是以所見不宏，積不厚，而業不能更進於古也。夫聖無過孔子矣，孔子言必稱先王，自稱爲「好古敏求」，又曰「述而不作」，聖人之師古，如此其勤也。夫學孔子而不統觀夫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迹，則祖述、憲章之功不見，而夫子所以能成其聖者且不能知，而況學宋儒乎？

夫惟不囿於宋儒，而後可僅爲宋儒，然此但可爲中人以上言之也。是故天下魁傑之士，不希迹聖道則已，苟從事於此，始焉不取法程、朱，則無以爲進德之基；終焉不驗以古聖之行，則無以日新其德。夫天下之事，萬變不齊也；人之情，亦百出不窮也。宋儒執一定之義以繩天下，而不知變通之用，是可與立未可與權也。夫程、朱有功孔子者也，而衡以孔氏之意，則其不合者尚多焉。而僅以博聞强記自命漢學者，其於爲學之輕重先後且未能別，而遂可謂服孔氏之教者乎？

劉開《孟塗文集》卷四《上汪瑟庵大宗伯書》　方今人各立異，行不由衷，謂聖賢於己何急不勝其好名之見，而始殫志於學，高者狂而不知所裁，卑者靡而不克振立，治義理則近於鄙俚，而不免語録之習，治考證則隣於瑣碎，而不權是非之宜，治文章則各執一偏，非囿於形模即裂乎規矩。凡所謂經世之略，可以備天下之用者，皆置而不講，屏棄陸清獻、顔習齋之篤行實踐而以爲空疎無當，宗法顧亭林、閻百詩之博學通識而不能專其一長，於是言經既不適於用，言史又無裨於身，言天則蔑古太甚，言地則是己太篤，言典章則因康成而信識説，言小學則從許慎而疑經文，口詆程朱，志存利禄。今人其心，古人其迹，視彼家國，無關休戚，非得大君子整齊學術，洗滌心志，救其偏而正其失，則其流將不可止也。

夫取善之途貴寬，而成善之途貴一。不寬則無以收天下之賢豪，不一則無以正天下之趨嚮。以孔子之聖，所與不皆中行，此以知取善之宜寬也。以孟子之善教，所言必專主仁義，此以知成善之宜一也。不因短棄長，不以小廢大，是之謂寬。勗之以修己治人之要，勉之以大中至正之歸，是之謂一。夫人才猶百物也，百物不一其形，人才不一其性，唯良工能因天下物之所宜而攻治之，以利於用，唯良相能合天下萬有不齊而陶鑄之，以歸於中。夫是故物不虚其美，人不枉其能。若必先執一定以取人，則人將希合風氣，而世之負有奇才者必不能强其性以求合，如是亦相率出於僞已耳。夫忠信嚴正可以迹取也，廉潔恬退亦可以貌襲也，時之所趨，熟於世情者即能變巧佞而爲方恪。故取人過嚴，其弊也可以得僞學，不可以得真士，何者？僞學能俯仰因時，真士不屈己希上也。故古之君子，其進人也唯其賢而已，唯其才而已，不必盡有合乎己；其勉人也唯其性之所近而已，唯其義之所安而已，不必其能諧於人。唯立身之大節、治世之遠猷，則必使之各悉力於是，而不能稍爲寬假。此取善之寬而裁而成之必出於一途而後當也。後之君子，於天下之士始也致之不廣，無所核以知其才，繼也迪之不力，無所勵以光其德，人才之所以難幾於古昔，職此之由。唯明公大公無我，盡祛其弊而用其善，以長養萬物爲心，以曲成庶類爲貴，則克董勸之，又克鼓舞之，

將之以至誠，輔之以多術，其於教學庶丕變而日振，其於教治庶丕進而日休。若此者，天下胥惟公是賴。夫道有鉅有細，事有重有輕，圖其鉅責其重，治乃有成；崇善毋偏，乃得其中；矯枉毋過，乃得其平。學定於一，存乎得人。且夫形端者影端，源清者流清，急先務，敦實行，則儒術以明，賢才以登，風氣將自正，是惟君子之功，開之所仰望高深者如是而已。

潘德輿《養一齋集》卷一二《才論》 孰可懼？才可懼。天下皆不才，而我異焉，吾懼其敗也。禽無才者也，有鸚鵡之巧，翡翠之采色；獸無才者也，有虎豹之章，熊羆之搏噬。天生此聰明巧飾、文章勇捷之才，以異于佗物，而被禽戮則先焉。夫才之敗也有二，曰人敗之，曰己敗之。其人敗之、己敗之也，亦各有二，曰忌曰寵，曰矜曰怠。居今世，而不爲人所忌者，庸人也。故忌才者十九，寵才者十一。有才者不能窺忌才者，而爲忌才者所窺，則敗。寵才而不當其才，至于病國毀家，則亦敗。忌而敗之者十九，寵而敗之者十一。寵才而不爲才懼，則其禍與忌才者等。雖然，人足以敗才哉！忌才者，儆才者也；寵才者，試才者也。吾日懼吾之敗，則天下有百忌我、百寵我者，吾之才不以大小焉。矜且怠何也？矜者氣不克静其才，則氣浮于才。怠者氣不克動其才，則氣陷于才。氣浮者人病，氣陷者己病，病于人者敗身，病于己者敗事。萬物之才天爲大，春夏發之而非驕，秋冬藏之而非吝，其氣之剛柔，善有以用之夫！聖人之才亦若是已矣。衰季之士，恃才之異于人，輕躁自喜，以償其氣，既身受才之禍，又使天下受愛才之禍。論者乃鑑物哀人，以無才爲全其天，而頑鈍闇怯之夫，竊朝廷尺寸之柄，以黜陟才士，快庸人之志，頹豪傑之聲，辱鍾毓之心，虧國家之體。其始祇以有才者之不謹懼，乃一敗至此！夫懼者，所以治氣之學也，是故懼則成。

賀長齡《耐菴文存》卷二《真西山讀書記節鈔序》 學以治性也，性至正而明達。其偏且暗者，氣爲之耳，氣動而性汨矣。正路當前，而或歧焉，於是有流於一偏而不知返者矣。理本易曉，而或昧焉，於是有日入於迷而不自覺者矣。要皆不思故耳。

夫思所以盡心而知性也。能思則心平，心平則氣馴，氣馴則理明，理明則處之當。雖以之酬酢萬變，役使羣衆，不難也。是故古之君子，無事則誠之於思，以養吾氣，而非冥寂也，冥寂則無所爲養矣；遇事則慎用其思，以持吾氣，而非强遏也，强遏則有時不及持矣。孟子言先立乎其大者，而曰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然則致思於本原之地，尤澄定心氣之要也哉。

余苦爲氣所役，往往失其本性。平時既乏存養，臨事又鮮執持，纔發輒悔，旋復蹈之，皆不思之過也。心齋司馬以節鈔真西山《讀書記》見示，所録大抵主於治性，意其爲學蓋反己澄思而不役於氣者，喜其足以箴余病也。既録副藏之，輒書其意以復心齋。吁！號爲學人而不能自治其性，將何以治人？今學已晚矣，猶願與心齋共勉之。

《桐鄉書院志》卷六《桐鄉書院記》 古者自天子至於庶人，無不出於學之中，自家至於國，亦無不立學之地。《學記》曰：「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名異而實不殊。《王制》又曰：「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曰俊士。」然則古之立學不遺於鄉，其造士必自鄉始。後世惟郡邑得有學，而鄉學幾廢，書院者，蓋變其名而得其意也乎？考建立之初，起於唐，盛於宋，在至道、祥符以前，其時州縣學猶未備，而鄉學先行，人材往往由此而出。嘗以爲士生斯世，不可一日而廢學，不可一方而無學，然學之興也自上，而非下焉者之所敢專。至建立書院，其即所以助上廣教化，意良美與。【略】

余曰：昔之所爲書院，凡以講學也。師儒履其地，相語以道德，相礪以躬行，其立言務當乎聖賢，而皆歸於有用。今之書院，聚諸生課文詞，爲科舉而已，視昔之所爲則不然。夫國家以經義取士者，欲其通經，有以致用也。既使知夫天地事物之理，古今治亂之源，與上下精粗本末之故，又使有以養其志氣，長其材能，而後可俾之化理斯民，隨所施而無不當。三代之盛，士之升於學也以道德，故不得不篤於自修。當今之世，士之起於鄉也以科舉，勢不得不專於文詞，然而循習之深，則得於心者，亦不自知其所至，其有道德而能文詞者如彼也，其文詞當於理而進於道者又如此也，夫何有今昔之異哉！抑余重有感焉者，昔張子作《岳麓書院記》，嘗病夫當時之學但習言語文字之工，以爲利禄計，而不知爲己務實，以傳道而濟民。朱子引之以告石鼓諸生，並欲有以救其時科舉之害。陸子主講白鹿洞，亦以爲聚讀書者於書院，而科舉是習，喻義則不利，喻利則不義，欲望其他日功名之不苟亦難矣。噫，科舉之敝不自今日始，而文詞之敝則今日尤甚。吾願吾鄉之士講習於其中，無誘乎功名利禄，而存苟簡之心，相與究孔孟之遺，爲修己治人之大，勇於自立，而以積久持之，待其學之成，履之爲德行，發之爲文章，舉而用之爲豐功偉業，斯所謂人材於此出，斯所謂造士於此始矣。學校之設，教化之行，繇一鄉而一邑而天下，不且與三代有同風與？此則余之所深望者，因書之爲記。

《魏源集・默觚上・學篇三》 聖其果生知乎，安行乎？孔何以發憤而忘食？姬何以夜坐而待旦？文何以憂患而作《易》？孔何以假年而學《易》乎？聖人之過，聖人知之，賢人不知也；賢人之過，賢人知之，衆人不知也。假年學《易》，可無大過，小過雖聖人不免焉。衆人之過，過於既形；聖人之過，過於未形。故惟聖人然後能知過，惟聖（人）然後能改過。「不遠復，無祗悔。」「顔氏之子，其殆庶幾乎！」「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知過密不密之別也，復道遠不遠之別也。故志士惜年，賢人惜日，聖人惜時。《詩》曰：「夙夜基命有密，於緝熙，單厥心，肆其靖之。」

《魏源集・默觚上・學篇九》 至德以爲道本，顔淵、仲弓以之；敏德以爲行本，孝德以知逆惡，曾子、子羔、子路之徒以之，後世「道學」、「獨行」二傳所由分與？師以賢得民，子思、孟子當仁于齊、魯；儒以道得民，諸子身通六藝，友教于西河，後世「道學」、「儒林」二傳所由分與？惟周公、仲尼，内聖外王，以道兼藝，立師儒之大宗。天下後世，學焉而得其性之所近，仁者見仁焉，知者見知焉，用焉而各效其材之所宜。三公坐而論道，德行之任也；士大夫作而行之，政事、言語、文學之職也。如必欲責尊德性者以問學之不周，責問學者以德性之不篤，是火日外曜者而欲其内涵，金水内涵者必兼其外曜乎？體用一原，匪聖曷全？「肫肫其仁，淵淵其淵。」《詩》曰：「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

三代以上，君師道一而禮樂爲治法；三代以下，君師道二而禮樂爲虚文。古者豈獨以君兼師而已，自冢宰、司徒、宗伯下至師氏、保氏、卿、大夫，何一非士之師表？「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有位之君子，即有德之君子也，故道德一而風俗同。自孔、孟出有儒名，而世之有位君子始自外于儒矣；宋賢出有道學名，而世之儒者又自外于學道矣。《雅》、《頌》述文、武作人養士之政，瞽宗、辟雍，《振鷺》、西雍，《棫樸》、《菁莪》，至詳且盡，而十三《國風》上下數百年，刺學校者，自《子衿》一詩外無聞焉；《春秋》列國二百四十年，自鄭人游鄉校以議執政外無聞焉；功利興而道德教化皆土苴矣。有位與有德，泮然二途；治經之儒與明道之儒，政事之儒，又泮然三途。荀子曰：「昊天不復，憂無疆也；千歲必反，古之常也；弟子勉學，天不忘也。」詩曰：「縱我不往，子寧不嗣音！」

曷謂道之器？曰「禮樂」；曷謂道之斷？曰「兵刑」；曷謂道之資？曰「食貨」。道形諸事謂之治；以其事筆之方策，俾天下後世得以求道而制事，謂之經；藏之成均、辟雍，掌以師氏、保氏、大樂正，謂之師儒；師儒所教育，由小學進之國學，由侯國貢之王朝，謂之士；士之能九年通經者，以淑其身，以形爲事業，則能以《周易》決疑，以《洪範》占變，以《春秋》斷事，以《禮》、《樂》服制興教化，以《周官》致太平，以《禹貢》行河，以《三百五篇》當諫書，以出使專對，謂之以經術爲治術。曾有以通經致用爲詬厲者乎？以詁訓音聲蔽小學，以名物器服蔽《三禮》，以象數蔽《易》，以鳥獸草木蔽《詩》，畢生治經，無一言益己，無一事可驗諸治者乎？嗚呼！古此方策，今亦此方策；古此學校，今亦此學校；賓賓焉以爲先王之道在是，吾不謂先王之道不在是也，如國家何？《詩》曰：「匪先民是程，匪大猶是經，維邇言是爭。」

《皇朝經世文續編》卷一四倭仁《應詔陳言疏》 伏惟行政莫先於用人，用人莫切於嚴辨君子、小人。方今寶籙初膺，勵精圖治，百爾臣工，惴惴焉視九重好尚爲趨向，薄海内外，亦莫不延頸舉踵，觀朝廷舉錯，以卜昇平。《易・泰》之初九曰：「拔茅茹，以其彙征，吉。」此其時矣。夫君子、小人之分，藏於心術者難知，發於事迹者易知。類族辨物約有數端，敬爲我皇上陳之。大抵君子樸拙，小人佞巧。君子恬退，小人躁競。君子愛惜人才，小人排擠異己。君子圖遠大，以國家元氣爲先；小人計目前，以聚斂刻薄爲務。剛正不橈，無所阿徇者君子也。依違兩可，伺候人主喜怒以爲趨避者小人也。諫諍匡輔，爲朝廷補闕拾遺者君子也，遷就逢迎，導人主長傲飾非者小人也。進憂危之議悚動當宁之敬心者君子也，動言氣數不畏天變以滋長人君之逸志者小人也。公私邪正相反，每每如此。

倭仁《倭文端公遺書》卷八《答費敬廬》 學之不講久矣，求一跳出流俗，以聖賢爲必可學而立志以求之者，殊不易得。噫！此人才之所以不振而世運因以日衰也。夫學豈有異術哉？此道經程、朱辨明，後學者惟有篤信敏求，如昔賢所云：窮理必極其精，居敬必極其至，喜怒哀樂必求中節，視聽言動必求合禮，子臣弟友必求盡分，維日孳孳，不敢一息稍寬，庶德修行立，而有以進於聖賢之途矣。

曾國藩《曾文正公全集・雜著》卷二《勸學篇示直隸士子》 人才隨土風爲轉移，信乎？曰：是不盡然，然大較莫能外也。前史稱燕趙慷慨悲歌，敢於急人之難，蓋有豪俠之風。余觀直隸先正，若楊忠愍、趙忠毅、鹿忠節、孫徵君諸賢，其後所詣各殊，其初皆於豪俠爲近。即今日士林，亦多剛而不摇，質而好義，猶有豪俠之遺。才質本於土風，殆不誣與！

豪俠之質，可與入聖人之道者，約有數端。俠者薄視財利，棄萬金而不眄；

而聖賢則富貴不處，貧賤不去，痛惡夫播間之食、龍斷之登。雖精粗不同，而輕財好義之迹，則略近矣。俠者忘己濟物，不惜苦志，脱人於厄；而聖賢以博濟爲懷。鄒魯之汲汲皇皇，與夫禹之猶己溺，稷之猶己飢，伊尹之猶己推之溝中，曾無少異。彼其能力救窮交者，即其可以進援天下者也。俠者輕死重氣，聖賢罕言及此。然孔曰「成仁」，孟曰「取義」，堅確不移之操，亦未嘗不與之相類。昔人譏太史公好稱任俠，以余觀此數者，乃不悖於聖賢之道。

然則豪俠之徒，未可深貶，而直隸之士，其爲學當較易於他省，烏可以不致力乎哉！致力如何？爲學之術有四：曰義理，曰考據，曰辭章，曰經濟。義理者，在孔門爲德行之科，今世目爲宋學者也。考據者，在孔門爲文學之科，今世目爲漢學者也。辭章者，在孔門爲言語之科，從古藝文及今世制義詩賦皆是也。經濟者，在孔門爲政事之科，前代典禮、政書，及當世掌故皆是也。人之才智，上哲少而中下多；有生又不過數十寒暑，勢不能求此四術徧觀而盡取之。是以君子貴慎其所擇，而先其所急。擇其切於吾身心不可造次離者，則莫急於義理之學。凡人身所自具者，有耳、目、口、體、心思；日接於吾前者，有父子、兄弟、夫婦；稍遠者，有君臣、有朋友。爲義理之學者，蓋將使耳、目、口、體、心思，各敬其職，而五倫各盡其分，又將推以及物，使凡民皆有以善其身，而無憾於倫紀。夫使舉世皆無憾於倫紀，雖唐虞之盛有不能逮，苟通義理之學，而經濟該乎其中矣。程朱諸子遺書具在，曷嘗舍末而言本、遺新民而專事明德？觀其雅言，推闡反覆而不厭者，大抵不外立志以植基，居敬以養德，窮理以致知，克己以力行，成物以致用。義理與經濟初無兩術之可分，特其施功之序，詳於體而略於用耳。

今與直隸多士約：以義理之學爲先，以立志爲本，取鄉先達楊、趙、鹿、孫數君子者爲之表。彼能艱苦困餓，堅忍以成業，而吾何爲不能？彼能置窮通、榮辱、禍福、死生於度外，而吾何爲不能？彼能以功績稱當時，教澤牖後世，而吾何爲不能？洗除舊日晻昧卑污之見，矯然直趨廣大光明之域；視人世之浮榮微利，若蠅蚋之觸於目而不留；不憂所如不耦，而憂節概之少貶；不恥凍餒在室，而恥德不被於生民。志之所嚮，金石爲開，誰能禦之？志既定矣，然後取程朱所謂居敬窮理、力行成物云者，精研而實體之。然後求先儒所謂考據者，使吾之所見，證諸古制而不謬；然後求所謂辭章者，使吾之所獲，達諸筆劄而不差，擇一術以堅持，而他術固未敢竟廢也。其或多士之中，質性所近，師友所漸，有偏於考據之學，有偏於辭章之學，亦不必遽易前轍，即二途皆可入聖人之道。其文經史百家，其業學問思辨，其事始於脩身，終於濟世，百川異派，何必同哉？同達於海而已矣。若夫風氣無常，隨人事而變遷。有一二人好學，則數輩皆思力追先哲；有一二人好仁，則數輩皆思康濟斯民。倡者啓其緒，和者衍其波；倡者可傳諸同志，和者又可襢諸無窮；倡者如有本之泉放乎川瀆，和者如支河溝澮交匯旁流。先覺後覺，互相勸誘，譬之大水小水，互相灌注。以直隸之士風，誠得有志者導夫先路，不過數年，必有體用兼備之才，彬蔚而四出，泉湧而雲興。余忝官斯土，自媿學無本原，不足儀型多士。嘉此邦有剛方質實之資，鄉賢多堅苦卓絶之行，粗述舊聞，以勗羣士；亦冀通才碩彦，告我昌言，上下交相勸勉，仰希古昔與人爲善、取人爲善之軌，於化民成俗之道，或不無小補云。

王韜《弢園尺牘・上丁中丞》 國家建官，文武二途並重，自小試以逮鄉會試，別設武科以考校人才。其入營伍者，亦歲有大閱，以資遴選，立法非不至善。然武試所重專在弓刀石而已，演練營兵亦以騎射爲先事。一旦臨敵剿賊，所謂制勝長技者並不在此。所用非其所習，則其衝鋒陷陣，豈能有所恃而不恐，此何異不教而驅之戰也。至於瀕海之區，水師戰艦措置規模亦未臻於至密。夫古之所謂大將名將能將戰將者，其才本不囿於一格，今將試其所長而强其必出。於是曰：如是以爲能，不如是即以爲不能，則未有不蹶者也。今請改武試常法，別以學藝力三科取士。學之大者首在地理兵法，明乎山川扼塞，熟於行陳進取，料敵審勢，屯營設伏，無不具有方略。如是，則軍行不蹶，我戰則克，此所謂大將名將才也；藝者如建營壘，築礮臺，製造鎗礮器械，及一切攻戰守禦之具，因敵而施，無不布置有方，深中要害，此所謂能將才也；力者在乎發礮鳴鎗，命中及遠，洞堅折銳，盪決無前，此所謂戰將才也。操演營兵，亦惟首重鎗礮而已，後則佐之以短器，平日訓練之法，莫若王驥所云：練膽，練技，練陳，練地，練時五者爲最善，而參以西法練兵，尤易取效。水師則重在製造駕駛，瞭望攻擊，而其收功專在於礮。自有外洋輪舶激電追風，而覺一切之船可廢。沿海疆臣所宜講求，而尤必使其出入海洋，衝涉波濤，以盡其能事，而後戰艦方非虚設。所謂嚴兵備者此也。

王韜《弢園文録外編》卷一《原才》 天下非無人才，患在取才之法未善，用才之志不專，又患在上之人不能灼知真才。其所謂忠者不忠，其所謂賢者不賢，而於是天下之賢才隱矣。夫賢才者國家之元氣也，賢才在上則國治，賢才在下則國亂，至於雖有賢才而無如之何，則國亦隨之以亡，賢才之繫於國家不綦重

哉！乃世之當軸者，其所爲收羅人才之道，則曰：我不用之略示以羈縻，則將北走胡，南走越矣。嗚呼！此以天下之人才而概以張元、吳昊目之也。如此，則人才豈爲之用？

夫所謂天下之賢才者，往往難進而易退。用之則謹身以進，不用則奉身以退，且用之不得其正，與用之而不盡其才，則甯老死巖穴已耳。故賢才之於世，猶威鳳祥麟，景星慶雲，天之生賢才，亦若甚鄭重以出之。豈有賢才之自待，反敢自菲薄乎哉！士有懷才不遇而不能見用於世者，往往慷慨悲歌，牢騷抑鬱，促其天年而致殞其生。楚屈原之懷石自沉，賈長沙之賦鵩自悼，皆是也。千載而下憑弔人才者，猶爲之欷歔累歎而不置。嗚呼！此非長國家之咎歟。夫天地生才，而國家非惟不能用，又從而摧殘屈抑之，以自斲其元氣，國家何由而盛歟！

今國家取士，三年而登之賢書，升之大廷，稱之曰進士，重之曰翰林，以爲天下人才在是矣。不知所試者時文耳，非内聖外王之學也，非治國經野之道也，非强兵富民之略也，率天下之人才而出於無用者，正坐此耳。乃累數百年而不悟，若以爲天下之人才非此莫由進身，其謬亦甚矣。敗壞人才，斲喪人才，使天下無真才，以至人才不能古若，無不由此。每一念之，未嘗不痛哭流涕而長太息者也！

然則用才當如何？曰：凡有拔擢人才之責者，當隨時隨地以留心。有才堪大任者，有才可小受者，有才能勝艱鉅者，有才克遠到而能宏濟於艱難者，一一誌之而弗忘，悉收之於夾袋中，因才器使，各當其任。其有才不能招致者，則屈節以求之，弓旌之召，纁帛之加，雖窮巷蓽簷而亦至焉。如是，天下亦安有遺才哉！夫上以真才求，則下以真才應，其有飾貌矯情，鬻奇炫異，以惑天下之耳目，以亂天下之聰明者，自不敢至前矣。

世有真才，亦有僞才。僞才之與真才，猶碔砆之於寶玉，魚目之於珍珠，久之而後知，而不能猝辨也；試之而後見，而不能空説也。爲上者若不能兢兢致權乎此，但震於其外之應對捷給，言論縱横，自以爲能仔肩天下之重，而負一時之望，則未有不誤及蒼生禍流赤緊者，如王安石之於宋是也。

是以治世而人才盛，都俞吁咈於堂陛之間，拜手颺言於朝廷之上，上盡用之而弗遺也。亂世而人才亦盛，或躬耕於隴畝之中，或誦讀於草野之内，上雖弗之用，而衡門泌水固有以自樂其天也。若人才而處亡國之際，不憚捐軀絶脰，毁家滅身，以求挽既去之天心而扶已衰之大局，决不肯策名新室，拜爵興朝，有寧蹈東海以死而已。由此觀之，人才何負於國家哉！

其有一不見用，即生懟上之心，怨咨謗訕，致形諸言語而見之篇章，此其才則秉天地之戾氣而生者也，不得謂之真才。夫所謂真才者，與國家同休戚共患難者也。國家培養人才數百年，至此乃食其報，用與不用一也。

王韜《弢園尺牘續鈔・擬上當事書》　一、儲材不可不廣，選材不可不嚴也。竊思以中國之大，人數之衆，心思靈巧，材智充裕，識見高遠，豈其反不如泰西各邦。蓋以中國不尚藝術，上不之求，斯下不之應耳。練兵須先選取年齒少壯，身體充實，勇力矯健，心地忠誠；平日示之以恩威，結之以信義，甘苦與同，患難與共；然後臨用之時，作其勇氣，激其忠心，始可一戰也。既有精兵，統帥之人，尤宜遴選。自十長百長千夫長，以至偏裨將校，悉由訓練考選，漸次拔擢，以膺其任，無濫無徇，而取舍一秉之公。此外，則韜略機器象緯輿圖制器算法，宜各當其才，各適厥用。平日儲材之地，當分爲數等。一曰宜改武試章程也。國家取士，文武竝重。文試既以帖括，而武試又以弓刀石，牢不可變，試問臨陣之時，將何所用？今不如分爲數途，能明戰守之宜，應變之方，深知地理險阻，設伏制敵者爲上；其次能施放火器，駕駛戰船，製造機器，建築營壘礮臺，戰攻守諸具。一經拔取，令入武備院藝術院，再行肄習。一曰沿海各直省宜設水師學塾也。閩、粤、浙瀕海居民，類多航海貿易，狎習風濤，無所畏懼。今於其中，廣爲招徠，慎加遴選，以備戰船之用。先令入水師學塾，日加演習，各因其材之所近，或習駕駛，或習施放。駕駛須令其熟悉輿圖，辨識風雲沙綫；施放須深通算法，司礮司鎗，遠近高下，俱有定準。此外，宜設武備院，以收材力勇智之士；宜設藝術院，以收聰明技巧之士。凡此皆以備行軍時所用，所以爲儲材地也。人材既廣，乃足以供我之選擇矣。【略】

一曰廣舉賢才。近日内外臣工保舉人才，形之薦牘，登之章疏者衆矣。然可以見之實用者，未數數聞也；且其所舉，多已仕者，而不及未仕者，薄植孤根，草茅疏遠之士，卒未聞以此階進者。竊以爲薦舉之權，當自下以達之上，采之輿評，參之公論，令一鄉一邑，得以公舉其所優，以所舉最多者，呈之於官，然後擇用焉，則其薦舉公矣。況乎才有數等：有吏才，有將才，有匠才，有出使之才，有折衝禦侮之才，有明體達用之才；有應急濟變之才；用之必各當其才，而後才乃見。今必先採之以虚名，而後收之以實用。苟用之而效，則獎以頭銜，立予拔擢；用之而不效，即予罷遣。竊謂人之實有才者，每不輕自衒，或淪草野，或隱

巖谷，須采訪者虛衷以延攬，任用者側席以諮諏，則人才自無不出矣。

《皇朝經世文續編》卷一六胡林翼《致漢陽府劉冰如書》 林翼每念治理之要，賢才爲本。苟不知求賢，即勞心焦思，亦屬廢事。【略】國之求才，如魚之求水，鳥之求木，人之求氣，口腹之求食。無水、無木、無氣、無食，則一日不安，日即於亡。得水、得木、得氣、得食則生，此理至明，人自不察耳。又孔子之教，各舉所知，周公之訓，人無求備。大抵聖賢不可必得以志氣節操爲主，嘗論孔孟之訓，注意狂狷，狂是氣，狷是節，有氣節則本根已植，長短高下均無不宜也。昨讀聽孫所寄閣下家書，其言「蘇人作善，僅慕其名，若去奢崇儉，以虛用作實用，尚可多養一二萬人」，此即孔子用力於仁，力無不足之義。又言「旅居清苦，一介不取，無忝所生」。又言「豪富侈泰州縣，般樂怠傲」。旨哉斯言，固志節之士也。中心嚮往，不能言罄。

張謇《張季子九録・外録》卷一《取人以身脩身以道》 以身爲取人之矩，絜之於道而已。蓋人與身對待，而身則道所由出也，脩之而道在，道在而人歸矣，焉有不當於所取者乎？從來相君者必曰君擇臣，臣亦擇君。斯言也，中主以下，每惡聞之，以爲我自有奔走天下之資，任我所爲，而彼皆將下焉，不我可否也。不知其人苟爲君之所欲得，而不暇以擇，取人者亦但樂其不擇之便，安於無可擇。而相與市焉，其人即累千百，果何有於爲政毫末之益哉。然則國故須政，政故須人，將有以待人之擇，則必課諸身，將并不計人之果擇與否，而我自足乎可擇，則必要諸道，取人脩身，其不可不審所以也章章矣，曷言乎取人必以身也。今有人於此，引尋丈之綆，而下測乎重淵，操一勺之蠡，以往挹乎滄海，綆之既盡，蠡之既盈，以爲重淵止於此而已，滄海止於此而已，吾不知果當焉，否也。取人者庸惟是綆而測淵，蠡而挹海乎。我與圖政，而政之是非得失，我將受之，而將不止我受之，且夫取人亦至難當耳。長才而程以短，則必有才短而誤以爲長者。大才而規以小，則必有才小而誤以爲大者，一有誤焉，其識力尚足以相天下士乎。以身爲準焉，我能爲龍虎，人爲風雲，不必外聲氣之求而豪傑歸心，咸思奮功名以酬遇合，彼其心蓋不以得政爲榮，而以見録於聖明者爲可幸也。詩有之曰：「惟其有之，是以似之。」所謂取人以身者如此，曷言乎脩長必以道也。今有人於此，日南其轍，而曰吾欲適而至於燕，日北其轅，而曰吾欲適而達於越，燕之不至，越之不達，以爲吾第南其轍而已，吾第北其轅而已，吾不知果當焉：「否也。脩身者庸惟是轍而適燕，轅而適越乎，我以取人，而人之偏正純駁，我將與之，而將不止我與之，且夫脩身亦至難言耳。豁達而隣於闊疏，則必有時受闊疏之累，嚴謹而近於苛細，則必有時受苛細之累，一有累焉，其學術尚足爲天下式乎？以道爲準焉，身猶蜜醴，道猶蘭芷，不必博清淨之譽，而幾微時勅，自能淡嗜慾而澄本原，此其故固不徒因取人而然，而能立身於無過者，爲有恃也。書有之曰：「儆戒無虞，罔失法度。」所謂脩身以道者如此。夫惟在上者深知政本，勉益加勉，以身端人之型，而以道植身之幹，是以下多有爲有守之臣，上逢惟幾惟康之主也，而道之所脩，尤在於仁。

《皇朝經世文統編》卷三一陶模《培養人才疏 光緒二十一年五月》 臣愚以爲國之强弱視人才爲轉移，人才不足不但和與戰均無可恃，即幸而戰勝亦無益於根本。自古用人文武並重，文有科目，武有營伍。立法之初未嘗不善，積久弊生，仕途日益雜，民生日益困，人才日益不可恃，臣竊傷之。夫所用非所養，所養非所用，古今同慨。人才不養於平日，而欲招致於臨時，雖伊吕復生無能爲力。今日者創鉅矣，痛深矣。善於謀國者不以勝而志滿，不以敗而氣沮，艱難困苦之時，正聖主激勵奮興之日。《易》曰：「窮則變，變則通。」天下事所當變通者，不止一端，而人才其尤亟。非懲前毖後破除一切拘牽之習，無以作天下之士氣，而收實效於將來。

嚴復《侯官嚴氏叢刊・原强》 今之扼腕奮肫，講西學、談洋務者，亦知近五十年來西人所孜孜勤求，近之可以保身治生，遠之可以經國利民之一大事乎？達爾文者，英之講動植之學者也。承其家學，少之時周歷寰瀛，凡殊品詭質之草木禽魚，裒集甚富。窮精眇慮，垂數十年，而著一書，曰《物種探原》。自其書出，歐美二洲，幾於家有其書，而泰西之學術政教，一時斐變。論者謂達氏之學，其一新耳目，更革心思，甚於奈端氏之格致天算，殆非虛言。其書謂：物類繁殊，始惟一本，其降而日異者，大抵以牽天繫地之不同，與夫生理之常趨於微異。洎源遠流分，遂潤絶相懸，不可復一。然而此皆後天之事，因夫自然，馴致如是，而非太始生理之本然也。其書之二篇爲尤著，西洋綴聞之士皆能言之，談理之家摭爲口實。其一篇曰《物競》，又其一曰《天擇》。物競者，物爭自存也；天擇者，存其宜種也。意謂民物於世，樊然並生，同食天地自然之利矣。然與接爲搆，民民物物，各爭有以自存。其始也，種與種爭，及其稍進，則羣與羣爭。弱者常爲强肉，愚者常爲智役。及其有以自存而遺種也，則必强忍魁桀，趫捷巧慧，而與其一時之天時地利人事最其相宜者也。此其爲爭也，不必爪牙用而殺伐行也。

習於安者，使之爲勞，狃於山者，使之居澤。以是以與其習於勞、狃於澤者爭，將不數傳而其種盡矣。物競之事，如是而已。是故每有太古最繁之種，風氣漸革，越數百年數千年，消磨歇絶，至於靡有孑遺，如礦學家所見之古獸古禽是已。動植如此，民人亦然。民人者，固動物之類也。達氏總有生之物，標其宗旨，論其大凡如此。至其證闡明確，犁然有當於人心，則非親見其書者莫能信也。此所謂以天演之學言生物之道者也。

斯賓塞爾者，亦英産也，與達氏同時。其書於達氏之《物種探源》爲早出，則宗天演之術，以大闡人倫治化之事，號其學曰羣學。猶荀卿言人之貴於禽獸者，以其能羣也，故曰羣學。凡民相生相養，易事通功，推以至於刑政禮樂之大，皆自能羣之性以生。又用近今格致之理術，以發揮修齊治平之事，精深微眇，繁富奥殫。其論一事，持一説，必根據理極，引其端於至真之原，究其極於不遁之效。於五洲殊種，由狉榛蠻夷，以至著號開明之國，揮斥旁推，什九罄盡。而於一國盛衰强弱之故，民德醇瀉合散之由，則尤三致意焉。殫畢生之精力五十年，而著述之事始蔵。其宗旨盡於第一書，名曰《第一義諦》，通天地人禽獸昆蟲草木以爲言，以求其會通之理，始於一氣，演成萬物，繼乃論生學、心學之理，而要其歸於羣學焉。夫亦可謂美備也已。

斯賓塞爾全書而外，雜著無慮數十篇，而《明民論》、《勸學篇》二者爲最著。《明民論》者，言教人之術也。《勸學篇》者，勉人治羣學之書也。其教人也，以濬智慧、練體力、厲德行三者爲之綱。其勉人治羣學者，意則謂天下沿流討源，執因責果之事，惟羣事爲最難，非不素講者之所得與。故有國家者，其施一政，著一令，本以捄弊坊民也，而其究也，所期者每或不成，而所不期者常以忽至。至夫歷時久而轉相因，其利害遷流，則有不可究詰者。格致之事不先，偏頗之私未盡，生心害政，未有不貽誤家國者也。是故欲爲羣學，必先有事於諸學焉。不爲數學、名學，則吾心不足以察不遁之理，必然之數也。不爲力學、質學，則不足以審因果之相生，功效之互待也。名數力質四者之學已治矣。然吾心之用，猶僅察於寡而或熒於紛，僅察於近而或迷於遠也，故必廣之以天地二學焉。蓋於名數知萬物之成法，於力質得化機之殊能，尤必藉天地二學，各合而觀之，而後有以見物化之成迹。名數虚，於天地徵其實；力質分，於天地會其全。夫而後有以知成物之悠久，雜物之博大，與夫化物之蕃變也。雖然，於羣學猶未也。蓋羣者，人之積也，而人者，官品之魁也。欲明生生之機，則必治生學。欲知感應之妙，則必治心學。夫而後乃可以及羣學也。且一羣之成，其體用功能，無異生物之一體，小大雖異，官治相准。知吾身之所生，則知羣之所以立矣；知壽命之所以彌永，則知國脈之所以靈長矣。一身之内，形神相資，一羣之中，力德相備。身貴自由，國貴自主。生之與羣，相似如此。此其故無他，二者皆有官之品而已矣。故學問之事，以羣學爲要歸。唯羣學明，而後知治亂盛衰之故，而能有修齊治平之功。嗚呼！此真大人之學矣。

不觀於圩者之爲墻乎？與之一成之磚，堅而廉，平而正，火候得而大小若一，則無待泥水灰黏之用，不旋踵而數仞之墻成矣。由是以捍風雨，衛室家，雖資之數百年可也。使其爲甎也，嶔崟歪缺，小大不均，則雖遇至巧之工，亦僅能版以築之，成一糞土之墻而已矣。廉隅堅潔，持久不敗，必不能也。此凡積垛之事，莫不如此。唯其單也爲有法之形，則其總也成有制之聚。然此猶人之所爲也。唯天生物，亦莫不然。化學原質，自然結晶，其形制之窮巧極工，殆難思議，其形雖大小不同，而其爲一晶之所積而成形，則雖析之至微，至於莫破，其晶之積面隅幂，無不似也。然此猶是金石之類而已。至如動植之倫，近代學者皆知太初質房爲生之始，其含生蕃變之能，皆於此而已具。但其事甚頤，難與未嘗學者談。而其本單之形法性情，以爲其總之形法性情，欲論其合，先考其分，則昭昭若揭日月而行，亘天壤不刊之大例也。夫如是，則一種之所以强，一羣之所以立，本斯而談，斷可識矣。蓋生民之大要三，而强弱存亡，莫不視此：一曰血氣體力之强，二曰聰明智慮之强，三曰德行仁義之强。是以西洋觀化言治之家，莫不以民力、民智、民德三者斷民種之高下，未有三者備而民生不優，亦未有三者備而國威不奮者也。反是而觀，夫苟其民契需恂愁，各奮其私，則其羣將渙，以將渙之羣，而與鷙悍多智、愛國保種之民遇，小則虜辱，大則滅亡。此不必干戈用而殺伐行也，磨滅潰敗，出於自然，載籍所傳，已不知凡幾，而未有文字之先，則更不知凡幾者也。是故西人之言教化政法也，以有生之物各保其生爲第一大法，保種次之。而至生與種較，則又當舍生以存種。踐是道者，謂之義士，謂之大人。至於發政施令之間，要其所歸，皆以其民之力、智、德三者爲准的。凡可以進是三者，皆所力行；凡可以退是三者，皆所宜廢；而又盈虚酌劑，使三者毋或致偏焉。西洋政教，若自其大者觀之，不過如是而已。

由是而觀吾中國今日之民，其力、智、德三者，固何如乎？徃者日本以寥寥數艦之舟師，區區數萬人之衆，一戰而翦我最親之藩屬，再戰而陪都動摇，三戰

而奪我最堅之海口，四戰而威海之海軍燼矣。使曩者欵議不成，則畿輔戒嚴，亦意中事耳。當此之時，天子非不赫然震怒也，思改弦而更張之，乃内之則殿閣樞府以至六部九卿，外之則泊廿四行省之疆吏，旁皇咨求，卒無一人焉足以勝禦侮折衝之任者。猛虎深山，徒虚論耳。兵連不及周年，公私掃地赤立，洋債而外，尚不能無擾閭閻，其財之匱也又如此。夫一國猶之一身也，脈絡貫通，官體相救，故擊其頭則四肢皆應，刺其腹則舉體知亡。而南北雖屬一君，彼是居然兩戒，首善震矣，四海晏然，視邦國之顛危，猶秦越之肥瘠。合肥謂以北洋一隅之力，禦倭人全國之師，非過語也。此君臣勢散，而相愛相保之情薄也。將不素學，士不素練，器不素儲，一旦有急，則蟻附蠭屯，授之以扞格不操之利器，曳兵而走，轉以奉敵。其一時告奮將弁，半皆無賴小人，覬覦所支餉項而已。至於臨事，且不知有哨探之用，遮革之方，甚且不識方員古陳，大不宜於今日之火器，更無論部勒之精詳，與夫開闔之要眇者矣。即當日之怪謬，苟紀載其事而傳之，將皆爲千載笑端，而吾民靦然，固未嘗以之爲媿也。夫闈外之事既如此矣，而闈内之事則又何如？法獘之極，人各顧私，是以謀謨廟堂，佐上出令者，往往翹巧僞汗濁之行，以爲四方則傚。其間稍有意者，亦不過如息夫躬所云，以狗馬齒保目所見，而孰謂是區區者之終不吾畀也。至於顧問獻替之臣，則不獨於時事大勢瞢未有知，乃至本國本朝之事，其職分所應知者，亦未嘗少紆其神慮。是故有時發憤論列，率皆晻嗥童騃，徒招侮虐，功罪得失，毁譽混淆。其有趨時者流，自許豪桀，則徒剽竊外洋之疑似，以熒惑主上之聰明。其尤不肖者，且竊幸事之糾紛，得以因緣爲利，求才亟則可僥倖而驟遷，興作多則可居閒而自潤。嗟乎！此真天下士大夫之所親見，僕之爲論，豈不然哉？

夫人才者，民力、民智、民德三者之徵驗也。求之有位之中，既如此矣。意或者沈伏摧廢，高舉遠行而不可接歟？乃吾轉而求之草野閭巷之間，則又消乏彫亡，存一二於千萬之中，竟謂同無，何莫不可？然則神州九萬里地，四十京之民，此廓廓者徒土荒耳，是蚩蚩者徒人滿耳。尚自詡冠帶之民，靈秀之種，周孔所教，禮義所治，諸君聊用自娛則可耳，何關人事也耶！且事之可憂可畏者，存乎其真，而一戰之勝敗不足計也。使中國而爲如是之中國，則當日中東之事，微論敗也，就令邊衅不開，開而倖勝，然而自有識之士觀之，其爲憂乃瘉劇。何則？民力已苶，民智已卑，民德已薄故也。一戰之敗，何足云乎！今雖有聖神用事，非數十百年薄海知亡，君臣同德，痛鋤治而鼓舞之，將不足以自立。而歲月悠悠，四隣耽耽，恐未及有爲，已先作印度、波蘭之續，將斯賓塞之術未施，而達爾文之理先信。矧自甲午迄今者幾何時，天下所振興者幾何事，固諸君所共聞共見者耶！嗚呼！吾輩一身無足惜，如吾子孫與四百兆之人種何！天地父母，山川神靈，尚無相茲下土民以克誘其衷，咸俾知奮！

聞前言者造而問余曰：甚矣，先生之言，無異杞人之憂天墜也。今夫異族之爲中國患，不自今日始也，自三代以迄漢朝，南北狺狺，互有利鈍，雖時見侵，無損大較，固無論已。魏晉不綱，有五胡之亂華，大河以北，淪於旃裘羶酪者，蓋數百年。當是之時，哀哀黔首，袵革枕戈，不得喙息，蓋幾靡有孑遺耗矣。息肩於唐，載庶載富，而李氏末造，趙宋始終，其被禍乃尤烈。金源女真，更盛迭帝，青吉斯汗崛起鄂諾，威憺歐洲，忽必列汗薦食小朝，混一華夏，南奄身毒，北暨俄羅，幅員之大，古未有也。然而塊肉淪喪，不及百年，長城以南，復歸漢種。至國朝龍興遼瀋，聖哲篤生，母我羣黎，革明敝政，湛恩汪濊，蓋三百祀於茲矣。此皆著自古昔者也。其間遞嬗，要不過一姓之廢興，而人民則猶此人民，聲教則猶古聲教，是則即今無諱，損益可知，林林之衆，詎無噍類。而吾子聳於達爾文氏之邪説，一則謂其無以自存，再則憂其無以遺種，此何異衆人熙熙，方登春台，而吾子被髮狂叫，白晝見魅也哉！不然，何所論之怪誕不經，獨不慮旁觀者之閔笑也。況夫昭代厚澤深仁，隆基方永，景命未改，謳歌所歸，事又萬萬不至此，殷憂正所以啓聖明耳，何直爲此叫叫也。且而不見回部之土耳其乎？介乎俄與英之間，壤地日蹙，其偪也可謂至矣，然不聞其遂至於亡國滅種、四分五裂也，則又何居？吾子念之，物强者死之徒，事窮者勢必反，天道剥復之事，如反覆手耳。安知今之所謂强隣者，不先笑後號咷，而吾子漆歟棫憂，所卑君自損者，不俯弔而仰賀乎？

應之曰：唯唯。客所以祛吾惑者，不亦至乎？雖然，願請問，得爲客深明之。若客者，信所謂明於古而晻於今，得其一而失其二者也。姑微論客之所指爲異族之非異族也。蓋天下之大種四：黄、白、赭、黑是已。北並乎西伯利亞，南襟乎中國海，東距之太平洋，西苞乎昆侖，實黄種之所居也。其爲人也，高顴而淺鼻，長目而强髮。烏拉鹽澤以西大秦舊壤，白種之所聚也。其爲人也，碧眼而鬈髮，隆額而深眶。越裳、交趾以南，東縈呂宋，西拂痕都，其間多島國焉，則赭種之民也。而黑種最下，亞非利加及繞赤道諸部，所謂黑奴是已。今之滿、蒙、漢人皆黄種也。檀君舊國，箕子所封，冒頓之先，降由夏后，客何疑乎？故中

國邃古以還，乃一種之所君，實未嘗或淪於非類。第就令如客所談，客尚不知種之相爲强弱，其故有二：有鷙悍長大之强，有德慧術智之强。有以質勝者，有以文勝者。以質勝者，游牧射獵之民是已。其國之君民上下，截然如一家之人，憂則相恤，難則相赴。生聚教訓之事，簡而不繁，騎射馳騁，雲屯颺散，旃毳肉酪，養生之具，益力而能寒，故其民樂戰輕死。有魁桀者爲之要約而驅使之，其勢可以强天下。雖然强矣，而未進夫化也。若夫中國之民，則進夫化矣，而文勝之國也。耕鑿蠶織，城郭邑居，於是有禮樂刑政之治，有庠序學校之教，通功易事，四民肇分。其法令文章之事，歷變而愈繁，積久而益富。養生送死之資，無不具也；君臣上下之分，無不明也；冠昏喪祭之禮，無不舉也。故其民媮生而畏法。治之得其道，則易以相安；治之失其道，亦易以日窳。是以及其末流，每轉爲質勝者之所制。然而此中之安富尊榮，聲明文物，固游牧射獵者所深慕而遠不逮者也。故其既入中國也，雖名爲之君，然數傳以後，其子若孫雖有祖宗之遺令切誡，往往不能不厭勞苦而事逸樂，棄愼德而染澆風，遁天倍情，忘其所受，其不漸摩而與漢物化者寡矣。蘇子瞻曰：中國以法勝，而匈奴以無法勝。然而其無法也，始以自治則有餘，迨既入中國而爲之君矣，必不能棄中國之法，而以無法之治治之也，遂亦入於法而同受其敝焉。此中國所以經累勝而常自若，其化轉以日廣，其種轉以日滋。何則？物固有無形之相勝，而親爲所勝者，雖身歷其境，而尚未之或知也。然則取客之言而深論之，則謂異族常受制於中國也可，不得謂異族制中國也。

至於今之西洋，則與是不可同日而語矣。何則？彼西洋者，無法與法並用，而皆有以勝我者也。自其自由平等以觀之，則捐忌諱，去煩苛，決壅蔽，人人得其意，申其言，上下之勢不相懸隔，君不甚尊，民不甚賤，而聯若一體者，是無法之勝也。自其官工兵商法制之明備而觀之，則人知其職，不督而辦；事至纖悉，莫不備舉，進退作息，皆有常節，無間遠邇，朝令夕改，而人不以爲煩，則是以有法勝也。其鷙悍長大既勝我矣，而德慧術知又爲吾民所遠不及。故凡其耕鑿陶冶，織紝牧畜，上而至於官府刑政、戰守、轉輸、郵置、交通之事，與凡所以和衆保民者，精密廣大，較吾中國之所有，倍蓰有加焉。其爲事也，一一皆本諸學術；其爲學術也，一一皆本於即物實測，層累階級，以造於至精至大之塗，故蔑一事焉，可坐論而不足起行者也。苟求其故，則彼以自由爲體，以民主爲用，一洲之民散爲七八，爭馳並進，以相磨礪，始於相忌，終於相成，各殫智慮，此既日異，彼亦月新，故能用法而不至受法之敝，此其所以爲可畏也。

往者中國之法，與無法遇，故雖經累勝，而常自存。今也彼亦以其法以與吾法遘，而吾法乃頹窳朽蝕如此其敝也，則彼法日勝而吾法日消矣。何則？法猶器也，猶道塗也，經時久而無修治精進之功，則扞格蕪梗者勢也。以扞格蕪梗而與修治精進者并行，則民固將棄此而取彼者亦勢也。此天演家言所謂物競天擇之道，固如是也。此吾前者所以言四千年文物俛然有不終日之勢者，固以此也。嗟乎！此豈徒客之甚恨哉？然而事既如此矣，則吾豈能塞耳塗目而不爲吾同胞者垂涕泣而一指其實也哉？且吾所謂無以自存，無以遺種者，豈必死者國量平澤若蕉而後爲爾耶？第使彼常爲君，而我常爲臣，彼常爲雄，而我常爲雌，我耕而彼食其實，我勞而彼享其休，以戰則我常居先，出令則我常居後，彼且以我爲天之僇民，謂是種也固不足以自由而自治也。於是加束縛馳驟奴使而虜用之，俾吾之民智無由以增，民力無由以奮，是蚩蚩者亦長此困苦無聊之衆而已矣。夫如是，則去不自存而無遺種也，其間幾何。不然，夫豈不知其不至無噍類也。彼黑與赭且常存於兩間矣，矧茲四百兆之黃也哉！民固有其生也不如死，其存也不如亡，亦榮辱貴賤、自由不自由之間異耳！

客謂物强者死徒，事窮者勢反，固也。然不悟物之極也，固有其所由極，故勢之反也，亦有其所由反。善保其强，則强者正所以長存；不善用其柔，則柔者乃所以速死。彼《周易》否泰之數，老氏雄雌之言，固聖智之妙用微權，而非不事事聽其自至之謂也。不事事而聽其自至，此《太甲》所謂自作孽不可逭者耳，天固何嘗爲不織者減寒，爲不耕者減饑耶！至土耳其之所以常存，則彼自謨罕鶩德設教以來，固以武健嚴酷、死同仇異之道，狃其民者也。故文不足而質有餘，學術法度雖無可言乎，而勁悍勝兵則尚足以有立，此所以雖介兩雄而滅亡猶未也。然而日削月侵，其爲存亦僅矣。此誠非暖暖姝姝，偷懦憚事如中國之民者所援之以自廣也。悲夫！

雖然，論國土盛衰强弱之間，亦僅疇其差數而已。夫自今日中國而視西洋，則西洋誠爲强且富，顧謂其至治極盛，則又大謬不然之說也。夫古之所謂至治極盛者，曰家給人足，曰比户可封，曰刑措不用之數者，皆西洋各國之所不能也。且豈僅不能而已，自彼羣學之家言之，且恐相背而馳，去之滋遠焉。蓋世之所以得致太平者，必其民之無甚富亦無甚貧，無甚貴亦無甚賤。假使貧富貴賤過於相懸，則不平之鳴，爭心將作，大亂之故，常由此生。二百年來，西洋自測算格物

之學大行，制作之精，實爲亘古所未有，民生日用之際，殆無往而不用其機，加以電郵、汽舟、鐵轍三者，其能事足以收六合之大，歸之一二人掌握而有餘，此雖有益於民生之交通，而亦大利於姦雄之壟斷。壟斷既興，則民貧富貴賤之相懸滋益遠矣。尚幸其國政教之施，以平等自由爲宗旨，所以强豪雖盛，尚無役使作橫之風，而貧富之差，則雖欲平之而終無術矣。中國之古語云：富者越陌連阡，貧者無立錐之地；富者唾棄粱肉，貧者不厭糟糠。至於西洋，則其貧者之不厭糟糠、無立錐之地，與中國差相若，而連阡陌、棄粱肉固未足以盡其富也。夫在中國言富，以億兆計，可謂雄矣，而在西洋，則以京垓秭載計者，不勝僂指焉。此其人非必勤勞賢智勝於人人也，仰機射利、役物自封而已。夫貧富不均如此，是以國財雖雄，而民風不競，作奸犯科、流離顛沛之民乃與貧國相若，而於是均貧富之黨興，毀君臣之議起矣。且也奢侈過深，人心有發狂之患，孳乳甚速，户口有過庶之憂。故深識之士謂西洋教化不異唐花，語雖微偏，不爲無見。至盛極治，固如此哉！

然而此之爲患，又非西洋言理財講羣學者之所不知也。彼固合數國之賢者，聚數百千人之知慮而圖之，而卒苦於無其術。蓋欲捄當前之弊，其事存於人心風俗之間。夫欲貴賤貧富之均平，必其民皆賢而少不肖，皆智而無甚愚而後可，否則，雖今日取一國之財産而悉均之，而明日之不齊又見矣。何則？樂於惰者不能使之爲勤，樂於奢者不能使之爲儉也。是故國之强弱、貧富、治亂者，其民力、民智、民德三者之徵驗也。必三者既立，而後其政法從之，於是一政之舉，一令之施，合於其智德力者存，違於其智德力者廢。當是之時，雖有英君察相，苟不自其本而圖之，則亦僅能補偏救弊，偷爲一時之治而已矣。聽其自至，浸假將復其舊而由其常焉。且往往當其補救之時，本弊未去，而他弊叢然以生，偏於此者雖祛，而偏於彼者闖然更見。甚矣！徒政之不足與爲治也。往者英國常禁酒矣，而民之酗酒者愈多，常禁重利盤剥矣，而私債之息更重。瑞典禁貧民嫁娶不以時，而所謂天生子者滿街。法國反政之後，三爲民主，而官吏之威權益横。美國華盛頓立法至精，而苞苴賄賂之風至今無由盡絶。善夫斯賓塞爾之言曰：「民之可化，至於無窮，惟不可期之以驟。」而吾孔子亦曰：「爲邦百年，勝殘去殺。又曰：「雖有王者，必世後仁。」程子曰：「有關雎麟趾之風，而後可以行周禮。」古今哲人，知此蓋審，故曰：欲知其合，先察其分。天下之物，未有不本單之形法性情以爲其聚之形法性情者也。是故貧民無富國，弱民無强國，亂民無治國。

然則假令今有人於此憤中國之積弱積貧，攘臂言曰：胡不使我爲治，使我爲治，則天下事數著可了耳。十年以往，其庶幾乎？然則其道將奚由？彼將曰：中國之所以不振者，非法制之罪也，患在奉行不力而已。祖宗之成憲具在，吾甯率由之而加實力焉。於是而督責之令行，剌舉之政興，如是而爲之十年，吾決知中國之貧與弱猶自若也。何則？天下大勢，猶水之東流，夫已浩浩成江河矣，乃障而反之，使之在山，此人力所必不勝也。於是又有人焉，曰法制者，聖人之芻狗，先王之逆旅也，一陳不可復用，一宿不可復留，宇宙大勢既日趨於混同矣，不自其同於人者而爲之，必不可也。方今之計，爲求富强而已矣。彼西洋誠富誠强者也。是以今日之政，非西洋莫與師。由是於朝也，則建民主，立真相；於野也，則通鐵軌，開礦功。練通國之陸軍，置數十百艘之海旅，此亦近似而差强人意矣。然使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十年以往，吾恐其效將不止貧與弱而止也。

蓋一國之事，同於人身。今夫人身逸則弱，勞則强者，固常理也。然使病夫焉，日從事於超距贏越之間，以是求强，則有速其死而已矣。今之中國，非猶是病夫也耶？且夫中國知西法之當師，不自甲午東事敗衂之後始也。海禁大開以還，所興發者亦不少矣。譯署，一也；同文館，二也；船政，三也；出洋肄業局，四也；輪船招商，五也；製造，六也；海軍，七也；海署，八也；洋掾，九也；學堂，十也；出使，十一也；礦務，十二也；電郵，十三也；鐵路，十四也。拉什數之，蓋不止一二十事。此中大半，皆西洋以富以强之基，而自吾人行之，則淮橘爲枳，若存若亡，不能實收其效者，則又何也？蘇子瞻曰：「天下之禍，莫大於上作而下不應。上作而下不應，則上亦將窮而自止。」斯賓塞爾曰：「富强不可爲也，政不足與治也。相其宜，動其機，培其本根，衛其成長，則其效乃不期而自立。」是故苟民力已蘄，民智已卑，民德已薄，雖有富强之政，莫之能行。蓋政如草木焉，置之其地而發生滋大者，必其地之肥磽燥濕寒暑，與其種性最宜者而後可。否則萎陳而已，再甚則僵槁而已。往者，王介甫之變法也，法非不良，意非不美也，而其效浸淫至於亡宋，此其故可深長思也。管、商變法而行，介甫之變法而敝，在其時之風俗人心，與其法之宜不宜而已矣。達爾文曰：「物各競存，最宜者立。」動植如是，政教亦如是也。

夫如是，則中國今日之所宜爲，大可見矣。夫所謂富强云者，質而言之，不

外利民云爾。然政欲利民，必自民各能自利始；民各能自利，又必自皆得自由始；欲聽其皆得自由，尤必自其各能自治始；反是且亂。顧彼民之能自治而自由者，皆其力、其智、其德誠優者也。是以今日要政，統於三端：一曰鼓民力，二曰開民智，三曰新民德。夫爲一弱於羣强之間，政之所施，固常有標本緩急之可論。惟是使三者誠進，則其治標而標立；三者不進，則其標雖治，終亦無功；此舍本言標者之所以爲無當也。雖然，其事至難言矣。夫中國今日之民，其力、智、德三者，苟通而言之，則經數千年之層遞積累，本之乎山川風土之攸殊，導之乎刑政教俗之屢變，陶均鑪錘而成此最後之一境。今日欲以旦暮之爲，謂有能淘洗改革，求以合於當前之世變，以自存於偃仰煩擾之中，此其勝負通窒之數，殆可不待再計而知矣。然而自微積之理而觀之，則曲之爲變，固有疾徐；自力學之理而明之，則物動有由，皆資外力。今者外力逼迫，爲我權藉，變率至疾，方在此時。智者慎守力權，勿任旁奪，則天下事正於此乎而大可爲也。即彼西洋之克有今日者，其變動之速，遠之亦不過二百年，近之亦不過五十年已耳，則我何爲而不奮發也耶？

然則鼓民力奈何？今者論一國富强之效，而以其民之手足體力爲之基。此自功名之士觀之，似爲甚迂而無當。顧此非不佞一人之私言也，西洋言治之家，莫不以此爲最急。歷考中西史傳所垂，以至今世五洲五六十國之間，貧富弱强之異，莫不於此焉肇分。周之希臘，漢之羅馬，唐之突厥，晚近之我特一種，莫不以壯佼長大，耐苦善戰，稱雄一時。而中土疇昔紛争之代，亦皆以得三河六郡爲取天下先資。顧今或謂自火器盛行儒夫執靶，其效如壯士惟均，此真無所識知之論也。不知古今器用雖異，而有待於驍猛堅毅之氣則同。且自腦學大明，莫不知形神相資，志氣相動，有最勝之精神而後有最勝之智略。是以君子小人勞心勞力之事，均非氣體强健者不爲功。此其理吾古人知之，故庠序校塾，不忘武事，壺勺之儀，射御之教，凡所以練民筋骸，鼓民血氣者也。而孔孟二子，皆有魁桀之姿。彼古之希臘、羅馬人亦知之，故其阿克德美栢拉圖所創學塾。之中，莫不有津蒙那知安此言練身院。屬焉，而栢拉圖乃以駢脅著號。至於近世，則歐羅化國，尤鰓鰓然以人種日下爲憂，操練形骸，不遺餘力。飲食養生之事，醫學所詳，日以精審，此其事不僅施之男子已也，乃至婦女亦莫不然。蓋母健而後兒肥，培其先天而種乃進也。去歲日本行之，《申報》論其練及婦女，不知所云。嗟夫！此真非以裹腳爲美之智之所與也。故中國禮俗，其貽害民力而坐令其種日偷者，由法制學問之大，以至於飲食居處之微，幾於指不勝指。而沿習至深，害效最著者，莫若吸食鴉片、女子纏足二事，此中國朝野諸公所謂至難變者也。然而夷考其實，則其説有不盡然者。今即鴉片一端而論，則官兵士子，禁例原所未用。假令天子親察二品以上之近臣大吏，必其不染者而後用之。近臣大吏各察其近屬，如是而轉相察，藩臬察郡守，郡守察州縣，州縣察佐貳，學臣之察士，將帥之察兵，亦用是術焉，務使所察者，人數至簡，以期必周。如是定相坐之法而實力行之，則官兵士子之染祛。官兵士子之染祛，則天下之民知染其毒者，必不可以爲官兵士子也，則自愛而求進者必不吸食。夫如是，則吸者日少。俟其既少，然後著令禁之，舊染漸去，新染不增，三十年之間，可使鴉片之害盡絶於天下。至於纏足，本非天下女子之所樂爲也，拘於習俗而無敢畔其範圍而已。假令一日者，天子下明詔，爲民言纏足之害，且曰：繼自今，自某年所生女子而纏足，吾其毋封。則天下之去其習者，猶熱之去燎而寒之去裘也。夫何難變之與！有夫變俗如是二者，非難行也，不難行而不行者，以爲無與國是民生之利病而已。而孰知種以之弱，國以之貧，兵以之窳，胥於此焉，階之厲耶！是鴉片、纏足二事不早爲之所，則變法者皆空言而已矣。

其開民智奈何？今夫尚學問者，則後事功，而急功名者，則輕學問。二者交失，其實則相資而不可偏廢也。顧功名之士多有，而學問之人難求，是則學問貴也。東土之人，見西國今日之財利，其隱賑流溢如是，每疑之而不信；追親見而信矣，又莫測其所以然；及觀其治生理財之多術，然後知其悉歸功於亞丹斯密之一書，此泰西有識之公論也。是以制器之備，可求其本於奈端；舟車之神，可推其原於瓦德；用電之利，則法拉第之功也；民生之壽，則哈爾斐之業也。而二百年學運昌明，則又不得不以栢庚氏之摧陷廓清之功爲稱首。學問之士，倡其新理，事功之士，竊之爲術，而大有功焉。故曰：民智者，富强之原。此懸諸日月不刊之論也。顧彼西洋以格物致知爲學問本始，中國非不爾云也，獨何以民智之相越乃如此耶？或曰：中國之智慮運於虚，西洋之聰明寄於實，此其説不然。自不佞觀之，中國虚矣，彼西洋尤虚；西洋實矣，而中國尤實；異者不在虚實之間也。夫西洋之於學，自明以前，與中土亦相埒耳。至於晚近，言學則先物理而後文詞，重達用而薄藻飾。且其教子弟也，尤必使自竭其耳目，自致其心思，貴自得而賤因人，喜善疑而慎信古。其名、數諸學，則藉以教致思窮理之術；其力質諸學，則假以導觀物察變之方，而其本事，則筌蹄之於魚兔已矣。

故赫胥黎曰：「讀書得智，是第二手事，唯能以宇宙爲我簡編，民物爲我文字者，斯真學耳。」此西洋教民要術也。而回觀中國則何如？夫朱子以「即物窮理」釋「格物致知」，是也，至以讀書窮理言之，風斯在下矣。且中士之學，必求古訓。古人之非，既不能明，即古人之是，亦不知其所以是。記誦詞章既已誤，訓詁注疏又甚拘，江河日下，以至於今日之經義八股，則適足以破壞人才，復何民智之開之與有耶？且也六七齡童子入學，腦氣未堅，即教以窮玄極眇之文字，事資强記，何裨靈襟！其中所恃以開濬神明者，不外區區對偶已耳。所以審覈物理，辨析是非者，胥無有焉。以是爲學，又何怪制科人十九鶻突於人情物理，轉不若農工商賈之有時而當也。今之蒿目時事者，每致歎於中國讀書人少。自我觀之，如是教人，無甯學者少耳。今者物窮則變，言時務者，人人皆言變通學校，設學堂，講西學矣。雖然，謂十年以往，中國必收其益，則又未必然之事也。何故？舊制尚存，而榮途未開也。夫如是，士之能於此深求而不倦厭者，必其無待而興，即事而樂者也。否則，刻棘之業雖苦，市駿之賞終虛，同輩知之則相忌，門外不知則相忘，幾何不廢然反也！是故欲開民智，非講西學不可；欲講實學，非另立選舉之法，別開用人之塗，而廢八股、試帖、策論諸制科不可。

至於新民德之事，尤爲三者之最難。今微論西洋教宗如何，然而七日來復，必有人焉聚其民而耳提面命之，而其所以爲教之術，則臨之以帝天之嚴，重之以永生之福。人無論王侯君公，降以至於窮民無告，自教而觀之，則皆爲天之赤子，而平等之義以明。平等義明，故其民知自重，而有所勸於爲善。今夫上帝臨汝，勿貳爾心，相在爾室，尚不媿於屋漏者，大人之事，而君子之所難也。而西洋小民，但使信教誠深，則夕惕朝乾，與吾之大人君子無所異。內省不疚，無惡於志，不爲威惕，不爲利誘，此誠教中常義，而非甚瑰琦絶特之行者也。民之心有所主，而其爲教有常，故其效能如此。至於吾民，則姑亦無論學校義廢久矣，即使尚存如初，亦不過擇凡民之俊秀者而教之。至於窮簷之子，編户之氓，則自襁褓以至成人，未嘗聞有孰教之者也。孟子曰：「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夫飽食煖衣之民，無教尚如此，則彼饑寒逼軀，救死不贍者，當何如乎？後義先利，詐僞奸欺，固其所耳。曩甲午之辦海防也，水底碰雷與開花彈子，有以鐵滓沙泥代火藥者。洋報議論，謂吾民以數金錙銖之利，雖使其國破軍殺將失地喪師不顧，則中國今日之敗衂，它日之危亡，不可謂爲不幸矣。此其事足使聞者髮指，顧何待言！然諸君亦嘗循其本而爲求其所以然之故歟？蓋自秦以降，爲治雖有寬苛之異，而大抵皆以奴虜待吾民。雖有原省，原省此奴虜而已矣。雖有燠咻，燠咻此奴虜而已矣。夫上既以奴虜待民，則民亦以奴虜自待。夫奴虜之於主人，特形劫勢禁，無可如何已耳，非心悦誠服，有愛於其國與主，而共保持之也。故使形勢可恃，國法尚行，則鞮靴勞面，胡天胡帝，揚其上於至高，抑其已於至卑，皆勸爲之；一旦形勢既去，法所不行，則獨知有利而已矣。共起而挺之，又其所也，復何怪乎！今夫中國之詈詬人也，僞曰「畜産」，可謂極矣。而在西人則莫須有之詞也。而試人其國，而僞人曰「無信之誑子」，或曰「無勇之怯夫」，則朝言出口而挑鬥相死之書已暮下矣。何則？彼固以是爲至辱，而較之畜産，萬萬有加焉，故甯相死而不可以並存也。而我中國則言信行果僅成硜硜小人，君子弗尚也。蓋東西二洲，其風尚不同如此。苟求其故，有可言也。西之教平等，故以公治衆而尚自由。自由，故貴信果。東之教立綱，故以孝治天下而首尊親。尊親，故薄信果。然其流弊之極，至於懷詐相欺，上下相遁，則忠孝之所存，轉不若貴信果者之多也。且彼西洋所以能使其民皆若有深私至愛於其國與主，而赴公戰如私仇者，則亦有道矣。法令始於下院，是民各奉其所自主之約，而非率上之制也；宰相以下，皆由一國所推擇。是官者，民之所設以釐百工，而非徒以尊奉仰戴者也，撫我虐我，皆非所論者矣。出賦以庀工，無異自營其田宅；趨死以殺敵，無異自衛其室家。吾每聞英之人言英，法之人言法，以至各國之人之言其所生之國土，聞其名字，若我曹聞其父母之名，皆肫摯固結，若有無窮之愛也者。此其故何哉？無他，私之以爲己有而已矣。是故居今之日，欲進吾民之德，於以同力合志，聯一氣而禦外仇，則非有道焉，使各私中國不可也。顧處士曰：「民不能無私也，聖人之制治也，在合天下之私以爲公。」然則使各私中國奈何？曰：設議院於京師，而令天下郡縣各公舉其守宰。是道也，欲民之忠愛必由此，欲教化之興必由此，欲地利之盡必由此，欲道里之闢，商務之興必由此，欲民各束身自好，而爭濯磨於善必由此。嗚呼！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

此三者，自强之本也。不如是，則雖有伊尹、吕尚爲之謀，吴起、李牧爲之戰，亦將寖衰寖滅，必無有强之一日決也。雖然，無亦有其標者焉。然則治標奈何？練兵乎？籌餉乎？開礦乎？通鐵道乎？興商務乎？曰：是皆可爲。有其本則皆立，無其本則終廢。自甲午以來，海内樊然並興者亦已衆矣！其效何若？其有益於强之數與否，識時審勢之士將能言之，無假鄙人深論者也。雖然，

有一事焉，自僕觀之，則爲標之所最亟而不可稍或遼緩者也。其事維何？曰：必朝廷除舊布新，有一二非常之舉措，內有以慰薄海臣民之深望，外有以破敵國侮奪之陰謀，則庶幾乎其有豸耳。不然，是瑣瑣者，雖百舉措無益也。善夫！吾友□□□之言曰：「萬國蒸蒸，大勢相逼，變亦變也，不變亦變。變而變者，變之權操諸己；不變而變者，變之權讓諸人。」《傳》曰：「無滋他族，實逼處此。」願天下有心人三復斯言而早爲之所焉可耳。

梁啟超《飲冰室合集・文集之十・論教育當定教育宗旨》 人之所異於羣物者安在乎？凡物之動力，皆無意識，人之動力，則有意識。無意識者何？不知其然而然者是也，亦謂之不能自主。有意識者何？有所爲而爲之者是也，亦謂之能自主。夫植物之生也，其根有胃，吸受膏液，其葉有肺，吐納空氣，其所以自榮衛者，不一端焉，雖然，不過生理上自然之數而已。彼植物非能自知其必當如此不當如彼，而立一目的以求之也。其稍進者爲動物，飢則求食，飽則游焉息焉。求而難得者則相爭，其意識稍發達，略知所謂當如此不當如彼者，然必如何然後能如此，如何然後不如彼，非動物所能知也，最下等之野蠻人，其情狀殆亦爾爾。要而論之，則植物之動，全恃內界自然之消息者也，動物及下等野蠻之動，則內界之消息，與外界之刺激，稍相和合者也，皆不知其然而然者也。若人，則於此二界之外，別有思想，別有能力，能自主以求達其所向之鵠，若是者，謂之宗旨。

宗旨之或有或無，或定或不定，或大或小，或强或弱，恒爲其人文野之比例差。夫野蠻人之築室也，左投一瓦焉，右堆一石焉，今日支一木焉，明日畚一土焉，及其形粗具，曰是苟完矣，因而居之。若文明人則必先出其意匠，畫其圖形，豫算其材器，未鳩工之始，而室之規模，先具於胸中矣。野蠻人之治國也，因仍習慣，不經思索，遇一新現象出，則旁皇無措，過一時算一時，了一事算一事。若文明人，則必先定國體焉，定憲法焉，或採專制之政，或採共治之政，皆立一標準，而一切舉措，皆向此標準而行。若是者，所謂宗旨也，未有無宗旨而能成完全之事業者也。故夫負襁褓梯風雨於畦隴者何爲乎？謀食之宗旨使然也。涸口沫糜腦力於窗下者何爲乎？求學之宗旨使然也。揮黑鐵流赤血於疆場者何爲乎？爭權利之宗旨使然也。然則無宗旨則無所用其耕，無宗旨則無所用其學，無宗旨則無所用其戰，百事莫不皆然，而教育其一端也。

文明人何以有宗旨？宗旨生於希望，希望生於將來，必其人先自忖自語曰，吾將來欲如是如是。此宗旨之所由起也。曰，吾將來必如何然後可以如是如是。此宗旨所由立也。愈文明則將來之希望愈盛，教育制度所以必起於文明之國，而野蠻半開者無之，何歟？教育者，其收效純在於將來，而現在必不可得見者也。然則他事無宗旨，猶可以苟且遷就，教育無宗旨，則寸毫不能有成。何也？宗旨者，爲將來之核者也。今日不播其核，而欲他日之有根有芽有莖有榦有葉有果，必不可期之數也。

一國之教育，與一人之教育，其理相同。父兄之教子弟也，將來欲使之爲士，欲使之爲農爲工爲商，必定其所嚮焉，然後授之，未有欲爲箕者而使之學冶，欲爲矢者而使之學函也。惟國亦然，一國之有公教育也，所以養成一種特色之國民，使之結爲團體，以自立競存於優勝劣敗之場也。然欲達此目的，決非可以東塗西抹，今日學一種語言，明日設一門學科，苟且敷衍，亂雜無章，而遂可以收其功也。故有志於教育之業者，先不可不認清教育二字之界說，知其爲製造國民之具，次不可不具經世之炯眼，抱如傷之熱腸，洞察五洲各國之趨勢，熟考我國民族之特性，然後以全力鼓鑄之。由前之說，則教育宗旨所由起也。由後之說，則教育宗旨所由立也。

吾國自經甲午之難，教育之論，始萌蘖焉。庚子再創，一年以來，而教育之聲，遂徧滿於朝野上下，此實漸進文明之一徵也。雖然，向彼之倡此論任此責者，果能解教育之定義乎？何所爲而爲之乎？果實有見於教育所得將來之結果乎？由何道以致之乎？叩其故，則曰外國皆有教育，吾不可以獨無之云爾。至外國何以有，吾國何以無？外國何以爲之而能有功，吾國何以爲之而久無效？此問題非彼等所能及也。英有英之教育，法有法之教育，德有德之教育，日有日之教育，則吾國亦應有吾國之教育，此問題更非彼等所能及也。其下焉者，見朝廷銳意教育，我亦趁風潮，附炎熱，思博萬一之龍榮；其上焉者，亦不過摭拾外論，瞥見歐美日本學制之一斑，震驚之，豔羨之，而思仿摹之耳。審如是也，是何異鸚鵡聞人笑語而亦學語，孩童見人飲食而亦思食也。審如是也，則今之所謂教育論者，全屬無意識之動，未嘗有自主之思想，自主之能力，定其所向之鵠而求達之，與動物及下等野蠻之僅藉外界刺激之力，以食焉息焉游焉爭焉者，曾無以異。以是而欲成就文明人所專有之教育事業，豈可得耶，豈可得耶！

雖然，吾驟責彼等以無宗旨，彼必不服。何也？彼固曰，吾將以培人才也，吾將以開民智也，若是者安得謂非宗旨？然則吾於其宗旨之果能成爲宗旨與否，其宗旨之有用與否，無弊與否，其宗旨能合於今世文明國民所同向之宗旨與

否，不可不置辯。夫培漢奸之才，亦何嘗非人才；開奴隸之智，亦何嘗非民智。以此爲宗旨，誰能謂其無宗旨者耶？彼等之宗旨，雖未必若是，然五十步與百步之間，非吾所敢言也。試一繙前者創辦京師同文館、上海廣方言館之檔案，觀其奏摺中公牘中章程中所陳説者何如，此猶曰在内地者，試一遊日本東京中國公使館中附立之學堂，有前使臣李經方所題一聯云：斯堂培繙譯根基，請自我始；爾輩受朝廷教養，先比人優。此二語實代表吾中國數十年來之教育精神者也。舍繙譯之外無學問，舍陞官發財之外無思想，若此者，吾亦豈能謂其非宗旨耶？以此之宗旨，生此之結果。吾中國有學堂三十餘年，而不免今日之腐敗，所謂種瓜得瓜，種豆得豆，絲毫不容假借者也。今之教育者必曰，吾之新教育不如是，吾將教之以格致物理，吾將教之以地理歷史，吾將教之以政治理財。若是者，謂爲學科之進步也可，至其宗旨之進步與否，非吾所敢言也。夫使一國增若干之學問智識，隨即增若干有學問有智識之漢奸奴隸，則有之不如其無也。今試問以培人才開民智爲宗旨者，其所見果有以優於李經方聯語云云者幾何也。吾敢武斷之曰，此等宗旨，不成爲宗旨。何也？教育之意義，在養成一種特色之國民，使結團體，以自立競存於列國之間，不徒爲一人之才與智云也。深明此義者，可與語教育焉耳。

吾欲爲吾國民定一教育宗旨，請先臚列他國之成案，以待吾人參考而自擇焉。凡代表古代者三，曰雅典，曰斯巴達，曰耶蘇教。代表現世者三，曰英吉利，曰德意志，曰日本。

第一雅典。雅典者，古希臘市府之國，而民政之鼻祖也。其市民皆有參預政事之權，故其教育之宗旨，務養成可以爲市民之資格，獎厲其自由之性，訓練其斷事之識。又雅典人所自負者，欲全希臘文化之中心點集於其國也。故務使國民有高尚之理想，有厚重之品格，有該博之科學，一切教育條理，皆由此兩大宗旨而生。故其國多私立學校，授種種羣學哲學等，其人重名譽，輕金錢，有以學問爲謀生之具者，則共鄙棄之，不與齒。其結果也，立法行政之制度，在上古號稱最完善，至今爲各國所仿效，而大儒梭格拉底、柏拉圖、阿里士多德皆生於其間。

第二斯巴達。斯巴達者，亦希臘一國，與雅典對峙，而貴族專制政體之名邦也。其教育制度，由彼中大立法家來喀格士所定。其宗旨在使斯巴達爲全希臘最强之國，故先使全國人爲軍國民。一國之子弟，一國所公有也，父母不得而私之。童子年七歲，即入公立學校，養之教之，皆政府責任。惟其以專制爲政體也，故務束縛之，養其服從長上之性，非至四十以上不能自由，惟其以尚武爲精神也，故專務操練軀體，使之强壯，每使之歷人生不能堪之苦工，有過失者，鞭韃楚毒於長老之前，紀律極嚴。一國如一軍，常以愛國大義，討實而訓警之，故敵愾之心，無時或忘。斯巴達之教育，即由此專制尚武兩大宗旨而生者也。其結果也，使其國狎主夏盟，雄長諸侯。

第三耶穌教會。耶穌教之教育，非國民教育也。雖然，其宗旨之堅忍而偉大，有深足法者，且中古一綫之文明，賴之以延，近世無量之文明，因之以發，故不可不論及之。耶穌教無固有之教育法，無固有之學制，無固有之教授材料，語其特色，則以耶穌爲教育之理想，以耶穌爲教育家之模範也。其宗旨在嚴守律法，而各自尊其自由權，且互尊他人之自由權，以至誠起信爲體，以殺身成仁忍辱耐苦爲用。當中世之初，教會本無學校，而此宗旨所磅礴鬱積，愈光愈大，及今日而耶穌教之學堂，遂徧於大地，其結果也，能合無量數異國異種之人，結爲一千古未有之大團體，其權力常與國家相頡頏，時或駕而上之。

第四英吉利。盎格魯撒遜種者，今日地球上最榮譽之民族也。其教育之宗旨，在養成活潑進步之國民，故貴自由，重獨立，薰陶高尚之德性，鍛煉强武之體魄，蓋兼雅典斯巴達之長而有之焉。英國之學校，特注重於德育、體育，而智育居其末。若以學科之繁程度之高論之，則英國之視諸國，瞠乎後也，而絶大之學者，絶大之政治家，絶大之國民出焉。何也？其教育之優點，不在形質而在精神。其父母之視子女也，不視爲己之附庸，而視爲國民之分子。其在家庭，其在學校，皆常有以啓發其權利義務之觀念，而使知自貴自重，其所教者常務實業，使其成年之後，可以自立，而斷絶其倚賴他人之心。自其幼時，常使執事，使其有自治之力，雖離父兄去師長，而不至爲惡風潮之所漂蕩。故英之國民，皆各有常識，各有實力，非徒恃一二英雄豪傑以支拄國家者也。以故六洲五洋中，大而大陸，小而孤島，無不有盎格魯撒遜人種之足跡，而所至皆能自治獨立，戰勝他族，蓋皆其教育宗旨所陶鑄，非偶然耳。

第五德意志。德國新造之雄國也。其教育宗旨，可分兩大段：一曰前宰相俾士麥所倡者，二曰今皇維廉第二所倡者。前者，民族主義之宗旨也；後者，民族帝國主義之宗旨也。當十九世紀之前半，日耳曼民族，封建並立，無所統一，大政家士達因、大文家盎特等倡之，俾士麥承之，專發揮祖國之義，喚起曹騰涣

漫之人心，使爲一體。其時普國學制之善甲歐陸，大將毛奇嘗指小學校生徒而言曰：「師丹之役，非我等能勝法人，而此輩之能勝法人也。」可謂至言。而小學校生徒何以有如許勢力，非徒以其功課之完密而已，實其愛祖國愛同胞之精神爲之也。及今皇即位，常勃勃欲龍跳虎擲於大地，而首注意於教育宗旨。彼嘗自撰勅語數千言，論改革學風之事，曰，我普通學校，我大學校，有共當努力者一事，曰教養。一國之少年，使其資格可以輔朕爲全世界之主人翁，是也。此其氣象何等雄偉，其眼光何等遠大，而今日德意志民族所以駸駸然幾與盎格魯撒遜代興者，則皆此二大宗旨之成績也。

第六日本。日本自距今三十年前，爲封建之國者殆八百年，故有一種所謂武士道者，日人自稱之爲太和魂，即尚武之精神是也。又日本帝統，自開國以來，一綫相承，未嘗易姓，故其人以尊王愛國合爲一事。尚武尊王二者，實日本教育宗旨之大原也。故國家思想，發達甚驟，自主獨立之氣，磅礴於國中，能吸取歐西文明，食而化之，而不至爲文明之奴隸，智育、體育，皆日進步。其結果也，能戰勝四百兆民族之中國，三島屹立東海，爲亞洲文明之魁。

由此觀之，安有無宗旨而可以成完備之教育者耶？安有無完備之教育，而可以結完備之團體，造完備之國民者耶？夫無團體無國民，則將不可一日立於大地。有志教育者，可無儆歟？可無勖歟？

以上六種，舉其宗旨之長者，以示標準。請更論次其短者。其在雅典，偏於哲理，溺於文學，强武之氣稍缺，其所養成者，祇能爲市府的民族，不能爲國家的民族。故雅典亡而其文學亦與之俱亡，是可爲人民恃國家而存立之明證也。其在斯巴達，專制暴威太甚，侵箇人之自由權，其民不能離政府之外，而自成一活潑强立之國民，故其末路，諸市叛之，失盟主之地位，而遂不能復興。其在法蘭西，自拿破侖稱帝以來，中央政府之權力過大，其所設學校，皆務養成官吏，以供己之指揮，迄今垂百年，雖政體屢更，而此風迄不能改，故法國學校之學生，惟以試驗及第爲第一要件，其國民以得一官一職爲第一寵榮，虛文盛而實業微，形質多而精神少，故法人與英人德人相馳逐於世界，而决不足以相及。其在奧大利，前宰相梅特涅，以十九世紀第一奸雄，把持其政局者四十年，其宗旨務在壓制民權，柔和民氣，教以極陳腐之耶穌聖詩，極煩縟之羅馬文學，卒亦枉作小人，民權之氣，終不可遏，而奧國國民，受毒既久，元氣難復，至今猶不能與列强並也。其在俄羅斯，爲今世專制第一雄國，其教育事務，受監督於宗教大臣之下，所謂希臘正教總監者也。俄以專制政治立國，自不得不行專制教育，然以一政府抗世界之大逆流，恐不免舉鼎絕臏之慘，近者學生騷動之風潮，日盛一日，去春之事，俄皇固不能不讓步焉矣。其在日本，自三十年來，震於歐西文明，專求新智識之輸入，而於德育未嘗留意，既已舉千年來所受儒教之精神，破壞一空，而西人倫理道德之精華，亦不能有所得，青黃不接，故風俗日壞，德心日衰，至今朝野上下，咸孜孜研究德育問題，而大勢滔滔，竟如抱束薪以塞瓠子，毫無所濟，有心者咸憂之焉。以上數端，亦近世教育界得失之林也。

朱子曰：「教學者如扶醉人，扶得東來西又倒。」教一人如是，教一國殆更甚焉。宗旨一偏，其流弊中於人心，往往有數十年數百年而不能拯其失者，觀於法蘭西、奧大利、日本之前事，可爲長太息焉矣。夫偏猶不可，何況於誤？誤猶不可，何況於無。試問吾中國今日所謂教育家者，爲有宗旨乎？爲無宗旨乎？曰無也。謂彼以教漢奸育奴隸爲宗旨，其論未免太苛，吾信袞袞諸公之必不然也。然舍此以外，竟未聞有一人提出一宗旨以表示於國民者何也？聞甲之言曰，英文要也，則教英文。乙之言曰，日本文要也，則教日本文。丙之言曰，歷史地理要也，則教歷史地理。丁之言曰，師範要也，則教師範。戊之言曰，體操要也，則教體操。己之言曰，小學校最急也，則稱道小學校。庚之言曰，教科書最先也，則爭編教科書。如蠅之鑽紙，任意觸撞，如猴之跳戲，隨人低昂，如航海而無羅針，如撫琴而無腔調，雖欲以成一小小結構，猶且不可，況乃爲四萬萬龐大國民之嚮導者耶？且前者人人心目中，無所謂教育者，則亦已耳。今既有之，則發軔之始，實爲南轅北轍所關，播核之初，永定苦李甘瓜之種。莊子所謂其作始也簡，其將畢也必巨。今乃以亂彈之曲，魚目之珠，盲人瞎馬，夜半臨池，天下可悲可懼之事，安有過此者耶，安有過此者耶？

然則爲今之計奈何？曰，第一當知宗旨。使欲造成文學優美品格高尚之國民也，則宜法雅典。使欲造成服從紀律强悍耐苦之國民也，則宜法斯巴達。使欲造成至誠博愛迷信奉法之國民也，則宜法耶穌教會。使欲造成自由獨立活潑進取之國民也，則宜法英吉利。使欲造成團結强立自負不凡之國民也，則宜法德意志。使欲造成君國一體同仇敵愾之國民也，則宜法日本。苟不能者，則雖學法國之拿破侖可也，學奧國之梅特涅可也，學俄國之皮里加辣陀現任宗教大臣可也。彼其宗旨雖謬，然彼固有所爲而爲之，猶勝於無意識之動力，僅感受外界之刺激，突奔亂撞，與動物野蠻無別也。故必先知宗旨之不可以已，然後吾敢以

更端進也。

第二當擇宗旨。今欲爲我四萬萬同胞國民求一適當至善之教育宗旨，果何所適從乎？雅典、斯巴達，前劫之骨董也，其精神可採，其形質萬不可師。耶穌教於歐洲文明，甚有關係焉，然今亦已成退院之僧，於國家主義時代，頗不適用，且其經累次枝節，與吾民族幾冰炭不相容，其不可行，無待言也。或曰，俄羅斯與中國政體相近，宜學之。然俄人於內治，方且不能抗大勢而思變計，吾何爲蹈其覆轍焉。或曰，法蘭西久爲歐洲文明之中心點，又爲十九世紀全球之原動力，盍試效之。然法民好動，吾民好靜，其性之相反太甚，且按之歷史地理之位置，無一彷彿者，烏從而追之。近年以來，吾國民崇拜日本之心極盛，事無大細，動輒曰法日本。雖然，日本非吾之所宜學也。彼島國，吾大陸，一也。彼數千年一姓相承，我數千年禪篡征奪，二也。彼久爲封建，民習强悍，我久成一統，民溺懦柔，三也。無已，則惟最雄偉之英吉利與德意志兩民族乎？英人性喜保守，而改革以漸，此我所能學者也。德人昔本散渙，而今乃團結，此我所宜學者也。雖然，彼英民德族者，亦皆各有其固有之特性，積之千餘歲，養之百十年，乃始有今日。又非我空言疾呼曰學之學之，而遂能幾者也。

第三當定宗旨。然則我國國民教育之宗旨，究何在乎？曰，今日之世界民族主義之世界也。凡一國之能立於天地，必有其固有之特性，感之於地理，受之於歷史，胎之於思想，播之於風俗，此等特性，有良者焉，有否者焉。良者務保存之，不徒保存之而已，而必採他人之可以補助我者，吸爲己有而增殖之；否者務刮去之，不徒刮去之而已，而必求他人之可以匡救我者，勇猛自克而代易之。以故今日各國之教育宗旨，無或有學人者，亦無或有不學人者。不學人然後國乃立，學人然後國乃强。要之，使其民備有人格（謂成爲人之資格也，品行智識體力皆包於是。）享有人權，能自動而非木偶，能自主而非傀儡，能自治而非土蠻，能自立而非附庸，爲本國之民，而非他國之民，爲現今之民，而非陳古之民，爲世界之民，而非陬谷之民，此則普天下文明國教育宗旨之所同，而吾國亦無以易之者也。試問今日所謂教育家者，曾有見於此焉否也？試問彼輩所用之教育方法，其結果能致此焉否也？

兩宗旨或數宗旨對抗并行可乎？曰可。世界之進化也，恒由保守進取兩大勢力衝突調和而後成，有衝突必有調和，或先衝突後調和，或即衝突即調和。譬若甲之見以爲專制政體適於中國者，則用全力以造專制之國民可也。乙之見以爲立憲政體，丙之見以爲共和政體適於中國者，則用全力以造立憲、共和之國民可也。但使其出於公心，出於熱誠，不背乎前所謂普天下文明國共通之宗旨，則雖爲斯巴達可也，雖爲俄羅斯可也，雖爲美利堅、法蘭西可也。而必須有貫徹數十年之眼力，擎舉全國民之氣概，而不可如動物野蠻之受外界刺激，而爲無意識之動，教育云，教育云，如是如是。

或曰：如子所云，不可不待諸政府當道之有大力者。曰是不然。吾非不以望諸政府，然不能專諉諸政府。勿論遠者，請言日本，日本之福澤諭吉，非窮鄉一布衣乎？終身未嘗受爵於朝，然語日本教育界之主動者，千口一舌，千手一指，曰福翁福翁。何以故？有宗旨故。耗矣哀哉，吾中國至今無一福澤諭吉其人也。

梁啟超《飲冰室合集・專集》第三册《釋新民之義》 新民云者，非欲吾民盡棄其舊以從人也。新之義有二：一曰，淬厲其所本有而新之；二曰，採補其所本無而新之。二者缺一，時乃無功。先哲之立教也，不外因材而篤與變化氣質之兩途，斯即吾淬厲所固有，採補所本無之説也。一人如是，衆民亦然。

凡一國之能立於世界，必有其國民獨具之特質。上自道德法律，下至風俗習慣，文學美術，皆有一種獨立之精神。祖父傳之，子孫繼之，然後羣乃結，國乃成，斯實民族主義之根柢源泉也。我同胞能數千年立國於亞洲大陸，必其所具特質，有宏大高尚完美，釐然異於羣族者，吾人所當保存之而勿失墜也。雖然，保之云者，非任其自生自長，而漫曰：「我保之，我保之」云爾！譬諸木然，非歲歲有新芽之茁，則其枯可立待。譬諸井然，非息息有新泉之湧，則其涸不移時。夫新芽、新泉，豈自外來者耶？舊也而不得不謂之新。惟其日新，正所以全其舊也。濯之，拭之，發其光晶；鍛之，煉之，成其體段；培之，濬之，厚其本原，繼長增高，日征月邁；國民之精神，於是乎保存，於是乎發達。世或以守舊二字，爲一極可厭之名詞，其然豈其然哉！吾所患不在守舊，而患無真能守舊者。真能守舊者何？即吾所謂淬厲其固有而已。

僅淬厲固有而遂足乎？曰不然。今之世非昔之世，今之人非昔之人。昔者吾中國有部民而無國民，非不能爲國民也，勢使然也。吾國夙巍然屹立於大東，環列皆小蠻夷，與他方大國，未一交通，故我民常視其國爲天下。耳目所接觸，腦筋所濡染，聖哲所訓示，祖宗所遺傳，皆使之有可以爲一箇人之資格，有可以爲一家人之資格，有可以爲一鄉一族人之資格，有可以爲天下人之資格，而獨無

可以爲一國國民之資格。夫國民之資格，雖未必有以遠優於此數者，而以今日列國並立，弱肉强食優勝劣敗之時代，苟缺此資格，則决無以自立於天壤。故今日不欲强吾國則已，欲强吾國，則不可不博考各國民族所以自立之道，彙擇其長者而取之，以補我之所未及。今論者於政治、學術、技藝，皆莫不知取人長以補我短矣。而不知民德、民智、民力實爲政治、學術、技藝之大原，不取於此，而取於彼，棄其本而摹其末，是何異見他樹之蓊鬱，而欲移其枝以接我槁幹。見他井之汩湧，而欲汲其流以實我智源也。故採補所本無，以新我民之道，不可不深長思也。

世界上萬事之現象，不外兩大主義：一曰保守；二曰進取。人之運用此兩主義者，或偏取甲，或偏取乙。或兩者並起而相衝突，或兩者並存而相調和。偏取其一，未有能立者也。有衝突則必有調和，衝突者，調和之先驅也。善調和者，斯爲偉大國民，盎格魯撒遜人種是也。譬之踽步，以一足立，以一足行。譬之拾物，以一手握，以一手取。故吾所謂新民者，必非如心醉西風者流，蔑棄吾數千年之道德、學術、風俗，以求伍於他人。亦非如墨守故紙者流，謂僅抱此數千年之道德、學術、風俗，以求伍於他人。亦非如墨守故紙者流，謂僅抱此數千年之道德、學術、風俗，遂足以立於大地也。

《教育世界》五六號《論教育之宗旨》　教育之宗旨何在？在使人爲完全之人物而已。何謂完全之人物？謂人之能力無不發達且調和是也。人之能力分爲內外二者：一曰身體之能力，一曰精神之能力。發達其身體而萎縮其精神，或發達其精神而罷敝其身體，皆非所謂完全者也。完全之人物，精神與身體必不可不爲調和之發達。而精神之中又分爲三部：知力、感情及意志是也。對此三者而有真美善之理想：真者知力之理想，美者感情之理想，善者意志之理想也。完全之人物不可不備真美善之三德，欲達此理想，於是教育之事起。教育之事亦分爲三部：智育、德育(即意志)、美育(即情育)是也。如佛教之一派，及希臘羅馬之斯多噶派，抑壓人之感情而使其能力專發達於意志之方面；又如近世斯賓塞爾之專重智育，雖非不切中一時之利弊，皆非完全之教育也。完全之教育，不可不備此三者。今試言其大略。

一、智育　人苟欲爲完全之人物，不可無內界及外界之知識，而知識之程度之廣狹，應時地不同。古代之知識，至近代而覺其不足；閉關自守時之知識，至萬國交通時而覺其不足。故居今之世者，不可無今世之知識。知識又分爲理論與實際二種。溯其發達之次序，則實際之知識常先於理論之知識，然理論之知識發達後，又爲實際之知識之根本也。一科學如數學、物理學、化學、博物學等，皆所謂理論之知識。至應用物理、化學於農工學，應用生理學於醫學，應用數學於測繪等，謂之實際之知識。理論之知識乃人人天性上所要求者，實際之知識則所以供社會之要求，而維持一生之生活。故知識之教育，實必不可缺者也。

二、道德　然有知識而無道德，則無以得一生之福祉，而保社會之安寧，未得爲完全之人物也。夫人之生也，爲動作也，非爲知識也。古今中外之哲人無不以道德爲重於知識者，故古今中外之教育無不以道德爲中心點。蓋人人至高之要求，在於福祉，而道德與福祉實有不可離之關係。愛人者人恒愛之；敬人者人恒敬之。不愛敬人者反是。如影之隨形，響之隨聲，其效不可得而誣也。《書》云：「惠迪吉，從逆凶。」希臘古賢所唱福德合一論，固無古今中外之公理也，而道德之本原又由內界出而非外鑠我者。張皇而發揮之，此又教育之任也。

三、美育　德育與智育之必要，人人知之，至於美育有不得不一言者。蓋人心之動，無不束縛於一己之利害；獨美之爲物，使人忘一己之利害而入高尚純潔之域，此最純粹之快樂也。孔子言志，獨與曾點；又謂興於詩，成於樂。希臘古代之以音樂爲普通學之一科，及近世希痕林、敬爾列爾等之重美育學，實非偶然也。要之，美育者一面使人之感情發達，以達完美之域；一面又爲德育與智育之手段，此又教育者所不可不留意也。

然人心之知情意三者，非各自獨立，而互相交錯者。如人爲一事時，知其當爲者知也，欲爲之者意也，而當其爲之前又有苦樂之情伴之。此三者不可分離而論之也。故教育之時，亦不能加以區別。有一科而兼德育智育者，有一科而兼美育德育者，又有一科而兼此三者。三者并行而得漸達真善美之理想，又加以身體之訓練，斯得爲完全之人物，而教育之能事畢矣。

教育之宗旨
- 體育
- 心育
  - 智育
  - 德育
  - 美育

完全之人物

《教育世界》一六五號《孔子之學說・第四章教育》

第一節　人格之完成德之修養

孔子教育之目的，可從二方面觀察之：一、修己之德以鍛成意志，而爲完全之人物，以達高尚之仁；一、鍛煉意志修德而治平天下。故前爲純粹之道德家，後爲道德的政事家。以脩身爲第一義，治人爲第二義。故《大學》曰：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

致知格物説於前至善之章已論之，今惟論孔子之如何完成人格，如何修養德性於下。

孔子之主眼在德行，即德育是也。故所言之學問，即知育，不過修先王之道而修德耳。故既知之，則當行之，陽明所謂之知行一致是也。孔子自身，以絶對之智力而理會天道。其教育法則，能爲實踐的，自近而遠，自卑而高。先教弟子以日常起居、飲食、灑掃、應對等，漸進而教之修心。其所教之書，即《詩》《書》《禮》；其所教之藝，則文行忠信，禮樂射御書數等六藝。射御，體育也。弟子通六藝者七十二人。「德行：顔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其他曾參、有若、子張等，一時人材鬱然。其教授法各應其力，因其人之高下而爲多方面的。凡問答，使弟子各以己力發明之，勉學之。故孔子之教授法，可名之爲開發心性之法也。故《述而》曰：

「子曰：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

德不可得而學。故學問不過欲得智識耳，從此智識以陶冶吾之情與意，始能得善良之品性，即德是也。孔子欲完成人格以使之有德，故於欲知情意融和之前，先涵養美情，漸與知情合而鍛煉意志，以造作品性。於是始知所立，和氣藹然，其樂無極，是即達仁之理想，而人格完成矣。故《泰伯》曰：

「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

詩，動美感的；禮，知的又意志的；樂，則所以融和此二者。苟今若無禮以爲節制，一任情之放任，則縱有美感，亦往往動摇，逸於法度之外。然若惟泥於禮，則失之嚴重而不適於用。故調和此二者，則在於乎。

既鍛成圓滿之人物後，無論在朝在野，其行動云爲，皆無窒礙，且可爲學問之法。《述而》曰：

「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

是謂先立志講道，習練之而得於心，愈修養而至於仁。仁，完全之德也。既得此德後，更從容習禮樂射御書數等日用實踐之事，「游於藝」者，此之謂也。

修德之先，必不可不先有完全之智識，苟無完全之智識，則不知其德爲何物。故於《陽貨》篇言六言六蔽：

「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

又《爲政》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

即謂無智識則暗昧，而不能知完全之德。

然又恐惟於智識一面而不能言行一致，於是復説以下各條：

《憲問》：「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

又：「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

《雍也》：「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

《子張》：「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問切「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

此一切所言，皆謂德行爲本；智識不足知之。再進一步，則如《雍也》：

「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

知道德者不及好道德者，好道德者又不及樂道德者，是爲形容入道德之深。要之，欲養德必就聖賢之書學之，先得道德的智識，以陶冶性情，使成强健之意志，更於行爲上反復習練之，遂爲自我之品性。是爲孔子教學之要領也。

第二節　政事家

能修得以上一切完全之德，即所謂仁者，亦可以之治平天下國家，是爲孔子之第二目的。至此，道德與政治遂合，而非完全之道德家矣。既可以之治國家，故君主必應具此德。故《大學》曰：

「物格而後知至，知至而後意誠，意誠而後心正，心正而後身修，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

又《論語・憲問》曰：「修己以安百姓。」

《季氏》：「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

《爲政》：「爲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

謂政事家必具完全之德，以行道德的政治。然在治國，則一切當遵先王之制度、

禮樂刑政等，次所記者是也。

忻江明《鶴巢文存》卷一《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義》

《大學》首章，聖人明學術之大本，政治之常經，而即以定教育之宗旨，蓋天下之凡爲教育者無以易此矣。教育不正，宗旨不明，於是有舍本騖末之弊，有欲速之病，有偏至之蔽，故夫立學之始，不可不審也。三代以上，治與學合一，自庶民之俊秀至天子之元，士無不入學，名物象數，少儀內則既肄之小學矣。逮入大學，則致意於大原大本，盡在我之性以爲體，明在物之理以爲用。所謂德即天命之性，五常之德也。所謂明即率性而行之也。格致以牖之，誠正以閑之，至於身修而德明矣，而可推之家國天下矣。夫古人之懃懃爲此者，凡以爲家國天下也。凡以爲民也，民亦有德，德亦宜明，革其舊習以復其固有，鼓之舞之以盡其性。故曰，明明德於天下，新亦明之謂也，二者既具，而其要尤在於得止。蓋天下之道不立，其極則或倚於一偏，爲我之無君，兼愛之無父，皆一偏之弊。至善者大中至正之，則明新之臻，其極而無弊者也，此皆大學之所有事也，其道亘古今而不變，其理合聖凡而同歸。故曰，在在者取必之詞也。蓋聖人教育之宗旨如此，今夫世運雖殊，學則一也。學術雖殊，道則一也。講藝事而不先尊德性，弊在騖末；興人才而不先育民行弊在欲速，二者交蔽是曰偏至，均非古者大學之道也。古之大學，釐然有當，秩然有序，確然而不可易，蓋先聖哲王千百年相傳之道，非孔氏一人之私言也，得其道而明之，庶乎教育之有成也。

分論

論士

《老子・十五章》 古之善爲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夫唯不可識，故强爲之容：豫兮若冬涉川；猶兮若畏四鄰；儼兮其若客；渙兮其若冰之將釋；敦兮其若樸；曠兮其若谷；混兮其若濁。孰能濁以靜之徐清；孰能安以動之徐生。保此道者不欲盈。夫唯不盈，故能蔽不新成。

《老子・六十八章》 善爲士者，不武；善戰者，不怒；善勝敵者，不與；善用人者，爲之下。是謂不爭之德，是謂用人之力，是謂配天古之極。

《論語・里仁》 子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議也。」

《論語・子張》 子張曰：「士見危致命，見得思義，祭思敬，喪思哀，其可已矣。」

《論語・衛靈公》 子曰：「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

《論語・泰伯》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爲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略】

子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

《論語・顏淵》 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子曰：「何哉，爾所謂達者？」子張對曰：「在邦必聞，在家必聞。」子曰：「是聞也，非達也。夫達也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在邦必達，在家必達。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在邦必聞，在家必聞。」

《論語・子路》 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行己有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曰：「敢問其次。」曰：「宗族稱孝焉，鄉黨稱弟焉。」曰：「敢問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抑亦可以爲次矣。」曰：「今之從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筲之人何足算也？」

子路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切切偲偲，怡怡如也，可謂士矣。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

《論語・憲問》 子曰：「士而懷居，不足以爲士矣。」

《國語・魯語下》 士朝受業，晝而講貫，夕而習復，夜而計過無憾，而後即安。

《墨子・親士》 入國而不存其士，則亡國矣。見賢而不急，則緩其君矣。非賢無急，非士無與慮國。緩賢忘士，而能以其國存者，未曾有也。

昔者文公出走而正天下，桓公去國而霸諸侯，越王勾踐遇吳王之醜，而尚攝中國之賢君，三子之能達名成功於天下也，皆於其國抑而大醜也。太上無敗，其次敗而有以成，此之謂用民。

吾聞之曰：「非無安居也，我無安心也；非無足財也，我無足心也。」是故君子自難而易彼，衆人自易而難彼。君子進不敗其志，內究其情，雖雜庸民，終無怨心，彼有自信者也。

是故爲其所難者，必得其所欲焉；未聞爲其所欲，而免其所惡者也。是故偪臣傷君，諂下傷上，君必有弗弗之臣，上必有諮諮之下，分議者延延，而支苟者諮諮，焉可以長生保國。臣下重其爵位而不言，近臣則暗，遠臣則唫，怨結於民心，諂諛在側，善議障塞，則國危矣。桀紂不以其無天下之士邪？殺其身而喪天下。故曰：歸國寶，不若獻賢而進士。

今有五錐，此其銛，銛者必先挫；有五刀，此其錯，錯者必先靡。是以甘井近竭，招木近伐，靈龜近灼，神蛇近暴。是故比干之殪，其抗也；孟賁之殺，其勇也；西施之沈，其美也；吳起之裂，其事也。故彼人者，寡不死其所長，故曰：太盛難守也。故雖有賢君，不愛無功之臣；雖有慈父，不愛無益之子。是故不勝其任而處其位，非此位之人也；不勝其爵而處其祿，非此祿之主也。良弓難張，然可以及高入深；良馬難乘，然可以任重致遠；良才難令，然可以致君見尊。是故江河不惡小谷之滿己也，故能大。聖人者，事無辭也，物無違也，故能爲天下器。是故江河之水，非一水之源也；千鎰之裘，非一狐之白也。夫惡有同方取不取同而已者乎？蓋非兼王之道也。是故天地不昭昭，大水不潦潦，大火不燎燎，王德不堯堯者，乃千人之長也。其直如矢，其平如砥，不足以覆萬物。是故溪陝者速涸，逝淺者速竭，墝埆者其地不育，王者淳澤，不出宮中，則不能流國矣。

《墨子・公孟》 公孟子戴章甫搢忽，儒服而以見子墨子曰：「君子服然後行乎？其行然後服乎？」子墨子曰：「行不在服？」公孟子曰：「何以知其然也？」子墨子曰：「昔者齊桓公高冠博帶，金劍木盾，以治其國，其國治。昔者晉文公大布之衣，牂羊之裘，韋以帶劍，以治其國，其國治。昔者楚莊王鮮冠組纓，絳衣博袍，以治其國，其國治。昔者越王勾踐剪髮文身，以治其國，其國治。此四君者其服不同，其行猶一也。翟以是知行之不在服也。」公孟子曰：「善！吾聞之曰：『宿善者不祥。』請舍忽，易章甫，復見夫子可乎？」子墨子曰：「請因以相見也。若必將舍忽，易章甫，而後相見，然則行果在服也。」

公孟子曰：「君子必古言服，然後仁。」子墨子曰：「昔者商王紂，卿士費仲，爲天下之暴人，箕子、微子，爲天下之聖人，此同言而或仁不仁也；周公旦爲天下之聖人，關叔爲天下之暴人，此同服或仁或不仁；然則不在古服與古言矣。且子法周，而未法夏也，子之古非古也。」

《孟子・盡心上》 王子墊問曰：「士何事？」

孟子曰：「尚志。」

曰：「何謂尚志？」

曰：「仁義而已矣。殺一無罪，非仁也，非其有而取之，非義也。居惡在？仁是也；路惡在？義是也。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備矣。」

《孟子・滕文公下》 周霄問曰：「古之君子仕乎？」孟子曰：「仕。《傳》曰：『孔子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出疆必載質。』公明儀曰：『古之人三月無君則弔。』三月無君則弔，不以急乎？」

曰：「士之失位也，猶諸侯之失國家也，《禮》曰：『諸侯耕助，以供粢盛，夫人蠶繅，以爲衣服。犧牲不成，粢盛不潔，衣服不備，不敢以祭。』惟士無田，則亦不祭。』牲殺、器血、衣服不備，不敢以祭，則不敢以宴，亦不足弔乎？」

「出疆必載質，何也？」

曰：「士之仕也，猶農夫之耕也；農夫豈爲出疆舍其耒耜哉！」

曰：「晉國亦仕國也，未嘗聞仕如此其急。仕如此其急也，君子之難仕，何也？」

曰：「丈夫生而願爲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爲之有家。父母之心，人皆有之。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鑽穴隙相窺，逾墻相從，則父母國人皆賤之。古之人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不由其道而往者，與鑽穴隙之類也。」

《呂氏春秋・士節》 士之爲人，當理不避其難，臨患忘利，遺生行義，視死如歸。有如此者，國君不得而友，天子不得而臣。大者定天下，其次定一國，必由如此人者也。故人主之欲大立功名者，不可不務求此人也。賢主勞於求人，而佚於治事。

《呂氏春秋・忠廉》 士議之不知辱者大之也，大之則於富貴也，利不足以虞其意矣。雖名爲諸侯，實有萬乘，不足以挺其心矣。誠辱則無爲樂生。若此人也，有勢則必不自私矣，處官則必不爲汙矣，將衆則必不撓北矣。忠臣亦然。苟便於主利於國，無敢辭違殺身出生以徇之。國有士若此，則可謂有人矣。若此人者固難得，其患雖得之有不智。

《呂氏春秋・知士》 今有千里之馬於此，非得良工、猶若弗取。良工之與馬也，相得則然後成。譬之若枹之與鼓。夫士亦有千里，高節死義，此士之千里也。能使士待千里者，其惟賢者也。

賈誼《新書・大政下》 故士能言道而弗能行者謂之器，能行道而弗能言者

謂之用，能言之能行之者謂之實。

劉安《淮南子・泰族訓》 夫聖人之屈者，以求伸也；枉者，以求直也；故雖出邪辟之道，行幽昧之塗，將欲以直大道，成大功。猶出林之中不得直道，拯溺之人不得不濡足也。伊尹憂天下之不治，調和五味，負鼎俎而行，五就桀，五就湯，將欲以濁爲清，以危爲寧也。周公股肱周室，輔翼成王，管叔、蔡叔奉公子祿父而欲爲亂，周公誅之以定天下，緣不得已也。管子憂周室之卑，諸侯之力征，夷狄伐中國，民不得寧處，故蒙恥辱而不死，將欲以憂夷狄之患，平夷狄之亂也。孔子欲行王道，東西南北七十説而無所偶，故因衛夫人、彌子瑕而欲通其道。此皆欲平險除穢，由冥冥至炤炤，動於權而統於善者也。夫觀逐者於其反也，而觀行者於其終也。故舜放弟，周公殺兄，猶之爲仁也；文公樹米，曾子架羊，猶之爲知也。當今之世，醜必託善以自爲解，邪必蒙正以自爲辟。遊不論國，仕不擇官，行不辟汙，曰「伊尹之道也」。分別爭財，親戚兄弟搆怨，骨肉相賊，曰「周公之義也」。行無廉恥，辱而不死，曰「管子之趨也」。行貨賂，趣勢門，立私廢公，比周而取容，曰「孔子之術也」。此使君子小人紛然淆亂，莫知其是非者也。

故百川並流，不注海者不爲川谷；趨行蹐馳，不歸善者不爲君子。故善言歸乎可行，善行歸乎仁義。田子方、段干木輕爵禄而重其身，不以欲傷生，不以利累形，李克竭股肱之力，領理百官，輯穆萬民，使其君生無廢事，死無遺憂，此異行而歸於善者。張儀、蘇秦家無常居，身無定君，約從衡之事，爲傾覆之謀，濁亂天下，撓滑諸侯，使百姓不遑啓居，或從或横，或合衆弱，或輔富强，此異行而歸於醜者也。故君子之過也，猶日月之蝕，何害於明！小人之可也，猶狗之晝吠，鴟之夜見，何益於善！夫知者不妄發，擇善而爲之，計義而行之，故事成而功足賴也，身死而名足稱也。雖有知能，必以仁義爲之本，然後可立也。知能蹐馳，百事並行，聖人一以仁義爲之準繩，中之者謂之君子，弗中者謂之小人。君子雖死亡，其名不滅；小人雖得勢，其罪不除。使人左據天下之圖而右刎喉，愚者不爲也，身貴於天下也。死君親之難，視死若歸，義重於身也。天下，大利也，比之身則小；身之重也，比之義則輕；義，所全也。《詩》曰：「愷悌君子，求福不回。」言以信義爲準繩也。

韓嬰《韓詩外傳》卷一 王子比干殺身以成其忠，尾生殺身以成其信，伯夷叔齊殺身以成其廉。此四子者，皆天下之通士也。豈不愛其身哉？爲夫義之不立，名之不顯，則士恥之，故殺身以遂其行。由是觀之，卑賤貧窮，非士之恥也。夫士之恥者，天下舉忠而士不與焉，舉信而士不與焉，舉廉而士不與。三者存乎身，名傳於世，與日月並而不息，天不能殺，地不能生，當桀紂之世，不之能汙也，然則非惡生而樂死也，惡富貴好貧賤也，由其理尊貴及己而仕，不辭也。孔子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故阨窮而不憫，勞辱而不苟，然後能有致也。《詩》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此之謂也。【略】

原憲居魯，環堵之室，茨以蒿萊，蓬户甕牖，揉桑而爲樞，上漏下濕，匡坐而絃歌。子貢乘肥馬，衣輕裘，中紺而表素，軒車不容巷而往見之。原憲楮冠黎杖而應門，正冠則纓絶，振襟則肘見，納履則踵決。子貢曰：「嘻！先生何病也！」原憲仰而應之曰：「憲聞之：無財之謂貧，學而不能行之謂病。憲貧也，非病也。若夫希世而行，比周而友，學以爲人，教以爲己，仁義之匿，車馬之飾，衣裘之麗，憲不忍爲之也。」子貢逡巡，面有慚色，不辭而去。原憲乃徐步曳杖歌《商頌》而反，聲滿於天地，如出金石。天子不得而臣也，諸侯不得而友也。故養身者忘家，養志者忘身，身且不愛，孰能忝之。《詩》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

韓嬰《韓詩外傳》卷二 子路曰：「士不能勤苦，不能輕死亡，不能恬貧窮，而曰我能行義，吾不信也。」昔者申包胥立於秦廷，七日七夜，哭不絶聲，是以存楚，不能勤苦，焉能行此？比干且死，而諫愈忠。伯夷叔齊餓于首陽，而志益彰。不輕死亡，焉能行此？曾子褐衣縕緒，未嘗完也，糲米之食，未嘗飽也。義不合，則辭上卿。不恬貧窮，焉能行此？夫士欲立身行道，無顧難易，然後能行之。欲行義白名，無顧利害，然後能行之。《詩》曰：「彼己之子，碩大且篤。」非良篤脩身行之君子其孰能與之哉！

韓嬰《韓詩外傳》卷五 儒者，儒也，儒之爲言無也，不易之術也。千舉萬變，其道不窮，六經是也。若夫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婦之別，朋友之序，此儒者所謹守，日切磋而不舍也。雖居窮巷陋室之下，而内不足以充虚，外不足以蓋形，無置錐之地，明察足持天下，大舉在人上，則王公之材也，小用使在位，則社稷之臣也，雖巖居穴處，而王侯不能與爭名，何也？仁義之化存爾。如使王者聽其言，信其行，則唐虞之法可得而觀，頌聲可得而聽。《詩》曰：「先民有言，詢于芻蕘。」取謀之博也。

應劭《風俗通・正失》 俗言：東方朔太白星精，黄帝時爲風后，堯時爲務

成子，周時爲老聃，在越爲范蠡，在齊爲鴟夷子皮。言其神聖能興王霸之業，變化無常。

謹按：【略】劉向少時，數問長老賢人，通於事，及朔時人，皆云：朔口諧倡辯，不能持論，喜爲凡庸誦說，故今後世多傳聞者。而揚雄亦以爲「朔言不純師，行不純德，其流風遺書，蔑如也。然朔所以名過其實，以其恢誕多端，不名一行，應諧似優，不窮似智，正諫似直，穢德似隱，非夷、齊，是柳惠，其滑稽之雄乎！」朔之逢占射覆，其事浮淺，行於衆，僮兒牧豎，莫不眩耀，而後之好事者，因取奇言怪語附著之耳，安在能神聖歷世爲輔佐哉？

桓寬《鹽鐵論・地廣》 大夫曰：「挾管仲之智者，非爲廝役之使也。懷陶朱之慮者，不居貧困之處。文學能言而不能行，居下而訕上，處貧而非富，大言而不從，高厲而行卑，誹譽訾議，以要名采善於當世。夫祿不過秉握者，不足以言治，家不滿檐石者，不足以計事。儒皆貧羸，衣冠不完，安知國家之政，縣官之事乎？何斗辟造陽也！」

文學曰：「夫賤不害智，貧不妨行。顏淵屢空，不爲不賢。孔子不容，不爲不聖。必將以貌舉人，以才進士，則太公終身鼓刀，寧戚不離飯牛矣。古之君子，守道以立名，脩身以俟時，不爲窮變節，不爲賤易志，惟仁之處，惟義之行。臨財苟得，見利反義，不義而富，無名而貴，仁者不爲也。故曾參、閔子，不以其仁易晉、楚之富。伯夷不以其行易諸侯之位，是以齊景公有馬千駟，而不能與之爭名。孔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於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故惟仁者能處約、樂貧，小人富斯暴，貧斯濫矣。楊子曰：『爲仁不富，爲富不仁。』苟先利而後義，取奪不厭。公卿積億萬，大夫積千金，士積百金，利己并財以聚，百姓寒苦，流離於路，儒獨何以完其衣冠也？」

桓寬《鹽鐵論・毀學》 大夫曰：「夫懷枉而言正，自託於無欲而實不從，此非士之情也？昔李斯與包丘子俱事荀卿，既而李斯入秦，遂取三公，據萬乘之權以制海內，切侔伊、望，名巨泰山；而包丘子不免於甕牖蒿廬，如潦歲之鼃，口非不衆也，卒死於溝壑而已。今內無以養，外無以稱，貧賤而好義，雖言仁義，亦不足貴者也！」

文學曰：「方李斯之相秦也，始皇任之，人臣無二，然而荀卿謂之不食，覩其罹不測之禍也。包丘子飯麻蓬藋，修道白屋之下，樂其志，安之於廣廈芻豢，無赫赫之勢，亦無戚戚之憂。夫晉獻垂棘，非不美也，宮之奇見之而歎，知荀息之圖之也。智伯富有三晉，非不盛也，然不知襄子之謀之也。季孫之狐貉，非不麗也，而不知魯君之患之也。故晉獻以寶馬釣虞、虢，襄予以城壞誘智伯。故智伯身禽於趙，而虞、虢卒并於晉，以其務得不顧其後，貪土地而利寶馬也。孔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今之在位者，見利不虞害，貪得不顧恥，以利易身，以財易死。無仁義之德，而有富貴之祿，若蹈坎穽，食於懸門之下，此李斯之所以伏五刑也。南方有鳥名鵷鶵，非竹實不食，非醴泉不飲，飛過泰山，泰山之鴟，俛啄腐鼠，仰見鵷雛而嚇。今公卿以其富貴笑儒者爲之常行，得無若泰山鴟嚇鵷鶵乎？」

大夫曰：「學者所防固辭，禮者所以文鄙行也。故學以輔德，禮以文質。言思可道，行思可樂。惡言不出於口，邪行不及於己。動作應禮，從容中道。故禮以行之，孫以出之。是以終日言，無口過；終身行，無冤尤。今人主張官立朝以治民，疏爵分祿以褒賢，而曰『懸門腐鼠』，何辭之鄙背而悖於所聞也？」

文學曰：「聖主設官以授任，能者處之；分祿以任賢，能者受之。義貴無高，義取無多。故舜受堯之天下，太公不避周之三公；苟非其人，簞食豆羹猶爲賴民也。故德薄而位高，力少而任重，鮮不及矣。夫泰山鴟啄腐鼠於窮澤幽谷之中，非有害於人也。今之有司，盜主財而食之於刑法之旁，不知機之是發，又以嚇人，其患惡得若泰山之鴟乎？」

大夫曰：「司馬子言：『天下穰穰，皆爲利往。』趙女不擇醜好，鄭嫗不擇遠近，商人不媿恥辱，戎士不愛死力，士不在親，事君不避其難，皆爲利祿也。儒、墨內貪外矜，往來游說，棲棲然亦未爲得也。故尊榮者士之願也，富貴者士之期也。方李斯在荀卿之門，闔茸與之齊軫，及其奮翼高舉，龍昇驥驚，過九軼二，翱翔萬仞，鴻鵠華騮且同侶，況跛牂燕雀之屬乎！席天下之權，御宇內之衆，後車百乘，食祿萬鍾。而拘儒布褐不完，糟糠不飽，非甘菽藿而卑廣廈，亦不能得已。雖欲嚇人，其何已乎！」

文學曰：「君子懷德，小人懷土。賢士徇名，貪夫死利。李斯貪其所欲，致其所惡。孫叔敖早見於未萌，三去相而不悔，非樂卑賤而惡重祿也，慮患遠而避害謹也。夫郊祭之牛，養食期年，衣之文繡，以入廟堂，太宰執其鸞刀，以啓其毛；方此之時，願任重而上峻阪，不可得也。商鞅困於彭池，吳起之伏王尸，願被布褐而處窮鄙之蒿廬，不可得也。李斯相秦，席天下之勢，志小萬乘；及其囚於囹圄，車裂於雲陽之市，亦願負薪入東門，行上蔡曲街徑，不可得也。蘇秦、吳

起以權勢自殺，商鞅、李斯以尊重自滅，皆貪祿慕榮以沒其身，從車百乘，曾不足以載其禍也！」

桓寬《鹽鐵論・褒賢》 大夫曰：「伯夷以廉饑，尾生以信死。由小器而虧大體，匹夫匹婦之爲諒也，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何功名之有？蘇秦、張儀，智足以强國，勇足以威敵，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息。萬乘之主，莫不屈體卑辭，重幣請交，此所謂天下名士也。夫智不足與謀，而權不能舉當世，民斯爲下也。今舉亡而爲有，虛而爲盈，布衣穿履，深念徐行，若有遺亡，非立功名之士，而亦未免於世俗也。」

文學曰：「蘇秦以從顯於趙，張儀以橫任於秦，方此之時，非不尊貴也，然智士隨而憂之，知夫不以道進者必不以道退，不以義得者必不以義亡。季、孟之權，三桓之富，不可及也，孔子爲之曰『微』。爲人臣，權均於君，富侔於國者，亡。故其位彌高而罪彌重，祿滋厚而罪滋多。夫行者先全己而後求名，仕者先辟害而後求祿。故香餌非不美也，龜龍聞而深藏，鸞鳳見而高逝者，知其害身也。夫爲烏鵲魚鱉，食香餌而後狂飛奔走，遜頭屈遻，無益於死。今有司盜秉國法，進不顧罪，卒然有急，然後車馳入趨，無益於死。所盜不足償於臧獲，妻子奔亡無處所，身在深牢，莫知恤視。方此之時，何暇得以笑乎？」

大夫曰：「文學高行，矯然若不可卷；盛節絜言，皦然若不可涅。然戍卒陳勝釋輓輅，首爲叛逆，自立張楚，素非有回、由處士之行，宰相列臣之位也。奮於大澤，不過旬月，而齊、魯儒墨縉紳之徒，肆其長衣，——長衣，容衣也——負孔氏之禮器《詩》、《書》，委質爲臣。孔甲爲涉博士，卒俱死陳，爲天下大笑。深藏高逝者固若是也？」

文學曰：「周室衰，禮樂壞，不能統理，天下諸侯交爭，相滅亡，并爲六國，兵革不休，民不得寧息。秦以虎狼之心，蠶食諸侯，并吞戰國以爲郡縣，伐能矜功，自以爲過堯、舜而羞與之同。棄仁義而尚刑罰，以爲今時不師於文而決於武。趙高治獄於內，蒙恬用兵於外，百姓愁苦，同心而患秦。陳王赫然奮爪牙爲天下首事，道雖凶而儒墨或干之者，以爲無王之矣，道擁遏不得行，自孔子以至於茲，而秦復重禁之，故發憤於陳王也。孔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庶幾成湯、文、武之功，爲百姓除殘去賊，豈貪祿樂位哉？」

大夫曰：「文學言行雖有伯夷之廉，不及柳下惠之貞，不過高瞻下視，絜言污行，觴酒豆肉，遷延相讓，辭小取大，雞廉狼吞。趙綰、王臧之等，以儒術擢爲上卿，而有姦利殘忍之心。主父偃以口舌取大官，竊權重，欺紿宗室，受諸侯之賂，卒皆誅死。東方朔自稱辯略，消堅釋石，當世無雙；然省其私行，狂夫不忍爲，況無東方朔之口，其餘無可觀者也？」

文學曰：「志善者忘惡，謹小者致大。俎豆之間足以觀禮，閨門之內足以論行。夫服古之服，誦古之道，舍此而爲非者，鮮矣。故君子時然後言，義然後取，不以道得之不居也。滿而不溢，泰而不驕。故袁盎親於景帝，秣馬不過一駟；公孫弘即三公之位，家不過十乘；東方先生說聽言行於武帝，而不驕溢；主父見困厄之日久矣，疾在位者不好道而富且貴，莫知恤士也，於是取饒衍之餘以周窮士之急，非爲私家之業也。當世囂囂，非患儒之雞廉，患在位者之虎飽鴟咽，於求覽無所孑遺耳。」

桓寬《鹽鐵論・利議》 大夫曰：「作世明主，憂勞萬民，思念北邊之未安，故使使者舉賢良、文學高第，詳延有道之士，將欲觀殊議異策，虛心傾耳以聽，庶幾云得。諸生無能出奇計，遠圖伐匈奴安邊境之策，抱枯竹，守空言，不知趨舍之宜，時世之變，議論無所依，如膝癢而搔背，辯訟公門之下，詡詡不可勝聽，如品即口以成事，此豈明主所欲聞哉？」

文學曰：「諸生對冊，殊路同歸，指在崇禮義，退財利，復往古之道，匡當世之失，莫不云太平；雖未盡可亶用，宜若有可行者焉。執事闇於明禮，而喻於利末，沮事隋議，計慮籌策，以故至今未決。非儒無成事，公卿欲成利也。」

大夫曰：「色厲而內荏，亂真者也。文表而枭裏，亂實者也。文學衰衣博帶，竊周公之服；鞠躬踧踖，竊仲尼之容；議論稱誦，竊商、賜之辭；刺譏言治，竊管、晏之才。心卑卿相，志小萬乘。及授之政，昏亂不治。故以言舉人，若以毛相馬。此其所以多不稱舉。詔策曰：『朕嘉宇內之士，故詳延四方豪俊文學博習之士，超遷官祿。』言者不必有德，何者？言之易而行之難。有舍其車而識其牛，貴其不言而多成事也。吳鐸以其舌自破，主父偃以其舌自殺。鶡鴟夜鳴，無益於明；主父鳴鴟，無益於死。非有司欲成利，文學桎梏於舊術，牽於間言者也。」

文學曰：「能言之，能行之者，湯、武也。能言，不能行者，有司也。文學竊周公之服，有司竊周公之位。文學桎梏於舊術，有司桎梏於財利。主父偃以舌自殺，有司以利自困。夫驥之才千里，非造父不能使；禹之知萬人，非舜爲相不能用。故季桓子聽政，柳下惠忽然不見，孔子爲司寇，然後悖熾。驥，舉之在伯

樂，其功在造父。造父攝轡，馬無駑良，皆可取道。周公之時，士無賢不肖，皆可與言治。故御之良者善調馬，相之賢者善使士。今舉異才而使臧騶御之，是猶扼驥鹽車而責之使疾。此賢良、文學多不稱舉也。」

大夫曰：「嘻！諸生闒茸無行，多言而不用，情貌不相副。若穿踰之盜，自古而患之。是孔丘斥逐於魯君，曾不用於世也。何者？以其首攝多端，迂時而不要也。故秦王燔去其術而不行，坑之渭中而不用。乃安得鼓口舌，申顏眉，預前論議，是非國家之事也？」

劉向《說苑・立節》 士君子之有勇而果於行者，不以立節行義，而以妄死求名，豈不痛哉！士有殺身以成仁，觸害以立義，倚於節理而不議死地，故能身死名流於來世，非有勇斷，孰能行之。【略】

子思居於衛，縕袍無表，二旬而九食。田子方聞之，使人遺狐白之裘，恐其不受，因謂之曰：「吾假人，遂忘之；吾與人也，如棄之。」子思辭而不受。子方曰：「我有子無，何故不受？」子思曰：「伋聞之，妄與不如遺物於溝壑；伋雖貧也，不忍以身爲溝壑，是以不敢當也。」

揚雄《法言・學行》 或問「進」。曰：「水。」或曰：「爲其不捨晝夜與？」曰：「有是哉！滿而後漸者，其水乎？」

或問「鴻漸」。曰：「非其往不往，非其居不居，漸猶水乎！」

請問「木漸」。曰：「止於下而漸於上者，其木也哉！亦猶水而已矣。」

揚雄《法言・吾子》 或問：「屈原智乎？」曰：「如玉如瑩，爰變丹青。如其智！如其智！」【略】

或曰：「有人焉，自云姓孔，而字仲尼。入其門，升其堂，伏其几，襲其裳，則可謂仲尼乎？」曰：「其文是也，其質非也。」「敢問質。」曰：「羊質而虎皮，見草而說，見豺而戰，忘其皮之虎矣。」

聖人虎別，其文炳也。君子豹別，其文蔚也。辯人貍別，其文萃也。貍變則豹，豹變則虎。

揚雄《法言・脩身》 或曰：「孔子之事多矣，不用，則亦勤且憂乎？」曰：「聖人樂天知命，樂天則不勤，知命則不憂。」

揚雄《法言・問神》 或問「人」。曰：「艱知也。」曰：「焉難？」曰：「太山之與蟻垤，江、河之與行潦，非難也；大聖之與大佞，難也。烏呼！能別似者爲無難。」

揚雄《法言・問明》 或問「君子」。「在治曰若鳳，在亂曰若鳳。」或人不諭。曰：「未之思矣。」曰：「治則見，亂則隱。鴻飛冥冥，弋人何慕焉？鷦明遶集，食其絮者矣；鳳鳥蹌蹌，匪堯之庭。」【略】

或問：「韓非作《說難》之書，而卒死乎說難，敢問何反也？」曰：「說難蓋其所以死乎？」曰：「何也？」曰：「君子以禮動，以義止，合則進，否則退，確乎不憂其不合也。夫說人而憂其不合，則亦無所不至矣。」或曰：「說之不合，非憂邪？」曰：「說不由道，憂也；由道而不合，非憂也。」

桓譚《新論・言體》 凡人耳目所聞見，心意所知識，性情所好惡，利害所去就，亦皆同務焉。若材能有大小，智略有深淺，聽明有暗照，質行有薄厚，亦則異度焉。非有大材深智，則不能見其大體。大體者，皆是當之事也。夫言是而計當，遭變而用權，常守正，見事不惑，內有度量，不可傾移而誑以譎異，爲知大體矣。如無大材，則雖威權如王翁，察慧如公孫龍，敏給如東方朔，言災異如京君明，及博見多聞，書至萬篇，爲儒教授數百千人，只益不知大體焉。

桓譚《新論・求輔》 賢有五品：謹敕于家事，順悌于倫黨，鄉里之士也；作健曉惠，文史無害，縣廷之士也；信（誠）（誠）篤行，廉平公□，理下務上者，州郡之士也；通經術，名行高，能達于從政，寬和有固守者，公輔之士也；才高卓絕，疏殊于衆，多籌大略，能圖世建功者，天下之士也。

應劭《漢官儀・四科取士詔》 方今選舉，賢佞朱紫錯用。丞相故事，四科取士：一曰德行高妙，志節清白；二曰學通行修，經中博士；三曰明達法令，足以決疑，能案章覆問，文中御史；四曰剛毅多略，遭事不惑，明足以決，才任三輔令：皆有孝悌廉公之行。自今以後，審四科辟召，及刺史、二千石察茂才尤異孝廉之吏，務盡實覈，選擇英俊，賢行、廉絜、平端於縣邑，務授試以職。有非其人，臨計過署，不便習官事，書疏不端正，不如詔書，有司奏罪名，并正舉者。

班固《白虎通・爵》 士者，事也。任事之稱也。故《傳》曰：「通古今，辯然否，謂之士。」何以知士非爵？《禮》曰：「四十强而仕」，不言「爵爲士」。

許慎《說文解字・士部》 士，事也。數始於一，終於十。从一十。孔子曰：「推十合一爲士。」凡士之屬皆从士。

王符《潛夫論・論榮》 所謂賢人君子者，非必高位厚禄富貴榮華之謂也，此則君子之所宜有，而非其所以爲君子者也。所謂小人者，非必貧賤凍餒辱阨窮之謂也，此則小人之所宜處，而非其所以爲小人者也。【略】

故論士苟定於志行，勿以遭命，則雖有天下不足以爲重，無所用不足以爲輕，處隸圉不足以爲恥，撫四海不足以爲榮。況乎其未能相縣若此者哉？故曰：寵位不足以尊我，而卑賤不足以卑己。

夫令譽從我興，而二命自天降之。《詩》云：「天實爲之，謂之何哉！」故君子未必富貴，小人未必貧賤，或潛龍未用，或亢龍在天，從古以然。今觀俗士之論也，以族舉德，以位命賢，茲可謂得論之一體矣，而未獲至論之淑真也。

荀悦《申鑒・雜言上》 爲世憂樂者，君子之志也。不爲世憂樂者，小人之志也。太平之世，事閑而民樂遍焉。

《三國志・魏書・文帝紀》録《取士不限年詔》 今之計(考)〔孝〕，古之貢士也；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若限年然後取士，是吕尚、周晉不顯於前世也。其令郡國所選，勿拘老幼，儒通經術，吏達文法，則皆試用。有司糾故不以實者。

葛洪《抱朴子・疾謬》 是以高世之士，望塵而旋迹。輕薄之徒，響赴而影集。謀事無智者之助，居危無切磋之益。良史懸筆，無可書之善。談者含音，無足傳之美。令聞不著，醜聲宣流。没有餘敗，貽譏將來。始無可法，終無可紀。斯亦志士之恥也。

劉勰《文心雕龍・程器》 《周書》論士，方之梓材，蓋貴器用而兼文采也。是以樸斲成而丹臒施，垣墉立而雕杇附。而近代詞人，務華棄實，故魏文以爲古今文人之類不護細行，韋誕所評，又歷詆羣才，後人雷同，混之一貫，吁可悲矣！

蓋人稟五材，修短殊用，自非上哲，難以求備。然將相以位隆特達，文士以職卑多誚，此江河所以騰湧，涓流所以寸折者也。名之抑揚，既其然矣；位之通塞，亦有以焉。蓋士之登庸，以成務爲用。魯之敬姜，婦人之聰明耳；然推其機綜，以方治國；安有丈夫學文，而不達於政事哉？彼揚馬之徒，有文無質，所以終乎下位也。昔庾元規才華清英，勳庸有聲，故文藝不稱，若非台岳，則正以文才也。文武之術，左右惟宜，郤穀敦書，故舉爲元帥，豈以好文而不練武哉？孫武《兵經》，辭如珠玉，豈以習武而不曉文也？

是以君子藏器，待時而動，發揮事業，固宜蓄素以弸中，散采以彪外，楩柟其質，豫章其幹；摛文必在緯軍國，負重必在任棟梁，窮則獨善以垂文，達則奉時以騁績：若此文人，應梓材之士矣。

趙蕤《長短經》卷一《論士》 臣聞黄石公曰：昔太平之時，諸侯二師，方伯三師，天子六師。世亂則叛逆生，王澤竭，明盟誓相罰德同無以相加，乃攬英雄之心，故曰：得人則興，失士則崩。何以明之？昔齊桓公見小臣稷，一日三往而不得見，從者止之。桓公曰：士之傲爵禄者，固輕其主，其主傲霸王者，亦輕其士。縱夫子傲爵禄，吾庸敢傲霸王乎！五往而後得見。書曰：能自得師者王。何以明之？齊宣王見顔觸，曰：觸前。觸亦曰：王前。議曰：夫觸前爲慕勢，王前爲趨士，與使觸爲慕勢，不若使王爲趨士。宣王作色曰：王者貴乎，士者貴乎？對曰：昔秦攻齊，令曰：有敢去柳下季隴五百步而樵採者，罪死不赦。令曰：有能得齊王頭者，封萬户侯，賜金千鎰。由是言之，生王之頭，曾不如死士之隴。宣王竟師之。諺曰：浴不必江海，要之去垢，馬不必騏驥，要之善走，士不必賢也，要之知道，女不必貴種，要之貞好。何以明之？淳于髡謂齊宣王曰：古者好馬，王亦好馬，古者好味，王亦好味，古者好色，王亦好色，古者好士，王獨不好。王曰：國無士耳，有則寡人亦悦之。髡曰：古有驊騮，今之無有，王選於衆，王好馬矣。古有豹象之胎，今之無有，王選於衆，王好味矣。古有毛嬙、西施，今之無有，王選於衆，王好色矣。王必待堯舜禹湯之士而後好之，則堯舜禹湯之士亦不好王矣。語云：瓊艘瑶楫無涉川之用，金弧玉弦無激矢之能，是以分絮而無政事者，非撥亂之器，儒雅而乏治理者，非翼亮之士。何以明之？魏無知見陳平於漢王，漢王用之，絳灌等讒平曰：平盜嫂受金。漢王讓魏無知，無知曰：臣之所言者能也，陛下所聞者行也。今有尾生孝已之行，而無益於勝負之數，陛下假用之乎？今楚漢相距，臣進奇謀之士，顧其計誠足以利國家耳，盜嫂受金，又安足疑哉！漢王曰：善。黄石公曰：有清白之士者，不可以爵禄得，守節之士不可以威脅致。清白之士修其禮致，守節之士修其道，何以明之？郭隗説燕昭王曰：帝者與師處，王者與友處，霸者與臣處，亡國者與厮役處。詘指而事之，北面受學，則百已者至。先趨而後息，先問而後默，則什已者至。人趨已趨，則若已者至。憑几據杖，眄視指使，則厮役之人至。恣睢奮擊，呴藉叱咄，則徒隸之人至矣。此乃古之服道致士者也。黄石公曰：禮者，士之所歸，賞者，士之所死。招其所歸，示其所死，則所求者至矣。何以明之？魏文侯太子擊禮田子方，而子方不爲禮，太子不悦，謂子方曰：不識貧賤者驕人乎，富貴驕人乎？子方曰：貧賤者驕人耳，富貴者安敢驕人。人主驕人而亡其國，大夫驕人而亡其家。貧賤者若不得意，納履而去，安往而不得貧賤乎。宋燕相齊，見逐罷歸，謂諸大夫曰：有能與吾赴諸侯乎？皆執杖排班默而不對。燕曰：悲乎！何士

大夫易得而難用也。陳饒曰：非士大夫易得而難用，君不能用也。君不能用，則有不平之心，是失之於已，而責諸人也。燕曰：其説云何？對曰：三升之稷不足於士，而君鴈鶩有餘粟，是君之過一也。果園梨栗，後宫婦女以相提挈，而士曾不得一嘗，是君之過二也。綾紈綺穀美麗於堂從風而弊，士曾不得以爲緣，是君之過三也。夫財者，君之所輕，死者，士之所重。君不能行君之所輕，而欲使士致其所重，譬猶鉛刀畜之，干將用之，不亦難乎！宋燕曰：是燕之過也。語曰：夫人同明者相見，同聽者相聞，德合則未見而相親，聲同則處異而相應。韓子曰：趣捨同則相是，趣捨異則相非。何以明之？楚襄王問宋玉曰：先生其有遺行歟，何士人衆庶不譽之甚。宋玉曰：夫鳥有鳳，而魚有鯨，鳳皇上擊九萬里，翱翔乎窈冥之上，夫蕃籬之鷃，豈能與料天地之高哉！鯨魚朝發於崑崙之墟，暮宿於孟津，夫尺澤之鯢，豈能與量江海之大哉！故非獨鳥有鳳而魚有鯨，士亦有之。夫聖人瑰琦意行，超然獨處，夫世俗之民，又安知臣之所爲哉！議曰：世之善惡難得而知，苟非其人，莫見其際，何者？夫文章爲武人所嗤，未必鄙也，爲揚馬所嗤，此真鄙矣。夫人臣爲桀紂所毀，未必爲愚也，必若堯舜所毀，此真愚矣。世之毀譽不足信也。故曰：不夜出，安知有夜行人？太公曰：智與衆同非人師，伎與衆同非國工。老子曰：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爲道。故曰：凡人所賤，聖人所貴，信矣哉！語曰：知人未易，人未易知。何以明之？汗明説春申君，春申君説之，汗明欲談，春申君曰：僕已知先生意矣。汗明曰：未審君之聖孰與堯？春申君曰：臣何足以當堯！然則君料臣孰與舜？春申君曰：先生即舜也。汗明曰：不然。臣請爲君申言之。君之賢不如堯，臣之能不及舜。夫以賢舜事聖堯，三年而後乃相知也。今君一時而知臣，是君聖於堯，而臣賢於舜也。記曰：夫驥唯伯樂獨知之，若時無伯樂之知，即不容其爲良馬也。士亦然矣。何以明之？孔子厄於陳蔡，顔回曰：夫子之德至大，天下莫能容，然夫子推而行之，世不我用，有國者之醜也，夫子何病焉。故曰：文王明夷，則主可知，仲尼旅人，則國可知。穀梁傳曰：子既生，不免乎水火，母之罪也。羈貫成童，不就師傅，父之罪也。就師學問無方，心志不通，身之罪也。心志既通，而名譽不聞，友之罪也。名譽既聞，有司不舉，有司之罪也。有司舉之，王者不用，王者之過也。論曰：行遠道者，假於車馬，濟江海者，因於舟楫。故賢士之立功成名，因於資而假物者。何以明之？公輸子能因人主之材木以構宫室臺榭，而不能自爲專屋狹廬，材不足也。歐冶能因國君之銅鐵以爲金爐大鐘，而不能自爲壺鼎盤盂，無其用也。君子能因人主之政朝以和百姓潤衆庶，而不能自饒其家，勢不便也。故舜耕於歷山，恩不及州里，太公屠牛於朝歌，利不及於妻子，及其用也，恩流八荒，德溢四海。故舜假之堯，太公因之周文。君子能脩身以假道，不能枉道而假財。語曰：夫有國之主，不可謂舉國無深謀之臣，闔朝無智策之士，在聽察所考精與不精，審與不審爾。何以明之？在昔漢祖，聽聰之主也，納陳恢之謀，則下南陽，不用婁敬之計，則困平城。廣武君者，策謀之士也，韓信納其計，則燕齊舉，陳餘不用其謀，則泜水敗。由此觀之，不可謂事濟者，有計策之士，覆敗者，無深謀之臣。虞公不用宫之奇之謀，滅於晉，仇由不聽赤章之言，亡於智氏。蹇叔之哭，不能濟崤甲之覆，趙括之母，不能救長平之敗。此皆人主之聽不精不審耳。天下之國，莫不皆有忠臣謀士也。議曰：天下無災害，雖有賢德，無所施材。老子曰：大道廢，有仁義，國家昏亂，有忠臣。淮南子曰：未有其功而知其賢者，唯堯之知舜也。功成事立而知其賢者，市人之知舜也。陸機曰：飛轡西頓則離朱與矇瞍收察，懸景東秀則夜光與砆砢曜，是以才換世則俱因功偶時而並劭。以此推之，向使殷無鳴條之事，則伊尹有莘之媵臣，周無牧野之師，則太公渭濱之漁者耳，豈能勒石帝籍，策勳天府乎！故曰：賢不肖者，才也，遇與不遇者，時也，誠哉是言也。黄石公曰：羅其英雄，則敵國窮。夫英雄者，國家之幹，士民者，國家之半，得其幹，收其半，則政行而無怨，知人則哲，唯帝難之，慎哉！

韓愈《韓昌黎集》卷一二《伯夷頌》 士之特立獨行，適於義而已，不顧人之是非，皆豪桀之士，信道篤而自知明者也。一家非之，力行而不惑者者寡矣。至於一國一州非之，力行而不惑者，蓋天下一人而已矣。若至於舉世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則千百年乃一人而已耳。若伯夷者，窮天地亘萬世而不顧者也。

今世之所謂士者，一凡人譽之，則自以爲有餘，一凡人沮之，則自以爲不足，彼獨非聖人，而自是如此。夫聖人乃萬世之標準也，余故曰：「若伯夷者，特立獨行，窮天地亘萬世而不顧者也。雖然，二微子，亂臣賊子接迹於後世矣。」

《全唐文》卷八一一來鵠《儒義説》 天下之命修文士曰儒士，其言書曰儒書，是謬久矣。夫儒者，可器之士號也。何者？以其不達於事，濡滯焉。且以《詩》《書》之法未嘗言，以《周易》《春秋》之文未當載，斯明矣。惟《論語》言當爲君子儒，毋爲小人儒。《禮記・儒行篇》如是，非仲尼之言也。夫聖人言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賓主之法而已矣。是儒者無定，不約其事而制之，何必曰儒。苟若是則曰儒曰佛曰道，何怪耶？夫士之出也，進道德，行禮樂，以治其身心，能語言，明仁義，則曰儒士，不善而爲武夫。夫控弦荷戈，賤隸之徒也。苟修其文

而不知武，烏得爲君子。孔子曰：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有武備者必有文事。夫文所以導乎忠孝，若武所以戢乎畔逆，二事之用，以求於是而已。某是知古今之人慮或未精故也。輒建斯議，以爲世式。

《全宋文》卷一五一王禹偁《省試四科取士何先論》 昔仲尼以周道下衰，儒風不競，痛九疇之攸斁，疾四維之不張。位屈陪臣，制作之功曷著？地無尺土，帝皇之業何施？祖述堯舜之心，憲章文武之道，歷聘者七十國，授教者三千徒。于是設以四科，垂之萬世。以爲立身者莫若德，故德行以首之，則顔、閔、冉、仲其人也；表德者莫若言，故言語次之，則宰我、子貢其人也；化民者莫若政，故政事又次之，則冉有、季路其人也；經緯者莫若文，故文學又次之，則子游、子夏其人也。用能作萬古法，爲百王師，使後之君天下者，凡欲取士，必先考德。是以古者立鄉裏之選，采廉讓之名，登于三庭，貢之天府者，斯之謂也。

設若以言語取士，則不過善應對，專議論；及其失也，則捷給縱橫，辯説之流進矣。以政事取士，則不過守循良，明法度；及其失也，則苛刻聚斂，刀筆之徒用矣。以文學取士，則不過通古今，明紀述；及其失也，則浮華巧艷，諂諛之辭作矣。是知修其德，立其行者，則言語、政事、文學可以兼而有也。何以明之？且先師曰：「吾與回言終日，其心如愚」，蓋「夫人不言，言必有中」，則回之言語可知也。又曰：「不遷怒，不貳過」，「其殆庶幾乎」，則使回從政又可知也。又曰：「聞一以知十」，「好學不倦」，「拳拳服膺」，則回之文學亦可知也。

由此觀之，德行之于人，猶車之有輪，舟之有楫，不可斯須而離也。是以善取士者，必能使師表一人，富壽百姓。其爲言也垂于後，其爲政也利于時，其爲文也歸于理。不離堅合異以侈其言，不亂常變古以施其政，不尋章摘句以騁其文。赫乎功名，與天地共盡，則德行之效，不亦章章乎！方今酌古典，行帝道，執取士之柄，致得人之昌，文物聲明，與古争轡，在乎厚德行而薄言語，卑政事而賤文辭。非經邦論道、獻可替否者，其言不取，則言語得其士矣；非化人利俗、致君壽民者，其政不用，則政事得其士矣；非經天緯地、通古達變者，其文不貴，則文學得其士矣。然後四科之名，總而歸乎德，使天下三尺童子，知吾君好德之心，則取士之道，其在兹乎！

《全宋文》卷一四〇五王安石《進説》 古之時，士之在下者無求於上，上之人日汲汲惟恐一士之失也。古者士之進，有以德，有以才，有以言，有以曲藝。今徒不然，自茂才等而下之至于明法，其進退之皆有法度。古之所謂德者、才者，無以爲也。古之所謂言者，又未必應今之法度也。誠有豪傑不世出之士，不自進乎此，上之人弗舉也。誠進乎此，而不應今之法度，有司弗取也。夫自進乎此，皆所謂枉己者也。孟子曰：「未有枉己能正人者也。」然而今之士，不自進乎此者未見也，豈皆不如古之士自重以有恥乎？古者井天下之地而授之氓，士之未命也，則授一廛而爲氓，其父母妻子裕如也。自家達國，有塾，有序，有庠，有學，觀游止處，師師友友，弦歌堯舜之道自樂也。磨礱鐫切，沉浸灌養，行完而才備，則曰：「上之人其舍我哉？」上之人其亦莫之能舍也。今也地不井，國不學，黨不庠，遂不序，家不塾。士之未命也，則或無以裕父母妻子，無以處，行完而才備，上之人亦莫之舉也，士安得而不自進？嗚呼！使今之士不若古，非人則然，勢也。勢之異，聖賢之所以不得同也。孟子不見王公，而孔子爲季氏吏，夫不以勢乎哉？士之進退，不惟其德與才，而惟今之法度，而有司之好惡，未必今之法度也。是士之進，不惟今之法度，而幾在有司之好惡耳。今之有司，非昔之有司也，後之有司，又非今之有司也。有司之好惡豈常哉？是士之進退，果卒無所必而已矣。噫！以言取人，未免之失也。取焉而又不得其所謂言，是失之失也，況又重以有司好惡之不可常哉！古之道，其卒不可以見乎？士也有得已之勢，其得不已乎？得已而不已，未見其爲有道也。楊叔明之兄弟，以父任皆京官，其勢非吾所謂無以處、無以裕父母妻子，而有不得已焉者也。自枉而爲進士，而又枉於有司，而又若不釋然。二君固常自任以道，而且朋友我矣，懼其猶未寤也，爲《進説》與之。

《全宋文》卷一五三八陳舜俞《太平有爲策四崇德一》 凡爲天下國家而能長久安寧，格乎數百年而未亡者，由得賢養士之有素也。天下未有無賢而能興國，未有無士而能治。舍舟楫而絶江河，棄輿馬而致千里者，鮮矣！故願治不如求賢，求賢不如養士。不養士而求賢，猶不植木而求陰，不織錦而求文采，不可得也。《詩》曰：「芃芃棫樸，薪之槱之。」言文王能養士而官人也。賈之爲賈也，始未嘗不致貨而後鬻；農之爲農也，始未嘗不致粟而後食。鬻而不貿，則不得而爲賈矣；食而不耕，則不得而爲農矣。豈惟農賈之不得爲，亦有凍餒繼焉。故天下國家者，未嘗不用賢也。用而不養，則材有時而匱，亦不得而爲治矣。豈惟不得而爲治，亦有覆亡繼焉。故《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言無賢也。

然君知養士而求賢，不得其養，則終以無賢，猶不爲良飼以養馬，則終以無驥。故御之良者善養驥，君之仁者善養士。《詩》曰：「菁菁者莪，在彼中阿。」又曰：「飲之食之，教之誨之。」言養之如此其詳也。伯樂之馬不可勝御，周公之士不可勝使。昔周公之養士也，「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人生而不見其鄙暴詐僞之習，長而聞聖智仁義之道。由比年至於三年，三年至於九年，鄉先生興之，司徒禮之，樂正崇四術，立四教以成之，大樂正甄其秀以升之司馬，司馬第其賢以告於王而論之，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禄之。是周之士，其材不可勝用者，非一日之養也。周之後，天下未嘗無學，而教使之非周道也，猶庶而無良水草，且非伯樂之御，人見其無驥也。不求良御以治之，美芻粟以飼之，獨謂庶無益於馬，惑之甚矣。今天下賜田詔學，徧於列郡，絃歌鼓篋行三十年，天下之士不爲不素厲矣，宜其達於爲政，材不勝用。然而郡縣之官，猶嗟稱職之鮮；臺省之選，常勤於舉人，而患不足以應今。將求之不得其方歟？養之未盡其道歟？臣嘗思之，天下之學，頗戾於古。今朝廷抱關擊柝，百金之利，佛老之宫堵，爲之置吏，又從而殿最之，不亦重乎？先王之宫、教育之地則不重，猶庶而無御，非養也，適使蹄齧蠹傷之，斷識其無良馬也。天下之士，習溺聲律之末，非有知聖忠義之道，一旦取而加之人上，猶銜轡之不習，驂乘之不用，斷識其不能致千里也。今夫聖賢有爲，必先詔葺學館，選命侍臣薦天下之有道德術學之士，而立爲師。苟難其人，在朝廷厚其禄而薄其進，禄厚則賢可養，進薄則僥冒者不至。又爲之制，士非率教於學不得爲士。是使人人矜尚節義，習爲賢能。未見土地之美、芻秣之良、服習之久，而無良馬也。

《全宋文》卷一五四三陳舜俞《治説四説士》 説曰：古之士，其學也爲己，其仕也爲道。爲己者在我，其爲善也，無所不勉；爲道者在命，故貧而樂，賤而自安。彼其於世未嘗有求，而求之者人也。今之士，其學也爲人，其仕也爲利。爲人者在人，故爲其善也無常心，爲利者不知命，其於得失也皆蔽，皇皇然恐求之不逮也。貧者必求自富，賤者必求自貴，晦者必求自白，窮者必求自達。天下如是，行誼無復立，廉恥無復自貴。是以明王之治天下，使學者莫不爲己，而仕者皆爲道，然後天下可得而治也。天下之器，或量乎大，或量乎小。以五斗之受較天下之器，則受鈞石者棄而不用。天下之木，或分乎長，或分乎短，以十尋之度度天下之木，則千尺者無所材。夫天下之士有不齊之器，有不可一較之材，而求者持一人之度量去取之，其曠職而失士也必矣。故《詩》曰：「斧之磬矣，維鬷之恥。」言取小而遺大也。故明王用人之仁不求其勇，用人之智不考其信，用人之言不較其德。故《詩》曰「采葑采菲，無以下體」，言明王收士如此之博也。明王之士，賓於鄉，齒於學，材於官，廩於位，皆不待其求而人求之，又其博如此，故士得習爲無求，其進無苟道，官必稱，事必舉，而民用賴。今夫不採其長，不用其實，較天下之士，以言語爲度量。古之言也經，其賦也史，猶可以通天下之事業，猶足以得多聞博達之類。今之言唯是聲病工拙，有司持以爲度量，以待天下之士。天下之士，不求則不聞，不自進則不合，不達於有司則又棄之。蓋有英雄魁壘之人，寧自貧賤，不詘於俯就而自試者矣。若是人者，上固無科以求之，故士習爲自求，其進未必賢，不材其官，不事其事，而民不被其澤矣。古之人未必皆賢，今之人未必皆不賢。古之進未必皆恬，今之進未必皆不恬。由上不爲愧厲之道，天下相習而成風也。古之人，上既求之，言不聽，諫不從，遇之不以禮，則悠然而逝，豈若今俛首求信於有司耶？夫士不待其求而進，故衆以濫。計者不探其源而止其流，仕以歲月爲資，而每進又責之保任，然後得一命、加一級。夫保任者非問賢否，徒以上舉下，大官薦小官，其人未必盡賢。其自致於爲上也，未嘗無求，而視人之於己，乃謂不能無爾。非有脅肩順指之人，交親貴勢之階，貨利力役之奉，不惟不得其舉，將恐逭罪戾之不暇。嗚呼，保任者，茲所以歐天下之士相與爲利也。其蹈道自信、韜光不耀之人，宜不在其選矣。鵷鸞非竹實不食，非醴泉不飲，況肯下儕鴟鳶而爭腐鼠乎？以今科條歲增，舉路日廣，然進士不脱乎聲病，科目猶規於名數，經術必貴乎訓詁。此數者皆徒能待中材之人望於利禄者，奈何將有非常之材，不試之業，耕莘釣渭之賢，漆園柱下之吏，不爲世俗之事，朝廷且不爲殊科以求之，夫安得不遺斯人之徒乎！故《詩》曰「皎皎白駒，在彼空谷」，言賢者有以隱處也。士者，天下所以繫，而治亂王霸之路也。今徒得中材習俗之人而用之，豈朝廷之利也？誠能科試之外，間發明詔，并訪遺逸，待以不次，使天下之士，高材獨行，嘗有不求聞達而朝廷求之者，則庶乎行義立而士厲矣。臣愚不佞，故爲《士説》。

《全宋文》卷一六〇八吕陶《士惟義之所在論》 天下之事，有是與非，其始不同，而其終則一者，固未可以一槩而言也。六國彊秦之際，以兵相尚，以地相勝，朝合而爲從，暮離而爲衡。當時之士，大率揣知時變，求順物情，持巧詐權利

之術，以富國足兵之計開説諸侯，而欲爲之用。當時之君，亦皆樂聞其策，而冀有以取畏於敵人，於是信而用之。然其君臣之間，始終之變，亦可怪矣。其始也，同心合慮，委之以兵，授之以國，而不疑其終也。釁起罅開，談笑熟視，付之以死而亦忍。豈非下之事上也，以權詐爲之始；而上之待下也，以權詐爲之終乎？商鞅之事秦也，變法度以一民心，督耕戰以完武備，凡所以并吞六國者，皆商鞅爲之。及其功成事定，而鞅以戮死。吴起之事楚也，以峭刻少恩爲務，雖王之貴戚，悉繩以法，凡所以齊治於楚者，皆起爲之。及其政行衆畏，而起以被誅。文種之事越也，分兵民之職以豫計先備，陳安危之端以深諫切謀，凡所以求滅於吴者，皆種爲之。及其敵破國安，而種乃賜劍。然則三子之死，皆出於不幸焉，原其所以死之之心，則各盡其分而已矣。洎乎蔡澤之説應侯，而欲奪其位也，乃舉三子之事以窮之，是以應侯皆許其死，而謂之義之至、忠之節。又從而言曰：「君子以義死難，視死如歸；生而辱，不如死而榮。士固有殺身以成名，惟義之所在。」意者欲明己之事秦，雖蹈危亡禍敗之機，而亦莫之顧，將惟義之是守而死之也。夫義者，合於天下之宜而已。宜而死之，義也。今夫説人之君，謀人之國，而惟變詐權利是務，及功成而身戮，亦不足怪矣。故三子之死，未可以言義也。以一辯口之蔡澤，而應侯捐相君之位以與之，以視夫身繫安危而擇夫去就之義，宜有愧矣。

《全宋文》卷一六一八徐積《侯生辯》 侯生薦朱亥，卒成其事，亦足報信陵矣。又自殺軀以謝公子，於事何益？故死生無輕重，惟義之所在。苟義有可死，則生若鴻毛之輕；苟義不可死，則生若泰山之重。若侯生者，烏得謂之義？是不義也。無乃將有激於後世乎？亦已過矣！

程顥、程頤《二程遺書》卷一五《伊川先生語一》 古者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擇其才可教者聚之，不肖者復之田畝。蓋士農不易業，既入學則不治農，然後士農判。在學之養，若士大夫之子則不慮無養，雖庶人之子，既入學則亦必有養。古之士者，自十五入學，至四十方仕，中間自有二十五年學，又無利可趨，則所志可知，須去趨善，便自此成德。後之人，自童稚間已有汲汲趨利之意，何由得向善？故古人必使四十而仕，然後志定。只營衣食，却無害，惟利禄之誘最害人。人有養便方定志於學。

《全宋文》卷一九五一蘇軾《論養士》 春秋之末，至於戰國，諸侯卿相皆争養士。自謀夫説客、談天雕龍、堅白同異之流，下至擊劍、扛鼎、雞鳴、狗盜之徒，莫不賓禮。靡衣玉食以館於上者，何可勝數。越王勾踐，有君子六千人。魏無忌、齊田文、趙勝、黄歇、吕不韋，皆有客三千人。而田文招致任俠姦人六萬家於薛。齊稷下談者亦千人。魏文侯、燕昭王、太子丹，皆致客無數。下至秦、漢之間，張耳、陳餘號多士，賓客厮養，皆天下豪俊。而田横亦有士五百人。其略見於傳記者如此。度其餘當倍官吏而半農夫也。此皆姦民蠹國者，民何以支，而國何以堪乎？蘇子曰：此先王之所不能免也。國之有姦，猶鳥獸之有鷙猛，昆蟲之有毒螫也。區處條理，使各安其處，則有之矣，鋤而盡去之，則無是道也。吾考之世變，知六國之所以久存，而秦之所以速亡者，蓋出於此，不可以不察也。夫智、勇、辯、力此四者，皆天民之秀傑也。類不能惡衣食以養於人，皆役人以自養者也。故先王分天下之富貴，與此四者共之。此四者不失職，則民靖矣。四者雖異，先王因俗設法，使出於一。三代以上，出於學。戰國至秦，出於客。漢以後，出於郡縣吏。魏、晉以來，出於九品中正。隋、唐至今，出於科舉。雖不盡然，取其多者論之。六國之君，虐用其民，不滅始皇、二世，然當是時，百姓無一人叛者，以凡民之秀傑者，多以客養之，不失職也。其力耕以奉上，皆椎魯無能爲者，雖欲怨叛，而莫爲之先，此其所以少安而不即亡也。始皇初欲逐客，用李斯之言而止。既并天下，則以客爲無用，於是任法而不任人，謂民可以恃法而治，謂吏不必才取，能守吾法而已。故墮名城，殺豪傑，民之秀異者散而歸田畝，向之食於四公子、吕不韋之徒者，皆安歸哉？不知其能槁項黄馘而老死於布褐乎？抑將輟耕歎息以俟時也？秦之亂，雖成於二世，然使始皇知畏此四人者，有以處之，使不失職，秦之亡，不至若此之速也。縱百萬虎狼於山林而饑渴之，不知其將噬人，世以始皇爲智，吾不信也。楚、漢之禍生民盡矣，豪傑宜無幾，而代相陳豨，從車千乘，蕭、曹爲政，莫之禁也。至文、景，武帝之世，法令至密矣，然吴王濞、淮南、梁王、魏其、武安之流，皆争致賓客，世主不問也。豈懲秦之禍，以爲爵禄不能盡縻天下之士，故少寬之，使得或出於此也耶？若夫先王之政，則不然，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嗚呼，此豈秦、漢之所及也哉！

《全宋文》卷二二二七王巖叟《雜説一》 士之所以爲士者，以其能事親以孝而守身以廉也。不能以孝事親謂之逆，不能以廉守身謂之盜，二者有一于身，則不可以爲人。故孝廉者士之常行，而古人不以爲難能。然而後世設科以取之，

推恩以勵之。由此而觀，是事親以孝而守身以廉者少也，嗚呼！

楊時《龜山集》卷一八《代人上王令》 某嘗謂周之士也貴，秦之士也賤。周之士非獨上之人貴之也，士亦知自貴焉；秦之士非獨上之人賤之也，士亦輕自賤焉。自秦而來迄于今，千有餘歲，士之知自貴者何其少，而輕自賤者何多耶？蓋古之士，雖一介之賤，厠於編户齊民之間，裋褐不完，食菽飲水裕然有餘，而不知王公之爲尊與夫膏粱文繡之爲美也。三公之位非其道也，有弗屑焉；萬金之餽非其義也，有弗受焉。夫如是，上之人雖欲挾貴自尊以輕天下之士，其可得乎？後世之士顛冥利欲而不知有貴於己者，故守道循理之志薄，而偷合苟得之行多，伺候公卿之門，奔走權勢之塗，脇肩諂笑以取容悦，其自處如是，而欲人貴之，其可得乎？故愚竊謂士之貴賤雖視勢盛衰，然其所以貴賤者，皆其自取也。某誦斯言久矣，故常自屏乎窮閭陋屋，聲迹昧昧，不敢輕爲自賤之行以求聞於人。今兹執事來宰是邑，下車臨政，未旬浹間，民吏肅清，不敢爲奸。某私竊自幸，以爲君子之治，既有以服人，必有以養人。養人以善，當自庠術始。某幸爲士，則教之育之，以成就其志者，宜在今日也。故輒隨諸生俯伏門墻，以俟進退之命，非敢求聞于左右也，殆以爲後日請教之資耳。

李綱《梁谿集》卷三九《用人材以激士風劄子》 臣聞人主所以共治天下者，莫先於人材；所以激勵天下者，莫先於士風。人材貴於衆多，故濟濟多士，文王以之寧。士風貴於淳厚，故古者長民，從容有常，則民德以之歸厚。二者，天下之大本，不可不察也。陛下廣學校以作成之，班爵禄以官使之，天下之士雲蒸而霧集，人材可謂衆多矣。至於士風猶有可議者，在於朝廷有以勸沮之而已。狃於私枉而務虚僞，此士風所以未厚也；欲士無虚僞之行，莫若獎衷實以先之。志於表襮而尚浮華，此士風所以未厚也；欲士無浮華之習，莫若舉惇朴以鎮之。急於進取而事奔競，此士風所以未厚也；欲士無奔競之躁，莫若崇静退而率之。夫衷實、惇朴、静退之士，非内有所養而見善、明用、心剛者不能也。内有所養而見善、明用、心剛者，以類而進，則立朝必有可觀者，臨利害必有不可奪者，又豈循情於流俗之間爲哉。臣愚，伏望聖慈親灑宸翰，詔二三大臣進用人材，必以激勵士風爲先務，獎衷實而察虚僞，舉惇朴而黜浮華，崇静退而抑奔競，則士風厚而天下之俗舉歸於忠厚之域矣。此宗社無窮之計也。取進止。

《樂静集》卷二六《取士》 璆琳琅玕，皆美質也，彫之琢之，至於成器，而後可施。楩楠豫章，皆良幹也，長之養之，至於成材，而後可用。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性無不善也，充其性以至於成人，然後可以治人。未能成人也，雖公綽之不欲，冉求之藝，聖人猶不取者，禮樂不足故也。先生能使人必至於成人，固有術焉，謹學校以教之而已。先王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也。能明人倫，然後可以盡人道。盡人道，然後可以治人事。故入使長之，出使治之道，還以同民之善而已。方其教之也，或三歲賓興，或終身不齒。雖庶人之子孫，積問學，正身行，屬於禮義，則歸之卿士大夫。雖卿士大夫之子孫，不能積問學，正身行，屬於禮義，則歸之庶人。此所以責人之必成，候人之必至也。自離經辨志至於敬業樂羣，自敬業樂羣至於博習親師，自博習親師至於論學取友，自論學取友至於知類通達强立而不反，謂之大成。未能通達則知不足以應物，未能强立則仁不足以守身。先王責人必至於如此之詳者，蓋人之行已也，自非四十而不惑，則是非之理、去就之義，猶不保其往也。升於鄉則升於司徒，升於司徒則升於學，升於學則升於司馬。由秀而選，由選而俊，由俊而造，由造而進，不躐等，不陵節，論定然後官，任官然後爵，位定然後禄。先王之取人必至於如此之久者，蓋聽其言，觀其行，非一日之察也。故士知學之可樂，不知學之可已，知仕之可欲，不知仕之可求，進取退捨，以俟天命，人人安於爲學，而樂於循理之義，考之則有成德，任之則有成效，三代所以成王業者，此道素行也。自漢武帝開設學校，增置博士，廣弟子員，射策決科，勸以官禄，學者寖盛，異端日滋，六經之説，人自獻於其君，而操以爲禽犢，性命之理喪於破道之言，聖賢之迹滅於浮名之行，利禄使然也。陛下嘗詔師儒，開廣學校，修正經義，發古人精微之蕴，祛百年陳腐之説，道德之義，性命之理，著見簡策，使天下學者一其所嚮，會其歸宿，足以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不溺於支離蹇淺之弊，而又慎選其官，開析餘義，使疑斯明，窒斯通，虚而往實，而歸其於教人，可謂至矣。陛下聰明淵懿出於德性，問學智慮發於天縱，萬機之暇，周覽墳籍，如稽之以驗物，又操之以決事，天人之道，帝王之業，固已自得於成心矣。間諭大臣，專意學校，慨然思得豪傑之士與之都俞經畫，以躋時於三代之隆。凡試言博士、上書公車者，躬自考覈，或擢之以高第，或官之以不次，其於好士可謂篤矣。然而承學之士經學未甚明，德行未甚厚，志意不修，風義不肅，未足以應陛下寤寐虚己之求，以其好學之志不能勝其禄利之心故也。夫軒冕在前，韋褐在後，雖子夏不能忘交戰之患，利動其心故也。子張學干禄，孔子

告之以「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矣」。使漆雕開仕曰：「吾斯之未能信孔子説。」蓋有志於學，無志於仕，然後可以盡心於聖人之道，而成士君子之器。今之學者獎，在利禄之欲速，其爲道也，苟於日月至焉而已矣。故經術未甚明，德行未甚厚，志意不修，風義不肅，良以此也。夫聖人之言，非如天之高遠，非如鬼神之不測，凡所以明天道，治人事者，不外吾所性而已。故秦焚六經，殺學士，聖人之言欝而復明者，性之在人不可滅故也。今之經術皆出於師儒，致一之論，剗革俗學，發明至頤，蓋天爲陛下生其人，人爲陛下駕其説，此士之去聖人千載之遠，生於今而幸見者也。然而有論然後能議，有議然後能辨。見近而不及遠，聞一而不知二，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得人之得而不自得其得，是由思索不精爾。昔有梓人爲鏤者，其技甚賤，然猶三日而不敢懷慶賞爵禄，五日而不敢懷非譽巧拙者，致其精也。乃若萬物之理，萬理之變，可以坐觀，可以意得，必曰思之而已。思之所入與神爲一，非神之使然也，精之至也。苟能如此，利禄不足動也。陛下欲取士得人，莫若待其教養之久，抑其進取之速，使人盡心致志，深造而自得，然後敷奏以言，明試以功，庶幾作人與古無愧矣。

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三七《與陳丞相一本作「與龔實之」》 熹竊觀古之君子有志於天下者，莫不以致天下之賢爲急。而其所以急於求賢者，非欲使之綴緝言語，譽道功德，以爲一時觀聽之美而已，蓋將以廣其見聞之所不及，思慮之所不至，且慮夫處己接物之間或有未盡善者，而將使之有以正之也。是以其求之不得不博，其禮之不得不厚，其待之不得不誠，必使天下之賢識與不識，莫不樂自致於吾前以輔吾過，然後吾之德業，得以無愧乎隱微而寖極乎光大耳。然彼賢者，其明既足以燭事理之微，其守既足以遵聖賢之轍，則其自處必高而不能同流合汙以求譽，自待必厚而不能陳詞飾説以自媒，自信必篤而不能趨走唯諾以苟容也，是以王公大人雖有好賢樂善之誠，而未必得聞其姓名，識其面目，盡其心志之底蘊。又況初無此意，而其所取特在乎文字言語之間乎？恭惟明公以厚德重望爲海内所宗仰者有年矣，而天下之賢士大夫似未得盡出於門下也，豈明公所以好之者未至歟？所以求之者未力歟？所以待之者未盡歟？此則必有可得而言之者矣。

蓋好士而取之文字言語之間，則道學德行之士吾不得而聞之矣；求士而取之授書獻啓之流，則自重有恥之士吾不得而見之矣；待士而雜之妄庸便佞之伍，則志節慷慨之士寧有長揖而去耳。而況乎所謂對偶駢儷、諛佞無實以求悦乎世俗之文，又文字之末流，非徒有志於高遠者鄙之而不爲，若乃文士之有識者，亦未有肯深留意於其間者也。而聞者竊聽於下風，似聞明公專欲以此評天下之士。若其果然，則熹竊以爲誤矣。江右舊多文士，而近歲以來，行誼志節之士有聞者亦彬彬焉。惟明公留意，取其彊明正直者以自輔，而又表其惇厚廉退者以厲俗，毋先文藝以後器識，則陳太傅不得專美於前，而天下之士亦庶乎不失望於明公矣。

衰病屏伏，所欲面論者非一，而不獲前，始進其大者如此。若蒙采擇，則熹所不及言者，必有輕千里而告於明公者矣。

員興宗《九華集》卷一〇《敦學校養士之法革科舉取人之弊策》 魚不畏網而畏鵜鴉，鵜鴉有情而網無情也。然卒所以得魚，有以網而得者，有以餌而致者，有以藥而斃者，漁之之術多矣。然魚猶脱于淵，豈無逸魚哉？取士亦猶是也，有以德行而招者，以詩賦而取者，以經義而求者，取之之術富矣。然士猶怨于野，豈無遺士哉？故觀水者有以魚不竭而譏漁人，觀國者有以士不盡而譏有司，皆觀其末之過也，盍亦反其本乎？今執事之病下多遺才，所以考人不以數與夫請託濫冒等偏以疏舉，愚謂此數者，士苟能正其本，斯弊可免也。何謂本？上觀士之所以養以取士，士充其所養以報之。漢郡國舉孝廉，夫豈限以數哉？今有司考以數，而士驟得失，則漢意可師也。唐士羣至有司之門，有司不禁而多得公望，夫何畏請託？員半千八科皆中，張鷟萬選青錢，才實爲上，夫何畏濫冒？今有司懼請託，士多濫冒，則唐意可師也。比者朝家戒勵丁寧，乃勉士以所養之意也，然郡縣之學猶有聚衣冠、爭飯腹，斯亦可愧矣哉！昔郭代公莅太學，捐四十萬畀人而不吝，今諸生爭飯腹而不愧。嗚呼，聞郭代公之風可少懲矣！

文天祥《文山集》卷三《御試策一道》 何謂人才之乏，士習蠱之也。臣聞窮之所養，達之所施，幼之所學，壯之所行，今日之修於家，他日之行於天子之庭者也。國初，諸老嘗以厚士習爲先務，寧收落韻之李迪，不取鑿説之賈邊，寧收直言之蘇轍，不取險怪之劉幾；建學校則必欲崇經術，復鄉舉則必欲叅行藝。其後國子監取湖學法，建經學、治道、邊防、水利等齋，使學者因其名以求其實，當時如程頤、徐積、吕希哲皆出其中。嗚呼！此元祐人物之所從出也。士習厚薄，最關人才，從古以來，其語如此。陛下以爲今之士習何如邪？今之士大夫之家

有子而教之，方其幼也，則授其句讀，擇其不戾於時好、不震于有司者，俾熟復焉；及其長也，細書爲工，累牘爲富，持試於鄉校者以是，較藝於科舉者以是，取青紫而得車馬也。以是父兄之所教詔，師友之所講明，利而已矣。其能卓然自拔於流俗者幾何人哉？心術既壞於未仕之前，則氣節可想於既仕之後，以之領郡邑，如之何責其爲卓茂、黄霸？以之鎮一路，如之何責其爲蘇章、何武？以之曳朝紳，如之何責其爲汲黯、望之？奔競於勢要之路者無怪也，趨附於權貴之門者無怪也，牛維馬繫、狗苟蠅營，患得患失，無所不至者無怪也。悠悠風塵，靡靡媮俗，清芬消歇，濁滓横流。惟皇降衷秉彝之懿。萌蘖於牛羊斧斤相尋之衝者，其有幾哉！厚今之人才，臣以爲變今之士習而後可也。臣願陛下持不息之心，急求所以爲淑士之道，則士風一淳，人才或於是而可得矣。

王之望《漢濱集》卷三《講義・吾十有五而志於學章》 荀子曰：「學惡乎始，惡乎終。」曰：「其義始乎爲士，終乎爲聖人。」蓋學而不至於聖，皆未足以盡學也。孔子方其十五而志於學，則大聖之事業固已有潛諸其心者矣。夫人患不學，學患無志，能志于學，則無所不至矣。惟學可以盡聖人之能事，惟志可以成學者之極功，故仲尼有爲山之譬，揚子有學海之喻，皆言其有志與否耳。苟有志於學矣，則每進愈上，至於從心，其始也。如木之有本，雖未極乎高大，而根莖節葉畢具於中。如水之有源，雖未至於洪深，而縱横曲折終至於海。孔子所謂志於道者，蓋此道也。三十而立，則是非毁譽莫能摇其守，所謂立於禮也。四十而不惑，則死生禍福莫能動其心，所謂知者不惑也。其守不摇，其心不動，則一性湛然，知吾所受於天者矣。故五十而知天命，所謂窮理盡性至於命也。六十而耳順，則凡耳之所聞無非道也。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則凡心之念念無非道也。其進道之序，必每限之以十年者，雖舉其大數，蓋亦所謂真積力久者也。然原其所自皆本於志學而已。夫所謂生而知之者，謂其樂之之誠出於自然耳，非於天下之事物不學而皆知之也。孔子以成童之年，而能志於學，終趨至聖之域，則其樂之之誠可知，此所以爲生而知之歟。

李石《方舟集》卷七《重名節疏》 臣聞名節者士之所以自重，亦以重國也。上之人設爲高爵厚禄縻致天下之士，士各挾其所養所學趨而赴之。所趨者未必得，往往失其所自重，何也？取以金玉，棄以菅蒯，擇以菁英，廢以稊稗，朝夷暮跖，乍毁乍譽，所取於世者，重輕相絶矣。先正司馬光曰：「臣不敢惜官職，平生粗知名節。」夫士之所以自期者，能以光之言爲勸，則上之人輕重予奪，當須如何處之？苟愛憎毁譽之未決，千載論議之未白，而一世誣衊，鮮有不爲風波之民者，士亦進退去就於此矣。且漢染秦污俗，時君侮慢待士，詆訶及於貴近，執縛加於士夫，至有甘羞辱以就富貴多矣。如不職不勝任，帷薄簠簋不修不飾，故爲隱忍諱避之詞，賈誼至慟哭太息，爲帝言之，且曰：「上設廉恥禮義以遇其臣，而臣不以節行報其上者，非人類也。」今陛下容直言則循默者勉，表廉潔則貪墨者勸，旌忠義則怯懦者勇，崇孝弟則凶悖者化，顧臣何説以贊，願陛下令監司帥臣於逐路州縣歲舉廉吏各一、二人，朝廷籍記，與陞陟差遣；歲舉孝秀之士一人，登名禮部，以備召試，爲異時臺閣器使，亦養名節風化之一助也，豈唯門地科目之重而已哉！可以飭士行矣。臣久去闕庭，不識忌諱，惟陛下恕其萬死。

李石《方舟集》卷一〇《西江集序》 士之所養，關諸盛衰之運。方其養之也，氣類感召，薰沃浸漬，若有所受於天，大小廣狹，安於所賦，不可强而得，不可攘而致也。雅、頌之體博大洪深，紆徐豐衍，怨而不至誹，喜而不至溢，浩乎其和厚温恭之氣，不可及也。至於國風二南以降，過則淫佚流蕩，其不及則悲噫憔悴，分量局促，若一日無以自容，豈其聲音語言以相絶爲異哉？蓋繫其所養，關諸盛衰之運也。國家嘉祐、熙寧以至於元祐，名輩金玉之音，雖不及見其人，其聞而知之，亦異矣。其大者尚何敢議，其小者亦自燦然一家，蓋其所鍾厚矣。

《陳亮集》卷二四《送吴允成運幹序》 爲士者，必以文章行義自名；居官者，必以政事書判自顯，各務其實而極其所至。人各有能有不能，卒亦不敢强也。自道德性命之説一興，而尋常爛熟無所能解之人自托於其間，以端慤静深爲體，以徐行緩語爲用，務爲不可窮測以蓋其所無，一藝一能，皆以爲不足自通於聖人之道也，於是天下之士始喪其所有，而不知適從矣。爲士者恥言文章、行義，而曰「盡心知性」；居官者恥言政事、書判，而曰「學道愛人」。相蒙相欺，以盡廢天下之實，則亦終於百事不理而已。

《葉適集・水心别集》卷六《戰國策》 古今之士，能以口舌輕重安危人之國者，無甚於戰國；君之求士急而禮之卑，士之得利速、挾勢重者，亦無甚於戰國。六國不相振而至於亡，而始皇、李斯遷怒，禽滅其人，燒除其書，蓋天地之大變，更數千年而未復，天下以其禍福之報歸罪於士大夫。六國土地最大，而其爲國之政，天時、人事、農桑、地力、祠祀、親賓之節，皆無所見，獨其游士以策干其君，

辨興亡之效於反掌，使之立致重寶尊位，割先人之地以中其欲者，具之於書，其飾辭成理，有可觀聽。以此知六國之君，劫於游士之說，合天下之兵以剋之而不暇計其國家，而士之不義無行所以致此極者，亦其流靡使然歟！夫因其流靡之使然而罪之者，爲世俗之論可也。若天下何賴焉！

先王知天下者，一人之所能有而非一人之所能爲也，是故以天下而爲天下。夫以天下而爲天下者，隆民之所尊，教民之所賢，用之以時而不使壅，養之有源而不使息，故其要在士。周之盛時，其論士之法矣。蓋其比、閭、族、黨、鄉、遂之民，莫不有學，而京師之學，天子親臨視之，農、商、工、賈之髦異者，皆進之於學而教之禮、樂、射、御之事；京師有三歲之賓興，而諸侯之君又皆以貢士爲賢否；會其祭而爲之賞罰。夫士進得事於天子，退得臣於諸侯，爲善於家者，知其必顯於朝也；脩身於私者，知其必用於公也；是故自重難進而不爲干世之行。故有秀士、進士、俊士、造士之目，有賢、聖、君子之德，而宣爲大夫、爲公、爲卿之官。故周人之治所以稱爲太平之世者，以其得士之多而爲用者衆也，夫士何嘗負國家哉？

其後周衰而取士之法壞，獨一宣王能修之。未幾奔遁於戎，人主自救不給，不知起天下之士以自輔，而取士之法廢不復講，京師之學先廢，而周人反皆去爲商賈負販之業。諸侯不復貢士，而下國之才絶望於王都，其豪傑皆屈意俛首而爲陪臣。然則周之不振，非諸侯之罪也。雖然，諸侯猶知自用其士，則士猶各自貴於其國。其後諸侯失政，則雖其一國取士之法亦廢矣。天下之士望望焉而無歸，則皆自附於大夫之家，食其斗升之粟，則爲之屏首受戮而不敢悔。若孔子弟子，皆天下之高才異能者也，猶未免去爲家臣，獨公皙哀季次未嘗仕，而顏淵、閔子騫不及仕，見稱於門人。嗚呼！士之不遇，至此極矣。孰知兼并之禍吞滅無余，故家舊俗亡失世次，則天下之士蓋有願爲家臣而不得者耶！

夫三百餘年之間，天下不復有論士之法，以至於天子、諸侯、大夫，皆不得爲之臣矣，然後及於戰國之時。則士何以自業於世而不恣睢四出，奮口舌之能以要其羣之位而自快於一時者哉？孟子謂宋句踐曰：「子好游乎？吾語子游。」然則游於戰國者，乃其士之業。游說也，游俠也，游行也，皆以其術游。而椎魯之人釋耒耜，阡陌之人棄質劑，相與并游於世。子不難於詐其父，臣不難於協其君，士不難於賣其友，黃金橫帶，從車粱肉，以偷樂焉而已矣，而尚奚擇哉！故曰其流靡使然也。夫因其流靡之使然而遂罪之，則禽滅其人而燒除其書，豈獨始皇、李斯有是心歟？

噫！後世之士，當其盛滿之際，舉選之道闕，去家捐親而游於天下，其流靡以至於不義者凜凜矣，非惟戰國之時爲然也。而遂從而罪之，則天下何賴焉！然則舉而措之而已矣。

真德秀《西山文集》卷四〇《泉州科舉論士文》 某治郡無堪，已明易地。尚茲需代，遂及見秋闈之盛舉。顧念此邦英材輩出，爲士者名知以禮自將。向來旁郡間有以場屋喧囂而坐殿罰者，獨此邦素所未聞，士習之美，於斯可見。今某區區猶欲少伸諭告者，蓋以平時自愛之心，推之以及士友，惟幸聽之無忽。

蓋聞四民民中，莫貴於士，而士之所守，莫先於禮。是以聖經垂訓，足容欲重，手容欲恭，進退步趨，必中規矩。非獨自貴其身，使人知所敬，亦以氣之與志，相爲主賓。未有氣安靜而志不寧，氣勞擾而志不動者也。故曰「志壹則動氣，氣壹則動民，今夫蹶者趨者是氣也，而反動其心」。此乃治心之格言，脩身之至要。學者平時，間有講不及此，涵養之功，既無其素，一旦就試，遂以勇士赴敵場自比，而不知戰鬬所恃者勇力，場屋所恃者心思。戰雖尚氣，猶有再衰三竭之懼，況於文章者，精神之所發見者也。和平其心，清明其氣，猶恐手未能相應。況於喧嘩皦噪，奔走頓撼之餘，精神氣血，交擾於內，非終日不能以定。而欲下筆之際，詞采煥然，義理條達，難矣！尚憶某少時，屢更較藝，頗知深自愛惜。每每緩步徐行於衆人之後，既坐試席，他人之胸喘膚汗者未能遽定，而我已安坐凝神，運筆諦思矣。逸勞靜擾，十倍不同。故雖學力甚疏，猶能連取科目，其效往往由此。

今願七邑之士，父兄友朋，交相勸勉，以靜重安徐爲先，以喧呼躁擾爲戒，則發之於文，必將大有可觀者。非特文字流傳四方，學者皆以爲法，而士風之美尤足以冠絶一時，豈不偉哉！至於試院之所措置，無非深爲士友之地。尚慮其間或不相察，輒煽浮言，亦願老成有識之士，開曉諄諭，俾皆釋然無惑，幸甚。

吴師道《禮部集》卷一〇《原士》 士之名何始乎？生人之初，寘愚蚩蚩，有聰明才智者出，爲之君。始求其才智者自輔，而爲之公卿、大夫。于是舉賢于愚，拔秀于庸，而士之名立焉。其後制度益脩，選舉益精，納言試功，察德考藝，自家而舉于鄉，自鄉而陞于國都王朝。上之取者無異途，下之進者無他道，學焉

而後仕耳。

當是之時，四民並稱，次則農、工、商，惟士得仕焉。夫農，竭其力者也，其人椎鈍而賤陋。工，治其技者也，其人泥小道而弗周，操鄙事而弗慚。商，通貨財者也，其人貪冒以嗜利，狡詐以厲民，故不可以仕。外是則處官府、職簿書，有吏焉；下是而任奔走服役，有胥徒焉。皆治于人，而不可以治人者也。傳曰：「辨上下，定民志，使士、農、工、商，交致其能，吏胥各守其分，上下有章，貴賤有則，禮樂刑政有所措。」善治天下者，不出此道而已。

後世不然，士焉失其所以爲士，農、工、商、吏、胥失其所以爲農、工、商、吏、胥。侵紊汩亂，凌越倒置，蕩無經常。民志之不定，上下不止其所，若是而求治，猶適粵而北轅也。蓋數者之中，必有一重焉。重焉者，士而已。治國平天下之道，必出于士。而爵禄名位，皆士所宜有。今也，士不專有而彼得以有焉，安得不雜然而興，悍然而爭，而騖其嗜欲無涯之心哉？故士者，衆民之綱。綱先壞，而餘隨之必也。變今之道，反古之制，使士有常用，用有常尊，而賢者出焉，爲之範防裁制，則一正而民定，何亂之足云？嗚呼！天之生斯人也，畀之所以生之道，必使知是道者司其生焉。彼農、工、商之徒，守一能匪不足，知道焉鮮耳。士雖不能皆知道，學焉者衆耳。人而不學，不足以爲人，猶衿裾而禽獸。舉而加諸人之上，而令其治人也，可乎哉？夫欲治天下者，必定天下之民。而定民者，必先定天下之士。愚故作《原士》。

陳謨《海桑集》卷四《學耕説》 古者四民，士處一，農處二，豈不以士尊於農乎？曰：非也。《甫田》詩云：「烝我髦士。」管子云：「農處野不暱。」其秀民之能爲士者，必是賴也。然則士出於農，工商不敢與齒，豈曰尊於農乎？特士之得名以學，農之得名以耕。耕與學，理同事異，二者可以得兼者，將古之民歟？二者罕能以兼之者，抑今之民歟？由其理之同，故聖賢每以耕喻學；由其事之異，故後世或貴士而賤農。昔夫子之言曰：「君子謀道不謀食。」蓋學所以謀道，猶耕所以謀食也。學非以求禄，猶耕非以求餒也。然而禄與餒，不求而自至，則是君子謀道者，憂不得乎道也，不謀食者，不憂去其貧也。勉其在我者而聽其天者耳。孟氏之論仁，亦取類於五穀荑稗。凡此皆以畊喻學，其理甚明。自貴賤之勢懸，朝野之塗分，富貴之極反，以田舍翁誚其祖父者有矣。吾讀《豳風》、《豳雅》、《豳頌》，國脈民命，所繫至重，夫孰得而賤農哉！不賤農，所以貴士也。

仁玉康氏有令子，曰以忠，質粹而氣冲，謙己而下賢。佩服圖史，乾乾以終日。起居甘旨，婉婉而承顔。扁其堂曰學耕之堂。予嘉其好尚，而欲納諸大成也，本聖賢之訓，而原夫學與耕同一理，考古今之判，而要諸士與農同一初，用以廣其志焉，作《學耕説》以貽之。

錢宰《臨安集》卷三《觀魚説》 余太學休沐之暇，觀魚於西池，若有所感焉。爲之説曰：

士之處于天地間，猶魚之遊於沼乎？魚之遊於沼，出没於滄波之上，適其趣而已矣。士之處于天地間，逍遥於仁義之域，適其趣而已矣。天地者沼也，逍遥者魚之出没也，仁義者水也。沼必水而後魚得以出没，沼而無水，蓋將索我於枯魚之肆矣，奚以之而適其趣爲？知此則知所以逍遥於天地間哉！疏食水飲，陋巷簞瓢，孔顔樂焉，仁義存焉耳。食前方丈，後車千乘，孟軻弗爲，仁義亡焉耳。彼沼也而魚安焉，以有水也。彼天地也而吾充焉，以有仁義也。順其所安，宏其所存，吾與魚俱適矣。莊周曰：「魚相忘乎江湖，人相忘乎道德。」吾有取焉。

《宋學士文集》卷二八《七儒解》 儒者非一也，世之人不察也。有游俠之儒，有文史之儒，有曠達之儒，有智數之儒，有章句之儒，有事功之儒，有道德之儒。儒者非一也，世之人不察也。能察之，然後可入道也。

威以制之，術以凌之，才以駕之，强以勝之，和以誘之，信以結之，夫是之謂游俠之儒。上自羲軒，下迄近代，載籍之繁，浩如烟海，莫不賴其玄精，嚅其芳腴，搜其闕逸，略其渣滓，約其枝蔓，引觚吐辭，頃刻萬言而不之止，夫是之謂文史之儒。三才以之混也，萬物以之齊也，名理以之假也，塗轍以之寓也，雖有智者，莫測其所存，夫是之謂曠達之儒。沉鷙寡言，逆料事機，翼然凝然，規然幽然，漆漆然，逮逮然，察察然，獵獵然，千變萬化，不可窺度，夫是之謂智數之儒。業擅專門，伐異黨同，以言求句，以句求章，以章求意，無高而弗窮，無遠而弗即，無微而弗探，無滯而弗宣，無幽而弗燭，夫是之謂章句之儒。謀事則鄉方略，馭師則審勞佚，使民則謹畜積，治國則嚴政令，服衆則信刑賞，務使澤布當時，烈垂後世，夫是之謂事功之儒。備陰陽之和而不知其純焉，涵鬼神之秘而不知其深焉，達萬物之望而不知其遠焉，言足以爲世法，行足以爲世表，而人莫得而名焉，夫是之謂道德之儒。儒者非一也，世之人不察也，能察之，然後可入道也。

游俠之儒，田仲、王猛是也。弗要于理，惟氣之使，不可以入道也。文史之

儒，司馬遷、班固是也。浮文勝質，纖巧斲朴，不可以入道也。曠達之儒，莊周、列禦寇是也。肆情縱誕，滅絶人紀，不可以入道也。智數之儒，張良、陳平是也。出入機慮，或流譎詐，不可以入道也。章句之儒，毛萇、鄭玄是也。牽合傅會，有乖墳典，不可以入道也。事功之儒，管仲、晏嬰是也。跡存經世，心則有假，不可以入道也。道德之儒，孔子是也。千萬世之所宗也，我所願則學孔子也。其道則仁義禮智信也，其倫則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也，其事易知且易行也。能行之，則身可脩也，家可齊也，國可治也，天下可平也。我所願，則學孔子也。

今指三尺之童子而問之，則曰：我學孔子也。求其知孔子之道者，雖班白之人無有也。嗚呼！上戴天，下履地，中函人，一也。天不足爲高，地不足爲厚，人不足爲小，此儒者之道所以與天地並立而爲三也。司馬遷以儒與五家並立，荀卿謂儒有小大，揚雄謂通天地人曰儒者，要皆不足以知儒也。必學至孔子，然後無媿於儒之名也。

然則儒亦有異乎？曰：有之。位不同也。三皇儒而皇，五帝儒而帝，三王儒而王，皐陶、伊、傅、周、召儒而臣，孔子儒而師，其道則未嘗不同也。雖然，自有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者也。我所願，則學孔子也。

宋訥《西隱集》卷一〇《愚直生説》 愚也直，爲古民三疾之一，乃聖人傷俗益衰之語也。知大名府事孔侯中夫以守直以謙，自號愚直生。公過告予，乃爲廣其義焉。

夫愚自有差等，顔子之愚，如愚也，聖人既以不愚明之。甯武子之愚，沉晦免患於衛，亦非真愚矣。高柴之愚，知不足而厚有餘。侯之知非不明，識非不遠，以不愚爲愚，又非不移之愚也，又非哲人之愚也，豈非愚有差等乎？以侯之愚，愚而佞，愚而邪，愚而詐，皆非愚之美德也。今也愚而直，又何害道哉！嗟夫，人之生也直。直也人之所以生之理也，不直則去其所以爲人矣。故順理爲直，直其此心天理之公而無私曲者也。曲步以便往，曲視以回目，非直也。曲力以隨人，曲心以受辱，非直也。曲於民，違道而干譽，曲於官，上諂而下瀆，非直也。以至曲於言、曲於行、曲於動、曲於静、曲於愛憎、曲於增損，直又何在焉？雖然，直者德之一端，聖人告樊遲以舉直，與史魚以直哉，又與三代之民以直道，則直非不美也。但天下悦佞而惡直者常有也。《書》載九德曰「直而温」，《詩》美申伯之德曰「柔惠且直」，必如是，而後全中和之德，又安有暗昧不明、徑行自遂之病也！若侯之直，以直諫於君，以直益於友，以直平其政，以直守其身，一順天理之公，而後此心爲直臣，爲直友，爲直諫，爲直政，一順於天而不愧爾。但專務爲直，不失之偏，則失之過矣，於用直之際，更思其當理而施焉，不愚已，惟不可曲法以殉之。

周是修《芻蕘集》卷五《送劉季麗辭學官歸廬陵序》 士君子之立於天下也，幼學壯行，小則施德於鄉邑，大則弘化於邦家，以致君，以澤民，垂芳名於竹帛，千載而不渝者，固其宜也。不幸而不遇明時、遭聖主，言焉而不合，道焉而不行，則不得已而有去歸之思，豈其宜哉？方今海宇隆平，聖天子在上，羣策畢舉，野無遺逸，正士君子致身行道，揚名顯親日也。而吾同郡劉君季麗，有司以明經舉詣天官，壯而行之，誠其時矣。而懇懇以歸田爲請，豈無説乎？

夫季麗爲廬陵著姓，詩禮簪纓，世不替門户。先府君慕陶處士，養德不樂仕進，以壽終。伯兄孟亶，以岳陽丞殁於任。仲兄叔忠用知己者薦，授辰州沅陵令。其猶子田人，初筮仕醴陵學官。季麗又不能免於郡縣之交辟，而有是行。何劉氏詩書之澤，承承繼繼？雖然，季麗之志則固有在焉。吾知其以爲一門之内盡處而不仕也，則誰與輔天子而康羣黎乎？盡仕而不處也，則誰與守宗祧而肅家政乎？是以决於勇退，使吾兄若姪之仕於時者無内顧之虞，而奉先主祀之存於家者有不匱之托，聖天子知其如此，允天官之奏，而季麗之遂焉，可謂不負其先府君慕陶之高矣。於其歸也，周子灑酒話别，而贈之以言曰：子之進退，於國家君親之義誠各得其道矣。而士君子之立於天下，又未宜止於是而已也。必也，即雲林之暇，窮經博史，以講乎道德之原，明乎禮義之歸，而考乎政治之要。俟至乎强仕之年，出而鳴國家之盛，則所以經綸設施，直可謂流於既溢之餘，發於持滿之末者矣。老子曰：「大器晚成。」吾將見季麗之大有過於人者而益信。是爲序。

金幼孜《金文靖集》卷七《贈郭鼎貞南歸詩序》 士之窮居獨處，非資友朋之益，非有見聞之廣，以擴其心胸，以舒其志氣，則終於卑陋而已。是以古之人以友一鄉一國爲未足，又尚友夫天下之善。故其所至者遠，所就者大，而人莫能及也。

王禕《王忠文集》卷四《原儒》 儒之名何自而立乎？儒者成德之稱，蓋其稱肇於孔子，至荀卿氏論之爲悉。而其後復有八儒之目。及秦漢以下，儒之名雖一，其學則析而爲二：有記誦之學，有詞章之學，有聖賢之學。士之爲其學者，

其爲道舉不易也。而其尤難者，莫難於聖賢之學矣。

聖賢之所以爲學者何也？必其性之盡於内者有以立其本，而才之應於外者足以措諸用也。方其幼也，禮樂射御之節，書數之文，無弗學也，凡知類入德之方，亦既習而通之矣。比其長也，三才萬物之理必推而究其極也，推其理，所以致其知也。致其知者，思也，思則有以明諸心矣。仁義禮知，心之所具之性也。心之明則性之盡也，盡性則理之具於我者無不明，而視天下無一物之非我矣。故曰「惟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也。夫能盡其性，則大本立矣，而推而至於盡人物之性，又由其才有以應之也。故自日用之間，以及乎參天地、贊化育，所以品節彌綸之者，非才莫有以應之。才之周，事之所以成也。此其所以小可以爲國家天下之用，而大可以用天下國家也。故曰：「才與誠合，則周天下之治也。」是故天下之理無不有以明諸心者，性之盡於内。而推己以及乎人物，使天下皆有待於我者，才之應於外也。夫有以盡於内，未有不能應於外者也。不能應於外，由不能盡於内矣。故自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以至齊家、治國、平天下，皆一本也。自本諸身以至證諸庶民，考諸三王、建諸天地、質諸鬼神、俟諸後聖，無二用也。其本未體用所以内外之兼至者，誠也。内而性之盡者其本既立矣，外而才之應者其用復周焉，誠之至也。此所謂聖賢之學者也。

嗚呼！周公仲尼已矣，孟軻以後，自荀卿、揚雄已不能臻乎此，而董仲舒、韓愈僅庶幾焉，於是聖賢之學不明也久矣。蓋千數百年而周邵張程諸君子者出，始有以爲其學，而周公、孔子不傳之緒乃續焉。本諸《易》《詩》《書》《語》《孟》以明時用，《春秋》以驗行事，《三禮》以節人情，而後知人所以官兩儀、裕萬物者，在此而不在彼，五三六經不爲虚言，而匹夫匹婦皆可以與知。迫考亭朱子、廣漢張子、東萊吕子，又皆同心僇力，以倡其學，至是而聖賢傳心精微之本、經世博大之用發揮無餘蘊矣。

然至於今未久也，而其學已不復傳。凡今世之所謂儒者，剽掠纖瑣、緣飾淺陋曰我儒者，辭章之學也；穿鑿虚遠、傅會乖離曰我儒者，記誦之學也。而人亦曰此所以爲儒也。嗟乎！昔之稱詞章者，唐之燕許，宋之楊億，其詞章蓋誠足以華國也。昔之稱記誦者，漢之馬鄭，宋之劉敞，其記誦蓋誠足以窮經也。使若人也其記誦詞章而止若是焉，固亦何取其爲儒名耶！是故吾所謂聖賢之學者，皆古之真儒；而今世之稱記誦詞章者，其不爲孔子之所謂小人儒、荀卿之所謂賤儒者幾希。

吾友鄭君仲舒，儒者也。其所謂儒，志乎聖賢之學者也，是吾斯之謂儒，而非今世之所謂儒也。鄭君游京師，受知今相國，遂入經筵，爲檢討，儒者之用，庶幾有以自見者乎！故吾於其別也，言以贈之，作《原儒》。

王禕《王忠文集》卷四《原士》

嗚呼！人之各習其業以爲世用者，其爲道舉不易也，而其尤難者，蓋莫難於爲士矣。士之難爲何也？必其性之盡於内者有以立其本，而才之應於外者足以措諸用也。蓋方其幼也，禮樂射義之節、書數之文，無弗學也，凡知類入德之方，亦既入而通之矣。比其長也，三才萬物之理，必推而究其極也。推其理，所以致其知也。致其知者，思也，思則有以明諸心矣。仁義禮智，心之所具之性也。心之明則性之盡也。盡性則能不以聞見梏其心，而視天下無一物之非我矣。故曰「惟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也。夫能盡其性，則大本立矣，而推而至於盡物之性，又皆其才有以應之也。蓋自日用之間以及乎參天地、贊化育，所以品節彌綸之者，非才則莫有以應之。才之施，事之所以成也。此其小可以爲天下國家之用，而大可以用天下國家也。故曰：「才與誠合，則周天下之治也。」是故天下之理無不有以明諸心者，性之盡於内；而推己以及乎人物，使天下皆有待於我者，才之應於外也。夫有以盡於内，未有不能應於外者也。不能應乎外，由不能盡於内矣。内而性之盡者，其本既立矣，外而才之應者，其用復周焉，非所謂成德達材之士者歟！嗚呼！古之爲士，鮮有弗若是矣。

自世降俗龐，道術分裂，於是士之爲業者，訓詁而已矣，辭章而已矣。夫使訓詁辭章而盡爲士之事焉，斯亦不足以爲難矣，況乎訓詁辭章亦不易能，而今之精其能者又未嘗數數然也。剽掠纖碎、緣飾淺陋曰我爲士也，穿鑿性命、凌厲高遠曰我爲士也，而人亦曰此所以爲士也。嗟乎！爲士而止於如是焉，固亦何取其爲士耶！是以古之爲士者，道德明秀，小大無不適於用。而後世之士，飾虚矯僞，其不卒歸於無用者幾希矣。

吾友鄭君仲舒久游京師，而客於今相國之門，以所長自見，得從事於經筵，殆爲士而適用者也。夫京師，天下之士之所集也，相國之門又京師之士所由萃也，仲舒與之游焉，吾向之所謂士，亦嘗有其人乎？苟有之，其必知之矣。抑天

下之廣，山林之士如吾向之所云者，未始無其人，而仲舒未必盡知之也。苟知之，其亦能使有以用之乎？嗟乎！吾見他日有薦士於相國，而使相國盡用士之名者，其必仲舒矣。仲舒如上京，作《原士》以爲贈。

王禕《王忠文集》卷一八《儒解》 有用之謂儒，世之論者顧皆謂儒爲無用，何也？曰：非論者之過也。彼所謂無用，誠無用者也。而吾所謂有用者，則非彼之所謂無用矣。夫周公、孔子，儒者也。周公之道，嘗用於天下矣。孔子雖不得其位，而其道即周公之道，天下之所用也。其爲道也，自格物致知以至於治國平天下，内外無二致也。自本諸身以至於徵諸庶民，建諸三王，本末皆一貫也。小之則云爲於日用事物之間，大之則可以位天地、育萬物也。斯道也，周公、孔子之所爲儒者也。周公、孔子遠矣，其遺言固載於《六經》，凡帝王經世之略，聖賢傳心之要，粲然具在，後世儒者之所取法也。不法周公、孔子，不足謂爲儒。儒而法周公、孔子矣，其不可謂爲有用乎！噫，斯吾之所謂儒也，其果世之所謂無用者乎！

且世之所謂無用者，我知之矣。縫掖其衣，高視而闊步，其爲業也，呫畢訓詁而已耳，綴緝辭章而已耳；問之天下國家之務，則曰我儒者，非所習也；使之涉事而遇變，則曰我儒者，非所能也。嗟乎！儒者之道，其果盡於訓詁辭章而已乎？此其爲儒也，其爲世所詆訾而蒙迂闊之譏也固宜，謂之爲無用，固誠無用矣，而又何怪焉！

姑孰潘君章甫，儒之有用者也。自爲右史，即以嘉言讜論上簡主知。歷僉湖廣、浙東憲，所至赫赫有政譽。用是入中書，爲參議，遂拜江西按察使。夫陪鈞軸，總憲度，國家之任莫重焉，而君則迭任之，此其爲有用，夫人之所知也。抑余之所知，固有大於是者。周公、孔子之道，吾將望之儒者之效，庶幾賴以暴白於天下，寧如今日所見而已乎？雖然，有用之用，難矣。而無用之用，亦不易也。若余者，蓋業於無用之用，流於迂闊不能以自返者也。君盍有以教我乎哉？余嘗執筆繼君後，知之也深，故於其行，解儒以爲贈。

王直《抑庵文集》卷五《送王御史還南京詩序》 士之於世，能知道者固難矣，其能體而行之又難也。夫所謂道者，仁義而已。盡理之純之謂仁，適事之宜之謂義。爲士者明乎此，體之於身，施之於事，使所存所由皆當理而無私，適宜而不謬，則謂之士無愧矣。而世之爲士，呻吟於佔嗶之間，以求知此者，皆然矣，其體而行之，則未皆然也。故有始承一命之榮，而竊可行之勢，於心已傲然矣，其發於事，矯然矣。夫傲然者，惡能以當於理，而矯然者亦豈能宜於事哉？彼始命既如此，若至於公卿大夫之位，其傲然、矯然將益甚，則於仁義如何哉？故予深嘆其難也。雖然，仁義者非特見於顯，蓋無往而非是也。於夫閒居獨處之時而盡致知力行之實，持養之久，出於自然，一旦顯而用之，則豈有如前之所云者哉？此士之所以貴乎豫養也，孟子之論尚志是已。

薛瑄《敬軒文集》卷一二《與楊秀才書》 瑄七八歲時，侍先君子左右，聞其稱古之人某爲大儒，今之人某爲偉士，因竊自私記於心，曰彼亦人耳，人而學人，蓋無不可及之理也。其時瑄雖有志於是，顧方屬對偶，習聲詩，而尚未知所以爲學也。又六七年，先君子見可教，遂授以《四書》及他聖賢書，曰：「此爲學之要也，汝其勉之！」瑄拜受所教，遂發奮篤，專於誦習，晝不足則繼之以夜，夜坐倦，則置書枕側而卧閱之，或有達旦未已者。至於行立出入，起居飲食，不諷諸口，則思諸心。雖人事膠擾，未嘗一日而易其爲學之志也。如是者積十餘年，然後若有以察夫聖賢千言萬語之理，無不散見於天地萬物之中，而天地萬物之理，無不統會於此心微密之地。自是以來，澄治源本，而恒懼夫邪慮以淆之，篤專修習，而不敢以他好奪之。積之既久，間因以其中之欲發者發而爲文辭，則但覺來之之甚易，若或有物以出之於内而迫之於外也。其後以先君子命從試於有司，一往即得之。仰希大儒偉士雖不敢及，然韓子所謂在進士中粗爲知讀經書者，竊以爲近似焉。今退居又六七年矣，中間遭值大故，哀痛悲傷之餘，尚懼頑愚荒怠，以負先君子之大訓，因時取向所授書而温繹之，但覺意味之愈切，理趣之愈深，蓋有得於心而不能形諸言者矣。此瑄之所以自少及長，凡勤苦僅得而猶不敢自已者此也。

今觀生之於瑄，求之可謂勤矣，然徐察生之志，則所慕者科名之未得，所急者文詞之不足，是以求之愈勞，而得之愈難也。瑄以謂不若且置此汲汲欲得之心，取《四書》與凡聖賢書，若瑄十六七以後時，又加力焉，則他日蓄積之深，無所不有，以其餘施之於辭，則析理精切而不差，措諸事，則典實而可行。於以應有司之所求，可一舉足得之矣，又何科名文辭之足患哉？此乃不求之求，實爲學之要法也。不然，涉獵記誦，愈勉愈難，從使得之，亦何益於人已哉？

劉球《兩谿文集》卷六《希賢齋記》 有篤行敏學舉進士於鄉曰周貴顯氏，結

書舍於尼山之麓，名之曰希賢齋。請余記，未就而貴顯已即世。予慕古解劍之誼，爲追記之。

夫學不可不志於古。志於古而弗古逮，亦不失爲古人之徒。貴顯之言曰：「古之人有程朱者，《易》道明也。學《易》而不程朱希，非學也。有韓柳者，文之最也。爲文而不韓柳希，非學也。李杜二王，詩之工、書之法也。詩不希李杜，書不希二王，非學也。故吾於《易》則窮入畫象，玩極辭占，常如覩程朱於佔畢間。於文與詩，則大而經營其篇章，細而陶鍊其句讀，常如會韓柳李杜於製作之餘。於書則凡點畫之布置，體象之構結，常如承接二王之顏辭於筆端。雖身之瘉而罔怠，雖室之窶而罔惑，日憫憫焉望古人而不能及，故又名是齋，以自勖焉。」吁！務學若貴顯，亦可謂能志於古矣。使不短其年，安知其不與古之人相上下齊聲寔哉！惜乎其年不永而志有負也。然貴顯雖没，而其心領夫程朱之奥妙，契夫韓柳李杜二王之心法，皆已傳之其徒，收録於卿大夫，延譽於交識，流惠澤於後之人，是猶有不可没者在世。使其初不以古自期，則雖壽其命，能富貴其家，亦將與槁木胥腐，滅燼俱寒，何能遺此於身後哉！既不有彼而有此，則貴顯之志亦不甚負矣。

貴顯交予十九年，凡余言外理行不葉於度，貴顯皆能規之。貴顯有失，予亦不容自默。故予上春官，貴顯别，至涕下。貴顯既棄世，又豈堪予之戚！爲之記，示不忘貴顯云。

劉球《兩谿文集》卷一七《説水》 有志於學者曰胡忱氏，以廬陵望家子，越百里來從余遊。將懷其所得東歸，請言以勵進其方來之學。余因指水喻之曰：

子試觀夫水之爲水也，發自涓勺以流而爲溪，會而爲川，汪洋而爲海。細而蠏蝦螺蚌無不育，鉅而蛟虬鼉鼈無不容。水必至於海，然後就其大焉。人苟事於學，則拔出齊民之列而爲士，充極其所有而爲賢，不假於思勉，自中乎道而爲聖。事業文章以之而著，天下國家以之而均。學不至於聖賢，則未能以造其極。夫學必以聖賢自期，猶水之以海爲歸，欲晝夜而少息焉，可乎？然水焉而不至於海，學焉而不至於聖賢，是非學與水之罪也，必有人爲壅遏之，使其中道而息也。苟無所息之於中道，而水不止於海，學不至於聖賢，吾未之信也。惟水之與學大相似焉，故孔子興在川之嘆，孟子發觀瀾之喻，彼聖賢諄諄以稱於水者，無非欲學者取水以爲法也。其拘拘以詞章爲習而不通於性道者，譬猶沼沚之水，不可以行遠也。其孳孳以記誦爲事而不探其根本者，譬猶途潦之水，不可以持久也。其或亂於支離穿鑿之説而失其歸者，譬猶搏激之水，不得其潤下之性也。是皆辭而外之可也。其必篤之孝弟以浚其源，博之詩書以廣其流，親諸師友以大其瀾，然後得爲學之道焉。子之歸也，毋汩於貨利，毋没於遊嬉，毋溺於傲惰，以自窒其源，遏其流，小其瀾，則聖賢之淵海不難到矣。其功惟在於不自息焉。

忱既以其説爲切於己，且願誦之不忘，故書之卷，使歸而時得展覽，以自勤於學。

張寧《方洲集》卷一八《重修嘉興府學碑》 夫學者，將學爲聖賢也。聖賢之道無他，行其所當然以盡乎其本然者耳。聖賢不能使其身常存、其教常不息，不得已而托之言。學者不能親受教於聖賢，領會其面命，不得已而求之於其言。後世作人者不能使人皆聖賢，無所差昧，於是乎設爲學校科目，不得已而論選。其所習於聖賢之言，非務其言，將因言以考其能，踐夫所謂當然本然者耳。能明其言，以淑其行，以達諸用，上也。明其言，不以淑其行而無所用，下也。罔於言，而或有得於名位之間，皆苟異焉，非聖賢事也。是故明言爲格物致知之事，淑行本誠意、正心、脩身之事，達用兼齊家、治國、平天下之事。聖賢所以教，學者所以學，後世所以法乎唐虞三代者，皆不出乎此。

張寧《方洲集》卷二七《讀史録》 夫士者，天下之公器。士之去就用舍，而天下之安危興廢係焉。方周盛時，士嘗在朝廷。及其衰也，散在六國。在朝廷則天下大治，在六國則王室空虚，而國猶得以自固。自田文以招致爲名，世將無士，而六國之鷄鳴狗盜、狂悖詐諼、覆邦傾國，皆襲名於士而歸之私門。繼以春申、信陵、平原、四公子接踵相尚，黨植益廣，諸侯幾無可爲謀者矣。當是時，以强秦爵賞爲羅，四公子以服食爲餌，天下游士之流，力達者歸彼，力詘者歸此，六國雖欲不亡，得乎？然向無四公子，則游士皆入秦，而六國之亡也尤速。

陳獻章《白沙子全集》卷一《尋樂齋記》 五年，伍光宇始構亭于南山之巖以坐。明年，復於吾居第之左結草屋三間，與亭往來。又明年，而光宇死矣。

草屋之成，光宇齋戒沐浴，焚香更衣危坐。厥明，請予問曰：「雲不自知其力之不足，妄意古聖賢人以爲師。今年且邁矣，不得其門而入，不知其所謂樂，尋常間自覺惟坐爲樂耳。每每讀書，言愈多而心愈用，用不如不用之爲愈也。蓋用則勞，勞則不樂，不樂則置之矣。夫書者，聖賢垂世立教之所寓也，奚宜

廢？將其所以樂者非歟？願先生之教之也。」

予復之曰：「大哉，吾子之問也！顧予何足以知之？雖然，有一説，願吾子之思之也。周子、程子，大賢也，其授受之旨，曰『尋仲尼顔子樂處，所樂何事』。當是時也，弟子不問，師亦不言，其去仲尼、顔子之世千幾百年，今去周子、程子又幾百年，嗚呼，果孰從而求之？仲尼飲水曲肱，顔子簞瓢陋巷不改其樂，將求之曲肱飲水耶？求之陋巷耶？抑無事乎曲肱陋巷而有其樂耶？吾子其亦慎求之，毋惑於坐忘也。聖賢垂世立教之所寓者書也，用而不用者心也。心不可用，書亦不可廢，其爲之有道乎？得其道則交助，失其道則交病。願吾子之終思之也。仲尼、顔子之樂，此心也；周子、程子，此心也。吾子亦此心也，得其心，樂不遠矣。願吾子之終思之也。」

語已，光宇整步而出，充然若有得者。歸，揭其榜曰「尋樂齋」云。

陳獻章《白沙子全集》卷一《論前輩言銖視軒冕塵視金玉上》 道至大，天地亦至大，天地與道若可相侔矣。然以天地而視道，則道爲天地之本。以道視天地，則天地者，太倉之一粟、滄海之一勺耳，曾足與道侔哉！天地之大不得與道侔，故至大者道而已，而君子得之。一身之微，其所得者，富貴貧賤、死生禍福曾足以爲君子所得乎？君子之所得者有如此，則天地之始，吾之始也，而吾之道無所增；天地之終，吾之終也，而吾之道無所損。天地之大且不我逃，而我不增損，則舉天地間物既歸於我，而不足增損於我矣。天下之物盡在我而不足以增損我，故卒然遇之而不驚，無故失之而不介。舜禹之有天下而不與，烈風雷雨而弗迷，尚何銖軒冕、塵金玉之足言哉！然非知之真、存之實者，與語此反惑，惑則徒爲狂妄耳。

陳獻章《白沙子全集》卷一《論前輩言銖視軒冕塵視金玉中》 天下事物雜然前陳，事之非我所自出，物之非我所素有，卒然舉而加諸我，不屑者視之，初若與我不相涉，則厭薄之心生矣。然事必有所不能已，物必有所不能無，（求）【來】於吾前矣，得謂與我不相涉耶？夫子謂：「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謂薄不義也，非薄富貴也。孟子謂：「舜視棄天下如敝屣。」亦謂重愛親也，非謂輕天下也。君子一心，萬理完具，事物雖多，莫非在我。此身一到，精神具隨，得吾得而得之耳，失吾得而失之耳，厭薄之心胡自而生哉！巢父不能容一瓢，嚴陵不能禮漢光，此瓢此禮，天下之理所不能無，君子之心所不能已。使二人之心果完具，亦焉得而忽之也？若曰「物吾知其爲物耳，事吾知其爲事耳，勉焉舉吾之身以從之」，初若與我不相涉，比之醫家謂之不仁。昔人之言曰：「銖視軒冕，塵視金玉。」是心也，君子何自得之哉？然非其人，與語此反惑，惑則累之矣。或應曰：「是非所謂君子之心也，君子之辨也。」曰：「然。然無君子之心，徒有輕重之辨，非道也。」

陳獻章《白沙子全集》卷一《論前輩言銖視軒冕塵視金玉下》 或曰：「道可狀乎？」曰：「不可。此理之妙，不容言。道至於可言，則已涉乎麤迹矣。」「何以知之？」曰：「以吾知之。吾或有得焉，心得而存之，口不可得而言之，比試言之，則已非吾所存矣。故凡有得而可言，皆不足以得言。」曰：「道不可以言狀，亦可以物乎？」曰：「不可。物囿於形，道通於物，有目者不得見也。」「何以言之？」曰：「天得之爲天，地得之爲地，人得之爲人。狀之以天則遺地，狀之以地則遺人，物不足狀也。」曰：「道終不可狀歟？」曰：「有其方，則可。舉一隅而括其三隅，狀道之方也。據一隅而反其三隅，按狀之術也。然狀道之方非難，按狀之術實難。人有不知彈，告之曰彈之形如弓而以竹爲弦，使其知弓，則可按也。不知此道之大，告之曰道大也，天小也，軒冕、金玉又小，則能按而不惑者鮮矣。愚故曰：道不可狀，爲難其人也。」

陳獻章《白沙子全集》卷二《與賀克恭黃門三》 人要學聖賢，畢竟要去學他。若道只是個希慕之心，却恐未梢未易輳泊，卒至廢弛。若道不希慕聖賢，我還肯如此學否？思量到此，見得個不容已處。雖使古聖賢爲之依歸，我亦住不得。如此方是自得之學。

陳獻章《白沙子全集》卷二《與羅一峯七》 「學者先須理會氣象，氣象好時，百事自當」，此言最可玩味。言語動静，便是理會氣象地頭。變急爲緩，變激烈爲和平，則有大功，亦遠禍之道也，非但氣象好而已。

陳獻章《白沙子全集》卷二《與湛民澤四》 飛雲之高幾千仞，未若立本於空中，與此山平。置足其顛，若履平地。四顧脱然，尤爲奇絶。此其人内忘其心，外忘其形，其氣浩然，物莫能干，神遊八極，未足言也。

陳獻章《白沙子全集》卷二《與湛民澤六》 孟子見人便道性善，言必稱堯舜，此以堯舜望人也。横渠見人便告以聖人之事，此以聖人望人也。吾意亦若是耳，竊附孟子、横渠之後。「彼何人哉？予何人哉？有爲者亦若是。」「文王我

師也，周公豈欺我哉？」區區之意，在覽者深思而自得之。既以寄民澤，亦以告有志於門下者，咸得自勵而日勉焉，非但爲美言以悦人也。

胡居仁《胡文敬集》卷一《與辜顯》 所貴乎士者，以其能立於斯世而不失其所守也。故充達之，則德業之盛，屹乎若太山之高，浩乎若滄溟之深，煒乎若日星之炳，久而爲聖爲賢者，蓋以其始能不失其守，終能馴至其極也。故朱子曰：「能知爲士之道，則知爲聖之道。」苟或一失所守，則制行頓虧，本心遂喪。甚則貪昧苟且，讀書益多，講究益廣，無以有諸己矣，況能臻其極乎？

胡居仁《胡文敬集》卷一《與江深》 不學聖賢，則學無歸宿。功名利禄既非立身置足之地，虚無寂滅又非窮理脩身之道，此所以不可捨此而就彼也。進爲之方，聖賢方冊已備，在人體驗何如耳。《四書》外，惟《近思録》親切，不可不讀。

胡居仁《居業録》卷三《聖賢第三》 孔子教人忠信篤敬，程子教人整齊嚴肅，若著實做得，自然心安體舒，道理明瑩。今人多是無頭腦之學。

聖人教人，只教以忠信篤敬，使學者便立得箇根基本領，學問可次第進。

孔子教人，便要使人有諸己。

學爲己，方有着力處，窮理則達，力行則有諸己。

學不爲己，雖有顔孟之聰明，亦不濟事。

孔門之教，只是求仁，而堯舜事業盡在此。

孔門學者以求仁爲要，真是好，是教他在最切要處求，非但自己一身好，與天地萬物血脉便相貫通。

孔門以求仁爲要，程門亦然。仁者心之德，求仁所以全其心之德。心德既全在我，則有自然之生意在，天地萬物則亦流通無間。故人之於仁，最爲親切。入聖人氣象，於此最近。如瓜仁桃仁杏仁，此亦善形容仁字，蓋物之生意盡在於此。某嘗愛喫瓜仁、桃仁，喫着便有仁底意思。求仁必先主敬者，當體便要存得本心，本心既存，則生理自在。【略】

讀書一邊讀，一邊體驗做。做得一兩處到身上來，然後諸處亦漸湊得來，久則盡湊得到身上來，此則是大賢。【略】

盡天理，不以一毫私意智力撓之，便是堯舜氣象。【略】

欲爲天下第一等人，當做天下第一等事。【略】

學至聖人地位，方了一生事。

莊昶《定山集》卷六《贈鄉進士陳孔章序》 天之生人，未嘗不待之以爲豪傑，而人不能以豪傑自待者，負乎天也，豈天過哉！故古之人知天之所爲我者如此，故周孔以聖、顔曾思孟以賢、周程張朱以大儒名世，以接千載不傳之統，蓋汲汲然也。後世科舉之學行，天下之人始不知所謂豪傑矣。故凡領薦一鄉，登名一第，率曰此豪傑也，而人皆以豪傑自負。幸而出一頭地，得魁一省、魁禮部，又幸而得魁廷對，則又莫不以爲豪傑中之豪傑也。夫魁廷對者謂之殿元，而殿元又科第之至顯者。以殿元爲豪傑，則王曾殿元已而，王拱辰非殿元者乎？陳文龍殿元已而，劉夢炎非殿元者乎？由是觀之，則科第未嘗無豪傑，然不足以恃爲豪傑也。使得恃以爲豪傑，則凡抽青儷白而駢爲四六者，皆可以參夫兩間；講承破結而工爲時文者，皆可以指爲聖賢；掇青拾紫而儕人圭爵者，皆可以貫乎古今。而萬物皆備於我之身，皆可以視血氣之軀；而周程孔孟所謂盡心知命之説、鳶飛魚躍之妙，皆可以目爲老生迂濶之談。夫天之所以待夫人者，固不如是其小，而吾之自待，亦應不如是其薄。予少也學夫科舉，固嘗以豪傑自負。既而竊登一第，稍知所趨，則俗學卑陋，誤我歲年，蓋已過半，雖欲改弦易轍，而髮種種，則已不可及矣。每誦古人「俗學已知回首晚」之句，未嘗不爲之撫心大痛也。予每告夫吾弟晏者，使知所猛省，庶幾不蹈吾老悖之故轍也。

張吉《古城集》卷四《送王秀才序》 士莫先於親師取友。不親師，則義理蔑聞，而疑惑莫解。不取友，則聞見有限，而過失弗知。如是而欲成其德業，猶棄埴以陶，而曰吾將成器利用也，其克有濟乎？

王守仁《王文成公全書》卷一《傳習録上》 希淵問：「聖人可學而至。然伯夷、伊尹于孔子才力終不同，其同謂之聖者安在？」先生曰：「聖人之所以爲聖，只是其心純乎天理而無人欲之雜。猶精金之所以爲精，但以其成色足而無銅鉛之雜也。人到純乎天理方是聖，金到足色方是精。然聖人之才力，亦是大小不同，猶金之分兩有輕重。堯舜猶萬鎰，文王、孔子有九千鎰，禹、湯、武王猶七八千鎰，伯夷、伊尹猶四五千鎰。才力不同而純乎天理則同，皆可謂之聖人，猶分兩雖不同而足色則同，皆可謂之精金。以五千鎰者而入于萬鎰之中，其足色同也，以夷、尹而廁之堯、孔之間，其純乎天理同也。蓋所以爲精金者，在足色而不在分兩；所以爲聖者，在純乎天理而不在才力也。故雖凡人而肯爲學，使此心純乎天理，則亦可爲聖人。猶一兩之金比之萬鎰，分兩雖懸絶，而其到足色處可

以無愧，故曰：「人皆可以爲堯舜」者以此。學者學聖人，不過是去人欲而存天理耳，猶煉金而求其足色。金之成色所争不多，則鍛煉之工省而功易成。成色愈下，則鍛煉愈難。人之氣質，清濁粹駁，有中人以上、中人以下，其於道，有生知安行、學知利行。其下者，必須人一己百，人十己千，及其成功則一。後世不知作聖之本是純乎天理，卻專去知識才能上求聖人，以爲聖人無所不知，無所不能，我須是將聖人許多知識才能逐一理會始得，故不務去天理上著工夫，徒弊精竭力從冊子上鑽研，名物上考索，形跡上比擬，知識愈廣而人欲愈滋，才力愈多而天理愈蔽。正如見人有萬鎰精金，不務鍛煉成色，求無愧於彼之精純，而乃妄希分兩，務同彼之萬鎰，錫鉛銅鐵雜然而投，分兩愈增而成色愈下，既其梢末，無復有金矣。」時曰仁在旁，曰：「先生此喻，足以破世儒支離之惑，大有功於後學。」先生又曰：「吾輩用功，只求日減，不求日增。減得一分人欲，便是復得一分天理，何等輕快脱灑！何等簡易！」【略】

德章曰：「聞先生以精金喻聖，以分兩喻聖人之分量，以鍛煉喻學者之工夫，最爲深切。惟謂堯舜爲萬鎰，孔子爲九千鎰，疑未安。」先生曰：「此又是軀殼上起念，故替聖人争分兩。若不從軀殼上起念，即堯舜萬鎰不爲多，孔子九千鎰不爲少。堯舜萬鎰只是孔子的，孔子九千鎰只是堯舜的，原無彼我，所以謂之聖。只論精一，不論多寡。只要此心純乎天理處同，便同謂之聖。若是力量氣魄，如何盡同得？後儒只在分兩上較量，所以流入功利。若除去了比較分兩的心，各人盡著自己力量精神，只在此心純天理上用功，即人人自有，個個圓成，便能大以成大，小以成小，不假外慕，無不具足，此便是實實落落明善誠身的事。後儒不明聖學，不知就自己心地良知良能上體認擴充，卻去求知其所不知，求能其所不能，一味只是希高慕大，不知自己是桀紂心地，動輒要做堯舜事業，如何做得！終年碌碌，至於老死，竟不知成就了個甚麼，可哀也已！」

王守仁《王文成公全書》卷二《傳習録中・啓問道通書》　「先認聖人氣象」，昔人嘗有是言矣，然亦欠有頭腦。聖人氣象自是聖人的，我從何處識認？若不就自己良知上真切體認，如以無星之稱而權輕重，未開之鏡而照妍媸，真所謂以小人之腹而度君子之心矣。聖人氣象何由認得？自己良知原與聖人一般，若體認得自己良知明白，即聖人氣象不在聖人而在我矣。程子嘗云：「覷著堯學他行事，無他許多聰明睿智，安能如彼之動容周旋中禮？」又云：「心通於道，然後能辨是非。」今且説通於道在何處？聰明睿智從何處出來？

王守仁《王文成公全書》卷八《書王嘉秀請益卷甲戌》　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莫非己也，故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古之人所以能見人之善若己有之，見人之不善則惻然若己推而納諸溝中者，亦仁而已矣。今見善而妒其勝己，見不善而疾視輕蔑不復比數者，無乃自陷於不仁之甚而弗之覺者邪？夫「可欲之謂善」，「人之秉彝，好是懿德」。故凡見惡於人者，必其在己有未善也。瑞鳳祥麟，人争快睹；虎狼蛇蠍，見者持挺刃而向之矣。夫虎狼蛇蠍，未必有害人之心，而見之必惡，爲其有虎狼蛇蠍之形也。今之見惡於人者，雖其自取，未必盡惡，無亦在外者猶有惡之形歟？此不可以不自省也。

君子之學，爲己之學也。爲己故必克己，克己則無己。無己者，無我也。世之學者執其自私自利之心而自任以爲爲己，湮焉入於壞墮斷滅之中而自任以爲無我者，吾見亦多矣。嗚呼！自以爲有志聖人之學，乃墮於末世佛老邪僻之見而弗覺，亦可哀也夫！「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恕乎」，「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恕」之一言，最學者所吃緊。其在吾子，則猶對病之良藥，宜時時勤服之也。「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内自省」。夫能見不賢而内自省，則「躬自厚而薄責於人」矣，此遠怨之道也。

何瑭《柏齋集》卷四《贈婁生東歸序》　聖賢之道未知，以知爲難；既知，則以行爲難。有志之士，讀書窮理，能知聖賢之道者，時時有之，至於知而能行者，百無一二。此無他，世俗之説横於中，而利害之勢迫於外，於是乎徇時之計生而行道之志變矣。於戲，此道所以不能行也！世之人見小人得志，君子困厄，類皆曰：「順時者通，忤時者窮，是不可以不通其變也。」士之惑於其説者，蓋十而八九矣。抑不思窮通得失，莫不有命，自古及今，小人得志者固多矣，而敗者亦不爲少，君子之困厄者固多矣，而顯者亦未嘗盡無。是知窮通得失，皆出於命，非人力之所獨致也。故君子恒行法以俟命，不知命者，則無以爲君子，聖賢垂訓之意遠矣。或疑斯道之大，浩浩難窮，欲盡知而全體之，有未易者。殊不知道有全體，有先務，智者無不知也，而當務之爲急。修齊治平，豈非當務之急者乎？學問思辨以致其知，既真知矣，蘊之於心則爲德，體之於身則爲行，發之言語則爲文章，措之天下則爲事業，大可聖，次可賢，下亦不忝爲士君子矣。或問推行之要，曰：「本之以誠，施之以恕，律己以嚴，責人以寬，窮通得失則一聽乎命，有所

不得，則反求諸己而不變不沮焉。知此，則道庶乎其可行矣。」

婁生東歸，乃來告別。予念生有志於聖賢之道，恐其或惕於世俗之説而不克終也，故書是贈之。於戲，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生尚繹思而推廣之哉！

何瑭《柏齋集》卷七《河内縣重脩廟學記》 惟吾夫子之聖以及從祀之賢，皆功在萬世，有司修廟致祀，皆祇奉朝廷德意而爲之，蓋有不待贊者。然聖賢廟貌之設、祀典之禮，必行於學宫之中，此則朝廷深意，蓋有不可不知者。英俊之士藏修游息於此，朔望參謁，春秋奠獻，夫豈無所思乎？均是人也，彼胡爲而廟祀于萬世？吾儕衆人胡爲而不得預也？反復以思之，黽勉以求之，不沮不怠，則庶乎其有得矣。抑行遠自邇，從祀之賢有魯齋許先生焉，非河内之産乎？志其所志，學其所學，過則聖，及則賢，不及亦不失於令名，則於朝廷廟祀先聖先賢之意，庶不負矣。不然，則殿宇之崇，徒爲觀美，亦何益之有哉！亦何益之有哉！

何瑭《柏齋集》卷九《勤菴説》 蕭公字應乾，嘗取「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之義，名其所居之室曰勤菴，其勵志蓋有在也。閒屬予説其義予惟人生在勤，勤則不匱。士之道德，農之稼穡，工之技藝，商之貿遷，蓋未有不勤而能成者也。應乾以勤名菴，宜矣。抑吾聞功崇惟志，業廣惟勤，有志而不勤，則志雖大而無成，雖勤而不知所志，則雖有成而不免於陋。應乾勤矣，其所志則未知也。人之所志，大略有三，曰富貴，曰功名，曰道德。農與工商之所志，富貴而已。志於功名道德者，惟士爲然。應乾既富貴矣，而猶讀書尚禮，孜孜不怠，其殆志於功名道德者歟？志以先之，勤以繼之，斯其進也莫禦矣。或曰：「卑之無甚高論。」予曰：不然。聖人之道，夫婦之愚可以與知，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況應乾之聰明俊爽者乎？顔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顧吾之志與勤如何耳。應乾念哉！是爲説。

吕柟《涇野子内篇》卷九《鷲峯東所語》 先生謂諸生曰：「天下多少英俊，他自家不肯爲聖爲賢。他若看别人爲聖爲賢，或偶見有不是處，便識得，輒譏笑。故君子之學，須是誠意，又要恒其德。使在近朋友信之，在下鄉黨信之，又要賢者稱之。不然，又是同流合汚。」諸生私揀《論語》緊要處質問。先生曰：「《論語》書處處皆義理精微，不知諸生以何者爲緊要，以何者不緊要？」

魏校《莊渠遺書》卷三《與邵思抑》 校竊謂人若真有希聖希賢之志，則其日用所學，决須下希聖希賢功夫。若乃交無益之友，觀無益之書，談無益之言，作無益之事，不惟不暇爲，亦且不屑爲也。

胡直《衡廬精舍藏稿》卷一九《答何吉陽亞卿》 數年以來，第覺聖人之學，自堯舜孔顔，皆歸于仁體。仁者通内外物我，渾然爲一，與二氏之學夐乎異旨。今學者專志於二氏，無假言矣。然爲聖人之學者，亦多詳乎内而略乎外，適乎己而妨乎人，則固未嘗不昉于崇二氏之爲崇也，其於失仁體則均矣。以孔子之聖而必曰不踰矩，而其告顔子之爲仁，不曰理而曰禮。至顔子之學爲仁也，又必曰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然則聖人之學，其必有以也夫，其必不顓顓于詳内適己而已也夫。

明公試以今之學者觀之，果當爲同乎？爲異乎？蓋近日教門既寬，而慧辯之士又語之太圓，宜其以二氏之意承聖人之言，卒使天下之士立身臨政，蕩然與世無底，其極至導人于狂猾，陰阻天下豪傑嚮往之志。且今天下士競民窮，劇且動矣，使爲學者而又倡爲寬圓之行，以濟其弊而阻其志，將比于宿昔訓詁支離之害，其仁不仁又何如也？然則某與明公之在今日，雖不能爲龍門碣石，其不宜以身同其波，使自爲謗也審矣。明公其謂之何？

胡直《衡廬精舍藏稿》卷二七《别諸生》 予嘗著爲功令，訓諸生以學聖。其言曰：「非恥弗聖，恥弗人也。」諸生興者，咸云有感于斯語。嗟乎！是諸生真感也。有真感，故有真恥。有真恥，故能有此興發之意。不穀良慰良慰。

然觀孔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則知一念之罔，即爲幸免。幸免者，以其形體人也生也，而人之實生之理已亡矣，雖有爵位文章，奚爲？孔子所謂直，非曰直陳人之是非、事之得失之謂也，人心生理，本虚而明，不作于意，無索無狃，無閃無待，無將迎茹吐之念，始可言直。故無是非得失，惟作于意而思，作于意而言，作于意而動，均謂之罔，罔則弗生，弗生則弗人而幸免耳。若如見人克伐怨欲至于機械變詐者，又益遠矣。於此不恥，烏乎恥？嗚呼！豈惟可恥而已？諸生誠由不罔進之，有自得焉，則人道近，即聖道邇。《詩》稱文王無畔援歆羨，誕先登于岸，《易・坤》言「敬以直内」，孟子直養無害，皆是功也。諸生勉之！

王樵《方麓集》卷四《贈陳掌教之辰州序》 昔之人謂周之士貴，以士有其實，而上求之也。謂秦之士賤，以士無其實，而徒以飾巧馳辯、繳能鈎利求售于上也。我國家設學養士，以其養而有成者爲之師，董以憲臣，申以璽書，惓惓以

實學實行爲望，庶幾他日得其實用，茲與成周待士之意何異！而先年得人之盛，亦稱與《菁莪》《棫樸》同風矣。邇來士行弗敦，辭尤好異，務實自重之意少，而偷合苟得之行多。朝廷形諸訓飭，亦既再三矣，顧塲屋主司止能去取其文已耳，所以慎考其人，明示趨嚮，必有以挽而歸之于正者，督學使者與郡縣師儒之責也。

王樵《方麓集》卷八《答友人論學》 朱子語録，今之學者往往多歸異教者，何故？蓋爲自家這裏工夫有欠缺處，奈何這心不下，没理會處。又見自家這裏説得來疏略，無箇好藥方治得他没奈何底心。而禪者之説，則以爲有箇悟門，一朝得入，則前後際斷，説得恁地見成捷快，如何不隨他去？此却是他實要心性上理會了如此，不知道自家這裏有箇道理，不必外求，而此心自然各止其所。非獨如今學者，便是程門高第，看他説那做工夫處，往往不精切。

或云：「嘗見人説，凡是外面尋討入來底，都不是。」曰：「喫飯也是外邊尋討入來。若不是時，須在肚裏做病，如何又喫得安穩？蓋饑而食者，即是從裏面出來。讀書亦然，書固在外，讀之而通其義者，却自是裏面事。如何都喚做外面入來得？必欲盡捨詩書而别求道理，異端之説也。按朱子所謂『自家這裏有箇道理，不必外求，而此心自然各止其所』者，此正學者所當理會究竟也。『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此是理會處。『欲罷不能，既竭吾材，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此是顔子説到究竟處。蓋由文以開天聰明，由禮以上達天德，此是聖學真的門路。後儒未嘗實嚮此處參求，見圓頓之教，認爲聖宗，故反謂朱子爲未悟。

馮從吾《少墟集》卷四《又示四氏曲阜兩學諸生》 問四氏學及曲阜學諸生曰：「諸生或爲聖人之後，或近聖人之居，誠爲厚幸。然爲其孫者，何以無愧於祖？爲其弟者，何以無愧於師乎？」諸生唯唯否否。余曰：「爾諸生以讀書科第爲無愧乎？如此，則世之取高科、躋膴仕者，皆可以爲聖人矣。爾諸生以爲然否？爾諸生必不以爲然。既不以爲然，何不求其所以無愧者而奮然思齊也？然其所以無愧者何在？」諸生又唯唯否否。余曰：「陽明先生云：『箇箇人心有仲尼。』箇箇人心既有仲尼，則爲其孫者，生來原無愧於祖；爲其弟者，生來原無愧於師。此道完完全全，聖非有餘，我非不足。故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但只是自家信不及，所以不肯思齊，所以有愧耳。且爾諸生有能篤信聖人如子夏者乎？子夏篤信聖人，故學以致其舉業。學其所學，非聖人之所謂學也。非聖人之所謂學，則雖謂之有愧也亦宜。亦稱與《菁莪》《棫樸》同風矣。邇來士行弗敦，辭尤好異，務實自重之意少，而偷合苟得之行多。朝廷形諸訓飭，亦既再三矣，顧塲屋主司止能去取其文已耳，所以慎考其人，明示趨嚮，必有以挽而歸之于正者，督學使者與郡縣師儒之責也。

王樵《方麓集》卷八《答友人論學》 朱子語録，今之學者往往多歸異教者，何故？蓋爲自家這裏工夫有欠缺處，奈何這心不下，没理會處。又見自家這裏説得來疏略，無箇好藥方治得他没奈何底心。而禪者之説，則以爲有箇悟門，一朝得入，則前後際斷，説得恁地見成捷快，如何不隨他去？此却是他實要心性上理會了如此，不知道自家這裏有箇道理，不必外求，而此心自然各止其所。非獨如今學者，便是程門高第，看他説那做工夫處，往往不精切。

或云：「嘗見人説，凡是外面尋討入來底，都不是。」曰：「喫飯也是外邊尋討入來。若不是時，須在肚裏做病，如何又喫得安穩？蓋饑而食者，即是從裏面出來。讀書亦然，書固在外，讀之而通其義者，却自是裏面事。如何都喚做外面入來得？必欲盡捨詩書而别求道理，異端之説也。按朱子所謂『自家這裏有箇道理，不必外求，而此心自然各止其所』者，此正學者所當理會究竟也。『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此是理會處。『欲罷不能，既竭吾材，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此是顔子説到究竟處。蓋由文以開天聰明，由禮以上達天德，此是聖學真的門路。後儒未嘗實嚮此處參求，見圓頓之教，認爲聖宗，故反謂朱子爲未悟。

馮從吾《少墟集》卷四《又示四氏曲阜兩學諸生》 問四氏學及曲阜學諸生曰：「諸生或爲聖人之後，或近聖人之居，誠爲厚幸。然爲其孫者，何以無愧於祖？爲其弟者，何以無愧於師乎？」諸生唯唯否否。余曰：「爾諸生以讀書科第爲無愧乎？如此，則世之取高科、躋膴仕者，皆可以爲聖人矣。爾諸生以爲然否？爾諸生必不以爲然。既不以爲然，何不求其所以無愧者而奮然思齊也？然其所以無愧者何在？」諸生又唯唯否否。余曰：「陽明先生云：『箇箇人心有仲尼。』箇箇人心既有仲尼，則爲其孫者，生來原無愧於祖；爲其弟者，生來原無愧於師。此道完完全全，聖非有餘，我非不足。故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但只是自家信不及，所以不肯思齊，所以有愧耳。且爾諸生有能篤信聖人如子夏者乎？子夏篤信聖人，故學以致其舉業。學其所學，非聖人之所謂學也。非聖人之所謂學，則雖謂之有愧也亦宜。雖然，子夏惟篤信聖人，故入聞聖道而悦，亦惟篤信聖人，故出見紛華而悦，何也？子夏篤信聖人，不曾篤信自家，所以入聞聖道而悦，又出見紛華而悦耳。顔子其初亦篤信聖人，故仰之鑽之瞻之，三之字俱指聖人。其後一聞聖教，始信得博我約我，始信得我自家生來原是聖人。故既竭吾才，如立卓爾。曰卓爾，則入也卓然見於其前，出也亦卓然見於其前，孰爲聖道，孰爲紛華，孰爲可悦，孰爲不可悦，舉躅皆是，盈眸皆是，鳶飛魚躍，現在眼前，此顔子之所以不可及也。篤信聖人，則離過聖人，必有出入處。篤信自家，則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又安得有出入乎哉！今吾輩生於千百世之下，聖人生於千百世之上，是入也既未聞聖道，而出也又只見紛華，安得不愧於聖人？爾諸生不要説聖人生於千百世之上，我生於千百世之下，只信得過聖人生於千百世之上，固是此赤子之心，固是此良知，我生於千百世之下，亦是此赤子之心，亦是此良知。既亦是此赤子之心，亦是此良知，我何爲不奮然思齊而甘心有愧於聖人也？今諸生能篤信此赤子之心否？能篤信此良知否？『拋却自家無盡藏，緣門持鉢效貧兒』，諸生得無惕然於此乎？」諸生又唯唯否否。余曰：「孟子不云乎：是心足以王矣。齊王拋却自家能王之一念，却去問霸者之事，豈非緣門持鉢效貧兒耶？吾輩果能篤信此赤子之心我與聖人同，篤信此良知我與聖人同，則識得本體，自然可做工夫。做得工夫，自然可復本體，當下便是聖人。故曰『箇箇人心有仲尼』，非虚語也。『自從宇泰收功後，始信人間有丈夫』，豈非千古之一快哉！如此，則爾諸生在天地謂之肖子，在聖門謂之高弟，登高科，躋膴仕，於此心此知無所加，固謂之不愧。不登高科，不躋膴仕，於此心此知無所損，亦謂之不愧。故曰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嗚呼盡之矣。」諸生爲之躍然。余反觀，竊自愧，遂書之以示諸生，併以自勖焉。

馮從吾《少墟集》卷七《寶慶語録》 士君子爲人，全要有品有量。一介不苟以學品，則品自高。萬物皆備以學量，則量自大。

鹿善繼《鹿忠節公集》卷六《贈耿峻坊舉秀才第一序》 國家待士，蓋不薄矣。士每薄於自待，自薄至於不可言，其害還中於國。故國之課士，在循名責實。士之自課，在顧名思義。民業有四，士居其首，其名芳，其術尊，其處恬，其味澹。即陋巷環堵，而先天下之憂。即矩步雅歌，而習大人之事。所謂繫聖賢

之籍也。然僞士反藉以自匿，其跳愈甚，其匿愈巧。故農不農，工不工，商不商，其術不能眩人，其勢祇爲自困。惟士不士，則無從而按之，其敢跳於名教外者，不妨以其匿而進，結當世之知，盱衡宇宙所稱，貪淫冒市井之所羞，陰賊犯鬼神之所忌，濁惡暴殄之氣，纏綿震盪於兩間者，大概士爲之也。螢雪所伏以讀，簪晷所持以獻，如戲場搬演，於己了無干涉。賈生復起，可勝太息耶？

近有議制科之外閒行辟舉，如祖宗朝故事者。復格不行。夫極重之勢，至不可返，國家誠無柰士何矣。獨士具須眉，誦孔孟，至以天地父母所生之身爲國家無可柰何之物，清夜自思，何以置面也？

余友耿圖南，篤行士也，其子峻坊受知督學徐公，舉秀才第一人，葱菁玉樹，愉快可知。唯是余於圖南爲塵外交，故不欲徒以裒冠博帶爲今日榮，亦不徒以三槐九棘爲他日券，而申名實之論，期峻坊不愧於士也。更雜陳雅俗，求或一言之有當於峻坊，因效學究生活，爲秀才下一註腳。

秀者秀也。吐華曰秀，見於傳註。三物論秀，本於《周官》。國家之倚重士而備責士，今古一轍。三物多缺，即雕龍繡虎，不秀之甚耳。且顧名思義，峻坊而知而翁之所以命名乎？世有四維，禮義廉恥。維已維國，皆是物也。又聞先哲取法乎上。夫士四民之上也，舉以第一，又士之上也。等而上之，無論今人，即出古人下不甘也。方寸屬我，宇宙事何不可爲者，誰謂峻坊止當於涞城稱第一、止以文藝稱第一耶？椒山先生之言曰：「本來面目頻頻照，恐落寰中第二人。」願與峻坊共勉之。

劉宗周《劉子全書》卷七《原旨・原學下》 或問曰：「均是人也，或爲聖人，或爲凡人，何居？」曰：「人則猶是，其心或異耳。」曰：「均是心也，或爲道心，或爲人心，何居？」曰：「心則又是，其學或異耳。」

何言乎學也？人生之初，固不甚相遠矣，孩而笑，咿而啼，饑渴嗜欲有同然也。及夫習於齊而齊，習於楚而楚，始有相徑庭者矣。生長於齊，既而習於楚語焉，無弗楚也。生長於楚，既而習於齊語焉，無弗齊也。此學之說也。心者，齊楚之會也，而其知齊而知楚者，則心之所以爲道也。知齊之爲善也，而習於齊，又知楚之爲不善也，而益習於齊，則雖有之楚焉者，蓋亦寡矣。然而當是時，心方居齊楚之會，忽有導我以楚者，吾亦從而楚之矣。既楚之矣，仍導我以齊，弗顧也，習於楚，安於楚矣。楚之人又相與咻之，而變其善否之情也，則惟知有楚而已矣。人之可使爲不善，其性亦猶是也。

然則善反吾習焉，可乎？曰：奚爲不可也？前日之失足於楚也，誤以楚爲齊故也。果誤耳，一日而憬然，一日而齊之人矣。今而後第謀所以習乎齊者。吾耳習於聽，而何以聽無不聰，非能益吾以聰也，吾知吾聰而已矣。吾目習於視，而何以視無不明，非能益吾以明也，吾知吾視而已矣。吾口習於言，而何以言無不從，非能益吾以從也，吾知吾言而已矣。吾貌習於動，而何以動無不恭，非能益吾以恭也，吾知吾動而已矣。吾知吾聽，而天下之聲皆習於聰矣。吾知吾視，而天下之色皆習於明矣。吾知吾言，而天下之言皆習於從矣。吾知吾動，而天下之動皆習於恭矣。吾知吾知，而天下之知皆習於獨矣。

雖然，猶未離乎習也。請進而性焉。靜而與陰俱閉，不欲其淪於偷也。動而與陽俱開，不欲其流於蕩也。又調之爲喜怒哀樂之節，盎然而春也，殷然而夏也，肅然而秋也，慘然而冬也，無所待而習，無所待而知也，此之謂通乎晝夜之道而知，則時習之竟義也。

或聞之，曰：「旨哉，聖人之學也。而無以加於習。習其可不慎乎！」

劉宗周《劉子全書》卷八《做人説示汐兒》 一夕偶顧兒子汐志氣庸下，將來非惟不克做好人，且不克爲庸人。塾師在坐，謂：「一落庸人，更無立腳處。正患此子庸庸耳，願先生有以進之。」

余曰：「兒得爲庸人，幸矣。世間好人如麟鳳騶虞，不可多見，或累世一出。而惡人往往徧天下。不得已，而思其次，則如庸人者，其立心制行雖不免猶有鄉人之累，而已浸遠於惡矣。是故庸未易言也。」

「然則學爲庸人乎？」曰：「非然也。謂學人必自庸人始也。語有之：雖高必以下爲基，雖貴必以賤爲本。是故好高而欲速者躐也，〔飾〕(希)詐以近名者奸也，道聽而塗説者誕也，知見湊泊者妄也。此四者，皆做好人之失也，庸人無是也。由庸人而積好人，若築室於基而爲山於平地也。説在夫子之思有恒矣。」

「然則庸亦有道與？」曰：「淺言之，饑食而渴飲，夏葛而冬裘，男女而居室，莫非道也。深言之，飲食之知味，室家之宜，妻孥之樂，蓋亦有至焉者矣。仲尼之聖也，而學於庸，曰：『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則庸之至，聖人猶病諸

矣。故曰庸未易言也。若夫心不存慎終之規，口不道訓格之言，不擇賢以托其身，不力行以堅其志，見小闇大，從物如流，不知所執，五鑿爲政，心從而壞。此古之所謂庸人者也，而實余所謂惡人也，則亦不學爲庸者以致是耳。使庸人而庸學焉，又焉知其不進於士人乎？而且進於君子乎？而且進於賢人乎？而且進於聖人乎？庸詎可忽諸！」

師聞之，曰：「進之時義大矣哉！」遂舉以示兒。

劉宗周《劉子全書》卷八《做人説二》 他日，兒跪而請曰：「做人之序亦既聞命矣，敢問學之方。」曰：「於己取之而已矣。《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執柯以伐柯，睨而視之，猶以爲遠。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子庸質也，姑爲子試庸法。夫庸者必闇，闇則宜矯之以哲。庸者必懦，懦則宜矯之以强。庸者必流，流則宜矯之以貞。庸者必隘，隘則宜矯之以寬。庸者必淺，淺則宜矯之以沉。類而推之，隨其所病而矯之，皆做人之方也。」

「然則其矯之也將若何？」曰：「闇不自知也，試之以是非而闇見，則哲者亦見。懦不自知也，試之以利害而懦見，則强者亦見。流不自知也，試之以嗜欲而流見，則貞者亦見。隘不自知也，試之以忿懥而隘見，則寬者亦見。淺不自知也，試之以言語而淺見，則沉者亦見。是故窮理所以啓覺也，斷義所以養勇也，窒欲所以貞操也，懲忿所以擴量也，謹言所以沉幾也。然而不必求之於遠且大也，日用之物，有是非焉；起居之常，有利害焉；衣服之地，有嗜好焉；睚眦之交，有忿懥焉；唯諾之際，有言語焉。積小所以致大也，邇近所以及遠也。故君子一日用而不敢忽，所以窮天下之理也。一起居而不敢苟，所以斷天下之義也。一衣飲而不敢恣，所以貞天下之操也。一睚眥而不敢加，所以懲及親之忿也。一唯諾而不敢輕，所以謹天下之言也。窮天下之理而闇者，有天下之大覺矣。斷天下之義而懦者，有天下之大勇矣。窒天下之欲而流者，有天下之特操矣。懲天下之忿而隘者，有天下之大量矣。謹天下之言而淺者，有天下之淵沉矣。則學問之能事畢矣。此之謂天下一人而已矣。語曰：作之不止，乃成君子。其始也出之以矯揉，則庸人之伎倆也。矯之不已，而體於自然，非好人之成德乎？小子勖之！」

「然則其不能矯也，又將如之何？」曰：「在立志。」

劉宗周《劉子全書》卷八《做人説三》 他日又問曰：「矯治之法，譬之治病者，頭療頭，足療足，分投而應，不勝窮也。將亦有一言而操調元之匕者乎？」

余乃喟然而歎曰：「是非汝所知也，是非汝所知也！無已，汝姑識人而已乎？夫人者，天地之秀也，萬物之靈也，將謂其能饑食渴飲、夏葛冬裘、男女居室而已乎？則亦與禽獸無以異也。而何以稱焉？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夫此幾希，何物耶？以爲非口體，不離口體也。以爲非男女，不離男女也。以爲在一身，仍不離天下也。微乎希乎！正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其稟乎命也，則元之善也。其具於性也，則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也。其宰於身也，爲視聽言動，視曰明，聽曰聰，言曰忠，動曰敬也。其率之於人倫也，在父子謂之仁，在君臣謂之義，在夫婦謂之别，在長幼謂之序，在朋友謂之信也。其達於天下，則民之胞[也]，物之與也。其俯仰於天地之間，則乾之健也，坤之順也。日月之代明，四時之錯行，而鬼神之柄也。而孰知日囿於七尺之軀者，則豎首之禽也獸也。

然則人也、禽獸也，合體而分之者也。忽然而去之，人即獸。忽然而存之，獸即人。是以君子有存之之法，擇之精，守之一也。本吾獨而戒懼之，所以致中和也。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存之之極功也。堯舜之所以帝，三王之所以王，伊周之所以相，孔孟之所以師，濂洛關建之所以斷斷辨説焉，而儒皆是物也。然而庶民未嘗不存也，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有時而去耳。知其去，斯存矣。偶知其有存，而又去矣。是以君子有存之之法，以戒慎還不睹，以恐懼還不聞，以中和還喜怒哀樂，以仁義還父子君臣，以位育還天地萬物，如斯而已矣。故孟子又舉舜以爲法，而曰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其旨微矣。

後世學術不明，有二氏者，既欲棄倫物，槌仁義，而逃之於虚無。若申韓之刑名，管商之富强，蘇張之短長，汩没於功利者無論，其有稍知聖人之道，如楊墨、荀楊、馬鄭之流，又或失之頗僻附會，影響支離，而幾希之脈薄蝕於人心久矣。幸有宋諸君子起，而紹絶學一綫，相傳爲濂溪之立極，伊洛之識仁，考亭之居敬窮理，指點最爲親切。又數百年，我明有陽明子者，特揭致良知之字爲幾希寫照，而人益有以識尋真之路，决起死之功。此真所謂良醫折肱一劑當調元，而紛紛隨病補治之方，亦有所不必用矣。魯齋曰：萬般補養皆虚僞，只有操心是要歸。蓋亦得其大意云耳。

學者欲爲人，不必問庸人與好人階級，但自反人身中幾希一點果然存否，存則是人，人即是聖人之人，更無一點做法。去即是獸，獸中人亦更無做法。」

於是兒起而茫然，曰：「必竟幾希是何物？」曰：「此爾父三十年來未了公案，難爲汝做答。汝還問之幾希，從事讀書而證之。」乃再拜而退。

劉宗周《劉子全書》卷一九《答秦履思五崇禎壬申》 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乃人以天地萬物爲一體，非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也。若人與天地萬物本是二體，必借仁者以合之，蚤已成隔膜見矣。人合天地萬物以爲人，猶之心合耳目口鼻四肢以爲心。今人以七尺言人，而遺其天地萬物皆備之人者，不知人者也。以一膜言心，而遺其耳目口鼻四肢皆備之心者，不知心者也。學者於此信得及，見得破，我與天地萬物本無間隔，即欲容其自私自利之見以自絶於天，而不可得。不須推致，不煩比擬，自然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義禮智信一齊俱到。此所以爲性學也。然識破此理，亦不容易。看下文「誠敬存之」一語，直是徹首徹尾工夫。若不用誠敬存之之功，又如何能識破至此？以爲既識破後，又須用誠敬工夫，作兩截見者亦非也。學者大要只是慎獨，慎獨即是致中和，致中和則天地位，萬物育。此是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實落處，不是懸空識想也。近世一輩學者肯用心於內，亦多犯懸空識想，將道理鏡花水月看，以爲絶悟，其弊與支離向外者等。今但時養未發之中是喫緊工夫，舍此更無理會處。幸高明致力焉。

金之俊《金文通公集》卷四《送張道先司訓浦江序》 昔宋室舉士，有明于體用科。歐陽永叔嘗薦眉州布衣蘇洵「履行純固，性識明達，論議精于物理，而善識變權，文章不爲空言，而期于有用。」余讀書至此，未嘗不輟卷嘆息，以體用兼備如蘇公，能知人薦引如歐陽氏，而卒不獲竟其大用，則亦其命爲之也，非學之咎也。海虞張生道先名煒如者，性穎異，髫年齛于庠，操履純篤，鄙經生家言爲鑿悟，而慨然有志實用之學，讀書史能詳古人行事本末，以推見其當否得失，每爲人説，如身履其間，使聽者曉然如目見。至兵刑錢穀，有裨民生國用之幾務，無不留心體究，洞悉端委，殆所謂「論議精于物理，文章不爲空言」者，道先庶幾其有焉。顧數奇，卒亦困頓諸生。今年以歲薦士貢于廷，除婺之浦江訓。或者曰：「此經濟才也，不民社之司，而僅以之秉鐸教士，如明于體用之學何？」余曰：「否。今天下之鮮吏治，由士人之矜鑿悦而鮮實學也。使道先于淑人之餘，益進其所學，而理明氣充，將他日無事不可辦，安在無知人如歐陽氏者起而爲之薦引，以竟其大用，俾天下睹真儒實學之效，爲眉州布衣所未能得之遭逢也。」道先往矣，惟自信其學而益加懋勉焉可矣。

方以智《浮山文集前編》卷三《士習論》 士庶人至衆也，風俗所繇，大半去士。士處公卿大夫與庶人之間，操文法，明習世術，進則爲公卿大夫，賤俾庶人，所習不善，則天下因之，俗流以失。國家造士，前代録工詩賦，習法令，數更無益，何啻萬一。洪武中制科舉，諸明經、宏詞等科竝革，存進士一科，與薦舉、歲貢，爲三以用，三年比而賓興之。然進士科特重，一本於制義，蓋令深於義理之文，論觀博約之致，詔、誥、表、判觀王體國法，策、時務觀經世之略，可不謂造士慎善哉。然業經求仕，鮮以祇身，不俟大成，考《學記》之故，守《曲禮》之序。相沿至今，無論有通材閎覽者矣，博約之致、王體國法、經世之略，已置弗事，即所事制義，亦非有以聞也，終年役一編，居它儜儜無所知。書不同文，主者亦復録之，烏知所爲美醜也，更相笑而已耳。而目之當世，極崇高尊顯，鮮不繇此。此不過爲利禄資，安用是博學深造也！賢父兄訓其子弟，亦曰：「努力事此，蚤自争達，以博富貴。」它何計焉。有好古者起，博聞强記，推本經史，講求古今之成務，則羣怪之：「其道甚遠，又無當於世資也，徒敝敝耳。雖有不可讀之語，且將安用之！」父兄者惟恐其子弟爲之友，靡歲月，不即策高足，誤矣誤矣！彼其事漁獵，頗知學者，亦以爲采獲章句，爲詭世逢時技耳，豈曰多讀書，固有所謂儒者經術，樹道德，建功績乎？當佔畢時，終夜不寢，冀倖得一策，可以美田宅，驕妻妾，爲親戚交游横也，此即大丈夫，功名當如是矣。至於蓄積經濟，淑其身，忠國家，則以待能者，彼亦見薦紳先生所爲，無非清潔廉謹者見侮於世，豪侈侵凌者謂之顯榮，士何樂而不爲耶？是故貧者喪恥無節，富人之子益以僭差，被紈繡，餙珠璣，金華朱蹻，車澤可鑑，驅僮僕，呼於市，大率然也。湎酒滛佚，好利無厭，各擇其附己者爲黨與，終日籌興生，爲人居間，脇而剽之。成均膠庠故址也，而郡邑之都亭，若游苑焉。讌斷何事，囁嚅必問，投鈎箸者則爲之謀，從酒家典負而分金，此其至卑者矣。絃笼六博，斗酒好客，猶可栩栩爲文士。其號豪俠者，舞知以御人，多武誦，罔絡張設，排擠賢者，幸有事而往來乾没焉。亦善揮予，結交貴倨，假其聲地，閭里無辜而蕩析者不可勝數。若欲陷一人，又欲親數人，曰「我與若交，我負意氣，已然諾也。」嗚乎！引義慷慨，爲人報仇固如是邪？矜奮

自賢者，苟焉遊大人，學干謁，爲滋殖，已有其才，固可不拘小節也。使皆童而習之，白首紛如，終無異志，老牖下，尚不足以敗俗傷化矣。然則尊功令，能明一得之見，以立聲譽者，不猶其上哉！嗚乎，俗已如此，而望天下皆賢良孝弟、方正極諫、文學茂材之士，以待朝廷之舉，難矣！朝廷即舉孝弟賢良，亦不得核實，又何況如項安世所言，入是科，雖饕餮檮杌必用；出是科，雖顏、閔、曾、史必黜乎？所可太息者，士人之心，慮無不喜惡而惡善，苟能操觚有才，即可奮志青紫，饕餮檮杌，何妨爲也！今稱人者，稱其苛察內深，力能抗人殺人，詐變莫窮，側目蜂蠆，則訢訢爲之解頤自快也。若稱其温温恭人，抱忠信，行長厚，無深奸，則貌雖應之，必憤怒而不樂，以爲此無用人也。居今之世，作事取寵，以有用者爲貴，雖至暴戾，亦爭慕之；徒有仁讓君子風，則曾不孰何之且詆毀之。嗟乎！朝廷欲取士得人，而天下皆願爲惡之人，能不悲與！能不悲與！此無他，皆不肯讀書，知原本，敦禮樂之實也。吾竊觀士所稍急誦習者，督學使者來耳。自督學之官設，而里選之制，郡縣守令以事有專職，委之不治。督學使者，數歲乃一至，事煩日寡，無裕於施教，其試也，亦以財執前耳。即試得士，若博之中呼，非有觀考之素可賴也，徒有優行一，劣一。然見氣食鄉人者多優，而劣者必無藉，或得罪豪長者、師儒者也。其幸而當，不過十半。此雖督學日臨，士亦何匡懼自變乎？夫易拘牽士，士所易顧化者，郡縣守令也。明旨累頒式，士人服度，今猶故也。士以訾入，人賤之。弟子員之補貢，於三取士之一，皆得算。里人視以財得名器者，儼然曲領，士益藉口不復自重。無怪乎明旨之禁其章采，而下弗禁也。

舊法里老保其行，試而升之學；再保其行，試而升之省，則猶里選之遺也，而久棄爲具文，議者已條諷申飭，而不能行。然知其遂寢不行也，是豈非守令未加務耶？嘉靖末，毛御史愷上言：「薦舉之取士也，擇而後用，其失也一二；科舉用而後擇，其失也八九。」謂宜特設孝廉一科，郡守縣令正官，取諸生秀民中，行著鄉閭，學通經史，年有成立者，薦之省，大邑三人，中二人，小一人，府倍之，同舉者聽。而守令察舉，詢之耆宿，公之賢士大夫，驗之細民，保無繆舉，以充直指御史。會藩臬官，共試其經義，主典實無華言，而待遇恩數，竝居詞科上。庶學者尊經術，敦行義，人篤於自修焉。崔文敏以爲宜歲令縣令察舉民年十五以上，能占經行醇謹者，上之守，而登之學。其輕狡者，雖才不右。督學官考較黜升之法，必本之行，責之守令，審當不焉。是二議者立，雖以豪猾緣奸，祇以生獘。然要其意，在于守令賢也。今國家育人材爲急，而士不多讀書，素不通達國體，觀古今，究得失，當禮而責其忠，又責其效，得乎？夫人稍稍開敏，苟爲趨時，一制義何能畢其所能？其智必將爲非。誠皆知學古以求志，明百家而不爲所惑，上者懼然祗行，嘐嘐古人；下者亦被服儒術，熏于禮樂，不敢非之。好學之風行，雖有爲非辭，必不見齒矣。

今宜在上者動之，當建勵學宫，置五經博士，品秩生徒各有差，徵天下通知逸經、古記、天文、曆數，所在一封軺傳，遣詣京師，不稱者罷去，如石渠白虎故事，講同異，發明大典，天下煥然，所以示萬世，志明材之盛焉。如此，士鮮有不慕學，孜孜遜志者。慕學則尚廉恥矣，禮樂之化，真迂遠邪？高皇帝常臨諭太學諸生，爲意深至，豈直不殊石渠白虎天子臨觀哉！正統中，北祭酒李時勉，南陳敬宗，一時士風於斯爲美，督學郡縣一如其行行之，士焉有不回心鄉道者乎？類非俗吏所能爲也。

陸世儀《桴亭先生遺書・文集》卷四《送陸生熙先入學序》 陸生熙先從學於予，自丁丑始也。丁丑予館於家，從遊者數人，熙先與焉。時予方以三四友朋相勵爲聖賢之學，以事屬創見，畏俗譏議，凡往來講貫雖生徒輩，咸不使聞，晨夕督課爲舉子業而已矣。顧生徒輩亦稍稍知之，予微察其狀，則有笑而議者，有鄙爲迂闊者，有憒憒若罔聞知者，獨熙先竊不以爲非，聞予説書，往往色喜曰：「儒者之道，若是其簡易耶！」遂與予甥許生舜光率先從事，一時同學之士翕然非之。秋冬之間，予偕友朋習射，熙先亦輒習射。既又聞博論天文、地理、河渠、兵法之學，則又益深喜曰：「儒者之道，若是其不迂且腐耶！」乃更進而肆志於用世之學，一時又翕然非之。夫其翕然而非之，非不愛吾熙先，而謗訕訾議如今世之所謂詆毀者爲也，以爲求世資、取功名是固有方焉，而無俟乎紛紛者之爲，蓋實以其夙昔之所憂先生者，轉而憂良友，而非謗訕訾議如今世之所爲詆毀者爲也。使於斯時，而志之一或不堅，信之一或不篤，其不至倍棄決裂、絶袂而去者無幾矣，乃熙先獨奮勵服膺，久而彌摯，雖已去予館，而無日不遊於予之門，度其心，豈復以功名世資沾沾爲念者哉！

無何，朝廷以國鮮韓、范，擬育士於武庠，熙先曰：「吾將以試吾用世之學。」請於予，予曰：「可哉！」一試而獲售，既而又曰：「此吾偶事，非儒生家本業也。」復應諸生試。今年春，又獲售。夫熙先之志，非有殊於昔日也；熙先之學，

亦非棄故趨新、悖道義、絶經術，以求類乎今之字櫛句比、惟知干禄也，然而以試若彼，以售若此，所謂功名世資者獨先於同學之諸生，何哉？吾於是而知當世之士之負朝廷，非朝廷負當世士也。夫朝廷之於當世士也，畏其不知道學，則教之以《四書》、《五經》；畏其不通時務，則課之以策論、騎射。而當世之士獨曰：「朝廷未嘗命我以實學也。」上之人諄諄而誨之，下之人藐藐而聽之，而顧以爲上之人之所取者弗在於是焉。試以觀乎熙先，上之人之所取於下者，固何如也？同學諸子其亦可以相觀而悟矣。是故予於熙先之得售，不爲熙先慶，而獨忻忻於予説之不謬，且以明朝廷未嘗負當世士，而願同學諸子皆有以志熙先之志，學熙先之學也。雖然，予於熙先尚有望焉：天下事未易盡，不特一諸生而已，循是道而求之，大而程、朱，小而韓、范，皆是物也，吾將以子取徵於天下，區區同學云爾哉！

陸世儀《桴亭先生遺書・文集》卷四《送王生男偉入學序》 富貴，我與世共之者也，所以處富貴者不同，則人之才不才於此見焉。是故君子視富貴之所在而善處之，我能用富貴，而不爲富貴所用。今夫讀書而遊庠，此非所謂富貴也，雖然，處富貴之道，亦可於此驗之。古之遊庠序者，謂之育德，諸侯國卿擇子弟之秀美可教、年十五以上者，納之大學，春教之弦，夏教之誦，比年入學，中年考校，七年觀其小成，九年觀其大成。凡其在庠序之中，蓋無之而非教，無時而不教也。今之遊庠序者則不然：子弟生髮未燥，即命學制科文詞，曰：「將以期富貴也。」間歲學使者至，不問德業，試制科文一二道，語稍當意輒取之，納諸學宫，曰：「吾富貴若矣！」於是士子之得遊庠序者，亦囂囂然以得與富貴爲幸，其上者益勵筆研，期春秋闈；其中者授生徒，持門户；下者則干謁官府，游浪酒色，叫跳恣肆，靡所不爲。凡此皆「富」、「貴」二字誤之也。夫富與貴，聖賢之所不辭，然使處富貴者有一毫髮富貴之念横處胸中，則其人遂終身不可入道，而舜、跖之辨亦於此分。

王生男偉，幼名蕙思，字南美，吾同志友石尹道兄之子也。石尹年長予倍，聞予之談道而樂之，命男偉從予學，凡予與諸同志講學之日，石尹未嘗不率男偉往來相追從，則凡所謂富貴、道義之説，男偉宜熟聞之矣。去年乙酉改革之後，猶不廢童子試。石尹欲已諸，繼以年老衰病，人俗薄惡，勉爲門户計，易蕙思名孝持，改今字，强命之試，曰：「科第吾非所願，聊以持門户也。即售，毋得自喜，亦毋得妄受人一刺。」已而男偉果售，過客有賀之者，石尹愀然如不欲聞。夫讀書志科第，此常事也，上策不願，而顧就中策，石尹其有不得已之思乎？丙戌春，男偉將從衆入廟謁聖，思所以告男偉，顧無有易乎富貴道義之説者，乃略舉其槩，并申吾石尹之訓以告之。願男偉益懋孝德，勉持門户，讀書進學，以自勗勵，毋纖毫爲富貴之念所動，是乃翁之志，亦即予之志也。若夫上策，則願以俟諸異日。

魏禧《魏叔子文集外篇》卷一〇《送新城黄生會試序己酉》 《易》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故孔子曰：「道不同，不相爲謀。」新城黄生光會，予弟子也，義不得不代之謀。

今天下何病哉？日予之答翟韓城也，曰：「處者以不苟利禄去就，不侵然諾爲大，出者以好士愛民爲大。今天下民困豐荒，稻粱籍於困露，而饑寒於室，四海安恬，而貧者無以生，富者日懼其死，閭閻側目重足，凛然有不終日之憂。」故吾伯子嘗言時和物豐，而民窮財盡，此何故耶？光會既以秀民爲諸生，今又舉於鄉，自是舉進士，積累至卿相，亦其常也。而三百餘年來，以八股取士，所求非所教，所用非所習，士子耳目無聞見，迂疏庸陋，不識當世之務，不知民之疾苦。其有志者，則每於釋褐後，始盡棄所爲舉業，講經世之學，學之不精，習之不久，以遽當民社之寄，馭積滑之吏，其不克勝也固宜。然方其爲諸生，無和人之資，而求通古今之務，則舉業不專不精，督學之法繩其後，而身之榮辱分。故經世之學，爲諸生則不敢爲，既舉進士，則苦于無及。惟夫舉於鄉者，退無督學之榮辱亂其心，進未及民社之責，此古人所謂不必爲大人，而將且爲大人者。天下之號爲士，而可以學經世之學者，獨有此耳。

吾嘗見世之士，甫脱諸生，志矜氣滿，咫尺之地，非肩輿無由至，富者益務爲驕淫，貧者横噬鄉里，求田舍、美衣服食飲日不暇給，而何暇學？或其賢者，亦且優游燕會，飽食安眠而嬉。嗚呼！吾甚悲夫其擾可以學之地與時，而自棄之也。且令光會一舉遂成進士，不暇學，其上公車也，必將浮鄱陽，觀匡廬，溯大江千里，遥望故宫，瞻鍾山，然後横江而渡，自河南歷宋鄭，以達于燕。又或揚帆過金陵，向京口，北趨揚州，渡淮河，以道齊魯。此皆光會往日貧困諸生時，身所不得到處。其間名都大邑之風會，山川之形勝，古聖賢奮興之跡，足以擴心胸、增長志氣者。何限仕宦，屑沽賈衒山澤中，皆有偉人，宜留意，毋覿面相失，而身所經

地數千里，爲民數千百萬，井閭利害疾痛愁苦，必有接於目、聞於耳而動於心者。昔邵康節先生謂諸弟子曰：「有司寬一分，則百姓受一分之賜。」吾門人之出者，吾嘗以光會爲賢。光會之祖多隱德，父勤於學，蚤世，母苦節，植遺腹以逮光會，其可不自愛？又幸起貧困，嗜欲易給，筋力足以耐勞苦，當無爲世俗格例所變。夫貴不爲惡，則先欲廉，欲廉則先儉，光會固有可爲廉之質者。且汝起貧困，而欲車馬僕從、飲食衣服之都，將安取耶？此皆余所欲代光會謀者，不可以默而不語。

魏禧《魏叔子文集外篇》卷一一《門人楊晟三十叙》　《禮》三十曰壯，又十年曰彊而仕。古所謂仕，非如近世用帖括，反掌取富貴，庸庸然循資守位，可以坐致公卿也，大者上引其君于當道，下不使匹夫匹婦有不得其所，次亦廉義仁明，大小克稱于職。其間斷大事，折疑獄，抑權倖，興禮教，富國而强兵，皆仕者所有事。晟十年後，其可有所自見者乎？晟無其志，是庸丈夫也，雖老壽及耆頤，直旦暮耳。有其志而自知不能，則所以求其能，十年之中，孜孜然惟曰不足，不知其可至否也。夫人生于天地上，必求有利益于人，次則無害于人。孝弟之道最大，而宗族稱孝，鄉黨稱弟，聖人乃以爲士之次。其首舉以告子貢者，則曰：「行己有恥，使于四方，不辱君命。」然則士其貴有特立之操、濟變之才也審矣。家庭尋常之節，固不足以自安而畫也。吾先生年八十，即世志氣清明，唯以晟、晉之能成人爲吾屬。晉，明年亦三十。《詩》曰：「明發不寐，有懷二人。」晟與晉其曰勉矣哉！

計東《改亭文集》卷四《贈汪蛟門沈康臣宋中郎陳椒峯諸進士》　國家甚需才也，然有養之之才，有用之之才。所謂養之之才者何也？今每科新進士，有庶吉士之選是也。服官之初，一不擾之以職業，而但使崇静其志氣，冲怡其德度，通習國書，以爲他日叅預密勿之地。所謂用之之才何也？今進士之出爲知縣，推官是也，日以案牘勞其形神，惟錢穀刑法是問。而其人之尤才者，能久而不挫於用，八官於京朝，亦可馴至大官。蓋庶吉士之選，自明永樂間始重，迄於今不廢，凡進士之有才望，且年少有風度者，輒與其選，人以爲榮。其當與而不得者，人或爲之怏怏焉。我友揚州汪蛟門、山陰沈康臣、常州陳椒峯，真定宋中郎，皆當與此選，幾得之矣，而復不得。或曰：「庶吉者，天所貯文人，必其人之含文蘊采，不早見其光華者與焉。今諸君子詩歌、古文辭先傳布天下，其光采發洩，非天所以貯之之意也。」或曰：「自明永樂後，有文章盛名者，莫過李獻吉、何仲默、王元美、李于鱗數公，而數公初未嘗官館閣，即數公亦不藉是選以爲重也。」或曰：「諸君之才天實生之，使亟見用於國家，不必更求其所以養之也。」斯三説者，予皆聞之，而予不謂然。夫文采之將溢發也，其來必有漸，其漸則皆其平日之所養也。且人之善自養者，必審其性之所好而安習之。諸君子之以詩古文自養者深矣，今即試之以案牘之繁，畀之以錢穀刑法之任，煩其形耳，不煩其神也。方且大考其平日之所養者，益練其才以備國家大官之選，而豈曰所養與所用有二乎？予既坐廢於時，竊慶吾友之獲遇，而或有恨於吾友之不得爲庶吉士者，故爲廣其意而慰之。

姜宸英《西溟文鈔》卷一《士先器識而後文藝論》　士先器識而後文藝是已。以四子之不遇早死，驗其器識之淺薄，此爲不可。夫器識豈可以貴賤壽夭論哉。審如此言，則屈原爲浮華之祖，《離騷》爲導淫之篇，而子蘭子上得先幾之識，蒙老成之譽矣。昔先王於矇瞽侏儒百工一技之士，必有所以區處之，使不至於失所，況文章爲天地精氣所存，入士得之，百無一二，爲國者豈可不知所以愛惜之哉。若慮其浮薄而預爲之教，以要之有成，如古大樂正之法斯可矣。不宜反挫抑之，使不竟其用也。王、楊、盧、駱，杜子美至比其體爲江河萬古之流，自唐及今，如四子者代不幾見，雖其淹鬱於一時，終炳燦於後世。以視彼名德不昌而坐享期頤者，其器識爲何如也？明劉健亦賢相，薄何景明，不使入館閣。夫館閣，儲文之地，以景明之才猶不得入，不知朝廷設此何用？健斥李、杜爲一醉漢，吾知使生李、杜於此時，其受屈抑必甚於開、寶間矣。大臣不重文學，此非細事，則天后見駱賓王檄己文曰：「有才如此，而使之淪落不偶，宰相之過也。」一才士淪落，至歸過宰相，此真人君之言，其能籠絡豪傑使爲己用，亦非偶然也。

徐乾學《憺園文集》卷一九《順天鄉試録後序》　臣惟國家登用賢才，以鄉薦爲始，況畿輔根本之地，四方風化視爲盛衰者歟！今天下之患，在於百姓窮苦，人材萎茶。我皇上宵衣旰食，求治至急，凡所以省徭役，捍災祲，爲小民計休養者，靡所不至，而尤樂得海内之士，將與之共理焉。乃皇上所須以共理天下者如此其急，而士多靡然不振，其俊偉卓絶、克副聖天子旁求者十不得一二。士習漓而實學衰，非一日之故矣。三代之時，鄉舉里選，以及漢之孝廉、茂才，皆以其素取之。後世專尚文藝，則操觚之士莫不抵掌功名。然自隋唐以來迄於今兹，其

制亦無有大變之者。文章之道，本乎心術，而通乎政治，蓋亦《虞書》所云「敷奏以言」之指，而觀人之道，或不出乎此也。今之士子，自其幼所誦述，何一非堯舜以來脩己治人之要，而習焉不察。凡父兄之所以教其子弟，與士子之早夜以思，以爲如是而得，如是而失者，不過懸一第以爲的，苟獲中焉，則以爲無餘事矣。

夫今日所用以庀事臨民者，取之雖非一塗，而得之科舉者最衆。惟平時無學問則無廉恥，而其體不立；無學問則無經濟，而其用不行。國家列《詩》、《書》六藝之文以造就人才，將有所用之也。乃朝廷用之之始，已爲士子習焉之終，於以經國理人，茫乎不知，所謂不將與設科之初意悖，而國家之所屬望焉者，亦豈僅爲士子一身之榮己乎？今多士雖未登政事之庭，已與於興賢之目矣。自今以始，其爲責也方大，而爲期也甚遠。異日舉於春官，策於殿陛，由是納忠效信，益求不媿其言，而施之實用，使人謂聖天子得人致治之盛自京畿始。是則臣等所以不負簡命之意，而多士所以不負制科之典者歟。臣乾學草野豎儒，備員侍從，親見我皇上講學勤政，夙夜憂思，求賢若渴，故與臣啓僔入棘之日，務采得實學，以仰答萬一，而於是録也，既拜手敷陳，且以爲多士勗焉。

王士禛《帶經堂集翼尾文集》卷一《辛未科會試録後序》　蓋朝廷之所取於士者有三：曰識，曰才，曰守。識不足則不能洞古今，明利害；有識無才，則空言而不能見諸實用；才識具矣而無守，則非義之事，不難毀名節以蹈之。故必三者備，而後國家收得士之效。《記》有之曰：「忠信以待舉，力行以待取。」又曰：「不隕穫於貧賤，不充詘於富貴。」諸士其益勉之。夫以一日之文章，定夙昔之行誼，以始進行誼之不苟，卜將來經濟之無窮，臣亦願與諸士交勉之爾矣。

邵長蘅《青門簏稿》卷一六《擬江西試策一時文》　愚以爲近日經生通患在不讀書，而相習爲空疏剽竊之學。語經濟則禮樂、兵刑、律歷、農田、水利諸務無一講也，語理學則《西銘》、《通書》、《太極》諸書不知何語也，言乎議論則《廿一史》之治亂廢興、政事人才之盛衰得失，茫乎不知所起止也，言乎法則則《左》、《國》、秦、漢以至唐、宋八家之文，莫辨其孰得而孰失也，何怪時文之遠遜前人邪。然驗之上之所求，與下之所以得，則又實有無藉乎。此者所謂兔園之村夫子、初學佔畢之黄口而獲者，亡慮肩項相望矣。其間或有一二通經識古今之士，方且旅進旅退于千百人之中，挾其藝與兔園之村夫子、初學佔畢之黄口，較一日之得失，而往往不可必，至于氣盡能索，槁項伏死牖下者，蓋往往而有。夫其得者如彼，失者如此，人亦孰肯舍其至易而速效者，而顧趨夫繁難寡效之途也哉。宋人有已氏、華氏並粥藥于市，已氏藥取其貴者、佳者，荆之玉，句漏之丹砂，合浦之珠，蜀之犀禺同，青蛉之空曾青，三韓之瑶窬，翳無閭之珣玗琪，靡勿致焉，致之甚艱，而終歲不一售；華氏藥取其賤者、僞者，桔梗以爲蔓，蜣蛄以爲蘇，合碔砆以爲玉，牛溲馬渤之材充棟，宋之人父子兄弟爭趨之，昏户不得扃，其門之限月一易，家遂大富，國人莫不智華氏，而笑已氏之迂。今之時文，華氏之藥也，其父子兄弟之趨之者，踵相接也，弗可止也已。然則救之奈何？曰：上之人力而矯之，崇尚實學，使空疏者無所倖于其間，而士皆知讀書，或者其有瘳也。不則；時文竟可廢也。

潘耒《遂初堂文集》卷八《許時菴制義序》　士以德行爲本，文藝爲末。自以科目取士，而古者興廉舉孝之法盡廢，於是先末而後本，舍實而就華。其始猶曰文行叅焉，迨於糊名易書，而主司與士子茫然交臂而不相知，雖有曾參、史魚之賢，其文不工焉，不得而舉也。雖有窮奇檮杌之不肖，其文工焉，不得而黜也。然且得乎此，則榮進之階；不得乎此，則窮困之歸。人材安得而不衰，學術安得而不壞？救之之道奈何？亦曰：「於衡文之中存考德辨行之意，而可矣。」人心之精微，發宣於言，而著見於文，其人醇者，其文粹以廉；其人疵者，其文駁以肆；其人厚者，其文温以栗；其人薄者，其文纖以碎。吾取其醇，不取其疵；取其厚，不敢其薄。以此相士，或庶幾焉。余頃在禮闈，嘗持此以論文，幸而所得多經明行修之士，若海昌許生，又其選也。生之居家孝友，持躬廉潔，與人交始終一節，皎然不欺其志。士無識與不識，皆曰許生真孝廉也。其爲文根極理要，陶鑄羣言，達而不浮，辨而不肆，弸中而襮外，渾厚而淳深，海内操觚家争相推重，謂可步武先正名家不虚耳。噫！士之不敦本行久矣，幸得若而人焉，爲王國之光，雖其文采無以過人，猶將愛之重之，又況文質相宣，本末完備有如是乎！誠使天下士皆如許生，設科所得士皆如許生，又何必鄉舉里選，而後得人如古之盛也耶！吾因之重有感矣。

王源《居業堂文集》卷八《與某公書》　某以士之遊於公卿之門者，多薾然不復立廉隅，動以師弟子相稱莫之愧，於是斂抑自退，不肯稍有所依附。雖未能遁世絶交遊，而貴人之庭，某之迹亦寡矣。竊聞近江湖者易田，近都市者易賈，習戎馬之場者易勇，遊聖人賢人之門者易仁。且夫君子之德業所以可久可大者，

惟其易知易從而與之者衆耳。其在同人曰：「同人於野，利君子貞。」傳曰：「唯君子爲能通天下之志。」然則君子未有不通天下之志，而天下有志之士未有不當以君子爲歸者。且夫不涉溟渤不知海，若足以雄視夫江湖；不遇九方歅不知有千里馬，不遇蕭相國則淮陰庡以卒伍終身耳。乃當今日而有閣下，夫天地之判也。初有風雷，水火次之，山澤又次之，而後草木生焉，鳥獸育焉，最後生人，生人而天地之責畢矣，何也？天地無爲，而知能盡付於人，則惟默默以運其日月寒暑，而成天平地，皆人之所爲，而天地無與焉矣。故君相之治天下惟在得人，聖人維持宇宙亦惟在於成人。然則造就人才，非以天地爲心，而不負於天地生之之心者，其孰能乎？造就篤行純慤之士，而世風不患其不古；造就德言體用兼全之士，而聖學不患其不明；造就魁雄英異傑特之士，而禦亂不患無經濟；造就廉惠愛人精能不畏强禦之士，而有司不患無吏治；造就剛正誠實、不撓不欺之士，而朝庭不患無直臣；造就文學立言之士，而文明不患其不盛；造就識帝王之要、通禮樂之微、達古今之變之士，而太平不患其不致。乃當今日，而有閣下。今日者，天地其生才乎，否乎？天地所生之才，其入閣下之鈞陶而磨礱以成其器乎，否乎？果爾，則其功之及於天下者何窮，而流風遺澤之被於後世者又何窮也！烏乎，某日望之矣！

《清實録・聖祖實録》卷二〇八《訓飭士子文》 國家建立學校，原以興行教化，作育人才，典至渥也。朕臨御以來，隆重師儒，加意庠序，近復慎簡學使，釐剔弊端，務期風教修明，賢才蔚起，庶幾棫樸作人之意。乃比來士習未端，儒教罕著。雖因内外臣工奉行未能盡善，亦由爾諸生積錮已久，猝難改易之故也。兹特親製訓言，再加警飭，爾諸生其敬聽之。

從來學者先立品行，次及文學。學術事功，源委有叙。爾諸生幼聞庭訓，長列宫墻，朝夕誦讀，寧無講究？必也躬修實踐，砥礪廉隅，敦孝順以事親，秉忠貞以立志；窮經考義，勿雜荒誕之談；取友親師，悉化驕盈之氣。文章歸於醇雅，毋事浮華；軌度式於規繩，最防蕩軼。子衿佻達，自昔所譏。苟行止有虧，雖讀書何益？若夫宅心弗淑，行已多愆，或蜚語流言，脅制官長；或隱糧包訟，出入公門；或唆撥奸猾，欺孤凌弱；或招呼朋類，結社要盟。乃如之人，名教不容，鄉黨弗齒，從倖逃褫撲，濫竊章縫，返之於衷，能無愧乎？況乎鄉會科名，乃掄才大典，關係尤鉅。士子果有真才實學，何患困不逢年。顧乃標榜虚名，暗通聲氣，夤緣詭遇，罔顧身家；又或改竄鄉貫，希圖進取，囂凌騰沸，網利營私。種種弊情，深可痛恨。且夫士子出身之始，尤貴以正。若兹厥初拜獻，便已作奸犯科，則異時敗檢踰閑，何所不至，又安望其秉公持正，爲國家宣猷樹績，膺後先疏附之選哉！

朕用嘉惠爾等，故不禁反復惓惓。兹訓言頒到，爾等務共體朕心，恪遵明訓，一切痛加改省，争自濯磨，積行勤學，以圖上進。國家三年登造，束帛弓旌，不特爾身有榮，即爾祖父亦增光寵矣。逢時得志，寧俟他求哉！若仍視爲具文，玩愒勿儆，毁方躍冶，暴棄自甘，則是爾等冥頑無知，終不能率教也。既負栽培，復干咎戾，王章具在，朕亦不能爲爾等寬矣。自兹以往，内而國學，外而直省、鄉校，凡學臣師長，皆有司鐸之責者，並宜傳集諸生，多方董勤，以副朕懷。否則，職業弗修，咎亦難逭，勿謂朕言之不豫也。爾多士尚敬聽之哉。

顔元、李塨《顔李叢書・平書訂》卷六《取士》 《平書》曰：「古之教士，不外六德六行六藝，而上士中士下士，皆士也。爲國任事分猷，以備卿大夫之選，故多練達偉敏宏毅之才，未有徒以讀書能文爲士者。徒讀書能文，且不足爲士，況所讀不過八股之文，又出於唐宋明經進士之下哉！」嗟乎，人才靡弱不振，至宋已極，而明殆有甚焉。蓋上之所取在是，則下之所趨亦在是，既以八股爲科舉，則天下惟知習此之爲學，惟知習此之爲士，舉凡德行道藝與所以致治勘亂之具，概置不問。一幸登科第，則政事聽之胥吏，心力用之營求，貪富貴，競門户，而無事則徇私以釀禍，遇變則置安危於不顧。非無忠良有用之才，要皆時之間出，而非科舉所能得者。是敗壞朝廷者士，而敗壞人才以爲士者，朝廷也。故士必養之善而後取之精，取之精而後用之當。昔宣宗嘗謂楊溥曰：「教養有道，人才自出，徒循三載考績之文，不行三物教民之典，雖堯舜不能成允釐之治。」至哉言乎！非三代以下賢君所能及。然則不行鄉舉里選小學大學之法，不足以得人才；而不廢科舉，不能行鄉舉里選小學大學之法所必然矣。

每鄉立一學曰鄉學，統於縣；縣曰縣學，統於郡；郡曰郡學，統於州；州曰州學，藩曰藩學，統於京，各立一師；京曰大學，大司成主之，而統乎天下。凡鄉人之子有聰明俊秀者，八歲，有異質者，即五七歲亦可。有疾病者，即九歲十歲亦可，但不可過十歲。父兄言於鄉正，而入之鄉學，謂之鄉學生。鄉師教之孝父母，敬長上，習幼儀，認字不必讀書。習小九九，字以萬爲數，分門認之。如天文地理之類爲

一卷，五行八卦之類爲一卷，即俗所刊雜字而詳核之，所習三字書而推廣之。即解，爲訓詁其義。即使書，寫字。日以十字爲率。三年可寫萬字，反復學習，五年無不通者，通此萬字而俱能明其義，俱能依正韻寫，而不雜於俗，固已勝於今科名士十倍矣。凡不率教者責，不可教者黜，可教者教之，五年可成矣。不成再教一年。十三歲入縣學。有議在後。曰縣學生。鄉學生舍於家，縣學生舍於官。縣師教之孝弟忠信、禮義廉恥、大學修己治人之道。讀《孝經》、《四書》、《大學》用原本。習一經，分經爲八：《易》一，《書》一，《詩》與《爾雅》一，《春秋左傳》一，《春秋公穀》一，《周禮》一，《儀禮》一，《禮記》一。看《通鑑》，以《資治通鑑》並《前編》、《續編》爲《簡要》一書，使觀閱。近所刊小鑑，皆脱略不可用。讀古人有關世道明暢之文，選一定本，不必多，以上皆與講解。習騎射，其他武藝，惟分兵科者習之。習六書九章，定射、御、書數四藝全書一部，使之講習，而師親指授，限日分習。御不必御車，即乘馬法。作策論。但欲明達成章有見識，不辭費，不貴辭華，不許抄襲。以下諸業，教之有序，不可躐等。不率教者責，不可教者黜，可教者教之，五年可以成矣。不成者再教一年。凡鄉師月一薦其學生之優者於縣師，不優者，不必薦。縣師召而考其優劣，以賞罰之，即以爲鄉師之殿最。有議在後。縣師三月一薦其學生之優者於郡師，郡師按縣考其優劣，而賞罰之，即以爲縣師之殿最。郡師歲一薦其屬縣學生之優者於州藩師，州藩師按郡召而考其優劣以賞罰之，即以爲郡師之殿最。總之，州藩師督郡師，郡師督縣師，俱無學生，學生俱在縣。若縣學教成之後，十八歲而冠，進之郡學，郡師教之。三月察其德行，試其學藝善，進之州藩學。州藩學教之三月，察其德行，試其學藝善，進之成均。司成教之三月，察其德行，試其學藝善，謂之太學生，遣之歸，分科以爲士。其不善者成均退之州藩學，州藩學退之郡學，郡學退之縣學，各以多寡爲其師之罰，而更教之，而更進之。分科者，縣令集太學生會師與丞正尉督郵同公量其才，以定其科。有專科十：曰禮儀，曰樂律，曰經學，通明《十三經流疏》傳説。曰史學，通考《二十一史》及《國史》。曰文學，博通古文詩賦。曰農政，曰兵法，曰刑罰，曰方域，熟習方域形勢水利。曰理財。兼科二：兼六科者農兵刑方域理財，兼五科者禮樂經史文學，有議在後。共十有二科，分之八署，使各習其事。兼六科者令署兼五科者師，署正署禮樂經史文學各入其正，署農丞，署兵尉，署刑督，署方域郵，署理財。同署皆無定數，而均分之，惟兼科倍，以用處多也。即其署之士而爲之附曰秀士。三年明習厥事，乃實授之，曰下士，始有禄授室，蓋二十一歲矣。其有學成遲年歲過者不拘。

且夫朝廷以書生胥吏治天下久矣，胥吏終身窟宅於文法，而以書生臨之，猶以嬰兒御豪奴悍婢，且遞更其主，其亡家喪産無足怪。然爲政者以爲舍此二者，事將莫與，理若如此法，養才爲士，使之治事如吏，而革生員，革書辦，廢二以爲一，即舉之以爲官，則二者之害除。而士皆卿大夫之選，非三代之良法乎？其官之奈何，縣曰下士，郡曰中士，州藩曰上士，京師曰選士。京師取之州藩，州藩擇其尤者而進之，州藩取之郡，郡擇其尤者而進之；郡取之縣，縣擇其尤者而進之。凡要縣、上縣之官缺，則府部院衛舉選士之賢才著者除之，以其名聞；中縣、下縣之官缺，則州牧藩王會六曹，與上士之賢才著者除之，以其名聞。凡入縣學，必鄉師鄉老宗族舉其孝弟，而後縣師乃受。由縣學而郡學而州藩而成均，必皆其師舉其孝弟而後受。僞者罪之，舉連坐。及爲士，由縣而郡而州藩而京師，必皆其長各舉其賢能而後受，僞者罪之，舉連坐，至舉之爲官益慎矣，孰肯徇私妄舉以自累，使國家不得真才用之哉！凡不孝不弟不廉能者，許人告訐。

噫，養之善，取之精，用之當，人才輩出。不出三十年，濟濟不可勝用矣。若夫自鄉學黜者，改業農軍商工，亦可以養身，亦不至爲莠民。自縣學黜者，可以習天文，習卜，習醫，有議在後。習制器，入司監爲生，亦可以進身，亦不至廢放中士下士。過五十，不得爲上士。選士者即退爲鄉師，猶堪爲士者聽，六十則必退。亦可爲朝廷教士，亦可食禄，身不致窮困無所用。如此，則舉天下無一棄才。盡天下之才，供天下之用，豈不勝於科舉之法百倍，且過於秦漢之法倍蓰哉。《詩》曰：「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古之人無斁，譽髦斯士。」猗歟休哉，予日夜望之矣！

何焯《義門先生集》卷二《士先器識而後文藝論》　《周禮》司徒之教，必曰六德六藝。士之器識文藝，未有不相兼者也。學者知之明，則行之益當，故文藝又嘗爲器識之助焉。

唐承齊、梁、陳、隋之後，去古者黨庠術序之澤遠矣。其爲學不出乎風雲月露之詞章，逐末而昧其本。所謂文藝者，非古之文藝也，於是士習日以浮薄，急名躁進者多，雖經貞觀之治，猶不能以盡返。故裴行儉有「士先器識而後文藝」之説，而其預揣王、楊、盧、駱四子之終身，亦若獨照，數計秉銓衡者，以爲相士之格言至論，莫之能易焉。

蓋嘗論之，王勃以文中子之孫，不思克紹家學，以周公經制、孔子删述爲歸，

而徒庾信、徐陵之是效，固器識之不足，而文學雖拔出一時，終無可重者也。楊炯以沈静令終，要其人本難大受；照鄰嘗奉教於孫思邈，然求爲山棲谷飲，樂壽無累之士，亦不可得。獨駱賓王者，傳檄以討武氏，後之君子或憐其得附於忠義，傳誦其文，至今且以爲其人本出於不幸，而非器識之咎。竊亦以爲不然，蓋忠義之士，自有中道，委蛇濟變，如狄仁傑之默爲轉移可也。浮沉下位，以老其才，如張柬之及時而奮可也。事機未至而妄動，則所病在器，不知徐敬業之不足以匡復，則所病在識矣。固宜行儉之論，於四子皆不失一，而必獨以器識爲先也。若夫自宋以來，鉅儒繼作。其學也，本之於躬行，而發爲有德之言，其書立於學官，復有六德六藝之遺，故士之涉其流者，風尚粹然，復返於端厚，庶幾於本末兼該。則因其文藝之大醇，可卜其器識之遠到，知言知人，或有進乎行儉之識者存矣。然在下之士，可不以此自警哉！謹論。

《清實録・世宗實録》卷《雍正四年丙午九月》 爲士者，乃四民之首，一方之望。凡屬編氓，皆尊之奉之，以爲讀聖賢之書，列膠庠之選，其所言所行，俱可以爲鄉人法則也。故必敦品勵學，謹言慎行，不愧端人正士，然後以聖賢詩書之道，開示愚民，則民必聽從其言，服習其教，相率而歸於謹厚。或小民偶有不善之事，即懷愧恥之心，相戒勿令某人知之，如古人之往事，則民風何患不淳，世道何患不復古耶！朕觀今日之士，雖不乏閉户勤修、讀書立品之人，而蕩檢踰閑，不顧名節者，亦復不少。或出入官署，包攬詞訟；或武斷鄉曲，欺壓平民；或抗違錢糧，藐視國法；或代民納課，私潤身家，種種卑污下賤之事，難以悉數。彼爲民者，見士子誦讀聖賢之書，而行止尚且如此，則必薄待讀書之人，而并且輕視聖賢之書矣。士習不端，民風何由而正？其間關係，極爲重大。朕自即位以來，加恩學校，培養人材，所以教育士子者，無所不至，宜乎天下之士，皆鼓舞奮興，爭自濯磨，盡去其佻達之習矣。而内外諸臣條奏中，臚列諸生之劣蹟，請行嚴懲者甚多。朕思轉移化導之法，當先端其本原。教官者，多士之儀型也；學臣者，教官之表率也。教官多屬中材，又或年齒衰邁，貪位竊禄，與士子爲朋儔，視考課爲故套；而學臣又但以衡文爲事，任教官之因循怠惰，苟且塞責，漫不加察。所以倡率之本不立，無怪乎士習之不端，風俗之未淳也。朕孜孜圖治，欲四海之大，萬民之衆，皆嚮風慕義，革薄從忠，故特簡督學之臣，慎重教官之職，欲使自上而下，端本澄源，以收實效也。凡爲學臣者，務須持正秉公，宣揚風化，於教官之稱職者，即加薦拔；溺職者，即行參革。爲教官者訓誨士子，悉秉誠心，如父兄之督課子弟。至於分别優劣，必至公至當，不涉偏私。如此各盡其道，則士子人人崇尚品詣，砥礪廉隅，不但自淑其身，而羣黎百姓，日聞善言，日觀善行，必共生感發之念，風俗之丕變，庶幾其可望也。

胤禛《聖諭廣訓》 古者家有塾，黨有庠，州有序，國有學，固無人不在所教之中。專其督率之地，董以師儒之官，所以成人材而厚風俗，合秀頑强懦，使之歸於一致也。

我聖祖仁皇帝壽考作人，特隆學校，凡所以養士之恩、教士之法，無不備至，蓋以士爲四民之首。人之所以待士者重，則士之所以自待者益不可輕。士習端而後鄉黨視爲儀型，風俗由之表率。務令以孝弟爲本，材能爲末器識爲先，文藝爲後；所讀者皆正書，所交者皆正士，確然於禮義之可守，惕然於廉恥之當存。惟恐立身一敗，致玷宫墻；惟恐名譽雖成，負慚衾影。如是斯可以爲士否？或躁競功利，干犯名教，習乎異端曲學而不知大道，騖乎放言高論而不事躬行，問其名則是，考其實則非矣。

然學校之隆，固在司教者有整齊嚴肅之規，尤在爲士者有愛惜身名之意。士品果端，而後發爲文章，非空虚之論，見之施爲，非浮薄之行，在野不媿名儒者，在國即爲良臣，所係顧不重哉！

至於爾兵民，恐不知學校之爲重，且以爲與爾等無與，不思身雖不列於庠序，性豈自外於倫常。孟子曰：「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弟之義。」又曰：「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則學校不獨所以教士，兼所以教民。若鬻宫之中，文武并列，雖經義韜略所習者不同，而入孝出弟，人人所當共由也。士農不異業，力田者悉能敦本務實，則農亦士也。兵民無異學，即戎者皆知敬長愛親，則兵亦士也。

然則庠序者，非爾兵民所當隆重者乎？端人正士者，非爾兵民所當則傚者乎？孰不有君臣父子之倫？孰不有仁義禮智之性？勿謂學校之設止以爲士，各宜以善相勸，以過相規，向風慕義，勉爲良善，則氓之蚩蚩，亦可以禮義爲耕耘；赳赳武夫，亦可以詩書爲甲胄，一道同風之盛，將復見於今日矣。

蔡世遠《二希堂文集》卷七《與滿大中丞論書院事宜書》 夫人才實難，要在養成而激勵之，擇之不可不嚴，防之不可過慎。擇之不嚴，則毀方躁進者緣飾以

入，而潔清自好，敦古飭行之士反恥共事其中。防之過慎，則有志之士豈其不能閉户家修，何苦以其身爲隄防之具哉！執事振勵盛心，規模自有素定，然大要或得之觀風之試，或得之詢問之餘。知其人者，行令郡縣資送；未得其人者，行令郡縣薦送。敦本行，勵正學，明體適用者，上也；博洽能文者，次也；工於時文者，又其次也。九府一州，先後而集，執事定爲規條，頒其程式，或策之以詩古文，或課之時藝，或所修何書，所講何業，總其大綱而品定之。又於政事之暇躬至書院，集諸生告以讀書之要，義利之防，耳提而面命之，其有不激勸而恐後者寡矣。夫君子之德風也，以誠感者，必以誠應。曩者秋深不雨，執事已饑在念，遣官往視民田，未祈禱而甘霖已沛矣，誠所感也。況興教勸學之事，風聲足以樹之，誠意足以孚之，條約足以正之，居高而呼，其效自速。

蔡世遠《二希堂文集》卷八《寄寧化五峯諸生》 貴業師貫一相聚都門，屢稱諸賢志道之心甚鋭，深爲喜慰。是日重陽，正當休沐，持諸賢請業之書相示，不佞見之喜而不寐也。年富力强，何事不可爲？只直捷要學聖人。夫求爲博雅則限於資，榮顯富厚則限於命，惟直捷要學聖人，可以操之自我。眼前立大志向，定大規模，隨所讀之書身體心驗，隨所行之事遷善改過，開其學識，使益宏裕，養其德器，使益堅定焉斯已矣。蓋之來書謂：「澄本清源，惟在義利一關。」此最得之。義即天理，利即人欲，當認得透徹，斷得斬截，如寫書來京所言：「學業有一毫不本中心發出，或拾前人成語，要使見者稱爲有志，此便是浮外爲人之心，即利心也。」思大來書稱：「近日體認《吾未見剛者》一章，與『整齊嚴肅』四字，覺更緊切。」甚是。朱子謂徒得一二謹厚之人，未必能自振拔而有爲，故聖人止思得一剛者。蓋氣質剛勇，始足任道，但戒浮氣、矜氣耳。眼前非必便能事事合中，尚須細加涵養，然軟靡無氣骨人必不能有爲也。程子論學之功，莫要於主敬，曰：「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又曰：「只整齊嚴肅，則心便一，一則自無非僻之干。」然此際加功最難：過於矜持則苦而難久，稍寬緩又便怠弛，惟立志既堅，躬行又力，用謝氏「心常惺惺」之法，常自提撕斂束，自然坐立不至放佚，心體不至昏怠。以此窮理心極清明，以此克己氣極勇決。更日加涵養，自然德成而學就，所謂徹始徹終工夫也。

王懋竑《白田草堂存稿》卷九《希韓字説》 長孫希韓請余命之字，余字以「好古」而告之曰：韓公生絶學之後，以《六經》之文爲諸儒倡，直追董仲舒、劉向、楊雄而與之上下，至其原道德，排釋老，力且與孟氏侔矣。此非余所敢望於汝也。獨公之自言：「少專專於講習，非古訓無所用其心，『口不絶吟於六藝之文，手不停披於百家之編，』『焚膏油以繼晷，恒兀兀以窮年，』《五經》百氏之書，未有聞而不求，得而不觀者。其教人也，爲文宜師古聖賢人，師其意不師其辭，能自樹立不因循。此則人人所可到者。公固自言好古，而歐公、蘇公亦皆以好古稱之。故以「好古」字汝，而以是爲汝望焉。蓋自科舉之學興，士多務爲苟且速化之術，而不知好古書。然科舉之文不自於《六經》、《史》、《漢》、韓、歐、蘇、曾諸大家，而亦斷不能工。故爲科舉之學，固必由此。抑又聞之，文者載道之器，而伊川程子亦言韓子因文以見道。夫苟能好古，得於辭而通其意，其於道也已十之四五矣。此余不敢爲汝望，而又不能不并以爲汝望者也。甲寅六月書。

《清實録・高宗實録》卷七九《訓士子留心經學諭》 士人以品行爲先，學問以經義爲重。故士之自立也，先道德而後文章；國家之取士也，黜浮華而崇實學。我朝養士，已將百年，漸摩化導，培護甄陶，所以期望而優異之者，無所不至。爲士者當思國家待士之重，務爲端人正士，以樹齊民之坊表。至於學問必有根柢，方爲實學，治一經必深一經之蘊，以此發爲文辭，自然醇正典雅。若因陋就簡，祇記誦陳腐時文百餘篇，以爲弋取科名之具，則士之學已荒，而士之品已卑矣。是在各省學臣諄切提撕，往復訓勉；其有不率教者，即嚴加懲戒，不少寬貸。至於書藝之外，當令究心經學，以爲明道經世之本。其如何因地制宜試以經義，俾士子不徒視爲具文者，在學政酌量行之，務期有益於膠庠，各省亦不必一轍。我皇祖御纂經書多種，紹前聖之心法，集先儒之大成，已命各省布政司敬謹刊刻，聽人印刷，並準坊間翻刻廣行。恐地方大吏不能盡心經理，則士子購覓仍屬艱難，不獲誦讀，著督撫藩司等善爲籌畫，將士子應讀之書多爲印發，以爲國家造士育才之助。

《清實録・高宗實録》卷一二九《乾隆五年庚申十月》 士爲四民之首，而太學者教化所先，四方於是觀型焉。比者，聚生徒而教育之，董以師儒，舉古人之成法規條，亦既詳備矣。獨是科名聲利之習，深入人心，積重難返。士子所爲汲汲皇皇者，惟是之求，而未嘗有志於聖賢之道。不知國以經義取士，使多士由聖賢之言，體聖賢之心，正欲使之爲聖賢之徒，而豈沾沾焉文藝之末哉。朱子《同安縣諭學者》云：「學以爲己，今之世父所以詔其子，兄所以勉其弟，師所以教其

弟子，弟子之所以學，舍科舉之業則無爲也。使古人之學止於如此，則凡可以得志於科舉斯已爾，所以孜孜焉愛日不倦，以至乎死而後已者，果何爲而然哉。今之士惟不知此，以爲苟足以應有司之求矣，則無事乎汲汲爲也。是以至於惰游而不知返，終身不能有志於學。而君子以爲非士之罪也，使教素明於上，而學素講於下，則士者固將有以用其力，而豈有不勉之患哉？諸君苟能致思於科舉之外，而知古人之所以爲學，則將有欲罷不能者矣。」觀朱子此言，洵古今通患。夫「爲己」二字，乃入聖之門。知爲己，則所讀之書，一一有益於身心，而日用事物之間，存養省察，闇然自修。世俗之紛華靡麗無足動念，何患詞章聲譽之能奪志哉。況即爲科舉，亦無礙於聖賢之學。朱子云：「非是科舉累人，人累科舉。若高見遠識之士，讀聖賢之書，據吾所見爲文以應之，得失置之度外，雖日日應舉亦不累也。居今之世，雖孔子復生，也不免應舉，然豈能累孔子耶？」朱子此言，即是科舉中爲己之學。誠能爲己，則《四書》《五經》皆聖賢之精蘊，體而行之，爲聖賢而有餘；不能爲己，則雖舉經義治事而督課之，亦糟粕陳言，無裨實用，浮僞與時文等耳。故學者莫先於辨志，志於爲己者，聖賢之徒也；志於科名者，世俗之陋也。國家養育人材，將用以致君澤民治國平天下，而囿於積習，不能奮然求至於聖賢，豈不謬哉？朕膺君師之任，有厚望於諸生。適讀朱子書，見其言切中士習流弊，故親切爲諸生言之。俾司教者知所以教，而爲學者知所以學。

盧文弨《抱經堂文集》卷一八《寄孫楚池師丙申》 日承手示，論近今人士學不如古者有二弊：一則貧窶所累，不能不以衣食分其志；一則爲學使者不能衡鑑惟允，取通經學古者以風示之。夫士也既處不能專精之勢，而所以應上之求者，又可以幸而得之，此所以績學能文之士蓋千百人中，庶幾一二而猶未可必也。茲言可謂切中近時之弊。夫伊古以來，士之能自立垂名聲於後者，惟貧士爲獨多，其當大任而著勳績者尚已，即以文士中求之，傭賃樵牧、織簾鬻畚，然荻照雪、聚螢抱犬者比比而是，安枉貧之不可以益厲所學耶？竊謂近今之弊，尤在乎志節之不立，風操之不振，故中材以下，以貧爲病而墮其守者有之矣。蓋不獨役役焉惟治生之是急也，亦由上之人不能貴士而遇之以禮，偶有微忤，輒欲借之以立威，而摧折之唯恐其不至，於是士之自處也亦日賤，所憂不徒在學之不專，文之不工而已。既不知學，則益不知古聖賢之志節，而冥冥以行。不得志猶未甚害也，使其得志，其害可勝言哉！至於學使者之於士，未能如古者教之之法也，所衡者文而已，而文實可以見學。學非徒記博而誦多也，理則昭昭然，法則秩秩然，其辭氣温温然浩浩然，皆不可以襲而取也。今父兄之望其子弟，鮮不務爲速化之術矣。然以其文與老成積學者較，蓋如朱紫玉石之不可以雜糅也。乃或貴紫而賤朱，寶珉而棄玉，速化者有效，而積學者無功。嗚呼！於此有人焉，迪後生以窮經研理之事，鮮不以爲迂矣。更抗之以聖賢誠正修齊之法，則卻行而退耳。其弊蓋非一朝夕之故也。

程晉芳《勉行堂文集》卷一《正學論五》 有儒者，有學人。儒者讀書不過多，而皆得其精，以内治其心，外治其事。學人旁搜博覽，靡所不通，而以經史爲歸，期適用而已。儒者、學人合而爲一，則爲大儒，世不多覯也。

國朝以來，有三儒焉，曰湯文正斌、陸清獻隴其、楊文定名時。清獻之立朝治人，可以無憾矣，所微惜者，攻陸王太過，猶墮道學習氣也。若潛庵、貞實則昭昭乎與日月並行，玉粹金堅，吾無間然矣。而或者猶恨二公著述不多，無以輔翼經傳。夫顔淵、仲弓之賢，固嘗有著述耶？必經傳輔翼，而後稱賢，則匡衡、馬融爲賢于龔舍、王烈耶？三大儒之外，有三學人焉，曰處士顧亭林炎武、黄黎洲宗羲、大學士李安溪光地。安溪之學爲最醇，仕太平之時，事仁聖之主，其所施行皆有用無弊，而人不以大儒歸之者，以其心術之微多作用也。亭林、黎洲博極羣書，其于古今治亂、興廢得失之數，皆融貫于胷中，因筆之于書，以爲世世法。然亭林生于明末，目擊寬弛之弊，思以嚴厲矯之，説近申韓，幾不自覺，使其術行，必有磽确不安處。幸而不試，故人寶其言，而要之不可盡廢，在審所用之而已。黎洲于出處進退大端言之，可謂確矣，而其主意以爲不封建、不井田則世不可以治，此則迂生習見，不宜出于學人之口，烏有經天緯地之才，而不能達權通變者乎？前乎三人者，有程雲莊焉，金正希，蔡維立之師也。當時如念臺、石齋輩，皆尊服之，謂是三代以下第一人。鼎革之後，逃于禪。今其書具在，其高明廣大之識，信乎爲曠世材，而舉拂清言，詆諆二氏，究適依其門户，宗事儒者，亦已戾其大端。賢哲不世出，間一見焉，而其歸也，不必由川以達海，豈不重可惜乎？今之學者，不必求爲過高之行，亦無煩多讀未見之書，惟是行己有恥，自盟幽獨之中，孝弟慈惠以自將，希賢希聖，不躐等以進，則亦庶乎其可矣。

魯九皋《山木居士外集》卷三《贈黄生序》 黄生得恒從余遊二年，既入學爲諸生，復進而請益於余，生其可謂有志者哉！夫士之所志者大，則其所就者遠。

科舉之學，國家所以收羅人才之具，非祇以榮其身已也。士束首受書，即莫不望是以爲趨，而志期於必得。然得之者未必皆賢，而賢者或反未必得，於是士益以得不得爲念，而不自計其身之賢不賢。夫天下事當其法之既敝，固有名是而實非者要其立法之初意固不如是也。歸震川云：「科舉之學，驅一世於利禄之中，無復知有人生當爲之事。」此豈國家收羅人才之意乎？士不自信而志其大，無怪其與俗同波靡，其所成就亦卑卑也。且夫科名之得不得是有命焉，不可强而致也，賢者即未必皆得，而得之者豈盡不賢乎？士誠賢，即不得亦有以自信，而得之則世倚以爲重，然則上亦自考其賢不賢而已。生尊人潔齋先生，余之父執，所謂賢而得者也，不鄙余之迂，命生來從吾游。余之以是語生屢矣，於其請益也無以易，申以告之。

莊有可《慕良雜著》卷二《士習論》　士者，四民之首，國家之命，天地之心也。士習不端，是去其首，絶其命，舍其心也。天下雖無事，將不可一朝居矣。

士習之所以不端者，始於不廉，極於無恥。不廉者，似謙和而非謙和，蓋嗜利之心勝，則不得不和光同塵耳。無恥者，似含垢而非含垢，蓋秉夷之則踰，則必至於喪心失志耳。古之聖人，物雖微薄，賓祭用之，享雖多儀，不及物則爲不享，所以勵廉也。而士乃知無處不以貨取，臨難不以賄免焉。命夫命婦不躬坐獄訟，賓主非有介紹不敢褻見，所以勵恥也。而士亦可生可殺，必不可辱，必不可使爲亂焉。夫廉恥者，人道之大防，造士之先務也。使爲上者既以利誘之於前，則雖日以刑齊之於後，而廉恥不立。大防既失，天下能不危哉？今夫取不以義者莫甚於盜賊，盜賊，則大惡矣；而士之藉權劫奪、乘便攘竊，乃視盜賊者而或勝焉。交不以禮者莫甚於倡優，倡優則淫縱矣；而士之乞憐昏暮、摇尾係援，乃視倡優者而有加焉。若是者僅使一二人爲之，而稍有畏忌，猶之可也。然而勢不能也，習之既久，方且訟言不諱，羣行無憚，以彼陷溺其心之爲，而猶以衣冠爵命爲榮寵，兔窟龍斷爲心傳，不亦可哀也哉。

今夫士者，人君所與圖治者也。士猶不可與爲，則餘人更無可爲矣。故必廉恥立而後節義堅，節義堅而後理直，理直而氣盛，氣盛則凡有所爲固已塞天地、動鬼神，雖遺大投艱而國有與立也。不然者，士徒以富貴爲心，方其平居無事，不外全軀保妻子而已，其視君父久已如贅旒然。一旦有急，則亂臣賊子，忍且敢於弑君弑父者，皆不廉無恥之所爲積而成也。可不懼哉，可不慎哉！

紀大奎《雙桂堂稿續編》卷九《示合州合宗書院學者丁丑正月》　士之所以貴於庶民者，以其知學也。何謂學？朱子曰：「學之爲言效也。後覺者必效先覺之所爲，乃可以明善而復其初。」孔子、孟子，先覺之最尊者也。濂溪周子之在合州，先覺之最近者也。周子簽判合州吏事之暇，日與州人士講論所學，於是後之學者祀周子於合宗書院，以志其嚮往之心，此可謂知所效矣。今肄業諸士相率而從事於斯，苟不知效周子之所爲，將奚以爲學，而又奚以稱士乎？周子之學，見於《太極圖説》、《通書》。《太極圖説》精微廣大，學者或不能以遽通，《通書》則凡爲士者之所當學，其大要以誠爲主，以志與學爲歸，而曰：「誠，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也。」志與學則示以士之希賢，賢之希聖，聖之希天，希之云者，即朱子之所謂效，而孔子之所謂學也。學至於天，至極而無以復加，而其始由於士之希賢。今諸生之遊於斯者，皆士也。士無不可以希賢，則由賢而聖而天，凡爲士者皆可以至於天。而士或不之信，不志於聖賢之學，以敦其五常，而謹其百行，則亦自暴自棄焉而已矣。且夫《通書》以文辭爲藝，道德爲實，士苟能志於道德，未有不能文章者。蓋發其胸中之蘊，而務合於天之理，乃天地自然之文。未有不務道德，而能文章者也。不務道德而爲文，則亦浮靡之文，虚僞之文，而非天地自然之文，此志於學者之所弗尚也。今有司率諸士登周子之堂，願諸士亟端所志，勵所學，以周子之誠爲本。所謂誠，即《大學》之「毋自欺」，《中庸》之「反諸身」是也。反諸身以盡人之道，盡人之道以達於天之道，其庶幾效周子之所爲，以合於孔孟之學。士之所以貴者，其不在是與？其不在是與？舍是則有司非所以爲教，爾諸士非所以爲學矣。

龔景翰《澹静齋文鈔》卷三《重修平凉府學文廟碑記》　進諸生而告之曰：「國家設學養士，將以成文武之材，備緩急之用，非徒博取科第，爲士子梯榮之藉也。平涼在古爲安定郡，朝那之皇甫，烏氏之梁祖孫父子，皆有勳德爛于漢晉之史。至宋而劉武穆，及吴武安王兄弟，又以功名顯顧。自明以降，立學四百餘年，學政益修，而人材益不古若，其故何哉？西人樸訥，拙于文辭，而其性忼慨激烈，重然諾，尚氣義，尊君親上，知忠孝大節，故其民爲易用。讀《小戎》、《駟驖》諸詩，知周之所以王，與秦之所以興也。漢庭文學之士取于山東，而六郡良家子弟皆以材武進，其爲名公卿者項背相望。唐宋進士、明經兩途並用，西北之士半由明經。又羅以諸科，用其所長，而避其所短，故人才輩出也。自明以制義取

士，束之于一途，其始猶曰經學也，至其後勦襲剽竊，心無所得，而相競於詞章，蓋古學荒而人才亦日衰矣，非獨平涼也。夫人各有能有不能，琱龍纂刻非西士之所能也，而工之又不足爲重。士安在皇甫氏中文學寂有名，其所成就較之其家威明、子真，相去何如。明之趙浚谷詩文具在，其與士安抑又有間矣，惜乎其弊精神於無用之地也。然則輕重得失之間，爾諸生當知所自立矣。今天子廣學興賢，所以養之取之者無所不至。諸生苟深體國家設學造士之意，率其性而學以充之，本之于忠孝，澤之以《詩》《書》，通經學古，明體達用，其仕于朝必有碻然不可奪之節，其列在戎行，敵愾從王，有必死之心，是秦聲之所以爲大，而皇甫諸賢之所賴以繼起者也。區區詞賦翰墨之工，烏足稱士哉！諸生勉之矣！」諸生皆再拜受命而退。平涼縣知縣龔景瀚遂書之以爲記。

《皇朝經世文續編》卷三左輔《懷寧端士習示》 爲端士習以崇風化事：照得士居四民之首，實爲風教所先，士習端則民風正，亦風行草偃之象也。士有百行，貴務實德，弗盜虛聲。故孔子言士，恥在行己。孟子言士，事在尚志。蓋必恥所不可爲，而志其所有事，然後副乎士之實，而不愧夫士之名。伊古及今，道非不相及，習與性遠，途遂多所歧，從惡如崩，效尤滋甚。邑中子弟，或列身黌序，或納粟成均，已入衣冠，號稱俊秀，鄉市齊民，咸已尊仰。正當顧名思義，立行矜名，閉户潛修，勿干外事。即周旋里黨之間，亦揚詡詩書之氣，與父子言慈孝，與弟兄言友恭，俾草野庸愚，咸識尊親之義，比鄰父子，俱消淩競之風，本縣將趨風以從，望里而式。乃有搆訟稱師，舍其所業，各懷刀筆，競肆譸張，甲乙偶有違言，樓閣已憑空架，靠衙門饜酒食，與胥吏爲弟兄，卻行如蛇，晝伏如鼠，又有垂涎漕餘，或包或告，三三五五，乍合乍離，恃頂帶爲篆符，執官吏之長短，豈僅子衿之佻達，儼同山鬼之披猖，招搖倉廒，顧盼自得，谿壑既厭，妻妾可驕，自矜圖利之終南，不顧呈形於牛渚，嗟嗟！此皆士也，而爲此態乎！由是有試爲士而稱童者，遂揚波而汩流，俱去順以效逆，以黨同媒蘗爲應求，以淩蔑官長爲意氣，一下試檄，如王夜郎，迫僦鳩居，勢成烏合，或掉臂而入都市，或倚醉而闖寡門，並欲恃衆脅官，遂其奸橫，倘或探囊不戒，遂令詐袋大張，閎公堂者人百千，毆捕役者日三四，意謂藉之鼓浪，可以燥脾，是誠何心，誰職其咎。凡若此者，不但不可爲士，抑亦無以爲人。古之爲士，恥盜虛聲，今求若輩爲盜虛聲之士而不可得，豈非志士之羞哉！士且如斯，民乎何望，儻復構煽，釀禍必深，誠士民之憂，亦本縣之責也。本縣爲皖吏有年，往來會埔，頗悉風尚，爲此示諭各生諸童知悉：爾等澤躬詩書，知自愛重，務益勵名行，樹之風聲。有不安本分肆行無忌者，務細繹本縣示詞，翻然自悔，其爲良士，倘不知悛，法不爾宥，懍之慎之。

唐仲冕《陶山文録》卷三《國士論》 太上貴德，其次務施報。施報，交道之衰也。君臣之間而言施報，則悖矣。豫讓感智伯國士之遇，至於漆身吞炭，伏劍而死以報之，報誠厚也，然謂以媿後世人臣之懷二心者，則讓不嘗爲范中行之臣乎？范中行雖以衆人遇，不得自謂非臣。衆人遇即反顏事讐而無媿，爲人生者安得盡臣而皆國士乎？《記》曰：「道合則服從，不可則去。」《傳》曰：「策名委質，貳乃辟也。」又曰：「君子違不適讐國。」君臣之分至嚴，當慎之。邦獻之初，而權之去就之際，分既定，則主憂臣辱，主辱臣死。若朝不坐，燕不與，亦宜奉身而退，烏有危不能匡，敗不能死，藉口於衆人之遇，而臣事舊君之仇敵乎？讓此舉可以惕主之不善遇其臣，而不能媿臣之不盡忠於其主也。且春秋戰國時，卿大夫家臣，如漢世郡將功曹，有主臣之名，無主臣之實，召忽之諒，季路之勇，聖人一以爲莫之知，一以爲不得其死，是讓之死亦程嬰、董安于之流亞，而非宏演、狼瞫痛君殉國比也。然謂豫子非天下之義士，則不可。大義不明，惟利是騖，士而有市行矣，不有死友，何以風世？國士之報，顧可少哉！且夫朋友一倫，師生官僚咸在焉，自報施之説行，所遇不合，弟子有叛其師者，僚屬有讐其長官者，所遇而合，學者奉一先生，黨同伐異，宦者受爵公朝，拜恩私室，及其急難，感慨貿首而不以爲難。抑或報者倦矣，施者未厭，則又反脣相稽，凶終隙末。推而至於君父，杜伯可以仇宣王，宜臼可以德申侯，寤生且陵天子，衛輒竟拒蒯聵，其爲變亂尚忍言耶！此無故意氣之私中之也。古之君子處倫物之常變，一秉以道誼之正，無所爲怨，亦無所爲恩，無所爲施，亦無所爲報，行其心之所安，盡其分之所當爲，而他何計焉！苟未聞乎道，好信則爲尾生，好義則爲郭解，此史公所以列豫子于刺客傳也。

唐仲冕《陶山文録》卷五《雲間課藝序》 余惟國家取士之具，即國家成就人材之具也。成周以射擇士，興賢習於州序，詢於鄉老，曰和，曰容，曰主皮，曰興舞，又曰内志正、外體直、持弓矢審固，然後可以言中。夫制藝亦猶是也，探究理蘊，原本注疏，無剿説，無雷同，亦可謂和容而正直矣。由是而進焉，融洽六籍，瀝液羣言，於鄉先達之中學農山，而不涉摹擿，以追陳、夏諸公之淵懿淳茂，則帖

括也而德行道藝胥於是乎備。他日黼黻皇猷，豈異人任！夫雲間固文章之林府也，余雖不敏，請以一言爲之券。

石韞玉《獨學廬三稿》文卷四《乾隆庚戌進士題名碑第二跋》 古今人材豈必盡在進士哉！禹、稷、皐、夔之生也，無書可讀，而輔佐堯、舜，以成平地成天之業，此固高遠不可幾矣，漢之興，有蕭、曹，唐之興，有房、杜，其勛業冠一時，其聲名垂百世，誰則以進士起家者？自李唐開寶以後，世尚文辭，而進士遂爲士人所貴，歷五代、兩宋而不變。然當時猶時時以制科取士，誤爲條目，分途並進，故謂之科目。及明有天下，專以進士一途用人，內而卿相，外而岳牧，皆出於其中，而選士之途始隘。且先代進士起家，丞尉而已，至是乃以草茅寒畯，執三寸之管入場屋，一旦僥倖入彀，上者入翰林，充文學侍從之臣，次者分曹掌天下兵、農、禮、樂諸事，其下者猶宰專城，作民社之主。其徑甚捷，故士人爭趨之，賢者、才者固因是以致身，不肖者亦慕乎其中而莫之辨，若宋之秦檜，明之嚴嵩，斯世所指爲奸回而不齒者，孰非以進士起家者乎？吾故謂人才不必盡在進士，而進士不必盡是人才也。特是其制已傳千餘年，且治平日久，願仕者多，不有一事以限制之，將無以塞天下之望，故聖君賢相所不廢其實。世豈無奇才異能，而不習科舉之業者耶？所當兼收並蓄，使野無遺材。至國家用進士，尚當選擇而使，而凡身爲進士者，皆當以賢者爲師，不肖者爲戒，則善耳。

姚文田《邃雅堂集・續編・乙酉科順天鄉試後序》 仰惟國家取士之意，固將儲其材以待用也，故先之以四子之書，以觀其明理與否，次之以聲律，以觀其性情之正，又次之以《五經》，以觀其學術之通，終之以五策，以觀其才識之裕。夫必兼是數者，而後處可以爲良士，出可以爲良臣，則非特如前所云者而已。校士者兼收並蓄，固當取前二者而備録焉，而明體達用之學，則尤必以明理爲本。理之不明，於體用將安據乎？臣自惟固陋，於先儒講説曾未有得，而不敢不奉此意爲兢兢者，竊以爲取士之方，必無以易乎此也。況京師者，四方之極，方將合天下人士而登進之，則尤宜示以蕩平之準。

焦循《雕菰集》卷八《辨名下》 君子之名在己，小人之名在人。孔子曰：「必得其名。」又曰：「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稱焉。」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謂之三不朽，若是名之貴也。此後世所以多名士也。

然則名士之稱，何始乎爾？季春之令，曰：「勉諸侯，聘名士，禮賢者。」蔡氏《章句》曰：「名士者，德行貞絶，道術通明，王者不得臣，隱居不在位者也。」嗚乎！名士之所以爲名士者，固如是矣。名士之所以爲名士者，必德行貞純，道術通明，固如是矣。夫德行貞純，大賢以上也；道術通明，王佐之器也。求諸聖門，其顔氏之子乎？三代以下鮮其人矣。是故有治平安定之學，而德器不足；有仁讓廉潔孝弟忠義之風，而或短於才略；抑德稱於鄉里，學術蘊於中，而急於功名，勇於仕進。此三者，猶不足以當之。彼李膺、張儉之流，夏侯、何鄧之屬，虚相煽惑，以亂人心，以禍天下。嗚乎，名士之所以爲名士者，詎如是乎哉！是故慕之者曰：「彼人也，我亦人也。彼籍籍公卿間，我泯泯也。」求所以致名之由，摹仿焉以相附，幸而附焉，躍躍乎持以自豪矣。惡之者曰：「何爲乎名士也？歌詩不明聲律，珥筆未知體格，與一握算，未知横竪，而詡詡焉托古昔以輕友朋，何爲乎名士也！」嗚乎！慕者之云，孔子所謂「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者也。惡者之云，孔子所謂「亡而爲有，虚而爲盈，約而爲泰」，無恒者也。名士之所以爲名士者，詎如是乎哉！史書之叙一人也，動曰：「自是知名。」謂緣是而姓氏顯於世也。夫科第之崇，技藝之精，優伶伎妾之黠，浮屠異術之幻，甚至姦回邪辟迂謬乖舛，其姓氏皆可著於世，皆可謂之知名。名士者，豈知名之謂也？

知名士之名所由立，則品尊而至難。知品尊而至難，則慕之而不敢附，核其真實而不敢誣。

阮元《揅經室二集》卷八《嘉慶四年己未科會試録後序》 茲承任使，襄校禮闈，臣矢竭顓蒙，虚公將事。伏思校數千人之文藝，必當求士之正者，以收國家得人之效。欲求正士，惟以正求之而已。唐裴行儉曰：「士先器識，而後文藝。」器識之遠大不易見，觀其文略可見之。文之淺薄庸俗，不能發聖賢之意旨者，其學行未必能自立。若夫深於學行者，萃其精表而遺其粗，舉其全而棄其偏，簡牘之間，或多流露矣。故臣愚以爲得文者未必皆得士，而求士者惟在乎求有學之文。且皇上之所以得士者，多其數以擢拔之，寬其途以登崇之，育之以成其材，教之以端其術，積數十年後，供皇上内外任使者，必有今日之士。然則士之砥礪濯磨，期無負乎皇上教育之恩者，當何如也？《文王有聲》之詩曰：「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然則多士之心服聖人，願趣左右者，實聖人之仁孝忠信有以篤啓之也。

盛大士《蘊愫閣文集》卷二《贈朱澗南序》 天下惟襟懷高曠之士，方能心古

人之心，樂古人之樂，而頤神養性，以享壽考于其身。如斯人者，求之近代文人中百不得一，而吾于朱君見之。朱君家于淮城澗河之南，故自號曰澗南，少以文名重于庠，然制義迥異庸俗。應省試不利，中年後棄去。胸有數萬卷書，不輕談一字，惟可與言者則津津汩汩，如飛巖瀑布，一綫直下，隨地濆湧。喜吟詩，精篆籀，工寫山水，尤長于畫牛，水村山郭，或寢或訛，有天然野趣。求者踵門，不肯濫作。其窮澈骨，絶不妄受人一錢。與人言，不訴愁苦。年七十餘，步履輕健如五十許人，不曳杖，不隨僮僕，葛巾布襪，鶴髮飄蕭，身近市廛而煙霞之氣溢于面目。客有問于余曰：「是殆世之所謂散仙者與？」是其得于天者厚，如蒼松翠栢，經冬不凋者與？是殆習于養生家言，故精氣完固，收視反聽而神明不衰與？」余笑而應之曰：「此皆不足以知朱君也。今天下非無讀書好古之士，而或汲汲于功名之榮世也，則其精神敝矣；或沾沾于文章之傳世也，則其精神又弊矣。至于二者皆無所冀，而嗟貧嘆老，顧影欷歔，則其精神且一敝而不可復振。吾謂精神之敝由於讀書之不專，讀書不專由於襟懷之不廣。如朱君者，其精神從讀書中出，其讀書又從襟懷中入也。孔子不云乎：『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朱君幾于樂之者者。」客曰：「有是哉，何吾子之善言朱君也！」因書之以爲朱君贈。

管同《因寄軒文二集》卷一《説士》　今之士，不外乎三等：上者爲詩文，次者取科第，下者營貨財。爲詩文者，獵古人之辭華，而學聖希賢，無其志也。取科第者，志一身之富貴，而尊主庇民，建立功業，無其心也。至若營貨財，則輕者兼商，重者兼吏，甚者導争訟，事欺詐，挾制官府，武斷鄉曲，民之畏之若虎狼毒螫。歷觀史傳以來，士習之衰，未有甚於今日者也。論者憫焉，或曰教之無其具也，或曰養先於教。今士無以養，雖善教若之何？是二者皆得其一端，而未知其原本。

今夫士之爲物也，其名甚貴，而其品甚尊。其名貴，則其實不得以多；其品尊，則其選不可以濫。三代以前，兹不具論。考諸漢史，太學之士及所謂郡文學博士弟子員者，合海内而計之，其爲人蓋無幾。是以士風之美，莫如漢世。至唐太宗增廣生員，沿及宋元，其人益衆。循至有明，遂開以貲入監之例。迄今日，而府州縣學間，歲所入少者十餘人，多者至二三十人，蓋不待十年，而一縣之號稱爲士者數百十人矣。嗚乎，何其多也！

山有金，水有珠，其爲物不可卒致也。逐日而取之，定數而求之，不問精粗，不論真僞，則砂石之來，必有倍於金玉。今取士者間歲之間一縣輒增數十。夫一縣之大，安得間歲輒有數十人，足以當士名而無慙士品者。上昧昧而求之，則下混混而應之。士之所以雜出不倫，無所不至者，由此故也。而世之人不深維其原本，輒切齒痛恨，歸咎於士習之衰。嗚乎，取砂石以爲金珠，不中用，則曰金珠非寶，彼金珠其負屈矣；取非類以當真士，既爲惡，則曰士習之衰，彼真士抑含冤矣。故爲今之計，莫若寡取士，裁其額，遠其期，使一學不過數十人，則士尊貴，而其風必變；士風變，而益於國家者多矣。古之名臣有言曰：「願陛下十年不行科舉，則天下太平。」曩嘗疑其過言，以今思之，蓋信。或曰：今取士者，考之以無用之言，定之於一日之際，雖裁其額而遠其期，彼賢不肖，亦何由知耶？應之曰：誠不敢知也。雖然，有國家者，多獲一賢，不若少收一不肖。故取士者，與其廣額而賢不肖之皆多，不若減額而賢不肖之皆少。

管同《因寄軒文二集》卷一《説士下》　廣士之額，不惟多收不肖，而教養皆虚；減士之額，不爲少收不肖，而教養皆實。教之虚實，愚當别論。請先以養言之。今夫爲士之法，不可商，不可吏，不可争訟欺詐、挾制官府、武斷鄉曲。然則爲士者，舍童子之師，蓋無可爲者乎？童子之師，一縣至數千，有非士而爲之者，有士爲之而不足自給者，然則爲士者，將使閉門而凍餓乎？士固有守死之道，而聖王不以守死責人，且守死者可以得之，賢人而不可得之。中材以下之人，國家知之，是以養士之法，有廩膳，有學租，有書院之膏火，恩德至渥，不可復議。而天下之士，則猶汲汲營貨財，無所不爲，如前之論，若是者何哉？曰：人衆故也。一縣之士，得廩膳學租者二十人，得書院膏火者七八十人，合之僅及百人，而號稱爲士者，則多至千人。彼百人或生矣，而八九百人者，何以自給！《孟子》曰：「無恒産而有恒心者，惟士爲能。若民則無恒産，因無恒心，苟無恒心，放僻邪侈，無不爲矣！」

今之諸生，號稱爲士，而其實十九皆民耳。以民之實，冒士之名，而使無恒産以自給，是以輕者兼商，重者兼吏，甚者導争訟，事欺詐，挾制官府，武斷鄉曲，放僻邪侈，一如《孟子》之論也。嗚呼！分五人之食，以飼十人，而十人皆餓，不若減去五人，而使五人皆得飽。廩膳膏火學租之屬，養千人數百人則不徧；併而養數十人，則可當中人之産也。然則養士者與其廣額，而人人使不足，不若減

額，而人人使有餘。人人使有餘，斯養歸於實，可以責其不爲非矣。周之時，士有士田，蓋盡人而養之，故其時士貴而多賢。至於戰國，而士有無恒産者，縱横捭闔之流，遂蠭起而不可復禁，孟子以爲有恒心，指其賢者言之耳。沿及後世，士額益多，則擇人而養。夫擇人而養，不惟無以敦士風，而實足以壞士習，蓋宋胡瑗在太學，舊制士每月有試，瑗曰：「學校禮讓之地，而月使之争，非所以成就人才也。」於是改試爲課。更不差别上下，有不率教者，召而教之而已。夫有試猶恐其争，况於廩膳膏火，或予或不予，而使之争利乎哉！鄧志宏言：崇寧以來，蔡京羣天下學者，納之黌舍，校其文藝，等爲三品，飲食之給，因而有差，旌别人材，止付於魚肉銖兩間，學者不以爲羞，且逐逐然貪之，學校之壞，自崇寧始。嗚呼，是法也，蔡京爲之也。

胡培翬《研六室文鈔》卷六《鍾山書院課藝序》 道光壬辰，爲大比之歲，諸生來謁，有以風氣之説詢者。余曰：「學亦盡其在己而已，奚以風氣爲！夫所謂風氣者，將以規衡文者之好尚也，然兩主司之好尚異，十八房考之好尚更異，且有一人之身而後之好尚與前又異者，安能一一投其所好哉！」曰：「科舉之學如是其無憑歟？」曰：「是又不然。夫好尚之不一者，清奇濃淡之迹，而其中有至一者，則理之精也，辭之足也，氣之盛也，法之備也，本之經傳注疏、宋儒理學之書，參之子史百家之説，以究其理，以贍其辭，熟讀漢唐宋古文以充其氣，熟讀前輩時藝之佳者以習其法程。其平居則博觀載籍，汲汲皇皇，若唯恐不得乎聖賢立言之指，而其於天文、地輿、河工、水利、積貯、教化、武備、刑法治世諸大政，無不講明切究，熟悉於中，一旦入場，則直抒其胸之所得，而清奇濃淡之迹不拘焉。夫如是稱心而出，無勦襲之獘，無寒儉之容，無依倣束縛之態，其文自必見賞於有司。由是而登仕版，以其學之所得爲世用，亦必有裨於國家。即或畢生不遇，而以其學之所得涵養身心，亦必不至窮而失其守，以律己，以教人，博聞多識，廉正自持，循循里閈中，而一時式爲儀型，後進仰其德望，視懵然無得、徼幸科名、朝榮夕悴者奚啻霄壤哉！昔人有以家貧親老應舉求仕，不免有得失之累問伊川者。先生曰：『此只是志不勝氣。』又問，則曰：『得之不得爲有命。』余甚懼應舉者以得失之見眩於中，而徒逐逐於腐爛時文，規倣風氣，廢時失學，終其身不得讀有用之書，爲可惜也。」諸生頗有説余言者，越癸巳，刻課藝成，即以是書之於簡。

胡培翬《研六室文鈔補遺・惜陰主人别諸生文》 自古治天下莫不以培養人才爲先，周之興《棫樸》歌，《菁莪》詠，《天保》以上治内，《采薇》以下治外，人才稱極盛焉。迨其後《城闕》、《子衿》之刺作，而邦國殄瘁矣。烏虖，人才之繫於世治不誠重歟！長沙陶文毅公總制兩江，以育才爲急，特於金陵博山之陽建惜陰書舍，擇取鍾山、尊經兩院高才生肄業其中，倣雞籠山故事，而課以經、史、文三者，使日講求有用之學，無僅耗心力於時藝。其立教可謂善矣。雖然，猶有説：昔趙宋試士，變詩賦爲策論，而《八面鋒》之書即出。其弊也，茫無心得，徒以通套浮詞取工速化。是上以是求，下不以是應，可奈何？夫經者制行之準，然非尋章摘句之謂，必體驗乎聖賢修己治人之道，以淑身心，而求爲約先，求爲博史者，經世之資。然非一知半解之謂，必參究乎古今因革損益之宜，以裕猷爲，而識其大勿識其小。至文也者，本經史所得，發爲詞章，達則潤色鴻業，窮亦修辭明道，豈區區以帖括争能哉！昌黎韓氏云：「學有經法，通知時事。」又曰：「仁義之人其言藹如，斯爲深於經，深於史，深於文者也。」吾不知諸生應文毅之命而來者，其皆俛然以實學是務乎？抑皆徇於虚名乎？其於十四經、昔人以《大戴禮》入經，稱十四經。廿四史，皆早夜講習弗遑乎？抑或鄭孔之説、馬班之書猶未寓目乎？其皆言必己出，不肯勦襲前人乎？抑或從類聯策料中販鬻，而無能自立機杼乎？

今歲余承乏兹席，與諸生議論今古，而博聞彊識，實事求是，孳孳不已者，正大有人。惜夏間烽烟告警，未能安常講肄，及秋而余足疾復發，遂卻來年之聘矣。今解館旋籍，諸生每以不克挽留爲恨，其進謁者類多離愁見於言面。余曰是無然，夫離索之感，昔賢同之。即余兩游金陵，談經論藝，結契甚多，抑豈遂無依依然難舍之情耶？然而地異者學同，勢暌者志合，古人一室著書，此心此理有可於千里外相印合者，則不必其在几席也。自今以往，願諸生日有就月有將，無忽乎惜陰之稱，無昧乎經史文之義，無急功名而薄氣節，無騖浮華而忘實踐，異時羽儀王國，本所學以用於世，俾朝廷收得人之效，與周之治内治外比烈焉，是則余之所深望也夫！

李富孫《校經廎文稿》卷一〇《春秋學行説》 近代之士，爲漢唐之學者專言訓詁，其弊涉於支離，或至有學無行；爲宋儒之學者專言心性，其弊又流於空疏，或亦至有行無學，不知聖賢之道其文在《易》象、《詩》、《書》、《禮》、《樂》，其事在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以及應對進退，取與辭讓之間，本之於身而措之家國天下，無不體立而用行。若是則惟春秋時諸儒之學行爲最。蓋春秋之時，

雖世教衰微，其去唐虞三代猶未遠，孔子集羣聖之大成，一時門弟子如曾、閔、游、夏，及各國君卿大夫，其德行名言載於《春秋》内外傳、《孝經》、《論語》者，皆在立身行己處世接物之際，反復講求，所謂庸德之行，庸言之謹，而非飾智驚愚，以泛騖於高遠難行之事也。夫古人之學尊聞行知，不外孝弟、忠信、仁義、禮讓諸大端。孔子曰：「欲觀我褒貶諸侯之志在《春秋》，崇人倫之行在《孝經》。」二書實相爲表裏。《孝經》所言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將處爲名儒，出爲賢臣，皆由此而推行之。春秋列國諸大夫，若魯季文子、孟獻子、莊子、衛石子、甯武子、蘧伯玉、晉隨武子、范宣子、齊晏平仲、鄭穎考叔、子産，其忠義考敬粹然發之於言，卓然見之於行，聖人亦嘗偁道，其事尚矣。他如令尹子文毀家紓難，蹇叔老成忠諫，穆叔之忠信貞義，叔弓之敬慎威儀，叔向之謀而鮮過，及劉康公以禮義威儀爲定命，孟僖子講禮述其子，太叔答趙簡子問《禮》與《孝經》各章之言，無弗脗合。其它懿行嘉言，皆爲日用行習，真得聖學之傳。至兩漢賈、董、許、鄭諸儒學行醇實，尚近於春秋。其後流爲放達，爲老莊，爲禪釋。宋儒救之，爲性理之學，然尚訓詁而不祇厲吕忠孝廉節，則恐爲馬融之經術；談心性而不推見於事爲功業，則遁於禪家之虚無。然則世之學者欲學行兼全，體用賅備，必追溯春秋時於列國諸儒所爲立身行己，處世接物之際，講明而切究之，庶幾窮不失義，達不離道，其學業事功迥出後代俗儒之上，又甯有支離空疏之弊也哉！

路德《椁華館文集》卷二《安康縣興賢倉志序》 難乎哉，師之彊人以學也！上士貧而學，中士療其貧而學，下士雖療其貧不學。常林之帶經耕鋤，王尊之牧羊竊學，陽城之爲牧竊讀，匡衡之鑿壁引光，承宫之牧豕聽經，之數君子者不嗜利，不憂貧，其視頹垣敗屋荒塗古原皆饗舍也，斷齏畫粥穅麩麩屑即月餼也。有書院而學，無書院而亦學；有膏火奬賞而學，無膏火奬賞而亦學。貧而學者也，上也。吾聞諸昔，未覩於今。下焉者嗜利而已，憂貧而已，雖有賢父兄弗能禁，有良有司弗能勸，惟驅諸農工商賈之中，使之勤手足，謀衣食，無爲閒民，無爲莠民足矣，學非其事也。中材之士亦不能不嗜利，不能不憂貧，加以市井之咙聒，流俗人之濡染，沈溺深，精神敝，亦終於下而已矣。風俗日以頹，人才日以少，斯天下之大患也。有投以所嗜者，俾以嗜利之心變而嗜學，學進則利不足嗜矣。有爲之釋其憂者，俾以憂貧之心反而憂道，道明則貧不足憂矣。不憂貧，不嗜利，則上矣。官司之所督，師儒之所勉，書院之所收，學田學倉之所養，凡以化天下之中材，進於上而不流於下也。名儒、良吏蔚然興起於學校之中，處則爲鄉閭式，出則爲國家用。今日之計蓋未有急於此者。

路德《椁華館文集》卷四《平谷縣創建漁陽書院記》 余主講五書院，歷二十載，及門掇巍科膺華選者百數十人。客或以是譽余，余俯而慚，仰而歎，神忽形茹，不知所答，何也？余所望於諸生者，爲真儒，爲良吏，生有益於人，死有聞於世，如古所稱三不朽者，斯幸矣。科名、仕宦，特一身一家數年之富貴耳，鄉邑中增此數人，吾不見其益，更深抱隱憂焉。且今之黠商駔儈，其智力足以致富；宦途孔多，能梯榮階進者類足以致通顯，奚待師儒培植哉！殫二十載之力，而品學修飭者不多覯，斯可慨已。《記》曰：「官先事，士先志。」士之事不可見，而志可見：志道德者爲仁賢，志功名者爲英俊，志富貴者鄙夫而已。古昔治平之業，仁賢倡之，英俊成之，鄙夫病之。鄙夫爲守令則郡邑病，爲封疆則一省病，爲公孤卿貳則天下病，爲將帥則懈軍心，張敵燄，損國威，其病且不可救療。以興賢育才之地，乃使幾輩鄙夫鬻卷傭囊，奮然興起乎其中，誠不如無書院之爲愈矣！書院者，所以化未成之鄙夫，驅之於仁賢英俊之路者也。不惟此也，凡境内之人不讀書、不入書院者，亦將以教士子者波及之，周南之野人、游女，豈嘗釋菜鼓篋於學校中哉！濡染使之然也。曩與尹論及此，尹與余有同心，余因以是知之。然則教之之法當如何？余知之矣。先德行後文藝，課誦讀，勤講貫，謹禮儀，杜驕慢，省勤惰，察静躁，釐真僞，辨廉貪，榮之以優等，而戒其近名，贍之以月餼，而防其趨利。趨利者重抑之，抑之而不知愧則薄懲之，懲之而不能悛則斥逐之。明其教者，院長也。贊其成者，監院也。操激勵之權而鼓之舞之者，尹也。尹之鼓舞也神，而後院長之教行，諸生之志定，俾人人不自菲薄，知方寸爲至寶，外物皆垢塵，富貴不入於心，各殫精竭力，以求所謂不朽之三者，如行旅之遵康莊，鏃矢之赴正鵠，雖有不至者鮮矣。余友教四方，常殷殷於是，而迄今不覩成效，手無斧柯故耳。是役也，經始於春，落成於夏，將伐石勒碑，尹郵書三千里，屬余爲記。余方抱沈痾，感茲盛舉，踴躍不自禁，爰力疾記之。因顔其齋曰「辨志」，繫以楹聯。持論無取乎高，要不敢作世俗語，質之於尹，或不河漢斯言也。

潘德輿《養一齋集》卷二一《答阮次玉書》 次玉侍者：物之數有萬也，而自立者貴。松柏，等木也；騏驥，等馬也；樗櫟、駑駘、觸目皆是，安知其不自以名材、名馬豪哉？然而名實卒不可彊者，自立、不自立之異也。惟士亦然，飢寒酸

腐者非自立也，置身青雲自立乎？豐腴鄙儉者非自立也，文辭彪炳自立乎？尋丈尺寸之不同，而同于樗櫟，百里一舍之不同，而同於駑駘，略其大同而旌其微不同，以號于衆曰：「吾非樗櫟也，駑駘也。」識者笑之。夫士能自立，而不爲有識所笑者，無佗焉，日知命以養氣。何則？士之所以不克自立者，識奪于利害也。窮士年三十不得志于科名，則悲憤誹議，猖狂怠棄之弊相因而至，顛倒奇幻，妄想百端，皆不知命之病入膏肓耳。知命則知己之所爲，舍古君子自立之道，皆如捕風捉影，畫脂鏤冰，而一無所用，而妄想盡，真氣出。知不真，氣不決，或前或卻，一出一入，忽慕忽悲，而氣日以餒。氣餒則雖積數十年之學，箸數十百卷書，而無一言可用于世。雖日匄後世之名，而終年所爲，一鄉里之恒人而已矣。即得一當塗有勢力者噓之以起，掖之以升，其庸陋苟且，平時委蛇自喜，一朝值小利害如毛髮而色動神沮，實足以輕朝廷而羞學校。

姚瑩《東溟文集》卷二《贈王栻序》 古之學者，學道以正其心；今之學者，學文以害其心。學道日益上，至於賢聖忠孝之極而止；學文日益下，至於弇鄙猥瑣之極而止。甚矣，古今人之相遠也！雖然，文之至者必近道，非知道者不能爲，則文成而道以立。夫文成而道立，則其於心也何害？古之學者閉户而誦之，羣萃而講之，或三年，或五年，或七八年，若是其專且久也。今之學者誦讀講習專久同，而所以爲學非也。古之學者志在道，故以忠信則學，以孝弟則學，以事君敬長、明禮而通其義則學。今之學者志在文，苟可以爲榮則學，苟可以爲利則學，故文非文也，務爲浮薄詭譎以悦人而已。夫言者心之聲也，日講誦於浮薄詭譎之文，又至於三年五年或七八年之專久，如是業成，欲其心之無害，豈可得哉！然國家以文取士久矣，士欲行其道者舍文奚以進？而世之主司顧爲浮薄詭譎之文是取，則士之務爲浮薄詭譎也固宜。然則倡天下之人以趨浮薄詭譎者，有司之過也。今試語人於父兄曰：「若子弟之行污賤，將不齒於鄉。」必赧然愧矣。更語之曰：「若子弟之文甚合有司，將必售。」則莫不喜動於眉睫。夫充浮薄詭譎之心，其不爲弇鄙猥瑣幾希矣。以浮薄詭譎之心得志於功名富貴，其不爲盜又幾希矣。然而父兄之情大異者，惑也。彼徒以榮利望其子弟，而不知己驅諸浮薄詭譎，以害其心也，是亦父兄之過也。不幸哉，今之學者也，榮利本切於中，又且主司倡之於上，父兄驅之於下，欲其舍浮薄詭譎之文而學道，其孰從而聽之？抑吾聞主司者，衡文者也，非衡命者也。命且窮耶，文雖合莫之能取；命且達耶，文雖不合莫之能舍，則又何患乎？與其卑賤求合以害心，孰若正心脩身以學道，其賢不肖何如也？太倉王栻從吾學二年矣，終日言不離乎文，而未嘗告以浮薄詭譎之術，每反覆於忠信孝弟，事君敬長之道，能樂受之而不厭也，亦可以無害於心矣。惜乎不及三年，未見其文之成也。或者疑非所急，是則世俗榮利之習，見其小不見其大者。懼生不終其志於將行也，留説以贈之。苟能卒成其文，則生豈今學者徒耶！

劉開《孟塗文集》卷二《學論上》 夫所取於學古有獲者，爲能多識前言往行，以淑其躬也，今之君子不師古人之言行，而唯剽竊是從，排擊是務。夫道無不在，漢宋儒者之言皆各有所宜，不可偏廢也，而程、朱所以爲後世宗者，以其所嚴辨者皆綱常名教之大，禮義廉恥之防，是非得失之介，可以激發心志品節性情，所係於日用出處者甚切。故國家禮之重之，布其説於甲令，用以扶植世道綱紀人倫。今也寸長之人皆厭薄程、朱而口不稱，豈朝廷所以崇學教士之意乎？且世之言漢學者皆宗康成矣，康成德足以長人，智足以避禍，節足以勵俗，彼之所知也，不慕其名德，而但取其記誦之精，此可爲善學康成者乎？且朱子之與康成，固異世相需者也。有得於先聖之微言者，不可遺前代之禮制；有識量之淵雅者，不可無道義之權衡，二者恒相需爲用。今不各從其善，而徒挾門户之私，是所争者小而所失者大也。夫勤搜廣採之有功，不如從容涵濡之所得爲多也；異文軼字之資人者淺，不如流風遺韻之入人者深也。故趙岐以季札諸賢爲準程，而所成不朽；韓愈取法於孟子，而爲百世師。夫以先儒爲不必法者，其志行必不能越乎流俗也。志行不越乎流俗，則學爲無用，措諸當世不足以濟人，應於久遠反足以壞俗，而君相何以收得人之效哉！吾願天下有風教之責者，考政治污隆之由，察人才升降之故，而以學爲急焉，略明代學士之失而取其行，師國初君子之善而鑑其弊，則人心風俗之所以轉移者，未嘗不有賴也。

劉開《孟塗文集》卷三《上萊陽中丞書》 開聞天下有不可得之人，無不可爲之事；有不明之道術，無不成之人材。是故水溢於黎陽，汎乎西北，極乎東南，其爲患甚鉅也，有王景以董其役，則洪水皆爲平川。突騎橫行於郊，叛臣迅發於外，薄海震驚，其爲勢可懼也，有文成以定其亂，則九州安如盤石。禮教陵夷，衆説紛出，天下無復忌憚之心也，有程朱以明正是非，則綱維絶而復續，大義晦而復明。是數公者，固不敢輕望之後世，然苟有絶類離倫之人，處有用之時，挾得

爲之勢，思以一身而應千變，一息而籌百年，則必發大難，收大功，任萬鈞之負而不爲重，歷九折之地而不爲險，窮千仞之溪而不爲深。何者？彼其中之所蘊，實足周事物而無遺，志之所存，實足貫金石而不變。以此而行，雖謂天下無難事可也。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以四海之大，不可謂無才。萃百家於片簡之中，搆萬言於一日之内，其才不可謂不奇，然考其立身之節則不合古人，問以經世之猷則未知大體，此非徒志識之不足也，無有以破其蔽，無有以啓其聰，則是道術未明故也。古之時，道義著於上下，而人有定志，其學必明於人倫，通於物則，精以察禮樂之原，微以驗風化之動，故處則爲賢士，出則爲良臣，以經守天下之常，以權濟天下之變。方其盛也，舉四方之英俊以歸於化育之中，而無一人之枉其才，無一物之乘其分。及其衰也，俗雖淪於僭亂，而人猶知以名義自閑，故潔身高蹈之流，寧違衆以辭榮，不屈身以趨俗。彼其所以遲回珍重而未忍釋者，誠以禮義之切於厥躬，舍之則無以自立也。今也不然，所學不過訓詁，所習不過舉業，間有矯然自異者，亦徒知攻文辭，勤記問，不求之宏綱大用，而津津於一名一物之間，不慕古人之修德立行，而專攻一言之小失，其始也特立異以求名，其繼也遂相習以成俗。數十年以來，道聽塗説之流，視當時風氣所尚而致力其間，於是襲取近人之辭以爲古，獵取僻陋之書以爲博，敢爲不經之言以欺衆，内無補於身心，外無益於家國。夫是以學術益壞，而人才日至於衰惰而不克振起也。

劉開《孟塗文集》卷三《上陳笠驅方伯書》 開聞天下非任政興教之難也，而得人才爲難；亦非宇内英彦之乏其人也，而所以董勸作養以底於成者，則曠世而不獲數見。論者皆曰潛志典墳，騁能詞翰者，吾羅而致之，可謂才矣；出之於絶港窮壑，而加以噓植，俾得掇巍科以躋身通顯，可謂成矣，開未敢以爲然也。夫一技皆可爲才，通顯亦成業之基，然古之賢人所以脩身砥行，恢綱維用，以任天下國家之責，其立意有先於此者矣，其挾持有大於此者矣。夫豐於遇而嗇於行，志未伸而道已屈，甚非君子之所自待也。是故天下有非常之士，蘊奇於内而通變於外，一身之微周慮四海，一室之暇進退千古，坐徹治機，舉樞抉要，其才足以見知，而義不苟同於流俗，亦不敢求合於當世，而世人亦遂忽之而不加察；其知之者徒震其意氣迅發，聲聞炫爍，言論之卓越，文藻之絶倫，而不克盡其所蓄；而知能盡其實者，又力不足以拯其窮；而其力足以振之者，又或專其心於敷政，而不暇以禮士爲急；而當是時，有能以禮士爲心者，則又勢位殊絶，分尊於上，寒賤無由自通，故其美終以弗見。蓋珠不能自出於淵，玉不能自離於璞，而識其奇以寶之者，厥惟卞和，雕之琢之，餙以藻繡，用爲圭璋，制爲琖豆，而可登於廟堂者，則又存乎玉人之功。故寶器之成，誠非倉卒之事也；人才之成，亦非適然之數也。方其未遇知己，智隱而未發，能掩而未彰，英鋒利鏃頓折於風塵之競逐，而幾莫辨其用；及其獲賞鉅公，立起其仆，坐滋其槁，使之脱累專業，於是道積於躬，德升於朝，施被於野，風霜表其志節，雲雷大其經綸，則非教誨扶植之加其意，無以致此。是故才之生也由天，拓之者在己，成之者在人，而其受知也蓋有時焉，曠古同感，何至今而獨異？

《皇朝經世文續編》卷一四梅曾亮《士説》 求棟梁者必於木，而木不皆棟梁者也。其不材者，且不得與萑蒲竹箭比，其實異其名同。吾見夫木之難求也，然而求棟梁者不求之萑蒲竹箭之林，而斷斷然必求之木。士之於國，猶木之於室也。一國之士，其材者百無一二焉，一山之木，其材者亦百無一二焉，然國患無士，而室不患無木者，何也？豈士之寡而木之多歟？抑信士之不如信木者歟？彼求棟梁者不求之萑蒲竹箭之林而惟木之求也，不以木之有類於萑蒲竹箭者而變計也，故天下有不材之木而無不成之室。今以士之有類於商賈負販也，而謂用商賈負販者之無異於用士，此士之所以終不出歟。

賀熙齡《寒香館文鈔》卷一《訓士文》 使者視學此邦，職在教士，思欲有所造就成全，上以備國家有用之才，下以樹鄉里庶民之望。惟是習俗易染，或恐學者蹈常襲故，溺於所聞，重負朝廷興賢育才及使者教導激勵至意，爰條列大端，與諸士共相遵守。其各勵前修，勉旃，毋怠。

一曰正心術。萬事皆本於心，心正則無不正。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苟存心於利己，於人亦必有所害。究之利於人者，未有不利於己也；害於人者，亦未有不害於己也。嘗見有俊逸之士，筆吐珠璣，胸藏荆棘，彼或自工其掩著，人已如見其肺肝，卒至淪棄終身，甚且身受奇禍，徒貽父母之辱，終爲小人之歸，其惡可恨，其愚亦可哀也。至於拂意之來，事所時有，一朝之忿，禍及宗親。惟懷孔子之四未能，而此身安有可寬之日？懷孟子之三自反，而天下無不可恕之人。謙讓可以保身，和平乃能養德。君子之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故爲多士首。勗之。

一曰端學術。古人之學，學所以爲人而已。聖賢之千言萬語，垂世立教者，

無非望人各正其性情，各敦其倫理。自學術不明，乃以講業授經，徒爲掇拾詞章，弋取科第之具，身心事業一概置之弗問，口誦詩書，心同闤闠，談理義者笑爲道學，守防檢者目爲迂拘，文章適以佐其浮夸，科第益以長其驕傲，此非學之過也，學而不知所以學之過也。先儒有云：不讀無益之書，不作無益之文。自經史而外，如朱子之《小學》、《近思録》等書，皆切近精實，尤宜服習。諸士讀聖賢書，能逐字逐句，向自己身心一一體貼，必有如程子之讀《論語》，有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者；如吕伯恭之讀「躬自厚章」，平生忿懥渙然冰釋者；如許魯齋之讀《小學》，奉之如神明者。讀一書即獲一書之益，如此，方爲真讀書，方爲真讀書之人。處則樹鄉黨之型，出則繫四海之望，而況以其心得發之爲文，理足則詞充，積厚則流光，即以之取科第而無難矣。多士其勗之哉。

一曰正文體。昔昌黎之論文也，曰：「宜師古聖賢人，師其意不師其辭。」又曰：「文無難易，惟其是爾。」又曰：「其皆醇也，而後肆焉。」旨哉言乎。況制藝代聖賢立言，非研究精微則無以發揮道妙，非躬行心得則不能脗合真詮。我朝欽定《四書》文類皆根極理要，原本經術，體氣渾厚，詞旨深醇，洵足薈羣聖義蘊之精，立百代文章之準矣。後之學者或舍坦途而趨歧徑，以穿插凌躐爲訣法，以横出主意爲新奇，以堆垛塗飾爲典雅，以空疏糾纏爲曲折。間有矯其弊者，又流而爲鹵莽滅裂，先正典型，大家風範，漸不可覩。使者姿質魯鈍，早弋科名，然往者爲諸生時，與諸兄蕭寺鍵關，一編相對，於此道頗嘗究心。釋褐十餘年來，復蒙友朋不棄，負笈從遊，點竄指陳，肯分不倦。嘗竊謂爲文不過理、氣、法三者，理則周、程、張、朱之理也，法則王、唐、歸、瞿之法也，氣則秦、漢、唐、宋古文大家之氣也。而又細審題脈，自運心靈，手具鑪錘，吐棄糟粕，如是以爲文，自然揚之高華，按之沈實，榮世以此，傳世亦以此，無二道也，無二致也。至於策以覘人之根柢，論以覘人之識見，詩賦以驗人之性情，要皆有理、氣、法三者存焉。文章一道，淺言之則爲藝，深言之則聖賢傳授之精，古今斯文之統皆於是乎寄。諸士其無以小就自安也哉。

《小峴山人詩文集・文集》卷二《答陳白雲書》 日前與足下别，歸而手足下書，展誦數番，知足下之志甚高，求之於今人中蓋寡。然志高而行苦，甚非所以自重其道，而留其身以有爲也。僕之於世，三十以前困於舉場，既官京師，沈抑阨塞者又二十年，始出爲外吏，又十餘年，入尹京兆，位不爲卑，而其中常若有閟而不舒者。此其故僕自知之，而不必喻之人，人亦不能喻。況足下年已過壯，家貧親老，就選人於此，假館爲童子師，其沈抑誠如僕三四十歲時，宜其言之迫蹙而懼無以自立於世也。雖然，天之生人萬有不齊，間有一二豪傷，思卓然拔出於流俗，則造物當不爲無意，雖始困之，必終成之。蓋人也者，萬物之所託命，命之所託必自於豪傷之士，而不自於尋常之徒。所謂豪傷者，將出其所學，以布之於世而施之於民，自不僅垂諸空文而置其身於無用。今足下之文志於古人，是足下能爲古人之文矣。夫爲古人之文者，必能爲古人之人，而後其言足以立。是僕欲以古人之人望足下，而不徒以古人之文望足下。古人之人，所謂出其所學以布之於世而施之於民者是也。足下就選人於此，將得縣令以去，縣無小有民人社稷之寄，得其人則治，不得其人則不治。兩漢時，崇尚儒術，其自州郡而溝，歷公卿，著勛績者不可勝紀。三國以後，儒道衰息。五季時，至以武人爲吏。宋懲其弊，始用士人知州郡事，真儒輩出，吏治皆有可觀。歐陽公以文章名世，其與人言，每及政事而不及文章。足下故儒者，而將爲吏，則自後設施厝注之方正，可以考證平時學問之得失。今足下雖窮，安知不有以自見於後，無以世無知己憂愁其心志，而僕之所望於足下者，誠不惟區區文章之事也。然既言之，則足下亦必有不徒言者，僕將索足下之文覽觀焉，知其成就卓卓已如此，固非並世之人所能與幾矣。某再拜。

張九鉞《紫峴山人詩文集・文集》卷三《送陳斌會試序》 國家以文取士，所謂文者，代孔孟立言，道至尊也。自夫爲文者惟務速化之術，而失其所以爲文之本，則其道日卑，而有司以是求，下以是應，率繇乎此，此人才之所以衰，而人心風俗之所以壞也。德清陳子斌治古文之學，於應舉文字亦異乎他人之爲之者，余竊疑其不利於舉科。今年浙榜發，則陳子乃赫然與焉。烏虖，是豈造物者將使陳子自振喙而昌其文耶？抑將資陳子以開夫他人之爲之者耶？且三年大比，統直省計之，充是額者歲無慮千餘人，其中魁奇閎達之士，傑出乎等夷者，度不過十數人，而報罷者且數萬人焉。其不爲陳子之文者不必盡遇，而爲陳子之文者雖不必盡遇，而亦不必盡不遇，士之自立當何如耶？陳子行矣，其試於禮部也，遇不遇未可知，而其不屑爲詭遇之文，以悖乎孔孟立言之旨可知也。余故爲文張之，以贈其行。

《龔自珍全集》上《明良論二》 士皆知有恥，則國家永無恥矣；士不知恥，

爲國之大恥。歷覽近代之士，自其敷奏之日，始進之年，而恥已存者寡矣！官益久，則氣愈媮；望愈崇，則諂愈固；地益近，則媚亦益工。至身爲三公，爲六卿，非不崇高也，而其於古者大臣巍然岸然師傅自處之風，匪但目未睹，耳未聞，夢寐亦未之及。臣節之盛，掃地盡矣。非由他，由於無以作朝廷之氣故也。何以作之氣？曰：以教之恥爲先。《禮・中庸》篇曰：「敬大臣則不眩。」郭隗説燕王曰：「帝者與師處，王者與友處，伯者與臣處，亡者與役處。凭几其杖，顧盼指使，則徒隸之人至。恣睢奮擊，呴籍叱咄，則厮役之人至。」賈誼諫漢文帝曰：「主上之遇大臣如遇犬馬，彼將犬馬自爲也。如遇官徒，彼將官徒自爲也。」凡茲三訓，炳若日星，皆聖哲之危言，古今之至誡也！嘗見明初逸史，明太祖訓臣之語曰：「汝曹輒稱堯、舜主，主苟非聖，何敢諛爲聖？主已聖矣，臣願已遂矣，當加之以吁咈，自居皋、契之義。朝見而堯、舜之，夕見而堯、舜之，爲堯、舜者，豈不亦厭於聽聞乎？」又曰：「幸而朕非堯、舜，烏有汝曹之皋、夔、稷、契哉？其不爲共工、驩兜，爲堯、舜之所流放者幾希！」此真英主之言也。坐而論道，謂之三公。唐、宋盛時，大臣講官，不輟賜坐、賜茶之舉，從容乎便殿之下，因得講論古道，儒碩興起。及據季也，朝見長跪，夕見長跪之余，無此事矣。不知此制何爲而輟，而殿陛之儀，漸相懸以相絶也？農工之人，肩荷背負之子則無恥，則辱其身而已；富而無恥者，辱其家而已；士無恥，則名之曰辱國；卿大夫無恥，名之曰辱社稷。由庶人貴而爲士，由士貴而爲小官，爲大官，則由始辱其身家，以延及於辱社稷也，厥災下達上，象似火！大臣無恥，凡百士大夫法則之，以及士庶人法則之，則是有三數辱社稷者，而令合天下之人，舉辱國以辱其家，辱其身，混混沄沄，而無所底，厥咎上達下，象似水！上若下胥水火之中也，則何以國？竊窺今政要之官，知車馬、服飾、言詞捷給而已，外此非所知也。清暇之官，知作書法，賡詩而已，外此非所問也。堂陛之言，探喜怒以爲之節，蒙色笑，獲燕閑之賞，則揚揚然以喜，出誇其門生、妻子。小不霽，則頭搶地而出，別求夫可以受眷之法，彼其心豈真敬畏哉？問以大臣應如是乎？則其可恥之言曰：我輩只能如是而已。至其居心又可得而言，務車馬捷給者，不甚讀書，曰：我早晚直公所，已賢矣，已勞矣。作書、賦詩者，稍讀書，莫知大義，以爲苟安其位一日，則一日榮；疾病歸田里，又以科名長其子孫，志願畢矣。且願其子孫世世以退縮爲老成，國事我家何知焉？嗟乎哉！如是而封疆萬萬之一有緩急，則紛紛鳩燕逝而已，伏棟下求俱壓焉者鮮矣。昨者，上諭至引卧薪嘗膽事自況比，其聞之而肅然動於中歟？抑弗敢知！其竟憺然無所動於中歟？抑更弗敢知！然嘗遍覽人臣之家，有緩急之舉，主人憂之，至戚憂之，僕妾之不可去者憂之；至其家求寄食焉之寓公，旅進而旅豢焉之僕從，伺主人喜怒之狎客，試召而詰之，則豈有爲主人分一夕之愁苦者哉？故曰：厲之以禮出乎上，報之以節出乎下。非禮無以勸節，非禮非節無以全恥。古名世才起，不易吾言矣。

李棠階《李文清公遺書》卷二《書説軍機説帖》 今天下吏治頹敗，積習深固牢不可破，實由於士習之不端，而士習之不端，則由於學術之不正，故爲治必先得人，欲得人必先造士，欲造士必先正學術。古之學術，道在明倫，功在慎獨，無他務也。後世學術，訓詁詞章，源遠而流益紛。今天下多故，正窮變通久之會，舊章宜稍爲變通，以求實濟。如翰林本儲材之地，今惟從事於律賦試帖，敝精勞神，虚靡歲月，而實無所用。竊謂宜令教習庶吉士課以實學，由身心以達於時務，即大學格致誠正修齊治平之正軌也。以此爲本，治經治史治事，及濂洛關閩諸儒等書，次第參求，皆歸於反己，總以辨義利爲先，精研力踐，使腳根真站得住，他日當事變，臨利害，庶不至於搖奪。課期仍照舊，課題及廷試皆以論策，論用經史性理等書，策用時事，皆令絶去忌諱，暢所欲言，以覘其底蕴。各部院堂司各官，皆有公事日相接見，因以知其人之才具，獨翰林掌院學士，終年不與諸翰林相見，除門生故舊外，面且不識，何由知其人之賢否。似宜令查明編檢講讀共若干人，除内廷行走外，每十人爲一班，每十日進署一次，掌院與相接見，講論正學，各抒所見，皆不得無故不到，可藉以知其人之所長，薦舉備用，庶不至大誤，簡便可行，較有實濟。新議章程，應請以同治二年殿試後爲始。

馮桂芬《校邠廬抗議・廣取士議》 明初取人之法，三途并用，科目也，吏員也，薦舉也，可謂廣矣。獨惜其所以行此三者之未善也。專重時文，用科舉之未善也。流品不別，用吏員之未善也。至於薦舉之權，宜用衆不宜用獨，宜用下不宜用上，歷代用人，大都宰相舉百僚，長官舉屬吏。夫知人則哲，惟帝其難之。宰相以一人之耳目，收天下之賢才，遺固十八九，濫亦十二三，至屬吏則其途至狹隘，其事至尋常，例保之而例用之耳。二者皆不足以得人。

魏立九品官人之法，郡縣各置大中正，似乎用衆矣，用下矣。然以一人而定千百人之品，依然獨也。非中正不得糾舉，依然上也。宜乎其不公不明也。今

欲於科目之外，推廣取士之法，幕職已具前議，又宜令各州縣在籍、在京、在外、各紳，及諸生各鄉正副董，各舉才德出衆者一人，皆取數奇不遇公論稱屈者，及才德上上文學中下者，間及於巖處隱淪從不應試者，奇材異能別有絶技者，州縣覈其得舉最多者一二人申大吏，會同學政山長博采輿論，簡其尤列入薦牘，諸生賞舉人，舉人賞貢士，一體會試、殿試。三年一行，是則薦舉之權用衆不用獨，用下不用上，宜亦可十得八九矣。

《太平天國文書彙編》卷五《勸戒士子文》 竊以勸戒士子之要，約有五焉：

夫士居四民之首，才德兼備者爲尚，德有餘而才不足者次之。蓋農工商賈莫不有才，而叩其中藏，察其實行，則烏乎有？故士之所以異乎庸衆者惟在德，德也者，行真道而有得於心之謂。幼而學之則因德以裕才，壯而行之則因才以見德；德本也，才末也。古語云：「士先器識而後文藝」。所當深究其本末，以克踐士之實無愧士之名者一也。

然又不容以才德自矜也。德以積而愈高，才以斂而愈大，當知不仕無義，應懷報国觀光，故修德於人所不見之地，而欽其德者早信其經綸之素具也；展才於勢有可乘之時，而仰其才者羣服其敷施之有本也。且夫德者何？敬天扶主忠孝廉節是也，是豈能假冒乎？才者何？頂天報国齊治均平是也，是豈能倖致乎？士不知此，必至陷溺凡情，迷惑世道，德非真德，才非真才，務悦世而不知敬天，徒徇人而不知事主，其何以爲德？其何以爲才？基督云：「敬天愛人」，可包諸誡，惟涵養體行，比之良玉精金，所願諸士子密盡夫涵養之功者二也。

特是有涵養之功，尤貴有堅耐之功。保羅云：「患難生强忍，强忍生練達，練達生希望，希望得則不啓羞，靜而存，動而察，其功宜交修焉。」夫事之順逆不可知，遇之窮通不可必，處安樂甚易，處憂患甚難；正惟能處憂患，乃足以見士之德，乃足以彰士之才。古語云：「無恒産而有恒心者，惟士爲能。」又云：「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要必富貴不能淫，貧賤〔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百折不回，至死不變，始可以堅耐到底。士也幸生太平之世，既遵天誡，宜識天情。天父聖旨有云：真福多寒；天兄聖旨有云：越受苦，越威風。所當堅心耐草以氣節自重而守分安命者三也。

至於誦習書史，博覽篇章，目染耳濡，課學即求心之道；通經致用，家修即廷獻之資。文藝雖微，實關品學；一字一句之末，要必絶乎邪説淫詞而確切於天教真理，以闡發乎新天新地之大觀。惟舉《舊遺詔聖書》、《新遺詔聖書》以及《天父天兄下凡詔書》、《天命詔旨書》、《天道詔書》時時講明而熟識之。其他凡情諸書，業經欽定改正。天父前降有聖旨云：孔孟之書不必廢，其中有合於天情道理亦多。既蒙真聖主御筆欽定，皆屬開卷有益者，士果備而習焉，則煥乎有文，斐然成章，要求真本真源，在上帝大用之則大效，小用之則小效，必不使有用之才德置之無用之地，與草木同腐，所當孝順於魂爺，常與天情相脗合而體用兼該者四也。

若夫武士類皆絀於德而優於才，顧才亦不可誤用也，德亦不可不講也。武士之才在强，有德則强者和矣；武士之才在練，有德則練者精矣。我天朝欽定武略一書暨真聖主詔明大小兵法、水旱戰法與干王頒諭兵要四則，均爲武士所宜習。蓋干戈弓矢，武之具也，而力取不如用智；折衝禦侮，武之能也，而决勝恃乎運籌。以義理之勇，化血氣之勇，知全敬上帝，自然同心同力同振天威也。棘闈應試之人，天国干城之選，所當諳兵政、識軍機，以爲武士相期者五也。

之五者揆文則足以輔国，奮武則足以誅妖，文士奉天提考，必能革從前之陋習，使人心風俗底於淳；武士受命專征，必能靖海宇之殘氛，使邪術迷途知自悔。將見士風日正，士氣日揚〔揚〕，所由輔太平萬萬年一統江山，永頂綱常，永沐天父天兄鴻恩，永享真聖主真福，以仰副干王、列王教導之深心者，庶其在斯士也！各宜勉之，毋負厚望。

《中國近代史料叢刊・太平天國》第二册《欽定軍次實録》

諄諭讀書士子

軍行浙之淳安縣，路見村居，多有讀書之家，故作〔諭〕〔諄〕諭以開国文教方法云：讀書不在多採佳句，惟在尋求書之氣骨暗合於天情者，自有大學問出乎其中，豈必拘拘於八股六韻乃爲讀書乎？惟今之人不獨此也，且多多教人怕鬼，以愚其心志，後遂不能脱鬼成人，成爲大用者，概可嘆也！切切此諭。【略】

諭天下讀書士子

蓋自道德壞而爲才智，才智變而爲技藝。無知者謂爲精而彌精，有識者謂爲士風日下，舍本趨末。本軍師於持筆爲文時，司繩以格此心，甚以爲不然。惟喜讀古文綱鑑，每得有忠真節義之句。便念念不忘，究不解所謂文法也。惟自

幼追隨真聖主天王，於坐立言行，儼有儀規之訓在側，即寤寐飲食間亦惟天父上帝是祇而已。即今之意思層出，文墨異人，殆亦由立心取法之殊而來也。惟自不解，故備悉己意，以爲天下有識士子猜摹，庶知教化之殊，將有一代之文蔚在斯乎！

本軍師所到之處，禁止焚屋焚書，意欲尋求經濟之方策。無如所見多是吟花詠柳之句，六代故習，空言無補，與其讀之而令人拘文牽義，不如不讀尤有善法焉。蓋讀書不在日摹書卷，惟在誠求上帝，默牖予衷，則仰觀俯察之間，定有活潑天機來往胸中，非古篋中所有者。誠以書中所載之理，亦不外乎宇宙間所著現者，豈天地外復有所謂精理名言乎哉？本軍師得此固縱之性，每多此等筆墨，以洗從前花柳陋習，識者鑒之。

郭嵩燾《養知書屋文集》卷二《論士》　《周官》六職，無士之名。四民之有士，肇始管子。管子盡一國之民，各勤所職，趨事赴功，因而別異之，無使有厖雜焉，此管子之權也。古無有以士名者，自公卿、大夫之子，下及庶人皆入學。至於成人，而學之成不成固已定矣。其能爲士者，與其耕者、工者，各以所能自養。其有祿於朝，則有上士、中士、下士之等，其次則任爲府史。制行尤高，其志尤隱。舜、伊尹之耕，傅説之工，呂尚之屠且漁，膠鬲、管夷吾、孫叔敖之賈，皆任爲士者也。至漢猶然，路温舒、卜式、王尊牧羊，公孫宏、承宮牧豕，兒寬爲都養，朱賈臣艾薪，匡衡傭作，衛颯、侯瑾、鄭均並爲傭，梁鴻、任春、劉茂以精力致養，嚴光耕釣，臺佟、韓康賣藥，第五訪傭耕，王君公儈牛，徐穉耕稼，申屠蟠爲漆工。或歷仕至公相，或懷道守節，有隱見之分，而皆不辭賤役，所資以爲養然也。

唐世尚文，人爭以文自異，而士重。宋儒講明性理之學，託名愈高，而士愈重。於是士之數視農、工、商三者常相倍焉。人亦相與異視之，爲之名曰：重士。其所謂士，正《周官》所謂閒民也。士愈多，人才愈乏。風俗愈偷。故夫士者，國之蠹也。然且不能自養，而資人以養，於國家奚賴焉！然自士之名立，遂有峩冠博帶，從容雅步，終其身爲士者。訖於戰國，遂以養士之名傾天下。後世之云重士者，皆用其名以傾天下者也。而士之實乃終隱矣。

王韜《弢園尺牘・上丁中丞》　今天下之大要，在外禦强鄰，内平劇盜；顧二者皆必先盡其在我而已。何以禦鄰？曰除積弊，興大利，明敵情，張國體。何以平賊？曰肅官方，端士習，嚴兵備，厚民風。【略】國家以時文取士，功令綦嚴，士之抱才負奇者，非此一途莫由進身。其以一日之長獵名科第者，則不復稍試其能，盡取而官之。取士之途嚴，用士之途寬，泥沙與珠玉莫辨也。近日各省廣額日增，取求更濫，皆所謂有士之名無士之實者也。士習之壞，於今爲烈，然則取士之道當奈何？曰不廢時文，人才終不能古若。世第見邇來建功諸大臣，皆由科第中來，謂時文亦足以造就人才。不知此乃時文之不足困真才，非真才之能出於時文也。今請廢時文而別以他途取士：曰行，曰學，曰識，曰才。行如孝弟廉節，賢良方正，由鄉舉里選，達之於官，官然後貢之於朝；學區古今兩門，古則通經術，諳史事；今則明經濟，嫻掌故，凡輿圖算術，胥統諸此；識如詢以時事，治民，鞫獄，理財，察吏；才爲文章，詞令，策論，詩賦，足當著作之選。其以植典型，懋廉恥者，尤在乎立品爲先。用以表率閭閻，所謂端士習者此也。

王韜《弢園文録外編》卷一《原士》　余嘗聞何君鏡海之言曰：天下之治亂，係於士與農之多寡。農多則治，士多則亂。非士之能亂天下，託於士者衆，則附於仕者亦衆，而游惰者且齒甘乘肥；三代下之國家，所以有岌岌之勢矣。五行百產不能給生人之用，生齒繁則殺戮相仍，此天道之當然也。耽於逸，極於欲，鬥於巧，百族萬類元氣剥喪，而傾折殀札隨之，此人事之自然也。大難初平，百物凋敝，人安耕鑿而無競無求。極盛之時，文治昌明，而詐僞日生，殺機潛匿。此又歷代之盛衰相爲倚伏者也。漢舉孝弟力田，與策賢良並重，此其制猶近於古。後世以文取士，以資爲郎，以級紀功，皆以黜民御樸民耳，雖欲治其可得哉！嗚呼！何君之言，其即余欲以簡治天下之意也。

返樸還醇，正在今日。夫今之所謂士者，皆有士之名而無士之實者也；其實民而已矣，安得竊名爲士哉！今國家之於士也，取之太多，簡之太驟，人人皆可爲士。數年間，一邑之稱士者已至數十百人，按其中皆貿然無知者居多。由是士習日壞，士風不振，而士遂爲人之所輕，因而嘆天下之無士。嗚呼！豈通論哉。譬如采珠於淵，采玉於山，取既竭，則以泥沙代之，人見泥沙，並咎珠玉爲無用，而士遂無以自見其長。

爲今計者，當廢時文而以實學，略如漢家取士之法，於考試之外，則行鄉舉里選，尚行而不尚才，則士皆以氣節自奮矣。至以考試取士，亦當減其額，遠其期。與其多取而賢不肖之皆多，毋甯寡取而賢不肖之皆少。且士既少，則下知貴，而爲上者，教養皆有實用。學中廩餼，書院膏火，養數百人不足者，養數十人

而有餘，於是士不爲非而廉恥懋焉。且士既不爲時文，其心思智慧，咸磨礪以成有用之學。何至所習非所用，所用非所長，問以錢穀不知，問以兵刑不知，出門茫然，一舉步即不識南北東西之向背哉！

或曰：有明之以時文取士，蓋欲其廢書不觀，使之囿於一隅之中而莫能出其範圍；往往有髫齡就學，皓首無成，而士之受其愚者不少矣。嗚呼！此徒以功名富貴鼓舞其心志，雖有奇材異能，非是莫由進身，其愚黔首之心，實無異乎祖龍之一炬也！乃後世仍復因循不改，明知其無用，而絶不思爲之變計，豈以在廷諸公皆由時文以進身，一若舍是並無良法歟？夫書，取其足以記姓名而已，宣聖有言曰：辭達而已矣。是即文字尚不必求其甚工，況於無用之時文。即曰時文所以代聖賢立言。顧聖賢之前言往訓，昭然具在，固在乎身體力行，又何煩乎口爲摹擬，作優孟之衣冠？夫學時文不成，則竟成廢人耳。設以學時文之精神才力，專注於器藝學術，即不能出而獻諸大廷，而終有一技之長，一材之擅，足以終身用之而有餘者。故時文不廢，人才不生；必去時文尚實學，乃足以見天下之真才。

或又曰：時文中何嘗無人才，本朝之功烈彪炳，才德彰聞者，何一不由科第中來，即今時曾、李、左三相國，亦以時文爲進身之階，是安見時文之足以害人才也？不知此即吾向之所謂非時文之能出真才，乃真才之不囿於時文耳。

吾請一言以蔽之曰：今日之徒能時文而囂然自足者，皆不得謂之士；此乃民之實，而竊士之名者也。況乎今日之士，即異日之官，巍然身爲民上者也。時文中果有治民之譜歟？昔者，取士之途寬而用士之法嚴；今者，取士之途隘而用士之法濫，乳臭之子，朝登科第而夕握印綬矣，不必試而後用也，而烏得不病國而殃民。故時文不廢，天下不治。吾今請開數科以取士，即以其虚言而徵之以實效。取之寬，則人才皆入吾夾袋之中，而自無或遺；用之嚴，則自不得以空文徼倖於一時。士習既端，而民俗亦厚。將見尚氣節，懋廉恥，敦品行，而無實之士，自轉而歸於農工商賈，以各遂其生。今日風俗之弊，在好諛而嗜利。欲反其弊，莫若閉言利之門，而開諫諍之路。故停捐納所以伸士氣，獎直言所以堅士節。如是而官方有不澄，仕途有不肅，不足以揚郅治之休，而臻於漢代文、景之隆者，未之聞也。

王韜《弢園文録外編》卷二《變法自强中》

然則取士當若何？曰：欲得真才，必先自廢時文始。夫人幼而學，壯而行，出其家修，即爲廷獻。今乃以無用之時文爲進身之階，及問其何以察吏，何以治民，則茫然莫對也。所習非所用，所用非所長，則何不以有用之時，講有用之學。大抵必如前代科目法，區爲數門：首曰孝弟賢良，次曰孝廉方正，三曰德著行脩，四曰茂才異等。此四者，皆由鄉舉里選，國家不必試其文章，但當優其獎勵，以厚風俗，以端教化。至所以考試者，曰經學，曰史學，曰掌故之學，曰詞章之學，曰輿圖，曰格致，曰天算，曰律例，曰辨論時事，曰直言極諫，凡區十科，不論何途以進，皆得取之爲士，試之以官。至武科，亦宜廢弓刀石而改爲鎗砲。其上者則曰有智略，能曉悉韜鈐，深明地理，應敵之機，制敵之命；其次曰勇略，能折衝禦侮，斬將搴旗；其次曰製器，造防守之具，明堵禦之宜；其建築炮臺，製造機器，悉統諸此，務足以盡其所長。凡此文武兩途兼收並進，務使野無遺賢，朝無倖位，而天下之人才自然日見其盛矣。

《譚嗣同全集・興算學議・上歐陽中鵠書》

士生今日，亦只有隱之一法；然仕有所以仕，隱尤當有所以隱。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以續衡陽王子之緒脈，使孔、孟、程、朱之傳不墜於地，惟夫子與劉夫子、涂夫子自當任之。而門弟子亦宜或如仲子之治賦；或如冉子之通算術、能理財；或如端木子之通算術、經商務；或如樊子之考究農務；或如公西子之足備使才；或如宰我子之習語言；或如卜子之治文學；或如顓孫子之訂儀注；或如言子之詳節文。陶淑既久，必將有治學合而爲一，高據德行之科，兼爲邦、南面之材與器，如顏子、仲弓其人者；師弟一堂，雍雍三代，有王者作，必來取法，可不疑矣。然今之世變，與衡陽王子所處不無少異，則學必徵諸實事，以期可起行而無窒礙。若徒著書立説，搬弄昌平闕里之大門面，而不可施行於今日，謂可垂空言以教後世，則前人之所垂亦既夥矣。且此後不知尚有世界否？又誰能驕語有河清之壽以俟其效耶？

方濬頤《二知軒文存》卷一二《名士説》

人不可以不爲士，人又不可以自命爲名士。名士之稱，始於《禮記・月令》，復見於《史記》、《後漢書》、《晉書》，司馬宣王且目諸葛武侯爲名士，夫固美稱也。而延至今日則爲陋稱矣。何陋乎？爾以天下名士之多也，以天下自命爲名士者之多也。國有四民，士冠其首。所謂士者，誦詩、讀書、講道修德、敦品勵學、守素葆真，處則爲通儒，出則爲良臣，自王侯卿相以至田野俊髦，無非士也。當其爲士之日，環堵畝宫隱居求志，何嘗有

希榮干譽之心哉。而名士則大不然，以記誦爲淹博，以剽竊爲精能，以倨傲爲耿介，以孤僻爲高尚，胸中本無蘊蓄而大言不慙，筆端小有才華而方家自詡。其始也，庠序學校互相標榜，猶不失爲士也。其繼也，山人墨客羣相攀附，則非士而士矣。非士而士，士類愈雜，士風日下，士行益壞，士氣不振，於是人之震驚之者曰，此名士也。人之揶揄之者亦曰，此名士也。人之鄙夷之者亦曰，此名士也。天下多名士，天下遂無真士，天下無真士，而天下遂多自命爲名士以自別於士，而非士而士嘻士不士矣，名害之也。名其爲士，累哉！士其爲名，溷哉！三代以下唯恐不好名，好名乃人之常情也，然必實至名歸，斯當之無媿。而濫竽焉，而衒璞焉，而專工藻飾焉，而純盜虛聲焉，一若士之外又有所謂名士者，而名士之稱昔美而今則陋已。夫使其人而果爲名士也者，吾知必不樂居乎此也。

劉光蕡《烟霞草堂文集》卷七《説士》　士爲公卿大夫之始，即今之吏與兵也。古人自十六後皆有職業，或入太學，或入專門之學，皆謂之士。樸者爲其事，秀者明其理，農工商皆有其學，故《漢書藝文志》叙十家皆謂出於古之某官，而《説文》訓士爲事，訓仕爲學。樸者散於田野，田野五家即有一下士，下士必非不自庠序來也，故農之子恒爲農。樸者治事，秀者即明農之理，而先爲鄉吏爲兵仍學其事，後即鄉官也。士之子恒爲士，此據多者言父母賢智，子孫賢智者必多。今俗所云詩書發舊家也，後世學術皆出於古之各官，則古者入官必不廢學。子夏所謂「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仕學不分，天下之官府即天下之學舍也，百工可居官府以治事，耕者不能居官府，故云散於田野，其實各業皆樸者治事，秀者明理。明理即爲居庠序，治事即如散田野，故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則古者兵農工商皆有學，皆有君子明矣，君子即士也。一國惟農爲多，故據農散於田野言猶成事，據百工言也，散於田野猶言治其事，即百工之居肆成其事，亦即所謂學而優之仕。聚於庠序猶言明其理，即君子之學以致其道，亦即所謂仕而優之學也。人無不從鄉間來，樸者自在鄉間，何待於散。散之云者，聚一國之子弟於小學，學禮樂射御書數，人生所必需之藝。學成之後，擇其俊者留之庠序，使更精其業，而樸者則使治其事，不惟農工商之秀樸以是分，即士亦然。兵之伍兩卒旅，吏之府史胥徒皆入官府治其事，而尤秀者，必升之太學，以儲公輔之器，知士仍有秀樸之分，則無疑於士恒爲士，農恒爲農之説矣，恒之爲言以爲如是者多也。

《皇朝經世文續編》卷六五卞樹滋《士論》　天下之壞，壞於民風者半，壞於士習者亦半，民風士習，有天下者，不可不急爲講究也。然民風之壞，在上者苟力行節儉，崇尚敦篤，久之可循至於治。至於士習之壞，則非一朝一夕之故，雖有賢君宰相，極力振作，卒歸於勢之無，如何？三代之際，禮教昌明，人知自重，爲士者，莫不循循謹飭，從事詩書六藝，以備當世之用，其有不師教者則屏諸遠方，終身不齒，故其時風俗忠厚，賢才衆多。及乎戰國，學校廢而游説興，井田改而士無恒産，於是孟嘗春申之屬起，而以養士名天下，而士歸之如流水，所習者機械，所争者功利，所尚者財賄，遂至邪説横議，交亂四國，甚者以一人之喜怒，片語之從違，而動連天下之兵，以逞其恣睢，日積月累，相引成風，此孟子所謂無父無君，流入於禽獸者也。是豈教化所能維繫，法制權術所得朝令而夕改者乎？而於是秦始皇出，激而爲焚坑之禍，議者動以坑儒爲始皇罪，而不知彼所坑者，固盧生輩亂道之儒，蓋有所不得已也。且天下之被其禍，已非一朝夕之故，天殆假手於始皇，而使之芟夷蕩滅之也。漢興，高帝任用三傑，文景崇尚黄老，士風不振，及武帝親策董仲舒，下詔表章六經，而士稍稍向用，其初尚能引文飾義，以求赴上之意，然班氏已謂利禄之道使然。迨王莽攝政，而稱功頌德者，太學生至四千二萬人，其效亦可覩矣。光武中興，尊賢使能，吏治蒸蒸，而士習亦翕然丕變，及其末也，習而爲朋黨，激而爲放言高論，其勢不及於禍不止。魏晉以來，清談亂政，益無足取。至南宋而卑鄙齷齪，不異王莽時。降及元明，所養非所用，所用非所習，於是庸下者，則習爲無恥之事以肥身家，而雄駿者，又恃其精悍桀傑之氣排斥異類，引援同黨，怙勢作威，惟其所欲，甚至以庠序而舉黜大臣，以草野而專攬朝政，當其積重而難返，雖以天子之威，有不能令行禁止於下，而國事遂不可爲，如明之末造是已。然則國家日以養士爲心，而非但不收其效，且顯受其敝，歷二千餘年而不變，豈果無術以救之乎？夫木必培植也而後可勝棟梁，士必裒闢也而後可藝黍稷，士必勸導也，而後可勵廉恥。今司教者，既無造士之才，而大府亦漠不加意，歲課月試，以區區之微利而殿最之，視士不一錢值，而於是士之自視亦不一錢值。嗚呼！三代造士之法，至今日而澌滅殆盡矣。欲望士習之翕然丕變，豈可得哉。吕叔簡曰：變民風易，變士風難。吾謂欲變士風，當精擇一郡中聰明好學爲同學所推者若而人，别設書院，聘德望著聞之

儒，爲之師以教之，尊其禮貌，豐其廩餼，不與凡爲士者等。而相與講論實學，推究治術，俾知修己治人之道，其尤要者，在嚴義利之辨，而動其恥心，使有所不爲，行之既久，庶爲士者，有所感愧奮興，而一變其積習乎。此若而人者，既學有根柢，喻義而不喻於利，則進可備公卿大夫之選，退亦可爲一郡一邑之師，以淑斯世，而謂國家不收養士之效者，未之有也。

《皇朝經世文續編》卷六五吴鋌《因時論五論士》 世之爲士者多矣，要其爲學之端有二：有異於儒者，有同於儒者。異於儒者，曰黄老家、刑名家、法術家、縱横家、陰陽家，凡爲家五。孟子曰：詖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此其弊也。同於儒者，曰道學家、考證家、訓詁家、文章家，凡爲家四。《記》曰：詩之失愚，書之失誣，易之失賊，樂之失奢，禮之失煩，春秋之失亂，此其弊也。自諸家而論之，各自爲術，而不相通曉，可謂多矣。然自一家而論之，累而十，累而百，累而千，推之以至於無算，將何以定爲學之歸乎？吾觀世之爲士者，戴而冠，正而履，言堯言，貌舜貌，嘵然自異於衆，曰吾士也。人亦曰彼士也。士之名甚尊，天下翕然争之，争之者多，宜必循乎其實矣。今之爲士者不然，争乎其名，棄乎其實，率粉飾多誦先古之言，不察治亂之原，不反身心之要，言無定指，行無常軌，無所有而掩取之者，襲也，不能必而冒爲之者，誣也。今之爲士者，非襲則誣，故爲之者多，爲之者多則士不足貴，士之名固甚尊也，至於不足貴，奚賴乎士哉！世人不知，以爲士多則風俗盛，不知此乃游民也。士非民，今且爲游民矣。何以言之？古者士皆養於學，後世士皆野處，權不操諸上，此一病也。古者士皆以德行相高，後世士率以文辭相尚，致難參驗，此二病也。古者士皆授田，有常業，後世士無常業，以教授自給，此三病也。士之爲學，不出於九家，以九家之衆重以三病，人主不加參驗而重督之，故天下皆冒爲士，士安得不爲游民？人主取士，不考其行，而試以無益之文辭，文辭不足定其行，故易爲冒，冒之者多而士濫，則爲士難。幸而爲上所取，率十數年得一官，亦或終身不得官，則爲士難。終身不得官，拙者不足以給身家，巧者游揚聲譽，謁達官貴人爲賓僚，亦或不足以給身家，則爲士又難三病之後，益以三難，士安得不爲游民？然則救之如何？曰，使之不冒爲士而已矣。爲士者，歲試於學，取其明通者列上等，給以餼廩，餘皆罷之。使各有常業，因事而考其能，授官而責其功，賢者盡其材而課程，智者敕其法而澄慮，如是則庶乎其可也。

徐新華《彤芬室文・士先器識而後文藝論》 進足以福國澤民，退足以潔身垂法，進退異途，而有功名教則一，此世之所以貴乎士也。至若吟風弄月，詩酒徵逐，寄嘯傲於山水之間，消壯志於歌舞之中，雖足以獨善其身，而無補於國家之急，則世又烏貴乎士哉？昔光武既得天下，尊崇節義，敦厲名實。顧亭林氏謂三代以下風俗之美，無尚於東京者，故桓靈之間，雖朝政昏亂，國隙屢啓，而卒賴以不潰也。有明末葉，庸主相屬，天啓之朝，客魏亂政，然而未至於篡弒者，憚東林黨諸君子之諷議也。兩晉之世，士尚清談，不厲名節，務馳騁於文墨之場，而不究賢聖之學，故士風日靡而國以不振。由是觀之，士之趨向，其關於一世之盛衰也如此，可不慎歟。夫先器識而後文藝，此漢明士風之所以高尚也。先文藝而後器識，此兩晉士風之所以不振也。且言以載道，非求文詞之表異於人也。行之不立，道之不存，而欲文之行遠也，其亦猶皮之不存，而欲毛之有附乎？世之君子，當有以察乎此矣。

張之洞《張文襄公全集》卷二〇四《輶軒語一》 律令學政按試畢，集諸生於堂，行賞罰，申以董戒，名曰發落。使者行部之處，凡士習得失，文學利病，不惜竭知詳説。然漏刻有限，不能盡言，且子衿如林，到者不能共聞，聞者不能悉記。故舉當爲諸生言者，條分約説，筆之於書，以代喉舌，分爲三篇：上篇語行，中篇語學，下篇語文。其間頗甚淺近，間及精深，緣質學非一，深者爲高材生勸勉，淺者爲學僮告戒，要皆審切時勢，分析條理，明白易行，不爲大言空論，稱心而談，一無勦説。使者嘗謂：蜀中士人聰敏解悟，嚮善好勝，不膠己見，易於鼓動，遠勝他省，所望不以此言視爲規瑱，引伸觸長，異日成就必有可觀。使者自惟資學不逾中人，益之荒落，豈謂一人之知綜括無闕？特在官言官，誼無多讓云爾。光緒元年月日提督四川學政、侍讀銜翰林院編修南皮張之洞書。

語行第一

教士之道，其宏綱要領，世祖皇帝臥碑八條、聖祖皇帝聖諭十六條盡之，凡屬士林，恭敬遵守。此外，儒先教條學規，具有成書，無待演説。兹擇其切於今日世風，本省士習者言之。

一、德行謹厚。

德行不必説到精深微渺處，心術慈良不險刻，言行誠實不巧詐，舉動安静不輕浮，不爲家庭事興訟，不致以邪僻事令人告訐，不謀人良田美産。住書院者不

結黨妄爲，無論大場、小場，守規矩不生事。貧者教授盡心，富者樂善好施，廣興義學，捐錢多買書籍，置於本處書院。即爲有德。

近今風俗，人心日益澆薄，厚之一字，尤宜加意。

一、人品高峻。

不涉訟，不出入衙門，不結交吏胥，不參預本州縣局事，必不得已入局者，不侵漁。教書院、義學不素餐，求功名不貪緣，試場不作弊。武生勿與帽頂來往。蜀人謂匪類爲帽頂。即爲有品。

一、立志遠大。

不以一衿而自足，不以能文而自滿。立志希古，不隨流俗。無論學、行兩端，常與古人比較，不以今人自寬，是謂遠大。常讀書，常對古人，即是與古人比較法。常看史事，胸襟自然闊大。常覽古人言行，志氣自然增長。案：「與古人比較法」下，一本作「立身目無臨深爲高之見，學問自無井幹坳堂之見」。志在聖賢，固是遠大。即思立功名，圖進取，亦是立志。若得青衿，視同極品，自雄鄉里，營營錙銖，陋哉！

一、砥厲氣節。

士人立身涉世，居官立朝，皆須具有氣節，當言則言，當行則行，持正不阿，方可無愧爲士。鄉願一途，世俗所喜，聖人所惡。然氣節非可猝辨，必須養之於平日，惟寒微時，即與正士益友，以名節廉恥互相激發，則積久而益堅定矣。

一、出門求師。

伏處鄉僻，不見勝己，不惟無師，抑且無書，見聞何由廣博，志氣何由激發？古人千里負笈，豈得畏難辭勞？若守一先生之言，必致俗陋相承，愈傳愈謬。名師固難，益友不少，果能虛心，廣益友即師也。

一、講求經濟。

扶持世教，利國利民，正是士人分所應爲。宋范文正、明孫文正並皆身爲諸生，志在天下。國家養士，豈僅望其能作文字乎？通曉經術，明於大義，博考史傳，周悉利病，此爲根柢。尤宜討論本朝掌故，明悉當時事勢，方爲切實經濟。蓋不讀書者爲俗吏，見近不見遠，不知時務者爲陋儒。可言不可行，即有大言正論，皆蹈《唐史》所譏高而不切之病。本朝書必宜讀者甚多，但《皇朝三通》、《大清會典》之類，寒士不易得見。若《聖武記》、《滿漢名臣傳》、《皇朝經世文編》、《國朝先正事略》之類，坊間多有，必須寓目，有志經世者不厭求詳。

一、習尚儉樸。

川省户口最繁，民生日窘，大爲可慮。在長吏表率，固自別有設施。即以士林而論，補救之道，惟有力行節儉一策。嘗謂一鄉風俗，視乎士類，果能相率崇儉，鄉里必有觀感，浮華漸除，生計自然漸裕。城市讀書人，尤戒專講酬酢世故，即異日顯達仕宦，亦望以此自持，則廉正無欲，必有政績可觀。

一、讀書期於有成。

古人爲士，期於博通今古，德成名立。即使不遇，講學、著書安貧樂道，足以療飢，惟其有道，所以可樂。今人入塾應考者雖多，名則爲士，而師承固陋，作輟無恒，帖括之外固無所知，應試詩文亦不及格，勉强觀場，妄思弋獲。至於困頓垂老，變計無及，農工商賈皆所不曉，貧窘顛踣，計無復之，遂至喪行敗檢。竊願讀書者務須專精奮發，學必求成。如自揣志向不堅，不如及早棄去，自占一業，尚可有資事畜，慎無冒士之名，無士之實，悠悠泄泄自誤平生也。

一、戒早開筆爲文。

枵腹搜枯，苦而無益，破承起講，枝節成篇，終身不能佳矣。近今風氣，年方幼學，《五經》未畢，即令强爲時文。其胸中尚無千許字，何論文辭，更何論義理哉？常見有開筆十年而文理仍未明順者，豈非欲速反遲？多讀書，多讀古文，多讀時文，沛然有餘，再使操觚，自然可觀，稍加繩削，期年即已入篇，豈不甘苦懸絶哉？

一、戒早出考。

消沮英華，增長習氣，最爲大忌。俗師爲見功計，以愚其居停，子弟爲嬉游計，以欺其長老。叩其説，則曰學規矩。夫場屋規矩，皆爲防弊而設，果使自出心裁，則秦筆而入，納卷而出，自無從觸犯規矩，何必學哉？不學文藝而學其僕僕風廊乎？此與早開筆一條，皆《論語》所謂賊夫人之子者。近今學人，天資高明者小就，質稟魯鈍者無成，正坐此病，不知斲喪幾許人材矣。今爲疾呼痛詆，慈父良師，各宜垂爲厲禁者也。

一、戒傲倖。

功名得失，自有命存，幸而得之，鄉里詬病，不足爲榮。挾持誅求，毀家破産，亦不償失。不倖而敗，荷校罹刑，辱莫甚焉。應試求榮，何爲出此。使者於此輩深惡其鄙，尤閔其愚。如志在表異齊民，則援例納粟，一階一命亦邀章服之榮，尚覺光明坦蕩，何必冒法網與貧士争一青衿哉？因歧冒而借人三代，詐偶出繼者，實爲悖理忘本之尤，蜀中此弊頗熾，武童尤甚。此輩不可教訓，惟當以官法治之耳。又童

試多有年才五六十而填注八九十者，希圖倖進，便可叠叨恩榜，坐致詞林，以嚇愚蒙爲患鄉里。近年已事較然可覩，此尤巧詐無賴，與舞弊作奸無異，保結者不得辭其責。

一、戒濫保。

顧槍之弊，川省爲最，保結廩生，實爲罪魁。發覺褫黜，漁利有限，功名不貲，不待言矣。假如通縣廩生十二，人人保三槍，槍作三卷，則捉刀之作已及百篇。況此間槍替，一場尚不止數十人。學額能有幾何？童生有何幾望？如此十年，膠庠盡是富兒，寒士無一家一人讀書者矣。爲廩保者，獨不爲己之子弟應試計乎？不特此也，人人皆不讀書，則己欲求覓館地亦不可得，豈非自貽伊戚哉？敬告爲廩生者，不保槍冒，即是修德積善，爲己身及子孫造福也。提學專主寬政者，往往於報政受代之日，將濫保褫黜者通行開復，以致視禁令爲具文。使者目擊蜀事，意在救時，閔此孤寒無路，不憚身爲怨府也。

一、戒好訟。

川省士林，訟風甚熾，瑣瑣瀆告，已爲非理，甚者牟利居間，爲輔爲坐，最玷儒冠。或有本無所爲，負氣忿爭，株連糾結，尤爲無謂。不思敗者固辱，勝者僕僕對簿，徒隸雜處，亦有何榮？蓋百戰百勝不如偃兵而民安；百訟百直不如無爭而人服。且訟則終凶，未聞以此致富者。州縣到官之初，往往訪求訟師，多方捕治，積成寃對，終罹網羅，何苦爲此？

一、戒孳孳爲利。

此乃天下通病，然須立志戒之，先除此病，然後可言品學、經濟。墮行干禁，多由於此。犯此者所以自解，或曰家貧，或曰親老不知渴死不飲盜泉，祀親必求仁粟，何乃以此藉口耶！寒士謀生自有正道，止可擇其不傷義者爲之耳。薛文清有言：爲學必先治生。或疑治生詎非爲利，要知不然，學者治生之道，修德勤儉博學多能而已。有此數善，理無餓莩。即如教授餬口者，苟能學優文美，訓課誠篤，成就後進，不較錙銖，自然屣履爭迎，羔雁踵至。推此以求，凡執他業者，何獨不然？豈必損人自利、作奸犯科，乃可生於人世哉？

一、戒輕言箸書刻集。

士生今日，典籍詳備，但當讀書耳，讀且不能盡，名且不悉知，何暇言箸書哉？四部九流，各種學問，專家成書已如煙海。即以國朝人而論，已難殫述。今人偶有所得，早爲前人道及，甚至久爲前人唾棄而駁正之矣，尚津津然筆之於書乎？經學尤不可輕言箸述，徒爲通人所訶而已。必能精通專門之學，讀盡專門之書，真有所見出乎其外，方可下筆。至如詩文集，古人名家太多，當世識者亦不少。末學下士既無根柢，又鮮功力，學作之則可，勿輕言刻集行世也。

一、戒講學誤入迷途。

近年川省陋習扶箕之風大盛。《説文》引《尚書稽疑》，字作叶。然非今日扶箕字。爲其術者，將理學、釋老、方伎合而爲一。昨在省會有一士以所著書來上將《陰隲文》、《感應篇》，世俗道流所謂《九皇經》、《覺世經》與《大學》、《中庸》雜糅牽引，忽言性理，忽言易道，忽言神靈果報，忽言丹鼎符籙，鄙俚拉雜，有如病狂，此大爲人心風俗之害，當即痛訶而麾去之。明理之士急宜猛省，要知此乃俗語所謂魔道，即與二氏亦無涉也。案：一本多「良士勿爲所惑」。

此間奸民更有託詞宣講聖諭，實即如上項所爲，名是實非，使官師里長不能明禁，尤爲狡黠可慮。

士人志切科名，往往喜談《陰隲文》、《感應篇》二書，二書意在勸化庸愚，固亦無惡於天下，然二書所言亦有大端要務，今世俗奉此，則惟於其末節碎事營營焉，用其心良可怪也。儒者自有《十三經》教人爲善，何説不詳，果能身體力行，倫紀無虧，事事忠厚正直，自然行道有福，何用更求他途捷徑哉？

一、戒自居才子名士。

文學之道，先貴誠篤。世有聰明、浮薄之人，能作淺薄詩數首，略記僻冷書數語，便兀傲放蕩，乖僻不情，自命爲才子名士。不惟見笑大方，一染此種氣習，終身不可入道。如明之桑悦、徐渭，乃病狂人；陳繼儒、金人瑞，乃俗陋人，所爲不足效也。夫高陽才子、諸葛名士，果是何等人物，乃以纖人冒居，致令世俗詬病，視才子、名士爲一等極可憎之人，累及嘉名深可疾也。《説文》：「才，草木之初也。」與材通，本就草木之質言。舜所舉十六族，有德有用，如良材美器；故謂之才子；舜流四族，敗類害物，如惡木毒草，故謂之不才子。後世但以能文者爲才子，失之遠矣。《月令》：「聘名士、禮賢者。」《正義》引蔡中郎説，名士者，謂其德行貞絶，道術通明。賢者，名士之次。其推崇如此，近世直視爲江湖遊客而已。

一、戒食洋煙。

世間害人之物，無烈於此。此事乃古今奇變，不可以常情常理論者也。傷生耗財，廢事損志，種種流弊不忍盡言。然而食之不煖不飽，不甘不芳，舉世趨之，真如蓼蟲食苦。尤足異者，人爲他邪僻事所累，縱不幡然，亦有作輟，獨至此事，一隕其中，沈溺不返，骨肉知交，不能勸沮，良方上藥，不肯嘗試，日有孳孳，

斃而後已。嗟乎！擲春華於九幽，變白晝爲長夜，富庶轉爲溝瘠，志士廢爲尸居。君子慎始，勿待噬臍可也。此固非特士人所當戒，然士人爲此，更何望大成遠到乎？定例：職官、有功名人及營兵不准吸食。讀書明理之士，當上遵朝章，下愛生命，至於志士仁人務其遠者大者，無待告誡矣。

《東方雜誌》第二年第一期《論中國士人腐敗之原因》 泰西無人不士，無士不學。中國則士第居四民之一，而學非所學，固無論已，然泰西之有士足以興國强國，中國之有士足以弱國亡國，何者？泰西之士，以國事爲一己之關繫，每多主干涉故興强。中國之士，以國家爲朝廷之附屬，每恒主放棄，故弱亡。起點既誤，而末流之千瘡百孔，皆從此生矣。故吾謂中國士人者國民之一大蟊賊也。挾其考據詞章時藝無用之學問，歆其舉人進士翰林不貲之科名，無普通之學業，無特別之思想，不知亞細歐羅之何在，不識唐宗漢祖之何屬，不審專制共和之何政，不曉憲法公法之何物。於世界之大勢，國家之學理，國民之公義，豪傑之責任，懵乎未有知也。其經營斗室之中，咕嗶衡廬之內，舍作官發財之餘別無思想，田宅妻子之外絶少抱藏，是讀書者實以養成貪慾不道之品格也。是故其任事也，兵刑錢穀貿然弗諳，國計民生渺焉無涉，由是勢利所在，趨之若鶩，圈限死守，罔敢破格。朝野上下靡不以官階之高下，祿俸之多寡，誇耀欣羨。以得邀榮寵而施施自豪，以能致富貴而沾沾自喜，柔筋脆骨以立人羣。脂韋突梯以竊顯位，名爲士人，實則死人之不若。其不肖者，藉文章以作階梯，要權貴以希榮寵，刻脂膏以充囊橐，獻苞苴以博超遷，吮癰舐痔無所不爲，落井下石靡所不至，腐敗之形式如是而已。即其賢者，亦不過炫其魑魅罔兩之學術，拘其天澤名分之腐詞，謬託忠君敬上之僞名，以隱遂富貴功名之私計。或掊克聚斂，以供一人之嗜慾，或闢地争城，以成民賊之基業。試繙二十四朝歷史所載，名臣名將，功業赫鑠，聲名彪炳者，其能爲我國民謀百年之利益，完一分之義務者，殆幾絶也。問能如孟德斯鳩、盧騷之發明公理以開民權自由之政體者，有諸乎？無有也。問能如克杜威爾、佛蘭克林之倡設國會以創代議共和之民治者，有諸乎？無有也。乃復藉家奴走狗之技，而鋤同媚異，以成其富貴祿利之私，而喪吾民族之資格，國家之辱莫此甚矣。國民之恥又何如也，而我四萬萬人顧未嘗以爲辱焉，以爲恥焉，羣天下人士公肆其自私自利之心，奔競於爵位利祿之中，而置天賦之權利國民之義務於不講，以委諸政府放棄責任，失其自主，以致專制頹敗，民不聊生瀕於危亡而莫救，皆此士習之壞，儒術之陋，營私罔利之念深印腦蒂，潛入膏肓而不自知有以階之厲也。源濁者末必不清，以如此頑鈍無恥，鬼魑蛇蝎之人而掌握國家之政權，欲其國之不弱亡也，烏可得哉？烏可得哉？嗟夫！吾非故爲此激直之談，以斥盡當世也，實吾國士人荼毒社會之罪，有不能爲之恕者。《春秋》責備賢者，我同胞其醒諸。

鄒容《革命軍・革命之原因》 中國人羣向分爲士農工商，士爲四民之首，曰士子，曰讀書人。吾見夫歐、美人無人不讀書，即無人不爲士子，中國人乃特而別之曰士子，曰讀書人，故吾今亦特言士子，特言讀書人。

中國士子者，實奄奄無生氣之人也。何也？民之愚不學而已，士子愚則學非所學而益愚。而賊滿人又多方困之，多方辱之，多方汩之，多方賊之，待其垂老氣盡，闇然軀殼，而後鞭策指揮焉。困之者何？困之以八股、試貼、楷摺，俾之窮年矻矻，不暇爲經世之學。辱之者何？辱之以童試、鄉試、會試、殿試，殿試時無坐位，待人如牛馬。俾之行同乞丐，不復知人間有羞恥事。汩之者何？汩之以科名利祿，俾之患得患失，不復有仗義敢死之風。賤之者何？賤之以庠序卧碑，俾之柔静愚魯，不敢有議政著書之舉。賊之者何？賊之以威權勢力，俾之畏首畏尾，不敢爲鄉曲豪舉游俠之雄。牽連之獄，開創於順治。朱國治巡撫江蘇，加以錢糧株連諸生百餘人。文字之獄，濫觴於乾隆。十全老人以一字一語徵誅天下，羣臣震恐。以故海内之士，莘莘濟濟，魚魚雅雅，衣冠俎豆，充牣儒林，抗議發憤之徒絶迹，慷慨悲咤之聲不聞，名爲士人，實則死人之不若。《佩文韻府》也，《淵鑒類函》也，《康熙字典》也，此文人學士所視爲拱璧連城之大類書也，而不知康熙乾隆之時代，我漢人猶有仇視滿洲人之心思，彼乃集天下名人以爲此三書，以借此銷磨我漢人革命復仇之鋭志焉。康熙開千叟宴數次，命羣臣飲酒賦詩，均爲籠絡人起見。噫吁嘻！吾言至此，吾不禁投筆廢書而嘆曰：「朔方健兒好身手，天下英雄入彀中。」好手段，好手段！吾不禁五體投地，頓首稽顙，恭維拜服，滿洲人壓制漢人，籠絡漢人，驅策漢人，抹煞漢人之好手段，好手段！

中國士人，又有一種岸然道貌，根器特異，別樹一幟，以號於衆者，曰漢學，曰宋學，曰詞章，曰名士。漢學者流，尋章摘句，箋注訓詁，爲六經之奴婢，而不敢出其範圍。宋學者流，日守其《五子》《近思録》等書，高談其太極無極性功之理，以求身死名立，於東西廡上一啖冷猪頭。詞章者流，立其桐城、陽湖之門户流派，大唱其姹紫嫣紅之濫調排腔。名士者流，用其一團和氣，二等才情，三斤酒量，四季衣服，五聲五律，六品官階，七言詩句，八面張羅，九流通透，十分應酬

之大本領，鑽營奔競，無所不至。此四種人日演其種種之活劇，奔走不遑。而滿洲人又恐其頓起異心也，乃特設博學鴻詞一科以一網打盡焉。近世又有所謂通達時務者，拓腐敗報紙之一二語，襲皮毛西政之二三事，求附驥尾於經濟特科中，以進爲滿洲人之奴隸，欲求不得。又有所謂激昂慷慨之士，日日言民族主義，言破壞目的，其言非不痛哭流涕也，然奈痛哭流涕何！悲夫，悲夫！吾揭吾同胞腐敗之現象至此，而究其所以至此之原因，吾敢曰半自爲之，半滿洲人造之。嗚呼，嗚呼！刀加吾頸，槍指吾胸，吾敢曰半自爲之，半滿洲人造之。

某之言可以盡吾國士人之丑態者曰：復試而几案不具，待國士如囚徒；賜宴而塵飯塗羹，視文人如犬馬；簪花之袍，僅存腰幅；棘圍之膳，卵作鴨烹；一入官場，即成兒戲。是其於士也，名爲恩榮而實羞辱者，其法不行也。由是士也，髫齡入學，皓首窮經，夸命運祖宗風水之靈，僥倖師主司知音之倖，百折不磨而得一第，基時大都在强仕之年矣。而自顧餘生吃着，猶不沾天位天禄毫末忽釐之施，於此而不魚肉鄉愚，威福梓里，或恤含冤而不包詞訟，或顧廉恥而不打抽豐，其何能贍養室家，撐持門户哉！痛哉斯言！痛哉斯言！爲中國世人之透物鏡，爲中國士人之活動大寫真。即影戲。然吾以爲處今之日，處今之時，此等醜態當絶於天壤也。既又聞人羣之言曰，某某入學，某某中舉，某某報捐，發財做官之一片喊聲，猶是囂囂然於社會上。如是如是，上海之濫野鷄！如是如是，北京之滑兔子！如是如是，中國之腐敗士人！嗟夫！吾非好爲此尖酸刻薄之言以罵盡我同胞，實吾國士人荼毒社會之罪有不能爲之恕。《春秋》責備賢者，我同胞盍醒諸！

論素養

《書・金縢》　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二公曰：「我其爲王穆卜。」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公乃自以爲功，爲三壇同墠。【略】

史乃册祝曰：「惟爾元孫某，遘厲虐疾。若爾三王，是有丕子之責于天，以旦代某之身。予仁若考，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乃元孫不若旦多材多藝，不能事鬼神。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用能定爾子孫于下地，四方之民，罔不祗畏。嗚呼！無墜天之降寶命，我先王亦永有依歸。今我即命于元龜，爾之許我，我其以璧與珪，歸俟爾命；爾不許我，我乃屏璧與珪。」【略】公歸，乃納册于金縢之匱中。王翼日乃瘳。

《易・需・彖》　《需》，須也。險在前也，剛健而不陷。其義不困窮矣。

《易・師・彖》　《師》，衆也。「貞」，正也。能以衆正，可以王矣。剛中而應，行險而順，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吉」又何「咎」矣。

《易・訟・象》　天與水違行，《訟》。君子以作事謀始。

《論語・里仁》　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不可以長處樂。仁者安仁，知者利仁。」

子曰：「唯仁者能好人，能惡人。」

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略】

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

子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

《論語・述而》　子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遊於藝。」

《論語・子罕》　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

《論語・憲問》　子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

《論語・陽貨》　子曰：「由也！女聞六言六蔽矣乎？」對曰：「未也。」「居，吾語女。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

《墨子・非命上》　子墨子言曰：「古者王公大人，爲政國家者，皆欲國家之富，人民之衆，刑政之治。然而不得富而得貧，不得衆而得寡，不得治而得亂，則是本失其所欲，得其所惡，是故何也？」子墨子言曰：「執有命者，以祿於民閒者衆。執有命者之言曰：『命富則富，命貧則貧，命衆則衆，命寡則寡，命治則治，命亂則亂，命壽則壽，命夭則夭，雖强勁何益哉？』以上説王公大人，下以駔百姓之從事，故執有命者不仁，故當執有命者之言，不可不明辨。」

然則明辨此之説，將奈何哉？子墨子言曰：「必立儀，言而毋儀，譬猶運鈞之上，而立朝夕者也，是非利害之辨，不可得而明知也，故言必有三表。」何謂三表？子墨子言曰：「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於何本之？上本之於古者聖王之事。於何原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實。於何用之？廢以爲刑政，觀其中國家百姓人民之利，此所謂言有三表也。

《墨子・非命下》　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之君子之爲文學，出言談也，非將勤勞其惟舌，而利其唇呧也，中實將欲其國家邑里萬民刑政者也。今也王公大人之所以蚤朝晏退，聽獄治政，終朝均分，而不敢怠倦者，何也？曰：彼以爲

强必治，不强必亂，强必寧，不强必危，故不敢怠倦。今也卿大夫之所以竭股肱之力，殫其思慮之知，内治官府，外斂關市山林澤梁之利，以實官府而不敢怠倦者，何也？曰：彼以爲强必貴，不强必賤，强必榮，不强必辱，故不敢怠倦。今也農夫之所以蚤出暮入，强乎耕稼樹藝，多聚叔粟，而不敢怠倦者，何也？曰：彼以爲强必富，不强必貧，强必飽，不强必饑，故不敢怠倦。今也婦人之所以夙興夜寐，强乎紡績織紝，多治麻統葛緒，捆布縿，而不敢怠倦者，何也？曰：彼以爲强必富，不强必貧，强必暖，不强必寒，故不敢怠倦。今雖毋在乎王公大人，蕢若信有命而致行之，則必怠乎聽獄治政矣，卿大夫必怠乎治官府矣，農夫必怠乎耕稼樹藝矣，婦人必怠乎紡績織紝矣。王公大人怠乎聽獄治政，卿大夫怠乎治官府，則我以爲天下必亂矣。農夫怠乎耕稼樹藝，婦人怠乎紡績織紝。則我以爲天下衣食之財，將必不足矣。若以爲政乎天下，上以事天鬼，天鬼不使；下以持養百姓，百姓不利，必離散，不可得用也。是以入守則不固，出誅則不勝，故雖昔者三代暴王，桀、紂、幽、厲之所以共抾其國家，傾覆其社稷者此也。」是故子墨子言曰：「今天下之士君子，中實將欲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當若有命者之言，不可不强非也。曰：命者，暴王所作，窮人所術，非仁者之言也。今之爲仁義者，將不可不察而强非者此也。」

《國語・楚語下》 子西曰：「德其忘怨乎！余善之，夫乃其寧。」子高曰：「不然。吾聞之，唯仁者可好也，可惡也，可高也，可下也。好之不偪，惡之不怨，高之不驕，下之不懼。不仁者則不然。人好之則偪，惡之則怨，高之則驕，下之則懼。驕有欲焉，懼有惡焉，欲惡怨偪，所以生詐謀也。」

《左傳・成公九年》 晉侯觀于軍府，見鍾儀，問之曰：「南冠而縶者誰也？」有司對曰：「鄭人所獻楚囚也。」使税之，召而弔之，再拜稽首。問其族，對曰：「泠人也。」公曰：「能樂乎？」對曰：「先父之職官也，敢有二事。」使與之琴，操南音。公曰：「君王何如？」對曰：「非小人之所得知也。」固問之，對曰：「其爲大子也，師保奉之以朝于嬰齊而夕于側也，不知其他。」公語范文子，文子曰：「楚囚，君子也。言稱先職，不背本也；樂操土風，不忘舊也；稱大子，抑無私也；名其二卿，尊君也。不背本，仁也；不忘舊，信也；無私，忠也；尊君，敏也。仁以接事，信以守之，忠以成之，敏以行之，事雖大必濟。君盍歸之，使合晉、楚之成。」公從之，重爲之禮，使歸求成。

《左傳・昭公元年》 晉侯求醫於秦，秦伯使醫和視之，曰：「疾不可爲也，是謂近女室，疾如蠱。非鬼非食，惑以喪志。良臣將死，天命不佑。」公曰：「女不可近乎？」對曰：「節之。先王之樂，所以節百事也，故有五節；杜預注：「五聲之節。」遲速本末以相及，中聲以降。五降之後，不容彈矣。於是有煩乎淫聲，慆堙心耳，乃忘平和，君子弗聽也。物亦如之。至于煩，乃舍也已，無以生疾。君子之近琴瑟，以儀節也，非以慆心也。天有六氣，降生五味，發爲五色，徵爲五聲。淫生六疾。六氣曰陰、陽、風、雨、晦、明也，分爲四時，序爲五節，過則爲菑：陰淫寒疾，陽淫熱疾，風淫末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女，陽物而晦時，淫則生内熱惑蠱之疾。今君不節、不時，能無及此乎？」

《孟子・滕文公下》 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

《孟子・離婁上》 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智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樂之實，樂斯二者，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惡可已，則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

《孟子・告子上》 孟子曰：「人之於身也，兼所愛。兼所愛，則兼所養也。無尺寸之膚不愛焉，則無尺寸之膚不養也。所以考其善不善者，豈有他哉？於己取之而已矣。體有貴賤，有小大。無以小害大，無以賤害貴。養其小者爲小人，養其大者爲大人。今有場師，舍其梧檟，養其樲棘，則爲賤場師焉。養其一指而失其肩背，而不知也，則爲狼疾人也。飲食之人，則人賤之矣，爲其養小以失大也。飲食之人無有失也，則口腹豈適爲尺寸之膚哉？」

《孟子・盡心下》 孟子曰：「言近而指遠者，善言也；守約而施博者，善道也。君子之言也，不下帶而道存焉；君子之守，修其身而天下平。人病舍其田而芸人之田，所求於人者重，而所以自任者輕。」

《莊子・齊物論》 夫道未始有封，言未始有常，爲是而有畛也。請言其畛：有左有右，有倫有義，有分有辯，有競有爭，此之謂八德。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六合之内，聖人論而不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聖人議而不辯。故分也者，有不分也；辯也者，有不辯也。曰：何也？聖人懷之，衆人辯之以相示也。故曰：辯也者，有不見也。

夫大道不稱，大辯不言，大仁不仁，大廉不嗛，大勇不忮。道昭而不道，言辯而不及，仁常而不成，廉清而不信，勇忮而不成。五者圓而幾向方矣！

故知止其所不知，至矣。孰知不言之辯，不道之道？若有能知，此之謂天府。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而不知其所由來，此之謂葆光。

《莊子・德充符》 魯哀公問于仲尼曰：「衛有惡人焉，曰哀駘它。丈夫與之處者，思而不能去也；婦人見之，請于父母曰：『與爲人妻，寧爲夫子妾』者，十數而未止也。未嘗有聞其唱者也，常和人而已矣。無君人之位以濟乎人之死，無聚祿以望人之腹，又以惡駭天下，和而不唱，知不出乎四域，且而雌雄合乎前，是必有異乎人者也。寡人召而觀之，果以惡駭天下。與寡人處，不至以月數，而寡人有意乎其爲人也；不至乎期年，而寡人信之。國無宰，而寡人傳國焉。悶然而後應，氾而若辭。寡人醜乎，卒授之國。無幾何也，去寡人而行。寡人恤焉，若有亡也，若無與樂是國也。是何人者也！」

仲尼曰：「丘也嘗使于楚矣，適見狶子食於其死母者。少焉眴若，皆棄之而走。不見己焉爾，不得其類焉爾。所愛其母者，非愛其形也，愛使其形者也。戰而死者，其人之葬也不以翣資；刖者之屨，無爲愛之。皆無其本矣。爲天子之諸禦：不爪翦，不穿耳；取妻者，止于外，不得復使。形全猶足以爲爾，而況全德之人乎！今哀駘它未言而信，無功而親，使人授己國，唯恐其不受也，是必才全而德不形者也。」

哀公曰：「何謂才全？」

仲尼曰：「死生存亡，窮達貧富，賢與不肖，毀譽饑渴寒暑，是事之變，命之行也。日夜相代乎前，而知不能規乎其始者也。故不足以滑和，不可入於靈府。使之和豫通而不失於兌。使日夜無郤，而與物爲春，是接而生時於心者也。是之謂才全。」

「何謂德不形？」

曰：「平者，水停之盛也。其可以爲法也，內保之而外不蕩也。德者，成和之修也。德不形者，物不能離也。」

哀公異日以告閔子曰：「始也吾以南面而君天下，執民之紀而憂其死，吾自以爲至通矣。今吾聞至人之言，恐吾無其實，輕用吾身而亡其國。吾與孔丘，非君臣也，德友而已矣！」

闉跂支離無脤說衛靈公，靈公說之，而視全人：其脰肩肩。甕盎大癭說齊桓公，桓公說之，而視全人：其脰肩肩。

故德有所長而形有所忘。人不忘其所忘，而忘其所不忘，此謂誠忘。

故聖人有所遊，而知爲孽，約爲膠，德爲接，工爲商。聖人不謀，惡用知？不斲，惡用膠？無喪，惡用德？不貨，惡用商？四者，天鬻也。天鬻者，天食也。既受食於天，又惡用人！有人之形，無人之情。有人之形，故羣於人；無人之情，故是非不得於身。眇乎小哉，所以屬於人也；謷乎大哉，獨成其天。

《莊子・在宥》 黃帝立爲天子十九年，令行天下，聞廣成子在於空同之山，故往見之，曰：「我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至道之精。吾欲取天地之精，以佐五穀，以養民人，吾又欲官陰陽以遂羣生，爲之奈何？」

廣成子曰：「而所欲問者，物之質也；而所欲官者，物之殘也。自而治天下，雲氣不待族而雨，草木不待黃而落，日月之光益以荒矣。而佞人之心翦翦者，又奚足以語至道哉！」

黃帝退，捐天下，築特室，席白茅，閒居三月，復往邀之。

廣成子南首而卧，黃帝順下風，膝行而進，再拜稽首而問曰：「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治身奈何而可以長久？」廣成子蹶然而起，曰：「善哉問乎！來！吾語汝至道。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必靜必清，無勞汝形，無搖汝精，乃可以長生。目無所見，耳無所聞，心無所知，汝神將守形，形乃長生。慎汝內，閉汝外，多知爲敗。我爲汝遂於大明之上矣，至彼至陽之原也；爲汝入於窈冥之門矣，至彼至陰之原也。天地有官，陰陽有藏，慎守汝身，物將自壯。我守其一以處其和，故我脩身千二百歲矣，吾形未常衰。」

黃帝再拜稽首曰：「廣成子之謂天矣！」

廣成子曰：「來！余語汝。彼其物無窮，而人皆以爲有終；彼其物無測，而人皆以爲有極。得吾道者，上爲皇而下爲王；失吾道者，上見光而下爲土。今夫百昌皆生於土而反於土，故余將去汝，入無窮之門，以遊無極之野。吾與日月參光，吾與天地爲常。當我，緡乎！遠我，昏乎！人其盡死，而我獨存乎！」

《莊子・達生》 達生之情者，不務生之所無以爲；達命之情者，不務知之所無奈何。養形必先之以物，物有餘而形不養者，有之矣。有生必先無離形，形不離而生亡者，有之矣。生之來，不能卻，其去，不能止。悲夫！世之人以爲養形足以存生，而養形果不足以存生，則世奚足爲哉！雖不足爲而不可不爲者，其爲不免矣！

夫欲免爲形者，莫如棄世。棄世則無累，無累則正平，正平則與彼更生，更

生則幾矣！事奚足棄，而生奚足遺，棄事則形不勞，遺生則精不虧。夫形全精復，與天爲一。天地者，萬物之父母也。合則成體，散則成始。形精不虧，是謂能移。精而又精，反以相天。

《莊子・山木》 莊子行於山中，見大木枝葉盛茂，伐木者止其旁而不取也。問其故，曰：「無所可用。」莊子曰：「此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

出於山，舍于故人之家。故人喜，命豎子殺雁而烹之。豎子請曰：「其一能鳴，其一不能鳴，請奚殺？」主人曰：「殺不能鳴者。」

明日，弟子問于莊子曰：「昨日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今主人之雁，以不材死。先生將何處？」

莊子笑曰：「周將處乎材與不材之間。材與不材之間，似之而非也，故未免乎累。若夫乘道德而浮游則不然，無譽無訾，一龍一蛇，與時俱化，而無肯專爲。一上一下，以和爲量，浮游乎萬物之祖。物物而不物於物，則胡可得而累邪！此黃帝、神農之法則也。若夫萬物之神，人倫之傳則不然：合則離，成則毀，廉則挫，尊則議，有爲則虧，賢則謀，不肖則欺。胡可得而必乎哉！悲夫，弟子志之，其唯道德之鄉乎！」【略】

陽子之宋，宿於逆旅。逆旅人有妾二人，其一人美，其一人惡，惡者貴而美者賤。陽子問其故，逆旅小子對曰：「其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其惡者自惡，吾不知其惡也。」

陽子曰：「弟子記之！行賢而去自賢之心，安往而不愛哉！」

《莊子・列禦寇》 孔子曰：「凡人心險於山川，難於知天。天猶有春秋冬夏旦暮之期，人者厚貌深情。故有貌愿而益，有長若不肖，有順懷而達，有堅而緩，有緩而釬。故其就義若渴者，其去義若熱。故君子遠使之而觀其忠，近使之而觀其敬，煩使之而觀其能，卒然問焉而觀其知，急與之期而觀其信，委之以財而觀其仁，告之以危而觀其節，醉之以酒而觀其則，雜之以處而觀其色。九徵至，不肖人得矣。」

《管子・心術上》 心之在體，君之位也；九竅之有職，官之分也。心處其道，九竅循理；嗜欲充益，目不見色，耳不聞聲。故曰：上離其道，下失其事。毋代馬走，使盡其力；毋代鳥飛，使弊其羽翼。毋先物動，以觀其則；動則失位，靜乃自得。道不遠而難極也，與人並處而難得也。虛其欲，神將入舍；掃除不潔，神乃留處。人皆欲智而莫索其所以智乎。智乎，智乎，投之海外無自奪。求之者不得處之者。夫正人無求之也，故能虛（無）。虛無無形謂之道，化育萬物謂之德，君臣父子人間之事謂之義，登降揖讓、貴賤有等、親疏之體謂之禮，簡物小未一道，殺僇禁誅謂之法。大道可安而不可説。直人之言，不義不顧，不出於口，不見於色。四海之人，又孰知其則。天曰虛，地曰靜，乃不伐。潔其宮，開其門，去私毋言，神明若存。紛乎其若亂，靜之而自治。强不能徧立，智不能盡謀。物固有形，形固有名，名當，謂之聖人。故必知不言無爲之事，然後知道之紀。殊形異埶，不與萬物異理，故可以爲天下始。

《戰國策・趙策三》 於是平原君欲封魯仲連。魯仲連辭讓者三，終不肯受。平原君乃置酒，酒酣，起前以千金爲魯連壽。魯連笑曰：「所貴於天下之士者，爲人排患、釋難、解紛亂而無所取也。即有所取者，是商賈之人也，仲連不忍爲也。」遂辭平原君而去，終身不復見。

《荀子・儒效》 君子之所謂賢者，非能徧能人之所能之謂也；君子之所謂知者，非能徧知人之所知之謂也；君子之所謂辯者，非能徧辯人之所辯之謂也；君子之所謂察者，非能徧察人之所察之謂也。有所正矣。相高下，視墝肥，序五種，君子不如農人；通財貨，相美惡，辯貴賤，君子不如賈人；設規矩，陳繩墨，便備用，君子不如工人；不邮是非然不然之情，以相薦撙，以相恥怍，君子不若惠施、鄧析。若夫謫德而定次，量能而授官，使賢不肖皆得其位，能不能皆得其官，萬物得其宜，事變得其應，慎、墨不得進其談，惠施、鄧析不敢竄其察，言必當理，事必當務，是然後君子之所長也。

《荀子・天論》 天職既立，天功既成，形具而神生；好惡、喜怒、哀樂臧焉。夫是之謂天情。耳、目、鼻、口、形，能各有接，而不相能也，夫是之謂天官。心居中虛，以治五官，夫是之謂天君。財非其類，以養其類，夫是之謂天養。順其類者謂之福，逆其類者謂之禍，夫是之謂天政。暗其天君，亂其天官，棄其天養，逆其天政，背其天情，以喪天功，夫是之謂大凶。聖人清其天君，正其天官，備其天養，順其天政，養其天情，以全其天功；如是，則知其所爲，知其所不爲矣；則天地官，而萬物役矣。其行曲治，其養曲適，其生不傷，夫是之謂知天。故大巧在所不爲，大智在所不慮。所志於天者，已其見象之可以期者矣；所志於地者，已其見宜之可以息者矣；所志於四時者，已其見數之可以事者矣；所志於陰陽者，已其見知之可以治者矣。官人守天而自爲守道也。

《荀子・禮論》 禮之理誠深矣，「堅白」、「同異」之察，入焉而溺；其理誠大

矣，擅作典制，辟陋之說，入焉而喪；其理誠高矣，暴慢、恣睢、輕俗以爲高之屬，入焉而隊。故繩墨誠陳矣，則不可欺以曲直；衡誠縣矣，則不可欺以輕重；規矩誠設矣，則不可欺以方圓；君子審於禮，則不可欺以詐僞。故繩者，直之至；衡者，平之至；規矩者，方圓之至；禮者，人道之極也。然而不法禮，不足禮，謂之無方之民；法禮，足禮，謂之有方之士。禮之中焉能思索，謂之能慮；禮之中焉，能勿易，謂之能固。能慮能固，加好者焉，斯聖人矣。故天者，高之極也；地者，下之極也；無窮者，廣之極也；聖人者，道之極也。故學者，固學爲聖人也，非特學爲無方之民也。禮者，以財物爲用，以貴賤爲文，以多少爲異，以隆殺爲要。文理繁，情用省，是禮之隆也；文理省，情用繁，是禮之殺也。文理情用相爲内外表裏，并行而雜，是禮之中流也。故君子上致其隆，下至其殺，而中處其中；步驟、馳騁、厲驁，不外是矣，是君子之壇宇、宫廷也。人有是，士君子也；外是，民也；於是其中焉，方皇、周挾，曲得其次序，是聖人也。故厚者，禮之積也；大者，禮之廣也；高者，禮之隆也；明者，禮之盡也。《詩》曰：「禮儀卒度，笑語卒獲。」此之謂也。

《吕氏春秋・盡數》 天生陰陽，寒暑燥溼，四時之化，萬物之變，莫不爲利，莫不爲害。聖人察陰陽之宜，辨萬物之利以便生，故精神安乎形，而年壽得長焉。長也者，非短而續之也，畢其數也，畢數之務，在乎去害。何謂去害？大甘、大酸、大苦、大辛、大鹹，五者充形則生害矣。大喜、大怒、大憂、大恐、大哀，五者接神則生害矣。大寒、大熱、大燥、大溼、大風、大霖、大霧，七者動精則生害矣。故凡養生，莫若知本，知本則疾無由至矣。

精氣之集也，必有入也。集於羽鳥與爲飛揚，集於走獸與爲流行，集於珠玉與爲精朗，集於樹木與爲茂長，集於聖人與爲夐明。精氣之來也，因輕而揚之。因走而行之，因美而良之，因長而養之，因智而明之。

流水不腐，户樞不蝼，動也。形氣亦然，形不動則精不流，精不流則氣鬱，鬱，處頭則爲腫爲風，處耳則爲掏爲聾，處目則爲瞶爲盲，處鼻則爲鼾爲窒，處腹則爲張爲府，處足則爲痿爲蹷。

《吕氏春秋・懷寵》 凡君子之説也，非苟辨也；士之議也，非苟語也。必中理然後説，必當義然後議。故説議而王公大人益好理矣，士民黔首益行義矣。義理之道彰，則暴虐姦詐侵奪之術息也。

劉安《淮南子・精神訓》 夫天地之道，至紘以大，尚猶節其章光，愛其神明，人之耳目曷能久熏勞而不息乎？精神何能久馳騁而不既乎？是故血氣者，人之華也；而五藏者，人之精也。夫血氣能專於五藏而不外越，則胸腹充而嗜欲省矣。胸腹充而嗜欲省，則耳目清、聽視達矣。耳目清、聽視達，謂之明。五藏能屬於心而無乖，則教志勝而行不僻矣。教志勝而行之不僻，則精神盛而氣不散矣。精神盛而氣不散則理，理則均，均則通，通則神，神則以視無不見，以聽無不聞也，以爲無不成也。

劉安《淮南子・主術訓》 遍知萬物而不知人道，不可謂智。遍愛羣生而不愛人類，不可謂仁。仁者，愛其類也；智者，不可惑也。仁者，雖在斷割之中，其所不忍之色可見也。智者，雖煩難之事，其不闇之效可見也。内怨反情，心之所欲，其不加諸人，由近知遠，由己知人，此仁智之所合而行也。小有教而大有存也，小有誅而大有寧也，唯惻隱推而行之，此智者之所獨斷也。故仁智錯，有時合，合者爲正，錯者爲權，其義一也。【略】

凡人之性，莫貴於仁，莫急於智。仁以爲質，智以行之。兩者爲本，而加之以勇力辯慧，捷疾劬録，巧敏遲利，聰明審察，盡衆益也。身材未修，伎藝曲備，而無仁智以爲表幹，而加之以衆美，則益其損。故不仁而有勇力果敢，則狂而操利劍；不智而辯慧懷給，則棄驥而不式。雖有材能，其施之不當，其處之不宜，適足以輔僞飾非。伎藝之衆，不如其寡也。故有野心者不可借便勢，有愚質者不可與利器。魚得水而游焉則樂，塘決水涸，則爲螻蟻所食。有掌修其隄防，補其缺漏，則魚得而利之。

劉安《淮南子・詮言訓》 自信者不可以誹譽遷也，知足者不可以勢利誘也，故通性之情者，不務性之所無以爲；通命之情者，不憂命之所無奈何；通於道者，物莫(不)足滑其調。【略】

天下不可以智爲也，不可以慧識也，不可以事治也，不可以仁附也，不可以强勝也。五者，皆人才也，德不盛，不能成一焉。德立則五無殆，五見則德無位矣。故得道則愚者有餘，失道則智者不足。渡水而無游數，雖强必沉；有游數，雖羸必遂；又況託於舟航之上乎！

韓嬰《韓詩外傳》卷一 哀公問孔子曰：「有智壽乎？」孔子曰：「然。人有三死而非命也者，自取之也。居處不理，飲食不節，佚勞過度者，病共殺之。居下而好干上，嗜慾不厭，求索不止者，刑共殺之。少以敵衆，弱以侮强，忿不量力者，兵共殺之。故有三死而非命者，自取之也。」《詩》云：「人而無儀，不死何爲！」

韓嬰《韓詩外傳》卷四　哀公問取人。孔子曰：「無取健，無取佞，無取口讒。健，驕也。佞，諂也。讒，口誕也。故弓調，然後求勁焉。馬服，然後求良焉。士信慤，然後求知焉。士不信慤而又多知，譬之豺狼與，其難以身近也。《周書》曰：『無爲虎傅翼，將飛入邑也，擇人而食。』夫置不肖之人於位，是爲虎傅翼也。不亦殆乎？」《詩》曰：「匪其止共，惟王之邛。」言其不恭其職事，而病其主也。

董仲舒《春秋繁露・必仁且智》　莫近於仁，莫急於智。不仁而有勇力材能，則狂而操利兵也；不智而辯慧猥給，則迷而乘良馬也。故不仁不智而有材能，將以其材能以輔其邪狂之心，而贊其僻違之行，適足以大其非而甚其惡耳。其强足以覆過，其御足以犯詐，其慧足以惑愚，其辨足以飾非，其堅足以斷辟，其嚴足以拒諫。此非無材能也，其施之不當而處之不義也。有否心者，不可藉便執，其質愚者不與利器。《論》之所謂不知人也者，恐不知別此等也。仁而不智，則愛而不別也；智而不仁，則知而不爲也。故仁者所以愛人類也，智者所以除其害也。

何謂仁？仁者憯怛愛人，謹翕不爭，好惡敦倫，無傷惡之心，無隱忌之志，無嫉妬之氣，無感愁之欲，無險詖之事，無辟違之行。故其心舒，其志平，其氣和，其欲節，其事易，其行道，故能平易和理而無爭也。如此者謂之仁。

何謂之智？先言而後當。凡人欲舍行爲，皆以其智先規而後爲之。其規是者，其所爲得，其所事當，其行遂，其名榮，其身故利而無患，福及子孫，德加萬民，湯武是也。其規非者，其所爲不得，其所事不當，其行不遂，其名辱，害及其身，絶世無復，殘類滅宗亡國是也。故曰莫急於智。智者見禍福遠，其知利害蚤，物動而知其化，事興而知其歸，見始而知其終，言之而無敢譁，立之而不可廢，取之而不可舍，前後不相悖，終始有類，思之而有復，及之而不可厭。其言寡而足，約而喻，簡而達，省而具，少而不可益，多而不可損。其動中倫，其言當務。如是者謂之智。

董仲舒《春秋繁露・五行五事》　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何謂也？夫五事者，人之所受命於天也，而王者所修而治民也。故王者爲民，治則不可以不明，準繩不可以不正。王者貌曰恭，恭者敬也。言曰從，從者可從。視曰明，明者知賢不肖，分明黑白也。聽曰聰，聰者能聞事而審其意也。思曰容，容者言無不容。恭作肅，從作乂，明作哲，聰作謀，容作聖。何謂也？恭作肅，言王者誠能內有恭敬之姿，而天下莫不肅矣。從作乂，言王者言可從，明正從行而天下治矣。明作哲，哲者知也，王者明則賢者進，不肖者退，天下知善而勸之，知惡而恥之矣。聰作謀，謀者謀事也，王者聰則聞事與臣下謀之，故事無失謀矣。容作聖，聖者設也，王者心寬大無不容，則聖能施設，事各得其宜也。

《漢書・司馬遷傳》　修身者，智之府也；愛施者，仁之端也；取予者，義之符也；恥辱者，勇之決也；立名者，行之極也。士有此五者，然後可以托於世，列于君子之林矣。

劉向《說苑・敬愼》　高上尊賢，無以驕人；聰明聖智，無以窮人；資給疾速，無以先人；剛毅勇猛，無以勝人。不知則問，不能則學。雖智必質，然後辯之；雖能必讓，然後爲之。故士雖聰明聖智，自守以愚；功被天下，自守以讓；勇力距世，自守以怯；富有天下，自守以廉。此所謂「高而不危，滿而不溢」者也。

劉向《說苑・談叢》　士不以利移，不爲患改，孝敬忠信之事立，雖死而不悔，智而用私，不如愚而用公。故曰，巧僞不如拙誠，學問不倦，所以治己也，教誨不厭，所以治人也。

鏡以精明，美惡自服；衡平無私，輕重自得；蓬生枲中，不扶自直；白砂入泥，與之皆黑。

君子之言寡而實，小人之言多而虛。君子之學也，入於耳，藏於心，行之以身。君子之治也，始於不足見，終於不可及也。君子慮福弗及，慮禍百之。君子擇人而取，不擇人而與。君子實如虛，有如無。

君子博學，患其不習；既習之，患其不能行之；既能行之，患其不能以讓也。

君子不羞學，不羞問。問訊者知之本，念慮者知之道也。此言貴因人知而加知之，不貴獨自用其知而知之。

揚雄《法言・學行》　或曰：「使我紆朱懷金，其樂可量也。」曰：「紆朱懷金者之樂，不如顏氏子之樂。顏氏子之樂也，內；紆朱懷金者之樂也，外。」或曰：「請問屢空之內。」曰：「顏不孔，雖得天下不足以爲樂。」「然亦有苦乎？」曰：「顏苦孔之卓之至也。」或人瞿然曰：「茲苦也，祇其所以爲樂也與！」

曰：「有教立道，無止仲尼，有學術業，無止顏淵。」或曰：「立道，仲尼不可爲思矣。術業，顏淵不可爲力矣。」曰：「未之思也，孰禦焉？」

揚雄《法言・脩身》　脩身以爲弓，矯思以爲矢，立義以爲的，奠而後發，發必中矣。人之性也善惡混，修其善則爲善人，修其惡則爲惡人。氣也者，所以適善惡之馬也與！

或曰：「孔子之事多矣，不用，則亦勤且憂乎？」曰：「聖人樂天知命。樂天則不勤，知命則不憂。」或問銘。曰：「銘哉銘哉！有意於慎也。聖人之辭可爲也，使人信之，所不可爲也。是以君子彊學而力行，珍其貨而後市，修其身而後交，善其謀而後動，成道也。君子之所慎：言，禮，書。上交不諂，下交不驕，則可以有爲矣。」或曰：「君子自守奚其交？」曰：「天地交，萬物生；人道交，功勳成。」「奚其守？」「好大而不爲大，不大矣；好高而不爲高，不高矣；仰天庭而知天下之居卑也哉！公儀子，董仲舒之才之邵也。使見善不明，用心不剛，儔克爾？」或問仁義禮智信之用。曰：「仁，宅也；義，路也；禮，服也；知，燭也；信，符也。處宅，由路，正服，明燭，執符。君子不動，動斯得矣。」「有意哉？」「孟子曰：『夫有意而不至者有矣，未有無意而至者也。』」或問「治己」。曰：「治己以仲尼。」或曰：「治己以仲尼，仲尼奚寡也？」曰：「率馬以驥，不亦可乎？」

或曰：「田圃田者莠喬喬，思遠人者心忉忉。」曰：「日有光，月有明。三年不目日，視必盲；三年不目月，精必矇。熒魂曠枯，糟莩曠沈。擿埴索塗，冥行而已矣。」或問：「何如斯謂之人？」曰：「取四重，去四輕，則可謂之人。」曰：「何謂四重？」曰：「重言，重行，重貌，重好。言重則有法，行重則有德，貌重則有威，好重則有觀。」敢問「四輕」。曰：「言輕則招憂，行輕則招辜，貌輕則招辱，好輕則招淫；禮多儀。」或曰：「日昃不食肉，肉必乾；日昃不飲酒，酒必酸。賓主百拜而酒三行，不已華乎？」曰：「實無華則野，華無實則賈，華實副則禮。山雌之肥，其意得乎！」或曰：「回之簞瓢，臞如之何？」曰：「明明在上，百官牛羊，亦山雌也。闇闇在上，簞瓢捽茹，亦山雌也。何其臞！千鈞之輕，烏獲力也。簞瓢之樂，顏氏德也。」或問：「犁牛之騂，與玄騂之騂，有以異乎？」曰：「同。」「然則何以不犁也？」曰：「將致孝乎鬼神，不敢以其犁也。如刲羊刺豕，罷賓犒師，惡在犁不犁也？」有德者好問聖人。或曰：「魯人鮮德，奚其好問仲尼也？」曰：「魯未能好問仲尼故也；如好問仲尼，則魯作東周矣。」或問：「人有倚孔子之墻，弦《鄭衛》之聲，誦韓莊之書，則引諸門乎？」曰：「在夷貉，則引之；倚門之墻，則麾之。惜乎衣未成而轉爲裳也。聖人，耳不順乎非，口不肆乎善；賢者耳擇口擇；衆人，無擇焉。」或問「衆人」。曰：「富貴生。賢者曰義，聖人曰神。觀乎賢人，則見衆人；觀乎聖人，則見賢人；觀乎天地，則見聖人。天下有三好：衆人好己從，賢人好己正，聖人好己師。天下有三檢：衆人用家檢，賢人用國檢，聖人用天下檢。天下有三門：由於情欲，入自禽門；由於禮義，入自人門；由於獨智，入自聖門。」或問：「士何如斯可以禔身？」曰：「其爲中也弘深，其爲外也肅括，則可以禔身矣。君子微慎厥德，悔吝不至，何元愾之有？上士之耳訓乎德，下士之耳順乎己。言不慙，行不恥者，孔子憚焉。」

揚雄《法言・問明》 或問：「人何尚？」曰：「尚智。」曰：「多以智殺身者，何其尚？」曰：「昔乎，皋陶以其智爲帝謨，殺身者遠矣；箕子以其智爲武王陳洪範，殺身者遠矣。」

揚雄《法言・淵騫》 或問：「儀、秦學乎鬼谷術，而習乎縱橫言，安中國者各十餘年，是夫？」曰：「詐人也，聖人惡諸。」曰：「孔子讀，而儀、秦行，何如也？」曰：「甚矣！鳳鳴而鷙翰也。」「然則子貢不爲與？」曰：「亂而不解，子貢恥諸；說而不富貴，儀、秦恥諸。」

或曰：「儀、秦其才矣乎？跡不蹈己。」曰：「昔在任人，帝曰難之，亦才矣。才乎才，非吾徒之才也。」

王充《論衡・量知》 《程材》所論，論材能、行操，未言學、知之殊奇也。

夫儒生之所以過文吏者，學問日多，簡練其性，彫琢其材也。故夫學者所以反情治性，盡材成德也。材盡德成，其比於文吏，亦彫琢者，程量多矣。貧人與富人，俱賚錢百，並爲賻禮死哀之家。知之者，知貧人劣能共百，以爲富人饒羨有奇餘也；不知之者，見錢俱百，以爲財貨貧富皆若一也。文吏儒生，（皆）有似於此。皆爲掾（吏）〔史〕，並典一曹，將知之者，知文吏、儒生筆同，而儒生胸中之藏，尚多奇餘；不知之者，以爲皆吏，深淺多少同一量，失實甚矣。地性生草，山性生木。如地種葵韭山樹棗栗，名曰美園茂林，不復與一恒地庸山比矣。文吏、儒生，有似於此。俱有材能，並用筆墨，而儒生奇有先王之道，先王之道，非徒葵韭棗栗之謂也。恒女之手，紡績織經，如或奇能，織錦刺繡，名曰卓殊，不復與恒女科矣。夫儒生與文吏程材，而儒生侈有經傳之學，猶女工織錦繡之奇也。

貧人好濫，而富人守節者，貧人不足而富人饒侈。儒生不爲非，而文吏好爲姦者，文吏少道德，而儒生多仁義也。貧人富人，並爲賓客，受賜於主人，富人不慚而貧人常媿者，富人有以效，貧人無以復也。儒生、文吏，俱以長吏爲主人者也。儒生受長吏之祿，報長吏以道；文吏空胸，無仁義之學，居住食祿，終無以效，所謂「尸位素餐」者也。「素」者，空也，空虛無德，餐人之祿，故曰「素餐」。無道藝之業，不曉政治，默坐朝廷，不能言事，與尸無異，故曰「尸位」。然則文吏，所謂「尸位素餐」者也。居右食嘉見將傾邪，豈能舉記陳言得失乎？一則不能見

是非，二則畏罰不敢直言。

禮曰：「情欲巧。」其能力言者，文醜不好（者），有骨無肉，脂腴不足，犯干將相指，遂取間郤。爲地戰者，不能立功名；貪爵禄者，不能諫於上。文吏貪爵禄，一日居位，輒欲圖利，以當資用，侵漁徇身，不爲將（貪）官顯義，雖見太山之惡，安肯揚舉毛髮之言？事理如此，何用自解於尸位素餐乎？儒生學大義，以道事將，不可則止，有大臣之志，以經勉爲公正之操，敢言者也，位又疏遠。遠而近諫，禮謂之諂，此則郡縣之府庭所以常廓無人者也。

或曰：「文吏筆札之能，而治定簿書，考理煩事，雖無道學，筋力材能盡於朝庭，此亦報上之效驗也。」曰：此有似於貧人負官重責，貧無以償，則身爲官作，責乃畢竟。夫官之作，非屋廡則墻壁也。屋廡則用斧斤，墻壁則用築鍤。荷斤斧，把築鍤，與彼握刀持筆何以殊？苟謂治文書者報上之效驗，此則治屋廡墻壁之人，亦報上也。俱爲官作，刀筆、斧斤、築鍤鈞也。抱布貿絲，交易有亡，各得所願。儒生抱道貿禄，文吏無所抱，何用貿易？農商殊業，所畜之貨，貨不可同，計其精粗，量其多少，其出溢者，名曰富人。富人在世，鄉里願之。夫先王之道，非徒農商之貨也，其爲長吏立功致化，非徒富多出溢之榮也。且儒生之業，豈徒出溢哉？其身簡練，知慮光明，見是非審，尤可奇也。

蒸所與衆山之材榦同也，（代）〔伐〕以爲蒸，燻以火，（煙）〔熛〕熱（究）〔突〕（浹）〔突〕，光色澤潤，煥之於堂，其耀浩廣，火竈之效加也。繡之未刺，錦之未織，恒絲庸帛，何以異哉？加五綵之巧，施針縷之，文章炫耀，黼黻華蟲，山龍日月。學士有文章（之學），猶絲帛之有五色之巧也。本質不能相過，學業積聚，超踰多矣。物實無中核者謂之郁，無刀斧之斷者謂之樸。文吏不學，世之教無核也。郁樸之人，孰與程哉？骨曰切，象曰瑳，玉曰琢，石曰磨，切瑳琢磨，乃成寶器。人之學問，知能成就，猶骨象玉石，切瑳琢磨也，雖欲勿用，賢君其舍諸？孫武、闔廬，世之善用兵者也，知或學其法者，戰必勝。不曉什伯之陣，不知擊刺之術者，彊使之軍，軍覆師敗，無其法也。

穀之始熟曰粟，舂之於臼，簸其秕糠，蒸之於甑，爨之以火，成熟爲飯，乃甘可食。可食而食之，味生肌腴成也。粟未爲米，米未成飯，氣腥未熟，食之傷人。夫人之不學，猶穀未成粟，米未爲飯也。知心亂少，猶食腥穀，氣傷人也。學士簡練於學，成熟於師，身之有益，猶穀成飯，食之生肌腴也。銅錫未採，在衆石之間，工師鑿掘，鑪橐鑄鑠，乃成器。未更鑪橐，名曰積石。積石與彼路畔之瓦，山間之礫，一實也。故夫穀未舂蒸曰粟，銅未鑄鑠曰積石，人未學問曰矇。矇者，竹木之類也。夫竹生於山，木長於林，未知所入。截竹爲筒，破以爲牒，加筆墨之跡，乃成文字，大者爲經，小者爲傳記。斷木爲槧，枡之爲板，力加刮削，乃成奏牘。夫竹木，粗苴之物也，彫琢刻削，乃成爲器用。況人含天地之性，最爲貴者乎！

不入師門，無經傳之教，以郁樸之實，不曉禮義，立之朝庭，植笮樹表之類也，其何益哉？山野草茂，鉤鐮斬刈，乃成道路也。士未入道門，邪惡未除，猶山野草木未斬刈，不成路也。染練布帛，名之曰采，貴吉之服也。無染練之治，名（穀）〔觳〕粗，（穀）〔觳〕粗不吉，喪人服之。人無道學，仕宦朝庭，其不能招致也，猶喪人服粗，不能招吉也。

能斲削柱梁，謂之木匠；能穿鑿穴（堛）〔垜〕，謂之土匠；能彫琢文書，謂之史匠。夫文吏之學，學治文書也，當與木土之匠同科，安得程於儒生哉？御史之遇文書，不失分銖；有司之陳籩豆，不誤行伍。其巧習者，亦先學之，人不貴者也，小賤之能，非尊大之職也。無經藝之本，有筆墨之末，大道未足，而小伎過多，雖曰吾多學問，御史之知，有司之惠也。飯黍梁者饜，餐糟糠者飽，雖俱曰食，爲腴不同。儒生文吏，學俱稱習，其於朝庭，有益不鈞。

鄭子皮使尹何爲政，子産比於未能操刀使之割也。子路使子羔爲費宰，孔子曰：「賊夫人之子。」皆以未學，不見大道也。醫無方術，云：「吾能治病。」問之曰：「何用治病？」曰：「用心意。」病者必不信也。吏無經學，曰：「吾能治民。」問之曰：「何用治民？」曰：「以材能。」是醫無方術，以心意治病也，百姓安肯信嚮，而人君任用使之乎？手中無錢，之市（使）〔決〕〔貨〕，貨主問曰：「錢何在？」對曰：「無錢。」貨主必不與也。夫胸中（不）〔無〕學，猶手中無錢也，欲人君任使之，百姓信嚮之，奈何也？

荀悦《中鑒・雜言下》 曰：才之實也，行可爲，才不可也。曰：古之所以謂才也本，今之所謂才也末也。然則以行之貴也，無失其才而才有失。先民有言：適楚而北轅者，曰：吾馬良用多御善，此三者益侈，其去楚亦遠矣。遵路而騁，應方而動，君子有行，行必至矣。

或問聖人所以爲貴者，才乎？曰：合而用之，以才爲貴；分而行之，以行爲貴。舜禹之才而不爲邪，甚於口矣。舜禹之仁，雖亡其才，不失爲良人哉！【略】君子所惡乎異者三：好生事也，好生奇也，好變常也。好生事則多端而動

衆，好生奇則離道而惑俗，好變常則輕法而亂度。故名不貴苟傳，行不貴苟難。權爲茂矣，其幾不若經；辯爲美矣，其理不若絀；文爲顯矣，其中不若樸；博爲盛矣，其正不若約。莫不爲道，知道之體，大之至也；莫不爲妙，知神之幾，妙之至也。莫不爲正，〔知〕和之口，正之至也。故君子必存乎三至，弗至，斯有守無詩焉。【略】

或曰：辭達而已矣，聖人以文其奧也有五：曰元，曰妙，曰包，曰要，曰文。幽深謂之元，理微謂之妙，數博謂之包，辭約謂之要，章成謂之文。聖人之文，成此五者，故曰不得已。

君子樂天知命故不憂，審物明辨故不惑，定心致公故不懼。若乃所憂懼則有之，憂己不能成天性也。懼己惑之，憂不能免，天命無惑焉。

徐幹《中論・藝紀》 藝之興也，其由民心之有智乎？造藝者將以有理乎？民生而心知物，知物而欲作，欲作而事繁，事繁而莫之能理也。故聖人因智以造藝，因藝以立事，二者近在乎身而遠在乎物。藝者，所以旌智飾能，統事御羣也，聖人之所不能已也。藝者，所以事成德者也，德者，以道率身者也。藝者，德之枝葉也；德者，人之根幹也。斯二物者，不偏行，不獨立。木無枝葉，則不能豐其根幹，故謂之瘣；人無藝，則不能成其德，故謂之野。若欲爲夫君子必兼之乎？先王之欲人之爲君子也，故立保氏掌教六藝：一曰五禮，二曰六樂，三曰五射，四曰五御，五曰六書，六曰九數。教六儀：一曰祭祀之容，二曰賓客之容，三曰朝廷之容，四曰喪紀之容，五曰軍旅之容，六曰車馬之容。大胥掌學士之版：春入學舍，采合萬舞；秋班學，合聲諷誦，講習不解於時。故《詩》曰：「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且有儀。」美育羣材，其猶人之於藝乎？既脩其質，且加其文。文質著，然後體全；體全，然後可登乎清廟，而可羞乎王公。故君子非仁不立，非義不行，非藝不治，非容不莊。四者無愆，而聖賢之器就矣。《易》曰：「富有之謂大業。」其斯之謂歟？君子者，表裏稱而本末度者也。故言貌稱乎心志，藝能度乎德行，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純粹內實，光輝外著。孔子曰：「君子恥有其服而無其容，恥有其容而無其辭，恥有其辭而無其行。」故寶玉之山，土木必潤；盛德之士，文藝必衆。昔在周公，嘗猶豫於斯矣。孔子稱：「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存乎六藝者，著其未節也。」謂夫陳籩豆、置尊俎、執羽籥、擊鐘磬、升降趨翔，屈伸俯仰之數也，非禮樂之本也。禮樂之本也者，其德音乎？《詩》云：「我有嘉賓，德音孔昭。視民不佻，君子是則是效。我有旨酒，嘉賓式宴以敖。」此禮樂之所貴也。故恭恪廉讓，藝之情也；中和平直，藝之實也；齊敏不匱，藝之華也；威儀孔時，藝之飾也。通乎羣藝之情實者，可與論道；識乎羣藝之華飾者，可與講事。事者，有司之職也；道者，君子之業也。先王之賤藝者，蓋賤有司也；君子兼之，則貴也。故孔子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藝者，心之使也，仁之聲也，義之象也。故禮以考敬，樂以敦愛，射以平志，御以和心，書以綴事，數以理煩。敬考則民不慢，愛敦則羣生悅，志平則怨尤亡，心和則離德睦，事綴則法戒明，煩理則物不悖。六者雖殊，其致一也。其道則君子專之，其事則有司共之。此藝之大體也。

徐幹《中論・智行》 或問曰：士或明哲窮理，或志行純篤，二者不可兼，聖人將何取？對曰：其明哲乎？夫明哲之爲用也，乃能殷民阜利，使萬物無不盡其極者也。聖人之可及，非徒空行也，智也。伏羲作八卦，文王增其辭，斯皆窮神知化，豈徒特行善而已乎？《易・離》象稱：「大人以繼明照於四方。」且大人、聖人也，其餘象皆稱君子。蓋君子，通於賢者也。聰明惟聖人能盡之，大才通人有而不能盡也。《書》美唐堯，欽明爲先，驩兜之舉共工，四嶽之薦鯀，堯知其行衆，尚未知信也；若非堯，則裔土多凶族，兆民長愁苦矣。明哲之功也如是。子將何從？或曰：俱謂賢者耳，何乃以聖人論之？對曰賢者亦然。人之行，莫大於孝，莫顯於清。曾參之孝，有虞不能易；原憲之清，伯夷不能間。然不得與游、夏列在四行之科，以其才不如也。仲尼問子貢曰：「汝與回也孰愈？」對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子貢之行不若顏淵遠矣，然而不服其行，服其聞一知十。由此觀之，盛才所以服人也。仲尼亦奇顏淵之有盛才也，故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說。」顏淵達於聖人之情，故無窮難之辭。是以能獨獲亹亹之譽，爲七十子之冠。曾參雖質孝，原憲雖體清，仲尼未甚嘆也。或曰：苟有才智而行不善，則可取乎？對曰：何子之難喻也？水能勝火，豈一升之水，灌一林之火哉？柴也愚，何嘗自投於井？夫君子，仁以博愛，義以除惡，信以立情，禮以自節，聰以自察，明以觀色，謀以行權，智以辨物，豈可無一哉？謂夫多少之間耳。且管仲背君事讎，奢而失禮，使桓公有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之功。仲尼稱之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召忽伏節死難，人臣之美義也。仲尼比爲匹夫匹婦之爲，諒矣！是故聖人貴才智之特能立功立事益於世矣；如愆過多，才智少，作亂有餘而立功不足，仲尼所以避陽貨，而誅少正卯也。何謂可取乎？漢高祖數賴張子房權謀以建帝業，西皓雖

美行而何益？夫倒懸，此固不可同日而論矣。或曰：然則仲尼曰：「未知，焉得仁？」乃高仁耶？何謂也？對曰：仁固大也。然則仲尼此亦有所激然，非專小智之謂也。若有人相語曰：「彼尚無有一智也，安得乃知爲仁乎？」昔武王崩，成王幼，周公居攝，管蔡啓殷畔亂，周公誅之。成王不達，周公恐之。天乃雷電風雨以彰周公之德。然後成王寤。成王非不仁厚於骨肉也，徒以不聰叡之故，助畔亂之人，幾喪周公之功而墜文武之業。召公見周公之既反政，而猶不知，疑其貪位。周公爲之作《君奭》，然後悅。夫以召公懷聖之資，而猶若此乎？末業之士，苟失一行，而智略褊短，亦可懼矣！仲尼曰：「可與立，未可與權。」孟軻曰：「子莫執中。執中無權，猶執一也。」仲尼、孟軻，可謂達於權智之實者也。殷有三仁：微子介於石，不終日；箕子內難，而能正其志；比干諫而剖心。君子以微子爲上，箕子次之，比干爲下。故《春秋》大夫見殺皆譏其不能以智自免也。且徐偃王知脩仁義，而不知用武，終以亡國；魯隱公懷讓心，而不知佞僞，終以致殺；宋襄公守節，而不知權，終以見執；晉伯宗好直，而不知時變，終以隕身；叔孫豹好善，而不知擇人，終以凶餓：此皆蹈善而少智之謂也。故《大雅》貴「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夫明哲之士者，威而不懾，困而能通，決嫌定疑，辨物居方。穰禍於忽杪，求福於未萌。見變事，則達其機；得經事，則循其常。巧言不能推，令色不能移，動作可觀，則出辭爲師表。比諸志行之士，不亦謬乎？

徐幹《中論・貴言》 君子必貴其言，貴其言則尊其身，尊其身則重其道，重其道所以立其教。言費則身賤，身賤則道輕，道輕則教廢。故君子非其人則弗與之言，若與之言，必以其方：農夫則以稼穡，百工則以技巧，商賈則以貴賤，府史則以官守，大夫及士則以法制，儒生則以學業。故《易》曰：「艮其輔，言有序。」不失事中之謂也。

是以君子將與人語大本之源，而談性義之極者，必先度其心志，本其器量，視其銳氣，察其墮衰。然後唱焉以觀其和，導焉以觀其隨，隨和之微，發乎音聲，形乎視聽，著乎顏色，動乎身體。然後可以發□而步遠，功察而治微。於是乎闓張以致之，因來以進之，審諭以明之，雜稱以廣之，立準以正之，疏煩以理之，疾而勿迫，徐而勿失，雜而勿結，放而勿逸，欲其自得之也。故大禹善治水，而君子善導人；導人必因其性，治水必因其勢，是以功無敗而言無棄也。

佚名《太平經》己部之十二《事師如事父言當成法訣第一百五十五》 「吾聞子智過其父，弟子智過其師，臣智過其君，則名爲下賢智過於其上，以爲不宜。」「今子言是也，又非也。今下智過於上者，乃謂不當。使下智爲巧僞之法，其智過其上，則還欺其上。子欲樂知其效，比若教學，巧家弟子智過其師，則還害其師矣。夫爲人下，習知猾僞姦道，則下共還熒惑，欺其上矣。是故古者大聖賢不敢妄授教猾巧僞文道也，常深念其本而斷其末，不使愚人知之。故以猾智知國，國之大賊也。故古者聖人，常務授其真道，不授浮華僞相巧弄之法也。知其爲害大深，故常閉其兇學，而務開其吉路，使民常自謹，不知爲非。子欲重知其信，是故上三皇乃師事臣如父也。時臣各懷真道要德，無巧僞文猾人。故其時臣智悉過其君，能爲帝王師，其教若父，故師父事之，是則道德過其君之則也。故能使其君安坐垂拱而無憂。」

劉劭《人物志・九徵》 蓋人物之本，出乎情性。情性之理，甚微而玄，非聖人之察，其孰能究之哉？凡有血氣者，莫不含元一以爲質，稟陰陽以立性，體五行而著形。苟有形質，猶可即而求之。【略】

聰明者，陰陽之精。陰陽清和，則中叡外明。聖人淳耀，能兼二美。知微知章，自非聖人莫能兩遂。故明白之士，達動之機，而暗於玄慮。玄慮之人，識靜之原，而困於速捷。猶火日外照，不能內見。金水內曉，不能外光。二者之義，蓋陰陽之別也。

若量其材質，稽諸五物。五物之微，亦各著於厥體矣。其在體也，木骨、金筋、火氣、土肌、水血，五物之象也。五物之實，各有所濟。【略】

温直而擾毅，木之德也。剛塞而弘毅，金之德也。願恭而理敬，水之德也。寬栗而柔立，土之德也。簡暢而明砭，火之德也。雖體變無窮，猶依乎五質。【略】

物生有形，形有神精。能知精神，則窮理盡性。性之所盡，九質之徵也。然則平陂之質在於神；明暗之實在於精；勇怯之勢在於筋；彊弱之植在於骨；躁靜之決在於氣；慘懌之情在於色；衰正之形在於儀；態度之動在於容，緩急之狀在於言。其爲人也，質素平澹，中叡外朗，筋勁植固，聲清色懌，儀正容直，則九徵皆至，則純粹之德也。九徵有違，則偏雜之材也。三度不同，其德異稱。故偏至之材，以材自名。兼材之人，以德爲目。兼德之人，更爲美號。是故兼德而至，謂之中庸。中庸也者，聖人之目也。具體而微，謂之德行。德行也者，大雅之稱也。一至謂之偏材。偏材，小雅之質也。一徵謂之依似。依似，亂德之類也。一至一違，謂之間雜。間雜，無恆之人也。無恆，依似，皆風人末流。

劉劭《人物志・體別》 夫拘抗違中，故善有所章，而理有所失。是故厲直剛毅，材在矯正，失在激訐。柔順安恕，每在寬容，失在少決。雄悍傑健，任在膽烈，失在多忌。精良畏慎，善在恭謹，失在多疑。彊楷堅勁，用在楨幹，失在專固。論辨理繹，能在釋結，失在流宕。普博周給，弘在覆裕，失在溷濁。清介廉潔，節在儉固，失在拘扃。休動磊落，業在攀躋，失在疏越。沉靜機密，精在玄微，失在遲緩。樸露徑盡，質在中誠，失在不微。多智韜情，權在譎略，失在依違。

夫學，所以成材也。恕，所以推情也。偏材之性不可移轉矣。

劉劭《人物志・八觀》 八觀者：一曰觀其奪救，以明間雜；二曰觀其感變，以審常度；三曰觀其志質，以知其名；四曰觀其所由，以辨依似；五曰觀其愛敬，以知通塞；六曰觀其情機，以辨恕惑；七曰觀其所短，以知所長；八曰觀其聰明，以知所達。

何謂觀其奪救，以明間雜？夫質有至，有違，若至勝違，則惡情奪正，若然而不然。故仁出於慈，有慈而不仁者。仁必有恤，有仁而不恤者。厲必有剛，有厲而不剛者。若夫見可憐則流涕，將分與則怯嗇，是慈而不仁者。覩危急則惻隱，將赴救則畏患，是仁而不恤者。處虛義則色厲，顧利慾則內荏，是厲而不剛者。然則慈而不仁者，則怯奪之也。仁而不恤者，則懼奪之也。厲而不剛者，則慾奪之也。故曰，慈不能勝怯，無必其能仁也。仁不能勝懼，無必其能恤也。厲不能勝慾，無必其能剛也。是故不仁之質勝，則使力爲害器。貪悖之性勝，則彊猛爲禍梯。亦有善情救惡，不至爲害。愛惠分篤，雖傲狎不離，助善著明，雖疾惡，無害也。救濟過厚，雖取人，不貪也。是故觀其奪救，而明間雜之情，可得知也。

何謂觀其感變以審常度？夫人厚貌深情，將欲求之，必觀其辭旨，察其應贊。夫觀其辭旨，猶聽音之善醜；察其應贊，猶視智之能否也。故觀辭察應，足以互相別識。然則論顯揚正，白也。不善言應，玄也。經緯玄白，通也。移易無正，雜也。先識未然，聖也。追思玄事，叡也。見事過人，明也。以明爲晦，智也。微忽必識，妙也。美妙不昧，疏也。測之益深，實也。假合炫耀，虛也。自見其美，不足也。不伐其能，有餘也。故曰，凡事不度，必有其故。憂患之色，乏而且荒。疾疢之色，亂而垢雜。喜色愉然以懌。慍色厲然以揚。妬惑之色，冒昧無常。及其動作，蓋並言辭。是故其言甚懌而精色不從者，中有違也。其言有違，而精色可信者，辭不敏也。言未發而怒色先見者，意憤溢也。言將發而怒氣送之者，彊所不然也。凡此之類，徵見於外，不可奄違。雖欲違之，精色不從。

感愕以明，雖變可知。是故觀其感變而常度之情可知。

何謂觀其至質，以知其名？凡偏材之性，二至以上，則至質相發，而令名生矣。是故骨直氣清，則休名生焉。氣清力勁，則烈名生焉。勁智精理，則能名生焉。智直彊慤，則任名生焉。集于端質，則令德濟焉。加之學，則文理灼焉。是故觀其所至之多少，而異名之所生可知也。

何謂觀其所由，以辨依似？夫純訐性違，不能公正。依訐似直，以訐訐善。純宕似流，不能通道。依宕似通，行傲過節。故曰，直者亦訐，訐者亦訐，其訐則同，其所以爲訐則異。通者亦宕，宕者亦宕，其宕則同，其所以爲宕則異。然則何以別之？直而能温者，德也。直而好訐者，偏也。訐而不直者，依也。道而能節者，通也。通而時過者，偏也。宕而不節者，依也。偏之與依，志同質違，所謂似是而非也。是故輕諾，似烈而寡信。多易，似能而無效。進銳，似精而去速。訶者，似察而事煩。訐施，似惠而無成。面從，似忠而退違。此似是而非者也。亦有似非而是者。大權，似姦而有功，大智，似愚而內明。博愛，似虛而實厚。正言，似訐而情忠。夫察似明非，御情之反，有似理訟，其實難別也。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得其實。故聽言信貌，或失其真。詭情御反，或失其賢。賢否之察，實在所依。是故觀其所依，而似類之質可知也。

何謂觀其愛敬，以知通塞？蓋人道之極，莫過愛敬。是故《孝經》以愛爲至德，以敬爲要道。《易》以感爲德，以謙爲道。老子以無爲德，以虛爲道。《禮》以敬爲本。《樂》以愛爲主。然則人情之質，有愛敬之誠，則與道德同體，動獲人心，而道無不通也。然愛不可少於敬；少於敬，則廉節者歸之，而衆人不與。愛多於敬，則雖廉節者不悅，而愛接者死之。何則？敬之爲道也，嚴而相離，其勢難久。愛之爲道也，情親意厚，深而感物。是故觀其愛敬之誠，而通塞之理可得而知也。

何謂觀其情機，以辨恕惑？夫人之情有六機，杼其所欲，則喜；不杼其所能，則怨；以自伐歷之，則惡；以謙損下之，則悅；犯其所乏，則媚；以惡犯媚，則妬。此人性之六機也。夫人情莫不欲遂其志。故烈士樂奮力之功，善士樂督政之訓，能士樂治亂之事，術士樂計策之謀，辨士樂陵訊之亂，貪者樂貨財之積，幸者樂權勢之尤，苟贊其志，則莫不欣然。是所謂杼其所欲，則喜也。若不杼其所能，則不獲其志。不獲其志，則戚。是故功力不建，則烈士奮。德行不訓，則正人哀。政亂不治，則能者歎。敵能未弭，則術人思。貨財不積，則貪者憂。權

勢不尤，則幸者悲。是所謂不枅其能，則怨也。人情莫不欲處前，故惡人之自伐。自伐，皆欲勝之類也。是故自伐其善，則莫不惡也。是所謂自伐歷之，則惡也。人情皆欲求勝。故悅人之謙。謙所以下之，下有推與之意，是故人無賢愚，接之以謙，則無不色懌。是所謂以謙下之，則悅也。人情皆欲掩其所短，見其所長。是故人駮其所短，似若物冒之。是所謂駮其所乏，則媚也。人情陵上者也。陵犯其所惡，雖見憎，未害也。若以長駮短，是所謂以惡犯媚，則妬惡生矣。凡此六機，其歸皆欲處上。是以君子接物，犯而不校。不校，則無不敬下，所以避其害也。小人則不然。既不見機，而欲人之順己，以佯愛敬爲見異，以偶邀會爲輕，苟犯其機，則深以爲怨。是故觀其情機，而賢鄙之志可得而知也。

何謂觀其所短，以知所長？夫偏材之人，皆有所短。故直之失也，訐；剛之失也，厲；和之失也，愞；介之失也，拘。夫直者不訐，無以成其直；既悅其直，不可非其訐；訐也者，直之徵也。剛者不厲，無以濟其剛；既悅其剛，不可非其厲；厲也者，剛之徵也。和者不愞，無以保其和；既悅其和，不可非其愞；愞也者，和之徵也。介者不拘，無以守其介；既悅其介，不可非其拘；拘也者，介之徵也。然有短者，未必能長也。有長者，必以短爲徵。是故觀其徵之所短，而其材之所長可知也。

何謂觀其聰明，以知所達？夫仁者，德之基也。義者，德之節也。禮者，德之文也。信者，德之固也。智者，德之帥也。夫智出於明。明之於人，猶晝之待白日，夜之待燭火。其明益盛者，所見及遠。及遠之明難，是故守業勤學，未必及材。材藝精巧，未必及理。理義辨給，未必及智。智能經事，未必及道。道思玄遠，然後乃周。是謂學不及材，材不及理，理不及智，智不及道。道也者，回復變通。是故別而論之，各自獨行，則仁爲勝；合而俱用，則明爲將。故以明將仁，則無不懷；以明將義，則無不勝；以明將理，則無不通。然則苟無聰明，無以能遂。故好聲而實，不克則恢。好辯而理，不至則煩。好法而思，不深則刻。好術而計，不足則僞。是故鈞材而好學，明者爲師。比力而爭，智者爲雄。等德而齊，達者稱聖。聖之爲稱，明智之極明也。是以觀其聰明，而所達之材可知也。

劉勰《劉子・文武第二十八》 規者所以法圓，裁局則乖；矩者所以象方，製鏡必背；輪者所以輾地，入水則溺；舟者所以涉川，施陸必躓。何者？方圓殊形，舟車異用也。雖形殊而用異，而適用則均者。盛暑炎蒸，必藉涼風；寒交冰結，必處温室。夏不御氅，非憎惡之，炎有餘也；冬不卧簟，非怨讎之，涼自足也。不以春日遲遲，而毀羔裼，秋露灑葉，而剔笋席。白羽相望，霜刃競接，則文不及武；干戈既韜，禮樂聿修，則武不及文。不可以九畿慴然而棄武，四郊多壘而擯文；士用各有時，未可偏無也。

五行殊性，俱爲人用；文武異材，並爲大益。猶救火者，或提盆榼，或挈瓶盂，其器方圓，形體雖反，名質相乖，至於盛水滅火，功亦齊焉。繳者身仰，釣者身俯，俯仰別狀，取利同焉。織者漸進，耕者漸退，進退異勢，成務等焉。墨子救宋，重趼而行；干木在魏，身不下堂；行止異跡，存國一焉。文以讚治，武以凌敵，趨舍殊律，爲績平焉。

秦之季葉，土崩瓦解，漢祖躬提三尺之劍，爲黔首請命，跋涉山川，蒙犯矢石，出百死以續一生，而争天下之利，奮武厲誠，以決一旦之命。當斯之時，冠章甫，衣縫掖，未若戴金貂，而擐犀甲也。嬴項既滅，海内大定，以武創業，以文止戈，徵鄒魯諸生，而制禮儀，修六代之樂，朝萬國於咸陽。當此之時，修文者榮顯，習武者慙忸，一世之間，而文武遽爲雄雌。以此言之：治亂異時，隨務用才也。

今代之人，爲武者則非文，爲文者則嗤武，各執其所長，而相是非，猶以宫笑角，以白非黑，非適才之情，得實之論也。

顔之推《顔氏家訓・名實》 名之與實，猶形之與影也。德藝周厚，則名必善焉；容色姝麗，則影必美焉。今不脩身而求令名於世者，猶貌甚惡而責妍影於鏡也。上士忘名，中士立名，下士竊名。忘名者，體道合德，享鬼神之福祐，非所以求名也；立名者，脩身慎行，懼榮觀之不顯，非所以讓名也；竊名者，厚貌深姦，干浮華之虚稱，非所以得名也。

人足所履，不過數寸，然而咫尺之途，必顛蹙於崖岸，拱把之梁，每沈溺於川谷者，何哉？爲其旁無餘地故也。君子之立己，抑亦如之。至誠之言，人未能信，至潔之行，物或致疑，皆由言行聲名，無餘地也。吾每爲人所毀，常以此自責。若能開方軌之路，廣造舟之航，則仲由之言信，重於登壇之盟，趙熹之降城，賢於折衝之將矣。

吾見世人，清名登而金貝入，信譽顯而然諾虧，不知後之矛戟，毀前之干櫓也。虞子賤云：「誠於此者形於彼。」人之虚實真僞在乎心，無不見乎迹，但察之未熟耳。一爲察之所鑒，巧僞不如拙誠，承之以羞大矣。伯石讓卿，王莽辭政，

當於爾時，自以巧密；後人書之，留傳萬代，可爲骨寒毛豎也。近有大貴，以孝著聲，前後居喪，哀毀踰制，亦足以高於人矣。而嘗於苫塊之中，以巴豆塗臉，遂使成瘡，表哭泣之過。左右童豎，不能掩之，益使外人謂其居處飲食，皆爲不信。以一僞喪百誠者，乃貪名不已故也。【略】

治點子弟文章，以爲聲價，大弊事也。一則不可常繼，終露其情；二則學者有憑，益不精勵。【略】

或問曰：「夫神滅形消，遺聲餘價，亦猶蟬殼虵皮，獸迒鳥迹耳，何預於死者，而聖人以爲名教乎？」對曰：「勸也，勸其立名，則獲其實。且勸一伯夷，而千萬人立清風矣；勸一季札，而千萬人立仁風矣；勸一柳下惠，而千萬人立貞風矣；勸一史魚，而千萬人立直風矣。故聖人欲其魚鱗鳳翼，雜沓參差，不絶於世，豈不弘哉？四海悠悠，皆慕名者，蓋因其情而致其善耳。抑又論之，祖考之嘉名美譽，亦子孫之冕服墻宇也，自古及今，獲其庇蔭者亦衆矣。夫修善立名者，亦猶築室樹果，生則獲其利，死則遺其澤。世之汲汲者，不達此意，若其與魂爽俱昇，松柏偕茂者，惑矣哉！」

杜佑《通典》卷一七《取士先德行而後才藝疏》 國家以禮部爲考秀之門，考文章於甲乙，故天下響應，驅馳於才藝，不務於德行。夫德行者，可以化人成俗。才藝者，可以約法立名。致有朝登科甲而夕陷刑辟，制法守度使之然也。陛下焉得不改而張之。至如日誦萬言，何關理體，文成七步，未足化人。昔子張學干禄，仲尼曰：「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矣。」又曰：「行有餘力，則以學文。」今舍其本，而循其末。況古之作文，必諧風雅，今之未學，不近典謨，勞心於草木之間，極筆於烟雲之際，以此成俗，斯大謬也。昔之采詩，以觀風俗，咏《卷耳》則忠臣喜，誦《蓼莪》而孝子悲，温良敦厚，《詩》教也，豈主於淫文哉？夫人之愛名，如水之就下，上有所好，下必甚焉。陛下若以德行爲先，才藝爲末，必敦德勵行，以佇甲科，豐舒俊才，没而不齒，陳寔長者，拔而用之，則多士雷奔，四方風動。風動於下，聖理於上，豈有不變者歟。

《全唐文》卷五三五李觀《述行》 噫！聖人之所能，而賢人所難，曰德。德不愧，則修立之事著矣。觀每究聖人旨，顯而微，隱而著，義讓以表其外，德行以明其内，恩信以昭其賢，寬惠以廣其物，剛毅以將其志，温柔以制其勇。去義讓則父子之道乖，捨德行則君臣之志缺，廢恩信則朋友之道墜，亡寬惠則刑法之政弊，用剛毅則勇果之心遂，斥温柔則和弱之旨怠。六者聖人之尊，賢人之難也。所以堯舜而治，丹病而廢。禹、湯得堯、舜之道，桀、紂無禹、湯之化，是則德行義讓，恩信剛柔，偕隨時而晦明也。吁！以偶爲己任，以利爲己友，夫如是，雖冠帶儼然，事虚美於寰宇下，具年足之一氣爾，烏異沐猴而冠者耶。德行可置乎哉？

李翺《李文公集》卷一七《行己箴》 人之愛我，我度于義，義則爲朋，否則爲利。人之惡我，我思其由，過寧不改，否又何仇。仇實生怨，利實害德，我如不思，乃陷于惑。内省不足，愧形于顔，中心無他，曷長多言。唯咎在躬，若市于戮，慢謔自它，匪汝之辱。昔者君子，惟禮是待，自小及大，曷莫從斯。苟遠于此，其何不爲。事之在人，昧者亦知。遷焉及己，則莫之思。造次不戒，禍焉可期。書之在側，以爲我師。

杜牧《樊川文集》卷一〇《注孫子序》 兵者，刑也，刑者政事也，爲夫子之徒，實仲由冉有之事也。今者據案聽訟，械繫罪人，笞死于市者，吏之所爲也。驅兵數萬，擲其城郭，係纍其妻子，斬其罪人，亦吏之所爲也。木索兵刃，無異意也；笞之與斬，無異刑也。小而易制，用力少者，木索笞也；大而難制，用力多者，兵刃斬也。俱期於除去惡民，安活善人。爲國家者，使教化通流，無敢輒有不由我而自恣者。其取吏無他術也，無異道也，俱止於仁義忠信、智勇嚴明也。苟得其道一二者，可以使之爲小吏；盡得其道者，可以使之爲大吏。故用力少者，其吏易得也，功易見也；用力多者，其吏難得也，功難就也。止此而已，無他術也，無異道也。自三代已降，皆由斯也。

子貢訟夫子之德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遠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近者。」季孫問冉有曰：「子於戰學之乎，性達之也？」對曰「學之」。季孫曰：「事孔子，惡乎學？」冉有曰：「即學之於孔子者，大聖兼該，文武并用，適聞其戰法，猶未之詳也。」復不知自何代何人分爲二道，曰文，曰武，離而俱行。因使搢紳之士，不敢言兵，或恥言之，苟有言者，世以爲粗暴異人，人不比數。嗚呼！亡失根本，斯最爲甚。

周公相成王，制禮作樂，尊大儒術，有淮夷叛則出征之。夫子相魯公，會于夾谷，曰有文事者，必有武備，叱辱齊侯，服不敢動。是二大聖人，豈不知兵乎？周有齊太公，秦有王翦，兩漢有韓信、趙充國、耿弇、虞詡、段熲，魏有司馬懿，吴有周瑜，蜀有諸葛武侯，晉有羊祜、杜公元凱，梁有韋叡，元魏有崔浩，周有韋孝寬，隋有楊素，國朝李靖、李勣、裴行儉、郭元振。如此人者，當其一時，其所出計畫，皆考古校今，奇秘長遠，策先定於内，功後成於外。彼壯健輕死善擊刺者，供

其呼召指使耳，豈可知其由來哉。

某幼讀禮，至于「四郊多壘，卿大夫辱也」，謂其書真不虛説。年十六時，見盜起園二三千里，系戮將相，族誅刺史及其官屬，屍塞城郭，山東崩壞，殷殷焉聲震朝廷。當其時，使將兵行誅者，則必壯健善擊刺者，卿大夫行列進退，一如常時，笑歌嬉游，輒不爲辱。非當辱不辱，以爲山東亂事，非我輩所宜當知。某自此謂幼所讀禮，真妄人之言，不足取信，不足爲教。

及年二十，始讀《尚書》、《毛詩》、《左傳》、《國語》、十三代史書，見其樹立其國，滅亡其國，未始不由兵也。主兵者聖賢材能多聞博識之士，則必樹立其國也；壯健擊刺不學之徒，則必敗亡其國也。然後信知爲國家者，兵最爲大，非賢卿大夫，不可堪任其事，苟有敗滅，真卿大夫之辱，信不虛也。因求自古以兵著書列於後世可以教於後生者，凡十數家，且百萬言。其孫武所著十三篇，自武死後凡千歲，將兵者有成者，有敗者，勘其事迹，皆與武所著書一一相抵當，猶印圈模刻，一不差跌。武之所論，大約用仁義，使機權也。

武所著書，凡數十萬言，曹魏武帝削其繁剩，筆其精切，凡十三篇，成爲一編。曹自爲序，因注解之曰：「吾讀兵書戰策多矣，孫武深矣。」然其所爲注解，十不釋一，此者蓋非曹不能盡注解也。予尋《魏志》，見曹自作兵書十餘萬言，諸將征伐，皆以新書從事，從令者尅捷，違教者負敗。意曹自於新書中馳驟其説，自成一家事業，不欲隨孫武後盡解其書，不然者，曹豈不能耶！今新書已亡，不可復知，予因取孫武書備其注，曹之所注，亦盡存之，分爲上中下三卷。後之人有讀武書予解者，因而學之，猶盤中走丸。丸之走盤，横斜圓直，計於臨時，不可盡知，其必可知者，是知丸不能出於盤也。議於廊廟之上，兵形已成，然後付之於將。

漢祖言「指蹤者人也，獲兔者犬也」，此其是也。彼爲相者曰：「兵非吾事，吾不當知。」君子曰：「叨居其位可也。」

皮日休《皮子文藪》卷九《鹿門隱書》　勇多於仁謂之暴，才多於德謂之妖。

《羅隱集・兩同書・厚薄第五》　夫大德曰生，至貴唯命。故兩臂重於四海，萬物少於一身。雖稟精神於天地，託質氣於父母，然亦因於所養，以遂其天理也。且夫松柏者，有凌雲之操也，若壅之以糞壤，沃之以鹹流，則不及崇朝，已見其憔悴矣。冰雪者，無逾時之堅也，若藏之於陰井，庇之於幽峯，則苟涉盛夏，未聞其消解也。夫松柏之性非不貞矣，終以速朽；冰雪之性非不液矣，竟以遐延。此二者，豈天使之然哉？良以養之所致也。況夫人者，異乎松柏之永矣，養之失其所，則安可以不朽乎？豈徒冰雪之倏忽也。養之得其道，則安可以不延乎？故壽之有長短，由養之有厚薄也。悲夫！飲食男女者，人之大欲存焉。人皆莫不欲其自厚，而不知其厚之所以薄也；人皆莫不惡其爲薄，而不知薄之所以厚也。何以言之？昔信陵、孝惠縱長夜之娛，淫酒色之樂，極情肆志，此非不自厚也，然卒逢天折之痛，自殞於泉壠之下。是則爲薄亦已甚矣。老氏、彭公修延年之方，遵火食之禁，拘魂制魄，此非不自薄矣，然克保長久之壽，自致於雲霄之上。是則爲厚亦已大矣。夫外物者，養生之具也，苟以養過其度，則亦爲喪生之源也。是故火之所宜者，膏也；木之所宜者，水也。今以江湖之水，浸其尺蘗；斛庾之膏，沃其星燭，則必見壞滅也。故性命之分，誠有限也；嗜慾之心，固無窮也。以有限之性命，逐無窮之嗜慾，亦安可不困苦哉！是以《易》存飲食之節，《禮》誡男女之際，蓋有由矣。且夫居九五之尊，此天下之至貴也；有億兆之衆，此天下之至富也。苟以養生之不存，則五臟四肢猶非我有，而況身形之外，安可有乎？夫美玉投蛙，明珠彈雀，捨所貴而求所賤，人即以爲惑矣。今以至尊性命之重，而自輕於嗜欲之下，豈得爲不惑乎？是故士能濁河，而不能濁海；風能拔木，而不能拔山。嗜慾者，適足以亂小人，不足以動君子。故魯仲尼渴而遇盜泉之水，義而不飲，鄭子公則染指以求羹；柳下惠與女子同寢，終不爲亂，宋華父則危身以竊色。周公遺《酒誥》之旨，殷紂沈湎而致亡；婕妤辭同輦之嫌，姜氏逐淫而無恥。豈非貞濫有異，厚薄不同者歟？夫神大用則竭，形大用則勞，神形俱困而求長生者，未之聞也。爲人主者，誠能内寶神氣，外損嗜慾，念馳騁之誡，宗頤養之年，永保神仙之壽，常爲聖明之主，豈不休哉！故老氏曰：「外其身而身存。」其是之謂乎？

《羅隱集・兩同書・得失第七》　夫驎驦騠遠，必以四足之力；鸞鶱翔遐，莫非六翮之用也。是以聖人撫運，明主乘時，亦以杞梓之材，而爲股肱之任。然則地有山川，其險可見；天有冬夏，其時可知。至于凡人之心，杳然無所，素王以之不測，帝堯猶以爲難，將欲用之，不無得失也。何以言之？夫君者，舟也；臣者，水也。水能浮舟，亦能覆舟；臣能輔君，亦能危君。是以三傑用而漢興，六卿强而晉滅；陶朱在而越霸，田氏盛而齊亡；雖任是同，而成敗尤異也。夫人者，姦宄無端，真僞匪一，或貌恭而心慢，或言親而行違，或賤廉而貴貪，或貧貞而富黷，或愈大以求變，或位高而自疑，或見利而忘恩，或逃刑而構隙：此則

蓍筮不足決，鬼神不能定。且利器者，至重也；人心者，難知也。以至重之利器，假難知之人心，未明真僞之情，徒信毀譽之口，有霍光之才者，亦以得矣；有王莽之行者，亦以失矣。是故考之於宗親，則管叔、周公不無忠僻；驗之於戚屬，則竇嬰、吕禄不無正邪；推之於功臣，則王陵、黥布不無逆順；論之於故友，則樊噲、盧綰不無去留。取以刀筆之能，則若張湯之欺誑；賞以頰舌之用，則厭主父偃之倒行。若智策有餘，則陳平不可獨任；若英謀出衆，則韓信慮其難制。夫天下之至大也，無其人則不可獨守，有其人則又恐爲亂，亦何不取其才而不制其亂也。且夫毛髮植於頭也，日以櫛之；爪甲冠於指也，月以鑢之。爪之不鑢，長則不便於使也；髮之不櫛，久則彌成於亂也。夫甲爪毛髮者，近在己躬，本無情識，苟不以理，猶爲之難；況於臣下非同體之物，人心有易遷之慮，委之以臧否，隨之以是非，蓋不可以容易也。是故逐長路者，必在於駿馬之力；理天下者，必求於賢臣之用。然駿馬苟馴，猶不可以無轡也；賢臣雖任，終不可以失權也。故夫御馬者，其轡煩，則其馬蹀而不進；其轡縱，則其馬驕而好逸。使夫縱不至逸，煩而每進者，唯造父之所能也。夫御臣者，其權峻，則其臣懼而不安；其權寬，則其臣慢而好亂。使夫寬而不至亂、峻而能安者，唯聖人之所明也。恐馬之多逸，捨馬而徒行，則長路不可濟也；懼臣之爲亂，捨臣而獨任，則天下莫能理也。知馬之可乘，而不執其轡，則不能禁其逸也；知臣之可用，而不親其權，則不能止其亂也。是故項羽不用范增，是捨馬而徒行；漢帝雖有曹操，是乘馬而無轡。苟欲不敗，其可得乎？故孔子曰：「唯名與器，不可以假於人。」其是之謂歟？

王定保《唐摭言》卷九　論曰：才者璞也，識者工也；良璞授于賤工，器之陋也；偉才任於鄙識，行之缺也；由是立身揚名，進德修業，苟昧乎識，未有一其藏者也。矧乃時之不來，命或多蹇；善惡蔽於反已，得失倖於尤人；豈不驟達終危，雖榮是辱！非夫克明躁静之本，洞究存亡之域，臨財無苟得，臨難無苟免，而能索身於坦夷者，未之有也。楊子雲曰，治亦鳳也。美才高識，其唯君子歟！

王定保《唐摭言》卷一五　論曰：七情十義，靡不宗於仁而祖於禮者，矧乃四科之本，文不居先，三益之門，德常在首；又何片言小善，辨口利辭，垂於簡編，侔於粉繢者也！或曰：不然，夫人頂天踵地，惟呼最靈，有德者未必無文，其上也文不勝德，其次也德不勝文；有若文德具美，含元不耀者，其唯聖人乎！奈何近世薄徒，自爲岸谷，以含毫舐墨爲末事，以察言守分爲名流；洎乎評品是非，商較今古，竟不能措一辭，發一論者，能無愧於心乎！故僕雖題親詠折衝罇俎者皆列於門目，斯所以旌表贍敏，而矛盾榛蕪也。亦由辱以馬鞿，而俟之鶯谷，知我者當免咎與！若乃先達所傳，臧否人物，雖不研究根本，皆可薈鑑行藏，莫匪正言，足方周諺。其有跡處皁隸，而行同君子者，苟遺而不書，則取舍之道，賤賢而貴愚；忠孝之本，先華而後實，七十子之徒，其臣於季孟者，亦其類而已。

《全宋文》卷三五一夏竦《曾參不列四科論》　登四科者十人而已。「德行，顔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而曾參于孔門爲達者也，不預十哲之選，其故何哉？夫仲尼生周之末，立定、哀之間，斯文中微，不絶如綫。乃以仁義之道，行忠信之事，考其言行，采其材智，得是十子，第爲四科，以標儒雅之道，其選蓋至矣。而參不列其間者，念其道有所未至矣。試嘗論之曰：孔氏四科之選，皆有賢哲之具體者哉，非各言其一也。賢者百行之先，闕一不可。顔、閔非獨以德行選也，游、夏非獨以文學舉也，宰、賜非獨以言語稱也，冉、季非獨以政事擇也。蓋有五常之具德，而後列其所尤至者哉。故德行者豈無政事，政事者豈無言語，言語者豈無文學，斯互舉所長之言也。而曾子惟以孝行著聞，不能具得能者之體，但行其一端，故所以不列于十哲者也。若孟子所謂伯夷、叔齊，聖人之清者也。言夷、齊不食周粟，采薇首陽，蓋得聖人之一清德耳，蹈道則未也。由是觀之，則參之事夫子，學其道，推其心，但得聖人之一孝德耳，言其材則未也。或曰參也孝，何以非賢哲？夫十子者有四科之德，豈無孝乎？蓋孝在其中矣。三千之罪，莫大于不孝。仲尼之門，英賢之選，而薄于孝行，聖人之心何以言哉？或曰：孝者百行之先，居在四科之上。夫孝養之道誠爲至性，然莫逾于德行。故仲尼嘗曰：「孝哉，閔子騫！」而居德行之科。蓋孝者無以逾于德也。是則有其德然後列在其間。而參之孝，一介之孝也。仲尼嘗曰：「參也魯。」故爲之説天子諸侯之孝以治邦國，以及百姓，以廣其志。

范仲淹《范文正公全集・文集》卷七《奏上時務書》　臣又聞聖人之有天下也，文經之，武緯之。此二道者，天下之大柄也。昔諸侯暴武之時，孔子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此聖人救之以文也。及夾谷之會，孔子則曰：有文事者，必有武備，請設左右司馬，此聖人濟之以武也。文武之道，相濟而行，不可斯須而去焉。

《全宋文》卷六九七歐陽修《答吴充秀才書康定元年》　修頓首白先輩吴君足下：前辱示書及文三篇，發而讀之，浩乎若千萬言之多，及少定而視焉，纔數百

言爾。非夫辭豐意雄，霈然有不可禦之勢，何以至此？然猶自患倀倀莫有開之使前者，此好學之謙言也。修材不足用於時，仕不足榮於世，其毀譽不足輕重，氣力不足動人。世之欲假譽以爲重，借力而後進者，奚取於修焉？先輩學精文雄，其施於時，又非待修譽而爲重、力而後進者也。然而惠然見臨，若有所責，得非急於謀道，不擇其人而問焉者歟？夫學者未始不爲道，而至者鮮焉。非道之於人遠也，學者有所溺焉爾。蓋文之爲言，難工而可喜，易悦而自足。世之學者往往溺之，一有工焉，則曰：「吾學足矣。」甚者至棄百事不關於心，曰：「吾文士也，職於文而已。」此其所以至之鮮也。昔孔子老而歸魯，六經之作，數年之頃爾。然讀《易》者如無《春秋》，讀《書》者如無《詩》，何其用功少而至於至也！聖人之文雖不可及，然大抵道勝者文不難而自至也。故孟子皇皇不暇著書，荀卿蓋亦晚而有作。若子雲、仲淹，方勉焉以模言語，此道未足而彊言者也。後之惑者，徒見前世之文傳，以爲學者文而已，故愈力愈勤而愈不至。此足下所謂終日不出於軒序，不能縱横高下皆如意者，道未足也。若道之充焉，雖行乎天地，入於淵泉，無不之也。先輩之文浩乎霈然，可謂善矣。而又志於爲道，猶自以爲未廣，若不止焉，孟、荀可至而不難也。修學道而不至者，然幸不甘於所悦而溺於所止，因吾子之能不自止，又以勵修之少進焉。幸甚幸甚。修白。

《全宋文》卷七七四釋契嵩《論原·性德》 性，生人者之自得者也；命，生人者之得於天者也。德能正其生人者也，藝能資其生人者也。然性命有厚薄，而德藝有大小也。性命者，生所雖得而未嘗全得其厚薄者也；德藝者，人所宜能而未必全能其大小者也。古之人厚其性而薄其命，有也，而古人不惑；古之人達於藝而窮於德，有也，而古人不亂。故曰，聖賢無全德，君子無全能。有其内而無其外，聖賢之所以無全德也；能於德而不能於藝，君子之所以無全能也。德，上也；藝，下也。君子修其上而正其下也，故其不必工於百工而尊於百工也。性，内也；命，外也。聖賢正其性而任其命，故其窮之不憂，而通之不疑也。伊尹，古之賢人也，方耕於莘佃，佃之耕夫以其能尚之，而伊尹不敢與之校。吕望，古之賢人也，方漁於棘津，津之漁人以其能尚之，而吕望不敢與之校。迨乎二子德顯於商周也，而天下百姓由之正矣。孔子，古之聖人也，方力聘之秋，猶一旅人而不暇息也，方時命大謬而亂，物物焉不失其道也。顔子、子思、原憲、孟軻，古之賢人也，窮於幽闔委巷，樂然將終其身，而衆子也不易其樂。夫德也者，總仁義忠孝之謂也；性也者，原道德思慮之謂也。仁義忠孝修，而足以推於人矣。君子之學，學其正也，何必多乎？道德思慮明而足以安其生矣。聖賢之盡，盡其生也，何必皆乎？是故聖賢之世，而占相卜祝者無所張其巧也；君子之前，而孫、吴、申、商者無所夸其法也。夏人之學曰教，殷人之學曰序，周人之學曰庠。夫三代之學，皆所以詔人而學於德也。德義者，學之本也；文藝者，學之末也。三代之盛，其教天下，所以學其本也；三代之敝，其教天下，所以學其末也。學末故天下皆僞也，學本故天下皆厚也。是故君子貴其敦本也，聖賢貴其盡理也。古人有言曰：「晉、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哉？古人有言「樂天知命」，吾何憂乎？「窮理盡性」，吾何疑乎？

《全宋文》卷九一〇李覯《潛書八》 才乎才，有德以爲功，無德以爲亂。官乎人者宜如何？聞之曰：無德而才，猶資盜以兵。

邵雍《皇極經世書》卷八下《心學第十二》 人貴有德，小人有才者存之矣，故才不可恃，德不可無。

周敦頤《周濂溪先生全集》卷二《通書·文辭》 文所以載道也。輪轅飾而人弗庸，徒飾也；况虚車乎！文辭，藝也；道德，實也。篤其實，而藝者書之，美則愛，愛則傳焉。賢者得以學而至之，是爲教。故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然不賢者，雖父兄臨之，師保勉之，不學也；强之，不從也。不知務道德，而第以文辭爲能者，藝焉而已。噫！弊也久矣。

周敦頤《周濂溪先生全集》卷二《通書·陋》 聖人之道，入乎耳，存乎心，蕴之爲德行，行之爲事業。彼以文辭而已者，陋矣！

《張載集·經學理窟·氣質》 天資美不足爲功，惟矯惡爲善，矯惰爲勤，方是爲功。人必不能便無是心，須使思慮，但使常游心於義理之間。立本處以易簡爲是，接物處以時中爲是，易簡而天下之理得，時中則要博學素備。

《全宋文》卷一三九一王安石《答姚闢書》 姚君足下：別足下三年於兹，一旦犯大寒，絶不測之江，親屈來門，出所爲文書，與謁并入，若見貴者然。始驚以疑，卒觀文書，詞盛氣豪，於理悖焉者希，間而論衆經，有所開發，私獨喜故舊之不予遺而朋友之足望也。今冠衣而名進士者，用萬千計，蹈道者有焉，蹈利者有焉。蹈利者則否，蹈道者則未免離章絶句，解名釋數，遽然自以聖人之術單此者有焉。夫聖人之術，修其身，治天下國家，在於安危治亂，不在章句名數焉而已。而曰聖人之術單此，妄也。雖然，離章絶句，解名釋數，遽然自以聖人之術單此者，皆守經而不苟世者也。守經而不苟世，其於道也幾，其去蹈利者則緬然矣。

觀足下固已幾於道，姑汲汲乎其可急，於章句名數乎徐徐之，則古之蹈道者，將無以出足下上。足下以爲何如？

《全宋文》卷一四〇二王安石《致一論》 萬物莫不有至理焉，能精其理則聖人也。精其理之道，在乎致其一而已。致其一，則天下之物可以不思而得也。《易》曰「一致而百慮」，言百慮之歸乎一也。苟能致一以精天下之理，則可以入神矣。既入於神，則道之至也。夫如是，則無思無爲寂然不動之時也。雖然，天下之事固有可思可爲者，則豈可以不通其故哉？此聖人之所以又貴乎能致用者也。致用之效，始見乎安身。蓋天下之物，莫親乎吾之身，能利其用以安吾之身，則無所往而不濟也。無所往而不濟，則德其有不崇哉？故《易》曰「精義入神以致用，利用安身以崇德」，此道之序也。孔子既已語道之序矣，患乎學者之未明也，於是又取於爻以喻焉。非其所困而困，非其所據而據，不恥不仁，不畏不義，以小善爲無益，以小惡爲無傷，凡此皆非所以安身、崇德也。苟欲安其身、崇其德，莫若藏器於身，待時而後動也，故君子舉是兩端以明夫安身、崇德之道。蓋身之安不安、德之崇不崇，莫不由此兩端而已。身既安、德既崇，則可以致用於天下之時也。致用於天下者，莫善乎治不忘亂，安不忘危；莫不善乎德薄而位尊，智小而謀大。孔子之舉此兩端，又以明夫致用之道也，蓋用有利不利者，亦莫不由此兩端而已。夫身安德崇而又能致用於天下，則其事業可謂備也。事業備而神有未窮者，則又當學以窮神焉。能窮神，則知微知彰，知柔知剛。夫於微彰剛柔之際皆有以知之，則道何以復加哉？聖人之道，至於是而已也。且以顏子之賢而未足以及之，則豈非道之至乎？聖人之學至於此，則其視天下之理皆致乎一矣。天下之理皆致乎一，則莫能以惑其心也。故孔子取《損》之辭以明致一之道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也。」夫危以動、懼以語者，豈有他哉，不能致一以精天下之理故也。故孔子舉《益》之辭以戒曰：「立心勿恒，凶。」勿恒者，蓋不一也。嗚呼！語道之序，則先精義而後崇德，及喻人以修之之道，則先崇德而後精義。蓋道之序則自精而至粗，學之之道則自粗而至精，此不易之理也。夫不能精天下之義，則不能入神矣；不能入神，則天下之義亦不可得而精也。猶之人身之於崇德也，身不安則不能崇德矣；不能崇德，則身豈能安乎？凡此宜若一，而必兩言之者，語其序而已也。

《全宋文》卷一七四二王令《答劉公著微之書》 令再拜。辱書詩，大見稱奬，反覆讀之而益慚，置而評之，如斯言爲當世盛德者發而不在令然。夫聖人之學，賢有道者之事業，此固不可假以悅人，惟盛德者宜當之，而令亦不悅也。惜乎足下不留以副敢當者，而妄以況令。假令得此名而悅，乃淺小人，曷足以辱足下交；使令得此名而不敢悅，則適資之恐且懼耳，何足以賜令也？此所以反覆而益慚者也。夫德名者，天之尊爵也。今夫人爵，人之求者，猶研精苦思，捫隙發罅，以窺求門户。雖所學固不中節，然張巧射中之心不爲不勤矣。然猶有老身長年而不之得者，況天之尊爵，豈易干哉！學者乃思不一心而舉不竭力，甘其名而苦所行，慨然自謂得之而已足，忽然人謂之而不愧，吾亦見求之甚妄而得之亦淺也。令雖不肖，又敢自陷于此耶？則若令者，何敢當足下云耶？雖然，嘗聞足下自序矣，曰：「病無賢師友而妄學章句，烏識聖人之道者？」此人見足下自枉過甚也。然令亦有一説，試願陳之：所謂儒者，非謂踽踽涼涼者也，謂其蹈道而得德耳。蹈道故行己以義，得德故足中而不外求。行己以義，則於富貴不妄；足中而不外求，則終貧賤而不羞。惟二者然後能守道，能守道然後能治人。治人者無他，正己以待天下耳，故古之君子者以此。夫今之士之不學章句也，亦有以古之國有學、遂有序、黨有庠、家有塾者所以養材也。夫人生各有材，自非上聖者不待教；則就其下者，須養以成，故爲之師、爲之保者，教六德、六行而已。及其成也則曰賢，德行之下者曰藝，禮樂射御書算是也。及其成也曰能，能者，能此云也。與其名賢者，固已有差殊焉。以是知古之聖人教人之有道也如此。故曰德成而上，藝成而下。藝猶且下之，況成而不名藝者耶！今夫章句之學，非徒不足以養材，而又善害人之材。今夫窮心劇力，茫然日以雕刻爲事，而不暇外顧者，其成何哉？初豈無適道學古之材，固爲章句之敗爾。自章句之興，學者日馳以争入，其爲言皆鑽鑿破碎，又有尺寸物色之限，終其業猶惣九牛而計其毛，假能舉其皮而忽其一睫，猶未得名能。嗚呼，亦已勞哉！夫古之爲車服器械禮樂名物之用，大要不過適時便人爾。自夫三代之君，各有損益，非固爲異也，亦沿時而制作爾。假後世有賢聖者作，計未必盡取此，其間亦合有取捨，又何足班班盡心耶？古之人未有聖如孔子、孟子者也。若畢戰問井地，孟子曰：「嘗聞其略。」哀公問舜冠，孔子忽而不對。使蒂芥區區可名爲學，則二聖人者肯忽而不言耶？然則今人名數事物之學，曷足稱君子之門也？自章句之學興，天下之學者，忘所宜學而進身甚速。忘所宜學，則無聞知；進身甚速，則謀道之日淺，甚者不知誦經讀書何以名學，徒日求入以仕。夫學者於仕，比之市人焉。夫市者，所以通貨財也。人之有貨財，則有適市之心；如無貨財，徒能疾走以入

市，於道謂何哉？今之仕者，何以異於是？夫高位重禄，學者之市也；道德利澤，學者之貨財也。有行道施德興民利澤之心，然後求位與禄，可也。今夫章句而進者，何異於無貨財而徒疾走者哉！雖適市，於道何也？故士之不學章句者以此。如終不得已，必待此而後進以仕，則姑徐徐先謀道而後思進，亦未晚也。令之所聞如此，其自待亦以此，足下謂之何也？如聞從楊學，又將守此以賀。不宣。令頓首。

《全宋文》卷一七七四韋驤《上王内翰書》 具位某謹齋沐裁書，有獻提舉内翰閣下：某聞道之難行也，唯德可以行之；道之難明也，唯文可以明之。以德而不以文，其傳也不足以遠；以文而不以德，又可傳乎哉？二者相須而成，以爲斯道之主者，必有命世者當之。孔子没，異端起，邪説誣民，孟、荀、揚相繼於曠代，而以是爲己任，使聖人之道復振於頹圮墜絶之間。而後之人不陷溺其良心者，皆其力也。久而陵夷，至於有唐，獨韓氏奮起，排非救失，其功不後三子。降及五代，彫敝尤甚。我朝之興，剗革衰亂，雖百有餘年而教化已被，然而世之士類，未能向本，學以組繡爲得，而不知有經術之用；行以智巧相高，而不知有仁義之守。鉅人間出，往往横身肆力，圖所以矯變之趣。若其德足以行，文足以明，堅厚醇粹，傑然而不可儗者，唯公一人而已。天下之士，踐履術業有所未正，莫不指公以爲羞。其間至與不至，雖未可以量，其於翕然成風，亹亹不已而日入於敦實之域，豈爲小補焉！且公豈人人而教之乎？如人人而教之，則力亦不給矣。然則何以哉？公之文，自六經而明之者也；公之德，安《中庸》而行之者也。其所以育天下之材者以此也。夫唯如是，則公之功又不後於韓氏也。去韓氏之遠，想見形采而不可得，猶襲其繪像之遺而瞻慕之；況生而與公同時，竊被教育而不能一拜於左右，豈不負矣哉！此士人所以汲汲争先於門闌也。某生而賤貧，不能他爲，以讀書考古爲事。性雖顓蒙，粗識所向，當在幼少，固已知公之誼可爲依歸，乃致誠款，請聞名於將命，而公從容降接，不以不肖視之。諄諄導諭，勉之以充擴之本，期於有所植立。方是時，受公之賜，不爲不多也。既而冒取禄仕，泱涊塵土，不邇輝光者逾一紀焉。奔走之隙，雖不舍所學，以自□養，第所得之寡，不足以補其所亡。返思曩時導諭之重，誠可深愧。然而天下之士，竊被訓育，猶以不拜左右爲所負，況某也承教之舊，豈以欿然於心而自絶於大君子之庭哉？是敢叙悽悽以聽命於屏下。謹獻近所爲論一編，鄙淺無取，徒爲摯見之禮，且以發請誨之端也。干涜威嚴，不勝惶懼，不宣。某再拜。

程顥、程頤《二程遺書》卷二一上《伊川先生語七上》 程子曰：「古之學者易，今之學者難。古人自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有文采以養其目，聲音以養其耳，威儀以養其四體，歌舞以養其血氣，義理以養其心。今則俱亡矣，惟義理以養其心爾，可不勉哉！」

《全宋文》卷二二二七王巖叟《送伯强序》 愚嘗患天下之士文足以起其華，而學不足以充其實；學足以充其實，而器不足以勝其用。蓋嘗取友於天下，得之以文，得之以學者多矣，而得之以器者才一二人而已耳。予重其文，喜其學，則必以大器而告之，然亦有告之而不我樂者也。予讀伯强之文，如適官軒，聞咸池大雅之音，洋洋其和；如立嚴陛，聞千官環珮之音，琅琅乎其清。觀伯强之學，指數三代兩漢間，如今日事。以予心之好慕喜嚮，伯强雖不吾求，吾猶將抱大器而歸之，況伯强請之如此之勤邪！夫文非吾文，學非吾學，容天下之善而常若不足者，豈其大器歟？謹持此以爲伯强贈云。

楊時《龜山集》卷八《孟子解・堯舜之道孝弟而已》 堯、舜之道豈遠乎哉！孝弟而已矣。弟不弟乃在乎行止疾徐之間，人病不求耳。伊尹樂堯、舜之道，即耕于有莘之野，是已。寒而衣，饑而食，日出而作，晦而息，無非道也。孔子之相師亦道也，百姓日用而不知耳。知之則無適，而非道也。

楊時《龜山集》卷一三《語録四・毗陵所聞》 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所謂喻於義則唯義而已，自義之外非君子之所當務也。夫然後所守者約，如孟施舍知守氣可謂約矣。所以不及曾子者，以曾子唯義之從故也。

楊時《龜山集》卷一四《答胡德輝問》 問：子路問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爲成人矣。」不欲者，成人之質也。人而有欲，雖知如武仲，勇如卞莊，藝如冉求，蓋不足爲成人。而仲尼之言不欲，必先之以知，何也？

答：雖有其質，不先於致知，則無自而入德矣。

楊時《龜山集》卷一八《答吴敦智》 某嘗謂舜、跖之分，在善利而已。使世無科舉足以取榮利，則父不以詔其子，而士不以學也，如是而不爲跖之徒也幾希。足下乃獨切切然以明善爲急，其度越世人遠矣。勉而卒之無怠而止焉，則其終爲舜之徒也必矣。所示間其旨已具李君書，此不復言，取而觀之可也。幸照亮。

黄裳《演山集》卷四五《學者之志》 問予謂管仲九合諸侯一正天下，真有王佐之才，子路千乘之可使治其賦而已，不及管仲遠甚，然而曾子畏之，管仲之才

如此，反爲曾西所不爲，何也？及讀《論語》，乃見管仲有才而志下，塞門反坫足以引之。又得子路之言志，其言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則由也義；其言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則由也勇；由之志雖未甚高，然而使之行前而不自却其步，烏知其不爲大人者邪，此其所以爲曾子之所畏歟！昔時公西華、冉求、顔淵、曾晳嘗侍先聖，必使各言其志，以觀諸子之鄉往。然而顔淵之志願無伐善無施勞，則我亡矣；曾晳之志風乎舞雩詠而歸，則物亡矣。是故先聖與點，而顔子卒幾于聖人。以二子視子路，則子路烏足道哉，猶爲曾子之所畏，況顔子之志乎！一日有爲于天下，宜爲王者之佐，無若管仲，然王佐之才卒不及用，甚可惜也。諸君當學爲王者事，則各言爾志，予將觀焉。

陳師道《後山集》卷一一《顔長道詩序》 萬物者才之助，有助而無才，雖久且近不能得其情狀。使才者遇之，則幽奇偉麗無不爲用者。才而無助，則不能盡其才，然則待萬物而後才者，猶常才也。若其自得於心，不借美於外，無視聽之助，而盡萬物之變者，其天下之奇才乎。【略】豈惟才焉，又天下之有德者也。夫才者德之用也，德成於心而後才爲用，才盡於身而後物爲用。吾於夫子見之矣，又爲之序以詔學者。

陳師道《後山集》卷一一《茶經序》 陸羽《茶經》家書一卷，畢氏、王氏書三卷，張氏書四卷，内外書十有一卷，其文繁簡不同。王、畢氏書繁雜，意其舊文；張氏書簡明，與家書合，而多脱誤。家書近古可考，正自士事。其下云，乃合三書以成之，録爲二，第藏於家。夫茶之著書，自羽始，其用於世，亦自羽始，羽誠有功於茶者也。上自宫省，下迨邑里，外及戎夷蠻狄賓祀燕享，預陳於前，山澤以成市，商賈以起家，又有功於人者也。可謂智矣。經曰：茶之否臧，存之口訣，則書之所載，猶其粗也。夫茶之爲藝下矣，至其精微，書有不盡，況天下之至理，而欲求之文字紙墨之間，其有得者乎？昔先王因人而教，因欲而治，凡有益於人者，皆不廢也。世人之説曰：先王詩書道德而已。此乃世外執方之論，枯槁自守之行，不可羣天下而居也。史稱羽持具飲季卿，季卿不爲賓主，又著論以毁之。夫藝者，君子有之，德成而後，闕一字。乃所以同於民也。王務本而趨末，故藝成而下也。學者慎之。

慕容彦逢《摛文堂集》卷一二《投獻書》 某聞君子之於天下，非才之難也，所以將之者難。才出天而寓於性，聰明智謀皆自是出，舉而措諸事業，無不可者。然無以將之，則居勢利必争，履危難必懾，聞毁譽必亂，處疑似必惑之人也。方且逐事物於無所終窮，雖才之有餘，必困躓顛隮而後已。故君子之用才，昭之以識，作之以氣，而持之以德。識以照之，孰能蔽之？氣以作之，孰能禦之？德以持之，孰能摇之？三者合併，而後其爲度也大，故其爲志也固。度遠而志剛，故誘之以勢利而不淫，迫之以危難而不懼，鼓之以毁譽而不移，委之以疑似而不眩，夫然後與萬物相偶而莫之能攖以心，役萬物而不爲物所役。故將有爲也，足以盡己之才。巖穴之思，廟堂之議，其所著見雖不同，要之窮不失義，達不離道，俾名教與天壤相終，夫豈小哉？故君子之度猶之海也，望之不極，即之不測，故撓之不濁，静之不澄，酌之不損，增之不盈，蛟龍聚焉，風雲興焉。彼潢汙行潦之水，朝滿夕涸，亦何能自致於此。古之大有爲於世者，雖才之不可及，然必有非常之度。伊尹之耕，傅説之築，太公望之漁，非不貧且賤也，而不以爲戚，一旦舉而用之，輔相人主，而不以爲泰，其所養有大過人者，故所建立若此其盛也。推而下之，凡以德業自進者莫不然。西漢賈誼號爲多才，一不得志，悲憤以死，蓋有其才而無其度也。閣下負天下名二十有餘年，出入中外，視後進與同升之在己上者而志不動，顧先進與同升之在己下者而志不矜，恢然有容，毅然自守，其讀書見古人若此猶忻慕之，況與閣下並時，又曩昔南宫奏名，出自衡鑒，今者以主生之禮求見左右，閣下念某之勤，恕某之狂，一與之進，不勝幸甚。

周行己《浮沚集》卷一《上皇帝書》 臣所謂用有德者。臣誠謂天下之人，有有德者，有有才者，有才德兼備者。操行無邪，持心近厚，所謂有德也。人所不能，而己能之，所謂有才也。才德兼備者上也，有德而無才者次也，有才而無德者又其次也，無才無德斯爲下矣。故曰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又曰任賢使能。所謂賢者，有德之謂也。所謂能者，有才之謂也。賢者在位則朝廷尊，朝廷任賢則天下服。夫爲德非一日之積也，德成而信于人者，又非一日之積也。臣願陛下博選耆艾，參用舊德。蓋耆德之人知古今之多，閱世故之久，必能爲陛下稽古愛民，必不爲陛下妄作生事，而又天下之所素知，人心之所素服，用之于一方，則一方之民悦，用之于朝廷，則天下之民悦。陛下能用民悦之人，是陛下得民之悦也。臣所謂用有德爲得人心之術者此也。臣所謂重守令者，誠謂天下一家，萬民爲本，積縣爲州，積州爲國。縣不得人，則爲陛下失一縣人之心；州不得人，則爲陛下失一州人之心；國不得人，則爲陛下失天下之心。是人心者，爲州縣之根本。州縣者，爲天下之根本。今朝廷之上選賢用能，而州縣之任未嘗選也，資考應吏部之格者可以得也，朝廷以爲不才而黜逐者可以得也。夫朝廷以堂選

爲重，吏部爲輕，而郡守縣令以吏部得之，是州縣之任輕于朝廷也。朝廷以進用爲才，黜責爲不才，而郡守縣令以黜責得之，是朝廷輕郡守縣令之任也。臣願立守令之法，重州縣之任，應今後朝廷之黜責者不得任郡守縣令，朝廷之選用者必自郡縣守令選除。如此則守令知自重而不敢害吾民，民知上愛我，莫不懷上德。臣所謂重守令爲得人心者此也。

周行己《浮沚集》卷六《勸學文》　天地之性，莫貴于人；四民之長，莫貴乎士。士之所貴者，以學而已。然人皆有可學之性，而或不得學者，蓋由出乎貧賤之家，日迫于饘粥之不暇，所以沈爲下愚，終身不靈，以貽笞戮，無所不至。此人之不幸也。諸生生于富有之家，復賴父兄之賢，使得從師爲學，一身亦幸矣。然而父兄之所以願望于子弟者，豈幸一身而已哉？亦期于有成，將以幸一家，幸一鄉，又推而廣之，幸一國，幸天下也。當今太平之世，不能力學，期乎有成，以幸一鄉、一國，而及乎天下，以副父兄之顒望，亦自棄而已。語曰：「將相寧有種！」諸君勉之哉！

胡寅《斐然集》卷二〇《義齋記》　孰不趨利而避害，趨其所當避，避其所當趨者，皆是也。是烏知其利害之所在。跖以貨爲利者也，紂以酒爲利者也，周幽以艷女爲利者也，太康以擊熊豕雉兔爲利者也。方其利之固，不虞害及。夫害至則思利，而不可得矣。是故湯不邇色，不殖貨，大禹惡旨酒，而文王不敢田。抑有甚焉。朱利於爲我，翟利於兼愛，眴、周利於虛放，申、韓利於慘殺。彼亦自謂道之大全也。爲我則害君，兼愛則害父，虛放則害禮，慘殺則害仁。是故周公禁奇言，子夏闢小道，孟子距詖行而放淫辭。抑又有甚焉。使斯人父子不相保，君臣不相邇，兄弟乖序而男女失配，軀體棄敗而秉彝殄滅，方且語之曰：「爾富之不充歟？貴之不足歟？壽命之不長歟？快樂之不廣歟？憂怨之不釋歟？疾痛之不免歟？凡有所願欲祈向之不遂歟？汝能吾聽，今之生修其因，則來之生獲其果必矣。」貪利之夫既吞此餌，而其微妙之説則又謂空爲真，謂有爲幻，謂寂滅爲樂，謂夫不能脱生死者與飛走萬類、轉化無端，或以罪辜，受辟冥圄，深悲而重閔之。於是雖明智之士有不免怛化者，迭唱更和，利於無生死之患，謂道至是然後極，率天下入於殊類，而不自覺其穴也，乃獨成彼居處、飲食、衣服之利爾。彼師之術，以利爲道，肆然居，侈然食，陷其身與人入於異類，洋洋然而不慙。而斯人相與聖而神之，蓋千有餘年，凡堯、舜、禹、湯、文、武、孔、孟所以修人紀、位天地、育萬物者，除掃荒蕪，日甚一日，是豈直前所謂八害而已哉。有道於此，因天之高而戴，因地之厚而履，因晝夜而作息，因四時而播斂，因萬物之材而服役制作。因人之不能不夫婦也，教之以正而順；因人之不能不父子也，教之以慈而孝；因人之不能不兄弟也，教之以友而恭；因人之不能不相君臣也，教之以仁而忠。凡綱紀法度、刑政禮樂之用，皆猶是也。泛酬曲酢，未嘗不當，萬變遷代，而心則自如，無所冀而爲之，如水之必濕，火之必熱，止於各得其所宜焉爾。夫濕之在水，熱之在火，豈僞設！而用其潤與燠者，豈附益哉！是故各得宜者，中國聖人謂之義。斯義也，君子小人之所以差，華夏夷狄之所以分，伯術王道之所以不同，聖學異端之所以殊絶。自孟氏没，寥寥而無傳焉。必欲治心脩身、扶世導民，愈久而愈無害，舍是無足爲者。沙陽葉君超然知先覺有大中至正之教，心篤好之，收合族黨子弟，使一以是爲師，障異端之波，庶其不溺百舍重趼，求余文以記其齋。余固陋，烏能廣子意。子歸以《六經》、《語》、《孟》，置之舍，率二三子拳拳服膺，若董仲舒所云「仁人有正，明無謀計」者可也。如其反此，請事他岐，或乃稽古而車馬自夸，明經而青紫是求，放利而行不與義，比以自投於八害之役，則按孔門故典鳴鼓而攻之，是亦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矣。

林之奇《拙齋文集》卷一三《史論・子思言利孟子不言利》　孟子之適魏，正當魏人敗於馬陵，秦人擄其公子卬，魏之爲國可謂困矣。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蓋其兵屢敗，意夫孟子之來，必有奇謀祕計以取勝於鄰國，而洗其屢敗之過也，故其言曰云云。一灑之，如之何則可？所謂東敗於齊，長子死焉者，馬陵之敗，擄太子申是也。西喪地於秦七百里者，秦取西河之地也。南辱於楚，史傳失傳。惟其屢敗如此，故問孟子用兵何若而利？何若而不利也？而孟子則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惟其言仁義，至於利之一言，則斷然以謂如虎狼之不可近，近之則噬人；如烏喙之不可食，食之則致死者。然孟子學子思者也，嘗問牧民之道何先？子思曰：「先利之。」孟子曰：「君子之所以教人，亦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子思曰：「仁義固所以利之也。上不仁則下不得其所，上不義則下樂爲詐也。此爲不利大矣。」孟子之學子思，既知夫仁義爲利之大，而其對梁王則終不以利言之，何哉？善夫温公之論：「子思、孟軻之言一也。夫惟仁者爲知仁義之利，不仁者不知也。故孟子之對梁惠王，直以仁義而不及利者，所與言之人異故也。」此説可謂盡之矣。蓋仁義非無利，仁義之利可與智者道，難與俗人言也。與世俗而言仁義之利，彼將以利心而求於仁義，果何以得仁義之利哉？楊、墨之徒雖曰「仁義」，一則以利天下而不

爲，一則以利天下而爲之，惟其以利心而求於仁義，雖近仁義，而卒不免於利。故惟孟子則可以與之言，非孟子而與之言則失之矣。蓋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則失人，不可與之言而與之言則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孔子之所以罕言利者，罕與世之人言也。夫子之道傳之子思，子思之道傳之孟子。夫子罕言利，而子思言之於孟子，此子思之所以爲善學夫子也。子思既言利，而孟子則不言之於梁王，此孟子所以爲善學子思也。譬如醫家之用藥，此人所用之藥，不可以用之於彼人也。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爲墨子而言則可，爲始皇而言之則不可。儉非聖人之中制，爲魏、晉之君儉嗇言之則可，爲武帝言之則不可矣。

周必大《文忠集》卷八九《又上朱參政書》　某不佞，竊嘗妄論自古賢人君子所以能任大事，立大功，脩身則身脩，治國則國治者，其說有三焉：曰才，曰學，曰德而已。蓋人非才則無以行，才非學則無以明，學非德則無以成。德方人之少也，志氣敏銳，視盤錯肯綮，莫不迎刃而解，可謂有才矣。然而天資雖高，浩養未至，中局所收守，外物或得以搖之，譬如乘輕車，策駿馬，固可日馳千里，至于積中任重，則有時乎敗矣。故必少安下位，深涵遠業，以堯、舜、文、武、周公、孔子之道端其源，以三代、漢、唐之事暢其流，然後物來能名，事至能應，彼雖膠膠擾擾，而吾天游自若也。學明而德成，其做如此，始可以爲成材而堪世用矣。昔諸葛孔明，卧龍也，然且躬耕南陽，抱道草廬，及蜀主三顧，乃慨然以當世自任。至唐元稹、宗元之徒，其才雖高，其守未固，驟居要路，輕試而妄用之，難乎免于顛沛矣。由是而言，才以行之，學以明之，德以成之，固自有次第哉！

朱熹《朱子語類》卷《學三・論知行》　知、行常相須，如目無足不行，足無目不見。論先後，知爲先；論輕重，行爲重。

論知之與行，曰：「方其知之而行未及之，則知尚淺。既親歷其域，則知之益明，非前日之意味。」

聖賢說知，便說行。大學說「如切如磋，道學也」；便說「如琢如磨，自修也」。《中庸》說「學、問、思、辨」，便說「篤行」。顏子說「博我以文」，謂致知、格物；「約我以禮」，謂「克己復禮」。

致知、力行，用功不可偏。偏過一邊，則一邊受病。如程子云：「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分明自作兩脚說，但只要分先後輕重。論先後，當以致知爲先；論輕重，當以力行爲重。

朱熹《朱子語類》卷一四《大學・序》　亞夫問：「《大學序》云：『既與之以仁義禮智之性，又有氣質之稟。』所謂氣質，便是剛柔强弱、明快遲鈍等否？」曰：「然。」又云：「氣是那初稟底，質是成這模樣了底。如金之鑛、木之萌芽相似。」又云：「只是一箇陰陽五行之氣滾在天地中，精英者爲人，渣滓者爲物。精英之中又精英者爲聖爲賢，精英之中渣滓者爲愚爲不肖。」恪

問：「『一有聰明睿智能盡其性者，則天必命之以爲億兆之君師。』何處見得天命處？」曰：「此也如何知得？只是才生得一箇恁地底人，定是爲億兆之君師，便是天命之也。他既有許多氣魄才德，決不但已，必統御億兆之衆，人亦自是歸他。如三代已前聖人都是如此。及至孔子，方不然。然雖不爲帝王，也閑他不得也，做出許多事來，以教天下後世，是亦天命也。」僩

問：「『天必命之以爲億兆之君師』，天如何命之？」曰：「只人心歸之便是命。」問：「孔子如何不得命？」曰：「《中庸》云：『大德必得其位。』孔子却不得。氣數之差至此極，故不能反。」可學

問繼天立極。曰：「天只生得許多人物，與你許多道理。然天却自做不得，所以生得聖人爲之修道立教，以教化百姓，所謂『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是也。蓋天做不得底，却須聖人爲他做也。」僩

問：「『各俛焉以盡其力』，下此『俛』字何謂？」曰：「『俛』字者，乃是刺著頭只管做將去底意思。」友仁

問「外有以極其規模之大，内有以盡其節目之詳」。曰：「這個須先識得外面一個規模如此大了，而内做工夫以實之。所謂規模之大，凡人爲學，便當以『明明德，新民，止於至善』及『明明德於天下』爲事，不成只要獨善其身便了。須是志於天下，所謂『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也。所以《大學》第二句便說『在新民』。」僩

明德、新民，便是節目。止於至善，便是規模之大。道夫

仁甫問：「釋氏之學，何以說爲高過於《大學》而無用？」曰：「吾儒更著讀書，逐一就事物上理會道理。他便都埽了這個，他便恁地空空寂寂，恁地便道事都了，只是無用。德行道藝，藝是一個至末事，然亦皆有用。釋氏若將些子事付之，便都没柰何。」又曰：「古人志道，據德而游於藝。禮樂射御書數，數尤爲最末事。若而今行經界，則算法亦甚有用。若時文，整篇整卷，要作何用耶？徒然壞了許多士子精神。」賀孫

朱熹《朱子語類》卷三五《論語一七・泰伯篇》　問「君子才德出衆之名」。

曰：「有德而有才，方見於用。如有德而無才，則不能爲用，亦何足爲君子。」

朱熹《四書章句集注・中庸章句》 蓋此篇大旨，以知、仁、勇三達德爲入道之門。故於篇首，即以大舜、顏淵、子路之事明之。舜，知也；顏淵，仁也；子路，勇也。三者廢其一，則無以造道成德矣。

朱熹《四書章句集注・論語集注》卷七《憲問第十四》 成人，猶言全人。武仲，魯大夫，名紇。莊子，魯卞邑大夫。言兼此四子之長，則知足以窮理，廉足以養心，勇足以力行，藝足以泛應。而又節之以禮，和之以樂，使德成於內，而文見乎外。則材全德備，渾然不見一善成名之迹；中正和樂，粹然無復偏倚駁雜之蔽，而其爲人也亦成矣。

呂祖謙《呂東萊文集》卷三《與朱侍講元晦》 向來所論智仁勇，終恐難分輕重。蓋三者天下之達德，通聖賢常人而言之也。在聖人，則智也、仁也、勇也，皆生知安行也；在賢人，則智也、仁也、勇也，皆學知利行也；在常人，則智也、仁也、勇也，皆困知勉行也。恐難指定智爲學知利行，勇爲困知勉行。龜山之說終不免有疑也。周子仁義中正主靜之說，前書所言仁義中正皆主乎此，非謂中正仁義皆靜之用，而別有塊然之靜也。人生而靜，天之性也，乃中正仁義之體，而萬物之一源也。中則無不正矣，必并言之曰中正；仁則無不義矣，必并言之曰仁義。亦猶元可以包四德，而與亨、利、貞俱列；仁可以包四端，而與義、禮、知同稱。此所以謂合之不渾，離之不散者也。

陸九淵《象山先生全集》卷一一《與李宰》 人非木石，安得無心？心於五官最尊大。《洪範》曰：「思曰睿，睿作聖。」《孟子》曰：「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又曰：「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又曰：「至於心，獨無所同然乎？」又曰：「君子之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又曰：「非獨賢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賢者能勿喪耳。」又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去之者，去此心也，故曰「此之謂失其本心」。存之者，存此心也，故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四端者，即此心也。天之所以與我者，即此心也。人皆有是心，心皆具是理，心即理也，故曰「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所貴乎學者，爲其欲窮此理，盡此心也。有所蒙蔽，有所移奪，有所陷溺，則此心爲之不靈，此理爲之不明，是謂不得其正，其見乃邪見，其說乃邪說。一溺於此，不由講學，無自而復。故心當論邪正，不可無也。以爲吾無心，此即邪說矣。若愚不肖之不及，固未得其正，賢者智者之過失，亦未得其正。溺於聲色貨利，狃於譎詐姦宄，牿於末節細行，流於高論浮說，其智愚賢不肖，固有間矣，若是心之未得其正，蔽於其私，而使此道之不明不行，則其爲病一也。

陳淵《默堂集》卷二二《襍說十三段・其三》 爲善無求名，默而脩之，不求人之知可也。爲惡無近刑，惡其可爲乎？爲是說者，蓋不知人性本善，而未嘗有惡也。孟子之言性善，蓋本於孔子所謂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成之者性之說，故性之本善而已矣。離乎善，斯入於惡矣。君子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可見乎？此爲善之誠也，何貴於近名乎？若夫爲惡而不恃人之知，且以不近於刑爲貴，此姦人之所爲也，又可進耶？莊周之學出於老氏。老氏同善惡，而以歙張強弱爲微明之術，且曰：「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故莊周見而悅之，因發此論。揚雄遂以善惡混爲人之性，至言人僞特係乎作輟之間而已。其說蓋有取於老氏言道德之意，此爲不知善惡之所以分也。孟子教人爲善而去利，爲利未必皆惡，然志在於利，而不明乎義，此惡所由起也。故曰：「欲知舜與跖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間也。」又對梁惠王曰：「何必曰利？」又語宋牼曰：「先生以利說秦、楚之王，使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利，終至父子兄弟懷利以相接，以亡其國。」其惡利如此，蓋以惡之所由起，不可不禁耳。然則孟子所謂性善之說，實本於孔子，夫豈不察？而王氏乃曰：「揚子之言性兼，性之不正者言之也。」蓋有取於善惡混之說也。其曰：「義者陽也，利者陰也。陰當隱匿，陽當宣著。利非不可爲也，特不當宣著爲利之實而已。」此不知利之爲害，將使善惡兩行如莊周之所爲也。其言「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義，實出於孔子，而非孔子之本意。蓋其源流如此，故其爲天下假借六藝之言，變亂事實，傅會先王之法，陰奪民財，雖能苟安於目前，而後用其術者，卒至大亂，抑有由矣。孟子曰：「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其身矣。」又曰：「人無有不善。」夫善固未易擇也，吾故非莊周而是孟子，反之於正，以明王氏之不知道云。

范浚《香溪集》卷五《舜蹠圖》 孟子曰：「雞鳴而起，孳孳爲善者，舜之徒也。雞鳴而起，孳孳爲利者，蹠之徒也。欲知舜與蹠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間也。」夫善利之念，間不容髮。一髮之差，遂分舜、蹠。學者可不戒且懼哉！利不必謂貨利，凡有利心，皆利也。今有人焉，脩身慎行，服膺天爵，而不倦勤，亦至矣。然而其心若曰：「吾將以是有要焉。」是爲利非爲善也。必其設心措意，惟以自治，而不求乎在外，然後可以謂之爲善。然則世之孜孜爲善者，豈易得哉！此所以爲舜之徒也。孔子曰：「輕絶貧賤，而重絶富貴，則好賢不堅，而惡惡不

著，人雖曰不利，吾不信也。」孟子曰：「枉尺而直尋者，以利言也。」如以利則枉尋直尺，而利亦可爲與。蓋聖賢之所謂者，其凡例如此。予故發孟子之意，爲《舜蹠圖》，謂夫善利之念起于心者，其始甚微，而其得失之相去也，若九地之下與重天之顛。又以謂雖舜也，一罔念而狂，雖蹠也，一克念而聖。舜去狂遠矣，在一罔念間，與狂同失。蹠去聖亦遠矣，在一克念間，與聖同體。人能於危微之際而得之，則亦幾矣。嗚呼！孳孳爲善，所以熟吾仁也。苟爲善而一罔念，則非孟子所謂孳孳者，爲利之心，殆將乘間而起矣。故又以克念、罔念之説繫于舜、蹠，好學之士必有能知予之心者。

《陳亮集》卷一《上孝宗皇帝第一書》 始悟今世之儒士自以爲得正心誠意之學者，皆風痺不知痛癢之人也。舉一世安於君父之讎，而方低頭拱手以談性命，不知何者謂之性命乎！【略】又悟今世之才臣自以爲得富國强兵之術者，皆狂惑以肆叫之人也。不以暇時講究立國之本末，而方揚眉伸氣以論富强，不知何者謂之富强乎！

《陳亮集》卷二八《乙巳春答朱元晦書》 天地人爲三才，人生只是要做箇人。聖人，人之極則也。如聖人，方是成人。故告子路者則曰：「亦可以爲成人。」來諭謂「非成人之至」，誠是也。謂之聖人者，於人中爲聖；謂之大人者，於人中爲大。纔立箇儒者名字，固有該不盡之處矣。學者，所以學爲人也，而豈必其儒哉！子夏、子張、子游，皆所謂儒者也，學之不至，則荀卿有某氏賤儒之説，而不及其他。《論語》一書，只告子夏以「女爲君子儒」，其他亦未之聞也。則亮之説亦不爲無據矣。管仲儘合有商量處，其見笑於儒家亦多，畢竟總其大體，卻是箇人，當得世界輕重有無，故孔子曰「人也」。亮之不肖，於今世儒者無能爲役，其不足論甚矣，然亦自要做箇人，非專徇管、蕭以下規摹也，正欲攬金銀銅鐵鎔作一器，要以適用爲主耳。

《陳亮集》卷五《酌古論・序》 文武之道，一也，後世始岐而爲二：文士專鉛槧，武夫事劍楯。彼此相笑，求以相勝。天下無事則文士勝，有事則武夫勝。各有所長，時有所用，豈二者卒不可合耶？吾以謂文非鉛槧也，必有處事之才；武非劍楯也，必有料敵之智。才智所在一焉而已，凡後世所謂文武者，特其名也。吾鄙人也，劍楯之事，非其所習，鉛槧之業，又非所長；獨好伯王大略，兵機利害，頗若有自得于心者。故能于前史間竊窺英雄之所未及，與夫既已及之而前人未能別白者，乃從而論著之，使得失較然，可以觀，可以法，可以戒，大則興王，小則臨敵，皆可以酌乎此也。命之曰《酌古論》。

《陳亮集》卷二八《甲辰答朱元晦書》 夫人之所以與天地并立而爲三者，仁智勇之達德具於一身而無遺也。孟子終日言仁義，而與公孫丑論一段勇如此之詳，又自發爲浩然之氣，蓋擔當開廓不去，則亦何有於仁義哉！氣不足以充其所知，才不足以發其所能，守規矩準繩而不敢有一毫走作，傳先民之説而後學有所持循，此子夏所以分出一門而謂之儒也；成人之道宜未盡於此。故後世所謂有才而無德，有智勇而無仁義者，皆出於儒者之口；才德雙行，智勇仁義交出而并見者，豈非諸儒有以引之乎！故亮以爲：學者學爲成人，而儒者亦一門户中之大者耳。秘書不教以成人之道，而教以醇儒自律，豈揣其分量則止於此乎？不然，亮猶有遺恨也。

陳亮《龍川集》卷四《問答》 義利之分，孟子辨之詳矣。而賞以勸善，刑以懲惡，聖人所以御天下之大權者，猶未離於利乎！有所利而爲善，有所畏而不爲惡，則其入人也亦淺矣。堯、舜之治，天下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故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豈亦知其效入人之淺乎？然皋陶之陳謨以典禮，賞罰同出於天而非有輕重之别也。苟無所事乎其用，則賞罰亦自外來耳，安在其爲天乎？三代之用賞罰，大槩猶法唐、虞，而記禮者載其先後之用甚詳。又以爲至周而窮，豈世變之極而賞罰之用始重乎？抑其出於天，而三代始賴其用也。《春秋》，聖人經世之志，而獨以代天子之賞罰，則聖人起而治天下，必不能以易此矣，亦何怪於漢宣帝之專恃賞罰以爲治乎？「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洛書》之所明載，而儒者終以爲治天下者不取必於賞罰，亦知夫勸懲之效淺也。謂賞罰不取必於勸懲，則無以御天下，謂其爲勸懲而設，則賞罰亦利耳。利者，人道之末也，則皋陶之所謂天者豈誣乎？

耳之於聲也，目之於色也，鼻之於臭也，口之於味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出於性，則人之所同欲也。委於命，則必有制之者，而不可違也。富貴尊榮，則耳目口鼻之與肢體皆得其欲。危亡困辱，則反是。故天下不得自徇其欲也，一切惟君長之爲聽。君長非能自制其柄也，因其欲惡而爲之節而已。叙五典，秩五禮，以與天下共之。其能行之者，則富貴尊榮之所集也。其違之者，則危亡困辱之所并也。君制其權謂之賞罰，人受其報謂之勸懲。使爲善者得其所同欲，豈以利而誘之哉？爲惡者受其所同惡，豈以威而懼之哉？得其性而有以自勉，失其性而有以自戒，此典禮刑賞所以同出於天，而車服刀鋸非人君之所

自爲也。天下以其欲惡而聽之人君，人君乃以其喜怒之私而制天下，則是以刑賞爲吾所自有，縱橫顛倒而天下皆莫吾違，善惡易位而人失其性，猶欲執區區之名位以自尊，而不知天下非名位之所可制也。孔子之作《春秋》，公賞罰以復人性而已。後世之用賞罰，執爲己有以驅天下之人而已。非賞罰入人之淺，而用之者其效淺也。故私喜怒者，亡國之賞罰也。公欲惡者，王者之賞罰也。外賞罰以求君道者，迂儒之論也。執賞罰以驅天下者，霸者之術也。

真德秀《西山文集》卷三〇《問答・問治國平天下章》 絜矩。「絜」字本出賈誼《過秦論》「度長絜大」。度謂以尺量物之長短，絜謂以帶量物之小大，如今人之圍木也，故字文從絜。先儒解「絜」字未分曉，建陽范直閣諱如圭，乃胡文定公之外甥，朱文公之父友，方以絜度爲說，文公從之。言我有此心，人亦有此心。在上之君子，當以己之心度人之心，如以矩而度物也。矩製方之器，俗謂曲尺是也。荀子曰：「五寸之矩，盡天下之方。」言矩雖止長五寸，然天下之爲方器者，必以此爲則。以譬一心雖微，而推之以度人之心，雖千萬人無不同者。我欲孝於親，人亦欲孝於親。我欲弟於長，人亦欲弟於長。故爲君子者，必使人各得以遂其孝弟之心。我欲安，人亦欲安。我欲壽，人亦欲壽。我欲富，人亦欲富。故君子者，必使人各遂其所欲。此皆所謂絜矩也。俗言以心比心，即是此義。

義者天理之公也，利者人欲之私也。二者如冰炭之相反。然一於義，則利自在其中。蓋義者宜也，利亦宜也。苟以義爲心，則事無不宜矣。不惟宜於己，亦且宜於人。人己兩得，其宜何利如之？若以徇利爲心，則利於己，必害於人，爭鬭攘奪於是乎興已，亦豈能享其利哉？

《大學》所謂利，專指財利而言。伊川先生云：「利不獨財利之利，凡有一毫自便之心，即是利。」此論尤有補於心術之微。南軒先生又謂：「無所爲而爲皆義也，有所爲而爲即利也。」其言愈精且微，學者不可不知也。且如見赤子入井有惻隱之心，此乃天理自然形見，非有所爲然，此即義也。若有一毫納交要譽之心，即是有所爲而爲，即利心也。二者相去毫釐之間，而公私邪正之分則天淵矣。故朱子謂「南軒此語乃發先賢之所未發，有功於聖門」，學者所宜深味也。

大抵學者存心行事，只當以義理爲主，義所當然，雖害不卹，義所不當然，雖利不計，如此方合乎天理之正。若此心一出一入於義利之間，終是爲利所勝。正如白黑相和，黑必掩白。薰蕕共器，蕕必掩薰。立志之初，不可不察也。

《大學》、程子、南軒三說不同，《大學》只說財利，猶是粗處，伊川、南軒之說乃入細工夫。世亦有能不貪財利之人，然未必無自便之私，亦有能不求自便者，其心未必無所爲。此是一節之上又有一節工夫，以《大學》至善譬之，不貪財利與不求自便是善，到無所爲而爲始是至善。然必先以不貪財利爲根脚基址，方可說上兩節。正如貧而無諂，富而無驕，方能漸至樂與好禮之地。若未能不貪財利，又豈能有上兩節？亦如未能無諂無驕，安得便有樂與好禮？故學者當以不貪財利爲本。又未可謂不貪財利爲已足，馴序用力，自粗至精，方可至純乎天理之地。

真德秀《西山文集》卷四六《知慶元縣承議張公墓誌銘》 昔者洙泗之教亦多術矣，然綜其要歸，不過曰學以成性，行以成己，施之於政，則以成物而已。然豈有二致哉？修乎內所以應乎外也，裕諸己所以推於人也。故自河南以來數君子，語知必及行，論理必及事，明其本之同，欲學者之交勉也。

《續資治通鑑》卷一六八《端平二年六月》 召崔與之參知政事，不至。帝遣使趣之，且訪問以政事人材。與之上疏曰：「天生人材，自足供一代之用，惟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忠實而有才者，上也；才雖不高而忠實有餘者，次也。用人之道，無逾於此。蓋忠實之才，謂之有德而有才者也。若以君子爲無才，必欲求有才者用之。意向或差，名實無別。君子小人消長之勢，基於此矣。」

魯貞《桐山老農集》卷一《修開化縣學記》 人之學也，求以爲己，非以爲人也。知有未至，思以致之，行有未力，思以勉之；心有未誠，思以實之；性有未復，思以明之。晝爲而宵省，瞬養而息存。求名師，親益友，所以爲己也。善輕於羽，而莫知載；惡重如山，而莫知違。理明如鑑，而莫知見；欲暗如漆，而莫知去。巧言思以悅人，曲學足以阿世。踽踽涼涼，自以爲是，而不求其本心之德，是皆爲人也。夫子嘗語子夏曰：女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說者曰：君子儒爲己，小人儒爲人。諸生既學于茲學，務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以負步侯作興新學之意。

吳師道《禮部集》卷一四《送北野蕭侯序》 國朝以武定天下，垂五十年，民不識兵，老臣宿將傳子若孫，變習而徙志，或挾册吟誦，操數寸管，以與數行墨者競，於是時方右文矣。愚聞文武一致也，古之人入則訏謨廟堂之上，出則折衝萬里之外，而爲之民者，力於農業，於學有急，則擐甲冑而爲兵，其道之出於一，上下同之，莫或異焉。夫尊君忠上之方，應事制變之宜，所謂文者，夫豈曲學末藝然哉？北野蕭侯世勳庸家，早從碩師游，天分素高，而又學以充之，其包涵渾雄

若湖海渺漫，不見垠岸也。開霽明達如晴月麗空，物無遺炤也。操要機，宰羣動，若陰陽闔闢，晦明倏忽，而元氣自若也。故其累鎮巨藩，卓爾不羣，去年江西洞寇竊發師，環境不進，侯乘傳馳赴召，諸將切責膝行受指，不數日，縛至戲下。人莫不多其功，自侯視之，其所試者毫末耳。烏乎！世非無奇才也，或棄而不用，或用而不竟，或限之而不能以他及焉。若侯者，其可謂竟於用，而無所限否乎？夫文武之事，與時弛張。安而思患，武之所以必飾也；陋而思振，文之所以不墜也。非有道者不能兼盡於此。侯固優爲之，非出於一時苟且者可比。然愚觀於侯之爲，往往待下不伐。愚知晦明以善其用，尤人所難能也。今方由金華易鎮括蒼山水郡也，地僻而俗閑，戎政之暇，優游高居，玩心神明，氣老識融，而委順侯天，侯之志其得矣是行也，喜而爲之辭。

李祁《雲陽集》卷六《永新州新學記》 三代之學，與軍旅之事未嘗不相關也。是以天子將出征，必受成於學。出征執有罪反，必釋奠於學，以訊馘告。蓋學校乃人才之所自出，受成於是，所以資其才以成其功，及其反也，則以成功告焉。此天子之學然也，而諸侯之學亦莫不皆然。魯僖公之修頖宮也，詩人作詩以頌之，而其言曰：「既作頖宮，淮夷來服。矯矯虎臣，在頖獻馘。」又曰：「角弓其觩，束矢其搜。戎車孔博，徒御無斁。」又曰：「既克淮夷，孔淑不逆。式固爾猶，淮夷卒獲。」一詩之中，反覆咏嘆，率皆形容當時軍容武功之盛，曾謂軍旅之事無預乎學校哉？吾夫子由魯司寇攝行相事，夾谷之會，却萊人於雍容談笑之頃。三都之墮，仲由實任其事。魯師及齊師戰，樊遲請三刻踰溝，齊師卒遁，而冉有以用矛入其軍。夫如是，則當時之爲師弟子者，其能否可見矣。曾謂儒者之道，果無預乎軍旅哉？自後世三代之制既廢，而文武之教分，武臣目文士爲迂闊可輕，文士指武人爲麤戾可鄙，互相詆訾，迄不相入。而有國家者，亦或別立武學，而以前代之爲名將帥者祀其中，是蓋知其末，而不知其本者也，知其二，而不知其一者也。千數百年之間，習視爲常，而莫有能推明其故者，是可嘆也已。永新文學之士，繇前代及今於江西爲盛，學校廢弛，自兵興以來則然。既而新安俞公領兵符來鎮是邦，修城池，繕器械，武備既飭，乃尚文事，遂與州尹田公謀，謂學校不可以久廢，宜先治其易者。乃首葺興文閣而新之。明年有事禮殿，嚴餚像設及從祀諸賢，闢兩廡，移賓戟門，使殿庭廓然有容，櫺星門則改創於泮池之外，繚以宮墻，軒豁炳煥，木石之材，工役之費，悉出於己。既成，而州尹田公率僚屬來請爲記。嗟乎！學校之無預乎軍旅也久矣，儒者之不事乎軍旅也尚矣。蓋自吾夫子之答衛君有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軍旅之事，未之學也。」繇是而後之昧昧者，遂以爲軍旅之事，實非儒者之所能。而儒者亦或假斯言以掩其所不能，此固近世之通患也。今俞公之爲是役也，不以守職爲拘，不以侵官爲嫌，舉積年學校之弊而新其規，巍巍聖容，秩秩籩豆，朔望奠謁，進升講筵，討論乎古今，肄習乎禮樂，非唯使卓布諸生得以從容涵泳乎教育之下，而介胄之士亦得以踴躍歆慕於觀感之餘。時習而日新，歲改而月化，將見學校之政與軍旅爲一，異時人才之由是而出者，文足以經國而理民，武足以折衝而禦侮，則三代之制可以漸復，其權輿顧不在是歟？予以年耄時乖，昔也不幸而見學校之久廢，今也幸而復見學校之重新，喜俞公之志有成，而尤重田公之有請也。故爲記之。

《全遼文》卷一〇《柳谿玄心寺洙公壁記》 夫善治性者，必求其所以養之也。養之之道無佗焉，一諸仁智而已矣。仁，性之固也；智，性之適也。固之不已則閟，閟之甚，則猝虖溢之亡禦也。適之不已則肆，肆則擾，擾則憚之。惴惴乎惟其有所爲也，溢之亡禦則禮之畔，畔之亡信也；惴惴虖惟其有所爲，則義之衄，衄之亡勇也。是二者，皆蔽之一而病之衆也。故知道者以智養之仁，以仁養之智，仁焉以智之養則安，智焉以仁之養則給。仁之安，則恬虖其內而不流，智之給，則應答虖萬變而弗殆。故畜諸己之謂德，履而行之之謂行，擴之錯諸物之謂業，貫斯三者之謂文。德以實之，行以厲之，業以成之，文以明之，斯治性之道得矣。

佛之徒曰洙公者，吾友人也。字渙之，姓高氏，世籍燕爲名家。生而被詩書禮樂之教，固充飫虖耳目矣。然性介絜，自卯倜然有絶俗高蹈之志。一日，嗜浮圖所謂禪者之說，迺屬其徒遯林谷以爲瓶盂之遊，日灼月漬。不數歲，盡得其術，乃卜居豐陽玄心寺。研探六藝子史之學，掇其微眇，隨所意得，作爲文辭，而綴輯之。積十數歲，不舍鉛素，寖然聲聞，流於京師。其黨聞之，忿其委彼而適我，繩繩而來扣諸門而詰之曰，子其服吾徒之佛，隸吾徒之業有日矣，然不能專氣徹慮，泰然泊虖玄妙之闈，而反憤悱篤思虖儒學，一何累哉。矧吾之爲道，其視天地萬物蔑如也，又奚以其文爲。公妥然不顧，第以鑽仰而爲事也。

今年春，僕以乘傳，距鄰宋回走易水，枉道下柳谿，即公候起居。既見，握手道舊，出新文若干以示僕，僕固駭其鍛揉之銳。未已，又語僕以其黨詰之狀。僕應之曰：夫道之在心，不言則不諭，故形之言而後達之也。言不及遠又不能人人乎教之，故載之文而遍天下，歷後世而無不至也。然文之於道，爲力莫甚

焉，固可得而聞焉。昔吾先師孔子。知道之極，迺著之《易》，以神其天地之蘊萬物之變也。傳之其孫曰子思，子思爲之作《中庸》，以明誠性之德，不慮而會不營而功也。子思傳之孟子，孟子得之，曰，吾善養我浩然之氣，以配之道義，不爲萬物之所梏也，列之編籍，以傳之徒。是後千有餘年，諸子蜂湧，而有捭闔之辯，刑名之說，紛綸虖其間，故是道寂無傳焉。至漢有楊子雲，奮然特起，發孔孟之奧，草之太玄，以天下之所無，待天下之所有。乘其數，演其德，以覺後世之戀戀也。然則文果累諸道乎，抑聞彼之所謂佛者，迺爾黨之所師也。倡之五教之說，以溢編軸，而後其徒若燦肇、融覺、觀密之輩，比比而作，皆爾黨之秀傑者也。率有辯論篇藻以翼其術而抪之世也，不亦謂之文乎？是皆得吾仁智相養之道也。噫，顓顓虖一介之謂猥，旁魄四達之謂聖，繇猥僻之軌而欲之聖人之域，則是猶北走而求越，不其邈哉！故爲吾子辯之，以質其來者之譊譊也。

郝經《陵川集》卷八《養說》　人皆可以爲大也，唯其忽之而自暴，委之而自棄，狹之而自小也。是以固滯戕賊，窘束流溺，卒不能以之大。

夫人之性，天之理也。其氣則一元之氣也。其形則五行二氣萃其精而結之者也。其心則官天地，府萬物，一智周知，泛應無量，如是之大也。有其大，必養之以充其大。不能養之，何以充之？故古之大聖大賢，莫不有以養之者。「遵養時晦，時純熙矣」，此武王之所以養其武也。「公孫碩膚，赤舄几几」，此周公之所以養其聖也。三省其身，犯而不校，此顏曾之所以養其賢也。至大至剛，養而無害，浩然塞於天地間，此孟子之所以養其氣也。由此觀之，聖之所以爲聖，賢之所以爲賢，大之所以爲大，皆養之使然也。嗟夫！吾衆人者，去古之大聖大賢也遠矣！古之大聖大賢，皆知所以養之者。吾衆人者，乃不知所以養之，卒爲小人而不能大也，卒爲下愚而不能聖賢也昭昭矣。

嘗觀夫蹄涔之水至小也，有魚焉而至微也，知所以養之，潛溺沉滯，會雨集而達於溝洫；循就因仍，自溝洫而達于川澤；圉圉拘拘，自川澤而達於江河；軒昂踴躍，自江河而達于海。由寸而尺，由尺而丈，以至於爲鯨爲鯤，拉扶桑，翳暘谷，激水三千里，其大不知其幾千里。至於爲神鰲，負九地而橫騖，冠三山而却走。如是之大也，何者？養之使然也。苟不知其所以養，倔强於蹄涔，跳踉於泥沙，忘其河海淵藪之大，使薪翁筍婦動其食指而墮其構。雖遇子產之愛，寧免烹乎！豈惟魚哉？凡物皆然。故孟子曰：「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物之至微而殘者，猶必得其養而後大也。矧人之至貴至靈乎，而可無養也？

故必明義理以養其性，寡嗜欲以養其心，禦奔蕩以養其情，致中和以養其氣，節飲食以養其體，盡孝友以養其本，執堅剛以養其節，擴正大以養其度，撤壅蔽以養其智，別邪正以養其習，慎細微以養其行。欲其養也，必先有容也。欲其容也，必先有勇也。欲其有勇也，必先有敬也。蓋敬則心不散，而齊莊中正足以有執，則勇可致也。勇則私不犯，而發强剛毅足以有爲，則容可能也。容則物無不受，而寬裕温柔足以有養矣。如是，則雖小而可以大，雖愚而可以智，雖凡夫而可以至于聖。而昧者不知也，乃輕佻以侮之，不忍以傾之，忿激以擲之，撐裂分披以壞之，淫佚以沈之。天地付吾者大，而吾自小，可乎哉？嗚呼！是特不養，自小之而已矣。猶無足深憾也。如蔽匿以養其姦，文飾以養其過，巖深以養其惡，掩覆以養其機，樸野以養其詐，高抗以養其傲，締搆以養其黨，縱肆以養其淫，執錮以養其偏，絞切以養其毒。以是而養之，小而喪身，大而敗國，又大而亂天下，不若不養之爲愈也。故養，一也。有可者，有不可者。可者養之，不可者去之。不可不慎也。

吳澄《吳文正集》卷五《思誠說》　子思子之《中庸》曰：「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孟子述其語，不曰「誠之」，而曰「思誠」。何也？思也者，所以誠之也。《通書》云：「誠者，聖人之本。」而又云：「思者，聖功之本。」前後聖賢之立言，若合符節。天何思哉？而四時行焉，而百物生焉。自須臾頃刻之近，至于千萬億年之久而如一，夫是之謂誠。天之道若此，而聖人亦天也，其德之純同天之不息，生而知之，不待思而得，是以安而行之，不待勉而中也。下聖人一等，思而後能得，則勉而後能中矣。斯其爲思誠者歟昔？丞相張魏公名廬陵文節楊先生之齋室「誠誠」，宋孝宗御書「誠齋」二字以賜。山南僉憲史侯文名先生玄蔣若義之齋室曰「思誠」，而孝廟神明之胄，趙子昂承旨又書「思誠」二字以遺。祖孫輝煥於百有餘年之間，韙哉！趙謂史憲欲使孫之思其祖，蓋借孟子思誠之言而寓慈孫念祖之意云爾！夫誠之爲誠一也，然有《中庸》、《孟子》所言之誠，有文節先生所能之誠。清修苦節，清誠清也，苦誠苦也，文節之實足以副魏公之名則然誠者，實而已。今先生之孫，一行在身，必實而非僞，一言出口，必實而非虛。口無虛言，身無僞行，其不爲之誠乎？其不謂之思其祖者乎？若夫天道之誠，唯天下之至聖能盡其道。古之大賢，雖能知之，雖能言之，而能行之或猶未至。澄也，固嘗從事於斯老矣，而未之能知也，未之能言也。將以已所不能知、

不能言而勉若義，豈誠也哉？則亦曰，思爾祖之爲近而可能也！

王結《文忠集》卷四《知行説》 士之爲學，蓋欲變化氣質，涵養德性。微言精義，融會于心，而措諸其躬。一人之身，具仁義禮智之性，父子、君臣、夫婦、昆弟、朋友之倫。至於視聽言動，進退步趨，其緒至多，其理至密。苟不先有以知其所以然，未有能行其所當然者也。故必毫析縷解，識其性情之别、體用之異，區别其分之不同，而會於理之至極。如燭照數計，明白曉析，灑然無疑。然後能躬行實踐，造於極致之地而無憾也。知之明，故行之力。行之力，則其知愈明矣。體用相發，不可偏廢。一而二，二而一者也。

然則知與行者，豈非爲學之要乎？昔舜命禹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精者，察人心、道心之混淆，致知之謂。一者，守本心之正而不使之離，力行之謂。允執厥中，無過不及也。夫舜禹天下之大聖，授受之際，猶以是爲心法之傳，則知行者固爲學之要也。然知吾知，行吾行，非强所不可知，責所不當行。以吾心之明，究可知之理，物理既極，本心愈明。則措諸其躬者，始可得而言矣。不以一知自止，一行自畫，窮理於學問思辨之際，力行於顛沛造次之間。使吾心之所具，身之所接，耳目之官，手足之職，無一理之或遺，無一事之不當，則氣質變化，德性純粹，蓋有不期然而然者矣。其真爲學之要也哉！

王禕《王忠文集》卷五《贈吴生序》 君子之於學，豈苟焉而已哉？固將有諸己焉耳。夫道非遠人者也，以道爲遠而自難於求之，則道與人且相離，烏能以有諸己乎！是故晝於《易》、道於《書》、詠於《三百篇》、筆削於《春秋》、節文於《禮》、難疑答問於孔孟之遺編者，大抵爲言明白而坦夷，天所以命於人，人所以受於天，帝王所以立極，聖賢所以傳心，其爲道悉載焉，人皆可得而求之也。猶之風雨霜露，日星山川，精義至教，無隱乎人，妙極乎仁義之奥、陰陽之賾而不外乎匹夫匹婦之所知。大而至於位天地、育萬物，而不出乎日用飲食，宫庭屋漏之無媿。若殊而實一，若遠而實近，非若異端小道之空言而無實也。故爲學者，博采而泛覽，窮索而精討。既知其故矣，必反觀約取而深體篤踐焉，然後道在我而可以有諸己。夫苟有諸己也，則其見於事爲，顧何施而不可？君子爲學之大要，復有過於是者乎！

自夫秦漢而下，師異指殊，斯理之不明久矣。至近世大儒，始有以倡其説，載諸方册既明且備，而學者類皆習而不察，行而不著，凌高履虚者既失之太過，承卑襲陋者又失於不及，而學術之弊，遂有不可勝言者焉。

楊士奇《東里續集》卷一四《性理羣書補註序》 天之生人，賦予之均也，而人之稟受有不齊。上焉者得夫氣之粹而理之全，此聖人也，聖人之德純乎天。次焉者知其均得於賦予而有不能備夫粹且全者，於是明之修之，不敢違天，而必宗於聖人，此賢人也。自孟子没，聖教不流，聖道日晦，歷千餘歲，其間知宗聖人者雖未嘗乏，然其足以明之修之蓋尠。迨濂洛諸君子出，然後聖人之所以爲教者晦而復明，學者始瞭然知正道之所在，而有所依據。向微濂洛諸子相與明之修之，用示法焉，將世之學者日趨於異端，無所底止，而安知上宗聖人以歸於正哉！故欲學聖人者，必自濂洛始。

吴與弼《康齋集》卷一〇《厲志齋記》 事必有志而後可成，志必加厲而後不怠。蓋志乃心所向，而厲則自强之謂也。農之於耕，工之於藝，商之於貨，莫不皆然，況士之爲學乎？

世之志於學者，孳孳早暮，不可謂不勤也。其所求，言語文字之工，功名利達之效而已。志雖蓋勤，學雖益博，竟何補於身心哉？是則非聖賢志學之旨矣。聖賢教人，必先格物致知以明其心，誠意正心以修其身。脩身以及家，而國而天下不難矣。故君子之心，必兢兢於日用常行之間，何者爲天理而當存，何者爲人欲而當去，涵泳乎聖賢之言，體察乎聖賢之行，優柔厭飫，日就月將，毋期其近效，毋欲其速成。由是以希賢而希聖，抑豈殊途也？

予年弱冠，賦《厲志詩》曰：「夙興夜寐，孳孳惟義。矢有成人，毋安暴棄。」當是時，於聖賢爲學之方，頗得其萬一，而自謂古人有不難到者。不意多病侵陵，與事乖迕，而志益荒，碌碌於衆人之中，倏然十更寒暑，此心一靈，或興感於中夜，或發憤於窮途，日時既往，悼道無成，昔者之志，回視如夢，其悲歎之極，蓋無復有意生於世也。此無他，志不加厲之過也。

鄭文康《平橋稿》卷七《養浩齋記》 人物在天地間，其盛大流行，必待善養而後能。若雞豚狗彘也，若杞柳桐梓也，由小而大，由拱把而合抱，何耶？蓋養之以雨露芻豢也。又若耳目也，性情也，血脈也，使其悦豫而和暢，何耶？蓋養之以聲音采色、歌咏舞蹈也。人物且爾，矧浩然之氣，可不養乎？

是氣何氣也？天地之正氣也。得於天而具於人，以言其體，至大至剛，以言其用，配義與道。厥初本自浩然，失養故餒。惟君子懼夫舍是無以爲志之卒徒也，乃有養之之功焉。其道何如？曰：直而已。直即集義也，猶所謂雨露也，芻

豢也，聲音采色、歌咏舞蹈也。苟善養之，則能塞宇宙，貫金石，以一身而參天地，以一心而贊化育，有不難致者矣。

古之聖王，十一征而無敵於天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其征何征耶？氣使之也。其怒何怒耶？氣發之也。所以三代盛時，人皆有是氣，雖不待養而自無或消之弊，故當時比屋可封，而非後世之所能及也。迨夫戰國之時，人知以氣使氣，不知以道養氣，有敵國相征者矣，有一怒而諸侯懼者矣，其征其怒，視湯文之征怒何如耶？於是有亞聖者出，因門人問答，特發養浩之言，以曉天下後世，使天下後世皆知有是氣而在所養，故忠臣孝子號爲大丈夫者，自先秦兩漢而下，有不勝其紀載焉。嗚呼！孟子之功，不在禹下，詎不信夫！

長洲唐君服周家於二百畝上，題其讀書之齋曰養浩。余過之，與之論説其旨，服周歷舉孟氏得其善養而見諸言行者，更僕不置，請記於余。余不能悉直，謝曰：爲忠臣，爲孝子，我於服周望之。

丘濬《大學衍義補》卷三六《治國平天下之要・明禮樂・總論禮樂之道上》

禮樂之制，作於聖人，非聖人所自爲也，因天地自然之形氣而爲之耳。大率禮以地制，而其制也，本其自然之形；樂由天作，而其作也，因其自然之氣。氣得其順，則天亦應之以順；形得其常，則地亦示之以常。苟不本夫自然之和序而爲非禮之禮、非樂之樂，是天之有盲風怪雨，地之有息壤洪流，其致逆氣之應、異象之垂，有必然者矣，其爲治道累，夫豈小哉！

丘濬《大學衍義補》卷三七《治國平天下之要・明禮樂・總論禮樂之道下》

人君爲治之道，非止一端，而其最要者，莫善於禮與樂。禮之安上治民，人皆知之。若夫樂之移風易俗，人多疑焉。何也？蓋禮之爲用，民生日用彝倫，不能一日無者，無禮則亂矣。樂以聲音爲用，必依永以成之，假器以宣之，資禮以用之，有非田里閭巷間所得常聞也，而欲以之移風易俗，不亦難哉！夫樂有本有文，出於人心而形於人聲，然後諧協於器以爲樂。聖人之論，論其本耳。禮之本在敬，樂之本在和。敬立則爲禮，所以安上治民者在是矣；和同則爲樂，所以移風易俗者在是矣。故《孝經》此章，首以「教民親愛莫善於孝，教民禮順莫善於弟」爲言，而繼之以此。然不先禮而先樂，而於禮之下即繫之曰「禮者，敬而已矣」，不言樂之和，而和之意自溢於言外。下文所謂敬其父、敬其兄、敬其君者，禮之敬也；子之悦、弟之悦、臣之悦者，樂之和也。敬一人而千萬人悦，豈非安上治民而移風易俗之效哉？由是觀之，禮樂二者，交相爲用，可相有而不可相無，是誠治天下之要道也。彼區區求其治效於聲音器數之末，豈知要者哉！

羅倫《一峯文集》卷二《三禮考註序》　先王之道不行於天下，夫豈人心異於古哉？上之所以爲教，下之所以爲學，非其道爾。禮也者，先王之所以爲教也，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是故聖人則之，以化成天下。士有定習，民有定志，官有定守，國有定制，天下之治運於掌矣。周衰，去於戰國，燬於秦，穿鑿附會於漢，先王之典未墜於地者，存什一於千百也。

羅倫《一峯文集》卷五《大中書院記》　有所大而非大，執之而無有，秉之而不亂，入之而愈深，升之而無盡，瞻之在前，忽然在後，其大無外，其小無内，無物不有，無時不然，賢知者過之，不肖者不及。有所大而無所大也，無名也，無可名也，强名之曰中。子思子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此心之不偏不倚，中之體也。周子曰：「中也者，和也，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此事之無過不及，中之用也。中爲大本者，其體無不具，中爲達道者，其用無不遍，夫是之謂大。

君子之學，持静之本以存其虚，防動之流以守其一。虚則内有主而不出，一則外有防而不入，則物不交於我矣。物不交於我，則我之所以爲我者，非人也，天也。天人合一，則天地自我而定，萬物自我而遂，中自我而大矣，夫豈有待於外哉？

章懋《楓山集》卷三《禮論》　世之論禮者，皆曰三王異世不相襲，吾以爲三王之禮正相襲也。古之王者，乘時有作，正朔則改，服色則易，徽號則殊，文章器械衣服則別焉異焉，其禮可謂不相襲矣，而奚襲？曰：相襲而不在於所襲者，是其所以爲襲也。人皆知相襲之爲襲，而不知不相襲之爲襲。不相襲之爲襲，襲之大者也。四時之運，春令木，其氣温；夏令火，其氣燠；秋令金，其氣凉；冬令水，其氣寒，各不相襲。而所以相襲者，不在於生百物、成歲功乎？昔堯舜以天下與賢，而禹則傳子，禹所以襲堯舜也。孔子大管仲之功，而孟子卑之，孟子所以襲孔子也。然則三王之於禮，其亦不襲之襲歟？何者？禮有本有文，本者天地之常經，不可以不相襲。文者古今之通義，不可以必相襲也。譬之鼓瑟然，今日之柱以如是而音調，明日之柱又如彼而音始調，所襲者其音也，所不襲者其柱也。音既相襲，則其柱不必膠矣。是故四璉六瑚八簋，宗廟之禮不相襲，而襲其尊祖敬宗之心。夏序瞽宗頖宫，學校之禮不相襲，而襲其養老敬民之典。冠而毋追章甫委貌，服而山火龍章，車而鉤車大路乘路，旗而綏旂大白大赤，名物

固不相襲，而所以尊瞻視、明等威者則相襲也。若巡朝，若昏冠，若喪葬，儀文度數，或損或益，或隆或殺，舉不相襲。然而親諸侯、成男女、哀死亡之意，又未始不相襲焉。夫聖人豈不欲其制度文爲一惟古之是襲哉？顧法立而弊生，時異而勢殊，或有宜於古而不宜於今者，不得不少有變革，以順其天叙天秩之本然，是則不相襲者乃所以深相襲也。孔子曰：「殷因於夏禮，周因於殷禮。」苟不相襲，而何以爲因乎？

湛若水《格物通》卷五九《學校二》 古之學者成於樂，故《傳》曰：「唯君子爲能知樂。」是故審聲以知樂，審樂以知政，而治道備矣。札其知樂君子也歟！於其歷代之音、列國之風既皆稱贊而品別之，而《韶》之一樂，獨贊其天地之覆載爲盛德之蔑加，信乎見之真也。夫子在齊之嘆曰：「不圖爲樂之至於斯也。」札之見，其殆庶幾乎！若夫歌陳而嫌于無主，固也。至於秦，則有主矣。歌秦而止謂之能夏而大不贊其美者何也？札之意，其有所感而憾者矣。嗚呼！聞其樂而知其德，君子所以差等百王也，可不慎歟！

湛若水《格物通》卷五九《學校二》 禮者，道之體而教之本也。國有禮則治，無禮則亂。人有禮則順而善，無禮則逆而惡。晏子告齊侯，不越乎君臣父子、兄弟夫妻姑婦之間，可謂知禮之要矣。其曰「先王所稟於天地以爲民」者，既有以見夫命于天、性于我而教于民者，又有以見道教之大原出於天，不可易也。奈何景公徒善之而弗行。自夫此禮不行於君臣也，而上下紊；自夫此禮不行於父子也，而國本隳；自夫此禮不行於兄弟也，而同氣手刃；自夫此禮不行於夫婦也，而嫡庶混；自夫此禮不行於婦姑也，而誶語反唇。教不立，禮不興，國安得而不亂乎？當是之時，大夫陳氏厚施于國，齊之亂萌矣，由禮之壞也。夫禮也者，理也，道之體也。三代之教，天子公卿躬行於上，故其化行。

湛若水《格物通》卷六〇《學校三》 先王之教，因人之所有而覺之，非以人之所無而强之也。如導水者，因水之性而利導之，激則濫矣。下者水之性也，善者人之情也。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是乃人之真心也。全其真純，道其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之性，故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教道立矣。教道立而善人多，善人多而天下治矣。

湛若水《格物通》卷六〇《學校三》 禮樂者，化民之具。庠序者，化民之所也。以化民之所而化民，不可也；以化民之具而化民，亦不可也。其必有所以爲之本者矣。是以古者天子諸侯皆象地形而爲之學，蓋以身所有者推之制作，以顯設於天下，無所待於外也。德化之行，天下之心固有得乎吾心之同然者爾。使不知此而惟求之度數聲音之間，固已遺其本矣，豈先王建學之意哉！

鄒智《立齋遺文》卷二《送提學潘先生副憲陝西序》 智聞胡安定公，宋之名儒也，其上疏也，曰：「明君以務學爲急，聖學以正心爲要。」其提學也，曰：「謹按聖門設科，成周貢士，皆以德行爲先，文藝爲下。臣當以此仰奉明詔，告君而本於聖學，造士而本於德行。斯二者，皆天理之當然而不可易者也。」先生前日之上疏也，既得文定公告君之體，今日之提學也，又適文定公造士之職，曷亦重德行、輕文藝，撥士風之澆而反之淳乎？或謂古之德行不可行於今，亦猶今之文藝不可行於古，是大不然。德也者，得之於心之謂也。行也者，行之於身之謂也。使人而無心也，則可以無德；使人而無身也，則可以無行。不然，何古之不可及乎？且夫天子之詔先生也，天語叮嚀，無非德行之爲重，文藝特其餘耳。今欲抑此而伸彼，豈惟非古之意，抑非天子之意也。先生始以嚴律蜀之士，蜀之士畏威而化者半弱，終以寬待蜀之士，蜀之士感恩而化者半强。六年之間，駸駸乎德行之趨，而無復浮華巧麗之習。若更遲之以年，則丕變矣。此又先生之自試者也，先生以爲何如？

王守仁《王文成公全書》卷二《傳習録中・啓問道通書》 來書云：「凡學者才曉得做工夫，便要識認得聖人氣象，把做準的，乃就實地做工夫去，才不會差，才是作聖工夫。未知是否？」

「先認聖人氣象」，昔人嘗有是言矣，然亦欠有頭腦。聖人氣象自是聖人的，我從何處識認？若不就自己良知上真切體認，如以無星之稱而權輕重，未開之鏡而照妍媸，真所謂以小人之腹而度君子之心矣。聖人氣象何由認得？自己良知原與聖人一般，若體認得自己良知明白，即聖人氣象不在聖人而在我矣。程子嘗云：「覷著堯學他行事，無他許多聰明睿智，安能如彼之動容周旋中禮？」又云：「心通於道，然後能辨是非。」今且説通於道在何處？聰明睿智從何處出來？

王守仁《王文成公全書》卷七《禮記纂言序庚辰》 禮也者，理也。理也者，性也。性也者，命也。「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而其在於人也謂之性，其粲然而條理也謂之禮，其純然而粹善也謂之仁，其截然而裁制也謂之義，其昭然而明覺也謂之知。其渾然於其性也，則理一而已矣。故仁也者，禮之體也；義也者，禮之宜也；知也者，禮之通也。「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無一而非仁也，無一而非性

也。天叙天秩，聖人何心焉，蓋無一而非命也。故克己復禮則謂之仁，窮理則盡性以至於命，盡性則動容周旋中禮矣。後之言禮者，吾惑矣。紛紜器數之争而牽制刑名之末，窮年矻矻，弊精于祝史之糟粕，而忘其所謂「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者。「禮云禮云，玉帛云乎」？而人之不仁也，其如禮何哉？故老莊之徒，外禮以言性，而謂禮爲道德之衰，仁義之失，既已墮於空虚澒蕩，而世儒之説，復外性以求禮，遂謂禮止於器數制度之間，而議擬仿像於影響形跡，以爲天下之禮盡在是矣。故凡先王之禮煙蒙灰散而卒以煨燼於天下，要亦未可專委罪于秦火者。僭不自度，嘗欲取《禮記》之所載，揭其大經大本而疏其條理節目，庶幾器道本末之一致。又懼其德之弗任而時亦有所未及也，間嘗爲之説曰：「禮之于節文也，猶規矩之於方圓也。非方圓無以見規矩之所出，而不可遂以方圓爲規矩。故執規矩以爲方圓，則方圓不可勝用。舍規矩以爲方圓，而遂以方圓爲之規矩，則規矩之用息矣。故規矩者，無一定之方圓；而方圓者，有一定之規矩。此學禮之要，盛德者之所以動容周旋而中也。」

宋儒朱仲晦氏慨《禮經》之蕪亂，嘗欲考正而删定之，以《儀禮》爲之經，《禮記》爲之傳，而其志竟亦弗就。其後吴幼清氏因而爲《纂言》，亦不數數于朱説，而於先後輕重之間，固已多所發明。二子之見，其規條指畫則既出於漢儒矣，其所謂「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之原」，則尚恨吾生之晚，而未及與聞之也。雖然，後聖而有作，則無所容言矣。後聖而未有作也，則如《纂言》者，固學禮者之箕裘筌蹄，而可以少之乎？

王守仁《王文成公全書》卷七《紫陽書院集序乙亥》 德有本而學有要，不於其本而泛焉以從事，高之而虚無，卑之而支離，終亦流蕩失宗，勞而無得矣。是故君子之學，惟求得其心。雖至於位天地，育萬物，未有出於吾心之外也。孟氏所謂「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者，一言以蔽之。故博學者，學此者也；審問者，問此者也；慎思者，思此者也；明辯者，辯此者也；篤行者，行此者也。心外無事，心外無理，故心外無學。是故于父，子盡吾心之仁；於君，臣盡吾心之義；言吾心之忠信，行吾心之篤敬；懲心忿，窒心欲，遷心善，改心過；處事接物，無所往而非求盡吾心以自慊也。譬之植焉，心其根也；學也者，其培壅之者也，灌溉之者也，扶植而删鋤之者也，無非有事於根焉耳矣。朱子白鹿之規，首之以五教之目，次之以爲學之方，又次之以處事接物之要，若各爲一事而不相蒙者。斯殆朱子平日之意，所謂「隨事精察而力行之，庶幾一旦貫通之妙也」歟？然而世之學者，往往遂失之支離瑣屑，色莊外馳，而流入於口耳聲利之習。豈朱子之教使然哉？

王守仁《王文成公全書》卷七《觀德亭記戊寅》 君子之于射也，内志正，外體直，持弓矢審固，而後可以言中，故古者射以觀德。德也者，得之於其心也。君子之學，求以得之於其心，故君子之于射以存其心也。是故操於其心者其動妄，蕩於其心者其視浮，歉於其心者其氣餒，忽於其心者其貌惰，傲於其心者其色矜，五者心之不存也。不存也者，不學也。君子之學于射，以存其心也。是故心端則體正，心敬則容肅，心平則氣舒，心專則視審，心通故時而理，心純故讓而恪，心宏故勝而不張，負而不馳，七者備而君子之德成。君子無所不用其學也，於射見之矣。故曰：「爲人君者以爲君鵠，爲人臣者以爲臣鵠，爲人父者以爲父鵠，爲人子者以爲子鵠。」射也者，射己之鵠也。鵠也者，心也，各射己之心也，各得其心而已。故曰：可以觀德矣。作《觀德亭記》。

孫緒《沙溪集》卷一〇《古今仕學辨送胡生南歸》 古之君子，其學也將以用世。今之君子，其學也將以罔世。志在用世，故其學也爲己，而其仕也爲人。志在罔世，故其學也爲人，而其仕也爲己。本源既岐，薰蕕遂遠。今古之不相及，有由然也。

嘗觀之古人矣。培《六經》以爲之根，達百氏以究於用，質諸史牒以盡其變，融諸歌詠以成其德，澹於中無累於外，睟於形不逐於欲，蓬蒿琴瑟，聊以自娱，巖壑泉石，謂可畢世。鄉閭以之矜式，學者於焉成就。古人之學，如是而已，夫豈必於仕哉！長往非時中之宜，援手思天下之溺，或親老志切於顯揚，而家貧養須於禄入，非科目不能表見，故售藝棘闈；非進士不足大行，故對策楓陛。合有司之法程，答天子之聖製，吐胸中之一奇，燦日下之五色，皆平生之素負者，非有待於外也。及夫甲第登名，中外列職，廟廊館閣則憂在江湖，絶徼邊陲則心存魏闕，一民一物之不得其所，蹙然未寧，一政一令之稍失於平，義形於色。終身殫慮，無復已時，窮谷深山，常恐未及。是其仕也，爲人乎？爲己乎？故建白於上，皆鑿鑿可行，發施於外，皆永永可傳。

今則不然，剽竊爲博，險怪爲奇，艷媚爲工，晦澀爲古，身心漫無所得，藉口於濂洛之門墻，句讀尚或未諳，騰説於秦漢之簡奥，詆鍾王爲俗書，笑蘇黄爲卑格，呶呶於市衢，喋喋於廣衆，蓋惟恐人之不我知也。甚者慕羅昊於西江，跋陳張於東廣，折雨中之角巾，輓花外之小轂，坐南郭以噓嗒，效慈湖之匍匐。羣居

方咻，瞑目而休，曰：「吾專氣以致柔。」衆論未平，趺坐而凝，曰：「吾主一以存誠。」苦人情以不堪，離親族而不顧，膠固偪側，動輒有違。恍惚遼邈，莫可致詰。夫科舉之業，彼曰未學也，至於計偕上進，患得情真，乃俛首就試，曾不肯少失時文之尺度，盡背其所以爲學。應試之文，彼所自爲也。幸而得第授官，索價心切，乃拂衣長往，又不肯少狥世故之萬一，復背其所以爲仕。徑捷終南，隱充江左，擁被高臥，則名重里閭，隱几不言，則光生藩臬。薦揚奏疏，無歲無之。徵聘璽書，惟虔惟愼。假高論以罔利，論者莫敢嗤其貪；藉舊譽以欺人，舉世莫能覺其詐。躬跖蹻之行，而身膺賢聖之名；富陶猗之藏，而風被夷齊之節。上之人非不知矯詐之可惡、貪黷之有誅也，顧其所拾者道學之殘唾，所竊者聖澤之遺膏，清世不可以苦摧，名教或恐於得罪，任其所爲，禁不敢問。高據省臺，遍躋華要，身名俱泰，孫子襲芳。利禄之士，孰不欣于衷愫？故從之者如雲。郡邑之吏，孰不畏其雌黄？故候之者如市。彼見人之畏且服也，以爲其學真足以率天下，而其術真足以誘人心，先哲高躅，不過如斯，簡册所存，可以槩見。斯道之重任，披胸以當；山斗之尊崇，弛然而負。慘風虐燄，既殃毒無窮，蜕骨餘醒，尚奔走未已。士風何時而正？民生何計而安也？悲夫！顧才力弱者有所畏而不敢肆，其害小；才力勝者無所忌而莫敢攖，其害大。才也者，人難得於天者也。天畀我以才，誠厚我矣，不善用之，乃爲世之大害，曾無才者之不若，獨不負於天哉？

今之君子非盡然也，古之君子非盡不然也，多寡從違之間耳。古人、今人，降才果爾殊乎？隔錙銖於丈尋，差毫釐於千里，謹獨之功，君子所以不敢忽也。

孫承恩《文簡集》卷四三《禮樂論》 昔者嘗讀蘇洵氏之論禮樂，每稱聖人之權，噫，豈其然哉！夫禮樂何爲而作也？聖人所以法天道，本人情而作者也。天有自然之禮樂，人心亦有自然之禮樂，聖人者特因其自然者以制作之，固非出於私智臆見以誘人之從己，如蘇洵氏之所云也。是故乾尊坤卑，高下定位，陰陽翕張，化生萬物，天地自然之禮樂固如此。今夫人雖至愚，然其心亦必有所敬，亦必有所樂，固非塊然無知者，此人心自然之禮樂也。天之禮樂昭著而呈露，人心之禮樂貫徹而流行，而何俟聖人紛紛之制作？爲生民之初無尊卑貴賤之別也，惟無別，則無所統率，而相凌相奪之患生，其良心之敬雖未盡泯滅，然不足以勝其自尊自貴之私，則必相尋以入於亂。此固聖人之責也，於是因乎天之高者以詔人曰此君之象也，制而爲君之禮；因乎地之卑者以詔人曰此臣之象也，制而爲臣之禮。其法君尊而臣卑，君貴而臣賤，君逸而臣勞，君役使乎臣而臣受役使于君，君高拱於上而臣俛首屈膝於其下，曰：此禮也，悖是者且獲戾。夫人既有恭敬之良心，而復有禮以防之，由是相率而信焉，守其制而不敢踰越焉。今夫人即有悍逆頑戾者，苟使其立大廷之上，以觀夫跪伏拜揖之儀，其心未有不肅然起敬者。此固聖人節制天下之大道也。

禮作則分嚴，嚴則疎，疎則離，離則民將無所聊其生。聖人有憂焉，於是取乎陰陽之翕張、風雷之鼓動、山川之吐吞、草木之俯仰、鳥獸之悲鳴吟嘯夷猶長育、衆竅之呼吸往來倡和者，以制爲五聲六律八音之樂，以宣風氣，以暢幽滯，以消鬱結，颺之於恬愉平淡之地，納之於包含廣大之中。至和之氣，鼓舞而動盪，是故聽之者心悦，聆之者心喻，犁然而契，渙然而悟，悲者以喜，憤者以平，滯者以散，熙然陶然，忘其局促奔趨之苦，順其生長養育之樂。聖人感召天下之大機，莫有先於是者。禮以嚴天下之分，樂以合天下之情。分嚴則不僭，情合則不離，而天下其治矣乎！

嗚呼！聖人之道，得禮而尊，得樂而親。彼蘇氏者，不知聖人制作之本始而徒見人之尊親乎聖人，爲聖人禮樂所致，遂曰此聖人欺誘天下之術也，何其陋哉！蘇氏不足言也。大儒如東萊者，其論禮樂也，亦曰聖人所以爲己謀。嗚呼！聖人奉天命，作生民，圭思以弭其亂而安其生，大公至正，初非以利己也，而云然，不亦淺之乎窺聖人哉！余是以知君子之不可苟於立論也。

袁袠《衡藩重刻胥臺先生集》卷一四《送陸子傳會試序》 夫投功名之會者，馳寥廓之思。希竹帛之業者，脱拘瑣之跡。是以終生牽繻，長卿題柱，班超投筆，郭丹封符，咸能慷慨以成身，激昂以揚譽，聲流無窮，達人慕焉。故曰志者立業之基也，戒之在卑；術者集事之榦也，戒之在小。鴻鵠之志，翱翔九冥，不奮翼則不能戾于天。騏驥之志，騰踔萬里，不跼蹄則不能致于遠。然而志以時償，功由運舉。何則？所託者然也。

余少負不羈，中遭罪廢，流俗嗤詬，歡然受之。友人陸生子傳獨能捐疵玷之瑕，締纏綿之好，披豁底裏，討論朝夕，匪獨然諾杯酒譙笑之暱而已。屬子傳有會試之事，將獻策金馬之庭，致身青雲之上，過余言別，猥徵贈言。

夫士之未遇，孰不高談孔墨，抗議稷高，羞管晏，鄙申商者乎？及其得志，庸庸焉曾所羞鄙者之不如，此非志卑而術弗慎之過歟？今天子明聖，求士如饑，闢壅滯之門，開特達之路，削拘攣之格，懸不次之賞，言合則光榮，計從則尊顯，誠

千載一時也。以子傳之材，奔騖橫厲，奚所弗濟？無亦務廣其志而慎用其術耳矣。

吾聞之，物有必致，事有必獲。取魚者罟，射鳥者弋。君子立志以俟時，不因時以毀志。懷術以赴會，不緣會以易術。《詩》曰：「遠猶辰告。」請以是爲子傳最。

胡直《衡廬精舍藏稿》卷一四《才論上》 夫聖人以道濟天下，而天下之能事畢矣。然而夫子復有慨于才難，何哉？曰：辟之車然，道爲之軸而才爲之輪。善治車者，雖有堅好之軸，而棄輪則莫爲之運。是故才者，其所以運之者也。才乘於氣，氣有通塞强弱，故才有敏鈍長短、巧拙精粗之不齊。夫惟才之不齊，故才爲難，而大才爲尤難。

宋荆氏之楸八圍，自謂能蔭，及之江介見豫章焉，其枝圍十畝，其蔭芘千乘，則縮然羞。包山之湖，自謂廣大，及出東海，則不啻十洲三島，雖百物幽怪，靡不有焉，則悦然失。此大小之辨也。甚哉，大才之不可多覯！然而求合其正性不詭于道者，則又難矣。是故有聖人之才，有聖人之道。以聖人之才合聖人之道，斯大之大也。

雖然，大之中，又有間焉。何以明之？昔堯至大也，堯讓天下於數君子者屢矣，數君子者卒不以自與，而必於與舜，舜之後又必與禹者，何也？彼遇舜之才尤大，禹之才次大，故非舜不足配堯，非禹不足望舜，而非舜禹亦不足以用數君子之才者也。雖然，此三聖人與數君子者，其才固不一，而道無不一。故其一時上下莫不相通以道，相通以道，則非獨此數君子者能以道而御其才，即其他敏鈍長短、巧拙精粗之徒，咸能共成其大而協贊唐虞之盛者，亦良有此道耳。

自禹與數君子之後，語君若湯與文武，語臣若伊周孔子，皆有聖人之才與道者也。孔子雖未試，而其才舜禹儔也。自湯與文武伊周之後，語君若漢高、漢武、唐太宗，所謂有聖人之才而未聞道者也。語臣若孟子，所謂有聖人之才與道，而其才阿衡儔也。孟子之後，不可謂無人，然其他敏鈍長短之徒彌有不齊，而其道彌遠矣。雖然，使有近聖人之才，學聖人之道，或君或相，興於其上，亦必有以通乎其下，而所謂共成其大者，尤有在焉，夫惡得千百載見之猶旦暮也。此誠才之難也。

胡直《衡廬精舍藏稿》卷一四《才論下》 聖人以道通乎其下者，非他道也，仁是也。夫濟天下莫病乎無才，尤莫病乎有才而不出于仁。嘗試以人臣論。人臣有才而不出於仁，則不得不趨而爲術，其次則以氣，其下以詐。張子房始終爲韓，非不忠也，而卒以術勝。彼非好術勝，道不勝術也。賈生之策，度越漢廷，非不達也，而卒以氣勝。彼非好氣勝，道不勝氣也。至於詐，則小爲弘、湯，大爲莽、操，禍至不可言。乃若儒家者流，窺竊古帝王之道，依倣其近似以就事功，又多以意行，則子產、叔向與諸葛孔明之流是也。

今夫術可以應變而不可以致理，氣可以發謀而不可以成務。若可以致理成務而善能持世者，則莫如意。然所謂共成其大以臻唐虞之盛，彼卒未逮也。何則？彼固作於意，而未始怵于仁焉故也。譬之水焉，水能潤能溉，能漫能瀰，其極至放海稽天，而其源則始於山下之泉。仁者，才之泉源也。不得其源而欲其放海稽天，不可得也。今夫人一也，唯其生，則膚甲怵于心腑，其弗生，則肝膽同於楚越，此仁不仁之辨也。

聖人之心，無弗生也，則無弗怵也，故其稱曰思天下有飢者由己飢之，有溺者由己溺之。又曰「一夫不獲，時予之辜」。今夫人當飢溺，皐盤怵于其躬，則雖鈍者靡有不敏，怯者靡有不勇，短者靡有不長，拙者靡有不工，狹者靡有不廣。彼其措畫而營救之者，曾不知内交誰何也，要譽誰何也，惡聲誰何也，而才不才非論矣。聖人之怵而生者亦若此，聖人豈復作而致其意哉？

夫意與仁奚別也？意者，忻於名義，因于往蹟，生夫人，自外入者也。仁者，觸於不忍，發於一體，生夫己，自内出者也。故曰「大人耐以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非意之也。夫唯非意，則存神過化，上下與天地同流。然則才者，聖人之神用者也，而術與氣不足言矣。

劉宗周《劉子全書》卷六《證學雜解・解七》 心者，凡聖之合也，而終不能無真妄之殊，則或存或亡之辨耳。存則聖，亡則狂，故曰克念作聖，罔念作狂。後儒喜言心學，每深求一步，遂有識心之説。又曰：「人須自識其真心。」或駁之曰：「心能自識，誰爲識之者？」余謂心自能識，而真處不易識，真妄雜揉處尤不易識，正須操而存之耳。所云「存久自明」是也。若存外求識，當其識時，而心已亡矣。故識不待求，反之即是。孟子曰：「雖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人自放之耳。」乃夫子則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須知此心原自存，操則存，又何曾加存得些子？存無可存，故曰「出入無時，莫知其鄉」。至此方見此心之不易存，所以孟子又言養心。知存養之説者，可與識心矣。

劉宗周《劉子全書》卷六《證學雜解・解十一》 此心一真無妄之體，不可端

倪，乃從覺地指之。覺者，心之主也。心有主則實，無主則虛，實則百邪不能入。無主焉反是。有主之心，如家督在堂，羣奴爲之奔走。有主之覺，如明鏡當空，妍媸於焉立獻。昔人呼心爲主人翁，以次。又曰：主人翁常惺惺否？若不是常惺惺，又安見所爲主人翁者？

劉宗周《劉子全書》卷六《證學雜解・解十二》 繇知覺，有心之名。心本不諱言覺，但一忌莽蕩，一忌儱侗。儱侗則無體，莽蕩則無用。斯二者，皆求覺於覺，而未嘗好學以誠之，容有或失之似是者，仍歸之不覺而已。學以明理而去其蔽，則體物不遺，物各付物，物物得所，有何二者之病？故曰：「好智不好學，其蔽也賊。」

劉宗周《劉子全書》卷六《證學雜解・解十三》 古人只言個學字，又與思互言，又與問並言，又兼辨與行，則曰：「五者廢其一，非學也。」學者如此下工夫，盡見精神，徹内徹外，無一毫滲漏。陽明子云：「學便是行，未有學而不行者。」如學書，必須把筆伸紙；學射，必須操弓挾矢。篤行之，只是行之不已耳。因知五者總是一個工夫。然所謂學書學射，亦不是恁地便了。《書》云：「學於古訓，乃有獲。」又曰：「學古入官。」故學必以古爲程，以前言往行爲則，而後求之在我，則信諸心者斯篤，乃臻覺地焉。世未有懸空求覺之學，凡言覺者，皆是覺斯理。學焉而不覺，則問；問焉而不覺，則思；思焉而不覺，則辨；辨焉而不覺，則行。凡以求覺斯理也。

劉宗周《劉子全書》卷六《證學雜解・解二十三》 天地之大德曰生，而人得以爲生。然有生必有死，仍是天地間生生不已之運，即天地亦在囿，而況人乎？人將此身放在天地間，果能大小一例看，則一身之成毀，何啻草木之榮枯、昆蟲之起蟄已乎？而人每不勝自私之爲見，將生死二字看作極大，却反其道而言之，曰無生。蓋曰以無生爲生，而後能以無死爲死，是謂空體不壞，是謂常住真心。然究竟去住不能自由，成毀依然任運，徒作此可憐想。且死則死耳，却欲豫先守住精魂，使死後有知；生則生耳，又追數胞胎前事，向無是公討來歷，豈不擔誤一生？「未知生，焉知死？」「朝聞道，夕死可矣。」聖人都教人在生處理會，並未嘗兜攬前後際。而後人曲加附會，以自伸其生死之説，謬矣。嗚呼！豈徒知生而已乎？生生焉可也。

劉宗周《劉子全書》卷七《原旨・原心》 盈天地間皆萬物也，人其生而最靈者也。生氣宅於虛，故靈，而心其統也，生生之主也。其常醒而不昧者，思也，心之官也。致思而得者，慮也。慮之盡，覺也。思而有見焉，識也。注識而流，想也。因感而動，念也。動之微而有主者，意也，心官之真宅也。主而不遷，志也。生機之自然而不容已者，欲也。欲而縱，過也；甚焉，惡也。而其無過不及者，理也。其理則謂之性，謂之命，謂之天也。其著於欲者，謂之情，變而不可窮也。其負情而出，充周而不窮者，才也。或相什百，氣與質也。而其爲虛而靈者，萬古一日也。效靈於氣者，神也。效靈於質者，鬼也。又合而言之，來而伸者神也，往而屈者鬼也。心主神，其爲是乎？子曰：「鬼神之爲德，其盛矣乎！」此夫子統言心也，而言豈一端已乎？約言之，則曰「心之官則思」也。故善求心者，莫先於識官，官在則理明，氣治而神乃尊。自心學不明，學者往往以想爲思，因以念爲意。及其變也，以欲拒理，以情偶性，以性偶心，以氣質之性分義理之性，而方寸爲之四裂。審如是，則心亦出入諸緣之幻物而已，烏乎神！物以相物，烏乎人！烏乎人！

劉宗周《劉子全書》卷八《生死説》 自聖學不明，學者每從形器起見，看得一身生死事極大，將天地萬物都置之膜外，此心生生之機早已斷滅種子了。故其工夫顓究到無生一路，只留個覺性不壞，再做後來人，依舊只是貪生怕死而已。

吾儒之學，直從天地萬物一體處看出大身子。天地萬物之始即吾之始，天地萬物之終即吾之終，終終始始，無有窮盡。只此是生死之説，原來生死只是尋常事。程伯子曰：「人將此身放在天地間，大小一例看，是甚快活！」予謂生死之説，正當放在天地間大小一例看也。於此有知，方是窮理盡性至命之學。藉令區區執百年以内之生死而知之，則知生之盡只是知個貪生之生，知死之盡只是知個怕死之死而已。然則百年生死，不必知乎？曰：奚而不知也？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是也。如何是聞道？其要只在破除生死心。此正不必遠求百年，即一念之間，一起一滅，無非生死心造孽。既無起滅，自無生死。又曰：「盡語默之道，則可以盡去就之道。盡去就之道，則可以盡生死之道。」生死非大，語默非小。學者時時有生死關頭難過，從此理會透，天地萬物便是這裡，方是聞道。

陸世儀《桴亭先生遺書・文集》卷三《講學紀事序》 夫德之與業，非直小子事也，在《易》乾之九三有曰：「君子進德修業。」德者體之立也，内聖之所由積也；業者用之著也，外王之所由成也。德非一，自一介之士一言一行、一念一事，與夫卿大夫之三德、六德，以至於堯舜之精一執中，微與著不同，而皆謂之

德。業非一，自弟子之六藝詩書、文章著作，與夫受一命之榮而治民事神，以至王者之平章協和、配天享帝，小與大不同，而皆謂之業。德與業人之所同，而所以進之修之者萬有不同。患其不同，而因思所以勉之，則考課之法生焉。故考課者，所以爲進修之助也。崇禎丁丑，予偶志斯道，慮作輟無時，因爲二録自勉，并約聖傳、虞九、言夏諸同志共爲會，更相考核，幾於數載，丁申酉之變而廢。及今伏處墻東，放廢偃蹇，自念所遭不幸，發抒無時，不傳之學，或幾自此而息矣，乃舜光諸子一旦奮起而欲續之，嗟乎，何其壯也！夫德業之成存乎人，德業之盛存乎天，人者我所得爲也，天者我所不得爲也。故道德明立而時不可爲，則君子亦終身爲遯爲潛，而不敢萌一毫怨尤之心。然時雖未可，而幸或有暇，則君子益亟亟焉務修其身以事天。而顧委罪時世，放失頹廢，陷身邪辟，君子謂之自暴自棄，其得罪名教蓋莫大焉。況乎時之治亂亦無常，天無心焉，實人爲之耳。學問立而善人多，則天下治；學問廢而善人少，則天下亂。君子亦務積其學問，以爲撥亂致治之人耳，奈何一諉氣運，爲天地間不足重輕之人哉！予故於諸子之考課，不欲其僅爲一才一藝一鄉一邑之小儒，而即望其爲守先待後、開來繼往之傳人。予之志亦苦矣，諸子勉之！

陸世儀《桴亭先生遺書・文集》卷四《送許氏甥舜光入學序》　「子謂子賤：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註曰：「子賤能尊賢取友，成其德也。」夫尊賢取友之説，自童子至成人，父以之教其子，兄以之教其弟，師長以之教其後學，莫不人人而聞之，亦莫不人人而行之，此豈世之所謂絶德者歟？而夫子獨以之許虙子，何哉？蓋尊賢取友之道有三難：驕不可，惰不可，浮不可。何謂驕？凡子弟之秀者，氣必輕俊，聞先生長者强毅有學行之士，則曰：「我何遽不若彼？」此矜氣勝者也。其次則曰：「我何敢望先生長者？我何敢與强毅有學行之士先後而争步？」庸庸詭隨，爲平常人耳。至譎者則又不然，見先生長者，輒交臂屈膝，見强毅有學行之士，輒折節而争赴。觀乎其中，則取資求益之心，槩乎未有聞焉，向之所爲交臂屈膝、折節争赴者，爲貌而已矣。若是者，視驕惰爲尤甚，世之所爲不能尊賢取友，大約類此。

子甥舜光天性淳謹，丁丑來從予學，時年尚稚，予悉力教訓，然成人之道未敢相語。戊寅，予居先君喪，虞九、言夏、登善諸兄坐予齋，教以不逮，予命舜光侍數日後，舜光忽語予曰：「焜未嘗覩如此，諸先生終日坐語，不聞燕僻之言，不見燕僻之容。」予曰：「汝以諸先生爲不可學耶？凡爲人之道，皆當如此矣。」舜光喜，乃請執贄，遂更從學於諸先生，屢聞教益，學遂自此進。予諸弟中，有陸生熙先者，好學而强毅，子愛之，舜光遂訂交焉，慨末俗之陋，相約爲古人之學，心志孚契，過於昆弟。今年春，同遊州庠，予曰：「尊賢取友之道雖未盡乎此，然於舜光亦可以見一端焉。」夫諸先生之端方而嚴肅也，幼學之士方且望而畏之，蹙然若將困焉，而舜光就之惟恐不及；强毅有學行之友，忮心者或畏形已短，而舜光親之惟恐其後，旬日不見師友，則發憤憂念形於寢食，此豈其性然歟！慮子之成德吾不敢知，世之所謂驕、惰、浮三癖者，或庶幾其去焉。

然吾願舜光之更進之也：向之所尊所取，止幼學見聞之所及耳，今遊庠序，稱成人矣，通邑之中，爲先生長者之可師者何人，學校之中，其亦有强毅有學行者歟，是皆汝今日之所當尊而取也。不特通邑，再遊而見聞及於南國，三遊而見聞及於天下，其可爲我之所尊而取者何限，所要者去當世之陋態，師虙子之成德耳。吾甥勉旃，非直予望之，予姊之與尊人蓋日望之矣！

張履祥《楊園先生全集》卷四《答沈德孚》　道猶路也，道者日用事物當然之理，道者天下古今所共由。夫子朝聞夕死之言，只爲人不知道者而發，猶所謂「誰能出不由户，何莫由斯道也」，猶孟子所謂：「行之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衆也。」不是日用當行之外別有一物，可以生時將得來，死時將得去，如異端所謂末後一著也。生死之説亦甚平常，生順則死安。「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任重道遠，得正而斃，如是而已。故曰「未知生，焉知死也。」豈有生前事物全不致知力行，只打點死時一著之理？聞者亦只是致知力行之際，講求體驗，實見得道理如此，非有參透頓悟之幻妄也。世儒十人而九好持此以爲論説之端，雖曰不墮於禪，吾不信也。

仁義禮智，性也。盡性者，盡其仁義禮智而已矣。率其仁義禮智之性，則爲道；修其仁義禮智之道，則爲教。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和夫婦，叙長幼，交朋友，三千三百，無非是也。推其極，至於「位天地而育萬物」；求其實，即「庸德之行，庸言之謹」盡之。不是懸空可説得一箇性，而須冥參超悟以爲教也。古今言性者，以孟子爲極。其言曰：「形色天性也。」朱子本是而爲注曰：「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理者仁義禮智而已。先儒謂器亦道，道亦器，即此意。愚只守此訓。此外雖有奥義玄解，概弗敢聞。

張履祥《楊園先生全集》卷一三《答顔孝嘉》　爲學之道，始於立志，猶射者未發矢而志已及之。志大而大，志小而小，他日所成，無不由是。吾人須思天地

生、我是如何賦界，父母生我是如何屬望，爲智爲愚，爲賢爲不肖，去取斷然自此分明矣。此志一定，便須實做工夫，以必求其如我所志而後已。日用之間，一切外誘凡可以奪志者，力屏絶之。如「耳之於聲，目之於色，口之於味，鼻之於臭，四肢之於安佚」之類，因有不知其然而浸淫入之者，惟有猛提此志，一發深省曰：「吾志爲何，而以是自喪乎？」則於學也，將有欲罷不能者矣。

張履祥《楊園先生全集》卷四一《備忘三》 德者業之本，業者德之著。德益進則業益修，業益修則德益盛，二者亦交養互發，實是一種工功。

張爾岐《蒿菴文集》卷一《辨志》 人之生也未始有異也，而卒至於大異者，習爲之也。人之有習，初不知其何以異也，而遂至於日異者，志爲之也。志異而習以異，習異而人以異。志也者，學術之樞機，適善適惡之轅楫也。樞機正則莫不正矣，樞機不正亦莫之或正矣。適燕者北其轅，雖未至燕，必不誤入越矣；適越者南其楫，雖未至越，必不誤入燕矣。嗚呼！人之於志可不慎歟。

今夫人生而呱呱以啼，啞啞以笑，蜎蜎以動，惕惕以息，無以異也。出而就傅，朝授之讀，暮課之義，同一聖人之《易》、《書》、《詩》、《禮》、《春秋》也。及其既成，或爲百世之人焉，或爲天下之人焉，或爲一國一鄉之人焉，其劣者爲一室之人、七尺之人焉，至其最劣，則爲不具之人、異類之人焉。言爲世法，動爲世表，存則儀其人，没則傳其書，流風餘澤，久而愈新者，百世之人也。功在生民，業隆匡濟，身存則天下賴之以安，身亡則天下莫知所恃者，天下之人也。恩施治乎一域，行能表乎一方，業未大光，立身無負者，一國一鄉之人也。若夫智慮不離乎鍾釜，慈愛不外乎妻子，則一室之人而已。耽口體之養，徇耳目之娛，膜外槩置，不通疴養者，則七尺之人。篤於所嗜，瞀亂荒遺，則不具之人。因而敗度滅義，爲民蠹害者，則爲異類之人也。豈有生之始遽不同如此哉？抑豈有驅迫限制爲之區別致然哉？習爲之耳。

習之不同如此，志爲之耳。志在乎此，則習在乎此矣；志在乎彼，則習在乎彼矣。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言志之不可不定也。故志乎道義，未有入於貨利者也；志乎貨利，未有幸而爲道義者也。志乎道義，則每進而上；志乎貨利，則每趨而下。其端甚微，其效甚巨。近在胸臆之間，遠周天地之內。定之一息之頃，著之百年之久。孟子曰：「雞鳴而起，孳孳爲善者，舜之徒也。雞鳴而起，孳孳爲利者，蹠之徒也。欲知舜與蹠之分，無他，善與利之間也。」人之所以孳孳終其身不已者，志在故耳。志之爲物，往而必達，圖而必成。及其既達，則不可以返也；及其既成，則不可以改也。於是爲舜者安享其爲舜，爲蹠者未嘗不自悔其爲蹠而已，莫可致力矣。豈蹠之聰明材力不舜若歟？所志者殊耳。

世之誦周公、孔子之言者，肩相比也。誦其言，通其義，以售於世者，又項相望也。周公、孔子之遺教，未聞有見諸行事，被於上下者，豈少而習之，長而忘之歟？無亦誦周公、孔子，志不在周公、孔子也。志不在周公、孔子，則所志必貨利矣。以志在貨利之人，而乘富貴之資，制斯人之命，吾悲民生之日蹙也。志之定於心也，如種之播於地也，種粱菽則粱菽矣，種烏附則烏附矣。雨露之滋，壅培之力，各如所種以成效焉。粱菽成則人賴其養，烏附成則人被其毒。學不正志，而勤其佔畢，廣其聞見，美其文辭，以售於世，則所學於古之人者，皆其毒人自利之藉也。嗚呼！學者一日之志，天下治亂之原，生人憂樂之本矣。

《孟子》曰：「士何事？曰尚志。」《學記》曰：「凡學，官先事，士先志。」張子曰：「未官者，使正其志。」教而不知先志，學而不知尚志，欲天下治隆而俗美，何繇得哉！故人之漫無所志，安坐飽食而已者，自棄者也。舍其道義而汲汲貨利，不知自返者，將致毒於人，以賊其身者也。自棄不可也，毒人而以賊其身愈不可也。且也志在於道義，未有不得乎道義者也，窮與達均得焉。志在貨利，未必貨利之果得也，而道義已坐失矣。《孟子》曰：「欲貴者，人之同心也。人人有貴於己者，弗思耳。」「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也，求在我者也。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也，求在外者也。」人苟審乎內與外之分，必得與不必得之數，亦可以定所志矣。

王夫之《船山遺書・四書訓義》卷六 子曰：「君子不器。」

器者，各適其用而不能相通。成德之士，體無不具，故用無不周，非特爲一材一藝而器。

訓義 夫子曰：人之欲爲君子者，常審於君子之所務，抑必審於君子之所必尚，而後可以專其志以成其德。則請就君子之所以必不以自命者言之，而其爲學術可知已。夫君子者，其心至虛，而不以小功小名累其神明；其學有本，而不以才力聰明分其志氣。故凡適一時之用而利或其物，應一事之宜而精於其數者，所謂器也。而君子於此情不屬也，力不專焉，雖以之應羣器，而羣器皆適可也；要非其所致察也，於器有所可有所不可亦可也；亦其所偶通也，乃至於器亦無所可亦可也。自有以器使天下者在也。蓋凡以器名者，必盡其心思而習其術數，則力爲之竭，而志爲之不廣。得一長以自命，而即可以自矜，則於修己治

人之道，未能致其遠大，而心有所係，則爲澹泊寧靜之累也不小。欲爲君子者，其可以自限哉！

王夫之《船山遺書・禮記章句》卷二一　子曰：「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

注　「子曰」二字衍文。此言未及乎達德而求以入德之事。通上文三知爲知，三行爲仁，則此三近者，勇之次也。

衍　三者皆性之德也。知、仁、勇，天德也。天德者，天之道。此三者，人之性，人之道也。近者，天人之辭，人以是而近天，所謂達天德也。天人於此而相接，所謂繼之者善也。蓋嘗論之：天之明，於人爲知；天之純，於人爲仁；天之健，於人爲勇。是其主宰之流行化生人物，爲所命之理，而凝乎性焉。然人之與物，雖有偏全、大小、明暗、醇疵之不同，而皆有之矣。惟此好學、力行、知恥之心，則物之所絶無，而人之所獨也；抑天之所未有，而二氣五行之精者凝合爲人而始有也。天地之生人爲貴，貴此而已；天有道而人能弘之，弘此而已。以嚮於學而好之不舍者，孰爲誘之；以務於行而力之不吝者，孰爲勉之；以有所恥而知其所當恥，以不昧於恥者，孰爲區別而警之。觸而用之，有其幾焉；反而求之，有其實焉。發之不知，存之不忘，用之不倦。不學而能，不慮而知，非所性固有之德哉！誠之者，人之道也。人之道者，人之性也。故以此三者脩身而身脩，以此三者治人而人治，不可勝用也。盡其心，則性盡而道弘矣。不知用此，則雖知知而知有所窮不能復通，知仁而仁有所閒不能相保，知勇而勇有所竭不能復振。無他，上用天德，則形器所域，固不能與天同其理；下用與物同有之性，則且與物同其偏，而一往必窮也。故子曰「不如丘之好學也」，又曰「發憤忘食，不知老之將至」。聖人之性焉安焉者，性此安此而已矣。其曰「勇之次」者，則以見聖人以至於愚柔之資，皆有此三者爾，所謂人皆可以爲堯、舜也。

注　呂氏曰：「愚者自是而不求，自私者徇人欲而忘返，懦者甘爲人下而不辭。故好學非知，然足以破愚；力行非仁，然足以忘私；知恥非勇，然足以起懦。」

唐甄《潛書・法王》　陽明子有聖人之學，有聖人之才，自孟子而後，無能及之者。

仲尼之教，大端在忠恕。即心爲忠，即人可恕，易知易能者也，無智無愚，皆可舉趾而從之。然易實不易。蓋世降日下，古之風也淳，今之風也薄；古之習也淺，今之習也深。是故古人之心，如鏡蒙塵；今人之心，如珠投海。本心既亡，客心篡入而爲之主。嗜欲內膠，人己外隔。以是心求忠恕，猶登山網魚，入水羅雀也。求忠恕非即心乎？然而有間。忠恕爲用，心爲質，無質何用！古人心在，故求忠而忠，求恕而恕。今人心亡，故求忠而非忠，求恕而非恕。諸儒之言，皆各有得。然使聞其言者，以既亡之心求合其言，始而誤焉，以影爲形；轉而既焉，以假爲真。如以石爲玉，雕琢之工雖巧雖勤，終爲惡器，非質故也。

陽明子以死力格外物，久而不得，乃不求於外，反求於心。一朝有省，會衆聖人之學，宗孟子之言，而執良知以爲樞。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者，非教之愛親而然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者，非督之敬兄而然也，天下之孩提皆同也。充愛親之心而仁無不周，充敬兄之心而義無不宜，則前後之聖人不外是矣。是良知者，乃江漢之源，非積潦之水，豈有竭焉而不達於海者哉！

天之生人，有形即有心。有耳必聽，有目必視，有鼻必聞，有口必嘗，有手必持，有足必行。聽者心聽之，視者心視之，聞者心聞之，嘗者心嘗之，持者心持之，行者心行之。形全而無缺，則知心全而無缺。堯舜無缺，我亦無缺。是故雖夫婦之愚，是非自見，必不以是爲非，以非爲是；善惡自見，必不以善爲惡，以惡爲善。心知其是，乃背是而甘於非；心知其善，乃背善而從於惡。是豈心之本然哉？利慾蔽之也。浞、羿篡國，義心自在；盜跖殺人，仁心自在；卯酉晝晦，日光自在。自良知之說出，使天下之蒙昧其心者，於是求之。如旅夜行，目無所見，不辨東西；鷄再號，顧望一方，微有爽色，而知日之出於是也。爽色者，日之見端也；良知者，心之見端也。執此致之，直而無曲，顯而無隱，如行九軌之道，更無他岐。故曰「人皆可以爲堯舜」。人皆可以爲堯舜者，人皆可以明心也。仲尼以忠恕立教，如劈茅成路；陽明子以良知輔教，如引迷就路。若仲尼復起，必不易陽明子之言矣。此真聖人之學也。

才成於學。三代以後，多過人之才，皆其生質，不由學問。更事多而識見敏，亦可以定亂，亦可以安邦。其中亦有好學者，但能法言矩行，得聖人之皮毛，心體未徹，如秉燭不能遠照，如汲井不能廣潤。故其所爲，或壹於剛，或壹於柔，或長於此而短於彼，或及於五而遺於十，雖或小康，終非善治。此周公之後所以無相也。

陽明子專致良知，一以貫之，明如日月，涉險履危，四通八辟而無礙也。其見於行事者，使人各當其才，慮事各得其宜，處患難而能全其用，遇小人而不失

其正，委蛇自遂，卒保其功。迹其所爲，大類周公。明之有天下也，亦可慨矣。爲君者非悍即昏，爲臣者非迂則黨。傾險之智，接踵於朝；奄人之專，滔天無忌。惜陽明子之不爲相也。若得爲相，人主信任之專，如成王之待周公，必能啓君之昏，化君之悍，散黨驅邪，不張皇而潛消，而天下大治矣。此誠聖人之才也。

顏元、李塨《顏李叢書・顏習齋先生言行録》卷上《理欲第二》 開聰明，長才見，固資讀書，若化質養性，必在行上得之。不然，雖讀書萬卷，所知似幾於賢聖，其性情氣量，仍毫無異於鄉人也。

李光地《榕村集》卷八《尊朱要旨・智仁勇》 陰陽之氣有中偏，故有虧全。陽有精粗。故有清濁。陰有粹駁，故有邪正。有精之精者，精之粗者，粹之粹者，粹之駁者，有多寡也，故又有厚薄。虧全者，全體之中偏也；清濁邪正，一體之中偏也；厚薄，中者之中偏也。其生人物也，得其清濁之爲明昏，得其邪正之爲美慝，得其厚薄之爲强弱，得其虧全之爲畸行、完德。明之謂智，昏之謂愚，美之謂仁，慝之謂暴，强之謂勇，弱之謂柔，畸行之謂材，完德之謂聖。《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此言陰陽全體目之曰道，流行者不偏故言善也，賦予者雜糅故言性也，仁得陰之粹，智得陽之精，凡民蠢蠢粗而且駁，君子大中之道宜乎鮮也。《中庸》曰：「道之不行我知之矣，智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民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亦此意也。」或曰：「《中庸》智仁勇與性之仁禮信義智同與？否與？」曰：「言智則舉義，言仁則舉禮。得清之氣厚於知，薄於行，其於性也，智義多而仁禮少；得美之氣厚於行，薄於知，其於性也，仁禮多，而智義少。理乘氣而運，有陰陽，其與氣而淆，亦有陰陽。得清之氣，體陽而用陰，静而明之理多。得美之氣，體陰而用陽，動而正之理多。理合而成道，氣散而成質。合而成道，故完；散而成質，故離。心於性，氣於理，天命、氣質以是觀之。」

李光地《榕村全書・榕村文集》卷八《立志》 立志何也？曰：知行之總也。立志然後可與共學，致知然後可與適道，躬行然後可與立，知盡行至然後可與權。志道故志立，知深而德可據矣，行成而仁可依矣，知行皆化而藝可游矣。學未有不自志始者也。大學之教，必視離經辨志，然後敬業樂羣，然後至於知類通達，强立而不返。孔子之聖，自志學始，然後立，然後不惑、知命，然後耳順而從心，所欲不逾矩也。立志者，播種也；敬者，灌溉培壅之喻也。致知力行者，謹察焉，勤治焉。稂莠黄稗，無雜我種；螟螣蟊賊，無害我稼。學不先於志，猶無種也。志立而不務知，若苗之有莠，恐其亂也。知而不行，若害吾苗者不能去也。不始終之以敬，若灌溉培壅之不加，或槁焉，或有苗而不碩也。或曰：子謂志於知行，如三德之勇，五常之信，奚當焉？曰：志立則果，志立則誠。不果不入，不誠不久，故言立志不言立誠可也。

袁枚《小倉山房文集》卷一六《答和觀察書》 郵遞中接公手書，讀三過，殷然以天下爲己任，數年來得此於上游極寡。第書中稱德爲貴，才爲賤，是説也狂，夫阻之。

公而不以天下爲己任也，則廢才可矣；公而以天下爲己任也，則天下事何一非才所爲乎？忠于君，德也，而所以忠之者，才也；孝于親，德也，而所以孝之者，才也。孝而愚，忠而愚，才之不存，而德亦亡。古以天、地、人爲三才，天之才見於風霆，地之才見於生物，人之才極於參贊。其大者爲聖賢，爲豪傑，其小者爲農夫，爲工匠。百畝之田，人所同也，或食九人，或食五人，而才見焉。治埴之事，人所同也，爲燕之鎛，爲秦之廬，而才見焉。使農一日不食人，工一日不成器，則子不能養其父，弟不能養其兄，而顧囂囂然曰「吾有德，吾有德，」其誰信之！

孔子論成人，以勇藝居先，而以思義授命者次之。論士，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者居先，而以稱孝稱弟者次之。曰「高陽氏有才子八人，」曰「才難，」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若是乎才之重也。降至戰國，縱横變詐，似才之爲禍尤烈，故孟子起而辨之曰：「若夫爲不善，非其才之罪也。」孟子之意，以爲能視者，目之才也，雖察秋毫不足爲目病，而非禮之視，非其才之罪也。能食者，口之才也，雖辨淄渑不足爲口病，而非禮之食，非其才之罪也。若因其視非禮而必曜目則盲之，食非禮而必鉗口而噎之，是則罪才賤才之説，而非孔、孟意矣。

《駉》之三篇，曰「斯馬斯才」。馬尚非才不可，而況于人？今天下非無德也，然而有所謂僞德；非無才也，然而有所謂僞才。公與其貴此而賤彼也，毋寧兩辨而求其真。枚謹覆。

《戴震集・孟子字義疏證下・才三條》 才者，人與百物各如其性以爲形質，而知能遂區以别焉，孟子所謂「天之降才」是也。氣化生人生物，據其限於所分而言謂之命，據其爲人物之本始而言謂之性，據其體質而言謂之才。由成性各殊，故才質亦殊。才質者，性之所呈也；舍才質安覩所謂性哉！以人物譬之

器，才則其器之質也；分於陰陽五行而成性各殊，則才質因之而殊。猶金錫之在冶，冶金以爲器，則其器金也；冶錫以爲器，則其器錫也，品物之不同如是矣。從而察之，金錫之精良與否，其器之爲質，一如乎所冶之金錫，一類之中又復不同如是矣。爲金爲錫，及其金錫之精良與否，性之喻也；其分於五金之中，而器之所以爲器即於是乎限，命之喻也；就器而別之，孰金孰錫，孰精良與孰否，才之喻也。故才之美惡，於性無所增，亦無所損。夫金錫之爲器，一成而不變者也；人又進乎是。自聖人而下，其等差凡幾？或疑人之才非盡精良矣；而不然也。猶金之五品，而黃金爲貴，雖其不美者，莫與之比貴也，況乎人皆可以爲賢爲聖也！後儒以不善歸氣稟，孟子所謂性，所謂才，皆言乎氣稟而已矣。其稟受之全，則性也；其體質之全，則才也。稟受之全，無可據以爲言，如桃杏之性，全於核中之日，形色臭味，無一弗具，而無可見，及萌芽甲坼，根幹枝葉，桃與杏各殊，由是爲華爲實，形色臭味無不區以別者，雖性則然，皆據才見之耳。成是性，斯爲是才。別而言之，曰命，曰性，曰才；合而言之，是謂天性。故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人物成性不同，故形色各殊。人之形，官器利用大遠乎物，然而於人之道不能無失，是不踐此形也；猶言之而行不逮，是不踐此言也。踐形之與盡性，盡其才，其義一也。

問：孟子答公都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也。」朱子云：「情者，性之動也。」又云：「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情也；仁義禮智，性也。心，統性情者也，因其情之發，而性之本然可得而見。」夫公都子問性，列三說之與孟子言性善異者，乃舍性而論情，偏舉善之端爲證。彼荀子之言性惡也，曰：「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順是，故爭奪生而辭讓亡焉；生而有疾惡焉，順是，故殘賊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聲色焉，順是，故淫亂生而禮義文理亡焉。然則從人之性，順人之情，必出於爭奪，合於犯分亂理而歸於暴。故必將有師法之化，禮義之導，然後出於辭讓，合於文理而歸於治。用此觀之，然則人之性惡明矣。」是荀子證性惡，所舉者亦情也，安見孟子之得而荀子之失歟？

曰：人生而後有欲，有情，有知，三者，血氣心知之自然也。給於欲者，聲色臭味也，而因有愛畏；發乎情者，喜怒哀樂也，而因有慘舒；辨於知者，美醜是非也，而因有好惡。聲色臭味之欲，資以養其生；喜怒哀樂之情，感而接於物；美醜是非之知，極而通於天地鬼神。聲色臭味之愛畏以分，五行生克爲之也；喜怒哀樂之慘舒以分，時遇順逆爲之也；美醜是非之好惡以分，志慮從違爲之也；是皆成性然也。有是身，故有聲色臭味之欲；有是身，而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倫具，故有喜怒哀樂之情。惟有欲有情而又有知，然後欲得遂也，情得達也。天下之事，使欲之得遂，情之得達，斯已矣。惟人之知，小之能盡美醜之極致，大之能盡是非之極致。然後遂己之欲者，廣之能遂人之欲；達己之情者，廣之能達人之情。道德之盛，使人之欲無不遂，人之情無不達，斯已矣。欲之失爲私，私則貪邪隨之矣；情之失爲偏，偏則乖戾隨之矣；知之失爲蔽，蔽則差謬隨之矣。不私，則其欲皆仁也，皆禮義也；不偏，則其情必和易而平恕也；不蔽，則其知乃所謂聰明聖智也。孟子舉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謂之心，不謂之情。首云「乃若其情」，非性情之情也。孟子不又云乎：「人見其禽獸也，而以爲未嘗有才焉，是豈人之情也哉？」情，猶素也，實也。孟子於性，本以爲善，而此云「則可以爲善矣」。可之爲言，因性有等差，而斷其善則未見不可也。下云「乃所謂善也」，對上「今曰性善」之文；繼之云，「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也」。爲，猶成也，卒之成爲不善者，陷溺其心，放其良心，至於梏亡之盡，違禽獸不遠者也；言才則性見，言性則才見，才於性無所增損故也。人之性善，故才亦美，其往往不美，未有非陷溺其心使然，故曰「非天之降才爾殊」。才可以始美而終於不美，由才失其才也，不可謂性始善而終於不善。性以本始言，才以體質言也。體質戕壞，究非體質之罪，又安可咎其本始哉！倘如宋儒言「性即理」，言「人生以後，此理已墮在形氣之中，不全是性之本體矣。」以孟子言性於陷溺梏亡之後，人見其不善，猶曰「非才之罪」者，宋儒於「天之降才」即罪才也。

問：天下古今之人，其才各有所近。大致近於純者，慈惠忠信，謹厚和平，見善則從而恥不善；近於清者，明達廣大，不惑於疑似，不滯於習聞，其取善去不善亦易。此或不能相兼，皆才之美者也。才雖美，猶往往不能無偏私。周子言性云：「剛：善爲義，爲直，爲斷，爲嚴毅，爲幹固；惡爲猛，爲隘，爲强梁。柔：善爲慈，爲順，爲巽；惡爲懦弱，爲無斷，爲邪佞。」而以「聖人然後協於中」，此亦就才見之而明舉其惡。程子云：「性無不善，而有不善者才也。性即理，理則自堯、舜至於塗人，一也。才稟於氣，氣有清濁，稟其清者爲賢，稟其濁者爲愚。」此以不善歸才，而分性與才爲二本。朱子謂其密於孟子，朱子云：「程子此說才字，與孟子本文小異。蓋孟子專指其發於性者言之，故以爲才無不善；程子專指其稟於氣者言之，則人之才固有昏明强弱之不同矣。二說雖殊，各有所當；然以事理考之，程子爲

密。猶之譏孟子「論性不論氣，不備」，皆足證宋儒雖尊孟子，而實相與齟齬。然如周子所謂惡者，豈非才之罪歟？

曰：此偏私之害，不可以罪才，尤不可以言性。「孟子道性善」，成是性斯爲是才，性善則才亦美，然非無偏私之爲善爲美也。人之初生，不食則死；人之幼稚，不學則愚；食以養其生，充之使長；學以養其良，充之至於賢人聖人；其故一也。才雖美，譬之良玉，成器而寶之，氣澤日親，久能發其光，可寶加乎其前矣；剥之蝕之，委棄不惜，久且傷壞無色，可寶減乎其前矣。又譬之人物之生，皆不病也，其後百病交侵，若生而善病者。或感於外而病，或受損於内身之陰陽五氣勝負而病，指其病則皆發乎其體，而曰天與以多病之體，不可也。如周子所稱猛隘、强梁、懦弱、無斷、邪佞，是摘其才之病也；才雖美，失其養則然。孟子豈未言其故哉？因於失養，不可以是言人之才也。夫言才猶不可，況以是言性乎！

周廣業《蓬廬文鈔》卷八《復初書院條約》 一、立志。士列四民之首，既名爲士，即不可不以第一等人自命。人皆可爲堯舜，孟子之言豈欺我哉！夫聖言幽遠，其垂訓實不外倫常切近之事，今但於前言往行至切近處篤行實踐，久之自成遠大之器。在資力明敏者固易日起有功，即賦質稍下，能將聖賢一二語隨時把捉，自不至頹塌。朱子云：「古聖賢所以教人爲學之意，無非使之講明義理，以修其身，然後推以及人，非欲其務記覽、爲詞章，以釣聲譽、取利禄已也。」此語足爲時下針砭。若初學時毫無志趣，但急急于聲名利禄，其末流必至委瑣齷齪，全無品誼，豈是真讀書人！

法式善《存素堂文集》卷二《成均課士録序》 竊惟成均之設，國家所以養士，而磨厲之者甚具。其教以聖賢爲歸，其學以行己爲先，以通經致用爲極，而非獨其藝之云爾也。然自有科舉，士皆以藝爲先資。泰平日久，條教日詳，學官亦得治以有司之法，謹彌封，杜造請，絶游揚，禁延攬。執一卷以索之冥冥不知誰何之中，雖有通經如馬、鄭、賈、孔，致用若諸葛武侯、王文成者，不假乎藝以自進，固無從而知之，無繇而得之也，則藝又烏能不講乎？迺者聖天子觀文化成，釐正科場，訓飭考官，不徒士之榮辱繫乎是，將造士者之從違亦于是乎準之，斯余所爲悚懼奮勉，而不敢已於是刻者也。

鄉會試爲仕進之階，士容有得失牽于中，所作不皆盡其才；主司亦或有關防、磨勘之制于外，而取之不皆如其意。惟成均之試則不然，士雖見録，而無所弋也；取士者雖能取之，而不能進之也。果去取之有當，士必樂趨而知所勉焉；若去取無憑，士必弗之與。居其職者，可以知戒焉。如是而課藝之刊行，不愈可以勵夫士，與夫任教士之職者哉！法式善蒙上厚恩，自左降再起，忝與賢公卿學士大夫以職業相講勸，雖甚檮昧無所知曉，而不敢自隳其職業。因遂識之卷端，以告後來之嗣是職者。課藝舊皆無詩，今既頒爲功令，與文並重，士之習之者亦多彬彬可觀，因并附之云。

唐仲冕《陶山文録》卷三《言行論》 能言而不能不言，與不能言而不言者較，是不能言者勝。能行而不行，與不能行而不能不行者較，是不能行者勝。即使能言而不言，已多一能言之累，不言而人或疑之。不能言而不能不言，先有一不能言之美，不能不言而人必信之，故曰不能言者勝。即使能行而不能不行，已自恃有能行之才，不能不行而行之，途未必至。不能行而不行，先自抱不能行之媿。不行而行之，心正未已，故曰不能行者勝。且言之多而無當，不如寡而有要也；行之多而弗溥，不如寡而獨精也。能則多矣，不能則寡矣，故曰不能者勝也。

東方樹《考槃集文録》卷八《贈文生序》 孔門論學論道，不出智、仁二德。顧仁道至廣，聖人重之，不輕許人，而獨以許管仲。夫仲之於仁，特其用之外著亦淺耳，故嘗疑此二章出《齊論》，矜誇功利俗習，而託諸聖言耳。後世純學備德者少，古今賢豪大抵全任天資，以成其詣，其資於仁多者，往往失之愚柔；於智多者，又往往流於譎詐。故聖人平日與及門諸賢論學，或欲其以智全仁，或欲其以仁善智，所謂裁之也。文生鍾甫質美而性明，事理通達，固本仁以爲用，而於智偏多。其行之既於事多濟，亦咸孚於人。顧吾以古今君子之失，多坐未能守經而好語行權，故嘗立論，以爲學者制行甯固守經以依於賢，毋慕通行權以妄託於聖。觀聖人論盡性之事，曰與天地相似，故不違智，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旁行而不流，樂天知命故不憂，安土敦乎仁，故能愛。生自審之，果能不違乎？不過乎？不流乎？不憂而敦且愛乎？飲水者冷煖自知，他人不覺也。生將遠别，來請益，故以此告之。生其無以老生常談忽之也。道光庚戌七月初九日，時年七十九歲。

姚瑩《東溟文集・外集》卷二《與吴岳卿書》 岳卿四丈先生足下：頃友人自南雄還，云足下欲於連陽事竣即息心讀書，瑩聞之甚喜。海内豪傑之士多已，瑩耳目至隘，猶得屈指某也賢，某也才，其耳目所不及者，亦得大略想其風望，蓋魁奇雄傑往往不乏。至若志氣純明、踐履貞白，又能虚中求善，或未有如足下者

也，雖愚者千慮，亦復何所贊益哉！然惟足下素有克己之功，兼以求善之篤，以瑩譾陋無似，向承愛納最深，義不當不有所陳白，惟裁察焉。竊意未悉足下所欲讀者何書也？將以平日所求古人之學更加討論乎？抑將求進于科舉之學乎？今天下彬彬，可謂同文之盛矣，然竊有慨焉者，非士不讀書，而讀書通大義者罕其人也。夫讀書不通大義，與不讀同；爲學不法古人，與不學同，二者不可不擇也。古之學者不徒讀書，日用事物出入周旋之地，皆所切究，其讀書者將以正其身心，濟其倫品而已。身心之正明其體，倫品之濟達其用，總之要端有四，曰義理也，經濟也，文章也，多聞也。四者明貫謂之通儒，其次則擇一而執之，可以自立矣。後世學術紛裂，純雜多門，然一藝之成咸足通顯當時，稱名後世，未有猥俗淺陋如近日科舉之學者也。國家立法之始，原以正人心，厚風俗，使學者服孔氏之遺經，鑒往代之正史，旁逮天文、律歷、諸子百家之言，皆習而通之，以底於用。故三場試以制義，並及詩策，所以求通才、收實效也，意豈欲天下之人盡棄經史子集、百代之書，第取所謂鄙儒論説，與夫先輩及近時應試舉之文，窮年殫精，咿唔厚擬而已哉！自世之操選舉者不能以此意求士，苟以新奇浮華爲尚，士人讀書惟知進取爲事，不通大義，不法古人，風氣一壞，如江河之決，不可復挽。有志於學者，縱不能塞其流，亦不當更逐其波也。足下資性明篤，素自拔于流俗，讀書爲學具有古人之風，所作詩文議論皆極高曠，每歎爲不可及。然竊有惑者，似乎猶有科舉之見，此非所望于君子也。

夫士人進身之正，舍科舉無由，豈謂不講然後爲學哉！鄙意以爲講之有道，不必如世之所云也。今使足下口不絶吟于詩書六藝之文，手不停披于詣子百家之編，軌必遵乎仁義，説必準乎儒先，因端以竟其委，沿流以討其源，若遊乎江海之廣，不知其至也。以日而以年，當其未得也，茫乎東西之無極；及其有獲也，恍乎左右之逢原。當其難也，發一慮而多窒；及其易也，縱千言而沛然。以求義理則甚精，以求經濟則甚實，以求文章則甚茂，以求多聞則甚廣。科舉之學出其緒餘而已足，又何全力之攻焉！

魏源《古微堂内集》卷二《默觚中・學篇一》 聖賢志士，未有不夙興者也。清明在躬，志氣如神，求道則易悟，爲事則易成。故相士相家相國之道，觀其寢興之蚤晏而決矣。《讒鼎之銘》曰：「昧爽丕顯，後世猶怠。」康王晏朝，《關雎》諷焉；宣王晏起，《庭燎》刺焉；蟲薨同夢，《齊風》警焉。是以「夙夜匪懈」，大夫之孝也；「夙興夜寐」，士之孝也。「夙夜浚明有家」，大夫之職也；「朝而受業」，士之職也；「雞初鳴，咸盥漱櫛纓，人子事親之職也。堯民日出而作，舜徒鷄鳴而起，夜氣于是乎澄焉，平旦之氣于是乎復焉。人生於寅，凡草木滋長，皆于昧爽之際，亦知吾心之機于斯生息，于斯長養乎？旦而憧擾，與長寐同，旦而牿亡，與晝寢同。《詩》曰：「女曰鷄鳴，士曰昧旦。」【略】

用智如水，水濫則溢；用勇如火，火熒則焚。故知勇有時而困，且有時而自害。求其多而不溢，積而不焚者，其惟君子之德乎！德善積而不苑，其德彌積，其服彌廣，其行彌遠而不困。《詩》曰：「百爾君子，不知德行。不忮不求，何用不臧！」【略】

克己之謂强，天爵之謂貴，備萬物之謂富，通晝夜知生死之謂壽，反是之謂至困、大辱、甚窮、極夭。故君子者，佚樂而爲君子者也；小人者，憂勞而成小人者也。論是非不論利害，有時或是與利俱；論利害不論是非，有時或非與害俱。《詩》曰：「彼醉不臧，不醉反恥。」

草木之長，不見其有予而日脩，爲善日益也似之；礱磨之砥，不見其有奪而日薄，爲不善日損也似之。然則君子無損乎？曰：君子損文以益質，小人損質以益名。《管子》曰：「日益之而不足者，忠也；日損之而不足者，欲也。」《詩》曰：「他山之石，可以爲錯。」【略】

末世小人多而君子少，人以獨善之難爲也，而不知秉彝之不改也。幸一遇焉，心夷疾瘳，烏有德立而鄰尚孤，道脩而人不聞者乎？逃空谷者，聞人足音跫然而喜矣；流于海者，行之旬月見似人者而喜矣；及其期年也，見其所嘗見物于中國者而喜矣。去人滋久，思人滋深。叔世之民，其去聖哲亦久矣，其願見之，日夜無間。故行脩于一鄉者鄉必崇，德昭于一國者國必宗，道高于一世者世必景從。《詩》曰：「風雨如晦，鷄鳴不已。既見君子，云胡不喜！」

魏源《古微堂内集》卷二《默觚中・學篇二》 《大雅》曰：「小心翼翼。」《小雅》曰：「惴惴小心。」心量之廓然也，而顧小之，何哉？世有自命君子，而物望不孚，德業不進者，無不由于自是而自大。自大則廉而劌物，才而陵物，議論高而拂物，方且是己非人。不知其心易盈者，正由其器小乎！小則偏愎狹隘，而一物不能容，奚其大！誠能自反而心常畏，畏生謙，謙生虚，虚生受，而無一物不可容，奚其小！齊桓葵邱之震矜，叛者九國，考甫三命滋益恭，明德奕世。然則人之自大也，適所以自小與！君子惟不自大，斯能成其大。

魏源《古微堂内集》卷二《默觚中・學篇八》 立德，立功，立言，立節謂之四

不朽。自夫雜霸爲功，意氣爲節，文詞爲言，而三者始不皆出于道德，而崇道德者又或不盡兼功節言，大道遂爲天下裂。君子之言，有德之言也；君子之功，有體之用也；君子之節，仁者之勇也。故無功、節、言之德，于世爲不曜之星；無德之功、節、言，于身心爲無原之雨：君子皆弗取焉。《詩》曰：「瑟兮僩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諼兮。」【略】

至德以爲道本，顏淵、仲弓以之；敏德以爲行本，孝德以知逆惡，曾子、子羔、子路之徒以之；後世「道學」「獨行」二傳所由分與？師以賢得民，子思、孟子當仁于齊、魯；儒以道得民，諸子身通六藝，友教于西河，後世「道學」「儒林」二傳所由分與？惟周公、仲尼，內聖外王，以道兼藝，立師儒之大宗。天下後世，學焉而得其性之所近，仁者見仁焉，知者見知焉，用焉而各效其材之所宜。三公坐而論道，德行之任也。士大夫作而行之，政事、言語、文學之職也。如必欲責尊德性者以問學之不周，責問學者以德性之不篤，是火日外曜者而欲其內涵，金水內涵者必兼其外曜乎？體用一原，匪聖曷全？「肫肫其仁，淵淵其淵。」《詩》曰：「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

魏源《古微堂內集》卷二《默觚中・學篇一一》 氣質之性，其猶藥性乎！各有所宜，即各有所偏；非煅製不能入品，非劑和衆味，君臣佐使互相生克，不能調其過不及。故氣質之性，君子有不性者焉。仁義禮智，孤行偏發，皆足以僨事。賢智之過，有時與愚不肖相去唯阿，況以利欲濟其氣質，但有不及無太過乎？今夫迂、厚、剛、介、寬、審、賢者之過也。今世之士，患迂、患厚、患剛、患介、患寬、患審者幾何人？患俗、患薄、患柔、患濫、患隘、患惀疏者，則滔滔皆是，求如賢智之過且不可得，矧望其純德性之用而無氣質之偏耶？非學胡臣？非學胡成？《詩》曰：「庶人之愚，亦職維疾；哲人之愚，亦維斯戾。」

魏源《古微堂內集》卷三《默觚下・治篇一》 人有恒言曰「才情」，才生于情，未有無情而有才者也。慈母情愛赤子，自有能鞠赤子之才；手足情衛頭目，自有能捍頭目之才。無情于民物而能才濟民物，自古至今未之有也。小人于國、于君、于民，皆漠然無情，故其心思智力不以濟物而專以傷物，是鷙禽之爪牙，蠆蠭之芒刺也。才乎，才乎！《詩》曰：「凡民有喪，匍匐救之。」

魏源《古微堂內集》卷三《默觚下・治篇十》 專以才取人，必致取利口；專以德取人，必致取鄉愿。雖然，利口有二，鄉愿亦有二，有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之利口，君子在上，可驅策用之；若夫辯足以飾非炫聽，智足以舞文樹黨，警敏彊記，口若河縣，如張湯、荀勗、朱异、吕惠卿者，不可一日近，而究誰能不近之？有不可臨大節而可佐承平之鄉愿，孔光、馮道、范質，平時不失爲賢相；若夫深中厚貌，以小忠小信結主知，以曲謹小廉拒物議，欺世盜譽，静言庸違，明主亦傾任而不疑，如龐萌、林甫、祀、檜者，不可一日容，而究誰能不容之？烏乎！世有君子能遠無才之小人，未必能遠有才之小人也；能識毗陽之小人，未必能識毗陰之小人也。天生尤物，足以移人，堯、舜畏之，仲尼惡之，而欲燭神姦于後世之中主，不其難哉！《詩》曰：「荏苒柔木，君子樹之。往來行言，心焉數之。」《書》曰：「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

曾國藩《曾文正公全集・雜著》卷一《筆記十二篇・才德》 司馬温公曰：「才德全盡，謂之聖人；才德兼亡，謂之愚人；德勝才，謂之君子，才勝德，謂之小人。」余謂德與才，不可偏重。譬之於水，德在潤下，才即其載物溉田之用；譬之於木，德在曲直，才即其舟楫棟梁之用。德若水之源，才即其波瀾；德若木之根，才即其枝葉。德而無才以輔之，則近於愚人，才而無德以主之，則近於小人。世人多不甘以愚人自居，故自命每願爲有才者；世人多不欲與小人爲緣，故觀人每好取有德者，大較然也。二者既不可兼，與其無德而近於小人，毋寧無才而近於愚人。自修之方，觀人之術，皆以此爲衡可矣。吾生平短於才，愛我者或謬以德器相許，實則雖曾任艱鉅，自問僅一愚人，幸不以私智詭譎鑿其愚，尚可告後昆耳。

劉熙載《古桐書屋六種・持志塾言》卷下《才器》 有益生人之用，方可爲才。觀高辛才子、高陽才子，可以定才之實矣。

有氣質之才，如凡智識、力量之過人者是也。有德性之才，如誠者之明、仁者之勇是也。

才不出乎智、勇。以見得透爲智，尤以不參偏見爲智；以做得到爲勇，尤以不涉浪做爲勇。

閒事有才，正事則無才；務名有才，務實則無才。不正不實，才之賊也。

才用之於大，則所就大；用之於小，則所就小。故擇術不可不慎。

有識量斯可有才。才貴能渾之不露，發之不誤，非識量何以主之！

才非器，則無以忍屈伸，超榮辱，公恩怨。而薄物細故得以動之，始雖或幸有所立，非所以適於久、大矣。

器小由於有我，克己庶可擴而大之。

能用才，而不爲才所用，方是量餘才外。若有一分技癢之意，淺矣！

仰視見上不見下；俯視見下不見上；平視略偏於仰，見遠不見近；略偏於俯，見近不見遠。可見知能之囿於一曲，亦人自使然。

才者，能也。才而不能斂，不能忘，不能求益，是無能矣，尚何才之足云！

才有大有小、有正有偏、有精有粗、有堅有脆，若已爲小才，則不能知人之大才，餘準是。

才各有長。劉劭《人物志》，探本陰陽五行以立言。取人者欲識因才之用，亦可由此得其大較。

瞽者善聽，聾者善視。用人者豈可以不能棄其所能？

才各有所能施，器名有所能受，然無以達之於所不能者，未通乎道也。

諸葛武侯曰：「非學無以廣才。」邵康節詩曰：「此器養來年歲久。」可知才出於學，器出於養。

薛福成《庸盦全集・文外編》卷一《酌議海防水師章程》 中國三代以前，文武未嘗分途，漢唐猶存此意，故其時將才頗盛。宋明以來，右文輕武，自是文人不屑習武，而習武者皆係粗材，不過偏裨之選，積弱不振，外侮迭侵，職此之由。泰西各國選將練兵以及百工技藝，無不出於學校。武備一院，選聰穎子弟讀書十數年，再令入伍習練，雖王子之貴，皆視爲急務。歷練既深，又多學問，故能將才輩出。其操練步伐，駕船用器，皆有一定程度，非讀書精熟，加以閱歷，不能罄其祕要。蓋中國漢唐以前之兵法，既失其傳，而其精蘊乃爲外洋所得，良可惜也。福建船政有前後學堂，原爲培植水師將才而設，近聞已稍懈弛，且欲兼供南北洋之用，恐亦有所不給。擬由北洋設一水師學堂，照閩廠章程稍加變通，廣爲造就，將來管駕鐵甲及碰快各船之才，既可日出不窮，而司軍火，司帆纜，司機器，以及舵水管事等人，均須取給於學堂與練船之中。蓋凡事以專門而精，人才以實練而出也。

《中國近代史料叢刊・太平天國》第二册《欽定軍次實録・論道德才智》

慨自道德衰而才智逞，才智降而技藝興。迄今專以八股六韻，徒事清談，拋離實事，即不忠不孝之人，其作忠孝題亦甚節烈，雖能少發人良心，久亦視爲故事耳，究何補於道德才智乎？然物極必反，有開闢之真主，必有開闢之良輔，以新一世之耳目，豈權榮造化大主宰，一任其流而莫返乎？據此予信爲天民之先覺者。

王韜《弢園文録外編》卷七《智説》 世以仁義禮智信爲五德。吾以爲德唯一而已，智是也。有智則仁非僞，義非激，禮非詐，信非愚。蓋剛毅木訥近仁，仁之偏也；煦嫗姑息近仁，亦仁之偏也；慷慨奮發近義，復仇蹈死近義，皆未得義之中也；禮拘於繁文縟節，周旋揖讓，則淺矣；信囿於硜硜自守，至死不變，則小矣；而賴智焉，有以補其偏而救其失。智也者，洞徹無垠，物來畢照，虚靈不昧，運用如神。其識足以測宇宙之廣，其見足以燭古今之變，故四者皆賴智相輔而行。苟無以濟之，猶洪鑪之無薪火，巨舟之無舟楫也，安能行之哉！

世人不知智之爲用，故作智説以明之。

《皇朝經濟文新編・工藝・精技藝以致富説》 泰西之學，技藝與文學并重於國，無軒輊之分，貴賤之别。故朝廷取士，凡技藝之中有能自出心思、標新領異、自成一家、爲他人之所不能爲者，國家予以文憑，准其專利若干年，自五年至二十年、三十年不等。有年滿之後，加恩展限數年者，此時國家爲保護，不准他人仿效，至年數已屆其期，始准他人如法制造，其例如此，用是智巧聰明之士，無不孤詣冥心，孑孑獨造，而人才輩出，日進靡窮。且有一器一物也，務求其成，守愚公移山之志，歷世相繼，父以詔子，子以詔孫，至再至三，改造仿制，雖虚糜巨費以貧其家弗顧也。更有乞之同輩，請之朝廷，助其資財，以竟全功，務底於精純無憾而後已。故其國運昌明，所造之物精而且良。用武則猛銳難當，行商則無往不利，兵强國富，職是之由。

中國向崇文德，鄙藝術爲小道，賤新學爲小道，偶有矯異自立欲有舉動者，旁觀拘執之人縱不爲之阻撓，亦必加以訕笑，以爲妄人多事，自作聰明，尚未睹其成，先科其敗，功不能見，禍即隨之。故懷才之流不敢輕於一試，國之所以不振，業之所以不精也。通海以來，兵防吃緊，南北洋各創機器，雇工製造，凡槍炮、藥彈、汽機、船只、靡不從新創製，精益求精，較道咸之朝有蒸蒸日上之勢。然惟廣雖宏，局中往往延請西匠，彼爲我用，我實爲彼用也。

愚以爲技藝一項，自以製造兵火之類。爲類甚多，槍炮之外，莫要于雷，有曰行雷者，有曰伏雷者。伏雷利守，所設之處，宜多設標浮，以爲疑兵之計；行雷宜攻，直趨敵舟，一發敵命。更有魚雷一種，箭雷、索雷等名，魚雷形長，以銅爲質，以棉花藥爲腹，尾有螺輪，中腹蓄氣，機輪自行。箭雷，天津水師學堂曾經製造，索雷則拖于船尾，兩種皆不及魚雷之良。槍以毛瑟哈乞思益爲最，炮以克虜伯，遠攻以馬塔霍思，近擊火藥以白藥、棉花藥爲最烈。以上各器，中國已大

半能製造，但不甚精耳。至於辨礦材作器用，煅鋼鐵，印花布以及一切日用之微，中國風氣方開，皆不能及試。觀日本一國自開化後，事事效法泰西，其國人倘有志自强。宜多設各種技藝學堂，實事求是，一洗官場習氣，始得日臻上理，與各大國争衡。倘復泄沓成風，不求真際，事事仰給於人，非特民間日用之物盡用西製，每年金幣虚擲重洋，不復能返，即使軍器可以自備，然人新我舊，人良我楛，一旦事起，疆場不徒受其紿，且受其害矣。

是宜選曾經出洋之幹員，切實不浮，督率心思靈敏、智慮精巧者，盡心學習，或仿其制而爲之，或新其法而廣之，富强之基，端在於是。

總之，製器尚象利用，本出於前民，《幾何》作爲冉子，而中國失其書，西人習之，遂精算術；自鳴鐘創於僧人，而中國失其法，西人習之遂精。製造火車，本唐一行水激銅輪自轉之法，今則火蒸汽運，名曰汽車。炮本虞允文遺制，當時敗敵有霹靂之名。凡西人所精者，中國皆先有其説，今愚俗之見少多怪，往往震驚西人之巧，豈真西人之智遠出於華人上哉？特中國不重技藝之學，人巧而吾自安於拙，人智而我自安於愚耳。今宜一反其道而行之，上以製器爲能，下以技巧爲重，人一己百，人十己千，務求駕乎西人。良法美意，仿效不窮，新機巧製，搜求靡已，務在我能師其所長，而奪其所恃。如是，技藝安得不日精，而富强之術安見不能與泰西并駕齊驅也哉？

李棠階《李文清公遺書》卷五《與諸生論義利之辨》 今朔望於孔子前行禮，非徒具文也。我輩讀孔子書，飲水思源，豈可不致敬乎？彼釋老之徒，朔望尚知敬禮其祖師，我輩乃不如僧道乎？顧或不免於勉强從事，若迫於命之不獲已者，正由讀孔子書只以求功名利禄，其存心制行全不相似，遂覺此爲多事。使其向往真切，則其心自不能已矣。夫孔子之教人，其大端只在辨君子、小人，辨君子、小人只在爲己、爲人，爲己、爲人之辨只在義利。其所謂喻義、喻利，懷德、懷士，懷刑、懷惠，以及恥惡衣惡食，懷居干禄之屬不可枚舉，皆欲人於此，嚴辨其端，以正其趨向，至於放於利而行多怨等，意又明示其害，可謂深切著明者矣。曾子學孔子之學者也，其言則曰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蓋以利爲利，利即是害，以義爲利，似不利乃真利。但不可自存此心，自存此心則義亦是利矣。又言小人爲國家災害並至，正以小人專求利己，上不顧君，下不顧民，至災害並至，小人亦無所容其身，以利爲利之禍必至於此。孟子學孔子之學者也，其開端第一章，即將利與仁義截然分開，如涇渭之不可混，下乃歷推利之爲害，對梁王言故專言交征利而國危，其實求利吾家，求利吾身，其身家亦未有不危者。當其時，縱横捭闔朝秦暮楚之流有不堪言，故使子弟爲卿，則擬之於登龍斷；求富貴利達，則擬之於墦間乞食，摹寫情狀，近於刻酷，設身一想，可哀可泣，亦其時然也。歷觀古今上下興衰治亂之故，成敗得失之端，總於義利决之，故千古之學術治術惟此兩途。二帝三王之爲治，純於義而利愈大者也。五霸及漢唐以來，襍於利而義不精者也。孔孟之爲學，專言義以防乎利者也。刑名法術以及詞章記誦之習，專求利而棄乎義者也。然治術之污隆，必自學術始。故作好官，必自作好秀才始，而欲作好秀才，必自惡龍斷、恥墦間始。諸生皆秀才也，捫心自反，自居何等？存心制行，何去何從？可不惕然思、奮然興乎?!既以告諸生，遂次其語，以自省而自克焉。

朱一新《拙盦叢稿・無邪堂答問》卷四 問：事變之來，非有才者莫能應。而有才者每患無德，有德者又往往無才，要非才德兼全者，不能馭羣才也。聖人嘗歎才難，豈才固因時爲盛衰歟？答：地以上皆天，人物以外皆天，塞乎天地之間者，氣也。氣聚而才生，分陰分陽，迭用柔剛，剛有美有惡，柔有美有惡。才出於德，莫之與匹，才有美有惡，德有美有惡。如懿德、凶德之類皆是。道與德爲虚位，故亦可爲不美之稱，非若仁義之爲定名也。大德馭小德，大才馭小才。古之人歟，往往抑才而揚德，非也。今之人歟，往往舍德而論才，非也。才有大小，任有輕重，任天下之重者，非一手一足之烈也，合天下之才以爲才，才斯大焉。士之才者，非其人弗爲用也。士之才而德者，非其人尤弗爲用也。駑馬長鳴，求服鹽車上太行之阪，與夫破觚爲圜，投時好而意在乎濟其私者，非才也。自太古以至今日，天地之氣無剎那之息，生人之才無剎那之絶。世治者才之拔，世衰者才之遏，遏之又遏，以亂其國。故古之任才者，在器，其才而分任之，才純者善矣，純而大者，善之善矣。駑者常見而純者不常見，小者常見而大者不常見，駑者馭以羈靮而弗受也，駿且大者馭以羈靮尤弗受也。隆禮厚貌所以馭英賢，推心置腹所以馭豪傑，輕財重禄所以馭壯士，審機應變所以馭小人，小人之異，異其心，非異其才也。才者，小人所同，心術，君子所獨。觀於其獨，庶同者無遁情焉。小人多於君子，中材多於小人，輕財重禄者馭中材，非馭君子也，馭小人而小人不盡爲所馭也。利也者，小人之命也，見利而輒攘，身敗而名喪，駔儈之張皇，小人則竊笑於其旁。小人之攘利也，有進乎是者焉，將欲攫之必故薄之，將欲取之必姑拒之，以恩爲馭反爲所馭。恩威不測，變化不一，則小人揣摩之術竭矣，以是

待君子，君子望望然去之矣。小人巧而君子拙，小人華而君子質，小人諛而君子直，故人情莫不遠君子而親小人。小人復工揣摩，我惡巧則故爲拙訥以嘗之。我惡華則驟爲質樸以中之，我惡諛則貌爲戇直以炫之，觀人於微固已，然僅觀於其微而不復統核其生平，則君子容亦有疏於防檢者。小人更無不工於揜著者，執一己之好惡以衡人，未有不爲人所欺者也。楊文定《程功録》云，取人以剛明爲最，次則取其刻苦者。又云，天下之治，非一人所能成也，而常轉於一人，故拔茅茹以其彙征吉。此皆切要之言。是故用才者視其識，識有天有人，才有天有人。卓越者天畀之，淵深者人爲之；警敏者天畀之，練達者人爲之。善用才者，使貪使詐，可以禦敵，不可以治國也，治國有正道焉。斤斤以爲明察，察以爲智，小人之智，而君子之棄也。蓋古之亡國敗家，未有不自賢其身者也，未有不自賢其臣者也。凡任事者，大處著眼，小處下手，則可大可久。其左右必有嚴憚之人，苟無嚴憚之人，則必有頤指氣使之人。頤指氣使之人至，距人於千里之外矣。夫任天下之重，非任一人之智也。智有窮而人之伺我無窮，以有窮應無窮，殆矣。積誠以感之，大度以容之，屏嗜欲以正之，公好惡以服之。服之者服以心，非服以力也。力則面從終凶，心則膠漆終吉。恩則翫，威則渙，恩以體其情，威以警其慢，是惟無權，權之所在，羣士湊焉。故曰：「侯之門，仁義存。」言乎其勢之所趨也。術也者，君子所以馭小人也，可偶用而不可以爲常也。小人術多而君子術寡，以寡術禦多術，危矣。任大事，與一邑一官異，如醫師然，牛溲馬勃，皆當豫備。攻毒非烏喙不爲功，而烏喙固非常用之品也。專任智數者，胡可藉口凡事言之甚易，行之甚難，安坐而論王道，人人皆稷契也。叔季人心傾軋者，多使國事盡如家事，何事不辦，家事有難於國事者，國事有難於家事者。故古人當盤錯之交，含詬忍尤，必使此心可質諸鬼神，而并不求諒於天下後世。非宏毅無以成大事也，然苟非見理甚明，與執拗者何以異，知言窮理之功，其可忽乎哉！自太古以至今日，萃天下之才以爲才，而能任天下之重者，吾聞之矣。揚一己之才以屈天下之才，而能任天下之重者，吾未之聞也。若夫成敗利鈍，天也非人也，人也非天也。吾盡吾才，吾盡吾德，吾盡吾心，吾盡吾力，而後乃今，吾可言天運。天之運有時，事之來有機。機在目，目不明者不可以治軍，目不明者不可以用人，目不明者不可以承天。承天者中材可以集事，昧機者豪傑不可言智。是故爲國之道，莫大乎因時。時乎，時乎，追天之未陰雨，作詩者其有憂患乎！

鄭觀應《盛世危言後編》卷四《與梁君綸卿書》　昨承論人材以道德爲本，誠古今不易之論。孔子曰：「爲政以德。」又曰：「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孟子曰：「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書》曰：「爾惟德，罔小，萬邦惟慶；爾惟不德，罔大，墜厥宗。」又曰：「德惟治，否德亂。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道，罔不亡。」德人尼般曰：「天下無可滅之國，其滅亡者，皆道德之敗壞。」美人西列曰：「聰明才智盡人可有，設無道德以爲約束，恐聰明有誤用之時，才智悉害人之具。」可知有道德之國則興，無道德之國則亡，歷觀中外聖哲名言及歷史，其例有不爽者。所謂法可變，道不可變也。典章也，法律也，兵艦也，軍械也，與及一切種種設施製造乃治國之形式也。至於道德實爲治國之精神。無典章、法律、兵艦、軍械不足以治國，即有典章、法律、兵艦、軍械及一切種種設施製造，而無道德以貫注之，雖能致富强於一時，而不能享幸福於永久。蓋長治久安之策，非道德無以植其基，中外無二理也。

欲求道德必先教育，泰西官界、商界良由用人行事悉重於品行，凡上流社會之人均以敦品爲重，雖在貧寒之士類，微末之工人，若能品行端方人皆敬之，否則雖家擁紫標黄榜，人亦鄙夷不屑道。而且皆量材器使，學專一藝，不能兼差，恪守厥職，實事求是，此商務所以日盛，國勢所以日强。我國用人行事與泰西列强適成反對之比例，所用之人不論才品，只徇情面。其有勢力善鑽營者，在官界則人兼數差，在商界則坐享數席，無所謂因材器使也。甚至招集屬員，聚集同事，或嫖或賭。賭之豪者，如劉盤龍一擲千金，追屬員輸多則報以優差，同事輸多則透支薪金，以爲籌還賭債之計。禮義不顧，廉恥蕩然，安知有所謂道德？此所以自通商以來日處於失敗之地也。古語有云：「得人則興，失人則亡。」又曰：「有治法必須有治人。」所謂人者，有道德，有學問，有經驗之人也。

《康有爲全集》第二集《春秋董氏學卷六下・仁智》　莫近於仁，莫急於智。不仁而有勇力財能，則狂而操利兵也；不智而辨慧猥給，則迷而乘良馬也。故不仁不智而有材能，將以其材能以輔其邪狂之心，而贊其僻違之行，適足以大其非而甚其惡耳。其强足以覆過，其禦足以犯詐，其慧足以惑愚，其辨足以飾非，其堅足以斷辟，其嚴足以拒諫。此非無材能也，其施之不當，而處之不義也。有否心者，不可藉便勢，其質愚者，不與利器。論之所謂不知人也者，恐不知別此等也。仁而不知，則愛而不別也；知而不仁，則知而不爲也。故仁者所以愛人類也，智者所以除其害也。《必仁且智》

孔子多言仁智，孟子多言仁義，然禽獸所以異於人者，爲其不智也，故莫急哉！然知而不仁，則不肯下手，如老氏之取巧；仁而不知，則慈悲舍身，如佛氏之衆生平等。二言筦天下之道術矣。孔子之仁，專以愛人類爲主；其智，專以

除人害爲先。此孔子大道之筌蹄也。

《康有爲全集》第二集《春秋董氏學卷六下・智》 何謂之知？先言而後當。凡人欲舍行爲，皆以其知先規而後爲之。其規是者，其所爲得，其所事當，其行遂，其名榮，其身故利而無患，福及子孫，德加萬民，湯、武是也。其規非者，其所爲不得其事，其事不當，其行不遂，其名辱，害及其身，絶世無復，殘類滅宗，亡國是也。故曰：莫急於智。知者，見禍福遠，其知利害蚤，物動而知其化，事興而知其歸，見始而知其終，言之無敢譁，立之而不可廢，取之而不可舍，前後不相悖，終始有類，思之而有復，及之而不可厭。其言寡而足，約而喻，簡而達，省而具，少而不可益，多而不可損。其動中倫，其言當務。如是者，謂之知。

《必仁且智》

王陽明：「先知而後行。」程子曰：「未能知説甚行。」後人多異之，豈知先發於董子哉！欲舍行爲，舍知何所下手？此天然之理也。見禍福遠，知利害早，見始知終，立之無廢，智之條理最博而深矣。

夫能通古今，別然不然。《服制象》

通古今、別然否曰士，然則士以智爲先矣。

《康有爲全集》第一集《康子内外篇・仁智篇》 物皆有仁、義、禮，非獨人也。烏之反哺，羊之跪乳，仁也。即牛、馬之大，未嘗噬人，亦仁也。鹿之相呼，蟻之行列，禮也。犬之衛主，義也。惟無智，故安於禽獸耳。人惟有智，能造作飲食、宫室、衣服，飾之以禮樂、政事、文章，條之以倫常，精之以義理，皆智來也。苟使禽獸有智，彼亦能造作宫室、飲食、衣服，飾之以倫常、政事、禮樂、文章，彼亦自有其義理矣。故惟智能生萬理。

或謂仁統四端，兼萬善，非也。吾昔亦謂仁統義、禮、智、信，與朱子言「義者，仁之斷制；禮者，仁之節文；信者，仁之誠實；智者，仁之分別」同。既乃知人道之異於禽獸者，全在智。惟其智者，故能慈愛以爲仁，斷制以爲義，節文以爲禮，誠實以爲信。夫約以人而言，有智而後仁、義、禮、信有所呈，而義、禮、信、智以之所爲，亦以成其仁，故仁與智所以成終成始者也。昔夫子鮮以仁、義對舉，多以仁、智對舉。曰：「仁者樂山，知者樂水。」「知者樂，仁者壽。」「知者動，仁者静。」又曰：「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又子貢曰：「仁且智，夫子既智矣。」始皆重仁、智也。且上古之時，羣生愚蒙，開物成務，以智爲仁，其重在智；中古之後，禮文既聞持守，先以仁爲智，其重在仁。此夫子所以誨學者以求仁也，此非後儒之所知也。就一人之本然而論之，則智其體，仁其用也；就人人之當然而論之，則仁其體，智其用也。

朱子謂：「欲議仁，須合禮、義、智看之，始同。」甚精。

人道以智爲導，以仁爲歸。故人宜以仁爲主，智以輔之。主輔既立，百官自舉，義、理與信，自相隨而未能已。故義、禮、信不能與仁、智比也。荀子曰：「人主仁心設焉，智其役也。」

仁、智，有定者也；義、禮、信，無定者也。

仁者，天地凡人類之同也；信者，彼此通行不能失者也。惟或重在義，或重在禮，或重在智，不同耳。上古之時，智爲重；三代之世，禮爲重；秦、漢至今，義爲重；後此之世，智爲重。所重孰是？曰：智爲上，禮次之，義爲下。何也？曰：仁者愛之，智也，愛之斯安之矣。前聖開物成務，制器尚象，利物前民，又以爲不足，精其飲饌，美其衣服，飾其宫室，華以禮樂，晝夜竭其耳目心思以爲便民，仁之至也，故智爲上。至於中古，謂吾之所以便民者至矣，雖加之智，其能使天下之民，普富貴安逸耶？吾專事禮，使天下人養生送死，日從事於此，以畢其取，足矣。當是之時，民惟禮之務，小斂之奠東西方，裘之裼襲，斤斤焉講求之，以自尊足，故曰禮爲次。秦、漢以後，既不獨智以爲養，又不範禮以爲教，時君世主，以政刑爲治，均自尊大，以便其私，天下學士大夫相與樹立一義其上者，砥節行，講義理，以虚言扶名義而已，民生之用益寡矣，故曰義爲下。

《康有爲全集》第一集《教學通義・六藝（中）射御第十九》 立國則主立兵，故兵事之來甚古矣。古者民皆爲兵士，爲偏裨，公卿大夫爲將帥，故射者爲盡人共學之藝。男子生則具弧矢，託典禮於初生；燕飲行則立射耦，寓武備於無事。禮之大小，鄉國並用，不能則辭以疾，於是射益重矣。然世變日異，以箏瑟易琴瑟，以槃椀易籩豆，以椅案易几席，以槍炮易弓矢，至於今日，射遂爲極無用之物矣。然推古人之意，不在器而在義也。射之義在武備，今之武備在槍炮，則今之射即燒槍也。則燒槍爲凡今男子所宜有事也。古者有鄉射禮、大射禮，則今宜立鄉燒槍禮、大燒槍禮。燕飲有射，選士有射，則今燕飲以燒槍，還士亦以燒槍也。射有正、有耦、有鵠、有乏、有獲、有鼓，燒槍亦立正、立耦、立鵠、立乏、立獲、立鼓，皆以厲武事於承平，厲將卒於士夫也。爲射之器者，有弓人、矢人，講求於精，則槍廠製造亦宜精也。射爲「六藝」之一，天下男子所共學，今亦以槍爲「六藝」之一，天下共學之可也。師古人之意，不師其器也。

至於御者，今之駕駛，非盡人宜學者也。或在道路大通、車輪盛行之後乎？今則無用。「六藝」之一，當以圖畫補之，爲盡人所宜學，今附之數學之後。

《譚嗣同全集・仁學・仁學界説》 九、靈魂，智慧之屬也；體魄，業識之屬也。

十、智慧生於仁。

十一、仁爲天地萬物之源，故唯心，故唯識。

梁啟超《飲冰室合集・專集》第三册《論尚武》 世人之恒言曰：野蠻人尚力，文明人尚智。嗚呼！此知二五而不知一十之言，迂偏而不切於事勢者也。羅馬文化，燦爛大地，車轍馬迹，蹂躪全歐，乃一遇日耳曼森林中之蠻族，遂踣蹶而不能自立，而帝國於以解綱。夫當日羅馬之智識程度，豈不高出於蠻族萬萬哉？然柔弱之文明，卒不能抵野蠻之武力。然則尚武者國民之元氣，國家所恃以成立，而文明所賴以維持者也。卑斯麥之言曰：天下所可恃者非公法，黑鐵而已，赤血而已。寧獨公法之無足恃，立國者苟無尚武之國民，鐵血之主義，則雖有文明，雖有智識，雖有衆民，雖有廣土，必無以自立於競争劇烈之舞臺。

而獨不見斯巴達乎？斯巴達之教育，一干涉嚴酷之軍人教育也。嬰兒之生，必由官驗其體格，不及格者，撲滅之。生及七歲，即使入幼年軍隊，教以體育，跣足裸體，惡衣菲食，以養成其任受勞苦凌犯寒暑忍耐饑渴之習慣，飲食教誨，皆國家專司其事。成年結婚而後，亦不許私處家中，日則會食於公堂，夜則共寢於營幕。乃至婦人女子，亦與男子同受嚴峻之訓練。雖老婦少女，亦皆有剽悍勇俠之風。其母之送子從軍也，命之曰：「祝汝負楯而歸，否則以楯負汝而歸。」舉國之男女老少，莫不輕死好勝，習以成性。故其從征赴敵，如習體操，如赴宴會，冒死喋血，曾不知有畏怯退縮之一事。彼斯巴達一彈丸之國耳，舉國民族，寥寥不及萬人，顧乃能内制數十萬之異族，外挫十餘萬之波軍，雄霸希臘，與雅典狎主齊盟也，曰惟尚武故。而獨不見德意志乎？十九世紀之中葉，日耳曼民族，分國散立，萎靡不振，受拿破侖之蹂躪。既不勝其屈辱，乃改革兵制，首創舉國皆兵之法。國民歲及二十，悉隸兵籍，是以舉國之人，無不受軍人之教育，具軍人之資格。卑斯麥復以鐵血之政略，達民族之主義，日討國人而訓之，剗滌其渙漫薾靡之舊習，養成其英鋭不屈之精神。今皇繼起，以雄武之英姿，力擴其民族帝國之主義。其視學之敕語曰：務當訓練一國之少年，使其資格可以輔朕雄飛於世界。故其國民，勇健奮發，而德意志遂爲世界唯一之武國。彼德新造之邦，至今乃僅三十年，顧乃能摧奧仆法，偉然雄視於歐洲也，曰惟尚武故。而獨不見俄羅斯乎？俄國國於絶北苦寒之地，擁曠漠磽确之平原，以農爲國，習於勞苦，故其民獷悍堅毅，富於野蠻之力，觸冒風暑，忍耐艱苦，堅樸雄鷙，習爲風氣，而又全體一致服從命令，其性質最宜於軍隊。且其先皇彼德遺訓，以侵略爲宗旨，其主義深入於國民心腦，人人皆有蹴踏全球蹂躪歐亞之雄心。彼其頑獷之蠻力，鷙忍之天性，雖有萬衆當前，必不足遏其鋒而懾其氣。夫俄羅斯半開之國耳，文化程度，不及歐美之半，顧乃西馳東突，能寒歐人之膽，論者且謂斯拉夫民族，勢力日盛，將奪條頓人之統緒，代爲世界之主人翁。若是者何也？曰惟尚武故。且非獨歐洲諸國爲然也，我東鄰之日本，其人數僅當我十分之一耳，然其人剽疾輕死，日取其所謂武士道大和魂者，發揮而光大之。故當其徵兵之始，尚有哭泣逃亡，曲求避免者；今則入隊之旗，祈其戰死，從軍之什，祝勿生還，好武雄風，舉國一致。且庚子之役，其軍隊之勇鋭，戰鬥之强力，且冠絶聯軍，使白人頫首傾倒。近且汲汲於體育之事，務使國民皆具軍人之本領，皆蓄軍人之精神。彼日本區區三島，興立僅三十年耳，顧乃能一戰勝我，取威定霸，屹然雄立於東洋之上也，曰惟尚武故。乃至脱蘭士哇爾，獨立不成而可謂失敗者矣。然方其隱謀獨立之初，已陰厚蓄其武力。兒童就學，授以獵槍，使弋途過森林之飛鳥，至學則殿最其多少以爲賞罰，預養挽强命中之才，使皆可以執干戈而衛社稷。是以戰事一起，精鋭莫當，乃至少女婦人，亦且改易裝服，荷戟從戎。彼脱蘭士哇爾彈丸黑子，不能當英之一縣，勝兵者數萬人耳；顧乃能抗天下莫强之英，英人糜千百萬之巨費，調三十萬之精兵，血戰數年，僅乃克服。若是者何也？亦曰惟尚武故。此數國者，其文化之淺深不一轍，其民族之多寡不一途，其國土之廣狹不一致，要其能馳騁中原，屹立地球者，無不恃此尚武之精神。搏搏大地，莽莽萬國，盛衰之數，胥視此矣。

恫夫中國民族之不武也！神明華胄，開化最先，然二千年來，出而與他族相遇，無不挫折敗北，受其窘屈，此實中國歷史之一大污點，而我國民百世彌天之大辱也。自周以來，即被戎禍，一見迫於獫狁，再見辱於犬戎。秦漢而還，匈奴凶悍。以始皇之雄鷙，僅乃拒之於長城之外；以漢高之豪武，卒至圍窘於白登之間。漢武雄才大略，大張兵力於國外，衛、霍之倫，絡繹出塞，然收定南粤，威震西域，卒不能犁庭掃穴，組系單于。匈奴之患，遂與漢代相終始。降及魏晉，五胡煽亂，犬羊奔突於上國，豕蛇横噬於中原，江山無界，宇宙腥膻。匈奴、鮮

卑，羌、氐、胡、羯，迭興遞盛，縱橫於黃河以北者二百五十有餘年。李唐定亂，兵氣方新，李靖敗突厥於陰山，遂俘頡利，此實爲漢族破敗外族之創舉。然屢征高麗，師卒無功，且突厥、契丹、吐蕃、回紇，迭爲西北之邊患，以終唐世。五季之間，石晉割燕雲十六州以賂契丹，衣冠之淪於異類者數十年，且至稱臣稱男，稱侄稱孫，漢族之死命，遂爲異族所軛制。宋之興也，始受遼患；徽欽之世，女真跳梁。當是時也，謀臣如雲，猛將如雨，然極韓、岳、張、吳諸武臣之力，卒不能制幺麼小丑兀術之橫行。金勢既衰，蒙古繼起，遂屋宋社而墟之。泱泱之神州，穰穰之貴種，頫首受軛於游牧異族威權之下，垂及百年。明興而後，勢更弱矣，一遇也先而帝見虜，再遇滿洲而國遂亡。嗚呼！由秦迄今，二千餘歲耳，然黃帝之子孫，屈伏於他族者三百餘年；北方之同胞，屈伏於他族者且七百餘年。至於邊塞之患，烽燧之警，乃更無一寧歲，而卒不能赫怒震擊以摧其凶焰，發憤撻伐以戢其淫威。嗚呼！我神明之華胄，聰秀之人種，開明之文化，何一爲蠻族所敢望？顧乃踐蹴於鐵騎之下，不能一仰首伸眉以與之抗者，豈不以武力脆弱，民氣懦怯，一動而輒爲力屈也。藐茲小丑，且不能抗，況今日迫我之白人，挾文明之利器，受完備之訓練，以帝國之主義，爲民族之運動，其雄武堅勁，絶非匈奴、突厥、女真、蒙古之比，曷怪其一敗再敗而卒無以自立也。中國以文弱聞於天下，柔懦之病，深入膏肓。乃至强悍性成馳突無前之蠻族，及其同化於我，亦且傳染此病，筋弛力脆，盡失其强悍之本性。【略】誠欲養尚武之精神，則不可不備具三力：

一曰心力。西儒有言曰：「女子弱也，而爲母則强。」夫弱女何以忽爲强母，蓋其精神愛戀，咸萃於子之一身。子而有急，則挺身赴之，雖極人生艱險畏怖之境，壯夫健男之所却顧者，彼獨揮手直前，盡變其嬌怯嬝娜、弱不勝衣之故態。彼其目中心中，止見有子而已，不見有身，更安見所謂艱險，更安見所謂畏怖！蓋心力散渙，勇者亦怯；心力專凝，弱者亦强。是故報大仇，雪大恥，革大難，定大計，任大事，智士所不能謀，鬼神所不能通者，莫不成於至人之心力。張子房以文弱書生而椎秦，申包胥以漂泊逋臣而存楚，心力之驅迫而成之也；越之沼吳，楚之亡秦，希臘破波斯王之大軍，荷蘭却西班牙之艦隊，亦莫非心力之驅迫而成之也。嗚呼！境不迫者心不奮，情不急者力不摯。曾文正之論兵也，曰：「官軍擊賊，條條皆是生路，惟向前一條是死路；賊禦官軍，條條皆是死路，惟向前一條是生路。官軍之不能敵賊者以此。」今外人逼我，其圈日狹，其勢日促，直不啻以百萬鐵騎，蹙我孤軍於重圍之中矣，舍突圍向前之一策，更無所謂生路。虎逐於後，則懦夫可驀絶澗；火發於室，則弱女可越重檐。吾望我同胞激其熱誠，鼓其勇氣，無奄奄斂手以待斃也！

一曰膽力。天下無往非難境，惟有膽力者無難境；天下無往非畏途，惟有膽力者無畏途。天豈必除此難境畏途以獨私之哉？人間世一切之境界，無非人心所自造。我自以爲難以爲畏，則其心先餒，其氣先懾，斯外境得乘其虛怯而窘之。若悍然不顧，其氣足以相勝，則置之死地而能生，置之亡地而能存。項羽沈舟破釜以擊秦，韓侯背水結陣以敗楚，彼其衆寡懸殊，豈無兵力不敵之危境哉？然奮其膽力，卒以成功。訥爾遜曰：「吾不識畏爲何物。」彼其平生閱歷，豈無危疑震撼之險象哉？然奮其膽力，卒以成功。自古英雄豪傑，立不世之奇功，成建國之偉業，何一非冒大險，夷大難，由此膽力而來者哉？然膽力者，由自信力而發生者也。孟子曰：「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國之興亡亦然。不信之人而信之己，國民自信其興則國興，民國自信其亡則國亡。昔英將威士勒之言曰：「中國人有可以蹂躪全球之資格。」我負此資格而不能自信，不能奮其勇力，完此資格，以興列强相見於競爭之戰場，惟是日懼外人之分割，日畏外人之干涉，不思自奮，徒爲恇怯，彼獰猛梟鷙之異族，寧以我之恇怯而輟其分割干涉邪？嗚呼！怯者召侮之媒，畏戰者必受戰禍，懼死者卒蹈死機，恇怯豈有幸也！孟子曰：「未聞以千里畏人。」吾望我同胞奮其雄心，鼓其勇氣，無畏首畏尾以自餒也！

一曰體力。體魄者，與精神有切密之關係者也。有健康强固之體魄，然後有堅忍不屈之精神。是以古之偉人，其能負荷艱鉅，開拓世界者，類皆負絶人之異質，耐非常之艱苦。陶侃之習勞，運甓不間朝夕；史可法之督師，七日目不交睫；拿破侖之治軍，日睡公四小時；格蘭斯頓之垂老，步行能逾百里；俾斯麥之體格，重至二百八十餘磅，其筋骸堅固，故能凌風雨，冒寒暑，攖患難勞苦，而貫徹初終。彼韃靼之種人，斯拉夫之民族，亦皆恃此野蠻體力，而遂能鉗制他族者也。德皇威廉第二之視學於柏林小學校，其敕訓曰：「凡我德國臣民，皆當留意體育。苟體育不講，則男子不能擔負兵役，女子不能孕產魁梧雄偉之嬰兒。人種不强，國將何賴？」故歐洲諸國，靡不汲汲從事於體育。體操而外，凡擊劍、馳馬、踘蹴、角抵、習射擊槍、游泳競渡諸戲，無不加意獎勵，務使舉國之人，皆具軍國民之資格。昔僅一斯巴達者，今且舉歐洲而爲斯巴達矣。中人不講衛生，

婚期太早，以是傳種，種已孱弱；及其就傅之後，終日伏案，閉置一室，絶無運動，耗目力而昏眊，未黄耆而駘背；且復習爲嬌惰，絶無自營自活之風，衣食舉動，一切需人；以文弱爲美稱，以羸怯爲嬌貴，翩翩年少，弱不禁風，名曰丈夫，弱於少女；弱冠而後，則又纏綿床笫以耗其精力，吸食鴉片以戕其身體，鬼躁鬼幽，躂步欹跌，血不華色，面有死容，病體奄奄，氣息才屬；合四萬萬人，而不能得一完備之體格。嗚呼！其人皆爲病夫，其國安得不爲病國也！以此而出與獰猛梟鷙之異族遇，是猶驅侏儒以鬥巨無霸，彼雖不持一械，一揮手而我已傾跌矣。嗚呼！生存競争，優勝劣敗，吾望我同胞練其筋骨，習於勇力，無奄然頹憊以坐廢也！

林紓《畏廬三集・送正志學校諸生畢業歸里序》 古未有恃才藝足以治天下者，故孔子言藝，必先之以志道據德依仁，然後遊藝。藝包射、御、書、數而言，推之如羿、羿、賁、育之才勇，墨翟、公輸般之技能皆是也。然西人之高於般、翟者，胡啻萬數，至欲以巧捷殺人之器制御天下，而卒覆滅其身與國者，由其不德仁之云而惟藝之尚也。夫藝之精者，蓋出一人之神智，以省天下之力作，道在益人，則謂之仁，若藉是遂其哮噬之慾，則以藝逞者，必以藝覆。今吾國之所側重者，亦必曰匪藝弗强，匪藝弗富，人人竊竊西人之藝名，而又弗抵於完邃之域，夫彼方用其神化之藝以求死，而吾又從而效其劣陋者，冀以自立，余不悲其愚，而悲其舍生而圖死也。古所謂道者，必盡人之可循生道也，知其非是不生則藝中有道，即務極其神化者，而吾道亦靡所不在。彼方呕呕然求所殺人者，吾亦呕呕然求所以自生者，則藝之爲藝，亦適足以成吾仁而衛吾道。且既知道矣，烏有不造其完邃而但取其劣陋以自封耶！然則藝由道成，非道又不足以成藝矣。今諸生畢四年之力，頗聞古聖人之道，且略窺西人治藝之樊矣，或有挾資以西遊者，吾又甚願其勿右西人之藝而左吾道也。余老矣，日夕與諸生聚，若慶家之有佳子弟焉，而諸生之視余尤厚。今且别，不舉其大者以爲言，徒煦煦叙其私交，無爲也。至於立身行己之道，則固言之矣，乃不復贅於此。

陳熾《續富國策》卷三《勸工强國説》 今之因循守舊者，深閉固拒，動稱聖人，誠不解聖人之對哀公其《勸百工》一章，何以列於九經之内也。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君子之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孟子曰：「大匠不爲拙工改廢繩墨，羿不爲拙射變其彀率。」聖賢立言，諄諄以百工與士大夫相提并論，知古人藝進乎道，志凝於神，學者進德修業之心，與工師制器尚象之意，功分體用，義判精粗，本末稍殊，源流則一，此治國平天下之實功。故曰：「勸百工則財用足也。」

司馬、孫子《兵法》，亦恒以節制與械用并舉，誥誡而叮嚀之。荀卿子之言兵曰：「械用不精，是以卒予敵也。」古聖王治軍治國，其視百工之重如此，故古器流傳今日，精堅渾樸，度越人寰。度所謂月省月試，既稟稱事所爲激揚而鼓舞之者，必有躬親目驗之方，而既稟所頒，略如俸糈，而决不如今日之夷諸賤隸，雖臧獲亦得而訶責之也。

老子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莊子揚波助焰，遽欲裂冠毁冕，剖斗折衡，蓋因周末文勝之餘，激爲此説。秦倡君權，以愚黔首，焚書坑儒而外，銷鋒鑄鏑，化作金人，畏天下作爲堅甲利兵以與之敵也。度其時，百工亦歸禁錮，故陳涉等皆徒手執梃，并起而亡秦，天下之無工可知矣。漢興，復師黄老，以清净爲廢弛，《西京賦》所艷稱工用高曾之規矩。夫工藝之事與學術同，不進則退，不良則楛，斷無中立。度《周禮・冬官》一册，《大學・格致》一篇，亦亡於秦漢之時，經傳語焉不詳，有其理無其法，而天下工師陋劣，器用朽窳，遷延頹廢，以至於今，遂將俯首降心，終爲外人所制。推原禍本，則工政之不修，工藝之失傳，工匠之不能自給，實階之厲也。

泰西諸國，百年以前亦與中國等耳。自法國王泰理曼創立一例，遍國中有能創一新法，得一新理，製一新器，實有益於國計民生者，准其進呈，考驗得實，則給以文據，獎以金牌，准其專利若干年，不許他人仿效。於是蔀屋窮檐之士，日思夜作，心摹手追，倚此爲致富之媒，成名之券，一時才賢輩出，法國之工藝遂冠歐洲。英、美、德、奥諸國，慕而效之。法王拿波侖第一，以梟傑之資，倚其士卒選練，器械精良，遂以勝德挫俄，縱横一世。各國知其不敵，故於勸工一事，盡力整頓，而歐洲之工藝驟興。其時，德國有銅工克虜伯者，戰後因事至法，見沙場伏尸，累累百萬，皆德人也，旋拾一舊法之火繩槍，泣然曰：「法人槍械，精利無敵，而我以此等窳鈍之器敵之，哀哉，血肉之軀輕試彈雨槍林之慘死者！有知應亦同聲稱屈矣。」奮然詣法，投效於炮廠主人。主人喜其敏慧，引以見拿波侖。拿波侖深加禮遇，命與廠主另出新意，製一後門入子之槍，百計精思，迄不能就。而拿波侖自俄敗還後，爲英所擒，流錮於三厄那海島矣。法國内亂，浩然而歸，感於轉蓬，豁然大悟，屢作屢毁，十載始成。於是入以後膛，十子連珠疊發，管内

加來福之綫，遠度多至兩倍，擊力增至八分。獻之德君，德君狂喜，禮之爲上賓，錫以寶星，予以文憑，榮以子爵，撥給巨帑，招工廣製，命推此意以造炮，益推山裂石，所向無復堅城。蓄銳十年，以與法戰，德軍百萬，皆用此槍，法人國破王擒，賠費至華銀十五萬萬兩，一蹶幾於不振。雖師武臣力，而取威定霸，勝敗存亡之券，則操之於區區一銅工，嗚呼偉矣！

今中國人士迂論高談，動欲以弓矢刀矛爲制勝殺敵之具，獨不思此時後膛來福炮，重至十數萬斤，擊力能至三四十里以外，目力尚未及見，而我軍百萬，尸山血海，已化蟲沙，排槍遠擊三里，連發不已，彈珠如雨，死者如麻，短箭長矛，如何抵敵？持此論者，以他人性命逞我意氣，恣我談鋒，其不仁亦甚矣。莫妙於執持其人，使之挾矢操刀，驅當前敵，則死而無怨，免致貽害他人。此實哀詞，非快論也。

西人自有給憑專利之制，非止兵械，精工而百廢俱興，遂以富甲寰瀛，方行海外，於是輪舟、輪車、電燈、電報、種種新法生焉。雖古法無傳，然舉通國之人，才力聰明之所萃，或無心暗合，或與古爲新，鬼斧神工，不可思議，而其原，皆自給憑專利一法開之，所謂重賞之下必有勇夫耳。今通商諸國，無一國無此例，每年呈獻新法給予文憑者，每國以三四千人計，窮思極巧，未艾方興。而中國獨掩聰塞明，自安簡陋，即槍炮、輪機、電綫之類，不能不用，亦購之於泰西，安步徐行，坐受外人之盤剝，天下之財力幾何，恐雖周孔持籌，管商握算，亦斷無倖全之理矣。

然轉移而補救之，固亦匪難也，無他，勸工而已矣。勸工之法奈何？仿各國給憑專利而已矣。禍重於邱山，福成於反掌，天下之大，豈曰無人？一富一貧，一强一弱，一興一廢，一存一亡，而皆以勸工一言爲旋乾轉坤之樞紐，當國者於此宜何去而何從焉？

劉恭冕《廣經室文鈔・才難説》《論語》此章言才難，不言德難。蓋古之所謂才，本兼德言，故《易傳》以人配天地，謂之三才。周公自稱多才，孔子稱之，亦曰，周公之才之美，皆不言德也。是故禹之才治水，稷之才教稼穡，契之才敷五教，皋陶之才明刑，伯益之才治上下草木鳥獸，故有五人而天下治。周有亂十人，亂者，治也，謂有治天下之才也。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聖人忠信者，德也。當舜文武之時，比户可封，其抱仁處義若所謂忠信者，豈啻千萬人。而稱爲有才，可與治天下者，不過此五十、十人，十人中又有婦人，則祇有九人，此非才難之明徵乎？才兼有德，未有無德而可稱爲才者。孟子謂：「爲不善，非才之罪。」然則才祇有善，無不善也。若不善，即是不才，故《左氏傳》言，八元八愷稱爲才子，渾敦窮奇檮杌饕餮稱爲不才子。才者，德之施行所運而周焉者也。有德者，未必有才，有才者，必非無德。故夫子言才難，不言德難也。講章家以下文言周德歸重德字，遂謂周不獨有才而且有德，幾疑才輕德重。夫夫子先論才難，繼言周有如此之才，所以天下三分有二。十亂文王所遺。亂者，治也。有二之天下所以歸周者，固感文王之德，亦由文王得人以治之也。然至三分有二，猶守臣節以服事殷，所以又歎周德爲不可及。前後兩意，特以一時談論蟬聯而下，非遂重德而輕才也。

論教育結構

《國語・周語下》　二十三年，王將鑄無射，而爲之大林。單穆公曰：「不可。【略】是故先王之制鍾也，大不出鈞，重不過石。律度量衡於是乎生，小大器用於是乎出，故聖人慎之。今王作鍾也，聽之弗及，比之不度，鍾聲不可以知和，制度不可以出節，無益於樂，而鮮民財，將焉用之！

「夫樂不過以聽耳，而美不過以觀目。若聽樂而震，觀美而眩，患莫甚焉。夫耳目，心之樞機也，故必聽和而視正。聽和則聰，視正則明。聰則言聽，明則德昭。聽言昭德，則能思慮純固。以言德於民，民歆而德之，則歸心焉。上得民心，以殖義方，是以作無不濟，求無不獲，然則能樂。夫耳内和聲，而口出美言，以爲憲令，而布諸民，正之以度量，民以心力，從之不倦。成事不貳，樂之至也。口内味而耳内聲，聲味生氣。氣在口爲言，在目爲明。言以信名，明以時動。名以成政，動以殖生。政成生殖，樂之至也。若視聽不和，而有震眩，則味入不精，不精則氣佚，氣佚則不和。於是乎有狂悖之言，有眩惑之明，有轉易之名，有過慝之度。出令不信，刑政放紛，動不順時，民無據依，不知所力，各有離心。上失其民，作則不濟，求則不獲，其何以能樂？【略】」

王弗聽，問之伶州鳩。對曰：「臣之守官弗及也。臣聞之，琴瑟尚宫，鍾尚羽，石尚角，匏竹利制，大不踰宫，細不過羽。夫宫，音之主也。第以及羽，聖人保樂而愛財，財以備器，樂以殖財。故樂器重者從細，輕者從大。是以金尚羽，石尚角，瓦絲尚宫，匏竹尚議，革木一聲。

「夫政象樂，樂從和，和從平。聲以和樂，律以平聲。金石以動之，絲竹以行之，詩以道之，歌以詠之，匏以宣之，瓦以贊之，革木以節之。物得其常曰樂極，

極之所集曰聲，聲應相保曰和，細大不踰曰平。如是，而鑄之金，磨之石，繫之絲木，越之匏竹，節之鼓而行之，以遂八風。於是乎氣無滯陰，亦無散陽，陰陽序次，風雨時至，嘉生繁祉，人民龢利，物備而樂成，上下不罷，故曰樂正。今細過其主妨於正，用物過度妨於財，正害財匱妨於樂。細抑大陵，不容於耳，非和也。聽聲越遠，非平也。妨正匱財，聲不和平，非宗官之所司也。

「夫有和平之聲，則有蕃殖之財。於是乎道之以中德，詠之以中音，德音不愆，以合神人，神是以寧，民是以聽。若夫匱財用，罷民力，以逞淫心，聽之不和，比之不度，無益於教，而離民怒神，非臣之所聞也。」

王不聽，卒鑄大鍾。二十四年，鍾成，伶人告和。王謂伶州鳩曰：「鍾果和矣。」對曰：「未可知也。」王曰：「何故？」對曰：「上作器，民備樂之，則爲和。今財亡民罷，莫不怨恨，臣不知其和也。且民所曹好，鮮其不濟也。其所曹惡，鮮其不廢也。故諺曰：『衆心成城，衆口鑠金。』三年之中，而害金再興焉，懼一之廢也。」王曰：「爾老耄矣！何知？」二十五年，王崩，鍾不和。

《左傳・襄公十一年》 鄭人賂晉侯以師悝、師觸、師蠲、廣車、軥車淳十五乘，甲兵備，凡兵車百乘，歌鍾二肆及其鎛磬，女樂二八。晉侯以樂之半賜魏絳，曰：「子教寡人和諸戎狄以正諸華，八年之中，九合諸侯，如樂之和，無所不諧。請與子樂之。」辭曰：「夫和戎狄，國之福也。八年之中，九合諸侯，諸侯無慝，君之靈也，二三子之勞也。臣何力之有焉？抑臣願君安其樂而思其終也。《詩》曰：『樂只君子，殿天子之邦。樂只君子，福禄攸同。便蕃左右，亦是帥從。』夫樂以安德，義以處之，禮以行之，信以守之，仁以厲之，而後可以殿邦國，同福禄，來遠人，所謂樂也。《書》曰：『居安思危。』思則有備，有備無患。敢以此規。」公曰：「子之教，敢不承命！抑微子，寡人無以待戎，不能濟河。夫賞，國之典也，藏在盟府，不可廢也。子其受之。」魏絳於是乎始有金石之樂，禮也。

《左傳・昭公二十一年》 二十一年春，天王將鑄無射，泠州鳩曰：「王其以心疾死乎！夫樂，天子之職也。夫音，樂之輿也；而鍾，音之器也。天子省風以作樂，器以鍾之，輿以行之。小者不窕，大者不槬，則和於物。物和則嘉成。故和聲入於耳而藏於心，心億則樂。窕則不咸，槬則不容，心是以感，感實生疾。今鍾槬矣，王心弗堪，其能久乎！」

《禮記・樂記》 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感於物而動，故形於聲。聲相應故生變，變成方謂之音。比音而樂之，及干戚羽旄，謂之樂。

樂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於物也。是故其哀心感者，其聲噍以殺；其樂心感者，其聲嘽以緩；其喜心感者，其聲發以散；其怒心感者，其聲粗以厲；其敬心感者，其聲直以廉；其愛心感者，其聲和以柔。六者非性也，感於物而後動。是故先王慎所以感之者。故禮以道其志，樂以和其聲，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姦。禮、樂、刑、政，其極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

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動於中，故形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是故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聲音之道，與政通矣。

宮爲君，商爲臣，角爲民，徵爲事，羽爲物。五者不亂，則無怗懘之音矣。宮亂則荒，其君驕；商亂則陂，其官壞；角亂則憂，其民怨；徵亂則哀，其事勤；羽亂則危，其財匱。五者皆亂，迭相陵，謂之慢。如此，則國之滅亡無日矣。

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比於慢矣。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也。

凡音者，生於人心者也；樂者，通倫理者也。是故知聲而不知音者，禽獸是也；知音而不知樂者，衆庶是也，唯君子爲能知樂。是故審聲以知音，審音以知樂，審樂以知政，而治道備矣。是故不知聲者，不可與言音，不知音者，不可與言樂，知樂則幾於禮矣。禮樂皆得，謂之有德。德者，得也。是故樂之隆，非極音也；食饗之禮，非致味也。清廟之瑟，朱弦而疏越，壹倡而三嘆，有遺音者矣。大饗之禮，尚玄酒而俎腥魚，大羹不和，有遺味者矣。是故先王之制禮樂也，非以極口腹耳目之欲也，將以教民平好惡，而反人道之正也。

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夫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好惡無節，則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滅天理而窮人欲者也。於是有悖逆詐僞之心，有淫泆作亂之事。是故强者脅弱，衆者暴寡，知者詐愚，勇者苦怯，疾病不養，老幼孤獨不得其所，此大亂之道也。

是故先王之制禮樂，人爲之節：衰麻哭泣，所以節喪紀也；鐘鼓干戚，所以和安樂也；昏姻冠笄，所以別男女也；射鄉食饗，所以正交接也。禮節民心，樂和民聲，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禮、樂、刑、政四達而不悖，則王道備矣。

樂者爲同，禮者爲異。同則相親，異則相敬。樂勝則流，禮勝則離。合情飾

貌者，禮樂之事也。禮義立則貴賤等矣；樂文同則上下和矣；好惡著則賢不肖別矣；刑禁暴，爵舉賢，則政均矣。仁以愛之，義以正之，如此則民治行矣。

樂由中出，禮自外作。樂由中出故靜，禮自外作故文。大樂必易，大禮必簡。樂至則無怨，禮至則不爭。揖讓而治天下者，禮樂之謂也。暴民不作，諸侯賓服，兵革不試，五刑不用，百姓無患，天子不怒，如此則樂達矣。合父子之親，明長幼之序，以敬四海之內，天子如此，則禮行矣。

大樂與天地同和，大禮與天地同節。和，故百物不失；節，故祀天祭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如此則四海之內合敬同愛矣。禮者殊事，合敬者也；樂者異文，合愛者也。禮樂之情同，故明王以相沿也。故事與時并，名與功偕。

故鐘鼓管磬，羽籥干戚，樂之器也；屈伸俯仰，綴兆舒疾，樂之文也；簠簋俎豆，制度文章，禮之器也；升降上下，周還裼襲，禮之文也。故知禮樂之情者能作，識禮樂之文者能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明聖者，述作之謂也。

樂者，天地之和也；禮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羣物皆別。樂由天作，禮以地制。過制則亂，過作則暴。明於天地，然後能興禮樂也。

論倫無患，樂之情也。欣喜歡愛，樂之官也。中正無邪，禮之質也。莊敬恭順，禮之制也。若夫禮樂之施於金石，越於聲音，用於宗廟社稷，事乎山川鬼神，則此所與民同也。

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其功大者其樂備，其治辯者其禮具。干戚之舞，非備樂也。孰亨而祀，非達禮也。五帝殊時，不相沿樂。三王異世，不相襲禮。樂極則憂，禮粗則偏矣。及夫敦樂而無憂，禮備而不偏者，其唯大聖乎！

賈誼《新書・道德說》 《書》者，著德之理於竹帛而陳之令人觀焉，以著所從事，故曰「《書》者，此之著者也」。《詩》者，志德之理而明其指，令人緣之以自成也，故曰「《詩》者，此之志者也」。《易》者，察人之循德之理與弗循而占其吉凶，故曰「《易》者，此之占者也」。《春秋》者，守往事之合德之理與不合而紀其成敗，以爲來事師法，故曰「《春秋》者，此之紀者也」。《禮》者，體德理而爲之節文，成人事，故曰「《禮》者，此之體者也」。《樂》者，《書》、《詩》、《易》、《春秋》、《禮》五者之道備，則合於德矣，合則歡然大樂矣，故曰「《樂》者，此之樂者也」。人能修德之理，則安利之謂福。莫不慕福，弗能必得，而人心以爲鬼神能與於利害。是故具犧牲、俎豆、粢盛，齋戒而祭鬼神，欲以佐成福，故曰「祭祀鬼神，爲此福者也」。德之理盡施於人，其在人也，內而難見。是以先王舉德之頌而爲辭語，以明其理；陳之天下，令人觀焉；垂之後世，辯議以審察之，以轉相告。是故弟子隨師而問，博學以達其知，而明其辭以立其誠，故曰「博學辯議，爲此辭者也」。

董仲舒《春秋繁露・立元神第十九》 夫爲國，其化莫大於崇本。崇本則君化若神，不崇本則君無以兼人。無以兼人，雖峻刑重誅而民不從，是所謂驅國而棄之者也，患孰甚焉。

何謂本？曰：天、地、人，萬物之本也。天生之，地養之，人成之。天生之以孝悌，地養之以衣食，人成之以禮樂，三者相爲手足，合以成體，不可一無也。無孝悌則亡其所以生，無衣食則亡其所以養，無禮樂則亡其所以成也。三者皆亡，則民如麋鹿，各從其欲，家自爲俗。父不能使子，君不能使臣，雖有城郭，名曰虛邑。如此者，其君枕塊而僵，莫之危而自危，莫之喪而自亡，是謂自然之罰。自然之罰至，裹襲石室，分障險阻，猶不能逃之也。

明主賢君必於其信，是故肅慎三本。郊祀致敬，共事祖禰，舉顯孝悌，表異孝行，所以奉天本也。秉耒躬耕，採桑親蠶，墾草殖穀，開闢以足衣食，所以奉地本也。立辟雍廱序，修孝悌敬讓，明以教化，感以禮樂，所以奉人本也。三者皆奉，則民如子弟，不敢自專，邦如父母，不待恩而愛，不須嚴而使，雖野居露宿，厚於宮室。如是者其君安枕而卧，莫之助而自强，莫之綏而自安，是謂自然之賞。自然之賞至，雖退讓委國而去，百姓襁負其子隨而君之，君亦不得離也。故以德爲國者，甘於飴蜜，固於膠漆，是以聖賢勉而崇本而不敢失也。

《漢書・禮樂志》 樂者，聖人之所樂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風易俗易，故先王著其教焉。

夫民有血氣心知之性，而無哀樂喜怒之常，應感而動，然後心術形焉。是以繼微瘇瘁一作「衰」之音作，而民思憂；闡諧嫚易之音作，而民康樂；粗厲猛奮之音作，而民剛毅；廉直正誠之音作，而民肅敬；寬裕和順之音作，而民慈愛；流辟邪散之音作，而民淫亂。先王恥其亂也，故制《雅》《頌》之聲，本之情性，稽之度數，制之禮儀，合生氣之和，導五常之行，使之陽而不散，陰而不集，剛氣不怒，柔氣不懾，四暢交於中，而發作於外，皆安其位而不相奪也，足以感動人之善心而〔也〕，不使邪氣得接焉，是先王立樂之方也。

王者未作樂之時，因先王之樂以教化百姓，說樂其俗，然後改作，以章功德。《易》曰：「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昔黃帝作《咸池》，顓頊作《六莖》，帝嚳作《五英》，堯作《大章》，舜作《招》，禹作《夏》，湯作《濩》，武王作

《武》，周公作《勺》。《勺》，言能勺先祖之道也。《武》，言以功定天下也。《濩》，言救民也。《夏》，大承二帝也。《招》，繼堯也。《大章》，章之也。《五英》，英華茂也。《六莖》，及根莖也。《咸池》，備矣。自夏以往，其流不可聞已，《殷頌》猶有存者。《周詩》既備，而其器用張陳，《周官》具焉。典者自卿大夫師瞽以下，皆選有道德之人，朝夕習業，以教國子。國子者，卿大夫之子弟也，皆學歌九德，誦六詩，習六舞，五聲、八音之和。故帝舜命夔曰：「女典樂，教胄子，直而温，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敖。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此之謂也。又以外賞諸侯德盛而教尊者。其威儀足以充目，音聲足以動耳，詩語足以感心，故聞其音而德和，省其詩而志正，論其數而法立。是以薦之郊廟則鬼神饗，作之朝廷則羣臣和，立之學官則萬民協。聽者無不虚己竦神，説而承流，是以海内徧知上德，被服其風，光煇日新，化上遷善，而不知所以然，至於萬物不夭，天地順而嘉應降。故《詩》曰：「鐘鼓鍠鍠，磬管鏘鏘，降福穰穰。」《書》云：「擊石拊石，百獸率舞。」鳥獸且猶感應，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故樂者，聖人之所以感天地，通神明，安萬民，成性類者也。然自《雅》《頌》之興，而所承衰亂之音猶在，是謂淫過凶嫚之聲，爲設禁焉。世衰民散，小人乘君子，心耳淺薄，則邪勝正。故《書》序「殷紂斷棄先祖之樂，乃作淫聲，用變亂正聲，以説婦人。」樂官師瞽抱其器而奔散，或適諸侯，或入河海。夫樂本情性，浹肌膚而臧骨髓，雖經乎千載，其遺風餘烈尚猶不絶，至春秋時，陳公子完奔齊。陳，舜之後，《招》樂存焉。故孔子適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爲樂之至於斯！」美之甚也。

班固《白虎通・三教》 王者設三教何？承衰救弊，欲民反正道也。三(正)〔王〕之有失，故正三教以相指受。夏人之王教以忠，其失野；救野之失莫如敬。殷人之王教以敬，其失鬼；救鬼之失莫如文。周人之王教以文，其失薄；救薄之失莫如忠。繼周尚黑，制與夏同。三者如順連環，周則復始，窮則反本。《樂稽耀嘉》曰：「顔回問三教變虞夏何如？」曰：教者所以追補敗政，靡弊溷濁，謂之治也。舜之承堯，無爲易也。或曰：三教改易，夏后氏始，高宗亦承弊，所以不改教何？明子無改父之道也。何言知高宗不改之？以周之教，承以文也；三教所以先忠者，行之本也。三教一體而分，不可單行，顧王者行之有先後。何以言三教並施，不可單行也？以忠、敬、文，無可去者也。教所以三何？法天、地、人，内忠、外敬、文飾之，故三而備也。即法天、地、人各何施？忠法人，敬法地，文法天，人道主忠，人以至道教人，忠之至也。人以忠教，故忠爲人教也。地道謙卑，天之所生，地敬養之，以敬爲地教也。教者何謂也？教者，效也，上爲之，下效之。民有質樸，不教不成。故《孝經》曰：「先王見教之可以化民。」《論語》曰：「不教民戰，是謂棄之。」《尚書》曰：「以教祇德。」《詩》云：「爾之教矣，欲民斯效。」忠形於悃誠，故失野；敬形於祭祀，故失鬼；文形於飾貌，故失薄。夏后氏用明器，殷人用祭器，周人兼用之，何謂？曰：夏后氏教以忠，故先明器以奪孝子之心也；殷教以敬，故先祭器，敬之至也；周人教以文，故兼用之，周人意至文也。孔子曰：「之死而致死之，不仁，而不可爲也；之死而致生之，不知，而不可爲也。」故有死道焉以奪孝子之心也；有生道焉，使人忽倍也。故竹器不成用，木器不成斲，瓦器不成沫，琴瑟張而不平，竽笙備而不和，有鐘磬而無簨簴縣，示備物而不可用也。孔子曰：「爲明器者善，爲俑者不仁。塗車芻靈，自古有之。」言今古皆然也。

徐幹《中論・藝紀》 藝之興也，其由民心之有智乎！造藝者將以有理乎！民生而心知物，知物而欲作，欲作而事繁，事繁而莫之能理也。故聖人因智以造藝，因藝以立事。二者近在乎身，而遠在乎物。藝者，所以旌智飾能，統事御羣也。聖人之所不能已也。藝者所以事成德者也，德者以道率身者也。藝者德之枝葉也，德者人之根幹也。斯二物者，不偏行，不獨立。木無枝葉，則不能豐其根幹，故謂之瘣。人無藝則不能成其德，故謂之野。若欲爲夫君子，必兼之乎！先王之欲人之爲君子也，故立保民掌教六藝：一曰五禮，二曰六樂，三曰五射，四曰五御，五曰六書，六曰九數。教六儀：一曰祭祀之容，二曰賓客之容，三曰朝廷之容，四曰喪紀之容，五曰軍旅之容，六曰車馬之容。大胥掌學士之版，春入學舍，采合萬舞；秋班學合聲，諷誦講習，不解於時。故《詩》曰：「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且有儀。」美育材，其猶人之於藝乎！既修其質，且加其文。文質著然後體全，體全然後可登乎清廟，而可羞乎王公。故君子非仁不立，非義不行，非藝不治，非容不莊，四者無愆，而聖賢之器就矣。《易》曰：「富有之謂大業。」其斯之謂歟！君子者，表裏稱而本末度者也，故言貌稱乎心志，藝能度乎德行，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純粹内實，光輝外著。孔子曰：「君子恥有其服而無其容，恥有其容而無其辭，恥有其辭而無其行。」故寶玉之山，土木必潤；盛德之士，文藝必衆。昔在周公，嘗猶豫於斯矣。孔子稱「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存乎六藝者，著其末節也。謂夫陳籩豆，置尊俎，執羽籥，擊鐘磬，升降趨翔，屈伸俯仰之數也，非禮樂之本也者，其德音

乎！《詩》云：「我有嘉賓，德音孔昭。視民不佻，君子是則是效。我有旨酒，嘉賓式宴以敖。」此禮樂之所貴也。故恭恪廉讓，藝之情也；中和平直，藝之實也；齊敏不匱，藝之華也；威儀孔時，藝之飾也。通乎羣藝之情實者，可與論道；識乎羣藝之華飾者，可與講事。事者，有司之職也；道者，君子之業也。先王之賤藝者，蓋賤有司也。君子兼之，則貴也。故孔子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藝者，心之使也，仁之聲也，義之象也。故禮以考敬，樂以敦愛，射以平志，御以和心，書以綴事，數以理煩。敬考則民不慢，愛敦則羣生悅，志平則怨尤亡，心和則離德睦，事綴則法戒明，煩理則物不悖。六者雖殊，其致一也。其道則君子專之，其事則有司共之，此藝之大體也。

徐幹《中論・治學》 昔之君子，成德立行，身没而名不朽，其故何哉？學也。學也者，所以疏神達思，怡情理性，聖人之上務也。民之初載，其矇未知，譬如寶在於玄室，有所求而不見，白日照焉，則羣物斯辨矣。學者，心之白日也。故先王立教官，掌教國子，教以六德，曰智、仁、聖、義、中、和。教以六行，曰孝、友、睦、婣、任、恤。教以六藝，曰禮、樂、射、御、書、數。三教備而人道畢矣。學猶飾也。器不飾則無以爲美觀；人不學則無以有懿德。有懿德故可以經人倫；爲美觀故可以供神明。故《書》曰：「若作梓材，既勤樸斲，惟其塗丹雘。」夫聽黃鐘之聲，然後知擊缶之細；視袞龍之文，然後知被褐之陋；涉庠序之教，然後知不學之困。故學者如登山焉，動而益高；如寤寐焉，久而愈足。顧所由來，則杳然其遠，以其難而懈之，誤且非矣。《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好學之謂也。

《阮籍集・樂論》 劉子問曰：「孔子云：『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夫禮者，男女之所以別，父子之所以成，君臣之所以立，百姓之所以平也。爲政之具，靡先於此。故『安上治民，莫善於禮』也。夫金石絲竹、鐘鼓管絃之音，干戚羽旄，進退俯仰之容，有之何益於政？無之政何損於化？而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乎？」

阮先生曰：「善哉，子之問也！昔者孔子著其都乎，且未舉其略也。今將爲子論其凡，而子自備詳焉。

「夫樂者，天地之體、萬物之性也。合其體，得其性，則和；離其體，失其性，則乖。昔者聖人之作樂也，將以順天地之體，成萬物之性也。故定天地八方之音，以迎陰陽八風之聲，均黃鐘中和之律，開羣生萬物之情氣。故律呂協則陰陽和，音聲適而萬物類；男女不易其所，君臣不犯其位；四海同其歡，九州一其節。奏之圜丘而天神下，奏之方丘而地祇上。天地合其德，則萬物合其生，刑賞不用而民自安矣。

「乾坤易簡，故雅樂不煩。道德平淡，故無聲無味。不煩則陰陽自通，無味則百物自樂，日遷善成化而不自知，風俗移易而同於是樂。此自然之道，樂之所始也。

「其後聖人不作，道德荒壞，政法不立，智慧擾物，化廢欲行，各有風俗。故造子之教謂之風，習而行之謂之俗。楚、越之風好勇，故其俗輕死；鄭、衛之風好淫，故其俗輕蕩。輕死，故有蹈水赴火之歌；輕蕩，故有《桑間》《濮上》之曲。各歌其所好，各詠其所爲。欲之者流涕，聞之者歎息，背而去之，無不慷慨。懷永日之娛，抱長夜之忻。相聚而合之，羣而習之，靡靡無已。棄父子之親，弛君臣之制；匱室家之禮，廢耕農之業，忘終身之樂，崇淫縱之俗。故江、淮之南，其民好殘；漳、汝之間，其民好奔；吳有雙劍之節，趙有扶琴之客。氣發於中，聲入於耳；手足飛揚，不覺其駭。好勇則犯上，淫放則棄親。犯上則君臣逆，棄親則父子乖。乖逆交爭，則患生禍起。禍起而異愈異，患生而慮不同。故八方殊風，九州異俗，乖離分背，莫能相通，音異氣別，曲節不齊。

「故聖人立調適之音，建平和之聲，制便事之節，定順從之容，使天下之爲樂者，莫不儀焉。自上以下，降殺有等，至於庶人，咸皆聞之。歌謠者，詠先王之德；頌仰者，習先王之容；器具者，象先王之式；度數者，應先王之制。入於心，淪於氣。心氣和洽，則風俗齊一。聖人之爲進退頌仰之容也，將以屈形體，服心意，便所修，安所事也。歌詠詩曲，將以宣平和，著不逮也。鐘鼓所以節耳，羽旄所以制目。聽之者不傾，視之者不衰。耳目不傾不衰，則風俗移易。故『移風易俗，莫善於樂』也。」

《魏書・刁雍傳》錄《興禮樂表》 臣聞有國有家者，莫不禮樂爲先。故《樂記》云：禮所以制外，樂所以修內。和氣中釋，恭敬温文。是以安上治民，莫善於禮；易俗移風，莫善於樂。且於一民一俗，尚須崇而用之，況統御八方，陶鈞六合者哉？故帝堯修五禮以明典章，作《咸池》以諧萬類，顯皇軌於云岱，揚鴻化於介丘。令木石革心，鳥獸率舞。包天地之情，達神明之德。夫感天動神，莫近於禮樂。故大樂與天地同和，大禮與天地同節。和，故百物阜生；節，故報天祭地。禮行於郊，則上下和肅。肅者，禮之情；和者，樂之致。樂至則無怨，禮至則不違。揖讓而治天下者，禮樂之謂歟？

唯聖人知禮樂之不可以已，故作樂以應天，制禮以配地。所以承天之道，治人之情。故王者治定制禮，功成作樂。虞夏殷周，易代而起。及周之末，王政陵遲。仲尼傷禮樂之崩亡，痛文武之將墜，自衛返魯，各得其中。逮乎秦皇，翦棄道術，灰滅典籍，坑燼儒士，盲天下之目，絶象魏之章，《簫》《韶》來儀，不可復矣。賴大漢之興，改正朔，易服色，協音樂，制禮儀，正聲古禮，粗欲周備。至於孝章，每以三代損益，優劣殊軌，歎其薄德，無以易民視聽。博士曹褒覩斯詔也，知上有制作之意，乃上疏求定諸儀，以爲漢禮。終於休廢，寢而不行。及魏晉之日，修而不備。

伏惟陛下無爲以恭己，使賢以御世，方鳴和鸞以陟岱宗，陪羣後以升中岳，而三禮闕於唐辰，象舞替於周日。夫君舉必書，古之典也。柴望之禮，帝王盛事。臣今以爲有其時而無其禮，有其德而無其樂。史闕封石之文，工絶清頌之響，良由禮樂不興，王政有闕所致也。臣聞樂由禮，所以象德；禮由樂，所以防淫。五帝殊時不相沿，三王異世不相襲。事與時並，名與功偕故也。臣識昧儒先，管窺不遠，謂宜修禮正樂，以光大聖之治。

《隋書・何妥傳》録《定樂舞表》 臣聞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然則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禮樂。又云樂至則無怨，禮至則不争，揖讓而治天下者，禮樂之謂也。臣聞樂有二，一曰姦聲，二曰正聲。夫姦聲感人而逆氣應之，〔逆氣成象而淫樂興焉。正聲感人，而順氣應之〕，順氣成象，〔而和樂興焉〕。故樂行而倫清，耳目聰明，血氣和平，移風易俗，天下皆寧。孔子曰：「放鄭聲，遠佞人。」故鄭、衛、宋、趙之聲出，内則發疾，外則傷人。是以宫亂則荒，其君驕；商亂則陂，其官壞；角亂則憂，其人怨；徵亂則哀，其事勤；羽亂則危，其財匱。五者皆亂，則國亡無日矣。魏文侯問子夏曰：「吾端冕而聽古樂則欲寐，聽鄭、衛之音而不知倦，何也？」子夏對曰：「夫古樂者，始奏以文，復亂以武，修身及家，平均天下。鄭、衛之音者，姦聲以亂，溺而不止，優雜子女，不知父子。今君所問者樂也，所愛者音也。夫樂之與音，相近而不同，爲人君者，謹審其好惡。」案聖人之作樂也，非止苟悦耳目而已矣。欲使在宗廟之内，君臣同聽之則莫不和敬；在鄉里之内，長幼同聽之則莫不和順；在閨門之内，父子同聽之則莫不和親。此先王立樂之方也。故知聲而不知音者，禽獸是也，知音而不知樂者，衆庶是也。故黄鐘大吕，弦歌干戚，僮子皆能僎之。能知樂者，其唯君子！不知聲者，不可與言音，不知音者，不可與言樂，知樂則幾於道矣。紂爲無道，太師抱樂器以奔周。晉君德薄，師曠固惜清徵。

上古之時，未有音樂，鼓腹擊壤，樂在其間。《易》曰：「先王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至於黄帝作《咸池》，顓頊作《六莖》，帝嚳作《五英》，堯作《大章》，舜作《大韶》，禹作《大夏》，湯作《大濩》，武王作《大武》，從夏以來，年代久遠，唯有名字，其聲不可得聞。自殷至周，備於《詩・頌》。故自聖賢已下，多習樂者，至如伏羲滅瑟，文王足琴，仲尼擊磬，子路鼓瑟，漢高擊築，元帝吹簫。漢高祖之初，叔孫通因秦樂人制宗廟之樂。迎神於廟門，奏《嘉至》之樂，猶古降神之樂也。皇帝入廟門，奏《永至》之樂，以爲行步之節，猶古《采薺》、《肆夏》也。乾豆上薦，奏登歌之樂，猶古清廟之歌也。登歌再終，奏《休成》之樂，美神饗也。皇帝就東廂坐定，奏《永定》之樂，美禮成也。其《休成》、《永至》二曲，叔孫通所制也。漢高祖廟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當春秋時，陳公子完奔齊，陳是舜後，故齊有《韶》樂。孔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是也。秦始皇滅齊，得齊《韶》樂。漢高祖滅秦，《韶》傳於漢，高祖改名《文始》，以示不相襲也。《五行舞》者，本周《大武》樂也，始皇改曰《五行》。及於孝文，復作四時之舞，以示天下安和，四時順也。孝景采《武德舞》以爲《昭德》，孝宣又采《昭德》以爲《盛德》，雖變其名，大抵皆因秦舊事。至於魏、晉，皆用古樂。魏之三祖，并制樂辭。自永嘉播越，五都傾蕩，樂聲南度，是以大備江東。宋、齊已來，至於梁代，所行樂事，猶皆傳古，三雍四始，實稱大盛。及侯景篡逆，樂師分散，其四舞、三調悉度僞齊。齊氏雖知傳受，得曲而不用之於宗廟朝廷也。

臣少好音律，留意管弦，年雖耆老，頗皆記憶。及東土剋定，樂人悉返，訪其逗遛，果云是梁人所教。今三調、四舞并皆有手，雖不能精熟，亦頗具雅聲。若令教習傳授，庶得流傳古樂。然後取其會歸，撮其指要，因循損益，更製嘉名。歌盛德於當今，傳雅正於來葉，豈不美歟！謹具録三調、四舞曲名，又製歌辭如别。其有聲曲流宕，不可以陳於殿庭者，亦悉附之於後。

王通《中説・魏相篇》 子曰：「《書》以辯事，《詩》以正性，《禮》以制行，《樂》以和德，《春秋》、《元經》以舉往，《易》以知來，先王之蘊盡矣。」

董常曰：「夫子以《續詩》《續書》爲朝廷，《禮論》、《樂論》爲政化，《贊易》爲司命，《元經》爲賞罰，此夫子所以生也。」

文中子曰：「《元經》有常也，所以正道，於是乎見義，《元經》有變也，所行有適，於是乎見權，權義舉，而皇極立矣。」

文中子曰：「《春秋》，一國之書也，其以天下有國，而王室不尊乎！故約諸侯以尊王政，以明天命之未改，此《春秋》之事也。《元經》，天下之書也，其以無定國而帝位不明乎！徵天命以正帝位，以明神器之有歸，此《元經》之事也。」

王通《中説・禮樂篇》 程元問六經之致，子曰：「吾《續書》以存漢晉之實，《續詩》以辯六代之俗，修《元經》以斷南北之疑，讚《易》道以申先師之旨，正《禮樂》以旌後王之失，如斯而已矣。」

王通《中説・事君篇》 薛收問《續詩》，子曰：「有四名焉，有五志焉。何謂四名？一曰化，天子所以風天下也。二曰政，蕃臣所以移其俗也。三曰頌，以成功告於神明也。四曰嘆，以陳誨立誡於家也。凡此四者，或美焉，或勉焉，或傷焉，或惡焉，或誡焉，是謂『五志』。」

王通《中説・天地篇》 李伯藥見子而論詩，子不答。伯藥退謂薛收曰：「吾上陳應、劉，下述沈、謝，分四聲八病，剛柔清濁，各有端序，音若塤篪，而夫子不應，我其未達歟？」薛收曰：「吾嘗聞夫子之論詩矣，上明三綱，下達五常，於是徵存亡，辯得失。故小人歌之，以貢其俗；君子賦之，以見其志；聖人采之，以觀其變。今子營營，馳騁乎未流，是夫子之所痛也。不答則有由矣。」

王通《中説・立命篇》 門人有問姚義：「孔庭之法，曰《詩》曰《禮》，不及四經，何也？」姚義曰：「嘗聞諸夫子矣，《春秋》斷物，志定而後及也；《樂》以和，德全而後及也；《書》以制法，從事而後及也；《易》以窮理，知命而後及也。故不學《春秋》，無以主斷；不學樂，無以知和；不學《書》，無以議制；不學《易》，無以通理。四者非具體不能及，故聖人後之，豈養蒙之具耶？」

或曰：「然則《詩》、《禮》何爲而先也？」義曰：「夫教之以《詩》，則出辭氣，斯遠暴慢矣；約之以《禮》，則動容貌，斯立威嚴矣。度其言，察其志，考其行，辯其德。志定則發之以《春秋》，於是乎斷而能變；德全則導之以《樂》，於是乎和而知節；可從事則達之以《書》，於是乎可以立制；知命則申之以《易》，於是乎可與盡性。若驟而語《春秋》，則蕩志輕義；驟而語《樂》，則喧德敗度；驟而語《書》，則狎法；驟而語《易》，則玩神。是以聖人智其必然，故立之以宗，列之以次，先成諸己，然後備諸然，先濟乎近，然後形乎遠，亶其深乎！亶其深乎！」子聞之曰：「姚子得之矣。」

《舊唐書・韋思謙傳》 時學校頹廢，刑法濫酷，嗣立上疏諫曰：臣聞古先哲王立學官，掌教國子以六德、六行、六藝，三教備而人道畢矣。《禮記》曰：「化人成俗，必由學乎。」學之於人，其用蓋博。故立太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王之諸子、卿大夫士之子及國之俊選皆造焉。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太學，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是以教洽而化流，行成而不悖。自天子以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學而成者也。

《白居易集》卷六五《救學者之失》 《禮》《樂》《詩》《書》。問：學者，教之根，理之本。國家設庠序以崇儒術，張禮樂而厚國風，師資肅以尊嚴，文物煥其明備。何則學《詩》、《書》者，拘於文，而不通其旨；習《禮》《樂》者，滯於數，而不達其情？故安上之禮未行，化人之學將落。今欲使工祝知先王之道，生徒究聖人之心，《詩》、《書》不失於愚誣，《禮》、《樂》無聞於盈減，積之爲言行，播之爲風化，何爲何作，得至於斯？臣聞：化人動衆，學爲先焉，安上尊君，禮爲本焉。故古之王者，未有不先於學，本於禮，而能建國君人，經天緯地者也。國家删定六經之義，裁成五禮之文，是爲學者之先知，生人之大惠也。故命太常以典禮樂，立太學以教《詩》、《書》，將使乎四術并舉而行，萬人相從而化。然臣觀太學生徒，誦《詩》、《書》之文，而不知《詩》、《書》之旨，太常工祝，執《禮》、《樂》之器，而不識《禮》、《樂》之情。遺其旨，則作忠興孝之義不彰；失其情，則合敬同愛之誠不著。所謂去本而從末，棄精而得粗。至使陛下語學有將落之憂，顧禮有未行之歎者，此由官失其業，師非其人，故但有修習之名，而無訓導之實也。伏望審官師之能否，辨教學之是非，俾講《詩》者，以六義風賦爲宗，不專於鳥獸草木之名也。讀《書》者，以五代典謨爲旨，不專於章句詁訓之文也；習《禮》者，以上下長幼爲節，不專於俎豆之數，禓襲之容也；學《樂》者，以中和友孝爲德，不專於節奏之變，綴兆之度也。夫然，則《詩》、《書》無愚誣之失，《禮》、《樂》無盈減之差，積而行立者，乃升之於朝廷，習而事成者，乃用之於宗廟。是故温柔敦厚之教，疏通知遠之訓，暢於中而發於外矣。莊敬威嚴之貌，易直子諒之心，行於上而流於下矣。則覩之者，莫不承順，聞之者，莫不率從，管乎人情，出乎理道，欲人不化，上不安，其可得乎？

皮日休《皮子文藪》卷九《請孟子爲學科書》 聖人之道，不過乎經。經之降者，不過乎史。史之降者，不過乎子。子不異乎道者，《孟子》也。捨是子者，必戾乎經、史。又率於子者，則聖人之盜也。夫《孟子》之文，粲若經傳。天惜其道，不燼於秦。自漢氏得之，常置博士，以專其學。故其文，繼乎六藝，光乎百氏。真聖人之微旨也。若然者，何其道曄曄於前，其書没没於後。得非道拘乎

正，文極乎奧，有好邪者憚正而不舉；嗜淺者鄙奧而無稱耶？蓋仲尼愛文王、嗜昌歜以取味。後之人將愛仲尼者，其嗜在《孟子》矣。嗚呼！古之士，以湯、武爲逆取者，其不讀《孟子》乎？以楊、墨爲達智者，其不讀《孟子》乎？由是觀之，《孟子》之功利於人亦不輕矣。今有司除茂才明經外，其次有熟《莊周》、《列子》書者，亦登於科。其誘善也雖深，而懸科也未正。夫《莊》、《列》之文，荒唐之文也。讀之可以爲方外之士，習之可以爲鴻荒之民。有能汲汲以救時補教爲志哉？伏請命有司，去《莊》、《列》之書，以《孟子》爲主。有能精通其義者，其科選，視明經。苟若是也，不謝漢之博士矣。既逐之，如儒道不行，聖化無補，則可刑其言者。

范仲淹《范文正公全集・文集》卷九《上時相議制舉書》 夫善國者，莫先育材。育材之方，莫先勸學。勸學之道，莫尚宗經。宗經則道大，道大則才大，才大則功大。蓋聖人法度之言存乎《書》，安危之幾存乎《易》，得失之鑒存乎《詩》，是非之辯存乎《春秋》，天下之制存乎《禮》，萬物之情存乎《樂》。故俊哲之人，入乎六經，則能服法度之言察安危之幾，陳得失之鑒，析是非之辯，明天下之制，盡萬物之情。使斯人之徒，輔成王道，復何求哉？至於扣諸子、獵羣史，所以觀異同，質成敗，非求道於斯也。有能理其書而不深其旨者，雖樸愚之心，未可與適道然。必顧瞻禮義，執守規矩，不猶愈於學非而博者乎？今文庠不振，師道久缺，爲學者不根乎經籍，從政者罕議乎教化，故文章柔靡，風俗巧僞。選用之際，常患才難。某聞前代盛衰與文消息，觀虞、夏之純，則可見王道之正；觀南朝之麗，則知國風之衰。惟聖人質文相救，變而無窮。前代之季，不能自救，則有來者起而救之。是故文章以薄，則爲君子之憂；風俗其壞，則爲來者之資。今朝廷思救其弊，興復制科，不獨振舉滯淹，詢訪得失，有以勸天下之學、育天下之才，是將復小爲大、抑薄歸厚之時也。斯文丕變，在此一舉。然恐朝廷命試之際，謂所舉之士，皆能熟經籍之大義，知王霸之要略，則反屏而弗問，或將訪以不急之務，雜以非聖之書，辨二十八將之功勛，陳七十二賢之德行，如此之類，何所補益？蓋欲伺其所未至，誤其所常習，不以教育爲意，而以去留爲功。若如所量，恐非朝廷勸學育才之道也。何哉？國家勸學育才，必求爲我器用，輔我風教。設使皆明經籍之旨，并練王霸之術，問十得十，亦朝廷教育之本意也。況文有精粗，理有優劣，明試之下，得失尚多，何患去留之難乎？今或伺其所未至，誤其所嘗習，則天下賢俊莫知所守，將博習非聖，旁攻異端，聖人之門無復啓發。逮於後舉，差之益遠。如此則制科之設，足以誤多士之心，不足以救斯文之弊。恭惟前聖之文之道，昭昭乎！爲神器於天下，得之者昌，失之者亡。後世聖人開學校、設科等，率賢俊以趨之，各使盡其心，就其器，將以共理於天下。

儻昌言於兩制，如能命試之際，先之以六經，次之以正史，該之以方略，濟之以時務，使天下賢俊，翕然修經濟之業，以教化爲心，趨聖人之門，成王佐之器。十數年間，異人傑士必穆穆於王庭矣，何患俊乂不充、風化不興乎？

《全宋文》卷一二六一曾鞏《相國寺維摩院聽琴序》 古者學士之於六藝，射能弧矢之事矣，又當善其揖讓之節；御能車馬之事矣，又當善其驅馳之節；書非能肆筆而已，又當辨其體而皆通其意；數非能布策而已，又當知其用而各盡其法。而五禮之威儀，至於三千，六樂之節文，可謂微且多矣。噫！何其煩且勞如是！然古之學者必能此，亦可謂難矣。然習其射御於禮，習其干戈於樂，則少於學，長於朝，其於武備固修矣。其於家有塾，於黨有庠，於鄉有序，於國有學，於教有師，於視聽言動有其容，於衣冠飲食有其度，几杖有銘，盤杅有戒。在輿有和鸞之聲，行步有佩玉之音，燕處有《雅》、《頌》之樂。而非其故，琴瑟未嘗去於前也。蓋其出入進退，俯仰左右，接於耳目，動於四體，達於其心者，所以養之至如此，其詳且密也。雖然，此尚爲有待於外者耳。若夫三才萬物之理，性命之際，力學以求之，深思以索之，使知其要，識其微，而齋戒以守之，以盡其才，成其德，至合於天地而後已者，又當得之於心，夫豈非難哉？噫！古之學者，其役之於內外以持其心、養其性者，至於如此，此君子所愛，日而自强不息，以求至乎極也。然其習之有素，閑之有具如此，則求其放心，伐其邪氣，而成文武之材，就道德之實者，可謂易矣。孔子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蓋樂者，所以感人之心，而使之化，故曰「成於《樂》」。昔舜命夔典樂，教胄子，曰：「直而温，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則樂者非獨去邪，又所以救其性之偏而納之中也。故和鸞、佩玉、《雅》《頌》琴瑟之音，非其故不去於前，豈虛也哉？今學士大夫之於持其身、養其性，凡有待於外者，皆不能具，得之於內者，又皆略其事，可謂簡且易矣。然所以求其放心，伐其邪氣，而成文武之材，就道德之實者，豈不難哉？此予所以懼不至於君子而入於小人也。夫有待於外者，余既力不足，而於琴竊有志焉久矣，然患其莫余授也。治平三年夏，得洪君於京師，始合同舍之士，聽其琴於相國寺之維摩院。洪君之於琴，非特能其音，又能通其意者也。予將就學焉，故道予之所慕於古者，庶乎其有以自發也。

程頤《伊川先生文集》卷四《顏子所好何學論》 先生始冠，遊太學，胡安定以是

試諸生，得此論，大驚異之，即請相見，遂以先生爲學職。　聖人之門，其徒三千，獨稱顏子爲好學。夫《詩》、《書》六藝，三千子非不習而通也。然則顏子所獨好者，何學也？學以至聖人之道也。聖人可學而至歟？曰：然。學之道如何？曰：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爲人。其本也真而静，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形既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於中矣，其中動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樂、愛、惡、欲。情既熾而益蕩，其性鑿矣。是故覺者約其情始合於中，正其心，養其性，故曰性其情。愚者則不知制之，縱其情而至於邪僻，梏其性而亡之，故曰情其性。凡學之道，正其心，養其性而已。中正而誠，則聖矣。君子之學，必先明諸心，知所養，一作「往」。然後力行以求至，所謂自明而誠也。故學必盡其心。盡其心，則知其性，知其性，反而誠之，聖人也。故《洪範》曰：「思曰睿，睿作聖。」誠之之道，在乎信道篤。信道篤則行之果，行之果則守之固。仁義忠信不離乎心，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出處語默必於是。久而弗失，則居之安，動容周旋中禮，而邪僻之心無自生矣。故顏子所事，則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仲尼稱之，則曰「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又曰「不遷怒，不貳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此其好之篤學之之道也。視聽言動皆禮矣，所異於聖人者，蓋聖人則不思而得，不勉而中，從容中道，顏子則必思而後得，必勉而後中。故曰：顏子之與聖人，相去一息。孟子曰：「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謂神。」顏子之德，可謂充實而有光輝矣，所未至者，守之也，非化之也。以其好學之心，假之以年，則不日而化矣。故仲尼曰：「不幸短命死矣。」蓋傷其不得至於聖人也。所謂化之者，入於神而自然不思而得，不勉而中之謂也。孔子曰「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是也。或曰：「聖人，生而知之者也。今謂可學而至，其有稽乎？」曰：「然。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湯、武反之也。』性之者，生而知之者也。反之者，學而知之者也。」又曰：「孔子則生而知也，孟子則學而知也。後人不達，以謂聖本生知，非學可至，而爲學之道遂失。不求諸己而求諸外，以博聞强記、巧文麗辭爲工，榮華其言，鮮有至於道者。則今之學，與顏子所好異矣。」

程顥、程頤《二程集》卷八《四箴有序》　顏淵問克己復禮之目，夫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四者身之用也，由乎中而應乎外，制於外所以養其中也。顏淵事斯語，所以進於聖人。後之學聖人者，宜服膺而勿失也。因箴以自警。

視箴

心兮本虚，應物無迹，操之有要，視爲之一作「之爲」。則。蔽交於前，其中則遷；制之於外，以安其内。克己復禮，久而誠矣。

聽箴

人有秉彝，本乎天性；知誘物化，遂亡其正。卓彼先覺，知止有定：閑邪存誠，非禮勿聽。

言箴

人心之動，因言以宣；發禁躁妄，内斯静專。矧是樞機，興戎出好；吉凶榮辱，惟其所召。傷易則誕，傷煩則支，己肆物忤，出悖來違。非法不道，欽哉訓辭！

動箴

哲人知幾，誠之於思；志士勵行，守之於爲。順理則裕，從欲惟一作「爲」。危；造次克念，戰兢自持，習與性成，聖賢同歸。

李廌《濟南集》卷六《聖學論》　臣聞效一官，可謂卑矣，古之人必曰學而優則仕；治一邑，可謂微矣，古之人必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子使漆雕開仕。曰：吾斯之未能信。蓋以學之弗優，不敢效官。尹何爲邑，子産以爲未聞政學。蓋以學而後從政，乃可治邑。彼子路使子羔宰費，孔子以爲賊夫人之子。子路復曰：「有人民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爲學？」孔子惡其佞。夫效官治邑，必由學而後可，況奄有四海，爲天下君乎。一日二日萬幾，何以俾有條而不紊？萬邦有衆，何以俾樂推而不厭？一言其幾，興喪繫之，好惡所示，靡然成俗，如之何俾百工熙哉，庶事康哉？嗚呼！爲君實難，可不學歟！《乾》之九二曰：「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君德也。」古之聖君任賢，所以能不貳去邪，所以能不疑作福，所以能賞善作威，所以能罰惡，蓋以聖人之道折衷之，斷然哲矣。所以能折衷聖人之道者，由其中有學問以爲之主也。高宗既舊學於甘盤，復師資於傅説，觀其好學之誠意，則曰：「爾交修予，罔予棄，予惟克邁乃訓。」可謂勤矣。此所以爲商之高宗。成王席文王之大謨，繼武王之大烈，觀其好學之誠意，則曰：「日就月將，學有緝熙於光明，佛時仔肩，示我顯德行。」可謂勤矣。此所以爲周之成王。於皇有宋，本支百世，世有哲王，故天縱陛下之聖德，温文日就，天誘陛下之宸衷，睿智夙成，仁愛孝恭出於天性，是皆生知天毓受道之質矣。重念承平，累聖之業，御兹九有之師，欲致乎治，必先乎學，學也者，致治之道也。

古之聖賢不可得而見矣，其言具在方册，要之皆王者事爾。人臣學之，期以

致君，人君學之，自致其治。故天地之情，陰陽之理，吉凶之變，失得之故，備在乎《易》，而卦者時也，一治一亂，或美或惡，初不可齊，亂可使治，惡可使美，察理之變，爲理之主，惟君乃能之。臣願陛下學《易》則體乾御坤，進陽退陰，觀道設教，運神合德，使天下之時常爲《泰》，而無至於《否》，常爲《晉》，而無至於《剥》。天子之學《易》，固當如此。一國之事，繫諸侯之本，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美盛德告成功者，皆在於《詩》，四《詩》之名，各辨其實，不敢誣也。臣願陛下學《詩》則爲政之大，而無入於《小雅》，爲政以正，而無淪於變雅，無若東周，降於國風，必使功德終美於頌，天子之學，《詩》固當如此。夫尊王正法，謹始善終，詳天地之裁祥，著君臣之美惡者，無尚於《春秋》。臣願陛下學《春秋》，則師治而戒亂，賞善而罰罪，常爲知孔子者，無爲罪孔子者。夫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之世，其典謨訓誥誓命之文，百王之心迹，治亂之大略者，無尚於《書》。臣願陛下學《書》，則考稽古之得失，操制今之法令，皇步帝驟王馳霸驁一皆得之。陛下欲以正六職，以治六官，必也學夫《周禮》，然後百工允釐庶績咸熙，巍巍乎其有成功矣。陛下欲以正其威儀，詳其辭令，必也學夫《儀禮》，然後五禮之合制，見於典章文物之間，六儀之中節，見於動容周旋之際，煥乎其有文章矣。

陛下又當發揮孔孟之正道，鋤薙百家之邪説在亹亹而已。《乾》之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彊不息。」《詩》曰：「勉勉我王，綱紀四方。」惟陛下不倦以終之，則日進無疆，聖益聖矣。天下幸甚！伏惟陛下有聖人之材，而居聖人之位，能進聖人之學，以充聖人之道，則功利天地，澤及萬世，可侔德商宗周成矣。雖然陛下有好學之誠，而無進學之説，陛下有望道之意，而無明道之人，則或博而寡要，勞而無功，故陪卿之列實師之選，不可不慎。臣願不可與迂儒共學，迂儒好爲太高不經之論，將使陛下畏道之難行，或自畫矣；不可與佞儒共學，佞儒好爲苟合過情之譽，將使陛下志滿假而輕道術，或自聖矣；願陛下妙選忠義正直博學守道之士以備顧問，則用力少而見功多，適道正而爲利溥，天下幸甚！

張九成《橫浦集》卷一五《孟子拾遺》 申之以孝悌之義。

謹庠序之教爲何事哉？爲孝悌而已。孝悌之心，自孩提以至壯長，固自行之，第未有人發明之，使之知其義，以見於用也。所謂義者何也？事親時，愛戀眷慕，則孝心見矣。孝心見，仁之實也。從兄時，恭謹唯諾，則悌心見矣。悌心見，義之實也。孟子以謂智，知此二者；禮節，文此二者；樂，樂此二者。其義豈不深哉！然其數可陳也，其義難知也。知其義而敬守之，天子之所以得天下也。行孝悌而不知其義，安能見於天下國家哉？夫「申」有舉起之義，精神全在此字上，學者不可忽也。

今之樂猶古之樂。

孟子於孔子所行一切反之。孔子雅言《詩》《書》，執禮其謹如此。而孟子則黜雲漢、孑遺之詩，至斥武成漂杵之書，謂禮有非禮之禮，謂今之樂猶古之樂，則與孔子放鄭聲之意大相反矣。嗚呼！此孟子所以爲學孔子也。魯人學柳下惠者，雨夜不納嫠婦，曰：「在柳下惠則可，吾則不可。以吾不可學柳下惠之可。」孔子聞之曰：「是真學柳下惠者也。」夫學貴乎能用。魯人學柳下惠，其見於用也，乃爲不可之節。孟子學孔子，其見於用也，乃一切反之。此蓋所謂觀其會通以行典禮，而黄帝、堯、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之理也。學不能用，則終身爲腐儒而已矣。故學者尚論古人，在論其世也。

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

學校之設，本爲何？設爲明人倫而已。夫父子、君臣、夫婦、兄弟、朋友，皆有天理在其間。日用之中，天理每於此而發見，第以人欲所汩，無自而識之耳。大學之道，以格物爲主。格物則能窮盡天下之理。人倫之理，惟格物者能識之。識者，明也。惟能識之，則能用之，以爲天下國家。舍人倫而曰學，此異端邪説，先王之所誅者也。學者不可不謹。

周必大《文忠集》卷一七九《教子教國子》 孔子教子，止於詩禮而不及樂，蓋爲學之道成於樂故也。周官教國子，則樂德、樂語、樂舞在所先焉。聖人所望於公族，其至矣乎。

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集》卷三二《答張敬夫問目》 「學而」説此篇名也，取篇首兩字爲別，初無意義。但學之爲義，則讀此書者不可以不先講也。夫學也者，以字義言之，則已之未知未能而曉夫知之能之之謂也。以事理言之，則凡未至而求至者，皆謂之學。雖稼圃射御之微，亦曰學，配其事而名之也。而此獨專之，則所謂學者，果何學也？蓋「始乎爲士」者所以學而至乎聖人之事，伊川先生所謂「儒者之學」是也。蓋伊川先生之意曰：今之學者有三：詞章之學也，訓詁之學也，儒者之學也。欲通道，則舍儒者之學不可。尹侍講所謂：「學者，所以學爲人也，學而至於聖人，亦不過盡爲人之道而已。」此皆切要之言也。夫子之所志顔子之所學，子思、孟子之所傳，皆是學也。其精純盡在此書，而此篇所明，

又學之本，故學者不可以不盡心焉。

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六九《論諸生》 古之學者八歲而入小學，學六甲五方書計之事；十五而入大學，學先聖之禮樂焉。非獨教之，固將有以養之也。蓋理義以養其心，聲音以養其耳，采色以養其目，舞蹈降登疾徐俯仰以養其血脈，以至於左右起居，盤盂几杖，有銘有戒。其所以養之之具，可謂備至爾矣。夫如是，故學者有成材而庠序有實用，此先王之教所以爲盛也。

自學絶而道喪，至今千有餘年，學校之官，有教養之名，而無教之養之之實。學者挾筴而相與嬉其間，其傑然者乃知以干禄蹈利爲事。至於語聖賢之餘旨，究學問之本原，則罔乎莫知所以用其心者，其規爲動息，舉無以異於凡民，而有甚者焉。嗚呼！此教者過也，而豈學者之罪哉！

然君子以爲是亦有罪焉爾。何則？今所以異於古者，特聲音采色之盛，舞蹈降登疾徐俯仰之容，左右起居盤盂几杖之戒，有所不及爲，至推其本，則理義之所以養其心者，固在也。諸君日相與誦而傳之，顧不察耳。然則此之不爲，而彼之久爲，又豈非學者之罪哉？

僕以吏事，得與諸君遊，今期年矣，諸君之業不加進，而行誼無以自著於州里之間，僕心愧焉。今既增修講問之法，蓋古者理義養心之術。諸君不欲爲君子耶；則誰能以是强諸君者？苟有志焉，是未可以舍此而他求也。幸願留意毋忽。

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六九《白鹿洞書院揭示》 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

右五教之目。堯舜使契爲司徒，敬敷五教，即此是也。學者學此而已。而其所以學之之序，亦有五焉，其列如左：

博學之。審問之。謹思之。明辨之。篤行之。

右爲學之序。學、問、思、辨四者，所以窮理也。若夫篤行之事，則自脩身以至於處事接物，亦各有要，其列如左：

言忠信，行篤敬。徵忿窒慾，遷善改過。

右脩身之要。

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

右處事之要。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行有不得，反求諸己。

右接物之要。

熹竊觀古昔聖賢所以教人爲學之意，莫非使之講明義理以修其身，然後推以及人；非徒欲其務記覽爲詞章，以釣聲名、取利禄而已也。今人之爲學者，則既反是矣。然聖賢所以教人之法具存於經，有志之士，固當熟讀深思而問辨之，苟知其理之當然，而責其身以必然，則夫規矩禁防之具，豈待他人設之而後有所持循哉！近世於學有規，其待學者爲已淺矣；而其爲法，又未必古人之意也。故今不復以施於此堂，而特取凡聖賢所以教人爲學之大端，條列如右，而揭之楣間。諸君其相與講明遵守而責之於身焉。則夫思慮云爲之際，其所以戒謹而恐懼者，必有嚴於彼者矣。其有不然，而或出於此言之所棄，則彼所謂規者必將取之，固不得而略也。諸君其亦念之哉！

呂祖謙《呂東萊文集》卷一六《周禮説》 〔師保二官〕以三德教國子。其在春官，則以大司樂掌成均而教國子。此則又以從容和緩，以微諷王之師氏以教之。古人教國子之意蓋如此。一曰至德以爲道本。至德者精粹而不可名言之謂。道者，溥博淵深，無聲無臭，無下手處。惟至德以爲道本，則有所據依，識得體段。二曰敏德以爲行本。既有至德以爲道本，須是見之於行。敏者，不可息之謂也。三曰孝德以知逆惡。以至德則言以爲道本，敏德則言以爲行本，孝德則止言以知逆惡者，何故？此理最難，自非實有孝德於己，則犯上陵節之事，必有習而不察者矣。惟實有是孝德，方能免此。譬如血氣流通無病之人，方識痛癢。

教三行，一曰孝行以親父母。前既説孝德，此又説孝行，今人不識德字，往往見一事之善，則謂之德，殊不知此乃行也。實有諸己謂之德，見諸行事謂之行。既實有孝悌於己矣，須見於行事之間，然後吾之孝德愈進，親意愈洽，此之謂「孝行以親父母」。二曰友行以尊賢良。蓋必盡子弟之職，供灑掃應對之事，而後先生長者方肯開發我。此之謂「友行以尊賢良」。又説順行以事師長者，蓋友之所謂賢良，國中之先生長者也。此之所謂師長者，朝夕與吾處者也。朝夕與吾處者，其歲月爲至久，其條目爲甚繁，才有一毫不順，便失事師長之道，須是十分遜悌方可，故曰「順行以事師長」。居虎門之左，司王朝。此見師氏之官近於王，掌國中失之事以教國子弟，凡國之貴游子弟學焉。

《五種遺規・訓俗遺規》卷一《正本》 古者民生八歲入小學，學禮、樂、射、御、書、數，至十五歲，則各因其材而歸之四民。故爲農工、商賈者，亦得入小學，七年而後就其業；其秀異者入大學而爲士，教之德行。凡小學大學之教，俱不

在言語文字，故民皆有實行而無詐僞。愚謂人之愛子，但當教之以孝弟忠信。所讀須先六經、《論》、《孟》，通曉大義，明父子、君臣、夫婦、昆弟、朋友之節，知正心、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以事父母，以和兄弟，以睦族黨，以交朋友，以接鄰里，使不得罪於尊卑上下之際；次讀史以知歷代興衰，究觀皇帝王霸與秦漢以來爲國者規模措置之方，功效逐日可見，惟患不爲耳。

黄宗羲等《宋元學案》卷八七《果齋訓語》 學問進修之大端，其略有四：一曰尚志，二曰居敬，三曰窮理，四曰反身。大抵爲士莫先於尚志。孔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孟子曰：「士何事？曰尚志、仁義而已矣！」程子亦曰：「言學便當以道爲志，言人便當以聖爲志。」苟此志不立，而惟流俗之徇，利欲之趨，則終身墮於卑陋，而不足與詣高明光大域矣，何足以爲士哉？

此志既立，便當居敬以涵養其本原，蓋人心虚靈，天理具足，仁義禮智，皆吾固有。聖賢之所以爲聖賢者，非自外而得之也。苟能端莊静以涵養之，則志氣清明，義理昭著，而人欲自然退聽，以此窮理理必明，以此反身身必誠，乃學問之大原也。夫既知涵養其本原，則天理之全體固渾然於吾心矣。

然一心之中雖曰萬理咸具，天叙天秩，品節粲然，苟非稽之聖賢，講之師友，察之事物，驗之身心，以究析其精微之極至，則知有所蔽，而行必有所差。此《大學》之誠意、正心、脩身，所以必先格物、致知；《中庸》之篤行，所以必先博學、審問、慎思、明辨也。

既知所以窮理矣，則必以其所窮之理反之於身，以踐其實，日用之間微而念慮著，而云爲其當然者，皆天理之公，其不當然者，皆人欲之私也。於此謹而察之，果當然乎，則充之惟恐其不廣，行之惟恐其不至；果不當然乎，則改之惟恐其不速，去之惟恐其不盡。從事於斯，無少間斷，人欲日以銷泯，天理日以純熟，而聖賢之道，忽不自知其實有於我矣。窮則獨善其身，可以繼往聖而開來學，達則兼善天下，可以參天地而贊化育，其功用有不可勝窮者。

若夫趨向卑陋而此志不立，持養疏略而此心不存，講學之功不加而所知者昏蔽，反身之誠不篤而所行者悖戾，將見人欲愈熾，天理愈微，本心一亡，亦將何所不至哉！《書》曰：「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聖、狂之分，特在念不念之間而已矣。并惟同志勉之！

《剡源文集》卷二五《子以四教文行忠信》 宇宙之間，一事一物，莫不有理存焉，君子不可以不知也。然何由而能盡知之？於是必有方册紀載之鑽研，師友問學之講論，是之謂文。於方册而得之，則理在方册；於師友而得之，則理在師友，是猶資於外也。於是必有以會之於心，體之於身，而復驗之於事物，是之謂行。文矣行矣，君子之學可以本末謙該，而内外交養矣。然不主於忠信，文何以實其文，行何以成其行？孔門之教人，所以切實用功之本，蓋於此四事常常而不置也，是之謂四教。今試與諸君亦循其序而略評之。今之方册，非古之方册也。董仲舒、揚雄、韓退之在三代以下，號爲知道。仲舒明經，專主災異；揚、韓旁取，以工詞藻。吾人望此三賢，猶不可企及，而何孔門之言乎？至於師友，尤爲鹵莽，羣居族處，以位相高，以氣相長，考德問業之事無聞，訂疑辨惑之説不講，是文不足求也。著書滿家，發言成霆，退而察其談於僚友者，難以質於臧獲；號於鄉閭者，難以合於閨門，是行不足考也。平常小小籌度計較，利惟恐不居前，害惟恐不在後，欲求如禹稷之以天下飢溺爲飢溺，必不敢當也。與交游意氣然諾，不出几席之間，朝許而晡已不踐，欲求爲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必不可期也，是忠信不足恃也。吾人試於平日，寢而寢思之，食而食思之，若然者病根蠹本。正復何在？大抵古人之於文、行、忠、信，沿其一而可通其四。今人一不成而四有餘喪，良可憫痛！竊意孔門之所謂文，近於大學之致知、格物，欲與諸君詞章記覽外，先從事於講明義理之學，儻其然乎！

宋濂《宋學士文集》卷八《送李生序》 善觀璞者，不觀其形而觀其色。善觀人者，不於其材而於其氣。形可僞也，色不可僞也。材可强也，氣不可强也。摩其外，煇然而温，栗然而潤，人雖忽之，吾必以爲良玉矣。叩其氣，肆然而直，浩然而正，雖未措於世，吾必以爲美才矣。古之育才者，不求其多才，而惟養其氣，培之以道德而使之純，厲之以行義而使之高，節之以禮而使之不亂，薰之以樂而使之成化。及其氣充而才達，惟其所用而無不能，加之以天下之大事而不勞，優之於廟堂之上而不變，窮居於荒陬陋巷而不憂，其中有所受而然也。故惟有所受者，然後能有所爲。譬之大海然，百川之灌，千載之積，受之而不辭，然後能培萬彙，載舟楫而不難。汙潢之水，一葉加之則勝，浮之以梧則沉矣。故君子貴乎有養也。

臨海李生宗魯在太學，侃侃自許，不逐時輩俯仰，囊無一金之貲，處之恒無憂色，是非其氣有足恃能然耶？彼見寶貨而喜者，死於寶貨者也；以困貧爲憂者，終於困貧者也。故惟安貧賤而後能脱貧賤，輕富貴而後能享富貴。安貧賤而輕富貴，非善養氣者，烏能爾耶？生之氣美矣。能養之以道，吾未見其終貧賤

也。今年，生歸拜其親，其友某爲余告，且言生以布衣歸，未有以慰其親，請以言榮之。余言不足以榮生，或者因余之言以求生，則知生之所得者過於人遠矣。

宋濂《宋學士文集》卷一〇《六經論》 六經皆心學也，心中之理無不具，故六經之言無不該，六經所以筆吾心之理者也。是故説天莫辨乎《易》，由吾心即太極也；説事莫辨乎《書》，由吾心政之府也；説志莫辨乎《詩》，由吾心統性情也；説理莫辨乎《春秋》，由吾心分善惡也；説體莫辨乎《禮》，由吾心有天叙也；導民莫過乎《樂》，由吾心備人和也。人無二心，六經無二理，因心有是理，故經有是言。心譬則形，而經譬則影也。無是形，則無是影。無是心，則無是經。其道不亦較然矣乎。

然而聖人一心皆理也，衆人理雖本具而欲則害之，蓋有不得全其正者，故聖人復因其心之所有而以六經教之。其人之温柔敦厚，則有得於《詩》之教焉；疏通知遠，則有得於《書》之教焉；廣博易良，則有得於《樂》之教焉；潔静精微，則有得於《易》之教焉；恭儉莊敬，則有得於《禮》之教焉；屬辭比事，則有得於《春秋》之教焉。然雖有是六者之不同，無非教之以復其本心之正也。

嗚呼！聖人之道，唯在乎治心。心一正，則衆事無不正。猶將百萬之卒，在於一帥。帥正，則靡不從令。不正，則奔潰角逐，無所不至矣，尚何望其能却敵哉！大哉心乎！正則治，邪則亂，不可不慎也。

秦漢以來，心學不傳，往往馳騖於外，不知六經實本於吾之一心，所以高者涉於虚遠而不返，卑者安於淺陋而不辭，上下相習，如出一轍，可勝嘆哉！然此亦皆吾儒之過也。京房溺於名數，世豈復有《易》？孔、鄭專於訓詁，世豈復有《書》《詩》？董仲舒流於災異，世豈復有《春秋》？《樂》固亡矣。至於小大戴氏之所記，亦多未醇，世又豈復有全《禮》哉！經既不明，心則不正。心既不正，則鄉閭安得有善俗，國家安得有善治乎？惟善學者，脱略傳注，獨抱遺經而體驗之，一言一辭，皆使與心相涵，始焉則戛乎其難入，中焉則浸漬而漸有所得，終焉則經與心一，不知心之爲經、經之爲心也。何也？六經者，所以筆吾心中所具之理故也。周、孔之所以聖，顔、曾之所以賢，初豈能加毫末於心哉！不過能盡之而已。今之人，不可謂不學經也，而卒不及古人者，無他，以心與經如冰炭之不相入也。察其所圖，不過割裂文義，以資進取之計，然固不知經之爲何物也。經而至此，可不謂之一厄矣乎。雖然，經有顯晦，心無古今，天下豈無豪傑之士，以心感心於千載之上者哉！

宋訥《西隱集》卷七《陽城縣重修縣學碑》 予惟記事宜序其實，興學宜推其本。《禮》始立學釋奠先聖先師者，非廟也。後世始爲廟以祀夫子，通乎天下，禮制寖盛。郡縣無大小，皆建學，尤以廟爲重焉，由學尊廟，由廟表學。廟焉而不敦乎學，非制也。聖天子建皇極，叙彝倫，當汛掃區宇之際，奬勸封殖，如恐不及，規模宏遠矣。二侯興學，斯無負於開迪樂育之大德焉。今夫郡縣之吏，急於簿書期會，有不暇於爲治者，而況教乎？爲邑知重學校與爲學知重講習，豈無所見而然也？

雖然，學校立矣，教非其教，不可也。教養備矣，學非其學，不可也。廟焉學焉，豈特使士子羣居族立爲言語文辭之工乎？正欲成就人材，明斯道，濟斯民也。道之所以爲道，學之所以爲學，蓋不越《易》、《書》、《詩》、《春秋》之外矣，而不離綱常事爲之間矣。舍此，道安在乎？學安在乎？即物以窮理，反身以求仁，審夫文藝之細以推致乎典禮會同之大，本諸平居屋漏之隱而充極於天地鬼神之著，此系於教者爲甚大，系於學者爲甚切，不有以明之，孰得而知！嗚呼，其説亦微矣乎？聖人在上，天下文明，祥不祥於麟鳳，寶不寶於金玉，正人端士，濟濟羣出，明斯道而濟斯民，爲國家太平之屏翰也，將自今日。此予不辭而樂書之，以勵我同志，以無忘二侯之德。

宋訥《西隱集》卷七《濬縣重修學碑》 竊謂自吾夫子設教於洙泗，以博文約禮授學者，顔、曾、子思、孟子相與守之，未嘗失墜。其後正學不傳，士各以意爲學，其騖於該洽者而流於泛濫駁雜之歸，溺於徑約者而陷於曠蕩空虚之域。自程朱氏明道學於天下，有悦於持敬之約而憚於觀理之煩，此學者於道所以不能入而明也。要必即書以窮理，一心體之，一身踐之，勿視爲空言，則道遠乎哉！

吴伯宗《榮進集》卷一《鄉試三場・策》 嘗謂三代而上，六藝之教行，而下多文武之才。三代而下，六藝之學廢，而人才終愧於古。此論治教者之所當知也。然教人之法，在於酌古今之宜；取士之法，在於先德行之本。此又不可不知也。嗟夫！六藝之學，其由來也尚矣，其廢也亦久矣。寥寥千數百年，爲上者不知所以教，爲下者不知所以學，於是六藝之文，僅存於經耳。洪惟聖朝創業之初，肇興治教之典，立學校爲育材之地，設科目爲取士之方，一是皆以六藝爲務。三代之隆，復見於今日，豈非天運之一新乎！執事發策秋闈，下詢承學，講求六藝之道，所以奉宣德意而究乎古今之宜也。愚雖不敏，敢不悉以對。

夫古之教人亦多術矣，取人之途亦廣矣，然其所以教之之具、取之之方，未

有不由於六藝者。六藝者何？曰禮也，樂也，射也，御也，書也，數也。六者皆日用之不可缺，而至理之所寓焉者也。唐虞以前，遐哉邈矣。周監二代，郁郁乎文。考之於經，若吉、凶、軍、賓、嘉，謂之五禮。《雲門》、《咸池》、《大韶》、《大夏》、《大濩》、《大武》謂之六樂。剡注、參連、白矢、井儀、襄尺謂之五射。鳴和鸞、逐水曲、舞交衢、過君表、逐禽左謂之五御。象形、會意、指事、假借、轉注、諧聲謂之六書。方田、粟布、衰分、少廣、均輸、商功、盈朒、方程、勾股謂之九數。六者上之所以教，下之所以學者也。是故人生八歲，則自天子之胄子，衆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與凡民俊秀，皆入小學，而教之灑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則既有以習其文矣。及夫十歲學幼儀，十三學樂，成童學射御，二十而後學禮，則又有以履其事也。習其文於小學之初，履其事於大學之日，非教人之莫先於六藝乎？其取人之法，三歲大比，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一曰六德，智仁聖義忠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婣任恤；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斯豈非取人之莫切於六藝者乎？夫其教人之具如此，取人之法又如此，是以當是之時，成人有德，小子有造，而人才之盛爲何如也！是故以言乎禮，則自灑掃應對以至冠婚喪祭，莫不井乎其有條，秩乎其有序矣。以言乎樂，則聲音足以養其耳，采色足以養其目，歌詠足以養其性情，舞蹈足以養其血脈矣。以言乎射，則内志正，外體直，持弓矢審固，而反己之道無愧也。以言乎御，則不失其馳舍，矢如破，而詭遇之行無有也。至於書、數，莫不各盡其道。則人才之盛，信乎其不可及矣。人才盛於下，治效著於上，其致雍熙太和之盛，豈非有由然哉？厥後孔子之教門弟子，有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者，則大學終身所得之難易淺深，而非小學之傳授兼備也。由小學而至於大學，由大學而至於成德，何莫不由其六藝哉？

三代而降，漢唐迭興，非不表章六經也，非不尊師重傅也，非不大召明儒而增廣生員也，然而遭秦變古之後，所習者訓詁而已矣，六藝之學，置而不講，無有能作而興之者。故嘗觀之，漢之取人，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孝弟力田等科，可謂善教，而六藝之學固未講也。唐之取人，有明經，有進士，有制舉，有吏學，有律學，有書學，有算學，可謂詳矣，而六藝之事猶未備也。上之取人既不出於六藝，則下之爲學，亦不出於六藝矣。是故下焉者狃於固陋，漫不知六藝爲何物，上焉者務於高遠，又忽焉而不之講，此漢唐之所以爲漢唐，而人才治效之不古若者，良以此也。薄漢唐而不居，追三代而比隆，其在我朝今日乎！

欽惟聖天子以神武定天下，以文德綏太平。當海宇混一之初，肇興治教之典，於學校以六藝爲教，於科目以六藝爲試士之規，舉百代之曠典而聿興之，可謂大有爲之君矣。士之生斯時，涵濡三代之教，亦何其幸歟！竊嘗論之，天下之事，有古有今，有本有文。狃於今而戾於古，不可也；合於古而不宜於今，可乎？有其本而無其文，不可也；習於文而不先於本，可乎？方今治定制禮，功成作樂，聖主論思於上，儒臣講求於下，編禮樂之成書，立昌期之盛典，則今日之禮樂，固有參酌古今矣。御則觀其馳驟便捷，射則觀其中數多寡，書則觀其筆畫端楷，算則觀其乘除明白，是皆稽乎古而不泥乎古，用於今而實宜於今者也，可謂酌古今之宜矣。學校之教人也，先之以孝悌忠信、禮義廉恥，而又繼之以講明經史焉。科目之取人也，先之以懷才抱德、文質得中，而又試之以經義論策焉。是今日教人取士者，亦非徒恃乎六藝之文，而有以深探乎德行之本也。今日之法，可謂盡善而盡美矣。然則士之游於學校，而究乎五禮六樂、五射五御、六書九數之詳，而宜於今日之實，其道豈不在於此乎？三歲大比，而以六德六行爲六藝之本，而欲考其實，其道豈不由於此乎？

雖然，今日之法誠美矣善矣，不可以有更矣。惟當執此之法，堅如金石，行此之令，信如四時，據此之公無私。如天地持久，以要其成，積習以待其熟，無狃於近功，無務於速化，優而游之，厭而飫之，則將見我朝之人才，即唐虞三代之人才，而我朝之治效，即唐虞三代之治效矣。愚也何幸，身親見之！

朱同《覆瓿集》卷六《程庭輔二子字説》 天理流行，付與萬物，得其全而靈於物者人也，拘於稟而不能推者物也。人之所以能靈於萬物者，以能窮理盡性，擴而充之，以全其所賦者耳。聖人作則，因義立名，爲萬物準。是故以天賦與言則謂之命，以受於天言則謂之性，以人所當行言則謂之道，以得於心言則謂之德。命也、性也、道也、德也，初非有二物也。夫人之得於天者未嘗不同，而人之所受而行之則或有異，故德有大小厚薄、逆順吉凶之不齊焉。聖神文武，堯德之廣運也。伊尹之一德，所以總其凡。皋陶之九德，《洪範》《中庸》之三德，所以詳其目。仁義禮智，斯德之大者矣。《周官》以鄉三物教萬民，曰智仁、聖義、中和，而總之曰六德，獨遺於禮，以其別於六藝。噫，德之義，其溥矣乎！程翁之名其子而先君以是字之者，其義不在茲乎？應物中節而無乖，處事斷制而合宜，翁之躬行心得，所以訓於家庭者，固不待於人言矣。

然性命則本其所自出之原，而道德則立其所當爲之理。道猶爲衆所當行之

路，而德則行而有得於吾心之實。所謂誠身守約、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者，獨非在德之一字與？

朱同《覆瓿集》卷六《天遂子説》 盈兩間以有生者，小而草木禽獸，大而聖賢君師，總總林林，莫非物也。之物也，既生乎天地之間矣，然能不斲喪夭折以遂其生者，何其鮮哉！草木之生，不嚙於牛羊，不伐於斧斤，不毀於水火，以至於合抱連尋者，實千百之什一也。人之生也，幸而不爲異物矣，然或夭於殤，或折於暴，或蔽於昏愚，斯皆天之不遂其生者也。今幸而不夭於殤，不折於暴，不蔽於昏愚，則所以遂我者，不既多矣乎？然而百年之中，老弱疢疾居其半，學道行義之日，甚有限也。古之君子惟自知其若是難得而易失，是以夙夜孳孳，不敢少怠，盡心乎博文約禮之功、事親敬長之道，舉而措之家國天下之廣，立天地心、生民物命、繼絶學、開太平，皆以爲吾職分所當爲，夫如是，可謂不負乎天矣。苟爲不然，非甘於自暴自棄者乎？

貝瓊《清江貝先生文集》卷三〇《歸田稿・耕學齋記》 友人戴禮嘗從余遊京師，久而不樂，乃歸檇李之西陵，治磽瘠地數畝以自給，暇則閉户讀書，殆與世若相忘者。遂題其室曰「耕學」，來求其説。

余嘗考之，古者井田之法，固無不耕之民，而黨庠術序又申孝悌之數，則其子孫亦未嘗不學焉。所以士之升於公者，往往多出於農，非若後世坐談禮樂，不知樹藝之勞。而緣南畝者，其於飲射讀法，至老而無聞也。蓋自秦以來，始變先王之舊，由是事岐而二矣，可勝歎邪！其或忘富貴者學而必耕，苦貧賤者耕而必學，故袁閎以司徒四世之孫，方諸兄紹、術各據數州之地，乃退於田里，豈其才之有弗逮邪？此忘富貴而然也。然二家志雖大而無遠略，力雖强而無成功，千載之下，論者不高紹、術之所爲，獨高閎之所守，則其得失爲何如哉！若兒寬未達而傭也，帶經犁鋤，朝暮不廢，此苦貧賤而然也，卒顯於漢，位至御史大夫。回視向之爲伍者，邈乎燕雀之在下，則其榮辱爲何如哉？苟有志於此，進則如寬之仕，退則如閎之隱，庶乎其知道矣。惜余又未見之也。

林弼《林登州遺集》卷一〇《送祝季清歸省序》 三衢祝季清爲國子之二年，以歸省告，循故事也。國學爲白禮部，予忝幕職，見其來牘，則嘆曰：昔在有唐之世，成均之教亦云舉矣，然諸生歸省之無其制，必待陽城爲司業，然後行之。城既行之，猶有三年不歸而被斥者。於以見聖天子孝治之盛，軼乎有唐之君。而今日人心士習，有非唐世之所能及也。且古者三物之教，六德爲首，六行次之，六藝又次之。先德行者本也，後文藝者末也，矧夫孝實德行之本也歟！今苟不以尚行爲本而惟文藝是趨，則失其爲學之要矣。故二載之上，許令歸省，著爲定制，使夫知盡爲人子，則知盡爲人臣也。季清思定省温清之曠節，甘旨滌濯之闕養，即告以歸，蓋不待司業諄諄之誨而後能也。綵衣趨堂，春酒介壽，親朋閭里之畢集，其爲樂蓋可想矣。天子需賢若渴，而於國子尤注意焉，季清調膳之暇，其速歸館，以待寵擢。柯山之游，慎勿久留於觀弈也。

林弼《林登州遺集》卷一〇《送袁時習之沔陽學正序》 學正，教職也，師道之立，人材之成繫焉。蓋職教得其人，則師道立矣。師道立，則人材之成易矣。非其人，則反是。古之教人者，有小學焉，六藝之文，灑掃應對進退之節是已。有大學焉，窮理正心、修己治人是已。小學學其事，大學學其理而措於事。今之爲教，蓋兼之矣。有經學焉，有射學、律學焉，有書學、算學焉，日書而月課之，季呈而歲考之，稍成，則登於成均。一或有需，則拔而甲之。用之急則成之必速也，成之速，則造就之必勤也。職教者，可不加之意乎！然則教職雖易而實難。

方孝孺《遜志齋集》卷一《宗儀九首・務學》 學者，君子之先務也。不知爲人之道，不可以爲人。不知爲下之道，不可以事上。不知居上之道，不可以爲政。欲達是三者，舍學而何以哉！故學將以學爲人也，將以學事人也，將以學治人也，將以矯偏邪而復於正也。人之資不能無失，猶鑑之或昏，弓之或枉，絲之或紊，苟非循而理之，檠而直之，瑩而拭之，雖至善不適於用，烏可不學乎？夫學非爲華寵名譽爵禄也，復其性，盡人之道焉耳。彼蠕而動、翾而鳴者，不知其生之故與其爲生之道，是以物而不神、冥而不靈。人之爲學所以自異於物也，匪特異於物，欲異於衆人也。匪特異於衆人，上將合乎天地，拔乎庶類之上，而爲後世之則也。其説存於《易》、《詩》、《書》、《春秋》、三《禮》，其理具乎心。其事始乎窮理，終乎知天。其業始於修己，終於治人。其功用至於均節運化，涵育萬物。大得之而聖，深造之而賢，勉修之而爲君子。聖賢君子，非天墜而地出，人爲之也。舉夫人之身皆可爲聖賢，而乃不能異於物，曷故哉？不知務學之方也。今世俗之儒，申申而行，繇繇而言，謄口頰，播簡牘以誇乎人，知非不博，言非不華矣，而於古之學未也，何哉？爲其泛而無本也，漫而無統也，可喜而無用也。君子之學，積諸身，行於家，推之國而及於天下，率而措之秩如也，奚待詞説乎？以詞説爲學，上以是取士，下以是自期，此士所以莫逮乎古也。嗚呼！無善教而天下無善士，無善士而天下無善俗。世俗之陋，其患豈微也哉！

余不欲學者之類之也。方氏之學，以行爲本，以窮理誠身爲要，以禮樂政教爲用。因人以爲教而不强人所不能，師古以爲制而不違時所不可，此其大較也。

其小學曰：七歲而學，訓之孝弟以端其本，訓之歌謡諷諭之切乎理者以發其知。羣居而訓之和，賜之以物而導之讓，慎施樸楚以養其恥，敏者守之以重默，木者開之以英慧，柔者作之，强者抑之，扶之植之，摧之激之，而童子之質成矣。

其大學曰：立四教皆本於行，行不修者不與。一曰道術，二曰政事，三曰治經，四曰文藝。一道術，視其人質之端方純明，知微近道者與言，考其言行以稽其所進，試其問難以審其所造。政事、文藝，其材之所能者無不學也。二政事，視其通明才智者使學焉，治民之政八：制産、平賦、興教、聽訟、禦災、恤孤、御吏、禁暴。悉民情，知法意，爲政事本。試以言，授以事，而觀其所堪。三治經，精察燭理，篤志不惑而長講説者爲之。四文藝，博聞多識，通乎制度名物，立言陳辭可以爲世教者，其極也。試之之日，皆以終月，皆欲其稱其教之名也。教之存乎師，化之遲速存乎人，得其人，推而用之，不難於天下，夫豈一家之學也哉！

方孝孺《遜志齋集》卷三《明教》 天下非無才也，聚數萬之人，養之十餘年，而未見有一人可稱者，養之無其漸而教之無其法也。古之善育才者，豈能益人以藝、增人以智哉？爲之之具素備，能使人以不成才爲病、不若人爲恥，各思勉爲君子而不可止也。故自其少時，居於閭族，而閭胥族師不責之以敬敏任恤，則責之以孝弟婣睦，其本固已美矣。及其漸升於太學，求之以六德以觀其内，試之以六藝以觀其外，行完而德備，藝成而器良，然後措之於用，蓋其詳且慎也如此。後之所望以爲才者，執子弟於販鬻之區、芻牧之場，被之以衣冠，而納於郡邑之學，終歲期月，太學有征焉，則又納於太學。計其所習，曾未知拜跪之節、興俯之容，而已肆然有爵禄之心。太學舉而教之者，又不越乎誦書業文，挾弓矢，角膂力，恒人之淺事。歷時未久，有司有求焉，則以應之。卿大夫之位有闕焉，則以爲之。爲之者既不自知其不可，而命之者亦不責之以其所學，於是學者以習恒人之淺事冒竊禄位爲得計，莫不相勉爲恒人，而自謂不必修君子之事也。太學之所聚，郡邑之所教，咸有苟且之心、無賴之行，冀其才之成，奚可致哉！

夫國之立學，所以養才，必不期其至此也。爲學者雖無志於道德，亦必不自望爲恒人也，而卒不能有成者，非他，用之速而教之疏也。古之六德，智仁聖之事，顔閔之所不能及；六藝，禮樂之度數節文，孟子之所不能詳，射御之工，杜預、羊祜之所不能兼，書數之法，君子猶有所未習。今欲責學者皆法古人而盡備之，宜其未易爲也。然不法古人而惟弓矢膂力是效，誦書業文是爲，亦未見才之可成也。

然則何由而設教乎？蓋聖人之取人，德不求其全而取其不違乎道，藝不求其備而貴乎能致其精。唐虞以九德待士，而有三德者，亦俾爲大夫；有六德者，亦俾爲邦君。聖人豈不欲得全德之人而用哉？以爲求人太全，則天下無全才，不若因德命官之爲無失也。皋陶未必能達禮，益稷未必能知樂，而益稷、皋陶所爲之事，伯夷、後夔宜亦有所未能。然而數子爲之，各稱其位，而成名於後世，以其精不以其備也。人惟行可以自圖，若才與藝，則有能有不能，欲强而通之，非惟不足得其所不能，且將并其所已能者而失之。故善立教者，莫如本之以六行，餘則因其質而設其科。人有剛毅而重厚者，有慈良而順愛者，有疏達而明斷者，有强識而通敏者，有沉勇而有威者，有多力而任武者。此六人者，使曲狥衆人所能，必不能堪，苟因其所固有而教之，於成才也奚禦？剛毅重厚也，必可以任天下之大事，則因而教之博通古昔之政教，周知海内之得失，觀其損益折衷以驗其爲，勿使色厲而僞者得參之，則大臣之儲也。慈良順愛者必可以治民，則因而教之平賦施惠之方、振災恤患之道，辨邪察獄之事，理俗興化之要，勿使柔佞而詐者得參之，則牧伯之儲也。疏達明斷者，則百官衆職之儲也。强識通敏者，則文學典禮之儲也。沉勇而有威、多力而任武，則將帥之選，疆場之所恃也，各以其所當爲者教之，而皆不使近似可説之人得與，則所用無非才，而所爲無僨事矣。此大學之政也。而爲師者，非其才德之美不可也。大學推其法行之於郡縣，俾亦以六科爲準。郡縣之取弟子員也，必問於其宗族鄉黨，皆言其篤行而好學，則取之而復其家田百畝，入太學則倍復，仕而有政，則皆復。學於郡縣者，與郡祀，與燕會禮，異之使殊於恒人。縣每科四人，三歲各升一人於郡。郡每科十人，三歲各升三人於太學。太學每科百人爲率，以應上所任用。郡縣既升而闕，則即充之。廩之也宜厚，教之也宜詳，試之也宜嚴，用之也宜當。人知學之可仕也，則不怠於自修，知各因其才而用之也，則必謹於自立，而天下之異才咸思有爲於世矣。爲治者不患乎無才，而患乎聚天下之才而不能教，用天下之才而不能擇。教之而能成其德，用之而能不違其器，則才何可勝用哉！胡貊之富人，聚馬盈谷，而不得一善馬。善御者執鞭策指麾而區別之，一日馬之致千里者以百計，而盈谷之畜無棄者，御非能假馬以力而易其性也，能别其高下而不失其性，則善馬

出矣。爲治者能不失其性，豈特不患乎無才，天下亦安所慮哉！

方孝孺《遜志齋集》卷六《學辨》 人莫不爲學，孰知所以爲學也！所以食者爲飢也，所以衣者爲寒也，至於學而不知所以，其可乎哉！

夫人之有生也，則有是心。有心，則有仁義禮智之性。是性也，惟聖人不假乎學，能生而盡之。非聖人之資也，苟不學，安能盡其理而無過哉！故凡學者，所以學盡其性而已。不能盡其性，而人之倫紊矣，此人之所以不可無學也。

而學必有要焉。何謂要？五經者，天地之心也，三才之紀也，道德之本也。人誰不誦説五經也，而知之者寡矣。苟不足以知其意，雖日誦諸口而不忘，謂之學則可矣，而烏足爲善學哉！夫所謂善學者，學諸《易》，以通陰陽之故、性命之理；學之《詩》，以求事物之情、倫理之懿；學之《禮》，以識中和之極、節文之變；學之《書》，以達治亂之由、政事之序；學之《春秋》，以參天人之際、君臣華夷之分，而學之大統得矣。

然不可驟而進也，蓋有漸焉。先之《大學》以正其本，次之孟軻之書以振其氣，則之《論語》以觀其中，約之《中庸》以逢其原，然後六經有所措矣。博之諸子以覩其辨，索之史記以責其效，歸之伊洛關閩之説以定其是非。既不謬矣，參天下之理以明之，察生民之利害以凝之。踐於身，欲其實也；措之於家，欲其當也。内燭之於性，欲其無不知也；外困辱而勞挫之，欲其著而不懈，畜而愈堅也。夫如是，學之要庶幾乎得矣。發之乎文辭以察其淺深，覈之乎事爲以考其可否，驗之乎鄉邦以勉其未至，日量而歲較，晝省而夜思之。功既加矣，德既修矣，出而任國家之重位，則澤被乎四表，聲施乎百世矣。處則折衷聖賢之道，稽纘古今之法，傳之於人，著之於書，以淑來者，豈不巍巍然善學君子哉！

今之學經者，吾疑焉。童而誦之，勦其虚辭，以質利禄，有金庾之入，以食其家，則棄去而不省。問其名，則曰治經也，問以經之道，則曰吾未之聞也。或者談治亂、講性命於平居之時，及登乎大位，則惟法律權謀是行，問其故，則曰經不足用也。於乎，是可以爲學經者乎！經而無用，亦可以爲經乎？然非經之過也，學之者之愚也。非學者之愚，教之者無其術也，雖學猶不學也。吾故曰：人莫不學，而知所以爲學者寡矣，爲其近利也。

浦陽山中有倪君正，年四十餘，而爲學不輟，予慕其好學而異乎世之所云者，辨爲學之道以贈焉。

胡儼《頤庵文選》卷上《禮齋記》 大凡士君子之行施諸人而不悖、傳諸後而無斁者，必有其道也，亦曰禮而已。禮者，參天地之化，貫古今而不息，自身而教子孫，自家而治天下，舉不外此道焉。

干越劉均立氏，温厚謙謹尚禮之君子也，嘗以禮仕於四方，而人化之矣。及既歿，其子則庸能嗣厥志，循循雅飭，操修繼述，於其宗族，於其鄉人，一以禮爲之本。於是名其所居之室曰禮齋，非有得於過庭之訓者，能之乎？

大家世族，非無勢利紛華以遺其子孫，往往豢養之氣盈，紈綺之習勝，至有以驕奢覆其宗、淫佚僨其家者。其故何哉？不知以禮爲之防耳。仲尼立教，必事約禮，其雅言必曰執禮，其命伯魚必敕以學禮。禮之於人，不既重矣乎！今夫視不思明而眩於惡色，聽不思聰而亂於惡聲，言不思道而妄發，行不思敬而妄動，是爲棄禮之人。棄禮之人，必至於滅天理，窮人欲，其不流於禽獸者幾希。故粗而灑掃應對，始於童幼之習，精而道德性命，終於聖人之歸，無不有禮焉。則庸於此，盍因其所已能勉其所未至者。蓋堯舜三代之遺説，天子諸侯大夫士之成制，與夫吉、凶、軍、賓、嘉之儀文，具載之書。遭秦滅學，雖其間不能無傳會參錯之説，要之其文富，其義廣，隨其所得，博而約之，庶幾先王之遺意或可因有以考見焉，斯爲善學者矣。均立既能以禮導之於前，可謂得其道者，則庸復能以禮繼之於後，可謂守其道者。禮文之懿，光輝乎父子之間，此固君子喜聞而樂道之也。

王禕《王忠文集》卷四《六經論》 六經，聖人之用也。聖人之爲道，不徒有諸己而已也，固將推而見諸用，以輔相乎天地之宜，財成乎民物之性，而彌綸維持乎世故，所謂「爲天地立極，爲生民立命，爲萬世開太平」者也。是故《易》者，聖人原陰陽之動静，推造化之變通，以爲卜筮之具，其用在乎使人趨吉而避凶；《書》者，聖人序唐虞以來帝王政事號令之因革，以爲設施之具，其用在乎使人圖治而立政；《詩》者，聖人采王朝列國風雅之正變，本其性情之所發，以爲諷刺之具，其用在乎使人懲惡而勸善；《禮》極乎天地朝廷宗廟，以及人之大倫，其威儀等殺，秩然有序，聖人定之，以爲品節之具，其用在乎明幽顯，辨上下；《樂》以達天地之和，以飾化萬物，其聲音情文，翕然以合，聖人協之以爲和樂之具，其用在乎象功德，格神人；《春秋》之義，尊王抑霸，内夏外夷，誅亂賊，絶僭竊，聖人直書其事，志善惡，列是非，以爲賞罰之具，其用在乎正義不謀利，明道不計功。由是論之，則六經者，聖人致治之要術，經世之大法，措諸實用，爲國家天下者所不可一日以或廢也。

孔子嘗曰：「我欲託諸空言，不如載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後世學者因以謂聖人未嘗見諸其行事，而惟六經是作，顧遂以空言視六經，而訓詁講說之徒又從以浮辭曲辯淆亂之，其弊至於今幾二千年，於是聖人致治經世之用微矣。嗚呼！聖人之用，載於六經，如日月之明，四時之信，萬世無少替也。天地之所以位，萬物之所以育，世故之所以久長而不壞者，繄孰使之然也？

或曰：「六經，聖人之心學也。《易》有先天、後天之卦，乃聖人之心畫；《書》有危微精一之訓，乃聖人之心法。《詩》者心之所發，而《禮》由心制，《樂》由心生者也，《春秋》又史外傳心之典也。」又曰：「說天莫辨乎《易》，由吾心即太極也。說事莫辨乎《書》，由吾心政之府也。說志莫辨乎《詩》，由吾心統性情也。說理莫辨乎《春秋》，由吾心分善惡也。說體莫辨乎《禮》，由吾心有天序也。道民莫過乎《樂》，由吾心備人和也。心中之理無不具，故六經之言無不該也。」然則以聖人之心言六經者，經其內；以聖人之用言六經，則經其外矣。心者其本而用者其末矣。舍內而言外，棄本而取末，果可以論六經乎？曰：非然也。心固內也，而經則不可以內外分。內外一體也，而尤不可以本末論。聖人之道，蘊諸心而不及於用者有之矣，未有措諸用而不本於心者也。況乎六經爲書，本末兼該，體用畢備。吾即聖人之用以言之，則聖人之道爲易明，而聖人之心爲已見，本體之全固在是矣。若夫徒言乎心而不及於用者，有體無用之學，佛老氏之所爲道也，豈所以言聖人之經哉！

丘濬《重編瓊臺稿》卷九《學的後序》　《學的》曷爲而作？擬《論語》也。昔人僭擬《論語》，得罪聖門，曷爲效之？王通自著書，以己儗孔子，愚則采輯朱子語而竊推之，以繼孔子之後，非效通也，效曾子、有子之門人也，豈謂僭哉！朱子之言，天下後世家傳而人誦之。何用此爲？朱子平生著述，多是闡明聖經賢傳之旨，未嘗自爲一書，此愚所以不揆寡陋而妄有所輯也。

今所輯者，多經書傳注中語，學者既已熟聞之矣，而又贅之者何？此亦朱子輯《近思録》，采程氏《周易》、《春秋》傳文之意也。名以《學的》者何？學以聖人爲的，龜山楊子之言也，而朱夫子於《中庸或問》論中和位育處，亦以是爲言，喻學者之必志於爲聖賢，亦如射者之必志於中的也。愚於九篇載之，不無意焉。

自昔《性理》諸書，皆始於《太極》，今先《下學》者何？書爲初學者作也。《論語》編次無倫，今有次第者何？《論語》之書，成於衆賢之所記，而愚此書，則采朱子之成書故也。所謂次第者何？姑以首篇言之：人之爲學，必自下學人事始，下學則可以上達矣，是則儒者之學也。儒者之學，學所以至乎聖人之道也。其要莫先乎爲己爲人之辨。《大學》一書，爲己之學也。欲爲爲己之學，必先效法於人而後用功於己。其用功之要，程子所謂「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是也。以此立志用功，循序積累，則知與行偕進，心與理昭融，中外本末、隱顯精粗一一周徧，是則儒者之學矣。古之學者，始乎士而終於聖人，不過下學上達而已矣。

若通論一書，則首篇是其凡，第二、第三篇是其功用之要，是則程子兩語也。蓋今人既無小學工夫，須必先於持敬。敬不可以不立，而理不可以不窮。彼夫四書、五經以及近世諸儒之書，窮理之具也。必欲窮理而又不可不知理之所以名，故以《字訓》繼焉。既窮理矣，由是而治心，由是而治身，以之正倫理、成治功，以至於窮神知化，參天地，贊化育，而極其功用之全，是則所謂聖神之能事、學問之極功也。學者下學人事而至於上達天理如此，豈非儒者全體大用之學乎？此四篇至九篇之大意也。其第十篇倣《論語》之《鄉黨》，舉朱子平生言行出處，示學者以標的也。

前十篇固已備矣，而又續以後十篇者何？上編如《小學》之《內篇》，下編則其《外篇》也。上編由事以達於理，下編則由理而敬之事，一以進德言，一以成德言也。自昔先儒論敬，皆自內而之外，今而反之何？自學者言，使有下手處耳。窮理略於格物而詳於讀書何？讀書亦格物之一事，今之學者無師授而欲舍讀書以窮理，吾見其泛無歸宿矣。六經次第，皆始《易》，次《詩》、《書》、《春秋》、《禮》，而今先《詩》、《書》、《禮》而後及《易》、《春秋》何？由淺以及深也。人倫次第皆先君父而後夫婦長幼朋友，今以父子兄弟、夫婦朋友君臣爲序何？由近以及遠也。上編既言敬矣，而下編又專以仁義爲一篇何？孔門教人，以仁爲先。求仁之要，由禮而入，言禮則敬在其中矣。終篇序道統，載周、程、張四子贊而不取邵焉何？黃直卿論朱子道統之所以傳，亦云由孟子而後，周、程、張子繼其絶，而不及邵焉，其意蓋本諸此，非愚敢妄爲去取也。

陳虞章《白沙子全集》卷一《龍岡書院記》　父兄不以其言爲子弟師，業修於身，子弟習而化之，其爲教也不一，因其世箕裘異焉耳。農商技藝各有教，豈直士哉？昔者堯、舜、禹、湯、文、武、周公道大行於天下，孔子不得其位，澤不被當世之民，於是進七十子之徒於杏壇而教之，擇善力行，以底於成德。其至也，與天地立心，與生民立命，與往聖繼絶學，與來世開太平。若是者，誠孔子之教也。大哉，教乎！今父兄愛其子弟，教以六經，誦之也惟恐其言之不熟，講之也惟恐

其旨之不明，似矣。不知其身之所教，與七十子之進於聖人同歟否耶？

王鏊《震澤集》卷二一《重修顏子廟碑》 孔子之道與天地並，唯顏氏、曾氏得其傳，其後則有子思、孟子，而顏氏深且粹矣。三子者得之，皆有著述，以垂世立教。今《大學》、《中庸》暨七篇之作，與六經、《論語》並傳，萬世所以續往聖之絶，開來學之迷，厥功大矣。顏氏在聖門，獨稱好學，而終日默默如愚，又不幸蚤死，不及立言以垂世。其所得，則信粹矣深矣，而立教之功，世靡得而稱焉。雖然，孔子之言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謂聖人之道不在於言乎，則幾於晦；果在於言乎，則幾於淺。以言爲教，又不若無言之教之深且粹也。故曰：發聖人之蘊，教萬世無窮者，顏子也。又況不遷怒貳過、博文約禮，以至卓爾之地，示萬世爲學之則，而四代禮樂，立萬世爲治之大法，則其功孰加焉？

王守仁《王文成公全書》卷二《傳習録中・訓蒙大意示教讀劉伯頌等》 古之教者，教以人倫。後世記誦詞章之習起，而先王之教亡。今教童子，惟當以孝弟忠信、禮義廉恥爲專務。其載培涵養之方，則宜誘之歌詩以發其志意，導之習禮以肅其威儀，諷之讀書以開其知覺。今人往往以歌詩習禮爲不切時務，此皆末俗庸鄙之見，烏足以知古人立教之意哉！

大抵童子之情，樂嬉游而憚拘檢，如草木之始萌芽，舒暢之則條達，摧撓之則衰痿。今教童子，必使其趨向鼓舞，中心喜悦，則其進自不能已。譬之時雨春風，霑被卉木，莫不萌動發越，自然日長月化。若冰霜剥落，則生意蕭索，日就枯槁矣。故凡誘之歌詩者，非但發其志意而已，亦以洩其跳號呼嘯於詠歌，宣其幽抑結滯於音節也。導之習禮者，非但肅其威儀而已，亦所以周旋揖讓而動盪其血脈，拜起屈伸而固束其筋骸也。諷之讀書者，非但開其知覺而已，亦所以沉潛反覆而存其心，抑揚諷誦以宣其志也。凡此皆所以順導其志意，調理其性情，潛消其鄙吝，默化其粗頑，日使之漸於禮義而不苦其難，入於中和而不知其故。是蓋先王立教之微意也。

若近世之訓蒙稚者，日惟督以句讀課做，責其檢束而不知導之以禮，求其聰明而不知養之以善，鞭撻繩縛，若持拘囚。彼視學舍如囹獄而不肯入，視師長如寇讎而不欲見，窺避掩覆以遂其嬉游，設詐飾詭以肆其頑鄙，偷薄庸劣，日趨下流。是蓋驅之於惡而求其爲善也，何可得乎？

凡吾所以教，其意實在於此。恐時俗不察，視以爲迂，且吾亦將去，故特叮嚀以告。爾諸教讀其務體吾意，永以爲訓，毋輒因時俗之言改廢其繩墨，庶成蒙以養正之功矣。念之念之！

王守仁《王文成公全書》卷七《別張常甫序辛未》 太史張常甫將歸省，告別於司封王某曰：「期之別也，何以贈我乎？」某曰：「處九月矣，未嘗有言焉，期之別，又多乎哉？」常甫曰：「斯邦期之過也。雖然，必有以贈我。」某曰：「工文詞，多論説，廣探極覽，以爲博也，可以爲學乎？」常甫曰：「知之。」「辯名物，考度數，釋經正史，以爲密也，可以爲學乎？」常甫曰：「知之。」「整容色，修辭氣，言必信，動必果，談説仁義，以爲行也，可以爲學乎？」常甫曰：「知之。」曰：「去是三者，而恬淡其心，專一其氣，廓然而虚，湛然而定，以爲静也，可以爲學乎？」常甫默然良久，曰：「亦知之。」某曰：「然，知之。古之君子惟有所不知也，而後能知之；後之君子惟無所不知，是以容有不知也。夫道有本而學有要，是非之辯精矣，義利之間微矣。斯吾未之能信焉，曷亦姑無以爲知之也，而姑疑之，而姑思之乎？」常甫曰：「唯。吾姑無以爲知之，而姑疑之，而姑思之。期而見，吾有以復於子。」

王守仁《王文成公全書》卷七《萬松書院記乙酉》 惟我皇明，自國都至於郡邑，咸建廟學，羣士之秀，專官列職而教育之，其於學校之制，可謂詳且備矣。而名區勝地，往往復有書院之設，何哉？所以匡翼夫學校之不逮也。夫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今之學宫皆以「明倫」名堂，則其所以立學者，固未嘗非三代意也。然自科舉之業盛，士皆馳騖於記誦辭章，而功利得喪分惑其心，於是師之所教、弟子之所學者，遂不復知有明倫之意矣。懷世道之憂者思挽而復之，則亦未知所措其力。譬之兵事，當玩弛偷惰之餘，則必選將閱伍，更其號令旌旗，懸非格之賞以倡敢勇，然後士氣可得而振也。今書院之設，固亦此類也歟？士之來集於此者，其必相與思之曰：「既進我於學校矣，而復優我於是，何爲乎？寧獨以精吾之舉業而已乎？便吾之進取而已乎？則學校之中，未嘗不可以精吾之業。而進取之心，自吾所汲汲，非有待於人之從而趨之也。是必有進於是者矣。是固期我以古聖賢之學也。」

古聖賢之學，明倫而已。堯、舜之相授受，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斯明倫之學矣。道心也者，率性之謂也，人心則僞矣。不雜於人僞，率是道心而發之於用也，以言其情則爲喜怒哀樂，以言其事則爲中節之和，爲三千三百經曲之禮，以言其倫則爲父子之親、君臣之義、夫婦之别、長幼之序、朋友之信，而三才之道盡此矣。舜使契爲司徒以教天下者，教之以此也。是固

天下古今聖愚之所同具，其或昧焉者，物欲蔽之，非其中之所有不備，而假求之於外者也。是固所謂「不慮而知，其良知也；不學而能，其良能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者也。孔子之聖，則曰「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是明倫之學，孩提之童亦無不能，而及其至也，雖聖人有所不能盡也。「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家齊國治而天下平矣，是故明倫之外無學矣。外此而學者，謂之異端；非此而論者，謂之邪説；假此而行者，謂之伯術；飾此而言者，謂之文辭；背此而馳者，謂之功利之徒，亂世之政。雖今之舉業，必自此而精之，而謂不愧於敷奏明試。雖今之仕進，必由此而施之，而後無忝於行義達道。斯固國家建學之初意，諸君緝書院以興多士之盛心也，故爲多士誦之。

孫緒《沙溪集》卷一《贈楊訓術序》 今郡縣所隸公署，以學名者有三：曰儒學，曰醫學，曰陰陽學。儒學自三代已然。陰陽與醫學，則肇於宋，沿於元，而盛於今日，置官授篆，與儒學鼎峙以立。然儒學賢士之所儲養，輔理承化，神功聖德之所從出。二學之徒，莫敢與並論。儒學之師皆鴻儒高才，他日入而臺諫，出而藩臬，皆其分内。二學之長惟供役縣庭，奔走部使，終不能以自奮，故亦不敢與抗禮。夫禮義乖則民俗漓，儒學之責也。疾疢興則民生癘，醫學之責也。趨避紊則民業瘵，陰陽學之責也。其致一也。其致一而終不能一者，勢也。今陰陽學與醫學又漸不一矣。陰陽家在律有私習天文之條，於法有妄言禍福之罪，於巫史有祈禱禳祭之禁，其徒惴惴焉恐罹罪僇，不敢精研深造，惟掇拾粗淺以自擅，故其術日益疏。醫家則庸醫殺傷人者有罪，良醫著名譽者有旌，草澤之醫爭自磨礪，孳孳焉惟業不精專是懼。近日來徵入尚方，策名醫院，膺官稱，登朕仕者相望，故其術日益密。豈建學命官之本意哉？亦勢也。

孫緒《沙溪集》卷一四《無用閒談》 孔子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是雖聖門爲學希聖希賢之事，然推之科舉之學，亦的然不可易。蓋其始也不戾其所當然，是即志道之説也。其既也不忘其所已得，是即據德之説也。其既也，渾融醇正之學，即之以爲安，和順英華之發，達之以爲詞，推行有基，退藏有地，是即依仁之説也。夫然後莊、騷、子、史隨意涉獵，以資該博，是即游藝之説也。聖人之言，隨寓皆通，固如此。

顧璘《顧華玉集・息園存稿文》卷二《送陳於岳序》 吾嘗慨三代以後，學者之業不專，故下無成材，上無善治。古者六德六行六藝之教，本大而目詳，雖俊秀之士，終身修之有不能盡，奚暇外慕乎？漢興以來，昉有科目，求於士者日淺，韋褐小生，挾數册書，閉門强記，皆足以射聲利而釣官職。其穎異過人者，才智有餘而名譽不足，安得不爲支離汗漫之習乎？出於異端則入於技藝，出於技藝則入於貨殖游俠之邪，能者倡之，不肖者和之，此士習所以日分而人才所以日降也。

夏良勝《東洲初稿》卷一〇《天文便覽叙》 天地人之道，均學者之所當知也，而有精粗緩急焉。天地之化育，烝民之秉彝，形而上者也。七政羣曜之在天，山川草木之在地，禮樂文物之在人，形而下者也。兹不有精粗之别邪？儒者之學，凡皆所當知，語其序，必先從事於禮樂文物之間，而求明其所秉之彝。夫然後，始可擬議化育之妙。此急彼緩，蓋有秩乎不可紊者。是以聖賢之垂訓也，恒諄諄乎其所急，而所緩者或略焉。乃如曆象之説，固非以爲儒者之諱談也。孟子曰：「天之高，星辰之遠，苟求其故，千歲日至，可坐而致。」謂孟子而不知曆象之事，則其所謂故者何也？孔子嘗删定矣，月離於畢之雅，好風好雨之範，至今而並存。孔子不以曆象爲異端之説，可知矣。後世之師孔孟者，多委是於星官卜史之微伎，蓋自陸子之時而已然，非曰孔孟未嘗明以示人哉！《論語》有之矣：「多識鳥獸草木之名。」夫草木鳥獸則其識之也欲多，故《爾雅》不足，後儒又從而埤之，成象於天者反不如鳥獸草木之有取乎，而顧不得比於蟲魚之譜盛行於天下者，豈以天道之遠，雖專門如裨竈，不驗於鄭之復火，儒雅若仲舒，而卒詒災異之譏乎？是固有然者。而卒并其名象忽之，則已甚矣。故泥其徵應而不務民之義者，惑也。謂其幽微而遂比諸仇毒者，亦惑也。講其所當知而不溺於所難知，縱不得夫化育之妙，獨不足以資多識邪？

或謂法有所不得，爲故儒者不語。吁，豈知立法之意者哉！我聖祖患人狃於推步之説，有至妄談禍福而憒亂黔首者，是以禁之。若儒者窮理博物之資，而曰亦其所禁，則《洪範》、《周易》不得列於學官，而諸史天文之志尤在所宜刊去也。率天下之士而趨於淺陋固滯，必是説夫！

柳塘楊先生，釐正宋人天文圖，鑱石以徧學者。吾友東洲居士以有圖有書，觀者乃可得其詳，於是垣宿以經之，名象以緯之，貫之以度數會辰，既不削夫古之分野，至每七宿之後，復以本朝之地志分而隸之，且畫土圭之法，附於末簡。若夫占候之説，半辭不録，可謂得是書之體矣。學者由柳塘之圖，可以見天象之全體，由東洲之書，可以識二圖之判合。窮經之餘晷，則俯察於圖書，朗霽之良宵，則仰觀乎懸象，吾見瑶空文物之美聊可粗識，而推步之事則有司存焉。雖然，天下無無理之器。子在川上，而斯道之體躍如也。況萬象昭然，天之至教，

常以示人者，由是而契上天之載，睿智者自有得於圖書之外。至於博雅之助，東洲是册之行，夫豈少哉？

袁袠《衡藩重刻胥臺先生集》卷一五《湖州府學尊經閣記》 湖州府學尊經閣成，太守陳公瓚謀立石詔遠，乃命教授陳子祥麟以告袁袠曰：「湖有學宫，蓋自漢始。乃尊經閣，則創自今矣。夫飭政者務立教，敦教者務正經，經正則統壹，統壹則民勸。閣之創也，以立教也。其規侈，其功艱，願子記之。」袁袠曰：「夫尊經者，世衰而後爲之者也。先王之始立教也，張學以聯材，選師以布軌，植行以崇倫，尚齒以習遜，考業以居功，賞譽以勸善，威罰以懲忒，此教之所由興也。世之衰也，文繁而僞滋，言淆而質敝，政龐而紀斁，禮喪而俗偷，聖人於是乎述上古之訓，修先王之業，度禮義之衷，稽因革之會，定性命之準，以道民趨。而六經者，作經者所以示民有常，扶教救衰之本也。末世典籍棼錯，訓詁繁興，習章句者陋而寡效，獵詞華者靡而忘實，議同異者辯而不情。此三者，叛經之大患也。上之人懼焉，於是乎尊經以示之，而民乃不惑。故曰：尊經者，世衰而後爲之者也。」

曹於汴《仰節堂集》卷三《題譚生十略》 譚生同節篤志聖學，考訂仲尼年譜，正諸家之訛，皆據所見發明之，爲《洙泗考略》。居常開卷，藉以尚友，志顧不遠哉！既又以生平所讀之書，各加纂編，自李聃釋迦、天文地理、古今政事、文藝方術，皆爲略，以淑其身心而宏其應用。余得以逐一涉獵，嘉其窺覽之博，思致之邃也。或謂其言有與孔子不合者。雖然，予嘗有云：善學者，雖巷語野謳，亦切實際。不善學者，雖三墳二典，徒益支撐。顧同節之學如何耳。士人童而讀《學》、《庸》、《論》、《孟》，言言聖訓，然思以是博富貴，虐取窮民，誰予違者，凌傲鄉鄰，誰予抗者，予讀書得第人也。嗟乎，吾夫子乃令人如是耶？則雖日誦夫子書，何益！乃王文成公遇市人鬬詈，亦謂之講學。士誠好學，無往非益也。且人不聞雞鳴乎？彼以唱曉爲事者也。不聞犬吠乎？彼以守夜爲事者也。雞犬之聲，非以有爲而發，故主人善飼之亦然，訶打之亦然，是之謂率性。然則聞其聲，得其益不淺也。同節意若斯乎？其語之會中諸生，當知所以求益矣。

《徐光啓集・幾何原本雜議》 下學功夫，有理有事。此書爲益，能令學理者祛其浮氣，練其精心，學事者資其定法，發其巧思，故舉世無一人不當學。聞西國古有大學師，門生常數百千人，來學者先問能通此書，乃聽入。何故？欲其心思細密而已。其門下所出名士極多。

能精此書者，無一事不可精。好學此書者，無一事不可學。

凡他事，能作者能言之，不能作者亦能言之。獨此書爲用，能言者即能作者。若不能作，自是不能言。何故？言時一毫未了，向後不能措一語，何由得妄言之？以故精心此學，不無知言之助。

凡人學問，有解得一半者，有解得十九或十一者。獨幾何之學，通即全通，蔽即全蔽，更無高下分數可論。

人具上資而義理疏莽，即上資無用。人具中材而心思縝密，即中材有用。能通幾何之學，縝密甚矣。故率天下之人而歸於實用者，是或其所由之道也。【略】

幾何之學，深有益於致知。明此，知向所揣摩造作而自爲工巧者皆非也，一也。明此知吾所已知不若吾所未知之多，而不可算計也，二也。明此知向所想像之理，多虚浮而不可授也，三也。明此知向所立言之可得而遷徙移易也。

此書有五不可學：躁心人不可學，粗心人不可學，滿心人不可學，妬心人不可學，傲心人不可學。故學此者不止增才，亦德基也。

昔人云：「鴛鴦繡出從君看，不把金針度與人。」吾輩言幾何之學，政與此異。因反其語曰：「金針度去從君用，未把鴛鴦繡與人。」若此書者，又非止金針度與而已，直是教人開冶鑄，抽綫造針。又是教人植桑飼蠶，凍絲染縷。有能此者，其繡出鴛鴦，直是等閑細事。然則何故不與繡出鴛鴦？曰：「能造金針者能繡鴛鴦，方便得鴛鴦者，誰肯造金針？又恐不解造金針者，菟絲棘刺，聊且作鴛鴦也。其要欲使人人真能自繡鴛鴦而已。」

劉宗周《劉蕺山集》卷九《學的小序》 言學所以學爲人，學爲聖人，而其功自幼學始。故《易》稱「蒙以養正，聖功也」。其曰「童蒙求我」，貴誠也。又曰初筮告筮，以交於神明之道也，敬之至也。養以誠且敬之爲養正。敬則誠，誠則聖，故曰聖功。古之言敬者，莫詳於程門，而高弟子和靖先生其嫡系也，祀之下庠，允爲萬世師。學者誠欲自幼學爲人，學爲聖人，必自先生始。譬之學射，必先設侯以祈中。操弓挾矢，其後也。先生其小學之正鵠與！

劉宗周《劉蕺山集》卷九《躬行小序》 學以敬爲入門。立天下之大本，本立而道生，乃授之以行。大者在五品之遜，所謂五達道是也。其説昉於虞廷，而通行於三代庠序學校之教，故曰皆所以明人倫也。庠以養，養此者也。校以教，教此者也。序以射，射此者也。古之人繇小學而入大學，故學以明倫，必自庠序始。而鄉先生之没而祭於社者，則其儀表也。爰彷朱子嘉言善行之意，斷自鄉人之賢者若而人，備録之，以爲景行資。苟其猶存乎見少，則天下之大、古今之

遠，亦惟所取法焉可已。夫行亦何窮，要不離乃躬者近是。故曰：君子之道，譬如行遠必自邇，譬如登高必自卑。

劉宗周《劉蕺山集》卷九《禮學小序》 子云：「不學禮，無以立。」禮者，躬行之地也。《周禮》禮有五經：一曰吉禮，以事邦國之鬼神祇；二曰凶禮，以哀邦國；三曰賓禮，以親邦國；四曰軍禮，以同邦國；五曰嘉禮，以親萬民。而其曲而殺者，見於威儀言動之常，出入起居之節，又所以分紀五經爲行禮之本，有經緯之義焉。故學禮者，宜從《曲禮》而入，即子所謂「執禮」者也。

劉宗周《劉蕺山集》卷九《樂學小序》 禮、樂非二事也。凡禮之登降上下、節文度數之間，雖若出於至嚴，而莫不有和樂之意以將之，是即所謂樂也。故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若推而大之，自古王者昭德象功，莫盛於六代之樂。故典樂之職，皆舉以教胄子及學士，而尤爲小學之所不廢。《內則》曰「年十三，學樂誦《詩》，舞《勺》。成童舞《象》。二十而冠，舞《大夏》」是也。然古樂於今不復作矣，并其聲容器數而亡之。獨元聲之在人者，萬古一日。《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學者姑務求志焉，志立而學半，學斯樂矣。樂則生，生則惡可已？而所謂聲氣之元，隱然在是，舉而措之一身之近，靡非九變九成之形容，區區聲容器數，有不足言者矣。

劉宗周《劉蕺山集》卷九《射學小序》 《儀禮》天子、諸侯及卿大夫禮，射有三：一爲大射，天子、諸侯將祭，擇士之射。二爲賓射，諸侯來朝，天子入而與之射；或諸侯相朝而與之射。三爲燕射，爲燕息之射。士無大射而有賓射、燕射，庶人無賓射、燕射，特有主皮之射而已。燕射即鄉射，蓋州長春秋以禮會民而射於州序之禮。五州爲鄉，州者鄉屬也，而仍謂之鄉射，射之時鄉大夫或在焉，不改其禮故也。鄉射必於序，故曰「序者射也」。此小學之主教也。

劉宗周《劉蕺山集》卷九《御學小序》 《周禮》五御之法：一曰鳴和鸞，和在式，鸞在衡，升車則馬動，而和鸞相應，爲疾徐之節。二曰逐水曲，謂車隨水勢屈曲爲周旋之節。三曰舞交衢，謂車在高道，其旋應舞爲折旋之節。四曰過君表，謂褐纏旃以爲門裘，纏質以爲楅閒容，握驅而入，擊則不得入。君表即褐纏旃也，爲作止之節。五曰逐禽左，謂逐禽獸者使左，當人君以射之，爲驅逐之節。法如是其備也，故學者童而習之，少事長，賤事貴，必繇之。然御法雖存，而御學已不傳於後世，習之者爲辱人賤行。又南北異宜，舟車異用，言御於南方之澤國，是操章甫而適越也，故士益罕言御。士不言御，而於民生日用所需引重致遠之具，亦并置不講。甚矣其疏於用也。況五御而終之以逐禽左，文事之中，有武備焉。《易》曰：「田有禽，利執。」言長子帥師弟子輿師，所謂逐禽左也。是以黃帝不廢車戰之利。中古頗矜騎射之能，大抵皆御事也。則君子之有志於當世之務者，胡可不講求有素而於御學一加之意乎？

劉宗周《劉蕺山集》卷九《書學小序》 《內則》：十年學書計。書則古之六書，一象形，二指事，三會意，四諧聲，五轉注，六假借是也。六書爲創立文字之祖，學者誠不可不童而習之。而離古人文字，亦別無六書可考。太學之教曰：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學者既習六書，豈有不先事詩書之理？詩書而外，可以類推矣。愚謂讀書必先折衷於孔氏。孔門之教，盡在四書。而刪述大業，乃在六經。學者本之《大學》以求其端，參之《論》、《孟》以肆其說，進之《中庸》以約其旨，而後乃旁通曲暢於六經以要其至，則窮理之法，隨在裕如，而心益可以不放矣。又以暇及古今諸史，惟《綱目》集其大成，稱史中之經，經世之道具焉。此外諸子百家，未必盡規於道。《語》曰『羣言淆亂，衷諸聖』，又曰『多歧亡羊』，學者審諸。

劉宗周《劉蕺山集》卷九《數學小序》 數學肇於黃帝之臣隸首，與曆律一時並作，佐書契以代結繩，傳之後世，遂有《九章算法》，爲萬事萬化、彰往察來之權輿。《周禮》保氏立數學以教國子，是爲六藝之一。唐時猶設算博士，督課試舉，一如三館博士之法，頗爲近古。後世徑置不講，以爲九九之技而卑之。不知盈天地間一數也，天地之大也，而可以數盡，況其他乎？故洪濛既判，首洩苞符，河圖顯《易》，洛書陳《範》，皆倚數而立。數即理也，言理而不言數，理亦不立。理不立，數不行，乾坤或幾乎息，而人事中廢，雖聖人亦無以效。範圍天地之用，則學者當務之急，豈徒握算縱橫云爾乎？

劉宗周《劉蕺山集》卷九《聖統小序》 學者從事於六藝之途，優遊而進之，德日崇，業日廣，一日而爲聖人不難。夫聖人之道，非有加於此心此理之外也，亦曰敬而已矣。小子此敬，聖人亦此敬。故曰：敬者，聖學始終之要。若堯舜禹湯文武之爲君，皐陶伊周之爲相，孔門之爲儒，聖聖相傳，若合符節，載在詩書，可考而知也。降及後世，斯道不絕如綫。天啓有宋，以及我明，諸儒輩出，學焉而不謬乎本心之說，皆孔、孟之的傳也。昔人以私淑諸人爲幸，學者誠繇諸儒以求聖人之道，遡流窮源，遞而進之，殆庶幾乎！語有之：『士希賢，賢希聖，聖希天。』言學以漸達也。後人喜言頓悟，謂即心即聖，不假修爲，更無階級。然謂

吾心即聖人之心則可，謂吾已放之心即聖人存存之心則不可。故與其頓也，寧漸。必言漸者，亦小子之學云爾。

陸世儀《桴亭先生遺書・思辨録輯要前集》卷一《大學類》 古者六藝，學者皆當學之。今其法不傳，吾輩苟欲用心，不必泥古，須相今時，宜及參古遺法，酌而行之。如五禮、六樂，今不可考矣，然論其切身可行者，禮則如《大明集禮》、文公《家禮》之類，所當究心也。樂未便論到精微，祇彈琴一事，雖非古調，然亦當稍習，時時操之，使心氣和平。射不必五射，祇如今人射法，務求志正體直足矣。五御者，古人所以御車，今法不傳，當習御馬，使馳驟便捷，亦男子一要事。至於書，古人亦止辨六書之體而已，非若後世所謂義之、獻之之筆法也。今人論書，動講法帖，廢時失事，何益於我。若眞、草、隸、篆四體，亦不可不識，斯亦博學之一端也。若數學，則《九章算法》今人亦有知之者，得其人而從學焉可也。要之，六藝既非古法，亦不必十分究心，有虧正業。但當時時留心，遇可學處便學，不至當面放過可也。六藝已見《小學類》，但游藝亦學者終身事，茲以其語近大學，故附於此。

六藝古法雖不傳，然今人所當學者，正不止六藝，如天文、地理、河渠、兵法之類，皆切於用世，不可不講。俗儒不知内聖外王之學，徒高談性命，無補於世。此當世所以來迂拙之誚也。

張履祥《楊園先生全集》卷一三《答顔考嘉甲申》 凡人不可以不知勞。《孟子》曰：「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爲，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蓋天之於人，猶父母於子，父母於子，欲其他日克家，必須使其苦慣。若是愛以姑息，美衣甘食，所求而無不得，所欲而無不遂，養成膏粱紈袴氣體，稼穡艱難有所不知，一與之大任，必有不克荷負者矣。所以勞苦種種，正以爲動忍地也，動心忍性，所以爲大任地也。吾人生此亂世，兼以孤苦憂患之心，如何不切直，須從百苦中打鍊出一副智力，然後此身不爲無用，外可以濟天下，内可以承先人。《詩》曰：「夙興夜寐，毋忝爾所生。」念此何能不中夜傍徨也！昔陶士行日運百甓，曰：「吾方致力中原，過爾優逸，恐不堪事。」本朝劉忠宣公教子讀書兼力農，曰：「習勤忘勞，習逸忘惰，吾困之，正以益之也。」此意不可不知。

張履祥《楊園先生全集》卷一四《示兒甲辰》 父所守者，「耕田讀書，承先啓後」八字。稼穡艱難，自幼固當知之，但筋力尚待長大。若誦讀講求，童而肄之，至老不可舍。吾請於先生，預爲十年之序。始受《小學》，次《大學》、《論語》、《孟子》、《中庸》，次《詩》、《書》、《禮記》、《周易》、《春秋》，次《近思録》、范氏《唐鑑》、《大學衍義》，以及《性理》、《通鑑綱目》等書。女能一一聽受先生之教，熟讀精思，則自此以往，好書甚多，然大本已盡於此。

《小學》是讀書做人基本。四書，聖學之淵源，義理之統宗。六經義理互相發明，不治經，則書義不能通達，異説足以奪之。《易》是家傳一經，尤當加意。《近思録》，治經之階梯。范氏《唐鑑》，讀史之門户。《大學衍義》，經史之條貫。《性理》、《通鑑綱目》，則經史之匙鑰蓍龜也。學者當務之急，具此數書。其他經籍文字，可以類推。

張爾岐《蒿庵閒話》卷一 嘉靖初，桂萼上言：小學之教，本古庠序，序以明教，庠以行禮。而視化非獨教之，將有以養之也；非獨養其德性，亦將養其身體，固其壽命而堅强其血脈也。今之教者，嚴課程，急記誦，以傷其魂；强所不能，苦其思索，以損其魄。教與養胥病矣。

臣治縣建爲學舍，左右相向，中設四堂，前後爲門，左右爲塾。以篤實長者二人，平旦坐左右塾，序行道出入，每食時至日夕亦如之。次爲習禮。堂中繪陳祥道、楊復禮圖，曰接子禮，曰童子禮，曰士相見禮，曰婚禮，曰子事父母禮，曰婦事舅姑禮，曰祀先禮，曰射禮。立一師掌之，諸童子進學即率見先生，習升降拜揖坐立之節，隨授一圖，指示壁畫，令其通曉，間令展習以辨雜服。又次爲句讀。堂内榜管氏《弟子職》，亦列數圖示之，日講一圖。次以《孝經》、《小學》教之句讀，令其粗熟，仍爲講説文義，約之入身。又次爲書算。堂榜六書法，每日止教一兩字，即以四方上下、自一至十、若干支等名數授之。又次爲聽樂。堂内置鼓鼙、笙磬、投壺、詩章、弓矢、禮樂之器，或教以鼓節，或教以歌詩，或擊魯、薛鼓之半，以習投壺，或擊魯、薛鼓之全，以習射儀。四堂遍而日亦且晡矣。自聽樂堂復之書算，以次至句讀，至習禮，皆略復舊業，復於門左右塾，以次序出。如此則家無弟子之憂，而子弟得養其德性，養其血脈，養其耳目心思，而非僻之干無自而入。此疏在當時未聞能行與否，養蒙之法，理當不易。

王夫之《船山遺書・四書訓義》卷一二 子曰：「興於《詩》，

興，起也。《詩》本性情，有邪有正，其爲言既易知，而吟咏之間，抑揚反復，其感人又易入。故學者之初，所以興起其好善惡惡之心，而不能自已者，必於此而得之。

「立於《禮》，

禮以恭敬辭遜爲本，而有節文度數之詳，可以固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故學者之中，所以能卓然自立，而不爲事物之所搖奪者，必於此而得之。

「成於《樂》。」

樂有五聲十二律，更唱迭和，以爲歌舞八音之節，可以養人之性情，而蕩滌其邪穢，消融其渣滓。故學者之終，所以至於義精仁熟，而自和順於道德者，必於此而得之，是學之成也。按《內則》，十歲學幼儀，十三學樂誦《詩》，二十而後學禮。則此三者，非小學傳授之次，乃大學終身所得之難易、先後、淺深也。程子曰：「天下之英才不爲少矣，特以道學不明，故不得有所成就。夫古人之詩，如今之歌曲，雖閭里童穉，皆習聞之而知其說，故能興起。今雖老師宿儒，尚不能曉其義，況學者乎？是不得興於《詩》也。古人自灑掃應對，以至冠、昏、喪、祭，莫不有禮。今皆廢壞，是以人倫不明，治家無法，是不得立於《禮》也。古人之樂：聲音所以養其耳，采色所以養其目，歌咏所以養其性情，舞蹈所以養其血脈。今皆無之，是不得成於樂也。是以古之成材也易，今之成材也難。」

訓義　夫子曰：「教者之所以教，學者之所以學，皆以因人心自有之幾，而納之於道。故學者不可不盡心，而教者必以是爲正也。教學之道，《詩》、《禮》、《樂》三者備之矣。教之以《詩》而使咏歌焉者，何也？以學者之興，興於《詩》也。善之可爲，惡之必去。人心固有此不昧之理，乃理自理，而情自情，不能動也。於《詩》而咏歎焉，淫泆焉，覺天下之理皆吾心之情，而自不善以遷善，自善以益進於善者，皆勃然而不自已，則《詩》實有以興之也。教之以《禮》而使率由焉者，何也？以學者之立，立於《禮》也，敬其所尊，愛其所親。人生固有此必盡之事，乃情自情而事自事，無能行也。於禮而斟酌焉，馴習焉，知吾有其情，而古人已有其事，有所不及而不能自安，有所過而不能自固者，得所據而依已定，則禮實有以立之也。教之以《樂》而使肄習焉者，何也？以學者之成，成於《樂》也。爲善之樂，因性之近人心，固有此成章之德，乃德易雜而心不純，無能定也。於樂而天幾通焉，人用浹焉，知德不假於强勉，而心自有其律度以鼓舞而不倦，順暢而自得者，氣已孚而志已定，則樂實有以成之也。

古人有興起之心而《詩》作，有自立之志而《禮》制，有治定功成之樂而《樂》作。是興、立、成者，《詩》、《禮》、《樂》之所自出也。後人於《詩》而遇其興起之心，於《禮》而正其自立之志，於《樂》而得其成功定治之敍。則《詩》、《禮》、《樂》者，固興、立、成之所必資也。始以興，繼以立，終以成，若有序焉。而自成童以後，學博依卽學雜服，學雜服卽學操縵，當十三舞《勺》之後，已合興、立、成之大用，而使漸進於高深，卽以至善。揣其始教，極至於聖功將熟之候，而雅頌之所，威儀之則，尤窮理盡性之所不離。

《詩》以興，《禮》以立，《樂》以成，若有殊焉。而自觀鄉之典，揖讓興而卽有弦歌，弦歌升而必賦《二南》，於房中之樂合《詩》、《禮》、《樂》於一致，而使浹洽於神明，卽以合同妙，其化極至神人交格之大，而《樂》比於《詩》，《禮》比於《樂》，無殊途百致之差。教者之教，學者之學，誠終身焉於此也。舍是而異端由學且亂之矣，其可勿審哉！

屈大均《翁山文外》卷七《重修翁源縣學碑代》　《易》之象，天地旣闢，則以師次君。師之道，以養爲教，故《蒙》曰「蒙以養正。」養者何？養其身以田以室，養其心以仁以義，以忠信如泉之果行焉，如山之育德焉，而後聖功乃幾於成。翁溪之水，山下所出，乃泉之最初，未至於再至於三者也。爲師者，視童蒙之心如源泉然，使之毋失其初，毋悖其本，其朴者孝弟力田，從事於鄉約之中，其秀者窮六經，習文藝，黽勉於宮墻之內。將見賢才輩出，如泉之湍流觱沸，晝夜不窮，以供國家一代之用，斯不亦彬彬乎文教之盛也哉！

梅文鼎《績學堂文鈔》卷二《中西算學通自序》　天下之不可不通而又不易通者，算數之學是也。人之所通而亦通焉，未敢以爲通也。學至算數，則不可以强通，惟其不可以强通也而通焉者，必自然之理。故道器可使爲一體，天人可使爲一貫，古今可使爲一日，中外可使爲一人，何也？通與礙對，理本無礙，何待於通？自學者執其所通以强齊乎其所不可通，於是通在一人者礙在天下，是謂通其所通，非吾之所謂通，無他，虛見累之也。數學者，徵之於實則不易，不易則庸，庸則中，中則放之四海九州而準。器卽爲道，人卽爲天，又何古今中外之不可一視乎？

三代以上，未有以數學者名家者，蓋夫人而能數學也。《內則》「六歲教數與方名」，則旣服習之童子之年，而《周官·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六曰九數」，其屬保氏掌之以教國子。《魯論》言游藝在志道、據德、依仁後，孔子弟子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當其時，上以是爲治，下以是爲學，無往不資其用，算學之名可以不立。嘗觀禹平水土，以八年底績，非有數以紀之，何以率作興事，屢省考成？而導河自積石、龍門，數轉入海，經營萬里，以及河、濟之分，江、漢之合，高下迴曲，激湍渟泓瀦洩之勢，遠近之距，淺深之度，先後之宜，功之難易久暫，

人夫之衆寡，器用財貨之規畫，畎澮溝洫川塗之疏密縱橫，使無句股測量之法以爲之程度，其能尅期授功而奏平成萬世永賴乎？周公之制禮也，自六官以至萬民，王宫以逮郊坰，田野服食器用百工技巧之事，規畫盡制，洪纖具舉，尤其較著者矣。

燔書以後，上視儒術爲迂，而士亦自荒於詞章記誦，或虚談名理，無裨實用，略刑名、度數爲粗迹，而道德事業乃分爲二。其弊至於尸其官不習其事，優游嘯咏，謂持大體，賦式經用，一切付之胥吏之手，而叢脞益甚。然《漢・藝文志》有杜忠、許商《算術》各數十卷，唐有算學博士，以十經爲學，期五年而學成。元郭若思用垛疊、立招、差圓、容方、直矢、切句股諸術治曆，又推其法治河有效，則其學固不絶於世。至於有明，承用元曆二三百年不變，無復講求。學士家務進取以章句帖括，語及數度，輒苦其繁難，又無與於弋獲之利。身爲計臣，職司都水，授之握算，不知横縱者十人而九也。古數學諸書僅存者，皆不爲文人所習，好古博覽之士，或僅能舉其名。儒者之言，遠宗河洛，深推律吕，又或立論高遠，罔察民故；而世傳算法，率坊賈所爲，剽竊杜撰，聊取近用，不能求其本末，而古書漸亡，數學之衰，至此而極。

萬曆中，利氏入中國，始倡幾何之學，以點、綫、面、體爲測量之資，制器作圖，頗爲精密。然其書率資翻譯，篇目既多，而取徑紆迴，波瀾闊遠，枝葉扶疏，讀者每難卒業。又奉耶穌爲教，與士大夫聞見齟齬，學其學者，又張皇過甚，無暇深考乎中算之源流，輒以世傳淺術，謂古《九章》盡此。於是薄古法爲不足觀，而或者株守甚聞，遽斥西人爲異學，兩家之説遂成隔礙，此亦學者之過也。

余則以學問之道，求其通而已。吾之所不能通而人則通之，又何間乎今古，何别乎中西？因彙集其書而爲之説。諸如用籌、用筆、用尺，稍稍變從我法，亦以見西人之學，初不遠人意。若三角比例等，原非中法可該，特爲表出古法；若方程亦非西法所有，則專爲著論，以明古人之精意不可湮没。又具爲九數，存古以著其概。書凡九種，總曰《中西算學通》。夫西國歐邏巴之去中國，殆數萬里，語言文字之不同，蓋前此數千年未嘗通也，而數學之相通若此，豈非以其從出者固一理乎？是故得乎其理，則天道人事、經緯萬端而無所不宜；苟其不然，咫尺墻面，欲成一小事亦不可得。此無異故，器一道也，人一天也，故可以一人一日之心，通乎數千載之前，與數萬里之外，是之謂通。傳曰：思之思之，鬼神通之。非鬼神也，精神之極也。余之寢食於斯者廿年矣，遇其所不能通，未嘗不思，或積疑主數年而後得其解，則未嘗不樂。故欲以其所通，與同志者共之，其所未通，亦望君子之幸教之也。

李光地《榕村全書・榕村文集》卷一六《周禮三德六德説》 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一曰六德，知、仁、聖、義、中、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婣、任、恤；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至師氏以三德教國子，則一曰至德以爲道本，二曰敏德以爲行本，三曰孝德以知逆惡。教三行，則一曰孝行以親父母，二曰友行以尊賢良，三曰順行以事師長。保氏則養國子以道，而教之六藝。又大司樂以樂德教國子，曰中和、祇庸、孝友。夫其名之若是，其不同何也？曰：此正成周之盛，育材造士之方，小大有品，而先後有倫，不可不察也。

夫鄉三物之教者，鄉學也，所謂小學也。師氏、保氏之教國子者，國學也，所謂大學也。若夫大司樂掌成均之法，而合國之子弟則正典樂教胄之司，皆所謂大學也。小學之教，則先行而後文，孔子謂「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是也。大學之教，則先知而後行，孔子所謂「博學於文，約之以禮」是也。然皆以身心性情爲之本，故又有養之於文行之先者，所謂德也。此則不以小大之學而有殊者也。

鄉三物之教，先之以德，次之以行，次之以道藝，其序明矣。若師氏之教，大司樂之教，則不離乎三物，而有深於是者。其曰至德，即修其知、仁、聖、義、中、和之謂也。德修則有以進乎道藝矣，故曰以爲道本。其曰敏德，即勤於禮、樂、射、御、書、數之謂也。學明則有以措諸躬行矣，故曰「以爲行本」。其曰孝德，即篤於六行之謂，但自民間言之，則有婣、睦、任、恤之事，自國子言之，則以取友親師爲要。故彼六行與此三行爲不同也。行篤則有以治人之悖亂矣，故曰「以知逆惡」。然則三德即三物之事也，以其皆欲得之於心，故皆貫之以德；以其欲修德明道而不徒爲匹夫之行也，故先道於行也。凡經言道者，即謂六藝，故每以德行道藝並稱。而保氏教之藝者，即其養之道之實也。至於大司樂之六德，則正與師氏相表裏。蓋知、仁、聖、義，必以中和爲極，故中和即至德也。六藝之業，在敬而有常，故祇庸即敏德也。六行三行，皆以孝友爲先，故孝友即孝德也。由此言之，名雖有異，豈不同條而共貫哉？

孔門之教，文、行、忠、信。文即六藝也，行即六行也，忠信即中和，而所謂至德者是也。異日又曰：「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又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主忠信。毋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是皆以德爲道本，而以學爲行地。周公、孔子之道，其揆一而已矣。

或曰：聖之道大矣，列爲六德以教鄉民，何也？曰：六德而充其至，皆聖人之事也，不獨「聖」之一字然也。然愚嘗疑「聖」字乃「禮」字之誤，蓋不應四德俱全，而獨闕一焉。且循「貞元」之序求之，亦當作「禮」字。四德俱備而貫之以中和，中庸之蘊也。

萬斯同《石園文集》卷七《與從子貞一書》 近讀何書？作何狀？嘗歎吾子之才，以爲遠過乎我，而惜其僅域於古文詞也。今天下但知制舉業矣，使有一讀書好古之士，鄙舉業爲不足道，而力工詩歌古文，以庶幾於古之作者，豈不誠賢？顧儒者當爲之事，寧無更進於此者乎？其上者如身心性命之學，此猶飢渴之於飲食，固不俟言矣。至若經世之學，實儒者之要務，而不可不宿爲講求者。今天下生民何如哉！歷觀載籍以來，未有若是其憔悴者也。使有爲聖賢之學，而抱萬物一體之懷者，豈能一日而安居於此？夫天心之仁愛久矣，奚至於今而獨不然？良由今之儒者皆爲自私之學，而無克當天心者耳。吾竊不自揆，常欲講求經世之學，苦無與我同志者。若吾子者，既有好古之志，又有足爲之才，是可與我共學矣，奈何專專於古文，而於經世之大業，不一究心也耶！夫吾之所爲經世者，非因時補救，如今所謂經濟云爾也，將盡取古今經國之大猷，而一一詳究其始末，斟酌其確當，定爲一代之規模，使今日坐而言者，他日可以作而行耳。若謂儒者自有切身之學，而經濟非所務，彼將以治國平天下之業，非聖賢學問中事哉。是何自待之薄，而視聖學之小也！吾嘗謂三代相傳之良法，至秦而盡亡；漢、唐、宋相傳之良法，至元而盡失。明祖之興，好自用而不師古，其他不過因仍元舊耳。中世以後，並其祖宗之法而盡亡之。至於今之所循用者，則又明季之弊政也。夫物極則必變，吾子試觀今日之治法，其可久而不變耶？天而無意於生民則已耳，天而有意於生民，必當大變其流極之弊，而一洗其陋習。當此時，而無一人焉起而任之，上何以承天之意，下何以救民之患哉！則講求其學，以需異日之用，當必在於今日矣。吾竊怪今之學者，其下者既溺志於詩文，而不知經濟爲何事；其稍知振拔者，則以古文爲極軌，而未嘗以天下爲念；其爲聖賢之學者，又往往疏於經世，見以爲粗迹而不欲爲。於是學術與經濟遂判然分爲兩途，而天下始無眞儒矣，而天下始無善治矣。嗚呼，豈知救時濟世固孔孟之家法，而已飢已溺若納溝中，固聖賢學問之本領也哉！吾非敢自謂能此者，特以吾子之才志可與語此，故不憚昌天下之譏，而爲是言。願暫輟古文之學，而專意從事於此，使古今之典章法制爛然於胸中，而經緯條貫實可建萬世之長策，他日用則爲帝王師，不用則著書名山，爲後世法，始爲儒者之實學，而吾亦俯仰於天地之間而無愧矣。苟徒竭一生之精力於古文，以嶄不朽於後世，縱使文實可傳，亦無益於天地生民之數，又何論其未必可傳者耶！況由此力學，不爲無用之空言，他日發爲文章，必更有卓然不羣者，又未始非學古文者之事也。吾子其尚從吾言，而無溺於舊學，幸甚幸甚！

潘耒《遂初堂集》卷七《方程論序》 古之君子不爲無用之學，六藝次乎德行，皆實學，足以經世者也。數雖居藝之末，而爲用甚鉅。測天度地，非數不明；治賦理財，非數不核；屯營布陳，非數不審；程功董役，非數不練。古人少而學焉，壯而服習焉，措諸政事，工、虞、水、火，無不如志。後世訓詁帖括之學興，而六藝俱廢，數尤鄙爲不足學。一旦有民社之責，會計簿書，頭岑目眩與一。握算不知顛倒，自郡縣以至部寺之長，往往皆然。於是黠胥猾吏得起而操官府之權，姦弊百出而莫能詰，則亦不學數之過也。

古算經諸書多不傳，《九章》諸術今人不能盡通。由於學士大夫莫肯究心，而賈人胥史習其法而莫能言其意。近代唯西洋《幾何原本》一書詳言立法之故，最爲精深，其所用籌算亦最簡便。然惟曆家習之，世莫曉也。吾邑有隱君子曰王寅旭先生，深明曆理，兼通中西之學。余少嘗問曆焉，知學曆必先學算，於是粗通算術。惜未竟學罷去。今寅旭亡久矣，余徧行天下，求彷彿其人者而不可得。歲丙寅，過宣城，始得梅子勿庵。勿庵，儒者，學行醇篤，覃精曆學若干年，洞見根柢，多所著述，於數學尤鉤深索隱，發前人不傳之秘。蓋《九章》中最難明者，無過勾股、方程二事。西人論勾股割圓之法詳矣，方程則有所未盡，於是勿庵著論六卷，專明方程。其於正負減併之數、和較難變之情、帶分疊脚之術，銖分縷析，創例立法，以盡天下無窮之變。數學至此，神矣妙矣，不可以復加矣。其見於文辭也，晦者使之明，煩者使之約，俗者使之雅，質而文，雜而有倫。俾覽者因言以得數，因數以知法，因法以悟理，洞然明白，而不苦於難習，庶幾數學復明，而人多綜理練達之材。其有裨於世，豈淺尠哉！

夫得浮華之士百，不如得實學之士一；得名世之書百，不如得傳世之書一。使寅旭、勿庵而見用於世，高可爲杜預、劉宴，下亦不失爲洛下閎、一行。乃勿庵尚沉淪一經，未知遭遇何如，而其書則既成矣，可以傳矣。吾獨悲寅旭遯世埋名，坎壈憔悴以死，著書僅有存者。吾學不足以窺其深，而力不足以表章之也，其以勿菴爲地上之子雲，可乎？

《聖祖仁皇帝御製文》卷一七《學校論》 治天下者，莫亟於正人心，厚風俗，其道在尚教化以先之。學校者，教化所從出，將以納民於軌物者也。是以古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人生八歲，自王以下至於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學。及其十有五年，則自元子、衆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與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學。蓋自家至於國，莫不有學；自天子至於庶人，莫不學；自幼至於長，莫不皆學。凡學，有詩、書、禮、樂以爲之本，干、戈、羽、籥以爲之文，父子、君臣、長幼之道於是焉觀之，六德、六行之教於是焉取之。所以淑其耳目手足之舉措，而養其心以復其性，以爲修己治人之大者，可謂備至矣。是以當時之君子，履信思順以事其上，小人亦皆樂循禮而恥犯法，侯撻不事，而至治以興。後世學校寖廣，博士之途寖繁，所以立教之方失先王之遺意。士之遊其中者，直以爲利祿之階，欲期道德之一，詎不難哉！且夫今之所謂教者，誦讀焉而已爾，而又弗實致其力，以防其放僻邪侈之心，使氣之充而識之明，以漸求復其性，其何以爲修己治人之道哉！故曰：教隆於上，化成於下；教不明於上，而欲化成於下，猶却行而求前也。教化者爲治之本，學校者教化之原。欲敦隆教化而興起學校者，其道安在？在務其本而不求其末，尚其實而不務其華；以内行爲先，不汲汲於聲譽；以經術爲要，不屑屑於文辭。如是則於聖人化民成俗之道，庶乎其有當也夫！

顔元、李塨《顔李叢書・恕谷後集》卷一三《醒莽文集序》 《傳》曰：天地之道，「有開必先」，詎不信夫。自周孔没而聖道湮，訓詁於漢唐，章句於宋明，佛老因之竄入其間，而古聖明德親民之學，名遵實亡，遂二千年於兹。顔習齋先生出，大聲疾呼，揭三物以教人，謂六德即四德，行爲六行，六行即五倫；事爲六藝，六藝即孔門兵農禮樂也。率弟子分日習禮，習樂，習射御，習書數，而海内之有識者，亦遂刮目怵心，謂聖學自墮地高舉，羣聚異之，而不知非偶然也。

明季盱眙馮慕岡著《經世實用編》，即重六藝。清初太倉陸桴亭有《思辨録》，講究六藝頗悉。四明潘用微言朱子近羽，陸子近縮，皆與習齋説不謀而合。

而尤異者，同時上谷有李介石先生，以黄門公子中鄉選，未嘗標道學名也。其德以厚爲尚，其才能治家人産，教人通經作文，子姪門生掇科入庠者甚夥，亦未嘗聞習齋説而思效之也。乃自幼即好技擊，囊數金，南走少林寺，付其僧，學武藝精通，數年乃歸。平居佩觿玉玦韘，乘馬則左右雜佩弓韔服矢插房。又好音樂，延姑蘇善歌者養於齋教授，每學中講誦訖，則入退寢，與子弟從游摻鼓吹笙，絲竹，響歌相答，遏雲繞梁，巷步郊游，亦倡和肆聞。嗚呼，宋明以來七百年，讀書士人未見有此氣象也。

蔡世遠《二希堂文集》卷一《楊龜山先生集序》 道學、經濟、文章、氣節四者，合而爲一者也。俗儒不講，以「道學之人，論多迂疏而不適於用，詞尚質朴而不合於時，其爲人，大抵簡易平淡，未必有一往不可回之氣」。嗚呼！爲此言者，猶夏蟲不可語於冰，井蛙不可語於海，其無與於道也審矣。夫學貴有本，無本之學，縱修飾補苴，無用於世。有本之學，其根沃者其葉茂，本聖賢所以出治者發而見之事業，是則莫大之經濟也；與師友講明而論著，罔非載道之書，是則莫大之文章也；可死可辱而浩然之氣剛大常伸，是則莫大之氣節也。

程晉芳《勉行堂文集》卷一《正學論七》 古之君子置身於仁義道德之途，其强固清明，固足以爲人上矣，而出其餘藝如射御之類，又足以備國家之用而捍患禦侮焉，此所謂有用之學也。蓋天之生人，同以五行之秀畀之，而氣質之偏，多愚少智。愚者好争樂鬥，弱肉而强食；智者與物無競，日處於遜讓弗遑。及一旦有事，而智者之才力，又足以勝好争樂鬥者之凶頑，則蚩蚩之氓，安得不拱手服也。

古者出必以車，戰亦以車，兵之及遠者無過於射，故六藝射御居其二。自鄉黨學校以達廟庭，興賢、校士、飲燕、朝聘、祭祀之事，無不用射，豈惟不貫革是尚與應節之美哉？蓋將以致之於實用也。春秋之時，士大夫承先王文教之餘，其服《詩》《書》者是人，其習武勇者亦是人，故列國紛争，猶足以保其疆土。迨漢以降，文武之事漸分，至宋而學人益趨於弱。然校射之事，或間代舉行，朱子猶私習射於射圃。明初試文士，尚考之以射。四百年來，文人褒衣矩步，悍强武力悉付之武科與召募之徒，於是《詩》《書》之業，第爲歌咏太平之具，承洙、泗之流者，有游夏之雍容，而無冉有、季路之操執戈矛者矣。

夫古之兵事，射御爲先，其後無車而上騎，又有銃炮諸戰法。使眞儒出而籌之，則當如古法所以教射御者教之，必不使其束手旁觀，自謝不敏也。且銃炮擊刺之事，或有未遑，而弓馬之事，豈士大夫所宜諉謝乎？我國家承平百四十年，所以教習八旗者，文武並用，蓋古法也。北方之學者以及邊省文儒，猶或有兼習弓馬者。東南文士則專以詞章吟咏爲事，一遇盜賊卒起，則色變手顫口噤不能動，而猶俯視一切，翊翊自得，以爲吾學先儒之道者也。噫！先儒之道固若是其蔥乎？

或曰：張子房貌若婦人，佐漢滅楚。孔明綸巾羽扇，坐車中指揮，亦扶蜀數

十年。士何必以技勇稱？曰：子房、孔明，將將之才也。苟無其才，則游之於藝，近衛一身，遠備國家之用，不亦可乎？然則騎射之事，亦篤古學道之徒所必不可廢者也。

汪縉《汪子遺書二録》上録《明尊朱之指》 河汾之學，經世之學也。河汾知尊周孔矣。其論治也，知推本於唐虞三代矣，復於西方之學、兩漢之治有取焉者。其以西方度世之心、兩漢救世之功，不可誣乎？河汾之學，經世之學也。龍川力持漢唐以下，亦猶文中之志而已矣。朱子於儒、佛、王、霸之界持之甚嚴，何邪？曰學有統，治有本。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相傳之統，學之統，治之本也。西方之學入焉，則亂其統；漢唐之治雜焉，則失其本。學之無統，治之無本，朱子之所甚懼也，以是持之甚嚴也。學也者，學爲聖人也。學爲聖人也者，學必由其統，治必達其本，而後聖可幾也。董子曰：「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列者，皆絶其道，使勿並進。」大哉言乎！其知尊孔矣乎！自漢唐以來，諸儒亦嘗有志於斯矣，然學未得其統本也，知尊孔而不得其所以尊。宋周、程輩出，知尊孔而得其所以尊矣，道未光顯於世也。朱子繼興，盡發孔子以下至周、程諸君子之奥，抑百家而定一尊，董子所謂「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列，絶其道而勿並進」者，至朱子而乃克有成焉，厥功茂哉！吾之所以尊朱也，於王、陳之説亦不廢焉者，西方度世之心，漢唐救世之功，雖聖人復起，亦必有取焉，觀子孔子之稱老聃、管仲可見矣。王、陳之説，其可廢邪？

程瑶田《通藝録・論學小記・游藝篇》 學者之於文，終身焉耳矣。文在六經，曰六藝。孔子之教也，弟子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而孔子之言學也，則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是故游藝者，學之終事也。夫學之始，嘗博學於文矣，學固從藝入耳。夫學，所以志於道也。道則目擊而存者也，何以必從藝入也？蓋當志道時，初不知道之在吾目前也。而是藝也，則載乎道，統乎德，而藏乎仁者也。是故道莫大乎堯、舜。堯、舜之道，約言之，可一言而盡也，曰孝弟而已。而所以孝弟者，則非一言之所可盡也，載之於藝也。道莫備於夫子，夫子之道，約言之，可一言而盡也，曰「忠恕」而已。而所以忠恕者，則非一言之所可盡也，載之於藝也。道載於藝，故必於藝中而得其道。得其道，然後可以盡倫；得其道，然後可以盡職。盡倫盡職，則德修於身，而可以據於德矣。倫無不盡，職無不盡，則仁全於心，而可以依於仁矣。夫德之能據也，仁之能依也，皆於藝乎得之。而德則欲其始終能據也，仁則欲其始終能依也，是不可不有以養之也。於藝乎得之者，還當於藝乎養之。游藝者，所以養其所得之道也。而且温故可以知新也，資深乃以逢源也。故曰：游藝者，學之終事也。抑是藝也，豈惟是足乎己也云爾哉？道在我，將以兼善天下也。通經足用，藝者出治之本也。道在我，將欲傳之其人也。博學詳説，藝者教人之方也。今夫聖人，藝之宗也。以其「從心所欲，不踰矩」者筆之書，是藝之所從出者也。然而發憤忘食，樂以忘憂，猶且好古敏求於藝之中，而不知其老之將至也。

許宗彦《鑑止水齋集》卷一六《原學》 古之所謂學者，將以明道而行之也。所謂道者，内足以善其身心，外推之家國天下而無弗達，民咸被其利，可文可武，可經可權，莫有窒於行者；明於造化，察於事變，洞於人情，以閑則止，以建則立。聖人以是著六經示後世，孔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又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然則聖人之教學也，期於有用焉耳。

今之治經者吾惑焉，其言曰：聖人所以明道者，辭也；以成辭者，字也。由字以通其辭，由辭以通其道。有必漸然，字有篆隸之異，聲有古今之殊，考之《蒼》、《雅》，攻其訓詁，其有不通，又必博稽載籍，展轉引伸以説之，一字之詘紛紜數千言，冗不可理，而相推以爲古學。夫六書特小學之一耳，古之時唯年十五以下者爲之，今則窮老畢精竭慮於此，而猶不能盡通，將由是以考其辭，復由辭以知其義，而期於道之成，則雖假以彭聃之壽，而亦有所不能及矣。孟子不云乎：「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今之學者，奈何不求聖人之志而專務其文辭也。然而不爲是者，則羣斥以爲空疏。夫學之虚實至易明也，積之内，見之外，行其所學，而賢不肖皆見焉；言其所學，而賢不肖皆可知焉，斯之謂實學矣。聯牘殫翰，返之心無當於仁義禮智之數；推之家國天下，一無所施之；執人人而告之，茫然不知其所謂，則眞所謂迂疏寡效者也。

且夫聖人之道，未嘗一日亡於天下。三代以下，凡治乎之世，其君若臣之夙夜勤政事，進賢能，退不肖，求乂安，百姓生養得其所。及其衰亂，賢者在下，持名義，抑貪僞，扶風教，使弗至大壞者，蓋莫不有六經之意存焉，則皆聖人之學也。漢之世，去三代未遠也，有以《詩》諫者矣，以《書》行水者矣，以《春秋》斷訟者矣，曾治文字者而能之乎？夫六書亦何嘗非學，而以爲高出前世諸儒之上，必如是而後爲學，則惑之甚也。假令學者僅識今之文字，不通古訓及其聲音，獨能得六經之大義而明之，其於行己獨善，不害爲原、季，明先王之道，考前古之法

度，不害其爲賈、董也。故夫聲音詁訓之於學，譬土壤之於太山，涓流之於河海，有之不爲多，無之不爲損也。經營於土壤者，不知太山之高者也；汩没於細流者，不知河海之大者也。坐井觀天，而云天專在於是，不亦陋乎！

夫敝不極則不返。其始也一二專己者倡之，羣焉以爲新奇可喜而慕之；繼焉則相與爲名，而摭拾以仿傚之。蓋數十年於茲矣，其亦可以倦而知返乎？返之宜何從？曰：於《易》研消長之幾，於《書》察治亂之迹，於《詩》辨邪正之介，於《禮》見聖人制事之大經，於《春秋》見聖人制事之大權，於《樂》觀陰陽進退萬物變化自然之理，有爲己之力而無求人知之念，斯君子之學以致其道者也，斯六經之所以切於人、萬世而不可廢者也。

劉開《孟塗文集》卷一《讀詩説上》 古之教者，始於人情，故論平而行之有效；後之教者，純以天理，故論高而行之無功。古之爲教，使人樂之；後世爲教，使人苦之。孔子之教有四，以文爲先，文莫大乎六經；經之垂爲恒教者有三，以《詩》爲冠。夫《詩》者，所以治人之性情也，以古人之憂樂，動天下之心思，使之出於正而已矣。樂正之所崇，下學之所事，自成周以來，罔不由之，故學而有得者，必通乎《詩》。是故多聞强識，精於名物之訓，可以爲博矣，未可以爲善讀《詩》也；感物造端，升高作賦，可以爲大夫矣，亦未可爲善讀《詩》也。

古之善爲《詩》者，施之於爲政，用之於立言。故先王之教以《詩》也，可以正人心焉，可以善風俗焉。君子之學於《詩》也，可以厚性情焉，可以變氣質焉。夫難變者，莫若氣質，惟《詩》能之。至於變化氣質，而其功用大矣。孔子論爲學之序，首曰「興於《詩》」，言感發心志，舍《詩》則無自也。又曰「小子何莫學夫《詩》」，言初學之要，必先之以《詩》，而後本末鉅細，可以漸底於成也。其告伯魚曰：「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墻面而立。」言修之於身，而化成於國，王道必起自近也。夫教亦多術矣，而感人之速、化人之深，無如《詩》之顯且易也。自古聖賢未有不得於《詩》教而能造於大中至正之域也，後世以聲律詞藻爲詩，舍六藝之正以求一言一韻之工，於是五七言之體興，而《三百篇》之誦讀視爲具文，教之所以端其趨向、學之所以淑其性情，皆置而不講矣。嗚呼！此人心學術所以不如古與？

夫聖人之爲教也，固不能奪天下之所安而予之以所難也，亦因其情而利導之也。夫《詩》者，所以順人情而導之以正也。順情而導，則其教易行而學易入，故《詩》爲雅言之首，而學者之始事必由是焉。是故善讀《詩》者，因古以觸今，感物以見志，沉潛乎諷諭，反覆乎篇章，而慈仁忠孝之意油然自生。父子以恩，君臣以篤，兄弟以和，夫婦以順，朋友以厚，此皆天性之發於中，而不能自已者也。夫天性之發，非出於矯飾，故《詩》之移人情也，亦動於自然而非有所苦焉。且夫强之入者，去必速；貌爲合者，神易離。惟《詩》之感人也，因其天眞之動，故雖草野閭巷，亦觸於歌泣而不自禁；唯人之感於《詩》也，本於中心之誠，故能歎慕流連，遂被其潛移而不自覺，此《詩》之爲道，所以爲治心之方、入德之門，而賢愚皆可共勉者也。

夫温柔敦厚者，《詩》之旨也；纏綿悱惻者，《詩》之情也。人必有纏綿悱惻之實意，而後可炳爲事功，蘊爲道德，否則鋪張砥礪，亦僞而已矣。故正人心、善風俗，莫要於《詩》，故讀《二南》可以奮興，列國可以諷刺，正《雅》可以則，變《雅》可以怨，《豳》可以圖始，《頌》可以樂成。故《詩》者，中和之用，人之所不能忽者也。故繹其辭，歌其聲，婉而不隱，直而不犯，和而不隨，怒而不迫，躁心得釋焉，矜氣得平焉，容止得安焉。故《詩》之始，可以厚人性情；其繼也，可以變化氣質。夫氣質變，乃可入道，《詩》之功至此成焉。故有志聖賢之術者，不敢須臾離《詩》，非徒以之澤躬而已。

後之才士，既不知古人之所以爲《詩》，故流蕩而不知檢；後之儒者，又擯《詩》爲詞章，而不知因人情而示之，則故并置《三百篇》之宗旨而不以之爲教。於是專以禮義之説防閑天下，而天下終決而去之，是强制其心，而非性所樂從也。是以能暫而不能久，陽奉以名而陰各以實也。夫先王之昭法垂戒，孔子之開示初學者，其言具在也，而必别爲名目以曉世焉，是亦讀《詩》不詳之過也。

胡培翬《研六室文鈔》卷八《涇川書院志學堂記》 昔夫子嘗言學《易》可以無大過，而教人則曰：「何莫學夫《詩》。」曰：「不學《詩》，無以言；不學《禮》，無以立。」又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諸弟子記子所雅言，曰：「《詩》《書》執禮。」是則以羣經爲學者，孔門之遺法也。道光十二年，涇邑涇川書院成，邑侯令觀察厚子趙公以朱子《白鹿洞揭示》摹於壁，而顔其堂曰「志學」，蓋欲學者志乎此也。然而朱子標列五教之目，爲學之序、修身之要、處事之要、接物之要，所以端學者之趨嚮，至其義之所以然，與其節目次序，則必用力於學而後知之。其所以爲學之方，則必讀經而後得之。故朱子云：「聖賢所以教人之法，具存於經也。」讀經之法，依程氏《讀書分年日程》，不過六七年，而《易》、《書》、《詩》、三《禮》、三《傳》本文可畢，加以講求注解，亦不過三四年可畢。諸生來此

者，經傳想已讀畢，再以數年温習講解，已得要領。即經傳未讀畢者補而讀之，亦不過數年，何憚而不讀乎？

國家設立書院，造就人才，原欲其講明修己治人之道，備他日任使，非徒以膏火月廩周其空乏，亦並非望其博取科第，爲一身之榮己也。諸生當思未得第以前，立身行己以何者爲修省之資，既得第以後，居官治民以何者爲敷施之本，則讀經可不急哉！黄梨洲先生有云：「明代講學者，襲語録之糟粕，不以立經爲根柢。」然愚以爲襲語録之糟粕，猶知從事先賢緒餘，今士子多敝其力於時文，株守兔園册子，竟不知此外有何學問。其下者又或勦襲雷同，日思爲竊取科名之計，即以時文論，亦惡劣極矣，尚安有人才出其中哉！陸清獻公云：「讀經讀古文是根本工夫。根本有得，時文亦自然長進。」蔡文勤公云：「村俗秀才株守時文册子，止望得第，全不計及異日施設若何，此鄙陋之尤，所宜戒。」故士子之學必以通經爲先，而志尤不可不立。朱子云：「書不記，熟讀可記；思不精，細思可精，惟有志不立，直是無着力處。」王文成公云：「志不立，天下無可成之事，雖百工技藝，未有不本於志者。志不立，如無舵之舟，無銜之馬，漂蕩奔逸，何所底乎？」二者所言至深切矣。士苟有志於經，則必熟其本文，詳其注釋，深求乎聖賢立言之旨，以得乎修己治人之方。苟讀之而茫然無得於心，即或有一知半解而自矜自是，不知親賢取友以集其成者，皆志之未立也。涇之先賢講明正學，著爲事功者甚多，近日先達諸公亦多以博學敦行爲務，著述斐然，皆諸生所宜法者。若或謂其爲難，疑其爲迂，而不肯從事於經，則是不自重其身，甘爲庸下之歸，非邑侯名堂之意矣。余居此數年，深愧學殖荒落，無以爲先導，而竊願兹地人才之興日盛一日，故謹書此爲記以勸云。

魏源《古微堂内集》卷一《默觚上》 何謂大人之學格本末之物？曰：意之所構，一念一慮，皆物焉；心之所構，四端五性，皆物焉；身之所構，五事五倫，皆物焉；家國天下所構，萬幾百慮，皆物焉。夫孰非理耶性耶，上帝所以降衷耶？圖諸意，而省察皆格焉；圖諸心，而體驗皆格焉；圖諸身，而閱歷講求皆格焉；圖諸家國天下，而學問思辨識大識小皆格焉；夫孰非擇善耶，明善耶，先王所以復性耶？常人不著不察之倫物，異端不倫不物之著察，合之而聖學出焉。日進無疆，宥密皇皇，是爲宅心之王。

曾國藩《曾文正公全集・日記》卷上 德成以謹言慎行爲要，而敬、恕、誠、静、勤、潤六者，闕一不可。學成以三經、三史、三子、三集爛熟爲要，而三者亦須提其要，而鈎其元。藝成以多作、多寫爲要，亦須自闢門徑，不依傍古人格式。功成以開疆安民爲要，而亦須能樹人、能立法，能是二者，雖不拓疆，不擇民，不害其爲功也。四者能成其一，則足以自怡。此雖近於名心，而猶爲得其正。己未八月

王韜《弢園文録外編》卷二《變法自强中》 然則設立學校以收教士之實效當若何？曰：學校書院之設，當令士子日夜肄習其中，必學立藝成而後可出也。其一曰文學，即經史掌故詞章之學也。經學俾知古聖緒言，先儒訓詁，以立其基；史學俾明於百代之存亡得失，以充其識；掌故則知古今之繁變，政事之粉更，制度之沿革；詞章以紀事華國而已。此四者，總不外乎文也。其二曰藝學，即輿圖格致天算律例也。輿圖能識地理之險易，山川之阨塞；格致能知造物制器之微奥，光學化學悉所包涵；天算爲機器之權輿；律例爲服官出使之必需，小之定案決獄，大之應對四方，折衝樽俎。此四者，總不外乎藝也。文藝兩端，皆選專門名家者以爲之導師，務歸實用，不尚虚文。辨論時事，直言極諫。此二者，以覘其作吏之斷裁，立朝之風節而已。於是士有以教亦有以養，自無不奮矣。此外則有武備院繁術院，用以教武科營弁，使之各成其材。

吴汝綸《桐城吴先生日記・教育》 伊藤來談教育之法，謂有德育、智育、體育。今中國志在智育，似未善。無德育則亂，無體育則弱，吾謂智開然後知德教。十二月二十八日

鄭觀應《盛世危言後編》卷二《待鶴齋學校論》 學校之義雖各不同，而究其所歸，乃令人之天資學識一齊增長。蓋天資、人力兩者相通：天資既敏，無以教之，則人力未至，知識未啓；有學問以濟之，書史以浚之，則中才可爲上智。所以陶淑涵濡不可偏廢者也。

夫人之靈明，五官百體皆以操練而精，然必欲於格致、曆算、方言、象緯、輿圖、制造、繪畫等事無不講求，悉擅其長。才全業備則恐身才、靈才皆不能及。身才如視、聽、言、動、五官之司是也；靈才如覺悟、記思之類是也。而全在乎腦。當時德人與他國士子考核學問，謂能全者不過數種，即其所言之理，倘見解不一，必致會悟紛歧。因思教者與受教者才能有限，靈敏無多。同是耳也，辨六律、定五聲不能妙於聽矣；同是目也，混朱碧、淆五色，不能妙於視矣。當其始，耳目雖皆受教，但其於聽、於視皆難擅長。或腦中之明能精算學，而舌鈍不能習語言；能嫻口才，而心淺不能知格致。一切學問博覽兼收，未免扞格不通，難探其奥。且天下之事，大抵不同。善耕者不必善織，能讀者不必能商。但求一藝

之精可爲世用足矣。然欲精一藝，不能自精，必有使之精者。此學校之所由興也。英人言學校之意不一已獲益，淑身淑世，理本相因，究其所歸，則有五等：一曰身才，二曰腦才，三曰德才，四曰靈才，五曰藝才。

一、身才。人生天地間，本爲世用。然有身然後可用，則保身之道尚焉。飲食起居，寒暖燥濕，悲歡勞逸，均有節制，乃可延年。前人不講養生之學，故身與學校無關。今時生之者衆，均以衛生爲至要。既能衛生，即能用世，故身才獨列於首。

人類之繁，地輿之廣，天氣、水土、國法、風俗各有不同，兼以積習相沿，耳濡目染，性情亦異。以上各端須先明教導之法，分門別類，不可以一例相繩。宜判其難易淺深，使學者循序漸進。如習算術，先并數而後代數，次則勾股，次則方圓。此一定之次序也。斯人賦稟不齊，其明晤記誦皆具於腦。如幼童善記，則宜導之記；成童善悟，則宜引之悟。尤當視其七情六欲，與腦髓有何相關。大抵平常之人溺於情欲，用之太過，其腦力必有耗損，雖能受教，或舛錯而遺忘。凡教人者道分二端：一由本至末，一由末至本。由本至末者，因其理而造其物也；由末至本者，因其物而究其理也。君子教人，兩者兼用，或推而廣之，或引而進之，因其當然而究其所以然。既知所以然，則其當然不待問而自知矣。人欲振興學校，不能輕視夫身。精力以磨煉而出，心思以鼓舞而靈，精力心思，相須爲用。記悟之性在於腦中，如記事珠，如勾稽册，凡耳目外務感而遂通，能善養之則腦筋有力。否則，過後即忘。必留其有余，而後可復用。人身有消化之胃，有能動之肌，有出汗之孔，有腦質、五官等名，或用力過度，則全身皆敝，倘能保養，則精神復原。養身之人當察其病之所在，多用腦力則腦力必敝，多用身力則身力必敝。學問之道無他，求養身力以保腦力而已矣。欲學新創之事，須在腦力爽快之時，若當腦力疲倦，則所記者易時即忘，費力多而成功少，即使强存於腦中，已不能事半功倍矣。

二、腦才。腦才與學校相關，其要有三：一分別之靈，二判類之靈，三記性之靈。

何謂分別之靈？人在一室之中，寒暑之氣七十度與八十度者不同，或腦髓不能分別，則情形改變，茫然不知，此分別之靈不可無也。分別愈細則學問愈精。惟分別與記性不同，分別之時不能用其記性。譬之五色各有不同，無以別之，則紅也而以爲黄，黑也而以爲白。學問將何所進哉？夫人自作幼童時，即迭用其五官以爲視、聽、言、動之則，然五官又各不同。故師之教弟，知其易於分別何種，循循善誘，則異同可辨，分晰不難。倘幼童之力已盡，須令其暫息而培養之；幼童之氣已怠，須鼓舞而振作之。大凡稍壯之人，知書中之味者，則誦讀不以爲苦。惟年少童蒙，性靈未鑿，必視誦讀爲畏途，教之有方，乃能進益。學者不可躐等，當由淺入深也。設有三物於此，其輕重、長短、大小，皆以比較而知。如欲知各種三角形之度數，則當以正角爲主，置於各等三角之上，方能知其度數。又如圓與橢圓之別，則須量其弧，並量其徑，而圓與橢圓之別出矣。蓋平圓之弧，其彎勻，其徑等，而橢圓之弧，彎不勻，徑不相等。方圓、勾股等事均易於別辨。其難辨者可令學生學習之。分別愈精，則學問愈進也。

何謂記性之靈？記性爲學問中至要。無論覺悟何事，因有記性之靈寓於其中，不能遽而遺忘。其後，事物雖不在目前，而記性能將其事物懸於心目之間。如人視火焰固炎炎者，迨烟既息，而其形仍留於腦中。故教訓童蒙須操練其記性，令之反覆誦讀，易於記憶。以上所言腦須壯，心須爽，而各種戲玩之事時常練習操演，使之不忘。尤須飲食合宜，飯後稍爲息養，不可立時操作。每日或卧，或睡，務令得中。人之記性不同，有時過目不忘，有時三思反惑。倘腦力不及，應求補助之方。自念何時可以鞭辟入里？大抵晨起之時，得清明之氣，記性必佳；及日之方中，寖以懈怠；若至昏晚，更覺模糊矣。暑天之記性不若冬日之和平。學者應於腦清之時讀書、記字，過此以往宜擇其易記者爲之也。又專心致志最能補益性靈。但幼童欲專其心，殊非易易。教者欲助其專心學習，非善誘焉導之以喜悦，即黽勉焉責之以困苦。困苦有二種：一爲自行勤奮，苦思力索；一爲師長責罰，强而行之。喜悦亦有二種：一曰獎賞乃自外而入者也，一曰得趣乃自内而出者也。人心當喜悦之時，或樂所課之功程，奮力以赴；或貪後來之賞賚，用志不紛。然無論喜悦、困苦，皆不可感動過多耳。

何謂判類之靈？童蒙講求學業，須有分別。蓋能分別某類之異，此爲學之始基。能分某類之同，此爲學之進境。如色之藍者，與天之藍者相同，而其質則不同。錢之圓形與日之圓形相同，而其物則不同。煤與木本相歧，而均能發火，則相同也。植物與動物懸殊，而生長之機則相同也。學問之理，不但辨其異，尤當考其同。然分別事物之異同，有甚易者，亦有甚難者。如日之與火，畜之與人并馬糞一堆，雖大不相同之物，而均能發熱；但日與火相比，其熱之公理易見，而與馬糞相較，則熱之公理難見。蓋因日與火同處者多，馬糞與日火同處者少

也。查其相同之理，與查其不同之理，歸於一轍，即將自己之手視其異同，又將他人之手視其異同。學問愈增，愈能分辨。如認字者先辨其爲何旁，後雖遇不識之字，而知其屬乎某旁，即近乎某類。如習算者，既明加、減、乘、除之法，後雖遇他等算法，亦能豁然貫通。又如學樂能明其理，雖遇新調亦易審音，蓋因胸有成竹，可以觸類旁通也。

學問進境不但在分辨異同，而在能明結構之理。如寫字先學「一」、「丨」、「丿」、「丶」之類。既已成字，始可成行。譬如園囿之築，非草、木、池、榭不能動；觀音樂之宣，非角、徵、宮、商不能閎耳。無論何種學問，欲造其極，須先備初學之基。無如授受之間，舍近圖遠，往往忘之也。

劉光蕡《烟霞草堂文集》卷二《幼學操身序》　「六極」言弱不言愚，人之患弱甚於愚也。蓋智以爲謀，强以任事，天下人食智者少，食力者多；愚不能謀，而力能自任其事，則人事修舉，中國生民之禍猶未極也。故秦愚黔首，而陳、項崛起，爲漢驅除，天下不致亡於外夷，民雖愚而未弱，中國尚足以自衛也。夫秦焚詩書以愚民，未嘗不墮名城，銷鋒鏑以弱之，然能去其爲强之具，不能弱其爲强之心與身。

自朝廷以利禄誘士，棄實事而求虚文，士競趨文雅，清談出而五胡之禍成，詩賦盛而五代之亂伏。宋、明至今，以制藝埋没中國之人才，而夷狄之禍遂如烈焰洪水，而莫之拯救。童子束髮入塾，無規矩以束其筋骸，音容以和其血脈，以及射御之便捷其手足，壯健其身軀。終年扃鐍一室，强之記誦，掇拾字句，遂使聖人之經不能爲智，而適以弱之，喻士子如處女，謂翰林爲女兒官，此學之成者也。其弱冠不能得一衿者，脆弱之軀不能改而操他業，勢必刁詐鄉里，流於匪僻。而父兄察其子弟之材力不能取科第，則甘於不識字，以早從兵、農、工、賈之業。故今日蒙師，不惟弱我中國，並以貧我中國，患起於鄉，遂以及於天下，此所以見弱於島國，而遂無如之何也。今欲力挽其弊，莫如復「六藝」之舊。然「射御」近人欲易以圖槍矣；「禮」之履蹈，「樂」之步伐，皆使嫻於周旋進退坐作起伏之儀，而使强健其身之意少。惟外洋有《幼學操身》，類中國《易筋經》而詳備過之，然拳勇之説相傳乃謂之經，其即古小學之遺歟！時務齋刊之，以爲今日整頓小學之助。昔晉、五胡之亂，陶士行朝夕運甓，時已領廣州刺史矣。然則欲强中國者，此書豈第爲幼學所有事哉？

劉光蕡《烟霞草堂文集》卷五《與趙芝山學政書》　蕡生長鄉里，本無遠識，然自倭患日棘，中國之大，竟無一人能分君父之憂者。喪師辱國，割地求和，賠費數萬萬金，而陵寢又不可保，則謂本朝養士數百年，盡皆闒冗之夫，并無一人可謂之士者，非刻論也。適遇我公忠憤激昂，欲大變積習而爲補牢之計，謂兵弊而募勇，募勇今又弊矣，不可不爲變通。夫古者稱兵曰「士卒」，曰「戰士」。士不取之學校而何取焉？欲訓練武生以供朝廷之用，竊有以觸蕡素懷，邇時未盡傾吐，至今耿耿。夫以我公之忠憤，感人於微，蕡何敢自匿固陋不一陳於前，其或有千慮之一得否？今呈愚見四條及籌款四則於左：

一崇實學。魏默深云：「有非道之富强，無不富强之王道。」善哉！言乎聖賢爲政，固無貧弱之可患矣。乃今之談王道者，以之理財，財則消耗；以之治兵，兵則虚冒。豈吾儒之王道不如西人之巧思？西人之學皆歸實用，虚不如實，故中國見困於外人也。欲救其弊，當自事事求實始。故整飭今日之學校，坐而誦，不如起而行；課其文，不如驗其事；即以虚，不如求之實；考之古，不如證之今。談天理氤氲之奥，不如測算躔度之實而有用也；考地理因革之詳，不如圖繪險要之近而可憑也。披神農之籍，何如請於老農？讀種樹之書，何如學於老圃？禮樂精微必關度數，刑罰寬恤必講科條。兵事之徒，讀父書不如與士卒同甘苦也。故曾文正、胡文忠奮起湘、湖，謂用武弁不如用儒生，則知實學不分文與武矣。蓋求實學必自耐勤苦始，文士而能習戰陣，則耐勤苦矣。《禮》曰：「國恥足以振之。」《傳》曰：「明恥教戰求殺敵也。」今日而不講求武事，可謂有恥乎？嗚呼！士而無恥，不足以爲士矣。然則耐勤苦又必自知恥始。向讀前馮宫詹《校邠廬抗議》内有欲以儒學生員代今州縣之書吏，心竊韙之。當時慮更張大恐不能行，今東事如此，欲不大更張不能，則此説實可行，即不然，請先以儒生代營書始。

一豫教訓。西人云：「兵事關國家安危，中國若甚輕之，其充兵勇者率陋劣不堪之人。」其言深中中國之積弊。昔年兵率爲城市游滑，故曾、胡二公以鄉間樸魯之勇救之，卒平洪逆而致中興。今西洋之兵皆素訓練，步武整齊，槍炮猛烈，我仍用招募烏合之衆，其人率貧無衣食，計無復之，始肯入伍，猶爲上選。次則潰卒、游勇、會匪、奸民、凶横强暴之徒，不可箝以法制，怯公戰而勇私鬬，驅之有不輒靡者乎？今日欲革募勇之弊，非取之學校不可。取之學校，非素爲訓練又不可。然訓練非第易弓矢爲槍炮也，今之士亦非今之學官所能練也。竊謂宜設一學堂，選知兵而習西法者俾爲之師，教以槍炮及西國陣法，期以三年，必皆精通始準出學。如文生出貢之例，陝西一省，每歲試，取武生不下千人，陝西七府四州約設學堂七、八處，每處不過百餘人，教亦易周。而三年後即有千餘人知

兵。進可以戰，退可以守，徵之入營，皆精選之兵也。救募勇之弊，莫妙於此。然其政須學政主之。主以學政，則爲學校不爲營伍，而近日營伍之習可以盡革。惟此教習之人，須知兵法，平日留心時事者方可，膺此任爲最難耳！其籌費法見後。

一習測算。算法、測量爲戰陣所必需，而水戰尤急。西洋最精水戰，船堅炮利，用算測量，發必命中，人人知之。而其所以制勝者，尤在測水道、沙綫之淺深，船行之曲折，炮路之方向。我雖平素布置極爲嚴密，而爲西人所乘者，以我之水道敵能悉，而我不能悉；敵之炮有準，而我無準也。布、法交戰，布軍無人不悉法之道路，身邊皆有法國地圖，布軍直入，法不能御。今倭人犯我，亦人人身邊有我國地圖，屢見報章。故測繪爲行軍第一要務，而水戰尤急於陸戰。雖渭河淺濁，泥沙多淤，鐵艦、輪船不能駛入，然設有事如王鎮惡艨艟入渭，陝人即爲駭散，豈不可慮！況漢習戰於昆明池，宋習戰於玄武湖，苟有志天下者必不自限於方域。陝即無事，赴調東南，亦不至徒羨南人使船如馬也。今考試用算法矣，何不施之實事，俾成一軍置之渭河，測量水道、炮路，日日繪圖，貼説其測算精當與否，可以一試而知。測量能精於水，施之守城、陸戰，無往不宜。

一廣藝術。西洋使用水火，精妙入神，不可思議。其製造槍炮、開礦、取水、織布，皆用機器爲之，精而省工。以及化學、電學、光、重等學，皆極精微，故日臻富强。陝人豈能遽通各術，惟藉一端以漸推廣，庶因此及彼，漸臻其奥。蓋此等藝術，憑空思其理則甚難，親見其事而爲之，則又不難爲也。查陝西廣出棉花，而洋布入陝銷售，漏銀錢於外洋者頗鉅，宜聘洋人，購機器織布。即設西學學堂，由織布之機器推廣，購求各種機器，預立合同，一、二年後，必須陝人能自用機器織布。一端既通，再進一端，數年之後，陝人必有熟悉各學者，出而供國家之用矣！

劉光蕡《烟霞草堂文集》卷八《諭崇實書院諸生》 予於乙未春間，爲味經諸生擬學規六條：一、厲恥；二、習勤；三、求實；四、觀時；五、廣識；六、樂羣。其時擬集股購機器織紡，有效再建實學書院。予故先辟時務齋，以此勗諸生，爲書院之先聲，蓋恐集股不成，不能別構書院也。今幸書院已成，大府籌備膏火。頃奉旨特變科目，諸生當無不痛除故習，以勉承明詔矣。然繹詔旨六門，特祛詞章之虚，以從政藝之實，適符崇實命名之意。非舉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法棄之，以從西政；舉孔、孟以來相傳之道棄之，以從耶教也。然則諸生欲爲實學，當自有實心始。實爲堯、舜以來相傳之族，則當實心以求保種；實爲學習孔、孟之徒，則當實心以求保教；實爲大清數百年之士民，則當實心以求保國。實心求之之法，仍不出前予所擬六條。請再引伸其説，以告諸生。

周子云：「志伊尹之所志，學顔子之所學。」伊尹何志？欲君爲堯、舜之君，民爲堯、舜之民而已。夫以莘野耕夫，乃以君不若堯、舜，一夫不被澤爲恥，去堯、舜僅四百餘年，堯、舜法度豈盡泯没？桀雖昏暴，猶爲中國之人。中國之教必不盡舉中國四萬萬之民而奴隸之，屠割之，伊尹之恥乃至若撻於市，使生於今日，親見外夷之横，異種之教駕於堯、舜之上，以屠割我中國，其恥之深痛爲何如耶？恥之，則必求洗其恥；求洗其恥，非自奮於學不可。孟子云：「天下無道，以身殉道。」必矢以身殉道之心，然後爲有志，然後能立志，此恥之全量也。而在諸生則尤有切要之圖，當思與中國并立者，何以他國之人皆智、皆巧、皆富强，中國獨愚拙而貧弱？人且謂我爲野蠻，爲無教化。以炎黄之種，生清淑之區，承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孟之教，而令人訾爲野蠻無教化，而愚拙貧弱則誠不如人，此其可恥爲何如？誠不可一夕安矣。恥則憤，憤則勤。吾前多言兵事，若以武夫待文士者，不知是即孔子之道也。孔子論學曰：「愚必明，柔必强，勇爲達德之一，弱爲六極之終，自强不息，道乃上擬天行。」然則學問之事，以知始，以强終，果窺聖人之道，未有不强者也。國之大事在祀與戎，今開特科名曰「武備」，朝廷之意可知矣。諸生即爲一身功名計，處今日世界，不耐勤勞何能任事？故當孜孜以求其明，并求其强也。明者，治心之效；强者，治身之效。宋儒謂「變化氣質」，變昏愚之氣而清明，變脆弱之質而强健也。

詔旨所分六門，不過政藝。政，古之大學也；藝，古之小學也。西政之善者，求之吾古無一不備，而易流於空談，當與吾今日所行之政相比較，則一旦當，自能坐言起行。西人之藝，則極神奇，此殆天爲之開，俾西人數十年研求以貺我中國者。彼爲其勞，我爲其逸。我輩宜各占一門，日夜殫心，若有其器如法試驗，不過三年即能貫通。西人汽機、輪船等事，其分功課亦不過三年也。吾輩未入仕途，所學内修、外交、理財、經武，雖言之極精，均空談而無實事。則吾前所謂求實事者，將何以求？曰：此其本在存心，而其用在觀時。視天下之患如在其身，西人何以富？我何以貧？人何以强，我何以弱？人何以不諱言利，而貪黷者少？我何以言仁義，而污處者多？以西國之政事對鏡，而我之弊不可掩，以西國之政證以我之三代而上，而我之弊愈不可掩，而救弊之方在是矣。中國之弊，實積於唐、宋以來以文取士。故求實須黜浮詞，而能黜浮詞，則自能觀時始。觀

時何以能黜浮詞？曰外洋詩書禮樂之化，不如中國也，然而國日富强；仁義道德之訓，不如中國也，然而自謂有教化。其故何哉？外洋之事治，中國之事不治也。中國之事何以不治？取士之時以文不以事，則士之讀書次第，求能文而不求能治事。故朝廷之政，吏例持之；行省之政，幕賓、家丁持之。非甘讓行政之權於人也，平素并未講求，一入仕途，每遇一事均茫然無所措手，不得不假手於人而弊叢生矣。今則六、七大國相逼，理財之權授於人，治兵之權授於人，近且黜陟之權亦授於人，而瓜分之説，且昌言不諱。宦途日棘，不欲入仕途則已，欲入仕途，兵、刑、錢、穀之事，可不預爲講求哉？

其曰「廣識」何也？曰今之禍較戰國爲急而且大。戰國僅中原之地互相爭奪，今則合五大洲相爭奪矣。戰國之秦專尚兵力，今則以商務奪我之財，以教士誘我之民。其禍酷於金、元，較五胡而過之。五胡僅恃强悍，今則加以智巧，萬非中國所能敵。故欲救今日之弊，非洞悉西國之政治、工藝不可。西人風氣日開，每歲新出之書多至萬餘種，諸事日益求新；中國乃固守唐、宋以來之舊見，烏得不日見削於人也！故能識周六合，然後上下千古。井田封建，皆後儒所謂萬不能行者，今則萬不能不行矣。觀炮火之烈，然後知井田溝洫之法所以爲國也；觀吏胥之横，然後知鄉官州遂之制所以聯民也。至於學校，尤萬不可以不復古。非西人行之而效，孰敢作此論哉？故西人藝事之書可讀，其政治之書尤不可不讀。

其曰「樂羣」何也？五大洲上之人分五種：歐羅巴人爲白種，利未亞人爲黑種，南洋各島爲棕色種，美利堅人舊爲紅種，今被白種驅逐逃於深山，如雲南之怒夷，黑人僅爲白人之奴，棕色人多見并於白人，惟我中國爲黄種，知識不亞白種，而日見削弱。其故何也？白人能羣，各色人不能羣也。今外患日逼，非合天下爲一心一力，不足以救之。故今日第一義，當自能羣始。能羣，即孔、孟悲憫之心，必能使中國爲一人，然後能使天下爲一家。否則人以天下爲家，我將之爲奴隸矣，可不痛哉！故吾願人人能去自私自利之見，以勉求當世之務，而共支危局。不獨忠於國也，黄帝、堯、舜以來聖賢之神靈，實式憑之矣。

以上各條，皆我以意爲之，諸生遵守，其有窒礙難行，或意想不及到之處，均可隨時斟酌增改。

孫詒讓《周禮政要》卷上《通藝》　大司徒頒職事十有二於邦國都鄙，十曰學藝。注云：學藝，謂學道藝。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

保氏掌諫王惡，而養國子以道。乃教之以六藝：一曰五禮，二曰六樂，三曰五射，四曰五馭，五曰六書，六曰九數。注云：五禮：吉、凶、賓、軍、嘉也。六樂：《雲門》、《大咸》、《大韶》、《大夏》、《大濩》、《大武》也。鄭司農云：五射：白矢、參連、剡注、襄尺、井儀也。五馭：鳴和鸞，逐水曲，過君表，舞交衢，逐禽左。六書：象形、會意、轉注、處事、假借、諧聲也。九數：方田、粟米、差分、少廣、商功、均輸、方程、贏不足、旁要。今有重差、夕桀、句股也。

謹案：古者大學之教，以道藝與德行并舉。藝之目有六，而古今治教不同。如禮樂遠垂古經，近參今制，端緒閎廣，各有專家。六書形聲通於篆籀，訓詁稽乎《蒼》《雅》，亦宜別隸文科。火器既興，則弧矢不足揚其威；鐵軌四達，而驂駟不能争其捷。蓋射御之在今，已不周於用，固非學者所急矣。然則古之藝學，今宜專治者莫如九數。然泰西一切政教理法，無不以數學爲根柢，故其研精闡微，微特《九章》《周髀》，駸駸已陳，即天元四元中算造微之詣，亦不及幾何點、線、面、體之賅，代數、微分、積分之捷。但近來中士，研究西算，亦能通其秘奥，而演式箸書，不必皆適於用。竊謂宜令各小學堂，先以淺近適用算術，如開方弧矢及代數比例諸術普教諸學生，以爲測量制造之基礎。學成升入藝學學堂，由明算而旁及各種新學，如化分化合，原質雜質，則有化學；摩電發電，相攝相推，則有電學；動重静重，權衡輪擺，則有重學；聚光折光，顯微望遠，則有光學。凡此諸藝，並極深研，幾彌綸大用。中華古籍，唯《墨子》略發光重之理，而化電之奥，則聖哲未窺，信爲西人獨得之秘。步天物土，制器行軍，咸相通貫，不徒足開民智已也。今既博綜諸學，宜設專門學堂，延聘西儒，爲之教授。凡習算學既通，而後升入專門各學堂，學成視進士出身，觀政户、工二部，自主事以至侍郎尚書；非藝學學堂出身者，不得濫厠其中。三代道藝之教，可復見於今日。至於化學重學，於種植製造，所用尤廣，宜採其中粗淺易明之理，別撰一書以教童蒙。倘更以俗語衍爲口説，使不識字之農工咸略識此理，則藝學益精，新理新物日出不窮，亦瀹民智之妙術也。

《嚴復集》第二册《論今日教育應以物理科學爲當務之急》　蓋往者通國之人，舍士無學，而其所以教士者，又適足以破壞其才，此所以重可痛也。不知者徒訾其所學之非所用，猶非眞知其害者也。如某侍御上書謂：「八股既以所學非所用而廢，而今日學堂所學，如語言，如數學，如物理，如化學，又非他日從政

所合用者。」此其所言，眞不知教育爲何等事。必如某侍御之言，將國家廣厲學官，集一切新學、西學、科學，皆非所事，即舊學之國文詞章，亦近華藻；經史子集，亦爲迂途。言其實際，祇宜若秦所爲，以吏爲師，惟日從事於刑、名、錢、穀、吏、禮、兵、工而後可。然而由此教育，以求達某侍御之目的，將成緣木求魚。何則？彼不達於人心之理故也。

培根曰：「物中最大者惟人，故中國六書大即人字。人中最大者惟心。」故古之中西聖賢人，皆以娖心爲至重之學。中之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西之哲學、名學，皆爲此方寸靈臺，而後有事。人禽之別，賢愚之等，皆視此爲之。百年來生理學大明，乃知心雖神明，其權操諸形氣，則大講體育之事。故洛克謂：「教育目的，在能以康强之體，貯精湛之心。」斯賓塞亦云：「不講體育而徒事娖心，無異一氣機然，其筍緘關鍵極精，而氣箱薄弱不任事也。」孟子曰：「持其志，無暴其氣。」而宋儒亦以氣稟之拘，與人欲之蔽，同爲明德之累，皆此義也。不佞今夕所談，趨重智、德二育。體育雖重，於此一及，不更及矣。然欲爲娖心之學，則當知心如形體，有支部可言，有思理，有感情。思理者，一切心之所思，口之所發，可以是非然否分別者也。感情者，一切心之感覺，憂喜悲愉，賞會無端，攬結不盡，而不可以是非然否分別者也。

以心之方面常分爲二，如此故其於人也，或長於理而短於情，或長於情而短於理。如盧梭自謂生平於學術物境，强半得諸感會，非由思理而通，可知其人受質之異。譬諸文章、論辯、書說，出於思理者也；詩騷、詞賦，生於感情者也。思理善，必文理密，察禮之事也。感情善，必和說微，至樂之事也。西人謂一切物性科學之教，皆思理之事，一切美術文章之教，皆感情之事。然而二者往往相入不可徑分。科學之中，大有感情；美術之功，半存思理。而教育之事，在取學者之心之二方面而并陶之，使無至於偏勝。即不然，亦勿使一甚一亡。至於一甚一亡，則教育之道苦矣。

德育主於感情，智育主於思理，故德育多資美術，而智育多用科學。顧學校所課，智育常多。誠以科學所明，類皆造化公例，即不佞發端所謂自然規則。此等公例規則，吾之生死休戚視之，知而順之，則生而休；昧或逆之，則戚且死。赫胥黎謂教育有二大事：一、以陶練天賦之能力，使畢生爲有用可樂之身；一、與之以人類所閱歷而得之積智，使無背於自然之規則。是二者，約而言之，則開瀹心靈，增廣知識是已。然教育得法，其開瀹心靈一事，乃即在增廣知識之中。故目下問題，在教育少年於有限學時之中，當用何種科學爲之，庶不徒所增廣者，乃人類最要之智識，且於開瀹心靈有最大之實功也。

欲解決此問題，則不可不明思想之用。夫格物致知之事，非必上智，亦非必學者乃克爲之。雖涂中小兒，其必爲此，與大哲家聖人無以異，特精粗完缺大不侔耳。方其始也，必爲其察驗，繼乃有其內籀外籀之功，而其終乃爲其印證，此不易之涂術也。「內籀」東譯謂之「歸納」，乃總散見之事，而納諸一例之中。如史家見桀亡，紂亡，幽、厲二世皆亡，由是知無道之主莫不亡，此內籀也。夫無道之主莫不亡矣，乃今漢之桓、靈又無道，則知漢之桓、靈必亡，此外籀也。「外籀」東譯謂之「演繹」。外籀者，本諸一例而推散見之事者也。自古學術不同，而大經不出此二者。科學之中，凡爲數學，自幾何以至於微積，其中內籀至少，而外籀獨多。至於理、化、動、植諸科，則內籀至多，而外籀較少。故學校中課程，所以必有數學、理、化、動、植諸科者，不但以其中所言，爲人生不可少之智識，合於赫胥黎所指之教育第二大事也。顧亦以治學之頃，所由之術，有治練心能之功，後此治事聽言，可以見微知著，聞因決果，不至過差，非若陳侍御所云云。學幾何、三角者，必日事於測高仍深，學理、化、動、植者，必成業於冶鑄樹畜也。嗚呼！使言學務者知此，則於教育之方，思過半矣。

吾國從來教育即當其極盛，大抵皆未完全。此若須鄙人將其流弊盡情發襮，則不獨今夕不及，恐即再會三會，亦難罄盡。則試爲諸公舉其大者：蓋吾國教育，自三育言，則偏於德育，而體、智二育皆太少，一也；自物理、美術二方面言，則偏於藝事，短於物理，而物理未明，故其藝事亦難言精進，二也；自赫氏所云二大事言，則知求增長智識，而不重開瀹心靈，學者心能未盡發達，三也；更自內外籀之分言，則外籀甚多，內籀絶少，而因事前既無觀察之術，事後於古人所垂成例，又無印證之勤，故其公例多疏，而外籀亦多漏，四也。凡此皆吾教育學界之短，人才因之以稀，社會由之以陋。顧此數者之外，尚有極重之弊焉，使不改良，將吾人無進化之望者，則莫若所考求而爭論者，皆在文字楮素之間，而不知求諸事實。一切皆資於耳食，但服膺於古人之成訓，或同時流俗所傳言，而未嘗親爲觀察調查，使自得也。少日就傅讀書，其心習已成牢錮，及其長而聽言辦事，亦以如是心習行之。是以社會之中常有一哄之談，牢不可破，雖所言與事實背馳，而一犬吠影，百犬吠聲之餘，羣情洶洶，馴至大亂，國之受害，此爲厲階。必將力去根株，舍教育改良無他法矣。

間嘗深思其故，以謂此等心習，於吾民所以最深者，溯其原，由來甚遠。夫中國自古至今，所謂教育者，一語盡之曰：學古入官已耳！漢代有射策甲科，公車上書，至隋唐則有科目，及趙宋則易詞賦爲經義。由是八股乃爲入官正途，而其弊至於本朝而極。故中國教育，不過識字讀書；識字讀書不過爲修飾文詞之用；而其修飾文詞，又不過一朝爲禽犢之獸，以獵取富貴功名。方其讀四子〔書〕五經，非以講德業，考制度也，乃因試場命題之故。其流覽羣史，非以求歷代之風俗民情，教化進退，政治得失也，乃緣文字得此乃有波瀾運用，資其典實之故。且功令既定，豈容稍示異同，風氣所趨，不妨公然勦襲。夫使一國之民，二千餘年，非志功名則不必學，而學者所治不過詞章，詞章極功，不逾中式，揣摩迎合以得爲工，則何怪學成而後，盡成奴隸之才，徒事稗販耳食，而置裁判是非，推籀因果之心能於無所用之地乎！赫胥黎有言：「天下之最爲哀而令人悲憤者，無過於見一國之民舍故紙所傳而外，一無所知。既無所信向，亦無所持守。徒尚修辭，以此爲天下之至美；以蟲鳥之鳴，爲九天之樂。」嗟呼！赫氏此言，無異專爲吾國發也。

雖然，徒痛以往之非，固無益也。幸今既知其誤，則宜圖所以挽救之方，所以療此錮疾者。救之療之奈何？張橫渠有言：「學貴變化氣質。」自不佞言，氣質固難變也，亦變其心習而已。欲變吾人心習，則一事最宜勤治：物理科學是已。夫不佞所謂科學，其區別至爲謹嚴，苟非其物，不得妄加其目。每見今日妄人幾於無物不爲科學。吾國今日新舊名詞所以幾於無一可用者，皆此不學無所知之徒學語亂道爛之也。夫科學有外籀，有內籀。物理動植者，內籀之科學也。其治之也，首資觀察試驗之功，必用本人之心思耳目，於他人無所待也。其教授也，必用眞物器械，使學生自考察而試驗之。且層層有法，必謹必精，至於見其誠然，然後從其會通，著爲公例。當此之時，所謂自明而誠，雖有君父之嚴，貴、育之勇，儀、秦之辯，豈能奪其是非！故歐洲科學發明之日，如布盧奴、葛理遼等，皆寧受牢獄焚殺之酷，雖與宗教齟齬，不肯取其公例而易之也。曩讀詔書，明定此後教育宗旨，有尚公、尚武、尚實三言。此三者，誠人類極寶貴高尚之心德。德育當主於尚公，體育當主於尚武，而尚實則惟智育當之。一切物理科學，使教之學之得其術，則人人尚實心習成矣。嗚呼！使神州黃人而但知尚實，則其種之榮華，其國之盛大，雖聚五洲之壓力以沮吾之進步，亦不能矣。

諸君子疑吾言誕乎？則請先思今日歐美諸邦，其國力之富厚，其實業之精進，較之吾國相去幾何？次思列強進於此境者，從何時始？三思此不及二百年中，彼土所以致此古未曾有之盛者，實由何故？則不佞之所云云，可不煩言解矣！宗教家曰：歐美所以有今日者，以所奉之教之清眞也。政法家曰：財富之所以日隆，商賈之所以日通者，以諸邦政法大改良也。此其言誠皆不妄，然皆不足以爲近因。必言近因，則惟格致之功勝耳。何者？交通之用必資舟車，而輪船鐵路，非汽不行，汽則力學之事也。地不愛寶，必由農礦之學，有地質，有動植，有化學，有力學，缺一則其事不成。他若織染冶釀，事事皆資化學。故人謂各國制造盛衰，以所銷强水之多寡爲比例。惟是實業既精之後，執工之子，非經教育則耗折隨之。而當事之人，不經教育者，無論矣。可知物理科學一事，不獨於吾國爲變化士民心習所不可無，抑且爲富强本計所必需。不佞於開講時即言：自然規則，昧而犯之，必得至嚴之罰；知而順之，亦有至優之賞以之保已，則老壽康强；以之爲國，則文明富庶。欲識此自然規則，於以駕馭風雷，簫與水火，舍勤治物理科學，其道又奚由乎？

物理科學，但言物理，則兼化學、動植、天文、地質、生理、心理而言。誠此後教育所不可忽，然欲得其增益智慧、變化心習之大果，又宜知其教授之法，與他項學業劃然不同。苟而同之，猶無益也。請言其不同之實。譬如今課經學，而讀《論語》至「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此其理誠然。顧其理之所以誠然，吾不能使小兒自求證也，則亦曰：「孔子聖人，聖人云然，我輩當信。」無余說也。又治史學讀《項羽本紀》，寫巨鹿之戰，如火如荼，然其境象，萬不能使學者親見之也，則曰：「太史公古稱良史，其書號爲實録，所載自宜不差。」亦無余說也。由此二者推之，我輩所讀一切之書，所傳一切事實，莫不如是。岳飛主戰，乃是忠臣；秦檜主和，故爲奸相。凡皆以枯骨朽肉之定論，主張我輩之信心。除非記者自相矛盾，或二家所載違反不符，而後起駁議而生聚訟。至若其事經皇帝所折中，昔賢所論斷，則惟有俯首受教，不敢有違，違者或爲荒經，或爲蔑古，皆大罪也。

夫篤信好學，誠幼稚學界之所宜，顧不幸古人成說，即今同呈訛謬，累百盈千，誤而猶信，常爲大害，此在西國如此，其在中國竊恐未必不然，所冀教育改良，學者之鑒別力日進，於舊學能存其是而去其非。顧其教授之方，舍沿用舊籍而外，無他法也。獨至物理一科，其教授之法，乃大不然。公例既立之余，隨地隨時可以試驗。如水至熱表四度而結冰，空氣於平面每方寸有十斤之壓力，此

人人可以親試者也。又如内腎主清血出溺而非藏精，肺不主皮毛，肝不藏魂魄，雖其事稍難，然亦可以察驗者也。是故此種學科，并無主張，祇有公理，人人可自用其耳目，在在得實驗其不誣。但教授之頃，爲之師者，必具其物與器，而令學生自簡、自推，稍蓄疑團，而信他人傳説者，皆大害事。故赫胥黎謂，講磁石吸鐵，必令小兒用手自拉，而後爲教，若但口説如此如此，則寧置此科勿課，而但讀歷史、詩文諸書。何則？課之不由其方，斯於心習無益，轉有害耳。所謂教育新法者，此耳。

諸公既聞此言，宜知不佞前謂惟此一學，可轉變吾人之心習，而挽救吾數千年學界之流弊者，非妄語矣。夫物理科學，其於開瀹心靈，有陶煉特别心能之功既如此，而於增廣知識，其關於衛生保種，大進實業又如彼，然則教育所用學科，宜以何科爲當務之急，爲吾國所最缺乏而宜講求者，諸公胸中宜了了矣。雖然，不佞今夕之談，非爲物理科學游説，且非爲新學游説。新學固所最急，然使主教育者，悉棄其舊而惟新之謀，則亦未嘗無害。蓋教育要義，當使心德不偏。故所用學科，於思理、感情、内外簡，皆不可偏廢。中國舊學，德育爲多，故其書爲德育所必用。何況今日學子，皆以更新中國自期。則譬如治病之醫，不細究病人性質、體力、習慣、病源，便爾侈談方藥，有是理乎？姑無論國粹、國文，爲吾人所當保守者矣。故不佞謂居今言學，斷無不先治舊學之理，經史詞章，國律倫理，皆不可廢。惟教授舊法當改良。諸公既治新學之後，以自他之耀，回照故林，正好爲此。譬如舊説言必有信，見利思義，不過指人道之當然，未明其所以必然之故也。今則當云是二者，無異自然之公例。一人竊取財物，招摇撞騙，其必害無利，與投身水火同科，必溺必焚，蓋無疑義。程伊川云：「餓死事小，失節事大。」今使深明羣學之家講之，自見此事爲一身計，爲一家計，爲社會計，爲人種計，皆餓死爲佳，不可失節。失節不必單就女子邊説。大抵古今教育不同，古之爲教也，以從義爲利人苦己之事，必其身有所犧牲，而後爲之。今之爲教，則明不義之必無利，其見利而忘義者，正坐其人腦力不强而眼光短耳。此德育教授新法之大略也。

以上所言，約而論之，不過謂人生世間，無論身之所處，心之所爲，在在皆受治於自然之規則者。欲知此規則，有自然之教育，有人爲之教育。人爲教育分體、德、智三者，而智育之事最繁。以中國前此智育之事，未得其方，是以民智不蒸，而國亦因之貧弱。欲救此弊，必假物理科學爲之。然欲爲之有效，其教授之法又當講求，不可如前之治舊學。道在必使學者之心，與實物徑按，而自用其明，不得徒資耳食，因人學語，此今夕講義之大略也。假如今欲教一童子，如盡依不佞之法，則發蒙之始，自以求能讀書寫字爲先。然於此時，便當教以觀物之法，觀物以審詳不苟爲主。欲其如是，莫若教之作畫。作畫不必遂成畫家，但使粗能，已有大益。蓋畫物之頃，童子心不外馳；而求肖物，則必審物，此二者皆極有用之心習，而其事又爲童子之所欣，而不以爲苦，故可貴也。再進則物理、算學、歷史、輿地，以次分時，皆可課授。稍長則可讀經書。經書固中國教化之星宿海，惟讀經要在講解，欲講解之明，又不可不治小學。至於國文之課，則必讀古文、古詩，選其佳者，必令背誦。每聞今人談教育者常懸背誦爲厲禁，此語不必盡從也。自七八齡至十四五，約計七年，使子弟而系中材，前此功程，無難勉企，其次即未成學，亦可粗就。至於十五以後，則必宜使習西文，英、法、德、意擇一皆可。其所以必習西文者，因一切科學美術，與夫專門之業，彼族皆已極精，不通其文，吾學斷難臻極，一也；中國號無進步，即以其文字與外國大殊，無由互換智識之故。惟通其文字，而後五洲文物事勢，可使如在目前，資吾對勘，二也；通西文者，固不必皆人才，而中國後此人才，斷無不通西文之理，此言殆不可易，三也；更有異者，中文必求進步，與欲讀中國古書，知其微言大義者，往往待西文通達之後而後能之。此亦赫胥黎之言也，四也；且西文既通，無異入新世界，前此教育雖有缺憾，皆可得此爲之補苴。大抵二十世紀之中國人，不如是者，不得謂之成學。假使中無間斷，其人早則二十四五，遲則三十可望大成，爲八面應敵之才，他日入世，達爲王侯將相，隱爲師農工商，皆可爲社會之所托芘。後五十年不可知，即今而言教育，捨此無他術也。

嚴修《嚴先生遺著・白話珠算講義序》 吾聞西人魯旂克蘭士氏之言曰：『教育之種類，體育、智育而外，實際教育爲尤要。』實際教育者，鍛其意志，使之適合於實行者也。吾友宋則久蓋得之矣。則久之爲商業也，矯然異於人人，其才、其識、其治事之力，同時之號爲士人者，人人自以爲弗如，且弗如遠甚。則久既究心於世變，知商戰之世非學不足以制勝。已既殫心於學，復於所掌之敦慶隆綢緞莊内設夜課以教其學徒，其科目有所謂普通類者，有所謂門市類者。灑掃、應對、進退、脩身、商品學、珠算、買賣章程、買賣文件、程式簿記學、買賣法、商業、作文、習字，皆所謂普通類也；摺疊、統捲、包裹、陳列、裝潢、量較權稱、裁剪計料、應對招待、報賬合價、外國語，皆所謂門市類也。創始於庚子亂定之後，

所成就甚衆。其後變而通之，擴而充之，與紀君管涔、石君文軒創設商務半夜學堂，以教津人士之子弟，而成效犖犖益著。以僕所見，能注重於實際教育而又毅然能行其志者，蓋無過於則久者矣。則久於新學無所不研究，而於教珠算之法研究尤深且久，閑出其緒，餘筆而存之，名曰《白話珠算講義》。

《康有爲全集》第二集《南海師承記卷一・講樂》　《荀子・樂論》言：「樂者，人情不能免也。」最得聖人制樂深意。今以樂律之大，但使倡優爲之，是一大奇事。然轉移人最巨者，莫善於樂，故梨洲云：「今之戲本，當以士人主之。」其説最通。朱子與蔡西山亦言樂，但以十六調求之，仍未得聖人制樂深意，因十六調以琵琶起故也。中國今之禮樂俱亡，以太尊古之故。樂以大樂正論説於東序，所謂樂言也。外此，復有樂德，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是也。有樂意，有樂器，有樂聲。古有八音，今已不止八聲矣。時世之變也。講求聲音之學，印度舊時最盛。講求樂律之大，近今泰西亦最盛。

孔子之樂，自朱子而盡削之，所謂不非而非。樂之最要者，在鏗鏘鼓舞。劉歆《藝文志》攻之，今則求所謂鏗鏘鼓舞者，亦已止矣。孔子之樂，逮晉已亡，其時荀勗以十二管制爲八十四調。傳至《遼》、《金史》，俱有此八十四調，及宋而盡亡。故一代之文章亦行變易，此中國一大案也。今中國言禮樂，俱與士人不相關，不獨不下庶人已也。

漢初賈誼、劉向、王吉請立樂官，而文帝不從，其力遂薄。自隋龜茲國蘇提婆旦執琵琶入中國，始行變孔子之樂。蓋孔子之樂用竹，始諸笛，而琵琶之樂用弦，以弦變竹，而宮商角羽之四聲皆非眞矣，所謂名存而實則亡也。琵琶有四且調，附會孔子之四聲，以七宮、七商、七角、七羽爲四聲，用四弦。宋以二十八字調變而爲十六字調，今之工、何、士、尺、上是也，以四弦配之，通宋朝俱講十六字調，如朱子、沈括、司馬温公、蔡西山是也。毛西河《景山樂録》全據七字調，不知古人八十四調與二十八調也。漢至今日，不獨孔子之古樂亡，即晉之荀勗八十四調，隋之蘇盛、杜達二十八調，宋之范鎮、朱子、王恕司十六調，元之九字調俱亡矣。今日祇有七調。今之所用純是回部之樂，月琴即回之樂爾內，提琴即回之殺爾總等是也。今之琴律從琵琶起，非復古琴矣。今日樂律樂器俱亡，五代王樸通於樂，後遂以王樸之樂爲主。明朝用元代樂，王恂、許衡、郭守敬樂一毫無改。王恕謂樂以人聲爲主，此句最的。明之魏良輔製爲昆曲，即孔子「既和且平，依我磬聲」之音，最得中聲。道光以後有亂彈，有二簧，有梆子，皆亡國之音，今祇有此三調而已。陝、甘俱重之。梆子是也。今聽亂彈、二簧，知樂者能無懼乎？

泰西之樂有七音，亦同中國五聲之變。宋之李焰始創四清聲，以當年皆用十六字調故也。孔子之樂，大不過宮，細不過羽，總之，與人聲相近爲主，餘則孔子皆删之。不然，炮聲、蟲聲亦足以云音樂乎？外國樂律與中國極相合，所謂天也。如七音、二紀、八級，是以樂論，絲不如竹，竹不如玉，總以管爲主，所貴中聲。高宗納蠻夷之樂於太廟，亦孔子立學之義。古人之樂有從磬起者，如戛擊鳴球等是。亦有從簫起者，王恕謂樂以中聲爲主。蔡邕論樂云專以人聲爲主。蓋歌者在堂上，而樂在堂下，非重人聲而何？外國燕飲會談皆有樂律，大得孔子之教。古樂可據者，惟《樂記》、《禮運》。古人八器爲八聲，聲最足感人，佛言清淨在音聞，亦重聲音。今日詞曲祇有樂之遺意。《大戴禮・投壺》尚有樂章八篇。晉朝和憲，荀勗，隋蘇杜夔，五代王樸，宋之司馬温公，范鎮，王恕，元之許衡，王恂，郭守敬，明之朱世子，本朝莊親王，皆能言樂學，明張禹《樂律志》，微得荀勗八十四調發明之。至陳蘭甫定《聲律通考》亦然。

五代王樸最通樂學，今日所用，本之王樸。明魏良甫有崑曲，甚聲甚和，本朝嘉道年極盛，今亡矣。道光後有亂彈之樂，遂召紅匪之亂，此亦一原因也。丙申四月講授。

康有爲《長興學記》　天下道術至衆，以孔子爲折衷；孔子言論至多，以《論語》爲可尊；《論語》之義理至廣，以「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四言爲至該。今舉四言爲綱，分注條目，以示入德焉。

志於道　道之説至歧矣，謹按孔子《繫易》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然則，道者仁義而已；志者，志於爲仁義之道。孟子曰：「居惡在，仁是也；路惡在，義是也」，指點最爲直捷。所以志之，凡有四目：

一曰格物。格，扞格也。物，外物也。言爲學之始，首在扞格外物也。《樂記》曰：「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知至，而後好惡形焉。好惡無節於内，知誘於外，不能反中，天理滅矣。夫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好惡無節，則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滅天理而窮人欲也。」《學記》、《樂記》與《大學》同在《小戴》中，精粹如出一手，當爲確詁。孟子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先立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斯爲大人而已。」大學爲大人之學，大人在不爲物所引奪，非扞格外物而何？朱子述程子之學，主

涵養用敬。又《中庸章句》云：「非存心無以致知。」即扞格外物，而後能致知也。大旨已合，不過一時誤解耳。夫學者如牛毛，成者如麟角，成學之難，由於外物所引也。高科美官，貨賄什器，舉目皆是，習之數十年，熒之千萬人，非有勇猛之力，精進之功，摧陷廓清，比於武事，豈能格之哉？學者當視之如毒蛇猛虎，大火怨賊，念念在茲，芟除洗伐，而後能成金剛不壞身也。用佛氏説，儒書朱子有之。此是學者入門第一功夫。道者修玄，佛氏鍊魂，皆有堅定之力，而後能入道，豈吾儒可以從容得之乎？若大端有立，則清明在躬，志氣如神，其於爲學，思過半矣。若稍游移，則終身無入道之日，尚其勖哉？《大學》以格物爲入門，鄭説固謬，朱子亦不得其解。豈有新學入門之始，而令窮極天下之物理哉？且物理亦無窮盡之日，宜來陽明格竹之疑也。且格，至也；物，猶事也，訓至事爲窮理，展轉乃能相通，教學首條，無此深强，故今用司馬公之説。

二曰厲節。節者，假借於竹，有所節止之謂。天道尚圓，人道尚方。圓首以爲智，方足以爲行。不圓則不能備物理，不方則不能立人道。《記》稱「行有格」，又稱「砥礪廉隅」；《論語》稱「臨大節而不奪」；《傳》稱「聖達節，次守節，下失節」；宋廣平曰：「名節至重」；陳白沙曰：「名節者，道之藩籬」；顧涇陽曰：「學者宜從狂狷起脚，從中行歇脚。」後漢晚明之儒，皆以氣節自厲，深可慕尚。勁挺有立，剛毅近仁，勇者强矯，務在任道。若卑污柔懦，終難振起，願與二三子厲之。

三曰辨惑。外内清肅，於是冰雪聰明矣。然大道以多歧而亡，學術以小辨而惑。凡近似於道而實非道者，積習既久，最易惑人，學者嚴辨之。孔子曰：「惡紫之奪朱，惡鄭聲之亂雅樂，惡鄉原之亂德。」夫嘐嘐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孟子取之。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絜，非之無非，刺之無刺，自以爲是，而孔子、孟子深惡而痛絶之。以其同乎流俗，合乎污世也，吾黨辨之哉！莊子曰：「魚相忘於江湖，人相忘於道術。」人性易緣有所先入，則終身惑之。且雖小道，持之有故，立之有黨，新學胸無所主，鮮不蔽之。及其用力既深，不忍舍去，此所以陷溺滅頂而無悔也。近世聲音訓詁之學，則所謂小言破道，足收小學之益，決不能冒大道之傳，則辨之不足辨也。

四曰慎獨。克己修慝，學之要也。然克修於已發之後，不若戒慎於未發之前，不費搜捕，自能惺惺。《中庸》首陳天性之本，極位育之能，而下手專在慎獨。《大學》同之，此子思獨傳之心法。聖學無單傳秘訣，如此發明，眞是單傳密旨。子思十字打開以告萬世，功莫大焉！若能用此，過則有之，吾信其必不爲惡矣。劉蕺山標爲宗旨，以救王學末流。美哉吾黨！得子思傳授，欣喜順受，當何如耶？

據於德　《皋陶》稱九德，《洪範》稱三德，《周官》稱六德，紬循其義，如《堯典》「欽明文思安安」之類。於文，直心爲德，則德者心之美也。韓昌黎曰：「足於己，無待於外之謂德」，則德者得也。即《大學》「定静安慮而後能得也」。得一善則拳拳服膺，可謂據矣。所以據之，其目有四：

一曰主静出倪。學者既能慎獨，則清虚中平，德性漸融，但苦强制力索之功，無優游泮奐之趣。夫行道當用勉强，而入德宜階自然。吕東萊曰：「非全放下不能湊泊。」周子以主静立人極，陳白沙於静中養出端倪，故云得此把柄入手，則天地我立，萬化我出，而宇宙在我矣。尚何暇泥塗軒冕，而錙塵金玉哉？蓋自得之功，全在養出端倪，即孟子所謂逢原也。若能保守，則浩浩萬化，卷舒自在矣。

二曰養心不動。《學記》曰：「知類通達，强立不反」；《易》曰：「君子以獨立不懼，遯世無悶」；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又曰：「我四十不動心。」人之生世，稱譏、苦樂、毀譽、得失，釋氏謂之八風，八風不動，入三摩地。朱子謂：「後世做聖人難，縛手縛脚，無不動之學故也。」必通天人之故，昭曠無翳，超出萬類。故人貌而天心，猶恐血氣未能融液，將死生患難，體驗在身，在有如無，視危如安。至於臨深崖，足二分垂在外，從容談笑，其庶幾乎！死生不知，則毀譽謗訕如蚊虻之過耳，豈復省識？故行吾心之安，雖天下謗之而不顧，然後可以當大任也。學者有伊尹之志，若學不至此，猶是婷婷嚅嚅，闇然媚世，終未能成。

三曰變化氣質。學既成矣，及其發用，猶有氣質之偏，亟當磨礲浸潤，抵於純和。昔朱子論謝上蔡、陸子静謂：「無欲之上，尚隔氣質一層。」吕東萊少時氣質極粗，及讀《論語》至「躬自厚而薄責於人」，於是痛自變改。故朱子曰：「學如伯恭，始得謂之變化氣質。」考后夔教胄，惟以聲樂，曰剛而無虐，簡而無傲。《皋陶》之九德，《洪範》之三德，皆以克其偏也。《大學》正心脩身之傳，明何瑭以爲變化氣質之學，誠爲確詁。心戒其有所，身戒其有所，可謂直捷指出矣。《中庸》之「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亦變化氣質也。劉元城之學不妄語，七年不得；謝上蔡三年治一「矜」字；薛文清二十年治一「怒」字，皆學者之法也。若氣質不和，發用偏頗，害事不少，願共勉焉。

四曰檢攝威儀。威儀爲身外事，古人何其重之也。劉康公以威儀爲定命之符。孟子曰：「蹶者趨者，是氣也，而反動其心。」由此觀之，其於養心，不爲無繫矣。孔子貴動之以禮，曾子貴動容貌、正顏色，詩詠彼都人士，北宮文子稱容止可觀，進退可度，霍光出入禁闥，皆有常處，不失尺寸，遂荷伊周之任；何晏、鄧颺行步顧影，鬼幽鬼躁，不得其死。鑑觀先史，爲我著龜，諸君子共學，當暑不得袒裼，相見必以長衣，容止尚温文，語言去樸鄙，出入趨翔，尤宜端重。鄙人雖非安定，二三子於元發仲車豈有讓焉？朋友攸攝，僕夫敢告，若城闕佻達之行，見刺於子衿；牀笫媟嫚之言，不踰於門閾。蒲博爲牧奴之戲，筐篋乃家人之事，至於鬻粟尤爲妖物，此皆士類所不齒，宜有郊遂之移流，吾黨自能遠絶，無煩忠告也。

依於仁　依者，如衣之附人。人而無衣，則爲倮蟲，人而不仁，亦爲一倮蟲而已。凡所以爲學，皆以爲仁也。其敍有四：

一曰敦行孝弟。有子曰：「孝弟者，其爲人之本。」以人之所自來，仁之所至親也。屬毛離裏，具有至性，不待教學。若薄於所親，是謂悖逆，其有較資財而不爲養，縱乖戾而不爲歡者，其本已謬，不足復與共學也。

二曰崇尚任恤。史遷稱任俠。然俠尚意氣，恩怨太明。任恤則相救相賙，相親相葬，周公之所尊也。其人能任於朋友，必能忠於其君也；能恤於鄉黨，必能惠於其國也。若坐視朋友婣黨之患難，甚或深言正色以陰耡之，則亦將賣國而不動其心也。其人不任者，必不忠；不恤者，必不厚，吾不欲觀之矣。

三曰廣宣教惠。仁爲相人偶之義，故貴於能羣。羊能羣者也，故善、美、義、羨皆從之。犬不羣者也，故獄、獨等字從之。吾既爲人，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曰孤曰獨，惟鬼神之道則然，非人道也。岩處奇士之行，寡過獨善，其能比於木石乎？故胡文忠曰：「今日所難得者，是忠肝熱血人。」《周官》六行之賓興，皆忠肝熱血人也。即佛氏空寂，亦言若不普度衆生，誓不成佛，未有以自了爲美者。後世以老、楊之學託於孔氏，於是下者營私，上者獨善。出而任事者，皆貪狡無恥之人，而生民無所託命，則教之中變也。今上原周、孔之意，推行仁道，期易天下，使風氣丕變。先覺之任，人人有之，展轉牖人，即爲功德，推之既廣，是亦爲政，則志士仁人講學之責也。

四曰同體飢溺。吾與斯人同出於天，而親同；吾與禹、稷、伊尹同其耳目手足，而義同。吾之不如伊尹、禹、稷，可恥也；吾之不能仁親，可愧也。顏子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然先正之美言，學者將疑其高遠而不可幾也。夫反而求之我，豈無飢溺時乎？我有飢溺，望人拯之，人有飢溺，我坐視之，雖禽獸其忍之哉？故同體飢溺，不過推心稍廣而已，學者無河、漢之也。

游於藝　《周官》六藝爲：禮、樂、射、御、書、數，《漢志》六藝爲：《易》、《書》、《詩》、《禮》、《樂》、《春秋》、《小學》附焉。其業不同，古今殊異。要惟藝者，道術之稱，後世文業日繁，道術蓋博。孟子曰：「博學而詳説之。」事理本末，切於人道，皆學者所不能遺。今總該兼攬，分爲學目，備列於下：

一曰義理之學。義者，人事之宜；理者，天道之條。本於天，成於勢，積於人，故有天命之理，有人立之義。天命之理，天下共之，凡人道所不能外者也；人立之義，與時推移，如五行之運迭，相重輕者也，原於孔子，析於宋賢。然宋賢之義理，特義理之一端也，今但推本於孔子。

二曰經世之學。《易》曰：「吉凶與民同患」，孔子曰：「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既不能不與，則同其患，當經營之。莊生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故孔子作《春秋》，專以經世也，惟莊生知之。今本之孔子，上推三代，列爲沿革，至其損益，則自漢至國朝，各有得失。荀子欲法後王，故經世之學，令今可行，務通變宜民。雖舜、禹復生，無以易此。

三曰考據之學。無徵不信，則當有據；不知無作，則當有考，百學皆然。經學、史學、掌故之學，其大者也。瑣者爲之，務碎義逃難，便辭巧説，則博而寡要，勞而鮮功。賢者識其大，是在高識之士，凡義理經世，不關施行，徒辨證者，歸考據類。

四曰詞章之學。孔子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故四科之列，文與學並。戰國以降，辨説蜂起；西京而後，文體浩繁。世既競尚，不能不通。今釐爲二體：曰文，曰筆。有韻者文也，無韻者筆也。筆有二體：曰散，曰駢。文有二體：曰銘贊，曰詩賦。銘贊本異而後同，詩賦古合而今分。駢散之諧協者，亦曰文；詩賦之單行者，亦爲筆。蓋韻者非徒句末叠韻之謂，五色相宣，八音協暢是也。

學與時異，周人有六藝之學，爲公學；有專官之學，爲私學，皆經世之學也。漢人皆經學，六朝、隋、唐人多詞學，宋、明人多義理學，國朝人多考據學，要不出此四者。三代既遠，學術日異，若復古制，非朝廷令甲，不能遽言。今因先正遺説，立此四目，以爲通學。

欲復古制，切於人事，便於經世，周人六藝之學最美矣。但射、御二者，於今無用，宜酌易之。今取人事至切，經世通用者，一曰圖，一曰槍，補之，庶足爲國家之用，不誚迂疏也。馬端臨曰：「古者户口少而才智之民多，今户口多而才智之民少，六藝不興故也。」論此六者，以爲先驅，俟令甲推行，才民自廣，豈特吾黨之區區耶！

補六藝之學

一曰禮。古之人士，日以習禮爲學，故孔子於禮曰執禮。秦、漢之後，禮衰樂壞，劉昆行之以爲異事，蓋禮之廢久矣。但禮爲人用，務從時王，今學者研鑽禮經，或有深邃，行於今制，則瞠目不知，其失容多矣。今擇士人宜行者，與諸子以時習焉。

朝廷之禮　大朝引見、召見、立班、宣讀是也。

祭祀之禮　陪祭、祭先、祭神、謁告是也。

賓客之禮　内外上下，諸相見禮是也，奉使附焉。

其冠昏喪紀，閨門之禮，并以時講習。以《大清會典》、《大清通禮》爲據。其時俗通用，不求變俗，則酌從焉。若夫儀禮，可編成儀注以習之。

二曰樂。樂學廢亡久矣，漢時猶有鼓吹諸生，及雅歌八篇，今並亡之。於是樂學專屬之倡優，淫艷凶邪，爲莊士所不道。今欲復樂學，古人遺跡，猶可推求。番禺陳蘭甫京卿《聲律通考》據荀勗笛，開元《樂譜》以追古樂，披析甚精。今據之以考《欽定律吕正義續編》分樂音、樂器、樂舞三端，俟大備樂器考定之。然古者禮樂不去身，士無故不撤琴瑟。蔡邕曰：「樂以聲爲主」，房庶曰：「以今之器，採古之聲，亦何不可？」今擬先購鐘、磬、鼓、琴、瑟、笙數事，以時習之，以宣血氣而導和平，庶幾不失古人以樂爲教之意，亦安定遺法也。

三曰書。保氏教國子以六書，小史掌達書名於四方。漢制太史課學童諷籀文九千字，得補吏，通六體書者，補令史。今上自鐘鼎古文，中爲篆隸，下爲眞草，凡古今沿革，中外通行之書，皆學者所宜兼通也。

四曰數。數學舉目皆是，至切用矣。測天製器，尤不可少。近儒多通之，而學者苦其繁深。其實既解歸除，即可學開方八綫椭圓矣。近用代數微積分，尤爲徑捷。阿爾熱八達譯本東來，不必叱爲遠夷異學也。

五曰圖。圖譜之學久亡，不知書求其理，圖求其形，用莫切矣。昔人云，登高能賦，可爲大夫，吾謂登高能圖，可爲士矣。圖學從數學入，故從其後。

六曰槍。古者男子生而懸弧，長而習射，蓋上則爲將帥，下則爲卒伍，寓武備於文事，無之非射，故一人有一人之用也。國朝八旗考試，皆用騎射，別有火器營。今弓矢已無用，槍即代弓矢者也。士皆宜習之，以備緩急之用。當以春秋佳日，擇地習學。《詩》曰：「赳赳武夫，公侯干城。」即閎夭散宜生也。後世人士，方領矩步，徒知諷誦，好仇腹心，豈能任乎？

凡六藝之學，皆以致用也。古者道藝既明，則有賓興，學通行修，則有徵聘。漢、晉、六朝猶存辟舉，淵明發絃歌之歎，即有彭澤之授；荀爽就平原之徵，即致三公之位。若在今日，必限出身，自非富逾陶、鄭，家巨程、羅，安得黄霸爲郎，釋之選吏？雖有曾、史絜白，舒、向淵海，孟軻、荀卿之學，屈、賈、遷、固之文，若不俛首科目，研精舉業，上不得釋褐以行吾學，下不得一衿以救飢寒，遑論其它哉！故古者患行之不修，不患無位。今學行既通，尚有事焉。故上自豪俊之士，下至窮巷之夫，敝精費神，窮老盡氣，沉溺終身而不知學者，蓋已多也。昔者醫祝史巫，皆執技以事上，今之科舉，衣食之由，世事教能，先王不禁，今仍存科舉之學，以俟來士。若以之喪志，則卑鄙可羞。其豪傑踔踔，學術通贍，則軒軒天地間，白沙所謂海闊從魚躍，天空任鳥飛。若是區區，何足算哉，何足算哉！

科舉之學

一曰經義。應制之體，不出莊雅，必通經史，乃厚本原。欲通原流，則百二名家不可不涉；欲知正體，則欽定《四書》文不可不讀。若醞釀深雅，不遠於古，而深合於時者，莫如管緘若稿，眞如周公之禮，大鑒之禪，範圍一時，深可師法。《五經》之文，略異《四書》。綜觀時人，凡有二體：一曰注疏體，臚諸家義，而獨斷之，貴於深通該簡者也；一曰騷選體，集奇文奥句，而精鍊之，貴於奥博瓌麗者也。

二曰策問。擇要而對，貴有剪裁，旁通其情，深忌鈔寫。加以文筆，自見雅裁。文筆之用，厥有二者：散文爲上，史通爲宜，施用有當，毋妄爲也。若大雅奇才，豈限成例？至於廷對，典重延攬，當直抒所學，上如仲舒，次若劉蕡。告君伊始，豈可鈔比成文，講求楷法，以上負朝廷，下欺所學哉！且自兹之後，非階給御，無由上書，時命難知，萬無辜負。

三曰詩賦。應制體裁，祇有莊雅，試帖尤尚，原本唐賢，乃祛鄙俗。檡華之作，館閣合裁，養雲纖陋，幸勿學步。律賦本於唐人，王棨、黄滔爲合，近人妙精斯製，吴錫麒、顧元熙稱宗。邇年風氣，蘭修尤上，若能樹骨選樓，採聲開府，則可馳

騁時流，高睨上京矣！

四曰楷法。書雖末藝，當上通篆隸，導原六朝。余有《廣藝舟雙楫》，專論書法。至於應制，歐碑合作，虞恭、皇甫，斯爲正宗。《裴鏡文碑》，剛柔得體。小楷虛美，則樊府君塼塔銘尚焉；大楷端勁，則《多寶塔》、《郭家廟》宜焉。但加精熟，可掇華選矣。

凡上所論，本末兼該，巨細畢備，學者之藝，亦已足矣。尚有窮神知化之學，天地人物之故，以待通才，非學規之常，不復列焉。

《教育世界》六九號《孔子之美育主義》 詩云：「世短意常多，斯人樂久生。」豈不悲哉！人之所以朝夕營營者，安歸乎？歸於一己之利害而已。人有生矣，則不能無欲；有欲矣，則不能無求；有求矣，不能無生得失；得則淫，失則戚：此人人之所同也。世之所謂道德者，有不爲此嗜欲之羽翼者乎？所謂聰明者，有不爲嗜欲之耳目者乎？避苦而就樂，喜得而惡喪，怯讓而勇爭：此又人人之所同也。於是，內之發於人心也，則爲苦痛；外之見於社會也，則爲罪惡。然世終無可以除此利害之念，而泯人己之別者歟？將社會之罪惡固不可以稍減，而人心之苦痛遂長此終古歟？曰：有，所謂「美」者是已。

美之爲物，不關於吾人之利害者也。吾人觀美時，亦不知有一己之利害。德意志之大哲人汗德，以美之快樂爲不關利害之快樂（Disinterested Pleasure）。至叔本華而分析觀美之狀態爲二原質：（一）被觀之對象，非特別之物，而此物之種類之形式；（二）觀者之意識，非特別之我，而純粹無欲之我也。何則？由叔氏之說，人之根本在生活之欲，而欲常起於空乏。既償此欲，則此欲以終；然欲之被償者一，而不償者十百；一欲既終，他欲隨之：故究竟之慰藉終不可得。苟吾人之意識而充以嗜欲乎？吾人而爲嗜欲之我乎？則亦長此輾轉於空乏、希望與恐怖之中而已，欲求福祉與寧靜，豈可得哉！然吾人一旦因他故，而脫此嗜欲之網，則吾人之知識已不爲嗜欲之奴隸，於是得所謂無欲之我。無欲故無空乏，無希望，無恐怖；其視外物也，不以爲與我有利害之關係，而但視爲純粹之外物。此境界唯觀美時有之。蘇子瞻所謂「寓意於物」；邵子曰：「聖人所以能一萬物之情者，謂其能反觀也。所以謂之反觀者，不以我觀物也。不以我觀物者，以物觀物之謂也。既能以物觀物，又安有我於其間哉？」此之謂也。其咏之於詩者，則如陶淵明云：「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此中有眞意，欲辨已忘言。」謝靈運云：「昏旦變氣候，山水含清暉。清暉能娛人，游子澹忘歸。」或如白伊龍云：「我不是生活於我自身，而我成爲圍繞着我的一切中的一份，對於我高高的山峯乃是一種感情。」皆善咏此者也。

夫豈獨天然之美而已，人工之美亦有之。宮觀之瑰杰，雕刻之優美雄麗，圖畫之簡淡冲遠，詩歌音樂之直訴人之肺腑，皆使人達於無欲之境界。故泰西自雅里大德勒以後，皆以美育爲德育之助。至近世，譴夫志培利、赫啓孫等皆從之。乃德意志之大詩人希爾列爾出，而大成其說，謂人曰與美相接，則其感情日益高，而暴慢鄙倍之心自益遠。故美術者科學與道德之生產地也。又謂審美之境界乃不關利害之境界，故氣質之欲滅，而道德之欲得由之以生。故審美之境界乃物質之境界與道德之境界之津梁也。於物質之境界中，人受制於天然之勢力；於審美之境界則遠離之；於道德之境界則統御之。由上所說，則審美之位置猶居於道德之次。然希氏後日更進而說美之無上之價值，曰：「如人必以道德之欲克制氣質之欲，則人性之兩部猶未能調和也。於物質之境界及道德之境界中，人性之一部，必克制之以擴充其他部；然人之所以爲人，在息此內界之爭斗，而使卑劣之感躋於高尚之感覺。如汗德之嚴肅論中氣質與義務對立，猶非道德上最高之理想也。最高之理想存於美麗之心（Beautiful Soul），其爲性質也，高尚純潔，不知有內界之爭斗，而唯樂於守道德之法則，此性質唯可由美育得之。」此希氏最後之說也。顧無論美之與善，其位置孰爲高下，而美育與德育之不可離，昭昭然矣。

今轉而觀我孔子之學說。其審美學上之理論雖不可得而知，然其教人也，則始於美育，終於美育。《論語》曰：「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又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其在古昔，則胄子之教，典於後夔；大學之事，董於樂正。然則以音樂爲教育之一科，不自孔子始矣。荀子說其效曰：「樂者，聖人之所樂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風易俗。……故樂行而志清，禮修而行成，耳目聰明，血氣和平，移風易俗，天下皆寧。」此之謂也。故「子在齊聞《韶》」，則「三月不知肉味」。而《韶》樂之作，雖紮壺之童子，其視精，其行端。音樂之感人，其效有如此者。

且孔子之教人，於詩樂外，尤使人玩天然之美。故習禮於樹下，言志於農山，游於舞雩，嘆於川上，使門弟子言志，獨與曾點。點之言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咏而歸。」由此觀之，則平日

所以涵養其審美之情者可知矣。之人也，之境也，固將磅礴萬物以爲一，我卽宇宙，宇宙卽我也。光風霽月不足以喻其明，泰山華岳不足以語其高，南溟渤澥不足以比其大。邵子所謂「反觀」者非歟？叔本華所謂「無欲之我」、希爾列爾所謂「美麗之心」者非歟？此時之境界：無希望，無恐怖，無內界之爭斗，無利無害，無人無我，不隨繩墨而自合於道德之法則。一人如此，則優入聖域；社會如此，則成華胥之國。孔子所謂「安而行之」，與希爾列爾所謂「樂於守道德之法則」者，舍美育無由矣。

嗚呼！我中國非美術之國也！一切學業，以利用之大宗旨貫注之。治一學，必質其有用與否；爲一事，必問其有益與否。美之爲物，爲世人所不顧久矣！故我國建築、雕刻之術，無可言者。至圖畫一技，宋元以後，生面特開，其淡遠幽雅實有非西人所能夢見者。詩詞亦代有作者。而世之賤儒輒援「玩物喪志」之說相詆。故一切美術皆不能達完全之域。美之爲物，爲世人所不顧久矣！庸詎知無用之用，有勝於有用之用者乎？以我國人審美之趣味之缺乏如此，則其朝夕營營，逐一己之利害而不知返者，安足怪哉！安足怪哉！庸詎知吾國所尊爲「大聖」者，其教育固異於彼賤儒之所爲乎？故備舉孔子美育之說，且詮其所以然之理。世之言教育者，可以觀焉。

綜述

《易・乾・文言》 九三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無咎。」何謂也？子曰：「君子進德修業。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知至至之，可與言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是故居上位而不驕，在下位而不憂，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無咎矣。」

《易・遯・象》 天下有山，《遯》。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

《易・晉・象》 明出地上，《晉》。君子以自昭明德。

《易・益・象》 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

《易・困・象》 澤無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

《易・革・象》 澤中有火，《革》。君子以治曆明時。

《易・漸・象》 山上有木，《漸》。君子以居賢德善俗。

《易・既濟・象》 水在火上，《既濟》。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

《易・屯・象》 雲雷，《屯》。君子以經綸。

《易・繫辭上》 《易》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夫《易》，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幾也。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略】

子曰：「夫《易》何爲者也？夫《易》，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是故聖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業，以斷天下之疑。是故蓍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知，六爻之義易以貢。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吉凶與民同患。神以知來，知以藏往，其孰能與於此哉。【略】

是故《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變通莫大乎四時；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崇高莫大乎富貴；備物致用，立功成器，以爲天下利，莫大乎聖人；探賾索隱，鉤深致遠，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龜。是故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天地變化，聖人效之；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略】

子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爲乎。《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略】

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顯諸仁，藏諸用。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盛德大業至矣哉。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生生之謂易。【略】

子曰：「《易》其至矣乎。夫《易》，聖人所以崇德而廣業也。知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成性存存，道義之門。」

《易・繫辭下》 子曰：「知幾，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其知幾乎。幾者，動之微，吉凶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易》曰：『介於石，不終日，貞吉。』介如石焉，寧用終日，斷可識矣。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略】

子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易》曰：『其亡！其亡！係於苞桑。』」【略】

子曰：「隼者，禽也。弓矢者，器也。射之者，人也。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何不利之有。動而不括，是以出而有獲。語成器而動者也。」

《老子・七章》 天地長久。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無私邪，故能成其私。

《老子・二十九章》 將欲取天下而爲之，吾見其不得已。天下神器，不可爲也，不可執也。爲者敗之，執者失之。是以聖人無爲，故無敗；無執，故無失。夫物或行或隨；或噓或吹；或強或羸；或載或墮。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

《老子・四十七章》 不出戶，知天下；不闚牖，見天道。其出彌遠，其知彌少。是以聖人不行而知，不見而名，不爲而成。

《老子・四十九章》 聖人常無心，以百姓心爲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聖人在天下，歙歙爲天下渾其心，聖人皆孩之。

《老子・六十六章》 江海所以能爲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爲百谷王。是以聖人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後之。是以聖人處上而民不重，處前而民不害。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老子・七十章》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言有宗，事

有君。夫唯無知，是以不我知。知我者希，則我者貴。是以聖人被褐而懷玉。

《老子・七十一章》 知不知，尚矣；不知知，病也。聖人不病，以其病病。夫唯病病，是以不病。

《老子・七十二章》 民不畏威，則大威至。無狎其所居，無厭其所生。夫唯不厭，是以不厭。是以聖人自知不自見；自愛不自貴。故去彼取此。

《論語・爲政》 子曰：「君子不器。」子貢問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

《論語・八佾》 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

《論語・里仁》 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略】

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子曰：「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小人懷惠。」

《論語・雍也》 子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略】

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

《論語・述而》 子曰：「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恒者斯可矣。亡而爲有，虛而爲盈，約而爲泰，難乎有恒矣。」

子曰：「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

《論語・顏淵》 司馬牛問君子。子曰：「君子不憂不懼。」曰：「不憂不懼，斯謂之君子已乎？」子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

棘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爲？」子貢曰：「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駟不及舌。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鞟，猶犬羊之鞟。」【略】

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

《論語・子路》 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子曰：「君子易事而難說也。說之不以道，不說也；及其使人也，器之。小人難事而易說也，說之雖不以道，說也；及其使人也，求備焉。」

子曰：「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

《論語・憲問》 子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

子曰：「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

子曰：「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子貢曰：「夫子自道也。」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

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是賢乎！」【略】

子曰：「賢者辟世，其次辟地，其次辟色，其次辟言。」子曰：「作者七人矣。」

子路問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略】

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故曰唯天知己也。【略】

子路問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爲成人矣。」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爲成人矣。」

《論語・衛靈公》 子曰：「君子義以爲質，禮以行這，孫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

子曰：「君子病無能焉，不病人之不己知也。」

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

子曰：「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

子曰：「君子矜而不爭，羣而不黨。」

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

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耕也，餒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君子憂道不憂貧。」

子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

子曰：「君子貞而不諒。」

《論語・陽貨》 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義以爲上，君子有勇而無義爲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爲盜。」

子貢曰：「君子亦不惡乎？」子曰：「有惡：惡稱人之惡者，惡居下流而訕上者，惡勇而無禮者，惡果敢而窒者。」曰：「賜也亦有惡乎？」「惡徼以爲知者，

惡不孫以爲勇者，惡訐以爲直者。」

《論語・微子》 周公謂魯公曰：「君子不施其親，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無求備於一人。」

《論語・子張》 子夏曰：「君子有三變：望之儼然，即之也温，聽其言也厲。」

子夏曰：「君子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爲厲己也；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爲謗己也。」【略】

子貢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

子貢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

《論語・堯曰》 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不知禮，無以立也；不知言，無以知人也。」

《左傳・昭公二十年》 琴張聞宗魯死，將往弔之。仲尼曰：「齊豹之盜，而孟縶之賊，女何弔焉？君子不食姦，不受亂，不爲利疚於回，不以回待人，不蓋不義，不犯非禮。」

《左傳・昭公三十一年》 冬，邾黑肱以濫來奔。賤而書名，重地故也。君子曰：「名之不可不慎也如是：夫有所有名而不如其已。以地叛，雖賤，必書地，以名其人，終爲不義，弗可滅已。是故君子動則思禮，行則思義，不爲利回，不爲義疚。或求名而不得，或欲蓋而名章，懲不義也。」

《孟子・公孫丑上》（孟子曰）「取諸人以爲善，是與人爲善者也。故君子莫大乎與人爲善。」

《孟子・公孫丑下》（孟子曰）「古之君子，過則改之，今之君子，過則順之。古之君子，其過也，如日月之食，民皆見之；及其更也，民皆仰之。今之君子，豈徒順之，又從爲之辭。」

《孟子・離婁上》 規矩，方員之至也；聖人，人倫之至也。

《孟子・離婁下》 孟子曰：「君子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愛人者，人恒愛之；敬人者，人恒敬之。有人於此，其待我以橫逆，則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仁也，必無禮也，此物奚宜至哉？其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禮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忠。自反而忠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曰：『此亦妄人也已矣。如此，則與禽獸奚擇哉？於禽獸又何難爲？』是故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也。乃若所憂則有之：舜，人也；我，亦人也。舜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由未免爲鄉人也，是則可憂也。憂之如何？如舜而已矣。若夫君子所患則亡矣。非仁無爲也，非禮無行也。如有一朝之患，則君子不患矣。」

《孟子・萬章下》 欲見賢人而不以其道，猶欲其入而閉之門也。夫義，路也；禮，門也。惟君子能由是路，出入是門也。《詩》云：「周道如底，其直如矢。君之所履，小人所視。」

《孟子・盡心上》 孟子曰：「君子之於物也，愛之而弗仁；於民也，仁之而弗親。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

《莊子・逍遥遊》 肩吾問於連叔曰：「吾聞言於接輿，大而無當，往而不返。吾驚怖其言，猶河漢而無極也，大有徑庭，不近人情焉。」

連叔曰：「其言謂何哉？」

「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膚若冰雪，綽約若處子；不食五穀，吸風飲露；乘雲氣，禦飛龍，而遊乎四海之外。其神凝，使物不疵癘而年穀熟。』吾是以狂而不信也。」

連叔曰：「然，瞽者無以與乎文章之觀，聾者無以與乎鐘鼓之聲。豈唯形骸有聾盲哉？夫知亦有之。是其言也，猶時女也。之人也，之德也，將旁礴萬物，以爲一世蘄乎亂，孰弊弊焉以天下爲事！之人也，物莫之傷，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熱。是其塵垢粃糠，將猶陶鑄堯舜者也，孰肯以物爲事！」

《莊子・齊物論》 瞿鵲子問乎長梧子曰：「吾聞諸夫子：聖人不從事於務，不就利，不違害，不喜求，不緣道，無謂有謂，有謂無謂，而遊乎塵垢之外。夫子以爲孟浪之言，而我以爲妙道之行也。吾子以爲奚若？」

長梧子曰：「是黄帝之所聽熒也，而丘也何足以知之！且汝亦大早計，見卵而求時夜，見彈而求鴞炙。予嘗爲女妄言之，女以妄聽之。奚旁日月，挾宇宙，爲其脗合，置其滑涽，以隸相尊？衆人役役，聖人愚芚，參萬歲而一成純。萬物盡然，而以是相蘊。」

《莊子・天地》 堯觀乎華，華封人曰：「嘻，聖人！請祝聖人。」「使聖人壽。」堯曰：「辭。」「使聖人富。」堯曰：「辭。」「使聖人多男子。」堯曰：「辭。」

封人曰：「壽、富、多男子，人之所欲也。女獨不欲，何邪？」

堯曰：「多男子則多懼，富則多事，壽則多辱。是三者，非所以養德也，故辭。」

封人曰：「始也我以女爲聖人邪，今然君子也。天生萬民，必授之職。多男子而授之職，則何懼之有？富而使人分之，則何事之有？夫聖人，鶉居而鷇食，鳥行而無彰。天下有道，則與物皆昌；天下無道，則修德就閑。千歲厭世，去而上仙，乘彼白雲，至於帝鄉。三患莫至，身常無殃，則何辱之有？」

封人去之，堯隨之曰：「請問？」

封人曰：「退已！」【略】

諄芒將東之大壑，適遇苑風於東海之濱。苑風曰：「子將奚之？」曰：「將之大壑。」曰：「奚爲焉？」曰：「夫大壑之爲物也，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吾將遊焉！」苑風曰：「夫子無意於橫目之民乎？願聞聖治。」諄芒曰：「聖治乎？官施而不失其宜，拔舉而不失其能，畢見其情事而行其所爲，行言自爲而天下化。手撓顧指，四方之民莫不俱至，此之謂聖治。」「願聞德人。」曰：「德人者，居無思，行無慮，不藏是非美惡。四海之內共利之之謂悅，共給之之謂安。怊乎若嬰兒之失其母也，儻乎若行而失其道也。財用有餘而不知其所自來，飲食取足而不知其所從，此謂德人之容。」「願聞神人。」曰：「上神乘光，與形滅亡，是謂照曠。致命盡情，天地樂而萬事銷亡，萬物複情，此之謂混冥。」

《莊子・田子方》 肩吾問於孫叔敖曰：「子三爲令尹而不榮華，三去之而無憂色。吾始也疑子，今視子之鼻閒栩栩然，子之用心獨奈何？」孫叔敖曰：「吾何以過人哉！吾以其來不可卻也，其去不可止也。吾以爲得失之非我也，而無憂色而已矣。我何以過人哉！且不知其在彼乎？其在我乎？其在彼邪亡乎我，在我邪亡乎彼。方將躊躇，方將四顧，何暇至乎人貴人賤哉！」

仲尼聞之曰：「古之真人，知者不得說，美人不得濫，盜人不得劫，伏羲、黃帝不得友。死生亦大矣，而無變乎己，況爵祿乎！若然者，其神經乎大山而無介，入乎淵泉而不濡，處卑細而不憊，充滿天地，既以與人，己愈有。」

《莊子・知北遊》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時有明法而不議，萬物有成理而不說。聖人者，原天地之美而達萬物之理。是故至人無爲，大聖不作，觀於天地之謂也。

合彼神明至精，與彼百化。物已死生方圓，莫知其根也。扁然而萬物，自古以固存。六合爲巨，未離其內；秋豪爲小，待之成體；天下莫不沉浮，終身不故；陰陽四時運行，各得其序；惛然若亡而存；油然不形而神；萬物畜而不知：此之謂本根，可以觀於天矣！

《莊子・徐無鬼》 是以神人惡衆至，衆至則不比，不比則不利也。故無所甚親，無所甚疏，抱德煬和，以順天下，此謂真人。於蟻棄知，於魚得計，於羊棄意。

以目視目，以耳聽耳，以心復心。若然者，其平也繩，其變也循。古之真人！以天待之，不以人入天，古之真人！得之也生，失之也死；得之也死，失之也生。

《莊子・庚桑楚》 羿工乎中微而拙乎使人無己譽。聖人工乎天而拙乎人。夫工乎天而俍乎人者，唯全人能之。雖蟲能蟲，雖蟲能天。全人惡天，惡人之天，而況吾天乎人乎！

《莊子・則陽》 聖人達綢繆，周盡一體矣，而不知其然，性也。復命搖作而以天爲師，人則從而命之也。憂乎知，而所行恒無幾時，其有止也，若之何！

生而美者，人與之鑑，不告則不知其美於人也。若知之，若不知之，若聞之，若不聞之，其可喜也終無已，人之好之亦無已，性也。聖人之愛人也，人與之名，不告則不知其愛人也。若知之，若不知之，若聞之，若不聞之，其愛人也終無已，人之安之亦無已，性也。

舊國舊都，望之暢然。雖使丘陵草木之緡，入之者十九，猶之暢然，況見見聞聞者也，以十仞之臺縣衆間者也。

冉相氏得其環中以隨成，與物無終無始，無幾無時。日與物化者，一不化者也。闔嘗舍之！夫師天而不得師天，與物皆殉。其以爲事也，若之何？夫聖人未始有天，未始有人，未始有始，未始有物，與世偕行而不替，所行之備而不洫，其合之也，若之何？湯得其司禦，門尹登恒爲之傅之。從師而不囿，得其隨成。爲之司其名之名，贏法得其兩見。仲尼之盡慮，爲之傅之。容成氏曰：「除日無歲，無內無外。」

《莊子・讓王》 魯君聞顏闔得道之人也，使人以幣先焉。顏闔守陋閭，苴布之衣，而自飯牛。魯君之使者至，顏闔自對之。使者曰：「此顏闔之家與？」顏闔對曰：「此闔之家也。」使者致幣，顏闔對曰：「恐聽謬而遺使者罪，不若審之。」使者還，反審之，復來求之，則不得已。故若顏闔者，真惡富貴也。故曰：

道之真以治身，其緒餘以爲國家，其土苴以治天下。由此觀之，帝王之功，聖人之餘事也，非所以完身養生也。今世俗之君子，多危身棄生以殉物，豈不悲哉！凡聖人之動作也，必察其所以之與其所以爲。今且有人於此，以隨侯之珠，彈千仞之雀，世必笑之。是何也？則其所用者重而所要者輕也。夫生者，豈特隨侯珠之重哉！

《莊子・天下》　不離於宗，謂之天人。不離於精，謂之神人。不離於真，謂之至人。以天爲宗，以德爲本，以道爲門，兆於變化，謂之聖人。以仁爲恩，以義爲理，以禮爲行，以樂爲和，薰然慈仁，謂之君子。

《莊子・大宗師》　知天之所爲，知人之所爲者，至矣。知天之所爲者，天而生也；知人之所爲者，以其知之所知，以養其知之所不知，終其天年而不中道夭者，是知之盛也。雖然，有患。夫知有所待而後當，其所待者特未定也。庸詎知吾所謂天之非人乎？所謂人之非天乎？

且有真人而後有真知。何謂真人？古之真人，不逆寡，不雄成，不謨士。若然者，過而弗悔，當而不自得也；若然者，登高不慄，入水不濡，入火不熱。是知之能登假於道者也若此。

古之真人，其寢不夢，其覺無憂，其食不甘，其息深深。真人之息以踵，衆人之息以喉。屈服者，其嗌言若哇。其耆欲深者，其天機淺。

古之真人，不知説生，不知惡死；其出不訴，其入不距；翛然而往，翛然而來而已矣。不忘其所始，不求其所終；受而喜之，忘而復之，是之謂不以心損道，不以人助天。是之謂真人。若然者，其心忘，其容寂，其顙頯；凄然似秋，暖然似春，喜怒通四時，與物有宜而莫知其極。故聖人之用兵也，亡國而不失人心；利澤施乎萬世，不爲愛人，故樂通物，非聖人也；有親，非仁也；天時非賢也；利害不通，非君子也；行名失己，非士也；亡身不真，非役人也。若狐不偕、務光、伯夷、叔齊、箕子、胥餘、紀他、申徒狄，是役人之役，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

古之真人，其狀義而不朋，若不足而不承；與乎其觚而不堅也，張乎其虛而不華也；邴乎其似喜也！崔乎其不得已也！滀乎進我色也，與乎止我德也；厲乎其似世也！警乎其未可制也！連乎其似好閉也，悗乎忘其言也。以刑爲體，以禮爲翼，以知爲時，以德爲循。以刑爲體者，綽乎其殺也；以禮爲翼者，所以行於世也；以知爲時者，不得已於事也；以德爲循者，言其與有足者至於丘也；而人真以爲勤行者也。故其好之也一，其弗好之也一。其一也一，其不一也一。其一，與天爲徒，其不一，與人爲徒。天與人不相勝也，是之謂真人。【略】

子貢曰：「敢問畸人？」曰：「畸人者，畸於人而侔於天。故曰：天之小人，人之君子；天之君子，人之小人也。」

《荀子・非相》　君子必辯。凡人莫不好言其所善，而君子爲甚焉。是以小人辯言險，而君子辯言仁也。言而非仁之中也，則其言不若其默也，其辯不若其吶也。言而仁之中也，則好言者上矣，不好言者下也。故仁言大矣：起於上所以道於下，正令是也；起於下所以忠於上，謀救是也。故君子之行仁也無厭，志好之，行安之，樂言之；故言君子必辯。小辯不如見端，見端不如見本分。小辯而察，見端而明，本分而理；聖人士君子之分具矣。

有小人之辯者，有士君子之辯者，有聖人之辯者：不先慮，不早謀，發之而當，成文而類，居錯遷徙，應變不窮，是聖人之辯者也。先慮之，早謀之，斯須之言而足聽，文而致實，博而黨正，是士君子之辯者也。聽其言則辭辯而無統，用其身則多詐而無功，上不足以順明王，下不足以和齊百姓，然而口舌之均，應唯則節，足以爲奇偉偃卻之屬，夫是之謂奸人之雄。聖王起，所以先誅也，然後盜賊次之。盜賊得變，此不得變也。

《荀子・儒效》　以從俗爲善，以貨財爲寶，以養生爲己至道，是民德也。行法至堅，不以私欲亂所聞，如是則可謂勁士矣。行法至堅，好修正其所聞，以橋飾其情性；其言多當矣，而未諭也；其行多當矣，而未安也；其知慮多當矣，而未周密也；上則能大其所隆，下則能開道不己若者，如是則可謂篤厚君子矣。修百王之法，若辨白黑；應當時之變，若數一二；行禮要節而安之，若生四枝；要時立功之巧，若詔四時，平正和民之善，億萬之衆，而搏若一人，如是則可謂聖人矣。井井兮其有理也，嚴嚴兮其能敬己也，分分兮其有終始也，猒猒兮其能長久也，樂樂兮其執道不殆也，炤炤兮其用知之明也，修修兮其統類之行也，綏綏兮其有文章也，熙熙兮其樂人之臧也，隱隱兮其恐人之不當也，如是，則可謂聖人矣。此其道出乎一。曷謂一？曰：執神而固。曷謂神？曰：盡善挾治之謂神，曷謂固？曰：萬物莫足以傾之之謂固。神、固之謂聖人。聖人也者，道之管也。天下之道，管是矣；百王之道，一是矣。故《詩》、《書》、《禮》、《樂》之歸是矣。《詩》言是其志也，《書》言是其事也，《禮》言是其行也，《樂》言是其和也，《春秋》言是其微也。故風之所以爲不逐者，取是以節之也；小雅之所以爲小雅者，

取是而文之也；大雅之所以爲大雅者，取是而光之也；頌之所以爲至者，取是而通之也。天下之道畢是矣。鄉是者臧，倍是者亡。鄉是如不臧，倍是如不亡者，自古及今，未嘗有也。【略】

造父者，天下之善御者也，無輿馬，則無所見其能；羿者，天下之善射者也，無弓矢，則無所見其巧；大儒者，善調一天下者也，無百里之地，則無所見其功。輿固馬選矣，而不能以至遠一日而千里，則非造父也；弓調矢直矣，而不能以射遠中微，則非羿也；用百里之地，而不能以調一天下，制强暴，則非大儒也。彼大儒者，雖隱於窮閭漏屋，無置錐之地，而王公不能與之爭名，在一大夫之位，則一君不能獨畜，一國不能獨容，成名況乎諸侯，莫不願得以爲臣；用百里之地，而千里之國莫能與之爭勝；笞棰暴國，齊一天下，而莫能傾也；是大儒之徵也。其言有類，其行有禮，其舉事無悔，其持險、應變曲當；與時遷徙，與世偃仰，千舉萬變，其道一也；是大儒之稽也。其窮也，俗儒笑之；其通也，英傑化之，嵬瑣逃之，邪說畏之，衆人愧之；通則一天下，窮則獨立貴名。天不能死，地不能埋，桀跖之世不能汙。非大儒莫之能立，仲尼、子弓是也。故有俗人者，有俗儒者，有雅儒者，有大儒者。不學問，無正義，以富利爲隆，是俗人者也。逢衣淺帶，解果其冠；略法先王，而足亂世術；繆學雜舉，不知法後王而一制度，不知隆禮義而殺詩書；其衣冠行僞，已同於世俗矣，然而不知惡者；其言議談說，已無以異於墨子矣，然而明不能別；呼先王以欺愚者，而求衣食焉，得委積以揜其口，則揚揚如也；隨其長子，事其便辟，舉其上客，億然若終身之虜，而不敢有他志，是俗儒者也。法後王，一制度，隆禮義而殺詩書，其言行已有大法矣，然而明不能齊，法教之所不及，聞見之所未至，則知不能類也。知之曰知之，不知曰不知，內不自以誣，外不自以欺，以是尊賢畏法，而不敢怠傲。是雅儒者也。法先王，統禮義，一制度，以淺持博，以古持今，以一持萬，苟仁義之類也，雖在鳥獸之中，若別白黑；倚物怪變，所未嘗聞也，所未嘗見也，卒然起一方，則舉統類而應之，無所儗疑，張法而度之，則晻然若合符節，是大儒者也。故人主用俗人，則萬乘之國亡；用俗儒，則萬乘之國存；用雅儒，則千乘之國安；用大儒，則百里之地久，而後二年，天下爲一，諸侯爲臣，用萬乘之國，則舉錯而定，一朝而伯。

《荀子・天論》 天不爲人之惡寒也輟冬，地不爲人之惡遼遠也輟廣，君子不爲小人之匈匈也輟行。天有常道矣，地有常數矣，君子有常體矣。君子道其常，而小人計其功。《詩》曰：「禮義之不愆兮，何恤人之言兮。」此之謂也。楚王後車千乘，非知也；君子啜菽飲水，非愚也；是節然也。若夫心意修，德行厚，知慮明，生於今，而志乎古，則是其在我者也。故君子敬其在己者，而不慕其在天者；小人錯其在己者，而慕其在天者。君子敬其在己者，而不慕其在天者，是以日進也；小人錯其在己者，而慕其在天者，所以日退也。故君子之所以日進，與小人之所以日退，一也。君子、小人之所以相縣者，在此耳。【略】故人之命在天，國之命在禮。君人者，隆禮尊賢而王，重法愛民而霸，好利多詐而危，權謀傾覆幽險而盡亡矣。

《韓非子・解老》 聖人不引五色，不淫於聲樂，明君賤玩好而去淫麗。

《呂氏春秋・高義》 君子之自行也，動必緣義，行必誠義，俗雖謂之窮，通也；行不誠義，動不緣義，俗雖謂之通，窮也；然則君子之窮通，有異乎俗者也。故當功以受賞，當罪以受罰。賞不當，雖與之必辭；罰誠當，雖赦之不外。度之於國，必利長久。長久之於主必宜，內反於心不慚然後動。

孔子見齊景公，景公致廩丘以爲養，孔子辭不受，入謂弟子曰：「吾聞君子當功以受祿。今說景公，景公未之行而賜之廩丘，其不知丘亦甚矣。」令弟子趣駕，亂而行。孔子布衣也，官在魯司寇，萬乘難與比行，三王之佐不顯焉，取舍不苟也夫！

子墨子游公上過於越。公上過語墨子之義，越王說之，謂公上過曰：「子之師苟肯至越，請以故吴之地，陰江之浦，書社三百，以封夫子。」公上過往復於子墨子。子墨子曰：「子之觀越王也，能聽吾言，用吾道乎？」公上過曰：「殆未能也。」墨子曰：「不唯越王不知翟之意，雖子亦不知翟之意。若越王聽吾言，用吾道，翟度身而衣，量腹而食，比於賓萌，未敢求仕。越王不聽吾言，不用吾道，雖全越以與我，吾無所用之。越王不聽吾言，不用吾道，而受其國，是以義翟也，義翟何必越，雖於中國亦可。」凡人不可不熟論。秦之野人，以小利之故，弟兄相獄，親戚相忍，今可得其國，恐虧其義而辭之，可謂能守行矣；其與秦之野人相去亦遠矣。

陸賈《新語・思務》 夫長於變者，不可窮以詐。通於道者，不可驚以怪。審於辭者，不可惑以言。達於義者，不可動以利。是以君子博思而廣聽，進退順法，動作合度，聞見欲衆，而采擇欲謹，學問欲博而行己欲敦，見邪而知其直，見華而知其實，目不淫於炫燿之色，耳不亂於阿諛之詞，雖利之以齊、魯之富而志不移，談之以王喬、赤松之壽，而行不易，然後能壹其道而定其操，致其事而立其功也。

凡人則不然，目放於富貴之榮，耳亂於不死之道，故多棄其所長而求其所

短，不得其所無而失其所有。

劉安《淮南子・俶真訓》 夫魚相忘於江湖，人相忘於道術。古之真人，立於天地之本，中至優游，抱德煬和，而萬物雜累焉，孰肯解構人間之事，以物煩其性命乎！夫道有經紀條貫，得一之道，連千枝萬葉。是故貴有以行令，賤有以忘卑，貧有以樂業，困有以處危。夫大寒至，霜雪降，然後知松柏之茂也。據難履危，利害陳於前，然後知聖人之不失道也。是故能戴大員者履大方，鏡太清者視大明，立太平者處大堂，能游冥冥者與日月同光。是故以道爲竿，以德爲綸，禮樂爲鉤，仁義爲餌，投之於江，浮之於海，萬物紛紛，孰非其有！

夫挾依於跂躍之術，提挈人間之際，擅捻挺挏世之風俗，以摸蘇秦連物之微妙，猶得肆其志，充其欲，何況懷瑰瑋之道，忘肝膽，遺耳目，獨浮游無方之外，不與物相弊掇，中徙倚無形之域而和以天地者乎！若然者，偃其聰明而抱其太素，以利害爲塵垢，以死生爲晝夜，是故目觀玉輅琬象之狀，耳聽白雪、清角之聲，不能以亂其神。登千仞之谿，臨蝯眩之岸，不足以滑其和。譬若鍾山之玉，炊以鑪炭，三日三夜而色澤不變。則至德天地之精也。是故生不足以使之，利何足以動之；死不足以禁之，害何足以恐之。明於死生之分，達於利害之變，雖以天下之大，易骭之一毛，無所概於志也。夫貴賤之於身也，猶條風之時麗也；毀譽之於己，猶蚊虻之一過也。夫秉皓白而不黑，行純粹而不糅，處玄冥而不闇，休於天鈞而不碣，孟門、終隆之山不能禁，唯體道能不敗，湍瀨旋淵，呂梁之深不能留也，太行石澗、飛狐、句望之險不能難也。是故身處江海之上，而神游魏闕之下。非得一原，孰能至於此哉！

劉安《淮南子・精神訓》 所謂真人者，性合於道也。故有而若無，實而若虛，處其一不知其二，治其內不識其外，明白太素，無爲復樸，體本抱神，以游於天地之樊，芒然仿佯於塵垢之外，而消搖於無事之業。浩浩蕩蕩乎，機械知巧弗載於心。是故死生亦大矣，而不爲變；雖天地覆育，亦不與之捥抱矣。審乎無瑕，而不與物糅；見事之亂，而能守其宗。若然者，正肝膽，遺耳目，心志專於內，通達耦於一。居不知所爲，行不知所之，渾然而往，逯然而來。形若槁木，心若死灰，忘其五藏，損其形骸。不學而知，不視而見，不爲而成，不治而辯。感而應，迫而動，不得已而往，如光之燿，如景之放，以道爲紃，有待而然。抱其太清之本而無所容與，而物無能營，廓悗而虛，清靖而無思慮，大澤焚而不能熱，河、漢涸而不能寒也，大雷毀山而不能驚也，大風晦日而不能傷也。是故視珍寶珠玉猶石礫也，視至尊窮寵猶行客也，視毛嬙、西施猶頰醜也。以死生爲一化，以萬物爲一方，同精於太清之本，而游於忽區之旁。有精而不使，有神而不行，契大渾之樸，而立至清之中。是故其寢不夢，其智不萌，其魄不抑，其魂不騰。反覆終始，不知其端緒，甘瞑太宵之宅，而覺視於昭昭之宇，休息於無委曲之隅，而游敖於無形埒之野。居而無容，處而無所，其動無形，其靜無體，存而若亡，生而若死，出入無間，役使鬼神，淪於不測，入於無間，以不同形相嬗也，終始若環，莫得其倫。此精神之所以能登假於道也，是故真人之所游。【略】

夫至人倚不拔之柱，行不關之塗，稟不竭之府，學不死之師，無往而不遂，無至而不通。生不足以挂志，死不足以幽神，屈伸俛仰，抱命而婉轉。禍福利害，千變萬紾，孰足以患心！若此人者，抱素守精，蟬蛻蛇解，游於太清，輕舉獨住，忽然入冥。鳳凰不能與之儷，而況斥鷃乎！勢位爵祿何足以概志也！晏子與崔杼盟，臨死地而不易其義。殖、華將戰而死，莒君厚賂而止之，不改其行。故晏子可迫以仁，而不可劫以兵；殖、華可止以義，而不可縣以利。君子義死，而不可以富貴留也；義爲，而不可以死亡恐也。彼則直爲義耳，而尚猶不拘於物，又況無爲者矣！堯不以有天下爲貴，故授舜；公子札不以有國爲尊，故讓位；子罕不以玉爲富，故不受寶；務光不以生害義，故自投於淵。由此觀之，至貴不待爵，至富不待財。天下至大矣，而以與佗人；身至親矣，而棄之淵。外此，其餘無足利矣。此之謂無累之人。無累之人，不以天下爲貴矣。

上觀至人之論，深原道德之意，以下考世俗之行，乃足羞也。故通許由之意，金縢、豹韜廢矣；延陵季子不受吳國，而訟閑田者慚矣；子罕不利寶玉，而爭券契者愧矣；務光不污於世，而貪利偷生者悶矣。故不觀大義者，不知生之不足貪也；不聞大言者，不知天下之不足利也。今夫窮鄙之社也，叩盆拊瓮，相和而歌，自以爲樂矣。嘗試爲之擊建鼓，撞巨鐘，乃性仍仍然，知其盆瓮之足羞也。藏詩、書，修文學，而不知至論之旨，則拊盆叩瓮之徒也。夫以天下爲者，學之建鼓矣。尊勢厚利，人之所貪也。使之左據天下圖而右手刎其喉，愚夫不爲。由此觀之，生尊於天下也。

聖人食足以接氣，衣足以蓋形，適情不求餘，無天下不虧其性，有天下不羨其和。有天下，無天下，一實也。今贛人赦倉，予人河水，飢而餐之，渴而飲之，其入腹者不過簞食瓢漿，則身飽而赦倉不爲之減也，腹滿而河水不爲之竭也。有之不加飽，無之不爲之飢，與守其篙笮有其井，一實也。【略】

衰世湊學，不知原心反本，直雕琢其性，矯拂其情，以與世交，故目雖欲之，禁之以度，心雖樂之，節之以禮，趨翔周旋，詘節卑拜，肉凝而不食，酒澄而不飲，外束其形，內總其德，鉗陰陽之和，而迫性命之情，故終身爲悲人。達至道者則不然，理情性，治心術，養以和，持以適，樂道而忘賤，安德而忘貧，性有不欲，無欲而不得，心有不樂，無樂而不爲，無益情者不以累德，而便性者不以滑和，故縱體肆意，而度制可以爲天下儀。

今夫儒者，不本其所以欲而禁其所欲，不原其所以樂而閉其所樂，是猶決江河之源而障之以手也。夫牧民者，猶畜禽獸也，不塞其囿垣，使有野心，繫絆其足，以禁其動，而欲修生壽終，豈可得乎！夫顏回、季路、子夏、冉伯牛、孔子之通學也。然顏淵夭死，季路菹於衛，子夏失明，冉伯牛爲厲。此皆迫性拂情而不得其和也。故子夏見曾子，一臞一肥，曾子問其故，曰：「出見富貴之樂而欲之，入見先王之道又說之，兩者心戰，故臞。先王之道勝，故肥。」推此志，非能貪富貴之位，不便侈靡之樂，直宜迫性閉欲，以義自防也。雖情心鬱殪，形性屈竭，猶不得已自强也，故莫能終其天年。

若夫至人，量腹而食，度形而衣，容身而游，適情而行，餘天下而不貪，委萬物而不利，處大廓之宇，游無極之野，登太皇，馮太一，玩天地於掌握之中，夫豈爲貧富肥臞哉！故儒者非能使人弗欲，而能止之；非能使人勿樂，而能禁之。夫使天下畏刑而不敢盜，豈若能使無有盜心哉！【略】知冬日之箑、夏日之裘無用於己，則萬物之變爲塵埃矣。故以湯止沸，沸乃不止；誠知其本，則去火而已矣。

劉安《淮南子・本經訓》　天愛其精，地愛其平，人愛其情。天之精，日月星辰雷電風雨也；地之平，水火金木土也；人之情，思慮聰明喜怒也。故閉四關，止五遁，則與道淪。是故神明藏於無形，精神反於至真，則目明而不以視，耳聰而不以聽，心條達而不以思慮，委而弗爲，和而弗矜，冥性命之情，而智故不得雜焉。精泄於目則其視明，在於耳則其聽聰，留於口則其言當，集於心則其慮通。故閉四關則身無患，百節莫苑，莫死莫生，莫虛莫盈，是謂真人。

劉安《淮南子・主術訓》　凡人之論，心欲小而志欲大，智欲員而行欲方，能欲多而事欲鮮。所以心欲小者，慮患未生，備禍未發，戒過慎微，不敢縱其欲也。志欲大者，兼包萬國，一齊殊俗，並覆百姓，若合一族，是非輻湊而爲之轂。智欲員者，環復轉運，終始無端，旁流四達，淵泉而不竭，萬物並興，莫不響應也。行欲方者，直立而不撓，素白而不污，窮不易操，通不肆志。能欲多者，文武備具，動靜中儀，舉動廢置，曲得其宜，無所擊戾，無不畢宜也。事欲鮮者，執柄持術，得要以應衆，執約以治廣，處靜持中，運於璇樞，以一合萬，若合符者也。故心小者禁於微也，志大者無不懷也，智員者無不知也，行方者有不爲也，能多者無不治也，事鮮者約所持也。

劉安《淮南子・道應訓》　顏回謂仲尼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謂也？」曰：「回忘禮樂矣。」仲尼曰：「可矣，猶未也。」異日復見，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謂也？」曰：「回忘仁義矣。」仲尼曰：「可矣，猶未也。」異日復見曰：「回坐忘矣。」仲尼蹵然曰：「何謂坐忘？」顏回曰：「隳支體，黜聰明，離形去知，洞於化通，是謂坐忘。」仲尼曰：「洞則無善也，化則無常矣。而夫子薦賢，丘請從之後。」故老子曰：「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專氣至柔，能如嬰兒乎！」

劉安《淮南子・氾論訓》　天地之氣，莫大於和。和者，陰陽調，日夜分，而生物。春分而生，秋分而成，生之與成，必得和之精。故聖人之道，寬而栗，嚴而温，柔而直，猛而仁。太剛則折，太柔則卷，聖人正在剛柔之間，乃得道之本。積陰則沉，積陽則飛，陰陽相接，乃能成和。夫繩之爲度也，可卷而伸也，引而伸之，可直而睎，故聖人以身體之。夫修而不横，短而不窮，直而不剛，久而不忘者，其唯繩乎！

劉安《淮南子・詮言訓》　聖人不爲名尸，不爲謀府，不爲事任，不爲智主。藏無形，行無跡，遊無朕。不爲福先，不爲禍始。保於虛無，動於不得已。欲福者或爲禍，欲利者或離害。故無爲而寧者，失其所以寧則危；無事而治者，失其所以治則亂。星列於天而明，故人指之；義列於德而見，故人視之。人之所指，動則有章；人之所視，行則有跡。動有章則詞，行有跡則議，故聖人揜明於不形，藏跡於無爲。【略】

聖人不爲可非之行，不憎人之非己也；修足譽之德，不求人之譽己也。不能使禍不至，信己之不迎也；不能使福必來，信己之不攘也。禍之至也，非其求所生，故窮而不憂；福之至也，非其求所成，故通而弗矜。知禍福之制不在於己也，故閑居而樂，無爲而治。聖人守其所以有，不求其所未得。求其所無，則所有者亡矣；修其所有，則所欲者至。【略】

聖人無思慮，無設儲，來者弗迎，去者弗將。人雖東西南北，獨立中央。故處衆枉之中，不失其直；天下皆流，獨不離其壇域。故不爲善，不避醜，遵天之道；不爲始，不專己，循天之理。不豫謀，不棄時，與天爲期；不求得，不辭福，

從天之則。不求所無，不失所得，內無旁禍，外無旁福。禍福不生，安有人賊！爲善則觀，爲不善則議；觀則生貴，議則生患。故道術不可以進而求名，而可以退而脩身；不可以得利，而可以離害。故聖人不以行求名，不以智見譽。法修自然，己無所與。慮不勝數，行不勝德，事不勝道。爲者有不成，求者有不得。人有窮，而道無不通，與道爭則凶。故《詩》曰：「弗識弗知，順帝之則。」有智而無爲，與無智者同道；有能而無事，與無能者同德。其智也，告之者至，然後覺其動也；使之者至，然後覺其爲也。有智若無智，有能若無能，道理爲正也。故功蓋天下，不施其美；澤及後世，不有其名；道理通而人僞滅也。名與道不兩明，人受名則道不用，道勝人則名息矣。道與人競長。章人者，息道者也。人章道息，則危不遠矣。【略】

君子修行而使善無名，布施而使仁無章，故士行善而不知善之所由來，民澹利而不知利之所由出，故無爲而自治。善有章則士爭名，利有本則民爭功，二爭者生，雖有賢者，弗能治。故聖人揜跡於爲善，而息名於爲仁也。【略】

聖人勝心，衆人勝欲。君子行正氣，小人行邪氣。內便於性，外合於義，循理而動，不繫於物者，正氣也。重於滋味，淫於聲色，發於喜怒，不顧後患者，邪氣也。邪與正相傷，欲與性相害，不可兩立。一置一廢，故聖人損欲而從事於性。目好色，耳好聲，口好味，接而說之。不知利害嗜慾也，食之不寧於體，聽之不合於道，視之不便於性。三官交爭，以義爲制者，心也。割痤疽非不痛也，飲毒藥非不苦也，然而爲之者，便於身也。渴而飲水非不快也，飢而大飧非不澹也，然而弗爲者，害於性也。此四者，耳目鼻口不知所取去，心爲之制，各得其所。由是觀之，欲之不可勝，明矣。凡治身養性，節寢處，適飲食，和喜怒，便動靜，使在己者得，而邪氣因而不生，豈若憂瘕疣之與痤疽之發，而豫備之哉！

夫函牛之鼎沸而蠅蚋弗敢入，昆山之玉瑱而塵垢弗能污也。聖人無去之心而心無醜，無取之美而美不失。故祭祀思親不求福，饗賓修敬不思德，唯弗求者能有之。處尊位者，以有公道而無私說，故稱尊焉，不稱賢也；有大地者，以有常術而無鈐謀，故稱平焉，不稱智也。內無暴事以離怨於百姓，外無賢行以見忌於諸侯，上下之禮，襲而不離，而爲論者莫然不見所觀焉，此所謂藏無形者。【略】

聖人常後而不先，常應而不唱；不進而求，不退而讓；隨時三年，時去我先；去時三年，時在我後；無去無就，中立其所。天道無親，唯德是與。有道者，不失時與人；無道者，失於時而取人。直己而待命，時之至不可迎而反也；要遮而求合，時之去不可追而援也。故不曰我無以爲而天下遠，不曰我不欲而天下不至。古之存己者，樂德而忘賤，故名不動志；樂道而忘貧，故利不動心。名利充天下，不足以概志，故廉而能樂，靜而能澹。故其身治者，可與言道矣。自身以上至於荒芒爾遠矣，自死而天下無窮爾滔矣，以數雜之壽，憂天下之亂，猶憂河水之少，泣而益之也。龜三千歲，浮游不過三日，以浮游而爲龜憂養生之具，人必笑之矣。故不憂天下之亂，而樂其身之治者，可與言道矣。君子爲善不能使福必來，不爲非而不能使禍無至。福之至也，非其所求，故不伐其功；禍之來也，非其所生，故不悔其行。內修極而橫禍至者，皆天也，非人也。故中心常恬漠，累積其德；狗吠而不驚，自信其情。故知道者不惑，知命者不憂。

劉安《淮南子・說山訓》 狂者東走，逐者亦東走，東走則同，所以東走則異。溺者入水，拯之者亦入水，入水則同，所以入水者則異。故聖人同死生，愚人亦同死生，聖人之同死生通於分理，愚人之同死生不知利害所在。【略】

蘭生幽谷，不爲莫服而不芳；舟在江海，不爲莫乘而不浮；君子行義，不爲莫知而止休。夫玉潤澤而有光，其聲舒揚，渙乎其有似也。無內無外，不匿瑕穢，近之而濡，望之而隧。夫照鏡見眸子，微察秋豪，明照晦冥。故和氏之璧，隨侯之珠，出於山淵之精，君子服之，順祥以安寧；侯王寶之，爲天下正。【略】

君子之於善也，猶採薪者見一芥掇之，見青葱則拔之。

劉安《淮南子・人間訓》 得道之士，外化而內不化。外化，所以入人也；內不化，所以全其身也。故內有一定之操，而外能詘伸、贏縮、卷舒，與物推移，故萬舉而不陷。所以貴聖人者，以其能龍變也。

劉安《淮南子・修務訓》 嘗試問之矣：「若夫神農、堯、舜、禹、湯，可謂聖人乎？」有論者必不能廢。以五聖觀之，則莫得無爲，明矣。古者，民茹草飲水，採樹木之實，食贏蛖之肉，時多疾病毒傷之害。於是神農乃始教民播種五穀，相土地宜，燥濕肥墝高下，嘗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辟就。當此之時，一日而遇七十毒。堯立孝慈仁愛，使民如子弟。西教沃民，東至黑齒，北撫幽都，南道交趾。放讙兜於崇山，竄三苗於三危，流共工於幽州，殛鯀於羽山。舜作室，築墻茨屋，辟地樹穀，令民皆知去巖穴，各有家室。南征三苗，道死蒼梧。禹沐浴霪雨，櫛扶風，決江疏河，鑿龍門，闢伊闕，修彭蠡之防，乘四載，隨山栞木，平治水土，定千八百國。湯夙興夜寐，以致聰明；輕賦薄斂，以寬民氓；布

德施惠，以振困窮；弔死問疾，以養孤孀。百姓親附，政令流行，乃整兵鳴條，困夏南巢，譙以其過，放之歷山。此五聖者，天下之盛主，勞形盡慮，爲民興利除害而不懈。奉一爵酒不知於色，挈一石之尊則白汗交流，又況贏天下之憂，而海内之事者乎？其重於尊亦遠也！且夫聖人者，不恥身之賤，而愧道之不行，不憂命之短，而憂百姓之窮。是故禹之爲水，以身解於陽盱之河；湯旱，以身禱於桑山之林。聖人憂民，如此其明也，而稱以「無爲」，豈不悖哉！【略】

若以布衣徒步之人觀之，則伊尹負鼎而干湯，吕望鼓刀而入周，百里奚轉鬻，管仲束縛，孔子無黔突，墨子無暖席。是以聖人不高山，不廣河，蒙恥辱以干世主，非以貪禄慕位，欲事起天下利而除萬民之害。蓋聞傳書曰：神農憔悴，堯瘦臞，舜黴黑，禹胼胝。由此觀之，則聖人之憂勞百姓甚矣！【略】聖人之從事也，殊體而合於理，其所由異路而同歸，其存危定傾若一，志不忘於欲利人也。

韓嬰《韓詩外傳》卷一　傳曰：衣服容貌者，所以説目也；應對言語者，所以説耳也；好惡去就者，所以説心也。故君子衣服中，容貌得，則民之目悦矣。言語遜，應對給，則民之耳悦矣。就仁去不仁，則民之心悦矣。三者存乎身，雖不在位，謂之素行。故中心存善，而日新之，雖獨居而樂，德充而形。《詩》曰：「何其處也？必有與也。何其久也？必有以也。」

韓嬰《韓詩外傳》卷二　君子有主善之心，而無勝人之色，德足以君天下，而無驕肆之容，行足以及後世，而不以一言非人之不善。故曰君子盛德而卑，虚己以受人；旁行不流，應物而不窮。雖在下位，民願戴之，雖欲無尊，得乎哉？《詩》曰：「彼己之子，美如英，美如英，殊異乎公行。」

韓嬰《韓詩外傳》卷二　君子易和而難狎也，易懼而不可劫也，畏患而不避義死，好利而不爲所非，交親而不比，言辯而不亂，盪盪乎其易不可失也，磏乎其廉而不劌也，温乎其仁厚之寬大也，超乎其有以殊於世也。《詩》曰：「美如玉，美如玉，殊異乎公族。」

韓嬰《韓詩外傳》卷四　有大忠者，有次忠者，有下忠者，有國賊者。以道覆君而化之，是謂大忠也。以德調君而輔之，是謂次忠也。以諫非君而怨之，是謂下忠也。不恤乎公道之達義，偷合苟同以之持禄養交者，是謂國賊也。若周公之於成王，可謂大忠也。管仲之於桓公，可謂次忠也。子胥之於夫差，可謂下忠也。曹觸龍之於紂，可謂國賊也。皆人臣之所爲也，吉凶賢不肖之效也。《詩》曰：「匪其止恭，惟王之邛。」

韓嬰《韓詩外傳》卷六　《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君子爲民父母何如？曰君子者，貌恭而行肆，身儉而施博，故不肖者不能逮也。殖盡於己，而區略於人，故可盡身而事也。篤愛而不奪，厚施而不伐。見人有善，欣然樂之，見人不善，惕然掩之，有其過而兼包之。授衣以最，授食以多。法下易由，事寡易爲。是以中立而爲人父母也。築城而居之，别田而養之，立學以教之，使人知親尊。親尊故父服斬衰三年，爲君亦服斬衰三年，爲民父母之謂也。

董仲舒《春秋繁露・執贄》　玉有似君子。子曰：「人而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矣。」故匿病者不得良醫，羞問者聖人去之，以爲遠功而近有災，是則不有。玉至清而不蔽其惡，内有瑕穢，必見之於外，故君子不隱其短。不知則問，不能則學，取之玉也。君子比之玉，玉潤而不污，是仁而至清潔也；廉而不殺，是義而不害也；堅而不腐，過而不濡。視之如庸，展之如石，狀如石，搔而不可從繞，潔白如素，而不受污，玉類備者，故公侯以爲贄。

董仲舒《春秋繁露・山川頌》　山則龍從嵐崔，摧嵬嶵巍，久不崩陁，似夫仁人志士。孔子曰：「山川神祇立，寶藏殖，器用資，曲直合，大者可以爲宫室臺榭，小者可以爲舟輿浮濫。大者無不中，小者無不入，持斧則斫，折鎌則艾。生人立，禽獸伏，死人入，多其功而不言，是以君子取譬也。」且積土成山，無損也，成其高，無害也，成其大，無虧也。小其上，泰其下，久長安，後世無有去就，儼然獨處，惟山之意。《詩》云：「節彼南山，惟石岩岩。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此之謂也。

水則源泉混混沄沄，晝夜不竭，既似力者；盈科後行，既似持平者，循微赴下，不遺小間，既似察者，循谿谷不迷，或奏萬里而必至，既似知者；障防山而能清净，既似知命者；不清而入，潔清而出，既似善化者；赴千仞之壑，入而不疑，既似勇者；物皆困於火，而水獨勝之，既似武者。孔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此之謂也。

《孔叢子・連叢子下》　華陰張太常問如何斯可謂備德君子，委彦答曰：「性能沉邃，則不可測；志不在小，則不可度；砥厲廉隅，則不可越；行高體卑，則不可階。興事效業，與言俱立；舍己從善，不恥服人；交友以義，不慕勢利；並立相下，不倡遊言。若此，可謂備德矣。」張生曰：「不有孝弟忠信乎？」答曰：「别而論之，則應此條。總而目之，則曰孝弟忠信。張生聞是言。喜而書之。

揚雄《法言・問明》 仲尼，聖人也，或者劣諸子貢。子貢辭而精之，然後廓如也。於戲！觀書者違子貢，雖多亦何以爲？

揚雄《法言・五百》 聖人重其道而輕其祿，衆人重其祿而輕其道。聖人曰：「於道行與？」衆人曰：「於祿殖與？」【略】

聖人之材，天地也；次山陵川泉也，次鳥獸草木也。

揚雄《法言・先知》 聖人，文質者也。車服以彰之，藻色以明之，聲音以揚之，《詩》、《書》以光之。籩豆不陳，玉帛不分，琴瑟不鏗，鐘鼓不抗，則吾無以見聖人矣。【略】

聖人樂陶成天下之化，使人有士君子之器者也，故不遁於世，不離於羣。遁離者，是聖人乎？

揚雄《法言・重黎》 或問聖人表裏。曰：「威儀文辭，表也；德行忠信，裏也。」

揚雄《法言・修身》 聖人耳不順乎非，口不肆乎善；賢者耳擇、口擇；衆人無擇焉。或問「衆人」。曰：「富貴生。」「賢者」。曰：「義。」「聖人」。曰：「神。」觀乎賢人，則見衆人；觀乎聖人，則見賢人；觀乎天地，則見聖人。天下有三好：衆人好己從，賢人好己正，聖人好己師。天下有三檢：衆人用家檢，賢人用國檢，聖人用天下檢。天下有三門：由於情欲，入自禽門；由於禮義，入自人門；由於獨智，入自聖門。

劉向《説苑・臣術》 人臣之術，順從而復命，無所敢專，義不苟合，位不苟尊；必有益於國，必有補於君；故其身尊而子孫保之。故人臣之行有六正六邪，行六正則榮，犯六邪則辱，夫榮辱者，禍福之門也。何謂六正六邪？六正者：一曰萌芽未動，形兆未見，昭然獨見存亡之幾，得失之要，預禁乎未然之前，使主超然立乎顯榮之處，天下稱孝焉，如此者聖臣也；二曰虛心白意，進善通道，勉主以體義，諭主以長策，將順其美，匡救其惡，功成事立，歸善於君，不敢獨伐其勞，如此者良臣也；三曰卑身賤體，夙興夜寐，進賢不解，數稱於往古之行事，以厲主意，庶幾有益，以安國家社稷宗廟，如此者忠臣也；四曰明察幽見成敗，早防而救之，引而復之，塞其間，絶其源，轉禍以爲福，使君終以無憂，如此者智臣也；五曰守文奉法，任官職事，辭祿讓賜，不受贈遺，衣服端齊，飲食節儉，如此者貞臣也；六曰國家昏亂，所爲不諛，敢犯主之顔，面言主之過失，不辭其誅，身死國安，不悔所行，如此者直臣也。是爲六正也。六邪者：「一曰安官貪祿，營於私家，不務公事，懷其智，藏其能，主飢於論，渴於策，猶不肯盡節，容容乎與世沉浮，上下左右觀望，如此者具臣也；二曰主所言，皆曰善，主所爲，皆曰可，隱而求主之所好即進之，以快主之耳目，偷合苟容，與主爲樂，不顧其後害，如此者諛臣也；三曰中實頗險，外容貌小謹，巧言令色，又心嫉賢，所欲進則明其美而隱其惡，所欲退則明其過而匿其美，使主妄行過任，賞罰不當，號令不行，如此者姦臣也；四曰智足以飾非，辯足以行説，反言易辭而成文章，內離骨肉之親，外妒亂朝廷，如此者讒臣也；五曰專權擅勢，持抏國事以爲輕重，於私門成黨以富其家，又復增加威勢，擅矯主命以自顯貴，如此者賊臣也；六曰諂主以邪，墜主不義，朋黨比周，以蔽主明，入則辯言好辭，出則更復異其言語，使白黑無別，是非無間，伺候可推，而因附然，使主惡布於境內，聞於四鄰，如此者亡國之臣也。是謂六邪。賢臣處六正之道，不行六邪之術，故上安而下治，生則見樂，死則見思，此人臣之術也。

劉向《説苑・修文》 公孟子高見顓孫子莫曰：「敢問君子之禮何如？」顓孫子莫曰：「去爾外厲與爾內色，勝而心自取之，去三者而可矣。」公孟不知，以告曾子，曾子愀然逡巡曰：「大哉言乎！夫外厲者必內折，色勝而心自取之者，必爲人役。是故君子德行成而容不知，聞識博而辭不爭，知慮微達而能不愚。」

曾子有疾，孟儀往問之。曾子曰：「鳥之將死，必有悲聲，君子集大辟，必有順辭，禮有三儀，知之乎？對曰：「不識也。」曾子曰：「坐，吾語汝：君子修禮以立志，則貪慾之心不來；君子思禮以脩身，則怠惰慢易之節不至；君子修禮以仁義，則忿爭暴亂之辭遠。若夫置樽俎、列籩豆，此有司之事也，君子雖勿能，可也。」

揚雄《法言・君子》 或問：「君子言則成文，動則成德，何以也？」曰：「以其弸中而彪外也。般之揮斤，羿之激矢，君子不言，言必有中也；不行，行必有稱也。」

或問君子之柔剛。曰：「君子於仁也柔，於義也剛。」

或問：「航不漿，衝不齊，有諸？」曰：「有之。」或曰：「大器固不周於小乎？」曰：「斯械也，君子不械。」【略】

牛玄駢白，睟而角，其升諸廟乎？是以君子全其德。

或問君子似玉。曰：「純淪溫潤，柔而堅，玩而廉，隊乎其不可形也。」【略】

君子好人之好，而忘己之好；小人好己之惡，而忘人之好。

或曰：「子於天下則誰與？」曰：「與夫進者乎！」或曰：「貪夫位也，慕夫祿也，何其與？」曰：「此貪也，非進也。夫進也者，進於道，慕於德，殷之以仁

義，進而進，退而退，日孳孳而不自知倦者也。」或曰：「進進則聞命矣，請問退進。」曰：「昔乎，顏淵以退爲進，天下鮮儷焉。」或曰：「若此，則何少於必退也？」曰：「必進易儷，必退易儷也。進以禮，退以義，難儷也。」

或曰：「人有齊死生，同貧富，等貴賤，何如？」曰：「作此者其有懼乎？信死生齊，貧富同，貴賤等，則吾以聖人爲囂囂。」

通天、地、人曰儒，通天、地而不通人曰伎。

人必先作，然後人名之；先求，然後人與之。人必其自愛也，而後人愛諸；人必其自敬也，而後人敬諸。自愛，仁之至也；自敬，禮之至也。未有不自愛敬而人愛敬之者也。

或問：「龍、龜、鴻、鵠，不亦壽乎？」曰：「壽。」曰：「人可壽乎？」曰：「物以其性，人以其仁。」

或問：「人言仙者，有諸乎？」曰：「吁！吾聞虙羲、神農歿，黃帝、堯、舜殂落而死。文王，畢；孔子，魯城之北。獨子愛其死乎？非人之所及也。仙亦無益子之彙矣！」或曰：「聖人不師仙，厥術異也。聖人之於天下，恥一物之不知；仙人之於天下，恥一日之不生。」曰：「生乎！生乎！名生而實死也。」

君子忠人，況己乎？小人欺己，況人乎？

班固《白虎通・聖人》 聖人者何？聖者，通也，道也，聲也。道無所不通，明無所不照，聞聲知情，與天地使德，日月使明，四時合序，鬼神合吉凶。《禮別名記》曰：「五人曰茂。十人曰選。百人曰俊。千人曰英。倍英曰賢。萬人曰傑。萬傑曰聖。」

右總論聖人

聖人未歿時，寧知其聖乎？曰：知之。《論語》曰：「太宰問子貢曰：『夫子聖者歟？』孔子曰：『太宰知我乎？』聖人亦自知聖乎？曰：『知之。』孔子曰：『文王既歿，文不在茲乎。』」

右論知聖

何以知帝王聖人也？《易》曰：「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於是始作八卦」。又曰：「伏羲氏歿，神農氏作」，「神農氏歿，黃帝、堯、舜氏作」。文俱言「作」，明皆聖人也。【略】

右論古聖人

《白虎通・號》 或稱君子者何？道德之稱也。君之爲言羣也。子者，丈夫之通稱也。故《孝經》曰：「君子之教以孝也，所以敬天下之爲人父者也。何以知其通稱也？以天子至於民。故《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論語》曰「君子哉若人」。此謂弟子，弟子者，民也。

右論君子爲通稱

徐幹《中論・法象》 夫法象立，所以爲君子。法象者，莫先乎正容貌、慎威儀。是故先王之制禮也，爲冕服采章以旌之，爲佩玉鳴璜以聲之，欲其尊也，欲其莊也。焉可懈慢也？夫容貌者，人之符表也。符表正，故情性治；情性治，故仁義存；仁義存，故盛德著；盛德著，故可以爲法象：斯謂之君子矣。君子者，無尺土之封，而萬民尊之；無刑罰之威，而萬民畏之；無羽籥之樂，而萬民樂之；無爵祿之賞，而萬民懷之。其所以致之者，一也。故孔子曰：「君子威而不猛，泰而不驕。」《詩》云：「敬爾威儀，惟民之則。」若夫墮其威儀，恍其瞻視，忽其辭令，而望民之則我者，未之有也。莫之則者，則慢之者至矣。小人皆慢也，而致怨乎人，患己之卑，而不知其所以然。哀哉！故《書》曰：「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略】

君子口無戲謔之言，言必有防；身無戲謔之行，行必有檢。故雖妻妾不可得而黷也，雖朋友不可得而狎也。是以不慍怒，而德行行於閨門；不諫諭，而風聲化乎鄉黨。傳稱「大人正已而物自正」者，蓋此之謂也。以匹夫之居猶然，況得意而行於天下者乎？唐堯之帝，允恭克讓而光被四表；成湯，不敢怠遑而奄有九域；文王，祇畏而造彼區夏。《易》曰：「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言下觀而化也，禍敗之由也。則有媟慢以爲階，可無慎乎！昔宋敏碎首於棋局，陳靈被禍於戲言，閻邴造逆於相詬，子公生弒於嘗黿。是故君子居身也謙，在敵也讓，臨下也莊，奉上也敬。四者備而怨咎不作，福祿從之。《詩》云：「靖恭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汝。」故君子之交人也，歡而不媟，和而不同，好而不佞詐，學而不虛行，易親而難媚，多怨而寡非，故無絶交，無畔朋。《書》曰：「慎始而敬，終以不困。」

徐幹《中論・考僞》 君子者能成其心，心成則內定，內定則物不能亂，物不能亂則獨樂其道，獨樂其道則不聞爲聞，不顯爲顯。故《禮》稱「君子之道，闇然而日彰；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君子之道，淡而不厭，簡而文，温而理，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可與入德矣。君子之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見乎？夫如是者，豈將反側於亂世，而化庸人之未稱哉！

佚名《太平經》己部之十三《神司人守本陰祐訣第一百五十六》 行爲子道，學而得大官者決意。凡人學問也，今日入學門，用心專一，常欲祐利愛而不妄語，年少而學，至老窮無復知乃止，不樂得官也。但身好學，務欲得知經道，積爲善而不止，行名立，經道成，深知古今災變所從起。其行與學，有益於上，有利於下，爲善積聞，不可闔閉，名聞四遠。明王好之，因而徵索召取，百姓俱言善哉，俱言大吉，是其人也，旁人爲其說喜。是者即其善人學而度世者也。真人知之耶？

郭象《莊子注・逍遥遊》 夫聖人之心極兩儀之至會，窮萬物之妙數，故能體化合變，無往不可；旁礴萬物，無物不然。世以亂故求我，我無心也。我苟無心，亦何爲不應世哉？然則體玄而極妙者，其所以會通萬物之性而陶鑄天下之化，以成堯舜之名者，常以不爲爲之耳！孰弊弊焉，勞神苦思，以事爲事，然後能乎？

郭象《莊子注・大宗師》 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欲也。物之感人無窮，人之逐欲無節，則天理滅矣。真人知用心則背道，助天則傷生，故不爲也。

《阮籍集・大人先生傳》 大人先生蓋老人也，不知姓字。陳天地之始，言神農、黄帝之事，昭然也；莫知其生年之數。嘗居蘇門之山，故世或謂之閑。養性延壽，與自然齊光。其視堯、舜之所事，若手中耳。以萬里爲一步，以千歲爲一朝。行不赴而居不處，求乎大道而無所寓。先生以應變順和，天地爲家；運去勢隤，魁然獨存。自以爲能足與造化推移，故默探道德，不與世同之。自好者非之，無識者怪之，不知其變化神微也。而先生不以世之非怪而易其務也。先生以爲中區之在天下，曾不若蠅蚊之着帷，故終不以爲事，而極意乎異方奇域，遊覽觀樂非世所見，徘徊無所終極。遺其書於蘇門之山而去。天下莫知其所如往也。

或遺大人先生書曰：「天下之貴，莫貴於君子。服有常色，貌有常則，言有常度，行有常式。立則磬折，拱若抱鼓，動静有節，趍步商羽，進退周旋，咸有規矩。心若懷冰，戰戰慄慄；束身修行，日慎一日；擇地而行，唯恐遺失。誦周、孔之遺訓，嘆唐、虞之道德。唯法是修，唯禮是克。手執珪璧，足履繩墨。行欲爲目前檢，言欲爲無窮則。少稱鄉閭，長聞邦國。上欲三公，下不失九州牧。故挾金玉，垂文組，享尊位，取茅土，揚聲名於後世，齊功德於往古。奉事君上，牧養百姓，退營私家，育長妻子。卜吉宅，慮乃億祉；遠禍近福，永堅固已。此誠士君子之高致，古今不易之美行也。今先生乃被髮而居巨海之中，與若君子者遠，吾恐世之嘆先生而非之也。行爲世所笑，身無由自達，則可謂恥辱矣。身處困苦之地，而行爲世俗之所笑，吾爲先生不取也。」

於是，大人先生乃逌然而嘆，假雲霓而應之，曰：「若之云尚何通哉？夫大人者，乃與造物同體，天地並生，逍遥浮世，與道俱成，變化散聚，不常其形。天地制域於内，而浮明開達於外。天地之永固，非世俗之取及也。吾將爲汝言之：「往者天嘗在下，地嘗在上，反覆顛倒，未之安固，焉得不失度式而常之？天因地動，山陷川起，雲散震壞，六合失理，汝又焉得擇地而行，趍步商羽？往者羣氣争存，萬物死慮，支體不從，身爲泥土，根拔枝殊，咸失其所，汝又焉得束身修行，磬折抱鼓？李牧功而身死，伯宗忠而世絶，進求利以喪身，營爵賞而家滅，汝又焉得挾金玉萬億，祇奉君上而全妻子乎？

「且汝獨不見夫虱之處於褌之中乎！逃於深縫，匿乎壞絮，自以爲吉宅也。行不敢離縫際，動不敢出褌襠，自以爲得繩墨也。饑則嚙人，自以爲無窮食也。然炎丘火流，焦邑滅都，羣虱死於褌中而不能出。汝君子之處寰區之内，亦何異夫虱之處褌中乎？悲夫！而乃自以爲遠禍近福，堅無窮也。亦觀夫陽烏遊於塵外，而鷇鵝戲於蓬芟，小大固不相及，汝又何以爲若君子聞於余乎？且近者夏喪於商，周播之劉，耿、薄爲墟，豐、鎬成丘。至人來一顧，而世代相酬。厥居未定，他人也。有，汝之茅土，將誰與久？

「是以至人不處而居，不修而治，日月爲正，陰陽爲期。豈希情乎世，繫累於一時？來東雲，駕西風，與陰守雌，據陽爲雄。志得欲從，物莫之窮。又何不能自達而畏夫世笑哉？

「昔者天地開闢，萬物並生。大者恬其性，細者静其形。陰藏其氣，陽發其精。害無所避，利無所争。放之不失，收之不盈。亡不爲夭，存不爲壽。福無所得，禍無所咎。各從其命，以度相守。明者不以智勝，闇者不以愚敗，弱者不以迫畏，强者不以力盡。蓋無君而庶物定，無臣而萬事理，保身修性，不違其紀。惟兹若然，故能長久。今汝造音以亂聲，作色以詭形，外易其貌，内隱其情，懷欲以求多，詐僞以要名。君立而虐興，臣設而賊生。坐制禮法，束縛下民。欺愚誑拙，藏智自神。强者暌而凌暴，弱者憔悴而事人。假廉而成貪，内險而外仁。罪至不悔過，幸遇則自矜。馳此以奏除，故循滯而不振。

「夫無貴則賤者不怨，無富則貧者不争，各足於身而無所求也。恩澤無所

歸，則死敗無所仇。奇聲不作，則耳不易聽；淫色不顯，則目不改視。耳目不相易改，則無以亂其神矣。此先世之所至止也。今汝尊賢以相高，競能以相尚，勢以相君，寵貴以相加，驅天下以趣之。此所以上下相殘也。竭天地萬物之至，以奉聲色無窮之欲，此非所以養百姓也。於是懼民之知其然，故重賞以喜之，嚴刑以威之。財匱而賞不供，刑盡而罰不行，乃始有亡國、戮君、潰敗之禍。此非汝君子之爲乎？汝君子之禮法，誠天下殘賊、亂危、死亡之術耳，而乃目以爲美行不易之道，不亦過乎！

「今吾乃飄飄於天地之外，與造化爲友，朝飧陽谷，夕飲西海，將變化遷易，與道周始。此之於萬物，豈不厚哉！故不通於自然者不足以言道，闇於昭昭者不足與達明，子之謂也。」

先生既申若言，天下之喜奇者異之，怳懆者高之。其不知其體，不見其情，猜其道，虛僞之名。莫識其真，弗達其情，雖異而高之，與嚮之非怪者蔑如也。至人者，不知乃貴，不見乃神，神貴之道存乎內，而萬物運於外矣。故天下終而不知其用也。逌乎有宋扶搖之野，有隱士焉，見之而喜，自以爲均志同行也。曰：「善哉，吾得之見而舒憤也。上古質樸淳厚之道已廢，而末枝遺葉並興，豺虎貪虐，羣物無辜，以害爲利，殞性亡軀。吾不忍見也，故去而處茲。人不可與爲儔，不若與木石爲鄰。安期逃乎蓬山，角李潛乎丹水，鮑焦立以枯槁，萊維去而逌死，亦由茲夫！吾將抗志顯高，遂終於斯。禽生而獸死，埋形而遺骨，不復反余之生乎！夫志均者相求，好合者齊，與夫子同之。」

於是，先生乃舒虹霓以蕃塵，傾雪蓋以蔽明，倚瑤廂而徘徊，總衆轡而安行，顧而謂之曰：「泰初貞人，惟大之根，專氣一志，萬物以存。退不見後，進不覩先，發西北而造制，啓東南以爲門。微道德以久娛，跨天地而處尊。夫然成吾體也，是以不避物而處，所覩則寧；不以物爲累，所逌則成。彷徉足以舒其意，浮騰足以逞其情。故至人無宅，天地爲客；至人無主，天地爲所；至人無事，天地爲故。無是非之別，無善惡之異，故天下被其澤，而萬物所以熾。若夫惡彼而好我，自是而非人，忿激以爭求，貴志而賤身，伊禽生而獸死，尚何顯而獲榮？悲夫，子之用心也！薄安利以忘生，要求名以喪體，誠與彼其無詭，何枯槁而逌死？子之所好，何足言哉！吾將去子矣。」乃揚眉而蕩目，振袖而撫裳，令緩轡而縱策，遂風起而雲翔。彼人者瞻之而垂泣，自痛其志；衣草木之皮，伏於巖石之下，懼不終夕而死。

先生過神宮而息，漱吾泉而行，迴乎逌而遊覽焉。見薪於阜者，嘆曰：「汝將焉以是終乎哉？」

薪者曰：「是終我乎？不以是終我乎？且聖人無懷，何其哀夫！盛衰變化，常不茲。藏器於身，伏以俟時。孫朋足以擒龐，雖折脅而乃休，百里困而相贏，牙既老而弼周。既顛倒而更來兮，固先窮而後收。秦破六國，並兼其地，夷滅諸侯，南面稱帝。姣盛色，崇靡麗。鑿南山以爲闕，表東海以爲門，門萬室而不絕，圖無窮而永存。美宮室而盛帷幄，擊鐘鼓而揚其章。廣苑囿而深池沼，興渭北而建咸陽。巘木曾未及成林，而荆棘已藂乎阿房。時代存而迭處，故先得而後亡。山東之徒慮，遂起而王天下。由此視之，窮達詎可知耶？且聖人以道德爲心，不以富貴爲志；以無爲用，不以人物爲事。尊顯不加重，貧賤不自輕，失不自以爲辱，得不自以爲榮。木根挺而枝遠，葉繁茂而華零。無窮之死，猶一朝之生。身之多少，又何足營？」

因歎而歌曰：「日沒不周方，月出丹淵中。陽精蔽不見，陰光大爲雄。亭亭在須臾，厭厭將復東。離合雲霧兮，往來如飄風。富貴俛仰間，貧賤何必終？留侯起亡虜，威武赫夷荒。召平封東陵，一旦爲布衣。枝葉托根柢，死生同盛衰。得志從命升，失勢與時隤。寒暑代征邁，變化更相推。禍福無常主，何憂身無歸？推茲由斯□，負薪又何哀？」

先生聞之，笑曰：「雖不及大，庶免小矣。」

乃歌曰：「天地解兮六合開，星辰賓兮日月隤，我騰而上將何懷？衣弗襲而服美，佩弗飾而自章，上下徘徊兮誰識吾常？

「遂去而遐浮，肆雲轙，興氣蓋，徜徉回翔兮滂濊之外。建長星以爲旗兮，擊雷霆之磕磕。閒不周而出車兮，出九野之夷泰。坐中州而一顧兮，望崇山而迴邁。端余節而飛旃兮，縱心慮乎荒裔，擇前者而弗修兮，馳蒙閒而遠逌。棄世務之衆爲兮，何細事之足賴？虛形體而輕舉兮，精微妙而神豐。命夷羿使寬日兮，召忻來使緩風。攀扶桑之長枝兮，登扶搖之隆崇。躍潛之昧兮，洗光曜之昭明。遺衣裳而弗服兮，服雲氣而遂行。朝造駕乎湯谷兮，夕息馬乎長泉。時崦嵫而易氣兮，輝若華以照冥。左朱陽以舉麾兮，右玄陰以建旗，變容飾而改度，遂騰竊以修征。

「陰陽更而代邁，四時奔而相逌，惟仙化之倏忽兮，心不樂乎久留。驚風奮而遺樂兮，雖雲起而亡憂，忽電消而神逌兮，歷寥廓而遐逌。佩日月以舒光兮，

登徜徉而上浮，壓前進於彼逌兮，將步足乎虛州。掃紫宮而陳席兮，坐帝室而忽會酬。萃衆音而奏樂兮，聲驚渺而悠悠。五帝舞而再屬兮，六神歌而代周。樂啾啾肅肅，洞心而達神，超遥茫茫，心往而忘反。

「慮大而志矜局，大人微而弗復兮，揚雲氣而上陳。召大幽之玉女兮，接上王之美人。體雲氣之逌暢兮，服太清之淑貞。合歡情而微授兮，先艷溢其若神。華姿煒以俱發兮，采色煥其並振，傾玄髦而垂鬢兮，曜紅顔而自新。時曖暧而將逝兮，風飄飄而振衣，雲氣解而霧離兮，靄奔散而永歸。心惝惘而遥思兮，眇迴目而弗晞。

「揚清風以爲旗兮，翼旋軫而反衍。騰炎陽而出彊兮，命祝融而使遣。驅玄冥以攝堅兮，蔣收秉而先戈。勾芒奉轂，浮驚朝霞，寥廓茫茫而靡都兮，邈無儔而獨立。倚瑶廂而一顧兮，哀下土之憔悴。分是非以爲行兮，又何足與比類？霓旌飄兮雲旂靄，樂遊兮出天外。」

大人先生被髮飛鬢，衣方離之衣，繞紱陽之帶。含奇芝，嚼甘華，噏浮霧，飧朝霞，興朝雲，颺春風。奮乎大極之東，遊乎崑崙之西，遺轡隤策，流盼乎唐、虞之都。惘然而思，悵爾若忘，慨然而嘆曰：「嗚呼！時不若歲，歲不若天，天不若道，道不若神。神者，自然之根也。彼勾勾者自以爲貴夫世矣，而惡知夫世之賤乎茲哉？故與世爭貴，貴不足尊；與世爭富，富不足先。必超世而絶羣，遺俗而獨往，登乎太始之前，覽乎忽漠之初，慮周流於無外，志浩蕩而自舒，飄飄於四運，翻翱翔乎八隅。欲從肆而彷彿，浣濯而靡拘，細行不足以爲毀，聖賢不足以爲譽。變化移易，與神明扶。廓無外以爲宅，周宇宙以爲廬，强八維而處安，據制物以永居。夫如是，則可謂富貴矣。是故不與堯、舜齊德，不與湯、武並功，王、許不足以爲匹，陽、丘豈能與比縱？天地且不能越其壽，廣成子曾何足與並容？激八風以揚聲，躡元吉之高蹤。被九天以開除兮，來雲氣以馭飛龍，專上下以制統兮，殊古今而靡同。夫世之名利，胡足以累之哉？故提齊而踧楚，挈趙而蹈秦，不滿一朝而天下無人，東西南北莫之與鄰。悲夫！子之修節，以余觀之，將焉存乎於茲？」

先生乃去之，紛泱莽，軌洞洋，流衍溢，歷度重淵，跨青天，顧而逌覽焉。則有逍遥以永年，無存忽合，散而下臻。霍分離蕩，瀁瀁洋洋，颺涌。雲浮，達於搖光。直馳騖乎太初之中，而休息乎無爲之宫。太初何如？無後無先。莫究其極，誰識其根。邈渺綿綿，乃反復乎大道之所存。莫暢其究，誰曉其根。辟九靈而求索，曾何足以自隆？登其萬天而通觀，浴太始之和風。瀏逍遥以遠逌，遵大路之無窮。遺太乙而弗使，陵天地而徑行。超濛鴻而遠跡：左蕩莽而無涯，右幽悠而無方，上遥聽而無聲，下修視而無章。施無有而宅神，永太清乎敖翔。

崔巍高山勃玄雲，朔風橫厲白雪紛，積水若陵寒傷人。陰陽失位日月隕，地坼石裂林木摧，大冷陽凝寒傷懷。陽和微弱隆陰竭，海凍不流綿絮折，呼嗡不通寒傷裂。氣並代動變如神，寒倡熟隨害傷人，熙與真人懷太清。精神專一用意平，寒暑勿傷莫不驚，憂患靡由素氣寧。浮霧凌天恣所經，往來微妙路無傾，好樂非世又何争？人且皆死我獨生。

真人遊，駕八龍，曜日月，載雲旗。徘徊逌，樂所之。真人遊，太階夷，原辟，天門開。雨濛濛，風颼颼。登黄山，出栖遲。江、河清，洛無埃，雲氣消，真人來，惟樂哉。時世易，好樂隤，真人去，與天回。反未央，延年壽，獨敖世。望我何時反？超漫漫，路日遠。

先生從此去矣，天下莫知其所終極。蓋陵天地而與浮明遊遊無始終，自然之至真也。鸛鴿不踰濟，洛，不渡汶。世之常人，亦由此矣。曾不通區域，又況四海之表、天地之外哉！若先生者，以天地爲卵耳。如小物細人欲論其長短，議其是非，豈不哀也哉！

葛洪《抱朴子・行品》 抱朴子曰：「擬玄黄之覆載，揚明並以表微，文彪昺而備體，獨澄見以入神者，聖人也。」

《全梁文》卷二九沈約《辯聖論》 聖人，蓋人中之含明德，盡照精粹凝玄者。或三聖並時，或千載寂蔑。聖人遺情忘己，常以兼濟爲念。若不九五之位，則其道不行，非以黄屋玉璽爲尊也。文王造周而未集，武王集之而未成；周公雖無王録，而父兄二聖之烈，不可以不終。若不表示聖功，制禮作樂，則太平之業不著，二聖之美不彰。孔子當無録之運，值自晦之時，而云：「河不出圖，洛不出書，吾已矣夫。」欲以聖德治天下，垂來世。當仲尼在世之時，世人不言爲聖人也。伐樹削迹，千七十君而不一值，或以爲東家丘，或以爲喪家犬。若不高嘆鳳鳥，稱夢周公，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則當世安知其聖人乎。

《隋書・煬帝紀上》録《求賢興學詔》 君民建國，教學爲先，移風易俗，必自茲始。而言絶義乖，多歷年代，進德修業，其道寖微。漢採坑焚之餘，不絶如綫，曾承板蕩之運，掃地將盡。自時厥後，軍國多虞，雖復黌宇時建，示同愛禮，函丈或陳，殆爲虛器。遂使紆青拖紫，非以學優，制錦操刀，類多墻面。上陵下替，綱

維靡立，雅缺道消，實由於此。

朕纂承洪緒，思弘大訓，將欲尊師重道，用闡厥繇，講信修睦，敦奬名教。方今宇宙平一，文軌攸同，十步之内，必有芳草，四海之中，豈無奇秀！諸在家及見入學者，若有篤志好古，耽悦典墳，學行優敏，堪膺時務，所在採訪，具以名聞，即當隨其器能，擢以不次。若研精經術，未願進仕者，可依其藝業深淺，門蔭高卑，雖未升朝，并量準給禄。庶夫恂恂善誘，不日成器，濟濟盈朝，何遠之有！其國子等學，亦宜申明舊制，教習生徒，具爲課試之法，以盡砥礪之道。大業元年七月丙子

魏徵《魏鄭公諫録》卷四《對賢人出仕》 太宗謂侍臣曰：「夫賢人出仕，進則利物榮主，退則官達名成。勤於此事，聞之益少，唯有見惡如崩，淫酒是務，此皆不學而能。是以善人常少，惡人居多，古人稱百年一賢。謂之比户，企佇奇才，常不可得。」公對曰：「夫賢人居則善其身，達則兼濟其物。是以明聖求之，不有懈怠。」

《全唐文》卷六四五李絳《論任賢第二疏》 堯、舜亦以知人爲難，況近代澆薄，真僞不分，固不易知也。然以事小驗之，必十得七八。任官清廉，無貪穢之迹；當事堅正，無阿容之私；章疏諫諍，無希望依違之苟；在左右獻納，無邪佞愉悦之辭；言必及遠大，行不顧財利，如此則可謂近於賢矣。若言必諂諛，動關名利；攻人之短，不揚人之美；求己之售，不量己之分；觀望主意，以希合爲心；逢迎君意，以恩幸爲志；爲主招怨，爲身圖利，斯可謂之小人也。驗之以行事，參之以輿議，然後用之。委用以後，名聲相副，則當任之。既任之，則當久之，使代天下之績，久而化成。然後聖君垂拱而治矣。賢者行理端直，身寡黨援，拔擢賢彦，則小人怨謗；杜塞邪徑，則奸人搆陷；制度畫一，則貴戚毁傷；忠正進用，則諛佞攻擊。夫用賢豈容易哉！自非聖主明君，懸鑒情僞，不使毁謗得行，疑似生隙，盡其才器，極其智用，然後政化可得而興。故齊桓公任管夷吾，一則仲父，二則仲父，齊國大理，是任之不疑也。管仲對桓公曰：既任君子，而以小人參之，此最害霸也。古人以求賢不至，則賢者不出，故喻以蝸蚓之餌，以求吞舟之鱗；設釜鍾之禄，以致濟代之器，不可得也。陛下但以數事驗之以言，校之以實，採之於衆，任之以權，則賢不肖得矣。伏惟聖智詳察。

李翺《李文公集》卷四《從道論》 中才之人，拘於書而惑於衆。傳言：違衆不祥。《書》曰：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翺以爲，言出於口，則可守而爲常，則中人之惑者多矣。何者？君子從乎道也，不從乎衆也。道之公，余將是之，豈知天下黨然而非之；道之私，余將非之，豈知天下謷然而是之。將是之，豈圖是之之利乎！將非之，豈圖非之之害乎！故大道可存，是非可常也。小人則不然，將是之先，懼其利己，將非之先，怖其害己，然則遠害者，心是而非之，眩利者，心非而是之。故大道喪，是非汨，人倫壞，邪説勝，庸可使衆言必聽，衆違必從之耶？且夫天下蚩蚩，知道者，幾何人哉？使天下皆賢人，則從衆可也。使天下賢人二，小人三，其可從乎？況貪人以利從，則富者之言勝；柔人以生從，則威者之言勝；中人以名從，則狷者之言勝。而君子之處衆，則諄諄然如愚，怡怡然如卑，當言而默者三；游同而器異則默，待近而責遠則默，事及而時未則默。小人俱不然，所以君子慎言而小人飾言，君子俟時而小人徇時也。然則君子默於衆，小人默於獨，皆事勢牽之，豈心願耶！學而從之者，得以擇之矣。嗚呼！治世少而亂世多，賢一伸而邪百勝，在上者言貴和而不貴正，在下者言貴從而不貴得，設使一室之中，一人唱而十人和，一人訥則雖欲言之，羣而訾之矣。是則和者人之喜，默者人之怒，吾寧從道而罹怒乎，寧違道而從衆乎？斯所謂辨難易而擢是非矣。或曰：衆可違而不可從，必乎？曰：未也。君子怯於名而勇於實，吾非衆之首，衆非吾必從，君子完其力而已，則奚以違理不吾之問。辭非人必從，君子耳其聲而已，則奚以違所謂君子者，進退周旋，羣獨語默，不失其正，而不罹其害者，蓋在此而已矣。

《藝文類聚》卷二〇《人部四・聖》 《尚書》曰：「睿作聖。」又曰：「聖作則。」《莊子》曰：「以德分人謂之聖。」《白虎通》曰：「才稱萬人曰傑。倍傑曰聖。」《風俗通》曰：「聖者，聲也，通也。言其聞聲知情，通於天地，條暢萬物也。」《家語》曰：「聖者，德合天地，變通無方也。」《易》曰：「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爲天下利，莫大乎聖人。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禮記》曰：「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於天，譬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燾，譬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又曰：「唯天下至聖，爲能聰明叡智，足以有臨也；發强剛毅，足以有執也；齊莊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別也。」《毛詩》曰：「周公攝政，遠則四國流言，近則王不知，周大夫美不失其聖也。」又曰：「思齊，文王所以聖也。」《大戴禮》曰：「聖人有國，則日月不食，星辰不孛。」又曰：「哀公問曰：何謂聖人？孔子對曰：所謂聖人者，智通乎大道，應變而不窮，測物之情性者也。」《論語》曰：「太宰問於子貢曰：夫子聖者與，何其多能

也？子貢曰：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禮記》曰：「聖人能以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者。非意之也，必知其利，達於其患，然後能爲之。」《家語》：「國有聖人而不能用，欲以求治，是猶却步而求及前人也。」《六韜》曰：「聖人與天下之人皆安樂。」又曰：「聖人守無窮之府，用無窮之才，天下仰之而治。」《管子》曰：「聖人若天然，無私覆；若地然，無私載也。私者亂天下也。」《老子》曰：「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爲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文子》曰：「聖人同死生，愚人亦同死生。聖人之同死生，明於分理也；愚人之同死生，不知利害所在也。」又曰：「聖人以仁義爲準繩，中繩之謂君子，不中繩之謂小人。」《列子》曰：「龍叔謂文摯曰：吾有疾，子能已乎？文摯即命龍叔背明而立。文摯從後向明而望之，既而曰：嘻，吾見子之心矣，方寸之地虛矣，幾聖人也。子心六孔流通，一孔不達，今聖智爲病者，或由此乎！」又曰：「商太宰見孔子曰：丘聖者與？答曰：聖則丘何敢。曰：三王聖者與？答曰：三王善任智勇者，聖則丘弗知。曰：五帝聖者與？答曰：五帝善任仁義者，聖則丘弗知。曰：三皇聖者與？答曰：三皇善因時者，聖則丘弗知。商曰：然則孰者爲聖？孔子曰：西方聖者，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又曰：「庖犧、女媧、神農、夏后，蛇身人面牛首，此非人之狀，而有大聖之德。」事具《帝王部・女媧》篇。《孟子》曰：「觀於海者難爲水，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爲言。」《莊子》曰：「夫卜梁倚有聖人之才者，而無聖人之道；我有聖人之道，而無聖人之才。吾教之其果爲聖人也。」又曰：「堯辭封人曰：我以汝爲聖人。曰：夫聖人鶉居而鷇食，鳥行而無迹。天下有道，則與物皆昌；天下無道，則修德就閑。千歲厭世，去而上仙，乘彼白雲，至於帝鄉，三患莫至，身常無殃，則何辱之有。」《孫卿子》曰：「神固謂之聖人。聖人者，道之管也。天下之道管此矣。」又曰：「天下無二道，聖人無兩心；神人無功，聖人無名。聖人者天下利器。」《淮南子》曰：「聖人不貴尺璧而重寸陰，故禹之趁時也，履遺而弗取，冠挂而弗顧。」又曰：「唯聖人爲能知權，言而必信，期而必當，天下之高行也。」又曰：「孔子不黔突，墨子不暖席。是故聖人蒙恥辱以干世主者，非以貪祿慕位，欲事天下之利，除萬民之害也。神農憔悴，堯瘦臞，舜微黑，禹胼胝，由此觀之，則聖人之憂勞百姓亦甚矣。」又曰：「古者聖人，勞形盡慮，爲民興利除害，贏天下之憂，而任海內之事，聖人之憂民，如此其明也。」楊子《法言》曰：「或問孔子之時，諸侯有知孔子聖者與？曰：知之。若知之，則曷爲不用？曰：不能。曰：知聖而不能用，可得聞乎？曰：用之則棄其所習，逆其所從，彊其所劣，捐其所能。非天下之至，孰能用之！」《韓詩外傳》曰：「辟土殖穀者，后稷也；決江疏河者，禹也；聽獄執中者，皐陶也；然而有聖名者，堯也。」《神異經》曰：「西南大荒中，人身長十丈，其腹圍九丈，踐龜蛇，戴朱鳥，左手憑青龍，右手憑白虎，知河海斗斛，識山石多少，知天下鳥獸言語，識土上人所道，知百穀可食，識草木鹹苦，名曰聖，一曰哲，一名通，一名無不達。」《尚書大傳》曰：「天無別，風淮雨，中國有聖人。」姚信《士緯》曰：「聖人高不可極，深不可測，窮神知化，獨見先識，仁若春陽，信若影響，此所稟於天也。」《說苑》曰：「聖人之於百姓也，其猶赤子乎！飢者食之，寒者衣之，將之養之，育之長之，唯恐其不至於大也。」

〔頌〕 後漢張超《尼父頌》曰：「巖巖孔聖，異世稱傑。量合乾坤，明參日月。德被八荒，名充遐外。終於獲麟，遺歌魯衛。」晉孫楚《尼父頌》曰：「皇矣尼父，聖哲之傑。德比天地，明齊日月。周室陵遲，大道蕪穢。禮樂崩阻，姦雄罔世。乃養門徒，廣延俊乂。垂訓列國，頌聲魯衛。威震夾谷，義厭陳蔡。德之休明，幽而彌泰。超美三代，風馳雲邁。」

〔贊〕 晉陸機《孔子贊》曰：「孔子叡聖，配天弘道。風扇玄流，思探神寶。明發懷周，興言謨老。靈魄有行，言觀蒼昊。清歌先誡，丹書有造。」晉湛方生《孔公贊》曰：「文王既沒，微言將墜。邈哉孔公，龍見九二。闡化繫象，素王洙泗。發揮中葉，道映周季。」

〔碑〕 後漢禰衡《魯夫子碑》曰：「受天至精，純粹睿哲。崇高足以長世，寬容足以廣包。幽明足以測神，文藻足以辯物。然而敏學以求之，下問以諏之，虛心以受之，深思以詠之。愍周道之迴遹，悼九疇之乖悖。故發憤忘食，應聘四方。魯以大夫之位，任以國政之權。譬若飛鴻鸞於中庭，騁騏驥於閭巷也。是以期月之頃，五教克諧，移風易俗，邦國肅焉。無思不服，懿文德以紆餘，綴三五之紀綱，流洪耀之休赫，曠萬世而揚光。夫大明以動，天則也；廣大無疆，地德也；六經混成，洪式也；備此三者，聖極也。合吉凶於鬼神，遂殂落於夢寐，是以風烈流行，無所不通，故立石銘勛，以示昭明。辭曰：『煌煌上天，篤降若人。邈矣悠哉，千祀一鄰。明德弘監，情性存存。弈弈純嘏，稽憲乾坤。曜彼靈祇，以訓黎元。終日乾乾，配天之行。在險而正，在困而亨。窮達之運，委諸穹蒼。日月則陰，天地不光。聖叡殂崩，大猷不綱。』」

〔論〕 後漢孔融《聖人優劣論》曰：「荀愔等以爲聖人俱受乾坤之醇靈，稟

造化之和氣，該百行之高善，備九德之淑懿，極鴻源之深閫，窮品物之情類，曠蕩出於無外，沉微淪於無内，器不是周，不充聖極。苟以爲孔子稱『大哉堯之爲君也，唯天爲大，唯堯則之』，是爲覆蓋衆聖，最優之明文也。孔以堯作天子九十餘年，政化洽於民心，雅頌流於衆聽，是以聲德發聞，遂爲稱首，則《易》所謂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百年然後勝殘去殺，必世而後仁者也。故曰『大哉堯之爲君也』，『堯之爲聖也』，明其聖與諸聖同，但以人見稱爲君爾。」梁沈約《辯聖論》曰：「聖人蓋人中之含明德，盡照精粹凝玄者。或三聖並時，或千載寂蔑。聖人遺情忘己，常以兼濟爲念。若不登九五之位，則其道不行，非以黄屋玉璽爲尊貴也。文王造周而未集，武王集之而未成，周公雖無王録，而父兄二聖之烈，不可以終。若夫表以聖功，制禮作樂，則太平之基不著，二聖之美不彰。孔子當無録之運，值自晦之時，而云『河不出圖，洛不出書，吾已矣夫』，欲以聖德示天下，垂來世。當仲尼在世之時，世人不言爲聖人也。伐樹削迹，干七十君而不一值，或以東家丘，或以爲喪家犬。若不高歎鳳鳥，稱夢周公，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則當世安知其聖人乎？」

《藝文類聚》卷二〇《人部四・賢》　《毛詩》曰：「丘中有麻，思賢也。」又曰：「南山有臺，樂得賢也。得賢則能爲邦家立太平之基矣。」《春秋繁露》曰：「氣之清者爲精，人之清者爲賢。治身者以積精爲寶，治國者以積賢爲道。」《尚書》曰：「所寶惟賢，則邇人安。」又曰：「野無遺賢。」《論語》曰：「賢者避世，其次避地，其次避色，其次避言。」又曰：「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内自省者也。」又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回也不改其樂。」又曰：「臧文仲其《太平御覽》四百零二其下有『竊位者歟』四字，此脱。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也。」又曰：「賢賢易色。」《京房易飛候》曰：「視四方常有大雲，五色具而不雨，其下有聖賢人隱。」《家語》曰：「孔子讀史，至楚復陳，喟然曰：賢哉楚莊王，輕千乘之國，而重一言之信，非申叔時之忠，弗能見其義，非莊王賢，弗能受其訓。」又曰：「哀公問孔子曰：當今之君，孰者最賢？孔子曰：有衛靈公乎。公曰：吾聞其閨門無別，而子賢之何也？對曰：靈公之弟曰公子渠牟，其智足以治千乘，靈公任之，有大夫史鰌，以道去衛，而靈公却舍，琴瑟不御，臣以此賢之，不亦可乎。」《國語》曰：「臼季使於冀野，見冀缺耨，其妻饁之敬，相待如賓，歸而進之曰：得賢人，敢以告。文公曰：子何以知其賢也？對曰：臣見其不忘敬也，使爲下軍大夫。」《列子》曰：「治國之難，在於知賢，而不在自賢。」《尹文子》曰：「尹文子見齊宣王，宣王歎國寡賢。尹文子曰：使國悉賢，孰處王下？王曰：國悉不肖，《太平御覽》四百二肖下有『可乎尹文子曰國悉不肖』十字，此脱。孰理王朝？王曰：賢與不肖，皆無可乎？文子曰：不然。有賢，有不肖，故王尊於上，臣卑於下，賢賢退不肖，所以有上下也。」《申子》曰：「千里有賢者，是比肩而立也。《孫卿子》曰：古之賢人，食則餕臠不足，衣則短褐不完，然而非禮不進，非義不受。」《吕氏春秋》曰：「公孫枝獻百里奚於繆公，三月，請屬事焉。公曰：買之五羊之皮而屬事，無乃爲天下笑乎？枝曰：信賢而任之，君之明也；議賢而下之，臣之忠也。夫誰笑哉！」又曰：「賢者遺人以仁。」又曰：「得地千里，不如得一賢也。」又曰：「魏文侯過段干木之閭而式。其僕曰：君胡式？曰：干木賢者也，吾安敢不式。」《韓子》曰：「晉平公問叔向曰：吾羣臣孰賢？對曰：趙武賢。武立如不勝衣，言如不出口，然其所舉者數十人，皆令德也。」《黄石公三略》曰：「傷賢者殃及三世，蔽賢者身當其害，達賢者福流子孫，嫉賢者名不存。」《韓詩外傳》曰：「聖人求賢者以自輔。」又曰：「魏文侯問孤卷子曰：父子兄弟臣賢，足恃乎？對曰：父賢不過堯，而丹朱放；子賢不過舜，而瞽瞍拘；兄賢不過舜，而象傲；弟賢不過周公，而管叔誅；臣賢不過湯武，而桀紂伐。君欲治，亦從身始，人何可恃。」《物理論》曰：「賢人爲德，體自然也。故語曰：黄金累千，不如一賢。」

〔頌〕　漢王褒《聖主得賢臣頌》曰：「夫賢者，國家之器用也。所任賢，則趍舍省而功施普；器用利，則用力少而就效衆。故工人之用鈍器也，勞筋苦骨，終日砐砐。及巧冶鑄干將之樸，清水淬其鋒，越砥斂其鍔，水斷蛟龍，陸剸犀革。使離婁督繩，公輸削墨，雖崇臺五層，延袤百丈而不溷者，工用相得也。故服絺綌之涼者，不苦盛暑之鬱燠；襲狐貉之暖者，不憂至寒之淒滄。何則？有其具者易其備，有賢人君子，亦聖王之所以易海内也。君人者，勤於求賢，而逸於得人，人臣亦然。昔賢者之未遭遇也，圖事揆策，則君不用其謀，陳見悃誠，則上不然其信，進仕不得施效，斥逐又非其咎。是故伊尹勤於鼎俎，太公困於鼓刀，百里自鬻，甯子飯牛。及其遇明君，遭聖主也，運籌合上意，諫爭則見聽，進退得關其忠，任職得行其術，剖符錫壤而光祖考，傳之子孫，以資説士。故世必有聖智之君，而後有賢明之臣。《詩》曰：『思皇多士，生此王國。』故世平王聖，俊乂將自至。若堯、舜、禹、湯、文、武之君，獲稷、契、皋陶、伊尹、吕望之臣，明明在朝，穆穆列布。故聖主必待賢臣而弘功業，俊士亦俟明主以顯其德，上下俱欲，歡然交欣，千載一會，論説無疑。翼乎如鴻毛遇順風，沛乎若巨魚縱大壑，其得意如

此，則胡禁不止，曷令不行。化溢四表，橫被無窮，遐夷貢獻，萬祥必臻。是以聖王不偏窺望，而視已明，不殫傾耳，而聽已聰。」

〔贊〕晉夏侯湛《顏子贊》曰：「知彰知微，體深研機。明象介石，量同聖師。探賾罔滯，在言靡遺。仰諸惟高，瞻之攸希。」又《左丘明贊》曰：「世亂讒勝，君子道憂。丘明達聖，致志春秋。微言逃難，旁行不流。庶幾斯文，希志訓猷。」晉戴逵《顏回贊》曰：「神道天絕，理非語象。不有伊人，誰憐誰仰。際盡一時，照無二朗。契彼玄迹，冥若影響。」晉孫楚《顏回贊》曰：「束身勵行，宗事聖道。鑽仰孜孜，視予猶考。」

〔碑〕後漢禰衡《顏子碑》曰：「稟天地之純和，鍾岳瀆之休靈，睿哲之姿，誕自初育，英絕之才，顯乎嬰孩。在束脩之齒，入宣尼之室，德行邁於三千，仁風橫於萬國。知微知章，聞一覺十，用行舍藏，與聖合契。名爲四友之冠，寔盡疏附之益。爾乃安陋巷，挹清流，甘簞瓢以充飢，雖屢空而不憂。於時河不出圖，周祚未訖，仲尼無舜禹之功，先生包元凱之烈。其辭曰：『亞聖德，蹈高蹤。遊洙泗，肅禮容。備懿體，心彌冲。秀不實，振芳風。配聖饋，圖辟雍。紀德行，昭罔窮。』」

〔論〕魏高貴鄉公《顏子論》曰：「心不違仁，行無二過。用行舍藏，與同進退。聽承聖言，罔有不喻。叙之於易，以章殊異。死則悲慟，謂天喪己。所以慇懃至於此者，聖人嘉美良才之效也。設使天假之年，後孔子没，焉知其不光明聖道，闡揚師業，有卓爾之美乎！百慮之所得，愚者有焉，願後之君子，詳覽之焉爾。」

《初學記・人部・聖》 晉（華）〔桓〕譚《新論》：夫體道者聖，遊神者哲。體道然後寄意形骸之外；遊神然後窮理變化之端。故寂然不動，而萬物爲我用；塊然玄默，而衆機爲我運。

《初學記》卷一七《人部上・聖第一》 〔叙事〕《尚書》曰：「睿作聖。」又曰：「聖作則。」《易》曰：「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爲天下利，莫大乎聖人。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禮記》曰：「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於天。譬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燾，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家語》曰：「昔哀公問曰：何謂聖人？孔子對曰：所謂聖人者，智通乎大道，應變而不窮，測物之情性者也。」《六韜》曰：「夫聖人者，與天下之人皆安樂。」《管子》曰：「聖人若天然，無私覆也；若地然，無私載也。私者，亂天下也。」《老子》曰：「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爲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莊子》曰：「夫卜梁倚者，有聖人之才而無聖人之道，我有聖人之道而無聖人之才，吾教之其果爲聖人也。」《孫卿子》曰：「天下無二道，聖人者，天下利器也。」《説苑》曰：「聖人之於百姓，其猶赤子乎！餒者食之，寒者衣之，將之養之，育之長之，唯恐其不至於大也。」

〔事對〕受圖　加算《尚書考靈曜》曰：「四千五百六十歲，精反初，握命几，起河圖，聖受思。」鄭玄注曰：「聖謂堯也。天握命人當起者，河乃出圖，黄帝、堯受而思之，以受曆數也。《河圖》曰：「黄帝曰：凡人生一日，天帝賜算三萬六千，人賜紀二十，聖人得三萬六千七百二十月，人得三萬六千。一紀主一歲，聖人加七百二十。」燭遠　照微《尸子》曰：「聖人之身猶日也。天日圜尺，光盈天地。聖人之身小，其所燭遠。」顔延之《論檢》曰：「聖人者，靈照燭微，理絶功外。」虚心　正己《老子》曰：「聖人虚其心而實其腹。」《尸子》曰：「聖人中一正己也，故曰天地之府。」參天　配地《易》曰：「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贊於神明而生蓍，參天兩地而倚數。」《大戴禮》曰：「哀公問曰：何謂聖人者？其事大，配乎天地，參乎日月，若天之司，莫之能識。」合節　應樞《韓詩外傳》曰：「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東夷之人也。文王生於岐周，卒於畢郢，西夷之人也。地之相去縣隔，然得志而行乎中國，如合符節。」孔子曰：「先聖後聖，其揆一也。」殷康《論易》曰：「昔伏羲始畫八卦，觀象以應樞。」穆穆　洋洋《大戴禮》曰：「哀公問曰：何謂聖人？孔子對曰：所謂聖人者，智通乎大道，應變而不窮，穆穆純純，莫之能循，此則聖人也。」《尚書》曰：「聖謨洋洋，嘉言孔彰。」隨時舉事　以德分人《文子》曰：「聖人隨時而舉事，因資而立功，守清道，拘雌節，因循而應變，常後而不先。」《莊子》曰：「以德分人謂之聖，智似深淵，明如日月謂之聖。」窮神知化　盡妙體道姚信《士緯》曰：「聖人高不可極，深不可測，窮神知化，此所稟於天也。」《五行論》曰：「聖人盡衆妙，體至當，故不求有所示而物自親之。」先識　玄照姚信《士緯》曰：「聖人獨見先識，仁若春陽，信若影響。」揚雄《五經鉤沉》曰：「聖之生必資於陰陽，陰陽之理即聖人所盡。但盡陰陽之理，則玄照之本自見，此謂不求於自知，而理盡自然知者。」兼應　兩忘祖台之《道論》曰：「大道以至虚順通，聖人以忘懷兼應。」劉瑾論曰：「聖人體蘊乾坤，故有無兩忘也。」不相　無名《史記》曰：「唐舉相蔡澤曰：吾聞聖人不相，殆先生乎？」《莊子》曰：「至人無己，神人無功，聖人無名。」感而後應　言而後行《莊子》曰：「聖人感而後應，迫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管子》曰：「聖人擇可言而後行，偷得利而後害，偷得樂而有憂，上聖人不爲也。」致用　備德《易》曰：「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爲天下利，莫大乎聖人。」《禮記》曰：「聖人之記事也，慮之以大，愛之以敬，行之以禮，修之以孝，始之以義，終之以仁。是故古之人一舉事，而衆皆知其德之備也。」成務　創物《易》曰：「夫易，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

幾。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周禮》曰：「智者創物，巧者述之，百工之事，皆聖人之作。」神化　天行《文子》曰：「聖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能以神化者也。」《莊子》曰：「聖人之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不爲福先，不爲禍始。」天縱　玄達《論語》曰：「太宰問於子貢曰：夫子聖者與，何其多能也？子貢曰：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文子》曰：「聖人誠使耳目精明玄達，無所誘慕，精神內守，形骸不越，即觀乎往代之外來事之內，何足見也。」純純　蕩蕩《大戴禮》：「哀公問曰：何謂聖人也？孔子對曰：所謂聖人，者穆穆純純，莫之能循，此則可謂聖人矣。」《列子》曰：「孔子曰：西方有聖者焉，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蕩蕩乎人無能名焉。」本天地　參日月《禮記》曰：「聖人作則，必以天地爲本，以陰陽爲端，以四時爲柄，以日星爲紀。」《大戴禮》曰：「孔子曰：聖人者事大，配乎天地，參乎日月，而雜以霓雲。」備九德　綜三綱孔融《聖人優劣論》曰：「以爲聖人俱受乾坤之淳靈，稟造化之和氣，該百行之高善，備九德之淑懿。」摯虞《孔子讚》曰：「仲尼大聖，遭時昏荒。河圖沉翳，鳳鳥幽藏。爰整禮樂，以綜三綱。因史立法，是謂素王。」稟四時　貫萬物姚信《士緯》曰：「聖人所稟於四時也，所稟於元氣也。」《淮南子》曰：「聖人內修其道術，而不外飾仁義，不知耳目之宜，而游乎精神之和。若然者，橫廓六合，兼貫萬物，此聖人之游也。」幽贊神明　彌綸天地《易》曰：「聖人作《易》，幽贊於神明，參天兩地而倚數。」又揚雄《五經鉤沉》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問曰：孰生而知之乎？答曰聖人。二儀既判，懸象列暉，八風有序，四氣錯御，覽日月而達陰陽之數，消搖八節，俯仰玄黃，彌綸天地之體，窮竟有生之機，瞻天爲師，用醒己心，故曰生知，不亦審乎。」

〔論〕　後漢孔融《聖人優劣論》孔子稱大哉堯之爲君，唯天爲大，唯堯則之，是爲覆蓋衆聖最優之明文也。堯作天子，九十餘年，政化洽於人心，雅頌流於衆聽。是以聲德發聞，遂稱爲首，《易》所謂聖人久於其位而天下化成，百年然後勝殘去殺，必世而後仁者也。故曰大哉堯之爲君。堯之爲聖也，明其聖與諸聖同，但以人見稱爲君也。梁沈約《辨聖論》聖人遺情忘己，常以兼濟爲念，若不登九五之位，則其道不行，非以黃屋玉璽爲尊貴也。文王造周而未集，武王集之而未成，周公雖無王祿，而父兄二聖之烈，不可以不終，若不表示聖功，制禮作樂，則太平之業不著，二聖之美不彰。晉(華)〔桓〕譚《新論》夫體道者聖，遊神者哲。體道然後寄意形骸之外，遊神然後窮理變化之端。故寂然不動，而萬物爲我用；塊然玄默，而衆機爲我運。殷仲堪《天聖論》天者爲萬物之根本，冥然而不言，百姓生而不用其功，萬物成而不疲其勞。聖者承天之照，用天之業，聖宣其道者也。

徐堅等《初學記》卷一七《人部上・賢第二》

〔叙事〕　《語林》曰：賢者，國之紀，人之望，自古帝王皆以之安危。故《書》曰：「惟后非賢不乂，惟賢非后不食。」昔者周公體大聖之德，而勤於吐握，由是天下之士爭歸之。向使周公驕而且吝，士亦當高翔遠去，所至寡矣。後漢李固上表曰：「臣聞氣之清者爲神，人之清者爲賢。理身者以練神爲寶，理國者以積賢爲道。」黃石公《三略》曰：「傷賢者殃及三代，蔽賢者身當其害，達賢者福流子孫，嫉賢者名不全。」《呂氏春秋》曰：「信賢而任之，君之明也；議賢而下之，臣之忠也。」又曰：「得地千里，不如得一賢士。」又語曰：「黃金累千，不如一賢。」《列子》曰：「治國之難，在於知賢而不在自賢。」《論語》曰：「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孫卿子》曰：「古之賢者，食則饗鱻不足，衣則短褐不完，然而非禮不進，非義不受。《說苑》曰：夫絶江海者託於舟，致遠道者託於乘，欲伯王者託於賢。」《西京雜記》曰：「漢文帝爲太子立思賢苑，以招賓客。」《周書陰符》曰：「凡治國有三常：一曰君以舉賢爲常；二曰官以任賢爲常；三曰士以敬賢爲常。夫然，雖百代可知也。」

〔事對〕　順德　樂道《周禮》曰：「以賢制爵，則民順德。」《孔叢子》曰：「魯人有公儀潛，賢者也。樂道好古，恬於榮利。」建官　制爵《尚書》曰：「建官惟賢，位事惟能。崇德報功，垂拱而天下治。」「制爵」見上。　配聖　法天西涼武昭王賢明《魯顏回頌》曰：「聞一洞十，速於神機。用舍行藏，配德聖師。」《黃帝素問》曰：「賢人者法則天地，象以日月。」季子玄覽　林宗洞照孫子荊《八賢讚》曰：「季子聰哲，思心精微。玄覽幽寤，觸類應機。」李尤《九賢郭有道頌》曰：「哉哉有道，英風覆爽。玄覽洞照，慧心秀朗。」詩喻鶴鳴　易稱鴻漸《毛詩》曰：「鶴鳴，誨宣王也。鶴在野，聞其鳴聲，喻賢者雖隱居，人咸知之。」《易》曰：「山上有水漸，君子以居賢德善俗。鴻漸於陸，其羽可用爲儀，吉。」管生抱璞　楚老含真李尤《九賢管微君頌》曰：「管生含道，養志頤神。抱璞秉和，履信依仁。」謝萬《八賢楚老頌》曰：「楚老潛一，寂翫無爲。含真內外，載戢羽儀。」積禮　富義任嘏《道德論》曰：「夫賢人者，積禮義於朝，播仁風於野，使天下欣欣然，歌舞其德。」《呂氏春秋》曰：「魏文侯過段干木之閭而軾。曰：干木蓋賢人也。干木富乎義，寡人富乎財。」國器　人表王褒《聖主得賢臣頌》曰：「夫賢者，國家之器用也。所任賢則趨舍省而功施普，器用利則功用少而就效衆。」班孟堅《幽通賦》曰：「天造草昧，立性命兮。復心弘道，惟賢聖兮。渾元運物，周流而不處兮。保身遺名，人之表兮。」宰予風舉　戴矯雲停王褒《宰我讚》曰：「翩翩宰我，首名言語。志表義章，英辭風舉。」《吳先賢傳》：故「揚州別駕從事。」《戴矯讚》曰：「猗猗茂才，執節雲停。志勵秋霜，冰潔玉清。」顧承鴻飛　史胄鳳立《吳先賢傳》：奮「武將軍。」《顧承讚》曰：「於鑠奮武，奕奕全德。在家必聞，鴻飛高陟。」又上虞令《史胄讚》曰：「猗猗上虞，金鑒玉貞。鳳立鸞跱，邈矣不傾。」玉粹　金貞孫綽《原憲讚》曰：「原憲玄默，冰清玉粹。志逸九霄，身

安陋術。」常景《古賢詩》曰：「嚴公體沉靜，立志明霜雪，素節邁金貞，清標凌玉澈。」避時絶俗《論語》：「子曰：賢者避世，其次避地，其次避色，其次避言。」徐整《豫章列士傳》曰：「舒令施陽字季儒，宜春人也。爲人沉重謐靜，清白絶俗，常以禮讓先人後己爲行，稱爲賢者。」贈帛　推衣《韓詩外傳》曰：「孔子遇齊程本子於談郊之間，傾蓋而語終日，甚説。顧子路曰：『由來，取束帛以贈先生。』子路曰：『由也聞之於夫子，士不中道相見。女無媒而嫁者，君子不行也。』孔子曰：《詩》云：『有美一人，清陽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且夫齊程本子，天下之賢士也，吾於是而贈。」蔡邕《琴操》曰：「昔思革子，成文子、叔儻子三人相爲友，聞楚成王好士，相與俱往見之。於豪嶽嚴之間，卒遇飄風暴雨，俱伏於空柳之下，衣寒糧乏，度不俱活。三人相視歎曰：『與其俱死也，豈若併衣糧於一人哉！』二子以革爲賢，推衣讓之。」摛光　戢景謝萬《八賢頌》曰：「皎皎屈原，玉瑩冰鮮。舒採翡林，摛光虬川。」李尤《九賢陳太丘頌》曰：「懿矣太丘，惟德之紀。弭迹下邑，戢景百里。」飛鸞　翔鳳孫子荆《八賢・管仲讚》曰：「管生鸞弓，與桓是贊。駿奔從糾，塊爲纍囚。沐浴西郊，鸞飛詹丘。」李尤《九賢華太尉頌》曰：「亹亹敬侯，誕縱淑姿。令迹鳳翔，清塵龍飛。」主神明　安社稷《家語》曰：「夫賢人，百福之宗也，神明之主也。」徐幹《中論》曰：「大賢之爲行也，是非不與俗辨曲直，故得其志則邦國以和，社稷以安，兆人受其福，羣生賴其祚。」辨星辰　罩宇宙《黄帝素問》曰：「賢人者，辨星辰逆順，分別四時。」李尤《九賢・嵇中散頌》曰：「肅肅中散，俊明宣哲。籠罩宇宙，高蹈玄轍。」克勤克儉　知章知微《尚書》曰：「帝曰來禹，克勤於邦，克儉於家，弗自滿假，惟汝賢。」摯虞《顔子讚》曰：「顔子亹亹，仁心不違。行無貳過，知章知微。」宣慈惠和　温良恭儉《左傳》曰：「昔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武、仲熊、叔豹、季貍。忠肅恭懿，宜慈惠和，天下之人，謂之『八元』。」《論語》曰：「夫子温良恭儉讓以得之。」勞身苦體　砥節礪行《樂動聲儀》曰：「召公，賢者也。明不能與聖人分職，常戰慄恐懼，故舍於樹下而聽斷焉。勞身苦體，然後乃與聖人齊，是《周南》無美，而《召南》有之。」《孔叢子》曰：「魯人有公儀潛，賢者也。砥節礪行，不事諸侯，穆公因子思欲以爲相。」揮金讓玉　裴啓《語林》曰：「管寧嘗與華子魚少相親友，共園中鋤菜，見地有片金，揮鋤如故，與瓦石無異，華提而擲去。」劉向《新序》曰：「宋人有得玉者，獻諸司城子罕。子罕不受，獻者曰：玉人以爲寶，故獻之。子罕曰：子以玉爲寶，我以不貪爲寶，若與我皆喪寶也，不若各有其寶。故宋國長者曰：子罕非無寶也，所寶異也。」虚己　忘心《任嘏別傳》曰：「爲人純粹憺悌，虚己如不足，恭敬如有畏，其修德履義皆沉默潛行。」《莊子》曰：「養志者忘形，養形者忘利，致道者忘心。」天授　神輔周斐《汝南先賢傳》曰：「黄憲潔静通理，齊聖廣淵，不矜名以詭時，不抗行以矯俗。論者咸曰：顔子復生乎漢代矣。而其祖族出自孤鄙，父爲牛醫，少無度教，而後能傑然秀出，可謂天授者也。」《文子》曰：「積道德者，天與之，地助之，鬼神輔之。」參日月　象天地《莊子》曰：「余將去汝，入無窮之門，以遊乎無極之野，與日月參光，與天地爲常。」譙周《法訓》曰：「好學以崇智，故得廣業，力行而卑體，故能崇德。是以君子居謙而弘道，然後德能象天地。」

〔論〕　魏高貴鄉公《顔子論》心不違仁，行無貳過，用行舍藏，與聖合契。聽承微言，罔有不諭，序之於易，以章殊異。死則悲慟，謂天喪己，所以殷勤至於此者，聖人嘉賢哲之效也。

《初學記》卷一七《人部上・忠第三》　〔叙事〕　《韓詩外傳》曰：「忠之道有三：有大忠，有次忠，有下忠。以道覆君而化之，大忠也。以德調君而輔之，次忠也。以是諫非而怨之，下忠也。周公於成王，可謂大忠也。管仲於桓公，可謂次忠也。子胥於夫差，可謂下忠也。」《禮記》曰：「爲人臣殺其身，有益於君者則爲之。」《左傳》曰：「楚子囊死，遺言謂子庚必城郢。郢，楚所徙都，未有城郭。君子謂子囊忠，君薨不忘增其名，將死不忘衛社稷，可謂忠乎！忠，人之望也。」又曰：「晉獻公使荀息傅奚齊。對曰：『臣竭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其濟，君之靈也。不濟，則以死繼之。』公曰：『何謂忠貞？』對曰：『公家之利，知無不爲，忠也。送往事居，偶俱無猜，貞也。』又狐突曰：『子之能仕，父教之忠，策名委質，貳乃辟也。』又季文子卒，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無藏金玉，無器備，君子是以知季文子之忠於公室也。相三君矣，而無私積，可不謂忠乎？」《東觀漢記》曰：「鮑永字君長，行縣，過更始冢，引車欲下，從事諫止之。永曰：『親北面事人，何忍車過其墓，雖獲罪司隸，不辟也。』遂下車哭盡哀。上聞之，問公卿曰：『奉使如此，何如？』太中大夫張堪對曰：『仁者百行之宗，忠者禮義之宗，仁不遺舊，忠不忘君，行之高者。』上悦。」《説苑》曰：「卑身賤體，夙興夜寐，進賢不解，數稱往古，以厲主意，以安國家，如此者，忠臣也。」又曰：「逆命利君謂之忠。」《東觀漢記》曰：「上於大會中，指王常謂羣臣曰：『此家率下江諸將輔翼漢室，心如金石，真忠臣也！』是日遷常爲漢中將軍。」

〔事對〕　孔達成衛　安於定趙《左傳》曰：「晉以衛之救陳也，討焉，使人弗去。曰：『罪無所歸，將加而師。』孔達曰：『苟利社稷，請以我説。』遂縊而死。衛人以説於晉而免，衛人以爲成勞，後以其子復代其位。」又曰：「智文子使告趙孟曰：『范中行氏雖爲亂，董安於則發之，是安於與謀亂也。』趙孟患之，安於曰：『我死而晉國寧，趙氏定，將焉用生乃縊而死。』」揚仁被甲　應詹負戈司馬彪《續漢書》曰：「揚仁字文義，明帝待詔補北宫衛士。及帝崩時，諸國貴盛各爭欲入宫，仁被甲持戟，嚴勒門衛，莫敢輕進者。」王隱《晉書》曰：「王敦將作逆，明帝問應詹曰：『如何？』詹曰：『陛下宜奮赫斯之威，臣等當負戈從戎，不顧族命之

禍，以順討逆。』即日以詹爲護軍將，同心滅敦。」**張飛橫矛**　銚期奮戟《蜀志》曰：「先主奔荆州，曹公追之，先主棄妻子走，使張飛將二十騎距後。飛據水斷橋，瞋目橫矛曰：『身張翼德也，可來共決戰！』無敢近者。《東觀漢記》曰：「銚期從光武略地，時王郎檄書到，薊中起兵應王郎，上趨駕出，百姓聚觀，喧呼滿道，遮路不得行，期騎馬奮戟，瞋目大呼左右曰『走』，衆皆披靡。」銚音姚。**耿恭推誠**　傅彤授命范曄《後漢書》曰：「耿恭守疏勒。明帝崩，救兵不至，車師復叛，與匈奴共攻恭。恭與士推誠同死生，故皆無二心。」《蜀志》曰：「先主退軍義陽，傅彤斷後。拒戰，兵人死盡，吴將語彤令降，彤罵曰：『吴狗，豈有漢將軍降者！』遂戰死。拜子僉爲左中郎將，後爲關羽都督。景曜六年，又臨危授命。論者嘉其奕世忠義。」紀**信傳嘉**　嵇紹端冕《史記》曰：「項羽圍漢王於滎陽。紀信説漢王曰：『事已急矣，請爲王。王可以間出。』紀信詐爲漢王，乃乘黄屋車，傳左纛，曰『城中食盡，漢王降』。楚軍皆呼萬歲。」王隱《晉書》曰：「嵇紹以天子蒙塵，馳詣行在。王旅敗績於蕩陰，百官左右皆奔散，惟紹儼然端冕，以身扞衛，兵交御輦，飛箭雨集，遂以見害。」**王堪杖節**　周處奮劍傅暢《晉諸公讚》曰：「惠帝幸長安，東海王越表王堪爲尚書右僕射，假節都督奉迎諸軍事，進於灞水上，與郭偉力戰，堪杖節臨陣慷慨，氣冠六軍，即斬偉，迎惠帝還洛陽。其後爲石勒所襲，壘破，左右扶堪上馬，堪慷慨歎曰：『我國家大將，不能禦難，以至於此，奈何面目復還朝廷！』終不動騎，遂至被害。」《周處別傳》曰：「氏賊齊萬年爲亂，以處爲建威將軍，進軍大戰，奮劍慷慨，仰天歎曰：『有進無退，以身殉國。』遂戰而死。」**柳隱堅壁**　羅獻保地常璩《華陽國志》曰：「柳隱字休然。魏鍾會伐蜀，入漢川，大城多下，唯隱堅壁不動。後主既降，以手令敕隱，隱乃詣會。晉文帝聞而義之。」習鑿齒《襄陽耆舊記》曰：「魏伐蜀，羅獻爲巴東守，吴聞蜀已敗，遣盛獻等水陸并到，説獻以合同之計。獻銜枚夜出，擊破，獻旋軍保城，告誓將士，以勵節義，莫不用命。」**當熊**　授馬《漢書》曰：「孝元帝馮昭儀，上幸虎圈闘獸，後宫皆坐，熊遽逸出圈，攀檻欲上殿。左右貴人皆驚走，昭儀直當熊前而立，左右格殺熊。上問：『人情驚懼，何故前當熊？』對曰：『猛獸得人而止，妾恐熊至御坐，故以身當之。』帝歎嗟，因爲敬重焉。」《魏志》曰：「曹洪字子廉，太祖從弟也。太祖起義兵，下馬，以馬授太祖，太祖辭讓。洪曰：『天下可無洪，不可無君。』遂步從到汴水，水深不得渡，洪循水得船，與太祖共濟。」**申胤斷臂**　弘演**納肝**劉向《新序》曰：「崔杼弑莊公。申胤漁於海，將入死之，門者以告，崔杼令勿内之。申胤曰：『汝疑我乎？吾與汝臂！』乃斷左臂而與門者，以示崔杼。杼陳八列令入，申胤援劍呼天而闘。」《吕氏春秋》曰：「狄人逐衛懿公，於滎澤見殺，盡食其肉，獨舍其肝。弘演使還，哭畢，呼天而號，盡哀而止，因自出其肝，以内懿公之肝。」**碎首**　祖背《公羊傳》曰：「宋萬殺閔公。仇牧聞之，趨而至，遇之於門，手劍而叱之。萬批殺仇牧，碎其首，齒著於門闑。仇牧可謂不畏强禦矣。」《左傳》曰：「齊襄公田於具邱，喪屨。反誅屨於徒人費，弗得，鞭之見血。走出，遇賊於門，劫而束之。費曰：『我奚禦哉！』袒而示之背，信之。費請先入，伏公而出闘，死於門中。」**銜鬚**　瞋目范曄《後漢書》曰：「温序爲護羌校尉，行部至襄武，爲隗囂別將荀宇等所劫。宇謂序曰：『若子與我并威同力，天下可圖。』序曰：『受國重任，份當效死，義不貪生。』宇賜以劍，序受劍，銜鬚於口，顧左右曰：『既爲賊所追殺，無令鬚汙土。』」梁祚《魏統》曰：「曹公之敗於張繡也，唯校尉典韋力戰門中，兵散，賊從他門入，韋突殺數人，重創，瞋目大罵而死。」**令德**　高行《左傳》曰：「忠爲令德。」《管子》曰：「忠者，臣下之高行。」**季孫相魯**　諸葛興漢《左傳》曰：「晉人執季文子，舍之於苫邱。范文子謂欒武子曰：『季孫於魯，相三君矣，妾不衣帛，馬不食粟，可不謂忠乎！』」《蜀志》曰：「諸葛亮表曰：『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庶竭駑鈍，攘除姦凶，興復漢室，還於舊都，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於陛下之職分也。』」**抉目**　剖心《史記》曰：「吴王賜子胥屬鏤之劍以死。子胥仰天歎曰：『抉吾眼著吴東門上，以觀越寇之滅吴也。』乃自剄而死。《尚書》曰：「斬朝涉之脛，剖賢人之心。」孔安國注曰：「比干忠諫，謂其心有異於人，剖而觀之。」**奉初**　推後《左傳》曰：「楚平王信讒，使奮揚殺太子，太子奔宋。王召奮揚曰：『言出於余口，入於爾耳，誰告建也？』對曰：『臣告之。』君王命臣曰：『事建如事余，臣不佞，不能苟貳。』奉初以還，不忍後命，故遣之。」《漢書》曰：「公孫弘奏事，有所不可，不肯庭辨，常與汲黯請間，黯先發之，弘推其後。」**復楚　歸邾**《左傳》曰：「初，伍員與申包胥友，其亡也，謂包胥曰：『我必覆楚國。』包胥曰：『子勉之。子能覆之，我必興之。』及昭王在隨，包胥如秦乞師，立依於庭而哭，日夜不絶聲，勺飲不入口。如是，秦師乃出。」又曰：「師入郹，郹衆保於繹。郹茅夷鴻以束帛乘車請救於吴，吴子伐魯，而郹子歸之也。」**勃蘇書吟**　許肅夜泣《戰國策》曰：「吴入郢，梦冒勃蘇贏糧潛行，十日而薄秦朝。鶴立而不轉，晝吟宵泣糧，七日不得，水漿無入於口。秦王聞而走之，冠劍不相及，左奉其首，右濡其口，於是秦救楚，退吴師，復楚國。」《許肅別傳》曰：「肅爲愍帝侍中，帝送平陽。頃之，劉聰陰行鴆毒，帝因食心悶，欲見肅。肅馳詣前，帝已不能語，執肅手流涕，肅歔欷登床，帝遂殂於扶抱之中，晝夜號泣，哀感異類。」**城郢　復陳**城郢見「叙事」中。《家語》曰：「孔子讀史楚復陳，曰：『賢哉，楚莊王也。輕千乘之國而重一言之信，非申叔時之忠，不能建其義，非莊王之賢，弗能受其訓。』」**衛難　犯顔**《禮記》曰：「公叔文子卒，其子成諡於君。君曰：『昔衛國有難，夫子以死衛，寡人不亦貞乎！』」《漢書》曰：「汲黯字長孺，好面折，不能容人之過。其諫犯主顔色，常慕傅伯袁盎之爲人。」**束帛　贏糧**事並已見上注。**冒難　經險**許肅冒難持愍帝左右。賊共讓曰：「此晉之忠臣也！又《枹朴子》曰：『竭身命以狥國，經夷險而一節』者，忠臣也。」**龔勝推印　胡剛懸冠**《漢書》曰：「王莽簒位，遣使奉璽書印綬馳馬迎龔勝，勝輒推不受。曰：『吾受漢家大厚之恩，無以仰報，豈以一身事二姓？』」范曄《後漢書》曰：「胡廣六葉祖剛，清高有志節，平帝時，大司馬辟之。王莽居攝，解其衣冠，縣府門而去。」**石碏滅親　樂羊食子**《左傳》曰：「衛州吁弑桓公，石厚從州吁如陳。石碏使告於陳曰：『此二人者，實弑寡君，敢即圖之。』陳人執之而請於衛，衛人使右宰醜莅殺州吁

於濮。石碏使其宰獳羊肩莅殺石厚於陳。君子曰：『石碏，純臣也。惡州吁而厚與焉，大義滅親，其是之謂乎？』」《韓子》曰：「樂羊爲魏將，攻中山，其子在中山，中山之君烹其子而遺之。樂羊坐於幕下而饗之。」李不顧宗　祭不念屬《東觀漢記》曰：「王郎遣將攻信都，大姓馬寵開城內之，收李忠母妻子，而令親屬招呼忠。時寵弟從忠爲校尉，忠時召見，責數之以背恩反城，因格殺之。諸將皆驚曰：『家屬在人手，殺其弟何也？』忠曰：『若縱賊不誅，則二心也。』上聞而謂忠曰：『今吾兵已成矣，將軍可歸救若母妻子。』忠曰：『蒙明公大恩，忠得效命，誠不敢顧宗親。』又曰：「信都反爲王郎所置信都王捕繫祭形父弟及妻子，使爲手書呼形曰：『降者封爵，不降者滅族。』形泣報曰：『事君者不得顧家形親，所以至今得安於信都者，劉公之恩。公事方爭國，不得復念私也。』」

《初學記》卷一七《人部上・孝第四》　〔叙事〕　《爾雅》曰：「善事父母曰孝。」《孝經》曰：「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禮記》：「曾子曰：『孝體有三：大孝尊親，其次弗辱，其下能養。』公明儀問曾子曰：『夫子可以爲孝乎？』曾子曰：『孝者，先意承志，喻父母於道。參直養者也，安能爲孝？』」《毛詩》曰：「哀哀父母，生我劬勞。無父何怙？無母何恃？出則銜恤，入則靡至。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論語》曰：「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樊遲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韓詩外傳》曰：「曾子曰：『往而不可還者，親也。故孝子欲養而親不待，是以椎牛之葬，不如雞豚之逮親存也。初吾爲吏，禄不過釜，尚欣欣而喜者，非以爲多也，樂其逮親也。既没之後，吾嘗南遊於楚，得尊官焉，堂高九尺，轉轂百乘，然猶北嚮而泣涕者，非爲賤也，悲不逮吾親。故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孝子傳》曰：「老萊子至孝，奉二親，行年七十，著五綵褊襴衣，弄鸜鵒於親側。」又曰：「吴坦之性至孝，母葬之夕，設九飯祭。每臨一祭，輒號慟斷絶，至七祭，吐血而死。」《吕氏春秋》曰：「凡理國家者必先務本，務本莫過於孝。夫孝，三皇五帝之本務，而萬事之綱紀也。執一術而百善至。」《禮記》：「曾子曰：身也者，父母之遺體也。行父母之遺體，敢不敬乎！居處不莊，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莅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戰陣無勇，非孝也。五者不遂，災及於親，敢不敬乎！夫孝，置之而塞乎天地，敷之而横乎四海，斷一樹，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也。」《孝經援神契》曰：「元氣混沌，孝在其中。天子孝，天龍負圖，地龜出書，天孽消滅，景雲出游；庶人孝，則澤林茂，浮珍舒，怪草秀，水出神魚。」

〔事對〕　陟屺　循陔《毛詩》曰：「《陟屺》，孝子行役，思念父母也。陟彼屺兮，瞻望母兮。母曰嗟予季行役，夙夜無寐。上慎旃哉，猶來無棄。」束廣微《補亡詩》曰：「《南陔》，孝子相戒以養也。循彼南陔，言採其蘭。眷戀庭闈，心不遑安。」怡聲　愉色《禮記》曰：「適父母之所，乃下氣怡聲。」又曰：「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嗣服　繼志《毛詩》曰：「下武繼文也。媚兹一人，應侯順德，永言孝思，昭哉嗣服。」鄭玄注曰：「服，事也。昭哉武王言嗣行祖考之事，謂伐紂定天下也。」《禮記》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賜算　得壽《河圖》曰：「孝順二親，得算二千，天司録所表事，賜算中功。」《禮記》曰：「舜其大孝也歟！德爲聖人，尊爲天子，富有四海之内，宗廟享之，子孫保之，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禄，必得其名，必得其壽。」問竪　求醫《禮記》曰：「文王之爲世子，朝於王季日三。雞初鳴而衣服，至於寢門外，問内豎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内豎曰『安』，文王乃喜。及日中又至，亦如之。及暮亦如之。其有不安節，則内豎以告文王。文王色憂，行不能正履，王季復膳，然後亦復初。」《孝經》《援神契》曰：「孝悌之至，通於神明。」病則致其憂，顧額消形，求醫翼全。」宋均注曰：「翼，羽翼親者也。」盡歡　竭力《禮記》曰：「子路曰：傷哉貧也，生無以養，死無以爲禮也。孔子曰：啜菽飲水盡其歡，斯之謂孝。」《論語》：「子夏曰：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先意　察色《禮記》曰：「公明儀問於曾子曰：夫子可以爲孝乎？曾子曰：是何言歟！君子之所謂孝者，先意承志，諭父母於道。參直養者也，安能爲孝也。」《東觀漢記》曰：「汝郁字叔異，年五歲。母被病不能飯食，郁常抱持啼，不肯飲食，母憐之，强爲餐飯，欺言已愈。郁察母顔色不平，輒復不食。宗親共異之，因字曰叔異。」盡力　樂心《周書》曰：「忠愛以事親，歡以敬之，盡力而不固，敬以安之，忠孝者也。」《禮記》曰：「曾子曰：孝子之養親也，樂其心，不違其志，樂其耳目，安其寢食者也。」扇枕　温席《東觀漢記》曰：「黄香字文强，父兄舉孝廉，無奴僕，香躬執勤苦，盡心供養。體無被袴，而親極滋味，暑則扇床枕，寒即以温席。」袁山松《後漢書》曰：「羅威母年七十，天寒，常以身温席，而後授其處。」烝烝　孜孜《尚書》曰：「有鰥在下曰虞舜，帝曰：俞，子聞如何？岳曰：瞽子，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弗格姦。」《東觀漢記》曰：「章帝殂，明帝子以至孝稱孜孜膝下。」漢盦　魏璽《東觀漢記》曰：「明帝，光武第四子，陰后所生。即祚，長思慕，至踰年正月，當謁原陵，夢先帝太后如平生歡。朝率百官上陵，上伏御床視太后鏡盦中物，感動悲涕，令易脂澤妝具，左右皆泣，莫敢仰視。」《魏志》曰：「明帝太和元年，初營宗廟，掘地得璽，方一寸九分。其文曰：『天子羙思慈親。』明帝爲之改容。」曾閔　荀何《論語》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家語》曰：「曾參字子輿，志孝道，故孔子因之作《孝經》。」蕭廣濟《孝子傳》曰：「閔損與曾參，門徒之中，最有孝稱，今言者莫不本之曾閔。」荀伯子《荀氏家傳》曰：「荀顗年踰耳順，而母年九十，色養烝烝，以孝聞當時。在喪顗額，兒不可識，蓬首環絰，奉迎節使，若嬰孩之號，哀慟旁人。傅玄著書稱勗與何會曰：『文王之道事其

親者，其順昌何侯乎，其荀侯乎。古稱曾閔，今有荀何。』色難　敬易《論語》曰：「子夏問孝，子曰：色難。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曾是以爲孝乎？」鄭玄注曰：「言和顏悅色爲難也。食餘曰饌。」《莊子》曰：「以敬孝易，以愛孝難。」陟岵　倚門《毛詩》曰：「《陟岵》，孝子行役，思念父母也。陟彼岵兮，瞻望父兮。父曰嗟，予子行役，夙夜無已。上慎旃哉，猶來無止。」師覺授《孝子傳》曰：「趙狗幼有孝性，年五六歲，時得甘美之物，未嘗敢獨食，必先以哺父，出輒待還而後食，過時不還，則倚門啼以俟父。至數年父没，狗思慕羸悴，不異成人，哭泣哀號，居於塚側。鄉族嗟稱，名聞流著。漢安帝時，官至侍中。」吮癰　嘗毒《東觀漢記》曰：「雍儉字長魚，事母至孝。母嘗病癰，儉晝夜匍伏，不離左右，至爲吮癰。」周斐《汝南先賢傳》曰：「蔡順字君仲，有至孝之心。少喪父，奉養母，甘口之物，不敢先嘗。母至婚家，因飲酒變吐，順恐中毒，乃嘗其吐，母生瘡出膿，以口嗽之。」陸績懷橘　殷揮持瓜《吳志》曰：「陸績字公紀，年六歲，於九江見袁術。術出橘，績懷三枚，因拜辭墮地。術曰：『陸郎何乃作賓客而懷橘乎？』績跪答曰：『欲歸遺母。』術奇之。」蕭廣濟《孝子傳》曰：「殷揮生而謹願，七歲喪父，哀號毀悴，不爲戲弄。得瓜果可啖之物，懷持進母，未嘗先食。」鮑永去妻　郭道瘞子《東觀漢記》曰：「鮑永字君長，上黨人也。少有志操，事後母至孝。妻嘗於母前叱狗，而永即去之。」裴子野《宋略》曰：「散騎常侍袁瑜，薦會稽郭道，事繼母至孝。家貧産子，憂不能字，謂其妻曰：傷慈以終孝，吾無恨也，遂瘞之。」無改　不忘《論語》曰：「父在觀其志，父没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禮記》曰：「先王之孝也，色不忘乎目，聲不絶乎耳，心志嗜欲不忘乎心。君子生則敬養，死則敬享，思終身不辱。」陳紀畫像丁蘭圖形《海内先賢傳》曰：「陳寔子故大鴻臚紀，字元方，有至德絶俗，才達過人，烝烝色養，不離左右。豫州刺史嘉其至行，表上尚書，畫像百城，以厲風俗焉。」孫盛《逸人傳》曰：「丁蘭者，河内人也。少喪考妣，不及供養，乃刻木爲人，髣髴親形，事之若生，朝夕定省。其後隣人張叔妻從蘭妻有所借，蘭妻跪報木人，木人不悦，不以借之。叔醉疾來誶罵木人，以杖敲其頭。蘭還，見木人色不懌，乃問其妻，妻具以告之，即奮劍殺張叔。吏捕蘭，蘭辭木人去，木人見蘭，爲之垂淚。郡縣嘉其至孝，通於神明，圖其形像於雲臺也。」杜孝投魚　羅威進果蕭廣濟《孝子傳》曰：「杜孝，巴郡人也。少失父，與母居，至孝稱。役在成都，母喜食生魚，孝於蜀截大竹筒，盛魚二頭，塞之以草。祝曰：『我母必得此。』因投中流。婦出汲，乃見筒横來觸岸，異而取視，有二魚。含笑曰：『必我壻所寄。』熟而進之，聞者歎駭。」又陸徵《廣州先賢傳》曰：「羅威字德仁，八歲喪父，事母至孝。耕耘爲業，勤身苦體，以奉供養。令召署門下吏，不就。將母遁避，隱居增城縣界。令還復故居，朝暮供侍，異果珍味，隨時進前也。」有司旌門　太守表墓魏收《後魏書》曰：「楊引三歲喪父，爲母所養。母年九十三終，引年七十五，哀毁過禮，三年服終。恨不識父，追服斬衰，誓終身命，經十三年，哀慕不改。爲郡縣鄉閭三百餘人上狀稱美，有司奏宜旌賞，復其一門，旌其純孝。」王烈之《安成記》曰：「縣有孝子符表，以孝聞天下。年十六，其母姜氏有疾，侍省晝夜，數十日。母一食，表亦一食，母不食，表亦不食。見母將絶，至慟成咽，迺至殞，俄頃母死亦没。一日二喪在殯，葬於四望岡。太守王府君樹雙旌闕，以表其墓。」

《初學記》卷一七《人部上・聰敏第七》

〔叙事〕《史記》云：「人所以尚干將、鏌耶者，貴於立斷也。所以尚騏驥者，爲其立至也。必若歷日曠久，絲整猶能挈石，駑馬亦能致遠。是以聰明敏捷，人之美材也。」劉劭《人物志》曰：「夫聖賢之所美，莫美於聰明。聰明之所貴，莫貴於知人。知人誠智，則衆材得其序，而庶績之業興矣。是故堯以克明俊德爲稱，舜以登用二八爲功，湯以扶有莘之賢爲名，文王以舉渭濱之叟爲治。由是論之，聖人之爲治，孰不勞聰明於求人，獲安逸於任使。」《説苑》云：「昔黄香字文强，江夏人，博覽傳記，羣書無不涉獵，京師號曰：天下無雙，江夏黄童。」《後魏書》曰：「後魏元順字子和，任城王澄之子。年九歲，師事樂安陳豐，晝夜誦書，旬有五日，一皆通利。豐奇之，白王曰：豐十五從師，迄於白首，耳目所經，未見此比，江夏黄童，不得無雙也。王笑曰：藍田生玉，何容不爾。王琰之《童子傳》曰：近代有樂安任暇者，十二就師，學不再問，一年通三經。鄉人歌曰：蔣氏翁，任氏童。言蔣氏之門老而方篤，任家之學幼而多慧。」《魏志》曰：「王粲善屬文，舉筆便成，無所改定，人常以爲宿搆。」

〔事對〕知十　應五《論語》曰：「孔子謂子貢曰：汝與回也孰愈？對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史記》曰：「淳于髡見鄒忌，説畢趨出。面其僕曰：是人吾與之微言五，其應我若響之隨聲，是以對不久。」默識　響應陳壽《益部耆舊傳》曰：「趙閎字温柔，幼時讀《尚書》，默識其音句。」又孔融《薦禰衡表》云：「安世默識。」「響應」事已見上應五注中。答果　題酪劉劭《幼童傳》曰：「楊氏子者，梁國人也。九歲甚聰慧，孔君平詣其父，父不在，乃呼兒出，爲設果，果有楊梅，指以示兒，此君家果。兒即答曰：未聞孔雀是夫子家禽。」劉義慶《説苑》：「人餉魏武，嘗訖，題酪器上爲合字，以示衆，衆莫之解。次至楊修，修便啜之。公問之，人皆遥過，卿何獨餐。修曰，公教人一口，復何疑也？」誦千言　賦一物劉劭《幼童傳》曰：「夏侯榮字幼權，沛國譙人也。幼聰慧，七歲能屬文，誦書日千言，經目輒識之。」張隱《文士傳》曰：「吳郡張純，少有令名。嘗謁驃騎將軍朱據，據令賦一物然後坐，純應聲便成，文不加點。」五行並下　一字不遺謝承《後漢書》曰：「應奉讀書，五行並下。」魏收《後魏書》曰：「祖瑩字元珍，范陽人。十二爲中書學生，博士張天龍講《尚書》，選爲都講，生徒悉集，瑩夜讀書勞倦，不覺天曉，誤持同房生趙郡李孝怡《曲禮》卷上座，置禮於前，誦《尚書》三篇，不遺一字。」校亡書　比耑字《漢書》：「張安世子孺，少小以父任爲郎，因善書，給事《尚書》。上幸河東，嘗亡書三篋，詔問莫能知。唯安世識之，具作其事，後購求得以相

校，一字無遺失。上奇其才，擢爲尚書令。」謝承《後漢書》曰：「禰衡與黃祖子射尤善，衡與俱讀蔡邕所作碑文，射愛其文，恨不寫取。衡謂射曰：吾雖一過，猶識其言，其缺兩字不明，因書出之。射寫還比校，皆無所誤，唯兩字缺。」

王定保《唐摭言》卷七《知己》 李華撰《三賢論》：劉眘虛、蕭穎士、元德秀。或曰吾讀古人之書，而求古人之未獲，嗟夫！遐叔謂曰：無世無賢人，其或世教不至，淪於風波，雖賢不能自辨，況察者未之究乎！鄭、衛方奏，正聲間發。極知無味，至文無采。聽者不達，反以爲怪誦之音；太師、樂工亦失容而止。曼都之姿，雜爲顛頷，被編絮，蒙蕭艾，美醜夷倫，自以爲陋。此二者，既病不自明，又求者亦昏；將割其善惡，在遷政化，端風俗，則賢不肖異貫，而後賢者自明，而察者不惑也。予兄事元魯山而友劉、蕭二功曹：此三賢者，可謂之達矣。或曰願聞三子之略。遐叔曰：元之志行，當以道紀天下；劉之志行，當以六經諧人心；蕭之志行，當以中古易今世。元齊愚智，劉感一物不得其正，蕭呼吸折節而獲重祿，不易一刻之安。元之道，劉之深，蕭之志，及於夫子之門，則達者其流也。然各有病：元病酒，劉病賞物，蕭病貶惡太亟，獎能太重。元奉親孝，居喪安，撫孤仁，徇朋友之急，蒞職明於賞罰，終身貧而樂天知命，以爲王者作樂崇德，殷薦上帝以配祖考，天人之極致也，而辭章不稱；於是作破《陣樂》詞，是樂也，協商、周之頌；推是而論，則見元之道矣。劉名儒、史官之家，兄弟以學著稱，乃述詩、書、禮、樂、春秋，爲五說，條貫源流，備古今之變；推是而論，則見劉之深矣。蕭以史書爲繁，尤罪子長不編年，陳事而爲列傳，後代因之，非典訓也；將正其失，自春秋三家之後，非訓齊生人不録，次序纘修，以迄於今，志未就而歿；推是而論，則見蕭之志矣。元據師保之席，瞻其形容，不俟其言，而見其仁。劉被卿佐之服，居賓友之地；言理亂根源，人倫隱明，參乎元精，而後見其妙。蕭若百鍊之鋼，不可屈折，當廢興去就之際，一死一生之間，而後見其大節；視聽過速，欲人人如我，志與時多背，常見詬於人，取其中節之舉，足可以爲人師矣：學廣而不偏精，其貫穿甚於精者；又文方復雅商之至當，以律度百代，而古之能者往往不至焉。超邁蹈厲，可與知者言也。茂挺父爲莒丞，得罪清河張惟一，時佐廉使按成之。茂挺初登科，自洛還莒，道邀使車發辭哀乞，惟一涕下，即日舍之，且曰：「蕭贊府生一賢，方資天下風教，吾由是得罪，無憾也！」夫如是，得不謂之孝乎？或曰：三子者各有所與遊乎？遐叔曰：若太尉房公，可謂名卿矣；每見魯山，即終日歎息，謂余曰：「見紫芝眉宇，使人名利之心盡矣！」若司業蘇公，可謂賢人矣，每謂當時名士曰：「僕不幸生於衰俗，所不恥者，識元紫芝。」廣平程休士美，端重寡言；河間邢宇紹宗，深明操持；宇弟宙次宗，和而不流；南陽張茂之季豐，守道而能斷；趙郡李嶠伯高，含大雅之素；嶠族子丹叔南，誠莊而文；丹族子惟岳謀道，沉邃廉静；梁國喬澤潭源，昂昂有古風；弘農楊拯士扶，敏而安道；清河房垂翼明，志而好古；河東柳識方明，遐曠而才：是皆慕元者也。劉在京下，嘗寢疾，房公時臨；扶風聞之，通夕不寐，顧謂賓從曰：「挺卿若不起，無復有神道！」尚書劉公每有勝理必詣與談，終日忘返，退而嘆曰：「聞清言，見皇王之理矣。」陳郡殷寅，直清有識，尚恨言理少對，未與劉面，常想見其人。河東裴騰士舉，朗邁真直；弟霸士會，峻清不雜；隴西李廣敬叔堅，明而冲粹；范陽盧虛舟幼真，質方而清；潁川陳讜言士然，淡而不厭；吳興沈興宗季長，專静不渝；潁川陳謙不器，行古人之道；渤海高適達夫，落落有奇節：是皆重劉者也。工部侍郎韋述修國史，推蕭同事；禮部侍郎陽浚掌貢舉，問蕭求人海内，以爲德選；汝南邵軫緯卿，有詞學標幹；天水趙驊雲卿，才美行純；陳郡殷寅直清，達於名理；河南源衍季融，粹微而俊；會稽孔至惟微，述而好古；河南陸據德鄰，恢恢善於事理；河東柳芳仲敷，該練故事；長樂賈至幼鄰，名重當時；京兆韋收仲成，遠慮而深；南陽張有略維之，履道體仁；有略族弟邈季遐，温其如玉；中山劉穎士端，疏明簡暢；潁川韓拯佐元，行備而文；樂安孫益盈孺，温良忠厚；京兆韋建士經，中明外純；潁川陳晉正卿，深於詩書：天水尹徵之誠明，貫百家之言：是皆厚於蕭者也。尚書顔公，重名節，敦故舊，與茂挺少相知；顔與陸據，柳芳最善，茂挺與趙驊、邵軫泊華最善，天下謂之「顔蕭之交」。殷寅，源衍睦於二交間，不幸元罷魯山，終於陸渾；劉避地逝於安康；蕭歸葬先人，歿於汝南。今復求斯人，有之無之？是必有之，而察之未克也。三賢不登尊位，不享下壽，居易委順，賢人之達也；不蒙其教，生人之病。余知三賢也深，故言之不怍云。

《周敦頤集》卷二《通書・顔子》 顔子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而不改其樂。夫富貴，人所愛也。顔子不愛不求，而樂乎貧者，獨何心哉？天地間有至貴至愛可求，而異乎被者，見其大而忘其小焉爾。見其大則心泰，心泰則無不足，無不足則富貴貧賤處之一也，處之一則能化而齊，故顔子亞聖。

《周敦頤集》卷二《通書・聖》 寂然不動者，誠也；感而遂通者，神也；動

而未形、有無之間者，幾也。誠精故明，神應故妙，幾微故幽。誠、神、幾，曰聖人。

《周敦頤集》卷二《通書思》 無思，本也；思通，用也。幾動於彼，誠動於此。無思而無不通，爲聖人。不思則不能通微，不睿則不能無不通。是則無不通生於通微，通微生於思。故思者，聖功之本，而吉凶之幾也。

《全宋文》卷一四〇四王安石《楊墨》 顔回之於身，簞食瓢飲以獨樂於陋巷之間，視天下之亂若無見者，此亦可謂爲己矣。楊墨之道，獨以爲人、爲己得罪於聖人者，何哉？此蓋所謂得聖人之一而廢其百者也。是故由楊子之道則不義，由墨子之道則不仁，於仁義之道無所遺而用之不失其所者，其唯聖人之徒歟！二子之失於仁義而不見天地之全，則同矣，及其所以得罪，則又有可論者也。楊子之所執者爲己，爲己，學者之本也。墨子之所學者爲人，爲人，學者之末也。是以學者之事必先爲己，其爲己有餘，而天下之勢可以爲人矣，則不可以不爲人。故學者之學也，始不在於爲人，而卒所以能爲人也。今夫始學之時，其道未足以爲己，而其志已在於爲人也，則亦可謂謬用其心矣。謬用其心者，雖有志於爲人，其能乎哉？由是言之，楊子之道雖不足以爲人，固知爲己矣；墨子之志雖在於爲人，吾知其不能也。嗚呼，楊子知爲己之爲務，而不能達於大禹之道也，則亦可謂惑矣。墨子者，廢人物親疏之別，而方以天下爲己任，是以所欲以利人者，適所以爲天下害患也，豈不過甚哉？故楊子近於儒，而墨子遠於道，其異於聖人則同，而其得罪則宜有間也。

王安石《王文公文集》卷二六《三聖人》 聖之爲名，道之極、德之至也。

王安石《王文公文集》卷二九《大人論》 神之所爲，雖至而無所見於天下。仁而後著，用而後功，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及其仁濟萬物而不窮，用通萬世而不倦也，則所謂聖矣。

《全宋文》卷一七三二宋英宗《令中外舉選人者務在得人不必滿所限之數詔 沿平二年四月辛丑》 天下之治，在於得人；人之賢愚，繫乎所舉。舉而失當，猥濫至多。今吏部磨勘選人，待次者二百五十餘人，二年方克引對，留滯之弊，乃至於斯。且歲限定員，本防其濫。而舉者不問能否，一切取足以聞，徒有塞詔之名，且非薦賢之體。以至奔競得售，而實材者見遺；請託得行，而恬守者被棄。蓋其毀譽之是狥，殊非淑慝之能明。章交公車，充數而已。以是濟治，其可得乎！宜令中外臣僚合舉選人者，務在得人，不必滿所限之數。所貴材品辨別，仕路澄清。惟爾輔臣，當體朕意。

《司馬光奏議》卷三〇《論風俗札子》 臣聞國之致治，在於審官；官之得人，在於選士；士之嚮道，在於立教；教之歸正，在於擇術。是知選士者，治亂之樞機，風俗之根原也。竊見近歲公卿大夫好爲高奇之論，喜誦老莊之言，流及科場亦相習尚。新進後生，未知臧否，口傳耳剽，翕然成風。至有讀《易》未識卦爻，已謂《十翼》非孔子之言；讀《禮》未知篇數，已謂《周官》爲戰國之書；讀《詩》未盡《周南》、《召南》，已謂毛、鄭爲章句之學；讀《春秋》未知十二公，已謂三《傳》可束之高閣。循守注疏者，謂之腐儒；穿鑿臆説者，謂之精義。且性者，子貢之所不及；命者，孔子之所罕言。今之舉人，發言秉筆，先論性命，乃至流蕩忘返，遂入老莊。縱虚無之談，騁荒唐之辭，以此欺惑考官，獵取名第。禄利所在，衆心所趨，如水赴壑，不可禁遏。彼老莊棄仁義而絶禮學，非堯舜而薄周孔，死生不以爲憂，存亡不以爲患，乃匹夫獨行之私言，非國家教人之正術也。魏之何晏、晉之王衍，相與祖述其道，宅心事外。選舉者以此爲賢，仕官者以此爲業，遂使紀綱大壞，胡夷并興，生命塗炭，神州陸沉。今若於選士之際用此爲術，臣懼向去任官之士，皆何晏、王衍之徒，則政事安得不隳？風俗安得不壞？正始永嘉之弊，將復見於今矣。伏望朝廷特下詔書，以此戒厲内外公卿大夫，仍指揮禮部貢院，豫先曉示進士，將來程試若有僻經妄説，其言涉老莊者，雖復文辭高妙，亦行黜落。庶幾不至疑誤後學，敗亂風俗。取進止。

《司馬光奏議》卷三八《乞以十科舉士札子》 臣竊惟爲政之要，莫如得人，百官稱職，則萬務咸治。然人之才性，各有所能，或優於德而嗇於才，或長於此而短於彼。雖皐、夔、稷、契，止能各守一官，況於中人，安可求備？是故孔門以四科論士，漢室以數路得人。若指瑕掩善，則朝無可用之人；苟隨器授任，則世無可棄之士。臣誤蒙甄擢，備位宰相，慎選百官，乃其職業。而智識淺短，見聞褊狹，知人之難，聖賢所重。寰宇至廣，俊彦如林，或以恬退滯淹，或以孤寒遺逸。被褐懷玉，豈能周知？若專引知識，則嫌於挾私，難服衆心；若止循資序，則官非其人，何以致治？莫若使在位達官人舉所知，然後克協至公，野無遺賢矣。臣不勝狂愚，欲乞朝廷設十科舉士：一曰行義純固，可爲師表科。有官無官人皆可舉。二曰節操方正，可備獻納科。舉有官人。三曰智勇過人，可備將帥科。

舉文武有官人，此科亦許鈐轄已上武臣舉。四曰公正聰明，可備監司科。舉知州以上資序人。五曰經術精通，可備講讀科。有官無官人皆可舉。六曰學問該博，可備顧問科。有官無官人皆可舉。七曰文章典麗，可備著述科。有官無官人皆可舉。八曰善聽獄訟，盡公得實科。舉有官人。九曰善治財賦，公私俱便科。舉有官人。十曰練習法令，能斷請讞科。舉有官人。應職事官，自尚書至給舍諫議寄祿官，自開府儀同三司至太中大夫職，自觀文殿大學士至待制，每歲須得於十科內舉三人。非謂每科各舉三人，謂各隨所知某人堪充某科共計三人。其狀云：「臣竊見某人有何行能，并須指陳事實，不得徒飾虛辭，位在上者，得舉在下之人；位在下者，不得舉在上之人。

臣今保舉堪充某科。如蒙朝廷擢用後不如所舉，謂若舉行義純固而違犯名教，節操方正而佞邪險躁，智勇過人而愚懦致敗，公正聰明而私曲昏暗，經術精通而不能講讀，學問該博而空疏墻面，文章典麗而鄙拙紕繆，善聽獄訟而冤滯失實，善治財賦而病民耗國，練習法令而屢致出入。及犯正入已贓，臣甘伏朝典不辭。」

程顥《明道先生文集》卷二《論十事劄子》 庠序之教，先王所以明人倫，化成天下。今師學廢而道德不一，鄉射亡而禮義不興，貢士不本於鄉里而行實不修，秀民不養於學校而人材多廢，些較然之事，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

程顥《明道先生文集》卷二《論養賢劄子》 臣竊以議當代者，皆知得賢則天下治，而未知所以致賢之道也。是雖衆論紛然，未極其要，朝廷亦以行之爲艱而不爲也。三代養賢，必本於學，而德化行焉，治道出焉。本朝踵循唐舊，而館閣清選，止爲文字之職，名實未正，欲招賢養材以輔時贊化，將何從而致之也？臣歷觀古先哲王所以虛己求治，何嘗不盡天下之才，以成己之德也。故曰：「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樂取於人以爲善。」今天下之大，豈爲乏賢？而朝廷無養賢之地，以容徐察其器實高下而進退之也。臣今欲乞朝廷設延英院以待四方之賢，凡公論推薦及巖穴之賢，必招致優禮，視品給俸，而不可遽進以官，止以應詔命名。凡有政治則委之詳定，凡有典禮則委之討論，經畫得以奏陳而治亂得以講究也。俾群居切磨，日盡其材，行其志，使政府及近侍之臣，互與相接，陛下時賜召對，詔以治道，可觀其材識器能也。察以累歲，人品益分，然後使賢者就位，能者任職，或委付郡縣，或師表士儒。其德業尤異，漸進以帥臣職司之任，爲輔弼，爲公卿，無施之不稱也。若是，則引彙並進，野無遺賢，陛下尊賢待士之心，可謂無負於天下矣。取進止。

程顥、程頤《二程集・請修學校尊師儒取士劄子》 臣伏謂：治天下以正風俗，得賢才爲本。宋興百餘年，而教化未大醇，人情未盡美，士人微謙退之節，鄉閭無廉恥之行，刑雖繁而奸不止，官雖冗而材不足者，此蓋學校之不修，師儒之不尊，無以風勸養勵之使然耳。竊以去聖久遠，師道不立，儒者之學幾於廢熄，惟朝廷崇尚教育之，則不日而復。古者一道德以同俗，苟師學不正，則道德何從而一？方今人執私見，家爲異說，支離經訓，無復統一，道之不明不行，乃在於此。

臣謂：宜先禮命近侍賢儒，各以類舉，及百執事方岳州縣之吏，悉心推訪，凡有明先王之道，德業充備，足爲師表者，其次有篤志好學，材良行修者，皆以名聞。其高蹈一作尚之士，朝廷當厚禮延聘，其餘命州縣敦遣，萃於京師，館之寬閑之宇，豐其廩餼，卹其家之有無，以大臣之賢典領其事，俾群儒朝夕相與講明正學。其道必本於人倫，明乎物理；其教自小學灑掃應對以往，修其孝悌忠信，周旋禮樂；其所以誘掖激厲漸摩成就之道，皆有節序，其要在於擇善脩身，至於化成天下，自鄉人而可至於聖人之道。其學行皆中於是者爲成德。

又其次取材識明達，可進於善者，使日受其業，稍久則舉其賢傑以備高任。擇其學業大明、德義可尊者，爲太學之師，次以分教天下之學，始自藩府，至於列郡。擇士之願學、民之俊秀者入學，皆優其廩給而蠲其身役。凡其有父母骨肉之養者，亦通共優游往來，以察其行。其大不率教者，斥之從役。

漸自太學及州郡之學，擇其道業之成，可爲人師者，使教於縣之學，如州郡之制。異日則十室之鄉，達於黨遂皆當修其庠序之制，爲之立師，學者以次而察焉。縣令每歲與學之師，以鄉飲之禮會其鄉老。學者衆推經明行修、材能可任之士，升於州之學，以觀其實，學荒行虧者，罷歸而罪其吏與師；其升於州而當者，復其家之役。郡守又歲與學之師，行鄉飲酒之禮，大會郡士，以經義、性行、材能三物賓興其士於太學，太學又聚而教之，其學不明、行不修與材之下者，罷歸以爲郡守學師之罪。升於太學者，亦聽其以時還鄉裏，復來於學。

太學歲論其賢者能有於朝，謂之選士。朝廷問之經以考其言，試之職以觀其材，然後辨論其等差而命之秩。凡處郡縣之學與太學者，皆滿三歲，然後得充薦；其自州郡升於太學者，一歲而後薦；其有學行超卓、衆所信服者，雖不處於學，或處學而未久，亦得備數論薦。

凡選士之法，皆以性行端潔，居家孝悌，有廉恥禮遜，通有學業，曉達治道

者。在州縣之學，則先使其鄉裏長老，次及學衆推之。在太學者，先使其同黨，次及博士推之。其學之師與州縣之長，無或專其私，苟不以實，其懷姦罔上者，師長皆除其仕籍，終身不齒，失者亦奪官二等，勿以赦及去職論。州縣之長，蒞事未滿半歲者，皆不薦士師，皆取學者成否之分數爲之賞罰。

凡公卿大夫之子弟皆入學，在京師者入太學，在外者各入其所在州之學，謂之國子。其有當補蔭者，并如舊制，惟不選於學者，不授以職。每歲，諸路別言一路國子之秀者升於太學，其升而不當者，罪其監司與州郡之師。太學歲論國子之有學行材能者於朝，其在學實與考試之法，皆如選士。

國子自入學，中外通及七年，或太學五年。年及三十以上，所學不成者，辨而爲二等。上者聽授以管庫之任，自非其後學業修進，中於論選，則不復使親民政。其下者罷歸之。雖歲滿願留學者，亦聽。其在外學七歲而不中升選者，皆論致太學而考察之，爲二等之法。國子之大不率教者，亦斥罷之。凡有職任之人，其學業材行應薦者，諸路及近侍以聞，處之太學，其論試亦如選士之法，取其賢能而進用之。凡國子之有官者，中選則增其秩。

臣謂既一以道德仁義教養之，又專以行實材學升進，去其聲律小碎、糊名謄録、一切無義理之弊，不數年間，學者靡然丕變矣。豈惟得士浸廣，天下風俗將日入醇正，王化之本也。臣謂帝王之道，莫尚於此，願陛下特留宸意，爲萬世行之。

程顥、程頤《二程粹言》卷上《論政篇》　子曰：善言治者，必以成就人才爲急務。人才不足，雖有良法，無與行之矣。欲成就人才者，不患其禀質不美，患夫師學之不明也。師學不明，雖有美質，無有成之矣。

秦觀《淮海集》卷二三《聖人繼天測靈論》　古之語道德者，未始不以聖人，而論聖人者，亦未始不以道德，蓋捨道德則無以見聖人，而微聖人則道德或幾乎息矣。何者？其體相俱，而其用無以異也。夫物生謂之化，物極謂之變，變化而不可知謂之神。神也者，其合則藏於無爲，其散則寓於有得。昔之命道者，因其無爲也，故彊名之以天所謂莫之爲，而常自然者是已；自其有得也，故彊名之以靈，所謂地得一以靈是已。天者道也，而於神爲無體之體，靈者德也，而於神爲無用之用，體則可以繼，用則可以測，由此兩者，而不能知百姓是也，知此兩者，而不能行智者是也，行此兩者，而不能盡仁者是也。由而能知，知而能行，行而能盡，静可以繼，動可以測，此聖人所以至也。蓋聖人者，其聰無所不知，其明無所不察，積聰明而爲淵，則極天下之深，盡聰明而爲懿，則窮天下之美。夫人之所以喪己於物，失性於俗，而一切事變之來，不能以明辨，而應對之者，以其質有不足，而修所未至爾。聖人既已具聰明之質，而又加之以淵懿之修，則尚惡往而不至耶？是以合而爲體，則於上與造物者遊而無以爲散，而爲用則足以遂知來物之不窮，而各有得。夫合於無爲，則固以天也，散於有得，則固以靈也，以吾之天，而繼天之天，以吾之靈，而測物之靈，是猶操五寸之矩，求天下之方，其不合亦以鮮矣。《易》曰：「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夫無思、無爲、寂然不動者，所謂繼天也，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所謂測靈也。蓋靈與天，其始也出於神，其終也入於神，而聖人與之俱焉。故揚子曰：「聖人聰明淵懿，繼天測靈。」夫聰明淵懿者，乃所以繼天測靈也。及乎天已至於可繼，靈已至於可測，雖聰明淵懿，亦莫得而言矣。何則？極道德之精，則粗不足以盡之也。彼百姓與仁智則不然，其質與聖人未嘗不同，而其修與聖人未嘗不異，是以雖有存乎人之天，而不能開之以物於有累，雖有貴於物之靈，而不能盡之以器於有窮，夫以有累有窮之具，而欲繼無爲之天，測無不得之靈，其難也可明矣。嗚呼！於是知聖人之所以聖人也。

楊時《龜山集》卷一八《與翁子静》　某比往還京師，見凡與子静游從者，皆道子静之言，意其居之安，自信之篤，無復有疑者。前書云云乃爾，是豈真疑之耶？其過自損抑，而姑爲之説耶？此區區所以欲有言而未敢也。某竊謂學者當知聖人，知聖人然後知所以學。舜在深山中，與木石居，鹿豕游，無以異於深山之野人也，而四岳知其可以託天下。顔淵在陋巷，終日如愚，然而孟子稱其禹、稷同道。夫豈苟言哉，其中必有誠然不可揜者。夫舜之可以託天下，顔淵之可以爲禹、稷，其必有在矣，學者不可不知也。知此則知所以學矣。世之所謂善知識者，皆自謂與諸佛齊肩矣，付之以天下之任，未知果能爲禹、稷否？孔子曰：「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苟道不足以濟天下，皆過也。子静試以其自得者隱之於心而安，推之天下而可行，則雖聖人復起，不吾易也，夫何疑之有！

楊時《龜山集》卷二五《與陳傳道序》　予嘗謂學者視聖人，其猶射之於正鵠乎。雖巧力所及，有中否遠近之不齊，然未有不志乎正鵠而可以言射者也。士之去聖人，或相倍蓰，或相什伯，所造固不同然，未有不志乎聖人而可以言學者

也。自孔子没，更戰國至秦，遂焚書坑儒士，六經中絶。漢興，雖稍稍復出，然聖學之失其傳尚矣。由漢至唐千餘歲，士之博聞强識者，世豈無其人邪，而卒未有能窺聖學之堂奥者，豈當時之士卒無志於聖人耶？而卓然自立者，何其少也！若唐之韓愈，蓋嘗謂世無仲尼，不當在弟子之列，則亦不可謂無其志也。及觀其所學，則不過乎欲雕章鏤句，取名譽而止耳。然則士固不患不知有志乎聖人，而特患乎不知聖人之所以學也。且古之聖人，固宜莫如舜也。舜之在側微，與木石居，鹿豕游，固無異於深山之野人也，是豈以文采過人邪？伏羲畫八卦，《書》斷自《堯典》，當是時六經蓋未有也。而舜之所以聖者，果何自哉？夫舜聖人也，生而知之，無事乎學可也。自聖人而下，則未有可以不學者也。舜之臣二十有二人，相與共成帝業者，是果皆生知邪？不然，其何以學也？由是觀之，六經雖聖人微言，而道之所存，蓋有言不能傳者。則經雖具，猶不能諭人之弗達也。然則聖之所以爲聖，賢之所以爲賢，其必有在矣。雖然，士之去聖遠矣，舍六經亦何以求聖人哉！要當精思之，力行之，超然默會於言意之表，則庶乎有得矣。若夫過其藩籬，望其門墻，足未踰閾，而輒妄意其室中之藏，則幸其中也，難哉！嗚呼！今之士未嘗以此學也，類皆分文析字，屑屑於章句之末。甚者廣記問，工言辭，欲誇多鬬靡而已，是烏用學爲哉！彭城陳君，傳道志學之士也，其將之官也，求予言，故因爲發之。然未知陳君果以吾然爲言邪，其未以爲然耶？幸明告我，庶幾其有警也。

林亦之《網山集》卷三《舜》 古今之論聖人者，莫不以聖人爲生知，非自於學問而然也。竊謂此言，乃禍天下之言也。舜爲聖人矣，舜無一日而不學，此舜之所以爲舜也。舜之所學，無書傳可見。孟子論舜謂如深山野人，吾嘗即是而知舜之所學。夫人小富貴則容色更改，非如曩時，意氣揚揚，不可拘束。又況朝而茅檐，暮而黄屋，夜而藜羹，晝而玉食，而氣象常如深山野人，非其所學有至於是，豈無所動其心？此而不足以動吾之心，則凡而一切，皆不能動吾之心。非其所見有大於堯之天下，鳥能如是乎？古人之學必至於此，然後謂之至。學未至於此，其英雄豪傑，雖出於百王之上，亦不足道也已。舜之微時，所謂耕稼陶漁，莫不自爲之，是舜於此時，已斷斷然終其身不復有他想矣。耕田捕魚，可以老，可以死，無有餘不足之事。及其爲天子也，我猶夫人也，我何所加益焉，故處天下之極貴，而其心常如在田舍時也。是窮亦舜也，貴亦舜也。窮之與貴，一去一來，而舜則無窮也。古今人物如巢、許、長沮、桀溺、荷蓧丈人、四皓、嚴子陵、陶淵明之徒，是亦無所動其心者。彼以山林爲可慕，軒裳爲可惡。有慕之之心，又有惡之之心，是動其心者也。舜則無所慕，亦無所惡，故無所動其心，是之謂聖人也。舜之此心，蓋與天地鬼神爲同本，愚夫愚婦爲同出，朽枝槁葉爲同根，至乎此者謂之聖人，知乎此者謂之賢人，同此宇宙，誰獨且無是心哉！學者能於一食息之頃，静而存之，則舜之此心，去之千載，有如皦日也。作《舜論》。

王十朋《梅溪前集》卷一九《論語三説》 孔門弟子有顔回者，聖人許之以仁者也。有有若者，其見道似聖人者也。有曾參者，悟聖人一貫之道者也。於是作「三月不違仁」説以賢顔子，作「有若似聖人」説以辨其似聖人者非貌，作「一貫」之説以辨其所以告門人之意。

上智性仁，其次修仁，其次假仁。性之者，無心於爲仁而所爲無非仁者，得之於不思不勉之間，而從容於顛沛造次之際，猶水之不噓而自寒，火之不呵而自熱也。寒也，熱也，仁也，非水火與聖人之性也哉！噓而寒，呵而熱，修而仁，則出乎人者矣，惟賢者能修之於終身之久。其至也與性之者同，衆人假之於日月之暫，及其久也，則真僞之情見矣。顔回雖孔門之高弟，然於仁也，非性之者也，克己復禮而爲之也。孔門弟子孰不欲爲仁也哉？然假之於日月之暫，而不能好之於終身之久。聖人觀人，亦必久而試之，使僞爲者不能欺於倉卒不備慮之間，而真修者亦足以發明於倉卒不備慮之際。三月久矣，天時變矣，而回心不違是終不變矣。嗚呼！回三月之仁，是近而一日之仁也，遠而終身之仁也。回豈僞爲而暫假者哉！豈噓呵於頃刻之間也哉！説者謂顔子三月不違仁，賢於日月至焉者耳，未能以之終身也。作「三月不違仁」説以辨顔子。

《論語》何以子有子耶？柳宗元固辨之矣。雖然，未知有子也。孟子稱孔子既没，弟子子夏、子游、子張以有若似聖人，欲以事孔子事之。所謂似聖人者，蓋必有子之學識於羣弟子中有一日之長，其見道有似吾夫子焉，如孟施舍似曾子、北宫黝似子夏之似也，世儒以謂貌似孔子，其説陋矣。且有子之似夫子，而曾子有不逮焉者。曾子嘗以喪欲速貧、死欲速朽爲夫子之言，而有子不然之。曾子質諸子游，子游曰：「甚哉！有子之言似夫子也。」子游之徒知有子似夫子素矣。所謂似者，必有如辨曾子之言之類，豈以貌似之，故虚欲師事之耶？雖然，直似之耳，欲以事孔子事之則不可，故曾子不許之，而有子未嘗居師之位也。説者謂

不能答弟子之問，遂見叱而退，蓋好事者爲之辭，以誣有子耳。然世皆知顔子之後有曾子，而不知有子者亦回、參之亞匹也。序《論語》者知之，故首記夫子之言，次記有子之言，又次記曾子之言，未必言之次第如是也，其必寓推尊之意焉，以謂夫子既没之後，其道可尊、其人可子、其言可法者，莫先乎有子、曾子也。或曰：「子以有子爲回、參亞匹，夫子曷不以好學稱之，如稱顔子？又曷不以一貫之説告之，如告曾子？且不與四科之列，何耶？」曰：夫子何特不稱有子，亦曷嘗有一言以稱曾子也；何特不以一貫告有子，亦曷嘗以是告顔子也。稱之、告之，當時有未必盡記，後世有未必盡知者焉。有子、曾子在孔門年皆最少，其不預四科之别者，未必從夫子於陳、蔡故也。曾子之後有孟子，故曾子之道益尊。有子之後無門人，故有子之道無顯。然孟子嘗稱其智足以知聖人，又記其似聖人與羣弟子欲以孔子之事事之，子游稱之於《戴經》，弟子尊之於《論語》，亦足以發明有子之爲人矣，而學者未之知也。作「有若似聖人」之説以辨有子。

楊萬里《誠齋集》卷八七《孟子論中》 論曰：學不至於聖，則不至於定。孟子曰：「天下定於一。」豈惟天下求定哉，惟學亦然。學而不至於定，則難於守而易於奪。得而不能守，守而不能不奪，自非聖人，誰不然者？求定者，必至於聖而後可也。雖然至於聖而得其定矣。有以定其聖，無以運其聖。則是鑄金以爲天地之儀，其氣之至，其地之震，無不應者。天地則非不天地也，而不能生萬物，則其爲天地者，特末爾。學至於聖者，天地也，至其聖而不能運其聖者，不能生萬物者也。是故運天地者，非天地者也，運其聖者，非其聖者也。蓋天地以氣運，而聖人以智運。智非仁、義、禮、智之智也，智者神之用也。以其神運其聖，而後參天地，澤萬物之功可得而凝矣。神泯則無所運其聖。孟子曰：「伯夷聖之清，伊尹聖之任，柳下惠聖之和，孔子聖之時。」孔子之謂集大成。集大成者，金聲而玉振之。金聲者，始條理；玉振者，終條理。始條理者智之事，終條理者聖之事。智譬則巧也，聖譬則力也。學者於此每難言也，而説者有曰：「聖人猶力，賢者猶巧。」有曰：「巧或有不能，力無不至。」是不以巧爲悦者也，不知夫孟子之意正以巧爲悦也。孟子不云乎：「由射於百步之外也，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力也。」射者悦於至乎？悦於中乎？射而不悦於中，則天下皆后羿矣。天下不皆后羿，是以中爲悦者也。是故至者，中之所兼也；中者，非至之所兼也。故曰：「其中，非爾力也。」中非力，則至非巧矣。然則力者尚乎？非力者尚乎？聖之尚乎智，猶射之尚乎巧也。孟子之所謂智，即吾之所謂神，所以運夫聖者也。至於聖而不能運，則三子者是也。聖而運，運而聖，則夫子是也。三子者，惟其聖而未智，是故任者不能清，清者不能和，和者不能清與任。夫子之聖，非能離於清、任、和也，而離於清、任、和也。不離於清、任、和，夫子之所以聖；離於清、任、和，夫子之所以智。雖然以智爲加乎，聖則曷爲？曰：始條理。曰始終云者，非序也，用也。荀卿曰：「始乎爲士，終乎爲聖人。」始言户，終言室也，此序也，非用也。孟子曰：「始終云者。」用也，非序也。始言施，終言收也。有投乎吾前者，無以施則不集，無以收則不止。謝而不集，釋、老以之；集而不正，申、商以之。智以施之，聖以收之，動則集，集則正，千轉萬變而不踰乎同條一貫之天理，此夫子之神，而孟子獨見之也。壺丘子與列禦寇射，壺丘子登高山，履危石，足二分垂在外，而下臨百仞之淵，揖列子而進之。列子汗流而不敢進。嗟乎，壺丘子能怖列子爾！使遇孟子，豈不敗哉！壺丘子能垂危石者，二分而已，加乎此者，壺丘子能之乎？孟子則能之者也。夫三子之見道者，至乎聖極矣。出乎聖之表，而進乎智之事者，孟子也。壺丘子而遇孟子，吾恐壺丘子之汗流也。嗟乎！壺丘子之不遇孟子也。謹論。

陳耆卿《篔窗集》卷一《顔子論》 學貴實，心貴虚，不虚則不實矣。是故學者必有所不受，而後可以大受。鑑之明也，惟其不受塵也，惟其不受塵，故能受物之照。不然，則既染於物，若之何受物哉？學者之從聖人，亦欲受斯道也。游處并合，非道不親；請問辨説，非道不陳；探玩修爲，非道不思不行。夫豈不欲受斯道，而卒又莫之受，何也？其中先有所受故也。夫子，道之至也。顔子，受道之至者也。夫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又曰：「於吾言無所不悦。」是顔子能受道矣。夫諸子之在聖門，其問聖人者比肩，其受教於聖人者比肩，非不簡易明白也，而或疑或辨，或愠或譏，故雖以聖人加意甄陶，畢力鼓鑄，猶有未喻者焉。顔子獨何爲而終日不違，又何爲而無所不悦耶？此非顔子之自異於諸子也，諸子之心不虚，而顔子之心虚也。夫心本至虚，而有欲則不虚。顔子之虚本於克，克則無欲，無欲則虚，虚則見天。故夫子以天授，顔子以天受，形神交映，骨脈俱融，宜其終日不違，而無所不悦也。諸子非不欲悦也，不能也。顔子非有心於悦也，不期悦而自悦也。夫豈必言而後悦，未言之前固已悦矣。未言悦其道，既言悦其言，故顔子之於聖人，可以言，而亦可以無言也。夫其所以至

此者，皆自其心之虛者得之。不虛，則方寸之內皆私欲也。吾困於私欲不暇，而何暇於道？嗟夫！私欲之難去久矣。非必貨財聲色而後爲私也。以善視之，以善爲之，而不能不倚於偏，亦私而已矣。故爲惡之私易見，而爲善之私難知。孔門之中，不以窮達累志者罕矣。由、求之徒既不能不用，賢如閔子，則又以不用爲高，惟顏子不然，用則行而舍則藏焉耳。夫必於行者私也，必於藏者亦私也。顏子之心無私，故不必於行，而亦不必於藏。惟其不必於行，而亦不必於藏，其藏也非隘，其行也非肆，此顏子所以幾於夫子，而閔子所以不若顏子也。夫其斂形抱影，於陋巷之間自樂，疑若無此世矣，爲邦之問，何勤如焉。然則陋巷之間，未嘗無高宮廣厦也，此顏子之所以幾於天也。天下之以陋巷觀顏子者多矣，不以陋巷觀顏子者，顏子之徒也。

方逢辰《蛟峰文集》卷七《講義》 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

此一章以聖賢地位觀之，簞瓢陋巷，乃吾儒本分，固非甚高難行之事，何爲聖人獨以許顏？又何爲反覆稱其賢？此當就人不堪其憂看，只爲衆人於此有所大不能堪者，是以深嘉樂道之，正欲學者於不能堪之中自尋樂處也。處富貴未足以觀人，處貧賤乃可以觀人。處貧賤未足以觀人，處人情所大不能堪處始可以觀人。有天下不與，何足以知舜，居深山，飯糗茹草，而後知舜之爲大。去齊去魯，何足以知孔子，厄於陳、蔡，絃歌自如，而後知孔子之爲聖。此章以顏子對人言，以憂對樂言，各有所指。人之本心，天理具足，各自有一個至尊至貴的物事，舉天下之物無以尚之，豈不大可樂者？豈特顏子有是哉？人唯不見所樂，是以得志乎富貴，則極聲色之奉，窮四體之欲；一遇貧賤，則戚戚無聊，只簞瓢陋巷，便有甚不能堪者。唯顏子工夫精到，能忍天下不能忍之窮，雖處屢空，恬然不以爲意。蓋其胸中自有大可樂者，天地間更有何物可以易其樂哉？人見其陋巷，彼不自知其陋巷；人見其簞瓢。彼不自知其簞瓢。此無他，人見物而不見道，顏子見道而不見物也。夫子始稱之曰：「賢哉回也。」終之又曰：「賢哉回也。」非譽顏子也，有所不足於天下之人也。稱道顏子之旨愈深，鞭辟學者之意愈切，夫子之待學者可謂厚矣，望學者可謂深矣。惟皇上帝降衷於下民，人人與之以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此聖賢之茲基也。今人有百金之茲基者，惴惴慄慄，日夜護持，惟恐爲人奪之而貧，而天所與我之茲基，倍於百金者萬萬，乃反棄之如敝屣，而不知惜。誠能撥轉念頭，移其兢兢護持於彼者，以兢兢護持於此，祇見其有人所不知己所獨知之妙，而不見其有爲人奪而貧之憂也。昔程子從濂溪先生遊，每令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嗚呼！必有事焉，必有下手處，周子引而不發，蓋欲學者深思而自得之。吾儕共處斯堂，所樂何事，盍相與心體而身踐之？顏何人哉，顏何人哉！

程顥、程頤《二程遺書》卷一三《明道先生語三》 知之明，信之篤，行之果，知仁勇也。若孔子所謂成人，亦不出此三者。臧武仲知也，孟公綽仁也，卞莊子勇也。

《北山集》卷二九《進講・論語卷第三》 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

臣竊以謂，以顏子之賢，而孔子所以賢之者，乃在於簞食瓢飲之間，何其細也。是不然夫！將以觀人之得道淺深，與夫志之小大，必於此乎？觀之則得矣。且孔子之門人，其賢可以爲邦者，唯顏子，然以一簞之食、一瓢之飲，屢空於陋巷，以人所不堪之憂，而方不改其樂，則其所養可知矣。是其所以爲顏子者也。能不隕獲於貧賤，則能不充詘於富貴，能不爲貧賤之所移，則能不爲富貴之所淫，此孔子之所謂儒，而孟子謂之大丈夫者也。夫然後可以任天下之重。伊尹之耕於有莘也，唯其祿之以天下弗顧也，繫馬千駟弗視也，故能起而佐湯而成有商之業。傳說唯其樂道於版築之中也，故能起貧賤而佐高宗以成中興之功。何則？其在己者，重故不以富貴易其操也。則其於爲國乎何有？若其戚戚於貧賤者，是必汲汲於富貴者也。出而仕，鮮不爲懷利患失之夫矣。其能以道事君乎？故三代而上，其臣之以道自任者，不可以爵祿寵利拘，而可以禮致也。三代而下，其臣往往有自衛自、鬻圖利於其君之心，故人君因以謂非我之爵祿寵利，則無所用其才而顯其身。於是有驕士之心，而待士之禮亦薄。故樂道固窮，豪傑之士，亦因是而不至，是上下胥失也。若顏子之樂道忘憂，則雖簞瓢陋巷而可以終身，雖三公之位，萬鍾之祿，而若其固有，如是而有以貧富貴賤死生動其心者乎？此孔子所以深嘉而屢歎也。

胡宏《五峰集》卷三《題張敬夫希顏録》 顏子資稟天然完具者，以其天地心大則高明，高明則物莫能蔽，故聞一知十，觀聽夫子言行，終日不違，更無疑義。亦可謂賢達之士，自足一生矣。然夫子必博之以文，使顏子求知所生而至之；

約之以禮，使顏子既知所終力進而終之。致顏子進德修業，與天同大，不止了其一生。此聖人所以成就英才，欲與共代天工者也。《論語》之所謂「禮即中庸之所爲善」。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至明也。非物格者，不能也。知之未嘗復行，至勇也。若非仁者，不能也。起居言語，無非妙道精義，自不可須臾離，故欲罷不能也。既竭吾才可用力處，顏子無不盡也，如有所立卓爾。顏子見夫子妙處，卓然分明也，雖欲從之，未由也。已非不能從也，妙處不可以才力進也。要當加之以歲月，自然而化耳。此顏子之學所以爲有準的也。當時夫子循循善誘之方，今雖不可得而聞，然博之之文，約之之禮，具載於《易》、《詩》、《書》、《春秋》，粲然盈於天下日月之間，患在人由之而不知，或少知之而遂自畫，不下顏子進退不已之功耳。此聖學之所以鮮傳，異端之所以橫流，爲可懼者也。敬夫著《希顏録》，有志於道，大哉！志乎顏子，欲爲大舜，其所爲者，有始有終。如是焉終，亦不已矣。故夫子既許顏子以損益四代，而猶戒以放鄭聲，遠佞人，不以人心爲可恃也。使敬夫而得是意，則玩是録可也，忘是録可也，庶幾傳之者廣，而聖人可作，邪説可息，豈小補哉！某從事於斯，既專且久，故樂爲敬夫道，不自知其愚也。

陳邦瞻《宋史紀事本末》卷八〇《請崇道學頒四書定諸儒祀典奏》 孔、孟既没，正學不明，漢、唐非無儒者，然於聖門大學之道，或語之而未近，或近之而未真，理未能盡窮，義未能盡精，施之於事，未能盡得其當。故千數百年之間，雖有隨時以就功名之臣，不能極其天資力分之所止而已。治不如古，職此之由。至於本朝，河、洛之間，大儒并出，於是孔、孟之學復明於世，用雖未究，功則已多。近世儒者又得其説而推明之，擇益精，語益詳，凡學者修己接物，事君臨民之道，本末精粗，殆無餘蘊。誠使此學益行，則人才衆多，朝廷正而天下治矣。往者權臣顧以此學爲禁，十數年間，士氣日衰，士風日壞，識者憂之。今其禁雖除，而獨未嘗明示天下以除之之説，臣竊謂當世先務，莫要於此。今有人焉，入則順於親，出則信於友，上則不欺其君，下則不欺其民，義不可進，不肯苟進以易其終身之操，義不可生，不忍苟生，以害其本心之德。誠得此等人，布滿中外，平居可任，緩急可恃，豈非陛下所願哉！如此等人，豈皆天資？知而行之，非學不可。然則學術成人才，非今日最要之務乎！臣願陛下特出明詔，崇尚此學，指言前日所禁之誤，使天下曉然知聖意所在，君臣上下同此一心，感應之機捷於影響。此詔一下，必有振厲激昂以副陛下作成之意者。臣聞學莫急於致知，致知莫大於讀書，書之當讀者莫出於聖人之經，經之當先者莫要於《大學》、《論語》、《孟子》、《中庸》之篇。故侍講朱熹有《論語孟子集注》、《大學中庸章句》、《或問》，學者傳之，所謂擇之精而語之詳者，於是乎在。臣願陛下詔有司取是四書，頒之太學，使諸生以次誦習，俟其通貫浹洽，然後次第以及諸經，務求所以教育天下人才，爲國家用。臣聞紹興中，從臣胡安國嘗欲有請於朝，乞以邵雍、程顥、程頤、張載四人，春秋從祀孔子之廟。淳熙中，學官魏掞之亦言宜罷王安石父子勿祀，而祀顥、頤兄弟。厥後雖詔罷安石之子雱，而他未及行。儒者相與論説，謂宜推而上之，以及二程之師周敦頤。臣願陛下詔有司，考安國、掞之所嘗言者，議而行之，上以彰聖朝崇儒正學之意，下以示學者所宗，其所益甚大，其所關甚重，非特以補祀典之缺而已。陛下不以臣言爲迂，誠能下除禁之詔，頒四者之書，定諸儒之祀，三事既行，人心興起，當見天下之才日盛一日，天下之治歲加一歲。其或不然，臣請伏妄言之罪。

周必大《文忠集》卷二八 《肖顏堂記》 廬陵隱君子梁公亮道以書來告曰：「吾老矣，進無求於世，退而築堂，榜曰『肖顏』，非敢有意道德也，庶幾肖陋巷之樂云爾。子盍爲我記之。」予頃以童子從公鄉校蒙訓，勵獎與甚，至今不遠數千里來須鄙文，其何説之辭！請誦異時聞諸函文者，而復公命。嗟夫！簞瓢之樂，顏氏之極摯也。《魯論》二十篇，夫子稱顏子衆矣，曰如愚，曰好學，許之以用舍行藏，而告之以四代之制，待之非不重且大矣，然未稱賢也，獨於在陋巷，則曰「賢哉回也」，「賢哉回也」，予是以知簞瓢之樂，爲顏氏之極摯也。方顏氏之學也，夫子步亦步，趨亦趨，仰高而鑽堅，瞻前則在後，惘惘然惟恐交一臂而失之，惡在其爲樂哉？及夫由適衛而得心齋之妙，由心齋而造坐忘之域，墮肢體，黜聰明，離形去智，同于大通，于斯時也，進以行道爲樂，退以守道爲樂，一性之外，無餘事矣。抑不知陋巷簞瓢之爲華屋鼎食與？華屋鼎食之爲陋巷簞瓢與？蓋非深造乎道者，不至於此。不然，則安貧而不怨，菲食以自約，此後世高人處士之流，皆能勉而爲之，何足爲顏子重，而夫子申言其賢也哉？今公自少而至壯，自壯而至老，學師顏子，而貧或過之，又能築堂揭名，日從容乎其中，可謂篤志不衰者矣。楊子曰：「晞顏之人，亦顏之徒也。」公何遜也！雖然，貧外也，樂内也。在外者，有目斯可覩；而在内者，非聖人莫辨也。坐無尼父，馬别顏回，小子何足以識之哉！時效官歲滿，歸省丘墓，尚冀登斯堂，請斯樂，公其有以語我夫？

紹興二十四年月日記。

李石《方舟集》卷八《君子論》 《易》之爲書也，文王初爲爻繇之詞，吾夫子益以大象，統一卦意，而爲之詞。曰君子者，謂天下後世君子公稱之也。凡有三説焉：一曰行道之君子，二曰修身之君子，三曰治世之君子。而《易》之見於用者盡矣。伏羲三畫，索而八之，文王六十四，因而重之，孔子《十翼》，繫而翼之，包六極，統三才，以倡其學於後世。凡《易》之道，率本三聖，爲《五經》所祖，行道之君子也。窮於性命，達於死生，洗濯德業，研極幾微，咸恒以息其謬用之心，損益以擇其可爲之事，六氣以調節，四叙以消息，出處語默，無一不在，此修身之君子也。五常所紀，三王所尚，文質不同，剛柔各異，禮樂法度，律曆法象，治亂之術，安危之符，愈取愈有，受命如響，此治世之君子也。三君子者，天下後世之君子，其施於《易》甚公，所以行道，所以修身，所以治世，則有别矣。吾夫子因以統一卦之體，先總其數，命之曰「大象」者，六十四卦。而君子用《易》之目，特五十三，而爻之所謂君子，凡十爻，八卦無預焉者，蓋一卦以總其體，一爻以散其用，不可一概，莫不皆有序也。《禮》曰：「潔净精微，《易》教也。」文王之淵懿，孔子「五十學《易》無大過」，君子先體易道之大，以範圍此世，斂以修身，推以治世，而體之爲用，無乎不在。故大象所統君子之外，有所謂先王者七，有所謂后者三，有所謂上者一。且伏羲至周文、武，制作甚備。所稱先王，知其爲周之王也。告命省方，亦知其爲周之后也。其所謂上者，以上對下爲義也。周之衰也，君子少而小人多，猶「剥」以五陰一陽無難者，故以君子容小人而爲廬，小人載君子而爲輿，上下相養，苟於無事。如春秋戰國之世，孔子讀《易》，傷周道之衰，而有感於此，故不復以君子統象，而以上對下爲言也。嗚呼！天下後世之君子盡矣。自伏羲畫《易》以降，五帝、三王、周公、孔子，凡有得於《易》者，不論有位無位，爲君爲臣，皆其公稱也。如《詩》人則以王者爲君子，左氏《春秋》則以人臣爲君子，或以孔子爲君子，《論語》則以子産、子賤爲君子，此君子公稱之例也。至於《易》之所謂君子，往往間有對小人爲言，何也？君子、小人之辨，亦天下後世公心之憂也。文王憂之，孔子亦憂之。文王書之於爻繇，孔子書之於大、小象，其於憂世之心一也。其於「否」「泰」，致其去來消長之勢，於「遯」則曰：「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若夫《春秋》筆削，褒善貶惡，於君子小人，黑白涇渭之，不啻《易》致其理，《春秋》致其法，此又專出吾夫子之意，其憂又倍於文王也。

《金史・徒單鎰傳》録《奏章宗行綱常之教及爲政之術疏》 仁、義、禮、智、信謂之五常，父義、母慈、兄友、弟敬、子孝謂之五德。今五常不立，五德不興，縉紳學古之士棄禮義，忘廉恥，細民達道畔義，迷不知返，背毁天常，骨肉相殘，動傷和氣，此非一朝一夕之故也。今宜正薄俗，順人心，父父、子子、夫夫、婦婦，各得其道，然後和氣普洽，福禄薦臻矣。

爲政之術，其急有二。一曰正臣下之心。竊見羣下不明禮義，趨利者衆，何以責小民之從化哉。其用人也，德器爲上，才美爲下，兼之者待以不次，才下行美者次之，雖有才能，行義無取者，抑而下之，則臣下之趨向正矣。其二曰導學之志。教化之行，興於學校。今學者失其本真，經史雅奥，委而不習，藻飾虚詞，釣取禄利，乞令取士兼問經史故實，使學者皆守經學，不惑於近習之靡，則善矣。

《明太祖實録》卷二八上《吴元年十二月》 癸卯朔，日有食之。上御白虎殿，諭群臣曰：「自古忠賢之士，大概有三：輔國安邦，孜孜圖治，從容委曲，勸君爲善，君雖未聽，言必再三，人君感悟而聽用之，則朝廷尊安，庶務咸理。至於進用賢能，使野無遺逸，黜退邪佞，處置當法而人不敢怨。此上等之賢也。博習古人之言，深知已成之事，其心雖忠於輔國，而胸中無機變之才，是古非今，膠柱鼓瑟，而强人君以難行之事。然觀其本情忠鯁，亦可謂端人正士矣，屢遭斥辱，其志不怠，此亦忠於爲國，乃中等之賢也。又有經史之學雖無不通，然泥於古人之陳跡，不識經濟之權衡，胸中混然不能辨别，每揚言高論，以爲進諫，竟不知何者宜先，何者宜後，何者可行，何者不可行，凡其謀事，自以爲當，而實不切於用。人君聽之則以之自高，不聽則謂不能行其言。既無益於國家，徒使人君有拒諫之名。然其心亦無他，不識時達變耳。此下等之賢也。予今論此三者，有識者自見耳。」

《明太祖實録》卷三六上《洪武元年十一月》 〔己亥，〕遣文原吉、詹同、魏觀、吴輔、趙壽等分行天下。訪求賢才。上諭之曰：「天生人材，必爲世用。然人之材器有不同，明鋭者質或剽輕，敦厚者性或迂緩，辨給者行或不逮，沉默者德或有餘。卿等宜加精鑒。」同對曰：「陛下昭德四海，正賢俊丕應之日，臣等敢不盡心！」上曰：「人才不絶於世，朕非患天下無賢，患知人之難耳。苟所舉非所用，爲害甚大。卿等慎之。」於是各賜白金遣行。

《明太祖實録》卷四〇《洪武二年三月》 辛丑，上與翰林待制秦裕伯等論學

術。上曰：「爲學之道，志不可滿，量不可狹，意不可矜。志滿則盈，量狹則驕，意矜則小。盈則損，驕則惰，小則卑陋。故聖人之學，以天爲準；賢人之學，以聖爲則。苟局於小而拘於凡近，則亦豈能充廣其學哉！」裕伯對曰：「誠如聖言。」

《明太祖實録》卷七七《洪武五年十二月》 甲戌朔，詔曰：「農桑衣食之本，學校理道之原。朕嘗設置有司，頒降條章，使敦篤教化，務欲使民豐衣足食，理道暢焉。何有司不遵朕命，秩滿赴京者，往往不書農桑之務，學校之教，甚違朕意。特敕中書，令有司今後考課，必書農桑學校之績，違者降罰。民有不奉天時，負地利，及師不教導生徒惰學者，皆論如律。於戲！彝倫不振，實君師之過。坐享民供而不修政教，亦豈職分之當爲？凡在臣民，體朕至意。」

《明太祖實録》卷九八《洪武八年三月》 戊辰，命御史臺官選國子生分教北方。上諭之曰：「致治在於善俗，善俗本於教化。教化行，雖閭閻可使爲君子。教化廢，雖中材或墜於小人。□□元北方喪亂之餘，人鮮知學，欲求方聞之士，甚不易得。今太學諸生中年長學優者，卿宜選取，俾往北方各郡分教，庶使人知務學，賢材可興。」於是選國子生林伯雲等三百六十六人，給廩食、賜衣服而遣之。

《明太祖實録》卷一五八《洪武十六年十二月》 〔甲午，〕上謂皇太子、諸王曰：「純良之臣，國之寶也。殘暴之臣，國之蠹也。自古純良者爲君造福，而殘暴者爲國致殃。何謂純良？處心公忠，臨民豈弟，雖材有不逮者，亦不至於傷物，所謂日計不足月計有餘者也。何謂殘暴？恣睢擊搏，遇事風生，鍛煉刑獄，掊克聚斂，雖若快意一時，而所傷甚多。故武帝任張湯而政事衰，光武褒卓茂而王業盛，此事甚明，可爲深鑒。」

沈鯉《亦玉堂稿》卷三《學政條陳疏》 竊惟世運汙隆，本乎人才風俗。而人才之登耗，風俗之美惡，又皆自學校以出，蓋學政之所關綦重矣。乃今爲教職者，既徒取備員，而有司又漫不加意，以致學政日以陵夷，民俗遠不如古，此其故非小也。臣等叨典風教，不敢不身任其責，謹條所當修舉者八事，除議處教職事宜已經題奉明旨外，其餘七款，謹開上請。如蒙俯賜採納，容令臣等刊成書册，咨都察院轉行各省直巡按御史及兩直隸提學御史，通行所屬衙門一體施行，以責實效，其於世道民風，未必無小補也。

一曰明大義以覺人心。夫爲學不知大義而徒以條教約束之，猶之行道之人不知其所適之處而責之邁往，無益也。夫國家養士以學校而取士以科目者，何爲乎？蓋鄉舉里選之制既不可復，不得已而觀人於語言文字之間，即其言之理以期其行之篤，而爲國家經濟之用，其大義本如是也。今之士不復知此久矣，童而習之，惟曰吾勤學取科第，可以榮吾身、榮吾家也。父兄之教其子弟，師友之相爲勸勉者，亦曰惟勤學取科第，可以榮爾身、榮爾家也。必且明體適用，修己治人，以畢吾性分之事，如古人之所謂學者，其誰乎？夫出處行藏，本無二道。世未有窮之所養惟專以身家爲念，而達之所施能卓以民社爲憂者。故吏治之不飭，不在其服官之日，而自其藏修已非矣。

貝瓊《清江貝先生文集》卷二七《中都稿・崇志齋記》 王公之尊，貴育之猛，季孫之富，舉不足以撓吾中者，蓋有不隨氣而衰，不與時而變，遠則行而利乎物，窮則晦而樂其天，此志之爲大，與天地相配歟！孟子曰「持其志」，《易》曰「高尚其志」，孔子曰「匹夫不可奪志也」。而世之有志者恒尠，所見者小而不見乎大，所務者近而不務乎遠，奚翅蛭螾自足於蹄涔，孰知鯤鯨之縱於海，鷹斯不出於蓬蒿，惡覩鴻鵠之翔乎天哉！惟豪傑之士，立乎萬物之表，而本之以誠，其進德也必果，其成功也必鋭，聖賢事業，莫不在我矣。由是觀之，人品不同，而所志亦異如此。然學者亦可甘心卑污苟賤之域，而忽於高且遠邪？志伊尹之所志，則恥其君不爲堯舜，一夫不獲，若撻於市，亦伊尹也。學顔子之所學，則無伐善，無施勞，亦顔子也。君子豈强人之不能乎？亦在爲之而已。余嘗以是告人，特未見其能自厲者。至一時好高而行或違之，又無足稱焉。

李賢《古穰集》卷九《聖人説》 或云：「聖人無有不善終者，以其有周身之計也。」此説非是。夫天生聖人，豈偶然哉？如大舜、成湯、文王、孔子，皆遭患難，以勢觀之，决不可免，以理論之，必不能害，所以雖遭患難，終不至於死也。孔子自謂「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又曰「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言在己有如是之德之文，皆天之所賦與也，在人安能違天之意而害我乎？由是觀之，聖人所以必得善終者，實天意也，豈賴周身之計哉！

張志淳《南園漫録》卷五《論人物》 臨川吴氏謂：張留侯、諸葛武侯、狄梁公、范文正公功業不同，而同爲百代殊絶之人物，遭時雖有異，易地則皆然。此皆根本宋儒成説以立論，而非真知四人者也。蓋武侯之出處與學力才識，殊非

三公所能知，亦非三公所能及，此所以謂之三代以上之人物也。假曰不然，則請質之。三顧方起，與相從於留者孰重？子弟死義於國，與倡王諸呂者遺教孰得？才由於學，學由於靜，與事黃石以智計名者孰正？身都將相而取信天下，與事女主而取愧於姨母者孰優？以益州之地而振動中國，司馬氏畏服以世，與奉中國之大而困於西羌、以幣獲免者孰愈？

或曰：此所任有專否也。曰：所任有專否，正由於所蘊之不同。所蘊之不同，是以隨時以就功名，而出處有不及。此正在所由之學術未精純而所養之才力未充大也。學未精純，才未充大，苟使三公處漢末，不免仕吳與魏。必不仕吳魏，亦不過少優於法正、蔣琬輩而已，何以同諸葛武侯哉！

或又曰：留侯功業大，程子稱其有儒者氣象，識者嘗以並論，恐不可少。則曰：程子取其去之知而言其學其正，固非武侯比也，須深思方得之，豈可襲人言以自誣哉！故曰：吳氏之言，皆踵宋儒成說以立論，而非真知其人者也。

敖英《東谷贅言》卷上　孝子忠臣，代固有之，惟子能合父心，惟臣能合君心者，爲難能也。蓋有之矣，不多見也。是故執友窮乏，濟以麥舟，范忠宣公之心即父之心也。河東未平，不望使相，曹武惠王之心即君之心也。

古之君子所爲，後之君子亦有不敢思齊者，豈以其所爲未善耶？抑所見不同，不必踐跡也？是故柳下惠覆寒女，魯男子不敢學之也。程伊川祭始祖，朱晦翁不敢行之也。

或告予曰：「有孝子某者，鄉人稱爲君子也，業遇恩例，以孝名受覃霈。頃因割產，與兄鬩墻。」予曰：「爲孝子而薄天倫，則其所謂孝者豈其然乎？吾聞惟孝友於兄弟，未聞不友而能孝者也。是故克段於鄢者，不及黃泉，誓不見母。蹀血玄武門者，環兵海池，震驚若翁。」【略】

人莫不有死也，惡之欲其死者，衆人之情也。愛之欲其死者，君子之心也。夫既愛之矣，又欲其死，何哉？蓋所愛有重於死者。先民有言：綱常九鼎，生死一毛。是故南霽雲被執而未死，張睢陽大呼男兒以速其死。文丞相被執而未死，王鼎翁作生祭文以速其死。

古之烈士，不肯欠人一死。蓋烈士尚奇節，故於同志者有偕死之義焉。脫不得已而先死，則後死者心即許之，他日事濟，當以一死下報故人。夫心之許，心之盟也。心既盟矣。若負幽冥，山川鬼神其可欺乎？此古人所以重心許之盟，而執牛耳之盟次之。是故羊角哀不肯欠左伯桃一死，陳嬰不肯欠公孫杵臼一死。乃若范質、王溥欠周世宗一死，而宋太宗薄之。

孫承恩《文簡集》卷四三《陸贄不負所學》　以平時之所自立而敢酧於古聖賢之訓，君子之自信亦明矣。聖賢之訓垂萬世，人孰不學也？然其所以爲學者，皆以立身爲大，自夫見之不明，守之不固者，苟且遷就，澌泯依回，而其所以自守者，已槩疇昔所學謂何而乃如此，則不亦大有愧乎！唐之陸贄，何如人也？吾想其當王室搶攘之時，所事者猜忌之德宗，所與共事者憸邪之延齡，而贄也以一身爲砥柱，而立乎其中，而乃欲志行而道用，亦已難矣。夫當時勢之難而欲責其行義達道之言，士窮節義之訓，此固三代而下之所甚難者也。然贄也，方且不敢以時之難、勢之難自阻，諄諄然以忠厚仁義之說日陳告於其君，欲以興王致治，以挽回太宗之舊業，志亦偉矣。想其拳拳一念，百折不回，而利害榮辱悉置之度外，斥奸佞，進忠直，建明論列，無不自其所學而推之，不敢少有叛背，以爲名教之累，其大節不亦可觀也哉！是以當夫忠州之貶，所以語人者如此，彼蓋謂吾之所以自盡者但知如是而已，遑惜其他？彼誠知夫幼之所學所志者在是，而不可以古聖賢之言置諸無用之地，所以致君而澤民，所以救時而行道，凡其所以自立，欲一一有以酬之，而利害榮辱誠不足以動其中者。故其言論之際，明白慷慨，而一毫之疑無有。是誠可以鑒天地，質鬼神，其誠有以自信矣。不然，吾恐其當流離之時，阻喪掩抑之不暇，而尚何能爲斯言也哉！

予抑有感矣。古之君子，其未仕也有定志，而既仕也有定守。彼其莘野傅岩，其所以抱負於平時而設施於一旦者，蓋可見也。敬輿之在當時，其學問之所得，淵深粹博，見於奏議，不可誣也。夫以其疇昔之所學者如是，而乃忍於負之，則豈贄之志哉！知之明而守之篤，此其所以爲一代之偉人也歟！吾獨惡夫後世之從政者，方其螢窗呫嗶，孰不以古人自期待。至夫爵祿一加，利害稍有涉於身者，則善避巧趨，舉其平生而盡棄，淪於脂韋乾沒而不顧也，是豈獨聖賢之罪人哉？是亦贄之罪人也。愚雖不敏，亦欲學敬輿之學者，敢不服膺斯言以終身。

王立道《具茨文集》卷二《太上立德論》　論曰：聖人之道，法乎天也。何也？天者，羣物之宗也。聖人者，萬民之宗也。天道生成變化，於穆不已，若未嘗有所作爲於其間者。然而羣物宗之，而卒無能出其綱維主宰之中，以自外於覆幬之下。故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又曰：「天何言哉！」何則？大德不

德。德也者，天之所以爲載也。聲臭無之，而何功與言之足云哉！聖人法之，故其所以出乎身，加乎民，始於一時而及於萬世者，亦清明純粹、廣大淵博，而莫非自然之道、無爲之體。是故有無功之施，有不言之教，天道也。觀聖人者，亦觀諸天而已。然天之德，體物而不可遺，聖人之德，亦體事而無不在。故能以無功爲功，以不言爲言，巍然首出而萬民宗之，其俗咸和，其治從欲，不動而化，無爲而成，德之至也。

愚嘗觀諸堯矣，「巍巍乎惟天爲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故夫子曰：「大哉，堯之爲君也！」當時問之外朝，外朝不知。問之在野，在野不知。帝力何有？作息飲食而已矣。知識不事，順則而已矣。是何也？天也。雖夫子，亦無得而稱焉也。然猶曰「巍乎其有成功，煥乎其有文章」，斯非所謂無功之功而不言之言也哉！昔者舜問於堯曰：「君王何如？」堯曰：「天德而出寧，日月照而四時行，猶雲行而雨施。」噫！是可以觀堯之德矣。夫子之所以知堯，即堯之所以自知者也。夫何世變之日趨於下，猶江河之日趨於海，而聖人者始有所不得已焉矣。風氣之所移，習染之所積，則其汙隆升降，斯亦理數之常，而帝王之殊，要不可謂後儒之過於區別也。昔者讀書至徂征之師，已不能無怪於德之弗逮。而至於昌言以爲拜，苗格以爲勳。於乎！曾謂堯之時而有是也。胤征而下，吾滋隱矣。紀法之備，浩若江河，而播告之修，溢於簡册，斯亦章章乎可爲民極也。當時仰之，萬世誦而傳之，其功其言，非不昭然與？德並立於天地之間，然而聖人之心斯煩焉甚矣。夫浸灌之澤，孰與時雨？爝火之明，孰與日月？然而枯槁晦冥之時，則夫所以浸灌之施而爝火之用者，斯誠有大不得已焉者也。不然，則慚德之湯，豈安爲來世之口實？而武之所以未盡善者，獨無樂乎文王之德之至哉？吾是以知南巢牧野之舉，固湯武之不得已於功，而降衷之誥、彝倫之訪，又皆有不得已於言者也。於乎！堯舜其天也，湯武而下，其猶人歟！

雖然，韓昌黎有言：「由周公而上，其事行。由周公而下，其說長。以吾夫子之聖，賢於堯舜，乃不能少起東周之衰，比功湯武，而僅以其言立者，何歟？」噫！殆不然矣。吾夫子與太極合一，與神道並行，夫是以道在天地而教化無窮，是夫子之德固不世之德，而夫子之功固不世之功。彼所謂言者，特其可見者耳，其亦猶堯之有成功文章已乎？夫子曰：「唯天爲大，唯堯則之。」吾亦曰：唯天爲大，唯仲尼則之。謹論。

陸世儀《桴亭先生遺書・文集》卷一《論語首章講義》

吾輩學爲聖賢，不過欲成就自己一個人品。怎麼叫做人品？只此章書中「君子」兩字便是。這「君子」兩字不是小可的，先儒說：「君子，成德之稱。」若淺淺說，不過有才有德、體用兼優，便可謂之君子。若論其極，畢竟要才全德備，成己成物，參贊化育，能與天地並立爲三，然後可謂君子。這君子的字，如何便可以承當得？不是天生下來現現成成便可以爲君子的，若必要天生現成，則自天地開闢以來，不過堯、舜、孔子一二人而已，自此以下，便絕君子之望了。然仔細看來，就是堯、舜、孔子，生知聖人，也不是天生下來現成便可以爲君子。何處見得？只此章書：「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這一個「學」字，若論起生知聖人來，似不消更說學了，然孔子嘗說：「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不如某之好學。」又曰：「好古敏求。」則知生知聖人也只是個「學」字。學是學個甚麼？不過《大學》所謂明德、新民、止至善而已。而其要處，只在時習。孔子說：「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以至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時時上達，實時時下學，只此便是時習的榜樣。其間立與不惑，及知天命、耳順、從心，這便是效驗處，便是說處。聖人如此，賢人如此，生知、學知無有二義。既認得這一個「學」字，則自此以往，便無非學問了。方纔說《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時習而學便是明德了。

自此，全要公此理於天下之人。公之於人，即是《中庸》成物。不成物，終不能成己。然成物亦不是自己把道理去送與天下之人，求天下之人來學我這道理的。自己只是一個時習而說，漸漸自鄉而國，自國而天下，凡有賢者自然來就我切磋，聽我講論，陸子靜所謂「南海、北海，心同理同」也。此時境界，我固說，朋友亦說，人己交說，豈不是個樂麼？學問到此地位，若在上古世界，自然大德受命；在中古世界，自然言揚行舉；即在末世，亦自然鄉里交稱，公卿延譽，斷然沒有個人不知的。況朋自遠來，亦不可謂全然不知矣。然孔子又畢竟說個「人不知而不慍」，爲甚麼緣故？只爲聖賢念頭，其生平學問不止是要成自己一個虛名，須是要得位行道，參天地，贊化育，纔成得一個己，纔成得一個「學」字分量。所謂人知者，合天下之人，自天子以至於庶人而言也。得位行道，則如龍之在天，雲行雨施，萬物咸仰，然後可以謂之人知。若只幾個朋友知得，於我雖似有名，於天下全然無益。故孔子嘗歎「人不我知」，孟子亦有不豫之色。自常人看來，似孔、孟亦有慍了，然孔、孟之歎與不豫，是憂，不是慍。慍與憂不同，憂者爲

天下而憂，愠者爲一身而愠也。「憂」字公，「愠」字私；憂爲義，愠爲利。此處打併不乾净，到底只是個有所爲而爲，學問都無是處，并從前所謂時習、朋來都是假工夫，所謂説與樂都是假意氣，與聖賢作用天地懸隔，如何喚得君子？所以聖人必要推勘到學道之人至隱至微處。朱子註「愠」字曰：「含怒意。」説一「含」字，則知胸中略有走作，略有芥蒂，皆含也，則皆愠也。含愠則非君子也。吾黨既知此意，則知學爲聖賢，不過一時習，朋來也不要管，人不知也不要管，工夫祇是循循勉勉。到得位天地，育萬物，也不過本分内事，未嘗少加；即遯世不見知，亦是本分内事，未嘗少損，有何可喜？有何可愠？故學問到處處能人不知而不愠者，即其能參天地、贊化育而不矜者也。至此方成得一君子，方是一個人品，其要處只在一「學」字，吾輩豈可一日不講學！

阮元《揅經室集》二集卷二《浙儒許君積卿傳》 許君名宗彦，字積卿，又字周生，浙江德清人，《明史・儒林傳》許孚遠之後。曾祖鎮，康熙壬辰翰林院編修，江西南昌府知府。祖家駒，乾隆丁卯舉人，西安學教諭。父祖京，己丑進士，内閣中書，廣東布政使。母胡氏。君生有異質，九歲能讀經史，善屬文。時中書君主劉文正公家，文正公見君，甚器之。青浦王公昶愛其才，作《積卿字説》，載《春融堂集》。君十歲，即不從師，經史文章皆自習之。乾隆丙午舉于鄉，嘉慶己未成進士，授兵部車駕司主事。是科得人最盛，朱文正公曰：「經學則有張惠言等，小學則有王引之等，詞章則有吴鼒等，兼之者宗彦乎。」

君性孝友，偶以禮部試，離親左右，即泣不忍别。隨父任，先意承志，曲盡孝力。事女兄皆悌愛肫摯。雖性情和平，神理澄淡，然見者皆肅然敬之。嘗訓諸子曰：「讀書人第一須使此心光明正大，澄清如止水，無絲毫苟且私曲不可對人處。」故名所居曰「鑑止水齋」。君自入兵部後兩月，即以親老引病歸，丁母憂，復丁父憂。既免喪，猶孌孌然惡衣疏食，恬淡無宦情，遂不復仕。居杭州，杜門以讀書爲事。君于學無所不通，探賾索隱，識力卓然，發千年儒者所未發，是爲通儒。所著有《鑑止水齋文集》十二卷，詩八卷。集多説經之文。其學説能持漢宋儒者之平，其辭曰：「學者何？子曰：『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又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吾者焉，不如吾之好學也。』子路言：『何必讀書，然後爲學？』是聖門本以讀書爲學，雅言詩書，執禮學之事也。所以學者何？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又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又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是則學也者，所以求之也。知者何？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不知禮，無以立也。不知言，無以知人也。』又自言五十而知天命，始于知言知禮，終於知天命，知之事也。所謂下學而上達者，《詩》《書》執禮則下學也，知天命則上達也。後之儒者，研窮心性，而忽略庸近，是知有上達，而不知由于下學，必且虚無恍惚而無所歸。考證訓詁名物，不務高遠，是知有下學，不知有上達，其究瑣屑散亂，無所統紀。聖賢之學，不若是矣。夫《詩》以治性情，治性情者，明德之學也。《書》以達政事，達政事者新民之學也。禮以範視聽言動，克己復禮者，止至善之學也。禮者，止也。思無邪，則心正矣。允執其中，則天下平矣。動容周旋中禮，則盛德之至矣。然則《大學》之道，亦豈有外於《詩》《書》執禮歟？始乎爲士，終乎爲聖人，此學所以爲大也。」

《清實録・文宗實録》卷四四《咸豐元年九月下》 諭内閣：御史王茂蔭奏，請振興人才酌擬五條呈覽，其請造就宗室八旗人才，歷陳近來積習，自係實在情形。我朝人才蔚起，宗室八旗，文武謀略，超越前代，良由習尚淳樸，不事浮華，以清語騎射爲本務，登進之途原不必盡由科甲。蓋學爲有用之學，斯才皆有用之才。近來文風日盛，留心經濟者固不乏人，第恐沾染時習，以文章風雅自詡，不思講求本務，殊非崇實黜華之道。疊經朕申諭諄諄，我宗室及八旗大小臣工，諒必咸喻朕意。嗣後益當奮勉砥厲，求爲有用之學以備國家腹心干城之選。該管王大臣等，尤當因才造就，俾文事武備，各盡其長，毋負朕培養教誨之意。

《清實録・文宗實録》卷一一五《咸豐三年十二月中》 又諭，軍營委員必須才具優長實心任事之人，方資得力。若帶兵大員瞻徇情面，濫行留用，甚至將屢次獲咎各員及軍營獲罪地方失事人等，任意保留，濫竽充數，不特糜費餉需，於事無濟，且恐招搖生事，别滋弊端。著通諭統兵大臣嚴查現在軍營奏留投效文武員弁，認真甄覈，擇其材能可用者，方準留營效力，其餘一概斥退。

《清實録・文宗實録》卷一八六《咸豐五年十二月中》 諭内閣：宗稷辰奏，平寇需才，請保舉備用一摺。現在用兵省分，委用需人，如其才兼文武，膽識出衆之士，自應隨時採訪，或令隨營，或辦團練，以收實效。該御史所稱湖南之左宗棠，浙江湖州之姚承輿，江蘇常州之周騰虎、管晏，廣西桂林之唐啓華，才略各有所長，著江蘇、浙江、湖南、廣西各督撫悉心訪察，如其人果有經濟之才，即著

出具切實考語，送部引見。此外衡茅伏處，不乏英奇，並著各省督撫廣爲諮訪，擇其素懷忠義、韜略過人者據實保奏，一併給咨送部引見，候朕録用。總期保舉得實，毋尚虚聲，將此通諭知之。

《清實録・文宗實録》卷一九〇《咸豐六年二月上》 咸豐六年丙辰二月己丑朔，諭内閣：從前内外大員之兄弟子孫，每届五年，考查一次，挑補侍衛拜唐阿，其侍衛拜唐阿，係近御差使，必須通曉清語技藝，方爲得人。前於咸豐元年考查後，今已届五年，又應查辦之期，惟思該大員子弟，或身體軟弱，馬上平常，或自幼讀書，不暇學習騎射，似此挑補侍衛拜唐阿差使，又安能得力，自應量爲變通辦理。嗣後在京文職三品以上，武職二品以上，在外文職自總督至臬司，武職自將軍提督至總兵，該大員兄弟子孫内，年已及歲，堪挑補侍衛拜唐阿差使。如遇五年查辦情願赴挑者，該大臣等，仍遵前次查辦，咨報本旗。該旗造册咨送軍機處彙總具奏，俟朕擬定，帶領引見。儻身體軟弱、素有殘疾，或騎射平常，不堪挑補者，該大臣等據實報明該旗，轉行軍機處，均聽其自便，該旗毋庸催取花名，以副朕教演旗僕之至意。

《清實録・穆宗實録》卷八《咸豐十一年十月下》 又諭：予告大學士祁寯藻，忠清亮直，學問優長，著即來京聽候簡用。又諭：予告大學士翁心存，守正不阿，學問淹博。前任太常寺少卿李棠階，學養深邃，方正老成。朕當御極之初，亟應延訪耆儒以資輔翼。翁心存尚未出京，著即銷假，聽候簡用。李棠階現在河南辦理團練，亦著即行來京候旨，以副朕側席興賢人惟求舊至意。

《清實録・穆宗實録》卷四五《同治元年十月上》 丁亥，諭内閣：都察院代奏貢生黎庶昌條陳時務一疏，所稱薦賢才，慎保舉，及殿試條陳時務各等語，疊經降旨諭令中外臣工薦舉賢員，並訪求山林隱逸之士及軍營保舉，明定章程。殿試策許敷陳時政，不得專取楷法。現在中外臣工薦舉賢才，尚不乏人，而山林隱逸，以及未秩下僚，或以德行，或以政事，或以文學，各擅所長，湮没不彰，甚爲可惜。允宜及時登用，以副闢門籲俊之典。著京外三品以上各員並直省學政悉心訪察，臚舉所長，咨調來京，候旨考試，視其器識，破格録用，不得視爲具文。至各省應舉孝廉方正，亟當選舉名實相副，不求聞知之人。著各該督撫秉公薦舉，給咨來京候試，不準再涉遷延，虚應故事。

《清實録・穆宗實録》卷五二《同治元年十二月中》 又諭：翰林院爲儲才之地，膺斯選者，必須經術淹通，於古聖賢性理精義，講明而切究之，確有心得，將來歷歷中外，本其平日所身體而力行者，發爲經濟，著爲事功，方能名實相副。至詩賦一事，亦係古雅頌之流，庶吉士從事於此，原以備鼓吹休明之用，非謂此外遂無實學也。乃近來積習相沿，專以此爲揣摩進身之階，敝精勞神，無裨實用，將經史性理等書束之高閣，殊非我國家芸館培英造就人材之意。自應將庶常館課程及散館舊章量爲變通，以求實濟。著自明年癸亥科起，新進士引見分别録用後，教習庶吉士務當課以實學，治經、治史、治事，及濂洛關閩諸儒等書，隨時赴館與庶吉士次第講求，辨别義利，期於精研力踐，總歸爲己之學，其有餘力及於詩古文詞者聽之。除課期照舊舉行外，其課題及散館改詩賦爲論策，論用經史性理等書，策用時事，皆準直擄所見，暢所欲言。教習及閱卷大臣，其各破除積習，毋避忌諱，毋以小疵而累大體。俾士氣蒸蒸日上，賢才輩出，共濟時艱，有厚望焉。至各部院堂司各官，皆有公事日相接見，因以知其人之才具，惟翰林院掌院學士，終年不與諸翰林相見，奚由辨其賢否，考其優劣也。嗣後編檢講讀各官，除内廷行走外，每十人爲一班，每十日進署一次，掌院與相接見，講論正學，藉得窺其人之底蘊，以備薦舉，其有無故不到者，著掌院學士據實奏聞。

郭嵩燾《郭侍郎奏疏》卷一〇《保舉實學人員疏》 奏爲方今要務，莫急於崇尚實學，振興人文，敬舉所知，以隆聖化，恭摺仰祈聖鑒事。

竊惟六經遺訓，垂二千年，升降隆汙，以成治亂。每覽漢臣董仲舒之言：「諸不在六藝之科、孔氏之術者，皆絶其道，弗使並進。」惟其行之有本，而後推而崇之，乃羣知有所歸。我聖祖仁皇帝冲齡踐祚，值三藩之亂，征調頻仍，而急延訪儒臣，詔書徵聘不絶於道。耆儒宿學，聚集京師，用以成一代人文之盛，而開億萬年治平有道之基。竊見近年以來，捐例廣開，人尚虚浮，士鮮實學。武臣之效力者，功業稍著於一時，儒臣之在列者，學行遠遜於前代。

臣在粤兩年所見績學之士，踐履篤實，堅持一節者二人：一曰番禺舉人陳澧，行誼淵茂，經術湛深。近年廣東人才，由該員陶成造就者爲多。臣愚以爲宜置之國子監，使承學之士，稍知學行本末，光益聖化。一曰南海生員鄒伯奇，木訥簡古，專精數學。臣愚以爲宜置之同文館，使與西洋教師會同課習算學，開示源流。

又臣里居，習知者四人：一曰保舉同知湘鄉朱宗程，究心理學，精練世務，

與羅澤南、李續宜、劉蓉至交，出入軍幕十餘年，以親老堅辭仕進，劉蓉等亦不忍强也。一曰長沙貢生丁叙忠，質行精粹，深明《易》理，年老而學益篤。一曰巴陵舉人吴敏樹，文修行潔，學識崇深。一曰湘潭拔貢生羅汝懷，篤於古學，廣博易良。

在江蘇所訪知者二人：一曰嘉興生員顧廣譽，研精經學，力敦實行。一曰揚州生員劉毓崧，覃思博覽，崇尚樸學。

又臣咸豐九年奉命查辦山東海口税務，至膠州館書院旁，詢知掌教爲布衣方濬。詣談竟夜，知其學識堅强，卓然有以自立。

臣愚以爲朱宗程宜由皇上特召簡用；丁叙忠、吴敏樹、羅汝懷、顧廣譽、劉毓崧、方濬等，並宜置之八旗官學，特選肄業諸生，責以講課。又浙江諸生李善蘭，淹通算術，尤精西法。宜與鄒伯奇並置之同文館，以資討論。

以上各員，學誼各有不同，而立心純實，德性堅定，皆足以矜式浮靡，以化囂陵奔競之習，而開敦龐博厚之風。朝廷擇尤獎擢，使學者有所觀感奮興，不獨人才日盛，既遇國家議論建置，猶可資其諮習掌故，斟酌道要，以知得失利病之原。臣愚昧之見，謹據所知上陳，伏乞聖明採擇。謹奏。

《清實録・穆宗實録》卷一八三《同治五年八月下》 又諭：前據郭嵩燾奏，南海生員鄒伯奇木訥簡古，專精數學，海寧生員李善蘭淹通算術，尤精西法，宜並置之同文館，以資討論各等語。現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同文館正在需才之際，該生員等既通西法，自可有裨實用。著瑞麟、蔣益澧、馬新貽，迅將鄒伯奇、李善蘭咨送來京，前赴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聽候該管王大臣試驗，再行奏請給予官職，以資差委。將此各諭令知之。

《清實録・穆宗實録》卷二〇二《同治六年五月上》 又諭：張凱嵩奏，臚舉伏處賢才，請旨獎勵一摺。廣西在籍刑部主事鄭獻甫孝友廉潔，守正不阿。平樂府教授陳鑑砥礪廉隅，澹泊明志，洵屬一方耆彦，足爲士民取法。鄭獻甫著賞給五品鄉銜，陳鑑著賞給員外郎銜，以勵潜修而資觀感。

薛福成《庸盦全集・文外編》卷一《海瑞論》 有明一代人才，皆偏於剛者也，逮其末流，厥病爲客氣，爲沽名，爲黨同伐異，若夫居風氣之中，不爲末流所驅，粹然獨葆其天真者，中葉以後，吾未睹其人焉。嘉靖隆慶間，海忠介公瑞以鯁直事君，以果敢任事，考其事，雖未盡協聖人之中道，揆其指趣，大抵任天而動，表裏如一者也。余嘗綜論古人而得四人焉，漢之汲黯，唐之宋璟，宋之包拯，明之海瑞。其剛氣勁節，彷彿相似。宋璟輔佐良時，規模遠矣，而其德器之渾全，有非三子所及者。汲黯、包拯，亦尚遭時差隆，行其所學。獨瑞遇非其主，忠諫獲罪，始終不撓，孑立孤行，無所依附，亦可謂豪傑之士矣。顧或者曰，瑞之撫吴，因新鄭高相薦擢之恩，受其私屬，爲摧折華亭徐氏，此恐出自當時怨嫉者之口，蓋不足爲瑞病。若其鋤彊抑貴，不免過當，又或不審事之本末，而發之太驟，此則剛者之過耳。抑又聞之，明代撫吴最著者，前惟周文襄公忱，後惟海忠介公瑞。吴民尸視至今，余論而斷之曰：文襄，才優於德者也，其功之濟民也遠。忠介，氣盛於才者也，其風之感民也深。

郭嵩燾《養知書屋文集》卷一四《送陳右銘赴任河北道序》 聞之《記》曰：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夫此三者各有執以成名，而謂之達德，何哉？德者，載道以行者也。其必皆有足於己，而後沛然行乎道而不疑。故夫執一端以爲應事之準，誠若異於流俗，而其輕重緩急得失之間，有過不及之差，則亦無由推而放之，以應乎時措之宜。三代以上人才所以盛，學素修而行素豫故也。

吾始聞陳君右銘之賢，就而與之言，則所知多他人所不知。及歷之事，又見其淵然悱惻之發，求當於物而後已，其行之也，甚果以決。久之，而君所治事，羣湖南之人信而服之。又久之，承望君之名，則亦莫不順而從之。所謂知仁勇三者，學素修而行素豫也。聆其言，侃侃然以達。察其行，熙熙然以和。坦乎其心而不怍也，充乎其氣而不懾也。

光緒庚辰之春，詔求人才，大臣多以其名應。於是特命分巡河北，行治河隄數百里，任重而位尊，名高而眷深。而君習湖南久，其行也，心若有不自釋。湖南之人亦茫然於君之將去此也。天下之需人急矣，非獨湖南之人爲然，由河北以至天下皆然。而觀於今之人，知者幾何？仁且勇者幾何？苟得其人，必良吏也，而能至者鮮。能至而未備，要之於道，必未有聞焉耳。學之不修，德之不足違於天下，民將安賴？而君之去人遠矣，則宜湖南之人流連詠慕，旁皇太息於君之行也。然天子方知君，且知君之德於湖南也，堪大臣之任，以拯斯民之阨。湖南之人將終受庇焉。於其行，爲之序以期之。

倭仁《倭文端公遺書》卷八《翰林院條規》 翰院爲儲才之地。夫所謂才者，謂能學大人之學，明體達用，足以濟民物而利國家，非第精詞章、工翰墨遂爲克

稱厥職也。今天子崇尚正學，敕諭講讀編檢各官，講求實用，所以期望之者甚厚，上以實求，下不以實應，可乎？道只在乎倫常日用，學不外乎明善誠身，希賢希聖，視自命何如耳！先賢云：言學便以道爲志，言人便以聖爲志。又云：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過則聖，及則賢，不及則亦不失於令名。蓋必由《大學》格、致、誠、正以及於治、平之規模，切身反己，痛自省克，將名利之病根抉剔淨盡，而後可以當大任，歷變而不搖。故今日之翰林，即他日國家之棟梁也。竊願與諸君共勖焉！

張之洞《張文襄公全集》卷四《臚舉賢才摺并清單，光緒八年四月二十日》　謹將遵旨臚舉人才繕列清單，恭呈御覽。京秩十四人：

翰林院侍講張佩綸。內行純美，秉性忠貞，清鯁不阿，能謀能斷，誠摯可以共艱危，警敏可以應急變，內政外事皆所優爲，諭其志節才略，實爲當代人才第一。

太僕寺卿吳大澂。多才而沉厚，精密而耐勞，勇於任事，長於用人，賑務邊防，卓著成效。大抵事事能破常格，而步步皆占穩著，可謂全才。數年後，邊事大定，使治腹地，必有異政。

前右春坊右中允於蔭霖。學術純正，直諒篤實，論事詳盡，不涉空疏，正色立朝，可以處斷大事。

前翰林院侍講學士李文田。學識博通，託志忠雅，進退出處，合於古義。兼之任事有膽，熟悉洋情，或置之朝列，或任以洋務，必能有益時局。

翰林院侍讀學士朱逌然。行修學邃，好善至誠，可以坐鎮雅俗，扶持正氣。

翰林院侍講學士陳寶琛。才思敏銳，慮事精詳，沉毅不浮，勇於爲義。比年來殫心洋務，若試之外任以擴其才，將來使備總署之選，必能綜核入微，斟酌得宜。

翰林院編修王文錦。植品清嚴，篤於風義，厚重練事，有膽有識，堪備司道之選。

翰林院編修黃國瑾。趣向正大，宅心誠厚，勤學好問，研求經濟，忠義所激，不爲威惕利疚，可以內居言路，外任監司。

翰林院編修吳大衡。事理通達，才力精練，於吏事洋務閱歷甚深，兼有權略，可以備司道之任。

前詹事府少詹事文治。講求理學，內行甚篤，沉靜方嚴，可以矜式浮靡。

前工部主事夏震川。學贍才高，而能潛心理學，貞苦讜直，大有古人之風。加以歷練其材器，實邁凡庸。早年論事與臣大爲齟齬，然薦賢爲公，臣不敢是己非人，致蹈蔽賢之咎。

翰林院修撰王仁堪。志遠才長，究心經濟，處事明銳，毫無凝滯。現在山西學政任內，清廉精核，體恤地方，提倡實學，頌聲翕然，是其明徵實效。

翰林院侍講盛昱。學。博文雅熟，於掌故翰詹各員中，罕有其比。志趣不俗，究心時務，洵爲雋才。

刑部山東司郎中胡清瑞。法律精熟，風操勁挺，迥異凡庸。

以上各員，因衡論才品各從其類，是以未按官階敘列，合并聲明。

《中國近代史料叢刊・洋務運動》第二册《肄習西學請獎摺》　臣查選募學生出洋肄業西學，培養人材，實爲中國自强根本。惟事屬創辦，風氣初開，該學生等童年應募，遠涉重洋，學成回華，分派各處當差，均能始終勤奮，日進有功，迭經面加校試，考其所學。其習水師者，內如魚雷一種理法最爲精奥，洋師每有不傳之秘，該學生等講習有年，苦心研究，於拆合演放修整諸事，皆能得法。此外水雷、旱雷施放靈捷，駕駛、測量講求精細。其分赴各營教習者，於外洋操法、陳法、口令，均臻嫻熟，所教弁勇，頗有成效。其派值電報者，傳遞緊要軍報，昕夕從公，密速無誤。他如步算、製造、醫學諸大端，均能深明竅要，質諸西洋教習及泰西各國水師兵官，咸謂該學生等造詣有得，足供任使。該學生等現有派充營哨各官及管駕、教習、官醫各項差使者，亟應量其技能，酌保官階，給予頂戴，以式戎行而資策勵。其天津所募學生，在水師、電報、醫館各學堂肄習多年，迭經考試，其學業之優者，足與出洋諸生相埒，自應一律保獎，俾昭公允。至中西教習各員，課導有方，始終不懈，其所教諸生既均學有成效，亦應擇尤酌保，以獎成勞。爲此酌擬獎敘，繕具清單，恭呈御覽。仰懇天恩，俯念中國選募學生，疑習西學以圖自强，實爲目前當務之急，值此風氣初開，確有成效，準予照擬破格從優給獎，以昭激勸，可爲培養人材，漸收實用之一助。

周盛傳《周武壯公遺書》卷一《謹擬覆陳總署籌辦海防原奏六條》　一、原奏用人一條，似宜創立洋務進取一格，以資造就也。國家設科取士，其途本寬。然自軍務既平以後，有志之士舍章句弓馬，末由進取，而以章句弓馬施於洋務，

實苦鑿柄不入。所以前江蘇丁撫部有請武科改試槍炮之議，旋經部駁不行。居今日而亟求練達兵略、熟悉製造之員，殊不易得，且近時拘謹之儒多以交涉夷務爲洩人之具，取巧之士又以不通夷務爲自便之圖，若不由朝廷力開風氣，明詔中外，破拘攣之故習，則日後乏才更有甚於今日者。以中國之大，而竟無自强自立之時，非惟可憂，抑亦可恥。竊以爲科目即不能驟更，何妨另闢洋務一途，以資造就。現在京師既立同文館，江省亦選幼童出洋，似已闢西學門徑，而天下人之趨向，猶未盡屬者何哉？以用人進取之途，全不在此故也。竊以爲凡有海防省分，均宜創立洋務局，擇明練時務公正大員主持其間，分格致、推算、兵法、炮法、機學、氣學、形勢、船政、商務數端，如有議論可採，於各種通其一二者，收入局中，按照所學之淺深，酌給薪水，留局肄習洋書，研究西法。察看一年後，觀其所學通於何種，即任何事，或分司船廠炮臺，或充補防營員弁，若察其行與言違，立予斥退。任事三年，如有成效，即獎擢升階，授以濱海沿江衝要實缺，與正途出身無異。若始勤終怠，立即參革，其升退之權，議上即行，吏、兵兩部不得繩以黜陟常例，如此勸懲並用，雖風氣所趨，取巧倖進之徒豈能盡免，然所學以課所事，似亦拔十得五之微權。再，各省甄別文武人員，與其試以文字弓箭，何如課以吏治洋務，及水陸戰守之法，專求實際，既可減除冗濫，即以造就人才。中國聰明才力，斷無不逮西人之處，惟在朝廷設法鼓勵，使之專心實用，乃可精進無窮，自非中人以上之質，皆必獎之而後勸，罰之而後懲。故朝廷用人，爵賞在前，斧鉞在後，乃能因感畏而奮興者此也。若官人之科全不在此，則不肖者既避之而不願爲，賢者又鄙之而不屑爲，欲求人才之盛，胡可得哉！

《康有爲全集》第一集《盧懷慎論》 夫宰臣，非才之難，不忮才之難，以人之才爲其才之難。德器不大，則沾沾自喜；度量不宏，則政必己出；心術不忠純，則視國事若視秦越人之肥瘠，必不能公爾忘私可知也。唐名相以公忠清望著者，莫若盧懷慎、楊綰，而懷慎以才不及姚崇，每事推而不專，當時無識者，以伴食譏之，後世遂爲笑柄，此不可不辨者也。

且人各有能有不能，以皋陶、伯益治禮、樂，必不能如夷夔；以稷、契治工虞，必不能如倕庵。短長各效，無以不能爲愧，亦無以失歡爲嫌。夫天下百司，萬務交責而并負，雖有周公之才，非一人所能爲也。《秦誓》曰：「若有一個臣，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實能容之。」夫「無他技」者，才不必及人之謂也，「休休焉」、「其如有容」焉者，不忮才而樂用人才之謂也。「人之有技，若己有之」者，則不知人之才爲人之才耶，爲己之才耶，要於國事有濟焉爾。其心不知有技有能也，亦非故爲閎量大度也，有忠誠之心而已。嗚呼！此真善言宰相者耶。

且夫才能者，百司之器耳。昔韓魏公在中書，有言政事者，以歸曾公亮，有言文學者，以歸歐陽修。其言曰：「功成潤萬物，斂質歸太虛。」甚矣，韓公之知體哉。

且夫知鄭之治者，不在孫僑而在□□；知睢陽之守者，不在張巡而在許遠；知江陰之守者，不在閻典史而在陳知縣。然則論開元之治，不在姚崇而在盧懷慎矣。古人之所以善用短長，交相輝美者，此也。

唐之牛、李，明之夏言、徐階、高拱、張居正，皆才臣也，使其皆師懷慎容人之才，已無傾軋爭權之失，國有才賢並立之美，其致治當何如哉？而乃以爭位忮才□惜也。

且人好以技能爭，何不至耶！如傅亮惡謝靈運文出己上，宋孝武忮王佐棋第一，隋煬帝妒薛道衡詩美於己，並搆殺之。江淹畏禍，則云晚歲才盡；孝綽數典，遂至終身不遷。曹操之殺華陀，操叔之殺趙達、吳範，豈有他哉！才藝之相忮云耳。以君相之尊，乃至爭才藝之小技。懷慎之以伴食相目，宜哉！後世乃以爲鑒。以剛愎專政爲才，以撓軋同僚爲術，以忌忮才賢爲心，敗壞家國，流禍後世，可勝嘆耶！

嗟夫，女無美惡，入宮見妒；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豈不然哉！《詩》曰：「不忮不求。」說者曰：不求不難，不忮爲難。有旨哉其言！如懷慎者，雖爲執鞭所忻慕，不爾，則稱張巡而不稱許遠，可也。

《中國近代史料叢刊・洋務運動》第一册《候選知府徐承祖呈光緒十年閏五月初二日》

儲才三條

一、爲政首在得人。天地之大，一萃才之區耳，不必求備於一人也。知人善任，量才器使，斯用之不窮，收之有效矣。宜設立儲才館於京中，令內外大小臣工，各舉所知，不論文武，貢於政府，分班接見，平心討論。察其心地明白、事理通達者，留於館內，時與晤談。詢其何事見長，不妨明試以功，則真僞立見，庶

不致爲徒託空言者儆倖功名。即京外候選、候補各員弁，並草野有志之士，欲舒抱負，亦準投刺晉謁。留心察看，上選則登諸廊廟，次選則記諸懷夾。如遇需才之時，擇取録用，實足以收效於將來。但宜一秉大公，不論親疏，精心考核，拔取真才，杜夤緣之路，絶倖進之門，乃爲無弊。

一、前曾文正公挑取幼童出洋肄業，法至善而意亦深。惟前次所挑之幼童，多係貧賤小户子弟，於詩書、倫紀、政治、綱常，舉不通曉。一到外洋，見其屋宇之華麗，飲食之豐美，多有此間樂不思蜀之意。且洋書中多有毁謗我國之言，伊等日見日習，不禁心志皆移，其鄙薄中國較洋人爲尤甚。後經李傅相奏請裁撤，此舉遂廢，徒糜國帑，未得人才，此誠後來辦理者之過也。鄙意宜令各省學政於科歲兩考所取二等前二十名内，擇其年未二十、氣體强壯、口齒伶俐者，每縣挑取二名，送入總理衙門同文館學習洋語二年。察其稍通洋語，即派令妥員帶領該生等前赴各國，分投學習。三年後，取其性之所近，於天文、算學、化學、礦學、機器、測量、繪圖、陸路、水師、船主等事，再學三二年，俾專一藝，回國備用。惟學成之後，如何獎賞，宜先行酌定曉示該生，以示鼓勵。其所以擬令附生學習者，蓋人生之精力有限，若似前次漢洋兼習，必至兩無所成。既係附生，則文理自必通順，庶可專習洋文，易收成效，廿年後，洋人之奥妙，我國皆能洞悉矣。

惟在外洋，必須自立書院，訪請各種名師，在院傳習，切不可似前次令學生散處洋人家内，赴伊國書院就學，致令學生沾染洋氣，甚有入教等事，總期學業有成而心術不至變壞爲要。

一、京師宜添設輪船水師衙門，專管各省輪船官弁升遷、降調及修造、調撥各事。並於該衙門設立水師總學堂，以便教習而資考驗。聘請外洋曾經戰陣著名水師兵官爲總教習。另於海疆省分，每省延一副教習帶領各生徒及現在管帶輪船各官，出海操練。如果能熟悉天文、測量並風沙、水綫，精於駕駛者，即送入總學堂考驗確實，委令管帶輪船，自堪得用。目下西學各事，似以此事爲最急要。因思定例，水師、陸路大小員弁考驗補缺，均歸兵部主政，何獨於極要之輪船水師官，悉聽督撫委派，部中祇稽報册而已？既於體制不合，亦難期實力整頓。

查近來我國鐵甲船、快船、碰船、兵船名目粗備，其管帶之人多係於駕駛，各事不甚通曉，當無事之時似亦外觀有耀，若一朝失和，必無制勝之權，則國家數十數百萬金購造之船或歸於無用，或爲他人所有矣。鄙意我國現不患無堅固之船，而患無善於管駕之人，此輪船水師衙門之所以不可不速爲添設也。

《光緒朝東華録》第四册《光緒二十七年八月初二日》 諭：人才爲政事之本，作育人才，端在修明學術，歷代以來學校之隆，皆以躬行道藝爲重。故其時體用兼備，人才衆多。近日士學，或空疏無用，或浮薄不實，如欲革除此弊，自非敬教勸學，無由感發興起。除京師已設大學堂，應行切實整頓外，着各省所有書院，於省城均改設大學堂，各府及直隸州均改設中學堂，各州縣均改設小學堂，并多設蒙養學堂。其教法當以「四書」、「五經」綱常大義爲主，以歷代史鑒及中外政治藝學爲輔，務使心術純正，文行交修，博通時務，講求實學，庶幾植基立本，成德達才，用副聯圖治作人之至意。着各該督撫學政，切實通飭，認真興辦。所有禮延師長，妥定教規，及學生畢業，應如何選舉鼓勵，一切詳細章程，着政務處咨行各省悉心酌議，會同禮部復核具奏。

張之洞《張文襄公全集》卷五六《保薦經濟特科人才摺并清單。光緒二十八年九月二十六日》 謹將鄂省保薦經濟特科人才各生員出具切實考語，敬繕清單，恭呈御覽。

四品頂戴候選知縣，前黄岡縣訓導楊守敬。湖北宜都縣人，壬戌舉人。

老成夙望，博覽羣書，致力輿地學數十年，於列朝沿革險要洽熟精詳。著書滿家，卓然可傳於世。

刑部候補主事姚晉圻。湖北羅田縣人，壬辰進士，翰林院庶吉士。

品行端謹，不入公門。奉母居鄉，日以讀書爲樂。研精史部，識解甚高，治亂興衰能知其故，可謂閎達雅才。國子監監丞，前歸州學正推升知縣劉德馨。湖北漢川縣人，庚午舉人。

治家嚴整，鄉望咸孚。平日讀書，教人以忠君、孝親、勤儉、耐苦爲本。故一家兄弟子姪皆能好學勵行，爲湖北名門。經史之學皆所殫心得其要領，又能留心時事，才識不凡。

翰林院庶吉士饒叔光。湖北武昌縣人，戊戌進士，翰林院庶吉士。

心地慈良，品詣端潔，熟精歷史，於歷朝國朝名臣奏議尤所究心，志在用世，洵爲品學交修之士。

陝西補用知縣丁禧瀚。湖北江夏縣人，癸巳舉人。

文章爾雅，内行修明，素性耽書於算學一門，采貫中西，精思獨運。又嫻習吏事，志識卓越，用世之才。兵部郎中劉國柱。湖北黄岡縣人。

肆力古書，留心時事，志氣開廣，文字清華，少年遠到之器。舉人劉邦驥。湖北漢川縣人。

天性至孝，母喪三年不茹葷，係兩湖書院優等學生。院章十日放假一日，劉邦驥每遇書院放假日，必上母墳祭掃，鄉人咸嗟敬之。平日考求經史及用世之書，嗣派往日本遊學四年，在成城學校畢業，復在炮兵聯隊畢業。於炮學、兵學、測繪學、算學、化學、醫學、譯書學皆能深究其理，確可見諸實用。又能主持正論，以忠君大義勸勉同輩，雖邪説紛起，恐嚇百端，不爲少動，忠肝義膽，無愧古人。現派湖北大學堂教習。

舉人胡鈞。湖北沔陽州人。

志趣高遠，才品俊拔，係兩湖書院算學領班學生。經史文章皆有功力，派往日本遊歷二次，考求學堂教育各要政，精思卓識。所得良多，於測繪學、算學、譯東書學最長，治事之才，尤爲精敏。現派湖北師範學堂堂長。

附生陳毅。湖北黄陂縣人。

學博思沉，志氣高邁，西北輿地最爲精熟，係兩湖書院優等學生。曾派往日本遊歷兩次，於教育一門盡心講求，細密詳實，所有辦理大、中、小學堂之法，心中皆有規則，不爲空談，一時才雋罕能幾及。現派充湖北師範學堂堂長。

舉人陳問咸。湖北安陸縣人。

學問雅整，氣質温純，係兩湖書院測繪學領班學生。在兩湖書院數年，安謹循禮從不犯規，無近日學生囂陵習氣，人品可貴。曾派往日本遊歷兩次，能譯教育書兼知其理，所繪各圖工細準切，經史俱有根柢，文章亦斐然可觀。現派充湖北自强學堂中學教習。

舉人田吴炤。湖北江陵縣人。

才志沉毅，守道不移，係兩湖書院優等學生。經學、文學皆能講求有得，曾派往日本成城學校遊學二年，又派遊歷一次，學堂辦法及一切教育書能譯能讀，才又足以副之，尤精算學，理法通明，可以致用。現派充湖北自强學堂中學教習。

舉人盧静遠。湖北竹谿縣人。

質性聰穎，心思精鋭，係兩湖書院優等學生。算學本有根柢，嗣派往日本遊學四年。畢業，復在步兵聯隊畢業。武事精能，不避勞苦；心術正大，不附詖邪。學成返鄂，無矜誇之容、偏謬之見。論事辦事皆有條理，實屬緩急可倚之才。現派充湖北將弁學堂教習。

舉人陳曾壽。湖北蘄水縣人。

性行孝謹，志趣光明，係經心書院優等學生。經史理學皆有工夫，文筆亦復茂美。近更博考西國諸政，觀書有識，宅心無邪，尤於兵事勤求不懈。所著有《歷代兵事圖表》，指陳得失利害，具見懷抱英特，慨然負經世之才。分省試用同知宋康復。湖北漢陽縣人。

品行修謹，志趣清超，係經心書院優等學生。研求經史饒有心得，所爲文字天骨開張，才氣英偉，大有宋陳亮、薛季宣一流人氣概。

附生吴元澤。

原稿事略闕佚。

舉人萬廷獻。湖北武昌縣人。

志氣不俗，品行謹飭，係湖北武備學堂優等學生。兵法已知梗概，嗣派往日本遊學四年，在成城學校畢業，又在炮兵聯隊畢業，於炮法、戰法用心學習，親身試演，實得要領，可以辦事。現派充湖北普通中學堂教習。

張之洞《張文襄公全集・奏議》卷五八《保薦經濟特科人才摺并清單 光緒二十八年十二月十五日》 竊照光緒二十七年四月十七日，欽奉慈禧端佑康頤昭豫莊誠壽恭欽獻崇熙皇太后懿旨，爲政之道，首在得人，況值時局阽危，尤應破格求才，以資治理。允宜敬遵成憲，照博學鴻詞科例開經濟特科，於本届會試前舉行。天下之廣，何患無才？其有志慮忠純、規模閎遠、學聞深通、洞達中外時務者，著各部院堂官及各省督撫、學政出具考語，即行保薦。【略】茲臣調署兩江，復就大江南北博訪周諮，詳加甄採，並就平日真知灼見者，共選得三十人，皆屬品端志遠，學有專長，深明時局，才堪致用。謹就其生平學行出具切實考語，另繕清單，恭呈御覽，敬備聖明採録。

謹將保送經濟特科各員出具切實考語，敬繕清單，恭呈御覽。

翰林院編修繆荃孫，江蘇江陰縣人。

學問博雅，識趣端凝，講求時務，不涉輕浮，其人品堅定，不染時俗躁競之習，尤爲可貴。

翰林院修撰張謇，江蘇通州人。

學問富贍，才力開張，講求東西各國政治教育，各門學術均能心知其意，辦事切實精密，洵爲致用之才。

記名御史户部郎中劉奉璋，江蘇寶應縣人。

夙承家學，經術深通，於時務亦極留心，識議平正，考求外國學校情形，得其要領。

候選郎中李維格，江蘇吴縣人。

品格安詳，立志篤學。前曾遊學英國，兼通英、法兩國語言文字，隨使美國、日本，熟諳交涉。近年考求冶鍊製造之學，成效卓然。

候選内閣中書曹元忠，江蘇吴縣人。

經學詞章兼長，並擅考求時務，通達和平。

候選内閣中書徐振清，江蘇無錫縣人。

講求格致製造之學，出自家傳，具有心得。

山西甯遠府通判、現署太原府知府吴廷燮，江蘇江寧縣人。

才具開展，學識優長，羣經諸史博涉多通，於古今政治輿地諸學能得會通，國朝掌故、律令及近時交涉約章，均所諳習。

候選同知張煥綸，江蘇上海縣人。

覃研經史，識達品端，購求經世之學，志切有爲。候選通判舉人王季烈，江蘇長洲縣人。

好學深思，博聞强識，於中西算學、物理、化學，研習精勤，具有心得。

江浦縣訓導優貢陳慶年，江蘇丹徒縣人。

才識開通，學問淹博，於古今中西戰事兵略研求探討貫串無遺，洵爲傑出之才。

拔貢華世芳，江蘇無錫縣人。

文行兼修，精於算學。

布政使司理問職銜賈文浩，江蘇南匯縣人。

熟於中外天文之學，殫心測驗，雅擅專長。

江蘇候補道蒯光典，安徽合肥縣人。

中學素稱博雅，西學亦甚賅通，兼以才氣俊爽，治事精能，果能盡其所長，必能有裨時局。

翰林院編修劉廷琛，江西德化縣人。

文學優長，識力堅定，深明時務，獨見先機，此才實不多覯。

翰林院編修沈曾桐，浙江嘉興縣人。

中學素優，兼通西學，器局恢閎，思精識敏，幹濟之才。

翰林院庶吉士陳驤，直隸天津縣人。

品謹學優，深通化學，確能徵諸實驗，尤爲中國儒者所難能。

刑部主事孫詒讓，浙江瑞安縣人。

羣經諸子，靡不研精，淹雅閎深，著書甚富，久負士林宿望。近年講求時務，實能會通中西古今學術治術。

刑部主事李希聖，湖南湘鄉縣人。

熟於古今史學，講求時務經濟，持論明通，才力强毅。

刑部主事華學浚，直隸天津縣人。

才長思敏，銳意研精深，通理化之學。

候選光禄寺署正羅振玉，浙江上虞縣人。

學問優長，近年究心中外農學及教育學，廣爲蒐採，選輯流傳，深裨世用，確係有用之才。

三品銜候選道魏瀚，福建侯官縣人。

品端識正，學有專長。前由福建船政學生出身，遊學英、法、德三國，諳習英、法兩國語言文字，精於海軍製造之學，中國罕覯之才。

安徽候補知府王詠霓，浙江黄巖縣人。

學搏文優，究心時務，前曾充出使大臣隨員，遊歷歐洲，殫心考究。

同知銜候選知縣鄒代鈞，湖南新化縣人。

敦品力學，才具優長，前曾遊歷歐洲，於中外輿地之學，考求精熟，繪有全圖，當世實罕其匹。

舉人汪鸞翔，廣西桂林縣人。

和平慎默，志節清廉，於格致理化之學，覃精研思，多有冥悟。

舉人陳衍，福建閩縣人。

學富才長，議論通達，究心時務，於古今中外政治之學，持之有故，言之成理。

拔貢姚炳奎，湖南邵陽縣人。

學術純正，博通地理之學，辦事切實可信。

廩貢生馬貞榆，廣東順德縣人。

人品端方，學術純正，研精《春秋》、《左氏》之學，足以鍼砭近世文人依託《公羊》發爲謬說之病，既有功於經學，尤有功於世道人心。

廩生左全孝，湖南清泉縣人。

人品方正，志慮忠純，經史博通，人長經濟，於古今史事，中外輿地、算學，均所研習。前曾遊歷日本，考求教育理法，具能觀其會通，洵爲體用兼備之才，可任大事。

羅照滄，廣東南海縣人。

行端志正，思密學精，於測算繪圖之學，辨晰微芒，絲絲入篾，洵屬詣力過人，成就人才甚衆。

湯金鑄，廣東花縣人。

才力精强，性情勤篤，古今中外疇人之學爛熟於胸，善於教人，後進經其指授者，開通最易，成材極多。

盛宣懷《愚齋存稿・奏疏》卷九《陳明南洋公學士習端正片》 再：上海通商口岸事雜言龐，少年子弟血氣未定，往往惑於詖辭邪說，囂然不靖。臣開辦南洋公學即以激發忠愛、開通知慧、振興實業爲主義，每見該學堂辦事人員、中西教習及各班學生等諄諄告誡，申明章程。即偶有教習稍染習氣，學生稍軼範圍者，立即辭退、開除，從不膽徇遷就。現派四品銜直隸候補知縣張美翊總理堂務。該員曾隨薛福成出洋有年，留心西學而力主正派。本年上海報館流言，士氣橫雜，該員訓迪諸生，不爲誘惑，尤所難能。閏五月中院學生行畢業禮，臣邀同商約大臣呂海寰、伍廷芳，電政大臣吴重熹蒞堂給獎，見各該生等班序整齊，儀文簡肅，絶無矜張之惡習。臣等再三獎誡勉，以謹遵諭旨，端正趨向，以期造就通材。竊念南洋公學款由商捐，事經官辦，本與私立學堂家自爲説、人自爲學者迥不相同，臣仍當隨時隨事申誡督課，以端學派而勵人材。且現擬講求商學、屏絶空談、專研實業，當無流弊，堪慰宸口。

《奏定學堂章程・學務綱要》

一、全國學堂總要

京外大小文武各學堂，均應欽遵諭旨，以端正趨向，造就通才爲宗旨，正合三代學校、選舉、德行、道藝四者並重之意。各省興辦學堂，宜深體此意，從幼童入初等小學堂始。爲教員者，於講授功課時，務須隨時指導，曉之以尊親之義，納之於規矩之中。一切邪説詖詞，嚴拒力斥，使學生他日成就，無論爲士爲農，爲工爲商，均上知愛國，下足立身，始不負朝廷興學之意。外國學堂於智育、體育外尤重德育，中外固無二理也。

一、大小各學堂各有取義

大小學堂，理原一貫，惟各學堂各有取義。家庭教育、蒙養院、初等小學堂，意在使全國之民，無論貧富貴賤，皆能淑性知體，化爲良善。高等小學堂、普通中學堂，意在使入此學者通曉四民皆應必知之要端，仕進者有進學之階梯，改業者有謀生之智能。高等學堂、大學堂，意在講求國政民事各種專門之學，爲國家儲養任用之人才。通儒院，意在研究專門精深之義蘊，俾能自悟新理，自創新法，爲全國學業力求進步之方；并設立中國舊學專門爲保存古學古書之地。實業學堂，意在使全國人民具有各種謀生之才智技藝，以爲富民富國之本。譯學館，意在通曉各國語文，俾能自讀外國之書，一以儲交涉之才；一以備各學校教習各國語文之選，免致永遠仰給外國教師。進士館，意在使已經得第入官者，通知各種實學大要，以應濟時急需。師範學堂，意在使全國中小學堂各有師資，此爲各項學堂之本源，興學入手之第一義。

一、京外各學堂俱照新章以歸畫一

此次遵旨修改各學堂章程，以忠孝爲敷教之本，以禮法爲訓俗之方，以練習藝能爲致用治生之具。其宗旨，與上年大學堂原定章程本無歧異。惟學堂本係創辦，前章尚有未備之處。茲更體察近日情形，斟酌修改。條目更加詳密，課程更加完備，禁戒更加謹嚴。即湖北等省學堂章程前經奏定者，一併會通酌改，令歸畫一。所有原定章程之應共遵守者，均已歸併本章程内，此後京外官紳興辦各種學堂，無論官設、公設、私設，俱應按照現定各項學堂章程課目切實奉行，不得私改課程，自爲風氣。

《大清教育新法令》第二編《學部奏請宣示教育宗旨折光緒三十二年三月初一日》 上諭：學部奏請將教育宗旨宣示天下一折。自古庠序學校，皆以明倫，德行道藝，無非造士；政教之隆，未有不原於學術者，即東西各國之教育，亦以無人不學爲歸，實中外不易之理。朝廷銳意興學，特設專部以董理之，自應明示宗旨，俾定趨向，期於一道同風。茲據該部所陳忠君、尊孔與尚公、尚武、尚實五端爲握要。總之君民一體，愛國即以保家；正學昌明，翼教乃以扶世。人人有合群之心力，而公德以昭；人人有振武之精神，而自强可恃。務講求農工商各科實業，物無棄材，地無遺利，期有益於國計民生；庶幾風俗淳厚，人才衆多，何患不日臻上理！著該部即照所奏各節，通飭遵行。所有京師及各省學堂師長生徒，尤宜正本清源，辨明義利，不視爲功名禄利之路，而以爲修齊治平之規，於國家勸學育才之意方爲無負。該尚書、侍郎等惟當整躬率屬，行必踐言，切實提倡，認真查核，懍時局之艱難，思全國之關系。朕心惓惓，實有厚望焉！

《大清教育新法令》卷首《學部奏請將教育宗旨宣示天下一摺光緒三十二年三月初一日》 竊惟學部爲通國興學之總樞，臣等恭膺簡命，夙夜悚惕。臣榮慶前在學務大臣任内，與孫家鼐、張百熙等會同張之洞擬議章程，奏經欽定。設部以後，事體尤多，必提挈綱領，而後條目可以擴張；扶植根本，而後枝葉因之發育。若逐膚末而遺大體，務虚飾而棄精神，此臣等受事以來所兢兢焉引爲深慮者也。考之東西各國之學制，其大别有二：曰專門，曰普通，而普通尤爲各國所注重。普通雲者，不在造就少數之人才，而在造就多數之國民。其民間有自立學校者，則以庫帑補助之；父兄不令子弟入學者，則以法令强迫之；貧窶不能成學者，則貸公款以扶持之。故其國中無論富貴、貧賤、男女、老幼，皆能知書，通大義。究其所以，亦曰明定宗旨，極力推行而已。今中國振興學務，固宜注重普通之學，令全國之民無人不學，尤以明定宗旨宣示天下爲握要之圖。茲謹分别條目，敬爲我皇太后、皇上縷析陳之：夫教育之系於國家密且大矣。若欲審度宗旨以定趨向，自必深察國勢民風强弱貧富之故，而後能滌除陋習，造就全國之民。竊謂中國政教之所固有，而亟宜發明以距异説者有二：曰忠君，曰尊孔。中國民質之所最缺，而亟宜箴砭以圖振起者有三：曰尚公，曰尚武，曰尚實。

近世目論之士，襲泰西政教之皮毛者，甚欲舉吾國固有彝倫而棄之，此非以圖强，適以召亂耳。東西各國政體雖有不同，然未有不崇敬國主，以爲政治之本者。近世崛起之國，德與日本稱最矣。德之教育重在保帝國之統一；日本之教育所切實表章者，萬世一系之皇統而已。我朝深仁厚澤，漸被歷數百年，苟非狂悖不逞之徒，斷無自外覆載之事。比年以來，宵旰憂勤，孜孜求治，稍有知識者，皆曉然於主憂臣辱之義。惟是文告所及，不過都會之地，冠帶之倫；彼山野椎魯之民，其於國家之休戚，或懵然而不知，或漠然而不以爲意者，此非民之無良也，無以喻之則不曉，無以激之則不動，無以訓迪之則知識不進，而忠義之氣雖發而不能中節，是則司教育者之責也。日本之圖强也，凡其國家安危所系之事，皆融會其意於小學讀本中，先入爲主，少成若性，故人人有急公義洗國恥之志，視君心之休戚爲全國之榮辱，視全國之榮辱即一己之禍福，所謂君民一體者也。我國夙稱禮義之邦，忠愛根於性生，感發尤易爲力，欲謀普及教育，宜取開國以來列祖列宗締造之艱難，創垂之宏遠，以及近年之事變，聖主之憂勞，外患之所由乘，内政之所當亟，捐除忌諱，擇要編輯，列入教科；務使全國學生每飯不忘忠義，仰先烈而思天地高厚之恩，睹時局而深風雨飄摇之懼，則一切犯名干義之邪説，皆無自而萌。臣等所謂忠君者此也。

自泰西學説流播中國，學者往往誤認謂西人主進化而不主保守，至事事欲舍其舊而新是圖；不知所謂進化者，乃擴其所未知未能，而補其所未完未備，不主保守者，乃制度文爲之代有變更，而非大經大法之概事放棄。狂謬之徒，誤會宗旨，乃敢輕視聖教，夷棄倫紀，真所謂大惑矣。各國教育，必於其本國言語、文字、歷史、風俗、宗教而尊重之保全之，故其學堂皆有禮敬國教之實。孔子之道，大而能博，不但爲中國萬世不祧之宗，亦五洲生民共仰之聖。日本之尊王倒幕，論者以爲漢學之功，其所謂漢學者，即中國聖賢之學也。近年以來，其國民之知識技能已足并駕歐美，然猶必取吾國聖賢之名言至論，日進學生而訓導之，以之砥礪志節，激發忠義。況孔子生於中國，歷代尊崇，較之日本之敬奉，尤爲親切。無論大小學堂，宜以經學爲必修之科目，作贊揚孔子之歌，以化末俗澆瀉之習；春秋釋菜及孔子誕日，必在學堂致祭作樂，以表歡欣鼓舞之忱。其經義之貫徹中外，洞達天人，經注經説之足資羽翼者，必條分縷析，編爲教科，頒之學堂，以爲圭臬。但學生自有程度，則學課自有淺深，高等以上之學堂，自可力造精微，中學堂以下，則取其淺近平實、切於日用，而尤以身體力行不尚空談爲要旨。務使學生於成童以前，即已熏陶於正學，涉世以後，不致漸漬於奇邪。國教愈崇，

斯民心愈固。臣等所謂尊孔者此也。

雖然，忠君、尊孔二義，固盡人皆當知而行之矣。惟中國當列强雄視之時，必造就何等之國民，方足爲圖存之具，此不可不審者也。中國之大病：曰私，曰弱，曰虛，必因其病之所在而拔其根株，作其新機，則非尚公、尚武、尚實不可也。

所謂尚公者何也？列强競起，人第見其船堅炮利，財富兵雄，以爲悉由英雄豪杰主持之，故國以强盛；而不知英雄豪杰，間世一出，不可常恃也。所恃以立國者，乃全國之民之心力，如潮如海如雷霆而不可遏，相親相恤相扶助而不可解耳！其所以能致此者，皆在上者教育爲之也。其學堂所誘迪皆尚信義，重親睦，如脩身、倫理、歷史、地理等科，無不啓合校生徒之感情，以養其協同一致之性質。故愛國合群之理，早植基於蒙養之初，是即孔子之教弟子孝弟謹信而進之以泛愛親仁也。惟我國學風日變，古意寖失，脩身齊家之事，尚多闕焉不講。至於聚民而成國，聚人而成衆，所以盡忠義親愛之實者，則更不暇過問，群情隔閡，各爲其私，通國之中，不但此省人與彼省人意存畛域，即一州一縣，乃至一鄉一里、一家一族之中，亦各分畛域。今欲舉支離涣散者而凝結之，盡自私自利者而滌除之，則必於各種教科之中，於公德之旨，團體之效，條分縷析，輯爲成書，總以尚公爲一定不移之標準，務使人人皆能視人猶己，愛國如家。蓋道德教育莫切於此矣。

所謂尚武者何也？東西各國，全國皆兵，自元首之子以至庶人，皆有當兵之義務，與我國天子元子鹵於太學之義亦相符合。各國謂兵爲民之血稅，而天子乃與庶人同之，真可謂上下同心矣。觀其師團以練兵，海陸軍校以練將，無論在校在營在校場，時時如臨大敵，號令一出，雖崎嶇險阻、冰雪嚴寒不敢忽也，雖饑凍飄溺、顛墜以死不敢避也，然而老幼男女遍國之人無不以充兵爲樂，戰死爲榮，每征兵令下，得中選者，骨肉親戚鄉里歡舞送迎，懸彩志慶，則又何也，豈皆逼於生事而樂於戰斗耶？懾於國法而不敢違也。實由全國學校隱寓軍律，童稚之時已養成剛健耐苦之質地，由其風氣鼓蕩而不能自已耳。今朝廷銳意武備，以練兵爲第一要務，然欲薄海之民咸知捐一生以赴萬死，則尤恐不能深恃者何也？餉糈之心厚而忠義之氣薄，性命之慮重而國家之念輕也。欲救其弊，必以教育爲挽回風氣之具，凡中小學堂各種教科書，必寓軍國民主義，俾兒童熟見而習聞之。國文、歷史、地理等科，宜詳述海陸戰爭之事迹，繪畫炮臺、兵艦、旗幟之圖形，叙列戍窮邊、使絶域之勛業；於音樂一科，則恭輯國朝之武功戰事，演爲詩歌，其後先死綏諸臣，尤宜鼓吹抗揚，以勵其百折不回、視死如歸之志；體操一科，幼稚者以游戲體操發育其身體，稍長者以兵式體操嚴整其紀律，而尤時時勖以守秩序、養威重，以造成完全之人格。語云：「行步而有强國之容。」《記》云：「禮者所以固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非虛語也！臣等嘗詢查日本小學校矣，休息之時，任意嬉戲，所以養其活潑之性也；口號一呼，行列立定，出入教室，肅若軍容，所以養其守法之性也。又嘗詢查日本師範學校矣，師範爲規制最肅，約束最嚴之地，而擲球角力，習爲常課，運動競走，特設大會，其國家且宣法令以鼓勵之，其命意可知矣。中國如採取此義，極力行之，日月漸染，習與性成，我三代以前人盡知兵之義，庶幾可復乎？

所謂尚實者何也？夫學所以可貴者，惟其能見諸實用也。歷代理學名臣，如宋之胡瑗、明之王守仁，國朝之湯斌、曾國藩，能本諸躬行實踐，發爲事功，足爲後生則效。至若高談性命，崇尚虛無，實於國計民生曾無毫末裨益。等而下之，章句之儒，泥於記誦考據之末，習非所用，更無實際之可言。嘗有泛覽群籍而不能成尋常書牘之文，精研數理而不能通日用薄記之法，予人口實，亦安用此學爲也？查泰西三百年前，其學術亦偏重理論，自英人倍根首倡實驗學派，凡論斷一事一物，必有實據以爲征信。此風既興，歐洲政治教育理學諸大家，遂争以窮幽索隱之思，發平易切近之理，此泰西科學所以横絶五洲，而制造實業之相因以發達者，遂日進而不已。今欲推行普通教育，凡中小學堂所用之教科書，宜取淺近之理與切實可行之事，以訓諭生徒，脩身、國文、算術等科，皆舉其易知易從者，勖之以實行，課之以實用；其他格致、畫圖、手工，皆當視爲重要科目，以期發達實科學派。教員於講授之際，凡有事實之可指者，必示以實物標本，使學生知聞并進；且時導學生於近地游行，以爲實地研究之助，與漢儒之實事求是，宋儒之即物窮理，隱相符合。方今環球各國，實利競尚，尤以求實業爲要政，必人人有可農可工可商之才，斯下益民生，上裨國計，此尤富强之要圖，而教育中最有實益者也。

抑臣等更有請者，學術者本於人心，關乎風俗者也。古者學術之隆，人心以正，風俗以純。後世人心漸漓，風俗日薄，而其弊轉受於學校。科舉之制，其始意非不甚善，自士人以爲弋功名、希利禄之捷徑，而聖經賢傳遂無與修齊治平，

科舉乃爲斯世病。今朝廷停罷科舉，廣設學堂，倘不於設施伊始，辨明義利，以清本源，將在官者持自私自利之見以興學，爲士者挾自私自利之心以應選，聖賢經旨、禮教大防日即淪夷，即東西各國教育之真精神，學堂之真效果，亦無由得；而科舉之弊仍納於學堂之中。伏望朝廷雷霆渙汗，振聵發聾，原本聖賢之經旨，申明禮教之大防，用以激勵人心，挽回風俗，而學術之端實基於此。

《近代中國教育史料》第二册《請定教育宗旨摺》 竊臣伏讀諭旨：特立曲阜學堂，尊孔子之教，明君崇聖育才之至意，欽佩莫名。古之王者，建國君民，教學爲先。故舜命契曰：「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五教云者，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是也。是以八歲入小學，知父子之道，長幼之序。十五入大學，知君臣之義，上下之位。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此帝王立學之宗旨也。我國學術發明最早。自伏羲氏創象數，作書契，造曆紀官，制禮作樂，教民佃魚畜牧，學術已有萌芽；唐虞三代，愈益昌明。周室之末，學制雖失於上，學理則闡於下，至孔子而集大成。集大成也者，合帝王、政治、教育、一切形上、形下之學理，無一不發明以著於後世。臣嘗縱觀泰西大政治家、大教育家之學説，其事實不同，其理未有外我孔子之範圍者。考東西各國歷史，凡立法行政合我孔子之言者，國靡不昌；背我孔子之言者，靡不亂亡。乃知我孔子之道，係人之所以爲人，國之所以爲國之道。世界無人則已，無國則已，無政治教育則已；有人、有國、有政治教育，我孔子之道，他日必煥光彩，此臣敢斷言也。今日學術之大害，不在言不尊孔，而在行不尊孔；孔子者，人倫之極則。人多於倫理漠然，然而厚顔號於衆曰，「我修身也。我有恥也。」考其行誼，居家則禽獸之行也，爲政則跼蹐之行也。行如是，言如彼，天下學子聞其言，效其行，以若人之修身爲修身，以若人之有恥爲有恥。言似尊孔，行愈背孔。孔子不壞於秦火，不壞於猛獸洪水，自若人者竊其言而背其行，僞説昌，正道晦，臣所以太息痛恨於其學，欲令其言行相顧也。昔漢靈帝立鴻都門學，畫孔子及七十二弟子像，示諸生崇聖；諸生出爲刺史、太守，入爲尚書、侍中；以至封侯、錫爵者，不可勝數。然而有道之士、恥與爲列者，以其援引多無行趨勢之徒，言尊孔而行背孔，是以愈促其國之亂亡也。現當曲阜學堂開辦伊始，天下學術之正僞，視此爲標準；我朝國本之治亂，視此爲轉移；擬請明諭天下，定教育宗旨。俾知我皇太后、皇上興學之意，以「明人倫，重躬行」爲崇聖第一要義；不在拘文牽義，徒託空言。責成湖廣督臣張之洞會同學部慎選師儒，注重行誼，求孔孟之正宗，破門户之陋習，詳定規則，奉核施行。務期國學昌明，世風隆厚，以仰體朝廷重道育才之盛心。吾道幸甚，吾國幸甚。是否有當，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訓示。謹奏。疏入，奉上諭：「朕欽奉慈禧端祐康頤昭豫莊誠壽恭欽獻崇熙皇太皇后懿旨：「御史趙炳麟奏請定教育宗旨一摺，學術、人心，關係至大。迭經降旨宣示：學堂以中學爲主，西學爲輔；培養通才，首重德育；並以忠君、尊孔、尚武、尚實諸端定其趨嚮。凡在臣民，豈容不修明倫理，顧行顧言？兹據御史奏稱曲阜縣學堂開辦伊始，請以「明人倫，重躬行」爲要義等語，亟應申明前言，切實遵行。所有曲阜學堂應如何慎選師儒，注重行誼，著學部會同張之洞悉心妥議，詳訂規則；奏明辦理。」

《光緒朝東華録》第五册《光緒三十三年九月己丑》 諭：朕欽奉慈禧端佑康頤昭豫莊誠壽恭欽獻崇熙皇太后懿旨，振興國勢，必先簡拔人才。朝廷側席求賢，全賴内外臣工實心訪薦，著在京大學士各部院尚書侍郎都卸史、副都御史，在外各省督撫率同藩學臬三司，共同訪求，詳慎甄擇，不拘官階大小及有無官職，如確知有才、堪大用及各擅專長者，即行切實薦舉，以備任使。每署每省，多不得過五人，至少一人。所舉各員，其心術、品望、材器、學識，暨生平、經歷事實，詳晰臚列，限六個月内具奏。朝廷因材器使，本無求全責備之心，各該員所夙擅者，固應標舉其長，即偶有所偏，亦可指明其短，一俟陸續報到後，由吏部奏請簡派明達公正王大臣分起訂期，察驗訊問，出具考語，聽候召見，分别量材破格擢用。迨試有成績，原保各員定予嘉獎，其一無所舉，及舉不以實者，量加處分。濫舉固應示罰，蔽賢亦須示懲，庶幾賢才登進，共濟時艱，有厚望焉。

《清實録・宣統政紀》卷二六《宣統元年十一月下》 調署湖廣總督江蘇巡撫瑞澂奏：海軍關繫極重，籌辦宜有次第，今議規復海軍，而於將士之人才，艦炮之製造，籌備之經費，三者無一，未見其可。爲海軍教育計，沿海七省先設海軍中學，爲養成將領之用。廣設初、高兩等小學，使士卒同受教育，復酌設商船專學，注重於駕駛管理，此爲將士人才之計也。今謀海軍，而槍炮所資唯倚外人，是竭本國人民之貲財，爲他國工業之代表矣。宜飭福建船政專重造船，設工科大學，就上海製造局爲實習之地，擴充湖北、上海槍炮廠，又復獎勵工商，開鍊

鋼鐵，如是則料爲中國之料，工爲中國之工，造成之艦炮爲中國之艦炮矣，此爲艦炮製造之計也。綜計兩端，分十五年規畫，教育費統凡二千九十餘萬，製造費計亦達一千萬之外，共須三千餘萬元。十五年中以十八行省平均攤籌，每年每省約計不及十二萬元，此籌備經費之計也。此外則親貴子弟，必相其年齡，使歷京師高等小學，由海軍中學而入大學。庶平日儕伍士庶，共競長於學問之途，臨時任用將弁，得不誤於指揮之用，下所司議。

《清實録・宣統政紀》卷五〇《宣統三年三月上》 諭内閣：【略】其訓諭六條，另交陸軍部頒發全國各軍隊，咸使聞知。

附録訓諭六條：一、軍人須盡忠節也。忘身盡瘁之謂忠，臨難不撓之謂節。試思國家之待遇軍人，畀以干城，寄以腹心，所以望其執干戈，衛社稷也。而軍人既託身於國家，則國家之安，軍人共其福；國家之危，軍人共其禍。而所以能轉危爲安、轉禍爲福者，則視乎軍人之忠節與否，以爲之衡。語曰：援抱鼓之急，則忘其身。又曰：得戰没於疆場，裹以馬革幸也。可知自古英雄烈士，皆此忠貞之一念爲之。夫聞鼓鼙而思將士，我軍人之履艱蹈險，久在朝廷軫系之中。況朕身任大清帝國統率海陸軍大元帥，尤與我軍人誼均一體，休戚相依。朕是以望我軍人爲國謀，爲身謀，戮力一心，誓圖報國。昔我高宗純皇帝上諭有云：凡在披堅執銳之徒，當思臨戰爭先，赴蹈危險，死於鋒鏑，或所不免。而國家加恩贈卹，廕及子孫。如有退縮偷安、挫衄失事，縱一時苟免，終於身伏斧鑕等死耳。死敵者榮，死法者辱，雖至愚亦當審擇而知所處矣。煌煌祖訓，昭示來兹，朕於我軍人有厚望焉。

一、軍人須謹守禮節也。禮節者，形式之一端，未有形式之不完全而精神尚能貫注者。軍隊之中自元戎以至下卒，靡不各有等差，所以維持秩序而使之不相陵躐者也。朕今爲我軍人之大元帥，即爲軍人之元首。我軍人即亦爲朕之股肱，而朕所委任之諸將士，即亦與我軍人相承一氣者也。是以我軍人對於本管上官，與夫資深望重者，必須遵奉約束敬禮無違。而受領上官之命令，嚴如受領朕之命令可也。雖然，軍人者，居國家最重之地，而亦爲國家所最優遇者也。固不可干名犯分，故肆囂張；亦不可卑鄙逢迎，習爲不肖。而上官之對於所屬，知同爲國家維治、安捍患難之人，尤必情意相孚，不可以位高而生薄視之心，不可以權重而逞相陵之勢，然後紀綱修明，而意志亦無虞隔閡，平時既無齟齬之嫌，臨事自收指臂之效，此固國家軍隊之福也。

一、軍人宜尚武勇也。拔劍疾視，睚眦必仇，以鬬狠爲豪邁者，此匹夫之勇，而非軍人之大勇也。所謂軍人之大勇者，劫之以勢而不爲驚，誘之以利而不爲惑，激之以氣而不爲動，熟審事機，沉毅果鋭，以求盡一己之責任，斯則軍人之大勇也。軍人之有此性質者，雖萬變相乘，驟如風雨，固可以出萬死一生而行所無事矣。昔宋臣岳飛之治兵也，時人爲之語曰：「撼山易，撼岳家軍難。」其所以難撼者，武勇爲之也。當此世界競争以兵力爲後盾，所以宣揚國威者在此，所以維持均勢者亦在此，我軍人豈可不亟起而與之並轡争先乎？

一、軍人宜崇信義也。言行相孚之謂信，盡所當爲之謂義，信義者，斯須所不可離者也。而欲守信義則必豫計其事之若何，理之是非，勢之順逆，及其所行之難易，皆當熟思審處，而不可輕爲然諾也。儻或逞一時之意氣，貿貿然引之爲己任，一旦事勢所迫，未可如何，欲守信義則有所不能，欲棄信義則又有所不可，於是始悔前此之冒昧，蓋已無及矣。古今英雄豪傑，往往有委曲遷就，徇一時之小節，而不免與大義有乖，全一日之私情，而不免與公理相悖，以致禍至無時，身敗名裂者，不可勝計。我軍人所宜及時留意者也。

一、軍人宜尚樸素也。樸素之人其嗜好寡，其志趣堅，所以涵養，軍人最高尚之性質也。否則，習爲浮華，趨於淫佚，富者因此以致中落，貧者因此益以不支，及至境遇櫻心，饑渴爲患，則平日之操守，將皆有所不恤，豈不爲立身行己之累乎？況乎侈靡之習，漸染既深，則日即於文弱。夫國家之所以優遇軍人，爲其能服勞耐苦，可以遺大而投艱，决非輦金儲粟，驕子養之也。苟昧乎此，而習爲淫侈怠惰之事，則筋力日以弛，志氣日以頹，而勤劬艱險，震今鑠古之事業，亦坐是以無成，匪特負國家期望之恩，而軍人之自待亦甚薄矣。此朕所汲汲以爲隱憂者也。

一、軍人須尚廉恥也。惟廉而後知恥，惟知恥而後有以自立。人當平居無事，何嘗不以豪傑自期，而一值利害當前，則逡巡規避，有甘讓他人之我先者，此無他，無恥之一念爲之也。夫明恥以教戰，知恥則近勇。古今之享大名、成大業者，類皆恥之一念，有以激之，而欲養成此廉恥之心，則必尊重夫名譽。各國軍制有特設名譽裁判所者，凡關於軍人名譽之事皆隸屬之，所以使軍人知名譽之可貴，不敢妄自菲薄，而爲之上者，又爲之極力保全，以養其自尊自重之心，不遽斥以聲色，不濫加以懲罰，使之所有顧惜，此即廉恥之所由生也。

傳記

王充《論衡》卷三〇《自紀篇》 王充者，會稽上虞人也，字仲任。【略】

建武三年，充生。爲小兒，與儕倫遨戲，不好狎侮。儕倫好掩雀、捕蟬、戲錢、林熙，充獨不肯。誦奇之。六歲教書，恭願仁順，禮敬具備，矜莊寂寥，有臣人之志。父未嘗笞，母未嘗非，閭里未嘗讓。八歲出於書館。書館小僮百人以上，皆以過失袒謫，或以書丑得鞭。充書日進，又無過失。手書既成，辭師受《論語》、《尚書》，日諷千字。經明德就，謝師而專門，援筆而衆奇。所讀文書，亦日博多。才高而不尚苟作，口辯而不好談對。非其人，終日不言。其論說始若詭於衆，極聽其終，衆乃是之。以筆著文，亦如此焉。操行事上，亦如此焉。在縣位至掾功曹，在都尉府位亦掾功曹，在太守爲列掾五官功曹行事，入州爲從事。不好徼名於世，不爲利害見將。常言人長，希言人短。專薦未達，解已進者過；及所不善，亦弗譽；有過不解，亦弗復陷。能釋人之大過，亦悲夫人之細非。好白周，不肯自彰，勉以行操爲基，恥以材能爲名。衆會乎坐，不問不言，賜見君將，不及不對。在鄉里慕蘧伯玉之節，在朝廷貪史子魚之行。見污傷不肯自明，位不進亦不懷恨。貧無一畝庇身，志佚於王公；賤無斗石之秩，意若食萬鍾。得官不欣，失位不恨。處逸樂而欲不放，居貧苦而志不倦。淫讀古文，甘聞異言。世書俗說，多所不安，幽處獨居，考論實虛。

充爲人清重，游必擇友，不好苟交。所友位雖微卑，年雖幼稚，行苟離俗，必與之友。好杰友雅徒，不泛結俗材。俗材因其微過，蜚條陷之，然終不自明，亦不非怨其人。或曰：「有良材奇文，無罪見陷，胡不自陳？羊勝之徒，摩口膏舌；鄒陽自明，入獄復出。苟有全完之行，不宜爲人所缺；既耐勉自伸，不宜爲人所屈。」答曰：不清不見塵，不高不見危，不廣不見削，不盈不見虧。士茲多口，爲人所陷，蓋亦其宜。好進故自明，憎退故自陳。吾無好憎，故默無言。羊勝爲讒，或使之也；鄒陽得免，或拔之也。孔子稱命，孟子言天，吉凶安危，不在於人。昔人見之，故歸之於命，委之於時，浩然恬忽，無所怨尤。福至不謂己所得，禍到不謂己所爲。故時進意不爲豐，時退志不爲虧。不嫌虧以求盈，不違險以趨平，不鬻智以乾禄，不辭爵以弔名，不貪進以自明，不惡退以怨人。同安危而齊死生，鈞吉凶而一敗成，遭十羊勝，謂之無傷。動歸於天，故不自明。

充性恬淡，不貪富貴。爲上所知，拔擢越次，不慕高官；不爲上所知，貶黜抑屈，不恚下位。比爲縣吏，無所擇避。或曰：「心難而行易，好友同志，仕不擇地，濁操傷行，世何效放？」答曰：可效放者，莫過孔子。孔子之仕，無所避矣：爲乘田委吏，無於邑之心；爲司空相國，無說豫之色。舜耕歷山，若終不免；及受堯禪，若卒自得。憂德之不豐，不患爵之不尊；恥名之不白，不惡位之不遷。垂棘與瓦同櫝，明月與礫同囊，苟有二寶之質，不害爲世所同。世能知善，雖賤猶顯；不能別白，雖尊猶辱。處卑與尊齊操，位賤與貴比德，斯可矣。

俗性貪進忽退，收成棄敗。充升擢在位之時，衆人蟻附；廢退窮居，舊故叛去。志俗人之寡恩，故閑居作《譏俗》、《節義》十二篇。冀俗人觀書而自覺，故直露其文，集以俗言。或譴謂之淺。答曰：以聖典而示小雅，以雅言而說丘野，不得所曉，無不逆者。故蘇秦精說於趙，而李兌不說；商鞅以王說秦，而孝公不用。夫不得心意所欲，雖盡堯、舜之言，猶飲牛以酒，啖馬以脯也。故鴻麗深懿之言，關於大而不通於小。不得已而强聽，入胸者少。孔子失馬於野，野人閉不與，子貢妙稱而怒，馬固諧說而懿。俗曉〔形〕露之言，勉以深鴻之文，猶和神仙之藥以治甌咳，制貂狐之裘以取薪菜也。且禮有所不待，事有所不須。斷決知辜，不必皋陶。調和葵韭，不俟狄牙。閭巷之樂，不用《韶》、《武》。里母之祀，不待太牢。既有不須，而又不宜。牛刀割鷄，舒戟採葵，鈇鉞裁箸，盆盎酌卮，大小失宜，善之者希。何以爲辯？喻深以淺。何以爲智？喻難以易。賢聖銓材之所宜，故文能爲深淺之差。

充既疾俗情，作《譏俗》之書。又閔人君之政，徒欲治人，不得其宜，不曉其務，愁精若思，不睹所趨，故作《政務》之書。又傷僞書俗文，多不實誠，故爲《論衡》之書。夫賢聖歿而大義分，蹉跎殊趨，各自開門，通人觀覽，不能釘銓。遥聞傳授，筆寫耳取，在百歲之前，歷日彌久。以爲昔古之事，所言近是，信之入骨。不可自解，故作《實論》。其文盛，其辯争，浮華虛僞之語，莫不澄定。没華虛之文，存敦龐之樸，撥流失之風，反忘戲之俗。

充書形露易觀。或曰：「口辯者其言深，筆敏者其文沉。案經藝之文，賢聖之言，鴻重優雅，難卒曉睹。世讀之者，訓古乃下。蓋賢聖之材鴻，故其文語與俗不通。玉隱石間，珠匿魚腹，非玉工珠師，莫能採得。寶物以隱閉不見，實語亦宜深沉難測。《譏俗》之書，欲悟俗人，故形露其指，爲分別之文。《論衡》之

書，何爲復然？豈材有淺極，不能爲覆。何文之察與彼經藝殊軌轍也？」答曰：玉隱石間，珠匿魚腹，故爲深覆。及玉色剖於石心，珠光出於魚腹，其〔猶〕隱乎？猶吾文未集於簡札之上，藏於胸臆之中，猶玉隱珠匿也；及出莢露，猶玉剖珠出乎，爛若天文之照，順若地理之曉，嫌疑隱微，盡可名處，且名白事自定也。

《論衡》者，論之平也，口則務在明言，筆則務在露文。高士之文雅，言無不可曉，指無不可睹。觀讀之者，曉然若盲之開目，聆然若聾之通耳。三年盲子，卒見父母，不察察相識，安肯說喜？道畔巨樹，塹邊長溝，所居昭察，人莫不知。使樹不巨而隱，溝不長而匿，以斯示人，堯、舜猶惑。人面色部七十有餘，頰肌明潔，五色分別，隱微憂喜，皆可得察，占射之者，十不失一。使面黝而黑丑，垢重襲而覆部，占射之者，十而失九。

夫文由語也，或淺露分別，或深迂優雅，孰爲辯者？故口言以明志，言恐滅遺，故著之文字。文字與言同趨，何爲猶當隱閉指意？獄當嫌辜，卿決疑事，渾沌難曉，與彼分明可知，孰爲良吏？夫口論以分明爲公，筆辯以莢露爲通，吏文以昭察爲良。深覆典雅，指意難睹，唯賦頌耳！經傳之文，賢聖之語，古今言殊，四方談異也。當言事時，非務難知，使指閉隱也。後人不曉，世相離遠，此名曰語異，不名曰材鴻。淺文讀之難曉，名曰不巧，不名曰知明。秦始皇讀韓非之書，嘆曰：「猶獨不得此人同時。」其文可曉，故其事可思。如深鴻優雅，須師乃學，投之於地，何嘆之有？夫筆著者，欲其易曉而難爲，不貴難知而易造；口論務解分而可聽，不務深迂而難睹。孟子相賢以眸子，明了者察文以義可曉。

充書違詭於俗。或難曰：「文貴夫順合衆心，不違人意，百人讀之莫譴，千人聞之莫怪。故管子曰：『言室滿室，言堂滿堂。』今殆說不與世同，故文刺於俗，不合於衆。」答曰：論貴是而不務華，事尚然而不高合。論說辯然否，安得不譎常心，逆俗耳？衆心非而不從，故喪黜其僞而存定其真。如當從衆順人心者，循舊守雅，諷習而已，何辯之有？孔子侍坐於魯哀公，公賜桃與黍，孔子先食黍而啖桃，可謂得食序矣。然左右皆掩口而笑，貫俗之日久也。今吾實猶孔子之序食也；俗人違之，猶左右之掩口也。善雅歌，於鄭爲人悲；禮舞，於趙爲不好。堯、舜之典，伍伯不肯觀。孔、墨之籍，季孟不肯讀。寧危之計黜於閭巷，撥世之言訾於品俗。有美味於斯，俗人不嗜，狄牙甘食。有寶玉於是，俗人投之，卞和佩服。孰是孰非，可信者誰？禮俗相背，何世不然？魯文逆祀，畔者五人。蓋猶是之語，高士不舍，俗夫不好；惑衆之書，賢者欣頌，愚者逃頓。

充書不能純美。或曰：「口無擇言，筆無擇文。文必麗以好，言必辯以巧。言了於耳則事味於心，文察於目則篇留於手。故辯言無不聽，麗文無不寫。今新書既在論譬，說俗爲戾，又不美好，於觀不快。蓋師曠調音，曲無不悲；狄牙和膳，肴無淡味。然則通人造書，文無瑕穢。《呂氏》、《淮南》懸於市門，觀讀之者無訾一言。今無二書之美，文雖衆盛，猶多譴毀。」答曰：夫養實者不育華，調行者不飾辭。豐草多華英，茂林多枯枝。爲文欲顯白其爲，安能令文而無譴毀？救火拯溺，義不得好；辯論是非，言不得巧。入澤隨鼃，不暇調足；深淵捕蛟，不暇定手。言奸辭簡，指趨妙遠；語甘文峭，務意淺小。稻谷千鍾，糠皮太半；閱錢滿億，穿決出萬。大羹必有淡味，至寶必有瑕穢，大簡必有大好，良工必有不巧。然則辯言必有所屈，通文猶有所黜。言金由貴家起，文糞自賤室出，《淮南》、《呂氏》之無累害，所由出者，家富官貴也。夫貴故得懸於市，富故有千金副。觀讀之者，惶恐畏忌，雖見乖不合，焉敢譴一字？

充書既成，或稽合於古，不類前人。或曰：「謂之飾文偶辭，或徑或迂，或屈或舒。謂之論道，實事委瑣，文給甘酸，諧於經不驗，集於傳不合，稽之子長不當，內之子雲不入。文不與前相似，安得名佳好，稱工巧？」答曰：飾貌以强類者失形，調辭以務似者失情。百夫之子，不同父母，殊類而生，不必相似，各以所稟，自爲佳好。文必有與合然後稱善，是則代匠斲不傷手，然後稱工巧也。文士之務，各有所從，或調辭以巧文，或辯僞以實事。必謀慮有合，文辭相襲，是則五帝不異事，三王不殊業也。美色不同面，皆佳於目；悲音不共聲，皆快於耳。酒醴異氣，飲之皆醉；百谷殊味，食之皆飽。謂文當與前合，是謂舜眉當復八採，禹目當復重瞳。

充書文重。或曰：「文貴約而指通，言尚省而趍明。辯士之言要而達，文人之辭寡而章。今所作新書，出萬言，繁不省，則讀者不能盡；篇非一，則傳者不能領。被躁人之名，以多爲不善。語約易言，文重難得。玉少石多，多者不爲珍；龍少魚衆，少者固爲神。」答曰：有是言也。蓋寡「要」言無多，而華文無寡。爲世用者，百篇無害；不爲用者，一章無補。如皆爲用，則多者爲上，少者爲下。累積千金，比於一百，孰爲富者？蓋文多勝寡，財寡愈貧。世無一卷，吾有百篇；人無一字，吾有萬言，孰者爲賢？今不曰所言非而雲泰多，不曰世不好善而雲不能領，斯蓋吾書所以不得省也。夫宅舍多，土地不得小；户口衆，簿籍不得

少。今失實之事多，華虛之語衆，指實定宜，辯争之言，安得約徑？韓非之書，一條無異，篇以十第，文以萬數。夫形大，衣不得褊；事衆，文不得褊。事衆文饒，水大魚多。帝都谷多，王市肩磨。書雖文重，所論百種。按古太公望，近董仲舒，傳作書篇百有餘，吾書亦才出百，而雲泰多，蓋謂所以出者微，觀讀之者不能不譴呵也。河水沛沛，比夫衆川，孰者爲大？蟲繭重厚，稱其出絲，孰爲多者？

《後漢書・仲長統傳》 仲長統字公理，山陽高平人也。少好學，博涉書記，贍於文辭。年二十餘，游學青、徐、并、冀之間，與交友者多異之。【略】

統性俶儻，敢直言，不矜小節，默語無常，時人或謂之狂生。每州郡命召，輒稱疾不就。常以爲凡游帝王者，欲以立身揚名耳，而名不常存，人生易滅，優遊偃仰，可以自娛，欲卜居清曠，以樂其志，論之曰：「使居有良田廣宅，背山臨流，溝池環幣，竹木周布，場圃築前，果園樹後。舟車足以代步涉之艱，使令足以息四體之役。養親有兼珍之膳，妻孥無苦身之勞。良朋萃止，則陳酒肴以娛之；嘉時吉日，則享羔豚以奉之。蹴踘畦苑，遊戲平林，濯清水，追涼風，釣游鯉，弋高鴻。諷於舞雩之下，詠歸高堂之上。安神閨房，思老氏之玄虛；呼吸精和，求至人之彷佛。與達者數子，論道講書，俯仰二儀，錯綜人物。彈《南風》之雅操，發清商之妙曲。消搖一世之上，睥睨天地之間。不受當時之責，永保性命之期。如是，則可以陵霄漢，出宇宙之外矣。豈羨夫入帝王之門哉！」

《三國志・魏書・劉劭傳》 劉劭字孔才，廣平邯鄲人也。建安中，爲計吏，詣許。太史上言：「正旦當日蝕。」劭時在尚書令荀彧所，坐者數十人，或云當廢朝，或云宜卻會。劭曰：「梓慎、裨竈，古之良史，猶占水火，錯失天時。《禮記》曰諸侯旅見天子，及門不得終禮者四，日蝕在一。然則聖人垂制，不爲變(異)豫廢朝禮者，或災消異伏，或推術謬誤也。」彧善其言。敕朝會如舊，日亦不蝕。

御史大夫郗慮辟劭，會慮免，拜太子舍人，遷秘書郎。黄初中，爲尚書郎、散騎侍郎。受詔集五經羣書，以類相從，作《皇覽》。明帝即位，出爲陳留太守，敦崇教化，百姓稱之。徵拜騎都尉，與議郎庾嶷、荀詵等定科令，作《新律》十八篇，著《律略論》。遷散騎常侍。時聞公孫淵受孫權燕王之號，議者欲留淵計吏，遣兵討之。劭以爲「昔袁尚兄弟歸淵父康，康斬送其首，是淵先世之效忠也。又所聞虛實，未可審知。古者要荒未服，修德而不征，重勞民也。宜加寬貨，使有以自新。」後淵果斬送權使張彌等首。劭嘗作《趙都賦》，明帝美之，詔劭作《許都》、《洛都賦》。時外興軍旅，内營宫室，劭作二賦，皆諷諫焉。

青龍中，吴圍合肥，時東方吏士皆分休，征東將軍滿寵表請中軍兵，并召休將士，須集擊之。劭議以爲「賊衆新至，心專氣鋭。寵以少人自戰其地，若便進擊，不必能制。寵求待兵，未有所失也。以爲可先遣步兵五千，精騎三千，軍前發，揚聲進道，震曜形勢。騎到合肥，疏其行隊，多其旌鼓，曜兵城下，引出賊後，擬其歸路，要其糧道。賊聞大軍來，騎斷其後，必震怖遁走，不戰自破賊矣。」帝從之。兵比至合肥，賊果退還。

時詔書博求衆賢。散騎侍郎夏侯惠薦劭曰：「伏見常侍劉劭，深忠篤思，體周於數，凡所錯綜，源流弘遠，是以羣才大小，咸取所同而斟酌焉。故性實之士服其平和良正，清静之人慕其玄虛退讓，文學之士嘉其推步詳密，法理之士明其分數精比，意思之士知其沉深篤固，文章之士愛其著論屬辭，制度之士貴其化略較要，策謀之士贊其明思通微，凡此諸論，皆取適己所長而舉其支流者也。臣數聽其清談，覽其篤論，漸漬歷年，服膺彌久，實爲朝廷奇其器量。以爲若此人者，宜輔翼機事，納謀幃幄，當與國道俱隆，非世俗所常有也。惟陛下垂優游之聽，使劭承清閒之歡，得自盡於前，則德音上通，煇耀日新矣。」

景初中，受詔作《都官考課》。劭上疏曰：「百官考課，王政之大較，然而歷代弗務，是以治典闕而未補，能否混而相蒙。陛下以上聖之宏略，愍王綱之弛頹，神慮内鑒，明詔外發。臣奉恩曠然，得以啓矇，輒作《都官考課》七十二條，又作《説略》一篇。臣學寡識淺，誠不足以宣暢聖旨，著定典制。」又以爲宜制禮作樂，以移風俗，著《樂論》十四篇，事成未上。會明帝崩，不施行。正始中，執經講學，賜爵關内侯。凡所撰述，《法論》、《人物志》之類百餘篇。卒，追贈光禄勳。子琳嗣。

《晉書・葛洪傳》 葛洪，字稚川，丹陽句容人也。祖系，吴大鴻臚。父悌，吴平後，入晉爲邵陵太守。

洪少好學，家貧，躬自伐薪，以貿紙筆，夜輒寫書誦習，以儒學知名。性寡欲，無所愛翫，不知棋局幾道，擿蒲齒名。爲人木訥，不好榮利，閉門却掃，未嘗交游。於餘杭山見何幼道、郭文舉，目擊而已，各無所言。時或尋書問義，不遠數千里，崎嶇冒涉，期於必得。遂究覽典籍，尤好神仙導養之法。從祖玄，吴時學道得仙，號曰葛仙公，以其煉丹秘術授弟子鄭隱。洪就隱學，悉得其法焉。後師事南海太守上黨鮑玄。玄亦内學，逆占將來，見洪深重之，以女妻洪。洪傳玄

業，兼綜練醫術，凡所著撰，皆精覈是非，而才章富贍。太安中，石冰作亂。吳興太守顧秘爲義軍都督，與周玘等起兵討之。秘檄洪爲將兵都尉，攻冰別率，破之，遷伏波將軍。冰平，洪不論功賞，徑至洛陽，欲搜求異書，以廣其學。洪見天下已亂，欲避地南土，乃參廣州刺史稽含軍事。及含遇害，遂停南土多年，征鎮檄命，一無所就。後還鄉里，禮辟皆不赴。元帝爲丞相，辟爲掾，以平賊功，賜爵關內侯。咸和初，司徒導召補州主簿，轉司徒掾，遷諮議參軍。干寶深相親友，薦洪才堪國史。選爲散騎常侍，領大著作，洪固辭不就。以年老，欲煉丹以祈遐壽。聞交阯出丹，求爲句漏令。帝以洪資高，不許。洪曰：「非欲爲榮，以有丹耳。」帝從之。洪遂將子姪俱行，至廣州，刺史鄧嶽留不聽去，洪乃止羅浮山煉丹。嶽表補東官太守，又辭不就。嶽乃以洪兄子望爲記室參軍。在山積年，優游閉養，著述不輟。其自序曰：「洪體乏進趣之才，偶好無爲之業。假令奮翅則能陵厲玄霄，騁足則能追風躡景，猶欲戢勁翮於鷦鷯之羣，藏逸跡於跛驢之伍，豈況大塊稟我以尋常之短羽，造化假我以至駑之蹇足？自卜者審，不能者止，又豈敢力蒼蠅而慕沖天之舉，策跛鼈而追飛兔之軌。飾嫫母之篤陋，求媒陽之美談，推沙礫之賤質，索千金於和肆哉？夫僬僥之步而企及夸父之蹤，近才所以躓礙也。要離之羸而强赴扛鼎之勢，秦人所以斷筋也。是以望絕於榮華之塗，而志安乎窮圮之域。藜藿有八珍之甘，蓬蓽有藻棁之樂也。故權貴之家，雖咫尺弗從也；知道之士，雖艱遠必造也。考覽奇書，既不少矣，率多隱語，難可卒解。自非至精，不能尋究；自非篤勤，不能悉見也。道士弘博洽聞者寡，而意斷妄說者衆。至於時有好事者欲有所修爲，倉卒不知所從，而意之所疑，又無足諮。今爲此書，粗舉長生之理。其至妙者不得宣之於翰墨。蓋粗言較略，以示一隅，冀悱憤之徒省之，可以思過半矣。豈謂閨塞，必能窮微暢遠乎？聊論其所先覺者耳。世儒徒知服膺周、孔，莫信神仙之書，不但大而笑之，又將謗毀真正。故予所著子，言黃白之事，名曰《內篇》；其餘駁難通釋，名曰《外篇》。大凡內外一百一十六篇。雖不足藏諸名山，且欲緘之金匱，以示識者。」自號抱朴子，因以名書。其餘所著《碑誄詩賦》百卷、《移檄章表》三十卷、神仙良吏隱逸集異等傳各十卷，又抄五經史漢百家之言方技雜事三百一十卷、《金匱藥方》一百卷、《肘後要急方》四卷。

洪博聞深洽，江左絕倫，著述篇章，富於班、馬。又精辯玄賾，析理入微。後忽與嶽疏云：當遠行尋師，剋期便發。嶽得疏，狼狽往別。而洪坐至日中，兀然若睡而卒。嶽至，遂不及見，時年八十一。

《宋史・程頤傳》 程頤字正叔。年十八，上書闕下，欲天子黜世俗之論，以王道爲心。游太學，見胡瑗問諸生以顏子所好何學，頤因答曰：「學以至聖人之道也。聖人可學而至歟？曰：然。學之道如何？曰：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爲人，其本也真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形既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其中矣，其中動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樂、愛、惡、欲。情既熾而益蕩，其性鑿矣，是故覺者約其情使合於中，正其心，養其性；愚者則不知制之，縱其情而至於邪僻，梏其性而亡之。

然學之道，必先明諸心，知所養，然後力行以求至，所謂「自明而誠」也。誠之之道，在乎信道篤，信道篤則行之果，行之果則守之固，仁義忠信不離乎心，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出處語默必於是，久而弗失，則居之安，動容周旋中禮，而邪僻之心無自生矣。

故顏子所事，則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仲尼稱之，則曰：「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又曰：「不遷怒，不貳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此其好之篤，學之得其道也。然聖人則之思而得，不勉而中；顏子則必思而後得，必勉而後中。其與聖人相去一息，所未至者定之也，非化之也。以其好學之心，假之以年，則不日而化矣。

後人不達，以謂聖本生知，非學可至，而爲學之道遂失。不求諸己，而求諸外，以博聞强記、巧文麗辭爲工，榮華其言，鮮有至於道者。則今之學，與顏子所好異矣。

瑗得其文，大驚異之，即延見，處以學職。呂希哲首以師禮事頤。

治平、元豐間，大臣屢薦，皆不起。哲宗初，司馬光、呂公著共疏其行義曰：「伏見河南府處士程頤，力學好古，安貧守節，言必忠信，動遵禮法。年踰五十，不求仕進，真儒者之高蹈，聖世之逸民。望擢以不次，使士類有所矜式。」詔以爲西京國子監教授，力辭。

尋召爲秘書省校書郎，既入見，擢崇政殿說書。即上疏言：「習與智長，化與心成。今夫人民善教其子弟者，亦必延名德之士，使與之處，以薰陶成性。況陛下春秋之富，睿聖得於天資，而輔養之道不可不至。大率一日之中，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寺人宮女之時少，即氣質變化，自然而成。願選名儒入侍勸講，講罷留之分直，以備訪問，或有小失，隨事獻規，歲月積久，必能養成聖德。」頤每

進講，色甚莊，繼以諷諫。聞帝在宮中盥而避蟻，問：「有是乎？」曰：「然，誠恐傷之爾。」頤曰：「推此心以及四海，帝王之要道也。」

神宗喪未除，冬至，百官表賀，頤言：「節序變遷，時思方切，乞改賀爲慰。」既除喪，有司請開樂置宴，頤又言：「除喪而用吉禮，尚當因事張樂，今特設宴，是喜之也。」皆從之。帝嘗以瘡疹不御邇英累日，頤詣宰相問安否，且曰：「上不禦殿，太后不當獨坐。且人主有疾，大臣可不知乎？」翌日，宰相以下始奏請問疾。

蘇軾不悅於頤，頤門人賈易、朱光庭不能平，合攻軾。胡宗愈、顧臨詆頤不宜用，孔文仲極論之，遂出管勾西京國子監。久之，加直秘閣，再上表辭。董敦逸復摭其有怨望語，去官。紹聖中，削籍竄涪州。李清臣尹洛，即日迫遣之，欲入別叔母亦不許，明日贐以銀百兩，頤不受。徽宗即位，徙峽州，俄復其官，又奪於崇寧。卒年七十五。

頤於書無所不讀，其學本於誠，以《大學》、《語》、《孟》、《中庸》爲標指，而達于六經。動止語默，一以聖人爲師，其不至乎聖人不止也。張載稱其兄弟從十四五時，便脱然欲學聖人，故卒得孔、孟不傳之學，以爲諸儒倡。其言之旨，若布帛菽粟然，知德者尤尊崇之。嘗言：「今農夫祁寒暑雨，深耕易耨，播種五穀，吾得而食之，百工技藝，作爲器物，吾得而用之，介胄之士，被堅執銳，以守土宇，吾得而安之。無功澤及人，而浪度歲月，晏然爲天地間一蠹，唯綴緝聖人遺書，庶幾有補爾。」於是著《易》、《春秋傳》以傳於世。

《易傳序》曰：《易》，變易也，隨時變易以從道也。其爲書也，廣大悉備，將以順性命之理，通幽明之故，盡事物之情，而示開物成務之道也。聖人之憂患後世，可謂至矣。去古雖遠，遺經尚存，然而前儒失意以傳言，後學誦言而忘味，自秦而下，蓋無傳矣。予生千載之後，悼斯文之湮晦，將俾後人沿流而求源，此《傳》所以作也。

「《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備於辭，推辭考卦可以知變，象與占在其中矣。「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得於辭不達其意者有矣，未有不得於辭而能通其意者也。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體用一源，顯微無間，觀會通以行其典禮，則辭無所不備。故善學者，求言必自近，易於近者，非知言者也。予所傳者辭也，由辭以得意，則在乎人焉。

《春秋傳序》曰：天之生民，必有出類之才起而君長之，治之而争奪息，導之而生養遂，教之而倫理明，然後人道立，天道成，地道平。二帝而上，聖賢世出，隨時有作，順乎風氣之宜，不先天以開人，各因時而立政。暨乎三王迭興，三重既備，子、丑、寅之建正，忠、質、文之更尚，人道備矣，天運周矣。聖王既不復作，有天下者雖欲倣古之迹，亦私意妄爲而已。事之繆，秦至以建亥爲正；道之悖，漢專以智力持世，豈復知先王之道也。

夫子當周之末，以聖人不復作也，順天應時之治不復有也，於是作《春秋》，爲百王不易之大法。所謂「考諸三王而不繆，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先儒之傳，游、夏不能贊一辭，辭不待贊者也，言不能與於斯爾。斯道也，唯顔子嘗聞之矣。「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此其準的也。後世以史視《春秋》，謂褒善貶惡而已，至於經世之大法，則不知也。

《春秋》大義數十，其義雖大，炳如日星，乃易見也。惟其微辭隱義、時措從宜者，爲難知也。或抑或縱，或予或奪，或進或退，或微或顯，而得乎義理之安，文質之中，寬猛之宜，是非之公，乃制事之權衡，揆道之模範也。夫觀百物然後識化工之神，聚衆材然後知作室之用。於一事一義而欲窺聖人之用心，非上智不能也。故學《春秋》者，必優游涵泳，默識心通，然後能造其微也。後王知《春秋》之義，則雖德非禹、湯，尚可以法三代之治。自秦而下，其學不傳，予悼夫聖人之志不明於後世也，故作《傳》以明之，俾後之人通其文而求其義，得其意而法其用，則三代可復也。是《傳》也，雖未能極聖人之蘊奥，庶幾學者得其門而入矣。

平生誨人不倦，故學者出其門最多，淵源所漸，皆爲名士。涪人祠頤於北巖，世稱爲伊川先生。嘉定十三年，賜謚曰正公。淳祐元年，封伊陽伯，從祀孔子廟庭。

《宋史・張載傳》 張載字子厚，長安人。少喜談兵，至欲結客取洮西之地。年二十一，以書謁范仲淹，一見知其遠器，乃警之曰：「儒者自有名教可樂，何事於兵。」因勸讀《中庸》。載讀其書，猶以爲未足，又訪諸釋、老，累年究極其説，知無所得，反而求之六經。嘗坐虎皮講《易》京師，聽從者甚衆，一夕，二程至，與論《易》，次日語人曰：「比見二程，深明《易》道，吾所弗及，汝輩可師之。」撤坐輟講。與二程語道學之要，渙然自信曰：「吾道自足，何事旁求。」於是盡棄異學，

淳如也。

舉進士，爲祁州司法參軍，雲巖令。政事以敦本善俗爲先，每月吉，具酒食，召鄉人高年會縣庭，親爲勸酬，使人知養老事長之義，因問民疾苦，及告所以訓戒子弟之意。

熙寧初，御史中丞呂公著言其有古學，神宗方一新百度，思得才哲士謀之，召見問治道，對曰：「爲政不法三代者，終苟道也。」帝悅，以爲崇文院校書。他日見王安石，安石問以新政，載曰：「公與人爲善，則人以善歸公；如教玉人琢玉，則宜有不受命者矣。」明州苗振獄起，往治之，未殺其罪。

還朝，即移疾屏居南山下，終日危坐一室，左右簡編，俯而讀，仰而思，有得則識之，或中夜起坐，取燭以書。其志道精思，未始須臾息，亦未嘗須臾忘也。敝衣蔬食，與諸生講學，每告以知禮成性、變化氣質之道，學必如聖人而後已。以爲知人而不知天，求爲賢人而不求爲聖人，此秦、漢以來學者大蔽也。故其學尊禮貴德，樂天安命，以《易》爲宗，以《中庸》爲體，以孔、孟爲法，黜怪妄，辨鬼神。其家昏喪葬祭，率用先王之意，而傳以今禮。又論定井田、宅里、發斂、學校之法，皆欲條理成書，使可舉而措諸事業。

呂大防薦之曰：「載之始終，善發明聖人之遺旨，其論政治略可復古。宜還其舊職，以備諮訪。」乃詔知太常禮院。與有司議禮不合，復以疾歸，中道疾甚，沐浴更衣而寢，旦而卒。貧無以斂，門人共買棺奉其喪還。翰林學士許將等言其恬於進取，乞加贈恤，詔賜館職半賻。

載學古力行，爲關中士人宗師，世稱爲橫渠先生。著書號《正蒙》，又作《西銘》曰：乾稱父而坤母，予茲藐焉，乃混然中處。故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長其長，慈孤幼所以幼其幼，聖其合德，賢其秀也。凡天下疲癃殘疾、惸獨鰥寡，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也。「于時保之」，子之翼也。「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違曰悖德，害仁曰賊，濟惡者不才，其踐形惟肖者也。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不愧屋漏爲無忝，存心養性爲匪懈。惡旨酒，崇伯子之顧養；育英材，潁封人之錫類。不弛勞而底豫，舜其功也；無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體其受而歸全者，參乎；勇於從而順令者，伯奇也。富貴福澤，將厚吾之生也；貧賤憂戚，庸玉女於成也。存，吾順事；歿，吾寧也。

程頤嘗言：「《西銘》明理一而分殊，擴前聖所未發，與孟子性善、養氣之論同功，自孟子後蓋未之見。」學者至今尊其書。

《明史・范祖幹傳》 范祖幹，字景先，金華人。從同邑許謙遊，得其指要。其學以誠意爲主，而嚴以慎獨持守之功。太祖下婺州，與葉儀並召。祖幹持《大學》以進，太祖問治道何先，對曰：「不出是書。」太祖令剖陳其義，祖幹謂：「帝王之道，自脩身、齊家以至治國、平天下，必上下四旁均齊方正，使萬物各得其所，而後可以言治。」太祖曰：「聖人之道，所以爲萬世法。吾自起兵以來，號令賞罰一有不平，何以服衆？夫武定禍亂，文致太平，悉是道也。」深加禮貌，命二人爲諮議，祖幹以親老辭歸。李文忠守處州，特加敬禮，恒稱之爲師。祖幹事親孝，父母皆八十餘而終。家貧不能葬，鄉里共爲營辦，悲哀三年如一日。有司以聞，命表其所居曰純孝坊，學者稱爲純孝先生。

《明史・葉儀傳》 葉儀，字景翰，金華人。受業於許謙，謙誨之曰：「學者必以五性人倫爲本，以開明心術，變化氣質爲先。」儀朝夕惕厲，研究奧旨。已而授徒講學，士爭趨之。其語學者曰：「聖賢言行，盡於六經、四書，其微詞奧義，則近代先儒之說備矣。由其言以求其心，涵泳從容，久自得之，不可先立己意而妄有是非也。」太祖克婺州，召見，授爲諮議，以老病辭。已而知府王宗顯聘儀及宋濂爲五經師，非久亦辭歸，隱居養親。所著有《南陽雜稿》。吳沈稱其理明識精，一介不苟。安貧樂道，守死不變。

《明史・謝應芳傳》 謝應芳，字子蘭，武進人也。自幼篤志好學，潛心性理，以道義名節自勵。元至正初，隱白鶴溪上，構小室，顏曰「龜巢」，因以爲號。郡辟教鄉校子弟，先質後文，諸生皆循循雅飭。疾異端惑世，嘗輯聖賢格言、古今明鑒爲《辨惑編》。有舉爲三衢書院山長者，不就。及天下兵起，避地吳中，吳人爭延致爲弟子師。久之，江南底定，始來歸，年逾七十矣。徙居芳茂山，一室蕭然，晏如也。有司徵修郡志，强起赴之。年益高，學行益劭。達官縉紳過郡者，必訪於其廬。應芳布衣韋帶，與之抗禮。議論必關世教，切民隱，而導善之志不衰。詩文雅麗蘊藉，而所自得者，理學爲深。卒年九十七。

《明史・趙汸傳》 趙汸，字子常，休寧人。生而姿稟卓絶。初就外傅，讀朱子《四書》，多所疑難，乃盡取朱子書讀之。聞九江黃澤有學行，往從之遊。澤之學，以精思自悟爲主。其教人，引而不發。汸一再登門，乃得六經疑義千餘條以歸。已復往，留二歲，得口授六十四卦大義與學《春秋》之要。後復從臨川虞集遊，獲聞吳澄之學。乃築東山精舍，讀書著述其中。雞初鳴，輒起，澄心默坐。

由是造詣精深，諸經無不通貫，而尤邃於《春秋》。初以聞於黃澤者，爲《春秋師說》三卷，復廣之爲《春秋集傳》十五卷。因《禮記》經解有「屬辭比事《春秋》教」之語，乃復著《春秋屬辭》八篇。又以爲學《春秋》者必考《左傳》事實爲先，杜預、陳傅良有得於此，而各有所蔽，乃復著《左氏補注》十卷。當是時，天下兵起，汸轉側干戈間，顛沛流離，而進修之功不懈。太祖既定天下，詔修《元史》，徵汸預其事。書成，辭歸。未幾卒，年五十有一。學者稱東山先生。

《明史・陳謨傳》 陳謨，字一德，泰和人。幼能詩文，邃於經學，旁及子史百家，涉流探源，辨析純駁，犁然要於至當。隱居不求仕，而究心經世之務。嘗謂：「學必敦本，莫加於性，莫重於倫，莫先於變化氣質。若禮樂、刑政、錢穀、甲兵、度數之詳，亦不可不講習。」一時經生學子多從之遊。事親孝，友于其弟。鄉人有爲不善者，不敢使聞。洪武初，徵詣京師，賜坐議學。學士宋濂、待制王禕請留爲國學師，謨引疾辭歸。屢應聘爲江、浙考試官，著書教授以終。

《明史・曹端傳》 曹端，字正夫，澠池人。永樂六年舉人。五歲見《河圖》、《洛書》，即畫地以質之父。及長，專心性理。其學務躬行實踐，而以靜存爲要。讀宋儒《太極圖》、《通書》、《西銘》，歎曰：「道在是矣。」篤志研究，坐下著足處兩磚皆穿。

事父母至孝。父初好釋氏，端爲《夜行燭》一書進之，謂：「佛氏以空爲性，非天命之性。老氏以虛爲道，非率性之道。」父欣然從之。繼遭二親喪，五味不入口。既葬，廬墓六年。

端初讀謝應芳《辨惑編》，篤好之，一切浮屠巫覡、風水時日之說屏不用。上書邑宰，毀淫祠百餘，爲設里社、里穀壇，使民祈報。年荒勸振，存活甚衆。爲霍州學正，修明聖學。諸生服從其教，郡人皆化之，恥爭訟。知府郭晟問爲政，端曰：「其公廉乎！公則民不敢謾，廉則吏不敢欺。」晟拜受。

遭艱歸，澠池、霍諸生多就墓次受學。服闋，改蒲州學正。霍、蒲兩邑各上章爭之，霍奏先，得請。先後在霍十六載，宣德九年卒官，年五十九。諸生服心喪三年，霍人罷市巷哭，童子皆流涕。貧不能歸葬，遂留葬霍。二子瑜、琛，亦盧端墓，相繼死，葬暮側，後改葬澠池。

端嘗言：「學欲至乎聖人之道，須從太極上立根脚。」又曰：「爲人須從志士勇士不忘上參取。」又曰：「孔、顏之樂，仁也。孔子安仁而樂在其中，顏淵不違仁而不改其樂，程子令人自得之。」又曰：「天下無性外之物，而性無不在焉。性即理也，理之別名曰太極，曰至誠，曰至善，曰大德，曰大中，名不同而道則一。」初，伊、洛諸儒，自明道、伊川後，劉絢、李籲身及二程之門，至河南許衡、洛陽姚樞講道蘇門，北方之學者翕然宗之。洎明興三十餘載，而端起峭、澠間，倡明絶學，論者推爲明初理學之冠。

所著有《孝經述解》、《四書詳說》、《周易乾坤二卦解義》、《太極圖說》、《通書》、《西銘》釋文、《性理》、《文集》、《儒學宗統譜》、《存疑録》諸書。

霍州李德與端同時，亦講學於其鄉。及見端，退語諸生曰：「學不厭，教不倦，曹子之盛德也。至其知古今，達事變，未學鮮或及之。古云『得經師易，得人師難』，諸生得人師矣。」遂避席去。端亦高其行誼，命諸生延致之，講明正學。

初，端作《川月交映圖》擬太極，學者稱月川先生。及歿，私謚靜修。正德中，尚書彭澤、河南巡撫李楨請從祀孔子廟庭，不果。

《明史・劉觀傳》 劉觀，字崇觀，吉水人。正統四年成進士。方年少，忽引疾告歸。尋丁內艱，服除，終不出。杜門讀書，求聖賢之學。四方來問道者，坐席嘗不給。縣令劉成爲築書院於虎丘山，名曰「養中」。平居飯脱粟，服浣衣，翛然自得。每日端坐一室，無懈容。或勸之仕，不應。又作《勤》、《儉》、《恭》、《恕》四箴，以教其家。取《呂氏鄉約》表著之，以教其鄉。冠婚喪祭，悉如朱子《家禮》。族有孤嫠不能自存者周之。或請著述，曰：「朱子及吳文正之言，尊信之足矣，復何言。」吳與弼，其鄰郡人也，極推重之。

觀前有孫鼎，廬陵人。永樂中爲松江府教授，以孝弟立教。後督學南畿，人稱爲貞孝先生。

又有李中，吉水人，官副都御史，號谷平先生，在觀後。是爲吉水三先生。

《明史・陳獻章傳》 陳獻章，字公甫，新會人。舉正統十二年鄉試，再上禮部，不第。從吳與弼講學。居半載歸，讀書窮日夜不輟。築陽春臺，靜坐其中，數年無户外迹。久之復游太學。祭酒邢讓試和楊時《此日不再得》詩一篇，驚曰：「龜山不如也。」揚言於朝，以爲真儒復出。由是名震京師。給事中賀欽聽其議論，即日抗疏解官，執弟子禮事獻章。獻章既歸，四方來學者日進。廣東布政使彭韶、總督朱英交薦。召至京，令就試吏部。屢辭疾不赴，疏乞終養，授翰林院檢討以歸。至南安，知府張弼疑其拜官，與與弼不同。對曰：「吳先生以布衣爲石亨所薦，故不受職而求觀秘書，冀在閒悟主上耳。時宰不悟，先令受職然後觀書，殊戾先生意，遂決去。獻章聽選國子生，何敢僞辭釣虛譽。」自是屢薦，

卒不起。

獻章之學，以靜爲主。其教學者，但令端坐澄心，於靜中養出端倪。或勸之著述，不答。嘗自言曰：「吾年二十七始從吳聘君學，於古聖賢之書無所不講，然未知入處。比歸白沙，專求用力之方，亦卒未有得。於是舍繁求約，靜坐久之，然後見吾心之體隱然呈露，日用應酬，隨吾所欲，如馬之銜勒也。」其學灑然獨得，論者謂有鳶飛魚躍之樂，而蘭溪姜麟至以爲「活孟子」云。

獻章儀幹修偉，右頰有七黑子。母年二十四守節，獻章事之至孝。母有念，輒心動，即歸。

弘治十三年卒，年七十三。萬曆初，從祀孔廟，追謚文恭。

《明史・陳真晟傳》 陳真晟，字晦德，漳州鎮海衛人。初治舉赴鄉試，聞有司防察過嚴，無待士禮，恥之棄去，由是篤志聖賢之學。讀《大學或問》，見朱子重言主敬，知「敬」爲《大學》始基。又得程子主一之說，專心克治，歎曰：「《大學》『誠意』爲鐵門關，『主一』二字乃其玉鑰匙也。」

天順二年，詣闕上《程朱正學纂要》。其書首取程氏《學制》；次采朱子論說；次作二圖，一著聖人心與天地同運，一著學者之心法天之運；終言立明師、輔皇儲、隆教本數事，以畢圖說之意。書奏，下禮部議，侍郎鄒幹寢其事。

真晟歸，聞臨川吳與弼方講學，欲就問之。過南昌，張元禎止之宿，與語，大推服曰：「斯道自程朱以來，惟先生得其真。如康齋者，不可見，亦不必見也。」遂歸閩，潛思靜坐，自號漳南布衣。卒於成化十年，年六十四。

真晟學無師承，獨得於遺經之中。自以僻處海濱，出而訪求當世學者，雖未與與弼相證，要其學頗似近之。

《明史・周蕙傳》 周蕙，字廷芳，泰州人。爲臨洮衛卒，戍蘭州。年二十，聽人講《大學》首章，惕然感動，遂讀書。州人段堅，薛瑄門人也，時方講學於里。蕙往聽之，與辨析，堅大服，誨以聖學。蕙乃研究五經。又從學安邑李昶。昶，亦瑄門人也，由舉人官清水教諭，學使者歎其賢，薦昶代己，命未下而卒。蕙從之久，學益邃。恭順侯吳瑾鎮陝西，欲聘爲子師，固辭不赴。或問之，蕙曰：「吾軍士也，召役則可。若以爲師，師豈可召哉？」瑾躬送二子於其家，蕙始納贄焉。後還居泰州之小泉，幅巾深衣，動必由禮。州人多化之，稱爲小泉先生。以父久遊江南不返，渡揚子江求父，舟覆溺死。

《明史・賀欽傳》 賀欽，字克恭，義州衛人。少好學，讀《近思録》有悟。成化二年，以進士授户科給事中。已而師事陳獻章。既歸，肖其像事之。

弘治改元，用閣臣薦，起爲陝西參議。檄未至而母死，乃上疏懇辭，且陳四事：「一，謂今日要務莫先經筵，當博訪真儒，以資啓沃。二，薦檢討陳獻章學術醇正，稱爲大賢，宜以非常之禮起之，或俾參大政，或任經筵，以養君德。三，内官職掌，載在《祖訓》，不過備灑掃、司啓閉而已。近如王振、曹吉祥、汪直等，或參預機宜，干政令，招權納寵，邀功啓釁。或引左道，進淫巧，以蕩上心。誤國殃民，莫此爲甚。宜慎飭將來，内不使干預政事，外不使鎮守地方，掌握兵權。四，興禮樂以化天下。陛下紹基之初，舉行朱子喪葬之禮，而頹敗之俗因仍不改，乞申明正禮，革去教坊俗樂，以廣治化。」疏凡數萬言。奏入，報聞。

正德四年，劉瑾括遼東田，東人震恐，而義州守又貪横，民變聚衆劫掠，顧相戒曰：「毋驚賀黄門。」欽聞之，急諭禍福，以身任之，亂遂定。

欽學不務博涉，專讀四書、六經、《小學》，期於反身實踐，謂爲學不必求之高遠，在主敬以收放心而已。卒年七十四。

子士諮，鄉貢士，嘗陳十二事論王政，不報。終身不仕。

《明史・胡居仁傳》 胡居仁，字叔心，餘干人。聞吳與弼講學崇仁，往從之遊，絶意仕進。其學以主忠信爲先，以求放心爲要，操而勿失，莫大乎敬，因以敬名其齋。端莊凝重，對妻子如嚴賓。手置一册，詳書得失，用自程考。鶉衣簞食，晏如也。築室山中，四方來學者甚衆，皆告之曰：「學以爲己，勿求人知。」語治世，則曰：「惟王道能使萬物各得其所。」

所著有《居業録》，蓋取修辭立誠之義。每言：「與吾道相似莫如禪學。後之學者，誤認存心，多流於禪，或欲屏絶思慮以求靜。不知聖賢惟戒慎恐懼，自無邪思，不求靜，未嘗不靜也。故卑者溺於功利，高者騖於空虚，其患有二：一在所見不真，一在功夫間斷。」嘗作《進學箴》曰：「誠敬既立，本心自存。力行既久，全體皆仁。舉而措之，家齊國治，聖人能事畢矣。」

居仁性行淳篤，居喪骨立，非杖不能起，三年不入寢門。與人語，終日不及利禄。與羅倫、張元禎友善，數會於弋陽龜峯。嘗言：「陳獻章學近禪悟，莊昶詩止豪曠，此風既成，爲害不細。」又病儒者撰述繁蕪，謂朱子注《參同契》、《陰符經》，皆不作可也。督學李齡、鍾成相繼聘主白鹿書院。過饒城，淮王請講《易傳》，待以賓師之禮。是時吳與弼以學名於世，受知朝廷，然學者或有間言。

居仁暗修自守，布衣終其身，人以爲薛瑄之後，粹然一出於正，居仁一人而

已。卒年五十一。萬曆十三年從祀孔廟，復追謚文敬。

《明史・周瑛傳》 周瑛，字梁石，莆田人。成化五年進士。知廣德州，以善政聞，賜敕旌異。遷南京禮部郎中，出爲撫州知府，調知鎮遠。秩滿，省親歸。弘治初，吏部尚書王恕起瑛四川參政，久之，進右布政使，咸有善績，尤勵清節。給事、御史交章薦，大臣亦多知瑛，而瑛以母喪歸。服除，遂引年乞致仕。孝宗嘉之，詔進一階。正德中卒，年八十七。

瑛始與陳獻章友，獻章之學主於静，瑛不然之，謂：「學當以居敬爲主，敬則心存，然後可以窮理。自六經之奥以及天地萬物之廣，皆不可不窮。積累既多，則能通貫，而於道之一本亦自得之矣，所謂求諸萬殊而後一本可得也。」學者稱翠渠先生。

《明史・蔡清傳》 蔡清，字介夫，晉江人。少走侯官，從林玭學《易》，盡得其肯綮。舉成化十三年鄉試第一。二十年成進士，即乞假歸講學。已謁選，得禮部祠祭主事。王恕長吏部，重清，調爲稽勳主事，恒訪以時事。清乃上二劄，一請振紀綱，一薦劉大夏等三十餘人。恕皆納用。尋以母憂歸，服闋，復除祠祭員外郎。乞便養，改南京文選郎中。一日心動，急乞假養父，歸甫兩月而父卒，自是家居授徒不出。

正德改元，即家起江西提學副使。寧王宸濠驕恣，遇朔望，諸司先朝王，次日謁文廟。清不可，先廟而後王。王生辰，令諸司以朝服賀。清曰「非禮也」，去蔽膝而入，王積不悦。會王求復護衛，清有後言。王欲誣以詆毀詔旨，清遂乞休。王佯挽留，且許以女妻其子，競力辭去。劉瑾知天下議己，用蔡京召楊時故事，起清南京國子祭酒。命甫下而清已卒，時正德三年也，年五十六。

清之學，初主静，後主虚，故以虚名齋。平生飭躬砥行，貧而樂施，爲族黨依賴。以善《易》名。嘉靖八年，其子推官存遠以所著《易經》、《四書蒙引》進於朝，詔爲刊佈。萬曆中追謚文莊，贈禮部右侍郎。

《明史・何瑭傳》 何瑭，字粹夫，武陟人。年七歲，見家有佛像，抗言請去之。十九讀許衡、薛瑄遺書，輒欣然忘寢食。弘治十五年成進士，選庶吉士。閣試《克己復禮爲仁論》，有曰：「仁者，人也。禮則人之元氣而已，則見侵於風寒暑濕者也。人能無爲邪氣所勝，則元氣復，元氣復而其人成矣。」宿學咸推服焉。

劉瑾竊政，一日贈翰林川扇，有入而拜見者。瑭時官修撰，獨長揖。瑾怒，不以贈。受贈者復拜謝，瑭正色曰：「何僕僕也！」瑾大怒，詰其姓名。瑭直應曰：「修撰何瑭。」知必不爲瑾所容，乃累疏致仕。後瑾誅，復官。以經筵觸忌諱，謫開州同知。修黄陵岡堤成，擢東昌府同知，乞歸。

嘉靖初，起山西提學副使，以父憂不赴。服闋，起提學浙江。敦本尚實，士氣丕變。未幾，晉南京太常少卿。與湛若水等修明古太學之法，學者翕然宗之。歷工、户、禮三部侍郎，晉南京右都御史，未幾致仕。

是時王守仁以道學名於時，瑭獨默如。嘗言：「陸九淵、楊簡之學流入禪宗，充塞仁義。後學未得游夏十一，而議論即過顔曾，此吾道大害也。」里居十餘年，教子姓以孝弟忠信，一介必嚴。兩執親喪，皆哀毁。後謚文定。

所著《陰陽律吕》、《儒學管見》、《柏齋集》十二卷，皆行於世。

《明史・邵寶傳》 邵寶，字國賢，無錫人。年十九，學於江浦莊昶。成化二十年舉進士，授許州知州。月朔，會諸生於學宫，講明義利公私之辨。正穎考叔祠墓。改魏文帝廟以祠漢湣帝，不稱獻而稱湣，從昭烈所謚也。巫言龍骨出地中爲禍福，寶取骨，毁於庭，杖巫而遣之。躬課農桑，仿朱子社倉立積散法，行計口澆田法，以備凶荒。

弘治七年，入爲户部員外郎。歷郎中，遷江西提學副使。釋菜周元公祠，修白鹿書院學舍處學者。其教以致知力行爲本。江西俗好陰陽家言，有數十年不葬父母者。寶下令，士不葬親者不得與試。於是相率舉葬以千計。寧王宸濠索詩文，峻卻之。後宸濠敗，有司校勘，獨無寶迹。遷浙江按察使，再遷右布政使。與鎮守太監勘處州銀礦，寶曰：「費多獲少，勞民傷財，慮生他變。」卒奏寢其事。進湖廣布政使。

正德四年，擢右副都御史，總督漕運。劉瑾擅政，寶至京，絶不與通。瑾怒漕帥平江伯陳熊，欲使寶劾之，遣校尉數輩要寶左順門，危言恐之曰：「行逮汝。」張彩、曹元自内出，語寶曰：「君第劾平江，無後患矣。」寶曰：「平江功臣後，督漕未久，無大過，不知所劾。」二人默然出。越三日，給事中劾熊，併及寶，勒致仕去。

瑾誅，起巡撫貴州。尋遷户部右侍郎，進左侍郎。命兼左僉都御史，處置糧運，及會勘通州城濠，歸奏稱旨。尋疏請終養歸，御史唐鳳儀、葉忠請用之留都便養，乃拜南京禮部尚書，再疏辭免。

世宗即位，起前官，復以母老懇辭。許之，命有司以禮存問。久之卒，贈太子太保，謚文莊。

寶三歲而孤，事母過氏至孝。甫十歲，母疾，爲文告天，願減己壽延母年。及終養歸，得疾，左手不仁，猶朝夕侍親側不懈。學以洛閩爲的，嘗曰：「吾願爲真士大夫，不願爲假道學。」舉南畿，受知於李東陽。爲詩文，典重和雅，以東陽爲宗。至於原本經術，粹然一出於正，則其所自得也。博綜羣籍，有得則書之簡，取程子「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之義，名之曰「日格子」。所著《學史》、《簡端》二録，巡撫吴廷舉上於朝。外《定性書説》、《漕政舉要》諸集若干卷。學者稱二泉先生。

《明史・吕柟傳》 吕柟，字仲木，高陵人，別號涇野，學者稱涇野先生。正德三年登進士第一，授修撰。劉瑾以柟同鄉，欲致之，謝不往。又因西夏事，疏請帝入宫親政事，潛消禍本。瑾惡其直，欲殺之，引疾去。瑾誅，以薦復官。乾清宫災，應詔陳六事，其言除義子、遣番僧、取回鎮守太監，尤人所不敢言。是年秋，以父病歸。都御史盛應期、御史朱節、熊相、曹珪累疏薦。適世宗嗣位，首召柟。上疏勸勤學以爲新政之助，略曰：「克己慎獨，上對天心；親賢遠讒，下通民志，庶太平之業可致。」大禮議興，與張、桂忤。以十三事自陳，中以大禮未定，諂言日進，引爲己罪。上怒，下詔獄，謫解州判官。攝行州事，恤煢獨，減丁役，勸農桑，興水利，築堤護鹽池，行《吕氏鄉約》及《文公家禮》，求子夏後，建司馬温公祠。四方學者日至，御史爲辟解梁書院以居之。三年，御史盧煥等累薦，陞南京宗人府經歷。歷官尚寶司卿。吴、楚、閩、越士從者百餘人。晉南京太僕寺少卿。太廟災，乞罷黜，不允。選國子監祭酒，晉南京禮部右侍郎，署吏部事。帝將躬祀顯陵，累疏勸止，不報。值天變，遂乞致仕歸。年六十四卒，高陵人爲罷市者三日。解梁及四方學者聞之，皆設位，持心喪。訃聞，上輟朝一日，賜祭葬。

柟受業渭南薛敬之，接河東薛瑄之傳，學以窮理實踐爲主。官南都，與湛若水、鄒守益共主講席。仕三十餘年，家無長物，終身未嘗有惰容。時天下言學者，不歸王守仁，則歸湛若水，獨守程朱不變者，惟柟與羅欽順云。

所著有《四書因問》、《易説翼》、《書説要》、《詩説序》、《春秋説志》、《禮問内外篇》、《史約》、《小學釋》、《寒暑經圖解》、《史館獻納》、《宋四子抄釋》、《南省奏稿》、《涇野詩文集》。萬曆、崇禎間，李禎、趙錦、周子義、王士性、蔣德璟先後請從祀孔廟，下部議，未及行。

《明史・馬理傳》 馬理，字伯循，三原人。同里尚書王恕家居，講學著書。理從之遊，得其指授。楊一清督學政，見理與吕柟、康海文，大奇之，曰：「康生之文章，馬生、吕生之經學，皆天下士也。」登鄉薦，入國學，與柟及林慮馬卿，榆次寇天叙，安陽崔銑、張士隆，同縣秦偉，日切劘於學，名震都下。高麗使者慕之，録其文以去。連遭艱，不預試。安南使者至，問主事黄清曰：「關中馬理先生安在，何不仕也？」其爲外裔所重如此。

正德九年舉進士。一清爲吏部尚書，即擢理稽勳主事。調文選。請告歸，起考功主事。偕郎中張衍瑞等諫南巡。詔跪闕門，予杖奪俸。未幾，復告歸，教授生徒，從遊者衆。

嘉靖初，起稽勳員外郎，與郎中余寬等伏闕争大禮，下詔獄，再予杖奪俸。屢遷考功郎中。故户部郎中莊繹者，正德時首導劉瑾覈天下庫藏。瑾敗，落職。至是奏辨求復，當路者屬理，理力持不可，寢其事。

五年，大計外吏。大學士賈詠、吏部尚書廖紀以私憾欲去廣東副使魏校、河南副使蕭鳴鳳、陝西副使唐龍。理力争曰：「三人督學政，名著天下，必欲去三人，請先去理。」乃止。

明年，大計京官，黜張璁、桂萼黨吏部郎中彭澤，璁、萼竟取旨留之。理擢南京通政參議，請急去。居三年，起光禄卿。未幾，告歸。閱十年，復起南京光禄卿，尋引年致仕。

三十四年，陝西地震，理與妻皆死。

理學行純篤，居喪取古禮及司馬光《書儀》、朱熹《家禮》折衷用之，與吕柟並爲關中學者所宗。穆宗立，贈右副都御史。天啓初，追謚忠憲。

《明史・王畿傳》 王畿，字汝中，山陰人。弱冠舉於鄉，跌宕自喜。後受業王守仁，聞其言，無底滯，守仁大喜。嘉靖五年舉進士，與錢德洪並不就廷對歸。守仁征思、田，留畿、德洪主書院。已，奔守仁喪，經紀葬事，持心喪三年。久之，與德洪同第進士。授南京兵部主事，進郎中。給事中戚賢等薦畿。夏言斥畿僞學，奪賢職，畿乃謝病歸。

畿嘗云：「學當致知見性而已，應事有小過，不足累。」故在官弗免干請，以不謹斥。畿既廢，益務講學，足迹遍東南，吴、楚、閩、越皆有講舍，年八十餘，不肯已。善談説，能動人，所至聽者雲集。每講，雜以禪機，亦不自諱也。學者稱龍溪先生。其後士之浮誕不逞者，率自名龍溪弟子。而泰州王艮亦受業守仁，門徒之盛，與畿相埒，學者稱心齋先生。陽明學派，以龍溪、心齋爲得其宗。

艮，字汝止。初名銀，王守仁爲更名。七歲受書鄉塾，貧不能竟學。父竈

丁，冬晨犯寒，役於官。艮哭曰：「爲人子，令父至此，得爲人乎！」出代父役，入定省，惟謹。

艮讀書，止《孝經》、《論語》、《大學》，信口談説，中理解。有客聞艮言，詫言：「何類王中丞語。」艮乃謁守仁江西，與守仁辨，久之大服，拜爲弟子。明日告之悔，復就賓位自如。已心折，卒稱弟子。從守仁歸里，歎曰：「吾師倡明絶學，何風之不廣也！」還家，制小車北上，所過招要人士，告以守仁之道，人聚觀者千百。抵京師，同門生駭異，匿其車，趣使返。守仁聞之，不悦。艮往謁，拒不見，長跪謝過乃已。王氏弟子遍天下，率都爵位有氣勢。艮以布衣抗其間，聲名反出諸弟子上。然艮本狂士，往往駕師説上之，持論益高遠，出入於二氏。

《明史・歐陽德傳》 歐陽德，字崇一，泰和人。甫冠舉鄉試。之贛州，從王守仁學，不應會試者再。嘉靖二年策問陰詆守仁，德與魏良弼等直發師訓，無所阿，竟登第。除知六安州，建龍津書院，聚生徒論學。入爲刑部員外郎。六年，詔簡朝士有學行者爲翰林，乃改德編修。遷南京國子司業，作講亭，進諸生與四方學者論道其中。尋改南京尚寶卿。召爲太僕少卿。以便養，復改南京鴻臚卿。父憂服闋，留養其母，與鄒守益、聶豹、羅洪先日講學。

以薦起故官。累遷吏部左侍郎兼學士，掌詹事府。母憂歸，服未闋，即用爲禮部尚書。喪畢之官，命直無逸殿。時儲位久虚，帝惑陶仲文「二龍不相見」之説，諱言建儲。德懇請。會有詔，二王出邸同日婚。德以裕王儲貳，不當出外，疏言：「曩太祖以父婚子，諸王皆處禁中。宣宗、孝宗以兄婚弟，始出外府。今事與太祖同，請從初制。」帝不許。德又言：「《會典》醮詞，主器則曰承宗，分藩則曰承家。今裕王當何從？」帝不悦曰：「既云王禮，自有典制。如若言，何不竟行册立耶？」德即具册立儀上。帝滋不悦，然終諒其誠，婚亦竟不同日。裕王母康妃杜氏薨，德請用成化朝紀淑妃故事，不從。德遇事侃侃，裁制諸宗籓尤有執。或當利害，衆相顧色戰，德意氣自如。

當是時，德與徐階、聶豹、程文德並以宿學都顯位。於是集四方名士於靈濟宫，與論良知之學，赴者五千人。都城講學之會，於斯爲盛。

德器宇温粹，學務實踐，不尚空虚。晚見知於帝，將柄用，而德遽卒。贈太子少保，謚文莊。

《明史・張後覺傳》 張後覺，字志仁，茌平人。父文祥，由鄉舉官廣昌知縣。後覺生有異質，事親考，居喪哀毁，三年不御内。早歲聞良知之説於縣教諭顔鈞，遂精思力踐，偕同志講習。已而貴溪徐樾以王守仁再傳弟子來爲參政，後覺率同志往師之，學益有聞。

久之，以歲貢生授華陰訓導。會地大震，人多傾壓死。上官令署縣事，救災扶傷，人胥悦服。及致仕歸，士民泣送載道。

東昌知府羅汝芳、提學副使鄒善皆宗守仁學，與後覺同志。善爲建願學書院，俾六郡士師事焉。汝芳亦建見泰書院，時相討論。猶以取友未廣，北走京師，南游江左，務以親賢講學爲事，門弟子日益進。凡吏於其土及道經茌平者，莫不造廬問業。巡撫李世達兩詣山居，病不能爲禮，乃促席劇談，飽蔬食而去。

平生不作詩，不談禪，不事著述，行孚遠近，學者稱之爲弘山先生。年七十六，以萬曆六年卒。

《明史・尤時熙傳》 尤時熙，字季美，洛陽人。生而警敏不羣，弱冠舉嘉靖元年鄉試。時王守仁《傳習録》始出，士大夫多力排之，時熙一見歎曰：「道不在是乎！向吾役志詞章，末矣。」已而以疾稍從事養生家。授元氏教諭。父喪除，改官章丘，一以致良知爲教，兩邑士亦知新建學。入爲國子博士，徐階爲祭酒，命六館士咸取法焉。居常以不獲師事守仁爲恨，聞郎中劉魁得守仁之傳，遂師事之。魁以直言錮詔獄，則書所疑，時時從獄中質問。尋以户部主事榷税滸墅，課足而止，不私一錢。念母老，乞終養歸，遂不出，日以修己淑人爲事，足未嘗涉公府。齋中設守仁位，晨興必焚香肅拜，來學者亦令展謁。晚年，病學者憑虚見而忽躬行，甚且越繩墨自恣，故其論議切於日用，不爲空虚隱怪之談。

卒於萬曆八年，年七十有八，學者稱西川先生。

《明史・羅洪先傳》 羅洪先，字達夫，吉水人。父循，進士，歷兵部武選郎中。會考選武職，有指揮二十餘人素出劉瑾門，循罷其管事。瑾怒罵尚書王敞，敞懼，歸部趣易奏。循故遲之，數日瑾敗，敞乃謝循。循歷知鎮江、淮安二府，徐州兵備副使，咸有聲。

洪先幼慕羅倫爲人。年十五，讀王守仁《傳習録》好之，欲往受業，循不可而止。乃師事同邑李中，傳其學。嘉靖八年，舉進士第一，授修撰，即請告歸。外舅太僕卿曾直喜曰：「幸吾婿成大名。」洪先曰：「儒者事業有大於此者。此三年一人，安足喜也。」洪先事親孝。父每肅客，洪先冠帶行酒、拂席、授几甚恭。居二年，詔敕請告逾期者，乃赴官。尋遭父喪，苫塊蔬食，不入室者三年。繼遭母憂，亦如之。

十八年，簡宮僚，召拜春坊左贊善。明年冬，與司諫唐順之、校書趙時春疏請來歲朝正後，皇太子出御文華殿受羣臣朝賀。時帝數稱疾，不視朝，諱言儲貳臨朝事，見洪先等疏，大怒曰：「是料朕必不起也。」降手詔百餘言切責之，遂除三人名。

洪先歸，益尋求守仁學。甘淡泊，煉寒暑，躍馬挽强，考圖觀史，自天文地志、禮樂典章、河渠邊塞、戰陣攻守，下逮陰陽算數，靡不精究。至人才吏事、國計民情，悉加意諮訪。曰：「苟當其任，皆吾事也。」邑田賦多宿弊，請所司均之，所司即以屬。洪先精心體察，弊頓除。歲饑，移書郡邑，得粟數十石，率友人躬振給。流寇入吉安，主者失措。爲書策戰守，寇引去。

素與順之友善。順之應召，欲挽之出，嚴嵩以同鄉故，擬假邊才起用，皆力辭。

洪先雖宗良知學，然未嘗及守仁門，恒舉《易大傳》「寂然不動」、周子「無欲故静」之旨以告學人。又曰：「儒者學在經世，而以無欲爲本。惟無欲，然後出而經世，識精而力鉅。」時王畿謂良知自然，不假纖毫力。洪先非之曰：「世豈有現成良知者耶？」雖與畿交好，而持論始終不合。山中有石洞，舊爲虎穴，葺茅居之，命曰石蓮。謝客，默坐一榻，三年不出户。

初，告歸，過儀真，同年生主事項喬爲分司。有富人坐死，行萬金求爲地，洪先拒不聽。喬微諷之，厲聲曰：「君不聞志士不忘在溝壑耶？」江漲，壞其室，巡撫馬森欲爲營之，固辭不可。

隆慶初卒，贈光禄少卿，謚文莊。

《明史・吴悌傳》 吴悌，字思誠，金溪人。嘉靖十一年進士。除樂安知縣，調繁宣城，徵授御史。十六年，應天府進試録，考官評語失書名，諸生答策多譏時政。帝怒，逮考官諭德江汝璧、洗馬歐陽衢詔獄，貶官，府尹孫懋等下南京法司，尋得還職，而停舉子會試。悌爲舉子求寬，坐下詔獄，出視兩淮鹽政。海溢，没通、泰民廬，悌先發漕振之而後奏聞。尋引疾歸。還朝，按河南。伊王典楧驕横，憚悌，遺書稱爲友。悌報曰：「殿下，天子親藩，非悌所敢友。悌，天子憲臣，非殿下所得友。」王愈憚之。

夏言、嚴嵩當國，與悌鄉里。嘗謁言，衆見言新服宫袍，競前譽之，悌卻立不進。言問故，徐曰：「俟談少間，當以政請。」言爲改容。及嵩擅政，悌惡之，引疾家居，垂二十年。嵩敗，起故官，一歲中累遷至南京大理卿。時吴嶽、胡松、毛愷並以耆俊爲卿貳，與悌稱「南都四君子」。隆慶元年就遷刑部侍郎。明年卒。

悌爲王守仁學，然清修果介，反躬自得爲多。萬曆中，子仁度請恤。吏部尚書孫丕揚曰：「悌，理學名臣，不宜循常格。」遂用黄孔昭例，贈禮部尚書，謚文莊。鄉人建祠，與陸九淵、吴澄、吴與弼、陳九川並祀，曰五賢祠，學者稱疏山先生。

《明史・許孚遠傳》 許孚遠，字孟中，德清人，受學同郡唐樞。嘉靖四十一年成進士，授南京工部主事，就改吏部。已，調北部。尚書楊博惡孚遠講學，會大計京朝官，黜浙人幾半，博鄉山西無一焉。孚遠有後言，博不悦，孚遠遂移疾去。隆慶初，高拱薦起考功主事。出爲廣東僉事，招大盜李茂、許俊美，擒倭黨七十餘輩以降，録功，贅銀幣。旋移福建。神宗立，拱罷政，張居正議逐拱黨，復大計京官。王篆爲考功，誣孚遠黨拱，謫兩淮鹽運司判官。歷兵部郎中，出知建昌府，暇輒集諸生講學，引貢士鄧元錫、劉元卿爲友。尋以給事中鄒元標薦，擢陝西提學副使，敬禮貢士王之士，移書當路，並元卿、元錫薦之。後三人並得徵，由孚遠倡也。遷應天府丞，坐爲李材訟冤，貶二秩，由廣東僉事再遷右通政。

二十年，擢右僉都御史，巡撫福建。倭陷朝鮮，議封貢。孚遠請敕諭日本擒斬平秀吉，不從。吕宋國酋子訟商人襲殺其父，孚遠以聞，詔戮罪人，厚犒其使。福州饑，民掠官府，孚遠擒倡首者，亂稍定，而給事中耿隨龍、御史甘士價等劾孚遠宜斥，帝不問。所部多僧田，孚遠入其六於官。又募民墾海壇地八萬三千有奇，築城建營舍，聚兵以守，因請推行於南日、彭湖及浙中陳錢、金塘、玉環、南麂諸島，皆報可。

居三年，入爲南京大理卿，就遷兵部右侍郎，改左，調北部。甫半道，被論。乞休，疏屢上，乃許。又數年，卒於家，贈南京工部尚書，後謚恭簡。

孚遠篤信良知，而惡夫援良知以入佛者。知建昌，與郡人羅汝芳講學不合。及官南京，與汝芳門人禮部侍郎楊起元、尚寶司卿周汝登並主講席。汝登以無善無惡爲宗，孚遠作《九諦》以難之，言：「文成宗旨，原與聖門不異，以性無不善，故知無不良，良知即是未發之中，立論至爲明析。無善無惡心之體一語，蓋指其未發時廓然寂然者而言之，止形容得一『静』字，合下三語，始爲無病。今以心意知物俱無善惡可言者，非文成之正傳也。」彼此論益齟齬。而孚遠撫福建，與巡按御史陳子貞不相得，子貞督學南畿，遂密諷同列拾遺劾之。

從孚遠遊者，馮從吾、劉宗周、丁元薦，皆爲名儒。

《明史・鄧以讚傳》　鄧以讚，字汝德，新建人。張元忭，字子蘗，紹興山陰人。二人皆生有異質，又好讀書。以讚幼見父與人論學，輒牽衣尾之，間出語，類夙儒。父閔其勤學，嘗扁之斗室。

元忭素羸弱，母戒毋過勞，乃藏燈幕中，俟母寢始誦。十餘歲時以氣節自負，聞楊繼盛死，爲文遥誄之，慷慨泣下。父天復，官雲南副使，擊武定賊鳳繼祖有功。已，賊還襲武定，官軍敗績，巡撫吕光洵討滅之。至隆慶初，議者追理前失亡狀，逮天復赴雲南對簿，元忭適下第還，萬里護行，髮盡白。已，復馳詣闕下白冤，當事憐之，天復得削籍歸。

隆慶五年，以讚舉會試第一，廷試第三，授編修。而元忭以廷試第一，授修撰。萬曆初，座主張居正枋國政，以讚時有匡諫，居正弗善也，移疾歸。久之，補原官，旋引退。詔起中允，至中途，復以念母返。再起南京祭酒，就擢禮部右侍郎，復就轉吏部。再疏請建儲，且力斥三王並封之非。中言：「中宫鍾愛元子，其願早正春宫，視臣民尤切。陛下以厚中宫而緩册立，殆未諒中宫心。況信者國之大寶，建儲一事，屢示更移，將使詔令不信於天下，非所以重宗廟、安社稷也。」會廷臣多諫者，事竟寢。尋召爲吏部右侍郎，力辭不拜。以讚登第二十餘年，在官僅滿一考。居母憂，不勝喪而卒，贈禮部尚書，謚文潔。

元忭嘗抗疏救御史胡涍，又請進講《列女傳》於兩宫，修《二南》之化，皆不省。萬曆十年，奉使楚府還，過家省母，既行心動，輒馳歸，僅五日，母卒。元忭奉二親疾，湯藥非口嘗弗進，居喪毁瘠，遵用古禮，鄉人多化之。服闋，起故官，進左諭德，直經筵。

先是，元忭以帝登極恩，請復父官，詔許給冠帶。至是復申前請，格不從。元忭泣曰：「吾無以下見父母矣。」遂悒悒得疾卒。天啓初，追謚文恭。

以讚、元忭自未第時即從王畿游，傳良知之學，然皆篤於孝行，躬行實踐。以讚品端志潔，而元忭矩矱儼然，無流入禪寂之弊。

元忭子汝霖，江西參議。汝懋，御史。

《明史・鄧元錫傳》　鄧元錫，字汝極，南城人。十五喪父，水漿不入口。十七，行社倉法，惠其鄉人。已爲諸生，游邑人羅汝芳門，又走吉安學於諸先達。嘉靖三十四年舉於鄉，復從鄒守益、劉邦采、劉陽諸宿儒論學。後不復會試，杜門著述，逾三十年，五經皆有成書，閎深博奥，學者稱潛谷先生。

休寧范涞知南城時，重元錫。後爲南昌知府，萬曆十六年入覲，薦元錫及劉元卿、章潢於朝。南京祭酒趙用賢亦請徵聘，如吴與弼、陳獻章故事。得旨，有司起送部試。元錫固辭。明年，御史王道顯復以元錫、元卿並薦，且請仿祖宗徵辟故事，無拘部試。詔令有司問病，痊可起送赴部。竟不行。二十一年，巡按御史秦大夔復並薦二人，詔以翰林待詔徵之，有司敦遣上道。甫離家而卒，鄉人私謚文統先生。

元錫之學，淵源王守仁，不盡宗其説。時心學盛行，謂：「學惟無覺，一覺即無餘蘊，九容、九思、四教、六藝皆桎梏也。」元錫力排之，故生平博極羣書，而要歸於六經。所著《五經繹》、《函史》上下編、《皇明書》，並行於世。

《明史・黄淳耀傳》　黄淳耀，字蘊生，嘉定人。爲諸生時，深疾科舉文浮靡淫麗，乃原本六經，一出以典雅。名士争務聲利，獨澹漠自甘，不事徵逐。崇禎十六年成進士。歸益研經籍，緼袍糲食，蕭然一室。京師陷，福王立南都，諸進士悉授官，淳耀獨不赴選。及南都亡，嘉定亦破。愾然太息，偕弟渊耀入僧舍，將自盡。僧曰：「公未服官，可無死。」淳耀曰：「城亡與亡，豈以出處貳心。」乃索筆書曰：「弘光元年七月二十四日，進士黄淳耀自裁於城西僧舍。嗚呼！進不能宣力王朝，退不能潔身自隱，讀書寡益，學道無成，耿耿不寐，此心而已。」遂與渊耀相對縊死，年四十有一。

淳耀弱冠即著《自監録》、《知過録》，有志聖賢之學。後爲日曆，書之所爲，夜必書之。凡語言得失、念慮純雜，無不備識，用自省改。晚而充養和粹，造詣益深。所作詩古文，悉軌先正，卓然名家。有《陶庵集》十五卷。其門人私謚之曰貞文。

蘇惇元《張楊園先生年譜》　十七年甲申，爲大清順治元年，先生年三十四歲。館甪山。二月，如山陰，受學於劉念臺先生之門。先生偕錢字虎至蕺山，謁劉先生。劉先生問曰：「二子有親乎？」對曰：「祥與寅俱幼喪父，今母亡又數歲矣。」劉先生色動，似重有哀者。徐曰：「脩身所以事親也。」又問曰：「亦嘗靜坐乎？」對曰：「無事時便靜坐。」又問：「古人主一之指曾理會否？」對曰：「誠則一。」問：「何以得誠？」對曰：「以敬。」曰：「從誠敬做工夫，便不謬。」又曰：「學者最患是計功謀利之心，『功利』二字最害道。」又曰：「事無求可，功無求成，惟義所在而已。」先生擇《願學記》中語質於劉先生，劉先生批之。冬，復以續得之語寄呈，劉先生亦批答之。後名之曰《甲申春冬問目》。歸來，自謂有得，以劉先生《人譜》、《證人社約》等書示門人。其後，於劉先生遺書中採其純正者，編爲

《劉子粹言》。夏四月，始記《言行見聞録》。其序曰：「言行何爲而有録也？師之也。師之奈何？某不敏，不能博聞多識，家貧，不勝舟車，以請事當世賢人君子也。因述有知以來，所見聞於師友，於鄉黨，於道路，其深信弗疑，學而未逮者，書之於策，佩服不忘。《記》曰：『天不愛道，地不愛寶。』苟擇而取之，莫非師也。恭愍陳公常手録格言，以爲力行之助，愚竊志焉。先覺君子，其有以嘉錫我矣。」五月，聞京師三月十九日李自成之亂，縞素不食。去館，攜書簏步歸楊園。【略】

三年丙戌，先生年三十六歲。館鑪鎮族兄彬家。先生謂門人曰：「須讀有用之書，毋專習制義。當務經濟之學，於唐學陸宣公，於宋學李忠定公。」因令讀兩公奏議，而於《忠定集》加評點焉。又曰：「人有不可知者三：生死也，疾病也，聚散也。今幸不死，無疾，得與諸子聚處，願毋虛此歲月也。」因和程巽隱先生《惜日》短詩，執友門人俱和，先生序之。程名本立，字原道，桐鄉人。明初，從朱彦修聞許白雲之學，官僉都御史，靖難時殉節。　交邱季心。季心名雲，同邑人。勇於爲善，安貧好學，清剛直樸之氣實過乎人。先生甚敬之，嘗曰：「余三十六、七交邱季心，季心規余曰：『誠意在先致知，兄道理只從書册上求，人情事物如何不察？』余謹志之。」是年有《讀易筆記》。

四年丁亥，先生年三十七歲。復館顔氏。【略】

先生與姚夏書曰：「字虎既歿，復得寧膺，不幸中之幸也。」輯《農書》。是書出於漣川沈氏，言歸安、桐鄉耕桑之法。先生課耕，手是編與家人共講明之。先生嘗有言曰：「人須有恒業，無恒業之人，始於喪其本心，終於喪其身。然擇術不可不慎，除耕、讀二事，無一可爲者。許魯齋有言，學者以治生爲急。愚謂治生以稼穡爲先，舍稼穡無可爲治生者。能稼穡，則可無求於人，無求於人，則能立廉恥。知稼穡之艱難，則不妄求於人，不妄求於人，則能興禮讓。廉恥立，禮讓興，而人心可正，世道可隆矣。」又曰：「無財非貧，忘稼穡爲貧。無官非賤，廢詩書爲賤。治生無他道，只『務本節用』一語盡之。若此，豈不心逸日休？既以學者自命，而孳孳以治生爲急，此又不受命而貨殖之，最粗極陋者也。心勞日拙，能無愧恥乎？」又曰：「近世以耕爲恥，只緣制科文藝取士，故競趨浮末，遂至恥非所恥耳。若漢世孝悌力田爲科，人即以爲榮矣。夫耕則無游惰之患，無飢寒之憂，無外慕失足之虞，無驕侈之習。思無越畔土，物愛厥心臧，保世承家之本也。但因而廢學，一任蚩頑，則不可耳。」又《與人書》云：「冀缺、梁鴻，未嘗不傭不耕，以其非傭耕之人而傭耕，故當世敬之，異世慕之也。若荷鋤負耒不識禮義者，比户皆是矣。教子弟終以《詩》《書》爲主，前哲如吴康齋講濂、洛之學，率弟子以躬耕；劉忠宣講大夏。教子讀書兼力農，此風可爲師法也。若一意重農，恐遂至於廢讀。帶經之事日疏，俚鄙之情日長，一傳再傳，將憂禮義之弗克世其家矣。區區之望，實欲如古之孝悌力田，躬耕養志，不求聞達之英賢耳。」先生歲耕田十餘畝，地數畝，種獲兩時，在館必歸，躬親督課。草屨箬笠，提筐佐饁，其修桑枝，則老農不逮也。種蔬蒔藥，畜鷄、鵝、羊、豕無不備。先生自奉甚儉，終身布衣蔬食，非祭祀不割牲，非客至不設肉，然蔬食爲多。惟農工以酒肉餉，雖佳辰令節，未嘗觴酒豆肉以自奉。密友至，則村醪野蔌，情意殷肫。雖門人皆對之如嚴賓，丙夜長談，議論津津，歡娱灑落，聽者忘倦。時里俗習奢，盤餐侈費。肴器簡樸者，惟先生一家而已。

五年戊子，先生年三十八歲。館顔氏。時鼎受習制義，鼎孚方誦經，鼎爵初就塾。先生批文授經，復口授《小學》、《論語》。先生與士鳳非尋常交，其老親幼孤多賴先生護持，心力俱瘁，幾至成疾云。避亂邑城。時里中盜作，僦居本邑城中。經紀孫台衡先生喪。孫先生年老，居先生家。疾作時，盜發道梗，不得渡江，卒於先生家。先生爲之殯斂，其家貧甚，招其子至，竭力助之扶柩歸。先生産素薄，荒亂之餘，家益窘，而於師友之間，百計助護焉。

六年己丑，先生年三十九歲。館顔氏。時年不順成，與門人言：「嘉郡水利不講，時被旱潦，其要在濬吴淞江。」屢寓書與搢紳中之素好者，屬其條陳當事。其後嘉善柯聳建議濬之，本先生説也。　一意爲程、朱之學。先生嘗曰：「己丑、庚寅之間，友人有謂余忠信者，某搢紳惡我者也，應之曰：『不明乎善，不誠乎身，忠信安得而稱之？』季心愛我者也，規余曰：『欲誠其意，先致其知，當努力於格致工夫。』余思之，深中余病，並佩服之。」蓋前時實從姚江入門，後雖知程、朱之書爲正，畢竟於司馬温公、劉元城集著力重，自是則一意讀程、朱書矣。【略】

八年辛卯，先生年四十一歲。僦居鑪鎮教授。因兄子嗣九失教，僦居錢氏課之，并授徒焉。作《初學備忘》，以訓兄子及里中來學者。踰三年，兄子死。去家，館甪山，念之感愴不能已。因詮次增補爲二卷，以授門人。【略】

十一年甲午，先生年四十四歲。居鑪鎮教授。【略】

與湖州友人沈尹同伊書論學，其略曰：「《大學》、《中庸》二書，所以開示後

學至詳且切矣。《大學》之要，在於致知、誠意，《中庸》之要，在於明善、誠身。而其求端用力之處，一則曰格物，一則曰擇善而固執之。要之，非有二也。擇善即格物之謂，知至則明乎善矣，誠意則誠乎身矣，知至、意誠而德明矣，明善、誠身而性盡矣。始於擇善，終於止至善，而所以齊家、治國、平天下，與夫位天地、育萬物者，舉不越乎此矣。然則吾人日用功夫，止有庸德之行，庸言之謹，內省不疚，無惡於志而已。此誠意之事也。其致知格物之事，則博學、審問、慎思、明辨者是也。自後儒分尊德性、道問學爲二事，而格致之説紛若聚訟。以愚測之，亦於朱子之言未之詳考耳。其語格物者，曰：『或考之事爲之著，或察之念慮之微，或求之文字之中，或索之講論之際。』噫！盡之矣！今之論者，舉其一而遺其一，以相非詆，相附和，率以己意之所向者，主之奴之，而不能虚心平志，以求夫理之至當。宜其輾轉沿習，而學術遂爲天下裂也。夫所以致知而明善者，將以誰爲乎？誠爲人也，則汲汲乎暴揚標異，以冀天下後世之見而聞之也。誠爲己也，則反求諸其身，遯世不見知焉可也。此《大學》於『誠意』一篇，分別君子、小人而言之，而《中庸》於次章、『素位』章、末章，對舉君子、小人而言之也。蓋爲己，則必闇然，必慎其獨，必居易俟命，君子之所以中庸也。爲人，則必的然，必揜其不善而著其善，必行險徼幸，小人之所以反中庸也。外此，則行不著，習不察之人而已矣。然而夫婦之愚，本其好惡之良，多有不違於道之事。若小人之無忌憚，則必至於無所不至，雖有高節善行，斯亦巧言令色、穿窬之盜之類而已。使其著書立説之後，斯亦率獸食人、人將相食之類而已。吾人今日讀書，被儒者之服，其於夫婦之愚，夫婦之不肖，既已有間。若夫本於的然，而極於無忌憚，則凡賢智之過，皆將不免於此，而所當切己自省，以時用其戒慎恐懼者也。然則舍下學爲己，更無學問之可言者矣，更無功夫之可事者矣。至於上達天德，則徐以俟之而已，非可意計懸度也，先難後獲焉可也。董子曰：『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學者始初一念，若從功利起見，則已入於小人門徑矣。」

十二年乙未，先生年四十五歲。館甑山錢一士家。定門人日課格：每日記讀某書，見某人，行某事，抄某書，各記一頁，隨時檢點。重午節歸家，貧不能設飲，先生怡然曰：「讀《朱子集》半本，可當午醉。」人服其安貧樂道。【略】

十三年丙申，先生年四十六歲。館澉浦海鹽地名。吴袁仲家。作《澉湖塾約》。其略曰：「爲學須立大規模，萬物皆備於我，天地間事，孰非分内事？不學安得理明而義精？功夫須是綿密，日積月累，久自有益。毋急躁，毋間斷，尤忌等待。眼前一刻，即百年中一刻。修德行道，盡其在我。窮通得喪，俟其自天。險難在前，靡有不知。動心忍性者，幾人在於少年？益宜憂患存心，無忘修省之實。近代學者，廢棄實事，崇長虚浮，人倫庶物，未嘗經心。是以高者空言無用，卑者淪胥以亡。今宜痛懲，專務本實，一遵《大學》條目以爲法程。」

王夫之《船山遺書・薑齋文集》卷三《耐園家訓跋》 吾家自驍騎公從邗上，來宅於衡十四世矣。廢興凡幾，而僅延世澤。吾子孫當知其故醇謹也，勤敏也，乃所以能然者，何也？自少峯公而上，家教之嚴，不但吾宗父老能言之，凡内外姻表、交游鄰里，皆能言之。至於先子仁慈天篤，始於吾兄弟冠昏以後，夏楚不施，訶斥不數數焉。然以夫之之身沐庭訓者言之，或有蕩閑之過，先子不許見，不敢以口辨者，至兩三旬。必仲父牧石翁引道長跪庭前，牧石翁反覆責諭，述少峯公之遺訓，流涕滿面，夫之亦閔默泣服，而後得蒙温語相戒，夫之之受鴻造於先子者如此。然且忠孝衰於死生之際，學問惘於性命之藏，白首無成，死螢不耀，則夫爲父兄者以善柔便佞，教其子弟，爲子弟者，以諧臣媚子，望其父兄，求世之永也，岌岌乎危矣哉。吾伯兄律己嚴，而慈仁有加於先子，夫之嘗請益焉，然夫之自不能言物行恒迪威如之吉，又安能不自疾愧邪！伯兄之立身立教，大率皆藏密反本爲用，愚者非知爾。《晏子》曰：「唯禮可以已亂」，旨深哉。伯兄睦修家訓，導子孫以可行，酌古今而立畫一之規，禮意於是存焉。爲吾子孫者讀而繹之，遵而行之，瞥其所必然，而喻其莫敢不然，何遽不雷霆加於頂，冰雪泱於背乎。禮之本無他，愛與敬而已矣。親親者愛至矣，而何以益之以敬？夫之曰：子也者，親之後也，敢不敬與？爲父兄者，不以諧臣媚子自居，而陷子弟於便佞善柔之損，敬之至也。尊以禮涖卑，卑以禮事尊。《易》曰：「家人嗃嗃，未失也；婦子嘻嘻，失家節也。」節也者，禮也。奉伯兄之訓，父兄立德威以敬其子弟，子弟凜祇載以敬其父兄，嗃嗃乎禮行其間。庶幾哉可以嗣先，可以啓後。不然，吾所不忍言也。伯兄傾背從子敞刊其訓，以傳於後，非徒尚其拜稽儀文之節也，有精意存焉。夫之蔽之一言，曰：「嚴」非夫之之私言也。《易》曰：「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鬼神臨之，吉凶隨之，尚慎之哉。柔兆攝提之歲，律中蕤賓中澣穀旦，季弟夫之跋。

王夫之《船山遺書・薑齋文集補遺》卷一《家世節録》 先君教兩兄及夫之，以方嚴聞于族黨，顧當所啓迪，恒以温顔獎掖。或置棋枰，令對弈焉，唯不許令習博簙擊毬游俠劣伎。閑坐則舉先正語録，辯析開曉，及本朝沿革史傳所遺略

者，與前輩風軌，下及制藝，剔鐙長談，中夜不息。兩兄淳至，無大過失，時或以小節違意旨，夫之少不自檢，多口過，每至發露，先君不急加詰謫，唯正色不與語，問亦不答。故夫之兄弟亦不易自請謁焉。如此旬餘，必待其恥內動，流涕求改，而後譴訶得施，已乃釋然。至於終世，未嘗再舉前過以相戒。庭所之中，暄日嚴霜，並行不悖。恒謂處人己之間，當令有餘，親如子弟，賤如奴僕，且不可一往求盡，況其他乎。昔在京師，見一名冢宰大書榜云：「本部既不要錢，如何爲人要錢」，亦何至如此以爲君子邪！故其施於家者張弛如此，而夫之兄弟亦幸以免於惡焉。

《近代中國教育人物像傳・嚴幾道先生》 先生名復，號又陵，福建閩侯人也。早慧，詞采富逸。師事同里黃宗彝先生。課經之餘，常與先生講述明代東林掌故。沈文肅初創船政，招考學生，備海軍將才，試題《大孝終身慕父母論》，先生成文數百言以進，爲沈公所賞，用冠其曹。時年方十四也。五年卒業，派上船政局自制之揚武軍艦，周歷黃海及日本各口岸，艦長爲英人德勒塞君（Commander Tracey），英之海軍中校也。是時東鄰亦正開始籌備海軍，揚武初到長崎橫濱等處，聚觀者有萬人空巷之概。德勒塞在華服務三年歸，瀕行，謂先生曰：「君今日於海軍學術已卒業矣。不佞即將西歸，彼此相處積年，臨別惘然，不能無一言爲贈。蓋學問一事，並不以卒業爲終點，學子雖已入世治事，此後自行求學之日方長，君如不自足自封，則新知無盡。……」先生之所以文章耀於世者，德君與有力焉。逾四年，先生被派赴英，入格林尼次海軍大學肄業。時適郭侍郎嵩燾爲出使英國大臣，先生課餘常與論述中西學術政制之異同。比學成歸，李文忠偉其能，辟教授水師學堂。先生慨夫朝野玩惕，而日本同學歸者，皆用事圖强，剪徑琉球，則大戚，常語人不三十年瀋屬且盡縶，我如老悖牛耳。聞者弗省，文忠亦患其激烈而不之近。先生見吾國人事事守舊，鄙夷新知，於學則徒尚詞章，不求真理，每向知交痛陳其害，然以職微言輕，故所言每不見聽。及拳匪亂作，先生避居滬上者七年。先生初以學不見用，於是殫心著述，所譯書以瑰辭達奧理，風行海內，至是人士漸漸傾向西人學說。而先生又以爲自由平等權利諸說，由之未嘗無利脫，若不限制約束，則流蕩放佚，害至不可勝言，因言曰：「自由者，凡所欲爲，理無不可，此如人獨居世外，其自由界域，豈有限制，爲善爲惡，一切皆自本身起義，誰復禁止！但自入羣而後，我自由，人亦自由，使無限制約束，便入强權世界而相冲突，故曰人得自由必以他人之自由爲界，此則《大學》絜矩之道，君子所恃以平天下者也。」先生素抱振興教育爲宗旨，常與孫中山先生言曰：「中國民品之劣，民智之卑，即有改革，害之除於甲者將見於乙，泯於丙者將發之於丁。爲今之計，惟急從教育上着手。」中山先生善其言。辛亥革命後，先生任京師大學堂總監督，旋京師大學堂改爲國立北京大學，繼任大學第一任校長。時袁氏任總統，繼有稱帝之意，而戴袁者，欲資之以稱制，遂竄其名於籌安會中，先生始終不莅會。袁氏又屢遣人來示意，先生告之曰：「吾固知中國民智卑卑，號爲民主，而專制之政不得不陰行其中。但政體既變，已四年矣。袁公既有其實，何必自居其名，且此時欲復舊制，直同三峽之水，已滔滔流爲荆揚之江，今欲挽之使之在山，爲事實上所不可能。必欲爲之，徒滋糾紛，實非國家之福，不特於袁氏有大不利也。」未數月，又遣人敦請先生以一篇文字表示勸進之意，先生慨然曰：「吾所欲言者，早已盡言之矣。必欲以吾爲重，吾與袁公交，垂三十年，吾亦無所自惜，顧吾生平不能作違心之事，欲吾爲文，吾無從着筆也。」自是以後，閉門謝客，不願與聞外事。辛酉冬，以肺疾歿閩寓，遺書後人，內列三事：（一）中國必不亡，舊法可損益，必不可叛。（二）新知無盡，真理無窮，人生一世宜勵業益知。（三）兩害相權，輕已重羣。語至警切。余以侄孫輩，故得知之。先生於學無所不窺，舉中外治術學理，靡不究極原委，抉其得失證明而會通之，六十年來治西學者，無其比也。所譯有《天演論》、《原富》、《羣學肄言》、《穆勒名學》、《法意》、《羣己權界論》、《社會通詮》等，皆行於世。其他論述雜文不下數萬言，俱未留稿。其爲學一主於誠，事無大小，無所苟且，雖小詩短札，皆精美爲世所賞。螺州陳寶琛稱其文章光氣長垂虹，曩所讀之戰術炮臺建臺諸學，則反爲文學掩矣。

梁啟超《飲冰室文集》卷二《三十自述》 「風雲入世多，日月擲人急。如何一少年，忽忽已三十。」此余今年正月二十六日在日本東海道汽車中所作《三十初度口占》十首之一也。人海奔走，年光蹉跎，所志所事，百未一就，攬鏡據鞍，能無悲慚？擊一既結集其文，復欲爲作小傳。余謝之曰：「若某之行誼經歷，曾何足有記載之一值。若必不獲已者，則人之知我，何如我之自知？吾死友譚瀏陽曾作《三十自述》，吾毋寧效顰焉。」作《三十自述》。

余鄉人也，於赤縣神州，有當秦漢之交，屹然獨立羣雄之表數十年，用其地與其人，稱蠻夷大長，留英雄之名譽於歷史上之一省。於其省也，有當宋元之交，我黃帝子孫與北狄異種血戰不勝，君臣殉國，自沉崖山，留悲憤之記念於歷史上之一縣，是即余之故鄉也。鄉名熊子，距崖山七里强，當西江入南海交匯之

冲，其江口列島七，而熊子宅其中央，余實中國極南之一島民也。先世自宋末由福州徙南雄，明末由南雄徙新會，定居焉。數百年栖於山谷，族之伯叔兄弟，且耕且讀，不問世事，如桃源中人，顧聞父老口碑所述，吾大王父最富於陰德，力耕所獲，一粟一帛，輒以分惠諸族黨之無告者。王父諱維清，字鏡泉，爲郡生員，例選廣文，不就。王母氏黎。父名寶瑛，字蓮澗。夙教授於鄉里。母氏趙。

余生同治癸酉正月二十六日，實太平國亡於金陵後十年，清大學士曾國藩卒後一年，普法戰爭後三年，而意大利建國羅馬之歲也。生一月而王母黎卒。逮事王父者十九年，王父及見之孫八人，而愛余尤甚。三歲，仲弟啓勛生，四五歲，就王父及母膝下授四子書，《詩經》，夜則就睡王父榻，日與言古豪杰哲人嘉言懿行，而尤喜舉亡宋、亡明國難之事，津津道之。六歲後，就父讀，受中國略史，五經卒業。八歲學爲文。九歲能綴千言。十二歲應試學院，補博士弟子員，日治帖括，雖心不慊之，然不知天地間於帖括外，更有所謂學也，輒埋頭鑽研，顧頗喜詞章。王父、父母時授以唐人詩，嗜之過於八股。家貧無書可讀，惟有《史記》一，《綱鑒易知録》一，王父、父日以課之，故至今《史記》之文，能成誦八九。父執有愛其慧者，贈以《漢書》一，姚氏《古文辭類纂》一，則大喜，讀之卒業焉。父慈而嚴，督課之外，使之勞作，言語舉動稍不謹，輒呵斥不少假惜，常訓之曰：「汝自視乃如常兒乎！」至今誦此語不敢忘。十三歲始知有段、王訓詁之學，大好之，漸有棄帖括之志。十五歲，母趙恭人見背，以四弟之産難也，余方游學省會，而時無輪舶，奔喪歸鄉，已不獲親含殮，終天之恨，莫此爲甚。時肄業於省會之學海堂，堂爲嘉慶間前總督阮元所立，以訓詁詞章課粤人者也。至是乃决舍帖括以從事於此，不知天地間於訓詁詞章之外，更有所謂學也。己丑年十七，舉於鄉，主考爲李尚書端棻，王鎮江仁堪。年十八，計偕入京師，父以其稚也，挈與偕行，李公以其妹許字焉。下第歸，道上海，從坊間購得《瀛環志略》讀之，始知有五大洲各國，且見上海制造局譯出西書若干種，心好之，以無力不能購也。

其年秋，始交陳通甫。通甫時亦肄業學海堂，以高才生聞。既而通甫相語曰：「吾聞南海康先生上書請變法，不達，新從京師歸，吾往謁焉，其學乃爲吾與子所未夢及，吾與子今得師矣。」於是乃因通甫修弟子禮事南海先生。時余以少年科第，且於時流所推重之訓詁詞章學，頗有所知，輒沾沾自喜。先生乃以大海潮音，作師子吼，取其所挾持之數百年無用舊學更端駁詰，悉舉而摧陷廓清之。自辰入見，及戌始退，冷水澆背，當頭一棒，一旦盡失其故壘，惘惘然不知所從事，且驚且喜，且怨且艾，且疑且懼，與通甫聯床竟夕不能寐。明日再謁，請爲學方針，先生乃教以陸王心學，而並及史學、西學之梗概。自是决然舍去舊學，自退出學海堂，而間日請業南海之門。生平知有學自兹始。

辛卯，余年十九，南海先生始講學於廣東省城長興里之萬木草堂，徇通甫與余之請也。先生爲講中國數千年來學術源流，歷史政治，沿革得失，取萬國以比例推斷之。余與諸同學日札記其講義，一生學問之得力，皆在此年。先生又常爲語佛學之精奥博大，余夙根淺薄，不能多所受。先生時方著《公理通》、《大同學》等書，每與通甫商榷辨析入微，余輒侍末席，有聽受，無問難，蓋知其美而不能通其故也。先生著《新學僞經考》，從事校勘；著《孔子改制考》，從事分纂。日課則宋元明《儒學案》、《二十四史》、《文獻通考》等，而草堂頗有藏書，得恣涉獵，學稍進矣。其年始交康幼博。十月，入京師，結婚李氏。明年壬辰，年二十，王父棄養。自是學於草堂者凡三年。

甲午年二十二，客京師，於京國所謂名士者多所往還。六月，日本戰事起，惋憤時局，時有所吐露，人微言輕，莫之聞也。顧益讀譯書，治算學、地理、歷史等。明年乙未，和議成，代表廣東公車百九十人，上書陳時局。既而南海先生聯公車三千人，上書請變法，余亦從其後奔走焉。其年七月，京師强學會開，發起之者，爲南海先生，贊之者爲郎中陳熾、郎中沈曾植、編修張孝謙、浙江温處道、袁世凱等。余被委爲會中書記員。不三月，爲言官所劾，會封禁。而余居會所數月，會中於譯出西書購置頗備，得以餘日盡瀏覽之，而後益斐然有述作之志。其年始交譚復生、楊叔嶠，吴季清、鐵樵，子發父子。

京師之開强學會也，上海亦踵起。京師會禁，上海會亦廢。而黄公度倡議續其餘緒，開一報館，以書見招。三月去京師，至上海，始交公度。七月《時務報》開，余專任撰述之役，報館生涯自兹始，著《變法通議》、《西學書目表》等書。其冬，公度簡出使德國大臣，奏請偕行，會公度使事輟，不果。出使美日秘大臣伍廷芳，復奏派爲參贊，力辭之。伍固請，許以來年往，既而終辭，專任報事。丁酉四月，直隸總督王文韶、湖廣總督張之洞、大理寺卿盛宣懷，連銜奏保，有旨交鐵路大臣差遣，余不之知也。既而以札來，粘奏折上諭焉，以不願被人差遣辭之。張之洞屢招邀，欲致之幕府，固辭。時譚復生宦隱金陵，間月至上海，相過從，連輿接席。復生著《仁學》，每成一篇，輒相商榷，相與治佛學，復生所以砥礪之者良厚。十月，湖南陳中丞寶箴，江督學標，聘主湖南時務學堂講席，就之。

時公度官湖南按察使，復生亦歸湘助鄉治，湘中同志稱極盛。未幾，德國割據膠州灣事起，瓜分之憂，震動全國，而湖南始創南學會，將以爲地方自治之基礎，余頗有所贊畫。而時務學堂於精神教育，亦三致意焉。其年始交劉裴邨、林暾谷、唐紱丞，及時務學堂諸生李虎村、林述唐、田均一、蔡樹珊等。

明年戊戌，年二十六，春大病，幾死，出就醫上海，既痊，乃入京師。南海先生方開保國會，余多所贊畫奔走。四月，以徐侍郎致靖之薦，總理衙門再薦，被召見，命辦大學堂譯書局事務。時朝廷銳意變法，百度更新，南海先生深受主知，言聽諫行，復生、暾谷、叔嶠、裴邨，以京卿參預新政，余亦從諸君子之後，黽勉盡瘁。八月政變，六君子爲國流血，南海以英人仗義出險，余遂乘日本大島兵艦而東。去國以來，忽忽四年矣。

戊戌九月至日本，十月與橫濱商界諸同志，謀設《清議報》。自此居日本東京者一年，稍能讀東文，思想爲之一變。己亥七月，復與濱人共設高等大同學校於東京，以爲內地留學生預備科之用，即今之清華學校是也。其年美洲商界同志，始有中國維新會之設，由南海先生所鼓舞也。冬間美洲人招往游，應之。以十一月首途，道出夏威夷島，其地華商二萬餘人，相執留，因暫住焉，創夏威夷維新會。適以治疫故，航路不通，遂居夏威夷半年。至庚子六月，方欲入美，而義和團變已大起，內地消息，風聲鶴唳，一日百變。已而屢得內地函電，促歸國，遂回馬首而西，比及日本，已聞北京失守之報。七月急歸滬，方思有所效，抵滬之翌日，而漢口難作，唐、林、李、蔡、黎、傅諸烈，先後就義，公私皆不獲有所救。留滬十日，遂去，適香港。既而渡南洋，謁南海，遂道印度，游澳洲，應彼中維新會之招也。居澳半年，由西而東，環洲歷一周而還。辛丑四月，復至日本。

爾來蟄居東國，忽又歲餘矣，所志所事百不一就，惟日日爲文字之奴隸。空言喋喋，無補時艱，平旦自思，只有慚悚。顧自審我之才力，及我今日之地位，舍此更無術可以盡國民責任於萬一。茲事雖小，亦安得已。一年以來，頗竭綿薄，欲草一《中國通史》以助愛國思想之發達，然荏苒日月，至今猶未能成十之二。惟於今春爲《新民叢報》，冬間復創刊《新小說》，述其所學所懷抱者，以質於當世達人志士，冀以爲中國國民道鐸之一助。嗚呼！國家多難，歲月如流，眇眇之身，力小任重。吾友韓孔廣詩云：「舌下無英雄，筆底無奇士。」嗚呼，筆舌生涯，已催我中年矣！此後所以報國民之恩者，未知何如？每一念及，未嘗不驚心動魄，抑塞而誰語也。

孔子紀元二千四百五十三年壬寅十一月，任公自述。

王國維《靜庵文集續編・自序》 歲月不居，時節如流，犬馬之齒，已過三十。志學以來，十有餘年，體素羸弱，不能銳進於學，進無師友之助，退有生事之累，故十年所造，遂如今日而已。然此十年間，進步之跡，有可言焉。夫懷舊之感恒篤，於暮年進取之方不容於反顧。余年甫壯而學，未成冀一簣，以爲山行百里而未豐，然舉前十年之進步，以爲後此十年、二十年進步之券，非敢自喜，抑亦自策勵之一道也。余家在海寧，故中人產也。一歲所入，略足以給衣食，家有書五、六篋，除《十三經注疏》爲兒時所不喜外，其餘晚自塾歸，每泛覽焉。十六歲，見友人讀《漢書》而悅之，乃以幼時所儲蓄之歲朝錢萬購前四史於杭州，是爲平生讀書之始。時方治舉子業，又以其間學駢文、散文，用力不專，略能形似而已。未幾，而有甲午之役，始知世尚有所謂學者，家貧不能以貲供游學，居恒怏怏亦不能專力於是矣。二十二歲，正月始至上海主時務報館任書記校讐之役，二月而上虞羅君振玉等私立之東文學社成，請於館主汪君康年，日以午後三小時往學焉。汪君許之，然館事頗劇，無自習之暇，故半年中之進步，不如同學諸子遠甚。夏六月，又以病足歸里，數月而愈，愈而復至滬，則時務報館已閉，羅君乃使治社之庶務而免其學資，是時社中教師爲日本文學士藤田豐八、田岡佐代治二君，二君故治哲學。余一日見田岡君之文集中，有引汗德、叔本華之哲學者，心甚喜之，顧文字睽隔，自以爲終身無讀二氏之書之日矣。次年，社中兼授數學、物理、化學、英文等，其時擔任數學者，即藤田君，君以文學者而授數學，亦未嘗不自笑也。顧君勤於教授，其時所用藤澤博士之算術、代數兩教科書，問題殆以萬計，同學三四人者無一問題不解，君亦無一不校閱也。又一年，而值庚子之變，學社解散，蓋余之學於東文學社也。二年有半，而其學英文，亦一年有半，時方畢第三讀本，乃購第四、第五讀本，歸里自習之。日盡一二課，必以能解爲度，不解者且置之。而北亂稍定，羅君乃助以貲，使游學於日本，亦從藤田君之勸，擬專修理學，故抵日本後晝習英文，夜至物理學校習數學，留東京四五月，而病作，遂以是夏歸國。自是以後，遂爲獨學之時代矣，體素羸弱，性復憂鬱，人生之問題日往復於吾前，自是始決從事於哲學，而此時爲余讀書之指導者，亦即藤田君也。次歲春，始讀翻爾彭之社會學及文之名學海甫定心理學之半，而所購哲學之書亦至。於是暫輟心理學而讀巴爾善之《哲學概論》，文特爾彭之《哲學史》，當時之讀此等書，固與前日之讀英文讀本之道無異，幸而已得讀日文，則與

日文之此類書參照而觀之，遂得通其大略，既卒《哲學概論》、《哲學史》。次年始讀汗德之「純理批評」，至先天分析論，幾全不可解，更輟不讀。而讀叔本華之《意志及表象之世界》一書，叔氏之書思精而筆銳，是歲，前後讀二過。次及於其《充足理由之原則論》、《自然中之意志論》及其文集等，尤以其《意志及表象之世界》中汗德哲學之批評一篇，爲通汗德哲學關鍵。至二十九歲，更返而讀汗德之書，則非復前日之窒礙矣，嗣是於汗德之純理批評外，兼及其倫理學及美學，至今年從事第四次之研究，則窒礙更少，而覺其窒礙之處，大抵其說之不可持處而已。此則當日志學之初所不及料，而在今日亦得以自慰藉者也。此外如洛克、休蒙之書，亦時涉獵及之，近數年來爲學之大略如此。顧此五六年間，亦非能終日治學問，其爲生活故而治他人之事，日少則二三時，多或三四時，其所用以讀書者，日多不逾四時，少不過二時，過此以往，則精神渙散，非與朋友談論，則涉獵雜書，唯此二三時間之讀書，則非有大故，不稍間斷而已。夫以余境之貧薄而體之孱弱也，又每日爲學時間之寡也，持之以恒，尚能小有所就，況財力、精力之倍於余者，循序而進，其所造豈有量哉。故書十年間之進步，非徒以爲責他日進步之券，亦將以勵今之人使不自餒也。若夫余之哲學上及文學上之撰述，其見識文采亦誠有過人者，此則汪氏中所謂「斯有天致，非由人力，雖情符曩哲，未足多矜」者，固不暇爲世告焉。

王國維《靜庵文集續編・自序二》　前篇既述數年間爲學之事，茲復就爲學之結果述之。

余疲於哲學有日矣，哲學上之說，大都可愛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愛。余知真理，而余又愛其謬誤。偉大之形而上學，高嚴之倫理學，與純粹之美學，此吾人所酷嗜也。然求其可信者，則寧在知識論上之實證論，倫理學上之快樂論，與美學上之經驗論，知其可信而不能愛，覺其可愛而不能信，此近二三年中最大之煩悶。而近日之嗜好，所以漸由哲學而移於文學，而欲於其中求直接之慰藉者也。要之，余之性質欲爲哲學家，則感情苦多，而知力苦寡，欲爲詩人則又苦感情寡而理性多。詩歌乎，哲學乎？他日以何者終吾身所不敢知，抑在二者之間乎？

今日之哲學界，自赫爾德曼以後，未有敢立一家系統者也。居今日而欲自立一新系統，自創一新哲學，非愚則狂也。近二十年之哲學家，如德之芬德、英之斯賓塞爾，但蒐集科學之結果或古人之說而綜合之、修正之耳，此皆第二流之作者，又皆所謂可信而不可愛者也。此外所謂哲學家，則實哲學史家耳。以余之力加之以學問，以研究哲學史或可操成功之券，然爲哲學家則不能爲哲學史，則又不喜此，亦疲於哲學之一原因也。近年嗜好之移於文學，亦有由焉，則填詞之成功是也。余之於詞雖所作尚不及百闋，然自南宋以後，除一二人外，尚未有能及余者，則平日之所自信也。雖比之五代、北宋之大詞人，余愧有所不如；然此等詞人，亦未始無不及余之處。因詞之成功，而有志於戲曲，此亦近日之奢願也。然詞之於戲曲，一抒情，一敘事，其性質既異，其難易又殊，又何敢因前者之成功，而遽冀後者乎？但余所以有志於戲曲者，又自有故，吾中國文學之最不振者，莫戲曲。若元之雜劇、明之傳奇，存於今日者，尚以百數，其中之文字雖有佳者，然其理想及結構雖欲不謂至幼稚、至拙劣不可得也。國朝之作者，雖略有進步，然比諸西洋之名劇，相去尚不能以道里計。此余所以自忘其不敏，而獨有志乎是也。然目與手不相謀，志與力不相副，此又後人之通病，故他日能爲之與否，所不敢知；至爲之而能成功與否，則愈不敢知矣。

雖然以余今日研究之日淺，而修養之力乏而遽絕望，於哲學及文學毋乃太早計乎！苟積畢生之力，安知於哲學上不有所得，而於文學上不終有成功之一日乎？即今一無成功而得於局促之生活中，以思索玩賞爲消遣之法，以自遁於聲色貨利之域，其益固已多矣。《詩》云：「且以喜樂，且以永日。」此吾輩才弱者之所有事也。若夫深湛之思，創造之力，苟一日集於余，躬則俟諸天之所爲歟，俟諸天之所爲歟？

紀事

《左傳・成公十八年》 春王正月庚申，晉欒書、中行偃使程滑弒厲公，葬之於翼東門之外，以車一乘。使荀罃、士魴逆周子於京師而立之，生十四年矣。大夫逆於清原，周子曰：「孤始願不及此，雖及此，豈非天乎！抑人之求君，使出命也。立而不從，將安用君？二三子用我，今日；否，亦今日。共而從君，神之所福也。」對曰：「羣臣之願也，敢不唯命是聽。」庚午，盟而入，館於伯子同氏。辛巳，朝於武宮。逐不臣者七人。周子有兄而無慧，不能辨菽麥，故不可立。

《左傳・襄公九年》 公送晉侯，晉侯以公宴於河上，問公年。季武子對曰：「會於沙隨之歲，寡君以生。」晉侯曰：「十二年矣，是謂一終，一星終也。國君十五而生子，冠而生子，禮也。君可以冠矣。大夫盍爲冠具？」武子對曰：「君冠，必以裸享之禮行之，以金石之樂節之，以先君之祧處之。今寡君在行，未可具也，請及兄弟之國而假備焉。」晉侯曰：「諾。」公還，及衛，冠於成公之廟，假鐘磬焉，禮也。

《左傳・襄公二十五年》 衛獻公自夷儀使與甯喜言，甯喜許之。大叔文子聞之，曰：「烏呼！《詩》所謂『我躬不說，遑恤我后』者，甯子可謂不恤其後矣。將可乎哉？殆必不可。君子之行，思其終也，思其復也。《書》曰：『慎始而敬終，終以不困。』《詩》曰：『夙夜匪解，以事一人。』今甯子視君不如弈棋，其何以免乎？弈者舉棋不定，不勝其耦，而況置君而弗定乎？必不免矣。九世之卿族，一舉而滅之，可哀也哉！」

《左傳・昭公元年》 晉侯有疾，鄭伯使公孫僑如晉聘，且問疾。【略】子產曰：「【略】僑聞之，君子有四時，朝以聽政，晝以訪問，夕以修令，夜以安身。於是乎節宣其氣，勿使有所壅閉湫底以露其體，茲心不爽，而昏亂百度。今無乃壹之，則生疾矣。」

《左傳・昭公九年》 晉荀盈如齊逆女，還，六月，卒於戲陽。殯於絳，未葬。晉侯飲酒，樂。膳宰屠蒯趨入，請佐公使尊，許之。而遂酌以飲工，曰：「女爲君耳，將司聰也。辰在子卯，謂之疾日，君徹宴樂，學人舍業，爲疾故也。君之卿佐，是謂股肱。股肱或虧，何痛如之？女弗聞而樂，是不聰也。」又飲外嬖嬖叔，曰：「女爲君目，將司明也。服以旌禮，禮以行事，事有其物，物有其容。今君之容，非其物也，而女不見，是不明也。」亦自飲也，曰：「味以行氣，氣以實志，志以定言，言以出令。臣實司味，二御失官，而君弗命，臣之罪也。」公說，徹酒。

《左傳・昭公十三年》 仲尼謂子產「於是行也，足以爲國基矣。《詩》曰：『樂只君子，邦家之基。』子產，君子之求樂者也。」且曰：「合諸侯，藝貢事，禮也。」

《左傳・昭公二十年》 十二月，齊侯田於沛，招虞人以弓，不進。公使執之。辭曰：「昔我先君之由也，旃以招大夫，弓以招士，皮冠以招虞人。臣不見皮冠，故不敢進。」乃舍之。仲尼曰：「守道不如守官。」君子韙之。

《史記・吳太伯世家》 四年，吳使季札聘於魯，請觀周樂。【略】去魯，遂使齊。說晏平仲曰：「子速納邑與政。無邑與政，乃免於難。齊國之政將有所歸；未得所歸，難未息也。」故晏子因陳桓子以納政與邑，是以免於欒高之難。

去齊，使於鄭。見子產，如舊交。謂子產曰：「鄭之執政侈，難將至矣，政必及子。子爲政，慎以禮。不然，鄭國將敗。」去鄭，適衛。說蘧瑗、史狗、史鰌、公子荊、公叔發、公子朝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

自衛如晉，將舍於宿，聞鐘聲，曰：「異哉！吾聞之，辯而不德，必加於戮。夫子獲罪於君以在此，懼猶不足，而又可以畔乎？夫子之在此，猶燕之巢於幕也。君在殯而可以樂乎？」遂去之。文子聞之，終身不聽琴瑟。

適晉，說趙文子、韓宣子、魏獻子曰：「晉國其萃於三家乎！」將去，謂叔向曰：「吾子勉之！君侈而多良，大夫皆富，政將在三家。吾子直，必思自免於難。」

董仲舒《春秋繁露・對膠西王越大夫不得爲仁》 仲舒伏地再拜對曰：「仲舒智褊而學淺，不足以決之。雖然，王有問於臣，臣不敢不悉以對，禮也。臣仲舒聞，昔者魯君問於柳下惠曰：『我欲攻齊，何如？』柳下惠對曰：『不可。』退而有憂色，曰：『吾聞之也，謀伐國者，不問於仁人也。此何爲至於我？』但見問而尚羞之，而況乃與爲詐以伐吳乎？其不宜明矣。以此觀之，越本無一仁，而安得三仁？仁人者正其道不謀其利，修其理不急其功，致無爲而習俗大化，可謂仁聖矣。三王是也。《春秋》之義，貴信而賤詐。詐人而勝之，雖有功，君子弗爲也。是以仲尼之門，五尺童子，言羞稱五伯。爲其詐以成功，苟爲而已也，故不足稱

於大君子之門。五伯者，比於他諸侯爲賢者，比於仁賢，何賢之有？譬猶瑣玦比於美玉也。臣仲舒伏地再拜以聞。」

江淹《江文通集彙注・自序》 淹嘗云：人生當適性爲樂，安能精意苦力，求身後之名哉！故自少及長，未嘗著書，惟集十卷，謂如此足矣。重以學不爲人，交不苟合，又深信天竺緣果之文，偏好老氏清净之術。仕，所望不過諸卿二千石，有耕織伏臘之資，則隱矣。常願幽居築宇，絶棄人事，苑以丹林，池以緑水，左倚郊甸，右帶瀛澤。青春爰謝，則接武平皐；素秋澄景，則獨酌虚室。侍姬三四，趙女數人。不則逍遥經紀，彈琴詠詩，朝露幾閑，忽忘老之將至。淹之所學，盡此而已矣。

劉肅《大唐新語》卷一 姚崇以拒太平公主，出爲申州刺史，玄宗深德之。太平既誅，徵爲同州刺史。素與張説不葉，説諷趙彦昭彈之，玄宗不納。俄校獵於渭濱，密召崇會於行所，玄宗謂曰：「卿頗知獵乎？」崇對曰：「此臣少所習也。臣年三十，居澤中，以呼鷹逐兔爲樂，猶不知書。張璟謂臣曰：『君當位極人臣，無自棄也。』爾來折節讀書，以至將相。臣少爲獵師，老而猶能。」玄宗大悦，與之偕馬臂鷹，遲速在手，動必稱旨。玄宗歡甚，樂則割鮮，閑則咨以政事，備陳古今理亂之本上之，可行者必委曲言之。玄宗心益開，聽之亹亹忘倦。軍國之務，咸訪於崇。崇罷冗職，修舊章，内外有叙。又請無赦宥，無度僧，無數遷吏，無任功臣以政。玄宗悉從之，而天下大理。【略】

杜如晦少聰悟，精彩絶人。太宗引爲秦府兵曹，俄改陝州長史。房玄齡聞於太宗曰：「餘人不足惜，杜如晦聰明識達，王佐之才。若大王守藩，無用之；必欲經營四方，非此人不可。」太宗乃請爲秦府掾，封建平縣男，補文學館學士。令文學褚亮爲之贊曰：「建平文雅，休有烈光。懷忠履義，身立名揚。」貞觀初，爲右僕射，玄齡爲左僕射。太宗謂之曰：「公爲僕射，當須大開耳目，求訪賢哲，此乃宰相之弘益。比聞聽受詞訴，日不暇給，安能爲朕求賢哉！」自是臺閣規模，皆二人所定。其法令意在寬平，不以求備取人，不以己長格物。如晦、玄齡引進之，如不及也。太宗每與玄齡圖事，則曰：「非如晦莫能籌之。」及如晦至，卒用玄齡之策。二人相須以斷大事，迄今言良相者，稱房杜焉。及如晦薨，太宗謂虞世南曰：「吾與如晦，君臣義重，不幸物化，實痛於懷。卿體吾意，爲製碑也。」後太宗嘗新瓜美，愴然悼之，輟其半，使置之靈座。及賜玄齡黄銀帶，因謂之曰：「如晦與公同心輔朕，今日所賜，惟獨見公。」泫然流涕。以黄銀帶辟惡，爲鬼神所畏，命取金帶，使玄齡送之於其家也。

劉肅《大唐新語》卷七 房玄齡與杜如晦友善，慨然有匡主濟時之志。開皇中，隨父彦謙至長安。時天下宴安，論者以爲國祚無疆。玄齡密告彦謙曰：「隋帝盜有天下，不爲後嗣長計，混淆嫡庶，使相傾奪。今雖清平，其亡可翹足而待。」彦謙驚止之，因謂友人李少適曰：「主上性多忌刻，不納諫争。太子卑弱，諸王擅威。唯行苛酷之政，不弘遠大之略。今雖少安，吾憂其危亂矣。」少適以爲不然。大業之季，其言皆驗。及義師濟河，玄齡杖策謁於軍門，太宗以爲謀生，每歎曰：「昔光武云：『自吾得鄧禹，人益親。』寡人有玄齡，亦猶禹也。」佐平天下，及終相位，凡三十二年，號爲賢相，然無跡可尋。爲唐宗臣，宜哉！

《舊唐書・憲宗紀下》 上顧謂宰臣曰：「人臣事君，但力行善事，自致公望，何乃好樹朋黨？朕甚惡之！」裴度對曰：「君子小人，未有無徒者。君子之徒，則同心同德；小人之徒，是爲朋黨。」上曰：「他人之言，亦與卿等相似，豈易辨之哉？」度曰：「君子小人，觀其所行，當自區別矣。」上曰：「凡好事口説則易，躬行則難。卿等既言之，須行之，勿空口説。」度等謝曰：「陛下處分，可謂至矣，臣等敢不激勵。然天下之人，從陛下所行，不從陛下所言，臣等亦願陛下每言之，則行之。」上頗欣納。

《白居易集》卷四五《與元九書》 古人云：「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僕雖不肖，常師此語。大丈夫所守者道，所待者時。時之來也，爲雲龍，爲風鵬，勃然突然，陳力以出；時之不來也，爲霧豹，爲冥鴻，寂兮寥兮，奉身而退。進退出處，何往而不自得哉？故僕志在兼濟，行在獨善：奉而始終之則爲道，言而發明之則爲詩。謂之「諷諭詩」，兼濟之志也；謂之「閑適詩」，獨善之義也。故覽僕詩，知僕之道焉。其餘「雜律詩」，或誘於一時一物，發於一笑一吟，率然成章，非平生所尚者，但以親朋合散之際，取其釋恨佐歡。今銓次之間，未能删去，他時有爲我編集斯文者，略之可也。

《羅隱集・讒書・重序》 隱次《讒書》之明年，以所試不如人，有司用公道落去。其夏調饉於江東，不隨歲貢。又一年，朝廷以彭□就辟，刀機猶濕，詔吾輩不宜求試。然文章之興，不爲舉場也明矣。蓋君子有其位，則執大柄以定是非；無其位，則著私書而疏善惡。斯所以警當世而誡將來也。自揚、孟以下，何嘗以名爲？而又念文皇帝致理之初，法制悠久，必不以蟻蝨癢痛，遂偃斯文。今年諫官有言，果動天聽。所以不廢《讒書》也，不亦宜乎？

趙秉文《滏水集》卷一三《學道齋記》 余七歲知讀書，十有七舉進士，二十有七與吾姬伯正父同登大定二十五年進士第。厥後余調安塞主簿，遷邯鄲、唐山令，是時年少氣銳，急簿書，稱賓客，舞智以自私，攘名以自尊。蓋無非爲利之學，使其乾没不已，將遂君子之棄，而小人之歸矣。而吾伯正父心平氣和，以拊循其下，養孤兄弟之子，如其所生。年四十餘喪其配，遂不復娶，若將終身焉。及任監察御史，危言讜議，濱死而不顧，是其果有大過人者。泰和二年春，相會於京師。親其狀，義而不朋；窮其心，澹然而無所求；察其私，蓋恥一物之不得其職。是豈真有道者耶！他日，余問道於伯正父，伯正父曰：「余何知道？余但日食二升米，終歲製一縕袍，日日入扃了吾職，不敢欺賓客，慶弔之外，課子孫讀書而已。余何知道？」在他人乃尋常日用事，而伯正父行之，乃有超然不可及者，何哉？吾儕小人於日用事外，所爲營營矻矻，計較於得失毀譽之間，不過爲身及妻小計而已。而人情之所甚好者，伯正父無之；酒色人所甚好也，伯正父無之；綺繡珠玉玩好之物，伯正父無之；怒氣以待人，恃才以陵物，伯正父無之。非有道者能之乎？或者不之信，曰：「今之學者不如是。且伯正父所學者，何道也？」余笑謝曰：「子去矣。」有道人梵志者，齟著襪，嘗曰：「乍可刺你眼，不可隱我脚。」君當詣彼問之。

劉基《國初禮賢録上》 上御端門，論及黄石公《三略》，且口釋之。濂進曰：「《尚書》二典三謨，帝王大經大法靡不畢具，願陛下留意講明之。」上曰：「朕非不知典謨爲治之道，但《三略》乃用兵攻取時務所先耳。」上問：「帝王之學，何書爲要？」濂請讀真德秀《大學衍義》。上覽而悦之，令左右大書揭之兩廡之壁，時睇觀之。

焦竑《玉堂叢語・規諷》 方孝孺爲翰林侍講，典國家大政。同郡王叔英時爲漢陽知縣，遺書曰：「凡人有天下之才固難，能自用其才者尤難。如子房之於高祖，能用其才者也。賈誼之於文帝，不能自用其才者也。子房之於高祖，察其可行而後言，言之未嘗不中，故高祖得以用之。賈誼之於文帝，不察其未能而易之，且又言之太過，故大臣絳、灌之屬得以短之，於是文帝不獲用其言。方今明良相逢，千載一時，但天下之事，固有行於古而亦可行於今者，如夏時周冕之類是也。亦有行於古而難行於今者，如井田封建之類是也。可行者行之，則人之從之也易；難行者行之，則人之從之也難。從之易，則民樂其利；從之難，則民受其患。此君子之用世，貴乎得時措之宜也。」孝孺深然之。及與政，又輒慕古王政，即欲見諸事，以故多紛更，卒無成效。

焦竑《玉堂叢語・器量》 永樂中，漢庶人謀奪嫡，離間宫臣。石首楊文定公時爲司經局洗馬兼編修，下錦衣獄垂十年，家人供食數絶。又上命莫測，與死爲鄰，公勵志讀書不輟。同難者笑之曰：「勢已如此，讀書何爲？」曰：「朝聞道，夕死可也。」其不以患難介意如此。

李賢《古穰集》卷二九《雜録》 吏部尚書魏驥，浙人。初爲松江教官，汲汲成就人材。諸生在學居者，候一更盡，必攜茶往視之。見書聲者，供茶一甌而反。至三更將盡，必攜粥以隨。尚有誦書者，供粥一碗，且嘉其勤。如此者亦不頻數，間旬一行，士子咸感激。後出其門者，顯宦甚盛。爲考功員外郎，有聲，遷太常少卿，拜吏部侍郎。尋至太宰。篤尚斯文，性好吟詠，臞然若不勝衣。中官王振亦重之，呼爲先生。贊見，惟帕一方，振亦不較。以引年致仕，士林嘉之。【略】

學者先要去二「矜」字。能去者，百無二三。大抵天資美者，自然謙下，不自誇大。不然，鮮有不矜者。静觀接談者，必言己所行事如何，往往言其所行之美事，而過惡之事則不肯言。與古之君子善則稱人、過則稱己者異矣。【略】

劉子欽，江西人。爲舉子業最工。由省元至會元，將殿試，解縉在翰林，會間稱之曰：「狀元屬子矣。」子欽自負，略不遜避。縉少之，密以題意示曾棨。明日廷對，棨策最詳，殆及萬言，遂爲狀元。至十人之後，方及子欽，壓其負也。後子欽終於教職，名位竟不顯云。

曹端爲教職，留心窮理之學。在霍庠，造就士子，務躬行實踐。弟子出門者，亦循循雅飭，遵其教不忍違。後調蒲庠，霍庠士子争之不釋，竟終於霍，一郡人罷市巷哭，童子亦悲泣。座下足著兩磚處皆穿，静專之功多。方岳重職不敢以屬禮待，至其郡，必敬謁之，凡考校諸庠生，必請端主其去取，事畢而還。父好善信佛，洎聞端言聖賢之道，即從之。於是作《夜行燭》一書，與父誦之。所著《四書詳説》、《太極圖解》、詩文數十卷，傳於世。

張志淳《南園漫録》卷一《惜才》 三原王公爲吏書時，天台夏進士鍭放回違限，例當送刑部問罪。鍭以爲母不服，且以詩風貢郎中欽，欽不懌。時予爲主事，欽據法白公，必欲送問。鍭急，因言曰：「必欲問，有死而已。」鍭嘗以所爲文獻公，公因停其事，命予勸鍭。鍭曰：「果不可免，則以進士還官長，歸養母而已。」予因解之曰：「子節誠高矣，然已中進士，則不比隱者可行其志。今公惜才，好文乃如是，故遣某相告。果不服而長歸，任子歸矣，則據法行浙江巡按御

史下縣提子，顧不驚令堂乎？」夏遂語塞。還以白公，公喜見顏色，即遣官持手本引鋘送刑部，又丁寧所遣官善慰諭之。及官回，又召予引官面問曰：「鋘去云何？」曰：「送至刑部門外，鋘發嘆而易衣進矣。」公微笑曰：「汝在道還使之衣冠乘馬否？」官曰：「然。」公又微笑謂予曰：「此少年有文而不知法，故當委曲成之。」公於一進士而愛惜保護之如此，而法則不少屈也，可謂難矣。

陸深《儼山外集》卷一四《停驂録》 劉名健，字希賢，號晦庵，洛陽人，相孝廟首尾二十年，相業甚可觀。素以理學自負。予乙丑登第爲庶吉士，與衆同謁公於安福里第。公告諸吉士曰：「人學問有三事：第一是尋繹義理，以消融胸次。第二是考求典故，以經綸天下。第三却是文章。好笑後生輩，才得科第，却去學做詩。做詩何用？好是李、杜，李、杜也只是兩個醉漢，撇下許多好人不學，却去學醉漢。」其言如此。雖抑揚之間不能無過，然意則深遠矣。【略】

李憲副夢陽，字獻吉，號空同子，弘正間名士。與予交好，嘗約獻吉游吴，卜居。予將入梁，訪族二十餘年未酬也。嘉靖己丑秋，獻吉尋醫渡江，留京潤一兩月。予適有延平之行，是歲除日，獻吉下世，予赴晉陽，以庚寅三月二十一日經汴城，而西望幾筵，一慟而已。其子枝字伯材，以《空同子》八篇來貺，燃燈讀之，重爲之流涕。内《論學》下篇一條，書劉閣老言李、杜事，微失旨。【略】

宋楊彦瞻守三衢，以書答狀元留夢炎，略云：「嘗聞前輩之言，吾鄉昔有第奉常而歸，旗者、鼓者、饋者、迓者、往來而觀者闐路駢陌如堵墻。既而閨門賀焉，宗族賀焉，婣者、友者、客者交賀焉。至於讐者，亦茹恥含愧而賀且謝焉。獨鄰居一室扃鐍遠引若避寇然，余因怪而問之，愀然曰：『所貴乎衣錦之榮者，謂其得時行道也，將有以庇吾鄉里也。今也或竊一名，得一官，即起朝富暮貴之想，名愈高，官愈穹，而用心愈繆，武斷者有之，庇姦慝，持州縣者有之。是一身之榮，一害之增也。其居日以廣，鄰居日以蹙，吾將入山林深密之地以避之，是可弔，何以賀爲？』」予感其言，録之以自警。異日歸田，當榜諸廳事，以警子孫。

陸深《儼山外集》卷一七《續停驂録下》 予爲國子司業時，彭幸庵澤以太子太保爲都察院左都御史，欲舉曹端從祀夫子廟庭，以爲本朝理學之冠。予時不敢主張，予亦不甚知其爲人。及來提學山西，始訪求之。端字正夫，別號月川，澠池人。永樂戊子鄉舉，己丑中副榜，仕爲霍州、蒲州學正。後卒，葬霍州高氏原。正統間，蒲州謝御史琚記其祠堂，有曰：「聖朝道學大明，崤澠之間，有月川曹先生出焉。自幼以聖賢爲己任，其言曰：『佛氏以空爲性，非天命之性、人受之中。老氏以虚爲道，非率性之道、人由之路。』嘗著《家規輯略》，釋《太極》、《西銘》、《通書》，又作《存疑録》、《夜行燭》，編《儒家宗統譜》，撰《月川詩圖》、《孝經》有《述解》、《性理》有《文編》。孝親弟長，崇正厚倫。」其稱述如此。又按幸庵西歸時，曾東河南巡撫都憲李梧山先生充嗣曰：「我朝一代文明之盛，經濟之學，莫盛於誠意伯劉公、潛溪宋先生。至於道學之傳，則斷自澠池月川曹先生始也。先生少負奇質，知讀書，即慕聖賢之學。修己教人，治家事親，奉先化俗，率自躬行心得以推行之。爲霍蒲二庠學正，三典陝西文衡，四方學者從之甚衆，虚往實歸，各有成就。河東薛文清公最推尊之。先生再典霍庠教也，霍人事先生如父母。既而卒於霍，遂留葬於彼。吾蘭翰林編修卓庵黄先生過澠池，拜其祠而詢其墓所，僉曰在霍。卓庵嘆曰：『狐死正丘首。老先生一代名儒，魂魄獨不思故鄉乎？』遂捐貲屬縣尹並乃郎琇等移葬澠池。今其子孫有爲省祭官監生者。而其所著書不下千種，藏於家，亦有刊行傳布者。」又曰：「曹先生子孫門祚衰薄，遺書亦恐久而散亡矣。」據所稱許，蓋好學篤信之人，其於斯文道統之所系者竟何如也。予少嘗得其所著《四書詳説》者，要皆羽翼朱傳，似亦舉業之書也。當訪其遺書，并考論之。彭柬所指卓庵，即黄諫廷臣先生也。

何良俊《四友齋叢説》卷三《經三》 章介庵先生爲南畿督學，是年歲考，某適領案。後以事謫授松江貳守，遂爲相知。曾以公事至海上，訪余敝廬，見堂中懸馬西玄見贈詩，介庵指之曰：「此公正人也。」余亦數至府衙，即相留竟日，所談皆學業，不及公事。嘗言少年時讀書，五經、《四書大全》書眉上標寫皆滿。又言：「《圓覺經》説理精到，是與孔子對床睡的。宋儒傳注，只在孔子床脚底下鑽，如何會識得？」又痛黜詞章之學。時余字登之，嘗對鬱子江言：「我聞何登之喜讀《文選》與《藝文類聚》諸書，縱讀得精熟，有甚用處？」然文章亦學者之事，故孔子曰：「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某意以爲力或有餘則兼之，未必不是。

周暉《金陵瑣事》卷一《講書》 海剛峯巡撫下學，謁聖後，令府官坐於明倫堂左，縣官、學官坐於明倫堂右。諸生講書，只講《孟子》「其爲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於天地之間。其爲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二節，舉動迥破常格，殊非俗吏所能。

沈德符《萬曆野獲編》卷二《講學見絀》 世宗所任用者，皆鋭意功名之士。而高自標榜，互樹聲援者，即疑其人主争衡。如嘉靖壬辰年御史馮恩論彗星，而

及吏部侍郎湛若水，謂素行不合人心，乃無用道學。恩雖用他語得罪，而此言則不以爲非。至丁未年御史游居敬又論南太宰湛若水學術偏陂，志行邪僞，乞斥之，並毀所創書院。上雖留若水，而書院則立命拆去矣。比湛歿請恤，上怒叱其僞學盜名，不許。因以逐太宰歐陽必進，其憎之如此。至辛未年九廟焚，給事戚賢等因災陳言，且薦郎中王畿當亟用。上曰：「畿僞學小人，乃擅薦植黨，命謫之外。」湛、王俱當世名流，乃皆以僞學見斥。至於聶雙江，道學重望，徐文貞力薦居本兵。上以巽懦僨事逐之，徐不敢救。比世宗上賓，文貞柄國，湛、聶俱得恩贈加等。湛補謚文簡，聶補謚貞襄。蓋二公俱徐受業師，在沆瀣一脈宜然。而識者以爲溢美，非世宗意矣。若王文成之歿，在嘉靖初年，既靳其恤典，復奪其世爵，亦文貞力主續封，備極優異，而物論翕然推服，蓋人情不甚相遠也。王龍溪位止郎署，且坐考察斥不得復官，故文貞不能爲之地。即隆慶初元起廢，亦不敢及之，第爲廣揚其光價耳。

湛文簡之學，以隨處體認天理爲宗，而不免失之迂腐。如勸世宗求嗣，必收斂精神。上曰：「既欲朕收斂，則不必如此煩瀆。」其時即已厭之矣。聶貞襄任本兵，曲庇分宜孫嚴鵠冒功，爲時所薄。及罷官南還，遇倭亂，暫留吳門，人問何以御倭，則曰：「壯者以暇日修其孝弟忠信。」聞者竊笑。如此經濟，何以支俺答哉！惟王龍溪聰明機警，辨材無礙，聞其說者解頤心折，即王文成當時亦歡服，以爲門墻第一人。至徐華亭，又爲同心至友，推獎贊歡，如司馬公之與邵堯夫。又，龍溪性好遊，以故安樂行窩所至，四方共重，逾於王公。同時同鄉錢緒山、唐一庵諸公，俱不爾也。

沈德符《萬曆野獲編》卷一四《孔廟廢塑像》 正統八年，國子助教李繼上言宮殿將成，惟太學尚仍元舊；且土木肖像不稱，亦非古制，請擇地改建。上曰：「朝廷自有措置」不允。

天順六年三月，蘇州知府林鶚因文廟聖像頹壞，乃並諸賢像皆易爲木主，然未敢聞之朝也。

至成化十七年，國子監丞祝瀾者，遂上疏欲以木主改塑像，上不允，斥爲云南府幕而去。

至弘治十二年己未，南京兵科給事中楊廉遇闕里災，乃上疏宜趁廟宇一新更易木主，以革夷教。又「大成」二字乃譬喻之語，於謚法不合，亦宜革去。上雖不從，而不加譴讓。

至嘉靖初，張永嘉用事，而普天塑像被毀矣。蓋其說非始於張也。

楊又有疏申明祀典，謂宋儒周、程、張、朱從祀之位，宜升居漢、唐諸儒之上。其說更爲不經，識者非之。楊至弘治甲子以告病光禄少卿聘主浙江鄉試，被言官指謫，謂其欺君不忠。後官至宗伯，得上謚。時嘉靖乙酉，蓋永嘉以議合左右之。

沈德符《萬曆野獲編》卷一四《先聖木主》 張永嘉當國，議易先聖孔子塑像爲木主。時徐文貞爲編修，抗言其非，坐是外貶，天下翕然稱賢。蓋高皇帝謂塑像爲故元夷俗，一切城隍嶽瀆盡易木主，廢王侯之號，獨孔廟存塑像，仍王爵。至永嘉承世廟聖意，易王爲師，併棄像設，時論不以爲然。然廣東廣州府城隍神木主，至景泰中巡撫都御史王翱仍易以塑者。則高皇製作，當時已不能盡奉行矣。

又宣府儒學聖像，亦係土偶。有鎮守大帥永寧譚廣者，範中金爲五藏，實其中。未幾被盜，穴其背而取之。此亦天順間事，見葉文莊《日記》中者。然則木主亦未可盡非也。

徐文貞抗論孔廟事，上恚甚，既逐之，又下旨云：「徐階天下小人，永不許擢用。」未幾超爲學使者，超爲祭酒侍郎，長春卿，入内閣，繼分宜當國，奉世宗末命，爲時元臣，幾軼永嘉而上之。

弘治十二年，給事吳世忠請尊夫子爲文祖大成至聖，帝不允。

沈德符《萬曆野獲編》卷一四《四賢從祀》 隆慶初元，徐文貞當國，御史耿定向首請祀王守仁於孔廟；而給事趙軏、御史周宏祖則主薛瑄，都給事魏時亮又加以陳獻章，凡三人。後會議，僅瑄一人得祀。時爲隆慶五年，則徐文貞去國久矣。

初徐文貞議復王守仁爵，並欲與薛一體從祀，以衆論不同，僅還故封。比新鄭當國，遂嗾給事中笪東光劾原任給事魏時亮附階私守仁，借從祀以濫與伯爵，欲坐徐、魏以專擅封拜論斬。蓋魏佐徐攻高最力，故恨之尤深。會東光病狂，衣紅衣跣足，唱曲入朝，被參逐去，自是無敢議守仁從祀者矣。

至今上初元，都御史徐栻，給事中趙參魯、御史梁許、蕭廩、謝廷傑、余乾貞等各獨疏薦守仁宜與瑄同祀。時萬文恭主和爲禮卿，亦特疏專王守仁。御史李頤則薦胡居仁宜與王守仁同祀。而無及陳獻章者。時旨下，雖命會議，然張江陵秉政，素憎講學諸公，言路逢其意，攻守仁者繼起，以故卿貳臺瑣以及詞臣，無一人肯具議者，事遂中輟。至十二年，而御史詹事講首倡議，則又薦獻章、守仁，

而不及居仁。南科鍾宇淳亦同其義。乃科臣葉遵、主事唐鶴徵又只主守仁一人。上下諸疏會衆議之。都察院右都御史趙錦等、御史許子良等、户科給事蕭彦等、宫坊徐顯卿等、韓世能等各公疏，禮部王士性一人又獨疏，俱薦陳、王二人，又不及居仁。上意亦以爲然。時惟祭酒張位、洗馬陳于陛、中允吴中行，則以王、陳、胡三人當並祀，而閣臣有疏，亦謂三人同祀之説爲允。祀典從此定矣。

時禮卿爲沈歸德鯉當主議，僅左袒胡一人，而于陳、王俱有訾貶。忽聞閣臣有疏，亟露章遏止之。上僅批：「已有旨了。」其疏與閣疏同日發下，沈遂疑撰地故抑其言，怏怏見於辭色，相猜自此始矣。次年春，南京户部主事唐伯元則又痛詆守仁之學，至不可聞。而上出嚴旨，斥唐偏見支詞，撓毁盛典，於是衆喙始息。

説者謂新建之孫與戚畹永年伯王偉共釀數萬金，從内援得之，尤爲怪妄。永年雖浙籍，與文成非一家，且雖名外戚，而實酷貧，安得有金以助新建也？文成生前身後，無端遭人指摘者，不一而足，豈真高明鬼瞰耶？初祀議紛紛時，光禄寺李楨又别薦曹端、吕柟等五人，而以禪學暗攻守仁，獻章，爲上所詰責。大理少卿王用汲則單疏專劾守仁爲悖叛朱晦庵，且謂守仁曾詈朱熹爲夷狄禽獸，至造其像鞭朴之，則又剿襲風聞仇口也。於是上始有「守仁、朱熹學術互相發明，何嘗因此廢彼」之旨，然皆祀典未定時也。其時内閣止申、許二人在事，沈歸德蒞任未匝月，既閣疏伸而部疏絀，争者俱已付之忘言，獨唐户部於事後力争，蓋代歸德不平也。今歸德自刻《南宫奏稿》，最爲詳備，獨削從祀一疏不存，不知何故。

王文成初歿，桂文襄萼、魏恭簡校、董文簡玘尼之於先矣。至穆宗初，又以徐華亭故，波及良知之學，攻之不止。直至甲申歲，出自聖斷，始祀兩廡。而唐户部疏中，至云皇上尊寵王氏如此，蓋暗指永年賂通中官，見之章奏，以故上怒而謫之。此等語，若在世宗朝，根究下落，唐難乎免矣。

又陳白沙在先朝，與薛文清同議從祀，忽有謗大瓚李芳，廣東人，與陳同鄉，爲之奥主，遂議中止。陳在成化被召時，爲邱文莊肆謗，亦同鄉也。至甲申之得祀，言者又云：「司禮掌印首璫張宏，故産粤中，私其里中先達，特下俞旨，並祀三臣。」此祖子産立公孫泄故智也。蓋陳死生皆以桑梓受累。

然而薛河東議祀時，高新鄭爲政，主議言官則吏科都給事韓楫爲首，山西蒲州人，與薛同里，因極意推崇。韓又新鄭第一心腹門生，故一疏而穆宗立允，舉朝無敢異議。

至胡居仁，向來少有議崇祀者。臺臣李頤亦餘干縣人，與胡同邑，始躋之薛、王之列。其後沈歸德因據以上獨祀胡之疏。二賢雖無忝盛典，又得鄉人之助如此。

李中馥《原李耳載》卷上《死孝死忠》 同譜解首趙念懷，名之璽，樂平人。家世科第，爲少司馬紱之子。居父憂，山賊大熾，名紫金梁者，從贊皇突出念懷所居高樂里，因守父柩不敢避。賊脅之取金，凡刀錐、燔灸、繩絞、弦柞之刑無不受。父官顯宦，囊橐蕭然，賊不滿慾，牽出砍之。念懷泣言：「願柩前受死，庶魂魄相依。」遂復牽入。一賊舉刀劈額，其賊首止之，云：「果有隱藏，豈見妻妾子女盡死，而終不言乎？彼亦孝子，生死任之，無手刃也。」念懷暈絶柩傍。俄甦，求勺水不得，蓋僕從逃散盡矣。里鄰素感其德，憐其舉家被刃，將爲檢斂殘器，斂瘞遺骸，詰朝入視，見其未絶，乃舁之别室調理，半載獲痊。匍匐赴省，呈籲少司馬恤典。中丞爲之疏請，父得旨祭葬如例。戚友唁之，念懷備陳慘毒，言：「鰥寡孤獨四窮民，一身頃刻兼之。」從此不事進取，乞恩，除澤州廣文，晉國學助教，轉户部員外郎、郎中。闖逆陷京師，死之。生死之際，忠孝之間，如念懷者可謂皎皎矣。過其閭者，無不感歎。

徐乾學《憺園文集》卷二五《嵩陽書院碑記》 嵩陽書院創自五代，周時稱太室書院。宋至道，祥符中，並賜九經。其時甘露降講堂，守臣以聞。景祐二年重建，改稱今名，賜祠額。至金元而廢。明嘉靖中，知縣嘉定侯君泰以二程子嘗講學其地，即故址爲二程祠。末年，燬於兵火。入國朝，知縣黄岡葉君封築堂三楹，以祀有宋提舉主管崇福宫程、朱而下十四人。葉君既解篆去，其鄉先生耿逸庵介復建堂三楹，遷二程、朱子主特祀之，又作講堂曰麗澤，旁列兩齋，曰敬義，曰博約；書舍若干區。知縣長洲張君壎助成之。於是先生聚其鄉之賢雋肄業其中，而屬張君寓書於予爲之記。余惟三代盛時，自閭里以達於王之國中，無不立學之地；自青子至庶民子弟，無不學之人，而又擇卿大夫之致其仕而歸，能以道得民者爲之師，日從事於禮樂詩書，若繒布稻粱，服食之不可斯須去也。以故道德一，風俗同，而人材不至於告窳。自嬴秦燔書，漢、唐以來學或興或廢，其所以教者皆非古法。於是有志於學者，相與擇地構宇，爲羣居講習之所，多至數十百人，而書院之設，幾幾重於學校矣。然其間盛衰之故，嘗因乎其人：宋時四書院，嵩陽與睢陽，皆今河南地。時中原新脱五季鋒鏑，一二哲士聚徒講授，朝廷就褒表之。加以二程子過化之地，學者趨焉，如水歸壑，可云盛矣！而其後講堂

學舍不免夷爲荆榛。遡至道、祥符，至有明嘉靖中，其間曠廢蓋亦四百餘年，而侯君始改建。又百餘年，而先生與張君乃廓而新之，復古書院之舊，學者於此固千載不易得之時也。

先生之教人，以程朱爲宗，以敬義博約爲大指。又嘗質疑於上蔡張先生沐、睢州湯先生斌。上蔡嘗過嵩陽，講主敬之義，睢州爲之記，極病今人口耳影響之談，視《詩》《書》爲糟粕，禮儀威儀爲粗迹，爲講學者之過。謂天命流行，不外動容周旋，而盡子臣弟友之事，即可上達天德，皆與先生之旨互相發明。古所謂卿大夫致其仕而歸，能以道得民者，先生是已。而張君之賢，適來爲邑宰於此，又能承先生之教以嘉惠來學，豈非學者之幸哉！學者於此，必無徒狃於科舉積習，務爲干禄之具，其聰明有材辨者，不溺於奇衺淫僻、虚無謬悠之説，以求炫夫耳目，循循《詩》、《書》、禮、樂之中，自下學而上達，以庶幾聖賢盡性至命之學。將由一州一鄉達之天下，自此而學術人材可幾三代。此誠先生興起斯人之至意，予所日夜望之者也。書以復張君，俾質之先生焉。

李因篤《受祺堂文集》卷三《創建朝陽書院序》 書院之建，昉於宋儒，所以通庠序之窮，而輔其所不及也。近代科名日重，而獲之者或忘其源，積漸至於公卿，驅車結駟，甚且過廟宫而不下，求所謂仕優則學者邈焉。夫庠序以養天下之人才，非專爲科名設。其初蓋準帖括之法，束之一途，若曰舍是，則科名無繇致也。今反以科名爲鵠，視博士之門，居之去之，不異逆旅，故庠序乃日趨於敝，國家有所用非所養之嘆，而士亦無解於學與政違。當是時，賢者欲起而救之，舍書院不可。且岐固周之舊豐鎬之所基命也。先王之大經大法，至周略備。遊於斯者，相與博綜而討論之，力行積學，去聖道不遠矣。

張伯行《正誼堂續集》卷六《請見書院記》 夫世風日降，士人自束髮授書以後，富貴利達之念即已浸淫盤結於胸，牢不可拔。於是日營營於進取之途，冀得一當，以快吾志，而於考道論德無聞焉。閑與一二搢紳先生綢繆款曲，無非廣爲聲援，資其標榜，至於天人理數之微、治亂興衰之故，概茫乎未有得。以視封人之隱於下吏，等軒冕若塗泥，而獨於大聖人之戾止，求一望見顔色，即能決其爲上天所生以撥亂反正之人，不必請業請益，已若生平得所依歸者，其望道之切、見道之真，夫豈今之儒衣儒冠者所能髣髴其萬一哉！吾願學者之登斯堂，入斯室，顧名思義，羹墻往哲，毅然以斯道爲己任，不淪於俗學，不溺於異端，處則爲幽獨不愧之身，出則爲家國有用之士。今雖去聖已遠，不獲一親炙其休風，而行誼若此，是亦聖人之徒也，又何富貴利達之足云！

張伯行《正誼堂續集》卷六《建陽縣崇政里正學書院記》 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所以小成而大成，教化行而風俗美，率是道也。【略】余惟文公有云：「道無古今之殊，而學有今古之異。」夫其所以道無殊而學有異，抑獨何歟？蓋道原於天命之性，行於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之間，勉齋所謂「五典」者，天叙之常禮，人道之大端也，是以有物有則，民之秉彝也。實自有天地以來，無極二五真精妙合，因之氣化形生，五性感動，而親、義、别、序、信之道寓焉，故曰「道無古今」也。獨是古之學者藏修遊息之地，學其所事，日用飲食之間，事其所學，用能開發聰明，成就德業，今但曰記誦訓詁，組織文章而已。縱日讀書於學校庠塾之下，而措諸事爲，終身惘惘，迄無一得，卒至日趨卑陋，莫能知所興起也。學有今古，不其然乎？余莅閩，甫下車，輒搜輯先賢先儒遺集，表章正學，爲兢兢而常恐不得當也。念建邑居閩上游，同峰毓秀，文肅之澤猶存，考亭之範伊邇，道之所以明，所以行，將於諸生乎有賴焉。故特爲諸生勉者，惟在痛革夙習，反求身心，體前代立學之意，切羹墻如在之思，於先聖先賢及諸儒前後發明之書，默識心融，相觀而善，見諸言必期措諸行，毋徒記誦剽掠，爲科舉之學膠滯胸中。夫然後經明行修，而成人有德，小子有造，今之學猶古之學，教化之行，風俗之美，將由乎是。是則俎豆有光，鄉塾大有榮施也。爰記其作興前後之由，顔其額曰「正學書院」，並推明先儒之説，詔示諸生，而志石於其廡以俟云。

張伯行《正誼堂續集》卷六《壽寧縣新建紫陽閣記》 余惟今之司教者，名爲師嚴道尊，模範多士，實則不過奉行故事，取具文書足矣。兹以一介寒氈，留心斯道，能於數楹舊貫之地，寓崇奉先儒之誠，事可嘉也。抑余之爲邑諸生期者，寧惟是崇奉而已也。蓋自世儒溺於詞章之習，而師之所以教，弟子之所以學，不過掇拾浮華，以爲弋取科名計，舍此無他務焉，豈知先儒之學，固所以求爲聖賢，其理不外乎身心性命，其事不離乎日用人倫，而其教人之方又皆深切而著明，平易而精實。使天不生文公，則無以集諸儒之成，而孔孟之道幾乎息矣。爾諸生朝夕來斯閣也，盍亦取其所爲色莊言厲、行舒而恭、坐端而直者，一一而步趨之乎？亦更取其所謂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返躬以踐其實者，一一而體驗之乎？吾不敢謂十室之邑不有忠信，遵兹以往，横經講貫，無怠無荒，他日經明行修，俾先儒授受之源流，表章不墜，即此其基矣。雖然，鼓士氣者，學官責也，

亦有司事也，尚其量加優恤，用示鼓舞。謁文公之祠，即本文公之教以教之，彬彬然處能有守，而出可有爲也，是余之望也夫。

張伯行《正誼堂文集》卷九《南平縣學重修文廟記》 周茂叔曰：「道德高厚，教化無窮，與天地參，四時同。」蓋夫子之教，天之施，地之生也。游夫子之門者，戴天而不知天之高，履地而不知地之厚也。時行物生，莫非天地不言之教。讀先聖之書，但曰能文章取科第而已，而於道之無乎不在者，惘惘然莫識所從事，尚足與游夫子之門哉！夫學校之設，以明道也。諸生名爲聖人之徒，側身宫墻，窮年矻矻，固宜理義充於中，道德足於己，膠轕萬變，置之如遺。而往往難之者，豈非窮理盡性之功，下學上達之事，闕焉弗講乎？劍浦楊、羅、李、朱四先生舊址，其遺澤被於人遠矣，斯所謂能做宇宙間第一等事者。人生在世，頭圓象天，足方象地，奈何甘自暴棄，如朽木之不可雕，糞土之墻之不可圬？諸生念及此，亦可慨然而興矣！

方苞等《望溪先生文集・集外文》卷二《進四書文選表》 竊惟制義之興七百餘年，所以久而不廢者，蓋以諸經之精蘊匯涵於四子之書，俾學者童而習之，日以義理浸灌其心，庶幾學識可以漸開，而心術羣歸於正也。伏讀聖諭：「國家以經義取士。人心、士習之端倪呈露者甚微，而徵應者甚鉅。故風會所趨，即有關於氣運。」至矣哉！聖謨洋洋，古今教學之源流盡於是矣。臣聞：言者心之聲也。古之作者，其氣格風規莫不與其人之性質相類，而況經義之體，以代聖人賢人之言，自非明於義理，挹經史古文之精華，雖勉焉以襲其形貌，而識者能辨其僞，過時而湮没無存矣。其間能自樹立、各名一家者，雖所得有淺有深，而其文具存，其人之行身植志亦可概見。使承學之士，能由是而正所趨，是誠聖諭所謂有關氣運者也。

李紱《穆堂別稿》卷一二《重建臨川縣學明倫堂暨尊經奎星二閣記》 學所以明人倫。而人倫之教，備於聖人之經，經明倫叙，文運所由以昌也。故郡縣之學，有明倫堂，又有尊經、奎星二閣，而學制乃完。臨川在昔爲郡，舊志稱郡地，上應文昌。文昌六星在斗魁之上，撫州府學及臨川縣學並有魁星閣。魁星者，斗魁上之星，即文昌也。魁或作奎，取宋時五星聚奎之祥稱魁星，則臨川之所獨，稱奎星則天下之所同。從獨則親，從同則大，故仍從奎。而臨川縣學之奎星閣，傾圮近四十年矣。尊經閣則自明嘉靖中遷學以來，所未嘗建。明倫堂舊建於大成殿之後，崇聖祠之前。而崇聖祠狹隘卑陋，不足以妥神靈。婁縣李侯以簡命來令臨川，甫下車，即亟於修學，屢捐貲倡修。而邑中士大夫應之者不勇，歲爲補苴罅漏而已。

余嘗佐冬官，頗習鳩工庀材事，木石大小長短精確皆能料量之。又嘗佐地官掌三庫，於筦鑰出入爲習。乾隆丁巳，丁太夫人憂。再踰歲，己未春，始克赴郡城，率紳士應侯命，謀修學。侯置酒，延二十餘人首其事，屬余總任，句稽營度。邑人士服侯之誠，又頗信余之拙，不屑爲欺也，於是咸踴躍出貲力，半歲而功成。明倫堂高二丈有四尺，廣五丈有六尺，木良石堅，髹漆明麗，宏偉巍煥，稱學之制。前爲三門，傍繚以墻，後建尊經閣，廣與堂同，又加高焉。重檐飛甍，陵霄匝地。適天子方頒十三經於學，奉庋閣中，稱尊之義。學建於郡城香柟峰，居中最高，東偏稍卑。堂閣既建，若環蒼龍，於形勢爲宜。奎星閣在崇聖祠後，高阜層臺，制與尊經閣同，廣深殺三之一，聳拔高迥，祠殿倚焉，勢若負扆。邑人士覩之，咸欣嘆，以爲昔時所未有也。侯不自以爲功，而屬余記其事。

余惟君子之舉事也，正其名必究其實，而後有其效。邑人士登斯堂，以遊於二閣，顧名而思義，事親必孝，事長必弟，居室必和，交友必信。其出而事君，爲上爲德，爲下爲民，必盡厥忠而後無愧於明倫之名也。至於經義，匪徒誦習爲科名之用，每覽一義，必反諸身，以審其違合。如陸子所云：「六經註我，我註六經。」而後無愧於尊經之實也。經明倫叙，斯文其不在兹乎？文在於兹，而文有不昌者乎？至於經明行修之士，則禮貌之，扶持之；荒經而蔑倫者，則擯絶之，懲創之。此上之所以鼓舞多士者。侯既久已施行，而報最伊邇。後之嗣任兹土者，尚踵而行之，彰淑别慝，樹之風聲。而後士奮於明經修行，而文可得而昌也。因序其意，以告後之人焉。

錢維城《錢文敏公全集・茶山文鈔》卷五《中山書院題壁記》 癸未秋九月，予試士栝蒼。時温處道鐵嶺徐君、温州知府甄城李君方復興中山書院，既各爲文以記之，且郵寄其緣起，而屬余序，以試事亟，未果。越十餘日，抵温州，謁至聖已，與諸生會講於明倫堂，循故事也。諸生以次序講畢，乃進而詔之曰：「自古道德與事功無二理也，即文辭何獨不然？古之爲文辭者，皆以明道，非若今之爲文辭者也。然今之爲文辭亦何獨不然？夫所謂文辭者，非徒求工於字句格律之間，揣摩勦襲，以爲弋科名、拾青紫計也。國家設科目以取士，亦非欲得若輩而用之也。然而卒不廢此者，蓋將以覘其實焉。孔子曰：『德之不修，學之不講，是吾憂也。』聖賢垂訓切於日用，不能引而近之，與一身之言動，及天下之事

相發明，不能得其解。即得矣，而憑虛索渺，無所依據，所謂『思而不學則殆』也。諸生所云，蓋循時師之說，比附數衍，於聖人講學修德之道無所得。無所得，即不能發揮於文辭，以求效於事實，其爲文必不工，工亦不適於用，非朝廷立學校、設科目以取士，及賢有司興復講堂、延名師以振起文教之意。諸生其戒諸！」既以告諸生，退而録之，以質二君，俾書之書院之壁，而別爲文以應其請。

戴震《戴東原集》卷一一《鳳儀書院碑》 余曰：往昔所爲書院也者，求學士真儒必於此焉。遇蓋歲時，屆其地則儒先酋酋講學砥節，相語以道德，相勖以躬行。自宋已來，書院之立咸若是，於其崇七賢，厥指可得而度。今賢太守愛民重士，興學校育人材是任，稽舊時書院遷而新之，聘師置弟子，期之以通經蓄道德，所以儲士待國家之用，以稱朝廷造士以經術之意。然或謂今之書院萃諸生，課文詞上下而已，視昔之求學士真儒也異，則大不然。夫士不通經則材不純，識不粹，不足以適於化理。故用經義選士者，欲其通經。通經欲純粹其材識，然後可俾之化理斯民，克敬其事，供其職。方虞、夏、商、周之盛也，士升以德，其後不能不以言取，徐覘其德者，勢也。雖以言取，苟務於言之當，非通經蓄道德弗能也。由有道德而能文詞者，源而往者也；覩文詞當於理，進而慕於道德者，泳沫以游源者也。若是何岐於今昔哉！六經之文邃深而博大，學焉者各有所至，或履之爲德行，或抒之爲文章，或措之成豐功偉績，如八賢，如二蘇之卓卓著乎前，多士知仰而法之，則賢太守勸勵鼓舞之盛志在是也歟，在是也歟！多士其以余言歸而質之。

蔣士銓《忠雅堂文集》卷二《鉛山學創建試院序》 先王于衆人中，稱之曰士，養之教之，訓習而優游之，豈惟使其僅別于齊民也哉？蓋將有以收其用而爲佐理平治之儲也。夫天下材智强勇之人，得其教，足以踐三才之道，察萬物之理；失其教，足以詭行以亂世，邪説以誣民。故約之于《詩》、《書》、《禮》、《樂》之中，範之于倫常名教之内，寬其力役，養其廉恥。若恐有毫髮累之，以傷其心與力者，亦謂庶幾拔十得一，足以應賢良之選。夫是以待之，如是其優且重也。

自徵辟薦舉之多弊，其制不能行于後世，不得已以文章求之，于是志聖賢與志功名、志富貴者雜進以就試。而試各有宇舍几席之制，在京省者曰貢院，在列郡者曰學院，皆所以厚待學校貢舉之士，使弛其勞、安其身，庶幾出其力以得盡所能，而藉徵其涵養之淺深。惟應童子試于邑宰者無有定制，試之日各假賃几席，負挾趨縣署，錯列堂廡階所間，風日雨雪或不能避。日暮又各爲負挾摩擊、踐踏奪門而出，或昏黑不能返其主家，暴擲街巷，更益以散失賠償之苦。嗟乎！一几席也，既先耗其平旦清明之氣，又不免竭其困憊煩疲之力。秀眉孱軀，名雖未入膠庠，而他日公卿大夫之選，要皆出于儕輩之中。夫愛杞梓楩枏者重厥芽蘖，育鵷鸞鵷鶵者弗遺雛卵，然則爲愛惜人才之計，又何不可于國家經制之外稍爲變通而調護之耶？【略】

迄今以往，吾邑後起之士幸各體此意，讀書敦行，以求登于醇儒名世之林者，則自待之重，庶無負國家養士之隆，亦可藉答吾邑先生長者扶持愛護之雅意云爾。

錢大昕《潛研堂文集》卷二〇《崇實書院記》 崇實書院者，故江南河道總督尚書湛亭李公之所創也。國家敦崇實學，郡縣庠序之規一遵古典，而省會重地，復立書院，萃郡縣之秀者而教之，比於古諸侯之大學，法良意美，超軼前代矣。清江爲河帥駐節之所，冠蓋輻湊，擬於都會，而百餘年來未有議及之者。湛亭公以簪纓世胄筮仕南河，由郡丞、觀察洊登開府，清白一心，始終匪懈，平生於河防、國計、安民、察吏諸大端，洵所謂設誠而致行之者，又念學問與政事相爲表裏，爰創立書院，以爲造士之所，而顏之曰「崇實」。莅政之暇，輒召諸生立庭下，誨之以有本之學務篤其實，勿逐於名，煌煌乎大儒經世之言也。湛亭公歸道山十餘年，天子慎重河工，謂節宣防守之方，非講求有素，無以集事，乃申命公子薌林公，付以全河之任。公居心行事壹以先公爲法，而於造就人才，尤殷殷加意焉。歲有司議改院爲官廨，乃別相爽塏之地，營立講堂學舍，規制增拓，輪奐一新，培養善類，有加無已。落成之日，江淮人士欣喜讚誦，沐新恩而思舊澤，僉議祀湛亭公栗主於講堂之左，春秋薦蘋蘩，以無忘崇實之訓。謂大昕嘗從湛亭公游，與聞緒論，乞爲文以記之。予唯濂谿氏之言曰：「實勝善也，文勝恥也。」儒者讀《易》、《詩》、《書》、《禮》、《春秋》之文，當立孝弟忠信之行，文與行兼修，故文爲至文，行爲善行，處爲名儒，而出爲良輔。程、張、朱皆以文詞登科，唯行足以副其文，乃無愧乎大儒之名。或謂制舉不足以覘實學，豈通論乎？宣尼贊《易》，申立誠之旨；孟氏著書，恥無本之譽。聖賢施教，未有不以崇實爲先者。而湛亭公以是勖士，可謂知本務矣。今薌林公恪承先志，引伸而擴充之，上以毘聖明棫樸作人之治，下以示多士居德善俗之方，風聲所樹，如影從形，當有華實兼茂之儒出爲世用者，豈徒江淮人士歌誦弗諼而已哉！

朱珪《知足齋文集》卷二《筆花書院記》 學者，所以學爲人也，以人倫爲本，

以義爲質，以天命爲昭明，而後根柢六經，而發攄爲文詞，故言有物而苒禄從之，此余拳拳以是敬告吾士民也。抑今能先務乎此，則其忠信慈惠之實政，必有以福蕭山之人，而河潤百里，雨之施，物以孳，亦豈獨我蕭山人之福也歟！是樂爲之記。

戚學標《鶴泉文鈔》卷上《修涉縣廟學記》 天下州縣皆有學，學皆有廟，以祀孔子，非徒示體制，凡以教天下、知有聖道而誦法之也。顧州縣名有學，而試問學之中有春誦夏絃，如太師所詔者乎？有勉爲六德六行，如司徒所教者乎？然則學固虚設，而即歲時俎豆，舉行釋奠，徒具文焉耳，烏在其爲真知聖人而尊之哉！夫士不務學，不知誦法聖人，而亟亟焉廟學之崇，誠非所以爲教。然余讀《城闕》之詩，説者謂子矜佻達，由學校之廢弛，而濟濟多士，克廣德心，《魯頌》歸美泮宫之作。漢文翁創立學舍於成都市中，尊祀孔子，且圖七十子之像於石室，吏民争求爲學宫弟子，由是蜀中衣冠禮樂稱盛。學修而後士有所歸，廟新而後民知所敬，以正人心，端學術，蓋教之本即於是乎在。顧乃視爲末務，有經數十年之久，任其廢敗而不修者，可慨也！涉，小邑耳，在古固殷圻内地，流風善政存焉，戰國又嘗入魏，與聞有西河卜子之教。其地瘠而民知向義，本易於爲善，特不得有司之激厲而振興之，頃年廟學漸以頹廢。余來涖兹土，每朔望展謁，顧見堂廡摧毁，諸生盡露處，而心不安也。又觀宋大觀御製碑，及元時加封文宣王號制詞碑，弔其遺跡，太息久之，以爲何昔盛而今衰，其興復之，是余責也。乃與學博周君、縣佐嚴君謀於邑士，首捐貲爲倡，而餘量力以助。自大成殿、明倫堂、東西兩廡、鄉賢名宦諸祠，以及諸生肄業之所，次第經理，擇老成一二人董之。肇工於嘉慶四年冬月，至次年八月而役竣。於民無擾，事不費而學之規模、廟之氣象燦然殊觀焉。爰進邑士而告之曰：凡余之從事於廟學，非名是務，將效古之崇四術、興三物，而邑人絃誦之聲户有聞也。士咸勉於德行道藝，而賢者能者輩出也。諸生日遊聖門，且登其堂，見禮器車服之盛，而獨無慨然慕、奮然興者乎？甫落成，而我皇上御書聖「集大成」匾額頒示天下學宫，使者適至，余率紳士朝服鼓吹迎入，敬謹懸掛。聖藻奎煌，與殿宇丹碧交爲輝映，萬衆仰瞻，咸謂聖天子崇師重道，教育多士，於是舉增榮爲一縣文明之兆，千載不可逢之嘉會，益感而奮，并欲余爲文勒石，以垂不朽。余謂聖道者萬世所宗，而學校人才所自出，多士幸生盛世，承棫樸作人之化，而又有長吏之勸率，宜何如自勉。他日經明行修，能以其學於聖賢者出爲世用，而在鄉黨亦循循規矩，不失爲聖人之徒，令人嘆文翁化蜀之美於兹再見也，庶廟學之修爲不虚已。是爲記。

姚文田《邃雅堂集》卷三《瓊州府文昌縣重建學宫記》 顧常念國家所以建設學校之意，凡欲使國之秀民皆進庠序，而沐浴於詩書禮樂之澤，及其經明行修，則他日爲良相，爲循吏，即使終老巖穴，而猶將薰其德於一鄉，如陳仲弓、王彦方之所爲者，禮讓可興，而風俗可厚。故政令者古昔盛王御天下之具，而學校則其本務也。不此之察，而僅以是爲仕進之路，則悖矣。平居與諸生相接，未嘗不以斯言反覆敦勸。

童槐《今白華堂文集》卷一六《同仁義學記代》 自余創設小學於鄞城四隅，紳士衿民相率出資庀役。工既竣，次第以石章來請，一爲同仁義學。城東曰君子營者，其地也。維先哲有云：學所以學爲君子。《論語》以君子始，以君子終，其首篇夫子言學，次以子有子論仁曰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蓋入孝出弟，弟子之事，而君子務焉。然則非仁何學？非學何所謂君子？其權輿皆在爲弟子時。鄞之東沿江濱海，出其闉閣，市舶所集，開廛列隧，混品物爲一區。諸少年以聰明材質交貿互競於其間，總總撙撙，不可殫計，庶矣哉！既富矣，然余每攬劉夢得觀市之篇，輒喟然興感，以爲教訓正俗，宜於此尤致意也。而志乘載甬東獨善坊嘗建書院，年運以來風流閒寂，樓迂齋、鄭安晚、史静清諸先生之遺澤鮮有存者。三代下騖功利如管子，猶别立士鄉，而著爲《弟子職》以相教授，矧欲變齊至魯以至道，其又將何從？抑天機、嗜欲互爲消長，富人、窶人之子猶沃土瘠土之民，習相遠也，禁其爲彼，開其爲此，因勢利導，宜莫若童牙，而孤寒者乃今得是學以造之。昔王文公始立鄞學，書請杜先生醇，其略謂：「天之有斯道，固將公之，我先得之，而不推餘於人，使同其所有，非天意，且有所不忍也。夫蒙稱之人，偏介於聲利之區，有侵尋而陷溺之勢，其爲可矜孰甚？繫有道先生者出，苟不忍使之不同其所有，必將教以孝，教以弟，俾事親敬長之心油然自生，因而鼓舞作興，以偕進於道。春木之茁，非天地之仁氣歟？如是而名之曰『同仁』當已。吾因是思君子焉。」在唐季干戈之際，江夏侯於兹延俊乂，興儒雅，革椎埋鬭悍之習，以有聲明文物之美，故後世猶愛而傳之。今生際承平，幸得優游講論，師知所以教，弟子必知所以學，人倫之是明，天爵之是修，習而安焉，以至於仁全而德成焉，君子哉！異日轉相薰炙，於化俗也何有！吾又以知被其風者之皆有士君子之行也，於是乎爲之記以竢。

童槐《今白華堂文集》卷一六《黄岳義學記代》 夫義學之設，徒以恤貧家子耳，然教之得其道，則古人所謂小學者，將賴此獨存，而可推之以正後學之末失。

何以明其然也？昔陸文安公至南康，朱子請爲白鹿書院諸生説書，文安以爲宜先辨其志，因舉義利之説而痛切言之曰：「今人只讀書便是爲利，如取解得官，自少至老，無非爲利者。」朱子絶歎重其言，故其訓門人大旨往往相合。如云爲學須先分内外，爲義者向内，即入聖賢之學，爲利者向外，即趨愚不肖之塗是已。嘗讀而思之，自有科舉之學以來，家習絃誦，人尚揣摩，父兄之中材者惑焉，苟非其力不足以辦膏火，將必令子弟朝夕攻苦，而時時以富貴利達激發其嚮往之心。倖而成，則無所裨於實用；不成，則且陷爲利徒，雖有良師，欲端其始於蒙養，其勢有禁不得行者，蓋學術之不明久矣。先賢之諄諄於是，豈過計哉！若孤寒之子，不得已而來就義學，其父兄當未必有此意，即有之，而亦不能不聽師之所爲，吾故曰：小學可賴此存也。然則小學如何？曰：朱子所輯之書備矣。其題詞曰：「小學之方，洒埽應對、入孝出弟，動罔或悖。行有餘力，誦詩讀書，詠歌舞蹈，思罔或逾，窮理修身，斯學之大明，命赫然罔有内外，德崇業廣，乃復其初。昔非不足，今豈有餘？」按此則古人爲學之次第不既瞭然歟？又其明輯書之意，謂人以古今異宜而莫之行，不知道無古今之異，未始不可行也，故欲令童蒙講習以裨風化之萬一。時陸文達患對偶及虚誕之文足壞初學性質，欲定一小學規，朱子然之，且以禪院清規爲喻。夫仰高蹈景，其人若存，遵而守之，斟酌而行之，是在善教者矣。淳熙中，四明諸先生與朱子時相問質，其後舒廣平教授於徽黄岳之下，丞然興慕，謂其鄉學問之源窒而復通。今徽人立此學，毋亦爲問源者地乎？吾見朱學之將復通於鄣也，爰記諸石。

童槐《今白華堂文集》卷一六《椿蔭義學記代》 古者仕焉而已者歸教閭里，朝夕坐於門，同巷之小子從受學焉，是謂鄉先生，其視二十五家子弟皆吾子弟也。中世士大夫罷而歸，多散髭林下，優游自適，或以道德文章爲書院山長，則衿佩之士宗之，而自羈丱至成童者鮮被其澤。蓋雖前明結社講學儒風大競之時，於小學猶往往闕然不講。若鄞之前喆日大椿老人林公，庶其當古鄉先生之稱而無愧者歟。公由御史歷官參議，以風節爲萬曆名臣，鄞志所載，余固心儀之。道光戊子，余倡立四門小學，方集議，有具狀願自建一學於城北者，視之則監生林祥烈兄弟，公之仍孫也。狀稱公解組後，即所居大椿堂收里中孤貧子弟，親爲教育，一時所造就甚衆，故學者稱爲大椿老人，傳世彌遠，子孫不忘。祥烈父邑諸生，嘉模志興，復而未果。今乃適會其時，請就堂址左近斥地營構，以廣前人教澤焉。噫！鄉先生流風遺澤如此！余忝爲伊洛後裔，自恨無與於道，而迭膺赤最，以教養爲責，則夫倡建小學之舉，其猶得已耶！聞之先王之學以明人倫爲本，自其詠歌絃誦之間，所以漸摩誘掖、激厲而作成之者，無非養其愛親敬長之心，而擴之以爲修己治人之術，故子程子謂自洒埽應對，上即可到聖人事。此古昔門塾所傳之遺法，惟公當日蓋嘗修而明之者繼自今，師以是教，弟子以是學，永永無斁可也。

陶澍《陶文毅公全集》卷三七《鍾山書院課藝序》 江左爲人文之藪，而鍾山如龍蟠扶輿，清淑之氣蓄洩於兹。國家人文化成，因明制立書院，歲選高材之士肄業其中，儲他日通經學古之用，意甚盛也。【略】

我世宗憲皇帝御書「敦崇實學」，懸之講堂，其隱寓箴砭而示之正鵠者至深切矣。夫學何以實？蓋必從衣錦尚絅之始，以馴致於不見是而无悶之域，而後讀古聖賢之書，恍若謦欬接而聲與通，故發之爲文，悉如古聖賢之所欲言，而犁然有當於人人之心，亦如親見古聖賢而聆其意中之所欲言，以是出而應有司之知；其亦可矣。遇與否則命也。有實學斯有實行，斯有實用。非是則五石之匏，非不枵然大也，其中乃一無所有。以中無所有之人，即倖邀有司一日之知，責其實用難矣哉！往時盧抱經、錢竹汀、姚姬傳諸先生嘗主斯席，皆以實學爲教，數十年來流風未替，今又得胡先生爲之提唱，吾見其風氣蒸蒸日上也。故於課藝之刻，重舉聖訓，爲諸生勗焉。

陶澍《陶文毅公全集》卷五〇《山西晉陽書院告示》 照得士爲四民之首，士習之淳漓，民風視爲升降。故欲化民必先訓士，而其道則在辨義利。夫義利判然，詎復難辨，顧或名列膠庠而貿焉昏亂者，何也？敝俗相尋，正學日晦，一倡百和，靡然成風。於是甫學咿唔，便規進取，經史古文束之高閣，腐爛時藝傳爲鴻秘，根柢既薄，轉眼就荒，理之不明，文於何有？抑或僥倖弋獲，遽已自滿，偶爾蹭蹬，輒便隳頹，以夤緣爲捷徑，不憚失身，見商賈之居贏，遂思徙業，類由不知義命而利心中之，故不能耐苦以堅厥志，究心以精所學，無惑乎士習日卑，文風日靡也。今日之士子，即異日之官吏，當其爲士尚不能耐苦，又安望身處膴膏能廉於守？當其爲士尚不肯究心，又安望躬膺繁劇，能勤於職？不廉不勤，則吏治壞，而害歸於民，然則學術之得失，所繫重矣！三晉爲古陶唐遺壤，風化之所漸，靈異之所毓，名賢杰士代不乏人，我朝如永寧之于清端、蔚州之魏敏果、澤州之陳文貞、合河之孫文定，亮節高標，前後輝映，詎今日遂無其人？余以菲材，仰荷聖恩，陳臬兹土，兼權藩篆，夙宵惕懼，凜若冰淵。向之耐苦於學者，今益不敢不

廉於守；向之究心於學者，今益不敢不勤於職。結習未忘，初心肯負？既以自勗，兼勗多士。重維弼教之旨，益用是爲兢兢。至於出乎禮即入乎刑，榮辱所争，僅若毫秒，多士其善自愛，無背義趨利，以仰副聖天子興賢育才之至意，是則余之所厚望也，多士勉之！

張九鉞《紫峴山人詩文集・文集》卷四《重修新昌縣學記》 三代以上，聖王之治，無不一出於學，其德則仁義禮智，其行則孝弟忠信，其術則《詩》、《書》、《禮》、《樂》，其時自上達下，無不立學之地，其子弟無不學之人，瞽宗之典，大昕之徵，胥是道也。三代以降，教尼不行，學或隆或替，要皆失聖王所以立學之意，而學乃不枉上而枉下，繇是有異端之學，詞章之學，科舉之學，雜然並興。紫陽朱子奮然於千載之下，以斯道爲己任，所至浙東各郡縣，流風餘韻。迄元明弗衰，而新昌則亦朱子讀書地也。【略】夫堯舜之道，得孔孟而著；孔孟之道，得朱子而復明。入斯學者，不徒習夫筐篚籩豆金革絃匏之器，升降作止盤辟綴兆之容而已，余故舉聖王所以立學之意，以告新昌之士，毋惑歧塗，毋狃俗學，居敬窮理以立其體，而知類通達，可以爲天下國家之用。其施之天下，則人才陶淑，而有化民成俗之美。此朱子之所以爲教，而即聖王立學之意也夫！

張九鉞《紫峴山人詩文集・文集》卷四《重修東林書院記代》 商邱公之書院記曰：「學者務爲記誦佔畢稗販，以馳騖於利禄得失之塗；蓋去前人創設書院之旨遠矣。」【略】方今治化日隆，天下共偕於蕩平之路，無復有朋黨門户之患，而諸生誦詩從業，日鏞月劘，將使游乎道德之圃，獵乎仁誼之囿。若慤務爲記誦佔畢稗販，如商邱公所云者，豈惟非前人創設書院之旨？

張九鉞《紫峴山人詩文集・文集》卷四《重修義烏縣學記》 余惟學校之教，所以復人性而成人材，其用在天下，其傳在聖賢，上之天地民物得其理，下之仁誼禮知孝弟忠信致其實。古來教化之興，調風正俗，率由乎此。

張九鉞《紫峴山人詩文集・文集》卷四《重修武康縣學記》 古者學校之設，所以明人倫。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衆著於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義而治教隆，三代以來未有易之者也。秦時學廢，至隋唐之際，天下始立學，然惟通都名城有之，又或有夫子廟而無學舍。宋慶曆四年，詔天下皆立學，迄於今下州小邑無不有學，蓋綦盛矣。顧縣之有學，縣大夫惟春秋釋菜，一莅其地，校官課士，其賢者亦惟帖括是務，而先王建學明倫之意多闕不講。是所謂學者存其名而喪其實，士習之眚窳，民風之澆漓，率繇乎此。【略】余考宋自南渡以來，浙江人材之盛甲天下，朱子講學浙東，士之承其學者各有淵源。洎於元明，黄溍、柳貫、吴萊、宋濂、劉基、章溢之徒，皆出乎其間，而浙以西或遜焉邇者，婺、處、温、台諸郡其學漸衰，而杭、嘉、湖三郡人文甲第乃大盛於昔。然士都溺於詞章，其講肄先王之學，以自淑而淑諸人者邈焉無聞。今龔君令武康，首汲汲於此，蓋不惟以科舉之業期兹多士，將使邑之人，游於庠序學校，無不知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義，以興起於學。夫學校者，教化之本，教化者，治之本也。武康小邑耳，由邑而推諸郡，由郡而推諸天下，邪慝不作而禍亂不興，胥是道也。

李禮山《求實書院學規續鈔・湘轄叢刻摘録・通飭閻省士子示》 剖别順逆，振發聵聾以正人心，而端士習事。照得學校爲明倫之地，儒士居齊民之先程，明道利物存心，恒期於人有濟，范希文先憂後樂，即以天下爲程。古之人爲名臣，爲理學，方其衣縫掖居黌宫，規模即已定焉。我國家培植士儒，嘉惠寒畯，辟雍仰化，學校如林。教養之隆，恩誼之美，歷漢唐宋，無與比倫。上設禮義以遇其下，下宜砥礪以事其上。多士身列膠庠，沐浴膏澤，際此時艱事棘，大局阽危，各宜激發天良，共矢忠藎，方稱報禮，無愧斯文。逆黨康有爲、梁啓超等，鄉曲小儒，傾危詼詭，亂名改作，波蕩人心。謂祖宗之成憲爲不足遵，謂孔孟之大道爲不足守，舞文亂政，直欲舉數千百年聖賢之大經大法，一旦而盡廢之。結奸黨，亂朝綱，内外煽煬，圖危宗社。我皇上聰明天亶，灼見其奸，爰請皇太后訓政垂簾，立將凶徒肆諸朝市。當是時，康、梁黨羽恐被罥牽，人人自危，莫不震慄。我皇太后聖恩高厚，特頒明詔，概免株連，予以自新，寬其既往，使若輩尚有人心，宜如何痛自悔艾。殊康、梁竄身海外，倖免刑誅，猶不自悛，復張狂焰，招納亡命，陰結匪徒，邪説暴行，横流天下，人被誑誘，靡然從風，黨類蓁繁，湘中更甚。紳民官幕所在，有之隨波逐流，士林不免理無可解，事殊反常。昔賈傅之言曰：「聽言之道，必以其事觀之。」今彼託名曰保皇，曾亦思我皇太后至愛至慈爲明德，宣仁所不逮。我皇上孝心純篤，豈漢章宋哲所能過。兩宫和洽，初無間言，謬言保皇，何不自量。又其匪票曰富有，曰貴爲，悖狀顯呈，尤屬易見。夫曰富有者，妄欲富有四海也。曰貴爲者，妄欲貴爲天子也。冒上亡等，希冀非分，大逆不道，極惡窮凶。爾諸生各有知識，各具本心，讀聖賢書，所學何事，是非順逆，豈曰難明。即不能力挽狂瀾，亦何至遁而從逆。本部院視學此間，職司教化，牧馬者必除其敗類，牧羊者宜芟其害羣。學校之中乃有叛徒，惟教不先，致

率不謹，既深痛憤，亦用愧慚。除分飭各學分別稽查外，爲此通飭閣省士子知悉。湖湘勝地，代產賢豪，中興以來，勳名震灼，曾、胡、左、李流風未遠，多士生當禮樂文獻之邦，宜知尊君親上之道。況我聖朝深仁厚澤，養士何等優崇，安可負義背恩，竟甘生成自外，若如逆黨所爲，直孟子所謂無父無君是禽獸也。非惟王法必戮，抑亦天理難容。現經當路訪拿已多，駢誅正法，見斥鄉里，玷辱祖宗，使者憎其猖狂，亦復憫其愚昧，不惜婆心苦口，爲之大聲疾呼。自示諭後，已誤者冀早回頭，未犯者謹防失足，勿蹈其轍，勿揚其波，恪守臥碑，同履法度，反經守正，蹈德詠仁，肅肅雍雍，翼翼濟濟，以端士習，以正人心，使者與有責成垂厚望焉。各宜懍遵毋違，切切特示。

藝文

《詩・大雅・棫樸》 芃芃棫樸，薪之槱之。濟濟辟王，左右趣之。

濟濟辟王，左右奉璋。奉璋峩峩，髦士攸宜。

淠彼涇舟，烝徒楫之。周王于邁，六師及之。

倬彼雲漢，爲章于天。周王壽考，遐不作人。

追琢其章，金玉其相。勉勉我王，綱紀四方。

《詩・大雅・旱麓》 瞻彼旱麓，榛楛濟濟。豈弟君子，干祿豈弟。

瑟彼玉瓚，黄流在中。豈弟君子，福祿攸降。

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豈弟君子，遐不作人。

清酒既載，騂牡既備。以享以祀，以介景福。

瑟彼柞棫，民所燎矣。豈弟君子，神所勞矣。

莫莫葛藟，施于條枚。豈弟君子，求福不回。

《詩・大雅・卷阿》 有卷者阿，飄風自南。豈弟君子，來游來歌，以矢其音。

伴奐爾游矣，優游爾休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似先公酋矣。

爾土宇昄章，亦孔之厚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百神爾主矣。

爾受命長矣，茀祿爾康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純嘏爾常矣。

有馮有翼，有孝有德，以引以翼。豈弟君子，四方爲則。

顒顒卬卬，如圭如璋，令聞令望。豈弟君子，四方爲綱。

鳳皇于飛，翽翽其羽，亦集爰止。藹藹王多吉士，維君子使，媚于天子。

鳳皇于飛，翽翽其羽，亦傅于天。藹藹王多吉人，維君子命，媚于庶人。

鳳皇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菶菶萋萋，雝雝喈喈。

君子之車，既庶且多。君子之馬，既閑且馳。矢詩不多，維以遂歌。

《詩・小雅・北山》 陟彼北山，言采其杞。偕偕士子，朝夕從事。王事靡盬，憂我父母。

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

四牡彭彭，王事傍傍。嘉我未老，鮮我方將，旅力方剛，經營四方。

或燕燕居息，或盡瘁事國。或息偃在牀，或不已于行。

或不知叫號，或慘慘劬勞。或棲遲偃仰，或王事鞅掌。

或湛樂飲酒，或慘慘畏咎。或出入風議，或靡事不爲。

《説苑・談叢》 夫水出於山而入於海，稼生於田而藏於廩，聖人見所生，則知所歸矣。【略】

義士不欺心，仁人不害生。【略】

賢士不事所非，不非所事。【略】

士不以利移，不爲患改，孝敬忠信之事立，雖死而不悔。【略】

君子得時如水，小人得時如火。【略】

君子有五恥：朝不坐，燕不議，君子恥之；居其位，無其言，君子恥之；有其言，無其行，君子恥之；既得之，又失之，君子恥之；地有餘而民不足，君子恥之。

君子雖窮不處亡國之勢，雖貧不受亂君之祿。尊乎亂世，同乎暴君，君子恥之也。衆人以毀形爲恥，君子以毀義爲辱，衆人重利，廉士重名。

君子之言，寡而實；小人之言，多而虚。

君子之學也，入於耳，藏於心，行之以身。

君子之治也，始於不足見，終於不可及也。

君子慮福弗及，慮禍百之。

君子擇人而取，不擇人而與。

君子實如虚，有如無。

君子有其備則無事。

君子不以愧食，不以辱得。

君子樂得其志，小人樂得其事。

君子不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

君子有終身之憂而無一朝之患，順道而行，循理而言，喜不加易，怒不加難。

君子之過，猶日月之蝕也，何害於明？小人之可也，猶狗之吠盜，狸之夜見，何益於善？

君子比義，農夫比穀。

《後漢書・仲長統傳》《明志詩》其一：飛鳥遺跡，蟬蜕亡殼。騰蛇棄鱗，神龍喪角。至人能變，達士拔俗。乘雲無轡，騁風無足。垂露成幃，張霄成幄。

沆瀣當餐，九陽代燭。恆星豔珠，朝霞潤玉。六合之內，恣心所欲。人事可遺，何爲局促？

《梁書・沈約傳》錄《郊居賦》 惟至人之非己，固物我而兼亡。自中智以下洎，咸得性以爲場。獸因窟而獲騁，鳥先巢而後翔。陳巷窮而業泰，嬰居湫而德昌。僑棲仁於東星，鳳晦迹於西堂。伊吾人之褊志，無經世之大方。思依林而羽戢，願託水而鱗藏。固無情於輪奐，非有欲於康莊。披東郊之寥廓，入蓬藋之荒茫。既從豎而橫搆，亦風除而雨攘。昔西漢之標季，余播遷之云始。違利建於海昏，創惟桑於江汜。同河濟之重世，踰班生之十紀。或辭祿而反耕，或彈冠而來仕。逮有晉之隆安，集艱虞於天步。世交爭而波流，民失時而狼顧。延亂麻於井邑，曝如莽於衢路。大地曠而靡容，旻天遠而誰訴。伊皇祖之弱辰，逢時艱之孔棘。違危邦而窘驚，訪安土而移節。肇胥宇於朱方，掩閉庭而晏息。值龍顏之鬱起，乃憑風而矯翼。指皇邑而南轅，駕修衢以騁力。遷華扉而來啓，張高衡而徙植。傍逸陌之修平，面淮流之清直。芳塵浸而悠遠，世道忽其窈隆。綿四代於茲日，盈百祀於微躬。嗟敝廬之難保，若貫籜之從風。或誅茅而翦棘，或既西而復東。乍容身於白社，亦寄拏於伯通。迹平生之耿介，實有心於獨往。思幽人於軫念，望東皋而長想。本忘情於狗物，徒羈紲於天壤。應屢歎於牽絲，陸興言於世網。事滔滔而未合，志悁悁而無爽。路將殫而彌峭，情薄暮而踰廣。抱寸心其如蘭，何斯願之浩蕩。詠歸歟而躑躅，眷巖阿而柢掌。逢時君之喪德，何凶昏之孔熾。乃戰牧所未陳，實升陑所不記。彼黎元之喋喋，將垂獸而爲餌。瞻穹昊而無歸，雖非牢而被縶。始歎絲而未覩，終逌組而後值。尋貽愛乎上天，固非民其莫甚。授冥符於井翼，實靈命之所稟。當降監之初辰，值積惡之云稔。寧万割於下墊，廓重氛於上墋。躬靡暇於朝食，常求衣於夜枕。既牢籠於嫣夏，又驅馳於軒頊。德無遠而不被，明無微而不燭。鼓玄澤於大荒，播仁風於遐俗。闕終古而遐念，信王猷其如玉。值銜圖之盛世，遇興聖之嘉期。謝忠涓於初日，叨光佐於此時。闕投石之猛志，無飛矢之麗辭。排陽鳥而命邑，方河山而啓基。翼儲光於三善，長王職於百司。兢鄙夫之易失，惧寵祿之難持。伊前世之貴仕，罕紆情於丘窟。譬叢華於楚趙，每驕奢以相越。築甲館於銅馳，並高門於北闕。闢重扃於華闥，豈蓬蒿所能沒。教傳嗣於墝壤，何安身於窮地。味先哲而爲言，固余心之所嗜。不慕權於城市。豈邀名於屠肆。詠希微以考室，幸風霜之可庇。爾乃傍窮野，抵荒郊。編霜茨，葺寒茅。構棲噪之所集，築町疃之所交。因犯檐而刊樹，由妨基而翦巢。決渟洿之汀潀，塞井甃之淪圮。藝芳枳於北渠，樹修楊於南浦。遷甕牖於蘭室，同肩墻於華堵。織宿楚以成門，籍外扉而爲户。既取陰於庭樾，又因籬於芳杜。開閣室以遠臨，闢高軒而旁覩。漸沼沚於雷垂，周墜陌於堂下。其水草則蘋萍茨芝，菁藻蒹菰。石衣海髮，黃荇緑蒲。動紅荷於輕浪，覆碧葉於澄湖。殽嘉實而卻老，振羽暇於清都。其陸卉則紫鼈緑葩，天蒼山韭。雁齒麋舌，牛脣兔首。布濩南池之陽，爛漫北樓之後。或幕渚而茁地，或縈窗而窺牖。若乃園宅殊製，田圃異區。李衡則橘林千樹，石崇則雜果萬殊。並豪情之所侈，非儉志之所娛。欲令紛披蓊鬱，吐緑攢珠。羅窗映户，接霤承隅。開丹房以四照，舒翠葉而九衢。抽紅英於紫蒂，銜素蕊於青跗。其林鳥則翻泊頡頏，遺音下上。楚雀乡名，流嚶雜響。或斑尾而綺翼，或緑衿而絳顙。好葉隱而枝藏，乍間闕而來往。其水禽則大鴻小雁，天狗澤虞。秋鶚寒鸛，修鷁短鳧。曳參差之弱藻，戲瀺灂之輕軀。翅抨流而起沫，翼鼓浪而成珠。其魚則赤鯉青魴，纖鰷鉅鱯。碧鱗朱尾，修顱偃額。小則戲渚成文，大則噴流揚白。不興羨於江海，聊相忘於余宅。其竹則東南獨秀，九府擅奇。不遷植於淇水，豈分根於樂池。秋蜩吟葉，寒雀噪枝。來風南軒之下，負雪北堂之垂。訪往塗之軫迹，觀先識之情僞。每誅而索有，皆指難以爲易。不自已而求足，並尤物以興累。亦昔士之所迷，而今余之所避也。原農皇之攸始，討厥播之云初，肇變腥以粒食。乃人命之所儲，尋井田之徃記，考阡陌於前書。顏簞食而樂在，鄭高廩而空虛。頃四百而不足，畝五十而有餘。撫幽衷而踈念，幸取給於庭廬。緯東菑之故耜，浸百畝之新渠。無褰襹於曉蓐，不抱怒於朝蔬。排外物以齊遣，獨爲累之在余。安事干斯之積，不羨汶陽之墟。臨巽維而騁目，即堆冢而流眄。雖茲山之培塿，乃文靖之所宴。驅四牡之低昂，響繁茄之清囀。羅方員而綺錯，窮海陸而兼薦。奚一權之足偉，委千金其如綫。試撫臆而爲言，豈斯風之可扇。將通人之遠旨，非庸情之所見。聊遷情而徙倪，識方阜於歸津。帶修汀於桂渚，肇舉鍾於彊秦。路縈吴而款越，塗被海而通閩。懷三島以長念，伊故鄉之可珍。實褰期於晚歲，非失步於芳春。何東川之瀰瀰，獨流涕於吾人。謬參賢於昔代，亟徒遊於茲所。侍彩旄而齊轡，陪龍舟而遵渚。或列席而賦詩，或班觴而宴語。總帷一朝冥漠，西陵忽其茫楚。望商飆而永歎，每樂愷於斯觀。始則鍾石鏘鉉，終以魚龍爛漫。或升降有序，或浮白無笮。貴則景魏蕭曹，親則梁武周旦。莫不共霜霧而歇滅，與風雲而消散。眺孫后之墓田，尋雄霸之遺武。實接漢之後

王，信開吳之英主。指衡岳而作鎮，包江漢而爲宇。徒徵言於石椁，遂延災於金縷。忽蕪穢而不修，同原陵之憮憮。寧知螻蟻之與狐兔，無論樵芻之與牧豎。睇東巘以流目，心悽愴而不怡。蓋昔儲之舊苑，實博望之餘基。修林則表以桂樹，列草則冠以芳芝。風臺累翼，月榭重栭。千櫨捷嶸，百拱相持。皁轅林駕，蘭枻水嬉。踰三齡而事往，忽二紀以歷茲。咸夷漫以蕩滌，非古今之異時。迴余眸於艮域，覩高館於茲嶺。雖混成以無迹，實遺訓之可秉。始飡霞而吐霧，終陵虛而倒景，駕雌蜺之連巷，泛天江之悠永。指咸池而一息，望瑤臺而高騁，匪爽言以自姱，冀神方之可請。惟鍾巖之隱鬱，表皇都而作峻，蓋望秩之所宗，含風雲而吞潤。其爲狀也，則巍峨崇崒，喬枝拂日；巉嶪岩嵂，墜石堆星。岑崟岫岊，或岉或平；盤堅枕卧，詭狀殊形。孤嶝横插，洞穴斜經；千丈萬仞，三襲九成。互繞州邑，款跨郊坰。素烟晚帶，白霧沉吟。近循則一巖異色，遠望則百嶺俱青。觀二代之塋兆，覩摧殘之餘墜。成顛沛於虐豎，康斂衽於虛器。穆恭己於巖廊，簡遊情於玄肆。裂窮飲以致災，安忘懷而受崇。何宗廟之奇傑，威横天而凌地。惟聖文之纘武，殆隆平之可至。余世德之所君，仰遺風而掩淚。神寢匪一。靈館相距。席布駐駒，堂流桂醑。降主皇天闕，延二妃於湘渚。浮蘭烟於桂棟，召巫陽於南楚。揚玉桴，握椒糈。怳臨風以浩唱，折瓊茅而延佇。敬惟空路遥遠，神蹤遐濶。念甚驚飆，生猶聚沫。歸妙軫於一乘，啓玄扉於三達。欲息心以遣累，必違人而後豁。或結橑於巖根，或開櫺於木末。室暗蘿蔦，檐梢松栝。既得理於兼樹，固忘懷於饑渴。或攀枝獨遠，或凌雲高蹈。因葺茨以結名，猶觀空以表號。得忘己於茲日，豈期心於來報。天假余以大德，荷茲賜之無疆。受老夫之嘉稱，班燕禮於上庠。無希驥之秀質，乏如珪之令望。邀昔恩於舊主，重匪服於令皇。仰休老之盛則，請微軀於夕陽。勞蒙司而獲謝，猶奉職於春坊。時言歸於陋宇，聊暇日以翱翔。棲余志於静國，歸余心於道場。獸依墀而莫駭，魚忉沼而不網。旋迷塗於去轍，篤後念於徂光。晚樹開花，初英落蕊。或異林而分丹青，乍因風而雜紅紫。紫蓮夜發，紅荷曉舒。輕芳微動，芬芳襲余。風騷屑於園樹，月籠連於池竹。蔓長柯於簷桂，發黄華於庭菊。冰懸堶而帶坻，雪縈松而被野。鴨屯飛而不散，雁高翔而欲下。並時物之可懷，雖外來而非假。實情性之所留滯，亦忘之而不能捨也。傷余情之頹暮，羅憂患其相溢。悲異軫而同歸，懽殊方而並失。時復託情魚鳥，歸閑蓬蓽。旁闕吴娃，前無趙瑟。以斯終老，於焉消日。惟以天地之恩不報，書事之官靡述。徒重於高門之地，不載於良史之筆。長太息其何言，羌愧心之非心。

《全梁文》卷三〇沈約《高士贊并序》 余之所謂高士者，悠悠皆是。請試言之：聖人涖天下，則賢人贊務，堯、益、皋陶是也。自中智以下，莫有不學以從政，佐國安民者也。《易》曰：「聖人之大寶曰位，非學則不得也。」學，所以行其志，孝、悌、慈、仁、信、義是也。雖誦先王之典謨，而不行其志，聖人之大寶，亦不可得也。要須學行兼有，然後取之，悠悠之徒，莫不攘袂而議進取，怒目而爭權利。悦愚諂闇，苟得忘廉，若斯人者，豈入國士之塗，動衣冠之眄，藉此而登高位，未或有也。贊曰：

亦有哲人，獨執高志，避世避言，不友不事。恥從污禄，靡惑守餌。心甘藜藿，口絶炮胾。取足落毛，寧懷組織，如金在沙，顯然自異。猶玉在泥，涅而不緇，身標遠迹，名重前記。有美高尚，處知若無，劣哉羣品，事静心驅。苟能立志，争此匹夫，進亡隕穫，退守恬愉。曰仁與義，其徑不迂。爲之則至，非物所拘。宦成名立，陟彼高衢。

《全梁文》卷三〇沈約《釋迦文佛像銘》 積智成朗，積因成業。能仁奚感，將唯妙法。駐景上天，降生右脇。始出四門，終超九劫。耿求靈性，曠追玄軫。道雖有門，迹無可朕。物我兼謝，心行同泯。一去後心，百非靈盡。式資理悟，悟以言陳。言不自布，出之者身。有來必應，如泥在鈞。形酬響答，且物且人。應我以形，而余矇瞽。守此大夜，焉拔斯苦。仰尋靈相，法言攸吐，不有尊儀，夔焉誰睹。

周履靖《夷門廣牘》第九册《衛生歌》 天地之間人爲貴，頭象天兮足象地，父母遺體宜保之，箕裘五福壽爲最。衛生切要知三戒，大怒大慾并大醉，三者若還有一焉，須防損失真元氣。欲求長生先戒性，火不出兮神自定，木還去火不成灰，人能戒性還延命。貪慾無窮亡卻精，用心不已失元神，勞形散盡中和氣，更仗何能保此身。心若太費費則竭，形若太勞勞則怯，神若太傷傷則虚，氣若太損損則絶。世人欲識衛生道，喜樂有常嗔怒少，心誠意正思慮除，順理脩身去煩惱。春噓明目夏呵心，秋咽冬吹肺腎寧。四季長呼脾化食，三焦嘻卻熱難停。髮宜多梳氣宜煉，齒宜數叩津宜嚥。子欲不死修崑崙，雙手揩摩常在面。春月少酸宜食甘，冬月宜苦不宜鹹，夏月增辛聊減苦，秋辛可省但教酸。季月少鹹甘略戒，自然五臟保平安，若能全減身康健，滋味偏多無病難。春寒莫放綿衣薄，夏月多汗須換着。秋冬衣冷漸加添，莫待病生才服藥。惟有夏月難調理，伏陰

在內忌冰水，瓜桃生冷宜少飡，免至秋來成瘧痢。心旺腎衰宜切記，君子之人能節制，常令充實勿空虛，日食須當去油膩。太飽傷神饑傷胃，太渴傷血多傷氣，饑飡渴飲莫太過，免致膨脖損心肺。醉後强飲飽强食，未有此身不生疾。人資飲食以養生，去其甚者將安適。食後徐行百步多，手搓臍腹食消磨，夜半靈根灌清水，丹田濁氣切須呵。飲酒可以陶情性，太飲過多防有病。肺爲華蓋倘受傷，咳嗽勞神能損命。慎勿將鹽去點茶，分明引賊入其家。下焦虛冷令人瘦，傷腎傷脾防病加。坐卧防風來腦後，腦內入風人不壽。更兼醉飽卧風中，風綜着體成災咎。雁有序兮犬有義，黑鯉朝北知臣禮。人無禮義反食之，天地神明終不喜。養體須當節五辛，五辛不節反傷身。莫教引動虛陽發，精竭容枯疾病侵。不問在家并在外，若遇迅雷風雨大，急須端肅畏天威，靜室收心宜謹戒。恩愛牽纏不自由，利名索絆幾時休，放寬些子自家福，免致中年早白頭。頂天立地非容易，飽食暖衣寧不愧，思量無以報洪恩，晨夕焚香頻懺悔。身安壽永事如何，胸次平夷積善多，惜命惜身兼惜氣，請君熟玩衛生歌。

盧照鄰《幽憂子集》卷四《悲才難》　一悲曰：恭聞古之君子兮，將遠適乎百蠻，何故違父母之中國，從禽獸於末班？將矯詞兮不往，將背俗兮不還，寧曲成而薄喪，不直敗以厚顏。彼聖人兮猶若此，況不肖與中間。古往今來，邈矣悠哉！嵇生玉折，顏子蘭摧，人兮代兮俱盡，代兮人兮共哀。至如左丘失明，冉耕有疾，兵法作而斷足，《史記》修而下室。高明者鬼瞰其門，正直者人怨其筆，雖爲鏡於前代，終抱痛於今日。別有漢陽計掾，邠國臺卿，抗希代之奇節，負超時之令名，坎壈九死，離披再生，伊才智之爲患，故賢哲之所嬰。若乃賈長沙之數奇，崔亭伯之不偶，思欲削魯史之高行，鉗楊墨之辯口。爲書爲禮，驅季俗於三古之前；垂譽垂聲，正頹綱於百王之後。天子聞之而欲用，羣公畏之而莫取。徒窘蠢於泥沙，竟龍鍾於塵垢。異乎！稽之古人則如彼，考之今代又如此。近有魏郡王君曰方，華陰楊氏曰亨，咸能博達奇偉，覃思研精，徵孔門之禮樂，吞鬼谷之縱橫；岳秀泉澄，如川如陵；高談則龍騰豹變，下筆則煙飛霧凝。王則官終於郡吏，楊則官止於邑丞。何異夫操太阿以烹小鮮，飛夜光而彈伏翼。灼金龜兮訪兆，邀玉騏兮騁力。雖勞形而竭思，吾固知其不得。

余之昆兮曰杲之，余之季兮曰昂之。杲也杲杲兮，如三足之烏；昂也昂昂焉，如千里之駒。杲之爲人也，風流儒雅，爲一代之和玉；昂之爲人也，文章卓犖，爲四海之隨珠。並蘭馨兮桂馥，俱龍駒兮鳳雛。生於戰國，則管樂之器；長於闕里，則游夏之徒。以方圓異用，遭遇殊時，故才高而位下，咸默默以遲遲。青青子衿兮時向晚，黃黃我綬兮鬢如絲。昆兮何責？坐乾封兮老矣；季兮何負？橫武陵而棄之。舉天下兮稱屈，何暗室之足欺。爲小人之所笑，爲通賢之所悲。童子尚知其不可，矧衡鏡與蓍龜。

故曰至道之精，窅窅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焚符破璽而人朴鄙，剖斗折衡而人不爭。捩工倕之指而天下始巧，膠離婁之目而天下始明。然後除其矯黠之患，安其性命之精。太平之代，萬物肫肫，凡聖吻合，賢愚淆昏；公卿不接友，長吏不迎尊。當成康勿用，何暇談其兵甲？典謨既作，焉得耀其書論？雖有晏嬰、子產，將頓伏於閭巷；雖有冉求、季路，且耕牧於田園。彼尋常之才子，又焉可以勝言？命鸞鳳兮逐雀，驅龍驥兮捕鼠，使掌事者校其功兮，孰能與狸隼而齊舉？金爲舟兮琦瑁楫，不可以涉丘陵些；珠爲衣兮翡翠裳，不可以混樵蒸些。何器用之乖刺兮，悼斯人之勤爹；倚長巖以爲枕兮，吸流光以高卧。見城市以虛盈，若蚊虻之相過。當其時也，巢、繇滿野，不知稷、卨之尊；周、召盈朝，莫救夷、齊之餓。若夫管仲不遇齊桓，則城陽之贅壻；太公不遭姬伯，亦棘津之漁夫。一仁一義，柴也來兮由也醢；一忠一孝，微子去之箕子奴。聖人百慮而一致，君子同歸而殊塗。推既焚兮胥既溺，桀亦放兮文亦拘。笙簧六籍，則秦俗有坑儒之痛；黼藻百行，則漢家有黨錮之誅。鄴都傾覆，飛禍纏於高鼻；洛陽板蕩，橫死坐其無鬚。喔咿嚅嘶，口含天憲，睚眦蠆分，屍僵路隅。變化與屈伸交逐，窮達與存亡並驅。因其所有而有之，則萬物無不有；就其所無而無之，則萬物無不無。有竅而生，寧惟混沌；無用而飽，何獨侏儒。是以蘧伯玉卷兮長卷，寧武子愚兮更愚。庭有樹兮樹有荊，園有鳥兮鳥有鴝。鴝其鳴矣，思諸兄矣；荊其領矣，思諸季矣。巖有芳桂，隰有棠棣。枝龍從兮相繆，葉翩翻兮相翳。天之生我，胡寧不惠。何始吉兮初征，悲終凶於未濟。

《初學記》卷一七　《人部上・賢第二》　〔碑〕　後漢禰衡《顏子碑》睿哲之姿，誕自初育。英絶之才，著于孩嬰。知微知章，聞一知十。仲尼無舜禹之功，先生抱元凱之烈。

〔讚〕　晉夏侯湛《左丘明讚》世亂讒勝，君子道憂。丘明達聖，致意《春秋》。微言逃難，傍行不流。後漢王粲《正考父讚》恂恂正父，應德孔盛。身爲國卿，族則公姓。年則耆耋，三葉聞政。誰能不怠，申慈約敬。饘粥予口，傴僂受命。名書金鼎，祚及後聖。西晉嵇康《原憲讚》原憲味道，財寡義豐。栖遲蓽門，安賤固窮。絃歌自樂，體逸心冲。進應子

貢，邈有清風。晉摯虞《左丘明讚》丘明作史，時惟衰周。錯綜墳籍，思弘徽猷。闡明王典，光演春秋。誕宣聖旨，曠代彌休。東晉謝萬《七賢・嵇中散讚》邈矣先生，英標秀上。希巢洗心，擬莊託相。乃放乃逸，邁茲俗網。鍾期不存，寄音誰賞。

《初學記》卷一七《人部上・忠第三》〔文〕太宗文皇帝《祭比干文》道喪時昏，奸邪並用。暴君虐主，正直難居。雖識鑒存亡，詎能遣凶殘之累；智周萬物，不能離顛沛之間。然則大廈將崩，非一木之能正；天道去矣，豈一賢之能全。奮不顧身，有死無二，蹈斯節者，罕有其人。所以悽愴風烟，靡尋餘蹟，暄涼邱壟，空有其名。雖古今殊塗，年代冥寞，式遵故實，爰贈太師，謚忠烈公。清酌少牢，以陳薄禮，游魄髣髴，昭此嘉誠。陳李元操《爲宣帝祭比干文》自獨夫肆虐，天下崩離。觀竅剖心，固守誠節。忠踰白日，義概秋天。羲皇已來，一人而已。見馬卿之賦，恨不同時。聞李牧之名，願以爲將。九原不作，恨深千古。聊伸薄祭，君其饗諸。

〔讚〕周庾信《袁盎諫文帝讚》千乘峻轍，六轡危行。路迴松坂，山斜柳城。龍淵地狹，華蓋風驚。賢臣攬轡，可謂忠貞。梁元帝《忠臣傳受託篇讚》太真英挺，投袂勤王。伯猷蹈節，身殞名揚。嶷嶷景倩，主亡與亡。嗟乎尚矣，惟國之貞。《忠臣傳諫爭篇讚》子政鏗鏗，誠存社稷。朱雲折檻，遂其婞直。

〔表〕梁元帝《上忠臣傳表》資父事君，實曰嚴敬。求忠出孝，義兼臣子。是以冬温夏清，盡事親之節；進思將美，懷出奉之義。是知理合君親，忠孝一體。性與率由，恩義致極。

〔序〕梁元帝《忠臣傳序》夫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由生所以盡孝，因位所以立忠。事君事父，資敬之理寧異；爲臣爲子，率由之道斯一。忠爲令德，實所景行。今將發篋陳書，備加論討。

《初學記》卷一七《人部上・孝第四》〔賦〕魏陳思王曹植《懷親賦》獵平原而南騖，觀先帝之舊營。步壁壘之常制，識旌麾之所停。存官曹之典烈，心髣髴於平生。迴驥首而永逝，赴修途以尋遠。情眷戀而顧懷，魂須臾而九反。晉陸士衡《思親賦》悲桑梓之悠曠，愧蒸嘗之弗營。指南雲以寄款，望歸風而效誠。年歲俄其聿暮，明星爛而將清。迴飈肅以長赴，零雪紛其下穜。羨纖枝之在幹，悼落葉之去枝。存顧復之遺志，感明發之所懷。兄瓊芳而蕙茂，弟蘭發而玉暉。感瑰姿之晚就，痛慈景之先違。晉劉柔妻王氏《懷思賦》超離親而獨寄，與憂憤而長俱。雖毫分以自勉，曾無間於須臾。想昔日之歡侍，奉膝下而怡裕。集同生而從容，常欣泰而逸豫。何運遇之偏否，獨遼隔於修路。梁武帝《孝思賦》念過隙之倏忽，悲逝川之不停。踐霜露而悽愴，懷遂穀而涕零。仲由念枯魚而永慕，虞邱感風樹而長悲。雖一至而捨生，奉二親而何期。

〔詩〕晉束晳《補亡詩》曰：南陔，孝子相戒以養也。循彼南陔，言採其蘭。眷戀庭闈，心不遑安。彼其之子，罔或遊盤。循彼南陔，厥草油油。彼其之子，色思其柔。眷戀庭闈，心不遑留。馨爾夕膳，潔爾晨羞。有獺有獺，在河之涘。凌波赴汨，噬魴捕鯉。嗷嗷林鳥，受哺于子。養優敬薄，惟禽之似。勖增爾虔，以介壽祉。其二章曰：白華，孝子之潔白也。白華朱萼，被于幽薄。粲粲門子，如磨如錯。終晨三省，匪惰其恪。白華絳趺，在陵之陬。蒨蒨士子，湟而不渝。竭誠盡敬，亹亹忘劬。白華玄足，在邱之曲。堂堂處子，無營無欲。鮮侔晨葩，莫之點辱。魏王粲《思親四言詩》穆穆皇妣，德音徽止。思齊先姑，志侔姜姒。躬此勞瘠，鞠予小子。小子之生，遭世罔寧。烈考勤時，從之于征。奄遘不造，殷憂是嬰。

〔讚〕梁元帝《孝德傳天性讚》生之育之，長之畜之。顧我復我，答施何時。欲報之德，不可方思。涓塵之孝，河海之慈。廢書歎息，泣下漣洏。晉夏侯湛《閔子騫讚》烝烝子騫，立體中正。干禄辭親，孝親盡敬。勉心景迹，擢詞流詠。

《初學記》卷一七《人部上・聰敏第七》〔詩〕吳郡張純，少有清才，與同郡張儼朱異俱童少，往見驃騎將軍朱據。據聞三人才名，欲試之。曰：今三賢屈顧，老鄙渴甚矣。其爲吾各賦一物，然後乃坐。純曰：驟褒以迅驟爲工，鷹隼以輕疾爲妙，何必積思，皆隨目立成。據大歡悦。純賦席曰：席爲冬設，簟爲夏施。揖讓而坐，君子攸宜。儼賦犬曰：守則有威，出則有獲。韓獹宋鵲，書名竹帛。異賦弩曰：南岳之幹，鍾山之銅。應機命中，射隼高墉。

〔序〕魏禰衡《鸚鵡賦序》時黃祖太子射賓客大會。有獻鸚鵡者，舉酒於衡前曰：「禰處士，今日無用娛賓，竊以此鳥自遠而至，明惠聰善，羽族之可貴，願先生爲之賦，使四座咸共榮觀，不亦可乎！」衡因爲賦，筆不停綴，文不加點。

李翺《李文公文集》卷五《知鳳》有小鳥止於人之家，其色青，鳩、鵲鳥之屬，咸來哺之。未久，野之鳥羽而蟲者，皆以物至，如將哺之，其蟲積焉。羣鳥之鳴，聲雜相亂，是鳥也一，其鳴而萬。物之聲皆息，人皆以爲妖也。吾詎知其非鳳之類邪！古之説鳳者有狀，或曰如鶴，或曰如山鷄，皆與此不相似。吾安得知其鳳之類邪！鳳，禽鳥之絶類者也，猶聖人之在人也。吾聞知賢聖人者，觀其道。由黃帝、堯、舜、禹、湯、文王至於孔子、顔回，不聞記其形容有相同者，是未可知也。如其同也，孔子與顔回並立于時，魯國人曷不曰孔之回而顔之丘乎，是可知也。陽虎之狀類孔子，聖人是以畏於匡，不書七十子之服於陽虎也。有人焉，其容貌雖如驩兜、惡來，顔回、子路、七十二子苟從而師之者，斯爲聖人矣。故曰知賢聖人者，觀其道。似鳳，而不見其靈者，山鷄也，則可視其形而鳳之云邪？天下之鳥雖鳳焉，鷹、鸇、鵙、鴻，其肯鳳之邪？是鳥也，其形如斯，羣鳥皆敬

而畏之，非鳳類而何？烏至於宋州之野，當貞元十四年。

《全唐文》卷九五二張叔弼《對引弓不中判》 兵部奏：善射人署爲列校，遇敵引弓悉不中，大將論之，所選將依格式。

射以選德，期於禦武，引或不中，病在即戎。瞻彼夏卿，置茲列校，行乎應試，采五善於禮容，俾其載張，徵七札之武力。然以進不失鵠，取必穿楊，授受皆據於格文，是視靡求於戰勝。戴鵷興論，雖繩闕事之非，司馬與能，難加有司之罰。

皮日休《皮子文藪》卷一〇《房杜二相國玄齡、如晦》 吾愛房與杜，貧賤共聯步。脱身拋亂世，策杖歸真主。縱横幄中筭，左右天下務。骫骳無敵才，磊落不世遇。美矣名公卿，魁然真宰輔。黄閣三十年，清風一萬古。巨業照國史，大勳鎮王府。遂使後世民，至今受陶鑄。粤吾少有志，敢躡前賢路。苟得同其時，願爲執鞭豎。

皮日休《皮子文藪》卷一〇《七愛詩并序》 皮子之志，常以真純自許。每謂立大化者，必有真相，以房、杜爲真相焉；定大亂者，必有真將，以李太尉爲真將焉；傲大君者，必有真隱，以盧徵君爲真隱焉；鎮澆俗者，必有真吏，以元魯山爲真吏焉；負逸氣者，必有真放，以李翰林爲真放焉；爲名臣者，必有真才，以白太傅爲真才焉。嗚呼！吾之道，時耶，行其事也，在乎愛忠矣。不時耶，行其事也，亦在乎愛忠矣。苟有心歌詠者，豈徒然哉？

《唐人説薈》二靈澈《大藏治病藥》 《大藏》經曰：救災解難，不如防之爲易；療疾治病，不如避之爲吉。今人見左，不務防之而務救之，不務避之而務藥之。譬之有君者，不思勵治以求安；有身者不能保養以全壽。是以聖人求福於未兆，絶禍於未萌。蓋災生於稍稍，病起於微微。人以小善爲無益而不爲，以小惡爲無損而不改，孰知小善不積，大德不成，小惡不止，大禍立至。故太上特指心病要曰：百行以爲病者之鑑。人能静坐持照，察病有無，心病心醫，治以心藥，奚俟盧扁以瘳厥疾，無使病積於中，傾潰莫遏，蕭墻禍起，恐非金石草木可攻，所爲長年因無病，故智者勉焉。

喜怒偏執是一病。亡義取財是一病。好色壞德是一病。
專心係愛是一病。憎欲無理是一病。縱貪蔽過是一病。
毁人自譽是一病。輕口喜言是一病。
快意遂非是一病。以智輕人是一病。乘權縱横是一病。
非人自是是一病。侮易孤寡是一病。以力勝人是一病。
威勢自脅是一病。語欲勝人是一病。貨不念償是一病。
曲人自直是一病。以直傷人是一病。與惡人交是一病。
喜怒自伐是一病。愚人自賢是一病。以功自矜是一病。
誹議名賢是一病。以勢自怨是一病。以虚爲實是一病。
喜説人過是一病。以富驕人是一病。以賤訕貴是一病。
讒人求媚是一病。以德自顯是一病。以貴輕人是一病。
以貧妒富是一病。敗人成功是一病。以私亂公是一病。
好自掩飾是一病。危人自安是一病。陰陽嫉妬是一病。
激厲旁悖是一病。多憎少愛是一病。堅執爭鬪是一病。
推負著人是一病。文拒鈎錫是一病。持人長短是一病。
假人自信是一病。施人望報是一病。無施責人是一病。
與人追悔是一病。好自怨憎是一病。好殺蟲畜是一病。
蠱道厭人是一病。毁訾高才是一病。憎人勝己是一病。
毒藥酖飲是一病。心不平等是一病。以賢嘖嘻是一病。
追念舊惡是一病。不受諫諭是一病。内疏外親是一病。
投書敗人是一病。笑愚癡人是一病。煩苛輕躁是一病。
摘抳無理是一病。好自作正是一病。多疑少信是一病。
笑顛狂人是一病。蹲踞無禮是一病。醜言惡語是一病。
輕慢老少是一病。惡態醜對是一病。了戾自用是一病。
好喜嗜笑是一病。當權任性是一病。詭譎諛諂是一病。
嗜得懷詐是一病。兩舌無信是一病。乘酒凶横是一病。
罵詈風雲是一病。惡言好殺是一病。教人墮胎是一病。
干預人事是一病。鑽穴窺人是一病。不借懷怨是一病。
負債逃走是一病。背向異詞是一病。喜抵捍戾是一病。
調戲必固是一病。故述誤人是一病。探巢破卵是一病。
驚胎損形是一病。水火敗傷是一病。笑盲聾啞是一病。
教人作惡是一病。教人捶擿是一病。亂人嫁娶是一病。
捨禍離愛是一病。唱禍道非是一病。見貨欲得是一病。
强奪人物是一病。

此爲百病也。人能一念，除此百病，日逐檢點，使一病不作，決無災害痛苦，煩惱凶危。不惟自己保命延年，子孫百世，永受其福矣。

《大藏》經曰：古之聖人，其爲善也，無小而不崇；其于惡也，無微而不改。改惡從善，是藥餌也。録所謂百藥以治之。

思無邪僻是一藥。行寬心和是一藥。動静有禮是一藥。起居有度是一藥。近德遠色是一藥。清心寡慾是一藥。推分引義是一藥。不取非分是一藥。雖憎猶愛是一藥。心無嫉妒是一藥。教化愚頑是一藥。諫正邪亂是一藥。戒敕惡僕是一藥。開導迷誤是一藥。扶接老幼是一藥。心無狡詐是一藥。拔禍濟難是一藥。常行方便是一藥。憐孤恤寡是一藥。矜貧救厄是一藥。位高下士是一藥。語言謙遜是一藥。不負宿債是一藥。愍畏篤信是一藥。愛敬卑微是一藥。語言端慤是一藥。推直引曲是一藥。不争是非是一藥。逢侵不鄙是一藥。受辱能忍是一藥。揚善隱惡是一藥。推好取醜是一藥。與多取少是一藥。稱嘆賢良是一藥。見賢内省是一藥。不是誇彰是一藥。推功引善是一藥。不自伐善是一藥。不掩人功是一藥。勞苦不恨是一藥。懷誠抱信是一藥。覆蔽陰惡是一藥。崇尚勝己是一藥。安貧自樂是一藥。不自尊大是一藥。好成人功是一藥。不好陰謀是一藥。得失不形是一藥。積德樹恩是一藥。生不罵詈是一藥。不評論人是一藥。甜言美語是一藥。災病自咎是一藥。惡不歸人是一藥。施不望報是一藥。不殺生命是一藥。心平氣和是一藥。不忌人美是一藥。心静意定是一藥。不念舊惡是一藥。匡邪救惡是一藥。聽教伏善是一藥。忿怒能制是一藥。不干求人是一藥。無思無慮是一藥。尊奉高年是一藥。對人恭肅是一藥。内修孝弟是一藥。恬静守分是一藥。和悦妻孥是一藥。以食飲人是一藥。助修善事是一藥。樂天知命是一藥。遠嫌避疑是一藥。寬舒大度是一藥。敬信經典是一藥。息心抱道是一藥。爲善不倦是一藥。濟度貧窮是一藥。捨藥救疾是一藥。信禮神佛是一藥。知機知足是一藥。清閑無慾是一藥。仁慈謙愛是一藥。好生惡殺是一藥。不寶厚藏是一藥。不犯禁忌是一藥。節儉守中是一藥。謙己下人是一藥。隨事不慢是一藥。喜談人德是一藥。不造妄語是一藥。貴能援人是一藥。富能救人是一藥。不尚争鬥是一藥。不淫妓女是一藥。不生奸盜是一藥。不懷呪厭是一藥。不樂詞訟是一藥。扶老挈幼是一藥。

此爲百藥也。有人病疾，皆因過惡陰掩不見，故應以疾病，因緑飲食風寒惡氣而起。由人犯違聖教，以致魂迷魄喪，不在形中，肌體空虚，精氣不守。故風寒惡氣，得以中之。是以有德者，雖處幽暗，不敢爲非；雖居榮禄，不敢爲惡；量體而衣，隨分而食；雖富且貴，不敢恣慾；雖貧且賤，不敢爲非。是以外無殘暴，内無疾病也。吾人可不以百病自究，以百藥自治，養吾天和，一吾心志，作者年壽之地也哉？

《劉禹錫集》卷六《原力》 劉子於邁，舟次泗濱，維紵邏之於傳。傳吏適傳呼曰：「乘馹者方來。」誰何之，則曰：「力人也。雅以力聞於吴、楚間，中貴人器之，謂宜爲爪士，獻言於上。有旨趣如京師。」頃其至，則仡焉五輩，咸碩其體，毅其容，動睛皤如，曳趾岌如，顧瞻遲回，飲啜有聲。泗濱守伻，由將授也，説而勞之，饗以太牢，飲以百壺。酒酣氣振，求試自矜，傍如無人，中若有憑。有盪舟如沿者，抉鼎如飛者，絢鍵如麻者，開兩弧而脈不僨者，屣巨石而濟如流者，異哉！果以力駭世而聞於上也。

異日話於儒家者流，有客悱然自奮曰：「斯誠力矣！上之，不過誇胡人而戲角抵，次之，不過倅期門而振袂服。我之力異，然以道用之，可以格三苗而賓左衽；以威用之，可以繫六羸而斷右臂。由是而言，彼力也長雄於匹夫，然猶馹其騑，餼其食；我力也無敵於天下，亦當蒲其輪，鶴其書矣。」予詰之曰：「彼之力用於形者也，子之力用於心者也。形近而易見，心遠而難明。理乎而言，則子之力大矣。時乎而言，則彼之力大矣。且夫小大迭用，曷常哉？彼固有小矣，子固有大矣。予所不能齊也。」客於邑垂涕洟。劉子解之曰：「屠羊於肆，適味於衆口也。攻玉於山，俟如於獨見也。貪日得則鼓刀利，要歲計而韞櫝多。」客聞之破涕曰：「吾方俟多於歲計也。歲歟歲歟！其我與歟！」

《白居易集》卷一《新製布袋》 桂布白似雪，吳綿軟於雲。布重綿且厚，爲裘有餘温。朝擁坐至暮，夜覆眠達晨。誰知嚴冬月，支體暖如春。中夕忽有念，撫裘起逡巡：丈夫貴兼濟，豈獨善一身？安得萬里裘，蓋裹周四垠？穩暖皆如我，天下無寒人。

《白居易集》卷一《答友問》 大圭廉不割，利劍用不缺；當其斬馬時，良玉不如鐵。置鐵在洪鑪，鐵消易如雪；良玉同其中，三日燒不熱。君疑才與德，詠此知優劣。

《白居易集》卷二《和〈松樹〉》 亭亭山上松，一一生朝陽；森聳上參天，柯條百尺長。漠漠塵中槐，兩兩夾康莊；婆娑低覆地，枝幹亦尋常。八月白露降，槐葉次第黄。歲暮滿山雪，松色鬱青蒼。彼如君子心，秉操貫冰霜。此如小人面，變態隨炎涼。共知松勝槐，誠欲栽道傍。糞土種瑶草，瑶草終不芳。尚可以斧斤，伐之爲棟梁。殺身獲其所，爲君構明堂。不然終天年，老死在南崗。不願亞枝葉，低隨槐樹行。

皮日休《皮子文藪》卷一〇《白太傅居易》 吾愛白樂天，逸才生自然。誰謂辭翰器，乃是經綸賢！歎從浮豔詩，作得典誥篇。立身百行足，爲文六藝全。清望逸内署，直聲驚諫垣。所刺必有思，所臨必可傳。忘形任詩酒，寄傲遍林泉。所望握文柄，所希持化權。何期遇訾毁，中道多左遷。天下皆汲汲，樂天獨怡然。天下皆悶悶，樂天獨捨旃。高吟辭兩掖，清嘯罷三川。處世似孤鶴，遺榮同脱蟬。仕若不得志，可爲龜鑑焉。

《全宋文》卷九三田錫《用材箴》 天運四時，地生萬類。以覆以載，各得其位。天地猶爾，人胡求備？堯以仁化，舜以孝理。稷專播穀，禹務導水。聖賢亦然，人胡求全？是以有才者不必有德，有德者不必有言。與人結交，能護其短；掩短録長，交即悠遠。任人之職，能從其長；録長掩短，邦實阜昌。無好之則忘其不肖，惡之則忘其允臧。執心至公，取其所强。馬或奔踶，乃致千里；士有跅弛，可任以事。一善可稱，則勿求具美。然後會衆善以莅庶官，民實攸暨。

《全宋文》卷四三七胡宿《顔子不貳過賦》 偉顔子之賢哉，亞聖人之上才。既知過以無貳，益閑邪之不回。秉先覺以觀身，幾微必顯；敦至誠而適道，悔吝何來？原夫處陋巷以屢空，冠孔門而博雅。能盡去于貳過，將動由于純嘏。事有未善，但見乎必先知之；改而後行，孰云乎不早辨也？然則過不可顯，貴乎内遷；貳不可長，防乎外宣。可離則且非乎道，有開則必辨其先。極深而研，在方寸欲萌之際；造形則悟，當細瑕未兆之前。守爾中庸，敦乎誠慤。去邪惟務于得善，達節更聞于好學。稽仲尼之無大，所謂前知；考子路之喜聞，誠爲後覺。莫不慎乎幽獨，戒在防虞。既度思而不亂，諒憂患以終無。自同乎禹稷之道，豈比夫師商之徒！苟知恥以方迴，是謂過矣；既表微而克正，其殆幾乎？則知善乃貴乎則遷，過實重乎勿貳。自存淵默之境，不在彰聞之地。復爲德本，我則體復以終誠；幾者動微，我則研幾而繹志。故得改兮勿憚，去以無疑。蓋慎乎亂之生也，且殊乎人必知之。苟洗心而奉若，在滌覽以宜其。未嘗復行，諒無憂于祇悔；不可則止，豈有患于小疵？彼視履考祥，退思補過，皆已成而是改，非未朕而能破。所以保中道之誠明，爲至聖之翼佐。

《全宋文》卷六六三歐陽修《監試玉不琢不成器賦良玉非琢，安得成器。天聖七年》 至寶雖美，因人乃彰，欲成器而斯尚，由載琢以爲良。瑕玷弗施，始中含於温潤；切瑳有則，取應用於圓方。披大禮之遺言，洞先儒之所録。以謂玉不因琢，器莫得以自貴；人不因學，道無由而内昷。故我誘之於人，諭之以玉。内含其美，雖稟質而可嘉；外飾其形，假載雕而後足。然以寶有可尚，世誠所希，價連城而有待，氣如虹而上揮。禮神之用斯在，磨玷之言則非。稟爾天真，包十德而成質；制由工巧，參六瑞以凝輝。然則攻自他山，列乎良璞。雖曰寶也，不能效於自用；雖曰堅也，未有成於不琢。美在中矣，徒内抱於英華；礱而錯諸，始外成於圭角。豈不以玉者華於國而可重，器者用於人而克安。規矩殊形於圭璧，短長具制於躬桓。亦猶在鎔者金，必資乎鍛礪之設；從繩者木，遂分乎曲直之端。且夫人務其師，玉貴其德，性雖本善，不學則弗至於道；質雖至美，不琢則弗成其飾。稽匪刻匪雕之説，理實異斯；嘉如切如磋之言，義誠有得。彼大圭貴乎尚質，鳴珮取乎揚聲，雖效珍而并用，在設諭以非精。曷若彰教誨而有漸，譬琢雕而可成。是故西琥東圭，捨規模而安創；半璋全璧，非制度以難明。向若追琢不加，刻畫非備，雖縝密以含彩，在文華而曷視？故揚子以謂玉不雕，則璠璵不作器。

畢仲遊《西台集》卷一八《海内》 海内儒生十七萬，日誦詩書頭白半。中有成名當路人，却視詩書猶弊券。猶弊券，可奈何？勸君收淚莫零落，古往今來此輩多。

張綱《華陽集》卷三五《讀書》 却老慚無術，驅愁賴有書。披尋窮浩渺，領略造玄虚。牕日三竿静，爐薰一炷餘。倦來還自哂，蠹簡類蟫魚。

羅從彥《豫章文集》卷一三《詩・勉李愿中五首》 聖道由來自坦夷，休迷佛學惑他岐。死灰槁木渾無用，緣置心官不肯思。學道以思爲上。孟子曰：「心之官則思。」《書》曰：「思曰睿，睿作聖。」惟狂克念作聖，佛法一切反是。

不聞雞犬鬧桑麻，仁宅安居是我家。耕種情田勤禮義，眼前風物任繁華。

今古乾坤共此身，安身須是且安民。臨深履薄緣何事，祇恐操心近矢人。外吾聖人之學，申、韓、佛、老皆有書，在決擇也。

彩筆書空空不染，利刀割水水無痕。人心但得如空水，與物自然無怨恩。吾道當無凝於物。

權門來往絶行蹤，一片閑雲過九峰。不似在家貧亦好，水邊林下養疏慵。

羅從彥《豫章文集》卷一三《詩・自警》 性地栽培恐易蕪，是非理欲謹於初。孔顔樂地非難造，好讀誠明静定書。

李正民《大隱集》卷七《五言古詩・程之徒》 堂堂王夫子，實爲鄉曲英。十年遊太學，冬雪而秋螢。南宫掇異等，四海馳儁聲。未展霄漢志，憂患遽所丁。自言程之徒，高論何崢嶸。彬彬媚學子，鼓篋稱諸生。何必騖時文，但貴存其誠。道義苟内充，爵禄必爾纓。吾師昔如斯，草澤膺弓旌。勸講邇英閣，探賾多研精。祝李樂其説，談辨惟縱横。仲子頗守常，歸來自窮經。一日賢詔下，折桂何芳馨。先生遂薦之，横經闔閭城。又欲薦祝子，可方古巖耕。宜從布衣起，知足平攙搶。貴公問其人，科舉頗所更。答言彼材豪，不肯循度程。貴公聞之笑，何以取官榮。推轂既未效，鼓枻歸洞庭。先生躋禁從，仲子亦飛騰。召對趨九陛，一言帝心傾。亟命遷京秩，訓詞人所驚。庶可共學者，品題自師評。李子獨不偶，沿流出舒荆。游謁公卿間，落寞無所成。邇來貧且病，屏迹居四明。自言已膏肓，無以保性靈。我嗟師友義，此道久凋零。寄言後學者，中庸當力行。

郭印《雲溪集》卷三《五言古詩・李文山書堂》 蓄書不能讀，人以書簏方。譬如守錢奴，萬鎰空斬藏。讀書不能行，虎皮質犬羊。詩禮假發冢，高言誣黄唐。我觀古聖賢，道學甘膏粱。文字初未廣，游心自得場。後人富典籍，洛誦日洋洋。唇腐無所歸，白首徒悲傷。普慈羣圃勝，中間敞華堂。本非挾册地，賓筵羅豆觴。揭名意安在，詩板借輝光。斲輪如可作，試與一平章。

吴芾《湖山集》卷一〇《七言絶句・如老堂》 少年有志覓封侯，老去知非萬事休。薄有田園能自適，不妨賣劍買黄牛。

一堂風月一床書，隨分琴樽樂有餘。試問乘軒遮道客，何如歸去狎樵漁。

范浚《香溪集》卷五《雜著・耳目箴》 他耳則耳，他目則目。世儒之學，因人碌碌。聾盲於心，聞見淺俗。我目吾目，我耳吾耳。中人之學，聞見由己。緣於視聽，微之燭理。不目而見，不耳而聞。上知之學，德性是尊。無視無聽，昭然者存。

林季仲《竹軒雜著》卷二《五言排律・和梁守餞諸貢生》 右文逢聖代，首善自神京。延及吴中士，咸稱洛下英。我邦雖僻陋，此學號專精。耆舊風流在，山川氣象新。元侯來作牧，後進賴提衡。有美僖公頌，誰高蜀守名。能書偕計吏，燕豆列賓榮。萬里雲霄路，搏風看去程。

李石《方舟集》卷一《謝馮濟遠惠端硯》 學道本屢空，所積豈爲貧。我生無長物，有輒恐累身。挾塊公子伯，陶土帝者仁。可惜冰玉姿，下與瓦礫親。吾子泮林舊，文采含青春。江湖挹餘波，謂此席上珍。方正自温潤，玉德如其人。潦倒竟何用，厚德山岳均。愧非筆札才，不堪演絲綸。三召已三逐，琬琰甘猥塵。抆拭置前列，濯以天漢津。斯文儻未喪，六經要鋪陳。大易伏羲祖，春秋丘明臣。琢磨三益友，几案增日新。定非注蟲魚，與世書鳳麟。

李石《方舟集》卷一《贈楊教授》 讀書要身榮，得禄爲親喜。端知絳帳華，乃在綵衣裏。冷官多澹泊，有道足甘旨。登堂四壁餘，發帙照案几。尚有老孟光，環以三稚子。一笑扶鶴髮，相見折屐齒。出門顧諸生，正事歌錫爾。生朝適餘暇，湯餅慶弧矢。衆客集清辰，好語塞兩耳。我有海上方，剩泛杯中蟻。永爲萱堂壽，勝飲菊潭水。

李石《方舟集》卷二《次韻何思召求中江縣學額》 九州多士各有貢，大小之物隨土宜。養材學校此其本，背本逐末寧不悲。偏將土木奉釋老，盡室奔走愚無知。君子居鄉有宓賤，小人願學如樊遲。聖門二者今戰勝，文星不用天盤推。一朝化出孔子廟，唾手如有神明司。文翁以來節度府，羽翼此邑天西維。春秋俎豆列二祀，晝夜几硯嚴十師。荀卿許從異户入，子貢只得肩墻窺。我生一官五講席，所至凍雀栖寒枝。自從上庠吏外學，行德自謂心無欺。眼看旄頭拂紫彗，左文右武今何時。塗侯居鄉足領袖，金囊相與傾其私。自聞盛事喜欲舞，出力敢後吾人期。黄庭細書不足道，籠鵝尚可尋羲之。澹臺斬龍由搏虎，書成有似二子爲。高山仰止不無意，鵬翼九萬雲天垂。

王十朋《梅溪後集》卷六《次韻昌齡至樂齋讀書》 端慕顔回樂，真同陋巷居。息心容膝地，得趣滿牀書。檠短燈宵永，窗明日晷舒。相看有修竹，心爲主人虚。

王十朋《梅溪前集》卷九《和符讀書城南示孟甲孟乙》 性無有不善，兹言聞

子輿。學所以修性，揚雄著之書。欲知人之生，靈臺湛然虛。習善裕乃身，習惡喪厥初。下惠與盜跖，不生兩門閭。所趨一不同，相去霄壤如。是以吾夫子，詩禮教伯魚。當時非義方，聖門亦蕭疏。我似杜陵翁，有兒最憐渠。徒愛不知教，懼如驢與猪。詎望登丹霄，折桂騎蟾蜍。粗令有聞見，免爲甕中蛆。卯角入小學，首誦仲尼居。要知先孝弟，餘力哉乎歟。我家素孤寒，金玉苦無儲。舊業止青箱，辛勤二星餘。遺爾以清白，爾曹宜念且。性情乃良田，學問爲耘鋤。勿患遠難致，跬步馳蹇驢。勿憂年不逢，六經有新畬。勿隨奔競流，伺候人庭除。勿學田舍兒，黃金買冠裾。在我能自修，不患無聲譽。我久困筆硯，退思老山墟。拭眼看爾曹，庶使愁腸舒。詩篇和韓公，座右宜書諸。青春最堪惜，勉矣無躊躇。

王十朋《梅溪前集》卷九《和縣齋有懷四十韻》 予所居之乘偏，有室甚陋，目曰「陋齋」。客過而病之曰「子陋矣哉！」予曰：「居九夷而不陋者，夫子也。子不敢學。居陋巷而能樂者，顏回也。竊有慕焉。」揚子雲曰：「晞顏之人，亦顏之徒，孰謂茲室之陋，而不足以寄吾樂耶！何病之有？」既而讀韓公《縣齋有懷》，遂和其韻，目曰「陋齋書懷」。

讀書窺古今，掩卷成叱咤。唐虞昔垂衣，禹稷起躬稼。人材各超絶，王業迭興謝。典謨光日月，雅頌藹蘭麝。子輿論易地，顏淵堪並駕。窮達雖殊途，聖賢實同價。避就鄉隣鬬，泣笑疏戚射。甘心惟飲瓢，沒齒不談霸。斯人嗟已亡，末俗遂多詐。祿從枉道求，氣爲權門下。爭爲邑犬吠，翻取獵師罵。幽人思隱盤，高士欲耕灞。予生苦多難，安跡殊未暇。冬行皺兩足，夜坐癰雙骼。黃巷徒自勞，青雲未能跨。借勢乏王公，成名無僕射。大學厭蘧鹽，親闈疏膾炙。眷眷日懷歸，區區每求假。飛同鷁過宋，閑若馬歸華。陋巷懷哲人，短檠燒午夜。對床有兄弟，通家足姻婭。談笑開芳尊，塵勞釋征靶。篇章日盈囊，卷帙時抽架。詠歌同舞雩，歎息殊觀蠟。有田聊代祿，無謫不祈赦。未爲雄草玄，謾學愈苴鏬。嘯傲窮朝暾，絃歌達冬夏。頭角姑自藏，齒牙誰肯借。眠從弟子嘲，醉不金吾怕。心知得失妄，眼見炎涼乍。造物豈吾苦，交情勿渠訝。馬來未爲福，火盡安足藉。孝弟儻自修，長幼必能化。力耕西疇禾，剩種東皋柘。旨甘奉盤飧，温清飾臺榭。斗粟鑒漢謡，一爨共崔舍。仰效慈烏哺，府笑寒鴟嚇。但令尊不空，莫厭客頻迓。風篁觀掩冉，山禽聽嬌姹。困窮乃吾幸，此禍不須嫁。

汪應辰《文定集》卷九《陋室銘》 顏子居陋巷，巷則陋矣，而顏子則王佐才也，陋巷非所以處之。柳子居愚谿，谿非愚也，因柳子得名，則愚谿亦非所以名之。余也無行誼之儲，不見比數于前輩，世所謂愚陋之士，而是室也，僅足以容膝，其陋矣哉！余之處是室也，固宜而名之以陋也亦宜。雖然擴其所性，尊其所知，而以希顏爲志，不在我乎！顏何人哉！希之即是。

楊萬里《誠齋集》卷九八《務本齋銘》 永新左撰字正卿，嗜學進道，命其齋以「務本」，艮齋先生記之矣。復請銘於誠齋楊萬里，則銘之曰：畯穡乎獲，梓穡乎斲，緊士所穡，何穡非學。學將奚先，何學非賢。自賢而聖，自聖而天。澹則有岸，刪則有畔，天人之道，畔岸河漢。河漢可涯，道可方思。其端惟四，乃六其藝；既三其綱，亦五其常。闖之彌幽，跂之彌悠。據其一原，萬善奚求。人有怙恃，誰無孟季。執柯伐柯，乃睨而視之。二典兩帝，參天兩地。曷濟登茲，不曰孝弟。有若肖尼，參乎攸蚩。本立道生，是以似之。瑟彼學子，遐不務此。聖其遠而，子其反而。

陳傅良《止齋集》卷六《律詩・題范秀才萬卷堂》 雅尚時相背，幽棲我數過。兒應看客慣，田孰與書多。自析唐郴縣，誰聯漢甲科。儒門今有此，天意定如何。

樓鑰《攻媿集》卷八〇《子使漆雕開仕賦》 夫子善誘，漆雕受知。念從仕之未也，爰因言而使之。顧至聖以何心，惟均教育；視吾徒之可用，俾效施爲。蒙嘗尚友及門，潛心諸子。仕焉，非苟于利祿；學也，所期于官使。眷茲尼父當日則何以哉？謂彼漆雕可以出而仕矣。觀夫心本愛日，志思澤民。惟可行之道不試于事，以有用之學私淑諸人。及門之士也，皆欲效職；升堂之子也，誰忘進身。惟此魯人，頗能參于聖學；雖當周季，俾往厠于王臣。開也倏爾有聞，欿然自視，謂吾之學也，固欲見于行事，而學之優也，乃可施于從仕。苟吾信之未能，何已長之足恃。斯言既發，殆門弟之未聞；此意孰知，惟聖師之獨喜。議者謂士之仕也，固所素願；師之言也，宜無不從。然念道之將行，則急于一命；才或未充，則難求萬鍾。雖尚遲于奮迅，聊自適以從容。所以進則，未能垂嘉言于穎達；喜其志道，激高論于司農。噫！有帝王之學者，使之爲邦；在言語之科者，使之辭命。苟非此子之善學，安得發言于將聖！今也師以爲可，而猶切于退；託道既未成，則尚資于涵泳。志有同于曾點，姑樂舞雩；藝或及于冉求，始當從政。彼有求價而沽者，賜亦陋矣；干祿而學者，師何過哉！豈若此心不求于爵祿，迹寧滯于蒿萊。歷考闕里賢，惟子開固異。夫何必讀書，子路飾有民之説；使之學邑，尹何非製錦之才。誠以志則在于恬愉，心不謀于富貴。才已成，而已則猶歉；師之可，而吾猶曰未。使斯人也出而仕焉，功利之及民也，尚何有既！

袁説友《東塘集》卷七《陳氏子讀書堂》 爲公相與年猶小，拾芥明經意轉非。惟有城南賢父子，讀書元只爲傳衣。

陳淳《北溪大全集》卷一《寓嚴陵郡學王生震欲往四明求師因作謹所之以贈之》 我贈王氏子，作此謹所之。之子何所喜，喜有近道資。妙齡正弱冠，立志已不卑。與之語則解，知弗流俗隨。今聞欲有行，問之如何其。曰取天下友，曰求天下師。斯言美則美，乃大人之爲。在子則太早，恐非其所宜。去聖嗟已遠，名家好相持。師者每異户，友焉亦多岐。志稚未堅定，焉保無轉移。識嫩未的確，那知真是非。同人遽于野，憭乎其亦危。既慕聖賢學，須循聖賢規。聖功有次序，躐進徒爾疲。非益欲速成，孔深闕童譏。登高必自下，子思端不欺。道爾求諸遠，孟軻尤所嗤。小學極纖悉，無非固骸肌。灑掃進退間，三千其威儀。子曾與周旋，有虧已無虧。大學入德門，綱條備無遺。開端在格物，大當致吾知。子曾與講貫，有疑已無疑。《語》《孟》兩部書，坦坦無嶢崎。盡是平實語，中蘊至寶輝。子曾得其趣，抑爾獵其皮。入道貴有主，何須事支離。進德貴著實，何容慕新奇。後生所可畏，不在華藻摛。亦非記覽博，亦匪談辨飛。勇往識其正，路頭不參差。終始一敬入，絶無傲岸私。驅車萬里道，最謹發軔時。豪釐稍有差，千里謬莫追。志學錯所學，從心竟相違。知止失所止，能得之者希。康莊大通衢，無用徑捷窺。章韶大雅音，不必轉調吹。美璞要成器，切戒浪琢鎚。良苗善保養，粢盛方可期。惜兹少壯力，正宜自鞭治。一一務下學，俛焉日孜孜。聖門縝密功，不容漏毫絲。真積中欠缺，虚勞外奔馳。雜乎其胸臆，決墮狂與癡。不爲子行喜，抑爲子行悲。子既扣我門，吾何吝子醫。不覺寫肝肺，有此諄諄詞。此理無强聒，姑以誠吾思。於乎王氏子，念我謹所之。

郝經《陵川集》卷二一《志箴》 不學無用學，不讀非聖書。不爲憂患移，不爲利欲拘。不務邊幅事，不作章句儒。達必先天下之憂，窮必全一己之愚。賢則顔、孟，聖則周、孔，臣則伊、吕，君則唐、虞。斃而後已，誰毁誰譽，詎如韋如脂，趙趄囁嚅，爲碌碌之徒歟？

童冀《尚炯齋集》卷二《讀書齋銘》 聖人之心，寓諸方策。讀而知之，措諸事業。詩書禮樂，易象春秋。萬理咸具，無一不周。兩漢以還，各立訓傳。繁文日滋，去道逾遠。不有濂洛，孰濬其源？其源孔長，其流遂分。聖有謨言，學問思辨。匪惟知之，貴乎實踐。大學之道，修齊治平。學而底此，其業乃成。展矣君子，是則是傚。道不遠人，庶其允蹈。

貝瓊《清江貝先生文集》卷一三《金陵集・思勤齋銘》 國子生桑懋以思勤名齋，求余一言申其義，至於三四，無倦色。余惟唐韓子《進學解》曰：「業精於勤荒於嬉，行成於思毁於隨。」所以誨夫人也。其《游箴》曰：「余少之時，將求多能，早夜以孜孜。余今之時，既飽而嬉，早夜以無爲。」所以懲諸己也。懋尚以韓子之誨諸人者爲勉，以其懲諸己者爲戒，可與進學矣。因爲之銘曰：

木願爲材，人願爲賢。人胡不學，以遊以盤？譬彼立枯，望其參天。其學何如？如行無退。思故不昏，勤故不怠。惟思與勤，進學之功。業日以廣，德日以崇。在昔聖人，純亦不已。未得則憂，既得而喜。矧余小子，弗聰弗明。墨卿司訓，用戒其荒。

王行《半軒集》卷二《耕讀齋銘》 力服於田，望乎有秋。勤事於書，緊道是求。有書有田，既耕以讀。越若亂離，世資自足。君子謀道，飢或忘之。曷微學矣，奚徒飽爲？足易致荒，安則生怠。弗怠弗荒，道焉斯在。昭昭我銘，在數十言。咨爾學者，齋居視旃。

孫作《滄螺集》卷一《識字》 文章不經世，識字長苦饑。而令七尺軀，愧此一鴟夷。何似不讀書，買牛荷耡犁。六經垂照耀，九道馳坦夷。天門西北開，達者得升躋。儒冠立其下，寧問渠是誰？鳳雛生不凡，三日願高飛。蓬鴈遠未識，老死安其卑。二鳥各適性，吾方定其施。鴆兮鴆兮汝勿嗤，朝陽合得鳳來儀。一舉萬里青雲棲，汝鴆雖老安得知！

胡儼《頤庵文選》卷上《述志賦》 嗟予生之忽忽兮，儻侵尋以就衰。老冉冉其將至兮，素髮颯以垂絲。遵先人之遺則兮，恒兢兢以自持。顧予力之不足兮，徒念兹而在兹。慨前修之日遠兮，惟古訓之是求。呻占畢於朝夕兮，又懼夫輪扁之見咻。肆超遥於策府兮，恣遠覽而旁搜。日遑遑而不逮兮，心切切而怛憂。道愈遠而莫反兮，策跛牂於梁輈。津浩浩而弗濟兮，渺傾波於洪流。予既望洋而趦趄兮，退卻步而返顧。恐佳期之遲暮兮，羌回車以復路。恥没世而名不稱兮，漫馳騁於空言。苟余情其信美兮，何雕蟲之刻鏤。埽枝葉與葩華兮，求根柢於本原。彼源泉之混混兮，曾不舍夫逝川。魚淵泳而鳶天飛兮，夫孰使之然。靚豁然而呈露兮，披雲霧於青天。反諸躬而欣欣兮，抑非言之可宣。苟日新而弗已兮，亶澡雪而潔鮮。日惴惴如臨深兮，匪一息之可捐。竊獨處而韜匿兮，愧闇然而日章。顧虚薄之淺尠兮，孤衆人之所望。惟黽俛以從事兮，曾何有於寸長！日居月諸兮孰悲，予視之茫茫。歌《伐檀》以内疚兮，知素飡之無補。閔予

心之日負兮，守一室於環堵。對庭槐以延佇兮，聊逍遥而容與。

程通《貞白遺稿》卷六《勤學》 高齋盡日不吾扃，勤學存心在六經。黃卷千篇深屬意，青燈一點漫勞形。何須苦映孫康雪，更憶曾囊車子螢。窗下十年堅篤志，會須奏對立王庭。

徐有貞《武功集》卷四《史館稿・學庵箴》 惟帝降衷，厥有知覺。覺而尊之，於焉事學。其學維何？窮理脩身。有本有末，有品有倫。始之於家，終之於國。推其餘緒，以及於物。朝焉孜孜，夕焉孜孜。弗知弗措，知則行之。毋溺虛寂，入於異端。毋尚功利，流於申韓。毋飾其文，而滅其質。毋徇其名，而亡其實。士也希賢，賢也希聖。先民有言，其敢弗敬！

李賢《古穰集》卷二一《看書有感》 銓府務益廣，或有半日閑。乘閑看古書，忸怩愧我顏。聖賢今已矣，慨然發長嘆。紛紛安厚禄，寧復思素餐。非無書萬卷，曾不誦伐檀。緬惟范文正，高名重丘山。寥寥千載後，誰復與之班？黽勉效分寸，汲汲不憚煩。先憂與後樂，志欲回狂瀾。安得似魚水，不見遭逢難？誰云出望水，依然在人寰。滯晝豈有疾，去魯不爲腊。所願非如此，煩君聽《猗蘭》。

李賢《古穰集》卷二一《擬古》 嗟我少年士，其性非不聰。明知爲人學，仍復蹈其蹤。纖毫未有得，孜孜伐其功。聖賢苦不出，吾道誰相宗？大言人皆有，踐之豈不難？所以坐終日，兢兢不自安。緬惟聖賢學，豈徒筆舌間？至理瑩方寸，外物無能干。約之於七情，驗之於四端。何以能若是？返之而靜觀。

遊學苦不早，登科苦不遲。雖有聖賢質，亦爲物所移。況我中人下，寧敢慕不羈？苟無殷勤志，衆欲以之隨。仰愧而俯怍，於道已相離。一善不足稱，富貴將何爲？

柯潛《竹巖集》卷上《四時嘆學歌・春》 春日晴，桃花艷冶照人明。和風催筆思，巧鳥助文情。書，吾爲汝受盡艱辛，吾爲汝費盡精神。何時足吾意，却使我壯大家聲？

柯潛《竹巖集》卷上《四時嘆學歌・夏》 夏日長荷盤，疊翠結清香。薰風來卧榻，好雨洗炎涼。書，吾爲汝歷盡棘場，吾爲汝用盡思量。何時得吾志，却使我遠大文章？

柯潛《竹巖集》卷上《四時嘆學歌・秋》 秋日中桂蕊，妖嬌吐月宫。嫦娥掃雲路，才子逞英雄。書，吾爲汝坐盡短檠，吾爲汝聞盡漏鐘。何時得吾願，却使我附鳳攀龍？

柯潛《竹巖集》卷上《四時嘆學歌・冬》 冬日寒柯山，不改舊時顔。雪擁山頭白，煙籠海上灘。書，吾爲汝挑盡燈殘，吾爲汝減盡三餐。何時了吾債，却使我心事偷閑？

羅倫《一峯文集》卷一二《示學者》 碧天如水浩無窮，萬劫消沉晝夜同。獨步鴻濛誰不死？一丸光動紫薇中。

羅倫《一峯文集》卷一二《夢》 聖賢爲學在求心，爲學心求古自今。回首羅浮山下屋，梅花春意一枝新。

莊昶《定山集》卷五《喜諸生夜讀》 短檠深夜一船虛，三尺蔡牀幾卷書。枕外坐聞心慰我，波中出聽喜知魚。政求入處門墻是，豈乞人間富貴餘？聞説天孫雲錦好，大着心眼看何如。

聲自何來谷本虛，敢將糟粕委諸書。不求安飽思無益，頗賴朝昏食有魚。巢鳳依梧輕萬里，篝燈承晷借三餘。欲歌子建《箜篌引》，清響雲梯愧不如。

實逐花來實不虛，今來芳躅古來書。頻將心手翻緗帙，也替芝香辟蠹魚。戰勝此身無禄仇，攻堅人力不遺餘。請看三五天邊月，後夜清圓尚昨如。

章懋《楓山集》卷三《書室銘》 有崇其阿，有幽其室。高不數仞，廣惟容膝。其蓄維何？《易》象《書》《詩》。《春秋》《戴記》，《周官》《禮》《儀》。諸子百家，史志羣書。牙籤萬軸，森列左右。編殘蠹魚，文古蝌蚪。一室之中，靡或不有。宋牖晨啓，孫戶晝扃。坐我管榻，對我韓檠。窮年兀兀，誦習講明。嗟世之人，志在科第。剽竊爲工，括貼是記。於理茫然，苟圖富貴。亦有誦書，爲文是資。口不絶吟，手不停披。含英咀華，瓊琚其辭。二者之學，爲人而已。世俗所榮，君子所鄙。維彼哲人，學求爲己。博文約禮，夙夜拳拳。所與歸者，古昔聖賢。科第文章，緊我餘事。我銘我室，式勵厥志。

謝遷《歸田稿》卷五《勵學示貞五弟秀才》 學也本謀道，聞道若發蒙。孰云苟佔畢，而以圖自奉？往聖有明訓，人心如穀種。敷菑貴勤力，不勤乃蕪茸。末學更紛紜，煩舌徒泉湧。成功惟静專，一静制羣動。吾弟純篤資，抱璞知所重。科第事抑末，雲衢尚修永。三北豈真怯，一鼓有餘勇。下帷仍絶編，沉潜對周孔。

謝遷《歸田稿》卷七《次雪湖韻賀徐善應入學》 興賢有路自天開，樂育於今廣茂才。玉種藍田真待價，芹香泮水且加培。寒燈夜雨潜心在，平地春雷得意

回。爲憶廷評重感慨，佇看光賁及蒿萊。

文徵明《甫田集》卷一《冬夜讀書》 故書不厭百回讀，病後惟應此味長。千古精神如對越，一燈風雨正相忘。卷中求道深知謬，意外圖名抑又荒。束髮心情誰會得？中宵撫几自茫茫。

潘希曾《竹澗集》卷四《讀書漫成》 白晝沉簿領，不暇拈詩書。愛茲冬夜永，一編聊卷舒。孤燈閃青焰，細字迷魯魚。揩眼徒自苦，掩卷一長吁。幼學不知要，涉獵事文辭。去道日以遠，古人安可期？驅馳二紀來，五十知昨非。勤事乃吾職，讀書固其餘。嘗聞仕優學，糟粕非所須。不如靜中悟，默坐松窗虛。

尹臺《洞麓堂集》卷七《述學贈孫生棣》 學道若觀海，茫洋焉所求。士有忠信質，譬涉得巨舟。掛帆萬里遠，何意棹安流。望望蓬萊岸，咫尺烟雲收。士學誠亦然，佻巧徒虛漚。孫生惇實者，質與道爲謀。陪雍聽朱瑟，忽爾踰十秋。攝袂升我堂，故情感敝裘。論榷對寒景，今古入冥搜。吾衰志安騁，得汝心先道。願言駕輕筏，共戲三神洲。

王慎中《遵巖集》卷六《論學示友人雜詩十首》 充塞乾坤惟此理，更無古往更無今。一腔子是陰陽會，七尺身爲天地心。本是完成寧用補，元來無失不須尋。此語驟聞如未信，但將此語細沉吟。

中立亭亭四不偏，何人識是靜時專。此形而上方名道，未畫之先自有天。尋逐必然終入俗，虛堂寧免誤淪禪。莫向其間求可執，前人訶破謂無權。

俗學牽纏醉不醒，而今指破與君聽。沉迷傳注何殊蠹，依倣科條即是伶。過轍却來尋軌道，辭家翻去傍門庭。宣尼若曉今人學，應悔當時著六經。

天付於人有此身，此身用處是元神。眼底自能分黑白，舌端也會別鹹辛。求添一物偏多事，巧出千般總離真。但信本來渾具足，先生何用太諄諄。

汩没近儒文義教，一生機枉速飄風。却行翻訝身居後，兩聽虛疑耳不聰。神化何曾離日用，經綸元只在淵衷。從今游衍高明地，始免徽纏與棘叢。

至道之精豈着言？聊將言語訂迷頑。心思起處先離位，聲色大時更没關。昭氏鼓琴成毁際，輪人斲木苦甘間。此語諸君如善聽，清源山即是尼山。

埋没精神鑽故紙，世儒拘陋信堪羞。專從事業尊堯舜，直以能多識孔丘。懸想一生思出位，勞心終日困旁求。沉綿此疾真成痼，苦口良方誰爲投？

好徑人多道本夷，自爲煩苦自支離。省存判截静和動，先後分開行與知。敬義夾持寧免二，誠明兩進已成岐。當時呼得曾參唯，一貫之餘費甚詞。

筌以求魚蹄取兔，兔魚初不在筌蹄。畫舟訪劍將何得，買櫝還珠亦太迷。牝馬健行知作用，潛龍不拔識端倪。古聖我思心實獲，美人遥在一方西。

充盈象器極高深，要識惟微是道心。何處天明非出王，未形神鬼已昭森。尸居寂寂偏龍見，暗室冥冥有日臨。請驗此時真太宇，豈容一物妄相侵！

胡直《衡廬精舍藏稿》卷五《龍洲讀書》 窈窕繁花路，高虛野甸居。漸爲逃世客，懶答貴人書。水閣依鷗鳥，塵編養蠹魚。日尋垂釣侶，長在月明初。

馮從吾《少墟集》卷一七《勉學》 寥寥聖學幾多時，春色今看上柳枝。世路險夷渾是夢，人情反覆總成癡。睠賢睠聖千年事，不欲不爲一念知。莫把歲華容易過，關閩濂洛是吾師。

陸世儀《桴亭先生遺書・詩集》卷八《馬家兒贈馬一菴長君時年七歲》 馬家兒，千里駒，七月能識之與無，六歲尚未就外傅，五經四子如轆轤。我來相見僅七歲，張拱端好前拜趨。雅志更欲爲聖賢，不問知是顔曾徒。君家尊人學程朱，與我十載心相孚。更有叔父行純粹，毘陵今稱兩大儒。大賢之門洵有後，屬望在子良非誣。古來神童多炫耀，汗血便欲超名都。鄴侯七歲入宫禁，西涯抱膝捋帝鬚。功名富貴豈不盛，若比孔孟天淵殊。吾愛郎君色闇然，如璞中玉淵中珠。循循家學幸勿怠，毋爲風浴詠舞雩。從來聖人决可學，吾言非謬兼非迂。

陸世儀《桴亭先生遺書・詩集》卷八《段又襄以詩贈別次韻奉答》 文章于古事，相傳有正脈。自從班馬來，韓歐主其席。豈徒識時務，尤貴則古昔。紛紛壇坫長，總屬名利客。千人未得俊，萬人未得傑。誰能懸曦暉，頓使雲霧撤。邂逅得段子，奔逸絶塵迹。灝博徵宏才，晃朗具卓識。榛莽方塞塗，巨手藉一闢。區區夸毗子，議論恣胸臆。不識天地大，寡昧良可惜。對兹瓌瑋才，欲别不忍釋。安得長合併，相與共晨夕。

張之洞《張文襄公全集》卷一〇六《札學務處發學堂歌、軍歌附學堂歌、軍歌》 照得膠庠之有絃誦，軍旅之有雅歌，歷世相傳，其風甚古。近來外國學堂及行軍皆有唱歌一門，深與中國古風相合。前由本部堂自撰《學堂歌》及《軍歌》各一，通飭發各學堂學生，各營兵勇，令其熟讀歌唱，以期感發其忠愛之忱，鼓勵其自强之志，詳加體察。各學生、各兵勇於唱歌之際，大足以振奮精神，發皇志氣，實屬大有裨益。亟應廣爲刊布，徧發湖北通省各學堂、各軍營，一體歌誦，以助訓士訓兵之用。【略】

學堂歌

天地泰，日月光，聽我唱歌贊學堂。
聖天子，圖自强，除去興學無別方。
教體育，第一樁，衛生先使民强壯。
教德育，先蒙養，人人愛國民善良。
孝父母，尊君上，更須公德聯四方。
教智育，開愚氓，普通知識破天荒。
物理透，技藝長，方知謀生並保邦。

以上第一段

最尊貴，是太陽，行星地球繞其旁。
地球圓，微帶長，萬國人物生四方。
熱帶暑，寒帶涼，南北極下皆冰洋。
温帶下，中華當，赤道二十三度强。
測經度，直綫量，京都起算作中央。
三百六，全球詳，武昌偏西兩度强。
測緯度，横綫長，赤道南北定準望。
四十度，北京方，三十度半是武昌。
五大洲，非渺茫，地球東半亞洲廣。
歐西方，澳南方，美洲對我如反掌。
阿非洲，西南望，天氣毒熱地多荒。
中國圓，日本長，同在東亞地球上。

以上第二段

我大清，初發祥，南抵鴨緑北龍江。
奉吉黑，東北方，包在舜代幽州疆。
十九省，禹跡廣，從古文明最盛强。
内蒙古，六盟長，從前曾服漢與唐。
外蒙古，四汗王，元朝和林建牙帳。
西北數，是新疆，都護屬漢北庭唐。
指西南，是衛藏，國家設官佛坐牀。
崑崙山，來脈長，轍跡曾見周穆王。
黄種古，白種强，黑蠢棕微紅種亡。
我黄種，偏東方，滿蒙漢人都一樣。
中國水，三大綱，黄河黑水揚子江。
淮通江，濟入黄，四瀆今只二瀆長。
中國山，兩幹强，南幹五嶺北太行。
數名山，五嶽望，四鎮亦載周職方。
中國海，東南方，奉直東蘇浙閩廣。
開口岸，入内港，四十餘處新通商。

以上第三段

闢中國，始三皇，黄帝堯舜垂衣裳。
洪水平，五倫講，黎民於變愚變良。
稼穡教，禮樂匡，夏忠商質周文章。
指南車，定方向，天下地圖司徒掌。
舌人官，譯寄象，書名文字達四方。
講化學，美土疆，天官地官冬官詳。
寓兵制，農隙講，士民射御人人强。
重路政，通旅商，道多茀草知陳亡。
最文明，此五樣，莫道聖王薄富强。
孔聖出，六經昌，三千弟子共學堂。
作《春秋》，振王綱，亂臣賊子敢猖狂。
兼文武，門人强，貢若冉樊存魯疆。
焚古書，聖道喪，愚害中國秦始皇。
文明世，漢最强，其次威力數李唐。
六朝弱，五代莽，中國教育久蕪荒。
宋一代，空談尚，重文輕武取滅亡。
元兵猛，歐洲降，因無教化不久長。
明一代，少聖王，專重科舉棄良將。
戮忠臣，任閹璫，天下無主歸李闖。
我大清，起遼陽，掃平流賊民歸向。
聖繼聖，德澤長，極盛尤推康熙皇。

薄賦稅，輕刑章，漢人一體爲將相。
我慈聖，臨朝堂，中興盛業合同光。
平內寇，和萬邦，如此功德豈可忘。
切不可，信亂黨，亂黨推戴太平王。
毒天下，是洪楊，殺害同種如草莽。
贊髮賊，罵湘鄉，此人豈非病風狂。

以上第四段

說科學，須兼長，一日六鐘並不忙。
讀五經，誦勿忘，先講大義後精詳。
脩身學，重倫常，孝弟愛衆尊師長。
歷史學，知已往，世界變遷弱變强。
地理學，先本鄉，由近及遠分方向。
中國外，有列强，勿學井蛙拘坳堂。
算數學，簡爲上，比例代數捷非常。
八綫表，不用想，能通幾何包九章。
博物學，窮天壤，衛生益智心開朗。
理化學，原質詳，配合製造通陰陽。
辨炭酸，分硫養，火藥全仗硝磺鎰。
電鑛汽，力聲光，理化門門有專長。
圖畫學，摹物狀，先用毛筆後尺量。
政法學，治國方，後生淺學莫躁妄。
陸軍學，分兩堂，戰術計畫戒鹵莽。
溝壘速，地形相，火器測準馬善養。
體操學，關衰旺，人人勝兵其國昌。
小學略，中學詳，外國語文習一樣。
高等學，通兩邦，師範須明教育方。
實業學，農工商，謀生有術國力强。
方言學，少勝長，專備交涉使四方。
大學內，分八項，專門經濟佐廟堂。
通儒院，精思想，新理著書勝列邦。
識字多，有理想，不入小學如聾盲。
小學成，知識亮，改業謀生並無妨。
學國文，文理暢，方解經史古文章。
學英文，用處廣，英國商務徧華洋。
學日文，近我邦，轉譯西書供采訪。
學法文，各國尚，條約公牘須磋商。
學德文，武備詳，專門字義皆確當。
學俄文，交界長，教習雖難也須講。
臘丁文，古義藏，隨意學習不勉强。

以上第五段

說鄉賢，知趨向，願學孔道楚陳良。
不愛錢，叔敖相，賢子負薪無宦囊。
不愛官，子文尚，仕已無愠忠名揚。
讀書多，左倚相，能道訓典宗先王。
申包胥，忠勇將，乞師恢復楚家邦。
屈靈均，志行芳，忠言力諫楚懷王。

以上第六段

說名宦，知宗仰，湖北宦蹟多忠良。
漢諸葛，扶漢皇，聯孫破曹定荆襄。
晉陶侃，惜時光，登舟起義復建康。
宋岳飛，封鄂王，精忠刺字保宋皇。
至我朝，胡益陽，愛民禮士選良將。
東征本，在武昌，越境出師髮賊亡。
東西境，貫長江，南北鐵路通兩洋。
湖北亂，擾四方，湖北治安天下强。

以上第七段

庚子年，拳匪狂，北省兵火三次殃。
湖北省，和約倡，長江人民享安康。
派賠款，搜索忙，各省分派民與商。
湖北省，免捐項，就將此款興學堂。

早興學，民盼望，各省開辦無定章。
湖北省，二百堂，武漢學生五千强。
派出洋，學外邦，各省官費數不廣。
湖北省，采衆長，四百餘人東西洋。
我同學，生此方，切莫孤負好時光。

以上第八段

衛文公，守殘疆，訓農勸學是首倡。
既惠工，又通商，革車三百季年强。
越句踐，把膽嘗，生聚教訓忙培養。
式怒蛙，士氣揚，六千君子破吴王。
燕昭王，國恥傷，黄金臺上招賢良。
趙樂毅，來外邦，七十二城奪齊疆。
俄國强，彼得皇，親到荷蘭學船廠。
德國强，由畢相，人人當兵復故疆。
勝强敵，合聯邦，皆因小學人才昌。
日本强，由尊王，志士伊藤與西鄉。
三海島，雄東方，一國三萬小學堂。

以上第九段

波蘭滅，印度亡，猶太遺民散四方。
埃及國，古老邦，衰微文字多彫喪。
越與緬，出産旺，權利全被他人攘。
看諸國，併於强，只因不學無增長。
中國弱，恃舊邦，陳腐每被人譏謗。

以上第十段

守舊黨，老且厖，奉勸警覺醒睡鄉。
第一戒，拋煙槍，壯夫志氣皆銷亡，
少行動，多卧牀，百歲光陰燈畔荒。
第二戒，纏足放，刖刑殘廢也相仿，
不耐勞，嬌惰養，生下子女不强壯。
第三戒，風水妄，不敢開山與通江，
美富多，五金鑛，任他拋棄在山岡。
第四戒，惹禍殃，切莫鬧教起風浪，
青島澳，屬外邦，旅順廣灣教照樣，
拳匪亂，驚廟堂，賠九百兆本利長。
第五戒，鄙外洋，切莫自大學夜郎，
頑固見，須掃盪，中國方可望發揚。

以上第十一段

維新黨，多躁狂，奉勸少年須安詳。
自由字，莫誤講，法律範圍各國章。
民權字，莫狂妄，法主暴虐亂民張。
我倫理，莫踰蕩，外國愛親敬君王。
我聖教，莫拋荒，文明國粹保久長。
看日本，改西裝，孔教漢學最尊仰。
革命話，莫鴟張，悖逆之名不可當。
入外籍，莫炎涼，身後遺産歸公帑。
女平權，莫改常，外國議院無女妝。
叛逆報，莫受誑，此輩甘作會匪黨。
哥老會，燒殺搶，猶如黄巢與獻闖。
中國好，外人想，賴有共主坐朝堂。
國無主，瓜分亡，漁人得利乘鷸蚌。
好兄弟，不鬩墻，何況背主取滅亡。

以上第十二段

衆同學，齊奮往，造成楚材皆賢良。
文善謀，武知方，學中皆是國棟梁。
荀卿子，歌成相，此歌勸學略摹仿。
中國盛，聖教光，黄種尊貴日蕃昌。
上孝慈，下忠良，萬年有道戴吾皇。

以上第十三段完

凡學生整列，入學時、放學時整列，移動時、出隊操演時行步，俱以歌爲節，上六字緩讀，每一字一步，此六字略一停頓，下七字急讀，七字共四步。

雜録

劉安《淮南子・齊俗訓》 夫先知遠見，達視千里，人才之隆也，而治世不以責於民。博聞强志，口辯辭給，人智之美也，而明主不以求於下。敖世輕物，不汙於俗，士之伉行也，而治世不以爲民化。神機陰閉，剞劂無跡，人巧之妙也，而治世不以爲民業。故萇弘、師曠，先知禍福，言無遺策，而不可與衆同職也；公孫龍折辯抗辭，別同異，離堅白，不可與衆同道也；北人無擇非舜而自投清泠之淵，不可以爲世儀；魯般、墨子以木爲鳶而飛之，三日不集，而不可使爲工也。故高不可及者，不可以爲人量；行不可逮者，不可以爲國俗。

夫挈輕重不失銖兩，聖人弗用，而縣之乎銓衡；視高下不差尺寸，明主弗任，而求之乎浣準。何則？人才不可專用，而度量可世傳也。故國治可與愚守也，而軍制可與權用也。夫待騶褭飛兔而駕之，則世莫乘車；待西施、毛嬙而爲配，則終身不家矣。然非待古之英俊，而人自足者，因所有而并用之。夫騏驥千里，一日而通；駑馬十舍，旬亦至之。由是觀之，人材不足專恃，而道術可公行也。亂世之法，高爲量而罪不及，重爲任而罰不勝，危爲禁而誅不敢。民困於三責，則飾智而詐上，犯邪而干免。故雖峭法嚴刑，不能禁其姦。何者？力不足也。故諺曰：「鳥窮則噣，獸窮則觸，人窮則詐。」此之謂也。

劉安《淮南子・道應訓》 秦穆公謂伯樂曰：「子之年長矣。子姓有可使求馬者乎？」對曰：「良馬者，可以形容筋骨相也。相天下之馬者，若滅若失，若亡其一。若此馬者，絶塵弭轍。臣之子，皆下材也，可告以良馬，而不可告以天下之馬。臣有所與供儋纏采薪者九方堙，此其於馬，非臣之下也。請見之。」穆公見之，使之求馬。三月而反報曰：「已得馬矣。在於沙丘。」穆公曰：「何馬也？」對曰：「牡而黄。」使人往取之，牝而驪。穆公不説，召伯樂而問之曰：「敗矣！子之所使求者，毛物、牝牡弗能知，又何馬之能知！」伯樂喟然太息曰：「一至此乎！是乃其所以千萬臣而無數者也。若堙之所觀者，天機也。得其精而忘其粗，在内而忘其外，見其所見而不見其所不見，視其所視而遺其所不視。若彼之所相者，乃有貴乎馬者。」馬至，而果千里之馬。故老子曰：「大直若屈，大巧若拙。」

劉安《淮南子・道應訓》 昔者，公孫龍在趙之時，謂弟子曰：「人而無能者，龍不能與遊。」有客衣褐帶索而見曰：「臣能呼。」公孫龍顧謂弟子曰：「門下故有能呼者乎？」對曰：「無有。」公孫龍曰：「與之弟子之籍。」後數日，往説燕王，至於河上，而舫在一汜，使善呼者呼之，一呼而舫來。故曰聖人之處世，不逆有伎能之士。故老子曰：「人無棄人，物無棄物，是謂襲明。」

劉安《淮南子・泰族訓》 王喬、赤松去塵埃之間，離羣慝之紛，吸陰陽之和，食天地之精，呼而出故，吸而入新，蹝虚輕舉，乘雲游霧，可謂養性矣，而未可謂孝子也。周公誅管叔、蔡叔，以平國弭亂，可謂忠臣也，而未可謂弟也。湯放桀，武王伐紂，以爲天下去殘除賊，可謂惠君，而未可謂忠臣矣。樂羊攻中山，未能下，中山烹其子，而食之以示威，可謂良將，而未可謂慈父也。故可乎可，而不可乎不可；不可乎不可，而可乎可。

韓嬰《韓詩外傳》卷三 飲食適乎藏，滋味適乎氣，勞佚適乎筋骨，寒暖適乎肌膚，然後氣藏平，心術治，思慮得，喜怒時，起居而遊樂，事時而用足。夫是之謂能自養者也。【略】

問者曰：夫智者何以樂於水也？曰：夫水者緣理而行，不遺小間，似有智者。動而之下，似有禮者。蹈深不疑，似有勇者。障防而清，似知命者。歷險致遠，卒成不毀，似有德者。天地以成，羣物以生，國家以寧，萬事以平，品物以正。此智者所以樂於水也。《詩》曰：「思樂泮水，薄采其茆。魯侯戾止，在泮飲酒。」樂水之謂也。

問者曰：夫仁者何以樂於山也？曰：夫山者萬民之所瞻仰也。草木生焉，萬物植焉，飛鳥集焉，走獸休焉，四方益取與焉。出雲道風從乎天地之間。天地以成，國家以寧。此仁者所以樂於山也。《詩》曰：「太山巖巖，魯邦所瞻。」樂山之謂也。【略】

傳曰：子路盛服以見孔子。孔子曰：「由疏疏者何也？昔者江出於濆，其始出也，不足以濫觴；及其至乎江之津也，不方舟，不避風，不可渡也，非其下流衆川之多歟！今汝衣服甚盛，顔色充滿，天下有誰加汝哉？」子路趨出，改服而入，蓋揖如也。孔子曰：「由志之，吾語女：夫慎於言者不諱，慎於行者不伐。色知而有長者小人也。故君子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言之要也。能之爲能之，不能爲不能，行之要也。言要則知，行要則仁，既知且仁，又何加哉？《詩》曰：『湯降不遲，聖敬日躋。』」

韓嬰《韓詩外傳》卷四　君子大心則敬天而道，小心則畏義而節，知則明達而類，愚則端慤而法，喜則和而治，憂則静而違，達則寧而容，窮則約而詳。小人大心則慢而暴，小心則淫而傾，知則攫盜而漸，愚則毒賊而亂，喜則輕易而快，憂則挫而懾，達則驕而偏，窮則棄而累。【略】《詩》曰：「如蠻如髦。我是用憂。」【略】

所謂庸人者，口不能道乎善言，心不能知先王之法，動作而不知所務，止立而不知所定，日選於物而不知所貴，不知選賢人善士而託其身焉，從物而流，不知所歸，五鑿爲政，心從而壞，遂不反，是以動而形危，静則名辱。《詩》曰：「之子無良，二三其德。」

董仲舒《春秋繁露・五行相生》　天地之氣，合而爲一，分爲陰陽，判爲四時，列爲五行。行者行也，其行不同，故謂之五行。五行者，五官也，比相生而間相勝也。故爲治，逆之則亂，順之則治。

東方者木，農之本。司農尚仁，進經術之士，道之以帝王之路，將順其美，匡救其惡。執規而生，至温潤下，知地形肥磽美惡，立事生則，因地之宜，召公是也。【略】

南方者火也，本朝。司馬尚智，進賢聖之士，上知天文，其形兆未見，其萌芽未生，昭然獨見存亡之機，得失之要，治亂之源，豫禁未然之前，執矩而長，至忠厚仁，輔翼其君，周公是也。【略】

中央者土，君官也。司營尚信，卑身賤體，夙興夜寐，稱述往古，以厲主意。明見成敗，微諫納善，防滅其惡，絶源塞隙，執繩而制四方，至忠厚信，以事其君，據義割恩，太公是也。【略】

西方者金，大理司徒也。司徒尚義，臣死君而衆人死父。親有尊卑，位有上下，各死其事，事不踰矩，執權而伐。兵不苟克，取不苟得，義而後行，至廉而威，質直剛毅，子胥是也。【略】

北方者水，執法司寇也。司寇尚禮，君臣有位，長幼有序，朝廷有爵，鄉黨以齒，升降揖讓，般伏拜竭，折旋中矩，立而磬折，拱則抱鼓，執衡而藏，至清廉平，賂遺不受，請謁不聽，據法聽訟，無有所阿，孔子是也。

《孔叢子・連叢子下》　楊太尉問季彦曰：「吾聞臨晉君異才博聞，周洽羣籍，而世不歸大儒，何也？」答曰：「不爲禄學故也。惡直醜正，實繁有徒，辨經説義，輒見增疾，但以所據者正，故衆人不能害爾，免害爲幸，何大儒之見歸乎？」

桓寬《鹽鐵論・貧富》　大夫曰：「山岳有饒，然後百姓贍焉。河海有潤，然後民取足焉。夫尋常之污，不能溉陂澤，丘阜之木，不能成宫室。小不能苞大，少不能贍多。未有不能自足而能足人者也。未有不能自治而能治人者也。故善爲人者，能自爲者也，善治人者，能自治者也。文學不能治内，安能理外乎？」

文學曰：「行遠道者假於車，濟江海者因於舟。故賢士之立功成名，因於資而假物者也。公輸子能因人主之材木，以構宫室臺榭，而不能自爲專屋狹廬，材不足也。歐冶能因國君之銅鐵，以爲金鑪大鍾，而不能自爲壺鼎盤杅，無其用也。君子能因人主之正朝，以和百姓，潤衆庶，而不能自饒其家，勢不便也。故舜耕歷山，恩不及州里，太公屠牛於朝歌，利不及妻子，及其見用，恩流八荒，德溢四海。故舜假之堯，太公因之周，君子能修身以假道者，不能枉道而假財也。」

大夫曰：「道懸於天，物布於地，智者以衍，愚者以困。子貢以著積顯於諸侯，陶朱公以貨殖尊於當世。富者交焉，貧者贍焉。故上自人君，下及布衣之士，莫不戴其德，稱其仁。原憲、孔伋，當世被饑寒之患，顔回屢空於窮巷，當此之時，迫於窟穴，拘於縕袍，雖欲假財信姦佞，亦不能也。」

文學曰：「孔子云：『富而可求，雖執鞭之事，吾亦爲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君子求義，非苟富也。故刺子貢不受命而貨殖焉。君子遭時則富且貴，不遇，退而樂道。不以利累己，故不違義而妄取。隱居修節，不欲妨行，故不毁名而趨勢。雖付之以韓、魏之家，非其志，則不居也。富貴不能榮，謗毁不能傷也。故原憲之縕袍，賢於季孫之狐貉，趙宣孟之魚飧，甘於智伯之芻豢，子思之銀珮，美於虞公之垂棘。魏文侯軾段干木之閭，非以其有勢也；晉文公見韓慶，下車而趨，非以其多財，以其富於仁、充於德也。故貴何必財，亦仁義而已矣！」

桓寬《鹽鐵論・刺議》　文學曰：「以正輔人謂之忠，以邪導人謂之佞。夫佛過納善者，君之忠臣，大夫之直士也。」孔子曰：「大夫有争臣三人，雖無道，不失其家。」今子處宰士之列，無忠正之心，枉不能正，邪不能匡，順流以容身，從風以説上。上所言則苟聽，上所行則曲從，若影之隨形，響之於聲，終無所是非。衣儒衣，冠儒冠，而不能行其道，非其儒也。譬若土龍，文章首目具而非龍也。葶歷似菜而味殊，玉石相似而異類。子非孔氏執經守道之儒，乃公卿面從之儒，非吾徒也。冉有爲季氏宰而附益之，孔子曰：「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故輔桀者不爲智，爲桀斂者不爲仁。」

劉向《説苑・貴德》　季康子謂子游曰：「仁者愛人乎？」子游曰：「然。」

「人亦愛之乎？」子游曰：「然。」康子曰：「鄭子產死，鄭人丈夫舍玦珮，婦人舍珠珥，夫婦巷哭，三月不聞竽琴之聲。仲尼之死，吾不聞魯國之愛夫子，奚也？」子游曰：「譬子產之與夫子，其猶浸水之與天雨乎。浸水所及則生，不及則死。斯民之生也，必以時雨，既以生，莫愛其賜。故曰譬子產之與夫子也，猶浸水之與天雨乎。」

劉向《說苑・修文》　《書》曰，五事，一曰貌。貌者，男子之所以恭敬，婦人之所以姣好也。行步中矩，折旋中規，立則磬折，拱則抱鼓。其以入君朝，尊以嚴；其以入宗廟，敬以忠；其以入鄉曲，和以順；其以入州里族黨之中，和以親。《詩》曰：「溫溫恭人，惟德之基。」孔子曰：「恭近於禮，遠恥辱也。」

葛洪《西京雜記》卷三　傅介子年十四，好學書，嘗棄觚而嘆曰：「大丈夫當立功絶域，何能坐事散儒！」後卒斬匈奴使者，還拜中郎。復斬樓蘭王首，封義陽侯。

揚雄《法言・學行》　睎驥之馬，亦驥之乘也。睎顏之人，亦顏之徒也。或曰：「顏徒易乎？」曰：「睎之則是。」曰：「昔顏嘗睎夫子矣，正考甫嘗睎尹吉甫矣，公子奚斯嘗睎尹吉甫矣。不欲睎則已矣，如欲睎，孰禦焉？」

揚雄《法言・寡見》　如賢人謀之美也，詘人而從道；如小人謀之不美也，詘道而從人。【略】

或曰：「君子聽聲乎？」曰：「君子惟正之聽。荒乎淫，拂乎正，沉而樂者，君子不聽也。」

或問：「侍君子以博乎？」曰：「侍坐則聽言，有酒則觀禮，焉事博乎！」或曰：「不有博弈者乎？」曰：「爲之猶賢於已耳。侍君子者賢於已乎？君子不可得而侍也。侍君子，晦斯光，窒斯通，亡斯有，辱斯榮，敗斯成。如之何賢於已也！」

揚雄《法言・淵騫》　或問：「淵、騫之徒惡乎在？」曰：「寢。」或曰：「淵、騫曷不寢？」曰：「攀龍鱗，附鳳翼，異以揚之，勃勃乎其不可及也。如其寢！如其寢！」

七十子之於仲尼也，日聞所不聞，見所不見，文章亦不足爲矣。

君子絶德，小人絶力。或問「絶德」，曰：「舜以孝，禹以功，皋陶以謨，非絶德邪？」「力」。「秦悼武、烏獲，任鄙扛鼎抃牛，非絶力邪？」

或問「勇」。曰：「軻也。」曰：「何軻也？」曰：「軻也者，謂孟軻也。若荆軻，君子盜諸。」請問「孟軻之勇」。曰：「勇於義而果於德，不以貧富、貴賤、死生動其心，於勇也，其庶乎！【略】

美行，園公、綺里季、夏黄公、甪里先生；言辭，婁敬、陸賈；執正，王陵、申屠嘉；折節，周昌、汲黯；守儒，轅固、申公；苗異，董相、夏侯勝、京房。

《後漢書・崔駰傳》　時人或譏其太玄靜，將以後名失實。（崔）駰擬揚雄《解嘲》，作《達旨》以答焉。其辭曰：

或說己曰：「《易》稱『備物致用』，『可觀而有所合』，故能扶陽以出，順陰而入。春發其華，秋收其實，有始有極，爰登其質。今子韞櫝六經，服膺道術，歷世而游，高談有日，俯鉤深於重淵，仰探遠乎九乾，窮至賾於幽微，測潛隱之無源。然下不步卿相之廷，上不登王公之門，進不黨以讚己，退不黷於庸人。獨師友道德，合符曩真，抱景特立，與士不羣。蓋高樹靡陰，獨木不林，隨時之宜，道貴從凡。于時太上運天德以君世，憲王僚而布官；臨雍泮以恢儒，疏軒冕以崇賢；率惇德以厲忠孝，揚茂化以砥仁義；選利器於良材，求鏌□於明智。不以此時攀台階，闚紫闥，據高軒，望朱闕，夫欲千里而咫尺未發，蒙竊惑焉。故英人乘斯時也，猶逸禽之赴深林，虹蚋之趣大沛。胡爲嘿嘿而久沉滯也？」

答曰：「有是言乎？子苟欲勉我以世路，不知其跌而失吾之度也。古者陰陽始分，天地初制，皇綱云緒，帝紀乃設，傳序歷數，三代興滅。昔大庭尚矣，赫胥罔識。淳樸散離，人物錯乖。高辛攸降，厥趣各違。道無常稽，與時張弛。失仁爲非，得義爲是。君子通變，各審所履。故士或掩目而淵潛，或盥耳而山棲；或草耕而僅飽，或木茹而長飢；或重聘而不來，或屢黜而不去；或冒詬以干進，或望色而斯舉；或以役夫發夢於王公，或以漁父見兆於元龜。若夫紛纚塞路，凶虐播流，人有昏墊之厄，主有疇咨之憂，條垂藟蔓，上下相求。於是乎賢人授手，援世之災，跋涉赴俗，急斯時也。昔堯含慼而皋陶謨，高祖歎而子房慮；禍不散而曹、絳奮，結不解而陳平權。及其策合道從，克亂弭衝，乃將鏤玄珪，册顯功，銘昆吾之冶，勒景、襄之鍾。與其有事，則褒裳濡足，冠挂不顧。人溺不拯，則非仁也。當其無事，則蹴纓整襟，規矩其步。德讓不修，則非忠也。是以險則救俗，平則守禮，舉以公心，不私其體。

「今聖上之育斯人也，樸以皇質，雕以唐文。六合怡怡，比屋爲仁。壹天下之衆異，齊品類之萬殊。參差同量，壞冶一陶。羣生得理，庶績其凝。家家有以樂和，人人有以自優。威械臧而俎豆布，六典陳而九刑厝。濟茲兆庶，出於平易

之路。雖有力牧之略，尚父之厲，伊、皋不論，奚事范、蔡？夫廣厦成而茂木暢，遠求存而良馬繁，陰事終而水宿臧，場功畢而大火入。方斯之際，處士山積，學者川流，衣裳被宇，冠蓋雲浮。譬猶衡陽之林，岱陰之麓，伐尋抱不爲之稀，蘇拱把不爲之數。悠悠罔極，亦各有得。彼採其華，我收其實。舍之則臧，己所學也。故進動以道，則不辭執珪而秉柱國；復靜以理，則甘糟糠而安藜藿。

「夫君子非不欲仕也。恥夸毗以求舉；非不欲室也，惡登墻而摟處。叫呼銜鬻，縣旌自表，非隨和之寶也。暴智燿世，因以干禄，非仲尼之道也。游不倫黨，苟以徇己，汗血競時，利合而友。子笑我之沉滯，吾亦病子屑屑而不已也。先人有則而我弗虧，行有枉徑而我弗隨。臧否在予，唯世所議。固將因天質之自然，誦上哲之高訓；詠太平之清風，行天下之至順。懼吾躬之穢德，勤百畝之不耘。蘩余馬以安行，俟性命之所存。昔孔子起威於夾谷，晏嬰發勇於崔杼；曹劌舉節於柯盟，卞嚴克捷於彊禦；范蠡錯執於會稽，五員樹功於柏舉；魯連辯言以退燕，包胥單辭而存楚；唐且華顛以悟秦，甘羅童牙而報趙；原衰見廉於壺飧，宣孟收德於束脯；吴札結信於丘木，展季效貞於門女；顔回明仁於度轂，程嬰顯義於趙武。僕誠不能編德於數者，竊慕古人之所序。」

王充《論衡・答佞》 或問曰：「賢者行道，得尊官厚禄；（矣）〔人〕何必爲佞，以取富貴？」曰：佞人知行道可以得富貴，必以佞取爵禄者，不能禁欲也。知力耕可以得穀，勉貿可以得貨，然而必盜竊，情欲不能禁者也。以禮進退也，人莫不貴，然而違禮者衆，尊義者希，心情貪欲，志慮亂溺也。夫佞與賢者同材，佞以情自敗；偷盜與田商同知，偷盜以欲自劾也。

問曰：「佞與賢者同材，材行宜鈞，而佞人曷爲獨以情自敗？」曰：富貴皆人所欲也，雖有君子之行，猶有飢渴之情。君子（則）〔耐〕以禮防情，以義割欲，故得循道，循道則無禍；小人縱貪利之欲，踰禮犯義，故進得苟佞，苟佞則有罪。夫賢者，君子也；佞人，小人也。君子與小人，本殊操異行，取捨不同。

問曰：「佞與讒者同道乎？有以異乎？」曰：讒與佞，俱小人也，同道異材，俱以嫉妒爲性，而施行發動之異。讒以口害人，佞以事危人；讒人以直道不違，佞人依違匿端；讒人無詐慮，佞人有術數。故人君皆能遠讒親仁，莫能知賢別佞。難曰：「人君皆能遠讒親仁，而莫能知賢別佞，然則佞人意不可知乎？」曰：佞可知，人君不能知。庸庸之君，不能知賢；不能知賢，不能知佞。唯聖賢之人，以九德檢其行，以事效考其言。行不合於九德，言不驗於事效，人非賢則佞矣。夫知佞以知賢，知賢以知佞；知佞則賢智自覺，知賢則奸佞自得。賢佞異行，考之一驗，情心不同，觀之一實。

問曰：「九德之法，張設久矣，觀讀之者，莫不曉見，斗斛之量多少，權衡之縣輕重也。然而居國有土之君，曷爲常有邪佞之臣，與常有欺惑之患？」〔曰〕：〔不〕（無）患〔無〕斗斛（過），所量非其穀；不患無銓衡，所銓非其物故也。在人君位者，皆知九德之可以檢行，事效可以知情，然而惑亂不能見者，則明不察之故也。人有不能行，行無不可檢；人有不能考，情無不可知。

問曰：「行不合於九德，效不檢於考功，進近非賢，非賢則佞。夫庸庸之材，無高之知，不能及賢，賢功不效，賢行不應，可謂佞乎？」曰：材有不相及，行有不相追，功有不相襲。若知無相襲，人材相什百，取舍宜同。賢佞殊行，是是非非，實名俱立，而效有成敗，（是非之言俱當），功有正邪，言合行違，名盛行廢。

（佞人）問曰：「行合九德則賢，不合則佞。世人操行者，可盡謂佞乎？」曰：諸非皆惡，惡中之逆者，謂之無道；惡中之巧者，謂之佞人。聖王刑憲，佞在惡中；聖王賞勸，賢在善中。純潔之賢，善中殊高，賢中之聖也；善中大佞，惡中之雄也。故曰：「觀賢由善，察佞由惡。」善惡定成，賢佞形矣。

問曰：「聰明有蔽塞，推行有謬誤，今以是者爲賢，非者爲佞，殆不得賢之實乎？」曰：聰明蔽塞，推行謬誤，人之所歉也。故曰：「刑故無小，宥過無大。」聖君原心省意，故誅故貰誤。故賊加增，過誤減損，一獄吏所能定也，賢者見之不疑矣。

問曰：「言行無功效，可謂佞乎？」〔曰〕：蘇秦約六國爲從，彊秦不敢窺兵於關外；張儀爲横，六國不敢同攻於關内。六國約從，則秦畏而六國彊；三秦稱横，則秦彊而天下弱。功著效明，載紀竹帛，雖賢何以加之？太史公叙言衆賢、儀、秦有篇，無嫉惡之文，功鈞名敵，不異於賢。夫功之不可以效賢，猶名之不可實也。儀、秦，排難之人也，處擾攘之世，行揣摩之術，當此之時，稷、契不能與之争計，禹、皋陶不能與之比效。若夫陰陽調和，風雨時適，五穀豐熟，盜賊衰息，人舉廉讓，家行道德之功，命禄貴美，術數所致，非道德之所成也。太史公記功，故高來禩，記録成則著效明驗，攬載高卓，以儀、秦功美，故列其狀。由此言之，佞人亦能以權説立功爲效。無效，未可爲佞也。難曰：「惡中立功者謂之佞。能爲功者，材高知明。思慮遠者，必傍義依仁，亂於大賢。故《覺佞》之篇曰：『人主好辨，佞人言利；人主好文，佞人辭麗。』心合意同，偶當人主，説而不

見其非，何以知其僞而伺其奸乎？」曰：是謂庸庸之君也，材下知昏，蔽惑不見。(后又)賢(聖)之君，察之審明，若視俎上之脯，指掌中之理，數局上之棋，摘轅中之馬。魚鱉匿淵，捕漁者知其源；禽獸藏山，畋獵者見其脈。佞人異行於世，世不能見，庸庸之主，無高材之人也。難曰：「人君好辨，佞人言利；人主好文，佞人辭麗。言操合同，何以覺之？」曰：文王官人法曰：推其往行，以揆其來言，聽其來言，以省其往行，觀其陽以考其陰，察其內以揆其外。是故詐善設節者可知，飾僞無情者可辨，質誠居善者可得，含忠守節者可見也。」人之舊性不辨，人君好辨，佞人學，求合於上也。人之故能不文，人君好文，佞人意欲稱上。上奢，己麗服；上儉，己不飭。今操與古殊，朝行與家別。考鄉里之跡，證朝廷之行，察共親之節，明事君之操，外內不相稱，名實不相副，際會發見，奸僞覺露也。

問曰：「人操行無恒，權時制宜，信者欺人，直者曲撓。權變所設，前後異操；事有所應，左右異語。儒書所載，權變非一。今以素故考之，毋乃失實乎？」曰：賢者有權，佞者有權。賢者之有權，後有應；佞人之有權，亦反經，後有惡。故賢人之權，爲事爲國；佞人之權，爲身爲家。觀其所權，賢佞可論，察其發動，邪正可名。

問曰：「佞人好毀人，有諸？」曰：佞人不毀人。如毀人，是讒人也。何則？佞人求利，故不毀人。苟利於己，曷爲毀之？苟不利於己，毀之無益。以計求便，以數取利，利(則)〔取〕便得，妒人共事，然後危人。其危人也，非毀之；而其害人也，非泊之。譽而危之，故人不知；厚而害之，故人不疑。是故佞人(危人，人)危而不怨；害人，(之)〔人〕敗而不仇，隱情匿意爲之功也。如毀人，人亦毀之，衆不親，士不附也，安能得容世取利於上？

問曰：「佞人不毀人於世間，毀人於將前乎？」曰：佞人以人欺將，不毀人於將。「然則佞人奈何？」曰：佞人毀人，譽之；危人，安之。毀危奈何？假令甲有高行奇知，名聲顯聞，將恐人君召問，扶而勝己，欲故廢不言，常騰譽之。薦之者衆，將議欲用，問(佞)人；(佞)人必(不)對曰：「甲賢而宜召也。何則？甲意不欲留縣，前聞其語矣，聲望欲入府，在郡則望欲入州。志高則操與人異，望遠則意不顧近。屈而用之，其心不滿，不則卧病。賤而命之，則傷賢，不則損威。故人君所以失名損譽者，好臣所常臣也。自耐下之，用之可也；自度不能下之，用之不便。夫用之不兩相益，舍之不兩相損。」人君畏其志，信佞人之言，遂置不用。

問曰：「佞人直以高才洪知考上世人乎？將有師學檢也？」曰：(佞)人自有知以詐人，及其說人主，須術以動上，猶上人自有勇(以)威人，及其戰鬥，須兵法以進衆。術則從橫，師則鬼谷也。傳曰：「蘇秦、張儀(習)從橫(習)之(術於)鬼谷先生，掘地爲坑，曰：『下，說令我泣出，則耐分人君之地。』蘇秦下，說鬼谷先生泣下沾襟。張儀(不)〔亦〕若。蘇秦相趙，並相六國。張儀貧賤往歸，蘇秦座之堂下，食以僕妾之食，數讓激怒，欲令相秦。儀忿恨，遂西入秦。蘇秦使人厚送。其後覺知，曰：「此在其術中，吾不知也，此吾所不及蘇君者。」知深有術，權變鋒出，故身尊崇榮顯，爲世雄傑。深謀明術，深淺不能並行，明闇不能並知。

問曰：「佞人養名作高，有諸？」曰：佞人(食)〔貪〕利專權，不養名作高。貪權據凡，則高名自立矣。稱於小人，不行於君子。何則？利義相伐，正邪相反。義動君子，利動小人。佞人貪利名之顯，君(子)不安。(下)〔不〕則身危。舉世爲佞者，皆以禍衆。不能養其身，安能養其名？上世列傳，棄(宗)〔榮〕養身，違利赴名，竹帛所載，伯成子高委國而耕，於陵子辭位灌園。近世蘭陵王仲子、東(都)〔郡〕昔廬君陽，寢位久病，不應上徵，可謂養名矣。夫不以道進，必不以道出身；不以義止，必不以義立名。佞人懷貪利之心，輕禍重身，傾死爲僇矣，何名之養？義廢德壞，操行隨辱，何云作高？

問曰：「大佞易知乎？小佞易知也？」曰：大佞易知，小佞難知。何則？大佞材高，其跡易察；小佞知下，其效難省。何以明之？成事：小盜難覺，大盜易知也。攻城襲邑，剽劫虜掠，發則事覺，道路皆知盜也；穿鑿垣墻，狸步鼠竊，莫知謂誰。曰：「大佞姦深，惑亂其人，如大(盜)〔佞〕易知，人君何難？《書》曰：『知人則哲，惟帝難之。』虞舜大聖，驩兜大佞。大聖難知大佞，大佞不憂大聖，何易之有？」是謂下知之，上知之。上知之，大難小易；下知之，大易小難。何則？(大)佞(人)材高，論說麗美，因麗美之說，人主之威，人主心並不能責，知或不能覺。小佞材下，對鄉失漏，際會不密，人君警悟，得知其故。大難小易也。屋漏在上，知者在下。漏大，下見之著；漏小，下見之微。或曰：「雍也仁而不佞。」孔子曰：「焉用佞？禦人以口給，屢憎於民。」誤設計數，煩擾農商，損下益上，愁民說主。損上益下，忠臣之說也；損下益上，佞人之義也。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爲之聚斂而附益之。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聚斂，季氏不知其惡，不

知百姓所共非也。

王充《論衡・程材》 論者多謂儒生不及彼文吏，見文吏利便，而儒生陸落，則詆訾儒生以爲淺短，稱譽文吏謂之深長。是不知儒生，亦不知文吏也。儒生、文吏皆有材智，非文吏材高而儒生智下也；文吏更事，儒生不習也。謂文吏更事，儒生不習，可也；謂文吏深長，儒生淺短，知妄矣。

世俗共短儒生，儒生之徒，亦自相少。何則？並好仕學宦，用吏爲繩表也。儒生有闕，俗共短之；文吏有過，俗不敢訾。歸非於儒生，付是於文吏也。夫儒生材非下於文吏，又非所習之業非所當爲也，然世俗共短之者，見將不好用也。將之不好用之者，事多已不能理，須文吏以領之也。夫論善謀材，施用累能，期於有益。文吏理煩，身役於職，職判功立，將尊其能。儒生栗栗，不能當劇；將有煩疑，不能效力。力無益於時，則官不及其身也。將以官課材，材以官爲驗，是故世俗常高文吏，賤下儒生。儒生之下，文吏之高，本由不能之將。世俗之論，緣將好惡。

今世之將，材高知深，通達衆凡，舉綱持領，事無不定；其置文吏也，備數滿員，足以輔己志。志在修德，務在立化，則夫文吏瓦石，儒生珠玉也。夫文吏能破堅理煩，不能守身，身則亦不能輔將。儒生不習於職，長於匡救；將相傾側，諫難不懼。案世間能建蹇蹇之節，成三諫之議，令將檢身自救，不敢邪曲者，率多儒生。阿意苟取容幸，將欲放失，低嘿不言者，率多文吏。文吏以事勝，以忠負；儒生以節優，以職劣。二者長短，各有所宜；世之將相，各有所取。取儒生者，必軌德立化者也；取文吏者，必優事理亂者也。

材不自能則須助，須助則待勁。官之立佐，爲力不足也；吏之取能，爲材不及也。日之照幽，不須燈燭；貴、育當敵，不待輔佐。使將相（知）〔之〕力，若日之照幽，貴、育之難敵，則文吏之能無所用也。病作而醫用，禍起而巫使。如自能案方和藥，入室求祟，則醫不售而巫不進矣。橋梁之設也，足不能越溝也；車馬之用也，走不能追遠也。足能越溝，走能追遠，則橋梁不設，車馬不用矣。天地事物，人所重敬，皆力劣知極，須仰以給足者也。今世之將相，不責己之不能，而賤儒生之不習；不原文吏之所得得用，而尊其材，謂之善吏。非文吏，憂不除；非文吏，患不救。是以選舉取常故，案吏取無害。儒生無閥閱，所能不能任劇，故陋於選舉，佚於朝廷。

聰慧捷疾者，隨時變化，學知吏事，則踵文吏之後，未得良善之名。守古循志，案禮修義，輒爲將相所不任，文吏所毗戲。不見任則執欲息退，見毗戲則意不得，臨職不勸，察事不精，遂爲不能，斥落不習。有俗材而無雅度者，學知吏事，亂於文吏，觀將所知，適時所急，轉志易務，晝夜學問，無所羞恥，期於成能名文而已。其高志妙操之人，恥降意損崇，以稱媚取進，深疾才能之儒。洎入文吏之科，堅守高志，不肯下學。亦時或精闇不及，意疏不密，臨事不識；對向謬誤，拜起不便，進退失度；奏記言事，蒙士解過，援引古義；割切將欲，直言一指，觸諱犯忌；封蒙約縛，簡繩檢署，事不如法；文辭卓詭，辟刺離實，曲不應義。故世俗輕之，文吏薄之，將相賤之。

是以世俗學問者，不肯竟經明學，深知古今，忽欲成一家章句。義理略具，同（超）〔趨〕學史書，讀律諷令，治作情奏，習對向，滑習跪拜，家成室就，召署輒能。徇今不顧古，趨讎不存志，競進不案禮，廢經不念學。是以古經廢而不修，舊學闇而不明，儒者寂於空室，文吏譁於朝堂。材能之士，隨世驅馳；節操之人，守隘屏竄。驅馳日以巧，屏竄日以拙。非材頓、知不及也，希見闕爲，不狎習也。蓋足未嘗行，堯、禹問曲折；目未嘗見，孔、墨問形象。齊（部）〔郡〕世刺繡，恒女無不能；襄邑俗織錦，鈍婦無不巧。（日）〔目〕見之，日爲之，手狎也。使材士未嘗見，巧女未嘗爲，異事詭手，暫爲卒睹，顯露易爲者，猶憒憒焉。方今論事，不爲希更，而曰材不敏；不曰未嘗爲，而曰知不達，失其實也。儒生材無不能敏，業無不能達，志不（有）〔肯〕爲。今俗見不習，謂之不能；睹不爲，謂之不達。

科用累能，故文吏在前，儒生在後，是從朝廷謂之也。如從儒堂訂之，則儒生在上，文吏在下矣。從農論田，田夫勝；從商講賈，賈人賢；今從朝廷，謂之文吏。朝廷之人也，幼爲干吏，以朝廷爲田畝，以刀筆爲耒耜，以文書爲農（業）〔桑〕，猶家人子弟，生長宅中，其知曲折，愈於賓客也。賓客暫至，雖孔、墨之材，不能分別。儒生猶賓客，文吏猶子弟也。以子弟論之，則文吏曉於儒生，儒生闇於文吏。今世之將相，知子弟以文吏爲慧，不能知文吏以狎爲能；知賓客以暫爲固，不知儒生以希爲拙，惑蔽闇昧，不知類也。

一縣佐史之材，任郡掾史；一郡修行之能，堪州從事。然而郡不召佐史，州不取修行者，巧習無害，文少德高也。五曹自有條品，簿書自有故事，勤力玩弄，成爲巧吏，安足多矣？賢明之將，程吏取材，不求習論高，存志不顧文也。稱良吏曰忠，忠之所以爲效，非簿書也。夫事可學而知，禮可習而善，忠節公行不可

立也。文吏、儒生皆有所志，然而儒生務忠良，文吏趨理事。苟有忠良之業，疏拙於事，無損於高。

論者以儒生不曉簿書，置之於下第。法令比例，吏斷決也。文吏治事，必問法家。縣官事務，莫大法令。必以吏職程高，是則法令之家宜最爲上。咸曰：「固然。法令，漢家之經，吏議決焉。事定於法，誠爲明矣。」曰：夫五經亦漢家之所立，儒生善政，大義皆出其中。董仲舒表《春秋》之義，稽合於律，無乖異者。然則《春秋》，漢之經，孔子制作，垂遺於漢。論者徒尊法家，不高《春秋》，是闇蔽也。《春秋》五經，義相關穿，既是《春秋》，不大五經，是不通也。五經以道爲務，事不如道，道行事立，無道不成。然則儒生所學者，道也；文吏所學者，事也。假使材同，當以道學。如比於文吏，洗滓泥者以水，燔腥生者用火，水火。道也，用之者，事也，事末於道。儒生治本，文吏理末，道本與事末比，定尊卑之高下，可得程矣。

堯以俊德，致黎民雍。孔子曰：「孝悌之至，通於神明。」張釋之曰：「秦任刀筆小吏，陵遲至於二世，天下土崩。」張湯、趙禹，漢之惠吏，太史公《序累》，置於酷部，而致土崩。孰與通於神明，令人填膺也？將相知經學至道，而不尊經學之生，彼見經學之生，能不及治事之吏也。

牛刀可以割雞，雞刀難以屠牛；刺繡之師能縫帷裳，納縷之工不能織錦；儒生能爲文吏之事，文吏不能立儒生之學。文吏之能，誠劣不及；儒生之不習，實優而不爲。禹決江河，不秉钁鍤；周公築雒，不把築杖。夫筆墨簿書，钁鍤築杖之類也，而欲合志大道者躬親爲之，是使將軍戰而大匠斲也。

說一經之生，治一曹之事，旬月能之；典一曹之吏，學一經之業，一歲不能立也。何則？吏事易知，而經學難見也。儒生（擿）〔籀〕經，窮竟聖意；文吏搖筆，考跡民事。夫能知大聖之意，曉細民之情，孰者爲難？以立難之材，含懷章句十萬以上，行有餘力。博學覽古今，計胸中之穎，出溢十萬。文吏所知，不過辨解簿書。富累千金，孰與貲直百十也？京廩如丘，孰與委聚如坻也？世名材爲名器，器大者盈物多。然則儒生所懷，可謂多矣。

蓬生麻間，不扶自直；白紗入緇，不染自黑。此言所習善惡，變易質性也。儒生之性，非能皆善也，被服聖教，日夜諷詠，得聖人之操矣。文吏幼則筆墨，手習而行，無篇章之誦，不聞仁義之語。長大成吏，舞文巧法，徇私爲己，勉赴權利；考事則受賂，臨民則采漁，處右則弄權，幸上則賣將；一旦在位，鮮冠利劍，一歲典職，田宅并兼。性非皆惡，所習爲者，違聖教也。故習善儒路，歸化慕義，志操則勵變從高，明將見之，顯用儒生。東海相宗叔（厚）〔序〕（厚）廣召幽隱，春秋會饗，設置三科，以第補吏，一府員吏，儒生什九。陳留太守陳子瑀，開廣儒路，列曹掾史，皆能教授；簿書之吏，什置一二。兩將知道事之理，曉多少之量，故世稱褒其名，書記紀累其行也。

王充《論衡・狀留》 論賢儒之才，既超程矣。世人怪其仕宦不進，官爵卑細。以賢才退在俗吏之後，信不怪也。夫如是，而適足以見賢不肖之分，睹高下多少之實也。

龜生三百歲，大如錢，游於蓮葉之上。三千歲青邊緣，巨尺二寸。蓍生七十歲生一莖，七百歲生十莖。神靈之物也，故生遲留，歷歲久長，故能明審。實賢儒之在世也，猶靈蓍、神龜也。計學問之日，固已盡年之半矣。銳意於道，遂無貪仕之心。及其仕也，純特方正，無員鋭之操。故世人遲取進難也。針錐所穿，無不暢達。使針錐末方，穿物無一分之深矣。賢儒方節而行，無針錐之鋭，固安能自穿，取暢達之功乎？

且驥一日行千里者，無所服也，使服任車輿，駑馬同音。驥曾以引鹽車矣，垂頭落汗，行不能進。伯樂顧之，王良御之，空身輕馳，故有千里之名。今賢儒懷古今之學，負荷禮義之重，內累於胸中之知，外劬於禮義之操，不敢妄進苟取，故有稽留之難。無伯樂之友，不遭王良之將，安得馳於清明之朝，立千里之跡乎？

【略】賢儒不遇，仆廢於世，（踩）〔躁〕足之吏，皆在其上。

東方朔曰：「目不在面而在於足，救（昧）〔眯〕不給，能何見乎？」汲黯謂武帝曰：「陛下用吏，如積薪矣，後來者居上。」原汲黯之言，察東方朔之語，獨以非俗吏之得地，賢儒之失職哉？故夫仕宦，失地難以觀德，得地難以察不肖。名生於高官，而毀起於卑位。卑位，固嘗賢儒之所在也。遵禮蹈繩，脩身守節，在下不汲汲，故有沉滯之留。沉滯在能自濟，故有不拔之扼。其積學於身也多，故用心也固。俗吏無以自修，身雖拔進，利心搖動，則有下道侵漁之操矣。

【略】賢儒俗吏，並在世俗，有似於此。遇闇長吏，轉移俗吏，超在賢儒之上，賢儒處下，受馳走之使，至或巖居穴處，沒身不見。咎在長吏不能知賢，而賢者道大，力劣不能拔舉之故也。

班固《白虎通・爵》 王者太子亦稱士何？舉從下升，以爲人無生得貴者，

莫不由士起。是以舜時稱爲天子，必先試于士。《禮・士冠經》曰：「天子之元子，士也。」

徐幹《中論・務本》 人君之大患也，莫大於詳於小事而略於大道，察其近物而闇於遠圖。故自古及今，未有如此而不亂也，未有如此而不亡也。夫詳於小事而察於近物者，謂耳聽乎絲竹歌謡之和，目視乎琱琢采色之章，口給乎辯慧切對之辭，心通乎短言小説之文，手習乎射御書數之巧，體騖乎俯仰折旋之容：凡此者，觀之足以盡人之心，學之足以動人之志。且先王之末教也，非有小才小智，則亦不能爲也。是故能爲之者，莫不自悦乎其事，而無取於人，以人皆不能故也。【略】

心能制義曰度，德政應和曰貊，照監四方曰明，施勤無私曰類，教誨不倦曰長，賞慶刑威曰君，慈和遍服曰順，擇善而從曰比，經緯天地曰文：如此，則爲九德之美，何技藝之尚哉？今使人君視如離婁，聰如師曠，御如王良，射如夷羿，書如史籀，計如隸首，走追駟馬，力折門鍵。有此六者，可謂善於有司之職矣，何益於治乎？無此六者，可謂乏於有司之職矣，何增於亂乎？必以廢仁義，妨道德，何則？小器弗能兼容。治亂既不繫於此，而中才之人好也。昔路豐舒，晉知其亡也，皆怙其三才，恃其五賢，而以不仁之故也。故人君多技藝，好小智，而不通於大倫者，適足以距諫者之説，而鉗忠直之口也。祇足以追亡國之跡，而背安家之軌也。不其然耶？不其然耶？

《後漢書・張衡傳》《應閒》：有閒余者曰：蓋聞前哲首務，務於下學上達，佐國理民，有云爲也。朝有所聞，則夕行之。立功立事，式昭德音。是故伊尹思使君爲堯舜，而民處唐虞，彼豈虚言而已哉，必旌厥素爾。咎單、巫咸，寔守王家，申伯、樊仲，實幹周邦，服袞而朝，介圭作瑞。厥跡不朽，垂烈後昆，不亦丕歟！且學非以要利，而富貴萃之。貴以行令，富以施惠，惠施令行，故易稱以「大業」。質以文美，實由華興，器賴彫飾爲好，人以輿服爲榮。吾子性德體道，篤信安仁，約己博藝，無堅不鑽，以思世路，斯何遠矣！曩滯日官。今又原之。雖老氏曲全，進道若退，然行亦以需。必也學非所用，術有所仰，故臨川將濟，而舟楫不存焉。徒經思天衢，内昭獨智，固合理民之式也？故嘗見謗於鄙儒。深厲淺揭，隨時爲義，曾何貪於支離，而習其孤技邪？參輪可使自轉，木雕猶能獨飛，已垂翅而還故棲，盍亦調其機而銛諸？昔有文王，自求多福。人生在勤，不索何獲。曷若卑體屈己，美言以相剋？鳴於喬木，乃金聲而玉振之。用後勳，雪前吝，婥佷不柔，以意誰靳也。

應之曰：是何觀同而見異也？君子不患位之不尊，而患德之不崇；不恥禄之不夥，而恥智之不博。是故藝可學，而行可力也。天爵高懸，得之在命，或不速而自懷，或羨旃而不臻，求之無益，故智者面而不思。貼身以徼幸，固貪夫之所爲，未得而豫喪也。枉尺直尋，議者譏之，盈欲虧志，孰云非羞？於心有猜，則簋飧饌餔猶不屑餐，旌督以之。意之無疑，則兼金盈百而不嫌辭，孟軻以之。士或解裼褐而襲黼黻，或委亩築而據文軒者，度德拜爵，量績受禄也。輸力致庸，受必有階。

渾元初基，靈軌未紀，吉凶紛錯，人用膧朦。黄帝爲斯深慘有風后者，是焉亮之，察三辰於上，跡禍福乎下，經緯歷數，然後天步有常，則風后之爲也。當少昊清陽之末，實或亂德，人神雜擾，不可方物，重黎又相顓頊而申理之，日月即次，則重黎之爲也。人各有能，因藝授任，鳥師別名，四叔三正，官無二業，事不並濟。晝長則宵短，日南則景北。天且不堪兼，況以人該之。夫玄龍，迎夏則陵雲而奮鱗，樂時也；涉冬則涸泥而潛蟠，避害也。公旦道行，故制典禮以尹天下，懼教誨之不從，有人(之)不理。仲尼不遇，故論六經以俟來辟，恥一物之不知，有事之無範。所考不齊，如何可一？

夫戰國交争，戎車競驅，君若綴旒，人無所麗。燭武縣縋而秦伯退師，魯連繫箭而聊城弛柝。從往則合，横來則離，安危無常，要在説夫。咸以得人爲梟，失士爲尤。故樊噲披帷，入見高祖；高祖踞洗，以對酈生。當此之會，乃竈鳴而鱉應也。故能同心戮力，勤恤人隱，奄受區夏，遂定帝位，皆謀臣之由也。故一介之策，各有攸建，子長諜之，爛然有第。夫女魃北而應龍翔，洪鼎聲而軍容息；溽暑至而鶉火棲，寒冰沍而黿鼉蟄。今也，皇澤宣洽，海外混同，萬方億醜，并質共劑，若修成之不暇，尚何功之可立！立事有三，言爲下列；下列且不可庶矣，奚冀其二哉！

于兹搢紳如雲，儒士成林，及津者風摅，失塗者幽僻，遭遇難要，趨偶爲幸。世易俗異，事埶舛殊，不能通其變，而一度以揆之，斯契船而求劍，守株而伺兔也。冒愧逞願，必無仁以繼之，有道者所不履也。越王句踐事此，故厥緒不永。捷徑邪至，我不忍以投步；干進苟容，我不忍以歙肩。雖有犀舟勁楫，猶人涉卬否，有須者也。姑亦奉順敦篤，守以忠信，得之不休，不獲不吝。不見是而不悔，居下位而不憂，允上德之常服焉。方將師天老而友地典，與之乎高睨而大談，孔

甲且不足慕，焉稱殷彭及周聃！與世殊技，固孤是求。子憂朱泙曼之無所用，吾恨輪扁之無所教也。子睹木雕獨飛，愍我垂翅故棲，吾感去毳附鴟，悲爾先笑而後號也。

斐豹以斃督燔書，禮至以掖國作銘；弦高以牛餼退敵，墨翟以縈帶全城；貫高以端辭顯義，蘇武以秃節效貞；捕且以飛矰逞巧，詹何以沉鉤致精；弈秋以棋局取譽，王豹以清謳流聲。僕進不能參名於二立，退又不能羣彼數子。愍《三墳》之既穨，惜《八索》之不理。庶前訓之可鑽，聊朝隱乎柱史。且韞櫝以待價，踵顏氏以行止。曾不慊夫晉、楚，敢告誠於知己。

《後漢書・仲長統傳》 《昌言・損益篇》：夫人待君子然後化理，國待蓄積乃無憂患。君子非自農桑以求衣食者也，蓄積非橫賦斂以取優饒者也。奉祿誠厚，則割剥貿易之罪乃可絶也；蓄積誠多，則兵寇水旱之災不足苦也。故由其道而得之，民不以爲奢；由其道而取之，民不以爲勞。天災流行，開倉庫以稟貸，不亦仁乎？衣食有餘，損靡麗以散施，不亦義乎？彼君子居位爲士民之長，固宜重肉累帛，朱輪四馬。今反謂薄屋者爲高，藿食者爲清，既失天地之性，又開虚僞之名，使小智居大位，庶績不咸熙，未必不由此也。得拘絷而失才能，非立功之實也。以廉舉而以貪去，非士君子之志也。夫選用必取善士。善士富者少而貧者多，祿不足以供養，安能不少營私門乎？從而罪之，是設機置阱以待天下之君子也。

佚名《太平經》丙部之六《努力爲善法第五十二》 「然，所以敕教子者，見子常有善意，恐真人懈倦，故明示敕之耳。」「唯唯。」「真人今學，以何自期乎？」「以年窮盡爲期。」「善哉子志，可謂得道意矣。然，凡人行，皆以壽盡爲期，顧有善惡盡耳。」「何謂也？願聞之。」「然，守善學，遊樂而盡者，爲樂遊鬼，法復不見愁苦，其自愁苦而盡者爲愁苦鬼，惡而盡者爲惡鬼也。此皆露見之事，凡人可知也。而人不肯爲善，樂其魂神，其過誠重。」「何謂也？」「人生迺受天地正氣，四時五行，來合爲人，此先人之統體也。此身體或居天地四時五行。先人之身常樂善無憂，反復傳生。後世不肖反久苦天地四時五行之身，令使更自冤死，尚愁其魂魄。是故愚士不深計，不足久居也。故令欲使其疾死亡，於其死不復恨之也。精神但自冤憐，無故得愁恚於此下士。是故古者大賢聖深計遠慮知如此，故學而不止也。【略】「弟子愚暗，不欲聞也。」「善哉！子既來學，不欲聞此，即且努力爲善矣。」「唯唯。天師處地，使得知天命，受教敕深厚，以何得免於此哉？」「善乎！子但急傳吾書道，使天下人得行之，俱思其身定精，念合於大道，且自知過失所從來也，即承負之責除矣。天地大喜，年復得反上古而倍矣。」「善哉善哉！」「行，辭小竟，真人努力勉之，異日復來。」「唯唯。」「得書詳思上下，學而不精，名爲惚恍，求事不得無形象，思念不致，精神無從得往。」「善哉善哉！」

右天師誡人生時不努力，卒死尚爲魂神，得承負之謫。

應劭《風俗通義・佚文》 聖者，聲也，通也，言其聞聲知情，通于天地，條暢萬物，故曰聖也。【略】

儒者，區也，言其區別古今，居則翫聖哲之詞，動則行典籍之道，稽先王之制，立當時之事，綱紀國體，原本要化，此通儒也。若能納而不能出，能言而不能行，講誦而已，無能往來，此俗儒也。

章帝時，以賈逵爲通儒，時人語曰：「問事不休賈長頭。【略】

士，《詩》云：「殷士膚敏。」髦士俊秀，雅士博達，列士有不易之分，處士隱居放言。

葛洪《抱朴子・對俗》 或問曰：「爲道者當先立功德，審然否？」抱朴子答曰：「有之。按《玉鈐經中篇》云，立功爲上，除過次之。爲道者以救人危使免禍，護人疾病，令不枉死，爲上功也。欲求仙者，要當以忠孝和順仁信爲本。若德行不修，而但務方術，皆不得長生也。行惡事大者，司命奪紀，小過奪算，隨所犯輕重，故所奪有多少也。凡人之受命得壽，自有本數，數本多者，則紀算難盡而遲死，若所稟本少，而所犯者多，則紀算速盡而早死。又云，人欲地仙，當立三百善；欲天仙，立千二百善。若有千一百九十九善，而忽復中行一惡，則盡失前善，乃當復更起善數耳。故善不在大，惡不在小也。雖不作惡事，而口及所行之事，及責求布施之報，便復失此一事之善，但不盡失耳。又云，積善事未滿，雖服仙藥，亦無益也。若不服仙藥，並行好事，雖未便得仙，亦可無卒死之禍矣。吾更疑彭祖之輩，善功未足，故不能昇天耳。」

葛洪《抱朴子・行品》 抱朴子曰：「擬玄黄之覆載，揚明並以表微，文彪昺而備體，獨澄見以入神者，聖人也；稟高亮之純粹，抗峻標以邈俗，虚靈機以如愚，不貳過而諂黷者，賢人也；居寂寞之無爲，蹈修直而執平者，道人也；盡烝嘗於存亡，保髮膚以揚名者，孝人也；垂惻隱於有生，恒恕己以接物者，仁人也；端身命以徇國，經險難而一節者，忠人也；覿微理於難覺，料倚伏於將來者，明人也；量理亂以卷舒，審去就以保身者，智人也；順通塞而一情，任性命

而不滯者，達人也；不枉尺以直尋，不降辱以苟合者，雅人也；據體度以動静，每清詳而無悔者，重人也；體冰霜之粹素，不染潔於勢利者，清人也；篤始終於寒暑，雖危亡而不猜者，義人也；守一言於久要，歷歲衰而不渝者，信人也；摛鋭藻以立言，辭炳蔚而清允者，文人也；奮果毅之壯烈，騁干戈以静難者，武人也；甄《墳索》之淵奥，該前言以窮理者，儒人也；鋭乃心於精義，吝寸陰以進德者，益人也；識多藏之厚亡，臨禄利而如遺者，廉人也；不改操於得失，不傾志於可欲者，貞人也；卹急難而忘勞，以憂人爲己任者，篤人也；潔皎分以守終，不遜避而苟免者，節人也；飛清機之英麗，言約暢而判滯者，辯人也；每居卑而推功，雖處泰而滋恭者，謙人也；崇敦睦於九族，必居正以赴理者，順人也；臨凝結而能斷，操繩墨而無私者，幹人也；拔朱紫於中搆，剖猶豫以允當者，理人也；步七曜之盈縮，推興亡之道度者，術人也；赴白刃而忘生，格兕虎於林谷者，勇人也；整威容以肅衆，仗法度而無二者，嚴人也；創機巧以濟用，總音數而並精者，藝人也；凌强禦而無憚，雖險逼而不沮者，黠人也；執匪懈於夙夜，忘勞瘁於深峻者，勤人也；蒙謗讟而晏如，不憯懼於可畏者，勁人也；聞榮譽而不歡，遭憂難而不變者，審人也；知事可而必行，不猶豫於羣疑者，果人也；循繩墨以進止，不乾没於僥倖者，謹人也；奉禮度以戰兢，及親疏而無尤者，良人也；履道素而無欲，時雖移而不變者，朴人也；凡此諸行，了無一然，而不躋善人之迹者，下人也。」

門人請曰：「善人之行，既聞其目矣。惡者之事，可以戒俗者，願文垂誥焉。」抱朴子曰：「不致養於所生，損道而危身者，悖人也；懷邪僞以偷榮，豫利己而忘生者，逆人也；背仁義之正途，苟危人以自安者，凶人也；好争奪而無猒，專醜正而害直者，惡人也；出繩墨以傷刻，心好殺而安忍者，虐人也；飾邪説以浸潤，構謗累於忠貞者，讒人也；雖言巧而行違，實履濁而假清者，佞人也；不原本於枉直，苟好勝而肆怒者，暴人也；措細善以取信，陰挾毒而無親者，姦人也；承風指以苟容，揆主意而扶非者，諂人也；言不計於反覆，好輕諾而無實者，虚人也；覩利地而亡義，棄廉恥以苟得者，貪人也；覿豔逸而心蕩，飾誇綺而思邪者，淫人也；見成事而疑惑，動失計而多悔者，闇人也；背訓典而自任，恥請問於勝己者，損人也；知善事而不逮，雖多爲而無成者，劣人也；委德行而不修，奉權勢以取媚者，弊人也；履蹊徑以僥速，推貨賄以争津者，邪人也；既傲很以無禮，好凌辱乎勝己者，悍人也；被抑枉而自誣，事無苦而振懾者，怯人也；治細辯於稠衆，非其人而盡言者，淺人也；闇事宜之可否，雖企慕而不及者，頑人也；知事非而不改，聞良規而增劇者，惑人也；無濟恤之仁心，輕告絶於親舊者，薄人也；既疾其所不逮，喜他人之有災者，妬人也；專財穀而輕義，觀困匱而不振者，吝人也；冒至危以僥倖，值禍敗而不悔者，愚人也；情局碎而偏黨，志唯務於盈利者，小人也；騁鷹犬於原獸，好博戲而無已者，迷人也；忘等威之異數，快飾玩之誇麗者，奢人也；耽聲色於飲讌，廢慶弔於人理者，荒人也；既無心於修尚，又怠惰於家業者，懶人也；無抑斷之威儀，每脱易而不思者，輕人也；觀道義而如醉，聞貨殖而波擾者，穢人也；杖淺短而多謬，闇趨舍之臧否者，笨人也；憎賢者而不貴，聞高言而如聾者，闇人也；覩朱紫而不分，雖提耳而不悟者，蔽人也；違道義以趍趙，冒禮刑而罔顧者，亂人也；每動作而受嗤，言發口而違理者，拙人也；事酋豪如僕虜，值衰微而背惠者，愿人也；捐貧賤之故舊，輕人士而踞傲者，驕人也；棄衰色而廣欲，非宦學而遠遊者，蕩人也；無忠信之純固，背恩養而趨利者，叛人也；當交顔而面從，至析離而背毀者，僞人也；習强梁而專己，距忠告而不納者，刺人也。」

抱朴子曰：「人技未易知，真僞或相似。士有顔貌修麗，風表閑雅，望之溢目，接之適意，威儀如龍虎，盤旋成規矩，然心蔽神否，才無所堪，心中所有，盡附皮膚，口不能吐片奇，筆不能屬半句，入不能宰民，出不能用兵，治事則事廢，銜命則命辱，動静無宜，出處莫可，蓋難分之一也。士有貌望樸悴，容觀矬陋，聲氣雌弱，進止質澀；然而含英懷寶，經明行高，幹過元凱，文蔚春林，官則庶績康用，武則克全獨勝，蓋難分之二也。士有謀猷淵邃，術略入神，智周成敗，思洞幽玄，才兼能事，神器無宜；而口不傳心，筆不盡意，造次之接，不異凡庸，蓋難分之三也。士有機變清鋭，巧言綺粲，擘引譬喻，淵湧風厲；然而口之所談，身不能行，長於識古，短於理今，爲政政亂，牧民民怨，蓋難分之四也。士有外形足恭，容虔言恪；而神疏心慢，中懷散放，受任不憂，居局不治，蓋難分之五也。士有控弦命中，空拳入白，倒乘立騎，五兵畢習，而體輕慮淺，手勦心怯，虚試無對；而實用無驗，望塵奔北，聞敵失魄，蓋難分之六也。士有梗概簡緩，言希貌樸，細行闕漏，不爲小勇，跼蹐拘檢，犯而不校，握爪垂翅，名爲弱愿；然而膽勁心方，不畏强禦，義正所在，視死猶歸，支解寸斷，不易所守，蓋難分之七也。士有孝友温淑，恂恂平雅，履信思順，非禮不蹈，安困潔志，操清冰霜；而疏遲迂闊，不達事要，見機不作，所爲無成，居己梁倡，受任不舉，蓋難分之八也。士有

行已高簡，風格峻峭，嘯傲偃蹇，凌儕慢俗，不肅檢括，不護小失，適情率意，旁若無人，朋黨排譴，談者同敗，上友不附，品藻所遺；而立朝正色，知無不爲，忠於奉上，明以攝下，蓋難分之九也。士有含弘曠濟，虛己受物，藏疾匿瑕，温恭廉潔，勞謙冲退，救危全信，寄命不疑，託孤可保；而純良暗權，仁而不斷，善不能賞，惡不忍罰，忠貞有餘，而幹用不足，操柯猶豫，廢法效非，枉直混錯，終於負敗，蓋難分之十也。夫物有似而實非，若然而不然，料之無惑，望形得神，聖者其將病諸，況乎常人！故用才取士，推昵結友，不可以不精擇，不可以不詳試也。

若乃性行之惑變，始正而終邪，若王莽初則美於伊霍，晚則劇於趙高，又非中才所能逆盡也。若令士之易別，如鷦鷯之與鴻鵠，狐兔之與龍麟者，則四凶不得官於堯朝，管蔡不得幾危宗周，仲尼無澹臺之失，延陵無捐金之恨，伊尹無七十之勞，項羽無嫌范之悔矣。所患於其如碔砆之亂瑾瑜，鷦螟之似鳳皇，凝冰之類水精，煙熏之疑雲氣。故令不謬者尠也，惟帝難之，矧乎近人哉？夫惟大明，玄鑒幽微，靈銓揣物，思灼沉味，瞻山識璞，臨川知珠，士於難分之中而無取舍之恨者。使臧否區分，抑揚咸允，武丁、姬文不獨治，而傅説、吕尚不永棄，高莽、宰嚭不得成其惡，弘恭、石顯無所容其僞矣。斯蓋取士之較略，選擇之大都耳。精微以求，存乎其人，固非毫翰之所備縷也。」

《梁書・范縝傳》録《神滅論》　或問予云：「神滅，何以知其滅也？」答曰：「神即形也，形即神也，是以形存則神存，形謝則神滅也。」

問曰：「形者無知之稱，神者有知之名，知與無知，即事有異；神之與形，理不容一，形神相即，非所聞也。」答曰：「形者神之質，神者形之用，是則形稱其質，神言其用，形之與神，不得相異也。」

問曰：「神故非質，形故非用，不得爲異，其義安在？」答曰：「名殊而體一也。」

問曰：「名既已殊，體何得一？」答曰：「神之於質，猶利之於刃，形之於用，猶刃之於利，利之名非刃也，刃之名非利也。然而捨利無刃，捨刃無利，未聞刃没而利存，豈容形亡而神在。」

問曰：「刃之與利，或如來説，形之與神，其義不然。何以言之？木之質無知也，人之質有知也。人既有如木之質，而有異木之知，豈非木有其一，人有其二邪？」答曰：「異哉言乎！人若有如木之質以爲形，又有異木之知以爲神，則可如來論也。今人之質，質有知也；木之質，質無知也。人之質，非木質也；木之質，非人質也。安有如木之質，而復有異木之知哉！」

問曰：「人之質所以異木質者，以其有知耳。人而無知，與木何異？」答曰：「人無無知之質，猶木無有知之形。」

問曰：「死者之形骸，豈非無知之質邪？」答曰：「是無知之質也。」

問曰：「若然者，人果有如木之質，而〔又〕有異木之知矣。」答曰：「死者有如木之質，而無異木之知；生者有異木之知，而無如木之質也。」

問曰：「死者之骨骼，非生者之形骸邪？」答曰：「生形之非死形，死形之非生形，區已革矣，安有生人之形骸，而有死人之骨骼哉？」

問曰：「若生者之形骸非死者之骨骼，死者之骨骼則應不由生者之形骸，不由生者之形骸，則此骨骼從何而至此邪？」答曰：「是生者之形骸變爲死者之骨骼也。」

問曰：「生者之形骸雖變爲死者之骨骼，豈不因生而有死，則知死體猶生體也。」答曰：「如因榮木變爲枯木，枯木之質寧是榮木之體！」

問曰：「榮體變爲枯體，枯體即是榮體。如絲體變爲縷體，縷體即是絲體，有何别焉？」答曰：「若枯即是榮，榮即是枯，則應榮時凋零，枯時結實也。又榮木不應變爲枯木，以榮即是枯，無所復變也。又榮枯是一，何不先枯後榮？要先榮後枯，何也？絲縷同時，不得爲喻。」

問曰：「生形之謝，便應豁然都盡，何故方受死形，綿歷未已邪？」答曰：「生滅之體，要有其次故也。夫欻而生者必欻而滅，漸而生者必漸而滅。欻而生者，飄驟是也，漸而生者，動植是也。有欻有漸，物之理也。」

問曰：「形即是神者，手等亦是神邪？」答曰：「皆是神之分也。」

問曰：「若皆是神之分，神既能慮，手等亦應能慮也？」答曰：「手等能有痛癢之知，而無是非之慮。」

問曰：「知之與慮，爲一爲異？」答曰：「知即是慮。淺則爲知，深則爲慮。」

問曰：「若爾，應有二慮，慮既有二，神有二乎？」答曰：「人體爲一，神何得二。」

問曰：「若不得二，安有痛癢之知，復有是非之慮？」答曰：「如手足雖異，總爲一人，是非痛癢雖復有異，亦總爲一神矣。」

問曰：「是非之慮，不關手足，當關何處？」答曰：「是非之慮，心器所主。」

問曰：「心器是五藏之心，非邪？」答曰：「是也。」

問曰：「五藏有何殊別，而心獨有是非之慮乎？」答曰：「七竅亦復何殊，而司用不均。」

問曰：「慮思無方，何以知是心器所主？」答曰：「五藏各有所司，無有能慮者，是以知心爲慮本。」

問曰：「何不寄在眼等分中邪？」答曰：「若慮可寄於眼分，眼何故不寄於耳分邪？」

問曰：「慮體無本，故可寄之於眼分，眼自有本，〔故〕不假寄於佗分也。」答曰：「眼何故有本而慮無本；苟無本於我形，而可偏寄於異地，亦可張甲之情，寄王乙之軀，李丙之性，託趙丁之體。然乎哉？不然也。」

問曰：「聖人之形猶凡人之形，而有凡聖之殊，故知形神異矣。」答曰：「不然。金之精者能照，穢者不能照。有能照之精金，寧有不照之穢質？又豈有聖人之神而寄凡人之器，亦無凡人之神而託聖人之體。是以八采、重瞳、勛、華之容，龍顏、馬口，軒、皞之狀，此形表之異也。比干之心，七竅列角，伯約之膽，其大若拳，此心器之殊也。是〔以〕知聖人定分，每絶常區，非惟道革羣生，乃亦形超萬有。凡聖均體，所未敢安。」

問曰：「子云聖人之形必異於凡者，敢問陽貨類仲尼，項籍似大舜，舜、項、孔、陽，智革形同，其故何邪？」答曰：「珉似玉而非玉，鷄類鳳而非鳳，物誠有之，人故宜爾。項、陽貌似而非實似，心器不均，雖貌無益也。」

問曰：「凡聖之殊，形器不一可也；聖人員極，理無有二，而丘、旦殊姿，湯、文異狀。神不侔色，於此益明矣。」答曰：「聖同於心器，形不必同也。猶馬殊毛而齊逸，玉異色而均美。是以晉棘、荆和，等價連城，驊騮、騄驪，俱致千里。」

問曰：「形神不二，既聞之矣；形謝神滅，理固宜然。敢問經云『爲之宗廟，以鬼饗之』，何謂也？」答曰：「聖人之教然也。所以從孝子之心，而厲偷薄之意。神而明之，此之謂矣。」

《白居易集》卷四三《養竹記》 竹似賢，何哉？竹本固，固以樹德；君子見其本，則思善建不拔者。竹性直，直以立身；君子見其性，則思中立不倚者。竹心空，空以體道；君子見其心，則思應用虛受者。竹節貞，貞以立志；君子見其節，則思砥礪名行，夷險一致者。夫如是，故君子人多樹之爲庭實焉。貞元十九年春，居易以拔萃選及第，授校書郎，始於長安求假居處，得常樂里故關相國私第之東亭而處之。明日，履及於亭之東南隅，見業竹於斯，枝葉殄瘁，無聲無色。詢於關氏之老，則曰：此相國之手植者。自相國捐館，他人假居，由是筐篚者斬焉，簨簴者刈焉。刑餘之材，長無尋焉，數無百焉。又有凡草木雜生其中，葦茸薈鬱，有無竹之心焉。居易惜其嘗經長者之手，而見賤俗人之目，翦棄若是，本性猶存；乃芟蘙薈，除糞壤，疏其間，封其下，不終日而畢。於是日出有清陰，風來有清聲，依依然，欣欣然，若有情於感遇也。嗟乎！竹，植物也，於人何有哉？以其有似於賢，而人〔猶〕愛惜之，封植之；況其真賢者乎？然則竹之於草木，猶賢之於衆庶。嗚呼！竹不能自異，惟人異之；賢不能自異，惟用賢者異之。故作《養竹記》，書於亭之壁，以貽其後之居斯者；亦欲以聞於今之用賢者云。

《柳宗元集》卷一九《伊尹五就桀贊》 伊尹五就桀。或疑曰：「湯之仁聞且見矣，桀之不仁聞且見矣，夫何去就之亟也？」柳子曰：「惡，是吾所以見伊尹之大者也。彼伊尹，聖人也。聖人出於天下，不夏、商其心，心乎生民而已。曰：『孰能由吾言？由吾言者爲堯、舜，而吾生人堯、舜人矣。』退而思曰：『湯誠仁，其功遲；桀誠不仁，朝吾從而暮及於天下可也。』於是就桀。桀果不可得，反而從湯。既而又思曰：『尚可十一乎？使斯人蚤被其澤也。』又往就桀。桀不可，而又從湯。以至於百一、千一、萬一，卒不可，乃相湯伐桀。俾湯爲堯、舜，而人爲堯、舜之人，是吾所以見伊尹之大者也。仁至於湯矣，四去之；不仁至於桀矣，五就之，大人之欲速其功如此。不然，湯、桀之辨，一恒人盡之矣，又奚以憧憧聖人之足觀乎？吾觀聖人之急生人，莫若伊尹；伊尹之大，莫若於五就桀。」作《伊尹五就桀贊》：

聖有伊尹，思德於民。往歸湯之仁，曰仁則仁矣，非久不親。退思其速之道，宜夏是因。就焉不可，復反亳殷。猶不忍其遲，亟往以觀。庶狂作聖，一日勝殘。至千萬冀一，卒無其端。五往不疲，其心乃安。遂升自陑，黜桀尊湯，遺民以完。大人無形，與道爲偶。道之爲大，爲人父母。大矣伊尹，惟聖之首。既得其仁，猶病其久。恒人所疑，我之所大。嗚呼遠哉！志以爲誨。

《柳宗元集》卷二二《送豆盧膺秀才南遊序》 君子病無乎內而飾乎外，有乎內而不飾乎外者。無乎內而飾乎外，則是設覆爲穽也，禍孰大焉；有乎內而不飾乎外，則是焚梓毀璞也，詬孰甚焉！於是有切磋琢磨，鏃礪栝羽之道，聖人以爲重。豆盧生，內之有者也，余是以好之，而欲其遂焉。而恒以幼孤羸餒爲懼，

恤恤焉遊諸侯求給乎是，是固所以有乎内者也。然而不克專志於學，飾乎外者未大，吾願子以《詩》、《禮》爲冠屨，以《春秋》爲襟帶，以圖史爲佩服，琅乎璆璜衝牙之響發焉，煌乎山龍華蟲之采列焉，則揖讓周旋乎宗廟朝廷斯可也。惜乎余無禄食於世，不克稱其欲，成其志，而姑欲其速反也，故詩而序云。

《柳宗元集》卷二三《送薛存義之任序》 河東薛存義將行，柳子載肉於俎，崇酒於觴，追而送之江之滸，飲食之。且告曰：「凡吏於土者，若知其職乎？蓋民之役，非以役民而已也。凡民之食於土者，出其十一傭乎吏，使司平於我也。今受其直怠其事者，天下皆然。豈惟怠之，又從而盜之。向使傭一夫於家，受若直，怠若事，又盜若貨器，則必甚怒而黜罰之矣。以今天下多類此，而民莫敢肆其怒與黜罰何哉？勢不同也。勢不同而理同，如吾民何？有達於理者，得不恐而畏乎！」

存義假令零陵二年矣。蚤作而夜思，勤力而勞心，訟者平，賦者均，老弱無懷詐暴憎，其爲不虚取直也的矣，其知恐而畏也審矣。

吾賤且辱，不得與考績幽明之説，於其往也，故賞以酒肉而重之以辭。

《柳宗元集》卷二五《送賈山人南遊序》 傳所謂學以爲己者，是果有其人乎？吾長京師三十三年，遊鄉黨，入太學，取禮部吏部科，校集賢秘書，出入去來，凡所與言，無非學者，蓋不啻百數，然而莫知所謂學而爲己者。及見逐於尚書，居永州，刺柳州，所見學者益稀少，常以爲今之世無是決也。

居數月，長樂賈景伯來，與之言，遂於經書，博取諸史羣子昔之爲文章者，畢貫統，言未嘗詖，行未嘗怪。其居室愔然不欲出門，其見人侃侃而肅。召之仕，怏然不喜；導之還中國，視其意，夷夏若均，莫取其是非，曰「姑爲道而已爾」。若然者，其實爲己乎？非己乎？使吾取乎今之世，賈君果其人乎？其足也則君，其匱也則行，行不苟之，居不苟容，以是之於今世，其果逃於匱乎？

吾名逐禄貶，言見疵於世，奈賈君何？於其之也，即其舟與之酒，侑之以歌。歌曰：「充乎己居，或蹟其塗，匱己之虚，或盈其廬。孰匱孰充？爲泰爲窮，君子烏乎取？以寧其躬。」若君者之於道而已爾，世孰知其從容者耶？

《柳宗元集》卷三〇《寄許京兆孟容書》 宗元早歲，與負罪者親善，始奇其能，謂可以共立仁義，裨教化。過不自料，懃懃勉勵，唯以中正信義爲志，以與堯、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爲務，不知愚陋，不可力彊，其素意如此也。

《柳宗元集》卷三二《答周君巢餌藥久壽書》 嘗以君子之道，處焉則外愚而内益智，外訥而内益辯，外柔而内益剛；出焉則外内若一，而時動以取其宜當，而生人之性得以安，聖人之道得以光。獲是而中，雖不至耆老，其道壽矣。

《羅隱集・答賀蘭友書》 前者，吾子不以僕之暗鈍，猥垂教示，大相開發。若非許與深至，誰肯如是？甚善，甚善！然其所道者，正中僕嘗所自病者也。僕少而羈窘，自出山二十年，所向推沮，未嘗有一得幸於人。故同進者忌僕之名，同志者忌僕之道，無有不如吾子之所誨也。然僕之所學者，不徒以競科級於今之人，蓋將以窺昔賢之行止，望作者之堂奥，期以方寸廣聖人之道。可則垂於後代，不可則庶幾致身於無愧之地，寧復虞時人之罪僕者歟？夫禮貌之於人，去就流俗，不可以不時。其進於秉筆立言，扶植教化，當使前無所避，後無所遜，豈以吾道沉浮於流俗者乎？仲尼之於《春秋》，懼之者，亂臣賊子耳，未聞不亂不賊者疑仲尼於筆削之間。況僕求試京師，隨波而上，逐隊而下，亦有年矣。家在江表，歲一寧覲，旨甘所資，桂玉之困，何嘗不以事力干人？苟利其出處，則俛俛從事，亦人之常情也；在不枉其道而已矣。道苟不枉，以之流離可乎？冠衣不能移人之迹，顧所履何如耳！言不忠、行不信，謂之君子可乎？言忠而行信，謂之小人可乎？吾子視僕復苟合於不信、不忠者乎？非僕之不可苟合，道義之人皆不合也。而受性介僻，不能方圓，既不與人合，而又視之如仇讎，以是僕遂有狹而不容之説。吾子果復發言及此，是不以衆人見待也。而今而後，敢不安其所自！然一科一級，多難也，有如是哉！彼山也，水也，性之所適也，而眷眷不去者，以聖明之代，文物之盛，又安可以前所忌者移僕初心？苟不得已，僕亦自有所處。

《羅隱集・兩同書・真僞第八》 夫主上不能獨化也，必資賢輔；物心不爲易治也，方俟甄議。使夫小人退野，君子居朝，然後可爲得矣。然則善惡相生，是非交蹂，形障而影附，唇竭而齒寒，苟有其真，不能無其僞也。是以歷代帝王統御家國，莫不側身馳心，以恭英乂。及所封授，則猶是愚小，莫不攘臂切齒，以疾姦佞；及所誅逐，則謬加賢良：此有識者之所嗟痛也。夫山鷄無靈，買之者謂之鳳；野麟嘉瑞，傷之者謂之麏。然麟鳳有圖，麏鷄無識，猶復以真爲僞，以僞爲真，況忠逆之情，静躁之性！愚靖者類直，智狂者類賢；潔己者不能同人，犯顔者短於忤主。情狀無形象可見，心慮非視聽所知。欲使銀鉛不雜，淄澠殊味，其有得者，亦萬代之一遇也。是以吴用宰嚭，致戮於子胥；魯退仲尼，委政於季氏；秦誅白起，以舉應侯；趙信郭開，而殺李牧；卞和獻玉，反遇楚刑；北

郭吹竽，濫食齊禄。若斯之類，實繁有徒。然則所是不必真，所非不必僞也。故真僞之際，有數術焉，不可不察也。何者？夫衆之所譽者，不可必謂其善也；衆之所毀者，不可必謂其惡也。我之所親者，不可必謂其賢也；我之所疏者，不可必謂其鄙也。何以明言？昔堯理洪水，伯鯀爲衆所舉，而洪水莫除；魏伐中山，樂羊爲衆所慢，而中山卒拔；鄧通延夢於漢主，而非傳説之才；屈原見逐於楚王，而無共工之罪：此則衆議不必是，獨見未爲得也。是故明主疇咨在位，詳省己慮，先難而後易，考著以究微，使夫登用者不愧其賞，有罪者不逃其責，然後可爲當矣。然則良馬驗之於馳驟，則駑駿可分，不藉孫陽之舉也；柔刃徵之於斷割，則利鈍可見，不勞風胡之談也。苟有難知之人，試之以任事，則真僞自辯，以塞天下之訟也。故先王之用人也，遠使之而觀其忠節，近使之而察其敬勤；令之以謀，可識其智慮；煩之以務，足見其才能；雜之以居，視以貞濫；委之以利，詳以貪廉；困窮要之以仁，危難思之以信；尋其行而探其性，聽其辭而別其情；盡吕尚之八徵，驗皐陶之九德；然後素絲皆染，白璧投泥而不渝；黄葉並彫，青松凌霜而獨秀：則僞者去而真者得矣。故孔子曰：「衆善者必察焉，衆惡者必察焉。」其是之謂乎？

劉肅《大唐新語》卷一　張九齡，開元中爲中書令，范陽節度使張守珪奏裨將安禄山頻失利，送就戮於京師。九齡批曰：「穰苴出軍，必誅莊賈；孫武行令，亦斬宫嬪。守珪軍令若行，禄山不宜免死。」及到中書，九齡與語久之，因奏曰：「禄山狼子野心，而有逆相，臣請因罪戮之，冀絶後患。」玄宗曰：「卿勿以王夷甫識石勒之意，誤害忠良。」更加官爵，放歸本道。至德初，玄宗在成都思九齡之先覺，詔曰：「正大厦者，柱石之力；昌帝業者，輔相之臣。生則保其雄名，歿則稱其盛德。飾終未允於人望，加贈實存於國章。故中書令張九齡，維岳降神，濟川作相，開元之際，寅亮成功，讜言定於社稷，先覺合於蓍龜。永懷賢弼，可謂大臣。竹帛猶存，樵蘇必禁。爰從八命之秩，更重三台之位。可賜可徒，仍令遣使，就韶州致祭者。」

劉肅《大唐新語》卷六　馬周少落拓，不爲州里所敬，補州助教，頗不親事。刺史達奚怒杖之，乃拂衣去曹、汴，爲浚儀令崔賢育所辱，遂感激，西之長安，止於將軍常何家。貞觀初，太宗命文武百官陳時政利害，何以武吏不涉學，乃委周草狀。周備陳損益四十餘條，何見之，驚曰：「條目何多也？不敢以聞。」周曰：「將軍蒙國厚恩，親承聖旨，所陳利害，已形翰墨，業不可止也。將軍即不聞，其可得耶？」何遂以聞。太宗大駭，召問何，遽召周與語，甚奇之。直門下省，寵冠卿相，累遷中書令。周所陳事：六街設鼓以代傳呼，飛驛以達警急，納居人税及宿衛大小交，即其條也。太宗有事遼海，詔周輔皇太子，留定州監國。及凱旋，高宗遣所留貴嬪承恩寵者迓於行在。太宗喜悦高宗，高宗曰：「馬周教臣耳。」太宗笑曰：「山東輒窺我。」錫賚甚厚。及薨，太宗爲之慟，每思之甚，將假道術以求見，其恩遇如此。初，周以布衣直門下省，太宗就命監察裏行，俄拜監察御史。「裏行」之名，自周始也。

劉肅《大唐新語》卷七　隋吏部侍郎高構典選銓綜，至房玄齡、杜如晦，愕然正視良久，降階抗禮，延入内齋共食，謂之曰：「二賢當興王佐命，位極人臣。杜年稍減於房耳。願以子孫爲託。」因謂裴矩曰：「僕閲人多矣，未見此賢。」嗟仰不已。貞觀初，如晦終右僕射，玄齡至司空，咸如構言。【略】

裴琰之弱冠爲同州司户，但以行樂爲事，略不視案牘。刺史李崇儀怪之，問户佐，户佐對：「司户小兒郎，不閑書判。」數日，崇儀謂琰之曰：「同州事物殷繁，司户尤甚。公何不别求京官，無爲滯此司也。」琰之唯諾。復數日，曹事委積，衆議以爲琰之不知書，但遨遊耳。他日，崇儀召入，勵而責之。琰之出問户佐曰：「文案幾何？」對曰：「急者二百餘道。」琰之曰：「有何多，如此逼人！」命每案後連紙十張，令五六人供研墨點筆。琰之不上廳，語主案者略言其事意，倚柱而斷之，詞理縱横，文筆燦爛，手不停綴，落紙如飛。傾州官寮，觀者如堵。既而迴案於崇儀，崇儀曰：「司户解判耶？」户佐曰：「司户大高手筆。」仍未之奇也。比四五案，崇儀悚作，召琰之，降階謝曰：「公詞翰若此，何忍藏鋒以成鄙夫之過？」由此名動一州。數日，聞於京邑，除雍州判司。子崔，開元中爲吏部尚書。

劉肅《大唐新語》卷一〇　張由古有吏才而無學術，累歷臺省。嘗於衆中歎班固大才，文章不入《文選》。或謂之曰：「《兩都賦》、《燕山銘》、《典引》等並入《文選》，何爲言無？」由古曰：「此並班孟堅文章，何關班固事！」聞者掩口而笑。又謂同官曰：「昨買得《王僧孺集》，大有道理。」杜文範知其誤，應聲曰：「文範亦買得《張佛袍集》，勝於僧孺遠矣。」由古竟不之覺。仕進者可不勉歟！

王讜《唐語林》卷一　吴元濟亂淮西，以宰相裴度爲元帥，召對於内殿曰：「蔡賊稱兵，昨晚擇帥甚難。天子用將帥，如造大船，以越滄海。其功既多，其成也大，一日萬里，無所不留。若乘一葦，而蹈洪流，即其功也寡，其覆也速。朕今

託卿以摧狂寇，可謂一日萬里矣。」度曰：「臣雖不才，敢以死效命。」因泣下霑衿，上亦爲之動容。

王讜《唐語林》卷二　文中子見王勃少弄筆硯，問曰：「爲文乎？」曰：「然。」因與題「太公遇文王贊。」曰：「姬昌好德，吕望潛華。城闕雖近，風雲尚賒。漁舟倚石，釣浦横沙。路幽山僻，溪深岸斜。豹韜攘惡，龍鈐辟邪。雖逢相識，猶待安車。君王握手，何期晚耶？」

《唐宋文舉要・甲編》卷六穆修《答喬適書》　夫學乎古者，所以爲道，學乎今者，所以爲名。道者，仁義之謂也，名者，爵禄之謂也，然則行道者有以兼乎名，守名者無以兼乎道何者？行夫道者，雖固有窮達云耳，然而達于上也，則爲賢公卿；窮于下也，則爲令君子。其在上，則禮成乎君，而治加乎人；其在下，則順悦乎親，而勤修乎身。窮也達也，皆本于善稱焉。守夫名者，亦固有窮達云耳，而皆反于是也。達于上也，何賢公卿乎？窮于下也，何令君子乎？其在上，則無所成乎君而加乎人；其在下，則無所悦乎親而勤修乎身。窮也達也，皆離于善稱焉。故曰行道者，有以兼乎名，守名者，無以兼乎道。有其道而無其名，則窮不失爲君子。有其名而無其道，則達不失爲小人。與其爲名達之小人，孰若爲道窮之君子？矧窮達又各擊其時遇，豈古之道有負于人耶？

足下有志乎道而未忘乎名，樂聞于古，而喜求于今，二者之心苟交存而無擇，將懼純明之性寢微，浮躁之氣驟勝矣。足下心明乎仁義，又學識其歸嚮，在固守而弗離，堅持而弗奪，力行而弗止，則必立乎名之大者矣。學之正僞有分，則文之指用自得，何惑焉？

《張載集・正蒙・乾稱篇》　乾稱父，坤稱母；予茲藐焉，乃混然中處。故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長其長；慈孤弱，所以幼吾幼。聖其合德，賢其秀也。凡天下疲癃殘疾、煢獨鰥寡，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也。于時保之，子之翼也；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違曰悖德，害仁曰賊；濟惡者不才，其踐形，唯肖者也。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不愧屋漏爲無忝，存心養性爲匪懈。惡旨酒，崇伯子之顧養；育英才，潁封人之錫類。不弛勞而底豫，舜其功也；無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體其受而歸全者，參乎！勇于從而順令者，伯奇也。富貴福澤，將厚吾之生也；貧賤憂戚，庸玉女于成也。存，吾順事；没，吾寧也。

程顥、程頤《二程集・伊川先生語十一》卷二五　《大學》曰：「物有本未，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人之學莫大於知本不末終始。致知在格物，則所謂本也，始也；治天下國家，則所謂末也，終也。治天下國家，必本諸身，其身不正而能治天下國家者無之。格猶窮也，物猶理也，猶曰窮其理而已也。窮其理，然後足以致之，不窮則不能致也。格物者適道之始，欲思格物，則固已近道矣。是何也？以收其心而不放也。

知者吾之所固有，然不致則不能得之，而致知必有道，故曰「致知在格物」。《大學》論意誠以下，皆窮其意而明之，獨格物則曰「物格而後知至」，蓋可以意得而不可以言傳也。自格物而充之，然後可以至聖人。不知格物而先欲意誠心正身修者，未有能中於理者。

「致知在格物」，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因物有遷，迷而不知，則天理滅矣，故聖人欲格之。

隨事觀理，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然後可以至於聖人。君子之學，將以反躬而已矣。反躬在致知，致知在格物。

學莫貴於自得，得非外也；故曰自得。

學莫大於平心，平莫大於正，正莫大於誠。

君子之學，在於意必固我既亡之後，而復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則學之至也。

心至重，鷄犬至輕，鷄犬放則知求之，心放則不知求，豈愛其至輕而忘其至重哉？弗思而已矣。今世之人，樂其所不當樂，不樂其所當樂；慕其所不當慕，不慕其所當慕；皆由不思輕重之分也。

顔淵歎孔子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此顔子所以善學孔子而深知孔子者也。

有學不至而言至者，循其言亦可以入道。荀子曰：「真積力久則入。」杜預曰：「優而柔之，使自求之；厭而飫之，使自趨之。」管子曰：「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而不通，鬼神將通之，非鬼神之力也，精神之極也。」此三者，循其言皆可以入道，而荀子、管子、杜預初不能及此。

自其外者學之，而得於内者，謂之明。自其内者得之，而兼於外者，謂之誠。誠與明一也。

聞見之知，非德性之知。物交物則知之，非內也，今之所謂博物多能者是也。德性之知，不假聞見。

君子不以天下爲重而身爲輕，亦不以身爲重而天下爲輕。凡盡其所當爲者，如「可以仕則仕」，「人則孝」之類是也，此孔子之道也。蔽焉而有執者，楊、墨之道也。

能盡飲食言語之道，則可以盡去就之道；能盡去就之道，則可以盡死生之道。飲食言語，去就死生，小大之勢一也。故君子之學，自微而顯，自小而章。《易》曰：「閑邪存其誠。」閑邪則誠自存，而閑其邪者，乃在於言語飲食進退與從交接之際而已矣。

人皆可以至聖人，而君子之學必至於聖人而後已。不至於聖人而後已者，皆自棄也。孝其所當孝，弟其所當弟，自是而推之，則亦聖人而已矣。

多權者害誠，好功者害義，取名者賊心。

君貴明，不貴察；臣貴正，不貴權。

稱性之善謂之道，道與性一也。以性之善如此，故謂之性善。性之本謂之命，性之自然者謂之天，自性之有形者謂之心，自性之有動者謂之情，凡此數者皆一也。聖人因事以制名，故不同若此。而後之學者，隨文析義，求奇異之說，而去聖人之意遠矣。

自性而行，皆善也。聖人因其善也，則爲仁、義、禮、智、信以名之；以其施之不同也，故爲五者以別之。合而言之皆道，別而言之亦皆道也。舍此而行，是悖其性也。是悖其道也。而世人皆言性也，道也，與五者異，其亦弗學歟！其亦未體其性也歟！其亦不知道之所存！

道孰爲大？性爲大。千里之遠，數千歲之日，其所動靜起居，隨若亡矣。然時而思之，則千里之遠在於目前，數千歲之久無異數日之近，人之性則亦大矣。噫！人之自小者，亦可哀也已。人之性一也，而世之人皆曰吾何能爲聖人，是不自信也。其亦不察乎！

自得者所守固，而自信者所行不疑。

學貴信，信在誠。誠則信矣，信則誠矣。不信不立，不誠不行。

或問：「周公勳業，人不可爲也已。」曰：「不然。聖人之所爲，人所當爲也。盡其抽當爲，則吾之勳業，亦周公之勳業也。凡人之弗能爲者，聖人弗爲。」

君子之學，要其所歸而已矣。

民可明也，不可愚也；民可教也，不可威也；民可順也，不可强也；民可使也，不可欺也。

孔子曰：「棖也慾，焉得剛？」甚矣慾之害人也。人之爲不善，欲誘之也。誘之而弗知，則至於天理滅而不知反。故目則欲色，耳則欲聲，以至鼻則欲香，口則欲味，體則欲安，此皆有以使之也。然則何以窒其欲？曰思而已矣。學莫貴於思，唯思爲能窒欲。曾子之三省，窒欲之道也。

好勝者滅理，肆欲者亂常。

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此皆時也，未嘗不合中，故曰「君子而時中」。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中也者，言寂然不動者也。故曰「天下之大本」。「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和也者，言感而遂通者也，故曰「天下之達道」。

學也者，使人求於內也。不求於內而求於外，非聖人之學也。何謂不求於內而求於外？以文爲主者是也。學也者，使人求於本也。不求於本而求於末，非聖人之學也。何謂不求於本而求於末？考詳略，採同異者是也。是二者皆無益於身，君子弗學。

墨子之德至矣，而君子弗學也，以其舍正道而之他也。相如、太史遷之才至矣，而君子弗貴也，以所謂學者非學也。

莊子，叛聖人者也，而世之人皆曰矯時之弊。矯時之弊，固若是乎？伯夷、柳下惠，矯時之弊者也，其有異於聖人乎？抑無異乎？莊周、老聃，其與伯夷、柳下惠類乎？不類乎？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此言異端有可取，而非道之正也。

君子以認爲本，行次之。今有人焉，力能行之，而識不足以知之，則有異端者出，彼將流宕而不知反。內不知好惡，外不知是非，雖有尾生之信，曾參之孝，吾弗貴矣。

學莫貴於知言，道莫貴於識時，事莫貴於知要。所聞者所見者外也，不可以動吾心。

孟子曰：「其爲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此蓋言浩然之氣至大至剛且直也，能養之則無害矣。

伊尹之耕於有莘，傅說之築於傅巖，天下之事，非一一而學之，天下之賢才，非一一而知之，明其在己而已矣。

君子不欲才過德，不欲名過實，不欲文過質。才過德者不祥，名過實者有殃，文過質者莫之與長。

或問：「顏子在陋巷而不改其樂，與貧賤而在巷者，何以異乎？」曰：「貧賤而在陋巷者，處富貴則央乎本心。顏子在陋巷猶是，處富貴猶是。」

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晝夜，死生之道也。

知生之道，則知死之道；盡事人之道，則盡事鬼之道。死生人鬼，一而二，二而一者也。

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何也？和順積於中，英華發於外也。故言則成文，動則成章。

學不貴博，貴於正而已矣。言不貴多，貴於當而已矣。政不貴詳，貴於順而已矣。

意必固我既亡之後，必有事焉，此學者所宜盡心也。夜氣之所存者良知也，良能也，苟擴而充之，化旦晝之所害爲夜氣之所存，然後可以至於聖人。

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心也，性也，天也，非有異也。

人皆有是道，唯君子爲能體而用之。不能體而用之者，皆自棄也。故孟子曰：「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夫充與不充，皆在我而已。

德盛者，物不能擾而形不能病。形不能病，以物不能擾也。故善學者，臨死生而色不變，疾痛慘切而心不動，由養之有素也，非一朝一夕之力也。

心之躁者，不熱而煩，不寒而慄，無所惡而怒，無所悅而喜，無所取而起。君子莫大於正其氣，欲正其氣，莫若正其志。其志既正，則雖熱不煩，雖寒不慄，無所怒，無所喜，無所取，去就猶是，死生猶是，夫是之謂不動心。

志順者氣不逆，氣順志將自正。志順而氣正，浩然之氣也。然則養浩然之氣也，乃在於持其志無暴其氣耳。

《中庸》曰：「道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又曰：「道不遠人。」此特聖人爲始學者言之耳。論其極，豈有可離與不可離而遠與近之說哉？

學爲易，知之爲難。知之非難也，體而得之爲難。

「致曲」者，就其曲而致之也。

人人有貴於己者，此其所以人皆可以爲堯、舜。

學者當以《論語》、《孟子》爲本。《論語》、《孟子》既治，則六經可不治而明矣。讀書者，當觀聖人所以作經之意，與聖人所以用心，與聖人所以至聖人，而吾之所以未至者，所以未得者，句句而求之，晝誦而味之，中夜而思之，平其心，易其氣，闕其疑，則聖人之意見矣。

人之生也，小則好馳騁弋獵，大則好建立功名，此皆血氣之盛使之然耳。故其衰也，則有不足之色；其病也，則有可憐之言。夫人之性至大矣，而爲形氣之所役使而不自知，哀哉！

吾未見嗇於財而能爲善者也，吾未見不誠而能爲善者也。

君子之學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而老子以爲「非以明民，將以愚之」，其亦自賊其性歟！

有求爲聖人之志，然後可與共學；學而善思，然後可與適道；思而有所得，則可與立；立而化之，則可與權。

「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視聽言動一於禮之謂仁，仁之與禮非有異也。孔子告仲弓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夫君子能如是用心，能如是存心，則惡有不仁者乎？而其本可以一言而蔽之曰「思無邪」。

無好學之志，則雖有聖人復出，亦無益矣。然聖人在上而民多善者，以涵泳其教化深且遠也，習聞之久也。

《禮記》除《中庸》、《大學》，唯《樂記》爲最近道，學者深思自求之。《禮記》之《表記》，其亦近道矣乎！其言正。

學者必求其師。記問文章不足以爲人師，以所學者外也。故求師不可不慎。所謂師者何也？曰理也，義也。

「少成若天性，習慣成自然。」雖聖人復出，不易此言。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唯上智與下愚不移。」下愚非性也，不能盡其才也。

君子所以異於禽獸者，以有仁義之性也。苟縱其心而不知反，則亦禽獸而已。

形易則性易，性非易也，氣使之然也。

「禮儀三百，威儀三千」，非絶民之欲而强人以不能也，所以防其欲，戒其侈，而使之入道也。

「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所以明理也。

至顯者莫如事，至微者莫如理，而事理一致，微顯一源。古之君子所謂善學者，以其能通於此而已。

君子之學貴乎一，一則明，明則有功。

德盛者言傳，文盛者言亦傳。

名數之學，君子學之而不以爲本也。言語有序，君子知之而不以爲始也。

孔子之道，發而爲行，如《鄉黨》之所載者，自誠而明也。由《鄉黨》之所以載而學之，以至於孔子者，自明而誠也。及其至焉，一也。

「聞善言則拜」，禹所以爲聖人也。「以能問不能，以多問寡」，顏子所以爲大賢也。後之學者有一善而自足，哀哉！

爲學之道，必本於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故《書》曰：「思曰睿，睿作聖。」思所以睿，睿所以聖也。

學以知爲本，取友次之，行次之，言次之。

信不足以盡誠，猶愛不足以盡仁。

董仲舒曰：「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此董子所以度越諸子。

堯、舜之爲善，與桀、跖之爲惡，其自信一也。

老子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則道德仁義禮，分而爲五也。

聖人無優劣。堯、舜之讓，禹之功，湯、武之征伐，伯夷之清，柳下惠之和，伊尹之任，周公在上而道行，孔子在下而道不行，其道一也。

不深思則不能造於道，不深思而得者，其得易失。然而學者有無思無慮而得者，何也？曰：以無思無慮而得者，乃所以深思而得之也。以無思無慮爲不思而自以爲得者，未之有也。

原始則足以知其終，反終則足以知其始，死生之說，如是而已矣。故以春爲始而原之，其必有冬；以冬爲終而反之，其必有春。死生者，其與是類也。

「其次致曲」者，學而後知之也，而其成也，與生而知之者不異焉。故君子莫大於學，莫害於晝，莫病於自足，莫罪於自棄。學而不止，此湯、武所以聖也。

「古之學者爲己」，其終至於成物。今之學者爲物，其終至於喪己。

「杞柳」，荀子之說也。「湍水」，楊子之說也。

聖人所知，宜無不至也；聖人所行，宜無不盡也；然而《書》稱堯、舜，不曰刑必當罪，賞必當功，而曰：「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異乎後世刻核之論矣。

自誇者近刑，自喜者不進，自大者去道遠。

君子之學必日新，日新者日進也。不日新者必日退，未有不進而不退者。

唯聖人之道無所進退，以其所造者極也。

事上之道莫若忠，待下之道莫若恕。

《中庸》之書，學者之至也，而其始則曰：「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蓋言學者始於誠也。

楊子，無自得者也，故其言蔓衍而不斷，優游而不決。其論性則曰：「人之性也善惡混，修其善則爲善人，修其惡則爲惡人。」荀子，悖聖人者也，故列孟子於十二字，而謂人之性惡。性果惡邪？聖人何能反其性以至於斯耶？

聖人之言遠如天，近如地。其遠也若不可得而及，其近也亦可得而行。楊子曰：「聖人之言遠如天，賢人之言近如地。」非也。

或問賈誼。曰：「誼之言曰：『非有孔子、墨翟之賢』，孔與墨一言之，其識未矣，其亦不善學矣。」

必進田，必封建，必肉刑，非聖人之道也。善治者，放井田而行之而民不病，放封建而使之而民不勞，放肉刑而用之而民不怨。故善學者，得聖人之意而不取其迹也。迹也者，聖人因一時之利而制之也。

夫人幼而學之，將欲成之也；既成矣，將以行之也。學而不能成其學，成而不能行其學，則烏足貴哉？

待人有道，不疑而已。使夫人有心害我邪？雖疑不足以化其心。使夫人無心害我邪？疑則己德內損，人怨外生。故不疑則兩得之矣，疑則兩失之矣，而未有多疑能爲君子者也。

昔者聖人「立人之道曰仁曰義」。孔子曰：「仁者人也，親親爲大；義者宜也，尊賢爲大。」唯能親親，故「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唯能尊賢，故「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唯仁與義，盡人之道；盡人之道，則謂之聖人。

學者不可以不誠，不誠無以爲善，不誠無以爲君子。修學不以誠，則學雜；爲事不以誠，則事敗；自謀不以誠，則是欺其心而自棄其忠；與人不以誠，則是喪其德而增人之怨。今小道異端，亦必誠而後得，而況欲爲君子者乎？故曰：學者不可以不誠。雖然，誠者不知道本而誠之耳。

古者卜筮，將以決疑也。今之卜筮則不然，計其命之窮通，校其身之達否而已矣。噫！亦惑矣。

不思故有惑，不求故無得，不問故不知。

世之服食欲壽者，其亦大愚矣。夫命者，受之於天，不可增損加益，而欲服食而壽，悲哉！

見攝生者而問長生，謂之大愚。見卜者而問吉凶，謂之大惑。

或問性。曰：「順之則吉，逆之則凶。」

孔子没，曾子之道日益光大。孔子没，傳孔子之道者，曾子而已。曾子傳之子思，子思傳之孟子，孟子死，不得其傳，至孟子而聖人之道益尊。

孟子曰：「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也。孔子，聖之時者也。」故知《易》者，莫若孟子。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征者上伐下也，敵國不相征也。故知《春秋》者，莫若孟子。

禮之本，出於民之情，聖人因而道之耳。禮之器，出於民之俗，聖人因而節文之耳。聖人復出，必因今之衣服器用而爲之節文。其所謂貴本而親用者，亦在時王斟酌損益之耳。

許景衡《橫塘集》卷一八《送俞叔通序》　君子之於仕，未嘗有所擇也。夫君子之仕，綦大至於王公大人，綦小至於抱關擊柝。大者禄足以仁族屬、厚朋友，而小者升斗不足以活其父母、妻子。大者任道，小者任力，任道者使人，任力者使於人，其勢之懸異至於如此。然君子未嘗有擇也。夫擇則安，不擇則不安，此人之情也。而君子於此，獨有以異乎人哉！蓋君子常病夫所以在我者，而不病夫所以在彼者，在我者則未嘗不勉也，在彼者則聽之而已矣。苟吾所學不悖於聖人，而所行不愧於聖人，則雖死生禍福之變，未嘗有所擇也，而况其下者乎！故在衆人，擇則安，不擇則不安；在君子，擇則有所不安，不擇則無所不安也。昔者，孔子以大聖人事業，其爲堯舜、爲禹湯、爲伊尹、周公，適其所耳。而言不信於人，道不行於時，故爲乘田、爲委吏，然亦曰牛羊遂而已矣，會計當而已矣。後之君子則不然，有是志則期於無所不至，有是能則期於無所不爲，其所懷者大，其所慕者遠。其所懷者大，則其小者有所不屑；其所慕者遠，則其近者嘗羞道而恥爲之。蓋其所自擇者如此。夫以孔子之聖，猶屑其小者，而今君子乃止欲爲其大者，其可笑矣。夫句章俞叔通，有學問，自弱冠時聲名已隱然爲東南冠。其後屢以文藝進，當時賢公卿皆盛稱道之，以爲當得志於斯世。雖叔通所以自任者，亦然。既而顛頓不售，與俗益齟齬，晚乃從吏部選主温州平陽簿。議者以爲叔通高才，主簿小官，以高才處小官，所懷當如何。吾將見叔通縮手閣筆，不知所以事事矣，予因曉之曰：夫爲其大者則喜，爲其小者則悲，豈吾叔通之謂哉！叔通學孔子者也，夫學孔子則無適而不可，豈以彼此小大爲擇哉！叔通至邑，承前人廢弛後，滯訟山積，叔通爲之盡力區處，兩造廷下，指示黑白，衆皆誠服。會其今憂去，叔通遂專縣事。豈弟愛物而痛懲，强梗爲民者皆相戒，以爲簿公遇我屬厚，其可撓之耶！異時吏治文書日夜不休，比叔通爲之率，午刻廷無留人。然叔通於此得考，就除他官。邑父老重其去，相與狀其事於州、於監司，冀其爲歲月留。而州亦表於朝，未報。會詔至，遷某令。於其行也，邑人相顧泣，遮道如堵，曰：「天乎鄙我甚，乃不畀我以公耶！」今世俗益薄，議論益不一，前日以爲是，則今日以爲非，前日以爲可，則今日以爲不可。如叔通之來也，議者固疑其不事事也，因曉之，比又觀叔通所以惠愛其邑人，然後議者不復置疑其間。今天子仁聖，求賢如不及，叔通，去是是將進爲其大者矣，彼議者又將疑焉，以爲叔通能爲之於此，而不能爲之於彼也。故欲余道其所以然，俾凡今之疑者又將不復疑也。

鄭剛中《北山集》卷二《答鄭教授》　古者，士相與處于燕閒，其所謂切磨之益者，爲是故也，豈獨師長之任哉。然古之所爲講學者，行與文而已。蓋文之用于世尚矣，六經、百氏皆文也，世之人有以經誼、文辭判爲二，是既其文未既其實也。且六經者，義理之所在也，文而不根于理，何足謂之文哉，文固不可以易言之也。昔之作者，自六經百氏、世傳之史、方外之書，無不讀之，而後取舍，是非了然于心也，探其原，撮其英華，而摭其實，汪洋閎肆，充然于内也，而後時發于文辭，故不詭于聖人之道。經世而行遠者，皆是物也，其粲然者，我之文也，而資焉者，實六經、百氏載籍之傳而吾自得者也。然而莫見其迹也。譬之飲食，稻粱、膾炙、臛醢、果蔬，無不食也，所以養其血氣，充其體膚者，不可以枚數也，而煥然漸漬于内，盎然浹于吾之身者，實飲食之滋也。若夫食飯一升，則果然如飯者長于背，食炙一臠，則塊然如炙者隱于面，則亦不可以爲人矣。非是之謂也。故知誦六經、百氏，歷代載籍之傳，以發于文辭者，非一日之積，猝然之功也，是所以貴于學也，發而見于行已一也。然則文固不可以易言之也，觀執事之文，如所示書及策問，比下蔡縣門記毛内相書，似有間矣，以歲月求之適，數年耳，而進

之不已，如此其未可量也。誠愛吾子才質之美，于微言細事皆若不苟，又嗜學如此，既有意于是，從事之久，且知其不可以易言之也，靳至于古人之所至而已。某空無，有辱吾子之勤，敢以鄙見陳于前，惟擇之而已。荒憒不文，得一忘十，不能卒所談寡淺，尚冀面款。前日所言文章以氣爲主者，非豪舉怒張高言急節之謂也，如柳子厚之所行云，殆是不次。

陳淵《默堂集》卷二二《襍説十三段・其十三》 己未十一月十七日夜，夢邵康節論數，手持一卷紙，縱横界如棋局，其上有字，不依窠眼，翻卷之示余云：「天地之數，不可干他，陽生自至。」余嘗論命，以謂上聖至於下愚，莫不有分。分既定矣，不能乘之以往，而欲致力於其間，非贅則虧。故人爲非命也。孟子曰：「莫之致而至者，命也。」周公告君奭曰：「在亶乘茲，大命所以處之。」其説盡矣。由是言之，數既已定，又豈可干乎？待其自至可也。世之不知命者，謂人力可以必爲，縱其欲利之心，無所不至，而終無所成者多矣。或者推之荒忽，一切不爲，怠惰委靡，使天之所賦，莫或助之，其亦自暴自棄而已。二者胥失也。故命於人無不定，聖人安之，君子信之，至於下愚，則役於陰陽而不自知矣。

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七五《林用中字序》 古田林子用中過予于屏山之下，以道學爲問甚勤。予不能有以告也，然與之言累日，知其志之高，力之久，所聞之深，而所至之不可量也。一日語予，求所以易其名與字者。予曰：「名者，子生三月而父命之，非朋友所得變。字雖可改，然前輩有言，名字者，己所假借以自稱道，亦人所假借以稱道己之辭爾，奚以求勝爲哉？」林子曰：「不然。用中之名，在《中庸》實舜之事，非後學所宜假借以自名者，故常病其大而不自安，非敢小之而復求勝也。且亦素請於家君矣，願得一言。若可用以自警者而稱焉，則所望也。」予嘉其禮與辭之善也，則告之曰：「舜誠大聖人，不可及也。而古之人有顔子者，其言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夫豈不知舜之不可以幾及，而必云爾者？蓋曰學所以求爲聖人，不以是爲標的，則無所望走而之焉耳。子誠能志顔子之志，而學其學，則亦何歉於名之大，而必曰易之邪？且子不觀於子思之《中庸》耶？《中庸》之書，上言舜，下言顔子。用其中者舜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者，顔子也。夫顔子之學所以求爲舜者，亦在乎精擇而敬守之耳。蓋擇之不精，則中不可得；守不以敬，則雖欲其一日而有諸己且將不能，尚何用之可致哉？今子必將道顔而之舜，則亦自夫擇者始而敬以終之，無他事矣。故予謂子之名則無庸改，而請奉字曰『擇之』。又曰：『敬仲』二字，惟所稱子，以是爲足以有警乎無也？」林子曰：「子之教，敢不奉以周旋？」予因稍次序其語，書以贈之。乾道二年三月癸亥。

范浚《香溪集》卷五《馬喻》 吴人習水而便舟，不熟銜轡事，雖畜馬，無能名其駑若駿也。有得千里驥者，縶之廐秣，與下乘等。驥固不羣，騰跳槽櫪，有追風籋雲意。主人瞢其氣之逸也而獰之。他日，御以適廣野，試加策焉，驥久曲踢不自快，得騁則半漢而疾馳，又輒要駕奔踶。徒計切。主人益以爲獰，市諸市，而微取直焉，更得凡馬以歸。頑筋弱骨，短脅薄髀，而償資五倍於驥。效之途，則小步緩出，鈍不得前。主人顧喜曰：「此真名馬哉！」飽以穀粟，終其生。范子曰：士有庸衆駑散者，皆能餬珍甘，斥厭餘，以豢妻子，而世又貴之。則主人之凡馬也。至邁往士，意象豪逸，與世俗相齟齬，人每賤視之，往往側倡長貧，草萊不給。其不爲主人之驥者幾希，可嘆也！

韓元吉《南澗甲乙稿》卷一四《送鄒德章序》 仕將爲道耶？學焉而行之，固爲道也。亦爲利耶？不耕績焉而資於上，非利而何？故雖孔子，其歷聘諸侯者，思以行其道也，有公養之就焉，亦以食其利也。而記亦曰：「大言入則受大利，小言入則受小利。」夫利與道不啻水火，而聖人之所不廢者，蓋亦權其輕重而已也。一於道焉，則是貧者必擇禄而後養也；一於利焉，則是跖之粟有不必辭也。是故居上位而道不行，萬鍾弗顧也；居下位而道無詘，雖升釜弗恥也。今之仕者何哉？挾策而詠詩書，執筆而習文詞，既已利之矣。幸而得焉，汲汲然惟懼其不富且貴，則其於利豈有已乎？且上以是求旃，吾以是應旃，苟舍是而由他術，則愈下矣。向之利之者誠不得已也，而今之利之者，其亦不得已哉。然則古之所謂仕者常概諸道，今之所謂仕者常怵於利也。嗟乎！今之人其無意於古乎幾何，不指此以爲迂且闊也。晉陵鄒德章有意於古者也。始予見德章於吴中，則從有司之試也，後再見焉，則德章已有列於仕矣。子與德章復皆寓於龜溪，五日不問寒温則僕從以請，十日不相往來則兩家婢子有嗟異之色，蓋未嘗不相從也。既再歲，德章之仕有期而具舟將行矣，而予之鬻牺益甚，德章不以夸於予而以責於予曰：「子無以語我乎？」雖然，德章自少力學，年逾四十而始齒一命，亦可謂勤矣。同年之交遊，甫從事於州縣，而德章暫得尉，朝廷易之以主廬府之學，則亦不可謂不有合也。今天下之吏參倍於其缺，貧者數米而待不下三四年，而德章故秋拜官，今秋就道，抑又一快意事也。是三者皆無足爲德章道，予嘗聞其鄉人言德章道鄉先生之猶子也，自道鄉起家，鄒氏之子弟不登進士科者六十餘年

矣，而得吾德章，容貌昂然長身，鬚髯眉皆有似於道鄉。又道鄉之始仕也，實掌教於淮南，今德章之於廬，亦淮南之地也，故其風烈庶幾繼之。然道鄉之名滿天下，正諫而不顧其身，竄逐而不忘其君，彼真以道自任者，德章其復他求哉！職之所當爲，義之所可行，毋徇於世俗而俾吾之道有立焉，則亦足以繼之矣，非必踐於其位，法於其言，然後以爲繼也。若夫異日之富且貴，此今之仕者所宜動心也，如志於古也，其患無之乎？德章遂以予言爲然，信以契其鄉人之望也。

陳長方《唯室集》卷一《孔子聖之時論》　仲尼之道，其猶天歟！春夏秋冬，發生、敷榮、揫斂、肅殺，人徒見萬物枯榮之迹而已，所謂化工之神，初不可得而見也。孟子去聖人百有餘歲，而得聖人之傳，知聖人之奥，故其發明仲尼之道，不同於清和任特，曰聖之時而已。蓋其仕止久速之不同，人徒見仲尼出處之迹如是，所謂仲尼之道，初不可得而見也。嗚呼！此仲尼之道所以大歟！此孟子之學所以深知仲尼者歟！請試論之。有大人之事，有聖人之事。大人者，大而未化，以道爲標的，步趨言動，視彼而行，如持尺度而校長短，如持權衡而酌輕重。夫以尺度而論長短，以權衡而量輕重，宜其無所差也。然而尺短寸長之間，銖黍輕重之失，一有少異，則尺度權衡有時而不足恃，其謬已千里矣。聖人德臻極致，體與道合，由仁義而中會通，身爲度而聲爲律，故其動容、周旋、出處、語默，無所待而明，無所持而合，不思而得，不勉而中，如天不言，而四時自運行，萬物自生殺，人徒見草木發生肅殺，而不知化工之迹也。此大人、聖人之德所以不同也。伯夷、伊尹、柳下惠，大而未化，氣稟於天者。或有所偏，故其性分之內，如玉含質，如金在鎔，所以胚渾琢磨之功，有所未至。其清，其任，其和，雖各臻於聖人之一端，使三子者易位迭處，則或有時而未盡善矣。仲尼以天縱之資，造前聖之極，事變千途，百出於前，吾隨其宜而付之，物各止其所，事各中其會。及其事遂功成，仲尼之迹初不可得而見也。齊景公夾谷之會，徒知仲尼文儒禮義，欲以萊人而劫魯侯，及其正色大數，命士兵之，則齊人驚畏，其不可俄而度矣。此仲尼之時一也。衛靈公之南子，凡潔身修己之士，羞稱其人。子適衛，南子請見，而仲尼見之，子路且以爲言，則仲尼遇物而應，各適其時，不可俄而度。此仲尼之時二也。原思爲宰，與粟九百。子華使齊，與釜與庾。雖冉子，且不知其意。此仲尼之時三也。於門人無所脱驂，過一哀於舊館，則脱驂而賻之。子貢且疑其已重，不知仲尼之用，各適其時。此仲尼之時四也。聖人之德見於事者，其梗概如此。聖人之心見於經者，尚有得而言之。在《易》之時，各贊其大。處泰處否，則彙正彙征之不同。居復居姤，則朋來勿用之有異。遯而尾厲，乾斯首凶。凡《易》隨時之義，則亦仲尼之時也。考之《春秋》趙盾之不出境則爲逆臣，許止之不嘗藥則爲逆子。里克之死，不書討賊之詞；郤伯之來，待以成君之禮。衛衍書復歸而鄭突不書，小白書入齊而晉文不紀。凡此《春秋》之時，可得而見矣。雖然，孟子學聖而幾於仲尼者也，故其行事，亦有類於聖人之時者。均爲餽金，或受於宋，而齊則不受。均爲發棠，前則言之，而後則不可。均爲交幣，季子則報之，而儲子不報。概是三者，則孟子之於聖人，亦其殆庶幾矣。學者能知聖人之行事，與其筆之於書，知夫聖人之所謂時者，其果爲如何？知此則富貴窮達、死生禍福之際，其將不詭於聖人矣。子思子曰：「君子而時中，小人而無忌憚也。」其亦此之謂歟！

周紫芝《太倉稊米集》卷四四《鯀論》　聖人有利天下之心，而不以利天下爲名，故興天下之大利，利既立，而人不知，世之人雖欲以利天下之名而歸之，不可得也。後世之君，以利天下爲名，而不以利天下爲心，其興天下之大利也，汲汲然惟恐天下之人不歸其功，彼雖名於利民，其實急於爲己而已。聖人不以利天下爲名，則其爲利也，要在責其實效，而未嘗急於成功，故欲舉其人而用之，不敢自謂已知其人，必先謀之於衆，衆皆以謂可矣，猶以爲未也，於是必試而用之，以謂試而其事有不可以歲月期者，吾亦安敢亟其成哉，姑亦俟之云爾。此豈非聖人不急於利天下之名，每欲收其利天下之心而然歟？後之人君則不然，天下之利苟可以興，則無不爲，不卹其爲民之害也。夫興其利而不卹其害，用其人而不問其可否，則是以其不可興之利，而責其不可用之人也。於是又嚴其督責而誘以厚利，天下之人被實害，此豈非以利天下爲名，不以利天下爲心而然歟？堯爲天下君斯民，不幸溺於昏墊之苦，天下之人嗷嗷然，有冀於仁人君子之拯其溺，可謂急於救患之時也。鯀之治水，至於九載，績用弗成而後已。何也？蓋堯知洪水之患，懷山襄陵，非積以歲月之久，則不足以除天下之大害，而興天下之大利，是以試之，必待於九年。凡以堯之心在於利天下，而不苟於成功故也。觀《書》稱禹之治水，弼成五服，至於五千州，十有二師。先儒以謂二千五百人爲師，十二國蓋三萬人，合九州之數則二十七萬人，謂禹治水用二十七萬人爲庸。其説雖無所經見，未必不出於此。使其或然也，則其起徒役可謂衆矣。非特其起徒役之衆如此，至於乘四載，具畚鍤，舉九州而供之，猶恐其不足，非假以歲月，而責其成，無乃幾於病天下歟？夫欲興天下之利，而不卹天下之病，此豈聖

人之用心哉？然則堯不責鯀以成功之速，而必待於九年，非爲鯀計，爲天下計也。天下之人知堯所以望鯀者，其利不在於目前，而在於後世，假以歲月，其心非私於鯀，而在於天下，則鯀之不能成功，何損於堯之仁且聖乎！高宗之伐鬼方，周公之誅三監，皆以三年而後克。夫以仁義之兵而討有罪，舉六卿之全軍而平一方之難，疑若易於摧枯湯雪，而彼猶待於三年之久者，亦以其志在於愛民，而不敢亟於成功故也。況洪水之害在於天下，鯀治之九載而不成，禹繼之又十有三載乃同。父子相繼二十有二年，而後告厥成功。其成也，夫豈易哉！漢武帝銳然有好治之意，公孫弘迎合帝旨，以謂周公斯年而變，臣尚竊遲之。公孫弘何人哉，乃敢自比於周公，而猶以謂其才過之。急於成功如此，使武帝在位五十餘年，天下未嘗一日安枕而卧，弘之罪亦大矣。嗚呼！安得以帝堯試鯀之事而告之耶！

呂祖謙《東萊別集》卷七《與朱侍講元晦》 某前日復有校官之除，方竢告下迺行，而張丈亦有召命，旦夕遂聯舟而西矣。惟是以淺陋之學，驟當講畫之任，雖所聞不敢不尊，而恐聞未必的，所知不敢不行，而恐知未必真，此所以夙夜皇懼而未知所出者也。開示涵養進學之要，俾知所以入德之門，敢不朝夕從事，庶幾假以歲月，粗識指歸，無負期待誘進之意。《中庸》《太極》所疑，重蒙一一鐫誨，不勝感激。所論渾然無所不具之中，精粗本末，賓主内外，蓋有不可以毫髮差者，誠爲至論。喜合惡離之病，砭治尤切。數日玩味來誨，有尚未諭者，復列于別紙。所以喋喋煩瀆者，政欲明辨審問，懼有毫髮之差，初非世俗立彼我較勝負者也。人回，切望詳以見教，幸甚。孟子「楊、墨禽獸」之喻，乃其分内，非因激而增，擒縱低昂，自有準則。此語甚善，然區區竊有所獻。大凡人之爲學，最當於矯揉氣質上做工夫，如懦者當强，急者當緩，視其偏而用力焉。以吾丈英偉明峻之資，恐當以顔子工夫爲樣，轍回擒縱低昂之用，爲持養斂藏之功，斯文之幸也。孟子深斥楊、墨，以其似仁義也。同時如唐勒、景差輩浮詞麗語，未嘗一言與之辨，豈非與吾道判然不同，不必區區勞頰舌較勝負耶！某氏之於吾道非楊、墨也，乃唐、景也，似不必深與之辨。邵氏載康節一段，意主於稱康節，而濂溪之語無所見，恐不載亦無害。科舉枉尋直尺，誠如來喻，自此當束之高閣矣。《易傳》差誤處，旦夕便遞往金華，諉謹厚士人釐正。噬嗑和且治矣一段，發明尤善，蓋當時草草之過也。更看得有誤處，各徑附置來臨安，俟刊改斷手，即摹印數本拜納次。吕與叔《中庸序説》，前此每以示學者。伊川崇寧後出處，以無文書考正。西邊棄地始末，以治行倥傯，俟到臨安少定，當討論求教也。謝先生語，其意似謂徒事威儀，而不察所以然，則非禮之本。若致其知，則所以正，所以謹者，乃禮之本也。時事當略聞之，近時論議者，非頹惰即孟浪，名實先後，具舉不偏，殆難乎其人。此有識者之所深憂也。所欲言者，非紙墨能究。

《全宋文》卷一六三〇蒲宗孟《欒宗顔字序》 聖人之道，有以一言而可盡者，中而已矣。六經之書，皆中之説也，求合於聖人，必歸於中。中之道，如人之立焉，立於東，西方爲遠，其近者東也；立於南，北方爲遠，其近者南也。求其均，而四方無少差者，合於中爲至焉。中之道不遠於人，然而人常遠之；中之用不難其舉，然而人常難之。非中之難也，人不勝其力也，情與慾汩之也。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人莫不知中庸之可蹈也，鮮能行於世也。甚哉，此道之重也！昔者孔子之門人爲多，其能舉而用者獨聞有顔氏而已。顔氏之於中庸，非自得而自誠也，好學而後至，博求而後明，得一善而拳拳服膺。使其不失死，且以至六七十，則聖人安有「不幸」之歎哉！顔子之好學，不惟口誦臆記而得之，蓋亦充之於心，復之於性，好之而不厭，樂之而不倦，知之而不忘，行之而不息，如是焉而已矣。及其久也，怒而不遷於人，過而不貳於心，望聖人若不甚遼遠。故孔子在《易》之《繫》，獨推其德，以當復之説，以爲顔氏之子其殆庶幾。則不及顔子者，何止游、夏之徒也。游、夏之徒，日月至焉而已矣，求其淳深渾恢，肆而不失，固而得其源，安而由其途，喜怒死生，一平於心，而無所動焉者，皆若不可彷彿顔氏一二。將仕郎欒君名宗顔，舊字公哲，屬予以更之。余字之曰「幾復」，又據其餘以告之，而爲之言曰：顔氏之學，皆復而得之者也。子能宗乎顔氏子矣，又能予顔氏子幾而復之，則吾道不待顔而皆可進焉。道進於内而不自改，性充於情而不自遷，誠之於心而不自惑，移之於事而不自亂，子爲君子儒矣。不改則不惑，不遷則不亂，不亂不惑者，性與道兩立而充之也。果能此道矣，雖柔必强，雖愚必明，況欒君之時然者乎！

熊禾《勿軒集》卷三《閑樂堂記》 「閑」之説不載於六經，不聞於三代。東賓西餞，左提右行，在天無閑日月。一饋十起，一沐三握，在人無閑聖賢。昔者堯、舜、禹、湯、文、武之君，必有皐、益、伊、萊、姬、吕之臣以爲之輔，兢兢孳孳，亹亹勉勉，若惟見其有終身之憂，而無一日之樂者，雖欲閑得乎？秦、漢而下，人無宰物之情，「閑」之一字往往爲仙翁、釋子、墨客、騷人借之，以爲遺棄事物，玩愒光景之地。於是舉宇宙間職分當爲之事，始有不得盡其分者矣。古襄張侯紹先，雅愛東陽山水，卜居崇川者十有餘載。歲在辛丑，佐郡温陵，越一年得告歸里。

有游倦之心，遂於居之東偏，度地一弓，構堂數楹，日與賓客問學自娛，富貴利達泊如也。堂之左右，竹徑蓮沼，交迭映帶，清芬茂陰，一觴一咏，殆若翛然忘世者。一日，謂余曰：「余遭世盛明，起家寒素，五膺朝命，從官南方，將三十星霜矣。今則年逾知命，視眊聽衰，獨不可少休乎？吾將扁以『閑樂』，子其爲我記之。」余曰：「樂之義大矣，閑則我不敢。」侯又申告之曰：「皐、益、伊、萊、姬、吕，古大臣事業也，已邈不敢望。今之得時行志者，我知之矣。入則佐天子進退百官，出則當朝廷一面之寄。小亦乘一障，寄百里以自效，率皆扶桑曙色未動，則蓐食亟出視事，登堂據案，甲可乙否，雖文書程期之常，亦盡晝漏數十刻不得息。一有王事驅馳，日走驛數百里，喘息不敢休。若是雖禄萬鍾，馬千駟，分之宜也。而我則不能進於是，惟閑則得吾分而樂焉，此吾所以名堂之本意也。」余曰：「此世之安分者之説，而侯之論辭也。安分之識淺，樂道之趣深。分有大小，道無小大。誠能充之，性即分也。否則分制於命，而局於形氣器量之狹矣。大丈夫出處自有時義，命豈足道哉！」仲尼閑居亦閑也，飯疏食飲水亦樂也，簞瓢陋巷，家法宛然。夫豈果有惡於閑，而閑又豈足累吾之樂哉？周、程二夫子切切焉教人，必欲求孔、顔所樂何事，可以嘿而思之矣。讀《論語》至答顔淵問爲仁、問爲邦二章，乃知用之則行，舍之則藏者，果有其具，而非虚言也。東陽爲朱夫子闕里，侯以中州之傑，獨睠睠是邦者，洙泗、伊洛之道在是也。道之興廢，莫大於文獻，鄒孟氏歷叙堯、舜、禹、湯、文、武以來之道，似逆知孔子之後至己而無傳者，無其人也。晉韓宣子見魯太史《易象》《春秋》，遽發「《周禮》盡在魯矣」之嘆者，有其書也。二者不足徵，一絶至千有五百年之久，是豈獨不爲世道訃乎？侯又於居之西偏闢室逾百楹，命曰同文書院，延置四方賢士大夫，所事所交，隆禮謙下不少懈。又以六經、四子與夫《十七史》等書，幸賴伊洛、考亭諸大儒參互討論，統紀已一，當吾世不亟刊定，何以質往聖不謬百世，以俟來哲不惑？居常與余極論兹事，未嘗不三復嘆息。侯之志豈可以淺近窺之哉？或又曰：「侯之爲此其事大，其責重，雖欲閑，安得其閑？」曰：「吾聞聖人憂世之憂，樂天之樂，自並行而不相悖。」仲尼閑居，蓋有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者。而顔子陋巷所樂，蓋與禹、稷視民溺飢者同一道也。侯常言曰：「人生天地間，幸此七尺之軀，一點虚靈不昧者，未盡澌泯。既無所裨於時，又無以自出於後，是自棄也。」此則侯之心也，千載在前，萬載在後，同志君子其尚有以識之。因次第其語以爲記。

樓鑰《攻媿集》卷八二《先聖》 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鑰未知道而願學焉。羨員此邦，所未底于戾者，夫子之教也。今去矣，敢敬致辭。然夫子之道無乎不在，鑰之心亦當無乎不勉。蓋夫子之廟可辭，而道不可須臾離也。

夫子之道，萬世所尊。夫子之尊，萬國所共。鑰頃嘗分教，今十五年，奉釋奠之舊儀，葺大成之廣殿，兹叨假守，尤仰師尊。夫子有言曰：「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鑰雖不敏，請事斯語，惟夫子實鑒之。

嗚呼！聖人之言，可寶萬世，而況吾夫子集大成，而又拔其萃者乎！夫子之言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鑰不肖，試郡以來，伏謁之始，固嘗請事斯語，黽勉萬一，由是得二年之間田里相安。今去矣，敢以展謝。四、五年間，十修釋奠之禮，顧瞻廟庭，不忍遽去。若拳拳願學之志，又非止乎此也！

方大琮《鐵庵集》卷二六《策問・延平人材》 問：延平山川秀超七閩，其英偉雄傑之氣，物之所不能得者，而人才産焉。寶氣之精盤礴于此區，儲英毓靈，蓋千百年，而稽之前史，未見有一姓名通上國者，以爲遠而不克自達耶？則曲江九齡、日南公輔不加近也。史稱閩越地肥衍，有山泉禽魚之勝，雖有長才秀士，不肯北宦，豈其懷才抱略沉伏而不出耶？常袞使閩，延見諸生，課書作文，閩士有相踵擢第者，而此邦無聞。五季間，有號唐五經者始教授其徒，人知向學，以知此邦民風之朴久矣。國家詩書之教洋溢海圻，矧衣冠禮樂稱爲中州，此固逢掖章甫之士洗濯試用之秋，雖欲勿用，明時其舍諸？再考《圖志》，自太平興國以迄于今，垂三百年矣，才傑士磊落層出，援引傳説，取重淳夫！王端字道源。學師荀、孟，見知圖南，廖執象。則講學中未常無人也。古文二軸，古靈珍賞，危迪簡即迪道。試策翰苑，東坡擊節，廖正一。則文章中未常無人也。有耿介自守不肯訪金陵于私舍者，林稹。有調官闕下嘗被趙清獻之薦不輕一謁，危迪簡。其静退爲何如？有抱忠履正不登蔡氏之門者，廖剛。有不竄章表寧咈章子厚之意者，鄧棐，字元孚。其志向爲何如？茂才異等，再詔應選。龔懋君美。詞學兼茂，棣蕚相輝。曾輔，字載德曾中。力學屬文，以賢良舉。張芻，字安時。博學養高，以隱逸徵。吴儀，字國華。臚傳首唱，盛事也。出冕旒之親，擢爲尤榮。黄裳。舍選賜第，常格也。膺殿陛之。宣諭者未易得，唐稷。進詩規諷召對便殿，鄧來。非出自布衣乎？正色言路，詆詘王氏，陳淵。非拔于特科乎？又況倫亞相望于百餘年間，異才輩出，方興而未艾也。夫向者皆安在，而今乃傾囊倒困，羅列而並進耶？其顯伏盛衰，亦自有時耶？其間優劣醇疵，亦可議乎否也？雖然，有一國之善士，有

天下之善士，猶未以爲足也，則奮乎百世之上，而百世之下聞者興起，獨無若人乎？龜山先生以道學名發明洛之蘊，抽關啓鑰，爲世指南。了翁先生以氣節著，指斥奸臣之惡，流離困窮，濱死不屈夷間，其名不獨中國也。千古慕其風，不獨當時也。蕞爾山郡而百世師出焉，不知天地之間氣沉積勃鬱者，幾百年而後生斯人也。視前諸公殆如繁星麗天而芒寒色，正五行之精也。山川猶昔，風景不殊。龜山之道傳之豫章，再傳李氏，今則屬之誰歟？了翁之節墜于其子，今則有其志者誰歟？峨冠員領，闇然庠序，源流相接，不可輕誣以無人。將涵養之深歟，或韜藏而自修歟？否則，窮遯于堪岩丘壑之中，而不肯輕見于城闕歟？然二先生亦自科舉中來，學校豈不足以凂之歟？將廣搜博訪，而求之以所聞知歟？嘗怪了翁《責沈》一篇以不識明道爲寡陋之愧猶有可原，與龜山生同時居同郡，流謫合浦始通書問，至晚而相知。竊意人物參錯，雖其徒不能盡知，而使其入境問賢者，又何從而悉之？元祐間了翁里居，薦二吳于郡侯。境内有二賢士，吳熙，字季明。吳儀，字國華。郡侯釋萊之餘，邀請講經，諸生列聽，美以詩歌，拔以遺逸，真一時偉事也。今賢侯崇重學校，搜訪人才，時無了翁其薦達，亦可信乎？既得其人，亦可延置學校，以爲諸生勸乎？亦可以舉于朝乎？諸子有志前修素矣，將何説焉？毋荒于嬉，毋毀于隨，挺挺然自拔于流俗者，則學校之光也。晏元獻出判西京，范文正攝教西監，晏公問以人物，范公以二舉子對，則富文忠、張文定也。問答之頃，四相萃焉。猗歟盛哉！賢侯將有以問焉，則何以對？諸君其勉之。

魏了翁《鶴山集》卷五〇《正齋記》 達安張子壽名其室曰「正齋」，而爲箴以自儆其意，蓋曰：觀於乾則知大者無不正，天之道、聖之事也。觀於坤則知正可以至於大，地之道、賢之事也。大者不敢跂而望也，而於其正焉，不敢不勉。子壽所以深自約飭，亦云至矣，猶以爲未足也，馳書某，俾申其義。予未之能信，而安能以語人。雖然，竊願有質焉。天命流行，繼之者善，成之者性，人與聖人一也。所居廣居，所位正位，所行大道，人與聖賢亦非有異也。人惟局於氣質，梏於物欲，則有曠其居而失其位者矣。聖人雖曰生知，亦曷嘗不謹所以養之者，是故教人之法，習之幼儀，視以毋詖，立必正方，事父母則和氣婉容，柔聲怡色，侍先生長者則正容恭聽，安坐執顔。蓋所謂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者，非特天子諸侯公卿大夫士之子爲然也，雖州序閭塾無不然也；非特學者之事爲然也，雖生知上聖，亦莫不然也。迨其長也，則有鸞和佩玉、竽瑟管磬以養其耳，盤盂几杖、車旗弁冕以養其目，和容興舞、綏兆舒疾以養其血氣，賓祭射御、登降周旋以養其筋骸，孝弟謹信、親仁誠善以養其心志。割不正不食，非特如特牲少牢。所謂臘俎之饌，必方肵俎之心舌，必去本末而午割之也。凡鼎鬻豆籩之不以其制，獻酢酬旋之不以其節，房烝殽折之不由乎命教，皆不正也。又充類而思之，富貴而得不以道，萬鍾而受不以義，不敢一日安也。席不正不坐，非特如《曲禮》盡後盡前，尚左尚右，蹝席踖席之别也，凡尊卑少長之不循其序，朝廷鄉黨之不異其尊，車旗器服之不殊其等，皆不正也。充類而思之，立本朝，在高位，乘君子之器，居士民之上，而德不稱，道不行，不敢一朝居也。故曰：「蒙以養正，聖功也。」言養於純一未發之初，則作聖之功也。又曰：「頤貞吉，養正則吉也。」言觀其所以養德，所以養身，雖天地養物，聖人養賢，皆是理也。然則正顧出於爲賢乎？子壽謂聖人非不可跂及。子壽循序而進，以無蹈乎陵節躐等之病，則善矣。而子必謂士而不志於聖，猶水而不志于海也，吾非爲是大言也。人與聖人，非有二本也。聖人之爲聖，行正位而居體者也。學者則學知利行，又其次則困知勉行，凡皆由乎正路，以復乎正位者也。行乎正位，是亦聖人耳矣。古今惟孟子謂堯舜與人同，人皆可爲堯舜，而近世周子、程子亦篤信而力行之。子壽乃曰聖不可跂及，不自遏其躬乎？子壽其疑吾言，則試以問諸吾友希元，相與共評之。

王禮《麟原後集》卷二《耕讀民序》 前年予以鄉飲至禾川，邑士吳魁吾在焉。與之語，娓娓忘倦，後有稱揚其名，謂足爲時用。魁吾聞之，曰：「僕何人，何足以與於斯？」遂逃之湖湘，從遊者益集，既而充然若有所得而歸。以書抵其友劉宗啓，曰：「僕營數畝橋亭之野，將爲耕讀之民矣。子知我深，爲請於王生老人一言，少序此志。」予聞而喜，因謂其友曰：「今適南畝，或耘或耔。攸介攸止，烝我髦士。」《甫田》之詩也。古者士出於農，而工商不與。管子曰：「農之子恒爲農，朴野而不匿其秀，民之能爲士者，必足賴也。」又稱「倉廩實而知禮節」，有味哉，其言也。孟子亦云：「救死不贍，奚暇治禮義。飽食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誠知耕讀不可偏廢也。子獨不見商之阿衡乎？耕於有莘樂。堯舜之道，亦一耕讀之民耳。及其五就之餘，自任以天下之重。斯民也，三代之民也，顧可易視哉。日用飲食，徧爲爾德，意魁吾之在隴畝，陶然而歌曰：「朝耕兮暮讀，其樂也足足；暮讀兮朝耕，其樂也弗敢以喻人。我酒既旨，我肴既馨，衎我賓親，亦洽比隣。何思何慮，其葛天氏之遺民。」雖然，此固其志也，然束帛之賁，恐終有不容避者矣。至若予也，既魯且耄，自度無益於世，戒子若孫力充耘

耔、誦詩、讀書爲民之良，慢訑之叟，時翱翔乎義山之麓，禾水之滋，嘗冀缺田間之榼，閱甯戚牛角之經，姑與此民擊壤以相娛，可乎不可乎？遂書以訂其始。

劉壎《水云村稿》卷三《南安洛學大成殿記》 王者之祀，古惟以廟。故《易》曰：「王假有廟。」《詩》曰：「清廟祀文王。」殿則未聞也。唐祀夫子，亦惟曰廟。寧非謂殿統於廟，不復專稱歟？乃若安靈以殿名，殿以大成，煥乎宸奎之昭回，則肇於宋，迄於今，何其盛也。永惟慶曆詔下，凡郡邑無不有學，學無不有大成殿。柧棱罘罳，比隆治朝，閶闔棨戟，儷美輦道，又何盛也。橫浦，古佳郡，盛儒風，讀蘇公一記舊，亦知南安學爲重矣。大成有殿，屢修屢圮，逮邇歲圮益甚，薦修完復，蠹腐欲圮。適符離王侯至，暨教授永嘉張君夢桂謀新之。徵費於學，市材於山，募役於傭，期歲而殿成，堂閣、門廡因舊加葺焉。建昌郡博士胡君長孺記之久矣，推官孫侯來南豐，求余作後記，余輒因名殿之義，諗諸生曰：自堯至夫子七聖人者，天下之大聖也，獨稱夫子曰「大成」，豈前數聖未潰於成耶？堯、舜、禹、湯、文王以大聖而爲君，周公以大聖而爲相，據崇高，享富貴，而行其道於禮、樂、刑、政間，潤澤浹生民，聲光赫當時。夫子泊然一匹夫爾，挾其聰明睿知之資，與凡經天緯地、尊主庇民之學，今日魯衛也，明日陳蔡也，位不高，道不行，其曷曰大成？然而識者曰：賢於堯舜矣。生民以來，未有矣。如仞墻，如日月，如天之不可階而升，二三子之取譬若是也。何居無亦曰身都萬棨，福澤僅周乎？一時道在六經，功德可垂於萬世。二帝不再帝，三王不再王，當時巍煌，直如一點浮雲過太虛，而今安在哉！吾祖述堯、舜，憲章文、武，載諸經籍者，百世師用百世之唐、虞、三代也，千萬世師用千萬世之唐、虞、三代也，其孰不曰大成？士而游於學也，詎止朔望釋菜、春秋釋奠而已。興俛折旋乎殿庭間，卬首觀焉名殿之旨，如之何弗思？而況十行新播，二字增封，所以翼扶章顯者益至，又如之何弗思？對温厲恭安之容，而想夫金之聲玉之振，神遊千古與聖同符節，雖未識其大成，亦豈不可爲成人也乎！張拱闊步，虛氣高談，心不存道，行不副言，上焉者以詞章誦説爲儒者之極功，下焉者蟲鼠其態，虺蜴其志，甚至有不可勝道者。登斯殿者，吾夫子有靈，其誅之矣。夫子不汝誅也，聞斯言而不悛，則身存而心死，心死，天誅之也，即夫子誅之也。余恨不獲俛伏殿下，與其爲士者評之。孫侯宜因吾記，轉以勉之可也。王侯名虎翼，今移鎮撫州，其在南安也多嘉績，皆可書，而知修學爲先務，宜特書。孫侯名萬鎰，由推官擢南豐知州，乃不忘舊治，而求以表章之，知所重也，宜併書。

蒲道源《閑居叢稿》卷二一《鄭文質字説》 《記》曰：「夏尚忠，殷尚質，周尚文。」夫三代之俗，所尚雖不同，亦世變之降。自忠質而至文，猶四時之運，不能不然也。夫子生於周衰，悼時文之勝，歎史之闕文，至有「文質彬彬，然後君子」及「吾從周」之語。夫聖賢之於季世末俗之弊，如砥柱之於頹波，蓋有確乎不拔者，自常人則爲習俗所移而不覺悟。夫質勝則失於野，文勝則失於僞，二者不偏勝而得中，則彬彬然君子矣。鄭生名文質，余以「允中」字之，欲生本以忠信篤敬，末以威儀辭章，本末兩端，無過不及，以成其德，所謂君子哉。若人之語，將見其所歸矣。

劉敏中《中庵集》卷一三《尚志齋記》 士之所以異於人者，在乎尚其志而已。蓋嘗論之：心爲志之體，志爲心之用，故心一而志二。光明正大，虛静純一，廓然無外者，此天命人以本然之良心也。及耳目之官，一接於物，則莫不有所慕。有所慕，則念必起於心。念之不已，則皆各從其所慕而之矣，是謂之志也。然後善惡分焉，小大別焉。故曰：「心一而志二也。」

然則善者所以全其善，惡者所以至於惡，大者所以成其大，小者所以止於小者，莫非志也。今夫爲技者曰：「吾所志者技。左準繩，右規矩，利其器而致其力。晝不得休，夜不得息，慊慊焉以求其巧。技精矣，猶以爲未至。乃偏即天下之爲技者，以折衷焉。」而天下之爲技「者」皆服其巧，莫能過也。斯其爲志也至矣。而閭閻之人能賤之曰：「彼技者也，我得而驅役之。」爲利者曰：「吾所志者利。行則操鈎餌，止則設機穽，汲汲焉以求其富貴。高而至於山，深而至於淵，近而一國之内，遠而四海之外，凡可獲其利者，無所不至焉。利豐矣，猶以爲未至。乃偏即天下之爲利者，從而較之。」而天下之爲利者，皆服其富貴，莫能及也。斯其爲志也亦至矣。而褐夫能賤之曰：「彼貪人也，我得而凌慢之。」有一人焉，曰：「吾所志者道。晝而作，夜而寐，寒而衣，飢而食，休休焉無能爲也。」責其巧與富，曾不及向之爲技爲利者之萬分一，然而宗族稱其孝，鄉黨服其弟，朋友與其信，以之立廟堂，臨民人，出處進退無不可者。與夫受役於閭閻，見凌於褐夫者，爲何如哉？嗚呼，由一念之間，而其善惡、小大之相去如此，則士之求異於人者，其志可不尚乎？

昔王子墊問於孟子曰：「士何事？」曰：「尚志。」曰：「何謂尚志？」曰：「仁義而已矣。」此之謂也。友人智仲敬築室而居之，揭其名曰「尚志」，蓋取孟子之説也。而求記於余。余曰：「余與子游二十年矣，知子之悉者莫如余。子夙

敏而有才，好學而不倦，實孝於親，弟於兄，信於朋友。夫孝弟與信三者既立，而曰「仁義」云者，不在茲乎？是子之尚其志也久矣。此區區之名焉耳。古之人畏有名而無實，今子實既修，而名自從之矣。何更爲哉？」仲敬曰：「是不然。『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者，愚智所不免。故孔甲有盤盂之誡，武王有衣鏡之銘，懼弗克終也。聖賢尚且如此，而況我輩乎？我恐吾志之漸弗克終，去而不留也，庶幾視此而朝夕自省察焉！吾非爲名也。」余曰：「子誠能若是，則雖不欲異於人，其可得乎？」故樂爲之書。

沈佳《明儒言行録》卷一　葉儀，字景翰，浙江金華人。洪武初辟召。元末受學於白雲許謙，語以學者必以五性人倫爲本，以開明心術、變化氣質爲先，遂朝夕惕厲，研究奥旨。已而授徒講學，士争趨焉。

其語學者曰：「聖賢言行，盡於六經、《四書》，其微詞奥義，則近世先儒之説備矣。由其言以求其心，涵泳從容，久自得之，不可先立己見而妄有是非也。」

陳謨《海桑集》卷五《贈進士馮韶泰序》　洪武庚戌，僕校文廣東歸，驛抵韶，始與陽山學者馮君韶泰諧晤于舜峯之下。其人磊砢而英俊，其論議卓有器識，僕固卜其遠大，且惜其不屑於場屋，因以進士業勉之，而君亦浩然欲相與求麗澤之益也。壬子孟陬，君惠訪予於白下僧舍，相勞苦外，問近況，則以《周易》貢於鄉，上春官矣。復求贈言。嗟乎！將何以爲贈哉？雖然，韶，古百粤也，三代以前，夔取磬材於韶，涵濡聖化，尚矣。秦漢而下，以武壯隋，莫如麥鐵杖。以文佐唐，莫如張曲江。韶泰得於耳目之見聞，習於義方之涵育，非如崛起草萊而倖致通顯以榮耀桑梓者也。明良在上，凡穀粟絲枲、梁棟榱桷，不遺遐遠，不棄樵悴，而況皦然以明經進者乎？況讀四聖人之經，知進退存亡之道，思欲不失其正者乎？外之爲良守令，内之爲名公卿，毋渝素守，毋負實學，其爲科目之重也審矣，其爲邦家之光也遠矣。請以爲贈。

宋濂《宋學士文集》卷一〇《京畿鄉試策問》　問：儒吏之分，古無有也。蓋儒守道藝，吏習法律，法律固不出乎道藝之外也。奈何後世岐而二之，岐而爲二，果始於何時歟？然而儒之與吏，各以才顯者亦衆矣。以儒言之，有以明經爲郎，出守河南，而民以殷富者；有以明經入仕，刺舉無所避，而加光禄大夫者。以吏言之，有以治獄才高，而舉爲侍御史者；有以治律令，而升封爲博陽侯者。其果何修而致此歟？豈皆以儒術緣飾吏事者歟？世道日降，事寖非古，爲儒者不以明體適用爲學，而留情於章句文辭之間，峨冠博帶，論議衮衮，非不可也。及授之以政，則迂闊於事，爲羣吏之所賣。爲吏者不以致君澤民爲務，而溺志於簿書期會之末，承順以爲恭，奔走而效勞，非不能也。及察其所爲，則黷貨舞法，爲民之大蠹。古之爲儒爲吏者，其果若是歟？誠使儒而不迂，吏而不姦，皆良材也，不知何以擇而用之歟？方今聖天子提三尺劍平定天下，如漢高帝，發政施仁，孜孜圖治，過唐太宗。且以吏弊未除而爲生民之害，乃徵四方布衣之士，畢升於朝，命銓曹選而官之，高者擢守令，次亦不失爲州縣之佐。聖德至渥，度越前代，其所以然者，欲使儒術革吏弊，而臻夫太平之治也。古語有之：法如牛毛，弊如蠶午。革之之道，果何先而何後，孰緩而孰急歟？考之《周禮》，士多而府史少。今世之吏，數倍於前，事繁政紊，案牘紛然，所以其弊爲滋甚。劉炫所謂老吏抱案而没者也，其可減去太甚而收良吏之績歟？稽之漢世，以四科取士，若曰某以某才堪任某職，初不專於一塗，所以去弊興利，具有其道。董子所謂「量才授官，録德定位」者也，其可行之於今而收賢儒之效歟？諸君子讀往聖之書，負真儒之學，生平立志，恥與俗吏爲伍，其必講之有素矣。當斟酌古今之宜，逐問以對，毋謄紙上之陳言，一則曰在得人，二則曰在得人。

宋訥《西隱集》卷六《送國子生劉士能還京序》　昔孟軻氏論王政於齊梁，兩言庠序之教。蓋庠序天理人心之本所在，維持風化者孰要於此哉！是不可一日廢也。安東劉士能，成童在庠序，既冠始入縣學。洪武甲寅，朝廷以縣試升胄館。乙卯，以國子選爲分教。士於斯時，亦榮矣夫。

蓋古之爲學，人材多由庠序而出，國學之設，不過公卿大夫之子弟，非養天下之士也，凡民俊秀得預乎教養者，員亦有差。乃知天下爲學者，少長習熟於黨庠遂序之間，培植涵養，殆非一日。有族師以書其孝弟，有黨正以正其齒序。至於禮射行藝，又有察之之官。古人重黨庠遂序也如此，宜乎人材盛於周也。

聖天子以教化原於學校，郡縣之學既設官以教也，又增廣生員，擇國子而分教焉，是即黨庠遂序之學乎！若士能者，其一也。由是大而一郡，小而一縣，近而一黨一鄉，冠帶濟濟者有焉，絃誦洋洋者有焉，藹然三代庠序之風也。久而不廢，爲師者日嚴於教，爲弟子者日相淬厲，則鳶飛魚躍之下，人材出而視古無愧。丁巳冬，召分教還京。凡所立之學，容可廢乎？朝九重見執政，必有嘉謨正論，興庠序之教於天下也。

趙撝謙《趙考古文集》卷二《雜言》　趙子曰：君子未嘗自以爲君子，故其行也日益君子。小人亦未嘗自以爲小人，故其行也日益小人。小人之惡君子，亦

猶君子之惡小人也。欲學君子者其察之。

周是修《芻蕘集》卷五《復樸山書院後序》 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其要在於修人道，明人倫，正人紀於萬世而不墜也。三代而上，莫不皆然。漢魏而下，治不古者，聖人教人之法日替月弛。西晉雲擾之餘，若所謂塾庠序學之設者，邈乎其不暇講矣。於是間有高士逸民，不爲時用，隱居以求其志者，憫斯道之無傳，乃即及門之徒而啓迪之，此石門、嶽麓、濂溪、白鹿洞書院之所叠作於歷世也。若吾邑高安尹嚴公用父樸山書院之建於前元，而其從孫、國子學正從禮復修之於國初者，其亦是之流歟！

樸山在邑城西，嚴氏之居近之，院因以名。其創始之由，款識之宜，地位之勝，長育之效，與夫七十年來興廢沿革之詳，則具見於縉紳海桑先生之記、御史子啓王先生之序、國録雅言蕭先生之銘，直史蕭君用道之頌，而發揮之義備矣。國子先生没，復十七載於兹，而冢嗣俊德克紹先志，書院之額，芝蘭時雨之化，鄉邑仰之以爲儀，朝野聞之以爲美，詠歌溢乎詞林，紀著昭乎金石，光遠而有耀，澤施而無窮者，皆彰彰而可稱也。今年春，得其姻家蕭日高觀省赴京之便，謁余序其卷末。余幸見天朝學校之制，秩然而不愧於古，以致政教之修明、禮樂之隆盛，士君子莫不知仁義之可宗、功利之非尚，其薰陶造就之漸，有由來矣。而嚴氏之書院，祖孫相承，彬彬奕葉，既以淑其子姪，又推之人人，引掖切磋，譬髦斯士，其所以爲風教助者亦不小也。然則吾知嚴氏詩書積累之慶，將綿綿炳炳而亘於千百年之後，豈有涯乎！是宜序，以勖諸來者。

胡儼《頤庵文選》卷上《弋陽縣重修儒學記》 語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學宫之修復。固有司之善政，學者從事於斯，豈徒尚夫宫室之美觀也哉！藏焉修焉，一志慮之專，以戒夫遊惰之失，胥告胥訓，味聖賢之言，以求夫義理之奥，磨礲切磋，深造自得，乃有以開明其心志，而義精仁熟，則於應事接物之際，皆得其宜矣。施於有政，特舉此而措之耳。此明體適用之學，諸君子篤志不倦，必獲其效。獲其效，庶上不負朝廷教育之深恩，下不孤王尹作興之美意，而師友道義之相承，足以紹疊山之風軌。他日賓興於然而來，弋陽之士必有可觀者矣。余雖衰老，尚拭目焉。

李賢《古穰集》卷九《聖人説》 或云：「聖人無有不善終者，以其有周身之計也。」此説非是。夫天生聖人，豈偶然哉？如大舜、成湯、文王、孔子，皆遭患難，以勢觀之，决不可免，以理論之，必不能害，所以雖遭患難，終不至於死也。孔子自謂「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又曰「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言在己有如是之德之文，皆天之所賦與也，在人安能違天之意而害我乎？由是觀之，聖人所以必得善終者，實天意也，豈賴周身之計哉！

馬文升《馬端肅奏議》卷一〇《作養人材以備任使事》 切惟人君莫先於致理，致理必本於人材，人材尤貴乎作養，亦必須作養於先，方可任用於後。得其材，則政舉而天下治。非其材，則政墮而天下危。此必然之理，而治天下之急務也。仰惟太祖高皇帝奄有天下之初，法古爲治，首先開科，取士一以經術爲本，最重進士之科。而於京官，尤加意焉。何則？後日内而卿相正郎等官，外而方面府正，俱於此等官員内升用。故於《諸司職掌》吏部各司所載内一款，凡在京官初入仕，且令試職一年，後考核堪用者與實授，不堪者量材調用。係祖宗舊制，亦造就作養人材之一端，所當遵守而不可易者也。不知何年，一向廢墜，不曾舉行。所以在京進士等項除授官員之後，不肯用心習學政事，考究古今，涵養德性，端正心術，以致識見未充，心胸未廣，其於持己或有未至，一遇用人，輒歎乏材。及至陞擢外任，多有不謹，不稱任使，三年之間，罷黜者衆，所以陞愈驟而退愈速。即今在京各部，無五年以上郎中、員外郎。在外無三年以上布政、按察使。日望升遷，怠忽政務。治道未隆，職此之由。此當今之大弊也。或者未試職之例久未舉行，一旦行之，人心嗟怨。殊不知洪武年間法度嚴明，人材老成，猶除試職，所以盡心職務，庶績咸熙。今經百三十餘年，紀綱漸弛，人心怠玩，若不舉行前典，重加作興，誠恐年復一年，人不知警，政愈不舉，所繫非輕。及查得南北二京、各道監察御史初除者，不分進士、知縣、推官已經任年深，俱與試職一年，使之習學刑名，歷練事體。滿日本院考核堪用者，具奏實授。不堪用者，仍調除外任。所以人皆敬慎，克舉厥職，頗爲得人。惟六部主事、大理太常寺評事、博士、六科給事中、行人、中書舍人俱不曾試職，就於實授，甚失祖宗作養造就人材以備任用盛意。合無自本年八月大選爲始，前項各衙門除曾經轉升及不該升除方面知府官員，並進士第一甲三名俱不試職外，其餘主事、給事中、評事、中書舍人、博士、行人，初除之時，俱照舊制及御史事例，先令試職一年，滿日聽本衙門堂上官、六科聽都給事中、中書舍人聽掌印官考核。如果勤能不怠，老成練達堪用者，明白具奏，本部再行核實奏請，與實授。若輕浮淺露，怠惰臣事不堪用者，改除外任。所除試職官，俱懸帶本等牙牌實授，三年後一體請給敕命，封贈父母妻室。庶人材俱蒙其造就，任用不至於乏人，祖宗舊制亦不至於墜廢

而不舉矣。臣等職掌選法，貴在得人，以備任使，以隆治道，伏乞聖明留意，俯賜施行，臣等不勝幸甚。緣係申明舊制以造就人材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旨。

羅倫《一峰文集》卷四《永豐縣學孔子廟記》 王祀孔子，尊已乎？未也。尊以文也，非尊以道也。道一也，曷爲孔子尊乎？衆人棄之，聖人至之。孔子者，道之至也。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孔子之道所以至也。至者立教，棄者由教，由其教，不遵其道，可乎？《開元禮》自天子下執弟子禮，尊以文也，尊其道則未也。《中庸》曰尊德性而道問學，尊其道也。尊之何宜？靜宜畏焉，動宜謹焉，學宜博焉，問宜切焉，思宜密焉，卑汙者宜易之以高明，狹隘者宜易之以廣大，傲戾者宜易之以温良，猥薄者宜易之以敦厚，柔懦者宜易之以剛毅，昏愚者宜易之以通敏。本之身也，視焉宜明，聽焉宜聰，貌焉宜恭，言焉宜慎，事焉宜敏。移之家也，爲父宜慈，爲子宜孝，爲兄弟宜友，爲夫婦宜正，爲姻族宜睦，爲鄰里鄉黨宜恤。時而我用，達之天下也，宜正君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天下。天下之人，貧者宜富，宜復井牧之制以養之；俊秀者宜教，宜復學校之制以育之。教之成也，賢者宜用，宜復鄉舉里選之制以取之。君子既進，宜遠小人以成天下之務。宜冠昏喪祭以厚天下之俗，宜朝覲聘問以通天下之情，宜黜佛老巫覡左道之教以正天下之人心，宜棄詞章浮華記誦涉獵之徒以端天下之士習，宜斥權謀術數百家衆技之流以一天下之人才。弗化也宜明刑辟以威之，弗順也宜詰戎兵以備之。天下一家，中國一人，尊孔子之道宜如此也。漢唐宋之君臣尊孔子之道至此乎，雖今存可也，奈何其未至也。於戲！孔子之道，尊之至也。君焉堯舜文武矣，臣焉皐夔伊周矣，士焉顔曾思孟矣，奈何其未至也。今之尊孔子者，聞其所讀之書孔子也；聽其言，觀其所綴之文，孔子也求；其所以爲孔子，則未也。昔有學孔子者，姓孔字仲尼，升其堂，入其室，伏其几，襲其衣裳，曰：「我仲尼也。」求其所以爲仲尼，則未也。今之學孔子者，其猶此人之學孔子乎？優孟之學孫叔敖也，楚王以爲真叔敖也，求其所以爲叔敖，則未也。今之學孔子者，其猶優孟之學叔敖乎！

或曰：「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嘻！惑也。孔子之道不可及哉？盍觀諸身乎：吾手之持，吾足之行，吾聖人也。吾口之味，吾目之視，吾耳之聽，吾聖人也。吾心之同然，獨不聖人乎？聖人先得我心之同然者，故孟子曰：「乃所願，則學孔子也。」

莊昶《定山集》卷八《鳳陽府修學記》 鳳陽府，我太祖高皇帝龍飛地也。兩京爲天子之都，鳳陽爲天子之鄉，其地視兩京，其學視國子監，雖有大小，其爲重一已。保定南公騰霄以冬官主事簡畀是邦，其始至也，進諸生，知學官闕狀，大懼學宮廢弛，人才放失，非所以重我聖天子故鄉之意。乃復侵地，乃庀美材，乃命經營修治，惟恐或後。不數月，孔子有殿，師生有舍，庖廩有次，百爾器備，無不完好，天下郡邑之學，未有過於此者。嗟乎！公之所以惓惓是學，豈徒鋪張彌文以爲太平盛觀計哉！自古聖帝明王之治天下，未有無其地者。堯之興以唐，舜之興以歷山，而成湯以亳，周文武以岐豳，其間賢聖之臣出而輔成一代之治，若皐、夔、稷、契、伊、傅、周、召，又皆北方之學者，虞亳豳岐之所産，未聞其爲荆揚南服之人，出於避僻要荒之地也。豈徒堯舜三代爲然？雖漢高之蕭曹，光武之馬、鄧，亦莫不同産於豐沛南陽之間。蓋光嶽氣完，豪傑並出，有一代之君，有一代之臣故耳。我聖祖篤生鳳陽，誕膺天命，聖子神孫，相繼萬世，其帝王之業，可以比隆堯舜三代，而下視漢唐，奚翅百倍？其地可謂至靈，其所産可謂亘萬古而一見。當時之臣，攀龍鱗，附鳳翼，以武功定天下者，既已雲蒸霧起，無愧古人。況夫學校庠序之彦俊，出而輔翼聖子神孫，以成一代之盛治者，豈無皐、夔、稷、契、伊、傅、周、召之人哉！故公之意曰：天之所産者質，人之所養者學。有聖賢之質，未有不學而成者。是邦之人材欲有以養成其學，以爲國家用，果誰之責乎？故於學校之修無不用其極者，公任其責也。公於天下國家之大計至矣，公於是邦之人才厚矣。是邦之人，苟曰吾之學，文藝而已，科舉而已，聖賢之臣，豈予所可學哉？於乎！功利刑名，其視都俞吁咈之氣象何如？學爲干禄，其視精一執中之奥旨何如？孟子謂：「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是邦之豪傑既皆産於精英之氣，有聖賢之質，固當知所自奮，以求無愧古人，而況有公以爲之興起也哉！其間名世之臣，他日有爲稷契、爲皐陶、爲伊傅周召以成我聖天子堯舜之治者，又未可以爲非公之力也。

程敏政《篁墩文集》卷一〇《私試策問》 世之論士，以爲年少則浮薄，年邁則老成。故上之人於士，卒待其遲暮而後用之。然考諸傳記，有年二十四中興漢室，爲雲臺之冠者；有年二十四從定江東，成赤壁之功者；有年二十八定策隆中，雖關、張宿將皆安爲之愧服者；有年三十五侍謀軍國，雖李、郭元勳皆陰受其建畫者。有年二十九，當建安之末，爲參軍，筭無遺策；有年三十，當建中之初，爲内相，克濟多難。有年三十一，而捫虱談當世之務者；有年三十二，而建節負滅敵之志者。有年三十一，以學士本兵，卒之舉澶淵之役；有年三十三，

以侍郎出督，遂能平苗劉之亂。或年三十二爲參謀，卒之拜御史，人爲之膽落者；或年三十六位樞府，卒之任招討，賊爲之膽寒者。凡若此，皆所謂少年未更事之人也。將上之人誤用之而偶中乎，則考其平生皆綽有定見，非僥倖嘗試者之爲也。如上之人必待其年邁而後用之乎，則尚論其人而退計其事，必有後時失機之悔。豈古人所以惜老成者，亦必自其少壯而用之，使其更事愈多，閱世愈熟，雖衰老而不忍釋之乎？抑少壯之時置之散地，直待其遲暮昏眊而後乃用之？則史之所書，又不誣如此。諸士子幼學久矣，亦必有壯行之志，雖用舍存乎人，然所以自處者，亦不可不豫定也。請悉著之。

張志淳《南園漫録》卷二《人傑》 東坡論范增爲人傑，蓋本漢高以蕭何、張良、韓信爲人傑，即繼以項羽有一范增不能用，則漢高固以人傑許增矣。此東坡所本也。容齋只據楊氏之論，謂增非人傑，謂坡論未盡。夫增之爲人，尊以亞父則留，言計不用則去，且又能逆知漢高之志不在小，終能覆楚，非人傑，其誰能之？予少嘗作增論，惜其不能佐梁聲秦之罪以伐之，而假立楚後以爲漢資。今思之，亦不止此。蓋羽有蓋世之勇，增負間世之智。羽既尊已，謂以智佐勇，而天下無餘事矣。殊不知羽雖勇，一人之勇也，已雖智，一人之智也。顧再不思求天下之勇智以爲勇智，此其所以失之信、平輩，而更不聞薦一士也。其志業無成，所蔽在此耳。使增非傑，漢高肯溢美之於身後耶？觀朱子以豪傑許王猛，則增以人傑稱不爲過，而容齋踵楊氏之説爲過矣。

湛若水《格物通》卷六二《學校五》 洪武二年十月，上諭中書省臣曰：「學校之教，至元其弊極矣。使先王衣冠禮樂之教幾於蕩然，上下之間，波頹風靡，故學校之教，名存實亡。況兵變以來，人習於戰鬬，惟知干戈，莫識俎豆。朕嘗謂治國之要，教化爲先。教化之道，學校爲本。京師雖有太學，而天下學校未興。宜令郡縣皆立學，禮延師儒，教授生徒，以講論聖道，使人日漸月化，以復先王之舊，以革污染之習。此最急務，當速行之。」

臣若水通曰：伏觀皇祖諭中書省臣，以立學撥亂反治咸與維新之先務矣。夫學校盛於三代，衰於漢唐宋，大壞於元代，聖諭所謂先王衣冠禮樂之教幾於蕩然。夫所謂壞者，道之壞也。及立學中外，延師授徒，又拳拳以講聖道以復先王之舊爲言，其所以教人者，豈落第二義哉？篤其實而藝者書之，此聖祖立科舉之法，使之讀聖之書，蘊聖之德行，發聖之言，因言以觀其蘊，因蘊以授之官，此其良法美意也。奈何士習既久，買犢還珠，馳騖於文藝而遺棄其本實，遂使德業舉業判爲二途，而先王德行道藝之教幾乎熄矣。易窮則變，變則通，惟聖人爲能通其變。必上之所以教，下之所以學，内外心事合一，以舉業爲德業之發，以德業爲舉業之本，易其志而不易其業，合本末，兼體用，一以貫之，斯賢也，斯能也，斯俊傑也。用之於國則國治，用之於天下則天下平。然後學校之教，名實相須，而聖人之道明，先王之舊復矣。

王守仁《王文成公全書》卷一《傳習録上》 問：「知識不長進，如何？」先生曰：「爲學須有本原，須從本原上用力，漸漸盈科而進。仙家説嬰兒，亦善譬。嬰兒在母腹時，只是純氣，有何知識？出胎後方始能啼，既而後能笑，又既而後能認識其父母兄弟，又既而後能立能行，能持能負，卒乃天下之事無不可能。皆是精氣日足，則筋力日强，聰明日開，不是出胎日便講求推尋得來。故須有個本原。聖人到位天地，育萬物，也只從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上養來。後儒不明格物之説，見聖人無不知無不能，便欲於初下手時講求得盡，豈有此理？」又曰：「立志用功，如種樹然。方其根芽，猶未有幹；及其有幹，尚未有枝；枝而後葉，葉而後花實。初種根時，只管栽培灌溉，勿作枝想，勿作葉想，勿作花想，勿作實想。懸想何益？但不忘栽培之功，怕没有枝葉花實？」【略】

問：「名物度數，亦須先講求否？」先生曰：「人只要成就自家心體，則用在其中。如養得心體果有未發之中，自然有發而中節之和，自然無施不可。苟無是心，雖預先講得世上許多名物度數，與己原不相干，只是裝綴，臨時自行不去。亦不是將名物度數全然不理，只要知所先後，則近道。」又曰：「人要隨才成就。才是其所能爲，如夔之樂，稷之種，是他資性合下便如此。成就之者，亦只是要他心體純乎天理，其運用處皆從天理上發來，然後謂之才。到得純乎天理處，亦能不器，使夔、稷易藝而爲，當亦能之。」又曰：「如『素富貴行乎富貴，素患難行乎患難』，皆是不器。此惟養得心體正者能之。」【略】

先生曰：「爲學大病在好名。」侃曰：「從前歲自謂此病已輕，比來精察，乃知全未，豈必務外爲人，只聞譽而喜，聞毁而悶，即是此病發來。」曰：「最是。名與實對，務實之心重一分，則務名之心輕一分，全是務實之心，即全無務名之心。若務實之心如饑之求食、渴之求飲，安得更有工夫好名？」又曰：「『疾没世而名不稱』，『稱』字去聲讀，亦『聲聞過情，君子恥之』之意。實不稱名，生猶可補，没則無及矣。四十、五十而無聞，是不聞道，非無聲聞也。孔子云『是聞也，非達也』，安肯以此望人？」【略】

子仁問：「『學而時習之，不亦説乎』，先儒以學爲效先覺之所爲，如何？」先生曰：「學是學去人欲，存天理。從事於去人欲，存天理，則自正諸先覺，考諸古訓，自下許多問辨思索，存省克治工夫。然不過欲去此心之人欲，存吾心之天理耳。若曰效先覺之所爲，則只説得學中一件事，亦似專求諸外了。『時習』者，『坐如尸』，非專習坐也，坐時習此心也；『立如齋』，非專習立也，立時習此心也。『説』是『理義之説我心』之『説』。人心本自説理義，如目本説色，耳本説聲，惟爲人欲所蔽所累，始有不説。今人欲日去，則理義日洽浹，安得不説？」

王守仁《王文成公全書》卷二《傳習録中・答顧東橋書》 來書云：「楊、墨之爲仁義，鄉願之辭忠信，堯舜、子之之禪讓，湯武、楚項之放伐，周公、莽操之攝輔，謾無印正，又焉適從？且於古今事變，禮樂名物未嘗考識，使國家欲興明堂，建辟雍，制曆律，草封禪，又將何所致其用乎？故《論語》曰『生而知之』者，義理耳。若夫禮樂名物，古今事變，亦必待學而後有以驗其行事之實。此則可謂定論矣。」

所喻楊墨、鄉願，堯舜、子之、湯武、楚項、周公、莽操之辨，與前舜、武之論，大略可以類推。古今事變之疑，前於良知之説已有規矩尺度之喻，當亦無俟多贅矣。至於明堂、辟雍諸事，似尚未容於無言者。然其説甚長，姑就吾子之言而取正焉，則吾子之惑將亦可以少釋矣。夫明堂、辟雍之制，始見於吕氏之《月令》，漢儒之訓疏，六經、四書之中未嘗詳及也，豈吕氏、漢儒之知乃賢於三代之賢聖乎？齊宣之時，明堂尚有未毁，則幽、厲之世，周之明堂皆無恙也。堯舜茅茨土階，明堂之制未必備，而不害其爲治；幽、厲之明堂固猶文、武、成、康之舊，而無救於其亂。何邪？豈能以不忍人之心而行不忍人之政，則雖茅茨土階，固亦明堂也；以幽、厲之心而行幽、厲之政，則雖明堂，亦暴政所自出之地邪？武帝肇講於漢而武后盛作於唐，其治亂何如邪？天子之學曰辟雍，諸侯之學曰泮宫，皆象地形而爲之名耳。然三代之學，其要皆所以明人倫，非以辟不辟、泮不泮爲重輕也。孔子云：「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制禮作樂，必具中和之德，聲爲律而身爲度者，然後可以語此。若夫器數之末、樂工之事、祝史之守，故曾子曰「君子所貴乎道者三」，「籩豆之事，則有司存」也。堯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其重在於敬授人時也。舜在璿璣玉衡，其重在於以齊七政也。是皆汲汲然以仁民之心而行其養民之政，治曆明時之本，固在於此也。羲和曆數之學，皋、契未必能之也，禹、稷未必能之也。堯舜之知而不遍物，雖堯舜亦未必能之也。然至於今，循羲和之法而世修之，雖曲知小慧之人，星術淺陋之士，亦能推步占候而無所忒，則是後世曲知小慧之人反賢於禹稷堯舜者邪？封禪之説，尤爲不經，是乃後世佞人諛士所以求媚於其上，倡爲誇侈，以蕩君心而靡國費。蓋欺天罔人無恥之大者，君子之所不道，司馬相如之所以見譏於天下後世也。吾子乃以是爲儒者所宜學，殆亦未之思邪？夫聖人之所以爲聖者，以其生而知之也。而釋《論語》者曰：「生而知之者，義理耳。若夫禮樂名物、古今事變，亦必待學而後有以驗其行事之實。」夫禮樂名物之類，果有關於作聖之功也，而聖人亦必待學而後能知焉，則是聖人亦不可以謂之生知矣。謂聖人爲生知者，專指義理而不以禮樂名物之類，則是禮樂名物之類，無關於作聖之功矣。聖人之所以謂之生知者，專指義理而言而不以禮樂名物之類，則是學而知之者亦惟當學知此義理而已，困而知之者亦惟當困知此義理而已。今學者之學聖人，於聖人之所能知者未能學而知之，而顧汲汲焉求知聖人之所不能知者以爲學，無乃失其所以希聖之方歟？

凡此皆就吾子之所惑者而稍爲之分釋，未及乎拔本塞源之論也。夫拔本塞源之論不明於天下，則天下之學聖人者將日繁日難，斯人淪於禽獸夷狄，而猶自以爲聖人之學。吾之説雖或暫明於一時，終將凍解於西而冰堅於東，霧釋於前而云滃於後，呶呶焉危困以死，而卒無救於天下之分毫也已。夫聖人之心，以天地萬物爲一體，其視天下之人，無外内遠近，凡有血氣，皆其昆弟赤子之親，莫不欲安全而教養之，以遂其萬物一體之念。天下之人心，其始亦非有異于聖人也，特其間於有我之私，隔於物欲之蔽，大者以小，通者以塞，人各有心，至有視其父子兄弟如仇讎者。聖人有憂之，是以推其天地萬物一體之仁以教天下，使之皆有以克其私，去其蔽，以復其心體之同然。其教之大端，則堯舜禹之相授受，所謂「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而其節目，則舜之命契，所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五者而已。

唐虞三代之世，教者惟以此爲教，而學者惟以此爲學。當是之時，人無異見，家無異習，安此者謂之聖，勉此者謂之賢，而背此者，雖其啓明如朱，亦謂之不肖。下至閭井田野，農工商賈之賤，莫不皆有是學，而惟以成其德行爲務。何者？無有聞見之雜，記誦之煩，辭章之靡濫，功利之馳逐，而但使之孝其親，弟其長，信其朋友，以復其心體之同然。是蓋性分之所固有，而非有假於外者，則人亦孰不能之乎？學校之中，惟以成德爲事。而才能之異，或有長於禮樂，長於政教，長於水土播植者，則就其成德而因使益精其能於學校之中，迨夫舉德而任，

則使之終身居其職而不易。用之者惟同心一德，以共安天下之民，視才之稱否而不以崇卑爲輕重，勞逸爲美惡。效用者亦惟知同心一德，以共安天下之民，苟當其能，則終身處於煩劇而不以爲勞，安於卑瑣而不以爲賤。當是之時，天下之人熙熙皞皞，皆相視如一家之親。其才質之下者，則安其農工商賈之分，各勤其業，以相生相養，而無有乎希高慕外之心。其才能之異若皋夔稷契者，則出而各效其能。若一家之務，或營其衣食，或通其有無，或備其器用，集謀並力，以求遂其仰事俯育之願，惟恐當其事者之或怠而重己之累也。故稷勤其稼，而不恥其不知教，視契之善教即己之善教也。夔司其樂，而不恥於不明禮，視夷之通禮即己之通禮也。蓋其心學純明而有以全其萬物一體之仁，故其精神流貫，志氣通達，而無有乎人己之分、物我之間。譬之一人之身，目視、耳聽、手持、足行以濟一身之用，目不恥其無聰，而耳之所涉，目必營焉，足不恥其無執，而手之所探，足必前焉。蓋其元氣充周，血脈條暢，是以癢痾呼吸，感觸神應，有不言而喻之妙。此聖人之學所以至易至簡，易知易從，學易能而才易成者，正以大端惟在復心體之同然，而知識技能非所與論也。

三代之衰，王道熄而霸術猖，孔、孟既没，聖學晦而邪説横，教者不復以此爲教而學者不復以此爲學，霸者之徒，竊取先王之近似者假之於外，以内濟其私己之欲，天下靡然而宗之，聖人之道，遂以蕪塞。相仿相效，日求所以富强之説，傾詐之謀，攻伐之計，一切欺天罔人，苟一時之得以獵取聲利之術，若管、商、蘇、張之屬者，至不可名數。既其久也，鬬争劫奪，不勝其禍，斯人淪於禽獸夷狄，而霸術亦有所不能行矣。世之儒者慨然悲傷，搜獵先聖王之典章法制，而掇拾修補於煨燼之餘，蓋其爲心良亦欲以挽回先王之道。聖學既遠，霸術之傳積漬已深，雖在賢知，皆不免於習染，其所以講明修飾以求宣暢光復於世者，僅足以增霸者之藩籬，而聖學之門墻遂不復可觀。於是乎有訓詁之學而傳之以爲名，有記誦之學而言之以爲博，有詞章之學而侈之以爲麗。若是者，紛紛籍籍，羣起角立於天下，又不知其幾家，萬徑千蹊，莫知所適。世之學者，如入百戲之場，讙謔跳踉，騁奇鬥巧，獻笑爭妍者四面而競出，前瞻後盼，應接不遑，而耳目眩瞀，精神恍惑，日夜遨遊淹息其間，如病狂喪心之人，莫自知其家業之所歸。時君世主亦皆昏迷顛倒於其説，而終身從事于無用之虚文，莫自知其所謂。間有覺其空疏謬妄，支離牽滯，而卓然自奮，欲以見諸行事之實者，極其所抵，亦不過爲富强功利五霸之事業而止。聖人之學日遠日晦，而功利之習愈趨愈下。

其間雖嘗瞽惑於佛老，而佛老之説卒亦未能有以勝其功利之心；雖又嘗折衷於羣儒，而羣儒之論終亦未能有以破其功利之見。蓋至於今，功利之毒淪浹於人之心髓，而習以成性也幾千年矣，相矜以知，相軋以勢，相争以利，相高以技能，相取以聲譽。其出而仕也，理錢谷者則欲兼夫兵刑，典禮樂者又欲與於銓軸，處郡縣則思藩臬之高，居台諫則望宰執之要。故不能其事，則不得以兼其官，不通其説，則不可以要其譽，記誦之廣適以長其敖也，知識之多適以行其惡也，聞見之博適以肆其辨也，辭章之富適以飾其僞也。是以皋夔稷契所不能兼之事，而今之初學小生皆欲通其説，究其術。其稱名僭號，未嘗不曰吾欲以共成天下之務，而其誠心實意之所在，以爲不如是，則無以濟其私而滿其欲也。

嗚呼！以若是之積染，以若是之心志，而又講之以若是之學術，宜其聞吾聖人之教而視之以爲贅疣枘鑿，則其以良知爲未足，而謂聖人之學爲無所用，亦其勢有所必至矣。嗚呼，士生斯世，而尚何以求聖人之學乎？尚何以論聖人之學乎？士生斯世而欲以爲學者，不亦勞苦而繁難乎？不亦拘滯而險艱乎？嗚乎，可悲也已！所幸天理之在人心，終有所不可泯，而良知之明，萬古一日，則其聞吾拔本塞源之論，必有惻然而悲，戚然而痛，憤然而起，沛然若决江河而有所不可禦者矣。非夫豪傑之士無所待而興起者，吾誰與望乎？

王守仁《王文成公全書》卷四《與黄誠甫癸酉》　立志之説，已近煩瀆，然爲知己言，竟亦不能舍是也。志于道德者，功名不足累其心；志于功名者，富貴不足以累其心。但近世所謂道德，功名而已；所謂功名，富貴而已。「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一有謀計之心，則雖正誼明道，亦功利耳。諸友既索居，曰仁又將遠别，會中須時相警發，庶不就弛靡。誠甫之足，自當一日千里，任重道遠，吾非誠甫誰望邪？

王守仁《王文成公全書》卷五《與黄勉之甲申》　君子學以爲己。成己成物，雖本一事，而先後之序有不容紊。孟子云：「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誦習經史，本亦學問之事，不可廢者，而忘本逐末，明道尚有「玩物喪志」之戒。若立言垂訓，尤非學者所宜汲汲矣。

王守仁《王文成公全書》卷七《萬松書院記乙酉》　惟我皇明，自國都至於郡邑，咸建廟學，羣士之秀，專官列職而教育之，其於學校之制，可謂詳且備矣。而名區勝地，往往復有書院之設，何哉？所以匡翼夫學校之不逮也。夫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今之學宫皆以「明倫」名堂，則其所以立學者，固未嘗非三代意

也。然自科舉之業盛，士皆馳騖於記誦辭章，而功利得喪分惑其心，於是師之所教、弟子之所學者，遂不復知有明倫之意矣。懷世道之憂者思挽而復之，則亦未知所措其力。譬之兵事，當玩弛偷惰之餘，則必選將閱伍，更其號令旌旗，懸非格之賞以倡敢勇，然後士氣可得而振也。今書院之設，固亦此類也歟？士之來集於此者，其必相與思之曰：「既進我於學校矣，而復優我於是，何爲乎？寧獨以精吾之舉業而已乎？便吾之進取而已乎？則學校之中，未嘗不可以精吾之業。而進取之心，自吾所汲汲，非有待於人之從而趨之也。是必有進於是者矣。是固期我以古聖賢之學也。」

古聖賢之學，明倫而已。堯、舜之相授受，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斯明倫之學矣。道心也者，率性之謂也，人心則僞矣。不雜於人僞，率是道心而發之於用也，以言其情則爲喜怒哀樂，以言其事則爲中節之和，爲三千三百經曲之禮，以言其倫則爲父子之親、君臣之義、夫婦之別、長幼之序、朋友之信，而三才之道盡此矣。舜使契爲司徒以教天下者，教之以此也。是固天下古今聖愚之所同具，其或昧焉者，物欲蔽之，非其中之所有不備，而假求之於外者也。是固所謂「不慮而知，其良知也」，「不學而能，其良能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者也。孔子之聖，則曰「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是明倫之學，孩提之童亦無不能，而及其至也，雖聖人有所不能盡也。「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家齊國治而天下平矣，是故明倫之外無學矣。外此而學者，謂之異端；非此而論者，謂之邪説；假此而行者，謂之伯術；飾此而言者，謂之文辭；背此而馳者，謂之功利之徒，亂世之政。雖今之舉業，必自此而精之，而謂不愧於敷奏明試。雖今之仕進，必由此而施之，而後無忝於行義達道。斯固國家建學之初意，諸君緝書院以興多士之盛心也，故爲多士誦之。

王守仁《王文成公全書》卷七《重修文山祠記戊寅》 宋丞相文山文公之祠，舊在廬陵之富田。今螺川之有祠，實肇於我孝皇之朝，然亦因廢爲新，多缺陋而未稱。正德戊寅，縣令邵德容始恢其議於郡守伍文定，相與白諸巡撫、巡按、守巡諸司，皆以是爲風化之所繫也，爭措財鳩工，圖拓而新之。協守令之力，不再逾月而工萃。圮者完，隘者辟，遺者舉，巍然煥然，不獨廟貌之改觀。而吉之人士奔走瞻歎，翕然益起其忠孝之心，則是舉之有益於名教也誠大矣。使來請記。

嗚呼！公之忠，天下之達忠也。結椎異類，猶知敬慕，而況其鄉之人乎？逆旅經行，猶存屍祝，而況其鄉之士乎？凡有職守，皆知尊尚，而況其士之官乎？然而鄉人之慕之也，三有司之崇尚之也。文公之没，今且三百年矣。起士之以氣節行義，後先炳耀，謂非聞公之風而興不可也。然忠義之降，激而爲氣節；氣節之弊，流而爲客氣。其上焉者無所爲而爲，固公所謂成仁取義者矣。其次有所爲矣，然猶其氣之近於正者也。迨其弊也，遂有憑其憤戾粗鄙之氣，以行其媢嫉褊驁之私，士流於矯拂，民入於健訟，人欲熾而天理滅，而猶自視以爲氣節。若是者，容有之乎？則於公之道，非所謂操戈入室者歟？吾故備而論之，以勖夫茲鄉之後進，使之去其偏以歸於全，克其私以反於正，不愧於公而已矣。

今巡撫暨諸有司之表勵崇飾，固將以行其好德之心，振揚風教，《詩》所謂「民之秉彝，好是懿德」者也。人亦孰無是心？苟能充之，公之忠義在我矣，而又何羨乎？然而時之表勵崇飾，有好其實而崇之者，有慕其名而崇之者，有假其跡而崇之者。忠義有諸己，思以喻諸人，因而表其祠宇，樹之風聲，是好其實者也。知其美而未能誠諸身，姑以修其祠宇，彰其事蹟，是慕其名者也。飾之祠宇而壞之於其身，矯之文具而敗之於其行，奸以掩其外而襲以阱其中，是假其跡者也。若是者，容有之乎？則於公之道，非所謂毀瓦畫墁者歟？吾故備而論之，以勖夫後之官茲土者，使無徒慕其名而務求其實，毋徒修公之祠而務修公之行，不愧於公而已矣。

陸深《儼山外集》卷二〇《豫章漫抄三》 李文達公云：「今之士大夫不求做好人，只求好官。風俗如此，蓋以當道者使然也。何則？有一人焉，平日仕未顯時，士林鄙之，一旦乞求得好官，人皆以爲榮，向之鄙之者，今則敬之愛之矣，欲人不求做好官，難矣。有人焉，位未顯時，士林重之，介然自守，恥於干人，好官未必得也。若所鄙之人一旦得好官，人反重之，而向之重者今反輕之，欲人之求做好人，難矣。今欲回此風俗，在當道者留意。若不由公論而得好官者，不變前日之所鄙，不得好官而爲好人者，不變前日之所重，庶乎其可也。」

或曰：「殆有甚者。今有一人焉，求爲好人而因失好官者，則羣起而非笑之、鄙賤之。有人先已不好，而幸得好官，又思爲保全之計，則凡脅肩諂笑、吮癰舐痔之事，無所不至。衆方稱譽之，不曰有才，則曰是善處人者。今去文達時未百年而已，如此後將若何？」予曰：「世變則有之。若文達之言，則宰相之體宜爾。如吾子言，不幾於責人太厚乎？且夫君子進修之道，顧吾自處何如耳，豈容留心於贊毀耶？」因記之以警俗。

陸深《儼山外集》卷二二《中和堂隨筆上》 岳正、季方，近世奇偉不羈之士。

其言曰：「賢者自處淡然，與物無競，其功名事業必因事會而見，未嘗汲汲以求之。不我用焉，雖老於耕釣不悔也。」夷考其平生，正未能然耳，豈其閱世後所見如此？信乎，人不可以不處患難也。【略】

天下之治也，宰相求士於天下。天下之亂也，天下之士有求於宰相。宰相求士，將以任天下之事也，則因事以量士，士盡其才而事理矣，天下安得而不治？士求於宰相，志於爵禄也，宰相以天子之爵禄私於士，士之求愈多，而爵禄不足以應之，天下安得而治？【略】

西漢風俗最近古，但其趨勢附炎，雖士大夫公爲之，顧不如後世者特甚。觀之田竇霍衛與翟公之門，殊可致憾。雖有灌夫、任安輩稍足以激俗，然過於黨矣。後來上書頌莽者至四十八萬，又何怪乎其所由來非一日矣。

魏校《莊渠遺書》卷三《與顧惟賢》 古人明我明德於天下者自國始，國自家始，家自我身始。要修我身，又自正心始。蓋天下國家之本在身，而心乃我身主宰。此已是説到盡頭處，乃學之統宗會元也。下面三轉甚緊，正是提掇個起頭處教人。先儒不免説得散了。如何是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蓋萬事都歸一於心，而心却發出兩路，善惡岐焉，誠意是管歸一路也。如何是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蓋善惡各有來路，善是從心體明處發來，惡便是從暗處發來。吾若覺得是惡，又是明處。但通體暗，只有這些子明，須著開大。致知是要推明破暗開而大之也。如何又説致知在格物？蓋心體本明，暗處是有物蔽我良知也。故心與物交，若心做得主，以我度物，則暗者可通。若舍己逐物，物反做主，明者可塞。故功夫起頭，只在先立乎其大者。孟子所謂「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爲甚。王請度之」，《書》所謂「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度則釋」，皆此意也。

魏校《莊渠遺書》卷四《與王純甫》 嗟夫，世道之衰極矣！人才至於今每下，則以科舉壞之也。而邇來講學者衆，天其將興斯文乎？而又往往好爲大言，太樸愈散，徒長驕肆，不知天意終當何如。而兄適爲大司成，此誠一大機會也。願兄以興起斯文爲己任。夫子循循善誘人，所願惓惓汲引，使人才丕變一番，慎毋高亢自居，則物情不通，多士無緣興起。以吾兄之才之行而不篤意於斯文，校將何望焉？崇一賢寮也，而講學似訥行敏言者，願兄積誠以動之，則所助必多矣。

魏校《莊渠遺書》卷四《與王純甫別紙》 大學功夫，復性而已矣。明我明德，吾性自足，元不須增添，只要去其昏蔽。此一言已盡矣。新民者，明我明德於人也。變文言之者，人性亦不須我增添，只因壞了，却要我變化他。明明德有個機竅，識得則功夫有著落。夫何故？只爲這道理就在當人血氣上發出來，容易被他遮蔽，日用間試自省察，血氣用事常多，其始就是人欲中剔括出天理，久之天理纔做得主。雖然，何敢恃也？那去不盡的人欲剗不潔净，少縱則復張皇矣。教人者若分我人，則無含弘之量。有忿疾之心，只把做自家事反求所未至，則意懇惻，亦易感動他。止至善者，定性也。此是究竟處，吾兄見得甚高。至善者非他，明德之本體也。明德是他發出來的本來面目，性初萌動處，難於名言，謂之曰善。冲漠無朕，妙不容言，故謂之至善。此本然之善，不與惡對。《中庸》所謂「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上天之載，無聲無臭」也。《大學》先言明明德、新民而後及止至善，何故先從知止説起？此欲人見性也。知止是欲學者悟入處，定静安慮，煞有功夫。吾兄説得輕了，雖則見得吾性本静，若血氣德性未能合一，此心依舊牽惹得動，正是雲駛月運，舟行岸移，必須用執持功夫。校故曰執持而後静，謂之定。不執持而自定，謂之静。學至於静，至矣。何以又言安？曰：此兼境言，是處皆静謂之安。如何又有慮？在此又兼有事言，所謂動亦静也。到此動静合一，乃爲真止。學者若不知止，非聖人之學也。初學何能知？故聖經惓惓本末之辨，教人反求諸身。傳文提出知本，甚懇切。

魏校《莊渠遺書》卷九《嶺南學政・諭教讀》 竊謂學無二道，習有異途，童蒙之教，欲一之於正道，而不使雜焉以壞其良心者也。今有等生徒，安常習故，以爲社學之教，皆非當世所急，只是多讀書，熟作文，中舉得富貴便了。不知我太祖高皇帝立學教民，則先行後文，設科取士，則以文觀行，豈徒文而已邪？夫文既不足以盡學，則讀書作文安足以盡人道？欲盡人道而不爲小學、大學，是猶欲飽而不求食，未有能免於饑者也。且小學是童蒙身上實事，自王公以下至於庶人之子弟，皆學此學。書冊記載，不過欲人知而行之。至於《大學》所謂「明德」，德不是紙上之物，明不是口耳工夫。古人雖未嘗不多讀書，要在得於身心。苟不知學，雖讀書五車，作文一世，不過增口耳之欲，攻紙上之談而已，於身心何干？故曰：「書生多欲少剛，胡不自愧自反？」六經、《四書》人誰不讀？實學乃爲有益，徒記反以蔽心。所以學者徒能記得甚多，講得甚精，作得甚好，亦只是一場閑説。若所爲不善，口誦心違，是侮聖人之言也。夫子曰：「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聖賢豈貴於空言也哉？」今之童生，七八歲時止是讀書，十歲之外便學作文。父兄師友皆是欲速，一或博記能文，即稱之爲有學。不知養正與明德工夫一分不曾做得，將何以謂之學乎？亦嘗有自悟而進於大學之道者，

蓋由質美而然，學校中未聞以此而教人也。且古之聖人，亦待小學、大學而後成。今之學校如此，欲才之多，得乎？其間知大學者，又多有滯於講説訓解之一偏而不自覺，雖能談玄説妙，於身心上苦不得力，不免終爲利欲所奪。此只在童蒙時壞了，所以多轉不得。若不變舊日社學之教，而復止於督取書課，是乃限人以紙上之虚談，而不欲其修人道之實，甚則縱而使之狥利貪欲，積惡無恥，欺取富貴而已。若在常人之中，則多强梁懦弱，父子悖逆，兄弟爲讎，骨肉是輕，財利爲重，甚至殘忍刻剥，陰害詐謀，雖絶滅人道不顧也。朝廷設學，教民育才，果欲如此壞之乎？當職叨任教事，深思自責，敢不以古人之學望諸士民，而欲其有行有文以盡人道之實，而乃以文藝限之邪？由此觀之，社學之教，至重至急。凡爲師弟子者，當慎修其事，毋復安常習故，以誤後學。

魏校《莊渠遺書》卷一〇《河南學政》 爲激勵士風事：切惟士人讀書，當先識禮義廉恥，斯乃立身大節也。自入中州，見士人每每陳乞，惻然於衷。料檢故牘，則有告乞補廩者，有告乞補增者，有告乞應試者。狀内皆有老爹醜聲，今雖改正稱呼，而陳乞者尚有。只此一念，試自判斷，果出於義乎？果出於利乎？君子、小人從此而别。昔吾夫子深惡鄙夫，孟子比作墻間乞兒斥罵，士人讀書至此，固當心開目明，養成正大剛方之氣，堂堂天地間爲一大丈夫，何忍墮落作此輩？仰開封府等七府并汝州抄案，下所屬儒學徧告諸生，互相砥礪，以古聖賢豪傑自期，勿輕陷身卑賤。案至，具奉過日期繳報。

魏校《莊渠遺書》卷一二《與徐少參》 故人過我時，約以他日還當再過我，故别時未及盡所言。夫學所以變化氣質，非隨氣質爲學也。譬之於醫，必先求責病原，乃施治法。吾雖折肱屢矣，而非明醫，念無可以相益，敢於聖賢千萬言中拈出一言以告，曰：沉潛剛克。不知可爲瞑眩藥否？若未中病，不妨再商量也。吾問人才，汝嘗言嘉興貳守，吾心慕之。每訪其郡人，皆言不肯幹一事，亦不能幹一事。此若言，何謂也？

魏校《莊渠遺書》卷一四《與霍渭先》 校自少有志於學，鍛鍊之弗至，琢磨之弗加，人只是舊人，氣質依然只是原來氣質。但口頭却會説幾句大話，如何打破得鬼門關？天心仁愛，大儆動於我心，自今不敢不力，但未知終能領惡全好否。高明不棄，願有以誨余。近成《六書精蘊》，頗發心學。路遠，不獲請教，謹録序文并九字求正，幸指摘其紕繆。

王畿《龍谿王先生全集》卷七《南游會紀》 李子問顔子屢空之義，先生曰：「古人之學，只求日減，不求日增，減得盡，便是聖人。一點虚明，空洞無物，故能備萬物之用。聖人常空。顔子知得減擔法，故庶乎屢空。子貢、子張諸人便是增了。顔子在陋巷，終日如愚，説者謂與禹稷同道。吾人欲學顔子，須盡舍舊見，將從前種種鬧嚷伎倆盡情拋舍，學他如愚，默默在心地上盤桓，始有用力處。故曰爲道日損。若只在知識聞見上拈弄，便非善學。」問曰：「然則廢學與聞見方可以入聖乎？」先生曰：「何可廢也，須有個主腦。古今事變無窮，得了主腦，隨處是學。多識前言往行，所以畜德，畜德便是致良知。舜聞善言、見善行，沛然若决江河，是他心地光明，圓融洞徹，觸處無礙，所以謂之大知，不是靠聞見幫補些子。此千聖學脈也。」

王畿《龍谿王先生》卷七《龍南山居會語》 定宇鄧子將北上，渡錢塘，訪先生于會稽，會宿龍南小居，陽和張子、康洲羅子與焉。中夜，鄧子擁衾問曰：「良知渾然虚明，無知而無不知。知是知非者，良知自然之用，亦是權法，執以是非爲知，失其本矣。」先生曰：「然哉。是非亦是分别相。良知本無知，不起分别之意，方是真是真非。譬之明鏡之鑒物，鏡體本虚，物之妍媸，鑒而不納，過而不留，乃其所照之影。以照爲明，奚啻千里？孟氏云：『是非之心，知之端也。』端即是發用之機，其云性善，乃其渾然真體，本無分别。見此方謂之見性，此師門宗旨也。」

曰：「學貴自信自立，不是依傍世界做得的。天也不做他，地也不作他，聖人也不做他，求自得而已。」先生歎曰：「如此狂言，從何處得來？儒者之學，崇效天，卑法地，中師聖人，已是世界豪傑作用。今三者都不做他，從何處安身立命？自得之學，居安則動不危，資深則機不露，左右逢源則應不窮。超乎天地之外，立於聖人之表，此是出世間大豪傑作用。如此方是享用大世界，方不落小家子相。子可謂見其大矣。達者信之，衆人疑焉。夫天積氣耳，地積形耳，千聖過影耳。氣有時而散，形有時而消，影有時而滅，皆若未究其義。予所信者，此心一念之靈明耳。一念靈明，從混沌立根基，專而直，翕而辟，從此生天生地、生人生萬物，是謂大生廣生，生生而未嘗息者也。乾坤動静、神智往來，天地有盡而我無盡，聖人有爲而我無爲。冥權密運，不戹其功，混跡埋光，有而若無。與民同其吉凶，與世同其好惡，若無以異於人者。我尚不知我，何有於天地，何有於聖人？外示塵勞，心遊邃古，一以爲龍，一以爲蛇，此世出世法也。非子之狂言，無以發予之狂見，只此已成大漏泄。若言之不已，更滋衆人之疑，默成之可也。」

鄧子復密叩曰：「康洲、陽和二子曾見此意否？曾得破除世界否？」先生

曰：「康洲温而栗，陽和毅而暢。康洲如金玉，陽和如高山大川。但得循守，隨身規矩，以天地爲法，以聖人爲師，時時不忘此念，便是世間豪傑作用。久久行持，水到渠成，自當有破除處，不須速説。」

質明，復相與爲蘭亭之遊，尋永和流觴故事，瞻拜陽明夫子墓，所以慰平生願慕之懷。鄧子復謂先生曰：「孔門惟顔子爲好學，止曰『不遷怒，不貳過』，其義何所當也？」先生曰：「顔子之學，只在理會性情。遷與止對，貳與一對。顔子心常止，怒即旋釋，故能不遷，猶無怒也。心常一，過即旋改，故能不貳，猶無過也。先師謂有未發之中始能若此。後儒訓解，閔憲以下皆能之，何以謂之絶學？」

鄧子憮然曰：「如此方見古人之學非後世所能及，所以孔門注意如此之深，以爲『今也則無，未聞好學者也』。」

次日，解維而别，先生貽之書曰：「連日面承教議，知静中所得甚深，所見甚大，然未免尚從見上轉換。此件事不是説了便休，須時時有用力處，時時有過可改，消除習氣，抵於光明，方是緝熙之學。此學無小無大，無内無外，言語威儀，所以凝道。密窺吾兄感應行持，尚涉做作，有疏漏。若是見性之人，真性流行，隨處平滿，天機常活，無有剩欠，自無安排，方爲自信也。」

鄧子復書曰：「贊嚮往左右，非一日矣。夜半倒牀所見，以聽可否，而翁慰我曰可，故遂輕於别去。及今思之，殊覺未竟尊旨，竊爲恨之。千里而來，事孰爲大？顧草草哉！生之意，但欲此機常行而不住，常活而不死，思而不落想像，動而不屬安排，即此便是真種子。而習氣所牽，言語威儀猶未免做作，落在第二義。竊自知之矣。蓋人所謂密，而我輩以爲疏；人所謂固，而我輩以爲漏者也。承諭，知門下愛我過矣。成我之恩與生我者等，敢不拜命！」

李贄《李温陵集》卷一《與焦弱侯》 人猶水也，豪傑猶巨魚也。欲求巨魚，必須異水。欲求豪傑，必須異人。此的然之理也。今夫井非不清潔也，味非不甘美也，日用飲食非不切切於人若不可缺以旦夕也，然持任公之釣者，則未嘗井焉之之矣，何也？以井不生魚也，欲求三寸之魚，亦了不可得矣。今夫海未嘗清潔也，未嘗甘旨也，然非萬斛之舟不可入，非生長於海者不可以履於海。蓋能活人，亦能殺人，能富人，亦能貧人，其不可恃之以爲安，倚之以爲常也明矣。然而鯤鵬化焉，蛟龍藏焉，萬寶之都而吞舟之魚所樂而遊遨也。彼但一開口，而百丈風帆並流以入，曾無所於礙，則其腹中固已江漢若矣。此其爲物，豈豫且之所能制、網罟之所能牽邪？自生自死，自去自來，水族千億，惟有驚怪長太息而已，而況人未之見乎？

予家泉海海邊，人謂予言：有大魚入港，潮去不得去，呼集數十百人，持刀斧直上魚背，恣意砍割，連數十百石，是魚猶恬然如故也。俄而潮生，復乘之而去矣。此猶其小者也。乘潮入港，港可容身，則兹魚亦苦不大也。予有友莫姓者，住電海之濱，同官滇中，親爲我言：有大魚如山，初視猶以爲雲若霧也，中午霧盡收，果見一山在海中，連亙若大行自東徙西，直至半月日乃休。則是魚也，其長又奚啻三千餘里者哉！嗟乎！豪傑之士，亦若此焉爾矣。今若索豪士於鄉人皆好之中，是猶釣魚於井也，胡可得也？則其人可謂智者與？何也？豪傑之士，决非鄉人之所好，而鄉人之中，亦决不生豪傑。古今賢聖，皆豪傑爲之，非豪傑而能爲聖賢者，自古無之矣。今日夜汲汲欲與天下之豪傑共爲賢聖，而乃索豪傑於鄉人，則非但失卻豪傑，亦且失卻賢聖之路矣。所謂北轅而南其轍，亦又安可得也？吾見其人决非豪傑，亦决非有爲聖賢之真志者，何也？若是真豪傑，决無有不識豪傑之人。若是真志要爲聖賢，决無有不知賢聖之路者，尚安有坐井釣魚之理也！

王樵《方麓集》卷九《與仲男肯堂書》 近來學術文章，都引得人顛了，做官、做人又作兩樣睹當。自家規矩，須劄定脚跟，至於人情險巇，亦不可只一味信己而不顧他人，亦不可以己信人而不防意外。千谿萬徑，仕途尤甚。吾平生不知，知而又不能處，至今悔之。聖有明訓，不億不逆，而貴先覺，質直好義以處己，而又欲察言觀色以處人，此真實修持處也，此亦真實受用處也。勉之勉之。

書來，頻以下人不得託爲言，雖我在家中，亦只是如此，安之於命而已。欲其無欺而有賴，絶不可得。《周易・旅卦》中特發明此義，此尤汝之所當知。忍性而勿任性，拙者教之，亦不可謂不足與言而懶於言也。我切願汝之勝吾，不願汝之爲吾故吾也。昔年我中進士，在三甲十五。初選行人，意謂便可得差，不意爲費鍾石所扼。守了一年半，方得四川極遠之差。輪該我行，費老已先許四川同年徐承嗣矣。及我往講，則佯爲相愛之言曰：「你到四川路遠，徐某同年同官，讓了也罷。」衙門同僚以我私讓差，以亂舊規，紛然不平。徐知公論不與，陰白之費，仍以歸我。四川竣事，攜家眷到京，復得大同博野王葬祭之差，乃衆所不欲行者，故以擠我。其年有敵入京師，家眷僑寓城外，幾不免虎口。益知萬事由天，禍福有命，非人之所能爲也。薦紳問醫藥，諸老託作文字，切勿有厭心，有

難色。但以此二事出名，皆謂有緣得進，頗於汝不利，婉曲善脱之爲佳。

沈鯉《亦玉堂稿》卷七《新設商丘縣學記》 余觀國家久道成化，所在廣勵學宫，師儒弟子，俎豆規條，雍容都雅。即如我庠，創始經營，設官備物，羣多士而教且養之，豈不謂文教翔洽，視昔屯蒙之風氣日益開，而儲材之途日以閎乎？養士不以多寡爲盈詘，而惟實得其人爲足重；得人不以科名官閥爲軒輕，而以實有益於天下國家爲足稱。昔者平原君嘗慕養士之名，而門下客三千人，比於諸公子矣。及使楚，而可與俱者止十九人。則十九人之外，三千人皆可無養者也。毛遂自言處囊中，卒以定從，而十九人且碌碌無所短長，則一遂之外，十九人皆可無養者也。士之所以爲盈爲詘，豈以人數之多寡較論乎？上之重士與士之可爲重，亦豈在多寡乎？何世不深覈於名實，徒見夫科第比肩，膴仕接踵，則僉云人才人才而多之。不知科第膴仕，賢者附之以成其賢，不肖者乘之以恣其不肖，庸人得之終不失其爲庸人，則養士羅才之意，正在彼而不在此。故曰：志於道德者，功名不足動其心；志於功名者，富貴不足動其心。夫安社稷，濟艱難，斯之爲功名，而不澤於道德，猶爲有道所薄。況區區之科第膴仕，苟爲富貴者耶？

嘗聞父老言：成弘時，民間子弟不樂爲諸生。學使者至，有司趣其能通章句者，被之儒衣冠。其時能爲文以中甲乙之科者絶少也。然而居善俗，出適用，在鄉鄉重，在國國重，固不乏人，我不敢以爲詘也。其後人文日勝，佔畢吾伊之聲遍國中，青衿濟濟，登賢書、第南宫者，累累輩出。然居善俗、出適用，未必人人皆然。而或有羞當世而笑士林者，我安敢遂謂盈也？然則士品固有在矣。淡泊寧静，不染於世氛，即布素可稱也。而又濟之以旂常之伐，鼎鉉之榮，得一士且侈爲名世，而況其多也？苟其佻巧浮薄，徒志於榮利而鮮克有終，即九遷五等，不足數也，況其黼捷於蠻觸，快意於薾華者，藉令項背相望，祇見謂秦無人耳，何足多也！

諸士其相與講於聖賢道德之學，而一洗夫後世媒青紫之陋習，處則爲珪璋，出則爲霖雨，使士不虚養，而聖世實收得士之效，庶有以酬諸大夫今日之勞哉！

鄒元標《願學集》卷五上《太平府重修儒學記》 予惟孔子至聖，憲章文武，從周之訓，何娓娓言之不置？蓋忠質兼用，周家道法最爲詳盛。故聖而孔子，亦不能舍周他適。余輩生當盛世，涵育聖化最久，太平且爲聖祖興王之都，余何庸援引古誼，樹眇論以相高哉？嘗思我聖祖當戢戈橐矢之後，即以六諭訓民，曰孝、曰敬、曰睦、曰訓後、曰安業、曰無爲，非大哉皇謨，與往聖達德、九經、三物之旨相爲彪炳，即《詩》、《書》所稱何加焉！雖然，達道有五，行之者一也。聖諭淵涵，鬱而未發，至肅皇始闡敬一之訓，揭之學宫，實與六諭相表裏。蓋謂人心馳蕩，六飛難馭，敬則定，定則一，一則遇親自孝，遇長自敬，遇鄰自睦，而訓後、安業、無爲非一以貫之，若網在綱，珠在繩，咸有條理，非一一强而致之也。道化漸摩，碩儒輩出。河東主復性，新會尚自然，新建以致良知爲的，而餘干則一於居敬窮理。雖入門頓漸不同，要以味尋道脉，上無負列聖菁莪之化，遠可遡六經、《語》、《孟》之傳則一。今諸賢並列兩廡，元標嘗恭誦今上從祀之詔曰：操修經濟，皆是實學。夫非示人以爲學之的耶？而世之學者尚操履，視性命爲幻妄；譚性命，鄙倫常爲贅疣。家持堅白，若聚訟然，不相下。不知聖人之道，如天如地，無物不有，亦無一物能爲太虚之障，顧動於意則昏耳。若規規彼爲得、此爲失，安知僞得之中不有真失乎？彼爲是、此爲非，安知僞是之中不有真非乎？諸士絃誦其中，宜思祖宗六諭之訓、敬一之旨、先儒未墜之緒，一稟自然，無動於意，尊大明學術，以翼我國家鴻龐景祚於億萬斯年，豈不休哉！

劉宗周《劉子全書》卷八《尋樂説》 先儒每令學者尋孔顔樂處，所樂何事。或曰樂貧，貧無可樂也。或曰樂道，樂道不足以盡顔子，而況仲尼乎？畢竟道亦無可樂故也。此中下落，直是深微，不可湊泊。

近儒王心齋先生所著《學樂歌》，則曰：「人心本是樂，自將私欲縛。私欲一萌時，良知自然覺。一覺便消除，人心依舊樂。」又曰：「不樂不是學，不學不是樂。」又曰：「學則樂，樂則學。天下之樂，無如此學。天下之學，無如此樂。」可爲一箭雙雕。學樂公案，滿盤托出。就中「良知」二字，是吃緊爲人處。良知之在人，本是惺惺。從本體上説，即天理之别名。良知中本無人欲，所謂人欲，亦從良知受欺後見之，其實良知原不可欺也。吾自知之，吾自致之，此之謂自謙。此是人心真樂地。子云「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正謙此良知之謂也。顔子之樂亦然，故曰「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聖人直是無所不知耳。

然致知工夫，又自有説。子曰：「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義利一關，正是良知當判斷處。於此判斷得分明，便是致知工夫。然信如子所言，則將擇富貴之義者而處之，將擇不義之貧賤而去之乎？是終身無疏水曲肱分也。窮人欲而滅天理，孰大於是？子嘗言非道之富貴則不處，至非道之貧賤又不去，可見道義總無定衡，全憑良知判斷，良知安處便是義，不安處便是不義。至此方是義

利關頭最精密處，亦便是致知工夫最精密處。必去富貴處貧賤者，只爲利之溺人，莫甚於富貴，學者合下從堅苦刻厲中做起，便將那人欲之根一齊砍斷，因顯得良知真面目出來。前輩嘗言天下無成見良知，是也。

孔門當時教人，一則曰求飽求安，再則曰惡衣惡食，又曰懷居，又以顔氏之屢空斥子貢之貨殖，而子路縕袍，直美之曰何用不臧。至到頭一著，猶然以人不知不慍爲君子作斷案，可爲深切著明。且夫子明以疏水曲肱言樂，雖謂之樂貧也可。疏水曲肱而可樂，雖謂之樂道也可。但昔賢不肯分明説破，故懸此公案示人，要人思而自得之。他日有「無欲作聖」之旨，已是分明説破在，只是説得太高了，不若心齋尤爲穩當。

語曰：「如凡人飲水，冷暖自知。」人人此良知，人人此天理，人人此樂地。惟反求而自得之者，能識此中意。所謂「只可自怡悦，不堪持贈君」。即《學樂》一歌，亦豈有是處乎！

方以智《浮山文集前編》卷四《四書大全辨序》 國家欲使士子深於義理之文，若者士子競進，徒以義疏章句爲逢時資，勦説焉耳，何暇問義理果當與否耶？此吾友爾公所以有《大全辨》也。夫深於義理者，必博學君子，廣見洽聞，然後能覽聖人之大指。士托儒林，志在身通，唯通，斯得其全耳。誦成祖之諭楊文敏亦曰：「諸儒論義，有與傳註相發明者，采其切當之言，增附於下。」發明正欲其博也，切當指大指也。今之業此，童習章句，祇知爲制舉義，博學故難，亦安知所謂博學近思耶？何尤乎不得大指也。即自號不屑辭章，於義理獨深者，亦苦少不博學切問，以其耻見，執一省覽，釋此不能通彼，自相轇轕，即日先民是程，吾豈許之哉！吾觀聖人之言，非可以一端論也。情見乎辭，書不盡言，或友復得之。學者當以聖人之言，解聖人之言，思其意之所指，勿以辭病義。諸子百家，可合觀焉。故得大指者，恒不事章句小儒，然章句間不得大指，亦不能讀也。《爾雅》有釋詁、釋言，合而釋義，今但執訓詁，遂謂全得聖人之指，不亦迂乎？先儒亦惟恐其指不得，故思而釋之，晚年每有所得，不自以爲是。乃一切拘守之，襲其辭以爲制舉義，若此者，不惟不得聖人之指，抑且不得諸儒求得大指之指，自謂深於義理，不屑辭章，誣矣！

顧炎武《顧亭林詩文集・亭林文集》卷一《生員論中》 國家之所以取生員而考之以經義、論、策、表、判者，欲其明六經之旨，通當世之務也。今以書坊所刻之義，謂之時文，舍聖人之經典，先儒之注疏與前代之史不讀，而讀其所謂時文。時文之出，每科一變，五尺童子能誦數十篇而小變其文，即可以取功名，而鈍者至白首而不得遇。老成之士，既以有用之歲月，銷磨於場屋之中，而少年捷得之者，又易視天下國家之事，以爲人生之所以爲功名者，惟此而已。故敗壞天下之人材，而至於士不成士，官不成官，兵不成兵，將不成將，夫然後寇賊姦宄得而乘之，敵國外侮得而勝之。苟以時文之功，用之於經史及當世之務，則必有聰明俊傑通達治體之士，起於其間矣。故曰：廢天下之生員，而用世之材出也。

李顒《二曲全集》卷一四《悔過自新説》 天地之性人爲貴。人也者，稟天地之氣以成身，即得天地之理以爲性。此性之量，本與天地同其大；此性之靈，本與日月合其明。本至善無惡，至粹無瑕。人多爲氣質所蔽，情慾所牽，習俗所囿，時勢所移，知誘物化，旋失厥初。漸剥漸蝕，遷流弗覺，以致卑鄙乖謬，甘心墮落於小人之歸。甚至雖具人形，而其所爲有不遠於禽獸者，此豈性之罪也哉？然雖淪於小人禽獸之域，而其本性之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者，固未始不廓然朗然而常在也。顧人自信不及，故輕棄之耳。辟如明鏡，蔽於塵垢，而瑩體未嘗不在。又如寶珠，陷於濁水，而靈光未嘗不存。誠能加刮磨洗剔之功，則垢盡穢去，瑩體靈光自爾如初矣，何嘗有少損哉！

世固有抱美質而不肯進修者，揆厥所由，往往多因一眚自棄。迨其後，雖明見有善可遷，有義可徙，必且自諉曰：「吾業已如此矣，雖復修善，人誰我諒耶？」殊不知君子小人，人類禽獸之分，只在一轉念間耳。苟向來所爲是禽獸，從今一旦改圖，即爲人矣；向來所爲是小人，從今一旦改圖，即爲君子矣。當此之際，不惟親戚愛我，朋友敬我，一切人服我，即天地鬼神，亦且憐我而祐我矣。然則自諉自棄者，殆亦未之思也。

古今名儒，倡道救世者非一。或以主敬窮理標宗，或以先立乎大標宗，或以心之精神爲聖標宗，或以自然標宗，或以復性標宗，或以致良知標宗，或以隨處體認標宗，或以正修標宗，或以知止標宗，或以明德標宗。雖各家宗旨不同，要之總不出「悔過自新」四字，總是開人以悔過自新的門路。但不曾揭出此四字，所以當時講學，費許多辭説。愚謂不若直提「悔過自新」四字爲説，庶當下便有依據。所謂心不妄用，功不雜施，丹府一粒，點鐵成金也。

或曰：「從上諸宗，皆辭旨精深，直趨聖域，且是以聖賢望人。今吾子此宗，辭旨粗淺，去道迂遠，且似以有過待人。何不類之甚也？」愚曰：不然。皎日所以失其照者，浮雲蔽之也，雲開則日瑩矣。吾人所以不得至於聖者，有過累之

也，過滅則德醇矣。以此優入聖域，不更直捷簡易耶？

王源《居業堂文集》卷八《示及門書》 時藝，古無此體，王荆公創爲之，明遂以之取士。既立此體，爲取士之具，三百年人才殫精畢力於此，故其妙有古文所未有者。雖然，是道也今亡矣。子曰：「觚不觚，觚哉觚哉！」今之以不觚爲觚者二：棄先正矩矱，祇近科文是式，襲膚辭陋語，以悦庸夫之目，而希捷獲，此俗士也；大言欺世，以荒經蔑理，背棄文義爲大家，此近日之名士也。俗，俗售；名，名售。俗以文名，并不以文，文尚可言哉！古文難在無所倚，時文之難在有所倚，倚者題也，代聖賢爲言也。題有脈，非古文之自爲脈；代言有其神，非我之自爲神。溢焉過矣，略焉缺矣，失其貌離矣，得其貌嗒焉槁焉，失其真矣，偏而無偏駢矣，偏而無全神不足矣，噫！技窮哉！有道焉。莊周曰：「官知止而神欲行，恢恢乎遊刃有餘地。」此進乎技者也。然解牛固在批郤導窾，而必先制其死，然後能批其郤，導其窾。苟不扼題要害，以刺其肓，烏能由我立意而一一與之合？故捻賊者先其王也，探驪者取其珠也，因形制變者勢也，抉其所以然者精也，渾成無間者氣也，機趣横生者天也，縱横曲直，顛倒而總不離乎個中者神也，化也。於戲，夜光之珠炤車，前後十二乘，而其體不過徑寸；舞劍器者千夫，環射不能入，而其步法止於數武。神龍變化風雨，霾天晦日，驅山汩海，而其潛也不過尺寸之閒。此王、瞿、歸、鄧、黄、陶諸先輩所以巋然爲此道宗匠，而非羣兒所得議者也。然而俗士之言曰：「吾售已耳，售則吾即先輩已耳。」斥鷃翱翔，奚以之九萬里而南爲？嗟乎，蜃沉海底氣昇霏，處子窈窕王所妃。苟但熟下里巴吟，倚門悦市井耳，而求其售，是優倡之下者也，可爲人乎？病瘋狂呼誕語，而愚兒視爲神，又可以爲訓乎？且夫成、宏、正、嘉、隆、萬，文氣雖亦與時升降，而大體未嘗變，啓、禎始大變其體，而失其舊。蓋以易題之貌，以我爲文，而溢於題之外也，逞才氣，見學識，而無復天然之致，渾樸之美也。然而大家競起矯矯，自立門户，瑰麗光怪，窮妍極變，可謂極斯文之盛。鼎革初，尚有流風餘韻，其後一變爲假先輩靡靡之習，入人骨髓，於是俗學大行，而斯道不可復振。韓長洲力追大家，以起其衰，善矣。惜繼起無人，終歸於俗。近又以矯俗不得其道，而流爲荒謬，求俗學之庸膚淺陋且不可得，是可歎也！諸子之從吾學者，時藝耳。乃僕之立教，實以人品、心術爲本，實學爲重，而文章在其中矣。夫富貴貧賤有命，而遇合有時。諸子切不可惑於人言，但恪守僕之規約，法脈取之先輩，才氣取之啓、禎諸大家，清新絶俗取之長洲，而面貌則託之今日，透徹精義，無一語之幽深，鎔鑄經史，左、馬、八家，無一字之險拗，沉之則骨堅，揚之則氣昌，放之則雄闊而無外，收之則不出乎題中，觀其外翁張萬彙，陵轢古今，按其中與題曾不差乎累黍，使高者賞其高，而卑者亦不至病其高。如此而舉業之能事畢矣。尚遇盲者而不之售，則命也，安之已耳。苟急科名而從事俗學，或襲近科之繆戾，即徼一時之倖，大魁天下，是優倡之徒、病狂之子，不願其出吾門也。戒之戒之！

王元啟《祇平居士集》卷一《論舉業》 朱子云：「舉業不患妨功，惟患奪志。」古今論舉業者，惟此二言深中學者痼疾。蓋使所志僅在功名，則雖研窮經史，日誦性理之言，與唐人隱處終南何異？果其志在求道，則遇事必究極精微，何往非窮理盡性之功？況經義體聖賢之意以立言，終日與相往復，獨能頑然無概於中，輒至言鬻而行背之乎？故曰學莫先於立志，志在求道，則覃心舉業即希聖希賢之學在焉，何慮妨功？蓋孔子以德不修學不講爲己憂，則學固不可一日而已。故謂一月之中，十日爲舉業，餘日窮經可也。謂十日爲舉業，餘日爲學，則爲學之功僅得其三之二，餘皆干禄求名之舉，即此十日之廢學，其爲玩日愒時，不既多乎？子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惟讀經、讀舉業一切皆以爲己，故德無一日不修，學無一日不講。今以十日爲人，餘日爲己，則兩念相持，即爲己之志亦不必純。故國朝陸清獻授其子舉業，止選明文五十首，欲其有餘暇以治經也。張清恪與人書曰：「今日役役於舉業者未必中，讀先儒書者未必不中。讀先儒書，使知舉業亦所以明道，非僅爲干禄計也。」此皆教子弟者所當法也。至湯文正謂時文只作七八分便已，不必到十二分，此言獨未協於鄙心。朱子論格物之義，謂「十事有一事未通，無害；一事止格九分，一分不透，最不可。故曰必求至乎其極。」今謂時文非載道之器，而且有害於學，則并此七八分之功可廢。如其不然，而但以得半自足者爲苟且徇俗之謀，斯其立意先已不誠，不盡其心，又何由得知其性？與曾子、孟子之言皆背矣。清獻止選明文五十首，雖不教人博極時文，然就此五十首中，未嘗不令讀者精求其義法也。文正之言，乃若有無事求精之意，則以鹵莽爲學，恐非所以爲訓也。

王昶《春融堂集》卷四一《送張偉瞻歸西華序》 人才之難，自古歎之。蓋才之生也，必視其質。求美質於庸衆中，百不得一焉。既得矣，或困於貧賤，不克學以廢其才；富貴者又爲聲色貨利所誘，因循暴棄，迄於無成。間有能自厲於學，而所業者乃在時文科舉之爲，語以聖賢之大經大法及古今治亂興衰，懵然不知所向。若知所向而蘄至之，復中誘於功名利禄，苟且躁急，不及須其大成，洵

矣才之難也。嗟夫！自鄉舉里選之法久格不行，上之識於下，與下之見識於上，僅以時文焉爾。彼沉潛篤實之才，大抵不以時文鳴。偶有工者，亦不能於一日間盡見其長。且眇忽累黍，悉合有司之繩度，不幸有司檮昧寡識，又即時文之是非黑白而倒置之。於是歎非徒生才之難，而才之成尤難也。

張子偉瞻博通經史，旁暨《爾雅》、《説文》、金石。求才如偉瞻，蓋難之難者也。舉於鄉垂二十年，時時就試禮部。謂國家令甲當然爾，其來也無所望於外，其去也無所觖於中。今復以下第歸，過余取別。余趣舉前所云云告之，偉瞻蹙然不敢信。方思假年惜日舉其所學，耽思而旁訊，窮源而竟委，而不屑以得失去來措意。偉瞻所爲，固已世所難能矣。而爲有司愛惜人才，宜何如咨嗟眷慕歟？偉瞻年未老，有田可以耕，有書可以讀。從而問業，往往數十百人。中州之學者，蓋未能或之先也。歸於其鄉，教其鄉人子弟，共明於聖賢之大經大法及古今治亂興衰，使出之皆可爲天下用，而使天下不復以才難爲慮，是偉瞻雖不遇猶遇也。偉瞻弟子王君耕畬，亦好古能文之士也，其必有感於余言矣。

陳用光《太乙舟文》卷六《重訂姚先生四書文選》 學莫先於窮經，四子書，窮經者之所首務也。國家取士，沿前朝舊制，以四書文覘學者之蘊蓄。其初，爲之者闡經訓之旨歸，參儒先之講貫，上則可以成一家言，與前朝之作者相抗，次亦鏗鏘陶冶，時時見古人之情狀。而行之既久，習尚漸替，士子獵其末而忘其本，乃僅取得科第之文，以轉相摹倣。其有能進求先輩之義法，而不囿於卑近者，已翹然負其異於衆矣。若更由是而進求於經史之貫串，將以窮經爲致用之本，其才固未易數數覯也。姚姬傳先生主講敬敷書院時，嘗病乎是，因爲選四書文，自隆萬以及國朝，約二百餘首，以爲士子讀是足矣，不必更求附益，但當進求之經史，以深其蘊蓄。此誠荀卿子所謂接人用枻之苦心也。用光奉命來視浙學，乃重訂是選，以與浙中士子相講習。蓋近人亦多言窮經矣，然惟考訂字句訓詁之異同，而不求大義。學使者之訓士，又往往刊行試牘，以示之趨嚮。昔孫文定總理成均時，誨學者云：「學求心得，將以明體而達用。若臚舉先儒之成説，雖五經紛綸，不足以言窮經也。」以試牘訓士，又與取得科第之文以爲摹倣者無異，余不樂爲是。故視學閩中，亦惟刊行陸清獻公《一隅集》，而不刊試牘。今之爲此刻，亦猶是刊《一隅集》之意也。姚先生所以訓士，與清獻同條而共貫。學者苟以是爲嚆矢，而進求之經史百家之言，則爲人爲學由博返約之功，可漸以次第語之矣。刻既成，乃申其説以爲之序云。

陳壽祺《左海文集》卷三《義利辨》 昔者孔子惡鄉願，孟子闢楊、墨，韓子闢佛，程、張、朱子闢禪學，皆所以正人心，拯流弊而挽其狂瀾者也。雖然，楊、墨以下，其人率能嚴取與，謹出處，與夫陋儒薄夫相去千里，所惜者學術之差耳。今則皆無患，此非其學術之勝於昔也。舉世攘攘熙熙爲利往來，耽耽儳儳而無所止，尚何暇僞忠信，貌廉潔，標爲我兼愛與講明心見性之學哉。然則今世之藥石，在乎明義利之辨而已矣。

古之時，義與利未嘗分也，故《易》之爲書，多言利，曰「元亨利貞」，曰「利見大人」，曰「利建侯」，曰「利用刑人」，曰「利禦寇」，曰「利涉大川」，曰「利用行師」，曰「利用賓于王」，曰「利用獄」，曰「利有攸往」，言利莫若《易》詳也。《尚書・盤庚》曰「視民利用遷」，《周官》曰「主以利得民」，《春秋傳》曰「禮序民人利後嗣」，又曰「上思利民」。六經莫不善言利。蓋古者利與義合，故《易・文言》曰：「利者，義之和也」。利物足以和義，惟以利物爲利，無利非義矣。春秋之時，利始與義分。《論語》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故孔子罕言利。戰國之時，知有利而不知有義，故孟子力屏絶之，曰「亦有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然又曰「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則仁義曷嘗不利哉。

後世知有利而不知有害，然利己必至於害人，害人者未有不害己。孔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程子曰：「利者，衆之所同欲也。」專欲益己，其害大矣。貪之甚，則昏蔽而忘理義，求之極，則爭奪而致怨仇。然則後世所謂利者，皆禍之穽耳，與六經之言，豈不相背而馳哉？

今天下之汲汲於求利者衆矣，其得與失，非一端，有立談而弋取，亦有窮老盡氣而不一獲，非得失之有命也耶？然將語人曰「利不可得」。則人必漠然不應；爲正告之曰「爾所爲，皆禍之穽也」。則人變乎色而怵於心矣。變乎色而怵於心，然後可以去利而返之義矣。

夫義之與利，爭之也微，則平旦分舜、蹠；執之也勇，則懦夫爲夷、齊。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豈有所動於其中哉？仁義忠信積於身，故位禄聞譽輕於世；道德問學崇其實，故膏粱文繡絀其華；廉恥名節愛其榮，故腥臊垢濁畏其洽。雖有以利餂之者，奚由而奪志焉？是故學者之於義利辨之，不可不早辨也。

辨之如何？孔子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爲己者無適而非義，爲人者無適而非利，精察於一義一利之間，無欲其所不欲，無爲其所不爲。於動

靜之幾，懼薰蕕之反拚；於毫釐之介，懼黑白之相淆。義之所存，雖害不恤；義所不存，雖利不謀。則内外均有以用其力，而日拯過之不暇矣。及其存養既深，誠洞乎義之樂而利之危，則能安貧賤，守進退，異於智窮力索而自已者也。此其人知有義而已，焉知所謂利哉！然而窮不能濫，富不能淫，威不能屈，禍不能加，則有利而無害焉。孝弟稱於鄉黨，敬信行於蠻貊，言而爲天下道，動而爲天下則，則無義而不利焉，正誼明道之學，孰加乎是？不然，爲士者患得而騖利，患得愈甚騖利愈熾。吾恐捨義而求利者，涉羊腸以鑿險巇，履荆榛以傷腓脛，所欲不可遂也。縱令遂其所欲，然而非義之利，如飲酖毒，始雖甘之，終必潰腸裂胃；如聚盜賊，驟雖飽之，瞬則被刑隕軀：其害有不可勝道者矣。何利之足云？

方東樹《考槃集文録》卷八《辨志一首贈甘生》 甘生生同里，少長於徐州，隨其舅氏宦故也。余老而歸，始識之。其人年雖弱，而秉性忠信，行身正直，有可以希賢入聖之資。念遨游四方數十年，閲人多矣，見未有如生者。顧其人獨有所短，則以幼未嘗學問，讀書不廣，文采時名弗耀，以是若稍絀於其儕。一日來請益，余告之曰：「子胡然也。夫古今學脈道統，以孔氏爲斗極，固天下之通義，而無異議矣。《魯論》記孔子之教弟子，首重孝弟，謹信親愛，而以學文爲餘力餘事。子夏論人苟能盡賢親君友之道，雖未學，必謂之學。甘受和，白受采，《記》有明文。士先器識，而後文藝，不待裝行儉能言之也。余嘗曠觀今昔，竊歎名教傷心之故多出於士類，未嘗不推其所由，則緣爲士者每挾其文章學問以自矜，内以驕其父兄，外以傲其同類，於是因以自肆，因以自飾，因以自恕，因以自藏其身而欺其心。是故其人多一分學問，即多一分過愆，何則？學未辨志，而多取古人之智以自益，若洪河之匯濁流，雖澄之而不可清。故昔人譬之飲藥以加病。朱子曰：「書愈多而理愈昧，讀書愈勤而心愈肆，浮名愈盛而行誼德業愈無以逮乎古人。」則非學之能誤人，徒學文而不尚行，務末而遺本故也。今子年方壯彊，即用力學問，猶未爲晚，但須决所從事耳。試取《論》、《孟》、《大》、《中》、五經、《小學》、《近思録》及周、張、程、朱之書，潛心究翫，書不多閲則爲力省，又皆得本源，則路徑無差。再取《通鑑綱目》觀之，於以見古人行事之是非得失，以證吾心不易之理，則黑白昭然，不特有以辨乎古，亦即藉以堅定乎吾之識與力。以此立身行道，即以此應當世之用，而有餘矣，而又奚必以文章末技爲歉乎哉！夫君子爲己之學，與秀才博士不同，誠能立定志向，豎起脊骨，八字著脚，一直行去，鬼神將避道。」

魏源《古微堂内集》卷三《默觚下・治篇一》 工騷墨之士，以農桑爲俗務，而不知俗學之病人，更甚于俗吏；託玄虚之理，以政事爲粗才，而不知腐儒之無用，亦同于異端。彼錢穀簿書不可言學問矣，浮藻飣餖可爲聖學乎？釋老不可治天下國家矣，心性迂談可治天下乎？《詩》曰：「民之質矣，日用飲食。」

曾國藩《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一《應詔陳言疏》 今日所當講求者，惟在用人一端耳。方今人才不乏，欲作育而激揚之，端賴我皇上之妙用。大抵有轉移之道，有培養之方，有考察之法，三者不可廢一，請爲我皇上陳之。

所謂轉移之道，何也？我朝列聖爲政，大抵因時欲之過而矯之，使就於中。順治之時，瘡痍初復，民志未定，故聖祖繼之以寬；康熙之末，久安而吏弛，刑措而民偷，故世宗救之以嚴；乾隆、嘉慶之際，人尚才華，士騖高遠，故大行皇帝斂之以鎮静，以變其浮誇之習。而一時人才循循規矩準繩之中，無有敢才智自雄，鋒芒自逞者。然有守者多，而有猷有爲者漸覺其少。大率皆以畏葸爲慎，以柔靡爲恭。以臣觀之。京官之辦事通病有二，曰退縮，曰瑣屑。外官之辦事通病有二，曰敷衍，曰顢頇。退縮者，同官互推，不肯任怨，動輒請旨，不肯任咎是也。瑣屑者，利析錙銖，不顧大體，察及秋毫，不見輿薪是也。敷衍者，裝頭蓋面，但計目前，剜肉補瘡，不問明日是也。顢頇者，外面完全，而中已潰爛，章奏粉飾，而語無歸宿是也。有此四者，習欲相沿，但求苟安無過，不求振作有爲，將來一有艱巨，國家必有乏才之患。我大行皇帝深知此中之消息，故亟思得一有用之才，以力挽頹風。去年京察人員，數月之内，擢臬司者三人，擢藩司者一人，蓋亦欲破格超遷，整頓積弱之習也。無如風會所趨，勢難驟變。今若遽求振作之才，又恐躁進者因而倖進，轉不足以收實效。臣愚以爲欲使有用之才，不出範圍之中，莫若使之從事於學術。漢臣諸葛亮曰：「才須學，學須識。」蓋至論也。然欲人才皆知好學，又必自我皇上以身作則，乃能操轉移風化之本。臣考聖祖仁皇帝登極之後，勤學好問，儒臣逐日進講，寒暑不輟；萬壽聖節，不許間斷；三藩用兵，亦不停止；召見廷臣輒與之往復討論。故當時人才濟濟，好學者多。至康熙末年，博學偉才，大半皆聖祖教諭而成就之。今皇上春秋鼎盛，正與聖祖講學之年相似，臣之愚見，欲請俟二十七月後，舉行逐日進講之例。四海傳播，人人響風。召見臣工，與之從容論難。見無才者，則勖之以學，以痛懲模稜罷軟之習；見有才者則愈勖之以學，以化其剛愎刻薄之偏。十年以後，人才必大有起色。一人典學於宫中，羣英鼓舞於天下，其幾在此，其效在彼，康熙年間之往事，

昭昭可觀也。以今日之委靡因循，而期之以振作；又慮他日之更張僨事，而澤之以詩、書。但期默運而潛移，不肯矯枉而過正。蓋轉移之道，其略如此。

所謂培養之方，何也？凡人才未登仕版者，姑不具論。其已登仕版者，如内閣、六部、翰林院，最爲薈萃之地，將來内而卿相，外而督撫，大約不出此八衙門。此八衙門者，人才數千，我皇上不能一一周知也。培養之權，不得不責成於堂官。所謂培養者約有數端：曰教誨，曰甄别，曰保舉，曰超擢。堂官之於司員，一言嘉奬，則感而圖功；片語責懲，則畏而改過。此教誨之不可緩也。榛棘不除，則蕙蘭減色；害馬不去，則騏驥短氣。此甄别之不可緩也。嘉慶四年、十八年，兩次令部院各保司員，此保舉之成案也。雍正年間，甘汝來以主事而賞人參，放知府；嘉慶年間，黄鉞以主事而充翰林，入南齋。此超擢之成案也。蓋嘗論之，人才譬之禾稼，堂官之教誨，猶種植耘耔也；甄别則去其稂莠也；保舉則猶灌溉也；皇上超擢，譬之甘雨時降，苗勃然興也；堂官常常到署，譬之農夫日日田間，乃能熟悉穡事也。今各衙門堂官，多内廷行走之員，或累月不克到署，與司員恒不相習，自掌印、主稿數人而外，大半不能識面，譬之嘉禾、稂莠，聽其同生同落於畎畝之中，而農夫不問。教誨之法無聞，甄别之例亦廢，近奉明詔保舉，又但及外官，而不及京秩，培養之道，不尚有未盡者哉！自頃歲以來，六部人數日多，或二十年不得補缺，或終身不得主稿；内閣翰林院員數，亦三倍於前，往往十年不得一差，不遷一秩，固已英才摧挫矣。而堂官又多在内廷，終歲不獲一見，如吏部六堂，内廷四人；禮部六堂，内廷四人；户部六堂，皆直内廷；翰林兩掌院，皆直内廷。在諸臣隨侍御園，本難分身入署，而又或兼攝兩部，或管理數處。爲司員者，畫稿則匆匆一面，白事則寥寥數語，縱使才德俱優，會不能邀堂官之一顧，又焉能達天子之知哉！以若干之人才，近在眼前，不能加意培養，甚可惜也。臣之愚見，欲請皇上稍爲酌量，每部須有三、四堂不入直内廷者，令其日日到署，以與司員相砥礪。翰林掌院，亦須有不直内廷者，令其與編檢相濡染。務使屬官之性情心術，長官一一周知。皇上不時詢問，某也才，某也直，某也小知，某也大受，不特屬官之優劣燦然畢呈，即長官之淺深亦可互見。旁考參稽，而八衙門之人才，同往來於聖主之胸中。彼司員者，但令姓名達於九重，不必升官遷秩而已，感激無地矣。然後保舉之法、甄别之例，次第舉行乎舊章。皇上偶有超擢，則榱桷一升，而草木之精神皆振。蓋培養之方，其略如此。

所謂考察之法，何也？古者詢事、考言，二者并重。近來各衙門辦事小者循例，大者請旨。本無才猷之可見，則莫若於言考之。而召對陳言，天威咫尺，又不宜喋喋便佞，則莫若於奏摺考之矣。國家定例，内而九卿科道，外而督撫藩臬，皆有言事之責。各省道員，不許專摺謝恩，而許專摺言事。乃十餘年間，九卿無一人陳時政之得失，司道無一摺言地方之利病，相率緘默，一時之風氣，有不解其所以然者；科道間有奏疏，而從無一言及主德之隆替，無一摺彈大臣之過失，豈君爲堯舜之君，臣皆稷、契之臣乎？一時之風氣，亦有不解其所以然者。臣考本朝以來，匡言主德者，孫嘉淦以自是規高宗，袁銑以寡欲規大行皇帝，皆蒙優旨嘉納，至今傳爲美談；糾彈大臣者，如李之芳參劾魏裔介，彭鵬參劾李光地，厥後四人，皆爲名臣，亦至今傳爲美談。自古直言不諱，未有盛於我朝者也。今皇上御極之初，又特詔求言，而褒答倭仁之諭，臣讀之至於忭舞感泣，此誠太平之象。然臣猶有過慮者，誠見我皇上求言甚切，恐諸臣紛紛入奏，或者條陳庶政，頗多雷同之語，不免久而生厭；彈劾大臣，懼長攻訐之風，又不免久而生厭。臣之愚見，願皇上堅持聖意，借奏摺爲考核人才之具，永不生厭斁之心。涉於雷同者，不必交議而已；過於攻訐者，不必發鈔而已。此外則但見其有益，初不見其有損。人情狃於故常，大抵多所顧忌，如主德之隆替，大臣之過失，非皇上再三誘之使言，誰肯輕冒不韙？如藩臬之奏事，道員之具摺，雖有定例，久不遵行，非皇上再三迫之使言，又誰肯立異以犯督撫之怒哉？臣亦知内外大小，羣言并進，即浮僞之人，不能不雜出其中。然無本之言，其術可以一售，而不可以再試，朗鑒高懸，豈能終遁！方今考九卿之賢否，但憑召見之應對；考科道之賢否，但憑三年之京察；考司道之賢否，但憑督撫之考語。若使人人建言，參互質證，豈不更爲核實乎？臣所謂考察之法，其略如此。三者相需爲用，并行不悖。

曾國藩《曾文正公全集・書札》卷一二《覆李黼堂》 前寄一緘，道及求人之法，須有操守而無官氣，多條理而少大言。日來以此廣告各處，求薦才以輔我不逮，尚無應者。兩君物色得人否？求人之道，須如白圭之治生，如鷹隼之擊物，不得不休。又如蚌之有母，雉之有媒，以類相求，以氣相引，庶幾得一而可及其餘。大抵人才約有兩種：一種官氣較多，一種鄉氣較多。官氣較多者好講資格，好問樣子，辦事無驚世駭俗之象，語言無此防彼礙之弊。其失也奄奄無氣，凡遇一事，但憑書辦家人之口説出，憑文書寫出，不能身到、心到、口到、眼到，尤不能苦下身段去事上體察一番。鄉氣多者妍逞才能，好出新樣，行事則知己不如人，語言則顧前不顧後，其失也一事未成，物議先騰。兩者之失，厥咎維均。

人非大賢，亦斷難出此兩失之外。吾欲以「勞苦忍辱」四字教人，故且戒官氣而姑且用鄉氣之人，必取遇事體察身到、心到、口到、眼到者。趙廣漢好用新進少年，劉晏好用士人理財，竊願師之。

曾國藩《曾文正公全集・日記》卷上　君子有三樂：讀書聲出金石，飄飄意遠，一樂也；宏獎人材，誘人日進，二樂也；勤勞而後憩息，三樂也。己未九月【略】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頤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損君子以懲忿窒慾。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鼎君子以正位凝命。此六卦之大象，最切於人，頤以養身養德，鼎以養心養賢，尤爲切要。辛亥七月

曾國藩《曾文正公全集・雜著》卷一《筆記十二篇・才用》　雖有良藥，苟不當於病，不逮下品；雖有賢才，苟不適於用，不逮庸流。梁麗可以冲城，而不可以窒穴；犛牛不可以捕鼠，騏驥不可以守閭。千金之劍，以之析薪，則不如斧；三代之鼎，以之墾田，則不如耜。當其時，當其事，則凡材亦奏神奇之效，否則鉏鋙而終無所成。故世不患無才，患用才者不能器使而適宜也。魏無知論陳平曰：「今有尾生孝己之行，而無益勝負之數，陛下何暇用之乎？」當戰争之世，苟無益勝負之數，雖盛德亦無所用之。余生平好用忠賢者流，今老矣，始知藥之多，不當於病也。

曾國藩《曾文正公全集・雜著》卷一《筆記二十七則・君子小人》　陳容有言曰：「仁義豈有常？蹈之則爲君子，違之則爲小人。」大哉言乎！仁者物我無間之謂也，一有自私之心，則小人矣。義者無所爲而爲之謂也，一有自利之心，則小人矣。同一日也，朝而公正，則爲君子；夕而私利，則爲小人。同一事也，初念公正，則爲君子；轉念私利，則爲小人。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所争祇在幾微，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如是，顛沛必如是，一不如是，則流入小人而不自覺矣。所謂小人者，識見小耳，度量小耳。井底之蛙，所窺幾何，而自以爲絶倫之學；遼東之豕，所異幾何，而自以爲蓋世之勳。推之以孑孑爲義，以硜硜爲信，以齪齪爲廉，此皆識淺而易以自足者也。君臣之知，須積誠以相感，而動疑主恩之過薄；朋友之交，貴積漸以相孚，而動怨知己之罕覯。其或兄弟不相容，夫婦不相信，父子不相亮，此皆量褊而易以滋疑者也。君子則不然，廣其識，則天下之大，棄若敝屣；堯舜之業，視若浮雲。宏其度，則行有不得，反求諸己，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烏有所謂自私自利者哉？不此之求，而詡詡然號於衆曰：「吾君子也。」當其自詡君子深信不疑之時，識者已嗤其爲小人矣。

曾國藩《曾文正公全集・文集》卷二《聖哲畫像記》　國藩志學不早，中歲側身朝列，竊窺陳編，稍涉先聖昔賢魁儒長者之緒。駑緩多病，百無一成；軍旅馳驅，益以蕪廢。喪亂未平，而吾年將五十矣。往者，吾讀班固《藝文志》及馬氏《經籍考》，見其所列書目叢雜猥多，作者姓氏至於不可勝數，或昭昭於日月，或湮没而無聞。及爲文淵閣直閣校理，每歲二月，侍從宣宗皇帝入閣，得觀《四庫全書》。其富過於前代所藏遠甚，而存目之書數十萬卷，尚不在此列。嗚呼，何其多也！雖有生知之姿，累世不能竟其業，況其下焉者乎？故書籍之浩浩，著述者之衆，若江海然，非一人之腹所能盡飲也。要在慎擇焉而已。余既自度其不逮，乃擇古今聖哲三十餘人，命兒子紀澤圖其遺像，都爲一卷，藏之家塾。後嗣有志讀書，取足於此，不必廣心博騖，而斯文之傳，莫大乎是矣。昔在漢世，若武梁祠、魯靈光殿，皆圖畫偉人事蹟。而《列女傳》亦有畫像，感發興起，由來已舊。習其器矣，進而索其神，通其微，合其莫，心誠求之，仁遠乎哉。國藩記。

堯舜禹湯，史臣記言而已。至文王拘幽，始立文字，演《周易》。周孔代興，六經炳著，師道備矣。秦漢以來，孟子蓋與莊、荀並稱。至唐，韓氏獨尊異之。而宋之賢者，以爲可躋之尼山之次，崇其書以配《論語》。後之論者，莫之能易也。茲以亞於三聖人後云。左氏傳經，多述二周典禮，而好稱引奇誕，文辭爛然，浮於質矣。太史公稱莊子之書皆寓言，吾觀子長所爲《史記》，寓言亦居十之六七。班氏閔識孤懷，不逮子長遠甚。然經世之典，六藝之旨，文字之源，幽明之情狀，粲然大備。豈與夫斗筲者争得失於一先生之前，姝姝而自悦者哉。

諸葛公當擾攘之世，被服儒者，從容中道。陸敬輿事多疑之主，馭難馴之將，燭之以至明，將之以至誠，譬若御駑馬登峻坂，縱横險阻，而不失其馳，何其神也。范希文、司馬君實遭時差隆，然堅卓誠信，各有孤詣。其以道自持，蔚成風俗，意量亦遠矣。昔劉向稱董仲舒、王佐之才，伊、吕無以加；管、晏之屬，殆不能及。而劉歆以爲董子師友所漸，曾不能幾乎游、夏。以子觀四賢者，雖未逮乎伊、吕，固將賢於董子。惜乎不得如劉向父子而論定耳。自朱子表章周子、二程子、張子，以爲上接孔、孟之傳。後世君相師儒，篤守其説，莫之或易。乾隆中，閎儒輩起，訓詁博辨，度越昔賢；別立微志，號曰漢學。擯有宋五子之術，以謂不得獨尊。而篤信五子者，亦屏棄漢學，以爲破碎害道，斷斷焉而未有已。吾觀五子立言，其大者多合於洙泗，何可議也。其訓釋諸經，小有不當，固當取近

世經説以輔翼之，又可屏棄羣言以自隘乎。斯二者，亦俱譏焉。

西漢文章，如子雲、相如之雄偉，此天地道勁之氣，得於陽與剛之美者也。此天地之義氣也，劉向、匡衡之淵懿，此天地温厚之氣，得於陰與柔之美者也。此天地之仁氣也。東漢以還，淹雅無慚於古，而風骨少隤矣。韓、柳有作，盡取楊、馬之雄奇萬變，而内之於薄物小篇之中，豈不詭哉。歐陽氏、曾氏皆法韓公，而體質於匡、劉爲近。文章之變，莫可窮詰。要之，不出此二途，雖百世可知也。

余鈔古今詩，自魏晉至國朝，得十九家，蓋詩之爲道廣矣。嗜好趨向，各視其性之所近，猶庶羞百味，羅列鼎俎，但取適吾口者，嚌之得飽而已。必窮盡天下之佳肴辯嘗而後供一饌，是大惑也；必强天下之舌，盡效吾之所嗜，是大愚也。莊子有言：「大惑者，終身不解；大愚者，終身不靈。」余於十九家中，又篤守夫四人者焉。唐之李、杜，宋之蘇、黄，好之者十有七八，非之者亦且二三。余懼蹈莊子不解不靈之譏，則取足於是終身焉已耳。

司馬子長網羅舊聞，貫串三古而八書，頗病其略；班氏《志》較詳矣，而斷代爲書，無以觀其會通；欲周覽經世之大法，必自杜氏《通典》始矣。馬端臨《通考》，杜氏伯仲之間，鄭《志》非其倫也。百年以來，學者講求形聲，故訓，專治《説文》，多宗許、鄭，少談杜、馬。吾以許、鄭考先王制作之源，杜、馬辨後世因革之要，其於實事求是一也。

先王之道，所謂修己治人，經緯萬彙者，何歸乎？亦曰禮而已矣。秦滅書籍，漢代諸儒之所掇拾，鄭康成之所以卓絶，皆以禮也。杜君卿《通典》，言禮者十居其六，其識已跨越八代矣。有宋張子、朱子之所討論，馬貴與、王伯厚之所纂輯，莫不以禮爲兢兢。我朝學者，以顧亭林爲宗。國史《儒林傳》褒然冠首。吾讀其書，言及禮俗教化，則毅然有守先待後、舍我其誰之志，何其壯也！厥後張蒿庵作《中庸論》，及江慎修、戴東原輩，尤以禮爲先務。而秦尚書蕙田，遂纂《五禮通考》，舉天下古今幽明萬事，而一經之以禮，可謂體大而思精矣。吾圖畫國朝先正遺像，首顧先生，次秦文恭公，亦豈無微旨哉！桐城姚鼐姬傳，高郵王念孫懷祖，其學皆不純於禮。然姚先生持論閎通，國藩之粗解文章，由姚先生啓之也。王氏父子，集小學訓詁之大成，夐乎不可幾已。故以殿焉。

姚姬傳氏，言學問之途有三：曰義理，曰詞章，曰考據。戴東原氏亦以爲言。如文、周、孔、孟之聖，左、莊、馬、班之才，誠不可以一方體論矣。至若葛、陸、范、馬在聖門則以德行而兼政事也。周、程、張、朱，在聖門則德行之科也，皆義理也。韓、柳、歐、曾、李、杜、蘇、黄，在聖門則言語之科也，所謂詞章者也。許、鄭、杜、馬、顧、秦、姚、王，在聖門則文學之科也。顧、秦於杜、馬爲近，姚、王於許、鄭爲近，皆考據也。此三十二字者，師其一人，讀其一書，終身用之，有不能盡。若又有陋於此，而求益於外，譬若掘井九仞而不及泉，則以一井爲隘，而必廣掘數十百井，身老力疲，而卒無見泉之一日。其庸有當乎？

自浮屠氏言因果禍福，而爲善獲報之説，深中於人心，牢固而不可破。士方其佔畢咿唔，則期報於科第禄仕；或少讀古書，窺著作之林，則責報於遐邇之譽，後世之名；纂述未及終編，輒冀得一二有力之口，騰播人人之耳，以償吾勞也。朝耕而暮穫，一施而十報，譬若沽酒市脯，喧聒以責之貸者，又取倍稱之息焉。禄利之不遂，則傲倖於没世不可知之名。甚者至謂孔子生不得位，没而俎豆之報，隆於堯舜。鬱鬱者以相證慰，何其陋歟！今夫三家之市，利析錙銖，或百錢逋負，怨及孫子；若通闤貿易，壤貨山積，動逾千金，則百錢之有無，有不暇計較者矣。富商大賈，黄金百萬，公私流衍，則數十百緡之費，有不暇計較者矣。均是人也，所操者大，猶有不暇計其小者，況天之所操尤大，而於世人豪末之善，口耳分寸之學，而一一謀所以報之，不亦勞哉！商之貨殖同，時同，而或贏或絀；射策者之所業同，而或中或罷；爲學著書之深淺同，而或傳或否，或名或不名，亦皆有命焉，非可强而幾也。古之君子，蓋無日不憂，無日不樂。道之不明，己之不免爲鄉人，一息之或懈，憂也；居易以俟命，下學而上達，仰不愧而俯不怍，樂也。自文王、周、孔三聖人以下，至於王氏，莫不憂以終身，樂以終身，無所於祈，何所爲報？己則自晦，何有於名？惟莊周、司馬遷、柳宗元三人者，傷悼不遇，怨悱形於簡冊，其於聖賢自得之樂，稍違異矣。然彼自惜不世之才，非夫無實而汲汲時名者比也。苟汲汲於名，則去三十二子也遠矣。將適燕晉而南其轅，其於術不益疏哉？

文、周、孔、孟、班、馬、左、莊、葛、陸、范、馬、周、程、朱、張、韓、柳、歐、曾、李、杜、蘇、黄、許、鄭、杜、馬、顧、秦、姚、王，三十二人，俎豆馨香。臨之在上，質之在旁。

郭嵩燾《郭嵩燾日記》 爲政以求人才爲急務，此古今常道也。要知求人才是聖賢性分内事。陶成作育之功，全繫之一身。其以聖賢之心相印合者，則若湯之於伊尹，高宗之於傅説，文王之於吕尚，相契意言之表，所謂神識也。又或博采人言，得一人而任之不疑，若桓公之於管仲，燕昭之於樂毅，高祖之於韓信，

昭烈之於諸葛，苻堅之於王猛，亦其深識遠鑒，感通符合，有神妙不可測者。下此而求人才，采聲譽，録微善，合吾意者用之，否者罷之。一時議論意氣之士，因緣以圖進取，而人才無聞焉。故自大賢而下，以求人才爲己任者，未有能善其用者也。必此之務，其惟法諸葛公乎？其言曰：昔交州平，屢聞得失；後交元直，勤見啓誨；前參事於幼宰董和，每言則盡；後從事於偉度胡濟，數有諫止。又曰：董幼宰參署七年，事有不至，至於十反來相啓告，所以集衆思、廣忠益，事功德性無異視也。三代王者，求賢至矣，而詩書所載，多以脩身用諫爲義，其於用人，不過曰惟商者成人，曰汝無侮老成人，此足以爲後世求人之準矣。其次則用人以治事。如司馬光十科舉士之議，有事須材，即案籍視所被舉科格，隨事試之，而授以職，庶人才皆有以自盡，而無輕進易退之嫌。第曰求人才而已，非大賢以下之所敢輕任者也。數十年來，朝廷以及天下，君臣之相與，朋友之相接，只一味成人之惡。如朝廷一政之美，一念之善，左右大臣不知導揚也，又從而沮遏之。其過舉妄念之動，無一不將迎附會，使成乎惡而後已。屬吏之於督撫亦然。反覆求其故，不可得。《傳》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是。君子非有意乎成人之美也，自有其美而樂乎人之成之也。小人非有意乎成人之惡也，自有其惡而亦樂乎人之成之也。其成人也，還以自成而已。故曰：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成人成己，豈有二道哉。天下之營私趨利以成乎風俗，上而朝廷，下而朋友，相與同心一德，併趨乎惡而相習爲固然。有世道人心之責者，亦可以審所處矣。

《太平天國文書彙編》卷五《論兵要四則》 前有爲將者具稟求教用兵之法，小弟姑舉兵要四則以答所求，且教以留心推行，幸勿笑爲紙上談兵可也。但未知有當與否，恭録聖覽。

爲將有爲將之學問

雨晴風霧，皆爲兵具；山原林坎，亦是武經。喜怒哀樂，爲用兵之策；智仁勇義，乃勝敵之謨。雖云兵者詭道也，蓋慎於平素而詭在一時，此孔明之學問，能百戰百勝也。

爲將有爲將之道德

兵不在多而在得力，然所以得人力而人肯聽令者，在主將有以服之耳。究亦非一朝一夕之故，必平日有恩於人，如士卒死吴起之憐病，衆人遮余闕以身先，馬援雖死而不怨，李嚴見黜而無詞也。更有民則簞食壺漿，商則市肆無驚，豈非仁聲素著，信義先行者所能如此哉！

爲將有爲將之法律

孔明之所以見稱今古者，惟「器使羣材，賞罰嚴明」八字而已。蓋器使則人無亂法，嚴明則人皆服法，無亂而服，即效命取勝之根也。

爲將要知蓄鋭之方

蓋兵者勢也，因其勢而導之，則一往莫遏。故孔明每多激將之言，不激則勢不鋭；岳飛身先士卒，激以仁義；關、張、趙雲，威聲素著，故得迎刃而解。即我天朝初以天父真道，蓄萬心如一心，故衆弟祇知有天父兄，不怕有妖魔鬼。此中奥妙無人知覺。今因人心冷淡，故鋭氣減半耳。東王、西、南、翼王、羅大綱等所以屢戰屢勝者，亦先聲奪人，聞風而竄，推之古昔，兵之得勝於進退驕誘者，無非由蓄威而得也。又云「師克在和」，不和則人心不一，不一則渙，何蓄鋭之有？故廉藺相和，而秦有十五年不敢出函谷關者此也。信斯言也，雖有些須失錯，不且妄生議論，以惑軍心，宜如田單之説，有神兵下降，以復齊七十餘城，切不可有漏泄軍機，如自鑿船底，令水入艙者也。至於各國各省情形以及軍國精細等事，非紙筆所能罄述，又非目前所急務者，惟願衆弟量度「時勢」二字，以行所當行可也。

《皇朝經世文續編》卷一二《富教論》 自夫子有富教之説，而千古聖君賢相，殫心竭力以圖國家之政，未有外此兩端者也。夫以堯舜之知，不能徧物，惟當務之爲急，方今圖政而求所謂當務之急者有二焉，復祖制以裕財用，變士習以振風俗而已。【略】若夫風俗之源，由於士習。士者，上爲官僚所從出，下爲齊民所表率，不可不謹。方今士習之壞，在習爲時文以邀科第，而不知貴躬行。重博學也。今雖未能遽革時文之法，要不可無以風示之。竊觀聖祖仁皇帝時，徵關中處士李容，不至，特賜「關中大儒」四字褒之，此士所以聞風景慕，而天下多理學之儒也。又開博學宏詞科，此士所以皆務讀書，而朝廷多博古通今之儒也。今誠令督撫薦舉理學名儒與博學通儒，試而取之，試之極嚴，取之極少。冒濫者罪其舉主，則大臣不敢徇情濫舉，其得舉者，即不必盡予以官，而名實所存，已足以振士之氣，而洗專務時文之陋矣。於是又從而教導之，教導之法，在各縣教官與院長。方今爲教官者，或年已篤老，或才力不勝爲縣令，使之改教，是直以教官爲養老藏庸之所，又安望其化導士子耶！夫教官有師儒之任，朱子謂不可使年少者爲之，然亦不可令篤老者居之。其教士子，將教以修齊治平之道也，安有

爲知縣且不勝任，而可使之爲教官者，故教官宜慎擇其人而優其禮也。方今書院之山長，多督撫所薦私人，宜爲之嚴定其法，院長不拘名位，必有聞望著述者，方可居之。每縣院長，必以其名報部，督撫欲薦人，必先以其人學問著述奏聞，如有督撫私薦，而縣官聽受者並罪之。院長既得其人，或書院經費不敷，則募富户捐資生息而獎賞之，必優其院長之束脩，豐其子弟之膏火，葺其屋宇使可居，嚴其課試使無怠，而又多購書籍，使高材者得以誦讀，如此則書院之名實稱矣。於是又從而約束之，約束之者，莫善於習禮。竊謂欽定《大清通禮》，宜每生各給一部，其中士庶人禮有未備，更增補之，使冠昏喪祭，依此而行。凡貧不能如禮者聽之，富而過於禮者罰之，士不遵禮者教官責之，蓋使爲士者心術正，品行端，學問博，禮節嫻，以之入仕，則官方必肅，以之化民，則觀感必速。善政、善教，道無有過於此者矣，之二者富教之大端，當今之急務也。

王韜《弢園尺牘・代上蘇撫李宮保書》 何爲三大病？人材者，國勢之所繫也，國家之有人材，猶人身之有精神。今竊見内外人材習爲軟熟，其弊之漸，必至委靡不振，其故皆由不喜切直而悦諂諛，以至鯁亮者退，柔媚者進。其間或有有爲之材，而閱歷已久，過於老成持重，其作事不肯擔持大利害，其居位亦無大榮辱，恬緩取容，寖成風尚。人材之罷，厥病曰痿。財用者，國命之所寄也。一國之强弱，萬事之成敗，恒由乎此。軍興以來，括天下之財賦，削天下之脂膏，不填巨壑。循至民生日蹙，國計日敝，下損而上益瘠。且今日所以取諸民者，皆非正額。所謂苟且不終月之計也。顧賊一日不滅，則此諸弊政一日不可去。是猶飲鹽泉以療渴，服猛劑以治邪，明知其不可而暫行之者也。財用之竭，厥病曰窘。法制者，國家所以馭下也。執法牽制，其蔽必至視爲具文。非法制之不善，實心奉行者無人耳。是以一變，而其權不操諸官，而操諸吏。今天下内事動持於部議，外事一由於吏手，以畏葸爲精能，以闖茸爲歷練，以進言爲喜事，以言法爲更張。朝廷之上，牢不可破。即有良法美意，奇才異能，可施諸實用者，偶不合於成例，輒爲部議所格，曰：此舊法不可壞，定制不可更也。即曰破格，仍不可外乎文章科第。即曰求賢，未聞别設一途以取士。登進人材既拘以資格，則不問其才否。外而郡邑諸吏上下其手，顛倒是非，官一切不能問。曰非是且遭駁斥。持守愈固，蒙蔽愈深，厥病曰痼。今欲振作人材，增重國勢，則莫如風厲在位，開直言極諫之科。欲充裕財用，培養國命，則莫如疏生財之源，閉言利之門。欲防吏弊，掃積偷，則莫如變通新法，行法得人。顧此雖關乎天下之計；至於江左一隅，亦不外求才立法興利除弊數大端而已。江左既已久罷科場，許行薦舉，則所以薦舉者仍在語言文字乎？抑將在政事軍旅乎？或采之虚名試之實效乎？此數者雖足以召才，而但舉其所能知，不能及其所未知，則真才仍或不出其中。今請分八科以取士，拔其尤者以薦諸上。一曰直言時事以覘其識，二曰考證經史以覘其學，三曰試詩賦以覘其才，四曰詢刑名錢穀以觀其長於吏治，五曰詢山川形勢軍法進退以觀其能兵，六曰考曆算格致以觀其通，七曰問機器制作以盡其能，八曰試以泰西各國情事利弊語言文字以觀其用心。行之十年，必有效可見。

王韜《弢園尺牘續鈔・擬上當事書》 五曰儲材。天下豈無人才，患所以求之者未至耳。首重將才，其人必須深明韜略，曉暢戎機，知地理之險要，審敵情之强弱；其次則爲藝術之才，必有奇巧異能之士出焉，其人能造舟艦，制槍炮，建築營壘，仿作攻守戰陣之具，用以出奇制勝。於沿海通商口岸，設立三大書院：一曰武備院，所以收將才也，司理槍炮，教習戰鬥，演試陣圖，胥在其中矣。一曰藝術院，所以收藝能之士也，制造一切工程，胥統諸此矣。一曰水師院，專收駕駛戰船，明習海道之人，預備於平日，方能用之於臨時。

六曰重藝術。今宜創設學院，專重藝術，教習成童。夫人之造端，貴乎始基。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所謂先入者爲之主也。幼學而壯行，家修而廷獻，其所繫於自少教習者，豈可緩也哉？西學所重，豈徒在語言文字之末，象緯輿圖曆算格致機器制造，以及化學光學電學重學醫學律學，皆藝術也。於沿海各直省通商口岸，皆需設立學塾。選心性敏慧，身體充實之子弟，入而肄業。以重幣延聘各西人，爲之悉心教習，務使之專心致志，以底於有成。三年一加考核，列於前茅者，例有獎賞，以示鼓勵。技藝既成，則加録用，因材器使，各當其長。將見不數十年間，各處廠局，皆我中國之人主理其事，不必假手於西人。凡有學成絶技，獨出意表，造成之器，可資實用者，得膺上賞，並許獲沾其利；如是則人人自奮，而所學自不至徒襲其皮毛也。上以此求，下以此應，中國人心之巧，安見不如泰西；將見駕乎其上且不難，而何必蹈蹈焉退讓爲哉！

張之洞《張文襄公全集》卷八九《札司局設局講習洋務・延訪洋務人才啓》 蓋聞經國以自强爲本，自强以儲材爲先。方今萬國盟聘，事變日多，洋務最爲當務之急，海疆諸省設局講求，並著成效。查中外交涉事宜，以商務爲體，以兵戰爲用，以條約爲章程，以周知各國物産、商情、疆域、政令、學術、兵械、公法、律

例爲根柢，以通曉各國語言文字爲入門。世用所資，至廣且急。晉省僻處山陬，亟願集思廣益，其有研精天算、周歷地球、通曉諸邦之形聲，熟於沿海之險要，或多見機器，運用得宜，或推闡洋法，自能創造，或究極船炮之利鈍，或精通礦學之法門，或能貫徹新舊條約之變遷，或能剖析公法西例之同異，兼擅衆長者俾爲人師，專通一門者亦資節取，苟能褒賞就我，即當開閣延賓。各省廠局員弁、學堂生徒以及官幕、紳商、良工、巧匠，或經各省大憲選擇遣行，或據本人自陳查明，津送盤費均由各省墊付，咨照歸款；或即不由各省咨送，亦無妨徑自前來，到晉後量才禮遇，優其薪資，俟美利漸臻，仍仿照各省局章程詳請奏獎。所冀絶學宏開，時艱共濟，神州海外，莫譏衍説之虚荒，杕杜道周，竊比唐風之慕好。太行如砥，敬俟來游。此啓。

張之洞《張文襄公全集》卷二〇三《勸學篇下・兵學第十》　或曰：兵必須學。《論語》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諸葛忠武曰：八陣既成，自今行師，庶不覆敗矣，是兵有法有教也。或曰：兵不在學。霍去病曰「顧方略何如耳，不至學古兵法」，岳武穆曰「運用之妙，存乎一心」，是兵無法無教也。此皆聖賢名將之説也，何道之從？曰：吾將以四説通之。

蓋兵學之精，至今日西國而極。有械不利，利械不習，與無手同；工作不嫻，橋道不便，輜重不備，與無足同；地理不熟，測量不準，偵探不明，與無耳目同。聚千萬無手無足無耳目之人，烏得爲兵？是必先教之以能戰之具，範之以不敗之法。既成爲兵矣，而後可以施方略，言運用。至於方略運用，豈必西法，亦豈必古法哉！《漢・藝文志》兵家分權謀、形勢、陰陽、技巧四類。西人兵學，惟陰陽不用，餘皆兼之。槍炮、雷電、鐵路、炮臺、濠壘、橋道，技巧也。地圖、測算，形勢也。至攻守謀略，中西所同，因其械精藝多，條理繁細，故權謀一端，亦較中法爲密。

陸軍之別有五，曰步隊、馬隊、炮隊、工隊、輜重隊。工輜兩隊，皆兼有步隊之所能。每一軍皆兼有之，如四體具而後爲人。工隊主營壘橋道之事，輜重隊主械藥衣糧之事。西法以步隊、炮隊爲最重。馬隊止爲包抄及偵探之用。工、輜二隊，古人所略，緣火器猛烈，或大隊相持，或偵探扼守，必須掘地營，開濠塹，頃刻立就，若遇溪河泥沙，必須應時可渡，故立工隊。今日用快槍快炮，所需彈藥過多，一裝五子十子，連珠而發者，爲快槍。炮子如槍子式，彈藥相連，一分鐘可放數十出者，爲快炮。以及備戰各物至爲繁重，故立輜重隊。分爲數起，層遞轉運，故進不誤用，退不全失。《淮南子・兵略訓》言將以五官爲股肱手足，一曰尉之官，治軍者也，一曰侯之官，偵探也；一曰司空之官，空工古今字，即工程隊之官也；一曰輿之官，即輜重隊之官也；其一闕。其説輿之官曰：收藏於後，遷舍不離，無淫輿，無遺輜，輿之官也。往年遼東之戰，多無此隊之爲累矣。因臨戰之善有三：一未戰先繪圖，欲與敵國有戰事，先於一兩年前，詳繪敵境地圖。一馬隊充偵探，偵探必以馬隊分途四出，更番歸報。一前敵有軍醫，隨在陣後，藥物皆具。西法有軍樂隊，以作戰士之氣，今姑從緩。卹兵之善有四：一餉厚；一將不發餉，別有官主之；一兵不自爨，官爲供備；一陣亡者卹其家終身。

教武備學生之法有三：曰學堂，曰操場，曰野操。學堂講軍械理法、地理測繪、戰守機宜、古來戰事。操場習體操、隊伍、火器。野操習分合、攻守、偵探。或於山阜，或於溪谷，或於平地，作兩軍對敵狀，惟將所指揮，無定式，不僅在校場排演舊陣也。將領教偏裨之法有二：曰兵棋，曰戰圖。兵棋者，取地圖詳繪山水、道路、林木、村落，以木棋書馬步各隊，將校環坐，各抒所見，商確攻守進退之法。戰圖者，取西國古來大戰事諸圖，推究其勝敗之故。其教之程期有三：教兵止在操場，遲者一年可用，速者半年可用。教弁即有學堂，若緑營把總外委額外，勇營哨官哨長，皆爲弁，步隊輜重隊弁十四月，馬隊弁十六月，炮隊工隊弁十八月，均兼隨營操演。其十四歲以前，例入之小學堂，不在此數。教將官者，學堂五年，隨營操演二年，若緑營千總以上至副將，勇營管帶以上至分統，皆爲官。以下爲弁。界限甚嚴。教大將者，學堂五年，隨營二年，再入大學堂二年。若提鎮及大統領。凡爲將官者，雖爲官仍不廢學，以時受教於本管之將領。必至大將，乃不受學。初入學堂者，年無過二十歲。總之，略於教兵，詳於教將，此其要旨也。自將及弁，無人不讀書，自弁及兵，無人不識字，無人不明算，無人不習體操，無人不解繪圖，此其通例也。

水師之別有二：曰管輪，曰駕駛。管輪主輪機測量，駕駛主槍炮攻戰。先教之於學堂，大率五年，復教之於練船，游歷各國海口，習風濤，測海道，觀戰事，大率三年，其事較陸軍爲尤精。將領之外，又有關涉軍事最要之官兩項，一曰參謀官，主謀畫、調度，考地理，審敵情。國君之參謀，若宋之樞密，明之本兵；將帥之參謀，若今之營務處而較尊。一曰會計官，主一軍械物衣糧車馬。何物用汽車，一車裝若干；何物用馬，一馬馱若干；何物用馬車，一車裝若干，皆豫算於平時，若今之糧臺。兩項官皆出於學堂，參謀尤重。今日固有營務處、糧臺，但無豫爲此學者耳。

兵之等差有三：在營者爲常備兵，教之三年，即遣之歸，名爲豫備兵，不給餉，每年調集一操，酌予獎賞。又三年，則罷爲後備兵。有大戰事，常備不足，則

以豫備兵充之。大率每年常備之退爲豫備兵者，約三之一，補新兵亦三之一。新舊層遞蛻換，行之二十年，則舉國之人無不習戰者。用餉愈省，得兵愈多，兵技常熟，兵氣常新。其法創始於德，歐洲效之，東洋踵之，歐洲大戰，動輒用兵二三十萬，故兵須多。然此法所以能行者，外國重武，其民以充兵爲榮，爲國家效力計，不爲一身餬口計。華兵以入伍爲生計，故疲老多而裁汰難。且工商多，閑民少，其兵皆有技能，軍籍既脱仍有執業，故可行也。中國若仿爲之，則惟有於三年學成之兵，發給憑照，退爲豫備兵，遣歸本籍，酌給半餉，以供本縣緝捕之用。改業遠出者不給餉。三年以後，亦照西法退爲後備，有事募集，亦可得半。

至其教將士之本務有二：曰知忠愛，曰厲廉恥。西洋將官教武備學生之言曰：汝等須先知自己是中國人，將來學成，專爲報效國家，若臨戰無勇，乃國家之恥，一身之恥，若無此心，雖練成與西兵一律之才能，亦無用也云云。西人武備書所言，意與此略同。東洋將領，人給官書一卷，佩之於身有來湖北者取視其本，所載皆中國古來忠義文字，如《出師表》、《正氣歌》之類。所以將士皆能知忠愛厲廉恥者，其道有一，曰尚武功。其國君服提督之服，鄰國之君相贈以武將之銜，臨戰之飢寒有備，戰歿之家屬有養，兵之死亡，君親弔之，兵之創傷，后親療之，故將之尊貴，過於文臣，兵之自愛，過於齊民，强國之由，其在此矣。

今日朝野皆知練兵爲第一大事，然不教之於學堂，技藝不能精也；不學之於外洋，藝雖精，習不化也；在上無發憤求戰之心以倡導之，兵雖可用，將必不力也。或曰：使古之孫、吴、韓、岳、戚，近今之江、塔、羅、李，多與西人戰，能勝否乎？曰：能！亦學西法否乎？曰：必學。夫師出以律，聖之明訓也；知己知彼，軍之善經也；後起者勝，古今之通義也；兵事爲儒學之至精，胡文忠閱歷有得之格言也。《孫子・火攻篇》，即西法先導；《謀攻篇》其次伐交；《九地篇》不知諸侯之謀者，不能豫交，争天下之交，養天下之權，皆西國兵争要義。《吴子》地輕馬，馬輕車，車輕人，人輕戰，與西法行軍修路合。一人學戰，教成十人，萬人學戰，教成三軍，與西法學堂重在教將領合。畜騎之對，與西法養馬合。知忠愛廉恥則必學，其不學者必其不知忠愛廉恥者也。使諸名將生今之世，必早已習其器，曉其法參以中國之情勢，即非仿行，亦必暗合，即出新意，亦同宗旨，而又鼓以忠義之氣，運以奇正之略，奚爲而不可勝哉？！若近日武臣，怠惰粗疏，一切廢弛，而藉口於漢家自有制度，亦多見其無效忠死國之誠而已矣。方今兵制教法，東洋西洋，大略皆同，蓋由推求精善，故各國有則效而無改易之者。語曰：不習爲吏，視己成事。況不習兵而又不視成事，豈不殆哉？

薛福成《庸盦全集・文編》卷一《應詔陳言疏》 世運之所以爲隆替者何在乎？在賢才之消長而已。夫天之生才，恒足以周天下之用，然而賢才有盛有不盛者，則培養之道爲之也。曩者大行皇帝御極之初，皇太后殷殷求治，博訪賢才，大臣薦舉，每多不次擢用，於是碩輔盈朝，勳臣輩出，四方瓌俊，奮袂崛起，以贊中興之運，是豈無術以致之哉？蓋由虚懷宏獎，振古罕有，而又不拘一格，隨宜器使用能光顯丕業，至今猶被其庥。邇年以來，獎進之賢才，似稍不如前矣。竊恐數十年後，老成凋謝，繼起無人，此事之大可慮者也。夫欲賢才之奮興，必先培養於平日，培養之術，其要有三：一曰重京秩。自古設官，重内輕外。漢汲黯出守淮陽，則至於流涕；唐班景倩入爲大理，則喜若登仙。此古帝王居中馭外，鼓舞豪俊之微權也。我朝頒禄，因明舊制，京員俸薄，不逮漢唐十分之一。又自耗羡歸公之後，外官有養廉，而京員無養廉，人情益重外輕内，然其初升轉猶易，京外兩途互爲出入，故供職者不以爲苦。近日京員盼慕外放，極不易得，恒以困於資斧，告假而去，絶跡京華，其留者衣食不贍，竭蹶經營，每於國家之掌故，民生之利病，不暇講求，此京秩所以愈輕也。查乾隆二年，增京官恩俸，法良意美，度越元明，似宜略仿前謨，酌爲推廣，别籌恒款，普加京員養廉，籌款之法，宜取諸節省之餉項。方今滇、黔、關隴，次第肅清，勇營大半凱撤，將來所節餉需，合計不下一千餘萬。應查明各省停撥之餉，酌提十分之一二，飭令每歲解部，以備京員養廉之用。所費於國計者甚微，所裨於治體者實大。至若清要之選，當課以經世之具，勿專尚小楷之精，試律之巧，俾獲講求實用。其各部院保舉人員，在聖明鑒衡不爽，隨宜超擢以勵其氣，中外迭用以練其才。庶舉世重外輕内之見，可以默轉於無形。百年樹人之計，在此舉矣。

一曰設幕職。伏查雍正元年，世宗憲皇帝命督撫保舉幕賓，以彰激勸。諭旨有云：今之幕客，即古之參謀記室，凡節度觀察等，使赴任之時，皆徵辟幕僚，功績果著，即拜表薦引，彼愛惜功名，自不敢任意苟且。臣謹案我朝名臣，若方觀承、嚴如熤、林則徐，近年如大學士李鴻章、左宗棠，始皆託跡幕僚，洞悉中外利病，故能卓著忠勳。可否略仿漢、唐、宋遺法，仰承世宗鼓勵人材之盛心，準令各督撫奏辟幕僚，自京外官以至布衣，如有才守出羣者，許即專疏保薦。視其本職，計資論俸，一體升轉，無職者量加録用。行之稍久，必有閎駿之士出乎其間，

此亦造就之一法也。

一曰開特科。隋、唐以降，始專尚考試，然其時科目甚多，登進之途頗廣。明初始專以八股取士，文風渾樸，得人稱盛。今行之已五百餘年，陳文委積，勦説相仍，而真意漸汩。取士者束以程式，工拙不甚相遠，而黜陟益以難憑，遂使世之慕速化者，置經史實學於不問，競取近科闈墨，摹擬剽竊以弋科第，前歲中式舉人徐景春，至不知《公羊傳》爲何書，貽笑海内，乃其明鑒。然則科舉之法，久而漸敝，殆不可無以救之矣。我朝康熙、乾隆年間，兩舉詞科，一時名儒碩德，及閎雅儁異之才，悉萃其中。文運之隆，遠邁前古，非賢才之獨盛於此時也。誠以大臣之舉，非聞望素著者，不敢妄登薦牘，其與冥搜於場屋，決得失於片時者，迥不侔也。誠法聖祖高宗遺意，特舉制科，則非常之士，聞風興起。其設科之名，或稱博學鴻詞，或稱賢良方正，或稱直言極諫，應由部臣臨時請旨定奪。庶賢才無沉抑之患，可輔科舉所不逮，而前此空疏之弊，亦且漸以轉移。或謂方今科甲人員不少，而復舉特科，恐益致仕途之壅滯，不知特科乃曠世而一開，所用不過數十人，且其所舉，大半亦出於科甲，是未足爲科甲之累，而適所以劑科甲之窮，補偏救敝之方，不外是矣。蓋重京秩，則賢才奮於内矣；設幕職，則賢才練於外矣；開特科，則舉世賢才無遺逸之虞矣。臣之所願養賢才者此也。

薛福成《庸盦全集・文編》卷一《應詔陳言疏》 一儲才宜豫也。自中外交涉以來，中國士大夫拘於成見，往往高談氣節，鄙棄洋務而不屑道，一臨事變，如瞽者之無所適從。其號爲熟習洋務者，則又惟通事之流，與市井之雄，聲色貨利之外，不知其他，此異才所以難得也。今欲人才之奮起，必使聰明才傑之士，研求時務而後可。昔漢武帝詔舉茂才異等可爲將相及使絶國者，似宜略仿此意，另設一科，飭令内外大臣各舉所知，亦不必設有定額。其新科進士，大挑舉人，優拔兩貢，如有洞達洋務者，亦許大臣保薦，仿學習河工之例，别爲録用。其用之之道，如膽識兼優、才辯鋒生者，宜出使；熟諳條約、操守廉潔者，宜税務；才猷練達、風骨峻整者，宜海疆州縣。求之既早，斯用之不窮。彼士大夫見聞習熟，亦可轉移風氣，不務空談。功名之路開，奇傑之才出矣。

薛福成《庸盦全集・文外編》卷三《上曾候相書・養人才》 古之取士者，或以德進，或以事舉，或以言揚，三者兼用而不偏廢。隋、唐以降，始專尚考試，然其間自巖穴顯者，猶或有之，又特設制科以待非常之士。明初至今，制藝日重，得人之塗，一歸之甲乙科。其初文風渾樸，期於明理而止，故凡名賢碩德，與偉才異能之思自表見於時者，亦往往由之以進。然自是不就考試之人，以事舉者，固屬寥寥；以德進者，更闃然無聞矣。近十數年來，潢池不靖，朝廷博求賢才，大臣舉薦，率不次擢用，於是智略輻湊，虎臣輩出，四方璹俊，雷動雲合，以贊中興之運，是豈無術以致之哉。蓋由朝廷能破千載之成格，而節下以忠孝文武爲之倡，又復虚懷宏獎，振古罕有，故一代人才，聞而興起，用以截亂夷蘄，而惟節下之左右之也。今巨孽已平，海内漸以無事，英儁無由自效，士之奮迅求試者，復相率而入於科舉，科舉行之既久，其法不能無敝，蓋學士大夫以制藝相切劘餘五百年，至於今陳交委積，勦説相仍，而真意漸汩，取士者束以程式，工拙不甚相遠。夫以工拙不甚相遠之文，取决於有司一時之愛憎，加以貪常嗜瑣，意見各異，而黜陟益以難憑，遂使世之慕速化者，置經史實學於不問，競務爲澆薄浮厓之習以弋科第。魁碩之儒，皓首而不遇者，比比是也。然則欲救科舉之敝而收遺逸，養人才，莫如徵辟與科舉並用。大凡以今日天下人才計之：其見收於科第者十之二，其見收於軍營及一切保舉者十之三，其沉抑迍邅而不獲一用者，猶十之五。節下誠博訪而慎擇之，若德行純懿，若經術精深，若吏治明娴，若邱園高蹈，若練習名法，若諳曉韜鈐，若幹略過人，若文章希古，其他茂才異等，有一長一藝，堪施實用者，不拘一格，取其見聞所及，或素有時望者薦之朝，復奏之天子，飭内外大臣各舉所知，仿國初舉博學鴻詞例，召試大廷，量才録用，然後著爲成法，不時舉行。如是則賢才無遺逸之患，可以輔科舉所不及，而前此空疏之弊，亦且漸以轉移，夫科舉雖敝，其法固難變革也。若但云振文風，新士習，又非一人所能主其權，一日所能蔵其功也。節下負知人之雅鑒，昨者凶豎干紀，既以之收召英豪，奏不世之奇功矣。今復爲國家扶植元氣，以振聳天下人之耳目，當必有度越千古者。蓋斯事體大，非節下之德之力，不能成此舉，亦無復有能勝此舉者矣。

薛福成《庸盦全集・海外文編》卷二《强鄰環伺謹陳愚計疏》 臣謹擇其約而易行者，請爲聖主陳其大略：一曰勵人才。所謂才者何？常時方無事，則以黼黻隆平爲貴，時方多事，則以宏濟艱難爲先。夫道德之蘊，忠孝之懷，詩書之味，此其體也。而論致用於今日，則必求洞達時勢之英才，研精器數之通才，練習水陸之將才，聯絡中外之譯才。體用兼該，上也；體少用多，次也。當風氣初開之際，必有妙術以鼓舞之，則人自濯磨矣。迨豪彦競進之時，必擇異能而倚任之，則事無叢脞矣。羣才之振奮，默運於九重之精神，勸之有具，斯培之有本；培之有本，斯用之不窮。至於多設學堂，隨地教人，多選學生，出洋肄業，亦皆儲

才之要端也。

薛福成《庸盦全集・海外文編》卷三《振百工説》 古者聖人操制作之權以御天下，包犧、神農、黄帝、堯、舜、禹、周公皆神明於工政者也。故曰：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爲天下利，莫大乎聖人。聖人之制，四民並重，而工居士農商之中，未嘗有軒輊之意存乎其間。虞廷颺拜，垂殳斨伯與，與皋、夔、稷、契同爲名臣，《周禮・冬官》雖闕，而《考工》一記精密周詳，足見三代盛時工藝之不苟。周公製指南鍼，迄今海内外咸師其法。東漢張衡文學冠絶一時，所製儀器非後人思力所能及。諸葛亮在伊、吕伯仲之間，所製有木牛流馬，有諸葛燈，有諸葛銅鼓，無不精巧絶倫。宋、明以來，專尚時文帖括之學，舍此無進身之塗，於是輕農工商而專重士，又惟以攻時文帖括者，爲已盡士之能事，而其他學業，瞢然罔省。下至工匠，皆斥爲粗賤之流，寖假風俗漸成，竟若非性粗品賤，不爲工匠者。於是中古以前智創巧述之事，闃然無聞矣。

泰西風俗，以工商立國，大較恃工爲體，恃商爲用，則工實尚居商之先；士研其理，工致其功，則工又必兼士之事。吾嘗審泰西諸國勃興之故，數十年來，何其良工之多也？鐵路火車之工，則創其説者曰羅哲爾，曰諾爾德，而後之研求致遠者，不名一家。火輪舟之工，則引其端者曰迷路耳，曰代路爾，曰塞明敦，而後之變通盡利者，不專一式。電報之工，最闡精微者，則有若嘎剌法尼，若佛爾塔，若倭斯得，若阿拉格，若安貝爾。鍊鋼之工，最擅聲譽者，則有若西門子，若馬丁，若别色麻，若陪爾那，若回特活德。製槍之工，則有若林明敦，若吒者士得，若毛瑟，若亨利馬梯尼。製炮之工，則有若克魯伯，若阿模士莊，若荷乞開司，若那登飛。其他造船、造鋼甲之工，則有德之伏爾鏗，英之雅羅，法之科魯蘇。造魚雷、造火藥之工，則有奥之懷台脱，德之刷次考甫，德之杜屯考甫。泰西以人姓爲人名，自鍊鋼以下，大抵以人名爲廠名，即以廠名爲物名者居多。當其創一法，興一廠，無不學參造化，思通鬼神。往往有讀書數萬卷，試練數十年，然後能爲亘古開一絶藝者，往往有祖孫父子積數世之財力精力，然後能爲斯民創一美利者。由是國家給予憑單，俾獨享其利，則千萬之巨富可立致焉。又或獎其勳勞，錫以封爵，即位至將相者，莫不與分庭抗禮，有欿然自視弗如之意，則宇宙之大名，可兼得焉。夫泰西百工之開物成務，所以可富可彊，可大可久者，以朝野上下敬之、慕之、扶之、翼之，有以激厲之大故也。若是者，人見謂與今之中國相反，吾謂與古之中國適相符也。中國果欲發憤自彊，則振百工以前民用，其要端矣。欲勸百工，必先破去千年以來科舉之學之眭眇，朝野上下，皆漸化其賤工貴士之心，是在默窺三代上聖人之用意，復稍參西法而酌用之，庶幾風氣自變，人才日出乎。

鄭觀應《盛世危言・道器》 《易・繫辭》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蓋道自虚無，始生一氣，凝成太極。太極判而陰陽分，天包地外，地處天中。陰中有陽，陽中有陰，所謂「一陰一陽之謂道」者是也。由是二生三，三生萬物，宇宙間名物理氣，無不羅括而包舉。是故一者，奇數也，二者偶數也，奇偶相乘，參伍錯綜，陰陽全而萬物備矣。

故物由氣生，即器由道出。老子云：「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無名者，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也；有名者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也。孔氏云：「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既曰物有本末，豈不以道爲之本，器爲之末乎？又曰「事有終始」，豈不以道開其始，而器成其終乎？孔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憂道不憂貧。」又曰：「君子不器。」良以握原者可以制化，大受者不可小知。昔軒轅訪道於廣成，孔子問禮於老氏，虞廷十六字之心傳，聖門一貫之秘旨，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爲本。蓋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天地有中，人亦同具。秦、漢以降，三教分途，均不識中爲何説。《大學》云：「止至善。」止此中也。《中庸》云：「得一善則拳拳服膺。」服此中也。《易・繫辭》云：「成性存存，道義之門。」存此中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此中國自伏羲、神農、黄帝、堯、舜、禹、湯、文、武以來，列聖相傳之大道，而孔子述之以教天下萬世者也。

西人不知大道，囿於一偏。原耶穌傳教之初心，亦何嘗非因俗利導，勸人爲善。惜其精義不傳，二三生徒，妄以私心附會，著書立説，託名耶穌，剿襲佛老之膚言，旁參番回之雜教，敷陳天堂地獄之詭辭，俚鄙固無足論，而又創設無鬼神之説。夫既無鬼神，則天堂地獄又復爲誰而設？矧别派分歧，自相矛盾，支離穿鑿，聚訟至今，迄莫能折衷一是。究其流弊，皆好事者爲之，有識者斷弗爲所炫惑也。夫道彌綸宇宙，涵蓋古今，成人成物，生天生地，豈後天形器之學所可等量而觀。然《易》獨以形上形下發明之者，非舉小不足以見大，非踐迹不足以窮神，自《大學》亡《格致》一篇，《周禮》闕《冬官》一册，古人名物象數之學，流徙而入於泰西，其工藝之精，遂遠非中國所及。蓋我務其本，彼逐其末；我晰其精，彼得其粗。我窮事物之理彼研萬物之質。秦、漢以遠，中原板蕩，文物無存，學

人莫窺制作之原，循空文而高談性理。於是我墮於虛，彼徵諸實。不知虛中有實，實者道也；實中有虛，虛者器也。合之則本末兼賅，分之乃放卷無具。

昔我夫子不嘗曰「由博返約」乎？夫博者何？西人之所驚格至諸門，如一切汽學、光學、化學、數學、重學、天學、地學、電學，而皆不能無所依據，器者是也。約者何？一語已足以包性命之原，通天人之故道者是也。今西人由外而歸中，正所謂由博返約，五方俱入中土，斯即同軌、同文、同倫之見端也。由是本末具，虛實備，理與數合，物與理融，屈計數百年後，其分歧之教必寖衰，而折入於孔、孟之正趨；象數之學必研精，而潛通乎性命之樞紐，直可操券而卜之矣。《新序》曰：「强必以霸服。霸必以王服。」今西人所用，皆霸術之緒餘耳。恭維我皇上天亶聰明，宅中馭外，守堯、舜、文、武之法，紹危微精一之傳，憲章王道，撫輯列邦，總攬政教之權衡，博采泰西之技藝。誠使設大、小學館以育英才，開上、下議院以集衆益，精理商務，藉植富國之本；簡練水陸，用伐强敵之謀。建皇極於黃、農、虞、夏，責臣工以稷、契、皐、夔，由强企霸，由霸圖王，四海歸仁，萬物得所，於以拓車書大一統之宏規而無難矣。猗歟休哉！拭目而俟之已。

鄭觀應《盛世危言後編》卷二《招商局公學開學訓詞》 鄙人忝屬駐校董事，有監視之責，而校中執事均是舊人，各有專責，學生成績全賴教員之訓導有方，鄙人愧無學術，不足以表示諸生，惟有以三事告之：一曰立志，二曰勤學，三曰端品。

何謂立志？蓋人之生也各有志向，如學第一等人，須明道理，時存孝、悌、忠、信、禮、義、廉、恥之心是也。何謂勤學？古人爲學，貧士有囊螢、映雪之苦。今諸生無此苦境，便當發奮。況當此交通時代，商戰劇烈之世，必須學成一藝，方可謀生。何謂端品？人生第一是生命，二是名譽。品行端正，非義之財，一介〔芥〕不取，爲中外人所共仰。能耐貧苦，素位而行，如樹上之花時至自開，方有名譽。

以上三事，如不遵行，一到老大，追悔無及。此則鄙人數十年之閱歷，而願爲諸生布告者也。

陳虯《治平通議》卷五《救時要議・培人材》 何謂培人材？曰內臣，曰外臣，曰使臣，曰邊臣，國家皆資以有事。內臣宜令堂官按月一課，試以策論。外臣令道府按季彙其門簿，而默次其材具之高下，爲大計地。使臣周歷外洋，宜多帶學生，廣其識見；非任參贊者不得充欽使，非充學生者不得舉參贊。尤要者，令隱訪華民之在外洋傑而材者，予以誥敕，使以兵法部勒華民，而欽使爲之保護，萬一有事，即可率之以行。

陳虯《治平通議》卷五《救時要議・求材官》 何謂求材官？有智通過人、精神異常者，宜加物色以備録用。

康有爲《大同書・入世界觀衆苦》 愚蠢之苦　人之能橫六合，經萬劫，證神明，成聖哲者，皆智之力也。故吾自窮極萬理而後，能闢闔今古，宰割萬物，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即獨得天下特別無限之全權焉。吸大地諸天之精英而徧飫嚼之，集邃古聖英之神明而收攝焉，下至一草、一木、一鳥、一獸、一土、一石之形狀，亦足以資博物而考名理。當其新識驟得，踴躍狂喜，亦有天上地下惟我獨尊之勢，皆智之爲也。若愚者乎，既不能考大地萬物之理，又不能收今古諸聖之華，摘埴自喜，冥行自誇，問七星而不知，數萬國而不識，學問止於《論語》，而以《南華》《漢書》爲僻書，知識限於國土，而以球圓地繞爲奇事，冰人溺於冰海，火雞守於火山。所謂「南人不信千人帳，北人不信萬斛船」，今中國人之閉處窮鄉者，蓋猶未免哉！若夫不通算數，不識文字之人十猶有一，各國人民皆不能免焉。視羣書而無覩，舉文物而無知，凡大地新世治教之良，物理之新，文學之美，皆瞢無所聞焉，如瞽者不預文章之觀，聾者不預音樂之妙。生同爲人而所知乃與牛馬等，不得一接其同類先哲之奧妙懿偉以沃其魂靈，豈不哀哉！腦根所聞皆竈婢之餘論，耳目所入皆村曲之陋風，以爲天地之大，盡在此矣。夫人之聰明睿哲，無所不受，今愚陋若此，是割地自棄，暴殄天與，豈不哀哉！爪哇之梭羅王，爲荷所隸而不知也，自以天下莫大也，嘗問人以暹王與彼「地孰大，鑽石孰多？」豈不可憫哉！知識既愚，則制作亦蠢，試觀巫來由及煙剪之器物無不醜惡，其與進化之害莫大焉。且人既蠢愚，則一人不足一人之用，其勞作甚苦而逸樂甚少，傷人之生莫甚焉，況腦根熏濁，必少高明廣大之神，勢必嗜利無恥，少禮寡義。留此人種以傳家則俗不美，以傳種則種受害，以此愚根流傳不絕，是猶在黑暗地獄也，豈可使流轉於世宙間乎！夫人獸之異，不爲其形質，只爭其智愚，大同之世，豈容獸種。且愚則必頑，以此而欲致太平大同，是猶蒸沙而欲成飯也，必不可得矣。

康有爲《大同書・去家界爲天民》 凡有殊功異德於大地，及有功德於一地之中及一職、一學、一院之內，其功德事蹟，由衆公議，歸議院核定，告之考終院，爲立金石之像。刻其行事於石表，以著功德而昭不忘，則本院任之。

凡人仁智並備者曰賢；大仁大智並備者曰聖。凡有功德於人者，皆曰仁人，若建一學堂、立一醫院、起一養老、慈幼、育嬰、人本院、或捐捨多金、多地、多

器皆是；大之則若開一大河，鑿一火山，或造有益生民之業利物前民者皆是也；小之若爲師保、看護人亦是也。凡能創一新理、新器爲前古所無，後世大利者，號曰智人；生前有此，皆錫以寶星，有大小多少之差。及其鑄像立表，則仁人之石表以方，智人之石表以圓，其仁智並備者則石表方圓並備；以其仁智寶星之多寡爲方圓層級之多寡。若其多無可算者，則爲六角、八角，刻鏤其方圓以表之。其下層之石級，亦視其仁智以爲方圓之形，視其仁智多寡以爲石級多寡，皆考終院制之。像成揭幕，則視其名位功德之大小，以爲號召遠近人數之多寡，大者動全地之衆，小者集一界之民，備樂設器，供奉香花，公舉有位望者主祭而揭幕，萬人鞠躬瞻禮，撒花致敬，以垂不朽，於是生人之事終焉。

康有爲《大同書・去亂界治太平》 第十一章 獎智

一、爲獨人進化計，當太平之時，人人皆作工而無高下，工錢雖少有差而相去不能極遠，則人智不出，器用、法度、思想、意義不能日出新異，則澀滯、敗惡，甚且退化，其害莫大焉；欲防其弊，即對其害而矯之。當太平時，特重開人智之法，懸重賞以鼓勵之，分爲四科：一曰新書科，有能作新書爲昔所無者，不論農、工、商、鐵路、電綫、郵政、汽船、飛船學、法政、教藝、樂理、醫、氣、力、形、質、聲、光、數、電皆可。其新書分三等：第一曰新理，以理能推所以然也；第二曰新術，以術有法可尋者也；第三曰新益，有益於人道者；蓋理與術窮極造化，該括天人，而奧深或遠於人道，新益者即切於人道者也。創新理者爲聖哲，創新術者爲慧巧，創新益者爲明智。一曰新器科，大之若今之鐵道、電綫，小之則百器皆是，以有益助進化爲主，差其所益公私大小而爲等。一曰新見科，凡天文之星氣，地層之礦質，通鳥獸之語而訓用之，考醫藥之物而化用之，及一切人世未出之物，未有之事皆是，以其大小深淺定其等焉。一曰新識科，因舊有之物質、物品、物理而薈萃、貫串、擇精、去粗而成之，政、教、藝、樂皆然。公政府設獎智院，專任鼓舞、勸導、鑑定之事，每州設分院，各度小政府皆設一局，小者由各度小政府鑑察而特許之，大者呈各州分院或公政府總會鑑察而特許之。其製新器，著新書，發新見，若力不足，則公助之或公出資優養其人爲之。其獎智院設各科學士、博士，由博士大衆公鑑之，鑑定而頒發其特許之賞，差其高下以爲賞之等。其賞有名有實，名者榮銜也，實者金錢也；其理之精奧偉大者其名高，其事之切實益人者其實厚。凡名譽之賞，能創新者公贈徽章，謂之智人，每一次創新則得一次智人徽章，積十次則爲多智人，其創新之卓絶者則爲大智人，積十次卓絶之創新則爲上智人，其尤卓絶者則爲哲人，其卓絶而不可思議者則爲聖人。聖人、哲人不爲定例，遇有其人，公議同服，則衆上其徽號；凡得是名譽者，衆共尊禮加敬之。其創新之輕重大小，皆有比例之定格以爲等，積次積等而比較之以爲其位之高下。凡學士必由多智人選出，博士必由大智人選出，聖人、哲人必由上智人選舉。故其時之智人猶今之秀才也，多智人猶今之舉人也，學士猶今之進士也，大智人猶今之翰林也，博士猶今之鼎甲也，其上智之號猶今之狀元也，聖人則曠年累世而後一遇其人而得爲之，大約聖、哲之號多於死後公推焉。其賞金則與名位不同。凡名位略從同，苟非卓絶，皆爲智人而已。而賞金則分析級數甚多，可至千百等，以益於人用之多少爲差；然雖至下等者，賞金亦必極多，俾其人富而更易創也。略以千金爲至下位，自此等而上之千級，凡至百萬焉。大智又有歲賞焉，亦自千金至百萬之千級以爲歲俸，終其身而後止。智人徽章用圓形，繡其所創之物；其大智虛理不能繡者繡以月，爲蛾眉、弦、望之形；至十次則爲上智，繡以滿月；哲人則繡以日；若聖人則繡大日繞以羣星，如天焉。凡領徽章多者，則盡懸之於身及背，猶不足懸，則及於手足；其大智以上之徽章則懸之於冠。其死也，有功德於人而人思之者，則鑄其像，以其創新之次數爲其級數，級皆用圓。其爲大智之章，則用他式，亦視其次數爲層數；其別領得仁人徽章者，亦按其次數爲級數，級則用方。按其領章之年爲其級數方圓之次第；其領得大仁人之章者，亦用他式，亦按其領章之年以爲次第焉。凡各度獎智局，聚全度之學士、博士而爲公鑑員，然每業、每學皆設專員以司之，而餘人以時與議焉，可以賞智人徽章。其全州獎智分院，則必博士乃得爲公鑑員，全州博士盡與焉，亦各設專業、專學之司而餘人以時與議焉；其大智之賞必於是，學士之號必於是，各度小政府無是權也。其公政府之獎智局，聚全地博士之盛名者爲公鑑員，各業、各學皆設專司，而餘人以時與議焉；其聖哲之位號必於是公議，其上智之章號亦於是領之，博士之號亦於是推之，各州皆無是權也。凡始創新者隨時呈進，頒賞贈號亦隨時；若學士、博士位號則每年論定一次，無額，惟其才；哲人、聖人則俟有公舉者，無年限。當是時，舉全地之人，聰明雋秀之士，心思才力之用，日夜研究之事，行遊採訪之意，皆創新之是圖，無他志焉，無他思焉。苟得名號，則佩戴圓章，榮尊於世，領獲巨金，行樂於時，富貴迫人，迥非疇昔，有若今者之考試求科第者焉，其得則如今登第，有若升天，其失則如今下第，有若墮淵。蓋太平世無所競爭，其爭也必於創新乎，其競也必在獎智乎！智愈

競而愈出，新愈爭而愈上，則全地人道日見進化而不患退化矣；賞金既巨，又有歲俸，無力者又有公助或公代辦而優養之，則新器之出不患不多，又不患無有力者之爭購，於是銷流矣；既有賞金、歲俸之富，則公室之外不患無私宅矣；其他車馬、衣服、什器之瑋瓌奇麗與室屋之偉麗，自並起競爭而不患其漸趨簡陋矣。太平世人無國爭、兵爭之苦，無仰事俛畜之憂，無祭祀、祠墓之事，無疾病之虞，無身後之計，每日作工數時之暇皆是餘閑，魂清體健，比之今人，思精慮密，神閑氣足，何止千萬億倍；而又有榮名巨金以驅策之，當是時之人，惟有日思創新而已。夫以其人境遇、神明之優飽，又當圖書、器質之精備，而又有巨金、榮名驅策，則全地聰明睿智之士，日盡其心思才力以思創新，其新理、新器、新術日出而無可涯量，精奇而不可思議，其視今者之製作，何止極恆河沙倍也，蓋猶天人之視五濁世也，豈復令亂世之人所能思議哉，其進化之速，一日千里，豈猶患其退化哉！

第十二章　獎仁

當太平之世，既無帝王、君長，又無官爵、科第，人皆平等，亦不以爵位爲榮，所獎勵者惟智與仁而已；智以開物、成務、利用、前民，仁以博施、濟衆、愛人、利物，自智仁以外無以爲榮。當是時，人無父母、妻子，無族姻之養恤，無祭祀、祠墓之費，無疾病之虞，無身後之計，一人而得百重金或千百萬重金，或歲有百十萬賞俸，將何用之！是時人不爲奴，不得有妻，同時不能多男女之交，屋宇不待大，寶玩古器多藏於公，除遠遊外，幾無以爲用多金之地。然則得金無用，而又有仁人之榮號、徽章以鼓舞之，故其時人惟有好施捨而已，不止其性之善也，亦其俗制使然也。夫一人善射，百夫決拾，衆人好施，則風俗隨之。公政府於是設獎仁院以勵慈惠之事，各州則有獎仁分院，各度小政府有獎仁局，司施捨慈惠之事而獎其位號。凡有仁惠之事，皆公贈仁人之號，差其仁惠之大小以爲之等。凡其等高下，論次數爲序，以多爲貴；積領十次則爲上仁人，積領五十次者爲大仁人，積領百次者爲至仁人，其或公德殊絶者則爲大仁人，積領大仁十次則爲至大仁人，其尤殊絶者則爲大人、天人，此兩號待之公議，不常贈。

凡人本院、育嬰院、慈幼院、養老院、醫疾院之看護人，考終院執事人，領有完業無過執照者，皆得贈仁人之號；其賞金視其執照之功大小以爲差，以千百金爲度。其産母皆贈仁人之號，高一等；其醫院醫生積歲無過者，皆贈仁人之號；其等數、賞金皆視其功以爲差，每歲或三歲一定之；其有過者扣除仁人之號。其賞金可自百千至百萬，或加歲賞焉。蓋野蠻之世以殺人爲事，最重爲兵，太平之世以生人爲事，最重爲醫，故其賞之厚亦同之。其醫人尤多而有效者，可驟贈大仁人，其賞金尤重焉。其十院執照事人及諸學教習，皆三歲考之，其完課無過者皆得贈仁人之號，其等類高下、賞金多少，皆視其功以爲差；其有過者扣除仁人之號。其賞金可自十百至千萬。其爲官者，積歲有功，獎勵亦同；小功德則爲仁人，大功德則爲上仁人，功德殊絶則爲大仁人，至仁人；其有過者扣除之。其施捨者，亦視其功德之大小高下以爲差，皆有格焉，或積累焉，以定仁人、上仁、大仁、至仁之號。當大同之世，人人皆不飢寒，人人皆少疾病，人人皆入學校，雖欲施甚難。其所施捨者，多贈學校之圖書，多贈人本院、育嬰院、慈幼院、恤貧院、養老院、醫疾院之費用，多建園林，多置樂院，多修橋梁，多通道路而已，而以闢山鑿荒爲功德之尤大者。譬若里息勃斯之開蘇彝士河，則一舉而可爲大仁人、至仁人矣，此宜贈金千萬者也，且可公議爲大人矣。

凡仁智兼領而有一上仁或多智者，則統稱爲善人。上仁多智兼領者，則統稱爲賢人。上仁多智並領而或兼大仁或兼大智，則爲上賢人，大智大仁並領則統稱爲大賢人。大智大仁並領而兼上智者，則可推爲哲人。大智大仁並領而兼至仁者，則可推爲大人。上智至仁並領而智多者，則可推爲聖人。仁多者則可稱爲天人。天人、聖人並推，可合稱爲神人。

凡議事之位則以職爲序，其宴會公集之位次悉以仁智之等爲序。蓋太平之世，尚德不尚爵也，所以使人勉於道德而化其美俗也，所以使人化於慈祥而盡於公德也，所以使人增其靈明而收其公益也。

然雖有神聖，尊之亦有限制，以免教主合一，人民復受其範圍，則睿思不出而復愚矣。即前古之教主聖哲，亦以大同之公理品其得失高下，而合祠以崇敬之，亦有限制焉，凡其有功於人類，波及於人世大羣者乃得列。若其僅有功於一國者，則雖若管仲、諸葛亮之才，擯而不得與也；若樂毅、王猛、耶律楚材、俾士麥者，則在民賊之列，當刻名而攻之，抑不足算矣。若漢武帝、光武、唐太宗皆有文明之影響波及亞洲，與拿破崙之大倡民權爲有功後世者也。自諸教主外，若老子、張道陵、周、程、朱、張、王、余、真、王陽明、袁了凡，皆有影響於世界者也；日本之親鸞，耶教之瑪丁路得，亦創新教者也；印度若羯摩、富蘭那、瑪努與佛及九十六道與諸雜教之祖，歐美則近世創新諸哲若科侖布、倍根、佛蘭詩士，凡有功於民者，皆可尊之。

當太平之世，人性既善，才明過人，惟相與鼓舞踴躍於仁智之事；新法日出，公施日多，仁心日厚，知識日瑩，全世界人共至於仁壽極樂善慧無邊之境而已，非亂世之人所能測已。

陳澧《東塾續集》卷二《琴瑟合譜序》 古之君子，皆習於琴瑟，至唐宋士大夫，猶多鼓琴者，瑟則罕聞，今竟爲絶藝矣。余好古音律，聞慶輝山司馬善琴瑟，心嚮往之，前年會於城北夢香園，司馬鼓瑟，使其門人鼓琴，翕然如一音，座客皆服其精妙。司馬自言，幼而學之，今數十年矣。又歎願學者少，而慮此藝之無傳也，乃著《瑟琴合譜》，而屬余爲序。余謂司馬此藝既精，則此譜之精不待言。然讀此譜者，學琴尤必學瑟，以今世罕能鼓瑟者，而鼓瑟之法，又較鼓琴爲簡易也。余嘗疑《論語》二十篇，未嘗言琴，而屢言瑟，蓋以其簡易可常習而不勞歟。惜余老矣，不能學矣，願告同好者，知樂爲六藝之一，而不可廢絶也，則宜讀此譜而從學於司馬，不可交臂而失之也。

王國維《靜庵文集續編・人間嗜好之研究》 活動之不能以須臾息者，其唯人心乎？夫人心本以活動爲生活者也。心得其活動之地，則感一種之快樂，反是則感一種之苦痛。此種苦痛非積極的苦痛，而消極的苦痛也。易言以明之，即空虚的苦痛也。空虚的苦痛比積極的苦痛尤爲人所難堪，何則？積極的苦痛猶爲心之活動之一種，故亦含快樂之原質。而空虚的苦痛，則并此原質而無之故也。人與其無生也，不如惡生與其不活動也，不如惡活動，此生理學及心理學上之二大原理不可誣也。人欲醫此苦痛，於是用種種之方法，在西人名之曰 To kill time。而在我中國則名之曰消遣，其用語之確當，均無以易一切嗜好由此起也。

然人心之活動亦夥矣。食色之欲，所以保存個人及其種姓之生活者，實存於人心之根柢，而時時要求其滿足，然滿足此欲固非易易也。於是或勞心或勞力，戚戚睊睊以求其生活之道，如此者吾人謂之曰工作，工作之爲一種積極的苦痛，吾人之所經驗也，且人固不能終日從事于工作，歲有閑月，月有閑日，日有閑時，殊如生活之道不苦者，其工作愈簡，其閑暇愈多，此時雖乏積極的苦痛，然以空虚之消極的苦痛代之，故苟足以供其心之活動者，雖無益于生活之事業，亦鶩而趨之，如此者吾人謂之曰嗜好，雖嗜好之高尚、卑劣萬有不齊，然其所以慰空虚之苦痛，而與人心以活動者，其揆一也。

嗜好之爲物，本所以醫空虚的苦痛者。故皆與生活無直接之關係，然若謂其與生活之欲無關係，則甚不然者也。人類之於生活既競争而得勝矣，於是此根本之欲，復變而爲勢力之欲。而務使其物質上與精神上之生活超於他人之生活之上，此勢力之欲，即謂之生活之欲之苗裔無不可也。人之一生，唯由此二欲以策其知力及體力，而使之活動其直接爲生活，故而活動時謂之曰工作，或其勢力有餘而唯爲活動，故而活動時謂之曰嗜好。故嗜好之爲物，雖非表直接之勢力，亦必爲勢力之小影或足以遂其勢力之欲者，始足以動人心而醫其空虚的苦痛，不然欲其嗜之也難矣。今吾人當進而研究種種之嗜好，且示其與生活及勢力之欲之關係焉。

嗜好中之烟、酒二者，其令人心休息之方面多，而活動之方面少，易言以明之，此二者之效寧在醫積極的苦痛，而不在醫消極的苦痛，又此二者於心理上之結果外兼有生理上之結果，而吾人對此二者之經驗亦甚少，故不具論。今先論博弈，夫人生者競争之生活也，苟吾人競争之勢力無所施於實際，或實際上既競争而勝矣，則其剩餘之勢力仍不能不求發洩之地。博弈之事，正於抽象上表出競争之世界，而使吾人於此滿足其勢力之欲者也。且博弈以但表普偏的、抽象的競争，而不表所競争者之爲某物。故爲金錢而賭博者不在此例。故吾人競争之本能遂於此以無嫌疑無忌憚之態度發表之，於是得窺人類極端之利己主義，至實際之人生中人類之競争，雖無異於博弈，然能如是之磊磊落落者鮮矣。且博與弈之性質，亦自有辨。此二者雖皆世界競争之小影，而博又爲運命之小影，人以執著於生活故，故其知力常明於無望之福，而暗於無望之禍，而於賭博之中，此無望之福，時時有可能性在，以博之勝負，人力與運命二者決之。而弈之勝負，則全由人力決之故也，又但就人力言，則博者悟性上之競争，而弈者理性上之競争也。長于悟性者，其嗜博也，甚於弈長於理性者，其嗜弈也。愈於博，嗜博者之性格機警也，脆弱也，依賴也。嗜弈者之性格，謹慎也，堅忍也，獨立也。譬之治生前者如朱公居陶居與時逐，後者如任氏之折節爲儉盡力田，畜亦致千金，人亦各隨其性之所近，而欲於競争之中，發見其勢力之優勝之快樂耳，吾人對博弈之嗜好殆非此，無以解釋之也。

若夫宫室、車馬、衣服之嗜好，其適用之部分，屬於生活之欲，而其妝飾之部分，則屬於勢力之欲。馳騁、田獵、跳舞之嗜好，亦此勢力之欲之所發表也。常人之對書畫、古物也亦然，彼之愛書籍，非必愛其所含之真理也，愛書畫、古玩，非必愛其形式之優美古雅也。以多相衒，以精相衒，以物之稀而難得也相衒。讀書者亦然。以博相衒，一言以蔽之，衒其勢力之勝於他人而已矣。常人對戲

劇之嗜好，亦由勢力之欲出，先以喜劇即滑稽劇。言之，夫能笑人者，必其勢力强於被笑者也，故笑者實吾人一種勢力之發表，然人於實際之生活中，雖遇可笑之事，然非其人爲我所素狎者，或其位置遠在吾人之下者則不敢笑，獨於滑稽劇中以其非事實，故不獨使人能笑，而且使人敢笑，此即對喜劇之快樂之所存也。悲劇亦然，霍雷士曰：「人生者，自觀之者言之，則爲一喜劇；自感之者言之，則又爲一悲劇也。」自吾人思之，則人生之運命固無以異於悲劇，然人當演此悲劇時，亦俯首杜口，或故示整暇汶汶而過耳。欲如悲劇中之主人公，且演且歌以訴其胸中之苦痛者，又誰聽之，而誰憐之乎？夫悲劇中之人物之無勢力之可言，固不待論。然敢鳴其苦痛者與不敢鳴其痛苦者之間，其勢力之大小必有辨矣。夫人生中固無獨語之事，而戲曲則以許獨語故，故人生中久壓抑之勢力，獨於其中筐傾而篋倒之，故雖不解美術上之趣味者，亦於此中得一種勢力之快樂，普通之人之對戲曲之嗜好，亦非此不足以解釋之矣。

若夫最高尚之嗜好，如文學、美術亦不外勢力之欲之發表。希爾列爾既謂兒童之游戲存於用剩餘之勢力矣。文學、美術亦不過成人之精神的游戲，故其淵源之存於剩餘之勢力，無可疑也。且吾人內界之思想感情，平時不能語諸人或不能以莊語表之者，於文學中以無人與我一定之關係故，故得傾倒而出之。易言以明之，吾人之勢力所不能於實際表出者，得以游戲表出之是也。若夫真正之大詩人，則又以人類之感情爲其一己之感情，彼其勢力充實不可以已，遂不以發表自己之感情爲滿足，更進而欲發表人類全體之感情。彼之著作，實爲人類全體之喉舌，而讀者於此得聞其悲歡啼笑之聲，遂覺自己之勢力亦爲之發揚而不能自已。故自文學言之，創作與賞鑒之二方面，亦皆以此勢力之欲爲之根柢也。文學既然，他美術何獨不然，豈獨美術而已，哲學與科學亦然。柏庚有言曰：知識即勢力也。則一切知識之欲，雖謂之即勢力之欲，亦無不可。彼等以其勢力卓越于常人故，故不滿足於現在之勢力，而欲得永遠之勢力，雖其所用以得勢力之手段不同，然其目的固無以異。夫然始足以活動人心而醫其空虛的苦痛，以人心之根柢實爲一生活之欲。若勢力之欲，故苟不足以遂其生活或勢力者，決不能使之活動以是觀之，則一切嗜好雖有高卑優劣之差，固無非勢力之欲之所爲也。

然余之爲此論，固非使文學、美術之價值下齊於博弈也。不過自心理學言之，則此數者之根柢，皆存于勢力之欲，而其作用皆在使人心活動以療其空虛之苦痛，以此所論者，乃事實之問題，而非價值之問題故也。若欲抑制卑劣之嗜好，不可不易之以高尚之嗜好，不然則必有潰決之一日，此又從人心活動之原理出，有教育之責，及欲教育自己者，不可不知所注意焉。

王國維《靜庵文集續編・古雅之在美學上之位置》

「美術者，天才之製作也。」此自汗德以來百餘年間學者之定論也。然天下之物，有決非真正之美術品，而又決非利用品者，又其製作之人決非必爲天才，而吾人之視之也，若與天才所製作之美術無異者，無以名之，名之曰古雅。

欲知古雅之性質，不可不知美之普遍之性質，美之性質，一言以蔽之，曰：可愛玩而不可利用者是已。雖物之美者，有時亦足供吾人之利用，但人之視爲美時，決不計及其可利用之點，其性質如是，故其價值亦存於美之自身，而不存乎其外。而美學上之區別美也，大率分爲二種：曰優美，曰宏壯。自巴克及汗德之書出，學者殆視此爲精密之分類矣。至古今學者，對優美及宏壯之解釋，各由其哲學系統之差別而各不同。要而言之，則前者由一對象之形式，不關於吾人之利害，遂使吾人忘利害之念，而以精神之全力沉浸於此對象之形式中，自然及藝術中，普通之美皆此類也。後者則由一對象之形式越乎吾人知力所能馭之範圍，或其形式大不利於吾人，而又覺其非人力所能抗，於是吾人保存自己之本能，遂超越乎利害之觀念外而達觀其對象之形式，如自然中之高山、大川、烈風、雷雨，藝術中偉大之宮室、悲慘之雕刻象、歷史畫、戲曲、小説等皆是也。此二者其可愛玩而不可利用也同，若夫所謂古雅者則何如？一切之美皆形式之美也，就美之自身言之，則一切優美皆存於形式之對稱、變化及調和至宏壯之對象。汗德雖謂之無形式，然以此種無形式之形式，能喚起宏壯之情，故謂之形式之一種，無不可也。就美術之種類言之，則建築、雕刻、音樂之美之存於形式，固不俟論。即圖畫、詩歌之美之兼存於材質之意義者，亦以此等材質適於喚起美情故，故亦得視爲一種之形式焉。釋迦與馬利亞莊嚴圓滿之相，吾人亦得離其材質之意義而感無限之快樂，生無限之欽仰。戲曲、小説之主人翁及其境遇，對文章之方面言之，則爲材質，然對吾人之感情言之，則此等材質又爲喚起美情之最適之形式，故除吾人之感情外，凡屬於美之對象者，皆形式而非材質也。而一切形式之美，又不可無他形式以表之，惟經過此第二之形式，斯美者愈增其美，而吾人之所謂古雅，即此第二種之形式，即形式之無優美與宏壯之屬性者，亦因此第二形式，故而得一種獨立之價值。故古雅者，可謂之形式之美之形式之美也。

夫然故古雅之致存於藝術，而不存於自然，以自然但經過第一形式，而藝術則必就自然中固有之某形式，或所自創造之新形式，而以第二形式表出之，即同一形式也。其表之也各不同，同一曲也，而奏之者各異，同一雕刻、繪畫也，而真本與摹本大殊。詩歌亦然，「夜闌更秉燭，相對如夢寐。」杜甫《羌村》詩。之於「今宵剩把銀釭照，猶恐相逢是夢中。」晏幾道《鷓鴣天》詞。「願言思伯，甘心首疾。」《詩・衛風・伯兮》。之於「衣帶漸寬終不悔，爲伊消得人憔悴。」歐陽修《蝶戀花》詞。其第一形式同，而前者温厚，後者刻露者，其第二形式異也。一切藝術無不皆然，於是有所謂雅俗之區別，起優美及宏壯必與古雅合，然後得顯其固有之價值。不過優美及宏壯之原質愈顯，則古雅之原質愈蔽。然吾人所以感如此之美且壯者，實以表出之之雅，故即以其美之第一形式，更以雅之第二形式表出之故也。

雖第一形式之本不美者，得由其第二形式之美雅而得。一種獨立之價值，茅茨土階與夫自然中尋常瑣屑之景物，以吾人之肉眼觀之，舉無足與於優美若宏壯之數，然一經藝術家繪畫若詩歌之手，而遂覺有不可言之趣味。此等趣味，不自第一形式得之，而自第二形式得之無疑也。繪畫中之布置屬於第一形式，而使筆墨則屬於第二形式，凡以筆墨見賞於吾人者，實賞其第二形式也。此以低度之美術如法書等爲尤甚，三代之鐘鼎、秦漢之摹印、漢魏六朝唐宋之碑帖、宋元之書籍等，其美之大部實存於第二形式，吾人愛石刻不如愛真跡，又其於石刻中愛翻刻不如愛原則，亦以此也。凡吾人所加於雕刻、書畫之品評，曰神，曰韻，曰氣，曰味，皆就第二形式言之者多，而就第一形式言之者少。文學亦然，古雅之價值，大抵存於第二形式，西漢之匡、劉，東京之崔、蔡，其文之優美宏壯，遠在賈、馬、班、張之下，而吾人之嗜之也，亦無遜於彼者，以雅故也。南豐之於文，不必工於蘇、王；姜夔之於詞，且遠遜於歐、秦。而後人亦嗜之者，以雅故也。由是觀之，則古雅之原質，爲優美及宏壯中不可缺之原質，且得離優美宏壯而有獨立之價值，則固一不可誣之事實也。然古雅之性質，有與優美及宏壯異者，古雅之但存於藝術而不存於自然。既如上文所論矣，至判斷古雅之力，亦與判斷優美及宏壯之力不同，後者先天的，前者後天的經驗的也。優美及宏壯之判斷之爲先天的判斷，自汗德之判斷力批評後，殆無反對之者。此等判斷既爲先天的，故亦普遍的，必然的也。易言以明之，即一藝術家所視爲美者，一切藝術家亦必視爲美。此汗德之所以於其美學中預想一公共之感官者也。若古雅之判斷則不然，由時之不同，而人之判斷之也各異。吾人所斷爲古雅者，實由吾人今日之位置斷之，古代之遺物無不雅於近世之製作。古代之文學雖至拙劣，自吾人讀之，無不古雅者。若自古人之眼觀之，殆不然矣。故古雅之判斷，後天的也，經驗的也，故亦特別的也，偶然的也。此由古代表出第一形式之道，與近世大異。故吾人覩其遺跡，不覺有遺世之感隨之，然在當日，則不能若優美及宏壯，則固無此時間上之限制也。

古雅之性質，既不存於自然，而其判斷亦但由於經驗，於是藝術中古雅之部分，不必盡俟天才而亦得以人力致之。苟其人格誠高，學問誠博，則雖無藝術上之天才者，其製作亦不失爲古雅，而其觀藝術也，雖不能喻其優美及宏壯之部分，猶能喻其古雅之部分，若夫優美及宏壯，則非天才殆不能捕攫之，而表出之，今古第三流以下之藝術家，大抵能雅而不能美且壯者，職是故也。以繪畫論，則有若國朝之王翬，彼固無藝術上之天才，但以用力甚深之故，故摹古則優，而自運則劣，則豈不以其舍其所長之古雅，而欲以優美宏壯與人爭勝也哉。以文學論，則除前所述匡、劉諸人外，若宋之山谷，明之青邱，歷下國朝之新城等，其去文學上之天才，蓋遠徙以有文學上之修養，故其所作遂帶一種典雅之性質，而後之無藝術上之天才者，亦以其典雅故，遂與第一流之文學家等類而觀之，然其製作之負於天分者十之二三，而負於人力者十之七八，則固不難分析而得之也。又雖真正之天才，其製作非必皆神來興到之作也。以文學論，則雖最優美最宏壯之文學中，往往書有陪襯之篇，篇有陪襯之章，章有陪襯之句，句有陪襯之字，一切藝術，莫不如是。此等神興枯涸之處，非以古雅彌縫之不可。而此等古雅之部分，又非藉修養之力不可。若優美與宏壯，則固非修養之所能爲力也。

然則古雅之價值，遂遠出優美及宏壯下乎？曰：不然。可愛玩而不可利用者，一切美術品之公性也。優美與宏壯然，古雅亦然。而以吾人之玩其物也，無關於利用。故遂使吾人超出乎利害之範圍外，而悄恍於縹緲寧靜之域，優美之形式，使人心和平。古雅之形式，使人心休息。故亦可謂之低度之優美宏壯之形式，常以不可抵抗之勢力喚起人欽仰之情。古雅之形式，則以不習於世俗之耳目，故而喚起一種之驚訝。驚訝者，欽仰之情之初步，故雖謂古雅爲低度之宏壯，亦無不可也。故古雅之位置，可謂在優美與宏壯之間，而兼有此二者之性質也。至論其實踐之方面，則以古雅之能力，能由修養得之，故可爲美育普及之津梁，雖中智以下之人，不能創造優美及宏壯之物者，亦得由修養而有古雅之創造力，又雖不能喻優美及宏壯之價值者，亦得於優美宏壯中之古雅之原質，或於古

雅之製作物中得其直接之慰藉，故古雅之價值，自美學上觀之，誠不能及優美及宏壯，然自其教育衆庶之效言之，則雖謂其範圍較大，成效較著可也。因美學上尚未有崇論古雅者，故略述其性質及位置，如右篇首之疑問，庶得由是而説明之歟。

王國維《靜庵文集續編・教育小言十三則》（一）今有一廠主，集羣職工而諭之，曰：「汝等各勤汝職，數年後余將使汝治會計，事少而償多，足以劑汝今日之勞矣。汝等雖不嫻，余不汝責也。」羣職工大喜，日夜以希主人之所以許之者，事益不治。嗚呼！如斯廠者爲職工計誠得矣，其如一廠之資本何？余以爲今之以官爵獎勵人才者，實無以異於此也。

（二）今之世界，分業之世界也，一切學問，一切職事，無往而不需特別之技能，特別之教育。一習其事，終身以之治；一學者之不能使治他學，任一職者之不能使任他職；猶金工之不能使爲木工，矢人之不能使爲函人也。

（三）今之用人行政者，則殊異乎是。夫天下之事至繁賾也，所需之人才至紛沓也，而上所以馭之者至簡，始則以「洋服」二字括之，繼則以「新學」或「新政」二字括之，其所以奔走之者尤簡，則以「官」之一字括之。

（四）夫治官之事，而以官奔走之猶可言也。然必須所與之官與其所治之事相合，然後在上者能收其用，而在下者能盡其職。今則不然，師範生服務期滿，則與以官矣，高等教育之卒業者，亦與以官矣。

（五）夫官之名至廣莫也，種類至複雜也。以能任一事之才而與以至廣漠之名，使之他日治不可知之事；比之廠主之使職工治會計者，其智之相越，蓋不遠矣。

（六）且官之爲物，兼勞動與報酬二義，其所受之報酬即所以償其同時之勞動，非可以爲獎勵之具也，如以是爲獎勵，則人之得之者，必但注意於報酬之一面，而忘其勞動之一面；不然則獎勵之謂何矣？且師範生服務期限止於五年，以五年之勞動而於相當之報酬外，又得終身之報酬，爲勞動者計，則得矣。上之所以報之者，獨不慮有所不給乎？

（七）吾國下等社會之嗜好，集中於「利」之一字。上中社會之嗜好，亦集中於此。而以官爲利之代表，故又集中於「官」之一字。夫欲以一二人之力，拂社會全體之嗜好，以成一事，吾知其難也。知拂之之不可，而忘夫獎勵之之尤不可，此謂能見秋毫之末，而不能見泰山者矣。

（八）教育者，神聖之事業也。日本之不以教員待教員，而以官待教員，吾人之素所不喜也。然以今日我國上下之趨勢觀之，則知彼國之以教員爲一官職，而即於其中遷轉者，真可謂斟酌於教育之獨立與社會人心之趨向之間，而得其平者矣。

（九）夫教員、醫生、政治家、法律家、工學家之學，固職業的學問也。對此等學問家，而以其職業上相當之官與之，則上得以收其用，而下得以盡其長，固非徒獎勵之爲而已。但美其名曰獎勵，曰報酬，而渾其報酬之之物曰官，則於用人之目的已失，而其手段又誤。如上文之所批評，其理固人人之所易解也，以職業的學問而猶若是，況於非職業的學問乎！

（十）非職業的學問何？科學、哲學、文學、美術四者是已。治職業者，苟心乎職業外之某物官，則已不能平心於其職；況乎對非職業的學問家而與以某種之職業官乎？故以官獎勵職業，是曠廢職業也；以官獎勵學問，是剿滅學問也。今以官與服務期滿之師範生，非所謂以官獎勵職業者乎！以官之媒介之舉人進士予卒業生，非所謂以官獎勵學問者乎！上之所以獎勵之者如此，無怪舉天下不知有職業學問，而惟官之是知也。

（十一）日本當明治七年間，日人謂其大學校曰官吏製造所；試問我國之製造官吏者，獨一大學而已乎？以大學爲未足，而又製造之於優級、初級師範學校矣；以國内爲未足，而又製造之於國外矣。

（十二）今之人士之大半殆舍官以外，無他好焉。其表面之嗜好集中於官之一途，而其裏面之意義，則今日道德、學問、實業等，皆無價值之證據也。夫至道德、學問、實業等皆無價值，而惟官有價值，則國勢之危險何如矣。社會之趨勢既已如此，就令政府以全力補救之猶恐不及，況復益其薪而推其波乎！

（十三）故爲今日計，政府不可不執消極及積極之二方法。消極之法則不以官爲獎勵之具是已，積極之法則必使道德、學問、實業等有獨立之價值。然後足以旋轉社會之趨勢。然用第二方法而一不慎，則世且有以道德、學問、實業爲手段而求官者，失之毫釐，差以千里，此又不可不注意也。